叢書集成續編

八二

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叢書集成新編 第八一冊目錄

文學類

詞別集—清

納蘭詞五卷附補遺	清 納蘭性德撰	榆園	一
嶰谷詞一卷	清 馬曰琯撰	粵雅	四一
南齋詞二卷	清 馬曰璐撰	粵雅	四六
蠹翁詞二卷	清 李調元著	函海	五六
梅邊吹笛譜二卷附補錄	清 淩廷堪撰	粵雅	六五
二韭室詩餘別集一卷	清 陳壽祺著	滂喜	九一
靑芙館詞鈔一卷	清 陳壽祺著	滂喜	九四
拜石山房詞鈔四卷	清 顧　翰著	榆園	一〇五
微波詞一卷	清 錢　枚著	榆園	一三六
浮眉樓詞二卷	清 郭　麐著	榆園	一四一
爨餘詞一卷	清 郭　麐著	榆園	一四九
蘅夢詞二卷	清 郭　麐著	榆園	一五二
懺餘綺語二卷	清 郭　麐著	榆園	一五八
花影詞一卷	清 王詒壽著	榆園	一六七
笙月詞五卷	清 王詒壽著	榆園	一七〇
憶雲詞四卷附刪存補遺	清 項廷紀撰	榆園	一八五
江山風月譜一卷	清 許光治著	別下	二〇〇
有聲畫一卷	清 許光治著	別下	二一一
衎波詞一卷	清 孫蓀意撰	靈鶼	二一四

詞話

碧雞漫志五卷附提要、補正	宋 王　灼撰	知不足	一一七
樂府指迷二卷附提要、補正	宋 張　炎纂	寶顏	一三二
詞源二卷	宋 張　炎著	粵雅	二四〇
詞旨一卷附提要補正	元 陸輔之著	學海	二五一
詞品六卷附拾遺	明 楊　愼撰	天都	二五四
詞評一卷	明 撰人不詳	天都	二九六
詞統源流一卷	明 彭孫遹輯	學海	二九九
金粟詞話一卷	明 彭孫遹著	別下	三〇四
詞藻四卷	明 彭孫遹撰	學海	三〇五
詞家辨證一卷	清 李良年著	學海	三一七
詞壇紀事三卷	清 李良年輯	學海	三二一
詞苑叢談十二卷附提要	清 徐釚編輯	海山	三三七
南州草堂詞話三卷	清 徐　釚編	學海	四一二
七頌堂詞繹一卷	清 劉體仁著	別下	四二二
詞話四卷	清 李調元撰	函海	四二四

詩詞題解

樂府古題要解二卷附提要	唐 吳　兢撰	學津	四三九

曲別集

鶴月瑤笙四卷	明 周履靖著	夷門	四四八

曲話

書名	時代	撰者	叢書	頁
製曲十六觀一卷	元	顧瑛著	學海	四六四
詞品一卷	元	涵虛子著	學海	四六六
顧曲雜言一卷	明	沈德符著	硯雲	四六七
曲話二卷	清	李調元撰	函海	四七一
寓言小說				
麟書一卷	宋	汪若海著	寶顏	四七七
求心錄一卷	明	撰人不詳	說海	四八〇
中山狼傳一卷	明	謝良撰	說海	四八一
歷史小說				
海山記一卷附提要	唐	韓偓撰	逸史	四八三
煬帝開河記一卷	唐	韓偓撰	逸史	四八六
煬帝迷樓記一卷	唐	韓偓撰	逸史	四八九
楊太眞外傳二卷	唐	樂史撰	顧氏	四九一
高力士外傳一卷	唐	郭湜撰	顧氏	四九六
裴伷先別傳一卷		撰人不詳	說海	四九九
開元天寶遺事二卷附提要	五代	王仁裕纂	顧氏	五〇一
竊憤錄一卷附續錄、提要、辨證、補正	宋	辛棄疾著	學海	五〇九
南燼紀聞錄一卷附提要	宋	辛棄疾著	學海	五一八
宣和遺事二卷	宋	撰人不詳	士禮	五三一
御製紀夢一卷	明	太祖撰	紀錄	五六〇
倫理小說				
謝小娥傳一卷	唐	李公佐撰	龍威	五六一
黃孝子紀程四卷	明	黃向堅撰	知不足	五六二
餘姚兩孝子萬里尋親記一卷	清	翁廣平纂	知不足	五七三
勸善小說				
樂善錄二卷附提要校勘記	宋	李昌齡撰	稗海	五七五
二十二史感應錄二卷	清	彭希涑輯	海山	五八四
俠義小說				
虬髯客傳一卷	唐	張說撰	顧氏	六〇七
紅線傳一卷	唐	楊巨源撰	龍威	六〇九
馮燕傳一卷	唐	沈亞之撰	龍威	六一〇
劍俠傳四卷	唐	撰人不詳	逸史	六一一
燕丹子傳三卷	清	孫星衍輯	平津	六一三
吳保安傳一卷	唐	牛肅撰	說海	六一六
崑崙奴傳一卷		撰人不詳	說海	六一八
聶隱娘傳一卷附八二冊甘澤謠中、不重出			說海	
冒險小說				
虎口餘生記一卷	明	邊大綬撰	知不足	六三〇
餘生錄一卷	清	張茂滋述	仰視	六三四
神異小說				
漢武帝別國洞冥記四卷附提要、補正、辨證	漢	郭憲撰	逸史	六三七
漢武帝內傳一卷附附錄、校勘記、提要	漢 清	班固撰 錢熙祚校	守山	六四三
元中記一卷	晉	郭璞撰	十種	六五四

清 茆泮林輯

搜神記二十卷 晉 干 寶撰 秘 册 六五八

搜神後記十卷 晉 陶 潛撰 秘 册 六九八

納蘭詞

補遺

納蘭性德撰

倚聲之學。唯國朝爲盛。文人才子。磊落間起。詞壇月旦。咸推朱陳二家爲最。同時能與之角立者。其惟成容若先生乎。陳詞天才豔發。辭鋒橫溢。蓋出入北宋歐蘇諸大家。朱詞高秀超詣。綺密精嚴。則又與南宋白石諸家爲近。而先生之詞。則眞花間也。今所傳湖海樓詞多至千八百闋。曝書亭詞亦不下六百餘闋。先生所著飲水詞。僅百餘闋耳。然花閒逸格。原以少許勝人多許。握蘭一卷。陽春數章。散翠零璣。均可寶也。先生貂珥朱輪。生長華膴。其詞則哀怨騷屑。類憔悴失職者之所爲。蓋其三生慧業。不耐浮塵。寄思無端。抑鬱不釋。韻淪疑仙。思幽近鬼。年之不永。卽兆於斯。嘗謂桃葉、團扇。豔而不悲。防露、桑閒。悲而不雅。詞殆兼之。洵極詣矣。或者謂高門貴胄。未必眞嗜風雅。或當時貢諛者代爲操觚耳。今其詞具在。騷情古調。俠腸儁骨。隱隱奕奕。流露於豪楮閒。斯豈他人所能摹擬乎。且先生所與交遊。皆詞場名宿。刻羽調商。人人有集。亦正少此一種筆

墨也。嗟乎。蛾眉謠諑。沒世猶然。眞賞難逢。爲可累息。余向欲以朱陳二家詞合先生所著爲三家詞選。顧力有未暇。先手鈔此本藏之篋笥。淒風暗雨。涼月三星。曼聲長吟。輒復魂銷心死。聲音感人。一至此乎。先生有知。其以余爲隔世之知己否也。時嘉慶丁巳夏五。梁溪楊芳燦蓉裳氏序。

一編側帽。旗亭競拜雙鬟。千里交襟。樂部唯推隻手。吟哦送日。已教刻徧琅玕。把玩忘年。行且裝之玳瑁矣。邇因梁汾顧子。高懷遠詣。停雲再得容若成君。新製仍名飲水。披函壹讀。吐異氣於龍賓。和墨晨書。綴靈葩於虎僕。香非蘭茝。經三日而難名。色似蒲桃。雜五紋而奚辨。漢宮金粉。不增飛燕之妍。洛水煙波。難寫驚鴻之麗。蓋進而益密。冷暖祇在自知。而聞者咸歔。哀樂渾忘所主。誰能爲是。輒喚柰何。則以成子姿本神仙。雖無妨於富貴。而身遊廊廟。恆自託於江湖。故語必超超。言皆奕奕。水非可畫。得字成瀾。花本無言。聞聲若笑。時時夜月。鏡照眼而益以照心。處處斜陽。簾隔形而不能隔影。才由骨俊。疑前身或是青蓮。思自胎深。想竟體俱成紅豆也。嗟乎。非慧男子不能善愁。唯古詩人乃云可怨。公言性吾獨言情。多讀書必先讀曲。江南腸斷之句。解唱者唯賀方回。堂東彈淚之詩。能言者必李商隱耳。菌次吳綺序於林蕙堂。

詩之爲道。非具湛深通博之學。雄駿絕特之才。不足以神明其事。詞則不然。發乎性情。合乎騷雅。刻畫乎律呂分寸。一毫矜才使氣不得。故有詩才凌轢一代。而詞則瞠乎莫陟藩籬者。山谷、放翁、且貽口實。況其下此者乎。國朝詩人而兼擅倚聲者。首推竹垞、迦陵。後此則樊榭而已。然讀三家之詞。終覺才情橫溢。般演太多。與黃叔暘質實淸空之論。往往不洽。蓋其胸中積軸。未盡陶鎔。借詞發揮。唯恐不極其致。可以爲詞家大觀。其實非詞家正軌也。納蘭成容若以承平貴冑。與國初諸老角逐詞場。所傳通志堂集二十卷。其板久毀。不可得見。而詞則卓然冠乎諸公之上。非其學勝也。其天趣勝也。向所見者。唯側帽詞刊本竝與顧梁汾合刻本。既在京師。見鈔本飲水側帽兩種。共三百餘闋。惜充次不及借鈔。吾友袁蘭邨。近有刊本二百餘闋。亦非其全。婁東汪君珊漁精於倚聲。落筆輒似納蘭氏。不獨肖其口吻。抑且得其性情。以所輯容若詞二百七十餘闋

示余。可謂蒐錄無遺矣。珊漁擬付重刊。且屬鄙人爲之序。余以未得納蘭氏碑板事實、遲遲報命。聞吳門彭桐橋家藏有通志堂集。亟往借觀。桐橋告余曰。唏、是書藏余家數十載。無有顧而問者。昨婁東友人寓書來索是集。今吾子又借觀。豈此書將復顯於是耶。因出其書。流覽一過。余心知珊漁之先購是書。欣幸無極。故向桐橋爭購之。而桐橋以有成約。堅靳弗與。一瞭而罷。按集中所刻詞四卷。共三百四闋。首尾完善。蓋至是始得全豹焉。其所著詩賦經解雜識。皆可觀。然不逮詞遠甚。因寓書珊漁。校勘原本全刻之。納蘭氏生前得梁汾諸爲之羽翼。身後得珊漁輩爲之表章。斯人一生幽怨芳芬之致。可以不泯人間矣。余嘗登惠山之陰。有貫華閣者。在羣松亂石間。遺絕塵軌。容若屢從南來時。嘗與迦陵、梁汾、蓀友、信宿其處。舊藏容若繪像及所書貫華閣額。近燬於火。爲可惜也。因序其詞。并記於此。以爲異日詞家掌故云。

道光壬辰長夏震澤趙函序於娜如山館。

汪子珊漁輯納蘭氏詞竟。問序於余。余受而讀之曰。異哉。汪子之用心也。納蘭詞其必傳於後無疑。不待言。竊怪諸君子先後所刊。無彙其全者。何也。嘗論文章一道。其可致不朽者。求諸己而已。而亦不能無待於後賢。古人著述。散佚多矣。不得有心人愛護之。則等諸飄風過耳。草木華落已爾。即有愛護之者。出之鼠嚙蠹殘。存什一於千百。取太山一石。酌海水一杯。而曰太山與海之奇觀在是。吾不信也。幸矣搜羅勤矣。或聞見有限。未竟厥美。讀者猶有遺憾。宋人樂府如石帚、玉田、最爲卓卓。得陶南村手錄本而所作始備。吾不知南村得善本而錄之邪。抑亦搜羅之不遺餘力始編此集邪。今珊漁於飲水側帽諸刊外。彙諸家所錄。分體編輯。美矣備矣。讀者無遺憾矣。珊漁方偕其兄子泉輯婁東詞派。斷章殘簡。靡不兼收。以繼靜厓宮庶詩派之選。蓋好古而篤。且以顯微闡幽爲已任。異哉。汪子之用心也。如謂珊漁詞歷情雅骨。悱惻芬芳。劈鬌納蘭氏。以似

己者而好之則又淺之乎言珊漁矣。是爲序。

道光壬辰三月下澣。同里周僖書於吳門寓齋。

余自束髮。稍解四聲。即好倚聲之學。小令好南唐主。慢詞好玉田生。以能移我情。不知其一往而深也。國初才人輩出。秀水以高逸勝。陽羨以豪宕勝。均出入南北兩宋間。同時納蘭容若先生則獨爲南唐主、玉田生嗣響。徐韓兩尙書碑誌。稱先生有文武才。所著恆於射飛逐走之暇得之。四庫全書收有合訂刪補大易集成粹言八十卷。陳氏禮記集說補正三十八卷。詩餘特餘事耳。已超入古作者之室如此。顧易禮二編。未見刊本。即詩古文亦流傳者少。所共知者詞。而又罕覯其全。讀者恨之。余弟仲安從王丈少仙假得先生側帽詞。好之篤。故其筆墨閒有近之者。曾質之趙丈艮甫。丈賞爲納蘭再世。仲安未敢當也。余因謂之曰。古人於所好。得似者而喜矣。況其眞乎。納蘭詞之散見於他選者。誠搜而輯之。以予之好。公之海內。吾知海內必爭先覩爲快。仲安乃因顧梁汾原輯本、及楊蓉裳抄本、袁蘭邨刊本、昭代詞選、名家詞鈔、詞匯、詞綜、詞雅、草堂嗣響、

亦園詞選等書。彙鈔得二百七十餘闋。其前後之次。則按體編之。字句異同。悉加註明。幷采詞評、詞話、錄於卷首。夫納蘭氏異時必有全集彙刊。並朱陳二集以傳。茲特嘉仲安搜羅之勤。付諸剞劂。以公同好。且望海內得見其全者補所未備焉。

道光壬辰夏六月上澣。汪元浩跋於夢雲館。

重刻納蘭詞序

庚辰之夏。還自京師。將客武昌。許丈邁孫方有納蘭詞之刻。授簡命序。預時弭擢在門。辨嶽星且。蓋卒卒未有以應也。既而蟬衣黃鵠之渚。鼓枻鸚鵡之洲。山高川悠。巖豁波逝。愾焉思古。愀焉興懷。緣感綴文。請弁簡首。夫祥金沈照。騰英於赤土。古懸希御。絙響於朱弦。幽賞代縣。靈契攸賴。容若先生以銀牓金章之裔。抱煙高風逸之姿。綺芬縟情。纓綄塵靦。故其韻昕文闈。馳驅武校。入衛俠陛。然樺宣室之對。出扈菁甸。負羽帷宮之趣。顧間則誼舒之傑。禁中則頗牧之選。而獨顑頷軫臆。纏緜杼情。沈幽騷屑之思。婉麗淒淸之體。工愁善怨。均感頑豔。蓋夫灑蜺塵滓。別存懷抱。菡華雖淹。蘭響自綴。此其詞之所由傳也。若迺漢槎塞外。摛側帽之編。梁汾吳中。掇飲水之刻。梁溪後起。乃痒手鈔。婁東私淑。谿獮

宋葷，良以先生通倪好友，嶔崎嗜才，故能說觴斟酌，走勝流於玆時，臭簡庾疏，役名雋於隔世，徵特旗亭壁，解唱黃河，鐙徵弓衣，都織春雪而已，今許丈刻頻伽詞既成，乃仍婁東納蘭詞舊本，踵爲斯刻，笙將迭奏，絕傑池之音，璣翠玆羅，槃雕鏤之色，鐙因古懷，締會匡偶，儻亦先生賻梁汾詞中所云後身之緣他生重結者歟，嗟夫，世有孤羇顛頓之士，趑趄宙合之內，無納蘭之凭藉，有頻伽之沈晦，彈豪仰屋，覆瓿什九，歲意如吾丈者，又安得緜鍋齊飾，珉瑜玆鏘，俾夫椒蘭之芳，委灰而不滅，牛斗之氣，埋劍而終明，此則預所爲泝江流之滔滔，悲心日夜，弔作者之落落，棖感煙霜者也，

光緒庚辰六月下澣，錢唐張預序於武昌節署之運甓齋，

通議大夫一等侍衞進士納蘭君墓誌銘

崑山　徐乾學　健庵

嗚呼，始容若之喪，而余哭之慟也，今其棄余也數月矣，余每一念至，未嘗不悲來塡膺也，嗚呼，豈直師友之平情哉，余閱世將老矣，從我遊者亦衆矣，如容若之天姿之純粹，識見之高明，學問之淹通，才力之强敏，殆未有過之者也，天不假之年，余固抱喪予之痛，而聞其喪者，識與不識，皆哀而出涕也，又何以得此於人哉，太傅公失其愛子，至今每退朝，望子舍必哭，哭已，皇皇焉如冀其復者，亦豈尋常父子之情也，至尊每爲太傅勸節哀，太傅愈益悲不自勝，余聞過相慰，則執余手而泣曰，惟君知我子，惠邀君言，以掩諸幽，使我子雖死猶生也，余奚忍以不文爲辭，顧余之知容若，自壬子秋榜後始，迄今十三四年耳，後容若

入侍中禁廷嚴密，其言論梗概，有非外臣所得而知者，太傅屬痛悼，未能殫述，則是余之所得而言者，其於容若之生平，又不過什之二三而已，嗚呼，是重可悲也，容若、姓納蘭氏，初名成德，後避東宮嫌名，改曰性德，年十七，補諸生，貢入太學，余弟立齋爲祭酒，深器重之，謂余曰，司馬公賢子非常人也，明年，舉順天鄉試，余忝主司，宴於京兆府，偕諸舉人青袍拜堂下，舉止閒雅，越三日，謁余邸舍，談經史源委及文體正變，老師宿儒有所不及，明年，會試中式，將廷對，患寒疾，太傅曰，吾子年少，其少俟之，於是益肆力經濟之學，熟讀通鑑及古人文辭，三年而學大成，歲丙辰，應殿試，條對凱切，書法遒逸，讀卷執事各官咸歎異焉，名在二甲，賜進士出身，閉門埽軌，蕭然若寒素，客或詣者，輒避匿，擁書數千卷，彈琴詠詩，自娛悅而已，未幾，太傅入秉鈞，容若選授三等侍衞，出入扈從，服勞惟謹，上眷注異於他侍衞，久之晉二等，尋晉一等，上之幸海子、沙河、及西山、湯泉，及畿輔、五臺、口外、盛京、烏剌、及登東岳、幸闕里、省江南，未嘗不從，先後賜金牌、綵緞、上尊、御饌、袍帽、鞍馬、弧矢、字帖、佩刀、香扇之屬甚夥，是歲萬壽節，上親書唐賈至早朝七言律賜之，月餘，令賦乾淸門應制詩，譯御製松賦，皆稱旨，於是外庭僉言上知其有文武才，非久且遷擢矣，嗚呼，孰意其七日不汗死也，容若既得疾，上使中官侍衞及御醫日數輩絡繹至第診治，於是上將出關避暑，命以疾增減報，日再三，疾亟，親處方藥賜之，未及進而歿，上爲之震悼，中使賜奠，卹典有加焉，容若嘗奉使覘梭龍諸羌，其歿後旬日，適諸羌輸款，上於行在遣宮使拊其几筵哭而告之，以其嘗有勞於是役也，於此亦足以知上所以屬任之者非一日矣，嗚呼，容若之當官任職，其事可得而紀者止於是矣，余滋以其孝友忠順之性，慇懃固結，書所不能盡之言，言所不能傳之意，雖若可髣髴其一二，而終莫能而悉也，爲可惜也，容若性至孝，太傅嘗偶恙，日侍左右，衣不

解帶。顏色黝黑。及愈乃復初。太傅及夫人加餐。輒色喜以告所親。友愛幼弟。弟或出。必遣親近傔僕護之。反必往視。以爲常。其在上前。進反曲折有常度。性耐勞苦。嚴寒執熱。直廬頓次。不敢乞休沐自逸。知非綺襦紈袴者所能堪也。自幼聰敏。讀書一再過卽不忘。善爲詩。在童子已句出驚人。久之益工。得開元大歷閒丰格。尤喜爲詞。自唐五代以來諸名家詞皆有選本。以洪武韻改并聯屬名詞韻正略。所著側帽集。後更名飲水集者。皆詞也。好觀北宋之作。不喜南渡諸家。而淸新秀雋。自然超逸。海內名爲詞者皆歸之。他論著尙多。其書法摹褚河南臨本禊帖。閒出入於黃庭內景經。當入對殿廷。數千言立就。點畫落紙。無一筆非古人者。薦紳以不得上第入詞館爲容若歎息。及被恩命。引而置之珥貂之行。而後知上之所以造就之者別有在也。容若數歲卽善騎射。自在環衛。益便習。發無不中。其扈蹕時。雕弓書卷。錯雜左右。日則校獵。夜必讀書。書聲與他人鼾聲相和。閒以意製器。多巧倕所不能。於書畫評鑒最精。其料事屢中。不肯

輕爲人謀。謀必竭其肺腑。嘗讀趙松雪自寫照詩有感。卽繪小像。倣其衣冠。坐客或期許過當。弗應也。余謂之曰。爾何酷類王逸少。容若心獨喜。所論古時人物。嘗言王茂弘闒闟闠闒。心術難問。婁師德唾面自乾。大無廉恥。其識見多此類。閒嘗與之言往聖昔賢修身立行。及於民物之大端。前代興亡理亂所在。未嘗不慨然以思。讀書至古今家國之故。憂危明盛。持盈守謙。格人先正之遺戒。有動於中。未嘗不形於色也。嗚呼。豈非大雅之所謂亦世克生者耶。而竟止於斯也。夫豈徒吾黨之不幸哉。君之先世。有葉赫之地。自明初內附中國。諱星懇達爾漢。君始祖也。六傳至諱養汲弩。君高祖考也。有子三人。第三子諱金台什。君曾祖考也。女弟爲太祖高皇帝后。生太宗文皇帝。太祖高皇帝舉大事。而葉赫爲明外捍。數遣使諭。不聽。因加兵克葉赫。金台什死焉。卒以舊恩。存其世祀。

其次子卽今太傅公之考。諱倪迓韓。君祖考也。君太傅之長子。母覺羅氏。一品夫人。淵源令緒。本崇積厚。發聞滋大。若不可圉。配盧氏。兩廣總督兵部尙書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興祖之女。贈淑人。先君卒。繼室官氏。某官某之女。封淑人。男子子二人。福哥。女子子一人。皆幼。君生於順治十一年十二月。卒於康熙二十四年五月己丑。年三十有一。君所交遊。皆一時儁異。於世所稱落落難合者。若無錫嚴繩孫、顧貞觀、秦松齡、宜興陳維崧、慈谿姜宸英、尤所契厚。吳江吳兆騫久徙絕塞。君聞其才名。贖而還之。坎軻失職之士走京師。生館死殯。於貨財無所計惜。以故君之喪。哭之者皆出涕。爲哀輓之詞者數十百人。有生平未識面者。其於余綢繆篤摯。數年之中。殆日以余之休戚爲休戚也。故余之痛尤深。既爲詩以哭之。應太傅之命而又爲之銘。其葬蓋未有日也。銘曰。

天實生才。蘊崇胚胎。將象賢而奕世也。而靳與之年。謂之何哉。使功緒不顯於旂常。德澤不究於黎庶。豈其有物焉爲之災。惟其所樹立亦足以不死矣。而亦又奚哀。

進士一等侍衛納蘭君神道碑

長洲 韓 菼撰

維天篤我勵相之臣．神靈和氣．萃于厥家．常開哲嗣．趾美前人．自厥初才子．罔不世濟．若伊之有陟．巫之有賢．媲於功宗．登于策書．後之名公卿子．發聞能益人家國者．亦往往間出．其或年之有永有不永．斯造物者之不齊．雖休光美實．顯有令聞．足以自壽無窮．而存亡之繫．在于有邦有家．則當吾世而尤痛我納蘭君．君氏納蘭．諱成德．後改性德．字容若．惟君世遠有代序．常據有葉赫之地．明初內附．爲君始祖．是遜達爾漢．六傳至君高祖．諱養汲努．女爲高皇后．生太宗文皇帝．曾祖諱金台什．祖諱倪迓韓．父今大學士宮傅公也．母覺羅氏．封一品夫人．宮傅公勳高望鉅．爲時柱石．而庭訓以義方．君胚胎前光．重休襲嘉．自

少小已傑然見頭角．喜讀書．有棠構志．人皆曰宮傅有子．年十八九．聯舉京兆．禮部試．又三年而當丙辰廷對．勁直切劘．累累數千言．一時驚歎．今上知君材．欲引以自近．以二甲久次選授三等侍衛．再遷至一等．當是時．上方勵精思治．大正於羣僕侍御之臣．欲罔非正人．以旦夕承弼．其惟君吉士．以重此選也．君日侍上所．所巡幸．無近遠必從．從久不懈益謹．上馬馳獵．拓弓作霹靂聲．無不中．或據鞍占詩．應詔立就．白金、文綺、中衣、佩刀、名馬、香扇、上尊、御饌之賜相屬也．康熙二十一年秋．奉使覘梭龍羌道險遠．君間行疾抵其界．勞苦萬狀．卒得其要領還報．後梭龍輸款．而君已歿．上時出關．遣宮使拊其几筵．哭而告之．重憫其勞也．君既以敬愼勤密當上意．而上益稔其有文武才．且久更明習．可屬任．嘗親書唐賈至早朝詩賜之．又令賦乾清門應制詩．譯御製松賦．上皆稱善．中外咸謂君將不久於宿衛．行付以政事．以展其中之所欲施．君益自感厲．恩竭所以報者．而不幸遘病．病七日．遂不起．時上日遣中官侍衛及御醫問所苦．命以其狀日再三報．親處方藥賜之．未及進而絕．上震悼．遣使賜奠．恩䘏有加．屢慰諭宮傅公毋過悲．然上彌思之弗置云．嗚呼．君其竟死矣．而君之志未一竟也．君性至孝．未闇明入直．必之宮傅夫人所問安否．歸晚亦如之．燠寒之節．寢膳之宜．日候視以爲常．而其志尤在於守身不辱．保家亢宗．不僅以承顏色娛口體爲孝也．侍禁闥數年．進止有常度．不失尺寸．盛寒暑必自彊．不敢輒乞澣沐．其從行於南海子、西苑、沙河、西山、湯泉尤數．嘗西登五臺．北陟醫無閭山．出關臨烏喇．東南上泰岱．過闕里．度江淮至姑蘇．攬取其山川風物以自寬廣．賚博聞．而上有指揮．未嘗不在側．無幾微毫髮過．性周防．不與外庭一事．而于往古治亂．政事沿革興壞．民情苦樂．吏治清濁．人才風俗盛衰消長之際．能指數其所以然．而亦不敢易言之．竊其志．豈無意當世者．惟其惓惓忠愛之忱．蘊

蓄其不言之積，以俟異日之見庸，爲我有邦於萬斯年之計，而家亦與其福也，君雖履盛處豐，抑然不自多，於世無所芬華，若戚戚於富貴，而以貧賤爲可安者，身在高門廣廈，常有山澤魚鳥之思，達官貴人相接如平常，而結分義，輸情愫，率單寒羈孤侘傺困鬱守志不肯悅俗之士，其翕熱趨和者，輒謝弗爲通，或未一造門，而聞聲相思，必致之乃已，以故海內風雅知名之士，樂得君爲歸，藉君以起者甚衆，而吳江吳孝廉兆騫，以雋才久戍絕塞，君力贖以還而館之，愛重如邃海之得幼安與根矩也，讀書機速過人，輒能舉其要，著詩若干卷，有開天丰格，頎好爲詞，愛作長短句，跌宕流連，以寫其所難言，嘗輯全唐詩選、詞韻正略，而君有集名側帽、飲水者，皆詞也，工書，妙得撥鐙法，臨摹飛動，晚乃篤意於經史，且欲窺尋性命之學，將盡裒輯宋元以來諸儒說經之書以行世，其志蓋日進而未止也，嗟夫，君於地則親臣，即他日之世臣也，使假之年而充斯志也，以竟其用，譬若登高順風，不疾聲遠，與夫疏逖新進之臣，較其難易，夫豈可

同日而語，昊天不弔，百年之喬木，其壞也忽諸，斯海內之知與不知者，無不摧傷，而余獨尤爲邦家致惜者也，君卒於康熙乙丑夏五月，距其生年三十有一，娶盧氏，贈淑人，兩廣總督尚書興祖之女，繼官氏，封淑人，某官某之女，子二，長曰福哥，次曰某，女二，俱幼，始君與余同出學士東海先生之門，君之學皆從指授，先生亟歎其才，佳其器識之遠，歿而哭之慟，既爲文以誌其藏，而顧舍人貞觀、姜徵君宸英雅善君，復狀而表之矣，宮傅公以君之嘗道余不置也，屬以文其隧上之碑，余方悼斯世之失君，而非徒哭吾私，其敢以荒落辭，輒論著君志之大者如此，而系之以銘，銘曰，

鳳鸞麟角絕世稀，渥洼齋雲種權奇，家之令器邦之基，弱年文史貫珠璣，胸羅星斗翼天垂，拜獻皇言白玉墀，致身端不藉門資，雀弁峨峨吉士宜，帝簡厥良

汝予爲，周盧陛楯中矩規，郎曹竊祿足不移，手挽繁弱仰月支，錯雜帷帟書與詩，奉使絕徼窮羌氐，冰雪皴瘃不宿馳，山川阨塞抵掌知，卒降其王若鞭笞，帝方用嘉足指麾，將試以政工允釐，歲星執戟亦暫期，阿鴻摩天竟長辭，正人元氣身不嗇，平生菀結何所思，要扶羲和浴咸池，明良長見唐虞時，千秋萬世此志齎，埋玉黃泉當語誰，泰山毫芒一見之，琳瑯金薤散爲詞，我今特書表其徵，荒郊白煙冢離離，獨君不朽徵君碑。

非文人不能多情，非才子不能善怨，騷雅之作，怨而能善，惟其情之所鍾爲獨多也，容若天資超逸，翛然塵外，所爲樂府小令，婉麗淒清，使讀者哀樂不知所主，如聽中宵梵唄，先悽惋而後喜悅，定其前身，此豈尋常文人所得到者，昔汾水秋雁之篇，三郎擊節，謂巨山爲才子，紅豆相思，豈必生南國哉，蓀友謂余，盍取其詞盡付剞劂，因與吳君薗次共爲訂定，俾流傳於世云，同學顧貞觀識，時康熙戊午又三月上巳，書於吳趨客舍。

詞話

側帽詞西郊馮氏園看海棠浣紗溪云，誰道飄零不可憐，舊遊時節好花天，斷腸人去自今年，一片暈紅疑著雨，晚風吹掠鬢雲偏，倩魂銷盡夕陽前，蓋憶香嚴詞有感作也，王儼齋以爲柔情一縷，能令九轉腸迴，雖山抹微雲君不能道也。（徐釚詞苑叢談）

金粟顧梁汾舍人風神俊朗，大似過江人物，無錫嚴蓀友詩，曈曨曉日鳳城開，才是仙郎下直回，絳蠟未銷封詔罷，滿身清露落宮槐，其標格如許，嘗側帽投壺圖，長白成容若題賀新涼一闋於上云，德也狂生耳，偶然間緇塵京國，烏衣門第，有酒惟澆趙州土，誰會成生此意，不信道遂成知己，青眼高歌俱未老，向尊前拭盡英雄淚，君不見，月如水，共君此夜須沈醉，且由他蛾眉謠諑，古今同

忌，身世悠悠何足問，冷笑置之而已，尋思起從頭翻悔，一日心期千劫在，後身緣恐結他生裏，然諾重，君須記，詞旨嶔崟磊落，不啻坡老、稼軒，都下競相傳寫，於是教坊歌曲間，無不知有側帽詞者。（同上）

吳漢槎兆騫戍甯古塔，行笥攜徐電發釚菊莊詞、成容若德側帽詞、顧梁汾貞觀彈指詞三冊，會朝鮮使臣仇元吉、徐良崎見之，以一金餅購去，元吉題菊莊詞云，中朝買得菊莊詞，讀罷煙霞照海湄，北宋風流何處是，一聲鐵笛起相思，良崎題側帽彈指二詞云，使車昨渡海東邊，攜得新詞二妙傳，誰料曉風殘月後，而今重見柳屯田，以高麗紙書之，寄來中國，漁洋續集有新傳春雪詠、蠻徼織弓衣，指此。（阮葵生茶餘客話）

歲丙辰，容若年二十二，乃一見卽恨識余之晚，閱數日，塡此曲爲余題照，極感其意，而私訝他生再結語殊不祥，何意竟爲乙丑五月之讖也，傷哉。（顧貞觀彈指詞箋）

康熙初，吳漢槎兆騫謫戍甯古塔，其友顧貞觀華峯館於納蘭太傅家，寄吳金縷曲云云，太傅之子成容若見之，泣曰，河梁生別之詩，山陽死友之傳，得此而三，此事三千六百日中我當以身任之，華峯曰，人壽幾何，公子乃以十載爲期邪，太傅聞之，竟爲道地，而漢槎生入玉門關矣，顧生名永者，詠其事云，金蘭倘使無良友，關塞終當老健兒，一說華峯之救吳季子也，太傅方宴客，手巨觥謂曰，若飲滿，爲救漢槎，華峯素不飲，至是一吸而盡，太傅笑曰，余直戲耳，卽不飲，余豈不救漢槎邪，雖然，何其壯也，嗚呼，公子能文，良朋愛友，太傅憐才，眞一時佳話。（袁枚隨園詩話）

詞評

陳其年（維崧）曰。飲水詞哀感頑豔。得南唐二主之遺。

顧梁汾（貞觀）曰。容若詞一種悽惋處。令人不能卒讀。人言愁。我始欲愁。

丁葯園（澎）曰。容若塡詞有飲水、側帽二本。大約於尊前馬上得之。讀之如名葩美錦。郁然而新。又如太液波澄。明星皎潔。宋初周待制領大晟樂府。比切聲調十二律。柳屯田增至二百餘闋。然亦有味於音節。如蘇長公猶不免鐵綽板之譏。今容若以侍衞能文。少年科第。閒爲詩餘。其工於律呂如此。惜乎不能永年。悲夫。

聶晉人（先）曰。容若爲相國才子。少工塡詞。香豔中更覺淸新。婉麗處又極俊逸。眞所謂箋花四照。一字動移不得者也。惜乎早赴修文。人皆惋惜。所謂天雨粟。鬼夜哭。果有之耶。

納蘭詞卷一

長白性德容若箸　仁和許增邁孫栞

憶江南

昏鴉盡。小立恨因誰。急雪乍翻香閣絮。輕風吹到膽瓶梅。心字已成灰。

赤棗子

驚曉漏。護春眠。格外嬌慵只（一作止）自憐。寄語釀花風日好。綠窗來與上琴絃。

憶王孫

西風一夜翦芭蕉。倦眼經秋耐寂寥。强把心情付濁醪。讀離騷。愁似湘江日夜潮。

玉連環影

按此調譜律不叶，疑爲自度曲。

何處。幾葉蕭蕭雨。溼盡簷花，花底人無語。掩屏山。玉爐寒。誰見兩眉愁聚倚闌干。

遐方怨

欹角枕，掩紅窗。夢到江南，伊家博山沈水香。湔裙歸晚坐思量。輕煙籠翠黛，月茫茫。

訴衷情

冷落繡衾誰與伴，倚香篝。春睡起，斜日照梳頭。欲寫兩眉愁。休休。遠山殘翠收。莫登樓。

如夢令

正是轆轤金井。滿砌落花紅冷。驀地一相逢，心事眼波難定。誰省。誰省。從此簟紋燈影。

又

纖月黃昏庭院。語密翻教醉淺。知否那人心，舊恨新歡相半。誰見。誰見。珊枕淚痕紅泫。

又

木葉紛紛（一作黃葉青苔，）歸路。殘月曉風（一作膩粉衣香，）何處。消息半（一作迷，）浮（一作沈，）沈，今夜相思幾許。秋雨。秋雨。一半西（一作因，）風吹去。

天仙子

夢裏蘼蕪青一翦。玉郎經歲音書斷。（一作遠，）暗鐘明月不歸來，梁上燕。輕羅扇。好風又落桃花片。

又

好在軟綃紅淚積。漏痕斜罥菱絲碧。古釵封寄玉關秋，天（一作水，）咫尺。人南北。不信鴛鴦頭不白。

又

水浴涼蟾風入袂。魚鱗觸損金波碎。好天良夜酒盈樽，心自醉。愁難睡。西南月落城烏起。

江城子

溼雲全壓數峯低。影淒迷。望中疑。非霧非煙，神女欲來時。若問生涯原是夢，除夢裏，沒人知。

長相思

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關那畔行。夜深千帳燈。 風一更。雪一更。聒碎鄉心夢不成。故園無此聲。

相見歡

微雲一抹遙峯。冷溶溶。恰與箇人清曉畫眉同。 紅蠟淚。青綾被。水沈濃。卻與黃茅野店聽西風。

又

落花如夢淒迷。麝煙微。又是夕陽潛下小樓西。 愁無限。消瘦盡。有誰知。閒教玉籠鸚鵡念郎詩。

昭君怨

深禁好春誰惜。薄暮瑤階佇立。別院管絃聲。不分明。 又是梨花欲謝。繡被春寒今夜。寂寂鎖朱門。夢承恩。

又

暮雨絲絲吹溼。倦柳愁荷風急。瘦骨不禁秋。總成愁。 別有心情怎說。未是訴

愁時節。譙鼓已三更。夢須成。

酒泉子

謝卻荼蘼。一片月明如水。篆香消。猶未睡。早鴉啼。　嫩寒無賴羅衣薄。休傍闌干角。最愁人。鐙欲落。雁還飛。

生查子

東風不解愁。偷展湘裙衩。獨夜背紗籠。影著纖腰畫。　爇盡水沈煙。露滴鴛鴦瓦。花骨冷宜香。小立櫻桃下。

又

鞭影落春隄。綠錦障泥捲。脈脈逗菱絲。嫩水吳姬眼。　齧膝帶香歸。誰整櫻桃宴。蠟淚惱東風。舊壘眠新燕。

又

散帙坐凝塵。吹氣幽蘭並。茶名龍鳳團。香字鴛鴦餅。　玉局類彈棋。顛倒雙棲影。花月不曾閒。莫放相思醒。

又

短焰剔殘花。夜久邊聲寂。倦舞卻聞雞。暗覺青綾溼。　天水接冥濛。一角西南白。欲渡浣花溪。遠夢輕無力。

又

惆悵彩雲飛。碧落知何許。不見合歡花。空倚相思樹。　總是別時情。那得分明語。判得最長宵。數盡厭厭雨。

點絳脣

詠風蘭

別樣幽芬。更無濃豔催開處。淩波欲去。且為東風住。　忒煞蕭疏。怎耐秋如許。

還留取。冷香半縷。第一湘江雨。

又

對月

一種蛾眉。下弦不似初弦好。庾郎未老。何事傷心早。　素壁斜輝。竹影橫窗埽。空房悄。烏啼欲曉。又下西樓了。

又

黃花城早望

五夜光寒。照來積雪平于棧。西風何限。自起披衣看。　對此茫茫。不覺成長歎。何時旦。曉星欲散。飛起平沙雁。

又

小院新涼。晚來頓覺羅衫薄。不成孤酌。形影空酬酢。　蕭寺憐君。別緒應蕭索。西風惡。夕陽吹角。一陣槐花落。

浣紗溪

淚浥紅箋第幾行。喚人嬌鳥怕開窗。那更（一作能）閒過好時光。　屏障厭看金碧畫。（一作畫眼）羅衣不奈水沈香。徧翻眉譜只尋常。

又

伏雨朝寒愁不勝。那能還傍杏花行。去年高摘鬬輕盈。　漫惹鑪煙雙袖紫。空將酒暈一衫青。人間何處問多情。

又

誰念西風獨自涼。蕭蕭黃葉閉疏窗。沈思往事立殘陽。　被酒莫驚春睡重。賭書消得潑茶香。當時祇（一作止）道是尋常。

又

蓮漏三聲燭半條。杏花微雨溼輕綃。那將紅豆寄無聊。春色已看濃似酒，歸期安得信如潮。離魂入夜倩誰招。

又

消息誰傳到拒霜。兩行斜雁碧天長。晚秋風景倍淒涼。銀蒜押簾人寂寂，玉釵敲燭信茫茫。黃花開也近重陽。

又

雨歇梧桐淚乍收。遣懷翻自憶從頭。摘花銷恨舊風流。簾影碧桃人已去，屧痕蒼蘚逕空留。兩眉何處月如鉤。

又

西郊馮氏園看海棠，因憶香嚴詞，有感。

誰道飄零不可憐。舊遊時節好花天。斷腸人去自今（一作經）年。一片暈紅疑（一作才）著雨，晚風吹掠鬢雲偏。（一作幾絲柔柳乍和煙）倩魂銷盡夕陽前。

按此闋與「伏雨朝寒」字句略同，汪刻本西郊二闋接錄，故因之。

又

酒醒香銷愁不勝。如何更向落花行。去年高摘鬭輕盈。夜雨幾番銷瘦了，繁華如夢總無憑。人間何處問多情。

又

欲問江梅瘦幾分。只看愁損翠羅裙。麝篝衾冷惜餘熏。可奈暮寒長倚竹，便教春好不開門。枇杷花下校書人。

又

一半殘陽下小樓。朱簾斜控軟金鉤。倚闌無緒不能愁。有箇盈盈騎馬過，薄妝淺黛亦風流。見人羞澀卻回頭。

又

睡起惺忪強自支。綠傾蟬鬢下簾時。夜來愁損小腰肢。遠信不歸空竚望，幽期細數卻參差。更兼何事耐尋思。

又

五月江南麥已稀。黃梅時節雨霏微。閒看燕子教雛飛。一水濃陰如罨畫，數峯無恙又晴暉。濺裙誰獨上魚磯。

又

殘雪凝輝冷畫屏。落梅橫笛已三更。更無人處月朧明。我是人間惆悵客，知君何事淚縱橫。斷腸聲裏憶平生。

又

詠五更和湘真韻

微暈嬌花溼欲流。簟紋鐙影一生愁。夢回疑在遠山樓。殘月暗窺金屈戍，軟風徐蕩玉簾鉤。待聽鄰女喚梳頭。

又

五字詩中目乍成。儘教殘福折書生。手挼裙帶那時情。別後心期和夢杳，年來憔悴與愁并。夕陽依舊小窗明。

又

記綰長條欲別難。盈盈自此隔銀灣。便無風雪也摧殘。青雀幾時裁錦字，玉蟲連夜翦春旛。不禁辛苦況相關。

又

古北口

楊柳千條送馬蹄。北來征雁舊南飛。客中誰與換春衣。終古閒情歸落照，一

春幽夢逐游絲。信回剛道別多時。

又

身向雲山那畔行。北風吹斷馬嘶聲。深秋遠塞若爲情。一抹晚煙荒戍壘，半竿斜日舊關城。古今幽恨幾時平。

又

萬里陰山萬里沙。誰將綠鬢（一作髮）鬭霜華。年來强半在天涯。魂夢不離金屈戍，畫圖親展玉鴉叉。生憐瘦減一分花。

又

庚申除夜

收取（一作拾）閒心冷處濃。舞裙猶憶柘枝紅。誰家刻燭待春風。竹葉樽空翻綵燕，九枝燈炧顫金蟲。風流端合倚天公。

又

紅橋懷古和王阮亭韻

無恙年年汴水流。一聲水調短亭秋。舊時明月照揚州。惆悵絳河何處去（一作曾是長隄牽錦纜），綠楊清瘦縮離今（一作至）愁。至今鼓吹竹西樓（一作玉鉤斜路近迷樓）。

又

鳳髻抛殘秋草生。高（一作官）梧溼月冷無聲。當時七夕有（一作記）深盟。信得羽衣傳鈿合，悔教羅襪送（一作葬）傾城。人間空唱雨淋鈴。

又

腸斷斑騅去未還。繡屏深鎖鳳簫寒。一春幽夢有無間。逗雨疏花濃淡改，關心芳草（一作字）淺深難。不成風月轉摧殘。

又

旋拂輕容寫洛神。須知淺笑是深顰（一作嚬）。十分天與可憐春。掩抑薄寒施軟障，抱持纖影藉芳茵。未能無意下香塵。

又

十二紅簾窣地深。才移剗襪又沈吟。晚晴天氣惜輕陰。珠衱佩囊三合字，寶釵攏髻兩分心。定緣何事溼蘭襟。

又

容易濃香近畫屏。繁枝影著半窗橫。風波狹路倍憐卿。未接語言猶悵望，才通商略已瞢騰。只嫌（一作官）今夜月偏明。

又

十八年來墮世間。吹花嚼蕊弄冰絃。多情情寄阿誰邊。紫玉釵斜燈影背，紅綿粉冷枕函邊（一作紅綿粉冷枕函偏）。相看好處卻無言。

又

寄嚴蓀友

藕蕩橋邊理釣筩。苧蘿西去五湖東。筆牀茶竈太從容。況有短牆銀杏雨，更兼高閣玉蘭風。畫眉閒了畫芙蓉。

又

欲寄愁心朔雁邊。西風濁酒慘離筵。黃花時節碧雲天。古戍烽煙迷斥堠，夕陽村落解鞍韉。不知征戰幾人還。

又

敗葉填溪水已冰。夕陽猶照短長亭。行來（一作何年）廢寺失題名。駐馬客臨碑上字，鬭雞人撥佛前鐙。勞勞塵世幾時醒（一作淨洗塵土禮金經）。

霜天曉角

重來對酒。折盡風前柳。若問看花情緒。似當日怎能彀。休爲西風瘦。痛飲頻搔首。自古青蠅白璧。天已早安排就。

菩薩蠻

回文

霧窗寒對遙天暮。暮天遙對寒窗霧。花落正啼鴉。鴉啼正落花。　袖羅垂影瘦。瘦影垂羅袖。風翦一絲紅。紅絲一翦風。

又

隔花才歇廉纖雨。一聲彈指渾無語。梁燕自雙歸。長條脈脈垂。　小屏山色遠。妝薄鉛華淺。獨自立瑤階。透寒金縷鞋。

又

新寒中酒敲窗雨。殘香細學（一作嫋）。秋情緒。端的是懷人。（一作才道莫傷神）青衫有淚（一作溼）痕。　相思不似醉。（一作無聊成獨臥）悶擁孤衾睡。（一作彈指韶光過）記得別伊時。桃花柳萬絲。

又

濃花瘦玉輕妝束。（一作惜春春去驚新燠）粉融輕汗紅綿撲。妝罷只思眠。江南四月天。　綠陰簾半揭。此景清幽絕。行度竹林風。單衫杏子紅。

又

夢回酒醒三通鼓。斷腸啼鴂花飛處。新恨隔紅窗。羅衫淚幾行。　相思何處說。空有當時月。月也異當時。團欒照鬢絲。

又

催花未歇花奴鼓。酒醒已見殘紅舞。不忍覆餘觴。臨風淚數行。　粉香看欲別。空賸當時月。月也異當時。淒清照鬢絲。

又

早春

曉寒瘦著西南月。丁丁漏箭餘香咽。春已十分宜。東風無是非。　蜀魂羞顧影。玉照斜紅冷。誰唱後庭花。新年憶舊家。

又

窗間（一作前）桃葉嬌如倦。東風淚洗胭脂面。人在小紅樓。離情唱石州。　夜來雙燕宿。鐙背屏腰綠。香盡雨闌珊。薄衾寒不寒。

又

朔風吹散三更雪。倩魂猶戀桃花月。夢好莫催醒。由他好處行。　無端聽畫角。枕畔紅冰薄。塞馬一聲嘶。殘星拂大旗。

又

問君何事輕離別。一年能幾團欒月。楊柳乍如絲。故園春盡時。　春歸歸不得。兩槳松花隔。舊事逐寒潮。啼鵑恨未消。

又

爲陳其年題照

烏絲曲倩紅兒譜。蕭然半壁驚秋雨。曲罷髻鬟偏。風姿真可憐。　鬚髯渾似戟。時作簪花劇。背立訝卿卿。知卿無那情。

又

宿灤河

玉繩斜轉疑清曉。淒淒白月漁陽道。星影漾寒沙。微茫織浪花。　金笳鳴故壘。喚起人難睡。無數紫鴛鴦。共嫌今夜涼。

又

荒雞再咽天難曉。星榆落盡秋將老。氈幕繞牛羊。敲冰飲酪漿。　山程兼水宿。

漏點清鉦續。正是夢回時。擁衾無限思。

又

驚飆掠地冬將半。解鞍正值昏鴉亂。冰合大河流。茫茫一片愁。　燒痕空極望。鼓角高城上。明日近長安。客心愁未闌。

又

榛荊滿眼山城路。征鴻不爲愁人住。何處是長安。溼雲吹雨寒。　絲絲心欲碎。應是悲秋淚。淚向客中多。歸時又奈何。

又

黃雲紫塞三千里。女牆西畔啼烏起。落日萬山寒。蕭蕭獵馬還。　笳聲聽不得。入夜空城黑。秋夢不歸家。殘鐙落碎花。

又

寄顧梁汾苕中

知君此際情蕭索。黃蘆苦竹孤舟泊。煙白酒旗青。水邨魚市晴。　柁樓今夕夢。脈脈春寒送。直過畫眉橋。錢塘江上潮。

又

蕭蕭幾葉風兼雨。離人偏識長更苦。欹枕數秋天。蟾蜍早下弦。　夜寒驚被薄。淚與鐙花落。無處不傷心。輕塵在玉琴。

又

爲春憔悴留春住。那禁半霎催歸雨。深巷賣櫻桃。雨餘紅更嬌。　黃昏清淚閣。忍便花飄泊。消得一聲鶯。東風三月情。

又

晶簾一片傷心白。雲鬟香霧成遙隔。無語問添衣。桐陰月已西。　西風鳴絡緯。

不許愁人睡。只是去年秋。如何淚欲流。

又

烏絲畫作回文紙。香煤暗蝕藏頭字。箏雁十三雙。輸他作一行。　相看仍似客。但道休相憶。索性不還家。落殘紅杏花。

又

闌風伏雨催寒食。櫻桃一夜花狼藉。剛與病相宜。瑣窗薰繡衣。　畫眉煩女伴。央及流鶯喚。半晌試開奩。嬌多直自嫌。

又

春雲吹散湘簾雨。絮黏蝴蝶飛還住。人在玉樓中。樓高四面風。　柳煙絲一把。暝色籠鴛瓦。休近小闌干。夕陽無限山。

減字木蘭花

新月

晚妝欲罷。更把纖眉臨鏡畫。準待分明。和雨和煙兩不勝。　莫教星替。守取團圓終必遂。此夜紅樓。天上人間一樣愁。

又

燭花搖影。冷透疏衾剛欲醒。待不思量。不許孤眠不斷腸。　茫茫碧落。天上人間情一諾。銀漢難通。穩耐風波願始從。

又

相逢不語。一朵芙蓉著秋雨。小暈紅潮。斜溜鬟心隻鳳翹。　待將低喚。直爲疑情恐人見。欲訴幽懷。轉過回闌叩玉釵。

又

從教鐵石。每見花開成惜惜。淚點難消。滴損蒼煙玉一條。　憐伊太冷。添箇紙

窗疎竹影，記取相思環珮歸來月下時。

又

斷魂無據，萬水千山何處去。沒箇音書，盡日東風上綠除。故園春好，寄語落花須自掃，莫更傷春，同是懨懨多病人。

又

花叢冷眼，自惜尋春來較晚。知道今生，知道今生那見卿。天然絕代，不信相思渾不解。若解相思，定與韓憑共一枝。

卜算子

新柳

嬌軟不勝垂，瘦怯那禁舞。多事年年二月風，剪出鵝黃縷。一種可憐生，落日和煙雨。蘇小門前長短條，即漸迷行處。

又

塞寒（一作夢）

塞草晚才青，日落簫笳動。戚戚淒淒入夜分，催度星前夢。小語綠楊煙，怯踏銀河凍。行盡關山到白狼，相見唯珍重。

又

午日

郁靜午雞啼，綠暗新陰遲。一展輕帘出畫牆，道是端陽酒。早晚夕陽蟬，又噪長陵柳。青發長青自古誰，彈指黃花九。

納蘭詞卷二

采桑子

彤雲久絕飛瓊字，人在誰邊。人在誰邊，今夜玉清眠不眠。香銷被冷殘燈滅，靜數秋天。靜數秋天，又誤心期到下弦。

又

誰翻樂府淒涼曲，風也蕭蕭。雨也蕭蕭，瘦盡燈花又一宵。不知何事縈懷抱，醒也無聊，醉也無聊，夢也何曾到謝橋。

又

嚴宵（一作霜）擁絮頻驚起，撲面霜空，斜漢朦朧，冷逼氈帷火不紅。香篝翠被渾閒事，回首西風，數盞殘（一作何處疎）鐘，一穗燈花似夢中。

又

冷香縈徧紅橋夢。夢覺城笳。（一作聞鷄。）月上桃花。雨歇春寒燕子家。　箜篌別後
誰能鼓，腸斷天涯。暗損韶華。一縷茶煙透碧紗。

又

詠春雨

嫩煙分染鵝兒柳，一樣風絲。似整如欹。才著春寒瘦不支。　涼侵曉夢輕蟬膩，
約略紅肥。不惜葳蕤。碾取名香作地衣。

又

塞上詠雪花

非關癖愛輕模樣。冷處偏佳。別有根芽。不是人間富貴花。　謝娘別後誰能惜，
飄泊天涯。寒月悲笳。萬里西風瀚海沙。

又

桃花羞作無情死，感激東風。吹落嬌紅。飛入窗間伴懊儂。　誰憐辛苦東陽瘦，
也爲春慵。不及芙蓉。一片幽情冷處濃。

又

撥鐙書盡紅箋也，依舊無聊。玉漏迢迢。夢裏寒花隔玉簫。　幾竿修竹三更雨，
葉葉蕭蕭。分付秋潮。莫誤雙魚到謝橋。

又

涼生露氣湘絃潤，暗滴花梢。簾影誰搖。燕蹴風絲上柳條。　舞餘鏡匣開頻掩，
檀粉慵調。朝淚如潮。昨夜香衾（一作輕）覺夢遙。

又

土花曾染湘娥黛，鉛淚難消。清韻誰敲。不是犀椎是鳳翹。　祇應長伴端溪紫，

割取秋潮。鸚鵡偷教。方響前頭見玉簫。

又

謝家庭院殘更立，燕宿雕梁。月度銀牆。不辨花叢那辨香。　此情已自成追憶，
零落鴛鴦。雨歇微涼。十一年前夢一場。

又

而今才（一作誰）道當時錯，心緒淒迷。紅淚偷垂。滿眼春風百事非。　情知此後來
無計，強說歡期。一別如斯。落盡梨花月又西。

又

明月多情應笑我，笑我如今。孤負春心。獨自閒行獨自吟。　近來怕說當時事，
結徧蘭襟。月淺鐙深。夢裏雲歸何處尋。

謁金門

風絲裊。水浸碧天清曉。一鏡濕雲青未了。雨晴春草草。　夢裏輕螺誰埽，簾外
落花紅小。獨睡起來情悄悄。寄愁何處好。

好事近

簾外五更風，消受曉寒時節。剛剩秋衾一半，擁透簾殘月。　爭教清淚不成冰，
好處便輕別。擬把傷離情緒，待曉寒重說。

又

馬首望青山，零落繁華如此。再向斷煙衰草，認蘚碑題字。　休尋折戟話當年，
只灑悲秋淚。斜日十三陵下，過新豐獵騎。

又

何路向家園，歷歷殘山賸水。都把一春冷淡，到麥秋天氣。　料應重發隔年花，
莫問花前事。縱使東風依舊，怕紅顏不似。

一絡索

長城

野火拂雲微綠。西風夜哭蒼茫。雁翅列秋空。憶寫向屏山曲。　山海幾經翻覆。女牆斜矗看來費盡祖龍心。畢竟為誰家築。

又

過盡遙山如畫。短衣匹馬。蕭蕭木落不勝秋、莫回首斜陽下。　別是柔腸縈挂。待歸才罷卻愁擁髻向燈前、說不盡離人話。

又

雪

密灑征鞍無數。冥迷遠樹。亂山重疊杳難分、似五里濛濛霧。　惆悵瑣窗深處。溼花輕絮當時悠颺得人憐、也都是濃香助。

清平樂

煙輕雨小。望裏青難了。一縷斷虹垂樹杪。又是亂山殘照。　憑高目斷征途。暮雲千里平蕪。日夜河流東下、錦書應託雙魚。

又

青陵蝶夢。倒挂憐么鳳。褪粉收香情一種。棲傍玉釵偷共。　愔愔鏡閣飛蛾。誰傳錦字秋河。蓮子依然隱霧。菱花偷惜橫波。

又

將愁不去。秋色行難住。六曲屏山深院宇。日日風風雨雨。　雨晴籬菊初香。人言此日重陽。回首涼雲暮葉、黃昏無限思量。

又

淒淒切切。慘澹黃花節。夢裏砧聲渾未歇。那更亂蛩悲咽。　塵生燕子空樓。拋

殘絃索牀頭。一樣曉風殘月、而今觸緒添愁。

又

憶梁汾

才聽夜雨。便覺秋如許。繞砌蛩螿人不語。有夢轉愁無據。　亂山千疊橫江。憶君遊倦何方。知否小窗紅燭、照人此夜淒涼。

又

塞鴻去矣。錦字何時寄。記得燈前佯忍淚。卻問明朝行未。　別來幾度如珪。飄零落葉成堆。一種曉寒殘夢、淒涼畢竟因誰。

又

風鬟雨鬢。偏是來無準。倦倚玉闌看月暈。容易語低香近。　軟風吹過窗紗。心期便隔天涯。從此傷春傷別、黃昏只對梨花。

又

秋思

涼雲萬（一作孤花片）葉。斷送清秋節。寂寂繡屏香篆滅。暗裏朱顏消歇。　誰憐照影（一作散髻）吹笙。天涯芳草關情。懊惱隔簾幽夢。半牀（一作窗）花月縱橫。

又

彈琴峽題壁

泠泠徹夜。誰是知音者。如夢前朝何處也。一曲邊愁難寫。　極天關塞雲中。人隨雁落西風。喚取紅襟（一作巾）翠袖、莫教淚灑英雄。

又

元夜月蝕

瑤華映闕。烘散蓂堦雪。比似尋常清景別。第一團欒時節。　影娥忽泛初弦。分

輝借與宮遊。七寶修成合璧。重輪歲歲中天。

憶秦娥

龍潭口

山重疊。懸崖一綫天疑裂。天疑裂。斷碑題字，古苔橫齧。　風聲雷動鳴金鐵。陰森潭底蛟龍窟。蛟龍窟。興亡滿眼，舊時明月。

又

春深淺。一痕搖漾青如翦。青如翦。鷺鷥立處，煙蕪平遠。　吹開吹謝東風倦。緗桃自惜紅顏變。紅顏變。兔葵燕麥，重來相見。

又

長飄泊。多愁多病心情惡。心情惡。模糊一片，強分哀樂。　擬將歡笑排離索。鏡中無奈顏非昨。顏非昨。才華尚淺，因何福薄。

阮郎歸

斜風細雨正霏霏。畫簾拖地垂。屏山幾曲篆煙（一作香）微。閒庭柳絮飛。　新綠密，亂紅稀。乳鶯殘日啼。春（一作餘）寒欲透縷金衣。落花郎未歸。

畫堂春

一生一代一雙人。爭教兩處銷魂。相思相望不相親。天為誰春。　漿向藍橋易乞，藥成碧海難奔。若容相訪飲牛津。相對忘貧。

眼兒媚

獨倚（一作依約）春寒掩（一作斂）夕霏。（一作扉）清露泣（一作露上五）銖衣。玉簫吹夢，金釵（一作鈿）畫（一作翳）影，悔不同（一作重）攜。　刻殘紅燭曾相待，舊事總依稀。（一作冊思往事付相待，央及小風吹）料應遺（一作同）恨，月中教去，花底催歸。

又

重見星娥碧海槎。忍笑卻盤鴉。尋常多少，月明風細，今夜偏佳。　休籠彩筆閑書字，街鼓已三撾。煙絲欲裊，露光微泫，春在桃花。

又

詠梅

莫把瓊花比澹妝。誰似白霓裳。別樣清幽，自然標格，莫近東牆。　冰肌玉骨天分付，兼付與淒涼。可憐遙夜，冷煙和月，疏影橫窗。

朝中措

蜀絃秦柱不關情。盡日掩雲屏。已惜輕翎退粉，更嫌弱絮為萍。　東風多事，餘寒吹散，烘暖微醒。看盡一簾紅雨，為誰親繫花鈴。

攤破浣紗溪

林下荒苔道韞家。生憐玉骨委塵沙。愁向風前無處說，數歸鴉。　半世浮萍隨逝水，一宵冷雨葬名花。魂是柳緜吹欲碎，繞天涯。

又

風絮飄殘已化萍。泥蓮剛倩藕絲縈。珍重別拈香一瓣，記前生。　人到情多情轉薄，而今真箇悔多情。又到斷腸回首處，淚偷零。

又

欲語心情夢已闌。鏡中依約見春山。方悔從前真草草，等閒看。　環佩祇應歸月下，鈿釵何意寄人閒。多少滴殘紅蠟淚，幾時乾。

又

小立紅橋柳半垂。越羅裙颺縷金衣。採得石榴雙葉子，欲遺誰。　便是有情當落月，只應無伴送斜暉。寄語東風休著力，不禁吹。

又

一霎燈前醉不醒。恨如春夢畏分明。澹月澹雲窗外雨、一聲聲。　人到情多情轉薄、而今眞箇不多情。又聽鷓鴣啼徧了、短長亭。

又

昨夜濃香分外宜。天將妍暖護雙棲。樺燭影微紅玉軟、燕釵垂。　幾爲愁多翻自笑、那逢歡極卻含啼。央及蓮花淸漏滴、莫相催。

青衫溼

悼亡

近來無限傷心事、誰與話長更。從教分付、綠窗紅淚、早雁初鶯。　當時領略、而今斷送、總負多情。忽疑君到、漆燈風颭、癡數春星。

落花時

按此調譜律不載。疑亦自度曲。一本作好花時。

夕陽誰喚下樓梯。一握香荑。回頭忍笑階前立、總無語、也相宜。（一作依。）　相思（一作書。）直恁無憑據。休說相思。勸伊好向紅窗醉、須莫及、落花時。

錦堂春，

秋海棠

簾外（一作際。）澹煙一縷、（一作一痕輕絲。）牆陰幾簇低花。夜來微雨西風裏、（一作軟。）無力任欹斜。　彷彿箇人睡起、暈紅不著鉛華。天寒翠袖添淒楚、愁近欲棲鴉。

海棠春

落紅片片渾如霧。不教更覓桃源路。香徑晚風寒、月在花飛處。　薔薇影暗空凝佇。任碧颭輕衫縈住。驚起早棲鴉、飛過秋千去。

河瀆神

風緊雁行高。無邊落木蕭蕭。楚天魂夢與香銷。青山暮暮朝朝。　斷續涼雲來

一縷。飄墮幾絲靈雨。今夜冷紅浦溆。鴛鴦棲（一作飛。）向何處。

又

涼月轉雕闌。蕭蕭木葉聲乾。銀燈飄落瑣窗閒。枕屏幾疊秋山。　朔風吹透青縑被。藥鑪火煖初沸。清漏沈沈無寐。爲伊判得憔悴。

太常引

自題小照

西風乍起峭寒生。驚雁避移營。千里暮雲平。休回首、長亭短亭。　無窮山色、無邊往事、一例冷淸淸。試倩玉簫聲。喚千古、英雄夢醒。

又

晚來風起撼花鈴。人在碧山亭。愁裏不堪聽。那更雜、泉聲雨聲。　無憑蹤跡、無聊心緒、誰說與多情。夢也不分明。又何必、催教夢醒。

四犯令

麥浪翻晴風颭柳。已過傷春候。因甚爲他成僝僽。畢竟是、春迤逗。　紅藥闌邊攜素手。暖語濃于酒。盼到園花鋪似繡。卻更比、春前瘦。

添字采桑子

按此調詞律不載。詞譜有促拍采桑子。字同句異。一本作采花。

閒愁似與斜陽約、紅點蒼苔。蛺蝶飛回。又是梧桐新綠影、上階來。　天涯望處音塵斷、花謝花開。懊惱離懷。空壓鈿筐金綫縷、（一作縷繡。）合歡鞋。

荷葉盃

簾卷落花如雪。煙月。誰在小紅亭。玉釵敲竹乍聞聲。風影略分明。　化作彩雲飛去。何處。不隔枕函邊。一聲將息曉寒天。腸斷又今年。

又

知己一人誰是。已矣。贏得誤他生。多情終古似無情。莫問醉耶醒。未是看來如霧。朝暮將息好花天。爲伊指點再來緣。疏雨洗遺鈿。

尋芳草

蕭寺紀夢

客夜怎生過。夢相伴綺窗吟和。薄嗔佯笑道、若不是恁淒涼、肯來麼。來去苦悤悤。準擬待曉鐘敲破。乍偎人一閃鐙花墮。卻對著琉璃火。

菊花新

送張見陽令江華

愁絕行人天易暮。行向鷓鴣聲裏住。渺渺洞庭波、木葉下楚天何處。折殘楊柳應無數。趁離亭笛聲催度。有幾箇征鴻相伴也、送君南去。

南歌子

翠袖凝寒薄、簾衣入夜空。病容扶起月明中、惹得一絲殘篆舊熏籠。暗覺歡期過、遙知別恨同。疏花已是不禁風。那更夜深淸露溼愁紅。

又

暖護櫻桃蘂、寒翻蛺蝶翎。東風吹綠漸冥冥。不信一生憔悴伴啼鶯。素影飄殘月、香絲拂綺櫺。百花迢遞玉釵聲。索向綠窗尋夢寄餘生。

又

古戍

古戍飢烏集、荒城野雉飛。何年劫火賸殘灰。試看英雄碧血滿龍堆。玉帳空分壘、金笳已罷吹。東風回首盡成非。不道興亡命也豈人爲。

秋千索

按此調譜律不載．或亦自度曲．一本作撥香灰．

淥水亭春望

藥闌攜手銷魂侶。爭不記看承人處。除向東風訴此情、奈竟日春無語。悠揚撲盡風前絮。又百五韶光難住。滿地梨花似去年、卻多了廉纖雨。

又

游絲斷續東風弱。悄無語半垂簾幕。紅袖誰招曲檻邊、颺一縷秋千索。惜花人共殘春薄。春欲盡纖腰如削。新月才堪照獨愁、卻又照梨花落。

又

壚邊換酒雙鬟亞。春已到賣花簾下。一道香塵碎綠蘋、看白袷親調馬。煙絲宛宛愁縈挂。賸幾縷晚晴圖畫。半枕芙蕖壓浪眠、教費盡鶯兒話。

憶江南

宿雙林禪院有感

心灰盡、有髮未全僧。風雨消磨生死別、似曾相識只孤檠。情在不能醒。搖落後、淸吹那堪聽。淅瀝暗飄金井葉、乍聞風定又鐘聲。薄福薦傾城。

又

挑鐙坐、坐久憶年時。薄霧籠花嬌欲泣、夜深微月下楊枝。催道太眠遲。憔悴去、此恨有誰知。天上人間俱悵望、經聲佛火兩淒迷。未夢已先疑。

浪淘沙

紅影溼幽窗。瘦盡春光。雨餘花外卻斜陽。誰見薄衫低髻子、還惹思量。莫道不淒涼。早近持觴。暗思何事斷人腸。曾是向他春夢裏、瞥遇回廊。

又

眉譜待全刪。別畫秋山。朝雲漸入有無間。莫笑生涯渾是夢、好夢原難。紅咮啄花殘。獨自憑闌。月斜風起袷衣單。消受春風都一例、若箇偏寒。

又

紫玉撥寒灰。心字全非。疏簾猶自隔年垂。半卷夕陽紅雨入，燕子來時。　回首碧雲西。多少心期。短長亭外短長隄。百尺遊絲千里夢，無限淒迷。

又

夜雨做成秋。恰上心頭。教他珍重護風流。端的爲誰添病也，更爲誰羞。　密意未曾休。密願難酬。珠簾四卷月當樓。暗憶歡期眞似夢，夢也須留。

又

野店近荒城。砧杵無聲。月低霜重莫閒行。過盡征鴻書未寄，夢又難憑。　身世等浮萍。病爲愁成。寒宵一片枕前冰。料得綺窗孤睡覺，一倍關情。

又

悶自剔殘鐙。暗（一作夜）雨空庭。瀟瀟已是不堪聽。那更西風偏著（一作不解）意，做盡（一作又做）秋聲。　城柝已三更。欲睡還醒。（一作冷浸銀屏）薄寒中夜掩銀屏。（一作柔情深後不能醒）曾染戒香消俗念，（一作若是多情醒不得）怎又（一作索性）多情。

又

清鏡上朝雲。宿篆猶薰。一春雙袂盡啼痕。那更夜來孤枕側，又夢歸人。　花底病中身。懶畫湘文。藕絲裳帶奈銷魂。繡榻定知添幾綫，寂掩重門。

納蘭詞卷三

雨中花

送徐藝初歸崑山

天外孤帆雲外樹，看又是春隨人去。水驛鐙昏，關城月落，不算淒涼處。　計程應惜天涯暮。打疊起傷心無數。中坐波濤，眼前冷暖，多少人難語。

鷓鴣天

獨背殘陽上小樓。誰家玉笛韻偏幽。一行白雁遙天暮，幾點黃花滿地秋。　驚節序，歎沈浮。穠華如夢水東流。人閒所事堪惆悵，莫向橫塘問舊遊。

又

雁帖寒雲次第飛。向南猶自怨歸遲。誰能瘦馬關山道，又到西風撲鬢時。　人

杳杳。思依依。更無芳樹有烏啼。憑將掃黛窗前月。持向今朝照別離。

又

別緒如絲睡不成。那堪孤枕夢邊城。因聽紫塞三更雨。卻憶紅樓半夜鐙。書郵重。恨分明。天將愁味釀多情。起來呵手封題處。偏到鴛鴦兩字冰。

又

冷露無聲夜欲闌。棲鴉不定朔風寒。生憎畫鼓樓頭（一作樓頭鼓三通）急。不放征人夢裏還。秋澹澹。月彎彎。無人起向月中（一作五更）看。明朝匹馬相思處。知隔千山與萬山。

又

送梁汾南還時方為題小影

握手西風淚不乾。年來多在別離間。遙知獨聽鐙前雨。轉憶同看雪後山。憑寄語。勸加餐。桂花時節約重還。分明小像沈香縷。一片傷心欲畫難。

又

詠史

馬上吟成促渡江。分明閒氣屬閨房。生憎久閉銅鋪暗。花冷回心玉一牀。添哽咽。足淒涼。誰教生得滿身香。只今西海年年月。猶為蕭家照斷腸。

又

十月初四夜風雨其明日是亡婦生辰

塵滿疏簾素帶飄。真成暗度可憐宵。幾回偷濕青衫淚。忽傍犀奩見翠翹。唯有恨。轉無聊。五更依舊落花朝。衰楊葉盡絲難盡。冷雨西風纍畫橋。

河傳

春淺。紅怨。掩雙環。微雨花閒晝閒。無言暗將紅淚彈。闌珊。香銷輕夢還。斜倚

畫屏思往事。皆不是。空作相思字。記當時。垂柳絲。花枝。滿庭蝴蝶兒。

木蘭花

擬古決絕詞柬友

人生若只如初見。何事秋風悲畫扇。等閒變卻故人心。卻道故人心易變。驪山語罷清宵半。淚雨零鈴終不怨。何如薄倖錦衣郎。比翼連枝當日願。

虞美人

春情只到梨花薄。片片催零落。斜陽何事近黃昏。不道人間猶有未招魂。銀箋別記當時句（一作步書時寄）。密綰同心苣（一作珍重郎來意）。為伊判作（一作卿今亦是）夢中人。索（一作長）向畫圖影裏（一作清夜）喚真真。

又

曲闌深處重相見。勻淚偎人顫。淒涼別後兩應同。最是不勝清怨月明中。半生已分孤眠過。山枕檀痕涴。憶來何事最銷魂。第一折枝花樣畫羅裙。

又

高峯獨石（一作峯高斷岩）當頭起。凍合（一作影落）雙溪水。馬嘶人語各西東。行到斷崖無路小橋通。朔鴻過盡音書（一作歸期）杳。客裏年華悄（一作人向征鞍老）。又將絲淚溼斜陽。多少（一作回首）十三陵樹亂（一作暮）雲黃。

又

黃昏又聽城頭角。病起心情惡。藥鑪初沸短檠青。無那殘香半縷惱多情。多情自古原多病。清鏡憐清影。一聲彈指淚如絲。央及東風休遣玉人知。

又

彩雲易向秋空散。燕子憐長歎。幾番離合總無因。贏得一回僝僽一回親。歸鴻舊約霜前至。可寄香箋字。不如前事不思量。且枕紅蕤欹側看斜陽。

又

銀牀淅瀝青梧老。屧粉秋蛩埽。采香行處蹙連錢。拾得翠翹何恨不能言。　回
廊一寸相思地。落月成孤倚。背燈和月就花陰。已是十年蹤跡十年心。

又

為梁汾賦

憑君料理花間課。莫負當初我。眼看雞犬上天梯。黃九自招秦七共泥犂。　瘦
狂那似癡肥好。判任癡肥笑。笑他多病與長貧。不及諸公袞袞向（一作健飯走。）風塵。

又

殘燈風滅鑪煙冷。相伴唯孤影。判教狼籍醉淸樽。為問世間醒眼是何人。　難
逢易散花間酒。飲罷空搔首。閒愁總付醉來眠。只恐醒時依舊到樽前。

鵲橋仙

倦收緗帙，悄垂羅幕，盼煞一鐙紅小。便容生受博山香，銷折得狂名多少。　是
伊緣薄，是儂情淺，難道多磨更好。不成寒漏也相催，索性儘荒雞唱了。

又

夢來雙倚，醒時獨擁，窗外一眉新月。尋思常自悔分明，無奈卻照人淸切。　一
宵燈下，連朝鏡裏，瘦盡十年花骨。前期總約上元時，怕難認飄零人物。

七夕

乞巧樓空，影娥池冷，說著淒涼無算。丁甯休曝舊羅衣，憶素手為余縫綻。　蓮
粉飄紅，菱花掩碧，瘦了當初一半。今生鈿盒表予心，祝天上人閒相見。

南鄉子

飛絮晚悠颺。斜日波紋映畫梁。刺繡女兒樓上立，柔腸。愛看晴絲百尺長。　風

定卻聞香。吹落殘紅在繡牀。休墮玉釵驚比翼，雙雙。共唼蘋花綠滿塘。

又

搗衣

鴛瓦已新霜。欲寄寒衣轉自傷。見說征夫容易瘦，端相。夢裏回時仔細量。　支
枕怯空房。且拭淸砧就月光。已是深秋兼獨夜，淒涼。月到西南更斷腸。

又

御溝曉發

鐙影伴鳴梭。織女依然怨隔河。曙色遠連山色起，靑螺。回首微茫憶翠蛾。　淒
切客中過。末（一作料。）抵秋閨一半多。一世疏狂應為著，橫波。作個鴛鴦消得麼。

又

煙暖雨初收。落盡繁華小院幽。摘得一雙紅豆子，低頭。說著分攜淚暗流。　人
去似春休。卮酒曾將酹石尤。別自有人桃葉渡，扁舟。一種煙波各自愁。

又

為亡婦題照

淚咽更無聲。止向從前悔薄情。憑仗丹靑重省識，盈盈。一片傷心畫不成。　別
語忒分明。午夜鶼鶼夢早醒。卿自早醒儂自夢，更更。泣盡風前夜雨鈴。

一斛珠

元夜月蝕

星毬映徹，一痕微褪梅梢雪。紫姑待話經年別。竊藥心灰，慵把菱花揭。　踏歌
才起淸鉦歇。扇紈仍似秋期潔。天公畢竟風流絕。教看蛾眉，特放些時缺。

紅窗月

按詞律作紅窗影。一名紅窗迥。

夢闌酒醒，（一作燕歸花謝。）早因循過了（一作又過。）清明。是一般心事，（一作風景。）兩樣愁（一作心。）情。猶記回廊（一作碧桃。）影裏誓生（一作三。）生。金釵鈿盒當時贈，（一作烏絲闌紙嬌紅篆。）歷歷春（一作青。）星。道休孤密約，鑑取深盟。語罷一絲清（一作香。）露溼銀屏。

踏莎行

春水鴨頭，春山鸚嘴，煙絲無力風斜倚。百花時節好逢迎，可憐人掩屏山睡。
密語移鐙，閒情枕臂，從教醞釀孤眠味。春鴻不解諱相思，映窗書破人人字。

又

寄見陽

倚柳題箋，當花側帽，賞心應比驅馳好。錯教雙鬢受東風，看吹綠影成絲早。
金殿寒鴉，玉階春草，就中冷暖和誰道。小樓明月鎮長閒，人生何事緇塵老。

臨江仙

寄嚴蓀友

別後閒情何所寄，初鶯早雁相思。如今憔悴異當時。飄零心事，殘月落花知。
生小不知江上路，分明卻到梁溪。匆匆剛欲話分攜。香消夢冷，窗白一聲雞。

又

永平道中

獨客單衾誰念我，曉來涼雨颼颼。椷書欲寄又還休。箇儂憔悴，禁得更添愁。
曾記年年三月病，而今病向深秋。盧龍風景白人頭。藥鑪煙裏，支枕聽河流。

又

謝餉櫻桃

綠葉成陰春盡也，守宮偏護星星。留將顏色慰多情。分明千點淚，貯作玉壺冰。
獨臥文園方病渴，強拈紅豆酬卿。感卿珍重報流鶯。惜花須自愛，休只為花疼。

又

絲雨如塵雲著水，嫣香碎入吳宮。白花冷暖避東風。酷憐嬌易散，燕子學偎紅。
人說病宜隨月減，懨懨卻與春同。可能留蝶抱花叢。不成雙夢影，翻笑杏梁空。

又

長記碧紗窗外語，秋風吹送歸鴉。片帆從此寄天涯。一鐙新睡覺，思夢月初斜。
便是欲歸歸未得，不如燕子還家。春雲春水帶輕霞。畫船人似月，細雨落楊花。

又

塞上得家報云，秋海棠開矣，賦此。

六曲闌干三夜雨，倩誰護取嬌慵。可憐寂寞粉牆東。已分裙衩綠，猶裹淚綃紅。
曾記鬢邊斜落下，半牀涼月惺忪。舊歡如在夢魂中。自然腸欲斷，何必更秋風。

又

盧龍大樹

雨打風吹都似此，將軍一去誰憐。畫圖曾記綠陰圓。舊時遺鏃地，今日種瓜田。
繫馬南枝猶在否，蕭蕭欲下長川。九秋黃葉五更煙。止應搖落盡，不必問當年。

又

寒柳

飛絮飛花何處是，層冰積雪摧殘。疏疏一樹五更寒。愛他明月好，憔悴也相關。

最是繁絲搖落後，轉教人憶春山。湔裙夢斷續應難。西風多少恨，吹不散眉彎。

又

帶得些兒前夜雪，凍雲一樹垂垂。東風回首不勝悲。葉乾絲未盡，未死只顰眉。
可憶紅泥亭子外，纖腰舞困因誰。如今寂寞待人歸。明年依舊綠，知否繫斑騅。

又

孤雁

霜冷離鴻驚失伴，有人同病相憐。擬憑尺素寄愁邊。愁多書屢易，雙淚落燈前。
莫對月明思往事，也知消減年年。無端嘹嚦一聲傳。西風吹隻影，剛是早秋天。

蝶戀花

辛苦最憐天上月。一昔如環、昔昔長如（一作都成）玦。但（一作若）似月輪終皎潔。不辭冰雪爲卿熱。無柰鍾情（一作那塵緣）容易絕。燕子依然、軟踏簾鉤說。唱罷秋墳愁未歇。春叢認取雙棲蝶。

又

眼底風光留不住。和暖和香、又上雕鞍去。欲倩煙絲遮別路。垂楊那是相思樹。
惆悵玉顏成間阻。何事東風、不作繁華主。斷帶依然留乞句。斑騅一繫無尋處。

又

又到綠楊曾折處。不語垂鞭、踏徧淸秋路。衰草連天無意緒。雁聲遠向蕭關去。
不恨天涯行役苦。只恨西風、吹夢成今古。明日客程還幾許。霑衣況是新寒

雨。

又

蕭瑟蘭成看老去。爲怕多情、不作憐花句。閣淚倚花愁不語。暗香飄盡知何處。
重到舊時明月路。袖口香寒、心比秋蓮苦。休說生生花裏住。惜花人去花無主。

又

夏夜

露下庭柯蟬響歇。紗碧如煙、煙裏玲瓏月。並著香肩無可說。櫻桃暗吐（一作解）丁香結。笑卷輕衫魚子纈。試撲流螢、驚起雙棲蝶。瘦斷玉腰沾粉葉。人生那不相思絕。

又

出塞

今古河山無定數（一作據）。畫角聲中、牧馬頻來去。滿目荒涼誰可語。西風吹老丹楓樹。幽怨從前何處訴（一作歷無數）。鐵馬金戈、青塚黃昏路。一往情深深幾許。深山夕照深秋雨。

又

盡日驚風吹木葉。極目嵯峨、一丈天山雪。去去丁零愁不絕。那堪客裏還傷別。
若道客愁容易輟。除是朱顏、不共春銷歇。一紙寄書和淚摺。紅閨此夜團欒月。

又

準擬春來消寂寞。愁雨愁風、翻把春擔擱。不爲傷春情緒惡。爲憐鏡裏顏非昨。
畢竟春光誰領略。九陌緇塵、抵死遮雲壑。若得尋春終遂約。不成長負東君

諾。

唐多令

雨夜

絲雨織紅茵。苔階壓繡紋。是年年腸斷黃昏。到眼芳菲都惹恨。那更說塞垣春。

蕭颯不堪聞。殘妝擁夜分。爲梨花深掩重門。夢向金微山下去。才識路又移軍。

又

金液鎮心驚。煙絲似不勝。沁鮫綃湘竹無聲。不爲香桃憐瘦骨。怕容易減紅情。

將息報飛瓊。蠻箋署小名。鑒淒涼片月三星。待寄芙蓉心上露。且道是解朝酲。

又

塞外重九

古木向人秋。驚蓬掠鬢稠。是重陽何處堪愁。記得當年惆悵事。正風雨下南樓。

斷夢幾能留。香魂一哭休。怪涼蟾空滿衾裯。霜落烏啼渾不睡。偏想出舊風流。

踏莎美人

按此調爲顧梁汾自度曲。

清明

拾翠歸遲。踏青期近。香箋小疊鄰姬訊。櫻桃花謝已清明。何事綠鬟斜嚲寶釵橫。 淺黛雙彎。柔腸幾寸。不堪更惹青春恨。曉窗窺夢有流鶯。也說一作覺。箇儂憔悴可憐生。

蘇幕遮

枕函香。花徑漏。依約相逢。絮語黃昏後。時節薄寒人病酒。剗地梨花。徹夜東風瘦。 掩銀屏。垂翠袖。何處吹簫。脈脈情微逗。腸斷月明紅豆蔻。月似當時。人似當時否。

又

詠浴

鬢雲鬆。紅玉瑩。早月多情。送過梨花影。半晌斜釵慵未整。暈入輕潮。剛愛微風醒。 露華清。人語靜。怕被郎窺。移卻青鸞鏡。羅韈淩波波不定。小扇單衣。可奈星前冷。

淡黃柳

詠柳

三眠未歇。乍到秋時節。一樹斜陽蟬更咽。曾綰灞陵離別。絮已爲萍風卷葉。空淒切。 長條莫輕折。蘇小恨。倩他說。儘飄零。遊冶章臺客。紅板橋空。湔裙人去。依舊曉風殘月。

青玉案

辛酉人日

東風七日蠶芽軟。一縷休教剪。夢隔湘煙征雁遠。那堪又是。鬢絲吹綠。小勝宜春顫。 繡屏渾不遮愁斷。忽忽年華空冷暖。玉骨幾隨花骨換。三春醉裏。三秋別後。寂寞釵頭燕。

又

宿烏龍江

東風卷地飄榆莢。才過了。連天雪。料得香閨香正徹。那知此夜。烏龍江上。獨對初三月。 多情不是偏多別。別離只爲多情設。蝶夢百花花夢蝶。幾時相見。西

窗剪燭。細把而今說。

月上海棠

中元塞外

原頭野火燒殘碣。歎英魂才魄暗消歇。終古江山，問東風幾番涼熱。驚心事，又到中元時節。　淒涼況是愁中別。枉沈吟千里共明月。露冷鴛鴦，最難忘滿池荷葉。青鸞杳，碧天雲海音絕。

又

瓶梅

重簷澹月渾如水。浸寒香一片小窗裏。雙魚凍合，似曾伴箇人無寐。橫眸處，索笑而今已矣。　與誰更擁燈前髻。乍橫斜疏影疑飛墜。銅瓶小注，休教近麝鑪煙氣。酬伊也，幾點夜深清淚。

一叢花

詠並蒂蓮

闌珊玉佩罷霓裳。相對綰紅妝。藕絲風送凌波去，又低頭軟語商量。一種情深，十分心苦，脈脈背斜陽。　色香空盡轉生香。明月小銀塘。桃根桃葉終相守，伴殷勤雙宿鴛鴦。菰米漂殘、沈雲乍黑，同夢寄瀟湘。

金人捧露盤

淨業寺觀蓮有懷蓀友

藕風輕，蓮露冷，斷虹收。正紅窗初上簾鉤。田田翠蓋，趁斜陽魚浪香浮。此時畫閣垂楊岸，睡起梳頭。　舊遊蹤，招提路，重到處，滿離憂。想芙蓉湖上悠悠。紅衣狼籍，臥看少妾蕩蘭舟。午風吹斷江南夢，夢裏菱謳。

洞仙歌

詠黃葵

鉛華不御，看道家妝就。問取旁人入時否。為孤情淡韻、判不宜春，矜標格、開向晚秋時候。　無端輕薄雨，滴損檀心，小疊宮羅鎮長皺。何必訴淒清，為愛秋光、被幾日、西風吹瘦。便零落蜂黃也休嫌，且對倚斜陽，勝（一作倦）偎紅袖。

剪湘雲

按此調為顧梁汾自度曲。

送友

險韻慵拈，新詩醉倚。儘歷徧，情場，懊惱曾記。不消當時腸斷事，還較而今得意。向西風約略數年華，舊心情灰（一作休）矣。　正是冷雨秋槐，鬢絲憔悴。又領略愁中送客滋味。密約重逢知甚日，看取青衫和淚。夢天涯繞徧，儘由人，只樽前迢遞。

東風齊著力

電急流光，天生薄命，有淚如潮。勉為歡謔，到底總無聊。欲譜頻年離恨，言已盡、恨未曾消。憑誰把，一天愁緒，按出瓊簫。　往事水迢迢。窗前月，幾番空照魂銷。舊歡新夢，雁齒小紅橋。最是燒鐙時候，宜春髻、酒暖蒲萄。淒涼煞，五枝青玉，風雨飄飄。

滿江紅

茅屋新成卻賦

問我何心，卻構此、三楹茅屋。可學得、海鷗無事，閒飛閒宿。百感都隨流水去，一身還被浮名束。誤東風遲日杏花天，紅牙曲。　塵土夢，蕉中鹿。翻覆手，看棋局。且耽閒殢酒，消他薄福。雪後誰遮簷角翠，雨餘好種牆陰綠。有些些欲說向寒宵，西窗燭。

又

代北燕南，應不隔、月明千里。誰相念、臙脂山下，悲哉秋氣。小立乍驚淸露溼，孤眠最惜濃香膩。況夜烏啼絕四更頭，邊聲起。　消不盡，悲歌意。匀不盡，相思淚。想故園今夜，玉闌誰倚。青海不來如意夢，紅箋暫寫違心字。道別來渾是不關心，東堂桂。

又

爲問封姨，何事卻、排空卷地。又不是、江南春好，妒花天氣。葉盡歸鴉棲未得，帶垂驚燕飄還起。甚天公不肯惜愁人，添憔悴。　攪一霎，燈前睡。聽半晌，心如醉。倩碧紗遮斷，畫屏深翠。隻影淒淸殘燭下，離魂縹渺秋空裏。總隨他泊粉與飄香，眞無謂。

滿庭芳

堠雪翻鴉，河冰躍馬，驚風吹度龍堆。陰燐夜泣，此景總堪悲。待向中宵起舞，無人處、那有村雞。只應是，金笳暗拍，一樣淚沾衣。　須知今古事，棋枰勝負，翻覆如斯。歎紛紛蠻觸，回首成非。賸得幾行靑史，斜陽下、斷碣殘碑。年華共，混同江水，流去幾時回。

又

題元人蘆洲聚雁圖

似有猿啼，更無漁唱，依稀落盡丹楓。溼雲影裏，點點宿賓鴻。占斷沙洲寂寞，寒潮上、一抹煙籠。全不似，半江瑟瑟，相映半江紅。　楚天秋欲盡，荻花吹處，竟日冥濛。近黃陵祠廟，莫采芙蓉。我欲行吟去也，應難問、騷客遺蹤。湘靈杳，一樽遙酹，還欲認靑峯。

納蘭詞卷四

水調歌頭

題西山秋爽圖

空山梵唄靜，水月影俱沈。悠然一境人外，都不許塵侵。歲晚憶曾遊處，猶記半竿斜照，一抹映疏林。絕頂茅庵裏，老衲正孤吟。　雲中錫，溪頭釣，澗邊琴。此生著幾兩屐，誰識臥遊心。準擬乘風歸去，錯向槐安回首，何日得投簪。布襪靑鞋約，但向畫圖尋。

又

題岳陽樓圖

落日與湖水，終古岳陽城。登臨半是遷客，歷歷數題名。欲問遺蹤何處，但見微

波木葉.幾簇打魚罾.多少別離恨.哀雁下前汀.忽宜雨.旋宜月.更宜晴.人間無數金碧.未許著空明.澹墨生綃譜就.待倩橫拖一筆.帶出九疑青.彷彿瀟湘夜.鼓瑟舊精靈.

鳳凰臺上憶吹簫

除夕得梁汾閩中信因賦

荔粉初裝.桃符欲換.懷人擬賦然脂.喜螺江雙鯉.忽展新詞.稠疊頻年離恨.匆匆裏.一紙難題.分明見.臨緘重發.欲寄遲遲.　心知梅花佳句.待粉郎香令.再結相思.記畫屏今夕.曾共題詩.獨客料應無睡.慈恩夢.那値微之.重來日.梧桐夜雨.卻話秋池.

又

守歲

錦瑟何年.香屏此夕.東風吹送相思.記巡簷笑罷.共撚梅枝.還向燭（一作細）花影裏.催教看.燕蠟雞絲.如今但.一編消夜.冷暖誰知.　當時.歡娛見慣.道歲歲瓊筵.玉漏如斯.悵難尋舊約.枉費新詞.次第朱幡剪綵.冠兒側.鬭（一作重簾醉又）轉蛾兒.重驗取.盧郎青鬢.未覺春遲.

金菊對芙蓉

上元

金鴨消香.銀虬瀉水.誰家玉笛飛聲.正上林雪霽.鴛甃晶瑩.魚龍舞罷香車杳.賸尊前袖擁吳綾.狂遊似夢.而今空記.密約燒鐙.　追念往事難憑.歎火樹星橋.回首飄零.但九逵煙月.依舊朧明.楚天一帶驚烽火.問今宵可照江城.小窗殘酒.闌珊鐙灺.別自關情.

琵琶仙

中秋

碧海年年.試問取冰輪.爲誰圓缺.吹到一片秋香.淸輝了如雪.愁中看好天良夜.知道盡成悲咽.隻影而今.那堪重對.舊時明月.　花徑裏戲捉迷藏.曾惹下蕭蕭井梧葉.記否輕紈小扇.又幾番涼熱.止落得塡膺百感.總茫茫不關離別.一任紫玉無情.夜寒吹裂.

御帶花

重九夜

晚秋卻勝春天好.情在冷香深處.朱樓六扇小屏山.寂寞幾分塵土.虬尾煙消.人夢覺碎蟲零杵.便強說歡娛.總是無憀心緒.　轉憶當年.消受盡皓腕紅萸.嫣然一顧.如今何事.向禪榻茶煙.怕歌愁舞.玉粟寒生.且領略月明淸露.歎此際淒涼.何必更滿城風雨.

念奴嬌

人生能幾.總不如休惹.情條恨葉.（一作才一番好夢、煙雲無迹.）剛是尊前同一笑.（一作心情凋落後.）又到別離時節.鐙灺挑殘.鑪煙爇盡.無語空凝咽.一天涼露.芳魂此夜偷接.　怕見人去樓空.柳枝無恙.猶掃窗閒月.無分暗（一作和）香深處住.悔把蘭襟親結.尙暖檀痕.猶寒翠影.觸緒添悲切.愁多成病.此愁知向誰說.

又

綠楊飛絮.歎沈沈院落.春歸何許.盡日緇塵吹綺陌.迷卻夢遊歸路.世事悠悠.生涯非是.醉眼斜陽暮.傷心怕問.斷魂何處金鼓.　夜來月色如銀.和衣獨擁.花影疏窗度.脈脈此情誰得識.又道故人別去.細數落花.更闌未睡.別是閒情緒.聞余長歎.西廊唯有鸚鵡.

又

廢園有感

片紅飛減，甚東風不語、只催漂泊。石上胭脂花上露，誰與畫眉商略。碧甃瓶沈，紫錢釵掩，雀踏金鈴索。韶華如夢，爲尋好夢擔閣。　又是金粉空梁，定巢燕子、滿地香泥落。欲寫華箋憑寄與，多少心情難託。梅豆圓時，柳緜飄處，失記一作空覓。當時約。斜陽冉冉，斷魂分付殘角。

又

宿漢兒邨

無情野火，趁西風燒徧、天涯芳草。榆塞重來冰雪裏，冷入鬢絲吹老。牧馬長嘶，征笳互動，併入愁懷抱。定知今夕，庾郎瘦損多少。　便是腦滿腸肥，尚難消受、此荒煙落照。何況文園憔悴後，非復酒壚風調。回樂峯寒，受降城遠，夢向家山繞。茫茫百感，憑高唯有清嘯。

東風第一枝

桃花

薄劣東風，淒其夜雨，曉來依舊庭院。多情前度崔郎，應歎去年人面。湘簾乍卷，早迷了、畫梁棲燕。最嬌人清曉鶯啼，飛去一枝猶顫。　背山郭、黃昏開徧。想孤影、夕陽一片。是誰移向亭皐，伴取暈眉青眼。五更風雨，算減卻、春光一綫。傍荔牆牽惹游絲，昨夜絳樓難辨。

秋水

按此調譜律不載，疑亦自度曲。

聽雨

誰道破愁須仗一作是酒，酒醒後，心翻醉。正香消翠被，隔簾驚聽，那又是點點絲絲和淚。憶翦燭幽窗小憩。嬌夢垂成，頻喚覺一眶秋水。　依舊亂蛩聲裏，短檠

明滅，怎教人睡。想幾年蹤跡，過頭風浪，只消受一段橫波花底。向擁髻鐙前提起。甚日還來，同領略夜雨空階滋味。

木蘭花慢

立秋夜雨送梁汾南行

盼銀河迢遞，驚入夜，轉清商。乍西園蝴蝶，輕翻麝粉，暗惹蜂黃。炎涼。等閒瞥眼，甚絲絲點點攪柔腸。應是登臨送客，別離滋味重嘗。　疑將。水墨畫一作畫疏窗。孤影澹瀟湘。倩一葉高梧，半條殘燭，做盡商量。荷裳。被風暗翦，問今宵誰與蓋鴛鴦。從此羈愁萬疊，夢回分付啼螿。

水龍吟

題文姬圖

須知名士傾城，一般易到傷心處。柯亭響絕，四絃才斷，惡風吹去。萬里他鄉，非生非死，此身良苦。對黃沙白草，嗚嗚卷葉，平生恨從頭譜。　應是瑤臺伴侶，只多了、氈裘夫婦。嚴寒觱篥，幾行鄉淚，應聲如雨。尺幅重披，玉顏千載，依然無主。怪人間厚福，天公盡付，癡兒騃女。

又

再送蓀友南還

人生南北真如夢，但臥金山高處。白波東逝，鳥啼花落，任他日暮。別酒盈觴，一聲將息，送君歸去。便煙波萬頃，半帆殘月，幾回首、相思否。　可憶柴門深閉，玉繩低、翦鐙夜語。浮生如此，別多會少，不如莫遇。愁對西軒，荔牆葉暗，黃昏風雨。更那堪幾處，金戈鐵馬，把淒涼助。

齊天樂

上元

闌珊火樹魚龍舞。望中寶釵樓遠，鞢鞨餘紅，琉璃賸碧，待屬夜歸緩緩。寒輕漏淺。正乍斂煙霏，隕星如箭，舊事驚心，一雙蓮影藕絲斷。莫恨流年似水。（一作逝）恨消殘蝶粉，韶光忒賤。細語吹香，暗塵籠鬢，都逐曉風零亂。闌干敲徧。問簾底纖纖，甚時重見。不解相思，月華今夜滿。

又

洗妝臺懷古

六宮佳麗誰曾見，層臺尚臨芳渚。露脚斜飛，虹腰欲斷，荷葉未收殘雨。添妝何處。試問取雕籠，雪衣分付。一鏡空濛，鴛鴦拂破白蘋去。　相傳內家結束，有帔裝孤穩，靺鞨女古，冷豔全消，蒼苔玉匣，翻出十眉遺譜。人間朝暮。看臙粉亭西，幾堆塵土。只有花鈴，綰風深夜語。

又

塞外七夕

白狼河北秋偏早，星橋又迎河鼓。清漏頻移，微雲欲溼，正是金風玉露。兩眉愁聚。待歸踏榆花，那時才訴。只恐重逢，明明相視更無語。　人間別離無數。向瓜果筵前，（一作堆筵瓜果）碧天凝佇。連理千花，相思一葉，畢竟隨風何處。羈棲良苦。算未抵空房，冷香啼曙。今夜天孫，笑人愁似許。

瑞鶴仙

丙辰生日自壽，起用彈指詞句，并呈見陽。

馬齒加長矣。枉碌碌乾坤，問汝何事。浮名總如水。判尊前杯酒，一生長醉。殘陽影裏。問歸鴻歸來也未。且隨緣，去住無心，冷眼華亭鶴唳。　無寐。宿酲猶在，小玉來言，日高花睡。明月闌干，曾說與，應須記。是蛾眉便自供人嫉妒，風雨飄殘花蘂。歎光陰，老我無能，長歌而已。

雨霖鈴

種柳

橫塘如練，日遲簾幕，煙絲斜卷。卻從何處移得，章臺彷彿，乍舒嬌眼。恰帶一痕殘照，鎖黃昏庭院。斷腸處又惹相思，碧霧濛濛度雙燕。　回闌恰就輕陰轉。背風花，不解春深淺。託根幸自天上，曾試把霓裳舞徧。百尺垂垂，早是酒醒鶯語如翦。只休隔夢裏紅樓，望箇人兒見。

疏影

芭蕉

湘簾卷處，甚離披翠影，繞簷遮住。小立吹裙，（一作裾）常伴春慵，掩映繡妝金縷。芳心一束渾難展，清淚裹，（一作裏）隔年愁聚。更夜深，細聽空階雨滴，夢回無據。　正是秋來寂寞，偏聲聲點點，助人離緒。纈被初寒，宿酒全醒，攪碎亂蛩雙杵。西風落盡梧桐（一作庭梧）葉，還賸得綠陰如許。想玉人和露（一作淚）折來，曾寫斷腸詩句。

瀟湘雨

按此調譜律不載，疑亦自度曲。

送西溟歸慈溪

長安一夜雨，便添了幾分秋色。奈此際蕭條，無端又聽，渭城風笛。咫尺層城留不住，久相忘到此偏相憶。依依白露丹楓，漸行漸遠，天涯南北。　悽寂黔婁當日事，總名士如何消得。只皁帽蹇驢，西風殘照，倦遊蹤跡。廿載江南猶落拓，歎一人知己終難覓。君須愛酒能詩，鑑湖無恙，一蓑一笠。

風流子

秋郊射獵

平原草枯矣，重陽後，黃葉樹騷騷。記玉勒青絲，落花時節，曾逢拾翠，忽憶（一作聽）

吹簫。今來是，燒痕殘碧盡，霜影亂紅凋。秋水映空，寒煙如織，皁雕飛處，天慘雲高。人生須行樂，君知否，容易兩鬢蕭蕭。自與東風一作君·作別，剗地無聊。算功名何似，一作許·等閒一作此身·博得，短衣射虎，沽酒西郊。便向夕陽影裏，倚馬揮毫。

沁園春

試望陰山，黯然銷魂。無言徘徊。見青峯幾簇，去天才尺，黃沙一片，匝地無埃。碎葉城荒，拂雲堆遠，雕外寒煙慘不開。踟躕久，忽冰崖轉石，萬壑驚雷。　窮邊自足愁懷，又何必平生多恨哉。只淒涼絕塞，蛾眉遺冢，銷沈腐草，駿骨空臺。北轉河流，南橫斗柄，略點微霜鬢早衰。君不信，向西風回首，百事堪哀。

又

丁巳重陽前三日，夢亡婦澹妝素服，執手哽咽，語多不復能記，但臨別有云，銜恨願爲天上月，年年猶得向郎圓。婦素未工詩，不知何以得此也，覺後感賦長調。

瞬息浮生，薄命如斯，低徊怎忘。自那番摧折，無衫不淚。一作記繡牀倚徧·并吹紅雨·幾年恩愛，有夢何妨。一作雕闌曲處·同倚斜陽·最苦啼鵑，頻催別鵠。一作夢好難留·詩殘莫續·贏得更闌一作深·哭一場。遺容在，只靈飆一轉，未許端詳。　重尋碧落茫茫，料短髮，朝來定有霜。信一作便·人間天上，塵緣未斷，春花秋月，觸緒堪一作還·傷。欲結綢繆，翻驚漂泊，一作搖落·兩處鴛鴦各自涼。一作減盡荀衣昨日香·真無奈，把聲聲簷雨，一作鄰笛·譜入愁鄉。一作出回腸·

又

夢冷蘅蕪，卻望姍姍，是耶非耶。悵蘭膏漬粉，尚留犀合，金泥蹙繡，空掩蟬紗。影弱難持，緣深暫隔，只當離愁滯海涯。歸來也，趁星前月底，魂在梨花。　鸞膠縱續琵琶。問可及，當年萼綠華。但無端摧折，惡經風浪，不如零落，判委塵沙。最憶

相看，嬌訛道字，手翦銀燈自潑茶。今已矣，便帳中重見，那似伊家。

金縷曲

贈梁汾

德也狂生耳。偶然間，緇塵京國，烏衣門第。有酒惟澆趙州土，誰會成生此意。不信道，竟逢一作遂成·知己。青眼高一作痛飲狂·歌俱未老，向尊前，拭盡英雄淚。君不見，月如水。　共一作與·君此夜須沈醉。且由他，蛾眉謠諑，古今同忌。身世悠悠何足問，冷笑置之而已。尋思起，從頭翻悔。一日心期千劫在，後身一作生·緣，恐結他生裏。然諾重，君須記。

又

再贈梁汾用秋水軒舊韻

酒涴青衫卷。儘從前，風流京兆，閒情未遣。江左知名今廿載，枯樹淚痕休泫。搖落盡，玉蛾金繭。多少殷勤紅葉句，御溝深，不似天河淺。空省識，畫圖展。　高才自古難通顯。枉教他，堵牆落筆，凌雲書扁。入洛遊梁重到處，駭看鄴莊吠犬。獨憔悴，斯人不免。衮衮門前題鳳客，竟居然，潤色朝家典。憑觸忌，舌難翦。

又

生怕芳尊滿。到更深，迷離醉影，殘燈相伴。依舊回廊新月在，不定竹聲撩亂。問愁一作誰·與，春宵長短。燕子樓空絃索冷，一作人比梨花還寂寞·任梨花一作紅綻·落盡無人一作應難·管。誰領略，真真一作向夢奚·閒低喚。　此情擬倩東風浣。奈吹來，餘香病酒，旋添一半。惜別江淹消瘦了，一作郎渾易瘦·怎耐一作更著·輕寒輕暖。憶絮語，縱橫茗盌。滴滴西窗紅蠟淚，那時腸，早爲而今斷。任角枕，欹孤館。

又

簡梁汾時方爲吳漢槎作歸計

第八十一頁

灑盡無端淚。莫因他瓊樓寂寞，誤來人世。信道癡兒多厚福，誰遣偏一作天生明慧就。一作慧。更著浮名相累。仕宦何妨如斷梗，只那將聲影供羣吠。天欲問，且休矣。　情深我自拚憔悴。轉丁寧香憐易爇，玉憐輕碎。羨殺軟紅塵裏客，一味醉生夢死。歌與哭任猜何意。絕塞生還吳季子，算眼前此外皆閒事。知我者，梁汾耳。

又

慰西溟

何事添悽咽。但由他天公簸弄，莫教磨涅。失意每多如意少，終古幾人稱屈。須知道福因才折。獨臥藜牀看北斗，背高城玉笛吹成血。聽譙鼓，二更徹。　丈夫未肯因人熱。且乘閒五湖料理，扁舟一葉。淚如秋霖揮不盡，灑向野田黃蝶。須不羨承明班列。馬跡車塵忙未了，任西風吹冷長安月。又蕭寺，花如雪。

又

西溟言別，賦此贈之。

誰復留君住。歎人生幾番離合，便成遲暮。最憶西窗同翦燭，卻話家山夜雨。不道只暫時相聚。袞袞長江蕭蕭木，送遙天白雁哀鳴去。黃葉下，秋如許。　曰歸因甚添愁緒。料強似冷煙寒月，棲遲梵宇。一事傷心君落魄，兩鬢飄蕭未遇。有解憶長安兒女。裘敝入門空太息，信古來才命真相負。身世恨，共誰語。

又

寄梁汾

木落吳江矣。正蕭條西風南雁，碧雲千里。落魄江湖還載酒，一種悲涼滋味。重回首莫彈酸淚。不是天公教棄置，是才華誤卻方城尉。飄泊處，誰相慰。　別來我亦傷孤寄。更那堪冰霜摧折，壯懷都廢。天遠難窮勞望眼，欲上高樓還已。君

莫恨埋愁無地。秋雨秋花關塞冷，且殷勤好作加餐計。人豈得，長無謂。

又

亡婦忌日有感

此恨何時已。滴空階寒更雨歇，葬花天氣。三載悠悠魂夢杳，是夢久應醒矣。料也覺人間無味。不及夜臺塵土隔，冷清清一片埋愁地。釵鈿約，竟一作定拋棄。　重泉若有雙魚寄。好知他年來苦樂，與誰相倚。我自終宵成轉側，忍聽湘絃重理。待結箇他生知己，還怕兩人都一作俱薄命，再緣慳賸月零風裏。清淚盡，紙灰起。

又

未得長無謂。竟須將銀河親挽，普天一洗。麟閣才教留粉本，大笑拂衣歸矣。如斯者古今能幾。有限好春無限恨，沒來由短盡英雄氣。暫覓箇，柔鄉避。　東君輕薄知何意。儘年年愁紅慘綠，添人憔悴。兩鬢飄蕭容易白，錯把韶華虛費。便決計疏狂休悔。但有玉人常照眼，向名花美酒拚沈醉。天下事，公等在。

摸魚兒

午日雨眺

漲痕添半篙柔綠，蒲稍荇葉無數。空濛臺榭煙絲暗，白鳥銜魚欲舞。橋外一作紅橋路。正一派畫船簫鼓中流住。嘔啞柔櫓，又早拂新荷，沿隄忽轉，衝破翠錢雨。　蒹葭渚，不減瀟湘深處。霏霏漠漠如霧。滴成一片鮫人淚，也似汨羅投賦。愁難譜。只綵綫香菰，脈脈成千古。傷心莫語。記那日旗亭，水嬉散盡，中酒阻風去。

又

送別德清蔡夫子

問人生頭白京國，算來何事消得。不如罨畫清溪上，蓑笠扁舟一隻。人不識，且

笑賣鱸魚，趁著蓴絲碧。無端酸鼻。向岐路銷魂，征輪驛騎，斷雁西風急。英雄輩，事業東西南北。臨風因甚成泣。酬知有願頻揮手，零雨淒其此日。休太息。須信道諸公袞袞皆虛擲。年來蹤跡。有多少雄心，幾番惡夢，淚點霜華織。

青衫溼

（按此調詞律不載，疑亦自度曲。）

悼亡

青衫溼遍，憑伊慰我，忍便相忘。半月前頭扶病，剪刀聲猶共（一作在）銀釭。憶生來小膽怯空房。到而今獨伴梨花影，冷冥冥盡意淒涼。願指魂兮識路，教尋夢也回廊。 咫尺玉鉤斜路，一般消受，蔓草斜陽。判把長眠滴醒，和清淚攪入椒漿。怕幽泉還為我神傷。道書生薄命宜將息，再休耽怨粉愁香。料得重圓密誓，難禁寸裂柔腸。

憶桃源慢

斜倚熏籠，隔簾寒徹，徹夜寒如水。（一作聽盡哀鴻寒）離魂何處，一片月明千里。（一作如水）兩地淒涼（一作清），多少恨，分付藥鑪煙細。近來情緒，非關病酒，如何擁鼻長如醉。轉尋思不如睡也，看道夜深怎睡。 幾年消息浮沈，把朱顏頓成憔悴。紙窗淅瀝，寒（一作風裂）到箇人衾被。篆字香消鐙炧冷，不算淒涼滋味。加餐千萬，寄聲珍重，而今始會當時意。早催人一更更漏，殘雪月華滿地。

湘靈鼓瑟

（按此調詞律不載，疑亦自度曲。一本作翦梧桐。）

新睡覺。聽漏盡烏啼欲曉。屏側墜釵扶不起，淚浥餘香悄悄。任百種思量，都來擁枕，薄衾顛倒。土木形骸，自甘憔悴，只平白占伊懷抱。看蕭蕭一翦梧桐，此日秋光應到。 若不是憂能傷人，怎青鏡朱顏便老。慧業重來偏命薄，悔不夢中

過了。憶少日清狂，花間馮上，軟風斜照。端的而今，誤因疏起，卻懊惱殢人年少。料應他此際閒眠，一桄百愁難埽。

大酺

寄梁汾

怎（一作只）一鑪煙，一窗月，斷送朱顏如許。韶華（一作光）猶在眼，怪無端吹上，幾分塵土。手撚殘枝，沈吟往事，渾似前生無據。鱗鴻憑誰寄，想天涯隻影，淒風苦雨。便硏損吳綾，啼沾蜀紙，有誰同賦。 當時不是錯。好花月合受天公妒。只索（一作準擬）倩春歸燕子，說與從頭，爭教他會人言語。萬一離魂遇，偏夢被冷香縈住。剛聽得城頭鼓。相思何益，待把來生祝取。慧業相同一處。

納蘭詞卷五

憶王孫

暗憐雙緤鬱金香。欲夢天涯思轉長。幾夜東風昨夜霜。減容光。莫為繁花又斷腸。

又

刺桐花下是兒家。已拆秋千未采茶。睡起重尋好夢賒。憶交加。倚著閒窗數落花。

調笑令

明月。明月。曾照箇人離別。玉壺紅淚相偎。還似當年夜來。來夜。來夜。肯把清輝重借。

憶江南

江南好，建業舊長安。紫蓋忽臨雙鷁渡，翠華爭擁六龍看。雄麗卻高寒。

又

江南好，城闕尚嵯峨。故物陵前惟石馬，遺蹤陌上有銅駝。玉樹夜深歌。

又

江南好，懷古意誰傳。燕子磯頭紅蓼月，烏衣巷口綠楊煙。風景憶當年。

又

江南好，虎阜晚秋天。山水總歸詩格秀，笙簫恰稱語音圓。誰在木蘭船。

又

江南好，真箇到梁溪。一幅雲林高士畫，數行泉石故人題。還似夢遊非。

又

江南好，水是二泉清。味永出山那得濁，名高有錫更誰爭。何必讓中泠。

又

江南好，佳麗數維揚。自是瓊花偏得月，那應金粉不兼香。誰與話清涼。

又

江南好，鐵甕古南徐。立馬江山千里目，射蛟風雨百靈趨。北顧更躊躇。

又

江南好，一片妙高雲。硯北峯巒米外史，屏間樓閣李將軍。金碧矗斜曛。

又

江南好，何處異京華。香散翠簾多在水，綠殘紅葉勝于花。無事避風沙。

又

新來好，唱得虎頭詞。一片冷香唯有夢，十分清瘦更無詩。標格早梅知。

點絳脣

寄南海梁藥亭

一帽征塵，留君不住從君去。片帆何處，南浦沈香雨。　回首風流，紫竹邨邊住。孤鴻語，三生定許，可是梁鴻侶。

浣紗溪

十里湖光載酒遊，青簾低映白蘋洲，西風聽徹采菱謳。　沙岸有時雙袖擁，畫船何處一竿收，歸來無語晚粧樓。

又

脂粉塘空徧綠苔，掠泥營壘燕相催，妒他飛去卻飛回。　一騎近從梅里過，片帆遙自滿溪來，博山香燼未全灰。

又

大覺寺

燕壘空梁畫壁寒，諸天花雨散幽關，篆香清梵有無閒。　蛺蝶乍從簾影度，櫻桃半是鳥銜殘，此時相對一忘言。

又

抛卻無端恨轉長，慈雲稽首返生香，妙蓮花說試推詳。　但是有情皆滿願，更從何處著思量，篆煙殘燭並回腸。

又

小兀喇

樺屋魚衣柳作城，蛟龍鱗動浪花腥，飛揚應逐海東青。　猶記當年軍壘跡，不知何處梵鐘聲，莫將興廢話分明。

又

美女祠

海色殘陽影斷霓。寒濤日夜女郎祠。翠鈿塵網上蛛絲。澄海樓高空極目。望夫石在且留題。六王如夢祖龍非。

菩薩蠻

回文

客中愁損催寒夕。夕寒催損愁中客。門掩月黃昏。昏黃月掩門。翠衾孤擁醉。醉擁孤衾翠。醒莫更多情。情多更莫醒。

又

回文

研箋銀粉殘煤畫。畫煤殘粉銀箋研。清夜一燈明。明燈一夜清。片花驚宿燕。燕宿驚花片。親自夢歸人。人歸夢自親。

又

飄蓬只逐驚飆轉。行人過盡煙光遠。立馬認河流。茂陵風雨秋。寂寥行殿鎖。梵唄琉璃火。塞雁與宮鴉。山深日易斜。

采桑子

那能寂寞芳菲節。欲話生平。夜已三更。一闋悲歌淚暗零。須知秋葉春花促。點鬢星星。遇酒須傾。莫問千秋萬歲名。

又

九日

深秋絕塞誰相憶。木葉蕭蕭。鄉路迢迢。六曲屏山和夢遙。佳時倍惜風光別。不為登高。只覺魂銷。南雁歸時更寂寥。

又

海天誰放冰輪滿。惆悵離情。莫說離情。但值涼宵總淚零。祇應碧落重相見。那是今生。可奈今生。剛作愁時又憶卿。

又

白衣裳凭朱闌立。涼月趖西。點鬢霜微。歲晏知君歸不歸。殘更目斷傳書雁。尺素還稀。一味相思。準擬相看似舊時。

清平樂

麝煙深漾。人擁緱笙氅。新恨暗隨新月長。不辨眉尖心上。六花斜撲疏簾。地衣紅錦輕霑。記取暖香如夢。耐他一晌寒嚴。

眼兒媚

林下閨房世罕儔。偕隱足風流。今來忍見。鶴孤華表。人遠羅浮。中年定不禁哀樂。其奈憶曾遊。浣花微雨。采菱斜日。欲去還留。

又

詠紅姑娘

騷屑西風弄晚寒。翠袖倚闌干。霞綃裹處。櫻脣微綻。靺鞨紅殷。故宮事往憑誰問。無恙是朱顏。玉墀爭采。玉釵爭插。至正年間。

又

中元夜有感

手寫香臺金字經。惟願結來生。蓮花漏轉。楊枝露滴。想鑒微誠。欲知奉倩神傷極。憑訴與秋檠。西風不管。一池萍水。幾點荷燈。

滿宮花

盼天涯。芳訊絕。莫是故情全歇。朦朧寒月影微黃。情更薄于寒月。麝煙銷。蘭燼滅。多少怨眉愁睫。芙蓉蓮子待分明。莫向暗中磨折。

少年遊

算來好景只如斯。惟許有情知。尋常風月，等閒談笑，稱意卽相宜。　十年靑鳥音塵斷，往事不勝思。一鉤殘照，半簾飛絮，總是惱人時。

浪淘沙

望海

蜃闕半模糊。踏浪驚呼。任將蠡測笑江湖。沐日光華還浴月，我欲乘桴。　釣得六鼇無。竿拂珊瑚。桑田清淺問麻姑。水氣浮天天接水，那是蓬壺。

又

雙燕又飛還。好景闌珊。東風那惜小眉彎。芳草綠波吹不盡，只隔遙山。　花雨憶前番。粉淚偷彈。倚樓誰與話春閒。數到今朝三月二，夢見猶難。

鷓鴣天

誰道陰山行路難。風毛雨血萬人讙。松梢露點霑鷹紲，蘆葉溪深沒馬鞍。　依樹歇，映林看。黃羊高宴簇金盤。蕭蕭一夕霜風緊，卻擁貂裘怨早寒。

又

小構園林寂不譁。疏籬曲徑倣山家。晝長吟罷風流子，忽聽楸枰響碧紗。　添竹石，伴煙霞。擬憑尊酒慰年華。休嗟髀裏今生肉，努力春來自種花。

南鄉子

何處淬吳鉤。一片城荒枕碧流。曾是當年龍戰地，颼颼。塞草霜風滿地秋。　霸業等閒休。躍馬橫戈總白頭。莫把韶華輕換了，封侯。多少英雄只廢邱。

鵲橋仙

月華如水，波紋似練，幾簇澹煙衰柳。塞鴻一夜盡南飛，誰與問倚樓人瘦。　韻拈風絮，錄成金石，不是舞裙歌袖。從前負盡掃眉才，又擔閣鏡囊重繡。

虞美人

綠陰簾外梧桐影。玉虎牽金井。怕聽啼鴂出簾遲。恰到年年今日兩相思。　淒涼滿地紅心草。此恨誰知道。待將幽憶寄新詞。分付芭蕉風定月斜時。

茶瓶兒

楊花糝徑櫻桃落。綠陰下、晴波燕掠。好景成擔閣。秋千背倚，風態宛如昨。　可惜春來總蕭索。人瘦損、紙鳶風惡。多少芳箋約。青鸞去也，誰與勸孤酌。

臨江仙

點滴芭蕉心欲碎，聲聲催憶當初。欲眠還展舊時書。鴛鴦小字，猶記手生疏。　倦眼乍低緗帙亂，重看一半模糊。幽窗冷雨一燈孤。料應情盡，還道有情無。

蝶戀花

散花樓送客

城上清笳城下杵。秋盡離人，此際心偏苦。刀尺又催天又暮。一聲吹冷蒹葭浦。　把酒留君君不住。莫被寒雲，遮斷君行處。行宿黃茅山店路。夕陽邨社迎神鼓。

金縷曲

再用秋水軒舊韻

疏影臨書卷。帶霜華、高高下下，粉脂都遣。別是幽情嫌嫵媚，紅燭啼痕休泫。趁皓月、光浮冰繭。恰與花神供寫照，任潑來、澹墨無深淺。持素障，夜中展。　殘紅掩過看逾顯。相對處、芙蓉玉綻，鶴翎銀扁。但得白衣時慰藉，一任浮雲蒼犬。塵土隔、軟紅偷免。簾幕西風人不寐，恁清光、肯惜鷫裘典。休便把，落英翦。

納蘭詞補遺

長白性德容若箸　仁和許增邁孫棨

望江南

詠弦月

初八月、半鏡上青霄。斜倚畫闌嬌不語、暗移梅影過紅橋。裙帶北風飄。

鷓鴣天

離恨

背立盈盈故作羞。手挼梅蕊打肩頭。欲將離恨尋郎說、待得郎來恨卻休。雲澹澹、水悠悠。一聲橫笛鎖空樓。何時共泛春溪月、斷岸垂楊一葉舟。

明月棹孤舟

海淀

一片亭亭空凝佇。趁西風霓裳徧舞。白鳥驚飛、菰蒲葉亂、斷續浣紗人語。丹碧駁殘秋夜雨。風吹去采菱越女。轆轤聲斷、昏鴉欲起、多少博山情緒。

臨江仙

昨夜箇人曾有約、嚴城玉漏三更。一鉤新月幾疎星。夜闌猶未寢、人靜鼠窺鐙。原是瞿唐風間阻、錯教人恨無情。小闌干外寂無聲。幾回腸斷處、風動護花鈴。

望海潮

寶珠洞

漢陵風雨、寒煙衰草、江山滿目興亡。白日空山、夜深清唄、算來別是淒涼。往事最堪傷。想銅駝巷陌、金谷風光。幾處離宮、至今童子牧牛羊。　荒沙一片茫茫。有桑乾一綫、雪冷鵰翔。一道炊煙、三分夢雨、忍看林表斜陽。歸雁兩三行。見亂雲低水、鐵騎荒岡。僧飯黃昏、松門涼月拂衣裳。

憶江南

江南憶、鸞輅此經過。一掬胭脂沈碧甃、四圍亭壁幛紅羅。消息暑風多。

又

春去也、人在畫樓東。芳草綠黏天一角、落花紅沁水三弓。好景共誰同。

赤棗子

風淅淅、雨纖纖。難怪春愁細細添。記不分明疑是夢、夢來還隔一重簾。

玉連環影

才睡。愁壓衾花碎。細數更籌、眼看銀蟲墜。夢難憑。訊難真。只是賺伊終日兩眉擊。

如夢令

萬帳穹廬人醉▲星影搖搖欲墜▲歸夢隔狼河，又被河聲攪碎▲還睡▲還睡▲解道醒來無味▲

天仙子

月落城烏啼未了▲起來翻爲無眠早▲薄霜庭院怯生衣，心悄悄▲紅闌繞▲此情待共誰人曉▲

浣紗溪

錦樣年華水樣流▲鮫珠迸落更難收▲病餘常是怯梳頭▲　一徑綠雲修竹怨，半窗紅日落花愁▲愔愔只是下簾鉤▲

又

肯把離情容易看▲要從容易見艱難▲難拋往事一般般▲　今夜燈前形共影，枕函虛置翠衾單▲更無人與共春寒▲

又

已慣天涯莫浪愁▲寒雲衰草漸成秋▲漫因睡起又登樓▲　伴我蕭蕭惟代馬，笑人寂寂有牽牛▲勞人只合一生休▲

采桑子

居庸關

巂周聲裏嚴關峙，匹馬登登▲亂踏黃塵▲聽報郵籤第幾程▲　行人莫話前朝事，風雨諸陵▲寂寞魚燈▲天壽山頭冷月橫▲

清平樂

發漢兒郵題壁

參橫月落▲客緒從誰託▲望裏家山雲漠漠▲似有紅樓一角▲　不如意事年年▲消

磨絕塞風煙▲輪與五陵公子，此時夢繞花前▲

又

角聲哀咽▲襆被馱殘月▲過去華年如電掣▲禁得番番離別▲　一鞭衝破黃埃▲亂山影裏徘徊▲驀憶去年今日，十三陵下歸來▲

又

畫屏無睡▲雨點驚風碎▲貪話零星蘭燄墜▲閒了半床紅被▲　生來柳絮飄零▲便教咒也無靈▲待問歸期還未，已看雙睫盈盈▲

秋千索

錦帷初卷蟬雲繞▲卻待要起來還早▲不成薄睡倚香篝，一縷縷殘煙裊▲　綠陰滿地紅闌悄▲更添與催歸啼鳥▲可憐春去又經時，只莫被人知了▲

浪淘沙

秋思

霜訊下銀塘▲併作新涼▲奈他青女忒輕狂▲端正一枝荷葉蓋，護了鴛鴦▲　燕子要還鄉▲惜別雕梁▲更無人處倚斜陽▲還是薄情還是恨，仔細思量▲

虞美人

秋夕信步

愁痕滿地無人省▲露濕琅玕影▲閒階小立倍荒涼▲還賸舊時月色在瀟湘▲　薄情轉是多情累▲曲曲柔腸碎▲紅箋向壁字模糊▲憶共燈前呵手爲伊書▲

嶰谷詞

馬日琯撰

嶰谷詞

祁門　馬日琯　秋玉

百字令

自述

半生情味。歎飛光激箭。流年隨手。踏遍槐花成底事。蠟燭三條孤負。洗墨池荒。畫眉人老。蕭索閑門舊。添丁詩句。玉川何日幾就。　贏得玉柱金庭。銀濤雪屋。湖海籠襟袖。回首東華塵土夢。布襪青鞋還又。桑柘騎牛。滄浪吹笛。俎溺眞吾耦。從今以往。樂天惟是歌酒。

木蘭花慢

秋帆

展新蒲數幅。喜無恙。入空濛。和敗葉爭飛。冷雲齊渡。脈水遙通。烟籠。幾層浪裏。傍蘆花欹側過青峯。黃鶴題詩暮雨。垂虹吹篷西風。　孤

篷。兩岸掠丹楓。遵渚聽征鴻。試相尋賀老。夜深明月。載酒江東。秋窮。客程倦矣。挂愁心木落正霜濃。卻處日斜荒堠。到時夜半疏鐘。

憶故人

樊榭歸里。嘯齋買舟偕往。作西湖之游。相隔彌月。悵然有懷。

竹杖芒鞋。素心乘興西湖去。吳峯越巘最宜秋。閒與潮相遇。　山館憶君幾度。待歸帆歸來恐暮。西泠攜酒。東郭吟詩。離情三處。樊榭家杭之東城

河傳

夢醒人靜。小亭幽境。蝶倦仍翻。蟬殘向咽。秋意半上闌干。竹檀欒。雨聲何處喧茶鼎。斜陽影。射入文窗冷。閒愁漫遣。料理翠墨烏絲。寫新詞。

金菊對芙蓉

莎園晚秋

曲巷閑行。幽坊乍轉。重來門徑猶諳。記池荷的皪。岸柳參覃。前時不盡登臨興。詠新詩酒污青衫。而今秋晚。蓉殘露落。菊老霜酣。　過眼往事休談。但心情漸減。衰鬢頻添。上危亭極目。無限晴嵐。那能泛艇空濛去。對烟水便擬江南。淹留竟日。蝶依莎砌。蛩近湘簾。

探春慢

綠展平坡。青浮遠岫。記得年時春早。乍說收燈。又聽賣餳。景物暗催人老。待少停遊屐。便燕語鶯啼不了。試來曳杖荒郊。野梅香破多少。　隨意踏尋芳草。問次第花風。幾番吹報。鄧尉溪橋。孤山水寺。是我向時曾到。舊友重逢處。訝雙鬢而今都皜。買取香醪。風前同寫懷抱。

如此江山

集平山堂

醉翁去後風流歇。春風僅餘楊柳。碧葉移香。紅芳薦飲。還憶當年歌酒。文章太守。看壁上龍蛇。墨痕飛走。極目雲平。五州烟樹帶晴岫。清鐘聲出古寺。問棲霞塔影。今日存否。倚檻聽松。分泉瀹茗。且共閒消清晝。幽懷試剖。歎白髮重來。闌干依舊。一片斜陽。莫教杯去手。

相見歡

時山館牡丹將放。適西疇臥疴初起。喜見過花下。相留竟夕。因譜此解。

簾纖雨逕荒階。破蒼苔。却喜故人相過牡丹開。　花欲語。春幾許。且徘徊。一片露香新豔待君來。

揚州慢

雨後。登康山。

苔徑盤紆。草堂欹側。十年不上康山。剩風風雨雨。掛薜荔頹垣。憶當日斯人溷跡。琵琶腰鼓。清議成寃。倚危闌新霽。涼風淨咽鳴蟬。　隔江隱隱。帶修蛾時露青鬟。笑一簣非山。女牆縈繞。高出塵寰。唱到荒唐詞曲。談前事幾輩悽然。看殘陽西下。投林棲鳥飛還。

鵲橋仙

詠鵲尾爐

首山博采。名香暗炷。翠羽何來飛墮。是誰銀葉遞更翻。巧鑄就雕陵一箇。　卯金遺範。東宮舊事。幾輩詞人傳播。炎精灰冷迹還留。好伴我秋檠倡和。予家舊藏有漢鴈足鐙集。

河傳

南園觀秋漲

漫流平岸。白蘋天。重過城南舊園。上塘下塘秋水連。延緣。葦間人划

船。　照影空明鷗鷺喜。荷葉底。風颭吟情起。詠滄浪。天一方。曲廊。薄衣愁暮涼。

眼兒媚

白秋海棠

盈盈冰淚滴鮫綃。腸斷越嬌嬈。青苔滿地。涼蟾映戶。此意難描。　漢宮愁絕胭脂冷。酒暈玉容消。三秋夢短。六銖衣薄。銀漢迢迢。

行香子

憶焦山舊遊

買得低篷。攜得孤筇。憶年時不負清冬。斜陽看竹。夜月聽鐘。正約吟朋。尋老衲。狎漁翁。　雨後蒼松。霜後丹楓。對烟江塵夢都空。行隨鶴侶。飲伴猿公。但聽寒潮。聽落葉。聽飛鴻。

長相思

效獨木橋體

花外樓。柳外樓。燕子飛時懶下樓。夕陽紅半樓。　風滿樓。月滿樓。一斛閑愁貯滿樓。郎居何處樓。

南浦

送王梅洲入都

冬冷客辭家。渺江流。隔斷西津瓜步。交是舊情眞。淹留地。早又寒風酸楚。蘆花似雪。雁來何故人偏去。回首可憐楓葉落。夜夜夢遊烟渚。　軟塵纔洗征衣。歎依人不許江鄉久住。梅子正黃時。闌干畔。記得小樓聽雨。歡娛未幾。對清尊離情重數。堤柳不堪霜後折。斜日半牆誰語。

明月逐人來

癸酉山館元夕。用去年韻。

林深烟澹。梅橫香淺。山樓外華鐙幾點。暗窗搖影。漸漸風吹面。靜裏聲喧人遠。　猶記年時。攜手星橋月觀。航心凸堂深波捲。到得而今。春不由人管。坐聽更籌頻轉。

一痕沙

環溪梅影

浸得春魂能瘦。映得香心能透。風定碧無痕。寫雙身。　清到遊魚難覓。寒到流雲一色。倚竹更穿松。淺波中。

鷓鴣天

春日山館晚晴。偕半查同賦。

孤負韶光不等閑。梅花差邐杏花慳。雨餘簾卷明斜日。風定雲開見遠山。　初蝶舞。暮禽還。撲人料峭是春寒。安排酒盞詩篇了。同上江南鴨嘴船。

一翦梅

立春後一日。同人集晚清軒。補作送春之會。共賦此調。

牆角餘花落瘦藤。惹起閑情。觸起離聲。春歸幾日計行程。鶯語分明。燕語丁甯。　欲挽芳蹤苦未能。已過江亭。又過山城。閉門還復拾飛英。茶煮孤鐺。酒煮雙瓶。

謁金門

楝花。和玉几。

殘紅掃。風信這番吹了。紫霧濛濛香穗小。春餘無限好。　簷外綠陰黃鳥。剩得茶烟輕裊。不暖不寒庭院悄。看花人欲老。

齊天樂

送樊榭歸湖上

簾纖細雨侵衣袂。梅天最難調攝。苦筍鋪牆。青苔上砌。客裏光陰飄

忽。懷歸念切。擬暫淪茶鐺。少留吟篋。只恐紅衣。待君香散半湖月。　吹簫何處濯髮。浸空明一片。銷盡炎熱。喚艇邀涼。凭欄覓句。沙際白鷗凝雪。那堪閒闊。定驀憶山齋。幾般縈結。莫負秋窗。滿林蟬亂咽。

澡蘭香

午日。兒童以蒲作劍。佩之相戲。因亦辟邪之意耳。醉後。因檢夢窗澡蘭香譜之。聊用遣興。

根蟠九節。葉隱三花。纖纖弄風澗底。靈苗勁處。瘦脊抽時。宛似匣中秋水。正天中競翦青青。含景蒼龍躍起。懸向衡門。笑比離騷蘭芷。　老去雄心減盡。但解沐頭。辟邪而已。銀垂蒜押。豔吐榴房。合與艾枝同繫。漫嘲他笑舞婆娑。剩引深杯泥醉。試配取射黍瑚弓。午香菰米。

疏影

荷影

陂塘幾曲。愛露盤一向。照來清淺。本自無塵。依約凌波。空裏淡痕香遠。娉婷自顧羞明鏡。渾不似靚妝朝絢。夜深時素魄潛窺。又逐水風吹亂。　遙憶江南舊種。悟分身淨界。秋思同幻。鷗鷺沙邊。幾回夢覺。錯恨玉容消滅。吳娃漫撥耶溪棹。歌未歇露凝烟晚。試歸來描取紅情。寫上小窗東絹。

浪淘沙

席上分詠。得風荷。

向背一池翻。香散雕闌。紅妝容易變秋顏。水鳥欲棲棲未穩。翠被生寒。　客夢落江天。搖蕩吳船。露零豈爲藕龍涎。宛似羊家張靜婉。撩亂雲鬟。

浣溪紗

夏日湖上

垂柳陰陰繫短篷。綠荷香散水雲空。石橋斜界小亭東。 幾日心情傷舊雨。暫時欄檻愛清風。一聲幽鳥出蘆叢。

明月引

行菴爲同人會吟之地。年來故侶零落。愴然於懷。因賦此曲。

蕭蕭禪院冷秋鐘。約過從。怯過從。老樹疎枝。幾輩倚吟筇。風又易流雲又散。徑苔裏。一條條。認舊蹤。 舊蹤舊蹤總迷濛。飛斷鴻。叫斷蛩。記也記也記不起。魂夢相逢。纔一追思。斜日下簷東。頻鬢看看凋落盡。拌醉也。把衰顏。付酒紅。

木蘭花慢

秋燈

漸生衣薦爽。透窗眼。燄初新。更桐雨淒清。竹風蕭颯。一盞堪親。宵分。書帷乍卷。向孤蛩聲裏伴吟身。瘦對花垂硯北。淡和月映籬根。 懷人。幽處不辭頻。幽思與誰論。况霜白吳橋。楓青湘廟。閃爍猶存。愁痕。枯棋半局。子空敲涼影豆花鄰。何似烟江釣艇。星星明滅黃昏。

買陂塘

仲秋。集東園。

又涼飆掃除殘熱。一園清氣如水。亭皐木葉蕭蕭下。新雁挂雲初霽。風日美。杖短策秋原。直愛遙岑對。漁梁漲矣。正釣艇纔收。潮痕漸上。閒共坐沙嘴。 同遊輩。廿載凋零有幾。看花情事堪記。羊燈兔魄渾如昨。誰領冷香寒吹。聊小憩。數鬢點吳霜。淒絕難成醉。餘霞散綺。剩今日重來。小山吟罷。滿耳樹聲碎。

渡江雲

觀文休承吳淞草堂圖。因憶梅泝京師。

波光搖素練。空濛一片。望去與雲平。是誰家矮屋。竹樹參差。隱約寫閒情。漁菴蟹舍。想此中定有吟聲。還憶起京華遊侶。何日返柴荊。 堪驚。十年賣賦。三載依人。怕重看青鏡。第一是拋荒釣手。孤負鷗盟。多時不見長橋影。惹清愁兩鬢星星。書寄與君應急喚歸舲。

訴衷情

寒蛩

那堪秋去耳還聞。牀下更相親。忘卻露疎聲老。猶自怨黃昏。 無氣力。與誰論。雨紛紛。一燈如豆。兩鬢成絲。怎不消魂。

臨江仙

九日。環溪看芙蓉。

澹蕩池邊倒影。參差檻底愁紅。環溪漁屋水雲空。秋心渺何許。涼思入芳叢。 搴木還憐楚客。拒霜可遇陶公。重陽又是雨濛濛。閒來能載酒。也不負西風。

四字令

秋雨初涼。同西唐、玉井、坐山館紫薇花下。

濃雲半封。疎花小紅。良朋幾箇過從。怯闌干晚風。 西窗暗蛩。南樓暮鐘。吹來都入簾櫳。看茶烟裊空。

青玉案

畢園訪秋

涼雲閣住闌干外。似做出秋情態。病骨年來差健在。廢池攻穀。野田方罫。著眼都如畫。 小山招隱寒香墜。雁落吳天數聲碎。喚艇支筇惟我輩。碧搖蕉影。響分竹籟。幽思今朝最。

憶少年

詠雁來紅

幾番風露。幾家庭院。幾般顏色。芳華將盡也。反絢朱凝赤。　塞雁一聲秋欲滴。對秋花少舒愁寂。丹楓將近也。又怎生留得。

風入松

舟宿焦山

空江歲晏記聯吟。清磬一燈深。梅花可復重相識。能留客還是沙禽。憐爾風前逸韻。添予篷底幽心。　長松修竹足登臨。一夢冷雲侵。欹眠風靜波聲小。酒醒後滿耳冰琴。舊友三年如昨。霎時枕上分襟。

百字令

送竹町、對鷗、歸錢唐。

釀寒天氣。正林空歲晚。蕭蕭風雪。自是鄉關縈夢寐。枕上愁心千疊。吟事輕拋。歡情頓減。欲說還嗚咽。津門人至。一舟同臥江月。　還憶春杪重湖。綠陰行遍。波影清人骨。襟上酒痕都化淚。眼底風花銷歇。斷壁猿啼。元雲雁叫。四野飛黃葉。贏得聯牀相話。夜燈明滅。

壺中天

分詠飲事。得酒兵。

清尊紅燭。賈詩壇餘勇。策動三雅。旗鼓定教高北府。萬仞愁城能下。芳草雞缸。蒲萄蠡琖。誰是先登者。廚頭人醉。喚醒還應驚詫。　最愛酣鬪功多。銜爭拇戰。行陣秦兵亞。走入南康廳事避。轉憶安西司馬。壁上從觀。壚邊卻立。雨驟風馳也。休言嗜飲。此鄉也堪稱霸。

花間憶

上元前一日。集晚清軒。汫江太史以此闋寄柬。依韻和之。

試燈又是年時節。疎梅欲破昏黃月。六曲護風屏。斜連一榻橫。　新詞勞寄省。小炷爐香領。春到茗芽新。清尊約故人。

唐多令

野泛

久雨滯游嬉。新晴手重攜。泛扁舟還叩柴扉。同憶綠牋題句後。春又過。一旬期。　彌望水平隄。橋頭柳色齊。人影亂驚起鷗鷖。十二紅闌都倚遍。竟忘却日沈西。

壺中天

環溪紫藤

一灣流水。架小橋三折。濛濛花塢。翠幄陰垂香不散。透入春衫如霧。密葉蜂尋。瘦條蝶抱。到此闌亭午。暖風輕颺。年年花下題句。　況是闌角欹紅。苔堦偎綠。滿眼飛晴絮。宿酒朝來還未醒。幾箇瞢騰春去。雨後鬘陀。現茲瓔珞。天也留人住。聽殘啼鳥。斜陽猶挂高樹。

柳梢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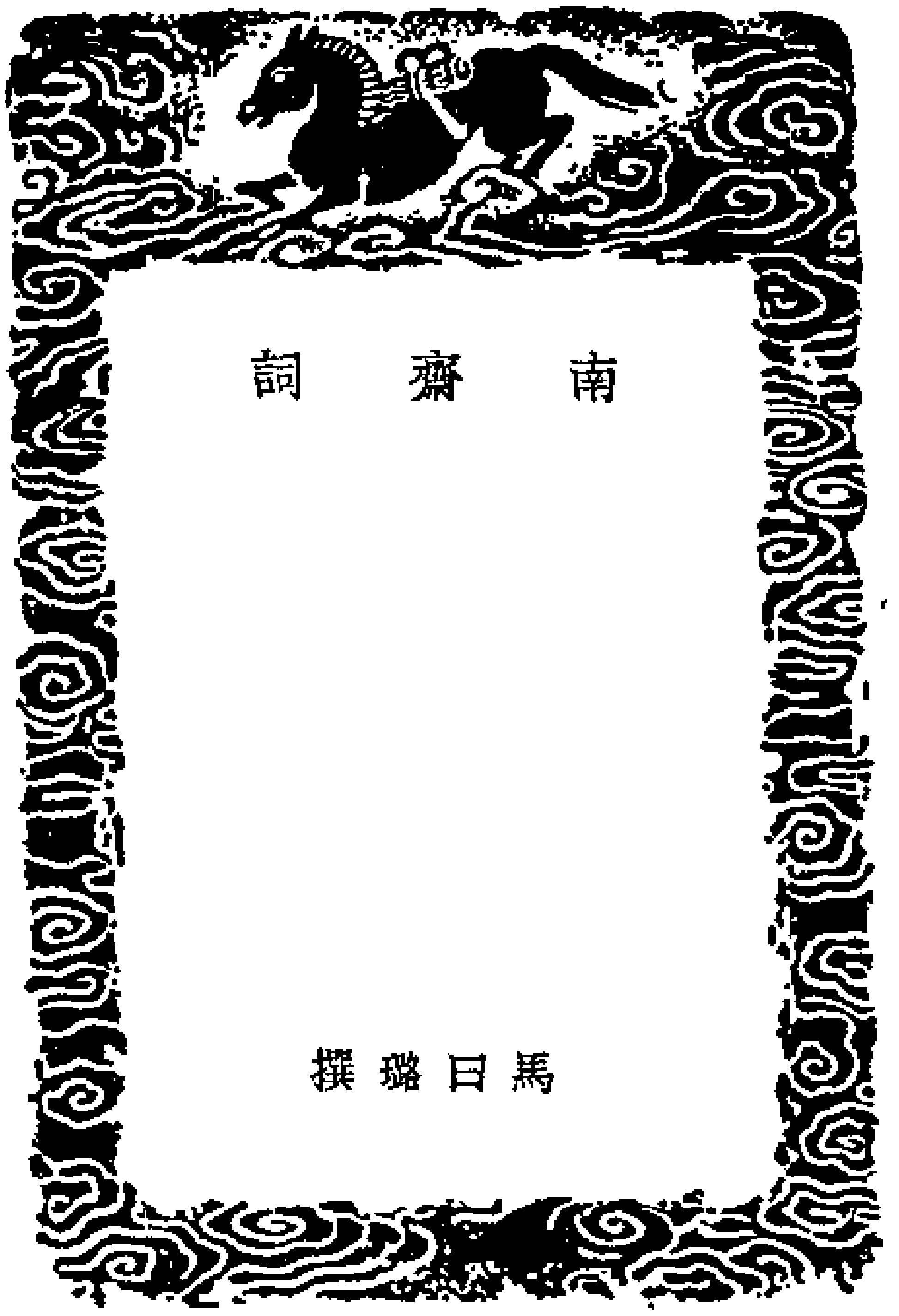
效許圭塘體。與樊榭、漁川、茆牛、查同作。

日麗花酣。土風清潤。到處幽探。石塢支笻。水鄉喚渡。沙岸乘籃。　漁罾蟹簖澄潭。痕一抹烟梢擻嵐。稻飯紅蓮。蒓羹碧澗。好箇江南。

浪淘沙

秋江晚泊。時甲戌八月二十七日也。

江闊晚霞高。無意迎潮。蘆花瑟瑟柳蕭蕭。鷗鳥見人偷眼去。飛過溪橋。　沙際小停橈。酒榼詩瓢。更將清興話迢遙。回首昨宵烟翠裏。秋色南朝。



南齋詞卷一

祁門　馬曰璐　佩兮

百字令自述。

平生堪笑。算浮湛里巷。年華虛擲。却是天公眞解事。未付凌雲雙翮。疎箔遮門。幽蘭紉佩。自鼓湘靈瑟。有書千卷。落然惟此朝夕。　曾幾酒熟茶香。輕教負了。花底分吟席。嶽色河聲曾攬結。總是閒中蹤蹟。小婦東方。大兒文舉。豪氣非吾匹。與人無競。頓忘青鏡頭白。

月上海棠

憑闌最好昏黃後。月初圓。花正滿時候。萬疊千圍。影垂垂。睡容銷酒。籠烟外。一片波光壓繡。　雙禽棲處描難就。認梨花。不似梨花瘦。玉局飛仙。漫哦吟。問曾知否。西樓曉。尙留殘雪護守。

春去也送春。

春去也。樓外夕陽斜。亂擲楡錢渾不管。多情猶是算楊花。相倩到天涯。

河傳秋日登君山樓。

竹院涼漸。袂衣催換。石徑留苔。風爐試茗。愛看遠岫如揩。展秋懷。　高樓三五斜行雁。殘陽晚。酒半輕雲卷。秋容易老。還怕後夜重過。葉飛多。

憶故人懷樊榭晴齋。

江影搖涼。故人同泝澄波去。夜闌清露滴篷窗。想見吟聲苦。　遙問雨湖鷗鷺。近中秋。圓蟾極浦。水仙祠冷。伍子山空。看潮何處。

定風波聽鼓山談往事。

往事驚心叫斷鴻。燭殘香灺小窗風。噩夢醒來曾幾日。愁述山陽笛韻併成空。　遺卷賴收零落後。牢愁不畔盛名中。聽到夜分惟掩泣。蕭寂。一天淸露下梧桐。

惜黃花九日靈智寺。

前朝蕭寺。故宮遺址。撥荒荆。飲寒泉。孤亭同倚。葉響下遙林。雁影沈殘水。畫不到。舊時歌吹。　黃花開矣。素秋如此。歎重過。易飄零。滿襟涼思。擁鼻晚鐘前。側帽西風裏。一轉瞬。碧雲千里。

金菊對芙蓉曲溪招飲務園。時遊田。西疇。俱臥疾。

梵剎題糕。離宮弔古。佳辰回首駸駸。悵無多冷豔。何處幽尋。蕭疎柳老東城曲。重陽展。招我登臨。半池淺水。數聲斷雁。一片秋心。　有酒好與頻斟。莫等閒負了。斜日園林。問西風陳蹟。北郭淸吟。故人漳浦重來否。怕重來。不似而今。殘花欲謝。涼蟾易缺。短髮難簪。

行香子憶角山舟遊。

冠絕平生。那易忘情。好江天。勝處都經。幽襟淡愜。夜闌寒淸。有鶴飛

空。梅著夢。月窺櫺。　雲影冥冥。鐘韻星星。一追思。詩卷呼蝶。佛燈無
盡。山色常青。趁風未起。人猶健。笛堪橫。

漢宮春 汴梁畫蛾奩合傳北宮故中物同賦。

素旐銀泥。問蟲天舊製。劃自何時。詩人向曾掘得。一樣如規。冰蛾蠕
動。認春山。八字脩眉、休揭起。鷓斑盛處。妒他蜂蝶雄雌。　幾度沉埋
天水。歷春鷓秋蜂。歲籥潛移。遙思織宮繡館。心字香知。雲垂寶枕。篆
鐲纏。珥後殘絲。還試與。妍粧釵畔。暖金雪裏同攜。暖金盒名

探春慢

柳眼回青。蘭芽吐白。天氣留寒做暖。風驗初三。辰迎涉七。殘雪林陰
猶滿。已辦吟筇去。擬約住。春心數轉。剛逢遊伴重來。去年何處亭館。
　入眼梅紅一剪。早水活雲生。酥香泥軟。詩酒旗高。聽鶯院迴。次第
芳蹤難緩。待取收燈後。煙汀外。扁舟堪喚。過却花期。歸來猶認雙燕。

渡江雲 觀吳茀京畫圖。因懷梅卅京師。

幷刀誰翦得。浪花滿眼。活脫是鱸鄉。甚高人占取。渺渺瀟瀟。畫裏著
茅堂。亭荒釣雪。舊風流。總付斜陽。還贏得。眠雲臥月。千載有王郎。
蒼茫。三年白社。兩載東華。攪離愁千丈。億那日。霜題暮葉。雨話閒窗。
飛鴻昨遞春來信。說歸來。猶趁梅香。歸未準。吟魂先渡煙江。蘇龕直至曆菴草堂句。苗臥松江明月。舊擬菩澤所書。

掃花遊 春分。

春來幾日。被燕翦輕裁。遽驚如許。珠歌翠舞。又匆匆截斷。社公微雨。
寂寞鞦韆。寒食歡遊尚阻。莫虛度。把未去韶光。從此重數。　芳信成
處楚。看半在花梢。半歸塵土。華年坐誤。只蘸闌刻蠟。不隨飛羽。挑菜
前期。恍似佳人再遇。試凝佇。怕餳簫杏煙吹暮。

如此江山 春日平山堂。

幾回閒覓行春路。催春又聞啼鳥。一徑松聲。千年水品。愁絕吟筇。重
到堂高望杳。早江外脩眉。數痕青了。倚遍闌干。海門雲氣自飄渺。
清商同理舊曲。悵蠻箋墨暗。總付鴻爪。雨砌催香。霜池換碧。贏得尊
前懷抱。春風易老。只楊柳依然。那堪斜照。壁上龍蛇。斷碑埋細草。

相見歡 三月望後一日。露內曉見過。時朝雨初霽。牡丹正放。

故人藥裏關心。隔秋吟。重到小園聽鳥已春深。　相看好。成一笑。展
幽襟。別有一闌花氣。破重陰。

壺中天 坐積溪堂聽花作。

暮春時節。正雨潤芳園。草香苔徑。前度桃花渾不見。一架垂藤相引。
樹密牽雲。橋橫隔水。妙處閒能領。蜂喧人寂。遊魚空裏吹影。　曾記
摘蕊娛賓。依稀還認。是年時風景。只恐黃昏春欲去。漠漠紫煙愁暝。
散髮哦詩。深杯喚月。月在前山頂。夜深歸去。袷衣雲氣侵冷。

柳梢青 效許圭塘體。

望裏青帘。梅橫竹亞。露出晴嵐。燕子紅樓。楊花深巷。蝴蝶春衫。　幾
回夢倚雲帆。染不就。波光嫩藍。秧鼓村村。菱歌浦浦。好箇江南。

邁陂塘 新荷。

愛田田。乍舒還捲。鈿痕初試圓翠。風裳水佩年時約。又是舊情撩起。
翻嫩紫。看帶荇縈萍。一半平鋪水。眠鷗漫喜。更幾日薰風。一番梅雨。
想見鏡奩裏。　參差處。南北東西十里。輕陰堪覆魚戲。天機雲錦還
運翦。未有畫船來艤。煙檻底。怕香薄。西亭漸到綃衣碎。風輕露墜。趁
弱柄搖詩。柔絲續夢。已解瀉鉛淚。

疏影 桐影。

交柯疊翠。看晨光著露。初引清致。吸茗林深。絃外音希。時有綠雲
委。蕭疏滿地簾垂午。誤翠羽。參差窗底。愛夜深。淡映明河。雨過嫩陰

如水。　還認龍祠舊事。是當年綵筆。憑夢曾寄。怨煞西風。眉月斜時。不與古人同倚。愁來無覓秋聲處。更那料。秋心如此。待好將。一幅煙綃。寫作畫中高士。

點絳脣 水南花墅。同樊榭作。

有竹臨窗。秀枝娟色陰陰遍。冷雲一片。吹滿題詩硯。　記得曾來。隔水閒亭館。廊腰轉。酒薰花面。斜日春風晚。

澡蘭香 叙符。

輕裁玉篆。巧疊文茸。占却午釵畫永。瑤梁暗裊。翠股雙懸。慣與蘭花相並。早相看辟魘靈辰。曾壓幽閨鬟影。小小宜人。也似銀旛金勝。　底用縈絲作佩。護得粧臺。恁般閒靚。菰香換節。艾碧消年。夢斷楚江明鏡。憶當時。綵鳳銜將。幾向薰風爲整。衹臙得。咒水書朱。翻教愁凝。

揚州慢 雨後登蜀山。

荏徑梯苔。瘦筇支午。碧天喜放新晴。倚闌干半逕。動幾許鄉情。已難覓。當年舊跡。四條絃絕。何處絃聲。聽鳴蟬曳屑。和風吹滿重城。　朗吟望極。有脩眉。江外如迎。悵樂府詞工。歌筵夢冷。無限愁生。遙想百年良會。消沈付落日荒亭。看涼雲飛去。林陰移過鷗汀。

長相思

愁中心。悶中心。我有相思一點心。將來作你心。　結同心。拆雙心。心字香消篆上心。陶家別有心。

齊天樂 泛樊榭隋湖上。

片帆約共雲陰逭。相看已縈愁緒。淡景邀詩。鄉情入畫。綠暗前時來路。汀莕苑樹。有花底魚經。柳邊簫譜。水夢山魂。朗吟飛向鏡奩去。　湖頭應憶舊侶。正疎篁露滴。如對幽語。病渴文園。耽佳飯顆。算是襟分幾度。離杯漫舉。待鷗落江天。片時延佇。直到涼秋。剪燈同聽雨。

惜紅衣 小滄浪雨集。上字韻。

細點分萍。濃烟暗竹。雨來波際。曲檻閒憑。紅衣動涼思。鷗飛鷺立。同照影。盈盈一水。清致。塵事盡忘。領微微花氣。　漁鄉釣里。橫笛拔篊。還尋舊風味。何人載鶴。一舸柳陰艤。不怕粉痕零落。定有采蓮歌起。又暮霞流影。倒映碧羅叢底。

浪淘沙 風篁

鸞尾舞清陰。棫棫森森。未秋先自有秋心。何況秋來風又起。戛玉篩金。　繼續倚窗琴。似和微吟。故人門外恰相尋。別派泮州留畫本。泉冷山深。

鵲橋仙 七夕立秋。

魚雲消影。蛛絲牽恨。愁到今年又別。一年一度泛靈槎。恰逗著金風時節。　針樓粉席。人間天上。涼意離情誰說。銀河萬里寫無聲。聽一片。墜階梧葉。

又 牽牛花。

碧羅天色。碧羅雲氣。籠著淡花如染。越窰秋錦小屏風。錯認了星躔一點。　娟娟涼露。娟娟殘月。回憶舊時茅店。人閒不是少疏籬。還只怕窗兒雙掩。

霜天曉角 秋河。

疎柝敲商。看銀河隔牆。隔得鸞飛鵲杳。終不隔。是王昌。　微茫秋影涼。翠梧飄怨長。倒寫小池深處。顰一陣。藕花香。

雨中花 山館雨中看桂。

寂寞兩株松樹底。占不到。月中田地。一簇涼雲。一層涼雨。也把瓊珠試。　詰曲闌干邀共倚。怕幾日。瑣奩香碎。水思明朝。山情昨暮。總入閒吟裏。

臨江仙（九日。積濤雨中見答。）

圓菊籬邊綻未。嬌蓉池上開多。酒籌詞筆意如何。雁飛窺膩玉。風起浴明波。　記得去年今日。竹西亭畔經過。紅黄烏帽惜蹉跎。爲誰雙臉淚。還唱六么歌。

解佩令（秋日同人坐七峯草亭。）

天空鳥過。亭空雲過。碧泠泠。嫩梢千箇。待得秋深奈鎮日無人同坐。喜清陰。瘦筇分破。　行歌也可。醉眠也可。淡襟懷。茶煙一朶。碎影婆金。看不厭。石如裝裹。勝遙山。夕陽錯磨。

訴衷情（寒蟲。）

噥噥唧唧幾昏黃。所歷盡愁鄉。已是草根無緑。猶自說凄凉。　吟欲絕。思偏長。近單牀。鳴機燈暗。弔月闌空。一片風霜。

定風波（見鬱田手蹟有感。）

定了風波越輾輞。卽看浩劫歷恆河。東野亡來吟興懶。腸斷。偶披遺墨淚痕多。　宿草身名歸寂寞。殘陽神采付煙蘿。不忍頻開好藏弆。休語。才人無命可如何。

南浦（送梅洲入都。）

三載滯京華。算歸來。未暖鷗邊吟席。梅子雨聲中。孤篷底。曾把朋簪同擘。蓴鄉橘市。煙波不解留行客。一舸垂虹橋下路。怕見冷楓愁夕。　如君方朔才高。甚長敎乞米。紅塵紫陌。匹馬亂山時。霜風緊。應念玉驄香拆。今來異昔。不堪雙鬢侵寒色。盼得君來君又去。江上暮雲飛白。

漁父家風（題木畫漁屋。）

依稀釣罷月來時。雲影漾茅茨。不須更放扁舟去。人臥碧琉璃。　邀漁伴。狎漁兒。是漁師。一聲霜笛。兩岸蘆花。飛起鸕鷀。

浣溪沙（點九圖。）

雪豔冰姿著意描。相思一點託紅椒。婦人春思起今宵。　數到東風花共瘦。得來芳信夢還遙。燕支難把斷魂招。（余向有悼亡梅花卷子。）

於中好（補屋。）

三間老屋橋西住。取聊蔽。經年風雨。短籬一帶從遮護。只忙了。牽蘿女。　空簷雀與空倉鼠。又早是。寒天將暮。風饕雪虐公無苦。只發了。雲穿處。

鷓鴣天（戲擧子禮風雨舟中。）

兔筆魚箋著處安。吟情約共水雲寒。江天夢隔聲聲雨。圖障綠憑面面山。　忘日暮。遍年殘。鎮對官河水半灣。雁程若得西風力。翻少篷窗一段閒。

采桑子（期玉井不至。）

孤篷隔處橫煙素。盼煞吟朋。孤負吟燈。細雨尖風雁一繩。　高城暮色連揚子。江樹寒燈。漁火迷冥。一夕相思落遠汀。

風入松（舟宿焦山。）

寺門舟泊記巖宵。清味得來饒。層巖難覓前遊蹟。勝前遊。篷底蕭蕭。雨歇魚天夢闊。鷗飛江影燈搖。　紅窗不隔海雲飄。夜悄爐頻挑。清夜半翻無寐。和吟聲一綫寒濤。報道朝來風便。抽帆怕轉松寥。

卜算子（金山歸。泊江口。送鐵公。）

衣上浪花多。掠岸舟難住。更有何人得得來。沙際拳寒鷺。　瓜渚已炊煙。浮玉仍飛雨。回首江天杳靄中。閒與山僧語。

柳梢青（南明軒新柳。）

月綰風牽。枝枝葉葉。掩映樓前。今暮纖眉。昨朝青眼。後日晴綿。　等閒只傍吟箋。甚不管。鶯聲歲圓。種自何時。江潭人老。白髮年年。

綺羅香 春寒。

借暖簾低。尋芳戶悄。天氣梅前燈後。雨雨風風。一月峭寒依舊。已多時。火徹金猊。又重看。線停鴛繡。憶年來。花發鶯啼。淒清不似這時候。
蕭然苔徑嫩約。相對吟箋墨淡。休教輕負。翦翦愁痕。藏取林香淵秀。最難禁。雪點華顛。長泥他。翠扶雙袖。瘦稜稜。歸擁重衾。夜窗人病酒。

又 春陰。

宿雨籠雲。輕寒殢酒。何日晴光方準。庭院愔愔。過了一分花信。梨玉墮。冪霧誰禁。柳眉鎖。帶煙難認。最消凝。簾捲湘波。欲彈春思綴瑤軫。
層層芳靄不散。遙望嵐容似醉。供愁無盡。夢隔江南。曾結幾番燈暈。費爐熏。閒卻吟衫。剗畫景。做成離恨。乍憑他。夕照吹開。奈何天際暝。

一痕沙 池中梅影。

已是梅花清絕。添映一層晴雪。春入翠篷深。小池心。　可有吹香魚聚。魚亦不知香處。玉笛晚蒼蒼。襯雲涼。

鷓鴣天 晚晴。

帖子朝朝畫丙丁。晚來才及一分晴。斜臨燕戶籠雲淡。半界花脣帶雨明。　攜素約。上高層。闌干紅處遠山橫。綴然說是黃昏近。越布吳鞋自此輕。

浣溪沙 竹粉。

淡撲輕勻脫錦綳。香含玉雪不勝情。楚詞書處一層層。　可是暖雲搯裂取。却疑涼露暗調成。北窗留看午風清。

蘇幕遮 涼螢。

綱幽叢。生暗蛺。一片飛空。冉冉輕陰壓。火傘炎官無避法。趁送吟笻。

日午闌遮匝。　港沈魚船聚鴨。愛結花香。移處涼荷插。便有清風來片霎。莫變紅霞。雨挂空江堪。

思佳客 戊辰冬日。南圻以合歡一株。移植山館。時余有驪黃之感。因賦此闋以寄南圻。

葉底花開憶淺紅。茸茸煙穗夜情濃。移來繡閣文紗外。栽向斜陽小院東。　離故土。帶薰風。可憐時節是清冬。知君贈我非無意。欲把芳名故惱公。

百字令 分詠隨事。得酒麻。

秫收三畝。是浮蛆泛蟻。經營之始。六尺松根橫據處。中有氤氳天地。枕麴風高。藉糟人遠。見此心先醉。葛巾微漉。策勳吾事足矣。　堪愛欲咽還流。愁痕滴破。未礙寒宵睡。杜康私語渾疑雨。撩起篷窗滋味。色濺珍珠。香蒸雲夢。臥甕人知此。年年偷撇。小槽花下尤美。

青玉案 分詠茶事。得茶人。

一生只識蒙山路。慣摘遍陽崖樹。香染衣裾雲上屨。竹間苔裏。野泉靈渚。佩簍常來去。　報春好鳥啼難住。穀雨年年又春暮。老盡山中風貌古。鹿麋爲伴。煙霞爲侶。也合陶家譜。

唐多令 野泛。上巳前二日。

淺水半拖藍。桃紅宿雨含。過籬門。畫裏閒探。鷗鳥不飛魚聚影。船一隻。小橋南。　花港接漁菴。斜陽此尚耽。算南園。清景都諳。何日推篷重命酒。眉月好。約初三。

點絳脣 盧舟先生竹根私印。刻王耶二字

兩字秦文。是誰留得良常叟。露鑴霜鏤。翦取凌雲瘦。　紙尾曾鈐。奕奕蛟蛇走。今何有。驗封依舊。天壤名同久。盧舟嘗驗封司。

謁金門 宜梅樓晚眺。

孤村遠。流水小橋秋晚。木葉無多霜欲染。昏鴉飛數點。　想見野情

蕭散。獨立斜陽數遍。待得寒風翻雪片。柴門依舊掩。

南齋詞卷一

譚瑩玉生覆校

南齋詞卷二

祁門 馬曰璐 佩兮

江城梅花引 行菴感舊

十年詞筆擅江城。占秋清。鬬僧清。何事而今林葉半飄零。重到閒庭看竹色。夢魂違。一竿竿。憶舊朋。 舊朋舊朋此經行。風裏萍。曙後星。聚也聚也。聚不似。春鳥和鳴。只有簷前高樹挾霜驚。何況無端輕錄別。人去也。隔江南。又幾程。

換魚兒 秋光

愛秋晴。瘦痕如水。遊氛總化澄澈。英英晶晶無窮意。時向淡中飄忽。清欲絕。算氣斂層空。不妒雲明滅。吟情正怯。看著物生涼。侵衣做爽。凝眼那能說。 無多處。白鳥蒼葭驟屑。五湖吟思飛越。脩蛾翦翠窺天鏡。鮮墨暗收行篋。愁更切。怕臨水登山。依黯陽關疊。深杯漫別。牋

沆瀣樓臺。琉璃世界。同醉九宵月。

木蘭花慢 秋帆

挂秋風十幅。澄波淨。轉飄揚。共五兩多情。煙蒲無恙。拂露凝霜。高張。甚時送遠。更涼天。不了帶殘陽。半偃楓林思閑。孤懸橘岸情長。 蒼茫。極望渺脩江。去鴈趁斜行。記酒盞詞箋。水雲飛渡。天外鱸鄉。相羊。暮侵岫影。是何時。吹笛泝瀟湘。猶及菱歌唱晚。一篷月卸樓窗。南莊有卸帆樓

又 秋燈

又西風漏永。看一點。竹間幽。正河漢光清。梧桐影淡。回照高樓。悠悠。露飄半蕊。伴微吟。常認冷螢流。銷卻涼堂鬢老。年年移近牀頭。 堪羞。只合背窗休。玉局是誰收。悵花空酒遠。也應怕說。西漆南油。凝眸。草蟲暗語。待呼來。更帶搗衣愁。思滿漁汀遠火。夢回鴈宇殘篝。

好事近 白秋海棠

腸斷碧秋煙。不是困嬌時節。空有一痕冰淚。滴牆陰殘月。 燕支成粉不多時。便粉也消歇。還把七分春恨。向西風低說。

金籮子 桂

風味木奴堪作佐。色飽秋腴。釀得金罌大。霜外摘殘餘幾箇。一年好景重陽過。 試搗香齏新酒和。愛煞柔黃。搓後纖羅裹。況是江南鱸玉破。絲絲付與廚娘可。

水龍吟 秋日環谿

幾番款竹敲門。林陰漸薄荷衣碎。蒼雲一片。青苔鋪徑。西風吹袂。白髮多情。小橋依舊。嫩涼歸水。覺香來何處。詩魂染透。詩都在。濃香裏。 碧落塵空如洗。倚高窗。隔江眉翠。棘籬葦箔。豆塍瓜堰。畫秋無際。露冷紅芙。霜清圓菊。動人爲思。把芳尊付與。明蟾影底。伴重來醉。

菩薩蠻 耆老堂秋飲

縠紋細細流泉割。橫階一片琉璃活。水面欲生涼。涼生先倚窗。 幽人來照影。丁倒簾花暝。綠淨認澄潭。秋螢飛兩三。

買陂塘 仲秋集東園。

貯幽壺。颯然涼思。淡人情致如許。枯荷折葦驅殘暑。一點月香懸樹。鷗試住。認短短平橋。野水當門護。軒窗暗數。看白髮梳風。冲襟浥露。秋豔待分付。 重經處。依舊回汀斷溆。蘭成憔悴吟賦。玉琴彈徹天容淨。消得酒經花譜。雲半縷。聽隱隱漁歌隔岸斜陽暮。江南舊侶。怕社燕將歸。殘蟬對語。沙尾挂帆去。

醉太平 山館春夜。竹町對酌。至白鐵樵。

山心水心。梅林竹林。春風吹到樓陰。喜今宵共吟。 情長坐深。年移鬢侵。紅燈綠酒頻斟。動窗前玉琴。

綺羅香 霽。

春色從窺。庭陰自曳。愛說吳儂曾織。十二波橫。窄地風搖晴碧。紅樓啓。燕子飛時。繡林垂。杏花開日。最憐他犀押重重。細縈煙篆閉愁寂。 閒窗猶記倦倚。正無人晝永。絮吹狼藉。小雨如塵。一桁嫩寒難隔。控瘦鉤。淺夢湘娥。懸素額。暗思仙客。未須嫌碎影參差。捲花篩月入。

如夢令

香在翠簾中度。人在溼雲中住。燕語晚生寒。夢入竹籬深處。春雨。春雨。落了梅花一樹。

虞美人 柳絮。

青青小串生愁思。莫共苔爭翠。年年狼藉怨殘紅。試問枝頭能買幾春風。 一番香雨新晴驟。已時春歸後。沈郎階砌漸無多。更奈楊花飛墮滿庭何。

攤破浣溪沙 題壚書齋。

野水潆洄兩版寬。不安窗戶盡幽閒。畫卷書籤從載了。少風湍。 鷗夢破時舷叩月。魚波平處檻橫煙。只有綠簑相識得。下前灘。

蝶戀花 題任西顧花塢卜居圖。

擺得琴書湖上住。猶道湖心。未是深深處。一鶴煙霞思占取。淡香引入梅花去。 花北花南雲幾縷。人在其中。當了閒家具。何日買來敲竹戶。泉聲相答幽禽語。

湘月 綠竹屏風。

誰裁碧玉。把楚雨湘雲。安排花底。坐隔春風逢客至。一段歲寒詩意。 上邊松板。雲母為胎。琉璃作骨。那得清如此。纖塵不惹。望來猶是煙翠。 底用六扇橫施。隨人屈曲。賦就誇棋子。縱是雕鏤紛滿眼。稱得文窗人倚。簾映波紋。闌回卍字。別有涼秋致。漫遮月影。透空疑上藤紙。

四字令 秋園初涼。山館四郎。

蝸牆篆苔。書窗蘭煤。秋風小院同來。看薇花正開。 茶斟數杯。詩敲淡懷。蕭蕭一陣涼催。碎梧桐半階。

繡帶兒 秋帶。鳥紋。

繡帶過身長。偏惹落花香。認作銜巾青鳥。可惜不成雙。 林密伴鶯藏。閒院落。跳躑何妨。綠陰陰底。雲裁翠翦。一晌飄颺。

醉桃源 暮春。

輕寒輕暖最愁人。看看過卻春。海棠褪了到梨雲。楊花飄滿巾。 天淡淡。水沄沄。多情惟酒尊。留華不戀老來身。盧亭風雨頻。

瀟湘夜雨 晚清軒新竹。

鶯尾才分。繃兒初脫。翠梢已是珊珊。昔曾吟處越高閒。風不斷。泉聲自達。窗乍啓。雲影添寒。還堪愛。偏知巧補。轉覺庭寬。 青棠花外。白蘋沼畔。一例平安。向抽空壓粉。選箇漁竿。書舊句。青光待斫。聽夜雨。

逸調先彈。須留與。磚爐笛簟。三伏叩門看。

賀新涼 午睡。

新燕梁間語。最無聊。日長人倦。翠陰庭宇。飛盡楊花心共遠。彩翅翩翩自舞。正竹几藤牀斜據。雙眼瞢騰書卷在。儘蕭閒。林影橫堦去。簾隙裏。度香縷。　安神便與羲皇遇。任瓶花。欲開更落。紛紛無數。惟有清風時破夢。一蓋雲腴勝乳。問此去。鄉遙何許。滋味黑甜誰會得。怕吟多。遮斷華胥路。渾未覺。客敲戶。

蝶戀花 行篋叢果花。閱南圻漁川作。

露片風囊先有意。白白朱朱。襯出林陰翠。自是客愁無萬里。年年點綴閒庭砌。　吟次紛然飄滿地。黃鳥飛時。狼藉留無計。竹裏經聲人散末。忍餞日暮還相對。

最高樓 登遠岑眺。

清陰密。凝眼上平拋。幽翠一壺迷。殘春鷹有餘芳殿。高窗未礙遠天低。算中間。開別境。與詩宜。　看一霎。雲光遮不住。愛一抹。嵐光濃欲赴。渾不覺。凭移時。蒼濤白鷺三江外。落花飛絮五塘西。倩芳醪。邀寸碧。對斜暉。

好事近 辛未十二月。舟泊清江。遇家兄南還。立春次日也。

倚棹古黃河。水國春歸時節。極目鴈飛來處。憶長條曾折。　離情消盡酒杯中。燈花幾重結。猶有今宵客夢。隔霜隄殘月。

齊天樂 蝶。

玉蛾似夢初離蛹。纖纖粉痕愁絕。弱羽如冰。單綃入畫。半化南園風蝶。蟲天漫別。問閨客多情。當年曾說。更愛釵梁。幾囘同鬧上元節。　而今閒情頓減。怕花間又到。銀屏輕帖。曲裏聲長。燈前火暗。無復珠庭瑤闕。看山意切。甚螺黛橫空。脩眉遙列。正值初三。一彎還映月。

謁金門 棣花。和玉儿。

陰漠漠。棣子花開簷角。催得韶華都過却。東風渾未覺。　喜有茶杯相約。低映一枝紅蘂。只恐明朝吹又落。閒吟無處著。

浣溪沙 夏日湖上。

蘸柳波明與岸平。水雲分影趁人行。野航隨意午風清。　數點雨飄湘簟冷。半塘香散越蕉輕。些些弦月隔林生。

菩薩蠻 水亭。

綠楊影裏浮萍破。歌聲斷處搖船過。重到淺汀邊。藕花如去年。　紅亭開四面。依舊閒鷗占。一陣水風涼。和雲和雨香。

南樓令 秋院。

秋色小庭閒。和秋度石闌。傍秋花。爽入吟箋。闌是竹風吹夢醒。聽一片。玉珊珊。　天外鳥飛還。斜陽過雨殘。看餘霞。明滅林端。定有涼蟾今夜好。須憑著。酒杯寬。

又 歸燕。

社鼓一聲催。茅檐秋半時。算江南江北天涯。囘首落花雙翦翠。驀忽地。背人飛。　何日是來期。春風百五遲。下重簾。總是相思。銜得愁來成玉瘦。偏不會。共愁歸。

解佩令 竹簟。

風生藤紙。涼生棐儿。襯花壺。雪蒼雲翠。冉冉紛紛。搖不盡。瀟湘秋意。小紋疏。晝陰如水。　庭隅點綴。廊腰幽邃。最宜人。茗香眠起。一簟無塵。吟淡句。別成清閟。勝橫看。老迂畫裏。

浪淘沙 秋日雨中。賦高兩度花卉畫。

妙筆勝青藤。露冷風清。一花一葉一愁生。花有數般愁萬頃。無限飄零。　宿草已青青。舊夢無憑。芙蓉何處主仙城。細雨亦知人有恨。灑

遍閒題。

龍山會 九日梅花。

素節孤鴻叫。易得愁成。古嶺同登眺。枯梅生晝悄。荒原外。臉見落英黃小。蕭瑟舊亭臺。還極望。碧天空窅。黯銷魂。城隅臥碣。一痕殘照。依然淮海東流。今古匆匆。不了閒雲笑。西風休戀帽。無人語。月夜鶴歸華表。回首已年年。持螯手。秋腴饕老。問明年。攜壺甚處。盡醉方好。

明月逐人來 南圻齋前。新種松梅數本。因賦。

高柯貞絕。斜枝清絕。窗櫺外。凋雲江月。漫添客土。休共春風說。一種凌霜犯雪。　何況疎筠。只隔小池幽殺。趣閒玩。歲寒時節。冷香翠色。先入琴三疊。不怕冰弦凍折。

南鄉子 懷竹町。對鷗兄弟。湖上。

音問阻江關。兩地相思水一灣。只有雁行從伴得。湖干。目斷南雲歲欲殘。　何日掉船還。想見層巖冰雪寒。若向逋仙山下過。憑闌。應對梅花悵獨看。

金人捧露盤 祀竈。

潔明粢。斟明水。薦明禋。一年年。請慣比鄰。黃羊依舊。掃除曲突徙勞薪。全家羅拜。恍深宵風馬雲輪。　夢誰營。形誰役。人誰競。物誰分。更何煩。上告天閽。殘年飽飯。犬貓無事雀兒馴。麟經半卷。據甑聽。便荷神恩。

南樓令 新晴泛江。

便覺境非凡。中流逸興酣。四無風。一葉雲帆。欲寫晴光無寫處。渾不覺。到江南。　回首影空涵。天青水蔚藍。喜多情。浮玉輕嵐。不似去年波浪闊。有沙鳥。導吟衫。

眼兒媚 將至吳門。先東陸茶塢。

蕭蕭暮雨起吳謳。雙槳劃春流。故人花外。舊遊夢裏。往事橋頭。　吟情酒意尋常有。欲放五湖舟。閶門楊柳。琴臺風月。先訪闔邱。

月下笛 宛輞橋晚步。

暮色蒼然。夕陽半落。雲明滅。曲闌干。摺散了狂蜂蝶。　幾許詩心。休向垂楊說。山重疊。正閒時節。人倚平橋月。

滿江紅 渡太湖。

滉瀁無垠。三萬頃。春波練鋪。四望裏。水迴山迭。煙挾雲扶。一葉舟輕鷗外遠。滿弓帆飽鏡中孤。喜今朝。安穩浪花中。風半湖。　羅萬象。凌太虛。橫玉笛。駐金烏。向中流容與。談笑歌呼。茶竈筆牀逢甫里。功成身退羨陶朱。算往來。兩度翠壺行。偕釣徒。

百字令 送竹町。對鷗。歸錢唐。

故山何處。悵尊前斷雁。一聲嘹嚦。極目孤帆懸短夢。不是閒中遊歷。落葉蕭蕭。澄江渺渺。水與雲同色。此中人去。蘆梢低映頭白。　曾記笠澤分題。風燈煙渚。握手成南北。何況新阡趼負土。黯黯麻衣如雪。九里松聲。兩峯月影。冰斷愁千尺。寒潮嗚咽。陸家兄弟堪憶。

瑤華 耆老堂詠梅花。

陽文子月。入眼紅椒。似一痕初點。珠胎玉粒。還又是。的皪香心難展。清池搖影。也逗起。隴頭人怨。是依然。半返冰魂。誤卻高枝柔腕。　翠壺空裏相將。釀詞筆春風。後日曾見。樓禽小小。早占斷。竹外閒庭幽院。西湖千樹。想猶鎖。寒雲一片。待月明吹笛煙江。約共何郎吟遠。約竹町對鷗兄弟。

絳都春 環溪桃花。

霞散霧霽。又萬樹弄晴。一溪紅破。印蘚徑斜。臨水窗低。和煙鎖。今朝未許春泥涴。算留得。春風酬和。去年芳訊。魂消半面。者番纔果。　銅

娜。鶯梢燕掠。斷橋外掩映。翠筠千箇。豔色豔香。飛上吟箋。眞無那。多情直欲花間臥。便一枕。遊仙吹過。閒吟月轉汀灣。倩誰伴我。

浪淘沙 秋江晚泊。

蕭瑟滿船秋。蘆葉汀洲。潮生潮落趁閒鷗。一片暮霞遮我住。客興悠悠。　酒酌兩三甌。雲水淹留。沙頭風色未須愁。多謝漁燈相掩映。回首僧樓。

南樓令 晴齋。竹町。對鷗。漁川。偶過山館。彈此曲見寄。撫今追昔。黯然於懷。乃和以志感。

竹色冷冥濛。苔痕石徑封。助淒清。槐雨桐風。重覓前蹤何處覓。消歇了。幾枝筇。　蟬噪小樓東。閒吟客偶同。歎逢迎。酒盞成空。觸撥愁心江水上。且休說。隔江峯。對鷗有欲登巘峰。何處詩猶自上看山樓句。

女冠子 庚辰孟夏。偶憶晚清軒蘭蕙之盛。多在綠陰芳卉中。年來此風邈不可得。因填此闋寄南圻京師。

四月十七 宋人成語。昔曾於此日同玉几賦楝花小詞。又曾與同人於池上作剩夏飲。 揀花簷外風急。游絲飄盡。燕雛方乳。一徑苔青一池波碧。醞釀開又畢幾日。粉筠綳脫。錦葵苞坼。捲疏簾看裊爐烟。閒却茗香林際。　闌干五載虛吟。席曠池魚吹絮。識箇中消息。舊情堪憶。怎便忍楚水吳山拋得。燕雲千重隔。只有夢魂來去。片時南北。料闌心添了。酒邊藥券。等閒堆積。南圻時抱疾朝瘧。

小重山 題江雲閣小青霄圖。

說著家山色欲飛。雲嵐相接處。有巖扉。松聲鶴語兩相期。銷凝處。天外看雲歸。　悟盡世緣非。溪流堪滌筆。翠沾衣。人生何事願長違。清夢違。同覓舊苔磯。

蠢翁詞

李調元著

蠢翁詞卷上

綿州李調元雨村

定西番

萬里沙漠誰至。都說道。有人來。李陵臺。　漢使昔年持節。雁同人不回。聞道玉關此日。塞梅開。

長壽樂 閨詞伊犂作

無端掩袂。記去年。壽城宏開之際。絃管聲中。珠簾門內。負恃千嬌百媚。又誰知今日。離愁萬般牽繫。空幾度遣人投玟問筮。總難憑。怕對錦衾繡被。　聞人說。此一去萬里邊城迢遞。忙檢箱寄春衣。未曾全檢。先盈眸攬涕。

鳳樓春

好事太匆匆。纔共房櫳。笑春風。一朝離別去如鴻。珠粉墜。髻雲鬆。那得設人年少日。日守繡幃空。　雨聲中。簾簌溟濛。倚闌斜望。一雙蝴蝶。趁花飛過牆東。莫箇書通。生恨千里五花驄。慣馱郎去。欺我鞋弓。

好事近 詠包牡丹

箇箇小香囊。誰做這般精緻。想見嫩紅輕茜。費盡春心思。　牡丹雖喚不同開。何況色香異。卻怕問他根底。題當歸名字。

錦堂春

風動簾鉤響月。雲籠寶鴨吞烟。門外轔轔車至。疑人到堂前。　對鏡翠娥再點。啼珠紅蠟重燃。相逢各訴相思夢。啼醒夢依然。

定風波 寄內

日暖風和柳絮香。一池春水浴鴛鴦。誰遣狂風兼驟雨。波起。陡教雙翼各分張。　一霎雲開塵似洗。波止。祇應作主有東皇。重整菱花當日鏡。心定。繡茵深處話淒涼。

感皇恩 被赦放歸作

湖上載扁舟。早決此意。非為浮家泛宅計。簑衣臥月。任我日高慵起。問先生醒未。茶烟細。　滄河雖好。風波無際。不如歸來瀉江裏。花汀竹嶼。繞艇無非香氣。同心如少友。鷺鷗替。

滿庭芳

裊裊亭亭。香車初卸。移步上瑤堦。洞房初見。便聽別離催。真箇無緣會合。背地裏含淚疑猜。春歸也。空幃凝望。腸斷日千迴。　乍狂風驟雨。尋花已倦。忽地抽回。問桃源洞口。桃可先開。早見猩紅滿地。衣流處。露濕蒼苔。還相問。難逢玉趾。今後可常來。

千秋歲 寄墨莊

春愁如海。海讓愁來大。波拍處。心先碎。任酒澆胸壘。醒後愁仍在。何

况又。空瓶小市無人賣。　耿耿休言介。咄咄休書怪。人世事。多機械。
足恭吾不耻。匿怨吾當戒。回頭笑。今生總是前生債。

後庭花　送王四兒歌撲胡蝶

日長金縷垂深院。滿庭花片。一雙蝴蝶南園見。溜波偷眄。　和身倒撲去。輕羅扇。腕露黃金釧。纔得又飛情猶戀。一聲鶯囀。

又　贈王四兒二首

當筵一曲如珠串。面流香汗。六么催唱重呼喚。櫻桃微綻。　滿堂賓欲散重開宴。遏雲聲達旦。歌舞致成炎涼判。回首雲漢。

又

姻緣雖小同親眷。肯教人見。且留侍我書香案。拭殘攀硯。　人間天上徧。何曾見。恁百長百擅。爭不教人心兒戀。雙眸雙腕。

更漏子

春夜闌。春雨歇。柳外一鈎殘月。春露墜。春風斜。曉鶯啼落花。　春日媚。苦思睡。金鴨篆香縈穗。春色老。燕泥殘。燕還人未還。

解連環

此身誰託。嗟郵亭驛閣。半途飄泊。憶昨歲。華宴繁吹。乍雲散雨收。恁般寥落。鷓鴣樓前。燕泥污。一牀絃索。想春將盡也。遶砌應生。手種紅藥。　人生苦爲名縛。看楊花點點。飛過牆角。暗屈指。驚換流年。把拖紫紆青。總待高閣。錦里花開。定不少。茶爐酒杓。拚歸來。看水看山。全憑草屩。

昭君怨

畫裏宮人老盡。未得翠華邀幸。遠嫁出宮門。是君恩。　莫恨匈奴遠臨。去留行未晚。底事拍琵琶。尚憶家。

憶秦娥

邊城裏。匆匆此去何時抵。何時抵。空教老了。繁花細蕊。　愁來怕把闌干倚。馬蹄萬里猶不止。幾多風沙。幾多烟水。

江神子

落花飛絮又成團。倚闌干。晚粧殘。錦字無憑。再細把書看。節到清明人准到。寒食過。尚長安。　別時容易見時難。空誤妾。一春閑。生怕蓬山。添恨上眉端。寄語歸來須趁早。梅結子。半含酸。

減字木蘭花

韶光去了。杜宇聲中春悄悄。一枕輕霞。尚有紅粧不讓花。　蘭閨夜永。獨背銀缸和淚寢。纔夢還家。又被窗前鬧曙鴉。

又　爲含笑鬟作四首

小梅十二。未解人前偷送媚。含笑含羞。卻把珠簾下玉鈎。　靈犀一點。惹得回身門半掩。莫便輕狂。不是陳家小素娘。

又

司空見慣。偏是分司腸欲斷。欲遺楊枝。白傅情懷尚屬伊。　那堪巾帚。瓜子含瓤不禁剖。玉杵無緣。從此藍橋路隔天。

又

驟來濃雨。滿地芳菲誰作主。託與東風。莫遣楊花入綺櫳。　蝶殘蜂去。畢竟春光留不住。捲盡餘花。梁燕喃喃也咒他。

又

天邊遠戍。海樣深恩難細述。感荷情親。煩將錦字寄良人。　尚聞消息。恩放歸來不須憶。縱有明珠。恨不相逢未嫁初。

謁金門

春雨細。滿院梨花深閉。點點簾櫳慵不起。睡擁鬟墮髻。　已聽鶯聲學語。又見燕來凝睇。看看穿簾飛盡絮。尚無歸信寄。

又

風過處。吹落一庭輕絮。簾外歸來雙燕語。又是黃昏雨。　蜂驚蝶舞。往往來來無數。試問落花誰作主。只流鶯未去。

菩薩蠻

紅爐暖閣笙簧沸。隔屏影影饒春氣。歌罷出門行。長途芳草生。　夢裏時時戀。何日重相見。天曉有烏啼。天涯人未歸。

又

京華一去無歸信。嬌兒向母牽衣問。問爺幾日回。欺他說便來。　忽聞驄馬返。又過燕山遠。敎送復敎歸。迴車涕滿衣。

塞翁吟　代內

聞塞翁此去。邊上雨雪霏霏。正是燕語鶯飛。忍獨守空闈。縱有木蘭從軍志。恐被認出雄雌。只落得。淚沾雙袖。檢寄征衣。　非非。綠扉鑒。不進自主。也應念。白髮慈幃。况樂廣。贏休文瘦。潘郎鬢。不爲蓴鱸。也合來歸。倘能歸去。願守春暉。甘老柴扉。

點絳唇

冷屋香銷日長。簾幕光陰過。夜來慵臥。暗卜金錢課。　針線慵拈。卻背燈兒坐。情無奈。待他歸來。爛嚼紅絨唾。

浣溪紗

滴滴花光濕欲酥。迷迷草色淺成鋪。一年好事在春初。　樹聽鵓鴣呼婦侶。梁看燕子試新雛。薄情一去肯歸無。

又

斜掩金鋪日影移。水晶簾子晝長垂。春愁一半化遊絲。　淺黛畫成楊柳妬。細腮勻罷杏花嗤。獨立無人不語時。

又

紅減雙腮翠蹙眉。夜來春雨小樓知。更無魂夢到空幃。　玉步搖收攏髻懶。金泥裙卸解腰遲。人間無藥治相思。

蝶戀花

夜雨空留花一半。春睡遲遲。喚醒梁間燕。霞印枕痕留玉臉。眼波斜溜身猶倦。　猛聽書來愁已散。淚迸書詞。更界胭脂面。越替解心心越亂。除非此刻眞相見。

釵頭鳳

春光冥。寒宵永。小園驟雨聲聲猛。東君惡。無人託。杏腮啼紅。新柳怨弱。薄薄薄。　晨初起。風猶勁。一池魚藻天如鏡。花開落。今非昨。萬般皆命。何厚何薄。各各各。

怨東風

鳳帳薰爐冷。菱花羞對影。魚書一去竟浮沉。恨恨恨。雨夕風朝。幾番春愁。幾番春病。　閨裏空多困。簾前人語靜。待將心事倩賓鴻。悶悶悶。無影無聲。半天月朗。半天星耿。

鷓鴣天

滿院春風鎖綠楊。一雙嬌燕語雕梁。纖纖玉筍拈花嫩。步步金蓮帖草香。　勻睡臉。洗殘粧。薛牋親寫寄檀郎。儂家春色深深閉。不許狂蜂過短牆。

酒泉子

花笑東風。何事任他狂絮。捲成團。深柳處。雨濛濛。　纔見花開又花落。洞房仍寂寞。掩香閨。垂翠箔。月明中。

南歌子

殺翠釵垂鏡。瓏璁玉捲簾。鸚鵡伴涼蟾。憶君君不至。淚痕添。

生查子　懷舊

君家住耶邊。妾住淸溪曲。一自送君歸。春水年年綠。　上灘還下灘。日斷雙蛾蹙。畢竟幾時來。淚灑江邊竹。

又

斜陽獨倚樓。一江風雨細。草色動淸愁。黯黯生天際。　鎭日悄無言。誰解人憔悴。惟有睡鴛鴦。知我悉關意。

南鄕子　估客樂

綠水漲平橋。橋下年年度畫橈。葉葉風帆俱不是。無聊。早晚愁隨早晚潮。　潮水有時消。愁似潮來刻不饒。寄語乘潮來去客。纖腰。不是當年舊柳條。

歸朝懽　滁州春遊二首

人過桃園宜載酒。盡道樓桑深處。正杏花零落怨東風。十分春色今無九。綠野明似繡。看看飛絮皆辭柳。問紅樓。牧童遙指。正是他家有。　何須攜撚曹綱手。不用呼呀樊素口。但教滴破小槽紅。澆愁一斗愁何有。他鄕須得友連鑣。況復親和舊。笑人生。爲名爲利。空把春辜負。

百字令

路平沙軟。正芳郊雨過。綠陰初滿。無奈東風吹落絮。細逐馬蹄輕捲。牆外秋千。橋邊碌碡。又是誰家院。垂陽枝上。一聲驀地鶯囀。　且向野店靑帘。無心更去。惹蜂狂蝶戀。宦海風塵。知負了多少良宵歡宴。兩鬢堆霜。雙眸籠霧。忍使芳菲晚。遙村何處。賣花聲裏人遠。

清平樂

遠山頻斂。乍覺纖腰瘦。怕見同心羅帶舊。猶繫別時紅豆。　畫梁燕子呢喃。聲聲爲報春三。乍聽初回塞北。傳聞又去江南。

訴衷情

落花無主。春已去。雨霏霏。芳草濕。風起。杏交飛。滿院蝶蜂稀。依依。玉門歸未歸。寄春衣。

夢江南

千萬恨。日暮望歸舟。無限波濤無限恨。幾回風雨幾回愁。一鴈去汀洲。

又

千萬恨。垂柳復垂揚。長絆春風牽客恨。慣和煙雨斷人腸。無語倚斜陽。

畫翁詞卷下

十六字令

淸。柳際秋蟬不斷聲。無人聽。又向別枝鳴。

搗練子

風過處。雨初收。柳外烟汀繫小舟。一曲採蓮歸去晚。夕陽猶在水西樓。

漁家傲　留別陳體如

夢裏南柯休再述。百年轉瞬如一日。交盡黃金無典質。歸計必。山中奴婢千頭橘。　得失人間蟲唧唧。龍邱訪得還丹術。若待向平婚嫁畢。甚時節。漁樵一見應譏詰。

臨江仙　送岳梅巢之任山左參軍餞東牧豐

管鮑只今君第一。一言九鼎誰同。人生眞是馬牛風。去來都是走。順逆總難逢。　此去青齊烟九點。大明綠樹濛濛。勸君一飲拚千鍾。先生眞醉也。喚取窰雲龍。

又 憶萬姬

雪是香腮雲是鬢。杏油輕點檀唇。一回相見一回親。無言推刺繡。有淚怕沾巾。　記得蘭閨情定日。楚宮柳樣腰身。爲他眉黛遠山春。自應非蜀客。不解愛文君。

又

眼底韶光心底路。天涯芳草凄然。斷腸春色是今年。清明愁滿地。風雨睡連天。　何日此身眞我有。峨眉看月山巔。不求成佛不求仙。酒中消永日。花裏樂餘年。

行香子 送六弟九皋歸蜀

圓月當空。歸興何濃。拚今宵須倒千鍾。煩君歸去。傳語山僮。添屋邊桂。塢邊竹。澗邊松。　名利場中。爭看匆匆。十年來勘破窮通。從今歸去。作箇漁翁。釣一江月。一江雨。一江風。

眼兒媚

一捻纖腰是柳絲。無力織新愁。秋波乍溜。遠山半皺。長是低頭。　曉來底事開唇笑。問著卻含羞。綠窗深處。樗蒲齒裏。贏得頭籌。

調笑令 送汝瑣兄歸蜀

君去。君去。正是垂楊飛絮。那堪雨驟風塵。千里迢迢。苦辛。辛苦。辛苦。屈指抵家端午。　分付分付。說與東津漁父。茅廬結傍雲山。塞上行人要還。還要。還要添個石磯共釣。

又

風攪。風攪。驚散沙邊鷗鳥。波平一隻回飛。一隻獨留。未歸。歸未。歸未。

應識人間風味。　聽語。聽語。堂上倚門望汝。須知家本孤寒。要把愁懷解寬。寬解。寬解。書看五車親買。

西江月

時序疾於奔湍。人情險過峯巔。等閒打破利名關。只在黃粱枕畔。　不必君平善卜。何須管輅如仙。窮通只看鄧通錢。命定不由人算。

又

懶把雲鬟重理。羞將粉面輕勻。不言不笑慣嗔人。喜鵲從來無信。　曲檻絲垂金柳。小窗絃閣銀箏。閒聽小巷馬嘶聲。遣婢門前試問。

如夢令

人去天南天北。兩岸蘋花初拆。春水滿塘生。不見歸舟消息。空憶。空憶。飛起一雙鸂鶒。

又

幾點海棠初吐。粉蝶雙雙飛舞。護取小猩紅。莫教拂殘鶯語。記取。記取。又是一庭疏雨。

又

記得寶鞍輕別。恰是小春時節。春去又清明。兀自杳無消息。何日。何日。江上滿帆風疾。

又

庭下丁香初結。屈指半年離別。最怕是黃昏。一點孤燈明滅。嗚咽。嗚咽。窗外子歸啼月。

又 陳華國聞予出京由番圖道至涿州旅店話別

塞外行程將動。百里故人趨送。孤館話三更。但道一聲珍重。誰共。誰共。惟有月明隨鞚。

又

草草長亭鞍馬。繫在綠楊橋下。此地一分襟。回首斜陽高挂、休怕。休怕。到處雲山如畫。

一剪梅 三月十八日涿州作

春氣融和放柳綿。花也嫣然。鳥也翩然。平郊一望草芊芊。山也光鮮。水也明鮮。　多病多愁已半年。絕少人憐。長得人憐。無拘無碍樂天全。詩裏神仙。酒裏神仙。

甘州子

夢回午枕畫簾前。拈翠管。寫銀牋。惜紅詞就日痕偏。換袂艷陽天。春漸暖。團扇一番圓。

又

踏青時節放風鳶。繩斷也。倩誰牽。盼郎心逐半空懸。何日續膠弦。春漸暖。又近麥秋天。

沁園春 新玩臺翁自贊

朱紫叢中、富貴皆嘗、此日休題。便前頭各有、風雲際會。何妨勇退。甘老碧溪。新舍初成。開尊行樂。任我狂歌醉似泥。回頭笑。這蠢翁眞蠢、覺路長迷。　此翁、蠢更難齊。負骨氣。何曾頭略低。有羊腸熊耳。甘遭傾跌、龍鱗鳳翼。懶去攀躋。山嶠蝸廬。水村漁舍。歸去應無別箇擠。官休做、莫蠢將極處、送去伊犂。

摸魚兒 感懷

歎平生。向人肝膽。他心難似他口。雲雨翻覆思前事。處處老拳毒手。蝸左右。蠻觸鬬、十年夢覺徒搔首。此生大謬。算燕許文章、范韓功業。素志竟空負。　滹江水。難滌衣間積垢。秋風開遍菱藕。五十齊頭今衰矣。只可鷺朋鷗友。聽擊缶。君不見。紛紛鷸蚌爭何有。漁翁在後。問昔日陶潛。歸來爲甚。非爲一杯酒。

木蘭花

今年春事關心事。月未圓時人未至。閉門花落雨聲中。鎮日昏昏只思睡。　曉來窗外有烏啼。百日歸期恰應時。黃鶯久住成相識。細把離情訴柳枝。

滿江紅 癸卯四月初八日自通州作十首

笑問青銅。誰使汝、鬢添霜雪。人住久、驛亭春過。幽禽調舌。剖地風猶連日橫。中天月是何時缺。望九重、誰送赦書來。燈花結。　兒女淚、悲休咽。昆弟勸。言何切。要田禾親種、園花親折。不課成丁黃犢飲、且求向丙嘉魚穴。待鄰翁、曝背話君恩。從頭說。

又

去暴何嚴、誰令爾、如湯潑雪。今始悔、不如馮道。但深藏舌。蠅蠅由來原易玷。嘵嘵漫說終難缺。笑從前、談笑伏兵戎。深相結。　非痴絕、由忍咽。非性直、由心切。奈天加憐惜、人偏磨折。勳業站鳶愁墮水、利名鼴鼠餘空穴。想當年、炙手輒遭嗔、低聲說。

又

不合時宜、嗤越犬、從來吠雪。曾五嶺、兩經龍竄。多遭鴂舌。漫說可磨圭不玷、難言已破甌無缺。笑年來。無計洗煩愁、腸千結。　三更淚、寒泉咽。千條計、雲山切。悔寧爲柔處、何爲剛折。墮鳥願巢頻認樹、邱狐守舊唯思穴。話知心、除是鶺鴒原、同他說。

又

少列金閨。曾共忝、梁園賦雪。休再憶、步趨螭首。口啣鷄舌。丹筆已書安國背。黑衣誰補舒祺缺。對窗前、仰看日光移、香烟結。　曾直把、危言咽。曾直把、忠言切。記當年廷檻、朱雲曾折。魏博即今悲鐵錯、鴻臚自昔嗤金穴。賴何人、乞得此身回、眞難說。

又

非見靑天。誰便許。死冤一雪。何必又。巧言如鳥。向春饒舌。蛇足添來翻是累。兎唇補去終嫌缺。算此生。都是命安排。前因結。 離虎口。翻悲咽。思鳥道。轉悽切。笑顏眞難厚。腰眞難折。杯酒易生蛇角影。風波難信鮎魚穴。笑從今。有話只三分。逢人說。

又

塞外荒寒。今幸免。陰山踏雪。前數定。蓍龜難信。不須搖舌。水到滿時當必覆。月將圓處先防缺。待從今。春過定歸期。黃梅結。 花滿地。衣吟咽。楊蓼徑。蟬鳴切。看蕭敷難好。蘭摧甘折。劍氣已離雷煥獄。枕邊早夢盧生穴。要生還。須問紫芝翁。聽渠說。

又

負債如山。誰教爾。淸如氷雪。須信道。于垣防耳。厲階防舌。毀豈能傷曾子孝。過須學補周公缺。欲澆愁。沽酒典春衣。衣鶉結。 螬食李。由他咽。鮎上竹。非吾切。要人情嘗遍。如肱三折。只道橋平驢穩跨。不防堤壞螻穿穴。笑平生。亦有范張交。誰先說。

又

江上簑翁。常勸我。寒江釣雪。從此去。築廬高臥。閉門藏舌。只倩長繩將日繫。何須煉石愁天缺。問他時。歸去作何人。爲元結。 春釀熟。新槽咽。春雨過。提壺切。要陶潛巾漉。林宗巾折。天外翔鴻防下繳。水中智獺居高穴。問行藏。漁父最知幾。休浪說。

又

自笑鬢年。何苦學。囊螢映雪。今老矣。硯田猶在。只宜耕舌。文字不留他日謗。殘書尙守當時缺。望蛾眉。萬點蜀山尖。歸思結。 三月暮。鵑聲咽。三峽暗。猿啼切。想家園垂柳。行人都折。鵲冠子唯貪著述。鹿皮

翁本甘巖穴。待回時。讀盡各奇書。同兒說。

又

雖是安貧。何便少。烹茶掃雪。如見問。但隨張口。教他看舌。起舞原須鞭著早。高歌漫把壺敲缺。笑去年。爲我寄征衣。憂思結。 鶯再轉。笙簧咽。鱸再膾。鸞刀切。幸前番生別。未成簪折。天上何曾銀作漢。人間尙有丹成穴。問謀生。推醉只搖頭。醒來說。

賀新郎 懷歸

借得誰家屋。更閑將。舊時經史。剪燈重讀。忠孝原皆吾儒事。誤我子張干祿。看古今。人情翻覆。已悔亡羊遲未補。又安知。失馬非爲福。燃灰事。思爛熟。 將軍恩重難書牘。問何人。賢如晏子。解驂爲贖。三徑蓬蒿荒也未。歸去雲龍山麓。正故里。隣翁酒漉。得失雞蟲何日了。如以爲。未足今知足。辭去隴。只望蜀。

又 落鳳坡弔龐士元墓側龍鳳祠

白馬原非馬。是坡前。將星應落。箭鋒齊下。猿鳥至今號日暮。澗水滿山哀寫。更苦雨。松風瀟灑。試問劉璋今何在。鹿頭關。百戰空堆瓦。三分事。一蘭若。 綸巾羽扇雖風雅。想當年。伏龍鳳雛。共齊聲價。魚水君臣千古契。應悔酒間閑話。得益州。君謀是也。盡道名成八陣少。又豈知。三策功高寡。爲此論。是誰者。

竹枝十六首 在廣東作

淸溪深處種桃家。竹枝 春後春前襯晩霞。女兒 洞口誰家紅袖女。竹枝 木蘭船繫木蘭花。女兒

又

槿花籬外竹橫槎。竹枝 日日溪邊蕩小槎。女兒 借問儂家住何處。竹枝 蠣牆低處認紅蕉。女兒

又

荷花相映海南天。竹枝 趁著鴛鴦去採蓮。兒女 水上遊人沙上女。竹枝 齊聲拍唱相夫憐。兒女

又

耳穿瑟瑟臉如蓮。竹枝 翠袖紅粧半在船。兒女 細嚼檳榔頳兩頰。竹枝 笑招行客喫潮煙。兒女

又

水國偏饒蚌與螺。竹枝 採真珠處水風多。兒女 浪婆赤脚歸殘照。竹枝 障面團荷共踏歌。兒女

又

秋入南天暑未收。竹枝 桄榔葉暗蓼花愁。兒女 家家結伴收紅豆。竹枝 未解相思已解羞。兒女

又

淘沙浪裏弄斜暉。竹枝 兩兩三三何處歸。兒女 孔雀自憐金翠尾。竹枝 驚人猛起貼波飛。兒女

又

袖斂鮫綃窈窕孃。竹枝 採香人晚但聞香。兒女 椰子內邊有佳酒。竹枝 笑鋪葵席倩人嘗。兒女

又

白蘋香裏水萍開。竹枝 兩脚如霜水面來。兒女 島上陰陰秋色暮。竹枝 滿船載得蜆兒回。兒女

又

風皺波紋動畫橈。竹枝 采菱藤龍競相邀。兒女 回塘深處長相見。竹枝 不在晨潮定夕潮。兒女

又

照水紅粧處處迷。竹枝 梅州無數鷓鴣啼。兒女 醉入花叢深處宿。竹枝 行人腸斷是清溪。兒女

又

荔枝初結綠婆娑。竹枝 蜑戶人家笑語多。兒女 避暑信船輕浪裏。竹枝 閒招女伴簇笙歌。兒女

又

朱蕉衫子綠羅衣。竹枝 載得羊城絕世姝。兒女 家在越王臺下住。竹枝 畫眉京兆入時無。兒女

又

弄珠估舶與樓齊。竹枝 家在木棉西更西。兒女 行客候潮天欲曙。竹枝 猩猩愁聽雨中啼。兒女

又

刺桐花落又花開。竹枝 屬意郎君來不來。兒女 暗裏故拋紅豆去。竹枝 背人騎象却先回。兒女

又

瑪瑙堆盤剝荔枝。竹枝 琵琶一曲說相思。兒女 夜涼不用搖葵扇。竹枝 只著輕衫一薄絲。兒女

臨江仙 三月初三日喜大兒朝鏞調孫至通來迎相遇於深

面帶紅塵衫帶淚。疑從夢裏相逢。不須信字亟開封。平安唯問竹。荒廢向非松。來往雲山幾萬里。衣經慈母親縫。從今歸去作山儂。孫兒如犢健。老子未龍鍾。

浪淘沙 三月十八日夢居吳宅紀夢

無意理絲桐。人困東風。窗前又見月朦朧。夢裏渾忘身作客。只似家

中。 幸有主人翁。花滿簾櫳。酒興不如歸興濃。雨已辭雲雲更遠。回首千重。

小重山

選得幽居聊避諠。槐陰深碧處。是誰家。朱扉翠鎖綠窗紗。人聲悄。燈下按琵琶。 恨煞遶枝鴉。不知心裏事苦呀呀。隔簾又見月痕斜。魂銷也。一曲後庭花。

阮郎歸

鳳衾鴛枕似當初。郎心恨不如。去年猶有數行書。今春書亦疎。 眉倦畫。鬢慵梳。愁懷不自書。消愁有酒祇成虛。那堪和酒無。

減字木蘭花 涿州店中記所見

雙鬟覆額。小小楚腰裙衩窄。只在牆邊。望斷桃花洞口泉。 喚人假問。翻若驚鴻終不近。底事風狂。爲見喬家小窈娘。

菩薩蠻

天晴。四野烟光媚。兩行柳色濃陰翠。麥浪不多翻。趁人蜂尚喧。 野翁溪上住。繞舍桃花樹。疑有武林春。更無人問津。

水調歌頭 送陳鶴山任永定河道之任

無笑白圭治。天子重河防。驚聞九重。舞鳳下詔簡賢良。百里路河風快。千里渾河浪湧。喜氣共洋洋。賈讓疏宜上。平當策尤長。 昨陳來。今李去。後先望。黃鷄白酒。吾正歸與動家鄉。一處朝朝相聚。兩處悠悠相憶。兒女況成行。勳業看廊廟。蹤跡隔滄浪。

水龍吟 決計歸山

男兒奮翅騰驤。封侯萬里平生意。一朝斂縮。功名豪興。付之流水。匣裏龍泉。枕中鴻寶。總歸拋廢。看擁書萬卷。酒經茶傳。閑來讀。無窮味。 杜甫草堂深處。想浣花。風流未墜。橙林籠竹。直須縛箇。茅廬傍寺。

犀浦晴烟。鷄坊晚雨。足供詩思。倘逢李八百。相期汗漫。話烟霞事。

西河 乙巳三月二十九日贈沈老

蕉窗外。朦朧一聲啼鳥。何人攜榼款吾門。隔籬沈老。酒闌多慨。聽清談。慇懃留語眞好。 問君去。何太矯。歲寒漸看生春草。平陂往覆理當然。何爲苦惱。請看巧宦勢薰天。羸飢何似肥飽。 田園歸計直須早。在家縱貧亦云好。世路閱人多矣。看南來北去何時方了。去也峨眉天之表。

梅邊吹笛譜

附補錄

凌廷堪撰

梅邊吹笛譜目錄

卷上

齊天樂 正宮 杏花

摸魚兒 吳夢窗招同章酌亭飲桃花下

點絳脣 黃鐘宮亦入仙呂宮 餞起

角招 黃鐘清角調 春雨

徵招 黃鐘下徵調 秋雨

霜天曉角 越調 題程序堂畫秋澥小艇

花心動 同章酌亭劉氏莊看桃花

天香 和樂府補題宛委山房擬賦龍涎香

水龍吟 越調 和樂府補題浮翠山房擬賦白蓮

摸魚兒 和樂府補題紫雲山房擬賦蓴

齊天樂 正宮 和樂府補題餘閒書院擬賦蟬

桂枝香 仙呂 和樂府補題天柱山房擬賦蟹

滿庭芳 中呂宮 憶別和酌亭

二郎神 商調 即景用徐青山韻

秋宵吟 越調 蟋蟀

齊天樂 正宮 同章酌亭夜話

摸魚兒 曉起大風雪戲作

齊天樂 正宮 寄吳秋屏

八歸 同程序堂帆上將歸之信

金蕉葉 越調 獨酌花下

醉翁操 寫別懷

荷葉杯 望遠

高溪梅令 仙呂調 題畫扇

河傳 仙呂調 用韋端己韻

又

紅情 仙呂宮 櫻

綠意 仙呂宮 荷

一枝春 花朝

花犯 小石調 題畫梅

歸花遊 燒燭和玉笥山人

摸魚兒 梨花

望湘人 秋海棠

霓裳中序第一 商調 中秋

念奴嬌 秋日同程序堂方茹山吳蘭雪章酌亭黃秋平閔原村居
柳梢青 玉簪花
十六字令 螢
點絳脣 黃鐘宮亦入仙呂宮　新秋
隔浦蓮近拍 大石調　送吳蘭雪之秦中
掃花遊 秋夜作
齊天樂 正宮　詠鱸魚
疏影 仙呂宮　詠梅
浣溪沙 黃鐘宮亦入中呂宮　黃昏
長亭怨慢 別緒
無悶 夾竹桃
永遇樂 商調　過嚴陵釣臺
木蘭花慢 南呂宮　高郵弔秦七
夢揚州 泛舟平山堂
掃花遊 乙亥四月真州送客用樂笑翁韻
點絳脣 黃鐘宮亦入仙呂宮　春晚
聲聲慢 仙呂宮　漁酌亭
憶舊遊慢 東城看荷花用趙虛齋荷花韻
喜遷鶯 正宮　江上覽古
永遇樂 商調　秋水
探春 聞許青谷將遊粵中賦此寄之
眉嫵 雨後望隔江山色
雨霖鈴 雙調　真州城南訪柳三變墓詢之居人並無知者
秋宵吟 越調　并序

一萼紅 九日登觀文帝宋武帝戲馬臺用白石人日登定王臺韻
國香慢 商調　并序
定風波 雙調又入商角　并序
瑞鶴仙 高平調亦入正宮　秋草
賀新涼 中呂宮　寄許石園
杏花天影 讀欽遐隱詞後用石帚自度曲歌之
綺羅香 登壯觀亭
摸魚兒 昭明太子讀書臺
霓裳中序第一 商調　水仙
月下笛 并序
暗香 仙呂宮　詠蕭庵梅花
疏影 仙呂宮
惜餘春慢 落花
雪獅兒 詠犬
念奴嬌 大石調　秋思
夢芙蓉 并序
八歸 秋柳
摸魚兒 春蠶
醜奴兒 曉起

卷下

踏莎行 讀花外集即用碧山題草窗詞卷韻
摸魚兒 并序
滿江紅 南呂宮　華覺菴招飲席上以櫝其方胡君新詞見示屬余和之爲賦此解
壽樓春 春情寄和酌亭

高陽臺 商調　庚子清明日同方竹樓趙雪巖鄭覺庵諸君飲即園月城西尼亭
絳都春 黃鐘宮　福田庵看牡丹
南浦 新翻和方竹樓
疏影 仙呂宮　新綠和方竹樓
齊天樂 正宮　豆棚
水龍吟 越調　真州送程時齋
解連環 商調　潘氏園看桂花
摸魚兒 雨後江上晚眺
齊天樂 正宮　乞張桂巖寫妻石帚臨香詞意小照
揚州慢 中呂宮　鶴士金棕亭先生招同林庾泉吳春橋令晚宴見亭擷香亭看芍藥花
玲瓏四犯 雙調　題張氏軒詩卷
摸魚兒 題拔灣圖用石帚韻
浣溪沙 黃鐘宮亦入中呂宮　白門春望和張平伯
淡黃柳 正平調　同林仲深阮伯元游淨香園
浣溪沙 黃中宮亦入中呂宮　諸葛武侯故里
霜天曉角 越調　大風同胡眉峯野飲黑窯廠
齊天樂 正宮　同汪容甫訪江橙來留飲
憶舊遊慢 泛舟歷下亭
齊天樂 正宮　趵突泉
臨江仙 乙巳三月十八日偕張蓬胡樹思牛次原禮京城諸公賞會
霜天曉角 越調　丙午六月二十日晚涼偕胡樹思牛次原閒步陶然亭遇雨
摸魚兒 萬華亭招同陳以綱彭桂巖馬菱洲唐循甫汪讓谷小飲寓齋留後作
眉嫵 同吳穀人武虛谷小竹朱少白來寓齋同汪子與少白新下第也
祝英臺近 越調　丙午下第南歸寬章船亭遺稿不得誌悼

解語花 林鐘羽　雨後舟中望廬山瀑布
八聲甘州 中呂宮　滕王閣
一萼紅 章溪郎試院與畢謙客百花洲待公評事
高陽臺 商調　新修滕閣招同吳蘭雪飲藏園亭晴其合流楓竹筆懷
齊天樂 正宮　謝蘊山先生招同樊雄君小飲觀濤亭井示西賢書見存
渡江雲 小石調　漢口抒舍題壁
念奴嬌 大石調　汶寧懷古
卜算子 仙呂宮　吹臺
戀繡衾 大石調　元夜
齊天樂 正宮　同方子雲吳惟存徐明齋陳觀瓦遊花寺訪趙僧舍
琵琶仙 黃鐘商　懷次原
摸魚兒 并序
鷓鴣天 平調即林鐘羽　磁州道中荷花盛開
高陽臺 商調　蘇門山
瑞鶴仙 高平調亦入正宮　光武廟
好事近 中呂宮亦入仙呂宮　正定道中小飲
祝英臺近 越調　牛次原招同孫淵如胡樹思阮伯元小飲秋影山房
滿庭芳 中呂宮　晏城避暑
戚氏 中呂調　端午日游寶應湖
法曲獻仙音 黃鐘商　并序
惜紅衣 無射宮　同方又輝香樗友葉英多飲六艾草堂
念奴嬌 大石調　汪容甫招同焦里堂小飲酒肆
摸魚兒 題汪楫之之家書圖
一翦梅 中呂宮　晚泊燕子磯

高陽臺 黃鐘　同黃秋平集里堂雨花春艷劇
水調歌頭 南呂商即歇指調　并序
蘭陵王 越調　金陵懷古
小重山令 高坐寺
摸魚兒 颶風歲子饑嘆史望之小舷舟中
齊天樂 正宮　卿一鑒先生招同汪敘堂村牛文原雨孝廉曾習之于皖寨所見年小集
清波引 泊柳林關
摸魚兒 過蘿光幽居
側犯 檢舊詞章酌亭遺札悽然有作
湘月 雙調　并序
慶春宮 雪後泛舟孤山
醉垂鞭 正宮　春日湖上
花心動 雙調　游情

曲遊春 西泠夜泛用草窗韻
湘江靜 妻忠觀
高陽臺 商調　蘇堤泛舟至湖山神祠
霓裳中序第一 商調　并序
百字令 大石調　阮伯元観學以重建曝書亭落成再用竹垞圖翁新詞見寄依韻奉和
齊天樂 正宮　并序
又 題孫雨窗公子香稻畦莊圖

補錄

花犯 并序
雙調折桂令 讀董解元西廂記
又 讀桃花菴西匡上人

水仙子 閨怨曲作
慶宣和 送別
又 閒情
又
又 荷花
商調山坡羊 嘲人懶看夢蕉
越調小桃紅 醉中作
中呂紅繡鞋 真州秋泛
朝天子 夜思
又 赤壁圖
又 早春
南呂四塊玉 題李研原數峰蕭灑庭溪扇
又

清商調黃鶯兒 補錄見後

右梅邊吹笛譜二卷，元師次仲先生所手定也。其錦賦性甜，魯於此夙未究心，然嘗竊聞其緒論矣。詞者詩之餘也，昉於唐，沿於五代，具於北宋，盛於南宋，衰於元，亡於明。以詩譬之，慢詞如七言，小令如五言。慢詞北宋爲初唐，秦、柳、蘇、黃如沈、宋，體格雖具，風骨未遒。片玉則如拾遺，駸駸有盛唐之風矣。南渡爲盛唐，白石如少陵，奄有諸家。高、史則中允、東川，吳、蔣則嘉州、常侍。宋末爲中唐，玉田、碧山風調有餘，渾厚不足，其錢、劉乎。草窗、西麓、商隱、友竹諸公，蓋又大歷派矣。稼軒爲盛唐之太白。後村、龍洲亦在微之、樂天之間。金元爲晚唐，山村、蛻巖可方溫、李。彥高、裕之近於江東、樊川也。小令唐如漢。五

代如魏晉。北宋歐、蘇以上如齊、梁。周、柳以下如陳、隋。南渡如唐。雖才力有餘。而古氣無矣。填詞之道須取法南宋。然其中亦有兩派焉。一派爲白石。以淸空爲主。高、史輔之。前則有夢窗、竹山、西麓、虛齋、蒲江。後則有玉田、聖與、公謹、商隱諸人。掃除野狐。獨標正諦。猶禪之南宗也。一派爲稼軒。以豪邁爲主。繼之者龍洲、放翁、後村。猶禪之北宗也。元代兩家並行。有明則高者僅得稼軒之皮毛。卑者鄙俚淫褻。直拾屯田、豫章之牙後。我朝斯道復興。若嚴蓀友、李秋錦、彭羨門、曹升六、李畊客、陳其年、宋牧仲、丁飛濤、沈南渟、徐電發諸公。率皆雅正。上宗南宋。然風氣初開。音律不無小乖。詞意微帶豪艷。不脫草堂前明習染。唯朱竹垞氏專以玉田爲模楷。品在衆人上。至厲太鴻出。而琢句鍊字。含宮咀商。淨洗鉛華。力除俳鄙。淸空絕俗。直欲上摩高、史之壘矣。又必以律調爲先。詞藻次之。昔屯田、淸眞、白石、夢窗諸君。皆深於律呂。能自製新聲者。其用昔人舊譜。皆恪守不敢失。況其下乎。吾師之詞。不專主一家。而尤嚴於律。嘗自謂幼年精力誤弊於此。壬申冬。江鄭堂先生亦語錦曰。令師學問精博。悉臻絕詣。禮經、樂律。固其千秋大業。即駢體文章。詩餘小技。亦不落第二流也。爰案次寫其目錄。置諸卷端。以便檢閱。外有花犯一闋。與折桂令諸散曲。既不欲棄置。亦不敢竄入。惟補錄於後。以公同好云。時道光六年仲秋月望日。受業宣城張其錦謹識。

梅邊吹笛譜卷上

清 歙淩廷堪次仲撰

齊天樂 正宮

杏花

雨晴日煖春波淺。臨流半開如笑。乍送錫簫、旋飄酒旆、韋杜紅款芳草。天街破曉。想碎錦坊前。玉鞭曾到。羨汝風流、曲江偏愛近年少。尚書佳句豔冶。見枝頭蓓蕾、春意爭鬧。茜欲分衫、嬌還戀鬢。香色知添多少。臙脂淡掃。自不與西園。海棠同調。寫上雲箋。趙昌新畫藁。

摸魚兒

吳縣雲招同章酌亭飲桃花下

釀東風、乍寒還煖、枝頭侵曉紅亞。和煙掃出三三徑、花底滿浮金斝。

春似書。見幾點燕支、淺襯垂楊縷。臨風豔冶。任開遍迴欄、並將別院不礙繡簾挂。　搴花坐。忍放流光去也。憐春方信無價。擬挑永巷同縞女。誰是溧陽先嫁。休更話。算寂寞蓬門。卜徧花陰卦。閒愁細寫。但燒燭論詩。分曹射覆。醉倒翠紅下。

點絳唇 黃鐘宮亦入仙呂宮

曉起

破曉寒。簾畫欄東畔東風劣。海棠吹折。滿地臙脂雪。　記得開時。花底人離別。朦朧月。此番圓缺。又到春分節。

角招 黃鐘清角調

春雨

夢南浦。垂楊岸曉來添翠影無數。對牀人共語。夜燼打窗。深掩朱戶。茶蘼院宇。見滅沒、歸鴻遙度。做出離愁千縷。傍桃葉渡頭看。正冥濛如霧。　何處。酒醒日暮。扁舟送遠心。逐春帆去。探芳期尚阻。料得前邨新花遮路。剔燈俊侶。記水榭、依稀曾遇。舊曲吳娘休譜。晚晴後、待重吟、樊川賦。

徵招 黃鐘下徵調

秋雨

淒淒幾陣西風緊。羅幃漸生幽冗。小院乍來時。是梧桐先響。暗催愁夜長。恍人坐、空江煙浪。向日心情。昔遊滋味。一時都上。　休放綠尊空。清商怨。聲聲為誰惆悵。薄冷正侵人。莫登樓西望。雁來書未往。總分付、玉溪高唱。暮山外。洗出新秋。露數峯清曠。

霜天曉角 越調

題程序堂畫秋柳小幀

舞腰如束。畫出秋盈幅。也自拂船繫馬。渾不似。舊時綠。　斷續。離別

曲。舞亭人信宿。仿佛小紅樓畔。殘夢醒。弄寒玉。

花心動

同韋酌亭劉氏莊看桃花

三月春深。踏春郊桃林。雨餘紅透。燕認舊巢。鶯囀新枝。都傍好花前後。有時微露嬌黃出。是花外、昵人春柳。板橋曲。嫣然一樹。照波娟秀。　水色山光滿袖。曾幾日輕陰。做成春晝。十里絳紗。千尺晴絲。遮莫小園如繡。向人含笑都無語。似微覺、玉梅纖瘦。待重訪天台。莫迷洞口。

天香

和樂府補題宛委山房擬賦龍涎香

幽可瀋珠。芳偏韞鬣。何時頷下偷取。既冷還添。將銷更爇。纖就翠綃千縷。珊瑚半捲。恰幾陣、簾纖微雨。薰畢藏鉤素手。重吟箇儂佳句。　相思倩誰寄與。噴金猊、滿庭春霧。漫說水精宮遠。馭風能去。花外濛濛散了。乍髣髴、湘煙夢龍女。喚起洪鋁。來評雋語。

水龍吟 越調

和樂府補題浮翠山房擬賦白蓮

粉痕吹滿銀塘。翠奩虛掩幽芳淨。亭亭小立。珊珊微步。疑娃疑映。不辨花光。但聞人語。露涼風定。漸遙天佩響。空江月淡。翩然墮。飛瓊影。　池上菰蒲搖冷。惜瑤華、未遑持贈。雲英化水。煙波無際。都非塵境。可是鴛鴦。冰綃圓夢。被誰驚醒。賸歸舟浣女。寒香妬色。照芙蓉鏡。

摸魚兒

和樂府補題紫雲山房擬賦蓴

脫龍梭、玉絲柔滑。空明深處涵翠。江妃笑擲花鈿小。添起滿湖秋意。秋色裏。待擷取秋雲、煮出秋滋味。鱸魚正美。算金馬門前。銅駝陌上。

唯汝動歸思。　吳鹽下。羊酪真成浪擬。嘉名曾說千里。扁舟圖做西泠夢、夢到六橋煙水。浮碧沚、便喚作蓴羹、卻比蓴細。香甘穴上、任解華陽、藥能充豆寶、不入五都市。

齊天樂　正宮

和樂府補題餘閒書院擬賦蟬

黃丸九轉初成後、輕身乍疑鴻漸。淺抱疎風。微吟墜露。人臥虛堂清簟。吳絲未點。笑猶曳殘聲、別枝高占。一樹無情。五更秋色碧於染。　山城遙接水驛。獨行驅倦馬。沽酒郵店。絲鬢吹涼。紅綾弄影。都帶齊梁宮豔。危機最險。指黃雀螳螂。靜中誰驗。且讀南華。雨晴門晝掩。

桂枝香　仙呂宮

和樂府補題天柱山房擬賦蟹

菱湖半畝。見夜火照沙。秋罟鈕溜。還憶吳江雨細。楚天霜厚。西風吹綻東籬菊。最難忘、稻香時候。華門客至。糟牀酒熟。恰當重九。　蹣不盡、留犂瑩透。好分付廚娘。嫩黃輕剖。應笑蟚蜞誤食。是何紕繆。雙螯聽得穿蘆急。學泠泠、樊路低奏。乍寒天氣。田家況味。幾人消受。

滿庭芳　中呂宮

憶別和酌亭

油壁初歸。香輪暫駐。碾破芳草萋萋。昨宵春雨。依舊綠盈隄。幾度重尋往事。凝望久、蹤跡都迷。垂楊畔。遺鈿不見。唯有玉驄嘶。　無題。傳好句。樊南寄與。彩鳳靈犀。便石榴紅後。猶說分攜。訶許雙魚又斷。無語處、滿水東西。銀河轉。相思夢杳。空付汝南雞。

二郎神　商調

即景用徐青山韻

暮煙送晚。彷彿見、去年樓影。恰翠箔低垂。朱欄斜倚。應怕花梢露冷。

便有僧繇傳神技。寫不出、離人心病。早乍啓寶奩。初開塵匣。月圓如鏡。　誰省。裴航去後。瓊漿空凝。縱約取卿卿、夢中私語、又怕宵來夢醒。滿地落英。一天飛絮。孤負別時光景。閒拂拭瘦玉臨風。許與小窗幽靜。

秋宵吟　越調

蟋蟀

短牆幽。瘦路古。喚起淒涼無數。疎燈剪。正一穗微青。雁霜侵戶。語千迴。恨萬縷。似說天涯離緒。寒機倦。怨寂寞王孫帶愁歸去。　唧唧無端。隱竹几、清尊怕舉。滿長廊舍月。暗深閨、總向夢回處。嘈切聲如訴。著意尋秋。秋在廢圃。最難聽。夜冷苔荒。黃葉飜落更細雨。

齊天樂　正宮

同章酌亭夜話

夕嵐遙送芙蓉影。蒙蒙翠生庭宇。滲玉成漿。調雲作液。不放吟秋人去。清尊論古。恰纔說英雄。又憐兒女。瘦月窺窗。綺牕商略舊年句。　微吟將斷復續。隔牆誰弄笛。驚起離緒。碧草難銷。紅芳易感。那得年年長聚。相思最苦。便龍腦香殘。末妨重炷。莫忘今宵。剪燈同笑語。

摸魚兒

曉起大風雪戲作

灑瓊瑤、亂堆庭戶。寒雲天外凝結。朝來有客眠初起、驚看一天風雪。心頓熱。空羨取連錢、夜踏南山裂。神珠硬發。看生擊黃麞。橫穿老虎、下馬飲其血。　誰英傑。腰下摩挲尺鐵。豪情何日方洩。不然也向銷金帳、羔酒一時都設。今漫說。相對衹閒庭、半樹梅花折。幽香細閱。笑蓬戶蕭條。茅簷寂靜。日午爨烟歇。

齊天樂　正宮

寄吳松屏

海天寒逼雙峯晚。離愁頓生如許。越劍龍吟、吳綿蝟縮。落葉爭鳴高樹。尋春舊侶、正叢桂吟成。小山羈旅。渺渺魚波。數聲新雁向南去。回思胸上握別、片帆初挂後、驪唱何遽、日澹前山。雲疎遠岸。目斷蘋花深處、關河間阻。算唯有長宵夢魂能度。倦隱烏皮、怕聽秋夜雨。

八歸

聞程時齋邗上將歸之信

冰花向煖。苔枝含凍。門掩小院寂寞。相思况值春將至。空盼達鴻佳信。早梅芳約。偶憶烏絲紅燭夜。定夢繞、揚州東閣。忽報道、已卜歸期。跨否廣陵鶴。遙想風流宛與。繁華回首。往日曾經行樂。二分明月。十年香夢。又到綠楊城郭。把閒情打疊、載取清歌滿囊橐。相逢日、舊詞重改。按了紅牙、同君花下酌。

金蕉葉 越調

獨酌花下

浮名浪擲。醉鄉春、正宜愛惜。濁醪無限妙理。臨風更岸幘。野水新添數尺。記花時、去年送客。離情纔放未久。垂楊又弄碧。

醉翁操

寫別懷

長隄。輪蹄高低。草萋萋。煙迷。離懷黯然無端倪。已拚沉醉如泥。壺勸提。試聽暮禽啼。更柳邊、幾聲馬嘶。翠樽未擎、卓倒玻璃。鈿車未發、人影花光正齊。詩與君、曾同題。酒與君、曾同攜。今君歸舊栖。何時來前谿。徙倚畫橋西。看山明日還杖藜。

荷葉杯

望遠

渺渺一江春浪、凝望正銷魂。賣餳簫裏杏花雨、歸去又黃昏。

鬲溪梅令 仙呂調

題畫扇

碧城十二玉闌干。響珊珊。漫想乘風、飛向月中看。洞天聞珮環。不知何事憶人間。下蓬山。鍊得桃花、成藥駐朱顏。夜深騎鶴還。

河傳 仙呂調

用韋端己韻

今宵衾暖。寶猊香滿。遙想伊人、踏青應倦。羅襪誰刷芳塵。待侵晨。倚闌嬌困沈於酒。低垂手。濯濯如春柳。新詞成未。籬角月澹烟昏。瘦吟魂。

又

柳渚遊女。競攀烟縷。逐伴聲輕。牽衣笑淺。風外聽不分明。說春晴。夕陽芳草歸時路。還私語。又怕來朝雨。薔薇滿架、多分映戶。遮樓替花愁。

紅情 仙呂宮

櫻

翠陰綽約。訝明珠綴雨、香垂纓絡。萬顆壓枝、瞥眼金丸鳥飛落。誰鏤珊瑚豆小、堆錦案、勻圓交錯。尚記得、花下梳頭、搴破碎雲薄。盈盞。看灼灼。似探取蠙胎、佐客芳酌。睡餘繡閣、一口紅霞夜深嚼。應念青青梅果。休便道、微甘輸卻。飽食後、還靜諷、輞川舊作。

綠意 仙呂宮

筍

耕雲種璧。正春蘇凍土、三徑初闢。雨後侵階、風外穿籬、粉籜看看盈尺。新雷一夜香苞綻、便斸取、琅玕誰惜。想故人載酒招提、玉版正參

禪伯。曾是田家味美。煮葵更採蕨。聊送朝夕。纔切湘波。輕蘸吳鹽。苇得銀鱗堆碧。區區果腹尋常事。好養就、摩霄鸞翮。待夏來靜聽笙竽。小院夜涼留客。

一枝春

花朝

拾翠年光。皺晴波水面。吹來風輭。愁深醉淺。望斷去帆難戀。連宵細雨。早牆角杏梢紅徧。猶記得、車走雷聲。又隔雁雲千片。　離情怕教人見。但徘徊小立。盈盈流眄。銀塘半畝。照影暗窺深院。空階絮語。倩誰放、喚春雙燕。花徑悄迴。步樓西。畫簾自捲。

花犯　小石調

題畫梅

裏龍綃。亭亭淡影。翩然畫中現。瘦橫蒼蘚。漸弄粉調脂。移向輕綠。更誰趁此并刀便。纖雲和翠翦。乍凍蕊、一枝初放。毫端春尚淺。　江南路。遙夢迷離。閒情又幾度。松窗摹徧。思喚取。真真下。伴儂吟硯。移燈去。素屏挂冷。聽細雨、虛堂簾半捲。記載酒、雪溪深處。疏香風外展。

埽花遊

綠陰和玉笥山人

幾番夜雨。漸老卻流光。綠深西崦。翠陰暗染。愛和烟弄影。比花還豔。擁檻侵階。淨埽殘紅數點。曉風颭。算啼到杜鵑。胭褪粧臉。　芳意空冉冉。想繾綣留春。遶闌都厭。樹頭細檢。怕餘香尚在。有人凝念。薜徑歸來。寂寞雙扉自掩。碧雲斂。早濃陰、又遮湘簟。

摸魚兒

梨花

撲簾櫳、一天香雪。何人輕翦瓊片。當窗幾樹垂垂發。花裏有人開宴。

春不淺。愛玉樹臨風。人與花難辨。閒情自遣。趁苔徑無塵。粉牆有月。席地布芳讌。　重門閉。又聽新鶯乍囀。無端添起春怨。依稀記得前游處。樓上半窺嬌面。人漸遠。悄不覺、年年怕共春相見。魚牋靜展。待調露研辭。焚香琢句。訴與杏梁燕。

望湘人

秋海棠

乍秋生錦砌。人倚畫屏。數枝和露初秀。綠鬢橫釵。翠綃佩玖。費盡西風雕鏤。旅雁飛時。亂蛩吟處。都難消受。怕曉來、無限新涼。更為瘦腰添瘦。　江上離帆去久。想柔情望遠。欲拋還又。訝嬌面娉婷。恍見昔年思婦。苔邊繡襪。竹邊羅袖。折取應煩纖手。笑弱質、也似春花。莫把餘香重嗅。

霓裳中序第一　商調

中秋

冰蟾冷挂玉。一片琉璃圍樺燭。香徑木犀漸馥。乍影溜紺珠。光涵銀粟。纖雲散縠。見數峯、天際如簇。乘槎倦。羽衣弄笛。海上駕黃鵠。　娛目。清輝盈掬。便滿爇、心香暗祝。壽秋曾記杜曲。有繡翮雙飛。錦翼同宿。竹波誰共讀。寫不盡、閒愁萬斛。良宵永。佳人何處。翠袖倚脩竹。

念奴嬌

秋日同程序堂、方方山、吳牖雲、章酌亭、過李問原村居

稻香天氣。正新晴約伴。溪橋同步。十畝臨流紅穲稏。蟹簖魚楂相接。問渡人稀。談元客少。閒倚鷗邊楫。柴扉方啓。隔籬飛過黃蝶。　一笑賓主忘形。開軒煮茗。坐對雲千疊。指點疏林烟缺處。片片昏鴉如葉。遠岫皴青。斜陽繪紫。雅與吟情愜。園亭佳景。為右圖上湘篋。序子蕃畫

柳梢青

玉簪花

香玉珊珊。搔頭一朵、斜壓雕欄。莫是瑤天。仙娥游戲。擲下高寒。 恰宜霧鬟風鬢。摘歸向粧臺細看。比較珠鈿。摩挲寶釧。可似人間。

十六字令

螢

螢。墜露浮煙數點星。輕羅撲。飛上翠圍屏。

點絳脣 黃鐘宮亦入仙呂宮

新秋

疎柳搖煙。曲池波細風初定。玉樓人醒。應念芙蓉冷。 欲採芳馨。遠道憑誰贈。纖雲淨。寶蟾如鏡。照見鴛鴦影。

隔浦蓮近拍 大石調

送吳臞雲之泰安

秋聲何處最早。古樹霜風峭。有客將登岱。吟鞭東指雲表。齊魯青未了。憑高眺。日觀金輪曉。 衆山小。滄溟萬里。披襟容汝舒嘯。秦碑漢碣。此去莫辭蒐討。長句山東李白好。新稿歸來。添得多少。

埽花遊

秋夜作

寶簾夜啓。正月印中庭。碧空澄湛。帶圍又減。早蘼蕪夢冷。怕臨粧鑒。隱隱蛩床、最是清商易感。柳陰暗。記當日去時。曾繫春纜。 池上涸菡萏。望萬里關河。與誰憑檻。寄書未敢。悵蘋鱗渺遠。楚江波澹。墨淺香深。更取紅箋細覽。隔葭菼。弄秋聲、雁霜微撼。

齊天樂 正宮

霜降魚 即吹沙魚。產海上者。入秋最肥美。又名沙洸魚。

秋深潦盡清霜下。沙頭賣魚人到。纖葦盛來。編蒲裹去。入市偏宜侵

曉。山廚最好。便臨歧輕加筍蕨。微芼午酌。茅檐一盂麥飯爲卿飽。 江鰣河鯉自美。此中含別趣。難與相較。但知無嫌。鱗鬐可辨。這勝侯生垂釣。苔磯漫掃。又何羨臨淵。老饕貽笑。散步前溪。靜看穿翠藻。

疎影 仙呂

蠟梅

黃雲畫捧。見風融磬口。春意潛動。莫是金仙。天際飛來。冉冉梅檀香擁。緗衣淺借中央色。似月窟、新分嘉種。便蠟珠信手穿成。好挂翠鈿幺鳳。 掩映鵝兒酒畔。比將杏蒂小。蕊蕊含凍。試採邊鬚。輕綴龍鱗。占得宮眉矜寵。橫斜一樣疎籬側。自不與、逋翁同夢。倩裏誰鑄出相思。看取玉奴情重。

浣溪沙 黃鐘宮亦入中呂宮

黃昏

鵲尾黃昏炷麝臍。壓簾新琢辟寒犀。是誰門巷玉簫低。 日自南回梅漸北。風從東至柳微西。翠禽偏向夢邊啼。

長亭怨慢

別緒

灞陵岸。情人歸後、折得河橋。一枝垂柳。越水緘愁、隴雲凝恨淚霑袖。幾番憔悴。拋不下、纖纖手。昨日柳邊過。見萬縷、柔條依舊。 回首。盼魚牋未至。但覺箇儂消瘦。南樓夢遠。最難度、雨宵花晝。更小語、祝徧春風。願人比、青山長久。待寄與相思。都在離離紅豆。

無悶

夾竹桃

裁破青霞。分與絳雲。疑笑疑啼欲綻。似粉面粧成。隔簾凝盼。料得湘靈醉也。駕翠鳳、飛來天台畔。瘦能解語。嬌還抱節。淡濃相半。 應喚。

玉人看。便日對此君。錦衣新換。瀟露井烟迷。渭川花滿。種了瑯玕萬頃。更擊碎、珊瑚疎疎間。好惜取、羅袖天寒。獨倚暮愁何限。

永遇樂 商調

過韓侯釣臺

蒼莽長淮。王孫當日。曾此垂釣。帶劍何爲。不慚袴下。俛首人盡笑區區亭長。嘿嘿漂母。甯識英雄懷抱。算將軍、淮陰市上。可人只此年少。一朝遇合。登壇傳檄。指顧三秦全掃。相背成虛。臣心如水。鐘室誰與弔。嵯峨片石。蕭條野岸。尚有漁人來到。君知否。長陵坏土。共爲茂草。

木蘭花慢 南呂宮

高郵弔秦七

挂蒲帆十幅。趁春色。過秦郵。看水繞。孤村。天粘芳草。景倩誰收。溫柔泥人句好。正輕寒、惻惻尚如秋。何處東風乍起。畫橈搖到前洲。　悠悠。過客偶停舟。慨古意難、休。笑黨籍碑中。千卿甚事。也預清流。深幽故山夢冷。問風光、可似古藤州。寂寂吟魂未返。甓湖烟柳生愁。

夢揚州

泛舟平山堂

綠無涯。鼓畫橈。搖破春芳。細雨乍晴。幾樹桃花爭開。粉香飛滿重簾下。聽佩環、人在樓臺。湖光冷。玻瓈滑。好風吹盡纖埃。　無限淒涼客懷。思賦得新詩。好景愉哉。淡柳弄黃。恰好鶯兒飛來。十年留得青樓夢。笑杜郎、虛負清才。甯似我、豪游載酒。不問金釵。

埽花遊

己亥四月眞州送客用樂笑翁韻

嚪挑作雪。乍話別城南。綠陰新洗。又歸故里。正江波皺縠。畫橈初艤。

撥斷琵琶。送得春光未幾。竟何意。更風笛數聲。離恨重寄。　相約。空屈指。問此去迢迢。甚時來此。翠陵笑裏。記重逢節侯。亂紅如綺。恰好經年。認取青青杏子。舊吟地。待渠儂、再看春水。

點絳脣 黃鐘宮亦入仙呂宮

春眺

青粉牆西。紫騮嘶過垂楊道。畫樓春早。一樹桃花笑。　前夢迷離。人遠波聲小。年時到。越溪雲杳。風雨連天草。

聲聲慢 仙呂宮

懷酉亭

按花做粉。接柳成綿。青陽老去無痕。靜啓文窗。試看多少銷魂。東風撲簾幾陣。把相思、吹得紛紛。無聊極。算懷人念遠。不爲驚春。　尚記秋來逸興。儘銜泥載酒。曾到孤村。細酌擔花。聽雨同掩柴門。如今舊遊在否。漫回頭、無限春雲。知何日。踏漁舟、重訪故人。

憶舊遊慢

東城看荷花。用趙虛齋荷花韻。

正涼雲蘸碧。碎錦吹香。一望都斗。鼓棹中流去。看風鬟霧鬢。舊訂深盟。美人已隔天末。誰與共調冰。怪藻荇交橫。菰蒲掩映。底事青青。閒亭。問何處、有玉波流觴。紈扇盈庭。葉葉含涼意。是曉來翠蓋。嬌露初承。向風舞裙搖動。羅襪涉波行。忍趁晚歸來。紅香冷落明月汀。

喜遷鶯 正宮

江上覽古

江天無際。奈儂本恨人。心驚不已。疊岫猶龍。奔濤疑馬。千古獨標形勢。一杭賦詩空返。萬騎投鞭難濟。太平日。但蕭蕭蘆荻。雲低殘壘。迢遞。秋樹外。黃葉夕陽。不會登臨意。貼地金蓮。沉波鐵鎖。分付棹歌

聲裏。漫尋六朝陳蹟、有一江秋水。劃然嘯。早鍾山凝碧。和烟飛至。

永遇樂 商調

秋水

秋老西風、蘸凝南浦。澄碧初醮。孤雁驚寒。雙鷗點鏡、波上秋影澹。生紅灑葉。嫩黃懸柳。掩映數莖葭菼。想年時、流芳照豔。可憐祇今都減。當初記得。別離情況、更覺比春銷黯。短棹搖烟。長汀浸月。行子初解纜。鴛鴦夢冷、鯉魚書杳、贏得粉愁香慽。春回後、重來略約。有梅信探。

探春

聞許書谷將遊黔中。賦此寄之。

彈粉鴛幃、畫眉鸞鏡。風流白晳年少。赤幘籠頭。黃絁壓手、聞道將遊邊徼。蕭瑟長途裏。算只有、蠻烟荒草。刺桐花下經行。鷓鴣啼破殘照。空有銀鞍繡韁。應不似玉樓。夢回春曉。瘴雨驚秋。夷歌流月。莫使故人書杳。吳市吹簫客、又半載、淹留江表。試問何時。金樽同罄懷抱。

眉嫵

溪筆談疑之

怕惹離愁。任秋光老去。不上危樓。今宵偶然乘興。暫豁雙眸。浩浩長江聲壯。盪明月、千古東流。情人怨遙夜。竟夕相思。都爲淸秋。　故人何處在。但風淪歷水。烟鎖齊州。七橋花柳。湖上知共誰遊。寂寞江干遊子。也顧影、憔悴無儔。何時一尊酒。握手高歌。重看吳鉤。

定風波 雙調又入商角

己亥十月十三夜。眞州寓齋聞雨聲瑟瑟。因憶春來同章酌亭雨中枚白石道人詞。情思宛然如昨。日月幾何。相去忽已千里。檐聲燈影。能無離索之感。賦此紀之。他日對牀示我故

人也。

犨鸞箋、換羽移宮。難空酒畔結習。嫩雨黃簾、柔風碧榭。細讀堯章集、互標題、共蒐緝、紅壓春衫杏花溼。難及。似瓊妃弄影。裏雲孤立。　一編再執。向江樓、又聽寒聲入。早芙蓉人去。芭蕉夢悄。瑤草誰同拾。對疎燈冷花澀。偏是今宵打窗急。於悒。綴歌聲罷。餘香猶襲。

瑞鶴仙 高平調亦入正宮

秋草

一番秋雨後。便覺得長隄。微黃都透。王孫漸消瘦。更淸霜凝野。馬蹄初驟。荒城廢堠。似無數、淒涼做就。接斜陽、幾點寒鴉。又是別離時候。知否。碧銷南浦。芳歇西洲。可能如舊。春歸未久。凝眸處。漫回首。蹴香塵記得。鈿車陌上。研破層層軟繡。到如今總變消魂。共誰載酒。

賀新涼 南呂宮

寄許石園

十載邊關客。躍連錢、據鞍盤猾、鬢眉如戟。雨雪貂裘飛孤塞。耳後弓鳴霹靂。親射虎白登臺側。一笑歸來朐山道。但沉酣往往拋高幘。曾共我。話游歷。　東風曉送蒲帆碧。向河梁長歌。分手。又成南北。任昉溪頭寬閒處。小闢蓬蒿矮宅。儘戲弄江鄉春色。兩鬢蒼蒼雄心在。住青山不耐看泉石。騎代馬。展輕策。

杏花天影

獨飲酒肆。醉後用石帚自度曲歌之。

繡春園畔花低亞。驟嘶過、長隄駿馬。解鞍還上酒家樓。最怕。玉人窺、繫柳下。　都無暇。金尊翠斝。笑生小、知心便寡。且將沉醉博癡名。莫訶。向江東、問米價。

綺羅香

登壯觀亭

雁外青天。鴉邊黃葉。亭上秋光如許。萬里江山。齊向此中奔赴。見隔水、幾疊峯巒。似微帶、六朝煙雨。戰西風、苔瘦榛荒。斷碑猶有老顛賦。

徘徊空對舊蹟。如見風流載酒。掀髯箕踞。雪下前村。留得可人佳句。問當時、豪興如何。有點點、白鷗飛去。拂吟鞭、試覓歸途。寂寥誰共語。米顛壯觀亭詩。如何夜半風獨下前村雪。

摸魚兒

昭明太子讀書臺

訶金甌、騎兵將老、諸郎誰解匡濟。綸兒庸劣綱兒弱。何況七官文士。君可謂。超一代、翩翩濁世佳公子。才華信美。更鶴禁餘閒。龍墀偶暇。握槧漱芳藝。

寒江岸。寂歷斜陽滿地。風流文采難繼。荒臺瓦礫狐狸嘯。傳是讀書遺址。人去矣。空拂拭、殘碑無字苔花紫。頹垣漫倚。想建業雲沉。江陵草長。先後盡如此。

霓裳中序第一　商調

水仙

亭亭翠袖薄。裹住仙姿嬌成削。波上寒稜漠漠。乍翦破楚天。湘雲如濯。思王賦洛。想斷魂、飛去無著。瑤京外。是誰招得。一縷寄冰萼。

蕭索。空江雪落。愛弄月、生塵步弱。肌如冰玉縷琢。笑礬弟梅兄。眞態難學。素粧雖淡薄。點粉額、金鈿繡錯。知何日、重逢交甫。始踐佩環約。

月下笛

周清眞小雨收塵一調。題曰月下笛。而與白石、玉田、諸作迥異。今細校之。卽瑣窗寒。唯換頭處少一字耳。片玉集中暗柳啼鴉詞可校也。疑是瑣窗寒別名。非月下笛本調。旣用之。以賦落梅。復附鄙見於此。俟知音辨焉。

徑貼遺鈿。階沾墜粉。一春淒切。羅浮夢轉。翠羽聲聲啼徹。惜殘英、空復戀枝。曉風幾陣吹作雪。便湘簾不捲。文窗虛對。舊時明月。

樓頭若箇。尚裊裊臨風。玉龍吹裂。如綿細語。記得芳時同折。悵春衫、猶染暗香。玉人已是經歲別。繫相思、繞徧疎籬。萬匝誰共說。

暗香　仙呂宮

憶胸浦梅花

玉姿皎潔。記舊時共賞。春痕初洩。惜取暗香。不忍盈盈遽攀折。海上何來此種。多應是、孤山冰雪。徙倚際。耿耿娟娟。相對互悲絕。

淒切。照明月。奈玉笛數聲。促起離別。素心暗結。猶記低低向花說。清夢從今漸遠。窗便許、青禽啼徹。想伴侶何處覓。此君亮節。

疎影　仙呂宮

春光漠漠。想別來已久。誰護香尊。瘦草封階。脩竹敲門。應嫌翠袖寒薄。東風若肯常爲主。莫便把、紅英吹落。待趙郎打疊吟懷。樹底再尋芳約。

深悔無田十畝。忍將此素質。拋置林壑。綠葉成陰。青子垂珠。祇怕重來蕭索。他時倘得花如舊。酹酒向、青皇深酌。任廣平鐵石心腸。也只此情難卻。

惜餘春慢

落花

錦障圍春。繡鈴驚曉。無限劇憐深護。禁風欲笑。受露還慵。恰恰翠嬌紅嫩。爭信啼鵑數聲。下得無情。送教歸去。念芳心一點。也知相戀。奈難爲主。

凝望眼。隻雁何來。雙魚空託。撲簌一簾愁雨。衣沾膩粉。袖染殘香。總是繫人心處。莫向東風斷腸。綠葉陰陰。低回無語。擬春來重訪。穠華仍在。彩鸞休誤。

雪獅兒

詠犬

東環無著受搖尾、騰塚香滑。依人馴擾。取次砧邊。竊肉憎他貪飽。寒村返吠。唯殺處吠聲如豹。倦更向、花陰柳隙。閒眠芳草。　迢遞東門大道。逐狡鶴錦勸月題霜爪。搏兔爭先。後日恐遭烹了。如何棄好。深夜護、雙扉盡惰。頻頻繞。莫使俗人輕到。

念奴嬌 大石調

秋思

新寒驚幔。動羈人離緒。頓起長歎。飛盡蘆花秋又老。別懷不與俱拚。素箭裁成。紅箋封就。無處覓鸞翰。那堪江上。萬重烟樹迷漫。　空有匣底瑤琴。囊中錦瑟。古調向誰彈。回首同心分袂後。賞心自此應難。夢怯江欄。情隨天遠。迢遞水雲間。蕪城明月。倚樓何日同看。

夢芙蓉

此夢窗甲藁題尹梅津所藏趙昌芙蓉圖自度曲也。調極幽咽。竹垞、樊榭嘗用之。而萬氏詞律失載。己亥九月真州江上見紅葉。遂以此調譜焉。

纔驚秋荏苒。望楓林濃處。錦屏爭豔。遙山弄碧。青女黛蛾斂。淡粧應久厭。緋裙紅袖新染。馭靄驂霞。漸珊珊欲下。旋被絳雲掩。　波定江光瀲灩。幾許秋容。穩把嬌春占。渾疑畫裏。疏處露茅店。亂鴉千萬點。夕陽天外遙閃。屬付西風。擬乘流寫怨。須向綺窗颭。

八歸

秋柳

疎枝漏月。空條含雨。江上又早秋色。長汀寂寞誰相伴。惟有蓼花初紫。荻花全白。簷影依然搖曳處。竟未許、鶯兒藏得。任滿目細草輕波。總不是嬌碧。　猶有閒情載酒。停橈相傍。似把春光重覓。瘦梅纖骨。

小桃香皓小陜都無消息。見宮腰正舞。水畔何人弄長笛。休生恨、可能禁否。幾陣西風。寒林同寂歷。

摸魚兒

春蔬

煖絲絲、嫩冰融盡。朝來初過疎雨。東風幾陣春泥透。濃綠亂堆沙渚。誰摘取。算只有、盈盈陌上攜筐婦。連根爛煮。羨軟玉流匙。清香沁齒。風味淡如許。　山廚下。不用園官送與。荒畦佳品無數。吟朋有興來相過。供給咄嗟能具。同笑語。佐粗糲、盤餐儘可成歡聚。碰盃共舉。笑勸客飢饕。腥人饞膾。空作老饕賦。

醜奴兒

曉起

朝來漸覺春寒減。雲散檐牙。日上窗紗。起汲新泉自煮茶。　門無屐齒蒼苔滿。淡處紛華。鬧裏生涯。細數庭前未放花。

梅邊吹笛譜卷下

踏莎行

讀花外集。即用碧山題草窗詞卷韻。

積玉敲聲，流金鑄調。除將樂笑齊驅少。一從花外翠簾空。天涯處處生芳草。　梅影深情，藕香幽抱。於今俊語無人道。孤吟山鬼語秋心。鑒湖霜後芙蓉老。

摸魚兒

逍叟雪篷。於市中得歐陽信本書姚恭公碑。蠹簡二一幀僅二百許字。綜錯成文，爲孫讚祖墓誌一首。蓋憑虛公子也裝潢成册。持以見示、屬製長短句紀之。遂賦此解。

羨先生、率更書法。零章殘簡親購。天吳紫鳳顛顛倒。拆碎海圖重繡。

亡是叟今爲汝、一篇隧石殷勤構。秋魂未朽。倘此夜鐙前。徘徊瞰室。莫汝一杯酒。　文章事。祇要天機在手。何須苦脫窠臼。殘槍半段哥舒用。辟易萬人皆走。君記否。諛墓物千金徒作劉君壽。何如信口。向廣莫鄉中。虛無境裏。子細說烏有。

滿江紅 南呂宮

鄢覺庵招飲。席上以懷其友胡君新詞見示。屬余和之。爲賦此解。

豪士相逢。閒抵掌、芳醪細斟。翻玉露。退紅簾幙。空翠庭陰。云有故人眞快士。每攜古調覓知音。惜春江。昨已送歸橈。無路尋。　吟俊語。勞我心。知此日。向誰吟。望淮山青處。一往情深。斯際短章聊刻燭。何時長嘯共開襟。譜相思、一曲和清商。彈素琴。

壽樓春

春憶寄和酌亭

愁青山迢迢。縱相思有夢。難度長宵。那更花飛江館。柳垂溪橋。眠又起。眞無聊。笑客愁、渾如春潮。奈燭外淒涼。尊前冷落。今夜倩誰消。　情空遠。途非遙。想雙蛾此際。猶自含嬌。擬覓松間油壁。水邊蘭橈。春思斷。離魂銷。聽翠樓、誰家吹簫。算何日相逢。瑤琴共調忘寂寥。

元作　　嶺溪 章洞 酌亭

縈春情纏綿。是風中戲蝶。花外啼鵑。底事晴江無盡。暮雲無邊。凝望際。空生憐。溯舊游、依依經年。漸別夢頻增。歸期倦數。芳月幾回圓。　唯招隱。休逃禪。算拋將麗景。分付閒眠。又到江蘺生後。海棠開前。飛絮亂。游絲牽。料玉人、羞爭春妍。趁雙鯉乘潮。臨風悵然題錦箋。

高陽臺 詠洞

庚子清明日、同方竹樓、趙雪篷、鄔覺庵、諸君飲郎鈕月城西園亭

社鼓調鶯。餳簫警燕。清明人在天涯。賴有吟朋。尋芳約到山家。春痕幾日無消息。伴小紅、潛上桃花。透柴扉。一縷新煙。應是烹茶。　相逢競道郊原好。有爭馳繡轂。疾走鈿車。十丈香塵。愔愔吹滿晴沙。何如小坐維摩室。引翠尊、同酌流霞。醉歸來。微墊烏巾。雨細風斜。是日將歸遇雨。

絳都春　黃鐘宮

福印庵看牡丹

憐春老去。甚獨訪殿春。親來琳宇。幾疊翠綃。一片紅雲縈芳緒。霞裳纓絡無重數。更七寶、莊嚴如許。自慚居士。難空結習。漫勞天女。　嬌嫵。風前綺麗。似浮世、富貴總難憑據。認取妙香。如幻空花誰能悟。拈來微笑呼禪侶。但相對、含情無語。綠陰他日平階。幾番夜雨。

南浦

新潮和方竹樓

風滿驛樓空。雨絲絲。遠近江聲連曉。猶記去年時。柴門外。驗取舊痕將到。縠紋乍起。望中惟覺前洲小。沙觜高低吞吐處。已有白鷗飛繞。　朝來試覓漁蓑。擬持竿兀坐。臨流垂釣。磐石遍苔花。東風起。須倩綠楊先掃。烟波浩淼。故人曾放春前棹。此際溪頭雙鯉便。迢遞尺書應早。

疏影　仙呂宮

新綠和竹樓

年芳暗惜。賸遠林幾疊。空翠如織。掩映疏煙。遮斷孤村。欲共前峰爭色。蒙茸染得嬌如許。悄莫道、東風無力。怕夜來冷月橫窗。碎影亂侵簾隙。　那更連朝暗雨。望中但一片。春已狼藉。寂寂橋頭。漠漠牆腰。

一縷斜陽猶碧。濃陰半壓生衣重。甚滿地、寒雲堆積。想玉人此際憑欄。尚覓斷紅消息。

齊天樂　正宮

豆棚

蔬畦滿地秋陰瘦。疏花亂垂高架。牽挂蠨蛸。潛移蟋蟀。都向茅檐橫亞。磁甌對把。愛香茗初斟。槿條籬下。五五三三。晚涼閒共故人話。　幽棲仍有樂事。曉來輕摘取。聊供杯斝。小莢初肥。修藤半老。粧點廚娘聲價。西風暗打。聽無限蕭疏。盡投窗罅。絕勝芭蕉。雨聲連夜灑。

水龍吟　越調

眞州送程時齋

二年南北迢迢。清尊又聚鑾江路。征衫乍拂。相看一笑。離悰休訴。山翠飛箋。荷香侵硯。水亭無暑。趁湘簾蘄簟。纖塵不到。重檢點。當時譜。　雨後霜毫共舉。按紅牙、細敲新句。聯吟未幾。西風又早。送君南浦。對此茫茫。百端交集。重逢何許。漸扁舟欲解。微黃著柳。記分攜處。

解連環　商調

潘氏園看桂花

一林香粟。記前番到處。尚含濃綠。乍樹底、纔度西風。早齊換淡黃。道家裝束。月裏天香。笑人世、無他芬馥。算深憐劇護。貯此阿嬌。祇有金屋。　淮南又吟舊曲。悵難招隱士。孤負林麓。漫席地、輕撥湘絲。便金縷歌殘。怎訴幽獨。占斷秋光。似遲暮、佳人空谷。向名園、伴伊對飲。瀟然意足。

摸魚兒

雨後江上晚眺

暮天空、乍收涼雨。隔江飛過清冷。烟鬟綽約山容潔。掃得兩蛾曲靚。

無限景。縱倩取、鏤冰琢雪應難詠。斜陽未暝。見別浦殘荷。迴汀折蓼。都作淡紅影。 江光遠。處起靴紋萬頃。微風恰好初定。盈盈十五吳娃小。笑與碧波相映。嬌妬性。有意要、驚他沙上鴛鴦醒。青裙半整。便急打蘭撓。空明擊碎。搖過采菱艇。

齊天樂 正宮

乞張桂巖寫姜石帚暗香詞意小照

截金鑄作姜郎句。孤飛白雲娟秀。月舊花新。情長夢短。總是銷魂時候。梅邊對酒。愛紫綺斜披。玉龍低奏。試問塵容。可堪移入畫圖否。 文窗晴色淡冶。翦藤裁幾幅。閒度清晝。細拭并刀。輕調越粉。比似香詞誰瘦。宵寒坐久。好添取花陰。亂堆吟袖。除卻疏枝。夜深誰是偶。

揚州慢 中呂宮

博士金粽亭先生。招同林庚泉、吳暮橋、金曉芳尺五樓看芍藥花。

荷貼波圓。棟搖風碎。繞闌芍藥齊開。坐花天尺五。近閬苑蓬萊。看粧點、芳園麗景。玉盤金帶。紅紫成堆。更圍屏、深護雲根。何日移栽。 畫船載酒。羨湖山、裙屐頻來。愛郁郁濃香。亭亭豔影。遙映池臺。莫信殿春歸去。多情甚、轉約春回。算端明題後。於今誰繼仙才。

玲瓏四犯 雙調

題張竹軒詩卷

赤壁洞簫。黃樓橫笛。聲聲無此清峻。妄希餘子步。竊秘中郎本。都從筆端遺盡。卻依然、六朝遺韻。提補新歌。紇那別調。丰致最相近。 方林雨餘微潤。正荷風細寫。桐露徐引。近來詩派雜。大雅無人問。牛溲鼠腊爭相貴。有誰似、先生持論。須忍俊。攜歸向琅邪舊隱。

摸魚兒

題桃溪圖用石帚體

費東君、幾番煙雨。桃花千樹開了。潑溪一帶明於鏡。時有亂紅飛到。人悄悄。倩誰問、年年底事春信早。扁舟趁曉。便燕外窺香。鷗邊覓路。輕泛武陵棹。 遙天裏。隱約峰巒合抱。衣沾蒼翠多少。低枝半亞春流上。脈脈向人含笑。情渺渺。想前度、纖肌秀靨應更好。披圖夢繞。但月鎖山腰。雲封洞口。處處盡芳草。

浣溪沙 黃鐘宮亦入中呂宮

白門春望和張平伯

桃樹遮門柳拂隄。春光多在石城西。胭脂井畔曉鶯啼。 不見美人青玉案。空聞遊女白銅鞮。畫輪歸去草萋萋。

淡黃柳 正平調

同林仲深阮伯元游淨香園

春波溜碧。黃染初三月。買得蘭橈輕且潔。蕩破疏煙淨綠。來看牆東數株雪。 怕離別。天涯正啼鴂。漫惆悵、違芳歇。料東風、不比秋騷屑。記取今宵。故人同話。垂柳依依待折。

浣溪沙 黃鐘宮亦入中呂宮

諸葛武侯故里

五事虛傳訪軼聞。淒涼綿竹冷斜曛。琅邪名士孰如君。 才過曹丕當十倍。運移漢祚竟三分。故山喬木尚連雲。

霜天曉角 越調

大風。同胡眉峰野飲黑窯廠。

滿天蕭索。拂面風如削。對肆冒寒沽酒。千古事。共商略。 漠漠。塵土落。傾杯還對酌。牧豎隔籬相笑。應不解。兩人樂。

齊天樂 正宮

同汪容甫訪江豫來留飲

泥人金粉雷塘路。依依半城煙柳。俊語雕花。清辭鏤月。比戶鶯鶯爭繡。儒風在否。好擷取經神。華門借叩。訓故專家。阿誰吳下嗣紅豆。

欣然相視一笑。便盤餐小酌。同話耆舊。易剔荀虞。書研馬鄭。信有師承傳授。淵源細剖。漸暝色蒼然。月窺虛牖。洗盞重斟。碧筩香到酒。

憶舊游慢

泛舟歷下亭

愛青涵雉堞。綠浸魚樁。小雨初收。點破玻瓈影。趁斜陽未晚。喚取蘭舟。練光乍開匳鏡。無限鵲華秋。笑半日停驂。征衫暫拂。聊與淹留。

風流。但陳跡。想玉佩雲山。北海曾遊。寂寞空亭外。膩菰蒲一片。飛下輕鷗。漫尋舊時名士。煙冷白蘋洲。漸老卻芙蓉。花邊彷彿人倚樓。

齊天樂 正宮

趵突泉

阿誰謀報中央德。空山鑿成三竅。水欲騰天。泉能拔地。信是神工奇巧。岭巒四繞。看鳴玉跳珠。匯成清沼。涌若車輪。措辭唯有酈元妙。

鍾離祠宇競葺。二堂存廢址。無與蒐討。碧樹棲鸞。丹臺控鶴。總學方壺圓嶠。仙蹤半杳。算霞外孤情。幾人舒嘯。擬拂虹竿。翠瀾深處好。

臨江仙

乙巳三月十八日。偕張桂巖、胡樹思、牛次原。觀京城諸伶賽會。

幾陣廉纖春夜雨。西山洗出修眉。曉晴沙路馬行遲。薔薇將謝後。芍藥半開時。　角觝天街陳百戲。靈風吹滿華裾。巴童也自效吳兒。旗亭今夕酒。知唱阿誰詞。

霜天曉角 越調

丙午六月二日晚涼。偕張鄂樓、牛次原、周步陶然亭遇雨。

暮天岑寂。蟬嘒涼煙冪。曲樹凭欄閒話。聽細雨響藍荻。　淅瀝。池上滴。芙蕖舒紫菂。觸起故山情思。風柳外。數聲笛。

摸魚兒

萬華亭招同陸以寧、張桂巖、葛菱溪、唐柘田、汪鏞谷、小飲寓齋。醉後作。

笑吾曹挾書燕市。青袍終日塵撲。殘盃冷炙酸辛極。幾見翠筵炮鳳。俱蠛蠓。算只有、罇前春色千金重。豪情乍湧。似渴驥奔泉。長鯨吸海。今日酒徒共。　天涯會。都是荊高伯仲。簷花深夜風動。消磨訣慕囊中物。買得杜康盈甕。誰賈董。便瑣瑣、虛名身後知何用。鷗鷺互捧。任蕭寺鐘鳴。譙樓鼓歇。不醒醉鄉夢。

眉嫵

同章寶齋、武虛谷、小飲朱少白未之思軒。時予與少白新下第也。

正窗蕉敲雨。徑菊摧霜。同坐翠陰下。不敢吟歸燕。貂裘敝。茫茫羈緒難寫。晉甎漢瓦。笑近來、齊擢聲價。幾曾具、鐵網珊瑚識。漫評議眞假。（壁上懸漢瓦拓本甚多。）　休詡頻傾芳斝。便校成七略。何似三雅。舊日湔裙伴。青雲外。聯翩鸞背高駕。大招快馬。憶少年、還共馳射。算金線輕拋。蓬戶底。為誰嫁。（是科同萬如萬華亭、方恭山、張鄂樓、胡樹思、翁石峯、唐柘田、牛次原、孫淵如、阮伯元、南北榜皆中式。）

祝英臺近 越調

丙午下第南歸。覓章酌亭遺稿不得。誌悼。

玉成塵。花作雪。魂逐亂雲去。燈黯書幃。綺語向何處。料應天上飛瓊。傭聽舊曲。竊歸作、瑤宮笙譜。　已千古。嘔出昌谷心肝。飄零錦囊句。七寶樓臺。尋徧絳霄路。異時誰輯遺聞。英光再見。好編入、朐陽流寓。

解語花 林鍾羽

雨後舟中望廬山瀑布

高梁瀉月，飛嶂穿煙，初援潯陽柁。九仙招我乘蒼翠，雨後素霓交墮。江光澹沱。玉叢裏、匡君端坐。疑半天、吹落銀河，界得青山破。　雲外浮嵐靜鎖。擬香鑪峰側，依樹閒臥。彩鸞飛過登臨約，顯屬甚時方可。芙蓉萬朵。挂冰縷、纖塵難涴。圖畫中、謠送微吟，都共誰酬和。

八聲甘州 仙呂宮

滕王閣

凝空江、傑閣與雲平。秋風送微波。想圖中雙蝶，霞邊孤鶩，古意良多。指點西山山色，依舊翠於螺。苔蘚殘碑蝕，誰與摩挲。　健筆呂黎作記，附三王名後，此語非阿。笑兒曹輕薄，何苦廢江河。挂高帆、乘槎萬里，尚未知、風信竟如何。憑欄望、擊珊瑚玦，釃酒長歌。

一萼紅

覃溪師試南昌畢，讌客百花洲，侍坐即事。

泛輕舟。值衡文偶暇，賓讌百花洲。既屏笙歌，仍稀僕從，圖史聊佐觥籌。指雲際、匡廬秀色，羨宗匠、深坐玉壺秋。翡翠蘭苕，珊瑚碧樹，入網都收。　細數西江詩派，問涪翁去後，誰別源流。天社編年，青神著錄，雙井高躅猶留。聽揮麈、清談未已，晚涼後、乘月更登樓。試與題名選石，共紀茲遊。

高陽臺 商調

蔣修隅招同吳蘭雪飲藕園，兼晤其令弟秋竹孝廉。

竹翠敲涼，荷香淨暑，風來水榭無塵。舊雨開筵，招邀盡是畸人。君家兄弟如龍虎，酒半酣、笑語生春。客中身，劇飲淋漓，誰主誰賓。　十年細讀藕園曲，儘移宮換羽，拍徧清新。接席何由，雲端悵望騤麟。須眉

展拜疑相識，向畫圖、凝想前因。是日拜心餘先生遺像 拂征輪。記取洪都，小駐兼旬。

齊天樂 正宮

謝蘊山先生招同胡雒君小飲蘇潭上，并示西魏書凡例。

夜涼翦燭蘇潭上，千秋是非同究。殺壘騰天，焦梨留案，曲直於今誰剖。流傳既久。算鶯蝶雄才，尚存紕繆。帝紀尊西，幾人能繼彥深後。　談餘還撿舊稿，發凡矜且慎，高論希有。太素遺編，行沖軼簡，可惜飄零難購。風窗對酒。笑褒貶紛紛，見聞都陋。異日書成，玉堂勞大手。

渡江雲 小石調

漢口旅舍題壁

樓高黃鶴遠，扁舟小泊，南望武昌城，西東山吐月，客夢初回，浩浩大江聲。疎燈照夜，激秋風、雄劍龍鳴。傾數杯、寂寥村酒，難消旅中情。　休驚。烏林赤壁，紫蓋黃旗，付辭人題詠，銷不盡、曹興劉蹶，魏戰吳爭。青山如故周郎去，算後來、誰是豪英。眠未穩，依然枕上詩成。

念奴嬌

汝寧懷古

戍樓吹角，正西風驅馬，孤城橫路。控引長淮形勢在，云是南朝懸瓠。浴鐵成羣，鳴笳結隊，都作沙場土。秋花開徧，髑髏相視無語。　奚況標榜虛聲，牛醫馬磨，頊頊誰憑據。賸有英雄居亂世，此論差能千古。唐代強藩，金源殺魄，留得閒詩句。停鞭遐想，葛陂何日龍去。

卜算子 仙呂宮

吹臺

騎馬汴城東，老樹秋風撼。寂寞梁王賸廢臺，滿地斜陽淡。　浩浩走驚沙，解轡還登覽。不見當年阮嗣宗，蓮寺來清梵。

戀繡衾

大梁元夜

梁園風細度玉簫。點春燈、梅蕊亂飄。漸隱約歌聲動。晃銀花、樓上翠翹。　湘簾半下紅窗媛，喜同心、樽酒夜邀。說不盡喁喁語。惹天涯、芳草夢遙。

齊天樂　正宮

同方子雲、洪稚存、徐朗齋、陳觀光、遊鐵塔寺。聽寺僧彈琴。

晴空遙見浮屠立。高低練垣遮護。紺色凝霄。青光照曉。疑有神工陶鑄。荒寒殿宇。看鴟尾斜陽。半縈煙樹。寂歷高天。一鈴風外學人語。　離披蒿艾滿目。綠痕沿斷砌。同散幽步。乍響疏鐘。初通曲徑。仿佛禪扉微露。僧枯地古。恰茶話依依。又添新句。後約重來。瘦桐休再鼓。　光覲最惡琴。聞人言琴必大詬之。

琵琶仙　黃鐘商

懷次原

生怕秋來。便牽動旅思。重重難釋。何意纔送西風。新寒更驚客。空折了疏梅一樹。奈無數、水程山驛。酒淺紅深。衣寒翠媛。誰共瑤席。　夢魂遠。同此離愁。恨車馬勞勞困行役。須倩曉雲扶起。向長安花陌。猶記取、香詞似錦。詠渼陂、翦破嬌碧。好句都說相思。倍憐標格。

摸魚兒

戊申秋過湯陰。不及訪圭塘遺址。即次圭塘欸乃集摸魚子韻。又集中此調起處。皆用鼂无咎買陂塘旋栽楊柳成句。今亦仍之。

買陂塘、旋栽楊柳。生平多少經務。巍然至正文章伯。也算濟時霖雨。吟化渚。料魏闕關心、不比梅花嶼。憑誰寄語。便黃閣三登。烏臺再入。

商略竟何趣。　歸來後。漫幸君恩見許。青雲將次干呂。乾坤俯仰兵戈滿。愁讀黍離章句。傾秫醑。共難弟嘉賓、小緝田家譜。行人眺古。悵馬跡匆匆。雞聲喔喔。何處問荒圃。

鷓鴣天　平調即林鐘羽

磁州道中荷花盛開

六月驅車暑未徂。滏陽風景勝三吳。宜人山似佳圖畫。稱意花如美丈夫。　雲擘絮。雨跳珠。紅情綠意兩相扶。環城野水菰蒲長。曾有鴛鴦作隊無。

高陽臺　商調

望蘇門山

黛影分螺。嵐光撲馬。雲邊秀色深深。一朵芙蓉。隨煙捧出疏林。何人脫屣蒼霞外。聽半天、吹下鸞音。想如今。公和去後。冷落登臨。　區區典午當塗際。笑英雄豎子。都付閒吟。抗手羣仙。卑他阮嘯嵇琴。青山不挽征夫駕。悵古歡、無路追尋。滌塵襟。空餘澗壑。似寫遐心。

瑞鶴仙　高平調亦入正宮

光武廟

六龍方鬪野。發突騎漁陽。邯鄲初駕。滹沱賴王霸。記蕪蔞亭側。燎衣郵舍。中原未下。不遑問、公孫躍馬。築雲臺、天上星辰。盡入中興圖畫。　休訝。赤符膺瑞。白水徵祥。半成虛話。雄風衙也。千載後孰眞假。但秋原古廟。椎牛釃酒。父老年年賽社。護桐江、一叟披裘。釣竿自把。

好事近　中呂宮亦入仙呂宮

正定道中小飲

秣馬鎮州城。城外荷花無數。解轡柳陰沽酒。看鶺鴒飛去。　太行天矯控中原。形勢自千古。莫問前朝興廢。有青山如故。

祝英臺近 越調

牛次原招同孫淵如、胡樹思、阮伯元、小飲秋影山房。

雪初晴、簾乍捲、新月照杯酒、吳筝齊鹽。花下聚良友。趁他寒夜沉沉、論文看劍、且休問、嚴城更漏。 半酣後、驗取春意潛迴。疎梅已如豆。一曲清歌、底用倩紅袖、相將鑄古陶今、唾壺敲缺。儘重酌、蒲桃盈斗。

滿庭芳 中呂宮

晏城曉發

斜月如眉、明星似李、栗栗霜壓征驂。撲衣濃翠、都是曉山嵐。高影離披滿地、知夾道、宮柳毿毿。凝眸處、微茫雉堞、獨在亂雅南。 休航。京洛夢、同心乍遠、無限情含。早宵輪晨鐸、風味重諳。十載勞薪苦矣、思諫果、何日回甘。全輪卻、枯僧擁絮、燈火閉茅菴。

戚氏 中呂調

端午日遊寶障湖

木蘭艭。衝波搖過翠雲矼。碧艾懸檐、絳榴堆几、俗敦厖。淙淙水流瀧。離騷吟罷憶南邦。靈均毅魄安在、佩芳人遠汨羅江。雲外何處、笙歌鼎沸、更鐃金鼓齊摐。漸衣香鬢影、柔櫓伊軋、都㪺船窗。 荊楚國士無雙。忠諫大節、直可配龍逢。神弥急、乍調郢曲、又犯吳腔。思離降。健筆萬石誰扛。且倒綠酒盈缸。線纏角黍、飯裹園荷、湖上薦蘺茳。 競看穿簾燕、攪浮水鴨、逐吠花尨。水戲今年最盛、赤金刀、厭虎更綠幢。雕題繡頷效邛駹、隔牆仕女嬌語喧、深巷且趁閒、迴棹依花港。早斜照、蕭寺鐘撞。傍華屏、蟹簖魚樁。那人家、不亞鹿門龐。向歸途、望沿城繡閣、盡爇銀釭。

法曲獻仙音 黃鐘商

揚州送葛菱溪。此調白石自注云、黃鐘商、俗名大石、南渡燕

樂七商起黃鐘。則此調與琵琶仙皆大石調也。

隋苑縈過。廣陵留滯、幾日欣同吟硯。燕啄晴泥、蝶飛芳草。匆匆又看春餞。恰正是前遊處、桃花映人面。 爲誰戀。聽驪歌、數聲催發。微醉後、還取碧牋重展。柳外綠波平。渺吳天、舟共人遠。落照孤帆、尚依稀。隔浦望見。悵離情千疊。那得并刀頻剪。

惜紅衣 無射宮

同方又輝、喬彞友、葉英多飲李艾塘處

煑酒方濃。烹鮮正熟。共來茅屋。驟雨敲荷。聲聲瀉寒玉。風微晝永。揮麈清談驚俗。幽獨。三徑冷香。散閒庭花竹。 高吟遠矚。簾捲黃昏。苔痕上階綠。競奇選勝。未足更然燭。十里畫船煙柳。軼事幾人能錄。待異書成後。秋樹借儂披讀。

念奴嬌 大石調

汪晉藩招同焦里堂小飲酒肆

蝶雲深處。見青帘偃蹇。蘿端飄出。試拓南窗招客坐。恰好煙疎風密。竹几無塵。花瓷有酒。大可開緗帙。芰荷香送。賴君消此長日。 自是吾輩疎狂。當壚眠藉。傭保何妨匹。作賦論兵俱逝水。樓上休彈瑤瑟。夜月三分。春風十里。往事猶能述。半酣歸去。碧桐涼沁吟筆。

摸魚兒

題汪損之家慶圖

護茅檐、枳花籬落。雙扉深掩清書。拂雲千尺靈椿古。回映北堂萱茂。還見否。有繞砌芝蘭、郁郁臨風秀。閒庭坐久。看雞哺猶兒。童闚雉子。佳瑞更誰有。 披圖處。想見君心孝友。紛華羞與相耦。嶺梅旋旋江蘺薄。何况滿蹊桃柳。營半畝。待荷耒江鄉、共作歸耕耦。蒔花釀酒。願慈竹平安。貞松健在。長此介麋壽。

一萼梅 高平宮

晚泊燕子磯

百尺危樓俯瞰江。山既崆峨、水又春撞。閒吹玉笛不成腔。風顫銀釭、月浸篷窗。 愁見牙檣燕一雙、詩筆休扛。酒盞難降。無端驚起隔花厖。船鼓逢逢。心事樁樁。

高陽臺 商調

同黃秋平焦里堂雨花臺觀劇

慷慨秦歌。婆娑楚舞。神前擊筑彈箏。尚有遺規。勝他吳下新聲。無端委巷談今古。混是非、底用譏評。鬱藍生、雜劇流傳，體例分明。 挺齋不作東籬去，算青藤玉茗。風氣初更。轆轉相師、可憐僞體爭鳴。何人禮失求諸野，悵碧天、無限遙情。暮雲輕。曲散人歸。月上高城。

水調歌頭 南呂商即歇指調

詞須擇調、如四字沁園春。五字水調歌頭。七字鷓鴣天。步蟾宮。皆玉田金淵所詞者。秋日登石頭城眺遠。偶製此闋。方家幸勿以未能免俗見誚也

天塹本天險、形勢控三州、一時多少豪傑。分付水東流。不見沉江鐵鎖、但見沉沙鐵戟，六代總浮漚。古堞土花碧。山鬼晝登樓。 霞散綺。濤湧雪。黯生愁。江山勝處。應有裙屐少年遊。已把齊竽吹裂。又把秦箏撥斷。重復看吳鈎。細數石城事。殘壘荻蘆秋。

蘭陵王 越調

臺城懷古

抱秋蘢。隱隱荒城送目。斜陽遠。波映女牆。寒浦縈迴鷺爭浴。逌然古意足。誰續南朝舊錄。曾樓外。憑弔故宮。六代君臣此鳴玉。 淒涼半樵牧。慨老去蕭郎。貽恨空谷。金甌一擲成殘局。算白馬如練。紫雲如

蓋、奴祥前後。咸晴穀。笑多事蠻觸。 蕉鹿。競馳逐。暗屈指千年。興廢何速。黃壚莫唱當時曲。怕擊碎秦缶。按殘燕筑。雄圖都盡，但細草。到處綠。

小重山令

高坐寺

寶月金容絡暗塵。琉璃青黯黮。照前因。老松歲久漸通神。孤雲外。曾見六朝人。 階下野狐馴。空山留故穴。幻中身。天風颯颯嘯荊榛。疎鐘寂。花雨潔苔茵。

摸魚兒

阻風燕子磯晤史望之小飲舟中

訝朝來、石尤方急。驚沙終日吹面。餘皇萬斛連檣泊。何況小舟如燕。情正倦。喜此際吟朋、恰向津亭見。煙蒲乍捲。更指點寒林。徘徊古岸。靜挹翠微遠。 蓬窗底。相對村醪酌徧。推盤銀鱠香軟。吳雲漠漠還西望。目送去帆千片。何足羨。笑世事環生、頃刻陰晴變。羈懷共遣。待詰旦開頭。長江直下。趁取好風便。

齊天樂

邵二雲先生招同談星符、牛次原、兩孝廉。魯習之、王畹馨、兩同年小集。

先生箋釋蟲魚倦。乘閒偶招畸士。竹牖煙疏。桐階日朗。無限西山晴翠。清言未已。便諧謔軒渠。亦徵經史。更啓名山、酒邊商略宋朝事。 高齋塵累不到。軟紅同作客。如許幽致。越飯抄雲。吳羹斫玉。都是江鄉風味。花光照几。恰香破盆梅。半含春意。曲曲迴欄。醉餘還共倚。

清波引

泊柳林閘

水隨天遠。驟漁汊笛聲宛轉。汶流清淺。柳疎翠猶展。夕影送煙雨。映帶芙蓉紅徧。賦情曾寄微波照。秋色有誰見。　高檣大艑、颭帆舉、輕迅似箭、漸迷蒼巘。但雲樹難辨。蓬窗數杯酒。恰愛青齊杳靄。望裏無限羈愁。醉時都遣。

摸魚兒

過程蘊光幽居

築幽棲、數椽臨水。重重花竹深護。柴扉只許同心到。三徑別通行路。開藥圃。愛面面軒窗、總是看山處。清樽共舉。指北苑烟林。南宮雨岫。宛在畫圖住。　徘徊久。自笑天涯倦旅。征衫時拂塵土。燕臺春色梁園雪。都傍馬蹄飛度。須記取。記此日佳游、恰好閒中遇。新詩漫與。向華子岡前。欒家瀨側。細領輞川趣。

側犯

撿書得章酌亭遺札。悽然有作。

淡煙送碧。綺窗一抹斜陽晚。塵案乍撿。得書中故人簡。愁如衛洗馬。懶似嵇中散。無限。猶自覺、離情滿柔翰。　空歌宋玉。不見吟魂返。人莫挽。玉樓成仙。路隔雲漢。記得蘿齋。共斟翠琖。如幻。於今爲誰凝盼。

湘月 雙調

宜興萬氏。專以四聲論詞。畏其嚴者多詆之。盧州先著尤甚。以爲宋詞宮調。必有秘傳。不在乎四聲。今按宋姜夔白石集滿江紅云。末句無心撲。歌者將心字融入去聲。方諧音律。徵招云。正宮齊天樂慢。前兩拍是徵調。故足成之。及考徵招起二句平仄。與齊天樂脗合。又宋史樂志載白石大樂議云。七音之協四聲。各有自然之理。王灼碧雞漫志。楊柳枝舊詞。起頭有側字平字之別。然則宋人皆以四聲定宮調。而萬氏之

說與古闇合也。先著妄人。甯足哂乎。余恆謂推步必驗諸天行。律呂必驗諸人聲。淺求之。樵歌牧唱。亦有律呂。若舍人聲。而別尋所謂宮調者。則雖美言可市。終成郢書燕說而已。今秋。舟過荆溪。感而賦此。以酧紅友。卽白石所云。念奴嬌鬲指聲也。按鬲指亦謂之過腔。念奴嬌本大石調。今吹入雙調。故曰過腔。謂以黃鐘商。過入夾鐘商也。

小舟盪月。正篷窗眺遠。涼夜支枕。罨畫溪光望不盡。百頃江鷗波浸。斷渚拖煙。高城擱雨。秋意蕭疎甚。樓臺明滅。數株楊柳低蔭。　空想堆絮園中。停尊按拍。製新詞如錦。律比中商。料後世、應有知音題品。花外簾空。山中雲杳。（謂中仙樂笑。）宮調無人審。臨風歌罷。扣舷聊佐清飲。

慶春宮

雪後泛舟孤山

晴意將迴。春痕微透。粉光研上湖光。雙鶴盤空。孤峰聳秀。小亭寒色蒼茫。照波清淺。是何處、疎梅破香。吟花人渺。雪後園林。孰與商量。　先生舊隱荒涼。憑眺柴門。酧酒盈觴。短短疎籬。深深曲徑。昔年曾岸華陽。此中佳處。不輸似、東皋醉鄉。晚來風緊。闌槳方移。凍合平岡。

醉垂鞭 正宮

春日湖上

草色接樓陰。長隄路。搖鞭去。匝地落花深。馬蹄何處尋。　無端縈惹動相思夢。別離心。擁袂盼青禽。唯聞橫笛音。

花心動 雙調

蔣湖

空碧玲瓏。傍湖滑岡巒。四圍迴抱。水學佩環。雲想衣裳。人去尚留丹竈。野棠開過春飄泊。井眉上、亂紅誰掃。隔深隖。東風緩遞。數聲幽鳥。

抱朴書成送老。回首望銅駝。洛陽難到。阮籍詠懷。郭璞遊仙。都是後先同調。合離風雨。羅浮側。笑王馬共他江表。問遺蛻煙霞。滿山路杳。

曲游春

西泠春泛。用草窗韻。

日煖湖光靜。望淺波凝練。機上新織。白舫青窗。露春痕都傍。柳叢花隙。十里珠簾隔。聽何處畫樓吹笛。愛遠山一抹濃嵐。含笑效人眉色。綺陌。晴雲弄碧。記前日輕寒。芳信猶勒。攜酒重來。早長堤黛染。短籬霞罩。落絮魚爭食。聚蘭槳水亭清寂。惹留儂夢影迷離。有誰認得。

草窗儂句。草窗作六字。梅川作七字。今從梅川用上三下四。梅川亦和草窗韻者。

湘江靜

表忠觀

陌上春深歸騎緩。望中原李花零亂。霜寒一劍。潮迴萬弩。怕誰穿錢眼。不著柘黃衣。擁旄節開門無患。孱孫納土。明廷報功。猶留得表忠觀。　莫菜薦。攜麥飯。奏神絃里巫初散。紅粧仕女。青袍父老。指南來新雁。落日寫闌銷。靈旗上疎風搖晚。英雄逝矣。行人弔古。空摩舊券。

高陽臺　商調

蘇隄泛舟至湖山神祠

燕蹙風來。鳩呼雨去。融融做出芳時。小約探春。舟輕不遣鷗知。蘭橈劃破浮萍影。啓翠奩都是琉璃。學蛾眉幾樹垂楊。次第成絲。　沿隄綠褪紅酣處。見參差金碧。微露叢祠。如此湖山。主持合有靈祇。麗人水畔乘春禊。爇瓣香同禮花枝。語遲遲。但說團欒。莫訴相思。

霓裳中序第一　商調

杭州府志。西馬塍有姜白石墓。乾隆甲寅冬。游湖上。尋之未

得。及晤鮑君淥飲。始知在武林門外。約暇時同訪。且擬表石於其上。各填一詞紀之。未幾。余之官宛陵。遂不果。途中耿耿。即用白石韻賦此解。庶他日重游踐前約也

湖山自秀極。隱隱前游。仍記得。探古莫辭倦力。怕情夢易沉。吟魂難索。樓陰樹隙。悵斷碑。誰問詞客。梅邊月。此番照我。尚作舊時色。　寥寂。句昏塵壁。況小徑疎烟細織。空叢何處故跡。草綠裙腰。僅見阡陌。話餘空太息。更指點雙峰送碧。他年約。同尋坏土。小酹畫船側。草窗作後半闋多一字。然此調創自白石。宜從之。

百字令　大石調

阮伯元閣學。以重建曝書亭落成。再用竹垞圖韻新詞見寄。依韻奉和。

小長蘆畔。記烏篷支雨。抽帆曾泊。曝後遺書知在否。寂寞空亭囑託。載酒探幽。研經送老。想像先生樂。風微人往。岸花猶自開落。　今日使者南來。衡文訪獻。事事勞參酌。撿點荒煙尋舊址。更葺桐窗松幕。拓取鷗波。分將鶴俸。負此舟藏壑。新詞遙和。爲君重按宮角。

元作　儀徵　阮　元　芸臺

雙垞荒矣。問誰從潞水。書船回泊。經卷詩篇零落後。魂夢向誰棲託。把酒能招。披圖相慰。畢竟歸來樂。修成亭子。我來重爲君落。　才見五馬行春。雙鳧漾水。同此頻斟酌。尚有孫枝桐葉在。護爾西風蓬幕。伊太守授其元孫館賦。元又拔其元孫入學。疊石栽花。引牆圍竹。依舊成林壑。者番題柱。夕陽休彌牛角。

齊天樂　正宮

蒲圻張耘溪。登岱。見德星巖石上。刻其尊人白蕁翁所作銘。下馬拜之。羅兩峰爲繪岱宗拜石圖。同人題者甚衆。遂賦此

解。

向平五嶽游踪徧、天門雪鴻曾住。碧玉簪成。青霞鑪破。留得驚人奇句。椿風傲雨。算兕物年年。夜深呵護。令子重來。舊題猶在數峰古。

摩挲當日手蹟。夕陽牛礪角。瞻戀難去。竹素頻鈔。氈椎細拓。再拜秋雲深處。鬚眉認取。恰想像圖中。口吟心慕。至性纏綿。老顛休並舉。

又

題孫雨窗公子香稻邨莊圖

枳籬短短柴扉靜。高低翠畦環繞。岫擁青來。波扶綠起。都入晴窗憑眺。烏皮書倦。便時覺檐牙。稻花香到。瘦柳垂陰。夕陽牛背笛聲小。

恆農恆士最古。帶經鋤依後。閒坐芳草。種樹新編。區田舊法。多少生平懷抱。秋成萬寶。愛場圃如京。倚欄吟嘯。指點雲邊。桂香應更好。

梅邊吹笛譜補錄

花犯

甲子秋。仲宣州官廨春海棠盛開。施雪帆以花犯新詞見示。按花犯本一百二字。清眞、千里、夢窗、碧山、諸作皆然。今雪帆詞祇一百字。蓋用弁陽水仙詞體也。考蘋洲漁笛譜。此詞題日繡鸞鳳花犯。亦一百二字。竹垞詞綜誤脫二字耳。竊謂此調製自淸眞。所用去上句法諧婉處。皆宜恪遵之。乃和以賓焉。

倚雕欄。嫣然顧影。天寒映羅袖。碧雲方瘦。纔半卷湘簾。疑是春晝。似嫌定惠文章舊。翻新眞未有。試悄問、小山僊客。紅粧曾見否。

清秋更吟杜秋詩。猨姿睡醒未。宵涼初透。裁蜀錦。何人倩素娥重繡。西風

外暈生笑臉。應不比朱昏朝帶酒。但祝取美人長在。黃花同耐久。

雙調折桂令

讀董解元西廂記 東鍾

柳絲亭。換羽移宮。寶甫何因。處處雷同。尺素緘愁。泥金報捷。佛殿奇逢。論衡本。都非蔡邕。月蝕詩。活剝盧仝。舉世推崇。妄別妍媸。誤殺兒童。

又

贈桃花庵西厓上人 先天

坐團蒲。參破詩禪。悟比黃梅。俊若青蓮。嘯虎山中。釣魚磯上。騎鶴雲邊。繙貝葉。棲心梵典。擁桃花。稽首人天。淺醉閒眠。不是彌陀。也是神仙。

水仙子

聞新曲作 眞文

歌殘越調鬭鵪鶉。又唱黃鐘點絳脣。北科南介無人問。是誰家新院本。早庚青、走入眞文。官調幾曾辨。務頭全未論。吳語難分。

慶宣和

送別 蕭豪

柳外春風送畫橈。別意蕭條。極目烟波路迢迢。去了去了。

閨情 支思

曲沼芹泥夜雨滋。軟語參差。愛殺雕梁並棲時。燕子燕子。

又 桓歡

坐對天邊白玉盤。小摟輕紈。月影今宵共團圞。正滿正滿。

芭蕉 魚模

綠滿閒庭五月初。大葉扶疏。最好宵來碧窗虛。驟雨驟雨。

商調山坡羊

嘲人效喬夢符 江留

郎言多饞、娘言多詎、兩般都在奴心上。費思量。費推詳。未能排解翻惆悵。男兒運來當自強。娘休笑郎。郎休怨娘、

越調小桃紅

醉中作 皆來

眼中何處是蓬萊。笑指青雲外。塵世無如醉鄉。大甕新開、一豪歸去君休怪。心空四海。神遊三代、屈指幾人材、

中呂紅繡鞋

眞州秋泛 尤侯

遙指煙中高岫。緩搖江上輕舟。習習微涼報新秋。芙蓉臨水榭。楊柳隔溪樓。酒家何處有。

朝天子

夜思 東鍾

塞鴻砌蛩。萬里西風、送隴雲迢遞海天空、一枕遊仙夢、好景誰同。良宵誰共、高歌曲未終。惱公醉翁。打破黃虀甕。

赤壁圖 蕭豪

漢朝魏朝。畫裏容高嘯。大江東去響寒濤。總是淒涼調。葛相心勞、周郎年少。英雄久寂寥。大喬小喬。一片斜陽照。

早春 監咸

翠嵐碧潭。掩映芙蓉檻。綠楊遮戶影毿毿。幾縷春雲暗。蛺蝶分探。鴛鴦同泛。粧成情半含。玉簪素衫。更比梅花淡。

南呂四塊玉

題李問原數椽瀟灑臨溪屋 眞文

歌詠懷、吟招隱。客到閒庭破苔痕。眼前名利君休問。柳抱村、花映門。酒在尊。

又 寒山

地靜深。人蕭散。鎮日閒軒對青山。倦來欹枕飢餐飯。水半灣。屋兩間。竹數竿。

南商調黃鶯兒

讀錄鬼簿 魚模

鄙語未全虛。稗官家有董狐。何人錄鬼編成簿。同樂院。燕青博魚。景陽岡。武松打虎。摘星樓。殷紂誅賢處、笑狂夫。醢雞甕裏。嗤點古人書。

二韭室詩餘別集

陳壽祺著

二韭室詩餘別集

山陰陳祺壽撰

臨江仙 新月

一抹蛾眉纖樣、阿誰畫向黃昏。亭亭怯怯殢微雲。相思正好、瘦影殢花魂。　最是閒簾拜處、清暉斜逗羅裙。美人纖指掐微痕。朝來明鏡裏、深淺吮郎勻。

南浦月 春閨送別

一夜離愁、朝來清減腰支細。落花聲裏。門外天涯地。　楊柳依依、飛絮渾無際。君知未。任風拋棄。總寓纏綿意。

金縷曲 賀研雲童二三娶、時九月望日也、

月色團圞矣。倩姮娥、重描鸞譜、照來花底。穠帳擁烟銀燭小、珍重晚

秋天氣。須瞞過鐙邊涼意。試問劉郎前度後、到而今、債欠相思幾。好打疊、那人替。　魚犀偷整嬌回睇。儘綢繆同心小字、風流印臂。兩次情天教恨補、贏得紅絲再繫。者纔是、三生豔記。漫道胡盧依樣畫、算美人、稿定重新起。肯寄我、玉臺體。

沁園春 書美人

彼美人兮、是耶非耶、立而望之。看冰肌瘦削、玉肩微嚲、苔階悄立、無限嬌癡。畫稱紅蕉、香輸綠萼、小字端宜贈雪兒。含情處、正花飛數點、纖手拈時。　天仙謫下瑤池。無可奈、珊珊步也遲。縱心寒如水、腸枯似井、花天月地、一樣相思。怨共雲團、迴兼風舞、多少春愁強自支。銷魂候、又夕陽庭院、此恨誰知。

洞仙歌 癸丑春、從友人借閱畫餘書、得讀青萋半幀、款署蕭娘、係以美人譜詞宗閨友和者、中列洞仙歌類次六字、原詞不錄、惜哉、南窗無偶、按調填之、亦消盡法也、

銀箆膩處、正晨妝催後。春嚲雲鬟影憐瘦。看憨傳半面、豔疊同心、明鏡裏、巧把相思綰就。　高低隨意好、新樣傳來、笑問檀奴稱宜否。釵尾燕茸新、重薰豪犀、又午睡、惺忪時候。待茉莉、夜深鬢邊開、有別樣幽香、枕函消受。

惜分飛 送春

和淚和愁黏幾許。都做天涯飛絮。夢斷尋何處。綠紗窗外愔愔雨。　春光此別渾無主。定到那人邊去。花下丁寧語。見時千萬和郎住。

洞仙歌 記夢

遊仙一夢、怎生生驚醒。妥貼殘魂到欹枕。似分明記得、小扇輕衫、正贏箇、夜月紅樓人靜。　春痕無覓處、點點牀頭、影事模糊怕重問。好个可憐宵、獨自溫存、聽簷外、亂更淒緊。倘得个、斷夢續花邊、願魂化銀蟾、描伊小影。

西子妝

詩夢檢涼茶烟誤晚秋竟商量一半。疏痕紅上蓼花枝笑斜陽、何曾夢慣。調停酒醆。莫先被鸚哥偷喚燕歸來又描摹愁豪月明池館。煙波遠、獨自假寒燈影如儂擁西風吹恨到妝樓悄黃昏、玉釵敲斷。海棠不管贏得个、相思零亂。澗朝來多少魂銷枕畔。

菩薩鬘

閒攜酒榼尋花去。篷聲吹徹瀟瀟雨。雨過對花涼。春山底樣香。柳陰穿逕曲。好鳥如人熟。流水夕陽中。白雲波底紅。

柳梢青 慈

鎮日懨懨。羅衾熨遍夢也人憐。梅子心情石榴滋味併做酸甜。金鍼撇了還拈。酒醒處、斜陽半簾。依樣描來。和盤托出只此眉尖。

菩薩蠻 廿七黎莊題扇

酒盃不慣愁滋味。閒情商略秋燈裏。今夜玉衾孤。紅樓睡也無。起來窗未曙。殘夢風吹去。若解箇儂心。吹他向那人。

太常引

春風不管箇儂癡。幾文賺歸期。剛待不相思。又偷把、金釵卜伊。慵心地搗衾尋遍夢也把人欺。夢若果真時。也留個、薄情影兒。

洞仙歌

玉簫訪艷記小梁橋過。門掩花陰淨珠唾。正粉闌雙燕喚起梳頭消受者、半晌脂香閒坐。　妝成嬌顧影背呢星數茸睫惺忪貼烟妥。腕地袴花涼罩上輕容問簾外、小風寒麼。看笑撚、花枝立郎邊但儌幸相憐無言都可。

前拍

綠窗晝靜算蕭郎重到。窣地湘簾影都悄。有濛濛花氣貼向衾邊濃

睡裏、越顯箇人嬌小。　玉兔香未滅小枕低鬟羅帳垂垂護烟曉。好夢向誰邊些子春痕偶箇裏、朦朧欲笑。怪鸚母、簷前說人來忽驚覺撞身梨窩紅了。

前拍

渭城唱罷沸閒情多少。眼底安排甚般好。算麝巾緘淚鴛軫商愁便飄泊、也合幾生修到。　慵心微月白涼入鷺衫幾點秋星帶花曉。月也可憐生如此離筵偏要爲愁人雙照。縱容易、明年得重來恐別後櫻桃啼鶯都老。

前拍

久拚拋卻怎今宵驀地。舊事重重又兜起。算秋邊賭句花底評香生換了獨自扶頭滋味。　玉樓何處是青鳥銀屏花葉書成怎生寄。紅豆種西風采向天涯知此是、相思根蒂。只密意、如絲不能拈待織就迴文一星星記。

望江南 丙辰冬仲由大梁赴袁江車行每日記一詞共得十一解昨檢故篋僅存其二餘則散失不復記憶矣因譜錄于此

歸去也。斜日下睢州。郭外不曾閑戰馬門前猶自臥耕牛。香稻幾家收。

歸去也。天外戰雲愁。旗影碧搖殘堞角塔尖紅過亂山頭。無恙到徐州。

醉花陰 歲暮東園生

斷魂風雨無憑準。賺煞花情性。移燭向燈邊一箇情人兩箇相思影。　酒懷不耐秋宵冷。殘夢愁中醒。縱不憶人時藥氣羅衾也念些兒病。

卜算子 十二夜窗雙提

好箇可憐宵，打疊閑衾枕。月自團圞酒自溫，夢自秋邊冷。　續續漏聲沈，漠漠茶烟醒。紅是燈兒綠是窗，瘦是人兒影。

虞美人　三月十一，海上臥病，閩浙省寇警，欲歸未能，感怙此解。

牡丹花底紅闌折。燕與人俱客。閒情已是不禁春。何況春來小病與愁并。　飄零身世傷離亂。不管絲魂斷。家書一紙未開緘。先向題籤兩字看平安。

洞仙歌

懨懨睡起，把夢痕重認。十二紅樓斷芳訊。笑朦朧燕子，生怕春愁，先悄地、覓箇香巢棲穩。　孤雲吹不斷，剪了還連，影事淒涼怕相問。容易說無情，道是天涯，却偏又、隔花人近。也忒煞、難猜個中緣，賸一縷情絲，儘人消領。

醉花陰　山樓即景，和玉森廷同年韻。

畫船細雨黃花瘦。羅扇新涼透。水樣好秋宵，商略清遊，莫放西風舊。　水沈香屑溫金獸。月色明如畫。人倚水窗邊，脈脈銀河，吹墮天孫宿。

滿江紅　蘅客以團扇屬畫牡丹，書自填滿江紅詞寄人，即次原韻調之。

箇樣風懷，剛寫上、砑金羅扇。算一捻、團圞深意，除花曾見。粉葉羞攏衫影薄，唾茸嬌沁脂香煖。問鬢邊、春色畫中愁，誰長短。　巾麝冷，銀梔券。琴雁瘦，紅蘭怨。怎珠簾無賴，夢隨人遠。翠幔小風雛燕病，綠楊殘月啼鵑懶。又幾時、花底訴相思，憑肩看。

前調　美人抹胸，燈下擊鉢唱韻，與叔子越樓同作。

熨貼春愁，正深護、玉窩溫處。看半褶、訶黎新樣，微熏蘭炷。繡襬軟兜胡蝶翅，錦袿尖簇春鸚咮。背銀鐙、羞影解春衫，防輕露。　遮爪印，圍腰素。情密密，緘如許。記郎心却月，定情偷賦。粉頸斜縈珠一索，雪脯

暖約金雙縷。算玉包、肚曲最銷魂，鸞簫訴。

前調　美人鞋尖，與越樓同作。

衜出珍珠，恰鳳嘴、纖纖新染。看拖逗、鬱金裙縫，半鉤春淺。握處巧分菱角瘦，兜時暗刺苔鬟軟。更迷藏、簾底一絲紅，忘遮掩。　疎雨陌，東風院。閒立處，情何限。怪落花無賴，春痕偷翦。莎徑蹴毬金縷濕，秋堂點拍香絇煖。道蘭芽、一樣可人憐，量還欠。

雨中花

驀地相逢無可說。悄攜手、畫闌干折。耳葉羞紅，眉梢譴翠，春在桃花月。　燕子分明還記得。怎瞞過、東風消息。水樣輕寒，烟般斷夢，瘦了春衫襭。

青芙館詞鈔

陳壽祺著

山陰陳壽祺珊士

連理枝 秋曉

煙雨絲絲絆。鷄鵲聲聲喚。殘葉團秋，孤鐙絮夢，獨眠人慣。算閒庭紅上女兒花，奈昨宵風嬾。

金縷衣

往事休回首。歎頻年、槐花踏遍，青衫依舊。恨地歡場同一夢，賺得離愁盈斗。飄泊意、天公知否。薪米妻孥增太息，甚悲涼、況味拼消受。淚似水、遍衣袖。　蕭蕭落葉西風驟。況又是、斷煙衰柳，傷心時候。秋與詩人同一搞，都比前番損瘦。算好事、今真辜負。冷落扁舟租一葉，且斜陽、料理蘆花酒。謀一醉、他何有。

洞仙歌

冥冥悄悄，把殘更挨坐。一點疏燈夢挑破。算情絲縷縷，斷了還連，儘做弄、鐙下離人一箇。　小窗愁憶處，無限淒涼，心上安排甚時妥。吹篴玉梅邊，青子星星，問此意、梅還知麼。生恨著、薄倖負春光，能者樣團欒，酸心都可。

秦樓月 題美人背立圖

春風倦。美人背立秋千院。秋千院。綵繩扶下，玉釵猶顫。　丹青想像芙蓉面。驚鴻小影休呼轉。休呼轉。紅顏千古，幾人青眼。

洞仙歌

梧桐雨歇，把新秋做就。紅得斜陽影都瘦。喜挑笙涼沁，蕉扇寒知，恰羸箇、試茗焚香時候。　水晶簾捲處，初月描來，出色鵝黃蘸詩袖。簾外碧闌干，闌角疏紅，剛昨夜、曉風吹透。更何須、高處羨瓊樓，便一枕花陰，儘堪消受。

浪淘沙

新綠冪三分。燕子斜曛。碧衫消瘦到吟魂。幾點楊花飛不定，撲碎春痕。　香倩玉奴熏。商略清尊。闌干絲雨濕黃昏。自覊鸞簫吹小令，好箇閒門。

人月圓 乙卯立春

脂毫點出宜春字，小閣鎖蕭閒。芹芽粉餅，勞他纖手，商略杯盤。　三分酒意，二分詩思，一寸春寒。蜜梅花底，夕陽似水，人倚闌干。

百字令 大寒後一日，同孫子九、周雪歐、光祖、卓人、瀾、孫雲叔、星譽、季凱、星諾、王平子、星諴、宵雲上人，宿平水傳經寺。分韻得此字。

天風颯颯，把酒人吹入，白雲深裏。列岫不扃寒碧破，衣袂冷攙松氣。踏葉知門，沿鐘得寺，小坐蒲團地。諸天梵寂、茶香清沁詩肺。　試問

恨芊寒山、者般滋味、有幾人知此。簷外梅花花上月、花底疏窗六扨。吟許猿聽、夢邀鶴共、也算閒公事。他年重到、遊蹤笑指流水。

剔銀鐙 秋柳

羌笛何人吹起。幾筆白門秋意。濯濯遊魂、絲絲清怨、攔入畫眉峰底。斜陽影裏、綰瘦也、西風知未。 說甚風流舊事。張緒而今老矣。清夢如煙、閒愁似水、情緒鎮懨懨地。獨寒月露。回首也、相思千里。

青玉案

二分涼月花陰漏。記小院、閒時候。廿四晶屏花影瘦。幽香一縷、染來羅袖、秋色黃於酒。 月痕依樣移花甃。空照得、青衫舊。想見紅樓妝卸後。別無人處、蘭燈如豆、夢去能尋否。

眼兒媚

綠窗風雨鎖無休。香意鎖雲篝。無情芳草、有情燕子、一樣春愁。 刺桐花落寒無力、春晚怕登樓。知他那裏、捲簾人獨、午夢扶頭。

念奴嬌 送同年生陳午亭之春明

整頓春衫、又遊子驪歌、一聲唱徹。門外落紅如雨亂、春晚那堪離別。細雨吹愁、輕寒載夢、客路怎將息。朝來何處、小詞聊壯行色。 遙想草長江南、羣鶯啼遍、好箇春三月。山色尊前江枕底、準備龍川詩筆。寄語盧溝、無邊楊柳、千里休相憶。明年春好、與君同醉寒食。

一斛珠

春寬影窄。芳心不慣花邊別。綠窗夢醒痕難覓。敢被東風、吹到人人側。 玉梟燙遍羅衾褶。春寒不禁相思熱。銷魂又近清明節。撲簌簾旌、幾點梨花雪。

高陽臺

輭帳擡煙、疏鐙暈雨、晚來儘又蕭蕭。獨客天涯、可憐閒煞今宵。明知

秋思千儂甚。奈秋來、著意無聊。又何時、銀鴨香溫、心字同燒。 聆娉瘦影和人醒、看冷清清地、說也魂銷。底事西風、無端吹散迴潮。年來紅豆拋多少、剩黃昏、者樣迢迢。更淒涼、玉笛誰家、吹出春嬌。

百字令 丙辰春分日。發魚溝。同叔雲周子作。

問儂底事、把別離舊稿、從新做起。箇樣春懷誰寫得、算有柳枝能替。瘦馬馱愁、短鞭兜恨、淚溼青衫子。宵來何處、一鐙搖夢千里。 還記晴雪東風、草堂人日、別酒梅花底。細雨郵程三十日、容易春分過矣。慈母裁衣、閨人卜鏡、花裏重門閉。飛鴻北去、江南一字難寄。

清平樂 丙辰九月初二夜。爲吳子儁同年題菊花畫冊。遲明。余即南返矣。

吳綾畫疏籬幾稜。點綴西風影。花與離人同瘦損。閒煞故園秋興。 取寒香。那堪相對他鄉。縱便明朝歸去、已教辜負重陽。

高陽臺 寄春明叔雲前輩。兼示翁巳齋。黃貞香。楊芷瑚三君。時丙辰重九。客容城縣署。

十里荒煙、幾行衰柳、斜陽瘦煞今朝。歸去來兮、西風斷送征軺。離心早已先秋碎、又能禁、幾度魂銷。更淒涼、重陽到也、著意蕭蕭。 遙知著展登高處、定黃花插帽、紅袖吹簫。有客天涯、可曾憶到深宵。呼鐙重草相思字、算相思、寄也無聊。朧窗前、秋雨聲聲、滴碎芭蕉。

南歌子 柴城題壁

醉客金坡酒、泥人玉局詩。一年最好菊花時。難道忍心撇了、不相思。 冷月郵雞唱、悲風棧馬嘶。孤衾剛待懺情癡。可奈夢回鐙影、雨絲絲。

前調 內邱題壁

夜月紅螺酒、春風紫鳳簫。箇儂何處漏迢迢。消受一杯冷茗、過今宵。 布被和愁擁、殘燈帶影挑。未曾睡好已魂銷。知否淒涼孤店、又明朝。

洞仙歌

孟冬過了，算歸期須定。若再羈遲甚時準。況三間老屋，開了梅花，早有個、綠酒紅爐相等。　鴛鴦三十六，細雨郵程，隨意排來睡都穩。底事苦淹留、鏡裏芙容，難道是、飄零小影。快打疊、扁舟白雲邊，莫輸與江南，鯉魚風信。

惜餘春慢　睢州題壁

紗影搖星，雲痕凍月，馬首曉風吹亂。草枯鷹健，木禿鴉寒，滿眼秋光都變。說甚封侯少年，歲暮飄零，夢沈書遠。算三千歸路，大河南去，商量一半。　故園裏、蠟粉墻西，窗梅花底，知否暗香吹滿。花邊明月，月底闌干，閒煞也無人管。料得蘭閨夜寒，細數歸期，金釵劃遍。道天涯一樣銷魂，拚底爲伊腸斷。

月底修簫譜　謝家集對月感賦

柝聲沈，人語寂。土坑蘆林，獨客自憐惜。一年能幾團圓，可憐今夜，拚草草者般辜得。　甚時節。還記月底吹簫，羅衣豔秋雪。冷慣姮娥，解作十分色。分明月共人嬌，人今千里，空帶得花邊明月。

洞仙歌　夜發廣城，道中見燒火甚槃，詁此解之。時捻匪滋事，兵燹頻仍，自廣城至嶗山，赤地幾三百里矣。

明明滅滅，問游魂誰管。蔓草寒煙煞零亂。算故人認得，纔近衣邊，驀又被、一陣迴風吹散。　都來明月下，點點星星，壞壁荒原自淒戀。劫土膩殘灰，難道他生，還消受、飄零幽怨。歎碧血、模糊可憐宵，便化做寒花，也應腸斷。

謝秋娘

腸斷處，舊事費思量。記得消寒逢一九，鐙梅花上雪都黃。人立小迴廊。

攤破浣溪紗　雙溪題壁

記得西風別酒闌。一聲河滿溼歌衫。花露滿身眠不得，月初三。　客路何人憐燹火，亂愁和月度關山。一寸春光千里夢，早梅殘。

相見歡　桃源道中見梅花感賦

春光漏洩梅花。暗香斜。料得有人無睡立簷牙。　三分竹、二分屋。是儂家。可惜箇儂今夜尚天涯。

陂塘柳　丁巳春季，杭州客夜坐雨，與琴子陶二同作。

又黃昏、兩三點雨，零星消得魂盡。春愁水樣渾無着，紅煞一痕鐙影。風不定。便不是離人，也爲花愁損。客窗人靜。料絮影搜香，都無是處，今夜怎生聽。　殘更亂，攪得相思都冷。夢兒和燕同醒。縱教春列傷心雨，也合憐儂些病。聲又緊。算人自無聊，錯把芭蕉恨。倦敧孤枕。知幾處紅樓，斷腸一例，試喚曉鶯問。

水調歌頭　月夜泛舟西湖，誦東坡水調歌頭，玉字瓊樓，去人不遠，即倚聲和之。

日得鑑湖月，來薦水仙王。何年赤鳳騎去，煙水自蒼蒼。不管綠蘿瘦死，贏得殘柳，愁到酒般黃。之子渺何許，天影落秋塘。　放鶴嶼，觀魚港，聽鶯莊。湖山別後無恙，此樂定誰償。爲問沙頭鷗鷺，知否今宵詞客，猶有老髯狂。玉篴自吟弄，冷咽水龍腔。

湘月　題丁琴司馬惜煙人春佩芬重九湘湖紀遊册子。

秋江畫舸，問盈盈何處，神仙眷屬。三尺蒓漪風力軟，薰得羅衫都綠。佩摘秋芬，琴調古韻，人影清於菊。墨痕涼沁，茶香飛上詩幅。　更好選勝奇峰，一層更上，俯瞰湘流曲。繡履風香苔徑窄，消受湖山清福。巒翠評眉，波光韻鬢，句在秋邊續。歸來庭院，新詩笑倩鶯讀。

減字木蘭花　二首

影兒和我。點點相看鐙一箇。甚處紅樓。香夢如雲裊玉鉤。　更無情緒。無賴東風吹笑語。說也銷魂。孤枕淒涼數雨聲。

夢兒無定。醒了又眠眠又醒。索性呼燈。拚底今宵睡不成。　五更將近。側側曉風詩袖冷。無可如何。且自溫存到被窩。

南鄉子　浦江阻雨

晴雨忒無憑。賺煞愁人昨夜星。難道西風都錯誤。分明。枕上芭蕉葉葉聲。　何處是歸程。香鎖屏山十二層。夢裏蕭蕭聽不得。忪惺。自砌鄉愁到五更。

浣溪紗　二首

雲髻花鬟金粟蟲。銀鐙珠索醉春紅。玉兒甜酒語喁喁。　上樹何時見梧子。摘花切莫罷蓮儂。背郎猜到箇情衷。

水樣秋宵乳樣天。小屏山外碧闌干。闌干曾倚月中看。　繡帶腰寬楊柳瘦。金釵鬟溜牡丹寒。相思今夕况當年。

南鄉子

孤舫又斜陽。纔子離家夜便長。知道秋心禁不得。思量。瞞過鐙邊一味涼。　七十二鴛鴦。記否金鳧試晚香。月樣纏綿天樣遠。凄涼。不是秋來側斷腸。

浣溪紗　秋夜聞笛，戲拈此解。

葉葉梧桐葉葉蕉。可堪秋意鎮蕭蕭。不須風雨也魂銷。　涼夜正除孤客思。月明誰理美人簫。一絲秋怨攔花梢。

祝英臺近　浦江客邸書壁

帳撩煙。燈弄影。寒煖煞難定。葉葉芭蕉。葉葉做秋信。可憐客子天涯。離魂易斷。偏者樣、雨晴無準。　人未寢。瑤箏一十三弦。千山萬山冷。去也無從。住也又為甚。儘教拍入紅牙。做伊幽怨。好寄與、悲秋人聽。

摸魚兒　樊榭老人有和女士陳坤維貴元詩。今詩冊藏同鄉生方子維宗城家。戊午七月。子維出詩把示。人代已更。墨蹟未來。爲拈此解紀之。

問誰家、紅蠶細字。押向元人詩尾。小詩曲與迴腸寫。此三恨玉紋難替。妝閣底。道典盡琴書。把卷留無計。十年人意。有花下零脂。香邊賸墨。沁入硬黃裏。　披吟處。愁絕香歛舊事。今朝重又題起。青衫自古拚蕉萃。不信紅顏一例。悲更喜。贏異代憐才。姓氏詞人記。蘭閨知未。有多少芳魂、蓬門零落。煙草碧無際。

浪淘沙　八月朔日，武林寓齋夜坐，感賦。

獨自倚挑笙。水樣簾旌。相思如夢未分明。透得玲瓏秋影子。只有疏燈。　夜色冷瑤琴。十二晶屏。閒愁和月寫零星。落葉寒螢同一院。各自秋聲。

鷓鴣天

秋滿瑤琴曲裏心。芭蕉分綠上簾心。迴文不寫香羅扇。生怕郎看兩樣心。　花並蒂。鳥同心。黃金合鑄箇人心。語郎細認悲懽字。兩樣排場一樣心。

卜算子　秋日重遊西湖，寄陶琴子會稽。

記得曉春時。同泛西泠艇。酒樣湖光乳樣波。綠嫩煙無影。　纔說送東風。又換西風冷。玉藕花疏不耐紅。秋共鴛鴦醒。

前調　七月初六日，渡黃浦江，登西湖紀遊韻。

萬頃荻花湖。三尺瓜皮艇。樹外秋帆帆外雲。雲外斜陽影。　風向水邊來。吹得詩衾冷。夜靜閑鷗自在眠。孤月煙中醒。

水調歌頭　中元，浦江客邸對月，感賦。

人在萬山頂。明月不能高。老蟾今夜嫵媚。爲我照青袍。吟弄碧雲深處。摘得秋星盈把。帶綠煑松飄。飛泉究不住。一白界峯腰。　還記否。瓜步夢。秣陵濤。可憐廿四橋月。冷咽玉人簫。試把素娥拍醒。譜入淒涼曲子。天也怕魂銷。砧聲響何處。萬里玉關遙。

人月圓

蘭閨纔送春歸了。底又送郎行。昨宵燈影。明朝鞭影。今夜分明。 平蕪漠漠傷心一碧。何處征程。斷魂風雨。銷魂山水。廿四銀屏。

踏莎美人

金屋留春。珠鐙護曉。鈿箏恰稱年華小。分明人語綠窗紗。難道闌干一角即天涯。 借病瞞愁。將癡替怨。離魂些子風吹斷。者情除是燕鶯憐。也覓朝來消瘦過春前。

菩薩蠻

櫻桃樹底珠簾卷。春情膩得紅闌軟。明月好今宵。相思雙玉簫。 郎情香篆細。妾意如花氣。花氣著香時。氤氳兩不知。

羅敷豔歌 戲贈東溟生

分明昨夜銀黃月。月底簾櫳。小語惺忪。露在秋蓮瓣上紅。 蘆花搖醒鴛鴦夢。人倚西風。欲睡還慵。自劃爐灰寫箇儂。

南歌子

香鴨心都冷。燈鳧影尚溫。藥煙無力上簾心。贏有秋魂和病帖蕭衾。 宛轉亭三面。玲瓏月二分。扶頭花底小逡巡。數遍闌干獨自又迴身。

南鄉子

客館恁淒清。涼雨疏疏酒半醒。十二雲窗都掩了。玲瓏。夢逐燈花墮一星。 水漾越羅衾。熨帖閒愁到五更。簾外蕭蕭梧葉落。惺忪。病與秋寒各自生。

醉花陰

月嫩花溫宵再閏。醉舞文鴛錦。一霎畫屏間。別院吹笙。酒向愁邊醒。 繡戶不扃樺燭冷。閒煞珊瑚枕。負手鏡臺邊。窄地紅簾。一個秋人影。

卜算子

丁倒懊儂歌。零亂相思豆。寶枕紗廚獨自秋。簷角烏啼候。 怯怯木犀風。默默蓮花漏。月與愁人各自醒。一樣傷心瘦。

南歌子

藥氣熏琴軫。茶煙上鬢絲。玲瓏病骨怕秋知。難道忍心瘦到十分時。 冷煖和誰語。懽愁強自支。客中賸和故人詩。聊把黃花折寄兩三枝。

醉花陰 海上重九

去年人在容城驛。醉把黃花折。海上又重陽。一樣花時。兩樣花邊客。 清遊借得登高屐。大好西風節。莫漫費閒愁。酒是他鄉。月是家鄉月。

眼兒媚

暝暝簾幕夕陽時。秋影閣烟絲。柳梢西畔。闌干千二。沒箇人兒。 望何處閒庭院。花外一鶯啼。假山兜轉。蟬衫麝帊。驀地逢伊。

南鄉子

池館畫冥冥。匝地輕烟誤晚晴。掛得柳絲斜照在。惺忪。一樹桃花隔水明。 雨意鎖燈屏。紫棧銅鳧別樣清。料得水窗秋夢醒。玲瓏。剗襪香階看月生。

醉花陰

井鵶啼夢鐙紗曙。商略秋情緒。睡起恁懨懨。賸月零香。都是傷心處。 天涯冷落黃花句。人與愁同住。漠漠水邊樓。過了重陽。猶有閒風雨。

南浦月 九月望夕。與叔子洋涇堤步月。感拈此解。

夾道夷花．夜深一帶傷心碧。賈樓鄰壁。燈火零星出。半揩紅橋．閒煞無人立。拚愁絕。秋光海色。併做今宵月。

翠樓吟

金鴨留香．玉鵝熨夢．誰道匆匆歸去。夕陽烟草外．驀兜起、一絲離緒。閒情無據。記酒醒燈昏．夜窗私語。愁何許。闌干西畔．綠濛濛雨。知否明日天涯．算單衫小扇．和誰同住。迴文空寄與、只題徧、羅巾詩句。今宵風露。且商略離尊．醉歌金縷。休辜負。月華正在．柳梢閒處。

臺城路

一燈紅閃相思影．今宵可憐初七。消月搖愁．江雲做怨．夢也不曾留得。淚痕空憶。且商略衾函．自家憐惜。甚處紅樓．斷腸吹過一聲篴。記否綠窗翦燭．照秦簫玉鳳．捲裙金蝶。嬌小私盟．惺忪別恨．立向曉星時節。而今休說。賸一縷離魂．甚時安貼。千萬丁甯．隨潮迴去覓。

南歌子 舟泊鴛鴦湖．感賦．

小雨吹波綠．輕雲凍樹黃。湖樓四面水紅窗。三面烟波一面襯斜陽。濁酒偎愁冷．單衾怯夢長。今宵剛道不思量。可奈銷魂名字說鴛鴦。

前拍 舟泊雙橋

橋語紅鴛錦．香盟翠鳳翹。秋魂已為箇儂銷。多謝銀黃月子照雙橋。別夢商孤枕．相思逐暮潮。小門花底罷吹簫。知道有人無睡說今宵。

南歌子

寶子寒金琖．嬰哥怨玉簫。紅簾一抹可憐宵。便道相思也要福能消。影事兜燈角．閒愁貼枕凹。明知睡去更無聊。萬一夢隨殘月到雙橋。

點絳脣

漠漠春江．孤舟又到松陵路。斷魂無主。閒逐潮來去。一穗燈花．瘮得紅淒楚。花知否。今宵風露。也合相思汝。

南歌子

薄露縈簾角．輕寒銹被池。淒涼天氣沒人知。剛是五更殘月酒醒時。舊夢商量誤．新愁禁架遲。病魂莫說費相思。便是今宵無病怎支持。

浪淘沙

柔煞玉兜烟。好箇陰天。春衫商略一絲綿。也分梨花無可瘮．還做春寒。小閣鎮蕭閒。燕語簾前。自拈新句遣華年。記得清明佳節近．定丁湖船。

鵲橋仙 落花新譜二首．和陶琴子作．

金鈴聲碎．翠幡香嫩。春豈者般瘮慣。東風畢竟最多情．又吹起、紅心一瓣。茶烟輕颺．露絲微泫。閒煞夕陽亭館。朱闌半揩沒人看。讓燕子、做伊春怨。

金梭影瘮．銀簧聲脆。消受雨香烟醉。心清還比箇人癡．早啼醒、幾家春睡。柳邊巢小．闌邊夢細。調理嫩寒天氣。誤他別院自吹笙。俏尋遍、碧挑花底。

浪淘沙 七夕雨過即景

雨過暑都收。團扇涼兜。殘陽也做月般柔。一抹疏紅扶不起．斜挂簾鉤。香意妥雲篝。小簟先秋。隔窗涼影上牽牛。好夢星兒如睫瘦．吹墮花頭。

擣練子 西湖紀游五首

紅點染．翠扶疏。十里蘇堤買得無。衫樣荷花人樣柳。嫩涼出色畫西

瀾。

風瑟瑟．浪潺潺。逢著紅橋便轉灣。一路水香雙槳影．倒從湖底看秋山。

消夏地．午眠天。水閣風香自捲簾。可惜鴛鴦花底宿．無人小扇倚闌看。

橋宛轉．樹縈迴。長夏湖船半不開。側側嫩涼吹水過．小舟滿載綠蘋來。

商蕙夢．聽菱歌。曲檻周遮倚綠波。今夜月來儂又去．讓他翡翠占秋多。

鷓鴣天

憔悴湖山不耐秋。綠蕪零亂怕迴頭。年來聞煞三分月．腸斷何人問玉鉤。　菰葉短．柳絲柔。冷烟扶夢過蘇州。斜陽歸燕西風客．一樣江湖兩樣愁。

眼兒媚

小風無力颺銀鉤。香意水般柔。粧臺練帶．蕉衫羅扇．豔韻新秋。　紅蕉怯怯初過雨．寒響隔窗流。水聲葉底．葉聲花裏．月在花頭。

擣破浣溪紗　曾周叔子吳門

颯颯西風落葉乾。夕陽無語上闌干。睡起卷簾人影獨．有誰看。　愁裏帶圍猶暖結．病餘衾簟不禁寒。道夢暗隨秋草綠．遍江南。

月底修簫譜

鬢春痕．尋恨緒。些些事鎖淒楚。吹近香魂．又隔舊時路。便教好夢商量．珊珊來也．怕相見、也都無語。　愁何許。試倩燕子丁甯．銜過落花去。不嫁東風．箇裏被誰誤。自憐者樣相思．更無聊賴．且和悶、鎖儂儂度。

洞仙歌

粘荇綰絮惹春愁一寸。灰盡心香又挑醒。算東風無賴．撇了挑花．原不是、箇裏人人薄倖。　相思了無益．且自相憐．弱骨鈴竮瘦秋影。扶病卷簾看．銀漢無波．西風外、雙星吹冷。好負手、花陰鐵他生．但休墮情天．癡頑都肯。

明月生南浦

雲意吹殘芳事歇。燕子斜陽．賴慣西風客。睡起卷簾無氣力。銷魂驀記年時節。　簾上花枝花上月。月底闌干．闌角鈴竮立。倩影如烟無處覓。惺忪秋夢吹蕉葉。

祝英臺近

翦雲痕．尋線跡。纔聚又輕別。白髮高堂．兒去怎將息。可憐百歲晨昏．承歡能幾．偏者樣匆匆拋擲。　鎮愁絕。拚教看盡天涯．長亭短亭月。縱有雙魚．些些事怎生說。儘餘今夜殘燈．思兒夢裏．空繞遍、水程山驛。

醉花陰

單衾孤燭今宵又。商略銷魂候。秋夢水邊生．吹過西風．還比楊枝瘦。

纖雲還得輕波皺。寒意零星逗。柔櫓小紅橋．颭颭新涼．月共人消受。

雙紅豆　已未正月廿三日．杜家莊客店題壁．

爲底別楳花．辜煞山陰道．怯怯春衫黯黯魂．甚法商量好。　捱盡可憐宵。莫被東風曉。滅得離人、一段愁．索性無芳草。

前調　河間二十里舖題壁．和楊個龕同年．

儂已懺春愁．又被愁勾醒。昨夜燈花昨夜人．春在疏簾影。　也道夢無憑。且覓閒衾枕。草草相逢記未眞．夢裏如何認。

清平樂　今歲清明逢上巳．客中岑寂．佳節幾忘．楊芷陶中翰招飲寓齋．即席賦贈．

夢痕約略。睡起心情惡。不是故人憐寂寞。已分被春瞞卻。　梅花玉

鎖春燈。東風燕子銀屏。莫道春來容易。一年幾箇清明。

虞美人

心情沒箇商量地。長日簾櫳閉。新愁檢點一椿椿。也算不曾閒過好時光。　疏櫺絡角詩鐙冷。茶語烟中醒。綺錢如水夜冥冥。獨向青棠花底數寒星。

買陂塘　濯纓園賞荷，邀錢芝門不至，月下和韋子前韻集，即呈許怡實學士鄰，時六月二十三夜也。

拓冰簾、萬荷深處。香痕吹上唫鬢。闌干祇在疏烟裏。紅得斜陽都冷。閒自凭。算一點秋心。四面同消領。輕陰漸暝。看蘋葉生潮。柳絲做雨。涼蘸鷺鷥頂。　黃昏也。依約淩波人靜。瑤華望斷芳訊。流螢亂點疏星底。閃得花魂無定。情暗省。借綠意冥濛。替畫愁邊影。相思未準。且商略羅幬。銀紗窗底。夢墮藕花醒。

金縷衣　庚申三月，襄事春闈，得故鄉書報，心魂俱碎，信筆拈此解，不知其聲之何以悲也。

春已無情緒。又冥冥、薄寒搖夢。把愁留住。鏁院輕陰長晝寂。愁裏驟春來去。看門外、落花如雨。一樣東風芳意嬾。隔重簾、也共人無語。些箇事、怕重訴。　朝來儘觳傷心過。甚無端、鄉關消息。越添悽楚。風鶴天涯遊子淚。知道高堂安否。還說甚、零丁兒女。殘燭不紅窗月墮。算今宵、夢亦無歸路。腸斷句、不堪賦。

河傳

人醉。花睡。酒闌時。早又玉笙罷吹。斜月隔烟涼一絲。遲遲。輕寒半臂知。　生怕天街風露緊。香半褪。商略閒衾枕。小鐙屏。春夢輕。忪惺。玉樓雙燕醒。

闌干萬里心　偶寫墨蘭折枝，拈此補空。

閉門扶病慰春愁。新綠簾櫳燕不知。小幢茶香睡起時。日遲遲。閒對瓶花寫折枝。

浣溪紗

夜靚東風雨似塵。博山香薄養餘熏。夢痕約略一絲雲。　淺幔護寒酥燕病。疏鐙扶影寫花身。箇時情緒倍憐春。

搗練子　閨春病起，患行花底，倚聲得四拍。

茶意晚。藥烟輕。春夢朝來瘦似鶯。容易釀花天氣過。當歸開了又清明。

梅市尾。柳祠邊。別後風情總可憐。驀記嬉春年少事。小桃團扇上河船。

多少恨。倚闌干。人在東風淚未乾。折得花枝還借問。花邊雙燕可平安。

愁悄悄。思緜緜。漠漠疏花病酒天。二十二年春過了。最無聊賴是今年。

浣溪紗

十二紅簾盡下鉤。不教飛絮繡春愁。去年今日住蘇州。　花底小風依笛眼。酒邊涼月上琴頭。一痕殘夢瘦於秋。

醉花陰　殘春

閏了清明春又去。睡起人無語。殘雪茶蘼天。淺醉輕寒。費煞閒情緒。　東風小著傷春句。闌角悄悄雨。細草短於苔。一抹春痕。綠到無人處。

喜遷鶯　閨中偶興，用叔子暮春客夜閨情憶舊上巳遊效宋賢體韻。

六窗烟悄。除花底流鶯。更誰同到。簾押鈎雲。琴絲識雨。商略薄寒遲早。燕子茶前。鼠姑風裏。小梅開老。香邊意。算朝來可有。睡鳧知道。　春懷休更惱。且供養東風。藝斗閒花搊。芍藥香嚴。櫻桃情夢。本是一般聊了。何處問金屏。還說甚、綠擷青鳥。小詞吟罷。輸他錦瑟華年多

少。

邁陂塘　用花簾集詞韻。寄吳夢蕉同年。

鎮悄悄、綠陰池館。朝來漸做輕暖。小闌鈴索東風底。著個珍珠簾影。簾晝靜。剛商略春寒。燕語烟中醒。露香涼沁。想點罷新聲。玉簫吹夢。么鳳隔花聽。　年時事。盼斷青鸞芳訊。江南綵筆誰問。官梧琴落猶暮暮。怕寫斷腸鴛錦。情暗省。廣愁裏填詞。獨自閒消領。幾時同隱。待北垞攜琴。西窗剪燭。約倩白雲訂。

金縷曲　潘紱庭大夫子撫成始見贈。卽用原韻奉答。

傷春魂消矣。更朝來、舊皐風絮。斷腸天氣。夢裏家園何處是。目極春心千里。算綵筆、江南難寄。九十芳韶成底事。鎮消他、淺醉輕寒裏。些箇恨、玉梭替。　閉門睡起慵慵地。撿分付、病花瘦燕。與春料理。不分翻珠盈手贈。爲寫青衫蕉萃。有多少、憐才深意。絲竹公門容我懶。負東風、慚愧開桃李。知己感、篆香記。

蘇幕遮

試香茸。商鈿葉。怯怯心情。未慣人憐惜。學勸金尊無氣力。酒上梨窩。紅過春衫襭。　笛聲寒。釵夢隔。道是生疏。卻也曾相識。小札瑤箋何處覓。待倩花稍。雙燕殷勤說。

天仙子

睡起捲簾無意緒。剗地東風春又去。悄悄庭院沒人行。香半炷。茶初煑。細數落花閒過午。　錦瑟横塘腸斷路。依約夢痕無覓處。春歸若肯到伊家。花底語。香邊句。爲一流鶯還記取。

滿江紅

第四橋西。閒認取、小桃庭院。最記得、春酲初起。嬰哥偷喚。芍藥香屏銀葉暖。梅花畫幔金泥軟。正憑肩、鏡裏看梳頭。春妝淺。　芳意晚。流

年換。此些箇事。思量遍。但慵香病酒。怎生消遣。燕子瑤釵花底淚。蛛絲翠合燈邊懺。算相思、未許繡衾知。無眠慣。

羅敷豔歌

翦鐙招遍相思譜。酒醒天涯。翠被寒些。第一秋宵怎遣他。　料知此際人無睡。門掩疏花。花底窗紗。涼月羅衫笛影斜。

浣谿紗

生小菱枝倍可憐。西風別後定誰邊。娟娟花葉隔秋烟。　好夢不離江上見。癡情尚向鏡中看。不成眞箇負從前。

菩薩蠻

玉階月上花如雪。不辭素手將花折。風露一枝鮮。教郎看鬢邊。　梅梢殘月凍。人滯天涯夢。春色薄於烟。東風未解憐。

菩薩蠻　直沽歲次。卽事寄李蘇客表弟都門。並呈周叔蘗甫。

落花聲裏春如雨。短鞭扶力辭君去。飛絮又津門。一燈搖旅魂。　思君心似醉。夢我君應睡。今夜小窗孤。春明有月無。

金縷曲　壬戌春暮。航海尋親。李蘇客表弟拈金縷曲爲贈。途次依韻和之。

猝別君行矣。趁長風、滄溟著箇。孤兒行李。對此茫茫生百感。目極白雲千里。灑不盡、青衫涕淚。祿養未成家破碎。悔當年、辛苦求科第。魂已斷、怕提起。　龍鍾白髮干戈裏。料嘗殼、艱難烽火。思兒滋味。說甚波濤天樣險。性命蛟龍戲喜。算此事、原都容易。但願板輿安穩到。歸長安、重晤諸兄弟。天肯鑒、區區意。

菩薩蠻

玉鳧香爐春寒淺。褪紅簾子垂三面。遲日曇窗明。夢和花氣醒。　起來無氣力。半晌偎郎立。箇事慕相憐。羞紅上鏡奩。

赤棗子

金鑾落。玉參差。暖玉堂前翠漏遲。忽漫卷簾燈影出。紅梅花上雪絲絲。

珠鈿薄。玉衫輕。粉閣鑪香別樣清。小病爲郎親懺悔。碧桃花底寫金經。

拋好夢。趁新涼。抹麗花開夜未央。略記秋羅團扇底。並肩消受一絲香。

商綺語。護春酲。別後思量總未眞。第一消魂前夜月。小紅簾底卸釵聲。

百字令 乙丑夏日爲沈仲復同年題蠶因圖。卽送之豐南。

披圖一笑。有冥冥松氣。濛濛山色。道是楞嚴留幻境。明月曾經相識。籃裏梅青。簾前桃熟。老鶴還能說。覺來何處。夢痕吹上詩筆。 知否名士譚經。宰官說法。靈運原成佛。慧業三生勞指點。未必豐干饒舌。萬里昆明。悲涼劫火。君爲蒼生出。他年歸隱。結鄰同證禪悅。

醉太平 立春日口占

鏡泉白沙。鏽香紫霞。銅簫聲裏年華。把新詩換他。 冷雲畫紗。東風玉叉。昨宵夢到梅花。記紅闌鄰家。

惜春纖 曩客鄞門。見仇十州美人小幅。旁題有沈石田惜春纖詞。聲韻頗新。歸捡前人詞譜。都無此拍。豈沈君自度腔耶。無作者。選家未之見。見者或又以明詞棄之耶。昨友人以美人指足肩背四題屬爲倚聲。核拍擬之。藉以賞知音者。

指

玉樓春纖。想學解銀衫微露。最好輕羅偷約。宛轉相思樣。銷魂處。問翠絲指冷。還教郎溫否。

足

一抹春痕。描不出纖纖模樣。卻被東風偷去。印在殘紅上。低頭想。願

風兒無賴。吹上檀奴掌。

肩

半朵芙蓉剛削就。玉山瘦損幾度。瑤階微彈。香壓梅花冷。嬌情性。看銀缸背去。羞並人人影。

背

翩若驚鴻。顧影也自憐嬌小。最是羅衣寬褪。不許菱花照。春驚覺。怪小鬟匿笑。香惹檀郎爪。

沁園春 息

別樣氤氳。蘭氣吹來。無聲有聲。記調將夢裏。相思暗惹。屏餘月下。小語私聽。嗅祇香憐。掩容帕近。除卻花枝未許聞。銷魂處。逗人前消息。偷覷銀屏。 無端嬌喘輕輕。看扶下秋千力未勝。憶春妝晨照。痕瞞翠鏡。秋閨夜坐。氣沁銀鐙。嗔處難和。喜時愈細。無限嬌從鼻觀生。新來病。算參詳蝕候。領略偏明。

前拍 汗

星子香痕。似有還無。清涼玉肌。想衫曾試葛。疏紉翠竹。巾還待織。薄稱冰絲。纔領春酥。詞梨紅沁。暖入新妝扇未知。銷魂候。記墜歡無力。點點相思。 溫泉洗罷凝脂。又別樣風流起浴時。算心將轉比。情含孔孔。容宜花想。露浥霏霏。淺醉瞞人。新愁做病。粉暈脂痕認或非。無端夢。怪醒來膽怯。冷到羅衣。

前拍 舌

一瓣蓮花。小口含來。斂靨無雙。憶惺忪春夢。甘回諫果。參詳秋意。香沁賓榔。銀蠟斜吹。繡絨笑唾。此三寸春紅未易藏。毫輕吮。任墨痕涼蘸。偷寫鴛鴦。 倦來小倚銀缸。儘軟語喁喁昵玉郎。算吹簫小閣。調將紫竹。呼笙別院。捲到銀簧。鏡或防人。掉還惱煞。一種溫存費較量。靡

闌外・笑鸚哥巧學・萬也何妨。

一痕紗　等音四十餘調注

雨灑夜窗涼迸。秋在半簾人影。夢破澹無痕。擁芳尊。　檻外泉翻花澗。蹙作皺紋深淺。寒意透芭蕉。碎瓊拋。

如夢令　豐樂道中題壁，即和壁間張以蕙女史。

一點秋鐙明處。強把影兒留住。酒醒夢回時・影也被風吹去。無語。無語。窗外瀟瀟秋雨。

陂塘柳　西明留別蕭君

甚無端尊前眼底・兜來一縷秋怨。江湖載酒渾閒事・不信爲卿腸斷。樓那畔。記曲朵闌干・小語睇雛燕。月明風軟。任寒簪雙鬟・涼生半臂。簾外曉鶯喚。　銷魂處・說甚宵長夢短。憔悴都做悽惋。黃金海樣春難買・換得離愁一半。天不管。算淺惜輕憐・總是相思券。烟波又晚。知今夜扁舟・載儂西去・夢落水雲亂。

拜石山房詞鈔

顧翰著

重刻拜石山房詞敘

蒹塘先生，吾友許君邁孫少從受詩學者也。先生偃蹇乙科，沈淪下僚，卒以簡書中吏議，蕉萃于晚歲，僅而得歸，竟死于寇。有識哀之。先生蚤歆香名，詩篇深美而閎約，五言善者，妙絕時人，雖登選樓，亦亡愧色。刻意塡詞，思旨高迥，聲哀厲而彌長，又未嘗不折衷柔厚，使人識安雅之君子，與楊伯夔唱和，而淸轉華妙，反復勝邪。先生詞卷，近無錫有重刻本，皖、浙之士求而未遇，讀者衆，老成徂矣，遺書如綫，邁孫篤念師資，手自讐校，覆刻于榆園。少陵云：今兹弟子，亦匪盛顏，流離頓挫，夫有所受。觀舞劍器，吾且爲邁孫賦之。光緒戊子冬，仁和譚獻。

敘

詞盛於宋代，自姜、張以格勝，蘇、辛以氣勝，秦、柳以情勝，而其派乃分。然幽深窅眇，語巧則纖，跌宕縱橫，語粗則淺，異曲同工，要在各造其極而已。辛巳歲，汪丈白也見示七家詞選，獲讀蒹塘先生所爲綠秋艸堂詞，移羽均調，奇弄迸發，深幸竹垞、迦陵而後，克有嗣音，乃駒光匆匆，星紀一周，良覿未申，瑤想時結。客冬省視來皖，始通謦欬，見其造褱夐遠，著語幽微，花魂自淸，鶴影能瘦，半面之接，得慰乎輖飢。一夕之譚，若醉乎醽酎。坐次出拜石山房詞藁，索敘于予。予以蟹筐空腹，螢燭微明，蘭言劇通，藻辭奚飾。然而芳艸被阪，人知其香，鳴禽在天，衆聞其響。流連今昔，烏能無言。大意以曲而善託，調以杳而彌深。始讀之，則萬萼春深，百色妖露，積雪縞地，餘霞綺天，一境也。再讀之，則煙濤澒洞，霜飈飛搖，駿馬下坂，泳鱗出水，又一境也。卒讀之，而皎

皎明月，傀儡白雲，鴻雁高翔，隊葉如雨，不知其何以沖然而澹，脩然而遠也，至其興進無際，思來不窮，夜雨紅樓，秋風白紵，鬢絲禪榻之傍，淒迷詩夢，歌扇舞衫之地，振觸酒懷，春影鏡中，淚痕衫上，一聲一咽，亦怨亦愁，即其變徵之音多，益覺幺弦之和寡，又況古情橫集，遠緒孤牽，東泝曲江，西經灃水，南浮吳、楚，北陟幽、燕，懷鉛握槧，采九土之異言，接席撫塵，交四方之奇士，蔽殘銅斗，擊碎唾壺，何止賦景蒼茫，體物瀏亮，爲足拓眼底之屏山，酌心頭之井水，平冷趣相洽，清詞載搜，洗其淫哇，灌以綠麗，既昭藐而蕩氣，亦芬芳而悅魂，凡姜、張靖儁，蘇、辛豪宕，秦、柳妍麗，固已提袂而合唱，無俟改弦而更張已，僕與先生，忝附忘年之交，側聞聲音之道，畫苕選譜、撅篴吹秋，顧曲花間，賞心弦外，與之味東澤之綺語，參石門之香禪，雖略解蟲雕，頗知貍別，當不以牛鐸之音，詫非同調也，道光甲午春仲上元，蔡宗茂謹敘，

拜石山房詞鈔卷一

無錫顧翰兼塘著　　仁和許增邁孫栞

菩薩蠻

輕陰閣住瀟瀟雨。莫敎一霎春歸去。花杪小紅樓。有人樓上頭。卷簾人不見。放出雙飛燕。低首自尋思。微風動鬢絲。

高陽臺

題羽素女兄綠梅影樓塡詞圖

折竹敲風，幽泉浣雪，詞仙合住高樓。瞑坐圍鑪，疏香飛過銀鉤。凍雲一片寒無鶴，只苔陰古石痕留。傍檐牙，瘦影交橫，似到羅浮。　圖中依約尋詩路，記左芬才調，妙句頻搜。花底閒吟，花邊艾蒳忘收。新詞譜上銀光紙，問何如綴向釵頭。願年年，綠萼開時，常侍清游。

蘇幕遮

偕蘭厓、竹畦游湖谿，行荷香柳影中，數里不絕，竹畦取摩詰田家詩意作圖，余與蘭厓各賦一闋題其上，

上栽桑，低種芋。擬向谿頭、跨箇烏犍去。纔聽一聲鳩婦語。煙翠濛濛、又下如毛雨。　竹扉斜，茅屋古。楊柳陰疏、更有荷花補。水調風吹歌正苦。隔巷何人、打起青腰鼓。

西江月

已過清明挑菜，早先穀雨烹茶。小桃花下那人家。曾記分錢白打。　遺卻翠鈿何處，畫檐低墮松釵。喚風晴日可來邪。剛折秋千一架。

湘春夜月

錦樹林訪卞玉京墓

澹斜陽。山枝翠未全荒。堪念襆拂葵衫，瀟灑道家妝。便取玉京私謚，奈松風樓閣，仙夢茫茫。看煙橫墓石，舊時題字，瘦不成行。　鉛華都浣盡，問梅邨老去，誰擅詞場。座後名花，總難銷、馬鞍春塢，一片幽香。棠梨莫雨，知柔柔、恁處淒涼。還應勝、西泠坏土，只游塵飛遠，不近纑塘。

點絳脣

步上苔茵，湘裙百褶羅羅水。無人結佩。自拾蘭皋翠。　曲折闌干，倚後新紅退。心如醉。熏人花氣。花也扶頭睡。

浣谿紗

往事思量總惘然。緣何愁緒上眉端。五更殘夢最難圓。　淺色羅衣如紙薄，只禁輕暖不禁寒。憐他微雨倚闌干。

木蘭花慢

題金粟道人小象

誰招金粟影摹繭紙。展雅叉。羨快意生平。異書奇士。更有名花。占取玉峰高處。有蒼蘿窈窕。白雲遮。幽沼曾名春卅。小亭別署秋華。　堪嗟。鞍馬洛陽街。結客滿天涯。縱斜日園林。隔江烽火。愁聽哀笳。未辦一邱埋骨。是青山到處便爲家。我亦棲遲桐帽。只應投老煙霞。

南鄉子

秦淮水榭書所見

花外聽鳴鳩。好座秦淮小畫樓。樓上夕陽樓下水。回頭。人約疏簾正上鉤。　落葉滿銅溝。縱有脂香也不流。應爲玉關霜訊早。空侯。帶有風沙出塞愁。

高陽臺

題袁蘭邨少府南園春夢圖

穉柳飄煙。香莎濺雨。玉絲低窣簾紋。膩粉零星。東風不返桃魂。前塵惆悵原如夢。怪當年夢也如塵。認闌干。色退輕朱。尚帶愁痕。　桐廊記得彎環路。恁者番重到。兀自傷神。眉語句留。能銷幾箇黃昏。綠窗綫守羅衾待。怕秦箏冷了餘熏。正緗枝。一點幺紅。吹過斜門。

淸平樂

翠陰如晝。衰柳長千道。扣上綠窗金了鳥。總有閒愁飛到。　夫容照影荒渠。鏡中蕉萃如余。空自朱樓臨水。頻年不見雙魚。

滿庭芳

題汪紫珊太守碧梧山館填詞圖

簾額捿雲。窗眉畫暝。碧梧未老疏煙。新蟬乍蛻。嘶斷已涼天。吹過一番小雨。桐花影。冒上琴絃。移竹榻。片時支枕。隨夢到秋邊。　俗塵都洗卻。愔愔綠暈。飛補苔錢。看飄來幾葉。好替蠻牋。怪底都甞吟翠。溟濛處。寫有詞仙。閒凝竚。西南樓角。暫見月初弦。

虞美人

書寄伯夔

短屏只畫瀟湘雨。屏底涼如許。陰陰芳樹綠窺門。便是不看秋草也銷魂。　末灰心事沉香火。獨傍香篝坐。秣陵天遠夢都無。聊寄一行病柳帶蟲書。

憶秦娥

花陰踐。青琴三尺橫羅薦。橫羅薦。冰絲未上。玉塵一面。　眼波冷被霜風翦。儀前望斷秋無雁。秋無雁。擣衣聲裏。月華如練。

慶淸朝

題葉小鸞疏香閣眉子研拓本

翠被風吹。銖衣月冷。碧城人去迢迢。小研微凹。幾絲猶浣松膠。句取煙魂一片。向綠窗展玩似寒蕉。銀鉤字。芳名宛在。茗玉曾瑚。　爲念嬋娟多病。料生來慧業。即是愁苗。暫謫塵寰。肎同寫韻文簫。只恐秋娥憂損。黛螺分影舊痕銷。傷情處。櫻桃花落。疏雨瀟瀟。研刻開簾一背櫻桃雨滴刋淸琴第幾弦之句。

鵲踏枝

簾額春陰生曉翠。一寸銀鉤。搖漾如空水。春色可憐無可柰。挑花濃笑楊花淚。　細拾殘香塗粉壘。學絮春愁。燕子何曾睡。鏡面塵昏如鏡背。鏡中人影添蕉萃。

沁園春

晚虹同蘭垞賦

極目高空暝色蒼然。長虹下垂。怪蔚藍天上。忽連複道。琉璃雲畔。偶倚斜梯。雁背風輕。鳩邊雨斷。卻映遙山翠析低。關心處。怕春晴畫苑。乾到花泥。　才人賦後雌霓。想縱有知音見面稀。只纖纖如此。腰圍

易滅、懨懨似我渴病難醫。一氣香煙、同心采縷、便化秋螢不隻飛蓬
瀛淺、只煩伊橫跨、不誤幽期。

思佳客

秋日齋居卽事

山閣秋晴葉擁階。竹風容易做秋懷。荒雲一研分泉洗、閒倣元和折
腳釵。　安茶臼、度詩牌。葵花香刈作清齋。車塵埽斷門前迹、只許幽
人印艸鞵。

菩薩蠻

曲院煙光明一片。銅溝幾折流清淺。涼透薄羅重。芭蕉葉葉風。　分
來紅影皴。細畫銀鉤瘦。紈扇不禁秋。書成墨亦愁。

高陽臺

將游武林、留別楊大春樵、

蕭索空囊、淒涼短劍、東風吹上吳舲。小飲離筵、春潮綠到津亭。故人
攜手河梁別、說歸期輒語丁寧。指家山、一笠浮空、翠樹冥冥。　而今
圓合煙湖夢、便蘭成身世、不怨飄零。怕到鱸鄉、迷離卻又愁醒。錢唐
好去尋蘇小、覆銀沙柳線搓青。聽船孃、欸乃煙歌、唱入西泠。

夜行船

吹過新煙花漸退。研羅帬記拖春水。寂寂屏空、愔愔琴瘦、閒了脂箱
粉碓。　燕子梁閒同夢睡。阻輕寒、一層紗外。翠被篝香、銀釭分火、借
與薄烘清淚。

望湘人

途中寄羽素女兄暨蘭厓竹畦兩弟

望蒼茫暝色、淒黯莫陰、旅愁飛滿天際。短槳搖煙、款帆冪雨、獨自拕
樓斜倚。荷葉跳珠、蒲梢戛玉、一星星淚。便荒千、芳艸如塵、何似謝池

夢裏。　除是自家兄弟。料逢迎到處、也無情味。作客天涯、況有誰爲
知己。廨屋苔荒、湖田石瘦、何日方成歸計。願釣取小鯉銜書、達溯浙
江潮尾。

思佳客

湖樓晚眺

不上高樓望眼遮。凭闌今日接天涯。新秋雲似羅衣薄、遠水帆如紙
簟斜。　魚任買、酒堪賒。湖邊三兩是漁家。鷺鷥只戀枯荷葉、不傍前
汀紅蓼花。

高陽臺

爲嚴脩能上舍題西泠載月圖

水碧分雲、煙青畫樹、嫩晴初上犀鉤。盼到星期、涼花開了牽牛。一奩
湖水圓如鏡、說宛央近也言愁。上眉尖、翠冷吳山、瀟更宜秋。　西泠
橋外歌船去、羨有人披路、載月同游。笑折荷衣、幽題象筆曾搜。空齋
莫戀藤蘿雨、恐斜枝墜向簪頭。君姬人香繪有香花圖、題者甚衆。溯蘋汀、好趁烏篷、
莫負紅樓。

虞美人

新秋漫賦

曲廊欹几平鋪簟。一水圍三面。可憐閒煞好房櫳。卻值荷花多病近
西風。　簷前又上弓弓月。晚傍闌干立。宛央生小忒聰明。看他水晶
眠夢幾時醒。

齊天樂

爲華秋槎司馬題北山旅舍圖

寓公門逕幽閒極、相鄰段家橋畔。屋向猨租、樓分鶴住、合署秋聲山
館。夕陽紅斷。看塔影橫斜、倚來天半。鴨腳初黃、打頭落葉一巾岸。

生涯莫悵飄轉。有明湖煙月，付與句管。瘦竹千竿，團焦一笠，嵐翠檐間吹滿。蕭疏鬢短。勝行旅、長途征塵未浣。水石凉邊，畫圖先我占。

聲聲慢

余與蘭邨往來白下，忽忽一載。今夏語於西湖，泊舟荷花中，譚讌竟日。視夕陽著山頷，始各分櫂。惟念倉山伴侶如艮甫、伯夔，皆不在座，爲可惜也。

葛嶺浮青，蘇隄浸碧，水鄉小占漚家。門外員流，粧痕界斷銀沙。人既孤山凉雨，憶吟朋、蒼鬢天涯。湖邊路，老魚鏡底，吹聚蘋花。　好浣征衫塵土，算眉棱笑展，不負年華。苦咽冰酸，荷筒香冷重賒。銷得雙鬟低拜，旗亭句、應勝籠紗。催客去，恁悤悤歸櫂日斜。

百字令

爲郭頻伽題春山蘿玉圖

西泠橋畔，記銀鞿曉送，左家嬌妹。腸斷荒山蘿玉地，碧影淺分蛾黛。離竹痕斑，小桃骨瘦，流斷涓涓水。春墳依舊，蘼蕪吹上幽翠。　是誰生色圖成，冥冥煙雨，著意添蕉萃。香冷冬青寒食飯，沒箇傷心人拜。一片殘碑，幾行題字，扶起斜陽外。啼鵑何恨，爲渠染徧紅淚。

一萼紅

游理安，夜宿山寺，讀艮甫、伯夔壁間題句，松墨蕭散，自成聲逸。渺渺天末，賦此奉寄，并書示寒石上人。

擁層巒。有蕭蕭叢竹，塵外隱茅庵。山氣陰晴，煙光朝莫，都非色相能參。且縛取、松毛作帚，寫新詩、石壁埽秋嵐。破研鈔經，短衣拜佛，願借禪龕。　偏我遲停吟屐，悵天涯孤寄，閒訪瞿曇。雲縱無心，雪還留爪，故人都在江南。聽一夜、僧樓凉雨，怕朝來、白髮盈簪。欹枕未成幽夢，鼓已紞紞。

甘州

倩家潑庵畫辟疆古園圖，詞以寄意。

悵九龍、回首翠模糊，門巷隔煙蕪。賸荒凉一片，亭空無鶴，沼廢無魚。牽蘿補屋未忍，別移居。鐙火天涯夢，渺渺愁予。　當日尋詩騶社，有縑緗庋閣，花竹分區。問叢殘几上，留得幾堆書。寫數筆、湖山秋意，便蕭疏、何必倩倪迂。家風在，故園喬木，好上橫圖。

望江南

游餘杭作

餘杭道，坐得筍輿過。碓紙聲忙流水急，繅絲風緊落花多。相望隔煙蘿。

微雨歇，山氣冷如秋。雙筍幽蘭邨女戴，一旗新茗估人收。門巷總清幽。

分明畫，一幅輞川圖。亂石疊牆低見屋，飛泉接筧暗通廚。曲磴瘦筇扶。

行曲折，轉過板橋西。寂歷枯釵松鼠下，迷濛碧影竹雞啼。經翠染人衣。

鵲踏枝

題席芍階麗娥小影

偏到花朝花事改。小苑春陰，黯澹如秋黛。錦瑟塵空金雁壞，有人自製名花誄。　脂盝眉圖如有待，窄地簾紋，暈上生生翠。斜日闌干應閣淚，桃魂縱去心香在。

湘月

題伯夔與漚舫客圖

浮家計好，載筆牀茶竈，小艇如葉。煙水茫茫誰是主，差勝天涯作客。

細鱗搖雲，圓篷畫雨，蘆瞑飛秋雪。閒漚而兩，相逢何必相識。　今我久已忘機，水天閒話。歸去尋簑笠。船尾西風潮欲上，吟瘦一枝黃蓼、紫蟹肥沙，白魚吹浪，綱倩妻孥織、隨他浩蕩，江頭豈有離別。

浣谿紗

小閣春寒近更添。東風輕拍澹紅簾。海棠絲外雨廉纖　鎮自無言常脈脈，未曾有病卻懨懨。綠塵飛上水精匳、

壺中天

謁蔡中郎祠

叢祠江上，認一行飛白、題伊爵氏。尺土階前甘下拜，手薦谿頭芳芷。書付公孫，名遺元歎，貌類張平子。漢廷卿相，憐才畢竟誰是，　依然千里青青，門前草色，知己悲長逝。萬卷丹黃教弱女，小謫淒涼身世。爨下焦桐，亭中掾竹，都入傷心史。思公有淚，溼衣多似鉛水。

平韻滿江紅

謁曹娥廟

落日停橈，正一片、寒潮欲來。尋黃絹、夕陽門外，三尺殘碑。斑竹江心紅淚冷，幽蘭階下綠霜摧。儼明璫翠羽展珠龕，低黛眉、　釃椒醑，洗銀罍。看畫壁，拂壁煤。想水精眠夢，幽人未歸。怨曲乍聞蠻柱急，靈風先展繡旂開。又迴帆、撾鼓噪神雅，將暝催。

喝火令

乳燕偎香臥，嬌鶯坐柳慵。一春人在藥煙中。小病沈沈，殘夢又忽忽。　螺子眉痕減，蟬紗鬢影鬆。玉壺香唾可憐紅。憶汝闌干，倚徧碧玲瓏，憶汝春衫瘦骨。寒近落花風。

滿庭芳

竹鏞山房題壁

松雨繞過，桐棉尚溼，禪扉當晝愔愔。迴廊磬折，柱礎石苔侵。彷彿山人圖卷，秋堂掩、分外幽深、還疑是，夢中曾到，屐齒又重尋、　僧寮岑寂處，看青如罨畫，綠愛眠琴。況九龍排闥，嵐氣微陰，怪有煙痕飛白，脩篁裏、驚起鳴禽。須聽取，泉浮蟹眼，瓦銚煑秋聲。

酹江月

夫容湖舟中

波平岸洞，看秋蕤綴玉、鱗鱗吹起。好向水香多處住，柔艣一枝搖曳。柳拂斜絲，蘋浮嫩葉，綠冒吳船尾。輕帆分瞑，疑從鏡裏飛邐。　晚風吹上涼湖，三篙新漲，小雨生沙觜、惹起閒漚明似玉，點破半湖煙水。一角疏林，幾間矮屋，指點魚罾市。笭箵挂處，夕陽尚映芳沚、

解連環

憶舊游寄伯夔

涼花露藕。早一奩秋意，西風驚碎。記舊時、同訪迴塘，正演漾菱絲，綠牽沙尾。短篷烏篷，曾吟破、滿湖空翠。鷺似曾識我，拍拍輕漚，遠渚飛至、　漁鄉有許風味。耶浮家舊券，莫便輕棄。問幾時、重返江鄉，載詩卷漁筒，扁舟煙水。彈指湖山，能銷得、幾番吟醉。且須看、荒千柳色，者般瘦矣。

一萼紅

題友人林屋吹笙圖

對清尊。說故園林岫，到處隔風塵。橘柚團香，松篁寫翠，曾擅絕世幽人。不怕天寒袖薄，炙銀簧、正好傍朱脣。小凭檀肩，微聞蘭氣，一晌溫存。　七十二峯遙望，似鬟低亞，眉黛初皴。蒼鶴書遲，青鸞鏡掩，可憐窈窕層雲。昔日高煙石屋，題字在、招否舊吟魂。只恐瀟瀟也愁，易近黃昏。

南樓令

湖上探梅

橋接路三叉。蒼寒水洗沙。疏疏翠墨點棲雅。微雪忽明松外閣，吹幾片、玉梅花。　纖手整金釵。看簪綠萼華。而今身寄梵王家。折向幽龕先供佛，銅盞插，一枝斜。

思佳客

春日出游

雨過郊原綠漸蘇。不辭蠟屐破平蕪。人家處處炊煙起，浮出春山翠一觚。　乾鵲噪，乳鳩呼。如聞好鳥喚提壺。青帘挂在垂楊裏，不識郫中有酒無。

前調

草軟沙平未覺遙。滿谿春漲不通潮。差差水似羅裙褶，莫試吳孃快翦刀。　編竹柵，架藤橋。籬門三面碧周遭。一堆細浪吹魴婢，正值牆頭墮餅桃。

木蘭花慢

碧社湖阻風，有懷楊二子山。

水天思舊侶，移短櫂、泊煙汀。聊寄贈蘋花，明漪照影，冷到秋心。勝有幾枝垂柳，傍離亭、猶解結淒陰。只合孤篷獨宿，有誰並舸聯吟。　鄉音。倦客怕遙聽，又值酒初醒。記夫容湖上，漚沙似雪，蟹火如星。倚花自吹橫篴，看蕭蕭、落葉下吳陵。何日雞頭菱角，尊前一笑相迎。

前調

湖光鎔黯，漁火未涼，復拈是解，寄同里諸子。

扁舟乘一葉，潮欲上，水平湖。正天氣初霜，蒹葭搖落，沙雁相呼。除是同盟漚鷺，便相逢、誰念客情孤。卻望家山船尾，夜痕似有疑無。　田

盧。少日感離居。殘葉滿荒渠。約幾時結屋，長竿放鴨，短艇叉魚。鐙火篷窗暝寫，愛古人、笠澤有叢書。何處漁謳相答，鄉園隱隱愁予。

憶舊游

過蘆匯

趁潮荒淺瀨，雪換涼漪，來賃江船。自挂孤帆去，聽浪花堆裏，打槳聲圓。一路叢蘆蕭瑟，秋夢渺無邊。有幾縷魚雲，幾絲漚雨，閣住遙天。　飄零售詞賦，悵殢醉閒吟，孤負華年。莫話淒涼意，似病蟬無力，猶唱離筵。贏得鬢邊衰綠，歸棹六橋煙。只同我銷魂，後湖官柳疏可憐。

虞美人

深秋閨意

淒淒涼月如煙白。午夜樓陰直。遠山如黛拂殘螺。玉雁天高簾角近秋河。　鵲鑪火冷灰盈寸。自抱頗黎枕。下階蘭葉謝枯香。今夜新寒羅袂有微霜。

買陂塘

詠牽牛花

近斜河、一窠分種，疏花簷處堪愛。過牆竹尾誰家院，扶上絲絲秋翠。添嫵媚。看風露涓涓、疑泫星妃淚。涼宵破睡。問翡翠樓高，蔚藍天遠，幽夢幾時墜。　香痕瘦，不似芳蘭可佩。憐渠秀蔓都脆。綠珠碧玉宜相伴，更許青蘿爲妹。佳耦在。聽絡緯蕭蕭、上有蟲孃配。籬根任采。和瓜蔕輕黃，豆花微紫，浸取洗頭水。俗以七夕采百花漬水，名爲織女洗頭。

喝火令

秋夜聞雁

小坐抛紈扇，疏簾上玉鉤。碧天雲影夜悠悠。試問銀河，何事不東流。　少睡偏多夢，無聊便有愁。一繩新雁正橫秋。記得觴枝，搖過白蘋

洲。記得十二箏柱。人在小紅樓。

壺中天

過鴛脰湖

曉雲橫浦。寫江天數筆、都成秋意。渺渺空波浮去櫂、十里明漪吹起。淺水生蒲。疏煙畫柳。小艇秋陰裏。涼湖一尺。芃痕拖過沙尾。　何時去學天隨。尊鱸餟菜。料理閒生計。青箬門前翻酒字。好與綠蓑重貫。水鶴孤眠。寒漚獨立。款我扁舟檥。畫闌玉鏡。吳山大好煙髻。

買陂塘

伯蘧邀食鮮荔支。同蘭庄賦。

問何來、閩南珍品。今朝得伴尊俎。瘴雲蠻雨三千里。幾日墮城飛度。晶盤貯。看圓比鮫胎、應與珠同母。楓亭遺譜。算膚似綃輕。膚疑玉潤。香氣勝薝蔔。　休頻道。此是側生嘉樹。深閨恐有人妒。榴房酸子知多少。無限緋衣醋醋。時伯蘧謀置側室。故戲語及之。風味足。叶便齒病涔些、爲爾拚淒楚。海山風露。想蠻女銀釵、煙林摘取。翠籠處處無數。

滿庭芳

題清微道人空山聽雨圖

細雨如絲。輕陰如夢。瀟瀟聲下銅鋪。涼侵竹徑。餘潤逼香篝。已是梅花再世。餐冰雪、占得清幽。還重向。團蒲禮佛。更乞一生修。　人閒當此夕。聽芭蕉窗外。欲睡還休。只情根難懺。入耳都愁。誰似空山岑寂。伴閒雲、暝色高樓。銀鉤小。書成貝葉。圍暈落鐙篝。

鵲踏枝

題握蘭小影

扣扣羅襦情早定。香夢纏綿。只是愁他醒。喚鳩催歸先有信。落花風裏箏弦緊。　張緒妝樓重記省。二尺簾波、移卻青鸞鏡。只有煙痕吹

不盡。絲絲縷縷似吳孃髮。

渡江雲

邗江舟次

一尊京口酒。詞人終古。蕭瑟例江關。此行眞萬里。西上黃河。何日唱刀鐶。蕪城有賦。多情甚、莫倚危闌。重回首。夕陽樓角。無限好眉山。　難刪。多少纏綿。有病葉娟花。傳時庭院。人乍去、剛逢春社。燕子飛還。帶圍自減衣稜厚。宛征塵、酒暈香瘢。增悵悵。十年如此青衫。

浣谿紗

題友人邗江送別圖

咽斷銀簫倍黯然。二分明月幾時圓。眉樓昨夜有啼鵑。　芳草如煙迷別浦。柳絲似夢澹斜川。春風回首渡江船。

憶舊游

寒食日。道出桃源。風雨淒其。荒原蕭索。洵斷魂時節也。隄上偶見桃枝皆著蓓蕾如紅豆。因念故園風景。牆角小桃應已爛漫矣。眷懷舊游。忽忽成夢。爲賦此解。

正涼鐙破曉。瘦鐸吟風。乍展山程。一片荒沙白。柰過江芳草。只長愁根。待續天涯殘夢。野鳥喚行人。怕折取鞭絲。幾株官柳。栖上征塵。　關心。好時節。把杏酪香餳。孤負良辰。花乳如紅豆。判桃癡嬌小。淒斷春魂。誰令寒城景物。吹暝入煙痕。且問訊江南。故園贏得春幾分。

壺中天

題潘研齋師塡詞圖

春風象管。笑區區摹仿蘇豪柳膩。一寸袖中蘭畹稿。刻畫銀鉤蠆尾。橋本吹簫。步名邀笛。總是栽花地。海苔箋小。拂時都帶香氣。　堪念騎省清才。江南水閣。領略閒風味。減字偷聲重按拍。詞律研來較細。

竹翠搜涼。梅茵坐暝。只倩紅紅記、天然秀句。風流付與仙吏。

風入松

龍城官署即事

簾鉤敲響玉丁冬。惆悵舊房櫳。一牀斑管閒無用。畫湘山、十二屏風。淚點幾滋竹色。愁根又長蘭叢。　雪衣應悔語言工。終日掩雕籠。傷心不及鳩呼婦。在樓西、綠樹陰中。檢得飛花一片。倚闌細咽殘紅。

浣谿紗

茶煙

帚得秋聲葉擁爐。煙絲又裊晚晴初。窗紋簾影半模糊。　攪入不嫌花氣冷。扶來卻愛竹風疏。夕陽樓閣畫難摹。

聲聲慢

雨夜

殘沙墜翠。折篠枯聲。莫雲一片遙遮。冷雨如潮。陰陰不隔窗紗。添成十分清苦。稱今年、此夕天涯。上簾衣。碎白淒迷。落盡蘿花。　忽訝河流吹到。聽波濤喧枕。淺欲平階。佛閣無鐘。麗譙鼓已三撾。（龍邑相傳鐘鳴則黃河水溢。故無鐘聲。）短燭爲誰飄淚。照征人、夢裏還家。聽未得、[illegible]蕭蕭先愁鬢華。

拜石山房詞鈔卷二

賀新涼

停車浦上信步入野寺中見壁間畫竹。題我有小亭深竹裏、不如歸去聽秋聲之句。

衮衮紅塵起。卸征鞍、夕陽古道。天涯行李。野綠入門修竹合。隙少一袈裟地。換滿壁、淒淒涼意。若果山僧秋許乞。貯秋聲、一片行囊底。看畫幢、比香偈。　悠悠人海身如寄。問他年、閒園半畝。何時料理。聽雨聽風聽未足。更聽濤聲萬里。便歸去、征衫重洗。蘸屋三間亭四角。好深深、築向蒼煙裏。人世事、付凭几。

聲聲慢

眞州夜泊

小梅斜日，斷浦西風，柳絲只綰愁陰。翠影浮眉，山尖石墖煙橫。好把短蓑兒酒，檥孤篷、莫趁郵程。夕陽路，人家隔徼，收起魚罾。　莫悵寒潮千里，且輕裝歸去，不負初盟。漚夢近來，圓未瘦篷吹醒。似有蒙蒙雪意，漾銀沙、一片空明。蘆絮外，正江船涼白上鐙。

鵲踏枝

船泊邵伯湖，有懷秦郵山。

憶昔津門同伴去。檥被舟中，一見心相許。衰柳枯荷圍斷墅。催詩只聽迴帆鼓。　爲訪江頭曾泊處，水驛叢祠、依舊藏雅樹。少箇篷窗人共語。剪鐙自聽瀟瀟雨。

臨江仙

潤州舟次

黯澹江雲天欲暝，海門催上新潮。佛貍城外買輕舠。便無風起，已涌浪花高。　今夜壚頭拚爛醉，薄寒可典青袍。酒樓紅影一鐙搖。打篷落葉，又誤雨瀟瀟。

國香慢

題吳餘山小梅華庵圖冊

鶴老江城，聽蕭蕭煙話，似帶潮音。（餘山久客揚州，）書巢結來如斗，綠上蘿陰。自做六時清課，有新詩、樹底閒吟。花圍佛廬小，只恐微熏，破了禪心。　梢枝多綴玉，論蕭疏鬢短，總不宜簪。寒雲滿眼，故園芳訊銷沈。空戀二分明月，惹殘香、染徧羅襟。荒庵堪再葺，一櫂蘋汀，好遂幽尋。

聲聲慢

秋雨庵夜坐

窗縈蛛網，壁篆蝸涎，苔痕印上迴闌。爲借琉璃佛火，獨坐更殘。堪憐抱煙倦鶴，向西風、似我衣單。簾影外，綠堆松髻，疑繞家山。　欲問天

涯消息，奈愁吟酸楚，身寄江干。小雨流雲，空櫚半住新寒。吹下井梧敗葉，掩閒門、如聽驚湍。秋竹杪，浸冰魂涼月一丸。

風入松

清綺詩堂題壁

綺琴三尺玉絲長。十載奏清商。離人心似當風葉，怕蕭蕭、易近秋涼。衣補一方慘綠，簪抽幾點吳霜。　家書函後墨斜行。色淺蠟分黃。短屏圍處深深坐，愛圖中、活脫江鄉。擬戴圓煙笠子，酒船櫂入楓香。

水龍吟

鄭湛若天風吹夜泉硯

是誰繭足幽荒，一圭製出新蕉尾。麋丸欲試，當時瘴墨，幾絲猶膩。天籟如瘖，秋泉暗蓄，玉沙難洗。想翩翩英妙，美人帳下，編赤雅、分行記。　定共奇香十賚，伴瑤琴、同來福地。詩成脫手，弓衣繡徧，種花隊裏。曾侍牙旂，李波小妹，石能言未。料沅湘去後，一雙鴝鵒，淚如鉛水。

臺城路

題陳松泉煙雨歸耕圖

道場山色橫圖裏，天涯不如歸好。杏蓓邨頭，桑稊陌上，簫鼓社公迎到。催耕喚了。正雨後泥鬆，一犂春曉。茅屋炊煙，早先初日上林杪。　何須買田陽羨，有百弓下潠，始種秔稻。水碓聲忙，繅車風緊，我記苕谿曲櫂。相逢休笑。做識字農夫，儘堪終老。楊柳陰中，飯香黃犢飽。

浣谿紗

題西湖載酒圖

百頃風漪鏡面寬。水心亭子曲闌干。花時細雨不多寒。　昔日湖山如畫裏，而今眞向畫中看。何年重上四宜船。

虞美人

秋夜書所見

夜靜隔花聞步屧。似見亭亭立。風鬟霧鬢是邪非。只恐木犀香露溼秋衣。　擔前壁下梧桐葉。心性由來怯。月明如水水連空。嬌影翩然何處覓驚鴻。

湘春夜月

題龍女牧羊圖

海山低。白煙幾點依微。驀見雨族驅來。水霧溼綃衣。欲折珊瑚鞭起。奈凝雲不動。艸碧淒迷。縱方諸作鏡。紅妝慘澹。嫁便須啼。　風鬟香綽約。簪抽涼玉。怨比湘靈。羅襪淩波。又誰妒、水精眠夢。謠詠蛾眉。鱗鱗魚滕。恁龍堂、難寄書回。待織就珍珠簾字。悵洞庭霜樹。舊日寒闈。

浣谿紗

感舊

手卷疏簾上玉鉤。林園過雨似新秋。生綃團扇綠衣襦。　未便背人通一語。如何竟去不回頭。隔花微見眼波流。

水榭風來度暗香。蓮花漏滴玉壺涼。夜深多少睡鴛鴦。　脈脈芳心含豆蔻。遲遲纖手擬擯揶。而今始悔不能狂。

粉靨猶堪認舊題。邢拚溝水各東西。羅幃怕染落花泥。　芳艸無情三月莫。翠鬟多病一春啼。蜀江愁黯碧玻瓈。

淒絕空廊子夜歌。華年錦瑟悔蹉跎。依然照壁舊銅荷。　簏裏衣裳渾未擲。斑斑圓暈在秋羅。淚痕應比酒痕多。

鵲踏枝

嚴九脩能臥病烏谿。隱几東郭。其埸鄉也。藥鐺經卷。病亦不惡。余適歸自邗江。脩能以詞柬余。念西泠舊游。蕉萃掩篤。余亦浪迹淮海。頗不自聊。有不能已於中者。爲賦此闋。以答其

意。

白舫青尊游冶伴。多少閑情。付與閑歌管。煙水西泠春夢斷。羅襟怕惹飛花亂。　小病經年風景換。賣藥香中。簾子垂垂暗。一樣飄零塵路倦。鬢絲試較誰長短。

木蘭花慢

送脩能歸苕谿

艸堂詩未就。人將去。酒初中。怪分手今番。花前雁後。直恁匆匆。買得輕舟載夢。挂斜帆。卻趁試鐙風。何處悠揚水驛。新愁吹滿眉峯。　相逢。盡道帶圍鬆。惆悵向來工。料玉鏡湖上。梅鉢香坼。要綴釵叢。閒君雁人　韻　兩地情絲牽惹。算春蠶也是可憐蟲。我擬浮家苕霅。慕伊煙水清空。

鵲踏枝

元日

旭日初晴光照牖。帖子宜春。竹語新書就。不願積金高至斗。一年好事詩千首。　竹要平安花要壽。竹北花南。人與天長久。折得梅枝香在手。金尊勸飲屠蘇酒。

減字木蘭花

春光有幾。一半春過春病裏。睡起無聊。乍許凭闌酒力銷。　落紅幽院。掃得愁人腸不斷。艸艸年華。纔見梅花又楝花。

百字令

花朝

恨乏千金。與羣芳爲壽。盈尊且飲。擬倩仙人殷七七。齊把春魂催醒。杏靨纔勻。桃鬟尚小。最薄梅花命。冰霜摧挫。冷香枝上飛盡。　此後護潤飄茵。升沈未卜。天意高難問。要得玉人親手折。須傍紅樓開近。

若說裁詩，憑伊作骨，也有吾儕分。朱樞低護，風姨莫便吹損。

烏夜啼

春去太悤悤。恨重重。料想落花，不共水流東。　湘簾下，銀鉤挂，舊房櫳。拾得殘絨一縷，可憐紅。

月華清

題子山孤山載鶴圖

淺漱沙明，平橋波闊，短橈何處輕檥。涼月粼粼。吹皺一匳煙水，倩吳孃、蕩入明漪，人坐玉、壺心裏。閒倚。只白漚三兩，恐教驚起。　無限生涯蕉萃。待寫向湖天，別饒幽思。蘆葉蕭蕭，飛上一襟吟翠。喚林逋、雪夜詩魂，攜倦鶴、與秋同載。無寐。聽蘋洲遺譜，篴聲吹碎。

百字令

秋陰

淒陰一片，向遙空閣住，欲晴還未。秋到無光真慘澹，盼斷夕陽天際。低坐昏雅，高飛新雁，都沒蒼煙裏。鼓樓邪角，莫愁又被催起。　若論遠近關河，沈沈如夢，愁也難迴避。惟有江船吹篴去，老我鱸鄉橘里。縹緲雲沙，溟濛水竹，覓句教帆底。釀成蕭瑟，黃昏雨又來矣。

風入松

寄艮甫

人間流落庾蘭成。詞賦怨飄零。濛濛煙樹冥冥水，隔江南、第幾層城。豪氣銷磨劍鼻，客塵堆上衣棱。　小窗一角貯秋深。寒意夜飄鐙。階前落葉風吹聚，柰蕭蕭、總帶離聲。料得倚樓長篴，淒其今夜吟情。

臺城路

帆影

晴漪十里明如鏡，一痕低度雲影。晚色模黏，波光澹沱，畫出湖天離

恨。危橋路近。看葦隱青疏，蓼迷紅冷。水國寒添，飛來葉葉墮幽暝。　夫容湖上茅屋，浮家何日遂，終老漁隱。枕尾拖煙，桅梢倚月，伴我篷窗孤凭。江天風靜。正沙渚陰陰，昏雅斜趁。暗拂涼莎，不教漚夢醒。

前調

櫓聲

西風人去郵亭莫，離心先被吹遠。小艇鳴榔，孤篷颭篴，迸入疏花古籪。橫塘夜半，惹煙外淒音，更添幽怨。欸乃吳歌，船孃羅袖倚窗倦。　斷魂何處行客，幾回敧枕聽，愁臥江館。水竹敲詩，蒼蘆覓夢，涼雁一聲驚喚。漁邨酒幔。正乙乙搖來，十分清輭。櫂入楓橋，好隨江路轉。

清平樂

秋夜閨意

迴廊悄悄。簾月疑秋曉。幾朵涼花如鈿小。倒挂收香幺鳥。　無言獨上西樓。窗前斜倚秦篝。今夜銅壺清漏，聲聲滴在心頭。

漁家傲

舟泊太湖，望洞庭諸山，

暝色空蒼雲欲化。遙峯歷歷如殘畫。低映山莊秋樹罅。新紅亞。橘枝染出吳霜下。　聖女祠堂何處也。蕭蕭應有風吹瓦。星斗高寒煙燒怕。鄰船話。前頭帆影如奔馬。

一萼紅

艮甫買舟來越，晤於湖樓，絲雨迷天，移尊酒相對，各賦一闋，以慰旅懷，

傍斜門。隔幾行斷柳，秋水坐移尊。誰省湖邊，蒼茫煙樹，無聊還有詞人。看一葉、飛來小艇，向波心、雙槳蕩漪淪。細雨如絲，輕陰似墨，又近黃昏。　莫著浮名相累，把等閒歌吹，換了征塵。汐社盟寒，鱸鄉夢杳，

8A

天涯秋已平分。看沙渚、蘆花嫩白，比西風、鬢影帶愁痕。江潭路、任教蕭瑟，休愴吟魂。

謁金門

秋宵有憶

銅鋪闔。月色乍移窗格。透過清潭方一冊。棱棱如界畫。　砧杵誰家巷陌。蕭管誰家第宅。隔著銀牆疑不隔。夜涼花影白。

沁園春

爲李白樓題寇白門小象

匹馬歸來，非俠客邪，嬋娟美人。看絲絲鬢影，蟬紗微側，纖纖眉樣，螺黛猶皴。紅豆裁詩，黃絁入道，舊院荒涼若箇存。秦淮路，說寇孃重見，無限銷魂。　不須懊惱前塵。算朱邸、難忘舊主恩。念江山此際，初經劫火，樓臺當日，重認巢痕。夜月丁簾，春風甲帳，瘦到香桃病幾分。添惆悵，只一行疏柳，白下斜門。

鵲踏枝

吳江舟次

竟日移舟蘆影外。蟹舍魚莊、江景偏蕭灑。浪說秋風歸計遂。蒓鱸上市無錢買。　柳絮飄零終不悔。化作浮萍、萍又隨流水。只有圓荷珠露墜。分明畫出青衫淚。

高陽臺

過下邳

辨辨離亭，勞勞行客，和愁馱上征鞍。山額棲雲，宛然恨鎖眉端。人煙寥落逃亡後，有蘆簾、竹屋家近闌干。傍閒門、野水無漚，直恁荒寒。　故侯斷碣尋銀字，想當年圯下，黃石書傳。臥柳蕭疏，矮橋橫泊漁船。雅軍圍處偏成陣，畫斜陽、醉墨初乾。更催人，涼嗔沙頭，添倍淒然。

思佳客

綠樹陰中閉畫門。敧斜金雁一箏塵。烏絲格子紅絲研，小字雙鉤仿洛神。　香乍爇，酒微溫。滿簾花氣作黃昏。西南樓角纖纖月，認是吳孃指甲痕。

滿庭芳

梨花落盡，好夢難成，悵望空枝，感而有作。

竹鎖愁煙，蘭攜染露，小紅亭子依然。牆東一樹，不見粉嬋娟。記得迷藏花底，到深宵、忘了春寒。湘簾外，絕無人影，十二曲闌干。　風前潘鬢改，向華嚴劫後，重問情禪。看綠陰陰地，悟到前緣。彈指韶華有幾，好春暉、都付啼鵑。留題在，淚痕猶溼，不共墨痕乾。

百字令

重過碧社湖感舊

烏篷當日，記閒盟漚侶，曾問菰蒲。十畝藕香尋舊水，隔斷南湖煙渡。翠被相扶，紅衣欲蛻，單舸尋秋路。明蟬墮影，滿身都染清露。　那便夢隔雲波，魚莊蟹舍，零落今如許。不信繁華容易散，只有寒潮今古。髡柳荒橋，枯荷廢苑，野鴨西風語。何年此地，一蓑來臥煙雨。

昭君怨

感白門舊游，偕伯夔同賦。

記得玉纖送酒。春色梨渦先透。簾影月西斜。未還家。　贏得小窗孤悶。依舊碧綃香潤。蠟淚滿金銅。是愁紅。

同作　楊夔生 伯夔

記得榴裙翻酒。嗅傍香篝熏透。容易夕陽斜。泰孃家。　幾日薄陰愁悶。不是新晴清潤。秋錦小房櫳。雁來紅。

百字令

為楊二子山題雪蟹圖

蘇春亭閣，記斜柯綴玉、夜雲吹白。曾共闌干偎絳袖，一寸苔枝同折。明月前身，春風舊恨，合住梅花國。卷簾人獨，滿襟都浣涼雪。　無言小竹迴廊，半囊香霧，樹底亭亭立。遮莫人閒風露冷，幽怨玉清淪謫。瘦影搖鐙，濃香浮夢，休更吹橫笛。恐教驚起，一雙翠羽清絕。

虞美人

泛舟秦淮

闌干十二雕青玉。搖漾晴漪綠。夕陽江閣嫩涼添。兩岸人家齊上水明簾。　笙歌一隊歸來早。白袷俱年少。楊花飛作滿湖煙、斜趁東風亂撲酒人船。

渡江雲

燕子磯

蒼茫江月墮，推篷看，危石聳孤屏。渾疑江燕立，下瞰風濤，得勢欲飛鳴。崖根插水，巉削處，靜影亭亭。晴翠溼、飛來煙外，如雨滴吳舲。　淒清。微波澎戛，四舫無言，料舟人未醒。攜鐵篴、波濤深處，且學龍吟。空江多少精靈睡，只漁歌、唱出前汀。吹嫋嫋，餘音遶破空明。

虞美人

信步入圓覺寺

打頭策策鳴黃葉。野曠西風急。亂雅歸去翅翎紅。只為夕陽猶在最高峯。　意行差喜僧廬近。衰艸埋幽徑。寺樓敲倒已無鐘。賸有一枝白塔兩三松。

瑞鶴仙

游棲霞山寺

雨餘靚歸。脩眉影雲根幾多錐峭。弄藍樹古，搖青竹短，疏煙籠罩。寺

門深窈。問可有、俗塵吹到。正危峯、梳翎小鶴，雪羽墮松杪。　引我煙霞想，如此湖山，棲遲真好。曾歸甚處，裹紅衣、踏來殘照。畫出秋聲，儼一幢，荊關幽稾。又吟蟬墜響，似磬答遠嘯。

謁金門

霜月冷。落葉亂捎銀井。天末雁行飛不整。秋聲先到枕。　漏點漸添淒哽。鐙火漸留餘燼。開得釭花長一寸。歸期應有準。

望湘人

秋夜閨意

碧庭陰新蟾，暗日只昵人，一點靚破幽暝。雲母窗深，水明簾薄，送遍半庭花影。畫菊單衣，星前小佇，滿襟秋冷。下苔階、爇罷心香，金鴨更添宮餅。　試看絡角斜河，恁鴻飛不到，久沈芳訊。書儻能傳，畢竟天涯還近。隔院吹簫，誰家擣練，併入西風一陣。且消停、烏鵲雙棲，繡帳待他睡穩。

賣花聲

簾外玉鉤敲。簾底無聊。怪他燕子不歸巢。如此畫梁淒便得，何忍輕拋。　薄命是夭桃。昨日今朝。護花旛子不多高。卻被秋千紅索影，罥上香梢。

國香慢

蘇隄晚歸

嵐翠斕斑。恁幽汀水色，不起微瀾。只賸幾株疏柳，瘦綠堪攀。知了一聲飛去，看夕陽、冷到沙灣。逼真古圖畫，塔指黃妃，霜葉初殷。　沿隄歸路晚，問逋仙何許，放鶴應還。高人長往，卻好喚做孤山。比似當年西子，濃妝梳、綰出煙鬟。誰解佩瑤贈，月上松梢，碧玉彎環。

西江月

由拳道中

儘有市聲吹到，卻無塵土飛來。一谿曲折抱城隈。都是鮮花活水。沙頭初聞蛤吠，日長又被蟬催。驛亭依舊柳絲垂。添得幾分蛾翠。

百字令

石城懷舊

載愁滿艇，恁今番惆悵、不堪言別。一桁石城橋畔柳，寸寸柔絲吹碧。細葛裁衫，輕羅製扇，剪得秋波色。漁歌唱晚，倚闌猶想橫篴。　縱教曲港通潮，文鱗六六，怎把魚書覓。酒到半醒鐙半炧，何減曉風殘月。昨日江南，今朝江北，眼底山重疊。無情流水，爲誰終夜嗚咽。

前調

舟泊瓜步，書寄春樵，並玥素女兄。

鄉關咫尺，怪怱怱別後，有愁難寄。江上丹楓如舊識，款我天涯行李。殘月沈山，繁星墮水，宿雁驚飛起。蕭蕭落葉，滿篷都是秋意。　堪羨漁弟漁兄，敲鉤結網，舟泊蘆花裏。偏我船舷形影隻，夢也有頭無尾。郭外砧聲，樓中鐙火，今夜眠猶未。料應屈指，計程三百餘里。

河傳

江頭夜泊

江影。秋暝。傍沙汀。向晚扁舟不行。渡頭月落潮水平。星星。漁鐙煙外青。　孤衾伴冷聞漚宿。憐幽獨。不瞑如魚目。數嚴城。夜幾更。聽聽。碧雲低雁聲。

鵲橋仙

伯夔以織女機絲圖屬題，圖以白羅爲地，被以鉄繡，五色昭爛，神光奕奕然，閨中所製物也。

月高鋪瓦，星斜珠網，梧葉乍催幽暝。明河澹澹欲生煙，看遙天、碧分

秋鏡。　香羅好剪，采絲細擘，繡罷綠窗風靜。夜闌花底拜靈妃，乞鴛機、一梭雲影。

買陂塘

偕伯夔暨秦蘭臺州牧游邵邨

帶平林，眉痕淺碧，吳山無此清遠。斜行白鳥低飛去，界破僧衣一片。秋思換。怪巾履蕭蕭，閒卻蒲葵扇。彎環徑轉。看三兩人家，竹籬茅舍。也有酒帘颭。　迴谿畔，覆屋蘿花短短，涼陰十畝先占。當窗試凭烏皮几，忘了北風雲漢。陂水暖。正大芋高荷，漲綠新來滿。紅塵隔斷。只疏柳明邊，夕陽漏影，一角冷金糝。

風入松

偕伯夔露坐，有黃葉一片墮紈扇上。

秋光似水漾闌干。團扇釣新寒。亭皋句好渾難畫，天涯恨、吹上疏紈。堪愛額黃顏色，可憐不在眉端。　林梢一片下翩然。誰刻小瑯玕。分明燒著蟲絲裏，向風前、又誤輕蟬。曾記楓江夜泊，蕭蕭聲滿吳船。

青玉案

范陽城南有邱一成，野花倒垂，綺麗纖濃，如釵如旒。余與伯夔往游，每采歸以供棓案。伯夔詞先成，余亦繼作。

故園門徑荒煙隔。依舊是、城南陌。何必海棠鄰院乞。斷垣殘甃，花鬟擁眼，也自爭紅白。　幽香無主誰收拾。算有今番秋士識。莫向瓦瓶傷脆折。昏昏野氣，唧唧蟲聲裏，多少愁顏色。

原作　　楊夔生

斜陽脈脈含哀艷。正人唱、旗亭裏。猶憶少年游冶地。燕昏鶯曉，上津門外，萬點淒涼淚。　纖羅只把離騷記。誤認先生蘭有蕙。冷落疏煙園斷墅。江淹賦後，東風多恨，吹碎愁根蒂。

登樓怨

登范陽城樓，西風乍涼，落葉如雨，不禁有王粲依人之感，歸度此曲以寫旅懷，

亂山圍古堞，向莫蟬聲裏，獨自登樓。葉葉西風，故園無此涼秋。幾叢遠樹牛毛細，有煙痕、綠蘸雙眸。更淒然、似水斜陽，併入寒流。　舊游。空記省，在幽篁仙嶺，落木邗溝。渺渺平沙，天涯底事句留。多年戍壘銷兵火，聽哀笳、尚帶邊愁。最無憀、城角孤花，相見回頭。

生查子

小院又秋風，落葉敲窗紙。蟲葉有蟲書，應篆相思字。　粉破淚成行，不斷如鉛水。滴著海棠花，立見愁紅死。

虞美人

闌盡梓皮香不活。曉色傷心白。竹風吹做十分秋。除得一聲征雁墮高樓。　幾回敧枕長宵度。殘漏分明數。錦衾裹了向寒侵。月苦霜濃天抄有人行。

買陂塘

過邯鄲，題盧生祠壁，

傍叢祠、夕陽繫馬，紛然落葉堪掃。羨伊一霎瞢騰裏，凡劫銷完艸艸。應冷笑。看門外征車，十丈紅塵繞。朱顏易槁。任蓋國功名，鹿隍身世，都向夢中老。　長安道，想汝青衫潦倒。秋風失意歸早。麟洲小水還無分，何況方壺蓬島。蘄枕好。肯借我游仙、便算閒懷抱。三山縹緲。說丹竈難壽，黃粱易熟，努力且餐飽。

百字令

過漳河，訪銅雀臺遺址，

寒沙一色，訪銅臺遺址、但餘荒翠。雄火鄴城無片瓦，不道離宮都改。

橫槊詩豪，提刀氣猛，可有雄心在。分香賣履，柔情也自如水。　當年百戰山河，金戈鐵馬，久已無殘壘。千古英風淘洗盡，何況春深蛾黛。隴樹西斜，漳流東去，鬱鬱聞歌吹。迴潮幽咽，望陵幾許清淚。

踏莎行

咸陽旅次，寄懷夢湘弟，

渺渺征途，行行且住。羇愁挂在咸陽樹。對牀已抱十年心，無如此夜相思苦。　悵望刀環，遙聞砧杵。長安也憶嬌兒女。揮鞭已過霸陵橋，翦鐙只夢巴山雨。

南歌子

咸陽旅舍

樹底西窗暗，山頭北斗橫。烏烏畫角動高城。認是誰家玉篴，又飛聲。　夜月秦宮鏡，秋風漢殿箏。淒涼懷古不勝情。杳杳長空塞雁，更南征。

齊天樂

劍閣

縈紆蜀棧羊腸似，盤旋亂山堆裏。拔地千尋，去天一寸，長劍不知誰倚。陰陰雲氣。幸塞少丸泥，稍通行李。衆綠爭門，羅衣空翠冷如洗。　孟陽銘尚在否，料殘碑橫臥，難更扶起。驢背裝輕，牛腰卷大，得似詩人也未。悲風天際。聽鈴語郎當，如聞替戾。何必張徽，哀弦深夜理。

滿江紅

棧道紀游

山色雄奇，竟不屑、與秋爭瘦。知費了、幾多螺黛，描來新就。怪石凹顱藍面鬼，老松偃蹇蒼髯叟。更千尋、峭壁挂藤蘿，蛟蛇走。　複磴上，莓苔厚。危棧上，闌干朽。想補天有隙，絲絲猶漏。絕壑颼颼風出穴，層厓

蓊鬱雲生竇。要圖成、須仗大癡哥丹青手。

疊嶂層巒巴子國，竟無平野。幾曾見相如負弩，公孫躍馬。山勢爭來朝白帝，人煙何處通秦塞。只劍門、塞得一丸泥，堪雄霸。　還不了，鶯花債。說不盡，興亡話。正子規啼後，杜鵑開謝。古墓殘碑秋雨洗，神弦怨曲哀湍瀉。更荒郵月黑虎夔蕃，當深夜。

一綫陽光，何處望、天彭井絡。只仰見、盤空峻棧，虹腰斜束。瘦馬淖如雞上塒，勞人盡比猱升木。有白雲、笑客十分忙，巖頭宿。　晴漏滴，聲冰玉。流水響，聲絲竹。更千條鬬併，一條飛瀑。橫跨石梁龍露背，直衝沙背虬生角。喜筒車、旋轉疾於風，如輪速。

氈裹繩行，算都是、陰平古道。今纔辨、幾峯縣亙，幾峯逋峭。嵐翠濃於青石髓，夕陽濃似紅泥竈。看一瓣、轉過茂林來，穿叢篠。　暝色裏，昏雅噪。明月裏，征鴻叫。便三更枕畔，還催夢覺。江上竹枝蠻女曲，山頭瓦鼓巴人調。怪無端、淸淚忽霑裳，猨猴嘯。

漁家傲

翠嶂橫空添晚眺。眼前但怪炊煙少。寂歷疏松敲晚照。歸雅噪。虎皮牆裏山神廟。　一任西風吹破帽。那愁曠野逢剽盜。指點行人喬木杪。鈴聲悄。蕭蕭匹馬隨飛鳥。

拜石山房詞鈔卷三

湘春夜月

為楊蘿裳表丈題雙美聽秋圖

正秋晴。秋煙都化空明。堪愛小閣茶香，斜日半簾陰。淺綠羅裳初製，向七條弦外，悟到琴心。聽風移樹杪，翠濤颯颯，飛下天聲。　長陵雙姊妹，看臨流結束，羅帶綃襟。窈窕雲泉，只恐是、題紅棲碧，一樣閑情。石闌同倚，應不歎、難遇知音。緣何事、高鬟微側，在最無言處，卻又沈吟。

朝中措

薛濤井

一泓舊井胥燕支。井畔莫尋詩。便令詩題蜀紙，風光細膩誰知。　歸

眉人去，有如花落，悵望空枝。何況枇杷門巷，翠陰也異當時。

風入松

不施脂粉澹妝梳。病起弱難扶。眉邊秀色須餐飽，怪鏡痕、尚帶模糊。贏得出門相送，玉鉤印上春蕪。　風塵淪落最憐渠。盼斷數行書。隔花惆悵人難見，柰而今、花影都無。料得曉鶯飛處，淒涼夜月啼烏。

荔支香

為汪均之題唐荔圖

天上花冠，人間羅襪，昔年恨事茫茫。海山風露，一樹倒生香。試問綃衣仙子，傷心曲、記否霓裳。前朝寺、園蒲許借，小坐話滄桑。　紅塵飛騎到，西宮南內，幾箇同嘗。想玉魚含罷，碧唾微涼。惆悵棠梨佛閣，淋鈴雨、易近昏黃。春墳畔、殘碑三尺，芳艸斷人腸。春間過馬嵬，舊傳佛堂梨花一株，為貴妃畢命之所，今已不復存矣。

渡江雲

為居琴隝太守題就竹亭圖

亭亭斜日影，蕭蕭瑟瑟，一派畫蒼寒。翠煙遮不斷，結箇團瓢，合署小檀欒。小檀欒室，亦太守齋名。叢書兩版，記當年、多少清歡。移短榻、綠陰深處，詩夢得平安。　無端。塵土京華，憶瘦石幽花，舊時庭院。春泥軟、筍鞭行遍，知近闌干。拂檐千个青鸞尾，叩閑扉、知借誰看。歸來好，憑君寄語琅玕。

買陂塘

題琴隝太守邪谿漁隱圖

冷谿光、染成今古，迢迢只度漁唱。山蒼雲白紗明瑟，拜了鱸鄉亭長。潮欲上。正一篷風疏，悄入蘆花響。夕陽西向。看菰米初收，船唇敲火，又有暮煙颺。　真州路，郭外桑麻無恙。竹車都愛春舫。君宰儀徵，令邑之婦女紡

木[illegible]，為腰纏騎鶴知無分，要覓釣絲千丈。新水漲。說夢到湖邊，班柳波搖漾。桐廬雁宕約，老去天隨，筆牀茶具，結伴棧烏榜。

高陽臺

題均之填詞圖

露井桐高，風廊竹亞，數行低寫烏闌。吹來海南，香氣合是拚檀。悠悠多少閒歌管，向旗亭、慣譜雙鬟。拂冰弦，二十三絲，煙外[illegible]彈。　前身共坐青蓮上，恁相逢一笑，又在人寰。既墮紅塵，可應綺語全刪。桃花悟了空濛影，結同心、蕉萃枯蘭。證情禪，夜雨秋鐙，話到更殘。

風入松

陳石士太史屬題墨描萱花小幅

後堂簾幕晝愔愔。惆悵百年心。何人畫出西風影，向天涯、夢裏追尋。記否宜男私祝，佩囊小綴羅襟。　尊前魯酒與重斟。華髮不勝簪。世間那有忘憂事，者幽懷、誰是知音。珍重秋花一朵，句[illegible]瀋墨如金。

清平樂

折花在手。試問花知否。花到遲開方耐久。須與春寒相守。　書簾日日低垂，緣何不展雙眉。壓了綠窗鸚鵡，為伊和淚題碑。

沁園春

詠風門，偕劉芙初太史作。

行過斜廊，折竹蕭蕭，低遮畫檐。看方撈宛在，移將苔榻，疏櫳依舊，卷卻筠簾。繭紙新黏，銅鐶暗鍵，為有霜風分外尖。空明處，只隔重雲母，窺見涼蟾。　中庭悄起寒嚴。便難設長關總不嫌。似朱扉半截，油花略染，珧窗一扇，鐵葉微添。門旁展動處以鐵為之，京師謂之鐵荷葉。香暝頻留，鐙明更徹，小雪誰知又潵鹽。無人叩，喜叢書其際，快讀緗縑。

四字令

詠金冬心蕉葉硏。爲戴竹友農部賦。

香融玉泉。花寒石田。碧窗低颺茶煙。稱庵名綠天。　春風句塡。冬心字鐫。蹌麋一笏輕硏。寫琅玕翠牋。

滿庭芳

詠唐花。爲趙樹三比部作。

竹閣欺霜。梅茵點雪。是誰暗返香魂。琉璃窗戶。呵暖一重雲。自製泥金小牒。瑤臺使、預倩氤氳。垂羅幕。仙幫襞皺。莫令著風痕。　不用頻催羯鼓。只新紅初試。要借鑪熏。恍玉衣珠袚。天寶宮人。圍住名花作國。瑯嬛洞、別有陽春。應惟是。幽蘭空谷。不肯藉餘溫。

揚州慢

隔院聞歌聲。同蔡浣霞儀部賦。

呵凍鈔書。撥灰覓句。者般客況無聊。聽鄰家讀曲。又暗逗梅梢。怪如此、淸寒羅幕。有一絲蘭氣。吹入紅簫。拍低低檀板。玉人知是誰教。　閒階小立。隔銀牆、更比天高。記柳影斜門。梨花別院。特地相邀。減了杜郎愁鬢。江南怨、重唱瀟瀟。儘思量前夢。銷魂只有今宵。

高陽臺

篋中檢得山水小幅。疏林古驛。遠水斜帆。彷彿淮浦道中風景。題有幾樹夕陽投驛騎。一帆秋水渡江人之句。蓋癸酉歲竹畦所作也。感賦此解。以寄竹畦。

早雁書空。微霜染葉。天涯艸艸孤征。回首家山。亂峯無數縱橫。津亭不打迴帆鼓。挂林梢、斜日銅鉦。聽風前。幽咽寒蟬。總帶離聲。　扁舟不省愁來路。向迢迢遠水。慣趲行程。隻堠煙中。蒼茫暝色初生。荒榛怨斷黃樓篴。有秋宵、戍角淒淸。問何如。畫舫青尊。人醉江城。

琵琶仙

邵蘭風文學屬題秦良玉小象

翠帔朱韝。剛中認、英氣眉彎猶在。爲想珠帳牙旂。秋風動笳吹。麾白捍、精兵數萬。更閨擁紅妝幾隊。巫峽雲深。夔門路險。高築營寨。　直教挪、黃虎魂驚。只攜帚人看將臺拜。（[illegible]）虹。驄馬桃花香流。走長虹如帶。誰失勢。竹坪篁嶺。使賊奴敢謂峒砦。一片爲國丹心。涅衣鉛水。

一萼紅

丁丑人日。董琴南太史招飲。席上賦此。

記年時。向錦江天遠。頻寄艸堂詩。畫鼓春城。梅花古驛。直來京國接遲。且贏得、辛盤俊味。看斜簪、采勝照春卮。香洒筠籠。雪消苔徑。瘦鶴先知。　數點紅椒初綻。想天涯芳訊。盼到南枝。小閣烘晴。高樓映水。儘容玉篴橫吹。倚多少、風流幫展。染煙痕、鬢影絲絲。快意黃金買醉。莫錯相思。

買陂塘

題東城飽帆圖。送浣霞太守之閩。

悵離筵、川途渺渺。更番驥過津鼓。低飛新雁斜雲裏。也趁檣烏東去。江上路。看臨水樓臺。何處無煙雨。一枝柔艣。向釣客磯頭。桐君廬畔。帆影翦蒼樹。　經行處。載取筆牀茶具。依然瀟灑如許。幔亭仙客相遲久。石壁須君題句。秋未暮。正蘭阪香飄。一鶴隨人步。相思別浦。說荔子垂紅。椰瓢泛碧。莫忘舊漚鷺。

高陽臺

秦敦夫年丈屬題冒巢民姬人金曉珠畫鸎粟花小冊

製罷婷囊。拋餘鈿粟。口脂潤到毫端。鬭取嬌枝。婉婉春色將闌。卷簾人立東風裏。怪雛鸎、飛近闌干。漫疑他、香稻收時。嬰武銜殘。　雉皋

緗草茸茸碧柰亭，圍水繪，都付荒寒。留得無多，賸粉索米人看。蜜脾冷漬薔薇露，配一匙、滑玉正好加餐。（見巢民董姬小傳。）最銷凝，曉露如珠，紅暈初乾。

賀新涼

題築室松下脫帽看詩圖

野色分煙靄。望遙天、九峯浮碧，淺於螺黛。門巷荒寒曾夢到，不是青谿相對。看綠翦、松毛如蝟。結箇團焦秋影底。比僧房、一把香茅蓋。橫短榻，枕書睡。　新詩怕被旁人愛。向窗前、麝煤薾尾，幾番參改。巾角裹頭渾忘卻，詎作狂奴故態。便老樹、都霑吟翠。近稾而今添幾寸，想行間、謖謖清風在。圖畫裏、響幽籟。

臺城路

題埜萊莊西湖詩夢圖

生綃不剪吳淞水，難忘武林鴻爪。畢舸尋秋，袷衣兌酒，三五翩翩年少。湖心亭小。看低映涼花，斜飛沙鳥。極目憑闌，不知興廢有錢趙。　南屏晚鐘吹到，游人都散盡，分外幽悄。月涌銀瀾，山浮玉墖，著箇詩仙縹緲。黃塵撲帽。問何似西泠，四圍煙草。扇障元規，白漚應冷笑。

國香慢

題楊子萱扇上秋江照影圖

花墮銀釭。記失容寫影，曾住秋江。紅衣爲誰蕉萃，昨夜微霜。惆悵鴛鴦獨宿，卻羡那、漚鳥成雙。天涯倦回首，早被秋眸，割斷柔腸。　尺書何日到，想蠻牋小幅，粉淚成行。秦箏待譜，幽恨只度清商。爲畫生綃團扇，懷人意、偏在新涼。西風解吹夢，一片斜帆，煙水茫茫。

高陽臺

題萊莊女蘿秋感圖

柳色纖青，苔痕翦碧，畫簾卷上秋陰。一味嫩涼，如水小坐支琴。流泉聲裏幺弦絕，罥飛塵、翠幕愔愔。背銀鐙、擁髻無聊，同話傷心。　綠蘿依舊澄江館，恁西風吹淚，徧染羅襟。半臂香銷，可憐今夜寒侵。汀洲蕭瑟吹蘆絮，有孤鴻、愁聽霜砧。盼吳松，羅襪淩波，夢入秋衾。

甘州

送朱芸塘同年之官甘肅

都門風雪駐行裝，珍重勸離觴。正桑乾木落，寒聲蕭瑟，總帶清商。躍馬滹沱冰渡，關塞接天長。一片秦時月，夜色蒼蒼。　莫悵宦游萬里，便穹廬沙磧，都是歡場。有琵琶羌女，花裏映蠻妝。且沈醉、蒲桃十斛，聽邊人、百隊唱伊涼。長安近，好追漢吏，績紀循良。

憶舊游

題章芝眉孝廉冷泉月話圖

正寒蘿抱石，古木棲雲，暝色遙峯。煙樹溟濛裏，看橫飛雪練，粉碎虛空。吹上一丸孤月，影落亂流中。記叩竹曾攜，團蒲許借，衲子重逢。　幽亭小於笠，恰半貯泉聲，半貯松風。欲說無生話，又驚回鶴夢，打起疏鐘。如此光明世界，肯換軟塵紅。問何日還山，蕭然瓶盋從誌公。

玉漏遲

癸未七夕，微雨，同人坐雲心山館，鄒君蓮舫未娶，詞以調之。

四圍雲影帖。星河一道，遮將周匝。竹閣新涼，睡起欲拋羅箑。煙暝檐前雙鵲，輕墮下、梧桐黏葉。微雨溼。似熒熒數點，淚痕棲睫。　聘錢慣費黃姑，柰良期阻滯，阮囊羞澀。嬾卷珠簾，蛛網低垂犀押。應念穿鍼人獨，正花下、鈿鋪未闔。尋繡篋。翠縷暗縈纖甲。

鵲踏枝

伯夔以田家詞見示，情眞事近，絕似范石湖詩，余廣其意得

十二闋。

昨夜春聲喧爆竹。鬱壘門邊、紅紙書斜幅。蠟味登盤嘗已足。簷前更挂風豬肉。　采絹黏鐙新簇簇。簫鼓喧天、陶泰民安樂。后士祠中雙筊卜。今年贏特生肥犢。

乍暖乍寒雞禁架。酒壓茅柴、風味甘如蔗。搖曳一帘花影外。提壺便有人來買。　暮雨瀟瀟消入夜。歸墓歸遲、油繖從誰借。廟令掠錢青櫟社。農夫蓑笠闌團拜。

水漫平田何用犀。灩灩谿流、釀若桃花醑。脫卻木棉纑布袴。淋灰浣後如紈素。　瘦策寬鞵來散步。笑看兒童、手捉風中絮。不是鄉農無世慮。朱陳早得完婚娶。

竹柵闌門剛半畝。只哺黃雞、不畜鵝鶄鬭。霉雨打窗疏點逗。薔薇花落蒼苔厚。　初著單衣雙卷袖。浴佛盆池、來試澆花手。淪繭風香絲絡就。嫩湯更煮青蠶豆。

解駁晴光新雨止。匝地槐陰、草閣涼於水。袍笏且圖鍾進士。從來嚇鬼須聲勢。　莫道田家稀識字。一帙農書、展誦加經史。石首櫻桃初上市。買來先餽鄉夫子。

小麥收來量十斛。吉日逢庚、造醬宜三伏。不怕驕陽當午酷。北風窗戶眠常熟。　晚傍荷花初罷浴。坐看涼螢、閃閃明深竹。豹腳最能飛食肉。幸虧簷下多蝙蝠。

河漢橫斜涼露重。屋角牽牛、點滴花梢動。巧到天孫無處用。一宵草草將郎送。　秋至瓜茄猶被壟。會近盂蘭、留作僧尼供。昨夜孤魂曾入夢。鄉愚不獨人愚弄。

露逕芒鞵煙拍袂。曲折溝渠、流出涓涓水。紅稻梢頭垂短穗。稗花結子先搖擺。　天上月兒如餅大。不信中間、有箇嫦娥在。樹影婆娑終

不改。無端喚作蟾宮桂。

曾見黃雲飛隴首。秋稼登場、堆積如山阜。折得茱萸香在手。登高只要柴門口。　遠近鄉舂聞杵臼。碓粉如霜、爭把湯團溲。把菊能添翁媼壽。陶餅另釀延齡酒。

動地濤聲林木外。卷去簷茅、老屋宜重蓋。聞道鵲巢知太歲。竹扉閉處依方位。　小圃七弓勤灌溉。市得吳鹽、巨甕醃寒菜。幾簇籬根霜未敗。渾如雪裏芭蕉矮。

落葉隨風吹滿地。閒煞烏犍、日向桑根繫。未到夕陽門早閉。打門不怕催租吏。　甑石可爲終歲計。篝火中宵、子婦都懽喜。笑擄竈觚來說起。前鄉看得酬神戲。

窗紙棱棱風倒破。低泥同雲、雪片鶯毛墮。留得半盆煨芋火。大家烘手團欒坐。　屋外梅花開幾朵。不解尋詩、只遣驢推磨。堪笑幽人能忍餓。能鞭側帽谿橋過。

高陽臺

偕黃霽青太守、夏詞仲孝廉譚及滇南某翰林事、各賦一闋。

閬苑遲歸。旗亭早散。相逢人在天橋。細馬輕衫。堪憐一搦纖腰。玉堂不作笙歌夢。聽花閒、清漏迢迢。問何時、繡被薰香、共度良宵。　藥鑪煙裏昏沈睡。把黃金鑄淚、瀝透冰綃。渴病難醫。空教抵死相邀。南雲翦紙招魂葬。怕吟魂、先爲春銷。歡情根。種出夫容、莫種櫻桃。

行香子

寫懷

擬傍家山、流水迴環。築得箇、茅屋三間。櫻皮亭子。杉木闌干。更種些些梅。種些竹。種些蘭。　終日身閒。門設常關。與他人、無往無還。弟兄歡聚。兒女團欒。儘把書看。把詩詠。把琴彈。

翠樓吟

劉芙初編修邀同人作銷寒雅集。詠殘菊。

紅退闌干。青銷羅幕。峭風前夜吹白。香心渾未滅。記重九、纔經過得。著番蕭瑟。倚半角疏籬。一拳瘦石。還堪摘。幽人蕉萃。橫簪簪側。待折。供向閒時。便孤芳無聊。也成悲絕。誰華能禁耐。問可似、舊時標格。空林葉蛻。畫慘綠寒煙。荒黃斜日。曾相識。秋江渺渺。夫容木末。

喝火令

題王南垞孝廉風雪思子圖

花乳清霜煎。珠胎泡影吹。殘年風雪上吟髭。幽句傷心。賦到杳冥時。明慧能言日。伶俜學步時。哀師嬌美稱家兒。記得兩丸。丫角繫紅絲。記得簾前抱立。手挽玉梅枝。

珍珠簾

雪影

輕陰儘釀閒庭院。纖簾絲、剛值斜風初定。香冷博山爐。只餘灰猶暖。認取白描高格著。倩瀾住紙窗幽暝。相映。映几上清琴。臺邊玉鏡。經他滲入溟濛。便幽閒老鶴。也迷苔徑。錯道是梨雲。訝幾分寒凝。除卻羅浮無好夢。擁絮被、何人喚醒。夜靜。便孤月飛來。讓他淒冷。

玲瓏玉

雪聲

靜掩銅環。怪幽籟分外蕭蕭。閒花落盡。瓦棱幾片輕敲。不在天風高處。在敲斜疏竹。清脆寒蕉。飄搖。休疑他、松卷翠濤。何事悠揚短簫。與丁東寒漏。併做今宵。羅襪生塵。最堪憐、環佩人遙。縱傳來南枝消息。便知是、玉梅香拆。未抵魂銷。只衹和。唱新詩、驢背灞橋。

賀新涼

游仙

海色搖空綠。早安排、陽阿晞髮。扶桑濯足。弱水茫茫三萬里。中有閒愁千斛。不如種、桃花滿谷。身在紅雲深處住。把丹光、自照山頭屋。人世笑。耽如蜀。　鞭鸞笞鳳相追逐。問星宮、天門入自。幾時休沐。呼吸未能通帝座。直算須仙有福。任占得、陽明句曲。懶與赤松黃石伍。一編書、掛向班麟角。恐當做、陰符讀。

前調

感西青散記所載綃山女子賀雙卿事

悵惘西青記。與當年、才人厮養。飄零一例。天使蛾眉成絕代。不信安排無計。忍視等、郎姑箠婢。石爲浣衣亭餉黍。任無愁、少婦銷羅綺。香劫在、幾時已。　雄蜂雌蝶渾閒事。最難忘、隨雅舊曲。名花失意。翠繞苧蘿山下路。曾見夷光椎髻。說一樣、多情憐壻。不怨夭桃成錯嫁。算今生、命短東風裏。研臙粉、寫幽淚。

虞美人

紋紗不卷秋痕薄。金井鳴姑惡。琴心原在碧梧桐。譜出清商颯颯是西風。　乍回涼夢鐙花白。夢也無從覓。牀痕沒了翠成堆。又隔一層落葉一層苔。

湘春夜月

丙子七夕

卷簾遲。風光約略年時。只是兩鬢愁生。不耐晚涼吹。收拾盃盤草草。便上箋花影。都帶參差。恨一分眉月。穿鍼人杳。獨自尋詩。　迢迢河漢隔。悔聘錢十萬。買了相思。鈿擘釵分。算惟有、南飛烏鵲。別恨先知。牽牛開後。料青綰、不剪雙枝。頻敧枕、難成幽夢。聽蟲孃瓜架。絡盡秋絲。

齊天樂

自述

十年奔走長安道。全家但營一飽。駿馬驕嘶，蹇驢蹩立，諸事讓他年少。才華正妙。看水利成書，平戎起藁，曳履星辰，功名爭羨致身早。

青衫多少塵土，更驚沙撲面，頭似蓬葆。路兒揶揄，醉人推罵，無語相看一笑。最縈懷抱。只九隴誅茅，五湖浮櫂，綠樹鵑聲，不如歸去好。

買陂塘

記事

怪匆匆、家山咫尺，歸程竟被風阻。無情惡浪頭俱白，底事天吳又怒。橋畔路。恁炫服新妝，妒婦津難渡。等閒漚鷺。也化作盤飱，來填恨海，幽怨向誰訴。

身世事，轉眼都如霜露。須知修短有數。金釵得葬蓮花國，便勝一抔黃土。天色暮。想翠羽明璫，小試凌波步。誰歌楚些。約他日巫娥，神弦理曲，莫忘水仙譜。

沁園春

題蔣冉山少府閉門種菜圖

三徑全荒，盍亦歸哉，貧能久安。想生涯冷澹，曾爲隱吏，頭銜落拓，雅稱園官。抱甕分澆，拎筐自翦，春韭秋菘任意餐。須知是，英雄本色，不比儒酸。

門前舊井都眢。記菜圃、鋤來十畝寬。悵瓜畦蕪沒，黃銷蛺粉，竹籬破壞，赤露雞冠。世味豬肝。光陰羊胛，大好先生苜蓿盤。和根煑、全家飽喫，無限清歡。

少年游

張氏廢園

西園飛蓋，東山對奕，往事似摶沙。滲綠闌敧，油紅窗壞，燕子已無家。

兒童來作拋磚戲，拾得鳳皇釵。骨瘦緗桃，香銷綺杏，春在野棠花。

瑣窗寒

霽青太守以銷寒詩社圖屬題，用卷中頻伽詞調賦此，即送之官粵東。

雪影搖鐙，風聲捲幔，灑寒冰酒。朋簪小聚，促坐書巢如斗。共匿鏡、撥灰覓句，任嘲山字吟肩瘦。算年年舊例，香溫茶熟，此時消受。　曾有。新詞鏤。悵領袖騷壇，不逢黃九。內子冬餘與芙初、秀芝君作，鈔見錄，但時太守已卸事久。今番汐社，鎮攧尖叉同鬭。更須圖、疏樹斷泉，又添片雲傳妙手。[illegible]太守同里、□石亦工畫、故云。奈嶺梅、玉琢相思，待君開笑口。

揚州慢

題潘冰蟾女史蘭閨讀畫圖

三尺筠簾，一規菱鏡，蕭然林下風清。任調鉛吮墨，做不慣書生。且靜把、畫禪參透，迂倪緩范，小字題評。看香熏蘚蝕，煙絲低裊羅屏。

師門回首，記當年、絳帳傳經。羨采翦青緗，書鐫紫石，夙世聰明。[illegible]長女□□□□、工書畫。蓋久□□□。重見嬋娟玉潤，便梅花、也解傷心。料雲帆沙鳥，而今愁寫蕪城。

鷓鴣天

爲冰蟾女史題美人畫幅，一調羹，一試茶，一譜詠，一彈琴，凡四闋。

鼎刻蟠螭水火爭。幾人湯聖得傳名。只應杜老銀絲鱠，堪配坡仙玉糝羹。　炊紫莧，飯香秔。寒酸那辦五侯鯖。江南蝦菜閒風味，卻憶纖纖素手烹。

輕颺輕寒穀雨天。一旗初展茗芽煎。冰甌乍泛花間露，瓦銚剛生竹外煙。　浮蟹眼，碾龍團。萬松風裏小游仙。青蓮舌下華池水，合占人間第一泉。

曲彔斜廊蔭綠槐。疏簾清簟費安排。微參奕旨閒經濟。淨埽楸枰小劫灰。　頻斂手。久低眉。棱棱方罫陣雲開。狸奴局上休翻卻。保管金釵賭勝回。

一縷微熏艾蒳香。平鋪錦薦淨琴張。不愁雨後朱絲緩。但恐春初玉筯涼。　移徵羽。譜宮商。哀箏怨瑟滿三湘。何如西北浮雲外。樓上人彈陌上桑。

買陂塘

題蔣鷺洲茂才宜園讀書圖照

向長安、涼棚結夏。松花吹徧幽粉。故家喬木横圖裏。恍見思歸小引。滄海近。正水氣陰陰、漸徧書衣潤。生平有恨。只萬卷丹黃。十年鐙火。尚有未完本。　從今後。中秘須教讀盡。功名莫歎無分。兔園册底尋生活。多少諸公袞袞。拚瘦損。總不悔鐙中、蠹字飢難忍。百城坐隱。看夜祭長恩。曉餐脈望。帳墨又盈寸。

齊天樂

余曾購得舊石印一枚。旁鐫七律一首。詞甚幽雅。書亦精妙。蓋名筆也。因括其意爲詞。

高人不肯居城市。結廬迥非塵境。綠樹仙家。白雲僧舍。差與幽棲相近。柴門寂靜。少入耳喧囂。春蛙秋蚓。只有流泉。潺潺石上滿清聽。　次山身縱未顯。想閉關著述。便勝臺省。退谷來游。杯湖任汎。何事名心未盡。故園堪隱。說松桂成林。已添舊影。動我鄉思。聲聲聞夜磬。原詩：天。去城二十五里近。天遺隔盡俗千塵。春蛙秋蚓不到耳。夏涼冬暖總宜人。巖中泉聲借起定。洞口綠樹仙家春。惜哉次山世未顯。不得遊文鏇翠紙。

唱火令

施芝年屬題妙蓮小影

綠綺傳三疊。黃絁闘六銖。閒繙貝葉幾行書。澹澹眉痕。學畫淺文殊。　水月能圓否。空花得果無。迦陵消息近何如。只恐牟尼。暗掐又乘除。只恐牟尼暗掐。淸淚滴成珠。

金縷曲

題揚孝女遺照。孝女、毗陵人。賣刺繡花養母。守志不嫁。余從琉璃廠畫肆中市得之。題有吾鄉施雪帆七古一首。能見顛末。因賦此闋。求世之工詩詞者共詠歌之。

爲有烏私在。肯教隨、秦臺伴侶。吹簫鸞背。比似木蘭當戶織。幾縷啞絨窗外。還勝是、隋宮翦采。花簇錦窠饒活色。一枝枝、贏得嬋娟愛。從賣與。鬢邊戴。　羅囊詎要宜男佩。祝高堂、桑榆晚景。朱顏休改。簾幕西風吹短燭。灑上一襟紅淚。看松柏、蕭蕭寒翠。負土山頭封馬鬣。比窮禽、木石塡東海。須黃絹、製碑誄。

拜石山房詞鈔卷四

南鄉子

調雨幼女

孺袴錦斑闌。左右牽衣不肯閒。小手折花偷照鏡。彎彎。菱角教人作兩鬟。　聽說念家山。笑問家鄉可便還。卻似嬰哥初翦舌。關關。也學參軍語帶蠻。

高陽臺

寄蘭厓弟於吳門

短簿荒祠。長洲茂苑。中宵煙夢迢迢。倦旅天涯。十年不到桐橋。淺斟低唱知多少。念伊人、獨自吹簫。恨蘇臺、春艸生時。猶映青袍。　袖中檢點新詩本。想近來行卷。已似牛腰。咫尺家山。誰知負米偏勞。高堂

白髮身還健。奈長安、客帽蕭騷。問何時。抵足吳船。聽雨瀟瀟。

鷓鴣枝

丁亥寒食

簾外春陰天似墨。人在天涯、十載逢寒食。細雨連宵風料峭。杏花只是無消息　欲上高樓無氣力。倦倚羅屏、盡裏看山色。一種凝情忘不得。夢中飛入烏衣國。

大江東去

贈鄒伯勛千戶

論兵慷慨。羅龍記、年少場中結客。艸淺平原騎硬馬。手挽雕弓霹靂。耳後生風。鼻尖出火。渴飲黃麞血。封侯萬里。立功須向沙磧。　其奈髀肉漸生。壯懷頓減。傍朱門冷炙。願汝雄姿猶颯爽。未有鬢絲如戟。瀚海飛雪。邊城畫角。嗚響刀頭蕞。拂衣起舞。驚禽繞樹磔磔。

滿江紅

游龍泉寺

佛日光中。何處聚、篆煙成塔。寺門外、白雲遮斷。綠陰周匝。八德水甘清可飲。三摩地迥平堪蹋。聽四圍、殿角颭風鈴。聲相答。　長被冷。如禪榻。征衫破。如僧衲。便橫陳帳裏。也同嚼蠟。浮世眞無行樂處。空王賴有安心法。羨杏花、先受戒香熏。軍持插。

玲瓏玉

和陳石士宮詹早起喜雪原韻

碎翦冰綃。向空外、飛作瑤花。瓊田萬頃。宛然玉有根芽。紙閣清如僧院。笑併無木佛。燒比丹霞。此些些。恁晶鹽、賺得羊車。　我縱吟肩高聳。媿袁生僵臥。風骨堪誇。宮詹原唱有袁安高臥之句蓋指余而言。寒沍南枝。問梅萼、先坼誰家。尋詩惟宜驢背。應不羨、騎嘶陌上。白鼻名騧。御疑是。對松壺重

展畫叉。宮詹有松壺看畫句。

貂裘換酒

賀族叔晴芬少司農恩賜紫禁城騎馬

小雪輕陰作。正庭前。梅枝香逗。先開幾朶。白鶴忽銜丹詔至。徑帶九天珠唾。賜寶馬。耆臣穩坐。去踏一條龍尾道。五雲中、樓閣擡頭過。聽禁漏、共鳴和。　趨曹畫諾多僚佐。論官階。而今已是。起居八座。曳履猶聞聲橐橐。未許爭馳玉駄。想劍佩。衝寒無那。須到杏花春意鬧。悟先生、福分由來大。金甌卜。預堪賀。

木蘭花慢

津門官舍晤表姊楊蕊淵夫人暨表姪女佩珍女士。爲賦此闋。

都門誰祖道。回古汴。過丁沽。看書卷蕭疏。衣裝儉薄。雅稱單車。暫借槐廳銷夏。有綠陰。可愛卸吾廬。何況登柈俊味。令人不歎無魚。　崔盧。情誼未生疏。客氣盡刪除。羨風流仙眷。楊家妹子。姪又從姑。快覩玉臺新咏。便江山。勝對六朝餘。但惜黃塵席帽。依然離別須臾。

鵲踏枝

以竹畦畫山水幅貽蕊淵。屬題其上。

石插江中青幾片。綠樹沈沈、氣候陰晴變。艸閣拓開窗四面。坐看水色明如練。　漚鳥忘機長不見。飛去飛來。只有銜泥燕。斜日闌干簾半卷。梅風何處侵紈扇。

高陽臺

蕊淵屬題琴清閣圖照

偶仿迴文。頻鈔韻本。蠹魚間笑書癡。嬾婦眉痕。肯停斑管雙枝。芭蕉只合晴天種。奈秋來、小雨漸漸。幸深宵。煮藥香多。強自支持。　綠塵

鎖日樓羅薦，怪七條寒玉，又挂蟲絲。流水無聲，暗憎琴德誰知。嫩涼正好拋團扇，剔釭花、細琢新詞。看窗前，鵲鏡光清，似月圓時。

南樓令

題佩珍女士山水册六闋

春色渺無邊。潮荒種蛤田。而今誰似石湖仙。只有漁家人最樂，楊柳岸，起炊煙。　客路儘堪憐。風塵悔著鞭。不知歸去在何年。買箇江南平底艇，閒伴我，白漚眠。

達岫擁危屏。煙螺分外青。蕭疏古木似支硎。近日山家添白葉，新縛箇，小茅亭。　幽絕少人經。斜陽照眼明。秋光俯映水空靈。若比杯湖誰可汎，須寫著，道州銘。

宿雨逕茅檐。微風颺酒帘。似嫌山翠太巉巖。一片白雲橫截住，闌露出，數峯尖。　衣到晚來添。芒鞵艸色黏。高松歷歷盡蒼髯。怪有清光遮不斷，新月上，兩頭纖。

山下記經行。山椒勢漸平。煙中雜樹不知名。南北兩垞閒過往，支一木，小橋橫。　谿畔雨初晴。芹芽傍水生。艸堂纔構兩三楹。節候早知春社近，梁上燕，賀巢成。

流水日潺湲。分明小輞川。秋林併少古藤纏。正值人家收栗後，餘翠繭，樹梢圓。　木榻坐來穿。如參白足禪。柴扉兩版屋三椽。不用長竿驅鳥雀，只聽得，數聲蟬。

空翠溼衣襟。煙嵐起夕陰。誰敲銅椀學龍吟。譊譊淵濤天半落，還認作，海潮音。　堪愛入山深。全無俗慮侵。烏皮短几坐橫琴。漫撫朱弦彈一曲，驚飛了，竹間禽。

賀新涼

華生心栝以令祖吉厓丈蒼茫獨立圖屬題

妙墨高懷寄。看蕭疏、雲林畫本，杜陵詩意。藜杖幅巾人獨立，直恁冷清清地。有遠雁、一繩飛起。帶著暝雅三四點，似凝神、落筆蒼茫際。將咫尺，論萬里。　能添老樹顛厓裏。想當年、抱來膝上，掀髯而喜。今日范喬知麦研，手澤所存無幾。縱大米、還生小米。藝苑儘多名父子，說祖風、難得孫能繼。將此幅，眞藏弆。

漁家傲

己丑仲夏，將由津門至保陽。慈淵謂予曰，是有澱湖，可泝而往也。乃買小舠坐臥其中，凡五日夜始達。而其間可網而漁，可耒而田，終年稻蟹不絕，居民之託業者甚衆。至若沙水之明瑟，林木之蒼秀，泳鱗翔羽，咸來親人。雖吾鄉具區、笠澤之勝，亦不是過。獨惜無畸人放士如天隨甫里者作詩張之，乃因水窗無事，譜漁家傲十闋，以遺榜人。

鄉舍溟濛煙水裏。遠看綠樹多於薺。舉網只求先得鯉。鱗鬐細。盈筐白雪輕刀鱭。　儘許浮家如甫里。目前不用商歸計。以斗量魚堪換米。炊香起。飯筲挂在蜻蛉尾。

到處煙波稱釣客。鑑湖底事須陳乞。好向白漚分片席。從今夕。盟言寫上青蘆葉。　卅載征衫塵土積。不如此地尋蓑笠。買箇釣船長八尺。堪浮楫。短桁何必松陵艓。

四面清波圍匼匝。田家也有宣防法。引入谿流如放閘。秧針插。翻翻龍骨何須蹋。　境僻不嫌人襍遝。開門儘把湖光納。一架薔薇花欲壓。餘香呷。曲闌多少呼名鴨。

氣候清和猶未熱。楊花吹過河鈍雪。新水滿陂魚子活。誰還說。世閒名士多於鯽。　酒戶詩量如我窄。朧酤何用紅泥坼。貰得鄉酤三四合。紗巾溼。也同人面天然白。

架箇留牀危欲墮。沙邊尚有餘花朶。曲港彎環船掠柁。篷窗過。蒲梢出水長於我。 飯罷雖然無事坐。波光綠淨知難唾。風味最憐鰕女可。微微火。水晶人換紅羅裹。

已覺前山純浸黛。菰蘆又見交生翠。我叩兩舷歌小海。歌聲脆。也防驚起魚龍睡。 淺淺船窗低壓水。不愁鷁首因風退。波底夕陽光璅碎。雙橈快。試看搖上金雅背。

驟歇車陰雲四布。忽然當午天將暮。急雨灑空如萬弩。狂颸助。雷公定要黃蛇捕。 我恨滿天無石補。回頭不見來時路。三尺浪高青艸渡。蛙聲怒。那分答臘都蕃部。

可石忽移真可愕。誰知送向沙洲泊。四野水雲天漠漠。舟如屋。分明寒士蘆中宿。 漫說輕綃圍夜玉、簫鐙便算光明燭。窗外似栽千个竹。聲蕭簌。一宵涼夢和煙綠。

節近端陽天氣好。紅榴屋角都開了。郵女插花臨水照。風裊裊。波光搖動釵符小。 鑼箇樹陰纔攏櫂。篷窗書本兒童笑。說與先生渾不曉。波神廟。聲聲簫鼓風吹到。

照眼波光書字細。眼前好景吾能記。蓮葉田田三百里。風吹遞。冷香已沁詩人肺。 茶竈筆牀堪料理。只無一事恢人意。玉鏡光中成獨倚。思量起。枕樓少箇雙丫髻。

減字木蘭花

曉發清風鎮

安眠一霎。車卒趁涼催曉發。月乍趖西。雞在鄰家樹上啼。 兩三人坐。當做野航何不可。艸露微光。認是蒹葭葉上霜。

四更三點。戍鼓鼕於閣漏箭。去便悤悤。豈有琵琶曲未終。 秀支劬禿。鈴語居然宮與角。忽換商聲。又似新翻樂府成。

荒沙白白。楊葉亂搖聲瑟瑟。羊角風旋。叚攫真疑飛上天。 涼螢幾箇。艸際星星如鬼火。石臥麒麟。照見前朝卿相墳。

前途幾里。驛路有牌須暗記。看不分明。月挂松梢黯黯青。 夜行不禁。古戍烽煙知久靖。壁畫弓刀。戰壘雖平隻堠高。

望江南

主講平皋，寓齋岑寂，因念故鄉風景，綴爲小詞，以遣長夏。

吾鄉好，寄暢好園林。萬箇幽篁緊石畔，千章喬木畫樓陰。流水女環琴。

吾鄉好，故里記春申。三面碧山詩老社，一行錦樹麗人墳。艸色綠羅裙。

吾鄉好，帆影落尊前。曲水抱城羅帶緩，浮圖隔樹筆鋒尖。詩思坐來添。

吾鄉好，忙殺冶游人。陌上雕鞍嘶騕褭，山頭高冢臥麒麟。花柳一般春。

吾鄉好，最好小兒郎。市上看鐙紅菡萏，街頭騎馬翠篔簹。花下捉迷藏。

吾鄉好，不減若邪谿。麂眼籬邊茅屋矮，餅桃花外畫橋低。微雨鵓鳩啼。

吾鄉好，到處足清幽。藤笈負書山寺讀，木瓢貯酒水居游。黃葉滿林秋。

吾鄉好，古殿翠微閒。粥栗擔經僧出寺，團蒲拜佛客朝山。清梵隔禪關。

吾鄉好，真觀夜香焚。竹殿然鐙祠斗姥，松壇設醮禮茅君。鸞尾埽秋雲。

吾鄉好、庭院露華香。芳艸似逢今屈宋、名花如對古姬姜。鄰樹綠窺牆。

吾鄉好、徙倚小房櫳。煙樹樓頭圍暝鳥、露華闌角聽秋蟲。開到雁來紅。

吾鄉好、結箇海棠巢。蠡殼窗兒明似練、鰕鬚簾子薄於綃。閒畫雪中蕉。

吾鄉好、几席點塵無。袖裏杭州班竹扇、案頭陽羨白沙壺。宋版舊藏書。

吾鄉好、平地玉爲沙。雪水半缾煎茗艸、寒雲滿研賦梅花。不趁酒人家。

風入松

題潘紱庭公子睡香花室填詞圖

忽風忽雨最無端。春事又闌珊。世間更有傷春客、比春蠶、自把絲纏。春水關卿何事、爲伊搯徧闌干。　鏤冰琢月費雕剜。嘔出好心肝。蠹魚走上銀藤紙、笑花邊、胡蝶成團。鐙影照誰無睡、香衾昨夜春寒。

百字令

題林東谿少府醉紅山館圖

西風幾日、把家山吹落、數峯晴翠。雨版斜扉疏樹裏、茅屋新添白蓋。紫蕨調羹、紅蚶佐酒、記傍楓人醉。功名雞肋、不知情味安在。　似我三徑全荒、頭銜如昨、鬢髮蒼然改。著破青衫霜葉冷、更漬一分秋淚。地接龍亢、江鄰牛渚、便算投金瀨。鱸鄉入夢、扁舟何日同載。

夏初臨

題趙梅塘田園樂意圖

碧玉谿流、綠楊城郭、舊游回首都非。桑柘陰濃、故園風景依依。青鞵

布韈、閒時候、邛枝到處堪攜。秧綫繡徧、水田漠漠、一片僧衣。　江天極目、紛紛倦羽都解南飛。莎弓射鴨、柳鞭叱犢、偏我心迹相違。好年光、已近斜暉。莫遲回。鑑湖乞得、單舸先歸。時俸滿將歸山陰、

沁園春

題莊眉叔茂才獨立圖照、用自題原韻。

塵海茫茫、涸迹其閒、云胡不哀。恁忽風忽雨、愁眉易鎖、傷春傷別、笑口難開。北里笙竽、東門鐘鼓、百感都從肺腑來。除非向、荒山跨虎、逞爾狂才。　重尋皖伯高臺。似枳棘叢中見古梅。歎蟻封寸土、詎堪旋馬、蘇洲小水、僅足容杯。氣熱呵雲、酒酣喝月、倒後洪流要挽回。揚帆去、語江頭漚鷺、莫便驚猜。

鳳皇臺上憶吹簫

如皋冒辟疆以勝國之逸民、作騷壇之宗主。跌宕文酒、消搖林壑。歌僮則楊枝、紫雲、侍姬則曉珠、小宛。吹花嚼蕊、吮墨調鉛。播在藝林、傳諸畫苑。久矣。曹玉水司馬於皖江購得一卷、有樓臺花木之勝、末題水繪園女史蔡含寫意、即辟疆水繪園圖。高閣倚煙、平臺貯月、鉤心鬭角、錯采鏤金。因樹爲屋、知稱撲巢。疊石成山、儼見鶴峙。餘若所謂小三吾湘中閣者、亦皆歷歷見焉。按國朝畫徵錄、蔡字女羅、蘇州吳縣人、爲辟疆側室、善畫山水人物、尤長於臨摹、以知光連參昴、無有差池。巧關尹邢、不分軒輊。蔡亦金董之亞匹也。第蔡爲吳人、司馬亦家於吳、獨購得之、豈人能擇主、畫亦通靈、珠玉不脛闇投、緹錦必爲什襲。遇之固有緣、得之亦有數耶。司馬他日言旋珂里、早解蘭纓、鳥啼短簿之祠、花落真孃之墓。持此以詩示吳儂、以見羅綺中大有人、允足爲湖山生色也。爰識數語、并

系以詞。

射雉荒臯峨鵑故國。搏沙客散多年。料花枝酒琖。一例都捐。安得樓臺金粉夕陽影猶挂秋千。還重認名流修禊舊日林泉。 堪憐。十眉失翠便雙成女伴均已游仙。恁撲巢鶴峙。亭榭依然。賴有深閨弱腕。鋪繭紙渲染精妍。知不數。好嬉倒。印映竹窗前。

臨江仙

上巳雜憶

憶昔故園過上巳。髫齡未解相思。桃花掩冉過牆枝。十三嬌女戲。覆額有青絲。 盼到斜陽纔下學。頻嫌春日遲遲。一編風雅誦毛詩。不知溱與洧。記取采蘭時。

憶昔故鄉過上巳。袈湖春水初生。水邊多少好園亭。垂楊纔作綫。淺綠已巢鶯。 白紵少年三五輩。只無雙箸吹笙。研螺試仿麗人行。畫闌紅一角。堪愛夕陽明。

憶昔金陵過上巳。白門柳色依依。笑他王謝舊烏衣。向人茅屋上。來往引雛飛。 拂拭窗塵安筆研。書聲每度雙扉。一枝紅瘦雨添肥。餅桃初吐萼。相對便忘飢。

憶昔杭州過上巳。二年人住西泠。自磨繭紙寫蘭亭。波光衣上綠。山色酒中青。 舞影歌聲都散去。六橋煙柳冥冥。扁舟歸去繞南屏。一彎眉樣月。隔樹影瓏玲。

憶昔揚州過上巳。有誰修禊紅橋。鬢絲禪榻太無聊。二分明月底。聞品廣陵簫。 芳草渡江隨意綠。橫斜不似蠻腰。淚痕彈上美人蕉。碧紗窗裏聽。錯認雨瀟瀟。

憶昔巴江過上巳。春郊蠻榼同攜。滿帘人隔浣花谿。臨流思躍馬。愁浣錦障泥。 縱使枇杷門巷改。薛濤箋小堪題。漫天風絮太淒迷。陰

陰深樹裏。不住子規啼。

百字令

題蔡小石太史官閣詠寒圖

凄梁當日。記輕陰釀雪。初交三九。炙研烘窗堪自煖。十指何妨出袖。乍展苔牋。又拈筠管。肯斂葭芽手。吟朋三兩。尖叉相約同鬬。 我今身做鹽官。鐙前琢句。依舊山肩瘦。怎似玉堂清夢好。入夜冷香吹逗。百本梅花。二分明月。不羨揚州守。銷寒乞假。他年韵事還又。

買陂塘

題唐湘帆茂才松陵譜曲圖照

溯流光。扁舟笠澤。谿山不數林屋。青螺合向銀盤貯。難得儷人如玉。彈聲薄。有嵐翠飛來。添染秋娥綠。龍吟試學。笑慣唱蕭蕭。吳娘荳雨。篷底聽曾熟。 圖中認。上有石梁懸瀑。豈非窈窕空谷。倩誰喚起天邊月。照我船頭吹竹。松謖謖。恐響遏行雲。驚醒雙棲鶴。盟鷗卅六。待網得西施。煙波一櫂。相訪鑑湖曲。

齊天樂

詠團扇和錢小南上舍

前身明月成圓相。依然一輪光滿。簾影如塵。簟紋似水。未要荷花揩汗。煙鬟半嚲。愛撲得流螢。幾番嬌喘。倚立梧桐。夜深恐有露華染。 長門自多淒怨。篋中非棄置。節序偷換。宛轉當胸。低徊障面。等是北風雲漢。日長人倦。便寫首迴文。泥他書款。潑墨敧斜。不隨秋雁斷。

荷葉杯

閨意

昔日寶釵樓上。相傍。同把好山看。一雙羅袖倚闌干。細雨不知寒。 今夜水沈金獸。薰透。翠被繡鴛鴦。無如迷迭與都梁。總是惱人香。

浣谿紗

題小石太史乞巧圖

濃濃衣裳薄薄羅。一年風景又秋河。枉將心事託雲波。　天上樓臺殊縹緲，人間歲月易蹉跎。南飛烏鵲柰伊何。

賀新涼

讀眉叔迦齡詞題贈

試問春深淺。好年光、逝如流水，還如流電。蛺蝶飛來尋舊夢，惆悵綠陰一片。且莫論、肥環瘦燕。聞道明妃猶未嫁，繡羅衣、又壓誰家綫。宜早副、六宮選。　新詞合付紅牙點。那教他、藥鑪經卷，等閒消遣。擬託微波通密意，無柰深深庭院。要畫向、生綃團扇。好令江城諸士女，向風前、爭識佳人面。將韻事，盛傳徧。

和作　莊縉度 眉叔

九陌黃塵淺。向長安、車如流水，馬如飛電。昨日斜陽今日雨，做盡淚絲花片。恐誤了、鬱金雙燕。如此樓臺春世界，悵紅襟、只繫佳人綫。尋舊夢，畫梁選。　幽篁掩露珠千點。伴深閨、一雙翠袖，暗愁難遣。試問天邊眉樣月，去照誰家庭院。且莫咏、秋風團扇。製就齊紈光皎潔，便攜來、障得凝酥面。研妙墨、好題徧。

高陽臺

咏同心蘭，和小石太史韻，

淺碧簾攏，冷紅池閣，涼花次第吹開。迢遞湘川，國香底事能來。天涯舊雨兼新雨，展痕深、印破苔階。細尋思、人似幽花，花似幽懷。　夕陽無限王孫艸，任同根並蒂，頭翠相偎。兩小無嫌，遶牀記弄青梅。一般綺障消除盡，抱芳心、好比珠胎。試拈看，不傍蓬壺，即傍蓮臺。

百字令

小石太史既敘余詞，復賦此調於後，獎借踰分，媿不克當，因用原韻畣謝，

漫空飛絮，將韶華艸艸，暗中吹度。淺笑深顰都不是，別有傷心無數。湘水招魂，楚雲賸夢，冷落題紅句。口銜石闕，幽懷脈脈難訴。　鎮擬射虎藍田，鞭鯨碧海，披髮翩然去。不信人間窮賈島，也有黃金能鑄。月貌嬋娟，風鬟婀娜，肯學邯鄲步。直因曲誤，反邀青眼相顧。

擊梧桐

宋于庭大令賦延秋詞，小石和之，余亦繼作，

日影纔過午、人正倦、何計銷他殘暑。七尺疏簾卷，蔭檐隙、只有桐埀細乳。蘭芽短短，竹枝娟娟，漫道綠天可補。最怪纖雲起，化碧煙散去，幾曾飛雨。　芳艸隄邊，夕陽樓角，那省來從何處。卻到人心上，別恨外、另釀一番情緒。我獨爲誰延佇。斷垣苔綫，聽亂蛩絮語、似東牆、悲秋宋玉，無限淒楚。

洞庭春色

姚邗生府倅以雲水光中洗眼來詩意作圖，蓋佛家上乘禪也，余以鈍根人下一轉語，聊相印證，未知於意云何，

可怪天公，生人兩眼，多帶模黏。便爛如巖電，未離色障，朗如秋月，莫辨元珠。袖底淋漓翻墨汁，慣寫作、江天欲雨圖。圖成後、看煙雲明滅，疑有疑無。　此番見君畫卷，覺精神澡雪，勝坐冰壺。念水晶眠夢，都非實在，琉璃世界，本屬空虛。但願雙眸常炯炯，好讀徧牛毛細字書。從今日，任心游目想，蘧古之初。

貂裘換酒

題蔡友石廉訪北峽關晴雪圖

曉日圓雲罅。望遙天、晴光解駮，冷光激射。平地玉沙深一丈，峽勢尤

爭險隘。有幾處、荒涼驛舍。徹夜西風重整過、水晶釘、覆上琉璃瓦。梅與竹、秀而野。　肩輿穩比雕鞍跨。更何論、濕橋策蹇、滹沱躍馬。紅粉油衫黃綺褶。騶從也都閒雅。只豔煞、桃花撥吒。僥倖何人前負弩。繡弓衣、寫入生綃畫。知不要、望塵拜。

臺城路

題友石廉訪喜雨酣春圖

買來不費中人賦。名花記曾親植。繡幕低垂。闌干淺護。認取數叢深色。春風巷陌。歎舊事揚州。而今休說。禪榻茶煙。有誰頂禮藥師佛。　將離莫教折贈。看杯斟婪尾。大好留客。翻砌紅嫣。隔簾香霧。一片輕陰如墨。天然麗質。便金帶圍圓。未爲雕飾。聽雨聲酣。解頤同繭麥。

微波詞

錢枚著

重刻微波詞敘

浙西詞家雲屬霞舉揭櫫六家以爲職志先聲同調接武旁流莫能盡也乃有杳眇湘君之佩蒼涼成連之琴屈刀爲鏡唾地生珠如杭州錢吏部謝盦先生微波詞非宋厲以來所能盡也先生高言介德曠代逸才選舉入海之中託興國風之體斧斂其思緜洋其音如謝朓柳惲之詩所謂芳蘭竟體者已同時龔定盦儀曹橫絕一世目空千古填詞超超有飛仙劍客之槩而傾倒先生若同工而異曲其言曰疑澀於口而聲音欲飛殆不可狀則夫六家之流或有前賢之畏五十年來傳本頗希許邁孫氏重刻於榆園此非鄉曲之見是爲騷雅之餘卷中有句云人爲傷心纔學佛予竊似邁孫以爲倚聲家觸類之數言在是矣時光緒丁亥十月仁和譚獻撰

定盦文集錢吏部詩集序後云小樂府一卷幽窅而情深言古今所難言疑澀於口而聲音欲飛殆不可狀前哲有言古今情之至者樂器不能傳文士不能狀意者然乎

僕雖非祭士類以思慮爲勞未到中年已多哀樂之感承聞遊之拔筆御趨每憶詞曲諸家聲調迭起飢謝情之所鍾言各有當艰姑蘇之草自然生新豹九拜之瑱亦足寫哀是以西崑一集妙擅無題南唐諸作偏工小令蓋有用意尚巧以少爲貴者焉每一闋竟即效其格抑揚淺調怊悵其心侘傺所託蓋可知矣嗟乎一身之內腸有迴腸頻年以來居然落魄故人已去空留舊日彩痕春夢能來未到黃昏時候思夫君兮不見託微波以通辭好僻韻之音者將毋以詭赴爲譏嗜蛤蜊之內者或不以味少見棄乎謝盦自識

微波詞序

湘江淚竹涸鷓鴣紅豆洛浦情濃鱗蟻蛾碧匣腸蕩氣弔夢歌離爲此辭者其古之傷心人歟卒之急景凋顏沈憂損壽梅信明湖空懷故國鵑聲孤館易近斜陽醉歸一詞竟成絕調少游已矣百身何贖哉嗚呼謝盦燕市逢君元亭訪我共銑慧業遂託心期長宵把酒嚼蕊吹香小閣圍鑪引商刻羽咱烏鹽之古調和黃滄之新聲節轉過雲歌聲銜雨自謂極題襟之樂擅倚曲之場何圖瑤札尙新而玉棺遽掩知音長逝才子無年鐫赤水之珠碎紫山之璧天高難問誰能不憤悒者哉微波一卷片羽僅存品貴陽春名齊蘭畹峽雲舊夢江月前身縣學作零凄涼遠目疏樹早落根觸離襟調逸千秋情深一往世有解人斯足傳矣寒鐙欲燼雪影如波搦管無悰紙窮墨燥沉凋者久之嘉慶九年二月二日金匱愚弟楊芳燦書於芙蓉山館

徵波詞

仁和錢枚謝盦著
仁和許增邁孫栞

億王孫

短長亭子短長橋橋外垂楊一萬條那回臨別兩魂銷恨迢迢雙槳春風打莫潮

望江南

儂睡起莫過畫廊西牆角未開花一朵梁間卻有燕雙棲生怕涴春泥

又

殘夢怯月下枕函低花影一窗無覓處東風吹過翠簾西已唱汝南雞

又

愁望遠清淚溼羅衣春事催完胡蝶懶楊花開瘦鯉魚肥游子未成歸

又

深院裏獨自坐縫衣舊夢易迷三里霧新愁分付九張機眉語認依稀

更漏子

夜寒時人倦後閒裏重新溫酒屏風上畫成行一雙金鳳皇　拋紅豆捐羅袖鎖有閒情消受何須記自難忘多燒心字香

浣谿紗

年時畏見好時光疏雨催開花半牆許多胡蝶下迴廊　人又不來春又去凭闌獨自著思量料誰說與但回腸

蝶戀花

咏藕

一握纖環西子臂暖玉玲瓏薄切春冰碎人在碧闌干畔倚教儂親手風前遞　記上蓮舟浮淥水郎面蓮花妾意連蓮子誰解絲縈心上事箇中別有柔絲繫

臨江仙

嘲楊花

和雨和煙飛不定送迎常在郵亭何緣看得別離輕人間多此恨花裏最無情　一陣楝花風起處曉衣人最心驚問伊何苦化浮萍幾多輕薄意飄泊到來生

風蝶令

促織

夜簟涼初起秋衾夢未成不堪聽得兩三聲何況淒淒切切到天明　喚鬧人團坐金盆鬪有名愁人一箇自關情若問華堂風月那心驚

望江南

來去處相近碧窗紗淺撥風爐溫卯酒半開羅幔選春茶香沁碧桃花

又

臨別去無語淚空流一寸縷金霜帶子替郎能寫幾多愁心事太悠悠

風蝶令

好夢難憑作去春愁又一年東風吹起夜窗眠依舊初三月子不曾圓　曉霧熒香逕游絲惹恨牽桃花開近翠簾前花外一重涼雨一重煙

浣谿紗

寄內

征鴻南下水東流早晚行人過兗州客中難得寄書郵　一枕輕寒千里夢兩邊明月十分愁不眠同在五更頭

又

嬾妝佳髻不勝釵自嫁黔婁百事乖閒愁好是強安排　鶯最有心驚別夢風偏無力卷春懷莫將病眼盼天涯

蝶戀花

題家筠友春風憶舊圖

萬條金縷和煙纏似她如眠綠到春無縫可奈長條迎又送天涯誰繫青絲鞚　他鄉聽踏江城弄人似楊花愁比楊花重一種曉風吹不動淒涼十五年前夢

清平樂

斜風細雨總是銷魂處儂自留人留不住好夢幾時重作　去天涯芳草悠悠垂楊影裏登樓望盡去帆千片更無一箇歸舟

浣谿紗

記夢

春風吹夢引閒情夢裏從他過一生拚無能耐是雞聲　人爲傷心離別苦佛如解語定憐卿一番閒話記分明

采桑子

尋思花月追歡地枉自心驚數遍深更閒步中亭看曉星作一

聽不分明鈴幾聲　佛前悄地拈香祝懺悔來生不要聰明到底情癡恨不成

浪淘沙

香霧溼花枝月上遲遲籠燈說與醉人知酒後須教添半臂怕有風吹　好夢不多時花事迷離春陰閒住海棠絲一陣淒涼心上過消自尋思

又

月影上紅樓挂起簾鉤尊前重唱小梁州叵耐三更銀燭淚先替人流　往事夢悠悠獨自凝眸有來相伴是春愁別有一般消遣處閒在心頭

柳梢青

半醉情腸慣慣天氣獨坐西樓往事空尋人閒天上眼底心頭　黃昏放下簾鉤又微雨聲聲送秋荷葉芭蕉兩邊憔悴一擔清愁

鵲橋仙

酸風淅緊月輪微直記得那回元夜小鬟低語勸深杯拚醉倒玉梅花下　十年前事最關心處重到舊時亭榭空留卍字曲闌干祇少箇凭闌人也

洞仙歌

病中聞梅花開到九分

春陰五日最關心花事信知他欲開未開一重紙帳先逗輕寒人病了鎮日懨懨濃睡　侍兒私語處聽說南枝瘦影娉婷不禁倚悄悵祝東風著意輕憐須與取蝶蜂迴避第一是留他一分兒也莫爲春愁似儂憔悴

青玉案

無端想著銷魂處記遲起閒情緒心字香曾燒一炷意中人遠酒邊愁近天上春風去　城頭已打秋如鼓病眼懨懨倦如許斷夢原來留不住半牀涼月一階涼葉滿地涼蟲語

洞仙歌

題袁大蘭郵通南園春夢圖

因人天氣又落紅成片不是東風不留戀奈子規聲緊抵死催春春去了花也被他啼倦　最難排解處花落春歸好盼明年再相見偏是夢無憑夢裏相逢還不是舊時人面悔不學楊花化浮萍看點點團成不曾分散

鵲橋仙

七夕出門將至上谷

雁聲何處還聲何處攪得愁心難歇雙星心事太悤悤原不管世間離別　辭家也慣長行也慣只有依人難說西風瘦馬佛貍城可許我自家憐惜

醉春風

江上

無限江山興杯酒無人賠一雙倦眼看金焦醒醒醒飯也無味茶也無味睡也知難穩　獨自扁舟悶獨自觸冒冷西風老雁叫荒江聽聽聽二更潮長五更潮落侵曉開船定

水調歌頭

寄趙叔美七弟騎象百盤圖

壯思忽而動騎象入蠻雲衣上如墨細點鷓鴣班聊復科頭赤腳且喫檳榔蒟醬快活勝纔官歸興卻難遣夜夜唱刀環　恨年來君絕徼我邊關西風刺雪千里瘦馬自衝寒顛沛天涯書劍回首故園兄弟清淚各潸潸何日共攜手穩臥越中山

臺城路

贈軍臺戍客

征人各撩思家夢虧他秋月來照綠鬢華年白頭病骨都是淒涼向調霜天漸曉又哀角催眠酸風敲帽冷冷清清一聲人影帳前橫　繁華過來艸艸恨親朋都散僮僕先飽眼淚成冰料難洗面幾信在家貧好君休懊惱判歸骨家園也還易到那更酸心玉關人已老

鵲橋仙

自白下回武林舟中寄蘭邨

見時無語別時無語過後思量千遍人生若不苦相思又何用天生魚雁　青山向暮白雲無盡卻好徵江如練阿誰嘆起石尤風驀地把峭帆吹轉

臨江仙

寄懷嚴六小秋 鑄生

九十日春將盡一千里路相思江南客到落花時殷勤開短札懊惱寫新詞　聞說故鄉難住更添愁緒如絲一番惆悵一番癡行期還未定先要問歸期

江南憶

寄懷蘭邨

江南憶最憶好園扉船趁風前行客到蓮花橋畔酒人歸情話雨依依

又

江南憶前燭坐更闌捉搦偷開金了鳥更衣共凭玉闌干臨睡又盤桓

又

江南憶歡會結同盟近水花枝評甲乙罵人酒令賭聰明圓坐笑顏生

又

江南憶頻夕罷殘杯酒熟巧催生客去魚跳卻上小船來顛笑忽如雷

又

江南憶丁字水簾前孫楚樓開頻喚酒謝娘家近嬾迴船情思各纏綿

又

江南憶蕉萃望天涯游興攙於缸面酒春愁濃過雨前茶夢即到君家

望梅

婁江市上糖梅味極甘脆名風雨梅亾室最善作之今夏有以此梅見寄者感賦此闋

江城夏五正梅肥時候風風雨雨記窗前一樹青青早分付閨丁傾筐摘取親手搓挼更方法從頭說與青鏤細籤白蜜生醃紅甆封貯　追思十年前事恨綠幺弦斷翠奩香灶又江南節物登盤問舊時滋味何嘗如許春夢銷沈訪嫩綠枝頭何處服微酸一點常在心頭留住

百字令

皖城吳茶坪云前明嘉靖時吳某家素豪富所居果園廣營盤伎有瑣瑣孃者色藝冠絕一時既病天主人痛惜之即葬於園中牡丹臺畔園後歸於茶坪令祖客有寓園中者猶於月夜髣髴見瑣瑣微步花下賦此紀異

百年池館同舞彩歌扇飄零何處只有春愁銷不盡分付牡丹留住燕子重來雕闌已換寂寞荒土料應紫玉香魂不化煙縷　閒道翠袖翩躚雲鬟倭髻時作珊珊步天上涼蟾明似鏡仍照舊時嬌嫵絕勝秋孃釵橫鬢亂夜唱墳頭雨一番憑弔東風搖曳如許

菩薩蠻

秋閨

落葉一片桐陰碎疏波微露驚鴻翳秋影卻平分眉痕與鬢痕　闌干閒倚徧小立知他倦簾卷早涼天雙眠人未眠

瑣窗寒

亭中白蘋花大如盞何丈春濤自揚州小玲瓏山館攜歸賦詞索和

瀟影羞煙低枝怯水娉婷如許欲開還未須待日高亭午漫催他慢忪倦眼曉涼難得芳心吐比蓮花還瘦三分爭禁一天風露　記到君家路祇瘦蝶蘆汀冷漚菱浦柳惲工吟潭未見香番風趣後騷人耐得清愁絡將一把瑩煙住怕揚州花月繁華合伴牛渭枯樹

清平樂

餅梅

銅餅一尺住水寒冰裂不管三更簾外點滴取半枝殘雪　夜闌夢醒窗幃紙帳香本依稀較並月斜時候影兒略比花肥

湘月

嘉興潘湘雲　國初名伎也屬意於吳谿潘謙候後竟歸厮養卒悒鬱死有崑山女史陸芝儀舉其遺像久之落蕃市中胡秀才為購得之屬賦

玉梅花下有亭亭翠袖天寒徙倚命似飛花身似葉一寸柔腸先死簫語微傳燈波欲湮瘦得春如此留伊風貌定煩寫韻仙史　卻遇吳質工愁畫圖省識鎖有相憐意粉斷香銷渾似夢笑問千卿何事名士青衫美人黃土各自傷蕉萃芳魂休恨逢君已是知己

柳梢青

題邵四蘭風 廣銓 長相思圖

杜牧風懷崔徽心事分付春痕豆蔻梢頭櫻桃花底何處重門　天涯獨自黃昏夢裏香溫酒溫紅粉飄零青衫落拓一樣銷魂

又

蹙要真真風前扣扣爭奈情何除自當初不曾相識來去由他　春深夢也成空撒幾處簾波酒波六六鴛鴦雙雙胡蝶總是愁魔

又

彈指流光鬧心舊事我亦慵刪無計留人居然作客太不聰明　春風枉自留情吹幾處長亭短亭一個情儂今生如此

何況來生

又

天上桃李人間流水本是參差帶酒仙心香懺佛春夢醒
時　才人畢竟情癡似楊柳千絲萬絲狠打浮萍風扶飛絮
未必相思

金縷曲

題秦良玉小象

明季西川禍自秦中飛來天狗毒流兵火石柱天生奇女子
賊膽聞風先墮早料理巫夔平安爭奈軍門無將略念家山
只怕荆襄破妾男耳妾之可　蠻中遺象誰傳播想妙揚弓
刀列隊指麾高座一領錦袍殷戰血襯得雲鬟婀娜更飛馬
桃李一朵展卷英風生颯爽問題名媿煞寧南左軍國恨銜
愴鎖

前調

題黃仲則先生悔存齋詞藁即用集中贈汪劍潭原
韻

太白才奔放記扁舟洞庭吹遍高樓秋望讀罷金荃新樂府
又見蘇辛身量細領略一生惆悵今日先生埋骨矣祇春愁
難付秋墳葬一縷縷夜飄蕩　才名合在孫淵如洪稚存上
儘銷磨閒中歲月客中情況書劍飄零朋舊散贏得螢光無
恙有鄉向蓬蒿窮巷高臥玉樓仙夢穩有明霞作枕雲為帳
天風送佩聲響

前調

和作仍用前韻　金匱楊芳燦蓉裳

擊節悲歌放弔詞人九原風雨北邙相望（仲則客死山左途中有句云九原風雨逢人來遂成詩讖）百斛龍文扛入地空說此才難望祇博得半
生惆悵一領青衫枯似葉瘦峭疼骨和愁葬仙蛻化吟
魂蕩　果然慧業生天上怕琅宮也難消受高寒清況塵
世賢聲經小劫煙月原來無恙可還憶踏歌門巷鐵撥銅
弦彈絕調早秋星迸落青瑤帳商聲急萬山響

仁和錢廷烺小湖

醉磨憑君放算奇才通倒長爪古今遙望幾寸柔腸迴不
斷似海系愁難量嘆無奈天涯惆悵命似狂蓬身似葉
面風和雨和煙葬魂寂寞任遊蕩　姓名不挂名經上禁
頻年酒人涕淚無聊客況性癖情多兼骨傲天付半生清
恙還不許埋愁窮巷空贏殘編容我讀逗一丸秋月寒生

帳高聲起裂雲響

天仙子

題林小溪繞屋梅花圖

夢南雪北訪詩人未到門時香暗聞門前翠羽一聲聲一隻
雀一窩雲瘦煞揚州月二分

賀新聲

從友人乞秋海棠

散雨晴西樓夢事向留從君分取半庭秋屬付園丁輕著力
半護根頭　夢頭假淚眸無限溫柔問夢真箇斷腸不假做
斷腸人已慣誦芳夢恐

湘月

題汪紫珊世泰碧梧山館圖

紙窗棐几愛秋陰盈寸隨風飄落瀟灑刪補高士傳消受神
仙清福滿砌蟲吟一丸月小幾片涼雲飄送來半有人偷
覩銀燭　還記去歲扁舟秣陵江上悔未尋幽躅歸向空山
愁寂處料理長鑱黃獨何日閒身洗空塵鏡遠訪雲林屋琴
絲酒殘樹根把卷同讀

摸魚兒

芸暉書屋銷寒第一集招同楊蓉裳芳燦吳蘭圃自
求許八兼廷誥袁蘭邨通楊浣薌夔生及兒子廷烺
送邵四蘭風之河間盛太守幕

正長安酒人歡聚恩恩別緒偏起圍爐不厭更深話明日西
君無計君去矣訴幾說銷寒便惹銷魂意夜長如此且拋卻
愁心暫同諧笑頭沒酒盃裏　河間地凍合滹沱千里酸風
獵獵吹耳悲歌慨慷真無益莫唱淸商變徵君解未恨從古
依人誰吐元龍氣月華如水算夜夜江南夢魂歸去明夜又
燕市

百字令

同作　楊芳燦

閉齋小戶尋纖塵不到夜窗明淨一縷茶煙縈榻畔細響
瓶笙堪聽燭影圍紅酒鱗重（平）碧諧笑添佳興闌中風味
儘容狂客消領　簾外新月娟黃遠天如水隱隱霜華冷
話到燕南人欲去坐微長宵應肯乍覺清歡偶儕小別聚
散氣浮梗停盃悵望風前轉醉旋醒

高陽臺

同作　金匱楊夔生浣薌

羅頭通香閒尋過酒天涯小聚消歡君去非歸依然稀老
江潭尊前試弄桓伊遠帶病聲別淚偷彈更數吟雪屋靜
明詩瘦清寒　頻年我亦羈京國況客中送客歲晚風酸
見說來朝截愁只有征裝桑乾水凍流嗚咽為離人悄聽
鬢消聲顫情懸作空雲吹滿遙巒

河傳

同作　仁和錢廷烺小湖

側帽勝笑香頂鼎熱月鏡簾小四三人影映錢圍漏幾許
吟燈却寒　驟駒偏促天涯別離腸結冷似蘆溝雪酒同
斟莫辭須休醉醒時多解醒

小重山

題李虎觀兆變梓梁漁隱圖

十載漁莊寄此生釣山隨處好一竿輕乍攜橫溪上湘帆綠
波外吹殘夜山青　展卷寂關情自憐人滴夢幾時醒故鄉
也有好漁汀西谿路孤負舊鷗盟

水龍吟

綠迦精舍銷寒第二集分賦得玉河橋咏明季魏
宮人等二百餘人殉難事

溶溶一片明波也曾照見滄桑換甲申舊事飛來逢火六宮
星散無數蛾眉同時魚腹粉痕香亂羨溝中紅葉無情飄蕩
渾不解興亡怨　更有貴家嬌僕閃刀光虎頭生斷一般報
主水流嗚咽淒涼歌管料得芳魂依然奉侍玉魚金盌勝荒
燐夜哭清清冷冷玉鈎斜畔

前調

賦得勝禧殿明熹宗為劉妃建也　楊芳燦

瑤池八駿歸來後車載得真佳麗明姿絕世香柔粉秀六
宮誰比小傾城傾國輸漢殿延年女弟是瓊枝無補移根
天上休說野鴛偷媚（熹宗有野鴛偷媚句也）聞道寶華屏底許雙
題九重名字當年處從珠璐共縈錦袍連騎諫織青稀當
熊人去後涼蟾弄閒邊譬何處溝橋畔一潭流水

前調

賦得黃華坊明佞幸東甯居也　錢廷烺

長安九陌飛甍餘香埋卻花娘宅黃華坊底粉垣苔落舊
涼斜日風大塵空燕歸樓北問誰曾識向荒苔尋碣殘痕
辰印渾不見行雲迹　傳說技詩變絕按拳聽自調金勒
隨絲拂柳舞衫翻錦一鞭飛疾彼妹弓彎騎嬌彈去路人

爭拾欺蘇華何處可憐都付殷勤鷓鴣

醉蓬萊

芙蓉山館銷寒弟三集題仇十洲王母醉歸圖

乍傳言玉女蕊殿開筵春同一笑木瑟雲璈奏冷冷新調月姊行觴麻姑進斝祝與天齊老斜盼銀河吸乾滄海乾坤都小　宴罷歸來瓊筵暈頰珠斗散局看侍兒扶好勸眼惺忪怕天雞催曉料得雙成聰明絕世向仙丁傳報好護閶門生防今夜歲星偷到

瑤臺第一層

題吳彩鸞寫韻圖　楊芳燦

寫出蕊珠仙子展銀光點素纖嬌鬟低亞八千韻字纖指能鈔靈書留秘笈想簪毫絕世手標凝態甚從前覓手卻笑文簫　漫憐儒書生計傻神仙也覺無聊筆牀廢冷硯池波涸情障難銷上清淪謫久倚青鸞傳語藍橋盼三霄恨眼暈字滅跨虎人遙

翠樓吟

題得錢舜舉張麗華侍女汲井圖　楊夔生

雲鬟涼織露盤風嫩盈盈汲井華水景陽鐘乍動早半枕春嬌催起層樓結綺正勸壓紅綃慧闌香氣新妝麗玉轆婉辭衣沾琉翠　當日狎客裁詩更璃璣細擘蕉絲紅淚斷腸桃葉渡爭一霎烟江千騎宮槐煙裏恨玉樹歌闌銀瓶恨墜圖畫底燕支銷盡痴夢無地

歸朝歡

題得錢舜舉文姬歸漢圖　錢廷烺

盡角邊聲愁不起可憐名姝留異地珍珠寶馬贖歸來征衫猶漬思鄉淚玉門關乍啟今宵不信生還矣試重看漢家宮闕還似舊時未　迴憶邊煙當日事氊帳高懸斜日墮刀光紅偎雪擁寒愁痕濃壓眉峰細劫灰尋故里胡笳按拍從頭理只愁他鵾絃聲字已揉七弦裏

微波詞終

浮眉樓詞

郭麐著

浮眉樓詞卷一

吳江郭麐祥伯著
仁和許增邁孫刊

天香　花露

炊玉成煙，採春作水，落紅滿地如埽。百末香濃，三宵夜冷，無數花魂招到。仙人掌上，趁鉛水、銅槃多少。空惹露王惆悵，未輸密脾風調。　謝娘理妝趁曉，面初勻、粉光融了。試手擘牋，重熏薔薇尤好。卻笑文園病渴，似飲露、秋蟬便能飽。待鬪新茶，飛湯未老。

附前調　尤維熊二娛

候火安爐，爨沙布甑，蒸成芳液盈匕。涼沁荷留，冷淘槐染，輸與山僧佳製。研甆分餉，傾一滴、便消殘醉。卻笑辛勤釀祗，供蜜脾留嗜。　試調非華新水，面纔勻、埽眉還未慣。共粉匳脂盞上，伊纖指向晚妝臺一餉，又融入犀梳梳雙鬢。夢醒餘香縈鬢猶膩。

齊天樂　塔鈴

西風天上天風小，偶然吹隨仙響。穿塔波高，金鈴動雨，歌寶鐸微漾。雲思夜想，在護松閒，星垣鐘上。驚起栖禽，飛來還向相輪傍。　三更歌管都罷，只郎當丸子，似話惆悵。步屧廊空，吹簫客去，自發人天高唱。栖遊無恙，認成鴿庭陰，護花窗網。小立斜陽，階闌花放。

前調　尤維熊

人天寂寂，煙霄暝、千花次輪常轉。九子齊鳴，一動獨語，錯落璧如珠，貫石增花，院有一株松巔，高低吹亂，際是冷公秀支切禿，揔能辨。　空廊有客孤寄，向鐙昏獨聽，似近還遠。月下樯牙，雨邊驛路，無此惺松悽婉。粥魚茶板，只前生僧結閒根，先斷一任。山椒天風搖夜半。

摸魚兒　遊湖船

一篷兒、花天酒地，消磨風月如許。吳娃生長吳船上，只共鴛鴦為侶。船六柱，從不識、愁風愁水天涯路。郁梳容與。問東西半塘，前後商略，泊何處。　江南好，不在中流簫鼓。牽人好夢無數。十年水驛風鐙夜，負了聽船聽雨。臨別語，怕紙醉金迷，忘卻秋娘渡。重來記取。有譜館窗紗，疏疏簾影，要歷數聲櫓。

前調　尤維熊

正江南、蒓絲風軟，波光七里吹皺。移來花月青簾底，滿載玉缸春酒。篷暫斂，將囊穀窗兒，隔撥明珠箔。停橈渡口。認甚酌橋頭，紅闌低映，幾樹水楊柳。　恰相對，一點遙青橫岫。柁樓人更明秀。蜀蘿細揭吳鹽薦，更倩調冰雪藕。勞纖手。看送了、歸船暗拓，椎尖瘦。明鐙炧後。幾縷帷歸來，高城一角，斜月下遮漏。

水龍吟　吳歌

摩訶池上歌殘，一聲何處悠揚起。府迷忽斷，似無還有，月明風細。月子彎彎，花開綫綫，一般情思。算漁家不是，漁家不是，問莫是、劉三妹。　子夜四時堪擬。變新聲、我儂歡喜。扁舟夜泊，人家兩岸，聽風聽水。白苧衣輕，蒲葵扇小，新涼天氣。又前溪采菱，唱殘說是，釣船歸矣。

前調　尤維熊

五湖天水空濛，一枝柔櫓銜煙破。聲聲斷續，三高祠下，垂虹亭左。棹入前溪，三三兩兩，謾歌相和。正貝沙清淺，鳧飛拍拍，漿眠下、紅帘裏。　最是曉風殘月，朦微茫、一星漁火。遠聞斷港，緩從浦轉，又穿橋過。水國陰晴，江鄉兒女，儘伊煩瑣。怕驚他孤客，蓬窗夢醒，又還愁作。去聲

桂枝香　蕉扇

誰裁花骨。怕新裂齊紈，無此圓潔。想見黃昏雨足，綠天雲割。憐他不入人懷裏，卻生成也無員闕。紫蕉移庭，白荷花下，晚風香辣。　話昔日山塘土物，同栖席湘筠，一樣清絕。七寶修成，不是舊時明月。舊時舊事何人記，有冷螢、空堦明滅。最難忘處，羅帷雙笑，一鐙初殺。山塘賣扇以蕉為上，近皆飾以金繡，失當時之意矣

前調　尤維熊

裁雲滿把，憶小院綠天，蜜雨初灑。誰仿謝家新製，市頭論價。紅繒一抹剛遮映，握春葱、晚妝纔卸。庭軒露坐，乍停還拂，流螢靜撲下。　記女伴、穿針閒話。有花骨歌斜，密字偷寫。便背從人，方便也休輕借。吳中六月不借扇，蓋也輕容不放秋蚊入，向曲檻、溪虛低掛。桃笙如水，暫教閒卻，嫩涼今夜。

有武原樂府五首，結夏僧房，端居無俚，輒仿南宋人樂府補題之製，譜山中風物，希同調者繼聲焉。二娛尤君首先見和，其詞尤工，用同寄于鯖小吳軒行館書

臺城路　同嚴丈歷亭游舒氏園作

薄陰不散猶飛，早鬪林深，肥秋意。水木清蒼，陂陁高下，瀰輿暮雲無際。紅泥亭子，占一角孤城，七分煙水。最愛疏疏竹竿，萬个滴寒翠。　年來俊侶都散，便登山臨水，只憑顛頷。倦柳攀條，清流照影，暗老悲秋身世。荒寒如此，又殘角聲中，夕陽垂地。樹樹西風，暮雅寒不起。

翠樓吟

山行幽絕，臨水數家，門外木芙蓉正花，爛漫無人。殊愜幽情，紀以此詞

凝翠霑衣，暗苔粘屐，幽尋最愛清曉。峰回剛路轉，恰對面、數峰清峭。似儂曾到，只三兩人家，看來都好。柴門小，芙蓉無數，一時紅了。　誰料隨意閒行，有芳塘花嶼，徐熙畫稿。水邊同照影，定見我、風前側帽。也應含笑。怕青鳥丁寧，玉容易老。尋芳早，向人山色，一眉新埽。

望湘人　用毅人先生韻

漸蕭蕭瑟瑟，冷冷清清，客裏如許淒戀。蘋惻翻為，枯荷鬧雨，子夜怨歌先變。鏡裏前人，東屏遮山，遠盡哀弦一曲。思歸飛起，十三筝雁。　數盡更更點點，把孤衾斷夢，一宵尋偏。只文鴛繡枕，記得舊時，曾為酒痕濃涴。淚痕重疊，了小鏡絨，殘問何日，纖手親攜，笑勸芳尊須滿。

惜色黃

西湖秋柳用穀人先生秋柳詞韻

西子湖頭歸路繫船春色催殘疏疏漏出斜陽便做秋來詩意春人老去想見油壁車歸銷磨翡帶同心字有一陣西風添一分顦顇　還擬東風舊院北苑新圖南朝蕭寺幾點昏鴉小坐看煙叢裊荷花桂子分將一鏡新愁照他鬢影清無底縱有浣紗人挽纖腰不起

江城梅花引

一重方空一重紗乘蓮花采菱花受住吳船生小號吳娃牆內紅樓樓外水有明月照鴛鴦宿那家　那家那家在天涯雨又斜雲又遮聽也聽也聽不到一曲琵琶漸漸西風秋柳不藏雅欲倩西風吹夢去還只恐夢魂中太遠些

滿庭芳

扇月投懷衣香分袂箇儂道是無愁乘蓮歸去伴醉臥箜篌擕取屏山六六繩河外殘雨初收良期近一天風露無睡待牽牛　何留能幾日有門前流水催上蘭舟漸蘭舟不見野水空流欲寄銀鉤小字趁征鴻飛過樓頭沈吟徧又愁別後不上小紅樓

天香

粉

擣麝成塵調鉛作雪秦樓一轉初試露下芙蓉雨餘篁竹滿鏡六朝春思倒人掌二先染了葱根纖指繡領乍經餘香全縫綾傾殘水　侵晨宿妝紅膩拂湖縣埽眉還未嬌夢關心蝴蝶欲乾雙翅不信比來下淚間玉頰成痕為何事崇窮丹青贈未有我

摸魚兒

茨菇

買陂塘雨邊添種高荷大芋相似生成葉葉雙岐株合傍鄰流燕尾江上水記送別西灣話到年時事故人歸未正軟菊載風低枝閒雨一碧亂無次　江鄉好隨意菰絲菰米食罷多在水際縫頭菱角堆盤後草草田園風味渾不記合付與廚娘略下些鹽豉旗亭小市共山栗嫩餘村醪熟後閒買夜來醉

水龍吟

蘋花

凌歌唱斷前溪青山影裏秋江老曉風乍起涼煙不散數花開早去鳥明邊閒鷗眠處采香人少便翠禽一點愁他難立

除非是蜻蜓小　有客綰頭垂釣又何留一年過了楊花身世蘆花伴侶嫩寒情曉隨意停舟偶然照眼添枝紅蓼同水仙祠下登賸寒藻共寒泉芼

齊天樂

果蠃

蠡蠡生就腰支細孤懸長白幽怨小尾雄蠭畫衣稱蛭末許尋常相見案頭筠管想小寄全家一丸泥滿暖日窗櫺蛛絲捎徧盡揺短　謝垂相和凄切聽哀音幾細似精還斷負蝂身勞顛當門守也結幾天仙眷休言善幻笑人世兒曹骨凡難換賤蓑斯一背如雨點

桂枝香

黃蜆

春湖長處正隔油聲喧椒頭船聚似揃春泥不用籠箵漁具從來論斗平量慣敎斛呼疏錢拋與有時亥日漁娃自足筠籃提取　筱味江鄉堪數比青鯽白蝦羹湯同煮合口椒辛薄醉想伊風趣兒童不識螺名扁笑且食蛤蜊知許湯瀹甲卸酡他早非萌來新雨

滿江紅

九日同鐵門登鳳凰山頂尋女教場望江用倦圃竹垞錢唐觀潮韻

四面青山放江水通穿其關流不盡南朝遺恨中原如髮更殺一個恨闊笑誰橫萬弩迎潮發只來黃酹婁訖霧香人吳越　花欲笑猶遮雪雲欲掃嚴前月名闖男兒何用置身高絕百歲花花隨處有大江滾滾何時歇恨觀濤僕病未能來中秋節

買陂塘

題胡稚君廬山識面圖

插晴江成峰成嶺湖山如此明秀何人小坐槃陀上高把匡君衣袖開笑口道蓮社群賢待爾相尋久扃門濟手問何不乘風開帆振花敲徧翠屏九　不生事布襪青鞋都有游蹤尚欠江右五老一一雲中問與老人期何後牛馬走恐待我歸來頭白成蔵醜觀何面緞想意外奇逢圖中人到如識定如舊

金縷曲

閩憶黃姓汀蘼也渊源名之曰汀鴛爰紀以詞

欲問伊鄉里有詞人小名錄就當延須記萬里家山誰問得

瀟泊黃童年紀夢不到汀洲衡泛道我主盟三十六宵相從浩蕩江湖底僅約在煙波裏　可能便逐漁兄弟負敗楸絲栽青笠船頭抄背配箇樵青都不惡婉婉皂羅鴉髻應不羨風標公子英度荔枝香一曲怕回腸容易鄉思起誰不信如春水

憶相思

苦雨

屋角鵓鴣催不去和簾外流鶯語問裏湖外湖俗到香朝來也瀟瀟雨晚來也瀟瀟雨　瀑了清明寒食路把杏花期誤只孤負討春人此度春去也留難住人去也留難住

菩薩蠻

何夢華半塘春泛圖

青絲纜細蘭橈艤濛濛人立垂楊裏三十六鴛鴦一堤春水香　半塘春好處總是藏鴉樹樹下記兒家出牆姊妹花

太常引

夢華以葉小鸞疏香閣眉子研銘拓本見示屬為賦之

埽眉人倚瑣窗羅褰月子對彎彎筆催去瑤天算只有蟾蜍淚滑　琉璃匣啟櫻桃雨潤長定試鬟丸小字請廻環又想見當時遠山

臺城路

梅花帳額

珊瑚鉤底枝枝軟玲瓏翦將寒月羅帳如煙銀鉤不動小簇半牀香雪移鐙拄壁恰背冷魂清玉龍吹徹漠漠東雲江北路向此中覓　年來何遜燕苦記東閣詩篇西磧遊屐發點吳霜夢殘尊雨勢聲疏屋梁顏色翠禽低說正人倚高樓哀雜寒絕待訴相思玉參橫永夕

疏影

花影吹笙圖

空庭澀木正玲瓏澹月罷影垂地恨望銀河開弄參差箇儂知是誰思橫枝清瘦疏花活漸飾滿薄離衫子只枝頭翠羽雙棲闌見那時情事　難忘黃昏院落聽十二曲曲曲同倚半攏春纖半度脂香炙暖一行銀字年來白石風情減有自作新詞誰記但每逢花月嬋娟便想雲中雙珥

百字令

阮雲臺閣學重葺曝書亭命工葺竹垞圖自和竹

垞元詞二闋余亦繼聲
鴛鴦湖上記權欸來往扁舟曾泊載酒江湖人在眼渺渺微
波難託八萬卷書兩三年竹閒想歸田眾百年如夢蘚雲幾
葉零落　當日兩襄芭蕉水中蒼苔位置煩斟酌頓頓還
圖畫好依約真媿綠幕詞客有霙先生應笑此了宜邱壑他
時重到灸笙須喚菱角

摸魚子

題李武曾徵君藝蘭圖用竹垞集中灌園圖韻

問先生灌園老矣尚餘幾稜青畝不生述作騷苗裔小寄外
孫齋臼歸隱後渾不記上林花木春明柳遂初賦就想堂北
春濃陔南人健一笑且開口　堂前樹秋錦勝如錦豈西風
幾度搖落天涯芳草行吟獨茎蕙化茅都有交釣久算只有
南鄰朱老長攜手別無恙否約雜佩紉秋寒泉薦菊來訪楊
中叟

國香慢

媚蘭小影為夢華題

真色生香有小名試錄雅稱孤芳幽居自憐空谷未嫁工目
定記宮牆留字聽鐘聲催月斜廊（用明宮女鄭蘭仙子詩）無言但凝盼
一寸愁心多少思量　彩雲天遠處想明眸秀靨霧鬢雲窗
玉梅花下誰念蕉萃何郎倘有三生香約怕錦瑟今似人長
還應只如此楚楚眉痕淚漬猶明粧

紅娘子

古泉戲錢

金鑄鴛鴦牒土蝕相思骨姹女風流沈郎輕薄秦宮偷活看
雙飛蝴蝶正團圞任漫天榆莢　覆雨翻雲狹地久天長恰
蠟覗橫陳神傳阿堵夢殘金穴笑人間騃女與癡兒貝春風
時節

金縷曲

題雲臺閣學修書圖

上苑春如綺護重重瑣嬛祕笈花光雲氣東觀才名經貫歲
朝罷橫陳圖史早位置筆床研几天上恩憐仙儲有謁宮中
元九呼才子紬萬卷肯雙髻　使星重指錢江水看紛綸珠
墳犀典赤文綠字椽燭兩行官吏散學士又修書矣問福慧
如公能幾應念書生寒骨相短鐙槃昏對牛毛細夢同笑玉
川婢

清平樂

題張漾卿花陰填詞圖

花陰漸轉衣上存痕淺圓月一規人半面好箇探深庭院
玉簫金管都宜偷聲減字休延知否露寒風峭紅兒小立多
時

洞仙歌

題張筠花史圖圖十有二人

碧城深處有闌干幾曲蹤跡爭妍風護繞玉正巫雲峭峽看霄露
承盤三面海香滸鬢時廿六　一年春好處風信番番雨雨
仙人小名錄隔座辨釵光下九初三算佳約閒年須穀試屐
指花朝是幾時怕歲歲月貝時時花落

摸魚兒

送漾卿入都

甚悤悤驪歌催發江天雲物悽緊西湖鴉舅初黃候做出別
離風景江上艇早載著曉風殘月和愁等哀鴻成陣向越角
吳根燕南趙北相對一絲整　長安道十丈紅塵埋彰五侯
八貴朝請書生馬狗衣鶉結料爾為郎無分堪一哂道我已
無家隨處漂零肯酒徒歸訪問墟畔燕姬車前騶卒何處醉
眠穩

又

漾卿自都門歸復遊山左作此贈行并寄黃小松
司馬秉粤朱上舍

有征鴻南來北去道逢旅雁相語滄池短翼三千里為是栖
栖何苦苦隱阻又破帽殘衫西風酒醺路搖雲散雨總難忘
當時西閣資客梧竹對衡宇　人生事銷魂最是羈旅今人
管熟如十一錢不直張三影怨曲旗亭空度休見如道老矣
蛾眉金縷無心作去事何知許且問訊陳三行歌黃九憔悴
為君舞

又

寄漾卿

聽烏烏城頭吹角馬頭風色催發重來人已漂零慣衫上淚
痕難數來又去恰予野兒嬉都在吳城住酒邊傳語道行箇
吳儂夜闌沈醉羅帕喚題句　青樓夢三生杜牧還作去而
今絲鬢千縷燕驚乳燕曾相識想在綠陰深處風吹雨問秋
色蕭蕭可似江南否羈懷最苦但紉扇風情題襟心事都付
倦飛羽

水龍吟

湖心亭夜泛追憶昔遊俯仰身世渺渺兮余懷也

月痕都化涼煙雙堤恍在涼煙裏滿堤露濕菰根風戰瓜皮
船舷一寸秋心三分是月七分是水看湖心點點山山不斷
渾只路依微甚　忽憶去年此日伴故人緩舲同醉笑橫長
笛倚歌小海有魚能氣游倦成悲歸多易老君然千里但何
船夜半聞沙拍拍喚眠鷗起

又

人日寄故園諸子

草堂人日梅花可憐又向天涯度華前思發雁過書遠道衡
空賦風颭鐙初雪消寒未春愁如許算一般客裏阻風中酒
還不及西湖住　料得故人傳語欲題詩故鄉何處也應難
忘盟鷗池館黏雞窗戶子夜歌休辛槃春老丁年人去但柳
條弄色年年仍作舊時眉嫵

齊天樂

童佛庵有紙冊為蠹魚所蝕其蠹空處皆肖蝶形
殆天巧也詞以寫之

近來不食人間字湖腔都是春恨青簡生涯白蟫身世幻作
漆園夢影羽陵困損算不似花房栖香差稱莫羨神仙蛟箓
且就此中隱　有人眼來承異比夾雪新籖白描副本栩栩
蘧蘧魚魚雅雅兩翅尚黏殘粉縢王休倚是癡絕書生香國
吟吻展向春風半窗芸葉冷

菩薩蠻

金缸釵冢紅如許為誰擁髻淒無語一夜雨蕭蕭春風樓上
寒　玉鞭斜墮馬知在垂楊下低語祝梅花上元須到家

又

暮雲重疊山如織一痕淺黛依微碧此際有人愁夕陽山外
樓　春鐙初試了寒到春衣峭莫是不歸來玉梅開未開

又

月痕移到梅花畫畫樓人立春寒淺殘雪未消時一枝還一
枝　銀屏雙璧鵝香簇和煙碧相見便嫣然問郎恣意憐

又

東風織得春痕重香羅深護梁雲夢道是太淒迷隔簾殘雪
飛　蕭郎歸又晚春勝如花淺何事有閒愁玉簫吹雨頭

又

吳儂何必吳中住五湖便是三生路船小檝歲華千絲綱趁
人　三年留一笑底事催歸早一路遠山多畫眉人奈何

買陂塘 自題山陰歸棹圖

問年年阻風中酒，江湖人竟歸未。居然一棹衝風雪，粧點蕭蕭行李。圓甕裏，有萬壑千巖，送箇人雙髻。刻舷休擬。且補破黃柑，鐙挑紅粟，晚飯杝樓底。　移家好，莫說鵠夸西子，鏡湖他日須賜。千絲細綱三生石，兩槳劃開春水。歸去矣。算泛宅浮家，儘可稱鄉里。櫂歌聲起。試擁樾頻鄉，扣舷和汝，此曲定能記。

又 穀人先生題漾卿露華詞末，有見及之語，依韻奉訓，并寄都下諸故人

算年來此中日夕，淚痕被面如洗。鴛鴦燕燕張公子，空數一池春水。誰得箇，便白石玉田，都付旗亭裏。酉臨人起。想紅燭筵前，烏絲闌底，儘做別離味。　知音少，前輩要才曾幾。當時飛花未許游絲繫。舊遊應記，但寄語燕臺酒人，相見有日。

河傳 題夢華經雲圖

深閒。小字須記，喚爲雲暮春朝。朝見君送君南浦，愁復深千金訓。他一笑心。　阻風中酒年年過，誰伴我且賦風懷，左謝芳姿。網干絲，他時兼燕粉蝶雌一　夢華號夢故及

探春慢 漾卿自山左來杭，合非西湖，未及十日，即爲東阿之行，酒邊索贈，書以爲別

慢水搖堤，飛花撲帽，相逢又是春半。促侶疎時，鈿車歸後，小結嬉春閒伴。誰記重來客，算只有垂楊青眼。問伊昔日風流，鬢絲何事零亂。　卻笑一年一度，渾不似定巢王謝雙燕。寒食光陰，天涯情味，消得幾回相見。還共西湖約，怕倚有輕風吹斷，莫滯遊蹤，高樓人正凝盼。

洞仙歌 寄素君

綺窗臨水，挂一重簾子。簾外垂楊畫船繫。道春風正好，催放輕橈，全不管先把箇儂催起。　嘔啞聲未遠，轉箇灣頭，眼底居然便千里。不見一重簾，簾外垂楊，又何況隔簾雙髻。算臨別無言，忒怨怨，有曲曲谿流，是伊清淚。

又

小桃落盡，又春寒惻惻。過了今年小寒食，便濃陰釀雨，蛛網黏花，歸去也，春已三分之一。　昨宵淺夢裏，夢也無憑，夢裏人人更無力。軟語任濃眉，低鬢愁眉，是鐙下，舊時顏色。只忘卻歸期，約何時，猶自說高樓杏華消息。

買陂塘 菊泉先生招集瑪瑙寺看牡丹，分韻得更字，述以此詞

又惜惜滿湖香絮，一年春已將盡。東風攻拾閒紅紫，并作者番芳信。風乍定，有卧穩狸奴，日午花陰正。鉤簾試問。問花底年年，看花伴侶，得似此時俊。　佳招趁，連日陰晴難准。能來須是乘興。沈香應詔關何事，滯煞被人呼醒。文字飲，看白髮嬉春，一老紅閒凭。牽牋賦韻，僅催勅移頭鈿車歸了，後約試尋更。

又 方臺山屬題冰壺天人桃源春泛圖

香浮襟坐，來天上，一篙春水初暖。川原遠近都如繡，十里明霞新剪。紅一段，向鏡裏盈盈，同照春風面。阿誰曾見。算只有紅襟掠波，雙燕隔水，定偷眼。　仙源好，已熟胡麻仙飯，依歌水遠人遠。當年便笑天台侶，不解人間何戀。歸緩緩，愛輕淚魚鱗，容與中流半。流年暗換，但黃竹箱開，縷金衣試，紅稍倚應滿。

水龍吟 語兒道中，萬綠如水，濃日微陰，時漏疏雨，扁舟搖兀，其間爲賦此調

是晴還是微陰，濛濛好箇江南路。桑陰雨岸，竹梯橫閣，最深深處。去鳥孤明，連山積翠，夕陽界住。正扁舟有客，微吟淺醉，讀腸斷，方回句。　又是一年羈旅。一年春，又隨人去。換他幾點，漚邊鷺外，疏疏殘雨。圓鏡冰寒，生綃紅濕，也應淒楚。待歸時細問，香銷夢斷，定思量否。

清平樂 春湖吟社屬爲夢華作

雨湖如鏡，雙照桃鬟影。花外夕陽紅不定，又是畫船歸近。　去年煙雨濛濛，今年花月惺忪。斷送一生頓頓，只消便面春風。

國香慢

袁蒋捐臈賦紅薇

乍轉光風，自三閭去後，九畹滋同。孤芳曾隨芳化，忽訝春容莫是，獨醒良苦，倦行吟澤酒微中。幽聚與誰語，寫入朱弦，怨曲幾終。　湘江江上水，便覺冰淚滴，句染難工。荷衣頓領，未應紉帶垂紅。回首金閨樓外，記辭家小妹，初逢香魂，便能返澹粉輕脂終恨惺忪。

浮眉樓詞卷一終

浮眉樓詞卷二

吳江郭麐祥伯著
仁和許增邁孫刊

疏影

舒彩受落花圖

春蹤似夢正輕移作試何處橫笛應是高樓不管擒愁便訴
江南消息玉人未解飄零苦夢想到水苔新綠怪禁他翠裏
天寒無數落英如積　苦憶西園清夜酒邊出素手曾共攀
摘漸老何郎便約重來不是舊時月色東風衣袂憑誰問怕
只有淚痕留得判一生消受春愁點點唾花凝碧

水龍吟

雁勝鏡徑二寸有奇背列祕戲者四女裝絕似武
梁祠像六朝物也

分明一片新荷倒鬬照見鴛鴦睡秦時明月漢宮春色唐家
遺事影裏鴛孤盤時龍舞物猶如此笑何妨注就蟲蟲燕燕
添四角中央字　長是循環纖指暈紅潮背人偷視宿粧慵
整長眉未畫懨懨情思三閣綺羅六朝金粉而今何似看土
花淺碧綢繆多分是銅仙淚

紅情

題二娛隅樓圖用玉田韻

生香活色有水天閒話恐眉語隔除御鸞鸞只有瞑鴉假樹
識三十六陂曾夢明鏡裏低徊舊憶問微步一舸凌波誰識
可曾記　小立苔邊側想明月那時流水今日春風漲波將
漫其間恨痕碧自恨柔香太晚乘到也紅衣非昔又說畫船
賸處船中玉笛

沁園春

二娛為余題蘇蝶卷子比物象形或雲縫月後有
作者未能或之先矣酒闌以往逸氣盤鬱聊為變
調門攝鬱塞之懷并示二娛

鎖紙蛆癡伏案發蕭別見可憐笑吾其魚矣人言誰幻遊戲
蛙也或凝成仙五蘊消成一生花活遊戲其間然不然君休
問看此中有鬼蟲亦能天　為君試質前賢更有個吾家博
物傳是宋丹圖說求離文字鄭郎將簿多為詩篇孫濟緋緋
魚說釋鳳子春駒有鬮焉亡應補任叢殘科斗零落蝌蜒

齊天樂

北山旅館圖用殺人先生韻為華秋槎司馬作

十年載酒江湖偏不歸如此湖水小艇鳴榔低檐結網穩住
一家深翠畫圖寫意問選個江鄉西湖有幾鴨闌黃邊幾人
同此夕陽醉　當歸故鄉應寄笑粹宜東閣眞欲相吏蓬裏
伊涼淵中雲夢聽老英雄身世壯心不已道種菜門門漸語
斯味何況蘆痲秋風斜日裏

洞仙歌

書素琴夜書扇

當年桃葉向渡頭曾見問如分明掌中燕把花時衣袂與說
相思京風裏可記淚痕曾染　懨懨三曾後素女琴心怨賸
狂言有誰曾教寫折枝梅翠羽啾啁定幽見玉人倩怨青纏
到闌干月明時便幾個黃昏也都情願

又

題錢叔美為疏香女子畫梅川袁蘭邨韻

東風著力恰雪痕微退略解春情便應瘦似那回曾見瘦倚
荷紗修竹裏翠袖香寒時候　江南二三月鬢紫妖紅兒女
十千枝五枝繡誰得比孤清一斛珠量除聘取海棠消受儗
待到昏黃月微明倩玉笛橫吹看珠簾秀

風蝶令

秋影樓圖

雁背紅橋近烏衣曲巷斜水天閒話記些些六扇冰紋橘子
慣藏他　春燕雙栖地秋風八月槎重來那不感年華猶傍
水楊柳樹問伊家

百字令

題蘭村蘭樹春夢圖

東風何苦只送將春到難留春住落絮游絲無氣力還自飛
來飛去白水橋與紅泥亭榭人說南園路書圖曾識看來已
是前度　莫倚錦瑟華年前楚腰掌上年少能才語記得些些
惆悵事便費盡無數玉局彈棊銅盤遺淚此夢儂曾作去
去年今日桃花亂落如雨

明火令

莫愁小像為汪紫珊姬人綠玉作

文杏裁梁桂流畫織畫紗春風留住六朝花願作紅襟雙燕
飛去入伊家　有倚人如玉看來略似他重幃初卷繡霜斜
只少耳邊朱菓一些些只少阿侯膝上小語學啞啞

高陽臺

隨園席上贈別疏香

暗水迴潮凝煙閣雨微陰不散重城留得拈荷奈他先作離
聲清歌欲遏行雲住為春纖並湖笙莫多情第一難忘席
上輕輕　天涯我是漂零慣恁飛花無定相送人行見說前
舟明朝也泊長亭門前記取垂楊樹只減他三兩秋聲一程
程愁水愁風不要人聽

買陂塘

信甫隨園顧極文燕之樂將歸之夕蘭村以秋夢
樓圖索題黯然賦此

小紅樓居然百尺文窗了鳥深閉豈知中有悲秋客夢與碧
雲無際湖海氣只打疊柔情不斷如春水偷聲減字問白石
玉田金荃蘭畹多少可憐子　淨名好低唱淺斟何似為誰
此景輕薬六朝山色雙眉撫損了青衫從事我醉矣想意帳
西華那有桃花米能謀酒未怕江上荻聲塔前蛩語漸漸有
秋意　時闌村將入都預選

祝英臺近

題梅卿女史倚竹圖

玉釵長金釧瘦濃綠翦雙袖刻竹環环又是一詩就問他翠
羽三更蔣龍半夜可窺見繡襆冰透　算佳偶鳳翥天外聲
難得似舊人否膌鏡劉楨平視也低首同君一樣西家蔡蘿
補屋定念我背燈時候

柳梢青

贈琵琶伎

直得魂銷聲聲裂玉神共標緲半面猶遮四弦入破涼月初
高　天涯淪落相遭酒醒處天風海濤衍翠被秋深烏逢露冷

長相思

一樣今宵

秋花殘夢花殷一樣秋風有兩般紅紅白白看　笛聲乾角
聲酸行盡江南無數山征衣漸漸寒

好事近

效朱希眞體

瓜步晚潮生一艄布帆台里酒醒鐘聲何處出金山寺裏
金山對面是焦山將暮雨裝點只有半鉤殘月照船中遙起

又

歸舟同竹士作

何處是儂家歷歷青山無數背到一重樓上對倚儂眉嫵
朝朝江上望歸船江住見山住指點片帆飛過在青山斷處

闌干萬里心

自題浮眉樓圖

漾漾綠楊不藏秋隱隱疎簾半上鉤見說年年愛遠遊一垂樓兩點眉山相對愁

高陽臺

揚州

玉局中心金釭照眼悲秋人又長征擁髻淒然背鐙直是愁生三杯兩琖將離酒怎禁他和淚同傾太披清籤語聲聲雁語聲聲銅缾斜指無多路說當時歸櫂一半曾經凌波明朝為儂細打鄉程算為湖上條條柳絲前頭有座旗亭肯消停風也須行雨也須行

留贈換酒

十月一日偕鐵門倪米樓同遊冷泉亭至白荷翁下山經蒲九嫂酒壚泥飲而歸屬湘湄作樂墟貰醉卷了紀以此詞湘湄曾與余雪夜同宿酒樓持火入山題詩石壁上此圖亦不可無詞也

雅舅紅如此正千山萬山夕照不如幾里忽見青旗高樓外其上有騙扇亭有隨分杯盤黃符柴我是酒徒元無賴索銀瓶莫笑龍家氣鷓鴣聲解可容貰西山積雪危闌倚話當時風恨酒膽故人老矣不向冷泉亭下醉負此松風雨耳況落葉紛紛而至寫作畫圖傳也得要墟頭貌个雙了緣渠能記十年事

附 前調　　袁棠 湘湄

謹道荒崖但蒼蒼暮雲一片亂峯齊壓幾陣盤鴉催風色又作去江干霜信況遊子衣單誰省裝緊客裏無著處只山樓一角斜陽脫紅樹外酒旗影題名重向壚頭認算青衫十年著破轉遂無定莫更當杯歌恨恨撚鬚清愁未醒定說到漳濱人病舊雨不來前塵有也依稀覺舊山陽聽題此卷誌我幸

又　　朱春生 鐵門

如此秋光好看西湖亂山深處楓林紅了十里沿路梢環路不借一葉能到且莫管亂雅殘照記取年時沈醉處揭青帘便索銀瓶倒懷落葉暖清醪舊愁新恨知多少似今番消清有我隨傷懷抱自與天合胡麻飯乞食何曾一飽恨不住酒家壚依一樣溪客風絲影著當壚人也朱顏老休怪我贊霜早

疏影

帆影和米樓韻

秀誰送到恁斜斜整整將地來前暮雨初收暮鼓猶催殷勤澹月留照支笻愛喚秋江渡問波底去來多少只雨邊純淺遠山一髮半湖遮了記得離筵江上望拍尙未彷彿說風好猶自憑闌不覺回頭已亂一行飛鳥知他寂歷斜陽外消幾度醉眠歡例怕有人腸斷登樓誤認枯天衰草

金縷曲

題米樓夢隱詞即用其集中紅豆詞韻

燭灺更闌矣怪今宵聲聲落葉都來窗裏細字蠅眠無多幅不信愁人至此看眼底詞流有幾偶作天風海濤曲又吹花嚼出紅霞蕊翩然跨琴高鯉天涯別緒紛難理渴沈吟舊歡如夢流年如水說著江南腸斷句中有淚痕隱起只合付群家車子張緒漂零尤袁遠二吳夢娘窗儘時人笑把周秦比莫寒了調箏指

又

題汪飲泉秋歷庵填詞圖

十里春風路有伊人裁雲縫月移宮換羽身是三生狂杜牧今日鬢絲如許只迹著秋孃能賦問訊汪倫情何似也桃花亂落如紅雨君莫怪作癡語竹西歌吹依然否但年年吳公臺畔月雞兒女腰鼓銷盡消三百副誰唱康郎樂府況白石揚州詞何何必紅紅方能記伯簫家吹入寶洲譜獨非水在何處

貞花錄

姜怡亭葬女郎于西湖作瘞花圖乞題一詞

小雨夜愔愔寒戀重衾朝來香徑怯相尋不信東風魂不斷葬得深深舊事暗沈吟煩領而今長堤宿草有紅心翻羨當時狂杜牧來便成陰

祝英臺近

怡亭秋晴訪碑圖

石排衙窗列岫往事記重九閑閑寒雅如墨點雙袖看君走上層巔摩挲斷碣全不怕藤蘿雨溜試搔首要問一片韓陵其語倘堪否近日磨崖山骨斷應瘦年來愛往蟲魚宵分金石笑荼瓊嶺中人有

夢芙蓉

蘭村寓大佛寺僧樓同人畢集湘湄為作湖上雲

萍圃紀以此詞

北風江上冷正淒天暗聽客裏淒緊凍雲幾葉流出片颺影故人期尙準楓林休負箱信佛屋蕭然有雨三倦侶吟到夜鐙暈同調相逢一晌中酒悲秋已是三生病鏡中眉嫵不似舊時靚雁飛渾未定夕陽猶戀寒陣如此江山又怨怨別去十日醒應有

清平樂

徐山民吳姍姍夫婦柳陰雙槳合冊屬題

鵝兒提就小試調酥手眉葉腰身誰比瘦春水生來先皺芳草一路芊眠江南春盡如天不信別家樓上陌頭柳色年年

醉太平

蘭村移居玉華樓

煙雲一牀煙波一艘移家仍住僧房可青山一窗平林夕陽長橋夜榔只多十里湖光見南屏晚粧

暗香

吳西樵為其妹作梅花下局湘湄徵君屬賦之

萬花開落怪東風最早吹醒寒玉只有廣平一賦千秋擅閬獨憐取山磐是留想雷岸書回應繁便說是便面春多香冷不盈握茅屋翠裳薄正日暮天寒絕代空谷怨蛾自綠愁點當時額黃倚高臥袁郎記否骨小小珍禽同宿算合喚楊妹子秀題湘幅

疏影

湘湄有所恨贈青梅子一枝以寄意霜辛露酸別有寄託非牧之詩意也以余有元白之好知拂面花故事屬倚聲以紀

玉梅未落有枝頭點點酸意先著脩冷吳娥不管春寒臨風自赤霜節高樓也有人猜前但樓外翠禽偷覷試問伊猜底消息莫認綠陰成幄記青年年此際羯枝已結了雙豆初熟山店嫦香食時光陌上草痕新綠消他幾度沈沈而已過了杏花錫粥又教人腸斷江南只恐方回難讀

金縷曲

由長出示國初諸公寄吳漢槎塞外尺牘帆題其後

幾幅殘紙是當年冰天雪窖眼穿南望萬里風沙留古塔那有奔鴻拔翅更幾寄烏絲彈指名之集一代奇才千秋恨換

故人和愚三升淚生還遂偶然耳　諸公衮衮京華裏只斯人投荒絕徼非生非死徐邈顧榮皆舊識君贊與論難得相門才子君容歎不僅憐才而已感慨何須生同世看人間何蕡瑤華字只此道幾肯兼

生查子

堦前一片苔青到牆陰住羅襪是何人小印香痕去　愁隨鏡簽長影共簪花語鬬了碧紗窗各自聽春雨

買陂塘

二月十四日坐江山舟行諸暨道中山水清妍雜花生樹傷春傷別情見乎詞

放輕舠青山影裏欹斜帆葉低挂溶溶漾漾平堤水誰把越羅新研花事作已過了花朝春月圓今夜花棚飯能有新柳泥人間鴟窺客愁重酒難把　當年事想見鴟夸妍雅扁舟容與其下一峰最遠眉痕添絕似苧蘿初嫁誰共話算如此江山少箇人如畫先生歸也剛春雨樓頭杏花賣未和淚寄羅帕

金縷曲

得談卿山左書并見懷之作走筆寄答

好在張公子正經年思君不見飛來片紙不過相思加餐飯難禁淚痕如洗更一一新詞同寄宛轉漂流都不許但略告青衫今如此抱玉泣且休矣　檳榔滿斛渾閒事算天涯相攜花下不如歸耳若得江鄉北隣住隨意孤村小市有舍北舍南春水鴨鴨往來莫笑賤種湖田難飯供和稅只此願幾時遂

沁園春

寄伯生

一別三年不見將生可憐酒徒記長安市上狂歌痛飲虛滿歸路驟馬名姝收家公卿門羊都別笑爾盈盈公府趨困君門怕訪南士少歷下亭孤　年來豪氣銷除便載酒江湖夫故吾有白頭老母是兒可念紅粉少婦大背吉殊歲歲依人年年下第頷底鬚髭漸有絲都休矣看抱關更賤處士聲虛

百字令

春盡夜酒醉有作

沈沈細雨又一番春事一智將誰判與惜腦扶醉過酒到無憀偏難再燕飲香重燒紅燭惜此須臾讀數添半臂薄寒今夜猶然　絕似有客天涯年年此度先在河梁等刻意欲哉

腸斷句筆底落紅成陣謝女裙郎濃香淺夢那有閒心性中年哀樂淒然自看雙鬢

水龍吟

題阿兒鄉客舫填詞圖

故斜幾扇烏蓬消磨詞客江湖老阿誰畫出微茫煙樹幽幽沙鳥若答往來當時相見中仙風調倚船頭獨酌船後獨斂除淚為無人曉　欲放扁舟何處路遙瑤峯去終風異東褲寺畔相思樹底小紅猶小我若相逢阻風中酒年年都好笑思思回首煙波已過釣松陵道

漢宮雁足鐙

新雁過妝樓

別苑離宮傳遺製分明燭影搖紅一行低照三十六處秋風料得調雛孤影裏伴他從桂月明中最堪憐松露傳經蠟晉綴釵懸　誰憐長門永夜正悲時鐙暗纏偏征鴻寒鴉雖冷猶帶曉日曈曨爾臣昂當雖寄但悵望甘泉遙乘漢朝來看有成堆紅淚先滿金銅

月華清

蜀王衍停弦鏡

秋老蟾蜍香迴鴛鴦故宮鉛水猶冷蜀道青天鑄出一丸孤影想當日鏡殿傳紅定照見醉粧初醒誰省向麗情集裏芳名細認　記否良工費盡正綺幌低懸綺窗斷靚尖裏羅巾有箇如花人並算儲顧金鈿深零問可似玉奴長恨堪啊怕從來花蕊宮詞難詠

瑞鶴仙

白玉麻姑像

白雲飛一片是吹來雀背風鬟淩亂方平舊會見遂庵司寇認少年狡獪當時入面良工誰碾定偷閑蔡經宅畔問翩然何處淩波東海近來深淺　堪念一杯春露一捻丹砂年華都換游仙夢斷垂玉筋淚痕滿想瑤臺月下冰綃帳底妒殺雙成女伴記有人手爪相如此伊較暖

水龍吟

青龍嘯月琴

刺船河上歸來枯桐蛻骨雲雲裏大魚出聽瘦蛟潛舞誰吟波底萬竅皆喑一丸初上西山如洗有老漁夜半抱來鐵網珊瑚樹收齊起　欲把冰絲偷寫怕驚江白雲應悲鮮門人市廣陵散絕世無此耳躇躇龍文悄悄楚鐔匣塵滿矣但好

天寒夜魂清骨冷抱金徽睡

金城路

題徐穀雲今宵酒醒圖

阿誰抵死催人去樓頭五更鐘動玉筋痕垂銀荷灰燼消得幾番消送如塵似夢有恁山低一篷愁重月曉風殘離情別恨此時種　江鄉風情漸滅送君南浦路若箇曾共白雁橫天秋河絡角江上夜潮初涌擁衾孤擁想隔著荒城水精簾控吟到消魂擁肩山字聳

高陽臺

重遊諸孝校書

斷夢殘雲微波恐重述故國深秋只隔經年玉觴已訴離愁梁塵漸飛難盡為雙棲梨印猶留下簾鉤掌上迴身鏡邨迴畔　思量處處堪憐恨有箇紅影事桂楫前游當日絲楊而今解拂人頭江東才思隨年減怕雲英見也先羞一齊休緩甲彈箏且合伊州

憶舊遊

題彭甘亭淮陰鴻爪圖

記相逢市上偶語儕輩共笑狂奴斗大山城裏有無雙國士多在漁竿荷衣釣絲競處淮水正舒舒問照影征鴻而今可認傳日頭顱　悲余此重聚又白下秋深木末亭孤回首當年事諸王孫老矣乞食遊吳嗟他少年問訊長劍佩能無吏有箇官人鐵炭綵雨呢鶴鴣調二

又

辛酉秋重過得月樓美人已渺流水無際前事悽然不勝惘惘渭作山塘感舊圖因題此解

又秋船聲鼓珠簾顯鐙倚木樓高試認雙棲處看文紗六扇舊絲都銷隔窗玉筋斯挂旋影照周遭數水遠山重春歸不信直恁迢迢　無憀此重省記子夜休歌午枕回潮欲語吹簫事問二分明月何處今宵只有應門楊柳還學沈郎腰瘦當月解娘耕照嘆渡斷酢橋

清平樂

惜花仕女卷

猶兒拋起日影關簾未扇指春光今臘幾架上茶蘼開矣穩來袖夜胸前耳璫一半猶懸除卻橫陳時節者回模樣堪憐

聲聲慢

西湖癸夜懷孫卿山左

酒波暖處錢鼎寒初吝愁最苦消凝鏡裏年光誰念暮擬飛騰西湖月荒沙白剩南山尚見高稜定笑我向危樓獨上山樓孤憑　怨憶故人千里欲舉杯相屬喚起難聞雁字回時須寄一幅吳綾齊州暮煙九點怕柔魂飛夢無憑待見也問今宵成夢未曾

滿庭芳

風颭窗鐙霜沈街柝客懷鄉思相撩一肩寒月淺澹畫無憀隔巷不知何樹剩夏殘轉白蕭蕭難忘處高樓此際心字正香燒　也應人倦矣下帷小玉滅燭輕綃有雲屏幾曲閒住春嬌料記宵寒呼酒殘香伊登頰紅潮還能否只愁酒醒依舊是寒宵

望城路

索張鐵池畫僧熙聽雨圖

生平不分江湖老而今賸餘如許難帳鐙昏孤蓬覆白何似僧寮且住憑君畫取也未要荒寒十分淺茫山色湖光濛濛更著幾株樹　當年俊遊伴侶有沈雅騷賦激烈雞舞一半飛騰青雲自致一半已埋黃土壯懷漫與只掃地燒香佛前鐙灶餞到西窗泥他深夜語

又

題米樓高山流水圖

世間無事無三昧惟愁會心人少半死桐枯七條絲調未識此中何好有人絕倒正水遠山長獨移孤棹寂寞千秋也應直得絕弦了　知君一襟興抱問悄悄琴趣幾曾同調悲哀龐荒蘆中士賦容易國工先老（君有蘆中秋琴詞夢惡庵君所居也）波平風小聽門外跫音是儂尋到若訪成連刺船歸及早

醉太平

蓮衣詞寫米樓作

紅衣帶長紅顏酒酡休翻驟雨新荷怕鴛鴦夢多　前溪緩歌中流素波夕陽一舸重過又西風柰何

又

題黃逍庵友漁齋圖

庭中碧梧窗中秦書看君便老江湖有沙鷗笑無　東家酒壚西家狗屠客來高步誰與是煙波釣徒

又

馮玉如月夜聽簫圖

宵寒更滿鴛鴦獨閒碧桃花落紛紛又入閒莫春　而今門君名香細惹只他涼月殷勤照秦樓夜深

翠樓春

張華爵題尋華樓圖

高樓浮雲春見交疏綺戶飛級唐梯最好肩扶同凭手攜偷擲看誰取雙蛾眉是錢吹春風吹似問殘笑粧成閒情定後前事可重提　天台路桃花路記墜珠未碍尋夢迷漫恨袖分釵鳳暗通靈犀詞有託詩無題分此生銀河東西算人欲天從披圖有人應妒伊

柳梢青

窗戶誰敲分明花外竹影微搖卯酒醒初丁簾下了閒到無憀　別離魂夢偏勞似八月剩潮暮潮守到黃昏上來紅燭又是今宵

買陂塘

題陳笠樵留春小舫圖

記曾經千頃萬壑中流小舫容與越嬌纖手青絲纜綠緊垂楊多處來又去總負了鶯鶯燕燕匆匆語知君小住便翠檻三升撩波兩槳敲響水窗戶　人間世莫道春光難駐任君青鬢如故黃皮袴褶從軍樂已換絲囊煙雨假也訣勞略有一檣草閣分湖路頻年羈旅儘竹外花開江頭水暖閒殺杜鵑鵑

洞仙歌

題張晴崖聽香圖

蜒蝣寒玉滴露珠清曉搗麝成塵暗香繞怪處尾一點鼻觀尤通人微笑真是遠山須埽　晉生病風手側眉橫唇底用微指冥羅小喪見玉纖纖根望金釵雖得露麻姑長爪算我若當筵索新題便背上神鞭也都判了

浮眉樓詞卷二終

爨餘詞

郭麐著

爨餘詞卷一

吳江郭麐祥伯著
仁和許增邁孫刊

河傳

荼蘼　題碧梧女士畫扇六首

春晚人慵起來遲額鵝轉黃遲時二十平四番風信吹絲絲枕函殘夢知　入骨甜香濃似酒薇卷後小試折枝手步池塘過回廊恩忙鉤他宮裏長

清平樂

紫丁香

團香蹙貓一剪春風皺十索新詞渾未就贏得丁娘消瘦　芭蕉不展微陰含蓄幾度沉吟付與閒愁百結不成沒箇同心

南鄉子

茉莉

小玉雪肌膚道是珠娘道是吳一種卻教儂艷說花奴得做鉛鏡見彼姝　綺夢半銷除振觸閒情倚爲渠記得夜涼人睡醒紗幮愛問雲鬟墮也無

憶秦娥

秋海棠

秋如水露涼風細添憔悴添憔悴顦顇何曾得似那時濃睡　一香痕病扶初起爲伊立向空階裏空階裏亂蛩殘月冷情滴地

洞仙歌

落梅

人間無地著春愁千斛一夜東風與埋玉算玲瓏鎖骨葬向空山也勝似蚤蚤安排金屋　招魂來紙上斷粉零香猶是眉間舊時綠莫道不相思點點啼痕已黃滿輕綃十幅待夢到西泠去尋伊怕別院樓頭又吹橫竹

浣溪沙

蘭花

髮鬅鈿斜見露苗　疏花嫩蕊譜含嬌　湘江清淚滴春潮　去　有心心同婉孌并無葉葉助風標　斷腸一集是離騷

茶城路

和蔚堂題楊白花詩意卷子韻

不勝淒黯江南夢濛濛慣隨春去水與波瀠山亭風緊身世有誰爲主迷離如許記曾向長隄那邊呼渡一帶絲楊滿君不是舊時路　紗窗才拓幾扇只捲簾人起初見飛度燕子關心怕勞倫眼尚有漾篤相訝東風辛苦問吹皺池塘送伊何所打柴蘋洲和儂漁蓮譜

憶舊遊

認嶼園故址

見蘆芽抽碧菜甲擢青柳綫搓黃路轉荒城舟膠斷渠漫水閒作敗塘消意漾漾洽洽分綠上魚可想湯槳船歸滿帶人去留下波光　中央獨孤嶼是平遠江山鷗鷺家鄉小立斜陽裏指點當明處者自紅橋廢址幾世俯仰隨地有暗柔待苗花時送招野客乘晚涼

行香子

題小迂畫扇送老寶返揚州

鬢老朵朵鬢老垂楊又匆匆送盡春光送春送客同在他鄉乍月朦朧雲澹澹雨漾漾　京洪初穿芍藥能香有人人正夢維揚勸伊小住弭棹橫塘待櫻桃熟梅子熟枇杷黃

齊天樂

眞州見杏花盛開

江南何處無煙雨先生者間歸未准浦颿收揚州夢破驚入紅雲隊裏鳥選搖曳早樹樹梢頭一旗酒貫世里天桃穠春未醒尚濃睡　江湖載酒無端笑梅花開過猶自留而今日算三明朝百五又見老鳥銜紙樹猶如此銷燕燕鶯鶯幾番身世貫到樓前曉妝人定起

柳梢青

子貞招遊湖上題酒家壁

如畫春城乍寒暫暖似雨還晴梅萼將飛桃枝欲放柳色才青　頁時令序難并算者度韶華有情昨夜初三今朝寒食來日清明

瑤華慢

小金山梅花欲殘香雪猶浮動山水間

履痕乍禁禊事初修倚薄寒時節雙槳掠波已喜得橋外水光先活香嚮雪北凍一片冷雲明滅想妙高臺最高寒未有玉人橫笛　犄歛鳥桁來尋認月觀風亭步步幽絕清遊較晚早滿碧落英如積斜陽深處又鉤起二分新月任闌牆背放催歸來詩翠禽啼歇

憶舊遊

過揚州未得尋梓園悵然作此

又煙花三月浩蕩扁舟來間陌容不待珠簾捲向舊經眾裏別去匆匆記得舊巢痕在種櫚占春風有竹影便娟有花妍媚桃樹丰茸　於中多好事曾歌遍子夜的懊儂酒人兼狹客愛翻香令小減字聲重一點綠毛么鳳容易傍梧桐問今度桃花何如昔日人面紅

夢橫塘

摺艇浣衣女郎婉孌可念感而賦之

文魚銜尾絲鵝排頭移來一痕波暖小小窗櫺正兩過筠簾齊捲越紅裁前吳棉拆後停鍼人倦趁洗頭盆好離碧按藍猶憐取餘香染　知伊住近橫塘有機中素織石上紗灣髻綰拋家便一任絮萍漂轉算直北風埃撲面只恐羅衣暗中換弄瞑天光花樓晚飯想心情都嬾

一翦梅

贈荻君

夾穀相逢問狹斜樓上琵琶門外枇杷風吹多少肯來耶臣里東家吳苑西家　濟濟雕蘿映月華好片間沙好浣溪紗鬢髻頭白記些些不是楊花不是蘆花

鄒望挽酒

題小農停杯顧曲圖

宛轉提壺喚泛舳艫百分一棹花滿酒滿絲竹中年須陶寫隨分玉簫金管有兩兩蘇蘇燕燕醉不消惆悵芋已研羅帶畔春寒淺綠被促急腸緩　卅年前事船舫換又相逢褪遲提卧依然酒件後院綺筵休薦我杜牧狂言原慣早猜出

護花人面嚼蕊吹香了無俟問櫝郎何事頻回看浮大白奠辭勸

買陂塘

雲臺先生寓京邸時有小園太常寺仙蝶嘗一再見之花前舊藏張文敏詩題有蝶夢之句因取以名園凡稿爲圖而裝詩題於前寄仙蝶於後屬賦

錦王城萬人如海惟餘俊吏能隱阜城門內剛前畔尺五去天差近花成陣仗廿四番風次第催芳信廊腰井吻有芍藥亭欹茶蘼架重容易落紅糝　容蘂便面銀鉤猶印苔痕如此芳潤深園有道甍阜上那廚六朝金粉須問訊識此客人間不羨朱衣引閒譜緗題好平地歸來小園賦罷黑蝶穗雙翼

高陽臺

病酒

但夢還醒將眠又起今朝直恁無聊未展屏山慢紋時剩冰稍敷題將息驚人覺已慨慨紅日花梢喚茶甌眼倦微拈舌强須澆　天涯沒个閒消遣況故人重見俊侶都招雪白花紅那禁將色相撩元龍豪氣隨年減算而今祇讀離騷計行程私祝江風莫阻歸橈

鵲橋仙

留別萩君

鷗侶同波秋心比潔野水荒灘愁別多應石上有前期又留我一丸新月　莫是讌陽夜來送客醉兜略如楓葉天涯目送相思制淚到蠟灰成點

水調歌頭

夏生屬題其大父稚游先生釣龍圖

陳登湖海士李白地行仙置身只合蓬島九點齊煙截得孤生之竹線以一丸明月引手六鼇連最好不貪餌開任老龍眠　蝴均立熊軾畫賦歸田騎鯨一笑天上我疑去國猶今日繫舟山下借有讀書孫子小劉試烹鮮待爾政成後同放五湖船

買陂塘

題祁水圖用原韻

笑村農何曾學稼釣徒或者堪擬隨身但有閒漁具那用鶴頭鵝背如此水使都變良田盡稻長稷米也能餘幾數軟醮春醪和分鳧鶴花袖百弓地　揚州夢中酒肌風聊爾謀夫

會前爲弟昔與余年月小耳封侯老矣知無分亭長新銜無計浮世事佷痛父湘纍不得同時醉埽除冢累約一舸相從五湖許泛分取烟中意

原作　曹言純

宅搞蒼中央南北前賢帆檣難從由拳城外誰爲伴鷗鷺招來沙嘴白水拚樊餡綠絲香飯炊菰米田園勝幾笑兩榮絲流一篙蹤跡那有卓錐地　形容類無分登瀛望爾家風流父兄弟魚竿不封侯爺也乏計然心計身外事算儘付蓑衣獨速船頭醉問情白果只笠簷編書費洲請遲未了得時意

風蝶令

題伯生香夢室圖

館是宜翻染山仍碧玉居神仙何事最關渠聞說三千玉女盡知書　儂得嬋娟影渾將樓閣圖新宮一記待償無還要簇眠細字侍麻姑

菩薩蠻

題雙紅豆圖

東風在手纔苗活南園紅豆春來發接葉更交枝一雙開小時　長眞高閣好閒裏人難老記曲喚紅紅芳名也愛重

買陂塘

題改七香少年聽雨圖

最銷魂蕭蕭暮雨吳娘舊曲曾聽賽船權轉花兜外六扇窗紗紅近眠未肯任穿地香羅垂下流蘇等九枝鐙照人影幢幢屏風曲曲容易卸妝覺　歡場好只倚少年豪槓花前醉倒依醒星星一點來頭上便與歌樓無分君也省要招此無宗同住清涼境香鐙消穿儘蝙蝠拂簾芭蕉繞屋歌枕睡來穩時有張山寺結夏之約

滿庭芳

題呂卿香衢館圖

蘼蕪飄煙芳裳襞雨高館儘好吟秋楚詞課罷容易畔牢愁是處疏簾不捲盡瀟湘一片雲浮閒行徧芷畦蕙圃隨意小勾留　前修思屈宋美人香草寄託深幽便微詞多有也足風流好在桐花萬點背同他頓顇江頭只憐我王孫游倦歸思滿芳洲

水龍吟

題吳生石門[illegible]圖

背天何處花吟讒袞吹出浪花雲松濤萬壑冰絲千縷琴心三疊回日莫先山中樵老何來此客想謝公去後石門深鎖留好泉與誰說　海上歸來時節儘雍容閒尋風月籬笳聲斷爭琶耳洗一時詩絕木葉翠飛西山皆響碧然寒色認跳珠吹玉銀河垂處有仙人謫

聲聲慢

和瑟仲坐雨之作

迭迭街遮漸漸將闌借勝不辨朝昏汝南雞好勝他猶記癡昆視池一泓疑是飛昨宵留住愁疑還短句要我雲剪月還一分春　送意歸來根對正鐙花架櫱杯竹傳根才卻征彩又頻洗得征塵微吟淺醉休輕覷勝他時還道壞人判醉也便取次倒被清

買陂塘

稼庭以藕香來歸繪圖紀事余題種藕成蓮四字於首頁并系以詞

買陂塘玫瑰十頃請看綠淨難唾東西南北皆蓮葉除是江南才可聞一朵認妙法誰提不受青泥汙移根帖妥儘曲檻低翠垂柳間倚月曉來愁墮　蓮蓬路開說莫愁曾過試吟佳約能果得猶約柘更番事而得錦珠貢箇浮一舸也勝似今進稱根館擁衫眉休鎮笑移椎波迴舞轉萼穩雙調唱遲卸

青玉案

題爲臣司馬夢圖用發人祭齋韻

當初一片迴仙意郎水木佛甘悍捉胡回初惺惺斷後只有靈光孤照森天遇了任而漫雲翻不辨公烏影事前塵罷鄉夢依依　人間世事都幻付憑還浮睡起成笑石郎茉香瓦鐺飯熟讓御浮生多少醒來也好奈白日黃雞一聲催喚我亦揚州十年留膩稿

買陂塘

題琴鶴邪溪漁隱第二圖用飲泉韻

記年時晉稜布幟沿緣尋徧煙水樵漁打漿漁庸唱得說紗人起匣到米悔如此溪山不北扁舟還作爲仕耳看劍外官人湖邊老爲鄉夢皆間裝　男兒事出處要非無意而三想見高節三千六百頭溪釣何似一竿風細儂試擬怕比似碧亭太早五湖計艇魚難笑又騎寒催人衛亭排馬風雪促征騎

賣花聲

題李子木煙泉露坐看子

青玉削嶙峋。秋影離離。坐來寒翠溼衣多。領取風泉歸一徑。彈入雲和。　卜築傍岩阿。老子婆娑。郎君扶杖侍行窩。背信有人空谷裏。日暮藤蘿。

瑤城路

宣德蟋蟀盆

秋風吹換人間世。此中貯秋聲者。似鏡能圓。比甌無缺。還勝香姜殘瓦。提攜輕帆。慣呵臨青蛾。聽來長夜。剔盡苔痕。辣鐵花草極妍雅。　一行小款。誰寫柏銅仙。漢苑鉛淚如瀉。金剛香凝錦堂詞麗。都付冷攤評價。刻宣德錦堂春詞。多千金。往也笑蟲達侯封。論功此亞。誰入唐風。水天兒女話。

綺羅香

同人集文藪山房。酒闌為柳東題朱竹翁瑞蓮詞倚節用竹翁第一首韻

別院鏤紅。照牕伴白。夜酌正開春讌。閑話詞仙。杯底酒波如涌。新聲倚綺。香餘遺墨。在文章綠鬢聽笑。他頭白。曹侯貝葉。一水也思種。郝水自有　麥池拋非都處。那有紅衣翠蓋。水風凉送遠。諸鶯飛吹。醒老漁殘夢。猶憐外時柳。將昔斷。約下貝錄。欲叩問。何時更櫂遊舟。藕絲同雪孔。

如此江山

西湖七十二賢祠草堂圖。用碧山韻

十年閒倚西湖路。西窗獨遊搜詩。晚澄寺樓。秋華祠舞。可許道中人到。山阿貌窗。似錯列成行。倚前祠堂遍。舊燕堂分明指點出林表。　余懷天際。渺渺風塵。都倦矣。陳跡還踏。雨鬢先絲一縷。末卜樵蝶白。鷗吾導眼中了。了只東野詩工。有曲難抱遺。諸蘋洲聽。歌應絕倒。

浪淘沙

己丑除夕。閒種水仙。和詞中有和周芹仙明日新年一闋。極和其韻。未免見獵之喜也

駒影載逝笑芳神。芊眠歲來。今夜與細蟬。等住十三。飯十二一纖腸船。　暗夢阿誰遊。說花因緣。只今禪榻鬢蕭然。佛火爐香清到曉。明日新年。

壬午十二月廿二日。所假館之樓火。僅跳而免。所著皆毀。友朋摭拾。間以鈔寄。不復次第。得即存之。頗倒記

蟄餘詞卷一終

邁孫先生靈襟流月。吟魄眎花。擁雲根之孔張。兼工翠羽之水調之百。冏最精銜。潑玆王波。于緡萸翻蘭。馨于秋佩。其契羽。若靈芬。是師古佛之事。鑄同黃金。私淑之稱。錯之翠琬。瑤抒所出。瑣綠合。參矣。嚮桑開。雲錦葉。鮮道。先生概焉。乃發篋芸之藏。頃付雕棗之手。合其三種。仍為一編。爰以校字。得快先觀。夫綺情造端。導源樂府。令代擅盛。義未亡。洎近世之名流。亦清辭之麗興。然或鋼鏤錯續。非寄情于豪岩。讓朱冶粉刻意于姚吳。矜其纖。體終成卑。叔夫江湖徵郢。敢應新抗墜普變宛轉工思。綺水緒于眾家。激宛芳于萬吹。凝前身為明月。是分塗之導師。學習不振。來學安式。先生是舉不甚盛與。抑又知先生家寓張西。依就項祝几。　昭代諸家之詞。或有菁搨翠飛。珍鑁已厚。莫不搜甬裘之清聲。訂栴檻之小譜。玉版親寫。綵笈深緘。自玆以往。意且以次付刊。將使秋墜秋露並調。待絕之朱弦。八手元珠。彌煩未沈之皓彩。則是編之出為嚆矢矣。詒龤早唶。言情粗知。按譜宗風。未昧顧同一撰之心。香文章有神。請以片言為息。壤光緒己卯十月山陰王詒壽跋

衡夢詞

郭麐 著

衡夢詞卷一

吳江郭麐祥伯著
仁和許增邁孫刊

風蝶令

碪入尖風響，鐙留短燄紅。一衾幽夢斷孤鴻。正是可憐時候可憐儂。　鏡約眉痕外，琴聲鬢影中。玉昌不合住牆東。贏得傷春傷別恨重重。

一翦梅

莫愁生小鬢金蟲。髻點飛黃，機織流黃。隻聲一曲轉清商。塵繞歌梁，花顫釵梁。　洞房對宿頓參商。一丈紅牆，只隔紅牆。迴成錦字少人將。月自迴腸，人自迴腸。

菩薩蠻

垂簾柳放雙金蒜，卷簾腕露雙金釧。細雨溼芭蕉，綠窗人寂寥。　好從簾外走，淵影橫波溜。珠子護雙鴉，雨鬟抹麗花。

又

花幡不禁封姨惱，碧紗窗裏春寒峭。雛燕落風前，喚人不卷簾。　踏青南陌路，又把佳期誤。寒食杏花天，魂銷似去年。

賣花聲

深院鎖葳蕤，青鳥飛遲。閒將寸紙寫相思。小研瑩香銅雀瓦，自畫烏絲。　窗扇耀瑰琦，月影迷離。也曾刻燭倚新詞。剗得海棠新月上，便憶當時。

天仙子

小亭閒宴梨花白，釵痕衫影湖旁隔。眾中欲避暗中來，仍小立，眼波瞥，有人見了紅雙頰。

一痕沙

落了梨花香雪，過了荒村寒食。負了去年期，可憐伊。　三月已將三十，記得去年今日。今日是何時，沒人知。

菩薩蠻

寒夜

燕釵讓鶴寒無力，清冰一片紅絲溼。拋影就鐙眠，雁聲寒一天。　霜華催曉角，殘夢如煙薄。莫道夢無憑，夢兒還不成。

如夢令

漏水沉沉欲凍，煙鎖玉樓雙鳳。喚起小窗前，窗外花枝搖動。休送，休送，今夜月寒霜重。

疏簾淡月

寒月

澄澄寒水，漸浸入玉階，冷清清地。一個愁人，獨自披衣夜起。小窗瘦影都斜矣，怕難禁，消寒如此。梅花閣下，蘆花簾外，那人睡未。　此際還憶無計。況殘砧隱逐，一時俱至。獨立閒庭，悲起幾番心事。孤鴻弔影霜天裏，甚回頭，月明千里。今宵酒醒，一聲霜角，清愁而已。

釵頭鳳

稀纖

屏山曲，春眠足。丁冬驚起雞棲宿。垂簾靜，重闌凭。月明如水，夾花無影。認，認，認。　珍珠箔，秋千索。琤琤撥碎簷前玉。呼人問，春來信。鸚哥報道，東風猶緊。聽，聽，聽。

荷葉杯

雨月綠窗開了，今笑。獨憑闌，雜衫花影兩相照。知道，月華寒。

好事近

深院斷無人，折得秋千紅索。一桁畫簾閒處，在曉涼池閣。　潛行行過曲闌干，往事正思著。猶認墮釵聲響，卻梧桐葉落。

天仙子

難得一春常是雨，東皋也解留人住。剪尾何苦報新晴，簾卷處，橫波語，回身且過秋千去。

憶少年

寄徐江庵

黃花開了，兔花寒峭，霜華滿地。酒徒已星散，況酒邊羅髻。　燕去鴻歸人病矣，也無人會此時意。蘆花偏煙水，作雪花飛起。

一痕沙

夢

睡足無憑無據，還勝不情不緒。萬一得相尋，且兜衾。　記到年時庭院，又被何人驚醒。祇觸小屏風，也欺儂。

卜算子

簾外雨如煙，簾外花如雪。已是懨懨薄病天，又作清明節。　昔日結如心，今日心如結。心裏重重疊疊愁，愁裏由重疊。

鷓鴣天

蚪箭丁丁有所思，幾眠重起故遲遲。鐙花如夢人先倆，茶片無聲衣自知。　寒料峭，病支離。閒簾明月一絲絲。小簪不敢前頭說，又到闌干立盡時。

洞仙歌

贈女冠四九

綠瓊輞上，識雲英仙籍。六六屏風障三面。正黃花開遍，青豆房深，重九會，算了又還重算。　排宮試偷戲，寒玉替煙，十八雙鬟直千萬。真個肯移家，畫舸五湖，占七十二峰一半。崇三度巫山夢都迷，央花使魚鮮，寄情蓬苑。（段成式詩注十六鬟院使吟）

南樓令

憶箇

銀漢一絲流，瑯璫四寸鉤。小紅簾卷起清幽。貪雜嬌聲風露下，忘卻了，玉搔頭。　纖手弄輕柔，新翻曲譜修。笑檀郎，欲傾無由。腸斷纖纖今夜月，照兩地，兩人愁。

珍珠簾

憶竹簾

愛他橫影參差滿，無人處，月地雲階輕轉。非雨復非煙，心字香一翦。挂起湘湘天接水，隔渺渺橫波不斷。人懶，任歸來雙燕，也還不平管。　絕憶碗涼池閣，那人剛梳洗，簷前猶淺。自起軸駝鉤，露一雙金釧。還似曲闌干，昨兒夢多少，雨絲風片。人遠，想夜來皓月，也還不平卷。

鳳凰臺上憶吹簫

香鐵銷煙，雲鬟卷彩，空庭簾影深深。正高窗不掩，斜挂樓陰。窗外露華如雨，休小立，滴透羅襟。娘好是新涼，今夜教聲香衾。　情情者遺度也，多情最久，闌負了琴心。記碧梧桐院，紅薇花陰。冰骨玉肌無汗，天如水，人隔瑤箏。年時事，沉吟至今，今又沉吟。

醉太平

風淒露清，參斜斗橫，苑華如水回縈，列嬌紋自平。三更四

更無情有情枕面殘夢初醒有金釵墮聲

清平樂

水文簾簟傍簟雙釵燕花映枕函紅雨膩袷被小鬟看見
何人驚起銜燕起來手弄荷珠得伴片時香夢翻教人羨鴛
奴

醉太平

竹風韻長荷風氣香待他月上迴廊再圍棋不妨　竹風一
窗荷風半牀憑肩笑問檀郎是今涼昨涼

一落索

荷葉

三十六陂煙霧迷藏無數采蓮人到不驚他是鴛鴦棲處
等得紅衣脫去無風自舞西窗窗外有芭蕉似商略今宵
雨

如夢令

行過重重樓柱隨意低低窗戶一樹碧梧桐垂在小簾深處
小簾深處簾外數聲殘雨

清平樂

流鶯發巧春事江南早心上愁如池上草不覺不知生了
江南芳草先生江南行客先行歲歲年年遊子風風雨雨清
明

好事近

一月不曾晴早晚鵓鴣啼急剛是絲衣換了卻輕寒惻惻
年年羈旅送生涯遊英又寒食試向雨聲多處問杏花消息

蝶戀花

垂絲海棠

山桃落盡輕寒早破雨初晴細入紗窗曉睡起美人渾草草小
笑鬟一樣鬢欹倒　病酒心情寒料峭醒眼看人醉眼看花
好人不若兮花定笑試然絳蠟花間照

念奴嬌

登長人情正深深一桁疏花春拇甲薰沈香手自熨心字欲
燒先結十里春風一聲杜宇三月楊枝雪酒邊人遠酒邊事
向誰說　誰念作客天涯寒食過也悄又落花時節金縷麻頭
酒價少卻恨莫怨猶力燕子飛來斜陽何限江上仙重疊蟹
花情重夜來遊淚如昔

風蝶令

疏雨垂簾卷生香斗帳熏夜涼長簟易相親只有水精雙枕

驚釵人　籠鳥多將思態猶易感卒當年聽雨未銷魂贏得
而今各自夜深聞

浣溪沙

雨葉眉兒既發低雨頭月子鎖樓西雨重心字小蘋衣　采
夜雙垂人獨立半年小別夢華樓斷無人處學含啼

點絳唇

用夢窗韻

往舫青簾放船最好對門路滿花香處涼露多如雨　既是
只儂只合只城住君休誤玉環人去錦瑟華年暮

鳳凰臺上憶吹簫

題姚枚伯女史剪愁吟同朱鐵門作

銀燭延簾鐵籠燒衣酒闌客正蘇髮出一鉤相示絲絲銀釧
真是閒愁萬斛問幾地韻得卿愁分明是芳心灰盡紅淚還
流　仙遊一聲鶴唳恐玉宇高寒露冷風秋恨不逢簫史空
怨秦樓便是殘香脹粉入間世不合長留宵深也吹寒角聲
又滿城頭（樓霞游仙詩卻笑秦弄玉肯攜簫史共乘　背臨綵詩伶夢未成簫自減疏鏡書冉一聲聲）

菩薩蠻

花朝飲黃淵源秋水池堂

薄寒細雨城南陌去年今日花朝節楊柳一絲絲河橋人去
時　去年春在否今日花朝酒楊柳又依依河橋未別離

惜分釵

芙蓉秋青驄馬明璫秀脂人如畫傍香奩頓書鈿樓上新眉
瘦外新燈纖纖　採鸞蹀躞香嫁重來人到重樓下淚痕添
粉痕漸滿院楊花一桁疏簾纖纖

憶羅月

雨斜風細沈坐春寒裏一樹小梅花謝矣又是薄羅天氣
閒中獨自支頤暗中苦自尋思驀地有人看見低頭兜上鞋
兒

酷相思

乍是新正春未透早門外絲絲柳柰脈脈深情渾未退人見
也回頭走儂見也回頭走　有分邊巡雙勸酒小語更闌後
問別後簡憐何日又人去也書來否書到也人來否

菩薩蠻

自題小影

銀河隔得紅樓住生將留得紅顏駐仰首問常娥年年秋柰
何　銷千十二曲弱水三千隔自其思量思量人斷腸

蝶戀花

花宮小院得斷縑於壁月鬟鳳鬟鬟未損上書
愛月夜眠遲某月日瑤環寫字跡妍媚可念爰作
詞以紀之

青豆房中花似霧闘遍春風零落蝸涎蛀不是深閨留絹素
調鉛育把芳名注　相逢亦有前緣否花不知名也合殷勤
護韻尾金鑪香一炷夜深衍夢樓深處

沁園春

唾

金屋阿嬌霧沫九天明珠飛風記趙梅如豆華池先噍石華
成紺濺袖偶工提臉輕偎香痕偏著欲拭還愁惱個儂潮惟
遂又何須銀液始鎮心悰　私書寫就恩恩愛猶帶脂香著
意封正瑣窗吹徹印留一樓玉搭餘潤飲過三鍾巧運文窗
戲塗粉蝶易穢櫻桃小注紅鬟簾下惹檀郎驚認笑是殘絨

金縷曲

鴛鴦湖秋感

曉起西風冷挂輕帆孩兒橋下謝娘門徑落日鴛鴦湖上過
衰柳條條牽恨問何不當初折盡岸草汀蒲都不見但蘆花
翡翠風凄緊橫一葉釣魚艇　春人只把春愁省誰管他荒
荒落照疏疏雁影去是春初來秋九雨少啼痕重印只湖水
清流如鏡鏡裏樹樓金翠換況樓中桂葉明蟬鬢除酒醒說
人間

清平樂

小桃如綺命短東風裏薄薄輕寒人半臂且把簾兒垂地
春人如許年華春閒幾幅窗紗又是一番寒食不知多少飛
花

賀花聲

十二玉闌干六曲屏山留春不住送春還昨夜梨花今夜雨
多分闌珊　春夢太無端到好先殘袷衣初換又添綿只是
別來珍重意不爲春寒

玉樓春

看簾紋波搖又月華花影移上簾旌正是鈿箏絲雨曉來新
晴誰喚我采蓮鴛是斷窗春風流門柰繡被香溫羅幃寒峭
推道嬾春酲　當時在芙蓉城有分年年小小低語卿卿無柰
朝雲如夢落花無聲容易別離爲情只淚痕依然分明問碧
海青天銀河有誰吹玉笙

高陽臺 過流虹橋感舊示禮卿

兩岸排桃一灣流水斷橋猶說流虹舊事無端溁人舊恨重重多情只合相思死更何須眉語曾通太匆匆孱燕飛花淚溼啼紅　高樓當日知何處想房櫳宛轉窗戶玲瓏天遠瑤姬彩雲去也無蹤人間我亦傷心史但流鶯只哭春風小橋東新月天邊依舊如弓

卜算子 題王朗亭半舫齋

蕩漾短篷兒遊竹疏簾子絕似春江桃葉舟細雨濛濛裏　安把木蘭橈便好浮家去少箇低低小舫樓少箇人雙倚

柳梢青

被冷香溫自攜銀燭掩上重門隔院啼鴉上簾斜月又是黃昏　羅襟淚漬猶存有一半香痕酒痕心字叢殘酒人孱孱道得銷魂

祝英臺近 和龍劍庵韻

小屏山雙蠶燭寂寞薄時事過盡春光只柴未曾寄試看樓外垂楊飛花飛絮憔悴甚楊猶如此　畫相對惟有六扇樓窗曾向那人倚燈鎖重樓人更可知矣料應一點寒鐙一鉤斜月今夜裏照伊無睡

玉樓春

重重簾幙誰家院東去伯勞西去燕卻教相別一相逢只許相思不相見　青絲絡馬香羅薦別後音書和夢斷黃昏怪底不勝寒零落梨花如雪片

金縷曲 題史赤霞翡翠巢詞倡用集中論宋詞韻

戲馬尋邊柳送征人滿城風雨歸來重九除卻新詞無長物贏得千金百帚問辛柳一錢直不倘有術雞真同調也十年空費屠龍手長只是征鞍驟　問誰九畹搴三秀度新腔偷聲入破嚴分細剖天與豔情無數福那得留脂咏袖但作我秋娘如豆光何刖幾君右券判知逝一笑休問山歌一闋一杯酒

清平樂 秦淮感舊

游豔水榭天與初涼夜吹得風鬟人去也酒面蕭疏簾下去來苦恨匆匆相思那得相逢變遊舊時楊柳秦淮一夜秋風

如夢令

衣上穠霜漸漸門外輕寒側側和淚出門時又是月高時節小立小立聽得一聲將息

蝶戀花 鹿城半翼園有女郎以脂書壁作一絕云月底纖纖扶婢來梨花如雪點蒼苔紅羅半苦愁緣盡誰把同功寄卿開後書一曉字意欲題名而未及者作詞其後亦無使其無傳耳

青粉牆頭苔沒砌誰裂金釵畫破春痕細羅襪纖纖來月底有心人識相思字　天遠彩雲飛去矣卿自何來有個芳名未料得欲題還又止當時道恁懨懨地

鳴火令 題許校書清露瑤臺圖

鶴背吹笙下橋頭步蹑通雲髮霧鬢太玲瓏只恐五銖衣薄曉起不禁風　好夢雖難覓重遊未易逢鬱金堂北畫樓東記得樓頭一樹碧梧桐記得碧梧桐外兩度月如弓

鵲橋仙

杏花風裏梧桐鄉外七尺燕梢齊擲玉人春病幾多時直似此雙偏瑩妥　買水輕帆寶釵暗擲知是曉來梳裹有緣也算比肩人只隔箇船兒同坐

清平樂

河橋楊柳待我同驪久三疊歌聲將進酒忘了明朝分手碧窗六幅輕紗東風一樹梨花只有去年春到去年人到天涯

鎖窗寒 用片玉詞韻

蛛網黏花蝸涎綴楯那人窗戶輕紗六幅閉了一春風雨記當時欲行未行夜闌呢呢聞私語又誰如此良殘衫茸帽重來羇旅　薄與盤船處正楊柳腰身女兒十五三眠三起送霏燕侍鶯侶問別來如許長條飄零似我還記不傍東偏一樹梨雲見舊時尊俎

清平樂 秦淮後感舊

燕兒學語人在西湖住鼓小擷前芳草路日日輕寒輕雨

秦淮望斷香車誰知又到天涯總是東風無定如何只怨飛花

夢芙蓉 題延蟾臣姬人小照

秋江江上樹向芳塘移種最深深處見並蒂連枝雙影照秋水石家渾漫與仙城元有人主六曲闌干是廊廡香徑非是浣紗路　誰滴湘江清露殺粉調鉛寫出名花譜紅橋流水初過夜來兩疊屏深幾許想應簾幙無數珍珠輕綃有小髻秀靨當面看題句

清平樂 紅袖添香夜讀書圖

丁丁漏滴紅燭添香默心字漸熱殘燈擁催得冬郎詩就人圓夜夜迢迢翻書卷須知只有一枝紅燭休教負了春宵

暗香 水仙花

娟娟楚楚正春人小極芳心初吐柴几紙窗不受人間好風露除是梅兄礬弟還配得花人漢女又那得如此清寒明朝又如許　庭宇最深處有十二疊屏曲曲低讀得時記取到此花開送人去花信今年太晚風又雨輕寒重作過了落鐙節候有人怨不

蘅夢詞卷一終

蘅夢詞卷二

吳江郭麐祥伯箸
仁和許增邁孫刊

清平樂　題金陵女子柳花詞卷

紅絲小研小試齊紈扇第一休嫌才地輭人與柳枝同倦謝家最擅才華如何只詠楊花怪底兒家夫壻年年漂泊天涯

浣溪沙　馬湘蘭竹便面

瀟灑傾欹落扇頭紅蘭葉葉竹脩脩紅妝季布盛風流　今日誰憐王伯穀後來尚有顧眉樓爲伊惆悵寫銀鉤

南樓令　盧竹圃小影

秋鬢也蕭蕭秋庭夜寂寥異鄉秋景最無憀詎望可憐人獨自又出可憐宵　何處作生朝揚州紅板橋有當年公子風標惜少吹簫人並坐剗我見又魂銷

蝶戀花　高竹籟小影

黃昏不下蕆粧鎖簾幙中間沈水微微火銀蒜傍人人傍我迢迢良夜銷磨過　聽我狂言君許否有個人兒切莫推辭坐明月漸西花漸妥鐙殘香炧如何可

菩薩蠻

窗外秋蟲飛不去向前秋色留將住庭院是誰家滿庭洗手花　露光圓作雨糁是秋深處可惜玉釵開投人斜戴來

滿江紅　晚泊秦郵戲擬簫鼓府下側乙顚風當以平韻滿江紅爲寄如白石生故事遲明解纜旗腳已轉敬酬一闋

十度發邗何未展叢祠瓣香剛又是水楊柳下輕船繫將盡日靈風人不見開門白水水無郎是誰家燈火送迎神歌九章　東方動鷄曙光簫節起理檣帆悵兒相風烏轉將飛未翔去羽順風來順水聽明元是舊心腸想冷然一路佩珊珊明月璫

清平樂

春陰如霧又著重簾護夢到當時郎別處隱隱數聲柔櫓

起來偷院斜陽倚闌一倍倀倀走撲一雙蝴蝶知他直甚心腸

點絳唇　月函女史爲作草蟲扇頭

殺粉調鉛病中寫出秋來意一絲風裏紅蓼花扶起　草草花花添個蟲蟲媚天如水露華珠綴又遲當風秋

滿江紅　呈庭客用湘湄風雨對牀圖韻

寄白鐙紅當酒半忽然而起不痛飲有如此酒有如此水留客酒難頻夜滿分湖水送離人幾算人生不合作同心同鄉里　浮蹤萍釘花萼朋與舊兒和弟便沈沈存酹不能已已病起何存兒女態醉來稍有英雄氣得故人滿眼淚盈尊吾狂矣

菩薩蠻

輕陰淡淡昏如霧入春便有廉纖雨遮莫試鐙前雪花飛一天　疏梅三四點眞是春猶淺走近小闌干問他寒不寒

買陂塘　題黃小松秋影庵圖用江玉屏韻

問詞人馬滕遺跡可餘花木深秀小紅嫁後青春老腸有瀟疏秋柳宮一時讓黃九風流閒拈蜂房歸田若後怕老去悲秋垂來照影水面似人瘦　武林路約賃梁鴻杵臼野航三兩能受他時定遂移家願只遣白雲封守都似舊只鷗鷺黃邊添得香茅否來居各有當築古編成秋聲賦就斗酒也須有

卜算子　寒食出遊

一隻小瓜皮雨岸垂楊樹指點停船苑轉橋曲曲彎彎處　定不留春住那不愁春去過了今年三月三又幾點清明雨

醜奴兒令　月華渚

五三六點微微雨開了梨花謝了梅花幾折叢叢一面紗　玉堦獨立思閒事花在鄰家吹落儂家今日東風較大些

詠丁香花

碎蕾皴結蜂含雞舌蘇爽枝綴如簇百結芳心憑向春風成亂算江南花信更誰似此香生色後因怨共芭蕉卷處一齊斜處　可惜雨香零落少月影半窗照伊清庭丁字簾前

有個丁娘淒斷想春衫襯上重重怕寬了舊時腰釋簾卷又惺忪碎影小庭簷滴

行香子　蒔遊袁江同人爲設伊蒲供於青龍菴芬主爲其女孫名霞者乞字於余呼令出見雲花一見妙香四聞迎度其肯舍利始弗未足方斯相好也爰舉明如爲贈并貽以詞

肯豆房邊紅豆庭前仙人子生小嬋娟問伊名字合在瑤天是花非花霧非霧亦非煙　綺樣芳年佩結飛仙儼頭青雲葉披肩似問我佛爲說因緣要十年心雙鴉髻五湖船

菩薩蠻

水田百稱雲如葉薄羅衫出重重疊生小不知愁恨波先自秋　雨過雲不定小語防人聽燒了夜香麼昨宵涼露多

醉太平　惲月仙夫人桃花扇面

深紅一林淺紅一簪枝枝淺淺深深是春風小心　寒煙細斟清溪獨吟惡他如是春陰有前時路尋

十二時　湘湄爲周梭青畫桐屋夜寒圖而同賦一詞

秋宵鐙火秋蛩魂夢秋蟬庭院旁人那知得說秋風團扇流水小橋清且淺比銀河算來還遠思量一年事只張星會見　湘蘋校

又　同湘湄夜坐

疏宵四面秋聲一陣愁人兩個天涯已腸斷說離情無那桐葉初飛蕉葉大說淒涼也無人和今宵倘相對怕來宵鐙火

菩薩蠻　湘湄索詠繡帕爲賦

鬢黃淺色揉脂膩唾尖絨舌愁濺味破儂作游絲輕花卻折枝　當年春雨何如淚結向處但解說歸來杏花看自開

水龍吟　詠霞用張蛻巖賦倚雲閣韻

生來不學行雲依稀似散依然聚分明背見赤城初起又還飛去野鶴孤時澄江靜處天寒日暮望高城不見丹樓漸隱又何況彩鸞駐　說與仙人子道要留他是風相護不如天

上杏腮顏色曾經幾度秀便思餐散還成絲非花非霧怕朝
來一縷出門猶覓作雕籤雨

齊天樂

荻莊秋荷

翠奩一境平如拭數枝點綴秋意衣襯輕紅佩翻重碧又是
一番梳洗涼蟬初起怕熠見放盤玉盞清淚風急雲鬟露華
漸重瀉鉛水　闌紅舊事誰省有斜陽一角雲葉雙穿螢火
光寒蜻蜓與斷備老鴛鴦身世煙波無際且東醉賴傾曲闌
喚倚待詞開漾柔脈脈宿醉

河傳

春早將曉夢魂驚落月殿物早罷鞍窗隙光愁欲明輕輕枕
畫叙一聲　一段綠雲扶未起香不已轉側隨郎背莫投懷
且兜鞍慵來斷紅紅上顋

南樓令

題春人繡鞶圖

春夢殺潮渡春風襯臂紗綾拜愁凝好雙飛調了金釵作不
省問開否碧桃花　鏡檻香般斜新妝略似他只倚眉人在
天涯向著湘羅彩一件簾又卷太參差

菩薩蠻

一燈紅點偎屜地諸郎蠟鳳巾室戲獨自下堦來玉梅開未
開　誰移紅燭照聽見人雙笑直得小廻身影兒如一人

又

新桐院落悄悄地斷無人到陰天氣手切綠沈瓜一重方空
紗　鵲花開一半紅影搖人面只解逗鬧行臨籬開笑聲

借分釵

有見

雙枝纔分流響一江春水如天上最風流最嬌柔貪看鴛鴦
忘了回頭裊裊　花偶悵人樣樣个儂未必全無意說前遊
莫問愁山外青山樓外高樓休休

菩薩蠻

金爐露鏤金船滑一重門外銀河闊猶恐未魂銷夜深聞剪
刀　朔來推未就見了伴何首回首莫嫣然鏡中雙髻圓

又

夜深一口紅香賦暗尖甜舌殘絨細不肯綉鴛鴦枝枝秋海
棠　尖絲裝釦複御繍鴛鴦宿荷葉小於錢要郎知可憐

又

清霜微白黃花瓦全家上冢趁秋社特地教人知紗窗鏡上
時　問娘智取娘略識人間事送與惡羅裳一雙金鳳凰

又

五湖船小才如葉個側並坐翻欹側愁不又愁風袖邊香噂
紅　如何還倚醉隨著儂宿睡宿面耳由他阿娘顏色和

又

蝶晴天氣春陽動鸎喉微灑東珠滴嫋損小肩痕癸揚未入
唇　刀圭分一粟莫點尖端可只說是梅花肆伊管些他

又

猧兒擲得人人起杭雨一片朝雲墜慢臉笑投懷夜來難出
來　迷藏何處捉人語闌干角莫道沒人知被痕紅半池

又

杜鵑四歲來人世飛瓊不肯留名字略說與排行雪花香謝
香　近來海水淺尚有樓三面煙雨莫登樓樓頭無限愁

生查子

金雁舊橋南碧玉人家小種得碧桃花昨夜先開了　不恨
不知愁只恨無人曉念得阿郎詩句句能顛倒

南鄉子

折枝蕙草

庭院轉光風不省簾前開幾叢只向謝娘頭上見一朝攏鬢
玉釵顏色淺

梅花引

虎山尋夢圖爲陳竹士作

幽如螺水如羅曾共鴛鴦照影過步凌波步凌波只問梅花
別來相見麼　此中或有魂來去花花不辨梨雲路落花多
落花多一路荒山月明奈奈何

洞仙歌

有紀

雕燈弄影照雕帘如水羅襦雙鈎兒纖麗傍中門低處乍見
覓覓暗偷猶又轉曲屏風底　星橋元不隔一寸銀河眼底
千金籌深意便算比肩人香過春衣揮未省眾中迴避也忒
伶俐恐阿娘情想全不防个儂年紀

菩薩蠻

雲堦月地春寒淺迴廊曲折穿行遍微雨乍晴時小桃三兩
枝　東風吹不定小颺雲鬟影掩斂越羅裳禁他特地香

又

始春女伴嫁春早乍晴時候遊人少喜未折輕歸晚風一陣
寒　玉梅花下立點得春衣白小妹笑人癡滿身蝴蝶兒

清平樂

小山疊石徑窄衣香拔穿過長廊無氣力坐定雲鬟微側
重來不走長廊花間難捉迷藏特地一雙蝴蝶等閒飛上羅
裳

河傳

香徑人影恐來前桃葉桃根並肩秋波欲流低鬢偏仙仙一
雙人可憐　審地鴉黃褪色淺尋不見小立花枝靠晚來風
忒匆匆行蹤落花埋一重

百字令

幢幢燈影是曾經照過茂香元夜火樹銀花剛一霎已是晴
風飄紙剪紙心情鬧蛾身世過了今生也人間天上柳梢簾
月初挂　難忘中酒時光燒燈院落有个人如畫衣上峭寒
簾外雪小坐早梅花下碧海星沈紅心草宿說甚淒涼話春
衫依舊淚痕重疊盈把

點絳唇

酒綠燈紅庫中有个飛瓊許並將手話幾陣梨花雨　長定
相逢遲解相思否臨當去橫波一注也值三年住

齊天樂

金銀花

亂紅都逐流波卷庭院翠陰成幄鹿眼籬方鷺絲藤細低冒
曉涼池閣薔薇花落做夏首心情春餘題目裊裊柔條又牽
香夢到簾角　朝來風露猶重有人初睡起羅袖寒薄葉底
心知花頭眼見小摘冷香疏萼熱嫌魚玉又滿把熏成露珠
如粟醒點雲龍竹爐湯正熟

賣花聲

題畫扇

小鳳飄釵梁皓腕先攘是誰驚起曉來妝問取木芙蓉上露
何日成霜　舊夢莫思量滿鏡眉長水精簾下有微涼咲作
春人渾不似莫是秋娘

乳燕飛

和湘湄作寄伯生

誰賦銷魂句問天涯吹花嘶落倚風倦雨我是江南賀梅子
莫問閒愁幾許空記得別離情緒人自漂零天不管但晉谷
薄寰情緒繫肯爲我寄愁去　征車同出春明路有當時風

懷酒脣未語別苦細馬馱來人二八醉裏愁眉低語笑刲取
予金膾汝一別故人難見面況鴛鴦燕燕知何處只此意向
誰訴

洞仙歌

為吳珊珊夫人題扇

繡襦甲帳有當年珍偶踏虎重來事依舊向櫻桃湖上寫韻
軒開平視慣也為榕神低首　人間與天上何限佳人倚竹
蕭蕭倚寒袖蝠慧此應無螢火詩成定小試霻羅纖手問何
不當初寶釵幫想霧鬢風鬟見時還又（夫人詠螢云月黑移來星一點風高扶上）
閣三漏

高陽臺

鈴索刲花遊絲罥絮送春淚滿輕綃不見春歸流波一夜迢
迢明珠十斛何人手向章臺折取柔條可憐宵蠟照紅飛明
鏡紅潮　傳來語最魂銷自說天桃命短怕落花朝更轉春
鶯知他何處樓高三生杜牧闢何事為曾經掌拓纖腰好無
聊四月時光雨又瀟瀟

賣花聲

秋水淡盈盈秋雨初晴月華洗出太分明照見舊時人立處
曲曲圍屏　風露浩無聲衣薄涼生與誰人說此時情簾幙
幾重商幾扇說也零星

菩薩蠻

北固題壁

青天欲放江流去青山欲截江流住儂也替江愁山山不斷
頭　片帆如鳥落江住儂船泊舉覓笑山孤能留儂住無

唐多令

題畫仕女

深院玉梅天春風錦瑟年似驚鴻留影翩然手擘脂箋幾一
幅怕遺墨濺如煙　一枕小遊仙三生小北眉有揚州舊夢
誰圓鬧是夢中曾見慶笑已是十年前

疎影

題素娟繡斗蓬扇

春愁滿紙看微雲遮月夜寒如水記得前宵葉葉輕衫同在
曲闌干匠素娥要門嬋娟影笑一樹海棠濃睡得知他畫作
飛鸞直恁冷清清地　料想開宵弄筆怕粉紅駭綠無此幽
致朱鳥窗前殺粉調鉛自滴方諸清淚懷中一壁三生夢又
碧海青天無際能禁他幾福團圞老卻畫中人矣

漁父詞

有紀

四角紅羅窣地垂銀鉤不動篆煙微燈澹澹月絲絲笑問郎
來是幾時

好事近

題何夢華西湖買春卷

何處好尋春春在段家橋側試看門前流水有桃花顏色
鏡中照出西湖山眉黛一時碧笑指舉牙相趁黨鴛鴦鷺鶿

百字令

書戴竹友綠花詞後

雁飛汾水只人間李嶠是真才子解作江南腸斷句一卷烏
絲闌紙野草花開池蓮粉墜宛轉能含思（集中野花自從君遊二詞尤工）君
貰酒旗亭應有人記　最難俊侶如雲風懷如月更華年如
初同學少年皆匿笑吞水干卿何事爲指聲微幺弦調苦作
者今無幾他時按曲花間更喚延已（調寄生　玉如）

女冠子

贈雙脩庵女尼韻香一號清微

清宵更永微月度雲無影蹈蒼苔試問三生事誰脩雙笑來
房深香似霧入瀹韻如梅記取闌干外玉臂開

蘅夢詞卷二終

懺餘綺語

郭麐著

懺餘綺語卷一

吳江郭麐祥伯著
仁和許增邁孫刊

月華清

古銅一器如環背隱然有夔文雲雷中不識以漢
書外戚傳班固何晏賦定爲金釭屬賦此詞
恨尖合痕斷飛釭繡漢宮遺事誰省幸舍椒華猶賸綷金如
餅看團團環轉無端見迤迤燕飛留影試問是蒼苔蝕錢此
番二等　想得溫柔鄉近映月滿方諸日朗同鏡流落千年
但有土花苔暈笑從來鷊水痕侵應不比銅山淚滲此恨只
淒然迴憶青綾還記

疏影

黃葉邨圖
已秋來老正西風幾樹蕭出斜照如此江南著箇扁舟看來
煙水都好漲痕初落離根露添屋角數峯詩峭想前邨定有
人尋樹下小門開了　自笑吾家同在半邨半郭裏歸計難
料輸與鄰翁三腳驢邊滿地霜華新掃馬騰西去秋應冷只
近日竹林遊少謂小松　怕蕭蕭樾樾淒淒點點暮鴉寒早

柳梢青

惜花圖爲默齋作
斷送春光花開花落老卻潘郎白白朱朱紛紛點點惜惜
偎偎　而今生怕長廊是埋玉瀼瀼土香燕子歸時畫簾垂處
一段斜陽

一枝花

默齋將有閩海之行以丁巳歲方君蘭坻所作西
湖餞別行樽屬題歎逝傷離輒成此解
濕翠濺如昨過了新來涼雨野航三兩客香詞賦且殺驪歌
小者尊前何圖畫裏留取老去方干經營慘澹心苦　往事
休重訴又早送君南浦天涯端可惜酒人去矣未岡山如髯
閣榕樹橫海樓船渡開手掣長鯨更憶釣魚師不

柳色黃

六扇窗紗斜掩微暮朝雨初過香籮潤過紅綃芙蓉畫衣文
稀貝宮丞那信一霎春醒蓮山瀉滑眉痕安若是不相憐
肯伴伴偷臥　眞箇入愁明月幾何青天半宵輕墮花影參
差可恨烏龍閘鎖自來小膽況經此度怔忪勝常道能回身
可道是不相憐又還遠同坐

柳梢青

題斜倚熏籠坐到明仕女
被玉誰溫熏籠倚徧難熨啼痕蠟鳳猶明檐鵲未起還算黃
昏　有人曾隔中門只許見朝來面勻簾押垂時剪刀放了
各自銷魂

齊天樂

查梅史琴腹軒賦
吳蠶愛作同功繭冰絲打來千縷軫玉分明徽金鑄穎久矣
心心心許三星在戶伴謝女栖霞最深處百福香絞騷鱗
魚婢笑君故　長卿可惜遊倦鶴裝典了誰買詞賦銅琴
人長茂陵草綠暗老鳴時芳侶何時酒取消影春風天寒
日暮一曲思歸悄悄夜語

買陂塘

查南塘補屋圖
笑年年塗泥東版爲公眞似梁燕尋常不待秋風破已是三
重茅卷空谷晚儲帶荔披蘿楚客工幽怨阿儂阿段等刈稻
歸來水荷修了兩畝手初鋤　書生志願屋得中千萬應擔
先自難免要琴不怪牀牀漏幾恰屋梁仰面君不見有磯硯
場邊苦草新如翦紙糊窗暖坐曝背鄰翁驅雞稚子旭日照
檐溜

南鄉子

夜永細聞香坐近金鑪鵲尾芳好是悶人眠得未空牀白月
微微印一方　端的沒商量臨去殷勤一盼耶聽得中門雙
扇鬥合環彼此生生暗斷腸

又
嬌極卻愁他未縮類雲雨暫時便問昨宵應酒渴旋芽玉捥
擣來昔舌茶　何計報伊家說著先教粉淚斜只願年年相
對坐窗紗君似菱花妾似花

點絳脣

詠小
叢桂山邊那年早識愁滋味羅衣心字憐取橫陳未　一點
香夕雨點翠眉翠紅兒兒畫摘簪四條个人人你

鵲橋仙

詠五
折花春早雪花春好色色迷離都有兩年剛是月圓時想初
三初三時候　丁丁漏急娑娑燈絕欲暈減銷瘦手移家船
上首同對只少偎傭一日

南樓令

丁鳥鎖黃金交疏隱碧紗一重樓一段春心欲寄悶恐無者
處人定後月微陰　昔夢苦侵尋花枝瘦不禁傷聞下簾起
柄簷燭影幢幢絲上了想又是夢重衾

滿庭芳

題沈秋卿夢綠庵
過雨蒼苔流雲學水庭院又是深秋梧陰竹影淺處著蕉陰
幾番　憶恩花信換淒迷一曲闌干無人到香爐茗碗欹枕
睡初安　前賢思北郭騎臣老去易難悲歡夢江南萬綠見
也都難年少東陽何事到尋常腰帶鬧寬他時去同遊分我
吟就刻項軒

綠意

娜嬛仙館蕉花書卷
新涼雨足正午回曉夢天影都綠半拓吟窗忽見低垂重重
芳意如殘燕茶煙酒秋瘦痕舜牆角一枝寒玉笑美人別這
妖如小露紅情猶帶　想爲著曾入倦蕉花東几淨湘作開
獨史蘭焚飲點維圖成仙掌露珠凝渠詩人愛寫蕭寒境恨
未入雪中橫幅更待他凡質成時留配故閣修竹

采桑子

碧紗窗外風吹雨密密疏疏假有如無酒醉消時獨照初
酣來呼婢開商略被酒江湖息影孤蘆還作征夫作釣徒

探春慢

姚子玉郊居尋春詩意

烏楊衙煙魚鱗動，晴後遊肯待春晚，雨水才交雪花初舞，人在虎山橋畔吟到荒寒處，翻早有翠禽嬉偏笑他歌舫惡惡，只向山塘塘半　記共阿連徐聽載霜楓瘦瓢，三宿猶戀風帽，歡簷冰苔印屐，似爾少年清婉，回首昔年夢已雨鬢吳霜，趣點倘覓留題石櫬應有詩版

醉太平

春花白紅，春山翁澀，春彼才著春風，是春羅幾重　春晴意懶，春陰懊儂，待他春月溶溶，約春人載同

賣花聲

攸泉自畫芳草以寄望廬之思爲賦此調

一片好莓苔，綠了空階，歲穠淡鎖舊池臺，除卻斜陽和燕子，還有誰來　風約畫簾開，獨自徘徊，春痕如夢滿天涯，泥上鞋羅泉下玉，都被伊埋

高陽臺

醉雲樓爲康山主人江文叔賦

十里珠簾，二分明月，仙人原好樓居，別起閒房，上頭青鳥飛初，多情合爲瓊樓，醉早氤氳結就，流蘇掩銅鋪，萬綠陰中，好箇青廬　鴛鴦待闕先爲社，問何時西曲，獨六萌車，雜襯江淹，要伊小字親書，外人那識高唐賦，見行雲紅上交疏，笑狂奴，他日重來，平視容無

菩薩蠻

紅橋宴集代錢鏡作

楊花捲處春雲岸，紅橋微雨愁時候，初試裌羅衣，問人宜不宜　坐中皆俊侶，要書能吳語，千二百輕帆，何人沈下賢

釵頭鳳

鳳兒詞爲文叔作

丹山麗，丹山曲，桐花倒挂珍禽綠，調琴箏，吹簫引，初三下九，月明風定，宵宵宵　香車促，明珠斛，何人塑此懷中玉，文窗冷，文園病，一簾秋雨，滿階花影，認認認

一枝花

嚴九能姬人張秋月故外家宵衣也字以香修爲繪秋江載月圖寄題其卷

月色兼秋色，江上白蘋風急，張星剛一個，月邊出，[illegible]是君平，還認支機石，應見天孫說，傀儡梁清明河影裏迎接　相憶重相惜，[illegible]讓宅中，曾識問卿，緣屆事涙痕，還從此雙修，僅安穩雙棲，得心香灌，更莫沈水，博山爐看伊隨意綰結[illegible]

見夢痕了不知
心慣誰之句

鳳皇臺上憶吹簫

題九能畫扇齊秋怨詞用漱玉韻原詞重一休字今易之

石闕碑銜，金缸淚滿，彈棊局在心頭，把一襟幽恨，寫上銀鉤，已是今生憐替，便他生，未卜還休，如何夏星星記夢，瑟瑟驚秋　香修幾生到此，書雙列芳名，指印同留，屬春人秋士，好在紅樓，夜夜牀前明月，爲故鄉遲了雙眸，君多事，人方欲愁，卻又言愁

疏影

上元夜退庵招飲梅花下越日薺生自分湖來復會于此用白石韻記之

玲瓏碎玉，是舊時月色，招我同宿，隔歲相思，第一回負，休教便弄橫竹，微雲淡淡疏鐙小，只解照枝南枝北，儘夜深閒與徘徊，不管倚樓人獨　佳約邀則肯踐，夜潮放一舸，來趁酒[illegible]，側帽吟寒也勝，象宋摺醉，雲屏金屋，江城試譜偷聲句，怕略犯邁蘇新曲，算不如留影文窗，看取畫羅十幅　平

採春慢

題沃芝亭桃花潭水圖

泥暖魚鱗，簟燕鴨腳，川原遠近紅偏，白舫猶聞，青山如笑，已有酒旗風颭，遙認前郵路，問潭水近來深淺，尋芳想未歸來，文窗一半斜掩　難忘人生知己，聽岸上蹋歌，密意先感，采石磯頭，沈香亭畔，何似水郵山店，商略從君住，算我亦宮袍游倦，新釀成時，高歌爛醉，誰管

覽裝中序第一

陳秋棠蕉林學書卷題詞

開未補爾雅，別院梧桐微雨灑，剛是園林首夏，正蘚影天低，蠟痕風飐，香姜古瓦，又麥光烏几舖乍，想吟費蛛絲拂徧，蝸涎篆文寫　窗下水天閒話，靡修竹數竿，低亞人閒，羅意可，怕看老去，王維前生舊譜，作闌作卷，金粟隨意，消定一百碑碟，比價還應笑，冷抱殘編，甚日殺青也

雙雙燕

燕來矜　春曉客中憶故園風物得以下四闋

幾番潑火，聽昨夜輕雷，隔簾光瞥，參差畫土，窠破屋苔如掌，那忍堆泥，猶掌正社，難乍開，郵厩少年，最惜芳華，淺醉烏衣淡老　比似春蘭[illegible]簾旖孤飛，頭兒鄉股，應香泥愁洗上

有片芽新長苕應園林盼賞已稍折當風窗網得知今歲櫻筵樓上人人無恙

附前調　曹言純種水

翠釵翦綠，數風味，關孫盼來，良久香泥墨，乍乍是去年昨候，潮綠紛紛，卻就又誰識評量玉，瘦除非比似尖尖，社日停針纖手　春酒治，殘儘有美刷龍鬚，新翁黃殘，郵斐山廚，安酣任斥，神忽道非，愁自櫻筵散後，歎巢鼎生涯，依舊空莚，堆尾尊絲，夢想故鄉谿口

清波引

楊花銀魚

柳吹成絮，渾未見綠萍擬觸，昨宵涼雨，彼心撫頭，張網定千絲，否一寸天然，如許是誰，憐錫芳名，算白小，應輸汝　回潮枉渚，記當日孤艇小住，不如歸去，鷺艖作漁父，救乳香同煑，蓬背炊煙，幾縷縈一帶垂楊最惜處

附前調　黃安濤霽青

聽鳴榔，偏依約在綠楊遠岸，料應春晚，連朝絮飄，喜得漁童報出網，銀絲凌亂，試來花港開觀，正喽喽白蘋滿　圍筋入饌，比鯽鮰風味不減，水郵江店，就船買，尤賤調羹，愛摻手一半，鹽細摻，憶殺三月吳淞舵樓炊飯

夏初臨

麥人　吳郡以麥蒸熟謂之麥人以佐酒

白袷衫裁，黃雲隴割，麥秋將雨還晴，立夏時光，消梅白筍朱櫻，登筵莫莳猶生，嘗曉寒玉手搓成，年年風景，鯽魚網出，雛雉耶鳴　兒童失喜紛鬧，顏頷知餅大合，用羅桴冬前，三白去年，會見瑣共顆顆勻圓，算除非瑟瑟盤盛，念何時江湖，得歸相就，魚羹麥飯　元大山詩歸就魚羹麥飯老江湖遂

附前調　曹言純

雉雉初馴，嗟鳩早熟，黃雲正捲春殘，零片勻搓，影撩纖手，聞千補妝，還坐闌賸長慵，他翠袖雕盤，妝眉樓上，秋風未來，先作微寒　春來春去，長定年時，麴車夜夢，愁市朝餐，鄉思更切，會言葉餳林端，試數歸程，怕飛蛾已上新秧，待重看雙雙，符支只恐都寬

附前調　黃安濤

堆雉風前，蛾飛雨後，登場休過三辛，病起吞殘，浮生又得嘗新，沒磨白雪紛紛，看盤中粒粒珠傾，厨娘捧出，塑塵嫌了，伴取孤斟　書生結習，辨種應難持，竿空護，說餅還能

青衫淚倒尊前賦手誰尋此日樓鏈合相招枕麴劉伶料
吾徒黃羅帕封無分承恩（當夢熟時試問翠歸百官 爲君有意賦成寄持今大內）

惜紅衣

紫荷花草

菜甲黃抽麥畦翠剗半塍初穉紫顙紅天平鋪地衣厚芳名
最好算合稱踏青鞵瘦知否陌上泥香乍清明時候　風前
雨後一段衣香何人此攜酒吞痕到爰想定坐來久記取往
時沈醉守到夕陽紅擁看牧童歸晚了角一雙將又

雪獅兒

粃符清明以粉餌作狗點畫五夏食之云可祛夏
疫呼爲清明狗月壺屬余咏之

搓酥滴粉訛把烏龍青黃偷塑寒食無煙搖尾知渠何處絲
絲縛住應不吠桃花月午怕待到石泉榆火論功烹汝　長
夏困人長若想饅攸閣病久爲伊祇取上家歸來黃胖泥孩同
貯嬉遊伴侶小膽怯柳郊花塢青春暮試問寄書能否

揚州慢

寄康山諸友

水木清華亭臺窈窕此中況者吟朋有雜花如錦有酒又如
澠正吹雪騎魚上後樂闕紅處翠袖同憑酈嬉春新句醉中
寫上吳綾　江湖載酒料狀元此樂何曾也十面琵琶百番
腰鼓換了清脣說與史半東方（子雲 張子 顛 芝山）想登臨
憐我還能夢飛帆來也隔江山色稜稜

琵琶仙

寄懷文叔

淺醉微吟何留處正是春光尾窗外時有春風來吹一池
水況夜侶風情未減看賓主才華齊綺側帽聽鶯回波賦蓮
總在花底　江郎賦輕別念念對紅藥沈吟一年矣書記縱
然無恙只離情難寄還試問雲窗霧閣定有人蕭擁雙髻翠
念宿雨晴時海棠開未

柳梢青

河東君小像

施粉施朱幅巾闊裏那合稱儒（柳本 儒士）白足逃禪黃縆入道
老卻尙書　百年彈指須臾更省識春風畫圖紅豆花殘紅
羊劫小恨滿蘼蕪

摸魚子

社叛門先生少壯三好圖蒸溪大太史宗太史

是何人持秤踞坐剩書怜翁蠹裏含人才地鳩雁年大有大
朝風味聯快意看當日翟公一爭題字蕭郎差擬伯百尺
梧桐而今愁換綺屋白楊矣　平生好何止區區三事可憐
少壯能幾酒闌歌罷蛾眉散老共蠹魚生死秦學士想山排
筱雲此曲人能記二分月底且屏當甄尉安排錯約容我坐
中醉

西子妝

題龔生西湖訪秋詩冊

鼎色浮青焦雲鑿碧過了幾番涼雨柳痕煙態已疏疏記年
年看秋來處長隄延佇有多少鷺倚鷗偎謾吳儂買蚱給一
簪任風吹去　君休誤此段清遊天合教領取看腰支緣馬
遲香是當時少年情緒病懷漫與伴低唱淺斟應許屬尊前
休賦悲秋秀句

水調歌頭

望湖樓

其上天如水其下水如天天容水色滾淨樓開鏡中懸畫而
玲瓏窗戶要著疏疏簾子湖影漾于煙白雨忽吹散涼到白
鷗邊　南來泉鷲秋菊問坡仙問君何事一去七百有餘年
又問瓊樓玉宇能否羽衣吹送乘醉賦長篇一笑我狂矣且
放艇宜船

清平樂

酒醒人起竹影篩窗紙薄薄涼衾涼似水第一天涯滋味
柔魂不隔箴誡殘妝兒也分明欲續枕前殘夢奈他一陣鴉
聲

浪淘沙

西陵晚歸

積雨淨谿沙魚尾明霞缺瓜小小趁風撐幾箇畫船歸去也
聞殺蘋花　煙霧半橫斜樹杪周遮酒旗樓角是誰家一面
駝鈎都不下人影涼些

國香慢

爲吳子修題顧橫波畫蘭扇面同賦分眉生
二字爲韻

假畫修眉看不多幾筆葉葉離披秦淮煙輕粉露自寫幽姿
想見眼波橫處便紅妝季布輸伊多情只紈扇苦苦流連露
蕊風枝　傾城推一顧記當年雅謔仙也須迷同心句好白

家盟柳同時底事欲傾落墨怕夕陽紅染臙脂遺跡足惆悵
老去香蕊不與題詞

賣花聲

低髻約釵梁病不成妝暖痕已拭尙成行指點書檯文杏好
歸燕凄涼　漸遠漸蒼茫鐙火漁榔君來想透薄羅裳只得
一鉤微月影多少思量

霜華腴

續樂府補題五首

柏子

非林黯澹映晚江離離一樹初圓紅脫楓衣白欺梅蕊十分
稚了霜天可憐翠鈿記當時樹下門前問何人曲唱西洲荻
花蘆葉共寒　隨意水邨山郭生漁娃打取雀啄爭喧嬈
色推遷緋陽猶耀耀搖積雪留殘綺羅畫翦化光明一篝銅
槃只愁伊易近風簾淚痕誰來乾

秋聲

詠竹葉

荒徑尋秋有一莖叢生自弄寒碧个字低分鈿花涼戰寸寸
嫩涼如滴一枝一葉仿池邊帖冷瓏石更記得池外亂飛無
數小黃蝶　除是雨過淨掃行雲暮天暮然如此顏色矣長
條幸斗翠逃朝來先怕日痕炙那似此君陳野將試覓籬附
正好藥鋤收時難縮采露華偷淫

瑣窗寒

蟋蟀

絡緯聲殘涼秋已到豆棚瓜架聲聲慢訴似訴夜來寒乍拄
筠籠晚風一縷水天兒女同閒話算未應輸與金盆螺蜂怯
雨清夜　窗罅見低亞簇幾葉瓜藤露亭水榭胡盧樣小若
箇探懷堪訝笑趨騶自解呼名物微不用添齋稚便蛇醫分
與丹砂總露蟬同啞（京師人以胡盧貯之製極精好藏懷中飲以丹砂可養至十月）

傾杯樂

沙裏狗

沙岸潮回水嘴漁聚爬風幾日催發看伊頭稚何處斷港聽
爬沙怒別酒人能說未應誤讀恐他彭越殘栖試呷春酒暖
雙眼一時波話　高陽舊游星散阿誰戀寄須繆吳精雁定
笑指尊前膳蟂蟹學也無腸愁絕報憶松江鱸鱠雛雀一樣
瓶泥斫

國香慢

煙草花
小朵娟娟簇微黃簡白點綴畦邊呼龍種來瑤草疑是藍田
昔日遊蠶稚蛙蛾曾見如此芳妍無人解類采茸枝芋陂一
抹秋煙　相思名字在算移根海島已幾多年花花縱好葉
葉更動人憐無分湘筠玉指倚熏鑪暖吹寒風前自開落
陌上時時誤認花鈿

高陽臺
寒竹同陸郡生作
石罅苔黏池心冰膠此君倚倚高寒一片瀟湘凍雲留護琅
玕三更急霰才微響已枝枝壓近紅闌小櫳鐙花戶袖筠衫
坐聽殘　同思上番移栽後進春宵幾度風粉初乾燒筍年
光念念又近椒槃蔗簾紙閣朝曦暖透檐前雀啅爭喧蘋冰
紈玉茗黃梅畫與君看

探春
次韻曹種水見贈即題其擬古諸集
飛雪羣山翦江十幅天涯寒羽先倦為貫纖輕二分月冷笑
殺文章錦片除是同心侶解說與多愁多感彈來促壯危弦
是誰呼起箏雁　予建華年晚晚算甲子雌雄負介愁作烏
鵲低蓬蠟紅刻燭短棹何時同返閒擬江淹觀更試看柔豪
頻染到及春前寒梅無數開亂

附原詞　曹言純
塵外誅茆病餘求友文圍初賦遊倦古道羊車曉裝駝褐
擡巷霜華雪片方是殘年了念忍得空江離感觸驚搖曳
沙頭幾聲南去飛雁　卻笑相逢未晚有折腳鐺邊叉手
吟伴冰柱銜愁月橋乘興其似山陰輕返何逐風流筆待
準擬官梅香染信入鐙花罪罪春意凌亂

清平樂
繡鳳仕女
低鬟斜倚淺材與線安喚作針神應也可一口紅茸濺唾
黎樓煙月微花當年有箇蕭郎到底神仙堪羨等閒不繡鴛
鸞

洞仙歌
背種水水南鄉舍圖
翁雲發翠佳人家三兩時見當門曬漁網聽漁歌唱罷有讀
書聲臨水處面面軒窗齊敞　儘家雞塘屋水竹之間占取
蒲空一分廣支港曲通船乘興能來借艇打槳青雙槳奈一

笑相逢各天涯總識與閒鷗作煙波長

祝英臺近
趙孫華海惜花春起早卷子
繡簾垂瑞戶悄幽夢為誰驚不聶頭巾幾偏刪剔趁他人
伽猶眠海棠未醒儘消受月殘風曉　問啼鳥昨夜風雨何
曾已有落紅了莫是紅閒偷折數枝好試看香徑蒼苔露華
濃處怕先印鞋羅痕小

菩薩蠻
題丹山畫蔬果十五種
東風欲破苔痕綠輕衛一夜驚春玉時節近櫻廚何人倒老
天　新韶淺玉缺小點鹽白又是焙茶天山家處處煙筍
又
疏畦瓷圃流泉注一擔斜日鄰翁擺頓頓食花猶邀須略配
栗　五湖煙水好可惜英雄老回首換年華春風雪白花韭割
又
當筵脫手金丸小蜂黃易著麻姑爪斜日洞庭帆也應憐橘
官　重來門巷改一樹垂垂在記得雪成團枝頭黃錯寒枇杷
又
清霜初點黃花瓦兔案圍瑤檀雲點香迷半來微量沙淺護
伊　形容殊魁壘術笑豐肌膩小叢栽根株誰傳種樹書香都
又
一繩界破秋痕碧荒荒野蕩波流漫坐箇小漁娃船身如軟
瓜　水天閒話處隱語相誇要見玉玲瓏紅衣褪一重菱
又
粉痕不掩梨雲凍金盤素手投來重薄汗拭輕容有人雙頰
紅　甜香午枕透卯酒初醒後酒醒夢揚州揚州舊酒樓木瓜
又
蝸牛廬外通畦紫擔頭壓處喧朝市一笑謝廚娘飽嘗風露
香　當時花滿地色與輕衫似轉眼又秋光悠揚小蝶黃茄
又
平生不負然犀火圍收山棗同珍果隔岸有高荷秋來涼雨
多　眠峨殊遠在那不被塘買生計更蔬蕪今年飯豆無芋
又
紅衣落盡星星見刺菱闌決看都脫最好晚涼天貴時搖近
船　西湖秋老處唱徹雙鬟女莫道苦心多空房憶奈何蓮房
又
森森簡頂愁輕顧背支起粟皺紅玉結真記山房微風淡晌
涼　指痕留一捻怕向鮫綃浥楚女雪肌膚用那曾見無楊枝
又
昔房已折珍珠顆金鑲牽擲秋初夏冰齒瓠犀寒芳名原帶
酸　盧郎閒調笑多子憐渠好低首入房櫳一方蒼被紅石榴
又
平時子母迎朝日東陵別見新標格破處幾沈吟可憐碧玉
名　水天同夜話逆鼻香無價插竹看登筵星期又一年香瓜
又
紛紛誰見紅鸚啄春槃常伴頭婆果吹氣本如蘭非關一點
含　酒甜添滴雨記取投時節織核教還他夜鐙看作花橄欖
又
額痕一抹紅霞暈吳孃小擘春纖嫩結子太忽忽關心昨夜
風　瑤池開落後海底仙人瘦青雀倘飛還因緣見阿環桃子
又
短籬斜竹斜斜柱一棚慣響疏疏雨低戰數枝花秋來絡緯
家　其湯頭太急飽嚼珠璣月小坐晚風涼盲翁正作場扁豆

賣花聲
題思永酒醉聽詩小照
桐葉碧梧桐小院輕陰月痕濃照第三廳貪卷疏簾風露下
不點秋鐙　攜閒對高夜把手逗階夜涼來與我來能酒半
詩成備不寫念與君聽
又
趙孫碧梧女士湘筠館樂府
小院碧雲停花又淡淡舊時珍伴共閒庭誰記迷藏花下事
蛺蝶蜻蜓　斑管費沈吟裳怨俏箏一弦一柱最惜悄彈盡
明光三十段知有誰聽

喝火令
許玉年有黃門之悼賦情悽戾自寫遺像屬題秀
芬女士一詞倚工楓同其調
鶴舞吳門市鵑啼湖上墳小桃生命短三春腸斷蕭郎詩句
三月十三辰　鏤馬鬟猶擷回鸞鏡易分股勁猶取卷中人
且與題詞且與餞香魚且與夜深人靜醮酒喚真真

懺餘綺語卷一終

櫟餘綺語卷二

吳江郭麐祥伯著
仁和許增邁孫刊

晴香

魂

玉妃喚月，悄等閒忘卻前生瑤闕，鶴背夜寒，此際千山萬川雪。詎覓胡香四兩，空留得香桃如骨，試問與舊日孤山疏影，一時活。　嗚咽古訣絕，便碎剪紙花，記得時節，故鄉一髮江水茫茫，飛越判使巫咸不下，央素女低徊消說，但只恐相見也，黯然又別。

疏影

夢

今生已矣，又見來脈脈，鐙背屏底，道是相逢，卻又無言悄悄，自掐清淚，茫茫昧昧，恩恩病尚病裏，歡歡情味，算向時怨緒，歇情歷歷，只還如此。　只是夾根越角，一千二百里芳草無際，漸月微茫，萬瓦參差，那認荒荒園子，負教不隔人天路也，勝似一生顛顛，誰與伊依返煢由洞戶悄然雙閉。

高陽臺

題樂元淑煙夢詞

詩鐫同珠，蘭風回雪，空留名字堪憐。才刻茗華，不知玉已如煙。方曉無數田田葉，間青泥何苦生蓮。擘吟牋，有客西江，愁滿歸船。　年來同抱司勳感，算傷春刻意，不似今年。芳草西陵，爲誰澆酒花前。人間只有三分月，恨二分多照重泉。又援然一个流鶯，相伴啼鵑。

又

丙寅七夕

纖月減鉤，羅雲學水，夜涼又是星期。竹插瓜分，當年一味嬌癡。笑他地久天長意，換縣縣此恨無時。又誰知天上人間，薄命如斯。　星沈海底繩河遠，話穿鍼心痛，聲卸肩低。點點流螢，飛來還坐人衣。想應低度紅牆過，見妝樓網緒蛛絲。可憐伊未卜他生，不算相思。

卜算子

微雨溼苔痕，階下秋花滿。有箇階前懶賴人，病起和伊看。　又是一番秋，只是無賜斷。當得當年顛顛人，也不似天涯遠。

臺城路

爲江了屏題蟬柳畫扇

世間何限秋風客，哀吟爾偏淒緊。灞岸魂銷，齊宮夢斷，點人輕羅小扇。纖纖瘦影，照病葉殘枝，抱來難定。淚滴人平，蕪千里故園冷。　柔腸蠶女底處，網蟲從偏了，空認雙鬟。蛻後仙衣，妝餘寶鈿，一例溼零誰省。喚雅露井，只落葉聲中，獨款孤枕。欲訴琴心，暗塵埋履軫。

夜合花

見玉簪花有作

雨遏蒼英，風彫黯偶，感秋秋思頻添。牖陰瞥見，枝枝小玉排我。淚痕泛日痕漣，只多情低照涼蟾。更無人背，苔階徑獨來插春鐵。　尋常物外先帶，付與冰鬢後，貼素手輕拈。薄寒漸堅，此時尚未開簾。雲鬟重鎖早嫌，記當時一味悵悵。最難忘是，通頭過了，爲到前宵。

摸魚子

櫟園客感

任悄悄竹陰滿院，苔痕長自疑雨。個廊小徑無人到，坐過一番闊暑。秋又暮，便早有寒蛩四壁催機杼。懷何苦付，破研殘杯，微吟淺醉，元鬢變衰蒹。　江湖約，負了銅駝傳侶，燕城枉說能賦。文章信美功名薄，已誤昔年小杜。休再誤，問買取扁舟一棹歸何處。滄洲紅樹，認小小柴門，門前秋水，幾箇舊鴛鷺。

浪淘沙

歸燕已差參，何處疏權。天涯無萃旅人心。開到芙蓉無限好，只是秋淺。　推枕起沈吟，小簟輕衾。楓根可奈薄寒侵。又是一宵檐外雨，到曉沈沈。

點絳脣

病酒心情，亂愁壓夢濃於酒。曉雅鳴驟，一晌歡情勾。　枕上啼痕，殘後依然有。還知否，鮫綃如舊，少箇褰帷手。

高陽臺

水盼凝秋，煙屏鎖恨，披圖那不神傷。水精簾卷，屏桃猶殢餘香。畫工纔識春風面，任調鉛寫出愁腸。記年時，錦瑟桃鬟，都似伊長。　尋常一晌閒言語，到如今總費幾番思量。百就千擁，自家暗減容光。潮痕雨頰生潮帶，恨當初薄有疏狂。祇秋擲休長嘆，悔怕上空芊。

金縷曲

席上贈佩蘭

倒妝花縫生怯，甚趕抱來不止，鶯聲慢怨，座上飛瓊傳姓字

曾識劉家仙眷畫十斛珍珠偷換過眼穠華昏似夢臙流鶯
老去啜秋苑垂玉筯淚痕滿　天涯有客停杯數錯人間古
來多少桃笙團扇失路才人孤憤客一例青衫淪賤只哀樂
中年難遣試琢新詞能譜否怕一聲裂帛鵾弦斷將進酒莫
辭勸

祝英臺近

髻堆鴉眉學字未滿十三四韓約春風先解折花枝不妨樓
下迷藏尊前捉搦總同在曲屏風底　夜來起不知誰殺鴛
鴦小膽被濃睡嬌極鸚哥偏管隔簾事索他滴月紫窗暗螢
穿戶又悄地逗人懷裏

又

溯綠河邊杜渚別權理南浦挑蓬蘭紅夜夜夜淚語分明月
魄沈輝霜華催曉坐一對素娥青女　送人去還要芳草長
陂同印小蓮步蹙繡香輿淚隔碧紗雨記否賓石山腰亭亭
白墻是第一度分攜處

又

玉鞭迴鈿尺近幽蕤逼香潤作惹生疏比似尊時省只憐已
隔紅牆牆東月上都不是那般花影　曉妝竟鬪來還伴稱
書嚬坐喜邊背出匣水圓認是內家鏡偷看荷背翩翻對情
顛倒又無語熱潮紅暈

又

楚妃愁湘女怨淚巷箋兩換戒指梁間海燕占來半生恰一
片簾衣不風不雨但鎮日周遮人面　有時見也只倦繡停
鍼妝罷習金剪多謝好風夜靜送刀翦如何葉葉花花相當
相對只遺隔中門雙扇

又

鬱雙心寬帶眼薄病得伊憐銀匙青猿那肯夜深伴難忘窗
網將明瓶笙猶響銀影裏翠屏微倦　五更殘暗祝海水添
他玉漏一背核此後閑心私話有時致不防六幅仙裙留他
來穩早已是皺痕都滿

又

玉簫迎金梢獨催赴紫雲社嬰姆閣姨遂別詎能捨料他月
榭修眉昏衾擁背全不記夢殘香炷　報歸也聽說多病文
園玉臂不盈把一笑憑肩背爲信音假可應翦梅溫存剛繡
暖熱且借我鄉來長夜

又

檢香篝攜鑪熨衣潤怕梅霧初試生綃無力出新浴殿勤半
踐春醪祝花長命渾不料霎時殞玉　忍癡猶爲怕窗隙風
尖容易瓞君幅斜掩金鋪小犬吠花獨可憐從此心松鬟無
人處誤幾個拂簾蝙蝠

又

旋閑愁眉結幽恨幾曾洲冰雪心腸背怕鸚鵡舌更煩小
玉眠時輕綃去後留一點倒人明月　太癡絕假饒長夜如
年曉色慘將別守定熏鑪坐到滿鑪雪尙惜阿母朝來梳頭
喚起已亭角夕陽紅抹

又

月圓初鏡落後任約敢輕負笑拂征衫春雲斷衣厚儂教女
伴猜疑小眉秀臉都不似向時情悰　定來否人生如月惟
年一次那能又千偏沈吟三字莫須有詩看東竹回腸香枕
爽背換幾點衷邊紅豆

又

斷魂殘夢惡花事到紅藥中酒傷春比似去年弱無端半
幅蒲帆一聲杜宇又催去水郵山郭　笑騎鶴明月原只三
分都應照離索小紅年來何忍更輕薄惟餘那畔香奩藏來
肘後待相見替伊親絡

又

雁飛遲人病早幾度促征棹誰料長卿石非掩秋草負他密
字蠶眠芝泥鴻印空望儂片帆煙杪　鵝城巧背信不嫁拗
婷已分十年了何用錢刀刻意妍翁媼還虧百斛量珠一雙
種玉也博得傾城微笑

又

邃香藍移鏡檻六扇小屏展研匣鍼箱分半此來滿那時負
賦金多墟頭價貴也未要鶻鵝頻典　意淡淺試將酒下郎
心寒宵倚伊暖夜冷杯殘一盞近人散而今讓絕天涯醒然
無寐便有酒也無人勸

又

倩風娘憐月上珠露記承掌認取前因此意料無恙鴛心子
夜微聞同聲婉轉已變了回波詞唱　漫惻恨人問幾个尹
那蛾眉背相識課裏櫻桃熟裏小犢康衛憐鏡鵲同開鈿盤
對別遠路但消時情況

又

藥鑪煙相對裊溪院晚風吹簾滿落華一月幾曾照愁他渾

枕香雲叙扶不起又何論遠山蛾掃　夢頭倒尋常銀液犀
梳不鎮暗應嬌靴林青衣所事被花惱鬧心婿嘶他時暗叫
迴處怕莫又喚江郎覺

又

掩啼昳扶攬玉喚渡曲江曲綺袂纖腰細不勝東杯欹雞
作江妃凌波解佩誰信有亂愁千斛　在空谷無案日暮天
寒零落去華屋紅鬼西陵夜雨杜鵑哭傷心逝水滔滔當時
同渡御雙槳歸來人獨

又

事三生魂一縷此錯幾州鑄肯放扁舟若箇勸無渡倘教玉
在懷拔香和心熱萬一把遊仙留住　怯來去爲甚清映聲
中都無片言語尋到荒山風急又兼雨斷腸點點青苔方方
黃土又埋了一家嬌女

又

短藥昏溪院閑簾影黑垂地小攀吟箋暗記夢中事可憐放
筆聲中挑鐙影裏還認有箇人無睡　應難記縱饒記得星
星有頭也無尾自恨從前恩怨總輕視判將一寸柔腸一寸
霜鬢報後番去唾壺紅淚

采桑子

尋常侍寢更衣處鏡影紗籠羅幕重重略近前時面發紅
月明雨落無人覺侍婢都慵剔褶惺忪香囊何勞問石崇

卜算子

階下綠苔深架上紅鸚鵡忘卻窺簾倚有人攜手潛來去
輕試踏青鞋暗躡凌波步不道回頭則有人信口呼儂汝

意難忘

箏語琴言約半鐙照影風颯傳箋天穿逢令節月滿記芳年
人定後夢來前難道玉如煙正峭寒春風催曉紅淚涓涓
輕綃製就中單認蓮黃蝶粉花落先黏嘶號留恨血瀨擬助
香瓣金篋鎮鈿匣緘珍重一春殘背前他緣緣幫帶水上同
消

更漏子

杜蘭香萼弄玉一例仙家眷屬錦瑟短玉簫長何曾作對忙
月孏嫦花醋醋時節近來更五沈醉後錯相呼喚籠間鸚
鵡

洞仙歌

初三下七愛共閨娘戲二八華年滿嫁四拜鍼神修箇譜出

步教隨娩娩甚也算齊心耦意。揚蛾僧眾女謠諑紛紛池
水千卿定何事聯臂舊時歌變了散聞重來後瘦得大家頻
頻若不是當年見猶憐肯輸被分教伴鴛鴦睡

河傳

花頭鐙淺移來屈戌小屏深掩屏間鸂鶒一雙棲東西兩頭
蓮葉齊　闌熏未肯閒孤鳳梨雲凍好做同牀夢恩恩帳
重重芙蓉淺紅和淺紅

沁園春

無分今生何似當初相逢漠然御雛鶯乳燕見伊小日飛花
落絮送我中年玉淚珠啼紅愁綠慘便是無情亦可憐誰知
是有心頭暗恨記也難全　那回款語鐙前似密意深情略
為傳道枝名連理種原無地鶯名其命修到生天三素雲棲
六銖衣簡定在裘黃瘦影邊還能否撥齊煙九點來照孤眠

行香子

子貞月夜登小香雪亭作疊騷賦

孤傍清遊烏帽籠頭間招來幾箇閒鷗沿洄擾棹窈窕尋邱
行三分水二分月一分秋　平生最憶採菱歸路虎山橋埼
影齊淳面今頭到怕減風流少舊時人舊時月舊時愁

霜天曉角

蝶吟香女子小影

綠萼開些招當風露紗穿地退紅衫薄恐小立冷於花　鴉
又新挂他間娉婷是那說與吾家窗下有竹外一枝斜

湘月

題子屏填詞圖

石牀柴几正蕉陰綠暗雨過如沐新入涼秋今料理舊日哀
絲豪竹鬢影琴邊簪修月底試與同聲讀江郎宮體譜來總
是新曲　憶否小住名園偷聲減字刻尊前紅燭協律微茫
怕誤了多少詞流毫秃滑笏腱長翻香令小游有花開福何
時歸去記歌心取人獨

桂枝香

中秋有感

姮娥不嫁問終古淒涼可記長夜未必青天碧海便無情者
一年十二回圓閃怎今宵淚痕盈把那堪還又歌闌人散夢
殘鐙地　想妝閣夜香燒罷有珠斗闌干斜角低挂有口雲
鬟仍顏照伊清話人間小別何須恨恨沈沈青楓根下步虛
聲斷鸞裳血破此生休也

玲瓏四犯

壬年以元人雁宿蘆花雅宿樹各分一半夕陽歸
何為題橫霜寒結遊之致為題此解

樹老易風蘆荒難葬江郎物候初分夕陽無限好又是黃昏
近昏昏四山做暝但纖他亂推成陣要著蒼茫一行征雁嚓
喚叨次緊　天涯孤客閒省記愛根據柁沙灘纖艇小奴鴉
欲也黯漠漫初定江湖有夢何曾熟算還是眠鷗穩笑指
慨頭船問誰歸定肯

綺羅香

姑嫂餅

屑麪輕匀搓酥滑潤傳自香閨新製樣學桃花小印脂痕紅
膩想曉起裊釜時光正嬌伴扶牀年紀全不防腸斷行人垂
涎先在下風矣　橋梁臨水堪認道是蔣家妹小食單親試
作羅囊湯纖手入廚重沉笑曲誠靈地底名愛翻腎頌椒風
味莫教思說與彭郎況當王宅裏

桂枝香

屑墳秋烏

荒林落照認宰樹蒼茫一蔂鷀噪纖纖鳴弦已有弋人尋到
陶郵馬壁披綠好算總輸酒邊風調蜀魂鳴盡哭塵點雪描
瓶開了　問何事輕離海嶠有深衣同戲紅椒堪傳萬里頭
顱來腐尊前人笑雲羅滿地西風早想汀湖羈雌多少料應
夢斷嶺大一角殘煙孤鳥

雪獅兒

君玉女士棕街蝶錄牀事極偶高適處為作子母
銜蟬圖系題此解

椎樓記就知是無聊深沈院宇側桐橫眠亭畔花陰刪午綉
絲小住誰教見花奴戲舞更貌出薄荷酣後雙睛閃處　門
外珊鞭休去儘香溫茶熟小名錄取碧眼青鹽猶有殘書煩
護凝兒賤女笑一例蝶魚饞法應知否合作蠶裝鸚鵡

長亭怨慢

碧花農分司相見西湖出玉蓮心太守淡畢贈別
圖兒示有二嬢題詞愴依韻倚聲

笑又是閒雲離岫西子湖邊相逢橋酒漢上襟題回頭已是
廿年舊漫郎還漫應未要稱聲吏封蠶裹江山話昔日風驪
風候　還試問吳根越角可似武昌樊口扁舟容與且消遣
而屏風低趁嬉春老鐵能狂頻鑄畔諸公屯守指點傍西泠

一萼青青新柳

柳色黃

於越中買新鸞一雙戲為詠之

鬟破郁邊春水方生短櫂初通書生家具無多隨意一籠攜
得潑波亂眼送入千里歸來門前新柳嬌黃搖過怕偏比鄰
浴那家池側　無力鴛鴦閒趁暖翅飛梁伴他鸚鵡老矣儘
書不教東堂行商小樓臨水難忘雙髻樓頭排成玉管參差
立彷彿凭闌干見袖離顏色

乳燕飛

送蔣深初之臨川

一例天涯客怪相逢推襟送抱似曾相識西子湖頭長安道
十載伊同遊跡備勞蕪差池雙翼不信將軍門下見有此君
讖語余長揖同握手章江側　青年四十初過一看紛紛當
時同學輕肥顏色雁鶩行中紙尾署也勝白頭射策便調列
三王何益玉著堂前煩問訊屬海雲留取通仙笛尚有誤顧
應得

水龍吟

江右旅館夢雨

疏疏幾陣涼飆颯然便送蔽窗雨樹梢流響草頭顫影霎時
無暑一片濃陰多應來自西山南浦料天公也厭炎官火繖
怕困損人羈旅　惜少高樹大宇展桃笙醉眠聽取紅牆初
浴碧簾斜墜枕痕留午小簾輕衫知他此際倚闌何處向畫
屏上幅瀟湘天遠夢尋伊去

浣溪紗

奩內

一別無端半截強輕船三版整歸裝可憐蓮背已微霜　月
樹鎖魚鱗永夜風簾蠟鳳淚雙行不成還道不思量

疏影

燭淚

珠噗玉泣向離筵深夜相對愁絕今世紅紅宿世纏綿生平
最惜離別風前露筵隨升降判滴滿燭銀荷葉算芳心未是
灰時肯怕界殘紅頰　便與籠紗護取也應護不到將她時
節苦憶高樓網戶曉照見粉痕明滅羅襦低解闌新濯有
誰問指尚凝只後歎搭寄人人愁流石榴裙

[illegible]

酒帘

記稱揭斷晴文杳初明一見鵑心似與東風約看斜斜颭颭
先得春情閣意水邨山郭倦旅爲伊停正解佩人來提壺鳥
喚好箇旗亭　阻風原不恨恨役侶高陽多半漂零過前壚
頭去認低窗高柳是處曾經只是風前半幅不似舊時青試
問立平橋前翁煙雨深未深

聲聲慢

闌干

苔堦恨淺竹逕嫌深虧伊屈曲周遮背手微行緗痕紅出明
霞沈吟碧城十二間那邊庭院誰家問付與瓊璐遊月低亞
疏花　當恨當時夢裏柱等閒敲徧徙處尋他歸去忿忿斷
腸一角天涯幾番鬭扇凝立認有人難裏來耶渾不見但文
窗深掩絳紗

如此江山

香篆

何人斜掩屏山六曲衣又深深下小炷微紅輕絲漸裊靜看
縈窗尋罅尖風易惹恨則結心同又吹煙燧一縷柔腸分明
宛轉爲伊畫　澌猶水上猶記博山爐俱過前約都謝雜帶
輕分鈿槃愁寄雞鞭夢雲盈把熏籠倚體對鏡影離離怕無
言者手撥餘灰隔窗梅雨灑

小樓連苑

戚彼用閣邨韻

後堂前閣空明最深深處溶溶地遍紋半壞駝鉤不上一絲
風細月地尖擣苔堦潮悄欲乖還起怪嬌獨睡醒攤髮行到
都驚道花枝碎　隔著樓頭廊底幾曾偷粉香脂膩只是陳
王通辭難託湘雲湘水便有時開見伊擘地畫羅斜曳總生
憐俊眼將流流不出相思字

風蝶令

和湘霞韻三首

煙視雙行近蘭情一見稀入懷嬌鳥向人依只覺愁多意重
語言微　手裏題詩箋牀前織錦機蘇娘謝女是耶非雖忘
一鐙明處雨肩飛

又

漂泊年華小周防用意深鴛鴦翡翠定珍禽誰信單棲無侶
到而今　湘影重簾認霞光斷臉尋兩頭羈帶盡同心知否
一尊相屬意千金

又

誓恐旁人聽情原我輩鍾別時莫恨太匆匆肯許名花移入
別家紅　病定春來較人終月下逢就他二十四番風取次
送將帆葉五湖東

買陂塘

十二月五日三衢道中

怪吳船看來葉小載人愁重如許阻風聽水年年慣不似者
番淒楚臨別話約消夏筵開定不過闌署歸期屢誤又二九
時光一千里客未半到家路　閒情賦更惹新來怨緒故鄉
鴛燕相遇遠山不作念念別肯作鏡中眉嫵語更苦怕病裏
嬌花難待春風主亂帆無數誰信有中間烏篷一扇兩地夢
來去

夜合花

鐙花寄湘霞

善恨蟲孃合情癡女多生半是啼痕相思一寸灰心又長情
根玉釵分玉荷溫殢雜鬟掩上重門只愁無睡對伊絮語銷
盡凝魂　江湖孤冷誰親多謝一尊酒漾相伴混存殷勤低
覷並頭開出蘭蓀有何事報伊闘道歸人已近家邨不知今
後照他據解幾箇黃昏

一枝春

王清湘女史貴簪花仕女用草窗韻

一鏡春痕誰喚起多分敲窗微雨心期細數殘夢但無頭緒
幽闌空谷渾不省杏愁梅嫵但折來認取同心又惹兩眉愁
聚　年時送人行處記新梳叢鬢嬌欹金縷眉山漸遠十樣
畫圖誰譜菱花側背料怕有箇中人妒還怕有雛鳳釵頭瞞
人小語

醉太平

石敦夫曉風殘月行看子

曉山欲青曉煙未橫一帆早挂郵亭問何人曉行　蓉城奠
卿屯田柳生一生幾箇黃昏又今宵酒醒

疏影

惺泉淨香樓圖余舊爲作序并詩今相見於吳門
正當梅花時欲歸未得復爲倚聲作此不知有慨
於中也

生香活色記舊會相約短棹遊歷認是西溪千樹梅花無人
曾領煙月故家臺榭知何處有對鵁暫歸能說冥當時二老
風流閒倚畫欄清絕　同向江湖流浪欲歸耶便肯如此

跡江北江南銅井銅坑過了試花時節人生但有三間屋便
無地種梅也得閒何時探閉柴門臥穩故山風雪

買陂塘

爲莊棫堂題其尊甫遺照同二娛調

好煙波憑誰買斷魚陂千石瀟洪四先生異家園在隨意卜
居無恙深微想傾不載爹爺也號鄰翁長綸竿一丈已付與
兒郎釣竿身手老子任疏放　人間世齊物養生都妄騎驟
人又長孔披圖不見南華叟秋水拍天新漲添悵惘恨悲了
來遲無與微言賞探枝覓爽看石上珊瑚掌中海月文第出
絲網

瑣窗寒

寓齋窗開見金絲花架一般知爲閨中物先是此
間彩雲曾駐凝想芳澤難以遐思邀楊浣薌同作

花落辭枝珠空賸匣兒誰留取粉褪香銷轉更殢人淒楚想
當時曉涼妝罷小鬟纖手穿無數有紅絨替約素簪分配鏡
臺斜覷　人去彩雲駐向花戶油窗拾來愁緒金絲幾縷也
還勝同心釵股得知他又側著簪兒明珠翠羽遊何處鎖無
憀細撚閒吟背鐙深夜語

唐多令

卷簾仕女

鈿盒掩香致金蟬露玉纖想妝成初到前檐驀地回頭思舊
夢誰不似昨矜嚴　小院曉風尖羅衣卻又添記當時總恁
懨懨留得小符和秀靨判長隔一重簾

憶舊遊

題滄薌與鷗爲客圖用夢窗韻

此生何所似似危雁啞啞水爲家江湖夢倘穩青山斷處一
片圍沙著箇風標公子游客肯來那問如此陂塘定應相就
莫又天涯　芙蓉好湖水儘爲傍洞指白鵁放斜欲逐鵁鴻
去有雲羅萬里界住明霞松陵舊盟堪未隻鬢已鬃髿且與
醉西湖水仙廟外聞蓼花

高陽臺

文孝坊偏百弓地小舊家容易遷流叢桂山邊淮南雞犬曾
留營門細柳如絲碧記繫儂才拂人頭更移舟黃蘆泥孩別
譜春遊　前塵如夢都難忘況驚暖楚雨怨到秦樓去燕空
梁此中無限春愁而今零落知何處對孤山夜月香浮肯歸
休一幅生綃壞佩閒不

月華清

霽芬館前晚桂一株已縈未華夕露晨飈傾佇良久念將遠遊恐不能待詩以催之

簾卷涼天葉明月地當時試花曾賦假饗庵留略與小山爲主數年來幾度中秋已半付天涯羈旅容與待寒金粟綴嫩黃蜂狂，夠瓦鈿屏深悄，料似水尖風似珠涼露寂寞姮娥愁損冀見眉嫵想夜來碧海青天定見我吟叢延佇知否便能約住秋鏡箔如許

洞仙歌

題高鎮樓孫秀芬額紛庵聯吟卷

有情天上住一雙珍偶才腮冰絲玉琴奏看琉璃匣啟珉珩簾開新妝竟束讀倚兒繼手　笑渠曾勞夕得意何郎御屏詩篇在人口競坐蘋驄燈如鏡湖湖照夢裏筆花開又怕綺上粉痕未曾乾早羅襪花陰一詞先就

買陂塘

富陽道中見烏柏新霜青紅相間山水映發帆檣洞沿斷岸野屋皆入圖繪竟日賞翫不足詞以寫之

繞滿江一重一掩高低總入明鏡背雙小試雛娟手點得疏林妝靚紅不定襯利口明霞斜日餘霞映風帆煙艇傍閒拓窗櫺斜欹巾幘相對醉顏冷　桐江道雨度沿緣能認者回剛及霜訊蒲間鷗侶風標鷺笑我對絲飄影風一陣怕落葉漫空埋卻尋幽徑歸來重省有萬木號風千山積雪物候更淒緊

憶舊遊

嚴瀨道中偕壽生同坐船頭倚聲歌此幾欲令四山皆響也

正風開帆葉雲擁山根又湍奔瀧合沓群峰出何千迎萬馬高步臨江江水彎環碧玉流影去淙淙算如此江山舊曾相識者僧吳艭　船窗喜同眺問畸士東京遺老南邦笑孔高臺外臙紅衣一樹楓臥空腔嘯髮披襟都社斜日下漁舡但極目雲煙滄波白鳥飛一雙

菩薩蠻

都舟有見

彩痕剪取秋江碧柳羅紅襯雙鴛鵲山遠澹微花蛾眉滿鏡長　爲誰閒作客愁水愁風極野泊不勝寒鈿釵斑復斑

行香子

安仁道中

滿徑波柔雲斷風收小春天客卻征裘倣艇一曲聽我吳謳正雁南飛山北折水西流　白鷺汀洲黃葉沙頭儘江鄉一樣清幽他時歸老著此何求只要山田要水碓要漁舟

洞仙歌

爲寂園題女郎三尊小影

見韻風緊墮語天花蕊三界人天共惟喜正華年月滿蘭命雲輕珠一顆剛照弄珠樓底　東湖流不盡春帥和思有個離騷舊苗爾住約難期一幅生綃倩留取畫蟬雙髻記桃葉儂曾渡頭逢要寄與東風那時衣袂

月華清

題蘭郁倉山話月圖

水閣鐙殘地樓鈴靜一丸涼月初滿幾箇秋人坐得六朝山遍只消他隨分琴尊且話取露濃風軟三數記昔年君陵風流雲散　尚有彭宣老去蒼蔭指是處亭臺那時弦管頭諳霓裳也恐羽移宮換料素娥不解窺人定未識少年清婉歸晚怕故山猿鶴長嘯幽怨

買花聲

莫愁湖妹泛圖

遠水淨貝沙樓隱紅霞石城艇子小能撐問向六朝山影裏去采蘋花　哀柳幾絲斜風帽低遮舊時俊侶各天涯何似鬱金堂上燕長傍盧家

紅情

蘭雪蓮花博士圖爲滌春女史作

花爲四壁看水雲秧就琉璃宮闕有箇玉人顏色與花略無別次第平池萬漾教先向春波偷立笑隔浦卅六鴛鴦凝妒定愁絕　鄉關去未決且小住橫塘並蒂雙折潛漚什倡半面頻聞也應得何似南園老去認照影鸞鴻都暗待樂府題補了聽伊歷偏

懺餘綺語卷二終

花影詞

王詒壽著

命色高揳山寒宮怨一池春水風皺干卿言情之語泥迹象刻畫脂粉爲下乘矣僕蓬累尋聲花間仿吟所寄竊製遂多然而銀漢迢遞躡步虛之聲金僊縹緲襲藏香史之迹雖寄情乎脂粉乃幻翠化雲煙別錄一編自珍敝帚泥犁可畏安敢炫秀之呵綺語勿刪聊備東瀛之僨同治壬申夏日山陰王詒壽自序

花影詞

山陰王詒壽眉子

更漏子

翠眉顰 紅頰淚 獨自倦和衣睡 金蝶帳 玉螺屏 枕涼秋夢醒 燈無語 蟲聲絮 過了一番疏雨 風暗度 月斜𥫗 玉河新雁飛

戀繡衾

杏花微雨燕語簷 碧璁瓏 花底小簾 盼雙蝶 瑤階影正 扶簾人 落玉鐵 淺紅衫子迴鸞袖 更香棉 半臂翠添 拚又誤 嬉春約 怕蒼苔 滑了鳳尖

菩薩蠻

落紅庭院春如水 綠窗自繡金訶子 一點唾絨香 惹他胡蝶忙 拈來新繡稿 粉本西湖好 楊柳短長堤 玉驄何處嘶

虞美人

去年金絡門前繫 芳草和烟膩 荼蘼花下送君時 說道明年花發是歸期 東風依舊花如雪 只是歸音寂 天涯應也動離情 後夜驛橋殘月杜鵑聲

玉胡蝶

無言重倚簾紗 簷角月些些 何處滯羊車 紅燈帽影斜 烟銷心字篆 香墜膽餅花 多分不還家 麗譙三鼓撾

菩薩蠻

鷓鴣小硯研螺子 娟筠解仿靈飛字 鳳紙界烏絲 閑書碧玉詞 綠窗寒悄悄 誰共蘭閨笑 花影上銀羅 畫屏雙粉娥

前調

璁瓏畫板綠楊下 一春閑卻秋千架 不爲隔牆人 生防阿母嗔 羅裙還嬾繡 鏡匣翻鈿斗 小朵簇丁香 釵頭金鳳皇

清商怨

好箇惜惜小院 但落紅堆滿 喚徹黃鶯 翠簾渾不管 多應錦衾倚倦 使一任簾外春深淺 亂絮天涯 東風吹寥遠

減字木蘭花

長干如畫 一帶綠楊新綠亞 簾影家家 細雨輕寒瘦杏花 弟三橋側 不見折花人獨立 竹馬青梅 還憶年時幾度來

唐多令

悄步繞迴廊 微風度暗香 甚梅花也號鴛鴦 多事花梢新月色 還照我影成雙 迴視帶羅長 苔窺小屐涼 倚闌干半晌思量 知是何人吹玉笛 剛隔得一重牆

浣溪紗

款款輕輕顫玉鈿 遮遮掩掩避金鞍 亭亭嬝嬝可人憐 繡徑香塵鴛屧瘦 落花微雨鳳城寒 不如歸去凭闌干

前調

小蟲鬟彩卸翠蟬 玉篝纖霧裊沈烟 良宵情味鳳桊前 一幢月痕嬌似粉 三更花語細于絃 薄寒輕煖容春天

江城梅花引

鏡塵欲拂更遲遲 畫雙眉 壓雙肩 祇覺近來減盡舊風姿 剛道春愁繙繡譜 又小婢 強呼人 說那時 那時 那時 對尋思 隄上柳 綠似絲 去也去也 等不到 滿路花飛 孤負春陰 樓閣翠簾垂 便做落紅都化淚 也未必 逐東風 上客衣

小重山

長憶臯橋楊柳青 斜街初過雨 月微明 冰窗羅幌峭寒生 人坐久 吹咽玉參笙 花睡又嗁鶯 東風飄斷處 忒無情 如今已是綠陰成 宮扇上 畱得畫雲英

瑤華

鴉兒翠鬟鳳尾輕羅領花開閒戲娉娉嫋嫋想乍過堂上甕錢年紀垂枝無賴邦兜上芙蓉脅髻怕鬢邊墜了珠鈿與取隔簾瓊姊 休言妬燕憎鶯只一味嬌憨喜孜孜地春愁未解怎又解筵笑見人羞避憐伊小樣是生就千般伶俐忍疑常釵黛看承合在掌中懷裏

虞美人

淚花清粉留衫袖別夢和香逗別時風絮點春江記得鬟蛾無語上央艘 定情曾寫鸞牋句誰倚黃昏雨相逢蘭爛燭深屏記得羞紅雙頰抱秦箏

法駕導引

蓬萊島蓬萊島消息近何如鳳背春風青玉佩翠鬟仙子紫蘭書容我竊瓊居

長眉綠長眉綠羽扇不教遮一曲瑤笙春寂寂玉綃飛滿碧桃花重與醉流霞

雲深處雲深處縹緲玉爲樓親檢金丹教換骨相逢玉女正梳頭仙蝶上簾鉤

天風起天風起借得紫虯車十萬烟鬟簪玉蕊絳河西畔上元家來乞碧城花

四字令

棋收玉枰燈藏翠屏珠簾下了瓏玲夏金鈎一聲 紗窗月橫花廊葉鳴被池覺道寒生怕鸚哥夜驚

浪淘沙

香鬢早羅兜別樣風流吳儂生小住蘭舟新水桃花三十里盡汝嬌柔 蕩槳倚含羞路指紅樓鴛鴦飛過渡西頭掠起春波香數點濺了雙鈎

南歌子

黯黯人初別喁喁意更憐最難將息熟梅天囑付夜涼翠被自家添 應逐山痕遠思隨柳影牽東風早早報平安千萬錦書莫待雁兒傳

雙調望江南

良宵憶最是早秋天金井蟲聲涼欲雨玉紗花影瀉干烟漏永稱遲眠 相對處沈麝鵲爐添戲結連環翻翠綫閒猜謎字賭香鈿頭喜總堪憐

桂殿秋

飛好夢款瑤扃銀河天遠罷吹笙白荷花裏珠簾卷秋露秋風冷畫屏

花片墮翠禽驚一絲香氣襲中庭月痕斜過雕闌角暗處微聞玉佩聲

綺羅香

粉淚鵑催瑤緘雁誤又是鬧珊春事衣桁塵棲閒了縷金衫子忍拋將綺歲羅年總付與怨紅愁翠對冰簾自惜瓊姿綠窗重把晚妝試 妝成深院悄悄誰問雲仙眉嫵飛瓊名字系曲闌干一任蘚痕凝紫是生成薄命如花拚今後此情隨水甚雙雙蛺蝶飛來鎮依簾額戲

采桑子

微寒院落人初靜瀟月朦朧小膽惺忪人在輕烟縹緲中 香街穿過朱藤架生怕花叢響戛丁東釦了釵頭雙玉蟲

乍前乍卻嬌無那月爲傳神花爲傳神月魄花魂認未眞 相逢不分雕闌畔碧玉佳人縞袂仙人不是羅浮夢裏春

虞美人

娟若小院紅如繡花落人消瘦落花休道不如人曾是東風擡舉一番春 無心更對妝臺鏡簾影扶春病星星小聽畫廊西略識歡娛滋味又鶯啼

祝英臺近

雨霏微花淺濕一寸碎紅積多分絲風遞透畫窗隙怕伊生小嬌痴寒寒煖煖渾不解春來將息 雁魚隔便教雁往魚還翔也難說點點情懷千里暮雲碧除非夢到紅樓香篝翠被博一晌輕憐輕惜

風光好

昔相逢怨相逢不分相逢是客中悵怱怱 畫堂紅燭縈香霧良宵午疏得當筵捧玉甌一凝眸

江城子

曲廊盡處小重門玉簾縈麝瑣近黃昏刺桐花上眉月只三分卻被青鬟窺影過和笑問又佯嗔

洞仙歌

海紅簾外早黃昏時候新月纖纖比人瘦髓依稀釵索獨響珊鉤便攜得粉痕脂香袖迴 相逢無一語到幾斧屏猶自偎人顫腰柳不是怕孃嬤小極心情怕鶯聽銀籠鸚母問一擡身嚦弱于花香露怯風驚怎生禁受一更人靜悵重門閉了簾內紅燈上來早望朱樓一角只隔花陰便抵得人在海天孫島 其帷應獨倚卻了鸞釵猶怯春寒被池悄花外觀東風憑仗輕輕把今夜夢兒吹到更翠羽枝頭莫教喚怕喚醒痴雲斷紅雙笑中門月印喜鳥龍睡熟一曲吹殘鸚鵡竹向綠楊影裏度了迴廊悄步到花底蕭槳深屋 倚屏間歎息聲兒輕奴淺笑相迎展蛾綠低問怎生來如此涼宵怕起了玉樓寒翠把半餉親攜將郎身更雪梳分符若旅雙旋青青柳子恨春期遲矣欲聘雲英總無計認水西門巷驚燕金稀但聽得鵑鴂聲聲花底 香車金犢駐宛轉嬌啼銀帊猩痕倩人寄從此玉簫前佯笑偷攀只寶鏡知伊心意漫柳外重尋舊妝樓盡掩了文窗冷清清地

蝶戀花

門內鸚哥渾不語門外春陰遮了垂鞭路獨自登樓無意緒纖纖幾點黃昏雨 明日玉驄何處住花落江南芳草青無數怕見陌頭楊柳樹東風吹起漫天絮

羅敷媚

風兒料峭吹窗牖燈影零星又是三更一縷春寒沁枕屏 思量薄醉尋春夢倒盡銀瓶試拂桃笙擬合雙眸

酒已醒

虞美人

黃昏庭院風初住。愁聽蟲兒語。柳絲不把去帆牽。報道朝來風好準開船。　暫時笑語金尊共。此際須珍重。明宵新月上簾櫳。夢裏玉釵人影畫屏中。

壬申之秋，山陰王丈眉子裒其倚聲叢帙，屬謂丈仲儀刪訂之。既竣其役，月詞四卷外，猶有彎景詞數十闋，皆言情之作，藏儳衍中。索而讀之，淒豔乎其旨，宛轉乎其辭。錦瑟曉風，蟪情自春；洞簫散吟，花語斯奩。金荃蘭畹之人不遠。夫楚江寫怨，興言美人；河梁贈詩，亦託燕婉。比興所存，何云累德。因爲之校閱，綠付梓人。古錦所發，美瑱益珍。僕亦工愁，願附同調。同治癸酉仲夏之月，仁和朱文炳慕庵。

笙月詞

王詒壽著

時則顥穹澂鮮涼波蕩潏明月千里倡婦樓頭離笛三秋西風江上王子於是倪標渺之魂發徘徊之曲美人獨立參差誰思鶴骨不肥如畬子笥銀河無泉晴箋玉谿小調百篇笙月一卷抑何玲瓏其聲激昂若變與夫宋詩入樂無詔伶人按譜塡詞豈云小技予夜讀曲之變勞人思婦之遺致乖情文雅備比興世有作者前無古人庶尚友夫風騷乃吐音於今慢溺志閨幨之內應求尊俎之間刻畫微物以夸多雕琢曼辭以取悅閎達大雅蓋無取焉王子之詞儲體於絜結想斯遠文外獨絕予懷信芳可謂古琴求拌洞簫作誦者也僕雖鼻洛下之吟隱几玉臺之集深情祗有一往抽毫不知誰屬竊託同調敢曰知音隴首雲飛洞庭葉下秋心杳然秋士悲矣壬申九月杭州譚獻譔

笙月詞卷之一

山陰王詒壽眉叔

菩薩蠻

繡篝香鎖細文簟彈簧鋪了鴛衾碧銀燭海紅紗罨幃人似花　梨渦縈淺笑翠被薰蘭早譙鼓又三更透簾斜月明

下簾遮麝羅屏迴隔窗嬌鳥呼人醒鬆髻翠盤鴉綠檀橫陳花　倚人香玉軟日影銀紗半春困尚朦朧鬢波雙綫紅

碧紗吹絮絲風悄龍文玉掌梳妝巧雙影照菱花素雲生淺霞　妝成添鳳髻麝煖房櫳靜繡樣畫芙蓉倩郎調粉紅

迷藏懶逐檀奴戲研綫小譜紅牙理人倚杏花樓珠簾半上鉤　雲藍雙袖小猶怯春寒峭殘焰柳棉飛銜香燕子歸

法曲獻仙音

秋日偕孫鏡泉寶森丈至興教院禪書竟日有懷詩僧心香玄與上人

禪款續清門禁淨碧清絕白雲僧院竹簾疏韻花磬小禪房最宜秋淺正烟鬟廻廊外水殿瀠涼添　閒吟編貝多題綠倚詩卷心香手書舊詩院中　悵當日廬山社選人散從倚猶經沫變木犀一樹香倩聽微齊魚好趁取袈肥蒓煮待鐘聲相送十里螢光湖面

虞美人

石門夜泊

阻風中酒心情惡往事思量著起琵琶聲斷小樓空只有三更街鼓五更鐘　溫香吟徧消魂句誰作天涯侶起來無語倚蓬窗月隱幾層烟水白茫茫

蒯帆風裏眠難穩紅燭孤燈影不知今夜夢如何偏是春來夜短醒時多　打篷幾陣瀟瀟雨抵死將愁絮羅

衾似偏枕函單又是柁樓人語說輕寒

菩薩蠻

宵帶橋作

烟波小舫平于屋畫衫掩冉鸚哥綠歷鬢一枝斜櫻桃雙朶花　紅橋迷柳絮暗向花深去蓍眼未分明空聞笑語聲

臺城路

泊陽羨有懷陳迦陵

惹花風輭吹波小來尋柳邊城邑絮撲虹橋苔鋪蝶路簌簌落紅誰惜綠陰似織問燕子誰家髯仙舊宅一角高樓夕陽曾倚紫雲笛　江邊烏鵲喚徹喚詞魂不醒江影空碧我亦能狂公平何處訪偏春烟雙屐青帘林際且泥飲梨花醉眠壚側細雨飛來袖痕和酒溼

摸魚子

鳩茲送錫疇家叔旋里

悵江頭斜陽如夢烟痕驀就深暝輕裝出沒垂楊外飛絮其人無定雲樹迴又添得銷魂別淚征衫瑩一帆遊影想此去鄉關鏡湖春水鷗鷺迓歸艇　還重省料得房櫳宵靜天涯定憶孤另白頭慈母憑相慰爲道行人安穩關心聽隔岸鵑啼春已荼蘼近明朝酒醒怕旅館風寒江南江北花落雨聲緊

金縷曲

梟磯靈澤夫人祠

野廟烟痕逗悵年年蒼苔玉座魚龍拜舞十萬明珠飛急浪步障分明深護應記得劉郎前度歌吹江東花月夜壓銀燈寶劍秋霜吐三分業那堪數　問緒辛苦江關路更無端吳雲蜀雨一般旗鼓兒女英雄何限恨千古濤聲猶怒看隱約靈旗飛渡霧鬟風鬟誰是伴只小姑山影橫眉嫵天慘澹落霞暮

鷓鴣天

自鳩江至宛陵二百里水木明瑟墟落情曠寫以二解

一路輕烟護短帆幾叢疏樹點溪灣斜陽遺出羅羅水細雨妝成翦翦山　雲意懶櫓聲閒花樓鷗語送微寒水菰花瘦秋灘靜風起蜻蜓墮釣竿

溪畔誰驚白鷺羣野翁支杖看溪雲十家秋柳成村落五尺殘荷掩寺門　茅屋外稻畦分田孃漁婦盡紅裙花梢一角青樓小散髻兒童讀爵論

水調歌頭

八月十四夜登太白樓月色萬里振衣欲仙卬闊浩歌山水俱應

萬里碧空淨舉酒倚危樓樓中謫仙已去古月影長留我欲手持綠玉直上廣寒宮殿笑酌紫霞甌爛醉捉寒兔騎作玉花虯　天風起羣眞集駕翩翩乘雲何處汗漫五岳縱清游安得凌風躡將一夜鏡湖飛渡照見鬢毛秋拍手唱天姥怒鐵叫龍湫

清平樂

爲張別駕題畫冊

玉階苔繡燕啄雙紅豆架上鸚鵡春也瘦還認烏巾否曲瓊影閃胭脂可憐香細于絲小雨無人庭院櫻桃過了花時

疏影

出宣州北門水石蕭瑟問梅堯臣故墅無知者晚歸登謝元暉北樓倚檻乘興發此清響

林迴徑複趁碧天雨霽野色新沐粳稻香中吹蛉蟀聲蘅蕪踏徧烟綠水向何處詩人宅但滿目疏花涼榭更斜陽雁背馱來紅寫幾家秋屋　獨自行吟歸也孤雲帶粉堞斜傍山曲郤被天風吹上危樓調徹腰間橫玉餘霞如綺江如練悵五字新詩誰續漸暮節飛滿江天燈火依微林麓

念奴嬌

鳩茲江樓遠眺

臨風倚劍若悲吟驚起魚龍酣睡放眼乾坤多少恨消得尊前一醉莽莽頹雲滔滔怒浪不盡英雄淚江山如此伯符志業難遂　遙想邊徼妖氛征西羽檄大合貔貅隊落日黃沙鏖戰地白骨又添新鬼時粵賊滋事官軍屢戰不利萬里提戈千金買馬擬剔焉支壘憑闌搔首一行秋雁飛墜

前調

送張明府之官溧水是宋周美成作令地署中姑射亭遺址尙存片玉所載隔浦蓮諸闋作令時所譜也

臨流簫鼓向蔣山山外斜陽欲殘舊是風流爲政地何限水迴峰疊姑射亭荒浦蓮聲斷雲影浮空碧詞仙何處落花風起如雪　惆悵六百年來清眞雅調已是成消歇君去江城剛柳暗細雨啼鴉時節衙鼓宵閒訟堂春靜簡譜紅兒覓一聲清唱吟魂飛下涼月

菩薩蠻

曲瓊波影愁千疊無情征雁催人別殘焰柳絲低船停花步西　歸期還預約玉筯垂紅頰門外是江流吳山幾點秋

錦書緘碧迴鸞紙相思訴盡珍珠字紅淚揾渦痕難將寄與君　書完蓮漏咽小顆燈花結花月鎖鴛鴦今宵好夢長

玉瑲乍到天涯信寒鴻報道歸來近臨發又遲回知他歸不歸　歸期看已準翠被眠難穩生怕夜來寒秋風江上船

浪淘沙

席上有贈

爽細溜迢迢好個良宵絡珠腰鼓柴瓊簫問能殢人嬌

一曲月斜花梢　倚醉索紅綃何處魂銷儂家妝閣水西橋橋外柳陰通小徑一道裙腰

女冠子

粉澹蝶輕對鏡不施金鈿臉波明道蘤簪冠小梅花繡帔青　朝眞開玉殿拜月出瑤扃避把來生願祝雙星

虞美人

催花休怨東風惡花總年年落留春無計奈春何我自傷春心事比人多　嫣紅洗盡鶯聲少簾幕寒猶悄枝頭梅子欲黃時又是釀愁天氣雨如絲

夢橫塘

鼉湖廿四堆爲南宋葬宮人處偶尋往跡愴也成吟

零花尉荇澹柳搖波夕陽紅墮烟激禁得銷魂只幾個粉奴來去金縷餘香珠簾春夢杜鵑猶訴似玉鉤斜畔亂絮濛濛重到了雷塘路　東風枉自多情鎖吹得苔痕綠偏平莎可有羅裙向月下珊珊微步流不盡深宮舊恨嗚咽江聲夜深語望斷君恩但青青草色伴冬青

明月生南浦

雨後舟行秋容婉媚

小雨初收芳草綠漲溪橋紅漾斜陽影兩兩沙鷗秋夢穩蘋花香遠江波冷　山寺鐘聲風送近何處清歌烟外搖漁艇新月欲來雲卷盡歸鴉幾點川光暝

虞美人

人間不信良宵有燈暗眉峰縐脂殘粉懨度華年腸斷腮邊紅淚未曾乾　夢痕花月鈞絲繞誰禁人微笑夢中可奈話相思也是夢夢楚楚別離時

玉階草色青如帶蝶印依稀在薔薇架倚欄斜御似茜羅裙上折枝花　花消風起輕寒逗新月初于酒下簾怕略倚闌干只又燈黃昏瘦上更天

點絳脣

由郭西返草堂秋陰半開湖色一碧飛雨忽墮花涼欲燃叩舷歌之孤篷裊裊若相和也

鴨綠平溪幾株疏柳搖風縷沙禽飛去滿棹菱花雨　橋轉山迴林杪秋聲聚人何處樓依桐樹一篷烟中語

水龍吟

秋海棠用碧山韻

臙支薄暈瓊腮晚妝乍破秋孃睡工愁善媚嫣然態度餘芳怎比獺髓香黃絳粉將俏涼初試儘風禁露苦檀心一點無人解消魂意　應羨玉環沈醉護春雲倩妝扶起自憐俏影迴廊寂靜閒庭如水亂蛩聲悽新蟾篩瘦淺紅闌底怕宵深雨滴真珠流不盡相思淚

應天長

斷蟬徑改水簾杳梧葉滿階誰為掃迴廊抱人聲悄一抹斜陽紅自照　倚闌風裊裊愁更多于秋草牆角海棠花可憐開瘦了

暗香

踏月獨歸歌此破寂

裊腰襯步謝素娥伴我循隄歸去喚起睡鷗欲與盟心不如處誰把參差弄徹渾欲和清歌裳渚燈半露花外溪樓簾影瀉秋語　涼色靜如許更翦袖水風逗人吟緒蛩孃未老多情瓜架鎮相絮行過橫橋仄徑聽簌簌竹聲如雨家近也剛拾得一囊瘦句

清平樂

三更時候燈暗衾兒縷月透瓊絲花影瘦此際消魂如否　東風幾陣輕寒溫香翠被重添管取明朝風峭囑郎休放歸船

臺城路

庚申八月二十一日記事

綠牙屏畔紅鸚母聲聲只將愁說粉陣排鴛釵圍簇燕語事頓成消歇銀泥畫箋記題徧新詞酥搓翠擷醉擁如花麗譙更鼓幾通徹　自憐花底夢蝶一從驚醒後夢也難覓舊日蕭孃楚腰減盡忽地重逢愁絕西風似咽嘆象尺熏爐伴人凄切話到消魂淚痕雙袖裛

前調

秋江打槳涼色可人花步樓痕綺年夢影閒愁偶觸不能無詞

鏡波一雨新揩淨斜陽瘦入蘋邊淺翠涵鷗疏風送雁古柳游拖涼色陂塘畫楫愛笑語雛鬟瓜皮船窄菱葉田田倚花香小點秋碧　晴巒擁出黛筆晚雲妝點就螺影如鬟一角紅樓雙扉白板寂寂半林斜日樊孃舊宅記索果分茶綺朝羅夕悄悵無人鷺鶿當戶立

南樓令

燈暈暗幢幢西風透玉窗甚秋來愁比更長憶著小紅樓畔月人未睡炙銀簧　宮鬢戴花黃假人笑語香恨良宵一樣秋涼漫說而今無好夢便有夢也荒唐

昭君怨

同孫彥清德祖鏡鬟樓作

簾外木樨香逗簾內秋蘭花瘦花底臉波明撥秦箏　莫把秦箏頻撥試聽麗譙更點半臂峭寒侵覺宵深

廚冷鴨鑪嬌睡花厭鳳紫紅碎粉月上紗窗枕屏涼　薄醉暈霞雙臉為問情深情淺匿笑倚熏籠戰釵蟲

相見歡

芙蓉江上人家掩丈紗依舊一層秋水一層花　人何處花無語夕陽斜卻羨征鴉飛得到天涯

小梅花

戲效賀東山體

射雕手吟詩瘦勸君更盡一杯酒奪錦袍舞寶刀噫嗚叱咤亦足以自豪人生識字憂患始安能鬱鬱久居此臥牛衣泣路岐讀萬卷書不及屠沽兒　誰家子樂忘死是亦妄男耳爛羊頭關內侯安用毛錐行嘆復坐愁人世難逢開口笑天若有情天亦老數聲鮮酒如泉拍手高歌且盡今日歡

齊天樂

蓬萊之麓沈氏小園為外大父香巖先生吟息處自詩人老去漸就蕪矣暮秋偶過不禁慨然譜此書亭壁

一樽來覓寒林句西風正吹僵蝶烏窗塵窣蛛懸茜戶庭草青青如髮闌欹檻折臘篆石鋪烟錦紋猶纈半晌低徊幾星涼蘚上秋屧　東鄰短笛誰擫卻撩人感舊無限凄咽老龍風流名園歸做尊事長髯能說而今盡別便柳溉花培也成消歇一樣斜陽但蕭蕭落葉

月下笛

壬戌之冬避亂居松溪鄉有善吹笛者每漏深人靜輒作數弄其音淒厲如哀湍瀉石脫葉翼霜寞鶴寒唳枯猿悲嘯時或風號雨泣四緊如累悄焉發響又如荒假孤啼旅鬼宵泣屋角老鴉傑磔欲起足使聞之者浩然而嘆愴然而悲矧在患難何以堪此趁夕爽跡如雪箔聲又作遂成此解

何處飛來或徐或疾哀音掩逗更深時候西風正送寒漏非關一曲山陽感也非怨玉門楊柳儘鳴鳴咽咽被他吹得月痕都瘦　曾倩樊孃口在小山幽坊玉龍低奏漁陽鼓驟良宵只有笳吼著般凄斷真無賴剛惹我淚沾衫袖知誰甚擫琅玕不是纖纖素手

念奴嬌

酬傅孝澤作楫見貽用長公赤壁韻

黃塵慘澹莽江山何處舊時風物十載江邊戎戟血汙了東南半壁狐社秋鳴狼星夜動一片刀如雪護旆忽樹風雲催起豪傑　知爾寶筆從戎幕中草檄鬱烈雄

詞發我亦劍鋒秋水拭磨得星文都滅對酒空家請纓
無路雨泉潘郎鬢殘花此意知人惟有明月

笙月詞卷之二

山陰王詒壽眉叔

酒泉子

春
鎖荷香龍猶記謝家庭院酒波黃衫暈碧燭花紅　東歸無處問驚鴻留得畫闌干影柳陰西道葉北柱堂　夢簾竹風敲金鴨小屏斜掩漏沈沈香細細夢迢迢　蕭中無奈可憐宵依舊粉牆新柳柳邊花花外月月中

柳稍青

霞川舟中作

酒醒衫寒寺鐘聲裏一棹歸船蕭葉偎秋荻花搖暝雨細風尖　幾絲疏柳吟邊渾不奈涼波暮烟雲北愁濃鷗如人瘦漠漠江天

臺城路

東皋

平橋殘雪陂塘外斜陽也如人瘦野曠烟橫村孤水帶啼徹樹頭鴉歸青帘香逗愛江店梅花幾枝春鎖小火紅爐有人閒絮瓦甌酒　溪山都是劫後那堪重說起離亂時候萬壘戈船千林劍樹足處兩軍曾鬬松濤聲驟聽猶似當年怒笳聲吼江影蒼茫峭風吹斷柳

減蘭

孤衾紅綉一絲涼夢和秋瘦夢少愁多細數征鴻度玉河　聲聲風葉三更漏了疏林月月上簾紗照見銅餅雙尖花

邁陂塘

夜檢舊篋得丁仲泉（諱誠）學博去秋見寄詞感次其韻

記銜杯悲歌脫帽九天飛下風雨文章縱有昌黎筆造化須知難補年來嘗盡心血嘔乾換得驚人句呼天問取問天既生才如何無命天曰莫非數　前番約訪戴同移秋艤畫溪遊認紅樹（約同訪秋伊於水石莊）銀鉤勝有鑱簇

在愁唱梅邊琴趣相兩汝只夢裏重逢蹋曾同延佇待澆綠酹把一曲新詞兩行痛淚寄向九原去

壺中天

雪後偕孫子九（成）蔡季珪（尚虞）曹文孺（壽銘）登倚稼樓

凌風雙槳約酒人幾個來看殘雪花外高樓樓下水水上迴嵐數摺拂檻飄聲撲簷波影斜照明還滅卷簾長嘯紫髯吹起橫鐵　何處喚下飛仙聚杯相屬問把瑶臒拂御憶故人曾掃樹（江韻譜留假擬是坡今歸道山矣）側帽閒吟情絕我欲重登湖山無恙隔霧迎詩篠木雲如夢倚樓唱出寒月

高陽臺

與彥清宿城西寓樓風寒漏永炯不成眠彥清擁衾話舊事余亦得此詞所謂卿言愁我始欲愁也

背月邀愁絮燈索夢近來越覺銷魂莫問仙山五雲樓閣揚塵年時一串珍珠淚賸斑斑麝肥猩痕思難禁枕畔鈿釵掌上羅裙　此後重展崔徽卷尚鳳衫漬粉蛾黛含顰脈脈無言相逢花下開門黃藤酒冷紅酥杳便銜杯有甚溫存怕吹笙庭院誰家花影黃昏

虞美人

內子憂貧頗甚譜此贈之並以狂言解之

玉釵抛卻朱顏換清絕梅花伴羅紈典盡舊衣裳賸得嫁時黃竹女兒箱　一燈風雪蘆簾下幾度酸辛話年來艱苦只卿知不識今年鹽米怎支持　詞華屈宋才班馬是豈長貧者他年富貴不相忘我本三生蓬島舊仙郎　語卿且把眉頭解況更春回快梅花開過杏花開報道東風次第草堂來

望江南

宣州為江南勝區蕪江尤繁麗有小秦淮之稱

余舊游地也兵火頻年鴻印如夢去冬退叟以長君抱痾求藥宛陵使回述荒涼之狀雨夜不寐偶憶其言倚聲譜之

江南路其奈亂離何終日幾逢孤店小長途惟見亂山多寂寂少人過
當時跡一例變荒邱蒼柳難尋梅氏宅青山空憶謝家樓落日古宣州
村烟少風瘦日淒淒紫蟒鼉鱗當道臥黃狐銜骨逐人嬉無處覓譙樓
山邊路薄暮斷人行破戍風腥偎哭月荒祠雨黑魅吹燈此景幾曾經
寒烟沍棘刺礙衣裳茆舍黃欹新馬驛蘿畦青覆舊筝堂花月冷春江
江頭望冷月不成丸濁浪崩沙雙岸斷破樓支雪一燈寒亭悶盡成烟

摸魚子
偕退叟文孺峴子過小南塘館晚宿馬幼眉眞鷗水堂

悵迷香瀟瀟愁雨試燈過了佳序朝來漸覺東風暖吹得嶺雲如絮芳草渡約小艇尋詩十里橫塘路斜陽未暮愛牆角官梅梅邊淺水紅雪點眠鷺 還延佇料理酒鎗茶具嫩寒譜就新句春波隔岸青山外更有溪棠鷗侶須小住儘紫筍黃魚翦燭籬深處今宵休去待粉月盈廊明星帶屋花影伴涼語

虞美人
雨夜

冰簾搖碎銀燈影簾外東風緊銷魂只怨雨聲多便是今宵無雨待如何 金尊不似眉先縐愁更濃于酒悄涼時節釀花天消受者般滋味已多年

百字令

娛園月夜有懷彥清西湖之游

東風如水把月痕洗得十分明淨一角園林如此好何況西湖烟艇澹柳樓臺涼鷗世界畫舸翩翩影醉吹怒鐵篴花宕破香暝 安得踢臂高寒江山寂歷同鼓尋詩興解向瓊樓歌水調我亦生平疏勝散髮天風舉頭碧落孤鶴閒人驚湖心亭上一尊呼墮冰鏡

金縷曲
聽退叟話秦淮舊事

往事都縈抱渺飛鴻幾多爪印不堪重到小閣丁簾桃花水一片模糊烟草休再問鈿蟬金鳥惆悵冰窗螢壁裏似淒涼白髮談天寶街鼓咽夜寒峭 俊游雨廋吳舲小儘消魂石城絲柳故宮幾照話到青溪笙歌夜此老偏多風調道佳麗雙眸曾飽我欲尋春飛好夢奈蓉風不似當時了蟲切切寸心悄

減蘭
娛園四時詞秦欣伊樹銘屬譜

娛園春早簾外東風鶯喚曉花影層層紅到闌干第幾稜 迴廊前後一帶粉牆烟鎖柳芳徑泥新燕子飛來不避人

娛園長夏一徑槐陰涼綠亞氷甃疎簾團扇風前蝶夢圓 棋聲庭院斜日貸簷紅影亂月挂林隈卷幔荷香上枕來

娛園秋好開過木樨黃葉老白白黃黃紫竹花昇六曲香 分明畫稿涼雨枯荷鷗點峭石銚松風小火新添落葉紅

娛園冬日寒翠半尖亭一笠何處香來笛外梅花幾樹開 同雲漠漠榾柮地爐紅小閣微雪黃昏知有扁舟乘興人

金縷曲
歌者月孃舊以色藝擅名秋日重遇於湖上秋孃老矣宛轉蕉萃殆不勝情余亦感歎游之不再慨華年之虛擲縱隱白衣雲英未嫁歔欷相對情見乎辭

簪老西風緊卸秋帆水西門巷落鴻成陣舊日花枝都瘦損何況花邊人影又何況多愁多病直罷勝常重促坐縱楊枝蕉萃猶堪認料不是步中境 天涯蹤跡誰相問悵年年釵鬟鈿約都無憑準老大飄零君莫恨留得可人風韻還勝我青衫薄命十載名場仍落魄漸霜華上了安仁鬢英雄淚倩君揾

極相思

背燈花倚疏枝依約楚腰支十年前事五更殘夢一枕相思 細憶香階行刻襪頁宵靜沒個人知玉甌罷後畫廊深處明月圓時

陂塘柳
花浦晉悼

渺湖波疏烟古柳西風作去聲淒緊赤闌橋畔傷心路依舊晚山眉翠行漸近怪小犬雞根空吠孤帆影沒低屬粉牆一樹斜陽梅花如雪猶照舊門徑 從頭省幾度銀鸚呼醒春嬌還帶紅印荒園三尺芙蓉塚贏得淚珠酸迸癡心淌問錦蘇蘇珠彩可有重來信黃昏人靜料怯月香魂霜簾倚遍翠袖伴花冷

臺城路
甯國中郵忠敏公

飛流不盡孤城恨年年似聞鳴咽荊棘駝眠山川龍戰思像悲歌當日名園花石白故國春歸都無顏色重算與匕一聲山鳥啼雲裂 清池照人自碧老蛟寒不睡猶隨珠淚滴灑侯坍吹月照祠側池中時有精魂現可有精魂宵出我來長指問甚荒黃荒草萬落葉白八舖平峭涼

秋海夕

湘月

由郭西至水石莊訪俠伊月上始歸

平鋪野漲碾出湖光浮黛上界長千頃青蘆嫣嬌
欽夕陽紅閃煙際漁郎御陽鼓棹微東風輕見香游
嫩陂塘新絲如織 俾漸野氣合青山更凝紫暝色蒼
然迢春樹四圍詞客宅容我水西門放釣篙儂歸笑盤
醉月不放水阻溪夜涼人散粉廊花影低轉

點絳唇

之官長山舟出郭西小泊夕陽飛絮煙波渺然

一帶紅橋酒旂飛絮垂楊郭停帆小泊惆悵成孤酌
烟水茫茫江戍斜陽薄東風作桃花亂落花外人吹角

浪淘沙

穀水記事

流水送紅觴更漏迢迢花陰香鎖柳絲條花底鶯聲花
外月如此良宵 一曲端人嬌泥醉銀蕉江南休憶短
長橋無奈曉星殘角裏獨上蘭橈

虞美人

驛號雙溪客停孤棹雪泥偶印花月可人即事
言情當令香口推驚宛轉於邊山碧水間也

茜羅裙映江波綠愁語參差玉畫溪名字亦成雙因憶
者般年紀尚無郎 銀燈歌舫良宵午誰是可動杜舵
樓斜月一聲雞驚起鴛鴦飛過驛門西

貂裘換酒

荒署宵寒獨影寡緒憶儔昔之狂游戀琴酒之
近局今雨舊雨系我懷來走筆譜此為諸子問

酒滿春衫稱記連翩五陵年少人如蝴蝶黑月呼燈騎
快馬那管刪瑚鞭折總走向綠楊橋側百道春雷喧羯
鼓寶釵樓醉拓黃金戟此情狀恍昨日 年來洗盡狂
奴習有梅花松朋竹友歲寒盟結繪雨雕烟吾甚樂吟
得水雲都碧更無奈催人啼鳩卻恨飢來驅我去為微
官一例成離別君須念薄游客

踏莎美人

月夜

燈閃蟲紗風颺鳳笛黃昏月映迴廊碧十年前事費尋
思正是櫻桃花底乍來時 闌角青鞋苔窺紅屐天涯
何處將愁覓雪獅撼動畫簾垂聽作珊鉤抓響玉釵兒

邁陂塘

魚步阻風時七月八夕

甚空江聽風聽水客中淒斷禁盡幾行新雁沙汀外來
報天涯涼信人聲靜只碧蘆烟中絮語秋蟲緊漁家門
徑淡古得尊鄉都無人妬鷗鷺伴眠醒 波如鏡漸覺
羅雲揭淨月梭掛上松頂花風酒碗船頭坐自信生平
疎俊銀河近料今夕雙星一度添離恨客懷孤另儘野
笛催吟橋燈逗夢香露沁詩影

前調

小雨初過出湧金門至隄上嫩烟拖碧微波翦
涼頹陽在林箏舫漸集衫痕釵影俱入畫中

灑漁衫涼珠數點湖雲片片收盡蠻烟熨作吟牋碧飛
上催詩香韻歌欲靜趁一縷溪風柳外禽聲緊斜陽滿
徑又紺舫移來冰絲細裊秋漫藕花醒 天涵鏡芳逕
晚波搭淨蝶痕涼墮花頂粉蝸金犢人微醉爭說者番
游俊黃昏近恨釵玉聲遙一响添閒恨船孤笛另賸幾
杵疏鐘半輪小月月底翠鴛影

疏影

經松木場尋白石老仙讀書處遂至孤山巢居
閣玩石刻小像即依其自度腔詠梅韻

丰裁似玉想閒雲不定野鶴同宿花外詩瓢鷗外吟笻
狂歌按徹橫竹烟波何處當時跡尚隱約石函橋北儘
漁榔敲醒斜陽不醒吟魂幽獨 留得孤山山畔畫圖
一片石蒼蘚凝綠詞客衣冠野客鬚眉寂寂水邊林屋
翠禽啼上苔枝也又恰似小紅新曲把一尊細酹梅花

揭取春風橫幅

浣溪紗

綺女寄近詞頗婉麗有致喜依其韻

怯葉娟莎一院幽晚痕都向卷中收玉羅牋紙小銀鉤
知汝閒邊呼阿妹冰文簾底對梳頭黃花無語伴吟
秋

桂枝香

偕李蒓客慈銘登梅山遂至廣覺寺謁梅尉象

涼波瑟瑟愛渡口山光濃就亂碧幾灣白雲似畫翠烟
如織疎林何處前朝寺映清溪紺垣羅簇桂花香裏西
風梟梟鐘聲飛出 問往昔遺蹤誰覓有一掬寒泉深
護閒石仙尉衣冠千古高風堪挹夕陽黃葉祠堂樹尚
依稀漢苑秋色蒼茫古殿佛燈上也空山人寂

上江紅

十月十四夜作

小舫迴來風悄悄黃昏人寂分明記晚妝重試鈿蟬金
蝶翠袖珠燈梔子酒銀屏粉月梅花蕊把麝塵添玉絲
篝羅幃側 猶兩怨繭襟並鴛鴦夢鴻泥雪韓消魂情
事鵡哥能說指印紅銷箋葉瘦唾痕春潤茸衫碧更麗
誰寒角訴當年人離別

前調

贈吳門舊好同彥清

眾裏相逢正簾卷梅花如雪薄卻似歸來燕子舊曾相
識翠鬟余拋金縷鳳素裙不蓋銀泥蝶只低頭一笑尚
依然玫瑰靨 悵轉眼三年別愁千萬心如結把雁行
箏柱殷勤重拂江上離情楊柳雨星前密誓鶯花月待
黃昏燈炧沒人時從頭說

霜天曉角

窗紙如銀是殘月痕容易曉風起也又庭葉下紛紛
殘燈紅欲昏被池寒不溫不信人間好夢都付與玉

樓八

筆月詞卷之三

山陰王詒壽眉叔

海棠春

衍波詞閨情四闋當時和者如林陳其年最韻至再然已成別調矣偶閱迦陵集因依韻和之

玉扉觸動嫈纓響弄曉鐙花移冰綱香露沁芙蓉以闌巾木芙蓉花浸水拭鬢最香潤雲影和嬌鬟　肩峰畫就遙山樣算除卻個人誰賞插了顫鬮釵春暖銀屏敞

右曉妝

研羅紅壓金猊足還嬾理銀箏新曲不解藕絲裳側臥桃花褥　翠颭粉嫩湘蓮肉卸樹畔攀來小玉驚醒御迴畔錯怪敲簾竹

右午睡

含嬌斜背銀窗影怕鸚鵡雕籠睡醒悄地注蘭湯紅漾紗幮冷　圓冰窗外明于鏡掩寶袜雲鬟重整茉莉透衣香多事熏宮餅

右晚浴

瘦花屏影涼如雨把麝顆搗殘香杵無睡倚熏籠紅悄秋燈語　夢魂難逐征船去重記起開帆打鼓手弄玉搔頭白似檀郎塵

右夜坐

八寶妝

玉簪花次彥清韻同陶紫珍　方琦

昨夜霓裳微法曲月殿舞倦寒簧鬢雲鬆了飛瀏一捻脂香碧玉闌干秋淺淺粉痕嬌擬釵頭涼細端詳海棠睡起剛助新妝　記得水精簾卷儘纖纖摘得挑垂蟲絲約鬟頸酥花底誰鏤鷿鷈瑤階依舊如水愛露點珍珠宵漏長休敲損早荔牆低處悄立薇郎

探春

湖樓秋感

歎月廊虛闌風幌還更深睡魔何處一種離懷十年舊事此際秋心誰訴況幾分病體又添上幾分淒楚無端作作去銷魂那更露蛩聲絮　空記那回共語宵靜也涼沁矮樓猶理簫譜翠檻呼鸚玉河聽雁依舊幾通街鼓簾影重重護只少了燈前花步夢也難成說甚五雲深阻

大江東去

題彥清寄龕詞卽送北上

蚪蚓斗酒向雪窗燒燭讀君長調恰值梅邊吹笛罷飛上凍雲吞吐前度鶯聲去年人面此意憑誰曉江南煙柳杜郎消受多少　更上水畔高樓銅鉦拉襍浪湧魚龍覺極目江鄉春到也不及鳳城花好衣上東風馬頭明月隨爾長安道紅牙倚按佳人自古燕趙

永遇樂

北郭玉帶橋是往年官軍率番部攻粵寇處

禿樹平橋蒼茫岸幘暮色千里螺髻巒裝狠機飈火曾此屯千騎陣雲如墨怒雷飛破報道將軍戰死偏江頭濤崩霧卷血花射得天紫　而今放眼煙沙莽莽猶繞鷗邊殘壘壞岸斷戈寒流瘞鏃應化蛟龍戲西風野廟蒲牢百八險把英魂喚起低徊處斜陽紅黯亂鴉聲裏

淒涼犯

王莪畦慶勳觀察往主越礁曾駐軍城西屢有文酒之會及余自婺州歸觀察已攝守睦州不數月且歸道山矣秋日重過其地泫然有作

依依官柳渾不似胡牀吹笛時候江邊故壘寒花無主夕陽依舊那堪迴首但書角戍樓遙奏似當日轅門箭鼓紅旆斷霞邊　追念從游處小隊郊坰青山詩酒而今已矣勝歸來疲驢人瘦蕭瑟秋風是客散孤營門後算西州慟哭千載此還又

揚州慢

水郭西邊河橋東畔向來歌舞樓臺爲鑫城最
盛處今皆鞠爲茂草矣偶尋舊蹟愴然成詞
笙玉排雲歌珠溜月東風十里桃花記春衫燗酒是花
底人家自鼙鼓江南動後燈樓鈿館都付啼鴉勝青青
芳草烟塡猶似籠紗　麗華散盡飄零鬢霧衫霞便
紅豆深情青梅舊約休問琵琶我亦傷春杜牧歡場夢
易觸天涯悵夕陽無語高城催起悲笳

憶秦娥

戊辰二月二十夕夢出游得詞醒佇憶前後結
語因仿佛夢中景狀足成之
東風作春寒料峭春陰薄春陰薄酒旂微雨杏花城郭
高樓午夢鶯啼覺垂垂一帶紅文幕紅文幕依稀聽
得幾聲釵索

蝶戀花

夜雨
已是春歸留不住起了東風又下淒涼雨一點涼燈紅
不語瀟瀟只怨芭蕉絮　長記江南曾聽處楊柳樓頭
題徧消魂句枕冷香殘眠未許曉鶯啼過簾櫳去

瀟湘雲

寓春舟中作
沙柳烟欹灘蘆雪卷儘颯颯東風吹得人遠如此江山
圖畫裏不信離愁猶繞悶眠鷗斜日幾歸船趁蓴鄉涼
淺　笑我行李匆匆病懷黯黯也欲學詩饑無奈吟倦
一葉浪花翻舞處禁得青衫秋瘦怪天邊新雁又飛來
只聲聲淒斷

貂裘換酒

序曰蕭然客懷悲哉秋氣撫念流序追思盛年
五花逐騎千金裝劍忍劉毅之博呼輒成盧逐
景宗之饕鼻常出火時而聚花列坐飛觴屬客
搴袖撾鼓倒羅謳詩阮飲呼豬犬狂罵坐客芋

拍張側目天地其或聆箏堂之秋拍簧旅亭之
春酒紅衫殘響羣伎聯聲黃河畫壁殊麗流唱
鱗襲結侶蟬連邀歡銖愁黍慮不挂眉宇然乃
黃金易盡青春不再羅囊一炬有悟太傅之譏
鐵障十重甚慚眞長之誚遂乃漸祓夙染敦埋
秀業執博士之經逐冑子之隊十年下帷五次
勒帛囊鑽不出猿窮斯啼加以祲歲頻仍劇號
告亂西枝茅舍琴書都非南山豆苗還從莫種
貧瘁困阨忽忽中年謝公絲竹之感欲寫未能
向平婚嫁之累催人更迫頭顱如許意氣全消
回首前塵歘若夢影今者一官如寄百事輸人
徒餐安邑之肝獨語寒山之石況乎寂歷羈樓
泬寥天宇颯瀏兮催冷葉摵摵以嘯愁青山
亂疊何處鄉關白雲孤飛有懷親舍萬端交集
五夜成吟虎落關門安覓紅兒之笛龍泉知我
即當王郎之歌
鹿鹿嗟餘子憶當時少年狂態目窮天地袴褶黃皮騎
駿馬橫槊呼人而擬有辟易十夫意氣叱取牛心還痛
飲踞胡牀笑掣吳鉤睨身世事幾曾計　青春轉瞬中
年矣怎匆匆狗屠散盡馬曹輕試書劍天涯仍濩落嬴
得鬢絲如此總只爲飢寒驅使竟欲短衣看射虎向藍
田鎮逐將軍李挹雙袖浩歌起
一笑推書起笑年年身如脈望眞成失計熟讀離騷能
飲酒名士如斯而已更說甚文章才地不見子昂詩首
軸動長安待挈胡琴碎入間事總如戲　歡場當日身
曾厠徧新詞玉驚屏上畫鸞扇裏十載揚州狂杜牧那
識清愁滋味怎又被儒冠牽繫多少五陵裘馬客問幾
人曾用毛錐子腐儒耳劇堪恥
孤館涼如水起舞向荒雞黑月仰天而視世上錢神工
作橫　吾輩只堪如此拚日飲亡何而已散帶科頭人

詎識是杜陵蕭育眞男子何處話此生志　登高放眼
窮千里算何限秋風節吹青山車騎舊日酒徒都不賤
鶴髮神仙意氣只遺我冷曹身寄但得城南田二頃便
著書終老林泉裏誰更作出門計
歷盡窮愁累慈親消貧苦耐十年過矣襆被天涯吾
敢怨爭奈謀生非易無分向金門索米謾說毛生今捧
檄者微官薄俸休提起總一例冷如水　蕭蕭黃葉森
秋氣望家山亂峰缺處暮雲堆裏想得白頭燈下坐商
略艱難家計又苦憶西風行李藥省蘭臺都不願願板
輿長向花前戲天許否此衷意

減蘭

鏡湖詞奮朱調梅元鼎學博
鏡湖春色寶水揉藍山影碧水面樓臺樓外桃花處處
開　亂鶯芳草數徧踏青鞵印小紫笛紅紋楊柳陰中
看畫船
鏡湖長夏高閣臨風簾影亞小雨初收綠樹陰濃翠欲
流　迴塘繚繞少婦採茶歸去早水鳥偏馴雙宿荷邊
不避人
鏡湖秋好鴈影涵波風裊裊充柳橋西幾處青山卓酒
旂　閒尋僧院蓼岸蘆灣吟欲徧鐘磬聲催一艇黃花
送客回
鏡湖冬日臨水人家新釀碧收了魚租野局家家約酒
徒　黃蘆古岸羃歷同雲連水面篘笠風前微雪梅花
出郭船

探春慢

西鄰梅花如十七八女郎登牆窺人一宵甚雨
芳姿減矣
粉簇鴛鈿香團蝶翅漸覺絮雲烘暖翠鳥嬌啼玉龍低
奏猶記舊家庭院甚亂山孤館也一面牆頭窺見昨宵
雨太無情瑣姿瘦了一半　可是不勝淸怨對敘莫間

階酒闌人散，斜月濛濛，輕煙裊裊，莫問含章春苑，伴楞嚴燈火悄無語，縞衣淺澹，只怕朝來東風吹落如霰

大江東去

夜聞灘聲甚壯，襍以疾風橫雨，窗戶岌岌，疑身駕海濤矣

聲來何處，似雷霆千百，與龍鏖戰，踏浪馮夷撾大鼓，激得黃河倒卷，萬馬秋騰，六軍夜擊，猛勢排天漢，靈胥怒發，素旂飛越遙巘　正是漏永虛堂，天陰月黑，簾幙寒如箭，側耳擁衾還兀坐，青殺豆燈涼顫，虎吼狂風，鷺掀惡雨，更訝乾坤變，錯疑海上，鷖濤來濺人面

邁陂塘

寓廬種鳳仙畝許，四月花已盛，牆角紫薇一樹亦怒放，豈深山氣候自殊耶，詞以賞之

愛吾廬，熟梅雨過，涼莎一片雲淨，玲瓏金鳳開徧，早徧了幾弓吟徑，斜還整，又串串珠霞，碧玉枝相映，午眠乍醒，儘紫閃屏腰，紅拖琴尾，人在萬花頂　闌干迥，剛是綠槐陰靜，峭風吹出秋靚，緗衣綽約飛瓊隊，齊個仙郎清影，誰乘興，只蝶往蜂來，狂得蹤無定，斜陽未暝，怕炙損嬌姿，玉甆待貯，銀綆汲涼井

慶清朝

秋日過秋伊水石庄，晚至東皋寓廬水堂與幼髯夜話

高竹梢樓，密菱繞屋，敲門驚起幽禽，維摩小病，藥船聲在花陰，愛倚隱囊趺坐，木樨禪榻書陪，稀疏能受一房秋影，澹入屏心　放鷳夕陽欲墮，更蘆邊蓼外，取次幽尋，吟窗小啟，拱韻飛落煙潯，約得閒鷗伴侶，一燈涼雨話更深，虛堂靜，西風江戍，遙鼓沈沈

金縷曲

席上遇歌者陳郎

莫話霓裳舞，嘆匆匆，幾番離合，便成遲暮，最憶江村同

遲地坐盡一燈風雨，聽怒角吼聲如虎，勢撼東西渾不定，更相逢雨度芙蓉渡，從此別，雁魚阻　者番花月良宵，午倚瓊枝依稀猶認，年時風度，憐我一官仍落魄，愁絕青袍聽鼓，只添得鬢絲無數，玉貌何堪今亦老，問窮途可有鶯鶯妒，晴背戲，共君訴

虞美人

西泠小寓，聞影寂敧，宵角呼愁，秋燈炙夢，倚聲自遣，安得雙鬟唱也

匡牀睡起吟衫溼，小紅亭豆，海棠陰裏絮秋蟲，報道夜涼江館又西風　麗譙鈎語雲邊裊，漏永人聲悄，瀟瀟一陣雨初收，早見半痕斜月上簾鈎

如此江山

登吳山大觀臺

碧天雨過纖雲掃，西風引人清興，綠玉開摛，白離倒拏，來看江城烟景，登臨還省，有細棧苔肥，古臺石冷，放眼遙岑，夕陽一鴈寫紅影　橫柯容我小凭，怕松根龍子，雨雨驚醒，紫彩峰巒，金銀宮闕，身在巢芙蓉頂，魚鱗萬井，映拍岸波光，面開涼鏡，何處譙門，角聲臨秋暝

浪淘沙

紅橋感舊

楊柳短長條，風雨蕭蕭，別時花片點春潮，容易江天秋葉影，飛上蘭橈　何處玉人簫，夢也迢迢，含情纔過第三橋，還見澹紅樓一角，斜倚林梢

摸魚兒

秋夜由東皋至北郭，涼波貼月，輕颸曳烟，景狀清絕，因得一解

渺湖烟水香十里，蘋花蘋葉無數，流雲剛吐彎彎月，照見一條花路，輕移舫，聽蓼汊蘆碕，不盡涼蛩訴，孤亭荒戍，問何處僧歸，半扃經捲，柳下等秋渡　宵欲午，黃葉前村寺古，蒲牢幾杵飛度，誰家臨水柴門小，門外搗衣

聲苦，風如縷，又嘔啞吹來，燈影紅樓語，波明欲素，齒齧氣侵人，酒醒衫薄，準擬采芳杜

望江南

娛園襍詠，秋伊索和

梅花墅，小檻點蒼苔，吹笛未須紅袖倚，卷簾剛許翠禽歸，詩句暗香催

右疏香林屋

幽居靜，徑轉竹縫遙，小屋當花門似月，曲闌臨水柳如烟，人對鷺鷥眠

右潭水山房

荷陰裏，疑坐陸家船，疏竹秀于詞客句，高花紅過酒人唇，此處是如仙

右藕船

書堂邃，深柳鎖雲隈，香鼎翠繚塵綠几，花廊春護牡丹臺，開徑幾人來

右還讀書堂

松籟牢，窗外綠雲多，夜雨孤蒲吟石帚，秋風環珮伴維摩，一榻自婆娑

右邁北詩龕

樓如畫，一角俯溪灣，竹裏琴聲涼月檻，花梢簾影夕陽山，人共白雲間

右徵雲樓

笙月詞卷之四

山陰王詒壽眉叔

阮郎歸

弄風嫩柳翠絲柔一番酥雨收春波綠到柳西樓有人樓上愁　疑恨望思悠悠夕陽何處舟銷魂不及水中鷗雙飛古渡頭

壺中天慢

八月十六夜彥清置酒虎林旅邸招同人飲亞呼雛伶侑觴索譜是解

曲瓊高卷早林梢湧出一輪冰鏡小院涼花嬌欲語鬟入畫屏燈影大好良宵如斯佳會更喜閒街靜吳雛翦髮玉箏彈得秋醒　正是桂子飛香羣仙試羽舞大羅天迥醉裏不須催牛餼玉字本來清冷綺舌調鶯纖牙拍蝶城鼓休頻聽綠衫小史麝塵添上金鼎

解語花

虎林旅次有贈

初三月子鬬簾剛見一彎眉淺脈脈新愁憑使西風吹散芙蓉燈影衫痕瘦掩映燈前人面儘負他笑語拚教聞了行行箏雁　問年華三五明蟾肯綺殺尋常鶯燕隔屋簾聲應是不勝清怨尊前漫斛飄零恨我亦天涯蓬轉算人生有幾江樓此夕花深香軟

念奴嬌

題譚仲脩廷獻復堂詞

琢笙檀板一聲聲拍得萬花齊笑又作九天鸞鳳響愁殺蘇門清嘯如此江山多情烟柳都入新吟稿十年湖海問君有幾同調　我是斫地王郎吳雲越樹恨不相逢早畫舫明湖攜玉笛與約酒尊同倒鷗鷺秋眠魚龍夜偃蹋臂天風峭振衣高唱通仙飛下瓊島

金縷曲

西泠客舍遇會稽馬賡颺傳庚虞颺與余同歲補傳士弟子南北奔走不見二十年矣剪燭夜窗共傷老大感成此解即送其赴大梁

雙鬢絲如許認當時烏巾白袷翩翩俊侶幾度南船乘北馬已是廿年羇旅應聽盡天涯風雨難得相逢明月夜正蕭蕭落木寒鴉語是客舍倚裝處　江峰同詠湘靈句還記否繡旂簫鼓花邊來去骫竹功名成底用趲得青春遲暮更休問庾郎詞賦纔向西窗重剪燭怎匆匆又指梁園路問何日話心素

渡江雲

晚自西陵歸江風催雨寒波瑟然槳枝帆葉行烟墨空濛中光景殊絕

波痕含雨氣碎鷗零雁幾點暮烟中山容渾不辨但聽鐘聲飛出柏林東老顛畫意漸江天一片溟濛孤艇小白頭浪起愁趁滿帆風　陰濃殘霞城郭禿樹樓臺處處寒雲擁想此際深屏擬幌早上燈紅平橋過了柴門近恰瀟瀟珠顆敲蓬蓬窗外一雙驚起鳧翁

一萼紅

正月十五日放棹江行晴雪欲消春冰乍解小艤陶里畫橋夕陽出雲高與樹等漁舸叢岸鱗行沽江鄉風味正復可念聞西庄燈市頗盛歸途迂棹往觀笙歌花月極靡麗之致雲水光中綺羅叢裏一日乃兼歷之因記之以詞

乍陰晴放琉璃小舫跋脚溯江程雪外山青風前樹綠眠波幾處橋平漸消盡輕烟漠漠愛斜陽村落倚雲坪茅舍人家梅花魚市鷗鷺相迎　小艤長年催發道水西歌吹占斷江城璧月樓臺春星燈火恰見舞袖輕盈更多少衣雲酒霧木蘭舟銀燭按秦箏莫問黃雞唱未纔近三更

虞美人

仲脩自都門寄示并福軒不寐有懷二解纏綿婉篤讀之銷魂孤旅傷春綺懷棖觸倚聲和之亦各寄所感耳

絲楊深鎖鶯聲細門巷愔愔地東風何處柘枝船只有玉簫聲咽晚涼天　銷魂又是黃昏也燈影鑪薰惹綠陰簾外雨如潮可奈夢魂飛不到紅橋

冰窗閒了還連閉影事從頭記春山幾朵冶于花依約綠楊西畔那人家　銀籠欲覓鸚哥語前度花誰主海棠瘦得不禁紅愁殺夜來猛雨曉來風

賣花聲

題梅花帳額

清絕不知寒別樣嬋娟依稀綺夢憶當年縞袂銷魂人去後斜月如烟　瘦影最生憐相伴逋仙銀燈紙帳夜綿綿莫遣枝頭啼翠羽喚醒春眠

菩薩蠻

羅幃午夢鶯呼起起來還是懨懨地夢好更難尋天涯芳草深　屏山烟斷續簾外春陰綠風動小銀鈎楊花飛上樓

摸魚子

綠陰

綠濛濛乳鳩聲裏輕陰一片香淨番番花信都吹過消息石榴誰問簾燕徑又煙外斜陽作意催春暝眠驚喚醒只倚笛人家小樓如畫約略澹紅影　還迴省猶記房櫳人靜江南啼雨曾聽簾波卷起涼如水飛上衣羅衫倩重呼茗正銀葉鑪添篆裊閒庭迴一春酒病慵遮斷天涯年年芳草依舊碧雲冷

陌上花

銀鸚語澀被伊誤了幾番芳信纔趁斜陽步到曲闌紅盡玉甌花下冰窗小只隔一層紗暈正麝斂香裏晚妝初試畫蘭宮鬢　把鸞文小合殷勤偷付多少盟脂證粉為報天涯早又杜鵑啼緊重來倘遂三生約須記杜

郎疏俊便相逢已是綠成陰後此心雙印

浣溪紗

舟過東皋得盆花數種載月夜歸

閶闔溪田噪晚蛙疏疏江柳帶棲鴉柳邊燈影正撈蝦

十里軟風眉子月半艙香雪女郎花夜船吹笛返山家

鎖窗寒

愁雨洗春晚寒猶峭譜此自遣

暗綠房櫳朝來不定寒輕寒淺羅衣未慣差薄棉抵戀儘飄零桐花半庭風風雨雨成秋苑算浴蠶過後花邊模語更無鶯燕 雖近黃昏院只屏鼎嫙聲銅荷紅顫玉釵卸了空記倚奩人倦最銷魂衾涼枕涼夢回紙帳溼香欠聽芭蕉猶是瀟瀟譜作清商怨

洞仙歌

題復堂羣芳小集序曰無雙妙品人疑玉樹之花第一情天春滿金臺之柳紅瑜貼地串串珠歌藍杷當筵娥娥粉笑固已詠仙童於嶺上無煩詩趙女於樓頭矣加以生小聰明心原蕙比隨身宛轉骨是花栽銀鸚之銜吉偏調翠鳳之香幾解答綠鬟窄袖三年藏豆蔻之詞碧暈纖眉隔坐送芙蓉之語愛風流之小史有婉孌之宜人則有鳳城仙客燕市寓公來從西子之湖解作東風之主於是分曹貰酒排日邀歡烏巾屨側人來柘枝之臺金絡頭嘶馬識櫻桃之巷梅花箇裏紅豆含情蓮子杯前黃河賭唱朝呼鶯而夕呼燕卿憐我而我憐卿厥有記事之篇遂續燕蘭之譜爭飛寶器遍福春風玉界烏絲鐫來小字瑤館之丰姿如書瓊葩之品藻都具是可謂花月平章亦參孤筆芳蘭聲價皆長龍門者矣僕也乾螢自守繡馬不前自藝戒香已臨摹登之夢何來綺障別生兜率之天對么鳳於卷中念蠻𧍧於花底珊珊欲出絮絮安禁三疊紅牙不是鶯啼之序幾時青眼來尋蝶路之春

櫻桃窗下展瑤編一讀蔌蔌飛紅滿吟屋儘如花年紀似燕身材都寫入小字烏闌詩幅 鳳城楊柳暗鈿約釵期懶聽春風杜孃曲嬌月照幽坊簾影燈痕想吹龍一雙玉把綺瘦羅肥細評量問脩到梅花幾生香福

春寒料峭是落英時候客裏閒情鎮拖逗奈花邊金蟈柳下銀驄早又是惜別啼痕盈袖 臨岐珍重話如此銷魂愁病書生怎禁受無處覓平原買得香絲算只有粉郎堪繡又手擘檀牋賦新詩似畫出玲瓏東風紅豆翩翩驚蝶正江南烟柳依約爭堂羽衣奏記銀羅索扇紅燭題詩留悄語六曲乳鶯屏後 鬢絲今老矣綺夢依依撩破禪心十年久把卷更沈吟才調如君想姓氏向提香口且細擘鈿簫爲君歌須識我三生紅彩暈首

賣花聲

題任邱校書寄所知詞後

香瘢齧雅欹帶眼頻移別來心事落花知指玉揄殘全不準過了鶯期 無賴病愁欺藥店能飛翠箱揩損纖金衣一紙相思千點淚殘夢依依

沁園春

題任渭長熊醉鍾葵圖同女壻胡梅臣元鼎

爲問先生斗酒何人相邀醉鄉想遮須嫁妹筵分綺鳳終南較獵血飲黃麞鬼眼膤堆支頭紅閃銀燭模糊對劍光頹然也儘華胥一覺那待蒲觴 笑他袍笏郎當似吏部當年臥玉缸幸柳船風駛窮魔早送花村日麗路鬼潛藏有漏稱仙垂肩學佛任汝逍遙好夢長新釀熟把烏紗破帽漉酒何妨

金縷曲

關秋芙瑛錢唐蔣靄卿坦室也工倚聲嘗偕藹卿游湖山置一船書畫簾影衣香如神仙中人余嘗一再過之藹卿以所著息影庵詩及秋芙夢影詞見貽既而羽警日迫藹卿孤身竄越中落魄蕉萃人亦無援之者千里淪胥音耗遂杳亂後訪之則夫婦俱死矣兩集皆失之閱其板亦付劫火偶於仲脩齋頭見夢影詞輒假歸重讀一過不禁慨然爲題二解

烟瘦蘋彩紋記閒攜城東一棹峭涼時節秋水荷花橫塘路花裏畫船如月聽一縷冰絃清越認是明湖疏俊客載娉婷不是閒桃葉神仙侶未華髮 相逢我亦鷗盟結倩樵青竹根吹火同傾香雪鬢霧衣雲湘簾影依約玉牋親疊料敲得新詩瀫帖恰對遙峰眉暈澹展蠻痕也羨雙飛翼此身世嚙壺坼

燕奈飄零苦恨重逢翩翩風貌已非前度一自江關烽烟起兩載軍聲如虎便寂寞庾郎詞賦幾度逢人頻問訊道烏巾紅袖俱黃土無處覓亂山墓 銀燈雙影眞宵午怪秋風霎時吹作花淒月楚碧玉吞詞朱樓夢一例劫灰分付又誰料殘牋猶護惆悵夕陽桃片畔卷湘簾重展烏絲譜當日事感而訴

琵琶仙

秋日偕仲脩張子虞頂潘儀父鴻王玉唐維翰晚出湧金門斜陽欲墮游人散矣小步隄上遂成是解

殘照平蕪弄涼色渡口一株官柳愁絕天賦蛾眉秋來總消瘦問往日斑騅何處只幾點晚雅拖逗十里蘋香西風乍起湖水吹縐 聽誰慣碎笛零歌記花影銀笙那時候欲把一襟離思付湖亭樽酒怕上了重城魚鑰早嗚嗚戍角遙奏惆悵花外高樓燃紅如豆

高陽臺

蜻蛚子亦蟋蟀類而狀絕細其聲幽遠可聽武
林貨郎製玻瓈爲小鏡箱蓄其中爲閒閣淸玩
戲詠一解

月洞冰綃雲窩雪護香函巧製玲瓏悄影憐伊愁心印
到芙蓉玉臺一寸藏嬌屋肯容他銀麝麒封掩疏籠妬
殺絲孃黃竹西風（亦有繡竹作小絡絲娘者） 聲聲譜出淸商曲
正簇衣鎖碧蹋帬凝紅小屜玻瓈是誰觸響釵蟲偎香
覺伴雙文枕畔涼簾淺夢惺忪卻愁偎照見殘宵粉褪
花䰐

鵲踏枝

偕施均父（補華）夜過方谷園有懷董仁甫（儁言）

柳影闌街簫波飛起是誰調按鵾絃徹曾記涼蟀聲中
步屧相尋老屋疏燈漏黃葉茂陵人病已經年藥爐小
火香初發 今日重過黃爐凄咽疎林依舊涼烟織猶
認故人無恙蒼苔仄徑來蹤花如雪西風門巷夜烏啼
秋陰掩了濛濛月

鬲溪梅令

爲玉唐題梅花仕女

綠銷如水掩疏寮漏迢迢長記玉梅花底玉人簫暗香
和月飄 羅中人近夢中遙一般嬌依約舊時明月在
花梢峭寒雙翠翹

望湘人

歲云暮矣風雪阻歸單影空樓凍鴉對語譜此

東朱慕庵（文炳）

怪多情風雪作（去）滯淸寒峭帆生被留住寂寂高樓孤
吟無緒挨過黃昏幾度簾底瑤花燈前玉樹墜歡難補
怕夢魂飛徧樓臺迷卻調笙庭戶 我是年年羈旅早
孤眠慣了歸期任誤只綠尊枝過遮斷幺禽來路念銷
密約翠牋芳訊愁絕冷雲凍逗悄無語一片江城隱隱
幾迴更鼓

珍珠簾

偕仲修飲娛園遲瑤卿不至

綠波影裏閒庭宇約詞仙來共評琴商句占得好簾櫳
在梅花多處松濤一壺香四坐更不辨是誰賓主休去
便醉倒金尊倚花扶住 如此俊賞佳辰稱畫屏題罷
淸歌分付日暮碧天雲悵玉簫聲阻一曲春江淸淺水
問可有青禽飛度休誤待娟月幽坊墜歡重補

前調

贈瑤卿

綠梅粉月深深院盼青禽還記闌干憑徧不分驀相逢
正黃昏寒淺紅豆燈前人似玉論標格謝家曾見風顫
怕向怯簾聲薄羅香倩 恰稱促坐分茶忍將伊一例
慣鶯量燕天氣與瓊姿惜風塵飄轉算我青衫仍落魄
也同是一般悽斷春倦任吹傍樓臺楊花撩亂

蝶戀花

水香庵餞春同仲修作

禪閣茶香烟縷縷一陣東風一陣桃花雨芳草簾前深
幾許碧痕都向眉峰聚 燕子歸來天又暮有約尋春
無計留春住惆悵斜陽鈿笛語畫屏幾點天涯樹

笙月詞卷之五

山陰王詒壽眉叔

還京樂

甘劍侯孝廉（元煥）春江歸櫂圖

峭帆外滾滾江聲舊恨餘流水向斜陽指點艸樹荒亭
煙礬殘壘問飛來燕子烏衣門巷應還記算只有古蹟
漸梆猶留眉意 天涯情味儘年年軍鼓如雷六代鬚
礬都在愁裏夜深空寄鄉心趁寒潮歸來千里喜今番
正故國東風短篷貞繫一片青山影爲君淨拭螺髻

壺中天慢

王子獻孝廉（繼香）鑑湖醉月圖

畫船吹簫趁良宵搖過平橋楊柳七百年來人賀宋重
繼南湖詩酒礬影龍彩蘋香吹鬢湖水微風皺淸光如
雪老蟾飛下銅斗 遙想皓露無聲沙禽時格磔相伴
吟瘦玉宇瓊樓天萬里可有仙人招手醉舞翩躚浩歌
激蕩欲和霓裳奏他年秋汎錦袍後約休負

浪淘沙

水香庵

碧水翦明霞酒暈些些疏鐘聲裏燕歸家不信春風催
夢破春又天涯 樓外草煙遮幾處城笳輕寒側側透
簾紗早是一痕眉子月吹上桃葩

望海潮

潘東湖師（玉濬）觀潮圖

雲連吳越山分龕赭大江日夜東流怪鱷奔騰神龍怒
吼狂風倒捲滄洲何處著閒漚儘冰雪影裏一晌凝眸
如此江山可能洗盡古今愁 乘風幾度登樓歎壽聲
滾滾身世悠悠塵土溷人魚龍笑我長歌斫斷吳鉤蹤
迹感萍浮願酒尊共把醉向潮頭更逐成連去也一曲
海天秋

如此江山

陳蘭鄰先生歸舫載書圖文孫星郵參軍樹柎

題

縹囊萬軸吟艫穩江風正催鄉思雙櫂蘋漚全家梅鶴長物如斯而已先生歸矣道清俸年年買來非易休笑官貧輕裝剛抵柳雩細 紅鐙官閣校字東陽頭白妾舊事猶記先生尹會稽得古本最多皆沈氏遺經堂爲之校帙前輩風流祖庭衣缽聞道蘭枝能繼奇書有味想瑯嬛譜家傳君芸香裏無恙稽山待君重叱騎

瑣窗寒

同稟月樓主依玉田均

亂葉敲愁涼雩倚瘦畫闌慵凭空樓病起寂寞一簾秋影傷熏籠吳棉乍添問誰解憶天涯冷只銷魂刀尺西風一樣帶圍寬盡 煙潤雩過徑儘落迷苔屐雨淹茶鼎征鴻過也不帶玉璫音信說歸期歸又未成碧雲暮寒空自等御憐他鸚母無言雕籠棲正穩

雨霖鈴

銀裂金扇怪伊因恁撇得人遠支頤孏拂塵鏡生憎不是當時嬌面短夢前宵憶一霎錦幄香輭正滿地黃月玲瓏淺笑輕蹔杏雩院 殘妝羞向堂前見香難尋舊識西飛燕東鄰又聞新嫁更同誰較釵評鈿獨抱雲和欲理香弦無奈清怨只瘦蝶飛上簾鉤倘把人留戀

翠樓吟

陳澂堂秀才羅浮夢景圖

鬢影朦朧衫痕淺澹相逢月明宵午梅雩開偏也正春在更無人處玉簫如縷蕩月魄雩魂都成香霧瑤林路怪他嘅起綠衣仙羽 迴溯袖薄天寒自翠尊夢醒暗雲深阻疏櫳銀燭外何許覓綺痕前度畫屏分付只一寸橫波似將情訴離懷苦無言紅萼東風誰主

尉遲杯

水西舟中書感依片玉均

橋邊路悵幾日禿盡丹楓樹翦波一舸西風又到長隄迴處高樓不見但滿目寒雲暗前浦有沙禽未穩孤眠背人煙外飛去 因思往日繁華曾多少金驄翠轂相尋綃幕沈沈夫容影都化作淚雩翔舞休更問銀簧夜月只蕭瑟殘蘆對客語盼何人來共清愁空江還少漚侶

探春令

折蠟梅一枝貽以銅餅風致可念

銅餅紙帳劇清寒是藏嬌深處愛粉黃娟蝶團香翅綴上瑤釵賦 倩魂漫向江南去被東風留住小金鈿拈冷纖纖任畫蠟彈紅淚

菩薩蠻 以下五首題仕女冊子

蓮葉西頭叢蘆映碧了髻女郎蕩舟出其中

玉塘秋淺菰蘆碧蘆中人蕩舟如月船外藕雩風雩開別樣紅 十三丫髻小生就聽明早采得並頭枝芳心也自知

更漏子

新月一眉梧桐依檻一女郎對燭坐鋪牋於几若將搆思侍女旁立一手攏鬢一手牽女郎衣似呼之者

宵正涼人遠去欲寫鳳牋愁句梧桐月又初三風吹秋滿衫 相思味纏綿意那管墮釵聲膩笑小婢忒嬌憨呼人掠鬢煙

巫山一段雲

梅林微雪美人素裳猩氅執雩立其不

雩瘦憐香濟雩明愛粉稱玉奴纖手最風流雩底小紅兜 寒沁銀靠窄嬌含翠黛羞一枝欲贈更無由留與伴清愁

杏園芳

兩女郎采雩盈籃並坐茂林若共語者一小婢

隔樹竊聽

采雩剛趁春晴越羅衫袂風迎相逢姊妹玉娉婷忒多情 蘭閨密事知心語評量只是輕輕侍兒無賴隔雩聽欠分明

鬢雲鬆令

勺藥叢中美人枕手眠石上一侍女側立視之若呼而未醒者

鬢雲鬆羅帶裊春困朦朧繡局多拋了滿地綠苔人迹少夢倩雩嬌雩外東風小 蝶情癡鶯語悄一片行雲何處尋芳艸無端小婢催人早絮語春寒禁得單衣峭

二郎神

鐙夕感舊

新晴湖市尚依約春鐙初試乍璧月當空雲斂盡笙歌擁雨行珠翠十里芳塵人如織更隊隊驚鴻游戲畫鬢小多應未覺暗落金鈿雩底 空記如今不見年時羅綺勝隔浦高樓殘燭影飄珠箔水光縈曳可柰東風天又雨問何處參差語細只數盡嚴更壘鼓宵寒重城淡閉

洞仙歌

春波倚櫂正湖天濃暖艸色平隄語鶯亂畫橋邊一帶簾影參差風起也點點楊雩飛滿 雅鬟剛緒罷雩底房櫳手整瑤釵記相見流水送斜陽芳信沈沈只雙燕飛回庭院問油壁香車甚時來早畫角城頭幾聲清怨

減蘭

自題秋舫塡詞圖

平湖秋霽一箔玻璃收不起老柳西風點點歸雅落鏡中 閒吟秀句櫂轉橫塘前面去漁遠飛來一路蘋雩雪撲開

花棲人起淺眼雲光連水氣谿樹秋濃才綴箱華已半紅 茶煙颺碧自把冰甌雩外灘幾陣風尖禿葉蕭蕭

入短篷
煙隨波去同宵滿谿樓外樹山影娟娟淺埽蛾痕送客
船 秋容最好野岸黃英金鈿小一曲花洲紅蓼香中
宿粉漚
朝朝暮暮每到秋來長問渡征雁天邊伴我清愁又十
年 新詞自寫欠個小紅簾影下獨把瑤笙吹與霜娥
月下聽

徵招

蔣鹿潭春霖水雲樓詞續讀之悽婉欲絕其集
中本事使人言愁欲愁酸鼻微吟遂成此解

星河澹月秋鴻夜鳴鳴洞簫吹起故國又新霜悵羈人
千里吟豪重料理判付與怨紅顰翠脈脈吳波依依楚
夢斷魂情味 抱得鈿筝箜篌蕭孃老青春十年彈指江
北望江南奈飄零如此湘纍千古恨但一片際天煙水
西風淚倘未銷磨是玉箋珠字

桂枝香

菱

涼煙覆覆正秋滿畫塘一片凝綠幾日波心落盡素花
細簇雙雙小角燕支瘦透西風峭香齊攏翠鬟歸也蘭
橈聚處兜上帬幅 漫更談雞頭嫩因愛箇箇堆槃芳
鮮初熟可似春鉤嬌樣研綾紅束尊前欲倩吳孃剝怕
尖尖還刺纖玉水鄉秋好隔谿又聽玲瓏歌曲

望江南

甲戌重九偕勉鉏同客吳興孤篷坐雨觸緒成
愁因憶往年此日清游俊賞有足紀者

重陽節記得客宣州四坐黃花清弋酒一峰落葉敬亭
秋高詠謝公樓
重陽節客舫過嚴灘獵上西臺看落日疏花無語照谿
寒尊酒酹青山
重陽節羈宦浦陽時屋外秋陰山更瘦谿南夜雨盤初

肥擷酒亂峰西
重陽節高會憶曹谿古壁青苔縈醉墨白雲黃葉點秋
衣翹首碧天低
重陽節穀水記飛觴畫舫銀箏催酒綠玉釵秋髮壓花
黃低唱小秦王
重陽節幾度上吳山小話吟禪來茗閣閒尋羽客斂雲
關人在翠微間
重陽節結伴上虞峰雲合春龍潛古洞日斜青鳥返瑤
宮長嘯倚西風
重陽節今日客吳興蘋雨人吹煙浦遠夜船風颭柁樓
鐙津鼓聽分明

齊天樂

題孫彥清春絮詞

玉簫聲裏津亭柳東風吹出眉樣流水溪情橫塘別夢
舊事那堪追想青衫無恙問何處金尊韋孃低唱付與
銷魂江花隨處滯斷槳 高樓誰共俊賞有歌絲縷縷
胸際輕蕩京國芳塵梁園明月一例都成惆悵紅飛翠
颺只留得新詞玉雞牋上回首天涯亂山雲莽莽

長亭怨慢

舟中見飛絮依白石均

又飛遍濛濛亂絮卻傍誰家小簾低戶野水荒雲離情
脈脈奈何許遂聲吹起渾不隔津頭樹心事問流紅怎
一例飄零如此 日暮想長亭艸色送過馬蹄無數天
涯渺矣縱欲託柔情誰付但一片如夢東風怕芳影迷
離無主算解道輕憐還有鸎歌金縷

念奴嬌

杭州城東庾園玉瓏瓏石是宋花石綱物

玉螺巢竦問何時萬里飛來蓬島可是吳剛修月斧琢
就夫容青峭翠剝苔皴金鐫字瘦歷過興亡早冷煙如
夢四圍秋草風埽 堪歎花石名綱年年星使催得朔

廷小御牖孤峯雲一朵曾有黃標封到泥馬江山銅駝
宮闕又幾番殘照煙銷艮岳問誰來弔荒艸

一枝春

早梅依艸窗均

一霎東風羅浮路又動探花情緒幺禽小小喚起綠華
無語翠釵鈿朵早嬌逗綺窗深處芳意淺偏近瑤臺縮
得煖雲先聚 妝成玉奴肩嫵愛紅嫌半卷輕聞香縷
雕闌笑倚乍試玉龍新譜胡沙春遠料應把漢宮人妒
還只怕纖萼苞含不禁夜雨

齊天樂

題岑希白荔舫詞遺稿

翠波冷寫秋江遠悽音半隨荒瀲伴月湘吟扶花楚夢
都化煙絲風縷瑤天碧宇問歸去通眉玉虯何處御聽
雙鬟酒邊猶唱斷腸句 憐余十年倦旅朵雲偏易散
往日吟侶故國青山春風白袷無奈相逢遲暮烏絲小
譜儘碎恨零愁彝壇分付涼暈幢幢雁聲鐙外度

綺寮怨

鈿閣鐙孤愁聽歷譙長短更倚翠幌慣忍寒宵秋蟾影
印到中庭迢迢銀河似夢紅牆隔杳了雙玉笙只素天
幾片羅雲西風緊冷墮悽雁聲 慢憶水程陸程尋消
問息天涯遠比瑤京錦字挑成有多少淚花縈冰機自
憐辛苦問甚處寄深情空房暗驚獨兒又撼動金雁箏

蝶戀花

樓外斜陽紅悄悄埋怨東風吹綠長亭艸珍重一聲人
去了天涯只隔珠簾小 江北江南花落早幾箇黃昏
禁得春寒峭鏡裏眉痕須更埽夢中萬一人雙笑
細響丁丁催玉漏誰把愁痕推上雙蛾岫一樣離情如
中酒不曾知道新來瘦 倦倚熏篝籠翠袖待展羅衾
怕解夫容扣悄對釭花還坐久無端又是三更後

賀新郎

春感

春色渾無主不分明如煙如霧惱人情緒小院東風歌筵歇只有流鶯聲絮又浪蛺蝶蜂來去翡翠簾櫳昏似夢任楊花亂逐榆錢舞問芳事怎如許　重門深掩櫻桃雨儘朝朝傷離病酒流光暗度玉洞雲迷青禽杳縱有相思誰訴但說與雕籠鸚鵡春淺春深都不管待玲瓏明月臨窗戶應識我舊眉嫵

齊天樂　寒鐙

一痕青逗冰窗小梅花正當深處翠鴨香銷銀蟾雪墮相對那堪情緒尖風如縷但纖影幢幢伴人無語六曲屏山夜深冷照半牀絮　空閨更憐幽女玉鍼渾懶試挑盡蘭炬瘦不成花笑還有暈禁得銷魂如許遙聲暗度問人坐長更誰家機杼拚得陪他到雅號送曙

前調　寒柝

麗譙催疊黃昏鼓江鄉又傳更早裏裏長街條條古巷踏徧層冰衰艸宵寒路悄卻驚起眠厖吠聲如豹短燭籠鐙一星移過畫橋小　高樓有人睡覺擁衾還側耳無奈愁抱叫月音孤尋雲夢破已是三更過了簾風料峭更相和商鐘枕邊飛繞數盡寒籌一聲聲到曉

高陽臺

許邁孫增娛園落成極水竹之勝秋來藝菊六百本選其品之上者陳於座隅置八尺玻璃屏轉側相映金粉晃漾奇觀也

粉疊樓臺金鋪世界好春無此清妍嵌就玻璃屏風窈窕雲連迷離不辨秋多少一層層月地花天晚來寒料峭西風莫卷珠簾　金尊大好良宵共稱幾行畫蠟紅淚珠圓小院沈沈任他冷逼霜檐鏡中人覓花中句倩玲瓏譜出冰弦羨詞仙綺夢圍香淺醉閒眠

憶舊游

又重城疊鼓水閣橫鐙如此清宵試認攜尊處但鬧花一片綠過塘坳吟窗碧紗都掩人隔玉河遙早過了黃昏無言粉月曬到花梢　魂銷漫重省聽一曲伊涼按斷冰簫覺得更深也漸水風卷葉吹作去蕭騷便有絲兒秋意涼味透輕綃乍驚醒鷄聲漁榔響起花外橋

減蘭　不寐

酒醒鐙暗一桁冰簾猶自卷幾點秋星遙聽銀河雁度聲　迴廊小步瑟瑟微寒宵欲午花影參差正是中庭月滿時

齊天樂　李龢堂中丞桓孤山訪梅圖

峭峰微雪跳林外尋香屐來幽步徑小藏雲亭孤倚石報道梅花無數逋仙何處問如此瑤姿是誰為主多謝東風吹來一遂伴花語　翩翩翠禽低舞料他來往慣海上瓊嶼玉洞褰芝丹厓刻蘚應認風標前度先生曾游天台雁蕩諸勝落枝還取便催得吟仙抱香歸去竹外平橋鏡波還點絮

金縷曲

往歲與仲修松鄰蘄洲子虔諸子同客敷園極一時文燕之樂自諸子服官四方閒寂久矣今年子虔自都門歸聚首未久又有鄂中之行知己各天鬢絲如此哀樂之感往來於中譜此索子虔和兼懷仲修諸子

數盡江城鼓記良朋聯牀共語高樓月午話到生平悲歡起拔劍躧而舞便肝膽也堪傾吐轉瞬天風吹客散向金臺齊騁騏驎步山共水自茲阻　繡帆官舫湘江路乍相逢忽忽又是送君南浦鈴閣笙歌開筵處卻稱笑川風度只老我飄零如故坐盡深宵孤燭影聽江湖東下聲如虎斟此怒向誰訴

高陽臺　和邁孫意雲詞

吹殘風纖窺簾月細依依都到愁邊秋心何處新鴻又度遙天香階一自人行後杳難尋墮翠零鈿最堪憐幾朵秋英不語含煙　夢中欲覓相思路怕天涯艸色極目綿綿為道清狂而今不似當年冰奩賸有殘花影照青郎華鬢新添伴無眠一點鐙涼一片螢寒

箬月詞卷五終

憶雲詞

項廷紀撰

秀贏者兒玲瓏其聲南唐
五季獨抒性靈物外之游
西江與清林間之友東軒
與盟年踰長吉病比馬卿
彼蜍志者流諧笑兮長生

仁和許增謹贊癸巳歲七十

憶雲詞序

蓋聞雍門揮弦孟嘗君爲之掩泣桓伊撫箏謝太傅因而殞涕有關斯發殆有不能自已者乎予自悼侵㠯來每讀昔人哀怨之詞則萬感之交集也今歲杭州許邁孫先生重梓其鄉人憶雲生所爲詞四卷而命予序之予觀其字必色飛語必魂絕雖皆緣情綺靡之作感遇怨悱之旨而使人銷黯洋洋悽然㠯思黯然㠯悲凡吾身之所值目之所接纏綿悱惻煩冤鬱積牴牾而不能自言者皆若於是編具焉楚之騷耶庾之賦耶抑豫室之嘯而韓娥之歌耶雖然予聞之邁孫憶雲生家世王謝富埒陶衛則夫吳簫乞食之辱皋廡賃舂之勞固知免矣然而奇律哀采遥步終賦茵溷飄泊關河棲屑洗馬度江之歎瑯邪登山之慟或㠯卯追蹤古俯感來禩況乎非介推之隱而竟羅樊山之災冥湘纍之放而幾有懷沙之厄積恨銷骨古愁蝕魄唫自哀湘血彌盤其志其遇蓋可悲也嗟乎不爲無益之事何㠯遣有涯之生自序語此其詞之所由傳歟且夫瓠梁託弦㠯流音思同調也中山聞樂而屑涕感異聲也僕本恨人別當瑟尻水僊不來孤唱誰酬山鬼歎夫對景忽絕目送浮雲心傷逝川寄愁何處茫茫無地撫斯卷也詎能不懷東山而斷腸望西施而歔欷者哉若夫㠯代興之才而爲起廢之舉篤曠世之誼而抱絕黔之痛補白石之小傳訂碧山之遺音如邁孫者尤近代所罕覯矣憶雲生安在乎吾將具杯酒㠯告之光緒癸巳歲九月金匱鄧濂

項君小傳

仁和譚獻譔

項君鴻祚字蓮生錢唐人道光十二年舉於鄉家世業鹽筴至君漸落性湛然耆古嘗避喧市山園晉俶院就泉君山無復塵念姊壻許文恪公視學江西君偶從之一日游百花洲意有所感輕舟徑歸不以告也君文辭爾雅詩不多作善填詞幽異窈眇浸淫五代兩宋而擷猗弃洋好擬溫韋以下小樂府準述艸窗夢窗蹊逕既化自名其家談者比之江淹謀體詩云手訂詞稾矜慎多芟削最後存憶雲詞甲乙丙丁稾四卷行於世先是家被火室燬奉母應文恪之招於京邸途次遇水母與從子皆道殁君眷貧歸幽憂疾病不自振既再上春官被放轗軻久遂卒時道光十五年也君詞稾自序一則曰不無累德之言抑亦傷心之極致再則曰不爲無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嗚呼悲矣君原名繼章改名廷紀卒年三十八歲

憶雲詞甲稾自序

憶雲生自束髮學填詞少作存若干首夫詞者意內而言外也意生言言成聲聲分調亦猶春庚秋蟲氣至則鳴不自加其然也生幼有愁癖故其情艷而苦其感於物也鬱而深連峰巉巘中夾獲嘯復如清湘戛瑟魚沈雁起孤月皎明其窅夐幽淒則山鬼晨吟瓊妃暮泣風鬟雨鬢相對支離不無累德之言抑亦傷心之極致矣一二知者過尉我於名勝之後雖復悄然自疑而學之愈篤今乃削墨脊山之雲涤筆娥江之水次爲新編以吟以歎謂之甲稾焉癸未小除夕雨中書

憶雲詞甲稾

錢唐項廷紀蓮生撰
仁和許增邁孫校

點絳脣 秋意

夢怯秋清小屏題徧相思句露濃如雨不響梧桐樹　衆葉關空是昔吹笙處愁凝佇暗蛩無語涼月隨人去

浣溪沙 元夜有懷

綠酒貧金燕疊鼓春宵小屏風底暗香焦閒夢一牀推不去夜夜楓橋　往事只魂銷雙鯉迢迢梅零與我兩無聊賸有銷樓弓樣月還憶吹簫

減字木蘭花 湖上春游

清明過了小雨絲勻堤外艸倚櫂湖邊絮影零香共一船　相思人面曾向第三橋畔見斜日歸休樓上春寒燕子愁

東風第一枝 春陰

要不成晴何曾是暝飛絲搖漾幾點塵低蘸亭燕茶煙納籠院柳釀零天氣早釀得春濃如酒莫妨他油碧芳期容易雨疏風驟　恨絮粉樓鈷鳳發鋪棟零迷離翠岫凝雲著意商量湘波幾重皴皺禁寒作煖想未管繫鬢瘦怎知人盡日懨懨悶過海棠開後

聲聲慢 春聲擬竹山

賣餳小巷撾鼓深閨合成一片春聲暗逗芳心長陡隱隱車聲二十四番風訊滿西湖吹散歌聲游倦也正鞦樓夜雨滴碎檐聲　又是紗窗曉夢聞鶯囀香夢疏殘錢聲燕語鶯嬌中間卻帶鵑聲莫更訴愁不住怕落零飛盡無聲零自落滅秋千牆裏笑聲

百字令 春雨閉門悵然成詠

今年春事又匆匆過了盡簾吹絮畫掩雕欄無深院靜愁殺一庭香雨陰碧池塘闌紅巷陌都是鳩啼處遠山凝翠有人道憶眉嫵　回想燈月邀船臨風擫笛多少閒情緒卻是旗亭尋得後醉亂酒邊殘誦巷陌錫簫寺門茶鼓總負尋芳侶漸

腸無那錦屏題徧新句

東坡引

闌干愁倚徧幽懷怎消遣看雰悄步閒庭院海棠開一半海棠開一半　綠窗自掩珠簾還卷羅帳揭香衾展繡匳未整熏鑪煖如何人不見如何人不見

河傳 秋雨

秋雨千縷羅方塘敧枕西堂夜長梧桐葉兒風打窗新涼薄衾開半牀　愁裏畫屏天樣遠銀燭短夢也無人管怕相思越相思除非影兒權作伊

南歌子

卓女鑪邊酒樵娘畫裏人一餉楚臺春蕩許依舊是瘦腰身

綺羅香 感舊

帳影迷香池痕漾綠重到藏春朱戶小立牆陰猶認舊題詩句記西園挑燈歸來又南浦片帆初去料如今塵滿窗紗佳期回首碧雲暮　華年渾似流水還怕啼鵑催老亂鶯無主一樣東風吹送兩邊愁緒正盡闌紅藥飄殘是前度玉人凭處旋空庭煙艸淒迷黃昏吹暗雨

臨江仙

有限春宵無限夢夢回依舊難留淚珠長傍枕函流書來三月尾鏡裏五更頭　見說而今容易病日高還掩妝樓桃零臉薄不禁羞瘦應如我瘦愁莫向人愁

東風第一枝 擬小山

閑艸庭閒簾錢院靜東風吹滿香絮薄寒尚勒零期天意似催春算杏梁歸燕幾曾會相思言語便等閒飛入盧家不帶離魂同去　空自想俊游伴侶又頻惱酒邊心緒鸞牋待寫深情腸斷都無新句初三下九問舊約更誰憑據怕有人蹙損雙蛾日日畫樓聽雨

瑞鶴仙 擬夢窗

漏痕侵鈿痕正依依夢別小坊幽院熏衣褪香顫掩金蟬組帳密鐙慵翦翠尊自煖未相思柔腸寸斷恨燕卻不寄雲牋十二碧城天遠　葱蒨螺心睡鬢鳳眼橫釵賦情難遣烏絲淚滿詩寫在舊團扇算啼鵑枝上煖愁消月曾識秋娥半面

看今宵兩處凭闌是託病懨

戀繡衾 擬艸窗

漏殘酒醒鐙半昏被池寒怎教自溫想月中脂西角怕無人愁過夜分　揉藍帕子餘香在怕如今添了淚痕夢不到梨院任東風吹作碎雲

風入松 擬蛻巖

垂楊絲雨小窗前淫粉墮香綿東君不是儂華主怕恩恩信了啼鵑要趁棟零風起送他桃葉舟還　尋逢三月病懨懨詩負衍波箋連宵嬾索金荃飲有簫鐙知我無眠忽憶去年今夜春寒弟幾樓邊

南浦 詠柳

春水漲溶渾是濛濛昨夜楊零吹徧走馬問章臺長堤外和雨和煙一片織舞自舞料應未識相思怨可惜笑桃人別後孤負年年青眼　惟他眠起無端好光陰都付小鶯雛燕不向陌頭看爭知我盡日魂銷腸斷絲絲縷縷幾時繫得東風轉且去西泠橋畔等萬一橈船重見

水龍吟 詠敗荷

瑤池昨夜新涼一匳環珮秋聲碎多應卷盡晴絲萬縷靜香十里驚悵盟寒鴛鴦夢冷舊闌誰倚賸吳娃小艇采芳重到料比似人憔悴　可是淩波僊子嫁西風艷妝都洗碧筒嚥酒紅衣試舞舊懽難記怕點清霜怕逢疏雨怕隨流水算闌心只有跳珠亂作相思淚

天香 茉麗

紈扇涼輕紗幮月靜嫩陰淺隔庭樹豔雪玲瓏小蓮甚蒨清絕自然無暑萌姨蕙姊可相識蕊珠僊侶最稱晚妝浴後熏風暗飄窗戶　凭闌幾番摘取下瑤階茜裙寒露待翦冰絲穿就若顛朋貯莫道羅幃夜短夢耦得瓊芳殘過一枕秋香儂人夢雨

玉漏遲 題飲水詞後

寄愁何處好金匳怕展紫簫聲杳十幅烏絲寂寞怨琴悽調

猶憶籠香倚醉是舊日承平年少蕪萃早詞賦筆半銷衰颯
最憐淥水亭荒留幾度酒邊幾番昏曉玉笥雜雲付與
後人憑弔君自孤吟山鬼誰念我嘔鵑懷抱消瘦了恨血又
添多少

祝劇春

詠帳

卷起湘帳是誰留住巫山月雲愛流蘇百結遙遙步障琉璃
四角低壓文窗梅影籠宵楊夢擾畫裏許元來別有春消息
想自同心撤後不怕黃昏輸他兒慣橫陳笑比似紅牆隔
幾番記偷金夾重欣倚雙鬟頻納涼透牀怯初分珠絡明緜
香篝暗滅囘得柔鄉到曉還無眠夜聽珊瑚鉤響弟一銷魂

醉太平

清涼亭聽巫雲校書彈琵琶

橋橫碧汀山圍翠屏小亭弦索淒清襟鐙聲樹聲　煙籠鬢
青風吹酒醒幾時待訪雲英趁江船月明

玉漏遲

閒落葉

西風無著處如今閒了斜陽高樹摧落江潭一片亂雅飛去
客息吟商最苦夏銷得庾郎愁賦深院宇殘螢斷雁伴人懷
楚　誰憐病枕難禁正颯颯吹來蕭蕭不住采綠前游空有
砌蛩能訴彈指幾番怨恨怕化作漫天碎雨君聽取涼聲又
驚秋葉

綺羅香

和碧珊

借病瞞愁判閒作夢單枕又驚春半小閣珠簾隱隱似聞鼓
歎羅帕重灑淚成鵑錦牋長寄書尋雁莫因循誤了芳華柔
腸能得幾囘斷　題紅前事謾省空任香銷粉黏舞衫歌扇
除卻檐蕭瘦盡楚香誰見防夜約拜月推寒厭晨妝蹋青嫌
遠罷無情最是飛鶯曉風吹不轉

浣谿紗

詠竹夫人

慣把橫陳惱謝娘兒家生小住瀟湘虛名贏殺楚襄王　不
為心寬因底瘦只愁綠盡轉嫌涼思君欲斷更無腸

徵招

感秋

茂陵不為傷秋病西風自吹人瘦天闊雁書稀只恨凝蛾裏

殘煙冥易燼緩賸夢年年依舊離絃無緒後游都謝那禁杯
酒　雨驟帆長竹梢桐樹葉亂捎歸任道莫銷魂到銷
魂時候黃昏閒過香弟一是重陽前後撩夜闌挑盡鐙與
影兒厮守

齊天樂

題帕

翠鄉不煩行雲夢如今畫屏遮斷霜咽疏鐘風沈斷漏依舊
謝娘難見窮背面誰只月滿樓空舞慵歌倦霜惜前權研光
猶上菌香滿　佳期容易阻自從銀漢隔天遠人遠燭釧
閒情船筝夜約分付亂蛩新雁誰憐瘦病料孤負年年繡衾
羅薦頻作紅綃搵盈盈淚眼

浣谿紗

憶舊

欲寄鶯箋與小蘋空留閒語到黃昏幾時飛向夢難那　繡
被寒添渾似水篆鑪香燼不成雲每思前事一銷魂

又

曾向西池采玉游可人天氣近中秋半年前事到心頭　今
夜夢魂何處去一重簾幕一重愁重重遮斷畫妝樓

采桑子

吳子律索近詞賦此答之

霜紅一樹斜陽冷墮葉驚蟬瘦草如煙倦枕支秋夢不全
浮名只為填詞誤詩酒流連鶯月因緣寫入烏絲盡可憐

卜算子

贈蒨卿

鶯語小樓寒客散重門靜明月隨人出畫廊曲曲闌干影
淺醉幾曾忺薄睡息息醒也也似相思也似愁人比秋風冷

減字木蘭花

春夜聞隔牆歌吹聲

闌珊心緒醉倚綠琴相伴住一枕新愁殘夜鶯啼月滿樓
綵笙瓶管吹得鏡屏春夢遠只有垂楊不放秋千影過牆

湘月

壬午九月避喧於南山之廿露院就泉分茗逆枕看
山相羊竟旬塵念都滌山院不百步越小嶺即虎跑
也昝月夜獨遊清寒特甚賦念奴嬌鬲指聲一闋紀
之

擬河一雁帶殘雲遙月吹墮秋影風約疏鐘似喚我同醉寺

橋煙景黃葉發多紅塵夢斷中有檀欒徑岑積水詩愁浩
蕩千頃　乘興欲叩禪關幾番幾點殘星不定清夜湖山
有付與詞客閒來消領跨雀天高盟鷗緣淺心事塘蒲冷朔
風狂蘺滿林宿鳥都醒

菩薩蠻

鯉魚風起芙蓉老金鶯屏展釭鶯笑稍覺薄衾單玉人心裏
寒　瀟湘天一尺醒破眉峰碧筝雁不能飛悔將情訴伊

浣谿紗

秋夜夢倪敷客過趙氏小山堂分韵賦落葉詞余得
斜陽一樹待雅歸之句一座擊節主人淒然泣下醒
而念其全因足成之

淺幘涼尊事已非西風催換薛蘿衣小山堂下舊人稀　秋
水滿塘隨鷺宿斜陽一樹待雅歸再來惟有夢依依

高陽臺

弔舊曲

麼帶愁香犀帷夢玉金猊煖壓氍毹病怯朝眠涼雲吹度平
湖畫橋煙鎖分攜路正馬嘶幾雨荒蕪更銷凝鸞老鶯稀雁
到書無　離情不恨吹橫笛恨琴邊枕瘦酒後鐙孤側帽垂
鞭臨風可奈清臞綠楊天半紅泥閣數青人惟有箏奴待重
游怕聽鉤闌弔月啼蛄

江城明月引

是誰深院夜調笙簫冥冥月盈盈過了燒鐙時節峭風輕幾
日後堂新摘鎖閒鎖冷綳隱掩銀屏　畫屏畫屏最無情
天又明寒漸生夢也夢也夢不應一枕春醒偏我銷魂人聽
盡鶯聲碎寫夢雲裁恨句待曉燕盼得雅游與卿

點絳唇

一掬東風杜鵑催去鶯留住滿煙散雨春在鶯飛去　彈指
光陰又是佳期誤長亭暮恨無重數芳艸天涯路

朝中措

翠蛾輕暈鬪春紅香煙蕩泥融搗鼓新煙院落吹簫燈月簾
櫳　清明過了鶯朝過了宿酒頻中幾日小屏閒睡綠陰更
比愁濃

醉太平

有憶

詩魔酒魔愁過病過撩人一段橫波與卿卿奈何　池塘綠
荷鴛鴦翠綃涼亭院風多近黃昏寒那

又

朱顏醉酡青衫淚多一生閒裏消磨問人生幾何　新詩細
哦樽梢日矬點鐙時候難過掩紗窗夢佗

燭影搖紅

元夕臥病不出

疊鼓收寒試鐙風小珠簾卷玉梅消瘦倚窗枝蟾月窺人淺
十里銀笙鈿管簇行雲銅街繡轂不如休去影重門綠星
一院　誰念何郎宿醒未解吟詩倦枕好清頻濺瀛湘蜜炬
香心短閒裏華年自換滿枕沈沈天長信遠春眠困頓猶夢婆
娑舞蔥歇稿

玉樓春

春夜海棠樹下作

燕子來時天已暝海棠開後寒猶勁片雲籠月月籠樹樹下
珠簾簾外影　銀燭點殘芳酒冷茶蘼枕上餘香艷玉兒春
睡太瞢騰一夜東風吹不醒

清平樂

池上納涼

水天清話院靜人銷夏蠟炬風搖簾不下竹影半牆如畫
醉來扶上桃笙熟羅扇子涼輕一霎荷塘過雨明朝便是秋
聲

浣谿紗

閨中銷夏詞

蝴蝶風前玉一枝銷魂人愛比肩時素馨樽壓鬢雲垂　午
枕生涼便楚簟夜鐙敲雨試湔葬些兒閒事又眠遲

又

鏡檻晴牀共綠陰慈鑪煙裊畫情情薰閒不受一塵侵　玉
雪輕風挑若眼烏絲小字習琴心笑攜紈扇索新吟

齊天樂

聽蛩

金鈴犬吠籠鸚睡紗窗驟添寒緒斗帳圍香篝鐙倚燭預覘
撲簷新句吟情正苦更索索疑風蕭蕭似雨誤擔紅冰相思
卻到斷腸處　東鄰有人步玉恨鋪平蘚徑好事偏阻雁隅
苔稀鳥棲牆靜冰澀更更鼓覺聽又住怕壓損階前小梅
一樹向曉開簾滿天都是絮

摸魚子

殘春湖上薄遊

正鴛機樽明畫錦雨絲織到愁處杏鈿狼藉青蕪國前度鳳
鈿香污湖上路閒孤負良辰美景誰院宇燒簾倦鼓臘占嶂
輕燒垂簾小櫳煙柳短橋芳　空蘼得宋壁齊題秀句波涼
醉玉風度昔時繫馬門前樹一片綠陰吹霧聽燕語謾說道
薔薇後約今在否銀箏自譜儘付與紅兒酒邊緩唱忍淚看
春去

太常引

野桃開後柳飛綿長自負春妍費盡買樽錢禁多少風天雨
天　碧城十二紅橋廿四花事總淒然夢也不曾圓只檐月
看人自眠

蘭陵王

春晚

晚陰薄人在茶蘼院落秋千罷退倚鏤窗樽雨和煙冷銀索
近來情緒惡遮莫青春過卻單衣減沈水自熏酒病經年怯
孤酌　低低燕穿幕任綫綠絲紅心事難託柳絲倚夢輕漂
泊數袞鳳臺展鏡鸞空掩悤暈睡也怎睡著恨依舊寂寞
妝閣閉魚鑰怕唱到陽關簫譙慵學夜占蛛喜朝鵲只目
斷千里錦颿天角玲瓏簾月照見我又瘦削

祝英臺近

自題填詞圖

展香牋斟綠醑相對兩無笑問多情甘作小紅否幾曾牽
旨填詞偷聲減字便消受華年一度　自吟苦任教宋艷旗
亭爭唱玉田句金縷琵琶嗚咽怨秋雨可憐青兕今生封侯
無分儘修得劉郎樽謹

憶雲詞甲稿

憶雲詞乙稿自序

余曾集癸未以前之詞為一卷自序而刻之甲申至今四五
年來復得數十闋因次第成稿彙編以甲乙從坡夢窗例也
近日江南諸子競尚填詞辨韻辨律翕然同聲幾使姜張頫
首及觀其著述往往不逮所言而升首之辭以多為貴心竊
病之余性疏慢不能過自刻繩但取文從字順而止倘稿既
竣仍自識數語雅不欲與諸子抗衡又何敢邀名公譽賞耶
戊子十一月十七日小墨林書

憶雲詞乙稾

錢唐項廷紀蓮生撰
仁和許增邁孫校

南浦

春水追和張玉田韵

一片縠紋柔，釣船開、幾曲銀塘初曉。雰雨颺游絲，東風靜、錦裏山光濃掃。皴紅皺碧，樓臺倒影朱闌小。幾日翠顏新漲煖，沁得護隄芳艸。　最憐賦別江郎，正綠波南浦，銷魂未了。雙槳送桃根，眠鷗認、還是前番曾到。相思渺渺，武陵更去仙源悄。柳下輕萍纔數點，昨夜絮飛多少。

高陽臺

詠馬湘蘭硯，硯背有雙眼，并王百谷小篆「星星」二字，馬自銘云：「百谷之品，天生妙質，伊以惠我，長居蘭室。」

鬭曲題帬（明鄭之文作白練帬，本演百谷湘蘭故事）院，清聲碎玉（湘蘭理鬢墮一寶釵徐語作兒日久不開辟王登矣），銷磨何限，歌場俠骨飄蕭。當時留贈蕭娘，雲鬟鐵得如人膩，埽輕塵、灑寫瀟湘。好收藏、小字星星，舊署王昌。　銀鉤慣寄相思札，問頭陀知否（百谷有小印曰王頭陀），病懶應慣淚眼。盈盈紅淚不禁柔腸，可憐片石經塵劫，數秣陵、遺事蒼涼。最難忘、煙月妝樓，孔雀庵旁（湘蘭故居在金陵孔雀庵側）。

疏影

詠梅

南枝東折，映秋屏素几，還帶殘雪。縹粉新瓷，留貯春痕，不管麗譙吹徹。金尊記向西園醉，甚容易、酒闌歌闋。正相思、忽到窗前，小占畫簾香月。　休憶宮檐舊事，無風先自墮，幽恨層叠。倚偏危闌，夢偏重衾，不是離邊時節。一般也有橫斜影，伴寒夜、短燈孤絕。怕倩魂、空繞羅浮，卻是故人初別。

浣谿紗

青粉牆低柳倚門，疏簾斜入燕尋人，晝難消遣是殘春。　閒凭翠闌思夢笑，怕翻錦譜見啼痕，櫻桃花下又黃昏。

齊天樂

宿雨初收，春游仍阻，賦此遣懷

疊雲初放紅樓曉，絲絲雨殘猶阻。澹寫山眉，輕籠日腳，笑我清游無分。餘寒尚緊，恁綠過春分，海棠吹盡。忽憶蘇隄，香泥多少纔塵印。　閒愁幾番自遣，一鳩喚午寂，難寄芳訊。小市評梅，幽坊換酒，誰念鬭茶風韵。蟾蜍硯潤，記柴壁題名，舊時疏俊。待約明朝，刺船應未穩。

點絳脣

秋晚登吳山遂秀堂，王道士芳谷留飲，至月上

雨後鳴蟬，晚天雲破柴窗碧。道人留客，一笑綸巾側。　缺月飛來，挂在疏林隙。秋無迹，倚闌橫篴，酒醒微涼入。

謁金門

湖上暮秋

秋水漫，烏陳怯波分散。烏桕紅飛霜葉亂，夕陽山一半。　雲破晚鐘敲斷，雨歸舟相喚。煙月滿湖人不管，畫橈齊占岸。

減字木蘭花

江干寫意

雲低天重，銀海無聲千頃凍。一抹炊煙，凝在疏林小市邊。　詩情跌宕，何必灞橋驢背上。乘興來游，叟著蓑衣喚釣舟。

菩薩蠻

春靜

春寒不度垂楊樹，風簾游絮吹香絮。霏雨午天晴，隔窗聞笑聲。　數鉤簾解韓，鏡檻新陰薄。斷續水沈煙，熏殘人晝眠。

燭影搖紅

鐙下聽琴娘吹洞簫，窗外雨聲間作

潤澀琴絲，暗敲窗竹人初定。膽斜清瘦小桃枝，屏底娟娟影。象局嬌娘衾冷，倚瓊簫、閒銷夜永。紅牙按到，自琢新詞，緩吟細聽。　搖曳無端，恰如煙裊沈香鼎。曲中約略度幾聲，淅淅檐聲靜。錦瑟華年誰省，笑何曾、柔鄉醉醒。歌樓銀燭，弟一難忘，恁時風景。

菩薩蠻

彈琵琶

擅槽細響龍香撥，玉纖攏裏雙條脫。深院落雰天，鴛暖楊柳煙。　驟如風雨歇，萬里關山月。翦黛一痕愁，湘雲入鬢流。

朝中措

秋海棠

片時春睡夢難尋，重見短牆陰。一捻綠肥紅瘦，斷腸偏是而今。　燕支淚注，雨中人遠，畫裏愁深。倚醉漫燒銀燭，砌蛩訴出秋心。

攤破浣谿紗

渡江作

為有雲屏無限嬌，碧紗如夢看吹簫。銀燭翦殘香氣煖，憶春宵。　半醉半醒何處去，背人獨自上蘭橈。今夜離魂隨別恨，趁回潮。

太常引

客中聞歌

杏雰開了燕飛忙，正是好春光，偏是好春光，者幾日、風淒雨涼。　楊枝飄泊，桃根嬌小，獨自箇思量。剛待不思量，吹一片、簫聲過牆。

洞仙歌

得家書

櫻桃帶雨，近窗櫳低亞，閒裏思思過春社。正高城畫角，吹夢無端，天漸曉，夢到水精簾下。　夢殘鶯喚起，卻道書來，小印分明玉人寫。冷語最銷魂，梅待郎歸，待郎歸、可憐梅謝。若留得西湖柳絲兒，定說與卿卿，似儂遊冶。

虞美人

歸自越中

畫船打槳催將去，愁聽烏篷雨。越王臺上夢迢迢，人在亂鴉聲裏、過寒朝。　歸來重見東風面，楊柳青如綫。碧桃還有幾分留，為我一春湖上、不曾游。

百字令

將游鴛湖作此留別

蜆鴛催去，便輕颿東下，居然游子。我似春風無管束，何必楊舲千里。官柳初垂，野棠未落，纔近清明耳。歸期自問，也應芳樂開矣。　且去范蠡橋邊，試聽啼鴛，領略江湖味。須信西泠難夢到，相隔幾重煙水。翦燭窗前，吹簫樓上，明日思量起。津亭回望，夕陽紅在船尾。

點絳脣

煙雨樓

白鷺飛回，綠楊絲外輕颿轉。水平郵遠，一鏡菱花滿。　賦別江淹，已是登臨倦。無人管，夕陽簾卷，風裏漁歌斷。

木蘭花慢

夜過吳江

櫓聲搖漾月，正人在、洞庭船。望笠澤茫茫，長堤暗柳，曾住詞仙。當年俊游記否，喚銀簫、吹綠一江煙。賸我詩愁萬頃，月驪直上壺天。　流連。玉界瓊田，清露下、水紋圓。怕酒醒波遠，醉魂空戀，弟四橋邊。淒然五湖舊約，歎鱸鄉、信美向無緣。風外魚鐙幾點，夜深涼照孤眠。

江城子

吳門夜泊
金閶門外柳千條駐蘭橈度涼宵可惜涼宵都付與無聊試
唱吳孃歌一曲風又起雨蕭蕭　雙䰂低映燭光搖似夢嬌
最魂銷今夜魂銷明日隔楓橋城上烏啼催酒醒人去也白
吹簫

滿江紅
渡揚子江
鐵甕城開何處是紫髯天下流不盡英雄遺恨寒濤激射雙
槳吳船輕似燕千尋濁浪高于馬看危磯徑轉妙高臺山如
螢　驟雨歇長虹挂風漸緊雲成豬喚江斐起舞魚龍悲咤
瓜步洲邊新月上茱萸灣口孤颿卸聽寺樓鐘鼓落蓬窗無
眠夜

揚州慢
廣陵舟次
脫葉辭螢涼波送雁繫船野岸疏林望里重城靜鐘聽新鐘寒
砧且隨分江湖落拓二分明月開到如今設多情紅裏琵琶
彈破愁吟　竹西舊館大荒寒伙去登臨縱畫舫亞鈿朱闌
喚酒都是傷心我亦風流秦七青樓遠有夢難尋賸隋隄楊
柳吳霜染得秋深

浣谿紗
紅橋步衍波詞韻
水近雷塘綫綫流綠楊風顫不知秋教人無賴是揚州　畫
舫載來歌舞夢玉簫吹破古今愁舊時明月照迷樓

三犯渡江雲
余今年二月客山陰三月客禾中四月七月一再至
吳門遂北渡揚子游金焦兩山留維揚六日竭來敔
山倪禹如夢塵衣未浣又爲豫章之行登舟惘惘䑰
舷而歌彌覺旅懷之淒黯矣
斷潮流月去柁樓碎語傍曉挂颿初一行沙上雁又破西風
吹影落江湖紅牆斷遠拂征衣自歎清羸最淒涼疏萍脫梗
飄泊意何如　愁余黃夢舊徑修竹吾廬是離魂來處料此
後詩邊酒冷夢裏鐙孤停船莫近投書浦況路長容易無書
歸便早今年總負鱸魚

齊天樂
過釣臺
盡看喚客停船身空祠倚臨寒渚絡徑藤荒支亭石斷茆屋
兩開誰住羊裘在否算如此青山儘容漁父賸我閒來綵尊
聊爲酹芳醑　登臨話尋舊迹是參軍去國晞髮歌處七里
灘聲一江颿影閱盡斜陽今古天涯倦旅問何日歸休再盟
漚鷺只恐先生厭人行役苦

河傳
漵水道中
風轉颿卷日西斜人在天涯憶家疏疏柳絲攢芽雅紅些棟
波明斷霞　休倚闌干船去泊心緒惡何況尊如削酒幾醒
愁又生誰聽琵琶不肯停

上西樓
蘭谿書所見
擣聲約住迴潮夕陽殘人倚嫩涼船尾小紅闌　歌一曲橫
波綠向誰看香壓鬢雲斜插折枝蘭

霜天曉角
玉山曉行
征鐸耶當點輕衫露涼貰酒人家未起殘月在柳梢黃　行
裝詩半囊夢回愁故鄉秋到屏風關外吹一路野梅香

一萼紅
瑞洪雨夜有懷
旅魂驚正蘆雁催浪影盪暗潮生隔浦疏林沿江敗葦蕭颯
齊作秋聲歷篷背積雲似墨灑一天涼雨雁從橫成角初吹
郵磯漸遠漁火還明　何事流連吳楚歎銷磨多少風月淒
清倦枕支愁寒衾貯夢客路到處傷情想今夜孤舟漂泊更
有人樓上數殘更應是玉釵敲斷難問歸程

八聲甘州
重陽游百花洲
更不須攜酒看黃花淒涼勝游稀但蘇翁圃外藏碓猶柳相
對依依同憶西湖舊夢秋水遶漁磯今日登臨地風景都非
自折茱萸簪帽歎沈郎瘦減淚滿裝衣況天涯兄弟不似
雁同飛誤江樓玉人凝佇盼歸舟我倘未能歸休悵望有闌
干處總是斜暉

水龍吟
秋聲
西風已是難聽如何又著芭蕉雨泠泠暗起澌澌漸緊蕭蕭
忽住候館疏砧高城斷鼓和成淒楚想亭皐木落洞庭波遠
渾不見愁來處　此際頻驚倦旅夜初長歸程夢阻砌蛩自

歎過鴻自唳船鐙誰語其便傷心可憐秋到無聲更苦滿寒
江賸有黃蘆萬頃卷離魂去

壺中天
潼嬰城
笑陽屯後擁犀渠十萬販豬人也今日黃城餘舊壘風雨春
旗飄瓦坡下追兵穎陰封爵功亦韓彭亞將軍已矣廢祠誰
奠杯斝　偉昔此地連營臨江百雉戰鼓寒潮打回首斷煙
衰艸外空有荒池洗馬人粵弓刀平吳歲月且聽漁樵話女
牆猶在亂烏啼破秋夜

又
梅仙祠
市門再見似千年元在隺來華表一尉居然稱吏隱從古神
仙官小丹井泉深石幢苔浴絕壁衘殘照山中風颯夜寒猶
自孤嘯　歎息狐鼠從橫論姦抗疏心與棲廊廟玉馬銅駝
驚轉眼愁望五陵煙艸嶺上吹笙雲開飛舄攜手成同調我
憐佳壻羊裘六月垂釣

又
鐵柱宮
神洲聖鐵鑄東南底柱地維穿破井沸生潮通海氣中有老
蛟愁臥八索鉤連孤根拏挂不許狂濤簸寬旌羽節至今靈
廟猶安　我欲試撰重溟蝌文手拓只亦風雷墮斗劍星紅
蟠殿壁十二洪鑪賸火挂屩遺楓游帷舊觀歷劫難摧挫五
丁驚詫浮州萬古長鏁

又
滕王閣
千年傑閣笑三王以後都無文筆幸有西山看不足天外修
眉深碧亮渚雲迷龍沙艸沒俛仰成今昔閱人多矣驪橋倚
檻如櫛　可惜蛺蝶飄蕭故宮羅綺雨打闌干溼莫望鸚洲
東去路愁入江樓夜笛勝地淒涼倦游漂泊鄉淚頻霑臆馬
當風駛幾時一送歸客

又
寫韻軒
衍波玉倘寫銀鉤葉葉黏商分羽修到神仙貧亦好寄食幸
逢鄰舉當閣籠煙湘簾映水一硯滇洲雨烏絲墨妙只今流
落如許　當日鏡檻書林朝朝暮暮便是瑤臺侶甲帳緒箖
甘小滴何況偕閒兒女紫極人歸青林虎嘯遺迹城南路夜

涼應有個環月下來去

又

蘇鍔爾

身將隱矣識故人無恙灌園差樂世事原非吾報了且句南州棲託半畝斜陽一鈕野水別自成邱瞥柴門土銼筆書應足憶約　謾教車騎重來請從此逝高樂隨黃鵠老圃空依徐穉宅謹薦秋風蒼葭搖綠隄荒沙鷗洲冷煙月長蕭索曾盟鷗鷺偶然飛下寥廓

徵招

丙戌除夕

江城幾夜聽簫鼓看看又過除夕擁被不成眠耍寒侵簾隙蠟燈搖瘦碧第一度淒涼今日紅裏尊前玉梅窗底有人相憶　岑寂送華年青衫上酒痕粉香猶濕鏡卜總無憑斷天涯消息可憐歸未得怕明歲依然為客判檢點十萬愁腸記倦遊蹤迹

清平樂

元夜作

畫樓吹角酒醒鐙殘落梅未開幾風又惡今日元宵過卻　耍耍耍鼓淒涼翠袖彈淚千行併作一江春水幾時流到錢唐

菩薩蠻

偶成小令

艸萋風煩天涯路清明寒食青春度何處驕驄玉樓人夢中　一窗花弄影半被餘香冷不是倦思眠起來依舊閑

一枝春

早春用艸窗韻

輕暖籠寒捲簾遲寂寞收鐙風雨芳遊設數不是近來心緒梅鈿香粉漸看到柳枝眉嫵空自把琴惱何郎引得翠鄉愁聚　甘將舊約還處變濃熏寶房嬰歌金縷龍香蠹紙記與袍翻笙調梨雲夢娛甚容易燕猜鶯妒誰更在絲障銀屏醉聽俊語

埽花游

寓齋海棠開時正值風雨

費檣翠溼粢幾陣餘寒敖紅如埽朵香徑悄間鶯嫌燕戶朧春多少淚染情絲倚懶華清睡好點懷抱任亭角夜深銀燭休照　芳事處負了金鋪障重闌綠雲迷曉瘦枝設拗便輕陰再乞可憐孝老不是無詩極目江南路杳送愁到掩紋窗雨斜風峭

天香

龍涎香

玉唾含蔘珠胎濺沫驪淵未醒癡睡破月肌明鑱冰骨輕不數鷓斑新製銀荷淺炷應化作鮫人鉛淚螺甲重添活火鱗鱗翠蜷鳳細　涼宵水紋蕩被漾空濛海天雲氣更好鳳團開對碎壓初試一自星槎去遠賸琴邊吳家斷腸字冷抱熏鑪遠山夢裏

水龍吟

白蓮

結儷凝按霓裳冰肌不染人間暑宿醒初解穠妝淨洗嫣然笑語抱月生香凌波弄影晚涼微步自移根玉井芳心更澹只合向瑤臺住　十里明璫翠羽遍難分野塘漚鷺櫂歌聲裏雲鬟蕩漾煙籠似霧莫遣西風片時吹作碎瓊飛舞笑秋容豔絕一枝開近蓼花紅處

摸魚子

蓴

又匆匆楚鄉秋到吳儂清興千里詩人但說芹羹好何似鱸鄉風味明鏡裏漾點點幺荷半卷冰絲綴絳籃帶水正碧稚初幾鳥篷漸老小摘挂船尾　旗旗展笑比春茶上市輸他酪乳爭美紅鹽細粉凝脂滑香滿一匙生翠固底事應憐我經年總未成歸計于今悠矣憶盤會鐙前魚膾籬外晚飯共菰米

齊天樂

蟬

山童其唱青林樂清商暗吹愁到桐翠垂檐槐黃滲徑吟斷露昏煙曉疏簾夢覺待寫入琴絲和成懷調冷落齊紈一襟哀怨更誰弔　年年蛻痕未換膩西風鬢影難寄幽抱碧樹無情斜陽易晚消受淒涼多少餘音自媚忍喚得秋來頓教秋老漫約孤螢背鐙蝶夜悄

桂枝香

蟹

漁莊蚌側正水落遠汀殘霧收白漸見香秔刈了稻田齊出橘蕭夜占爬沙路遲琴磯碎鐙搖碧楚霜初飽還愁解甲昭隨潮汐　自玉局清吟頌得高研雪雙螯同醉芳後應是紅薑約持螯橙親擘江湖歲晚無腸斷對西風何限相憶竹根臉雨時時空認艸泥行迹

點絳脣

初歸有贈

輕櫂歸來與君重看西湖月諸琴時節彈指經年別　柳葉雙蛾幾展東風結相思切酒闌歌闋細向鐙前說

滿庭芳

過梟園有感

巷角疏琴城荒牆水壞牆淚鑠愁煙敖鑠自掩饑雀啄苔錢風塌回廊敗葉斜陽外喬木依然虛堂冷闌干翠溼詩壁篆蝸涎　平泉行樂地紅羅買笑碧玉供筵算鏡檻夫容猶似人妍休問棋中燕子有黃金難鑄飛仙還知否秋墳夜月空到綠窗前

齊天樂

南湖徐氏水樓在慧雲寺側倪米樓顏曰雩隱宋芝山為之作圖一時朋簪游讌酬倡最多幾十餘年事耳近日湖山詞客強半凋謝惟西齋李子猶記鴻雪舊痕值汪又邨出示此圖相與展卷留連劇譚往事前塵隱約率爾繼聲玉笛雜雲醉魂未醒深有愴于余懷也

碧雲低蘸紅樓影如今倚樓人遠賣酒鑪空題詩壁壞蘚落粉匳香褪綠深夢淺恨彈指西風候蛩懷斷莫問南湖一襲裝地更誰管　當時何限俊侶算填詞李十能迴權譙巷口斜陽湖頭臉水記與徐孃初見重開叢卷認幾曲疏簾郵回曾牽柳已無多鴉雅蝶到晚

鶯啼序

春幾念遠用夢窗韻

晴窗峭寒驟減捲茶蘼翠戶晴陰薄步屧前廊漸覺芳訊遲算鐃鬧見將雛燕老榆煙漠漠鶯啼樹黯離懷彩秋東風乍霑飛絮　最憶西泠畫舫載酒倚垂楊綠霧鈿波暝暝上宮眉錦箋曾寄情素任人間愁淚似海儘銷入檀牙金縷趁斜陽輕櫂歸來不驚漚鷺　評琴小檝待月虛簾總未經羈旅何況有粉圍香陣湧來鐙燼搖夢生雲碾春成雨京箱半臂吳綾雙枕如今都是銷魂處悔無端短棹秋江渡旗亭悵望天涯艸又青青朵壁淚滿塵土　鵑催碧暗蝶怨紅稀歎客衣換苧但想像鴉頭睡穩雛尾熏鑪拾落瑣蕊醉歌醒舞怠

量硯齊同心梔子知君應更兼辛苦莫淒涼長傷秦箏柱新詞自摺菊簃瞑寫晨吟阿環嗟否

憶雲詞乙稾

憶雲詞丙稾自序

巳丑冬綢次近作爲丙稾未授梓弊廬不戒於火蕩骨成灰藏書略盡週問詞哉夫丙位南方火象也丙稾垂成而燬殆有先幾焉顧是學遭家難索居鬱悒追憶前塵十遺八九合寅卯辰巳所作僅存此數錄刊一卷仍列甲乙之後嗟乎不爲無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時異境遷結習不改箱箏賸之賸稾念奴嬌之過牓蕊蕊誰復知者儗柳生平百端交集正不獨此事而已甲午八月記於焦琴舊館

憶雲詞丙稾

錢塘項廷紀蓮生撰
仁和許 增邁孫校

鸞鶯鳳鸞犯

鸞鶯梅

似江妃樓東再見冰綃搵紅淚靚妝偎倚占東一春風獨步羅綺青禽知也未任揀取枝南枝北雙栖明月裏　芳心冷處轉情多修竒誰合與同根連理衡影濱誰解畫兩般姿媚銷魂是露與衣薄怎攜手無言嬌又醉清夢覺重勻脂粉凭闌斜照水

玉胡蝶

玉蝶梅

錯認滕王牘粟禁寒翅顫膩粉輕勻幾筆疏枝冷蘂細寫春痕翠尊空吹殘鈿莞金屋遠化蹤羅帷撲重門遊蠢未覺愁舞黃昏　前身玉霄小隊偷將絮雪暫住梁雲莫便飛艸堂猶有寄詩人香濃薄可憐是夢影迷離何處招魂且溫存綠陰青子難翦愁根

鵲橋仙

即席戲詠瓜子

薄縷勝粟輕纖如豆也似量珠論斗春葱細擘玉纖纖儘消受茶前酒後　相思一點合懽雙剖擲向檀奴彩袖十三剛是破瓜時但裏許人還未有

蘇幕遮

七夕詞

鞾搖箏鏤引穗月未圓圓人有餠閒意鵲橋吹香秋旖旎昨夜星辰何隔盈盈水　斷腸天攜手遍駢女癡兒何處卜蜘事巧極可憐無巧計依様胡盧明月相思起

生查子

堂前叔玉臣門外青絲騎又娛幾時晴郎去何曾送　小雨細雨又淒踏聯幾夢睡損鴛心螺蔽折釵頭鳳

風入松

午香吹散繡簾籠門掩綠陰中箏箏弱艸年年事今年悲那事疏慵枕簟輕隨逝水柳枝搖舞迴風　月明愿笑出堂空小閣睡娃儂新愁隔斷相思路湘簾掛郎寄兒釘不恨寸心較晚可憐似是秋蓬

八聲甘州

黃葉樓賦夕陽

界斜紅纔出晚晴天杪看轉悵然甚思恩只是橫催雁陣低
照遍眠樹外山眉蛾黛遠遶艸芊芊一段蒼茫意都付樊川
淚閱秦宮何處送殘聲畫角吹老華年儘儘游長好到此
點流逆倚江樓玉人凝望帶西風帆影落窗前愁無限近黃
昏也新月能憐

臺城路

三十六鷗湖賦琴

采香吟老蘋洲綠疏琴細畫涼櫻待曼分肥蘆根比換添了
橫塘秋意鉛華劫說怎未到銀濤白憐蘋萍小立蜻蜓冷煙
紅蓮夕陽碎　明月翠銷殘淚短篷疑望處離恨雁奇怨碧
江離愁黃滿地一據飛蓬身世沙頭岸花笛幾聲燕支水邨
問衰何影泥波欲扶扶不起

西子妝慢

冷嘉開湖上遊人如織迢夢自度腔寫懷

支枕前船繫船拍息細數琴風條殘花帳卻待燕歸來開西
湖絲陰濃未愁羅怨綺總不到蘇華夢裏最無情是鵝塵吹
粉萍波流膩　清游地可惜息恩忍把韶光爽鼓淚籬勸送
黃昏腰淒涼六橋煙水開門自閉有誰識看剪心事正銷凝
一片暖雅喚起

疏影

聽琴娥彈碧天秋思之曲

天空夜寂霧冷雲齊頃飛上層碧不信人間容易西風齊州
九點煙隔瓊樓玉宇應難到算惟有嫦娥知得待月明按鶴
歸來說與此時游歷　多事移商換徵悄驚塵夢遠無限幽
憶杳杳悠悠作蕊秋聲初折冰弦誰惜還愁緒秋凌波去卻
似泛清湘瑤瑟怕淚痕暗漬金徽盼斷庾寒消息

祝英臺近

鏡紅銷裳翠擁驚影度窗縫斜倚鐙淚慣作隔簾夢怪他箏
雁年華暗中偷覺更閒把玉鉤敲按　謾調弄暫時見也間
心何況兩情重誰料便屐雙槳渡頭送井闌一樹梧桐快催
疏雨好兩住綵毛幺鳳

燭影搖紅

庚寅秋感

風葉堆廊露苔凝砌秋涼早不關情處猶相思曾印雙鴛小
彈指佳棕似埽翠帷空房架靜窗秋千影裏一徑蘼蕪蟪蛄

蛾老　休凡金壓淚痕猶在新詩葉曲屏低枕臥湘煙紅破
鐙夢笑鏡塵華年過了算還醒悠多多少少鄉魂尋去只有銀
蟾夜夜偷照

浪淘沙

登荷塘石山莊

池面綠生潮雨打殘荷殘煙風細淡嵐波枕簟新涼人復酥
無奈秋何　燕去聽笙歌心事銷磨芭蕉聲到睡時多執扇
紗幮休憶著只夢瀟蘩

臺城路

詠螢

瞑煙寒風秋星碧低低傍簾穿戶清光還明風吹不滅開扇
輕紈黏住迷藏院宇正蟾月須人又與尋處書燭銀屏墜證
空有碎螢訴　清宵漏長夢阻銷殘衿葉下涼影飛度淒竹
虛廊枯蘭斷砌曾照離魂歸去相思更苦任麈鎖書鐙練囊
誰貯餘還前生草根棲暗雨

水龍吟

魂

幾時飛上瑤京月中環佩珊珊靜朦朧似醉悠揚似夢迷離
似影真個曾銷黯然欲別淒涼誰省寄相思只有黃泉碧落
聽一片鵑啼冷　楚些歌殘漏永翠幟空衾香遍鼎絮雲草
夜繫煙籠曉桔陰弄瞑來不分明去無憑據舊情難證待亭
亭倩女前郊緩步喚春風醒

浣溪沙

風颭飛琴上鏽苗柳絲無力斜殘春今年時節去年人　蟬
錦暗銷雙枕淚雁弦愁鎖一箏塵不思前事亦傷神

西江月

翠被香添夜夜璅窗人喚卿卿如今不是舊風情愁醉愁眠
愁醒　倘恍疏鐙明滅過牆幾瓣淒清夢隨涼月繞階行路
碎一枝琴影

憶舊遊

湖樓閒望偶成此解不知詞之所以然

記彩籠翠羽嫩挑烏絲淺醉閒吟步屧西郊近正毵毵細柳
搖颺春陰喜有人垂手香皋綃帷淚只燕子還來戀從那
日看到如今　重尋舊游地廢一樹櫻桃落盡紅心羅襪孳
盡蘊況歌紈舞綺事事銷沉莫倚夕陽闌檻愁黛疊遙岑待
夢繞煙蕪娟娟月上寒又侵

踏莎行

檳榔

雀舌斑明蜃腦香和並刀薄碾夫容月扶留葉炭共金盤唾
減紅暈燕支淺　味外酸鹹閒中茗荈苦寒忍把春酬換如
今藥裹自關心不加餐也無人管

又

豆蔻

蟬碧分胎鸞黃破蒂雙心鈿合慇懃惠錦書封了又重題問
誰替伴相思味　酒後吟儂茶邊語細口香沁夢行雲膩冬
郎芳華已經年翠梢空結東風淚

點絳脣

夜坐

小院秋滿後堂卻下疏簾鎖玉簪斜彈老樹餘香墮　總是
無眠判得終宵坐風吹過一星螢火來照淒涼我

徵招

年來江湖詞客子律西齋與伽相繼下世余以多難
習門鬚居特甚倚聲及此甚不獨牙琴之悲黃壚之
痛也

冷鵑聲落西湖月詞人可憐俱老玉笥總埋雲斷秋風殘照
薄游懶意少忍重展烏絲遺恨竹屋蘆洲酒邊琴外黯然懷
抱　蒼艸掩閒門知音絕誰聽怨琴淒調晴葉泛孤螢耿窗
鐙寒峭角巾歸去好定還共夜臺歌嘯醉魂遠剪紙難招悔
相逢不早

浪淘沙

寫閒

閒壁腕湘屏蛛網蟏蛸釘林鴉捎落護琴鈴撒盡榆錢飄盡絮
春也飄零　月又上窗櫺風又冷冷墜懽如夢不曾醒只有
烏能眠自在綠艸閒庭

玉漏遲

冬夜聞南鄰笙歌達曙

病容憐意淺夜寒欺被伴人悽惋巷曲誰家徹夜錦堂高讌
一片凱龍月冷斜照透妝香煙暖嫩滴漏長卻在者邊庭
院　沈郎腰已瘦更撩撥亦絲暗情難遣總是無眠聽到
邊論道彭尺尺錢居笑語且撥弄響烏號亂殘夢遙聲斷曉
鈴破頭

鈴中天

琴心閒語怨

蝶膩翠斂蛾黛山淺畫憶他消無柳外斜陽彎上月都是西風吹去蜨轉變鈎鏡臨單鞵鈔腰閒情賦瘦寒支枕臥鎖誰拜學語　天際望香鮮雲錦書不寄涼雁鳴煙舫我求離家心似客愁在無人知處病怯鐙明困銷茶甌衣冷夫容娃黃昏又聽竹梢彈碎秋雨

燭影搖紅

讀山中白雲詞恨西風不庇寒蟬便掃盡一林殘葉憶祭振翁余懷也

鶴怨猿驚訪鄰尋里都非舊款門設竹一枝無莫問堂前柳梁燕移巢去久土芳迷苔落半畝煮茶院落燒筍光陰幾時能又　卷盡荷錢拗蓮作寸還傷藕不如蒲草早飄蕭御待秋風後那更當歌對酒算空留千金散盡向人青眼只有西山倚闌窺牖

秦樓月

十二月十五夜舟過石門作是日立春

凄涼夕月時春夢來無迹來無迹醒時難說睡時難覓　檣枝搖碎湖天碧月圓偏照孤舟客孤舟客玉梅窗底有人相憶

臺城路

大雪過太湖

冷吟漸入梅花夢樓樓雁聲催曉遲重帆遙渡凝岸夜碎潮銀河多少天涯緣衫正沙尾風回柁牙雲繞賦得瓊簫新詞難付小紅了　長橋舊游在否兩三株新柳曾侍孤樟病枕支愁征衣滴淚誰信如今慣抱江湖歲抄荻雪裏關身一髮歸早隱約遙山眉黛休更掃

阮郎歸

吳門寄家書

闔閭城下潮聲急別愁千萬端蜀箋書字報平安燭花和淚彈　無一語只加餐病時須自寬早梅庭院夜寒月中休倚闌

滿江紅

夜泊京口

如此江山儘容我舵樓吹笛誰更擊冰夷叢鼓湘靈瑟檣燕飛風卷雄英雄事去沙沈鐵問月明何處是揚州寒潮拍　桑海換蕪宮泣城市遷摧更邀夢騎鯨萬頃送迎過客香霧棠黏歸夢冷金支翠羽諸天寂望故園祇在雲鴻邊無消息

壺中天

元夜宿窩莊驛

峭寒隨馬指疏林盡處瞑投孤驛短燭虛欞風自掃酒薄禁愁無力窗紙蓬飄鐙灰欲冷鐙閃題詩壁燕南趙北可憐今夕何夕　凝想簫鼓春城園香倚醉多少明蹤迹夢影迷離天末聽鈴語東風催客印月虛廊敲梅小院到此都休憶長安近否夜闌應有人說

虞美人

鄭州作

磧雲寒結燕支紫立馬斜陽裏疏林一林亂鴉飛到打霞時候更悽悽　紅酥手與黃縢酒往事空銷瘦燕姬攏裹撥琵琶不許離人今夜不思家

國香慢

豐臺芍藥盤稱北地余未及花觀買折枝插膽瓶誰夷則商一曲贈之

一翦春明作靚妝勸舞獨步瑤京豐臺舊家何處買斷傾城露眼怯風還閑向人似中酒初醒綠華總如夢已是將離誰管驪驚　惜嬌心較嫩任酴醾謝後暖老殘芳此身猶客金屋難貯芳卿欲託微波贈遠恨多情卻又無情看看兩蕉萃粉豔塵緇相對愁生

清平樂

客中心緒只怕流年去幾見河橋飛柳絮又是櫻桃端午　醉眠休恨厭雖伴人明月窗紗歸夢不如不作醒來依舊天涯

鵲橋仙

涼篷

篷如樓閣圍成簾箔放眼全無寥廓客心不耐十分涼恰遮得秋陰淡漠　風聲半落雨聲滴碎昨夜何曾睡著小窗遮有者幾書幸卷了斜陽都卻

冷布

價廉難長名虛誰勸學作方空模樣何勞寒女九張機算結箇千絲越網　火雲散障金風又掠窗紙先應拼擋輕紅塵裏熱人多也不須紗幮羅幌

響竹

劃然成挺連節作竹欂拂輪他清勁須知破竹有先聲更誰許春繩縱橫　揚過無影轉來不定子細窗櫺屏幃瀟湘風韻欠些兒怎獵獵驚喧晝靜

冰桶

車聲朝急斧痕新劈多少夏蟲聲遞等閑忘了歲寒盟只不過銷磨一日　玉山敲側凍泉析瀝移近桃笙簟席底須復手熨心頭我本是清涼胸膈

買陂塘

澄懷園看荷花

問何年移根太液冰姿隔斷塵土輕雷塘外鳴珂散吹盡柳堤殘暑天灣佇迎菜葉新涼扇子湖過雨瀛洲尺五是繚仗分紅宮譜私香影瀟嬡戶　凌波去按徹霓裳勸舞無言解笑人否碧筩冷注蒲萄釀中有九重仙露留客處任醉折彎枝容我閒涵鴛鴦灣信步併幾箇蜻蜓一叢葉裏寫入晚晴賦

浣谿紗

京邸秋思

九陌輕塵散鈿車五更殘夢怯悲笳西風吹我落天涯　纂莞烏絲題影事酒旗歌板送年華夕陽紅到馬纓花

憶舊遊

殊鄉留滯歸夢屢訛寄此為西湖鷗鳥詞

是迴波寫夢雁路尋詩冷落江湖問訊東橋竹假故人別後一紙書無舊家渺渺天末煙月老孤蒲甚煙賦長楊倩吹短笛僧帽騎驢　何須怨漂泊縱不為鷗鷺也戀尊鱸昨夜西風緊憶夫容江上相與提壺任散耗了還醉心事水雲孤待說與歸期瀾漫莽市鵓鴣

瑞雲游

九日懷歸

趁霜雁緊送一番新寒客衣催絮歲華易度憶東籬喚酒故山游侶數影西風誰訊長安動旅暗凝竚正落葉滿階滴碎秋雨　歸計多阻便閒過重陽幾時能去錦牋寄語倩疏燈為我織成愁句翠被餘醒鄉夢何曾慣作夢中路晚蕭蕭薊門煙樹

壺中天

漢午生比部同年歿於京邸以詞哭之午生名元燿有海棠軒詞聲調婉麗又鄭人致疑之夢符西施云

何章城郭有慢娟接舞魂歸來只夢醒桃根應錯問胡蝶可憐雰底夜蛩吟孤驛都春老餘恨空流水日湖膻棄於今誰爲料理　知我已十年前素弦彈折更擬銅仙淚忍倚新歷西子慢愁落野鵑聲裏如此江山不容詞客寂寞人間世紹裘背雪勸衍行且休矣

點絳脣

歸舟過淮安

雪映蒨流望中了了長淮樹雁聲遮艣重到江南路　寂寞空艖尚有漁笭否孤城落水寒風酒旱挂輕帆去

長亭怨慢

經年羈旅歲晚言歸慨念平生短歌當哭不獨爲三徑之荒也

更不信江南天闊散髮行歌敝裘寒裂款竹門荒翠尊金縷久銷歇此身如葉儘蕭落何須說若遇舊盟還莫訴與年來蹤迹　愁絕對琴絲鬢影髣髴夢游時節玉梅綻否怎檐角半枝枯折恨夕陽有限黃昏便卷盡一林殘雪難盼到春風容易綠陰啼鴂

霓裳中序第一

檢故篋見亡姬遺扇

湘筠展翠影冷落金泥雙睡蝶曾伴冰肌素腊是水楸嫩涼桐陰敧月清歌易闋慢麝銷同鏤吟筱如今賸枕壓鏡扉一襟暗塵浣　悽絕白團還摺怕恐染啼鵑淚血經年蕉萃恨結酒賦紅銷粉蠹香滅玉京人怨別聽夜夜桃笙夢咽傷心認飛瓊小字愁對遺孃說

壺中天

二十五離騷爲千古詞人哀怨之祖乃小山之徒謂其文昇天乘雲似若仙者曠然耶否耶余伊鬱兀居頗爲飄風所阨間有撰述遂多悽戾之音捃拾作此亦將索箋尋而問之更不願彼猜猜者見也

天乎難問截雲旗五色逶迤山鬼息折瓊枝嗟遠道羌與蹇修爲理飲石泉兮人修門些上下悠悠只悲哉秋氣傷心極目千里　眾女謠諑蛾眉無南無北到處機逢矢叢生遍蟀招隱士歲晚淹留何事蘭樹蓀橈蝸鬈虯駕我欲歌離世巫咸夕降卜居悄悅誰是

憶雲詞丙稿

憶雲詞丁稿自序

患難以來人事有不可言者癸巳下第南歸已偪歲除甲午春韭燼餘老屋數椽偃臥其中顏曰睡隱讀書之暇性傍等間小令自遣而已今年正月再上春官此事遂廢留京師五十日而去還我睡鄉始檢舊稿次爲一卷嗟乎當沈頓無憀之極倦託之綺羅薌澤以泄其忿盩辭婉而情傷矣不知我者即謂之醉眠夢囈也可乙未閏六月二十一日書於睡隱盦蕉雨聲中

憶雲詞丁稿

錢塘項廷紀蓮生撰
仁和許　增邁孫校

菩薩蠻

擬溫庭筠

穀煙籠暝霏香絮瓊疏悄度黃鸝語記得送君時海棠紅亞枝　羅屏金鈿顫燭影和衣卧閑夢一春閒枕屏無數山

粉雲低襯流蘇薄鳳窠長篆金釵落春影過秋千畫堂人靜眠　錦帆消息斷日日停刀翦半畏繡鴛鴦幾時成一雙

蒨絲沈水茱萸冷輕紈淺約蜻蜓領人瘦晚風天蘼蕪芳草雨肩　眼波嬌欲滴搵溼飛鸞袖愁理玉鞭笙一聲無限情

柳絲過斷行雲路舞珊一陣橫塘雨雨後燕歸梁溼紅嬌晚妝　茜衾愁不擁壓損金泥鳳襬得夢來時月中啼子規

玉驄嘶過垂楊陌停鞭卻繫朱樓側和笑出門迎嫩寒雙臉明　粟鈿金夾膝帶約迎陵翼鐙燼瑩窗寒酒醒更漏殘

綠陰鋪地無人影鳥能自在眠沙徑多半卷羅幃滿階胡蝶飛　回文挑錦字斜界行行淚難話此時心恨深愁更深

夕陽山映宮黃額杏雰樓外春無碧雾命薄如人峭風吹作塵　日長榆影瘦絲漾晴波綠腸斷撥金鋪近來腸也無

如今不合江南住江南處處多煙雨煙雨曉霏霏徧游人未歸　屏依防臘怯玉筋揉藍泪愁似暗潮生自生還自平

銷幟金井涼嘰曉映雛紅日梳頭早聞道尺書來錦牋和淚開　如何歸計誤南下瀟湘去望渺茫茫孫雁飛秋滿天

鈿箏弦促銀鑽凍雁釵斜帶愁香重此夕黯銷魂月中斜閉門　冷霜凝積瓦香篝籠炧夢見更相思不如無夢時

訴衷情

又

鴛幃觿卷春睡短宿醒銷愁日算虛度可憐宵銀漏隔箏遙迢遙篆鑪心字焦卸闌魋

更漏子

又

斷腸纖花朝頓一枕淚光紅泫愁信息繡工夫夢殘啼鷓鴣聽　當時錯如今莫情比秋羅更薄霜裏箇月中更行人聽不

臨江仙

擬南唐後主

亂紅深處掩無主循興還懸舞燕夢中何日是歸期天乖金瓦空逐綵雲飛 螢月不如人事改夜深來照舊枝悲鎖香燼漸催遲閒碧鐙火殘醉欲醒時

山琴子

擬和凝

醉纈紅綃約翠鈿碧羅籠月作秋千今夜新寒分一半到耶邊 螢蠅同心搖翠幌蜀箏纖手撥朱弦學將春恨連不似似蜓鴨

采桑子

又

鏤金竪蕊紅衫薄妝罷姍遲出繡雙眉不道深愁露一絲

粉痕銀淚雲鬢滑待寫新詞半餉尋思閒教丁香在徑兒

開來隻陸無人對自理牙籤卻服香簽又是銷魂背月簷

春心滴碎薔薇雨迎月淹淹酒病新添燕蹴飛花夢卷簾

浣溪沙

擬韋莊

蝶軸花陰晚日遲纖纖路損遠山螺個人歸計太蹉跎 莫待柳絲吹作雪可憐桃葉去隨波無情無緒奈春何

薄暮風多西面吹素馨香重雨聲遲惜紋如水淡朵思 道是日長偶易晚不曾午睡又難支可能消受夜涼時

新月娟娟孕綺霞征鴻貼貼下平沙已涼天氣好思家 恨望銀河空渡鵲厭聽金井亂啼鴉夢魂尋不到天涯

又是同心誰醞雪天獨見嫦娥冷與愁眠為郎憔悴有誰憐 楠坂勞深分渡由繡衾虛設水洗煙不應忘了過新年

清平樂

又

驀然如醉欹枕和衣睡卻憶去年今日事畫燭替人垂淚

月明依舊房櫳扇帷寒減香篝贏得一枝梧葉能禁幾日秋風

浣溪沙

擬韓昭蘊

荇帶牽風作晚涼柳絲拖水蘸斜陽不休遊漾遠煙黃 雙槳送人何處去滿船情是棹郎兒家不合近橫塘

半臂銀蟬羅宇紗兩鬟細翠粉雲斜紅絲穿淚沁[illegible] 捉

月移窗閒睡起不知間到玉簪瘦病來雖外見人羞

夢江南

擬牛嶠

銜泥燕依舊小階身尋偶雕梁栖未穩杏花零落一階塵離問人作人

紅襯被錦段是誰裁象簟齊寒不擁夜深留得夢魂來排枕落瓊瑰

西溪子

又

聽說歸期春半愁煞兩蛾初展隔簾櫳風弄曉吹酒醒暫見

一枝紅影海棠開不曾來

醉花間

擬毛文錫

愁君去看君去去誰留住明日一帆風不見長干樹 曲廊攜手處後會知能否除了莫相思那有閒言語

尋難寄恨難寄難寄簽盈淚判作負情人翠被籠香睡 舊催應忘記綠地還提起秋雨五更頭冷在心兒裏

三字令

擬歐陽炯

寒食近燕歸遲下羅帷閒衝譙罷彈棊擺悄悄夢黏游月生時 臨別語寄來詩自追思銀燭背斂蛾眉七弦心雙枕淚有誰知

醉公子

擬顧夐

燕蹴簾鉤語雨壓紅鸚去行到月明時數殘更點聲 佗蟬銀襪細履香塵一夜若相思怎禁能別時

訴衷情

擬魏承班

細剝碧綠隱輕雲纖纖新月痕落徑滑步香塵夢影弄黃昏

空憶比肩人見無因藤絲偷負桁羅帶暗銷魂

後庭花

擬毛熙震

銀雲樹樹明瑤殿玉壺傳箭羊車夢逐簫聲遠桂宮宵讌

舞腰細匣嬾妝翠衾羅扇題紅莫訴秋風怨忍教人見

酒泉子

擬李珣

獨上層樓燕伴黃昏鴉伴曉鈿筐能金了鳥細笙疑 桃夢月談春寒雨睡香小梅蘭行凍有時思有時夢有時愁

生查子

擬孫光憲

嬾起整妝遲閒繞闌干遍經雨小桃枝落春風面 鈿蟬箏金雀扇繡榻凝塵滿只得一絲情難繫郎心轉

謁金門

又

留不得留也不過今日今日雲帆天咫尺明朝何處覓 江上潮平風急吹斷幾聲殘笛獨倚小樓寒側側欲眠鐙又黑

胡蝶兒

擬張泌

胡蝶兒小翠文粉香薰落翅雙垂晚風簾卷遲 命短春三月夢寒疲一枝可憐不到夢醒時斷腸君不知

柳枝

又

抱月飄煙一尺腰掌中嬌晚出閒庭登翠翹摘紅蕉 珠露穿絲交影細蜘蛛墜尋思七夕是今宵渺無憀

應天長

擬馮延巳

枕屏尖綠山斜展薄睡起來散帶緩鴿鴒啼喚慵聽怨夢落絮飛春不管 病妝臨鏡嬾開了粉痕香盤道是愁深病慣如何心緒亂

南歌子

倣溫尉體詠燭簾香鏡

對面嬌光偏回身見影單夢落小屏寒寸心灰欲盡淚闌干

夢影層層碎鐙煙細細吹誰織恨千絲只恐縷不斷兩相思

薔被何曾暖銖衣為底熏一縷博山雲曉風吹得散是離魂

有分如儂瘦何時共汝圓妝罷點鬟遲可憐空見慣意難傳

浣溪沙

誦阿灰黃昏散雨之句感而作此

愁砑雲藍賦惱公如今骨出似飛龍四年惆悵杏夢紅 天上人間春寂寂東鶼西鰈去忽忽相思無益悔相逢

浣溪沙

題李後主詞後

樓上五更寒風雨無端愁多不奈一生闌莫問畫堂南畔事

如此江山鉛淚洗朱顏歌舞闌珊心頭滋味只餘殘唱到宮中新樂府杜宇嘶殘

采桑子

讀金荃詞題後

豔詞空冠鸞閨集不上雲臺衙上陽臺一讀南華事事乖

謝郎折齒狂猶昔紅粉成灰蠟炬成灰賺得閒情賦錦鞵

憶雲詞丁稾終

憶雲詞刪存 補遺詞附

錢塘項廷紀蓮生撰

仁和許增邁孫輯

齊天樂

而後游理安寺

夢中記得登山約風常消聲催醒出郭遊陰平隄新漲此去

朱桑郎靜寺門溪迴勝綠地蒼苔馬跡不移人語吹來重樓

高倚萬松頂　還向虛亭坐久聽泉穿徑竹塵念都冷獲定

安禪鳥喚入梵只有老僧心領經床試省卻回憶年年總孤

清景猶是尋詩一鐘煙外暝

如夢令

幾夜瀟瀟聽雨幮卷落紅飛處那更替鸞愁作愛含將人去

無緒無緒一院幾叢新絮

秦樓月

梳頭曲

風珊珊玉人梳洗臨窗閒臨窗閒梳鸞飛過一陣輕寒　海

棠折得簪雙鬟水晶簾下看鬟鬟看鬟鬟夜來新月曾與郎

看

浣溪紗

虛說盧家白玉堂可憐二十六鴛鴦誰將消息報王昌　曉

夢怕逢濃處醒春宵偏是別來長怨郎無緒轉思郎

醉太平

雲邊霧邊鬟邊綠風月華初轉樓東御新轉一巧　題香淚

紅紙書恨更醉魂飛出幽幌到鴛鴦夢中

齊天樂

重陽得小鶴從叔都門信

山城幾夕無風雨依然聞過重九菊冷荒畦燈香小院客裏

瞭鷥時候茱萸插否問今日登高共誰攜手空有春水加餐

兩字置懷裏　江南歸夢路遠吳霜新點鬢休更搔首銅輦

秋吟金盤曉淚相見定憐詩瘦歎間別後困京洛緇塵壯游

非昔事事銷除不銷除是酒

清平樂

題客窗話而圖

雁紅蟬碧涼雨生秋夕畫裏雲山天咫尺都是窗游蹤跡

少年鐙燭高樓如今飛被孤舟贏得一痕煙墨不知多少離

愁

摸魚子

庚辰歲暮同人議復巢居閣明年二月落成送林先

生象入祀閣下許玉年乃發以詞紀事予亦繼聲

幸先生移居未遂孤山終屬和靖玉簪也抱冬青恨名士幾

人心冷還試省記凍雨荒祠遺象今誰認亞求梁鮭性梅鶴

栖雲鶴閣占水倒浸一樓影　巢居閣結屋編籬猶定小窗

邀我同凭他年野志接嘉話賸有君詞我證都莫問且倚醉

臨高酒薄風吹醒暗香半嶺正清磬初圓畫船催散月到萬

梨頂

百字令

竿梧

清芬透否記新橙初摘去年時候只怕匆匆秋又老籬菊淵

明鈕樹而後曾移霜叢小摘攜得香盈袖有人消渴夜寒猶

殢杯酒　應惟酸也如梅黃豔勝橘搓了還重與慣識香生

滋味冷齒頗不禁剖纖御到而今猶醒自家誰會吟詩瘦并

刀似水破來長憶纖手

臨江仙

題畫

暝色一川誰管領落霞點破空明樹根開處釣船橫晚涼荷

葉消散雨豆參棚　載酒江湖無長物藥爐詩卷茶鐺此生

定與白鷗盟浮家秋水闊歸夢曉雲輕

女冠子

閨中禮佛詞

戒香溫鼎禪味近來新領未眠時燭影穿幃縷經聲出院遲

但求無障礙同證有情癡一段閨中意月明知

滿江紅

九月十四晚乘月過虎跑憩小池上見寺門未闔閽

步近客堂有皁衣高冠者呵禁甚厲閽老僧知當軸

諸貴人謁兩試官於此始悟城中放榜又三日矣一

笑紀此

獨有嫦娥不笑我青衫依舊正相伴寺門乞茗野橋沽酒小

隱竟成丁令鶴學仙差遜淮王狗趁夜涼來叩遠公房驚而

走　蓮座侶猊獅吼松徑伴驃騾只維摩病瘠見人搖首

身賤自遭奴隸薄心閒好與猿山友怪秋墳鬼聽忽揶揄頗

之厚

清平樂

題劍錡圖

紙綺幌窗外啼鵑曉頻去踏青遲閉艸門掩東風春老
鏽絨唾上夢枝紅腮寫徧新詞想是撫慨酒病被人喚作相
息

微招

題袁蕙衡丈桐槐符館圖

茶煙半榻書連屋兩淚別開池館柳下慣維船記柴門曾款
陂塘秋未老正風裏露華香滿淺蹊槐夢幾題桐葉舊絲綸
換　余粉憶南朝移家後定有新詩盈卷高閣枕江流卷濤
登不斷夢游恐往事借分付傳神翠箔寫故園一片斜陽怕
蓴雅嘯亂

齊天樂

癸未六月送葛秋生偕許訊岑之吳中卽爲秋生題
橫橋吟館圖兼屬訪王子若消息蓋岡爲子若玉年
合作也

湖山不醒笙詞夢離腸又催南浦聽鼓官津聽鐘野寺聽到
垂虹風雨倚鄉未昇有丁卯同舟載將詩去臘我無聊登高
懷遠叟唫苦　橫橋誰念舊侶城南天尺五今日韋杜巷禁
移家滙波泛宅一樣年年羈旅爲君細數算楚尾吳頭勸游
重賦問訊王郎別來相憶否

清平樂

集句留別

倚闌凝佇點點飛紅雨欲減羅衣寒未去夜夜朝朝算算
桃源落日西斜畫橋平接金沙春水無風無浪行人一棹天
涯

摸魚子

再詠柳

正萋萋冷楓吹盡雛寒又掠江浦舊時青眼曾相識可憐年
華遲暮君看取看隄上高樓紅袖還凭否離愁滿樹縱冉冉
斜陽羅羅遠水點點暝雅去　春前怨誤向章臺夢雨綠窗
多少人妒如今盡見東風面悔不學他飛絮隨陌路吹散了
漫天漫地無尋處斷魂幾許只燕燕鶯鶯者回重到定訴此
情苦

金縷曲

天瘦集題詞

夢斷覺裳閱是天風忽然吹下廣寒宮闕銀浦流雲三萬頃

誤了南番游歷閩靈藥偷來何益青女素娥齊掩泣痛文簫
不上神僊籍明鏡碎寶釵折　悽涼想更添愁絕望人間霜
寒刺骨兩飛成血縱有羲和知此意一夜玻璃敲缺已難補
今生離別回首玉京樓十二朧年年淚灑關山月千古恨幾
時雪

又

題顧小巖江鄉春醉圖小巖名安蘇州人曾任兩河
百夫長去官二十年矣今居阜河隄畔賈逆旅以止
行客性嗜酒酒酣輒憶故鄉自言異日幸醉死當埋
我靈巖山下因以此圖爲息壤云

白髮三千丈正江鄉春風幾日醉鄉無恙斷送一生惟有酒
獨擁那頭新釀算未敢沈雄跌蕩馬稍不教兒童學悔當年
誤作封侯想髀裏肉撫還長　長安結客心猶壯向樽前吳
鉤細看楚歌重唱說盡平生肝膽事只有故園難忘肯容我
再來攜杖若使劉伶眞醉死怕靈巖山水都惆悵先寫在畫
圖上

南鄉子

爲葛翁題寒郵買醉圖

山鳥勸提壺拍手羣兒笑老夫短髮行歌誰是伴蕭疏只有
風前柳一株　醉倒不須扶明日頭銜署酒徒細雨城南泥
滑滑歸歟且喚僧繇畫作圖

臨江仙

秋閨卽事

一架牽牛開遍了日長亭院秋清雲羅低抹遠山青殘碑小
雨涼透木犀屏　薄睡起來添半臂夕陽又照西樓更無人
會此時情自鈔宮譜閒品玉簫笙

點絳脣

春盡日

一樣春風杜鵑催促歸西戀落花如霧吹滿閒庭院　南陌
東城到此芳情減朱門掩雙雙歸燕怕有人愁見

菩薩蠻

戲仿元人小令

夜來風似郎蹤惡曉來雲似郎情薄窗外柳飛綿問郎心那
邊　將郎金是假只合將奴打見面說相思知人知不知

右詞二十三闋從憶雲詞初刻本刪存鈔補

摸魚子

題秋江釣魚圖

染空青垂垂細柳柳絲絮夢多少釣竿欲拂珊瑚樹怨向江
湖終老雨蓑笠有詞客閒倚淚滿池塘艸煙昏露曉推妙筆
通霞飛鴻一去難認舊時爪　誰收拾錦軸裝題恰好竹林
小阮重到易珪還硯尋常事翰墨因緣易了休懊惱記出水
芙蓉貪寫黃蓉照遺蹤未杳借漁弟漁兄尋消問息相見共
傾倒

洞仙歌

題湯德媛擬玉寒閨病起圖

玉梅三九倚頗傾嬌困疏了細篋木瓜粉倚熏籠數嚥藥碗
濃香應未減較帖翟茶風韻　起來呼半臂擁鼻沈吟寫意
垂垂幾時準問繫晝翁人淺情輕憐寫多少無題詩本且莫
任雙鬟拓紗窗禁不住黃昏峭寒一陣

右詞二闋從汪小米遠孫所編清尊集鈔補

感懷四首

豈有高軒客過門小庭零落自朝昏黃金盡後餘詩債白袷
開來賸酒痕文字祇今工作祟故人幾輩待招魂不知僭黨
療飢否且著相如犢鼻褌
八物雜居第一流十年磨劍未封侯虛聲偶作陳驚座佳句
終輸趙倚樓已爲聲名遭衆嫉祇知入骨被人羞眼前豎子
成名早七尺車還擁八騶
一代宗風小唱提幾人身到虎谿才爲誤解三更聚心熱
空息六月齋叛判此生同溷餅可憐公等亦臨難笑鑿盡覺
東施好今日風流不屬西
釧動竿飛久悟禪填詞拳旨更何緣經過碧海人疑月恨望
紅腸路隔煙霞氣有文希鶩鬼杭中無藥悔求仙紛紛誰是
憐君者使絕吳興沈下賢

右詩四首從吳仲雲尚書振棫所編杭郡詩續輯鈔補

西谿晚宿

西堰梅邊路夕陽谿水明下牀延竹色倚枕聽松聲小市人
煙遠疏林鳥夢清悠然絕來往門外月華生

湖上卽事

孤嶼平隄接重城一水環湖明疑澹日雲薄不遮山稀柳如
人弱嘶鶯笑客閒畫船乘雨槳酩酊載春還

秋夜寄遠

寥遠靜冥冥秋聲已滿庭風連萬戶竹月瀉一池星夜永鐙

先盞窗寒酒易醒南飛有征雁寥落不堪聽

右詩三首從潘峰岑學使（衍桐）所編輶軒續錄鈔補

葛秋生橫橋吟館圖予既題臺城路一闋於卷尾卿

席復成小詩書後

獨留蹤迹白湛知載酒江湖定幾時此去幸無千里隔論交已恨十年遲坐中我亦秋風客畫裏君徵暮雨詩最苦橫河橋畔柳如今多少折幾枝

右詩一首從葛秋生（慶曾）橫橋吟館圖卷鈔補

過性上人蘭若

得閒來問訊便覺老僧忙琴寫緇經廢茶因覓句嘗引泉通野圃移竹放斜陽了悟無生理看雲臥石牀

無題

春風吹柳色綠到武昌城鏡裏蛾眉改背來馬角生別多愁有路境苦夢無情君看彈碁局應知心不平

題南湖慧雲寺

昔年歌舞地今奉水仙王老樹依宮道殘碑立夕陽西湖幾興廢市內久蒼涼猶賸前朝寺梅花莫斷腸

右詩三首從丁氏八千卷樓鈔本鈔補

憶雲詞刪存補遺 終

重刻憶雲詞書後

先生姓項氏名廷紀鄉舉名鴻祚字蓮生道光壬辰舉人幼失怙艱苦力學弱歲已有聲庠序朋性沈默寡言語不樂與人訓酢每同輩卿集終日無一言微笑而已惹與詞為花間為宗旨以為詞之有晚唐五代猶文之先秦諸子詩之漢魏六朝也故所著小令抑揚抗隊之音獨擅勝場蕩漾洋於此久矣憶雲詞丁稾一卷皆擬京昭辭昭蘊諸人之作循繩引墨不失累黍先生嘗語人曰予詞可與時賢角一日之名其自負如此嗣以家燬於火奉母北行途次母與姪皆歿於舟中號擗旋里幽憂之疾因此益深既領鄉薦再上春官不得意歸即病病遂不起此道光乙未秋閒事年才三十八歲噫天酷斯人亦云至矣自訂憶雲詞甲乙丙丁四稾亂後故籍灰燼從藏書家蒐訪搜索僅得甲乙而無丙丁十數年來徧覓不可得近始於閩中展轉傳錄若有契焉解衣得珠為之狂喜亟付手民遂吾初願先生所著詩無當集近更無可問津先後鈔存十餘首憶雲詞初刻刪存詞二十餘闋未刻詞兩闋零璣寸羽尤足珍貴茲併刻於詞集之後并從汪氏所藏東軒吟社圖摹先生象冠於首俾後之學者知所瞻慕焉光緒癸巳八月仁和許增邁孫謹識時年政七十

江山風月譜

許光治著

江山風月譜

蘅梅弟六歲學爲詩有句云年年春日好人在百花中及讀湯西厓少宰懷淸堂集下句在焉因笑曰稚子竟默符昔人耶年十一不復從師予授之讀亦間爲之既攻舉業雜治制義試帖經解律賦及駢散各體文詩益少弱冠以後授徒爲生又旁涉各藝專學爲書長於篆隸學爲畫長於寫生學爲篆刻長於工整而不喜奇古辨訂金石碑刻文字下及壬易星平醫藥無不涉獵卽奇門壬極音樂亦嘗討論之愈以鮮暇而吟咏固未嘗廢也且有徵題者徵和者洎中年爲人題圖多綴以詞予將沒數年則又易爲散曲顧余兄弟落筆不甚推敲是以稿中複字脫句往往而有其所好尤在樂府於玉臺新詠張小山小令皆手自鈔錄故今所存亦曲勝於詞詞勝於詩然令畀大年所造或不止此乃不謂未五十而遽沒也平生於所作不自收拾惟題畫詩詞曲尚有手書之本今得依以入梓而詩則散亂帙成之無復先後沒之明年蔣君生沐爲刊之而屬余述其端夫弟不爲余序而余顧爲弟序遺稿耶噫

咸豐六年丙辰初夏同懷兄光淸書

江山風月譜

海昌許光治龍華

菩薩蠻

瀟瀟一雨空庭急落花紅暗茶煙濕何處好風淸晚蟬三四聲　曲欄新月皎金鴨沈煙裊不解上簾鈎湘鈎綠界秋

點絳唇

一霎輕寒捲簾幾陣催花雨團茶初煮微瀲浮新乳絡緯聲聲省識蛩蟲語情何許繁商急羽閒煞殘燈窈

浣谿紗

鎮日輕寒滯小樓安排簾扇下瑣鈎鯉魚風信正颼颼　蟲爲禁涼呢宛轉燕因傷別話鈎輈惱人天氣可憐秋

孤鸞 題友人悼亡卷子

新辭悽惋有十載孤鸞畫眉京兆無上情天贏得深愁多少人生可憐長別更那禁有情人老恨惘神傷淚倩更不堪重道　恨碧雲易杳音塵渺數廿四年來流光草草直恁滄桑感觸當時懷抱莫須斷腸遣挂可奈他月殘鐘曉爲問華年錦瑟一絃絃誰膠

菩薩蠻 翠色鴉蒜

夜寒風靜雲初暝娟娟瀉破爐顏色寂寞出幽芳山阿微有香　翠翹珠露顫月下新妝倩底事態輕盈無人知小名

蝶戀花

細雨空濛輕似霧剪剪餘寒又向花梢駐漸徑飛花兼落絮分明認得春歸路　猶有韶華千萬樹芍藥酴醾不放東風去祇有芭蕉無意緒一痕深綠窗紗妒

卜算子

明月上窗櫺又是三更也警頓寒衾獨未眠然恐蕭燼地　象管與牙籤打疊殘燈下偷得餘閒寫小詞明日悤悤者

蝶戀花 壬辰閏重九

茱萸插了重陽後一月光陰佳節仍陽九籬下悄花無

惹否再教菱角傳杯酒　便補登高須照被前度青山有約成孤負倩得楓林紅漸透淸霜已著三分瘦

南歌子 十二月望日立春

霽雪消芹葉輕煙頤蕙芽未拋殘臘得年華斬地東風吹已遍天涯　樹底蛾兒閙釵梁燕子斜添將好景碧窗紗恰正團欒明月照梅花

菩薩蠻 題是色是空冊子

兩行翠袖凝香黛色身現出優羅界春思眠屛紗眼中人似花　舞衫遮笑靨壓損金泥摺空處見因緣爭尋曇誓天

沁園春 送春

三月東風九十韶光無心逗遛便柳絲綰去將縈未住榆錢埽得欲買難留飛絮旗亭落花山路唱盡驪歌未肯休黃昏也有無邊別緒多少離憂　幾番花下夷猶教花亦如人一分愁更多情芳草萋萋南浦無言春水渺渺東流怪底啼鵑不教少駐歸去聲聲花上頭殷勤送過誰家酒驛何處花郵

浣溪紗 社日

桑柘鄉鄉綠未濃連番社雨潤芳叢一樽聊與話治聾　鍼線且教停蠶閣雞豚爭欲醉山翁崇黎新燕又東風

水龍吟 苦雨

亂雲何處飛來重陰積雨渾難歇梅黃已過愁霪不斷瀟瀟彌月飛落黃河掀翻銀浦瀉回溟渤早小谿陡漲平池都滿盡變做蛟龍窟　獨坐書窗兀兀負閒階幾回花發陰潮暈石滋光浮砌緣苔生疑銹盡成秋日長似歲有何炎暍怪鵓鴣喚罷鶬鳩喚起新晴難核

水調歌頭 題乘風破浪圖

君意慕宗慤寄興託滄溟世間有底風浪壯志豈能平大叫寒潮東上直挂雲帆西去呼叱走風霆坐笑井蛙子坎窞足平生　思今古天下事極縱橫丈夫生世如此萬里等閒輕我欲題名懸柱牖竪四維八極游戲駕長鯨濯足扶桑外振袂上蓬瀛

浣溪紗 立秋

怪道閒庭暑半收西風今日數從頭瀟瀟新雨洗新秋　綠草天涯涼冉冉碧梧金井晚颼颼一聲鶗鴂若爲愁

月華清 中秋

碧宇澄淸金風蕭爽半空雲氣都歛萬里無塵飛上一丸明月問仙人可試霓裳攜一邛廣寒宮闕恍惚有羽衣多少低佪蟾窟　雲外天香馥郁正斧罷吳剛桂花齊發冷露無聲溼透玉人羅襪快淸輝此夕分明早空裹星河半沒咄咄怪夜涼如水逼人毛髮

賀新郎 八月十六夜

明月團欒否縱一宵孤光微缺可堪孤負望到中天雲彩散但覺淸輝依舊更二八盈虧何有怪底淸寒能入骨早桂花露溼沾衣袖驚院落明如晝　下階延佇裹回久漸隔花催起丁丁長漏莫道良宵淸與淺對影已堪爲佪便何必筵歌樽酒銀漢無聲人寂寂又闌干星影斜南斗思好景誰消受

生查子 雪

廻風挾雪飛偷入紗窗縫知道小階前已把梅花凍　鼇頓下羅幃防著寒威重紙帳夜三更準作瑤臺夢

同雲一色垂遮得天無縫本是雨絲絲忽地層霄凍　狠藉碎瓊瑤壓損南枝重路也不分明錯道梨雲夢

漁家傲 感舊

水自分流萍自聚人生離合渾無據屈指韶華難少駐芳園藉更無桃柳傷心樹　安得返魂香一炷盡邀眷屬成仙去目斷三山誰乞與天不許滿腔血淚當風注

滿庭芳 題茅屋秋聲圖

瑟瑟騷騷蕭蕭槭槭枝枝葉葉秋聲一閒茅屋三尺短燈檠著我此閒孤坐平添得多少幽情還更有豆花籬落露下亂蟲鳴　清清還切切斷和殘雨疏入寒更正歐陽賦罷宋玉愁生不省西風何意多只在梧宇蕉坪遮莫是晨雞喔喔催起又天明

憶少年 題十年塵夢圖

恩仇身世縱橫眼界豪狂心跡何當倚天外互雄虹千尺　風雨長年時吼壁是人間不平誰識十年曾未試早摩挲頭白

蝶戀花 久雨

過盡春光知幾許怪底芳時只聽鳴鳩語莫是巫山山上女朝朝暮暮爲行雨　梅子已靑蠶豆乳有限殘春須要天晴助乞取東皇相作主明朝好約嬉春侶

漁家傲 題柳陰垂釣圖

淺淺谿流迴碧玉暖煙深處鴝鵒浴雨後淸陰濃一曲看不足釣絲斜漾春波綠　枝上柳絲吹斷續閒情不受東風束笑殺忙人世局無榮辱靑袍不抵蓑衣綠

應天長 戊戌除夜聞雷

銀臺絳蠟堆盤鳳爐烟柏子香痕重傾綠蟻開春甕一年忙盡今宵空　雨聲長雲意凍何事輕雷先動年華要人相送故教驚好夢

西平樂慢 題金陵懷古卷子

舊日林泉舊家池館倦圃猶賸荒莊南渡風流堝今難問山川空說存亡問何處故宮禾黍何處諸陵松柏祗應一角名園歸然便似靈光追念金陀舊事枱感慨殘劫冷紅羊　古池喬木平臺蔓草楊柳灣頭徑未全荒禁不得閒坊暮色古寺昏鐘昔日山河已改遊客來時柳葉槐花自夕陽風景可憐一彎流水一角孤亭一陣昏鴉一抹寒煙盡圖爲寫滄桑

蝶戀花 題畫

七字新詞翻曲譜永夜幽窗挑盡寒燈炷只與卷中人共語癡情拚作傷心侶　安得離魂同倩女瘦影亭亭飛向郎邊去紅淚偷彈無覓處幾聲葉上梧桐雨

踏莎行 春晴

百六纔過重三未屆郊原早有人挑菜一春不放海棠顛踏靑心事都成債　燕麥多情鶯花無賴今年索被東風害天公須要作春陰如何賤把韶光賣

眉峯碧 題龍松圖

山澂蛾眉綠松老龍鱗蹙抖擻塵忙獨自閒時倚樹看

飛濕 得失成蕉鹿勝負憐蠻觸世事今從局外看任
教兒童開翻局

漁家傲 題水邨圖

天水風流餘梗概水邨煙景分明在垂柳蕭疏黃一帶
閒意態墨痕認是吳興派 波影天光低似黛幾家茅
屋斜陽外可有鱸魚隨處賣渾自怪此生未了鷗波債

望江南

芳事晚爲是怯寒纔玉老花輕紅似醉江梅藥小綠成
堆都向北風開

山花子 詠秋英芙蓉

浦口朝來曉露濃新黃相間出輕紅都是秋江江上景
一叢叢 野老醉餘金盞側美人行困粉光融裁破剡
谿牋一幅寫西風

水調歌頭 紫峽山莊探梅

結伴討春去春色在梅花正逢天日新霽午影卓金鴉
便喚扁舟徑渡渡到東山山旋門徑竹籬遮何必羅浮
夜沽酒野人家 君看取香暗淡影橫斜花神知我來
此先與放韶華更上高樓四眺更下高樓一望煙水渺
無涯待到中秋月我欲喚淨槎

眉峯碧 題沈竹賓梅花美人

香霧昏黃後初月明如洗揀得江梅不忍攀祇低把花
枝嗅 斂股濃雲溜裙摺微風皺莫與東風比較春幾
分楡與東風瘦

滿庭芳 題紫峽山莊依雲堂

麂眼籬疎虎皮墻矮邨前遙指山莊負山臨水占取好
風光花竹居然和氣添機杼草木文章春風暖新巢乍
定紅雨燕泥香 徜徉三徑畔煙韆不少風月難量喜
板輿奉母愛日方長高下亭池樓閣曲欄更小樹迴廊
烏啼夜情深反哺介壽上高堂

好事近 咏乳邊花同張子蘇韻

膩雪擁銀甌恰愛晚來香透玉鏡臺邊初整壓雙鬟雲
鬟 醉來山枕小橫陳釵重半邊溜可惜夜闌開盡又
卸妝時候

惜黃花 竹實茅舍圖

竹籬茅舍清閒無價久相忘是當年烏衣王謝幽蹊綠
蕪壽高節黃花借便陶令歸來依託 前村桑柘後村
禾稼更中間與安排豆棚瓜架詩好儘須吟酒賤何妨
貰肯孤負花晨月夜

千秋歲 題蔣生沐鐙月圖

柳眠花睡春色黃昏作香影碎東風過池臺初漏永院
落重門鎖蟾彩墮清輝爭愛今宵可 盟則織阿安證
則吳剛佐三五影三生果梅花俏到後甚業爭些箇還
知麼前生明月來生我

河傳 題升山蕨果卷

小雨山後纔過凍雷撑龍驚驟滑川何處千畝萬畝饞
他饞太守 錦繃乍脫駢頭皺襆盤侑風味初夏又一
年生恐長透界儂終日咒 筍

曾見高家小傳清淡先生等閒游戲寓佳評芳名是伯
英 土酥滑稱牙盤薦淨如練杜老金城饌年年玉乳
種來剡紛數霜叢試剪無 蘆菔

早豆黃乍滿林金彈壓枝無媒記山家蠟兒誇低亞摘
來欄洲夜 蓓蕾凌寒耐冬藥裁雲綴結子還迎昇醉
壽居閒門初不如埽眉人校書 枇杷

玉梓金絲蠟勻檀拌清涼供玩擘時曾記皓腕夜半芬
芳透鼻觀 偏宜淨几明窗畔垂銀蒜不放清香散剖
成杯勝金罍新醅呼童教酌來 柑子

菱角菱角秋水平碧綠靜紅恬一綑斜界竹新籤纖纖
見雙尖 前回背日開還斂波浛浛亂逐萍千點吳娃
盆小采盈稽輕拈不嫌傷手銛 菱

醱醿憐汝客心同苦別擅豪奢黏餘素紙雕鏤日色雲
華繡成花 還誇並蒂宜州種香痕重枕畔同清夢美
人貽我他日永好相於報瓊琚 木瓜

長蒂誰致老農家門外籬笆半遮阿儂取他名字佳爭
誇崑崙深紫瓜 新樣新羅新種異勝塌裏長頸如銀
賦早秋時和晚炊最宜酪酥難敵伊 茄

沃野收龍蹲鴟寄餉故人休詫瓦爐煨火擁高寒夜闌
有人參嫩殘 新羨香滑龍涎潔渾奇絕玉糝細如雪
憶江鄉近重陽閒觴配他新酒香 芋

采蓮南浦畫船雙槳吳娃十五休言少小不知愁心苦
有情長牖並 露花半墜殘妝粉飄零盡夜冷西風緊
膩空房秋氣涼無郎藕絲牽恨長 蓮房

露含紅潤暑回香噴垦郎吳郡火速雲誰信紫瓊風韻
楊家微墨點 新醅絕勝山家酒偏釀厚林邑梅香酎
壓枝頭紅眾攢嫌酸晶壁點玉盤 楊梅

醋酣風度甘凝酸泣初嫁蕭孀偷嘗犀瓠重典瓊裁分
房珠含冰齒裝 堆盤蘇鶴股紅沁張誰識多子傳宮
禁記晚花秋後尚餘蔭扶疎映丹腐 石榴

秋早香飽星筵乞巧誰家窈窕是他碧玉郎為情多顛
倒問年纔破了 故侯家世東陵派曾經賣不盡興亡
話浦鴿香伴蜜房冰涼頓教炎暑忘 瓜

忠諫堪羨嶺鄉秋薦觴後茶邊一清煩惱南果韻勝天
然苦中真味全 前宵樹底紅鹽著青子落耐久宜咀
嚼可人回味都沾齒齶清芳越思量 橄欖

紅熟初足綴山山曲欲得無緣試尋方朔浪誇說神
仙六千年 甘酸到口還離核沾芳液染指猩紅迹貪
看結子錯教怨殺殘紅五更風 桃實

籬豆低覆一棚涼瘦白豇庭陰引藤交蔓翠沈沈堪禁
絡絲啼夜深 繖痕偷學蛾眉嫵君看取新樣翻妝譜
憶田家風味賒天斜幾叢隨處花 籬豆

一斛珠 題美人圖扇

沈煙笑撥芭蕉影裏清無暇竹爐小試龍團末新桂蘇
鬧鬟眼翻新沫 羅袖襯紅涼未脫晚來茶竈閒生活
乳泉自勺添瓶缽多恐蕭郎又抱文園渴

偷聲木蘭花 辛丑春分日雪

曉風淅淅寒吹面催將小雨都成霰跳瓦翻階顆顆珍
珠落鳳釵 今朝春色平分也花光不放晴妖婭何事
天家梅已飛殘雪未花

瀟湘逢故人慢

娟娟翠袖正天寒日暮山月來時聽怨入湘妃傳一寸

柔腸三尺冰絲幽篁深處嫋娘吁聲動高枝祇疑有江娥環佩姍姍雲外來遲　移鸞柱調鳳軫悄無言琴心三疊誰知渺幽恨迷離縱擬訴愁情怕負心期啼痕不少算浮鈎同我相思悵千里懷人此夕般勤相望天涯

倦尋芳 題蔣生淑虎阜傳奇後

東風紅雨南浦綠波春似行客十里山塘爲喚舞茵歌席草草鶯花成祖餞怱怱煙樹催行色算今年展節華百二又教輕別　拚一醉酬春歸去共淡風流名士裙屐買斷清愁滿地榆錢狼藉短簿祠前花濺淚眞孃墓上鵑啼血待歸來認青衫酒痕猶溼

一斛珠 書嚴問樵孟蘭夢傳奇後

深深埋玉河干芳草傷心綠夜臺雜寄書盈幅一現曇花再世緣應續　生怪東君慳豔福孟蘭夢斷空翻曲紅牙那更燈前讀拚淚成珠一淚珠千斛

漁家傲 二月廿四日雪時庭梅初著數花

瑟縮重衾寒似水曉光白上窗櫺紙髩溜琤瑽聽未已貪早起不知雪壓庭梅藥　冷沁玻肌香泚泚春心并入朝寒裏一笑昨宵山枕底清夢美夢游剛到孤山觜

菩薩蠻 湖上春游

紅紋金縷琵琶面珠喉響遏行雲片曾與逗吟魂鴻泥昔日痕　狂奴猶故態心與東風醉花底繫雲鬟香生鸚鵡杯

青山遮住湖三面雨絲未了兼風片眞箇未銷魂春風過水痕　蛾眉娟與態日落拚同醉歸去枕函猶難忘瀉酒杯

洞仙歌 落梅

暗香疎影且從容收起半入春風半流水祗餘鬪昔裏姑射仙人留小影傳與江南野史　試看芳徑何處棲香塍有昔花香殘夢莫道不銷魂檢點韶光早滿地落紅如此但暗祝東風趲陽和替安排綠陰青子

瑤花 木香酥

探雲作粉滴露爲酥膩一甖香雪墻頭籬上比較似巧藥齊薇清絕記曾相賞有春釀酴醾芳潔學牡丹一樣煎酥配入蔗霜甘冽　未教簪上釵梁恐粉泡脂膠花瓣沾脂春來滋味似者樣祇恐未曾相識齒牙香沁好細把瑣璣咀咽儘任教枝上相看後來東風狼藉

漁家傲

倚枕朝寒如潑水曉光門外鴉啼起檐雪未消風齒齒紗窗底晚梅香入橫琴几　猶帶餘醒呼線蟻科頭嫩散忘梳洗貪賞花枝芳徑裏情何已花間已著靑靑子

沁園春 題王硯農思陵鉅卿門旗翁圖

團扇風流畫圖誰是我思古人但流傳遺詠鬚眉鏡現鈎摹舊刻面目山眞漁父酒徒當日事問垂釣封侯誰屈伸人間世占鑑湖一曲風月閒身　江東拂衣歸去便一似張翰鱸蓴賺梅花古堰勝游陳迹琬巢新詠佳句前塵此日辨香應好在聊歲歲迎神與送神詩人意桑一龕供養此是宗麟

聲聲慢 琵琶行畫幅

潯陽江上琵琶西風荻花楓葉秋聲無賴團欒照人明月空明此時可憐長夜倩琵琶重訴飄零聽不得絃絃掩抑說盡平生　嘆息年華老去恨天涯淪落似葉身輕紅淚闌干十三年事關情相逢幾曾相識感謫居司馬江城絃急處溼青衫惟有淚傾

漁父

江水盈盈綠瀉春橛頭船子獨垂綸風似剪雨如塵儘教人喚作漁人

菩薩蠻 題畫

芭蕉影展秋痕褪桂花香重低侵檻乍換薄羅裳芳園正晚涼　玉琴停一闋悄凭欄干側已是鴈來初天涯好寄書

甘州子

閒步行繞梨雲正放春全樹日日淚蛾乾奈被花枝妒雨早一年春去　石畔徘徊無意緒空自把落花細數非盡殘紅風又

眉峯碧

機杼初拋罷砧杵重排比金井梧桐月白明坐冷冷清清地連夕新寒意幾度懷人思塞雁歸來不寄書天涯望斷相思字

醉花閒

異芳艷暗香靜籬落煙初暝夜半著霜華作就梅花冷月明幽夢醒紙帳春宵永不知窗外風但看花枝影

月宮春

重簾垂地碧雲遮湘筠一字斜沈沈午影卓金鴨房櫳未掩紗　高碟注泉插石叢纖毫舐露試鉛華寫折枝生色雙頭金鳳花

好事近 題生洲夢中詩境圖

積雨滿空山秋氣逼人毛髮早是晚潮催起聽寺鐘聲歇　當時曾是夢中身高詠意飛越怪是紗幮涼醒但半牀斜月

水調歌頭 生洲屬塡嚴問樵分題費子習佳女冊名俠十六劍

三尺匣中劍秋水淬霜鋒爲君今夕起舞脫手走長虹夜夜夜深昏黑日日沈陰晦風雨吼蛟龍人世不平事都付笑談中　問昔日論越女擊袁公漫將兒女平視妙手亦空空千古公私任俠一意恩讎報復把酒看靑銅衆代關廉史誰更識英雄

陌上花

苔痕點礙花陰展席纖塵如埽香醒梅魂天氣醉人慳抱依來行困嬌無力稱待眠花藉草認羅浮山下建皐宵裏一般春好　散滿身香雪半襟疏影日午園林人悄春睡初醒未識蝶愁鶯惱悠悠夢逐東風去幾許粉團香繞任無情一覺春騰喚起枝頭啼鳥

臨江仙

社日踏青南陌去閨中鍼線停綴葺巢新燕又歸來烏衣雙宛轉紅袖獨裴回　小徑泥融春漸透雙鴛點損弓鞵謝娘池館舊亭臺斜陽芳草地多少野花開

瑤花

翠眉卻月寶髻攢雲縱麗人難賦湔裙曲水三月又早鈿車盈路東風搖漾指楊柳垂垂官渡趁踏靑被禊辰良莫使流光虛度　有人暗憶當年記歸妹言歸澣衣

家去又砧聲秋夜明月下擣盡氷紈霜素春游此日問舊俗采蘭包杜但越溪溪女愁深獨怨韶華遲暮

春風裊娜

綠絲絲楊柳盡出清明花霧輕煙晴為多時春困妝成無力鴛鍼象尺了沒心情女伴邀來綵繩花服送入雲中間笑聲裙摺留仙擘波皺鬢鬟墮馬疊雲橫　要鬭腰肢一搦春風裊娜但嬌怯欲上還停釵玉重帶羅輕掩天萬里吹落飛瓊薾霧緣雲鷀縹緲蹴波點水飛燕輕盈隔墻花影任枝枝搖動不愁惱殺墻外人行

洞仙歌

桃花人面似舊曾相識紅粉風流更無門斜陽門半掩一笑相逢早已是洩漏香消豔息　五更風雨惡怯怕墻頭落盡深紅好顏色綠葉未成陰一樹輕盈好記取春遊寒食但寄語人生莫多情待雀護重來與伊分說

滿庭芳

麥穎吹香豆花褪粉陰陰桑柘邨前輕寒輕暖做就蠶饑天早是鋤奴數子年時記兒女偏憐問誰與買魚穿柳來日聘銜蟬　乳兒剛得了穿花徑曲戲水池邊要累人尋覓籬落沿緣草地蕨荊棘刺撩人惜衣袂鉤牽多為怕黃昏飢鼠蒂筲已三眠

沁園春

采葉提籠隨上城南哭娃越娃正莫愁十四羅敷十五翩翩風致小小年華金剪初齊旋梯未卸蠶禁年時靜不譁忙慣也是村莊兒女桑柘人家　爭差蓬鬢鬖斜記農婦尋常插野花恁青絲系短桂枝鉤小輕盈蹴鳳倭髻盤鴉倚樹攀條朝朝暮暮三起三眠時正賒渾忘卻漁陽夢斷昨夜天涯

感皇恩

樓閣五雲深朝霞四擁睡起無心理殘夢東妝初罷又是景陽鐘動昨宵誰獨被君王寵　轉步天街微涼輕送露溼宮槐曉猶重日華宮扇一朶紅雲高捧早朝知已集鵷鸞從

祝英臺近

曲檻幽深院靜金籠挂鸚鵡替解閒愁學人巧言語多時不喚煎茶相陪孤寂但容與竹風涼處　雪衣女教爾般若心經記誦且勤苦懺悔來生休更偎與汝娶來近事如何金鎖玉鏈可憶否隴山歸去

賀新郎

梧葉陰陰地攬生衣暮天初浴晚涼新霽愛趁水風池邊坐送到綠荷香氣早又是重門深閉閒殺薄羅新團扇祇多情未忍輕拋棄怕觸起班姬淚　花梢月上昏煙翠有蕭疏幾分清影寫來衣袂為祝封姨休多事作出秋聲碎教一夜提愁無寐葉葉西風飄金井駛流光不管人憔悴題紅怨憑誰寄

南浦

生小慣乘潮怪江頭愁人日夕風浪南浦刺船迴菰浦外添得三篙秋漲橫塘何處采蓮歌斷菱歌唱懊儂情緒有斷藕零絲一天惆悵　長年泛宅浮家只領取孤蓬寂寞情況渺渺訴相思妾獨自不與銀河天上隔流痕影芙蓉有意羞相向紅衰綠怨願水珮風裳烟波無恙

秋宵吟

晚風淸涼月滿獨坐秋宵無伴聽窗外又絡緯聲聲幾回淒斷倚纖腰攬皓腕心急紡車偏緩孤燈下便寫出柔腸百回千轉　軋軋終宵偏怪是夜長紗短綺羅叢裏不信嬌慵安坐理絃管辛苦知何限茅屋秋聲篝火意嬾待安排織上寒機知道成匹為誰暖

夜行船

深夜蕭蕭殘雨醒還寒空滿湖雲影一笛西風淸商淒轉吹徹水天涼迴　如雪蘆花秋萬頃悄低迷蒼煙都暝何似揚州紅橋明月二十四橋人靜

念奴嬌

裘茸逐馬是廣平當日李波小妹洗盡尋常脂粉氣絕妙佳人燕代掉手長鞭短襪具有鬚眉樂風馳電驟早輕來往邊塞　試與放眼千秋英雄兒女知有何人在最苦紅閨思婦淚終日蹙蛾愁黛俠心情神仙

俯態絕世知無對三河年少定應輸首齊拜

虞美人

十三嬌小金陵女學得琵琶語曲中紅豆記模糊早已秋娘老去善才無　檀槽金屑龍香撥攜出新妝閣癡情未解按伊州不許四條絃上一聲愁

疏影　同作　丹徒　嚴保庸　伯常

芳心靜悄向小溪開覓一枝春早萼綠誰家兩兩三三輪與天然佳妙宿寒鶴壓誰為伴算孤負東風不少但陪儂一味淸寒比瘦影踏香好　等是天斜竹外便酒旗低舞雪深誰到角譜私偷犯入江城蕭訴那人知道拈來說个詩聲字應不被羅浮蝶笑更愁他淺凍瓶滴鎖夜綳衾孤靠

洞仙歌

紅絲彩裏把畫簷低礙解甚春心恁啼切悵消凝許久看不分明有一對宿慣深枝胡蝶　正春分過了風信初番比似紅妝便無別銀燭不須燒花夢醒時應憐我繡衾孤擁更枝上聲聲不如歸問旅館燈殘可聽伊說

邁陂塘

綠雲中煙颸慢颸淺絲若帶無數桃笙夢醒冰肌潤燕覺夜涼如許風又雨向卅六陂塘一帶瀟瀟去傳花前度記揀取香多那邊還燕裝珮亂無主　蓀杉薄煞幾對浴誰賦冷香飛上詩句魚鱗乍展金波縐望斷瓊偎遊汝歌白紵算一點紅心無分將伊護流黃罷御笑羅帳多時六郎消受香沁汗花吐

菩薩蠻

吳家心字燒難透吳歌心事描難就颭入落花風香多同不同　一抹春雲薄一片春旗展苦惜馬卿嬌渴多消未消

金縷曲

碎步細蹙蹴最關心紅幫淺襯踏花幾簇纖緇綠縈成底事贏得閒愁萬斛更苦向東皇私祝醉據情懷秋棣影怪蜻蜓何事偏相逐渾不信謝宵沐　行來

已過屏山曲輭難禁么鳳搖珠小魚溜玉惱煞燈花
紅一藥長是賺人幽獨又占到綉鞋纖履冉冉斜陽
芳草地芥天涯一片無情綠遮斷了望鄉目

賣花聲

翠鳳顫瑤簪滿目春酣芳心屈曲有誰諳行近紅泥
亭子畔不用人攙　獨自放嬌憨轉步猶貪鬭絲零
絮滿江南還得相思春影到搭上紅衫

高陽臺

鴨煖煙沈晃輕火細重幃深下房櫳力倦難支紊簾
喚取香烘養嬾催睡堪憎甚合歡床一半常空憶初
逢嬌體嫌溫卸了輕容　而今苦恨漫漫夜漸肩低
峯翠臉上波紅容裏衾寒知他冷煖誰同纏綿難制
相思淚有多情蠟炬陪儂便朦朧好夢都無有也惺
鬆

清平樂

埽眉人倦古墨臨窗展解事雙鬟來侍硯乍換新蓑
白練　瓣香初拜夫人猜摹幾股釵分寫到鴛鴦字
樣私憐腕下生春

水龍吟

阿誰效顰搖娘清商高切湘雲轉冷香叢裡知他夢
影鷗長鴛短楊柳風前菰蒲雨外綠雲零亂約纖鬟
幾隊鬧紅游戲直須把羅裙浣　一路嬌呼悄喚便
拆盡露臺誰管蘋洲笛譜綺羅香犯幾人淒斷玉腕
輕搖儂家住近蓼汀紅畔恁不多芳澤裝風珮水耑
來都滿

沁園春

萬喚千呼上罷絃絲斷鴻影翔把瓊田穩拓瑤琴較
短香肩微倚錦瑟同長側愈增嬌羞還欲卻仿佛徐
妃一樣妝盈盈立向天斜未定慢道勝常　全身似
隔紅牆有淪落江州早斷腸悵檀槽護影微聞鳳尾
冰絃待撥定品龍香碧玉闌中浮梁未去貧舍回身
啞就將輕輕卸憶十三初學舊事堪傷

瑤華

青銅寫恨紅豆言情儘擁鬟凝想畫眉人遠愁欲絕
瘦影香痕孤傍卿須憐我看不辨分明人兩待來朝
重與端詳記取銷魂模樣　墜歡如夢難尋恁蒼雁
頼鱗前約都爽停辛竚苦訴不盡四角中央情況知
渠省否但默默無言相向儘拚教骨作土香桃惟願
那人無恙

西江月

宦細微微印韈落深款款兜鞵赤闌干畔重徘徊招
手底寒人在　燈火誰家庭院管絃何處樓臺光明
只照妾情懷不管風吹羅帶

滿庭芳

燕蹴還低鶯銜欲溜謝娘池閣黃昏橫斜影好留住
鬢邊春多少零香賸粉深閨裏苦費溫存須揀取入
時新樣低語畫眉人　一枝商略就紅情怕怨緣夢
愁溫便蜻蜓飛上也自消魂深夜小樓初卸瀟瀟雨
飛度前村消凝甚來朝試覓幾許又飄茵

青玉案

湘雲弄影清如此有翠袖含愁思徙倚空階人獨自
春纖一捻輕輕撥碎个个人人字　從前不肯銷魂
事擊節當筵十三四還莫到今紅淚漬香絲綰就天
寒日暮何處尋佳士

喝火令

曲曲巡檐徧弓弓點屐輕青田素影去冥冥借問小
谿前路可有詠花聲　帘角殷勤意牆腰宛轉情冷
香深處最淒清幾日芳銷幾日斷清明幾日高燒銀
燭花夢照難醒

三株媚

巫峽飛雲乍正闌猶將殘鱗幛低挂逗得香魂儘輕
撩重壓千絲飄灑滛透絲衣怕倩影和煙都化苦意
溫存猛胡蝶驚回那逐飄瓦　總是閒愁牽惹想有
淚無言玉容如畫稱許淒迷定輸伊紅杏小樓前夜
深擁重門誰記取溶溶月下還待晉騰半枕墜歡重
貰

瑞鷓鴣　題生沐數笠圖

辦得閒身且息機卅年塵事與心違儘容短髮偷長帽
幸少緇塵點素衣　菩展要防村犬吠披蓑須待鱖魚
肥殷勤留取他年說櫻帽荷衫是也非

醉桃源　同作　許光清

笥輕櫻帽稱山居偏宜野服疎千秋金石百家書前
身應蠹魚　開竹徑牖蓬廬牢騷習未除長安相識
自乘車相逢一任渠

春夏兩相期　留春小集

一樽開花前茅屋驚心又是春暮主客多情未肯餞春
歸去贈行柳自數行期將離花又繁離緒一醉留春留
春何意留春小駐　多情未曾多慮縱放春歸也春歸
何處偏要留春把酒截春歸路剪絲欲挽難為力榆錢
可買憑誰鑄祗腸括盤漫闌新詞句

蝶戀花　弔倒挂鳥籠所嚙頸死

倒挂收香么鳳小翠羽紅襟毛羽偏妖姣千里相隨來
剪嶠時時雙宿雙棲好　束竹無端施釘鎖偏著銀牆
只合緣枝摘如此情天應不老來生化作相思草

念奴嬌　題汪錫秋栽花雙隱圖

鹿門歸去有萊裳惹帶鹿車偕隱紅露煙收拾盡都
是六朝金粉若教三弓鈎廊一簇隨處編芳儘園香簇
驪馬滕家正相近　曾是冷淡生涯與疑晴課雨刪畦
分畛避紫催紅三月事作底春風有準梔子同心蘭荑
其臭薙草還鋤忿相將鴛鴦此間遠離塵坌

倦尋芳　題子若肯立美人雙燕扇

野花繡鏡芳草低裙十里平碧燕子歸來可似傳曾相
識階上香泥融社雨踏青愁損雙鷥駢悵消凝只平燕
滿目濟煙斜日　問何處故巢好在舊恨依稀千萬休
說背立無言多為傷心春色刻地東風吹綠滿天涯鎮
是愁時節又一年憶歸人更無消息

踏莎行　同作　許光清

芳草初齊斜陽欲莫妝成一段詩香路銜花雙燕正
來時踏青未怕羅裙涴　嫩柳纖腰迴遮細步佳人

太倩傾城顧祇應回首易春歸等閒不受東風誤

浪淘沙 同作　錢塘 汪鉽 劍秋

雲鬟鬌垂若箇妍媸無端狡獪費人思尋憶佯嗔會背立悄地顰眉　春又到梨枝蕁夢誰知闌前彷彿瘦腰支脈有呢喃雙燕子聽喚伊時

惜餘春慢

似水天低早鴻聲度淒切似聞琵琶柳已微黃草還更綠妝點輕寒惻惻當筵斜陽晚來雲淨長天高爽何極正秋懷爽朗生衣初換新涼禁得　延佇久露早垂珠煙輕鍾碧已有桂花消息小立花陰曲欄遍拍月上粉牆無色別院西風乍來古砌陰苔昏蟲聲急更何嘗竟夕流連延賞一樽香國

采桑子 豌豆

江鄉風味豌巢勝蠶豆香邊燕麥黃前剝出珍珠顆顆圓　梅花堰外詩人過箇餅因緣團扇神仙剛是人家煮繭天

憶舊遊 拂蘚認碑圖

向西風古道蔓草荒原駐馬斜陽鎮日摩挲處有殘碑斷碣波磔鋒鋩幾多綠文丹篆珍重抵琳琅縱林葉埋深土花蝕缺猶帶餘香　三唐與兩漢問幾載干戈幾代滄桑是何年留此但碑陰石闕空記存亡淒涼古今遺事憑弔感蒼茫好細拓松煤歸來壓重行客裝

木蘭花慢 題汪鄰秋雪艇傳燈圖

殘年風雪裏有兩地尺書傳儘爪浸泥鴻鱗沉河鯉了沒因緣欲與山陰訪戴怕來時興盡剡谿船商略鐵冰琢句殷勤呵凍題牋　木蘭艇子隔修川百里重迴沿倚寄與相思虎林東郭鷗水南天不要嶺梅驛使贈一枝春信遞吟牋猶有多情水盌留他過眼雲煙

浪淘沙

掠絮與飛紅芳信匆匆護花鈴索聽丁東一夜撼人渾不寐又是晨鐘　曉起理歸篷愁轉烏銅殷勤爲祝石尤風連日思家行未得休錯留儂

湘春夜月 費曉樓寫棲鴉流水詩意

記秦淮板橋舊日人家相望曲曲清谿十里暮雲遮幾樹淡黃衰柳祇半篙斜日朧鎖殘霞渺秋光何處西風點出流水棲鴉　十分蕭瑟斷腸司李詩鬢空華某女絲寒爭奈是哀音一縷淒絕琵琶機中織錦更有人愁憶天涯何況是又白門暝色烏啼欲隱已少楊花

柳梢青

柳已梢青纔過上巳未近清明江杏殘綃海棠新纈多少陰情　重來仍是春晴但屋角斜陽瘦生萍水因緣鴻泥蹤跡又換新盟

桃源憶故人

會經西子湖邊路畫舫春人無數未是綠陰紅雨處處香塵度　折枝爭逐歸人去眼底春光留住寫上鸞箋新素不怕東風妒

漁家傲

處處春流新漲膩明湖十頃平如砥家在六橋圖畫裏兩槳艤門前一片桃花水　綠笠青蓑從此始何須大隱論朝市一舸往來風景美三十里青青新柳鶯聲起

蓮蘂紅深蓮葉碧蘋隄踏遍鷺鷥跡稱得科頭還岸幘伊朝夕水雲鄉裏煙波客　一任浮家和泛宅綠陰深處清涼劇拋卻頭銜成隱癖情自適一聲款乃烟波白

紅蓼青萍隨地有湖頭風景真無偶試問秋光無恙否休孤負魚莊蟹斷明湖口　三尺釣竿閒在手功名富貴須回首網得鱸魚謀老婦歸來後淡黃斜日濃于酒

水落平隄仍蕩漾澄波瀲淺消寒浪半幅疊雲開畫障天莽莽何人共泛相宜舫　祇合投綸兼撒網宰官休現當年相此是吾家真榜樣西湖上雪莊好續前人唱 復齋叔曾祖著有雪莊漁唱

買陂塘 五湖漁莊圖

結漁莊五湖烟雨儵然遠離塵壒水雲鄉裏煙波窟四面柳陰如黛家好在家不遠莫籬落下東山外幾人宦海問菰米魚糧荷錢蟹稅風月竟誰買　漁舟近指點斜陽網曬投竿還指平瀨浮家泛宅知何似不少蓼灣蘆界聽鶴算未了長年遮負鷗波債鏡匳半擬有福

地娜嬛瑤華十乘應許一帆載

念奴嬌 題六舟上人磚文拓本

昔人何處交付與百八殘磚零墼認取一痕波磔在熬費苦心搜剔破殿叢祠荒臺亂塚多少悲涼跡古今來往曉鐘聲裏尋覓　卻想世代滄桑幾朝兵燹幾處埋荊棘拂拭土花平拓上早被蠹花濃蝕石闕題陰瓦當幕面同是依稀識老僧多事前朝一紙收拾

東風第一枝 題張約軒孤山探梅卷子

爆竹催寒芳椒薦歲客中人起偏早孤山山下梅花除夕遊人偏少橫斜疎影祇合自臨流寫照買總宜船子尋春冷落勝遊剛好　梅影外吟鞭低裊吟展底癖香浸繞此時多少塵忙不抵先生一笑何緣相見快三徑苔階初埽駛流又是殘年案上瓶梅斜靠

應天長

百尺高樓天外倚何處笛聲聽漸起高秋迥涼飆駛吹徹雲羅天似水　洗來箏琶耳剗盡柔情思綺一霎倫聲減字闌干凝十二

秋蘂香

一角南山籬下昨夜西風乍黃金滿地秋無價摘得晚香盈把　地偏心遠情多暇淵明亞霜螯如染楓如赭新酒菊花時也

夜行船 題翁柏岑美人

垂柳陰陰臨古渡涼意在水雲深處一櫂輕烟半篙新漲洲上蘋風雨　過盡春風飛蠹絮依舊是盈盈南浦擊汰推篷迴身理概一晌移船去

明月斜 題子昔畫扇

雙飛來芳草碧遊子天涯歸不歸裝回背面啼春色

玉團兒 題張受之寫金臺詩印圖

漢章泰錄流傳幾數摹印規模伊始上鏞齋紅銅華汗綠多少完美　于今繆篆知何似漫瓶得鴛頭燕尾刻畫臣能古人可作如是如是

於中好 張受之空齋書靜圖

丁丁疊響空齋靜看移過幾重花影摩挲古墨濕參領

渾不覺春朝永　心期汲古壽脩綆慨零落片牋殘穎漏痕釵股何人省但氈蠟長年打

極相思 題劉子和紅豆

可人暈粉調脂寫出好花枝素蟬展翅紅蛇引舌一樣相思　不少炎洲丰趣在問傳神誰似徐熙試看筆底蠻風一霎瘴雨千絲

浪淘沙

何許最關情粉重脂輕一枝枝穠可憐生歷擠春光擠不起南陌東城　聽斷賣花聲又過清明幾家池館會飛英箇是東風行看子替證香盟

桃源憶故人 爲生沐題翁小海寫生冊子

桃源曾記春前樹粉膩脂香齊吐聽斷五更風雨未識春歸路　一枝點筆留執素畫裏烟華如故莫道東風塵土春已三年駐

一落索

底事春心百結倩誰分說好風著意爲吹開看吐盡丁香舌　幾日繁華如雪枝枝堪折澹雲殘日易糢糊怕冷落清明節

春光好

珠的皪玉檀欒被春寒幾陣東風無力墮欄干　夢裏雲情漠漠香中月魄團團隔著小姚黃一朶更堪看

散餘霞

野花開遍春如繡學紫羅裝皺疑是蛺蝶花間正眠香白晝　會經廢園雨後更不禁春瘦看遍滿地斜陽覆殘磚斷甃

留春令

雲英鍍玉露華泫粉藥欄花放繭栗梢頭弄春風縱梦尾春無恙　暖雨香晴工醞釀簇錦屏華障不待黃金帶團腰已知是花王相

喜遷鶯

香滿徑豔重臺葉葉背風開好春鶯蟄替銜來枝上錦成堆　道仙權誇御眾裝得韶光萬斛誰傾脂水斫砂牀銀蕊露浮香

點絳脣

杏子黃深櫻桃紅熟青梅小啄殘幽鳥又是山窗曉　幾日嘗新初夏園林早東風悄露濃煙飽就裏春多少

南鄉子

風味憶炎鄉巢盌花鐏破畫長酒後茶餘同領略珠孃細擘瓊肌勸客嘗　簪顆上釵梁小白輕紅各自芳縱有雪塵吹不到清涼棐几湘簾自在香

憶秦娥

雙荷葉銀塘露冷秋蕭颯秋蕭颯紅衣半落殘香一掐　采蓮歌斷移棹飄零墜粉新愁疊閑風小雨冷燈殘月

卜算子

秣褐紫蝶垂瑪瑙紅排比瓜果屆筵乞巧來有幾許秋滋味　南海載歸船西域逢來使頓遜伊涼酒力濃且消得酕醄醉

歸田樂

露華濺濺花光溢籬外一枝斜出璀璨錦屏風頻貫徐熙寫生筆　田家好景真無匹莫道野間閒逸東海種榑桑千里枝葉迎朝日

浣谿紗

麥葉微黃荇帶青冷紅依約見遙汀一枝斜裊水風醒　野艇迴時秋半渼釣絲垂處雨零星斷煙殘霧幾回醒

秋蕊香

幾處斷畦荒圃幾日冷煙疏雨孤芳寂寞無儔侶偷入花家新譜　重陽時節秋如許誰爲主陌頭稚孟尋常女華髮鬢鬆憐汝

雨中花

欲識秋光何處試誦蕭郎詩句露下芙蓉月中楊柳飽看西風去　臨水帶煙知幾樹葉葉清寒留住溯岸衰條錦城霜蹊盡是蕭疏趣

沙塞子

瓦盆新供田家記酒後寒生齒牙還憐取甘回青子擢

臺灣[illegible]校本

壓金花　蘆簾草閣映周遮過四九春光倚除椒盤外松枝斜插也送年華

迎春樂

隆冬盡處嚴寒劇道幽闃慳芳澤看海茶一樹輕紅坼梅更點鵝黃額　縱雪虐風饕情自適休更羨歲寒松柏天與濃香豔豔仍是清標格

好事近 題陳受笙先生山木遺冊

絕壁俯清溪直下溪流千尺隔岸人家晚樹泊小舟沙磧　人間無此好溪山烟影動寒碧歸去試尋天上勝畫圖陳迹

浣溪沙 以元人散曲體賦此

桃蕊當風雀舌殷梅英點地鹿胎斑茶花臨水鶴頂丹　詩裏賞春金鑿落曲中聽水碧迴環幾峯繡綠對屏山

滿江紅 黃忠端公名印

舊日曹街驚絕筆華鎮黃海排此後芝泥拋擲烽烟塵壇海石易枯文未滅滄田歷劫名難改想百年神物護持勞餘精采　西庫地經猶楷北寺獄圖還待溯平生筆壘提攜危殆獨力難支天一柱孤忠自許人千載但招征二印付中書今焉在

賀新涼 秋花蛺蝶

蝴蝶雙飛小正秋來餘花滿徑連番涼早淺紫輕紅都入畫一樣露濃烟飽裝點出西風清曉芳譜漫誇春八月更馬蘭一翦香初老看玉立亭亭好　謫仙曾賦西園草說送行行跡苔深難帚冷豔怕看枝似錦任鳳子尋芳時到便付與滕王畫稿可有夢魂留一宿待玉腰金眼伶俜抱還領取香多少

滿江紅 題湯果亭明府韓雨生將軍辭後

儒將風流曾展讀零牋殘帖投老地烽煙倏起指軀激烈前日老謀如見用此時天塹知難越慨庸庸肉食總無能何從說　賊未至防虛設賊已至防先撤更何能決戰破巢焚穴用衆本非持久利頓兵孰指長圍拙令男兒投筆欲從戎思磨厭

漢魏樂府降而六朝歌辭情也再降而三唐之詩兩宋之詞律也至元曲幾謂里言誹語矣然張小山喬夢符散曲猶有前人規矩在儷辭追樂府之工散句擷宋唐之秀惟套曲則似涪翁俳詞不足鼓吹風雅也予心好之情之所宜每爲邯鄲之步然音律未嫺其聲之高下不入格者當復不少然第寄意云耳於聲律固不計也得數十首遂彙而錄之并題其端云

咸豐二年壬子十一月二日識

江山風月譜

海昌許光治龍華

散曲

雙調水仙子

綠蘿雲捲芰荷煙紅錦霞舒菡萏天怪西風不到閒庭院晝簾開滿簟展北窗誰買高眠拚不棄班姬扇怕重張河朔筵問新涼知在誰邊

越調小桃紅 題畫

輕紅一樹小桃花早把東風借膩粉凝脂總無價燕飛斜呢喃共說春朝話烏衣舊家紅襟新社相賞好韶華

越調柳營曲

待漏闌宿香殘曉來有人憑畫欄花霧紅乾竹露蒼潸陡地做春寒廿四回芳信更番九十天花事留難絮遲晚柳卸綿紛海棠攤拚一醉酒杯寬

水仙子 生洲臨越十三行帖後寫水仙題此

淩波步襪玉生塵剪水鉄裳翠展春臨風舞帶香留暈好丰姿偏瘦損是誰傳洛浦精神石璺宮奴韻丹青寫予圖真對花枝強似仙人

正宮醉太平

十二分煙月百六日韶華東風催趲一年花問春光能幾家紫綿深海棠紫暈纈絲羅輕露芭蕉破摺翠絲長水楊柳垂了索從頭看些

中呂紅繡鞋 雨後

石燕飛還綠野蟬螺洗出青山碧簪聲有無閒雄雷大鼓敲雌霓帝弓彎新晴剛到眼

中呂滿庭芳

薔薇檻亞荼蘼徑仄芍藥欄斜春紅都被東風嫁細數韶華梅雨波添釣槎麥風晴送田家郵莊話聽來不差小滿動三車

雙調清江引

松濤不住閒庭午颯颯風如雨銅瓶泛淺花玉盌浮輕乳小窗一覷人避暑

芭蕉綠上窗紗日日梅風落蕊餘花比門鎖鞦韆欄閒条曲簾捲了又深碧垂楊乳鴉叢青芳草鳴蛙又換韶華煮繭香中處處繅車

滿庭芳

綠陰野港荒雲隴畝紅雨郵莊東風歸去春無恙未了蠶忙連日提籠采桑幾時荷鋤代秧連挪學困騰夕陽打迭好時光

雙調慶東原

雲低宇風滿廊陰晴天氣商量雨林鴉新乳桑鳩剛諳梁燕剛雛人困也日初長花謝了春歸去

商調梧葉兒 [illegible]

閒庭悄夜氣清何處發新聲鳳軫移瑤瑟鸞簧度玉笙雁柱按瑤箏渾不是風前細聽

雙調碧玉簫

高樹亭臺深碧好風來淺草庭階平綠斷煙開小旂擁一字排曲闌干卍字迴晴弄色蕉影紗窗外纔春去也人無賴

紅繡鞋

嫋嫋新篁乍展陰陰高樹初齊庭院深沉乳鴉啼花光當檻雨香篆出旂低午窗風又起

雙調殿前歡 湖上

槪頭船劃開雙槳鏡中煙船唇弄水瓊珠濺櫂轉渦旋望天光四岸懸看地勢孤城轉指人影中流見湖山圖畫宴水因緣

正宮塞鴻秋 題人宋菊圖

蜉蝣祇作昏朝計蟪蛄豈識春秋意蠛蠓局促人間世蟲魚瑣屑書生事龍頭翰墨場燕頷功名志笑東籬未必淵明是

南呂閱金經 寄花

絳蠟銀荷擁翠盤金粟叢一穗和煙暗綺藥紅闌心雙玉蟲垂花重繡幃佳氣濃

水仙子 海棠

紅綿繡鳳撲華鉛紅錦回鸞散舞錢紅絲顫舊翹妝鈿過清明百六天畫牆低何處鞦韆宿粉暈流霞炫明姿洗垂露鮮是花中第一神仙

折桂令

趁東風已是清明聽陌上吹簫又賣春餳早淺碧藏鴉輕紅跳燕深綠啼鶯人面寫桃花小影客愁傳楊柳新聲遊冶心情寶馬銀鞍翠幰珠軿

中呂普天樂

雨聲中韶光晚餘香戀蝶碎錦飛鶯芳情計日疎好景隨春遠落盡殘紅成秋苑耿東風滿地無言深深閉門茶煙白晝花霧黃昏

水仙子

隄邊樹色辨陰晴花外蟬聲管送迎人來閘扇風前影
相將偶出城背夕陽湖上閒行水翠涌明鏡山螺列畫
屏問柳洲何處啼鶯

中呂山坡羊

薔薇早卸玫瑰又謝春歸纔信春無價紅雨歇綠陰遮
東風冷落銀屏夜燒燭有人憐歲華蝶猶戀花蝸空篆
葉

雙調落梅風

新涼早庭院處聽瀟瀟豆花疏雨晚來絡絲蟲獨語問
西風又來何處

柳營曲 忘憂曉樓歸雲淺

鵑水涯又分歧此番未妨輕別離桂子香吹西子湖湄
相見訂秋期已成陰送行楊柳煙絲乍含胎鬢情芍藥
風枝鳥聲催杜宇芳事數當歸到家遲猶及牡丹時

閱金經 題一清僧照

入定忙功課出塵閒過活不動如如學古佛哦無生參
透塵團瓢破此時誰是我

落梅風

蕉窗外苔砌坳錦襴褊粉襪香鬧朝來嫩寒人未曉廿
一番柳花風到

越調凭闌人

榆莢賒春驕貸泉柳帶禁寒貪乞橋沈郎私鑄錢阮生
新折蘇

折桂令 題桐陰小憩圖

只桐陰消受清華煙雨簾旌風露窗紗在幾心情孤生
韻致撩撥生涯但招手邀明月清秋坐花更科頭趁涼
風澼暑評茶小隱堪誇富貴營蠅名利爭蝸

滿庭芳 下花種

珠泉寫珠銀泥碾粉翠竹書牌三秋花事今朝在一種
種親栽親視小白長紅盡開待輕黃淺碧齊胎闌干外香
安豔排端整好秋懷

越調天淨沙

絲絲柳未藏鴉枝枝桃已蒸霞一笠東風影下老漁歸

江山風月譜

也春來懶散生涯

正宮小梁州

碧羅團扇戀新秋庭院清幽空階時見一螢流青如豆
風閃暗簾鈎月光淡醒鬟兒酒轉花陰移上高樓黑暗
中黃昏後玉簪香透誰與當搔頭

黃鐘人月圓 題胡心農列翠樓印譜

梅花香裏冬心瘦金鴨漏初中一編把似新題列翠舊
意飛鴻雕鏤刻畫番新竹素泥燦芝紅長年笑我未忘
結習辛苦雕蟲

普天樂 題張墨林照

聞歌鳥更賞倚書新詞料又東風紅杏花朝還須畫著
珠排荊樹翠茁蘭苕

折桂令 並蒂蘭

問芳華誰似同心有比目文魚比翼文禽看貼蹀娟娟
聯苞扣扣儷葉深深插花朵稱雙頭玉簪繡花枝要連
理金針幽夢重尋鹽匹紅蕤香侶黃沈

水仙子 木香酴醾

不教簪朵捧銀甌不許瓶枝韓玉谿香油茉子初浸稻
記牆頭萬萬條喜登盤遠勝題餻呷粉學蜂兒鬧嗅香
饞蝶子嬌好風情薗頰難消

南呂四塊玉

龍紈霧帳罷鸞綾繡被寒燕語鶯啼夢初闌蝶翅蜂鬟
春過半向曉看芍藥欄紅未殘

折桂令 湖上

看湖頭急雨瀟瀟早煙霧林局雲布山椒浪末銀翻泉
迸玉濺波已珠跳遊女去香車翠帽貨郎歸畫鼓傷箭
最是魂銷無恙東風楝子花梢

天淨沙

綠陰門巷停車碧雲庭院棲鴉柳絮剛剛飛罷時光初
夏新絲又裹桐花

雙調沈醉東風

小閣深深芙蓉幔遮網戶沈沈翡翠簾斜鏡鳴曉色催

江山風月譜

鼓歇寒燈灺早千門日出啼鴉與夢到西湖處士家小
梅花昨宵開乍

中呂朝天子

夜闌夢殘又早是三更半一枝花影轉欄干明月臨窗
畔蠟淚紅乾爐膝碧散燭花撥香爐寒大雜但有來點
鼠翻書案

水仙子

岸邊細草碧瑤簪溪上長松綠玉緘幾前瘦石青珊枕
畫船移波涂涂釣絲長風力雖禁淡暮靄蒼茫嶺宿溪
煙雨中幾隱似明湖湖畔園林

南呂玉交枝 蘇林

雪車冰柱問秋日吟情何處寒梅木自無多樹競裝成
千萬株梨花白閃銀溜鬢簾旌粉點瓊飄絮多做成瑤
臺玉宇更誰知茅簷蓬戶將石敷裁粉塗曉色頓然殊
憶飯甑古諺辭拈箸發新詩句碧釀暖樹曉寒紅爐熾
添符灶報豐年隔歲儲

仙呂賞花時

蛾綠山光橫黛橫鴨綠湖波明鏡明喜天色放新晴奈
碧雲紅樹猶有鷓鴣聲

水仙子 壽姜騎尉安吉翁儕王兩應節命刑人

過雲駒部縈項蹤泛雲櫥樽碧玉醪明霞泛盞紅珠森
奉安輿閒畫閣聽驪歌駿騎將弓刀進衛尉安期棗熟桃
城方朔桃羨春暉王謝門高

雙調撥不斷

朔風號亂雲遮不林落雁青重疊古樹棲烏聚整斜野
田飢雀聲高下釀來微雪

中呂賣花聲

鷓哥鬥露輕紅啼鳳子腰爭賦白嬌雀兒羽展嫩黃描
高樓畫閣曉眠初醒一聲聲喚將春到

落梅風

寒威重朔氣加莽長空亂雲重疊曉來早驚風四野繞
柴門亂堆黃葉

賣花聲 胡心農戲作影摹題此

黃梅葉老金堪擬萊菔根肥玉試劉蘇麻杻直壓爭衙
一燈鏡檻南油光滅絕勝他碧紗籠淡

水仙子 壬子十二月初七夜聽雪

空江殘月蟹行沙淺埋迴潮蟻散衙平篁靜夜蠶食葉
小窗中人聽雪折迴風滿地飄灑瞑銀葉斑消鴨飾爇
銅荷紅凝蠟華早陡驚一分寒賒

中呂上小樓 霽雪

寒光滿鴨晴曬纖路霽雪晶瑩朝陽四注不數蓬壺岸
雰榆水邊棍瓊瑤相屬便裝成玉梅萬樹

賞花時

脫絮迷漫垂柳梢脫錦斑斑叢竹苞又庭院綠陰交怪
呢喃燕子猶是定新巢

小桃紅

金猊小爇水沈檀繡戶香風散睡起清涼自無汗捲簾
看星河絡角天將旦園花畫欄流蘇香幔珍重早秋寒

讀許兄龍華遺稿感賦　蔣光煦

護殘紙墨整還斜展讀爭禁起嘆嗟不信蒼穹慳福業
可憐鄉曲悼才華學成未算儒冠誤命蹇何勞俗口譁
今日知交零落盡 作來汪君劍秋沈丈聲堂翁君小海費君子苕皆卒 招魂泣盡
果園花 集中有別果園梅竹海棠諸作

有聲畫

清 海昌許光治韻華著

地丁短短黃更肥，石畔綠逼蟣衣。東風十日晴不雨，金綫作花蝴蝶飛。金絲荷葉

淺叢密葉蔭周遮，粉豔時拖一桁斜。蝴蝶飛來渾不見，東風吹上剪紅花。剪國羅

寒花亦多嫵，草深長自開。怪他花間蝶，不復雙飛來。

積陰生容寒，小雨涼作歇。數日西風來，參差長苦髮。秋草野花

煙絲絲柳不禁愁，荇中魚丁波上浮。開遍碧桃人不見，落花無限水東流。

萍葉莖芽沒釣磯，綠波春水白魚肥。柳絲無力東風軟，時有黃鸝帶雨飛。

綠波春水可憐生，荇帶莖根亦有情。三四白魚花數點，柳絲深處假翻鴛。萍花游魚

苔痕重疊綴文斜，別院秋光未有涯。多謝風前雙蛺蝶，和煙飛上海棠花。秋海棠

燕子低飛掠曉煙，芳春楊柳綠平縣。社公雨歇東風過，正是江南二月天。楊柳

老葉含將煙綠新，砲染上霜紅。溜錦江邊秋色，辛夷鴿門西風。芙蓉

金線不作窠，石畔生苔衣。假憐野花好，蝴蝶相將飛。

花是仙人夢綠華，杳煙高隱亂山斜。滿身明月不歸去，夜半天風吹袖東。綠萼梅

綠苔滿地東風靜，風前蛺蝶相並。翠袖紅妝冷暮寒，猶是真娘鏡中影。花草

秋蟲欲爲振翅，當西風，相看霜後葉，爲他作嫣紅。

陰潮過寒石，西風生綠苔。下階見秋草，莫是雁初來。

愛他石畔草，新葉炫霜華。擧娜當風前，搖落三春花。雁來紅

紅蓋露濕開新豔，丹桂秋高發古香。一樣西風好顏色，斷蟲聲裏寫新涼。蟋蟀

香霧空濛曉未收，鳥發花影繞簾幽。十分春在紅廊下，安穩雙棲到白頭。海棠白頭

梅梢初月明，窗外光如水。疏影一橫斜，知他風又起。墨梅

舍頭雲偏十二鬟，幾年游戲到人間。行廚好煉麒麟脯，醉問蓬萊海上山。麻姑

無限繁香撲酒樽，一枝濃豔最銷魂。美人家在羅浮畔，碧月疏煙又一邨。香色梅花

籬豆花開時，絡緯涼自語。昨夜秋聲多，籬邊有微雨。籬豆絡緯

荷花燒燒金樓邊，荷葉叢叢捲宿煙。如何小雨闌風裏，沒箇鴛鴦貼水眠。白荷

東風生怪柳絲長，捲取紅綿乞海棠。蠟燭燒殘看未足，滿身花影立斜黃。水墨海棠

梨花如雪可憐生，隔著辛夷更有情。絕似冷煙寒食夜，幾枝和雨送清明。梨花

女夷司花探轉箏，窗春前，郎君拜，亂鬟正整曲江鞭。木筆杏花

寒食雨餘春意晴，輕衫短帽稱山行。一路紅芳看不斷，山山都是子規聲。杜鵑

野蒲荷已離離紫，木蕉花初豔豔紅。絕妙田家煙景別，畫圖猶是古豳風。

槿花低級玉成叢，挽著離離早豆紅。不信野人籬落底，抵他生色畫屏風。木槿

徐熙祖本已殘叢，筆妙誰傳點粉紅。記取田家眞畫稿，秋花秋葉寫豳風。

楊花風態已成毬，滾雪飄煙去未休。別有春風愛莊重，一團團月在枝頭。繡毬

萬樹東風蒸錦霞，草亭山下夕陽斜。紅塵拂面春如海，多少游人來看花。桃花

輕綃薄霧籠朝霞，簇簇紫低枝一桁斜。明月似鉤天似水，玉堂風物最清華。紫薇

祇緣人力費栽培，贏得東風一夜回。爲是寒多穠艷目，不因春晚豔初胎。繁華自有吹噓助，富貴全憑醒釀來。寄語宮袍唐學士，清平先試謫仙才。唐花

曙光混白波浮綺，涼月空濛香在水。翠蓋紅衣淡曉妝，銀塘一夕秋風起。摧花裂葉寒意多，美人不來將如何。明日采蓮歸檻艤，不采空房采青子。殘荷

莫嫌歲晚留華少，歲晚留華更不同。梅蕊般紅松葉翠，肯教低首讓春風。紅梅羅漢松

舊日南唐帝子家，紅羅亭畔好韶華。臨歌聲裏詞臣醉，稱俏人間第一花。紅梅

幾時明月照雲端，樂府歌殘憶古歡。記得雨餘風力猛，一枝斜壓玉欄干。碧桃

仙人紫瓔珞。施作百寶叢。花神再拜謝。俯仰生香風。紫藤
一叢秋色風露爽。倒影分香上畫堂。曾記明河星月下。輕紅初染玉纖纖。白鳳仙
纖纖花蕊十分勻。豆子香清粒粒圓。爲寫慈谿新樣匹。憐他辛苦蠶蠶天。刺蘩底豆
曾費深淺貯金絲。酒後茶邊事事宜。試問煙雲嘯傲處。幾人曾識此花枝。楹花
是桃是竹認模糊。紅雨青煙定有無。情使有花宜點綴。與君添作艷春圖。夾竹桃
西風生庭際。寒花日以榮。錦華窮五色。四時能占春。何當乞靈藥。再升司花神。
院落溶溶月色新。梨雲夢醒最分明。東風一種關千意。多恐和煙畫不成。梨花
又是春紅破曉煙。臙脂宜稱十分妍。不知鎖莫番風到。御稱微雲濟雨天。海棠
驚起春眠意尚慵。闌心爲憩夜來風。殷勤試向花梢覓。多分枝頭有落紅。餘花
露葉煙條意態柔。紛紛紅紫媚清秋。調鉛寫出西風影。簇要新涼到扇頭。
夢到天台路。碧桃花自春。胡麻飯初熟。誰是捉杯人。桃花
碎蹙輕綃剪絳紗。一枝開映月鉤斜。玉堂視草歸來後。獨對黃昏是此花。紫薇
寒梅長臉作晶華。杏子迎春始放芽。檢點一年芳事早。抬頭須讓木蘭花。木蘭
五雲樓閣認霞綃。拂檻春枝露粉紅。稱與早朝人插帽。天香濃染夜來風。牡丹
帳下雖爲楚婦身。鏡中誰是豔歌人。東風解事還多事。皆染生紅當寫眞。虞美人花草
芳意曉猶慵。依嫁朝露後。看花人早起。多少惜花心。牽牛
東風故故出柔絲。倚日紅雲著樹新。點綴曲江風景好。馬頭斜指一鞭春。杏花
萋萋春四野。芳草不改色。芝蘭自馨香。椅瓶自叢雜。
葡萄菱角各駢羅。紅擘安榴子更多。記得果筵張乞巧。有人低首拜星河。
金縷曾聞焚千家。香菊芳名記不差。縱使瑤簪香自好。總輸形似妙蓮花。梔子
重陽時節又題糕。讒把霜華點淺宮。設誰落英無一事。開簾重與讀離騷。菊
東籬黃花同流也。稍爲常插滿頭。歌能武是辟一曲。不應忘卻淡宮秋。又菊剪秋紗
玉女下瑤臺。飄然翔雲斷。下視塵寰林。粉黛相被服。一笑遺佩瑞。迷落珊瑚珠。闌天竹
陶令籬邊秋色好。金英碧葉鬪鉛華。不知更有羅裳紫。開遍南山桔梗花。
曾記西湖湖上遊。春人如蟻午風柔。畫船日暮匆匆去。斜插一枝蓬上頭。菱花
臙脂太紅粉太白。故使細梢淺淡施。記得田家籬落外。一枝迎暖破斜陽。紅梅
九天風露入秋新。鮑紫嬌黃態更眞。多恐尋常難頻得。粉匳脂盝醉花神。
廿番花信太忽忽。狠藉殘香又老紅。三月春晴一旬雨。柴欄容易又東風。芍藥

蒹葭風條不自持。曲欄深處見垂枝。闌心又一花風換。正是黃梅雨過時。
絲絲力弱不禁風。翠葉含葩眾蕊紅。曾記果園寒食後。半竿斜日粉牆東。垂絲海棠
踏青芳草已萋萋。煙柳絲輕亦未齊。正是春陰好時節。東風開到海棠梨。海棠
柔曲闌干庭院深。濃雲斜日畫沉沉。籃教解散丁香結。頗費東風一種心。丁香
曾記東華破曉行。野薔薇上露華清。鈴邊石畔無人過。時有脊令聽一聲。野薔薇
九十風光過眼餘。蛙香蝶粉總華舒。薔薇芍藥都不退。亦在庭牆野草花。
寶珠初放晚茶紅。絳雪丹霞點一叢。百五未過春已半。花開吹到海棠風。山茶山茶
一叢初放米黃花。後紫輕朱點思餘。映著深紅小花草。粉光香影更天斜。粟米
玉樓春暖繁華地。錦幄香融富貴家。闌苑千紅并萬紫。總應輸爾入時花。牡丹
紫緜一幅對春雲。銀燭高燒記夜分。芳譜豔稱花命婦。有人爲聘寄春君。海棠
胡麻飯熟水流香。玉洞春深日月長。一自仙家騎鶴去。人間從此說劉郎。桃花
珠璣細垂銀絡索。荷囊巧製絳綠絲。花神新受東皇寵。粧點春風得意枝。白珠綠荷包牡丹
寶相莊嚴四面勻。輕紅散出露華新。任他寒燠隨時改。葉作人間四季春。月季
花是纖絲總非綿。米如脫殼卻長腰。要識田家耕織意。使如幽雅譜風謠。棉花蘆粟
宜男草長同心帶。多子花開致帝紅。堂北叢風龐頭火。都將吉語獻天中。萱榴
水漢花禪秋乘露。露重霑花飛不起。前宵已約采蓮人。明日新房采蓮子。蓮
繁花何必羨姿色。託體塵教鼓萬叢。借得雙星巧名字。樸花凝落是銀河。牽牛女蘿
搗出守宮紅指甲。寫成蛾子翠蛾眉。旋朱施黛尋常事。祇要妝成趁入時。鳳仙兜跗草
柘徑瓜時一字斜。畫黃鬆眼好留華。卻看衣被蒼生遍。總是人間有用花。吉貝花
玉堂風物豔星垣。寶炬金蓮劇漏殘。天外月鉤清似水。一枝花影作黃昏。紫薇
芙蓉江上舒新豔。丹桂雲中發古香。從此西風看不厭。肯輸桃杏占春芳。芙蓉桂
濃濃秋容最耐寒。冷香高捧玉盤殘。餐英服食神仙事。莫作尋常晚節看。白菊
也從葉底飛紅雨。也向花前剪綠雲。莫似此花太輕薄。便勞封事與彈文。夾竹桃美人蕉
三友曾聞共歲寒。詩翁風竹寫來難。而今樣樣翻新樣。綠嫩黃嬌卻耐看。羅漢松南天竹蠟梅
迎春曾記詠山茶。舊臘無端已綻葩。紅海棠梨木蘭樹。打先開爛一年花。貼梗海棠玉蘭
隔簾花影淡籠紗。紅雨青煙態不同。畢竟是桃還是竹。試參消息向西風。夾竹桃
山桃紅爆海茶妍。妝點東風百五天。富麗春工誰勝景。江南畫史只黃筌。山茶桃
寶珠初放海南茶。紅杏齊開曲水花。不省番風當第幾。二分春裏好韶華。山茶杏

淡日疑晴隔夜風。吹花掠絮太恩恩。春光九十看將過。又見梢頭斷采紅。芍藥
果園深處更無人。付記垂絲一樹勻。斜日粉牆西角畔。東風搖蕩不勝春。　近來消盡海棠嬌。冷落梢頭百五天。一樹春風無恙在。花開猶似十年前。垂絲海棠
樹上殘紅紅已稀。枝頭新綠綠初肥。春光又過八十日。蝴蝶花開蝴蝶飛。蝴蝶花
欲寫鉛華染難難。何當粉墨疑回看。從來富貴年年好。試筆春風畫牡丹。
富貴應教出鳳池。何須多事買胭脂。若來總入時人眼。爲是春風第一枝。水墨牡丹
銀河清淺火西流。正是星邊斗女牛。應是天孫夜深過。擲來花影十分秋。
漫憶西湖處士家。一枝香影自橫斜。幾線青子調羹好。不寫孤寒綠萼花。梅
富貴人將國色誇。輕紅欲點凝韶華。寫成更寫疏梅伴。都是花中第一花。牡丹.梅.
染衣新柳綠初勻。勝絕風光曲水濱。一日長安花看過。杏花多占二分春。柳杏
纓絡花深豆花香。欲寫鉛華意倍長。一尺鵝溪新絹素。有人辛苦事蠶桑。
銀絲絡索巧裝成。寫出春風半面擎。寫惜粉痕香褪後。鎮殷抛擲可憐生。繡毬花
紛紛桃杏笑春紅。獨擬草秋心賴化工。江水分明好顏色。看來渾不是西風。五月早芙蓉
幾枝斜影照星筵。西片如弓未上絃。欲問天孫乞新巧。試描花樣寫秋娟。
玉樓春色好鉛華。細簇雞雲繞砌霞。更愛芳叢金盞菊。一年能作四時花。牡丹.玉簪.

謝家庭院曉寒輕。十二回廊夢未成。一樹闌干春雨重。冷煙寒食又清明。梨花
麥黃棋熟好韶華。院畔籬邊亂作花。不信餘醺送春去。東風猶在野人家。豌豆花
梅過東風百六天。韶春芳物便暄妍。年時醉有看花約。西子湖頭問畫船。碧桃
廿番風信又翻新。爛漫梢頭替寫眞。手把一杯婪尾酒。櫻桃如豆餞殘春。
香澤過蘭音。釵凝綠雲遮。試問枝上花。何如鬢邊好。
清露被芳叢。流光惑初曉。試問鬢邊花。何如枝上好。插鬢花
活色生香映碧紗。東風乞與好韶華。也知小院春光麗。都是重臺蠟萼花。梅蘭
春光已過九十日。蝴蝶不來蠶蛾飛。早是東風難落底。一年芳信到薔薇。
薔薇芍藥殿芳春。香信更番轉眼陳。屈指東風過來久。滿園猶賸麗春花。虞美人
冷淡冬心最耐寒。尋常竹柏未堪看。須知空處風霜地。不少瓊華共歲闌。山茶.紅梅.
一叢深色映含煙。妙把東風綽約妍。正好十分春事裏。櫻桃新筍又開筵。芍藥.櫻筍.
尙有香塵拂面來。胡麻飯熟訪天台。歸春曲能不歸去。山下碧桃無數開。
野菊黃金新試後。海棠紅錦乍披殘。宮袍花樣同裁剪。準擬秋風富貴來。秋花

芙蓉曾記朶江頭。翠蓋紅衣豔欲流。別樣西風借名字。一分分作錦城秋。木芙蓉
湘簾捲地水紋斜。篆鼎燒煙點午茶。不信驕陽當盛熱。更饒清興寫涼花。秋花
深紅初拆海棠梨。此是先春第一枝。屈指東風重過到。花前聽唱木蘭辭。貼梗海棠.木蘭.
蚪幹森森蔭北堂。金苔環庇比春陽。忘憂爾亦都當事。誰似南榮愛日長。萱.柏
紫錦綃未放韶華。香殷餘寒若樣賒。不用金鈴買春色。試燈風裏一枝斜。貼梗海棠
一霄風雨打過汀。湖水湖烟冷未醒。曉起蘇堤看秋色。敗荷殘蓼半含星。白蓮.蓼花.
蟠桃花實三千歲。自是逢壺日月長。試問碧華誰折贈。昨朝仙使謁嫦娥。水蜜桃花
託根明月中。扶疏異凡木。空際聞天香。霓裳聽新曲。丹桂
金桃盈尺赫。此花卅乃是。不知衆香國。誰繡居士服。金絲桃
垂垂紫藤花。當軒如有情。美人低雙鬟。一笑春風生。紫藤
幾枝暖日金紅鎖。裝點東風二月天。記得旗亭寒食夜。高秋鈴索動秋韆。貼梗海棠
金柑烏芋看登筵。多子榴房粒粒鮮。最愛新紅好顏色。也教盤餽上春前。
牡丹開盡賸餘容。賞睡猶奴午更慵。婪尾春光拚一醉。藤花無賴又丰茸。
一闌穿午芳。自寫錦城霞。憶到前山路。初開白玉花。梨花
摘粉搓酥細膩。雕瓊琢玉玲瓏。枝上初圓璧月。花間乍轉光風。繡毬
密剌柔枝擬院牆。花開微雜綠陰香。也知著處多鉤刺。故洗鉛華入道妝。黃月季
香散朝曦暖。光含宿露新。此中春富貴。應讓玉樓人。玉樓春

衍波詞

孫蓀意撰

序

金荃蘭畹大都綺麗之篇芳草夕陽不少銷凝之句樂府之製緣情以生溯源騷雅語不尚夫偭奇選律宮商獨取其清越雖一字餘調才儁之作爲多而五百年來閨閣之音尤雅斷腸漱玉既嗣振於曩朝海虞吳江復嬗開於當代是則詩人之餘事寔璘女士所專門屈指近時聆衡秀淑若尊古發藻虞山佩珊揚華歘浦季湘朗潤琴瑟之律一均碧梧清新巽兒之文競爽其他四姓五陵之媛不少六么三疊之傳任長短而皆工會句意於兩得則衍波詞又其最爲天邊問姓盈盈水畔之人花裏徵名灼灼蓮中之的胎瑶情於生小地占湖山馳鳳想於古今家多叢籍朝霞作佩錦繡隨其卷舒明月爲璫珠璣成於咳唾芳辰待歲早傳銘菊之辭始卯有行彌播頌椒之咏紅絲一縷倩冷月爲良媒白玉交扊羨洞仙之豔福唱和之懷交暢聲律之講逾精或鑪裊沉香戀繡衾之殘夢或牀開瑚管拂鸞鏡之新妝小别添吟長簟寫憶櫻桃花謝照簾外之春風楊柳絲寒瘦肩邊之秋影芳情宛其繾綣麗製中以綿綿近嗣紅藕之音遠接玉田之響緩雲咽雪方此殊難數拊衡樓祇茲虞矣僕粗聞扇指未諳過宮交獲中郎因知道韞才慚東海敢序玉臺用許示夫閨人亦傳觀於同調瑶華共對聊私許其芳香妝閣畫開倘匪煩於詞潤嘉慶丁卯嘉平月二日德清許宗彥序

衍波詞卷一

仁和孫蓀意秀芬

蝶戀花

深掩重門春院寂又是年時一段消魂景未過花朝春尚淺柳梢漸綻黃金縷　睡起髻鬟斜不整往龍沉檀火滅香猶在冷簾外櫻桃花落盡晚來幾陣東風緊

點絳脣

落花

滿院落花無端吹落鄰家簷風姨輕薄不管人憐惜　斷紫零紅補盡芳苔缺空愁絕小鬟偷折猶向枝頭覓

蝶戀花

七夕

又見佳期逢七夕烏鵲橋成欲渡還嬌怯一歲離情應更切銀河執手低低說　莫怪天孫腸斷絕修到神仙尚有生離別風露悄涼人寂寂夜深獨向瑶堦立

想見歡

嬌鶯啄響花鈴夢頻驚又是困人時節近清明　楊花白梨花雪正新晴睡起春風別院簸錢聲

高陽臺

題李香君小影

曼臉勻紅修蛾暈碧內家妝束輕盈長板橋頭最憐歌管逢迎無端鼙鼓驚殘夢悵倉皇雲鬢飄零黯銷凝舊院春風芳草還生　桃花扇子攜羅袖問天涯何處寄與多情廿四樓空白門明月淒清江山半壁成何事但粉箋一片[illegible]心金粉南朝猶賸娉婷

百字令

次花海叔韻

清明近也聽餳簫隔巷吹來庭戶初試羅衣風尚峭小立曲欄敲竹柳學雙眉花含笑靨又見春如許青長人靜昔梁新燕雙語　正值輕暖輕寒釀花天氣一霎晴兼雨對此韶光須痛飲莫說閒愁閒緒三竺雲峯六橋煙水絡侶嬉游去憑雅門外一枝搖漾柔櫓

沁園春

美人風箏

剪桃裁萼傘朱旋粉多情欲逐但如飛一去江湖舞劍女任吹不動都笑瓊妃翻舞芳姿飄墜斧月行常似昇更驚疑外怪弓鞋一捻穩步雲梯　遙遙欲上還低最好在湖邊十里堤怕巫娥嬌妒來行雨湘封姨輕薄背借風吹飛燕身輕驚鴻態逸天際紅霞映舞衣絲兒斷看絲珠墮也候下樓西

點絳脣

冬夜不寐

閒卻紗窗月兒斜透窗兒縫夜深寒重懶卸釵頭鳳　數盡更籌底事難成夢愁千種倩誰拈新咏只把燈花弄

菩薩蠻

枝頭杜宇號聲急一簾絲雨和愁織花事太匆匆苔堦飄落紅　畫長春緒懶偏髻抛殘線斜倚小屏山含情憶去年

如夢令

又見東風欲暮陣陣撲簾飛絮一夜替花愁人在小樓聽雨無緒無緒可奈匆匆只得任他春去

百字令

家弼庵叔花影吹笛圖

簫聲橫處鶴南飛裂石更穿雲表花霧濛濛疏影淡別有畸樓深窈游蹤閒情恆伊清興一曲超神妙夜深人靜碧光林卉低照　凝想按徵移宮含商吐羽遙響應縹緲忽被東風吹散去空際餘音猶裊幾點遙山半溪流水花外驚聲曉披圖神爽攜尊來此聽好

菩薩蠻

繡毬花

叢叢晴雪闌干曲東風碎剪玲瓏玉蝴蝶打成團梅花一般攢　昨宵林影白錯認團圓月曉起捲簾看羅衣生薄寒

採春慢

蔣葆存學博蘋村草堂圖

山鎖空青溪圍碧把閉樓近臨河渚黃葉孤村夕陽喬木指點故園非誤流水寒溪外更繞屋梅花千樹想當把酒豪吟暗香吹上詩句　桑梓廿年心事看三徑依稀畫圖開處情寄採菊高懷弄笛消得幽懷如許何限閒風月倩分付涉邊鷗鷺恐伏三緒試游臨子細取

柳梢青

青梅

細雨濛濛江城四月猶賸餘寒青粉牆頭綠陰枝上一點如九　拈來箇箇勻圓心怯處盈盈味酸笑蹙雙蛾畫闌斜倚纖手輕搏

翠樓吟

秋柳

乍瑟疏疏澹澹斜陽畫出秋影自驚聲咽老灞不是鏡中膚最愁春夢醒腰咽露涼蟬抱枝疏緊憑誰認風流張緒當年姿韻　重省當記年時向灞橋驛岸殷勤折贈章臺人去遠料近日芳腰消損西風光景看憔悴如斯那禁離恨長堤外晚煙如雨歸鴉成陣

清平樂

夜宴

金樽瑤席羅袖如雲列堂上笙歌歡未徹閒煞玉堦明月舞餘蝶粉紅嬌當筵唱罷玲瓏酒醒畫屏人去燭花猶鬬春紅

念奴嬌

東洋美人圖

風鬟霧鬢記斷腸詩句蔡郎曾賦試向畫圖重省識別是消魂肩嫋衣長鞋纖襪小巧樣看梳裹鴉鬟唱罷背人小立無語　遙想弱水東頭三山宛在定有神仙侶玉雪雙趺高髻髮壓倒南朝蓮步雲海微茫蓬萊縹緲[illegible]莫須喚彩雲莫共飛去

水調歌頭

登六和塔

到眼忽金碧塔影挂晴空問誰為此突出峯尖巢寫蒼穹最好憑闌長望隔岸越山如笑揖我白雲中城郭湖光際斜語墮天風　登臨興懷古意兩何窮是處江山淘美韶景惜匆匆莫話錢王舊事惟有無情湖水日夜自流東欲去更回首落日一江紅

羅敷媚

玉塔誰種梧桐樹風也零星雨也零星作弄得愁人不耍聽病來心緒難消遣怕也伶俜爭不伶俜如此淒涼幾慣經

洞仙歌

澹吟軒十姊妹花盛開席上作

清明過後漸愁春慵抱小白嫣紅故相惱正染雲堆粉桃雨霏香纔開處又被蝶喧蜂鬧　芳名呼姊妹絕似嬋娟顧影相憐惜嬌小最好是輕陰作去煖烘晴更添得晚來斜照且莫負東風賞花期便百罰深杯也須判了

邁陂塘

題薛可菴蓮景圖

渺臨流翩然一葉裁將涼意如許湖波十里澄於鏡翠蓋亭亭無數須小住怕很藉紅衣魚浪吹香去嫣然欲語正曉雨初收清風徐拂蕩入最深處　漫容與何必尋明踏影擷來弄玉佳侶冰紗霧縠清無暑恰稱凌波微步看履試照影明流人與花同媚新詞待譜更添寫雙鬟橫吹短笛唱徹闌紅句

瑞鶴仙

水仙花

芳姿矜素質倚輕寒亭亭倩影玉立羅衣翠綃織但黃侵宮額粉塗檀頰麗飛細雪對屏山慵情脈脈憶悶時曾是嫦年未許蝶尋蜂覓　高格雙清香孤絕寫韻稱伊清絕凌波步淺涼露溼生塵襪論丰標惟弟梅兄怎比別是珊珊仙骨記瑤臺月底歸來黃冠半側

青玉案

余慈伯廣文秋江獨釣圖

風波萬頃秋無際一葉扁舟搖曳自把漁竿淩波灑綠蓑青篛浮家泛宅合號元眞子　鷗盟鷺約何須計西風起鱸魚正美釣罷與還獨醉荻花無數斷鴻幾點江色蒼茫裏

喝火令

題許卡年茂才亡室照

明慧同徐淑才華似大家春風容易落曇花試問歡期幾許屈指半年餘　妙倩傳神手描來韻致再生綃依舊臉如霞比似年時略瘦一些些比似年時初見無語暗思行

祝英臺近

露寒小立圖

花明簾榭瞻月漸昏黃時節初換羅衣悄傍玉堦立過了挑菜佳辰秋千院落還向憑輕寒側惻　漫凝憶應惜似水華年無言倚瑤琴冷薰籠綃帳正愁入須知露濕蒼苔被他嬌影偷照見斷紅雙靨

摸魚子

家荔雲叔醉墨圖

愛淋漓金壺墨汁甦生風味差近醉鄉別有閒天地都付與則管領塵慮屏在十指酣嬉百幅鸞箋盡龍蛇虬影正興溢臨池人如中酒此意問誰省　微故事長史當年堪並打來幾度濡頂芸窗研席沈吟久風雨驟驚筆陣斜又整便題編羊裙更寫幽蘭韻叔善畫蘭瓶梅香沁擁萬軸牙籤一牀斑管應比百城勝

賀新涼

題紅樓夢傳奇

情到深於此竟甘心為他腸斷為他身死夢醒紅樓人不見簾影搖風鸚起漫藏得新愁如水為有前身因果在拚今生滴盡相思淚感與取顰兒字　瀟湘館外春餘幾襯苔痕殘英一片斷紅零紫飄泊東風憐薄命多少惜花心事攪鴉嘴為花深瘞歸去瑤臺塵境杳又爭知此恨能消未怕依舊銷蛾翠

綠意

新荷葉

田田無數自第三橋畔遙接洲渚榆莢同圓柳線難穿翻解買將春去折來未是佳人鏡全不礙游魚躍處愛乘涼幾點蜻蜓立向中心擎住　那似開紅時候采香人未到若箇延竚點點青青散漫澄波已覺清芬餘度碧筩待到飛觴日又一葉一花相媚記西風換亂池塘剪燭夜深聽雨

擷芳詞

題冷月吟

雛鬟詠黃門痛拈毫淚滴瑤箋凍愁無據情如許碧海青天玉人何處　蘅蕪夢何時共翠鈿零落釵頭鳳傷心語添難試挑燈寫盡斷腸詩句

盈盈膩長長眼鏡中愛煞春山淺多情月無圓缺夜夜樓頭清光同照　瑣窗斷行雲遠可憐好夢如塵短無情月爭知得依然來照水晶簾隙

洞仙歌

畫堂銀燭照氤氳瑞氣吉日良時是誰家看門閭喜聚猶上人來人爭羨雨座橋虹太史　曉糚雲鬢掠玉鏡臺前試點齊螺帶眉翠偷撿綵羅新條脫雙金循環意袖中私贈怪撫諸人前鎮含羞寄祇有蓮花知儂心苦

菩薩蠻

沈沈漏箭催清曉鳴爐猶賸餘香裊吹破小銀燈半窗斜月明　繡衾金壓鳳好夢同郎共含笑語檀郎何須更斷腸

虞美人

題美人釣魚圖

芙蓉落盡秋風冷碧漱蕭疏影雲鬟三兩簪斜挑成十二紅闌小立遲娉婷　金鉤釣起游鱗起撥得波紋碎誰拋石子驚漣漪須信隔花影裏有人窺

畫堂春

粉鏡翠鬟慵理象床斑管停拈不知是病是愁添鎮日懨懨容易年華過盡好天良夜休嫌玉梅香隔一重簾月細風尖

百字令

題吳時田黃海奇葩冊子

繽紛眼眼問其中誰作司花令史翻盡群芳新舊譜不信人間有此瑤草琪花瀛洲方丈此地非耶是珠芽異態便教德裕難記　聞說雲海黃山木蓮花放數里氤氳氣身作伽陵五色鳥飛入眾香叢裏金鈿珠冠蝴蝶翅一一微名異今宵夢繞三十六峯煙翠

賣花聲

歸去郡城東留記相同玉梅花下小房櫳燭影搖紅人倚醉繡帳香濃　小別太匆匆好夢無蹤幾回追憶轉惺忪擬託新愁憑燕子訴與春風

柳梢青

陳寶摩學博空山采藥圖

碎菉交加幽人一棹小艇輕划春水生時寺山影裏聞孫賁

花　高吟得句偶佳趣說是碧溪若耶花信風柔字翻彩箋詩意涼些

滿庭芳

美人春睡圖

數得花鬚吹殘翻絮無聊掩上窗紗深深庭院簾幕幾重遮漸覺相思意倦壓繡衾紅玉軟斜丁香意暗染燕子絮語驚鴉他　知否當此際人兒香夢恨空賒作蹈來釵鳳鬟鬢翻鬆鴉搖深鬟一縷倩楊花拆向天涯誰憐得枕痕印處雙頰生朝霞

大香

秋燈

灰燼銀荷冷寒照見漢宮曾製離見照破秋心拋殘蠟淚最怕昏黃庭院長門雁過多分是不勝清怨記否巴山同話西窗那回剪燭　剛問夜闌人靜減影兒與伊相伴挑落金蟲紅粟叙頭猶聽漏梧桐疏雨正斜倚熏籠夢初斷簾鉤風來一星微閃

奪錦標

染指甲

鹿眼纖纖鑿鑿御昨又見鳳仙開放尋得露叢輕摘碎搗金盆染成霞爪似喉紋點點早一夜春生纖指想檀郎時泥人看鴛鴦是彈紅淚　七夕乞巧又是乞巧筵前女伴穿針偷比更較胭脂紺情上秒痕一般妍媚怕猩紅易褪遮莫向銀塘頻洗試瑤琴斥底攜來彈作落花流水

憶秦娥

滑曉涼睡起慵梳掠慵梳掠鬢雲半嚲玉釵斜　深淡月窺簾箔畫闌一葉梧桐落梧桐落秋風又到小窗西角

惜黃花

菊

秋高碧宇黃　孤正霜林愁紅初綴佳節近重陽憔悴東籬暮問人　也應如　楚騷有句幽閒詞賦誰英早湘潭那時人去籬捲恰新　記年年開處甚長是滿城風雨

碧鷄漫志

王灼撰

碧雞漫志序

小溪　王灼　晦叔

乙丑冬予客寄成都之碧雞坊妙勝院自夏涉秋與王和先張齊望所居甚近皆有聲妓日置酒相樂予亦往來兩家不厭也嘗作詩云王家二瓊芙蕖妖張家阿倩海棠魄露香亭前占秋光紅雲島邊弄春色滿城錢癡買娉婷風捲畫樓絲竹聲誰似兩家喜看客新翻歌舞勸飛觥君不見東州鈍漢髮半縞日日醉踏碧雞三井道予每飲歸不敢徑臥客舍無與語因旁緣是日歌曲出所聞見仍考歷世習俗追思平時論說信筆以記積百十紙混羣書中不自收拾今秋開篋偶得之殘脫逸散僅存十七因次比增廣成五卷目曰碧雞漫志顧將老矣方悔少年之非游心淡泊成此亦安用但一時醉墨未忍焚棄耳己巳三月既望覃思齋序

碧雞漫志卷第一　　述古堂主人手校本

或問歌曲所起曰天地始分而人生焉人莫不有心此歌曲所以起也舜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詩序曰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樂記曰詩言其志歌咏其聲舞動其容三者本于心然後樂器從之故有心則有詩有詩則有歌有歌則有聲律有聲律則有樂歌永言即詩也非于詩外求歌也今先定音節乃製詞從之倒置甚矣而士大夫又分詩與樂府作兩科古詩或名曰樂府謂詩之可歌也故樂府中有歌有謠有吟有引有行有曲今人于古樂府特指爲詩之流而以詞就音始名樂府非古也舜命夔敎胄子詩歌聲律率有次第又語禹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其君臣賡歌九功南風卿雲之歌必聲律隨具古者采詩命太師爲樂章祭祀宴射鄉飲皆用之故曰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敎化移風俗詩至于動天地感鬼神移風俗何也正謂播諸樂歌有此效耳然中世亦有因筦弦金石造歌以被之若漢文帝使愼夫人鼓瑟自倚瑟而歌漢魏作三調歌辭終非古法

古人初不定聲律因所感發爲歌而聲律從之唐虞禪代以來是也餘波至西漢末始絕西漢時今之所謂古樂府者漸興晉魏爲盛隋氏取漢以來樂器歌章古調併入淸樂餘波至李唐始絕唐中葉雖有古樂府而播在聲律則尠矣士大夫作者不過以詩一體自名耳盖隋以來今之所謂曲子者漸興至唐稍盛今則繁聲淫

奏殆不可數古歌變爲古樂府古樂府變爲今曲子其本一也後世風俗益不及古故相懸耳而世之士大夫亦多不知歌詞之變

子語魯太師樂知樂深矣魯太師者亦可語此耶古者歌工樂工皆非庸人故摯適齊干適楚繚適蔡缺適秦方叔入河武入漢陽襄入海孔子錄之八人中其一又見于家語孔子學琴于師襄子襄子曰吾雖以擊磬爲官然能于琴今子于琴已習是也子貢問師乙賜宜何歌答曰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師乙賤工也學識乃至此又曰歌者上如抗下如墜曲如折止如槁木倨中矩勾中鉤纍纍乎端如貫珠歌之妙不越此矣今有過鈞容班敎坊者問曰某宜何歌必曰汝宜唱田中行曹元寵小令

劉項皆善作歌西漢諸帝如武宣類能之趙王幽死諸王負罪死臨絕之音曲折深迫廣川王通經好文辭爲諸姬作歌尤奇古而高祖之戚夫人燕王旦之容華夫人兩歌又不在諸王下（兩一作所）盖漢初古俗猶在也東京以來非無作者大槩文采有餘性情不足高歡玉壁之役士卒死者七萬人慚憤發疾歸使斛律金作敕勒歌其辭略曰山蒼蒼天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歡自和之哀感流涕金不知書能發揮自然之妙如此當時徐庾輩不能也吾謂西漢後獨敕勒歌暨韓退之十琴操近古

荆軻入秦燕太子丹及賓客送至易水之上高漸離擊筑軻和而歌爲變徵之聲士皆涕淚又前爲歌曰風蕭

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爲羽聲慷慨士皆瞋目髮上指冠軻本非聲律得名乃能變徵換羽於立談間而當時左右聽者亦不慣慣也今人苦心造成一新聲便作幾許大知音矣

或問元次山補伏羲至商十代樂歌皮襲美補九夏歌是否曰名與義存二子補之無害或有其名而無其義有其義而名不可強訓吾未保二子之全得也次山曰嗚呼樂聲自太古始百世之後盡亡古音樂歌自太古始百世之後遂亡古辭次山知之晚也孔子之時三皇五帝樂歌已不及見在齊聞韶至三月不知肉味戰國秦火古器與音辭亡缺無遺

漢時雅鄭參用而鄭爲多魏平荊州獲漢雅樂古曲音辭存者四曰鹿鳴騶虞伐檀文王而李延年之徒以新聲被寵復改易音辭止存鹿鳴一曲晉初亦除之又漢代短簫鐃歌樂曲三國時存者有朱鷺艾如張上之回戰城南巫山高將進酒之類凡二十二曲魏吳稱號始各改其十二曲晉興又盡改之獨元雲釣竿二曲名存而已漢代鼙舞三國時存者有殿前生桂樹等五曲其辭則亡漢代胡角摩訶兜勒一曲張騫得自西域李延年因之更造新聲二十八解魏晉時亦亡晉以來新曲頗衆隋初盡歸淸樂至唐武后時舊曲存者如白雪公莫舞巴渝白紵子夜團扇懊儂石城莫愁楊叛兒烏夜啼玉樹後庭花等止六十三曲唐中葉聲辭存者又止三十七有聲無辭者七今不復見唐歌曲比前世益多聲行于今辭見于今者皆十之三四世代差近爾大抵先世樂府有其名者尙多其義存者十之三其始辭存者十不得一若其音則無傳勢使然也

石崇以明君曲敎其妾綠珠曰我本漢家子將適單于庭昔爲匣中玉今爲糞上英綠珠亦自作懊儂歌曰絲布澀難縫（澀一作澁）元伊侍孝武飲讌撫弦而歌怨詩曰爲君既不易爲臣良獨難忠信事不顯乃有見疑患周旦佐文武金縢功不刊推心輔王政二叔反流言熊甫見王敦委任錢鳳將有異圖進說不納因告歸臨與敦別歌曰徂風飇起蓋山陵氛霧蔽日玉石焚往事既去可長歎（可一作有）念別惆悵會復難陳安死隴上歌之曰隴上壯士有陳安軀幹雖小腹中寬愛養將士同心肝騾驄父馬鐵鍛鞍（父一作駮）七尺大刀奮如湍（一云七尺大刀奮無端）丈八蛇矛左右盤十盪十決無當前戰始三交失蛇矛棄我騾驄竄巖幽爲我外援而懸頭西流之水東流河一去不還奈子何（奈子何一作復奈何）劉曜聞而悲傷命樂府歌之晉以來歌曲見于史者蓋如是耳

唐時古意亦未全喪竹枝浪淘沙拋毬樂楊柳枝乃詩中絕句而定爲歌曲故李太白淸平調詞三章皆絕句元白諸詩亦爲知音者協律作歌白樂天守杭元微之贈云休遣玲瓏唱我詩我詩多是別君辭自注云樂人商玲瓏能歌歌予數十詩樂天亦醉戲諸妓云席上爭飛使君酒歌中多唱舍人詩又聞歌妓唱前郡守嚴郎中詩云已留舊政布中和又付新詩與豔歌元微之見人詠韓舍人新律詩戲贈云輕新便妓唱凝妙入僧禪沈亞之送人序云故友李賀善撰南北朝樂府古詞其所賦尤多怨鬱悽豔之句誠以蓋古排今使爲詞者莫得偶矣（得一作能）惜乎其中亦不備聲歌弦唱然唐史稱李賀樂府數十篇雲韶諸工皆合之弦管又稱李益詩名與賀相埒每一篇成樂工爭以賂求取之被聲歌供奉天子又稱元微之詩往往播樂府舊史亦稱武元衡工五言詩好事者傳之往往被于管弦又舊說開元中詩人王昌齡高適王渙之詣旗亭飲梨園伶官亦招妓聚燕三人私約曰我輩擅詩名未定甲乙（定一作第）試觀諸伶謳詩分優劣一伶唱昌齡二絕句云寒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帆孤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奉帚平明金殿開強將團扇共徘徊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一伶唱適絕句云開篋淚沾臆見君前日書夜臺何寂寞猶是子雲居渙之曰佳妓所唱如非我詩終身不敢與子爭衡不然子等列拜牀下須臾妓唱黃河遠上白雲閒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渙之揶揄二子曰田舍奴我豈妄哉以此知李唐伶伎取當時名士詩句入歌曲蓋常俗也（俗一作事）蜀王衍召嘉王宗壽飲宣華苑命宮人李玉簫歌衍所撰宮詞云輝輝赫赫浮五雲宣華池上月華春月華如水浸宮殿有酒不醉眞癡人五代猶有此風今亡矣近世有取陶淵明歸去來李太白把酒問明月李長吉將進酒大蘇公赤壁前後賦協入聲律此暗合其美耳（一云此暗合孫吳耳）

元微之序樂府古題云操引謠謳歌曲詞調八名起於郊祭軍賓吉凶苦樂之際在音聲者因聲以度詞審調以節唱句度長短之數聲韻平上之差莫不由之準度而又別其在琴瑟者爲操引采民甿者爲謳謠備曲度者總謂之歌曲詞調斯皆由樂以定詞非選詞以配樂也詩行詠吟題怨歎章篇九名皆屬事而作雖題號不同而悉謂之爲詩可也後之審樂者往往取其詞度爲歌曲蓋選詞以配樂非由樂以定詞也微之分詩與樂

府作兩科固不知事始又不知後世俗變凡十七名皆詩也詩即可歌可被之筦弦也元以入名者近樂府故謂由樂以定詞九名者本諸詩故謂選詞以配樂今樂府古題具在當時或由樂定詞或選詞配樂初無常法習俗之變安能齊一

古人善歌得名不擇男女戰國時男有秦青薛談王豹綿駒瓠梁女有韓娥漢高祖大風歌教沛中兒歌之武帝用事甘泉圜丘使童男女七十人歌漢以來男有虞公發李延年朱顧仙朱子尚吳安泰韓發秀女有麗娟莫愁孫瑣陳左宋容華王金珠唐時男有陳不謙謙子意奴高玲瓏長孫元忠侯貴昌韋青李龜年米嘉榮李袞何戡田順郎何滿郝三寶黎可及柳恭女有穆氏方等念奴張紅紅張好好金谷里葉永新娘御史娘柳青娘謝阿蠻胡二姉寵姐盛小叢樊素唐有態李山奴任智方四女洞雲今人獨重女音不復問能否而士大夫所作歌詞亦尚婉媚古意盡矣政和閒李方叔在陽翟有攜善謳老翁過之者方叔戲作品令云唱歌須是玉人檀口皓齒冰膚意傳心事語嬌聲顫字如貫珠老翁雖是解歌無奈雪鬢霜鬚大家且道是伊模樣怎如念奴方叔固是沈於習俗而語嬌聲顫那得字如貫珠不愚甚矣

或問雅鄭所分曰中正則雅多哇則鄭至論也何謂中正凡陰陽之氣有中有正故音樂有正聲有中聲二十四氣歲一周天而統以十二律中正之聲正聲得正氣中聲得中氣則可用中正用則平氣應故曰中正以平之若乃得正氣而用中律得中氣而用正律律有短長氣有盛衰太過不及之弊起矣自揚子雲之後惟魏漢津曉此東坡曰樂之所以不能致氣召和如古者不得中聲故也樂不得中聲者氣不當律也東坡知有中聲蓋見孔子及伶州鳩之言恨未知正聲耳近梓潼雍嗣侯者作正笙訣琴數還相爲宮解律呂逆順相生圖大槩謂知音在識律審律在習數故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諸謂以律通不過者率皆淫哇之聲嗣侯自言得律呂眞數著說甚詳而不及中正

或曰古人因事作歌輸寫一時之意意盡則止故歌無定句因其喜怒哀樂聲則不同故句無定聲今音節皆有轄束而一字一拍不敢輒增損何與古相戾歟予曰皆是也今人固不及古而本之性情稽之度數古今所尚各因其所重昔堯民亦擊壤歌先儒爲搏拊之說亦曰所以節樂樂之有拍非唐虞創始實自然之度數也故明皇使黃幡綽寫拍板譜幡綽畫一耳於紙以進曰拍從耳出牛僧孺亦謂拍爲樂句嘉祐閒汴都三歲小兒在母懷飲乳聞曲皆撚手指作拍應之不差雖然古今所尚治體風俗各因其所重不獨歌樂也古人豈無度數今人豈無性情用之各有輕重但今不及古耳今所行曲拍使古人復生恐未能易

碧雞漫志卷第一

碧雞漫志卷一

碧雞漫志卷第二

唐末五代文章之陋極矣獨樂章可喜雖乏高韻而一種奇巧各自立格不相沿襲在士大夫猶有可言若昭宗野煙生碧樹陌上行人去豈非作者諸國僭主中李重光王衍孟昶霸主錢俶習於富貴以歌酒自娛而莊宗同父興代北生長戎馬間百戰之餘亦造語有思致國初平一宇內法度禮樂浸復全盛而士大夫樂章頓衰於前日此尤可怪

唐昭宗以李茂貞之故欲幸太原至渭北韓建迎奉歸華州上鬱鬱不樂時登城西齊雲樓眺望製菩薩蠻曲曰登樓遙望秦宮殿茫茫只見雙飛燕渭水一條流千山與萬山野煙生碧樹陌上行人去安得有英雄迎歸大內中又曰飄颻且在三峯下秋風往往堪霑灑腸斷憶仙宮朦朧煙霧中思夢時時睡不語長如醉早晚是歸期穹蒼知不知

王荊公長短句不多合繩墨處自雍容奇特晏元獻公歐陽文忠公風流縕藉一時莫及而溫潤秀潔亦無其比東坡先生以文章餘事作詩溢而作詞曲高處出神入天平處尚臨鏡笑春不顧儕輩或曰長短句中詩也為此論者乃是遭柳永野狐涎之毒詩與樂府同出豈當分異若從柳氏家法正自不分異耳晁無咎黃魯直皆學東坡韻製得七八黃晚年閑放於狹邪故有少疏蕩處後來學東坡者葉少蘊蒲大受亦得六七其才力比晁黃差劣蘇在庭石耆翁入東坡之門矣短氣跼步不能進也趙德麟李方叔皆東坡客其氣味殊不近趙婉而李俊各有所長晚年皆荒醉汝潁京洛間時時出滑稽語賀方回周美成晏叔原僧仲殊各盡其才力自

成一家賀周語意精新用心甚苦毛澤民黃載萬次之叔原如金陵王謝子弟秀氣勝韻得之天然將不可學仲殊次之殊之贍晏反不逮也張子野秦少游俊逸精妙少游屢困京洛故疏蕩之風不除陳無己所作數十首號曰語業妙處如其詩但用意太深有時僻澀陳去非徐師川蘇養直呂居仁韓子蒼朱希真陳子高洪覺範佳處亦各如其詩王輔道履道善作一種俊語其失在輕浮輔道誇捷敏故或有不縝密李漢老富麗而韻平平舒信道李元膺思致妍密要是波瀾小謝無逸字字求工不敢輒下一語如刻削通草人都無筋骨要是力不足然則獨無逸乎曰類多有之此最著者爾宗室中明發伯山久從汝洛名士游下筆有逸韻雖未能一一盡奇比國賢聖褒則過之王逐客才豪其新麗處與輕狂處皆足驚人沈公述李景元孔方平處度叔姪晁次膺万俟雅言皆有佳句就中雅言又絕出然六人者源流從柳氏來病於無韻雅言初自集分兩體曰雅詞曰側豔目之曰勝萱麗藻後召試入官以側豔體無賴太甚削去之再編成集分五體曰應制曰風月脂粉曰雪月風花曰脂粉才情曰雜類周美成目之曰大聲次膺亦閑作側豔田不伐才思與雅言抗行不聞有側豔田中行極能寫人意中事雜以鄙俚曲盡要妙當在万俟雅言之右然莊語輒不佳嘗執一扇書句其上云玉蝴蝶戀花心動語人曰此聯三曲名也有能對者吾下拜北里狹邪間橫行者也宗室溫之次之長短句中作滑稽無賴語起於至和嘉祐之前猶未盛也熙豐元祐間兗州張山人以詼諧獨步京師時出一兩解澤州孔三傳者首創諸宮調古傳士大夫皆能誦之元祐間王齊叟彥齡政和間曹組元寵皆能文每出長短句膾炙人口彥齡以滑稽語噪河朔組潦倒無成作紅窗迥及雜曲數百解聞者絕倒滑稽無賴之魁也夤緣遭遇官至防禦使同時有張袞臣者組之流亦供奉禁中號曲子張觀察其後祖述者益眾嫚戲汙賤古所未有組之子知閤門事勛字公顯亦能文嘗以家集刻板欲蓋父之惡近有旨下揚州毀其板云

柳耆卿樂章集世多愛賞該洽序事閑暇有首有尾亦間出佳語又能擇聲律諧美者用之惟是淺近卑俗自成一體不知書者尤好之予嘗以比都下富兒雖脫村野而聲態可憎前輩云離騷寂寞千年後戚氏淒涼一曲終戚氏柳所作也柳何敢知世間有離騷惟賀方回周美成時時得之賀六州歌頭望湘人吳音子諸曲周大酺蘭陵王諸曲最奇崛或謂深勁乏韻此遭柳氏野狐涎吐不出者也歌曲自唐虞三代以前秦漢以後皆有造語險易則無定法今必以斜陽芳草淡煙細雨繩墨後來作者愚甚矣故曰不知書者尤好耆卿

長短句雖至本朝盛而前人自立與真情衰矣東坡先生非心醉於音律者偶爾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筆者始知自振今少年妄謂東坡移詩律作長短句十有八九不學柳耆卿則學曹元寵雖可笑亦毋用笑也

歐陽永叔所集歌詞自作者三之一耳其間他人數章群小因指為永叔起曖昧之謗

晏叔原歌詞初號樂府補亡自序曰往與二三忘名之士浮沉酒中病世之歌詞不足以析酲解慍試續南部諸賢作五七字語期以自娛不皆敘所懷亦兼寫一時

杯酒間聞見及同游者意中事嘗思感物之情古今不異然謂篇中之意昔人定已不遺第今無傳耳故今所製通以補亡名之始時沈十二廉叔陳十君龍家有蓮鴻蘋雲工以清謳娛客每得一解即以草授諸兒吾三人聽之爲一笑樂其大指如此叔原於悲歡合離寫衆作之所不能而嫌於夸故云昔人定已不遺第今無傳蓮鴻蘋雲皆篇中數見而世多不知爲兩家歌兒也其後目爲小山集黃魯直序之云嬉弄於樂府之餘寓以詩人句法淸壯頓挫能動搖人心又云狹邪之大雅豪士之鼓吹其合者高唐洛神之流其下者不減桃葉團扇若乃妙年美士近知酒色之娛苦節臞儒晚悟裙裾之樂鼓之舞之使宴安酖毒而不悔則叔原之罪也哉

叔原年未至乞身退居京城賜第不踐諸貴之門蔡京重九冬至日遣客求長短句欣然兩爲作鷓鴣天九日悲秋不到心鳳城歌管有新音風彫碧柳愁眉淡露染黃花笑靨深初過雁已聞砧綺羅叢裏勝登臨須敎月戶纖纖玉細捧霞觴灩灩金曉日迎長歲歲同太平簫鼓間歌鐘雲高未有前村雪梅小初開昨夜風羅幕翠錦筵紅釵頭羅勝寫宜冬從今屈指春期近莫使金尊對月空竟無一語及蔡者（案小山詞元序南部諸賢下有緒餘二字）

江南某氏者解音律時時度曲周美成與有瓜葛每得一解即爲製詞故周集中多新聲賀方回初在錢塘作靑玉案魯直喜之賦絕句云解道江南斷腸句只今惟有賀方回賀集中如靑玉案者甚衆大抵二公卓然自立不肯浪下筆予故謂語意精新用心甚苦

吾友黃載萬歌詞號樂府廣變風學富才膽意深思遠直與唐名輩相角逐又輔以高明之韻未易求也吾每對之歎息誦東坡先生語曰彼嘗從事於此然後知其難不知者以爲苟然而已夏幾道序之曰惜乎語妙而多傷思窮而氣不舒賦才如此反嗇其壽無乃情文之兆歟載萬所居齋前梅花一株甚盛因錄唐以來詞人才士之作凡數百首爲齋居之玩命曰梅苑其序引云呈妍月夕奪霜雪之鮮吐臭風晨聚椒蘭之酷情涯殆絕鑒賞斯在莫不抽毫鏤彩比聲裁句召楚雲使興歌命燕玉以按節椎臺之篇賓筵之章可得而述焉樂府廣變風有賦梅花數曲亦自奇特（案梅苑序云莫不抽毫遣滯劈彩舒哀）

蘭畹曲會孔寧極先生之子方平所集序引稱無爲莫知非其自作者稱魯逸仲皆方平隱名如子虛烏有亡是之類孔平日自號滍皋漁父與姪處度齊名李方叔詩酒侶也

崇寧間建大晟樂府周美成作提舉官而製撰官又有七万俟詠雅言元祐詩賦科老手也三舍法行不復進取放意歌酒自稱大梁詞隱每出一章信宿喧傳都下政和初召試補官寘大晟樂府製撰之職新廣八十四調患譜弗傳雅言請以盛德大業及祥瑞事迹制詞實譜有旨依月用律月進一曲自此新譜稍傳時田爲不伐亦供職大樂衆謂樂府得人云

易安居士京東路提刑李格非文叔之女建康守趙明誠德甫之妻自少年便有詩名才力華贍逼近前輩在士大夫中已不多得若本朝婦人當推詞采第一趙死再嫁某氏訟而離之晚節流蕩無歸作長短句能曲折盡人意輕巧尖新姿態百出閭巷荒淫之語肆意落筆自古搢紳之家能文婦女未見如此無顧籍也陳後主游宴使女學士狎客賦詩相贈答采其尤豔麗者被以

新聲不過璧月夜夜滿瓊樹朝朝新等語李戡嘗痛元白詩纖豔不逞非莊士雅人多爲其破壞流於民間子父女母交口敎授淫言媟語冬寒夏熱入人肌骨不可除去二公集尚存可考也元與白書自謂近世婦人暈淡眉目綰約頭鬢衣服脩廣之度　配色澤尤劇怪豔因爲豔詩百餘首今集中不載元會眞詩白夢游春詩所謂纖豔不逞淫言媟語止此耳溫飛卿號多作側辭豔曲其甚者合歡桃葉終堪恨裏許元來別有人玲瓏骰子安紅豆入骨相思知不知亦止此耳今之士大夫學曹組諸人鄙穢歌詞則爲豔麗如陳之女學士狎客爲纖豔不逞淫言媟語如元白爲側詞豔曲如溫飛卿皆不敢也其風至閨房婦女夸張筆墨無所羞畏殆不可使李戡見也

向伯恭用滿庭芳曲賦木犀約陳去非朱希眞蘇養直同賦月窟蟠根雲巖分種者是也然三人皆用淸平樂和之去非云黃衫相倚翠葆層層底八月江南風日美弄影山腰水尾楚人未識孤妍離騷遺恨千年無住菴中新事一枝喚起幽禪希眞云人間花少菊小芙蓉老冷淡仙人偏得道買定西風一笑前身元是江梅黃姑點破冰肌只有暗香猶在飽參淸似南枝養直云斷崖南叢桂小山詩翁合得躋攀身到十洲三島心游萬壑千巖後伯恭再賦木犀亦寄淸平樂贈韓璜叔夏云吳頭楚尾踏破芒鞋底萬壑千巖秋色裏不奈惱人風味如今老我薌林世間百不關心獨喜愛香韓壽能來同醉花陰韓和云秋光如水釀作鵝黃蟻散入千巖佳樹裏惟許脩門人醉輕鈿重上風鬟不禁月冷霜寒步障

深沈歸去依然愁滿江山初劉原父亦於清平樂賦木犀云小山叢桂最有人留意拂葉攀花無限思雨溼濃香滿袂別來過了秋光翠簾昨夜新霜多少月宮閒地姮娥借與微芳同一花一曲賦者六人必有第其高下者正宮白苧曲賦雪者世傳紫姑神作爲至道君燕然畫角寶鑰珊瑚是時丞相盧作銀城換得或問出處答云天上文字汝那得知未後何又恐東君暗遣花神先到南國昨夜江梅漏泄春消息殊可喜也予嘗同僚郝宗文嘗春初請紫姑神旣降自稱蓬萊仙人玉英書浪淘沙曲云塞上早春時暖律猶微柳舒金線拂回堤料得江鄉應更好開盡梅溪晝漏漸遲遲愁損仙機幾回無語斂雙眉凭徧欄干十二曲日下樓西 正宮下別是一條

沈公述爲韓魏公之客魏公在中山門人多有賜環之望沈秋日作霜葉飛詞云謾贏得相思甚了東君早作歸來計便莫惜丹青手重與芳菲萬紅千翠爲魏公發也

賀方回石州慢予嘗見其稾風色收寒雲影弄晴改作薄雨收寒斜照弄晴又冰垂玉筯向午滴瀝簷楹泥融消盡牆陰雪改作煙橫水際映帶幾點歸鴻東風消盡龍沙雪

宇文叔通久留金國不得歸立春日作迎春樂曲云寶幡綵勝堆金縷雙燕釵頭舞人間要識春來處天際雁江邊樹故國鸞花又誰主念憔悴幾年羈旅把酒祝東風吹取人歸去

周美成初在姑蘇與營妓岳七楚雲者游甚久後歸自京師首訪之則已從人矣明日飲於太守蔡巒子高坐中見其妹作點絳脣曲寄之云遼鶴西歸故鄉多少傷心事短書不寄魚浪空千里憑仗桃根說與相思意愁何際曾將衣袂猶有東風淚

何文縝在館閣時飲一貴人家侍兒惠柔者解帕子爲贈約牡丹開再集何甚屬意歸作虞美人曲中隱其名云分香帕子揉藍膩欲去殷勤惠重來直待牡丹時只恐花知知後故開遲 案詞綜云重來約在牡丹時只恐花枝相妒故開遲 別來看盡閒桃李日日欄干倚催花無計問東風夢作一雙蝴蝶遶芳叢何書此曲與遊詠道白言其張本云

王齊叟彥齡元祐間樞密嚴叟之弟任俠得聲初官太原作望江南數十曲嘲府縣同僚遂併及帥帥怒甚因衆入謁面責彥齡何敢爾豈恃兄貴謂吾不能劾治耶彥齡執手板頓首帥前曰居下位只恐被人讒昨日只吟青玉案幾時曾做望江南試問馬都監帥不覺失笑衆亦匿笑去今別素質曲此事憑誰知證有樓前明月窗外花影者彥齡作也娶舒氏亦有詞翰婦翁武選彥齡事之素不謹因醉酒嫚罵翁不能堪取女歸竟至離絕舒在父家一日行池上懷其夫作點絳脣曲云獨自臨流興來時把欄干凭舊愁新恨耗卻來時興鷺散魚潛煙斂風初定波心靜照人如鏡少个年時影

水調歌頭瑤草一何碧春入武陵溪溪上桃花無數花上有黃鸝世傳爲魯直于建炎初見石耆翁言此莫少虛作也莫此詞本始者翁能道其詳予嘗見莫浣溪沙曲寶釧緗裙上玉梯雲重應恨翠樓低愁同芳草兩萋萋又云歸夢悠颺見未真繡衾恰有暗香薰五更分得楚臺春造語頗工晚年心醉富貴不復事文筆

古書亡逸固多存於世者亦恨不盡見李義山絕句云本來銀漢是紅牆隔得盧家白玉堂誰與王昌報消息盡知三十六鴛鴦而唐人使王昌事尤數世多不曉古樂府中可互見然亦不詳也一曰相逢狹路間道隘不容車如何兩少年挾轂問君家君家誠易知易知復難忘黃金爲君門白玉爲君堂堂上置樽酒使作邯鄲倡中庭生桂樹華燈何煌煌兄弟兩三人中子爲侍郎五日一來歸道上自生光黃金絡馬頭觀者滿路傍入門時左顧但見雙鴛鴦鴛鴦七十二羅列自成行一曰河中之水向東流洛陽女兒名莫愁莫愁十三能織綺十四採桑南陌頭十五嫁爲盧家婦十六生兒字阿侯盧家蘭室桂爲梁中有鬱金蘇合香頭上金釵十二行足下絲履五文章珊瑚桂鏡爛生光平頭奴子提履箱人生富貴何所望恨不嫁與東家王以二章互考之卽知樂府前篇所謂白玉堂與鴛鴦七十二乃盧家然義山稱三十六者三十六雙卽七十二也又知樂府後篇所謂東家王卽王昌也余少年時戲作清平樂曲贈妓盧姬者云盧家白玉爲堂于飛多少鴛鴦縱使東牆隔斷莫愁應念王昌黃載萬亦有更漏子曲云憐宋玉許王昌東西鄰短牆子毋戲謂人曰載萬似曾經界兩家來蓋宋玉好色賦稱東鄰之子卽宋玉爲西鄰也東家王卽東鄰也載萬用事如此之工世徒知石城有莫愁不知洛陽亦有之前輩言樂府兩莫愁正謂此也又韓致光詩何必苦勞魂與夢王昌祗在此牆東葉唱歌者沈亞之目爲聲家又曰貢聲中禁 案葉唱歌者至此二十一字與上下文無涉似當析出別爲一條 李義山云王昌且在牆東住未必金堂得免嫌又云欲入盧家白玉堂新春催破舞衣裳對雪云又入盧家妒玉堂

陳無己作浣溪沙曲云春葉朝花種種陳三秋作意問

詩人安排雲雨要新清隨意且須追去馬輕衫從使著
行塵晚街誰念一愁新本是安排雲雨要清新以末後
句新字韻遂倒作新清世言無己喜作莊語其弊生硬
是也詞中暗帶陳三念一兩名亦有時不莊語乎

碧雞漫志卷二

碧雞漫志卷第三

霓裳羽衣曲說者多異予斷之曰西涼創作明皇潤色又為易美名其他飾以神怪者皆不足信也唐史云河西節度使楊敬述獻凡十二遍白樂天和元微之霓裳羽衣曲歌云由來能事各有主楊氏創聲君造譜自注云開元中西涼節度使楊敬述造鄭愚（案鄭愚當作鄭嵎下同）津陽門詩注亦稱西涼府都督楊敬述進予又攷唐史突厥傳開元間涼州都督楊敬述為暾煌谷所敗白衣檢校涼州事樂天鄭愚之說是也劉夢得詩云開元天子萬事足惟惜當年光景促三鄉陌上望仙山歸作霓裳羽衣曲仙心從此在瑤池三清八景相追隨天上忽乘白雲去世間空有秋風詞李祈霓裳羽衣曲詩云開元太平時萬國賀豐歲梨園進舊曲玉座流新製鳳管迭參差霞裳競搖曳元微之法曲詩云明皇度曲多新態宛轉浸淫易沈著赤白桃李取花名霓裳羽衣號天樂劉詩謂明皇望女几山持志求仙故退作此曲當時詩今無傳疑是西涼獻曲之後明皇三鄉眺望發興求仙因以名曲忽乘白雲去空有秋風詞譏其無成也李詩謂明皇厭梨園舊曲故有此新製元詩謂明皇作此曲多新態霓裳羽衣非人間服故號天樂然元指為法曲而樂天亦云法曲法曲歌霓裳政和世理音洋洋開元之人樂且康又知其為法曲一類也夫西涼既獻此曲而三人者又謂明皇製作予以是知為西涼創作明皇潤色者也杜佑理道要訣云天寶十三載七月改諸樂名中使輔璆琳宣進旨（旨一作止）令于太常寺刊石內黃鍾商婆羅門曲改為霓裳羽衣曲津陽門詩注葉法善引明皇入月宮聞樂歸笛寫其半會西涼都督楊敬述進婆羅門聲調脗合遂以月中所聞為散序敬述所進為其腔製霓裳羽衣月宮事荒誕惟西涼進婆羅門曲明皇潤色又為易美名最明白無疑異人錄云開元六年上皇與申天師中秋夜同游月中見一大宮府牓曰廣寒清虛之府兵衛守門不得入天師引上皇躍超煙霧中下視玉城仙人道士乘雲駕鶴往來其間素娥十餘人舞笑于廣庭大樹下樂音嘈雜清麗上皇歸編律成音製霓裳羽衣曲逸史云羅公遠中秋侍明皇宮中翫月以拄杖向空擲之化為銀橋與帝升橋寒氣侵人遂至月宮女仙數百素練霓衣舞于廣庭上問曲名曰霓裳羽衣上記其音歸作霓裳羽衣曲鹿革事類云八月望夜葉法善與明皇游月宮聆月中天樂問曲名曰紫雲回默記其聲歸傳之名曰霓裳羽衣此三家者皆誌明皇游月宮其一申天師同遊初不得曲名其一羅公遠同游得今曲名其一葉法善同游得紫雲回曲名易之雖大同小異要皆荒誕無可稽據杜牧之華清宮詩月聞仙曲調霓作舞衣裳詩家搜奇入句非決然信之也又有甚者開元傳信記云帝夢游月宮聞樂聲記其曲名紫雲回楊妃外傳云上夢仙子十餘輩各執樂器御雲而下一人曰此曲神仙紫雲回今授陛下明皇雜錄及仙傳拾遺云明皇用葉法善術上元夜自上陽宮往西涼州觀燈以鐵如意質酒而還遣使取之不誣幽怪錄云開元正月望夜帝欲與葉天師觀廣陵俄虹橋起殿前師奏請行但無回顧帝步上高力士樂官數十從順之到廣陵士女仰望曰仙人現師請令樂官奏霓裳羽衣一曲乃回後廣陵奏上元夜仙人乘雲西來臨孝感寺奏霓裳羽衣曲而去上大悅唐人喜言開元天

實事而荒誕相凌奪如此將使誰信之予以是知其他飾以神怪者皆不足信也王建詩云弟子歌中留一色聽風聽水作霓裳歐陽永叔詩話以不曉聽風聽水爲恨蔡絛詩話云出唐人西域記龜茲國王與臣庶知樂者于大山間聽風水聲均節成音後翻入中國如伊州甘州涼州皆自龜茲致此說近之但不及霓裳予謂涼州定從西涼來若伊與甘自龜茲致而龜茲聽風水造諸曲皆未可知王建全章餘亦未見但弟子歌中留一色恐是指梨園弟子則何豫于龜茲置之勿論可也按唐史及唐人諸集諸家小說楊太眞進見之日奏此曲導之妃亦善此舞帝嘗以趙飛燕身輕成帝爲置七寶避風臺事戲妃（事一作偶）曰爾則任吹多少妃曰霓裳一曲足掩前古而宮妓佩七寶瓔珞舞此曲曲終珠翠可掃故詩人云貴妃宛轉侍君側體弱不勝珠翠繁冬雪飄颻錦袍暖春風蕩漾霓裳翻又云朱閣沈沈夜未央碧雲仙曲舞霓裳一聲玉笛向空盡月滿驪山宮漏長又云霓裳一曲千峯上舞破中原始下來又云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又云世人莫重霓裳曲曾致干戈是此中又云雲雨馬嵬分散後（分一作飛）驪宮無復聽霓裳又云霓裳滿天月粉骨幾春風帝爲太上皇就養南宮遷于西宮梨園弟子玉琯發音聞此曲一聲則天顏不怡左右歔欷其後憲宗時每大宴間作此舞文宗時詔太常卿馮定采開元雅樂製雲韶雅樂及霓裳羽衣曲是時四方大都邑及士大夫家已多按習而文宗乃令馮定製舞曲者疑曲存而舞節非舊故就加整頓焉李後主作昭惠后誄云霓裳羽衣曲綿茲喪亂世罕聞者獲其舊譜殘缺頗甚暇日與后詳定去彼淫繁定

其缺墜（按馬令南唐書昭惠后傳載後主誄云霓裳舊曲韜音淪世失味齊音猶傷孔氏故國遺聲忍乎泊墜我稍其美程度餘律重新雅製云云均頗有似是誄後注文今失傳云）蓋唐末始不全（全一作餘）蜀檮杌稱三月上巳王衍宴怡神亭衍自執板唱霓裳羽衣後庭花思越人曲決非開元全章洞微志稱五代時齊州章丘北村任六郎愛讀道書好湯餅得犯天麥毒疾多唱異曲八月望夜待月私第六郎執板大謳一曲有水鳥野雀數百集其舍屋傾聽自適曰此即昔人霓裳羽衣者眾請于何得矣而不答既得之邪疾使此聲果傳亦未足信按明皇改婆羅門爲霓裳羽衣屬黃鍾商云時號越調即今之越調是也白樂天蕭陽觀夜奏霓裳詩云開元遺曲自淒涼況近秋天調是商又知其爲黃鍾商無疑歐陽永叔云人間有瀛府獻仙音二曲此其遺聲瀛府屬黃鍾宮獻仙音屬小石調了不相干永叔知霓裳羽衣爲法曲而瀛府獻仙音爲法曲中遺聲今合兩個宮調作霓裳羽衣一曲遺聲亦太疏矣筆談云蒲中逍遙樓楣上有唐人橫書類梵字相傳是霓裳譜字訓不通莫知是非或謂今燕部有獻仙音曲乃其遺聲然霓裳本謂之道調曲獻仙音乃小石調爾又嘉祐雜志云同州樂工翻河中黃幡綽霓裳譜鈞容樂工程士守（元本作士守程下同今依錢校）以爲非是別依法曲造成教坊伶人花日新見之題其後云法曲雖精莫近望瀛予謂筆談知獻仙曲非是乃指爲道調法曲則無所著見獨理道要訣所載係當時朝旨可信不誣雜志謂同州樂工翻河中黃幡綽譜雖不載何宮調安知非逍遙樓楣上橫書耶今并程士守譜皆不傳樂天和元微之霓裳羽衣曲歌云磬簫箏笛遞相攙擊擫彈吹聲邐迤注云凡法曲之初眾樂不齊惟金石絲竹次

第發聲霓裳序初亦復如此又云散序六奏未動衣陽臺宿雲慵不飛中序擘騞初入拍秋竹竿裂春冰坼注云散序六遍無拍故不舞中序始有拍亦名拍序又云繁音急節十二遍跳珠撼玉何鏗錚翔鸞舞了卻收翅唳鶴曲終長引聲注云霓裳十二遍而曲終凡曲將終皆聲拍促速惟霓裳之末長引一聲筆談云霓裳曲凡十二疊前六疊無拍至第七疊方謂之疊遍自此始有拍而舞筆談沈存中撰沈指霓裳羽衣爲道調法曲則是未嘗見舊譜今所云豈亦得之樂天乎世有般涉調拂霓裳曲因石曼卿取作傳踏述開元天寶舊事曼卿云本是月宮之音翻作人間之曲近夔帥曾端伯增損其辭爲勾遺隊口號亦云開寶遺音蓋二公不知此曲自屬黃鍾商而拂霓裳則般涉調也宣和初普府守山東人王平詞學華贍自言得夷則商霓裳羽衣譜取陳鴻白樂天長恨歌傳并樂天寄元微之霓裳羽衣曲歌又雜取唐人小詩長句及明皇太眞事終以微之連昌宮詞補綴成曲刻板流傳曲十一段起第四遍第五遍第六遍正攧入破虛催袞實催袞歇拍殺袞音律節奏與白氏歌注大異則知唐曲今世決不復見亦可恨也又唐史稱客有以按樂圖示王維者無題識維徐曰此霓裳第三疊最初拍也客未然引工按曲乃信予嘗笑之霓裳第一至第六疊無拍者皆散序故也類音家所行大品安得有拍樂圖必作舞女而霓裳散序六疊以無拍故不舞又畫師于樂器上或吹或彈止能畫一個字諸曲皆有此一字豈獨霓裳唐孔緯拜官教坊優伶求利市緯呼使前索其笛指竅問曰何者是浣溪沙孔籠子諸伶大笑此與畫圖上定曲名何異（普府一作普州錢校晉府）

涼州曲唐史及傳載稱天寶樂曲皆以邊地爲名若涼州伊州甘州之類曲遍聲繁名入破又詔道調法曲與胡部新聲合作明年安祿山反涼伊甘皆陷土蕃史及開元傳信記亦云西涼州獻此曲寧王憲曰音始于宮散于商成于角徵羽斯曲也宮離而不屬商亂而加暴君卑逼下臣僭犯上臣恐一日有播遷之禍及安史之亂世頗思憲審音而楊妃外傳乃謂上皇居南內夜與妃侍者紅桃歌妃所製涼州詞上因廣其曲今流傳者益加明皇雜錄亦云上初自巴蜀回夜來乘月登樓命妃侍者紅桃歌涼州即妃所製上親御玉笛爲倚樓曲曲罷無不感泣因廣其曲傳于人間予謂皆非也涼州在天寶時已盛行上皇巴蜀回居南內乃肅宗時那得始廣此曲或曰因妃所製詞而廣其曲者亦詞也則流傳者益加葺亦詞乎舊史及諸家小說謂妃善舞邃曉音律不稱善製詞今妃外傳及明皇雜錄所云夸誕無實獨帝御玉笛爲倚樓曲因廣之流傳人間似可信但非涼州耳唐史又云其聲本宮調今涼州見于世者凡七宮曲曰黃鍾宮道調宮無射宮中呂宮南呂宮仙呂宮高宮不知西涼所獻何宮也然七曲中知其三是唐曲黃鍾道調高宮者是也脞說云西涼州本在正宮正元初康崑崙翻入琵琶玉宸宮調初進在玉宸殿故以命名合衆樂即黃鍾也予謂黃鍾即俗呼正宮崑崙豈能捨正宮外別製黃鍾涼州乎因玉宸殿奏琵琶就易美名此樂工夸大之常態而脞說便謂翻入琵琶玉宸宮調新史雖取其說止云康崑崙寓其聲于琵琶奏于玉宸殿因號玉宸宮調合諸樂則用黃鍾宮得之矣張祜詩云春風南內百花時道調涼州急遍吹揭手便拈

金椀舞上皇驚笑悖拏兒又幽閉鼓吹云元載子伯和勢傾中外福州觀察使寄樂妓數十人使者半歲不得通窺伺門下有琵琶康崑崙出入乃厚遺求通伯和一試盡付崑崙段和上者自製道調涼州崑崙求譜不許以樂之半爲贈乃傳據張祜詩上皇時已有此曲而幽閉鼓吹謂段師自製未知孰是白樂天秋夜聽高調涼州詩云樓上金風聲漸緊月中銀字韻初調促張弦柱吹高管一曲涼州入泬寥大呂宮俗呼高宮其商爲高大石其羽爲高般涉所謂高調乃高宮也史及脞說又云涼州有大遍小遍非也凡大曲有散序靸排遍攧正攧入破虛催實催袞遍歇指殺袞（一本實催下云袞拍遍歇拍袞）始成一曲此謂大遍而涼州排遍予曾見一本有二十四段後世就大曲製詞者類從簡省而管弦家又不肯從首至尾吹彈甚者學不能盡元微之詩云逡巡大遍梁州徹又云梁州大遍最豪嘈及脞說謂有大遍小遍其悞識此乎

伊州見于世者凡七商曲大石調高大石調雙調小石調歇指調（指一作拍）林鍾商越調第不知天寶所製七商中何調耳王建宮詞云側商調裏唱伊州林鍾商今夷則商也管色譜以凡字殺若側商即借尺字殺（即一作則○案姜夔琴曲側商調序云琴七絃散聲具宮商角徵羽者爲正弄慢角清商宮調慢宮黃鍾調是也加變宮變徵爲散聲者曰側弄側楚側蜀側商是也側商之調久亡唐人詩云側商調裏唱伊州予以此語尋之伊州大食調黃鍾律法之商乃以慢角轉弦取變宮變徵散聲此調甚流美也蓋慢角乃黃鍾之正側商乃黃鍾之側它言側者同此然非三代之聲乃漢燕樂爾據此則林鍾商當作黃鍾商又案越九歌內側商調亦註云黃鍾商）

甘州世不見今仙呂調有曲破有八聲慢有令而中呂調有象甘州八聲（象一作衆下同）他宮調不見也凡大曲就本宮調制引序慢近令（制一作製）蓋度曲者常態（常一作數）若象甘

十二列不是誤遺書

州八聲即是用其法于中呂調此例甚廣僞蜀毛文錫有甘州遍顧瓊李珣有倒排甘州顧瓊又有甘州子皆不著宮調

胡渭州明皇雜錄云開元中樂工李龜年兄弟三人皆有才學盛名彭年善舞鶴年龜年能歌製渭州曲特承顧遇於東都大起第宅僭侈之制踰於公侯唐史吐蕃傳亦云奏涼州胡渭錄要雜曲今小石調胡渭州是也然世所行伊州胡渭州六幺皆非大遍全曲（案姜夔醉吟商詞序胡渭州作湖渭州）

六幺一名綠腰一名樂世一名錄要元微之琵琶歌云綠腰散序多攏撚又云管兒還爲彈綠腰綠腰依舊聲迢迢又云逡巡彈得六幺徹霜刀破竹無殘節沈亞之歌者葉記云合韻奏綠腰又志盧金蘭墓云爲綠腰玉樹之舞唐史吐蕃傳云奏涼州胡渭錄要雜曲段安節琵琶錄云綠腰本錄要也樂工進曲上令錄其要者白樂天楊柳枝詞云六幺水調家家唱白雪梅花處處吹又聽歌六絕句內樂世一篇云管急弦繁拍漸稠綠腰宛轉曲終頭誠知樂世聲聲樂老病人聽未免愁（人聽一作歲體）注云樂世一名六幺王建宮詞云琵琶先抹六幺頭故知唐人以腰作幺者惟樂天與王建耳或云此曲拍無過六字者故曰六幺至樂天又獨謂之樂世他書不見也青箱雜記云曲有錄要者錄霓裳羽衣曲之要拍霓裳羽衣曲乃宮調與此曲了不相關士大夫論議嘗患講之未詳亦然而發事與理交違幸有証之者不過如聚訟耳若無人攻擊後世隨以慣慣或遺禍于天下樂曲不足道也琵琶錄又云正元中康崑崙琵琶第一手兩市樓抵鬬聲樂崑崙登東綵樓彈新翻羽調綠腰

必謂無敵曲罷西市樓上出一女郎抱樂器云我亦彈此曲兼移在楓香調中下撥聲如雷絕妙入神崑崙拜請為師女郎更衣出乃僧善本俗姓段今六幺行于世者四曰黃鍾羽即俗呼般涉調曰夾鍾羽即俗呼中呂調曰林鍾羽即俗呼高平調曰夷則羽即俗呼仙呂調皆羽調也崑崙所謂新翻今四曲中一類乎或他羽調乎是未可知也段師所謂楓香調無所著見今四曲中一類乎或他調乎亦未可知也歐陽永叔云貪看六幺花十八此曲內一疊名花十八前後十八拍又四花拍共二十二拍樂家者流所謂花拍蓋非其正也曲節抑揚可喜舞亦隨之而舞築球六幺至花十八益奇

碧雞漫志卷第三

碧雞漫志卷第四

蘭陵王北齊史及隋唐嘉話稱齊文襄之子長恭封蘭陵王與周師戰嘗著假面對敵擊周師金墉城下勇冠三軍武士共歌謠之曰蘭陵王入陣曲今越調蘭陵王凡三段二十四拍或曰遺聲也此曲聲犯正宮管色用大凡字大一字勾字故亦名大犯又有大石調蘭陵王慢殊非舊曲周齊之際未有前後十六拍慢曲子耳

虞美人脞說稱起于項籍虞兮之歌予謂後世以此命名可也曲起于當時非也曾子宣夫人魏氏作虞美人草行有云三軍散盡旌旗倒玉帳佳人坐中老香魂夜逐劍光飛青血化為原上草芳菲寂寞寄寒枝（菲一作心）舊曲聞來似斂眉又云當時遺事久成空慷慨尊前為誰舞亦有就曲誌其事者世以為工其詞云帳前草草軍情變月下旌旗亂褫衣推枕愴離情遠風吹下楚歌聲正三更撫騅欲上重相顧豔態花無主手中蓮鍔凜秋霜九泉歸去是仙鄉恨茫茫黃載萬追和之壓倒前輩矣其詞云世間離恨何時了不為英雄少楚歌聲起伯圖休一似　水東流（案錢校本缺圖休下元缺九字別本有一似水東流五字今依詞譜一似下仍空四字無與調合更俟善本校補）荊荒葵老蕪城暮（一本云莫荊荒葵城亂雜乎以與調不合似誤）玉貌知何處至今芳草解婆娑只有當年魂魄未消磨（年一作時）按益州草木記雅州名山縣出虞美人草如雞冠花葉兩兩相對為唱虞美人曲應拍而舞他曲則否賈氏談錄褒斜山谷中有虞美人草狀如雞冠大葉相對或唱虞美人則兩葉如人拊掌之狀頗中節拍酉陽雜俎云舞草出雅州獨莖三葉葉如決明一葉在莖端兩葉居莖之半相對人或近之歌及抵掌謳曲葉動如舞益部方物圖贊改虞作娛云今世所

傳虞美人曲下音俚調非楚虞姬作意其草纖柔為歌氣所動故其葉至小者或若動搖美人以為娛耳筆談云高郵桑景舒性知音舊聞虞美人草遇人唱虞美人曲枝葉皆動他曲不然試之如所傳詳其曲皆吳音也他日取琴試用吳音製一曲對草鼓之枝葉亦動乃目曰虞美人操其聲調與舊曲始末不相近而草輒應之者律法同管也今盛行江湖間人亦莫知其如何為吳音東齋記事云虞美人草唱他曲亦動傳者過矣予考六家說各有異同方物圖贊最穿鑿無所稽據舊曲固非虞姬作若便謂下音俚調其甚矣亦聞蜀中數處有此草予皆未之見恐種族異則所感歌亦異然舊曲三其一屬中呂調其一中呂宮近世轉入黃鍾宮此草應拍而舞應舊曲乎新曲乎桑氏吳音合舊曲乎新曲乎恨無可問者又不知吳草與蜀產有無同類也（一本云有異同否耶）

安公子通典及樂府雜錄稱煬帝將幸江都樂工王令言者妙達音律其子彈胡琵琶作安公子曲令言驚問那得此對曰宮中新翻令言流涕曰慎毋從行宮君也宮聲往而不返大駕不復回矣據理道要訣唐時安公子在太簇角今已不傳其見于世者中呂調有近般涉調有令然尾聲皆無所歸宿亦異矣

水調歌理道要訣所載唐樂曲南呂商時號水調予數見唐人說水調各有不同予因疑水調非曲名乃俗呼音調之異名今決矣按隋唐嘉話煬帝鑿汴河自製水調歌即是水調中製歌也（一本云非水調中製歌也）世以今曲水調歌為煬帝自製今曲適中呂調而唐所謂南呂商則今俗呼中管林鍾商也脞說云水調河傳煬帝將幸江都

時所製聲韻悲切帝喜之樂工王令言謂其弟子曰不返矣水調河傳但有去聲此說與安公子事相類蓋水調中河傳也明皇雜錄云祿山犯順(順一作闕)議欲遷幸帝登酒樓上命作樂有進水調歌者曰山川滿目淚沾衣富貴榮華能幾時不見只今汾水上惟有年年秋雁飛上問誰爲此曲曰李嶠上曰眞才子不終飲而罷此水調中一句七字曲也白樂天聽水調詩云五言一遍最殷勤調少情多似有因不會當時翻曲意此聲腸斷爲何人脞說亦云水調第五遍五言調聲最愁苦此水調中一句五字曲又有多遍似是大曲也樂天詩又云時唱一聲新水調謾人道是採菱歌此水調中新腔也南唐近事云元宗留心內寵宴私擊鞠無虛日嘗命樂工楊花飛奏水調詞進酒花飛惟唱南朝天子好風流一句如是數四上悟覆桮賜金帛此又一句七字然旣曰命奏水調詞則是令楊花飛水調中撰詞也外史檮杌云王衍泛舟巡閬中舟子皆衣錦繡自製水調銀漢曲(自製上一有偶字)此水調中製銀漢曲也今世所唱中呂調水調歌迺是以俗呼音調異名者名曲雖首尾亦各有五言兩句決非樂天所聞之曲河傳唐詞存者二其一屬南呂宮凡前段平韻後仄韻其一乃今怨王孫曲屬無射宮以此知煬帝所製河傳不傳已久然歐陽永叔所集詞內河傳附越調亦怨王孫曲今世河傳乃仙呂調皆令也

萬歲樂唐史云明皇分樂爲二部堂下立奏謂之立部伎堂上坐奏謂之坐部伎坐部伎六曲而鳥歌萬歲樂居其四鳥歌者武后作也有鳥能人言萬歲因以製樂通典云鳥歌萬歲樂武太后所造時宮中養鳥能人言嘗稱萬歲爲樂以象之舞三人衣緋大褏並畫鸜鵒冠作鳥象又云今領南有鳥似鸜鵒能言名吉了(音料)異哉武后也其爲昭儀至簒奪殺一后一妃而殺王侯將相中外士大夫不可勝計凶忍之極又殺諸武倖有免者又最甚則親生四子殺其二廢徙其一獨睿宗危得脫視他人性命如糞草至聞鳥歌萬歲乃欲集慶厥躬改年號永昌又因二齒生改號長壽又號延載又號天冊萬歲又號萬歲通天又號長安自昔紀號祈祝未有如后之甚者在衆人則欲速死在一身則欲長久(一身一作己身)世無是理也按理道要訣唐時太簇商樂曲有萬歲樂或曰即鳥歌萬歲樂也又稽唐史元和八年十月汴州劉宏撰聖朝萬歲樂譜三百首以進今黃鍾宮亦有萬歲樂不知起前曲或後曲

夜半樂唐史云民間以明皇自潞州還京師夜半舉兵誅韋皇后製夜半樂還京樂二曲樂府雜錄云明皇自潞州入平內難半夜斬長樂門關領兵入宮後撰夜半樂曲令黃鍾宮有三臺夜半樂中呂調有慢有近拍有序不知何者爲正

何滿子白樂天詩云世傳滿子是人名臨就刑時曲始成一曲四詞歌八疊從頭便是斷腸聲自注云開元中滄州歌者姓名臨刑進此曲以贖死上竟不免元微之何滿子歌云何滿能歌聲宛轉天寶年中世稱罕嬰刑繫在囹圄間下調哀音歌憤懣梨園弟子奏元宗一唱承恩羈網緩便將何滿爲曲名御府親題樂府纂甚矣帝王不可妄有嗜好也明皇喜音律而罪人遂欲進曲贖死然元白平生交友聞見率同獨紀此事少異盧氏雜說云甘露事後文宗便殿觀牡丹誦舒元輿牡丹賦歎息泣下命樂適情宮人沈翹翹舞何滿子詞云浮雲蔽白日上曰汝知書耶乃賜金臂環又薛逢何滿子詞云繫馬宮槐老持桮店菊黃故交今不見流恨滿川光五字四句樂天所謂一曲四詞庶幾是也歌八疊疑有和聲如漁父小秦王之類今詞屬雙調兩段各六句內五句各六字一句七字五代時尹鶚李珣亦同此其他諸公所作往往只一段而六句各六字皆無復有五字者字句旣異即知非舊曲樂府雜錄云靈武刺史李靈曜置酒坐客姓駱唱何滿子皆稱妙絕白秀才者曰家有聲妓歌此曲音調不同召至令歌發聲清越殆非常音駱遽問曰莫是宮中胡二子否妓熟視曰君豈梨園駱供奉邪相對泣下皆明皇時人也張祜作孟才人歎云偶因歌態詠嬌嚬傳唱宮中十二春却爲一聲何滿子下泉須弔孟才人其序稱武宗疾篤孟才人以歌笙獲寵者密侍左右上目之曰吾當不諱爾何爲哉指笙囊泣曰請以此就縊上憫然復曰妾嘗藝歌願對上歌一曲以泄憤許之乃歌一聲何滿子氣亟立殞上令醫候之曰脈尙溫而腸已絕(一云肌尙溫而腸已斷)上崩將徙柩舉之愈重議者曰非俟才人乎命其櫬至乃舉僞蜀孫光憲何滿子一章云冠劍不隨君去江河還共恩深似爲孟才人發祜又有宮詞云故國三千里深宮二十年一聲何滿子雙淚落君前其詳不可得而聞也

淩波神開元天寶遺事云帝在東都夢一女子高髻廣裳拜而言曰妾淩波池中龍女久護宮苑陛下知音乞賜一曲帝爲作淩波曲奏之池上神出波間楊妃外傳云上夢豔女梳交心髻大袖寬衣曰妾是陛下淩波池中龍女衛宮護駕實有功陛下洞曉鈞天之音乞賜一

曲夢中為鼓胡琴作凌波曲後于凌波池奏新曲池中波濤湧起有神女出池心乃夢中所見女子因立廟池上歲祀之明皇雜錄云女伶謝阿蠻善舞凌波曲出入宮中及諸姨宅妃子待之甚厚賜以金粟妝臂環按理道要訣天寶諸樂曲名有凌波神二曲其一在林鍾宮云時號道調宮然今之林鍾宮即時號南呂宮而道調宮即古之仲呂宮也其一在南呂商云時號水調今南呂商則俗呼中管林鍾商也皆不傳予問諸樂工云舊見凌波曲譜不記何宮調也世傳用之歌吹能招來鬼神因是久廢豈以龍女見形之故相承為能招來鬼神乎

荔枝香唐史禮樂志云帝幸驪山楊貴妃生日命小部張樂長生殿奏新曲未有名會南方進荔枝因名曰荔枝香脞說云太真妃好食荔枝每歲忠州置急遞上進五日至都天寶四年夏荔枝滋甚比開籠時香滿一室供奉李龜年撰此曲進之宣賜甚厚楊妃外傳云明皇在驪山命小部音聲于長生殿奏新曲音聲一作張樂未有名會南海進荔枝因名荔枝香三說雖小異要是明皇時曲然史及楊妃外傳皆謂帝在驪山故杜牧之華清絕句云長安回望繡成堆山頂千門次第開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道荔枝來遯齋閑覽非之曰明皇每歲十月幸驪山至春乃還未嘗用六月詞意雖美美一作好而失事實予觀小杜華清長篇又有塵埃羯鼓索片段荔枝筐之語其後歐陽永叔詞亦云一從魂散馬嵬關只有紅塵無驛使滿眼驪山唐史既出永叔宜此詞亦爾也今欲指大石兩調歇指一作歇拍皆有近拍不知何者為本曲

阿濫堆中朝故事云驪山多飛禽名阿濫堆明皇御玉笛採其聲翻為曲子名左右皆傳唱之播于遠近人競以笛效吹故張祜詩云紅樹蕭蕭閣半開玉皇曾幸此宮來宮一作閒至今風俗驪山下村笛猶吹阿濫堆賀方回朝天子曲云待月上潮平波灩灩塞管孤吹新阿濫即謂阿濫堆江湖間尚有此聲予未之聞也嘗以問老樂工云屬夾鍾商按理道要訣天寶諸樂名堆作塠屬黃鍾羽夾鍾商俗呼雙調而黃鍾羽則俗呼般涉調然理道要訣稱黃鍾羽時號黃鍾商調皆不可曉也

碧雞漫志卷第四

碧雞漫志卷第五

念奴嬌元微之連昌宮詞云初過寒食一百六店舍無煙宮樹綠夜半月高弦索鳴賀老琵琶定場屋力士傳呼覓念奴念奴潛伴諸郎宿須臾覓得又連催特敕街中許然燭春嬌滿眼淚紅綃掠削雲鬟旋裝束飛上九天歌一聲二十五郎吹管逐自注云念奴天寶中名倡善歌每歲樓下酺宴萬衆喧溢嚴安之韋黃裳輩闢易不能禁衆樂為之罷奏明皇遣高力士大呼樓上曰欲遣念奴唱歌邠二十五郎吹小管逐邠元本作郁今從元氏長慶集校改看人能聽否皆悄然奉詔然明皇不欲奪俠游之盛未嘗置在宮禁歲幸溫湯時巡東洛有司潛遣從行而已開元天寶遺事云念奴有色善歌宮伎中第一帝嘗曰此女眼色媚人又云念奴每執板當席聲出朝霞之上今大石調念奴嬌世以為天寶間所製曲予固疑之然唐中葉漸有今體慢曲子而近世有填連昌詞入此曲者後復轉此曲入道調宮又轉入高宮大石調

雨淋鈴明皇雜錄及楊妃外傳云帝幸蜀初入斜谷霖雨彌旬旬一作日棧道中聞鈴聲帝方悼念貴妃採其聲為雨淋鈴曲以寄恨時梨園弟子惟張野狐一人善觱篥篳一作觱因吹之遂傳于世予考史及諸家說明皇自陳倉入散關出河池初不由斜谷路今劍州梓桐縣地名上亭有古今詩刻記明皇聞鈴之地庶幾是也羅隱詩云細雨霏微宿上亭雨中因感雨淋鈴貴為天子猶魂斷窮著荷衣好涕零劍水多端何處去巴猿無賴不堪聽少年辛苦今飄蕩空媿先生教聚螢空一作深世傳明皇宿上亭雨中聞牛鐸聲悵然而起問黃幡綽鈴作何語曰謂陛下特郎當特郎當俗稱不整治也明皇一笑遂作

此曲楊妃外傳又載上皇還京後復幸華清從官嬪御多非舊人於望京樓下命張野狐奏雨淋鈴曲上四顧淒然自是聖懷耿耿但吟刻木牽絲作老翁雞皮鶴髮與真同須臾弄罷寂無事還似人生一世中杜牧之詩云零葉翻紅萬樹霜玉蓮開蘂煖泉香行雲不下朝元閣一曲淋鈴淚數行張祜詩云雨淋鈴夜卻歸秦猶是張徽一曲新長說上皇和淚教月明南內更無人張徽即張野狐也或謂祜詩言上皇出蜀時曲與明皇雜錄楊妃外傳不同祜意明皇入蜀時作此曲至雨淋鈴夜卻又歸秦猶是張野狐向來新曲非異說也元微之琵琶歌云淚垂捍撥朱弦濕冰泉嗚咽流鶯澀因茲彈作雨淋鈴風雨蕭條鬼神泣今雙調雨淋鈴慢頗極哀怨真本曲遺聲

清平樂松窗錄云開元中禁中初重木芍藥得四本紅紫淺紅通白繁開上乘照夜白太真妃以步輦從李龜年手捧檀板押衆樂前將欲歌之上曰焉用舊詞為命龜年宣翰林學士李白立進清平調詞三章白承詔賦詞龜年以進上命梨園弟子約格調撫絲竹促龜年歌太真妃笑領歌意甚厚張君房脞說指此為清平樂曲按明皇宣白進清平調詞乃是令白于清平調中製詞蓋古樂取聲律高下合為三曰清調平調側調此之謂三調明皇止令就擇上兩調偶不樂側調故也況白詞七字絕句與今曲不類而尊前集亦載此三絕句止目曰清平詞然唐人不深攷妄指此三絕句耳此曲在越調唐至今盛行今世又有黃鍾宮黃鍾商兩音者歐陽炯稱白有應制清平樂四首往往是也

春光好羯鼓錄云明皇尤愛羯鼓玉笛云八音之領袖

時春雨始晴景色明麗帝曰對此豈可不與他判斷命取羯鼓臨軒縱擊曲名春光好回顧柳杏皆已微坼上曰此一事不喚我作天工可乎今夾鍾宮春光好唐以來多有此曲或曰夾鍾宮屬二月之律明皇依月用律故能判斷如神予曰二月柳杏坼久矣此必正月用二月律催之也春光好近世或易名愁倚闌

菩薩蠻南部新書及杜陽編云大中初女蠻國入貢危髻金冠瓔珞被體號菩薩蠻隊遂製此曲當時倡優李可及作菩薩蠻隊舞文士亦往往聲其詞大中迺宣宗紀號也北夢瑣言云宣宗愛唱菩薩蠻詞令狐相國假溫飛卿新撰密進之戒以勿泄而遽言於人由是疎之溫詞十四首載花間集今曲是也李可及所製蓋止此則其舞隊不過如近世傳踏之類耳

望江南樂府雜錄云李衛公為亡妓謝秋娘撰望江南亦名夢江南白樂天作憶江南三首第一江南好第二第三江南憶自注云此曲亦名謝秋娘每首五句予考此曲自唐至今皆南呂宮字句亦同止是今曲兩段蓋近世曲子無單遍者然衛公為謝秋娘作此曲已出兩名樂天又名以憶江南又名以謝秋娘近世又取樂天首句名以江南好予嘗歎世間有改易錯亂誤人者是也

文淑子盧氏雜說云文宗善吹小管僧文淑為入內大德得罪流之弟子收拾院中籍入家具猶作師講聲上採其聲製曲曰文淑子予考資治通鑑敬宗寶歷二年六月己卯幸興福寺觀沙門文淑俗講敬文相繼年祀極近豈有二文淑哉至所謂俗講則不可曉意此僧以俗談侮聖言誘聚群小至使人主臨觀為一笑之樂死

尚晚也今黃鍾宮大石調林鍾商歇指調（指一作拍）皆有十拍令未知孰是而淑字或誤作序并踏

鹽角兒嘉祐雜志云梅聖俞說始教坊家人市鹽於紙角中得一曲譜翻之遂以名今雙調鹽角兒令是也歐陽永叔嘗製詞

喝馱子洞微志云屯田員外郎馮敢景德三年為開封府界檢踏戶田（界一作丞）宿史胡店日落忽見三婦人過店前入西畔古佛堂敢料其鬼也攜僕王侃詣之延坐飲酒稱二十六舅母者請王侃歌送酒三女側聽十四姨者曰何名也侃對曰喝馱子十四姨曰非也此曲單州營妓教頭葛大姊所撰新聲梁祖作四鎮時駐兵魚臺值十月二十一生日大姊獻之梁祖令李振塡詞付後騎唱之以押馬隊因謂之葛大姊及戰得勝回始流傳河北軍中競唱俗以押馬隊故訛曰喝馱子莊皇入洛亦愛此曲謂左右曰此亦古曲葛氏但更五七聲耳李珣瑣瑤集有鳳臺一曲注云俗謂之喝馱子不載何宮調今世道調宮有慢句讀與古不類耳

後庭花南史云陳後主每引賓客對張貴妃等游宴使諸貴人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新詩相贈答采其尤豔者（一云采其尤豔麗者）為曲調其曲有玉樹後庭花通典云玉樹後庭花堂堂黃鸝留金釵兩臂垂並陳後主造恆與宮女學士及朝臣相唱和為詩太樂令何胥（一本太樂令上有時字）採其尤輕豔者為此曲予因知後主詩胥以配聲律遂取一句為曲名故前輩詩云玉樹歌翻王氣終（翻一作殘）景陽鐘動曉樓空又云後庭花一曲幽怨不堪聽又云萬戶千門成野草只緣一曲後庭花又云綵牋曾擘欺江總綺閣塵銷玉樹空又云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

後庭花又云玉樹歌闌海雲黑花庭忽作青蕪國又云後庭餘唱落船窗又云後庭新聲歎樵牧(歎一作笑)又云不知卽入宮前井猶自聽吹玉樹花吳蜀雞冠花有一種小者高不過五六尺(尺一作寸)或紅或淺紅或白或淺白世目曰後庭花又按國史纂異雲陽縣多漢離宮故地有樹似槐而葉細土人謂之玉樹揚雄甘泉賦玉樹青葱左思以爲假稱珍怪者實非也似之而已予謂雲陽旣有玉樹卽甘泉賦中未必假稱陳後主玉樹後庭花或者疑是兩曲詞詩家或稱玉樹或稱後庭花少有並稱者僞蜀時孫光憲毛熙震李珣有後庭花曲皆賦後主故事不著宮調兩段各四句似令也今曲在兩段各六句亦令也

西河長命女崔元範自越州幕府拜侍御史李訥尚書餞於鑑湖命盛小叢歌坐客各賦詩送之有云爲公唱作西河調日暮偏傷去住人理道要訣長命女西河在林鍾羽時號平調今俗呼高平調也脞說云張紅紅者大歷初隨父歌丐食過將軍韋青所居青納爲姬自傳其藝穎悟絕倫有樂工取古西河長命女加減節奏頗有新聲未進聞先歌於青青令紅紅潛聽以小豆數合記其拍給云女弟子久歌此非新曲也隔屏奏之一聲不失樂工大驚請與相見歎伏不已兼云有一聲不穩今已正矣尋達上聽召入宜春院寵澤隆異宮中號記曲小娘子尋爲才人按此曲起開元以前大歷間樂工加減節奏紅紅又正一聲而已花間集和凝有長命女曲僞蜀李珣瓊瑤集亦有之句讀各異然皆今曲子不知孰爲古製林鍾羽併大歷加減者近世有長命女令前七拍後九拍屬仙呂調宮調句讀並非舊曲又別出

大石調西河慢聲犯正平極奇古蓋西河長命女本林鍾羽而近世所分二曲在仙呂正平兩調亦羽調也

楊柳枝鑑戒錄云柳枝歌亡隋之曲也前輩詩云萬里長江一旦開岸邊楊柳幾千栽錦帆未落干戈起惆悵龍舟更不回又云樂苑隋堤事已空(樂苑鑑戒錄作梁苑)萬條猶舞舊春風皆指汴渠事而張祜折楊柳枝兩絕句其一云莫折宮前楊柳枝元宗曾向笛中吹(元宗一作當時)傷心日暮烟霞起無限春愁生翠眉則知隋有此曲傳至開元樂府雜錄云白傅作楊柳枝予考樂天晚年與劉夢得唱和此曲詞白云古歌舊曲君休聽聽取新翻楊柳枝又作楊柳枝二十韻云樂童翻怨調才子與妍詞注云洛下新聲也劉夢得亦云請君莫奏前朝曲聽唱新翻楊柳枝蓋後來始變新聲而所謂樂天作楊柳枝者稱其別創詞也今黃鍾商有楊柳枝曲仍是七字四句詩與劉白及五代諸子所製並同但每句下各增三字一句此乃唐時和聲如竹枝漁父今皆有和聲也舊詞多側字起頭平字起頭者十之一二今詞盡皆側字起頭第三句亦復側字起聲度差穩耳

麥秀兩岐文酒清話云唐封舜臣性輕佻德宗時使湖南道經金州守張樂燕之執盃索麥秀兩岐曲樂工不能封謂樂工曰汝山民亦合聞大朝音律守爲杖樂工復行酒封又索此曲樂工前乞侍耶畢一遍封爲唱徹衆已盡記於是終席動此曲封旣行守密寫曲譜言封燕席事郵筒中送與潭州牧封至潭牧亦張樂燕之倡優作襤褸數婦人抱男女筐筥歌麥秀兩岐之曲敘其拾麥勤苦之由封面如死灰歸過金州不復言矣今世所傳麥秀兩岐今在黃鍾宮唐尊前集載和凝一曲與今曲不類

己酉三月望日錢遵王假毛黼季汲古閣本校定誤闕惜家藏舊本少第二卷無從是正爲恨

乾隆己亥小春吳門陸紹曾據鍾人傑唐宋叢書本重校一過鍾本節刪過半益知此本爲佳耳金管齋書

碧雞漫志卷第五

碧雞漫志一卷

宋王灼撰灼有糖霜譜已著錄是編詳述曲調源流前七條爲總論述古初至唐宋聲歌遞變之由次列涼州伊州霓裳羽衣曲甘州胡渭州六么西河長命女楊柳枝喝䭾子蘭陵王虞美人安公子水調歌萬歲樂夜半樂河滿子凌波神荔枝香阿濫堆念奴嬌清平樂雨淋鈴菩薩蠻望江南麥秀兩岐文漵子後庭花鹽角兒凡二十八條一一溯得名之緣起與其漸變宋詞之沿革蓋三百篇之餘音至漢而變爲樂府至唐而變爲歌詩及其中葉詞亦萌芽至宋而歌詩之法漸絕詞乃大盛其時士大夫多嫺音律往往自製新聲漸增舊譜故一調或至數體一體或有數名其目幾不可殫舉又非唐及五代之古法灼作是編就其傳授分明可以考見者核其名義正其宮調以著倚聲所自始其餘晚出雜曲則不暇一一詳也迨金元院本既出併歌詞之法亦亡文士所作僅能按舊曲平仄循聲塡字自明以來遂變爲文章之事非復律呂之事併是編所論宮調亦莫解其說矣然其間正變之由猶賴以略得其梗槩亦考古者所必資也其辨霓裳羽衣曲爲河西節度使楊敬述所獻唐明皇爲之潤色援白居易鄭嵎詩註爲證一掃月宮妖妄之說又據譜謂是曲第一至第六疊皆無拍證唐史載王維論按樂圖霓裳第三疊初拍之僞持論極爲精核他如虞美人曲諸說名捌河滿子曲一事異詞者皆闕其所疑亦頗詳愼至念奴嬌偶以古人爲名亦猶戚氏之例本不出於天

寶灼特以當時誤稱唐曲而辨之理宜附錄不當雜列古曲之中鹽角兒既據嘉祐雜志謂出於梅堯臣則未可附於古曲且鹽乃曲名隋薛道衡集有昔昔鹽唐張鷟朝野僉載有突厥鹽可以互證乃云市鹽得於紙角上已爲附會且紙角幾許乃能容一曲譜亦不近事理是則泛濫及之不免千慮之一失矣

碧雞漫志一卷

胡玉縉撰

至念奴嬌偶以古人爲名亦猶戚氏之例本不出於天寶灼特以當時誤稱唐曲而辨之理宜附錄不當雜列古曲之中鹽角兒既據嘉祐雜志謂出於梅堯臣則未可附於古曲且鹽乃曲名隋薛道衡集有昔昔鹽唐張鷟朝野僉載有突厥鹽可以互證乃云市鹽得於紙角上已爲附會且紙角幾許乃能容一曲譜亦不近事理是則泛濫及之不免千慮之一失矣

凌廷堪燕樂考原云碧雞漫志云理道要訣林鍾宮時號道調宮然今之林鍾宮即時號南呂宮而道調宮即古之仲呂宮也不知七宮起太簇則林鍾宮爲道調宮若依古起黃鍾則林鍾宮爲南呂宮仲呂爲道調宮此無足致疑者王晦叔蓋未之深考也又碧溪漫志理道要訣所載唐樂曲南呂商時號水調今曲水調歌乃中呂調而唐所謂南呂商則今俗呼中管林鍾商也又理道要訣凌波神一在南宮商云時號水調今南呂商則俗呼中管林鍾商也考南渡燕樂七商亦用黃鍾以下七律南呂商高於夷則商一律故謂之中管林鍾商若唐人所謂南呂商者乃馱指調晦叔蓋未之知耳據理道要訣所云水調乃南呂之別名非曲名也又碧溪漫志黃鍾羽則俗呼般涉調然理道要訣稱黃鍾羽時號黃鍾商調不可曉也今考唐及北宋七羽起南呂則林鍾羽爲黃鍾羽亦名黃鍾調南宋七羽起黃鍾則黃鍾羽爲般涉調理道要訣所謂黃鍾羽時號黃鍾商調盡誤衍一商字耳此無可疑者而王晦叔以爲不可曉殊則晦叔之於燕樂亦在影響之間非真知也又云七羽用太簇以下七律則林鍾羽爲正平調南宋用黃鍾以下七律則林鍾羽爲高平調碧溪漫志云林鍾羽時號平調今俗呼高平調蓋由此致誤不知平調高平調律名雖同而唐宋與南宋所當之位則異非一調也律名古今不同王晦叔尚爲其所眩元以後更何論乎

樂府指迷

張炎纂

寶顏堂訂正樂府指迷目錄

卷之上 張玉田述

詞源　製曲　句法　字面
虛字　清空　意趣　用事
詠物　節序　賦情　離情
令曲　雜論　五要

卷之下 陸輔之識

詞說　為對　警句　詞眼
單字　集虛　雙字缺　三字缺
人名缺

寶顏堂訂正樂府指迷卷之上

白雲散人西秦張玉田纂
華亭　仲醇陳繼儒
檇李　寓公高承埏　校

詞源

古之樂章樂府樂歌樂曲皆出于雅正粵自隋唐以來聲詩間為長短句至唐人則有尊前花間集迄于崇寧立大晟府命周美成諸人討論古音審定古調淪落之後少得存者由此八十四調之聲稍傳而美成諸人後增演慢曲引近或移宮換羽為三犯四犯之曲案月令為之其曲遂繁且美成負一代詞名所作詞渾厚和雅善于融化詩句于音譜又且間未有借可見其難矣作詞多效其體製失之軟媚而無所取此惟美成而然不能學也所可倣傚之詞獨一美成而已舊有刻本六十家詞可歌可誦者指不多屈中間如秦少游高竹屋姜白石史邦卿吳夢窗此數家格調不凡句法挺異俱能特立清新之意删削靡曼之詞自成一家各名于世作詞能取諸人之所長去其所短精加翫味像而為之豈不能與美成輩爭雄長哉余疎陋謭才昔在先人侍側聞楊守齋毛敏仲徐南溪諸公商榷音律嘗知緒餘故平生好為詞章用工幾四十年未見其進今老矣嗟古音之寥寥慮雅

詞之落落僭述管見類列于後與同志者商榷之

製曲

作慢詞看是甚題目先擇曲名然後命意命意既了思其頭何如起尾如何結方後選韻而後述曲最是過變不要斷了曲意須要承上接下如姜白石詞云曲曲屏山夜涼獨自甚情緒于過變則云西窗又吟暗雨此則曲之意不斷矣詞既成恐前後不相應或有重疊句意又恐字面麤疎即為修改改畢淨一本展之几案或貼之于壁少頃再觀必有未穩處如此改之又改方成無瑕之玉急于脫稾倦事修擇豈能無病不惟不能全美抑且未歌音韻作詩猶且旬鍛日煉況其詞乎

句法

詞中句法須要平妥精粹一曲之中安能句句高妙只要相搭襯副得去于好發揮筆力處極要用工不可輕放過讀之使人擊節可也如東坡詞云似花還似非花也無人惜從教墜又云春色三分二分塵土一分流水如美成風流子云鳳惺繡幃深幾許聽得理絲簧如史邦卿春雨云臨斷岸新綠生時是落紅帶愁流處如吳夢窗登靈岩云連呼酒上琴臺去秋與雲平閏九重云簾半捲帶黃花人在小樓姜白石揚

州漫云二十四橋仍在波心蕩冷月無聲此則平易中有句法

字面

句法中有字面蓋詞中有生硬字用不得須是深加鍛鍊字字敲打得響歌誦妥溜方爲本色語如賀方回吳夢窗皆善于煉字面者多于李長吉溫庭筠詩中來字面亦詞中之起眼處不可不留意也

虛字

詞與詩不同詞之句語有兩字有三字四字至七八字者若惟疊實字讀之且不通況付雪兒乎合用虛字呼喚一字如正但之類兩字如莫是又還之類三字如更能消最無端之類此等虛字却要用之得其所若用虛字句語自活必不質實觀者無掩卷之誚

清空

詞要清空不要質實清空則古雅峭拔質實則凝澀晦昧姜白石如野雲孤飛去留無迹吳夢窗如七寶樓臺眩人眼目拆碎下來不成片段此清空質實之說又如聲聲慢云檀欒金碧婀娜蓬萊浮雲不蘸芳洲前八字恐亦太澁如唐多令云何處合成愁離人心上秋縱芭蕉不雨也颼颼都道晚涼天氣好明月怕登樓把前事夢中休花閒煙水流燕辭歸尚淹留垂柳不縈裙帶住謾長是繫行舟此詞疎快不質實如是集中者尚有惜不多見白石如疎影暗香揚州慢一萼紅琵琶仙探春春歸淡黃柳等曲不惟清虛且又騷雅讀之使人神觀飛越

意趣

詞以意爲主要不蹈襲前人語如東坡中秋水調歌云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夏夜洞仙歌云冰肌玉骨自清涼無汗王荊公金陵桂枝香云登臨送目正故國晚秋天氣初肅千里澄江如練翠峰如簇征帆去棹殘陽裏背西風酒旗斜矗綵舟雲淡星河鷺起畫圖難足嘆往昔豪華競逐悵門外樓頭悲恨相續千古憑高對此謾嗟榮辱六朝舊事隨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綠至今商女時時尚歌后庭遺曲姜白石賦梅云舊時月色是幾番照我梅邊吹笛疎影云苔枝綴玉有翠禽小小枝上同宿此數詞皆清空中有意趣無筆力者未易到

用事

詞中用事最難要緊著題融化不澁如東坡永遇樂云燕子樓空佳人何在空鎖樓中燕用張建封事白石疎影云猶記深宮舊事那人正睡裏飛近蛾綠用壽陽事又云昭君不慣胡沙遠但惜江南江北想珮環月下歸來化作此花幽獨用少陵詩此皆用事不爲所使

詠物

詩難于詠物詞爲尤難體認稍真則拘而不暢摹寫差遠則晦而不明要須收縱聯密用事合題一段意思全在結尾斯爲絕妙如史邦卿東風第一枝詠春雪云巧翦蘭心偷粘草甲春雨云做冷欺花將烟困柳千里偷催春暮盡日冥迷愁裏欲飛還住驚粉重蝶宿西園喜泥潤燕歸南浦最妨他佳約風流鈿車不到杜陵路沉沉江上望極還被春潮晚急難尋官渡隱約遙峰和淚謝娘眉嫵臨斷岸新綠生時是落紅帶愁流處記當日門掩梨花翦燈深夜語雙雙燕詠題云過春社了度簾幕中間去年塵冷白石齊天樂賦促織云庾郎先將白吟詩賦淒淒更聞私語露濕銅鋪苔侵石井都是曾聽伊處哀音似訴正思婦無眠起尋機杼曲曲屏山夜涼獨自甚情緒西窗又吹暗雨爲誰頻斷續相和砧杵候館吟秋離宮弔月別有傷心無數豳詩漫與笑籬落呼燈世間兒女寫入素絲一聲聲更苦皆全章精粹所詠瞭然在目且不留滯于物至于劉改之詠指甲詞沁園春銷薄春冰碾輕寒玉漸長漸彎見鳳鞋泥污偎人強剔龍涎香斷撥火輕翻學撫瑤琴時時復剪更掬水魚鱗波底寒纖柔處試摘花香滿鏤棗成班有時將粉淚偷彈記切玉曾交柳傳看算恩情相着搔便玉

體歸期倦數劃遍闌干每至相思沉吟處又斜倚朱脣皓齒間風流甚把仙郎暗掐不放春閑又詠小脚云洛浦凌波爲誰微步輕塵暗生記踏花芳徑亂紅不損步苔幽砌嫩綠無痕襯玉羅慳銷金樣窄載不起盈盈一段春嬉遊倦笑教人欵捻微褪些跟 有時自度歌聲悄不覺微尖點拍頻憶金蓮移換文鴛得侶繡裀催衮舞鳳輕分懊恨深遮牽情半露時出沒風前烟縷裙知何似一鉤新月淺碧籠雲此詞亦工麗但不可與前作同日語

節序

昔人詠節序不惟不多付之歌喉者類是率俗不過爲應時納佑之作所謂清明折桐花爛熳端午梅霖乍歇七夕炎光謝若律以詞家調度則皆未然豈如美成解語花詠元夕風消焰蠟露浥烘爐花市燈相射桂花流月纖雲散耿耿素娥欲下衣裳淡雅看楚女纖腰一把簫鼓喧闐人影參差滿路香飄麝 因念帝城放夜望千門如晝嬉笑游冶鈿車羅帕相逢處自有暗塵隨馬年光是也惟只見舊情衰謝清漏移飛蓋歸來從舞休歌罷史邦卿東風第一枝賦立春云艸脚愁回花心夢醒鞭香拂散牛土舊歌空憶朱簾翠箏倦題綵戶畫雞貼燕想立斷東風來處暗想一掬相思亂藏翠盤紅縷今夜覺夢迤秀句明日動探花芳緒寄槲沽酒人家欵約嬉遊伴侶憐他梅柳怎忍潤天街酥雨待過了一月燈期日日醉扶歸去黃鍾調喜遷鶯賦燈夕云月波疑滴望玉壺天近了無塵隔翠眼圈花冰絲織練黃道寶光相直自憐詩酒瘦難應接許多春色最無賴隨香燭曾伴狂客踪跡謾記約老了杜郎忍聽東風笛柳院燈疏梅廳雪在誰與細傾春碧舊情未定猶自學當年游歷怕萬一誤玉人夜寒簾隙如此等詞甚多不獨措辭精粹又且見時節風物之盛人家宴樂之詞 至如李易安永遇樂云不如向簾兒下聽人笑語此亦不自慚而以俚詞歌于坐花醉月之際似乎擊缶韶外良可嘆也

賦情

簸風弄月陶寫性情詞婉于詩蓋聲出鶯吭燕舌之間稍近乎情可也若鄰乎鄭衛與纏令何異焉如陸雪窗瑞鶴仙云臉霞紅印枕睡起來冠兒猶是不整屏間麝煤冷但眉山壓損淚珠彈粉堂深晝永燕交飛風簾露井恨無人與說相思近日帶圍寬盡 重有殘燈朱幌淡月紗窗那時風景陽臺路遠雲雨便無準待歸來先指花梢教看却把心期細問因循過了青春怎生意穩辛稼軒祝英臺近云寶釵分桃葉渡楊柳暗南浦怕上層樓十日九風雨斷腸片片飛紅都無人管憑誰勸啼鶯聲住 鬢邊覷試把花卜歸期才簪又重數羅帳燈昏哽咽夢中語是他春帶愁來春歸何處却不解帶將愁去皆景中帶情而存騷雅故其燕酣之樂別離之愁回文題葉之思峴首西湖之感一寓于詞若能屏去浮艷樂而不淫是亦漢魏之遺意

離情

春艸碧水春水綠波送君南浦傷如之何矧情至于離別哀怨必至苟能調感愴于融會中斯爲得矣白石琵琶仙云雙槳來時有人似舊曲桃根桃葉歌扇輕約飛花蛾眉正愁絕春漸遠汀洲自綠更添了幾聲啼鴂十里揚州三生杜牧前事休說又還是宮燭分烟奈愁裏匆匆換時節都把一襟芳思與空階榆莢千萬縷藏鴉細柳爲玉尊起舞回雪想 西出陽關故人初別秦少游八六子云倚危亭恨如芳草萋萋剗盡還生念柳外青驄別後水邊紅袂分時愴然暗驚 無端天與娉婷夜月一簾幽夢春風十里柔情怎奈向歡娛漸隨流水素絃聲斷翠綃香減那堪片片飛花弄晚濛濛殘雨籠晴正消凝黃鸝又啼數聲離情當如此作全在情景交煉得言外意又如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乃爲絕唱

令曲

詞之難于令曲如詩之難于絕句不過十數句一句一字閒不得末句最當留意有有餘不盡之意乃佳當以花間集中韋莊溫飛卿爲則又如延巳賀方回吳夢窗亦有妙處至若陳簡齋杏花疎影裏吹笛到天明之句眞是自然而然大抵前輩不留意于此有一兩曲膾炙人口餘多譍乎率易近代詞人却有用力于此者倘以爲專門之學者亦詞家之射鵰手

雜論

詞之語句太寬則容易太工則苦澁如起頭八句相對中間八句相對却須用工着一字眼如詩眼一同若八字既工下句便合少寬庶不窒塞約莫太寬易又着一句工緻者便精粹此詞中之關鍵也

詞不可强和人韻若倡者曲韻寬平庶可賡和若韻險又爲人所先而必欲牽强賡和則句意安能融貫未盡苦思未見有全妥溜者東坡和張質夫楊花水龍吟起句便合讓東坡一頭地況後片愈出愈奇眞是壓倒今古吾輩倘遇險韻不若祖其元韻隨意換易或韻苓之亦古人三不和之說大詞之料可以斂爲小詞小詞之料亦可以展爲大詞是必一句引爲兩三句或引他意入來捏合成章必無一唱三嘆如少游龍水吟小樓連苑橫空下窺繡轂雕鞍驟稍且不免東坡誚

近代詞如陽春白雪集如絕妙詞選亦有可觀但所取不甚精一豈若周草窗所選絕妙好詞爲精粹惜此板不存墨本亦有好事者藏之難莫難于壽詞倘盡言富貴則塵俗盡言功名則諛佞言神仙則迂闊虛誕當總此三者而爲之無俗忌之詞不失其壽可也松椿龜鶴固所不避要化字面語意新奇

近代陳西麓所作平正亦有佳者詞欲雅而正志之所之一爲物所役則失其雅正之音耆卿伯可不必論雖美成亦有所不免如爲伊淚落如最苦夢魂今宵不到伊行如天便教人霎時廝見何妨又如伊尋消問息瘦損容光如許多煩惱只爲當時一餉留情所謂淳朴稍變如澆風矣

詩之賦梅惟和靖一聯而已世非無詩不能與之齊驅耳詞之賦梅惟白石暗香疎影二曲前無古人後無來者自立新意眞爲絕唱太白云眼前有景道不得崔灝題詩在上頭誠哉言也東坡如水龍吟詠龍笛詠楊花人過秦樓洞仙歌卜算子等作皆清麗舒徐高出人表哨徧一曲隱括歸去來辭更是精妙周秦諸人所不能到辛稼軒劉改之作豪氣詞非雅詞也于文章議論餘暇戲筆墨爲長短之詩句耳元遺山極稱辛稼軒詞及觀遺山詞深于用事精于煉句風流醞藉處不減周秦如雙蓮雁丘等妙在摸寫情意立意高遠初無稼軒詞家邁之氣豈遺山欲表而出之故耳

楊誠齋作詞五要

作詞之要有五第一要擇腔腔不韻則勿作如塞翁吟之衰颯帝臺春之不順隔浦蓮之奇煞鬭百花之無味是也

第二要擇律律不應則不美如十一月須用正宮元宵詞必用仙呂宮爲宜也

第三要韻詞按譜自古作詞能依句者少依譜用字百無一二詞若歌韻不協奚取哉或謂善歌者能融化其字則無疵殊不詳製作轉折用或不當則失律正旁偏側凌犯他宮非復本調矣

第四要隨律押韻如越調水龍吟商調二郎神皆用平入聲韻古調俱押去聲所以轉折乖異或不詳之則乖音律者反稱賞之是其解頤而啓齒也

第五要立新意若用前人詩詞句爲之此蹈襲無足奇者須作不經人道語或翻前人意便覺出奇或祗能煉字才誦數過便無精神不可不知也須忌三重四同始爲具美

寶顏堂訂正樂府指迷卷之上 終

寶顏堂訂正樂府指迷卷之下

元 陸輔之 著

明 陳繼儒 高承埏 校

詞旨

或謂予從樂笑翁遊深達奧旨製度所法余從其言命部暫作詞旨語近而明法簡而要易于入室或曰筆而去唯陸輔之識

詞說

命意貴遠用字貴便造語貴新煉字貴響古人詩有翻按法詞亦然詞不用雕刻刻則傷氣務在自然周清真之典麗姜白石之騷雅史梅溪之句法吳夢窗之字面取四家之所長去四家之所短此翁之要訣學者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不可與俗人言可與知者道對句好可得起句好難得收拾全藉出場凡觀詞須先識古今體製雅俗脫出宿生塵腐氣然後知此語咀嚼有味新王孫韓綺字亦顏雅有才思常學詞于樂笑翁一旦與周公瑾父買舟西湖泊荷花而飲酒杯半公瑾舉似亦頗學詞之意翁指花云蓮子結成花自落

詞云清空二字亦一生受用不盡指迷之妙盡在是矣學者必在心傳耳傳以心會意有悞入處然須跳出窠臼外時出新意自成一家若屋下架屋則爲人之臣僕矣

製詞家布製停勻血脈貫穿過片不可斷意如常山之蛇救首救尾沈伯時樂府指迷多有好處中間一兩段亦非詞家之語

屬對

小雨分山斷雲籠口（日不伐 探春）　烟橫山腹鴈點秋容（吳叔 假嶽）　問竹平安點花番次（徐淵）梯　柳蘇晴故溪欹雨（天成清）　虛閣籠雲小簾通月（白石法曲 獻仙音）　蟬碧勾花雁紅攢月（丁夢菴 前調）　落葉霞飄敗窗風咽（吳夢窗 全）　風泊波驚露零秋冷（秋崖 白蓮 前人）　花匣么絃象奩雙陸（陸園扇 法曲獻仙音）　珠蹙花輿翠翻蓮額（紫木香）　汗粉難融袖香新竊（同上）　種石生雲移花帶月（翁處靜 樂天）　浦沉雲空山掛雨（史邦卿 綺羅香）　畫裏移舟詩邊就夢（同上 齊天樂）　硯凍凝花香寒散霧（周草窗 同調）　疏綺籠寒淺雲棲月（丁宏菴）　馬橋空移舟岸易（黃雪溪 全）　竹深水遠臺高石出（盧梅川）香　耳沾袖粉甲留痕（去姬復來）　就船換酒隨地攀花（梅川）　調雨爲酥催冰做水（王清叟）做　冷欺花將烟困柳（史邦卿 春雨）　巧剪蘭心偷粘草甲　蘿袖分香翠綃封淚（陳蕭人 春雪）　池面冰膠墻腰雪老（白石）　枕簟邀涼琴書換日（全）　薄袖禁寒輕妝媚晚（花翁）　倒葦沙閑枯蘭洲冷（方竹屋）　綠芰擎霜黃花招雨　紫曲迷香

緑窗夢月　李貫房　暗雨敲花柔風過柳　霜
杵敲寒風燈搖夢　吳夢窗　盤絲繫腕巧篆垂
簪　重午　翠葉垂香玉容消酒　姜白石　金谷
移春玉壺貯煖　張斎問茶花　擁石池臺約花欄檻
全　問月賒晴憑春買夜　丁湖南　醉墨題香
閑簫弄玉　周草窗

樂笑翁奇對

隨花覓石就泉通沼　掃花游　斷碧分山空簾
剩月　夢寒窗　沙淨艸枯水平天遠　解連環
接葉巢鶯平波捲絮　高陽臺　晴光轉樹曉氣
分嵐　聲聲慢　鶴響天高水流花淨　壺中天
料理琴書夷猶今古　真珠簾　欹竹門深移花
檻小　一萼紅　掃花尋逕撥葉通池　全　亂雨
敲春深烟帶晚　瑣窗寒　開簾過雨隔水呼燈
憶舊游　浪捲天浮山邀雲去　壺中天　岸角
衝波籬根愛葉　湖月　波蕩蘭觴鄰分杏酪　慶
春宮　雲狹山輝柳分溪影　法曲獻仙音　荷衣消
翠蕙帶餘香　聲聲慢　淺草朝霜融泥本燕　慶
清朝　香尋古字譜掐歌聲　甘州　行歌趁月
喚酒延秋　[illegible]花　穿花覓路傍柳尋隣　高陽
臺　門當竹逕路傍臺城　風絲濕霧扇錦翻
桃　四花整蘭借柳維船　華胥引

警句

閒來彈鵲又攪碎一簾花影　清平樂二郎神

艇足不來馬蹄難駐門掩一庭芳景　全　霜
吸西江細斟北斗萬象爲賓客扣舷獨笑不知
今夕何夕　念奴嬌　花影吹笙滿地淡黃月　石
湖醉落魄　寒光庭下水連天飛起沙鷗一片
丹陽湖西江月　涼滿北窗休共軟紅說　並全
燈花結片時春夢江南天闊　惟有兩行低雁
知人倚畫樓月　並全前人　人在烟紅溫翠　趙
醉林上元　波底夕陽紅濕　趙彥端謁金門
應把花卜歸期纔簪又重數　稼軒　是他春帶
愁來春歸何處却不解帶將愁去　翠銷香煖
雲屏更那堪酒醒　劉龍洲　燕子不歸花有恨
小院春深　蕭靖安　海棠影下子規聲裏立盡
黃昏　洪平齋　相思無處說相思笑把畫羅小
扇覓春詞　徐山民南柯子　妾心移得在君心
方知人恨深　前調　驚起半屏幽夢淡月啼鴉
劉小山清平樂　千樹壓西湖寒碧　白石暗香
波心蕩冷月無聲　全前人揚州慢　昭君不慣
胡沙遠但暗憶江南江北　全　牆頭喚酒誰問
信城南詩客岑寂高柳晚蟬說西風消息　全惜
紅衣　閱甚時同賦三十六陂秋色　全　冷香
飛上詩句　全念奴嬌　一般離思兩消魂馬上
黃昏樓上黃昏　劉小山一剪梅　絮飛春盡天
遠書沉日長人瘦　花氣　燭影搖紅　牡丹　臨
斷岸新綠生時是落紅帶愁流處記當日門掩

梨花剪燈深夜語　史邦卿綺羅香春雨　愁損
玉人日日畫闌獨凭　全雙飛燕　恐鳳鞋挑菜
歸來萬一灞橋相見　全東風第一枝　春雪
自憐詩酒瘦難應接許多春色　全喜遷鶯元夕
愁萬斛爲春瘦了怕春知　高竹屋　全人[illegible]
驚愁從夢更不管瘦卿心醉　全祝英臺近　悠
悠歲月天涯一分秋一分憔悴　張東澤桂枝香
落葉西風吹老幾番醒醉　全　露侵宿雨疎葉
淡月照人無寐　全　算只藕花知我意猶把紅
芳留客　全念奴嬌　春在賣花聲裏　王貫英行船
試花春雨濕晴　蔣蕭閒浣溪沙　負與蕭郎
眉語不知舞錯伊州　劉後村清平樂　何處消
魂初三夜月第四橋春　羅谷柳梢青　一硯梨
花雨　周草窗　薄倖東風薄情游子薄
命佳人　全柳梢青春感　怪別來胭脂慵傅
怪東風偷在杏梢　趙山臺戀繡衾　對菱花與說
相思看誰瘦損　陳西麓　清絕影也別
知心惟有月　蔣竹山霜天曉角　花開猶是十
年前人不似十年前後　丁宰　記取兒家碧雲隱
約紅霞直下小橋流水門前一樹桃花　李俏吾
清平樂　又是羊車過也月明花落黃昏　黃玉
林清平樂宮詞　遲呼酒上琴臺去秋與雲平　吳
夢窗甘州靈岩　簾半捲帶黃花人在小樓　全
南樓不恨吹橫笛恨曉風千里關山　全高陽臺落梅

玉奴最晚嫁東風來結梨花幽夢 仝清江月
綠陰青子老溪橋羞見東鄰嬌小 有梅 並仝 月落
盃空無影 仝齊天樂 不約舟移楊柳繫有綠
人映桃花見 仝鶯尋芳過舊妝 漸老芙蓉猶
自帶霜看 仝 不成又是教人恨待倩楊花去
問 月湖吉花天 珠簾捲上還重下怕東風吹
散歌聲 趙釣月風入松 燕子不來東風無語
又黃昏琴心不度春雲遠斷腸難托啼鵑夜深
猶倚垂楊二十四欄 陳西麓祈郡春 寄相思
偏倚柳枝待拆 尊前唱徹東風吹落絮飛
甚等閑半委東風半委小橋流水 張青閣桂鶴仙
待晴猶未又粉蝶兒住落花不去濕重尋香兩
翅怎知人一點新愁寸心萬里雲隱吟情閒遠
仝童中天 斷雲過雨花前歌扇梅邊酒盞 莫
事山木蘭吟 但良宵空有亭亭霜月作相思
伴又燕子銜來相思自道玉瘦不禁春病 湯西
村二郎神 宿粉殘香隨夢冷落花流水知天
遠 張壽芳 都將千里芳心十年幽夢分付一
聲啼鴂 祝英臺近 不妨綵筆銀箋翠樽水
管領一庭秋色 中秋 春在闌干咫尺 李賀
中天香閑明亭 明年今夜玉尊知醉何
處深掩梨花雨誰問東陽瘦 仝 採芳
猶夢外斜陽闌干倚遍恨楊柳
歌舞月拚廢春眠 李秋崖

浣溪沙 參差護晴窗戶 王前司 心期暗數
總寂寞當年酒籌花浦付春愁小樓今夜雨暗
粉疎紅爲誰勾注都負了燕約鶯期更闌却柳
烟花雨 張梅崖綺羅香 夢魂欲度蒼茫去怕
夢驚還被愁遮 草窗烏陽臺 休絃滿鬢影怕
綠窗年少人驚 仝柳花 花深深處柳陰陰處
一片笙歌 仝少年遊 一掬春情斜月杏花屋
王碧山醉殘落 採碎花心嚥碎淡黃害 仝
翠簟一池秋水半牀露半牀月 仝霜天曉角
恰是斷魂江上柳越春深越瘦 仝謁金門 一
室秋燈一庭秋雨更一聲秋鴈 仝醉蓬萊歸殘
山 昨宵風雨涼到木犀屏 趙元甫相思引
重見落冷楓紅舞 白石 黃簾綠幕蕭蕭夢燈
前幾換秋風 吳夢窗附宏巷 鴈風吹裂雲痕
小樓一縷斜陽影 丁夢窗水龍吟 清陰一架
類類蒲萄醉花碧 仝大公令 看画船盡入西
湖閑却半湖春日 西湖

樂笑翁警句

和雲流出空山年年淨洗花香不了 南浦春水
寫不成書只記得相思一點 解連環孤雁 縱
放些情意早瘦了梅花一半也知不作花看東
風何事吹散 探春雪霽 見說新愁如今也到
鷗邊 西湖 醒醉一乾坤 真珠簾 莫開簾怕
見飛花怕聽啼鵑 並仝 須待月許多都付與

秋 聲聲慢 幾日不來一片蒼雲未掃 掃花遊 十
春風不奈垂楊柳吹却絮雲多少 齊天樂 帶
天香吹動一身秋 甘州贈桂柳 茂樹石牀因
坐久又却被清風留住 慶宮春 恐不住低低
問春 仝 不知能聚愁多少 霜葉飛老妓

詞眼

燕嬌鶯姹 滿元貞 綠肥紅瘦 易安 寵柳嬌
花 仝 龍燈燃月 清真 醉雲醒月 夢窗 挑
雲研雪 碧山 柳昏花暝 梅溪 翠陰香遠 十
里 玉嬌香怨 竹屋 蝶凄蜂慘 守齋 柳腴
花瘦 西村 綃燕吟鶯 仝 燕昏鶯曉 秋崖
漁烟鷗雨 翠顰紅妬 可竹 愁胭恨粉 王笛
月約星期 周言為 雨今雲古 王留 恨烟顰
雨 東澤 燕寬鶯謎 梅心 愁羅恨綺 虛齋
移紅換紫 問菊 聯詩換酒 選歌試舞 雖
句歌引 三生春夢

單字集虛

任看正待乍怕縱問愛奈似但料想更算況悵
快早儘嗟憑歎方將未已應若莫念甚

兩字 缺

此本選任沈伯時樂府指迷之後古雅精妙
較是翰他一着也若新巧清媚是雖亦未可
少 元跋

寶顏堂訂正樂府指迷卷之下 終

四庫總目提要補正

樂府指迷一卷　　胡玉縉撰

舊本題宋張炎撰而附以楊萬里作詞五要五則

案此編乃陳繼儒改竄張炎詞源一書而襲用沈義父樂府指迷之名詳阮元揅經室外集詞源下又作詞五要爲楊守齋作守齋名纘字繼翁號守齋又號紫霞翁非楊萬里也

樂府指迷一卷

舊本題宋張炎撰炎有山中白雲詞已著錄陳繼儒續祕笈載此書題曰西秦張玉田玉田者炎之別號西秦者炎祖張俊之祖貫實一人也其書分詞源製曲句法字面虛字清空意趣用事詠物節序賦情離情令曲雜論十四篇而附以楊萬里作詞五要五則雜論中稱周草窗所選絕妙好詞惜版不存邃本亦有好事者藏之又稱元遺山極稱平稼軒詞殆成於北游大都之後歟續祕笈所刻以此書爲上卷而以陸輔之所續爲下卷陸書末有原跋曰此本還在沈伯時樂府指迷之後古雅精妙較是驗他一著云云考宋沈義父字伯時有樂府指迷一卷今載陳耀文花草粹編中顧但稱沈書而無一字及此書則此書晚出跋者未見龔翔麟刻山中白雲詞附載此書殆後人所增入非其舊也曹溶學海類編收此書較此本多一北軒居士跋其跋以胡震亨唐音癸籤與胡應麟詩藪合爲一書已極疏舛又收金粟頭陀製曲十六觀一卷後有睡菴居士跋金粟頭陀元顧阿瑛睡菴居士明湯賓尹也而其文全鈔此書惟每條之末增製曲者當作此觀一句語語雷同竟不一檢尤可怪矣

詞源目錄

卷上
五音相生　陽律陰呂合聲圖
律呂隔八相生圖　律呂隔八相生
律生八十四調　古今譜字
四宮清聲　五音宮調配屬圖
十二律呂　管色應指字譜
宮調應指譜　律呂四犯
結聲正訛　謳曲指要
卷下
音譜　拍眼　製曲
句法　字面　虛字
清空　意趣　用事
詠物　節序　賦情
離情　令曲　雜論
五要

詞源卷上

西秦玉田張炎叔夏編

五音相生

宮屬土君之象為信徵所生其聲濁生數五成數十（中宮也居中央暢四方唱始施生為四聲之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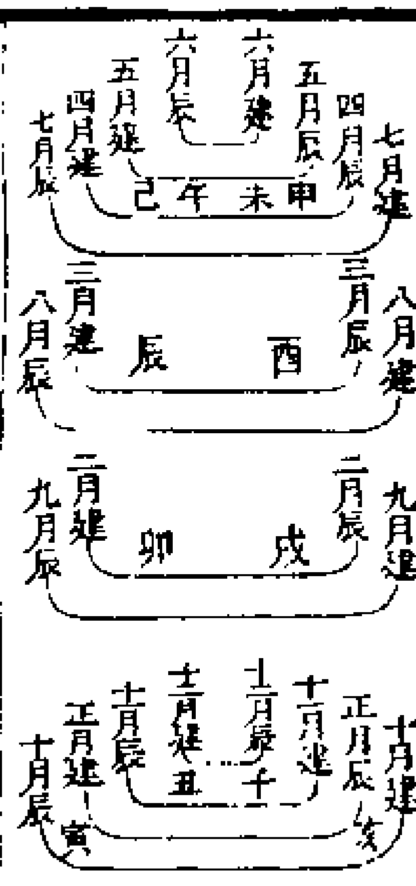
商屬金臣之象為義宮所生其聲次濁生數四成數九（商章也物成熟可章度也）

角屬木民之象為仁羽所生其聲半清半濁生數三成數八（角觸也物觸地而戴芒角也）

徵屬火事之象為禮角所生其聲次清生數二成數七（徵祉也物盛大而繁祉也）

羽屬水物之象為智商所生其聲最清生數一成數六（羽字也物聚藏宇覆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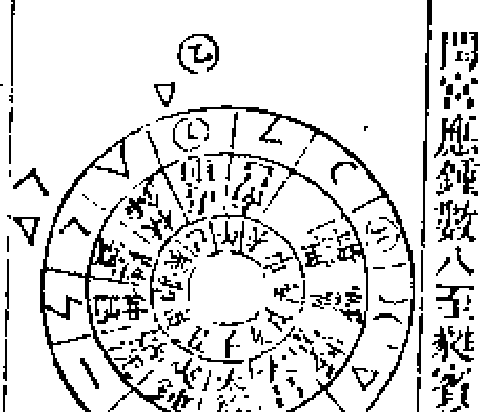
陽律陰呂合聲圖



聲生於日律生於辰日為十母甲乙角也丙丁徵也戊己宮也庚辛商也壬癸羽也辰為十二子六陽為律六陰為呂一曰黃鐘元開大呂二曰太簇二開夾鐘三曰姑洗三開仲呂四曰蕤賓四開林鐘五曰夷則五開南呂六曰無射六開應鐘此陰陽聲律之名也

律呂隔八相生圖

自黃鐘律為宮從本律數八至林鐘為徵林鐘數八至太簇為商太簇數八至南呂為羽南呂數八至姑洗為角姑洗數八至應鐘為閏宮應鐘數八至蕤賓為閏徵謂之七調



黃鐘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又曰黃者中也鐘者種也又曰黃者中和之氣

太簇所以金奏贊揚出滯也又曰言萬物簇生也又曰陽氣既大奏地而達出也顏氏曰奏進也又曰萬物始大湊地而出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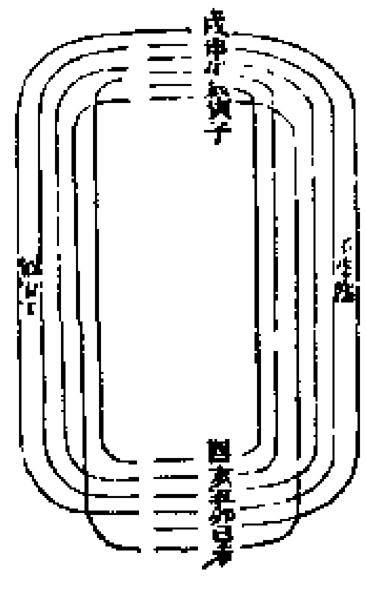
姑洗所以修潔百物考神納賓也又曰萬物洗生又曰姑必也洗潔也言陽氣洗物必使之潔也又曰姑者故也洗者鮮也萬物去故就新莫不鮮明也

蕤賓所以安靖神人獻酬交酢也又曰陰氣幼少故曰蕤萎陽不用事故曰賓又曰蕤繼也賓導也言陽始導陰氣使繼萬物也又曰蕤者下也賓者敬也言陽氣上

極陰氣始賓敬也
夷則所以詠歌九則平民無貳也又曰言陰氣之賊萬物也又曰則法也言陽氣正法度使陰氣夷當傷之物也又曰夷傷也則法也萬物始傷被刑法也
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也
大呂助宣物也又曰呂旅也言陰氣大旅助黃鍾宣氣而牙物也
夾鍾出四隙之細也又曰言陰陽相夾廁也又曰言陰氣夾助太簇宣四方之氣而出種物也

中呂宣中氣也又曰言萬物盡旅而西行也又曰言微陰始起未成著於其中旅助姑洗宣氣齊物也又曰言陽氣將極中充大也
林鍾和展百事俾莫不任肅純恪也又曰林君也言陰氣受任助蕤賓君主種物使長大楙盛也又曰言萬物成則氣林林然又曰林者衆也言萬物成熟種類多也
南呂贊揚秀也又曰言萬物之旅入藏也又曰言陰氣旅助夷則任成萬物也又曰南任也言陽氣尚任包大生薺麥也
應鍾均利器用俾應復也又曰陽氣之應不用事也又曰言陰氣應無射該藏萬物于十二子爲亥亥者該也言萬物應陽而動下藏也

氣始於冬至律本於黃鍾或損或益以生商角徵羽陽下生陰陰上生陽下生者倍其實三其法上生者四其實倍其法故黃鍾長九寸倍之爲十八三之爲六而生林鍾林鍾長六寸四之爲二十四三之爲八而生太簇之長此律呂損益相生之說也



律呂隔八相生

黃鍾爲父陽律三分損一下生林鍾 △ ∧
林鍾爲母陰呂三分益一上生太簇 ∧ 又
太簇爲子陽律三分損一下生南呂 又 ㄅ
南呂爲子妻陰呂三分益一上生姑洗 フ 一
姑洗爲孫陽律三分損一下生應鍾 一 八
應鍾爲孫妻陰呂三分益一上生蕤賓 八 ㄴ
蕤賓爲曾孫陽律三分損一下生大呂 ㄴ (又)
大呂爲曾孫妻陰呂三分益一上生夷則 (又) (フ)
夷則爲元孫陽律三分損一下生夾鍾 (フ) (一)
夾鍾爲元孫妻陰呂三分益一上生無射 (一) (八)

無射爲來孫陽律三分損一下生仲呂 (八) ㄅ
仲呂爲來孫妻陰呂三分益一上生黃鍾 ㄅ △

律生八十四調

宮	徵	商	羽	角	閏	變
黃	林	太	南	姑	應	蕤
大	夷	夾	無	仲	黃	林
太	南	姑	應	蕤	大	夷
夾	無	仲	黃	林	太	南
姑	應	蕤	太	夷	夾	無
仲	黃	林	太	南	姑	應
蕤	大	夷	夾	無	仲	黃
林	太	南	姑	應	蕤	大
夷	夾	無	仲	黃	林	太
南	姑	應	蕤	大	夷	夾
無	仲	黃	林	太	南	姑
應	蕤	大	夷	夾	無	仲

土 火 金 水 木 火 [illegible] 金

古今譜字

黃 大 太 夾 姑 仲 蕤 林 夷 南 無 應 黃清 大清 太清 夾清
合 四 下四 一 上 勾 尺 下工 工 下凡 凡 六 下五 五 一五

四宮清聲今雅俗祇用寄四宮清聲然與古不同

幺六字黃鍾清聲　　ㄋ下五字大呂清聲
(の)五字太簇清聲　　(ㄋ)高五字夾鍾清聲

五音宮調配屬圖

十二律呂各有五音演而爲宮爲調律呂之名總八十四分月律而屬之今雅俗祇行七宮十

二調而角不和協

黃鍾宮 俗名 正黃鍾宮 ⊗
黃 大雪中聲 子之氣　黃鍾商 大石調 ㄑ
黃鍾角 正黃鍾宮角 一
鍾 △ 幺 二字同用　黃鍾變 正黃鍾宮轉徵 L
黃鍾徵 正黃鍾宮正徵 ∧
宮 十一月陽律 冬至正聲　黃鍾羽 般涉調 7
黃鍾閏 大石角 八

大呂宮 俗名 高宮 ③
大 小寒中聲 丑之氣　大呂商 高大石調 ⊖
大呂角 高宮角 ㄣ
呂 ⊗ あ 二字同用　大呂變 高宮變徵 ∧
大呂徵 高宮正徵 ⑦
宮 十二月陰呂 大寒正聲　大呂羽 高般涉調 ⑪
大呂閏 高大石角 △

太簇宮 俗名 中管高宮 マ

太 立春中聲 寅之氣　太簇商 中管高大石調 一
太簇角 中管高宮角 L
簇 マ ⊘ 二字同用　太簇變 中管高宮變徵 ⊘
太簇徵 中管高宮正徵 ㇇
宮 正月陽律 雨水正聲　太簇羽 中管高般涉調 八
太簇閏 中管高大石角 ⊗

夾鍾宮 俗名 中呂宮 ⊖
夾 驚蟄中聲 卯之氣　夾鍾商 雙調 ㄣ
夾鍾角 中呂正角 ∧
鍾 ⊖ ⊛ 二字同用　夾鍾變 中呂變徵 7
夾鍾徵 中呂正徵 ⑪
宮 二月陰呂 春分正聲　夾鍾羽 中呂調 △
夾鍾閏 雙角 ヌ

姑洗宮 俗名 中管中呂宮 一
姑 清明中聲 辰之氣　姑洗商 中管雙調 L
姑洗角 中管中呂角 ①

洗 一一　姑洗變 中管中呂變徵 ⑪
姑洗徵 中管中呂正徵 八
宮 三月陽律 穀雨正聲　姑洗羽 中管中呂調 ③
姑洗閏 中管雙角 ⊖

仲呂宮 俗名 道宮 ㄣ
仲 立夏中聲 巳之氣　仲呂商 小石調 人
仲呂角 道宮角 7
呂 ㄣ　仲呂變 道宮變徵 ㄣ
仲呂徵 道宮正徵 △
宮 四月陰呂 小滿正聲　仲呂羽 正平調 マ
仲呂閏 小石角 一

蕤賓宮 俗名 中管道宮 L
蕤 芒種中聲 午之氣　蕤賓商 中管小石調 ⑦
蕤賓角 中管道宮角 ⑪
賓 L　蕤賓變 中管道宮變徵 △
蕤賓徵 中管道宮正徵 ③

宮 五月陽律 夏至正聲　蕤賓羽 中管正平調 ⊖
蕤賓閏 中管小石角 ㄣ

林鍾宮 俗名 南呂宮 △
林 小暑中聲 未之氣　林鍾商 歇指調 7
林鍾角 南呂角 八
鍾 人　林鍾變 南呂變徵 ㄨ
林鍾徵 南呂正徵 マ
宮 六月陰呂 大暑正聲　林鍾羽 高平調 一
林鍾閏 歇指角 L

夷則宮 俗名 仙呂宮 ⑦
夷 立秋中聲 申之氣　夷則商 商調 ⑪
夷則角 仙呂角 △
則 ⑦　夷則變 仙呂變徵 ヌ
夷則徵 仙呂正徵 ⊖
宮 七月陽律 處暑正聲　夷則羽 仙呂調 ㄣ
夷則閏 商角 人

南呂宮 俗名 中管仙呂宮 7
南 白露中聲 酉之氣　南呂商 中管雙調 八
南呂角 中管仙呂角 ⊗
呂 7　南呂變 中管仙呂變徵 ⊖
南呂徵 中管仙呂正徵 一
宮 八月陰呂 秋分正聲　南呂羽 中管仙呂調 L
南呂閏 中管仙角 ⑦

無射宮 俗名 黃鍾宮 ⑪
無 寒露中 戌之氣 無射商 越調 △
無射角 黃鍾角 ㄱ
射⑪ 無射變 黃鍾變徵 ㄠ
無射徵 黃鍾正徵 ㄅ
宮 九月霜降 陽律正聲 無射羽 羽調 八
無射閏 越角 ㄱ

應鍾宮 俗名 中管黃鍾宮 八
應 立冬中 亥之氣 應鍾商 中管越調 ㊂
應鍾角 中管黃鍾角 ㊀
鍾八 應鍾變 中管黃鍾變徵 ㄠ
應鍾徵 中管黃鍾正徵 ㄴ
宮 十月小雪 陰呂正聲 應鍾羽 中管羽調 ⑦
應鍾閏 中管越調 ⑪

管色應指字譜

ㄠ六 リ凡 フ工 人尺 ㄅ上 一一 マ四 ㄴ勾 △合 あ五
ゆ尖一 纱尖上 ㄈ尖尺 吠尖工 力住 リ掣 ㄅ折 人大凡 り打

宮調應指譜

七宮

黃鍾宮リ 仙呂宮ㄅ 正宮△ 高宮あ 南呂宮人 中呂宮一 道宮ク

十二調

大石調ス 小石調人 般涉調ㄥ 歇指調フ 越調ㄠ 仙呂調△ 中管調ク 正平調マ 高平調一 雙調ㄅ 黃鍾羽人 商調リ

律呂四犯

宮犯商	商犯羽	羽犯角	角歸本宮
黃鍾宮	無射商	夾鍾羽	無射閏
大呂宮	應鍾商	姑洗羽	應鍾閏
太簇宮	黃鍾商	仲呂羽	黃鍾閏
夾鍾宮	大呂商	蕤賓羽	大呂閏
姑洗宮	太簇商	林鍾羽	太簇閏
仲呂宮	夾鍾商	夷則羽	夾鍾閏
蕤賓宮	姑洗商	南呂羽	姑洗閏
林鍾宮	仲呂商	無射羽	仲呂閏
夷則宮	蕤賓商	應鍾羽	蕤賓閏
南呂宮	林鍾商	黃鍾羽	林鍾閏
無射宮	夷則商	大呂羽	夷則閏
應鍾宮	南呂商	太簇羽	南呂閏

以宮犯宮爲正犯以宮犯商爲側犯以宮犯羽爲偏犯以宮犯角爲旁犯以角犯宮爲歸宮周而復始

姜白石云凡曲言犯者謂以宮犯商商犯宮之類如道調宮上字住雙調亦上字住所住字同故道調曲中犯雙調或雙調曲中犯道調其他準此唐人樂書云犯有正旁偏側宮犯宮爲正宮犯商爲旁宮犯角爲偏宮犯羽爲側此說非也十二宮所住之字各不同不容相犯十二宮特可以犯商角羽耳

結聲正訛

商調是リ字結聲用折而下若聲直而高不折則成ㄠ字卽犯越調

仙呂宮是フ字結聲用平直而微折而下則成リ字卽犯黃鍾宮

正平調是マ字結聲用平直而去若微折而下則成ㄅ字卽犯仙呂調

道宮是ㄴ字結聲要平下若太下而折則帶人一聲卽犯中呂宮

高宮是あ字結聲要清高若平下則成リ字犯大石微高則成ㄠ字是正宮

南呂宮是人字結聲要平而去若折而下則成一字卽犯高平調

右數宮調腔韻相近若結聲轉入別宮調之走腔若高下不拘乃是諸宮別調矣

謳曲旨要

歌曲令曲四指勻 破近六均慢八均
官拍艷拍分輕重 七敲八指靸中清
大頓聲長小頓促（頓都昆切） 小頓才斷大頓續
大頓小住當韻住 丁住無牽逢合六
慢近曲子頓不疊 歌颯連珠疊頓聲
反掣用時須急過 折拽悠悠帶漢音
頓前頓後有敲拍 聲拖字拽疾爲勝
抗聲特起直須高 抗與小頓皆一指
腔平字側莫參商 先須道字後還腔
字少聲多難過去 助以餘音始遶梁
忙中取氣急不亂 停聲待拍慢不斷
好處大取氣流連 拗出少入氣轉換
哩字引濁囉字清 住乃哩囉頓唆哈
大頭花拍居第五 疊頭艷拍在前存
舉末輕圓無磊塊 清濁高下縈縷比
若無含韻強抑揚 卽爲叫曲念曲矣

詞源　卷上

詞源卷上

譚瑩玉生覆校

詞源卷下

西秦玉田張炎叔夏編

古之樂章樂府樂歌樂曲皆出於雅正粵自隋唐以來聲詩間爲長短句至唐人則有尊前花間集迄於崇寧立大晟府命周美成諸人討論古音審定古調淪落之後少得存者由此八十四調之聲稍傳而美成諸人又復增演慢曲引近或移宮換羽爲三犯四犯之曲按月律爲之其曲遂繁美成負一代詞名所作之詞渾厚和雅善於融化詩句而於音譜且間有未諧可見其難矣

作詞者多效其體製失之軟媚而無所取此惟美成爲然不能學也所可倣傚之詞豈一美成而已舊有刊本六十家詞可歌可誦者指不多屈中間如秦少游高竹屋姜白石史邦卿吳夢窗此數家格調不侔句法挺異俱能特立清新之意刪削靡曼之詞自成一家各名於世作詞者能取諸人之所長去諸人之所短精加玩味象而爲之豈不能與美成輩爭雄長哉余疏陋譾才昔在先人侍側聞楊守齋毛敏仲徐南溪諸公商榷音律嘗知緒餘故生平好爲詞章用功踰四十年未見其進今老矣嗟古音之寥寥慮雅詞之落落僭述管見類列於后與同志者商略之

音譜

詞以協音爲先音者何譜是也古人按律製譜以詞定聲此正聲依永律和聲之遺意有法曲有五十四大曲有慢曲若曰法曲則以倍四頭管品之即篳篥也其聲清越大曲則以倍六頭管品之其聲流美即歌者所謂曲破如望瀛如獻仙音乃法曲其源自唐來如六幺如降黃龍乃大曲唐時鮮有聞法曲有散序歌頭音聲近古大

曲有所不及若大曲亦有歌者有譜而無曲片數與法曲相上下其說亦在歌者稱停緊慢調停音節方爲絕唱惟慢曲引近則不同名曰小唱須得聲字清圓以啞篳篥合之其音甚正簫則弗及也慢曲不過百餘字中間抑揚高下丁抗掣拽有大頓小頓大住小住打掯等字眞所謂上如抗下如墜曲如折止如槁木倨中矩句中鉤纍纍乎端如貫珠之語斯爲難矣

先人曉暢音律有寄閒集旁綴音譜刊行於世每作一詞必使歌者按之稍有不協隨卽改正曾賦瑞鶴仙一詞云捲簾人睡起放燕子歸來商量春事芳菲又無幾減風光都在賣花聲裏吟邊眼底被嫩綠移紅換紫甚等閒半委東風半委小橋流水　還是苔痕湔雨竹影留雲做晴猶未繫舟遊遲西湖上多少歌吹粉蝶兒撲定花心不去閒了尋香兩翅那知人一點新愁寸心萬里此詞按之歌譜聲字皆協惟撲字稍不協遂改爲守字乃協始知雅詞協音雖一字亦不放過信乎協音之不易也又作惜花春起早云瑣窗深深字意不協改爲幽字又不協再改爲明字歌之始協此三字皆平聲胡

爲如是蓋五音有脣齒喉舌鼻所以有輕清重濁之分故平聲字可爲上入者此也聽者不知宛轉遷就之聲以爲合律不詳一定不易之譜則曰失律矧歌者豈特忘其律抑且忘其聲字矣述詞之人若只依舊本之不可歌者一字塡一字而不知以訛傳訛徒費思索當以可歌者爲工雖有小疵亦庶幾耳

拍眼

法曲大曲慢曲之次引近輔之皆定拍眼蓋一曲有一曲之譜一均有一均之拍若停聲待拍方合樂曲之節

所以眾部樂中用拍板名曰齊樂又曰樂句即此論也南唐書云王感化善歌謳聲振林木繫之樂部爲歌板色後之樂棚前用歌板色二人聲與樂聲相應拍與樂拍相合按拍二字其來亦古所以舞法曲大曲者必須以指尖應節俟拍然後轉步欲合均數故也法曲之拍與大曲相類每片不同其聲字疾徐拍以應之如大曲降黃龍花十六當用十六拍前袞中袞六字一拍要停聲待拍取氣輕巧煞袞則三字一拍蓋其曲將終也至曲尾數句使聲字悠揚有不忍絕響之意似餘音遶梁

爲佳惟法曲散序無拍至歌頭始拍若唱法曲大曲慢曲當以手拍纏令則用拍板嘌唱諸公調則用手調兒亦舊工耳（此句疑有誤字）慢曲有大頭曲疊頭曲有打前拍打後拍拍有前九後十一內有四豔拍引近則用六均拍外有序子與法曲散序中序不同法曲之序一片正合均拍俗傳序子四片其拍頗碎故纏令多用之繼以慢曲八均之拍不可又非慢二急三拍與三臺相類也曲之大小皆合均聲豈得無拍歌者或斂袖或掩扇殊亦可哂唱曲苟不按拍取氣決是不均必無節奏是說非習於音者不知也

製曲

作慢詞看是甚題目先擇曲名然後命意命意既了思量頭如何起尾如何結方始選韻而後述曲最是過片不要斷了曲意須要承上接下如姜白石詞云曲曲屏山夜涼獨自甚情緒於過片則云西窗又吹暗雨此則曲之意脈不斷矣詞既成試思前後之意不相應或有重疊句意又恐字面麤疏即爲修改改畢淨寫一本展之几案間或貼之壁少頃再觀必有未穩處又須修改

至來日再觀恐又有未盡善者如此改之又改方成無瑕之玉倘急於脫稿遽爲事畢豈能無病不惟不能全美抑且未協音聲作詩者且猶旬鍛月鍊況於詞乎

句法

詞中句法要平妥精粹一曲之中安能句句高妙只要拍搭襯副得去於好發揮筆力處極要用工不可輕易放過讀之使人擊節可也如東坡楊花詞云似花還似非花也無人惜從教墜又云春色三分二分塵土一分流水如美成風流子云鳳閣繡幃深幾許聽得理絲簧如史邦卿春雨云臨斷岸新綠生時是落紅帶愁流處燈夜云自憐詩酒瘦難應接許多春色如吳夢窗登靈巖云連呼酒上琴臺去秋與雲平閏重九云簾半捲帶黃花人在小樓姜白石揚州慢云二十四橋仍在波心蕩冷月無聲此皆平易中有句法

字面

句法中有字面蓋詞中一箇生硬字用不得須是深加煆煉字字敲打得響歌誦妥溜方爲本色語如賀方回吳夢窗皆善於煉字面多於溫庭筠李長吉詩中來字

面亦詞中之起眼處不可不留意也

虛字

詞與詩不同詞之句語有二字三字四字至六字七八字者若堆疊實字讀且不通況付之雪兒乎合用虛字呼喚單字如正但甚任之類兩字如莫是還又那堪之類三字如更能消最無端又却是之類此等虛字却要用之得其所若能盡用虛字句語自活必不質實觀者無掩卷之誚

清空

詞要清空不要質實清空則古雅峭拔質實則凝澀晦昧姜白石詞如野雲孤飛去留無迹吳夢窗詞如七寶樓臺眩人眼目碎拆下來不成片段此清空質實之說夢窗聲聲慢云檀欒金碧婀娜蓬萊遊雲不蘸芳洲前八字恐亦太澀如唐多令云何處合成愁離人心上秋縱芭蕉不雨也颼颼都道晚涼天氣好有明月怕登樓　前事夢中休花空煙水流燕辭歸客尚淹留垂柳不縈裙帶住謾長是繫行舟此詞疏快却不質實如是者集中何有惜不多耳白石詞如疏影暗香揚州慢一萼

紅琵琶仙探春八歸淡黃柳等曲不惟清空又且騷雅讀之使人神觀飛越

意趣

詞以意爲主不要蹈襲前人語意如東坡中秋水調歌云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　轉朱閣低綺戶照無眠不應有恨何事長向別時圓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夏夜洞仙歌云冰肌玉骨自清涼無汗水殿風來暗香滿繡簾開一點明月窺人人未寢欹枕釵橫鬢亂　起來攜素手庭戶無聲時見疏星度河漢試問夜如何夜已三更金波淡玉繩低轉但屈指西風幾時來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換王荊公金陵懷古桂枝香云登臨送目正故國晚秋天氣初肅千里澄江似練翠峰如簇征帆去棹斜陽裏背西風酒旗斜矗綵舟雲淡星河鷺起畫圖難足　嘆往昔豪華競逐悵門外樓頭悲恨相續千古憑高對此謾嗟榮辱六朝舊事隨流水但寒煙衰草凝綠至今商女時時猶唱

後庭遺曲又白石暗香賦梅云舊時月色算幾番照我梅邊吹笛喚起玉人不管清寒與攀摘何遜而今漸老都忘却春風詞筆但怪得竹外疏花香冷入瑤席　江國正寂寂歎寄與路遙夜雪初積翠尊易泣紅萼無言耿相憶長記曾攜手處千樹壓西湖寒碧又片片吹盡也幾時見得疏影云苔枝綴玉有翠禽小小枝上同宿客裏相逢籬角黃昏無言自倚修竹昭君不慣胡沙遠但暗憶江南江北想佩環月夜歸來化作此花幽獨猶記深宮舊事那人正睡裏飛近蛾綠莫似春風不管盈盈早與安排金屋還教一片隨波去又却怨玉龍哀曲等恁時重覓幽香已入小窗橫幅此數詞皆清空中有意趣無筆力者未易到

用事

詞用事最難要體認著題融化不澀如東坡永遇樂云燕子樓空佳人何在空鎖樓中燕用張建封事白石疏影云猶記深宮舊事那人正睡裏飛近蛾綠用壽陽事又云昭君不慣胡沙遠但暗憶江南江北想佩環月夜歸來化作此花幽獨用少陵詩此皆用事不為事所使

詠物

詩難於詠物詞為尤難體認稍真則拘而不暢模寫差遠則晦而不明要須收縱聯密用事合題一段意思全在結句斯為絕妙如史邦卿東風第一枝詠春雪云巧翦蘭心偷黏草甲東風欲障新暖謾疑碧瓦難留信知暮寒較淺行天入鏡做弄出輕鬆纖軟料故園不捲重簾誤了乍來雙燕　青未了柳回白眼紅欲斷杏開素面舊遊憶著山陰後盟遂妨上苑熏爐重熨便放慢春衫針線恐鳳鞾挑菜歸來萬一灞橋相見緗羅香詠春雨云做冷欺花將煙困柳千里偷催春暮盡日冥迷愁裏欲飛還住驚粉重蝶宿西園喜泥潤燕歸南浦最妨他佳約風流鈿車不到杜陵路　沈沈江上望極還被春潮晚急難尋官渡隱約遙峯和淚謝娘眉嫵臨斷岸新綠生時是落紅帶愁流處記當日門掩梨花翦燈深夜語雙雙燕詠燕云過春社了度簾幙中間去年塵冷差池欲住試入舊巢相並還相雕梁藻井又軟語商量不定飄然快拂花梢翠尾分開紅影　芳徑芹泥雨潤愛貼地爭飛競誇輕俊紅樓歸晚看足柳昏花暝應自

棲香正穩便忘了天涯芳信愁損玉人日日畫闌獨凭白石暗香疏影詠梅云（前意趣門）齊天樂賦促織云庾郎先自吟愁賦淒淒更聞私語露溼銅鋪苔侵石井都是曾聽伊處哀音似訴正思婦無眠起尋機杼曲曲屏山夜涼獨自甚情緒　西窗又吹暗雨為誰頻斷續相和砧杵候館吟秋離宮弔月別有傷心無數豳詩漫與笑籬落呼燈世間兒女寫入琴絲一聲聲更苦此皆全章精粹所詠瞭然在目且不留滯於物至如劉改之沁園春詠指甲云銷薄春冰碾輕寒玉漸長漸彎見鳳鞋泥污偎人強剔龍涎香斷撥火輕翻學撫瑤琴時時欲翦更掬水魚鱗波底寒纖柔處試摘花香滿鏤棗成斑　時將粉淚偷彈記切玉曾教柳傳看算恩情相著搵便玉纖歸期暗數遍闌干每到相思沈吟靜處斜倚朱唇皓齒間風流甚把仙郎暗掐不放春閑又詠小腳云洛浦凌波為誰微步輕塵暗生記踏花芳徑亂紅不損步苔幽砌嫩綠無痕襯玉羅慳銷金樣窄載不起盈盈一段春嬉遊倦笑教人款捻微褪些跟　有時自度歌句悄不覺微尖點拍頻憶金蓮移換文鴛得侶繡裀

催袞舞鳳輕分懊恨深遮牽情半露出沒風前煙縷裙知何似似一鉤新月淺碧籠雲二詞亦自工麗但不可與前作同日語耳

節序

昔人詠節序不惟不多附之詞唱者類是率俗不過為應時納祜之聲耳所謂清明折桐花爛漫端午梅霖初歇七夕炎光謝若律以詞家調度則皆未然豈如美成解語花賦元夕云風銷焰蠟露浥烘爐花市光相射桂華流瓦纖雲散耿耿素娥欲下衣裳淡雅看楚女纖腰一把簫鼓喧人影參差滿路飄香麝　因念帝城放夜望千門如晝嬉笑遊冶鈿車羅帕相逢處自有暗塵隨馬年光是也惟只見舊情衰謝清漏移飛蓋歸來從舞休歌罷史邦卿東風第一枝賦立春云草腳愁蘇花心夢醒鞭香拂散牛土舊歌空憶珠簾綵筆倦題繡戶黏雞貼燕想立斷東風來處暗惹起一掬相思亂若翠盤紅縷　今夜覓夢池秀句明日動探花芳緒寄聲酤酒人家預約俊遊伴侶憐他梅柳怎忍潤天街酥雨待過了一月燈期日日醉扶歸去黃鍾喜遷鶯賦元夕云月

波疑滴望玉壺天近了無塵隔翠眼圈花冰絲織練黃道寶光相直自憐詩酒瘦難應接許多春色最無賴是隨香趁燭曾伴狂客　蹤跡謾記憶老了杜郎忍聽東風笛柳院燈疏梅廳雪在誰與細傾春碧舊情未定猶自學當年遊歷怕萬一悞玉人夜寒窗際簾隙如此等妙詞頗多不獨措辭精粹又且見時序風物之盛人家宴樂之同則絕無歌詞者（[illegible]）至如李易安永遇樂云不如向簾兒底下聽人笑語此詞亦自不惡而以俚詞歌於坐花醉月之際似乎擊缶韶外良可嘆也

賦情

簸弄風月，陶寫性情，詞婉於詩。蓋聲出於鶯吭燕舌之間，稍近乎情可也。若鄰乎鄭衛，與纏令何異也。如陸雪溪瑞鶴仙云：臉霞紅印枕，睡覺來冠兒還是不整。屏間麝煤冷，但眉峰壓翠，淚珠彈粉。堂深晝永，燕交飛風簾露井。恨無人說與，相思近日，帶圍寬盡。　重省殘燈朱幌，淡月紗窗，那時風景。陽臺路迥，雲雨夢便無準。待歸來先指花梢教看，却把心期細問。問因循過了青春，怎生意穩。　辛稼軒祝英臺近云：寶釵分，桃葉渡，烟柳暗南浦。怕上層樓，十日九風雨。斷腸片片飛紅，都無人管，倩誰勸啼鶯聲住。　鬢邊覷，試把花卜歸期，纔簪又重數。羅帳燈昏，哽咽夢中語。是他春帶愁來，春歸何處，却不解帶將愁去。　皆景中帶情，而存騷雅。故其燕酬之樂，別離之愁，回文題葉之思，峴首西州之淚，一寓於詞。若能屏去浮艷，樂而不淫，是亦漢魏樂府之遺意。

離情

春草碧色，春水綠波，送君南浦，傷如之何。矧情至於離，則哀怨必至。苟能調感愴於融會中，斯為得矣。白石琵琶仙云：雙槳來時，有人似舊曲桃根桃葉。歌扇輕約飛花，蛾眉正愁絕。春漸遠汀洲自綠，更添了幾聲啼鴂。十里揚州，三生杜牧，前事休說。　又還是宮燭分烟，奈愁裏匆匆換時節。都把一襟芳思，與空階榆莢。千萬縷藏鴉細柳，為玉尊起舞回雪。想見西出陽關，故人初別。秦少游八六子云：倚危亭。恨如芳草，萋萋剗盡還生。念柳外青驄別後，水邊紅袂分時，愴然暗驚。　無端天與娉婷。夜月一簾幽夢，春風十里柔情。怎奈向歡娛漸隨流水，素絃聲斷，翠綃香減，那堪片片飛花弄晚，濛濛殘雨籠晴。正銷凝，黃鸝又啼數聲。離情當如此作，全在情景交鍊，得言外意。有如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乃為絕唱。

令曲

詞之難於令曲，如詩之難於絕句，不過十數句，一句一字閒不得。末句最當留意，有有餘不盡之意始佳。當以唐花間集中韋莊、溫飛卿為則。又如馮延巳、賀方回、吳夢窗亦有妙處。至若陳簡齋杏花疏影裏，吹笛到天明之句，真是自然而然。大抵前輩不留意於此，有一兩曲膾炙人口，餘多鄰乎率。近代詞人却有用工於此者，倘以為專門之學，亦詞家之射鵰手。

雜論

詞之作必須合律，然律非易學，得之指授方可。若詞人方始作詞，必欲合律，恐無是理，所謂千里之程，起於足下，當漸而進可也。正如方得離俗為僧，便要坐禪守律，未曾見道，而病已至，豈能進於道哉。音律所當參究，詞章先宜精思，俟語句妥溜，然後正之音譜，二者得兼，則可造極元之域。今詞人纔說音律，便以為難，正合前說，所以望望然而去之。苟以此論製曲，音亦易諧，將于于然而來矣。

詞之語句，太寬則容易，太工則苦澁。如起頭八字相對，中間八字相對，卻須用功著一字眼，如詩眼亦同。若八字既工，下句便合稍寬，庶不窒塞。約莫寬易，又著一句工緻者，便覺精粹。此詞中之關鍵也。

詞不宜強和人韻，若倡者之曲韻寬平，庶可賡歌。倘韻險，又為人所先，則必牽強賡和，句意安能融貫。徒費苦思，未見有全章妥溜者。東坡次章質夫楊花水龍吟韻，機鋒相摩，起句便合讓東坡出一頭地，後片愈出愈奇，真是壓倒今古。我輩倘遇險韻，不若祖其元韻，隨意換易，或易韻答之，是亦古人三不和之說。

大詞之料，可以斂為小詞；小詞之料，不可展為大詞。若為大詞，必是一句之意引而為兩三句，或引他意入來，捏合成章，必無一唱三歎。如少游水龍吟云：小樓連苑橫空，下窺繡轂雕鞍驟。猶且不免為東坡見誚。近代詞人用功者多，如陽春白雪集，如絕妙詞選，亦自可觀，但所取不精一。豈若周草窗所選絕妙好詞之為精粹。惜此板不存，恐墨本亦有好事者藏之。

難莫難於壽詞，倘盡言富貴，則塵俗；盡言功名，則諛佞；盡言神仙，則迂闊虛誕，當總此三者而為之，無俗忌之辭，不失其壽可也。松椿龜鶴，有所不免，却要融化字面，語意新奇。

近代陳西麓所作本製平正，亦有佳者。

詞欲雅而正，志之所之，一為情所役，則失其雅正之音。耆卿、伯可不必論，雖美成亦有所不免，如為伊淚落，如最苦夢魂今宵不到伊行，如天便教人霎時得見何妨，如又恐伊尋消問息瘦損容光，如許多煩惱只為當時一晌留情，所謂淳厚日變成澆風也。

詩之賦梅，惟和靖一聯而已，世非無詩，不能與之齊驅耳。詞之賦梅，惟姜白石暗香、疏影二曲，前無古人，後無來者，自立新意，真為絕唱。太白云：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誠哉是言也。

美成詞只當看他渾成處，於軟媚中有氣魄，採唐詩融化如自己者，乃其所長；惜乎意趣却不高遠。所以出奇之語，以白石騷雅句法潤色之，真天機雲錦也。

東坡詞如水龍吟詠楊花詠聞笛又如過秦樓洞仙歌卜算子等作皆清麗舒徐高出人表哨遍一曲隱括歸去來辭更是精妙周秦諸人所不能到

秦少游詞體製淡雅氣骨不衰清麗中不斷意脈咀嚼無滓久而知味

晁無咎詞名冠柳琢語平帖此柳之所以易冠也

近代楊守齋精於琴故深知音律有圃法周美成詞與之游者周草窗施梅川徐雪江奚秋崖李商隱每一聚首必分題賦曲但守齋持律甚嚴一字不苟作遂有作詞五要觀此則詞欲協音未易言也

辛稼軒劉改之作豪氣詞非雅詞也於文章餘暇戲弄筆墨為長短句之詩耳元遺山極稱稼軒詞及觀遺山詞深於用事精於鍊句有風流醞藉處不減周秦如雙蓮雁邱等作妙在模寫情態立意高遠初無稼軒豪邁之氣豈遺山欲表而出之故云爾

康柳詞亦自批風抹月中來風月二字在我發揮二公則為風月所使耳

楊守齋作詞五要（守齋名纘字繼翁號守齋又號紫霞翁）

作詞之要有五第一要擇腔腔不韻則勿作如塞翁吟之衰颯帝臺春之不順隔浦蓮之寄煞鬬百花之無味是也

第二要擇律律不應月則不美如十一月調須用正宮元宵詞必用仙呂宮為宜也

第三要填詞按譜自古作詞能依句者已少依譜用字者百無一二詞若歌韻不協奚取焉或謂善歌者融化其字則無疵殊不知詳製轉折用或不當即失律正旁偏側淩犯他宮非復本調矣

第四要隨律押韻如越調水龍吟商調二郎神皆合用平入聲韻古詞俱押去聲所以轉摺怪異成不祥之音昧律者反稱賞之是真可解頤而啓齒也

第五要立新意若用前人詩詞意為之則蹈襲無足奇者須自作不經人道語或翻前人意便覺出奇或祗能鍊字誦纔數過便無精神不可不知也更須忌三重四同始為具美

詞源卷下　譚瑩玉生覆校

乙卯歲余以公事留杭數月而玉田張君來寓錢塘縣之學舍時主席方子仁始與余交道玉田來所自且憐其才而不知余與玉田交且舊也因相從款狎玉田為況落貲似余其故友張伯雨方為西湖福真觀修主聞之遂挽去子仁與余買小舟亞湖同為道客伯雨為設茗具饌盤旋日入而歸玉田嘗賦臺城路詠歸杭一詞錄此卷後其詞云當年不信江湖老如今歲華驚晚路改家迷花空蔭落誰識重來劉阮殊鄉頓遠甚猶帶羈懷雁凄蛩怨夢沓忘歸亂蒲煙浪片帆轉　閉門休歎故苑杖藜遊冶處蕭艾都遍雨色雲西晴光水北一洗悠然心眼行行漸懶快料理幽尋酒瓢詩卷賴有湖邊舊時鷗數點丁巳正月江村民錢良祐書

詞與辭字通用釋文云意內而言外也意生言言生聲聲生律律生調故曲生焉花間以前無集譜秦周以後無雅聲源遠而派別也西秦玉田張君著詞源上下卷推五音之數演六律之譜按月紀節賦情詠物自稱得聲律之學於守齋楊公南溪徐公淳祐景定間王邸侯館歌舞昇平居生處樂不知老之將至梨園白髮濞宮蛾眉餘情哀思聽者淚落君亦因是棄家客遊無方三十年矣昔柳河東銘姜祕書憫王孫之故態銘馬淑婦感謳者之新聲言外之意異世誰復知者覽茲詞卷撫几三歎牆東叟陸文圭跋

詞源二卷宋遺民張玉田撰玉田生詞與白石齊名詞之有姜張如詩之有李杜也姜張二君皆能按譜製曲是以詞源論五音均拍最為詳贍蓋謂樂府一變而為詞詞一變而為令令一變而為北曲北曲一變而為南曲今以北曲之宮譜考詞之聲律十得八九焉詞源所論之樂色管色即今笛色之六五上四合一凡也管色應指字譜七調之外若勾尖一小大上小大凡大住小住掣折大凡打乃吹頭管者換調之指法也宮調應指譜者七宮指法起字及指法十二調之起字也論拍眼云以指尖應節俟拍即今之三眼一板也花十六前袞中袞打前拍打後拍者乃今之起板收板正板贈板之類也樂色拍眼雖樂工之事然填詞家亦當究心若舍此不論豈能合律哉細繹是書律之最嚴者結聲字如商調結聲是凡字若用六字則犯越調學者以此類推可免走腔落調之病矣蓋聲律之學在南宋時知之者已尠故仇山村曰腐儒村叟酒邊豪興引紙揮筆動以東坡稼軒龍洲自況極其至四字沁園春五字水調七字鷓鴣天步蟾宮拊几擊缶同聲附和如梵唄如步虛

不知宮調為何物令老伶俊倡面稱好而竊笑是豈足與言詞哉近日大江南北盲詞啞曲塞破世界人人以姜張自命者亦無怪為伶倡所竊笑之耳竹垞詞客樂笑翁以故國王孫遭時不偶落拓遂自放於山水間於是寓意歌詞流連光景嗚咽掩抑倚為其身世盛衰之感山中白雲詞八卷實能冠絕流輩足與白石競響可謂詞家能象矣別有詞源二卷上卷研究聲律探本窮微下卷自音譜至雜論十五篇附以楊守齋作詞五要計十有六目元明收藏家均未著錄陳眉公祕笈祇載半卷誤以為樂府指迷又以陸輔之詞旨為樂府指迷之下卷至本朝雲間姚氏又易名為沈伯時承訛襲謬愈傳而愈失其真此帙從元人舊鈔謄寫誤者塗乙之錯者刊正之其不能臆改者姑仍之庶與山中白雲相輔而行讀者當審字以協音審音以定調引伸觸類各有會心洵倚聲家之指南也嘉慶庚午三月穀雨後五日澹生居士秦恩復跋

是書刻於嘉慶庚午閱十餘年而得戈子順卿所校本勘訂譌謬精嚴不苟自嘅前刻鹵莽幾誤古人以誤後學爰取戈本重付梓人公諸同好庶免魚魯之訛順卿名載吳縣人諸生博學無所不該兼工詞深於律呂之學得諸庭訓居多名父之子具有淵源顧丈澗蘋所誌戈孝子墓銘可以得其大略矣道光戊子八月詞隱老人再記

叔夏乃循王之裔宋史循王傳子五人琦厚顏正仁其後不可考淳熙間最著者為張鎡功甫史浩廣壽慧雲寺記稱鎡為循王曾孫石刻碑文後有鎡孫樞跋蓋以五行相生為世次之名者始於功甫功甫之子賞心樂

事稱為小庵主人而佚其名功甫之名從金金生水水生木小庵主人之子所以名樞也詞源下卷云先人曉暢音律有寄閒集旁綴音譜刊行於世曾賦瑞鶴仙一詞捲簾人睡起云云此詞乃張樞所作樞字斗南號雲窗一號寄閒老人與樞名皆從木是為弟兄行木生火故玉田生名炎也以張氏世系計之叔夏乃循王之六世孫矣清容贈玉田詩稱為循王五世孫誤矣特當日請御坊賜第甚隘功甫移居南湖而循王之子有居南園者有居新市者見南湖集中皆稱賜第近市湫隘而徙居他所耳斗南有壺中天一闋自注月夕登繪幅樓與筠房各賦一解繪幅樓在南湖之北閣乃功甫所居或者斗南為功甫之孫亦未可知也江藩又記

詞源

右詞源二卷宋張炎撰案炎字叔夏號玉田又號樂笑翁臨安人張循王五世孫宋亡後縱游浙東西落拓而卒工長短句鄧牧心伯牙琴稱其以春水詞得名人稱張春水孔行素至正直記稱其以孤雁詞得名人稱張孤雁厲樊榭山中白雲詞跋並引之其實玉田詞三百首幾於無一不工所長原不止此也樊榭論詞絕句第七首自注云玉田詞本其父寄閒翁翁名樞字斗南有詞在周草窗絕妙好詞中然玉田詞實有跨竈之興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惟白石老仙足與抗衡耳研究聲律

尤得神解故所著書類是為詞家圭臬是編為秦澹生太史所刻跋稱元明收藏家均未著錄從元人舊鈔賸稿云又絕妙好詞牋附錄厲樊榭跋有引張玉田樂府指迷語則樊榭與查蓮坡所見均非完本也然錢遵王讀書敏求記實已著錄稱上卷詳考律呂下卷泛論樂章凌廷堪燕樂考原亦曾引是書顧樊榭與蓮坡均未得見耶惟彭甘亭小謨觴館集徵刻宋人詞學四書啓紀其原委最詳稱究律呂之微窮分寸之要大晟樂府遺規可稽則白石道人歌曲海叔碧雞漫志而外惟詞源一書為之總統原本上下分編世傳樂府指迷即其下卷明陳仲醇續刊祕笈妄析全書之半刪改總序一篇冒用沈伯時樂府指迷之稱移甲就乙由是詞源之名訛為子目僞號甚焉則洞見癥結矣何勝國諸賢之輕於竄亂故籍也咸豐癸丑竹醉日南海伍崇曜跋

詞旨

陸輔之 著

詞旨

元 陸輔之 著

夫詞亦難言矣正取近雅而又不遠俗予從樂笑翁
遊深達奧旨製度所法因從其言命韶暫作詞旨語
近而明法簡而要俾初學易于入室云陸輔之識

詞說

命意貴遠用字貴便造語貴新煉字貴響古人詩有翻
案法詞亦然詞不用雕刻刻則傷氣務在自然周清眞
之典麗姜白石之騷雅史梅溪之句法吳夢窗之字面
取四家之所長去四家之所短此翁之要訣學者所謂
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不可與俗人言可與知者道對
句好可得起句好難得收拾全藉出場凡觀詞須先識
古今體製雅俗脫出宿生塵腐氣然後知此語咀嚼有
味斷王孫韓鑄字亦頗雅有才思嘗學詞于樂笑翁一
日與周公瑾父買舟西湖泊荷花而飲酒杯半公瑾舉
似亦頗學詞之意翁指花云蓮子結成花自落
詞云清空二字亦一生受用不盡指迷之妙盡在是矣
學者必在心傳耳傳以心會意有悟入處然須跳出窠
臼外時出新意自成一家若屋下架屋則爲人之賤僕
矣
製詞須布置停勻血脈貫穿過下不可斷意如常山之
蛇救首救尾沈伯時樂府指迷多有好處中間一兩段
亦非詞家之語

屬對

小雨分山斷雲籠日（田不伐探春）煙橫山腹雁點秋容（叔笑浮翁）
開竹平安點花番次（徐渭）釋柳蘇晴故溪歇雨（美成清平樂）
虛閣籠雲小簾通月（白石法曲獻仙音）蟬碧勾花雁紅攢月（丁夢窗秋）
（卷調）前落葉霞飄敗窗風咽（吳夢窗仝）風泊波驚霜零秋冷（秋晚）
（白運前入）花市么絃象匣雙陸（陸屬曲獻仙扇法香）珠璧花翼翠翻蓮
額（象香）木汗粉難融袖香新竊（同上）種石生雲移花帶月（竹山）
（靜天舟樂）斷浦沈雲空山掛雨（史邦卿綺羅香）畫裏移舟詩邊就夢
（同上天樂舟）硯凍凝花香寒散霧（周草窗同月）繫馬橋空移舟岸
易（黃溪雙仝）疏綺籠寒淺雲棲月（丁宏葵）竹深水遠臺高石出
（梅川）香苔沾袖粉甲痕（去塵復來）就船換酒隨地攀花（梅川）
調雨爲酥催冰作水（王沂孫）作冷欺花將煙困柳（邦卿春雨）巧
剪蘭心偷粘草甲（前人春雪）羅袖分香翠綃封淚（董書）池面
冰膠牆腰雪老（白石）枕簟邀涼琴書換日（仝）薄袖禁寒輕
妝媚晚（花翁）倒葦沙開枯蘭洲冷（方竹屋）綠芰擎霜黃花招
雨（仝）繁曲迷香綠窗夢月（李賞房）晴雨敲花柔風過柳（仝）
霜杵敲寒風燈搖夢（吳夢窗）盤絲繫腕巧篆垂簪（重午）翠葉
垂香玉容消酒（白石）金谷移春玉壺貯暖（寄閑）擁石
池臺約花欄檻（仝）間月賒晴憑春買夜（丁南湖）醉墨題香
閒簾弄玉（周草窗）

樂笑翁奇對

隨花藝石就泉通沼（掃花游）斷碧分山空簾剩月（瑣寒窗）沙
淨洗枯水平天遠（解連環）接葉巢鶯平波捲絮（高陽臺）晴光
轉樹曉氣分嵐（聲聲慢）鶴響天高水流花淨（臺城中天）料理琴
書夷猶今古（眞珠簾）款竹門深移花檻小（一萼紅）掃花尋逕
撥葉通池（仝）亂雨敲春深煙帶晚（瑣窗寒）閑簾過雨隔水
呼燈（聲聲慢）浪捲天浮山邀雲去（臺中天）岸角衝波籬根受
葉（湖月）波蕩蘭觴鄰分杏酪（慶春宮）雲映山嵐柳分溪影（法曲
獻仙音）荷衣消翠蕙帶餘香（聲聲慢）淺草朝霜融泥木燕（慶清朝）
香尋古字譜招歌聲（甘州）行歌趁月喚酒延秋（解語花）穿
花覓路傍柳尋鄰（聲聲慢）門當竹逕路管臺城（鬢絲渾）
霧扇鋪翻桃　因花整帽借柳維船（前同）

警句

閑來彈鵲又搜碎一簾花影（徐幹臣二郎神）雁足不來馬蹄難
駐門掩一庭芳景（仝前）盡吸西江細斟北斗萬象爲賓客
扣舷獨笑不知今夕何夕（念奴嬌）花影吹笙滿地淡黃月
（石湖醉落魄）寒光庭下水連天飛起沙鷗一片（片陽湖西江月）涼滿
北窗休共輭紅說（仝）燈花結片時春夢江南天闊（惟）
有兩行低雁知人倚畫樓月（仝）人在輭紅溫翠（趙醉林上元）
波底夕陽紅濕（趙虛齋仝門）應把花卜歸期纔簪又重數（祝英臺）
是他春帶愁來春歸何處卻不解帶將愁去（仝前）翠鈿香
燒雲屏更那時酒醒（劉龍洲）燕子不歸花有恨小院春深
（謝靜寄）海棠影下子規聲裏立盡黃昏（洪平齋）相思無處說
相思笑把畫羅小扇覓春詞（徐山民南柯子）妾心移得在君心
方知人恨深（劉鎮）驚起半屏幽夢淡月啼鴉（劉小山清平樂）千樹
壓西湖寒碧（白石暗香）波心蕩冷月無聲（仝揚州慢）前人昭君不慣
胡沙遠但暗憶江南江北（仝）牆頭喚酒誰問信城南詩
客岑寂高柳晚蟬報西風消息（仝惜紅衣）問甚時同賦三十
六陂秋色（仝）冷香飛上詩句（仝念奴嬌）一般離思兩消魂馬

上黃昏樓上黃昏（劉小山一剪梅）絮飛春盡天涯書沈日長人
瘦（花犯）燭影搖紅（牡丹）臨斷岸新綠生時是落紅帶愁流處
記當日門掩梨花剪燈深夜語（史邦卿綺羅香春雨）愁損玉人日
日畫欄獨凭（全雙飛燕）恐鳳鞋挑菜歸來萬一灞橋相見（全東
風第一枝春雪）自憐詩酒瘦難應接許多春色（全喜遷鶯元夕）愁萬斛
為春瘦了怕春知（高竹屋金人捧露盤梅）驚愁攪夢更不曾瘦郎
心醉（全祝英臺近）悠悠歲月天涯一分秋一分憔悴（張東澤桂枝香）
落葉西風吹老幾番醒醉（全）露侵宿雨疏簾淡月照人
無寐（全）算只藕花知我猶把紅芳留客（全念奴嬌）春在賣
花聲裏（王貴英夜行船）試花春雨湮晴（韓□問浪淘沙）貪與蕭郎屑語
不知舞錯伊州（劉後村清平樂賦妓）何處消魂初三夜月第四橋
春（□谷稍春柳）一硯梨花雨（周草窗點絳脣）薄倖東風薄情遊子薄
命佳人（全□□賦□花）春怪別來胭脂慵傅被東風偷在杏梢
（□山□綠衾）對菱花說與相思看誰瘦損（陸雲西瑞鶴仙）清絕影也
別知心惟有月（蕭山結梅天晚角梅）花開猶是十年前人不似十
年前後丁寧記取兒家碧雲隱約紅霞直下小橋流水
門前一樹桃花（尹□清平樂）又是羊車過也月明花落黃昏
（對玉林清平樂宮詞）連呼酒上琴臺去秋與雲平（吳夢窗甘州靈巖）龐半
捲帶黃花人在小樓（全）南樓不恨吹橫笛恨曉風千里
關山（全□□落梅）玉奴最晚嫁東風來結梨花幽夢（全清江月有約）
綠陰青子老溪橋羞見東鄰嬌小（全□）月落杯空無影（全）
（天樂）不約舟移楊柳繫有緣人映桃花見（全他芳過□鼓）漸老
芙蓉猶是帶霜看（全）不成又是教人恨待倩楊花去問
（川湖杏花天）珠簾捲上還重下怕東風吹散歌聲（趙釣月風入松）燕
子不來東風無語又黃昏琴心不度春雲遠斷腸難托
啼鴻夜深猶倚垂楊二十四欄（西湖□□春）寄相思偏付柳
枝待折　尊前唱徹東風吹落絮飛　甚等閒半委東

風半委小橋流水（張寄閒瑞鶴仙）待晴猶未又粉蝶兒佳落花
不去溼重尋香兩翅怎知人一點新愁寸心萬里雲隱
吟情閒遠（全壺中天）斷雲過雨花前歌扇梅邊酒盞（□□山水龍吟）
但良宵空有亭亭寶月作相思伴又燕子銜來相思自
道玉瘦不禁春病（湯西村二郎神）宿粉殘香隨步冷落花流水
知天遠（鶯序芳）都將千里芳心十年幽夢分付一聲啼鴂
（祝英臺近）不妨綠筆銀箋翠梅水　自曾領一庭秋色（中秋）春
在欄干咫尺（李篔房壺中天寄閬亭）明年今夜玉尊知醉何處（全）
閒簾深掩梨花雨誰問東陽瘦（全探芳信和草窗）幾番鷗外斜
陽闌干倚偏恨楊柳遮愁不斷歸醉夜堂歌舞月摒廢
春眠（李秋崖浪淘沙）參差護晴窗戶（王可竹）心期暗數總寂寞當
年酒籌花浦付春愁小樓今夜雨暗粉疏紅為誰勻注
都負了燕約鶯期更閒卻柳烟花雨（湘□綺羅香）夢魂欲度
蒼苔去怕夢驚還被愁遮（草窗高陽臺）休綴潘鬢影怕綠窗
年少人驚（全梅花）花深深處柳陰陰處一片笙歌（全少年遊）一
掬春情斜月杏花屋（王碧山醉落魄）探碎花心吟碎淡黃雪（全）
翠簟一池秋水半牀露半牀月（全霜天曉角）恰是斷魂江上
柳越春深越瘦（全謁金門）一室秋燈一庭秋雨更一聲秋雁
（全醉蓬萊故山）昨宵風雨凉到木犀屏（趙元彥相思引）重見落冷楓
紅舞（白石）黃籬綠幕蕭蕭夢燈前幾換秋風（吳夢窗□□□）雁風
吹裂雲痕小樓一縷斜陽影（吳夢窗水龍吟）清陰一架顆顆蒲
萄醉花碧（全六幺令）看畫船入西湖閒卻半湖春日（西湖）

樂笑翁警句

和雲流出空山年年淨洗花香不了（南浦春水）寫不成書只
記得相思一點（解連環孤雁）纔放些情意早瘦了梅花一半
也知不作花看東風何事吹散（探春雪霽）見說新愁如今也
到鷗邊（西湖）醒醉一乾坤（真珠簾）莫開簾怕見飛花怕聽啼
鵑（全）須待月許多都付與秋聲（聲聲慢）幾日不來一片蒼雲
未掃（掃花遊）春風不奈垂楊柳吹卻絮雲多少（齊天樂）帶天
香吹動一身秋（甘州桂□）茂樹石牀因坐久又卻被清風
留住（漢宮春）忍不住低低問春（全）不知能聚愁多少（□葉飛老）
枝

詞眼

燕嬌鶯姹（潘元質）綠肥紅瘦（易安）寵柳嬌花（全）籠燈燃月（清真）
醉雲醒月（夢窗）挑雲研雪（碧山）柳昏花暝（梅溪）翠陰香遠（□生）玉
嬌香怨（竹屋）蝶悽蜂慘（守齋）柳腴花瘦（西村）綃燕吟鶯（全）燕昏
鶯曉（秋崖）漁烟鷗雨　翠顰紅妒（可竹）愁腸恨粉（玉笛）月約星
期（闕名寫言）雨今雲古（玉笛）恨烟顰雨（東澤）燕窺鶯認（梅心）愁羅恨
綺（虛齋）移紅換紫（閒齋）聯詩換酒　選歌試舞　舞勻歌引

三生春夢

單字集虛

任看正待乍怕縱問愛奈似但料想更算況悵快早甚
嗟憑歎方將未已應若莫念甚

兩字（缺）

此本遠在沈伯時樂府指迷之後古雅精妙較是輸
他一籌也若新巧情態是刪亦未可少也元跋

詞旨終

詞旨一卷

元陸輔之撰輔之有吳中舊事已著錄是編陳繼儒續祕笈中以爲樂府指迷之下卷此本載曹溶學海類編中則題曰詞旨莫詳孰爲本名孰爲改名明自萬歷以後詐僞繁興所纂叢書往往改頭換面不可究詰曹溶生於明末故尚沿積習以侈儲藏之富也其目一曰詞說二曰屬對三曰樂笑翁奇對四曰警句五曰樂笑翁警句六曰詞眼七曰單字集虛詞不可解似有殘闕八曰兩字則有錄無書矣其言皆無甚高論殊不足惜

四庫提要補正

胡玉縉撰

詞旨一卷

元陸輔之撰

靜嘉堂秘籍志有鈔本一卷云題陸韶輔之撰不知與友仁同人否

詞品

附拾遺

楊慎撰

刻詞品序

聲音之衢愚未之有攷也近得升菴翁所著詞品式目讀之未嘗釋手徵求其端大較詞人之體多屬揣摩不置思致神遇然率于人情之所必不免者以數言又必有妙才巧思以將之然後足以盡屬辭之蘊故夫詞成而讀之使人恍若身遇其事怵然興感者神品也意思流通無所乖逆者妙品也能品不與焉宛麗成章非辭也是故山林之詞清以激感遇之詞淒以哀閨閣之詞悅以解登覽之詞悲以壯諷諭之詞宛以切之數者人生情之屬辭者皆當有以體之夫然後足以得人之性情而起人之詠嘆不然則補織牽合以求倫其辭成其數風斯乎下矣然何以知之詩之有風猶今之有詞也語曰動物謂之風由是以知不動物非風也不感人非詞也翁為當代詞宗平日游藝之作若長短句若填詞選格若詞林萬選若百琲明珠與今詞品可謂妙絕古今矣愚雖未能悉讀諸集然山林之辭大率清以激也不然則舒以適也閨閣之詞大率悅以解也不然則和以節也他可類見矣然猶未承面命姑記于此以俟取正于他日

嘉靖甲寅仲秋朔日成都後學

周遜序

詞品敘

詩詞同工而異曲共源而分派在六朝若陶弘景之寒夜怨梁武帝之江南弄陸瓊之飲酒樂隋煬帝之望江南填詞之體已具矣若唐人之七言律即填詞之瑞鷓鴣也七言律之仄韻即填詞之玉樓春也若韋應物之三臺曲調笑令劉禹錫之竹枝詞浪淘沙新聲迭出孟蜀之花間南唐之蘭畹則其體大備矣豈非共源同工乎然詩聖如杜

子美而填辭若太白之憶秦娥菩薩鬘者集中絕無宋人如秦少游辛稼軒辭極工矣而詩殊不強人意疑若獨蓺然者豈非異曲分派之說乎昔宋人選填辭曰草堂詩餘其曰草堂者太白詩名草堂集見鄭樵書目太白本蜀人而草堂在蜀懷故國之意也曰詩餘者憶秦娥菩薩鬘二首為詩之餘而百代辭曲之祖也今士林多傳其書而昧其名故於余所著辭品首著之云

嘉靖辛亥仲春花朝洞天真逸

楊慎敘

辭品目錄

卷之一

陶弘景寒夜怨
陸瓊飲酒樂
梁武帝江南弄
迎送客曲
僧法雲三洲歌
隋煬帝辭
煬帝曲名
王褒高句麗曲
穆護砂
回紇
沈約六憶辭
梁簡文春情曲
長相思
王筠楚妃吟
宋武帝丁都護歌
白團扇歌
五更轉
長孫無忌新曲
崔液踏歌行
太白清平樂辭
白樂天花非花辭
辭名多取詩句
踏莎行
上江虹紅窗影
菩薩鬘蘇幕遮

夜夜昔昔
阿鞞迴
阿濫堆
烏鹽角
小梁州
六州歌頭
法曲獻仙音
小秦王
仄韻絕句
阿那紇那曲名
醉公子
如夢令
搗練子
人月圓
後庭宴
朝天紫
乾荷葉
樂曲名解
鼓吹騎吹雲吹
唐辭多無換頭
填辭句參差不同
填辭用韻宜諧俗
燕斯勢轉
哀曼
北曲
歐蘇辭用選語
亭熏

詞品

南雲
辭用晉帖語
屯雲
樂府用取月字
齊巳詩
歐辭石詩
側寒
閒笛辭
等金身
關山一點
楊柳索春饒
秋盡江南葉未彫
玉船風動酒鱗紅
泥人嬌
凝音佞
辭人用㸃字
卷之二
真丹
金荃
鞋襪稱兩
簾月
檀色
黃額
靨飾
花翹
眼重眉褪
角妓垂螺

銀蒜
閙裝
椒圓
鞦韆
秋千旗
三絃所始
十二樓十三樓十四樓
五代僭主能辭
花蕊夫人
女郎王麗真
李易安辭
辛稼軒用李易安辭語
朱淑真元夕辭
鍾離權
解紅
白玉蟾武昌懷古
丘長春梨花辭
晁仙辭
郝仙女廟辭
鵲橋仙三辭
衲子填辭
菩薩蠻
徐昌圖
小重山
牛嶠
日暮
孫光憲

李珣
毛文錫
海務
盧絳
花深深
坊曲
簷花
十六字令
應天長
過秦樓
李冠辭
魚遊春水
春霽秋霽
芳草平沙
周晉仙浪淘沙
聞適之辭
驪山辭
石次仲西湖辭
梅辭
折紅梅
洪覺範梅辭
曹元寵梅辭
李漢老
蔣捷一翦梅辭
心字香
招落梅魂
柳枝辭

竹枝辭
蓮辭第一

卷之三

蘇易簡
韓范二公辭
滿江紅
溫公辭
夏英公辭
林和靖
康伯可辭
東坡賀新郎辭
東坡詠吹笛
寄雲龍
瑞鷓鴣
陳季常
六客辭
東坡中秋辭
晁次膺中秋辭
蘇養直
蘇叔黨辭
程正伯
李邦直
柳辭爲東坡所賞
木蘭花慢
柳辭
中秋辭
潘逍遙

斜陽暮
秦少游贈樓東玉
鶯花亭
少游嶺南辭
滿庭芳
明珠濺雨
天粘衰草
山抹微雲女婿
晴鴿試鈴
初寮辭
王元澤
宋子京
韓子蒼
俞秀老弄水亭辭
孫巨源
陳后山
雙魚洗
石州慢
張仲宗辭用唐詩語
張仲宗送胡澹菴辭
張仲宗
林外
韓世忠辭

卷之四

趙元鎮
賀方回
孫浩然

查荎透碧霄
陳子高
陳去非
陳去非桂花辭
葉少蘊
曾空青
曾純甫
曾覿張掄進辭
雪辭
月辭
潮辭
張材甫
朱希真
李似之
張安國
于湖辭
醉落魄
史邦卿
杏花天
姜堯章
高賓王
盧申之
劉改之辭
天仙子
嚴次山
吳大年
張功甫

詞品

賀新郎
吳子和
鄭中卿
謝勉仲
趙文鼎
趙德莊
易彥祥
李知幾
危逢吉
劉巨濟
劉巨濟偕仲殊
劉叔儗
洪叔璵
馮偉壽
吳夢窗
玉樓春
王實之
馬莊父
万俟雅言
黃玉林
評稼軒辭
卷之五
虞美人草
菝帝芙蓉辭
宋徽宗辭
孟婆
憶君王

陳敬叟
陳剛中辭
惜分釵
鄒志完陳瑩中辭
辭讖
無名氏撲蝴蝶辭
曹元寵辭
王采漁家傲辭
洪覺範淚濕
洪覺範禪師贈女真辭
錢思公辭
劉後村
劉伯寵
劉叔安
施乘之
戴石屏
張宗瑞
李公昴
陸放翁
張東父
天風海濤
劉篁㟅
劉德修
潘庭堅
魏了翁
吳毅甫
履齋贈妓辭

向豐之
毛幵
驀山溪
張仲之書莫崙辭
寫辭遣懷
岳珂祝英臺辭
蘇雪坡贈楊直夫辭
慶樂園辭
詠雲辭譏史彌遠
趙從橐壽賈似道廢塘柳
賈似道壁辭
劉須溪
詹天游
鄧千江
王予可
滕玉霄
牧菴辭
元將填辭
江西烈女辭
卷之六
八詠樓
杜伯高三辭
徐一初登高辭
南澗辭
高竹屋蘇堤芙蓉辭
念奴嬌祝英臺
文山和王昭儀滿江紅辭

附王耶儀辭
徐君寶妻辭
傅按察鴨頭綠
楊復初南山辭
凌彥翀無俗念
瞿宗吉西湖秋泛
瞿宗吉鞋盃辭
馬浩瀾者花影集
馬浩瀾辭
馬浩瀾念奴嬌
聶大年辭附馬浩瀾和
一枝春守歲辭
鬪草辭
賣花聲
梁貢父木蘭花慢
花倫太史辭
鎖懋堅辭
拾遺
卓稼翁辭
王昂催妝辭
蕭軫娶再婚
平韻憶秦娥
劉龍臣妻辭
易祓妻辭
柔奴
美奴
李師師

于湖南鄉子
珠簾秀
趙真真楊玉娥
劉燕歌
杜妙隆
宋六嫂
一分兒

詞品目錄終

詞品卷之一

花朝洞天真逸楊愼升菴著

陶弘景寒夜怨

陶弘景寒夜怨云、夜雲生、夜鴻驚。淒切嘹唳傷夜情。後世塡詞梅花引、格韻似之。後換頭微異。

陸瓊飲酒樂

陳陸瓊飲酒樂云、蒲桃四時芳醇。瑠璃千鍾舊賓。夜飲舞遲銷燭。朝醒弦促催人。春風秋月長好。歡醉日月言新。唐人之破陣樂何滿子皆祖之

梁武帝江南弄

梁武帝江南弄云、衆花雜色滿上林。舒芳耀彩垂輕陰。連手躞蹀舞春心。舞春心、臨歲腴。中人望、獨踟躕。此辭絕妙、塡詞起於唐人、而六朝已濫觴矣。其餘若美人聯錦、江南稚女諸篇、皆是樂府、具載不盡錄也。

徐勉迎送客曲

古者宴客有迎客送客曲、亦猶祭祀有迎神送神也。梁徐勉迎客曲云、絲管列、舞曲陳。含聲未奏待嘉賓。羅絲管、陳舞席。斂袖嘿脣迎上客。送客曲云、袖繽紛、聲委咽。餘曲未終高駕別。爵無筭、景已流。空紆長袖君不留。徐勉在梁爲賢臣、其爲吏部、日宴客酒酣、有求詹事者、勉曰、今宵且可談風月。其嚴正而又蘊藉如此。江左風流宰相、豈獨謝安王儉邪。

僧法雲三洲歌

梁僧法雲三洲歌云、三洲斷江口。水從窮宛河傍流。啼將別共來、長相思。又云、三洲斷江口、水從窮

窕河傍流飲將樂共來長相思江左辭人多風致，而俗亦如此，不獨惠休之碧雲也。

隋煬帝辭

隋煬帝夜飲朝眠曲，云：憶睡時，待來剛不來。卸粧仍索伴，解珮更相催。博山思結夢，沉水未成灰。其二云：憶起時，投籤初報曉。被惹香黛殘，枕隱金釵裊。笑動林中鳥，除却司晨鳥。二辭風致婉麗。其餘如春江花月夜、江都樂、紀遼東，並載樂府。其金釵兩股垂、龍舟五更轉，名存而辭亡。鐵圍山叢談云：寒鴉飛數點，流水遶孤村，乃煬帝辭，而全篇不傳。又傳奇有煬帝望江南數首，不類六朝人語，傳疑可也。

煬帝曲名

玉女行觴、神仙留客，皆煬帝曲名。

王褒高句麗曲

王褒高句麗曲云：蕭蕭易水生波，燕趙佳人自多。傾盃覆椀漼漼，垂手奮袖娑娑。不惜黃金散盡，惟畏白日蹉跎。與陳陸瓊飲酒樂同調，蓋疆埸限隔，而聲調元通也。王褒字文周時人，字子深，非漢王褒也。是時亦有蘇子卿，有梅花落一首，方回遂以為漢之蘇武，何不考之過乎。

穆護砂

樂府有穆護砂，隋朝曲也，與水調、河傳同時，皆隋開汴河時辭人所製勞歌也。其聲犯角。其後至今訛砂為煞。予嘗有詩云：桃根桃葉最夭斜，水調河傳穆護砂。無限江南新樂府，陳朝獨賞後庭花。

回紇

回紇，商調曲也。其詞云：陰山瀚海信難通，幽閨少婦罷裁縫。緬想邊庭征戰苦，誰能對鏡治愁容。久戍人將老，須臾變作白頭翁。其辭纏綿含蓄，有長歌之哀，過於痛哭之意。惜不見作者名氏，必陳隋初唐之作也。又有石州辭云：自從君去遠巡邊，終日羅帷獨自眠。看花情轉切，攬淚如泉。一自離君後，啼多雙臉穿。何時狂虜滅，免得更留連。併附于此。

沈約六憶辭

沈約六憶辭，其一云：憶來時，灼灼上階墀。勤勤敘離別，慊慊道相思。相看常不足，相見乃忘饑。其二云：憶坐時，點點羅帳前。或歌四五曲，或弄兩三弦。笑時應莫比，嗔時更可憐。其三云：憶眠時，人眠強未眠。解羅不待勸，就枕更須牽。復恐傍人見，嬌羞在燭前。逸其三首。

梁簡文春情曲

梁簡文帝春情曲云：蝶黃花紫燕相追，楊低柳合路塵飛。已見垂鉤掛綠樹，誠知淇水霑羅衣。兩童夾車問不已，五馬城南猶未歸。鶯啼春欲駛，無為空掩扉。此詩似七言律，而末句又用五言，王無功亦有此体，又唐律之祖，而唐辭瑞鷓鴣格韻似之。

長相思

徐陵長相思云：長相思，好春節，夢裡恆啼悲不洩。帳中起，窗前咽，柳絮飛還聚，遊絲斷復結。欲見洛陽花，如君隴頭雪。蕭淳和之云：長相思，久離別，新燕參差條可結。孤關遠，鴈書絕，對雲恆憶陣，看花復愁雪。猶有望歸心，流黃未剪截。二辭可謂勍敵。

王筠楚妃吟

王筠楚妃吟句法極異，其辭云：窗中曙，花早飛，林中明，鳥早歸。庭中日暖春閨，香氣亦霏霏。香氣漂，當軒清唱調，獨顧慕，含態復含嬌。蝶飛蘭復熏，裊裊輕風入翠裙。春可遊，歌聲梁上浮。春遊方有樂，沉沉下羅幕。大率六朝人詩，風華情致，若作長短句，即是詞也。宋人長短句雖盛，而其下者有曲詩曲論之弊，終非詞之本色。予論填詞必溯六朝，亦昔人窮探黃河源之意也。

宋武帝丁都護歌

宋武帝丁都護歌云：都護北征時，儂亦惡聞許。願作石尤風，四面斷行旅。又云：都護北征去，相送落星墟。帆檣如芒檉，都護今何渠。唐人用丁都護及石尤風事，皆本此。二辭絕妙，宋武帝征伐武略，一代英雄，而復風致如此，其殆全才乎。

白團扇歌

晉中書令王珉與嫂婢謝芳姿有情愛，捉白團扇與之。樂府遂有白團扇歌云：白團扇，憔悴無復理，羞與郎相見。其本辭云：犢車薄不乘，步行耀玉顏。逢儂都共語，起欲著夜半。其二云：團扇薄不搖，窈窕搖蒲葵。相憐中道罷，定是阿誰非。其三云：御路薄不行，窈窕穿迴塘。團扇障白日，面作芙蓉光。其四云：白錦薄不著，趣行著練衣。異色都言好，清白為誰施。薄如唐宵薄，天子不為之薄。芳姿之才如此，而屈為人媵，信乎佳人薄命矣。元關漢卿嘗見一從嫁媵婢，作一小令云：鬢鴉臉霞，屈殺了將陪嫁。規模全似大人家，不在紅娘下。巧笑迎人，文談

回話眞如解語花若咱得他倒了蕭桃絮事亦相類而可笑併附此

五更轉

陳伏知道從軍五更轉云一更刁斗鳴校尉遶連城懸聞射鵰騎遥憚將軍名二更愁未央高城寒夜長試將弓學月聊持劍比霜三更夜警新橫吹獨吟春强聽梅花落誤憶柳園人四更星漢低落月與山齊依稀北風裏胡笳雜馬嘶五更催送籌曉色映山頭城烏初起堞更人悄下樓其後隋煬帝効之作龍舟五更轉見文中子

長孫無忌新曲

長孫無忌新曲云家住朝歌下早傳名結伴來遊淇水上舊時情玉佩金鈿隨步動雲羅霧縠逐風輕轉自機心懸自許何須更待聽琴聲又一曲云廻雪凌波遊洛浦遇陳王婉約娉婷工語笑侍蘭房芙蓉綺帳開還掩翡翠珠被爛齊光長願今宵奉顏色不愛開簾逐鳳凰

崔液踏歌行

唐崔液踏歌辭二首體製藻思俱新其辭云綵女迎金屋仙姬出畫堂鴛鴦裁錦袖翡翠帖花黃歌響舞行分艷色動流光其二云庭際花微落樓前漢已橫金壺催夜盡羅袖舞寒輕調笑暢歡情未半著天明

太白淸平樂辭

李太白應制淸平樂辭云禁庭春晝鶯羽披新繡百草巧求花下鬭只賭珠璣滿斗○日晚却理殘粧御前閒舞霓裳誰道腰支窈窕折旋消得君王

其二云禁幃秋夜月探金窗罅玉帳鴛鴦噴蘭麝時落銀燈香灺○女伴莫話孤眠六宮羅綺三千一笑皆生百媚宸遊教在誰邊此辭見呂鵬遏雲集載四首黃玉林以其二首無淸逸氣韻止選二首愼嘗補作二首其一云君王未起玉漏穿花底永巷脫簪粧黛洗衣淫露華如水○六宮鸞鳳鴛鴦九重羅綺笙簧但願君恩似日從教妾鬢如霜其二云傾城艷質本自神仙匹二八承恩初選入身是三千第一○月明花落黃昏人間天上銷魂且共題詩團扇笑他買賦長門永昌張愈光見而深愛之以爲遠不忘諫歸命不怨塡辭中有風雅也荒淺敢望前人然亦不孤愈光之賞爾

白樂天花非花辭

白樂天之辭望江南三首在樂府長相思二首見花菴辭選予獨愛其花非花一首云花非花霧非霧夜半來天明去來如春夢不多時去似朝雲無覓處蓋其自度之曲因情生文者也花非花霧非霧雖高唐洛神奇麗不及也張子野衍之爲御街行亦有出藍之色今附于此天非花艷輕非霧夜半來天明去來如春夢不多時去似朝雲無覓處乳雞新燕落月沉星紞紞城頭鼓參差漸辨西池樹朱閣斜欹戶綠苔深徑少人行苔上屐痕無數殘香餘粉閒衾剩枕天把多情付

辭名多取詩句

辭名多取詩句如蝶戀花則取梁元帝翻階蛺蝶戀花情滿庭芳則取吳融滿庭芳草易黃昏點絳唇則取江淹白雪凝瓊貌明珠點絳唇鷓鴣天則

取鄭嵎春遊雞鹿塞家在鷓鴣天惜餘春則取太白賦語浣溪沙則取少陵詩意青玉案則取四愁詩語菩薩蠻西域婦髻也蘇幕遮西域婦帽也尉遲杯尉遲敬德飲酒必用大杯故以名曲蘭陵王每入陣必先故歌其勇生查子查古槎字張騫乘槎事也西江月衛萬詩只今惟有西江月曾照吳王宮裏人之句也瀟湘逢故人柳渾詩句也粉蝶兒毛澤民辭粉蝶兒共花同活句也餘可類推不能悉載

踏莎行

韓翃詩踏莎行草過春谿辭名踏莎行本此

上江虹紅牕影

唐人小說冥音錄載曲名有上江虹卽滿江紅紅牕影卽紅牕迥也

菩薩蠻蘇幕遮

西域諸國婦女編髮垂髻飾以雜華如中國塑佛像瓔珞之飾曰菩薩蠻曲名取此唐書呂元濟上書比見方邑相率爲渾脫隊駿馬胡服名曰蘇幕遮曲名亦取此李太白詩公孫大娘渾脫舞卽此際之事也

夜夜昔昔

梁樂府夜夜曲或名昔昔鹽昔卽夜也列子昔昔夢爲君鹽亦曲之別名

阿鞞迴

太白詩羌笛橫吹阿鞞迴番曲名張祜集有阿濫堆卽此也番人無字止以聲傳故隨中國所書人各不同爾雅以意求也

阿濫堆

張祜詩、紅樹蕭蕭閣半開、玉皇曾幸此宮來、至今風俗驪山下、村笛猶吹阿濫堆、宋賀方回長短句云、待月上潮平波灩灩、塞管孤吹新阿濫。中朝故事云、驪山多飛鳥名阿濫堆、明皇采其聲爲曲子、又作鷄爛堆、西陽雜俎云、鷄爛堆黃一變之鵓色、如鶯鷟鵓轉之後、乃至累變橫理鋼、臆前漸漸微白、

烏鹽角

曲名有烏鹽角、江鄰幾雜志云、始教坊家人市鹽、得一曲譜於角子中、翻之、遂以名焉、戴石屏有烏鹽角行、元人月泉吟社詩、山歌聒耳烏鹽角、村酒柔情玉練搥。

小梁州

賈逵曰、梁米出於蜀漢、香美逾於諸梁、號曰竹根黃、梁州得名、以此、秦地之西、燉煌之間、亦產梁米、土氣類蜀、故號小梁州、曲名有小梁州、爲西音也、

六州歌頭

六州歌頭、本鼓吹曲也、音調悲壯、又以古興亡事實之、聞之使人悵慨、良不與艷辭同科、誠可喜也、六州得名、蓋唐人西邊之州、伊州、梁州、甘州、石州、渭州、氐州也、此辭宋人大祀大卹、皆用此調、○國朝大卹則用應天長云、伊梁甘石、唐人樂府多有之、胡渭州見張祜詩、氐州第一見周美成辭、

法曲獻仙音

望江南、卽唐法曲獻仙音也、但法曲凡三疊、望江南止兩疊爾、白樂天改法曲爲憶江南、其辭曰、江南好、風景舊曾諳、二疊云、江南憶、最憶是杭州、三

疊云、江南憶、其次憶吳宮。見樂府、南宋紹興中、杭都酒肆中、有道人携烏衣椎髻女子、買斗酒獨飲、女子歌以侑之、歌辭非人世語、或記之以問一道士、道士曰、此赤城韓夫人作、法駕道引也、烏衣女子蓋龍云、其辭曰、朝元路、朝元路、同駕玉華君、千乘載花紅一色、人間遙指是祥雲、迴望海光新、二疊云、東風起、東風起、海上百花搖、十八風鬟雲半動、飛花和雨著輕綃、歸路碧迢迢、三疊云、簾漠漠、簾漠漠、天淡一簾秋、自洗玉舟斟白酒、月華微映是空舟、歌罷海西流、此辭卽法曲之腔、文士好奇、故神其事以傳爾、豈有天仙而返取開元人間之腔乎、

小秦王

唐人絕句、多作樂府歌、而七言絕句、隨名變腔、如水調頭歌、春鶯轉、胡州、小秦王、三臺、清平調、陽關、雨淋鈴、皆是七言絕句而異其名、其腔調不可考矣、予愛小秦王三首、其一云、鴈門山上雁初飛、馬邑闌中馬正肥、陌上朝來逢驛騎、殷勤南北送征衣、其二云、柳條金嫩不勝鴉、青粉牆頭道韞家、燕子不來春寂寞、小窗和雨夢梨花、其三云、十指纖纖玉筍紅、雁行輕度翠弦中、分明自說長城苦、水咽雲寒一夜風、第一首妓女盛小叢作、後二首無名氏、

仄韻絕句

仄韻絕句、唐人以入樂府、唐人謂之阿那曲、宋人謂之雞叫子、唐詩、春草萋萋春水綠、野棠開盡飄香玉、繡嶺宮前鶴髮翁、猶唱開元太平曲、乃無名

氏閒鬼仙之謠、非李涉作也、李洞詩集俱在、詩體大與此不同、可驗、女郎姚月華二首、春草萋萋春水綠、對此思君淚相續、羞將離恨付東風、理盡秦箏不成曲、又云、與君形影分胡越、玉枕經年對離別、登臺北望烟雨深、回身泣向寥天月、宋張仲宗辭云、西樓月落雞聲急、夜浸疎香寒漸溼、玉人醉濶噴春冰、曉色入簾橫寶瑟、張文潛詠荷花一首云、平池碧玉秋波瑩、綠雲擁扇青搖柄、水宮仙子鬭紅妝、輕步凌波踏明鏡、杜祁公詠雨中荷花一首、翠蓋佳人臨水立、檀粉不勻香汗溼、一陣風來碧浪翻、真珠零落難收拾、三首皆佳、宋人作詩與唐遠、而作辭不愧唐人、亦不可曉、太平廣記載妖女一辭云、五原分袂眞胡越、燕折鶯離芳草歇、年少烟花處處春、北邙空恨清秋月、其辭亦佳、坡辭、香事闌珊芳草歇、亦用其語、或疑歇字似趁韻、非也、唐劉瑤詩、瑤草歇芳心、耿耿皆有出處、一字不苟如此、

阿那紇那曲名

李郢上元日寄湖杭二從事詩曰、戀別山登憶水登、山光水焰百千層、謝公留賞山公喚、知入笙歌阿那朋、劉禹錫夔州竹枝辭云、楚水巴山烟雨多、巴人能唱本鄉歌、今朝北客思歸去、回入紇羅披綠蘿、阿那紇那、皆當時曲名、李郢詩言變梵唄爲鹽歌、劉禹錫詩言翻南調爲北曲也、阿那皆叶上聲、紇那皆叶平聲、此又隨方音而轉也、

醉公子

唐人醉公子辭云、門外猧兒吠、知是蕭郎至、剗襪

下香堦，寬家今夜醉，扶得入羅幃，不肯脫羅衣，醉則從他醉，還勝獨睡時，唐詞多緣題所賦，臨江仙則言水仙，女冠子則述道情，河瀆神則詠祠廟，巫山一段雲則狀巫峽，如此詞題曰醉公子，即詠公子醉也，爾後漸變，與題遠矣，此詞又名四換頭，因其辭意四換也，前輩謂此可以悟詩法，或以問韓子蒼，子蒼曰，只是轉折多，且如剗韈下堦，是一轉矣，而苦其今夜醉，又是一轉，喜其入羅幃，又是一轉，不肯脫衣，又是一轉，後兩句自開釋，又是一轉，其後製四換詞一調，亦名醉公子云，今附錄之，蓋孟蜀顧夐詞也，河漢秋雲淡，紅藕香侵檻，枕倚小山屏，金鋪向曉扃，睡起橫波慢，獨坐情何限，衰柳數聲蟬，魂銷似去年。

如夢令

唐莊宗詞云，曾宴桃源深洞，一曲舞鸞歌鳳，長記別伊時，和淚出門相送，如夢如夢，殘月落花烟重，此莊宗自度曲也，樂府取詞中如夢二字名曲，今誤傳為呂洞賓者也、

搗練子

李後主搗練子云，深院靜，小庭空，斷續寒砧斷續風，無奈夜長人不寐，數聲和月到簾櫳，詞名搗練，子即詠搗練，乃唐詞本體也、

人月圓

宋駙馬王晉卿元宵詞云，小桃枝上春來早，初試羅衣，年年此夜，華燈盛照，人月圓時，禁街簫鼓，寒輕夜永，纖手同攜，更闌人靜，千門笑語，聲在簾幃，此曲晉卿自製，名人月圓，即詠元宵，猶是唐人

之意、

後庭宴

宋宣和中，掘地得石刻一詞，唐人作也，本無題，後人名之曰後庭宴，其詞云，千里故鄉，十年華屋，亂魂飛過屏山簇，眼重眉褪不勝春，菱花知我銷香玉，雙雙燕子歸來，應解笑人幽獨，斷歌零舞，遺恨清江曲，萬樹綠低迷，一庭紅撲簌。

朝天紫

朝天紫，本蜀牡丹花名，其色正紫，如金紫大夫之服色，故名，後人以為曲名，今以紫作子，非也，見陸游牡丹譜、

乾荷葉

元太保劉秉忠乾荷葉曲云，乾荷葉，色蒼蒼，老柄風搖蕩，減了清香，越添黃，都因昨夜一場霜，寂寞秋江上，此秉忠自度曲，曲名乾荷葉，即詠乾荷葉，猶是唐詞之意也，又一首弔宋云，南高峰，北高峰，慘淡烟霞洞，宋高宗，一場空，吳山依舊酒旗風，兩度江南夢，此借腔別詠，後世詞例也，然其曲悽惻感慨，千古之寡和也，或云非秉忠作，秉忠助元亡宋，惟恐不早，而復為弔惜之詞，其俗所謂斧子斫了手，摩挲之類乎、

樂曲名解

古今樂錄曰，傖歌以一句為一解，中國以一章為一解，王僧虔啟曰，古曰章，今曰解，解有多少，當是先詩而後聲，詩敘事，聲成文，必使志盡於詩，音盡於曲，是以作詩有豐約，制解有多少，又諸曲調，皆有辭有聲，而大曲又有豔，有趨有亂，辭者，其歌詩

也，聲者，若羊吾夷伊那何之類也，豔在曲之前，趨與亂在曲之後，亦有吳聲西曲，前有和，後有送也，愼按，豔在曲之前，與吳聲之和，若今之引子，趨與亂在曲之後，與吳聲之送，若今之尾聲，羊吾夷伊那何，皆聲之餘音嫋嫋，有聲無字，雖借字作譜，而無義，若今之哩囉嗹嗹唵吽也，知此可以讀古樂府矣、

鼓吹騎吹雲吹

樂府有鼓吹曲，其昉於黃帝記里鼓之制乎，後世有鼓吹騎吹雲吹之名，建初錄云，列於殿廷者名鼓吹，列於行駕者名騎吹，又曰，鼓吹陛則樅車，水則樓船，其在廷則以簨虡為樓也，水行則謂之雲吹，朱鷺臨高臺諸篇，則鼓吹曲也，務成黃雀則騎吹曲也，水調河傳，則雲吹曲也，宋之問詩，稍看朱鷺轉，尚識紫騮嘶，此言鼓吹也，謝朓詩，鳴笳翼高蓋，疊鼓送華輈，此言騎吹也，梁簡文詩，廣水浮雲吹，江風引夜衣，此言雲吹也、

唐詞多無換頭

張泌南唐人，有江城子二闋，其一云，碧闌干外小中庭，雨初晴，曉鶯聲，飛絮落花，時節近清明，睡起捲簾無一事，勻面了，沒心情，其二云，浣花溪上見卿卿，眼波明，黛眉輕，高綰綠雲，低簇小蜻蜓，好是問他來得麼，和笑道，莫多情，黃叔暘云，唐詞多無換頭，如此詞自是兩首，故重押兩情字，兩明字，今人不知，合為一首，則誤矣、

塡詞句參差不同

塡詞平仄及斷句，皆定數，而詞人語意所到，時有

參差。如秦少游水龍吟前段歇拍句云紅成陣飛鴛甃。換頭落句云念多情但有當時皓月照人依舊。以辭意言當時皓月作一句照人依舊作一句以辭調拍眼但有當時作一拍皓月照作一拍人依舊作一拍爲是也。維揚張世文云陸放翁水龍吟首句本是六字第二句本是七字若摩訶池上追遊路則七字下云紅綠參差春晚卻是六字又如後篇瑞鶴仙冰輪桂花滿溢爲句以滿字叶而以溢字帶在下句別如二句分作三句三句合作二句者尤多然句法雖不同而字數不少妙在歌者上下縱橫取協爾古詩亦有此法如王介甫一績亦使我慨然想遺風是也

塡辭用韻宜諧俗

沈約之韻未必悉合聲律而今詩人守之如金科玉條此無他今之詩學李杜李杜學六朝往往用沈韻故相襲不能革也若作塡辭自可通變如朋字與蒸同押打字與等同押卦字畫字與怪壞同押乃是鴂舌之病豈可以爲法邪元人周德清著中原音韻一以中原之音爲正偉矣然予觀宋人塡辭亦已有開先者蓋眞見在人心目有不約而同者俗見之膠固豈能脉豪傑之目哉試舉數辭于右東坡一斛珠云洛城春晚垂楊亂掩紅樓半小池輕浪紋如篆燭下花前曾醉離歌宴○自惜風流雲雨散關山有限情無限待君重見尋芳伴爲說相思目斷西樓燕篆字沈韻在上韻本屬鴂舌叶特正之也蔣捷元夕女冠子云蕙花香也雪晴如畫春風飛到寶釵樓上一片笙簫琉璃光射而今燈漫挂不是暗塵明月那時元夜况年來心懶意怯羞與閙蛾兒爭耍○江城人悄初更打問繁華誰解再向天公借剔殘紅灺但夢裏隱隱鈿車羅帕吳殘銀粉待把舊家風景寫成閒話笑綠鬟鄰女倚窗猶唱夕陽下是駁正沈韻畫及挂話及打字之謬也呂聖求惜分釵云重簾下微燈挂背闌同說春風話用韻亦與蔣捷同意見叔用感皇恩云寒食不多時牡丹初賣小院重簾燕飛礙昨宵風雨尚有一分春在今朝猶自得陰晴快○熟睡起來宿酲微帶不惜羅襟揾眉黛日長梳洗看看花影移改笑拈雙杏子連枝帶此辭迭用數韻尉古料今尤妙　國初高季迪石州慢云落了辛夷風雨頓催庭院瀟灑春來長恁樂章懶按酒籌慵把辭鶯謝燕十年夢斷青樓情隨柳絮猶縈惹難覓舊知音把琴心重寫○天台憶舊攜手闘草闌邊買花簾下看鞦韆低轉秋千高打如今何處總有團扇輕衫與誰共走章臺馬回首暮山青又離愁來也諸公數辭可爲用韻之式不獨綺語之工而已

燕昕鶯轉

禽經燕以狂昕鶯以喜轉○昕視也夏小正來降燕乃睇轉曲名鶯聲似歌曲故曰轉

哀曼

晉鍾滔母孫氏箜篌賦曰樂操則寒條反榮哀曼則晨華朝滅曼與慢通亦曲名如石州慢聲聲慢之類

北曲

南史蔡仲熊曰吾音本在中土故氣韻調平東南土氣偏詖故不能感動木石斯誠公言也近世北曲雖皆鄭衞之音然猶古者總章北里之韵梨園教坊之調是可證也近日多尚海鹽南曲士夫稟心房之精從婉孌之習者風靡如一甚者北土亦移而就之更數十年北曲亦失傳矣白樂天詩吳越聲邪無法用莫教偷入管弦中東坡詩好把鶯黃記宮樣莫教弦管作蠻聲

歐蘇辭用選語

歐陽公辭草熏風暖搖征轡乃用江淹別賦閨中風暖陌上草熏之語也蘇公辭照野瀰瀰淺浪橫空曖曖微霄乃用陶淵明山滌餘靄宇曖微霄之語也塡辭雖於文爲末而非自選詩樂府來亦不能入妙李易安辭清露晨流新桐初引乃全用世說語女流有此在男子亦秦周之流也

草熏

佛經云奇草芳花能逆風聞熏江淹別賦閨中風暖陌上草熏正用佛經語六一辭云草熏風暖搖征轡又用江淹語今草堂辭改熏作芳蓋未見文選者也○弘明集曉之候月天華逆風

南雲

晏元獻公清商怨云關河愁思望處滿漸素秋向晚雁過南雲行人回淚眼○雙鸞衾裯悔展夜又永枕孤人遠夢未成歸梅花聞塞管此辭誤入歐公集中按詩話或問晏同叔辭雁過南雲何所本廣溪以江淹詩心逐南雲去身隨北鴈來答之不知陸機思親賦有指南雲以寄欽之句陸雲九愍

云春南雲以興悲南雲當是用陸公語也、

辭用晉帖語

天氣殊未佳汝定成行否。寒食近且住爲佳爾此晉無名氏帖中語也辛稼軒融化作霜天曉角辭云吳頭楚尾一棹人千里休說舊愁新恨長亭樹今如此○宦遊吾倦矣玉人留我醉明月落花寒食得且住爲佳爾晉人語本入妙、而辭又融化之如此、可謂珠璧相照矣、

屯雲

中山王文木賦奔電屯雲薄霧濃雰皆刑容木之文理也杜詩屯雲對古城實用其字李易安九日辭薄霧濃雰愁永晝今俗本改雰作雲

樂府用取月字

子夜歌開窗取月光又龍窗取涼風妙在取字、

齊己詩

僧齊己詩重城不鎖夢每夜自歸山宋人小辭全門不鎖夢隨意繞天涯、

歐辭石詩

歐陽公辭平蕪盡處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石曼卿詩水盡天不盡人在天盡頭歐與石同時、且爲文字友其偶同乎、抑相取乎、

側寒

呂聖求望海潮辭云側寒斜雨微燈薄霧匆匆過了元宵。簾影護風盆池見日青青柳葉柔條碧草纖裙腰正晝長烟暖蜂困鶯嬌望處淒迷半篙綠水斜橋○孫郎病酒無聊記烏絲醉語碧玉風標新燕又雙蘭心漸吐佳期趁取花朝心事轉迢迢

但夢隨人遠心與山遙誤了芳音小窗斜日到芭蕉其用側寒字甚新唐詩春寒側側掩重門韓偓詩側側輕寒剪剪風又無名氏辭玉樓十二春寒側與此側寒斜雨相襲用之不知所出大意側不正也猶云峭寒爾聖求在宋人不甚著名而辭甚工如醉蓬萊揆胡蝶近惜分釵薄倖選冠子百宜嬌豆葉黃鼓笛慢佳處不減秦少游晁子所集辭林萬選及填辭選格

聞笛辭

南渡後有題聞笛玉樓春辭于杭京者其辭云玉樓十二春寒側樓角暮雲吹玉笛天津橋上舊曾聽三十六宮秋草碧○昭華人去無消息江上青山空晚色一聲落盡短亭花無數行人歸未得其辭悲感悽惻在陳去非憶昔午橋之上而不知名或以爲張子野非也子野卒于南渡之前何得云三十六宮秋草碧乎

等金身

宋賈黃中幼日聰悟過人父取書與其身相等令誦之謂之等身書張子野歸朝懽辭云聲轉轆轤聞露井曉汲銀瓶牽素綆西園人語夜來風叢英飄墜紅成逕寶猊烟未冷蓮臺香燭殘痕凝（音佞）等身金誰能得意買此好光景○粉落輕粧紅玉瑩月枕橫釵雲墜領有情無物不雙棲文禽只合長交頸晝夜懽豈定爭如翻做春宵永日曈曨嬌柔嬾起簾押捲花影此辭極工全錄之○不觀賈黃中傳知等身金爲何語乎、

關山一點

杜詩關山同一點點字絕妙東坡亦極愛之作洞仙歌云一點明月窺人用其語也赤壁賦云山高月小用其意也今書坊本改點作照語意索然且關山同一照小兒亦能之何必杜公也幸草堂詩餘可證

楊柳索春饒

張小山小桃紅辭云一汀烟柳索春饒添得楊花鬧艤舟木蘭棹水迢迢畫樓明月空相照今宵瘦了多情知道寬褪了翠裙腰○蔞蒿穿雪動楊柳索春饒山谷詩也此辭用之今刻本不知改饒爲愁不惟無韻且無味矣、

秋盡江南葉未彫

賀方回作太平時一辭衍杜牧之詩也其辭云秋盡江南葉未彫晚雲高青山隱隱水迢迢接亭皐○二十四橋明月夜彌蘭橈玉人何處教吹簫可憐宵此則牧之詩本作葉未彫今妄改作草木彫與上下意不相接矣幸有此可正其誤、

玉船風動酒鱗紅

何晉之小重山辭云綠樹啼鶯春正濃枝頭青杏小綠成叢玉船風動酒鱗紅歌聲咽相見幾時重○車馬去匆匆路隨芳草遠恨無窮相思只在夢魂中今宵月偏照小樓東臨邛高趾菴云玉船風動酒鱗紅之句譬如雲錦月鉤造化之巧非人琢也此等句在天地間有限、

泥人嬌

俗謂柔言索物曰泥乃計切諺所謂軟纏也杜子美詩忽忽窮愁泥殺人元微之憶內詩顧我無衣

搜譌匣，泥他沽酒拔金釵。杜牧之登九華樓詩：爲郎與鄉徒泥酒嘆前非。煙傳詩曰：郎心應似琴心怨，脉脉春情更泥誰。楊乘詩：晝泥琴聲夜泥書。元鄭文原贈妓詩：銀燈影裏泥人嬌。柳耆卿詞：泥懽邀寵最難禁。字又作訑，花間集顧敻詞：黃鶯嬌轉訑芳妍。又：記得訑人微斂黛。字又作妮，王通叟詞：十三妮子綠窗中。今山東目婢曰小妮子，其語亦古矣。

凝音佞

詩：膚如凝脂。凝，音佞。唐詩：日照凝紅香。白樂天詩：落絮無風凝不飛。又：舞繫紅袖凝歌切，翠眉愁。又：舞急紅腰凝，歌遲翠黛低。徐幹臣詞：重省別時，淚漬羅巾猶凝。張子野詞：蓮臺香燭殘痕凝。高賓王詞：想蓴汀水雲愁凝，閒蕙帳猿鶴悲吟。柳耆卿詞：愛把歌喉當筵逞，遏天邊亂雲愁凝。今多作平音，失之，音律亦不協也。

辭人用黦字

黦，黑而有文也。字一作黕，於勿於月二切。周處風土記：梅雨霑衣服皆敗黦。此字文人罕用，惟花間集韋莊詞中見之。韋莊應天長詞云：別來半歲音書絕，一寸離腸千萬結。難相見，易相別，又見玉樓花似雪。暗相思，無處說，惆悵夜來煙月。想得此時情更切，淚霑紅袖黦。毛熙震後庭花詞曰：鶯啼燕語芳菲節，後庭花發，昔時懽宴，歌聲揭管絃清越。自從陵谷追遊歇，畫梁塵黦，傷心一片如珪月，閒鎖宮闕。此二詞皆工，全錄之。

詞品卷之二

成都楊慎升菴著

真丹

王半山和俞秀老禪思詞曰：茫然不肯住林間，有處即追攀。將他死語圖度，怎得離真丹。漿水價，匹如閒，也須還。何如直截，踢倒軍持，贏取溈山。○此詞意勸秀老純歸於禪，住山不出遊也。真丹，即震旦也。軍持，取水瓶也，行脚之具。踢倒軍持，勸其勿事行脚也。溈山和尚，欲謀住山，曰：此山名骨山，和尚是肉人，骨肉不相離，言人不當離山也。皆用佛書語。漿水價也須還，則用列子五漿先饋事。

金荃

元好問詩：金荃怨曲蘭畹詞。金荃，溫飛卿詞名金荃集。荃，即蘭蓀也，音筌。蘭畹，唐人詞曲集名，與花間集出入，而中有杜牧之詞。

鞋䩥稱兩

高文惠妻與夫書曰：今奉織成䩥一量，願著之動與福并。量，當作兩，詩：葛屨五兩，是也。無名氏踏莎行詞末云：夜深着輛小鞋兒，靠着屏風立地。輛，兩，蓋古今字也。小詞用毛詩字亦奇。

磨月

蔡松年小詞：釵屏小語私分磨月，春心一點。磨月，茶名。磨言香，月言圓也。或說磨月是眉，畫眉香煤亦通，但下不得分字。又黨懷英茶詞：紅莎綠蒻春風餅，趁梅驛來雲嶺。金國明昌大定時，文物已埒中國，而製茶之精如此。胡部亦風味也，非見元宵燈以爲妖生下地之日比也。

檀色

畫家七十二色，有檀色，淺赭所合，詞所謂檀畫荔枝紅也。而婦女暈眉色似之，唐人詩詞多用，試舉其略。徐凝宮中曲云：檀妝惟約數條霞。花間詞云：背人勻檀注。又：鈿昏檀粉淚縱橫。又：臂留檀印齒痕香。又：斜分八字淺檀蛾。是也。又云：卓女燒春濃美，小檀霞。則言酒色似檀色。又云：檀畫荔枝紅，金蔓蜻蜓軟。又：香檀細畫侵桃臉。又：淺眉微斂注檀輕。又：何處惱佳人，檀痕衣上新。又：修蛾慢臉不語檀心一點，歛聲慢發，開檀點笑，拈金靨。又：錦檀偏，翹髻重。翠雲欹。又：翠鈿檀注助容光。又：粉檀珠淚和。伊孟昌黃蜀葵詩：檀點佳人噴異香。杜衍雨中荷花詩：檀粉不勻香汗溼。則又指花色似檀色也。○東坡梅詩：鮫綃翦碎玉簪輕，檀暈妝成雪月明。肯伴老人春一醉，懸知欲落更多情。唐宋婦女閨妝，面注檀痕，猶漢魏婦女之注玄的也。○稽含南方草木狀：蔛綠子，漬以蜂蜜，點以燕檀。

黃額

後周天元帝令宮人黃眉墨妝，其風流于後世。虞世基詠袁寶兒云：學畫鴉黃半未成。此煬帝時事也。至唐猶然。駱賓王詩：寫月圖黃罷，凌波拾翠通。又盧照鄰詩：纖纖初月上鴉黃。鴉黃粉白車中出。王榆詩：中有一人金作面。裴慶餘詩：滿額鵝黃金縷衣。溫庭筠詞：小山重疊金明滅。又：蕊黃無限當山額。又：撲蕊添黃子，呵花滿翠鬟。又：臉上金霞細，眉間翠鈿深。牛嶠詞：額黃侵膩髮，臂釧透紅紗。張泌詞：蕊黃香畫帖金蟬。宋陳去非蠟梅詩：智瓊額

黃且勿誇眼明見此風前葩智瓊晉代魚山神女也額黃事不見所出當時必有傳記而黃粧實自智瓊始乎今黃粧久廢汴蜀妓女以金箔飛額上亦其遺意也

靨飾

說文靨頰輔也洛神賦明眸善睞靨輔承權自吳宮有獺髓補痕之事唐韋固妻少時爲盜刃所刺以翠掩之女妝遂有靨飾其字二音一音琰一音葉溫飛卿辭繡衫遮笑靨煙草雙飛蝶此音葉又云粉心黃蕊花靨黛眉山兩點此音琰花間辭淺笑含雙靨又云翠靨眉心小又賦粉半粘金靨子殘香猶暖舊薰籠又一雙笑靨嚬香蕊又濃蛾淡靨不勝情又笑靨嫩疑花折愁眉翠斂山橫宋辭杏靨天斜梅鈿輕薄又小唇秀靨國風眉心倩卸貼則知此飾五代宋初爲盛

花翹

韋莊訴衷情辭云碧沼紅芳煙雨靜倚蘭橈重玉珮交帶裊纖腰○鴛鴦隔星橋迢迢越羅香暗銷墜花翹按此辭在成都作也蜀之妓女至今有花翹之飾名曰翹兒花云

眼重眉褪

唐辭眼重眉褪不勝春李後主辭多少淚斷臉復橫頤元樂府眼餘眉剩皆祖唐辭之語

角妓垂螺

張子野減字木蘭花云垂螺近頰走上紅裀初趁拍只恐驚飛擬倩遊絲惹住伊○文鴛繡履去似風流塵不起舞徹梁州頭上宮花顫未休又晏小

山辭云垂螺拂黛青樓女又云雙螺未學同心綰已占歌名月白風清長倚昭華笛裏聲又云紅囱碧玉新名舊猶綰雙螺一寸秋波千斛明珠覺未多垂螺雙螺蓋當時角妓未破瓜時髮飾之名今秦中妓及撇演旦色猶有此制

銀蒜

歐陽六一放玉臺體詩銀蒜鉤簾宛地垂東坡哨遍辭睡起畫堂銀蒜珠幙雲垂地蔣捷白紵辭早是東風作惡旋安排一雙銀蒜鎮羅幕銀蒜蓋鑄銀爲蒜形以押簾也宋元親王納妃公主下降皆有銀蒜簾押幾百雙

鬧裝

京師有鬧裝帶其名始於唐白樂天詩貴主冠浮動親王帶鬧裝薛田詩九苞綰就佳人髻三鬧裝成子弟鞓辭曲有角帶鬧黃鞓今作倣黃鞓非也

椒圖

元人樂府戶列八椒圖又貝瓊未央瓦硯歌長楊昨夜西風早錦纏椒圖跡如掃竟不知椒圖爲何物近閱陸文量菽園雜記云博物志遂篇曰龍生九子不成龍各有所好鴟吻蚣蝮之類也椒圖其形似螺性好閉故立于門上即詩人所謂金鋪也司馬溫公明妃曲云宮門金鋪雙獸面回首何時復來見梁簡文烏栖曲云織成屏風金屈戍李賀詩屈戍銅鋪鎖阿甄皆指此也又按尸子云法螺蚌而閉戶後漢書禮儀志殷人以水德王故以螺著門戶則椒圖之似螺形其說信矣

鞦韆

鞦韆國名古肅慎地也其地產寶石大如巨栗中國謂之鞦韆文與可朱櫻歌云金衣珍禽弄深機禁籞朱櫻班若纈上幸離宮促薦新藤籃寶籠貂璫發凝霞作丸珠尚軟油露成津賽初割君王午坐皷猗蘭翡翠一盤紅鞦韆葛魯卿西江月辭云鞦韆斜紅帶柳琉璃漲綠平橋人間花月正新妖不數江南蘇小○恨寄飛花款款情隨流水迢迢鯉魚風送木蘭橈遲棹荒雞報曉二公詩辭皆用鞦韆事人罕知者故詳疏之

秋千旗

陸放翁詩云秋千旗下一春忙歐陽公漁家傲云隔牆遙見秋千侶綠索紅旗雙彩柱李元膺鷓鴣天云寂寞秋千兩繡旗予昔命畫工作寒食士女圖秋千架作兩繡旗人多駭之蓋未見三公之詩辭也

三絃所始

今之三絃始於元時小山辭云三絃玉指雙鉤草字題贈玉娥兒

十二樓十三樓十四樓

漢書五城十二樓仙人居也詩家多用之東坡辭遊人都上十三樓不羨竹西歌吹古揚州用杜牧詩婷婷嫋嫋十三餘之句也永樂中晏振之金陵春夕詩花月春江十四樓人多不知其事蓋洪武中建來賓重譯清江石城鶴鳴醉仙樂民集賢謳歌鼓腹輕煙淡粉梅妍柳翠十四樓于南京以處官妓蓋時未禁縉紳用妓也

五代僭主能辭

五代僭僞十國之主，蜀之王衍、孟昶，南唐之李景、李煜，吳越之錢俶，皆能文，而小詞尤工。如王衍之月明如水浸宮殿，元人用之爲傳奇曲子。孟昶之洞仙歌，東坡潤稱之。錢俶金鳳欲飛遭掣搦，情脈脈，行即玉樓雲雨隔，爲宋藝祖所賞。惜不見其全篇。

花蕊夫人

花蕊夫人宮詞之外，尤工樂府。蜀亡入汴，書葭萌驛壁云：初離蜀道心將碎。離恨綿綿，春日如年。馬上時時聞杜鵑。書未畢，爲軍騎催行，後人續之云：三千宮女皆花貌，妾最嬋娟。此去朝天，只恐君王寵愛偏。花蕊見宋祖，猶作更無一個是男兒之詩，焉有隨昶行而書此敗節之語乎。續之者不惟虛空架橋，而詞之鄙，亦狗尾續貂矣。

女郎王麗真

女郎王麗真有詞名字字雙，牀頭錦衾斑復斑，架上朱衣殷復殷，空庭明月閒復閒，夜長路遠山復山。

李易安詞

宋人中塡詞，李易安亦稱冠絕。使在衣冠，當與秦七、黃九爭雄，不獨雄於閨閣也。其詞名漱玉集，尋之未得。聲聲慢一詞，最爲婉妙。其詞云：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悽悽慘慘戚戚。乍暖還寒時候，最難將息。三盃兩盞淡酒，怎敵他晚來風急。雁過也，正傷心，却是舊時相識。○滿地黃花堆積，憔悴損，如今有誰催摘。守着窗兒，獨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細雨，到黃昏點點滴滴。這次第，怎一箇愁字了得。基

翁張端義貴耳集云，此詞首下十四箇疊字，乃公孫大娘舞劍手，本朝非無能詞之士，未曾有下十四個疊字者，乃用文選諸賦格。守着窗兒，獨自怎生得黑，黑字不許第二人押。又梧桐更兼細雨，到黃昏點點滴滴，四疊字，又無斧鑿痕。婦人中有此，殆間氣也。晚年自南渡後，懷京洛舊事，賦元宵永遇樂詞云：落日鎔金，暮雲合璧，已自工緻。至於染柳煙輕，吹梅笛怨，春意知幾許，氣象更好。後疊云：于今憔悴，風鬟霜鬢，怕見夜間出去，皆以尋常言語度入音律，鍊句精巧則易，平淡入妙者難。山谷所謂以故爲新，以俗爲雅者，易安先得之矣。

辛稼軒用李易安詞語

辛稼軒詞：泛菊盃深，吹梅角暖。蓋用易安染柳煙輕，吹梅笛怨也。然稼軒改數字更工，不妨襲用。不然，豈盜狐白裘手耶。

朱淑真元夕詞

朱淑真元夕生查子云：去年元夜時，花市燈如晝。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今年元夜時，月與燈依舊。不見去年人，淚溼春衫袖。詞則佳矣，豈良人家婦所宜邪。又其元夕詩云：火樹銀花觸目紅，極天歌吹暖春風。新懽入手愁忙裏，舊事經心憶夢中。但願暫成人繾綣，不妨長任月朦朧。賞燈那得工夫醉，未必明年此會同。與其詞意相合，則其行可知矣。

鍾離權

仙家稱鍾離先生者，唐人鍾離權也，與呂嵒同時。韓澗泉選唐詩絕句，卷末有鍾離一首可證也。近

世俗人稱漢鍾離，蓋因杜子美元日詩有近聞韋氏妹，遠在漢鍾離，流傳之誤，遂傳會以鍾離權爲漢將鍾離昧矣，可發一笑也。說神仙者，大率多欺世誑愚，如世傳沁園春及解紅二詞，爲呂洞賓作。按沁園春詞，宋附馬王晉卿初製此腔；解紅兒則五代和凝歌童凝爲製解紅一曲，初止五句，見陳氏樂書。後乃衍爲解紅兒，使豈有呂洞賓在唐預知其腔，而塡爲此曲乎。元俞琰又注沁園春。琰雖博學，亦惑于長生之說，而隨俗爾耳也。琰子仲溫序其父陰符經云：先君七十而逝，由此言之，琰之爲意養生，壽止于此，世有村夫目不識參同契一字，而年踰百歲，又何必勞心於不可知之術哉。達人君子，可以意悟。

解紅

曲名有解紅者，今俗傳爲呂洞賓作，見物外清音，其名未曉。近閱和凝集有解紅歌云：百戲罷，五音清，解紅一曲新教成，兩箇瑤池小仙子，此時奪却柘枝名。樂書云：僕童解紅舞，衣紫緋繡襦，銀帶，花鳳冠。蓋五代時人也，焉有呂洞賓在唐世預塡此腔耶。

白玉蟾武昌懷古

白玉蟾武昌懷古詞云：漢江北瀉，下長淮，洗盡胸中今古。樓櫓橫波征爲遠，誰見魚龍夜舞。鸚武洲雲，鳳凰池月，付與沙頭鷺。功名何處，年年惟見春暮。○非不豪似周瑜，壯如黃祖，亦隨秋風度。野草閒花無限數，渺在西山南浦。黃鶴樓人，赤烏年事，江漢庭前路。浮萍無據，水天幾度朝暮。此詞亦雄

批有意、效坡仙乎。辭名念奴嬌、因坡公辭尾三字、遂名酹江月、又恰百字、又名百字令。玉蟾辭、他如一葉飛何處、天地起西風。鱗鱗波上、烟寒水冷、剪丹楓皆佳句。詠燕子、有秋千節後初相見、袚禊人歸、有所思、亦有思致、不愧辭人云。

立長春梨花辭

立長春、詠梨花、無俗念云、春遊浩蕩、是年年寒食梨花時節、白錦無紋香爛熳、玉樹瓊苞堆雪、靜夜沉沉、浮光靄靄、冷浸溶溶月。人間天上、爛銀霞照通徹。○渾似姑射真人、天姿靈秀、意氣殊高潔。萬化參差誰信道、不與羣芳同列。浩氣清英、仙材卓犖、下土難分別。瑤臺歸去、洞天方看清絕。長春世之所謂仙人也、而辭之清拔如此。予嘗問好事者曰、神仙惜氣養真、何故讀書史作詩辭。客曰、天上無不識字神仙、予因語吾黨曰、天上無不識字神仙、世間寧有不讀書道學耶、今之講道者、束書不看、號曰忘言觀妙、豈不反爲異端所笑耶。

鬼仙辭

曉星明滅、白露點秋風落葉、故址頹垣、冷煙衰草。前朝宮闕○長安道上行客、依舊名深利切、改變容顏、銷磨今古。隴頭殘月、此五代新說載鬼仙辭也、非太白長吉之流、豈能及此。

郝仙女廟辭

博陵縣有郝仙女廟。仙女魏青龍中人、年及笄、姿色殊麗。採蘋水中、蒼烟白霧、俄失所在。其母哀求水濱、願言一見、良久、與香蘂人隱約於波渚間曰、見以靈契託蹟綃宮、陰主是水、庶世緣已斷、毋用

悲愴、而今而後、使鄉社田黨歲宜、有感而通、乃爲吾驗、後人立廟焉。後有趙春遷鶯辭于壁云、汀洲蘋滿、記翠籠采采、相將嬪媛、蒼渚煙生。金支光爛人在霧綃鮫館。小鬟頓成雲散、羅襪凌波不見、翠鸞遠、但清溪如鏡、野花留曆。情飛鶯變、現身後神功緣就、吳蠶繭漢女菱歌、湘妃瑤瑟、春動笥雲層殿、形車載花一色、酹盡碧桃清曼、故山晚、嘆流年。一笑人間飛電。

鵲橋仙三辭

齊東野語載蕭賓鵲橋仙辭、詠七夕、以八煞爲韻、其辭曰、鸞輿初駕、牛車齊發、聽隱隱鵲橋伊軋、尤雲殢雨正懽濃、但只怕來朝初八、霞垂彩幔、月明銀燭、更爇郁香焚金鴨、年年此際一相逢、未審是甚時結煞。方秋崖除夜小盡生日辭曰、今朝二十九、明朝初一。○怎欠箇秋崖生日、客中情緒老天知、道這月不消三十。春盤纔舉、春缸推了、便泥做梅花消息、雪邊試問是耶非、今夕不知何夕。近時東莞方彥卿、俊、正月六日於俞君玉席上舉觴爲酒壽其友人黃瑜、亦依此調其辭云、草頭八足、一團大腹、持螯笑向俞君玉、花燈預賞爲先生、生日是新正初六、今宵過了、七人八穀、又七日天官賜福、福如東海壽如山、願歲歲春盤盈祿。瑜字廷美、香山人、其孫才伯佐、與予同官、嘗爲予誦之。

衲子填辭

唐宋衲子詩、儘有佳句、而填辭可傳者、僅二首。其一、報恩和尚漁家傲云、此事楞嚴嘗布露、梅花雪月交光處、一笑寥寥空萬古、風颼語、迢然銀漢橫

天宇。○蝶夢南華方栩栩、班班誰跨豐干虎、而今忘卻來時路、江山暮、天涯目送飛鴻去。其二、青涯禪師詠魚籃觀音云、深願弘慈無縫罅、乘時走入衆生界、窈窕丰姿都沒賽、提魚賣、堪笑馬郎來納敗。○清冷露溼金襴壞、茜裙不把珠纓蓋、特地掀來呈捏怪、牽人愛、還盡許多菩薩債。

菩薩蠻

杜丹帶露珍珠顆、佳人折向庭前過、含笑問檀郎、花強妾貌強。○檀郎故相惱、只道花枝好、一向發嬌嗔、碎挼花打人。此辭無名氏、唐宣宗嘗稱之、蓋又在花間之先也。

徐昌圖

徐昌圖、唐人、冬景木蘭花一辭、綺麗可愛、今入草堂之選、然莫知其爲唐人也。

小重山

韋莊小重山前段今本脫一衣溼下遺新揾舊啼痕五字。

牛嶠

牛嶠、蜀之成都人、爲孟蜀學士、其酒泉子云、紫陌青門、三十六宮春色、御溝輦路暗相通、杏園風。○咸陽沽酒寶釵空、笑指未央歸、插花走馬落紅、月明中。其楊柳枝辭數首尤工、見樂府詩集。

日暮

南史王融詩、日暮當歸去、魚鳥見留連。俗本改暮作暮淺矣、孟蜀牛嶠辭、日暮天空波浪急、正用融語。

孫光憲

孫光憲蜀之資州人、事荊南高氏、爲從事、有文學名、著北夢瑣言、其詞見花間集、一庭疎雨溼春愁、秀句也、

李珣

李珣蜀之梓州人、事王宗衍、浣溪沙詞、有早爲不逢巫峽夜、那堪虛度錦江春之句、詞名瓊瑤集、其妹事王衍爲昭儀、亦有詞藻、有鴛鴦瓦上忽然聲詞一首、誤入花蕊夫人集、蓋一百一首、本羨此首也、

毛文錫

毛文錫鹿虔扆歐陽炯韓琮閻選皆蜀人、事孟後主、有五鬼之號、俱工小詞、並見花間集、此集久不傳、正德初予得之於昭覺僧寺、乃孟氏宣華宮故址也、後傳刻于南方云、

潘祐

潘祐南唐人、事後主、與徐鉉湯悅張泌、俱有文名、而祐好直諫、嘗應後主令作小詞、有樓上春寒山四面、桃李不須誇爛熳、已失了東風一半、蓋諷其地漸侵削也、可謂得諷諭之旨、

盧絳

盧絳南唐人、夢一婦人歌菩薩蠻云、玉京人去秋蕭索、畫簷鵲起梧桐落、欹枕悄無言、月和清夢閑、○背燈惟暗泣、甚處砧聲急、眉黛小山攢、芭蕉生暮寒、其應不著、詞頗清潤、特錄之、

花深深

草堂詞花深深、按玉林詞選、乃李爰之作、今以爲孫夫人、非也、

坊曲

唐制妓女所居曰坊曲、北里志有南曲北曲、如今之南院北院也、宋陳敬叟詞、窈窕清門紫曲、周美成詞、小曲幽坊月暗、又愔愔坊曲人家、近刻草堂詩餘、改作坊陌、非也、謝皋羽天地間集、載孟縝南京詩云、愔愔坊曲傍深春、活活河流過雨渾、花鳥幾時充貢賦、牛羊今日上丘原、猶傳梆七工辭翰、不見朱三有子孫、我亦前生梁楚士、獨特心事過夷門、

簷花

杜詩、燈前細雨簷花落、注謂簷下之花、恐非、蓋謂簷前雨映燈花如花爾、後人不知、或改作簷前細雨燈花落、則直置無味矣、宋人小詞、多用簷花字、周美成云、浮萍破處、簷花簾影顛倒、又云簷花紅雨照方塘、多不悉記、

十六字令

周美成十六字令云、明月影穿窗白玉錢、無人弄移過枕函邊、詞簡思深、佳詞也、其片玉集中不載、

應天長

周美成寒食應天長詞、條風布暖、霏霧弄晴、池塘偏滿春色、正是夜堂無月、沉沉暗寒食、今本遺條風至正是二十字、

過秦樓

周美成過秦樓首句、是水浴清蟾、今刻本誤作京洛、

李冠詞

草堂詩餘朦朧淡月雲來去、齊人李冠之辭、今傳其辭而隱其名矣、冠又有六州歌頭、道劉項事、慷慨悲壯、今亦不傳、

魚遊春水

尾句、雲山萬重、寸心十里、今刻誤作雲山萬里、以前段鶯轉上林、林字平聲例之、可知、又注引李詩雲山萬重隔、爲重字無疑、

春霽秋霽

草堂詞、選春霽秋霽二首相連、皆胡浩然作也、格韻如一、尾句皆是有誰知得、而不知何等妄人、於秋霽下、添入陳後主名、不知六朝焉知此等慢調、況其中有孤鶩落霞語、乃襲用王勃之序、陳後主豈能預知勃文而倒用之耶、

岸草平沙

草堂詞、柳梢青岸草平沙一首、僧仲殊作也、今刻本往往失其名、故特著之、宋人小詞、僧徒惟二人最佳、覺範之作類山谷、仲殊之作似花間、祖可如晦、俱不及也、

周晉仙浪淘沙

周晉仙、名文璞、宋淳熙間人、其字曰晉仙者、因名璞、義取郭璞、故曰晉仙也、能詩詞、好奇帷、有灌口二郎歌、爲時所稱、以爲不減李賀、又題鍾山云、往在秦淮問六朝、江頭只有女吹簫、腸斷太極無行路、幾歲鵝黃上柳條、嘗云花間集只有五字佳、絲雨溼流光、語意俱微妙、又有題酒家壁浪淘沙一詞云、還了酒家錢、便好安眠、大槐宮裡着貂蟬、行到江南知是夢、雪壓漁船、○盤礴古梅邊、也是前

綠鶴黃雪白又醒然。一事最奇君記取明日新年。其辭飄逸似方外塵表。又因字晉仙相傳以爲仙也誤矣。晉有徐仙民。唐有牛仙客。王仙芝。豈皆仙乎。甚矣人之好奇而不察也。然觀此則世之所傳仙跡。不幾類是哉。

閒適之辭

宋傳公謀水調歌頭曰。草草三間屋。愛竹旋添栽。碧紗窗戶。眼前都是翠雲堆。一月山翁高臥。踏雪水村清冷。木落遠山開。惟有平安竹。留得伴寒梅〇喚家僮開門看。有誰來客來。一笑清話。煮茗更傳杯。有酒只愁無客。有客又愁無月。月下且徘徊。明日人間事。天自有安排。黃玉林酹江月云。吾廬何有。有一灣蓮蕩。數間茅宇。斷塹疎籬聊補葺。那得粉牆朱戶。禾黍西風。豶豚曉日。活脫田家趣。客來茶罷。自挑野菜同煮。〇多少甲第連雲。千眉環座。人醉黃金塢。回首邯鄲春夢破。零落珠歌翠舞。得似衰翁。蕭然陋巷。長作溪山主。紫芝可採。更尋若谷深處。又劉靜修風中柳云。我本漁樵。不是白駒空谷。對西山悠然自足。北窗疎竹。南窗叢菊。愛村居數間茅屋。〇風煙草履。滿意一川平綠。門前溪今朝酒熟。幽泉歌曲。清泉琴筑。欲歸來故人留宿。并呂居仁東里先生家。何在四辭。每獨行吟歌之。不惟有隱士出塵之想。兼如仙客御風之遊矣。昔人謂詩情不似曲情多。信然。

驪山辭

昔於臨潼驪山之溫湯。見石刻元人一辭曰。三郎年少客。風流夢。繡嶺盤瑤環漸浴酒發春。海棠睡

服笑波生。蠶荔子樂寒。況此際曲江人不見。偃月事無端。羯鼓三聲。打開蜀道。霓裳一曲。舞破潼關。馬嵬西去路。愁來無會處。但淚滿關山。空有香囊遺恨。錦襪傳看。玉笛聲沉。樓頭月下。金釵信杳天上人間。幾度秋風渭水。落葉長安。再過之。石已磨爲別刻矣。

石次仲西湖辭

石次仲西湖多麗一曲云。晚山青。一川雲樹冥冥。正參差。煙凝紫翠。斜陽畫出南屏。館娃歸。吳臺遊鹿。銅仙去。漢苑飛螢。懷古情多。凭高望極。且將樽酒慰漂零。自湖上愛梅仙遠。鶴夢幾時醒。空留在六橋疎柳。孤嶼危亭。〇待蘇堤歌聲散盡。更須攜妓西泠。藕花深雨涼。翡翠菰蒲軟風弄。蜻蜓澄碧生秋。鬧紅駐景。采菱新唱最堪聽。一片水天無際。漁火兩三星。多情月。爲人留照。未過前汀。次仲辭在宋未著名。而清奇宕麗如此。宋之填辭。爲一代獨藝。亦猶晉之字。唐之詩。不必名家而皆奇也。然奇而不傳者何限。而傳者未必皆奇。如唐之胡曾。宋之杜默。識者知笑之。而不能靳其傳。蓋亦有幸不幸乎。

梅辭

呂聖求東風第一枝辭云。老樹渾苔。橫枝未葉。青春肯誤芳約。背陰未返冰魂。陽稍已含紅蕚。佳人寒怯。誰驚起。曉來梳掠。是月斜窗外樓角。霜冷竹間幽鶴。〇雲淡淡。粉痕漸薄。風細細。凍香又落。叩門事件。金樽倚欄。怕聽畫角。依稀夢裡。半面淺窺珠箔。甚時重寫。寄將去。訪舊遊東閣。古今梅辭。以

坡仙綠毛么鳳爲第一。此亦在魁選矣。

折紅梅

宋人折紅梅辭云。喜輕澌初綻。微和漸入郊原時節。春消息夜來陡覺。紅梅數枝爭發。玉溪珍館。不似箇尋常標格。化工別與一種風情。似匀點胭脂染成香雪。〇重吟細閱。比繁杏夭桃。品流終別。可惜彩雲易散。冷落謝池風月。憑誰向說。三弄處。龍吟休咽。大家留取倚欄杆。聞有花堪折。勸君須折此辭見杜安世集中。吳紀聞又作吳感之。未知孰是。

洪覺範梅辭

洪覺範詠梅點絳唇辭云。流水泠泠。斷橋斜路梅枝亞。雪花飛下。渾似江南畫。〇白璧青錢。欲買春無價。春歸也。風吹平野。一點香隨馬。梅辭如此清俊。亦僅有。惜未入草堂之選。

曹元寵梅辭

曹元寵梅辭。竹外一枝斜。想佳人天寒日暮。用東坡竹外一枝斜更好之句也。徽宗時。禁蘇學。元寵又近幸之臣。而暗用蘇句。其所謂掩耳盜鈴者。噫姦臣醜正惡直。徒爲勞爾。

李漢老

李漢老名邴。號雲龕居士。父昭玘。元祐名士。東坡門生。漢老才學。世其家者也。其漢宮春梅辭。入選最佳。曹元寵梅辭。竹外一枝斜。想佳人天寒日暮。黃昏院落。無處著清香。風細細。雪融融。何況江頭路。甚工而結句落韻。殊不強人意。曹蓋富於才而貧於學也。漢老詠美人寫字去。雲情散亂未成篇

花骨散斜終帶軟，亦新美可喜。

蔣捷一剪梅

蔣捷一剪梅詞云，一片春愁帶酒澆，江上舟搖，樓上帘招，秋娘容與泰娘嬌，風又飄飄，雨又瀟瀟。何日雲帆卸浦橋，銀字箏調，心字香燒，流光容易把人拋，紅了櫻桃，綠了芭蕉。

心字香

詞字多用心字香，蔣捷詞云，銀字箏調，心字香燒，張于湖詞，心字夜香清，晏小山詞，記得年時初見兩重心字羅衣，范石湖驂鸞錄云，番禺人作心字香，用素馨茉莉半開者著淨器中，以沉香薄劈層層相間密封之，日一易，不待花蔫，花過香成，所謂心字香者，以香末縈篆成心字也，心字羅衣則謂心字香薰之爾，或謂女人衣曲領如心字，又與此別。

招落梅魂

蔣捷有效稼軒體招落梅魂一首云，醉兮瓊瀣浮觴些，招兮遣巫陽些，君勿去此颶風將起天微黃些，野馬塵埃污君楚楚白霓裳些，駕空兮雲浪茫洋東下流君往他方些。○月滿兮方塘些，叫雲兮笛淒涼些，歸來兮爲我重倚蛟背寒鱗蒼些，俯視春浩然一笑吐出香些，翠禽兮弄曉招君未至我心傷些。其辭幽秀古豔，迥出纖冶穠華之外，可愛也，稼軒之辭曰，醉翁操，併錄于此，長松之風如公，肯予從山中人，心與吾兮誰同，湛千里之江上有楓，噫送子東望君君之門兮九重，女無悅己誰適爲容。○不龜手藥或一朝取封，昔與游兮皆童我，獨窮兮今翁。一魚兮一龍，勞心兮忡忡，噫命與時逢，于取之兮食萬鍾。小辭中離騷，僅見此二首也。

柳枝辭

唐人柳枝辭，劉禹錫白樂天而下，凡數十首，予獨愛無名氏云，萬里長江一帶開，岸邊楊柳是誰栽，錦帆落盡西風起，惆悵龍舟更不回。此辭詠史詠物，兩極其妙，首句見隋開汴通江，次句是誰栽三字作問辭，尤含蓄不言煬帝，而譏刺之意在其中，末二句，俯仰今古，悲慨溢於言外，若情致則清江一曲柳千條，二十年前舊板橋，曾與情人橋上別，更無消息到今朝。此辭小說以爲劉采春女周德華之作，又云劉禹錫，然劉集中不載也，柳辭當以二首爲冠。

竹枝辭

元楊廉夫竹枝辭，一時和者五十餘人，詩百十餘首，予獨愛徐延徽一首云，盡說盧家好莫愁，不知天上有牽牛，勝拋萬斛臙脂水，瀉向銀河一色秋。

蓮辭第一

歐陽公詠蓮花漁家傲云，葉重如將青玉亞，花輕疑是紅綃掛，顏色清新香脫灑，堪長價，牡丹怎得稱王者。○雨筆露牋吟彩畫，日鑪風炭薰蘭麝，天與多情絲一把，誰廝惹，千條萬縷縈心下。又云，楚國纖腰元自瘦，文君膩臉誰描就，日夜鼓聲催箭漏，昏復晝，紅顏豈得長如舊。○醉折嫩房紅蕊嗅，天絲不斷清香透，卻倚小闌疑望久，風滿袖，西池月上人歸後。前首工緻，後首情思兩極，古今蓮辭第一也。

詞品卷之三

成都楊慎升菴著

蘇易簡

蘇易簡、梓州人、宋太宗朝狀元、所著有文集及文房四譜行於世、宋世蜀之大魁自蘇始、其後閬州三人、簡州四人、夔州一人、終宋三百年、得十六人、而陳氏許氏皆兄弟、可謂盛矣、蘇之詞惟越江吟應制一首、見予所選百琲明珠、

韓范二公詞

韓魏公點絳脣詞云、病起懨懨、對庭前花樹添憔悴。亂紅飄砌、滴盡真珠淚。○惆悵前春。誰向花前醉。愁無際、武陵凝睇。人遠波空翠。范文正公御街行云、紛紛墜葉飄香砌、夜寂靜、寒聲碎。真珠簾捲玉樓空、天淡銀河垂地。年年今夜、月華如練、長是人千里。○愁腸已斷無由醉。酒未到、先是淚、殘燈明滅枕頭欹、諳盡孤眠滋味。都來此事、眉間心上、無計相迴避。二公一時勳德重望、而詞亦情致如此、大抵人自情中生、焉能無情、但不過甚而已、宋儒云、禪家有爲絕欲之說者、欲之所以益熾也、道家有爲忘情之說者、情之所以益蕩也、聖賢但云寡慾養心、約情合中而已、予友朱良矩嘗云、天之風月、地之花柳、與人之歌舞、無此不成三才、雖戲語亦有理也、

滿江紅

范文正公謫睢州、過嚴陵祠下、會吳俗歲祀、里巫迎神、但歌滿江紅、有湘江好、洲漢漢、波似染、山如削、遶嚴陵灘畔、鷺飛魚躍之句、公曰、吾不善音律、撰一絕送神曰、漢包六合網英豪。一箇冥鴻惜羽毛。世祖功臣三十六、雲臺爭似釣臺高。吳俗至今歌之、邵小對録

温公詞

世傳司馬温公、有席上所賦西江月詞云、寶髻鬆鬆挽就、鉛華淡淡妝成。紅煙翠霧罩輕盈、飛絮遊絲無定。○相見爭如不見、有情還似無情、笙歌散後酒微醒、深院月明人靜。仁和姜明叔云、此詞決非温公作、宣和間恥温公獨爲君子、作此誣之、不待識者而後能辨也、

夏英公詞

姚子敬嘗手選古今樂府一帙、以夏英公喜遷鶯宮詞爲冠、其詞云、霞散綺。月沉鉤。簾捲未央樓。夜涼河漢接天流。宮闕鎖清秋。○瑤堦樹。金莖露。鳳髓香和雲霧。三千珠翠擁宸遊。水殿按涼州。富豔精工。誠爲絕唱。

林和靖

林君復惜別長相思詞云、吳山青。越山青。兩岸青山相送迎、誰知離別情。○君淚盈。妾淚盈。羅帶同心結未成。江頭潮已平。甚有情致、宋史謂其不娶非也、林洪著家山清供、其中言先人和靖先生云云、郎先生之子也、蓋喪偶後遂不娶爾、

康伯可詞

康伯可西湖長相思詞云、南高峰。北高峰。一片湖光煙靄中。春來愁殺儂。○郎意濃。妾意濃。油壁車輕郎馬驄。相逢九里松。蓋效和靖吳山青之調也、二詞可謂敵手

東坡賀新郎詞

東坡賀新郎詞、乳燕飛華屋云云、後段石榴半吐紅巾蹙。以下皆詠榴、卜算子、缺月掛疏桐云云、縹緲孤鴻影、以下皆說鴻、別一格也、

東坡詠吹笛

嶺南太守閭丘公顯致仕居姑蘇、東坡每過必留連、坡嘗言過姑蘇、不遊虎丘、不謁閭丘、乃二欠事、其重之如此、一日出其後房佐酒、有懿卿者善吹笛、坡作水龍吟贈之、楚山脩竹如雲是也、詞見草堂詩餘、而不知其事、故著之

密雲龍

密雲龍、茶名極爲甘馨、宋廖正一、字明略、晚登蘇東坡之門、公大奇之、時黃秦晁張號蘇門四學士、東坡待之厚、每來必令侍妾朝雲取密雲龍、家人以此知之、一日又命取密雲龍、家人謂是四學士、窺之乃廖明略也、東坡詠茶行香子云、綺席才終。歡意猶濃。酒闌時、高興無窮。共誇君賜、初拆臣封。看分香餅。黃金縷。密雲龍。○鬬贏一水、功敵千鍾。覺涼生兩腋清風。暫留紅袖、少却紗籠。放笙歌散、庭館靜、略從容、

瑞鷓鴣

苕溪漁隱曰、唐初歌辭、多是五言詩、或七言詩、初無長短句、中葉以後、至五代、漸變成長短句、及本朝則盡爲此體、今所存者、止瑞鷓鴣小秦王二闋、是七言八句詩、並七言絕句詩而已、瑞鷓鴣猶依字易歌、若小秦王必須襍以虛聲、乃可歌耳、其儻云、碧山影裡小紅旗、儂是江南踏浪兒、拍手欲嘲

山簡醉，齊聲爭唱浪婆辭，西興渡口帆初落，漁浦山頭日未欹，儂送潮回歌底曲，樽前還唱使君詩，此瑞鷓鴣也，濟南春好雪初晴，行到龍山馬足輕，使君莫忘雪溪女，時作陽關腸斷聲，此小秦王也，皆東坡所作，

陳季常

苕溪漁隱曰，東坡云，龍山子自洛之蜀，載二侍女戎裝駿馬，至溪山佳處，輒留數日，見者以爲異人，後十年築室黄岡之北，號靜庵居士，作臨江仙贈之云，細馬遠馱雙侍女，青巾玉帶紅靴，溪山好處便爲家，誰知巴峽路，却見洛城花。○面旋落英飛玉蕊，人間春日初斜，十年不見紫雲車，龍丘新洞府，鉛鼎養丹砂，龍丘子，即陳季常也，秦太虚寄之以詩，亦云，侍童雙擢玉鬌髮，光可照，駿馬錦障泥相隨窮海嶠，暮年更折節，學佛得心要，斷馬放阿犖幅巾對沉燎，故東坡作詩戲之，有忽聞河東獅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之句，觀此則知季常載侍女以遠遊，及暮年甘於枯寂，蓋有所制而然，亦可憫笑也哉，

六客辭

東坡云，吾昔自杭移高密，與楊元素同舟，而陳令舉、張子野皆從予過李公擇於湖，遂與劉孝叔俱至松江，夜半月出，置酒垂虹亭上，子野年八十五，以歌辭聞於天下，作定風波令，其略云，見說賢人聚吳興，試問也應傍有老人星，坐客歡甚，有醉倒者，此樂未嘗忘也，今七年爾，子野、孝叔、令舉，皆爲異物，而松江橋亭，今歲七月九日，海風駕潮，平地

丈餘，蕩盡無復孑遺矣，追思曩時，眞一夢爾，苕溪漁隱曰，吳興郡圃，今有六客亭，即公擇、子瞻、元素、子野、令舉、孝叔，時公擇守吳興也，東坡又云，余昔與張子野、劉孝叔、李公擇、陳令舉、楊元素會於吳興，時子野作六客辭，其卒章，盡道賢人聚吳興，試問也應傍有老人星，凡十五年，再過吳興，而五人皆已亡矣，時張仲謀與曹子方、劉景文、蘇伯固、張秉道爲坐客，仲謀請作後六客辭，云月滿苕溪照野堂，五星一老鬬光芒，十五年間眞夢裡，何事長庚對月獨淒涼，綠鬢蒼顏同一醉，還是六人吟笑水雲鄉，賓主談鋒誰得似，看取曹劉今對兩蘇張，

東坡中秋辭

古今辭話云，東坡在黃州中秋夜對月獨酌，作西江月辭曰，世事一場大夢，人生幾度新涼，夜來風葉已鳴廊，看取眉頭鬢上。○酒賤常愁客少，月明多被雲妨，中秋誰與共孤光，把盞淒然北望，坡以讒言謫居黃州，鬱鬱不得志，凡賦詩綴辭，必寫其所懷，然一日不負朝廷，其懷君之心，末句可見矣，苕溪漁隱曰，聚蘭集載此辭，注云寄子由，故後句云中秋誰與共孤光，把酒淒然北望，則兄弟之情見於句意之間矣，疑是倅錢塘時作，子由時爲睢陽幕客，若詰所云則非也，

晁次膺中秋辭

苕溪漁隱曰，中秋辭自東坡水調歌頭一出，餘辭盡廢，然其後亦豈無佳辭，如晁次膺綠頭鴨一辭殊清婉，但樽俎間歌喉以其篇長憚唱，故湮沒無聞焉，其辭云，晚雲收，淡天一片琉璃，爛銀盤來從

海底，皓色千里澄輝，瑩無塵，素娥淡佇，靜可數，丹桂參差，玉露初零，金風未凜，一年無似此佳時，向坐久疏星時度，烏鵲正南飛，瑤臺冷，欄杆憑暖，欲下遲遲，○念佳人音塵隔後，對此應解相思，最關情漏聲正永，暗斷腸花影潛移，料得來宵，清光未減，陰晴天氣又爭知，共凝戀，如今別後，還是隔年期，人縱健，清樽素月，長願相隨，

蘇養直

蘇養直名伯固，與東坡爲同族，坡集中有送伯固見詩是也，詩有清江曲屬玉雙飛水滿塘，當時盛傳，辭亦佳，醉眠小塢黃茅店，夢倚高城赤葉樓，鷓鴣天之佳句也，

蘇叔黨辭

叔黨名過，東坡少子，草堂辭所載點絳脣二首，高柳蟬嘶，及新月娟娟，皆叔黨作也，是時方禁坡文，故隱其名，相傳之久，或以爲汪彥章非也，

程正伯

程正伯，號書舟，眉山人，東坡之中表也，其酷相思辭云，月掛霜林寒欲墜，正門外催人起，奈別離如今眞箇是，欲住也留無計，欲去也來無計，○馬上離情衣上淚，各自供憔悴，問江路梅花開也未，春到也須頻寄，人到也須頻寄，其四代好折紅英皆佳，見本集，

李邦直

李邦直，與東坡同時人，小辭有楊花落，燕子橫穿朱閣，苦恨春醪如水薄，閑愁無處著，○綠野帶江山落角，桃杏參差殘萼，歷歷危橋沙外泊，東風晚

來惡爲坡所稱、

柳詞爲東坡所賞

東坡云、人皆言柳耆卿詞俗、如霜風淒緊、關河冷落、殘照當樓、唐人佳處、不過如此、按其全篇云、對瀟瀟暮雨灑江天、一番洗清秋、漸霜風淒緊、關河冷落、殘照當樓、是處紅衰綠減、苒苒物華休、惟有長江水、無語東流。○不忍登高臨遠、望故鄉渺邈、歸思悠悠、歎年來踪跡、何事苦淹留、想佳人妝樓凝望、誤幾回天際識歸舟、爭知我倚闌干處、正恁凝眸、蓋八聲甘州也、草堂詩餘不選此、而選其如願奶奶蘭心蕙性之鄙俗、及以文會友、寡信輕諾之酸文、不知何見也、

木蘭花慢

木蘭花慢、柳耆卿清明詞、得音調之正、盡傾城、盈盈歡情、於第二字中有韻、近見吳彥高中秋詞亦不失此體、餘人皆不能然、元遺山集中、凡九首、內五首兩處用韻、亦未爲全知者、今載二詞于后、

柳詞

柳詞云、折桐花爛熳、乍疎雨、洗清明、正豔杏燒林、緗桃繡野、芳景如屏、傾城、盡尋勝去、驟雕鞍紺幰出郊坰、風暖繁絃脆管、萬家競奏新聲。○盈盈鬭草踏青。人豔冶。遞逢迎、向路傍往往、遺簪墮珥、珠翠縱橫、懽情對佳麗地、任金罍罄竭、玉山傾、拚却明朝永日、畫堂一枕春酲。

中秋詞

吳詞云、敞千門萬戶、瞰蒼海、爛銀盤、對沆瀣樓高、儲胥雁過、墜露生寒、闌干、眺河漢外、送浮雲盡出

衆星乾、丹桂霓裳縹緲、似聞環珮珊珊。○長安底處高城、人不見、路漫漫、歎舊日心情、如今容易瘦、沈愁潘、幽歡縱容易得、動是隔年看、歸去江湖一葉、浩然對影垂竿、然吳詞後段起句、又異常體、柳爲正、

潘逍遙

潘閬、字逍遙、其人狂逸不檢、而詩句往往有出塵之語、詞曲亦佳、有憶西湖虞美人一闋云、長憶西湖湖水上、盡日凭欄樓上望、三三兩兩釣魚舟、島嶼正清秋。○笛聲依約蘆花裏、白鳥成行忽飛起、別來閒想整綸竿、思入水雲寒、此詞一時盛傳、東坡公愛之、書於玉堂屏風、

斜陽暮

秦少游踏莎行、杜鵑聲裏斜陽暮、極爲東坡所賞、而後人病其斜陽暮、似重複、非也、見斜陽而知日暮、非複也、猶韋應物詩須臾風暖朝日暾、既曰朝日、又曰暾、當亦爲宋人所譏矣、此非知詩者、古詩明月皎夜光、明皎光、非複乎、李商隱詩、日向花間留返照、皆然、又唐詩、青山萬里一孤舟、又滄浪千萬里、日夜一孤舟、宋人亦言一孤舟爲複、而唐人累用之、不以爲複也、

秦少游贈樓東玉

秦少游水龍吟、贈營妓樓東玉者、其中小樓連苑及揖頭玉佩丁東、隱樓東玉三字、又贈陶心兒一鉤殘月帶三星、亦隱心字、山谷贈妓詞、你共人女邊著子、爭知我門裏添心、亦隱好悶二字云、

鶯花亭

秦少游謫處州日作千秋歲詞、有花影亂、鶯聲碎之句、後人慕之、建鶯花亭、陸放翁有詩云、沙上春風柳十圍、綠陰依舊語黃鸝、故應留與行人恨、不見秦郎半醉時、

少游嶺南詞

少游謫藤州、一日醉、野人家有詞云、㬉起一聲人悄、衾冷夢寒窗曉、瘴雨過、海棠開、春色又添多少。○社甕釀成微笑、半缺椰瓢共舀、覺傾倒、急投牀、醉鄉廣大人間小、此詞本集不收、見於地志、而修一統志者、不識舀字、妄改可笑、聊著之、

滿庭芳

秦少游滿庭芳、晚色雲開、今本誤作晚兔雲開、不通、維揚張綖刻詩餘圖譜、以意改兔作見、亦非、按花庵詞選作晚色雲開、當從之、

明珠濺雨

秦淮海望海潮詞云、紋錦製帆、明珠濺雨、寧論爵馬魚龍、按隋遺錄、煬帝命宮女灑明珠於龍舟上、以擬雨雹之聲、此詞所謂明珠濺雨也、

天粘衰草

秦少游滿庭芳、山抹微雲、天粘衰草、今本改粘作連、非也、韓文洞庭漫汗、粘天無壁、張祜詩、草色粘天鶗鴂恨、山谷詩、遠水粘天吞釣舟、邵博詩、老灘聲殷地、平浪勢粘天、趙文鼎詞、玉關芳草粘天碧、嚴次山詞、粘雲江影傷千古、葉夢得詞、浪粘天、蒲桃漲綠、劉行簡詞、山翠欲粘天、劉叔安詞、暮煙細草粘天遠、粘字極工、且有出處、又見避暑錄話、可證、若作連天、是小兒之語也、

山林微雲女壻

范元實，范祖禹之子，秦少游壻也。學詩於山谷，作詩眼一書。爲人敦重，嘗在歌舞之席，終日不言。妓有問之云：公亦解詞曲否？笑答云：吾乃山林微雲女壻也。可見當時盛唱此詞。草堂詩餘亦有范元實詞。

晴鴿試鈴

張子野滿江紅云：晴鴿試鈴風力軟，雛鶯弄舌春寒薄。清新自來無人道。

初寮詞

王初寮，字安中，名履道，初爲東坡門下士，詩文頗得齊腴。其辭有「樣嫋垂珠清漏長，遲留春筍綴催籤」之句，又「天與麟符行樂分，綬帶輕裘雅晏催雲髻，翠霧紫紵銷篆印，箏聲恰度秋鴻陣」，爲時所稱。其後附蔡京，遂叛東坡，其人不足道也。

王元澤

王雱，字元澤，半山之子。或議其不能作小辭，乃援筆作倦尋芳一首，草堂辭所載「露晞向曉」是也。自此絕不作。

宋子京

宋子京小辭有「春睡騰騰，困入嬌波慢。隱隱枕痕留一線，膩雲斜溜釵頭燕。」分明寫出春睡美人也。

韓子蒼

韓駒，字子蒼，蜀之仙井人，今井研縣也。其中秋念奴嬌「海天向晚」一首，亞于東坡之作，草堂已選。雪辭邪君懋云：「昨日樵村漁浦，今日瓊川銀渚，山色捲簾看，老峰巒。錦帳美人貪睡，不覺天花剪水

驚問是楊花是蘆花。

俞秀老弄水亭辭

俞紫芝，秀老，弟澹清老，名字見王介甫、黃魯直集中，詩辭傳世雖少，亦間見文鑑等編。葉石林詩話誤以爲揚州人。魯直答清老寒夜三詩，其一引牧羊金華山黃初平事，言之蓋黃上世亦出金華也。近覽清溪圖，有秀老手題臨江仙辭一闋，後書俞紫芝。此辭世少知之，錄于后：「弄水亭前千萬景，登臨不忍空迴。水輕墨淡寫蓬萊，莫教世眼容易洗塵埃。○收去雨昏都不見，展將還似雲開。先生高趣更多才，人人盡道小杜卻重來。」

孫巨源

孫洙，字巨源，嘗注杜詩，注中洙曰是也。元豐間爲翰林學士，與李端愿太尉往來尤數。會一日鎖院，宣召者至其家，則出十餘輩蹤跡得之於李氏。時李新納妾，能琵琶，公飲不肯去，而迫於宣命，入院幾二鼓矣。草三制罷，作此辭，遲明遣示李。其辭云：「樓頭尚有三通鼓，何須抵死催人去。上馬苦匆匆，琵琶曲未終。○回頭凝望處，那更簾纖雨。漫道玉爲堂，玉堂今夜長。」或傳以爲孫覿，非也。

陳后山

陳后山爲人極清苦，詩文皆高古，而辭特纖豔。如一落索換頭云：「一顧教人微俏，那堪親見。不辭紫袖拂清塵也，要識春風面。」又有席上贈妓辭云：「不愁歌裡斷人腸，只怕有腸無處斷。」所謂彼亦直寄焉，以爲不知已者詬厲也。

雙魚洗

張仲宗夜遊宮辭云：「半吐寒梅未拆，雙魚洗、冰澌初結。戶外明簾風任揭，擁紅爐，灑窗間，稷雪。○此日去年時節，這心事、有人惟悅。斗帳重熏鴛被疊，酒微醺，管燈花，今夜別。」雙魚洗，盥手之器，見博古圖。稷雪，霰也，形如米粒，能穿屋透窓，見毛詩疏。

石州慢

張仲宗石州慢：「寒水依痕，春意漸回，沙際煙闊。」爲一句，今刻本於沙際之下截爲句，非也。下文「煙闊溪梅」，成何語乎。

張仲宗辭用唐詩語

張仲宗號蘆川，其辭最工。其踏莎行云：「芳草平沙，斜陽遠樹，無情桃葉江頭渡。醉來扶上木蘭舟，將愁不去將人去。○薄劣東風，夭斜落絮，明朝重覓吹笙路。碧雲香雨小樓空，春光已到銷魂處。」唐李端詩：「江上晴樓翠靄間，滿簾春水滿窗山。青楓綠草將愁去，遠入吳雲暝不還。」此辭「將愁不去將人去」一句，反用之。夭斜音歪斜，白樂天詩：「錢塘蘇小小，人道最夭斜。」自注：夭音歪。若不知其出處，不見其工。辭雖一小技，然非胸中有萬卷，筆下無一塵，亦不能下臻其妙也。

張仲宗送澹菴辭

張仲宗送胡澹菴赴貶所賀新郎一闋云：「夢繞神州路。悵西風、連營畫角，故宮禾黍。底事崑崙傾砥柱，九地黃流亂注。聚萬落、千村狐兔。天意從來高難問，況人情、易老悲難訴。更南浦，送君去。○涼生岸柳催殘暑。耿斜河、疏星淡月，淡雲微度。萬里江山知何處，回首對牀夜雨。雁不到、書成誰與。目盡

青天懷今古、肯兒曹恩怨相爾汝。寒大白、聽金縷。

秦檜知之、亦與作詩王庭珪同取責、此辭雖不工

亦當傳、況王紋悲憤如此、宜表出之

張仲宗

張仲宗三山以送胡澹菴及寄李綱辭得罪、忠議

流也、其辭最工、草堂詩餘選其春水連天及卷珠

簾二首、膾炙人口、他如簾旌翠波颭窗影殘紅一

線、及溪邊雪霽藏雲樹小艇風斜沙觜露、皆秀句

也、辭中多以否呼爲府、與主字葬同押、益閩音也、

如林外以鎖爲掃、俞克成以我爲礙、與好同押、皆

鴂舌之音、可刪不可取也。○曹元寵亦以否呼爲

府、

林外

林外字豈塵、有洞仙歌、書于垂虹橋、作道裝、不告

姓名、飲醉而去、人疑爲呂洞賓、傳入宮中、孝宗笑

曰、雲屋洞天無鎖、鎖與老叶韻、則鎖音掃、乃閩音

也、偵問之、果閩人林外也、此辭亦不工、不當入選

韓世忠辭

韓世忠以元樞就第、絕口不言兵、杜門謝却酬酢

時乘小騾放浪西湖泉石間、一日至香林園、蘇仲

虎尚書方宴客、王徑造之、賓主歡甚、盡醉而歸、明

日王餉以羊羔、且手書二辭以遺之、臨江仙云、冬

日青山瀟灑靜、春來山暖花濃、少年衰老與花同

世間名利客、富貴與貧窮。○榮華不是長生藥、清

閑不是死門風、勸君識取主人翁、單方只一味、盡

在不言中、南鄉子云、人有幾多般、富貴榮華總是

閑、自古英雄都是夢、爲官、寶玉妻兒宿業纏。○年

事已衰殘、鬚髩蒼、骨髓乾、不道山林多好處、貪

權、只恐癡迷誤了賢、王生長兵間、未嘗知書、晚歲

忽若有悟、能作字及小辭、皆有見趣、信乎非常之

才也、

詞品卷之三終

詞品卷之四

成都楊慎升菴著

趙元鎮

趙鼎字元鎮、宋中興名相、小辭婉媚、不減花間蘭

畹、慘結秋陰一首、世皆傳誦之矣、點絳唇一首云

香冷金猊、夢回鴛帳餘香嫩、更無人問、一枕江南

恨。○消瘦休文、頓覺春衫褪、清明近、杏花吹盡、薄

暮寒成陣

賀方回

賀方回浣溪沙云、樓外紅銷一縷霞、淡黃楊柳帶

棲鴉、玉人和月折梅花。○笑撚粉香歸繡戶、乍垂

羅幙護窗紗、東風寒似夜來些、此辭句句綺麗、字

字清新、當時賞之、以爲花間蘭畹不及、信然、近見

玉林辭選首句二字作樓角、非也、樓角與樓外、相

去何啻天壤、

孫浩然

一帶江山如畫、風物向秋瀟灑、水侵碧天何處斷

霽色冷光相射、蓼嶼荻花洲、掩映竹籬茅舍。○雲

際客帆高掛、煙外酒旗低亞、多少六朝興廢事、盡

入漁樵閑話、悵望倚層樓、寒日無言西下、此孫浩

然離亭燕辭也、悲壯可傳、

查荎透碧霄

艤蘭舟、十分端是藏離愁、綠波送遠、屏山遮斷、此

去難留、相從爭奈心期久、要屢變霜秋、歎人生杳

似萍浮、又翻成輕別、都將深恨、付與東流。○想斜

陽影裏、寒煙明處、雙槳去悠悠、愛渚梅幽香動、須

採擷倩纖柔、豔歌粲發、誰傳餘韻、來誤仙遊、念故

人畱此遐州，但春風老去，秋月圓時，獨倚江樓。此査荎透碧霄辭也，所謂一不爲少。

陳子高

陳子高名克，天台人，有赤城辭一卷，甚工緻流麗。草堂辭愁脈脈一篇，子高辭也，今刻失其名。

陳去非

陳去非，蜀之青神人，陳季常之孫也，徙居河南，宋南渡後，又居建業，詩爲高宗所薦注，而辭亦佳，語意超絕，筆力排奡，識者謂其可摩坡仙之壘，非溢美云。草堂辭惟載憶昔午橋一首，其閩中漁家傲云，今日山頭雲欲擧，青蛟素鳳移時舞，行到石橋聞細雨，聽遺住，風吹却過溪西去。○我欲尋詩寬久旅，桃花落盡春無數，渺渺籃輿穿翠楚，悠然處，高林忽送黃鸝語。又虞美人云，吟詩日日待春風，及至桃花開後却匆匆，又點絳脣云，愁無那，短歌誰和，風動梨花朶。又南柯子云，闌干三面看晴空，背插浮圖千尺冷煙中，皆絕似坡仙語。

陳去非桂花辭

苕溪漁隱曰，木犀閩中最多，路傍往往有參天合抱者，土人以其多而不貴之，漕宇門前兩徑，自有一二百株，至秋花盛開，籃輿行清香中，殊可愛也。古人賦詠惟東坡倅錢塘，八月十七日，天竺一送桂花，分贈元素詩云，月缺霜濃細蘂乾，此花元屬桂堂仙，鷲峰子落驚前夜，蟾窟枝空記昔年，破祴山僧憐耿介，練裙溪女鬭清妍，願公採擷紉幽佩，莫遣孤芳老澗邊。陳去非有辭云，黃衫相倚，翠葆層層底，八月江南風日美，弄影山腰水尾。○楚人未識

孤妍，離騷遺恨千年，無住菴中新夢，一枝喚起幽禪。万俟雅言有辭云，芳菲葉底，誰會秋工意，深綠護輕黃，怕青女霜侵焦悴，闘分早晚，都占九秋天，花四出，香七里，獨步珠宮裏。○隹名嘉樹，却因是遣子，不自月中來，又那得蕭蕭風味，霓裳羽曲，休問廣寒人，飛太白，蔚仙蘂，香外無香比。又呂雜錄云，京師貴家，多以酴醿漬酒，獨有芬香而已，近年方以檳榔花懸酒中，不惟馥郁可愛，又能使酒味辛冽，始於戚里，外人蓋所未知也。

葉少蘊

葉少蘊，名夢得，號石林居士，妙齡秀發，有文章盛名，石林辭一卷，傳于世，賀新郎睡起流鶯語，虞美人落花已作風前舞，皆其辭之入選者也，中秋姿客，念奴嬌末句云，廣寒宮殿，爲余聊借，瓊林英英，獨照者。

曾空青

曾紆，字公袞，號空青先生，子宣之子，清樾軒一詩名世，辭亦佳，其臨江仙云，後院短墻臨綠水，春風急管繁絃，向誰親按小嬋娟，玉堂天上客，琳館地行仙。○安得此身長是健，徘徊夜飲朝眠，江南刺史湧垂涎，安排腸已斷，何況到樽前，又菩薩蠻山光冷浸清江底，江光只到柴門裏，臥對白蘋洲，歌眠數釣舟，亦佳，惜全篇未稱。

曾純甫

曾覿，字純甫，號海野，東都故老，見汴都之盛，故辭多感慨，金人捧露盤是也，採桑子云，花裡遊蜂宿粉棲，香錦繡中，爲當時傳歌。

曾覿張掄進辭

曾覿進辭賦蓮，進阮郎歸云，柳陰庭院占風光，呢喃春晝長，碧波新漲小池塘，雙雙蹴水忙。○萍散漫，絮飛揚，輕盈體態狂，爲憐流水落花香，銜將歸畫梁。阮登舟，知閤張掄進柳梢青云，柳色初濃，餘寒似水，纖雨如塵，一陣東風，縠紋微皺，碧沼鱗鱗。○仙娥花月精神，奏鳳管鸞弦鬭新，萬歲聲中，九霞盃內，長醉芳春。曾覿和進云，桃靨紅勻，梨腮粉薄，鴛徑無塵，鳳閣凌虛，龍池澄碧，芳意鱗鱗。○清時酒聖花神，看內苑風光又新，一部仙韶，九重鸞仗，天上長春。

雪辭

紫皇高宴仙臺，雙成戲擊瓊苞碎，何人爲把銀河水，剪甲兵都洗，玉樣乾坤，八荒同色，了無塵翳，喜冰消太液，煖融鳷鵲，端門曉班初退。○聖主憂民深意，轉鴻鈞滿天和氣，太平有象，三宮二聖，萬年千歲，雙玉盃深，五雲樓逈，不妨頻醉，看來不是飛花，片片是豐年瑞。太上大喜，賜鍍金酒器二百兩。

月辭

曾覿進壺中天辭云，素飈漾碧，看天衢穩送一輪明月，翠水瀛壺人不到，比似世間秋別，王手瑤笙，一時同色，小按霓裳疊，天津橋上，有人偷記新闋。○當日誰幻銀橋，阿瞞兒戲，一笑成癡絕，肯信羣仙高宴處，移下水晶宮闕，雲海塵清，山河影滿，桂冷吹香雪，何勞玉斧，金甌千古無缺。上皇大喜曰，從來月辭不曾用金甌事，可謂新奇，賜金束帶紫番羅，水晶盌，上亦賜寶盞，至一更五點還宮，是夜

西興亦聞天樂焉。

潮辭

江潮亦天下所無，宣諭侍官各賦酹江月一曲，至晚呈上，以吳琚爲第一。其辭曰：玉虹遙挂，望青山隱隱如一抹。忽覺天風吹海立，好似春霆初發。白馬凌空，瓊鼇駕水，日夜朝天闕。飛龍舞鳳，鬱葱環拱吳越。○此景天下應無，東南形勝，偉觀真奇絕。好是吳兒飛綵幟，蹙起一江秋雪。黃屋天臨，水犀雲擁，看擊中流楫。晚來波靜，海門飛上明月。兩宮賞賜無限，至月上始還。

張材甫

張材甫，名掄，南渡故老，辭多應制。元夕雙闕中天一首，繁華感慨，已入選矣。詠瑞香花西江月：剪成碧雲圍葉，刻成紫玉芳心。淺春不怕嫩寒侵，暖徹熏籠瑞錦。○花裡清芬獨步，樽前勝韻難禁。飛香直到玉杯深，消得厭厭夜飲。又柳梢青前段云：柳色初勻，輕寒如水，纖雨如塵。一陣東風，縠紋微皺，碧沼鱗鱗。亦佳，足稱辭人。

朱希真

朱希真名敦儒，博物洽聞，東都名士也。天資曠遠，有神仙風致。其西江月二首，辭淺意深，可以警世之役役於非望之福者，已入選矣。其相見懽云：東風吹，又江梅掃花開，舊日吳王宮殿，長青苔。○今古事。英雄淚，老相催，常恨夕陽西下，晚潮回。鷓鴣天云：檢盡曆頭冬又殘，愛他風雪耐他寒。拖條竹杖家家酒，上箇籃輿處處山。○添老大，轉癡頑，謝天教我老年閒。道人還了鴛鴦債，紙帳梅花醉

夢閒。其水龍吟末云：奇謀報國，可憐無用，塵昏白羽。鐵鎖橫江，錦帆衝浪，孫郎苦。亦可知其爲人矣。

李似之

李似之，名彌遜，仙井監人，自號筠谿，宋南渡名士，不附秦檜，坐貶。有別友菩薩蠻一首云：江城烽火連三月，不堪對酒長亭別。休作斷腸聲，老來無淚傾。○風高帆影疾，目送舟痕碧。錦字幾時來，薰風無雁回。

張安國

張孝祥，字安國，蜀之簡州人，四狀元之一也。後卜居歷陽。平昔爲辭，未嘗著稿，筆酣興健，頃刻即成，無一字無來處。如歌頭、凱歌諸曲，駿發蹈厲，寓以詩人句法者也。有于湖紫微雅辭一卷，湯衡爲序云云。其詠物之工，如羅帕分柑霜落齒，冰盤剝芡珠盈掬；寫景之妙，如秋淨明霞乍吐，曙涼宿靄初消。麗情之句，如佩解湘腰，釵孤楚鬢，不可勝載。

于湖辭

于湖玩鞭亭，昔明帝覘王敦營壘處，自温庭筠賦詩後，張文潛又賦于湖曲，以正湖陰之誤，辭皆奇麗。敘二板舫矢人口，徐寶之、韓南澗亦發新意，張安因賦滿江紅云：千古淒涼，興亡事，但悲陳迹，凝望眼，吳波不動，楚山空碧，巴滇綠駿追風遠，武昌雲旆連天赤。笑老姦遺臭到如今，留空壁。○邊書靜，烽烟息，通軺傳，銷鋒鏑，仰太平天子，聖明無敵。蹙踏揚州開帝里，渡江天馬龍爲匹。看東南佳氣鬱葱葱，傳千億。雖間采温張語，而辭氣亦不在其下。嘗見安國大書此辭後題云：乾道元年正月十日，

筆勢奇偉可愛。○建康實錄，唐許嵩所著，若亦稱湖陰云云，庭筠之誤有自來矣。

醉落魄

張于湖醉落魄辭云：輕寒瀟灑，可人風韻關梳束。多情早是眉峰蹙，一點秋波，拐裡覷人毒。○桃花庭院閒妝束，銅鞮謹唱大堤曲。歸來想見櫻桃熟，不道秋千，誰伴那人蹴。此辭亦在蹙二字辨下。○醉落魄，元曲訛爲醉羅歌。

史邦卿

史邦卿名達祖，號梅溪，今錄其萬年歡一首，亦鼎之一臠也。南浦梅風，謝柳邊，猶帶殘雪，過了匆匆燈市，草根青發，燕子春愁未醒，誤幾處芳音遼絕。煙谿上，採綠人歸，定應愁沁花骨。○非干厚情易歇，奈燕臺句老，難道離別。小徑吹衣，曾記故里風物，多少驚心舊事，第一是侵階羅襪。如今但柳髮稀春，夜來和露梳月。春雪辭云：行天入鏡，都做出輕鬆纖軟，寒爐重暖，便放慢春衫針線，恐鳳鞋挑菜歸來，萬一灞橋相見。此句尤爲姜堯章拈出。輕鬆纖軟，元人小令借以詠美人足云。又元夕辭：羞醉玉少年丰度，懷艷雪舊家伴侶，醉玉生春，出蘭畹蘇艷雪出韋詩，語精字鍊，豈易及耶。

杏花天

史邦卿杏花天辭云：軟波拖碧蒲芽短，畫樓外，花稍柳暖。今年自是清明晚，便覺芳情較懶。○春衫瘦，東風剪剪，過花塢香吹醉面，歸來立馬斜陽岸，隔水歌聲一片。姜堯章云：史邦卿之辭，奇秀清逸，有李長吉之韻，蓋能融情景於一家，會句意於兩

得姜亦當時辭手而服之如此、

姜堯章

姜夔字堯章、號白石道人、南渡詩家名流、辭極精妙、不減清眞樂府、其間高處、有周美成所不能及者、善吹簫、自製曲、初則率意爲長短句、然後協以音律云、其詠蟋蟀齊天樂一辭最勝、其辭曰、庾郎先自吟愁賦、淒淒更聞私語、露濕銅鋪、苔侵石井、都是曾聽伊處、哀音似訴、正思婦無眠、起尋機杼、曲曲屏山、夜涼獨自甚情緒、○西窗又吹暗雨、爲誰頻斷續、相和砧杵、候館吟秋、離宮弔月、別有傷心無數、豳詩漫與、笑籬落呼燈、世間兒女、寫入琴絲、一聲聲更苦、其過春雪云、拂雪金鞭、欺寒茸帽、不記章臺走馬、鴈磧沙平、漁汀人散、老去不堪遊冶、人日辭云、池面冰膠、墻頭雪老、雲意還又沉沉、朱戶粘雞、金盤簇燕、空歎時序侵尋、湘月辭云、歸禽時度、月上汀洲冷、中流容與、畫橈不點清鏡、從柳子厚雜淨不可唾之語翻出、戲張平甫納妾云、別母情懷、隨郎滋味、桃葉渡江時、翠樓吟云、檻曲紫紅、簷牙飛翠、酒祓清愁、花銷英氣、法曲獻仙音云、過秋風未成歸計、重見冷楓紅舞、玲瓏四犯云、輕盈喚馬、端正窺戶、酒醒明月下、夢逐潮聲去、其腔皆自度者、傳至今不得其調、難入管弦、祇愛其句之奇麗耳、

高賓王

高觀國、字賓王、號竹屋、辭名竹屋癡語、陳造爲序、稱其與史邦卿皆秦周之辭、所作要是不經人道語、其妙處少游美成亦未及也、舊本草堂詩餘選其玉胡蝶一首、書坊翻刻欲省費、潜去之、予家藏有舊本、今錄于此、以補遺略焉、喚起一襟涼思、未成晚雨、先做秋陰、楚客悲殘、誰解此意登臨、古臺荒、斷霞斜照、新夢黯、微月疎砧、總難禁、盡將幽恨、分付孤斟、○從今、倦看青鏡、既遲勳業、可負煙林、斷梗無憑、歲華搖落又驚心、想蓴汀水雲愁凝、去聲閒蕙帳猿鶴悲吟、信沉沉、故園歸計、休更侵尋、又詠轎御街行云、藤筠巧織花紋細、稱穩步、如流水、踏青陌上雨初晴、嫌怕涴文鴛雙履、要人送上、逢花須住、纔過處、香風起、○裙兒掛在簾兒裡、更不把窗兒閉、紅紅白白簇花枝、恰稱得尋春芳意、歸來時晚、紗籠引道、扶下人微醉、他如秋懷喜遷鶯、弔青樓永遇樂、皆佳作也、

盧申之

盧申之名祖皐、邛州人、有蒲江辭一卷、樂章甚工、字字可入律呂、彭帥於吳江作釣雪亭、擅漁人之窟宅、以供詩境也、約趙子野翁靈舒諸人賦之、惟甲之擅場、江涵鴈影梅花瘦、四無塵、雪飛風起夜窗如畫、其警句也、水龍吟詠荼蘼云、蕩紅流水無聲、暮烟細草粘天遠、低回倦蝶、往來忙燕、芳期頓懶、絲霧迷橋、翠虬騰架、雪明香暖、笑依依欲挽春風、教住、還疑是相逢晚、○不似梅妝瘦減、占人間、丰神蕭散、攀條弄蕊、天涯猶記、曲闌小院、老去情懷、酒邊風味、有時重見、對枕幃空想、東牀舊夢、帶將離怨、洞仙歌詠茉莉云、玉肌翠袖、較似酴醾瘦、幾度熏醒夜窗酒、問炎州何許、清涼塵不到、冰雪剪就、○晚來庭戶悄、暗數流光、細拾芳英黯回首、念日暮江東、偏爲魂銷、人易老、幽韻清標似仗、正簟紋如水、帳如烟、更奈問月明、露濃時候、

劉改之辭

新來塞北、傳到眞消息、赤地居民無一粒、更五單于爭立、○維師尚父鷹揚、熊羆百萬堂堂、看取黃金假鉞、歸來異姓眞王、又云、堂上謀臣尊俎、邊頭將士干戈、天時地利與人和、燕可伐與曰可、○今日樓臺鼎鼐、明年帶礪山河、大家齊唱大風歌、不日四方來賀、世傳辛幼安壽韓侂胄辭也、又一首小閣韻、辭多俳談、不錄、近讀謝疊山文論李氏繫年錄朝野雜記之非、謂乾道間幼安以金有必亡之勢、願召大臣預備邊備、爲倉卒應變之計、此憂國遠猷也、今摘數語而以貴開邊、借劉過小辭曰此幼安作也、忠魂得無冤乎、故今特爲拈出、

天仙子

劉改之赴試別妾、天仙子云、別酒醺醺渾易醉、回過頭來三十里、馬兒不住去如飛、行一步、牽一步、斷送殺人山共水、○是則是功名終可喜、不道恩情拋得未、梅村雪店酒旗斜、去也是、住也是、煩惱自家煩惱你、辭俗意佳、世多傳之、又小說載曹東畎赴試、步行、戲作紅窗迴、慰其足云、春闈期近也、望帝鄉迢迢、猶在天際、懊恨這一雙腳底、一日廝趕上五六十里、○爭氣扶持我上、轉得官歸、時賞你、穿對朝靴、安排你在轎兒裡、更選對宮樣鞋兒、夜間伴你、睡其辭雖相似、而不及改之遠甚、○曹東畎名豳、字西士、

嚴次山

嚴仁，字次山，詞名清江欸乃。其佳處有「粘雲江影傷千古，流不去、斷魂處」之句。又長于慶壽贈行，灑然風格，如詩蕭禹平云：「雲表金莖珠璀璨，當日投懷鷲玉燕。文章議論壓西崑，風流姓字翔東觀。」贈歐太守云：「坐嘯清香畫戟，聽丁丁、滴花晴漏。棠陰晝寂，庭賓客，竹枝楊柳。」送別云：「相逢針柳絆輕帆，渚香不斷蘋花老。」又寇兒上「幾條殘月斜界羅帷」。皆是當時膾炙。

吳大年

吳億，字大年，南渡初人。元夕樓雪初消一首入選。予愛其南鄉子一首云：「江上雪初消，暖日晴煙弄柳條。認得裙腰芳草綠，魂銷，曾折梅花過斷橋。○蟬鬢爲誰凋，長恨含嬌郎處嬌。遙想晚妝呵手罷，無聊，更朱唇暖玉簫。」

張功甫

張功甫，名鎡，有玉照堂詞一卷。玉照堂以種梅得名，其詞多賞梅之作。其佳句如「光搖動一川銀浪，九霄珂月」，又「宿雨初乾，舞梢煙瘦，金絲梟粉圍香陣。擁詩仙戰退春寒」，皆詠梅之作，雖不驚人，而風韻殊可喜。

賀新郎

張功甫善填詞，嘗即席作賀新郎送陳退翁分教衡湘云：「桂隱傳盃處，有風流、千巖勝韻，太丘遺譜。玉季金昆皆漢侶，平步鑾坡揮麈。莫便駕、飛飄煙渚。雲動精神衡岳去，向君山、帝野鈞韶部。漢萬藝，曉吊湘楚。○南湖老矣無標度，但樽前、眼腳醉影，精花顛仆。只恐清時專文教，猶貸陰山狂虜。臥玉帳

貔貅鉦鼓。忠烈前勳貴萬恨，望神都、總關奔狐兔。呼翠袖，爲君舞。」此詞首尾變化，送教官而及陰山狂虜，非善轉換不及此。末句「呼翠袖，爲君舞」六字，又能挽回結煞，非千鈞筆力未易到此。辛稼軒有「憑誰換取，盈盈翠袖，揾英雄淚」，此末句似之。

吳子和

吳子和，名禮之，錢塘人。有閏元宵喜遷鶯一詞入選。

鄭中卿

鄭中卿，名域，三山人，號松窗，使虜回，有燕谷剽聞二卷，紀虜事甚詳。昭君怨詠梅一詞云：「道是花來春未，道是雪來香異。水外一枝斜，野人家。○冷淡竹籬茅舍，富貴玉堂瓊榭。兩地不同栽，一般開。」與比甚佳。麗情云：「合是一釵雙燕，却成兩鏡孤鸞。」樂府多傳之。

謝勉仲

謝勉仲，名懋，號靜寄居士。吳伯明稱其片言隻字，戛玉鏘金，蘊藉風流，爲世所貴云。其七夕鵲橋仙一詞入選，劉叔擬借月是也。若「餘醒未解扶頭懶，屏裏瀟湘夢遠」，亦的的佳句。

趙文鼎

趙文鼎，名善扛，號解林居士。其春遊重疊金云：「楚宮楊柳依依裊，遙山翠隱橫波溢。絕艷照濃春，春光欲醉人。○纖纖芳草嫩，微步輕羅襯。花蔌鬧頭歸，遊蜂花上飛。」其二：「玉關芳草粘天碧，春風萬里思行客。騎馬向風嘶，道歸猶未歸。○南雲新有雁，瑩眼愁遙斷。青冰爲誰容，日高花影重。」重疊金即

菩薩蠻也。又十拍子一闋亦佳。

趙德莊

趙德莊，名彥端，有介菴詞一卷。清平樂一首云：「桃根桃葉，一樹芳相接。春到江南三二月，迷損東家蝴蝶。○殷勤踏取春陽，風前花正低昂。與我同心梔子，報君百結丁香。」爲集中之冠。

易彥祥

易祓，字彥祥，長沙人，寧宗朝解褐狀元。草堂詞暮山溪「海棠枝上，留取嬌鶯語」，其所作也。

李知幾

李石，字知幾，號方舟，蜀之井研人。文章臺傳，有續博物志，詞亦風致。草堂選「煙柳疎疎人悄悄」，其夏夜詞也。贈官妓詞有「暖玉倚香愁冀翠，勸人須要人先醉。問道明朝行也未，猶自記、燈前背立偷垂淚。」好事者或改偷爲伴。

危逢吉

危逢吉，名顧，有吳齋詞一卷。其詠箜篌漁家傲云：「老去諸餘情味淺，詩情不上閒釵釧。實悅有人紅兩曆，簾開見，紫雲元在深深院。○十四條弦音調遠，柳絲不隔芙蓉面。秋入西窗風露晚，歸去懶，酒酣一任烏巾岸。」按箜篌本二十三弦，十四弦蓋後世從省，非古制矣。

劉巨濟

劉涇，字巨濟，簡州人，文曰前漢集。其夏初臨詞「小橋飛蓋入橫塘」，今刻本「飛」下落一「蓋」字。

劉巨濟借仲殊

張樞言龍圖守杭，一日湖上開宴，劉涇巨濟借仲

孫在坐，援言命師席作賦辭，巨濟先倡曰，憑誰好筆，橫掃素縑三百尺，天下應無，此是錢塘湖上圖。仲殊應聲曰，一般奇絶，雲淡天高秋夜月，費盡丹青，只這些兒畫不成，援言又出梅花，邀二人同賦，仲殊曰，江南二月，猶有枝頭千點雪，邀上方樽却占東君一半春，巨濟曰，樽前眼底，南國風光都在此，移過江來，從此江南不復開，乃減字木蘭花調也，

劉叔儗

劉叔儗，名仙倫，廬陵人，號招山，樂章為人所膾炙，其賞牡丹賀新郎詞，把天香和曉露，倚東風特地勻芳臉，隔花聽取提壺勸，道此花過了春歸，蝶愁鶯怨，最佳，而結句意俗，秋日念奴嬌云，西風何事，為行人掃蕩煩襟如洗，垂漲蒸瀾都捲盡，一片瀟湘清泚，酒病驚秋，詩愁入鬢，對景人千里，雁官故事，一時分付流水，○江上買取扁舟，排雲湧浪，直過金沙尾，歸去江南丘壑處，不用重尋月姊，風露杯深，芙蓉裳冷，笑傲煙霞裏，草廬如舊，臥龍知為誰起，此首絶佳，又有繫裙腰一辭云，山兒矗矗水兒清，船兒似葉兒輕，風兒更没人情，月兒明，廝合凑送人行，○眼兒蔌蔌淚兒傾，燈兒更冷清清，遣逢雁兒又没前程，一聲聲怎生得夢兒成，此詩辭儇薄而意優柔，亦柳永之流也，

洪叔璵

洪叔璵，名荼，自號空同辭客，其瑞鶴仙云，聽梅花吹動，涼夜何其，明星有爛，相看淚如霰，問而今去也，何時會面，匆匆聚散，便作秋鴻社燕，最傷心，夜

來，枕上斷雲零雨何恨，○因念人生萬事，回首悲涼，都成夢幻，芳心繾綣，空惆悵巫陽館，況船頭一轉，三千餘里，隱隱高城，不見恨無情，春水連天，片帆似箭，詠新月南柯子云，柳淚搵晴沼，荷風度晚簷，碧天如水印新蟾，一鏤清光斜露玉纖纖，○寶鏡微開匣，金鉤未押簾，西樓今夜有人忺，應傍妝臺低照畫眉尖，水宿菩薩蠻云，斷虹遠飲橫江水，萬山紫翠斜陽裏，繫馬短亭西，丹楓明酒旗，○浮生長客路，事逐孤鴻去，又是月黃昏，寒燈人閉門，其餘如笑捐瓊珮，遺交甫，肯把文梭擲幼輿，花上蝶，水中鳬，芳心密意兩相於，用事用韻皆妙，又合數松兒分香柏子，總是牽情處，用唐詩樓頭擊鼓轉花枝，席上藏鬮握松子事也，全篇如月華清水龍吟，驀山溪，齊天樂，皆不減周美成，不盡錄也，

馮偉壽

馮偉壽，名文子，號雲月，辭多自製腔，草堂辭選其春風惡劣，把數枝香錦，和鶯吹折，一首，又春風裊娜，其自度曲也，被梁間雙燕話盡春愁，朝粉謝午花柔，倚紅闌故與蝶圍蜂繞，柳綿無數，飛上搔頭，鳳管聲圓，蠶房香暖，笑挽羅衫須少留，隔院蘭馨趁風遠，鄰牆桃影伴煙收，○步子風情未減，眉頭眼尾，萬千事欲說還休，薔薇刺，狂丹毬，殷勤記省前度綢繆，夢裏飛紅覺來無覓，望中新綠別後空稠，相思難偶，歎無情明月，今年已見三度，如鉤殘有前宋秦晁風豔，比之晚宋酸餡味，教督氣不侔矣，餘句如笑呼銀漢入金鯨，臨邛高聊養，列爲麗句圖云，

吳夢窗

吳夢窗，名文英，字君特，四明人，陰君燠序其辭云，求辭於吾宋，前有清真，後有夢窗，此非煥之言，四海之公言也，其聲聲慢一辭云，檀欒金碧，婀娜蓬萊，遊雲不蘸芳洲，露柳霜蓮，十分點綴殘秋，新彎畫眉未穩，似含羞低度牆頭，愁送遠，駐西臺車馬，共惜臨流，○知道池亭多宴，掩庭花長是驚落秦謳，膩粉闌干，猶聞凭袖香留，輸他翠漣拍甃，瞰新妝，終日凝眸，簾半捲，戴黃花人在小樓，蓋九日宴侯家園作也，

玉樓春

吳夢窗玉樓春云，茸茸貍帽遮梅額，金蟬羅剪胡衫窄，肩輿爭看小腰身，倦態強隨閒鼓笛，○問稱家在城東陌，欲買千金應不惜，歸來困頓殢春眠，猶夢婆娑斜趁拍，深其意態者也，

王實之

王邁，字實之，號臞菴，莆陽人，丁丑第四人及第，劉後村贈之辭云，天壤王郎，數人物，方今第一，談笑裡，風霆驚坐，雲煙生筆，落落元龍湖海氣，琅琅董相天人策，其重之如此，余又見翰苑新書，劉後村與王實之四六啓云，聲名早著，不數黃香之無雙，科目小低，猶壓杜牧之第五，元化孕此五百年之間氣，同輩立乎九萬里之下風，又云，朱雲折檻，諸公懲請劍之言，楊子哭庭，千載裝裂麻之語，一葉身輕，何去之勇，六丁力盡，而挽不回，有謫仙人驂馬名姬之風，無杜少陵吟炙殘杯之態，麗人歌陶秀實郵亭之曲，好事繪韓熙載夜宴之圖，旌通德

而著書命便了以沽酒云云觀此實之裔進則忠鯁退則豪俠元龍太白一流人也可補史氏之遺

馬莊父

馬莊父字子嚴號古洲建安人有經學多論著填詞其餘事也草堂詞選其春遊歸朝懽一首餘如月華清云悵望月中仙桂問竊藥佳人與誰同歲賀聖朝云遊人拾翠不知遠被子規呼轉眠郎歸結句云二三兩兩叫船兒人歸春也歸元夕詞云玉梅對妝雪柳鬧蛾兒象生嬌顫可考見杭都節物

萬俟雅言

萬俟雅言精於音律自號詞隱崇寧中充大晟府製撰按月用律進詞故多新聲草堂選載其三臺及梅花引二首而已其大聲集多佳者山谷稱之為一代詞人黃玉林云雅言之詞發妙音於律呂之中運巧思於斧鑿之外蓋詞之聖也今約載其二篇昭君怨云春到南樓雪盡驚動燈期花信小雨一番寒倚闌干○莫把闌干倚一望幾重煙水何處是京華暮雲遮卓牌兒云東風綠楊天如畫出清明院宇玉盤淡泊梨花帶月燕支零落海棠經雨單衣怯黃昏人正珠簾笑語相並戲蹴秋千共携手同倚闌干暗香時度○翠窗繡戶路綠繞潛通幽處斷魂凝佇嗟不似飛絮閑閑愁難消遣此日年年意緒無據奈酒醒春去

黃玉林

黃玉林名昇字叔暘有散花菴人止稱花菴云嘗選唐宋詞名曰絕妙詞選與草堂詩餘相出入今

草堂詞刻本多誤字及失名氏者賴此可證此本世亦罕傳予得錄于王吏部相山子名嘉賓玉林之詞附錄卷尾凡四十首草堂詞選其二南山未解松梢雪及枕鐵稜稜近五更是也然非其佳者其月照梨花一首云晝景方永重簾花影好夢猶甜鶯聲喚醒門外風絮交飛送春歸○脩蛾畫了無人問幾多別恨淚洗殘妝不知郎馬何處嘶煙草萋迷鵑鴂啼此首有花間遺意又賀新郎梅詞云自掃梅花下問稍頭冷蕋疎疎幾時開也問者闕馬今久矣多少幽懷欲寫有誰是孤山流亞香月一聯真絕唱與詩人千載為嘉話餘與味付來者清癯不悲雕闌樹待與君白髮相懽竹籬茅舍幸甚今年無酒禁滔滔小漕壓蕉已準擬霜天雪夜自醉自吟仍自笑任解冠落珮從嘲罵書此意寄同社此詞用文句入音律而不廢宋詞之體也其餘若九日詞蘭佩秋風冷茱萸曉露新秋懷詞月印金樞曉未收夜凉詞冰雪襟懷瑠璃世界夜氣清如許暮春詞歲臨小草書團扇自揀殘花插淨瓶又夜來能有幾多寒已瘦了梨花一半贈丁南鄰云待踏青食蛤相期汗漫與煙霞會用虛數事也見淮南子

評稼軒詞

盧陵陳子宏云蔡光工于詞靖康中陷虜庭辛幼安嘗以詩詞謁之蔡曰子之詩則未也他日當以詞名家故稼軒歸宋晚年詞筆尤高嘗作賀新郎云綠樹聽啼鴂更那堪杜鵑聲住鷓鴣聲切啼到春歸無啼處苦恨芳菲都歇箅未抵人間離別馬上琵琶關塞黑更長門翠輦辭金闕看燕燕送歸妾○將軍百戰身名裂向河梁回頭萬里故人長絕易水蕭蕭西風冷滿座衣冠似雪正壯士悲歌未徹啼鳥還知如此恨料不啼清淚空啼血誰伴我醉明月此詞盡集許多怨事全與李太白擬恨賦手段相似又止酒沁園春云杯汝前來老子今朝點檢形骸甚長年抱渴咽如焦釜于今喜溢氣似奔雷漫說劉伶古今達者醉後何妨死便埋如此歎汝於知己真少恩哉○更憑歌舞為媒算合作平居鴆毒猶況怨無大小生於所愛物無美惡過則為災與汝成言勿留函去吾力猶能肆汝杯杯再拜道麾之即去招則須來此又如賓戲解嘲等作乃是把作古人手段寓之於詞賦築偃湖云疊嶂西馳萬馬回旋衆山欲東正驚湍直下跳珠倒濺小橋橫截新月初弓老合投閒天教多事檢校長身十萬松吾廬小在龍蛇影外風雨聲中爭先見面重重看爽氣朝來三四峰似謝家子弟衣冠磊落相如庭戶車騎從容我覺其間雄深雅健如對文章太史公新堤路問偃湖何日煙水濛濛且說松而及謝家相如太史公自非脫落故常者未易闖其堂奧劉改之所作沁園春雖頗似其豪而未免於粗近日作詞者惟說周美成姜堯章而以東坡為詩詞稼軒為詞論此說固當蓋曲者曲也固當以委曲為體然徒狃於風情婉孌則亦易厭回視稼軒所作豈非萬古一清風哉或云周姜曉音律自能撰詞調故人尤服之

詞品卷之五

成都楊慎升菴著

虞美人草

賈氏談錄云、褒斜谷中、有虞美人草、狀如雞冠花葉相對、益州草木記云、雅州名山縣、出虞美人草、唱虞美人曲、應拍而舞、酉陽雜俎云、舞草出雅州、益州方物圖贊、虞作娛、唐人舊曲云、帳中草、草軍情變、月下旌旗亂、褫衣推枕愴離情、遠風吹下楚歌聲、正三更、烏騅欲上重相顧、豔態花無主、手中蓮鍔凜秋霜、九泉歸去是仙鄉、恨茫茫、宋黃載萬和云、世間離恨何時了、不爲英雄少、楚歌聲起霸圖休、野蒿荒葵老、吳城暮、玉貌知何處、至今芳草解婆娑、只有當時魂魄未消磨、

並蒂芙蓉詞

宋政和癸巳、大晟樂成、嘉瑞既生、蔡元長以晁端禮次膺薦於徽宗、詔乘驛赴闕、次膺至都下、會禁中嘉蓮生、異苞合趺、晏出天造、人意有不能形容者、次膺效樂府體屬詞以進、名並蒂芙蓉、上覽之稱善、除大晟樂府協律郎、不克受而卒、其詞云、太液波澄、向檻中照影、芙蓉同蒂、千柄綠荷深、並丹臉爭媚、天心眷臨聖日、殿宇分明、敞嘉瑞、弄香嗅蕊、願君王壽與南山齊比、○池邊屢回翠輦擁羣仙醉、賞憑闌凝思、萼綠攬飛瓊、共波上遊戲、西風又看露下、更結雙雙新蓮子、鬭妝競美、問此央向誰、留意不惟造語工緻、而曲名亦新、故錄于此、然大臣護小臣、倖不亡何俟乎、

宋徽宗詞

宋徽宗北逃金虜、後見杏花、作燕山亭一詞云、裁剪冰綃、輕疊數重、冷淡燕脂注、新樣靚妝、豔溢香融、羞殺蕊珠宮女、易得凋零、更多少無情風雨、愁苦、閒院落淒涼、幾番春暮、○憑寄離恨重重、這雙燕何曾會人言語、天遙地遠、萬水千山、知他故宮何處、怎不思量、除夢裡有時曾去、無據、和夢也有時不做、詞極淒惋、亦可憐矣、又在北遇清明日、詩曰、茸母初生認禁煙、草名 無家對景倍淒然、帝城春色誰爲主、遙指鄉關涕淚漣、又戲作小詞云、孟婆孟婆、你做些方便、吹箇船兒倒轉、孟婆宋汴京勾闌語、謂風也、茸母孟婆、正是的對、

孟婆

俗謂風曰孟婆、蔣捷詞云、春雨如絲、繡出花枝紅裊、怎禁他孟婆合皂、宋徽宗詞云、孟婆好做些方便、吹個船兒倒轉、江南七月間有大風、甚於舶艄、野人相傳以爲孟婆發怒、按此齊李騊駼聘陳問陸士秀、江南有孟婆是何神也、士秀曰、山海經帝之二女遊於江中、出入必以風雨自隨、以帝女故曰孟婆、猶郊祀志以地神爲泰媼、此言雖鄙俚、亦自有來矣、

憶君王

徽宗被虜北行、謝克家作憶君王詞云、依依宮柳拂宮牆、宮殿無人春晝長、燕子歸來依舊忙、憶君王、月破黃昏人斷腸、忠憤之氣、寓于聲律、宜表出之、其調即憶王孫也、

陳敬叟

陳敬叟名以莊、號月溪、有水龍吟一首、自注記錢

塘之恨、蓋謝太后隨北虜去事也、其詞曰、鼇來江鬭潮平、越船吳榜催人去、稽山滴翠、胥濤濺恨、一襟離緒、訪柳章臺、問桃仙圃、物華如故、向秋娘渡口、泰娘橋畔、依稀是、相逢處、○窈窕青門紫曲、舊羅衣新香金縷、仙音恍記、輕攏慢撚、哀絃危柱、金屋難成、阿嬌已遠、不堪春暮、聽一聲杜宇、紅殷綠老、雨花風絮、是時謝太后年七十餘、故有金屋阿嬌、不堪春暮之句、又以秋娘泰娘比之、蓋惜其不能死也、有愧於苻登之毛氏、竇建德之曹氏多矣、同時孟鯉有折花怨云、匆匆杯酒、又天涯、晴日牆東叫賣花、可惜同生不同死、淚隨春色去誰家、鮑靚亦有詩云、生死雙飛亦可憐、若爲白髮上征船、未應分手江南去、更有春光七十年、噫、婦人不足責、誤國至此者、秦檜賈似道、可勝誅哉、

陳剛中詞

天台陳剛中孚在燕端陽日、當母誕、作太常引二章云、綵絲堂上蕙蘭翹、記生母、在今朝、無地捧金蕉、奈煙水、龍沙路遙、碧天遙遠、白雲何處、急雨蕭蕭、萬里夢魂消、待飛逐錢塘夜潮、其二、短衣孤劍客、乾坤奈無策報親恩、三載隔晨昏、更疏雨寒燈斷魂、赤城霞外、西風鶴髮、猶想倚柴門、蕭瑟浸盈樽、倩誰寫、青山淚痕、時爲編脩云、

惜分釵

呂聖求惜分釵一詞云、春將半、鶯聲亂、柳絲拂馬花迎面、小堂風暮樓鐘、草色連雲、暝色連空、重重、○秋千畔、何人見、寶釵斜照春妝淺、酒霞紅、與誰同、試問別來、近日情悰、忡忡、此詞妙在疊韻、

鄒志完陳瑩中辭

復齋漫錄云，鄒志完徙昭，陳瑩中貶康，聞以長短句相諧樂，有箇胡兒模樣，別滿頷髭須，生得渾如漆。見說近來頭也白，髭須那得長長黑。邈一句瑣子摘來，須有千莖雪，莫向細君容易說，恐他嫌你將伊摘。此瑩中語謂志完之長髭也。有箇頭陀修苦行，頭上頭髮毿毿白，披一幅黲裙衫，繫縷雙腳，苦要遊南閩，說度牒朝夕到，并除頷下髭髯，鉢中無粥住無菴，摩登伽處只恐却重參。此志完語謂瑩中之多慾也。廣陵馬推官往來二公間，亦嘗以詩辭贈之，有才何事老青衫，十載低回北斗南，肯伴雪髯千日醉，此心真與古人參。今見故人今幾年，年來風物尚依然，遙知問望登臨處，極目江湖萬里天。志完語也。一樽薄酒滿酌勸君，君舉手不是別親，誰肯相從寂寞濱。人生似夢，夢裡惺惺何處用，酸到休酸，醉後全勝未醉時。瑩中語也。初志完自元符間貶新州，徽宗即位，以中書舍人召，未幾謫零陵，別駕龍水安置，未幾徙昭焉。

辭讖

復齋漫錄云，鄧肅謂余曰，宣和五年，初復九州，天下共慶，而識者憂之也。都下盛唱小辭曰，喜則喜得入手，愁則愁不長久，樂則樂我兩個厮守，怕則怕人來破鬭。雖三尺之童皆歌之，不知何謂也。七年九州復陷，豈非不長久也。郭藥師，契丹之帥也，我用以守疆，卒叛，圖禍者郭藥師，非破鬭之驗耶。

無名氏撲蝴蝶辭

苕溪漁隱曰，舊辭高雅，非近世所及，如撲蝴蝶一辭，不知誰作，非惟藻麗可喜，其腔調亦自婉美。辭云，煙條雨葉，綠遍江南岸，思歸倦客，尋芳來較晚。岫邊紅日初斜，陌上花飛正滿，淒涼數聲羌管。怨春短。○玉人應在明月樓中，畫眉懶，愁量錦字多時，魚鴈斷，恨隨去水東流，事與行雲共遠，羅衾舊香猶煖。

曹元寵辭

苕溪漁隱曰，曹元寵本善作辭，特以紅窗迥戲辭盛行於世，遂掩其名。如望月婆羅門十辭，亦豈不佳。辭云，癡雲散，掩漏聲不到小簾櫳，銀河淡掃澄空，皓月當軒高掛，秋入廣寒宮正，金波不動，桂影朦朧。○佳人未逢，歎此夕與誰同，望遠傷懷對景，霜滿秋紅，南樓何處，想人在長笛一聲中，凝淚眼立盡西風。此辭語病在霜滿秋紅之句，時太早偏。曾端伯編雅辭，乃以此爲楊如晦作，非也。

王采漁家傲辭

復齋漫錄云，王采輔道，觀文韶子也。徽宗朝妄奏天神降于家，卒以此受禍。人以其父熙河妄殺之報爾。嘗爲漁家傲辭云，日月無根天不老，浮生總被消磨了。陌上紅塵常擾擾，昏復曉，一場大夢誰先覺。○洛水東流山四遶，路傍幾個新華表，見說在時官職好，爭信道，冷煙寒雨埋荒草。

洪覺範浪淘沙

冷齋夜話云，予謫南昌，久而忘歸，獨行無侶，意緒蕭然，偶登秋屏閣，望西山，於是浩然有歸志，作長短句寄意，其辭曰，城裡久偷閒，塵浣雲衫，此身已是再眠蠶，隔岸有山歸去好，萬壑千巖。○霜曉更憑欄，減盡晴嵐，微雲生處是茅菴，試問此生誰作伴，彌勒同龕。

洪覺範禪師贈女真辭

復齋漫錄云，臨川距城南一里，有觀曰魏壇，蓋魏夫人經遊之地，其諸顏魯公之碑，以故諸女真嗣續不絕，然而守戒者鮮矣。陳虛中崇寧間守臨川，爲詩曰，夫人在兮若冰雪，夫人去兮仙蹤滅，可惜如今學道人，羅裙帶上同心結。洪覺範嘗以長短句贈一女貞云，十指嫩抽春筍，纖纖玉軟紅柔，人前欲展強嬌羞，微露雲衣霓袖。○寂好洞天春曉，黃庭卷罷清幽，凡心無計奈閑愁，試撚花枝頻嗅。

錢思公辭

侍兒小名錄云，錢思公謫漢東日，撰玉樓春辭曰，城上風光鶯語亂，城下煙波春拍岸，綠楊芳草幾時休，淚眼愁腸先已斷。○情懷漸變成衰晚，鸞鏡朱顏驚暗換，昔年多病厭芳樽，今日芳樽惟恐淺。每酒闌歌之則泣下。後閣有白髮姬，乃鄧王歌鬟驚鴻也，遽言先王將薨，預戒挽鐸中歌木蘭花引紼爲送，今相公亦將亡乎。果薨於隨州。鄧王舊曲亦嘗有帝鄉煙雨鎖春愁，故國山川空淚眼之句。

劉後村

劉克莊字潛夫，號後村，有後村別調一卷，大抵直致近俗，效稼軒而不及也。夢方孚若沁園春云，何處相逢，登寶釵樓，訪銅雀臺，喚廚人斫就，東溟鯨鱠，圉人呈罷，西極龍媒，天下英雄，使君與操，餘子誰堪共酒杯，車千乘，載燕南代北，劍客奇才。○飲酣畫鼓如雷，誰信被晨雞催喚回，歎年光過盡，功

名未立書生老去機會方來使李將軍遇高皇帝萬戶侯何足道哉。推衣起但淒涼感舊慷慨生哀來一以側他辭類是其詠菊念奴嬌後段云當試銓次羣芳梅花差可伯仲之間爾佛說諸天金色界未必莊嚴如此尚友靈均定交元亮結好天隨子。籬邊城下一杯聊泛霜蘂亦奇甚送陳子華帥眞州云記得太行兵百萬曾入宗爺駕御今把做握蛇騎虎堪笑書生心膽怯車中閉置如新婦空目送孤鴻去壯語亦可起懦旅中浪淘沙云紙帳素屏遮全似僧家無端霜月闖幽紗驚起玉關征戍夢幾疊寒笳歲晚客天涯短鬢蒼華今年衰似去年些詩酒近來都減價孤負梅花見天機餘錦

劉伯寵

劉伯寵名褒一字春卿其辭多俊語元夕云金猊戲掌星橋鎖綠紗萬炬玉梅千朵舞鼓喧空鳴弦沸曉櫻稍微破春日旅況云遺策誰家蕩子唾花何處新妝沈紅有恨拾翠無心往事淒涼紅淚不勝閨怨白雲應老他鄉送別云紅桃臂香痕未落舟橫岸作計匆匆愁如織斷腸啼鴂饒舌訴東風

劉叔安

劉叔安名鎮號隨如元夕慶春澤一首入草堂選又有阮郎歸云宋陰漠漠夜來霜階庭風葉黃歸鴉數點帶斜陽誰家砧杵忙○燈弄幌月侵廊熏籠添寶香小屏低枕怯更長和雲入醉鄉亦清麗可誦其詠茉莉云月浸闌干天似水誰伴秋娘窗戶評者以為不言茉莉而相像可得他花不能承

當也又春宴云庭花弄影一簾香月消消有富貴蘊藉之味餞元宵餞春二辭皆奇南渡廣辭鉅工也

施乘之

施乘之號楓溪野外元夕云休言冷落山家山翁本厭繁華試問蓮燈千炬何如月上梅花高情可想也

戴石屏

戴石屏名復古字式之能詩江湖四靈之一也辭一卷惟赤壁懷古滿江紅一首何有萬炬臨江貔虎噪千艘烈炬魚龍舞鰲度東風吹世換千年往事隨潮去而全篇不稱臨江仙一首差可見予所選百非明珠餘無可取者方虛谷議其胸中無百字成誦書故也

張宗瑞

張宗瑞鄱陽人號東澤辭一卷名東澤綺語債其辭皆倚舊腔而別立新名亦好奇之過也草堂辭選其疎簾淡月一篇即桂枝香也予愛其垂楊碧一篇即謁金門其辭云花半濕睡起一窗晴色千里江南空咫尺醉中歸夢直○前度蘭舟送客雙鯉沉沉消息樓外垂楊如此碧問春來幾日

李公昂

李公昂名昴英號文溪賀州碧石人送太守辭有脚盤腸難駐一辭得名然其佳處不在此文溪全集予家有之其蘭陵王一首絕妙可並秦周其辭云燕穿幙春在深深院落單衣試龍沫旋熏又怕東風曉來薄別來情緒惡瘦得腰圍柳弱清明近正似海棠怯雨芳疎任飄泊○敘留去年約恨易

老嬌鶯多誤靈鵲碧雲杳杳天涯各望不斷芳草又迷香絮迴文蛋寫字屢錯淚欲注還閣孤酌任春脚便彩扇誰權寶幣慵擧階除拾取飛花嚼是多少春恨等閒吞卻猛拍闌干嘆命薄偏香諾

陸放翁

放翁辭纖麗處似淮海雄慨處似東坡其感舊鵲橋仙一首華燈縱博雕鞍馳射誰記當年豪擧酒徒一半取封侯獨去作江邊漁父○輕舟八尺低蓬三扇占斷蘋洲煙雨鏡湖自屬閒人又何必官家賜與英氣可掬流落亦可惜矣其隆興京洛解珮瀟湘欲歸時司空笑問漸近處丞相嗔狂真不減少游

張東父

張震字東父號無隱居士蜀之遂寧人也孝宗朝為諫官有直聲孝宗稱其知無不言言無不當光宗朝以敷直言去位時稱王十朋去省為之空張震去臺為之空一代名臣也而其辭婉媚風流乃知賦梅花者不獨宋廣平也其驀山溪青梅如豆一首草堂入選而失其名氏

天風海濤

趙汝愚題鼓山寺云幾年奔走厭塵埃此日登臨亦快哉江月不隨流水去天風常送海濤來朱晦翁摘詩中天風海濤字題扁人不知其為趙公詩也嚴次山有水龍吟題於壁云飈車飛上蓬萊不須更跨琴高鯉剨然長嘯天風順洞雲濤無際我欲乘槎從茲汗海約任翁起辦虹竿千丈斜鈎五十犗點對連鰲餌○誰榜佳名空翠紫陽仙去騎

箕尾銀鉤鐵畫龍拏鳳翥留人間世更憶東山一曲雷襟淚到而今幸有高庭遺愛寫甘棠意此辭前段言江山景後段紫陽仙去指朱文公東山甘棠指趙公也趙詩朱字嚴辭可謂三絕特記于此

劉篁嵊

劉圻父字子寰號篁嵊早登朱文公之門居麻沙有文集行世其玉樓春云今來古往長安道歲歲春柿原上草行人幾度到江濆不覺身隨楓樹老○浦花易晚蘆花早客裏光陰如過鳥一般垂柳短長亭去路不如歸路好頗有警悟觀泉一句云靜坐時看松鼠飲醉眠不礙山禽落亦新

劉德脩

劉光祖字德脩號後溪蜀之簡州人有鶴林文集小辭附焉其醉落魄云春風鬧者一時還共春風試柳條送我今槐夏不飲香醪孤負人生也○幽勝泉細幽琴寫胡牀滑簟應無價日遲睡起簾鉤挂何不歸與花竹秀而野

潘庭堅

潘昉字庭堅號紫巖乙未何泉榜及第第三人美姿容時有詼云狀元真何郎榜眼真郭郎探花真潘郎也庭堅以氣節聞於時辭止南鄉子一首草堂所選是也首句生怕倚闌干今本生誤作伐

魏了翁

魏了翁字華父號鶴山邛州人慶元己未第二人及第與真西山齊名道學宗派辭不作艷語長短句一卷皆壽辭也菩薩蠻壽范靖倅云東窗五老峯前月南窗九疊坡前雪推出侍郎山着君白戶

間○離騷鄉裏住怯記庚寅度把取芷蘭芳酹君千歲觴又鵲鴣天壽范靖州云誰把璇璣運化工參旗又柱玉梅東三三律管聲餘亥九九玄經卦起中又水調換頭云玉帶腰金繫肘黼龍裝宋代壽辭無有過之者

吳毅甫

吳毅甫名潛號履齋嘉定丁丑狀元為賈似道所陷南遷有履齋詩餘行世有送李御帶祺一辭恨國無門空自怨濟時有策從誰吐亦自道也李祺號竹湖亦當時名士所著有春秋王霸列國分紀予得之於市肆故書中乃為傳之亦奇事也并附見此

履齋贈妓辭

吳履齋有贈建寧妓女賀新郎辭集中不載見於小說今錄于此可意人如玉小簾櫳輕勻淡佇道家裝束長恨春歸無尋處全在波明黛綠看冶葉倡條渾俗此似江梅清有韻更臨風對月斜依竹看不足詠不足○曲屏半掩春山簇正輕寒夜來花睡半欹殘燭縹緲九霞光裏夢香在衣裳賸馥又只恐銅壺聲催促試問送人歸去後對一奩花影垂金粟腸已斷恨難續

向豐之

向豐之號樂齋有如夢令一辭云誰伴明窗獨坐我和影兒兩個燈盡欲眠時影也把人拋躲無那無那好個悽惶的我辭似俚而意深亦佳作也

毛开

毛开小辭一卷惟予家有之其滿江紅云潑火初

收鞦千外輕煙漠漠春漸遠綠楊芳草燕飛池閣已着單衣寒食後夜來還是東風惡對空山寂寂杜鵑啼梨花落○傷別恨閒情作十載事驚如昨向花前月下共誰行樂飛蓋低迷南北路淵裙侯望東城約但老來憔悴惜春心年年覺此作亦佳聊記于此

驀山溪

黃魯卿有驀山溪一曲詠天穿節郊射也宋以前以正月二十三日為天穿節相傳云女媧氏以是日補天俗以煎餅置屋上名曰補天穿今其俗廢久矣辭云春風野外卯色天如水魚戲舞綃紋似出聽新聲北里遏風駿足千騎卷高門一箭過萬人呼馬落寒空裏○天穿過了此日名穿地橫石俯清波競追隨新年樂事誰伴老子使得縱遊遨爭捧手乍憑肩狂路遊人醉辭不甚工而事奇故拈出之卯色天用唐詩殘霞蹙水魚鱗浪薄日烘雲卯色天之句東坡詩亦云笑把鴟夷一樽酒相逢卯色五湖天今刻蘇詩不知出處改卯色為柳色非也花間辭一方卯色楚南天注以卯為柳亦非

張仲之壽莫崙辭

驚春散燕華鶯訴朝朝花困風雨六橋忘却清明後碧盡柳絲千縷蜂蝶侶正開花花開草閒歌舞最憐西子向薄薄雲情盈盈波淚點點舊眉嫵○流紅記空泛秋宮恁句才色何處嬌妒落紅無限隨風絮詩恨有誰曾遇擺愁處恨前度花信催花去東君暗苦更多嬌多情多愁杜宇多訴斷腸

語○此宋人莫崙之辭張翥之書孫生題祖家藏墨跡如新而字極推錄其辭於此仰之號湛寥莫崙號若山

寫辭述懷

共風馬大夫作辭述懷聲寄滿庭芳云雲點疏髯霜侵衰鬢去年猶勝今年一週老矣堪歎又堪憐思昔青春美景無非是月下花前誰知道金章紫綬多少事憂煎○今晨騎馬出風初暴橫雨又淒然想山翁野叟正爾高眠更有紅塵赤日也不到松下林邊如何好吳淞江上閒了釣魚船大夫名晉字孟暑嘗為官任

岳珂祝英臺辭

岳珂北固亭祝英臺近一辭云澹煙橫層霧斂勝槩分雄占月下鳴榔風急怒濤飄獨河無限清愁不堪臨鑑正霜鬢秋風塵染○漫登覽極目萬里沙場事業頻看劍古往今來南北限天塹倚樓誰弄新聲重城正掩歷歷數西州更點此辭感慨忠憤與辛幼安千古江山一辭相伯仲

蘇雪坡贈楊直夫辭

蘇雪坡贈楊直夫名棣青神人辭云允文事業從容了要岷峨人物後先相照見說君王曾有問似此人才多少況蜀珍先已登廊廟但側耳聽新詔按小說高宗嘗問馬騏曰蜀中人才如虞允文者有幾騏對曰未試焉知允文亦試而後知也蘇與楊馬皆蜀人楊在眉山為甲族直夫之妹通經學比於曹大家嫁虞氏生虞集為鉅儒其學無師傳于母氏也此事蜀人亦罕知故著之○馬騏南部

人消之祿

慶樂園辭

慶樂園韓侂胄之南園也張叔夏著高陽臺辭云古木迷鴉虛堂起燕歡遊轉眼驚心南圃東窓酸風掃盡芳塵鬢貂飛入平原草最可憐渾是秋陰夜沉沉不信歸魂不到花深○吹簫踏葉幽尋去任船依斷石袖裹寒雲老桂懸香珊瑚碎擊無音故園已是愁如許撫殘碑又却傷今更關情秋水人家斜照西林

詠雲辭譏史彌遠

彌遠之比周于楊后也出入宮禁外議甚譁有人作詠雲辭譏之云往來與月為儔舒卷和天也蔽宋人言其本朝家法最正母后宗賢至楊后蕩然矣

趙從橐壽賈似道陂塘柳

趙從橐陂塘柳云指庭前翠雲金雨霏霏香滿仙宇一清透徹渾無底秋水也無流處君試數此樣襟懷頓得乾坤住閒情半許聽萬物氤氳從來形色每向靜中覷○與花路相接西池壽母年年弦月府床荷衣菊佩尋常事分付兩山容與天證取此老平生可向青天語瑤卮緩舉要見我何心西湖鳥項來去自鷗鷺

賈似道壁辭

似道遭貶時人題壁云去年秋今年秋湖上人家樂復憂西湖依舊流○吳循州賈循州十五年間一轉頭人生放下休此語視雷州寇司戶之句尤警吳循州謂履齋之貶乃賈搆之也

劉須溪

須溪劉辰翁元宵雨辭云角動寒譙看雨中燈市寒意蕭蕭星毬明戲馬歌管雜鳴刁泥沒膝舞停腰癡婦任風飄更可憐紅啼桃臉綠顰楊柳○當年樂事朝朝賞錦鞍呼妓金屋藏嬌圍香春醉酒坐月夜吹簫今老去愁誰謔嬾殺杜家喬爰三杯撩爐覓句斷送春宵以意難忘按之可歌也

詹天游

詹天游以艷辭得名見諸小說其送童甕天兵後歸杭齊天樂云相逢喚醒京華夢吳塵暗斑吟髮倚擔評花認旗沽酒歷歷行歌奇跡吹香弄碧有坡柳風情逋梅月色畫鼓江船滿湖春水斷橋客○當時何限怪侶甚花天月地人被雲隔却載蒼煙招白鷺一醉修江又別今回記得再折柳穿魚賞梅催雪如此湖山忍教人更說此伯顏破杭州之後也觀其辭全無黍離之感桑梓之悲而止以遊樂言宋末之習上下如此其亡不亦宜乎童甕天失其名氏有甕天脞語一卷傳于今云天游又有清平調云碎紅宿翠髻𩭹烏雲墮曾是夜來不睡那更今朝早起○東風滿損腰支階前小立多時恰恨一番新雨想應淫透鞋兒盡詠妝立聽下也又見石次仲集

鄧千江

金人樂府稱鄧千江望海潮為第一其辭云雲雷天塹金湯地險名藩自古皋蘭營屯繡錯山形米聚喉襟百二秦關塵戰血猶殷見陣雲冷落時有鵰盤靜塞樓頭曉月依舊玉弓彎看看定遠西

還有元戎閫令上將齋壇區脫晝空兜零夕聚甘泉又報平安吹笛虎牙閒且宴陪珠履歌按雲鬟來招英靈醉魂長繞賀蘭山此辭全步驟沈公述土王君既一首今錄于此山光凝翠川容如畫名都自古并州簫鼓沸天弓刀似水連營百萬貔貅金騎走長楸少年人一一錦帶吳鉤路入榆關雁飛汾水正宜秋○追思昔日風流有儒將醉吟才子狂遊松偃舊亭城高故國空留舞榭歌樓方面倚賢侯便恐爲霖去難留好向舂携弦管宴蘭舟然千江之辭條鬯雄壯何啻十倍過之不止齒監而已

王子可

王子可金明昌時人或傳其仙去事不可知其生查子云夜色明河淨好風來千里水殿謫仙人跨鶴清歌起○前聲金字中後聲銀河底○一夜嶺頭雲飄過樓前水辭之飄逸高妙如此固謫仙之流亞也

滕玉霄

元人工于小令套數而宋辭又微惟滕玉霄集中填辭不減宋人之工今略記其百字令一首云柳擘花團把人間恩怨樽前傾盡何處飛來雙比翼直是同聲相應寒玉嘶風香雲捲雪一串驪珠引阮郎去後有誰着意題品○誰料濁羽清商繁弦急管猶自餘風韻莫是紫鸞天上曲兩兩玉童相並白髮梨園青衿老伴式與留連聽可人何處滿庭霜月清冷玉霄又有贈歌童阿珍瑞鷓鴣云分桃斷袖絕嫌猜翠被紅褌興不乖洛浦乍陽新燕

爾巫山行雨左風懷○手擕襄野便娟合背抱齊宮婉孌懷玉樹庭花千載曲隔江唱罷月籠階螢鄭櫻桃解紅兒之流也用事甚工予同年吳學士仁甫喜誦之

牧菴辭

姚牧菴醉高歌辭云十年燕月歌聲幾點吳霜鬢影西風吹起鱸魚興已在桑榆暮景○榮枯枕上三更傀儡場中四并人生幻化如泡影幾個臨危自省○牧菴一代文章巨公此辭高古不減東坡稼軒也

元將填辭

元將紇石烈子仁上平南辭云蠢蝝搖螳臂振舊盟寒恃洞庭彭蠡狂瀾天兵小試萬蹄一飲楚江乾捷書飛上九重天春滿長安○舜山川周禮樂唐日月漢衣冠洗五州妖氣關山已平全蜀風行何用一泥丸有人傳喜日邊都護先還此亦黠虜也天欲亡我中國人乃生此種反指中國爲妖氣耶非我皇明一汛掃之天柱折而地維陷矣

江西烈女辭

戴石屏嘗遊江西有富翁以女妻之留三年忽賦自言曾娶婦翁怒女宛曲解之盡以嫁奩贈行仍餞以辭自投江而死其辭曰惜多才憐薄命無計可留汝揉碎花箋忍寫斷腸句道傍楊柳依依千絲萬縷抵不住一分愁緒揑月盟言不是夢中語後回君若重來不相忘處把杯酒澆奴墳上土嗚呼女則烈矣戴尚得爲人類也乎世俗有誰辭云

孫飛虎好色柳盜跖貪財這賊牛兩般都愛石屏之謂與出桂苑叢談馮翊子休著

辭品卷之五終

詞品卷之六

成都楊慎升菴著

八詠樓

沈休文八詠詩，語麗而思深，後人遂以名樓，煇暎千古。近時趙子昂、鮮于伯機詩辭頗勝。趙詩云：山城秋色靜朝暉，極目登臨未擬歸。羽士曾聞遼鶴語，征人又見塞鴻飛。西流二水玻璃合，南去千峰紫翠圍。如此溪山良不惡，休文何事不勝衣。鮮于百字令云：長溪西注，似延平雙劍，千年初合。溪上千峰明紫翠，放出群龍頭角。瀟灑雲林，微茫煙草，極目春州闊。城高樓迥，恍然身在蓬瀛。○我來陰雨兼旬，灘聲怒，日日東風惡。須待青天明月夜，一試嚴維佳作。風景不殊，溪山信美，處處堪行樂。休文何年年多病如削。一作結句略同，稍含微意，不專爲詠景發，予故取而著之。

杜伯高三辭

杜旟字伯高，蘭亭詩爲世所稱，樂府亦佳。酹江月賦石頭城云：江山如此，是天開萬古東南王氣。一自隋孫橫短策，坐使英雄鵲起。玉樹聲消，金蓮影散，多少傷心事。千年遼鶴，併疑城郭非是。○當日萬騎雲屯，潮生潮落處，石頭孤峙。人笑褚淵今齒冷，只有袁公不死。斜日荒煙，神州何在，欲墮新亭淚。元龍老矣，世間何限餘子。○摸魚兒潮上賦云：放扁舟萬山環處，平鋪碧浪千頃。仙人憐我征塵久，借與夢遊清枕。風乍起，望兩岸羣峰，倒浸玻璃影。樓臺相映，更日薄煙輕，荷花似醉，飛鳥墮寒鏡。○中都內，羅綺千街萬井，天教此地幽勝。仇池仙伯

今何在，畏柳幾聲還醒。君試問此意，只今更有誰人領。功名未竟，待學取鴟夷，仍携西子，來動五湖興。夢山溪賦春云：春風如客，可是繁華主。紅紫未全開，早綠遍江南千樹。一番新火，多少倦遊人，纖腰柳，不知愁，猶作風前舞。○小闌千外，兩兩幽禽講，問我不歸家，有佳人天寒日暮。老來心事，只有春知，江頭路，帶春來，更帶春歸去。

徐一初登高辭

徐一初登高摸魚兒辭：對茱萸，一年一度，龍山今在何處。參軍莫道無勳業，消得從容尊俎。君看取，便破帽飄零，也傳名千古。當年幕府，知多少時流，等閑收拾，有箇客如許。○追往事，滿目山河晉土，征鴻又過邊羽。登臨莫苦高層望，怕見故宮禾黍。觴綠醑，澆萬斛牢愁，淚閣新亭雨。黃花無語，畢竟是西風披拂，猶識舊時主。亦感慨之作也。

南澗辭

韓南澗題采石蛾眉亭辭云：倚天絕壁，直下江千尺。天際兩蛾橫黛，愁與恨幾時極。○暮潮風正急，酒闌聞塞笛。試問謫仙何處，青山外，遠煙碧。此霜天曉角調也，未有能繼之者。

高竹屋蘇堤芙蓉辭

高竹屋詠蘇堤芙蓉菩薩蠻辭：紅雲半壓秋波急，豔妝泣露嬌啼色。幽夢入仙城，風流石曼卿。○宮袍呼醉醒，休捲西風錦。明日粉香殘，六橋煙水寒。

念奴嬌祝英臺近

德祐乙亥，太學生作念奴嬌云：半堤花雨，對芳辰消遣，無奈情緒。春色尚堪描畫，在萬紫千紅塵土。鷗侶歸期誓收俊舌，燕作笛人語。遠闕紅葉韶華留此孤主。○真箇恨東風，幾番過了，不似今番苦。樂事賞心磨滅盡，忽見飛書傳羽。湖水湖煙，峰南峰北，總是堪傷處。新塘楊柳，小橋猶自歌舞。又祝英臺近云：倚危欄，斜日暮，蓦蓦甚情緒。稚柳嬌黃，全未禁風雨。春江萬里雲濤，扁舟飛渡，那更寒鴻無數。○嘆離阻，有恨落天涯，誰念孤旅。滿目風塵，冉冉如飛霧。是何人惹愁來，那人何處，怎知道愁來又去。

文山和王昭儀滿江紅辭

王昭儀之辭，傳播中原。文天祥讀至末句，嘆曰：惜也夫人，于此少商量矣。爲之代作一篇云：試問琵琶，胡沙外怎生風色。最苦是姚黃一朵，移根仙闕。王母懽闌瓊宴罷，仙人淚滿金盤側。聽行宮半夜雨淋鈴，聲聲歇。○彩雲散，香塵滅。銅駝恨，那堪說。想男兒慷慨，嚼穿齦血。回首昭陽離落日，傷心銅雀迎新月。算妾身不願似天家，金甌缺。又和云：燕子樓中，又捱過幾番秋色。相思處，青年如夢，乘鸞仙闕。肌玉暗消衣帶緩，淚珠斜透花鈿側。最無端蕉影上窗紗，青燈歇。○曲池合，高臺滅。人間事，何堪說。向南陽阡上，滿襟清血。世態便如翻覆雨，妾身元是分明月。笑樂昌一段好風流，菱花缺。

附王昭儀辭

太液芙蓉，渾不似舊時顏色。曾記得恩承雨露，玉樓金闕。名播蘭簪妃后裏，暈潮蓮臉君王側。忽一朝鼙鼓揭天來，繁華歇。○龍虎散，風雲滅。千古恨，憑誰說。對山河百二，淚霑襟血。驛館夜驚塵土夢，

宮車曉碾關山月。願嫦娥相顧肯相容。歸圓缺。

徐君寶妻辭

岳州徐君寶妻某氏被虜來杭居韓蘄王府自岳至杭相從數千里其主者數欲犯之而終以巧計脫蓋某氏有令姿主者弗忍殺之也一日主者怒甚將卽強焉因告曰俟妾祭謝先夫然後乃爲君婦不遲也君奚怒焉主者喜諾某氏乃焚香再拜默祝南向飲泣題滿庭芳辭一闋于壁上書已投大池中以死辭云漢上繁華江南人物尚遺宣政風流綠窗朱戶十里爛銀鉤一旦刀兵齊舉旌旗擁百萬貔貅長驅入歌樓舞榭風捲落花愁○清平三百載典章文物掃地都休幸此身未北猶客南州破鑑徐郎何在空惆悵相見無由從今後斷魂千里夜夜岳陽樓

傅按察鴨頭綠

元時有傅按察者嘗作鴨頭綠一辭悼宋云詩中看記昔日淮山隱隱宛若虎踞龍蟠下樊襄指揮湘漢擁雲驟圍繞三千勢不成三時當混一過唐之數不爲艱陳橋驛孤兒寡婦久假當還○往征帆龍舟催發紫宸初卷朝班禁庭空土花暈碧輦路悄鵑啼聲乾縱餘得西湖風景花柳亦凋殘去國三千游仙一夢依然天淡夕陽閒昨宵也一輪明月還照臨安

楊復初南山辭

楊復初築室南山以村居爲號凌彥翀以漁家傲辭壽之云采芝步入南山道山深疑似蓬萊島嘗說村居詩思好還被箇蒼苔滿地無人掃○載酒

亭前松合抱客來便許同傾倒玉兔已將靈藥搗秋意早月華長似人難老復初和辭云當時承望求仙道那知薄命如郊島留得殘生猶自好多慚惱塵緣俗慮何時掃○子已成童無用抱醉眠任使和衣倒今歲砧聲秋未搗涼氣早看來只恐中年老瞿宗吉和辭云富來不涉邯鄲道愁來不覓沙門島惟有村居閒最好無事惱苔階竹徑頻頻掃○有酒可斟琴可抱長年擬看三松倒內靈砂親自搗歸隱早朝廷未放玄真老宗吉既和此辭而復序云舊譜皆以亥聲起歐公呼范文正爲窮塞主首句所謂塞上秋來者正此格也他如王荊公之平岸小橋千嶂抱周清真之幾日春陰寒惻惻謝無逸之秋水無痕清見底張仲宗之鉤笠披雲青嶂遶亦皆如是今二公皆以平聲易之特著此以俟知音爾

凌彥翀無俗念

凌彥翀作無俗念辭云等閒屈指算今來古往誰爲英傑耳目聰明天賦予怎肯虛生滅去燕來鴻飛烏走兎世事何時歇風波境界大川不用頻涉○空路遍萬戶千門五湖四海一樣中秋月正面相看君記取全體本來無缺空裏非空夢中是夢莫向癡人說須騎鶴夜深朝禮金闕又蝶戀花辭云一色杏花三百樹茅屋無多更在花深處旋歷小槽留客住衆杯忽聽黃鸝語○醉眼看花花亦舞風嫋殘紅飛過鄰牆去恰似牧童遙指處清明時節紛紛雨辭格清逸一洗鉛華非斷金僊王者比也

瞿宗吉西湖秋泛

宗吉西湖秋泛滿庭芳辭露華催曉煙淡駐綠水光山色相連紅衣落盡蓼負採蓮船點檢六橋楊柳但幾箇抱葉殘蟬秋容晚雲寒鴈背風冷鷺鷥肩○華筵容易散愁添酒量病減詩顛況情懷冲澹漸入中年歸退舞裙歌扇盡付與一枕高眠清閒好廉巾露髮仰面看青天又西湖四時望江南辭西湖景春日最宜晴花底管弦公子宴水邊羅綺麗人行十里按歌聲○西湖景夏日正堪遊金勒馬嘶垂柳岸紅妝人泛採蓮舟驚起水中鷗○西湖景秋日更宜觀桂子岡巒金粟富芙蓉洲渚綵雲闌爽氣滿山前○西湖景冬日轉清奇賞雪樓臺評酒價觀梅園圃訂春期共醉太平時

瞿宗吉鞋盃辭

楊廉夫嘗訪瞿士衡以鞋盃行酒命其姪孫宗吉詠之宗吉作沁園春以呈廉夫大喜卽命侍妓歌以侑觴辭云一掬嬌春弓樣新裁蓮步未移笑書生量窄愛渠儘小主人情重酌我休遲醽醁朝雲斟量暮雨能使麴生風味奇何須去向花塵留跡月地偷期○風流到處便宜便豪吸雄吞不用辭任凌波南浦惟誇羅襪賞花上苑只勸金卮羅帕高擎銀瓶低注絕勝翠裙深掩時華筵散奈此心先醉此恨誰知

馬浩瀾著花影集

馬浩瀾著花影集自序云予始學爲南辭漫不知其要領偶閱吹劍錄中載東坡在玉堂日有幕士善歌因問曰吾辭何如柳耆卿對曰柳郎中辭宜

十七八女孩兒，按紅牙拍，歌楊柳岸曉風殘月。學士詞須關西大漢，執鐵板，唱大江東去。稼是求二公詞而讀之，下筆略知關鍵，然四十餘年，僅得百篇，亦不可謂不難矣。法雲道人嘗勸山谷勿作小詞，山谷云：空中語爾。予欲以空中語名其集，或曰不文，改稱花影集。花影者，月下燈前，無中生有，以爲假則真，謂爲實猶涉虛也。今錄摘數首，以便展玩云。其商調少年遊云：弄粉調脂，梳雲掠月。次第曉妝成。鸚鵡籠邊，鞦韆牆裏，半响不聞聲。○元來卻在堦下，獨自踏花行。笑摘朱櫻，微揎翠袖，枝上打流鶯。行香子云：紅濕櫻桃，綠暗芭蕉，頃窓深春思無聊。雙飛燕，惱亂鶯嬌。正漏聲遲，簾影靜，篆香飄。○借月前宵，病酒今朝，有誰知，骨玉微銷。封題錦字，寄與蘭翹。恨樹重重，雲渺渺，水迢迢。春夜生查子云：燒罷夜香時，獨立簾兒下。莫個可憐宵，一刻千金價。○嗁痕不記行蹤，滴數鎖帷螺宿牡丹叢，月轉鞦韆架。春日海棠春云：越羅衣薄輕寒透，正畫閣風簾飄繡。無語小鶯慵，有恨垂楊瘦。○桃花人面應依舊，憶那日攀花時候。添得恭愁牽，只爲秋波溜。鳳凰臺上憶吹簫云：淡淡秋容，溼溼夜景，娟娟月挂梧桐。愛簫聲縹緲，簾影玲瓏。彩鳳銜書未至，玉宇靜，香霧空濛。涼如水，翠苔凝露，共樹吟風。○匆匆年華暗換，嗟舊懽成夢，芳草飛蓬。想消江泛鷁，紫陌遊驄。應念佳期虛負，瞻素彩感慨相同。最情人誰家搗衣，砧杵丁東。青玉案云：平川渺渺花無數，明鏡裏，孤舟度。花下美人和笑顧，問郎莫似乞漿崔護，別久來何暮。○疊盈羅襪

凌波步，眉月連娟，髮如雲。人世光陰花上露，斷腸休去，再來須認，個是桃源路。中秋鵲橋仙云：不寒不暑，無風無雨，秋色平分佳節。桂花香散夜涼生，小樓上簾兒高揭。○多愁多病，閒憂閑悶，鎮得鬢紛紛成雪。平生不作負恩人，惟負了今宵明月。九日金菊對芙蓉云：過雁行低，鳴蛩韻急，紛紛葉下亭皋。向霜庭看菊，賦館題糕。依然賓主東南美，勝龍山迢遞登高。繡屏孔雀，金樞螃蟹，銀甕蒲萄。○痛飲鯨卷波濤。笑百年春夢，萬事秋毫。問臺前戲馬，海上連鼇。當時二子今安在，乾坤大，容我徒髦。四絃裂帛，雙鬟舞雪，左手持螯。梅花東風第一枝云：佴玉餐香，夢雲情月，花中無此清瑩。儼然姑射仙人，華瓊明璫新整。五銖衣薄，應怯瑤臺淒冷。自歸來下人間，幾度雪深煙瞑。○孤絕處，江波流影，嶺頭也，春風銷粉。相思千種閒愁聲，聲啼醒西湖東閣。休說當時風景，但留取一點芳心，他日調羹金鼎。落花滿庭芳云：春老園林，雨餘庭院，偏惹蝶駭鶯猜。蕩紅皺白，狼藉滿蒼苔。正是愁腸欲斷，朱簾外點點飄來。分明似身輕飛燕，袂下避風臺。○當初珍重意，金錢競買，玉砌新栽。更翠屏遮護，羯鼓催開。誰道天機織錦，都化作紫陌塵埃。秋窓裡，有人憐惜，無語托香腮。

馬浩瀾詞

馬浩瀾洪，仁和人，號鶴窓，善詩詠，而詞調尤工。皓首韋布，而含吐珠玉，錦繡胸腸，褒然若貴介王孫也。嘗題許應和松竹雙清扇景詞云：剪蒿萊，昔將雙翠親栽，旋添成園林佳勝。依稀嶰谷徂徠鳳飛

過。文章爍爛，蛟騰攫鱗，甲琶琶。判節題詩，吹花釀酒，特香粉袖粘苔。無人識棟梁之具，管籥之才。藤亭臺，儘多風月，清無半點塵埃。○竿期截六鸞遠，巢堪托孤鶴，時來色瑩瑱玕，脂凝琉璃。笑他門柳與庭槐，蕭郎去，畢宏已老，誰寫生才。君看取歲寒三友，只大梅開。益多麗辭也。許東溟以爲可追蹤康伯可，可謂信然。又題梅花江城引云：雪晴間覓瘦節扶過西湖，訪林逋。湖上天寒草樹盡凋枯，忽見瓊葩光照眼，偏格調，玉肌膚。○夜空雲靜月輪孤，巧相娛，清圓時，聽枝頭翠禽呼。縱有明珠三百斛，知難得此花無。清氣逸，發瑩無塵想。又題許東溟小景蹄君德云：路遠危峯斜照，瘦馬塵風，衣帽此去，向蕭關，向長安。○便坐紫微花底，只似黃粱夢裡。三徑易生苔，早歸來。言有盡而意無窮，方是作者。徐伯齡言：鶴窓與陸清溪皆出菊莊之門，而清溪得詩律，鶴窓得詞調，異體齊名，可謂盛矣。

馬浩瀾念奴嬌

馬浩瀾念奴嬌詞，東風輕軟，把綠波吹作，縠紋微皺。彩舫亭亭寬似屋，載得玉壺芳酒。勝景天開，佳朋雲集，樂縱蘭亭後。珍禽兩兩，驚飛猶自回首。○學士港口桃花，南屏松色，蘇小門前柳。翠柔金紅鋪慢錦，映水明山秀。間試評量，還宜圖畫，無此丹青手。歸時侵夜，香街華月如晝。

聶大年詞附馬浩瀾和

聶大年嘗賦卜算子二首，蓋自况也。詞云：楊柳小蠻腰，慣逐東風舞。學得琵琶出教坊，不是商人婦。

○杜整玉搔頭，春笋纖纖露。老却江南杜牧之。懶爲秋娘賦，粉淚淫鮫綃。只恐郎情薄，夢到巫山第幾峯。酒醒燈花落。○數日尚春寒，未把羅衣著。眉黛含顰爲阿誰，但悔從前錯。馬浩瀾和云，歌得雪兒歌，舞得霓裳舞。料想前身跨鳳仙，合作蕭郎婦。○顏色雪中梅，淚點花梢露。雲雨巫山十二峯，未數高唐賦。花壓髻雲低，風透羅衫薄。殘夢青騰下翠樓，不覺金釵落。○幾許別離愁，猶自思量著。欲寄蕭郎一紙書，又怕歸鴻錯。

一枝春守歲詞

守歲之詞雖多，極難其選。獨楊守齋一枝春最爲近世所稱。詞云，竹爆驚春，競喧闐、夜起千門簫鼓。流蘇帳暖，翠鼎緩騰香霧。停盃未舉，奈剛要、送年新句。應自賞、歌清字圓，未誇上林鶯語。○從他歲窮日暮，縱閒愁、怎減劉郎風度。屠蘇辦了，迤邐柳忻梅妒。宮壺未曉，早騎馬、繡車盈路。還又把、月夕花朝，自今細數。

鬭草詞

春日婦女喜爲鬭草之戲。貫子常綺羅香詞云，綺帕藏春，羅裙點露，相約鶯花叢裡。翠袖拈芳，香沁筍芽纖指。偷摘遍、綠遶煙霏，悄攀下、青翻紅紫。花皆羞展芙蓉，瓊臺十二降仙子。○芳園清晝午永，亭上吟吟笑語，妬穠誇麗。奪取籌多，贏得玉璫珍珥。凝素靨、香粉添嬌，映黛眉、淡黃生意。綰蘭帶、堅繫宜男，倩郎歸也未。

賣花聲

貫十常賣花聲詞云，人過天街，曉色擔頭紅紫。滿

寄箋，浮花浪蘂，青樓睡醒。正眼橫秋水，鬢新臒。一回催起。○叫紅叫白，報得蜂兒知未。隔東西餘音軟美，迎門爭買，早斜簪雲鬢，助春嬌粉香簾底。奇夢符和詞云，侵曉園丁，叫遊嫩紅嬌紫。巧工夫攢枝飽蘂，行歌佇立，酒洗妝新，水捲香風，看街簾起。○深深巷陌，有個重門開未，忽驚他尋春夢美。穿廊透閣，便惹伊、與取惜花人在誰根底。

梁貢父木蘭花慢

梁貢父曾燕京人，大德初爲杭州路總管，政事文學，皆有可觀。嘗作西湖送春木蘭花慢詞云，問花。花不語，爲誰落，爲誰開。算春色三分，半隨流水，半入塵埃。人生能幾歡笑，但相逢、樽酒莫相推。千古幕天席地，一春翠繞珠圍。○彩雲回首暗高臺，烟樹渺吟懷。拚一醉留春，留春不住，醉裡春歸。西樓半簾斜日，怪鶯春燕子却飛來。一枕青樓好夢，又教風雨驚回。此詞格調俊雅，不讓宋人也。

花綸太史詞

杭州花綸年十八，黃觀榜及第三人，初讀卷官進卷，以花綸第一，練子寧第二，黃觀第三。御筆改定以黃第一，練第二，花第三。南京諺有花練黃，黃練花之語。故役人猶以花狀元稱之。其題科名記及登科錄，皆以黃練二公死革除之難，剗毀，故相傳多誤。花有詞藻，其後謫戍雲南。有趣楊太真畫圖水仙子一闋云，海棠風，梧桐月，荔枝塵，霓裳舞，翠盤嬌，繡嶺春，錦裯婷，金釵信，香囊恨，病三郎，泥太真。馬嵬坡血汙遊魂，楊柳肩侵，翠黛損，芙蓉面，零脂落粉，牡丹叢，剪草除根。其風致不減元人小山

詞書。黃滇人傳唱多訛其字，余爲訂之云。

鎖懋堅詞

鎖懋堅，西域人，居宋南渡，遂爲杭人。代有詩名。懋堅尤善吟寫。成化間遊茗城，朱文理座間索賦其家假山。懋堅賦沉醉東風一闋云，風過處香生院宇，雨收時翠濕琴書。移來小朵峯，幻出天然趣，倚闌干、盡日披圖。誇說蓬萊本是虛，只此是神仙洞府。爲一時所稱。

詞品卷之六終

詞品

詞品拾遺　　成都楊愼升菴著

卓稼翁詞

三山卓用字稼翁，能賦，駿聲。嘗作詞云，丈夫執手。把吳鉤，欲斷萬人頭。因何鐵石，打成心性，却爲花柔。君看項籍并劉季，一怒使人愁。只因撞虞姬戚氏，豪傑都休。其爲人涵志可想。

王昂催妝詞

探花王昂榜下擇婿時，作催妝詞云，喜氣滿門闌。光動綺羅香陌。行到紫薇花下。悟身非凡客。○不須脂粉汚天真。嫌怕太紅白。留取黛眉淺處，共畫章春色。

蕭軫娶再婚

三山蕭軫登第，榜下娶再婚之婦，同舍張任國以柳稍青詞戲之曰，挂起招牌。一聲喝采，舊店新開。熟事孩兒，家懷老子，畢竟招財。○當初合下安排。又不豪門買獃。自古道正身替代，見任添差。

平韻憶秦娥

太學服膺齋上舍鄭文秀州人，其妻寄以憶秦娥云，花深深。一鉤羅襪行花陰。行花陰。閒將柳帶，試結同心。○日邊消息空沉沉。畫眉樓上愁登臨。海棠開後，望到如今。此詞爲同舍者傳播，酒樓妓館皆歌之，以爲歐陽永叔詞，非也。

劉鼎臣妻詞

婺州劉鼎臣赴省試，臨行妻作詞名鷓鴣天云，金屋無人夜剪繒。寶釵翻過齒痕輕。臨行執手殷勤送。襯取蕭郎兩鬢青。○聽祝付，好看成。千金不抵

此時情。明年宴罷瓊林。醉面微紅相映明。

易祓妻詞

易祓字彥章，潭州人，以優校爲前廊，久不歸，其妻作一剪梅詞寄云，染淚修書寄彥章。貪做前廊。忘却回廊。功名成遂不還鄉。石做心腸。鐵做心腸。○紅日三竿懶畫妝。虛度韶光。瘦損容光。相思何日得成雙。羞對鴛鴦。懶對鴛鴦。

柔奴

東皋雜錄云，王定國嶺外歸，出歌者勸東坡酒，坡作定風波序云，王定國歌兒曰柔奴，姓宇文氏，眉目娟麗，善應對，家世住京師。定國南遷歸，余問柔廣南風土，應是不好。柔對曰，此心安處，便是吾鄉。因爲綴此詞云，常羨人間琢玉郎。天教分付點酥娘。自作清歌傳皓齒。風起。雪飛炎海變清涼。○萬里歸來年愈少。微笑。笑時猶帶嶺梅香。試問嶺南應不好。却道。此心安處是吾鄉。

美奴

苕溪漁隱曰，陸敦禮藻有侍兒名美奴，善綴詞，出侑樽俎，每丐韻于坐客，頃刻成章。卜算子云，送我出東門，乍別長安道。兩岸垂楊鎖暮煙，正是秋光老。○一曲古陽關，莫惜金樽倒。君向瀟湘我向秦，魚雁何時到。如夢令云，日暮馬嘶人去。船逐清波東注。後夜最高樓，還肯思量人否。無緒。無緒。生怕黃昏疏雨。

李師師

李師師，汴京名妓，張子野爲製新詞，名師師令，略云，蜀綵衣長勝未起。縱亂雲垂地。正值殘英和月

墜。寄此情千里。秦少游亦贈之詞云，看遍穎川花。不似師師好。後徽宗微行幸之，見宣和遺事。甕天脞語又載宋江潛至李師師家，題一詞於壁云，天南地北，問乾坤何處可容狂客。借得山東煙水寨，來買鳳城春色。翠袖圍香，鮫綃籠玉，一笑千金值。神仙體態，薄倖如何銷得。○想蘆葉灘頭，蓼花汀畔，皓月空凝碧。六六鴈行連八九，只待金雞消息。義膽包天，忠肝蓋地，四海無人識。閒愁萬種，醉鄉一夜頭白。小詞盛於宋，而劇賊亦工如此。

于湖南鄉子

張于湖送朱元晦行，與張欽夫、邢少連同集，作南鄉子一詞云，江上送歸船。風雨排空浪拍天。賴有清樽澆別恨，悽然。寶燭燒花看吸川。○楚舞對湘弦。暖響圍春錦帳氊。坐上定知無俗客，俱賢。便是朱張與少連。此詞見蘭畹集，觀楚舞湘弦之句，及朱文公雲谷寄友絕句云，日暮天寒無酒飲，不須空嘆莫愁來，則晦翁於宴席未嘗不用妓，廣平之賦梅花，司馬公亦有艷詞，亦何傷於清介乎。

珠簾秀

姓朱氏，行第四，雜劇爲當今獨步，駕頭花旦軟末泥等悉造其妙。胡紫山宣慰嘗以沉醉東風曲贈云，錦織江邊翠竹，絨穿海上明珠。月淡時，風清處，都隔斷落紅塵土。一片閒情任卷舒。挂盡朝雲暮雨。馮海粟待制亦贈以鷓鴣天云，憑倚東風遠眺樓。流鶯窺面燕低頭。蝦鬚瘦影纖纖織，龜背香紋細細浮。○紅霧斂，彩雲收。海霞爲帶月爲鈎。夜來捲盡西山雨，不着人間半點愁。蓋朱背微僂，馮故

以蕭劉寓意。至今後輩以朱娘娘稱之者。

趙真真楊玉娥

趙真真、楊玉娥善唱諸宮調。楊立齋見其謳張五牛、商正叔所編雙漸小卿怨。因作鷓鴣天、哨遍、耍孩兒煞以詠之。後曲多不錄。今錄前曲云：煙柳風花錦作園。霜芽露葉玉裝船。誰知皓齒纖腰會。只在輕衫短帽邊。○啼玉靨。咽冰絃。五牛身去更無傳。詞人老筆佳人口。再喚春風在眼前。

劉燕歌

劉燕歌善歌舞。齊參議還山東。劉賦太常引以餞云：故人別我出陽關。無計鎖雕鞍。今古別離難。況腸斷。蛾眉遠山。○一樽別酒。一聲杜宇。寂寞又春殘。明月小樓閒。第一夜。相思淚彈。至今膾炙人口。

杜妙隆

杜妙隆。金陵佳麗人也。盧疎齋欲見之。行李匆匆不果所願。因題踏莎行於壁云：雪暗山明。溪深花早。行人馬上詩成了。歸來聞說妙隆歌。金陵卻比蓬萊渺。○寶鏡慵窺。玉容空好。梁塵不動歌聲悄。無人知我此時情。春風一枕松風曉。

宋六嫂

宋六嫂。小字同壽。元遺山有贈觱篥工張嘴兒詞。即其父也。宋與其夫合樂。妙入神品。蓋宋善謳。其夫能傳其父之藝。滕玉霄待制嘗賦念奴嬌以贈云：柳顰花困　云云　詞見第五卷念奴嬌。一名百字令。

一分兒

一分兒。姓王氏。京師角妓也。歌舞絕倫。聰慧無比。一日。丁指揮會才人劉士昌、程繼善等於江鄉園小飲。王氏佐樽。時有小姬歌菊花會南呂曲云：紅葉落火龍褪甲。青松枯怪蟒張牙。丁曰：此沈醉東風首句也。王氏可足成之。王應聲曰：紅葉落火龍褪甲。青松枯怪蟒張牙。可詠題。堪描畫。喜觥籌席上交雜。答剌蘇頻斟入禮廝麻。不醉呵休扶上馬。一座歎賞。由是聲價愈重焉。

詞評

撰人不詳

詞評

花間以小語致巧，世說靡也；草堂以麗字取妍，六朝喻也。即詞號稱詩餘，然而詩人不爲也。何者？其婉變而近情也，足以移情而奪嗜；其柔靡而近俗也，詩嘽緩而就之，而不知其下也。之詩而詞非詞也，之詞而詩非詩也。言其業，李氏、晏氏父子、耆卿、子野、美成、少游、易安至矣，詞之正宗也。溫、韋艷而促，黃九精而刻，長公麗而壯，幼安辨而奇，又其次也，詞之變體也。詞興而樂府亡矣，曲興而詞亡矣，非樂府與詞之亡，其調亡也。

昔昔鹽、阿鵲鹽、阿濫堆、突厥鹽、踏勒鹽、阿那朋之類，詞名之所由起也。其名不類中國者，歌曲變態，起自羌胡故耳。然自昔昔鹽、排律外，餘多七言絕。有其名而無其調，隋煬、李白調始生矣。然望江南、憶秦娥，則以辭起調者也；菩薩蠻，則以辭案調者也。

溫飛卿所作詞曰金荃集，唐人詞有集曰蘭畹，蓋皆取其香而弱也。然則雄壯者固次之矣。

楊用修所載太白有清平樂二闋，識者以爲非太白作，謂其卑淺也。按太白清平樂本三絕句而已，不應復有詞。第所謂女伴莫話，高厭六宮羅綺三千，一笑皆生百媚，宸遊教在誰邊，亦有情語。余每誦之。及樂天絕句云：雨露由來一點恩，爭能遍却及千門。三千宮女如花面，幾箇春來無淚痕？輒低回歎息，古之怨女棄才，何限也。花間稍傷促碎，至南唐李王父子而妙矣。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關卿何事與？未若陛下小樓吹徹玉笙寒，此語不可聞鄰國，然是詞林本色佳話。雲破月來花弄影，郎中紅杏枝頭春意鬧，尚書意似祖述之，而句小不逮，然亦佳。

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與秦少游酒醒處，殘陽亂鴉同一景事，而柳尤勝。

寒鴉千萬點，流水遶孤村，隋煬帝詩也。寒鴉數點，流水遶孤村，少游詞也。語雖蹈襲，然入詞尤是當家。

昔人謂銅將軍鐵綽板，唱蘇學士大江東去；十八九歲好女子，唱柳屯田楊柳外曉風殘月，爲詞家三昧。然學士此詞亦自雄壯，感慨千古，果令銅將軍於大江奏之，必能使江波鼎沸。至咏楊花，水龍吟慢又進柳處一塵矣。

子瞻與誰同坐，明月清風我；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快語也。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壯語也。杏花疎影裏，吹笛到天明，又高情已逐曉雲空，不與梨花同夢，爽語也。其詞濃與淡之間也。

歸來休放燭花紅，待踏馬蹄清夜月，致語也。問君

能有幾多愁，却似一江春水向東流，情語也。後主直是詞手。

油壁車輕金犢肥，流蘇帳暖春雞報，非歌行麗對乎？細雨夢回雞塞遠，小樓吹徹玉笙寒，青鳥不傳雲外信，丁香空結雨中愁，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非律詩俊語乎？然是天成一段詞也，著詩不得。

斜陽只送平波遠，又春來依舊生芳草，淡語之有致者也。角聲吹落梅花月，又滿院落花春寂寂，又一鈎淡月天如水，又獸鑪外，綠水橋平，又地卑山潤人靜，費篆烟，淡語之有景者也。平蕪盡處是青山，行人又在青山外，又郴江幸自遶郴山，爲誰流下瀟湘去，此淡語之有情者也。拚則而今已拚了，忘則怎生便忘得，又斷送一生憔悴，能消幾箇黃昏，此恆語之有情者也。咏雨點點不離楊柳外，聲聲只在芭蕉裏，此淺語之有情者也。淡語、恆語、淺語極不易工，因爲拈出。

美成能作景語，不能作情語，能入麗字，不能入雅字，以故價微劣於柳。然至枕痕一線紅生玉，又喚起兩眸清炯炯，淚花落枕紅綿冷，其刑容睡起之妙，真能動人。

孫夫人閒把繡絲撏，認得金針又倒拈，可謂看朱成碧矣。李易安此情無計可消除，方下眉頭，又上心頭，可謂憔悴支離矣。秦少游安排腸斷到黃昏，甫能炙得燈兒了，雨打梨花深閉門，則十二時無閒矣。此非深於閨恨者不能也。易安又有寵柳嬌花，寒食夜種種惱人天氣，寵柳嬌花新麗之甚。

范希文都來此事，眉間心上，無計相迴避，數易安而小遜之。其天然銀河垂地，語卻自佳。

溫庭筠雁柱十三絃，一一春鶯語，陳無已彈到斷腸時，春山眉黛低，皆彈箏俊語也。

張子野青門引，萬俟雅言江城梅花引，青玉案句字皆佳。詞內人瘦也比梅花瘦幾分，又天還知道和天也瘦，又莫道不消魂，簾捲西風，人比黃花瘦，三瘦字俱妙。

隙月窺人小，又天涯一點青山小，又一夜青山老，俱妙在押字。乍雨乍晴花易老，卻不在押字而在乍字。

史邦卿趣燕曰差池欲住，試入舊巢相並，還相雕梁藻井，又軟語商量不定，可謂極形容之妙。相字星相之相，從俗字。

永叔極不能作麗語，乃亦有之，曰隔花啼鳥喚行人，又海棠經雨臙脂透。

王元澤恨被榆錢買斷兩眉長鬪，可謂巧而費力矣。史邦卿做雨欺花，將烟困柳，殆尤甚焉。然與李漢老叫雲吹斷橫玉，謝勉仲染雲爲幌，羨成量酥砌玉，魯直鶯嘴啄花紅溜，燕尾點波綠皺，俱爲險麗。

吾愛司馬才仲燕子銜將春色去，紗窗幾陣黃梅雨，有天然之美，令鬪字者退舍。

休文夢中不識路，何以慰相思。宋人反其旨而用之，重門不鎖相思夢，隨意遶天涯，各自佳。

詞至辛稼軒而變，其源實自蘇長公，至劉改之諸公極矣。南宋如曾覿、張掄輩應制之作，志在鋪張，故多雄麗。稼軒輩撫時之作，意存感慨，故饒明爽。然而穠情致語，幾於盡矣。

陶穀尚書使江南，通秦弱蘭，作風光好詞，見宋人小說。或有以爲曹翰者，翰能作老將詩，其才固有之，終非武人本色。況敘逢雲巢編，謂陶使吳越，惑倡女任社娘，因作此詞，任大得陶賚，後用以贍仁王院落髮爲尼。李唐吳越，未審孰是，要之道陶所爲耳。

宋仁宗時，老人星見，柳耆卿托內侍以醉蓬萊詞進。仁宗閱首句漸亭皋葉下，漸字意不懌。至宸遊鳳輦何處，與真宗挽歌暗同，愀然久之。讀至太液波翻，怒然曰，何不言太液波澄耶，擲之地，罷不用。此詞之不遇者也。高宗在德壽宮遊聚景園，偶步入一酒肆，見素屏有俞國寶書風入松一詞，嗟賞之。誦至明日重攜殘酒，來尋陌上花鈿，曰未免醺氣，改明日重扶殘醉，仍即日予釋褐。此詞之遇者也。耆卿詞毋論觸諱，中間不能一語形容老人星，自是不佳。而扶殘醉勝初語數倍，乃見二主其鑒。

宣政間，戚里子邢俊臣性滑稽，喜嘲咏，常出入禁中。善作臨江仙詞，末章必用唐律兩句爲謔，以資調笑。徽皇置花石綱，石之大者曰神運石，大舟排聯數十尾，僅能勝載。既至，上大喜，置艮嶽萬歲山，命俊臣爲臨江仙詞，以高字爲韻，末句云，巍峩萬丈與天高，物輕人意重，千里送鵝毛。又令賦陳朝檜，以陳字爲韻，檜亦高五六丈，圍九尺餘，枝覆地幾百步。詞末云，遠來猶自憶梁陳，江南無好物，聊贈一枝春。上容之，不怒也。內侍梁師成位兩府，甚尊顯，用事以文學自命，尤自矜爲詩，因進詩，上稱善。顧謂俊臣曰，汝可爲好詞，以咏師成詩句之美，且命押詩字韻。俊臣口占末云，欲知勤苦爲新詩，吟安一箇字，撚斷數莖鬚。上大笑。師成恨之，譖其漏泄禁中語，責爲越州鈐轄。太守王嶷聞其名，置酒待之。醉歸，燈火蕭疎，明日携詞見帥，叙其寥落之狀，末云，擷窗撿戶入房來，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席間有妓秀美而肌白如玉雪，頗有腋氣，豐而令乞詞。末云，酥胸露出白皚皚，遙知不是雪，爲有暗香來。又有善歌舞而體肥者，末云，只愁歌舞罷，化作彩雲飛。俊臣小才，亦是滑稽之雄，子瞻若在，當爲絕倒。

元有曲而無詞，如虞趙諸公輩，不免以才情屬曲，而以氣槩屬詞，詞所以亡也。

我明以詞名家者，劉誠意伯溫穠纖有致，去宋尚隔一塵。楊狀元用修好入六朝麗事，似近而遠。夏文愍公謹最號雄爽，比之辛稼軒，覺少精思。

元詞評

涵虛子記元詞一百八十七人，馬東籬如朝陽鳴鳳，張小山如瑤天笙鶴，白仁甫如鵬搏九霄，李壽卿如洞天春曉，喬夢符如神鰲鼓浪，費唐臣如三峽波濤，宮大用如西風鵰鶚，王實甫如花間美人，張鳴善如彩鳳刷羽，關漢卿如瓊筵醉客，鄭德輝如九天珠玉，白無咎如太華孤峯，已上十二人爲首等。

貫酸齋如天馬脫羈，鄧玉賓如幽谷芳蘭，滕玉霄

如碧漢閒雲鮮于去矜如奎壁騰輝商政叔如朝霞散彩范子安如竹裏鳴泉徐甜齋如桂林秋月楊淡齋如碧海珊瑚李致遠如玉匣昆吾鄭廷玉如佩玉鳴鑾劉廷信如摩雲老鶻吳西逸如空谷流泉秦竹村如孤雲野鶴馬九皐如松陰鳴鶴石子章如蓬萊瑤草蓋西村如清風爽籟朱廷玉如百草爭芳庾吉甫如奇峯散綺楊立齋如風烟花柳楊西菴如花柳芳妍胡紫山如秋潭孤月張雲莊如玉樹臨風元遺山如窮崖孤松高文秀如金盤壯舟阿魯威如鶴唳青霄呂止菴如晴霞結綺荊幹臣如珠簾鸚鵡薩天錫如天風環珮薛昂夫如雪窗翠竹顧君澤如雪中喬木周德清如玉笛橫秋不忽麻如閒雲出岫杜善夫如鳳池春色鍾繼先如騰空寶氣王仲文如劍氣騰空李文蔚如雪壓蒼松楊顯之如瑤臺夜月顧仲清如雕鶚冲霄趙文寶如藍田美玉趙明遠如太華晴雲李子中如清廟朱瑟李叔進如壯士舞劍吳昌齡如庭草交翠武漢臣如遠山疊翠李宜夫如梅邊月影馬昂夫如秋蘭獨茂梁進之如花裏啼鶯紀君祥如雪裏梅花于伯淵如翠柳黃鸝王廷秀如月印寒潭姚守中如秋月揚輝金志甫如西山爽氣沈和甫如翠屏孔雀睢景臣如鳳管秋聲周仲彬如平原孤隼吳仁卿如山間明月秦簡夫如峭壁孤松石君寶如羅浮梅雪趙公輔如空山清嘯孫仲章如秋風鐵笛岳伯川如雲林樵響趙子祥如馬嘶芳草李好古如孤松掛月陳存甫如湘江雪竹鮑吉甫如老蛟泣珠戴善甫如荷花映水張壽起如雁陣驚寒趙天錫如秋水芙蕖尚仲賢如山花獻笑王伯成如紅鸞戲波已上七十人次之

又有董解元盧疎齋鮮于伯機馮海粟趙子昂班彥功王元鼎董君瑞查德卿姚牧菴高拭史敬先施君美汪澤民輩凡百五人不著題評抑又其次也虞園圃張伯雨楊鐵崖輩俱不得與可謂嚴矣

詞統源流

彭孫遹輯

詞統源流

清　海鹽彭孫遹駿孫輯

屈子離騷亦名辭。漢武秋風亦名辭。詞者。詩之餘也。然則詞果有合于詩乎。曰。按其調而知之也。殷雷之詩曰。殷其雷。在南山之陽。此三五言調也。魚麗之詩曰。魚麗于罶。鱨鯊。此二四言調也。遭之詩曰。遭我乎猺之閒兮。竝驅從兩肩兮。此六七言調也。江汜之詩曰。不我以。不我以。此疊句調也。東山之詩曰。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婦嘆于室。此換韻調也。行露之詩曰。厭浥行露。其二章曰。誰謂雀無角。此換頭調也。凡此煩促相宣。短長互用。以啓後人協律之原。豈非三百篇實祖禰哉。約幽閒話

唐人張志和自稱煙波釣徒。常作漁歌子一詞。極能道漁家之事。詞云。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箬笠。綠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今樂章一名漁父。卽此調也。

沈約六憶詩。其三云。憶眠時。人眠獨未眠。解羅不待勸。就枕更須牽。復恐旁人見。嬌羞在燭前。亦詞之濫觴也。

梁武帝江南弄云。衆花雜色滿上林。舒芳曜彩垂輕陰。連手躞蹀舞春心。舞春心。臨歲腴。中人望。獨踟躕。此絕妙好詞。已在清平調、菩薩蠻之先矣。

政和中。一中貴人使越州回。得詞于古碑陰。無名無譜。不知何人作也。錄以進御。命大晟府塡腔。因詞中語。賜名魚遊春水。詞云。秦樓東風裏。燕子還來尋舊壘。餘寒猶峭。紅日薄侵羅綺。嫩草方抽碧玉茵。垂楊輕拂黃金縷。鶯囀上林。魚遊春水。幾曲闌干徧倚。又是一番新桃李。佳人應怪歸遲。梅妝淚洗。鳳簫聲絕沈孤雁。望斷清波無雙鯉。雲山萬里。寸心千里。

藝苑雌黃云。寒鴉萬點。流水遶孤村之句。人皆以爲少游自造。此語殊不知亦有所本。予在臨安見平江梅知錄云。隋煬帝詩云。寒鴉千萬點。流水遶孤村。少游用此語也。又予嘗讀李義山效徐陵體贈更衣云。輕寒衣省夜。金斗熨沈香。乃知少游詞玉籠金斗。時熨沈香。與夫睡起熨沈香。玉腕不勝金斗。其語亦有來處。

李易安云。樂府聲詩竝著。最盛于唐開元、天寶閒。有李八郎者。能歌。擅天下。時新及第進士。開宴曲江。榜中一名士。先召李。易服隱姓名。衣冠故敝。精神慘怛。與同之宴所。曰。表弟願與坐末。衆皆不顧。既酒行樂作。歌者進。時曹元謙、念奴爲冠。歌罷。衆皆咨嗟稱賞。名士忽指李曰。請表弟歌。衆皆哂。或有怒者。及轉喉發聲。歌一曲。衆皆泣下。羅拜曰。此李八郎也。自後鄭衞之聲日熾。流靡之變日繁。亦有菩薩蠻、春光好、莎雞子、更漏子、浣溪沙、夢江南、漁父等。不可徧舉。五代干戈。斯文道熄。獨江南李氏君臣尚文雅。故有小樓吹徹玉笙寒。吹縐一池春水之詞。語雖奇甚。所謂亡國之音哀以思也。逮至本朝。禮樂文武大備。又涵養百餘年。始有柳屯田永者。變舊聲。作新聲。出樂章集。大得聲稱于世。雖協音律。而詞語塵下。又有張子野、宋子京兄弟。熙豐而降。晁次膺輩繼出。雖時時有妙語。而破碎何足名家。至晏元獻、歐陽永叔、蘇子瞻、及魏夫人。作爲小歌詞。直如酌蠡水於大海。然皆句讀不葺之詩爾。又往往不協音律者。何耶。蓋詩文分平仄。而歌詞分五音。又分五聲。又分六律。又分清濁輕重。且如近世所謂聲聲慢、雨中花、喜遷鶯。既押平聲韻。又押入聲韻。玉樓春本押平聲韻。又押上去聲。又押入聲。本押仄聲韻。如押上聲則協。如押入聲。則不可歌矣。王介甫、曾子固文章似西漢。若作小歌詞。則人必絕倒。不可讀也。乃知別是一家。知之者少。後晏叔原、賀方回、秦少游、黃魯直出。始能知之。又晏苦無鋪敍。賀苦少典重。秦則專主情致。而少故實。譬如貧家美女。非不妍麗。而終乏富貴態。黃卽尚故實。而多疵病。如良玉有瑕。價自減半矣。

賀方回晚景云。簾外紅綃一縷霞。淡黃楊柳帶棲鴉。玉人和月折梅花。笑撚粉香歸繡戶。半垂羅幕護窗紗。東風寒似夜來些。其起句本王子安滕王閣賦。此子可云善盜。賀有姬能詩。嘗答賀云。獨倚危闌淚滿襟。小園春色懶追尋。深恩縱似丁香結。難展芭蕉一寸心。句亦可誦。

復齋漫錄云。方回詞有雁後歸云。巧剪合歡羅勝子。釵頭春意翩翩。艷歌淺笑拜嫣然。願郎宜此酒。行樂駐華年。未至文園多病客。幽襟悽斷堪憐。舊遊夢挂碧雲邊。人歸落雁後。思發在花前。山谷守當塗。方回過焉。人日席上作也。調本臨江仙。山谷以方回用薛道衡詩。故易以雁後歸云。

若溪漁隱曰。唐初歌詞。多是五言詩。或七言詩。初無長短句。自中葉以後至五代。漸變成長短句。及本朝則盡爲此體。今所存者。止瑞鷓鴣、小秦王二闋是七言八句詩、并七言絕句詩而已。瑞鷓鴣猶依字依

歌。若小秦王。必須雜以虛聲。乃可歌耳。其詞曰。碧山影裏小紅旗。儂是江南踏浪兒。拍手欲嘲山簡醉。齊聲爭唱浪婆詞。西興渡口帆初落。漁浦山頭日未欹。儂送潮回歌底曲。樽前還唱使君詩。此瑞鷓鴣也。濟南春好雪初晴。行到龍山馬足輕。使君莫忘霅溪女。時作陽關腸斷聲。此小秦王也。皆東坡所作。

姜堯章號白石道人。善吹簫。能自製曲。淳熙丙申至日過維揚。夜雪初霽。薺麥彌望。入其城。則四顧蕭條。寒水自碧。暮色漸起。戍角悲吟。堯章愴然感慨。因自度揚州慢一曲云。淮左名都。竹西佳處。解鞍少駐初程。過春風十里。盡薺麥青青。自胡馬窺江去後。廢池喬木。猶厭言兵。漸黃昏。清角吹寒。都在空城。杜郎俊賞。算如今重到須驚。縱豆蔻詞工。青樓夢好。難賦深情。二十四橋仍在。波心蕩冷月無聲。念橋邊紅藥。年年知爲誰生。堯章又嘗載雪詣石湖。度新聲兩曲。石湖把玩不已。使二妓習之。音節諧婉。乃命之曰暗香疏影。其暗香詞云。舊時月色。算幾番照我。梅邊吹笛。喚起玉人。不管清寒與攀摘。何遜而今漸老。都忘卻春風詞筆。但怪得竹外疏花。香冷入瑤席。江國。正寂寂。嘆寄與路遙。夜雪初積。翠尊易泣。紅萼無言耿相憶。長記曾攜手處。千樹壓西湖寒碧。又片片吹盡也。幾時見得。其疏影詞云。苔枝綴玉。有翠禽小小。枝上同宿。客裏相逢。籬角黃昏。無言自倚修竹。昭君不慣胡沙遠。但暗憶江南江北。想珮環月夜歸來。化作此花幽獨。猶記深宮舊事。那人正睡裏。飛近蛾綠。莫似春風。不管盈盈。早與安排金屋。還教一片隨波去。又卻怨玉龍哀曲。等恁時重覓幽香。已入小窗橫幅。（研北雜志云。小紅、范成大青衣也。有色藝。成大請老。姜夔詣之。一日。授簡徵新聲。夔製暗香、疏影兩曲。成大使二妓歌之。音節清婉。成大尋以小紅贈之。其夕大雪。過垂虹賦詩曰。自作新詞韻最嬌。小紅低唱我吹簫。曲終過盡松陵路。回首煙波十里橋。夔喜自度曲。吹洞簫。小紅輒歌而和之。堯卒于蘇州。范挽詩曰。所幸小紅方嫁了。不然啼損馬塍花。宋時花藥出東西馬塍。皆名人葬處。要葬此。故云。）

師師令。因張子野所製新詞贈妓李師師得名也。詞云。香鈿寶珥。拂菱花如水。學妝皆道稱時宜。粉色有天然春意。蜀彩衣裳勝未起。縱亂霞垂地。都城池苑誇桃李。問東風何似。不須回扇障清歌。脣一點小于花蕊。正值殘英和月墜。寄此情千里。

唐莊宗嘗製小詞云。曾宴桃源深洞。一曲舞鸞歌鳳。長記別伊時。和淚出門相送。如夢。如夢。殘月落花煙重。此莊宗自度曲也。（古今詞話云。後唐莊宗修內苑。掘得斷碑。中有三十二字。莊宗使樂工入律歌之。名曰宴桃源。一名憶仙姿。）

宋陳亞性滑稽。嘗用藥名作閨情生查子三首。其一曰。相思（相思子）意已深。（薏苡）白紙（白芷）書難足。字字苦參商。（苦參）故要檳郎讀。（檳榔）分明記得約當歸。（當歸）遠至（遠志）櫻桃熟。何事菊花時。猶未回鄉（茴香）曲。其二曰。小院雨餘涼。（禹餘粮）石竹風生砌。罷扇盡從容。（蓯蓉）半夏（半夏）紗廚睡。起來閒坐北亭中。（柏）滴盡珍珠淚。爲念婿辛勤。（細辛）去折蟾宮桂。其三曰。浪蕩去來來。躑躅花頻換。可惜石榴裙。蘭麝香將半。琵琶閒後理相思。必擬（萆薢）朱弦斷。擬續斷朱絃。（續斷）待者冤家面。（代赭）予謂此等詞偶一爲之可耳。畢竟不雅。

韓文公遺興詩。斷送一生惟有酒。又贈鄭兵曹詩。破除萬事無過酒。山谷各去其一字。作獨酒詞云。斷送一生惟有。破除萬事無過。遠山橫黛蘸秋波。不飲傍人笑我。花病等閒瘦弱。春愁沒處遮攔。杯行到手莫留殘。不道月斜人散。王阮亭曰。黃魯直竟作歇後鄭五。何哉。

庭院深深深幾許。楊柳堆煙。簾幕無重數。玉勒雕鞍遊冶處。樓高不見章臺路。雨橫風狂三月暮。門掩黃

花。無計留春住。淚眼問花花不語。亂紅飛過鞦韆去。歐陽修蝶戀花春暮詞也。李易安酷愛其語。遂用作庭院深深深幾許數闋。楊升菴云。一句中連三字者。如夜夜夜深聞子規。又日日日斜空醉歸。又更更更漏月明中。又樹樹樹梢啼曉鶯。皆善用疊字也。

宋宣和間。掘地得石刻一詞。唐人作也。本無題。後人名之後庭宴云。千里故鄉。十年華屋。亂魂飛過屏山簇。眼重眉褪不勝春。菱花知我消香玉。雙雙燕子歸來。應解笑人幽獨。斷歌零舞。遺恨清江曲。萬樹綠低迷。一庭紅撲簌。

唐詩三變愈下。宋詞殊不然。歐、蘇、秦、黃足當高、岑、王、李。南渡以後。矯矯陡健。即不得稱中宋晚宋也。惟辛稼軒自度粱肉不勝前哲。特出奇險爲珍錯。供與劉後村輩。俱曲洞旁出。學者正可欽佩。不必反脣封捧心也。

唐晚五代小令。塡詞用韻。多詭譎不成文者。聊爲之可耳。不足多法。昔前集載唐莊宗歌頭一首。爲字一百三十六。此長調之亂。然不能佳。

張芸叟詞云。回首夕陽紅盡處。應是長安。人爭誦之。樂天題岳陽樓詩云。春岸綠時連夢澤。夕陽紅處近長安。蓋芸叟用此換骨也。

搢紳新話。王元澤詞曰。露晞向曉。簾幕風輕。小院閒晝。翠逕鶯來。驚下新紅鋪繡。倚危欄。（舊本一作升欄。一作望。）登高榭。海棠帶雨胭脂透。又因循過了。清明時候。（舊本又因循上有算到華三字。）倦遊宴。風光滿目。好景良辰。誰共攜手。恨被榆錢。買斷兩眉長皺。憶得高陽人散後。落花流水人（一作仍）依舊。者情懷。對東風。盡成消瘦。調寄倦尋芳慢。今曲中簾幕風柔。庭幃晝永。海棠帶雨胭脂後。因循過了清明也等句。本諸此。

六州歌頭。本鼓吹曲也。音調悲壯。又以古興亡事實之。聞之使人慷慨。良不與艷詞同科。誠可喜也。六州得名。蓋唐人西邊之州。伊州、梁州、石州、甘州、渭州、氐州也。宋人大祀大卹。皆用此調。明朝大卹。則用應天長云。

山谷全首用聲字爲韻。注云。效福唐獨木橋體。不知何體也。然猶上句不用韻。至元美道場山。則句句皆用山字。謂之戲作可也。詞中如效醉翁也字。效楚詞些字兮字。皆不可無一。不可有二。至隱括體。亦不作可也。不獨醉翁如嚼蠟。即子瞻改琴詩。琵琶字不現。畢竟是全首說夢。

詞要清空。不要質實。清空則古雅峭拔。質實則凝澀晦昧。姜白石如野雲孤飛。去留無跡。吳夢窗如七寶樓臺。眩人耳目。拆碎下來。不成片段。此清空質實之說。又如聲聲慢云。檀欒金碧。婀娜蓬萊。浮雲不蔽芳洲。前八字恐亦太澀。如唐多令云。何處合成愁。離人心上秋。縱芭蕉不雨也颼颼。此詞使不質實。白石如疏影、暗香、揚州慢、一萼紅、琵琶仙、探春、歸、淡黃柳等曲。不惟清虛。又且騷雅。讀之使人神魂飛越。

小調要言短意長。忌尖弱。中調要骨肉停勻。忌平板。長調要操縱自如。忌粗率。能于豪爽中著一二精緻語。綿婉中著一二激勵語。尤見錯綜。

小令、中調。有排蕩之勢者。吳彥高之南朝千古傷心事。范希文之塞下秋來風景異是也。長調極狎昵之

情者。周美成之衣染鶯黃。柳耆卿之晚晴初是也。于此足悟偷聲變律之妙。

稼軒詞以激揚奮厲爲工。至寶釵分桃葉渡一曲。暱狎溫柔。魂銷意盡。才人伎倆。眞不可測。

男中李後主。女中李易安。極是當行本色。秦少游一向沈吟久。大類山谷歸田樂引。鏟盡浮詞。直抒本色。而淺人常以雕繪傲之。此等詞極難作。然亦不可多作。

徐師川門外重重疊疊山。遮不斷愁來路。歐陽永叔強將離恨倚江樓。江水不能流恨去。古人語不相襲。又能各見所長。

塡詞結句。或以動蕩見奇。或以迷離稱雋。著一實語。敗矣。康伯可正是銷魂時候也。撩亂花飛。晏叔原紫騮認得舊遊蹤。嘶過畫橋東畔路。秦少游落花無語對斜暉。此恨誰知。深得此法。

詞家多翻詩意入詞。雖名流不免。吾常愛李後主一斛珠末句云。繡牀斜凭嬌無那。爛嚼紅絨。笑向檀郎唾。楊孟載春繡絕句云。閒情正在停針處。笑嚼紅絨唾碧窗。此卻翻詞入詩。彌子瑕竟效顰于南子。

詞雖以險麗爲工。實不及本色語之妙。如李易安眼波纔動被人猜。蕭淑蘭去也不敎知。怕人留戀伊。魏夫人爲報歸期須及早。休誤妾一春閒。孫光憲留不得。留得也應無益。嚴次山一春不忍上高樓。爲怕見分攜處。觀此種句。覺紅杏枝頭春意鬧尚書安排一個字。費許大氣力。

寫景之工者。如尹鶚盡日醉尋春。歸來月滿身。李重光酒惡時拈花蕊嗅。李易安獨抱濃愁無好夢。夜闌猶剪燈花弄。劉潛夫貪與蕭郎眉語。不知舞錯伊州。皆入神之句。

毛稚黃先舒曰。李易安春情、淸露晨流。新桐初引。用世說全句渾妙。嘗論詞貴開宕。不欲沾滯。忽悲忽喜。乍遠乍近。所爲妙耳。如遊樂詞徵須著愁思。方不癡肥。李春情詞本閨怨。結云。多少遊春意。更看今日晴未。忽爾開宕。不但不爲題束。幷不爲本意所苦。直如行雲舒卷自如。人不覺耳。

詞衷曰。今人作詩餘。多據張南湖詩餘圖譜。及程明善嘯餘譜二書。南湖譜平仄差核。而用黑白及半黑半白圈以分別之。不無魚豕之訛。且載調太略。如粉蝶兒與惜奴嬌。本係兩體。但字數稍同。及起句相似。遂誤爲一體。恐亦未安。至嘯餘譜則舛誤益甚。如念奴嬌之與無俗念、百字謠、大江東。賀新郎之與金縷曲。金人捧露盤之與上西平。本一體也。而分載數體。燕臺春之卽燕春臺。大江乘之卽大江東。秋霽之卽春霽。棘影之卽疏影。本無異名也。而誤仍訛字。或列數體。或逸本名。甚至錯亂句讀。增減字數。而強綴標目。妄分韻腳。又如千年調、六州歌頭、陽關引、帝臺春之類。句數率皆淆亂。成譜如是。學者奉爲金科玉律。何以迄無駁正者耶。

余少卿云。郎仁寶瑛謂塡詞名同。而文有多寡。音有平仄各異者甚多。悉無書可證。然三人占則從二人。取多者證之可矣。所引康伯可之應天長。葉少蘊之念奴嬌。俱有兩首。不獨文稍異。而多寡懸殊。則傳流抄錄之誤也。樂章集中尤多。其他往往平仄稍異者亦多。吾向謂間亦有可移者。此類是也。又云。有二句合作一句。一句分作二句者。字數不差。妙在歌者上下縱橫所協。此自確論。子瞻塡長調。多用此法。他人卽不爾。至于花閒集。同一調名。而人各一體。如荷葉杯、訴衷情之類。至河傳、酒泉子等尤甚。嘗

時何不另創一名耶。殊不可曉。愚按此等處。近譜俱無定例。作詞者既用其體。于本題註明亦可。

兪少卿云。花閒集內三十二調。草堂諸本所無。尊前集僅當花閒三之一。而草堂所無者二十八調。內八調花閒同。餘又皆花閒所無有。若遐方怨、應天長、三臺名。與草堂同。而詞絕不同。又有調同而名異者。（憶仙姿卽如夢令。……卽醜奴兒令。……）又有調同而微不同者。（……一斛珠之于醉落魄……）餘亘婵述。大抵一調之始。隨人造詞命名。初無定準。致有紛挐。士花草粹篇。異體怪目。渺不可極。或一調而名多至十數。殊厭披覽。後世有述。則吾不知。愚按此類宋詞極多。張宗瑞詞一卷。悉易新名。近來近人亦間效此。余選悉從舊名。而詳爲考註。庶使觀者披卷曉然耳。

阮亭嘗云。詞選須從舊名。如本草誌樂一種數名。必好稱新目。無裨方理。徒惑觀聽。愚謂好用舊譜之改稱者。如本草中之別名也。又有自立新名。按其詞則杳然無有者。如淸異錄中藥名。好奇妄撰者也。然閒有古名無謂而偶易作名者。如用修易六醜爲箇儂。阮亭易秋思耗爲畫屏秋色。但就本詞稱之。亦不妨小作狡獪。

詞有一體而數名者。亦有數體而一名者。詮敍字數。不無爽錯。其一二字之間。在乎作者研詳綜覈。譜中譜外。多取唐宋人本詞較合。使得指南。張世文、謝天瑞、徐伯針、程明善等。前後增損。繁飭俱未審。沈天羽謂花閒無定體。不必派入體中。但就河傳、酒泉子諸調言耳。要非定論。前人著令。後人爲律。必謂花閒無定體。草堂始有定體。則作小令者。何不短長任意耶。中郎虎賁。吾善乎兪光祿之言耳。

詞之歌調既已失傳。而後人製調創名者。亦復不乏。如用修之落燈風、款殘紅。元美之小諸泉、怨朱絃。緯眞之水慢聲、裂石靑江。仲茅之美人歸。仲醇之闌干拍。以及支機集之瑯天樂、大台宴等類。不識比之樂章、大聲、諸集。飄叶律與否。文人偶一爲之可也。

宋人諸體。亦有不可驟解者。如蘇長公之皁羅特髻。（調中）連用七采菱拾翠字。程書舟之四代好。（調尾）連用八好字。劉龍洲之四犯剪梅花、（調中）犯解連環、醉蓬萊、雪獅兒等體。又如柳屯田樂章集中。如傾杯、塞孤、祭天神諸長調。俱不分換頭。凡此等類。未易續析。龍洲之四犯想卽如南北曲之有二犯三犯耶。或後人所增。如劉燁之婉名歐陽。未可知也。

調名原起之說。起于楊用修及都元敬。而沈天羽掩攘論爲己說。如蝶戀花。取梁元帝翻階蛺蝶戀花情。滿庭芳。取吳融滿庭芳草易黃昏。點絳脣。取江淹白雪凝瓊貌。明珠點絳脣。鷓鴣天。取鄭嵎春遊雞鹿塞。家在鷓鴣天。惜餘春。取太白賦語。浣溪紗。取杜陵詩意。靑玉案。取四愁詩語。踏莎行。取韓翃詩踏莎行草過春溪。西江月。取衛萬詩只今惟有西江月。菩薩蠻。西域婦髻也。蘇幕遮。（高昌女子所戴油帽）西域婦帽也。尉遲杯。尉遲敬德飲酒。必用大杯也。蘭陵王。每入陣必先歌其勇也。生查子。古槎字。張騫乘槎事也。瀟湘逢故人。柳渾詩句也。此升菴詞品也。（卽沈天羽所載名）又如滿庭芳。取柳柳州滿庭芳草積。玉樓春。取白樂天詩玉樓宴罷醉和春。丁香結。取古詩丁香結恨新。霜葉飛。取杜詩淸霜洞庭葉。故欲別時飛。淸都宴。取沈隱侯朝上閶闔宮。夜宴淸都闕。又云。風流子出文選。劉良文選註曰。風流言其風美之聲。流于天

下。子者、男子之通稱也。荔枝香。出唐書。貴妃生日。命小部奏曲。未有新名。適進荔枝至。因名荔枝香。解語花。出天寶遺事。亦明皇稱貴妃語。解連環。出莊子。連環可解也。華胥引。出列子。黃帝晝寢。夢遊華胥之國。如塞垣春。塞垣二字出後漢書鮮卑傳。玉燭新。玉燭二字出爾雅。此元敬南濠詩話也。卓珂月又云。多麗、張均妓名。善琵琶者也。念奴嬌。唐明皇宮人念奴也。愚按宋人詞調。不下千餘。新度者即本詞取句命名。餘俱按譜填綴。若一一推鑿。何能盡符原指。安知昔人最始命名者。其原詞不已失傳乎。且僻調甚多。安能一一傳會載籍。自命稽古。學者當失闕疑。毋使後人徒資彈射可耳。胡元瑞筆叢駁用修處最多。其辨詞調尤極覼縷。如辨詞名之本詩者。點絳唇、青玉案等。楊說或協。餘俱偶合。未必盡自詩中。滿庭芳舉易黃昏。唐人本形容蕭寂。詞名滿庭芳。豈應出此。生查子。謂查即古槎字。合之博望。意義不通。菩薩蠻。謂蠻國之人。危髻金冠。瓔珞被體。故名。非專指婦髻也。蘭陵王入陣曲。見北齊史。尉遲大杯、正史無攷。乃謬認元人雜劇。鷓鴣天。謂本鄭嵎詩。則雞鹿塞當入何調。曲中有黃鶯兒、水底魚、鬪鵪鶉、泥江龍等。又本何調耶。元瑞此論。可謂詞品董狐矣。愚按用修元敬。俱號綜博。而過于求新作好。遂多罅漏。如一滿庭芳。而用修謂本吳融。元敬謂本柳州。果何所原起歟。風流子二字一解。尤爲可笑。詞中如賽浦子、竹馬子之類極多。亦男子通稱耶。則兒字又屬何解。荔枝香、解語花、與安公子等類相近。似乎可据。若連環、華胥、本之莊、列。塞垣、玉燭、本之後漢書、爾雅。遙遙華冑。探河宿海。毋乃太遠。此俱穿鑿附會之過也。然元瑞考據精詳。而于詞理未盡研涉。毛稚黃詩辨坻駁胡元瑞云。詞人以所長入詩。其七言律非平韻玉樓春。則襯字鷓鴣天。而玉樓春無平韻者。鷓鴣天無襯字者。是不知有瑞鷓鴣

而以體說附會也。此數調本在眉睫。而持論或誤。信乎博而且精之爲難矣。　愚又按詞品序中云。唐七言律。即詞之瑞鷓鴣也。七言仄韻。即詞之玉樓春也。胡豈不知。而體辭若此。豈有意避楊語。或下筆之偶誤耶。

詞品云。唐詞多緣題所賦。臨江仙則言水仙。女冠子則述道情。河瀆神則緣祠廟。巫山一段雲則狀巫峽。醉公子則詠公子醉也。胡元瑞藝林學山云。諸詞所詠。固即詞名。然詞家亦間如此。不盡泥也。菩薩蠻稱唐世諸調之祖。昔人著作最衆。乃無一曲與詞名相合。餘可類推。猶樂府然。題即詞曲之名也。聲調即詞曲音節也。宋人填詞絕唱。如流水孤村。曉風殘月等篇。皆與調名了不關涉。而王晉卿人月圓。謝無逸漁家傲。殊碌碌無聞。則樂府所重。在調不在題明矣。愚按此論。楊固太泥。胡亦未盡通方也。大率古人由詞而製調。故命名多屬本意。後人因調而填詞。故賦寄率離原詞。曰填、曰寄。通用可知。宋人如黃鶯兒之詠鶯。迎新春之詠春。月下笛之詠笛。暗香疏影之詠梅。粉蝶兒之詠蝶。如此之類。其傳者不勝屈指。然工拙之故。原不在是。近人偶爾引用。巧不累雅。若籍是名工。所謂竇中窺日。未見全照耳。

沈天羽云。詞名多本樂府。然去樂府遠矣。南北劇名。又本填詞。然去填詞更遠。爲按南北劇與填詞同者。青杏兒（中調）即北劇小石調。憶王孫（小令）即北劇仙呂調。小令之搗練子、生查子、點絳唇、霜天曉角、卜算子、謁金門、憶秦娥、海棠春、秋蘂香、燕歸梁、浪淘沙、鷓鴣天、虞美人、步蟾宮、鵲橋仙、夜行船、梅花引。中調之

唐多令、一剪梅、破陣子、行香子、青玉案、天仙子、傳言玉女、風入松、剔銀燈、祝英臺近、滿路花、戀芳春、意難忘。長調之滿江紅、尾犯、滿庭芳、燭影搖紅、絳都春、念奴嬌、高陽臺、喜遷鶯、東風第一枝、真珠簾、齊天樂、二郎神、花心動、寶鼎現。皆南劇之引子。小令之柳梢青、賀聖朝、中調之醉春風、紅林檎近、繞山溪、長調之聲聲慢、八聲甘州、桂枝香、永遇樂、解連環、沁園春、賀新郎、集賢賓、哨遍。皆南劇慢詞。外此雖有相同者。更有南北曲與詩餘同名。而調實不同者。又不能盡數。胡元瑞云。宋人黃鶯兒、桂枝香、二郎神、高陽臺、好事近、醉花陰、八聲甘州之類。與元人全無相似。若菩薩蠻、西江月、鷓鴣天、一剪梅。元人雖用。悉不可按腔矣。愚按此等九宮譜中悉載。然有全體俱似者。又有不用換頭者。至詞曲之界。本有畦畛。不得謂調同而詞意悉同。甚至儒墨無辨也。

小調換頭。長調多不換頭。閒如小梅花、江南春諸調。凡換韻者。多非正體。不足取法。

張玉田謂詞不宜和韻。蓋詞語句參錯。復格以成韻。支分驅染。欲合得離。能如李長沙所謂善用韻者。雖和猶如自作。乃妙。近則香嚴諸集。半用宋韻。阮亭稱其與和杜諸作。同爲天才。不可學。其餘名手。多富爲此。如和坡公楊花諸闋。各出新意。篇篇可誦。但不可如方千里之和片玉。張杞之和花間。首首強叶。縱極肖。能如新豐雞犬。盡得故處乎。

詞有檃括體。有迴文體。迴文之就句迴者。自東坡、晦菴始也。其通體迴者。自義仍始也。近來阮亭、文友。有一首迴作兩調者。文人韻事。曲生狡獪。此中故有三昧。匪徒乞靈竇家餘巧也。

詞之紇那曲、長相思。五言絕句也。（俱載尊前集中）。柳枝、竹枝、清平調引、小秦王、陽關曲、八拍蠻、浪淘沙。七言絕句也。阿那曲、雞叫子。仄韻七言絕句也。（花間尊前多收諸體）。瑞鷓鴣。七言律詩也。（載尊前集中）。款殘紅。五言古詩也。（體稀用）體裁易混。微遜嘗緊。故當稍別之。以存詩詞之辨。

張南湖詩餘圖譜。于詞學失傳之日。創爲譜系。有篳路藍縷之功。虞山詩選云。南湖少從西樓王氏遊。刻意填詞。必求合某宮某調。第幾聲。其聲出入第幾犯。抗墜圓美。必求合作。則此言似屬溢論。大約南湖所載。俱係習見諸體。一按字數多寡。韻腳平仄。而于音律之學。尚隔一塵。試觀柳永樂章集中。有同一體而分大石、歇指、諸調。按之平仄。亦復無別。此理近人原無見解。亦如公戩所言徐六擔板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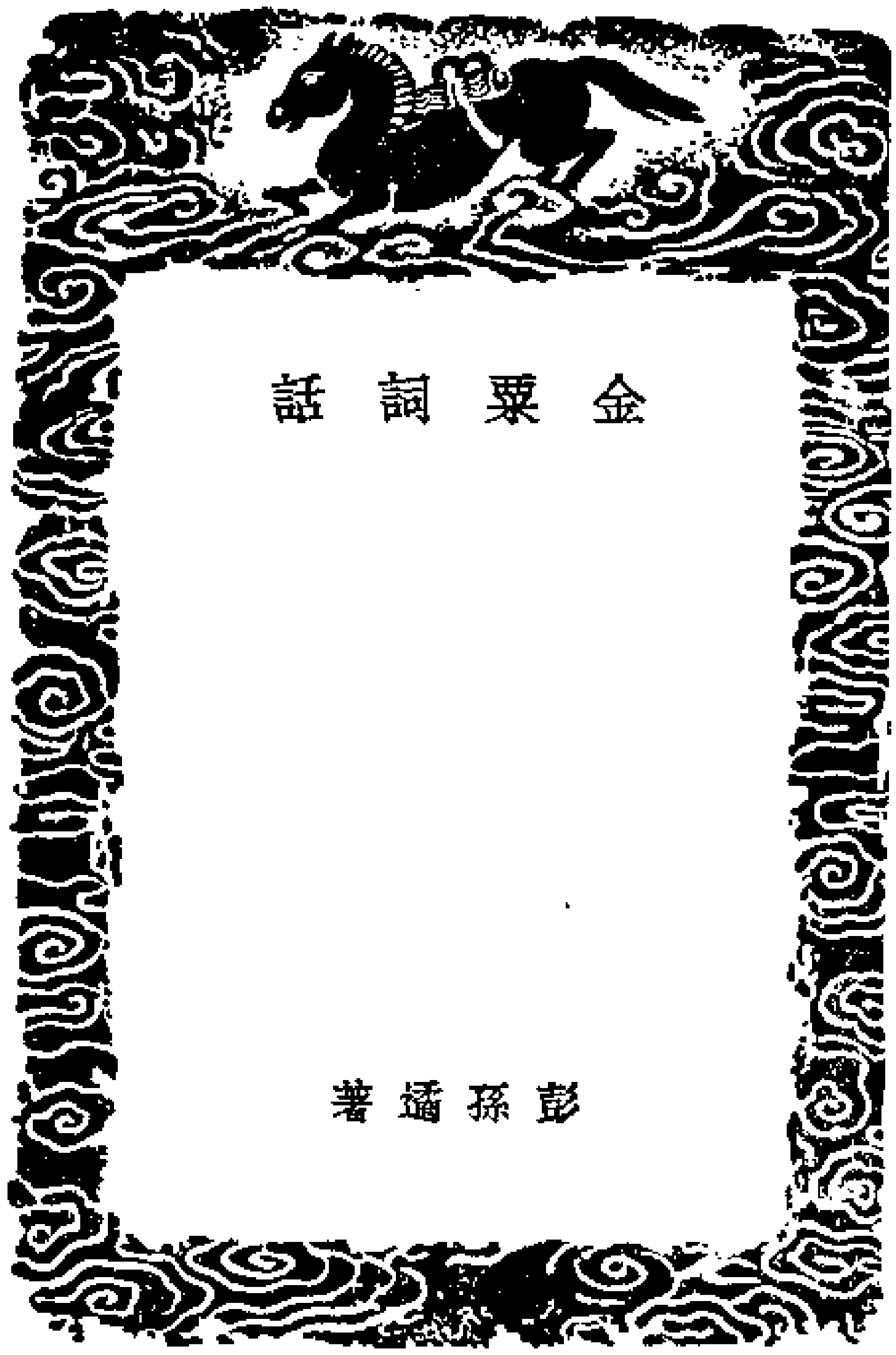
詞有定名。即有定格。其字數多寡、平仄韻腳較然。中有參差不同者。一曰襯字。文義偶不連暢。用一二字襯之。密按其音節。虛實間正文自在。如南北劇這字、那字、正字、個字、卻字之類。從來詞本即無分別。不可不知。一曰宮調。所謂黃鍾宮、仙呂宮、無射宮、中呂宮、正宮、仙宮調、歇指調、高平調、大石調、小石調、正平調、越調、商調也。詞有同名而所入之宮調異。字數多寡亦因之異者。如北劇黃鍾水仙子與雙調水仙子異。南劇越調過曲小桃紅與正宮過曲小桃紅異之類。一曰體製。唐人長短句。皆小令耳。後演爲中調。爲長調。一名而有小令。復有中調。有長調。或係之以犯、以近、以慢、別之。如南北劇名犯、名賺、名破之類。又有字數多寡同。而所入之宮調異名。亦因之異者。如玉樓春與木蘭花同。而以木蘭花歌之。即入大石調之類。又有名異而字數多寡則同。如蝶戀花一名鳳棲梧、鵲踏枝。如念奴嬌一名百字令、酹

江月、大江東去之類。不能殫述矣。

東坡賀新涼詞乳燕飛華屋云云。後段石榴半吐紅巾蹙以下。皆咏榴。卜算子缺月挂疏桐云云。縹緲孤鴻影以下。皆說鴻別一格也。

詞中用事最難、要緊著題。融化不澀。如東坡永遇樂云。燕子樓空。佳人何在。空鎖樓中燕。用張建封事。白石疏影云。猶記深宮舊事。那人正睡裏。飛近蛾綠。用壽陽事。又云。昭君不慣胡沙遠。但暗憶江南江北。想珮環月下歸來。化作此花幽獨。用少陵詩。此皆用事不爲所使。

李氏、晏氏父子、耆卿、子野、美成、少游、易安、至矣。詞之正宗也。溫、韋豔而促。黃九精而刻。長公麗而壯。幼安辨而奇。又其次也。詞之變體也。詞體大約有二。一體婉約。一體豪放。婉約者欲其詞調蘊藉。豪放者欲其氣象恢宏。然亦存乎其人。如秦少游之作。多是婉約。蘇子瞻之作多是豪放。大約詞體以婉約爲正。故東坡稱少游爲今之詞手。後山評東坡。如教坊雷大使舞。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



金粟詞話

清 海鹽彭孫遹駿孫著

詞以自然爲宗。但自然不從追琢中來。便率易無味。如所云絢爛之極。乃造平淡耳。若使語意淡遠者。稍加刻畫。鏤金錯繡者。漸近天然。則駸駸乎絕唱矣。

宋人張玉田論詞。極推少游、竹屋、白石、梅谿、夢窗諸家。而稍詘美成。夢窗之詞。雖雕繢滿眼。然情致纏綿。微爲不足。余獨愛其除夕立春一闋。兼有天人之巧。美成詞如十三女子。玉艷珠鮮。政未可以其軟媚而少之也。

李易安被冷香銷新夢覺。不許愁人不起。守著窗兒。獨自怎生得黑。皆用淺俗之語。發清新之思。詞意並工。閒情絕調。

詞人用語助入詞者甚多。入豔詞者絕少。惟秦少游悶則和衣擁。新奇之甚。用則字亦僅見此詞。

柳耆卿却傍金籠教鸚鵡。念粉郎言語。花間之麗句也。辛稼軒驀然回首。那人却在燈火闌珊處。秦、周之佳境也。少游怎得香香深處。作箇蜂兒抱。亦近似柳七語矣。山谷女邊著子。門裏安心。鄙俚不堪入誦。如齊梁樂府霧露隱芙蓉。明燈照空局。何等蘊藉。乃沿爲如此語乎。南宋詞人如白石、梅谿、竹屋、夢窗、竹山諸家之中。當以史邦卿爲第一。昔人稱其分鑣清眞。平睨方回。紛紛三變行輩。不足比數。非虛言也。

詞家每以秦七、黃九、並稱。其實黃不及秦甚遠。猶高之視史。劉之視辛。雖齊名一時。而優劣自不可掩。

范希文蘇幕遮一調。前段多入麗語。後段純寫柔情。遂成絕唱。將軍白髮征夫淚。亦復蒼涼悲壯。慷慨生哀。永叔欲以玉階遙獻南山壽敵之。終覺讓一頭地。窮塞主故是雅言。非實錄也。

詞以豔麗爲本色。要是體製使然。如韓魏公、寇萊公、趙忠簡。非不冰心鐵骨。勳德才望。照映千古。而所作小詞。有人遠波空翠。柔情不斷如春水。夢回鴛帳餘香嫩等語。皆極有情致。盡態窮妍。乃知廣平梅花。政自無礙。豎儒輒以爲怪事耳。司馬溫公亦有寶髻鬆鬆一闋。姜明叔力辨其非。此豈足以誣溫公。眞贋要可不論也。

林處士梅妻鶴子。可稱千古高風矣。乃其惜別詞。如吳山青越山青一闋。何等風致。閒情一賦。詎必玉瑕珠纇耶。

牛嶠須作一生拚。盡君今日歡。是盡頭語。作豔語者。無以復加。柳七亦自有唐人妙境。今人但從淺俚處求之。遂使金荃蘭畹之音。流入掛枝黃鶯之調。此學柳之過也。

稼軒之詞。胸有萬卷。筆無點塵。激昂排宕。不可一世。今人未有稼軒一字。輒紛紛有異同之論。宋玉罪人。可勝三歎。

作詞必先選料。大約用古人之事。則取其新僻。而去其陳因。用古人之語。則取其清雋。而去其平實。用古人之字。則取其鮮麗。而去其淺俗。不可不知也。

詞雖小道。然非多讀書。則不能工。觀方虛谷之譏戴石屏。楊用修之論曹元寵。古人凡然。何況今日。

近人詩餘。雲間獨盛。然能作景語。不能作情語。皆從未窺見宋宗丞長相思十六闋。彷沈約六億詩體。刻畫無餘。令人色飛魂斷。古情之作。斯爲僅矣。董蒼水、錢寶汾、皆爲婉麗之詞。亦往往風美動人。（宗丞新著、及進樓二家。俱集中所未及載。）長調之難于小調者。難于語氣貫串。不冗不複。徘徊宛轉。自然成文。今人作詞。中小調獨多。長調寥寥不概見。當由興寄所成。非專詣耳。唯張中丞芊綿溫麗。無美不臻。直奪宋人之席。熊侍郎之清綺。吳祭酒之高曠。曹學士之恬雅。皆卓然名家。照耀一代。長調之妙。斯歎觀止矣。（此偶然記酒闌之語。亦容細與推權耳。）

詠物詞極不易工。要須字字刻畫。字字天然。方爲上乘。即間一使事。亦必脫化無跡。乃妙。近在廣陵見程邨、阮亭、諸作。便爲歎絕。殆幾幾乎與白石、梅谿。頡頏今古矣。

詞
藻

彭孫遹撰

詞藻卷第一

清　海鹽彭孫遹駿孫著

殘月曉風，大江東去，鐵板紅牙，㝡識千古，特是優伶之口，強為差排，其妙處固未必深悉也。余于詞學頗有領會，因為搜討名人緒論，以己見參之，名之曰詞藻，分為四卷，所謂蛾眉不同貌而俱動于魄，芳草甯共氣而皆悅于魂，若乎江淹之見，良有以夫。

南唐書載元宗手寫攤破浣溪沙二詞，賜樂部王感化云：菡萏香消翠葉殘，西風愁起綠波間。還與韶光共憔悴，不堪看。細雨夢回雞塞遠，小樓吹徹玉笙寒。多少淚珠何限恨，倚闌干。又，手捲珠簾上玉鉤，依前春恨鎖重樓。風裏落花誰是主，思悠悠。青鳥不傳雲外信，丁香空結雨中愁。回首綠波三峽暮，接天流。情致如許，當是寂寞後身。

馮延己作謁金門云：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閒引鴛鴦芳徑裏，手挼紅杏蕊。鬬鴨闌干獨倚，碧玉搔頭斜墜。終日望君君不至，舉頭聞鵲喜。元宗戲云：吹皺一池春水，干卿何事。對曰：未若陛下細雨夢回雞塞遠，小樓吹徹玉笙寒也。

南唐李後主煜作烏夜啼一詞，最為悽惋，詞曰：無言獨上西樓，月如鉤。寂寞梧桐深院鎖清秋。剪不斷，理還亂，是離愁，別是一般滋味在心頭。所謂亡國之音哀以思也。

蘇東坡大江東去，有銅將軍鐵綽板之譏，柳七曉風殘月，謂可令十七八女郎按紅牙檀板歌之，此袁綯語也。後人遂奉為美談，然僕謂東坡詞自有橫槊氣槩，固是英雄本色，柳纖豔處，亦麗以淫耳，况楊柳外句，又本魏承班漁歌子窗外曉鶯殘月，只改二字，增一字，焉得獨擅千古，合取二詞並誌于後。蘇念奴嬌赤壁懷古云：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亂石穿雲，驚濤拍岸，捲起千堆雪。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羽扇綸巾，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故國神遊，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人生如夢，一樽還酹江月。柳雨霖鈴秋別云：寒蟬淒切，對長亭晚，驟雨初歇。都門帳飲無緒，方留戀處，蘭舟催發。執手相看淚眼，竟無語凝咽。念去去千里煙波，暮靄沉沉楚天闊。多情自古傷離別，更那堪冷落清秋節。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此去經年，應是良辰好景虛設。便縱有千種風流，待與何人說。（柳七墓在眞州城西仙人掌，王阮亭有詩云，殘月曉風仙掌路，何人爲弔柳屯田，亦佳句也。）

遯齋閒覽云：張子野先郎中以樂章擅名一時，宋子京郎尚書奇其才，先往見之，將命者謂曰：尚書欲見雲破月來花弄影郎中。子野屏後呼曰：得非紅杏枝頭春意鬧尚書耶。遂出，置酒盡歡。宋玉樓春詞云：東城漸覺風光好，縠縐波紋迎客棹。綠楊煙外曉寒輕，紅杏枝頭春意鬧。浮生長恨歡娛少，肯愛千金輕一笑。為君持酒勸斜陽，且向花間留晚照。張天仙子詞云：水調數聲持酒聽，午睡醒來愁未醒。送春春去幾時回。臨晚鏡，傷流景，往事悠悠空記省。沙上並禽池上暝，雲破月來花弄影。重重簾幕密遮燈，風不定，人初靜，明日落紅應滿徑。

古今詩話云：有客謂子野曰：人皆謂公為張三中，卽眼中淚，心中事，意中人也。子野云：何不目之為張三影。客不曉。子野曰：雲破月來花弄影，嬌柔懶起，簾幕捲花影，柳徑無人，墮飛絮無影，此余平生所得意也。遂又名張三影。按天聖時有兩張先，皆字子野，俱第進士，其能詩詞者悉同，一博州人，號張三影者是也，一吳興人，見齊東野語，胡氏應麟筆叢所載如此。

賀方回（鑄）嘗作青玉案詞云：淩波不過橫塘路，但目送芳塵去。錦瑟年華誰與度。月臺花榭，瑣窗朱戶，惟有春知處。碧雲冉冉蘅皋暮，綵筆新題斷腸句。試問閒愁都幾許，一川煙草，滿城風絮，梅子黃時雨。山谷最稱之，有云：解道江南斷腸句，世間只有賀方回。僕壬子渡江，題北征詞亦有句云：縱使紅牕才一曲，也應腸斷賀方回。

按方回本山陰人，徙姑蘇之醋坊橋，有小築在橫塘，嘗往來其間，一日訪僧不遇，題絕句云：破冰泉脈漱籬根，壞衲猶疑掛樹猿，蠟屐舊痕尋不見，東風先為我開門。王荊公極愛之，詩載懷明之中吳紀聞。

周少隱云：方回有梅子黃時雨之句，人謂之賀梅子，方回寡髮，郭功甫指其髻曰：此眞賀梅子也。

潘子眞云：寇萊公詩，杜鵑啼處血成花，梅子黃時雨如霧，世推方回所作為絕唱，蓋用萊公語也。

晏叔原為元獻公（殊）之暮子，自號小山，有樂府，與珠玉集竝行于世。慶曆中，開封府與棘寺同日奏獄空，仁宗于宮中宴集，叔原作鷓鴣天詞，大稱上意。詞曰：碧藕花開水殿涼，萬年枝上轉朝陽，升平歌管隨天仗，祥瑞封章滿御牀。金掌露，玉爐香，歲華方共聖恩長，皇州又奏圜扉靜，十樣宮眉捧壽觴。

舒信道名亶。神宗朝御史。與李定同陷東坡于罪者。嘗作菩薩蠻詞云。江梅未放枝頭結。紅樓已見山頭雪。待得此花開。知君來未來。風帆雙畫鷁。小兩隨行色。空得鬱金裙。酒痕和淚痕。王阮亭極賞此詞。常曰。曩退谷評閱邱曉詩。謂具此手段。方能殺王龍標。此等語乃出渠輩手。豈不可惜。僕每讀嚴分宜鈐山堂詩。至佳處輒作此嘆。

辛稼軒守南徐日。每開宴。必命侍姬歌其所作賀新涼云。甚矣吾衰矣。悵平生交遊零落。只今餘幾。白髮空垂三十丈。一笑人間萬事。問何物能令公喜。我見青山多嫵媚。料青山見我應如是。情與貌。略相似。一尊搔首東窗裏。想淵明停雲詩就。此時風味。江左沉酣求名者。豈識濁醪妙理。回首叫紫雲飛起。不恨古人吾不見。恨古人不見吾狂耳。知我者。二三子。歌竟。拊髀自笑。顧問坐客何如。既而作永遇樂序北府事云。千古江山。英雄無覓孫仲謀處。舞榭歌臺。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斜陽草樹。尋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當年金戈鐵馬。氣吞萬里如虎。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贏得倉皇北顧。四十三年。望中猶記烽火揚州路。可堪回首。佛貍祠下。一片神鴉社鼓。憑誰問。廉頗老矣。尚能飯否。特置酒召客。使妓迭歌。益自擊節。徧問客。必使摘其疵。客多遜謝。相臺岳珂時年甚少。率然對曰。童子何知。而敢有議。然必欲如范文正公以千金求嚴陵祠記一字之易。則晚進尚竊有疑也。稼軒喜。促膝亟使畢其說。珂曰。前篇豪視一世。獨首尾二警語差相似。新作微覺用事多耳。于是大喜。酌酒謂座中曰。夫君實中予痼。乃改其語。日數易。累月未竟。其刻意如此。沒後百餘年。邯鄲張野過辛墓。有詞曰。嶺頭一片青山。可能埋得凌雲氣。又曰。漫人間留得陽

春白雪。千載下無人繼稼軒之槩可知矣。朱晦菴沒黨禁方嚴。稼軒獨爲文哭之。卒之日。家無餘財。僅餘著述數帙而已。謝疊山經其墓。夜聞大聲疾呼。似鳴其不平者。疊山爲文祭之。而聲始息。嗚呼異哉。

張志和漁父詞云。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顧況漁父詞曰。新婦磯邊月明。女兒浦口潮平。黃魯直取二詞合爲浣溪紗一闋云。新婦磯頭眉黛愁。女兒浦口眼波秋。驚魚錯認月沉鉤。青箬笠前無限事。綠蓑衣底一時休。斜風細雨轉船頭。東坡云。山谷此詞。清麗新婉。其最得意處。以山光水色替玉肌花貌。眞得漁父家風。然才出新婦磯。便入女兒浦。此漁父無乃太瀾浪乎。

無名氏菩薩蠻云。牡丹帶露眞珠顆。佳人折向庭前過。含笑問檀郎。花強妾貌強。檀郎故相惱。只道花枝好。一面發嬌嗔。碎挼挼音那。又音綏。花打人。唐宣宗嘗稱之。時有婦人斷夫兩足者。宣宗戲曰。此亦碎挼花打人耶。宋退翁齊愈宣和間爲太學官。同陵召對曰。卿文章新奇。可作梅詞進呈。須是不經人道語。齊愈立進眼兒媚詞云。霏霏疏影轉征鴻。人語暗香中。小橋斜渡。曲屏深院。水月濛濛。人間不是藏春處。玉笛曉霜空。江南處處。黃昏微雨。綠暗薰風。天語稱善。次日諭近臣曰。宋齊愈梅詞。非惟不經人道。又且自開花說至結子黃熟。幷天色言之。可謂盡之矣。

康伯可有聲樂府。待詔金馬門。凡中興粉飾治具。及慈寧歸養兩宮歡集。必假伯可之歌詠。故應制之詞爲多。一日上元節。進瑞鶴仙詞云。瑞煙浮禁苑。正絳闕春回。新正方半。冰輪桂華滿。溢花衢歌市。芙蓉開徧。龍樓兩觀。見銀燭星毬有爛。捲珠簾盡日笙歌。盛集寶釵金釧堪羨。綺羅叢裏。蘭麝香中。正宜遊玩。風

柔夜暖花影亂。笑聲喧。鬧蛾兒滿路。成團打塊。簇著冠兒鬪轉。喜皇都舊日風光。太平再見。上皇覽之。極稱賞風柔夜暖以下。賜金甚厚。

秦檜生日。伯可獻喜遷鶯詞云。臘殘春早。正簾幕護寒。樓臺清曉。寶運當千。佳辰餘五。嵩嶽誕生元老。帝遣阜安宗社。人仰雍容廊廟。盡道是。文章孔孟。勳庸周召。師表。方眷遇。魚水君臣。須信從來少。玉帶金魚朱顏綠鬢。占斷世間榮耀。篆刻鼎彝將徧。整頓乾坤都了。願歲歲見柳梢青淺。梅英紅小。

秦少游踏莎行云。霧失樓臺。月迷津渡。桃源望斷無尋處。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裏斜陽暮。驛寄梅花。魚傳尺素。砌成此恨無重數。郴江幸自遶郴山。爲誰流下瀟湘去。東坡絕愛尾二句。余謂不如杜鵑聲裏斜陽暮。尤堪腸斷。

王道叟作慶清朝慢踏青詞。風流楚楚。世以爲高手屯田。集逢名冠柳。詞云。調雨爲酥。催冰作水。東君分付春還。何人便將輕暖點破殘寒。結伴踏青去好。平頭鞋子小雙鸞。煙郊外。望中秀色。如有無間。晴則箇。陰則箇。餖飣得天氣。有許多般。須教鏤花撥柳。爭要先看。不道吳綾繡襪。香泥斜沁幾行斑。東風巧。盡收翠綠。吹在眉山。

天氣殊未佳。汝定成行否。寒食近。且住爲佳爾。此皆無名氏帖中語也。辛稼軒融化作霜天曉角詞云。吳頭楚尾。一棹人千里。休說舊愁新恨。長亭樹。今如此。宦遊吾倦矣。玉人留我醉。明日落花寒食。得且住爲佳爾。晉人語本入妙。而詞又融化之。如此可謂珠璧相照耳。

東坡夜登燕子樓。夢盼盼。因作永遇樂詞云。明月如霜。好風如水。清景無限。曲港跳魚。圓荷瀉露。寂寞無人見。紞如五鼓。鏗然一葉。黯黯夢雲驚斷。夜茫茫。重尋無覓處。覺來小園行徧。天涯倦客。山中歸路。望斷故園心眼。燕子樓空。佳人何在。空鎖樓中燕。古今如夢。何曾夢覺。但有舊歡新怨。異時對。南樓夜景。爲余浩歎。後秦少游自會稽入京。見東坡。坡云。久別當作文甚勝。都下盛唱公山抹微雲之詞。秦遜謝。坡遽云。不意別後。公卻學柳七。秦答曰。某雖無識。亦不至是。先生之言。無乃過乎。坡云。銷魂。當此際。非柳詞句法乎。秦慚服。又問別作何詞。秦舉小樓連苑橫空。下窺繡轂雕鞍驟。坡云。十三個字。只說得一個人騎馬樓前過。秦問先生近著。坡云。亦有一詞。說樓上事。乃舉燕子樓空。佳人何在。空鎖樓中燕。晁無咎在座云。三句說盡張建封燕子樓一段事。奇哉。按。山抹微雲。少游客會稽。席上有所悅。賦滿庭芳詞也。詞云。山抹微雲。天連衰草。畫角聲斷譙門。暫停征棹。聊共飲離尊。多少蓬萊舊事。空回首煙靄紛紛。斜陽外。寒鴉數點。流水遶孤村。銷魂。當此際。香囊暗解。羅帶輕分。謾贏得秦樓薄倖名存。此去何時見也。襟袖上空染啼痕。傷情處。高城望斷。燈火已黃昏。又小樓連苑。太虛所寄營妓婁婉詞也。婉字東玉。詞中藏其字在焉。調寄水龍吟曰。小樓連苑橫空。下窺繡轂雕鞍驟。朱簾半捲。單衣初試。清明時候。破暖輕風。弄晴微雨。欲無還有。賣花聲過盡。垂楊院落。紅成陣。飛鴛甃。玉佩丁東別後。悵佳期參差遲又。名韁利鎖。天還知道。和天也瘦。花下重門。柳邊深巷。不堪回首。念多情但有當時皓月。照人依舊。

少游有婿爲人所悔。乃大呼曰。吾是山抹微雲女婿也。可供一笑。杭之西湖有一閑閑。唱少游滿庭芳。

偶然悞舉一韻云.畫角聲斷斜陽.妓琴操在側曰.畫角聲斷譙門.非斜陽也.倅因戲之曰.爾可改韻否.琴即改作陽字韻云.山抹微雲.天連衰草.畫角聲斷斜陽。暫停征轡.聊共飲離觴。多少蓬萊舊侶.頻回首煙靄茫茫。孤村裏.寒鴉萬點.流水遶低牆。魂傷。當此際.輕分羅帶.暗解香囊。漫贏得秦樓.薄倖名狂。此去何時見也.襟袖上空有餘香.傷心處.高城望斷.燈火已昏黃。東坡聞而賞之.

東坡在黃州.作卜算子詞云.缺月掛疏桐.漏斷人初靜。時見幽人獨往來.縹緲孤鴻影.驚起卻回頭.有恨無人省。揀盡寒枝不肯棲.楓落吳江冷。山谷以爲非喫煙火食人語.鮦陽居士云.缺月、刺明微也.漏斷、暗時也。幽人、不得志也.獨往來、無助也.驚鴻、賢人不安也.回首、愛君不忘也.無人省、君不察也.揀盡寒枝、不偸安于高位也.寂寞吳江冷、非所安也.與考槃詩相似.阮亭稱其村夫子強作解事.令人欲嘔.章蘇州滁州西澗詩.疊山亦以爲小人在朝、賢人在野之象.令章郎有知.豈不叫屈.僕嘗戲謂坡公命宮磨蠍.湖州詩案生前爲王珪、舒亶輩所苦.身後又硬受此差排耶.

香奩續聞云.趙右史云.余頃于鄭公實處.見東坡眞蹟書卜算子斷句云.寂寞沙汀冷.刊本作楓落吳江冷.詞意全不相屬也.

少游贈歌妓陶心兒南歌子詞云.玉漏迢迢盡.銀潢淡淡橫.夢回宿酒未全醒.已被鄰雞催起怕天明.臂上妝猶在.襟間淚尚盈。水邊燈火漸人行。天外一鉤殘月帶三星.末句暗藏心字.子瞻謂其恐爲他姬厮賴也.

林處士妻梅子鶴.可稱千古高風矣.乃其長相思惜別詞云.吳山青.越山青.兩岸青山相送迎.誰知離別情。君淚盈。妾淚盈。羅帶同心結未成。江頭潮已平。何等風致.閒情一賦.詎必玉瑕珠纇耶.

漣可久、江湖得道之士也.十二歲.其父攜見熊曲肱.適有漁父過前.令賦漁父詞.漣應聲作清平樂云.陣陣鴻驚處.一網沈江渚。落葉亂飛和細雨。撥棹不如歸去。蘆花輕汎微瀾。蓬窗獨自清閒。一覺游仙好夢.任他竹冷松寒。曲肱贈以詩.且謂此子富貴中留不住.後果爲羽衣.多往來西山.

東坡蝶戀花詞云.花褪殘紅青杏小。燕子來時.綠水人家遶。枝上柳綿吹又少。天涯何處無芳草。牆裏鞦韆牆外道。牆外行人.牆裏佳人笑。笑漸不聞聲漸悄。多情卻被無情惱.常令朝雲歌之.雲唱至柳綿句.輒爲掩抑悃悵.如不自勝.坡問之.曰.妾所不能竟者.天涯何處無芳草句也.

辛稼軒摸魚兒春晚詞云.更能消幾番風雨.匆匆春又歸去。惜春長怕花開早.何況落紅無數。春且住。見說道、天涯芳草迷歸路。怨春不語。算只有殷勤.畫簷蛛網.盡日惹飛絮。長門事.準擬佳期又誤。蛾眉曾有人妒。千金縱買相如賦.脈脈此情誰訴。君莫舞。君不見、玉環飛燕皆塵土。閒愁最苦。休去倚危闌.斜陽正在.煙柳斷腸處。可謂怨之至矣.聞壽皇見此詞.頗不悅.然終不加罪.若遇漢.唐.寧不賈種豆種桃之禍哉.

范希文漁家傲邊愁云.塞下秋來風景異。衡陽雁去無留意。四面邊聲連角起.千嶂裏。長煙落日孤城閉。濁酒一杯家萬里。燕然未勒歸無計。羌管悠悠霜滿地。人不寐。將軍白髮征夫淚。詞旨蒼涼.多道邊鎭之苦.歐陽永叔每呼爲窮塞主.詩非窮不工.乃于詞亦云.

蘇叔黨、名過.坡仙季子.作點絳脣詞云.新月娟娟.夜寒江靜山銜斗。起來搔首。梅影橫窗瘦。好箇霜天.閒卻傳杯手。君知否。亂鴉啼後。歸興濃如酒。秦處度名湛.少游子也.亦作卜算子詞云.春透水波明.寒峭花枝瘦。極目煙中百尺樓.人在樓中否。四和裊金鳧.雙陸思纖手。擬倩東風浣此情.情更濃于酒。合兩詞觀之.二公可謂有子.

蘇叔黨詞.能改齋漫錄云汪彥章作.彥章在翰苑.屢致言者.作此詞.或問曰.歸夢濃于酒.何以在曉鴉啼後.公曰.無奈這一隊畜生何.按曉鴉、草堂改作亂鴉.歸夢、改作歸興.今從吳虎臣能改齋漫錄正之.

毛幵爲郡.見一婦人陳碟立雨中.作清平樂云.醉紅宿翠.髻亸烏雲墜。管是夜來□不睡。那更今朝早起。春風滿搦腰支.階前小立多時。恰恨一番春雨.想應溼透鞋兒。宋人小說盛稱此詞.

陳去非、蜀人.季常之孫也.爲高宗所眷注.詞品極佳.語意超絕.識者謂可摩坡仙之壘.有桂花詞云.黃衫相倚。翠葆層層底。八月江南風日美。弄影山腰水尾。楚人未識孤妍.離騷遺恨千年。無住菴中新夢.一枝喚起幽妍。爲時所稱.

無名氏眉峰碧云.蹙破眉峰碧。纖手還重執。鎭日相看未足時.便忍使鴛鴦隻。薄暮投村驛。風雨愁通夕。窗外芭蕉窗裏人.分明葉上心頭滴。宋徽宗極賞此詞.嘗手書以問曹組.不知何人作也.

周文璞、宋淳熙間人.詩詞奇怪.人以方李賀.有鍾山詩云.往在秦淮問六朝.江頭只有女吹簫.昭陽太極無行路.幾歲鶯黃上柳條.又言花間集只得綠雨溼流光五字微妙.其題酒家壁詞云.返了酒家錢.便好安眠。大槐宮裏著貂蟬。行到江南知是夢.雪壓漁船。盤薄古梅邊。也是前緣。鵝黃雪白又醒然。一事最奇君記取.明日新年。詞旨飄逸.迥出塵表.

汪彥章爲張邦昌草罪表云.孔子從佛肸之召.本爲尊周.紀信乘漢王之車.蓋將誑楚.其顛倒是非.助奸佑逆.不足言也.乃其詞自佳.嘗見畫舫有映簾而觀者.僅露其額.賦醉落魄云.小舟簾隙。佳人半露梅妝額。綠雲低映花如刻。恰似秋宵.一半銀蟾白。結兒梢朵香紅扐。鈿蟬隱隱搖金碧。春山秋水渾無迹。不露牆頭.些子眞消息。

詞藻卷第二

劉改之過、以詩名江左、放浪吳楚間、辛稼軒守京口、登多景樓、劉敝衣曳履而來、辛命賦雪、以難字爲賦、劉吟云、功名有分平吳易、貧賤無交訪戴難、遂上武昌、作唐多令云、蘆葉滿汀洲。寒沙帶淺流。二十年重過南樓。柳下繫船猶未穩、能幾日、又中秋。黃鶴斷磯頭。故人曾到否。舊江山都是新愁。欲買桂花同載酒、終不似、少年遊。劉此詞楚中歌者競唱之。

李清照聲聲慢秋閨詞云、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悽悽慘慘戚戚。乍暖還寒時候、最難將息。三杯兩盞淡酒、怎敵他晚來風急。雁過也、正傷心、卻是舊時相識。滿地黃花堆積。憔悴損、如今有誰堪摘。守著窗兒獨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細雨、到黃昏點點滴滴。這次第、怎一個愁字了得。首句連下十四個疊字、真似大珠小珠落玉盤也。

六一居士踏莎行離別云、候館梅殘、溪橋柳細。草薰風暖搖征轡。離愁漸遠漸無窮、迢迢不斷如春水。寸寸柔腸、盈盈粉淚。樓高莫近危闌倚。平蕪盡處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王阮亭曰、升菴以平蕪句擬石曼卿水盡天不盡、人在天盡頭、未免河漢、蓋不但意近、而工拙懸殊也。

李易安作重陽醉花陰詞寄其夫趙明誠云、薄霧濃雲愁永晝。瑞腦噴金獸。佳節又重陽、玉枕紗廚、半夜涼初透。東籬把酒黃昏後。有暗香盈袖。莫道不銷魂、簾捲西風、人似黃花瘦。明誠自愧弗如、乃忘寢食、三

日夜得十五闋、雜易安作、以示陸德夫、德夫玩之再三、曰、只有莫道不銷魂三句絕佳、政易安作也、李又有春晚如夢令云、昨夜雨疏風驟。濃睡不消殘酒。試問捲簾人、卻道海棠依舊。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極爲人所膾炙、明誠卒、易安祭之云、白日正中、嘆龐翁之機捷、堅城自墮、憐杞婦之悲深、文亦慘黯、惜其再適張汝舟、爲世所薄、易安既嫁汝舟、與之反目、嘗作札寄人曰、猥以桑榆之暮景、配此駔儈之下材、盧按雅雨辨此無適張汝舟之事、詳見盧刊金石錄序、

潘朗憶餘杭云、長憶西湖湖水上。盡日憑闌樓上望。三三兩兩釣魚舟。島嶼正清秋。笛聲依約蘆花裏。白鳥成行忽飛起。別來閒想整綸竿。思入水雲寒。東坡甚愛此詞、書于玉堂屏風、

寇萊公準夜度娘曲云、煙波渺渺一千里。白蘋香散東風起。惆悵汀洲日暮時、柔情不斷如春水。升菴譽似大復、認爲唐音、

范文正、司馬溫公、韓魏公、皆一時名德重望、范御街行曰、紛紛墜葉飄香砌。夜寂靜、寒聲碎。珍珠簾捲玉樓空。天淡銀河垂地。年年今夜、月華如練、長是人千里。愁腸已斷無由醉。酒未到、先成淚。殘燈明滅枕頭敧、諳盡孤眠滋味。都來此事、眉間心上、無計相迴避。韓點絳脣詞曰、病起懨懨、向庭前花樹添憔悴。亂紅飄砌。滴盡珍珠淚。惆悵前春、誰向花前醉。愁無際。武陵凝睇。人遠波空翠。溫公西江月云、寶髻鬆鬆綰就、鉛華淡淡妝成。紅雲翠霧罩輕盈。飛絮游絲無定。相見爭如不見、有情還似無情。笙歌散後酒微醒。深院月明人靜。人非太上、未免有情、當不以此累其白璧也、

晉宰相和凝、少年好爲曲子、契丹入夷門、號爲曲子相公、有滿子詞曰、正是破瓜年紀、含情慣得人饒、桃

李精神鸚鵡舌、可堪虛度良宵、卻愛藍羅裙子、羨他長束纖腰。亦香豔佳句也、

金章宗喜文學、嘗謂宋徽宗以蘇合油煙爲墨、章購得之、一兩價黃金一觔、有蝶戀花詞云、幾股湘江龍骨瘦。巧樣翻騰、疊作湘波皺。金縷小鈿花草鬭。翠條更結同心扣。金殿珠簾閒永晝。一握清風、暫喜懷中透。忽聽傳宣須急奏。輕輕褪入香羅袖。又有擘橙爲軟金杯者、賦生查子詞云、風流紫府郎、痛飲烏紗岸。柔軟九迴腸、冷怯玻璃盞。纖纖白玉葱、分破黃金彈。借取洞庭春、飛上桃花面。亦南唐李氏父子之流也、

金主亮頗知書、聞柳耆卿西湖作、欣然有慕于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乃密隱畫工于奉使中、寫臨安山水、復貌己像題立馬吳山第一峯之句、嘗中秋舉杯待月不至、賦鵲橋仙云、停杯不舉、停歌不發、等候銀蟾出海。不知何處片雲來、作許大通天障礙。蚪髯撚斷、星眸睜裂、惟恨劍鋒不快。一揮截斷紫雲腰、要細看嫦娥體態。出語崛強、眞是咄咄逼人。

黨承旨懷英、宋太尉進孫、以夢英筠托宿而生、丰儀秀整、初與辛幼安同師蔡伯堅、筮仕決以蓍、辛得離、決渡南歸、黨得坎、遂留事金、皇叔伏誅、黨作詔云、天下一家、詎可寬乎神器、公族三宥、卒莫逭于常刑、非忘本根骨肉之情、蓋爲宗社安危之計、亦由涼德、有失睦親、乃于閒藏之中、遂致逆謀之起、恩以義掩、至于重典之頒、行天高聽卑、殆非此心之得已、輿言及此、惋嘆何窮、論者以爲百年以來、制誥第一、黨嘗作

青玉案詠茶云，紅莎綠蒻春風餅，趁梅驛，來雲嶺。紫柱巖空瓊竇冷。佳人卻恨，等閒分破，縹緲雙鸞影。一甌月露心魂醒。更送清歌助清興，痛飲休辭今夜永。與君洗盡，滿襟煩暑，別作高寒境。黃魯直曰不能賞心下快活，雅俗自殊皆壤。

晏叔原見蒲傳正云，先公平日小詞雖多，未嘗作婦人語。傳正曰，綠楊芳草長亭路，年少拋人容易去，豈非婦人語乎，晏曰，公謂年少爲何語，傳正曰，豈不謂其所歡乎，晏曰，因公之言，遂曉樂天詩兩句云，欲留年少待富貴，富貴不來年少去，傳正笑而悟。

漫叟詩話云，古樂府詩云，今世襛纖者，觸熱向人家。襛纖、集韻解之曰，不曉事，予素畏熱，乃觸熱入人家，其謂不曉事宜矣，晉變王逐客作夏詞，雨中花，不用浮瓜沈李等事，而天然有塵外涼思，其詞曰，百尺清泉聲陸續。映瀟湘、碧梧翠竹。面千步迴廊，重重簾幙，小枕欹寒玉。試展鮫綃看畫軸。見一片、瀟湘凝綠。待玉漏穿花，銀河垂地，月上闌干曲。此語非觸熱者之所知也。

一盤消夜江南果。喫果看書只清坐。罪過梅花料理我。一年心事，一生牢落，盡向今宵過。此身本是山中箇。纔出山來便帶鎖。手種青松應是大。縛茅深處，抱琴歸去，又是明年那。此薛泳沂叔客中守歲詞也，沂叔久客江湖，頗老憔悴，遂賦此詞，晚于溪上小築，名水竹居，其所爲詩，有歸心如病葉，一片落江城句，去唐人思致不遠。

黃魯直少時喜造纖淫之句，法秀呵曰，應墮犂舌地獄，魯直答云，空中語耳，晚年戲效寶甯勇禪師詠古德靈雲遺事，作漁家傲云，三十年來無孔竅。幾回得眼還迷照。一見桃花參學了。呈法要。無絃琴上單于調。摘葉尋枝虛半老。拈花特地重年少，今後水雲人欲曉。非元妙。靈雲合破桃花笑。合破桃花笑，會得此意，直是臨去秋波那一轉，應許老僧共參也。

臨川謝無逸嘗作詠蝶詩三百首，其警句云，飛隨柳絮有時見，舞入梨花何處尋，人盛稱之，因呼爲謝胡蝶，有卜算子詞云，煙雨暮橫塘，紺色添清淺。誰把并州快剪刀，剪取吳江半。隱几岸烏巾，細葛含風軟。不見柴桑避俗翁，心共孤雲遠。標致雋永，全無蔬筍，可稱逸調，按并胡蝶可配鄭鷓鴣。

宋鄭城、字中甫，三山人，使金回，有燕谷剽聞二卷，紀金事甚詳，昭君怨詠梅一詞云，道是春來花未。道是雪來香異。水外一枝斜。野人家。冷落竹籬茅舍。富貴玉堂瓊榭。兩地不同栽。一般開。比興甚佳。

金元百年間，樂府推蔡伯堅與吳彥高，號吳蔡體，其和大江東去，乃樂府中最得意者，詞云，離騷痛飲，問人生佳處，能消何物。江左諸人成底事，空想巖巖青壁。五畝蒼煙，一邱寒玉，歲晚憂風雪。西州清淚，至今悲感前傑。我夢卜築蕭閒，覺來巖桂，十里幽香發。塊磊胸中冰與炭，一酌春風都滅。勝日神交，悠然得意，離恨無毫髮。古今同到，永和徒記年月。

翰林學士聶冠卿，嘗于李良定公席上賦多麗詞云，想人生美景良辰堪惜。向其間、賞心樂事，就中難是并得。况東城鳳臺沙苑，泛晴波淺照金碧。露洗桐華，煙霏絲柳，綠陰搖曳，蕩春一色。畫堂迴，玉簪瓊珮，高會盡詞客。清歡久、重然絳蠟，別就瑤席。有翩若驚鴻體態，暮爲行雨標格。逞珠淚、緩歌妖麗，似聽流鶯亂

花隔。漫舞縈回，嬌鬟低嚲，腰肢纖細困無力。忍分散，彩雲歸後，何處更尋覓。休辭醉，明月好花，莫漫輕擲。蔡君謨時知泉州，寄良定公書云，新傳多麗辭，使病夫舉首增嘆，又近者有自京師言諸公春日多會于無伯園池，因念昔游，輒形篇詠云，綠渠春水走潺湲，正開峰櫻映兩鮮，酒令已行金盞側，樂聲初認翠裙圓，清遊勝事傳都下，多麗新詞到海邊，曾是尊前沈醉客，天涯回首重依然，苕溪漁隱曰，冠卿詞有露洗桐華、煙霏絲柳之句，此正是仲春天氣，下句乃云綠陰搖曳蕩春一色，其時未有綠陰，亦病語也。

廬陵陳子宏云，蔡光工于詞，靖康中陷金，辛幼安嘗以詩詞謁之，蔡曰子之詩則未也，他日當以詞名家，故稼軒歸宋，晚年詞筆尤高，嘗作賀新郎云，綠樹聽鵜鴂，更那堪杜鵑聲住，鷓鴣聲切。啼到春歸無啼處，苦恨芳菲都歇。算未抵人間離別。馬上琵琶關塞黑，更長門翠輦辭金闕。看燕燕，送歸妾。將軍百戰身名裂。向河梁回首萬里，故人長絕。易水蕭蕭西風冷，滿座衣冠似雪。正壯士悲歌未徹。啼鳥還知如此恨，料不啼清淚空啼血。誰伴我，醉明月。此詞盡集許多怨事，全與太白擬恨賦相似，又止酒沁園春云，杯汝前來，老子今朝，點檢形骸。甚長年抱渴，咽如焦釜，于今喜瞌，氣似奔雷。漫說劉伶，古今達者，醉後何妨死便埋。渾如許，嘆汝于知己，真少恩哉。更憑歌舞爲媒。算只合作平居鴆毒猜。况怨無大小，生于所愛，物無美惡，過則爲災。與汝成言，勿留亟去，吾力猶能肆汝杯。杯再拜，道麾之即去，招則須來。此又如賓戲解嘲等作，乃是把作古文手段寓之于詞，賦築偃湖云，疊嶂西馳，萬馬迴旋，衆山欲東。正驚湍直下，跳珠倒濺，小橋橫截，新月初逢。老合投閒，天教多事，檢校長身十萬松。吾廬小，在龍蛇影外，風雨聲中。爭先見面重重。看爽氣朝來三四峰。似謝家子弟，衣冠磊落，相如庭戶，車騎雍容。我覺其間，雄深雅健，如對文章太史公。新堤路，問偃湖何日，煙水濛濛。說松雨及謝家相如太史公，自非脫落故常者，未易闖其堂奧，近日作詞者，惟說周美成、姜堯章，而以東坡爲詞詩，稼軒爲詞論，此說固當，蓋曲者曲也，固當以委曲爲體，然徂于風情婉孌，則亦易厭，回視稼軒所作，自豈豪爽。

湘山野錄云，平林漠漠煙如織，寒山一帶傷心碧。暝色入高樓。有人樓上愁。玉階空佇立。宿鳥歸飛急。何處是歸程。長亭更短亭。右調菩薩蠻，此詞不知何人寫在鼎州滄水驛樓，復不知何人所作，魏道輔泰見而愛之，後至長沙，得古風集于曾子宣內翰家，乃知李白所撰。

詹天游以豔詞得名，見諸小說，其送童甕天兵後歸杭齊天樂云，相逢喚醒京華夢，吳塵暗斑吟髮。倚擔評花，認旗沽酒，歷歷行歌奇跡。吹香弄碧。有坡柳風情，逋梅月色。畫鼓紅船，滿湖春水斷橋客。當時何限怪侶，甚花天月地，人被雲隔。卻載蒼煙，更招白鷺，一醉修江又別。今回記得。再折柳穿魚，賞梅催雪。如此湖山，忍教人更說。此伯顏破杭州之後也，觀其詞，全無黍離之感，桑梓之悲，而止以遊樂言，宋末之習，上下如此，其亡也不亦宜乎。

白學詞傳者至少，其正宮一闋，世以爲紫姑神所作也，方寫至道書燕然書角，寶輪珊瑚，是時丞相盧作銀城搖得或問出何書，答曰，天上文字，汝那得知，末句云，東君暗遣花神，先到南國，昨夜江梅，漏泄春消息，殊爲騷雅，蜀人郝宗文以春初邀詩，飯降，自稱蓬萊仙人玉英，書浪淘沙詞云，塞上早春時。暖猶微。柳

舒金線拂長堤。料得江鄉應更好，開盡梅溪。晝漏漸遲遲。愁損仙肌。幾回無語斂雙眉。凭徧闌干十二曲，日下樓西。亦冲淡有思致。

錢唐朱淑眞，所從非偶，詩多嗟怨，名斷腸集。嘗元夜賦生查子詞云，去年元夜時，花市燈如晝。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今年元夜時，月與燈依舊。不見去年人，淚溼春衫袖。楊升菴詞品云，詞則佳矣，豈良人婦所宜耶。（按此詞見廬陵集一百三十一卷，不知何時竄入斷腸詞中，傳訛如升菴，殊不爲之一辨，可慨也。）

劉伯溫未遇時，賦感懷水龍吟云，雞鳴風雨瀟瀟，側身天地無劉表。啼鵑迸淚，落花飄恨，斷魂飛繞。月暗雲霄，星沈煙水，角聲清嶼。問登樓王粲，鏡中白髮，今朝又添多少。極目鄉關何處，渺青山、髻螺低小。幾回好夢，隨風歸去，被渠遮了。寶瑟絃僵，玉箏指冷，冥鴻天杪。但侵階莎草，滿庭綠樹，不知昏曉。激昂感慨，擇木之志見矣。

柯敬仲九思，際遇元文宗，爲奎章閣鑒書博士，出入內庭。後失寵，退居吳下。虞伯生賦風入松寄之云，畫堂紅袖倚清酣。華髮不勝簪。幾回晚直金鑾殿，東風軟、花裏停驂。書詔許傳宮燭，輕羅初試朝衫。御溝冰泮水挼藍。飛燕語呢喃。重重簾幕寒猶在，憑誰寄、銀字泥緘。報道先生歸也，杏花春雨江南。詞翰兼美，一時傳誦。

王予可南雲，貌古軀偉，發狂嗜酒，詩詞每多奇氣。嘗有句云，唾尖絨舌淡紅甜。即自戲曰，欲下犂舌獄耶。射虎首句云，風色偃貂裘。即閣筆曰，虎來矣。李子灑贈南雲詩云，石鼎夜聯詩筆健，布囊春醉酒錢粗。眞實錄也。嘗賦長相思云，風暖時。雨晴時。蕭謖羅衣人未歸。蛛蛾愁欲飛。枕邊霞。瑣窗紗。簾月樓空燕子家。春風楊落花。都非尋常語。

吳二娘長相思云，深畫眉。淺畫眉。蟬鬢鬅鬙雲滿衣。陽臺行雨迴。巫山高。巫山低。暮雨瀟瀟郎不歸。空房獨守時。白樂天詩，吳娘暮雨瀟瀟曲，自別江南久不聞。蓋指此詞也。

黃卿卻傍金籠教鸚鵡，念粉郎言語。花間之麗句也。稼軒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周秦之作境也。少游怎得香香深處，作個蜂兒抱。亦近似柳七語矣。山谷女邊著子，門裏安心。鄙俚不堪入誦。如齊梁樂府霧露隱芙蓉，明燈照空局。何等蘊藉。乃沿爲如此語乎。

孫夫人閨情南鄉子云，曉日壓重簷。斗帳春寒起未忺。天氣困人梳洗懶，眉尖。淡畫春山不喜添。閒把繡絲撏。認得金針又倒拈。陌上遊人歸也未，厭厭。滿院楊花不捲簾。又詠雪云，悠悠颺颺。作盡輕模樣。半夜瀟瀟窗外響。多在梅邊竹上。朱樓向曉簾開。六花片片飛來。無奈薰爐煙霧，騰騰扶上金釵。二詞堪與李清照頡頏。

吳虎臣漫錄云，王逐客送鮑浩然遊浙東作長短句云，水是眼波橫。山是眉峰聚。欲問行人去那邊，眉眼盈盈處。才始送春歸。又送君歸去。若到江南趕上春，千萬和春住。韓子蒼在海陵送葛亞卿云，今日一杯愁送春。明日一杯愁送君。君應萬里隨春去。若到桃源問歸路。詩詞意同。

錢起湘靈鼓瑟詩末句，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秦少游嘗用以填詞云，千里瀟湘挼藍浦。蘭橈昔日曾

經。月高風定露華清。微波澄不動，冷浸一天星。獨倚梧桐情悄悄，遙聞妃瑟泠泠。新聲含盡古今情。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

張子韶對策有桂子飄香之語，趙明誠妻嘲之曰，露花倒影柳三變，桂子飄香張九成。秦少游壽樂府，取隋煬帝寒鴉萬點，流水繞孤村之句，以爲滿庭芳詞，而首言山抹微雲，天黏衰草，尤爲當時所傳，子瞻戲之云，山抹微雲秦學士，露花倒影柳屯田。露花倒影，柳永破陣子語也。

政和間，一貴人未達時，嘗游妓崔念四之館，因其行第，作踏青游詞，都下盛傳。詞云，識個人人，恰止二年歡會。似賭賽六隻渾四。向巫山重重去，如魚水兩情美。同倚畫樓十二，倚了又還重倚。兩日不來，時時在人心裏。擬問卜、常占歸計。拚三八清齋，望永同鴛被。到夢裏、驀然被人驚覺，夢也有頭無尾。

王澡梅詞云，疏明瘦直，不受東皇識。留取作春應有，萬紅裏、怎著得。夜色，何處笛。曉寒無那力。若在壽陽宮裏，一點點、有人惜。蕭泰來梅詞云，千霜萬雪，受盡寒磨折。賴得生來瘦硬，渾不怕、角吹徹。清絕，影也別。知心惟有月。元沒春風情性，如何共、海棠說。皆佳作也。二公命意措詞，大略相似。王，四明人，有瓦全集。蕭，臨江人，有大山集。

李南金自號三溪冰雪翁，有贈妓賀新郎詞云，流落今如許。我亦三生杜牧，爲秋娘著句。先自多愁多感慨，更值江南春暮。君看取、落花飛絮。也有吹來穿繡幌，有因風飄墮隨塵土。人世事，總無據。佳人命薄君休訴。若說與英雄心事，一生更苦。且盡樽前今日意，休記綠窗眉嫵。但春到兒家庭戶。幽恨一簾煙月曉，恐明朝雁亦無尋處。渾欲倩鶯留住。淒涼感慨，不禁青衫欲溼也。

詞藻卷第三

晁無咎評本朝樂章云。世言柳耆卿是曲調。非也。如八聲甘州云。漸霜風淒慘。關河冷落。殘照當樓。此唐人語。不減高處矣。歐陽永叔浣溪沙云。堤上遊人逐畫船。拍堤春水四垂天。綠楊樓外出秋千。此等語絕妙。只一出字。自是著意道不到處。蘇東坡詞。人謂多不諧音律。然居士詞橫放傑出。自是曲中縛不住者。黃魯直間作小詞固高妙。然不是當家語。自是著腔子唱好詩。晏元獻不蹈襲人語。而風調閒雅。如舞低楊柳樓心月。歌盡桃花扇底風。知此人不住三家村也。張子野與柳耆卿齊名。而時以子野不及耆卿。然子野韻高。是耆卿所乏處。近世以來作者。皆不及秦少游。如斜陽外。寒鴉萬點。流水遶孤村。雖不識字人。亦知是天生好言語。

子瞻與誰同坐。明月清風我。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快語也。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壯語也。杏花疏影裏。吹笛到天明。爽語也。其詞在濃與淡之間耳。

隙月窺人小。又天涯一點青山小。又一夜青山老。俱妙在押字。乍雨乍晴天易老。卻不在押字。而妙在乍字。

史邦卿詠燕曰。差池欲住。試入舊巢相並。還相雕梁藻井。又軟語商量不定。可謂極形容之妙。

休文夢中不識路。何以慰相思。宋人反其指而用之曰。重門不鎖相思夢。隨意遶天涯。各自佳。

賀黃公曰。唐李益詩云。嫁得瞿塘賈。朝朝誤妾期。早知潮有信。嫁與弄潮兒。子野一叢花末句云。不如桃杏。猶解嫁東風。此皆無理而妙。

蘇子瞻有關西鐵板之譏。然浣溪沙春閨詞曰。綵索身輕常趁燕。紅窗睡重不聞鶯。如此風調。令十七八女郎歌之。豈在曉風殘月之下。

詞有不可無一。不可有二者。如劉改之天仙子別妾是也。中云。馬兒不住去如飛。牽一憩。坐一憩。又去則是。住則是。煩惱自家煩惱你。再若效顰。寧非打油惡道乎。然篇中字迷村店酒旗斜。因非雅流不能作此語。至無名氏青玉案云。落日解鞍芳草岸。花無人戴。酒無人勸。醉也無人管。語淺而情濃。事淺而言深。其得詞家三昧。非鄙俚朴陋者可到。

南唐主浪淘沙曰。夢裏不知身是客。一晌貪歡。至宣和帝燕山亭則曰。無據。和夢也有時不作。其情更慘矣。嗚呼。此猶麥秀之後有黍離耶。

元遺山集金人詞為中州樂府。頗多深裘大馬之風。惟劉迎烏夜啼最佳。詞云。離恨遠縈楊柳。夢魂長遶梨花。青衫記得章臺月。歸路玉鞭斜。翠鏡啼痕印袖。紅牆醉墨籠紗。相逢不盡平生事。春思入琵琶。予觀謝無逸南柯子後半云。金鴨香凝袖。銅荷燭影紗。鳳綃宮錦小屏遮。夜靜寒生春筍理琵琶。風調彷彿。才人之見。殆無分于南北也。

裨史稱韓幹畫馬。人入其齋。見幹身作馬形。凝思之極。理或然也。作詩文亦必如此始工。如史邦卿詠燕。幾于形神俱似矣。次則姜白石詠蟋蟀齊天樂。湮鬱銅鋪。苔侵石井。都是曾聽伊處。哀音似訴。正思婦無眠。起尋機杼。又云。西窗又吹暗雨。為誰頻斷續。相和砧杵。數語刻劃亦工。蟋蟀無可言。而言聽蟋蟀者。正姚鉉所謂賦水不當僅言水。而言水之前後左右也。然尚不如張功甫滿庭芳云。月洗高梧。露溥幽草。寶釵樓外秋深。玉花鈿翠。螢火墜牆陰。靜聽寒聲斷續。微韻轉、淒咽悲沈。爭求侶。殷勤勸織。促破曉機心。兒時曾記得。呼燈灌穴。斂步隨音。任滿身花影。猶自追尋。攜向華堂戲鬬。亭臺小、籠巧妝金。今休說。從渠牀下。涼夜伴孤吟。不惟曼聲勝其高調。兼形容處心細如絲。皆姜詞之所未發。

長詞推秦、柳、周、康為協律。然康惟滿庭芳冬景一詞。可稱禁臠。餘多應酬鋪敘。非芳旨也。周清真雖未高出。大致勻淨。有柳欹花嚲之致。沁人肌骨。視淮海不徒娣姒而已。弇州謂其能入麗字。不能入雅字。誠鑑。謂能作景語。不能作情語。則不盡然。但平生景勝處為多耳。要此數家。正是王石廚中物。若求王武子琉璃匕內豚味。吾謂必當求之陸放翁、史邦卿、方千里、洪叔璵諸家。

從來佳處不傳。不但隱鱗之士。名人猶抱此恨。周清真人所共稱。然如乳鴨池塘水暖。風緊柳花迎面。午妝粉指印窗眼。曲理長眉翠淺。聞知社日停針線。探新燕。寶釵落枕夢魂遠。簾影參差滿院。草堂所收周詞。不及此者多矣。

廬陵譏范希文漁家傲為窮塞主。自矜其戰勝歸來飛捷奏。傾賀酒。玉階遙獻南山壽。為真元帥之事。按宋以小詞為樂府。被之管絃。往往傳于宮掖。范詞如長煙落日孤城閉。及綠樹碧簾相掩映。無人知道外

遏塞等句，使聽者知邊庭之苦，此深得采薇出車楊柳雨雪之意。若歐詞止于腴耳，何所感耶。

傷離念遠之詞，無如查荎斜陽影裏，寒煙明處，雙槳去悠悠，令人不能爲懷。然尚不如孫光憲兩槳不知消息，遠汀時起鸂鶒，尤爲黯然。洪叔璵醉中扶上木蘭舟，醒來忘卻桃源路，造語尤工，卻微著色矣。兩君專以淡語入情。

康伯可長相思詞云，南高峯，北高峯，一片湖光煙靄中，春來愁殺儂。郎意濃，妾意濃，油壁車輕郎馬驄，相逢九里松。詞意婉約，當與林和靖競佳。

元大德初，燕人梁曾貢父爲杭州路總管，政事文章，皆有可觀。嘗有西湖送春詞一闋，調木蘭花慢云，問花花不語，爲誰落，爲誰開。算春色三分，半隨流水，半入塵埃。人生能幾歡笑，但相逢樽酒莫相推。千古蘇天席地，一春翠繞珠圍。彩雲回首暗高臺，煙樹渺吟懷。拌一醉留春，留春不住，醉裏春歸。西樓半簾斜日，怪銜泥燕子卻飛來。一枕青樓好夢，又教風雨驚回。觀此詞，孰云元人詩餘不如宋哉。

資政殿學士章楶字質夫，以功名顯，詩詞尤見稱于世。嘗作水龍吟詠楊花，東坡與之帖云，柳花詞妙絕，使來者何以措詞。曲洧紀聞云，章質夫作水龍吟詠楊花，其用事命意，清麗可喜。東坡和之，若豪放不入律呂。徐而視之，聲韻諧婉，便覺質夫詞有織繡工夫。晁叔用云，東坡如毛嬙、西施，淨洗卻面，與天下婦人鬬巧，質夫未免奇譚。

東坡和詞云，似花還似非花，也無人惜從教墜。拋家傍路，思量卻似，無情有思。縈損柔腸，困酣嬌眼，欲開還閉。夢隨風萬里，尋郎去處，又還被鶯呼起。不恨此花飛盡，恨西園落紅難綴。曉來雨過，遺蹤何在，一池萍碎。春色三分，二分塵土，一分流水。細看來不是楊花，點點是離人淚。張叔夏云，後段愈出愈奇，眞壓倒今古。章詞云，燕忙鶯懶芳殘，正堤上柳花飄墜。輕飛亂舞，點畫青林，全無才思。閒趁遊絲，靜臨深院，日長門閉。傍珠簾散漫，垂垂欲下，依前被風吹起。蘭帳玉人睡覺，怪春衣雪沾瓊綴。繡牀漸滿，香毬無數，才圓卻碎。時見蜂兒，仰粘輕粉，魚吹池水。望章臺路杳，金鞍遊蕩，有盈盈淚。

趙閒閒名秉文，金正大間人，善書法，有辭藻。嘗見壁間有自作和東坡赤壁詞，雄壯處動，有渴驥怒猊之勢。元好問爲之題跋，而詞亦壯偉不凡。視大江東去，信在伯仲間，可謂詞翰兩絕者。詞曰，清光一片，問蒼蒼桂影，其中何物。一葉輕舟波萬頃，四顧粘天無壁。叩枻長歌，姮娥欲下，萬里揮冰雪。京塵十丈，可能容此人傑。回首赤壁磯邊，騎鯨人去，幾度山花發。澹澹長空千古夢，祇有歸鴻明滅。我欲乘雲，從公歸去，散此麒麟髮。三山安在，玉簫吹斷明月。

沈天羽云，東坡帔帽多情，卻戀頭翻出山事，特新山谷風前橫笛斜吹雨，醉裏簪花倒著冠，尤用得幻。

王弇州曰，康與之人瘦也，比梅花瘦幾分，又天還知道，和天也瘦，又簾捲西風，人比黃花瘦，又應是綠肥紅瘦，又人共博山煙瘦，瘦字俱妙。

李君實曰，晁無咎評歐陽永叔浣溪沙云，綠楊樓外出秋千，只一出字，自是後人道不到處。予按王摩詰詩，秋千競出垂楊裏，歐公詞意本此，晁偶忘之耶。

復齋漫錄云，謝無逸嘗于關山杏花村館驛題江城子詞云，杏花村館酒旗風。水溶溶。野渡舟橫，楊柳綠陰濃。望斷江南山色遠，人不見，草連空。夕陽樓下晚煙籠。粉香融。淡眉峯。記得年時相見畫屏中。只有關山今夜月，千里外，素光同。過者抄錄，必索筆于館卒，卒頗以爲苦，因以泥塗之。其爲人賞重可知。

鍾隱入汴後，春花秋月諸詞，與日夕此中只以眼淚洗面一帖，同是千古情種，較之長城公，殊是可憐。

宋南渡後，梅溪、白石、竹屋、夢窗諸子，極妍盡態，反有秦李未到者，雖神韻天然處或減，要自令人有觀止之嘆。正如唐絕句至晚唐劉賓客、杜京兆，妙處反進青蓮、龍標一塵。

辛稼軒當弱宋末造，負管樂之才，不能盡展其用，一腔忠憤，無處發洩。觀其與陳同父抵掌談論，是何等人物。故其悲歌慷慨，抑鬱無聊之氣，一寄之于詞。今乃欲與搔頭傅粉者比，是豈知稼軒者。王阮亭謂石勒云，大丈夫磊磊落落，終不學曹孟德、司馬仲達狐媚。稼軒詞當作如是觀。予謂有稼軒之心胸，始可爲稼軒之詞。今粗淺之輩，一切鄉語猥談，信筆塗抹，自負吾稼軒也，豈不令人齒冷。

宋人詞調，雖自樂府中來，時代既異，聲調遂殊，然源流未始不同，亦各就其情之所近，取法之耳。周、柳之纖麗，子夜懊儂之遺也。歐、蘇純正，非君馬黃、出東門之類歟。放而爲稼軒、後邨，悲歌慷慨，傍若無人，則漢帝大風之歌，魏武對酒之作也。究其所以，何常不言情，亦各自道其情耳。

豫章先生少時，嘗爲茶詞寄滿庭芳云，北苑龍團，江南鷹爪，萬里名動京關。碾深羅細，瓊蕊冷生煙。一種風流氣味，如甘露、不染塵煩。纖纖捧，玉磁弄影，金縷鷓鴣斑。相如方病酒，銀瓶蟹眼，驚鷺濤翻。爲扶起尊前醉玉頹山。飲罷風生兩腋，醒魂到明月輪邊。歸來晚，文君未寢，相對小窗前。

日月無根天不老。浮生總被消磨了。陌上紅塵常擾擾。昏復曉。一場大夢誰先覺。雖水東流山四繞，路傍幾個新華表。盡道在時官職小。爭信道。冷煙寒雨埋荒草。王輔道侍郎漁家傲詞，歌之使人有遺世之意。王在徽宗朝，嘗奏大神降其家，遣中使驗之，無有也，坐譚以死。世謂輔道乃曉人，不應爾，蓋輔道韶之子，韶熙河用兵，其濫殺者多，故冤以致斯耳。

釋可正平工詩之外，長短句尤工，嘗見其有菩薩蠻詞云，誰能畫取沙邊雨，和煙淡掃蒹葭渚。別岸卻斜暉。采蓮人未歸。鴛鴦如解語，對浴紅衣去。去了更回頭，教儂特地愁。

晁以道云，杜安世詞，燒殘絳蠟淚成痕，街鼓報黃昏。或譏其黃昏未到，那得燒殘絳蠟。或云，王荊公父益都官所作，皆有人以此問之，答曰，重簾遮屋，簾幙擁密，不到夜已然燭矣。其全章云，燒殘絳蠟淚成痕，街鼓報黃昏。碧雲又阻來信，廊上月侵門。愁永夜，拂香茵，待誰溫。夢蘭憔悴，擲果淒涼，兩處消魂。

歐陽文忠公愛王君玉燕詞云，煙徑掠花飛遠遠，曉窗驚夢語怱怱。梅聖俞以爲不若李堯夫燕詩云，花前語澀春猶冷，江上高飛雨乍晴。君玉全闋云，江南燕，輕颺繡簾風。二月池塘新社過，六朝宮殿舊巢空。頡頏恣西東。王謝宅，曾入綺堂中。煙徑掠花飛遠遠，曉窗驚夢語怱怱。偏占杏園紅。

吳虎臣漫錄云，予紹興戊辰至信州鉛山，見驛壁有題玉樓春云，東風楊柳門前路，畢竟雕鞍留不住。柔情勝似嶺頭雲，別淚多如花上雨。青樓畫幕無重數，聽得樓邊車馬去。若將眉黛染情深，直到丹青難畫

魔。詞甚佳。未知何人作也。

梅聖俞在歐陽公座。有以林逋草詞金谷年年亂生芳草誰爲主爲美者。聖俞因別爲蘇幕遮一闋云。露堤平。煙墅杳。亂碧萋萋。雨後江天曉。獨有庾郎年最少。窣地春袍。嫩色宜相照。接長亭。迷遠道。堪怨王孫。不記歸期早。落盡梨花春又了。滿地殘陽。翠色和煙老。歐公擊節賞之。

韓魏公皐祐初鎮揚州。本事集載公親撰維揚好詞四章。所謂二十四橋千步柳、春風十里上珠簾者是也。其後熙甯初。公能相。出鎮安陽。復作安陽好詞十章。人多傳之。今錄其一云。安陽好。形勢魏西州。曼衍山河環故國。昇平歌吹沸高樓。和氣鎮飛浮。籠畫陌。喬木幾春秋。花外軒窗排遠岫。竹間門巷帶長流。風物更清幽。

南唐宰相馮延巳有樂府一章。名長命女云。春日宴。綠酒一杯歌一遍。再拜陳三願。一願郎君千歲。二願妾身長健。三願如同梁上燕。歲歲長相見。其後有以其詞改爲雨中花云。我有五重深深願。第一願且圖久遠。二願恰如雕梁雙燕。歲歲後。長相見。三願薄情相顧戀。第四願永不分散。五願奴留收圖結果。作個人宅院。味馮公之詞。典雅豐容。雖置在古樂府。可以無愧。一遭俗子竄易。不惟句意重複。而鄙惡甚矣。

蜀人李久善長短句。有鶯擲垂楊一點黃金溜。識者以爲新。余舊見王與善蝶戀花詞云。粉面與花相開闘。星眸一轉晴波溜。蓋出于此。王、元祐間人。其全篇云。去歲花前曾記有。坐醉嬉遊。花下攜纖手。粉面與花相開闘。星眸一轉晴波溜。一見新花還似舊。淚眼逢春。忍使看花柳。春慢厭厭和永晝。寂寞黃昏後。又燭影搖紅云。煙雨江城。望中綠暗花枝少。惜春長待醉東風。卻恨春歸早。縱有幽歡會。奈如今風情漸老。鳳樓何處。畫樓愁倚。天涯芳草。

寶文閣學士連南夫鵬舉。能守泉南。李右丞邴漢老送之以詞。寄玉胡蝶云。壯歲分符方面。薰風香偃。禾稼春融。報政朝天。歸去穩步鰲宮。望堯蓂、九重絳闕。頒漢詔、五色芝封。渥恩濃。錦衣玉佩。重繼三公。雍容。臨歧祖帳。綺羅環列。冠蓋雲叢。滿城桃李。書將芳意謝東風。柳煙輕、萬條離恨。花露重、千點啼紅。莫匆匆。且陪珠履。同醉金鐘。一時妓女都歌之。

會名山和尚。即山鵲也。滇中有蟲名水秀才。楊用修鵲鴣天云。秋水澄清勝酒醅。對烟籠樹似樓臺。彈聲林鳥山和尚。寫字寒蟲水秀才。乘興去。興闌回。夕陽影裏記徘徊。正思修禊明年約。無奈鳴騶得得催。此詞用字新雋。

僧貫休上蜀王建詩。一瓶一鉢垂垂老。千水千山得得來。建呼爲得得和尚。

阮光祿大鋮、此字不見字書。按明史如此寫。從之。所著燕子箋、春燈謎、雜劇。梨園子弟爭唱之。嘗作減字木蘭花云。春光漸老。流鶯不管人煩惱。細雨窗紗。深巷清晨賣杏花。眉峰雙蹙。畫中有個人如玉。小立簾前。待燕歸來始下簾。其濃麗不減和凝。予曾至皖江。作羅敷一絕句云。亂落楊花攪白蘋。皖江江水綠于煙。南朝狎客無人見。腸斷聲聲燕子箋。

丁藥園浣溪沙云。買斷春風榆莢錢。拋殘紅日柳絲鞭。王孫歸去劇堪憐。鬥鷄寬翻雙陸局。珊瑚勞亂十

三株。遂長無事不教眠。杜荼村謂其只言無聊光景。所思自在言外。此乃得詞家三昧。

蓬萊令沈留侯內人顧氏。字瀟。釣叟女兒也。嘗詠縈繡錦纏道云。數尺光綾。色相莊嚴無有。看濃抹淡妝渾點。一絲如結煙霞碧。野服低眉。只在纖纖剖。擬攜向天孫。從何措手。問女紅、更能知否。歎金針莫度兩濛。仗慈悲洪力。頂禮勤稽首。標格如許。何減謝家道韞耶。

金粟顧梁汾舍人。風神俊朗。大似過江人物。無錫嚴蓀友詩。瞳瞳曉日鳳城開。纔是仙郎下直回。絳蠟未消封詔罷。滿身清露落宮槐。其標格如許。嘗側帽投壺圖。長白成容若題賀新涼一闋于上云。德也狂生耳。偶然間、緇塵京國。烏衣門弟。有酒惟澆趙州土。誰會成生此意。不信道、遂成知己。青眼高歌俱未老。向樽前、拭盡英雄淚。君不見。月如水。共君此夜須沈醉。且由他、蛾眉謠諑。古今同忌。身世悠悠何足問。冷笑置之而已。尋思起、從頭翻悔。一日心期千劫在。後身緣、恐結他生裏。然諾重。君須記。詞旨嶔崎磊落。不啻坡老稼軒。都下競相傳寫。于是教坊歌曲間。無不知有側帽詞者。

側帽詞西郊馮氏園看海棠浣溪沙云。誰道飄零不可憐。舊遊時節好花天。斷腸人去自今年。一片暈紅疑著雨。晚風吹掠鬢雲偏。倩魂銷盡夕陽前。蓋憶香嚴詞有感作也。王儼齋以爲柔情一縷。能令九轉腸迴。雖山抹微雲君不能道也。

徐媛小淑。適范副使允臨。小築天平山園。闢亭詩酒之樂。嘗賦漁家傲云。板扉小隱清溪曲。夜月羅浮花覆尾。木籠荳蔻搖生穀。莊田熟。桔槔懸向茅簷宿。青山一片芙蓉簇。林皋逃尚飄橫竹。遠浦輕帆低幾幅。濃睡足。笑看小婦雙鬟綠。妝點農家。饒有林下風致。又有詞云。露浥芙蓉菁。翠靄枯棠舞。榜疏柳西風幾點。又云。曲曲灣梁。一片秋光織。句盡佳。

詞藻卷第四

詞釋云。詞亦有初盛中晚。不以代也。牛嶠、和凝、張泌、歐陽炯、韓偓、鹿虔扆輩。不離唐絕句。如唐之初。不脫隋調也。然皆小令耳。至宋則極盛。周、張、康、柳。蔚然大家。至姜白石、史邦卿。則如唐之中。而明初比唐晚。蓋非不欲勝前人。而中實枵然。取給而已。于神味處。全未夢見。

華亭宋尚木言。吾于宋詞。得七人焉。曰永叔。其詞秀逸。曰子瞻。其詞放誕。曰少游。其詞清華。曰子野。其詞娟潔。曰方回。其詞新鮮。曰小山。其詞聰俊。曰易安。其詞妍婉。他若黃魯直之蒼老。而或傷于頹。王介甫之劖削。而或傷于拗。晁無咎之規檢。而或傷于樸。辛稼軒之豪爽。而或傷于霸。陸務觀之蕭散。而或傷于疏。此皆所謂我輩之詞也。苟舉當家之詞。如柳屯田哀感頑豔。而少寄托。周清真蜿蜒流美。而乏陡健。康伯可排敘整齊。而乏深邃。其外則謝無逸之能寫景。僧仲殊之能言情。程正伯之能壯采。張安國之能用意。万俟雅言之能協律。劉改之之能使氣。曾純甫之能書懷。吳夢窗之能疊字。姜白石之能琢句。蔣竹山之能作態。史邦卿之能刻色。黃花菴之能選格。亦其選也。詞至南宋而繁。亦至南宋而敝。作者紛如。難以槩述。夫各因其資之所近。苟去前人之病。而務用其所長。必賴後人之力也夫。

徐電發嘗言。詞家每以秦七黃九竝稱。其實黃不及秦遠甚。猶高之視史。劉之視辛。雖齊名一時。而優劣自不可掩。葉少蘊云。嘗見一西夏歸朝官云。凡有井水處。皆能歌柳詞。

又曰。長調之難于小調者。難于語氣貫串。不冗不複。徘徊宛轉。自然成文。今人作詞。中小調獨多。長調寥寥不槩見。當由寄興所成。非專詣耳。唯龔中丞芊綿溫麗。無美不臻。直奪宋人之席。熊侍郎之清綺。吳祭酒之高曠。曹學士之恬雅。皆卓然名家。照耀一代。長調之妙。斯歎觀止矣。

程村曰。詞品云。塡詞于文爲末。而非自選詩樂府來。不能入妙。李易安詞。清露晨流。新桐初引。乃全用世說語。愚按詞至稼軒。經子百家。行間筆下。驅斥如意。近則龔東善用南北史。江左風流。惟有安石。詞家妙境。重見桃源矣。

阮亭云。花間字法。最著意設色。異紋細豔。非後人纂組所及。如淚沾紅袖黦。猶結同心苣。豈蘋花開趁晚日。畫梁塵黦。洞庭波浪颭晴天。山谷所謂古蕃錦者。其殆是耶。

又云。溫李齊名。然溫實不及李。李不作詞。而溫爲花間鼻祖。豈亦同能不如獨勝之意耶。古人學書不勝。去而學畫。學畫不勝。去而學塑。其善于用長如此。

或問花間之妙。曰。蹙金結繡而無痕跡。問草堂之妙。曰。采采流水。蓬蓬遠春。

俞仲茅小詞云。輪到相思沒處辭。眉間露一絲。視易安纔下眉頭。卻上心頭。可謂此兒善盜。然易安亦從范希文都來此事。眉間心上。無計相迴避。語脫胎。李特工耳。又云。牛女古柳貴瓜。非坡仙無此胸次。近惟曹顧菴學士時復有之。綠楊杜宇。酒後偶然語。亦是大羅天上人。吾友靳水楊菊廬比部。因此詞于玉彝山作春暖亭子。一時名士。多爲賦之。亦佳話也。

又云。春事闌珊芳草歇一首。字字蕩心動魄。祇爲一聲河滿子。下泉須弔孟才人。恐無此魂銷也。

又云。堂上簸錢堂下走。小人以譏歐陽。有情非假無情。忌者以誣司馬。至請蕭孤眠滋味。及落花流水別離多。范趙二鉅公。作如許語。又非但廣平梅花矣。

程村詠物詞甚富。略舉一二。如落花云。五更風。三月雨。慣作傷心別。蟋蟀云。偏與愁人作伴。細思量其事恰關卿。白鸚鵡云。露冷水晶屏。煙煖盧田玉。料不夜珠邊。長傍冰壺落。詠草云。閨中陌上。到處欲斷還勻。金錢花云。金風冷。留買一綫斜陽。怎看秋賤。白鶺鴒云。使花田珠網攜來。傍雕闌向梨花開睡。諸如此例。不獨傳神寫照。殆欲追魂攝魄矣。於此道中具有哪咤手段。

雲間數公論詩。持格律。崇神韻。然拘于方幅。泥于時代。不免爲識者所少。其于詞亦不欲涉南宋一筆。佳處在此。短處亦在此。合肥乃備極才情。變化不測。龔東驅使南北史。瀾翻泉湧。妥貼流麗。正是公歌行本色。要是獨絕。不似流輩擇擷稼軒。如宋初伶人謔館職也。友人中、陳其年工哀豔之辭。彭金粟擅清華之體。董文友善寫閨襜之致。鄒程村獨標廣大之稱。至僕則云近愧真長矣。

徐巨源云。古詩者。風之遺。樂府者。雅之遺。蘇李變而爲黃初。建安變而爲選體。流至齊梁排律。及唐之近體。而古詩遂亡。樂府變爲吳趨越豔。雜以捉搦企喻子夜讀曲之屬。以下逮于詞焉。而樂府亦衰。然子夜、懊儂。善言情者也。唐人小令。尚得其意。則詩餘之作。不謂之直接古樂府不可。予謂巨源之論詞之源于樂府。是矣。獨所言子夜、懊儂。善言情者也。唐人小令。尚得其意。是詞貴于言情矣。予意所謂情者。人之性

19 B

情也。上自三百篇。以及漢魏三唐樂府詩歌。無非發自性情。故曾不可同于衞。鄭大夫之作。不能同于閭巷歌謠。即陶、謝、揚、鍾。李、杜。分軌。各隨其性情之所在。古無無性情之詩詞。亦無舍性情之外。別有可爲詩詞者。若舍己之性情強而從人。則今日餖飣之學。所謂優孟衣冠。何情之有。唐人小令善于言情。然亦不爲懷儂子夜之悱。太白菩薩蠻爲千古詞調之祖。又何常不言情。又何常以懷儂子夜爲情乎。予故言。凡詞無非言情。即輕豔悲壯。各成其是。總不離吾之性情所在耳。

王西樵曰。菩鄉殘蟬向晚聒得人心欲碎。是寫閨中秋怨也。梁棠邨春雲怨詞。疏燈薄暮。又一聲歸雁。飛來平楚。是寫閨中春怨也。各自極其情致。

邛州張公庠遊白鶴山有詩云。初眠官柳未成陰。馬上聊爲擁鼻吟。遠宦情懷消壯志。好花時節負歸心。別離長恨人南北。會合休辭酒淺深。欲把春愁閒抖擻。亂山高處一登臨。秋官張才翁遂以此詩成雨中花詞云。萬縷青青。初眠官柳。向人猶未成陰。據雕鞍馬上。擁鼻微吟。遠宦情懷誰問。空嗟壯志銷沉。正是好花時節。山城留滯。忍負歸心。別離長恨。飄蓬無定。誰念會合難憑。相聚裏。休辭金盞。酒淺還深。欲把春愁抖擻。春愁轉更難禁。亂山高處。憑欄垂袖。聊寄登臨。

王阮亭和漱玉詞。有郎似桐花。妾似桐花鳳之句。長安盛稱之。遂號爲王桐花。然令鄭鷓鴣不能專美。其詞云。涼夜沈沈花漏凍。欹枕無眠。漸聽荒雞動。此際閒愁郎不共。月移窗罅春寒重。憶共錦裯無半縫。郎似桐花。妾似桐花鳳。往事迢迢徒入夢。銀箏斷絕連珠弄。時太倉崔孝廉華出阮亭之門。有黃葉聲多酒不醉之句。人亦號爲崔黃葉。汪鈍翁云。有王桐花爲師。正不可無崔黃葉作弟子。一時傳爲佳話。

董文友以脩蕢爲情語。常有詞云。倘若負情儂。來生左太沖。人多傳之。又賦憶羅月一調云。已將身許。敢比風中絮。可奈檀郎疑又慮。未肯信儂言語。便將一縷心煙。花間歛衽告天。若負小窗歡約。來生醜似無鹽。予謂此無鹽正堪與太沖作匹。

黃京作逐妾詞。悽惋不能多讀。其自序曰。不云遣而云逐者。以無故而去之。與逐同也。執手躊躇。情淒此日。臨歧繾綣。纔訂他生。聊塡白苧之詞。以當青衫之淚。詞云。陽關低拍。紅淚青衫濕。愁思亂。柔腸裂。分攜空有恨。嬌笑應無策。從今後。飄零不作思家客。憶昔題箋日。鳳帶連環結。回首處。成拋擲。多愁偏到我。補過原虛說。人去也。不堪重話淋前月。又云。迢遞無計。薄倖名難避。攜手地。應頻記。腰隨黃菊瘦。淚染胭脂膩。多少恨。深如海水濃如醴。欲去還躊躇。頃刻休看易。須珍重。花前意。錯寫鸞牋字。恨煞征鞍逆。堪嘆是。歸鴻何處將心寄。鄒程村和云。花檻方拍。花淚頻頻滴。紫釵賣。烏絲裂。玉環悲蜀道。銅雀欺孫策。東風逆。二喬應作薄命客。三秋如一日。九曲迴腸結。空自把。韶華擲。本非司馬緣。難對虞侯說。淒涼夜。舉杯自儘當頭月。又云。欷歔無計。權且悄迴避。只一念。牢牢記。柳眉休更蹙。羞手應還膩。堪悲是。金尊難下平原醴。憶昔多驚悸。歡會非容易。難忘卻。當初意。原甄金谷主。空學廬江吏。伊去後。淚痕又把紅綃寄。阮亭謂其同牀各夢。半是史筆。時自悲亡妾。真堪絕倒。調寄千秋歲。

秦淮紀映淮。詩人紀映鍾之妹。有柳枝詞云。棲鴉流水點秋光。愛此蕭疏樹幾行。不與行人綰離別。賦成

謝女雪飛香。阮亭秦淮絕句。棲鴉流水真蕭瑟。不見題詩紀阿男。謂映淮也。

吳祭酒梅村撰秣陵春。通天臺、雜劇。在作湯臨川之座。中有菩薩蠻一調云。謝家池館桐花遶。畫屏曲屈翹紅袖。欲剪鳳凰衫。青蟲花羽毿。一枝雙豆蔻。淺立東風瘦。春思遠于山。眉痕凡幾灣。離腸似溫尉。秦娘、名姬也。詩有楓橋秦娘雙翠蛾。又秋娘容與秦娘嬌之句。王阮亭和張泌韻云。雨後蟲絲罥碧紗。動來鵲語鬭簷牙。日痕紅曙一欄花。殘夢未蘇猶眷戀。篆煙初裊半天斜。消魂應憶秦娘家。徐東癡謂其情事如水滴之果然。

王西樵司勳詠無題諸詩。秀情麗致。不減溫、李。所撰然脂集朱烏逸事。大爲彤管紀勝。嘗賦閒情浣溪沙一闋云。金井風微響轆轤。桐陰漏日曉妝初。薄寒猶怯玉肌膚。羅帶絜雙紫燕。碧池花櫬小紅魚。書長耽閣繡工夫。阮亭謂畫時每喜吟紫燕紅魚二語。時時成誦。今細讀之。瑤翩聯翩。宛似元美江南詞也。

范文光綺花間集。嘗畫船歌席題贈之作。有贈金陵楊姬揭練子云。曲兒高。月兒斜。春風扇上說楊家。自是調高難得和。謾將人面比桃花。又贈金陵劉姬桂殿秋云。不在豔。不須多。尊前一掬與橫波。梨花苦雨春容冷。應喚金陵小素娥。二詞程村載倚聲集。情致旎人。不減前輩風流。志之可當東京夢華錄也。

王司理去維揚日。作江南好數調云。江南好。風日近秦郵。銀甲暫停朱閣午。玉笙緩度碧雲秋。扶醉且淹留。江南好。春暮雨簾纖。魚子天晴初出水。鼠姑牡丹也風細不鉤簾。底事惱江淹。江南好。最好是孟湖。何處情人名碧玉。誰家亭子號真珠。聊爲結相於。江南好。晝舫聽吳歌。萬樹垂楊青似黛。一灣春水碧于羅。懷惱是橫波。江南好。又過落花朝。玉茗歌殘情脈脈。金堂人散水迢迢。魂去不須招。予曾于畫船白板上見之。清淑婉轉。似樂天憶西湖諸作。

董文友一剪梅云。慣得相攜花下游。蘇大風流。蘇小風流。而今別況冷于秋。燕去南樓。人去南樓。等閒平判十分愁。儂在心頭。卿在眉頭。少年心事總悠悠。一曲揚州。一夢蘇州。商邱宋牧仲謂其酷似李易安。

程村少年過南曲中作蘇幕遮第二體詞云。沈真真。蘇小小。舊日知名。今日餘多少。花史新編誰氏了。爲問青衣。可有迦陵鳥。閉門羹。護門草。碧瑣紅橋。未許何郎到。流水無聲長自遶。疑朵芙蓉。獨耐秋霜老。按迦陵鳥、西方傳言之鳥。閉門羹、唐妓史鳳以卻下等客。護門草出常山。人過者則叱之。用事諧謔。亦詞中之長吉也。

董文友感皇恩詠鏡云。有福共嬋娟相依白首。看盡雙蛾似垂柳。此中何處。有個人兒爭瘦。笑效顰難效腸迴九。春塵飛處。有時昏黯。拂拭紅酥勞玉手。芙蓉映人。疑是瀟湘清溜。怪東風起處吹難皺。阮亭笑曰。東風起處吹難皺。亦復關卿何事。

毛稚黃玉樓春閨晚云。閒庭悄立愁時候。秋色滿階花似繡。月明背畫陡然驚。不信我真如影瘦。嗟嗟搔雁丁丁漏。又是三聲街鼓後。露珠珠淚一般多。誰溼銀紗衫子袖。又踏莎行書來云。數點黃花。一行衰柳。淒其客況秋時候。空閨寂寂念相聞。書來漫淡知伊瘦。心似懸旌。人如中酒。懨懨最怕黃昏後。枕頭耳熱浪頻猜。想伊不忍將人咒。又臨江仙寫意云。我醉古人千日酒。醒來月掛牀邊。仰頭大笑看青天。胸中無

限仄。江海總平用。鷄背山腰同一瘦。且看若個詩仙。抱峯攜弄意冷然。不思明日事。更採杖頭錢。沈東江嘲曰。昔子野稱張三影。今稚黃可謂毛三瘦矣。

滹沱河之南。伯棠村在焉。中有司徒梁蒼巖公別墅。公秋憶詩。城東別業輞川圖。手種垂楊一萬株。大鼉經秋霜幹冷。綠烟猶似昔時無。正謂此也。嘗在燕邸作望江南數調云。清明候。細雨曉風和。樹裏青帘春醞美。水邊紅袖麗人多。處處醉顏酡。家山好。春色滿平蕪。花片參差裘馬客。柳絲搖曳水雲圖。遠浦立鵁鸕。東郊外。煖日水粼粼。一路杏花尋蓓燕。幾行楊柳渡溪人。沙細輾車輪。踏青去。遙指綠陰村。斜嚲金鞭晴試馬。高燒紅燭夜開樽。芳草滯王孫。西村裏。淼淼水拖藍。一縷墟烟青似縠。數峯嵐色碧於簪。可喚小江南。猶致如許。讀之頓令人懷想趙郡風物。

萊陽宋觀察荔裳。登南京燕子磯望大江作賀新涼云。絕壁衝飛閣。倚寒空、崢嶸窈窕。是誰開鑿。六代興亡如逝水。煙冷千尋鐵索。夢不到、烏衣籬落。綺陌臨春歌舞散。大江流、尚繞青山郭。悲自語。驚邊躍。滔滔東下風濤作。俯闌檻、看雲出沒。雪山欲泐。尤是清秋明月夜。何處樓船吹角。早驚起、南飛烏鵲。估客船從巴蜀下。看帆檣、半向青天落。吾欲醉。騎黃鶴。慷慨激昂。彷彿曹公烏鵲南飛之句。倚呼銅將軍鐵綽板與髯仙共唱。應使大江鼎沸。

宋觀察如夢令云。湖到鳳凰臺上。無那驪駒三唱。頗作博山爐。魂逐沈煙游颺。羅帳。羅帳。高築愁城千丈。曹學士云。羅帳繞愁城。從來未有人道。真是無聊情至語。

一妓將落籍。陽羨生于席上賦蛩樓吟贈之云。銀甲彈箏。珠條絡鼓。清歌屈折如縷。人到離筵裏。畫眉黛愁將碧聚。縱橫玉筯。似綠柳縈煙。紅蘭著露。歌罷杜。一場春夢。沒些情緒。他日縱過侯門。只光延坊畔。櫻桃一樹。奈銅輿催上。更繡幰、一街絲雨。橫波重注。看斜側帽簷。銷魂無語。紅幟底。新官舊主。一般胡覷。王司勳西樵見之。即吟一絕句云。新人樓上著春衫。舊主江頭側帽簷。願得化爲紅綬帶。許教雙鳳一時銜。陽羨生、謂陳其年也。

宋荔裳席上聽女郎度曲點絳唇詞云。子夜清歌。隔簾疑在青天外。瓊簫玉管。莫把鶯喉礙。紗帽籠頭。卸卻殘妝戴。嬌花壞。廣場無奈。初學男兒拜。周廣庵嘆其描神處似韓僕射夜宴圖。

嶺南之役。變亂恍忽。棠村公衮衣持節。宣德威。挑大體。成命而返。所著使粵集。都道珠江花鳥之勝。故余寄公絕句。有過嶺新詞喜乍攀。海天歸棹泣烏蠻之句。廣陵鄧孝威亦云。一別珠江煙雨暗。鷓鴣啼煞五羊城。今錄公歸舟所賦洞庭春色詞。奇彩煥發。益知公之能從容定變也。詞云。萬里河梁。五羊歸櫂。夾路春風。看荔枝洲畔。沈香浦外。簾開樓閣。帆動艨艟。載得珠江花鳥去。更千步香薰雨袖濃。斜楊岸。正袍侵草綠。衣染鵑紅。籠藏羅浮舊幽。早辦取舞蝶紗籠。問踏歌蠻樂。穿花遊女。尋芳何地。拾翠誰從。拋卻南天煖月暖。喜北望長安紫氣而。驪歌裏。聽闘橈簫鼓。驚起龍宮。公自注。嶺南有千步香草。又羅浮洞中出蝶。千步香、一名九里香。花葉如蓮。

汪舍人蛟門醉春風詞云。好事而今乍。劃襪移深夜。手提金縷小鞋兒、怕怕怕。犬吠花陰。月沈樓角。暗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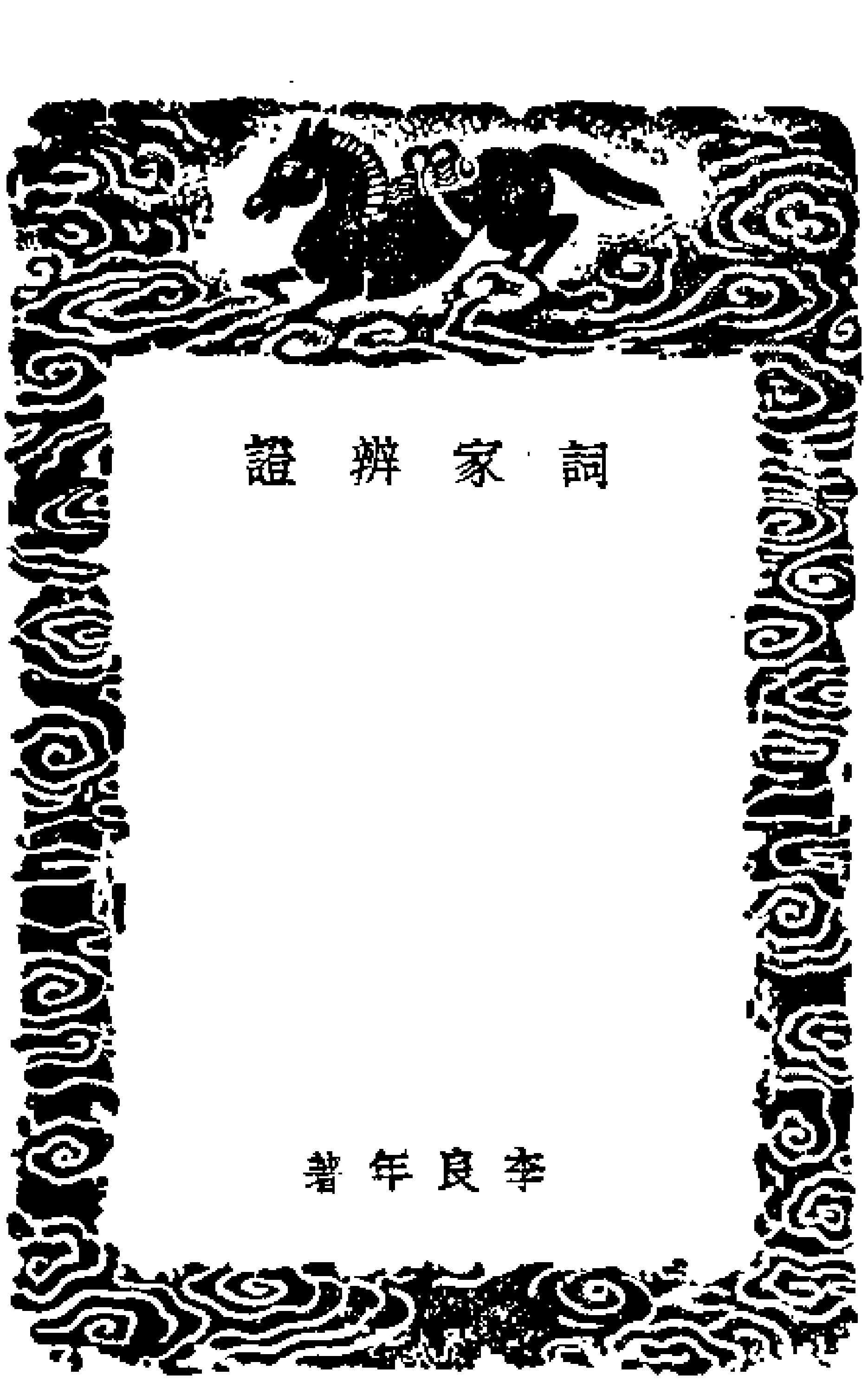
驚詫。輭玉相憑藉。纖指將頭卸。妾身拚得教郎憐。能能能。又聽雞聲。催人枕畔。羞顏嬌姹。較之南唐主道小周后詞。尤覺旖旎。

王西樵曰。丁飛濤最善填詞。有扶荔集三卷。爲當世所傳誦。如鎖窗寒東風詞。入柳非煙。弄花無影。斷腸何處。聲聲慢秋夜詞。擬得我恁憔悴自己難識。故著枕把淚兒揾住怎得。又柳初新詞。最惜纖腰如楚。恐難禁瀟橋人去。及早和他同倚。怕消魂夕陽飛絮。又爪茉莉閨怨詞。含糊過辭根成悲。細看去都是淚。被風吹。直向海天雲底。也知到他那裏。又品令幽懷詞。九十春光。添作百分憔悴。不如歸卻。今番慢把相思再理。又鳳銜杯春恨詞。將揾淚雙綃。斷腸一紙交伊看。怎推得。無人見。又臨江仙春睡詞。柳梢花醉。喚不起鷓鴣啼。書梁殘日依依。惱他燕子故雙棲。湘簾暗下。賺得箇撲簾飛。是愈出愈妍。後人駕前人之上。真可謂山翁明月。風管鸞簫。淒楚迴環。傷情欲絕矣。

遂安方渭仁象瑛曰。毛會侯文尚遒逸。力洗近世腐儒之習。宜其不專以綺靡爲尚也。而顧好爲小詞。其所著映竹軒詞。有冬夜集楊黃宅聽歌調清平樂云。簫寒如許。燭穗紅偏吐。預借春光來作主。聽得春怨雙語。新詞幽恨無涯。聲聲顛落梅花。我欲徘徊起舞。誰教淚溼琵琶。柔情曼調。有不可概論者。

嚴州毛會侯亦畫垂竿小照。華亭高澹遊層雲賦邁陂塘云。訝蛾江綠揉千頃。與綃數尺誰譜。烟條故蹤斜汀外。半拂燕梢柔櫓。風欲凡。扑三扇低篷。寫影眠鷗鷺。晚來佳處。正野溜平橋。輕蓑小笠。漬漬一溪雨。家長涮。我亦煙波舊侶。投竿當日情緒。酒徒盡覓封侯去。漫向輕塵羈旅。商去住。趁春水桃花。倚棹當沙激。逢君何許。但茶竈香籠。釣筒詩卷。相對鏡中語。高樓客不諳。謾圖令子。爲余題楓江漁父小重山云。十里青林半欲酡。一痕秋色靜。鏡新磨。繫人情處此中多。裁東絹。點綴小煙波。我亦兩番過。半竿菱葉渡。記曾拖。胡衫釆背換輕蓑。重移艇。相向發清歌。兩詞俱極佳。識者擬之晏元獻父子。謾圖有漁舟詞、校客有聯相集。

休寧汪舒賈森。居桐鄉縣治東偏。築書扞樓。積書萬卷其上。招致周青士、沈山子。輿講習詩古文詞。哲昆周士。治別業於鴛波亭北。弟季青。僑居嫌城。往來酬和。四方名流。企其風尚。繫舟至者。戶外屨滿。有西谿小築憶秦娥詞云。城隅嫩柳浮烟色。谿橋一帶花遮宅。花遮宅。峭寒風雨。最難禁得。半篙新漲沙痕碧。離根細穆蒼苔迹。蒼苔迹。春泥藜杖。到來吳客。頗有宋元遺響。



詞家辨證

李良年著

詞家辨證

清　嘉興李良年武曾著

苕溪漁隱曰．小說紀事．亦多舛誤．豈復可信．雖事之小者．如一詞一詩．蓋亦謬爾．淮陰侯廟詩．築壇拜日恩雖重之句．青箱雜記謂是錢昆作．桐江詩話謂是黃好謙作．是一詩而有二說也．小詞．春光好．待得鸞膠續斷絃．是何年之句．湘山野錄謂是曹翰使江南時妓詞．本事曲謂是陶穀使錢唐時驛女詞．冷齋夜話又謂是陶穀使江南時韓熙載歌姬詞．是一詞而有三說也．其他如此甚衆．殆不可槪舉．

冷齋夜話云．東坡初未識少游．少游知其將過維揚．作坡筆語．題壁于一山寺中．東坡果不能辨．大驚．及見孫莘老．出少游詩詞數十篇．讀之．乃嘆曰．向書壁者．定此郎也．後與少游維揚飲別．作虞美人曰．波聲拍枕長淮曉．隙月窺人小．無情汴水自東流．只載一船離恨向西州．竹陰花圃曾同醉．酒未多于淚．誰教風鑑在塵埃．醞造一場煩惱送人來．世傳此詞是賀方回作．雖山谷亦云．大觀中于金陵見其親筆．醉墨超脫．氣壓王子敬．蓋東坡詞也．（毆文僧詩云．李小畫鬢繁存．且作行人酒半醺．不管鶯聲與風詩．殺將離恨過江南．王半山嘗愛誦之．不知其出于東坡也．）

漫叟詩話云．楊元素作本事曲記洞仙歌．冰肌玉骨．自清涼無汗．水殿風來暗香滿．繡簾開．一點明月窺人．人未寢．欹枕釵橫鬢亂．起來攜素手．庭戶無聲．時見疏星度河漢．試問夜如何．夜已三更．金波淡玉繩低轉．細屈指西風幾時來．又不道流年．暗中偸換．錢塘有老尼能誦後主詞首章兩句．後人爲足其

意．以塡其詞．余嘗見一士人誦全篇云．冰肌玉骨淸無汗．水殿風來暗香滿．簾開明月獨窺人．欹枕釵雲橫鬢亂．起來瓊戶悄無聲．時見疏星度河漢．屈指西風幾時來．只恐流年暗中換．東坡序云．僕七歲時．見眉州老尼姓朱．忘其名．年九十餘．自言嘗隨其師入蜀主孟昶宮中．一日大熱．主與花蕊夫人夜起避暑摩訶池上．作一詞．朱具能記．今四十年．朱已死矣．人無知此詞者．獨記其首兩句云．冰肌玉骨．自清涼無汗．暇日尋味．豈洞仙歌令乎．乃爲足之云．漁隱曰．漫叟所載本事詩云．錢塘老尼能誦後主詞首兩句．與東坡洞仙歌序全然不同．當以序爲正也．

南唐王感化善謳歌．聲韻悠揚．清振林木．繫樂部爲歌板色．元宗嘗作浣溪沙詞二闋．手寫賜感化曰．菡萏香消翠葉殘．西風愁起碧波間．還與容光共憔悴．不堪看．細雨夢回雞塞遠．小樓吹徹玉笙寒．簌簌淚珠多少恨．倚闌干．手捲珠簾上玉鉤．依前春恨鎖重樓．風裏落花誰是主．思悠悠．靑鳥不傳雲外信．丁香空結雨中愁．回首綠波三峽暮．接天流．後主卽位．感化以其詞札上之．後主感動．賞賜甚優．苕溪漁隱曰．元宗嗣位．李璟嘗作此二詞．今以爲後主作．非也．

古今詞話云．東坡在黃州．中秋夜對月獨酌．作西江月詞曰．世事一場大夢．人生幾度新涼．夜來風葉已鳴廊．看取眉頭鬢上．酒賤常愁客少．月明多被雲妨．中秋誰與共孤光．把盞悽涼北望．坡以讒言謫居黃州．鬱鬱不得志．凡賦詩綴詞．必寫其所懷．然一日不忘朝廷．其愛君之心．末何可見矣．漁隱曰．[illegible]集載此詞．注曰．寄弟子由．故後句云中秋誰與共孤光．把盞悽涼北望．則兄弟之情．見于句意之間矣．疑是倅錢塘作．子由時爲睢陽幕客．若詞話所云．則非也．

靑鎖高議海山記云．隋煬帝泛東湖．製湖上曲望江南八闋．按．段安節樂府雜錄云．望江南．李德裕鎭浙日．爲亡妓謝秋娘所撰．本名謝秋娘．後改此名．亦曰夢江南．據此．則隋時初無此調也．且曲詞略不類隋人語．因留此一闋．以袪後人之惑云．詞曰．湖上柳．煙裏不勝摧．宿霧洗開明媚眼．東風搖弄好腰肢．煙雨更相宜．環曲岸．陰覆畫橋低．線拂行人春晚後．絮飛晴雪暖風時．幽意更依依．

苕溪漁隱曰．古今詞話以古人好詞．世所共知者．易甲爲乙．稱其所作．仍隨其詞．牽合爲說．殊無根蒂．皆不足信也．如秦少游千秋歲．水邊沙外．城郭春寒退．本云．春去也．飛紅萬點愁如海者．山谷嘗嘆其句意之善．欲和之．而以海字難押．陳無已言．此詞用李後主問君都有幾多愁．卻似一江春水向東流．但以江爲海耳．洪覺範嘗和此詞題崔徽眞冊云．多少事．都隨恨遠連雲海．晁無咎亦和此詞弔少游云．重感慨．驚濤自捲珠沈海．觀諸君所云．則此詞少游作明甚．乃以爲任世德作．又八六子．倚危亭．恨如芳草萋萋．剗盡還生．浣溪沙．腳上鞋兒四寸羅．二詞皆見淮海集．乃以八六子爲賀方回作．以浣溪沙爲黃涪翁作．晁無咎鹽角兒．開時似雪．花中奇絕．爲晁次膺作．皆非也．

張泌南唐人．有江城子二闋．其一云．碧闌干外小中庭．雨初晴．曉鶯聲．飛絮落花．時節近淸明．睡起捲簾無一事．勻了面．沒心情．其二云．浣花溪上見卿卿．眼波明．黛眉輕．高綰綠雲．低簇小蜻蜓．好是問他來得麼．和笑道．莫多情．黃叔暘云．唐詞多無換頭．如此詞自是二首．故重押兩情字．兩明字．今人不知合

爲一首。則謬矣。

王銍默紀。載歐陽公望江南雙調云。江南柳。葉小未成陰。人爲絲輕那忍折。鶯憐枝嫩不勝吟。留取待春深。十四五。閑抱琵琶尋。堂上簸錢堂下走。恁時相見已留心。何況到如今。初歐公有盜甥之疑。上表自白云。喪厥夫而無托。攜幼女以來歸。張氏此時。年方七歲。錢穆父素恨公。笑曰。正是學簸錢時也。歐知貢舉。下第舉人。復作醉蓬萊詞譏之。愚按歐公詞出錢氏私誌。蓋錢世昭因公五代史中多毀吳越。故詆之。此詞不足信也。

高文惠妻與夫詩曰。今來織成機一疋。願著之動與祇并。量當作兩。詩葛屨五兩是也。無名氏踏莎行詞末云。夜深著輛小鞋兒。靠著屏風立地。輛兩蓋古今字也。小詞用毛詩字。亦佳。

偶于友人處見余叔嫄一詞。篤悴睡起。正飛花滿徑。啼鶯瓊圃。對鏡梳妝愁見。那怯怯容顏瘦弱。一自仙郎。眉枕眼尾。堪訂西廂約。惱花拂影。獨眠何事如昨。誰情擲果空投。買香難與。更紅箋誰託。帶眼輕擬須看取。楊柳腰肢如削。珠履玲瓏。羅衫雅淡。件件無心著。何時斷見。得個今朝蕭索。又孤負一箱螢鬢初揭。正寺月停鍾。霜風鳴鐵。懶自妝梳。亂挽環兒。翠滑。追想昨宵。暫見有多少動情難說。枉在屏風背後立。嬌羞樓。聽玉人言去。苦難說。任樹上黃鶯。歌遍離別。強欲拚餘恨。反寸腸悲裂。試使侍兒挽住。想未離。溪橋東折。傳道行蹤已遠。但垂楊煙結。二詞俱工。不載作者姓名。後觀詩話類編。乃元之自敘夢中所歌。而不自載其姓。後有跋。亦以諸詞出于假託。而自稱室邱道人。如此兩人文藻雖優。一何曖昧。

從來文之所在。不必名之所在。陸雪窗名不甚著。其瑞鶴仙春情末云。待歸來。先指花梢教看。卻把心期細問。問因循過了青春。怎生意穩。逃離婉娩。幾在周秦之上。今悞作歐公。非是。

梨莊曰。嶰山詩選云。夏桂洲喜爲長短句。詩餘小令。卓犖末削。已傳播都下。互相傳唱。沒未百年。花閒草堂之集。無有及公名氏者。求如前代所謂曲子相公。亦不可得。大約花間草堂。亦宋人選集之偶傳者耳。此外不傳者何限。況并不入選中。則佳詞滅沒。又不知其幾矣。黃俞邰所藏桂洲詞本。甚有可觀。但不傳于世。故人無知者。予欲専梓之。以公同人。

梁溪漫志云。程子山舍人跋東坡滿庭芳詞云。余聞之蘇仲虎云。一日。有傳此詞以爲東坡作。東坡笑曰。吾文章肯以藻繪一香篆盤乎。然觀開如甕堂。別是風光。及十指露之語。誠非先生所云。子山之說。固人所共曉。余嘗怪李端叔謂東坡在中山。歌者欲試東坡倉卒之才。于其側歌戚氏。坡笑而領之。邂逅方論穆天子事。頗摘其虛誕。遂資以應之。隨聲隨寫。歌竟。才點定五六字。坐中隨聲擊節。終席不問他詞。亦不容別進一語。臨分曰。足以爲中山一時盛事。然予觀其詞有曰。玉龜山東皇靈媲統羣仙。又云。爭解繡勒香韉。又云。鸞輅駐驛。又云。肆華筵間作。翠管鳴絃。宛若帝所鈞天。又云。劉盡瓊壺酒。獻金鼎藥。固大椿年。又云。浩歌暢飲。同首塵寰。爛漫遊。玉輦東還。東坡御風騎氣。下筆真神仙語。此等鄙俚猥俗之詞。殆是教坊倡優所爲。雖東坡竈下老婢。亦不作此語。而顧稱譽若此。豈果端叔之言耶。恐疑悞後人。是不可以不辨。

俞紫芝秀老。弟澹清老。名字見王介甫黃魯直集中。詩詞傳世雖少。亦間見文鑑等編。葉石林詩話謬以爲揚州人。魯直答清老寒夜三詩。其一引牧羊金華山黃初平事言之。蓋上世亦出金華也。近覽智者草堂所藏張公謝青溪圖。有秀老手題臨江仙一闋。後書金華俞紫芝。不知石林何故悞也。此詞世少知之。錄于後。弄水亭前千萬景。登臨不忍空回。水輕墨淡寫蓬萊。莫教俄眼。容易洗塵埃。收去雨昏都不見。展時還似雲開。先生高趣更多才。人人盡道。小杜卻重來。

于湖玩鞭亭。昔明帝覘王敦營壘處。自溫庭筠賦詩後。張文潛又賦于湖曲。以正湖陰之悞。詞皆奇麗警拔。膾炙人口。徐寶之韓南澗亦發新意。張安國賦滿江紅云。千古淒涼。興亡事。但悲陳迹。凝望眼。吳山不動。楚山叢碧。巴滇綠駿追風遠。武昌雲旆連天赤。笑老奸遺臭到如今。留空壁。邊書靜。烽烟息。通轄傳。銷鋒鏑。仰太平天子。聖明無敵。戲踏揚州開帝里。渡江天爲淮爲匹。看東南佳氣鬱葱葱。傳千億。皆見安國大書此詞。後題字云。乾道元年正月十日。筆勢奇偉可愛。

歐公小詞。間見諸詞集。陳氏書錄一卷。其間多有與陽春花間相混者。亦有鄙褻之語一二廁其中。當是仇人無名子所爲。近有醉翁琴趣外篇。凡六卷。詞二百餘首。所謂鄙褻之語。往往而是。不止一二也。首題東坡序。八九語云。散落尊酒間。盛爲人所愛。詞雖小技。其工有取焉者。詞氣卑陋。不類坡作。益可以證詞之僞。

新來寒北。傳道真消息。赤地居人無一粒。更五單于爭立。維師尙父鷹揚。熊羆百萬堂堂。看取黃金假鉞。歸來異姓真王。又云。堂上謀臣尊俎。邊頭將士干戈。天時地利與人和。燕可伐歟曰可。今日樓臺鼎鼐。明年帶礪山河。大家齊唱大風歌。不日四方來賀。世傳辛幼安壽韓侂胄詞。又有小詞亦多俚談。不錄。近讀謝疊山文。論李氏繫年錄。朝野雜記之非。謂乾道間幼安以金有必亡之勢。願詔大臣預修邊備。爲倉卒應變之計。此愛國遠猷也。今摘數語。而曰贊開邊。借西江劉過京師人詞。曰此幼安作也。忠魂得無冤乎。故今特爲拈出。

今詩餘名。望江南外。菩薩蠻憶秦娥稱最古。以草堂二詞出太白也。近世文人學士。或以爲贋。然予謂太白在當時。直以風雅自任。卽近體盛行。七言律鄙不肯爲。惜屑事此。且二詞雖工麗。而氣衰颯。于太白超然之致。不啻穹壤。藉令真出青蓮。必不作如是語。詳其意調。絕類溫方城輩。蓋晚唐人詞。嫁名太白耳。杜陽雜編云。大中初。女蠻國貢雙龍犀明霞錦。其國人危髻金冠。瓔珞被體。故謂之菩薩蠻。當時倡優遂歌菩薩蠻曲。文士亦往往效其詞。南部新書亦載此事。則太白之世。唐尙未有斯題。何得預製其曲耶。又北夢瑣言云。宣宗愛唱菩薩蠻詞。令狐丞相假飛卿新撰密進之。戒以勿泄。而遽言于人。由是疏之。按大中卽宣宗年號。此詞新播。故人喜歌之。予屢疑近飛卿。至是釋然自信其具眼也。

東坡在黃州作卜算子詞。有缺月挂疏桐等句。山谷以爲不喫烟火人語。詞學筌蹄強爲之解。皆未得其故。余載入品藻中。昨讀野客叢書。又云。乃東坡在惠州白鶴觀所作。惠有溫都監女。頗有姿色。年十六而不肯聘人。聞坡至。相鄰。溫謂人曰。此吾壻也。一夜坡吟咏聞。其女徘徊窗外。坡覺而推窗。則女逾牆

而去。坡物色得其詳。正呼王說爲媒。適有過海之事。此議遂寢。其女不久卒。葬于沙汀之側。坡回。爲之悵然。故爲此詞也。梨莊曰。此言亦非。似亦忌公者以此謗之。如階下簸錢之類耳。小說紕繆。不足憑也。

南渡後。有題闕笛玉樓春詞于杭京者。其詞云。紅樓十二春寒惻。樓角何人吹玉笛。天津橋上舊曾聽。三十六宮秋草碧。昭華人去無消息。江上青山空晚色。一聲落盡短亭花。無數行人歸未得。其詞悲感悽惻。在陳去非憶昔午橋之上。而不知名。或以爲張子野。非也。子野卒于南渡之前。何得云三十六宮秋草碧乎。

曲名有解紅者。今俗傳爲呂洞賓作。見物外清音。其名未曉。近閱和凝集。有解紅歌云。百戲罷。五音清。解紅一曲新教成。兩個瑤池小仙子。此時奪卻柘枝名。樂書云。優童解紅舞。衣紫緋。繡銀帶。花鳳冠。蓋五代時人也。焉有呂洞賓在唐世預塡此腔耶。

周美成寒食應天長詞。條風布暖。飛霧弄晴。池塘遍滿春色。正是夜堂無月。沈沈暗寒食。今本無條風至正是二十字。又過秦樓首句。是水浴清蟾。今刻本譌作京浴。

草堂詞話柳梢青。岸草平沙一首。僧仲殊作。今刻本往往失其名。故特著之。宋人小詞。僧徒惟二人最佳。覺範之作類山谷。仲殊之作似花間。覷可如晦俱不及也。

秦少游滿庭芳。山抹微雲。天粘衰草。今本。粘。故作連。非也。韓文。洞庭汗漫。粘天無壁。張祜詩。草色粘天鷃鴂恨。山谷詩。遠水粘天吞釣舟。鄒博詩。老灘聲殷地。平浪勢粘天。趙文昇詞。玉關芳草粘天碧。嚴次山詞。粘雲紅影傷千古。葉夢得詞。浪粘天蒲桃漲綠。劉行簡詞。山翠欲粘天。劉叔安詞。暮烟細草粘天遠。

粘字極工。且有出處。若作連天。是小兒語也。

筆談曰。小曲有咸陽沽酒寶釵空之句。云李白作。花間集。云張泌所爲。莫知孰是。楊繪本事曲云。近世謂小詞起于溫飛卿。然王建有宮中三臺。宮中調笑。樂天有謝秋娘一曲。望江南。又曰。近傳李白製。然觀隋海山記。記中有望江南調。即煬帝世已有之矣。

舊傳水調歌一曲。其首章云。瑤草一何碧。春入武陵溪。溪上桃花無數。花上有黃鸝。以爲黃魯直所作。蜀人石耆翁言。而裴少盧壯氣詞也。少盧又有浣溪沙詞云。寶釧湘裙上玉梯。雲重應恨翠樓低。愁同芳草兩萋萋。又云。歸夢悠揚見未眞。繡衾恰有暗香薰。五更分得楚臺春。皆造語新雋。但晚歲心醉富貴。不復事文章。今人鮮有知其作者。

有菩薩蠻詠蘇堤芙蓉云。紅雲半壓秋波急。艷妝泣露嬌啼色。佳夢入仙城。風流石曼卿。（石曼卿爲芙城主。）宮袍呼醉醒。休捲西風景。明月粉香殘。六橋烟水寒。世謂高季迪之詞也。不知季迪乃是行香子。其詞云。如此紅妝。不見春光。向菊前蓮後纔芳。雁來時節。寒沁羅裳。正一番風。一番雨。一番霜。蘭舟不采。寂寞橫塘。強相依暮柳同行。湘江路遠。吳苑池荒。奈月朦朧。人杳杳。水茫茫。以優劣論之。前則不如後也。昨偶得雜錄一冊。前詞乃宋人高竹屋著也。豈非因姓同而訛之耶。

升庵曰。小詞如周美成愔愔坊曲人家。俗改曲爲陌。張仲宗東風如許惡。俗改妒花惡。東坡玉如纖手嗅

梅花。俗改玉奴。孫夫人月邊消息空沈沈。俗改耳邊。所以書貴舊本。

山色有無中。歐公詠平山堂句也。或爲平山堂望江左諸山甚近。公短視故耳。東坡爲公解嘲。乃賦快哉亭詞云。長記平山堂上。欹枕江南。烟雨杳杳沒孤鴻。記得醉翁語。山色有無中。蓋山色有無。非烟雨不能也。然公起句是平山闌檻倚晴空。晴空安得烟雨。恐東坡終不能爲歐公解矣。

蜀亡。花蕊夫人隨孟昶行至葭萌驛。題壁云。初離蜀道心將碎。離恨綿綿。春日如年。馬上時時聞杜鵑。青未竟。爲軍騎促行。只二十二字。點點是鮫人淚也。及見宋祖。有十四萬人齊解甲。更無一個是男兒之句。足愧鬚眉矣。乃有無名子戲續之云。三千宮女如花面。妾最嬋娟。此去朝天。只恐君王寵愛偏。不惟虛空架橋。亦且狗尾貂續也。又按鐵圍山叢談云。花蕊夫人蜀王建妾。號小徐妃者也。後王衍歸唐半途遇害。及孟氏再有蜀。傳至昶。又有一花蕊夫人費氏作宮詞者是也。後隨昶歸宋。十日。召花蕊夫人入宮。而昶遂死。昌陵後亦惑之。晉邸數諫。昌陵不聽。一日。從獵苑中。花蕊在側。晉邸方調弓矢。引滿擬獸。忽回射花蕊。一箭而死。

亂鴉啼後。歸興濃于酒。蘇叔黨詞也。或云。汪彥章在京師作。紹興中彥章知徽州。仍令席間歌之。坐客有挾怨者。而納檜相。指爲新製以譏檜。檜怒。風言者遂之下永。

趙秋官妻蕭娥題郵亭武陵春云。人道有情還有夢。無夢豈無情。夜夜思量直到明。有夢怎教成。昨夜偶然來夢裏。鄰笛又還驚。笛韻淒淒不忍聽。總是斷腸聲。此詞一作連倩女寄陳彥臣作。

朝天紫。本蜀牡丹花名。其色正紫。如金紫大夫服色故名。後人以爲曲名。今以紫作子。非也。見陸游牡丹譜。

朱竹垞云。庭院深深一闋。馮延已陽春錄刻作歐九。誤也。

王弇州曰。楊用修所據太白有清平樂二闋。識者以爲非太白作。謂其卑淺也。按太白清平樂三絕句。而已不應復有詞。第所謂女作莫話孤眠。六宮羅綺三千。一笑皆生百媚。寵逢教在誰邊。亦有情語。予每誦之。及樂天絕句云。雨露由來一漸恩。爭能遍卻及千門。三千宮女如花面。幾個春來無淚痕。輒低回嘆息。古之怨女棄才。何限也。

李重光深院靜小令。升庵曰。詞名搗練子。即詠搗練也。復有雲鬟亂一篇。其詞亦同。衆刻無異。常見一舊本。則俱係鷓鴣天。二詞之前。各有半闋。其雲鬟亂一闋云。節候雖佳景漸闌。吳綾已暖越羅寒。朱扉日暮隨風掩。一樹藤花獨自看。雲鬢亂。晚妝殘。帶恨眉兒遠岫攢。斜托香腮春筍嫩。爲誰和淚倚闌干。其深院靜一闋云。塘水初澄似玉容。所思還在別離中。誰知九月初三夜。露似珍珠月似弓。深院靜。小庭空。斷續寒砧斷續風。無奈夜長人不寐。數聲和月到簾櫳。

吳虎臣（曾）能改齋漫錄云。樂府有明月逐人來詞。李太師撰譜。李持正製詞云。星河明淡。春來深淺。紅蓮正滿城開遍。禁街行樂。暗塵香拂面。皓月隨人近遠。天半鰲山。光動鳳樓兩觀。東風靜。珠簾不捲。玉輦待歸。雲外聞絃管。認得宮花影轉。東坡曰。好個皓月隨人近遠。持正又作人月圓云。小桃枝上春風早。

初試薄羅衣.年年樂事.華燈競處.人月圓時.禁街簫鼓.寒輕夜永.纖手重攜.更闌人散.千門笑語.聲在簾幃.近時以爲小王都尉作.非也.

今世樂府傳沁園春詞.按後漢書竇憲女弟立爲皇后.憲恃宮掖.請奪沁水公主園.然則沁水園者.公主之園也.故唐人頗用之.崔湜長寧公主東莊侍宴詩云.歌舞平陽地.園池沁水林.又李義山平陽館外有仙家.沁水園中好物華.世傳呂洞賓沁園春詞.所謂九返丹者.乃知唐之中世.已有此音矣.

仙女雙成.漢殿夜涼吹玉笙.曲終卻從仙官去.萬戶千門惟月明.李太白詞也.有得于石刻.而無其腔.劉無言自倚其聲歌之.音極清雅.東皋雜錄.又以爲范德孺謫均州.偶遊武當山石室極深處.有題此曲于崖上.未知孰是.

王通叟觀.官翰林學士.常應制撰清平樂詞云.黃金殿裏.燭影雙龍戲.勸得官家眞個醉.酌酒猶呼萬歲.折旋舞徹伊州.君恩與整搔頭.一夜御前宣住.六宮多少人愁.高太皇以爲媟瀆神宗.翌日罷職.世遂有逐客之號.今集本乃以爲擬太白應制.非也.一云.宣仁太后以其詞褻.黜之.

周晴川作十六字令云.眠月影穿窗白玉錢.無人弄.移過枕函邊.朱竹垞云.按十六字令.卽蒼梧謠也.張安國集中三首.蔡伸道集中一首.其首俱以一字句斷.今本訛眠字爲明.遂作三字句斷.非也.是詞見天機餘錦.係周晴川作.今相沿刻美成.然片玉集無此.其不係美成明矣.

陶穀使江南.遇秦弱蘭作風光好詞.見宋人小說.或有以爲曹翰者.翰能作老將詩.其才固有之.終非武人本色.沈叡達雲巢編.謂陶使吳越.感倡女任社娘.因作此詞.任大得陶賚.後用以創仁王院.落髮爲尼.李唐吳越.未審孰是.要之近陶所爲耳.藝苑卮言

秦少游謫處州日.作千秋歲詞云.水邊沙外.城郭春寒退.花影亂.鶯聲碎.飄零疏酒盞.離別寬衣帶.人不見碧雲暮合空相對.憶昔西池會.鵷鷺同飛蓋.攜手處.今誰在.日邊清夢斷.鏡裏朱顏改.春去也.落紅萬點愁如海.今郡治有鶯花亭.因此詞取名.朱吳虎臣云.少游千秋歲詞.在衡陽與孔毅甫作也.詞云.憶昔西池會.言在京師與毅甫同朝.敍其爲金明池之遊耳.今言處州.非也.

耆舊續聞云.待制公十八歲時.嘗作樂府云.流水泠泠.斷橋斜路橫枝亞.雪花飛下.全勝江南畫.白璧靑錢.欲買眞無價.歸來也.風吹平野.一點香隨馬.朱希眞訪司農公.不值.于几案間見其詞.讚賞不已.遂書于扇而去.初不知何人作也.一日洪覺範見之.扣其所從來.朱具以告.二人因同往謁司農公.問之.公亦愕然.客退.從容詢及待制公.公始不敢對.旣而以實告.司農公責之曰.兒曹讀書.正當留意經史.何用作此等語耶.然心實喜之.以爲此兒他日必以文名于世.今諸家詞集.及漁隱叢話.皆以爲孫和仲或朱希眞作.非也.正如詠摺骨扇詞云.宮紗蜂趕梅.寶扇鸞開翅.數摺聚清風.一捻生秋意.搖搖雲母輕.裊裊瓊枝細.莫解玉連環.怕作飛花墜.余嘗親見其本于公家.今于湖集乃載此詞.蓋張安國嘗爲人題此詞于扇故也.

詞壇紀事

李良年輯

詞壇紀事卷上

清　嘉興李良年武曾輯

唐宣宗愛唱菩薩蠻。令狐丞相托溫飛卿撰進。宣宗使宮嬪歌之。詞云。玉纖彈處眞珠落。流多暗濕鉛華薄。春露挹朝花。秋波浸晚霞。風流心上物。本爲風流出。看取薄情人。羅衣無此痕。又云。南園滿地堆輕絮。愁聞一霎清明雨。雨後卻斜陽。杏花零落香。無言彈睡臉。枕上屏山掩。時節欲黃昏。無聊獨倚門。又云。夜來皓月才當午。重簾悄悄無人語。深處麝烟長。臥時留薄妝。當年還自惜。往事那堪憶。花露月明殘。錦衾知曉寒。又云。雨晴夜合玲瓏日。萬枝香裊紅絲拂。閑夢憶金堂。滿庭萱草長。繡簾垂簏簌。眉黛遠山綠。春水渡溪橋。憑闌魂欲消。又云。竹風輕動庭除冷。珠簾月上玲瓏影。山枕隱穠妝。綠檀金鳳凰。兩蛾愁黛淺。故國吳宮遠。春恨正關情。畫樓殘點聲。（簏字。韻書。字書。並無。花間集作古。音速。相沿已久。今仍之。）

韓君平翃以禮部郎知制誥。有姬柳氏。爲沙吒利所得。韓作章臺柳詞寄之云。章臺柳。章臺柳。往日青青今在否。縱使長條似舊垂。也應攀折他人手。柳答詞云。楊柳枝。芳菲節。所恨年年贈離別。一葉隨風忽報秋。縱使君來豈堪折。

蜀主衍裹小巾。其尖如錐。宮妓多衣道服。簪蓮花冠。施胭脂夾臉。號醉妝。衍作醉妝詞云。者邊走。那邊走。只是尋花柳。那邊走。者邊走。莫厭金杯酒。

李後主入國後。每懷江南。且念妃嬪散落。鬱鬱不自聊。賦虞美人詞曰。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雕闌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問君都有幾多愁。卻似一江春水向東流。時後主在賜第。七夕命故妓作樂。聲聞于外。太宗聞之大怒。又傳有小樓昨夜又東風。及一江春水向東流之句。遂被禍。按史記南唐徐鉉歸宋事太宗。一日問曾見李煜否。鉉對曰。臣安敢私見之。上遂令往。鉉至門下馬。一老卒守門。徐言願見太尉。卒言有旨不得與人接。鉉云。奉旨來。卒往報。鉉入立庭下。久之。卒取舊椅子相對。鉉遙謂卒曰。但正衙一椅足矣。頃間李主紗帽道服而出。鉉方拜。遽下階引其手以上。鉉辭賓主之禮。鉉引椅少偏。乃敢坐。李默不言。忽長吁嘆曰。當時悔殺了潘佑李平。鉉既去。有旨召對。鉉不敢隱。遂有秦王賜牽機藥之事。（牽機藥者。服之前卻頭足相就。如牽機狀也。）後賈魏公尹京日。忽有人來謁。展刺曰。前江南國主李煜相見。則一清癯道士。公曰。太師已物故。何得及此。曰。某少探釋氏。今爲獅子國王。偶思鍾山而來。懷中取一詩授公曰。異國非所志。煩勞殊清閑。驚濤千萬里。無復見鍾山。覷之隨手灰滅。

堯山堂外紀。樂曲有念家山。後主親演。其聲爲念家山破。識者知其不祥。在圍城中作長短句。未就而城破。其詞曰。櫻桃落盡春歸去。蝶翻輕粉雙飛。子規啼月小樓西。曲闌珠箔。惆悵捲金泥。門巷寂寥人散後。望殘烟草低迷。有人曾見其殘藁。點染晦昧。心方危窘。而不在書也。

耆舊續聞云。蔡絛作西清詩話。載江南李後主臨江仙云。圍城中書。其尾不全。以余攷之。殆不然。余家藏李後主七佛戒經。又雜書二本。皆作梵葉。中有臨江仙。塗注數字。未嘗不全。其後則書太白詞數章。是平日學書也。本江南中書舍人王克正家物。歸陳魏之孫世功。君懋。余陳氏壻也。其詞云。櫻桃落盡春歸去。蝶翻輕粉雙飛。子規啼月小樓西。玉鉤羅幕。惆悵暮烟垂。別巷寂寥人散後。望殘烟草低迷。爐香閒裊鳳凰兒。空持羅帶。回首恨依依。後有蘇子由題云。淒涼怨慕。眞亡國之聲也。余按詞統。又載此詞。乃臨江仙後三句云。何時重聽玉驄嘶。撲簾飛絮。依約夢回時。爲劉延仲補之。未知孰是。

南唐主歸宋後。與金陵舊宮人書云。此中日夕只以眼淚洗面。又作長短句云。簾外雨潺潺。春意闌珊。羅衾不耐五更寒。夢裏不知身是客。一向貪歡。獨自莫憑欄。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時難。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含思悽惋。未幾下世。

後主歸國。臨行有詞云。三十餘年家國。數千里地山河。幾曾慣干戈。一旦歸爲臣虜。沈腰潘鬢銷磨。最是倉皇辭廟日。教坊猶聽別離歌。揮淚對宮娥。東坡謂後主既爲樊若水所賣。舉國與人。故當慟哭於九廟之前。謝其民而後行。何乃揮淚宮娥。聽教坊離曲耶。

李後主宮中未嘗點燭。每至夜。則懸大寶珠。光照一室如日中。嘗賦玉樓春宮詞曰。晚粧初了明肌雪。春殿嬪娥魚貫列。笙簫吹斷水雲閒。重按霓裳歌徧徹。臨春誰更飄香屑。醉拍闌干情未切。歸時休照燭花紅。待放馬蹄清夜月。王阮亭南唐宮詞云。花下投籤漏滴壺。秦淮宮殿浸虛無。從茲明月無顏色。御閣新懸照夜珠。極能道其遺事。

潘佑與徐鉉、湯悅、張佖、俱有文名。而佑好直諫。後主于宮中作紅羅亭。四面栽紅梅。作艷曲歌之。佑應命作小詞。有樓上春寒山四面。桃李不須誇爛漫。已失了春風一半。時已失淮南故云。

宣和五年。金人來歸燕京、及涿、易、檀、順、景、薊、六州之地。都中盛唱小詞云。喜則喜得入手。愁則愁不長久。怯則怯我兩箇廝守。怕則怕人來破鬬。未幾金人犯汴京。果有擄二帝之事。

南唐書。載後主繼室周后。即昭惠后之妹也。昭惠感疾。后常在禁中。先與後主私。後主作菩薩蠻云。花明月暗飛輕霧。今宵好向郎邊去。剗襪步香階。手提金縷鞋。畫堂南畔見。一晌偎人顫。奴為出來難。教郎恣意憐。此詞遂傳播于外。已而納后。大讌羣臣。韓熙載以下。皆為詩諷焉。後主不之詰。

宋徽宗北去。過清明。詩云。茸母草名初生認禁烟。無家對景倍淒然。帝城春色誰為主。遙指鄉關涕淚漣。又嘗作小詞云。孟婆孟婆。風名你作些方便。吹箇船兒倒轉。又徽宗北行。謝克家作憶君王詞云。依依宮柳拂宮牆。宮殿無人春晝長。燕子歸來依舊忙。憶君王。月破黃昏人斷腸。又郭浩按邊至隴口。見紅白二鸚鵡在樹間。問上皇安否。浩曰。崩矣。鸚鵡悲鳴不已。浩賦詩曰。隴口山深草木荒。行人到此斷肝腸。耳中不忍聽鸚鵡。猶在枝頭說上皇。又洪皓祭徽宗文曰。歎馬角之不生。魂消雪窖。攀龍髯而莫逮。淚灑冰天。忠憤鬱勃。使人出涕。

周邦彥在李師師家。聞道君至。遂匿牀下。道君自攜新橙一顆。云是江南初進。遂與師師謔語。邦彥悉聞之。檃括成少年遊云。并刀如水。吳鹽勝雪。纖指破新橙。錦幄初溫。獸香不斷。相對坐調箏。低聲問。向誰行宿。城上已三更。馬滑霜濃。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師師因歌此詞。道君問誰作。師師以直對。道君大怒。因加邦彥罪。謫押出國門。越一二日。道君復幸師師家。不遇。至更初。師師歸。愁眉淚睫。憔悴可掬。道君問故。師師奏言邦彥得罪去國。略致一杯相別。不知得官家來。道君問曾有詞否。李云有蘭陵王詞。道君云唱一徧看。李因奉酒歌云。柳陰直。烟裏絲絲弄碧。隋堤上曾見幾番。拂水飄緜送行色。登臨望故國。誰識京華倦客。長亭路。年去歲來。應折柔條過千尺。閒尋舊蹤跡。又酒趁哀絃。燈照離席。梨花榆火催寒食。愁一帆風快。一篙波暖。回頭迢遞便數驛。望人在天北。悽惻。恨堆積。漸別浦縈迴。津堠岑寂。斜陽冉冉春無極。記月榭攜手。露橋聞笛。沈思前事。似夢裏。淚暗滴。歌竟。道君大喜。後召邦彥為大晟樂正。

徽宗北轅後。賦燕山亭杏花一闋。哀情哽咽。髣髴南唐李主。令人不忍多聽。詞曰。裁翦冰綃。輕疊數重。冷淡胭脂勻注。新樣靚粧。豔溢香融。羞殺蕊珠宮女。易得凋零。更多少無情風雨。愁苦。問院落淒涼。幾番春暮。憑寄離恨重重。這雙燕。何曾會人言語。天遙地遠。萬水千山。知他故宮何處。怎不思量。除夢裏有時曾去。無據。和夢也有時不作。

元豐己未。廖明略、晁無咎、同登科。明略所遊田氏者。麗姝也。一日。明略邀無咎早過田氏。遽起對鏡理髮。且盼且語。草草粧掠。以與客對。无咎以明略故。有意而莫傳也。因為下水船一闋云。上客驪駒至。鸚喚銀屏睡起。困倚粧臺。盈盈正解螺髻。鳳釵墜。繚繞金環玉指。巫山一段雲委。半窺鏡向我。橫秋水。斜領花交鏡裏。淡拂鉛華。忽忽自整羅綺。斂眉翠。雖有惜惜意。空作江邊解佩。

淳熙九年八月十八日。德壽宮奉迎上皇觀潮。百戲撮弄。各呈技藝。上皇喜曰。錢唐形勝。天下所無。上啟奏曰。江潮亦天下所獨有。宣諭侍臣各賦酹江月一曲。至晚呈上。以吳琚為第一。其詞曰。玉虹遙掛。望青山隱隱。恍如一抹。忽覺天風吹海立。好似春雷初發。白馬凝空。瓊鼇駕水。日夜朝天闕。飛龍舞鳳。鬱葱環拱吳越。此景天下應無。東南形勝。偉觀真奇絕。好是吳兒飛彩幟。蹴起一江秋雪。黃屋天臨。水犀雲擁。看擊中流楫。晚來波靜。海門飛上明月。兩宮賞賜無限。至月上始還。

紹興間。洪景盧在臨安試詞科三場畢。與五友同過抱劍街孫氏小樓。夜月如晝。正臨闌憑几。兩燭結花。燦然若連珠。孫借黠慧。白坐中者曰。今夕桂魄皎潔。燭花呈祥。五君較藝蘭省。其高拔不疑。請各賦一詞。為他日佳話。何自明即操筆作浣溪沙一闋云。草草杯盤訪玉人。燈花呈喜坐添春。邀郎覓句要清新。黛淺波嬌情脈脈。雲輕柳弱意真真。從今風月屬閑人。衆傳觀歎賞。獨恨其末句失意。景盧續賦臨江仙曰。綺席留歡歡正洽。高樓佳氣重重。鈿頭小篆燭花紅。直須將喜事。來報主人公。桂月十分秋正半。廣寒宮殿怱怱。姮娥相對曲闌東。雲梯知不遠。平步躡東風。孫滿酌一觥相勸曰。學士必高中。此瑞殆為君設也。已而洪景盧果奏名賜第。餘皆不偶。

范石湖席上客有談劉婕妤事者。公與客約賦詞。游次公先成。公不復作。衆亦斂手。游詞云。暖靄烘晴。鎖垂楊籠池閣。萬絲千縷。池上曉光分宿霧。日近羣芳易吐。卓窗欄邊凝竚。不信釵頭雙鳳去。奈寶刀被參先留住。天一笑。萬花妒。阿嬌好在金屋貯。其秋風易得。蕭疏扇。怨塵汙。一自昭陽宮閉後。鬢角上花無數。況多病情傷幽素。百花臺上空雨露。望紅雲杳杳知何處。天尺五。去無路。次公、字子明。禮部侍郎操之子。詩詞皆工。

淳熙間。御舟過斷橋。見酒肆屏風上有風入松詞云。一春常費買花錢。日日醉湖邊。玉驄慣識西湖路。驕嘶過沽酒樓前。紅杏香中歌舞。綠楊影裏秋千。暖風十里麗人天。花壓鬢雲偏。畫船載得春歸去。餘情付湖水湖烟。明日重扶殘醉。來尋陌上花鈿。光堯稱賞良久。宣問何人所作。乃太學生于國寶也。重扶殘醉。原詞作重攜殘酒。上笑曰。此句不免寒酸氣。因為改之。即日予釋褐。

章邱李生至燕都。嘗對月獨歌曰。萬里倦行役。秋來瘦幾分。因看河北月。忽憶海東雲。夜靜聞鄰婦有倚樓而泣者。明日訪之。則宋宮人金德淑也。詞李曰。客非昨暮悲歌人乎。李曰。歌非己作。有同舟人自杭來吟此句。故記之耳。金泣曰。此亡宋昭儀王清惠所寄汪水雲詩。當時吾輩數人。皆有詩贈汪。因舉其望江南詞曰。春睡起。積雪滿燕山。萬里長城橫縞素。六街燈火已闌珊。人立玉樓閒。後遂委身于李云。按宋琴士汪元量。號水雲。從謝后北遷。嘗教宮人作詩。汪水雲應是此人。或謂瀛國公詩亦水雲所教也。

湖山類藁。載汪水雲淮河舟中夜聞宮人彈琴。水能吟詞云。鼓鞞驚破霓裳。海棠亭北多風雨。歌闌酒罷。玉啼金泣。此行良苦。駝背模糊。馬頭匼匝。朝朝暮暮。自都門燕別。龍艘錦纜。空載得春歸去。目斷東南半壁。悵長淮已非吾土。受降城下。草如霜白。淒涼酸楚。粉陣紅圍。夜深人靜。誰賓誰主。對漁燈一點。羈愁一搦。譜琴中語。水雲南歸。又有亡宋舊宮人章麗真贈之詞曰。吳山秋。越山秋。吳越兩山相對愁。

長江不盡流。風颼颼。雨颼颼。萬里歸人空白頭。南冠泣楚囚。袁正眞詞曰。南高峯。北高峯。南北高峯雲淡濃。湖山圖畫中。采芙蓉。賞芙蓉。小小紅船西復東。相思無路通。

南渡初。金人追隆祐太后。御舟至江西造口。不及而還。辛稼軒過其地有感。賦菩薩蠻詞曰。鬱孤臺下清江水。中間多少行人淚。西北是長安。可憐無數山。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江晚正愁予。山深聞鷓鴣。

鶴林玉露云。鷓鴣之句。謂恢復之事行不得也。

天台妓嚴幼芳。嘗七夕宴。坐有謝元卿者。豪士也。因命之賦。詞以己姓爲韻。酒方行。而成鵲橋仙云。碧梧初出。桂花才吐。池上水花微謝。穿針人在合歡樓。正月露玉盤高瀉。蛛忙鵲懶。耕慵織倦。空作古今佳話。人間剛道隔年期。想天上方纔隔夜。元卿爲之心醉。留其家半載。傾囊贈之而歸。

王邁。丁丑第四人及第。劉後村賀啓云。聲名早著。不數黃香之無雙。科目小低。猶壓杜牧之第五。又贈之詞云。天壤王郎。數人物方今第一。談笑裏風塵辦坐。雲煙生筆。落落元龍湖海氣。琅琅董相天人策。其重之如此。

詩餘。蕩子之咏。作者既少。遂無擅長。獨歐陽公浪淘沙一首。稍存感慨。悲涼耳。詞云。五嶺麥秋殘。荔子初丹。絳紗囊裏水晶丸。可惜天教生處遠。不近長安。往事憶開元。妃子偏憐。一從魂散馬嵬關。只有紅塵無驛使。滿眼驪山。

東皋雜錄云。王定國嶺外歸。出歌者勸東坡酒。坡作定風波序云。王定國歌兒曰柔奴。姓宇文氏。眉目娟麗。善應對。家世住京師。定國南遷歸。予問柔奴廣南風土。應是不好。柔對曰。此心安處。便是吾鄉。因爲綴一詞曰。常羨人間琢玉郎。天教分付點酥娘。自作清歌傳皓齒。風起。雪飛炎海變清涼。萬里歸來年愈少。微笑。笑時猶帶嶺梅香。試問嶺南應不好。卻道。此心安處是吾鄉。

賈似道作堂曰半閒。每治事畢。則入堂中打坐。有佞人上堂多令詞。大稱其意。詞曰。天上謫星班。青牛夜度關。幻出蓬萊新院宇。花外竹。竹邊山。軒冕倘來閒。人生閒最難。算眞閒不到人閒。一半神仙占取。留一半與公閒。西湖志云。張淑芳。樵家女。宋理宗選宮嬪。賈似道見其美。匿爲妾。似道敗。芳遂削髮爲尼。結菴九溪。栽花種竹以老。有更漏子詞曰。墨痕香。燈下淚。點點愁人幽思。桐花落。蓼花殘。雁聲天氣寒。雲樓月。青溪遠。村到秋來更苦。風淅淅。水盈盈。淙淙激不平。

至正丙子正月十八日。元兵入杭。宋謝全兩后以下皆赴北。有王昭儀名清惠者。題滿江紅于驛壁云。太液芙蓉。渾不是舊時顏色。曾記得承恩雨露。玉樓金闕。名播蘭簪妃后裏。暈潮蓮臉君王側。忽一朝鼙鼓揭天來。繁華歇。龍虎散。風雲滅。千古恨。憑誰說。對山河百二。淚沾襟血。驛館夜驚塵土夢。宮車曉輾關山月。願嫦娥相顧肯從容。隨圓缺。文丞相讀至末句。嘆曰。惜哉夫人于此少商量矣。爲之代作二首云。試問琵琶。胡沙外怎生風色。最苦是姚黃一朵。移根仙闕。王母歡闌瓊宴罷。仙人淚滿金盤側。聽行宮半夜雨霖鈴。聲聲歇。彩雲散。香塵滅。銅駝恨。那堪說。想男兒慷慨。嚼穿齦血。回首昭陽離落日。傷心銅雀迎新月。算妾身不願似天家。金甌缺。其二云。燕子樓中。又捱過幾番秋色。相思處青年如夢。乘鸞仙闕。肌肉暗消

衣帶緩。淚珠斜透花鈿側。最無端蕉影上窗紗。青燈歇。曲池合。高臺滅。人間事。何堪說。向南陽阡上。滿襟清血。世態便如翻覆雨。妾身原是分明月。笑樂昌一段好風流。菱花缺。予按女史載王昭儀抵上都。懇請爲女道士。號沖華。然則昭儀女冠之請。與承相黃冠之志。後先合轍。從容圓缺。何必遽貶耶。

淳熙九年八月十五日。孝宗過德壽宮起居上皇。因留賞月宴香遠堂。堂東有萬歲橋。大池十餘畝。植千葉白蓮。南岸列女樂。月上。簫韶柎止。上皇召小劉妃獨吹白玉笙霓裳中序。侍宴官開府曾覿進百字令詞云。素颷漾碧。看天衢穩送一輪明月。翠水瀛壺人不到。比似世間秋別。玉手瑤笙。一時同色。小按霓裳天津橋上。有人偷記新闋。當日誰幻銀橋。阿瞞兒戲。一笑成癡絕。肯信羣仙高宴處。移下水晶宮闕。雲海塵清。山河影滿。桂冷吹香雪。何勞玉斧。金甌千古無缺。上皇大喜曰。從來月詞。不曾用金甌事。可謂新奇。賜東帶紫番羅。水晶盤上亦賜寶醆。更餘還宮。是夜西興亦聞天樂。事見錢唐志。余有南宋宮詞云。官家北內教吹彈。錦織黃羅雉尾攢。憑底雲中仙樂響。小劉妃奏玉笙寒。蓋當時人呼德壽宮爲北內也。

宋駙馬楊震。有十姬。名粉兒者尤勝。一日。招詹天游宴。出諸姬佐觴。天游屬意粉兒。口占浣溪沙詞云。淡淡青山兩點春。嬌羞一點口兒櫻。一梭兒玉一渦雲。白藕香中見西子。玉梅花下遇昭君。不曾眞箇也消魂。楊遂以粉兒贈之曰。請天游眞箇消魂也。

慈寧殿賞牡丹時。椒房受冊。三殿極歡。上洞達音律。自製曲。賜名舞楊花。停觴。命小臣賦詞。俾貴人歌以侑觴。左右皆呼萬歲。詞云。牡丹半拆初經雨。雕闌翠幙朝陽。嬌困倚東風。羞謝了羣芳。洗烟凝露向清曉。步瑤臺月底霓裳。輕笑淡拂宮黃。淺擬飛燕新粧。楊柳啼鴉晝永。正鞦韆庭館。風絮池塘。三十六宮。簪豔粉濃香。慈寧玉殿清賞。占東君誰比花王。良夜萬燭熒煌。影裏留住年光。此康伯可樂府所載。壽皇使御前畫工。寫曾海野喜容。帶牡丹一枝。壽王命徐本中作贊云。一枝國豔。兩鬢東風。壽皇大喜。

王昂作狀元。始塔禮。夕。婦家宣索催妝詞。昂走筆賦好事近云。喜氣擁門闌。光動綺羅香陌。行到紫微花下。悟身非凡客。不須朱粉污天眞。嫌怕太紅白。留取黛眉淺處。畫章臺春色。

張表臣過吳江。賦菩薩蠻云。垂虹亭下扁舟住。松江烟雨長橋暮。白紵聽吳歌。佳人淚臉波。勸傾金鑿落。莫作思家惡。綠鱠與鱸魚。如何可寄書。有客覽之曰。鴨可寄書耶。張不答。

垂虹亭在吳江長橋之上。四明吳文英夢窗有十二郎詞云。素天際水浪拍碎。凍雲不凝。記曉葉題霜。秋燈吟雨。曾繫長橋過艇。又是賓鴻重來後。猛賦得歸稍定。嘆繡鴨能言。香鱸堪釣。尚廬人境。幽興爭如共載。月娥粧鏡。念倦客依前。貂裘茸帽。重向松江照影。醉酒荒荒。倚歌平遠。亭上玉虹腰冷。迎醉面暮雪飛花。幾點黛愁山暝。

文丞相北去時。有題張許廟沁園春一調云。爲子死孝。爲臣死忠。死亦何妨。自光岳氣分。士無全節。君臣義缺。誰負剛腸。罵賊睢陽。愛君許遠。留得聲名萬古揚。後來者無二公之操。百鍊之剛。嗟哉人生。翕欻云亡。好烈烈轟轟作一場。使當時賣國。甘心降虜。受人唾罵。安得流芳。古廟幽沈。遺容儼雅。枯木寒鴉幾夕陽。郵亭下。有奸雄過此。仔細思量。又過金陵詩云。草合離宮轉夕暉。孤雲飄泊欲何依。山河風景元無異。

城郭人民半已非。滿地蘆花和我老。舊家燕子傍誰飛。從今別卻江南日。化作啼鵑帶血歸。

曾純甫及見汴都之盛者。庚寅春。奉使過汴。作金人捧露盤詞云。記神京。繁華地。舊遊蹤。正御溝春水溶溶。平康巷陌。繡鞍金勒躍青驄。解衣沽酒醉弦管。柳綠花紅。到如今餘霜鬢。嗟前事夢魂中。但寒烟滿目飛蓬。雕闌玉砌。空餘三十六離宮。塞笳驚起暮天雁。寂寞東風。

吳彥高為米元章之婿。會官府過老姬。善鼓瑟。自言梨園舊籍。彥高為賦春從天上來一闋云。海角飄零。嘆漢苑秦宮。墜露飛螢。夢裏天上。金屋銀屏。歌吹競舉青冥。問當時遺譜。有絕藝鼓瑟湘靈。促哀彈似林鶯嚦嚦。山溜泠泠。梨園太平樂府。醉幾度春風。鬢變星星。舞徹中原。塵飛滄海。風雪萬里龍庭。寫胡笳幽怨人憔悴。不似丹青。酒微醒。一軒涼月。燈火青熒。三山鄭中卿從張貴謨使北。聞尚有歌之者。

宋宣和中有王通判妾飛紅者。貌美能寫染。有詞云。花低窈路紅英亂。春心重頓成慵懶。楊花夢斷楚雲平。空惹起情無限。傷心漸覺成牽絆。奈愁緒寸心難綰。深誠無計寄天涯。幾欲問梁間燕。

岳武穆從張紫陽北伐詩。有號令風霆迅。天聲動北陬。歸來報明主。恢復舊神州之句。又有小重山詞云。欲將心事付瑤琴。知音少。絃斷有誰聽。蓋指主和議者多也。德祐乙亥。太學生作念奴嬌云。半堤花雨。對芳辰消遣。無奈情緒。春色尚堪描畫。在萬紫千紅塵土。鵑促歸期。鶯收佞舌。燕作留人語。遶闌紅藥。韶華留此孤注。回首恨煞東風。凝香過了。不似今番苦。樂事賞心磨滅盡。忽見飛書傳羽。湖水湖烟。峯南峯北。總是堪傷處。新塘楊柳。小腰猶自歌舞。又賴英亭近云。倚危闌。斜日暮。驀驀甚情緒。稚柳嬌黃。全不禁風雨。春江萬里。雲濤扁舟飛渡。那更寒鴻無數。歎離阻。有恨落天涯。誰念孤旅。滿目風塵冉冉如飛霧。是何人惹愁來。那人何處。怎知道愁來不去。湖海新聞云。三四、謂衆宮女行。五、謂朝士去。六、謂宰官默。七、指太學上書。八九、謂只陳宜中在。東風、謂賈似道。飛書傳羽。謂北軍至也。新塘楊柳、謂賈妾。稚柳、謂幼君。嬌黃、謂太后。扁舟飛渡、謂北軍至。寒鴻、指流民也。人惹愁來、謂賈出。那人何處、謂賈去。

宋人尚詞。天南地北一調。載之詞品。是綠林之豪。亦知柔翰也。又李全之子璮。有水龍吟云。腰刀帕首從軍。戍樓獨倚閒凝眺。中原氣象。狐居兔穴。暮烟殘照。投筆書懷。枕戈待旦。隴西年少。嘆光陰掣電。易生髀肉。不如易腔改調。世變滄海成田。奈羣生幾番驚擾。干戈爛漫。無時休息。憑誰驅掃。眼底山河。胸中事業。一聲長嘯。太平時相將近也。穩穩百年燕趙。詰雖纔家亦自伉爽。全雖叛逆跋扈。璮盡力于宋。其意于此詞。已微露矣。

賈耘老舊有水閣在苕溪之上。景物清曠。東坡作守時屢過之。題詩畫竹于壁間。沈會宗又為賦小詞云。景物因人成勝槩。滿目更無塵可礙。等閒簾幕小闌干。衣未解。心先快。明月清風如有待。誰信門前車馬隘。別是人間閒世界。坐中無物不清涼。山一帶。水一派。流水白雲長自在。其後小閣屢易主。今已摧毀久矣。遺址正與予小閣相近同在。一片景物。悉如會宗之詞。故予嘗有句云。三間小閣賈耘老。一首佳詞沈會宗。無限當時好風月。如今總屬續溪翁。蓋謂此也。

世傳溫公有西江月一詞。今復得錦堂春云。紅日遲遲。虛廊轉影。槐陰迤邐西斜。彩筆工夫難狀。曉景烟

霞。蝶尚不知春去。漫遶幽砌尋花。桃李狂風過後。縱有殘紅。飛向誰家。始知青鬢無價。歎飄蓬宦路。荏苒年華。今日笙歌叢裏。特地咨嗟。席上青衫濕透。撫舊琵琶。怎不教人易老。多少離愁。散在天涯。

趙鼎、字元鎮。宋中興名相。小詞婉媚。不減花間蘭畹。慘結秋陰一首。世皆傳誦之矣。點絳脣一首云。香冷金猊。夢回鴛帳餘香嫩。更無人問。一枕江南恨。消瘦休文。頓覺春衫褪。清明近。杏花吹盡。薄暮寒成陣。

張子野減字木蘭花云。垂螺近額。走上紅茵初趁拍。只恐驚飛。擬倩遊絲惹住伊。文鴛繡履。去似風流塵不起。舞徹梁州。頭上宮花顫未休。又晏小山詞云。垂螺拂黛青樓女。又云。雙螺未學同心綰。已占歌名月白風清。長倚昭華笛裏聲。又云。紅窗碧玉新名舊。猶綰雙螺。一寸秋波千斛明珠覺未多。按垂螺、雙螺。蓋宋時角妓未破瓜時髮飾之名。今秦中妓。及搬演旦色。猶有此製。

宋淳熙六年春。車駕迎上皇太后遊聚景園。並乘步輦。坐瑞津西軒。酒三行。都管劉景供進新製泛蘭舟曲。各賜銀絹。上親捧玉酒船上壽。酒斟。船中人物皆動。太上喜。幸錦壁賞花。牡丹千餘叢。各有牙牌金字。別採千朵。插水晶玻璃天青汝窯金瓶中。霞沈香桌。列白玉碾花商尊。高三尺。徑一尺三寸。獨插照殿紅十五枝。隨駕官各賜兩面翠葉滴金牡丹。沈香柄金絲御書扇。知閤張掄進壺中天一闋云。洞天深處賞嬌紅輕玉。高張雲幕。國豔天香相競秀。瓊花風光如昨。露洗妖妍。風傳馥郁。雲雨巫山約。春色濃于酒。五雲宮樹樓閣。聖代道洽功成。一塵不動。四境無鳴柝。屢有豐年天助順。基業增隆山岳。兩世明君。千秋萬歲。永享昇平樂。東皇呈瑞。更無一片花落。

賈衕州雖負乘處非其據。然好集文士于館榭。時推廖瑩中為最。其詩文不傳。嘗西湖遊覽志載數篇。皆諛佞語耳。不為工也。偶見抄本有酷儂一詞。頗富豔。其詞云。恨酷儂無奈。賣嬌眼春心偷擲。花若花落。先印下一雙春跡。花不知名。香才聞氣。似月下空猜。將山傾國。半解羅襟。照闌微度鎖宿。粉柄香雙蝶。語態賦情。感多情輕憐細閱。休問望宋牆高。窺韓路隔。尋尋覓覓。又是雨凝碧。花迷橫烟。紅暈映月。盡一刻千金堪值。卸珠籠藏燈衣桁。任裊臂金斜。搔頭玉滑。更恨枕郎惡憐深惜。盡顛鳥周旋傾側。輕下香鉤怪無端鳳珠微脫。多少怕聽喫鏡。瓊敘暗擘。

宋開禧中。韓侂冑欲立蓋世功名以自固。乃定議伐金。金元帥紇石烈子仁領兵駐濠梁。時小劉之昂作樂章一闋。大書于濠之倅廳壁間。名上平南。其詞曰。蠢蜂揺。螳螂振。舊盟寒。恃洞庭彭蠡狂瀾。天兵小試。百蹄一飲楚江乾。捷書飛上九重天。春滿長安。舜山川。周禮樂。唐日月。漢衣冠。洗五州妖氣關山。已平全蜀風行。何用一泥丸。有人傳喜。日邊都護先還。

張安國在建康留守席上賦云。長淮望斷。關塞莽然平。征塵暗。霜風勁。悄邊聲。黯消凝。追想當年事。殆天數。非人力。洙泗上。絃歌地。亦羶腥。隔水氈鄉。落日牛羊下。區脫縱橫。看名王宵獵。騎火一川明。笳鼓悲鳴。遣人驚。念腰間箭。匣中劍。空埃蠹。竟何成。時易失。心徒壯。歲將零。渺神京。干羽方懷遠。靜烽燧。且休兵。冠蓋使紛馳騖。若為情。聞道中原遺老。長南望翠葆霓旌。使行人到此。忠憤氣填膺。有淚如傾。歌闋。魏公為罷席而入。

右調六州歌頭凡三換頭

陳石泉自北行，有北人陳參政者餞之，作木蘭花慢云：北人未老，依舊著南冠，正雪暗滹沱，雲迷芒碭，步落邯鄲，朝念鄉心，日行萬里，幸此身生入玉關，多少秦烟隴霧，西湖淨洗征衫，燕山望不見吳山，回首不堪難，慨故宮離黍，故家喬木，那忍重看，鈞天紫微何處，問瑤池八駿幾時還，誰在天津橋上，杜鵑聲裏闌干。

張叔夜過錢塘西湖慶樂園，賦高陽臺詞，自序云：慶樂園，韓平原之南園也，戊寅歲過之，有碑石在荊棘中，惟存古柱百餘，故末句有猶今視昔之感，其詞曰：古木迷鴉，虛堂起燕，歡游轉眼驚心，南圃東窗，酸風掃盡芳塵，鬢貂飛入平原草，最可憐渾是秋陰，夜沈沈，不信歸魂，不到花深，吹簫踏葉幽尋去，任船依斷石，袖裏寒雲，老桂懸香，珊瑚擊碎無聲，故園已是愁如許，撫殘碑，又卻傷今，更關情，秋水人家，斜照西林，予嘗讀此詞，不覺爲之再三增嘆，夫花石之盛，莫盛于唐之李贊皇，讀平泉莊記，則見之矣，宋之艮嶽，至南渡愈盛，而臨安園囿，如此者不可屈指數也，今誰在耶，予爲童子時，見所謂聚樂園，其峯礎石洞，猶有存者，至正德間，盡爲有力者移去矣。

能改齋漫錄云：近有士人常于錢塘江漲橋，爲狹邪之游，作樂府，名玉瓏璁云：城南路，橋南路，玉鉤簾捲香橫霧，新相識，舊相識，淺顰低拍，嫩紅輕碧，惜惜惜，劉郎去，阮郎住，爲雲爲雨朝還暮，心相憶，空相憶，露荷心性，柳花蹤跡，得得得，其後朝廷復收河南，士人者陷而不反，其友作詩寄之，且附以龍涎香，詩云：江張橋邊花發時，故人曾共著征衣，請君莫唱橋南曲，花已飄零人不歸，士人在河南得詩，酬之云：認得吳家心字香，玉窗春夢紫羅囊，餘熏未歇人何許，洗破征衣更斷腸。

仁宗留意儒雅，深斥浮豔虛華之文，初進士柳三變好爲淫冶謳歌之曲，傳播四方，嘗有鶴冲天詞云：黃金榜，偶失龍頭望，明代暫遺賢，如何向，未遂風雲便，爭不恣狂蕩，何須論得喪，才子詞人，自是白衣卿相，煙花巷陌，依約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尋訪，且恁偎紅翠，風流事，平生暢，青春都一餉，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柳後改名永，景祐元年方及第。

帝城五夜宴遊歇，殘燈外，看殘月，都來猶在醉鄉中，聽更漏初徹，行樂已成閒話，說如春夢，覺時節，大家重約，排春行，鬥甚花先發，李駙馬所撰正月十九滿滿金詞也，京師上元初放燈，止三夕，時錢氏納土進錢買兩夜，故云五夜。

賀方回眷一姝，別久，姝寄詩云：獨倚危闌淚滿襟，小園春色懶追尋，深恩縱似丁香結，難展芭蕉一寸心，賀用所寄詩成石州引云：薄雨初寒，斜照弄晴，春意空闊，長亭柳色才黃，遠客一枝先折，烟橫水際，映帶幾點歸鴉，東風消盡龍沙雪，還記出門來，恰而今時節，將發畫樓芳酒，紅淚清歌，頓成輕別，已是經年，杳杳音塵都絕，欲知方寸，共有幾許清愁，芭蕉不展丁香結，枉望斷天涯，兩厭厭風月。

　能改齋漫錄石州引作柳色黃

豫章（黃山谷也）守當塗，解印後一日，郡中置酒，郭功甫在坐，豫章爲木蘭花令以示之云：凌敲臺上青青麥，

姑熟堂前餘翰墨，暫分一印管江南，稍爲諸公分皁白，江山依舊雲空碧，昨日主人今日客，誰分賓主強惺惺，問取磯頭新婦石。

蜀人閻侍郎蒼舒使北，過汴京，賦水龍吟云：少年聞說京華，上元景色烘晴晝，朱輪畫轂，雕鞍玉勒，九衢爭驟，春滿鼇山，夜沈陸海，一天星斗，正紅毬過了，鳴鞘聲斷，迴鸞馭，鈞天奏，誰料此生親到，十五年都城如舊，而今但有傷心烟霧，縈愁楊柳，寶籙宮前，絳霄樓下，不堪回首，願皇圖早復，端門燈火照人還又。

宣德樓前雪未融，賀人正見綵山紅，九衢照影紛紛月，萬井吹香細細風，複道遠暗相通，平陽主第五王宮，鳳簫聲裏春寒淺，不到珠簾第二重，右調鷓鴣天，上元詞備述宣政之盛，非想像者所能道，詞多不盡載，今錄其一首，皆與夢華錄並傳也。

陸辰州子逸，左丞農師之孫，太傅公之元孫也，晚以疾廢，卜築于秀野，越之佳山水也，公放傲其間，不復有榮念，對客則終日清談不倦，尤好語及前輩事，余嘗登門，出近作贈別長短句以示公，其末句云：莫待柳吹綿時杜鵑，公愛誦久之，是後從遊頗密，公嘗謂余曰：曾看東坡賀新郎詞否，余對以世所共歌者，公云：東坡此詞，人但知其爲佳，但後段用榴花事，人少知其意，某嘗于晁以道家見東坡眞蹟，晁氏云：東坡嘗作西江月一闋，寓意于梅，所謂高情已逐曉雲空是也，惟榴花獨存，故其詞多及之，觀浮花浪蕊都盡，伴君幽獨，可見其意矣，南歌子詞云：紫陌尋春去，紅塵拂面來，無人不道看花回，惟見石榴新蕊一枝開，冰簟堆雲髻，金樽灩玉醅，綠陰青子莫相催，留取紅巾千點照池臺，意有所屬也，或云贈王晉卿侍兒，未知其然否，又云：舊見陸辰州語余以賀新郎詞用榴花事，乃妾名也，退而書其語，今十年矣，亦未嘗深考，近觀顧景蕃續注，因悟東坡詞中用白團扇，瑤臺曲，皆侍妾故事，按晉中書令王珉好執白團扇，婢作白團扇歌以贈珉，又唐逸史，許瀍暴卒復寤，作詩云：曉入瑤臺露氣清，坐中惟見許飛瓊，塵心未盡俗緣重，十里下山空月明，復寢，驚起改第二句云：昨日夢到瑤池，飛瓊令改之云，不欲世間知我也，按漢武帝內傳所載，董雙成，飛瓊，皆西王母侍兒，東坡用此事，乃知陸辰州得榴花之非，梅部俚誠爲妄誕。

胡銓玉音問答云：隆興元年五月三日晚，侍上于後殿之內閣，時方欲易金人書，蒙賜金鳳牋，就所御玉管筆，并龍腦墨，鳳咮硯，又賜以花藤席，命某視草畢，喚內侍廚司滿頭花辦酒，上御玉荷杯，某用金鴨杯，初餞，上令潘妃唱賀新郎，令蘭香執上所飲玉荷杯，上注酒，顧某曰：賀新郎者，朕自賀得卿也，酌以玉荷杯者，示朕飲食與卿同器也，某再拜謝，賀新郎有所謂相見了又重午句，上曰：不數日矣，又有所謂制江舊俗，今如故句，上曰：卿流落海島二十餘年，得不爲屈原之葬魚腹者，賴天地祖宗留卿以輔朕也，某流涕，上亦黯然，俄而潘妃進八寶羹，洗醆再酌，上令潘妃執玉荷杯唱萬年歡，此詞乃仁宗親製，上飲訖，親唱一曲，名喜遷鶯，以酌酒，且謂某曰：朕昨苦嗽，聲音稍澀，朕每在宮不妄作此，只是侍太上宴間，被上旨令唱，今夕與卿相會，朕意甚歡，故作此樂，卿意勿嫌，某答曰：方今太上退閒，陛下御宇，政當勉志恢復，然此樂亦當時有，上曰：卿眞忠臣也，漢之汲黯，唐之房魏，亦不過是，上又問某在海島時，所爲詩詞，時漏已三下，猶侍上凭闌四顧，頃之，天竺鐘聲，袖畔柳中鴉噪矣。

新城王阮亭有讀宋胡忠簡公經筵問答絕句云，玉荷杯內酌流霞，宮漏無聲江月斜，親聽君王歌一曲，南屏鐘動柳啼鴉。又云，御香都染侍臣衣，回首神霄是禁闈，細憶宣和當日事，玉真軒裏見安妃。

詞壇紀事卷中

蘇子瞻守杭時，毛澤民為法曹，公以衆人遇之，而澤民與妓瓊芳者善，秩滿辭去，作惜分飛詞以贈妓云，淚濕闌干花著露，愁到眉峯碧聚，此恨平分取，更無言語空相覷，細雨殘雲無意緒，寂寞朝朝暮暮，今夜山深處，斷魂分付潮回去。子瞻一日宴客，聞妓歌此詞，問誰所作，妓以澤民對，子瞻歎曰，郡僚有詞人而不及知，某之罪也，折簡追回，款洽數月。

宋子京過繁臺街，逢內家車子有褰簾者，曰小宋也，子京歸，遂作鷓鴣天一詞曰，畫轂雕鞍狹路逢，一聲腸斷繡簾中，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金作屋，玉為籠，車如流水馬如龍，劉郎已恨蓬山遠，更隔蓬山幾萬重。此詞傳唱都中，達于禁內，仁宗知之，問內人第幾車子，何人呼小宋，有內人自陳頃侍御宴，見宣翰林學士，左右內臣曰小宋也，時在車子中偶見之，呼一聲爾，上召子京從容語及，子京惶懼無地，上笑曰，蓬山不遠，因以內人賜之。

一樹春風萬萬枝，嫩于金色軟于絲，永豐坊裏東南角，盡日無人屬阿誰。此名柳枝詞，相傳白傅為小蠻作也。宣宗朝樂工唱之，上取永豐柳兩枝植禁中，白感上意，又為詩云，定知此後天文裏，柳宿光中添兩星。

陸放翁之蜀，宿一驛中，見題壁云，玉階蟋蟀鬧清夜，金井梧桐辭故枝，一枕淒涼眠不得，呼燈起作感秋

詩。詢之，則驛卒女也，遂納為妾，方半載餘，夫人逐之，妾賦一詞云，只知眉上愁，不識愁來路，窗外有芭蕉，陣陣黃昏雨，晚起理殘妝，整頓教愁去，不合畫春山，依舊留愁住。蘇子瞻倅杭日，府僚高會湖中，羣妓畢集，有秀蘭者後至，府僚怒其來遲，云必有私事，秀蘭含淚力辨，子瞻亦為之解，終不釋然也。適榴花盛開，秀蘭以一枝藉手獻座中，府僚愈怒，責其不恭，秀蘭進退無據，子瞻乃作一曲名賀新涼云，乳燕飛華屋，悄無人桐陰轉午，晚涼新浴，手弄生綃白團扇，扇手一時似玉，漸困倚孤眠清熟，簾外誰家推繡戶，枉教人夢斷瑤臺曲，又卻是風敲竹，石榴半吐紅巾蹙，待浮花浪蕊都盡，伴君幽獨，穠豔一枝細看取，芳心千重似束，又恐被秋風驚綠，若待得君來向此，花前對酒不忍觸，共粉淚兩簌簌。令秀蘭歌以侑觴，聲容絕妙，僚大悅，劇飲而罷。

謝希孟，陸象山門人也，少豪俊，與妓陸氏狎，象山責之，希孟但敬謝而已。他日，復為妓造鴛鴦樓，象山又以為言，希孟謝曰，非特建樓，且為作記，象山喜其文，不覺曰，樓記云何，即占首句云，自遜抗機雲之死，而天地英靈之氣，不鍾于男子，而鍾于婦人，象山默然，知其侮也。一日希孟在妓所，恍然有悟，忽起歸興，不告而行，妓追送江滸，悲戀而啼，希孟毅然取領巾書一詞與之云，雙槳浪花平，夾岸青山鎖，你自歸家我自歸，說著如何過，我斷不思量，你莫思量我，將你從前與我心，付與他人可。

孫巨源洙，元豐間為翰苑，與李端愿太尉往來尤數，會一日鎖院，宣召者至其家，則出數十輩蹤跡，得之于李氏，時李新納妾，能琵琶，孫飲不肯去，而迫于宣命，入院幾二鼓矣，草三制罷，作菩薩蠻詞寄恨，遲明遣示李，詞云，樓頭尚有三通鼓，何須抵死催人去，上馬苦忽忽，琵琶曲未終，回頭凝望處，那更簾纖雨，漫道玉為堂，玉堂今夜長。

南游紀聞云，李邦直在坐，頗以卒章非佳語，巨源是夕得疾，卒于玉堂，後亦同卒。

夏子喬竦，慶歷間所謂一不肯者，然文章有名于世，景德中水殿按舞，時竦翰林內直，上遣中使取新詞，竦援筆立成喜遷鶯令以進，曰，霞散綺，月垂鉤，簾捲未央樓，夜涼銀漢截天流，宮闕瑣清秋，瑤臺樹，金莖露，鳳髓香盤烟霧，三千珠翠擁宸遊，水殿按涼州。上覽之大稱獎。

太守閭邱公顯致仕，家居姑蘇，坡公飲其家，出後房佐酒，有懿卿者善吹笛，公賦水龍吟贈之曰，楚山修竹如雲，異材秀出千林表，龍鬚半翦，鳳膺微漲，玉肌勻繞，木落淮南，雨晴雲夢，月明風裊，自中郎不見，桓伊去後，知孤負秋多少，聞道嶺南太守，後堂深綠珠嬌小，綺窗學弄梁州，初徧霓裳未了，嚼徵含宮，泛商流羽，一聲雲杪，為使君洗盡蠻風瘴雨，作霜天曉。

宋有陳襲善者，遊錢塘，與營妓周子文狎，挾之徧歷湖山，後襲善去為河朔掾，宿奉高驛，夢子文舉幃嚬蹙，挽之不可，冉冉悲啼而沒，久之得故人書云，子文死矣，按其日，則宿奉高驛時也。既歸，遊鷲嶺，作漁家傲以寄情云，鷲嶺峯前闌獨倚，愁眉促損愁腸碎，紅粉佳人傷別袂，情何已，登山涉水年年是，常記同來今獨至，孤舟晚颺湖光裏，衰草斜陽無限意，誰與寄，西湖水是相思淚。皇祐中，呂夷簡致仕，仁宗因問卿去誰可代者，夷簡乃薦陳堯佐，上遂召還大拜，呂生日，陳擕酒過之，作踏莎行詞曰，二社良辰，千家庭院，

翩翩又覩雙飛燕。鳳凰巢穩許爲鄰。瀟湘煙暝來何晚。亂入紅樓。低飛綠岸。畫梁輕拂歌塵轉。爲誰歸去爲誰來。主人恩重珠簾捲。呂笑曰。只恐捲簾人已老。陳曰。但得公老于廊廟。莫愁調鼎事無功。二老相推。何等蘊藉。

柳永爲屯田員外郎。會太史奏老人星見。時秋霽。宴禁中。仁宗命左右詞臣爲樂章。內侍屬柳應制。柳方冀進用。作醉蓬萊詞呈上。云。漸亭皋葉下。隴首雲飛。素秋初霽。華闕中天。鎖葱葱佳氣。嫩菊黃深。拒霜紅淺。近寶階香砌。玉宇無塵。金莖有露。碧天如水。正值昇平。萬幾多暇。夜色澄鮮。漏聲迢遞。南極星中。有老人呈瑞。此際。宸遊鳳輦何處。度管絃聲脆。太液波翻。披香簾捲。月明風細。上見首有漸字。心若不懌。讀至宸遊鳳輦何處。乃與御製眞宗挽詞合意。上慘然。又讀至太液波翻。曰。何不言波澄。投之于地。自此不復擢用。菊莊曰。柳七此遇。與孟襄陽卿自棄朕無異。始嘆才人遭際不偶。不如摩詰以鬱輪袍爲王門伶人通公主關節也。

曾覿。號海野。詞多感慨。上苑初夏。侍宴池上。雙飛新燕。掠水而去。得旨賦阮郎歸。曰。柳陰庭館占風光。呢喃清晝長。碧波新漲小池塘。雙雙蹴水忙。萍散漫。絮飄揚。輕盈體態狂。爲憐流去落花香。銜將歸畫梁。時帝登御舟。繞堤閒遊。知閤張掄進柳梢青云。柳色初濃。餘寒似水。纖雨如塵。一陣東風。縠紋微皺。碧沼鱗鱗。仙娥花月精神。奏鳳管鸞絃鬭新。萬歲聲中。九霞杯內。長醉芳春。覿和云。桃腮紅勻。梨顋粉薄。鴛徑無塵。鳳閣凌虛。龍池澄碧。芳意鱗鱗。清時酒聖花神。看內苑風光又新。一部仙韶。九重鸞仗。天上長春。各有宣賜。是日三殿竝醉。蓋乾道三年也。

黨懷英、辛棄疾。少同舍屬。金國初亂。辛率數千騎南渡。顯于宋。黨在北擢第入翰林。二公皆有榮寵。後辛退閒。有鷓鴣天詞云。壯歲旌旗擁萬夫。錦襜突騎渡江初。燕兵夜捉銀胡鞣。漢箭朝飛金僕姑。追往事。嘆今吾。春風不染白髭鬚。都將萬字平戎策。換得東家種樹書。蓋紀其少年事也。

范至能帥蜀。陸務觀在幕府。主賓酬唱。人爭傳誦之。常春日遊摩訶池。作水龍吟詞云。摩訶池上追遊路。紅綠參差春晚。韶光妍媚。海棠如醉。桃花欲暖。挑菜初閒。禁煙將近。一城絲管。看金鞍爭道。香車飛蓋。爭先占新亭館。惆悵年華暗換。黯銷魂。雨收雲散。鏡奩掩月。釵梁折鳳。秦箏斜雁。身在天涯。亂山孤壘。危樓飛觀。歎春來只有楊花和恨。向東風滿。務觀又在王忠州席上賦玉胡蝶詞云。倦客平生行處。墜鞭京洛。解佩瀟湘。此夕何年。初賦宋玉高唐。繡簾開香塵乍起。蓮步穩銀燭分行。暗端相燕羞鶯妒。蝶繞蜂忙。難忘芳樽頻勸。峭寒新退。玉漏猶長。幾許幽情。只愁歌罷月侵廊。欲歸時司空笑問。微近處丞相嗔狂。斷人腸。假饒相送上馬。何妨。笑嚬不敢。描畫俱盡。

吳江三高祠前作釣雪亭。漁人之舊宅也。盧申之賦賀新郎一詞云。挽住風前柳。問鴟夷當日扁舟。近曾來否。月落潮生無限事。零亂茶煙未久。謾留得蓴鱸依舊。可是功名從來誤。撫荒祠誰繼風流後。今古恨。一搔首。江涵雁影梅花瘦。四無塵。雪飛風起。夜窗如晝。萬里乾坤清絕處。付與漁翁釣叟。又恰是題詩時候。猛拍闌干呼鷗鷺。道他年我亦垂綸手。飛過我。共樽酒。

劉濟夫在維揚陳師文參議家。見舞姬妙絕。賦清平樂詞云。宮腰束素。只怕能輕舉。好築避風臺護取。莫遣驚鴻飛去。一團香玉溫柔。笑顰俱有風流。貪與蕭郎眉語。不知舞錯伊州。

張㨿侍郎有愛姬早逝。猶子明代爲浣溪紗一詞置几上曰。枕障熏爐冷繡幃。二年終日苦相思。杏花明月爾應知。天上人間何處去。舊歡新夢覺來時。黃昏微雨畫簾垂。㨿見之哀慟曰。此必阿灰作也。阿灰。曙小字。

陸放翁侍酒頹放。一夕。夢故人語曰。我爲蓮花博士。鏡湖新置官也。陸遂賦鵲橋仙詞云。華燈縱博。雕鞍馳射。誰記當年豪舉。酒徒一半取封侯。獨去作江邊漁父。輕舟八尺。低蓬三扇。占斷蘋洲煙雨。鏡湖元自屬閒人。又何必官家賜與。陸官臨安時。有小樓一夜聽春雨。深巷明朝賣杏花之句。傳入禁中。極爲思陵稱賞。

何丞相㮚。政和間狀元。初入館閣。飲于宗戚一貴人家。侍兒惠柔者。頗麗黠。慕何丰標。密解手帕爲贈。且約牡丹開時再集。何歸賦虞美人一闋。隱其小名。暗之云。分香帕子揉藍膩。欲去殷勤惠。重來約在牡丹時。只恐花枝相妒故開遲。別來看盡閒桃李。日日闌干倚。催花無計問東風。夢作一雙胡蝶遶芳叢。

朱晦庵爲倉使時。某郡太守遭排擯。幾爲按治。憂悴百端。未幾。晦庵易節他路。有寄居官署者。因召守飲。出籠姬歌大聖樂云。千朵奇峯。半軒微雨。曉來初過。漸燕子引教雛飛。菡萏暗薰。芳草池面涼多。漾漾瓊卮浮綠蟻。展湘簟雙紋生細波。輕紈舉動。團圓素月。仙桂婆娑。臨風對月恣樂。便好把千金邀豔娥。幸太平無事。擊壤鼓腹。攜手高歌。富貴安居。功名天賦。爭奈皆由時命呵。休眉鎖。問朱顏去了。還更來麼。太守聽朱顏去了。何不覺起舞。

崇寧四年重九。山谷在宜州。登郡城樓。聽邊人相語。今歲當鏖戰。取封侯。山谷因作南鄕子詞云。諸將說封侯。短笛長吹獨倚樓。萬事盡隨風雨去。休休。戲馬臺南金絡頭。催酒莫遲留。酒味今秋似去秋。花向老人頭上笑。羞羞。白髮簪花不解愁。倚闌高歌。若不能堪者。是月三十日果不起。

有名妓侍燕開府。一士人訪之。相候良久。遂賦玉樓春一詞。投諸開府。詞曰。東風捻就腰兒細。繫得粉裙兒不起。看來只管掌中行。怎教在燭花影裏。酒紅應是鉛華褪。暗蹙損眉峯雙翠。夜深著兩小鞋兒。靠那個屏風立地。開府見此詞。喜其纖麗。呼士人以妓與之。

蘇子瞻常自謂一生坎壈。而神宗讀其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之句曰。蘇軾終是愛君。此等遭際。足令千古豔羨。豈止金蓮歸院。爲一時奇遇。詞寄水調歌頭云。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風歸去。唯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轉朱閣。低綺戶。照無眠。不應有恨。何事長向別時圓。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辛稼軒過長沙道中。壁上見婦人題字。若有恨者。因用其意。成減字木蘭花云。盈盈淚眼。往日青樓天樣遠。秋月春花。輸與尋常姊妹家。水村山驛。日暮行雲無氣力。錦字偷裁。立盡西風雁不來。

東坡春夜行蘄水中。過酒家飲。醉乘月至一溪橋上。解鞍曲肱少休。及覺已曉。亂山葱蘢。疑非人世。因自

賦西江月云，照野瀰瀰淺浪，橫空曖曖微霄，障泥未解玉驄驕，我醉欲眠芳草，可惜一溪明月，莫教踏碎瓊瑤，卸鞍欹枕綠楊橋，杜宇數聲春曉。蘄水楊簡廬比部因此詞于玉壺山作春曉亭子，一時名士多爲賦之，亦佳話也。

張泌仕南唐爲內史舍人，初與鄰女浣衣相善，作江神子詞云，浣花溪上見卿卿，眼波明，黛眉輕，高綰綠雲，低簇小蜻蜓，好是問他來得麼，和笑道，莫多情，後經年不復相見，張夜夢之，寄絕句云，別夢依依到謝家，小廊回合曲闌斜，多情只有春庭月，猶爲離人照落花。

蔡京既南遷，中路有旨，取所寵姬慕容邢武者三人，以金人指名來索也，京作詩云，爲愛桃花三樹紅，年年歲歲惹春風，如今去逐他人手，誰復尊前念老翁，行至潭州，賦西江月云，八十一年住世，四千里外無家，如今流落向天涯，夢到瑤池闕下，玉殿五回命相，彤庭幾度宣麻，止因貪戀此榮華，便有如今事也。遂窮餓以死，門人醵錢葬之，老奸到頭狼狽至此，可快亦可憐。

按蔡死時年止八十，此必惡之者托名爲之耳，又見宣和遺事，亦有此詞，首句是八十衰年初謝，三千里外無家，或是京作，亦未可定也。

少游嘗于夢中作好事近詞曰，山路雨添花，花動一山春色，行到小溪深處，有黃鸝千百，飛雲當面化龍蛇，夭矯掛晴壁，醉臥古藤陰下，杳不知南北，其後南遷北歸，逗留于藤州光華亭下，時方醉起，以玉杯汲泉欲飲，笑視而化。

唐乾甯三年，李茂貞犯京師，昭宗欲幸太原，韓建請幸華州，昭宗勉從之，鬱鬱不樂，登城西眺，製菩薩蠻詞云，登樓遙望秦宮殿，茫茫只見雙飛燕，渭水一條流，千山與萬邱，遠烟籠碧樹，陌上行人去，何處是英雄，迎儂歸故宮，見中朝故事。

太學鄭文，秀州人，其妻孫氏寄憶秦娥詞云，花深深，一鉤羅襪行花陰，行花陰，閒將柳帶，試結同心，日邊消息空沈沈，畫眉樓上愁登臨，愁登臨，海棠開後，望到如今，一時傳播，酒樓妓館皆歌之。

韋莊寓蜀，有美姬善詞翰，王建托以教內人，強奪去，莊作謁金門云，空相憶，無計得傳消息，天上嫦娥人不識，寄書何處覓，新睡覺來無力，不忍把伊書跡，滿院落花春寂寂，斷腸芳草碧，姬聞之，不食死。

尤悔菴曰，予惜其未有和篇，因擬爲之云，休相憶，紅葉不傳消息，燕鎖雕梁路未識，舊巢難再覓，風捲楊花無力，浪打萍花無跡，永巷夜臺同寂寂，土花和血碧，古今詞話又載韋荷葉杯詞云，絕代佳人難得，傾國花下見無期，一雙愁黛遠山眉，不忍更思惟，閒掩翠屏金鳳，殘夢羅幕畫堂空，碧天無路信難通，惆悵舊房櫳，詞意悽惋，亦爲姬作也。

一曲新詞酒一杯，去年天氣舊亭臺，夕陽西下幾時回，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小園香徑獨徘徊，晏元獻、殊、浣溪紗春恨詞也，初元獻赴杭州，道過維揚，憩大明寺，瞑目徐行，使吏誦壁間詩，戒其勿言姓名，終篇者無幾，又別誦一詩云，水調隋宮曲，當年亦九成，哀音已亡國，廢沼尚留名，儀鳳終陳迹，鳴蛙只廢聲，淒涼不可問，落日背蕪城，徐問之，乃江都尉王琪所作，召至同飲，又同遊池上，春晚已有落花，

晏云，每得句或彌年未嘗強對，且如無可奈何花落去，至今未能也，士應聲曰，似曾相識燕歸來，晏大喜，由此辟置館職。

賈秋壑既安置循州，有無名氏題似道壁云，去年秋，今年秋，湖上人家樂復憂，西湖依舊流，吳循州，賈循州，十五年間一轉頭，人生放下休，吳謂履齋也，初吳履齋循州安置，賈密遣劉宗申知循州，陰使害之，後賈亦循州安置，綰漳州木棉菴，爲鄭虎臣鎚死，時賈客趙介如守漳，致祭辭云，嗚呼，履齋死蜀，死于宗申，先生死閩，死于虎臣，祇十八字，而哀激之懷，無往不復之意，悉寓其中，可與是詞並垂，秋壑敗歸亡國後，湯西樓亦有詩云，檀板歌殘陌上花，過牆荊棘刺簷牙，指麾已失鐵如意，賜予寧存玉辟邪，破屋春歸無主燕，廢池雨產在官蛙，木棉菴外尤愁絕，月黑夜深聞鬼車，予客武林，尋所謂半閒堂者廢址，竟無人復問矣，故予西湖竹枝詞云，行人自向荒墳去，蟋蟀秋風一半閒，蓋謂秋壑也。

似道當國，行公田關子法，民間苦之，錢塘葉太白李上書力詆，似道怒，竄流嶺南，及放還，而似道有漳州之謫，遇諸途，太白贈之詞云，君來路，我歸路，來來去去何時住，公田關子竟如何，國事當時誰與誤，雷州戶，崖州戶，人生會有相逢處，客中頗恨乏蒸羊，聊贈一篇長短句，宋亡，集仕元至中書右丞，見西湖志餘。

劉朔齋宣城得代，以詞別吳履齋，末句云，綠野堂邊，劉郎去後，誰伴老裴度，履齋見之垂淚，送金百兩，當日憐才如此。

政和癸巳，大晟樂成，蔡元長以晁次膺薦于帝，詔乘驛赴闕，次膺至都下，會禁中嘉蓮生，異苞合趺，夐出天造，次膺效樂府體，屬詞以進，名並蔕芙蓉，其詞云，太液波澄，向鏡中照影，芙蓉同蔕，千柄綠荷深，並腋爭妍，天心眷臨聖殿，宇分明敞嘉瑞，弄香嗅蕊，願君王壽與南山齊比，池邊屢回，翠輦擁群仙，醉賞淩閬凝恩，尋絲纜飛瓊，共波上遊戲，西風又看，露下更結雙雙新蓮子，鬭裝競美，問鴛鴦向誰留意，上覽之稱善，除大晟樂府協律郎。

河南邱崈字宗卿，有文定公詞一卷，賦點絳脣云，戊子之春，同官皆拘文不暇遊集，春莫皆興年落之嘆，予亦頗嘆之，因作此詞，蓋三月九日也，是日楊花甚盛，詞云，花落花開，等閒不管流年度，舊游何處，淺立空凝佇，驚怕闌干，忍見春將暮，憑風絮，爲人飛去，散作愁無數。

縣州文本心登第後遊西湖，一同年戲之曰，西蜀有此好否，本心即席賦賀新涼曲云，一勺西湖水，渡江來百年酣醉，回首洛陽花世界，烟渺黍離之地，更不復新亭墮淚，簇擁紅妝搖畫舫，問中流擊楫何人是，千古恨，幾時洗，余生自負澄清志，更有誰磻溪未遇，傅巖未起，國事如今誰倚仗，衣帶一江而已，便都道江神堪恃，借問孤山林處士，但掉頭笑指梅花蕊，天下事，可知矣。

楊誠齋帥某處，有教授狎一官妓，誠齋怒，黥妓之面，將遣之，教授酌酒與妓別，賦眼兒媚云，鬢邊一點似飛鴉，莫把翠鈿遮，三年兩載，千撋百就，今日天涯，奈楊花又逐東風去，隨分落誰家，若還忘得，除非睡起不照菱花，誠齋得詞，方知教授是文士，即舉妓送之，或曰，帥爲孟之經，教授爲陳詵，非誠齋也。

金人犯闕，武陽令蔣興祖死之。其女被擄至雄州驛，題減字木蘭花于壁云：朝雲橫度，轆轆車聲如水去。白草黃沙，月照孤村三兩家。飛鴻過也，百結愁腸無晝夜。漸近燕山，回首鄉關歸路難。乃靖康間浙西人。又景炎丁丑，有過軍挾一婦人，經長興和平酒庫，書沁園春于壁云：我生不辰，逢此百罹，況乎亂離。奈惡因緣，不夫不主，被擒捉去，爲妾爲妻。父母公姑，弟兄姊妹，流落不知東與西。心中事，把家書寫下，分付伊誰。越人北向燕支，回首望雁峯天一涯。奈翠鬟雲軟，笠兒爭戴，柳腰春細，馬性難騎，缺月疏桐，淡烟衰草，對此如何不淚垂。君知否，我生于何處，死亦魂歸。

劉過，字改之，廬陵人，能詩詞，酒酣耳熱，出語豪縱。嘉泰癸亥，寓中都。時辛稼軒帥越，聞其名，遣介招之。適以事不及行，因效辛體作沁園春一詞緘往，下筆便逼真。其詞曰：斗酒彘肩，風雨渡江，豈不快哉。被香山居士，約林和靖與東坡老，駕勒吾回。坡謂西湖，正如西子，淡抹濃粧臨照臺。二人者，俱掉頭不顧，只管傳杯。白云天竺去來，看金碧崢嶸圖畫開。更縱橫一澗，東西水遶，兩山南北，高下雲堆。逋曰不然，暗香疏影，何似孤山先探梅。須晴去，訪稼軒未晚，且此徘徊。辛得之大喜，致館燕彌月，贈千緡，改之竟蕩于酒，不問也。嘗以此詞語陳侍郎傑翁，掀髯有得色。陳曰：詞句固佳，但恨無刀圭藥療君白日見鬼證耳。舉坐大噱。

郭霄鳳江湖紀聞云：劉過，字改之，吉州太和人也。性疏豪，好施。辛稼軒客之。稼軒帥淮時，改之以母疾告歸，囊橐蕭然。是夕，稼軒與改之微服縱步倡樓，適一都吏命樂飲酒，不知爲稼軒，命左右逐之。二公大笑而歸，即以爲有機密文書喚某都吏，其夜不至，稼軒欲籍其產而流之。言者數十，皆不能解。遂以五千緡爲改之母壽，言于稼軒。稼軒曰：未也，令倍之。都吏如數增作萬緡，稼軒爲買舟，于岸舉萬緡于舟中。戒曰：可即行，無如常日輕用也。改之作念奴嬌別稼軒云：知音者少，算乾坤許大，著身何處。直待功成方肯退，何日可尋歸路。多景樓前，垂虹亭下，一枕眠秋雨。虛名相誤，十年枉費辛苦。不是奏賦明光，上書北闕，無驚人之語。我自怱忙天不肯，贏得衣裾塵土。白璧追前，黃金買笑，付與君爲主。蓴鱸江上，浩然明日歸去。改之又號龍洲，太和，邑稱也。

陸放翁在蜀，曾有所盼，嘗賦詩云：碧玉當年未破瓜，學成歌舞入侯家。如今憔悴蓬窗底，飛上青天妒落花。出蜀後，每懷舊遊，多見之題詠。有云：金鞭珠彈憶佳遊，萬里橋西罨畫樓。夢倩曉風吹不斷，書憑歸雁寄無由。鏡中顏鬢今如此，席上賓朋好在否。箧有吳箋三百箇，擬將細字寫春愁。又云：裘馬清狂錦水濱，最繁華地作閒人。金壺投箭銷長日，翠袖傳杯領好春。幽鳥語隨歌處拍，落花鋪作舞時茵。悠然自適君知否，身與浮名孰是親。仍以前詩隱括作風入松云：十年裘馬錦江濱，酒隱紅塵。黃金選勝鶯花海，倚疏狂、驅使青春。吹笛魚龍盡出，題詩風月俱新。自憐華髮滿紗巾，猶是官身。鳳樓常記當年語，問浮名何日身親。欲寫吳箋，說與這回眞箇閒人。

蔡州瓜陂鋪有用篦刀刻青泥爲浣溪沙詞云：剪碎香羅浥淚痕，鷓鴣聲斷不堪聞，馬嘶人去近黃昏。整整斜斜楊柳陌，疏疏密密杏花村，一番風月更消魂。不知何人作也。

東坡守錢塘，無一日不在西湖。嘗攜妓謁大通禪師，師慍形于色。東坡作長短句，令妓歌之曰：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借君拍板與門槌，我也逢場作戲，不須疑。溪女方偷眼，山僧莫皺眉。卻嫌彌勒下生遲，不見阿婆三五少年時。時有僧仲殊在蘇州，聞而和之曰：解舞清平樂，如今說向誰。紅爐片雪上鉗鎚，打就金毛獅子也堪疑。木女明開眼，泥人暗皺眉。蟠桃已是著花遲，不向東風一笑待何時。

吳夢窗云：余往來清華池館六年，賦咏屢以感昔傷今，益不堪懷，乃賦絳都春云：春來雁渚，弄豔冶，又入垂楊如許。困舞瘦腰，啼濕宮黃池塘雨。碧沿蒼蘚雲根路，尚追憶凌波微步。小樓重上，憑誰爲唱，舊時金縷。凝竚，烟蘿翠竹，掀羅袖爲倚天寒，日暮強醉。梅邊招得花奴來，尚鼓。東風須惹春雲住，更莫把飛瓊吹去。便教攜取薰籠，夜溫繡戶。按夢窗名文英，字君特，四明人。從吳毅夫遊，有夢窗甲乙丙丁稿四卷。沈伯時云：夢窗深得清真之妙，但用事下語太晦處，人不易知。今所云清華池館，未知在何處，覽其詞，猶有東京夢華遺意也。

吳興郡圃，今有六客亭，卽公擇、子瞻、元素、子野、令舉、孝叔，時公擇守吳興也。蘇東坡云：予昔與子野作六客詞，其卒云：盡道賢人聚吳分，試問也，應旁有老人星。凡十五年，再過吳興，而五人者皆已亡矣。時張仲謀、與曹子方、劉景文、蘇伯固、張秉道爲坐客，仲謀請作後六客詞，調寄定風波云：月滿苕溪照夜堂，五星一老鬪光芒。十五年間眞夢裏，何事長庚對月獨淒涼。綠鬢蒼顏同一醉，還是六人吟笑水雲鄉。賓主談鋒誰得似，看取曹劉今對兩蘇張。

錢思公謫漢東日，撰玉樓春詞曰：城上風光鶯語亂，城下烟波春拍岸。綠楊芳草幾時休，淚眼愁腸先已斷。情懷一變成衰晚，鸞鏡朱顏驚暗換。往年多病厭芳樽，今日芳樽惟恐淺。每酒闌歌之，聞者泣下。後閣有白髮姬，乃鄧王歌鬟驚鴻也。遽言先王將薨，預戒挽鐸中歌木蘭花，引紼爲送，今相公亦將亡矣，果薨于隨。鄧王舊曲，亦常有帝鄉烟雨鎖春愁，故國山川空淚眼之句。

柳耆卿與孫相何爲布衣交，孫知杭，門禁甚嚴，耆卿欲見之不得，作望海潮詞，往詣名妓楚楚曰：欲見孫相，恨無門路，若因府會，願朱唇歌之，若問誰爲此詞，但說柳七。中秋夜會，楚宛轉歌之，孫卽席迎耆卿預坐。詞曰：東南形勝，三吳都會，錢唐自古繁華。烟柳畫橋，風簾翠幕，參差十萬人家。雲樹遶堤沙，怒濤卷霜雪，天塹無涯。市列珠璣，戶盈羅綺競豪奢。重湖疊巘清佳，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笛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釣叟蓮娃。千騎擁高牙，乘醉聽簫鼓，吟賞烟霞。異日圖將好景，歸去鳳池誇。

少游在黃州，飲于海棠橋，橋南北多海棠，有老書屋海棠叢間。少游醉臥于此，明日題醉鄉春一詞于柱云：喚起一聲人悄，衾冷夢寒窗曉。瘴雨過，海棠開，春色又添多少。社甕釀成微笑，半破癭瓢共舀。覺傾倒，急投牀，醉鄉廣大人間小。

歐陽公守維揚日，于城西北大明寺側建平山堂，頗得遊觀之勝。劉原夫出守揚州，公作朝中措餞之云：平山欄檻倚晴空，山色有無中。手種堂前楊柳，別來幾度春風。文章太守，揮毫萬字，一飲千鍾。行樂直須年少，樽前看取衰翁。

元豐間蔡挺自西掖出鎮平陽。經數載。意欲歸。作喜遷鶯一闋云。霜天秋曉。正紫塞故壘。黃雲衰草。漢馬嘶風。邊鴻叫月。隴上鐵衣寒早。劍歌騎曲悲壯。盡道君恩須報。塞垣樂。盡雙鞬錦領。山西年少。談笑。刁斗靜。烽火一把。時送平安耗。聖主憂邊。威懷遐遠。驕虜尚寬天討。歲華向晚愁思。誰念玉關人老。太平也。且歡娛。莫惜金尊頻倒。時有中使至平陽。挺使倡優歌之。遂達于宮掖。上因語呂承相曰。蔡挺欲歸。遂以西掖召還。

東坡旣召還。復除翰林承旨。數月。以弟嫌請郡。復以舊職知潁州。正月。堂前梅花大開。月色鮮霽。王夫人曰。春月色勝如秋月色。秋月色令人悽慘。春月色令人和悅。何如召趙德麟輩來飲此梅花下。東坡大喜曰。吾不知子能詩耶。此眞詩家語耳。遂召趙飲。用是語作減字木蘭花詞云。春庭月午。搖落春醪光欲舞。步轉迴廊。半落梅花婉婉香。輕風薄霧。都是少年行樂處。不似秋光。只共離人照斷腸。

晏仲殊一日造郡。方接坐間。見庭下有婦人投牒立雨中。郡守命詠之。仲殊口就踏莎行云。濃潤侵衣。暗香飄砌。雨中花色添憔悴。枇杷樹下立多時。不言不語厭厭地。眉上新愁。手中文字。因何不倩鱗鴻寄。想伊只訴薄情人。官中誰管閒公事。

韓蘄王生長兵間。未嘗知書。晚歲忽若有悟。能作字及小詞。一日至香林園。蘇仲虎尚書方宴客。王徑造之。賓主歡甚。盡醉而歸。明日王餉以羊羔。且手書二詞遺之。臨江仙云。冬日青山瀟灑靜。春來山暖花濃。少年衰老與山同。世間名利客。富貴與窮通。榮華不是長生藥。淸閒不是死門風。勸君識取主人公。單方只一味。盡在不言中。南鄉子云。人有幾多般。富貴榮華總是閒。自古英雄都是夢。爲官。寶玉妻兒宿業纏。年事已衰殘。鬢髮蒼蒼骨髓乾。不道山林多好處。貪歡。只恐癡迷悞了賢。

宣和間上元張燈。許士女縱觀。各賜酒一杯。一女竊所飲金杯。衞士見之。押至御前。女誦鷓鴣天詞云。月滿蓬壺燦爛燈。與郎攜手至端門。貪觀鶴陣笙簫舉。不覺鴛鴦失卻羣。天漸曉。感皇恩。傳宣賜酒飲杯巡。歸家惟恐公姑責。竊取金杯作照憑。道君大喜。遂以金杯賜之。令衞士送歸。

周美成晚歸錢唐。夢中得瑞鶴仙詞一闋云。悄郊原帶郭。行路永。客去車塵漠漠。斜陽映山落。斂餘紅。猶戀孤城闌角。凌波步弱。過短亭。何用素約。有流鶯勸我。重解繡鞍。緩引春酌。不記春時早暮。上馬誰扶。醒眠朱閣。驚飆動幕。扶殘醉。遶紅藥。嘆西園已是花深無地。東風何事又惡。任流光過卻。猶喜洞天自樂。未幾。方臘亂。自桐廬入杭。時美成方宴客。倉皇出奔。趨于西湖墳菴。適際殘冬。落日在山。忽逢故人之妾。奔逃而來。乃與小飲于道傍旗亭。聞鶯聲于木杪。少焉分背。抵菴有餘醺。因臥小閣上。恍如詞中所云。逾月入城。故居皆蹂躪矣。後得請提舉洞霄宮。終老焉。

玉照新志云。美成夢中得此詞。遂攜家提舉南京鴻慶宮。未幾以疾卒。

郭霄鳳。字雲翼。元人。撰江湖紀聞云。宋理宗時。李好義爲某郡總管。作詞名望江南云。思往事。白盡少年頭。曾帥三軍平蜀難。沿邊四郡一齊收。逆黨反封侯。元宵夜。燈火鬧啾啾。廳上一員閒總管。門前幾箇紙燈毬。簫鼓勝皇州。

北方士人傳沙漠小詞三闋。頗能狀其景。詞云。瘦藤老樹昏鴉。遠山流水人家。古道西風瘦馬。斜陽西下。斷腸人去天涯。平沙細草斑斑。曲溪流水潺潺。塞上清秋寒早。一聲新雁。黃雲紅葉青山。西風塞上胡笳。月明馬上琵琶。那底昭君多恨。李陵臺下。淡烟衰草黃沙。

武昌瀕江有呂公磯。上有黃鶴樓。一日有題漢宮春于其上云。橫吹聲沈。倚危樓紅日。江轉天斜。黃塵邊火。澒洞何處吾家。胎禽怨夜。半乘風。玄露丹霞。先生笑。飛空一劍。東風猶自天涯。情知道山中好。早翠巖舍隱。瑤草新芽。青溪故人信斷。夢繞車。乾坤星火。歸來兵石煙砂。迴首處。幅巾蒲帳。雲邊獨笑桃花。不知爲何人作。或言洞賓語也。後三年。己未。元渡江。

張叔夏玉田詞云。沈梅嬌。杭妓也。忽于京都見之。把酒相勞苦。猶能歌周淸眞意難忘、臺城路二曲。因囑余記此事。詞成以素羅帨書之。(調寄國香)云。鶯柳煙堤。記未吟靑子。曾比紅兒。嫺嬌弄春微透。鬟翠雙垂。不道留仙不住。便無夢吹到南枝。相看兩流落。掩面凝羞。怕說當時。淒涼歌楚調。嫋餘音不放。一朵雲飛。丁香枝上。幾度款語深期。拜了花梢淡月。最難忘弄影牽衣。無端動人處。過了黃昏。猶道休歸。

劉几在神宗時。與范蜀公重定大樂。洛陽花品曰狀元紅。爲一時之冠。樂工花日新能爲新聲。汴妓郜懿以色著。秘監致仕劉伯壽尤精音律。熙甯中几攜花日新就郜懿歡飲。詞以贈之云。一春向晚。萬卉成陰。有嘉豔方拆。嬌姿嫩質。冠羣品。共賞傾城傾國。上苑晴晝暄。千素萬紅尤奇特。綺筵開。會詠歌才子。壓倒元白。別有芳幽苞小。步障華絲。綺軒油壁。與紫鴛鴦素蛺蝶。自淸旦往往連夕。巧鶯喧脆管。嬌燕語雕梁。留客。武陵人念夢役意濃。堪遺情溺。郜懿第六。郜奴之母也。李定之父與郜六遊。生定而郜六死。定不之知也。及王荊公爲宰相。擢用李定。言官交攻。以爲母死不持服。爲此。郜奴亦以色著云。

宣和初。燕樂初成。八音告備。因作徵招、角招。有曲名黃河清慢者。詞云。晴景初升風細細。雲收天淡如洗。望中鳳闕。忽忽佳氣。朝罷香烟滿袖。侍臣報天顏有喜。夜來連得封章。奏大河徹底淸泚。君王壽與天齊。馨香動上穹。頻降祥瑞。大晟奏功。六樂初調宮徵。合殿薰風乍轉。萬花覆千官盡醉。內家傳詔重開宴。未央宮裏。音調極韶美。晁次膺作此詞。時天下無問邇遐大小。雖偉男髫女。皆爭唱之。又有一曲曰深院鎖春風。悄無人。桃李自笑。亦歌之。遂入大晟府。

王仲甫、字明之。爲翰林權直內宿。有宮娥新得幸。仲甫應制。賦清平樂云。黃金殿裏。燭影雙龍戲。勅得宮家眞箇醉。進酒猶呼萬歲。錦茵舞徹涼州。君恩與整搔頭。一夜御前宣喚。六宮多少人愁。翌日宣仁太后聞之。語宰臣曰。豈有館閣儒臣應制作狎詞耶。旣而彈章罷去。

林希子中知潤州。東坡自錢唐赴召。有官妓鄭容、高瑩求脫籍。東坡爲一詞書牒尾云。鄭莊好客。容我尊前時墮幘。落筆風生。籍籍聲名滿帝京。高山白早。瑩骨冰肌那解老。從此南徐。良夜淸風月滿湖。林判鄭容落籍。高瑩從良。蓋取句端八字云。苕溪漁隱曰。聚蘭集載此詞。爲東坡贈潤守許仲塗作。未知孰是。

政和中。袁綯爲教坊判官。撰文字。一日爲蔡京撰傳言玉女詞云。淺淡梳妝。愛學女眞梳掠。豔容可畫。那精神怎拔。鮫綃映玉。鈿帶雙穿纓絡。歌音淸麗。舞腰柔弱。宴罷瑤池。御風跨皓鶴。鳳凰臺上。有蕭郎共約。

一面笑開向月斜，褰朱箔，東園無限好，花着落，上見之，改女眞二字爲漢宮，而人莫解，蓋當時已與女眞盟于海上矣，而中外未知，帝思其言，故竄易之也。

有稱中興野人和東坡詞題吳江橋上，車駕巡師江表過而觀之，詔物色其人，不復見矣，詞云，炎精中否，歎人才委靡，都無英物，戎馬長驅三犯闕，誰作長城堅壁，萬里奔騰，兩宮幽陷，此恨何時雪，草廬三顧，豈無高臥賢傑，天心眷我中興，吾皇神武，踵曾孫周發，海嶽封疆俱效順，狂虜何須灰滅，翠羽南巡，叩閽無路，徒有衝冠髮，孤忠耿耿，劍芒冷浸秋月。

鄭瓛超遇田參軍，贈妓曰妙香，數年告別，歌北邙月一闋送酒，辭云，勸君酒莫辭，花落抛舊枝，只有北邙山下月，清光到死也相隨，歌畢同至北邙下，化狐而去。

馬光祖尹京日，有士逾牆偸入室女，事發到官，光祖出逾牆摟處子詩面試，士人秉筆云，花柳平生債，風流一段愁，逾牆乘興下，處子有心摟，謝砌應潛越，韓香許暗偸，有情還愛慾，無語強嬌羞，不負秦樓約，安知漢獄囚，玉顏如此，何用讀書求，光祖大賞，判一詞下牒云，多情多愛，還了平生花柳債，好箇檀郎，室女爲妻也不妨，傑才高作，聊贈青蚨三百索，燭影搖紅，記取媒人是馬公，遂以室女配之。

營妓馬瓊瓊歸朱廷之，廷之因闢二閣，東閣正室居之，瓊居西閣，廷之之任南昌，瓊以梅雪扇題辭寄之云，雪梅妒色，雪把梅花相抑勒，梅性溫柔，雪壓梅花怎起頭，芳心欲訴，全仗東君來作主，傳與東君，早與梅花作主人，廷之詳詞意，知西閣爲東閣摧挫，遂休官歸家，置酒會二閣曰，昨見西閣所寄雪梅詞，使人不遑寢食，東閣乃曰，君今仕矣，試爲判斷此事，據西閣所云，梅花孰是也，廷之遂作浣溪沙一闋，以示二閣云，梅正開時雪正狂，兩般幽韻孰優長，且宜持酒細端詳，梅比雪花輸一出，雪如梅蕊少些香，化公非是不思量，自後二閣歡會如初。

成都官妓趙才卿，性慧黠能詞，値帥府作會送都鈐師，命才卿作詞，應命立賦燕歸梁云，細柳營中有亞夫，華宴簇名姝，雅歌長許佐投壺，無一日不歡娛，漢王拓境思名將，捧飛詔欲登途，從前密約盡成虛，空贏得淚如珠，帥大賞其才，盡以飲器遺之。

杭妓樂苑、與施酒監善，施嘗贈以詞云，相逢情更深，恨不相逢早，識盡千千萬萬人，終不似伊家好，別爾登長道，轉覺添煩惱，樓外朱樓獨倚闌，滿目圍芳草，苑答云，相思似海深，舊事如天遠，淚滴千千萬萬行，使我愁腸斷，要見無由見，見了終難拚，若是前生未有緣，重結來生願。

文信國被執北行，次信安，館人供帳甚盛，信國達旦不寐，題詞於壁，調寄南樓令，詞曰，雨過水明霞，潮迴岸帶沙，葉聲寒飛透窗紗，懊恨西風吹世換，又吹我落天涯，寂寞古豪華，烏衣又日斜，說興亡燕入誰家，只有南來無數雁，和明月宿蘆花，或云此鄧光薦詞也。

元東嶽廟有石壇繞壇，皆杏花，道士蕭宇定、王用亨先後居之，張留孫弟子三十八人之二也，虞道園城東觀杏花詩，明日城東觀杏花，丁寧兒子早將車，路從丹鳳樓前過，酒向金魚館裏賒，綠水滿溝生杜若，暖雲將雨少塵沙，絕勝羊傅襄陽道，歸騎西風擁鼓笳，當時同遊者歐陽元功、陳衆仲、揭曼碩諸公，葛邏

祿詩，故憶舍京虞閣老，白頭騎馬看花來，是也，又嘗賦風入松詞，題之羅帕，付爲報先生歸也，杏花春雨江南之句，（詞載品本中・一云虞 歐此詞以爲敬仲書）柯敬仲購得之，裝潢作軸，張仲舉爲賦摸魚子詞紀其事云，記蘭亭舊時風景，西樓燈火如畫，殿城月色依然好，無復綺羅遊冶，歡意謝，向客裏相逢還有思陶寫，金章翠斝，把錦字新聲，紅牙小拍，分付伶司馬，繁華夢，喚起燕嬌鶯姹，背教孤負元夜，楚芳玉潤吳蘭媚，一曲夕陽西下，沈醉罷，君試問人生誰是無情者，先生歸也，但留意江南杏花春雨，和淚在羅帕，自注楚芳、吳蘭二妓名，

至正、至元間監醮長春宮，見羽士丈室古鏡狀似秋葉，背有金刻宣和御寶四字，有感因賦霓裳中序第一詞，一規古蟾魄，曾過宣和幾春色，知那箇柳縈花忕，曾搓玉團香涂雲抹月，龍章鳳刻，是如何兒女消得，便孤了翠鸞何限，人更在天北，磨滅古今離別，幸相從薊門仙客，蕭然林下秋葉，對雲淡星疏，眉消影白，佳人已傾國，漫贏得癡銅舊畫，興亡事道人知否，見了也華髮。

詞壇紀事卷下

海陵大舉南侵，御前都統驃騎衛大將軍韓夷邪將羽騎軍二萬三千爲子細軍，一爲先下兩淮，臨發，賜所製喜遷鶯以寵曰，旌麾初舉，正駃騠力健，嘶風江渚，射虎將軍，落雕都尉，繡帽錦袍翹楚，怒磔戟髥爭奮，捲地一聲鼙鼓，笑談頃，指長江齊楚，六師飛渡，此去無自矜，金印如斗，獨把功名取，斷鎖機謀，垂鞭方略，人事本無今古，試展臥龍韜韞，果見成功旦暮，問江左，想雲霓望切，元黃迎路。

金、許道眞性嗜酒，每乘月出村落間，留飲或十數日不歸，及醉泝流而上，老稚奔走爭爲之挽舟，數十里不絕，嘗減眼兒媚詞曰，濁醪霧得玉爲漿，風韻帶橘香，持杯笑道，鵝黃似酒，酒似鵝黃，世緣老矣不思量，沈醉又何妨，臨風對月，山歌野調，盡我疏狂。

金、密國公璹，字子瑜，與陵諸孫也，于書無所不讀，而尤長于史學，與元好問諸名士善，明窗棐几，展玩圖籍，商略品第，窮極高妙，典衣置酒，或終日不聽客去，有承平王家故態，命自明昌以還，鏡聞二王得罪疏遠，宗室璹亦塞而不用，故放于詩文，其樂府云，步到鳳凰臺上，山圍故國周遭，又云，咫尺又還秋也，不成長似雲閒，識者聞而悲之，又有西江月詞云，一百八般佛事，二十四考中書，山林朝市等區區，著甚來由自苦，過了許些般若，逢花倒箇葫蘆，小時伶利老來愚，萬事安于所遇，又臨江仙詞云，倦客更遭塵事冗，故尋閑地婆娑，一尊芳酒一聲歌，盧郎心未老，潘令鬢先皤，醉向繁臺臺上問，滿川細柳新荷，薰風樓閣

夕陽多。倚欄凝思久。漁笛起烟波。

泰和己丑。元好問裕之赴并州。道逢捕雁者捕得二雁。一死。一脫網去。其脫網者。空中盤旋哀鳴。良久亦投地死。好問遂以金贖得二雁。瘞汾水傍。壘石爲識。號曰雁邱。因賦摸魚兒詞曰。問世間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許。天南地北雙飛客。老翅幾回寒暑。歡樂趣。離別苦。就中更有癡兒女。君應有語。渺萬里層雲。千山暮雪。隻影向誰去。橫汾路。寂寞當年簫鼓。荒烟依舊平楚。招魂楚些嗟何及。山鬼暗啼風雨。天也妒。未信與。鶯兒燕子俱黃土。千秋萬古。爲留待騷人。狂歌痛飲。來訪雁邱處。蒲溪楊正卿和云。恨千年雁飛汾水。秋風依舊蘭渚。網羅驚破雙棲夢。孤影亂翻波素。還碎羽。算古往今來。只有相思苦。朝朝暮暮。想塞北風沙。江南烟月。爭忍自來去。埋恨處。依舊并州路。一邱寂寞寒雨。世間多少風流事。天也有心相妒。休說與。還卻怕有情多被無情誤。一杯會舉。待細讀悲歌。滿傾清淚。爲爾酹黃土。欒城李仁卿和云。雙雙雁正分汾水。回頭生死殊路。天長地久相思債。何事眼前俱去。摧勁羽。倘萬一幽冥。卻有重逢處。詩翁感遇。把江北江南。風嗥月嘯。并付一邱土。仍爲汝。小草幽蘭麗句。聲聲字字酸楚。拍江秋影今何在。草木欲迷隄樹。露魂苦。算猶勝王嬙青冢眞娘墓。憑誰說與。對烏道長空。龍艘古渡。馬耳淚如雨。

元光初。李欽叔與元裕之在孟津。辛敬之聽自女几來。爲留數日。其行也。欽叔爲設饌。備極豐腆。敬之放筯嘆曰。平生飽食有數。每見吾二弟必得美食。明日道路中又當與老飢相抗去矣。會有一日。辛老子僵臥柳泉韓城之間。以天地爲棺槨。日月爲含襚。狐貍亦可。螻蟻亦可。二人爲之惻然。嘗共遊河山亭。敬之賦臨江仙留別二人云。誰識虎頭峯下客。少年有意功名。清朝無路到公卿。蕭蕭茅屋。白髮老諸生。邂逅對牀逢二妙。揮毫落紙堪驚。他年聯袂上蓬瀛。春風蓮燭。莫忘此時情。

宋六。小字同壽。元遺山有贈樂工張嘴兒詞。即其父也。宋與其夫合樂。妙入神品。蓋善謳。其夫能傳其父之藝。滕玉霄賦念奴嬌贈之云。柳顰花困。把人間恩愛。尊前傾盡。何處飛來雙比翼。直是同聲相應。寒玉嘶風。香雲捲雪。一串驪珠引。元郎去後。有誰著意題品。誰料濁羽清商。繁絃急管。猶自餘風韻。莫是紫鸞天上曲。兩兩玉童相並。白髮梨園。青山老傅。試與留連聽。可人何處。滿庭霜月清冷。

元、宣徽院使孛羅有杏園。每年春。諸女設鞦韆于園中。適樞密同簽帖木耳不花子拜住。過園外。窺一女絕色。歸白之父。遣媒求婚。孛羅邀令鞦韆拜住。以國字寫菩薩蠻詞云。紅繩畫板柔荑指。東風燕子雙雙起。誇俊與爭高。更將裙繫牢。牙牀和困睡。一任金釵墜。推枕起來遲。紗窗月上時。孛羅遂以前女許爲婦。

大名民家有男女以私情不遂。赴水死。後三日。二尸相攜而出于水濱。是歲此陂荷花無不並蒂者。李仁卿賦摸魚兒以記其事云。爲多情和天也老。不應情遽如許。請君試聽雙蕖怨。方見此情眞處。誰點注。香瀲灩。銀塘對抹燕脂露。藕絲幾縷。絆玉骨春心。金沙曉淚。漠漠瑞紅吐。連理樹。一樣驪山懷古。古今朝暮雲雨。六郎夫婦。三生夢斷。幽恨從前阻。須會取。共鴛鴦翡翠。照影長相聚。風不住。悵寂寞芳魂。輕烟北渚。涼月又南浦。

李仁卿。名治。欒城人。金進士。

正大四年。有紅帕少善酧者。就都人楊廣道家宿。一日大寒。楊與之酒。李晨出。聚酒盤。聞其噀酒聲。人曰。淨明亭前花開矣。已而牡丹開兩花。來觀者車馬闐咽。酒竹爲之一空。元遺山賦滿庭芳詞記之云。天上般韓解媚。官府燭遊。群棚歌樓。開花醵酒。來著帝王州。將見牡丹開後。獨占斷穀雨風流。仙家好。箱天橋集。濃豔破春柔。狂付誰借手。一杯喚起。綠怨紅愁。天香國豔。梅菊背人羞。翻揭紗籠護日。容光動。玉斝瓊卮。都人士女。年年十月。當記遇仙樓。

京師城外萬柳堂。亦一宴遊處也。野雲廉公一日于中置酒。招疏齋盧公、松雪趙公同飲。時歌兒劉氏名解語花者。左手折荷。右手執杯。歌小聖樂云。綠葉陰濃。遍水亭池閣。偏趁涼多。海榴初綻。朵朵蹙紅羅。乳燕雛鶯弄語。對高柳鳴蟬相和。驟雨過。似瓊珠亂撒。打遍新荷。人生百年有幾。念良辰美景。休放虛過。窮貴前定。何用苦張羅。命友邀賓。飲芳醑淺斟低歌。且酩酊從教二輪。來往如梭。（右調元遺山製）既而行酒。趙公喜而即席賦詩曰。萬柳堂前數畝池。平鋪雲錦蓋漣漪。主人自有滄洲趣。遊女仍歌白雪詞。手把荷花來勸酒。步隨芳草去尋詩。誰知咫尺京城外。便有無窮萬里思。

元盛時。揚州有趙氏者。富而好客。其家有明月樓。人作春題。多未當其意。一日。趙子昂過揚。主人知之。迎至樓上。盛筵相款。酒半。出紙筆求作春題。子昂援筆書云。春風閬苑三千客。明月揚州第一樓。主人得之甚喜。盡徹席間銀器以贈。貫雲石亦有詠樓。調寄水龍吟云。晚來北海風沈。滿樓明月留人住。檐花香外。玉笙初徹。修眉如妒。十二闌干。等閒隔斷人家風雨。望畫橋簷影。紫芝塵暖。又喚起登臨趣。回首兩山南浦。問雲物爲誰擬舞。關河如此。不堪騎鶴。畫棟來去。月落潮平。小衾夢轉。已非吾土。且從容對酒。龍香流觴寫平山賦。

姚雲東晚歲神仙。喜與黃冠遊。嘗爲陸道士寫盤竹。系以一詞云。王子仙成吹簫處。一雙青鳳飛來。借問如今世界。何地是蓬萊。更有葛坡投杖。龍躍起鼓浪轟雷。何如我。詠猗猗綠竹。淇水之湄。蒼雪生香珍簟。碧香又落花杯。喚道人相對。醉後玉山頹。百年笑口。開得幾千回。

湯正仲、字叔雅。楊補之甥。寫梅法補之。楷法遒勁。學褚河南。而加蒼老。嘗書補之所作梅詞柳梢青十首。詞亦工麗。今錄其二。詞云。雪豔烟痕。又要春色來到芳尊。憶得年時。月移清影。人立黃昏。一番幽思誰論。但永夜空迷夢魂。遙徧江南。綠牆深院。水郭山村。又云。玉骨冰肌。爲誰偏好。特地相宜。一段風流。廣平休賦。和靖無詩。綺窗睡起春遲。困無力菱花笑窺。嚼蘂吹香。眉心貼處。鬢畔簪時。

梅道人倣荊浩寫漁舫十五。中段樹石一叢。前後山嶼。遠近出沒。四五疊于兩見臨本。至今壬申三月始見眞者。氣象煥如也。梅老題云。予往喜關仝山水。清勁可愛。觀其筆法。出自荊浩。後見浩畫唐人漁父圖。有如此製作。遂倣爲一軸。爲人求去。今復見之。不意物之有遇時也。一日。準仲持此卷來命識之。時昔之畫。今之題。殆十餘年矣。流光易謝。悲夫。至正十二年七月十日。梅道人書于武塘慈雲之僧舍。又畫上方。題漁家傲詞。瀟洒超逸。逼眞元眞子口吻。亦道人所製。書作藏針。筆法古雅有餘。其一云。碧波千頃晚風生。舟船湖邊一葉橫。心事穩。草衣輕。只釣鱸魚不釣名。其二云。收卻綸絲歇卻船。江頭明月正團圓。酒瓶

側岸花歸.秋蕭簑衣如月眠.其三云.輕風細浪泛漁船.碧水斜陽欲暮天.看白鳥.下長川.點破瀟湘萬里烟.其四云.閒情聊爾寄絲綸.處處江湖著我身.波似練.鬢如銀.欲釣如山戳海鱗.其五云.梅日乾坤夕照斜.碧波微影弄晴霞.舟有伴.興無涯.那个汀洲不是家.其六云.近日何人是我鄰.滿川鳧鴨結相親.雲沿浩.水鱗鱗.青草烟深不見人.其七云.舴艋爲家無姓名.胡盧世事過平生.香稻飯.軟蒓羹.掉月穿雲任性情.其八云.雪白鬚髯一老翁.能將短棹撥長空.人愛靜.浪無風.宜在五湖烟雨中.其九云.綠楊初睡暖風微.萬里晴波浸落暉.鼓棹去.唱歌回.驚起沙鷗撲漉飛.其十云.年來情況屬漁船.人在船中酒在前.山歷歷.水涓涓.一曲清歌山月邊.其十一云.風攪長江浪拍空.扁舟蕩漾夕陽紅.歸別浦.繫長松.出自風恬浪息中.其十二云.一箇輕舟力幾多.江湖穩載載漁簑.撐皓月.下長坡.半夜風生不奈何.其十三云.殘霞一縷四山明.雲起雲收陰復晴.風颺動.浪頭生.聽取虛篷夜雨聲.其十四云.鉤擲萍波綠自開.錦鱗對對逐歌來.消歲月.寄芳懷.卻似嚴光坐釣臺.其十五云.桃花水暖五湖春.一箇輕舟寄此身.時醉酒.或垂綸.江北江南適意人.

元時有傅按察者.嘗作鴨頭綠一詞悼宋云.静中看.記昔日淮山隱隱.宛若虎踞龍蟠.下樊襄指揮湘漢.鞭雲騎圍繞三千.勢不成三.時當混一.過唐之數不爲難.陳橋驛.孤兒寡婦.久假當還.挂征帆龍舟催發.紫宸初轉朝班.禁庭空.土花暈壁.蒼路悄.呵喝聲乾.縱餘得西湖風景.花柳亦凋殘.去國三千.遊仙一步.依然天淡夕陽閒.昨宵也.一輪明月.還照臨安.

劉改之.過賀新郎詞云.去年秋.余試牒四明.賦贈老娼.至今天下與禁中皆歌之.江西人來.士以爲鄧南秀詞.非也.詞云.老去相如倦.向文君說似.而今怎生消遣.衣袂京塵曾染處.空有香紅尚軟.料彼此魂消腸斷.一枕新涼眠客舍.聽梧桐疏雨秋風顫.燈暈冷.記初見.樓低不放珠簾捲.晚妝殘.翠蛾狼藉.淚痕流臉.人道愁來須殢酒.無奈愁深酒淺.但托意焦琴紈扇.莫鼓琵琶江上曲.怕荻花楓葉俱凄怨.雲萬疊.寸心遠.

宋文丞相過唐忠臣張巡許遠雙廟.留題沁園春一闋.詞旨壯烈.千載後照然與日月爭光.明.劉文成伯溫.過安慶.亦作沁園春詞哀余忠宣公闕.正與文山之詞相匹.詞云.士生天地間.人孰不死.死節爲難.羡英偉奇才.世居淮甸.少年登第.拜命金鑾.面折奸貪.指揮風雨.人道先生鐵肺肝.平生事.扶危濟困.拯溺權顛.清明要繼文山.使廉懦聞風膽亦寒.想孤城血戰.人皆效死.闔門抗節.誰不辛酸.寶劍埋光.星芒失色.露湮旌旗也不乾.如公者.黃金難鑄.白璧誰完.

劉秉忠.字子晦.自號藏春散人.嘗有三奠子詞曰.念行藏有命.烟水無涯.嗟去雁.羨歸鴉.半生身累影.一事鬢成華.東山客.西蜀道.且還家.壺中日月.洞裏烟霞.春不老.景長佳.功名眉上鎖.富貴眼前花.三杯酒.一覺睡.一甌茶.

張宏範.圍襄陽.賦鷓鴣天詞曰.鐵甲珊珊渡漢江.南蠻猶自不思降.東西勢列千層厚.南北軍屯百萬長.弓扣月.劍磨霜.征鞍遙指下襄陽.鬼門今日功勞了.好去臨江醉一場.

古今詞話云.蜀中有一寡婦.姿色絕美.父母憐其年少.欲議再嫁.歸家有宴.喜恰唱一詞.婦聞之流涕.于神前欲割一耳以明志.其母速止之.遂不易其節.詞云.昔年曾伴花前醉.今年空灑花前淚.花有再榮時.人無重見期.故人情意重.不忍棄新寵.月有盈虧.妾心無改移.[illegible]

王駙馬詵.字晉卿.尚英宗魏國大長公主.嘗賦憶故人詞云.燭影搖紅向夜闌.乍酒醒.心情懶.尊前誰爲唱陽關.離恨天涯遠.無奈雲沈雨散.凭闌干東風淚眼.海棠開後.燕子來時.黃昏庭院.能改齋漫錄云.都尉憶故人作.徽宗喜其詞意.猶以不豐容宛轉爲恨.遂令大晟府別撰腔.周美成增益其詞.而以首句爲名.謂之燭影搖紅云.

按原詞甚佳.美成增益.反不及也.

世俗以二月十五爲花朝節.杭城闔丁以名花荷擔叫鬻.音中律呂.喬夢符有賣花聲詞云.侵曉園丁.叫道嫩紅嬌紫.巧工夫.斲枝儹蕊.行歌信位.讌洗妝新水.捲香風.看街簾起.深深巷陌.有箇重門開未.忽驚他尋春夢美.穿窗透閣.便遲伊喚取.惜花人在誰根底.按夢符又有天淨沙詞云.鶯鶯.燕燕.春春.花花.柳柳.眞眞.事事.風風.韻韻.嬌嬌.嫩嫩的.停停.當當.人人.此等句.亦從李易安尋尋覓覓得來.

張伯遠.九月九日見桃花.作小令云.前度劉郎老矣.去年崔護來遲.紅雨飛.西風起.望白衣.可憐憔悴去.蜂愁蝶未知.冷落在天台洞裏.

僧洪覺範.久客南昌.獨行無侶.意緒肅然.偶登秋屏閣望西山.浩然有歸志.作浪淘沙云.城裏久偷閒.塵浣雲衫.此身已是再眠蠶.隔岸有山歸去好.萬壑千巖.霜曉更凭闌.減盡晴嵐.微雲生處是茆菴.試問此生誰作伴.彌勒同龕.

王晉卿得罪外謫.後房善歌者名囀春鶯.爲密縣馬氏所得.晉卿還朝.賦一聯云.佳人已屬沙吒利.義士曾無古押衙.有客爲足成之云.回首音塵兩沈絕.春鶯休囀沁園花.晉卿淒然.賦蝶戀花詞云.鐘送黃昏雞報曉.昏曉相催.世事何時了.萬恨千愁人自老.春來依舊生芳草.忙處人多閒處少.閒處光陰.幾個人知道.獨上高樓長杳杳.天涯一點青山小.

嘉定閒.平江妓送太守詞曰.春色原無主.荷東君著意看承.等閒分付.多少無情風雨恨.又那更蝶欺蜂妒.算燕雀眼前無數.縱使簾櫳能愛護.到如今.已是成遲暮.芳草碧.遮歸路.看看作.到離情處.怕去.仙郎輕颺旌旗.易歌褲袴.月滿西樓絃索靜.雲蔽崑城閬府.便恁地一帆輕舉.獨倚闌干愁拍碎.慘玉容淚眼如經雨.去與住.兩難訴.

或云.是蒲江盧申之作.

屈山程正伯.號庸舟.與錦江某妓眷戀甚篤.別時作酷相思詞云.月挂霜林寒欲墜.正門外催人起.奈離別如今眞個是.欲住也.留無計.欲去也.來無計.馬上離情衣上淚.滿目俱憔悴.問江路梅花開也未.春到也.須頻寄.人到也.須頻寄.

吳彥高在燕山赴張總持侍御家集.張出侍兒佐酒.中有一人意狀摧抑.叩其故.乃宣和殿小宮婢也.因

賦人月圓詞記之。聞者揮淚。其詞曰。南朝千古傷心事。猶唱後庭花。舊時王謝堂前燕子。飛向誰家。恍然一夢仙肌勝雪。雲鬟堆鴉。江州司馬青衫淚濕。同是天涯。時宇文叔通亦賦念奴嬌。先成。及見此作。茫然自失。是後人有求作樂府者。叔通即批云。吳郎近以樂府名天下。可往求之。

元、薩都剌西湖竹枝詞云。湖上美人彈玉箏。小鶯飛度綠窗櫺。沈郎雖病多情在。倦倚屏山不厭聽。一時妓女多歌之。

宿州營妓張小姐、字溫卿。技冠一時。見者皆屬意。波子山爲獄掾。最爲鍾愛。罷官。途次南京。念之不忘。爲別銀燈詞云。江上秋高霜早。雲靜月華如掃。候雁初飛。啼蛩正苦。又是黃花衰草。等閒臨照。潘郎鬢。星星易老。那堪更酒醒孤棹。望千里長安西笑。臂上妝痕。胸前淚粉。暗惹離愁多少。此情誰表。除非是重相見了。其後明道中。張子野先黃子思孝先相繼爲掾。尤賞之。偶陳師之來右以光祿丞掌酤榷。溫卿遂托其家。僅二年而亡。才十九歲。子思以詩弔之云。人生第一莫多情。眼看仙花結不成。爲報南京才子道。好將詩句哭溫卿。子思有愛姬宜哥。死州中。遺言葬堤下。冀他日過此。得一見以慰孤魂。子思從之。作詩納棺中。其斷章云。思同花上露。留得不多時。二人皆葬于宿州柳岸之東。子野嘉祐中過而題詩云。好物難留古亦嗟。人生無物不塵沙。何時枝樹連雙冢。結作人間並蒂花。

豫州寓荊州除吏部郎。再辭。得請守當塗。才到官七日而罷。又數日乃去。其詩云。歐借腰肢柳一渦。大梅權作小梅歌。舞餘細點梨花雨。奈此當塗風月何。豫章又有木蘭花令敍云。庭堅假守當塗。故人庾元鎮窮巷讀書。不出入州縣。因作此以勸庾酒云。庾郎三九常安樂。使有萬錢無處著。徐熙小鴨水邊花。明月清風都占卻。朱顏老盡心如昨。萬事休休休莫莫。尊前見在不饒人。歐舞梅歌君酌。自注云。歐、梅當塗二妓也。

去年今日從駕遊西苑。彩仗壓金波。看水戲魚龍競奮。寶津南殿宴席近天顏。金杯酒。君王勸。頭上宮花顫。六軍錦繡。萬騎穿楊箭。川夕翠華歸。擁鈞天笙歌一片。如今關外千里。未歸人。前山雨。西樓晚。望斷思君眼。此陳濟翁蘇山溪詞也。舍人張孝祥知潭州。因宴客。使歌此至金杯酒。君王勸。頭上宮花顫。其首白爲之搖頓者數四。坐客匿笑不止。而孝祥不覺也。

吳應、字盛之。以文章知名。天聖二年。省試第一。又中天聖九年書判拔萃科。仕至殿中丞。居小市橋。有侍姬曰紅梅。因以名其閣。嘗作折紅梅詞曰。喜輕澌初泮。微和漸入芳郊時節。春消息。夜來陡覺。紅梅數枝爭發。玉溪仙館。不是箇尋常標格。化工別與一種風情。似勻點胭脂。染成香雪。重吟細閱。比繁杏夭桃。品流真別。只愁共彩雲易散。冷落謝池風月。憑誰向說三弄處。龍吟休咽。大家留取倚闌干。聞有花堪折。勸君須折。其詞傳播人口。春日郊宴。必使優人歌之。

楊元素本事集誤以爲蔣堂侍郎有小鬟號紅梅。某殿丞作此詞以贈之。

晁大年嘗賦卜算子云。楊柳小蠻腰。慣逐東風舞。學得琵琶出教坊。不是商人婦。忙整玉搔頭。春筍纖纖露。老卻江南杜牧之。嬾爲秋娘賦。又云。粉淚溼鮫綃。只怨郎情薄。夢到巫山第幾峰。酒醒燈花落。數日傳

春寒。未把羅衣著。眉峰合攢爲阿誰。但悔從前錯。二詞蓋自況也。

吳虎臣漫錄云。別酒送君君一醉。清潤潘郎。更是何郎婿。記得釵頭新利市。莫將分付東鄰子。回首長安佳麗地。三十年前。我是風流帥。爲向青樓尋舊事。花枝缺處餘名字。右蝶戀花詞。東坡在黃時。送潘邠老赴省試作也。今集不載。

又云。徽宗天才甚高。詩文之外。尤工長短句。嘗爲探春令云。簾旌微動。峭寒天氣。龍池冰泮。杏花笑吐香紅淺。又還是春將半。清歌妙舞從頭按。等芳時開宴。記去年對著東風。曾許不負鶯花願。宣和乙巳冬。幸亳州途次。御製臨江仙云。過水穿山前去也。吟詩約句千餘。淮波寒重雨疏疏。烟籠灘上鷺。人買就船魚。古寺幽房權且住。夜深宿在僧居。夢魂驚起轉嗟吁。愁牽心上慮。和淚寫回書。

洪景範嘗爲長短句贈一女真云。十指嫩抽新筍。纖纖玉。染紅柔。人前欲展強嬌羞。微露雲衣霓袖。最好洞天春曉。黃庭卷罷清幽。凡心無計奈閒愁。試撚梨花頻嗅。

范周、字無外。純古之子。工於詩詞。不求聞達。安貧樂道。未嘗屈節於人。盛季文作守時。頗嫚士。嘗於元宵作寶鼎現詞。投之。極蒙嘉獎。因遺酒五百壺。其詞播於天下。每遇燈夕。諸郡皆歌之。詞云。夕陽西下。暮靄紅隘。香風羅綺。乘麗景華燈爭放。濃焰燒空連錦砌。覩皓月浸嚴城如晝。花影寒籠絳蕊。漸掩映芙蓉萬頃迤邐。齊開秋水。太守無限行歌意。擁麾幢光動珠翠。傾萬井歌臺舞榭。瞻望朱輪駢鼓吹。控寶馬耀貔貅。千騎銀燭交光數里。似亂簇寒星萬點。擁入蓬壺影裏。宴歌多才環豔粉。瑤簪珠履。恐看看丹詔催奉宸遊。燕侍。便趁早占通宵醉。緩引笙歌妓。任畫角吹老寒梅。月滿西樓十二。

蜀路泥溪驛。天聖中有女郎盧氏者。隨父往漢州作縣令。歸題于驛舍之壁。其序略云。登山臨水。不廢於吟。易羽移商。聊紓羈思。因成鳳棲梧一曲。書之驛壁。詞云。蜀道青天烟靄翳。帝里繁華迢遞何時至。回望錦川揮粉淚。鳳釵斜彈烏雲膩。鈿帶雙垂金縷細。玉佩珠璫。露滴寒如水。從此鬢妝添遠意。畫眉學得遙山翠。

徐幹臣伸三衢人。政和初。以知音律爲太常典樂。出知常州。常自製轉調二郎神詞云。悶來彈鵲。又攪碎一簾花影。漫試著春衫。還思纖手。薰徹金猊燼冷。動是愁端如何向。但怪得新來多病。嗟舊日沈腰。而今潘鬢。怎堪臨鏡。重省。別時淚滴。羅襟猶凝。料爲我厭厭。日高慵起。長託春酲未醒。雁足不來。馬蹄難駐。門掩一亭芳景。空佇立。盡日闌干倚遍。晝長人靜。既成。會開封尹李孝壽來牧吳門。李以嚴治京兆人。號閻羅。道出郡下。幹臣令樂大集。勞之。讌。娼令謳此詞。必待其間乃止。娼如戒。歌至三四。李果詢之。幹臣蹙額曰。某頃有一侍婢。色藝冠絕。前歲以亡室不容逐去。今聞在蘇州一兵官處。屢遣信欲復來。而主人靳之。感慨賦此。詞中所敍。多其書中語。今適有天幸。公擁旆于彼。不審能爲我地否。李云。此甚不難。可無慮也。既至。無錫。賓贊者請受謁次第。李云。郡官當至楓橋。距城十里而迎。翼日艤舟其所。官吏上下。望風股栗。李一閱刺。忽大怒云。都監在法。不許出城。適亦至此。使郡中萬一有火盜之虞。豈不殆哉。斥都監下階。荷校送獄。又數日。取其供牘判奏字。其子震懼求援。宛轉哀鳴致懇。李笑云。且還徐典樂之妾來理會。即

日承命。然後舍之。

周美成爲江甯府溧水令。主簿之室。有色有慧。美成每歉治于賓席之間。世所傳風流子。蓋所寓意焉。詞云。新綠小池塘。風簾動。碎影舞斜陽。金屋去來。舊時巢燕。土花繚繞。前度莓牆。繡閣鳳幃深幾許。聽得理絲簧。欲說又休。慮乖芳信。未歌先噎。愁轉清商。暗想新妝了。開朱戶應自待月西廂。最苦夢魂今宵不到伊行。問甚時說與佳音密耗。擬將秦鏡偷換韓香。天便教人霎時廝見何妨。新綠待月。皆簿廳亭軒之名也。

成都妓尹溫儀。本良家女。後以零替。失身妓籍。蔡相帥成都。酷愛之。尹告蔡乞除樂籍。蔡戲曰。桁前若成一小闋。便可除免。尹曰。乞腔調。蔡答以西江月。尹又乞嚴韻。蔡曰。汝排十九。用九字。即便應聲曰。韓愈文章蓋世。謝安才貌風流。良辰開宴在西樓。敢勸一杯芳酒。記得南宮高選。弟兄都占鰲頭。一門金殿御香浮。名在甲科第九。蓋蔡取第九人。弟元度十一人也。

豫章先生弟黃元明。宰廬陵縣。赴郡會。座上山谷偶脫。太守諭妓令綴之。既畢。使元明撰詞云。銀燭照堂如晝。見林宗巾勢差蓬首。斜插花枝。綠瞭羅袖。須臾兩帶還依舊。倒帶休。今後也不須更灑淵明酒。寶篋深藏。濃香薰透。爲經十指如葱手。蓋七娘子也。

李邴。字漢老。任城人。崇甯間進士。爲資政殿學士。漢老少日作漢宮春詞云。瀟湘紅梅。向竹梢疏處。橫兩三枝。東風也不愛惜。雪壓霜欺。無情燕子。怕春寒。輕失花期。惟是有南來寒雁。年年長見開時。清淺小溪如練。問玉堂何似。茅舍疏籬。傷心故人去後。冷落新詩。微雲淡月。對孤芳。分付他誰。空自倚清香未減。風流不在人知。一時膾炙人口。政和間。丁憂歸山東。服終造朝。舉國無與談者。方悵悵無計。時王黼爲首相。忽遣人招至東閣開宴。出其家姬十數人。酒半。唱是詞侑觴。大醉而歸。數日。遂有館閣之命。

劉一止。字行簡。宣和進士。賦喜遷鶯詞云。曉光催角。聽宿鳥未驚。鄰雞先覺。迤邐煙村。馬嘶人起。殘月尚穿林薄。淚痕帶霜微凝。酒力衝寒猶弱。歎倦客。悄不禁重染風塵京洛。追念人別後。心事萬重。難覓孤鴻託。翠幌嬌深。曲屏香暖。爭念歲寒飄泊。怨月恨花。須不是不曾經著。這情味望一成消減。新來還惡。陳質齋云。行簡是詞。盛傳京師。號劉曉行。

阮閎、建炎初知袁州。致仕寓居宜春。有贈宜春官妓趙佛奴洞仙歌云。趙家姊妹。合在昭陽殿。因甚人間有飛燕。見伊底。盡道獨步江南。便江北也何曾慣見。惜伊情性好。不解嗔人。長帶桃花笑時臉。向尊前酒底見了。須歸似恁地能得幾回細看。待不眨眼兒覷著。伊將眨眼工夫。看伊幾徧。

趙彥端、字德莊。宋宗室之秀。賦西湖謁金門詞云。休相憶。明夜遠如今日。樓外綠煙村冪冪。花飛如許急。柳外晚來船集。波底夕陽紅濕。送盡去雲成獨立。酒醒愁又入。阜陵問誰詞。答云彥端所作。上云我家裏人也會作此語。喜甚。

葛長庚、自號白玉蟾。閩人也。一云瓊州人。居武夷山中。嘉定間。詔徵赴闕館太乙宮。封紫清明道眞人。嘗至武昌。賦酹江月懷古詞云。漢江北瀉下長淮。洗盡胸中今古。樓櫓橫波征雁遠。誰見魚龍夜舞。鸚鵡洲雲。鳳凰山月。付與沙頭鷺。功名何處。年年惟見春絮。非不豪似周瑜。壯如黃祖。亦逐秋風度。野草閑花無限數。渺在西山南浦。黃鶴樓人。赤烏年事。江漢亭前路。浮萍無據。水天幾度朝暮。

延安夫人、係蘇丞相子容之妹也。有寄李玉妹更漏子詞云。小闌干。深院宇。依舊當時別處。朱戶鎖。玉樓空。一簾霜日紅。弄珠江。何處是。望斷碧雲無際。凝淚眼。出重城。隔溪羌笛聲。

長安妓聶勝瓊。歸李之問。其寄李鷓鴣天詞云。玉慘花愁出鳳城。蓮花樓下柳青青。尊前一唱陽關曲。別箇人人第五程。尋好夢。夢難成。有誰知我此時情。枕前淚共階前雨。隔箇窗兒滴到明。

夷堅志載、蓬萊仙人玉英浪淘沙詞云。塞上早春時。暖律猶微。柳舒金線水回隄。料得江鄉應更好。開盡梅蹊。晝漏漸遲遲。愁損香肌。幾回無語斂雙眉。凭徧闌干十二曲。日下樓西。

小瓊英、楊鐵崖伎也。倪元鎮作柳梢青詞贈之云。樓上玉笙吹徹。白露冷飛瓊珮玦。黛淺含顰。香殘棲夢。子規啼月。往事揚州。荒涼有多少愁縈思結。燕語空津。鷗盟寒渚。畫欄飄雪。

宣和間、有女子幼卿、題賣花聲詞于陝府驛壁云。極目楚天空。雲雨無蹤。漫留遺恨鎖眉峰。自是荷花開較晚。孤負東風。客館歎飄蓬。聚散怱怱。揚鞭那忍驟花驄。望斷斜陽人不見。滿袖啼紅。

趙孟頫、子昂、宋太祖子秦王德芳之後也。四世祖伯圭。賜第湖州。遂爲湖州人。宋末爲眞州司戶參軍。至元中。以程鉅夫薦。授兵部郎中。累官翰林學士承旨。在李叔固丞相席間。賦歌者貫貫浣溪沙詞云。滿捧金巵低唱詞。樽前再拜索新詩。老夫慚愧鬢成絲。羅袖染將修竹翠。粉香須上小梅枝。相逢不是少年時。公以承平王孫。而遭世變。故其詞不無麥秀狡童之感。

姚雲文、聖瑞、宋咸淳進士也。入元爲儒學提舉。嘗過長桁。賦摸魚兒詞云。渺人間蓬瀛何許。一朝飛入梁苑。輞川梯洞層崖出。猶帶鬼愁龍怨。窮遊宴。談笑裏。金風吹折桃花扇。翠華天遠。悵沁沼螢枯。錦屏煙合。草露泣蒼蘚。東華夢。好在牙檣珊瑚。書圖歷歷曾見。落紅萬點孤臣淚。斜日牛羊春晚。摩雙眼。看塵世鰲宮。又報鯨波淺。吟鞭拍斷。便乞與媧皇。化成精衛。填不盡遺憾。

淨慈尼、故宋舊宮人也。羅志仁賦虞美人贈之云。君王曾惜如花面。往事多恩怨。霓裳和淚換袈裟。又送鑾輿北去聽琵琶。當年未削青螺髻。知是歸期未。天花交室萬緣空。結綺臨春何處淚痕中。

崑山顧阿瑛、德輝、同陳浩然遊觀音山。宴張氏樓。徐姬楚蘭佐酒。以琵琶度曲。鄭雲臺心醉。賦蝶戀花詞云。春江暖漲桃花水。畫舫珠簾。載酒東風裏。四面青山青似洗。白雲不斷山中起。過眼韶華渾有幾。玉人纖手笑把琵琶理。枉殺雲臺標外史。斷腸只合江州死。

朱希眞、名秋娘。適徐必用。徐久客不歸。朱賦菩薩蠻詞云。溼雲不渡溪橋冷。娥寒初破霜鉤影。溪下水聲長。一枝和月香。人憐花似舊。花不知人瘦。獨自倚闌干。夜深花正寒。按。此詞是咏梅之作。而其名則淑眞。非希眞也。

花庵詞客云。希眞名教儒。此則別是一人也。

陳鳳儀、成都樂伎也。有一絡索詞送人云。蜀江春色濃如霧。擁雙旌歸去。海棠也似別君難。一點點。啼紅雨。此去馬啼何處。向沙堤新路。禁林賜宴賞花時。還憶著西樓否。

左譽、字與言。筆名之後。君且宦途。賤娼籍府樂、有名姝張芸。女名穠。色藝妙天下。譽頗顧之。如盈盈秋水。淡淡春山。與一段離愁堪畫處。橫風斜雨挹衰柳。及帷雲剪水。滴粉搓酥。皆為穠作。當時都人有曉風殘月柳三變。滴粉搓酥左與言之對。後穠委身于勳大將家。易姓章。疏封大國。紹興中。因覓官行闕。暇日訪西湖兩山間。忽逢中興盛。中觀一麗人。塞簾過譽而顰曰。如今若把菱花照。猶恐相逢是夢中。覩之乃穠也。左悵然悟人。即拂衣東渡。一夜客門。其眼兒媚詞云。樓上黃昏杏花寒。斜月小闌干。一雙燕子。兩行征雁。畫角聲殘。綺窗人在東風裏。灑淚對春閒。應似舊盈盈秋水。淡淡春山。

無名氏女郎王胡蝶詞云。為甚夜來添病。強臨寶鏡。憔悴嬌慵。一任釵橫鬢亂。永日薰風。惱脂消榴紅徑裏。春含滅蝶粉叢中。思悠悠垂簾獨坐。倚編燕籠。朦朧玉人不見。羅裁囊寄。錦寫牋封。約在春歸。夏來依舊。各西東。粉牆花影來。疑是羅帳雨。夢斷成空。最難忘屏邊瞥見。野外相逢。武林舊事。月云。此詞。當時甚為馬東籬、張小山諸君所服。或曰。洞天女作。詳見元之夢遊詞序中。詞共十有八闋。周勒山林下詞。選錄其半。

瞿士衡一日飲楊廉夫以鞋杯行酒。廉夫命宗吉詠之。宗吉席上作沁園春以呈。廉夫大喜。即命侍妓歌以侑觴。因袖其稾以去。詞云。一掬嬌春。弓樣新裁。蓮步未移。笑書生量窄。愛渠盡小。主人情重。酌我休進。醞釀朝雲。斟量暮雨。能使麴生風味奇。何須去。向花塵留跡。月地偷期。風流到手偏宜。便豪吸雄吞不用辭。任凌波南浦。惟誇羅襪。賞花上苑。祇勸金卮。羅帕高擎。銀瓶低注。絕勝翠裙深掩時。華筵散。奈此心先醉。此恨誰知。

松江俞俊、弱冠從鮑淵自遊。負氣傲物。當伯顏太師柄國日。嘗賦清平樂長短句云。君恩如草。秋至還枯槁。落落殘星猶在曉。豪傑消磨盡了。放開湖海襟懷。休教鷗鷺驚猜。我是江南倦客。尊開容易安排手寰。留葉起之處。後與葉交惡。竟訴于官。欲捕其罪。竟緣斯語獲免。

永樂間。瞿宗吉以詩禍下獄。已而謫戍保安。時興河失守。邊境蕭然。朝廷方降佛曲于塞下。選子弟唱之。過元宵。宗吉淒然作望江南五首云。元宵景。野燒照山明。風陣摩天將夜半。斗杓插地過初更。燈火憶杭城。元宵景。巷陌少人行。舍北孤兒偎冷炕。屋東嫠婦哭寒漿。士女憶杭城。元宵景。刁斗擊殘更。數點夕烽明。遠戍幾聲寒角響空營。歌舞憶杭城。元宵景。獨坐自傷情。破竈三杯黃米酒。寒窗一盞濁油燈。寞坐憶杭城。元宵景。淡月伴疏星。戍卒抱關敲木柝。歌童穿市唱金經。鑼鼓憶杭城。永樂中秋。上方開宴賞月。月為雲掩。命解縉賦詩。遂口占風落梅一闋。其詞曰。姮娥面。今夜圓。下雲簾。不著臣見。拚今宵倚闌不去眠。看誰過廣寒宮殿。上覽之。歎甚。又賦長篇。上益喜。同縉飲過夜半。月復明朗。上大笑曰。子才真可謂奪天手段也。

成化間。仁和教諭聶大年。以詩書名世。人來乞書。多以東坡行香子、馬晉、滿庭芳、應之。二詞。一言不必深求學問。一言仕宦亦勞。皆不如隱逸之樂也。後薦召至京修史。病死。貧不能斂。似若預為己言者。然二詞亦果痛快。今錄之。行香子云。清夜無塵。月色如銀。酒斟時須滿十分。浮名浮利。休苦勞神。似隙中駒。石中

火。夢中身。雖抱文章。開口誰親。且陶陶樂取天真。不如歸去。作箇閒人。背一張琴。一壺酒。一溪雲。滿庭芳云。年漸疏狂。苟餘衰鬢。去年猶勝今年。一回老矣。堪嘆又堪憐。思昔青春美景。除非是。月下花前。誰知道金章紫綬。多少事縈煎。倦棲騎馬出。風來驀橋。雨又淒然。想山翁野叟。正樹高眠。更有紅塵赤日。也不到松下林邊。歸來好。吳淞江上。閒煞了釣船。馬管字孟昭。明初吳下人也。

朱竹古無所本。起于明初。宋仲溫有一卷。不知何人筆。高季迪題水龍吟云。淇園丹鳳。飛來幾時。留得參差翼。簫聲吹斷。彩雲忽墜。碧雲猶隔。想是湘靈淚。彈多處。血痕都積。看蕭疏瘦影。隔簾欲動。應是落花狼籍。莫道清高也俗。再相逢。子猷還惜。此君未老。歲寒猶有少年顏色。誰把珊瑚。和烟換去。琅玕千尺。細看來不是天工。卻是那春風筆。此卷舊為王太史家物。徐惟和收得之。珍若重寶。自題其後云。根如[illegible]。葉如丹鳳尾。有時敲作釣魚竿。珊瑚亂拂桃花水。有時擲杖化為龍。白日青天亦鱗起。能將紅雨變蒼烟。貞在宋明幾洞天。須臾節生形管。只向松間滴露妍。

高郵王磐作野菜譜。并綴其詞。雅俗相雜。山家之公案也。嘉禾周履靖作茹草編。亦效西樓而起。編中詠燕子不來香云。新蒲正短。舊巢猶空。細箔珠簾面面風。粘天芳草。碧玉芊芊起。呢喃榮杏。暖滴芳叢。照陽殿裏。妒綠嫌紅。無奈香消一晌中。

夏侯橋、沈澗、卿掘地得宋高宗賜岳侯手勅。石刻。文徵明侍詔題滿江紅詞云。拂拭殘碑。勅飛字依稀堪讀。慨當初倚飛何重。後來何酷。豈是功成身合死。可憐事去言難贖。最無端堪恨又堪悲。風波獄。豈不念封疆蹙。豈不念徽欽辱。念徽欽既返。此身何屬。千載休談南渡錯。當時自怕中原復。笑區區、檜亦何能逢其欲。微胡慨。自其論古斐眼。後來改謚忠武。文云。李將軍口不出辭。聞者流涕。藺相如身雖已死。凜然猶生。又云。孔明志興漢室。子儀光復唐都。不嫌今古同辭。將與河山並久。惟岳侯為能不愧此謚。予嘗至鄂王墳上。賦一詩云。帆指西泠隱書樓。岳王墳上草蕭蕭。頻年光蓬吹孤月。盡日垂楊鎖六橋。石馬夜嘶荒殿雨。水犀春漲浙江潮。登臨休問前朝事。只有南枝恨未消。

吳江張倩倩。適同邑沈自徵。自徵負才任俠。所著霸亭秋。鞭歌妓。簪花髻詞三齣。名漁陽三弄。與徐文長鼓傳。倩倩有憶秦娥云。風雨咽。鷓鴣啼破清明節。清明節。杏花零落。悶懷千疊。情懷依舊和誰說。眉山斷鎖愁絕。愁絕。雨聲和淚。問誰悽切。填詞集豔云。倩倩豔色清才。年才三十四歿。遺香僅存一二。

詞苑叢談

徐釚編輯

序

詩與詞均三百之遺也詩話之與詞話其即春秋大夫燕聘賦詩見志左氏傳諸紀載遺意也顧自孟棨有本事詩之纂計有功有唐詩紀事之編而詩話遂有成書余獨慨夫詞肇於唐盛於宋元熄於明迄我　昭代彬彬大振而詞話一書藝苑羣公相望千百年閒至今未逢編次大爲恨事夫詞者詩之餘而樂之緒也宋大晟樂府所歌頌郊廟樂章皆按譜倚聲叶應宮徵寇韓趙周諸公正大剛方勲業彪炳而興發毫揮不少香豔麗語作者既繁韻事自侈後代逃虛之士藉以雕蟲叩之古近且有聲病茫然者而奚暇及詞業所不存宜聽其事之散軼而莫有紀也然即有博雅審音君子起而欲纂成書則又不易蓋詞旣中熄於明劉高楊瞿而後鮮有繼軌諸凡陶鋺金荃之刻藏弆家寥寥無資僅僅取花閒草堂註中一二雋評韻事合諸里巷瑣談以炎裂衆考證不精則紕謬相襲體裁罔辨則俚稚襍收欲成千百年未見之書以詒來者不戛戛其難哉吾友徐虹亭先生菊莊詞久已傳播海內丁卯秋訪余於鄂渚官舍暇時出示所輯詞苑叢談或詞以人傳或人因事顯分門別類爲目有七詳體製審音韻復加辨證品藻與諧謔兼羅紀事與外編並載自唐宋迄今上下千餘年閒無不蒐討較之本事紀事二書尤爲縝密蓋先生家藏圖籍徧覽無遺其足跡所經名山大川通都鉅邑時與畸人韻士相往來而珥筆　禁林復工於此事屬詞之體劌心鉥腎積十餘年方始就緒是此書之成非先生不能成且成之必待於先生者天亦若默相之以啓　熙朝文運之盛上以鼓吹風雅遠規左氏之紀載又豈特供協律選聲之彥嚇餘談柄已哉方今樂府選本盛推朱竹垞詞綜爲最試持此書以與竹垞揚搉當必撫絃賞音共相擊節而有六代覩止之歎矣時康熙戊辰仲春之朔溫陵丁煒雁水氏書於黃鶴樓下

序

長洲　尤侗　譔

予嘗纂明史藝文志其以詩話著者西涯昌穀而下纍纍數十家而詞話自升菴之外無聞焉古今詞話久矣失傳其軼時見於他說抑何鮮哉然詞之系宋猶詩之系唐也唐詩有初盛中晚宋詞亦有之唐之詩由六朝樂府而變宋之詞由五代長短句而變約而次之小山安陸其詞之初乎淮海清眞其詞之盛乎石帚夢窗似得其中碧山玉田風斯晚矣唐詩以李杜爲宗而宋詞蘇陸辛劉有太白之風秦黃周柳得少陵之體此又豈㩦衡理聯騎而馳者也唐詩之後香奩浣花稍微矣至有明而起其衰宋詞之後遺山蛻巖亦僅矣及吾　朝而恢其盛天地生才若爲此對偶文字以待後人之側生㮣出角立代興惡可存而不論哉詞之見於話者如後主之小樓昨夜延巳之一池春水子京之紅杏枝頭子野之雲破月來東坡之大江東去耆卿之曉風殘月少游之山抹微雲美成之幷刀如翦澤民之淚溼闌干稼軒之寶釵一點皆其膾炙齒牙者風流相扇不乏矣談顧未有人集其成耳年友徐子虹亭詞人之翹楚也向曾續孟棨本事詩予爲作序今復輯成詞苑叢談一書盡掃前人之要而標新剔異更有開所未聞者洵倚聲之董狐矣殆與本事詩相爲表裏予故重爲之序夫古人有詩史之說詩之有話猶史之有傳也詩既有史詞獨無史乎哉願以傳之海內且爲他日藝文志中增一則佳題也

自序

徐子之爲詞苑叢談也從無聊羈旅中捜取樂章可佐
尊前酒邊之所吐屬者拾殘紙禿筆隨時隨地書之牀
頭置一竹籠撚紙條納於其內對客祇坐一二條如頭
白宮人說天寶遺事令人惝怳移時以爲笑樂積有月
日裒成數卷歲丁巳偃蹇闕亞家桃葉偶與周子雪
容追話昔年同遊燕市旗亭一曲至今流傳人口而勝
侶良朋升沈不一因及叢談則周子亦方有事於斯亟
索其稾視予補綴猶十之四五予因請而脅萃畢業焉
周子勿靳悉以畀予予方潦倒場屋收而藏諸篋衍不
意秋風報罷翛然歸來仍客武林舉抑鬱摧挫之氣無
所舒洩自覺蟪蛄怪鳥爲天地閒縻棄之物不惜傅粉
搔頭低唱曉風殘月以供世人賤唾因取向日所編爲
之條分縷析別爲詮次傍及詞之源流正變焉嗟乎今
世讀書之士高者激昂文章氣節閒而卑則浮沈儒首
於蠖蝸鼠竊之際吾兩人窮年矻矻一無所成徒托諸
靈均騷辯靖節閒情之內此其志誠足悲也花鈿歌釧
脾院金荃玉著千秋萬世後誰復知吾兩人者遊遺書
周子而序其顛末如此昔康熙戊午正月菊莊徐釚書
於西湖舟次

是書之輯始於癸丑迄於戊午凡六年所抄撮羣書
不下數百餘種歲在己未余橐筆　禁林從退食之
暇與同年友秀水竹垞朱君宜興其年陳君互相參
訂竹垞始謂余搨摭書目必須旁注於下方不似世
備勦取前人之說以爲己出者余韙其言惜已脫稾
無從一一追遡閒取偶及記憶者分注十之二三藏
諸篋衍時爲補綴然猶慮其擇焉不精耳丁卯之秋
余旣放歸遊於鄂渚適丁雁水觀察見之謂其可傳
乃捐俸爲余鋟板而仍繫以戊午舊序者不忘曩日
借周子雪客脅萃之勤也康熙二十七年歲次戊辰
六月朔日虹亭徐釚又識於吳江城西之松風書屋

詞苑叢談凡例

一曰體製塡詞原本樂府自菩薩蠻以前追而溯之梁
武帝江南弄沈約六憶詩皆詞之祖前人言之詳矣
余故脅萃其說以攷其離合正變焉至氣體互殊代
有升降亦畧爲申論

一曰音韻詩宗唐韻夫人而知爲金科玉律矣若詞韻
向無定準故其出入寬嚴卽宋人猶未免疵纇今一
以沈東江氏詞韻畧爲則而閒採諸家之說以備參
攷至宮商纍配淸濁殊途辨析毫芒猶俟審音者

一曰品藻殘月曉風大江東去鐵板紅牙褒譏千古特
是優伶之口未免强爲差排余爲捜討名人緒論以
己見參之所謂蛾眉不同貌而俱動于魄芳草穿共
氣而皆悅于魂善乎江淹之見夏有以夫

一曰紀事金荃蘭畹雖異紋綦組都屬子虛烏有余惟
搜採逸事可傳佳話者庶足供麈尾閒談

一曰辨証傳疑傳信良史固然詞雖小道偶有寄托然
說分彼此亦足貽悞後人予細加詳攷歸于畫一誕
妄貽譏差誚能免

一曰諧謔淳于曼倩爲千古滑稽之雄里巷小詞未必
無關風化余閒採打油蒜酪諸體使覽者警省非止
冠纓欲絶也

一曰外編凡齊諧志怪之書雖事屬荒唐亦小說家所
不廢余因取仙鬼神怪以及奇緣異稱載在野史傳
奇者稿爲掇摭以資談柄

虹亭徐　釚　述

詞苑叢談總目

國朝吳江徐　釚電發編輯

卷一　體製
卷二　音韻
卷三　品藻
卷四　品藻
卷五　品藻
卷六　紀事
卷七　紀事
卷八　紀事
卷九　紀事
卷十　辨證
卷十一　諧謔
卷十二　外編

詞苑叢談總目

詞苑叢談卷一

國朝吳江徐　釚電發編輯

體製

梁武帝江南弄云衆花雜色滿上林舒芳曜彩垂輕陰連手躞蹀舞春心舞春心臨歲腴中人望獨躊躇此絕妙好詞已在清平調菩薩蠻之先矣

沈約六憶詩其三云憶眠時人眠獨未眠解羅不待勸就枕更須牽復恐旁人見嬌羞在燭前亦詞之濫觴也屈子離騷亦名辭漢武秋風亦名辭詞者詩之餘也然則詞果有合于詩乎曰按其調而知之也殷雷之詩曰殷其雷在南山之陽此三五言調也魚麗之詩曰魚麗于罶鱨鯊此二四言調也還之詩曰遭我乎峱之閒兮並驅從兩肩兮此六七言調也江汜之詩曰不我以不我以此疊句調也東山之詩曰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於垤婦嘆於室此換韻調也行露之詩曰厭浥行露其二章曰誰謂雀無角此換頭調也凡此煩促相宜短長互用以啓後人協律之原豈非三百篇實祖禰哉（蒔園詩話）

唐人張志和自稱煙波釣徒常作漁歌子一詞極能道漁家之事詞云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今樂章一名漁父卽此調也（西吳記云湖州磁湖鎮道志磯即張士和所謂西塞山前也新唐書云志和字子同始名龜齡十六擢明經肅宗特見賞重因賜名後坐事貶南浦尉不復仕居江湖自稱煙波釣徒著元真子亦以自號每垂釣不設餌志不在魚也今武昌府志記大冶縣東九十里爲道士洑則西塞山未嘗過見水經云壁立千仞東北對黃公九磯故名可驚橫截江流旋渦洄漩舟人過之每爲失色張耒詩已達燋尾散花灘不怕危亡道士磯逆以爲卽志和所遊西塞山也未知孰是）

政和中一中貴人使越州回得詞于古碑陰無名無譜

不知何人作也錄以進御命大晟府塡腔因詞中語賜名魚遊春水詞云秦樓東風裏燕子還來尋舊壘餘寒猶峭紅日薄侵羅綺嫩草方抽碧玉茵媚柳輕拂黃金縷鶯囀上林魚遊春水幾曲闌干遍倚又是一番新桃李佳人應怪歸遲梅粧淚洗鳳簫聲絶沈孤雁望斷情牋無雙鯉雲山萬重寸心千里

藝苑雌黃云寒鴉萬點流水遶孤村之句人皆以爲少游自造此語殊不知亦有所本予在臨安見平江梅知錄云隋煬帝詩云寒鴉千萬點流水遶孤村少游用此語也又予嘗讀李義山效徐陵體贈更衣云輕寒衣省夜金斗熨沈香乃知少游詞玉籠金斗時熨沈香與夫雕起熨沈香玉腕不勝金斗其語亦有來處

李易安云樂府聲詩並著最盛于唐開元天寶間有李八郎者能歌擅天下時新及第進士開宴曲江榜中一名士先召李易服隱姓名衣冠故敝精神慘沮與同之宴所曰表弟願與坐末衆皆不顧旣酒行樂作歌者進時曹元謙念奴爲冠歌罷衆皆咨嗟稱賞名士忽指李曰請表弟歌衆皆哂或有怒者及轉喉發聲歌一曲衆皆泣下羅拜曰此李八郎也自後鄭衛之聲日熾流靡之變日繁亦有菩薩蠻春光好莎雞子更漏子浣溪沙夢江南漁父等詞不可遍也五代干戈斯文道熄獨江南李氏君臣尚文雅故有小樓吹徹玉笙寒吹縐一池春水之辭語雖奇甚所謂亡國之音哀以思也逮至本朝禮樂文武大備又涵養百餘年始有柳屯田永者變舊聲作新聲出樂章集大得聲稱于世雖協音律而詞語塵下又有張子野宋子京兄弟沈唐元絳晁次膺輩繼出雖時時有妙語而破碎何足名家至晏元獻歐陽永叔蘇子瞻李際夫人作爲小歌詞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然皆句讀不葺之詩爾又往往不協音律者何耶蓋詩文分平仄而歌詞分五音又分五聲又分六律又分淸濁輕重且如近世所謂聲聲慢雨中花喜遷鶯旣押平聲韻又押入聲韻玉樓春本押平聲韻又押上去聲又押入聲本押仄聲韻如押上聲則協如押入聲則不可歌矣王介甫曾子固文章似西漢若作小歌詞則人必絶倒不可讀也乃知別是一家知之者少後晏叔原賀方回秦少游黃魯直出始能知之又晏苦無鋪敘賀苦少典重秦卽專主情致而少故實譬如貧家美女非不妍麗而終乏富貴黃卽尙故實而多疵病如良玉有瑕價自減半矣

賀方回晚景云鶯外紅綃一縷霞淡黃楊柳帶棲鴉玉人和月折梅花笑撚粉香歸繡戶斗垂羅幕護窗紗東風寒似夜來些其起句本王子安滕王閣賦此子可云善盜賀有姬能詩善答賀云獨倚危闌淚滿襟小園春色懶追尋深恩却似丁香結難展芭蕉一寸心句亦可誦

復齋漫錄云方回詞有雁後歸云巧翦合歡羅勝子釵頭春意翩翩豔歌淺笑拜嫣然願郎宜此酒行樂駐華年未至文園多病客幽襟悽斷堪憐舊遊夢挂碧雲邊人歸落雁後思發在花前山谷守當塗方回過焉人日席上作也調木臨江仙山谷以方回用薛道衡詩故易以雁後歸云

苕溪漁隱曰唐初歌詞多是五言詩或七言詩初無長短句自中葉以後至五代漸變成長短句及本朝則盡爲此體今所存者止瑞鷓鴣小秦王二闋是七言八句

詩并七言絶句詩而已瑞鷓鴣猶依字可歌若小秦王必須雜以虛聲乃可歌耳其詞曰碧山影裏小紅旗儂是江南踏浪兒拍手欲嘲山簡醉齊聲爭唱浪婆詞西興渡口帆初落漁浦山頭日未欹儂送潮回歌底曲樽前還唱使君詩此瑞鷓鴣也濟南春好雪初晴行到龍山馬足輕使君莫忘霅溪女時作陽關腸斷聲此小秦王也皆東坡所作

姜堯章號白石道人善吹簫能自製曲淳熙丙申至日過維揚夜雪初霽薺麥彌望入其城則四顧蕭條寒水自碧暮色漸起戍角悲吟堯章愴然感慨因自度揚州慢一曲云淮左名都竹西佳處解鞍少駐初程過春風十里盡薺麥青青自胡馬窺江去後廢池喬木猶厭言兵漸黃昏清角吹寒都在空城杜郎俊賞算如今重到須驚縱荳蔻詞工青樓夢好難賦深情二十四橋仍在波心蕩冷月無聲念橋邊紅藥年年知爲誰生堯章又嘗載雪詣石湖度新聲兩曲石湖把玩不已使二妓習之音節諧婉乃命之曰暗香疏影其暗香詞云舊時月色算幾番照我梅邊吹笛喚起玉人不管淸寒與攀摘何遜而今漸老都忘却春風詞筆但怪得竹外疏花香冷入瑤席江國正寂寂歎寄與路遙夜雪初積翠尊易泣紅萼無言耿相憶長記曾攜手處千樹壓西湖寒碧又片片吹盡也幾時見得其疏影詞云苔枝綴玉有翠禽小小枝上同宿客裏相逢籬角黃昏無言自倚修竹昭君不慣胡沙遠但相憶江南江北想佩環月夜歸來化作此花幽獨猶記深宮舊事那人正睡裏飛近蛾綠莫似春風不管盈盈早與安排金屋還教一片隨波去又却怨玉龍哀曲等恁時重覓幽香已入小窗橫幅研北

雜志云小紅范成大青衣也有色藝成大請老姜夔詣之一日授簡徵新聲夔製暗香疎影兩曲成大使二妓歌之音節清婉成大尋以小紅贈之其夕大雪過垂虹賦詩曰自琢新詞韻最嬌小紅低唱我吹簫曲終過盡松陵路回首煙波十里橋夔嘗自度曲吹洞簫小紅輒歌而和之夔卒于蘇州范旼詩曰所幸小紅方嫁了不然啼損馬塍花宋時花葉出東西馬塍皆名人葬處夔葬此故云

師師令因張子野所製新詞贈妓李師師得名也詞云香鈿寶珥拂菱花如水學妝皆道稱時宜粉色有天然春意蜀綵衣裳勝未起縱亂霞垂地都城池苑誇桃李問東風何似不須回扇障清歌脣一點小于朱蘂正值殘英和月墜寄此情千里

唐主嘗製小詞云曾宴桃源深洞一曲舞鸞歌鳳長記別伊時和淚出門相送如夢如夢殘月落花煙重此莊宗自度曲也（古今詞話云後唐莊宗修內苑掘得斷碑中有三十二字莊宗使樂工入律歌之名）曰宴桃源一（名憶仙姿）

宋陳亞性滑稽嘗用藥名作閨情生查子三首其一曰相思（相思子）意已深（薏苡）白紙（白芷）書難足字字苦參（苦參）商故要檳郎讀（讀寫）分明記得約當歸（當歸）遠至（遠志）櫻桃熟何事菊花時猶未回鄉（茴香）曲其二曰小院雨餘涼（禹餘糧）石竹風生砌罷扇儘從容（蓯蓉）半下（半夏）紗幮睡起來閑坐北亭中（柏亭）滴盡珍珠淚為念婿辛勤（細辛）去折蟾宮桂其三曰浪蕩去來來躑躅花頻換可惜石榴裙蘭麝香將半琵琶閒後理相思必撥（蓽茇）朱絃斷擬續斷朱絃（續斷）待這冤家面（代赭）予謂此等詞偶一為之可耳畢竟不雅

韓文公遣興詩斷送一生惟有酒又贈鄭兵曹詩破除萬事無過酒山谷各去其一字作勸酒詞云斷送一生惟有破除萬事無過遠山橫蹙聽秋波不飲傍人笑我花病等閒瘦弱春愁沒處遮攔杯行到手莫留殘不道月斜人散王阮亭曰黃魯直竟作歇後鄭五何哉

庭院深深深幾許楊柳堆煙簾幙無重數金勒雕鞍遊冶處樓高不見章臺路雨橫風狂三月暮門掩梨花無計留春住淚眼問花花不語亂紅飛過鞦韆去此歐陽文忠公蝶戀花春暮詞也李易安酷愛其語遂用作庭院深深調數闋楊升菴云一句中連三字者如夜夜夜深聞子規又日日日斜空醉歸又更更更漏月明中又樹樹樹梢啼曉鶯皆善用疊字也

宋宣和間掘地得石刻一詞唐人作也本無題後人名之後庭宴云千里故鄉十年華屋亂魂飛過屏山簇眼重眉褪不勝春菱花知我消香玉雙雙燕子歸來應解笑人幽獨斷歌零舞遺恨清江曲萬樹綠低迷一庭紅撲簌

俞仲茅（彥）爰園詞話曰詞全以調為主調全以字之音為主音有平仄多必不可移者間有可移者仄有上去入多可移者間有必不可移者儻必不可移者任意出入則歌時有棘喉澀舌之病故宋時一調作者多至數十人如出一吻今人既不解歌而詞家染指不過小令中調尚多以律詩手為之不知孰為音孰為調無怪乎詞之亡也

又曰唐詩三變愈下宋詞殊不然歐蘇秦黃足當高岑王李南渡以後矯矯陡健即不得稱中宋晚宋也惟辛稼軒自度粱肉不勝前哲特出奇險為珍錯供與劉後村輩俱曾洞旁出學者正可欽佩不必反脣併捧心也

周長卿（元）曰古人好詞即一字未易彈改子瞻綠水人家遶別本遶作曉為古今詞話所賞愚謂遶字雖平然是實境曉字無歸著試通咏全章便見少游斜陽暮後人妄肆譏評托名山谷淮海集辨之詳矣又有人親在郴州見石刻是斜陽樹樹字甚佳猶未若暮字至若潑漁隱記者鄧陵山彩結精改作綺筵佳不知何佳也若子瞻低綺戶低改綺則善矣

又曰唐晚五代小令塡詞用韻多詭誕不成文者聊為之可耳不足多法尊前集載唐莊宗歌頭一首為字一百三十六此長調之祖然不能佳

張芸叟詞云回首夕陽紅盡處應是長安人喜詠之樂天題岳陽樓詩云春岸綠時連夢澤夕波紅處近長安芸叟用此換骨也

門類新話王元澤詞曰露晞向曉簾幙風輕小院閒晝翠逕鶯來驚下新紅鋪繡倚危牆（舊本作樹）一望（一作疊）高樹海棠帶雨胭脂透又因循過了清明時候（舊本又因循上有算韶華三字）倦遊宴風光滿目好景良辰誰共攜手恨被榆錢買斷兩眉長皺憶那陽人散後落花流水人（一作仍）依舊這情懷對東風盡成消瘦調寄倦尋芳慢今曲中簾幙風柔庭幃晝永海棠帶雨胭脂透因循過了清明也等句本諸此

六州歌頭本鼓吹曲也音調悲壯又以古興亡事實之聞之使人慷慨良不與豔詞同科誠可喜也六州得名蓋唐人西邊之州伊州梁州石州甘州渭州氐州也宋人大祀大卹皆用此調明朝大卹則用應天長云

劉公㦸（體仁）詞繹曰詞有與古詩同義者瀟瀟雨歇易水之歌也同是天涯黍蘄之詩也又是羊車過也團扇之辭也夜夜岳陽樓中日出當心之志也已失了春風一半鵲居之諷也瓊樓玉宇天問之遺也詞有與古詩同妙者如悶甚時同賦三十六陂秋色即滿岸之興也關河冷落殘照當樓即勅勒之歌也危樓雲雨上其下

水扶天郎明月積雪之句也燕子樓空佳人何在空鎖樓中燕節平生少年之篇也

又曰詞起結最難而結尤難于起蓋不欲轉入別調也呼翠袖爲君舞倩盈盈翠袖揾英雄淚正是一法然又須結得有不愁明月盡自有夜珠來之妙乃得又曰稼軒杯汝來前毛穎傳也誰共我醉明月恨賦也皆非詞家本色

又曰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叔原則云今宵賸把銀缸照猶恐相逢是夢中此詩與詞之分疆也

又曰中調長調轉換處不欲全脫不欲明粘如畫家開合之法須一氣呵成則神味自足以有意求之不得也

又曰長調最難工蕪累與癡重同忌襯字不可少又忌復熟

又曰詞中對句正是難處莫認作襯句至五言對句七言對句使觀者不作對疏尤妙

又曰山谷全首用聲字爲韻注云效福唐獨木橋體不知何體也然猶上句不用韻至元美道場山則句句皆用山字謂之戲作可也詞中如效醉翁也字效楚詞些字兮字皆不可無一不可有二至隱括體亦不作可也不獨醉翁如嚼蠟即子瞻改琴詩琵琶字不現畢竟是全首說夢

詞與詩不同詞之語句有兩字四字至七八字者若惟疊實字讀之且不通況付雪兒乎合用虛字呼喚一字如正但任況之類兩字如莫是又還之類三字如更能消最無端之類却要用之得其所

句法中有字面蓋詞中有生硬字用不得須是深加鍛鍊字字敲打得響歌誦妥溜方爲本色語如賀方回吳夢窗皆善于鍊字者多于李長吉溫庭筠詩中來字面亦詞中起眼處不可不留意也

詞要清空不要質實清空則古雅峭拔質實則凝澀晦昧姜白石如野雲孤飛去留無跡吳夢窗如七寶樓臺眩人耳目拆碎下來不成片段此清空質實之說又如聲聲慢云檀欒金碧婀娜蓬萊浮雲不蘸芳洲前八字恐亦太澀如唐多令云何處合成愁離人心上秋縱芭蕉不雨也颼颼此詞便不質實白石如疎影暗香揚州慢一萼紅琵琶仙探春歸澹黃柳等曲不惟清虛又且騷雅讀之使人神魂飛越

沈東江謙曰承詩啓曲者詞也上不可似詩下不可似曲然詩曲又俱可入詞貴人自運

又曰小調要言短意長忌尖弱中調要骨肉停勻忌平板長調要操縱自如忌粗率能于豪爽中著一二精緻語綿婉中著一二激厲語尤見錯綜

又曰白描不可近俗修飾不得太文生香眞色在離即之間不特難知亦難言

又曰僻詞作者少宜渾脫乃近自然常調作者多宜生新斯能振動

又曰小令中調有排蕩之勢者吳彥高之南朝千古傷心事范希文之塞下秋來風景異是也長調極狎昵之情者周美成之衣染鶯黃柳耆卿之晚晴初是也于此足悟偷聲變律之妙

又曰稼軒詞以激揚奮厲爲工至寶釵分桃葉渡一曲昵狎溫柔魂銷意盡才人伎倆眞不可測

又曰男中李後主女中李易安極是當行本色秦少游一向沈吟久大類山谷歸田樂引鏟盡浮詞直抒本色而後人常以雕繢傚之此等詞極難作然亦不可多作

又曰徐師川門外重重疊疊山遮不斷愁來路歐陽永叔强將離恨倚江樓江水不能流恨去古人語不相襲又能各見所長

又曰塡詞結句或以動盪見奇或以迷離稱雋著一實語敗矣康伯可正是銷魂時候也撩亂花飛晏叔原紫騮認得舊遊蹤嘶過畫橋東畔路秦少游放花無語對斜暉此恨誰知深得此法

又曰詞羨不亢不卑不觸不悖蕩然而來悠然而逝立意貴新設色貴雅構局貴變言情貴含蓄如驕馬弄銜而欲行粲女窺簾而未出得之矣

賀黃公裳詞筌曰詞家多翻詩意入詞雖名流不免吾常愛李後主一斛珠末句云繡牀斜凭嬌無那爛嚼紅絨笑向檀郎唾楊孟載春繡絕句云閒情正在停針處笑嚼紅絨唾碧窗此却翻詞入詩彌子瑕竟效顰于南子

又曰詞以險麗爲工實不及本色語之妙如李易安眼波纔動被人猜蕭淑蘭去也不教知怕人留戀伊夫人爲報歸期須及早休誤妾一春閒孫光憲留不得留得也應無益嚴次山一春不忍上高樓爲怕見分攜處觀此種句覺紅杏枝頭春意鬧尚書安排一箇字費許大氣力

又曰寫景之工者如尹鶚盡日醉尋春歸來月滿身李重光酒惡時拈花蕊嗅李易安獨抱濃愁無好夢夜闌猶翦燈花弄劉潛夫貪與蕭郎眉語不知舞錯伊州皆入神之句

又曰詞雖宜于豔冶亦不可流于穢褻吾極喜康與之滿庭芳寒夜一闋眞所謂樂而不淫且雖塡詞小伎亦兼詞令議論敘事三者之妙首云霜幕風簾閑齋小戶素蟾初上雕籠寫其節序景物也繼云玉杯醽醁還與可人同古鼎沉煙篆細玉筍破橙橘香濃梳粧懶脂輕粉薄約略淡眉峰則陳設之濟楚徵技之精良與夫手爪顏色一一如見矣換頭云淸新歌幾許低隨慢唱語笑相供道文書針線今夜休攻笑脫斜羅衣襟明朝又紛冗匆匆則不惟以色藝見長究慈懇心女子小窗中喁喁日角末云醉酊也冠兒未卸先把被兒烘一段溫存旖旎之致咄咄逼人觀此形容節次必非狹斜曲里中人又非望宋窺韓者之事眞所云宜箇憐惜也

又曰小詞以含蓄爲佳亦有作決絕語而妙者如韋莊誰家年少足風流妾擬將身嫁與一生休縱被無情棄不能羞之類是也牛嶠須作一生拌盡君今日歡柳亦其次柳耆卿衣帶漸寬終不悔爲伊消得人憔悴亦卽韋意而氣加婉矣

又曰凡寫迷離之況者止須述景如小窗斜日到芭蕉半牀斜月疏鐘後不言愁而愁自見因思韓致光空樓雁一聲遠屛燈半滅已足色悲涼何必又贅眉山正愁絕耶斆首篇時復見殘燈和煙墜金穗如此結句更自含情無限

毛稚黃先舒曰李易安春情淸露晨流新桐初引用世說全句渾妙嘗論詞貴開宕不欲沾滯忽悲忽喜乍遠乍近所爲妙耳如遊樂詞微須著愁思方不癡肥李春情詞本閨怨結云多少遊春意更看今日晴未忽犄開拓不但不爲題束併不爲本意所苦直如行雲舒卷自如人不覺耳

又曰前半泛寫後半專敘盛宋詞人多此法如子瞻賀新涼後段只說榴花卜算子後段只說鳴雁周淸眞寒食詞後段只說邂逅乃更覺意長

又曰藝苑卮言云塡詞小技尤爲謹嚴夫詞宜可自放而元美乃云謹嚴知詞故難作作詞亦未易也柴虎臣云指取溫柔詞歸蘊藉而閨幃勿浸而巷曲浸而巷曲勿臨而邨鄙又云語境則咸陽古道汴水長流語事則赤壁周郎江州司馬語景則岸草平沙曉風殘月語情則紅雨飛愁黃花比瘦可謂雅暢

彭羨門孫遹曰作詞必先選料大約用古人之事則取其新僻而去其陳因用古人之語則取其淸倩而去其平實用古人之字則取其鮮麗而去其淺俗不可不知也

蔣文友蓉塘詞話曰嚴給事與僕論詞云近日詩餘好亦似曲僕謂詞與詩曲界限甚分似曲不可似詩仍復不佳譬如擬六朝文落唐音固卑侵漢調亦覺僭爻

鄒程村祗謨詞衷曰今人作詩餘多據張南湖詩餘圖譜及程明善嘯餘譜二書南湖譜平仄差核而用黑白及半黑半白圈以分別之不無魚豕之訛且載調太略如粉蝶兒與惜奴嬌本係兩體但字數稍同及起句相似遂誤爲一體恐亦未安至嘯餘譜則舛誤益甚如念奴嬌之與無俗念百字謠大江乘賀新郎之與金縷曲金人捧露盤之與上西平本一體也而分載數體燕臺春之卽燕春臺大江乘之卽大江東秋霽之卽春霽疎影之卽疎影本無異名也而誤仍訛字或列數體或逸本名甚至錯亂句讀增減字數而強綴標目妄分韻腳又如千年調六州歌頭陽關引帝臺春之類何數率皆淆亂成譜如是學者奉爲金科玉律何以迄無駁正者耶

又曰俞少卿云郎仁寶瑛謂塡詞名同而文有多寡音有平仄各異者甚多悉無書可證然三人占則從二人取多者證之可矣所引康伯可之應天長葉少蘊之念奴嬌俱有兩首不獨文稍異而多寡懸殊則傳流抄錄之誤也樂章集中尤多其他往往平仄稍異者亦多吾向謂間亦有可移者此類是也又云有二句合作一句一句分作兩句者字數不差妙在歌者上下縱橫所協此自確論子瞻塡長調多用此法他人卽不爾至于花閒集同一調名而人各一體如荷葉杯訴衷情之類至河傳酒泉子等尤甚當時何不另創一名耶殊不可曉愚按此等處近譜俱無定例作詞者旣用其體卽于本題註明亦可

俞少卿云花閒集內三十二調草堂諸本所無尊前集僅當花閒三之一而草堂所無者二十八調內八調與花閒同餘又皆花閒所無有甚僻澀應天長三臺名與草堂同而詞絕不同又有調同而名異者（憶仙姿卽如夢令羅敷媚卽采桑歌卽醜奴兒令）又有調同而微不同者（瀟湘神亦采桑子之于采桑子一斛珠之于醉落魄）餘難縷述大抵一調之始隨人造詞命名初無定準致有紛紜至花草粹編與體怪目眇不可極或一調而名多至十數殊厭披覽後世有述則吾不知愚按此類宋詞極多張宗瑞詞一卷悉易新名近來名人亦間效此余選悉從舊名而詳爲考註庶使觀者披卷曉然耳

又曰阮亭常云詞選須從舊名如本草誌藥一種數名必好稱新目無裨方理徒惑觀聽愚謂好用舊譜之改

稱者如木草中之別名也又有自立新名按其詞則楞
然無有者如清異錄中藥名好奇妄撰者也然間有古
名無謂而偶易佳名者如用修易六醜爲箇儂阮亭易
秋思耗爲畫屏秋色但就本詞稱之不妨小作狡獪
又曰詞有一體而數名者亦有數體而一名者詮敘字
數不無交第參錯共一二字之閒在于作者研詳綜變
譜中諸外多取唐宋人本詞較合便得指南張世文譜
天掃徐伯魯程明善等前後增損舛錯俱未盡善沈天
羽謂花間無定體不必派入體中但就河傳酒泉子諸
調言耳要非定論前人著令後人爲律必謂花間無定
體草堂始有定體則作小令者何不短長任意耶中郎
虎賁吾誰乎俞光藤之言耳
又曰詞之歌調既已失傳而後人製調例名者亦復不
之如用修之落燈風款殘紅元美之小諾皋怨朱絃縷
貞之水慢聲裂石青江仲芳之乘人歸伸醉之關干拍
以及支機集之瑤天樂天台宴等類不識比之樂章大
聲諸集軌叶律與否文人偶一爲之可也
又曰宋人譜體亦有不可驟解者如蘇長公之盈羅特
髻調中連用七宋姜拾翠字程書舟之四代好調長連用八
好字劉龍洲之四犯翦梅花調長中犯解連環醉蓬萊二段
雪獅兒等體又如柳屯田樂章集中如傾杯塞孤祭天
神諸長調俱不分換頭凡此等類未易總揣龍洲之四
犯想即如南北曲之有二犯三犯耶或後人所增如劉
煇之嫁名歐陽未可知也
又曰調名原起之說起于楊用修及都元敬而沈天羽
椎楊論爲己說如蝶戀花取梁元帝翻堦蛺蝶戀花情
滿庭芳取吳融滿庭芳草易黃昏點絳脣取江淹白雪

凝瑱貌明珠點絳脣鷓鴣天取鄭嵎春遊雞鹿塞家在
鷓鴣天惜餘春取太白賦語浣溪紗取杜陵詩意青玉
案取四愁詩語踏莎行取韓翃詩踏莎行草過春溪西
江月取衛萬詩只今惟有西江月菩薩蠻西域婦髻也
蘇幕遮高昌女子所戴油帽西域婦帽也尉遲杯尉遲敬德飲酒
必用大杯也蘭陵王每入陣必先歌其勇也生查子古
槎字張騫乘槎事也瀟湘逢故人柳惲詩句也此升菴
詞品也即沈天羽所載疏名又如滿庭芳取柳柳州滿庭芳草積
玉樓春取白樂天詩玉樓宴罷醉和春丁香結取古詩
丁香結恨新霜葉飛取杜詩清霜洞庭葉故欲別時飛
清都宴取沈隱侯朝上閶闔宮夜宴清都闕又云風流
子出文選劉良文選註曰風流言其風美之聲流于天
下子者男子之通稱也荔枝香出唐書貴妃生日命小
部奏新曲未有名適進荔枝至因名荔枝香解語花出
天寶遺事亦明皇稱貴妃語解連環出莊子連環可解
也華胥引出列子黃帝晝寢夢遊華胥之國如塞垣春
塞垣二字出後漢書鮮卑傳玉燭新玉燭二字出爾雅
此元駁南濠詩話也卓珂月又云多麗張均妓名善琵
琶者也念奴嬌唐明皇宮人念奴也愚按宋人詞調不
下千餘新度者即本詞取句命名餘俱按譜填綴若一
一推發何能盡符原指安知昔人拔始命名者其原詞
不已失傳乎且僻調甚多安能一一傅會哉緒自命稽
古學者疾失闕疑切使後人徒資彈射可耳
又曰胡元瑞筆叢駁用修處最多其辨詞調尤極纖
如辨詞名之本詩者點絳脣青玉案等楊說或協但俱
偶合未必盡自詩中滿庭芳草易黃昏唐人本形容晏
歿詞名滿庭芳豈應出此生查子調杳即古槎字合之

博學者義不逮菩薩蠻謂蠻國之人危髻金冠瓔珞被
體故名非專指婦髻也蘭陵王入陣曲見北齊史尉遲
大杯正史無考乃誤認元人雜劇鷓鴣天謂本鄭嵎詩
則雞鹿塞當入何調即中有黃鶯兒水底魚鬭鵪鶉
江龍等又本何處耶元瑞此論可謂詞品董狐矣愚按
用修元敬俱號綜博而過于求新作好遂多瑕類如一
滿庭芳而用修謂本吳融元敬謂本柳州果何所原也
皺風流子二字一解尤爲可笑詞中如贊浦子竹馬子
之類極多亦男子通稱耶則兒字又屬何解荔枝香解
語花與宴公子等類相近似乎可据若連環華胥本之
莊列塞垣玉燭本之後漢書爾雅遐遡彝冑探河宿海
耕乃大遠此俱穿鑿附會之過也然元瑞考據精詳而
于詞理未盡研涉毛稚黃詩辨坻駁胡元瑞云詞人以
所長入詩其七言律非平韻玉樓春則襯字鷓鴣天而
玉樓春無平韻者鷓鴣天無襯字者是不知有瑞鷓鴣
而以臆說附會也此段謂本在糾睫而持論或誤信乎
博而且精之爲難矣　愚又按詞品序中云唐七言律
即詞之瑞鷓鴣也七言仄韻即詞之玉樓春也胡說不
知而臆辨若此豈有意避楊語或下筆之偶誤耶
又曰辨品云唐詞多緣題所賦臨江仙則言水仙女冠
子則述道情河瀆神則緣祠廟巫山一段雲則狀巫峽
醉公子則咏公子醉也胡元瑞藝林學山云諸詞所咏
固即詞名然詞家亦間如此不盡泥也菩薩蠻稱唐世
諸調之祖昔人著作最衆乃無一曲與詞名相合餘可
類推猶樂府然題即詞曲之名也聲調即詞曲音節也
宋人塡詞絕唱如流水孤村曉風殘月等篇皆與調名
了不關涉而王晉卿人月圓謝無逸漁家傲殊碌碌無

闊則樂府所重在調不在題明矣愚按此論楊固大泥胡亦未盡通方也大率古人由詞而製調故命名多屬本意後人因調而塡詞故賦寄犂離原詞曰塡曰寄通用可知宋人如黃鶯兒之咏鶯迎新春之咏春月下笛之咏笛暗香疏影之咏梅粉蝶兒之咏蝶如此之類其傳者不勝屈指然工拙之故原不在是近人偶爾引用巧不累雅若藉是名工所謂竇中窺日未見全照耳

又曰沈天羽云詞名多本樂府然去樂府遠矣南北劇名又本塡詞然去塡詞更遠爲按南北劇與塡詞同者靑杏兒(中調)卽北劇小石調憶王孫(小令)卽北劇仙呂調小令之搗練子生查子點絳脣霜天曉角卜算子謁金門憶秦娥海棠春秋蘂香燕歸梁浪淘沙鷓鴣天虞美人步蟾宮鵲橋仙夜行船梅花引中調之唐多令一翦梅破陣子行香子靑玉案天仙子傳言玉女風入松剔銀燈祝英臺近滿路花戀芳春意難忘長調之滿江紅尾犯滿庭芳燭影搖紅絳都春念奴嬌高陽臺喜遷鶯東風第一枝眞珠簾齊天樂二郎神花心動寶鼎現皆南劇之引子小令之柳梢靑賀聖朝中調之醉春風紅林檎近碧山溪長調之聲聲慢八聲甘州桂枝香永遇樂解連環沁園春賀新郎集賢賓哨遍皆南劇慢詞外此鮮有相同者更有南北曲與詩餘同名而調實不同者又不能盡數胡元瑞云宋人黃鶯兒桂枝香二郎神高陽臺好事近醉花陰八聲甘州之類與元人毫無相似若菩薩蠻西江月鷓鴣天一翦梅元人雖用悉不可按腔矣愚按此等九宮譜中悉載然有全體俱似者又有不用換頭者至詞曲之界本有畦畛不得謂調同而詞意悉同竟至儒墨無辨也

又曰小調換頭長調多不換頭間如小梅花江南春諸調凡換韻者多非正體不足取法

又曰張玉田謂詞不宜和韻蓋詞語句參錯復格以成韻支分驅染欲合得離能如李長沙所謂善用韻者雖和猶如自作乃妙近則香嚴諸集半用宋韻阮亭稱其與和杜諸作同爲天才不可學其餘名手多喜爲此如和坡公楊花諸闋各出新意篇篇可誦但不可如方千里之和片玉張杞之和花閒首首强叶縱極肖能如新豐雞犬盡得故處乎

又曰咏物固不可不似尤忌刻意太似取形不如取神用事不若用意

又曰詞有檃括體有迴文體迴文之就句迴者自東坡晦菴始也其通體迴者自義仍始也近來公𤅢文友有一首迴作兩調者文人慧筆曲生狡獪此中故有三昧匪徒乞靈竇家餘巧也

又曰詞之紇那曲長相思五言絕句也(俱載樽前集中)柳枝竹枝淸平調引小秦王陽關曲八拍蠻浪淘沙七言絕句也阿那曲雞叫子仄韻七言絕句也(花閒集多收諸體)瑞鷓鴣七言律詩也(載草堂集中)款殘紅五言古詩也(楊用修體)體裁易混徵選實繁故當稍別之以存詩詞之辨

又曰張南湖詩餘圖譜於詞學失傳之日創爲譜系有蓽路藍縷之功虞山詩選云南湖少從西樓王氏遊刻意塡詞必求合某宮某調某調第幾聲其聲出入第幾犯抗墜圓美必求合作則此言似屬溢論大約南湖所識俱係習見諸體一按字數多寡韻脚平仄而于音律之學尙隔一塵試觀柳永樂章集中有同一體而分大石歇指諸調按之平仄亦復無別此理近人原無見解亦如公𤅢所言徐六擔板耳

王阮亭(士禎)曰近日雲閒作者論詞有云五季猶有唐風入宋便開元曲故詣小令斷復古音屏去宋調庶防流失僕謂此論雖高殊屬孟浪廢宋詞而宗唐廢唐詩而宗漢魏廢唐宋大家之文而宗秦漢然則古今文章一畫足矣不必三墳八索至六經三史不幾贅疣乎

又云或問詩詞曲分界予曰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定非香奩詩良辰美景奈何天賞心樂事誰家院定非草堂詞也

詞有定名卽有定格其字數多寡平仄韻脚較然中有參差不同者一曰襯字文義偶不聯暢用一二字襯之密按其音節虛實間正文自在如南北劇這字那字正字箇字卻字之類從來詞本卽無分別不可不知一曰宮調所謂黃鍾宮仙呂宮無射宮中呂宮正宮仙呂調歇指調商平調大石調小石調正平調越調商調也詞有同名而所入之宮調異字數多寡亦因之異者如北劇黃鍾水仙子與雙調水仙子異南劇越調過曲小桃紅與正宮過曲小桃紅異之類一曰體製唐人長短句皆小令耳後演爲中調爲長調一名而有小令復有中調有長調或系之以犯以近以慢別之如南北劇名犯名賺名破之類又有字數多寡同而所入之宮調異名亦因之異者如玉樓春與木蘭花同而以木蘭花歌之卽入大石調之類又有名異而字數多寡則同如蝶戀花一名鳳棲梧鵲踏枝如念奴嬌一名百字令酹江月大江東去之類不能殫述矣

東坡賀新凉詞乳燕飛華屋云云後段石榴半吐紅巾蹙以下皆咏榴卜算子缺月挂疏桐云云縹緲孤鴻影

以下皆說鴻別一次也

詞中用事最難要緊著題融化不澀如東坡永遇樂云燕子樓空佳人何在空鎖樓中燕用張建封事白石疏影云猶記深宮舊事那人正睡裏飛近蛾綠用壽陽事又云昭君不慣胡沙遠但暗憶江南江北想環珮月下歸來化作此花幽獨用少陵詩此皆用事不為所使

李氏晏氏父子耆卿子野美成少游易安至矣詞之正宗也溫韋艷而促黃九精而刻長公麗而壯幼安辨而奇又其次也詞之變體也詞體大畧有二一體婉約一體豪放婉約者欲其詞調蘊藉豪放者欲其氣象恢宏然亦存乎其人如秦少游之作多是婉約蘇子瞻之作多是豪放大約詞體以婉約為正故東坡稱少游為今之詞手後山評東坡如教坊雷大使舞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

袁籜菴曰詞有三法章法句法字法有此三者方可稱詞境難言矣

王西樵（士祿）曰菩薩蠻迴文有二體有首尾迴環者如邱瓊山秋思湯臨川織錦是也有逐句轉換者如蘇子瞻閨思王元美別思是也然逐句難于通首近時惟丁藥園極此體今錄其一篇云下簾低喚郎知也也知郎喚低簾下來到莫疑猜猜疑莫到來道儂隨處好好處隨儂道書寄待何如如何待寄書

菊莊偶筆曰蘭陵董文友望梅一調以七字為韻詞云奴年兩七比陶家八八李家七七風情仙韻知難並自思量可及十分之七卻似天孫幾望斷新秋初七正閒看北斗遙掛闌干雲邊橫七空有琴絲五七更詞名八六歌名一七奈唱回殘月曉風難說與蓋由才人柳七

間照春風已花信今番六七伯年華都似頃刻開花般七雖具慧心巧舌然此體亦不必效顰也

尤悔菴（侗）曰詞名斷宜從舊其更名者乃摘前人詞中句為之如東坡念奴嬌赤壁詞首云大江東去末云一杯還酹江月今人竟改念奴嬌為大江東去又名酹江月又名赤壁詞如此則有一詞即有一詞名千百不能盡矣後人訛大江東為大江乘更可笑舉一以例其餘

詞苑叢談卷一終　　番禺孟鴻光校

詞苑叢談卷二

國朝吳江徐　釚電發編輯

音韻

沈氏詞韻畧（沈謙去矜著毛先舒稚黃括畧并註）

東董韻平上去三聲（先舒按填詞之韻大畧平聲獨押上去通押然間有三聲通押者如西江月少年心之類故沈氏于有部韻俱從三聲而中又明分平仄凡十四部至于入聲無與平上去通押之法故後又別為五部云又按唐人作詞多從詩韻宋詞亦有謹守詩韻不旁通者蓋用韻自惡泛濫不嫌謹嚴也）

(平)一東二冬通用（東冬即今詩韻後俱倣此）(仄)(上)一董二腫(去)一送二宋通用

江講韻平上去三聲

(平)三江七陽通用(仄)(上)三講二十二養(去)三絳二十二漾通用

支紙韻平上去三聲

(平)四支五微八齊十灰半通用（十灰半如回梅催杯之類）(仄)(上)四紙五尾八薺十賄半(去)四寘五未八霽九泰半十隊半通用（十賄半如悔蕾腿餒之類九泰半如沛會最沫之類十隊半如妹碎廢吠之類）

魚語韻平上去聲

(平)六魚七虞通用(仄)(上)六語七麌(去)六御七遇通用

街蟹韻平上去三聲（街屬九佳因佳字入麻故用街字作韻而括畧仍稱九佳半者本其舊也）

(平)九佳半十灰半通用（九佳半如鞋牌乖懷之類十灰半如開才來猜之類）(仄)(上)九蟹半十賄半(去)九泰半十隊半通用（九蟹半如買駭之類十賄半如海宰改采之類九泰半如奈蔡賣壓之類十隊半如代再在之類）

真軫韻平上去三聲

(平)十一真十二文十三元半通用（十三元半如魂昆門尊之類）(仄)(上)十一軫十二吻十三阮半(去)十一震十二問十三願半

通用十三阮半如村本捃很之類十三願半如頓遜嫩恨之類
元阮韻平上去三聲
(平)十三元半十四寒十五刪一先通用十三元半如喧暄鶱之類(仄)(上)十三阮半十四旱十五潸十六銑(去)十三願半十四翰十五諫十六霰通用十三阮半如遠蹇晚反之類十三願半如怨販飯建之類
蕭篠韻平上去三聲
(平)二蕭三肴四豪通用(仄)(上)十七篠十八巧十九皓(去)十七嘯十八效十九號通用
歌哿韻平上去三聲
(平)五歌獨用(仄)(上)九蟹半二十哿(去)二十箇通用九蟹半如𩾃駊之類
佳馬韻平上去三聲
(平)九佳半六麻通用九佳半如媧蛙查叉之類(仄)(上)九蟹半二十一馬(去)九泰半二十一禡通用九蟹半如罷之類九泰半如卦話之類
庚梗韻平上去三聲
(平)八庚九青十蒸通用(仄)(上)二十三梗二十四迥二十五拯(去)二十三映二十四徑二十五證通用
尤有韻平上去三聲
(平)十一尤獨用(仄)(上)二十六有(去)二十六宥通用
侵寢韻平上去三聲
(平)十二侵獨用(仄)(上)二十七寑(去)二十七沁通用
覃感韻平上去三聲
(平)十三覃十四鹽十五咸通用(仄)(上)二十八感二十九琰三十豏(去)二十八勘二十九豔三十陷通用
屋沃韻入聲
(仄)一屋二沃通用
覺藥韻入聲
(仄)三覺十藥通用
質陌韻入聲
(仄)四質十一陌十二錫十三職十四緝通用
物月韻入聲
(仄)五物六月七曷八黠九屑十六葉通用
合洽韻入聲
(仄)十五合十七洽通用

先舒按此本是括畧未暇條悉然作者先具詩韻而用北譜按之亦可以無謬矣但沈氏舊此譜取証古詞者恐甚晰然詳而反約唯以名手雅篇灼然無弊者為準至于臆通取便者古來自多不為訓也

毛稚黃先舒曰去矜手輯詞韻一篇旁羅曲證尤極精確謂近古無詞韻周德清所編曲韻也故以入聲作平上去者約什二三而支思單用唐宋諸詞家槩無是例謝天瑞暨胡文煥所錄韻雖稍取正韻附益之而終乖古奏柔宋元舊本又渺不可得于是博考舊詞裁成獨斷使古近臚列作者知趨眾著為令且同書一焉

又曰予讀有宋諸公作雖雅號名家篇盈什百若秦觀秋閨幔睹累押伸淹懷舊外淚莫辨邦彥美人心雲並陳少隱禁烟南天雜押藥疾諸作歌麻通用李易春恨詞本支紙韻而中闌入來字其他因未易闌數故剏嘗時便已縱逸徒以世無通韻之人故傳謬迄今莫能疵射而讀才劣手苦于按譜更利其疎漏借以自文其為流禍可勝道哉則去矜此書不徒開絕學于將來且上訂數百年之謬矣然卒讀之際亦附有牴牾予為附注數條比于賈孔疏經之例焉

毛稚黃詞韻說云去矜詞韻例取范希文蘇幕遮詞地外二字相叶又取蔣勝欲探春令詞處翅住指四字相叶疑於支紙魚語佳蟹三部韻可以互通先舒按宋詞此類僅見數首如辛棄疾南歌子新開河詞本佳蟹韻而起韻用時字歐陽修踏莎行離別詞本支紙韻而末韻用外字姜夔疎影咏梅詞本屋沃韻而中用北字柳耆卿送征衣詞本江講韻而末用薳字當是古人誤處未宜遽用為例又如棄疾滿江紅咏春晚詞十七篠與二十六有合用此獨毛詩有其法如陳風月出皎皓糾懰受相叶豳風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之類及他亦僅見數條然止數字未必全部俱通也又在騷賦則宜施之塡詞尤屬創異蓋宋詞多有越韻者至南渡尤甚此如李杜諸詩間有雜韻晚唐律體首句出韻古人隨法護前類復爾爾未足遽以為式也

又云沈氏詞韻按云古詩韻五歌可以通六麻十一尤可以通六魚七虞于填詞則未嘗見堯欽說古所謂今耶若夫十二侵之通真文庚青蒸則詩詞並見今亦故從之又引古樂府嬌女詩北遊臨河海遙望中菰葵芙蓉發盛華淥水清且澄絃歌奏音節彩鬚有餘音及毛澤民于飛樂詞雲鬟瓶心曆相叶作據先舒按敘庚二韻與尤三韻古詩騷樂府俱通而相和曲陌上桑張華輕薄篇尤為可徵至侵韻惟用在古亦嚴即毛詩楚辭止數字叶入如綠衣鼓鐘之末章涉江欸秋冬之緒風邸余車兮方林之類而眞文合韻庚青合韻漢魏以來自多十蒸間通庚青自晉後亦頗罕叶尤可異者此韻枝庚青壁吻亦不甚差別六經中若鑰斯天保無羊菁霜等章以及易升其高陵三歲不興記從善如登從惡如崩皆睹同沈韻一字不謬足徵此韻在古嚴甚通入者不過數字耳槩之他字未必盡通大畧古詩韻真文自為一韻庚青自為一韻侵自為一韻蒸則自為一

韻而稍離合于庚青之間今詞韻以蒸合庚青又以歌麻互通魚虞尤互通正可施于古詩而不可施于塡詞其說當已至于侵與眞文庚青蒸諸韻不但古當恆之塡詞亦未宜遽通也又眞文之於庚青蒸宋代名手作詞亦多區別去矜云云此但舉一隅未爲通訓予故備論其全云

又云詩韻唯孫愐唐韻一書稽㨿詳明考韻者當据爲正如灰韻一部中亦自別而孫本臚分最淸楚如回枚之類自以灰字領韻爲一段開哀之類自以咍字領韻爲一段又如元韻一部中亦自別孫本如袁煩之類以元字領韻爲一段昆門之類以魂字領韻爲一段又如隊韻一部中亦自別孫本如佩妹之類以隊字領韻爲一段簒蕺之類以代字領韻爲一段穢吠之類以廢字領韻爲一段今詞韻行某韻半通之例覽者但按孫氏本而考之亦庶幾矣

又云古韻之差等有三今韻之差等有四古韻自上世以及先秦其韻最疎而最純此一等也漢魏用韻稍密而駁此一等也晉宋齊梁之間韻益密而亦漸雜此一等也是古韻之差等三也自唐而下則一百六韻之較然此一等也宋人塡詞韻漸疎而駁此一等也元北曲韻密矣而實偏故四聲不備此一等也明南曲韻雅駁如韻有車遮此元韻也此一等也所謂今韻之差等四也

又云沈約韻雖有其書世實未嘗遵用之今之所遵唐孫愐韻一名唐韻禮部韻非沈氏韻也蓋沈氏之韻最爲煩苛總四聲凡分二百零六部唐人因而合之爲一百七部曰

唐韻陳州司馬孫愐著矣之今所遵承皆是物也若沈氏則殘闕久矣豈惟唐人爲然即梁陳隋人亦未嘗用之也劉孝威行行且遊獵篇陽唐合矣陰鏗新成安樂宮灰咍合矣王眘七夕詩歌戈合矣不假多證聊舉明之耳且豈徒梁陳隋人乎卽約亦不能自遵之其昭君詞歌與戈合者也酬謝宣城朓詩云與魂合者也新安江詩眞與諄合者也故曰沈約雖有其書實未嘗有遵用之者也若孫愐唐韻凡一百一十四部而今考唐詩用韻止一百七部是唐人作詩止取裁于一百七部愐韻雖多其七時人亦未嘗肯遵之至于中晚用韻漸雜而詞韻開矣是李唐一代之中韻亦遞變甚矣文人之吻不易豈一而韻學之難齊如此

又云古韻之差等殆不可分故柴紹炳韓一之爲柴氏韻通近體韻則梁有沈韻唐有唐韻宋有中州音韻與詞則有沈氏詞韻北曲則元有中原音韻周德清作明有洪武正韻宋濂等撰先舒譔原洪武正韻而撰南曲正韻明吳人范善溱又撰中州全韻臞仙撰瓊林雅韻然梁沈韻宋中州音韻明洪武正韻中州全韻瓊林雅韻世有其書而詩詞曲諸家多不承用

毛氏聲音韻統論曰夫人欲明韻理者先須曉識聲音韻三說蓋一字之成必有首有腹有尾聲者出聲也是字之首孟子云金聲而玉振之聲之爲名蓋始事也音者度音也是字之腹字至成音而其字始正矣韻者收韻也是字之尾故曰餘韻然三者之中韻居其殿而最爲要凡字之有韻如水之趨海其勢始定如畫之點睛其神始完故古來律學之士于聲與音固未嘗置于弗講而唯審韻尤兢兢所以沈約孫愐而下所著之書卽聲音之理未嘗弗貫而尙以韻名書也然韻理精微而法煩苛又古今詩騷詞曲能揆不同因些損益相沿亦異擬爲指示益增眩惑今余姑以唐人詩韻爲準而約以六條御之有以統韻之繁籀之有以悉韻之變標位明白庶便通曉一曰穿鼻二曰展輔三曰斂脣四曰抵齶五曰直喉六曰閉口穿鼻者口中得字之後其音必更穿鼻而出作收韻也東冬江陽庚靑蒸七部是也展輔者口之兩旁角爲輔凡字出口之後必展開兩輔如笑狀作收韻也支微齊佳灰五韻是也斂脣者口半啓半閉聚斂其脣作收韻也魚虞蕭肴豪尤六韻是也抵齶者其字將終時以舌抵著上齶作收韻也眞文元寒刪先六韻是也直喉者收韻直如本音者也歌麻二部是也閉口者卻閉其口作收韻也侵覃鹽咸四韻是也凡三十平聲已盡于此上去卽可緣是推之唯入聲有異余別著唐人四聲表以鉤稽之斯理盡矣凡是六條其本條之內往往可通出其外者卽不相借假或有通者必竟作別讀通相通耳古今韻學離合遞變原其大畧不外于斯能緣是六條極求精詣一貫之悟于是乎在夫自有生人卽有此道元音既散外誘實多余故舉縈縈最以相覺悟金石或泐斯談不渝謂予弗信請質諸神聽云

毛氏七聲畧例云陰平陽平上聲陰去陽去陰入陽入之七聲其音易曉而辨成譜周德淸但分平聲陰陽並諸家中州全韻兼分去入而作者不甚承用故鮮見之了今畧舉其例每部以四字爲準諧聲審理連類可通初涉之士庶無迷謬計凡七部惟上聲無陰陽云敘次先陰而後陽亦如龔周氏之舊爾

陰平聲　种該嬰腰　陽平聲　逢陪全潮
上聲　無陰陽
陰去聲　貢玠霰釣　陽去聲　鳳賣電廟
陰入聲　穀七麥鴨　陽入聲　孰亦熱鐵

鄭程村詞韻衷云阮亭嘗與予論韻謂周挺齋中原音韻爲曲韻則范善溱中州全韻當爲詞韻至洪武正韻斟酌諸書而成其於詩韻有獨用併爲通用者東冬清青之屬有一韻析爲二韻者虞模麻遮之屬如冬鍾併入東韻江併入陽韻挑出元字等入先韻翻字殘字等入刪韻俱于宋詞暗合塡詞者所當援據議極簡核但愿按中州之比中原止省陰陽之別及所收字微寬耳其減入聲作三聲及分車遮等韻則一本中原尙與詞韻有別卽阮亭酷作如南鄉子卜算子念奴嬌賀新郎諸闋所用魚模入韻有將入聲轉叶者俱用中州韻故耳按諸宋人韻腳所拘借用一二亦轉本音竟爾通叶昔人少覯至毛氏南曲韻十九則乃全依正韻分部而又云沈氏詞韻中原音韻可以參用大約詞韻寬于詩韻合諸書參伍以盡變則瞭如指掌矣

沈天羽云曲韻近于詞韻而支紙寘上下分作支思齊微麻韻麻馬禡上下分作家麻車遮兩韻及減去入聲故曲韻不可爲詞韻胡文煥詞韻三聲用曲韻而入聲用詩韻居然大盲將詞韻不亡于無而亡于有深可嘆也今有去矜詞韻考據該洽部分秩如可爲塡詞之指南但內中如支紙寘二部與周韻齊微皆來近元阮一部與周韻寒山桓歡先天殊周韻平上去聲十九部而沈韻平上去聲止十四部故通用處較寬然四支竟全通十灰半元乘刪先全通用雖宋詞蘇柳閒然畢竟稍濫不如周韻之有別且上去二聲宋詞上如紙尾語御薺去如寘未遇御霽多有通用近詞亦然而平韻如支微魚虞齊則斷無合理似又未能槩以平貫去入蓋詞韻本無專書作者遊離齊隨分合之間辨極銖黍苟能多引古籍參以神明源流自見

宋人詞韻有通用至數韻者有忽然出一韻者有數人如一轍者有一首而僅見者後人不察利爲輕便一韻偶侵遂延他部數字相引竟及全文此毛氏一人通譜全族通譜之喩爲不易也學者但遵成法幷參習見者爲繩尺自鮮蹉跌

宋詞多上去通用其來已久考樂府雜錄云平聲羽七調上聲角七調去聲宮七調入聲商七調又元和韻譜云平聲者哀而安上聲者厲而舉去聲者清而遠入聲者直而促則昔人歌筵舞袖何以使紅牙畢協其理固不可解

入聲最難分別卽宋人亦錯綜不齊沈氏詞韻嘗已近柴虎臣古韻則一屋二沃通而三覺半通三覺半如擷濁角數之類四質五物通而九屑半通九屑半如鼈撇譎結之類六月七曷八黠九屑通十藥十一陌通而三覺半通三覺半如嶽擢邈朔之類十二錫十三職通而十一陌半通十一陌半如辟革易麥之類十四緝獨用十五合十六葉十七洽通毛稚黃曲韻則準洪武正韻而一屋單用二質七陌八緝通用三曷六藥通用四轄九合通用五屑十藥通用又屑葉可單用因南曲入聲單押而設也與詞韻俱可參證

方子謙韻會小補所載有一字而數音者有一字而古讀與古叶各殊者古人用韻參錯必有援據今人孟浪引用借以自文惑已如辛稼軒歌麻通用鮮不疑之毛

稚黃云古六麻一部入魚虞歌三部蓋車讀如居邪讀如徐花讀如敷家瓜讀如姑麻讀如磨他讀如拖之類是也塡詞與騷賦異體自當斷以近韻爲法

沈休文四聲韻中如朋與蒸耽與戈車與麻打與等卦畫與怪壞之類挺齋升菴俱駁爲缺舌而宋詞中至張仲宗呼否爲府以叶主舞林外呼瑣爲掃以叶老俞克成呼我爲禊以叶好詞品皆指爲閩音其說甚當而毛稚黃謂沈韻本屬同文非江淮閩偏音挺齋詆之謬已蓋自三百篇楚詞以迄南曲一系相承俱屬爲韻統而北曲偏音四聲不備爲別統故金元人作詩亦用沈韻作詞亦不專用周韻從無以入聲分叶平上去者又安得以曲韻廢詞韻且上格詩韻乎

菊莊偶筆云古體詩辭以及南北曲雖以時遞遷一系相承然哇畛既分用韻自別詎乎陳其年之言曰俠擬聰婉逝細之篇而必押家爲姑作吳歈越豔之體而乃激些成亂槩指花閒而預爲平遮勸進耽情南曲而仍爲閩鄉殘客實大雅之罪人抑亦聞禮之別錄也

沈約之韻未必自合聲律而今人守之如金科玉律此無他今之詩學李杜李杜學六朝往往用沈韻故相襲不能革也若作塡詞自可變通如朋與蒸同押打與等同押卦字畫字與怪壞同押乃是鴂舌之病豈可以爲法耶元人周德清著中原音韻一以中原之韻爲正偉矣然予觀宋人塡詞亦已有開先者蓋莫見在人心不約而同耳試舉數詞于右東坡一斛珠云洛城春晚垂楊亂掩紅樓半小池輕浪紋如篆燭下花前曾醉離歌宴自惜風流雲雨散關山有限情無限待君重見尋芳伴爲說相思目斷西樓燕篆字沈約在上韻本屬鴂舌

坡特正之也蔣捷元夕女冠子云蕙花香也雪晴池館如畫春風飛到寶釵樓上一片笙簫琉璃光射而今燈謾挂不是暗塵明月那時元夜況年來心嬾意怯羞與閙蛾兒爭耍江城人悄初更打問繁華誰解再向天公借剔殘紅灺但夢裏隱隱鈿車羅帕吳牋銀粉待把舊家風景寫成閒話笑綠鬟鄰女倚窗猶唱夕陽初下是敘正沈韻混及挂話及打字之誤也呂聖求惜分釵云重簾下微燈挂背闌同說春風話用韻亦與蔣捷同蓋晁叔用感皇恩云寒食不多時牡丹初賣小院重簾燕飛礙昨宵風雨尚有一分春在今朝猶自得陰晴快疑睡起來宿醒微帶不惜羅襟搵眉黛日長梳洗看看花影移改笑拈雙杏子連枝戴此詞連用數韻酌古斟今尤妙明初高季迪石州慢云落了辛夷風雨頓催庭院瀟灑春來長恁樂章懶按酒籌慵把辭鶯謝燕十年夢斷青樓情隨柳絮猶縈惹難覓舊知音把琴心重寫天涯憶當攜手闘草閒愁買花簾下看轆轤低轉秋千高打如今何處縱有團扇輕衫與誰共走章臺馬同首暮山青又離愁來也請公數詞可為用韻之式不獨綺語之工而已

木蘭花慢柳耆卿清明詞得音調之正蓋傾城盈盈歡情于第二字中有韻近見吳彥高中秋詞亦不失此體餘人皆不能今截二詞于後柳詞云刺桐花爛漫作疎雨洗清明正豔杏燒林緗桃繡野芳景如屏傾城盡尋勝去驟雕鞍紺幰出郊坰風煖繁絃脆管萬家競奏新聲盈盈闘草踏青人豔冶遞逢迎向路傍往往遺簪墮珥珠翠縱橫歡情對佳麗地任金罍罄竭玉山傾拚卻明朝永日畫堂一枕春酲吳詞云敞千門萬戶瞰滄海爛銀盤對沆瀣秋高倚背雁過墜露生寒闌干眺河漢外送浮雲盡出衆星乾丹桂霓裳縹緲似聞雜佩珊珊長步虛處高城人不見路漫漫歎舊日心情如今容鬢瘦沈愁添斷歡難容易得勸是隔年看歸去江湖一葉浩然對影垂竿吳詞後段起句又異當依柳為正

楊復初築室南山以村居爲號凌彥翀以漁家傲詞壽之云采芝步入南山道山深宛似蓬萊島聞說村居詩思好還被惱蒼苔滿地無人掃藏酒亭前松合抱客來便許同傾倒玉兎已將靈藥搗秋意早月華長似人難老復初和詞云當時承望求仙道那知薄命如郊島留得殘生猶自好多懊惱塵凡俗慮何時掃子已成童無用抱醉眠任便和衣倒今歲砧聲秋未搗清風早有來只恐中年老瞿宗吉和詞云喜來不涉邯鄲道燃來不羨沙門島惟有村居閒故好無事惱苦搯竹徑頻頻掃有酒可斟冥可抱長年擬看三松倒白肉靈砂親自搗歸隱早朝來未放元真老宗吉既和此詞復序云舊譜皆以仄聲起歐公呼范文正爲窮塞主首句所謂塞上秋來風景異正此格也他如王荊公之平岸小橋千嶂抱周清眞之幾日春陰寒惻惻謝無逸之秋水無痕清見底亦皆如是今二公皆以平聲易之特著此以俟知音爾

毛氏唐詞通韻說云唐詞多守詩韻然亦有通別韻用之者如宋詞韻省偶覩數闋過記之以備考證東冬通用溫庭筠定西番云一枝春豔濃樓上月明三五瑣窗中按此詞則上之董腫通用去之送宋通用俱可類推他韻上去例亦倣此支微齊及十灰前段通用白樂天長相思云深畫眉淺畫眉蟬鬢鬅鬙雲滿衣陽臺行雨過巫山高巫山低暮雨瀟瀟郎不歸空房獨守時焚香又十三元後段通用韋莊小重山云一閉昭陽春又春夜寒宮漏永夢君恩又溫庭筠清平樂云鳳帳鴛被徒熏寂寞花鎖千門競把長門買賦爲妾將上明君寒側通用顧夐虞美人云小屏屈曲掩青山翠幃香粉玉鑪寒兩眉攢又按十三元後段既通入眞文則前段應與此韻通用庚青通用李白菩薩蠻云何處是歸程長亭更短亭蒸通用薛昭蘊女冠子云去住島經三正遇劉郎使啟瑤緘語幾通用牛嶠玉樓春云小玉窗前嗔燕語紅淚滴穿金線縷按此詞則魚虞通用可類推也篠皓通用牛希濟生查子云語已多情未了迴首猶重道記得綠羅裙處處憐芳草又尹鶚滿宮花云月沈沈人悄悄一炷後庭香裊風流帝子不歸來滿地禁花慵掃離恨多相見少何處醉迷三島漏清宮樹子規啼愁鎖碧窗春曉按此二詞則蕭豪通用可類推也

毛氏唐宋詞韻互通說云唐白樂天長相思云深畫眉淺畫眉蟬鬢鬅鬙雲滿衣陽臺行雨迴支與微與十灰半通用是宋詞韻也宋泰太虛千秋歲用隊韻辛稼軒沁園春用灰韻皆沿用唐韻由是觀之唐詞亦可用宋韻宋詞亦可用唐韻自不必過判區畛耳

毛氏詞韻不兩濶說云客問唐詞既多用唐人詩韻而又可用宋人詞韻宋詞既用宋人詞韻而又可用唐人詩韻若然則作者總可以併通唐詩宋詞兩韻而無或閒然者耶余曰不也兩韻雖唐宋詞人交用之而作者仍須專按一譜如用唐韻則不得更通入宋韻用宋韻者亦不得更通入唐韻倘云直可濶通則用及灰韻者既可藉口唐韻而不劃開灰咍兩段且又將假手宋韻

而併通支齊微街矣用及元韻者既可藉口唐韻而不劃開元魂兩段且又將假手宋韻而併通眞文寒刪先矣不其流易已甚而太冷驪畛歟且考古詞亦罕此濫通法然則詞家直是有兩樣用韻法一唐詩韻也一宋詞韻也客曰若然則沈氏詞韻何不兩截之曰沈氏止著宋法以詞則大盛于宋而且欲守唐詩韻者其譜人所共曉故不必更煩筆墨耳

詞苑叢談卷二終　　番禺孟鴻光校

詞苑叢談卷三

國朝吳江徐　釚電發編輯

品藻一

南唐李後主重光名煜作烏夜啼一詞最爲悽惋詞曰無言獨上西樓月如鉤寂寞梧桐深院鎖淸秋翦不斷理還亂是離愁別是一般滋味在心頭所謂亡國之音哀以思也

蘇東坡大江東去有銅將軍鐵綽板之譏柳七曉風殘月謂可令十七八女郎按紅牙拍板歌之此袁綯語也後人遂奉爲美談然僕謂東坡詞自有橫槊氣槩固是英雄本色柳纖豔處亦麗以淫耳況楊柳外句又本魏承班漁歌子窗外曉鶯殘月只改二字增一字焉得獨擅千古今取二詞並誌于後蘇念奴嬌赤壁懷古云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亂石穿雲驚濤拍岸捲起千堆雪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羽扇綸巾談笑處檣櫓灰飛煙滅故國神遊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人生如夢一樽還酹江月柳雨霖鈴秋別云寒蟬淒切對長亭晚驟雨初歇都門帳飲無緒方留戀處蘭舟催發執手相看淚眼竟無語凝咽念去去千里煙波暮靄沈沈楚天闊多情自古傷離別更那堪冷落清秋節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此去經年應是良辰好景虛設便縱有千種風情待與何人說七柳墓在眞州城西仙人掌王阮亭嘗有詩云殘月曉風仙掌路何人爲弔柳屯田亦佳句也

邇來閱覽云張子野先郎中以樂章擅名一時宋子京祁尚書奇其才先往見之一將命者謂曰尚書欲見雲破月來花弄影郎中乎子野屏後呼曰得非紅杏枝頭春

意鬧尚書邪遂出置酒盡歡宋玉樓春詞云東城漸覺風光好縠皺波紋迎客棹綠楊煙外曉寒輕紅杏枝頭春意鬧浮生長恨歡娛少肯愛千金輕一笑爲君持酒勸斜陽且向花間留晚照張天仙子詞云水調數聲持酒聽午醉醒來愁未醒送春春去幾時回臨晚鏡傷流景往事悠悠空記省沙上並禽池上暝雲破月來花弄影重重翠幕密遮燈風不定人初靜明日落紅應滿徑古今詞話云有客謂子野曰人皆謂公爲張三中即眼中淚心中事意中人也子野云何不目之爲張三影客不曉子野曰雲破月來花弄影嬌柔懶起簾幙捲花影柳徑無人墮飛絮無影此余生平所得意也遂又名張三影　天聖時有兩張先皆字子野俱第進士皆能詩壽考不同一博州人號張三影者是也一吳興人見齊東野語胡氏應麟筆叢所載如此

賀方回鑄嘗作青玉案詞云凌波不過橫塘路但目送芳塵去錦瑟年華誰與度月臺花榭瑣窗朱戶惟有春知處碧雲冉冉蘅皋暮綵筆新題斷腸句試問閒愁都幾許一川煙草滿城風絮梅子黃時雨山谷最稱之有云解道江南斷腸句世間只有賀方回僕王子渡江題北征詞亦有句云縱使紅鹽才一曲也應腸斷賀方回後方回本山陰人徙姑蘇之醋坊橋有小築在橫塘嘗往來其間一日訪閶不遇題絕句云破冰泉脈漱籬根壞衲猶疑掛樹猿蠟屐舊痕渾不見東風先爲我開門王荊公極愛之詩載龔明之中吳紀聞　周少隱云方回有梅子黃時雨之句人謂之賀梅子方回寡髮郭功甫指其髻曰此眞賀梅子也　潘子眞云寇萊公詩杜鵑啼處血成花梅子黃時雨如霧世推方回所作爲絕唱蓋用萊公語也

晏叔原爲元獻公殊之暮子自號小山有樂府與珠玉集並行於世慶歷中開封府與棘寺同日奏獄空仁宗於宮中宴集叔原作鷓鴣天詞大稱上意詞曰碧藕花開水殿涼萬年枝上轉紅陽昇平歌管隨天仗祥瑞封章滿御床金掌露玉爐香歲華方共聖恩長皇州又奏圜扉靜十樣宮眉捧壽觴

紓信道名亶卿宗朝御史與李定同陷東坡於罪者嘗作菩薩蠻詞云江梅未放枝頭結江樓已見山頭雪待得此花開知君來未來風帆雙畫鷁小雨隨行色空得鬱金裙酒痕和淚痕王阮亭極賞此詞嘗曰鍾伯敬評閭邱曉詩謂具此手段方能殺王龍標此等語乃出渠輩手豈不可惜僕每讀嚴分宜鈐山堂詩至佳處輒作此歎

辛稼軒守南徐日每開宴必命侍妓歌其所作賀新涼云甚矣吾衰矣悵平生交遊零落只今餘幾白髮空垂三千丈一笑人間萬事問何物能令公喜我見青山多嫵媚料青山見我應如是情與貌略相似一尊搔首東窗裏想淵明停雲詩就此時風味江左沉酣求名者豈識濁醪妙理回首叫雲飛起不恨古人吾不見恨古人不見吾狂耳知我者二三子歌竟拊髀自笑顧問坐客何如既而作永遇樂序北府事云千古江山英雄無覓孫仲謀處舞榭歌臺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斜陽草樹尋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當年金戈鐵馬氣吞萬里如虎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贏得倉皇北顧四十三年望中猶記烽火揚州路可堪回首佛貍祠下一片神鴉社鼓憑誰問廉頗老矣尚能飯否特置酒召客使妓迭歌益自擊節徧問客必使摘其疵客多遜謝相臺岳珂時年甚少率然對曰童子何知而敢有議然必欲如范文正公以千金求嚴陵祠記一字之易則晚進尚竊有疑也稼軒喜促膝亟使畢其說珂曰前篇豪視一世獨首後二警語差相似新作微覺用事多耳於是大喜酌酒謂座中曰夫君實中予痼乃改其語日數易累月未竟其刻意如此沒後百餘年邯鄲張埜過辛墓有詞曰嶺

頭一片青山可能埋得凌雲氣又曰讓人間留得陽春白雪千載下無人繼稼軒之與可知矣宋晦菴沒黨禁方嚴稼軒獨為文哭之卒之日家無餘財僅餘著述數帙而已謝疊山經其墓夜聞大聲疾呼似鳴其不平者疊山為文祭之而聲始息嗚呼異哉

張志和漁父詞云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顧況漁父詞曰新婦磯邊月明女兒浦口潮平黃魯直取二詞合為浣溪紗一闋云新婦磯頭眉黛愁女兒浦口眼波秋驚魚錯認月沉鉤青箬笠前無限事綠蓑衣底一時休斜風細雨轉船頭東坡云山谷此詞清麗新婉其最得意處以山光水色替花貌直得漁父家風然才出新婦磯便入女兒浦此漁父無乃太瀾浪乎

無名氏菩薩蠻云牡丹含露真珠顆佳人折向庭前過含笑問檀郎花強妾貌強檀郎故相惱只道花枝好一面發嬌嗔碎挼（挼音那又音捼）花打人唐宣宗嘗稱之時有婦人斷夫耐足者宣宗戲曰此亦碎挼花打人耶

宋退翁（齊愈）宣和間為太學官同陵召對曰卿文章新奇可作梅詞進呈須是不經人道語齊愈立進眼兒媚詞云霏霏疏影轉征鴻人語暗香中小橋斜渡曲屏深院水月濛濛人間不是藏春處玉笛曉霜空江南處處黃垂密雨綠漲薰風天語稱善次日諭近臣曰宋齊愈梅詞非惟不經人道又且自開花說至結子黃熟并天色言之可謂盡之矣

康伯可有登樂府待詔金馬門凡中興粉飾治具及慈寧歸養兩宮歡集必假伯可之歌詠故應制之詞為多一日上元節進瑞鶴仙詞云瑞煙浮禁苑正絳闕春回新正方半冰輪桂華滿溢花街欲市芙蓉開遍龍樓兩觀見銀燭星毬有爛捲珠簾盡日笙歌盛集寶釵金釧堆環綺羅叢裏蘭麝香中正宜遊玩風柔夜暖花影亂笑聲喧鬧蛾兒滿路成團打塊簇著冠兒鬭轉喜皇都舊日風光太平再見上皇覽之極稱賞風柔夜暖以下賜金甚厚（秦檜生日伯可獻喜遷鶯詞云臘殘春早正簾幕護寒樓臺清曉寶運當千佳辰餘五嵩嶽誕生元老帝遣阜安宗社人仰雍容廊廟盡總道是文章孔孟勳庸周召師表方眷遇魚水君臣須信從來少玉帶金魚朱顏綠鬢占斷世間榮耀篆刻鼎彝將遍整頓乾坤都了願歲歲見柳梢青淺梅英紅小）

秦少遊踏莎行云霧失樓臺月迷津渡桃源望斷無尋處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裏斜陽暮驛寄梅花魚傳尺素砌成此恨無重數郴江幸自遶郴山為誰流下瀟湘去東坡絕愛尾二句余謂不如杜鵑聲裏斜陽暮尤堪腸斷

王通叟（觀）作慶清朝慢踏青詞風流楚楚世以為高於屯田集遂名冠柳詞云調雨為酥催冰做水東君分付春還何人便將輕暖點破殘寒結伴踏青去好平頭鞋子小雙鸞煙郊外望中秀色如有無間晴則個陰則個餖飣得天氣有許多般須教撩花撥柳爭要先看不道吳綾繡襪香泥斜沁幾行斑東風巧盡收翠綠吹在眉山

天氣殊未佳汝定成行否寒食近且住為佳爾此晉無名氏帖中語也辛稼軒融化作霜天曉角詞云吳頭楚尾一棹人千里休說舊愁新恨長亭樹今如此宦遊吾倦矣玉人留我醉明日落花寒食得且住為佳爾晉人語本人妙而詞又融化之如此可謂珠璧相照耳

東坡夜登燕子樓夢盼盼因作永遇樂詞云明月如霜好風如水清景無限曲港跳魚圓荷瀉露寂寞無人見紞如五鼓鏗然一葉黯黯夢雲驚斷夜茫茫重尋無覓處覺來小園行遍天涯倦客山中歸路望斷故園心眼

燕子樓空佳人何在空鎖樓中燕古今如夢何曾夢覺但有舊歡新怨異時對南樓夜景為誰浩歎後秦少遊自會稽入京見東坡坡云久別當作文甚勝都下盛唱公山抹微雲之詞秦遜謝坡遽云不意別後公却學柳七秦答曰某雖無識亦不至是先生之言無乃過乎坡云銷魂當此際非柳詞句法乎秦慚服又問別作何詞秦舉小樓連苑橫空下窺繡轂雕鞍驟坡云十三箇字只說得一箇人騎馬樓前過秦問先生近著坡云亦有一詞說樓上事乃舉燕子樓空佳人何在空鎖樓中燕晁無咎在座云三句說盡張建封燕子樓一段事奇哉

按山抹微雲少游客會稽席上有所悅所賦滿庭芳詞也詞云山抹微雲天連衰草畫角聲斷譙門暫停征棹聊共飲離尊多少蓬萊舊事空回首煙靄紛紛斜陽外寒鴉數點流水遶孤村銷魂當此際香囊暗解羅帶輕分謾贏得秦樓薄倖名存此去何時見也襟袖上空染啼痕傷情處高城望斷燈火已黃昏又小樓連苑太虛所寄營妓婁婉詞也婉字東玉詞中藏其字在焉調寄水龍吟曰小樓連苑橫空下窺繡轂雕鞍驟朱簾半捲單衣初試清明時候破暖輕風弄晴微雨欲無還有賣花聲過盡垂楊院落紅成陣飛鴛甃玉佩丁東別後悵佳期參差難又名韁利鎖天還知道和天也瘦花下重門柳邊深巷不堪回首念多情但有當時皓月照人依舊少游有壻為人所倚乃大呼曰吾是山抹微雲女壻也可供一笑杭之西湖有一倅附唱少游滿庭芳偶然誤舉一韻云畫角聲斷斜陽妓琴操在側曰畫角聲斷譙門非斜陽也倅因戲之曰爾可改韻否琴即改作陽字韻云山抹微雲天粘衰草畫角聲斷斜陽暫停征轡聊共飲離觴多少蓬萊舊侶頻回首煙靄茫茫孤村裏寒鴉萬點流水遶低牆魂傷當此際輕分羅帶暗解香囊謾贏得青樓薄倖名狂此去何時見也襟袖上空有餘香傷心處高城望斷燈火已昏黃東坡聞而賞之

東坡在黃州作卜算子詞云缺月挂疏桐漏斷人初靜時見幽人獨往來縹緲孤鴻影驚起卻回頭有恨無人省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吳江冷山谷以為非吃煙火食人語鮦陽居士云缺月刺明微也漏斷暗時也幽人不得志也獨往來無助也驚鴻賢人不安也回首愛君不忘也無人省君不察也揀盡寒枝不偷安於高位也寂寞吳江冷非所安也與考槃詩相似阮亭稱其村夫子強作解事令人欲嘔韋蘇州滁州西澗詩疊山亦以為小人在朝賢人在野之象令韋郎有知豈不叫屈僕嘗戲謂坡公命宮磨蝎湖州詩案生前為王珪舒亶輩所苦身後又硬受此差排耶者皆翰墨云趙右史云余頃於鄭公實處見東坡真蹟書卜算子斷句云寂寞沙汀冷刊本作楓落吳江冷詞意全不相屬也

少游贈歌妓陶心兒南歌子詞云玉漏迢迢盡銀潢淡淡橫夢回宿酒未全醒已被鄰雞催起怕天明臂上妝猶在襟間淚尚盈水邊燈火漸人行天外一鉤殘月帶三星末句暗藏心字子瞻譏其恐為他姬厮賴也

林處士妻梅子鶴可稱千古高風矣乃其長相思惜別詞云吳山青越山青兩岸青山相送迎誰知離別情君淚盈妾淚盈羅帶同心結未成江頭潮已平何等風致閒情一賦詎必玉瑕珠纇耶

逋可久江湖得道之士也十二歲其父攜見熊曲肱適有漁父過前令賦漁父詞應聲作清淨樂云陣鴻驚處一網沉江渚落葉亂飛和細雨撥棹不如歸去蘆花輕汎微瀾蓬窗獨自清閑一覺遊仙好夢任他竹冷松寒曲肱賜以詩且謂此子富貴中留不住後果為羽衣多往來西山

東坡製蝶戀花詞云花褪殘紅青杏小燕子來時綠水人家遶枝上柳綿吹又少天涯何處無芳草牆裏鞦韆牆外道牆外行人牆裏佳人笑笑漸不聞聲漸悄多情卻被無情惱常令朝雲歌之雲唱至柳綿句輒為掩抑悒悵如不自勝坡問之曰妾所不能竟者天涯何處無芳草句也

南唐書載元宗手寫攤破浣溪沙二詞賜樂部王感化云菡萏香消翠葉殘西風愁起綠波間還與韶光共憔悴不堪看細雨夢回雞塞遠小樓吹徹玉笙寒多少淚珠何限恨倚闌干又手捲珠簾上玉鉤依前春恨鎖重樓風裏落花誰是主思悠悠青鳥不傳雲外信丁香空結雨中愁回首綠波三峽暮接天流情致如許當是叔寶後身

馮延巳作謁金門云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閒引鴛鴦芳徑裏手挼紅杏蕊鬬鴨闌干獨倚碧玉搔頭斜墜終日望君君不至舉頭聞鵲喜元宗戲云吹皺一池春水干卿何事對曰未若陛下細雨夢回雞塞遠小樓吹徹玉笙寒也南唐書

辛稼軒摸魚兒春晚詞云更能消幾番風雨匆匆春又歸去惜春長怕花開早何況落紅無數春且住見說道天涯芳草迷歸路怨春不語算只有殷勤畫簷蛛網盡日惹飛絮長門事準擬佳期又誤蛾眉曾有人妒千金縱買相如賦脈脈此情誰訴君莫舞君不見玉環飛燕皆塵土閒愁最苦休去倚危闌斜陽正在煙柳斷腸處可謂怨之至矣聞壽王見此詞頗不悅然終不加罪若遇漢唐寧不貫種豆種桃之禍哉

范希文漁家傲邊愁云塞下秋來風景異衡陽雁去無留意四面邊聲連角起千嶂裏長煙落日孤城閉濁酒

一杯家萬里燕然未勒歸無計羌笛悠悠霜滿地人不寐將軍白髮征夫淚詞旨蒼涼多道邊鎮之苦歐陽永叔每呼爲窮塞主詩非窮不工乃於詞亦然

蘇叔黨名過坡仙季子作點絳脣詞云新月娟娟夜寒江靜山銜斗起來搔首梅影橫窗瘦好箇霜天閒卻傳杯手君知否亂鴉啼後歸夢濃如酒秦處度名湛少游子也亦作卜算子詞云春透水波明寒峭花枝瘦極目煙中百尺樓人在樓中否四和裊金鳧雙陸思纖手擬倩東風浣此情情更濃於酒合兩詞觀之二公可謂有子蘇叔黨詞能改齋漫錄云汪彥章作彥章在翰苑屢攻言者作此詞或問曰歸夢濃於酒何以在曉鴉啼後公曰無奈這一隊畜生何孩曉鴉草堂改作亂鴉歸夢改作歸與今從吳虎臣能改齋漫錄正之

毛幵爲郡見一婦人隙牒立雨中作清平樂云醉紅宿翠髻軃烏雲墜管是夜來不睡那更今朝早起春風滿搦腰支增前小立多時恰恨一番春雨想應濕透難兒宋人小說盛稱此詞

陳去非蜀人季常之孫也爲高宗所眷注詞品極佳語意超絕識者謂可摩坡仙之壘有桂花詞云黃衫相倚翠葆層層底八月江南風日美弄影山腰水尾楚人未識孤姸離騷遺恨千年無住菴中新夢一枝喚起幽纖

無名氏眉峯碧云蹙破眉峯碧纖手還重執鎮日相看未足時便忍使鴛鴦隻薄暮投村驛風雨愁通夕窗外芭蕉窗裏人分明葉上心頭滴宋徽宗極賞此詞嘗手書以問曹組不知何人作也

周文璞宋淳熙間人詩詞奇怪人以方李賀有鍾山詩云往在秦淮問六朝江頭只有女吹簫昭陽太極無行路殘燒鶯黃上柳條又言花閒集只得綵雨溼流光五字微妙其題酒家壁詞云還了酒家錢便好安眠大槐

宮裏著貂蟬行到江南知是夢雪壓漁船盤薄古梅邊也是前緣鬢黃雪白又醒然一事最奇君記取明日新年詞旨飄逸迥出塵表

汪彥章爲張邦昌雪罪表云孔子從佛肸之召本爲尊周紀信乘漢王之車豈將誑楚其顛倒是非助奸佐逆不足言也乃其詞自佳嘗見畫舫有映簾而觀者僅露其額賦醉落魄云小舟簾隙佳人半露梅粧額綠雲低映花如刻却似秋宵一線銀蟾白鬢兒梢朵香紅扐細蜂隱隱搖金碧春山秋水渾無迹不露臟頭些子真消息

劉改之過以詩名江左放浪吳楚間辛稼軒守京口登多景樓劉敝衣曳履而來辛命賦雪以難字爲韻劉吟云功名有分平吳易貧賤無交訪戴難遂上武昌作唐多令云蘆葉滿汀洲寒沙帶淺流二十年重過南樓柳下繫船猶未穩能幾日又中秋黃鶴斷磯頭故人曾到否舊江山渾是新愁欲買桂花同載酒終不似少年遊劉此詞楚中歌者競唱之

李清照聲聲慢秋閨詞云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淒淒慘慘戚戚乍暖還寒時候最難將息三杯兩盞淡酒怎敵他晚來風急雁過也正傷心却是舊時相識滿地黃花堆積憔悴損如今有誰堪摘守著窗兒獨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細雨到黃昏點點滴滴這次第怎一箇愁字了得首句連下十四個疊字真似大珠小珠落玉盤也

六一居士踏莎行離別云候館梅殘溪橋柳細草薰風暖搖征轡離愁漸遠漸無窮迢迢不斷如春水寸寸柔腸盈盈粉淚樓高莫近危闌倚平蕪盡處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王阮亭曰升菴以平蕪句擬石曼卿水盡天不盡人在天盡頭未免河漢蓋意近而工拙懸殊也

李易安作重陽醉花陰詞函致趙明誠詞云薄霧濃雲愁永晝瑞腦噴金獸佳節又重陽寶枕紗櫥半夜秋初透東籬把酒黃昏後有暗香盈袖莫道不銷魂簾捲西風人似黃花瘦明誠自愧勿如乃忘寢食三日夜得十五闋雜易安作以示陸德夫德夫玩之再三曰只有莫道不銷魂三句絕佳政易安作也李又有春晚如夢令云昨夜雨疏風驟濃睡不消殘酒試問捲簾人却道海棠依舊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極爲人所膾炙明誠卒易安祭之云白日正中嘆龐翁之機捷堅城自墮憐杞婦之悲深文亦慘黠惜其再適張汝舟爲世所薄易安既嫁汝舟與之反目嘗作札寄人曰猥以桑榆之暮景配此駔儈之下材見者絕倒

潘閬憶餘杭云長憶西湖湖水上盡日凭闌樓上望三三兩兩釣魚舟島嶼正清秋笛聲依約蘆花裏白鳥成行忽驚起別來閒想整綸竿思入水雲寒東坡甚愛此詞書於玉堂屏風

寇萊公準夜度娘曲云煙波渺渺一千里白蘋香散東風起惆悵汀洲日暮時柔情不斷如春水升菴樂似大復認爲唐音

范文正司馬溫公韓魏公皆一時名德重望范御街行曰紛紛墜葉飄香砌夜寂靜寒聲碎珍珠簾捲玉樓空天淡銀河垂地年年今夜月華如練長是人千里愁腸已斷無由醉酒未到先成淚殘燈明滅枕頭欹諳盡孤眠滋味都來此事眉間心上無計相迴避韓點絳唇詞曰病起懨懨庭前花樹添憔悴亂紅飄砌滴盡珍珠淚惆悵前春誰向花前醉愁無際武陵凝睇人遠波空翠

溫公西江月云寶髻鬆鬆綰就鉛華淡淡粧成紅雲翠霧罩輕盈飛絮游絲無定相見爭如不見有情還似無情笙歌散後酒微醒深院月明人靜人非太上未免有情當不以此類其白璧也

晉卒相和凝少年好爲曲子契丹入夷門號爲曲子相公有河滿子詞曰正是破瓜年紀含情慣得人饒桃李精神鸚鵡舌可堪虛度良宵却愛研羅裙子羨他長束纖腰亦香奩佳句也

金章宗喜文學善書畫慕宋徽宗以蘇合油煙爲墨童購得之一兩價黃金一觔有題扇蝶戀花詞云幾股湘江龍骨瘦巧樣翻騰疊作湘波皺金鏤小細花草鬬翠條更結同心扣金殿珠簾閒永晝一握清風暫喜懷中透忽聽傳宣須急奏輕輕褪入香羅袖又有絳桮爲嗽金杯者賦生查子詞云風流紫府郎痛飲烏紗岸柔軟九迴腸冷怯玻瓈盞纖纖白玉葱分破黃金彈借取洞庭春飛上桃花面亦南唐李氏父子之流也

金主亮頗知書聞柳耆卿西湖作欣然有慕於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乃密隱畫工於奉使中寫臨安山水復畫已像題立馬吳山第一峯之句嘗中秋舉杯待月不至賦鵲橋仙云停杯不舉停歌不發等候銀蟾出海不知何處片雲來做許大通天障礙虬髯撚斷星眸睜裂惟恨劒鋒不快一揮截斷紫雲腰仔細看嫦娥體態出語崛彊眞是咄咄逼人

党承旨懷英宋太尉進孫母夢吳鎭托宿而生丰儀秀整初與辛幼安同師蔡伯堅筮仕決以蓍辛得離決意南歸党得坎遂留事金皇叔伏誅党作詔云天下一家詎可貸乎神器公族三宥卒莫逭於常刑非忘本根骨肉之情蓋爲宗社安危之計亦由涼德有失睦親乃於閒歲之中連致逆謀之起恩以義掩至於重典之亟行天高聽卑始匯此心之得已興言及此惻嘆何窮論者以爲百年以來制誥第一党嘗作青玉案詠茶云紅莎綠蒻春風餅趁梅驛來雲岭紫桂巖空瓊竇冷佳人却恨等閒分破縹緲雙鸞影一甌月露心魂醒更送清歌助清興痛飲休辭今夜永與君洗盡滿襟煩暑別作高寒境與黃魯直口不能言心下快活雅俗自覺霄壤

晏叔原見蒲傳正云先公平日小詞雖多未嘗作婦人語傳正曰綠楊芳草長亭路年少抛人容易去豈非婦人語乎晏曰公謂年少爲何語傳正曰豈不謂其所歡乎晏曰因公之言遂曉樂天詩兩句云欲留年少待富貴富貴不來年少去傳正笑而悟

漫叟詩話云古樂府詩云今世褦襶子觸熱向人家褦襶集韻解之曰不曉事予素畏熱乃觸熱人人家其謂不曉事宜矣余愛王逐客作夏詞雨中花不用浮瓜沈李等事而天然有塵外涼思其詞曰百尺清泉聲陸續映瀟湘碧梧翠竹面千步迴廊重重簾幙小枕欹寒玉試展鮫綃看畫軸見一片瀟湘凝綠待玉漏穿花銀河垂地月上闌干曲此語非觸熱者之所知也（梅權曰褦襶乃暑衣也）

一盤消夜江南果喫果看書只淸坐罷過梅花料理我一年心事一生牢落盡向今宵過此身本是山中箇纔出山來便帶錯年種靑松應是大縛茅深處抱琴歸去又是明年那此薛泳沂叔客中守歲詞也沂叔久客江湖瀕老懷歸遂賦此詞晚於溪上小築名水竹居其所爲詩有歸心如病葉一片落江城句去唐人思致不遠

黃魯直少時喜造纖淫之句法秀訶曰應墮犂舌地獄魯直答云空中語耳晚年戲效寶寧勇禪師詠古德靈雲遇事作漁家傲云三十年來無孔竅幾回得眼還迷照一見桃花參學了呈法要無絃琴上單于調摘葉尋枝虛半老拈花特地重年少今後水雲人欲曉非元妙靈雲合被桃花笑會得此意直是臨去秋波那一轉應許老僧共參也

臨川謝無逸嘗作咏蝶詩三百首其警句云飛隨柳絮有時見舞入梨花何處尋人盛稱之因呼爲謝蝴蝶有卜算子詞云煙雨幕橫塘紺色橫淸淺誰把幷州快剪刀剪取吳江半隱几岸烏巾細葛含風軟不見柴桑避俗翁心共孤雲遠標致傳來全無蔬澤可稱逸調（按謝蝴蝶可配鄭鷓鴣）

宋鄭域字中卿三山人使金回有燕谷剽聞二卷紀金事甚詳昭君怨詠梅一詞云道是春來花未道是雪來香異水外一枝斜野人家冷淡竹籬茅舍富貴玉堂瓊樹兩地不同栽一般開比與其佳

金元百年間樂府推蔡伯堅與吳彥高號吳蔡體其和大江東去乃樂府中最得意者詞云離騷痛飲問人生佳處能消何物江左諸人成底事空想嚴陵青壁五畝蒼煙一邱寒玉歲晚憂風雪西州遺恨至今悲感前傑我夢卜築蕭閒覺來巖桂十里幽香發塊磊胸中冰與炭一酌春風都滅勝日神交悠然得意離恨無毫髮古今同到永和徒記年月

翰林學士蕭冠卿嘗於李眞定公席上賦多麗詞云想人生美景良辰堪惜向其間賞心樂事古今難是幷得況東城鳳臺沁苑泛晴波淺照金碧露洗桐華煙霏絲

柳綠陰搖曳蕩春一色畫堂迴玉簪瓊珮高會盡詞客清歡久重燃絳蠟別就瑤席有翩若驚鴻體態暮爲行雨標格逞珠喉綏歌妖麗似聽流鶯亂花隔慢然縈回嬌眼低鬟腰肢纖細困無力忍分散彩雲歸後何處更尋覓休辭醉明月好花莫謾輕擲蔡君謨時知泉州寄眞定公書云新傳多麗辭使病夫舉首增嘆又近者有自京師言諸公春日多會於無伯園池因念昔遊輒形篇詠云綠渠春水走潺湲畫閣峯巒映碧鮮酒令已行金盞側樂聲初認翠裾圓淸遊勝事傳都下多麗新詞到海邊曾是尊前沈醉客天涯回首重依然苕溪漁隱曰冠卿詞有露洗桐華煙霏絲柳之句此正是仲春天氣下句乃云綠陰搖曳蕩春一色其時未有綠陰亦語病也

廬陵陳子宏云蔡光工於詞靖康中陷金辛幼安嘗以詩詞謁之蔡曰子之詩則未也他日當以詞名家故稼軒歸宋晚年詞筆尤高嘗作賀新郎云綠樹聽鵜鴂更那堪杜鵑聲住鷓鴣聲切啼到春歸無啼處苦恨芳菲都歇算未抵人間離別馬上琵琶關塞黑更長門翠輦辭金闕看燕燕送歸妾將軍百戰身名裂向河梁回頭萬里故人長絕易水蕭蕭西風冷滿座衣冠似雪正壯士悲歌未徹啼鳥還知如此恨料不啼淸淚空啼血誰伴我醉明月此詞盡集許多怨事全與李太白擬恨賦相似又止酒沁園春云杯汝來前老子今朝點檢形骸甚長年抱渴咽如焦釜於今喜睡氣似奔雷漫說劉伶古今達者醉後何妨死便埋如此嘆汝於知己眞少恩哉更憑歌舞爲媒算合作平居鴆毒猜況怨無大小生於所愛物無美惡過則爲災與汝成言勿留亟去吾力猶能肆汝杯杯再拜道麾之則去招則須來此又如賓戲解嘲等作乃是把做古文手段寓之於詞賦梁傾湖云壁嶂西馳萬馬回旋衆山欲東正驚湍直下跳珠倒濺小橋橫截新月初籠老合投閒天教多事檢校長身十萬松吾廬小在龍蛇影外風雨聲中爭先見面重重看爽氣朝來三四峯似謝家子弟衣冠磊落相如庭戶車騎從容我覺其間雄深雅健如對文章太史公新堤路問偃湖何日煙水濛濛說松而及謝家相如太史公自非脫落故常者未易闖其堂奧近日作詞者惟說周美成美芹蒞而以東坡爲詞詩稼軒爲詞論此說固當蓋曲者曲也固當以委曲爲體然徒狃於風情婉孌則亦易厭回視稼軒所作自然豪爽

湘山野錄云平林漠漠煙如織寒山一帶傷心碧暝色入高樓有人樓上愁玉梯空佇立宿鳥歸飛急何處是歸程長亭更短亭（右詞菩薩蠻）此詞不知何人寫在鼎州滄水驛樓復不知何人所作魏道輔泰見而愛之後至長沙得古風集於曾子宣內翰家乃知李白所撰

詹天游以艷詞得名見諸小說其送童甕天兵後歸杭齊天樂云相逢喚醒京華夢胡塵暗斑吟髮倚擔評花認旗沽酒歷歷行歌奇跡吹香弄碧有坡柳風情逋梅月色畫鼓征船滿湖春水斷橋客當時何限怪侶甚花天月地人被雲隔卻截蒼煙招白鷺一醉修江又別今回記得再折柳穿魚賞梅催雪如此湖山忍教人更說此伯顏破杭州之後也觀其詞全無黍離之感桑梓之悲而止以遊樂言宋末之習上下如此其亡不亦宜乎

白苧詞傳者至少其正宮一闋世以爲紫姑神所作也方宮至近晉燕然畫角寶輪珊瑚是時丞相虛作銀城換得或問出何書答曰天上文字汝那得知末句云東君暗遣花神先到南國昨夜江梅漏泄春消息殊爲駭雅蜀人郝文宗以春初邀請既降自稱蓬萊仙人王英書浪淘沙詞云塞上早春時暖猶微柳舒金線拂回堤料得江鄉應更好開盡梅溪晝漸漸遲遲愁損仙肌幾回無語斂雙眉凭遍闌干十二曲日下樓西亦沖淡有思致

錢塘朱淑眞所從非偶詩多嗟怨名斷腸集嘗元夜賦生查子詞云去年元夜時花市燈如晝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今年元夜時月與燈依舊不見去年人淚溼春衫袖楊升菴詞品云詞則佳矣豈良人婦所宜耶

劉伯温未遇時賦感懷水龍吟云雞鳴風雨瀟瀟側身天地無劉表啼鵑迸淚落花飄恨斷魂飛繞月暗雲霄星沉煙水角聲淸裊問登樓王粲鏡中白髮今朝又添多少極目鄉關何處渺青山髻螺低小幾回好夢隨風歸去被渠遮了寶瑟絃僵玉箏指冷冥鴻天杪但侵階莎草滿庭綠樹不知昏曉激昂感慨擇木之志見矣

柯敬仲九思際遇元文宗爲奎章閣鑒書博士出入內庭後失寵退居吳下虞伯生賦風入松寄之云畫堂紅袖倚淸酣華髮不勝簪幾回晚直金鑾殿東風軟花裏停驂書詔許傳宮燭輕羅初試朝衫御溝冰泮水挼藍飛燕語呢喃重重簾幕寒猶在憑誰寄銀字泥緘報道先生歸也杏花春雨江南詞翰兼美一時傳誦

王子可南雲貌古癖僻發狂嗜酒詩詞每多奇氣嘗有句云嘘皴尖舌淡紅酣卽自戲曰欲下犂舌獄耶射虎首句云風色偃貂裘卽闕筆曰虎來矣李子遐贈南雲詩云石鼎夜聯詩筆健布囊春醉酒錢粗亦實錄也嘗

賦長相思云風暖時雨晴時禀綃羅衣人未歸蟾蛾愁欲飛枕瓊霞瑣窗紗簾月櫳空燕子家春風掃落花都非等常語

吳二娘長相思云深畫眉淺畫眉蟬鬢鬅鬙雲滿衣陽臺行雨迴巫山高巫山低暮雨瀟瀟郎不歸空房獨守時白樂天詩吳娘暮雨瀟瀟曲自別江南久不聞蓋指此詞也

者卿却傍金籠教鸚鵡念粉郎言語花間之麗句也孫軒慕鶯回首那人却在燈火闌珊處周秦之佳境也少游怎得濃香深處作箇蜂兒抱亦近似柳七語矣山谷女邊著子門裏安心鄙俚不堪入誦如齊梁樂府霧露隱芙蓉明燈照空局何等蘊藉乃沿爲如此語乎

孫夫人閨情南鄉子云曉日壓重簷斗帳春寒起未忺天氣因人慵洗頰眉尖淡畫春山不喜添閒把繡絲撏認得金針又倒拈陌上遊人歸也未厭厭滿院楊花不捲簾又詠雪云悠悠颭颭做盡輕模樣半夜蕭蕭窗外響多在梅邊竹上朱樓向曉簾開六花片片飛來無奈薰爐煙霧騰騰扶上金釵二詞堪與李清照頡頏

吳虎臣漫錄云王逐客送鮑浩然游浙東作長短句云水似眼波橫山是眉峯聚欲問行人去那邊眉眼盈盈處才始送春歸又送君歸去若到江南趕上春千萬和春住韓子蒼在海陵送葛亞卿云今日一杯愁送春明日一杯愁送君君應萬里隨春去若到桃源問歸路詩詞意同

錢起湘靈鼓瑟詩末句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秦少游嘗用以填詞云千里瀟湘挼藍浦蘭橈昔日曾經月高風定露華清微波澄不動冷浸一天星獨倚桅檣悄悄遙聞妃瑟泠泠新聲含盡古今情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

張子韶對策有桂子飄香之語趙明誠妻鄙之曰露華倒影柳三變桂子飄香張九成秦少游善樂府取隋煬帝寒鴉萬點流水繞孤何之句以爲滿庭芳詞而首言山抹微雲天黏衰草尤爲當時所傳子瞻戲之云山抹微雲秦學士露花倒影柳屯田露花倒影柳永破陣子語也

吳虎臣漫錄云政和間一貴人未達時嘗游妓崔廿四之館因其行第作踏青游詞都下盛傳詞云識箇人人恰止二年歡會似賭賽六隻渾四向巫山重重去如魚水兩情美同倚畫樓十二倚了又還重倚兩日不來時時在人心裏擬問卜常占歸計拚三八清齋望永同鴛被到夢裏驀然被人驚覺夢也有頭無尾

王藻落梅詞云疏明瘦直不受東皇識留取伴春應肯萬紅裏怎著得夜色何處留曉寒無那力若在壽陽宮裏一點點有人惜蕭泰來梅詞云千霜萬雪受盡寒磨折賴得生來瘦硬儘不怕角吹徹情絕影也別知心惟有月元沒春風情性如何共海棠說皆佳作也二公命意措詞大畧相似王四明人有瓦全集蕭臨江人有大山集

李南金自號三溪冰雪翁有贈妓賀新郎詞云流落今如許我亦三生杜牧爲秋娘著句先自多愁多感慨更值江南春暮君看取落花飛絮也有吹來穿繡幌有因風飄墮隨塵土人世事總無據佳人命薄君休訴若說與英雄心事一生更苦且盡樽前今日意休記綠窗眉嫵但春到兒家庭戶幽恨一簾煙月曉恐明朝雁亦無尋處渾欲倩鶯留住淒涼感慨不禁青衫欲溼也

詞苑叢談卷三終

番禺孟鴻光校

詞苑叢談卷四

品藻二

國朝吳江徐　釚電發編輯

復齋漫錄云晁無咎評本朝樂章云世言柳耆卿曲俗非也如八聲甘州云漸霜風淒慘關河冷落殘照當樓此唐人語不減高處矣歐陽永叔浣溪沙云堤上遊人逐畫船拍堤春水四垂天綠楊樓外出秋千此等語絕妙只一出字自是著意道不到處蘇東坡詞人謂多不諧音律然居士詞橫放傑出自是曲中縛不住者黃魯直間作小詞固高妙然不是當家語自是著腔子唱好詩晏元獻不蹈襲人語而風調閑雅如舞低楊柳樓心月歌盡桃花扇底風知此人不住三家村也張子野與柳耆卿齊名而時以子野不及耆卿然子野韻高是耆卿所乏處近世以來作者皆不及秦少游如斜陽外寒鴉萬點流水遶孤村雖不識字人亦知是天生好言語

子瞻與誰同坐明月清風我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快語也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壯語也杏花疎影裏吹笛到天明爽語也其詞在濃與淡之間耳

隙月窺人小又天涯一點青山小又一夜青山老俱妙在押字乍雨乍晴天易老卻不在押字而妙在乍字

史邦卿題燕曰差池欲住試入舊巢相並還相雕梁藻井又軟語商量不定可謂極形容之妙

休文夢中不識路何以慰相思宋人反其指而用之曰重門不鎖相思夢隨意遶天涯各自佳

賀黃公曰唐李益詩云嫁得瞿塘賈朝朝誤妾期早知潮有信嫁與弄潮兒子野一叢花末句云不如桃杏猶解嫁東風此皆無理而妙

又曰蘇子瞻有銅喉鐵板之譏然浣溪沙春閨詞曰綵索身輕常趁燕紅窗睡重不聞鶯如此風調令十七八女郎歌之豈在曉風殘月之下

詞有不可無一不可有二者如劉改之天仙子別妾是也中云馬兒不住去如飛牽一憩坐一憩又去則是住則是煩惱自家煩惱你再若效顰寧非打油惡道乎然篇中雪迷郵店酒旗斜固非雅流不能作此語至無名氏青玉案云落日解鞍芳草岸花無人戴酒無人勸醉也無人管語淡而情濃事淺而言深真得詞家三昧非鄙俚樸陋者可到

南唐主浪淘沙曰夢裏不知身是客一晌貪歡至宣和帝燕山亭則曰無據和夢也有時不做其情更慘矣嗚呼此猶麥秀之後有黍離耶

元遺山集金人詞爲中州樂府頗多深裘大馬之風惟劉迎烏夜啼最佳詞云離恨遠縈楊柳夢魂長遶梨花青衫記得章臺月歸路玉鞭斜翠鏡啼痕印袖紅牆醉墨籠紗相逢不盡平生事春思入琵琶予觀謝無逸南柯子後半云金鴨香凝袖銅荷燭映紗鳳蟠宮錦小屏遮夜靜寒生春筍理琵琶風調彷彿才人之見殆無分於南北也

稗史稱韓幹畫馬人入其齋見幹身作馬形凝思之極理或然也作詩文亦必如此始工如史邦卿詠燕幾於形神俱似矣次則姜白石詠蟋蟀露溼銅鋪苔侵石井都是曾聽伊處哀音似訴正思婦無眠起尋機杼又云西窗又吟暗雨爲誰頻斷續相和砧杵數語刻劃亦工蟋蟀無可言而言聽蟋蟀者正姚鉉所謂賦水不當僅言水而言水之前後左右也然尚不如張功甫滿庭芳云月洗高梧露溥幽草寶釵樓外秋深土花沿翠螢火墜牆陰靜聽寒聲斷續微韻轉淒咽悲沈爭求侶殷勤勸織促破曉機心兒時曾記得呼燈灌穴斂步隨音任滿身花影猶自追尋攜向華堂戲鬭亭臺小籠巧粧金今休說從渠牀下涼夜聽孤吟不惟曼聲勝其高調兼形容處心細如絲皆姜詞之所未發

長詞推秦柳周康爲協律然康惟滿庭芳冬景一詞可稱禁臠餘多應酬鋪敘非芳旨也周清真雖未高出大致勻淨有柳欹花嚲之致沁入肌骨視淮海不徒娣姒而已弇州謂其能入麗字不能入雅字誠確謂能作景語不能作情語則不盡然但平生景勝處爲多耳要此數家正是王石廚中物若求王武子琉璃匕內豚味吾必謂當求之陸放翁史邦卿方千里洪叔璵諸家

從來佳處不傳不但隱淪之士名人猶抱此恨周清真人所共稱然如乳鴨池塘水暖風緊柳花迎面午粧粉指印窗眼曲理長眉翠淺聞知社日停針綫探新燕寶釵落枕夢魂迷簾影參差滿院草堂所收周詞不及此者多矣

廬陵譏范希文漁家傲爲窮塞主自矜其能勝歸來飛捷奏傾賀酒玉堦遙獻南山壽爲真元帥之事按宋以小詞爲樂府被之管絃往往傳於宮掖范詞如長煙落日孤城閉及綠樹碧簾相掩映無人知道外邊寒等句使聽者知邊庭之苦比采薇出車楊柳雨雪之意若歐詞止於脫耳何所感耶

傷離念遠之詞無如汝臺斜陽影裏寒煙明處雙槳去悠悠令人不能爲懷然尚不如孫光憲兩槳不知消息

瀘汀時起躑躅尤為黯然洪叔璵醉中扶上木蘭舟醒來忘却桃源路造語尤工却微着色矣兩君專以淡語入情

詞繹云詞亦有初盛中晚不以代也牛嶠和凝張泌歐陽炯韓偓鹿虔扆輩不離唐絕句如唐之初不脫隋調也然皆小令耳至宋則極盛周張康柳蔚然大家至姜白石史邦卿則如唐之中而明初比唐晚盛非不欲勝前人而中實枵然取給而已於神味處全未夢見

康伯可長相思詞云南高峯北高峯一片湖光煙靄中春來愁殺儂郎意濃妾意濃油壁車輕郎馬驄相逢九里松詞意婉約當與林和靖並佳

元大德初燕人梁曾貢父為杭州路總管政事文章皆有可觀嘗有西湖送春詞一闋調木蘭花慢云問花花不語為誰落為誰開算春色三分半隨流水半入塵埃人生能幾歡笑但相逢樽酒莫相推千古幕天席地一春翠繞珠圍彩雲回首暗高臺煙樹渺吟懷拚一醉留春留春不住醉裏春歸西樓半簾斜日怪銜泥燕子却飛來一枕青樓好夢又教風雨驚回觀此詞孰云元人詩餘不如宋哉

資政殿學士章粢字質夫以功名顯詩詞尤見稱於世嘗作水龍吟詠楊花東坡與之帖云柳花詞妙絕使來者何以措詞曲洧紀聞云章質夫作水龍吟詠楊花其用事命意清麗可喜東坡和之若豪放不入律呂徐而觀之聲韻諧婉便覺質夫詞有織繡工夫晁叔用云東坡如毛嬙西施淨洗却面與天下婦人鬬巧質夫未免費（東坡和詞云似花還似非花也無人惜從教墜拋家傍路思量却是無情有思縈損柔腸困酣嬌眼欲開還閉夢隨風萬里尋郎去處又還被鶯呼起不恨此花飛盡恨西園落紅難綴曉來雨過遺蹤何在一池萍碎春色三分二分塵土一分流水細看來不是楊花點點是離人淚張叔夏云後段愈出愈奇真是壓倒今古章詞云燕忙鶯懶芳殘正堤上柳花飄墜輕飛亂舞點畫青林全無才思閒趁遊絲靜臨深院日長門閉傍珠簾散漫垂垂欲下依前被風扶起蘭帳玉人睡覺怪春衣雪沾瓊綴繡床旋滿香毬無數才圓却碎時見蜂兒仰粘輕粉魚吞池水望章臺路杳金鞍遊蕩有盈盈淚）

趙閑閑名秉文金正大間人善書法有詞藻嘗見壁窠書自作和東坡赤壁詞雄壯震動有渴驥怒猊之勢元好問為之題跋而詞亦壯偉不羈觀大江東去信在伯仲間可謂詞翰兩絕者詞曰清光一片問蒼蒼桂影其中何物一葉輕舟波萬頃四顧粘天無壁叩枻長歌嫦娥欲下萬里揮冰雪京塵十丈可能容此人傑回首赤壁磯邊騎鯨人去幾度山花發澹澹長空千古夢祇有歸鴻明滅我欲乘雲從公歸去散此麒麟髮三山安在玉簫吹斷明月

沈天羽云東坡破帽多情却戀頭翻龍山事特新山谷風前橫笛斜吹雨醉裏簪花倒著冠尤用得妙

王弇州曰康與之人瘦也比梅花瘦幾分又天還知道和天也瘦又簾捲西風人比黃花瘦又應是綠肥紅瘦又人其博山煙瘦瘦字俱妙

李君實曰晁無咎評歐陽永叔浣溪沙云綠楊樓外出秋千只一出字自是後人道不到處予按王摩詰詩秋千競出垂楊裏歐陽公詞意本此晁偶忘之耶

復齋漫錄云謝無逸嘗於關山杏花村館驛題江城子詞云杏花村館酒旗風水溶溶野渡舟橫楊柳綠陰濃望斷江南山色遠人不見草連空夕陽樓下晚煙籠粉香融淡眉峯記得年時相見畫屏中只有關山今夜月千里外素光同過者抄錄必索筆於館卒卒頗以為苦因以泥塗之其為人賞重可知

華亭宋尚木徵璧曰吾於宋詞得七人焉曰永叔其詞秀逸曰子瞻其詞放誕曰少游其詞清華曰子野其詞娟潔曰方回其詞新鮮曰小山其詞聰俊曰易安其詞妍婉他若黃魯直之蒼老而或傷於頹王介甫之劖削而或傷於拗晁無咎之規檢而或傷於樸辛稼軒之豪爽而或傷於霸陸務觀之蕭散而或傷於疏此皆所謂我輩之詞也苟舉當家之詞如柳屯田哀感頑豔而少寄托周清真蜿蜒流美而乏陡健康伯可排敘整齊而之深遠其外則謝無逸之能寫景僧仲殊之能言情程正伯之能壯采張安國之能用意方侯雅言之能遣字姜白石之能琢句蔣竹山之能作態史邦卿之能刷色黃花菴之能選格亦其選也詞至南宋而繁亦至南宋而敝作者紛如難以概述夫各因其姿之所近苟去前人之病而務用其所長必賴後人之力也夫

彭羨門孫遹曰詞家每以秦七黃九並稱其實黃不及秦遠甚猶高之視史劉之視辛雖齊名一時而優劣自不可掩（葉少蘊曰嘗見一西夏歸朝官云凡有井水處皆能歌柳詞）

又曰稼軒詞胸有萬卷筆無點塵激昂排宕不可一世今人未有稼軒一字輒紛紛為異同之論宋玉罪人可勝三歎

又曰長調之難於小調者難於語氣貫串不冗不複徘徊宛轉自然成文今人作詞中小調獨多長調寥寥不槩見當由寄興所成非專詣耳唯龔中丞芊綿溫麗無美不臻直奪宋人之席熊侍郎之清綺吳祭酒之高曠曹學士之恬雅皆卓然名家照耀一代長調之妙斯歎觀止矣

程村曰詞品云填詞於文為末而非自選詩樂府來不

能入妙李易安詞清露晨流新桐初引乃全用世說語
愚按詞至稼軒經子百家行間筆下驅斥如意近則變
東坡用南北史江左風流惟有安石詞家妙境亞見桃
源矣
阮亭云花間字法最著意設色異紋細豔非後人纂組
所及如淚沾紅袖黦猶結同心苣荳蔻花間趖晚日畫
梁塵黦洞庭波浪颭晴天山谷所謂古蕃錦其殆是耶
又云溫李齊名然溫實不及李李不作詞而溫爲花間
鼻祖豈亦同能不如獨勝之意耶古人學書不勝去而
學畫學畫不勝去而學塑其善於用長如此
又云或問花間之妙曰蹙金結繡而無痕跡問草堂之
妙曰采采流水蓬蓬遠春
又云載不動許多愁與載取暮愁歸去只載一船離恨
向西州正可互觀八槳別離船駕起一天煩惱不免徑
露矣東風無氣力五字妖甚如落花無可飛便不佳
又云鍾隱入汴後春花秋月諸詞與日夕此中只以眼
淚洗面一帖同是千古情種較之長城公煞是可憐
又云俞仲茅小詞云輸到相思沒處辭眉間露一絲視
易安纔下眉頭却上心頭可謂此兒善盜然易安亦從
范希文都來此事眉間心上無計相迴避語脫胎李特
工耳
又云牛衣古柳賣黃瓜非坡仙無此胸次惟曾顧菴學
士時復有之綠楊柱宇酒後偶然語亦是大羅天上人
吾友蘄水楊衡廬比部因此詞於玉蘂山作春曉亭子
一時名士多爲賦之亦佳話也
又云春事闌珊芳草歇一首字字驚心動魄祇爲一聲
河滿子下泉須弔孟才人恐無此魂銷也

又云堂上簸錢堂下走小人以譏歐陽有情爭似無情
忌者以誣司馬至譜盡孤眠滋味及落花流水別離多
范趙二鉅公作如許語又非但廣平梅花矣
又云宋南渡後梅溪白石竹屋夢窗諸子極妍盡態反
有秦李未到者雖神韻天然處或減要自令人有觀止
之嘆正如唐絕句至晚唐劉賓客杜京兆妙處反進青
蓮龍標一塵
又云程村詠物詞甚富畧舉一二如落花云五更風三
月雨慣作傷心別蟋蟀云偏與愁人作楚細思量甚專
恰副聯白鸚鵡云露冷水晶屏煙暖藍田玉料不夜珠
邊長傍水壺浴蘇萁云門中兩上到處欲斷還勺金錢
花云金風冷西買一線斜陽怎看秋賤白鸚鵡云便花
田珠網攜來傍雕闌向梨花開謎諸如此例不獨傳神
寫照殆欲追魂攝魄矣於此道中具有吡咤手段
又云雲間數公論詩持格律崇神韻然拘於方幅泥於
時代不免爲識者所少其於詞亦不欲涉南宋一筆佳
處在此短處亦坐此合肥乃備極才情變化不測與宋
驅使南北史潤翻泉源妥貼流麗正是公敵行本色要
是獨絕不似流輩將搭稼軒如宋初伶人諢館職也友
人中陳其年工哀豔之辭彭金粟擅清華之體董文友
善寫閨襜之致鄒程村獨標廣大之稱僕所云近愧負
長矣
梨莊曰辛稼軒當弱宋末造負管樂之才不能盡展其
用一腔忠憤無處發洩觀其與陳同父抵掌談論是何
等人物故其悲歌慷慨抑鬱無聊之氣一寄之於詞今
乃欲與搔頭傅粉者比是豈知稼軒者王阮亭謂石勒
云大丈夫磊磊落落終不學曹孟德司馬仲達狐媚稼
軒詞當作如是觀乎謂有稼軒之心胸始可爲稼軒之
詞今粗淺之輩一切鄉語猥談信筆塗抹自負吾稼軒
也豈不令人齒冷
又曰徐巨源云古詩者風之遺樂府者雅之遺蘇李變
而爲黃初建安變而爲選體流至齊梁排律及唐之近
體而古詩遂亡樂府變爲吳趨越豔雜以捉搦企喻子
夜讀曲之屬以下逮於詞焉而樂府亦衰然子夜懊儂
善言情者也唐人小令尚得其意則詩餘之作不謂之
直接古樂府不可乎謂巨源之論詞之源於樂府是矣
[illegible]言子夜懊儂善言情者也唐人小令尚得其意是
詞貪於言情矣乎意所謂情者人之性情也上自三百
篇以及漢魏三唐樂府詩歌無非發自性情故皆不可
同於衛卿大夫之作不能同於閭巷歌謠即附謝[illegible]
李杜分軌各隨其性情之所在古無無性情之詩詞亦
無舍性情之外別有可爲詩詞者若舍己之性情強而
從人則今日餖飣之學所謂優孟衣冠何情之有唐人
小令善於言情然亦不爲懊儂子夜之情太白菩薩蠻
爲千古詞調之祖又何常不言情又何常以懊儂子夜
爲情乎乎故言凡詞無非言情即輕豔悲壯各成其是
總不離吾之性情所在耳
又曰宋人詞調雖自樂府中來時代既異聲調遂殊然
源流未始不同亦各就其情之所近取法之耳周柳之
纖麗子夜懊儂之遺也歐蘇純正非君馬黃出東門之
類歟放而爲稼軒後都悲歌慷慨傷若無人則漢帝大
風之歌魏武對酒之什也究其所以何常不言情亦各
自道其情耳
王西樵曰耆卿殘蟬向晚聒得人心欲碎是寫閨中秋

怨也梁案都春雲怨詞疎燈薄暮又一聲歸雁飛來平
楚是寫閨中春怨也各自極其情致
宗梅岑元鼎曰詞以艷麗為工但艷麗中須近自然本
色若流為淺薄一路則鄙俚不堪入調矣近日詞家極
盛其卓然命世者真如百寶流蘇千絲鐵網世人不解
謂其使事太多相率交詆此何足怪蟄寄常蘇眾者不
知石蛣海月為何物耳
吳虎臣曾漫錄云功州張公庠遊白鶴山有詩云初眠
官柳未成陰馬上聊為擁鼻吟遠宦情懷消壯志好花
時節負歸心別離長恨人南北會合休辭酒淺深欲把
春愁閒抖擻亂山高處一登臨秋官張才翁遂以此詩
成雨中花詞云萬縷青青初眠官柳向人猶未成陰據
雕鞍馬上擁鼻微吟遠宦情懷誰問空嗟壯志銷沉正
是好花時節山城留滯忍負歸心別離長恨飄蓬無定
誰念會合難憑相聚裏休辭金盞酒淺還深欲把春愁
抖擻春愁轉難禁亂山高處憑闌垂袖聊寄登臨
豫章先生少時嘗為茶詞寄滿庭芳云北苑龍團江南
鷹爪萬里名動京關碾深羅細瓊蕊冷生煙一種風流
氣味如甘露不染塵煩纖纖捧玉甌弄影金縷鷓鴣斑
相如方病酒銀瓶蟹眼驚鷺濤翻為扶起尊前醉玉頹
山飲罷風生兩腋醒魂到明月輪邊歸來晚文君未寢
相對小窗前
日月無根天不老浮生總被消磨了陌上紅塵常擾擾
昏復曉一場大夢誰先覺雒水東流山四遶路旁幾個
新華表當說在時官職好爭信道冷煙寒雨埋芳草王
綺道仕郎漁家傲詞歌之使人有遺世之意王在徽宗
朝嘗奏夫神降其家進中使驗之無有也坐誣以死世

謂輔道乃曉人不應有盜輔道留之了紹熙河用兵其
濫殺者多故冤以致禍耳
稼可正平工詩之外長短句尤佳嘗見其有菩薩蠻詞
云誰能畫取沙邊雨和煙淡掃蒹葭渚別岸那斜暉采
蓮人未歸得驚如解語對浴紅衣去去了更回頭笑儂
特地愁
晁以道云杜安世詞燒殘絳蠟淚成痕街鼓報黃昏或
以譏其黃昏未到那得燒殘絳蠟或云王荊公爻詮柳
官所作嘗有人以此問之答曰重簾遮望簾幙深沉不
到夜已燃燭矣其全章云燒殘絳蠟淚成痕街鼓報黃
昏碧雲又阻來信廊上月侵門愁不夜拂香煙待誰溫
夢蘭憔悴擲果淒涼兩處銷魂
歐陽文忠公愛王君玉燕詞云煙遶琼花飛遠遠曉窗
驚夢語匆匆舟聚徐以為不若李襄大燕詩云花前語
澁春猶冷江上高飛雨乍晴君玉全闋云江南燕輕颺
繡簾風二月池塘新社過六朝宮殿舊巢空頡頏恣西
東王謝宅曾入綺堂中煙徑掠花飛遠遠曉窗驚夢語
匆匆偏占杏園紅
吳虎臣漫錄云予紹興戊辰至信州鉛山見驛壁有題
玉樓春云東風楊柳門前路畢竟雕鞍留不住柔情勝
似嶺頭雲別淚多如花上雨青樓畫幕無重數聽得樓
邊車馬去若將眉黛染情深直到丹青難畫處詞甚佳
未知何人作也甲子九月余與廣山承志道過鉛山所謂題詞驛壁已在斷煙荒草中矣余作一絕云古渡春風疏酒旗驛亭不見壁間詞可憐楊柳門前路依舊青山對夕暉余和云山什斜陽酒家旗古驛曾傳妙絕詞門外青山仍似舊只今無處問斜暉
梅聖俞在歐陽公座有以林逋草詞金谷年年亂生芳
草誰為主為美者聖俞因別為蘇幕遮一闋云露堤平

煙墅杳亂碧萋萋雨後江天曉獨有庾郎年最少窣地
春袍嫩色宜相照接長亭迷遠道堪怨王孫不記歸期
早落盡梨花春又了滿地殘陽翠色和煙老歐公擊節
賞之
韓魏公皋齋初鎮揚州本事集載公親撰維揚好詞四
章所謂二十四橋千步柳春風十里上珠簾者是也其
後熙寧初公寵褫出領安陽復作安陽好詞十章人多
傳之今錄其一云安陽好形勢魏西州曼衍山河環故
國昇平歌吹沸高樓和氣鎮飛浮籠畫陌喬木幾春秋
花外軒窗排遠岫竹間門巷帶長流風物更清幽
南唐宰相馮延已有樂府一章名長命女云春日宴綠
酒一杯歌一遍再拜陳三願一願郎君千歲二願妾身
長健三願如同梁上燕歲歲長相見其後有以其詞改
為雨中花云我有五重深深願第一願且圖久遠二願
恰如雕梁雙燕歲歲後長相見三願薄情相顧戀第四
願永不分散五願奴哥收因結果做箇人宅院味馮公
之詞典雅豐容雖置在古樂府可以無愧一遭俗子竄
易不惟句意重複而鄙惡甚矣
蜀人李久善長短句有鶯擲垂楊一點黃余澗識者以
為新余嘗見王輿善蝶戀花詞云粉面與花相間鬭晁
詳一轉晴波溜森出於此王元祐間人其全篇云去歲
花前曾記有坐醉嬌遊花下攜纖手粉面與花相間鬭
冕眸一轉晴波溜一見新花還感舊淚眼逢春忍使春
花柳春恨厭厭和承思寂寞黃昏後又燭影搖紅云煙
雨江城望中綠晴花枝少惜春長待醉東風却恨春歸
早縱有幽歡香奈如今風情漸老鳳樓何處書闌愁倚
天涯芳草

寶文閣學士進甫夫鵬舉罷守泉南李右丞邴漢老送之以詞寄玉蝴蝶云壯歲分符方面慈風香偃不隸春融報政朝天歸去穩步蓬宮聳龔九重絲閣須漢詔五色芝封湛恩濃錦衣玉佩更繼三公雍容臨歧祖帳綺羅環列冠蓋雲叢滿城桃李盡將芳意謝東風柳煙輕萬條離恨花露重千點啼紅匆匆且陪珠履同醉金鍾一時妓女都歌之

衡名山和尚即山鵠也滇中有蟲名水秀才楊用修鷓鴣天云秋水澄清勝酒醅野煙籠樹似樓臺彈箏林鳥山和尚寫字寒蟲水秀才乘興去與闌回夕陽影裏記徘徊江思修禊明年約無奈鳴騶得得催此詞用字新雋貫休上劉王建詩一瓶一鉢垂垂老萬水千山得得來建呼爲得得和尚

詞苑叢談卷四終　　番禺孟鴻光校

詞苑叢談卷五　　國朝吳江徐釚電發編輯

品藻三

王阮亭和漱玉詞有郎似桐花妾似桐花鳳之句長安盛稱之遂號爲王桐花幾令鄭鷓鴣不能專美其詞云涼夜沉沉花漏凍欹枕無眠漸聽荒雞動此際閒愁郎不共月移窗罅春寒重憶共錦裯無半縫郎似桐花妾似桐花鳳往事迢迢徒入夢銀箏斷絕連珠弄時太倉崔孝廉華出阮亭之門有黃葉聲多酒不醉之句人亦號爲崔黃葉汪鈍翁云有王桐花爲師正不可無崔黃葉作弟子一時傳以爲佳話

阮亭嘗戲謂彭十是豔情當家駿孫輒怫然不受一日彭賦風中柳離別詞云槐樹陰濃小院晚涼時節別離可奈腸如結歌喉轉聽唱陽關徹情脈脈幾回嗚咽細語叮嚀道且自消停這歇燈火高城更未絕殘雞重整送向門前別悴今宵爲伊啼血阮亭見之謂曰試以此舉似他人得不云吾從衆耶彭一笑謝之

董文友以寧善爲情語嘗有詞云倘若負情儂來生左太沖人多傳之又賦憶蘿月一調云已將身許敢比風中絮可奈檀郎疑又慮未肯信儂言語便將一縷心煙花間皺拈告天若負小窗歡約來生醜似無鹽予謂此無鹽正堪與太沖作匹

阮光祿大鋮固是江南一輩人所著燕子箋春燈謎雜劇梨園子弟爭唱之嘗作減字木蘭花云春光漸老流鶯不管人煩惱細雨窗紗深巷清晨賣杏花岩笙曳屧畫中有箇人如玉小立前簷待燕歸來始下簾其溫雅不減和凝予會至皖江作雜感一絕句云亂浴楊花攪

白綿皖江江水綠於煙南朝狎客無人見腸斷聲聲燕子箋

黃京作逐妾詞悽惋不能多讀其自序曰不云遣而云逐者以無故而去之與逐同也執手躊躇情悽此日臨岐繾綣綿綿訂他生聊填白苧之詞以當青衫之淚詞云陽關低拍紅淚青衫滴愁思亂柔腸裂分攜空有恨啼笑應無策從今後飄零不作愚家客憶昔朝鑾日鳳帶連環結同首處成拋擲多愁偏到我補過原虛說人去也不堪重話靴前月又云逗遛無計謝侍名難避攜手地應頻記腰隨黃菊瘦淚染臙脂膩多少恨深如海水濶如醜欲去遲遲悔恨刻依看易須珍重花前慈錯寫督名字恨煞氤氳吏但嘆是歸鴻何處寄心寄鄰程村和云花檻方拍花淚類類滴紫釵寶馬絲裂玉環悲蜀道銅雀欺孫策東風逆二喬歷作漳臺客三秋如一日九曲迴腸結空自把韶華擲木非司馬竊難對處侯說淒涼夜舉杯自纖當頭月又云欲獻無計樵且相迴避只一念匪半記柳眉休更成黃雪手應遲賦堪悲是金尊難下平原醜憶昔多驚悸歡會非容易難忘知當初意原顰今谷主空望處江夬伊去後淚痕又把紅綃阮亭謂其同縣各夢羊長史衝時自與亡妾真堪絕倒調寄千秋歲

秦淮紀映淮詩人紀映鍾之妹有柳枝詞云棲鴉流水點秋光愛此蕭疏樹幾行不與行人綰離別賦成謝女雪飛香阮亭秦淮絕句棲鴉流水空蕭瑟不見題詩紀阿男謂映淮也

吳祭酒梅村撰秣陵春通天臺雜劇傳奇過臨川之亞中有菩薩蠻一調云謝家池館何枝花落屏開風翻紅

袖欲翁煽風彩青蟲搖羽簪一枝雙鬟淺立東風渡
春思遣於山屏痕凡幾離雕艷似溫尉
秦娘名姬也詩有楓橋秦娘雙翠娥又秋娘容與秦娘
嬌之句王阮亭和張祕韻云雨後烏絲罥翠紗朝來鶯
語鬪簷牙日痕紅曙一欄花殘夢未遙猶待戀紅煙初
裊半天斜消魂應憶秦娘家徐東癡謂其情事如水調
之果然

王西樵司勳詠無題諸詩秀情麗致不減溫李所撰然
脂集朱鳥逸事大爲彤管紀勝嘗賦閨情點絳唇一闋
云金井風微響轆轤桐陰漏日曉妝初薄寒猶怯玉肌
膚簾幕卻縈雙紫燕盆池花襯小紅魚晝長耽閣繡工
夫阮亭謂昔時每喜吟紫燕紅魚二語時時成誦今細
讀之瑤翻碧灩宛似元美江南詞也

范文光續花間集皆畫船歌席題贈之作有贈金陵楊
姬搗練子云西兒高月兒斜春風揚上說楊家自是調
高難得和誤將人面比桃花又贈金陵劉姬桂殿秋云
不在艷不須多尊前一擲與橫波梨花著雨春容冷應
喚金陵小素娥二詞程村謂何嘗集情致昵人不減前
輩風流志之可當東京夢華錄也

王司理去維揚日作江南好數調云江南好風日近秦
郵銀甲暫停朱閣午玉笙纔度碧雲秋扶醉且拖幽江
南好春曉雨簾纖魚子天晴初出水鼠姑（牡丹也）風細不
鈎簾底事惱江淹江南好最好是孟湖何處情人名碧
玉誰家亭子號真珠聯爲結相於江南好畫舫聽吳歌
萬樹垂楊青似黛一灣春水碧於羅誰惜是橫波江南
好又過落花朝王茗歌殘情脈脈金堂人散水迢迢魂
去不須招予曾於畫船白板上見之清歌宛轉頗樂天

憶西湖諸作

董文友一翦梅云慣得相攜花下遊蘇大風流蘇小風
流而今別況冷於秋燕去南樓人去南樓等閑平判十
分愁儂在心頭卿在眉頭少年心事總悠悠一曲揚州
一夢蘇州商邱宋牧仲謂其酷似李易安

蓬萊令沈留侯內人顧氏雲灘釣叟女兒也嘗詠翡翠
錦經道云數尺光綾色相莊嚴無有有濃抹淡妝渾難
一絲如掃煙霞帚豎眼低眉只在纖纖割掟攜向天孫
從何借手問女紅便能知否歎金針莫度旃蒙使愁悲
洪力頂禮勤稽首標格如許何減謝家道韞耶

程村少年過南曲中作蘇幕遮第二體詞云沈真真蘇
小小舊日知名今日餘多少花史新編誰氏了爲問青
衣可有迦陵鳥閑門葵護門草碧瑣紅橋未許何郎到
流水無聲長自遶幾朵芙蓉獨耐秋霜老按迦陵鳥西
方傳言之鳥閑門葵唐妓史鳳以掛下等客護門草出
常山人過者則叱之用事新誕亦詞中之長吉也

董文友感舊恩詠鏡云有福其嬋娟相依白首看鬢雙
蛾似垂柳此中何處有箇人兒爭瘦笑效顰難效腸迴
九春塵飛處有時昏黯拂拭紅綿勞玉手笑容映人疑
是瀟湘清徹怪東風起處吹難皺阮亭笑曰東風起處
吹難皺亦復關卿何事

毛稚黃玉樓春閨晚云閒庭悄立愁時候秋色滿堦花
似繡月明背著陡然驚不信我真如影瘦嘹嘹孤雁丁
丁漏又是三更街鼓後露珠珠淚一般多非浸銀紗衫
子袖又踏莎行書來云數點黃花一行衰柳淒其客況
秋時候客窗寂寂念相關書來縷縷知伊瘦心似懸旌
人如中酒懨懨最怕黃昏後枕頭耳熱淚頻猶想伊不

忍將人呪又臨江仙寫意云我醉古人千月酒醒來月
掛林邊仰頭大笑看青天胸中無限仄江海總平川鶴
背山腰同一瘦且看若箇詩仙抱琴撫弄意冷然不思
明日事更採杖頭錢洗東江嘲曰昔子野稱張三影今
稚黃可謂毛三瘦矣

滹沱河之南柏棠村在焉中有司徒梁蒼巖公別墅公
秋憶詩城東別業淵川圃手種垂楊一萬株大旆經秋
霜於冷絲煙猶似昔時無乃謂此也特在燕邸作望江
南數調云清明後細雨曉風和樹裏青帘春釀美水邊
紅袖麗人多處處醉顏酡家山好春色滿平蕪花片參
差裘馬客柳絲搖曳水雲圖塘沼立鵜鶘東郊外矮日
水粼粼一路杏花尋綦燕幾行楊柳渡溪人沙細碾車
輪路青去遙指綠陰村斜裊金鞭晴試馬高燒紅燭夜
開樽芳草滯王孫西村裏淼淼水拖藍一縷爐煙青似
織數峯嵐色碧於瑠可喚小江南情致如許讀之頓令
人懷想趙郡風物

萊陽宋觀察荔裳登南京燕子磯望大江作賀新涼云
絕壁衝飛閣倚寒空峭屼窈窕是誰琱琢六代興亡如
逝水煙冷千尋鐵索夢不到烏衣簾箔結綺臨春歌舞
散大江流向繞青山郭悲自語聲遲鐸滔滔東下風濤
作倚層欄黿鼉出浪雪山散薄况是清秋明月夜何處
樓船吹角早驚起南飛烏鵲佔客船從巴蜀下看帆檣
半向青天落吾欲醉騎黃鶴慷慨激昂彷彿曹公烏鵲
南飛之句儗呼銅將軍鐵綽板與謫仙共唱應使大江
鼎沸

宋觀察如夢令云剛到鳳凰臺上無那驪駒三唱願作
博山爐魂逐沉煙游戲羅障羅幛高築愁城千丈曹學

士云羅障築愁城從來未有人道眞是無聊倚至語

一伎將落雞陽羨生於席上賦翠樓吟贈之云銀甲輸箏珠條絡鼓清歌屈柘如擲人到離筵褰盡眉黛愁將碧聚縱橫玉筋似綠柳縈煙紅蘭著露歌雁柱一場春夢役些情緒他日縱過侯門只光延坊畔櫻桃一樹奈銅輿催上更慘過一街綠雨橫波重往看斜側帽簷鎖魂無語紅蠟底新官舊主一般胡亂王司勳西樵見之頭吟一絕句云新人橋上著春衫舊主江頭側帽簷愁得化爲紅綬帶許教雙鳳一時銜（陽羨生和陳其年也）

朱菉裳席上聽女郎度曲點絳唇詞云子夜清歌隔簾疑在青天外瑣窗玉管莫把鶯喉礙紗帽籠頭卸卻殘粧戴嬌羞壞廣鵝無奈初學男兒拜廚房應嘆其擷神處似韓僕射夜讌圖

丁藥園浣溪沙云買斷春風榆莢錢地殘紅日柳絲嫩王孫歸去劇堪憐鸚鵡頻翻雙陸局珊瑚勞亂十三絃畫長無事不教眠杜茶村謂其只言無聊光景所思自在言外此眞得詞家三昧

嶺南之役變亂恍惚棠村公衮衣持節宣德威權大體成命而返所著使粵集都道珠江花鳥之勝故余寄公絕句有過嶺新詞尋作禁海天歸棹泣烏蠻之句廣陵鄧孝威亦云一別珠江煙雨晴鷓鴣啼煞五羊城今錄公歸舟所賦洞庭春色詞奇彩煥發益知公之能從容定變也詞云萬里河梁五羊歸櫂夾路春風看荔枝洲畔沉香浦外簾開樓閣帆動旌幢載得珠江花鳥去更千步香薰雨袖濃斜陽岸正袍侵草綠衣染鵑紅籠藏羅浮春蕭早辦取彈蠟紗籠開踏歌鐃樂穿花遊女尋芳何地拾翠誰從拋卻南天煙月暖君北望長安紫氣

重疊歌聲細蘭橈茄鼓驚起搖宵公自注嶺南有千步香草又羅浮蝴中出蝶（千步香一名九里香花蝶如雪）

汪舍人蛟門醉春風詞云好事而今乍剗襪移深夜手提金縷小鞋兒怕怕怕犬吠花陰月沉樓角暗中驚詫軟玉相憑藉纖指將頭卸姿身拚得教耶憐罷罷罷又聽雞聲催人枕畔羞顏嬌姹較之南唐主遺小周后詞尤覺旖旎

金粟顧梁汾舍人風神俊朗大似過江人物飾錫屐藻韶麗滿身清露落宮槐其標格如許畫側帽投壺圖長友詩嘖嘖嘆日鳳城閒殺是仙郎下直騎歸蠟未消封白成容若題賀新涼一闋於上云德也狂生耳偶然間緇塵京國烏衣門第有酒惟澆趙州土誰會成生此意不信道遂成知己青眼高歌俱未老向樽前拭盡英雄淚君不見月如水共君此夜須沉醉且由他蛾眉謠諑古今同忌身世悠悠何足問冷笑置之而已尋思起從頭翻悔一日心期千劫在後身緣恐結他生裏然諾重君須記詞旨嶔崎磊落不啻坡老稼軒都下競相傳寫於是教坊歌曲間無不知有側帽詞者

側帽詞西郊馮氏園看海棠浣溪沙云誰道飄零不可憐舊遊時節好花天斷腸人去自今年一片暈紅疑著雨晚風吹掠鬢雲偏倚魂消盡夕陽前詞竊香豔詞有感作也王儼齋以爲柔情一縷能令九轉腸迴雖山抹微雲君不能道也

余昔有菊莊詞爲吳漢槎攜往寧古塔寄至朝鮮有東國會寧都護府記官仇元吉題余詞云中朝寄得菊莊詞讀罷煙霞照海湄北宋風流何處是一聲鐵笛起相思故阮亭先生有新傳春雪詠蠻徼繡弓衣之句蓋

都相國馮公有記藏三長矜虎觀風流一調動雞林之句皆一時實錄也同時有以成容若側帽詞顧梁汾彈指詞寄朝鮮者朝鮮人有誰料曉風殘月後而今重見柳屯田句惜全首不傳

王西樵曰丁飛濤長善填詞有扶荔集三卷爲當世所傳誦如鎖窗寒東風詞入柳非煙弄花無影斷腸何處聲聲慢秋夜詞摧得我恁憔悴自己難識欲待把淚兒揾住怎得又柳初新詞拔借纖腰如楚恐難禁滿橋人去及早和他同倚怕消魂夕陽飛絮又不禁紗窗怨詞含糊過翻做成悲綁看去都是淚被風吹直向海天雲底也知到他那里又只分幽懷詞九十春光潑做百分憔悴不如掃卻今番慢把相思再理又鳳銜杯詞恨詞將衣淚雙流斷腸一紙交伊看怎推得無人見又臨江仙春曉詞柳慵花醉喚不起鷓鴣啼破滿殘月依依輕他燕子故雙棲湘簾臨下晚料倚撲簾飛是愈出愈奸後人駕前人之上眞可謂由開明月風管笛聲哀楚迴環傷情欲絕矣

徐媛小淑適范允臨卜築天平山享園亭詩酒之樂嘗賦漁家傲云板扉小隱清溪曲夜月羅浮花覆屋木榦夏夏搖生翠莊田熟桔槔懸向茅簷宿青山一片芙蓉簇林泉遠韻飄脩竹遠浦輕帆低幾幅濃眠足笑看小婦雙鬟綠柑粧點農家饒有林下風致又有詞云露浥芙蓉黃翠淺枯紫瓣倚疎柳西風幾點又云曲曲湖梁一片秋光織句儘佳

朱竹垞云休寧汪晉賢森居桐鄉縣治東偏築裘杼樓積書萬卷其上招致周青士沈山子相與講習詩古文詞作見周士宿別業於鴛波亭北合弟季青倚柘雜城

往來酬和四方名流企其風尙絜舟至者戶外屨滿有西谿小築憶秦娥詞云城陰放柳浮烟色路搖一帶花遮宅花遮宅峭寒風雨最難禁得半篙新漲沙痕碧離根細蓼蒼苔迹蒼苔迹春泥荼杖到來吳客頗有宋元遺響

遂安方渭仁象瑛曰毛會侯文尙道逸力洗近世屬僞之習宜其不耳以綺靡爲尙也而頗好爲小詞其所著映竹軒詩餘有冬夜集稼軒宅聽歌調淸平樂云霜集如許燭殘紅偏吐預借春光來作主聽得春鶯嬌語新詞幽恨無涯檯聲頓落梅花我欲徘徊起舞漫教淚溼琵琶柔情曼調有不可槩論者

余有屬謝彬畫楓江漁父圖南海屈大均題云夢裏一峯靑依稀似洞庭平生愛林屋未得隱秋屛白鷺宵高下梅花相杳冥君家在何處招手且虹亭蓋余號虹亭故云新城王阮亭先生云十載吳江狎釣絲筆牀茶具似天隨朝來宜賜蓮池鱠却憶鱸鄉亭畔時施愚山云秋雲淡淡水漫漫一色芙蓉十里寬不向長安隨索米那知囘首憶漁竿彭羨門云手結夫須上釣舟霜黃初落遠汀收悲誰翦取吳江水併作楓林一派愁嚴蓀友云琵琶波中一櫂廻晃雛相趁小鷗儕等閒莫道持竿手消得珊瑚架筆來閩中李伽菴云休沐歸來把菱荷絲綸聊復試清波得魚換酒憑酣臥不異花磚日影過虞山歸孝儀云家住吳江笠澤邊短簑細雨綠楊烟從今預擬朋來往看到溪山二十年盍都馮相國云楓江一棹五湖灣秋月蘆花亦等閒誰使金門饑索米更牽魂夢到吳山皆能極道江湖之樂長白成容若爲余作漁父詞云收却綸竿落照紅秋風寧爲翦芙蓉人淡淡水淙淙吹入蘆花短笛中同人以爲可與張志和並傳

浦漵蒹葭映檣因爲余題一絕於後云身隨鷗鷺狎煙波十里南湖一棹過月下樵靑攜斗酒飲酣吹笛換漁歌以志和善擊鼓吹笛嘗換漁歌也

嚴州毛會侯亦畫垂竿小照華亭高謖園賦邁陂塘云詩娥江綠揉千頃吳綃數尺誰譜桐江故蹟斜汀外半拂蒹葭柔櫓風欲度挂三扇低蓬寫影眠鷗鷺晚來住處正野漵平橋輕蓑小笠漠漠一溪山家長沙我亦烟波舊侶投竿當日情懷酒徒盡見封侯夢涉何歎塵籍旅商去住愁春水桃花倚艓當沙漵逢君何許但茶竈香籠釣筒詩卷相對鏡中語悟槎客蒔謖園令子爲余題楓江漁父小重山云十里靑林半欲酡一篷秋色淨鏡新磨擊人情處此中多我東緇點綴小煙波我亦雨菲過半竿簑葉渡記曾擱朝孫衆肯換輕蓑重移艇相向發清歌兩詞俱極佳識者擬之晏元獻父子闡諟

若敗蕭齋詞捞　客有羅孫集

陳其年婦人集云徐湘蘋才鋒遒麗生平著小詞絕佳蓋南宋以來閨房之秀一人而已其詞娣視淑眞姒畜淸照至道是愁心春帶來春又來何處愁衰楊霜遍灞陵橋何處是前朝等語纏綿辛苦兼撮屯田淮海諸勝按湘蘋名燦海寧陳相國夫人也著拙政園詩餘初集今再錄其二首西江月云翦燭閒思往事看花偷記春逗怎門東去小窈樓曾共華娥酒闌說與嫦娥倚在可如昔日屐流匆匆彈指十三秋忘不發人僝首水苑吟云合歡花下流遊當時曾向君家道悲歡轉眼花還如夢郁龍長好事个兩今臺空花盡亂烟荒草勢一番風月一春花柳各且歸春風巧休嘆花神去春有題花歸蔓香荷紅英舒卷綠陰濃淡對人猜笑把酒微吟聲如宿但爲中垂釣請從今乘嘗看花切莫摘花枝老

金沙王朗字博次國名彥女也學博以香奩體盛傳吳下朗亦生而夙悟詩歌書畫靡不精工尤長小詞爲古今絕調生平著譜極多兵火以來便成遺失皆於扇頭見其浪淘沙閨情三首云幾日病淹煎昨夜遲眠強移心緒鏡臺前雙鬢淡烟低不消也自生憐不貼翠花鈿嬾易衣鮮碧油衫子褪紅邊爲怯遊人如蟻擁故揀陰天疎雨滴靑蕪花壓重簷綃幃人倦思懨懨昨夜春寒眠不足莫捲湘簾羅袖護摻摻怕拂粧奩歎盤香侍侍兒添爲甚雙蛾長翠鎖自也憎嫌斜倚鏡臺前長歎無言裝花餅彩个人鴛分付侍兒收拾去羨杖紅綿滿砌小榆錢難買春還若爲留住豔陽天人去更兼春去也煩惱無邊才致如許眞所謂封扇一顧傾城無色矣按朗適梁溪秦氏炎彥圓任楚中學博又有學福青衣閒剝鳳自把金針代補鄒毛空一詞才思跳妍殊爲巧妙

虞山吳永汝字小法坤故某尙書姬也七歲善琴箏十歲工染翰樂府詩歌一見即能諳識人有霍王小女之目其母攜之毘陵十二而字鄒大程村後爲雀角所阻見其訣別詞有云質如蒲柳敢攜姬姜年已桑榆忍甘馴伏念一生其已矣將九死以何之其如夢令一闋云簾外一枝花影月到花梢陰冷夜坐穗燈消寂寂小窗寒痕薄薄羅衾重把離愁細墮又蝶戀花半闋云傷心只怕天公遠好運何時薄命應須轉西隣姊妹閑相勸抽簪步入桐陰院餘俱楚楚可誦鄒大有惜分飛悶十四闋并製序以悼之惜分飛序中有云虎王十女母號淨持衛氏少兒炎名鄭季淸風淚雨無不訴其對神約月流芸成其歎其悲妙而傷抒篤無遺至云拂鄒才人終歸厲黃左徒弟子空賦嫣姿金情東西不見臺遷之抑盡爲南北徒淵淵目之桃則千古傷心不獨秭杜鵑矣

海鹽陳若蘭名端著閨詞一百首中有云垂柳依依綠影生交荷亭上設綦枰房中彈出縱橫勢笑問檀郎若个贏又云閨中喜作道家粧雲錦裁成綠羽裳戴星冠簪日月侍兒齊縮髮雙雙又云一自檀郎赴玉京歲

燈挑盡淚盈盈黃昏又值芭蕉雨不管人愁滴到明如此吟詠去花蘂夫人不遠（若蘭集有舒窗閒詠一帙）

康鄭（字湘雲）直隸邢臺人黃更生丙子也所著有臨風閣集其贈薩劍詞云倚徙聽疎鐘臨窗愁緒儂又玉樓春詞云妾顏自愧石邊花君心莫化花邊石其警句多如此王西樵（士祿）有贈更生詩云殿前筆札凌雲賦樓上鶯花織錦妻蓋紀康之能文也詞載朱鳥逸史

李姬（名香）秣陵教坊女也母曰貞麗（一作貞娘）有俠氣常以一夜博輸千金立盡姬亦俠而慧能辨別士大夫賢否張太史溥夏吏部允彝尤亟稱之十三歲從吳人周如松受歌盡得其音節然不輕發也常一日故開府田仰以金三百鎰邀姬一見開府向兒事魏奄者又姬常以他事獲罪阮懷寧至是喟然嘆曰田帘與阮公乎峻却之卒不往語小篇識其題鄧彰甫細書廣美人詞云相思莫寫上揚花恐被風吹愁走滿天涯可謂妙絕（陳其年曰姬與歸德侯方域善曾以身許方域設誓最苦督詞今尚存湖海樓儲衍中詞固貞麗作也）

無錫顧文婉自號避秦人詩詞極多極與王仲英相倡和有浣溪沙云風雨妨春苦不寬開簾怕見嫩紅殘錦屏深護早春寒新孏一身扶不起愁痕萬點鏡慵看空枯班管寫長嘆又云獨坐無聊對俏編開題叫字滿花箋夕陽西去轉淒然掩淚低徊粧閣畔掀簾私語瘦梅邊枝頭湘簾風細蕩銀鉤燕子未歸寒惻惻梅花初落恨悠悠重門深鎖一天愁句極淒婉見燃脂集中

湯晚生（名叔牙）長洲人適休寧吳翻工詩善奕年僅二十六天其春暮南鄉子云天氣最無憑乍雨還晴又做陰時候困人三月也清明晴買韶光卿醵金杯酒滲開吟夜寒春庭閴寂心院落黃昏簾幕悄深深獨坐進前又起更晚生詞佳者極多惜散佚不傳王西樵補入朱鳥逸史

詞苑叢談卷五終　　番禺孟鴻光校

詞苑叢談卷六

國朝吳江徐　釚電發編輯

紀事一

唐玄宗愛唱菩薩蠻令狐丞相托溫飛卿撰進宣宗使宮嬪歌之詞云玉纖彈處眞珠落流多暗溼鉛華薄春露浥朝花秋波浸晚霞風流心上物本爲風流出看取薄情人羅衣無此痕又云南園滿地堆輕絮愁聞一霎清明雨雨後却斜陽杏花零落香無言彈睡臉枕上屏山掩時節欲黃昏無憀獨倚門又云夜來皓月才當午重簾悄悄無人語深處麝煙長臥時留薄粧當年還自惜往事那堪憶花露月明殘錦衾知曉寒又云雨晴夜合玲瓏月萬枝香嫋紅絲拂閒夢憶金堂滿庭萱草長繡簾垂麗縷眉黛遠山綠春水渡溪橋憑欄魂欲消又云竹風輕動庭除冷珠簾月上玲瓏影山枕隱濃粧綠檀金鳳凰兩蛾愁黛淺故國吳宮遠春恨正關情畫樓殘點聲

韓君平翃以駕部郎知制誥有姬柳氏爲沙吒利所得韓作章臺柳詞寄之云章臺柳章臺柳往日青青今在否縱使長條似舊垂也應攀折他人手柳答詞云楊柳枝芳菲節所恨年年贈離別一葉隨風忽報秋縱使君來豈堪折（載唐詩紀事）

蜀主衍裹小巾其尖如錐宮妓多衣道服簪蓮花冠施胭脂夾臉號醉粧衍作醉粧詞云者邊走那邊走只是尋花柳那邊走者邊走莫厭金杯酒

李後主入國後每懷江南且念妃嬪散落鬱鬱不自聊賦虞美人詞曰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雕闌玉砌應猶在只

是朱顏改問君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時後主在賜第七夕命故妓作樂聲聞於外太宗聞之大怒又傳有小樓昨夜又東風及一江春水向東流之句遂被禍按史記南唐徐鉉歸宋事太宗一日問曾見李煜否鉉對曰臣安敢私見之上遂令往鉉望門下馬一老卒守門徐言願見太尉卒言有旨不得與人接鉉云奉旨來卒往報鉉入立庭下久之卒取舊椅子相對鉉遙謂卒曰但正衙一椅足矣頃間李主紗帽道服而出鉉方拜遽下階引其手以上鉉辭賓主李曰今日豈有此禮鉉引椅少偏乃敢坐李默不言忽長吁歎曰當時悔殺了潘佑李平鉉既去有旨召對鉉不敢隱遂有秦王賜牽機藥之事（牽機藥者服之前卻頭足相就如牽機狀也）後賈魏公尹京日忽有人來展刺謁曰前江南國主李煜相見則一清癯道士公曰太師已物故何得及此曰某少探釋氏今為獅子國王偶思鍾山而來於中取一詩授公曰與國非所志煩勞殊清閒驚濤千萬里無復見鍾山讀之隨手灰滅

堯山堂外紀樂曲有念家山後主親演其聲為念家山破識者知其不祥在圍城中作長短句未就而城破其詞曰櫻桃落盡春歸去蝶翻輕粉雙飛子規啼月小樓西畫闌珠箔惆悵捲金泥門巷寂寥人散後望殘煙草低迷有人將見其殘藁點染晦昧心方危窘而不在書也（苕溪漁隱云蔡絛作西清詩話載江南李後主臨江仙云圍城中書其尾不全以余考之殆不然余家藏李後主七佛戒經又雜書二本皆作於藍楮中有臨江仙塗注數字未嘗不全其後則書太白詞數章是平日學書也本江南中書舍人王克正家物歸陳魏之孫世功君懋余陳氏婿也其詞云櫻桃落盡春歸去蝶翻輕粉雙飛子規啼月小樓西玉鉤羅幕惆悵暮煙垂別巷寂寥人散後望殘煙草低迷爐香閒裊鳳凰兒空持羅帶回首恨依依後有蘇子由題云淒涼怨慕真亡國之音也余按詞綜又載此詞乃臨江仙後三句云何時重聽玉驄嘶撲簾飛絮依約夢回時為劉延仲補之未知孰是）

南唐主歸宋後與金陵舊宮人書云此中日夕只以眼淚洗面又作長短句云簾外雨潺潺春意闌珊羅衾不暖五更寒夢裏不知身是客一晌貪歡獨自莫憑欄無限關山別時容易見時難流水落花何處也天上人間含思悽惋未幾下世（後主歸國臨行有詞云三十年餘家國數千里地山河幾曾慣干戈一旦歸為臣虜沈腰潘鬢消磨最是倉皇辭廟日教坊猶奏別離歌揮淚對宮娥東坡謂後主既為樊若水所賣舉國與人故當慟哭於九廟之前謝其民而後行何乃揮淚宮娥聽教坊離曲耶）

李後主宮中未嘗點燭每至夜則懸大寶珠光照一室如日中嘗賦玉樓春宮詞曰晚妝初了明肌雪春殿嬪娥魚貫列笙簫吹斷水雲閒重按霓裳歌遍徹臨春誰更飄香屑醉拍闌干情未切歸時休放燭花紅待踏馬蹄清夜月王阮亭南唐宮詞云花下投錢漏滴壺秦淮宮殿浸虛無從茲明月無顏色御閣新懸照夜珠極能道其遺事

潘佑與徐鉉湯悅張泌俱有文名而佑好直諫後主於宮中作紅羅亭四面栽紅梅作艷曲歌之佑應命作小詞有樓上春寒山四面桃李不須誇爛熳已輸了春風一半時已失淮南故云

宣和五年金人來歸燕京及涿易檀順景薊六州之地都中盛唱小詞云喜則喜得入手愁則愁不長久怯則怯我兩箇廝守怕則怕人來破鬬未幾金人犯汴京果有擄二帝之事

南唐書載後主繼室周后即昭惠后之妹也昭惠感疾后嘗在禁中先與後主私後主作菩薩蠻云花明月暗籠輕霧今宵好向郎邊去剗襪步香階手提金縷鞋畫堂南畔見一晌偎人顫奴為出來難教郎恣意憐此詞

遂傳播於外已而納后大讌羣臣韓熙載以下皆為詩諷焉後主不之譴

宋徽宗北去遇清明詩云茸母（草名）初生認禁烟無家對景倍淒然帝城春色誰為主遙指鄉關涕淚漣又嘗作小詞云孟婆（風名）你做些方便吹箇船兒倒轉又徽宗北行謝克家作憶君王詞云依依宮柳拂宮牆宮殿無人春晝長燕子歸來依舊忙憶君王月破黃昏人斷腸又郭浩按邊至隴口見紅白二鸚鵡在樹間問上皇安否浩曰崩矣鸚鵡悲鳴不已浩賦詩曰隴口山深草木荒行人到此斷肝腸耳中不忍聽鸚鵡猶在枝頭說上皇又洪皓祭徽宗文曰歎馬角之不生魂消雪窖攀龍髯而莫逮淚灑冰天忠憤鬱勃使人出涕

周邦彥在李師師家聞道君至遂匿床下道君自攜新橙一顆云是江南初進遂與師師謔語邦彥悉聞之隱括成少年遊云并刀如水吳鹽勝雪纖指破新橙錦幄初溫獸香不斷相對坐調笙低聲問向誰行宿城上已三更馬滑霜濃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師師因歌此詞道君問誰作師師以直對道君大怒因加邦彥愿謫押出國門越一二日道君復幸師師家不遇至更初師師歸愁眉淚眼憔悴可掬道君問故師師奏言邦彥得罪去國畧致一杯相別不知得官家來道君問曾有詞否李云有蘭陵王詞道君云唱一遍看李因奉酒歌云柳陰直煙裏絲絲弄碧隋堤上曾見幾番拂水飄綿送行色登臨望故國誰識京華倦客長亭路年去歲來應折柔條過千尺閒尋舊蹤跡又酒趁哀絃燈映離席梨花榆火催寒食愁一箭風快半篙波暖回頭迢遞便數驛望人在天北悽惻恨堆積漸別浦縈迴津堠岑寂斜陽

冉冉春無極記月榭攜手雲橋閒值沈思前事似夢裏淚暗滴歌竟道君大喜復召邦彥爲大晟樂正

徽宗北轅後賦燕山亭杏花一闋哀情哽咽髣髴南唐李主令人不忍多聽詞曰裁翦冰綃輕疊數重冷淡胭脂注新樣靚粧豔溢香融羞殺蕊珠宮女易得凋零更多少無情風雨愁苦閒院落淒涼幾番春暮憑寄離恨重重這雙燕何曾會人言語天遙地遠萬水千山知他故宮何處怎不思量除夢裏有時曾去無據和夢也有時不做

漫齋雜錄云元豐己未廖明略晁無咎同登科明略所遊田氏者麗姝也一日明略邀無咎早過田氏遽起對鏡理髮且盼且語草草粧掠以與客對无咎以明略故有意而莫傳也因爲下水船一闋云上客驪駒至鸚鵡狼屏睡起困倚粧臺盈盈正解螺髻鳳釵墜繚繞金環玉指巫山一段雲委半窺鏡向我橫秋水斜領花交鏡裏淡拂鉛華匆匆自整羅綺斂眉翠雖有愔愔意空作江邊解佩

淳熙九年八月十八日駕詣德壽宮奉迎上皇觀潮百戲撮弄各呈技藝上皇喜曰錢唐形勝天下所無上啟奏曰江湖亦天下所獨宣諭侍臣各賦酹江月一曲至晚呈上以吳琚爲第一其詞曰玉虹遙挂望青山隱隱恍如一抹忽覺天風吹海立好似春霆初發白馬凝空瓊鰲駕水日夜朝天闕飛龍舞鳳鬱葱環拱吳越此景天下應無東南形勝偉觀眞奇絕好是吳兒飛彩幟蹴起一江秋雪黃屋天臨水犀雲擁看擊中流楫晚來波靜海門飛上明月兩宮賞賜無限至月上始還

紹興間洪景盧在臨安試詞科三場畢與五友同遊抱劍街孫氏小樓夜月如晝正臨闌憑几兩燭結花燦然若連珠孫娟點慧白坐中者曰今夕桂魄皎潔燭花呈祥五君較藝儻有其高掇不疑請各賦一詞爲他日佳話何自明即操筆作浣溪沙一闋云草草杯盤訪玉人燈花呈喜坐添春邀郎覓句要精新鍊淺波嬌情脈脈雲輕娜娜意眞眞從今風月屬閒人眾傳觀歎賞獨恨其末句失意景盧續臨江仙曰綺席西歡歡正洽荷樓佳氣重重釵頭小篆燭花紅直須將喜事來報主人公桂月十分春正半廣寒宮殿匆匆姮娥相對曲欄東雲梯不知遠平步躡東風孫滿酌一觥相勸曰學士必高中此瑞殆爲君設也已而洪景盧果奏名賜第餘皆不偶

范石湖座上客有談劉婕妤事者公與客約賦詞游次公先成公不復作眾亦斂手游詞云腰霧樓棋晴鸂鎮垂楊籠池阜閣萬絲千縷他上曉光分宿霧日近羣芳易吐尊並蔕棡邊凝佇不信釵頭雙鳳去奈寶刀被妾先留住天一笑萬花妬阿嬌好在金屋貯甚秋風易得離疏扇驚塵汙一自昭陽宮閉後嬌角土花無數況多病情傷幽素百花臺上空雨露望紅雲杳杳知何處天尺五去無路次公字子明禮部侍郎標之子詩詞皆工

淳熙間御舟過斷橋見酒肆屏風上有風入松詞云一春常費買花錢日日醉湖邊玉驄慣識西湖路驕嘶過沽酒樓前紅杏香中歌舞綠楊影裏秋千暖風十里麗人天花壓鬢雲偏畫船載得春歸去餘情付湖水湖煙明日重扶殘醉來尋陌上花鈿光堯稱賞良久宣問何人所作乃太學生于國寶也重扶殘醉原詞作重攜殘酒上笑曰此句不免寒酸氣因爲改之即日予釋褐

章邱李生至燕都對月獨酌因苦思從行役秋水漫幾分因看河北月忽憶海東雲夜靜聞鄰婦有倚樓而泣者明日訪之則宋宮人金德淑也詢李門客非能琢悲歌人乎李曰敢非已作有同行人自杭來吟此句故記之耳金泣曰此亡宋昭儀王清惠所寄汪水雲詩當時吾輩數人皆有詩贈汪因舉其望江南詞曰春睡起積雪滿燕山萬里長城橫縞素六街燈火已闌珊人立玉樓間後遂委身於李云按宋琴士汪元量號水雲從謝后北遷蒙教宮人作詩汪水雲應是此人或謂樵因公詩亦水雲所敎也（湖山類稾載汪水雲淮河舟中夜聞宮人彈琴水龍吟詞云鼓鞞驚破霓裳海棠亭北多風雨歌闌酒罷玉啼金泣此行良苦駝背模糊馬頭匼匝朝朝暮暮自都門燕別龍艘錦纜空載得春歸去目斷東南半壁悵長淮已非吾土受降城下草如霜白淒涼酸楚粉陣紅圍夜深人靜誰賓誰主對漁燈一點羈愁一搦譜琴中語亦宋宮衛婦又有亡宋舊宮人章麗貞贈之詞曰吳山秋越山秋吳越兩山相對愁長江不盡流風颼颼雨颼颼萬里歸人空白頭南冠泣楚囚因次正眞詞曰南高峯北高峯南北高峯奚淡雲闊非斷遊中來芙蓉黃芙蘇小小紅魂何復來相思無際通）

辛稼軒過其地有感賦菩薩蠻詞曰鬱孤臺下清江水中間多少行人淚西北是長安可憐無數山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江晚正愁予山深聞鷓鴣（鶴林玉露云鷓鴣之句謂恢復之事行不得也）

天台妓嚴幼芳當七夕宴坐有謝士卿者豪士也因命之賦詞以己姓爲韻酒方行而成鵲橋仙云碧梧初出桂花才吐池上水花微謝穿針人在合歡樓正月露玉盤高瀉蛛忙鵲懶耕慵織倦空做古今佳話人間剛道隔年期想天上方纔隔夜元卿爲之心醉留其家半載傾囊贈之而歸

王邁丁丑第四人及第劉後村賀啟云聲名早著不數

黃昏之無雙科目小低猶壓杜牧之第五又贈之詞云天壤王郎數人物方今第一談笑裏風霆驚坐雲烟生筆落落元龍湖海氣瑣瑣黃相天人策其重之如此

林賓王荔子雜志曰詩餘荔子之詠作者既少遂無擅長獨歐陽公浪淘沙一首稍存感慨悲涼耳詞云五嶺麥秋殘荔子初丹絳紗囊裏水晶丸可惜天教生處遠不近長安往事憶開元妃子偏憐一從魂散馬嵬關只有紅塵無驛使滿眼驪山

東皋雜錄云王定國嶺外歸出歌者勸東坡酒坡作定風波序云王定國歌兒曰柔奴姓宇文氏眉目娟麗善應對家世住京師定國南遷歸予問柔奴廣南風土應是不好柔對曰此心安處便是吾鄉因爲綴一詞曰常羨人間琢玉郎天教分付點酥娘自作清歌傳皓齒風起雪飛炎海變清涼萬里歸來年愈少微笑笑時猶帶嶺梅香試問嶺南應不好卻道此心安處是吾鄉

賈似道作堂曰半閒每治事畢則入堂中打坐有佞人上唐多令詞大稱其意詞曰天上謫星班青牛夜度關幻出蓬萊新院宇花外竹竹邊山軒冕倘來閒人生閒最難算眞個不到人間一半神仙先占取留一半與公閒西湖志云張淑芳樵家女宋理宗選宮嬪賈似道見其美匿爲妾似道敗芳遂削髮爲尼結庵九溪栽花種竹以老有更漏子詞曰墨痕香燈下淚點點愁人斷思桐花落蓼花殘雁聲天氣寒雲棲月青溪塢村到秋來更苦風淅淅水盈盈淙淙激不平

至正丙子正月十八日元兵入杭宋謝全兩后以下皆赴北有王昭儀名清惠者題滿江紅於驛壁云太液芙蓉渾不是舊時顏色曾記得承恩雨露玉樓金闕名播

蘭簪妃后裏暈潮蓮臉君王側忽一朝鼙鼓揭天來繁華歇龍虎散風雲滅千古恨憑誰說對山河百二淚沾襟血驛館夜驚塵土夢宮車曉碾關山月願嫦娥相顧肯從容隨圓缺文丞相讀至末句嘆曰惜哉夫人於此少商量矣爲之代作二首云試問琵琶胡沙外怎生風色最苦是姚黃一朵移根仙闕王母歡闌瓊宴罷仙人淚滿金盤側聽行宮半夜雨霖鈴聲聲歇彩雲散香塵滅銅駝恨那堪說想男兒慷慨嚼穿齦血回首昭陽離落日傷心銅雀迎新月算妾身不願似天家金甌缺其二云燕子樓中又捱過幾番秋色相思處青年如夢乘鸞仙闕肌玉暗消衣帶緩淚珠斜透花鈿側最無端蕉影上窗紗青燈歇曲池合高臺滅人間事何堪說向南陽阡上滿襟淸血世態便如翻覆雨妾身原是分明月笑樂昌一段好風流菱花缺按女史載王昭儀抵上都懇請爲女道士號沖華然則昭儀女冠之請與丞相黃冠之志後先合轍從容圓缺語何必遽貶耶

淳熙九年八月十五日孝宗過德壽宮起居上皇留賞月宴香遠堂堂東有萬歲橋大池十餘畝植千葉白蓮南岸列女樂月上簫韶稍止上皇召小劉妃獨吹白玉笙霓裳中序侍宴官曾覿進百字令詞云素颷漾碧看天衢穩送一輪明月翠水瀛壺人不到比似世間秋別玉手瑤笙一時同色小按霓裳疊天津橋上有人偷記新闋當日誰幻銀橋阿瞞兒戲一笑成癡絕肯信羣仙高宴處移下水晶宮闕雲海塵淸山河影滿桂冷吹香雪何勞玉斧金甌千古無缺上皇大喜曰從來月詞不曾用過金甌事可謂新奇賜東帶紫番羅水晶盤上亦賜寶盞更餘還宮是夜西興亦聞天樂云見錢

唐齋志余有南宋宮詞云宮家北內教吹彈錦繳滿羅雉尾攢怪底雲中傳樂響小劉妃奏玉笙寒蓋當時人呼德壽宮爲北大內也

宋駙馬楊鎭有十姬名粉兒者尤勝一日招唐天遊宴出諸姬佐觴天遊屬意粉兒口占浣溪沙詞云淡淡靑山兩點春嬌羞一點口兒櫻一梭兒玉一窩雲白藕香中見西子玉梅花下遇昭君不曾眞個也消魂楊遂以粉兒贈之曰請天遊眞箇消魂也

慈寧殿賞牡丹時椒房受冊三殿極歡上洞達音律自製曲賜名舞楊花停觴命小臣賦詞俾貴人歌以侑觴左右皆呼萬歲詞云牡丹半坼初經雨雕欄翠幙朝陽嬌困倚東風羞謝了羣芳洗烟凝露向淸曉步瑤臺月底霓裳輕笑淡拂宮黃淺擬飛燕新粧楊柳啼鴉晝永正鞦韆庭館風絮池塘三十六宮簪豔粉濃香慈寧玉殿慶淸賞占東君誰比花王良夜萬燭熒煌影裏留住年光此康伯可樂府所載壽王使御前畫工寫曾海野喜容帶牡丹一枝壽王命徐本中作贊云一枝國豔兩朝東風壽王大喜

王易作狀元始矜禮夕婦家立需催妝詞易走筆賦好事近云喜氣擁門闌光動綺羅香陌行到紫薇花下悟身非凡客不須朱粉汚天眞嫌怕太紅白留取黛眉淺處畫章臺春色

張表臣過吳江賦菩薩蠻云垂虹亭下扁舟住松江煙雨長橋暮白紵聽吳歌佳人淚臉波勸傾金叵羅莫作思家惡綠鴨與鱸魚如何可寄書有客嘗之曰鴨可寄書耶張不答垂虹亭在吳江長橋之上[illegible]

塡斷興爭如共戴月娥眺鏡念佳客依前鉛素其帽重
向松江照影酹酒君裕伊歌平生亭上玉虹腰冷迎斷
面幕亭飛花幾點黛愁山暝

文丞相北去時有題張許廟沁園春一詞云為子死孝為臣死忠死亦何妨自光嶽氣分士無全節君臣義缺誰負剛腸罵賊睢陽愛君許遠留得聲名萬古香後來者無二公之操百鍊之剛嗟哉人生翕歘云亡好烈烈轟轟做一場使當時賣國甘心降虜受人唾罵安得流芳古廟幽沈遺容儼雅枯木寒鴉幾夕陽郵亭下有奸雄過此子細思量又過金陵詩云草合離宮轉夕暉孤雲飄泊欲何依山河風景元無異城郭人民半已非滿地蘆花和我老舊家燕子傍誰飛從今別却江南日化作啼鵑帶血歸

曾純甫及見汴都之盛者庚寅春奉使過汴作金人捧露盤詞云記神京繁華地舊遊蹤正御溝春水溶溶平康巷陌繡鞍金勒躍青驄解衣沽酒醉弦管柳綠花紅到如今餘霜鬢嗟前事夢魂中但寒烟蒲目飛蓬雕闌玉砌空餘三十六離宮塞笳驚起暮天雁寂寞東風

賈人女裴玉娥善箏與黃損有婚姻約後為呂用之劫歸第賴胡僧神術復歸損常賦箏詞云無所願願作樂中箏得近佳人纖手蓮研羅裙上放嬌聲便死也為榮

吳彥高為米元章之壻曾寓府過老姬善鼓琵自言梨園舊籍彥高為賦春從天上來一闋云海角飄零嘆漢苑秦宮墜露飛螢夢裏天上金屋銀屏歌吹競舉青冥問當時遺譜有絕藝鼓瑟湘靈促哀彈似林鶯嚦嚦山溜泠泠梨園太平樂府醉幾度春風鬢變星星舞徹中原塵飛滄海風雪萬里龍庭寫胡笳幽怨人憔悴不似

丹青酒微醒一軒涼月燈火青熒三山鄭中卿從張貴謨使北聞倚有歌之者

婺州劉鼎臣就試行都其妻製彩花一枝贈之并倚以鷓鴣天詞云金屋無人夜翦繒寶釵翻過齒痕輕臨行執手殷勤送襯與蕭郎兩鬢青聽屬付好看承千金不抵一時情明年宴罷瓊林晚酒面微紅相映明

宋宣和中有王通判妾飛紅者貌美能爲樂有詞云花低鶯踏紅英亂春心重頓成慵懶楊花夢斷楚雲平空惹起情無限傷心漸覺成牽絆奈愁緒寸心難管深誠無計寄天涯幾欲問梁間燕

堯山堂外紀岳武穆送張紫陽北伐詩有號令風霆迅天聲動北陬歸來報明主恢復舊神州之句又有小重山詞云欲將心事付瑤琴知音少絃斷又誰聽蓋指主和議者多也

德祐乙亥太學生作念奴嬌云半堤花雨對芳辰消遣無奈情緒春色尚堪描畫在萬紫千紅塵土鵑促歸期鶯收佞舌燕作留人語繞闌紅藥韶華留此孤主真箇恨殺東風幾番過了不似今番苦樂事賞心磨滅盡忽見飛書傳羽湖水湖煙峯南峯北總是堪傷處新塘楊柳小腰猶自歌舞又祝英臺近云倚危闌斜日暮蓦蓦甚情緒擬柳嬌黃全不禁風雨春江萬里雲濤扁舟飛渡那更塞鴻無數歎離阻有恨落天涯誰念孤旅滿目風塵冉冉如飛霧是何人惹愁來那人何處怎知道愁來不去湖海新聞云三四謂眾宮女行五謂朝士去六謂宰官默七指太學上書八九只謂陳宜中在東風謂賈似道飛書傳羽謂北軍至也新塘楊柳謂賈妾雅柳謂幼君嬌黃謂太后扁舟飛渡謂北軍至塞鴻指宛民

人惹愁來謂賈相那人何處謂賈去

宋人猶詞天南地北一調蔑之詞品是綠林之豪亦知柔翰也又李全之子璮有水龍吟云腰刀首帕從軍戍樓獨倚閒凝眺中原氣象狐居兔穴暮烟殘照投筆書懷枕戈待旦隴西年少歎光陰掣電易生髀肉不如易腔改調世變滄海成田奈群生幾番驚擾干戈爛漫無時休息憑誰驅掃眼底山河胸中事業一聲長嘯太平時相將近也穩穩百年燕趙謳謠雖蔡蒙亦自伉爽全雖叛逆跋扈璮乃盡力於宋其意於此詞已微露矣

苕溪漁隱曰賈耘老舊有水閣在苕溪之上景物清曠東坡作守時屢過之題詩畫竹於壁間沈會宗又為賦小詞云景物因人成勝概滿目更無塵可礙等閒簾幕小欄干衣未解心先快明月清風如有待誰信門前車馬隘別是人間閒世界坐中無物不清涼山一帶水一派流水白雲長自在其後小閣屢易主今已摧毀久矣遺址正與予小閣相近同在一片景物悉如曾宗之詞故予嘗有句云三間小閣賈耘老一首佳詞沈會宗無限當時好風月如今總屬苕溪翁蓋謂此也

東皋雜錄曰世傳溫公有西江月一詞今復得錦堂春云紅日遲遲虛廊轉影槐陰迤邐西斜彩筆工夫難狀晚景煙霞蝶尚不知春去謾遶幽砌尋花桃李狂風過後縱有殘紅飛向誰家始知青鬢無價歎飄蓬宦路荏苒年華今日笙歌叢裏特地咨嗟席上青衫濕透摠弄舊琵琶怎不教人易老多少離愁散在天涯

趙鼎字元鎮宋中興名相小詞婉媚不減花間蘭畹慘結秋陰一首世皆傳誦之矣點絳唇一首云香冷金猊夢回鴛帳餘香嫩更無人問一枕江南恨消瘦休文頓

舒春衫褪清明近杏花吹盡薄暮寒成陣

張子野減字木蘭花云垂螺近額走上紅茵初趁拍只恐驚飛擬倩游絲惹住伊文鴛繡履去似風流塵不起舞徹梁州頭上宮花顫未休又晏小山詞云垂螺拂黛青樓女又云雙螺未學同心綰已占歌名月白風淸長倚昭華笛裏聲又云紅窗碧玉新名舊猶綰雙螺一寸秋波千斛明珠覺未多按垂螺雙螺蓋宋時角妓未破瓜時髮飾之名今春中妓及搬演旦色猶有此製

西湖志云宋淳熙六年春車駕過上皇太后游聚景園並乘步輦坐瑤津西軒酒三行都管劉景供進新製泛蘭舟曲各賜銀絹上親捧玉酒船上壽酒船中人物皆動太上喜至錦壁賞花牡丹千餘叢各有牙牌金字別採千朵插水晶玻璃天青汝窯金瓶中劉沉香棹列白玉碾花商尊高三尺徑一尺三寸獨插照殿紅十五枝隨駕官各賜兩面翠葉滴金牡丹沉香柄金絲御書扇知閣張掄進壺中天一闋云洞天深處賞嬌紅輕玉高張雲幕國艷天香相競秀瓊苑風光如昨露洗嬌妍風傳馥郁雲雨巫山約春濃於酒五雲臺榭樓閣聖代道治功成一塵不動四境無鳴柝屢有豐年天助順基業增隆山嶽兩世明君千秋萬歲永享昇平樂東王星瑞更無一片花落

賈循州雖負乘處非其據然好集文士於館第時推廖瑩中為最其詩文不傳雖西湖游覽志載數篇皆諛佞語耳不為工也偶見杪本有箇儂一詞頗富艷其詞云根箇儂無奈貪嬌眼添心偷憐着花落先印下一雙春跡花不知名香才聞氣似月下笙後蔣山傾國半留羅襪蕙蘭徹瘦鎮宿粉棲香雙蝶語態眠情感多情甚偷細鬥休鬥望宋牆高窺韓路隔鴛鴦覓覓又暮雨凝碧花遲橫煙紅霏映月儘一刻千金堪值卸裙蕭籠藏燈衣裕任裂臂金斜棲頭玉滑更恨檀郎惡憐深惜儘顫臭肩旋傾側軟玉香鉤怪無端鳳珠微脫多少怕聽曉鐘瓊釵暗學

宋開禧中韓侂胄欲立蓋世功名以自固乃定議伐金金元帥紇石烈子仁領兵駐濠梁時小劉之舅作樂章一闋大書於濠之倅廳壁間名上平南其詞曰蠻蜂搖螳螂振臂盟契恃洞庭彭蠡狂瀾天兵小試百蹄一飲楚江乾捷書飛上九重天春滿長安舜山川周禮樂唐日月漢衣冠洗五州妖氣關山已平全蜀風行何用一泥丸有人傳喜日邊都護先還

張安國在建康留守席上賦云長淮望斷關塞莽然平征塵暗朔風勁悄邊聲黯消凝追想當年事殆天數非人力洙泗上絃歌地亦羶腥隔水氈鄉落日牛羊下區脫縱橫看名王宵獵騎火一川明笳鼓悲鳴遣人驚念腰間箭匣中劍空埃蠹竟何成時易失心徒壯歲將零渺神京干羽方懷遠靜烽燧且休兵冠蓋使紛馳鶩若為情聞道中原遺老長南望翠葆霓旌遣行人到此忠憤氣塡膺有淚如傾歌闋魏公為罷席而入（右調六州歌頭凡三換頭）

陳石泉自北行有北人陳參政者餞之作木蘭花慢云北歸人未老喜依舊着南冠正雪暗滹沱雲迷芒碭夢落邯鄲心日行萬里幸此身生入玉門關多少秦烟隴霧西湖淨洗征衫燕山望不見吳山回首一征鞍慨故宮離黍故家喬木那忍重看釣天紫微何處問瑤池八駿幾時還誰在天津橋上杜鵑聲裏闌干

復齋漫錄云張叔夏過錢塘西湖慶樂園賦高陽臺詞自序云慶樂園韓平原之南園也戊寅歲過之有碑石在荊棘中惟存古桂百餘故末句有猶今覩昔之感其詞曰古木迷鴉虛堂起燕歡游轉眼驚心南圃東窗酸風掃盡芳塵鬢貂飛入平原草最可憐渾是秋陰夜沉沉不信歸魂不到花深吹簫踏葉幽尋去任船依斷石袖裏寒雲老桂懸香珊瑚擊碎無聲故園已是愁如許撫殘碑又卻傷今更關情秋水人家斜照西林予嘗誦此詞不覺為之再三增嘆夫花石之盛莫盛於唐之李贊皇讀平泉莊記則見之矣宋之艮嶽至南渡廢爲瓦臨安園囿如此者不可屈指數也今誰在耶予為童子時見所謂慶樂園其峯磴石洞猶有存者至正德間盡為有力者移去矣

能改齋漫錄云近有士人常於錢塘江漲橋為狹邪之游作樂府名玉瓏璁云城南路橋南路玉鉤簾捲香橫霧新相識舊相識淺顰低拍嫩紅輕碧惜惜惜劉郎去阮郎住為雲為雨朝還暮心相憶空相憶露荷心性柳花蹤跡得得得其後朝廷收復河南士人者陷而不返其友作詩寄之且附以龍涎香詩云江漲橋邊花發時故人曾共著征衣請君莫唱橋南曲花已飄零人不歸士人在河南得詩酬之云認得吳家心字香玉窗春夢紫羅囊餘薰未歇人何許洗破征衣更斷腸

仁宗留意儒雅深斥浮艷虛華之文初進士柳三變好為淫冶謳歌之曲傳播四方嘗有鶴冲天詞云黃金榜偶失龍頭望明代暫遺賢如何向未遂風雲便爭不恣狂蕩何須論得喪才子詞人自是白衣卿相煙花巷陌依約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尋訪且恁偎紅倚翠風流

事平生暢青春都一晌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柳後改名永景祐元年方及第

帝城五夜宴遊歇殘燈外看殘月都來猶在醉鄉中聽更漏初徹行樂已成閒話說如春夢覺時節大家重約排春行問甚花先發李駙馬所撰正月十九滴滴金詞也京師上元初放燈止三夕時錢氏納土進錢買兩夜故云五夜

賀方回眷一姝別久姝寄詩云獨倚危闌淚滿襟小園春色懶追尋深恩縱似丁香結難展芭蕉一寸心賀用所寄詩成石州引云薄雨初寒斜照弄晴春意空闊長亭柳色才黃遠客一枝先折煙橫水際映帶幾點歸鴉東風消盡龍沙雪還記出門來恰而今時節將發畫樓芳酒紅淚清歌頓成輕別已是經年杳杳音塵都絕欲知方寸共有幾許清愁芭蕉不展丁香結枉望斷天涯兩厭厭風月能改齋漫錄石州引作柳色黃

豫章黃山谷也守當塗解印後一日郡中置酒郭功甫在坐豫章為木蘭花令以示之云凌歊臺上青青麥姑熟堂前餘翰墨暫分一印管江南府為諸公方早白江山依舊雲空碧昨日主人今日客誰分賓主強惺惺問取磯頭新婦石

蜀人閻侍郎蒼舒使北過汴京賦水龍吟云少年聞說京華上元景色烘晴晝朱輪畫轂雕鞍玉勒九衢爭驟春滿鼇山夜沈陸海一天星斗正紅毬過了鳴鞘聲斷迴鸞馭鈞天奏誰料此生親到十五年都城如舊而今但有傷心煙霧縈愁楊柳宮前絳霄樓下不堪回首顧皇圖早復端門燈火照人還又貴耳筆記

宣德樓前雪未融賀人正見綵山紅九衢照影紛紛月

萬井吹香細細風瘦道遠暗相通平陽王第五王宮鳳簫聲裏春宵淺不到珠簾第二重右調鷓鴣天上元詞備述宣政之盛非想像者所能道詞多不盡載今錄一首當與夢華錄並傳也

耆舊續聞云陸辰州子逸左丞農師之孫太傅公之元孫也晚以疾廢卜築於秀野越之佳山水也公放傲其間不復有榮念對客則終日清談不倦尤好語及前輩事余嘗登門出近作贈別長短句以示公其末句云莫待柳吹綿時時聞杜鵑公愛誦久之後從遊頗密嘗謂余曰曾看東坡賀新郎詞否余對以世所共歌者公云東坡此詞人皆知其為佳但後顧用榴花事人少知其意某嘗於晁以道家見東坡真蹟晁氏云東坡嘗作西江月一闋寓意於梅所謂高情已逐曉雲空是也惟榴花獨存故其詞多及之觀浮花浪蕊都盡伴君幽獨可見其意矣南歌子詞云紫陌尋春去紅塵拂面來無人不道看花回惟見石榴新蕊一枝開冰簟堆雲髻金樽灩玉醅綠陰青子莫相催留取紅巾千點照池臺意有所屬也或云贈王晉卿侍兒未知其然否又云襲見陸辰州語余以賀新郎詞用榴花事乃妾名也退而書其語今十年矣亦未嘗深考近觀顧景蕃續注因悟東坡詞中用白團扇瑤臺曲皆侍妾故事按晉中書令王珉好執白團扇婢作白團扇歌以贈珉又唐逸史許渾暴卒復寤作詩云曉入瑤臺露氣清坐中惟見許飛瓊塵心未盡俗緣重十里下山空月明復寢驚起改第二句云昨日夢到瑤池飛瓊令改之云不欲世間知我也按漢武帝內傳所載董雙成飛瓊皆西王母侍兒東坡用此事迺知陸辰州得榴花之事極鄙俚誠為妄誕

澹庵老人胡銓玉音問答云隆興元年五月三日晚侍上於後殿之內閣時方欲易金人書裝齎賜金鳳牋就所御玉管筆并龍腦墨鳳咮硯又賜以花罇府命某就草畢喚內侍厨司滿頭花辦酒上御玉荷杯某用金鴨杯初酸上令潘妃唱賀新郎令蘭香執上所飲玉荷杯上注酒顧某曰賀新郎者朕自賀得卿也酌以玉荷杯者示朕飲食與卿同器也某再拜謝賀新郎有所謂相見了又重午節上曰不數日矣又有所謂荊江舊俗今如故句上曰卿流落海島二十餘年得不為屈原之葬魚腹者賴天地祖宗留卿以輔朕也某流涕上亦愴然俄而還坐進八寶羹洗盞再酌上令潘妃執玉荷杯唱萬年歡此詞乃仁宗親製上飲訖親唱一曲名喜遷鶯以酌酒且謂某曰朕昨苦嗽聲音稍澀朕每在宮不妄作此只是侍太上宴間被上旨令唱今夕與卿相會朕意甚歡故作此樂卿勿嫌某答曰方今太上退閒陛下御宇政當勉志恢復然此樂亦當時有上曰卿真忠臣也漢之汲黯唐之房魏亦不過是上又問某在海南時所為詩詞時漏已四下猶侍上凭闌四望頃之天色鐘聲池畔柳中鴉噪矣新城王阮亭有讀宋胡忠簡公經筵問答絕句云玉荷杯內酌流霞宮漏聲殘江月斜親聽君王歌一曲南屏鐘動柳啼鴉又云御香猶染侍臣衣回首神霄是禁闈卻憶宣和當日事玉真軒裏見安妃

詞苑叢談卷六終　　番禺孟鴻光校

詞苑叢談卷七

國朝吳江徐　釚電發編輯

紀事二

蘇子瞻守杭時毛澤民爲法曹公以眾人遇之而澤民與妓瓊芳者善秩滿辭去作惜分飛詞以贈妓云淚溼闌干花著露愁到眉峰碧聚此恨平分取更無言語空相覷細雨殘雲無意緒寂寞朝朝暮暮今夜山深處斷魂分付潮回去子瞻一日宴客聞妓歌此詞問誰所作妓以澤民對子瞻歎曰郡僚有詞人而不及知某之罪也折簡追回款洽數月

宋子京過繁臺街逢內家車子有褰簾者曰小宋也子京歸遂作鷓鴣天一詞曰畫轂雕鞍狹路逢一聲腸斷繡簾中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金作屋玉爲籠車如流水馬如龍劉郎已恨蓬山遠更隔蓬山幾萬重此詞傳唱都下達於禁中仁宗知之問內人第幾車子何人呼小宋有內人自陳頃侍御宴見宣翰林學士左右內臣曰小宋也時在車子中偶見之呼一聲爾上召子京從容語及子京惶懼無地上笑曰蓬山不遠因以內人賜之

一樹春風萬萬枝嫩於金色軟於絲永豐坊裏東南角盡日無人屬阿誰此名柳枝詞相傳白傅爲小蠻作也宣宗朝樂工唱之上取永豐柳兩枝植禁中白感上意又爲詩云定知此後天文裏柳宿光中添兩星

陸放翁之蜀宿一驛中見題壁云玉階蟋蟀鬧清夜金井梧桐辭故枝一枕淒涼眠不得呼燈起作感秋詩詢之驛卒女也遂納爲妾方半載餘夫人逐之妾賦一詞云只知眉上愁不識愁來路窗外有芭蕉陣陣黃昏

雨曉起理殘粧整頓教愁去不合畫春山依舊兩眉愁住

蘇子瞻倅杭日府僚高會湖中羣妓畢集有秀蘭者後至府僚怒其來遲云必有私事秀蘭含淚力辨子瞻亦爲之解終不釋然也適榴花盛開秀蘭以一枝藉手獻座中府僚愈怒責其不恭秀蘭進退無據子瞻乃作一曲名賀新涼云乳燕飛華屋悄無人槐陰轉午晚涼新浴手弄生綃白團扇扇手一時似玉漸困倚孤眠清熟簾外誰家推繡戶枉教人夢斷瑤臺曲又却是風敲竹石榴半吐紅巾蹙待浮花浪蕊都盡伴君幽獨穠豔一枝細看取芳心千重似束又恐被秋風驚綠若待得君來向此花前對酒不忍觸共粉淚兩簌簌令秀蘭歌以侑觴聲容絕妙府僚大悅劇飲而罷

謝希孟陸象山門人也少豪俊與妓陸氏狎象山責之希孟但敬謝而已他日復爲妓造鴛鴦樓象山又以爲言希孟謝曰非特建樓且爲作記象山喜其文不覺曰樓記云何即占首句云自遜抗機雲之死而天地英靈之氣不鍾於男子而鍾於婦人象山默然知其侮也一日希孟在妓所恍然有悟忽起歸興不告而行妓追送江滸悲戀而啼希孟毅然取領巾書一詞與之云雙槳浪花平夾岸青山鎖你自歸家我自歸說著如何過我斷不思量你莫思量我將你從前與我心付與他人可

孫巨源洙元豐間爲翰苑與李端愿太尉往來尤數會一日鎖院宣召者至其家則出數十輩蹤跡得之於李氏時李新納妾能琵琶孫飲不肯去而迫於宣命入院幾二鼓矣草三制罷作菩薩蠻詞寄恨遲明遺示李詞云樓頭尚有三通鼓何須抵死催人去上馬苦匆匆琵琶曲未終回頭凝望處那更廉纖雨謾道玉爲堂玉堂今夜長南遊紀聞云李邦直在坐頗以卒章非佳語巨源是夕得疾於玉堂後亦同卒

夏子喬竦慶歷間所謂一不肖者然文章有名於世晨德中水殿按舞時竦翰林內直上遣中使取新詞竦援毫立成喜遷鶯令以進曰霞散綺月垂鉤簾捲未央樓夜涼銀漢截天流宮闕鎖清秋瑤臺樹金莖露鳳髓香盤煙霧三千珠翠擁宸遊水殿按涼州上覽之大蒙稱獎

太守關郎公顯致仕居姑蘇坡公飲其家出後房佐酒有懿卿者善吹笛公賦水龍吟贈之曰楚山修竹如雲異材秀出千林表龍鬚半翦鳳膺微漲玉肌勻繞木落淮南雨晴雲夢月明風裊自中郎不見桓伊去後知孤負秋多少聞道嶺南太守後堂深綠珠嬌小倚窗學弄梁州初遍霓裳未了嚼徵含宮泛商流羽一聲雲杪爲使君洗盡蠻烟瘴雨作霜天曉

宋有陳襲善者遊錢塘與營妓周子文狎秩之遍歷湖山後襲善去爲河朔掾宿奉高驛夢子文搴幃蹙悒之不可冉冉悲啼而沒久之得故人書云子文死矣按其日則宿奉高驛時也既歸遊鷲嶺作漁家傲以寄情云鷲嶺峰前欄獨倚愁眉蹙損愁腸碎紅粉佳人傷別袂情何已登山臨水年年是常記同來今獨至孤舟晚颺湖光裏衰草斜陽無限意誰與寄西湖水是相思淚

皇祐中呂申公以病致仕仁宗因問卿去誰可代者夷簡乃薦陳堯佐上遂召還大拜呂生日陳攜酒過之作踏莎行詞曰二社良辰千家庭院翩翩又覩雙飛燕鳳凰巢穩許爲鄰瀟湘烟暝來何晚亂入紅樓低飛綠岸畫梁輕拂歌塵轉爲誰歸去爲誰來主人恩重珠簾捲呂笑曰只恐捲簾人已老陳曰但得公老於廊廟真愁調鼎

事無功二老相推何等蘊藉

朝雲者姓王氏錢塘名妓也蘇子瞻官錢塘絕愛幸之納為侍妾朝雲初不識字既事子瞻遂學書頗有楷法又學佛亦通大義子瞻貶惠州家妓多散去獨朝雲依依嶺外子瞻甚憐之贈之詩云不似楊枝別樂天恰如通德伴伶元阿奴絡秀不同老天女維摩總解禪經卷藥爐新活計舞衫歌扇舊因緣丹成逐我三山去不作陽臺雲雨仙未幾朝雲病且死誦金剛經四句偈而絕葬惠州棲禪寺松下子瞻作詠梅西江月以悼之云玉骨那愁瘴霧冰肌自有僊風海僊時過探芳叢倒掛綠毛么鳳素面翻嫌粉涴洗粧不褪脣紅高情已逐曉雲空不與梨花同夢

柳永爲屯田員外郎會太史奏老人星見時秋霽宴禁中仁宗命左右詞臣爲樂章內侍屬柳應制柳方冀進用作醉蓬萊詞呈上云漸亭臯葉下隴首雲飛素秋初霽華闕中天鎖葱葱佳氣嫩菊黃深拒霜紅淺近寶階香砌玉宇無塵金莖有露碧天如水正值昇平萬幾多暇夜色澄鮮漏聲迢遞南極星中有老人呈瑞此際宸遊鳳輦何處度管絃聲脆太液波翻披香簾捲月明風細上見首有漸字色若不懌讀至宸遊鳳輦何處乃與御製眞宗挽詞暗合上慘然又讀至太液波翻曰何不言波澄投之於地自此不復擢用菊莊曰柳七此遇與孟襄陽卿自棄朕無異始嘆才人遭際不偶不如摩詰以鬱輪袍爲王門伶人通公主關節也

曾覿號海野詞多感慨上苑初夏侍宴池上雙飛新燕掠水而至得旨賦阮郎歸曰柳陰亭館占風光呢喃清晝長碧波新漲小池塘雙雙蹴水忙萍散漫絮飄揚輕盈體態狂爲憐飛去落花香銜將歸畫梁時帝登御舟繞堤閒遊知閤臣張掄進柳梢青云柳色初濃餘寒似水纖雨如塵一陣東風縠紋微皺碧沼鱗鱗仙娥花月精神奏鳳管鸞絃鬭新萬歲聲中九霞杯內長醉芳春覲和云桃腮紅勻梨腮粉薄鴛徑無塵鳳閣凌虛龍池澄碧芳意鱗鱗清時酒聖花神看內苑風光又新一部仙韶九重鸞仗天上長春各有宣賜是日三殿並醉蓋乾道三年也

劉祁歸潛志云党懷英辛棄疾少同舍屬金國初亂辛率數千騎南渡顯於宋党在北擢第入翰林二公皆有繁麗後辛退閒有鷓鴣天詞云壯歲旌旗擁萬夫錦襜突騎渡江初燕兵夜捉銀胡簶漢箭朝飛金僕姑追往事嘆今吾春風不染白髭鬚都將萬字平戎策換得東鄰種樹書蓋舉其少年事也

范志能帥蜀陸務觀在幕府主賓酬唱人爭傳誦之嘗春日遊摩訶池作水龍吟詞云摩訶池上追遊路紅綠參差春晚韶光妍媚海棠如醉桃花欲暖挑菜初閒禁烟將近一城絲管看金鞍爭道香車飛蓋爭先占新亭館惆悵年華暗換黯銷魂雨收雲散鏡奩掩月釵梁拆鳳秦箏斜鴈身在天涯亂山孤壘危樓飛觀歎春來只有楊花和恨向東風滿務觀又在王忠州席上賦玉蝴蝶詞云倦客平生行處墜鞭京洛解佩瀟湘此夕何年來賦宋玉高唐繡簾開香塵乍起蓮步穩銀燭分行暗端相燕羞鶯妒蝶遶蜂忙難忘芳樽頻勸峭寒新退玉漏猶長幾許幽情只愁歌罷月侵廊欲歸時司空笑問微近處丞相嗔狂斷人腸假饒相送上馬何妨笑啼不敢搵香但盡

吳江三高祠前作釣雪亭蓋漁人之屋宅也盧申之賦賀新郎一詞云挽住風前柳問鴟夷當日扁舟近曾來否月落潮生無限事零亂茶煙未久謾留得蓴鱸依舊可是功名從來誤撫荒祠誰繼風流後今古恨一搔首江涵雁影梅花瘦四無塵雪飛風起夜窗如晝萬里乾坤清絕處付與漁翁釣叟又恰是題詩時候猛拍闌干呼鷗鷺道他年我亦垂綸手飛過我共樽酒 蘆浦筆記

劉潛夫在維揚陳師文參議家見舞姬妙絕賦清平樂詞云宮腰束素只怕能輕舉好築避風臺護取莫遣驚鴻飛去一團香玉溫柔笑顰俱有風流貪與蕭郎眉語不知舞錯伊州

張禕侍郎有愛姬早逝猶子曙代爲浣溪紗一詞題几上曰枕障薰爐冷繡幃二年終日苦相思杏花明月始應知天上人間何處去舊歡新夢覺來時黃昏微雨畫簾垂禕見之哀慟曰此必阿灰作也阿灰曙小字 北夢瑣言

晏元獻殊愛一侍兒每張子野來即令歌子野詞侑觴王夫人不容出之子野戲作碧牡丹曲云步障搖紅綺曉月墮沈煙砌緩拍香檀唱徹伊州新製怨入眉頭斂黛峯橫翠芭蕉寒雨聲碎鏡華翳閒照孤鸞戲思量去時容易鈿合瑤釵至今冷落輕棄望極藍橋但暮雲千里幾重山幾重水晏讀之憮然曰人生行樂耳何自苦如此即支錢贖取侍兒夫人亦不復誰何也 道山清話

陸放翁恃酒頹放一夕夢故人語曰我爲蓮花博士鏡湖新置官也陸遂賦鵲橋仙感舊詞云華燈縱博雕鞍馳射誰記當年豪舉酒徒一半取封侯獨去作江邊漁父輕舟八尺低篷三扇占斷蘋洲烟雨鏡湖元自屬閒人又何必官家賜與陸官臨安時有小樓一夜聽春雨

深巷明朝賣杏花之句傳入禁中極爲思陵稱賞
何丞相㮚政和間狀元初入館閑飲於宗戚一貴人家侍兒惠柔者頗慧黠慕何丰標密解手帕爲贈且約牡丹開時再集何歸賦虞美人一闋隱其小名贈之云分香帕子揉藍膩欲去殷勤惠重來約在牡丹時只恐花枝相妒故開遲別來看盡閒桃李日日闌干倚催花無計問東風夢作一雙蝴蝶遶芳叢
朱晦庵爲倉使時某郡太守遭捃摭幾爲按治忍恥百端未幾晦庵易節他路有寄居官衆者因召守飲出寵姬歌大聖樂云千朵奇峯半軒微雨晚來初過漸燕子引教雛飛菡萏再薰芳草池面涼多擕斟瓊卮浮綠蟻展湘簟雙紋生細波輕紈舉動團圓素月仙桂婆娑臨風對月恣樂便好把千金邀艷娥幸太平無事擊壤鼓腹擕手高歌富貴安居功名天賦爭奈皆由時命何休眉鎖問朱顏去了還更來麼太守聽朱顏去了句不覺起舞
宋遣陶穀使江南李獻以書抵韓熙載曰五柳公驕甚其善待之穀至果如李言熙載謂所親曰陶非端介者其守可隳當使諸君一笑因使歌姬秦弱蘭衣弊衣爲驛卒女穀見之而喜遂與私作長短句贈之明日主宴客穀凜然不敢犯主持觥立命弱蘭出歌所贈之曲以侑觴穀大慚而罷詞名風光好云好因緣惡因緣祇得郵亭一夜眠別神仙琵琶撥盡相思調知音少再把鸞膠續斷絃是何年
崇熙四年重九山谷在宜州登郡城樓聽邊人相語今歲當鏖戰取封侯山谷因作南鄉子詞云諸將說封侯短笛長吹獨倚樓萬事盡隨風雨去休休戲馬臺南金

絡頭催酒莫遲留酒味今秋似去秋花向老人頭上笑羞羞白髮簪花不解愁倚闌高歌若不能堪者是月三十日果不起
孫夫人寄外風中柳詞云銷減芳容端的爲郎煩惱鬢慵梳宮妝草草別離情緒待歸來都告怕傷郎又還休道利鎖名韁幾阻當年歡笑更那堪鱗鴻信杳蟾枝高折願從今須早莫孤負鏡中人老
有名妓侍燕開府一士人訪之相候良久遂賦玉樓春一詞投諸閫府詞曰東風捻就腰兒細繫得粉裙兒不起看來只慣掌中行怎教在燭花影裏酒紅應是鉛華退晴感眉峰雙翠夜深著緉小鞋兒靠那个屏風立地開府見此詞喜其纖麗呼士人以妓與之
蘇子瞻常自謂一生坎壈而神宗讀其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之句曰蘇軾終是愛君此等遭際足令千古艷羨豈止金蓮歸院爲一時奇遇耶詞寄水調歌頭云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轉朱閣低綺戶照無眠不應有恨何事長向別時圓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陸放翁娶唐氏女伉儷相得弗獲於姑陸出之未忍絕爲別館往焉姑知而掩之遂絕後改適同郡宗室趙士程春日出遊相遇於禹跡寺南之沈園唐語其夫爲致酒肴陸悵然賦釵頭鳳一詞云紅酥手黃縢酒滿城春色宮牆柳東風惡歡情薄一懷愁緒幾年離索錯錯錯春如舊人空瘦淚痕紅浥鮫綃透桃花落閒池閣山盟雖在錦書難托莫莫莫唐見而和之未幾怏怏卒放翁

復過沈園賦詩云落日城頭畫角哀沈園非復舊池臺傷心橋下春波綠曾見驚鴻照影來 耆舊續聞
范仲允爲相州錄事久不歸其妻寄伊川令一闋云西風昨夜穿簾幕閨院添蕭索最是梧桐零落迤邐秋光過却人情音信難托教奴獨自守空房淚珠與燈花共落伊字誤作尹字仲允答詞嘲之有料想伊家不要人之句妻復答云閒將小書作尹字情人不解其中意共伊間別幾多時身邊少箇人兒睡
辛稼軒過長沙道中壁上見婦人題字若有恨者因用其意成減字木蘭花云盈盈淚眼往日青樓天樣遠秋月春花輸與尋常姊妹家水村山驛日暮行人無氣力錦字偷裁立盡西風雁不來
天台營妓嚴蕊有才名唐與正爲守嘗命作紅白桃花蕊作憶仙姿一闋云道是梨花不是道是杏花不是白白與紅紅別是東風情味曾記曾記人在武陵微醉與正賞之雙縑後朱晦庵以節使行部至台欲摭與正之罪指其嘗與蕊濫蕊雖備極箠楚而一語不及唐獄吏好言誘之蕊曰身爲賤妓縱與太守濫亦不至死罪然是非眞僞豈可妄言以污士大夫也繫獄兩月聲價愈騰至徹阜陵之聽未幾朱公改除而岳霖爲憲憐其無辜俾命作詞蕊口占卜算子云不是愛風塵似被前緣誤花落花開自有時總賴東風主去也終須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滿頭莫問奴歸處卽日判令從良
東坡春夜行蘄水中過酒家飲醉乘月至一溪橋上解鞍曲肱少休及覺已曉亂山葱蘢疑非人世因自賦西江月云照野瀰瀰淺浪橫空曖曖微霄障泥未解玉驄驕我醉欲眠芳草可惜一溪明月莫教踏碎瓊瑤解鞍

欹枕絲楊橋杜宇數聲春曉蘄水楊菊爐比部因此詞於玉臺山作春曉亭子一時名士多為賦之亦佳話也

張泌仕南唐為內史舍人初與鄰女浣衣相善作江神子詞云浣花溪上見卿卿眼波明黛眉輕高綰綠雲低簇小蜻蜓好是問他來得麼和笑道莫多情後經年不復相見張夜夢之寄絕句云別夢依依到謝家小廊回合曲闌斜多情只有春庭月猶為離人照落花

周美成在姑蘇與營妓岳楚雲相戀後從京師過吳則岳已從人矣飲於太守蔡巒席上見其妹因賦點絳脣寄之云遼鶴西歸故人多少傷心事短書不寄魚浪空千里憑仗桃根說與相思意愁何際舊時衣袂猶有東風淚楚雲得詞感泣累日 袁氏支志

蔡京既南遷中路有旨取所寵姬慕容邢武者三人以金人指名來索也京作詩云為愛桃花三樹紅年年歲歲惹春風如今去逐他人手誰復尊前念老翁行至潭州賦西江月云八十一年住世四千里外無家如今流落向天涯夢到瑤池闕下玉殿五回命相彤庭幾度宣麻止因貪戀此榮華便有如今事也遂窮餓以死門人醵錢葬之老奸到頭狼狽至此可快亦可憐 按蔡死時年止八十此必惡之者托名為之也又見宣和遺事亦有此詞首何是八十衰年初謝三千里外無家或是京作亦未可定也

少游嘗於夢中作好事近詞曰山路雨添花花動一山春色行到小溪深處有黃鸝千百飛雲當面化龍蛇夭矯掛晴碧醉臥古藤陰下杳不知南北其後南遷北歸逗遛於藤州光華亭下時方醉起以玉杯汲泉欲飲笑視而化

趙真真善唱諸宮詞楊立齋見其謳張五牛新編作鷓鴣天以詠之云煙柳風花錦作園霜芽露葉玉為船誰知皓齒纖腰會只在輕衫短帽邊啼玉靨咽冰絃五牛身去更無傳詞人老筆佳人口再喚春風到眼前

唐乾寧三年李茂貞犯京師昭宗欲幸太原韓建請幸華州昭宗勉從之鬱鬱不樂登城西眺製菩薩蠻詞云登樓遙望秦宮殿茫茫只見雙飛燕渭水一條流千山與萬邱遠煙籠碧樹陌上行人去何處是英雄迎儂歸故宮見中朝故事

古杭雜記云太學鄭文秀州人其妻孫氏寄憶秦娥詞云花深深一鉤羅襪行花陰行花陰閒將柳帶試結同心日邊消息空沉沉畫眉樓上愁登臨愁登臨海棠開後望到如今一時傳播酒樓妓館皆歌之

山谷過瀘帥有官妓盼盼帥嘗寵之山谷戲以浣溪紗贈之云腳上鞋兒四寸羅脣邊朱麝一櫻多見人無語但回波料得有心憐宋玉只應無奈楚襄何今生有分向伊麽 盼盼即筵前唱憶秦娥詞云年少看花雙鬢綠走馬章臺弦管逐而今老更惜花深終日看花看不足坐中美女顏如玉為我同歌金縷曲歸時壓得帽簷欹頭上春風紅簌簌

劉弇喪愛妾趙德麟為賦清平樂一闋云春風依舊著意隋堤柳搓得鵝兒黃欲就天氣清明時候去年紫陌青門今宵雨魄雲魂斷送一生憔悴能消幾箇黃昏此語真不堪多誦

稼軒有姬曰錢錢年老遣去賦臨江仙贈之云一自酒情詩興懶舞裙歌扇闌珊好天良夜月團圓杜陵真好事留得一錢看歲晚人欺程不識怎教阿堵流連楊花榆莢雪漫天從今花影下只看綠苔圓

韋莊寵蜀有美姬善詞翰王建托以教內人強奪去莊作謁金門云空相憶無計得傳消息天上嫦娥人不識寄書何處覓新睡覺來無力不忍把伊書跡滿院落花春寂寂斷腸芳草碧姬得之不食死 尤悔庵曰予惜其未有和韻因擬爲之云休相憶紅葉不傳消息燕鎖雕梁路未識舊巢難再覓風絮楊花無力漫打萍花蹤跡永巷夜臺同寂寂土花和血碧古今詞話又載韋莊荷葉杯詞云絕代佳人難得傾國花下見無期一雙愁黛遠山眉不忍更思惟閒掩翠屏金鳳殘夢羅幕畫堂空碧天無路信難通惆悵舊房櫳詞意悽惋亦為姬作也

元祐間王齊叟任俠有聲娶舒氏女亦工篇章後無故離絕女歸舒家一日行池上作點絳脣云獨自臨流興來時把闌干凭舊愁新恨耗却來時興鷺散魚潛煙斂風初定波心靜照人如鏡少箇年時影

一曲新詞酒一杯去年天氣舊亭臺夕陽西下幾時回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小園香徑獨徘徊晏元獻殊浣溪紗春恨詞也初元獻赴杭州道過維揚憩大明寺瞑目徐行使吏誦壁間詩戒其勿言姓名終篇者無幾又別誦一詩云水調隋宮曲當年亦九成哀音已亡國廢沼尚留名儀鳳終陳迹鳴蛙只廢聲凄涼不可問落日背蕪城徐問之乃江都尉王琪所作召至同飲又同遊池上春晚已有落花晏云每得句或彌年未嘗強對且如無可奈何花落去至今未能也王應聲曰何不云似曾相識燕歸來晏大喜由此辟置館職

秦少游貽汴城李師師生查子詞云遠山眉黛長細柳腰肢裊妝罷立春風一笑千金少歸去鳳城時說與青樓道看遍潁川花不似師師好

賈秋壑既安置循州有無名氏題似道壁云去年秋今年秋湖上人家樂復憂西湖依舊流吳循州賈循州十五年間一轉頭人生放下休吳謂履齋也初吳履齋循州安置賈除劉宗申知循州陰使害之後賈亦循州安置經漳州木棉庵為鄭虎臣鎚死時賈容趙介如守漳

致祭辭云嗚呼履齋死粵死於宗申先生死閩死於虎
臣祇十八字而哀激之慨無往不復之意悉寓其中可
與是詞並垂秋壑敗師亡國後湯西樓亦有詩云檀板
歌殘月上花過牆荊棘刺疼牙指麾已失鐵如意賜予
寧存玉辟邪破屋春歸無主燕空池雨產在官蛙木棉
庵外尤愁絕月黑夜深聞鬼車予客武陵彝所謂半閒
堂者廢址竟無人復問矣故予西湖竹枝詞云行人自
向岳墳去蟋蟀秋風一半閒蓋謂秋壑也似道當國行公田關子法民間苦之錢塘葉太白李上書力詆似道怒黥流嶺南及叔還而似道有漳州之謫遇諸途太白贈之詞云君來路吾歸路來來去去何時住公田關子竟何如國事當時誰與誤雷州戶崖州戶人生會有相逢處客中頗恨乏蒸梨聊贈一篇長短句宋亡葉仕元至中書右丞見西湖志餘
中吳紀聞云劉朔齋宣城得代以詞別吳履齋末句云
綠野堂邊劉郎去後誰伴老裴度履齋見之垂淚送金
百兩當日憐才如此
政和癸巳大晟樂成蔡元長以晁次膺薦於帝詔乘驛
赴闕次膺至都下會禁中嘉蓮生異苞合趺實出天造
次膺效樂府體屬詞以進名並蒂芙蓉其詞云太液波
澄向鏡中照影芙蓉同蒂千柄綠荷深並臉爭媚天心
眷臨聖日殿宇分明敞嘉瑞弄香嗅蕊願君王壽與南
山齊比池邊屢同翠輦擁群仙醉賞憑闌凝思萼綠攬
飛瓊共波上遊戲西風又看露下更結雙雙新蓮子鬬
妝競美問鴛鴦向誰留意上覽之稱善除大晟樂府協
律郎
河南邱崇字宗卿有文定公詞一卷賦點絳唇云戊子
之春同官皆拘文不暇遊集春暮始興年落之嘆予亦
頗嘆之因作此詞蓋三月九日也是日楊花甚盛詞云
花落花開等閒不管流年度舊遊何處淺立空凝佇驚

指闌干忍見春將暮憑風絮爲人飛去散作愁無數
綿州文本心登第後遊西湖或問西蜀有此景否本心
即席賦賀新涼曲云一勺西湖水渡江來百年歌舞百
年酣醉回首洛陽花世界煙渺黍離之地更不復新亭
墮淚簇樂紅妝搖畫舫問中流擊楫何人是千古恨幾
時洗余生自負澄清志更有誰磻溪未遇傅巖未起國
事如今誰倚仗衣帶一江而已便都道江神堪恃借問
孤山林處士但掉頭笑指梅花蕊天下事可知矣
陸敦禮有侍兒名美奴善綴小詞出侑觴嘗自歌其如
夢令云日暮馬嘶人去船逐清波東注後夜最高樓還
肯思量人否無緒無緒生怕黃昏疏雨
楊誠齋帥某處有教授狎一官妓誠齋怒黥妓之面押
還之教授剩酒與妓作別賦眼兒媚云鬢邊一點似飛
鴉莫把翠鈿遮三年兩載千撋百就今日天涯楊花又
逐東風去隨分落誰家若還忘得除非睡起不照菱花
誠齋得詞方知教授是文士即舉妓送之或曰帥爲孟
之經教授爲陳詵非誠齋也
歐陽永叔任河南推官親一妓時錢文僖爲西京留守
梅聖俞尹師魯同在幕下一日宴於後園客集而歐與
妓俱不至移時方來錢責妓云末至何也妓云中暑往
涼堂睡覺失金釵猶未見錢曰若得歐推官一詞當爲
償汝歐即席云柳外輕雷池上雨雨聲滴碎荷聲小樓
西角斷虹明闌干倚遍只待月華生燕子飛來棲畫棟
玉鉤垂下簾旌涼波不動簟紋平水精雙枕傍有墮釵
橫坐皆擊節命妓滿斟送歐而令公庫償釵
易彥祥潭州人寧宗朝狀元以優校爲前部其妻亦善
詞有一剪梅云染淚織書寄彥祥貪就前廊忘却回廊

功名成遂不還鄉石做心腸鐵做心腸紅日三竿未理
妝虛度韶光瘦損容光相思何日得成雙羞對鴛鴦懶
畫鴛鴦
金人犯闕武陽令蔣興祖死之其女被擄至雄州驛題
減字木蘭花於壁云朝雲橫度轆轆車聲如水去白草
黃沙月照孤村三兩家飛鴻過也百結愁腸無晝夜漸
近燕山回首鄉關歸路難蔣乃靖康間浙西人又景炎
丁丑有過軍挾一婦人經長興和平酒庫書沁園春於
壁云我生不辰逢此百罹況乎亂離奈惡因緣到不夫
不主被擄捉去爲妾爲妻父母公姑弟兄姊妹流落不
知東與西心中事把家書寫下分付伊誰越人北向燕
支回首望雁峯天一涯奈翠鬟雲軟笠兒怎帶柳腰春
細馬性難騎鉄月疏桐淡煙衰草對此如何不淚垂君
知否我生於何處死亦魂歸梅礀詩話
劉過字改之廬陵人能詩詞酒酣耳熱出語豪縱嘉泰
癸酉寓中都時辛稼軒帥越聞其名遣介招之適以事
不及行因傚辛體作沁園春一詞緘往下筆便逼真其
詞曰斗酒彘肩風雨渡江豈不快哉被香山居士約林
和靖與東坡老駕勒吾回坡謂西湖正如西子濃抹淡
妝臨照臺二人者俱掉頭不顧只管傳杯白云天竺去
來看金碧崢嶸圖畫開更縱橫一澗東西水遶兩山南
北高下雲堆逋曰不然暗香疎影何似孤山先探梅須
晴去訪稼軒未晚正此徘徊辛得之大喜竟邀之去館
燕彌月酬贈千緡改之竟蕩於酒不問也嘗以此詞語
岳侍郎倦翁顧舊有得色岳曰詞句固佳但恨無刀圭
藥療君白日見鬼症耳舉座大噱郭霄鳳江湖紀聞云劉過字改之吉州太和人也性疏豪好施辛稼軒客之稼軒帥淮時改之以母病告歸貧無以爲資稼軒與改之微服登倡樓

適一郡吏命樂飲酒不知爲稼軒也命左右逐之二公大笑而歸卽以爲有機密文書喚某都吏其夜不至稼軒欲籍其產而流之言者數十皆不能解遂以五千緡爲改之母壽請言於稼軒稼軒曰未也合倍之都吏如數賞作貲緡稼軒爲買舟於岸舉萬緡於舟中戒曰可卽行無如常日輕用也改之作念奴嬌爲別稼軒云知音者少算乾坤許大著身何處直待功成方肯退何日可尋歸路多景樓前垂虹亭下一枕眠秋雨虛名相誤十年枉費辛苦不是奏賦明光上書北闕無驚人之語我自匆忙天不可贏得衣裾塵土白壁堆前黃金買笑付與君爲主蓴鱸江上浩然明日歸去改之又號龍洲大和已稱也

陸放翁在蜀日曾有所盼嘗賦詩云碧玉當年未破瓜學成歌舞入侯家如今憔悴篷窗底飛上青天妒落花出蜀後每懷舊遊多見之題詠有云金鞭珠彈憶佳遊萬里橋西暮畫樓夢倚脫風吹不斷書憑歸雁寄無由鏡中顏髮今如此席上賓朋好在不篋有吳箋三百箇擬將細字寫春愁又云裘馬清狂錦水濱最繁華地作閒人金壺投箭銷長日翠袖傳杯領好春幽鳥語隨歌處拍落花鋪作舞時茵悠然自適君知否身與浮名孰是親仍以前詩隱括作風入松云十年裘馬錦江濱酒隱紅塵黃金選勝鶯花海倚疎狂驅使青春吹笛魚龍盡出題詩風月俱新自憐華髮滿紗巾猶是官身鳳樓曾記當年語問浮名何似身親欲寫吳箋說與這回眞箇閒人

蔡州瓜陂鋪有用鐙刀刻青泥爲浣溪沙詞云剪碎香羅浥淚痕鷓鴣聲斷不堪聞馬嘶人去近黃昏整整斜斜楊柳陌疎疎密密杏花村一番風月更消魂不知何人作也

冷齋夜話云東坡守錢塘無一日不在西湖嘗攜妓謁大通禪師師慍形於色東坡作長短句令妓歌之曰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借君拍板與門槌我也逢場作戲不須疑溪女方偸眼山僧莫皺眉却嫌彌勒下生遲不見阿婆三五少年時時有僧仲殊在蘇州聞而和之曰解舞清平樂如今說合誰紅爐片雪上鉗鎚打就金毛獅子也堪疑木女明開眼泥人暗皺眉蟠桃已是看花遲不向東風一笑待何時

岳州徐君寶妻被掠來杭居韓蘄王府主者數欲犯之因告曰俟妾祭先夫然後爲君婦主者喜諾乃焚香再拜題詞一闋於壁上投池中死其詞云漢上繁華江南人物尙遺宣政風流綠窗朱戶十里爛銀鉤一旦刀兵齊舉旌旗擁百萬貔貅長驅入歌樓舞榭風捲落花愁清平三百載典章人物掃地都休幸此身未北猶客南州破鑑徐郎何在空惆悵相見無由從今後斷魂千里夜夜岳陽樓

鄭瑛曰豐城道中有詩婦余淑柔題浪淘沙詞云雨溜風鈴滴滴丁丁攙成一枕別離情可惜當年陶學士孤負郵亭邊雁帶秋聲音信難憑花蘋偷數卜歸程料得到家秋正晚菊滿寒城

吳夢窗云余往來淸華池館六年賦咏已屬感昔傷今益不堪懷乃賦絳都春云春來雁渚弄豔冶又入垂楊如許困舞瘦腰啼溼宮黃池塘雨碧沿蒼蘚雲根路尚追想凌波微步小樓重上憑誰爲唱舊時金縷凝佇煙蘿翠竹欠羅袖爲倚天寒日暮强醉梅邊招得花奴來稱觴東風須惹春雲住更莫把飛瓊吹去便教攜取雙鸞夜溫繡戶按夢窗名文英字君特四明人從吳毅夫遊有夢窗甲乙丙丁稿四卷沈伯時云夢窗深得淸眞之妙但用事下語太晦處人不易知今所云淸華池館未知在何處覽其詞猶有東京夢華遺意也

蜀娼類能文蓋薛濤遺風也有客自蜀挾一妓歸蓄之別室率數日一往偶以病少疎妓頗疑之客作詞自解妓用韻以答之云說盟說誓說情說意動便春愁滿紙多應念得脫空經是那箇先生敎底不茶不飯不言不語一味供他憔悴相思已是不曾閒又那得工夫咒你

苕溪漁隱曰吳興郡圃今有六客亭卽公擇子瞻元素子野令舉孝叔時公擇守吳興也蘇東坡云予昔與子野作六客詞其卒云盡道賢人聚吳分試問也應旁有老人星凡十五年再過吳興而五人者皆已亡矣時張仲謀與曹子方劉景文蘇伯固張秉道爲坐客仲謀請作後六客詞調寄定風波云月滿苕溪照夜堂五星一老鬬光芒十五年間眞夢裏何事長庚對月獨淒涼綠鬢蒼顏同一醉還是六人吟笑水雲鄉賓主談鋒誰得似看取曹劉今對兩蘇張

侍兒小名錄云錢思公謫漢東日撰玉樓春詞曰城上風光鶯語亂城下煙波春拍岸綠楊芳草幾時休淚眼愁腸先已斷情懷漸覺成衰晚鸞鏡朱顏驚暗換往年多病厭芳樽今日芳樽惟恐淺每酒闌歌之闌則泣下後閣有白髮姬乃鄧王歌鬟驚鴻也遽言先王將薨預戒挽鐸中歌木蘭花引紼爲送今相公亦將亡矣果薨於隨鄧王舊曲亦嘗有帝鄉煙雨鎖春愁故國山川空淚眼之句

柳耆卿與孫相何爲布衣交孫知杭門禁甚嚴耆卿欲見之不得作望海潮詞往詣名妓楚楚曰欲見孫相恨無門路若因府會願朱脣歌之若問誰爲此詞但說柳七中秋夜會楚宛轉歌之孫卽席迎耆卿預坐詞曰東南形勝三吳都會錢唐自古繁華煙柳畫橋風簾翠幕參差十萬人家雲樹遶堤沙怒濤卷霜雪天塹無涯市

列珠璣戶盈羅綺競豪奢重湖疊巘清佳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笛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釣叟蓮娃千騎擁高牙乘醉聽簫鼓吟賞煙霞異日圖將好景歸去鳳池誇

少游在黃州飲於海棠橋橋南北多海棠有老書生家海棠叢間少游醉臥於此明日題醉鄉春一詞於柱云喚起一聲人悄衾冷夢寒窗曉瘴雨過海棠開春色又添多少社甕釀成微笑半破癭瓢共舀覺顛倒急投床醉鄉廣大人間小（冷齋夜話）

歐陽公守維揚日於城西北大明寺側建平山堂頗得遊觀之勝劉原父出守揚州公作朝中措餞之云平山欄檻倚晴空山色有無中手種堂前楊柳別來幾度春風文章太守揮毫萬字一飯千鍾行樂直須年少樽前看取衰翁

元豐間蔡挺自西掖出鎮平陽經數載意欲歸作喜遷鶯一闋云霜天秋曉正紫塞故壘黃雲衰草漢馬嘶風邊鴻叫月隴上鐵衣寒早劍歌騎曲悲壯盡道君恩須報塞垣樂盡雙鞬錦領山西年少談笑刀斗靜烽火一把時報平安耗聖主憂邊威懷遐遠驕口何寬天討歲華向晚愁思誰念玉關人老太平也且歡娛莫惜金尊頻倒時有中使至平陽挺使倡優歌之遂達於宮掖上因語呂丞相曰蔡挺欲歸遂以西掖召還

陳直方之妾本錢唐妓人也乞新詞於蘇子瞻子瞻因直方新喪正室而錢唐人好唱於上花緩緩曲乃引其事以戲之其詞則江神子也詞云玉人家在鳳凰山水雲間掩門關門外行人立馬看弓彎十里春風誰指似斜日映繡簾斑多情好事與君還憫新鰥拭餘潸明月

空江香霧著雲鬟陌上花開看盡也聞舊曲破朱顏

政和間京師妓之姥曾嫁伶官常入內教歌舞傳禁中擷芳詞以教其妓人皆愛其聲又愛其詞類唐人所作也詞云風搖蕩雨濛茸翠條柔弱花頭重春衫窄香肌溼記得年時共伊曾摘都如夢何曾共可憐孤似釵頭鳳關山隔晚雲碧雁兒來也又無消息（古今詞話）

東坡既召還復除翰林承旨數月以弟嫌請郡復以舊職知潁州正月堂前梅花大開月色鮮霽王夫人曰春月色勝如秋月色秋月色令人悽慘春月色令人和悅何如召趙德麟輩來飲此梅花下東坡大喜曰吾不知子能詩耶此真詩家語耳遂召趙飲用是語作減字木蘭花詞云春庭月午搖落春醪光欲舞步轉迴廊半落梅花婉娩香輕風薄霧都是少年行樂處不似秋光只共離人照斷腸（侯鯖錄）

吳氏湖州秀才家女以失行繫司理獄郡倅問其美往觀之風格傾坐因命賦詞時值雪中遂吟長相思一闋云煙霏霏雪霏霏雪向梅花枝上堆春從何處回醉眼開睡眼開疎影橫斜安在哉從教塞管催郡倅大喜為言之太守王梅溪即與釋放

晏仲殊一日造郡方接坐間見庭下有婦人投牒立雨中郡守命詠之仲殊口就踏莎行云濃潤侵衣暗香飄砌雨中花色添憔悴枇杷樹下立多時不言不語懨懨地眉上新愁手中文字因何不倩鱗鴻寄想伊只訴薄情人官中誰管閒公事

韓蘄王生長兵間未嘗知書晚歲忽若有悟能作字及小詞一日至香林園蘇仲虎尚書方宴客王徑造之賓主歡甚盡醉而歸明日王餉以羊羔且手書二詞遣之

臨江仙云冬日青山瀟灑靜春來山暖花濃少年衰老與山同世間名利客富貴與窮通榮華不是長生藥清閒不是死門風勸君識取主人公單方只一味盡在不言中南鄉子云人有幾多般富貴榮華總是閒自古英雄都是夢為官寶玉妻兒宿業纏年事已衰殘鬢髮蒼蒼骨髓乾不道山林多好處貪歡只恐癡迷誤了賢

宣和間上元張燈許士女縱觀各賜酒一杯一女竊所飲金杯衛士見之押至御前女誦鷓鴣天詞云月滿蓬壺燦爛燈與郎攜手至端門貪觀鶴陣笙簫舉不覺鴛鴦失卻羣天漸曉感皇恩傳宣賜酒飲杯巡歸家惟恐公姑責竊取金杯作照憑道君大喜遂以杯賜之令衛士送歸

周美成晚歸錢唐夢中得瑞鶴仙詞一闋云悄郊原帶郭行路永客去車塵漠漠斜陽映山落斂餘紅猶戀孤城闌角凌波步弱過短亭何用素約有流鶯勸我重解繡鞍緩引春酌不記春時早暮上馬誰扶醒眠朱閣驚飆動幕猶殘醉遶紅藥嘆西園已是花深無地東風何事又惡任流光過卻歸來洞天自樂未幾方臘亂自桐廬入杭時美成方宴客倉皇出奔趨於西湖墳庵適際殘冬落日在山忽逢故人之妾奔逃而來乃與小飲於道傍旗亭聞鶯聲於木杪少焉分背抵巷有餘醺困臥小閣上恍如詞中所云逾月入城故居皆蹂踐矣後得請提舉洞霄宮終老焉（王照新志云美成夢中得此詞遂攜家提舉南京鴻慶宮未幾以疾卒）

右史張文潛初官許州喜營妓劉淑奴張作少年遊令云含羞倚醉不成歌纖手掩香羅偎花映燭偷傳深意酒思入橫波看朱成碧心還亂翻脈脈斂雙蛾相見時

稀陽別多又春盡奈愁何其後去任又爲秋恋香寓意云簾幕疎疎風透一綫香飄金獸朱闌倚遍黃昏後廊上月華加畫別離滋味濃加酒著人看此情不及牆東柳春色年年依舊元祐諸公皆有樂府唯張僅見此二詞

郭霄鳳字雲翼元人撰江湖紀聞云宋理宗時李好義爲某郡總管作詞名望江南云思往事白盡少年頭曾帥三軍平蜀難沿邊四郡一齊收逆黨反封侯元宵夜燈火鬧啾啾廳上一員閑總管門前幾箇紙燈毬簫鼓勝皇州

北方士人傳沙漠小詞三闋頗能狀其景詞云瘦藤老樹昏鴉遠山流水人家古道西風瘦馬斜陽西下斷腸人去天涯平沙細草斑斑曲溪流水潺潺塞上清秋早寒一聲新雁黃雲紅葉青山西風寒上胡笳月明馬上琵琶那堪昭君恨多李陵臺下淡煙衰草黃沙

盛如梓庶齋老學叢談云武昌瀕江有呂公磯上有黃鶴樓一日有題漢宮春於其上云橫吹聲沉倚危樓紅日江轉天斜黃塵邊火澒洞何處吾家胎禽怨夜半乘風元露丹霞先生笑飛空一劍東風猶自天涯情知道山中好早翠藤含隱瑤草新芽青溪故人信斷夢飛車乾坤星火歸來兮煮石煎砂迴首處幅巾蒲帳雲邊獨笑桃花不知爲何人作或言洞賓語也後三年已未太元渡江

西秦張炎叔夏玉田詞云沈梅嬌杭妓也忽於京都見之把酒相勞苦猶能歌周淸眞意難忘臺城路二曲因屬余記此事詞成以素羅帨書之（調寄國香）詞云鶯柳煙堤記未吟青子曾比紅兒嫻嬌弄春微透鬟翠雙垂不道酉仙不住便無夢吹到南枝相看兩流落掩面凝羞怕說當時淒涼歌楚調嫋餘音不放一朵雲飛丁香枝上幾度款語深期拜了花梢淡月最難忘弄影牽衣無端動人處過了黃昏猶道休歸

劉几在神宗時與范蜀公重定大樂洛陽花品曰狀元紅爲一時之冠樂工花日新能爲新聲汴妓郜懿以色著秘監致仕劉伯壽尤精音律熙寧中几攜花日新就郜懿歡飲塡詞以贈之云三春向暮萬卉成陰有嘉艷方坼嬌姿嫩質冠羣品共賞傾城傾國上苑晴晝暄千素萬紅猶奇特綺筵開會詠歌才子壓倒元白別有芳幽苞小步帳華絲綺軒油壁與紫鴛鴦素蛺蝶自清旦往往連夕巧鶯喧脆管嬌燕語雕梁留客武陵人念夢役意濃堪還情惝郜懿第六即蔡奴之母也李定之父與郜六遊生定而郜六死定不之知也及王荆公爲宰相擢用李定言官交攻以爲母死不持服爲此蔡奴亦以色著云（花草粹編）

鐵圍山叢談云宣和初燕樂初成八音告備因作徵招角招有曲名黃河清慢者詞云晴景初升風細細雲收天淡如洗望外鳳凰城闕葱葱佳氣朝罷香煙滿袖侍臣報天顏有喜夜來連得封章奏大河徹底淸祇君王壽與天齊馨香動上穹頻降祥瑞大晟奏功六樂初調宮徵合殿薰風作轉萬花簇千官盡醉內家傳詔重開宴未央宮裏音調極韶美晁次膺作此詞時天下無閒退遜大小雖偉男髫女皆爭唱之又有一曲曰深院鎖春風悄無人桃李自笑亦歌之遂入大晟府

王仲甫字明之爲翰林權直內宿有宮娥新得幸仲甫應制賦淸平樂云黃金殿裏燭影雙龍戲勸得官家眞箇醉進酒猶呼萬歲錦茵舞徹涼州君恩與整搔頭一夜御前宣喚六宮多少人愁翌日宣仁太后聞之語宰臣曰豈有館閣儒臣應制作狎詞耶旣而彈章罷去（書舊聞續）

東皋雜錄云林希子中知潤州東坡自錢唐赴召有官妓鄭容高瑩求脫籍東坡爲一詞書牒尾云鄭莊好客容我尊前時墮幘落筆風生籍籍聲名滿帝京高山白早瑩骨冰肌那解老從此南徐良夜淸風月滿湖林判云鄭容落籍高瑩從良蓋取句端八字云苕溪漁隱曰聚蘭集載此詞爲東坡贈潤守許仲塗作未知孰是

緗餘說云政和中袁綯爲教坊判官撰文字一日爲蔡京撰傳言玉女詞云淺淡梳粧愛學女眞梳掠艷容可畫那精神怎貌鮫綃映玉鈿帶雙穿纓絡歌音淸麗舞腰柔弱宴罷瑤池御風路跨皓鶴鳳凰臺上有蕭郎共約一面笑開向月斜寒朱箔東園無限好花羞落上見之改女眞二字爲漢宮而人莫解蓋當時已與女眞盟於海上矣而中外未知帝思其語故宜易之也

苕溪漁隱云有稱中興野人和東坡詞題吳江橋上東駕巡師江表過而觀之詔物色其人不復見矣詞云炎精中否歎人才委靡都無英物戎馬長驅三犯闕誰作長城堅壁萬里奔騰兩宮幽隔此恨何時雪草廬三顧豈無高臥賢傑天心眷我中興吾皇神武踵曾孫周發海嶽封疆俱效順狂虜會須灰滅翠羽南巡叩閽無路徒有衝冠髮孤忠耿耿劍芒冷浸秋月

鄭繼超遇田參軍贈妓曰妙香數年告別歌北邙月一闋送酒辭云勸君酒莫辭花落抛舊枝只有北邙山下月淸光到死也相隨翌日同至北邙下化狐而去

三朝野史云馬光祖尹京日有士踰牆偸入室女事覺到官光祖出踰牆摟處子詩面試士人秉筆云花柳平生債風流一段愁踰牆乘興下處子有心摟謝砌應潛越韓香許暗偸有情還愛慾無語强嬌羞不負秦樓約安知漫獄囚玉顔麗如此何用讀書求光祖大賞判一詞於牒云多情多愛還了平生花柳債好箇檀郎室女爲妻也不妨傑才高作聊贈青蚨三百索燭影搖紅記取媒人是馬公遂以室女配之（馬號裕齋）

營妓馬瓊瓊歸朱廷之延之因闕二閣東閣正室居之瓊瓊居西閣延之之任南昌瓊以梅雪扇題辭寄之云雪梅妒色雪把梅花相抑勒梅性溫柔雪壓梅花怎起頭芳心欲訴全仗東君來作主傳與東君早與梅花作主人延之詳詞意知西閣爲東閣摧挫遂休官歸家置酒會二閣曰昨見西閣所寄雪梅詞使人不遑寢食東閣乃曰君今仕矣試爲判斷此事據西閣所云梅花孰是也延之遂作浣溪沙一闋以示二閣云梅正開時雪正狂兩般幽韻孰優長且宜持酒細端詳梅比雪花輸一白雪如梅蕊少些香東君非是不思量自後二閣歡會如初

成都官妓趙才卿性慧黠能詞値帥府作會送都鈐帥命才卿作詞應命立賦燕歸梁云細柳營中有亞夫華宴簇名姝雅歌長許佐投壺無一日不歡娛漢王拓境思名將捧飛詔欲登途從前密約盡成虛空贏得淚如珠帥大賞其才盡以飲器遺之

杭妓樂宛與施酒監善施嘗贈以詞云相逢情更深恨不相逢早識盡千千萬萬人終不似伊家好別爾登長道轉覺添煩惱樓外朱樓獨倚闌滿目圖芳草宛答云

相思似海深舊事如天遠淚滴千千萬萬行使我愁腸斷要見無由見了終難判若是前生未有緣重結來生願

文信國被執北行次信安館人供帳甚盛信國達旦不寐題詞於壁調寄南樓令詞曰雨過水明霞潮迴岸帶沙葉聲寒飛透窗紗懊恨西風吹世換又吹我落天涯寂寞古豪華烏衣又日斜說興亡燕入誰家只有南來無數雁和明月宿蘆花或云此鄧光薦詞也（月下舊聞）

元東嶽廟有石壇繞壇皆杏花道士薰守定王用亨先後居之張留孫弟子三十八人之二也虞道園城東觀杏花詩明日城東看杏花丁寧兒子早將車路從丹鳳樓前過酒向金魚館裏賒綠水滿溝生杜若暖雲將雨少塵沙絕勝羊傅襄陽道歸騎西風雜鼓笳當時同遊者歐陽元功陳衆仲揭曼碩諸公葛邏祿詩最憶奎章虞閣老白頭騎馬看花來是也又嘗賦風入松詞題之羅帕有爲報先生歸也杏花春雨江南之句柯敬仲購得之（詞載第三卷品藻中一云虞賦此詞以寄敬仲者）裝潢作軸張仲舉爲賦摸魚子詞紀其事云記蘭亭舊時風景西樓燈火如晝嚴城月色依然好無復綺羅遊冶歡意謝向客裏相逢還有思陶寫金章翠筆把錦字新聲紅牙小拍分付儘司馬繁華夢喚起燕嬌鶯姹肯教孤負元夜楚芳玉潤吳蘭媚一曲夕陽西下沈醉罷君試問人生誰是無情者先生歸也但留意江南杏花春雨和淚在羅帕自注楚芳吳蘭二妓名（玉堂嘉話）

詹正至元間監醮長春宮見羽士丈室古鏡狀似秋葉背有金刻宣和御寶四字有感因賦霓裳序中第一詞一規古蟾魄曾過宣和幾春色知那箇柳鬆花怯曾攓玉國香塗雲抹月龍章鳳刻是如何兒女消得便孤了翠鸞何限人更在天北磨滅古今離別幸相從荊門仙客蕭然林下秋葉對雲淡星疎眉青影白佳人已傾國謾贏得癡銅舊盡興亡事道人知否見了也華髮（元詩餘）

詞苑叢談卷十一終

番禺孟鴻光校

詞苑叢談卷八

國朝吳江徐　釚電發編輯

紀事三

遼蕭后有十香詞其搆禍之由也雖事出冤誣然以帝后之尊爲奸婢作書且詞多近褻自貽伊戚夫復何言獨喜其回心院詞則怨而不怒深得詞家含蓄之意斯時柳七之調尚未行于北國故蕭詞大有唐人遺意也詞云掃深殿閉久金鋪暗遊絲絡網塵作堆積歲青苔厚堦面掃深殿待君宴拂象牀憑夢借高唐敲壞半邊知妾臥恰當天處少輝光拂象牀待君王換香枕一半無雲錦爲是秋來展轉多更有雙雙淚痕滲換香枕待君寢鋪翠被羞殺鴛鴦對猶憶當時叫合歡而今獨覆相思塊鋪翠被待君睡裝繡帳金鉤未敢上解却四角夜光珠不教照見愁模樣裝繡帳待君貺疊錦茵重重空自陳只願身當白玉體不願伊當薄倖人疊錦茵待君臨展瑤席花笑三韓碧笑妾新鋪玉一牀從來婦歡不終夕展瑤席待君息剔銀燈須知一樣明偏是君來生彩暈對妾故作青熒熒剔銀燈待君行爇薰爐能將孤悶蘇若道妾身多穢賤自沾御香香徹膚爇薰爐待君娛張鳴箏恰恰語嬌鶯一從彈作房中曲常和窗前風雨聲張鳴箏待君聽按蕭后小字觀音工詩能歌詩善彈箏琵琶天祚帝數爲懿德皇后帝遊畋無度蕭后諷詩切諫帝疏之作回心院詞寓望幸之意也宮女單登故叛人重元家婢亦善箏及琵琶與伶官趙惟一爭能怨后不知己遂與耶律乙辛謀害后更令他人作十香詞詭云宋國忒里蹇作乞后書之遂誣后與惟一通以十香詞爲證因被害忒里蹇皇后也

海陵大舉南侵御前都統驃騎衛大將軍韓夷耶將射鵰軍一萬三千圍子細軍一萬先下兩淮臨發賜所製喜遷鶯以爲寵曰旌麾初舉正駃騠力健嘶風江渚射

虎將軍落鵰都尉繡帽錦袍翹楚怒磔戟髯爭奇捲地一聲鼓笑談頃指長江齊楚六師飛渡此去無自謨金印如斗獨把功名取斷鎖機謀垂鞭方略人事本無今古試展臥龍韜韞果見成功旦莫問江左想雲霓望切元黃迎路

金許道眞性嗜酒每乘舟出村落閒留飲或十數日不歸及泝流而上老稚奔走爭爲之挽舟數十里不絕嘗賦眼兒媚詞曰濁醪務得玉爲漿風韻帶橙香持杯笑道鵝黃似酒酒似鵝黃世緣老矣不思量沈醉又何妨臨風對月山歌野調儘我疎狂

金密國公璹字子瑜興陵諸孫也于書無所不讀而尤長于史學與元好問諸名士善明窗棐几展玩圖籍商略品第窮極高妙典衣沽酒或終日不聽客去有承平王家故態金自明昌以還鎬厲二王得罪疎遠宗室璹亦藉而不用故放于詩文其樂府云夢到鳳凰臺上山圍故國周遭又云咫尺又還秋也不成長似雲閒識者聞而悲之又有西江月詞云一百八般佛事二十四考中書山林朝市等區區著甚來由自苦過寺談些般若逢花倒箇葫蘆小時伶俐老來愚萬事安于所遇又臨江仙詞云倦客更遭塵事冗故尋閑地婆娑一尊芳酒一聲歌盧郎心未老潘令鬢先皤醉向繁臺臺上問滿川細柳新荷薰風樓閣夕陽多倚欄凝思久漁笛起烟波

泰和乙丑元好問赴并州道逢捕雁者捕得二雁一死一脫網者去其脫網者空中盤旋哀鳴良久亦投地死好問遂以金贖得二雁瘞汾水傍壘石爲識號曰雁邱因賦摸魚兒詞曰問世間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許天南地北雙飛客老翅幾回寒暑歡樂趣離別苦就中更有癡兒女君應有語渺萬里層雲千山暮雪隻影向誰去橫汾路寂寞當年簫鼓荒煙依舊平楚招魂楚些嗟何及山鬼暗啼風雨天也妒未信與鶯兒燕子俱黃土千秋萬古爲留待騷人狂歌痛飲來訪雁邱處薦溪楊正卿和云恨千年雁飛汾水秋風依舊蘭渚網羅驚破雙棲夢孤影亂翻波素還碎羽算古往今來只有相思苦朝朝暮暮想塞北風沙江南煙月爭忍自來去埋恨處依舊并州路一邱寂寞寒雨世間多少風流事天也有心相妒休說與還却怕有情多被無情誤一杯會與待細讀悲歌滿傾清淚爲爾酹黃土欒城李仁卿和云雁雙雙正分汾水回頭生死殊路天長地久相思債何事眼前俱去摧勁羽倘萬一幽冥却有重逢處詩翁感遇把江北江南風嘹月唳并付一邱土仍爲汝小草幽蘭麗句聲聲字字酸楚拍江秋影今何在宰木欲迷堤樹霜魂苦算猶勝王嬙青塚眞孃墓臺憑誰說與對鳥道長空龍艘古渡馬耳淚如雨

元光初李欽叔與元裕之在孟津辛敬之應自女几來爲留數日其行也欽叔爲設餞備極豐腆敬之放筯嘆曰平生飽食有數每見吾二弟必得美食明日道路中又當與老飢相抗去矣嘗有一日辛老子偃臥柳泉韓城之間以天地爲棺槨日月爲含襚狐狸亦可螻蟻亦可二人爲之惻然嘗共游河山亭敬之賦臨江僊留別二人云誰識虎頭峯下客少年有意功名清朝無路到公卿蕭蕭茅屋白髮老諸生邂逅對牀逢二妙揮毫落紙堪驚他年聯袂上蓬瀛春風蓮燭莫忘此時情

末六小字同得元遺山有贈斲琴工張觜兒詞卽其父

也宋與其夫合樂妙入神品蓋善謳其夫能傳其父之藝滕玉霄賦念奴嬌贈之云柳顰花困把人閒恩愛樽前傾盡何處飛來雙比翼直是同聲相應寒玉嘶風香雲捲雪一串驪珠引元郎去後有誰著意題品誰料濁羽清商繁絃急管猶自餘風韻莫是紫鸞天上曲兩兩玉童相並白髮梨園青衫老傳試與流連聽可人何處滿庭霜月清冷

元宣徽院使孛羅有杏園每年春諸女設鞦韆于園中適樞密同簽帖木耳不花子拜住過園外窺一女絕色歸白之父遣媒求婚孛羅遂令賦鞦韆拜住以國字寫菩薩蠻詞云紅繩畫板柔荑指東風燕子雙雙起誇俊與爭高更將裙繫牢牙床和困睡一任金釵墜推枕起來遲紗窗月上時索羅遂以前女許爲婦

鄭義娘宣政間楊思厚妻撒八太尉自盱眙掠得之不辱而死魂常出遊思厚奉使燕山訪其瘞處與之相見有好事近詞云往事與誰論無語暗彈淸血何處最堪腸斷是黃昏時節倚樓凝望又徘徊誰解此情切何計可同歸雁趁江南春色

大名民家有男女以私情不遂赴水死後三日二尸相攜而出于水濱是歲此陂荷花無不並蒂者李仁卿賦摸魚兒以記其事云爲多情和天也老不應情遽如許請君試聽雙蕖怨方見此情眞處誰點注香瀲灩銀塘對抹臙脂露藕絲幾縷絆玉骨春心金沙曉淚漠漠瑞紅吐連理樹一樣驪山懷古古今朝暮雲雨六郎夫婦三生夢幽恨從來艱阻須念會取共鴛鴦翡翠照影長相聚風不住悵寂寞芳魂輕烟北渚涼月又南浦 李仁卿右冶欒城人金進士

歌兒珠簾秀朱氏姿容殊麗雜劇當時獨步胡紫山宣慰極鍾愛之嘗擬沈醉東風小曲以贈云錦織江邊翠竹絨穿海上明珠月淡時風淸處都隔斷落紅塵士一片閒情任卷舒挂盡朝雲暮雨馮海粟亦有鷓鴣天云十二闌干映遠眸醉香空斷楚天秋蝦鬚影薄微微見龜背紋輕細細浮香霧斂翠雲收海霞爲帶月爲鉤夜來捲盡西山雨不著人間半點愁皆咏珠簾以寓意也由是聲價益騰

正大四年有狂僧李菩薩者就都人楊廣道家宿一日大寒楊與之酒李晨出叔酒盤間其嗅酒聲入曰淨湖亭前花開矣已而牡丹開兩花來觀者車馬闐咽酒尊爲之一空元遺山賦滿庭芳詞記之云天上殷韓解鷗官府爛遊舞榭歌樓開花釀酒來看帝王州暮見牡丹開後獨占斷穀雨風流仙家好霜天槁葉濃豔破春柔狂僧誰借手一杯喚起綠怨紅愁天香國豔梅菊侍人羞盡揭紗籠護日容光動玉斝瓊舟都人士女年年十月常記遇仙儔

京師城外萬柳堂亦一宴游處也野雲廉公一日于中置酒招疏齋盧公松雪趙公同飲時歌兒劉氏名解語花者左手折荷右手執杯歌小聖樂云綠葉陰濃徧水亭池閣偏趁涼多海榴初綻朵朵蹙紅羅乳燕雛鶯弄語對高柳鳴蟬相和驟雨過似瓊珠亂撒打遍新荷人生百年有幾念良辰美景休放虛過窮通前定何用苦張羅命友邀賓宴賞飲芳醑淺斟低歌且酩酊從教二輪來往如梭（元遺山製）既而行酒趙公喜即席賦詩曰萬柳堂前數畝池平鋪雲錦蓋漣漪主人自有滄洲趣遊女仍歌白雪詞手把荷花來勸酒步隨芳草去尋詩誰知咫尺京城外便有無窮萬里思

元妓劉燕哥善歌舞齊參議還山東劉賦太常引以餞云故人別我出陽關無計鎖雕鞍今古別離難倩誰畫蛾眉遠山一樽別酒一聲杜宇寂寞又春殘明月小樓間第一夜相思淚彈

元盛時揚州有趙氏者富而好客其家有明月樓人作春題多未當其意一日趙子昂過揚主人知之迎至樓上盛筵相款酒半出紙筆求作春題子昂援筆書云春風閬苑三千客明月揚州第一樓主人得之甚喜盡徹席間銀器以贈貫雲石亦有詞咏樓調寄水龍吟云晚來北海風沈滿樓明月留人住柵花香外玉笙初響修眉如妒十二闌干等閒隔斷人間風雨望畫橋檐影紫芝塵暖又喚起登臨趣回首西山南浦問雲物爲誰掀舞關河如此不堪騎鶴儘樓來去月落潮平小舍夢轉已非吾土且從容對酒龍香涴繭寫平山賦

姚雲東晚歲神仙嗜與貫冠遊嘗爲陸道士寫畫竹系以一詞云王子仙成吹簫處一雙青鳳飛來借問如今世界何地是蓬萊更有坡翁投杖能掀起鼓浪翻雷何如我咏猗猗菉竹洪水之滄蒼雪生吾珍簟碧香又落霞杯喚道人相對醉後玉山頹百年笑口開得幾千回

湯正仲字叔雅楊補之甥寫梅法補之楷法遒藝學稍河南而加蒼老營造補之所作梅詞柳梢青十首詞亦工麗今錄其二詞云雪豔烟痕又邀春色來到芳尊憶得年時月移清影人立黃昏一番幽思誰論但永夜空迷夢魂遠遍江南離落深院水郭山村又云玉骨冰肌爲誰偏好特地相宜一段風流廣平休賦和靖無詩綺窗睡起春遲困無力菱花笑窺嚼蘂吹香眉心貼處鬢

醉醒時

李竹懶曰梅道人做荆浩寫魚舫十五巾段樹石一叢前後山嶼遠近出沒四五壘子兩見臨本至今壬申三月始見眞者氣象煥如也梅老題云予最喜關仝山水情勁可愛觀其筆法出自荆浩後見浩畫唐人漁父圖有如此擧作遂做爲一軸爲人求去今復見之不意物之有遇時也一日准仲持此卷來命識之詞皆之畫今之題殆十餘年矣流光易謝悲夫至正十二年七月十日梅道人書於武塘慈雲之僧舍又畫上方題漁家傲詞滿酒趣逍遥眞元眞子口吻亦逍人所製書作藏針筆法古雅有餘其二云碧波千頃晚風生舟泊湖邊一葉橫心事穩草衣輕只釣鱸魚不釣名其三云收却絲綸歇却船江頭明月正團圓酒甁倒岸花懸枕蓑衣和月眠其三云輕風細浪落漁船碧水斜陽欲暮天看白鳥下長川點破瀟湘萬里烟其四云閒情聊爾寄絲綸處處江湖著我身波似練鬢如銀欲釣如山截海鱗其五云極目乾坤夕照斜碧波微影弄晴霞舟有伴與無涯那个汀洲不是家其六云近日何人是我鄰蕭川鳧鴨最相親雲浩浩水鱗鱗青草烟深不見人其七云舴艋爲家無姓名胡盧世事過平生香稻飯獻尊羹棹月穿雲任性情其八云雪色鬚鬢一老翁能將短棹撥長空人變靜浪無風宜在五湖烟雨中其九云綠楊初睡暖風微萬里晴波浸落暉鼓枻去唱歌回驚起沙鷗拂浪飛其十云年來情況屬漁船人在舟中酒在前山恩恩水涓涓一曲清歌山月邊其十一云風攪長江浪拍空檣舟蕩漾夕陽紅歸別浦聚長松出自風情假寓中其十二云一箇輕舟力幾多江湖穩處載漁蓑撐皓

月下長坡半夜風生不奈何其十三云殘霞一縷閃山明雲起雲收陰復晴風脚動浪頭生聽取虛篷夜雨聲其十四云釣擲萍波綠自開錦鱗對對逐鉤來消歲月寄芳懷却似嚴光坐釣臺其十五云桃花水暖五湖春一箇輕舟寄此身時醉酒或垂綸江北江南適意人

元時有傳按察者嘗作鴨頭綠一詞惜宋云靜中看記昔日淮山隱隱絕若虎踞龍蟠下樊襄指揮湘漢鞭雲騎圍繞江千勢不成三時嘗混一過唐之數不爲難陳橋驛孤兒寡婦久假當還挂征帆龍舟催發紫宸初轉朝班禁庭空土花暈碧輦路悄珂鳴聲乾縱餘得西湖風景花柳亦凋殘去國三千遊仙一夢依然天淡夕陽閒能管也一輪明月還照臨安

劉改之過賀新郎詞云去年秋余試牒四明賦贈老娼至今天下與禁中皆歌之江西人來以爲鄧南秀詞非也詞云老去相如倦向文君說似而今忘生憎遣衣訣京塵曾染處空有香紅尚軟料彼此魂銷腸斷一枕新涼眠客舍聽梧桐疎雨秋風顫燈暈冷記初見樓低不放珠簾捲晚粧殘翠蛾狼藉淚痕流臉人道愁來須殢酒無奈愁深酒淺但托意焦琴紈扇莫鼓琵琶江上曲怕荻花楓葉俱凄怨雲萬疊寸心遠

宋文丞相過唐忠臣張巡許遠雙廟留題沁園春一闋詞旨壯烈十載後昭然與日月爭光明劉文成伯温過安慶亦作沁園春詞哀余忠宣公闕 正與文山之詞相匹其詞云生天地間人孰不死死節爲難羨英偉奇才世居惟何少年登第拜命金鑾面折奸貪指揮風雨人道先生鐵肺肝平生事扶危濟困拯溺摧頑請名要褫文山使廉懦聞風膽亦寒想孤城血戰人皆效死閫門

抗節誰不辛酸寶劍埋光星芒失色露溼旌旗也不乾如公者黃金難鑄白璧誰完

劉秉忠字仲晦自號藏春散人嘗有三奠子詞曰念行藏有命烟水無涯嗟去雁羨歸鴉半生身累影一事鬢成華東山客西蜀道且還家壺中日月洞裏烟霞春不老景長佳功名眉上鎖富貴眼前花三杯酒一覺睡一甌茶

張怡雲大都名妓也姚牧菴閻靜軒每于其家小飲嘗佐貴人行酒姚偶言暮秋時三字閻命怡雲續而歌之張應聲作小婦孩兒且歌且笑曰暮秋時菊殘猶有傲霜枝西風了却黃花事貴人曰且止遂不成章姚又有寄征衣詞云欲寄君衣君不還不寄君衣君又寒寄與不寄間妾身千萬難人多傳之

張宏範圍襄陽賦鷓鴣天詞曰鐵甲珊珊渡漢江南蠻猶自不歸降東西勢列千層厚南北軍屯百萬長弓扣月劍磨霜征鞍遥指下襄陽鬼門今日功勞了好去臨江醉一場

古今詞話云蜀中有一寡婦姿色絕美父母憐其年少欲議再嫁歸家有喜宴伶唱一詞婦聞之流涕于神前欲割一耳以明志其母遽止之遂不易其節詞云昔年曾伴花前醉今年空灑花前淚花有再榮時人無重見期故人情意重不忍樂新寵日月有盈虧妾心無改移蓋菩薩蠻也

名姬張玉蓮喜延士夫復揮金不惜後入樂籍班彥功與之狎班司儒秩滿北上張作小詞贈之有朝夕思君淚點成斑之句又云側耳聽門前過馬和淚看簾外飛花尤膾炙人口

王駙馬詵字晉卿尚英宗女魏國大長公主嘗賦憶故人詞云燭影搖紅向夜闌乍酒醒心情懶尊前誰爲唱陽關離恨天涯遠無奈雲沈雨散凭闌干東風淚眼海棠開後燕子來時黃昏庭院能改齋漫錄云都尉憶故人作徽宗喜其詞意猶以不豐容宛轉爲憾遂令大晟府別撰腔周美成增益其詞而以首句爲名謂之燭影搖紅云 按原詞甚佳美成增益反不及也

世俗以二月十五爲花朝節杭城園丁競以名花荷擔叫鬻音中律呂喬夢符有賣花聲詞云侵曉園丁叫道嫩紅嬌紫巧工夫攢枝飽蘂行歌佇立灑洗粧新水擔香風看街簾起深深巷陌有箇重門開未忽驚他尋春夢美穿窗透閣便憑伊喚取惜花人在誰根底按夢符又有天淨沙詞云鶯鶯燕燕春春花花柳柳眞眞事事風風韻韻嬌嬌嫩嫩停停當當人人此等句亦從李易安尋尋覓覓得來

張伯遠九月九日見桃花作小令云前度劉郎老矣去年崔護來遲紅雨飛西風起望白衣可憐憔悴去蜂愁蝶未知冷落在天台洞裏

僧洪覺範久客南昌獨行無侶意緒蕭然偶登秋屏閣望西山浩然有歸志作浪淘沙云城裏久偷閒塵涴雲衫此身已是再眠蠶隔岸有山歸去萬壑千巖霜曉更凭闌滅盡晴嵐微雲生處是茆庵試問此生誰作伴彌勒同龕

鄭雲娘寄張生西江月詞云一片冰輪皎潔十分桂魄婆娑不施方便是如何莫是姮娥妒我雖則清光可愛奈緣好事多磨仗誰傳與片雲呵遮取霎時則箇 鄭又有寄張與兒鞋兒曲云朦朧月影黯淡花陰獨立等多時只怕冤家乖約又恐他側畔人知千回作念萬般思想心下暗癡疑蹙地得來廝見風前語顫聲低輕移蓮步暗卸羅衣携手過廊西正是更闌人靜向粉郎故意矜持片時雲雨幾多歡愛依舊兩分離報道情郎且住待奴兜上鞋兒

王晉卿得罪外謫後房善歌者名囀春鶯爲密縣馬氏所得晉卿還朝賦一聯云佳人已屬沙吒利義士曾無古押衙有客爲足成之云回首音塵兩沈絕春鶯休囀沁園花晉卿凄然賦蝶戀花詞云鐘送黃昏雞報曉昏曉相催世事何時了萬恨千愁人自老春來依舊生芳草忙處人多閒處少閒處光陰幾箇人知道獨上高樓雲杳杳天涯一點青山小

嘉定間平江妓送太守詞曰春色原無主荷東君著意看承等閒分付多少無情風雨又那更蝶欺蜂妒算燕雀眼前無數縱使簾櫳能愛護到如今已是成遲暮芳草碧遮歸路看看做到難言處怕仙郎輕颺旌旗易歇禱祷月滿西樓絃索靜雲蔽崑城閬府便恁地一帆輕舉獨倚闌干愁拍碎慘玉容淚眼如經雨去與住兩難訴 或云是滿江盧申之作

眉山程正伯號虛舟與錦江某妓眷戀甚篤別時作酷相思詞云月挂霜林寒欲墜正門外催人起奈離別如今眞箇是欲住也留無計欲去也來無計馬上離情衣上淚各自供憔悴問江路梅花開也未春到也須頻寄人到也須頻寄

吳彥高在燕山赴張總持侍御家宴張出侍兒佐酒中有一人意狀摧抑叩其故乃宣和殿小宮婢也因賦人月圓詞記之聞者揮淚其詞曰南朝千古傷心事猶唱後庭花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向誰家恍然一夢仙肌勝雪宮髻堆鴉江州司馬青衫淚溼同是天涯時宇文叔通亦賦念奴嬌先成及見此作茫然自失是後人有求

作樂府者叔通即挽云吳郎近以樂府名天下可往求之 見中州樂府

陳妙常拒張于湖詞云清靜堂前不倦簾景悠然閒花野草漫連天莫胡言獨坐洞房誰是伴一爐烟閒來窗下理琴絃小神仙 詞見初蓉集陳後偶潘必正

元薩都剌西湖竹枝詞云湖上美人彈玉箏小鶯飛度綠窗櫺沈郎雖病多情在倦倚屏山不厭聽一時妓女多歌之

宿州營妓張玉姐字溫卿妝冠一時見者皆屬意彼子山爲獄掾最所鍾愛罷官途次南京念之不忘爲剔銀燈詞云江上秋高霜早雲靜月華如掃候雁初飛啼蛩正苦又是黃花衰草等閒臨照潘郎鬢星星易老那堪更酒醒孤棹望千里長安西笑臂上妝痕胸前淚粉暗惹離愁多少此情誰表除非是重相見了其後明道中張子野 先 黃子思 孝先 相繼爲掾尤賞之偶陳師之求古以光祿丞來掌榷酤溫卿遂託其家僅二年而亡才十九歲子思以詩弔之云人生第一莫多情眼看仙花結不成爲報兩京才子道好將詩句哭溫卿子思有愛姬宜哥死州中遺言葬堤下冀他日過此得一見以慰孤魂子思從之作詩納棺中其斷章云恩同花上露留得不多時二人皆葬于宿州柳岸之東子野嘉祐中過而題詩云好物難留古亦嗟人生無物不塵沙何時宰樹連雙塚結作人閒並蒂花

豫章寓荆州除吏部郎再辭得請守當塗才到官七日而罷又數日乃去其詩云歐借腰肢柳一渦大梅權作小梅歌舞餘細點梨花雨奈此當塗風月何豫章又有木蘭花令敘云庭堅假守當塗故人庾元鎮窮巷讀書

不出入州縣因作此以勸庾酒云庾郎三九常安樂便有萬錢無處著徐熙小鴨水邊花明月清風都占卻朱顏老盡心如昨萬事休休休莫莫尊前見在不饒人歐舞君歌梅更酌自注云歐梅當塗二妓也

去年今日從駕遊西苑彩仗壓金波看水戲魚龍戲衍寶津南殿宴席近天顏金杯酒君王勸頭上宮花顫六軍錦繡萬騎穿楊箭日夕翠華歸擁鈞天樂歌一片如今關外千里未歸人前山雨西樓晚望斷思君眼此陳濟翁蕭山溪詞也含人張孝祥知潭州因宴客使歌此手金杯酒君王勸頭上宮花顫其首自爲之搖頭者數四坐客匿笑不止而孝祥不覺也

紹興庚午台之黃巖妓有姓謝者與楊芳情好甚篤爲媼所制相約投之江好事者爲望海潮以弔之云彩筒角黍蘭橈畫舫佳節競弔沅湘古意未收新愁又起斷魂流水茫茫堪笑又堪傷有鄰泉仙子逃壁檀郎暗約同歸遠烟深處弄滄浪倚樓魂已飛揚共偷揮玉筯痛飲霞觴烟水無情採花碎玉空餘怨柳淒涼楊謝舊遺芳算世間縱有不恁非常但看芙蕖並蒂他日一雙雙

中吳紀聞云吳應字感之以文章知名天聖二年省試第一又中天聖九年書判拔萃科仕至殿中丞居小市橋有侍姬曰紅梅因以名其閣嘗作折紅梅詞曰喜輕澌初泮微和漸入芳郊時節春消息夜來陡覺紅梅數枝爭發玉溪仙館不是箇尋常標格化工別與一種風情似匀點胭脂染成香雪重吟細閱比繁杏夭桃品流真別只愁共彩雲易散冷落謝池風月憑誰向說三弄處龍吟休咽大家留取倚闌干闘有花堪折勸君須折其詞傳播人口春日尋宴必使優人歌之楊元素本事集誤以爲蔣堂侍郎有小鬟號紅梅某殿丞作此詞贈之

西湖志餘云曲大年嘗賦卜算子云楊柳小蠻腰慣逐東風舞學得琵琶出教坊不是商人婦忙整玉搔頭春笋纖纖露老卻江南杜牧之懶爲秋娘賦又云粉淚溼鮫綃只恐郎情薄夢到巫山第幾峯酒醒燈花落數日尙春寒未把羅衣著眉黛含顰爲阿誰但悔從前錯二詞蓋自況也

吳虎臣漫錄云別酒送君君一醉清潤潘郎又是何郎婿記得釵頭新利市莫將分付東鄰子回首長安佳麗地三十年前我是風流帥爲向青樓尋舊事花枝缺處餘名字右蝶戀花詞東坡在黃時送潘邠老赴省試作也今集不載

又云徽宗天才甚高詩文之外尤工長短句嘗爲探春令云簾旌微動峭寒天氣龍池冰泮杏花笑吐香紅淺又還是春將半清歌妙舞從頭按等芳時開宴記去年對著東風曾許不負鶯花願宣和乙巳冬幸亳州逐次御製臨江仙云過水穿山前去也吟詩約句千餘淮波寒重雨疏疏烟籠灘上鷺人買就船魚古寺幽房難住夜深宿在僧居夢魂驚起轉嗟吁愁牽心上慮和淚寫回書

洪覺範嘗爲長短句贈一女眞云十指嫩抽新笋纖纖玉朶紅柔人前欲展强嬌羞微露雲衣霓袖最好洞天春曉黃庭卷罷清幽凡心無計奈閑愁試撚梨花頻嗅

范周字無外純古之子工于詩詞不求聞達安貧樂道未嘗屈節于人盛季文作守時頗嫚士嘗于元宵作寶鼎現詞投之極爲嘉獎因遺酒五百壺其詞播于天下每遇燈夕諸郡皆歌之詞云夕陽西下暮靄紅隘香風羅綺乘麗景華燈爭放濃焰燒空連錦砌覷皓月浸嚴城如晝花影寒籠絳蕊漸掩映芙蕖萬頃遊遲齊開秋水太守無限行歌意擁麾幢光動珠翠傾萬井歌臺舞榭瞻望朱輪駢鼓吹控寶馬耀貔貅千騎銀燭交光數里似亂簇寒星萬點擁入蓬壺影裏宴閣多才環艷粉瑤簪珠履恐看看丹詔催奉宸遊燕侍便趁早占通宵醉綴引笙歌妓任誰角吹老寒梅月滿西樓十二中吳紀聞

蜀路泥溪驛天聖中有女郎盧氏者隨父往漢州作縣令歸題于驛舍之壁其序略云登山臨水不廢謳吟易羽移商聊紓羈思因成鳳棲梧一曲書之驛壁詞云蜀道青天烟霭翳帝里繁華迢遞何時至回望錦川揮粉淚鳳釵斜嚲烏雲膩鈿帶雙垂金縷細玉珮珠璫露滴寒如水從此鸞粧添遠意畫眉學得遙山翠

徐幹臣伸三衢人政和初以知音律爲太常典樂出知常州嘗自製轉調二郎神詞云悶來彈鵲又攪碎一簾花影謾試著春衫還思纖手薰徹金猊燼冷動是愁端如何向但怪得新來多病嗟舊日沈腰而今潘鬢不堪臨鏡重省別時淚滴羅襟猶凝料爲我厭厭日高慵起長託春酲未醒雁足不來馬蹄難駐門掩一亭芳景空佇立盡日闌干倚遍晝長人靜既成會開封尹李孝壽來牧吳門李以嚴治京兆人號閻羅道出郡下幹臣合樂大燕勞之諭羣娼令謳此詞必待其問乃止娼如戒歌至三四李果詢之幹臣蹙額曰某頃有一侍婢色藝冠絕前歲以亡室不容逐去今聞在蘇州一兵官處屢遣信欲復來而主人靳之感慨賦此詞中所敘多其書中語今適有天幸公擁旄于彼不審能爲我地否李云此甚不難可無慮也既至無錫賓贊者請受謁次第李

云都官當至楓橋距城十里而迎翼日艤舟其所官吏上下望風股栗李一閱輒忽大怒云都監在法不許出城廼亦至此使郡中萬一有火盜之虞豈不殆哉斥都監下獄荷校送獄又數日取其供牘判㚖字其子震懼求援宛轉哀鳴致懇李笑云且還徐典樂之妾來理會即日承命然後舍之

周美成爲江寧府溧水令主簿之室有色而慧美成每款洽于尊席之間世所傳風流子蓋所寓意焉詞云新綠小池塘風簾動碎影舞斜陽金屋去來舊時巢燕土花繚繞前度莓牆繡閣鳳幃深幾許聽得理絲簧欲說又休慮乖芳信未歌先咽愁轉清商暗想新粧了開朱戶應自待月西廂最苦夢魂今宵不到伊行問甚時說與佳音密耗擬將秦鏡偷換韓香天便教人霎時廝見何妨新綠待月皆簿廳亭軒之名也

成都妓尹溫儀本良家女後以零替失身妓籍蔡相帥成都酷愛之尹告蔡乞除樂籍蔡戲曰若樽前成一小闋便可除免尹曰乞腔調蔡答以西江月尹又乞嚴韻蔡曰汝排十九用九字即便應聲曰韓愈文章蓋世謝安才貌風流良辰開宴在西樓敢勸一杯芳酒記得南宮高選弟兄都占鼇頭一門金殿御香浮名在甲科第九盡蔡取第九人弟元度十一人也（花草粹編）

豫章先生弟黃元明宰廬陵縣赴郡會座上巾帶偶脫太守諭妓令綴之既畢倂元明撰詞云銀燭畫堂如晝見林宗巾墊蓋蓬首斜插花枝綠貽羅袖須臾兩帶還依舊倒帶休今後也不須更漉淵明酒寶篋探藏香熏透爲纏十指如葱手盡七娘子也

李邴字漢老任城人崇寧間進士爲資政殿學士漢老

少日作漢宮春詞云瀟灑江梅向竹梢疏處橫兩三枝東風也不愛惜雪壓霜欺無情燕子怕春寒輕失花期惟是有南來塞雁年年長見開時清淺小溪如練問玉堂何似茅舍疏籬傷心故人去後冷落新詩微雲淡月對孤芳分付他誰空自倚清香未減風流不在人知一時膾炙人口政和間丁憂歸山東服終造朝舉國無與談者方悵悵無計時王黼爲首相忽遣人招至東閣開宴出其家姬十數人酒半唱是詞侑觴大醉而歸數日遂有館閣之命

劉一止字行簡宣和進士賦喜遷鶯詞云曉光催角聽宿鳥未驚鄰雞先覺迤邐烟村馬嘶人起殘月尚穿林薄淚痕帶霜微凝酒力衝寒猶弱歎倦客悄不禁重染風塵京洛追念人別後心事萬重難覓孤鴻托翠幌嬌深曲屏香暖爭念歲寒飄泊怨月恨花須不是不曾經著這情味望一成消減新來還惡陳質齋云行簡是詞盛傳京師號劉曉行

阮閱建炎初知袁州致仕寓居宜春有贈宜春官妓趙佛奴洞仙歌云趙家姊妹合在昭陽殿因甚人間有飛燕見伊底盡道獨步江南便江北也何曾慣見惜伊情性好不解嗔人長帶桃花笑時臉向尊前酒底見了須歸似恁地能得幾回細看待不眨眼兒覷著伊將眨眼工夫看伊幾遍（阮閱詩話總龜）

趙彥端字德莊宋宗室之秀賦西湖謁金門詞云休相憶明夜遠如今日樓外綠烟村幕幕花飛如許急柳外晚來船集波底夕陽紅濕送盡去雲成獨立酒醒愁又入阜陵問誰詞答云彥端所作上云我家裏人也會作此語喜甚

葛長庚自號白玉蟾閩人也一云瓊州人居武夷山中嘉定間詔徵赴闕館太乙宮封紫清明道真人嘗至武昌賦酹江月懷古詞云漢江北瀉下長淮洗盡胸中今古樓櫓橫波征雁遠誰見魚龍夜舞鸚鵡洲雲鳳凰山月付與沙頭鷺功名何處年年惟見春絮非不累似周瑜壯如黃祖亦逐秋風度野草閒花無限數渺在西山南浦黃鶴樓人赤烏年事江漢亭前路浮萍無據水天幾度朝暮

侯鯖錄云延安夫人係蘇丞相子容之妹也有寄季玉妹更漏子詞云小闌干深院宇依舊當時別處朱戶鎖玉樓空一簾霜日紅弄珠江何處是望斷碧雲無際凝淚眼出重城隔溪羌笛聲

長安妓聶勝瓊歸李之問其寄李鷓鴣天詞云玉慘花愁出鳳城蓮花樓下柳青青尊前一唱陽關曲別箇人人第五程尋好夢夢難成有誰知我此時情枕前淚共堦前雨隔箇窗兒滴到明

尼堅志載蓬萊仙人玉英浪淘沙詞云塞上早春時暖律猶微柳舒金線水回隄料得江鄉應更好開盡梅蹊晝漸漸遲遲愁損香肌幾回無語斂雙眉凭遍闌干十二曲日下樓西

小瑞英楊鐵崖伎也倪元鎮作柳梢青詞贈之云樓上玉笙吹徹白露冷飛瓊珮玦黛淺含顰香殘棲夢子規啼月揚州往事荒涼有多少愁縈思結燕語空津鷗盟寒渚畫欄飄雪

能改齋漫錄云宣和間有女子幼卿題黃花驛詞于陝府驛壁云極目楚天空雲雨無蹤謾留遺恨鎖眉峯自是荷花開較晚孤負東風客館歎飄蓬聚散匆匆揚鞭

都忍淚花驄望斷斜陽人不見滿袖啼紅
趙孟頫子昂宋太祖子秦王德芳之後也四世祖伯圭
賜第湖州遂爲湖州人宋末爲眞州司戸參軍至元中
以程鉅夫薦授兵部郎中累官翰林學士承旨在李叔
固丞相席間贈歌者貴貴浣溪沙詞云滿捧金巵低唱
詞樽前再拜索新詩老人慚愧鬢成絲羅袖染將修竹
翠粉香須上小梅枝相逢不是少年時公以承平王孫
而遭世變故其詞不無麥秀狡童之感
姚雲文聖瑞宋咸淳進士也入元爲儒學提舉嘗過艮
岳賦摸魚兒詞云渺人間蓬瀛何許一朝飛入梁苑輞
川梯洞層崖出猶帶鬼愁龍怨窮遊宴談笑裏金風吹
折桃花扇翠華天遠悵莎沼螢枯錦屏烟合草露泣蒼
蘚東華夢好在牙檣瑚璫畫圖歷歷曾見落紅萬點孤
臣淚斜日牛羊春晚摩娑雙眼看塵世鼇宮又報鯨波淺
吟鞭拍斷便乞與媧皇化成精衞塡不盡遺憾
淨慈尼宋舊宮人也羅志仁賦虞美人贈之云君王曾
惜如花面往事多恩怨霓裳和淚換袈裟又送鑾輿北
去聽琵琶當年未削靑螺髻知是歸期未天花丈室萬
緣空結綺臨春何處淚痕中
崑山顧阿瑛德輝同陳浩然遊觀音山宴張氏樓徐姬
楚蘭佐酒以琵琶度曲鄭雲臺心醉顧賦蝶戀花詞云
春江暖漲桃花水畫舫珠簾載酒東風裏四面靑山靑
似洗白雲不斷山中起過眼韶華渾有幾玉人纖手笑
把琵琶理柱殺雲藍標外史斷腸只合江州死
名媛集載宋希眞名秋娘適徐必用徐久客不歸宋賦
菩薩蠻詞云浮雲不渡溪橋冷嫩寒初透東風影橋下
水聲長一枝和雪香人憐花似舊花比人應瘦莫凭小

闌干夜深花正寒（花菴詞選云希眞名穀此則別是一人也）
陳鳳儀成都樂妓也有一絡索詞送人云蜀江春色濃
如霧擁雙旌歸去海棠也似別君難一點點啼紅雨此
去馬蹄何處向沙堤新路禁林賜宴賞花時還憶著西
樓否
王仲言云方學字與言策名之後籍甚宦途錢塘幕府
樂籍有名姝張芸女名穠色藝妙天下舉願顧之如盈
盈秋水淡淡春山與一段離愁堪畫處橫風斜雨挹衰
柳及帷雲翦水滴粉搓酥皆爲穠作當時都人有曉風
殘月柳三變滴粉搓酥左與言之對後穠委身立勳大
將家易姓章疏封大國紹興中因覓官行闕暇日訪西
湖兩山閒忽逢車輿甚盛中覩一麗人褰簾顧譽而擊
曰如今若把菱花照猶恐相逢是夢中覷之乃穠也君
悵然悟入即拂衣東渡一意空門其眼兒媚詞云樓上
黃昏杏花寒斜月小闌干一雙燕子兩行征雁畫角聲
殘綺窗人在東風裏灑淚對春閒也應似舊盈盈秋水
淡淡春山
無名氏女郎玉蝴蝶詞云爲甚夜來添病強臨寶鏡憔
悴嬌慵一任釵橫鬢亂永日薰風惱脂消榴紅徑裏羞
玉減蝶粉叢中思悠悠垂簾獨坐倚遍薰籠朦朧玉人
不見羅裁囊寄錦寫牋封約在春歸夏來依舊各西東
粉牆花影來疑是羅幃雨夢斷成空最難忘屏邊瞥見
野外相逢武林卓珂月去此詞當時甚爲馬東籬張小
山諸君所服或曰洞天女作詳見元之夢遊詞序中詞
共十有八闋周勒山林下詞選錄其半
瞿士衡一日飲楊廉夫以鞋杯行酒廉夫命宗吉詠之
宗吉席上作沁園春以呈廉夫大喜即命侍妓歌以侑

觴因袖其稿以去詞云一掬嬌春弓樣新裁蓮步未移
笑書生量窄愛渠儘小主人情重酌我休遲醞釀朝雲
斟量暮雨能使麴生風味奇何須去向花塵留跡月地
偸期風流到手偏宜便豪吸雄吞不用辭任凌波南浦
惟誇羅襪賞花上苑祇勸金巵羅帕高擎銀瓶低注絕
勝翠裙深掩時華筵散奈此心先醉此恨誰知
松江俞俊弱冠從顧瀾白遊負氣傲物當伯顏太師柄
國日嘗賦清平樂長短句云君恩如草秋至還枯槁落
落殘星猶弄曉豪傑消磨盡了放開湖海襟懷休教鷗
鷺猜我是江南倦客等閒容易安排手藥留甚起之
處後與葉亥惡竟訴于官欲搆其罪賴賄賂獲免
永樂間瞿宗吉以詩禍下獄已而謫戍保安時興河失
守邊境蕭然朝廷方降佛曲于塞下選子弟唱之遇元
宵宗吉淒然作望江南五首云元宵景野燒照山明風
陣擊天將夜半斗杓插地過初更燈火憶杭城元宵景
巷陌少人行舍北孤兒偎冷炕牆東嫠婦哭寒檠士女
憶杭城元宵景刁斗擊殘更數點夕烽明遠戍幾聲寒
角響空營歌舞憶杭城元宵景獨坐自傷情破罐三杯
黃米酒乘窗一盞獨油燈空坐憶杭城元宵景淡月伴
疎星戍卒抱關敲木柝歌童穿市唱金經簫鼓憶杭城
永樂中秋上方開宴賞月月爲雲掩召解縉賦詩遂口
占風落梅一闋其詞曰嫦娥面今夜圓下雲簾不著臣
見拚今宵倚闌不去眠看誰過廣寒宮殿上覽之歡甚
又賦長篇上益喜同縉飲過夜半月復明朗上大笑曰
子才眞可謂奪天手段也
成化間仁和教諭張大年以詩書名世人來乞書多以
東坡行香子馬晉滿庭芳應之二詞一言不必探求學

問一言仕宦之勞皆不如隱逸之樂也後聶召至京修史而死貧不能斂似若預爲己言者然二詞亦果痛快今錄之行香子云晴夜無塵月色如銀酒斟時須滿十分浮名浮利休苦勞神歎隙中駒石中火夢中身雖抱文章開口誰親且陶陶樂盡天眞不如歸去做箇閒人對一張琴一壺酒一溪雲滿庭芳云雪漬疏林雨侵衰蘚去年猶勝今年一回老矣堪嘆又堪憐思昔青春美景除非是月下花前誰知金章紫綬多少事愁煎使長騎馬出風初暴橫雨又淒然想山翁野叟正爾高眠便有紅塵赤日也不到松下林邊如何好吳淞江上閒了釣魚船馬晉字孟昭明初吳下人也

朱竹古無所本起于明初宋仲溫有一卷不知何人筆高季迪題水龍吟云淇園丹鳳飛來幾時留得參差翼簫聲吹斷彩雲忽墮碧雲猶隔思是湘靈淚彈多處血痕都積看蕭疏瘦影隔簾欲試應是落花猶惜莫道清高也俗再相逐子猷還惜此君未老歲寒猶有少年顏色誰把珊瑚和烟換去琅玕千尺細看來不是天工卻是那春風筆此卷舊爲王太史家物徐惟和收得之珍若重寶自題其後云根如赬虬葉如丹鳳尾有時截作釣魚竿珊瑚亂拂桃花水有時擲杖化爲龍白日青天赤鱗起能將紅霧變蒼烟產在朱明幾洞天須臾絳節生彤管只向松間滴露研

高郵王槃作野菜譜并綴以詞雅俗相雜山家之公案也嘉禾周履靖作茹草編亦效西樓而起編中詠燕子不來香云新蒲正短舊壘猶空繡箔珠簾面面風粘天芳草碧玉芊芊趁呢喃聲香曉摘芳叢昭陽殿裏妒綠嫌紅無奈香肩一盼中

夏侯橋沈潤卿掘地得宋高宗賜岳侯手勅刻石文徵明待詔題滿江紅詞云拂拭殘碑敕飛字依稀堪讀慨當初倚飛何重後來何酷豈是功成身合死可憐事去言難贖最無端堪恨又堪悲風波獄豈不念封疆蹙豈不念徽欽辱念徽欽既返此身何屬千載休談南渡錯當時是怕中原復笑區區一檜亦何能逢其欲激昂感慨自具論古隻眼後宋玫論岳忠武文云李將軍口不出辭闒者流涕藺相如身雖已死凜然猶生又云孔明志興漢室子儀光復唐都不嫌今古同辭將與河山並久唯岳侯爲能不愧此論予嘗至鄂王墳上賦一詩云帆挂西泠隱畫橈岳王墳上草蕭蕭頻年羌笛吹孤月盡日乖楊鎖六橋石馬夜嘶荒殿雨水犀春漲浙江潮登臨休問前朝事只有南枝恨未消

吳江張倩倩適同邑沈自徵自徵負才任俠所著灞亭秋鞭歌妓簪花髻詞三齣名漁陽三弄與徐文長並傳倩倩有憶秦娥云風雨咽鷓鴣啼破清明節清明節杏花零落悶懷千疊情悰依舊和誰說層山關鎖空愁絕空愁絕兩聲和淚問誰淒切塡詞集豔云倩倩豔色絹才年才三十四歿遺香僅存一二

詞苑叢談卷八終

番禺孟鴻光校

詞苑叢談卷九

紀事四　國朝吳江徐　釚電發編輯

龔定山尚書與橫波夫人月夜汎舟西湖作醜奴兒令
四闋自序云五月十四夜湖風酣暢月明如洗繁星盡
斂天水一碧偕內人繫艇子於寓樓下剝菱煮芡小飲
達曙人聲既絕樓臺燈火周視悄然惟四山蒼翠時時
滴入杯底千百年西湖今夕始獨爲吾有徘徊顧戀不
謂人世也洒語情恬因口占四調以紀其事予嘗有云
何地無月但少閒人如吾兩人乎則謂何地無閒人無
事尋事如吾兩人者未易多得爾詞云一湖風漾當樓
月涼滿人閒我與青山冷澹相看不等閒藕花社榜疎
狂約綠酒朱顏放進嬋娟今夜紗窗可忍關又云木蘭
撥蕩波光碎人似乘湖何處吹簫輕逐流螢度畫橋白
鷗睡熟金鈴悄好是蕭條多謝雙篙折筋朋宵不用招
又云情癡每語銀蟾約見了銷魂爾許溫存俏受嫦娥
一笑恩戲拈梅子橫波打越樣心疼和月須吞省得濃
香不閉門又云清輝依約雲鬟綠水作菱花蘇小天斜
不見留人駐晚車湖山符牒誰能管讓與天涯如此韶
華除却芳樽一味賒
棠天寥虞部半不軒留事云偃偃十三四時即蹤迹泰
淮將有錦江玉壘之行遠望故鄉凄心掩泣眞所云侯
門一入深如海也余甚傷焉今年十七又作巫山神女
向楚王臺下去矣酒闌聞之悵然感懷口占浣溪紗二
詞云一片歸心望也休西陵千里水東流杜鵑芳草楚
天秋老去未消風月恨閒來重結雨雲愁欲緘雙淚寄
亭州又金粉傷情別石頭六朝烟柳繫離憂破瓜人泣

仲宣樓桃葉渡邊春易去梅花笛裏夢難留子規斜月
一悠悠
俞琬綸製桂枝香古鏡詞贈女史顧文英琬綸自序云
文英嘗習以碧絲作小行楷繡之鏡囊遺所歡後有人
觸二千金娶之未幾英死一夕予夢英相對如常謝此
詞予曰殊悔有架罷綫描二語遂爲鄉識英曰此亦竊
疑之愛其佳不請易耳其詞云張郎一去君且代郎看
雙蛾解理贈別躊躇不忍把君分碎問容顏君獨知憔
悴受多磨與君無異廣寒三五嫦娥愁向却原自已睛
空裏似丹青無綴箇中小小洞天深處背地沈迷形影
都無據憐君自爲分明累貯盡了漢宮人淚架罷殘妝
脣然收却遠山橫翠
吳祭酒作秣陵春一名雙影記嘗寒夜命小鬟歌演自
賦金人捧露盤詞云記當年曾供奉舊霓裳嘆茂陵遺
事凄涼酒旗戲鼓買花簪帽一春狂絲楊池館逢高會
身在他鄉喜新詞初塡就無限恨斷人腸爲知音仔細
思量偷聲減字畫堂高燭弄絲簧夜深風月催檀板顧
曲周郎時祭酒將復出山皆江黄東厓詩云徵書鄭重
眠餐損法曲淒涼涕淚橫正謂此詞也祭酒又自題一
律云詞客哀吟石子岡鷓鴣清怨月如霜西宮舊事餘
殘夢南内新詞總斷腸漫溼青衫陪白傅好吹玉笛問
寧王重翻天寶梨園曲減字偷聲柳七郎
楊卯君字雲和沈君善之側室工于繡佛名流多題詠
之作君善輯針史行世其玄關閟字宮音尤能出新意
所繡山水人物無不精絕嘗爲繡顧茂倫濯足圖尤愜
雅題漁家傲一闋其詞云我夢吳江烟水皺綸竿擬挂
垂虹口不道遁翁濯足久枕且撇滄浪一曲天如斗探

浣玉人閒譜繡粉香妙寫溪山友宛轉絲絲盤素手林
下秀小名獨占毛詩首
廣陵有老儒孳生二女子娟娟相倚雅好文墨幼時並
處不能辨以香衣而爲識戊戌年訛傳掖庭之選倉卒
歸二少年一居城一居湖中嫁閱月後皆有娠復同病
而卒閔再彭修齡賦漁家傲詞弔之云芸鎖紗窗縈碧
霧並花自是無雙樹並蒂嬌姿無解語經行處花鈿暗
識修眉嫵並閣同垂朝復暮朋情時咏遊仙句弄月化
烟留不住天風度飛瓊自挽雙成去詞載倚聲集人多
傳之
紅橋在平山堂法海寺之側王貽上司理揚州日與諸
名士遊讌酒閒小有倡酬江南北頗流傳之于是過廣
陵者多問紅橋矣司理在紅橋賦浣溪沙云北郭清溪
一帶流紅橋風物眼中秋綠楊城郭是揚州西望雷塘
何處是香魂零落使人愁澹烟芳草舊迷樓茶村杜濬
和云六月紅橋漲欲流荷花荷葉幾時秋誰翻水調唱
涼州更欲放船何處去平山堂上古今愁不如歌笑十
三樓惟陰邱象隨和云清淺當塘水不流幾聲寒笛畫
城秋紅橋猶自倚揚州五夜香塵殘月夢六宮釵落曉
風愁多情烟樹戀迷樓彼陽羨陳維崧賦紅橋詩云輕
紅橋上立逡巡漾水縠波漸作鱗千把柳絲無一語十
年春恨細如塵又一帶蕪城縱野烟三春板渚亂來田
傷心錯到平山路不獨江南事可憐又雨餘垂柳鴨頭
綠日落與天卯色紅絕似儂家畫裏殘層春水幾層
風余亦有紅橋絕句云酒樓楊柳碧絲絲腸斷紅橋舞
柘枝留得狂名偏薄倖至今猶說杜分司又轉過存仙
便板橋船窗草閣雨瀟瀟蕪城一片寒烟織流水何人

問六朝人多誦之附錄阮亭遊記畧云出鎭淮門循小秦淮折而北陂岸起伏多態竹木蓊鬱清流映帶人家多因水爲園亭臺榭溪塘幽窈而明瑟頗盡四時之美挐小艇循河西北行林木盡處有橋宛然如垂虹下飲于㵎又如麗人靚粧袨服流照明鏡中所謂虹橋也遊人登平山堂率至法海寺捨舟而陸徑必出虹橋下橋四面皆人家荷塘六七月間菡萏作花香聞數里青簾白舫絡繹如織良謂勝遊矣

秦淮卞賽小字玉京桃葉名姬也後爲女道士吳祭酒琴河感舊詩有靑山憔悴卿憐我紅粉飄零我憶卿之句不勝樓頭燕子山上蘼蕪之感彭城萬年少壽祺賦眼兒媚贈之云花弄香紋春滿樓桃葉引江流倚人何事斜陽獨倚曲曲腸柔垂旒淡淡撲楊毬私心好處投侍兒斂態閒門作意不上金鉤盡記其少年情事猶覺風韻可人

葉天寥治史云沈智瑤內人季妹也鸝吹五君詠珠暉映月流玉彩迎花度可以想見風格矣有詩刻彤奩續些年三十餘以怨恨自沈于水而死倩婦蘭支其內姪女也有詞哭之調寄水龍吟云水晶深處瓊樓湘風半捲鮫綃軟桂旗翠陌平沙碧草瑤天烟淡銷桂哀絃曲終人杳晚江淸淺兮芳菲極目雲霞未賞都倚靈妃遊戲要時分散恨逐波香愁隨煙影一天幽憑歎銷魂正伴寂寞楚山高遠夜半猿聲淚痕滿鏡消菱月叙沈蘭是白蘋黃葉寒鴉淒斷

沈宜修宛君天寥夫人也三女紈紈小紈小鸞皆工詩詞有午夢堂集數種曰昔和凝有句云春思翻教阿母疑余以爲破瓜之年亦何須疑直是當信耳因作問疑詞云芳草青歸梨花白潤春風又入昭陽鬢鬟濁日靜綺羅閒金鈿二八人如蕊碧字題屑細香窩量靑鸞玉線裙榴襯若教阿母不須疑粧奩試向飛瓊問

天寥又云侍女隨春年十三四節有玉質肌凝積雪韻彷幽花笑盼之餘風情飛逗瓊章極喜之爲作浣溪沙詞云欲比飛花態更輕低回紅頰背銀屏半嬌斜倚似含情　嗔帶淡霞籠白雪語偸新燕怯黃鶯不勝力弱懶調箏昭齊和云翠黛新描桂葉輕柳枝婀娜倚蓮屏風前閒立不勝情細語嬌誦嗔亂蝶倚臨淚粉怨殘鶯日長深院惱秦箏蕙綢和云鬢薄金釵半壓輕佯羞微笑隱湘屏嫩紅染面作多情長怨曲欄看鬬鴨慣嗔南陌聽啼鶯月明簾下理瑤箏宛君和云袖惹飛煙綠雨輕翠裙拖出粉雲屏飄殘柳絮暗知情千嗔倚回拋繡襪半含微吐澁新鶯嗔人無賴夏風箏諸詞俱用嗔字以此女善嗔賞面發赤也宛君又有長愛嬌嗔人不識水鬟雙眸欲滴之句余亦作一闋云初總銀鬟擁鬢輕添香朝拂美人屏生來腼腆自風情淺顰翠分明月雁小額黃入曉春鶯故憐斜擬學新箏紅襦亂髮倚罷闌千閒倚杏花屏半將嗔語寄深情金釧粉痕香畫鳳玉釵脂膩滑流鶯坐來簾下卽彈箏按隨春一名紅于葉小鸞殁後歸龐氏別字元元龐蕙纕有病中聞家慈同元姊為予誦經誌感鷓鴣天云終歲懨懨怯性還殺雨袖淚痕消一心解織愁千縷雙鬢佛繞月半鉤被冷燈寒剛標盡閣薇紅顏悅面稍首懨物意不盡從題寄小鸞見林下詞選

栩亭沈遹聲豐垣任情縱誕中年因所歡遂被放黜嘗賦踏莎行一闋亦惜分飛遺意也其自序云星移物換人世皆虛梗逝蓬飄吾生靡定是以求仙學佛藝笑爲迂飲酒被黜元非邀激聊藉態而伸嘆或呼馬以應牛

僕本有情兼遭多難秋風大澤情殊屈子之悲春水橫橋恨學尾生之信雙珠待握一劍驚飛王孫之草徒芳姊妹之花半死天高離恨總喚奈何鄉老溫柔翻爲醉夢佯狂自廢啼則襟袖多淹悄忧如癡笑則冠纓欲絕然而佳人不再淑儷難雙未曾斷鶉遺復生心縱是枯楊架還惹恨但使小家碧玉終嫁汝南迺國才人不歸廝養則雖棄門隨巷敵金屋之榮華泌水流泉勝瑤臺之僊永夜窺右鏡朝起窺牀旁惶猜鼻之慚豈下牛衣之泣無如薄命空復多愁腸無癡瘦使聽還牽腹有車輪何時不轉書空靡益說鬼偏宜且寄興于小詞卿微歌于長恨詞曰積雨埋紅沈烟漾碧小樓春信催寒食踏青鬬草總無心自家憔悴誰憐惜枉裂香羅虛勞錦筆東風笑殺多情客瑤琴元不是知音一牀夜月吹羌笛

歌者張郎今日之秦青也壬子春霖識集于宋荔裳觀察京師寓園張後至合肥宗伯賦蝶戀花詞云春鉢情絲千縷纈夢裏人來乍暖輕寒節何處玉驄會小歇海棠飄落胭脂雪畫倩紅牙撮張閣張緒風前好是腰身絕楔閣水明光四徹羅衣影漾波心月又送張還廣陵云紅淚一巾心百結春盡纔逢剛過菖蒲節懊恨子規啼不歇生生催就雙蓬雪莫聽陽關朝雨闋苦得年年腸爲分攜絕芳草粘天難望徹杏花人面揚州月又代張閣情云紋綠鴛鴦愁暗結花雨新添水暖鉏塘節燕子穿簾飛又歇冰紈襯貼芙蓉雪閒倚玉簫吹半闋報道人歸喜極還嗔絕別後心情明鏡徹日長挑到如年月又隋苑烟花羅綺纈小別直同交代歇愁節腸轉車輪輪始歇黃同關塞沙如雪爲問歡場歌幾闋比並與

蛾眉說誰嬌絕天欲為人須為徹一生長似鬭圓月長安諸公爭裂素執箋之手是紅牙檀板中都唱此詞

朱錫鬯彝尊在代州與妓小字白狗者狎一日晚往訪之不值戲投一詞云疎簾日影縷鋪地却是被金鈴喚起朝雲一片出巫山盼不到黃牛峽要仙源乍入重門閒任開殺桃花春水劉郎自去阮郎歸算只有相如伴你蕭步蟾宮調也錫鬯天才踔厲詩文膾炙海內填詞與柳七黃九爭勝裴元禮特作駢體文序之綴以絕句云鴛鴦湖口推朱十代北汶西詞客哀弄瑟偶然工小令人間斷腸賀方回

京師舊俗婦人多以元宵一夜出遊名走橋摸正陽門釘以祓除不祥亦名走百病予向欲填一詞記之近見青城集中木蘭花令正咏此也句頗雅麗詞云元宵昨夜婧遊路今夕還從橋下去名香新暖繡羅襦翠帶低垂金線縷何妨姊妹多私語魚鑰沉沉纖手扶釵稿鬌亸影參差一片花光無處所青城集著魏子存書○海甯陳相國夫人徐燦字湘蘋有燕京元夜詞云華燈看罷移香屧正御陌遊塵絕素娥影秩玉為容人月都無分別丹樓雲淡金門霜冷纖手摩挲怯三橋宛轉凌波躡紛然低回說年年長向鳳城遊曾望蕊珠宮闕星橋雲爛火城日近踏遍天街月

淮陽柳敬亭以淳于滑稽之雄為左寧南幸舍重客寧南歿于九江舟中柳生先期東下憔悴失路垂老客于長安龍松先生貽賀新郎詞云鶴髮開元叟也來看荊高市上賣漿屠狗萬里風霜吹短褐遊戲侯門趨走卿與我周旋良久綠鬢紅顏今盡改嘆婆娑人似桓公柳空擊碎唾壺口江東折戟沉沙後過青溪笛床烟月淚珠盈斗老矣耐煩如許事且坐旗亭呼酒拌殘蠟消磨紅友花壓城南韋杜曲問毬場馬射還能否斜日外一

詞首又賦沁園春云驃騎將軍異姓諸侯功名壯哉任南極傳翁大航風鶴中流搖撼滄海蕩來片語同春千金逃賞避客長刀玩弄求堪憐處有恩門一派青史難埋偶然座上咧談揮黃菊新詞七步才似籌兵北府碧油長幢斯棋東閣燉齒皆隨春水方生君皆逝去老子遨遊頗見哀相攜手儘山川六代簫鼓千杯聽罷門一派之語直是敬亭知己

出涌金門沿湖為錢王祠兔葵燕麥瓦礫荊榛瓣香常絕余過而感之題滿江紅一闋于壁上云霸馬霜戈馳江上怒濤始歇誇保障井吞割據韓彭比烈寂寞幾堆羊虎石淒涼一片銅駝月憶白題遺臭是何人關情切故宮內餘殘碑荒廟裏盤旗滅笑宋家南渡金甌也缺五國未曾生馬角五王莫漫啼鵑血算原來天道好循環悲傀儡亦陳橋驛孤兒寡婦人假當遺意也

梁元禮舒崇客西泠過雲兒于宋觀察席上一見留情時尚未破瓜也雲兒居孤山別墅密約相邀訂終身焉別五年復至湖頭則如絲雲飛散不可蹤跡矣元禮憮今追昔情不自禁援筆賦浣溪沙四闋云彷彿清溪似若耶底須惆悵怨天涯青驄繫處是儂家生小甚肩分細繭近來縮鬢學蟲鬚妝成不耐合歡花又柳陂花寒懊惱時春情脈脈倚誰知簾纖香雨正如絲團就鏡臺烏鯽墨寄來江上鯉魚詞此生有分是相思又消背紅窗解珮遲銷魂何許月明時羅裙消息落花知蝶粉蜂黃拌付與淺憐深矣總難知教人何處懺情癡又斗帳脂香夜半侵殘番絮語夢難尋清波一樣淚痕深雨浦鶯花新別恨西陵松柏舊同心一番生受到而今

壬子元宵吳荊西之紀沈龍門永令合樂玉樹堂名士勝流無不畢集花燈火樹稱為極盛校書芳蓀雲閒人色藝獨絕酌微而無月孫呼日鏡娥何在湘帆玉川鏘然曰咫尺雲開何云不見遂調菩薩蠻存一闋云佳節短娥不放閒只看燈影闌干斷酒醉嬋娟燈無限屏山妒煞一天風雨玉簫鄰碧生寒清光咫尺在雲間何處惆干席上有老樂工沈遂譜入管絃即為歌唱極稱而羅其詞傳播揚州宗定九元鼎刻之花鈿集中

甯中查伊璜妙解音律其家姬葉些兒擅絕一時廣陵汪舍人蛟門製春風裊娜調遺查君兼附柔些云香先生老矣兀自風流閒翠袖倚紅樓羨香山攜得小蠻樊素玉簫金管到處遨遊舞愛前溪歌憐子夜記曲娘還數阿柔戲罷更教彈絕調琵琶端坐撥箜篌新製商唐院本衣冠巾幗抵多少優孟春秋拖六幅掩雙鉤英雄意態兒女嬌羞燈下紅兒真堪惜恨花前碧玉耐可忘憂是鄉是老任悠悠世事爛羊作尉屠狗封侯同鄉小香居士宗定九和云憶年前度曲無限嬌愁花未放蕊還羞洞簫聲駁驪酒濃春蕩無端牽惹情緒難由裊娜衣裳六朝宮樣傾國傾城看阿柔我慕香山白居士也曾絃管識荊州此日狂郎才子新詞填就問端委十二層樓珠簾繞玉雕鏤燈前席上巫水江頭鴛鴦含桃背憐將熟兔圓月桂今勝卻伊人信矣況西園公子英雄曠達寄興絲篌觀二詞可以知柔些風度矣

吳玉川夫人龐小畹恐纕詩詞書法擅絕當世片紙隻字莫不珍惜有青蓮女伎小青者色藝皆精演劇復復堂持扇叩唾香閣乞書夫人即調桂枝香一闋有淚萍飛絮前生果別是傷心一小青之句一時傳誦青亦憮然自失遂有意脫籍

沈素嘉葉蕙綢女歸中表朱學山居與龐小畹比隣後移居汾湖有寄吳夫人小畹點絳脣曰隔窗牆頭幾番同聽黃昏雨別來情緒向北看春樹一院藤花底是隣吾處還記取綠窗朱戶梟裊茶烟縷小畹次韻云十載芳隣自憐一別還如雨石雲愁緒隔斷江天樹佳句曾題小楷紅箋處頻看取相思何限一瞬情千縷

長沙女子王素音有可憐魂魄無歸處應向枝頭化杜鵑之句餘旨酸楚王司成士正用其意作減字木蘭花弔之云離愁滿眼日落長沙秋色遠湘竹楣花腸斷南雲是妾家掩啼空驛魂化杜鵑無氣力鄉思難裁楚女樓空楚雁來

桐城方太史納姬合肥龔中丞賦燭影搖紅催粧詞詞既纖穠序尤綺麗今載香嚴集中序云何來才子自負多情遊盡花叢既眼青于冀北效顰桃葉空夢遠于江南無處尋愁琅琊市酒人之曲有宵劉肉燭金門少婦之緣頗得一心合為雙璧今且窮搜粉譜恰遇龐妹縮舊相思能識義山之句投珠未嫁欣挑客坐之琴眉黛若遠山臉際若芙蕖風流放誕鷲艷世之佳人玉釵挂臣冠羅袖拂臣衣微笑邀延快上國之公子錦茵角枕良夜未央白雪幽蘭新權方洽蕭以花杯月柏並是蕤心璧版烏絲時是織手麥玉堂之紅藥比金屋之奇姿可謂勝絕一時風華千載者矣昔宋玉口多微詞自許溫柔之祖而其告楚王曰天下之美無如臣里臣里無如東家之子嘻何險也燕趙多佳人冀名貴交鶯擇棲不肯匹凡鳥耳豈必黠子夜于吳趨哉聊愁于烟艇乃稱雅合哉詞云一捻芙蓉閒情亂似春雲髮凌波背立笑無憑學見生人怯此夕歡娛幾許換新粧佯羞淺笑算來好夢總為今番被他猜殺死縛菱花眉峯小映紅潮發香肩生就嬌相郎瞧起還凭桐記取同心帶子雙雙綰輕綃尺八畫樓南畔有分鴛鴦鴛偎錦札

青兒者楊中丞家伎也遊毘陵董氏為青衣婦嗟哉憔悴矣猶記旗亭舊曲一日文友宴客因索清歌青兒掩抑自傷遷延不出促之至再始發聲其音瑟瑟似在潯陽江上時文友賦愁春未醒一闋以傷之詞云千金不惜歌舞教成似燕離巢後呢喃猶作畫梁聲自分年逾絃索笙簫讓後生今宵何事重聞呼喚幾度如羞欲奏情音花檀乍拍淚已盈盈我幸非牙郎買絹不受伊輕但從歌餘藍花楓葉滿中庭不知可似白家老嫗舊日聞名陽羨生和青兒曲云檀槽倚撥仙腰初成似沙場老將醉來偏喜楚歌聲隔著屏風舊恨新愁指下生當年此際額黃嬌發紅粉羞醒樂府嬌嬈從來屬道何必盈盈但越公朱門何在玉瘦花輕分付歌奴休將臨本笑黃庭須知一樣談卿絕世老我虛名二詞成座客閧之都不樂羅江東云我未成名卿未嫁可知俱是不如人紅粉飄零才人老大安能無杜秋之悲江州之泣也

尤悔庵云僕嘗客恆山梁司徒公出家伎佐酒僕于座上演清平調雜劇即介小婆敬之公賦菩薩蠻詞云樽前若箇歌金縷盈盈十五芳如許笑臉半含羞嬌憨不解愁眉痕青尚淺秋水雙瞳翦何處耐人思歌停掩曲時座客爭為傳唱極歡而罷

梁司徒伎有名文玉者最姝麗善裝唯陰侯故事悔菴于席上調南鄉子詞贈之云珠箔舞雞韆淺立氍毹宛轉歌忽換猩袍紅燭豔照科龍繡將軍小蠻蛾翠髮偷盤螺一辮絲鞭燕尾垂爲待情人親解取誰何春草江南細馬馱遊晉女未字者髻後垂辮解辮則破瓜矣司徒見詞大喜命文玉酹巨羅再拜以獻盡醉而歸

王賀庭詞馬張伎設讌棠村梁公賦春風裊娜云喜良宵烟月依舊情平花市暖晚風輕有尚書好客堂開簾捲故人歡笑粧點春城百寶珠輪九枝青玉絳燭高燒列畫屏琥珀光浮千日酒赤珠盤薦五侯鯖誰把燕山舊事移宮換羽倩優孟譜入新聲紅牙串紫鸞笙歌喉未歇客欲沾纓夢裏功勛休嗟陳跡眼前酩酊且盡平生種槐庭院看年年無恙紅燈綠酒快聚良朋將華堂竹肉開發聽歌者唱至看年年無恙紅燈綠酒快聚良朋之句舉座起舞

汪鈍翁題梁曰緝江村讀書圖云鄧陵野色平於掌也有江南此景無王阮亭見之呵曰吳子楷乃爾輕薄汪笑曰行當及君矣因續嘲阮亭所題云彷彿春江綠樹陰幾回展卷幾沈吟江南於汝關何事賦得愁心爾許深汪固輕薄然余嘗見陽羨陳髯望江南數闋風景情事如畫讀之不得不令人轉憶江南樂也其詞云江南憶憶得上元時人鬧南唐金葉子街飛北宋鬧蛾兒此夜不勝思江南憶最憶善和坊猿臂醉擎劉白墮鶯喉嬌唱小秦王花月去堂堂江南憶少小住長洲夜火千家紅杏幌春衫十里綠楊樓頭白想重遊江南憶白下最堪憐東冶壁人新訣絕南朝玉樹舊因緣秋雨蔣山前江南憶懊惱是西湖秋月春花錢又起青山綠水越連吳往事只模糊江南憶更憶是燕城簡葉突塘盤馬路梨花微雨築毬聲風景過清明江南憶最好是清歌一曲琵琶彈賀老三更絃索譜柔奴此事蠶東吳江南憶最最風流白屋山腰烟內市紅闌水面雨中樓樓

上漾簾鉤

望春樓故址在青州丁藥園祠部入閩後偶遊山左來尋舊址覩蔓草寒烟不勝華清宮鬪之感賦玉女搖仙珮一闋介故妓歌之聽者恍如置身津陽門外春誠園內也詞云青州城裏帝子珠樓縹緲五雲深際繡柱鮫綃穿簾珠璫晉是繁華朱邸誰意同流水見移花月檻落榆鋪地玉階外鳥聲啣軋雨洗遺鈿數點苔翠何處鳳簫聲暗想當年玉容同倚樓上望春如醉風動窗紗燕子銜將花墜闕草踏青昭陽人去冷落鞦韆佳會飛絮連天起空歌杏不道岐王故第祇見得空梁蛛網粉牆蝶鬧但餘幾點看花淚不如把鳳樓長閉

朱觀察彝實罷官遊西湖與鐵崖顧菴西樵宴集演邯鄲夢傳奇觀察曰殆為余寫照也即席賦滿江紅云古陌邯鄲輪蹄路紅塵飛漲恰半晌盧生醒矣麵猶無恙三島神仙遊戲外百年卿相鞦韆上歎人間難熟是黃粱誰能飼滄海曲桃花漾茅店內黃雞唱問今來古往一杯新釀蒲類海邊征伐碣雲陽市上修羅杖笑吾儕半本未收場如斯狀詞成座客傳觀歸和為之欷歔罷酒

曹顧庵學士詩詞流播海內已三十年辛亥復遊京國與同志唱酬意氣淩霄精力扛鼎新詞一出小胥競寫余嘗見其京華詞集觀女伶高陽臺一闋云鶯舌新調鴉鬟猶羅湘裙欲墜還拖懶散心情剛來些些雙蛾風約繡簾搖燭對菱花倦眼生波僛嬌態動人些子元不爭多魂銷一曲清歌知似曾相識無可如何影好難描空勞石墨三螺燈前小立紅稚擁笑還嗔喚弟稱哥暗相憐細腰無力又著蠻靴未知女伶何人知學士猶有白傅情懷也余在西陵賦沁園春寄之云金馬銅龍

游戲當時犢車入燕看禁烟藏柳鶯啼舊樹玉河澆月雁訴遥天華轂朱門白衣蒼犬田竇紛紜絕可憐歸來好有陶家松菊謝傅林泉舊遊景物依然倚杌扇新詞記往年想漳水臺空梁園鄴下華清夢短杜曲樊川無數紅牙一疊腰鼓秋水春颿青畫船重來此聽黃鸝細囀坡老堤邊

廣陵冒巢民家青童紫雲儇巧善歌與陽羨陳其年狎其年為畫雲郎小照徧索題句新城王阮亭曰黃金屈膝玉交盃坐爐銀荷葉上灰法曲自從天上得人間那識紫雲迴武進陳椒峯曰憶脫春衫花底眠新聲要殺李延年只今展卷人猶在何處相看不可憐長洲尤悔庵曰西園公子綺筵開鬢月鬟枝夜夜來小部音聲誰第一玉簫先奏紫雲迴于是和者幾數十人一日雲郎合卺其年賦賀新郎贈之云小酌酴醿釀喜今朝釵光簟影燈前滉漾隔著屏風喧笑語報道雀翹初上又悄把檀奴偷相撲朔離雄渾不辨但臨風私取春弓量送爾去揭鴛帳六年孤館相依傍最難忘紅蕤枕畔淚花輕颺了爾一生花燭事宛轉婦隨夫唱努力做藁砧模樣只我羅衾渾似鐵擁桃笙難得紗窗亮休為我再惆悵人傳努力做藁砧模樣句無不絕倒

陳其年既失意無聊嘗賦悵悵詞云咄汝青衫叟不去白場荒漠歎是處捭闔不笑姬琴空削鄴酒紅來心久死越娘紫去懷長瑟猛耳酣追憶玉篸河鶩流落東籬屐西紈葛北金谷南銅雀只詞流騷蠱休伊謔嘯百不憐人游獵賦一生誤我盡光作向要離塚上以呼余余曰諾又云日夕此閒以眼淚洗胭脂向誰復惜松螺腳短不堪君薦幾帙黑入鸚鵡者半牀詛世芙蓉譏笑欸

寄伊骨猶青衫奚其便甚不向青河戰甚不向青樓窮問何為潦倒青蓑擘硯老大怕逢疾馬推頹狂合入烟花院誓從今傅粉上騷眉聲歌鋤又云白柳黃羊宛繪出傷心片幅酸切處短霜供數古烟供讀觴弄于君何必怒飄浮似我原堪哭聽黃陵戲畔夜深船凄涼曲裂園內絲竹肉田園內花欺與更棄脈謗錦養菰讒菊百隊錢刀爭作橫一身風雅單為僕倚酒悲亂擊紫珊瑚嗚如蒓涉筆騷怨嗚咽王司成阮亭見之大為嘆絕

王司勳倩蕭靈曦畫水晶簾下看梳頭圖余嘗見之點染精絕陳散木世祥為題夏初臨詞云俏意難描幽情誰見久無人賦雙文梧影單移閒中驗取腰身瘦生作意經營寫濃香不著些些擺曾波橫溜淺櫻忍笑活現伊人畫簾小暇粧閣清歡釵墜翠滑鏡裏紅分敧牀凝睇心苗全染幽芬道不銷魂相看處遲盡溫存問真真他年好憶月想花因

曲中陳九老教師也其子陳郎亦善歌以扇索陽羨生書生為題滿江紅一闋云鐵笛鈿箏還記得白頭陳九曾留受妓堂絲管毬場花酒籍福無雙丞相客善才第一琵琶手歎今朝寒食草青青人何有弱息在佳兒又玉山皎瓊枝秀喜門風不墜家聲依舊生子何須李亞子少年當學王[illegible]肖對君家兩世溼青衫吾衰醜

白生名珏字璧雙通州人琵琶第一手吳梅村為作琵琶行陽羨生詩云王熙宮外繚垣平盧女門前野草生一曲紅鹽數行淚江南祭酒不勝情正為璧雙作也一日抱琵琶至冒巢民水繪庵撥弦按拍宛轉作陳隋數弄陽羨生又賦摸魚兒一闋倚絃歌之聽者皆淒然泣下其詞云是誰家本師絕藝檀槽搯得如許半櫓邏逆

無情物惹我傷今弔古君何苦君不見青衫已是人遲暮江東烟樹縱不聽琵琶也應難覓珠淚曾乾處淒然也恰似秋宵掩泣燈前一對兒女忽然涼颸颯然飛千歲老狐人語渾無據君不見憐心結綺皆塵土兩家後主爲一兩三聲也曾聽得撇却家山去

江夏女子周炤字寶鐙丰神娟媚兼善詞翰歸漢陽李生雲田李固好遊僑中藏炤自寫坐月浣花圖雙鬟如霧鬢鬟搭神廣陵宗定九題風流子詞云梧桐庭院下黃昏後又復捲簾鉤見花影一天螢光如畫太湖石畔烟裊薰爐新涼也畫屏閒冷簟瀾蓮正嬌秋低傾碧甕戲拈銀甕露珠輕瀉細潤香柔漢宮人似否麼前月偸看纖纖含羞帘讓擁索春腰宿酒初收凝花愁婉婉禁寒臊暖浣花人見更悲閒愁何日與獮書卷同玩南樓或云寶鐙又字絡隱某觀察女爲雲田副室年十九所手雖謙自薇匿人得窺見之炤蓋天人也尤悔庵曰予亦有踏莎行云坐月青蓮浣花工部閒房之秀兼佳趣燃脂寫出麗人行風發秀詩婉婉步碧杜紅蘭明珠翠羽藥房移傍湘君住可憐蕩子不歸家長吟蕩婦秋思賦藥房夫人齋名雲田自號老蕩了

姚江女師維極幼歲棲眞頓悟元妙微言精雋尤工詩詞其詠梅云春來了驚來了凍解霜枝小萼新姿巧聽雁云擣衣聲起家家聽不盡西潤芭蕉蕩雨丁藥園歎其涉筆蕭疏自是蓬壺上品度繞佛天香一曲贈之云茅庵小築疎梅幾樹能伴閒獨無生悟速長齋繡佛前身是金粟經翻貝葉清磬裏蘺根似洛微笑拈花儼然是先生天竺染翰恣細竹慧業文人更清瘦坐老蒲團空階秋草綠映不染禪心一枝芬郁誰道仙子塵凡料兜率蓬山任歸宿花雨吹烟圓成香玉

壬子季夏余客京師偶偕嫂子方虎雪客廣亭小飲余賦風入松云青春遊俠去江東六博場中旗亭對酒花如雪當壚側燗醉吳儂指點絲楊樵水巔他紫馬嘶風偉長文筆少瑜工燕市相逢吹簫擊筑悲歌裏誰憐惜婁後枯桐只有石頭周顗典衣埋骨僅從媒子和云澹烟濃樹月城東節過天中北窗高臥誰呼起醉鄉深深處宜儂幾點白鷗橫渚一雙紫燕穿風西山螺翠晚來工而後雖逢南金滿坐連珠斗也包容棄削燒桐羨爾相當旗鼓百年難得吾從方虎和云衆花飛滿坐牆東病裏愁中晚涼天氣催人出且當杯莫問誰儂酒痕平翻柳眼偎風掩帶荷風掠波燕子晚來工故意迎逢着看日落銀塘情烏啼上金井梧桐歸去重申舊約徇眉劍俠吾從雪客和云酒宿飄颻畫橋東綠樹陰中一時佳客都相聚斜陽外倚覓愁儂岸柳猶含宿雨隣花晴延香風多情孝穆句偏工醉裏歡逢新詞一闋歌將歇似秋宵夜冷梧桐欲覓雙鬟何處且攜鐵板來從大宗伯芝麓龔公見而喜之亦遙和一闋云客心搖曳住西東柳絮空中爭傳紫陌青帘下倩雙鬟譜出歡鑽一陣催花梅雨滿簾消夏松風五陵衣馬鬪誰工湖海相逢唾壺擊碎狂歌豪勝凄清露滴新桐寄語酒樓高李論文吾欲過從王西樵司勳親宗伯寄語酒樓高李論文吾欲過從之句擊節曰廣公南樓興復不淺

柳村在恆山之南梁冶湄使君讀書其中屬金陵樊圻畫柳村漁樂圖余有絕句云鴉啼屋角柳藏烟一帶人家住水邊最愛春晴三月暮夕陽斜繫釣魚船其風景宛然江南也曹固庵學士題滿江紅云碧樹清溪孤亭外汀沙紆曲閒家具筆牀茶竈漁舠如屋湖上綸竿惟釣月盤中鱸鱠金堆玉曉烟深楊柳蘸晴波村村綠朝露泣蓮畦菊細雨灑垂脊竹有青蓑可著短衣非辱縮項鯿肥春水活長腰米白江村足醉香醪船繫夕陽斜眠方熟和者數十家于是趙郡自雕橋相棠村而外無勿知有柳村矣

汪蛟門記夢云己酉夏夜夢二女子靚粧淡服聯袂踏歌于瓊花觀前唱史邦卿雙雙燕詞至柳昏花暝句宛轉嘹亮字如貫珠詢其姓曰衛氏姊娣也及覺歌聲盈盈猶在枕畔爰和前調云伊誰豔也看袖拂霓裳瘦寒清冷柔情綽態却許羅襟相並行過玉句仙井更翩若驚鴻難定衛家姊妹天人不數昭陽雙影溜出歌聲圓潤聽落葉迴風十分幽俊最堪憐處暗徹柳昏花暝驚醒烏衣夢穩眞難覓天台芳信魂消洛水巫山獨抱枕兒斜凭

乙卯五日泛舟午風酣暢畫舫笙歌湖山環繞冶湄使君載酒放鶴亭邀其弟中溪子偶尊小青墓不得微吟消魂一半是孤山之句余信口足成之云青青芳草瘞紅顏愁對雙峯似翠鬟多少西陵松柏路銷魂一半是孤山相與拍浮叫絕酒痕墨瀋殘污彩袖酒半小憩處士祠中分韻賦漁家傲一闋已而夕陽在山人影散去逋仙有靈亦應呼梅妻鶴子共伴香魂于暮烟衰草之隙也冶湄詞云面面遶簷星繡毂晚蒲小荇分新綠何處閒情堪陸續人爭逐蕭梳龍笛吹寒玉幾負芳辰空鹿鹿五絲誰倩香纖束寂寞香魂遺恨觸尋芳躑一阡荒草銷金屋中溪詞云湖面時分錦帶繞午風設設笙歌裊畫艇飛來閒語笑恣遠眺蒲樽催動紅顏早涼起孤山停晚棹梅銷鶴去青苔老一任朝雲籠翠篠人慨惱蛾眉碎蝕香魂青余詞云芝虎叙符愁百結爾燒壺

沈萬蒨飾影漾湖心清又徹無休歇子規枝上聲聲血寫玉埋香魂斷絕銀濤江上空嗚咽莫把靈均閒話說春織捏半灣邐迤沈檀屑小青廣陵人為虎林某生妾早卒葵茂居士為之傳有一天仙子詞云文姬遠嫁昭君塞小青又續風流債也嘆一陣冷黑風火輪下抽身快單單另另清涼界原不是鴛鴦一派休算做相思一縷自思自解自商量心可在魂可在著衣又撚負罷零傳中文有南鄉子詞上三句云數盡懨懨深夜雨無多也只得一半工夫

宗定九讀書廣陵之東原所居雖茅屋數椽而花開亭新柳堂頗極幽人之致繡水王安節為之繪圖一時名士俱賦詩贈之白門紀伯紫遊以賀新涼詞云手把花簡卷日相羊東原溪閣百情灰遺檐外瑣玕垂萬个夜夜露啼霜泫樂房靜尤明瑩爾汲古騷人恆黙坐邀黃顛下豚扇劉淺青菁梳腸紓展堂名新柳朝光顯拂闌干燕泥洗淨松風石扇截盡俗塵苦院閒寂寂莎陰眠犬只酒甕頻空不免敲絕廣陵誰復繼世登弧挑相如壹典餘碌碌秋風薦

丁雁水紫雲詞云辛酉九月六日余從洪州回泊旴陵張家渡萬籟鳴秋孤燈照夢覺身在全州夜破惡窗作賈舟他過狀蘇公東坡追送江浙賦詩贈別維時烟雨淒濛柳條綰恨殊有黯然可憐之色余返欲踵和竟不能成一語蓋心知蘇公為千古詞人未可輕持布鼓而在全州握別若有尤難為懷者因免填小令一闋答酬醒後朦朧追憶不遺一字急呼荒燕燭書之其調為平昔倚聲所未及按之樂府雅詞仍不失分寸借蘇公一律不復記憶悵嘆久之余何人斯曷敢翼公之曠代相接而夢中全州九非緣想所至幻境迷離姑述之以紀異詞云烟雨微茫二月天水連山征人曉立癡江邊黙無言十里長亭新柳色旅情牽客中為客最堪憐

別坡仙

虞南花鳥比中土絕異紅白梅常與桂花齊開可謂入風土歲時諸記丁觀察雁水持節雙江于使院傍隙地構雙園雜植名卉新城王司成士禎祭告南鎮道出雙江題雙園詩云初來雙園裏早愛雙園詩夜雨前山過青苔使院滋故人傾卯酒名卉發羊夷物候炎方異春風生桂枝自後賓朋曆玉雁水賦鬱嗁序紀事詞云聞來粤東處處見芭蕉覆地鎖頹牆破屋三間椽桷空存而已凄然念前人血食荒涼蒙舍今如此急鳩傭垂橐命僕購材于市壬戌之秋八月既望乃經營發始廠工肇先自軒房暨吹丹堊毋侈通中庭旨蘺樸植海棠與梅桃稱最愛霜枝虬舞蜻蝂停鶴坼曆軒當北別蟄疏垣使園通花氣更在海榴雙株下結成亭子繞以欄杆蔭將櫻李徑鋪鋁石籬牽芳荔牆陰修竹擔寒翠看深宵月色涼如水蘸魚藻影何殊濯魄冰壺此境疑非人世嬉偕既具燕雀還來樂在其中矣且消受素屏清几藏得身閒容王傳觴夢迴觀史四美或幷六宜相備彈琴灌圃皆吾事較陶公運甓差堪比茲園非敢為家但欲流行聊隨坎止好事者爭相購寫逢與坡公八境臺並傳

古平原村店中姑蘇女子題壁鷓鴣天一闋有收拾菱花把劍彈之句庚申春暮丁觀察之任虔南和詞云瓜字初分碧玉年花枝憔悴一春前陌頭塵浣文鴛錦挪外風欺墜馬鬟鄰壁上墨光懸柔腸百轉念鄉關才人廝養千秋恨箏柱調來拭淚彈頗有白香山商婦琵琶之感附錄姑蘇女子原詞云弱質藏閨十六年嬌羞未敢出堂前君恩絮幰道悲新柳袖捲輕塵擁翠鬟腸欲斷意懸懸北頭何處是鄉關臨歧負還紅顏照收拾菱花把劍彈王子舉上余猶及見之

河陽角妓紅兒有名曲中嘉善曹學士爾堪為賦南鄉子詞贈之云停酒按紅牙蘇合香濃掠鬢鴉秋水橫擲偏可惜天斜十五娉婷早破瓜愁恨偏天涯飛絮啼鶯是妾家莫道臙脂閑未足驚誇却占河陽一縣花或云葬亭吳六益感謙有迎風細鳥啼紅雨隔岸殘霞隱畫樓之句亦為紅兒作也按紅兒一名夢月趙女之艷佳者

長安妓趙文素與和州吳宋臣觀察共酒杯目成者久之比丁酉觀察有行聞之按是夜漏下三十刻矣閒剝啄聲啟戶視之則文卿也袖出長相思一闋涕泗橫流觀察亦以一闋別之後蹤跡不知所之矣其詞曰花有情月有情花月多情兩地分斷腸直至今聽君行怕君行來問君家某否行傳聞未必真觀察答云長相思短相思長短相思不自知人來夢裏時怕逢伊又逢伊及至逢伊却恨遲明朝志別離

吳園次以水部郎出知湖州宋轅文中丞賦浣溪沙送之云苕雲烟波百里濤碧瀾堂外柳雲輕使君心似玉壺冰紅袖人喧桑岸綠白頭翁舞釣竿青共看竹馬向前迎風景如畫一時爭傳誦之

西湖女子沈方珠字浦來善詩能文以蘭次代葬其祖願以身歸之而惧於入署常以滅字木蘭花寄吳有春肯憐才擺取梅花嶺外栽之句後以事不果遂抱恨而卒

吳湖州丙子黃淑入能詩湖州常贈以臨江仙一闋中有桑嘉書兩紙蘇蕙錦千絲之句其為林下之風蓋不在王夫人下矣吳湖州江夏夫人與扶風少君皆有出塵之韻湖州嘗與內宴作詞云一家都解愛青山蓋實錄也

吳湖州詞有把酒觀東風種出雙紅豆梁溪顧氏女子

見而悅之日夕諷詠四壁皆書二語人因目湖州爲紅豆詞人

吳湖州嘗於碧浪湖張燈泛舟燈火管絃極一時之勝丁藥園儀部作過秦樓一闋以紀其事云太守風流裁紅摘翠點就玉湖烟景畫船載酒繡幕調笙香送素波千頃樹杪幾隊燈紅鴆鵲飛來驚棲難定更銀蟾一色蓋珠宮裏袖搖波影今宵是皓魄初圓靑尊淨滿畫裏江城如鏡六街簫鼓蘭槳齊開釵色珮聲交迸杜牧當年曾取玉漏將移瓊霄漸暝笑紫雲就是同盤雨行紅粉蓋樊門水嬉之後僅見于此也

廣陵吳壽潛字彤本號西扁其妻賀氏名字宇乃文吳與之情好甚篤常戲作你我詞贈之調一七令曰我情埋愁裏無奈事如何可憐俤些些癡頑頰眼下總成空心中全未妥堪嗟泣慰牛衣難負書乾螢火慢言枕上枉封侯還憐有夢卿同我你前來語子誇弄玉隨簫史親我何如憐卿乃爾時事笑秋雲節光悲逝水難忘孔雀屏前常記櫻桃帳底一生君樂任天公白頭惟願我和你按此調有平仄二體始于唐人送白樂天即席指物爲賦作者頗多然詞譜中不載惟楊升庵有風花雪月四作彤本蓋偶與其婦爲之耳後十年乃支死彤本不勝哀悼諸名士爲作輓歌甚多彤本亦有無夢詞調寄夜歌曰夜臺雖道情俱死如何只我思量你你若也思量應知我斷腸待夢來時省夢也無些影畢竟是多情怕添離恨生

萊陽姜仲子娶所歡廣陵妓陳素素號二分明月女子後爲豪家攜歸廣陵姜爲之廢寢食遣人寄致書通慇身之訂陳對使悲痛斷所帶金指環寄姜以示必還之

意姜得之感泣不勝出示其友吳彤本題詞吳爲賦醉春風一闋其詞曰玉甲傳芳信金縷和香穩懸知掩淚訴東風問問問明月誰憐二分無賴鎖人方寸情與長江並夢向巫山近好將環字證酬圜認認認有指都開留絲不斷些些心印吳薗次以二分明月女子集題紅人集寄弟玉川乞其婦小醉夫人題詞大人有絕句云郵筒遞到一緘開明月鴛紅寄來東閣文人憐下拜吳趣太守總憐才又朝來齋閣曉被遲小玲聽未滿露時歌吹前番明月滿清樽多年石君詩

芙蓉開遍烟波遶沙洲閑傍輕鷗小小艇畫圖閑推篷特地看枝枝嬌豔色野岸無人惜耐老是秋霜應教薄海棠甲子九月鉛山道中見野岸芙蓉孫赤崖爲賦菩薩蠻一詞余和孫韻并錄孫詞云一溪綠水芙蓉繞隔江點點搖紅小折向玉瓶間船窗仔細看天生眞國色不受春風惜秋雨更秋霜風姿勝海棠赤崖亦以自寓也

任邱旅店中有女子題壁云妾白浣月號蓮仿家住平塘幼失雙親寄養他姓姿容畧與慧業不同非敢擅秀閨中願效請風林下豈意我生不辰所適非偶日彈琴之相對百恨纏綿時捲幔以言征一聲哽咽余安題之驛亭人共憐之黃土可耳其詩曰吳宮春深怨別離風塵慘憺雙蛾削鵑啼月落寸腸斷香消芳藥空垂垂泣黃末工機上織生小殷勤弄文筆新詩和淚寫郵亭珍重寒宵誰面壁丙辰三月商邱宋牧仲犖北上過此摘壁細讀因櫽括原詩爲調笑令云面壁嫩痕淚想見含毫燈下立風鬟霧鬢吳宮隔芳藥香消惜明妃遠嫁歸何日一曲琵琶悽惻悽惻開甚爲傳唱詞載楓香集中

錢塘處生愛婢姍姍年十五姿容韶秀爲嫡所嫉不得已遣去其友王丹麓晫賦翻調笑令第一體嘲之曰桃葉

桃葉忽被風姨催別拋殘無限風光枉對花枝斷腸腸斷腸斷小玉時常誤與

王丹麓少時中表竟進士欲妻以女王父母以豈將赴遠任議遂不諧後竟歸籍丹麓往省見其女乃殊色也因賦如夢令云記得那時相見正似芙蓉初豔生小兩情濃不料紅絲錯繪誰怨誰怨悔却當初一面

倒刺金元戲劇名也似俗而雅錢塘陸雲士次雲賦滿庭芳詞云左抱琵琶右持琥珀胡琴中倚秦筝亦絃忽奏玉指一時鳴唱到繁音入破龜茲曲盡作邊聲傾耳際忽悲忽喜忽又恨離平舞人矜舞態雙鳳分頂頂上然燈更口噙湘竹擊節堪聽旋復迴風滾雪搖絳蠟故使人驚哀豔極色飛心駭四座不勝情徐華陰嘉炎云此等題極宜留詠以補風俗通之所未載

壬子季夏余同曹掌公朱人遠卓永勝葉元禮周雪客宋楚鴻王季友集周應垂寓齋時掌公初至都門雪客及予將南還客賦水調歌頭云簾外雨初霽六月喜新涼一時座上佳客大半是江鄉子建恰當初至孝穆何堪遠別賭酒與飛揚我亦欲分手歸去臥滄浪看衮衮登紫閣賦長楊渾如鸞鳳雲中接翅下高岡何用徵歌擊缽且共藏鉤射覆一飲醉千觴贏馬醉馳去高柳挂斜陽一時同人皆有和詞未幾風流雲散彈指六七年永瞻元禮俱爲異物丁未十月余宦京邸永瞻弟次厚過余話舊賦齊天樂云西風黃葉都零亂吹得遊人意倦新恨未消舊愁重咽相對大家難遣況逢旅雁看天外遙征聲聲幽怨忍量舊雨寒烟空鎖垂楊岸酒壚燕市未渺舊遊零落盡難呼酒伴物換星移天高木落不覺余何須與離懷無限凝憔悴依人身同秋燕一曲

淒涼涙珠空自泣朱人遠序曰次厚爲承贈愛弟子交永嘻凡十餘年壬子季夏偕遊金臺當是時香流雲集訂文酒之好若吳江徐子電發葉子光禮中州周子雪客雲間宋子楚鴻周子鷹垂王子季友槐里曹子掌公結兄弟歡如一月乃未幾別去永贈後予牛耕亦歸里無何竟卒嗟乎一日之集不過九人九人之交僅得八載其間或擢巍科侍帷幄或以草茅召見官侍從或假歸里門或杆傍遊因方如晨星之落落或不遇而死或遇矣復死於旅則何人亦之聚常若是歟此九人者當其以爭羣杯斝爲樂亦非不知聚者之終不應不散然不意其散之遽也及既散矣非不知散者不復聚然不意其升沈生死之竟至于此使更越八年且數十年人事之靡常其所爲聚散升沈生死者愈不可知或子常爲之慷慨太息流涕交襟也

庚戌秋山陽黃大宗客西湖九日爲登高會客少至十九日倣古爲展重陽客咸集而天雨大宗曰吾當再展重陽以二十九日大會四方之客登孤山詩文極盛郎事分賦各體體凡二十武林王丹麓拈得詩餘其望遠行第三體云兼旬兩過重陽節却又秋光垂暮芙蓉已老籬菊將殘只剩霜林紅樹旅客驚心特把佳辰再展贏得曠懷如許共登高不禁徘徊今古雜語試上層岡一望見纍纍荒墳無數蟋蟀鬨堂鳳凰金闕不識銷歸何處但有芳樽細飲檀槽遞唱還問誰賓誰主奈夕陽西下鐘聲催去詞成令小鬟歌之座客無不嘆絕

李云田既娶周寶鐙復迎侍兒掃鏡于吳門無錫嚴蓀友賦瑞龍吟一闋調之云吳趨里誰在小小門庭溶溶烟水柔枝乍結春愁盈盈解道迷妝縮鬢凝情難擬不比得家桃葉綠陰深矣樽耶近約相迎佳叙新篁玉符空翠休問石城艇子更堪腸斷竹西歌吹唯有秦娘橋邊離愁猶繫漢皋珮冷別是傷心地待攜向蘭釭背底梨花偷照郎心切探春試問春風來未蜂子憐新蕊香破也報來幽筍牆起吟牋賦筆待伊次第

丁藥園祠部少時有白燕樓詩百首流傳吳下士女爭相採擬以書衫袖婺州吳賜如之器有句云恨無十五

雙鬟女教唱君家白燕樓共爲一時傾倒如此後以事徙關外阜蝸歸來偶於邗上逢王西樵考功賦憶揚州一闋云公言愁愁未了我始言愁總是愁城何日破除方休吳市簫聲徒落魄王生召我爲儔侶野笛楊柳缶幷呼故吏岑丞同作南冠楚囚各相對啼嘶亦復何求散盡千金一劍削稜空留歌相樂也因而泣忘銷磨短髮盤頭只落得兩人白眼共醉揚州曹學士見之曰僕與祠部俱從冰天雪窖中磨鍊而出有甚于退之潮州東坡儋耳者撕此情懷庶不使韓蘇笑人寂寂

杭州女教場在鳳凰山麓宋南渡妃嬪演武於此蕭山毛大可奇齡過之賦鷓鴣天云銀甲瑚戈小隊工內家宣勅教從戎山蘿霞鏃縈金綠野火燒旗閃帔紅宮月靜陣雲空鳳凰山下抱龍弓珠兜玉軷圍營路小雨梁花何處逢余亦有絕句云御教場中看點操宮娥隊隊雁翎刀鄂王已戮蘄王死羞著團花舊錦袍蓋傷南宋之不復振也

沈家姬卯娘善度曲曹秋岳侍郎戲用卯字賦青玉案爲贈云花前舉樂何須忌薄曉曈曈初曬啟戶逢君嬌不語三秋兔魄平分留影垂柳東邊去鏤成新玉剛爲字十二時中排第四中酒嬾人知也未芳名檢點春光已半會取相迎意

詞苑叢談卷九終

番禺孟鴻光校

詞苑叢談卷十

國朝吳江徐　釚電發編輯

辨證

苕溪漁隱曰小說紀事亦多舛誤豈復可信雖事之小者如一詞一詩蓋亦謬稱淮陰侯廟詩集僧閒日恩雖重之句青箱雜記謂是錢昆作桐江詩話謂是黃好謙作是一詩而有二說也小詞春光好待得鸞膠續斷絃是何年之句湘山野錄謂是曹翰使江南贈妓詞本事曲謂是陶穀使錢唐贈驛女詞冷齋夜話又謂是陶穀使江南贈韓熙載歌姬詞是一詞而有三說也其他如此甚衆殆不可偏舉

冷齋夜話云東坡初未識少游少游知其將過維揚作坡筆語題壁于一山寺中東坡果不能辨大驚及見孫莘老出少游詩詞數十篇讀之乃歎曰向書壁者定此郎也後與少游維揚飲別作虞美人曰波聲拍枕長淮曉隙月窺人小無情汴水自東流只載一船離恨向西州竹陰花圃曾同醉酒未多于淚誰教風鑑在塵埃醞造一場煩惱送人來世傳此詞是賀方回作雖山谷亦云大觀中于金陵見其親筆醉墨超脫氣壓王子猷蓋東坡詞也張文潛詩云亭亭畫舸繫春潭只待行人酒半酣不管烟波與風雨載將離恨過江南王半山嘗愛誦之不知其出于東坡也

漫叟詩話云楊元素作本事曲記洞仙歌冰肌玉骨自清涼無汗水殿風來暗香滿繡簾開一點明月窺人人未寢欹枕釵橫鬢亂起來攜素手庭戶無聲時見疏星度河漢試問夜如何夜已三更金波淡玉繩低轉細屈指西風幾時來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換錢塘有老尼能誦後主詩首章兩句後人爲足其意以填其詞予嘗見

一士人誦全篇云冰肌玉骨清無汗水殿風來暗香滿簾開明月獨窺人欹枕釵橫雲鬢亂起來瓊戶悄無聲時見疎星度河漢屈指西風幾時來只恐流年暗中換東坡序云僕七歲時見眉州老尼姓朱忘其名年九十餘自言嘗隨其師入蜀主孟昶宮中一日大熱主與花蕊夫人夜起避暑摩訶池上作一詞朱具能記今四十年朱已死矣人無知此詞者獨記其首兩句云冰肌玉骨自清涼無汗暇日尋味豈洞仙歌令乎乃爲足之云漁隱曰漫叟所載本事詩云錢塘老尼能誦後主詩首兩句與東坡洞仙歌序全然不同當以序爲正也

南唐書云王感化善謳歌聲韻悠揚清振林木繫樂部爲歌板色元宗嘗作浣溪沙詞二闋手寫賜感化曰菡萏香消翠葉殘西風愁起碧波間還與容光共憔悴不堪看細雨夢回雞塞遠小樓吹徹玉笙寒簌簌淚珠多少恨倚闌干手捲珠簾上玉鉤依前春恨鎖重樓風裏落花誰是主思悠悠青鳥不傳雲外信丁香暗結雨中愁回首綠波三峽暮接天流後主即位感化以其詞札上之後主感動賞賜甚優苕溪漁隱曰元宗嗣位李璟嘗作此二詞今以爲後主作非也

古今詞話云東坡在黃州中秋夜對月獨酌作西江月詞曰世事一場大夢人生幾度新涼夜來風葉已鳴廊看取眉頭鬢上酒賤常愁客少月明多被雲妨中秋誰與共孤光把盞淒涼北望坡以讒言謫居黃州鬱鬱不得志凡賦詩綴詞必寫其所懷然一日不忘朝廷其愛君之心末句可見矣漁隱曰東坡集載此詞注曰寄弟子由故後句云中秋誰與共孤光把酒淒涼北望則兄弟之情見于句意之間矣疑是倅錢唐作子由時爲睢

陽慕容若詞話所云則非也

青瑣高議海山記云隋煬帝泛東湖製湖上曲望江南八闋按段安節樂府雜錄云望江南李德裕鎮浙日爲亡妓謝秋娘所撰本名謝秋娘後改此名亦曰夢江南據此則隋時初無此調也且曲詞略不類隋人語因匿此一闋以杜後人之惑云詞曰湖上柳烟裏不勝吹宿霧洗開明媚眼東風搖弄好腰肢烟雨更相宜環曲岸陰覆畫橋低線拂行人春晚後絮飛晴雪煖風時幽意更依依

苕溪漁隱曰古今詞話以古人好詞世所共知者易甲爲乙稱其所作仍隨其詞牽合爲說殊無根蒂皆不足信也如秦少游千秋歲水邊沙外城郭春寒退末云春去也飛紅萬點愁如海者山谷嘗嘆其句意之善欲和之而以海字難押陳無已言此詞用李後主問君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但以江爲海耳洪覺範嘗和此詞題崔徽頭子云多少事都隨恨遠連雲海晁無咎亦和此詞弔少游云重感慨驚濤自捲珠沉海觀諸君所云則此詞少游作明甚乃以爲任世德作又八六子倚危亭恨如芳草萋萋剗盡還生浣溪沙牌上數見四寸羅二詞皆見淮海集乃以八六子爲賀方回作以浣溪沙爲浩翁作晁無咎鹽角兒開時似雪花中奇絕爲晁次膺作皆非也

張泌南唐人有江城子二闋其一云碧闌干外小中庭雨初晴曉鶯聲飛絮落花時節近清明睡起捲簾無一事勻了面沒心情其二云浣花溪上見卿卿眼波明黛眉輕高綰綠雲低簇小蜻蜓好是問他來得麼和笑道莫多情黃叔暘云唐詞多無換頭如此詞自是二首故

重押兩情字兩明字今人不知合爲一首則誤矣

王銍默記載歐陽公望江南雙調云江南柳葉小未成陰人爲絲輕那忍折鶯憐枝嫩不勝吟留取待春深十四五閒抱琵琶尋堂上簸錢堂下走恁時相見已留心何況到如今歐公有盜甥之疑上表自白云喪厥夫而無托攜幼女以來歸張氏此時年方七歲錢穆父素恨公笑曰正是學簸錢時也歐知貢舉下第舉人復作醉蓬萊詞譏之愚按歐公詞出錢氏私誌蓋錢世昭因公五代史中多毀吳越故詆之此詞不足信也

高文惠妻與夫書曰今來織成襪一量願著之動與福并量當作兩詩葛屨五兩是也無名氏踏莎行詞末云夜深着緉小鞋兒靠著屏風立地緉兩蓋古今字也小詞用毛詩字亦佳

偶于友人處見念奴嬌一詞鶯幃睡起正飛花簾徑啼鶯瑣閣對鏡梳粧愁見那怯怯容顏瘦損一自仙郎眉梢眼尾屢訂西廂約攜花拂影獨眠何事如昨誰憐潘果空投買香難與更紅箋誰托帶眼輕拴須看取楊柳腰肢如削珠履玲瓏羅衫雅淡件件無心著何時厮見得償今朝蕭索又孤鸞一線蝦鬚初揭正寺日停鐘霜風鳴鐵懶自粧梳亂挽鬟兒翠滑追想昨宵曾見有多少動情難說枉在屏風背後立歪羅襪聽玉人言去苦難說任樹上黃鶯歌道離別强欲排餘恨反寸腸悲裂試使侍兒覘伊想未離畫橋東折傳道行蹤已遠但垂楊烟結二詞俱工不載作者姓名後觀詩畫類編乃元之自叙夢中美人所歌而不自載其姓後有跋亦以諸詞出于假托而自稱全邱道人如此兩人文藻雖優一何陵昧

從來文之所在不必名之所在如陸雪窗名不甚著其瑞鶴仙春情末云待歸來先指花梢教看却把心期細問問因循過了青春怎生意穩迷離婉娩哀在周秦之上今誤作歐公非是

梨莊曰虞山詩選云夏桂洲言爲長短句詩餘小令草裝未削已傳播都下互相傳唱沒未百年花間草堂之集無有及公諱名氏者求如前代所謂西子相公亦不可得大約花間草堂亦宋人選集之偶傳者耳此外不傳者何限況并不入選中則佳詞滅沒又不知其幾矣黃俞邰所藏桂洲詞本甚有可觀但不傳于世故人無知者予欲專梓之以公同人

梁溪漫志云程子山舍人跋東坡滿庭芳詞云予聞之蘇仲虎云一日有傳此詞以爲先生作東坡笑曰吾文章肯以藻繪一香奩槩乎然觀間如畫堂別是風光及十指露之語誠非先生所云子山之說固人所共曉予嘗怪李端叔謂東坡在中山歌者欲試東坡倉卒之才于其側歌戚氏坡笑而頷之邂逅方論穆天子事頗摘其虛誕遂資以應之隨聲隨寫歌竟才點定五六字坐中隨聲擊節終席不間他詞亦不容別進一語臨分曰足以爲中山一時豔事然予觀其詞有曰玉龜山東皇靈姥統羣仙又云爭解繡勒香韉又云鸞輅駐蹕又云肆華筵間作脆管鳴絃宛若帝所鈞天又云盡倒瓊壺酒獻金鼎藥固大椿年又云浩歌暢飲回首塵寰爛漫遊玉輦東還東坡御風騎氣下筆眞神仙語此等鄙俚猥俗之詞殆是教坊倡優所爲雖東坡竈下老婢亦不作此語而顧稱譽若此豈果端叔之言耶恐疑誤後人是不可以不辨

俞紫芝秀老弟澹清老名字見王介甫黃魯直集中詩詞傳世雖少亦間見文蘊等編葉石林詩話誤以爲揚州人魯直荅清老異夜三詩其一引牧羊金華山黃初平事言之蓋黃上世亦出金華也近覽留者草堂所藏張公謂青溪圖有秀老手題臨江仙一闋後書金華俞紫芝不知石林何故誤也此詞世少知之錄于後弄水亭前千萬景登臨不忍空回水輕墨淡寫蓬萊莫教世眼容易洗塵埃收去兩昏都不見展時還似雲開先生高趣更多才人人遙道小杜却重來

于湖玩鞭亭晉明帝覘王敦營壘處自溫庭筠賦詩後張文潛又賦于湖曲以正湖陰之誤詞皆奇麗警拔膾炙人口徐寶之韓南澗亦發新意張安國賦滿江紅云千古淒涼興亡事但悲陳迹凝望眼吳江不動楚山叢碧巴滇綠駿追風遠武昌雲旆連天赤笑老奸遺臭到如今留空壁邊書靜烽烟息通軺傳銷鋒鏑仰太平天子坐明無敵麾踏揚州開帝里渡江天馬龍爲匹看東南佳氣鬱葱葱傳千億暨見安國大書此詞後題云乾道元年正月十日筆勢奇偉可愛

歐公小詞間見諸詞集陳氏書錄一卷其間多有與陽春花間相混者亦有鄙褻之語一二廁其中當是仇人無名子所爲近有醉翁琴趣外篇凡六卷二百餘首所謂鄙褻之語往往而是不止一二也前題東坡序八九語云散落尊酒間盛爲人所愛詞雖小技其工有取焉者詞氣卑陋不類坡作益可以証詞之僞

新來塞北傳道眞消息赤地居人無一粒更五單于爭立維師尙父鷹揚熊羆百萬堂堂看取黃金假鉞歸來異姓眞王又云堂上謀臣尊俎邊頭將士干戈天時地利與人和燕可伐歟曰可今日樓臺鼎鼐明年帶礪山河大家齊唱大風歌不日四方來賀世傳辛幼安壽韓侂胄詞又有小詞亦多俚談不錄近讀謝疊山文論李氏繫年錄朝野雜記之非謂乾道閒幼安以金有必亡之勢願詔大臣預備爲倉卒應變之計此憂國遠猷也今摘數語而曰質問邊借西江劉過京師人詞曰此幼安作也忠寃得無寃乎故今特爲拈出

今詩餘名望江南外菩薩蠻憶秦娥稱最古以草堂二詞出太白也近世文人學士或以爲贋然予謂太白在當時直以風雅自任即近體盛行七言律鄙不肯爲寧屑事此且二詞雖工麗而氣衰颯于太白超然之致不啻宵壤藉令眞出青蓮必不作如是語詳其意調絕類溫方城輩蓋晚唐人詞嫁名太白耳杜陽雜編云大中初女蠻國貢雙龍犀明霞錦其國人危髻金冠纓珞被體故謂之菩薩蠻當時倡優遂歌菩薩蠻曲文士亦往往效其詞南部新書亦載此事則太白之世唐尙未有斯題何得預塡其曲耶又北夢瑣言云宣宗愛唱菩薩蠻詞令狐丞相假飛卿新撰密進之戒以勿泄而遽言于人由是疏之按大中即宣宗年號此詞新播故人喜歌之予屢疑近飛卿至是釋然自信具隻眼也

東坡在黃州作卜算子詞有缺月挂疎桐等句山谷以爲不喫烟火人語詞學筌蹄强爲之解皆未得其故余載人品藻中昨讀野客叢書又云乃東坡在惠州白鶴觀所作惠有溫都監女頗有姿色年十六而不肯聘人聞坡至相都溫謂人曰此吾壻也一日坡吟咏聞其女徘徊窗外坡覺而推窗則女踰牆而去坡物色得其詳正呼王說爲媒遂有過海之事此議遂寢其女不久卒

犁于沙汀之側坡間爲之悵然故爲此詞也梨莊曰此言亦非似亦忌公者以此謗之如增下鈹錢之類耳小說紕繆不足憑也

南渡後有題開箔玉樓春詞于杭京者其詞云玉樓十二春寒㭊樓角鼓聲吹玉笛天津橋上舊曾聽三十六宮秋草碧昭華人去無消息江上青山空晚色一聲落蘆短亭花無數行人歸未得其詞悲感悽惻在陳去非憶昔午橋之上而不知名或以爲張子野非也子野卒于南渡之前何得云三十六宮秋草碧乎

曲名有解紅者今俗傳爲呂洞賓作見物外清音其名未曉近閱和凝集有解紅歌云百戲罷五音清解紅一曲新教成兩箇瑤池小仙子此時奪卻柘枝名樂書云優童解紅舞衣紫緋繡銀帶花鳳冠盖五代時人也焉有呂洞賓在唐世預填此腔耶

周美成寒食應天長詞條風布暖霏霧弄晴池塘徧滿春色正是夜堂無月沈沈暗寒食今本無條風至正是二十字又過秦樓首句是水浴清蟾今刻本誤作京洛

草堂詞話柳梢青岸草平沙一首僧仲殊也今刻本往往失其名故特著之宋人小詞僧徒惟二人最佳覺範之作類山谷仲殊之作似花間祖可如晦俱不及也

秦少游滿庭芳山抹微雲天粘衰草今本改粘作連非也韓文洞庭汗漫粘天無壁張祜詩草色粘天鶗鴂恨山谷詩遠水粘天吞漁舟邵博詩老雁辭殷地平浪勢粘天趙文昇詞玉關芳草粘天碧嚴次山詞粘雲紅影傷千古葉夢得詞恨粘天蒲桃漲綠劉行簡詞山翠欲粘天劉叔安詞暮煙細草粘天遠粘字極工且有出處若作連天是小兒語也

筆談曰小曲有咸陽沽酒寶釵空之句云李白作花間集云張泌所爲莫知孰是楊繪本事曲云近世謂小詞起于溫飛卿然王建有宮中三臺宮中調笑樂天有謝秋娘一曲望江南又曰近傳李白製然觀隋海山記中有望江南調即煬帝世已有之矣

舊傳水調歌一曲其首章云瑤草一何碧春入武陵溪溪上桃花無數花上有黃鸝以爲黃魯直所作蜀人石耆翁言此莫少虛壯歲詞也少虛又有浣溪沙詞云寶釧緗裙上玉梯雲重應恨翠樓低愁同芳草兩萋萋又云歸夢悠揚見未真繡衾恰有暗香薰五更分得楚臺春皆造語新雋但晚歲心醉富貴不復事文章今人鮮有知其作者

有書蔭戀咏蘇堤芙蓉云紅雲半壓秋波急艷粧泣露嬌啼色佳夢入仙城風流石曼卿（石曼卿號芙蓉城主）宮袍呼醉醒休捲西風景明月粉香殘六橋煙水寒世謂高季迪之詞也不知季迪乃是行香子其詞云如此紅粧不見春光向菊前蓮後纔芳雁來時節寒沁羅裳正一番風一番雨一番霜蘭舟不采寂寞橫塘强相依暮柳同行湘江路遠吳苑池荒奈月濛濛人杳杳水茫茫以優劣論之前則不如後也昨偶得雜錄一册前詞乃宋人高竹屋著也豈非因姓同而誤之耶

升庵曰小詞如周美成情悄坊曲人家俗改曲爲陌張仲宗東風如許惡俗改妒花惡東坡玉妃纖手嗅梅花俗改玉奴孫夫人日邊消息空沉沉俗改耳邊所以書貴舊本

山色有無中歐公咏平山堂句也或謂平山堂望江左諸山甚近公短視故耳東坡爲公解嘲乃賦快哉亭詞

云長記平山堂上欹枕江南烟雨杳杳沒孤鴻認得醉翁語山色有無中蓋山色有無非細雨不能也然公起句是平山闌檻倚晴空晴空安得烟雨恐東坡終不能爲歐公解矣

蜀亡花蕊夫人隨孟昶行至葭萌驛題壁云初離蜀道心將碎離恨綿綿春日如年馬上時時聞杜鵑書未竟爲軍騎促行只二十二字點點是鮫人淚也及見宋祖有十四萬人齊解甲更無一箇是男兒之句足愧鬚眉矣乃有無名子戲續之云三千宮女如花貌妾最嬋娟此去朝天只恐君王恩愛偏不惟虛空架橋亦且狗尾續貂也又按鐵圍山叢談云花蕊夫人蜀王建妾號小徐妃者也後主王衍歸朝半塗遇害及孟氏再有蜀傳至昶又有一花蕊夫人費氏作宮詞者是也後隨昶歸宋十日召花蕊入宮而昶遂死昌陵後亦惑之晉邸數諫昌陵不聽一日從獵苑中花蕊在側晉邸方調弓矢引滿擬獸忽廻射花蕊一箭而死

亂鴉啼後歸興濃于酒蘇叔黨詞也或云汪彥章在京師作紹興中彥章知徽州仍令席間歌之坐客有挾怨者亟納檜相指爲新製以譏檜檜怒諷言者逐之于永

趙秋官妻書岐陽鄭寄武陵春云人道有情還有夢無夢豈無情夜夜思量直到明有夢怎教成昨夜個然來夢裏鄰笛又還驚斷韻淒淒不忍聽總是斷腸聲此詞一作娼倩女寄陳彥臣作

翦天紫本蜀牡丹花名其色正紫如金紫大夫服色故名後人以爲曲名今以紫作子非也見陸游牡丹譜

朱竹垞云庭院深深一闋載馮延巳陽春錄刻作歐九誤也

王弇州曰楊用修所载太白有清平樂二闋譏者以為
非太白作謂其卑淺也按太白清平樂本三絕句而已
不應復有詞第所謂女伴莫話高眠六宮羅綺三千一
笑皆生百媚宸游教在誰邊亦有情語予每誦之及樂
天絕句云雨露由來一滴恩爭能遍却及千門三千宮
女如花面幾箇春來無淚痕輒低回嘆息古之怨女棄
才何限也

李重光深院靜小令升庵曰詞名搗練子即詠搗練也
復有雲鬟亂一篇其詞亦同乘刻無異常見一舊本則
俱係鷓鴣天二詞之前各有半闋其雲鬟亂一闋云節
候雖佳景漸闌吳綾已暖越羅寒朱扉日暮隨風掩一
樹藤花獨自看雲鬢亂晚妝殘帶恨眉兒遠岫攢斜托
香腮春筍嫩爲誰和淚倚闌干其深院靜一闋云塘水
初澄似玉容所思還在別離中誰知九月初三夜露似
珍珠月似弓深院靜小庭空斷續寒砧斷續風無奈夜
長人不寐數聲和月到簾櫳

吳虎臣曾能改齋漫錄云樂府有明月逐人來詞李太
師撰譜李持正製詞云星河明淡春來深淺紅蓮正滿
城開遍禁街行樂暗塵香拂面皓月隨人近遠天半鰲
山光動鳳樓兩觀東風靜珠簾不捲玉輦待歸雲外聞
絃管認得宮花影轉東坡曰好箇皓月隨人近遠持正
又作人月圓云小桃枝上春風早初試薄羅衣年年樂
事華燈競處人月圓時禁街簫鼓寒輕夜永纖手重攜
更闌人散千門笑語聲在簾幃近時以爲小王都尉作
非也

今世樂府傳沁園春詞按後漢書竇憲女弟立爲皇后
憲恃宮掖請奪沁水公主園然則沁水園者公主之園

也故唐人頻用之崔湜長寧公主東莊侍宴詩云歌舞
平陽地園池沁水林又李義云平陽館外有仙家沁水
園中好物華世傳呂洞賓沁園春詞所謂九返還丹者
乃知唐之中世已有此音矣

仙女下董雙成漢殿夜涼吹玉笙曲終却從仙官去萬
戶千門惟月明李太白詞也有得于石刻而無其腔劉
無言自倚其聲歌之音極清雅東泉雜錄又以爲范德
孺謫均州偶遊武當山石室極深處有題此曲於崖上
未知孰是

王通叟觀官翰林學士常應制撰清平樂詞云黃金殿
裏燭影雙龍戲勸得官家眞箇醉酌酒猶呼萬歲折旋
舞徹伊州君恩與整搔頭一夜御前宣住六宮多少人
愁高太后以爲媟瀆神宗翌日罷職世遂有逐客之號
今集本乃以爲擬李太白應制非也（一云宣仁太后以其近褻謫之）

周晴川作十六字令云眠月影穿窗白玉錢無人弄移
過枕函邊朱竹垞云按十六字令即蒼梧謠也張安國
集中三首蔡伸道集中一首其首俱以一字句斷今本
訛眠字爲明遂作三字句斷非也是詞見天機餘錦係
周晴川作今相沿刻美成然片玉集無此其不係美成
明矣

陶穀使江南遇秦弱蘭作風光好詞見宋人小說或有
以爲曹翰者翰能作老將詩其才固有之終非武人本
色沈叡達雲巢編謂陶使吳越惑娼女任社娘因作此
詞任大得陶貲後用以翊仁王院落髮爲尼李唐吳越
未審孰是要之近陶所爲耳（藝苑巵言）

秦少游謫處州日作千秋歲詞云水邊沙外城郭春寒
退花影亂鶯聲碎飄零疎酒盞離別寬衣帶人不見碧
雲暮合空相對憶昔西池會鵷鷺同飛蓋攜手處今誰
在日邊清夢斷鏡裏朱顏改春去也落紅萬點愁如海
今郡治有鶯花亭因此詞取名朱吳虎臣云少游千秋
歲詞在衡陽與孔毅甫作也詞云憶昔西池會言在京
師與毅甫同朝敘其爲金明池之游耳今言處州非也

耆舊續聞云待制公十八歲時嘗作樂府云流水泠泠
斷橋斜路橫枝亞雪花飛下全勝江南畫白璧青錢欲
買眞無價歸來也風吹平野一點香隨馬朱希眞訪司
農公不值于几案閒見此詞驚賞不已遂書于扇而去
初不知何人作也一日洪覺範見之扣其所從來朱具
以告二人因同往謁司農公問之公亦愕然客退從容
詢及待制公公始不敢對既而以實告司農公喜之曰
兒曹讀書正當留意經史何用作此等語耶然心實喜
之以爲此兒他日必以文名于世今諸家詞集及漁隱
叢話皆以爲孫和仲或朱希眞作非也正如詠摺疊扇
詞云宮紗蜂趁梅寶扇鸞開翅數摺聚清風一捻生秋
意搖搖雲母輕褭褭瓊枝細莫解玉連環怕作飛花墜
余嘗親見槀本于公家今于湖集迺載此詞蓋張安國
嘗爲人題此詞于扇故也

詞苑叢談卷十終

番禺孟鴻光校

詞苑叢談卷十一

國朝吳江徐　釚電發編輯

諧謔

中吳紀聞云徽宗即位下詔求直言及上書與廷試直言者俱得罪京師有謔詞云當初親下求賢詔引得都來胡道人人招是駱賓王并洛陽年少自訟監宮及岳廟都一時閒了誤人多是誤人多誤了人多少

宣和四年預借元宵有戲爲詞云太平無事四邊寧靜狼烟眇國泰民安謾說堯舜禹湯好萬民翹望綵都門龍燈鳳燭相照只聽得教坊雜劇歡笑美人巧寶鞍宮前咒水書符斷妖更夢近竹林深處勝蓬島笙歌鬧奈吾皇不待元宵景色來到只恐後月陰晴未保是年中秋後帝在苑中賦晚景一聯云日映晚霞金世界月臨天宇玉乾坤宰臣皆稱賀次年戎馬犯闕後國號金

少游閱損人天不管閱損一作瘦殺山谷在某大夫家閱歌此曲乃以好字易瘦字戲作一詞云心情老懶對歌對舞猶是當時眼巧笑靚粧近我衰容華髮似扶着賣卜算思量好箇當年見催酒催更只怕歸期短飲散燈稀背鎖落花深院好殺人天不管

建炎中駕駐維揚康伯可上中興十策名振一時後秦檜當國伯可乃附會求進爲十客中之狎客專應制爲歌詞重九遇雨奉勅口占望江南云重陽日陰雨四郊垂戲馬臺前泥拍肚龍山會上水平臍直浸到東籬菊黃胖菊蕋濕滋滋落帽孟嘉尋篛笠休官陶令覓簑衣兩箇一身泥上大笑

詞品云小說載曹西士赴試步行戲作紅窗迥嘲其足云春闈期近也望帝鄉迢迢猶在天際懊恨一雙脚底

一日廝趕上六十里爭氣扶持我去博得官歸恁時賞你穿對朝靴安排爾在轎兒裏更選對宮樣鞵兒夜間伴爾又劉叔凝黠猾賦詞云山兒矗矗水兒淸淸船兒似葉兒輕風兒陣陣沒人情月兒明廝合湊送人行眼兒簌簌淚兒傾燈兒更冷淸淸雁兒陣陣向前程一聲聲怎生得夢兒成

王齊叟字彥齡元祐樞密彥霖之弟也任俠有聲初官太原作詞數十曲嘲郡邑同僚并及府帥帥怒甚因辜吏入謁面數折之曰君恃爾兒謂吾不能治爾耶彥齡斂板頓首謝且請其故帥告之復趨進微聲吟曰居下位卽恐被人譏昨日但吟青玉案幾時曾唱望江南下句不屬回顧適見兵官乃曰請問馬都監帥不覺失笑衆亦匿笑而退時都監猝怪失措伺其出詰之曰素不相識何故以我作証王笑曰不過借公叶韻耳吳舒氏女亦工篇翰因不得于翁竟至離絕而夫婦之好元無乖張女在父家一日行池上懷其夫作點絳唇云獨自臨流興來時把闌干凭舊愁新恨耗却來時興鷺散魚潛烟斂風初定波心靜照人如鏡少箇年時影後再適他族彥齡終浮沉不顯

東坡送子由奉使契丹詩末句云單于若問君家世莫道中朝第一人用李揆事也紹興中曹勛功顯使金國好事者戲作小詞其後閱云單于若問君家世說與教知便是紅窗迥底兒謂勛之父元寵昔以此曲著名也後大璫張去爲之子安世以閤門宣贊爲副使或改其語曰說與教知便是中朝一漢兒恭京師謂內侍養子不閹者爲漢兒也最後知閤門事孟思恭亦使北或又改曰便是鹽商孟客兒謂思恭父爲販鹽巨賈也

裴郎中諴晉國公次弟子也善談諧與溫岐爲友好作歌曲既入臺爲三院所謔曰能爲淫艷之歌有異潔淸之士其南歌子云不是廚中串爭知炙裏心井邊銀釧落展轉恨還深又曰不信長相憶擡頭問取天風流荷葉動無夜不搖蓮二人又爲新聲楊柳枝詞裴云思量大似惡因緣只得相看不得憐願作琵琶槽那畔美人長抱在胸前又云獨房蓮子沒人看偷得蓮時命也拚若有所由來借問但道偷蓮是下官溫詞云一尺深紅朦麴塵舊物天生如此新合歡桃核終堪恨裏許元來別有人又云井底點燈深燭伊共郎長行莫圍棋玲瓏骰子安紅豆入骨相思知不知

中吳紀聞云宣和初予在上庠俄有旨令士人結帶巾否則以違制論士人甚苦之當時有謔詞云頭巾帶誰理會三千貫賞錢新行條例不得向後長垂與巾服相法甚嚴人盡畏便縫闊大帶向前兩繫和我太學先輩被人呼保義

宣政間戚里子邢俊臣性滑稽喜嘲咏常出入禁中善作臨江仙詞末章必用唐律兩句爲謔以寓調笑徽宗置花石綱石之大者曰神運石大舟排聯數十尾僅能勝載既至上大喜置艮嶽萬歲山命俊臣爲臨江仙詞以高字爲韻末句云巍峩萬丈與天高物輕人意重千里送鵝毛又令賦陳朝檜以陳字爲韻檜亦高五六丈圍九尺餘枝覆地幾百步詞末云遠來猶自憶梁陳江南無好物聊贈一枝春上喜之不怒也內侍梁師成位兩府甚尊顯用事以文學自命尤自矜爲詩因進詩上稱善顧謂俊臣曰汝可爲好詞以咏師成詩句之美且命押詩字韻俊臣口占末句云欲知勤苦爲新詩吟安

一倘字撚斷數莖鬚上大笑師成恨之譖其漏泄禁中語謫為越州鈐轄太守王嶷聞其名置酒待之醉歸燈火蕭疏明日攜詞見帥敘其寥落之狀末云捫窗摸戶入房來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席間有妓秀美而肌白如玉雪頗有體氣舉爾令乞詞末云酥胸露出白皚皚遙知不是雪為有暗香來又有善歌舞而體肥者末云只愁歌舞罷化作綵雲飛那雖小才亦是滑稽之雄子瞻君在當為絕倒

賈似道欲行富強之策是時劉良貴為都曹尹天府吳世卿為餉淮東入為浙漕遂贊公田事欲先行之浙省倘有端緒則諸路倣行之于是以官品限田立回買派買之目民皆騷然有為詩云襄陽累載困孤城豢養湖山不出征不識咽喉形勢地公田枉自害蒼生其後又立推排打量之法白沒民產有人作詩云三分天下二分亡猶把山川寸寸量縱使一丘添一畝也應不似舊封疆又有沁園春詞云道過江南泥牆粉壁右具在前述何州何縣何鄉何里任何人地佃何人田氣象蕭條生靈憔悴經界從來未必然唯何甚為官為己不把人憐思量幾許山川況土地分張又百年西蜀巉巖雲迷鳥道兩淮清野日驚狼烟宰相弄權奸人罔上誰念干戈未息肩掌大地何須經理萬取千禱江湖紀聞云淳祐壬子饒信行經量番陽以邑庠置局有胥詩云大成殿下水浸堂上盡是經量官孔子回頭謂孟子是爾說得許多般咸淳甲子又復經量湖南廬陵士人有詩云失淮失蜀失荊襄都把江南寸寸量一寸纔教添一丈也應不是舊封疆時又有詞云宰相難雖坐廟堂說著經量便要經界都个臣僚士一章頭說經量尾說經量輕狂太守在吾邦聞說經量星夜經量山東河北又拋荒好去經量朝不經量

御史陳伯大奏立士籍貫似道毅然行之凡應舉給歷一道親書年貌世系及所隸業于歷首執以赴舉過省參對與同筆跡以防偽濫時有詩譏之云戎馬掀天動地來襄陽幾處哭聲哀平章束手全無策卻把科場惱秀才又有詞云士籍令行伴條分則逐一排連問子孫何及父兄何業明經詞賦右具如前最是中間娶妻某氏試問于妻何與焉鄉保舉那當著押開口論錢祖宗立法于前又何必更張萬萬千算行關改會限田放糴生民膏血俱朘只有士心僅存一脉今又艱難最可憐誰作俑陳堅伯大附勢專權

容齋隨筆曰紹興初范覺民為相以自崇寧以來創立法度例有泛賞建議討論又行下吏部參酌追奪有至一官者雖公論當然而失職者胥造謗議蜂起無名子因改坡語云詔要無因舉選艱辛獎書錢須要十分浮名浮利虛苦勞神歎旅中愁心中悶部中身雖抱文字苦苦推尋更休說誰假誰真不如歸去作箇齊民免一回來一回討一回論大字書寫貼于牆上誰者得之以聞朝論慮或搖人心罷討論之舉范公用是為臺諫所攻

徐翔子好以詩文諧謔丁少詹與妻有違言乃棄家居茶磁山茹素誦經日買海物放生久而不歸妻患之祈徐贊解徐許諾出門見賣老婆牙者買一巨筐餉丁併道以阮郎歸詞云茶磁山上一頭陀新來學者麼蝤蛑螃蟹與烏螺知他放幾多有一物似蜂窩姓牙名老婆雖然無奈得他何如何放得它丁見詞大笑歸

後村詩話云嘉定更化收召故老一名公拜參政雖好士而力不能援謂客曰費而來見者吾皆倒屣未敢失一士外議如何客素滑稽答曰自公大用外間盛唱燭影搖紅之詞參政問何故客舉卒章曰幾回見了見了還休爭如不見賓主相覷一笑吳虎臣詞話云王都尉有憶故人燭影搖紅詞曰燭影搖紅向夜闌酒醒心情懶尊前誰為唱陽關離恨天涯遠無奈雲沉雨散憑闌干東風淚眼海棠開後燕子來時黃昏庭院徽宗喜其詞意猶以不豐容宛轉為恨令大晟府別撰腔周美成增損其詞而以首句為名謂之燭影搖紅云芳臉勻紅黛眉巧畫宮妝淺風流天付與精神全在嬌波眼早是縈心可慣向尊前頻頻顧眄幾時得見見了還休爭如不見燭影搖紅夜闌飲散春宵短當時誰會唱陽關離恨天涯遠爭奈雲收雨散憑闌干東風淚滿海棠開後燕子來時黃昏庭院

趙公衡宗室居秀州性和易善與人款曲但天資滑稽遇可啟顏一笑衡口輒發見者無不撫掌因寡髮俗目為趙葫蘆洪景盧戲作減字木蘭花云家門希差賚得一枝依樣畫百事無能只去籬邊纏倒藤幾回水上輒捺百翻真箇強無處容他只好炎天曬作巴出夷堅支志

紹興辛巳金遣使來解好洪景盧往報之入境與其伴約用敵國禮伴許諾故沿路表章皆用在京舊式未幾乃盡却回使依近例易之景盧不可于是扃驛門絕供饋使不得食者一日又命館伴等來言景盧懼留不得已易表章授之供饋乃如禮景盧素有風疾頭常微掉時人為之語曰一日之饑禁不得蘇武當時十九秋傳語天朝供奉使好掉頭時不掉頭太學生作南鄉子詞誚之曰洪邁被拘留稽首垂哀告彼酋一日忍飢猶不耐堪羞蘇武爭禁十九秋厥父既無謀厥子安能解國憂萬里歸來誇舌辯村牛好擺頭時便擺頭

郎瑛曰庠彥沈明德宣容賦者杭除夕元旦蝶戀花二詞道盡中人以下之家俗誠足解頤錄以遺好事者除夕云鑼鼓兒童聲聒耳傍早關門桂起新簾子爆仗滿街驚耗鬼松柴燒在烏盤裏寫就神荼并鬱壘細馬送神多着同興紙分歲酒闌扶醉起闔門一夜齊歡喜元旦云接得竈神天未曉爆仗喧喧催要開門早新畫鍾

權先挂了大紅春帖銷金好爐燒君朮香繚繞黃紙神牌上寫天尊號燒得紙灰都不掃斜日半街人醉倒

杭妓朱觀奴頗通文義嘗欲搆一室而艱于人求題詞于理宗吉宗吉援筆戲書云傾國傾城美貌為雲為雨芳年金沙灘上舊因緣重到人間示現欲搆雲窗霧閣奈慳囊鈔金錢諸公有意與周旋請看桃花好面人以宗吉故高捐名焉

有生第三子者王正之戲製喜遷鶯詞以賀之曰古今三絕爲鄭國三良漢家三傑三俊才名三儒文學更有三君清節爭似一門三秀三子三孫奇特人總道眷蜀郡三蘇河東三薛慶愜況正是三月風光孟好領三百子並三賢孫齊三少俱為三餘事業文既三冬足用名節三元高揭親具慶看寵加三命禮膺三接

山谷守當塗日郭功甫嘗寓焉一日過山谷論文山谷傳少游千秋歲詞歎其句意之善欲和之而海字難押功甫連舉數海字若孔北海之類山谷頗厭而未有以郄之者次日又過山谷問焉山谷答曰昨月偶得一海字韻功父問共所以山谷云羞殺人也爺娘海自是功甫不復論文于山谷矣蓋山谷用俗語以郄之也

管仲姬趙子昂夫人也子昂嘗欲置妾以小詞調管夫人云我為學士爾做夫人豈不聞陶學士有桃葉桃根蘇學士有朝雲暮雲我便多娶幾箇吳姬越女無過分爾年紀已過四旬只管占住玉堂春夫人荅云爾儂我儂忒殺情多情多處熱似火把一塊泥捻一箇爾塑一箇我將咱兩箇一齊打破用水調和再捻一箇爾再塑一箇我我泥中有爾爾泥中有我我與爾生同一箇衾死同一箇槨子昂得詞大笑而止

陳藏一雪詞譏賈秋壑云沒巴沒鼻霎時間做出漫天漫地不論高低并大小平白都教一例鼓弄腰神招邀巽二一恁張威勢識他不破至今道是祥瑞最是鵞鴨池邊三更半夜誤了吳元濟東郭先生都不管換上門兒穩睡一夜東風三竿紅日萬事隨流水東皇笑道山河元是我底

因話錄云紙錢起自唐時紙畫人未知起于何代今世禱祀禳禬者用之刻板印樂有男女之形而無目北方之俗歲暮則人畫一板于臘月二十四日夜瑪之于身除夕焚之時有謔詞云爾自平生行短不公正欺物瞞心交年夜時燒毀猶自昧神明若還替得爾亦可知好褒爭奈無憑我雖然無口肚裏清醒除非閻家大伯一時批判昏沉休癡呵臨時恐懼各自要安身

林鐵崖嗣環使君口吃有小史名絮絲皆共患難絕憐愛之不使輕見一人一日宋觀察琬在坐呼之不至觀察戲為西江月詞云閱盡古今俠女肝腸誰得如他兒家郎罷太心多金屋何須重鎖羞說餘桃往事憐卿勇過龐娥千呼萬喚出來麼君曰期期不可衆皆大笑

雲間周冰持稚廉吾友魏塘才子也嘗為詞曲常有詠門神春風娛郝詞云羨恥國嫣鶯嫩綸麒麟腹北富任南貧總相親解惜春封粉裹窺園忘禁竊約隨人月黑齊看日高對面宜添花不欠伸衫薄怕沾梅後雨命輕難看隔年春頗怪天公慷慨雌雄未配兩相看俱是孤身支薄依有椒尊大同值夜難件伺晨儒一樣身材難兄難弟兩般性格宜喜宜嗔借問題門舊字至今可剩餘痕長老見之無不稱絕

朝官李尚書容齋戲為優人新婚賀新郎詞云夫子門楣異却羸來嫡羞事業風流經濟一向喬粧身是妾此舉差強人意指山海香盟粉誓笑絲塗擲花燭假喜今宵花燭真滋味貧美酒怨尤殢箇儂休作男兒覷料無非鉛華侶伴衣裙紳班輩正自難分姑與嫂謾道燕如兄弟恐還是趙家姊妹兒女溫存原自慣願卿卿憐婿如憐婦今何夕三生會長安中盛傳此詞

錢塘陸雲士大令家有萬年冰一塊長安諸公賦之者甚衆尤悔庵云幾時海上凌波去碧雲宮裏偷冰柱攜向玉臺中光爭琥珀紅長安多熱客把玩清心骨若問是何名多年一老兵昔劉原父在署隔舍輩武弁玩一水晶器不識何名原父遙謂之曰諸公勿訝此乃多年一老冰耳今讀悔庵此詞不覺絕倒

詞苑叢談卷十一終　　番禺孟鴻光校

詞苑叢談卷十二

國朝吳江徐　釚電發編輯

外編

蘇小小者錢唐名娼也蓋南齊時人其墓或云湖曲或云江干古詞云妾乘油壁車郎跨青驄馬何處結同心西陵松柏下今西陵在錢唐江之西則云江干者近是

宋時司馬槱才仲初在洛下晝寢夢一美姝牽帷而歌曰妾本錢唐江上住花落花開不管流年度燕子啣將春色去紗窗幾陣黃梅雨才仲愛其詞因詢曲名云是黃金縷後五年才仲以蘇子瞻薦作錢唐幕官為秦少章道其事少章為續其後詞云斜插犀梳雲半吐檀板輕敲唱徹黃金縷夢斷彩雲無覓處夜涼明月生南浦明夕復夢美姝迎笑曰夙願諧矣遂與同寢自是每夕必來才仲為寮寀談之咸曰公廨後有蘇小小墓得無妖乎不逾年才仲得疾所乘遊舫艤湖塘柁工見才仲攜一麗人登舟即前喏之聲斷火起舟尾倉皇走報其家則才仲已死矣

黃魯直登荊州亭柱間有詞調似清平樂令詞云簾捲曲闌獨倚山展暮天無際淚眼不曾晴家在吳頭楚尾數點雪花亂委撲鹿沙鷗驚起詩句欲成時沒入蒼烟叢裏魯直悽然曰似為余發也筆勢類女子又有淚眼不曾晴之語疑其鬼也是夕有女子見夢曰我家豫章吳城山附客舟至此墮水死登江亭有感而作不意公能識之魯直驚悟曰此必是吳城小龍女也　乾道六年吳明可帥豫章其子登科同年生朱某來見得攝新建尉值府中葬吳城龍王廟命之董役總憶荊州詞以為語意悽惋斷非龍宮嫺雅出塵之度為賦玉

樓春一闋書于女祠壁云玉階瓊室冰壺帳憑地水晶簾不上兒家住處隔紅塵雲氣悠揚風淡蕩有時閒把蘭舟放霧鬟風鬢乘翠浪夜深滿載月明歸畫破琉璃千萬丈是夜夢旌幢羽葆儀衛甚盛傳言龍女來謁宴飲寢既如常人經一日夜言談瀟灑風儀穆然將別謂朱曰君前身本南海廣利王幼子行遊江湖為吾家壻妾實得奉箕帚今君雖以宿緣來生朱氏然吳城之會正爾不忘以故得祿多在豫章之分須君官南海陽祿且盡當復諧佳偶言訖悄然而別既覺呼告其事識之特未悟南海語爾後浸淫病瘠家人疑其祟挽使龍歸明年丁艱服闋調袁州分宜主簿須次家居縣之士子昔從為學者相率來謁因話袁州風土偶及主簿廨前有南海王廟朱怳然自失明日抱疾遂不起竟未嘗得至官（冷齋夜話）

紹興間都下有烏衣椎髻女子歌云朝元路朝元路同駕玉華君千乘載花紅一色人間遙指是祥雲回望海光新東風起東風起海上百花搖十八風鬟雲半動飛花和雨著輕綃歸路碧迢迢烟漠漠烟漠漠天淡一簾秋自洗玉舟斟白酒月華微映是空舟歌罷海西流凡九闋皆非人世語或記之以問一道士道士驚曰此赤城韓夫人所製水府蔡真君法駕道引也烏衣女子疑龍云

五代新說載鬼偎柳梢青詞云曉星明滅白露點秋風落葉故址頹垣冷烟衰草前朝宮闕長安道上行客依舊名深利切改變容顏消磨今古隴頭殘月意此鬼亦太白長吉之亞耶

南唐盧絳病痁夢白衣美婦歌詞勸酒云玉京人去秋蕭索晝簾鵲起梧桐落欹枕悄無言月和清夢圓背燈惟暗泣甚處砧聲急眉黛小山攢芭蕉生暮寒因謂絳曰子之病食蔗即愈如言果差數夕又夢曰妾乃玉真也他日富貴相見于固子坡後入宋被刑有白衣婦人同斬宛如所夢問其姓名曰耿玉真問受刑之地則固子坡也（南唐書）

夷堅志云陳偁齋東靖康間嘗飲于京師酒樓有倡打坐而歌者東不顧乃去倚欄獨立歌望江南詞音調清越東不覺傾顧視其衣服皆故敝時以手揭衣爬搔肌膚絲絲如雪乃復召使前再歌之其詞曰闌干曲曲紅颭綉簾旌花嫩不禁纖手撚被風吹去意還驚眉黛蹙山青鏗鐵板閑引步虛聲塵世無人歌此曲却騎黃鶴上瑤京風冷月華清東問何人製曰上清蔡真人詞也歌罷得數錢即下樓亟遣僕追之已失所在矣

冷齋夜話云劉跛子者青州人也拄一杖每歲必至洛中看花館范家園春盡即還京師陳瑩中甚愛之作長短句贈之曰槁木形骸浮雲身世一年兩到京華又還乘興閒看洛陽花閒道鞋紅最好春歸後終委泥沙忘言處花開花謝不似我生涯年華留不住飢飡困寢觸處為家這一輪明月本自無瑕隨分冬裘夏葛都不會赤水黃沙誰知我春風一杖談笑有丹砂余政和春見于興國寺以詩戲之曰相逢一杖大梁間妙語時時見一斑我欲從公逐鳥去爛銀坑裏看青山予姻家許中復之內乃趙參政之孫女云我十許歲時劉跛子來為酒飲笑語而去計其壽百四五十歲許嘗館于京師新門張婆店三十年日坐相國寺東書鄘中人無識之者

宋嘉之寓永嘉道逢七夕學徒釀飲有僧法辨者在焉

辨吾五星每以八煞爲說時人號爲辨八煞酒邊一士致仙叩試事忽箕動大書文章伯降宋怪之漫云姑置此但求七夕新詞箕復請韻宋指辨云以八煞爲韻意欲困之也忽運箕如飛大書鵲橋仙一闋云鸞輿初駕牛車齊發隱隱鵲橋咿軋尤雲殢雨正歡濃但只怕來朝初八霞垂彩幔月明銀燭複郁香噴金鴨年年此際一相逢未審是甚時結煞

後周末汴京民石氏開茶肆有丐者索飲其幼女敬而予之如是月餘父怒笞女女供奉益謹乞謂女曰汝能啜我殘茶否女嫌之少覆于地卽聞異香亟飲之便覺神體清健乞者曰我呂仙也汝雖無緣盡飲我茶亦可隨汝所願女只求長壽不乏財物呂仙遺詞曰子午當餐日月精元關門戶啟還局長似此過平生且把陰陽仔細烹遂不復見宣和中又遇吳興倡女張珍奴詞曰坎離坤兌分子午須認取自家宗祖地雷震動兩山頭漸洗濯黃芽出土捉得金精牢閉固煉庚申要生龍虎待他問汝甚人傳但只道先生姓呂步蟾宮詞也

壬辰北渡順天平楊二生祈仙蘇晉降乩有百僞無一眞中有數字醇二句以語元遺山遺山云此予少時所作晉豈予前身耶二生更述其酒異神仙我之句公因作詞云繡佛長齋半生枉伴蒲團過酒壚橫臥一笑虛空破塵笑張顚自謂無人知還知麼醉鄉天大少箇神仙我

劉改之得一妾愛甚淳熙甲午預秋薦赴省試在道賦天仙子每夜飲旅舍輒使小童歌之到建昌游麻姑山屢歎王子瑩淚二更後有美人執拍板來願唱一曲勸酒郎賡前韻云別酒未斟心已醉忽聽陽關辭故里揚鞭勸馬到皇都三題盡當際會穩跳龍門三汲水天意令吾先送喜不審君侯知得未祭酒聞讖繫桐聲君抱負卻如是酒滿金盤來勸你劉喜與之偕東果擢第調荊門教授過臨江道士熊若水謂之曰竊疑隨車娘子非人也劉具以告曰是矣今夕與並枕時吾于門外作法教授緊緊抱之勿令竄逸劉如所戒乃擁一琴耳頃悟昔日癸酉之語擺玉麻姑山訪之知是趙知軍所瘞瑤琴也焚之

大觀中有紫竹者工詞善謔一日手李後主集父問何處最佳答曰問君能有幾多愁卻似一江春水向東流耳有秀才方喬與紫竹野遇晝夜思之見貴美人圖者輒取視覓有似者有句云若使畫工圖軟障何妨終日喚眞眞一日遇一道士持古鏡謂曰子之用心誠通神明吾有純陽古鏡今以奉贈一觸至陰之氣留影不散試使一人照此女卽得其貌矣當急請畫工圖之勿令散去又戒喬不可照日恐飛入日宮喬如言達意紫竹所受長夏紫竹遺書云欲結赤繩應須素節泣珠成淚久比鮫人流火爲期聊同織女春風鸞帳裏不妨雁語鶯寒暮雨雀屏中一任雞聲唱曉喬答以玉樓春詞云綠陰撲地鶯聲近柳絮如綿烟草襯雙鬟玉面碧窗人一紙銀鉤青鳥信佳期卜遠清秋夜梧樹梢頭明月挂天公若解此情深此歲何須三月夏紫竹又賦生查子詞云思郎無見期獨坐離情慘門戶約花開花落輕風颭生怕是黃昏庭竹和烟黯斂翠恨無涯強把蘭釭斷自此私諧繾綣其父稍聞召喬以女妻之紫竺約方喬于望雲門暫會牆陰下開櫃著苔鞋底盡溼而方不至作踏莎行一闋云醉擁鸞帷風裂葦約郎暫會閒門道粉牆陰下待郎來齒痕印得鞋痕小花日移陰簾香失臭望郎不到心如搗避人愁入倚屏山斷魂還與倚陰繞移睽喬至責其失約紫竺賦菩薩蠻云約郎共會西廂下嬌羞竟負從前話不道一睽違佳期難更期郎君知我憶故把書相訊寄語不須慌見時須打郎喬答云秋風只擬同衾枕春歸依舊成孤寢爽約不思量翻言要打郎雙棲如共要了手何辭打君再負佳期還應我打伊

平江雍熙寺月夜有婦人歌曰滿目江山憶舊遊汀花汀草弄春柔長亭艤住木蘭舟好夢易隨流水去芳心猶逐曉雲愁行人莫上望京樓客有傳之姑蘇者慕容嵓卿驚曰此余亡妻詞也詢所由來正其妻旅櫬處竹坡詩話

姚氏月華隨父寓揚子江與鄰舟書生楊達相遇見達昭君怨詩愛其匣中縱有菱花鏡羞向單于照舊顏之句私命侍兒乞其稿遂相往來一日楊偶爽約不至姚作阿那曲云銀燭清尊久延佇出門入門天欲曙月落星稀竟不來烟柳曈曨鵲飛去詞統云阿那曲一名雞叫子

張世英館于蕭公讓家公讓妹蕭淑蘭挑之張拒不納蕭賦菩薩蠻詞曰天教劉阮迷蓬島桃花片片依芳草芳草惹春思王孫知不知紅顏輕似葉薄倖堅如鐵妾意爲君多君心棄妾那張辭歸蕭又賦云有情潮落西陵浦無情人向西陵去去也不教知怕人留戀伊憶了千千萬恨了千千萬畢竟憶時多恨時無奈何後公讓知之以妹許張備禮而婚

舒信道中丞宅在明州子弟臺處有一舒于燈下忽見女子自稱丘氏舉手代拍歌燭影搖紅云綠淨湖光淺寒先到芙蓉島謝池幽夢屬才郎幾度生春草塵世多情易老更那堪秋風嫋嫋曉來羞對香芷汀洲枯荷池沼恨鎖橫波遠山淺黛無人掃湘江人去歎無依此意從誰表喜趁良宵月皎況難逢人間兩好莫辭沉醉醉入屏山只愁天曉遂相從月餘家人驗其妖怪請法師

詞苑叢談卷十二外編　海山仙館叢書

治之乃池中大白鱉也
賈雲華之母與魏鵬母有指腹之約鵬謁賈賈命女結爲兄妹不及前盟兩人遂相與私未幾鵬以母喪歸雲華賦踏莎行與决別云隨水落花離絃飛箭今生無處能相見長江縱使向西流也應不盡千年怨盟誓無憑情緣有限願魂化作啣泥燕一年一度一歸來孤雌獨入郎庭院遂鬱鬱死二年後有長安丞宋子璧女暴卒復甦自言雲華借屍還魂丞以告賈遂歸鵬焉
明州女子柳含春禱于關王祠一僧雛窺其姿而悅之戲以姓作咒語誦之于神曰江南柳嫩綠未成陰攀折尙憐枝葉小黃鸝飛上力難禁留取待春深女聞之怒歸告其父父訟于方國珍國珍捕僧至問其姓名對曰姓竺名月華國珍命以竹籠盛之將沉之江曰我亦取汝姓作偈送汝因吟曰江南竹巧匠結成籠好與吾師藏法體碧波深處伴蛟龍方知色是空僧哀訴曰死我分也乞容一言國珍許之僧復吟云江南月如鏡亦如鉤明鏡不臨紅粉面曲鉤不上畫簾頭空自照東流國珍大笑釋之且令蓄髮賜柳氏爲婦按江南柳或以爲即歐陽公雙調望江南前半闋未知孰是
詩餘載獨夜曲云玉漏聲長燈耿耿東牆西牆時見影月明窗外子規啼忍使孤魂愁夜永進士楊蘊中下獄成都夢一婦人自稱薛濤贈楊此詞
延祐初永嘉滕穆僑居臨安月夜遊聚景園遇一美人自言衛芳華故宋理宗朝宮人卽命侍女翹翹設茵席酒果歌木蘭花慢一闋云記前朝舊事曾此地會神仙向月地雲階重攜翠袖來拾花鈿繁華總隨流水歎一場春夢杳難圓廢港芙蓉滴露斷堤楊柳垂烟兩峯南

北只依然螢路草芊芊悵別館離宮烟銷鳳蓋波沒龍船平生玉屏金屋對漆燈無焰夜如年落日牛羊塚上西風燕雀林邊又詩云湖上園亭好重來憶舊遊徵歌調玉樹閱舞按梁州徑狹花迎輦池深柳拂舟昔人皆已沒誰與話風流自是白晝亦見生遂攜歸寓所下第後美人留翹翹使守舊宅而身隨生歸里凡三載生復赴浙試美人請與生往訪翹翹至則翹翹迎拜于路左矣美人忽淚下云緣盡當奉辭是夜鐘鳴急起與生分袂贈玉指環一枚而別
宣和中蜀人王通判女嬌娘與中表申純字厚卿者私通酬和甚多有寄申生滿庭芳詞云簾影篩花簞紋浮水綠陰亭院清幽夜長人靜贏得許多愁空憶當時月色小窗外情話綢繆臨風淚拋成暮雨猶向楚山頭殷勤紅一葉傳來密意佳好新求奈百端間阻恩愛休休應是紅顏薄命難消受雅風流須相念重尋舊約休忘杜家秋父納帥子之聘嬌娘竟以憂卒申生痛念之亦死
羅愛愛嘉興名娼也色藝俱絕嘗與諸名士讌于鴛湖凌虛閣愛愛賦絕句云曲曲闌干正正屏六銖衣薄懶來凭夜深風露涼如許身在瑤臺第一層自此才名日盛同郡有趙氏子者與之狎遂託終身焉未幾趙有父執官太宰以書自上都招之許授江南一官趙躊躇未決愛愛勸之行因置酒中堂捧觴爲趙母壽自製齊天樂一闋歌以侑之詞曰恩情不把功名誤離筵又歌金縷白髮慈親紅顏幼婦君去有誰爲主流年幾許况悶悶愁愁風風雨雨屛折鸞分未知何日更相聚蒙君再三分付向堂前奉侍休辭辛苦官誥蟠花宮袍製錦待

要封妻拜母君須聽取怕落日西山易生愁阻早促歸程綵衣相對舞歌罷淒然趙子遂去及至都而太宰殂矣無所依托遷延旅邸趙母以憶子故感病愛愛親爲營葬甫三月張士誠陷平江參政楊完者率兵拒之因大掠見愛愛姿色欲納之愛愛以羅巾自縊死不久張氏通款趙子間關北歸則城郭人民皆非故矣遂獨宿于堂中忽見愛愛淡粧素服出燈下與趙禮畢泣而歌沁園春一闋云一別三年一日三秋君何不歸記尊嫜抱病親供藥餌高堂埋葬親曳麻衣夜卜燈花晨占鵲喜雨打梨花畫掩扉誰知道恩情永隔書信全稀干戈滿目交揮奈命薄時乖履禍機向銷金帳裏猿驚鶴怨香羅巾下玉碎花飛要學三貞須拚一死免被傍人話是非君相念算除非畫裏重見崔徽每歌一句悲啼擁抑趙子遂與入室款若平生雞鳴泣別黯然而逝但覺梁燈半滅而已
至順中有王生者居金陵嘗趁租船往松江泊舟渭塘入肆沽酒一女子簾幙間窺之姿態獨絕彼此注視怏怏登舟是夕忽夢至肆中見壁上花箋效東坡體題四時詞其一云春風吹花落紅雪楊柳陰濃啼百舌東家蝴蝶西家飛前歲櫻桃今歲結鞦韆蹴罷鬢鬖鬖粉汗凝香沁綠紗侍女亦知心內事銀瓶汲水煑新茶其二云芭蕉葉展青鸞尾萱草花含金鳳嘴一雙乳燕出雕梁數點新荷浮綠水困人天氣日長時針線慵拈午漏遲起向石榴陰畔立戲將梅子打鶯兒其三云鐵馬聲喧風力緊雲窗夢破鴛鴦冷玉爐香斷有餘香羅扇撲螢無定影洞簫一曲是誰家河漢西流月半斜要染纖纖紅指甲金盆夜搗鳳仙花其四云山茶未開梅半吐

風動旆旌雪花舞金盤冒冷塑狻猊繡幙圍春護鸚鵡倩入呵筆畫雙眉脂水凝寒上臉邇粧罷扶頭重照鏡鳳釵斜亞瑞香枝後女終歸于生然是詞未知何人作也

至正辛卯眞州有崔生名英者家極富少工書畫補浙江永嘉尉攜妻王氏赴任道經姑蘇舟人艷其貲夜沉英水中并婢僕殺之留王氏欲以爲子婦王佯應之乘間逸去奔入尼庵中遂薙髮于佛前歲餘忽有人施畫芙蓉一幅王過見之識爲英筆因詢庵主所自乃言顧阿秀兄弟以操舟爲業入頗道其刼掠江湖間王遂援筆題于上云少日風流張敞筆寫生不數黃荃芙蓉畫出最鮮妍豈知嬌豔色翻抱死生冤粉繪凄涼餘幻質只今流落誰憐素屏寂寞伴枯禪今生緣已斷願結再生緣其詞蓋臨江仙也尼皆不曉所謂後其畫爲好事者買獻御史高公而英亦因幼習水善泅得不死因賣草書高莊延爲館客一見畫泫然流涕高怪問之遂言被盜之由且誦其詞曰此英妻所作也高因廉得其實捕盜寘法而跡英妻復合焉

戴石屏薄遊江西有富家翁愛其才以女妻之居二三年忽欲作歸計妻問其故告以曾娶妻白之父父怒妻宛曲解識諭以盡奩贈行仍餞以詞曰惜多才憐薄命無計可留汝揉碎花箋忍寫斷腸句道傍楊柳依依千絲萬縷抵不住一分愁緒捉月盟言不是夢中語後回君若重來不相忘處把杯酒澆奴墳土石屏既別遂赴水死輟耕錄

洪武初吳江沈韶遊于九江嘗月夜偕友訪琵琶亭聞有歌聲次日獨往躊躇良久見一麗人宮粧艷飾二小姬前導來就韶曰妾僞漢陳主婕妤鄭婉娥也年二十而死殯于亭側侍女二人名鈿蟬金雁亦當時殉葬者遂共飲于亭上歌念奴嬌詞曰離離禾黍歎江山似舊英雄塵土石馬銅駝荊棘裏閱遍幾番寒暑劍戟灰飛旌旗鳥散底處尋樓櫓嗜鳴叱咤只今猶說西楚憔悴玉帳虞兮燈前掩面淚飛紅雨鳳輦羊車行不返九曲愁腸慢苦梅瓣凝粧楊花飛雪同首成終古翠螺青黛絳仙慵畫眉嫵歌竟謂韶曰此即昨夜所謳也因口占一詩云鳳艦龍舟事已空銀屏金屋夢魂中黃蘆晚日烘殘壘碧草寒煙鎖故宮隧道魚燈油欲盡粧臺鸞鏡匣長封憑君莫話興亡事淚溼胭脂損舊容所言多當時宮掖間事

張紅橋閩縣良家女常曰欲得才如李青蓮者事之福清林鴻投詩稱意遂侍巾櫛鴻有金陵之遊作念奴嬌詞留別云鍾情太甚任笑吾到老也無休歇月露烟雲都是恨況與玉人離別軟語丁寧柔情婉戀鎔盡肝腸鐵歧亭把酒水流花謝時節應念翠袖籠香玉壺溫酒夜夜銀屏月蓄喜含嗔多少態海岳誓盟都設此去何之碧雲春樹晚翠千千疊困作鴛思歸來細與伊說紅橋次韻以答之云鳳凰山下恨聲聲玉漏今宵易歇三疊陽關歌未竟啞啞棲烏催別含怨吞聲兩行淸淚透千重鐵柔情一縷不知多少根節還憶浴罷描眉夢回攜手踏碎花間月謾道胸前懷荳蔻今日總成虛設桃葉津頭莫愁湖畔遠樹雲煙疊寒燈旅邸熒熒與誰閒說後紅橋竟以念鴻而死遺稿中有蝶戀花半闋云記得紅橋西畔路郎馬來時繫在垂楊樹漠漠梨雲和夢度錦屏翠幕留春住

嘉靖初淸河邱生泊舟江陵有一女子自稱兩淮運使何公之妾翠微引生至一亭就枕臨別賦憶秦娥云楊枝裊因情無恨天將曉天將曉漏窮雞喚教人煩惱郵亭一夜風流少匆匆後會應難保應難保最傷情處殘雲風掃又詩云不斷塵緣露本眞翠微花下遶香魂如今了却風流債一任東風啼鳥聲次日訪之乃其墓也

元之夢遊偃詞序云夏夜偃寢神遊異境榜曰元妙洞天見少女獨立朗然歌謁金門詞云眞堪惜錦帳夜長虛擲挑盡銀燈情脈脈繡花無氣力女伴聲停刀尺蟋蟀爭啼四壁自起捲簾窺夜色天青星欲滴歌竟命侍兒傳語曰與君有緣今時未至請辭遂翻然而醒玄之不知何許人詞載卓珂月詞統

福淸諸生韓夢雲嘉靖甲子過石湖山見遺骸掩之其夜夢一麗人自稱王秋英字蒨容楚人也元至正間從父之任遇寇石湖山投崖而死今感掩骼之恩願詩伉儷自是數日一至詩詞甚多明年寒食夢雲攜雞黍奠其墓秋英出見韓作瀟湘逢故人慢一闋云春光將暮見嫩柳拖煙嬌花帶露頃刻閒風雨把堂上深恩閨中遺事鑽火留餳都付却落花飛絮又何心挈榼提壺鬬草踏青來路子規啼蝴蝶舞遍南北山頭紙灰繚酹奠一邱黃土歎海角飄零謝陰虔楚無主泉扃也能得有情雞黍豈角聲吹落梅花又帶離愁歸去遂與夢雲同歸產一子萬歷癸巳年自言緣已盡揮涕而別

蘇小娟錢唐名娼也其妹盼奴與太學生趙不敏狎不敏赴官三載後有祿俸餘資囑其弟趙院判遺盼奴且言盼奴妹小娟俊雅可謀致之佳耦也院判如言至錢唐則盼奴一月前死矣小娟亦爲盼奴所繫以於潛官

絹諢板繫獄院判言于府俾召出之付以所遺物小娟自謂不識院判何人及折書惟一詩云當時名妓鎮東吳不好黃金只好書借問錢塘蘇小小風流還似大蘇無小娟得詩熙然俾奔和之援筆書云君住襄江妾住吳無情人寄有情書當年若也來相訪還有於潛絹也無倖喜免其償絹脫籍歸院判焉元遺山題小娟圖詞云綠陰庭院宜晴晝簾捲香風逗美人圖子阿誰留都是宣和名筆內家收鶯鶯燕燕分飛後粉淡梨花瘦只除蘇小不風流斜插一枝萱草鳳釵頭

林下詞選載浣溪沙一闋云溪霧溪烟溪景新溶溶春水浸春雲碧琉璃底靜無塵風颭游絲垂蝶翅雨飄飛絮溼鶯唇桃花片片送殘春或以為宋時女鬼珍娘作也不知珍娘為何許人

花史侍兒名楚江甲申三月際生逍地有和花史鷓鴣天半闋云情猶戀意如醪依依不舍舊藍橋東君可許歸相伴暫向塵封學楚腰尤悔庵稱之

閩人林景清過金陵與院妓楊玉香狎許終身焉臨別賦鷓鴣天一闋云八字嬌蛾恨不開陽臺今作望夫臺月方好處人相別潮未平時僕已催雞燭付其疑猜燼壺有路去還來甦甦一樹垂絲柳休傍他人門戶栽遂與訣別後五六年景清再訪之則玉香已死留宿軒中吟詩云往事淒涼似夢中香奩人去玉臺空傷心最是秦淮月還對深閨燭影紅徘徊不寐忽見玉香從帳中出唏噓吟曰天上人間路不通花鈿無主畫樓空從前為雨為雲處總在襄王曉夢中景清失聲呼之隱隱而沒

宣和間有題于陝府驛壁者云幼卿少與表兄同硯席

雅有文字之好未笄兄欲締姻父母以兄未祿仕難其請遂適武弁明年兄登甲科職教洮房而良人統兵陝右相與邂逅于此兄鞭馬略不相顧豈前恨未平耶因作浪淘沙以寄情云目送楚雲空前事無蹤漫留遺恨鎖眉峰自是荷花開較晚孤負東風客館歎飄蓬聚散匆匆揚鞭那忍驟花驄望斷斜陽人不見滿袖啼紅

吳興周撰選伯乾道五年知衢州西安縣招郡士沈廷年為館生沈能邀紫姑神談未來事多驗尤善駢文清新敏捷出人意表適判方姿宴客就郡借伎周適邀仙因求賦一詞往侑席指瓶內一捻紅牡丹令詠之名瑞鶴儼用捻字為韻意欲以險困之不思而就云覩嬌紅細捻似西子當日留心千葉東都競栽接賞園林臺榭何妨日涉輕羅慢褶費多少陽和調燮向曉來露浥芳苞一點醉紅潮頰雙壓姚黃國艷魏紫天香倚風羞怯雲鬟試插便引動狂蜂蝶況東君開宴賞心樂事莫惜獻酬沉醉老相將紅藥翻階倚徐侍妾既成畧不加點又湖學甲子歲科舉後士人有請仙問得失者賦詞云秋涼天氣淒涼院宇孤鴻叫斜月寒燈伴殘漏落盡梧桐秋影瘦鎖古畫難就重陽又近也對黃花依舊此人竟失舉

田世卿為金州都統制荊南人劉之翰者待峽州遠安主簿闕作水調歌頭獻之田覽之大喜致書約來金城欲厚加資給之翰還亡明年田出閱武見之翰立道左泣曰人鬼殊途公能恤我家亦足表踐言之義忽不見田大驚異亟送千緡與其孤詞曰涼露洗金井一葉下梧桐謫仙浪游何事華髮作詩翁烏帽蕭蕭一幅坐對清泉白石矯首撫長松獨鶴歸來晚聲在碧霄中神仙宅留玉節駐金貔黔南一道萬里貔虎控雕弓笑折碧荷倒影自唱採蓮新曲詞句滿秋風劍佩八千歲長入大明宮花草粹編

謝五娘萬歷中湖州女子有讀月居集一卷多懷人寄友之作其風懷放誕固可知也賦柳枝詞一闋云近水千條拂畫橈六橋風雨正瀟瀟枝枝葉葉皆離思添得鶯啼更寂寥尋被逮繫不知所坐何事或以為父受二聘遂致雀角云

王瓊奴徐若郎妻也若郎未娶時以紅箋一幅遺之瓊奴題詩答云茜色霞箋照面顏玉郎何事太多情風流不是無佳句兩字相思寫不成後若郎戍邊有吳指揮者以計殺之欲納瓊奴瓊賦滿庭芳詞自誓云綵鳳臺分文鸞侶散紅雲路隔天台舊時院落畫棟滿塵埃設有玉京離燕向東風裹似訴悲哀主人去捲簾恩重空屋亦歸來涇陽憔悴女不逢柳毅書信難裁欲金釵股寶鏡離臺萬里返陽郎去知何日都得重回丁香樹合花到死肯共野蒿開後嗚于御史得白其冤遂自殺

詩話類編云吳氏女愛吟咏隣有鄭僖雅擅才華女常令嫗索詞于生生賦木蘭花詞與之因從其母求婚不允女寄詞與生云看紅箋寫恨人醉倚夕陽樓故里梅花幾傳春信又付東流此生料應緣淺禱寶下兩怨雲愁樓外杏枝綻也珠簾悄上恨綰絲蘿喬樹欲依投此景所悠悠惡鶯老花殘翠嫣紅減辜負春遊蜂媒間人情思總無言應只低頭夢斷東風路遠眾情難為遲留女竟以憂恨而卒作詩別生云淚珠滴溼香羅病裏芳肌瘦損多怪得夜來春夢淺不知今日定如何生聞之為悼亡吟有死生真夢幻來往只詩篇之句

王十八娘天寶間宮人與太眞寵相亞馬嵬埋玉十八娘亦歸晉安故里明萬厤間與閩人東海生冥會歌菩薩蠻詞云妾身本是瑯琊種當年曾得君王寵傾國鬭紅妝人稱十八娘絳綃籠玉質纖手金盤擘驛路起塵埃驪山一騎來見幔亭集按東坡詠荔枝詞有骨細肌香恰是當年十八娘之句或以爲十八娘卽荔枝也

乩仙王氏秋波媚詞云流水東逈憶故秋疎雨滴更愁雁來楚峽風凄江渚瘦損輕柔誰憐絕世嬌姿在斜倚小妝樓慵窺寶鏡淚懸情眼恨鎖眉頭自言宋時人年二十卒又有詩云兒家夫壻太輕狂錦瑟春風淚萬行孤枕伴人憐夜雨翠娥應損五更長見沈宛君伊人集

瑤宮花史何氏小名月兒山陽人早夭爲王母散花女歲癸未降乩賦鷓鴣天詞云整束簪環下碧霄教人腸斷念奴嬌曲房空剩殘香粉獨對瀟湘憶翠翹　斟別話酌清醪盈盈徐送小紅橋從今不伴烟霞客愛向風前鬭柳腰載梅庵沙語

吳江士女沈靜筠字玉霞山人呂元洲室歿後降乩作鷓鴣天詞云一片春光遍九霄這回風月也全消重來繡閣吟殘句不數緱山弄玉簫　身外事等閒拋萬層雲路碧迢迢香南雪北何由見直比人間午夢遙載林下詞選

詞苑叢談卷十二終　　番禺孟鴻光校

詞苑叢談十二卷

國朝徐釚撰釚字電發號虹亭吳江人康熙己未召試博學宏詞授翰林院檢討是書專輯詞家故實分體製音韻品藻紀事辨正諧謔外編七門採摭繁富援據詳明足爲論詞者總匯江南通志稱釚少刻菊莊樂府朝鮮貢使仇元吉見之以餅金購去貽詩曰中朝攜得菊莊詞讀罷烟霞照海湄北宋風流何處是一聲鐵笛起相思則釚於倚聲一道自早歲卽已擅長故於論詞亦具有鑒裁非苟作也惟其閒徵引舊文未盡註其所出同時朱彝尊陳維崧等嘗議之釚亦自欲補綴而未盡也至紀事一門半取近事其閒點綴以成佳話標榜以借虛聲者蓋所不免然考世說新語註載裴啟作語林記謝安黃公酒壚事安以爲所說不實則序錄同時之事自古已然唐宋人詩話說部此類尤夥則亦非釚之創例矣

南州草堂詞話

徐釚　編

南州草堂詞話卷上

清　松陵徐　釚電發編

龔芝麓尚書與横波夫人月夜汎舟西湖作醜奴兒令四闋自序云五月十四夜湖風酣暢月明如洗繁星盡斂天水一碧偕内人繫艇子於寓樓下剝菱煮芡小飲達曙人聲既絕樓臺燈火周視悄然惟四山蒼翠時時滴入杯底千百年西湖今夕始獨爲吾有徘徊顧戀不謂人世也酒語情恬因口占四調以紀其事予嚐云何地無月但少閒人如吾兩人予則謂何地無閒人無事寡事如吾兩人者未易多得爾詞云一湖風漾當樓月凉滿人間我與青山冷澹相看不等閒藕花社榜疏狂約綠酒朱顏放進嬋娟今夜紗窗可忍關又云木蘭撇蕩波光碎人似乘潮何處吹簫輕遂流螢度畫橋白鷗睡熟金鈴悄好是蕭條多謝雙高折簡明宵不用招又云情凝每與銀蟾約見了銷魂爾許溫存領受嫦娥一笑恩戲拈梅子横波打越樣心癡和月須吞省得濃香不閉門又云清輝依約雲鬟綠水作菱花蘇小天斜不見前人駐晚車湖山符牒誰能管讓與天涯如此豪華除卻芳樽一味蒓雙高謂南北高峰也

葉天寥虞部牛不軒節事云偲偲十三四時即羈迹秦淮將有錦江玉壘之行遠望故鄉凄心掩泣眞所云侯門一入深如海也余甚傷焉今年十七又作巫山神女向楚王臺下去矣酒闌聞之悵然感懷口占浣溪沙二詞云一片歸心望也休西陵千里水東流杜鵑芳草楚天秋老去未消風月恨閒來重結雨雲愁欲緘雙淚寄亭州又金粉傷情別石頭六朝烟柳繫離憂破瓜人泣仲宣樓桃葉渡邊春易去梅花笛裏夢難留子規斜月一悠悠

俞琬綸製桂枝香古鏡詞贈女史顧文英琬綸自序云文英善書以碧綠作小行楷繡之鏡囊遺所歡後有人贈二千金娶之未幾英死一夕予夢英相對如常謝此詞予曰殊悔有架罷殘粧二語遂爲卿讖英曰比亦竊疑之愛其佳不請易耳其詞云張郎一去君且代郎看雙蛾解理贈別躊躇不忍把君分碎問容顏君獨知憔悴受多磨與君無異底寒三五嫦娥愁向缺圓自已晴空裏似丹青點綴箇中小小洞天深處背地沈迷形影都無據憐君自爲分明累貯盡了漢宮人淚架罷殘妝瞥然收卻遠山横翠

吳祭酒作秣陵春一名雙影記寫爽夜命小鬟歌演自賦金人捧露盤詞云記當年曾供奉舊霓裳歎茂陵遺事凄涼酒旗戲鼓買花簪帽一春狂綠楊池館逢高會身在他鄉喜新詞初填就無限恨斷人腸爲知音子細思量偸聲減字畫堂高燭弄絲簧夜深風月催檀板顧曲周郎時祭酒將復出山晉江黄東崖詩云徵書鄭重眠餐損法曲凄涼涕淚横正謂此詞也祭酒又自題一律云詞客哀吟石子岡鷓鴣清怨月如霜西宮舊事餘殘夢南内新詞總斷腸漫湿青衫陪白傅好吹玉笛問甯王亦翻天寶梨園曲減字偸聲柳七郎

楊卯君字雲和沈君善之側室工于繡佛名流多題詠之作君善輯針史行世其女關關字宮音尤能出新意所繡山水人物無不精絕嘗墨繡顧茂倫濯足圖尤悔菴題漁家傲一闋其詞云我夢吳江烟水皺綸竿擬挂垂虹口不道逋翁濯足久枕且漱滄浪一曲天如斗深院玉人閒譜繡粉香妙寫溪山友宛轉絲絲盤素手林下秀小名獨占毛詩首

廣陵有老儒孿生二女子娟娟相倚雅好文墨幼時並處不能辨以香炙而爲識戊戌年訛傳掖庭之選倉卒歸二少年一居城一居湖中嫁同日後皆有娠復同病而卒閻再彭修齡賦漁家傲詞弔之云畫欽紗窗紫碧霧瓊花自是無雙樹並蒂嬌姿無解語經行處花鈿暗識修眉嫵畫閣肩垂朝復暮閒情時咏遊僊句香月化烟留不住天風度飛瓊自挽雙成去詞載倚聲集人多傳之

紅橋在平山堂法海寺之側王貽上司理揚州日與諸名士遊讌酒間小有倡酬江南北頗流傳之于是過廣陵者多問紅橋矣司理在紅橋賦浣溪沙云北郭清溪一帶流紅橋風物眼中秋綠楊城郭是揚州西望雷塘何處是香魂零落使人愁澹烟芳草舊迷樓茶村杜濬和云六月紅橋漲欲流荷花荷葉幾時秋誰翻水調唱凉州更欲放船何處去平山堂上古今愁不如歌吹十三樓淮陰邱象隨和云清淺雷塘水不流幾聲寒笛畫城秋紅橋猶自倚揚州五夜香昏殘月夢六宮釵落曉

風愁多情烟樹戀迷樓後陽羨陳維崧賦紅橋詩云輕紅橋上立逶迤綠水微波漸作鮮手把柳絲無一語十年春恨細如塵又一帶蕪城綠野烟三春板渚亂寒田傷心錯到平山路不獨江南事可憐又雨餘垂柳鴨頭綠日落吳天卵色紅絕似儂家碧書裏幾層春水幾層風余亦有紅橋絕句云酒樓楊柳碧絲絲惱煞紅衣舞柘枝留得狂名偏薄倖至今猶說杜分司又轉過春帘便板橋船窗草閣雨瀟瀟蕪城一片寒烟綠流水何人問六朝人多誦之附錄阮亭遊記略云出鎮淮門循小秦淮折而北陂岸起伏多態竹木蓊鬱清流映帶人家多因水爲園亭樹溪塘幽窈而明瑟頗盡四時之美拏小艇循河西北行林木盡處有橋宛然如垂虹下飲于澗又如麗人靚妝袨服流照明鏡中所謂紅橋也遊人登平山堂率至法海寺捨舟而陸徑必出紅橋下橋四面皆人家荷塘六七月間菡萏作花香聞數里青帘白舫絡繹如織良謂勝遊矣

秦淮卞賽小字玉京桃葉名姬也後爲女道士吳祭酒琴河感舊詩有青山憔悴卿憐我紅粉飄零我憶卿之句不勝樓頭燕子山上蘼蕪之感彭城萬年少詩祇賦眼兒媚贈之云花弄香紋春滿樓桃葉引江流箇人何事斜陽獨倚曲曲腸柔垂簾淡淡撲楊絲私心好處投侍兒斂態閉門作忌不上金鉤蓋記其少年情事猶覺風韻可人

葉天寥治史云沈智瑶內人季妹也鸝吹五君詠珠暉映月流玉彩迴花度可以想見風格矣有詩刻彤奩續些年三十餘以怨恨自沈于水而死姪婦蘭支其內姪女也有詞哭之調寄水龍吟云水晶深處瓊樓湘風半搖鈿綃輕桂旗翠陌平沙碧草瑤天翔鸞寶柱哀絃曲終人杳晚江清淺奈芳菲極目雲霞未賞都倩靈妃遊伴寂寞楚山高遠夜半猿聲淚痕滿鏡消菱月釵沉蘭霧雲時分散恨逐波香愁隨浪影一天幽憑歎銷魂正是白蘋黃葉暮鴉淒斷

沈宜修宛君天寥夫人也三女紈紈小紈小鸞皆工詩詞有午夢堂集數種曰昔和凝有句云春思翻教阿母疑余以爲破瓜之年亦何須疑也是當信耳因作問疑詞云芳草青歸梨花白潤春風又入昭陽鬢綠窗日靜綺羅閒金鈿二八人如蘂碧字題眉細香寫罷青鸞玉線褶襠襯著教阿母不須疑妝罷試向飛瓊問

天寥又云侍女隨春年十三四即有玉質肌凝積雪韻彷幽花笑盼之餘風情飛逗瓊章極喜之爲作浣溪沙詞云欲比飛花態更輕低回紅頰背銀屏半嬌斜倚似含情嗔帶淡霞籠白雪語偷新燕怯黃鶯不勝力弱懶調箏昭齊和云翠黛新描桂葉輕柳枝婀娜倚畫屏風前閒立不勝情細語嬌羞嗔亂蝶清嚧淚粉怨殘鶯日長深院惱秦箏蕙綢和云鬢薄金釵半嚲輕伴羞微笑隱湘屏嫩紅染面作多情長怨曲欄看鬬鴨慣嗔南陌聽啼鶯月明簾下理瑤箏宛君和云袖惹飛烟綠雨輕裙拖出粉雲屏飄殘柳絮暗知情千嗔懶回拋繡鴨半含微吐澀新鶯嗔人無賴隔風箏諸詞俱用嗔字以此女善嗔當面發赤也宛君又有長愛嬌嗔人不識水剪雙眸欲滴之句余亦作二闋云初總銀篦攏鬢輕添香細拂美人屏生來腼腆自風情淺斂翠分明月雁小梢黃入曉春鶯故憐斜擲學新箏紅袖垂聲踏旋輕闌干閒倚杏花屏半將嗔語寄深情金釧粉痕香盡鳳玉釵脂膩滑流鶯坐來簾下即彈箏按隨春一名紅于葉小鸞侍妾也瓊殁後歸龐氏別字元元龐蕙纕有病中聞家慈同元姨爲予誦經誌感鷓鴣天云終歲懨懨怯往還盈盈兩袖淚痕潸一心解識愁千縷雙鬢慵梳月半彎香被冷瑣窗寒翻經書閣織紅顏枕函猶有殷勤意不盡題箋寄小鬟見林下詞選

柳亭沈遴奇嬰垣任情縱誕中年因所歡逮被放羅宮賦踏莎行一闋亦借分飛遺意也其自序云星移物換人世皆虛梗斷蓬飄吾生靡定是以求仙學佛羣笑爲迂飲酒被紈元非適激聊蟄龍而伸蠖或呼馬以應牛僕本有情兼遭多難秋風大澤情殊屈子之悲春水横橋恨學尾生之信雙珠待擬一劍驚飛王孫之草徒芳姊妹之花半死天高離恨總喚奈何鄉老溫柔翻爲醉夢佯狂自廢啼則襟袖多淹惝恍如癡笑則冠纓欲絕然而佳人不再淑儷難雙未合斷橋蓮復生心縱是枯楊絮還惹恨但使小家碧玉終嫁汝南則國才人不歸厮養則雖華門陋巷敢金屋之繁華泌水流泉勝瓊漿之篤永夜窮不寐朝起黎牀宵恨將身之漸登下半衣乙泣無如薄命空復多愁膈無瓶罄侵曉還來腹有車輪何時不轉雲窗解命說鬼偏宜且寄興于小詞即微歌于長恨詞曰積雨埋紅沈烟漾碧小樓春信催寒食踏青闌草總無心自家憔悴誰憐惜柱裂香羅虛勞黛筆東風笑殺多情客瑤琴元不是知音一牀夜月吹羌笛

歌者張卿今日之秦青也壬子春暮譜集于宋荔裳觀察京師寓園張後至合肥宗伯賦蝶戀花詞云春絆情

絲千縷纖腰裊人來乍暖輕風節何處玉驄曾小歇海棠飄落胭脂雪重倚紅牙謳舊闋張緒風前好是腰身絕樓閣水明光四徹羅衣影漾波心月又送張還廣陵云紅淚一巾心百續春盡幾逢剛過清明節懊恨子規啼不歇生生催就雙蓬雪莫聽陽關朝雨闋禁得年年腸爲分攜絕芳草粘天難望徹杏花人面揚州月又代張閒情云綠綠鴛鴦愁暗續花雨新添水暖銀塘飾燕子穿簾飛又欲冰紈襯貼芙蓉雪悶倚玉簫吹半闋報道人歸尋板還嗔絕別後心情明鏡徹日長捱到如年月又隋苑烟花羅綺續小別重圓交代歡愁節腸轉車輪輪始歇夢回關塞沙如雪爲問歡場歌幾闋比並雙蛾蟲就誰嬌絕天欲爲人須撈徹一生長似團圓月長安諸公爭裂素紈書之于是紅牙檀板中都唱此詞

朱錫鬯彝尊在代州與妓小字白狗者狎一日晚往訪之不値戲投一詞云疏籬月影纔鋪地卻早被金鈴喚把朝雲一片出巫山盼不到黃牛峽裏仙源乍入重門閉任閒殺桃花春水劉郎自去阮郎歸算只有相如伴伱蕭步蟾宮調也錫鬯天才踔厲詩文膾炙海內塡詞與柳七黃九爭勝葉元禮嘗作駢體文序之綴以絕句云驚巷湖口推朱十代北汝西詞客衰弄墨偶然工小令人間腸斷賀方回

京師舊俗婦女多以元宵一夜出遊名走橋摸正陽門釘以祓除不祥亦名走百病子尚欲塡一詞記之近見青城集中木蘭花令正詠此也句頗雅麗詞云元宵昨夜嬉遊路今夕還從橋下去名香新暖繡羅襦翠帶低垂金線縷回頭姊妹多私語魚鑰沈沈纖手拄釵橫鬢翠影參差一片花光無處所青城集舅嘉著甥子存著

海甯陳相國夫人徐燦字湘蘋有燕京元夜詞云華燈看罷移香騕正御陌遊塵絕素裳粉袂玉爲容人月都無分別丹樓雲淡金門霜冷纖手摩挲怯三橋宛轉凌波躡斂翠黛低回說年年長向鳳城遊曾望蕊珠宮闕星橋雲爛火城日近踏徧天街月

淮陽柳敬亭以淳于滑稽之雄爲左甯南重客甯南沒于九江舟中柳生先期東下憔悴失路垂老客于長安龍松先生贈賀新郎詞云鶴髮開元叟也來看滿高市上曾衆尉向萬里風霜吹短褐遊戲侯門趨走卿與我周旋良久綠鬢紅顏今都改歎婆娑人似桓公柳空擊碎唾壺口江東折戟沈沙後過青溪笛床烟月淚珠盈斗老矣耐煩如許事且坐旗亭呼酒拚殘臘消磨紅友花壓城南韋杜曲問毬場馬稍還能否斜日外一回首又賦沁園春云驃騎將軍異姓諸侯功名壯哉乍南樓傳箭大航風鶴中流搖櫓盜浦蕭萊片語回春千金逃賞遮客長刀玩弄來堪憐處有恩門一涕青史難埋偶然坐上喇談博黃絹新詞七步才似籌兵北府碧油晨啓把恭東閣展齒宵陪春水方生吾當速去老子遨遊頗見哀相攜手盡山川六代簫鼓千杯聽恩門一涕之語直是敬亭知己

出湧金門沿湖爲錢王祠兒葵燕麥瓦礫荊榛瘞香窖絕余過而感之題滿江紅一闋于壁上云電馬霜戈馳江上怒濤始歇誇保障幷吞割據韓彭比烈寂寞幾堆羊虎石淒涼一片銅駝月憶白鹽摧裏是何人關情切故宮內餘殘雪荒廟裏靈旗滅笑宋家南渡金甌也缺五國未曾生馬角五王莫漫啼鵑血算原來天道好循環悲雙闕亦陳橋驛孤兒寡婦久假當還意也

葉元禮舒崇客西泠遇雲兒于宋觀察席上一見情時尙未破瓜也雲兒居孤山別墅密締相邀訂終身爲別五年復至湖頭則如綵雲飛散不可蹤跡矣元禮撫今追昔情不自禁援筆賦浣溪沙四闋云彷彿清溪側若耶底須惆悵怨天涯青驄繫處是儂家生小畫眉分細膩近來綰髻學盤蛇妝成不耐合歡花又柳暖花寒懊惱時春情脈脈倩誰知願纖香雨正如絲團就鏡臺鳥鯽墨寄來江上鯉魚詞此生有分是相思又貽背紅翁解珮邂逅銷魂爾許月明時羅裙消息落花知蝶粉蜂黃拚付與淺顰深笑總難知教人何處識情癡又斗帳脂香夜半侵幾番私語夢難尋清波一樣淚痕深南浦驚花新別恨西陵松柏舊同心一番生受到而今

余舊有新詞爲吳孝廉漢槎在甯古塔寄至朝鮮有東國會甯都護府記官仇元吉遇余詞云中朝寄得菊莊詞讀罷凝香照海湄北宋風流何處是一聲鐵笛起相思故阮亭先生有新傳春雪詠蠻徼織弓衣之句益都相國馮公有詩被三長矜虎觀風流一調動雞林之句皆一時實錄也同時有以成容若側帽詞顧梁汾彈指詞寄朝鮮者朝鮮人有詩料曉風殘月後而今重見柳屯田句惜余詩不傳

清 秣陵徐釚電發編

壬子元宵吳荆西之紀沈龍門永令合樂玉樹堂名士勝流無不畢集花燈火樹稱為極盛枚詩芳蓀雲間人色藝獨絶時微雨無月余呼曰嫦娥何在耶吳玉川鏘笑曰咫尺雲間何云不見遂調畫堂春一闋云佳節嫦娥不放開只看燈影團圞更闌酒醉輝雙鬟無限屏山姤煞一天風雨玉簫錦瑟生寒請看咫尺在雲間倚徧闌干席上有老樂工沈遂諾入管絃即為歌唱極歡而罷其詞傳播揚州宗定九元鼎刻之花鈿集中

浙中查伊璜妙解音律其家姬柔些尤擅絶一時廣陵汪舍人蛟門製春風裊娜遺查君兼贈柔些云看先生老矣兀自風流閿翠袖呢紅樓羨香山攜得小蠻樊素玉簫金管到處遨遊難愛前溪歌憐子夜記曲娘還數阿柔戲態更教彈絶調氍毹端坐撥箜篌新製南唐院本衣冠巾幗抵多少優孟春秋拖六幅掩雙鉤英雄意態兒女嬌羞燈下紅兒眞堪消恨花前碧玉耐可忘憂是鄉足老任悠悠世事爛羊作尉屠狗封侯同郡小香居士宗定九和云憶年前度曲無限嬌愁花未放蕊還羞有洞簫聲按酒濃春蕩無端牽惹情緒難由裊娜衣裳六朝宮樣傾國傾城看阿柔我慕香山白居士也曾絃管識荆州此日汪郎才子新詞填就聞端委十二府樓珠綠繞玉雕鏤燈前席上巫水江頭鶯滚含桃昔憐將熟兎圍月桂今勝如鉤伊人信美況西園公子英雄曠達寄興箜篌觀二詞可以知柔些風度矣

吳玉川夫人龎小畹蕙纕詩詞書法擅絶當世片紙隻字吳不珍惜有肯逃女伎小青者色藝皆精嘗演劇復堂持扇叩唾香閣乞壻夫人郎調桂枝香一闋有淚萍飛絮前生果別是傷心一小青之句一時傳誦青亦憮然自失遂有意脫籍

沈素嘉葉蕙綢女歸中表葉學山居與龎小畹比鄰後移居汾湖有寄吳夫人小畹點絳脣曰腸斷牆頭幾番同聽黃昏雨別來情緒向北看春樹一院藤花底是臨書處還記取綠窗朱戶裊裊茶烟縷小畹次韻云十載芳鄰自憐一別還如雨看雲愁緒隔箇江天樹佳句曾題小楷紅箋處頻看取相思何限一瞬情千縷

長沙女子王素音有可憐魂魄無歸處應向枝頭化杜鵑之句辭旨酸楚王司州士正用其意作減字木蘭花弔之云離愁滿眼日落長沙秋色遠湘竹湘花腸斷南雲是妾家掩啼空驛魂化杜鵑無氣力鄉思難裁楚女樓空楚雁來

桐城方太史納姬合肥龔中丞賦燭影搖紅催妝詞詞既纖穠序尤綺麗今載香嚴集中序云何來才子自負多情選豔花叢既眼苛于冀北效顰桃葉空夢遠于江南無處尋愁歌燕市酒人之曲有官割肉慨金門少婦之緣願得一心合為雙璧今月扇搜粉譜洽遇麗姝縉紳相思能誦義山之句投珠未嫁欣挑客坐之琴眉黛若遠山臉際若芙蕖風流放誕驚絶世之佳人玉釵挂臣冠羅袖拂臣衣微笑遂延快上國之公子錦茵角枕良夜未央白雪幽蘭新歡方洽兼以花枰月拍巧是慧心螺版烏絲明呈纖手寡玉堂之紅藥比金屋之奇姿可謂勝絶一時風流千載者矣昔宋玉口多微詞自謂溫柔之祖而其告楚王曰天下之美無如臣里臣里無如東家之子嘻何陰也燕趙多佳夙擅名貴文鶯擇棲未肯匹凡鳥可豈必聽子夜于吳趨恨莫愁于桐艇乃稱雅合哉詞云一捻芙蓉閒情亂似春雲髮凌波背立笑無聲學見生人法此夕歡娛幾許喚新妝伴妾淺含羞來好夢總為今番被他猜殺絕傳愁花府嫁小映紅潮發香肩生就菲桃郎呼起還憑攝記取同心帶子雙雙綰輕綃尺八書樓南畔有分對芳預憑銅扎

青兒者楊中丞家妓也適毗陵董氏為青衣婦嗟哉憔悴矣猶記旗亭舊曲一日文友宴客因索清歌青兒掩抑自傷遷延不出促之至再始發聲其音悲悽似在潯陽江上時文友賦愁春未醒一闋以傷之詞云千金不惜歌舞教成似燕離巢後呢喃猶作舊梁聲自分年逾絃索筵簫讓後生今宵何事重聞呼喚幾度如醒欲奏清音花檀牛拍淚已盈盈幸得非牙郎買絹不受伊輕但覺歌餘蘭花楓葉滿中庭最堪憐是卿猶既嫁我未成名陽羨生和青兒曲云檀槽尚撥仙帔初成似沙場老將醉來偏喜楚歌聲隔著屏帆猶恨新愁指下生當年此際額黃嬌暈紅粉羞醒樂府嬌嬈從來慕煞何必帑為但越公朱門何在玉搜花輕分付歌奴休將臨水笑黃庭須知一樣悞卿絕世老我虛名二詞成座客聞之都不樂羅江東云我未成名卿未嫁可能俱是不如人紅粉飄零才人老大安能無杜秋之恋江州之泣也

尤悔菴云僕嘗客恆山梁司徒公出家伎佐酒伎十許上演清平調新劇郎介小腰歌之公賦菩薩蠻詞云樽前若個歌金縷盈盈十五芳如許未勝卞含羞驕態不解愁眉痕青尚淺秋水雙瞬剪何處斷人愁默停捲袖時座客爭為傳唱極歡而罷

梁司徒伎有名文玉者最妹麗嘗裝淮陰侯故事悔菴

于席上調南鄉子詞贈之云珠箔乘樽淺立氍毹宛轉歌忽換猩袍紅燭黯照科錦繖將軍小黛蛾鬟鬢倚盤螺一辮綠鞭燕尾拖為待情人親解取誰向春草江南細馬馱歸倚女未字者髻後垂辮解辮即破瓜矣詞徒見詞大喜命文玉酌巨羅再拜以獻肅醉而歸

王胥庭司馬張伎設讌棠村梁公賦春風裊娜云澄良宵烟月依舊清平花市暖晚風愷有尚書好客棠開簾捲故人歡笑妝點春城百寶珠輪九枝青玉絳燭高燒列畫屏琥珀光浮千日酒赤瑛盤薦五侯鯖誰把燕山舊事移宮換羽倚優孟譜入新聲紅牙串紫鸞笙歌喉未歇客欲沾纓悲哀功烈休嗟陳蹟眼前杯酌且盡平生種槐庭院看年年無恙紅燈綠醑快聚良朋時華堂竹肉間發聽歌者唱至看年年無恙紅燈綠酒快聚良朋之句眾座起舞

汪鈍翁題梁日緝江村書圖云邵陵野色平於掌也有江南此景無王阮亭見之呵曰吳子堂乃爾輕薄汪笑曰行當及君矣因續嘲阮亭所題云彷彿春江綠樹陰幾回展卷幾沉吟江南於汝關何事賦得愁心爾許深汪固輕薄然余嘗見陽羨陳髯望江南數闋風景情事如畫讀之不得不令人轉憶江南樂也詞云江南憶憶得上元時大閣南塘金葉子街飛北宋鬧蛾兒此夜不勝思江南憶最憶善和坊殘臂醉繁劉白院鶯喉嬌唱小秦王花月去堂堂江南憶少小住長洲夜火千家紅杏幌春衫十里綠楊樓頭白想重遊江南憶白下最堪憐東冶璧人新訣絕南朝玉樹舊因緣秋雨蔣山前江南憶梗概是西湖秋月春花錢又趙青山綠水越連吳往事只模糊江南憶更憶是蕪城蘭葉菜堆盤馬路梨花微雨築毬聲颭景逼清明江南憶最好是清歌一曲琵琶彈賀老三更絃索響柔奴此事豔東吳江南憶圖畫最風流白屋山腰烟內市紅闌水面雨中樓樓上漾簾鉤

望春樓故址在青州丁約園祠部入關後偶遊山左求尋舊址觀蔓草荒烟不勝華清宮闕之感賦玉女搖仙珮一闋令故妓歌之聽者恍如置身津陽門外秦誠園內也詞云青州城裏帝子珠樓縹緲五雲深際繞柱鮫綃穿簾玳瑁舊是繁華朱邸誰意同流水見移花月檻苔榆鋪地玉階外鳥聲啼軋雨洗遺鈿數點空翠何處鳳簫聲咽想當年玉容同倚樓上望春如醉風斷舊紗燕子銜將花蕊鬭草踏青昭陽人去冷落鞦韆佳會飛絮速天起塵歌杏不道岐王故第祇見得空梁蛛網粉牆蝶鬧但餘幾點看花淚不如把鳳樓長閉

宋觀察荔裳罷官遊西湖與鐵崖顧菴西樵宴集演邯鄲夢傳奇觀察曰殆為余輩寫照也即席賦滿江紅云古陌邯鄲輪蹄路紅塵飛漲恰半晌盧生醒矣龜茲無恙三島神仙遊戲外百年卿相蘧廬上歎人間難熟是黃粱誰能餉滄海曲桃花漾茅店內黃雞唱閱今來古往一杯新釀蒲類海邊征戍雨雲陽市上修羅杖笑吾儕半本未收場如斯狀詞成座客傳觀為和為之歡散罷酒

曹顧菴學士詩詞流播海內已三十年辛亥復遊京國與同志唱酬意氣凌雲精力扛鼎新詞一出小胥競寫余嘗見其京華詞集觀女伶高燭臺一闋云笠古新調鴉鬟猶解湘裙欲整還拖懶散心情朝來愁畫雙蛾風約綃帳搖樺燭對簪花依眼生波盡嬌態動人些子元不爭多魂銷一曲清歌卻似舊相識無可如何影好顛描空勞石黛三螺燈前小立紅妝換笑還嗔喚弟稱哥暗相憐細腰無力又著登靴未知女伶何人知學士猶有自傳情懷也余在西陵賦沁園春寄之云金馬銅龍遊戲當時倚車人蕪苔禁烟柳營啼舊樹玉河浸月雁訴遙天華轂朱門白衣蒼狗回首紛紛絕可憐歸來好有陶家松菊同傍林泉舊遊景物依然倩紈扇新詞記往年想涼水亭空樂園鄉下華清夢短杜曲樊川無數紅牙一曲腰鼓秋水春帆畫船重來此聽黃鸝細轉坡老堤邊

如皋冒巢民家青童紫雲價巧善歌與陽羨陳其年狎其年為畫雲郎小照徧索題句新城王阮亭曰黃金屈膝玉交杯坐燒銀荷葉上灰法曲自從天上得人間那識紫雲迴武進陳椒峰曰憶殿春衫花底眠新聲愛殺李延年只今展卷人猶在何處相看不可憐長洲尤悔菴曰西園公子綺筵開璧月瓊枝夜夜來小部音聲誰第一玉簫先奏紫雲迴于是和者幾數十人一日雲郎合卺其年賦賀新郎贈之云小酌酴醿釀喜今朝釵光簟影燈前滉漾隔著屏風喧笑語報道雀翹初上又悄把檀奴偷相撲朔雌雄渾不辨但臨風私取春弓量送爾去揭鴛帳六年孤館相依傍最難忘紅蕤枕畔淚花輕颺了爾一生花燭事宛轉婦隨夫唱努力作藁砧模樣只我羅衾渾似鐵擁桃笙難得紗窗亮休為我再惆悵人傳努力作藁砧模樣句無不絕倒

陳其年既失意無聊嘗賦悵悵詞云唱汝青衫奚不去白楊荒漠歎是處荊蘭不笑瘦琴空俯郫酒紅來心久死越娘紫去懷長恐猛耳酣追憶玉箋河鵲流落東籬

廣西叙芍北余谷南銅雀只詞流騷豔供伊談噱百不憐人游獵賦一生悞我靈光作向要離冢上以呼余余曰諾又云日夕此間以眼淚洗胭脂面誰復惜松螺脚短不堪君膺幾帙駡人鸚鵡著半牀詛世芙蓉譏笑欽崎狹骨縛青衫窮兆便曷不向青河戰曷不向青樓宴問何爲潦倒青藜筆硯老大悄逢裘馬輩顛狂合入烟花院替從今傳粉上鬚眉簪歌釧又云白柳黃羊宛給出傷心片幅酸切處短簫供嚢古烟供讀觴弄于君何必怒飄浮帆我原堪哭聽黃陵磯畔夜深船凄凉曲梨園內絲愴肉用園內花欺粟更梟廳謗錦贊蘸識菊百陰錢刀爭作橫一身風雅單爲僕俯洒悲亂擊紫珊瑚鳴如筑涉筆騷怨嗚咽王司州阮亭見之大爲欽絕

王司勲倚蕭雲曦畫水晶簾下看梳頭圖余嘗見之點染精絕陳散木世祥爲題夏初臨詞云悄慧雖描幽情誰見久無人賦雙文梧影單衫閒中驗取腰身亂生作意經營寫遍香不著些羅唇波横酒淺櫻忍笑活現伊人海儷小暇妝閣清歎釵邊翠滑鏡裏紅分斂牀凝睇心苗余染幽芬道不銷魂相看處遞帶濕存問眞眞他年好憶月想花因

曲中陳九老教師也其子陳郎亦善歌以扇索陽羨生書作烏衍措江紅一闋云鐵笛鈿箏還記得白頭陳九曾消受妓堂絲管毬場花酒藉福無雙丞相客善才第一琵琶手歎今朝寒食草青青人何有弱息在佳兒又玉山較瑣枝秀宮門風不墜家聲依舊生子何須李亞子少年當學王鬖首對君家兩世還青衫吾衰醜

白生名任字雙雙通州人琵琶第一手吳梅村爲作琵琶行陽羨生詩玉熙宮外綠垣平虛女門前野草生一

曲紅腔數行淚江南祭酒不勝情正爲璧雙作也一日抱琵琶至冒巢民水繪園撥弦按拍宛轉作陳隋數弄陽羨生又賦摸魚兒一闋倚絃歌之聽者皆凄然泣下其詞云是誰家本師絕藝檀槽搯得如許半灣邏逖無情物惹我傷今弔古君何苦君不見青衫已是人遲暮江東煙樹縱不聽琵琶也應難覓珠淚曾乾處凄然也恰似秋宵掩泣燈前一對兒女忽然凉瓦颯然飛千歲老狐人語渾無據君不見澄心結綺皆塵土兩家後主爲一兩三聲也曾聽得撇卻家山去

江夏女子周炤字寶鐙耒神娟媚兼善詞翰歸溪陽李生雲田李固好遊覽中藏炤自寫坐月浣花圖雙鬟如霧髻鬌洛神廣陵宗定九題風流子詞云梧桐庭院下黃昏後又復捲簾鉤見花影一天蟾光如畫太湖石畔烟裊瓷甌新凉也茶麝閒冷簟蘭蕊正嬌秋低喚碧鬟戲持銀甕露珠輕瀉細潤香柔漢宮人似否簷前月偷看豔豔含羞嘗讓海棠春睡宿酒初收縱花愁婉娩禁裹賬暖浣花人見更惹閒愁何日雙攜書卷同玩南樓或云寶鐙又字絡隱某觀察女爲雲田副室年十九所至雖謹自蔽匿人得窺見之炤蓋天人也

尤悔菴曰予亦有踏莎行詞云坐月青蓮浣花工部閨房之秀兼佳婿然脂對片麗八行賦雙鬟姍姍步碧杜紅蘭明珠翠羽葯房移傍湘君住可憐蕩子不歸家長吟蕩婦秋思賦葯房夫人齋名雲山自號老蕩子

姚江女師紲極幼歲棲眞頓悟元妙微言清雋尤工詩詞其咏梅云春來了禁來了凍解霜枝小萼新姿巧綴雁云搗衣聲起家家聽不盡西湖芭蕉送雨丁葯園歎

其涉筆蕭疏自是遜臺上品度繞佛天香一曲贈之云茅菴小築疏梅幾樹能伴幽獨無生悟速長齋繡佛前身是金粟經翻貝葉清磬裏邇根似浴微笑拈花儼然是先生天竺一葉翰恭細竹慧業文人更清福坐老蒲團空階秋草綠映不染禪心一枝芬郁誰道仙子塵凡料兜率蓬山任歸宿花雨吹烟團成香玉

壬子季夏余客京師偶偕檗子方虎雪客旗亭小飲余賦風入松云青春遊俠去江東陸門場中旗亭對酒花如雪當壚側爛醉吳儂指點綠楊無水扁他紫馬嘶風偉長文筆少瑜工燕市相逢吹簫擊筑悲歌裏誰憐惜纍後枯桐只有石頭周顗典衣埋骨堪從檗子和云煙濃樹霧月城東節過天中北窗高臥誰呼起醉鄉深深處貰儂幾點白鷗橫渚一雙紫燕穿風西山螺翠晚來工雨後難逢甬金滿坐連珠斗也包容棄繻燒桐義爾相當旗鼓百年鞭弭吾從方虎和云棗花飛滿坐牆東病裏愁中晚凉天氣催人出且當杯莫問訊儂酒限平翻柳浪裙風拖帶荷風掠波燕子晚來工故意迎逢看看日落銀塘暗鳥啼上金井梧桐歸去重申舊約狗屠劍俠吾從雪客和云酒帘飄颺畫橋東綠樹陰中一時佳客都相聚斜陽外倍覺愁儂岸柳猶含宿雨鄰花暗遞香風多情孝穆句偏工齊湛徵逢新詞一闋狀將歎似秋宵夜冷梧桐欲見雙鬟何處且攜鐵板來從大宗伯乞龍眠公見而喜之亦遙和一闋云客心搖曳住西東柳絮空中爭傳紫陌青帘下倩雙鬟講出歡儂一陣催花梅雨滿簾消夏松風五陵衣馬閙誰工湖海相逢嗔壺擊碎狂歌發勝凄清露滴新桐寄語酒樓高李論文吾欲過從王阮樵司勳觀宗伯寄語酒樓高李論文

再欲過從之句擊節曰咸公南樓興復不淺

南州草堂詞話卷下

清　松陵徐　釚電發編

柳村在恆山之南梁冶湄使君讀書其中屬金陵樊圻畫柳村魚樂圖余有絕句云鵓嗚屋角柳藏煙一帶人家住水邊最愛春晴三月暮夕陽斜繫釣魚船其風景宛然江南也曹顧菴學士追滿江紅云碧樹清溪孤亭外汀沙紆曲朋家具筆牀茶竈漁舠如屋湖上綸竿惟釣月盤中鱸鱠不堆玉曉煙深楊柳薦晴波村村綠朝露泣連畦蔬細雨灑垂簾竹有青簑可著短衣非㞙縮項鯿肥春水活長腰米白江村足醉香醪船繫夕陽斜眠方熟和者數十家于是趙郡自雕橋柏棠村而外無不知有柳村矣

汪蛟門記夢云己酉夏夜夢二女子靚妝淡服聯袂踏歌于瓊花觀前唱史邦卿雙雙燕詞至柳昏花暝句宛轉嘹亮字如貫珠詢其姓曰衞氏姊娣也及覺歌聲猶盈猶在枕畔爰和前調云伊誰黠也看袖拂霓裳廣袠清冷柔情綽態卻許羅襟相並行過玉句仙井更刷若驚鴻難定衞家姊妹天人不數昭陽雙影瀏出歌聲圓潤聽落葉迴風十分幽俊最堪憐處唱徹柳昏花暝鶯醒烏衣夢穩頁難覓天台芳信魂消洛水巫山獨抱枕兒斜凭

乙卯五日泛舟午風酣暢畫舫笙歌湖山環繞冶湄使君載酒放鶴亭邊其弟中溪子偶尋小青墓不得微吟消魂一半是孤山之句余信口足成之云青青芳草瘞紅顏愁對雙峰似翠鬟多少西陵松柏路銷魂一半是孤山和與拍浮叫絕酒痕墨瀋幾污衫袖酒半小憩處十祠中分韻賦漁家傲一闋已而夕陽在山人影散去

逋仙有靈亦應呼梅妻鶴子共伴香魂于暮烟衰草之際也冶湄詞云西面漣漪呈縠縠晚蒲小荇分新綠何處閒情聲陸續人爭逐畫橈龍笛吹寒玉幾負芳辰空碌碌五絲誰倩春纖束寂寞香魂遺恨觸尋芳躅一阡荒草銷金屋中溪詞云湖面晴分錦帶繞午風襲襲笙歌鼎畫艇飛來聞語笑添遠眺蒲樽催動紅顏早涼起孤山停晚棹梅銷鶴去青苔老一任閒雲籠翠篠人懊惱蛾眉碣蝕香魂杳余詞云艾虎釵符懸百結蘭橈重汛菖蒲節影漾湖心清又徹無休歇子規枝上聲聲血瘞玉埋香魂斷絕銀濤江上空嗚咽莫把雲均閒話說春纖捏半消遺迹洗榴房

小青廣陵人爲虎林某生妾早卒戔戔居士爲之傳有天仙子詞云文姬遠嫁昭君塞小青又續風流債也虧一陣黑罡風火輪下抽身快單單另另清涼界原不是鴛鴦一派休算作相思一槩自思自解自齋量心可在魂可在著衣又撚雙裙帶傳中又有南鄉子詞止三句云數盡懨懨深夜雨無多也只得一半工夫

宗定九讀書廣陵之東原所居雖茅屋數椽而花開亭新柳堂頗極幽人之致繡水王安節爲之繪圖一時名士俱賦詩贈之白門紀伯紫遺以賀新凉詞云手把花開卷日相羊東原深闢百情交遣檐外琅玕乘萬个夜夜露啼霜泣藥房靜光明瑩繭沒古騷人恆默坐迴黃顏下际扁劉淺書著就腸紆展堂名新柳朝光顯拂闌干燕泥洗淨松圍石扁收盡俗塵苔院閉寂寂苔陰眠犬只酒甕頻空不免散絕廣陵誰復繼田疇弧迹詛如是典餘碌碌秋風剪

丁雁水紫雲詞云辛酉九月六日余從洪州回虔泊廬陵張家渡萬籟鳴秋孤燈照夢髣髴身在全州襟被恩恩作買舟他適狀蘇公東坡追送江滸賦詩贈別維時烟雨溟濛柳條縮恨殊有黯然可憐之色余追欲踵和竟不能成一語蓋心知蘇公爲千古詞人未可輕持布鼓而在全州握別若有尤難爲懷者因勉填小令一闋來酬醒後朦朧追憶不遺一字急呼童爇燭書之其調爲平昔倚聲所未及按之樂府雅詞仍不失分寸悵蘇公一律不復記憶惋歎久之余何人斯曷敢褻公之贈代相接而粵中全州尤非緣想所至幻境迷離序述之以紀異詞云烟雨微茫二月天水連山征人嘆立瘴江邊默無言十里長亭新柳色旅情冷客中爲客最堪憐別坡仙

虔南花鳥比中土絕異紅白梅常與桂花齊開可謂入風土歲時諸記丁觀察雁水持節雙江于使院傍隙地構雙園雜植名卉新城王司成士正祭告南鎮道出雙江題雙園詩云初來雙園裏早愛雙園詩夜雨前山過青苔使院滋故人傾卯酒名卉發辛夷物候炎方異春風牛桂枝自後賓朋嘗不雁水賦鶯啼序紀事詞云冊來署東廡屐兒芭蕉覆地簟頻牆破屋三閒悵摘空仔而已凄然念前人退食荒凉茇舍今如此急鳩僱垂槖命僕購材于市壬戌之秋八月既望乃經營爰始厥工壁光白軒房壁茨丹塗拼移偏中庭名葩襍植海棠與梅桃梢最愛霜枝蚪蟠翻鵲倚欹峙啓軒當北別栽薩垣使園迴花氣更栽橘柚雙株下結成亭子繞以欄杆蔭將櫻李傑鋪錦石爛朱芳荔猶陰修竹搖爽琴肴深宵月色凉如水龜魚藻影何殊濯魄冰壺此境疑非

人世栖楹既具燕雀還來樂在其中矣且消受煮屏清几嬴得身閒客至傳觴夢迴覩史四美或并六宜相備彈琴濯圃皆吾事較陶公運甓差堪比茲園非敢爲家但欲流行聊隨坎止好事者爭相搆寫遂與城公八境臺並傳

古平原村店中姑蘇女子題壁鷓鴣天一闋有收拾菱花把劍彈之句庚申春皋丁觀察之任虔州和詞云瓜字初分碧玉年花枝憔悴一春前隨頭慶浣文鴛錦柳外颺狀隨馬蹬鞭梵上璧光懸柔腸百轉念鄉關才人續養千秋恨箏柱調來拭淚彈顛有白香山商婦琵琶之感

附姑蘇女子原詞云弱質纖閨十六年嬌羞未敢出堂前眉顰曠道悲新柳袖捲輕塵掩翠鬟腸欲斷忌懸懸舉頭何處是鄉關臨妝莫遣紅顏照收拾菱花把劍彈壬子北上余猶及見之

河陽角妓紅兒有名冊中嘉善曹學士顧菴爾堪爲賦南鄉子詞贈之云停酒按紅牙蘇合香濃掠鬢鴉秋水模糊偏可惜天斜十五娉婷早破瓜愁恨偏天涯飛絮啼鶯是妾家莫道臙脂開未足驚誇御占河陽一縣花或云華亭吳六益懋謙有迎風細鳥啼紅雨隔岸殘霞臨畫樓之句亦爲紅兒作也按紅兒一名夢月趙女之絕佳者

長安妓趙文素與和州吳采臣觀察共杯酒目成者久之比丁酉觀察有行聞之役是夜漏下三十刻矣聞剝啄聲啓戶視之則文卿也袖出長相思一闋涕泗橫流觀察亦以一闋別之後蹤跡不知所之矣其詞曰花有情月有情花月多情雨地分斷腸直至今聽君行怕君行來問君家果否行傳聞未必眞觀察答云長相思短相思長短相思不自知人來夢裏時怕逢伊又逢伊及至逢伊卻恨遲明朝怎別離

吳菌次以水部郎出知湖州宋韓文中丞賦浣溪沙送之云苕霅烟波百里清碧瀾堂外柳雲輕使君心似玉壺冰紅袖人唷桑岸綠白頭翁拜釣竿青共看竹馬向前迎風景如畫一時爭傳誦之

西湖女子沈方珠字浦來善詩能文以菌次代非其配願以身歸之而憚於入署常以減字木蘭花寄吳有若肯憐才攜取梅花嶺外栽之句後以事不果遂抱恨而卒

吳湖州內子黃淑人能詩湖州嘗贈以臨江仙一闋中有秦嘉書兩紙蘇蕙錦千絲之句其爲林下之風蓋不在王夫人下矣

吳湖州江夏夫人與扶風少君皆有出塵之韻湖州嘗因內宴作詞云一家都解愛青山蓋實錄也

吳湖州詞有把酒祝東風匣出雙紅豆梁溪顧氏女子見而悅之日夕諷詠四壁皆書二語人因目湖州爲紅豆詞人

吳湖州嘗於碧浪湖張燈泛舟燈火管絃極一時之勝丁藥園儀部作過秦樓一闋以紀其事云太守風流裁紅摘翠點就玉湖烟景畫船快酒繡幕調笙香送蘋波千頃樹杪幾隊燈紅鴛鴦飛來驚棲難定更銀蟾一色蕊珠宮裏神搖波影今宵是醉魄初圓青蛾浮滿畫裏江城如鏡六街簫鼓鬧聲齊開釵色颯聲交迸杜牧當年管取玉漏將移瓊宵漸暝笑紫雲執是回盡兩行紅粉盡樊門水嬉之後僅見此也

天都吳壽潛字彤本號西巖其妻賀氏名宇字乃文吳

與之情好甚篤常戲作儂我詞贈之詞一七令曰我情埋愁裏無奈事如何可消俾些些癡頑頗頗眼下總成空心中全未妥執嗟泣牛衣夠負書乾常火慢香枕上杜肘侯還憐有夢鄉同我儂前來語了詩弄玉隨簫史祠我何如憐蟈乃爾時亦笑秋生詔光悲逝水難忘孔雀前常記櫻桃帳底一生苦樂任天公白頭惟願我和儂按此調有平仄二韻始于唐人逸白樂天即席指物爲賦作者頗多然諸譜中不收惟楊升菴有風花雪月四作形本蓋倡與其婦爲之後十年乃文死形本不勝哀悼請名士爲作輓歌甚多形本亦有無夢詞調子夜歌曰夜夜難道情俱死如何只我思量儂儂若也思量應知我斷腸待夢來時省夢也無些影那竟是多情怕添離恨生

棗陽姜仲子變所歡廣陵妓陳素素號二分明月女子後爲豪家攜歸廣陵姜爲之廢寢食遣人密致書通殷身之訂陳對使悲痛斷所帶金指環寄姜以示必還之意姜得之感泣不勝出索其友吳彤本題詞吳爲賦醉春風一闋其詞曰玉甲傳芳信金縷和香襯懸知掩淚訴東風悶悶悶明月誰憐二分無賴鎖八方寸情與長江遠夢向巫山近好將環字證團圞認認認有結都開置絲不斷些些心印

吳菌次以二分明月女子集鶴紅夫人集寄弟玉川乞其婦小畹夫人題跋夫人有絕句云郵筒纔到一緘開明月徽紅寄集來閨閣文人應下拜吳興太守總憐才又別來窗閣曉妝遲小婢研朱滴露時歌吹竹西明月滿清輝多半在君詩

芙蓉開偏烟波遶沙洲間傍轉鷗小小艇畫闌開推篷特地看枝枝嬌艷色野岸無人惜耐老是秋霜應教薄海棠甲子九月舒山道中見野岸芙蓉孫赤崖爲賦菩薩蠻一詞余和孫韻并錄孫詞云一溪綠水芙蓉繞隔江點點搖紅小折向玉瓶間船窗子細看天生貞國色不受春風惜秋雨更秋霜風姿勝海棠赤崖亦以自寓也

任邱旅店中有女子題壁云妾白浣月號蓮仿家住半塘幼失雙親寄養他姓姿容略異生些不同非敢擅秀閨中頗效清風林下豈意我生不辰所適非偶日彈琴之相對有恨纏綿時捲幔以寄征一時哽咽余愛題之驛亭人共憐之黃土可耳其詩曰吳宮春深怨別離風塵慘憺雙蛾眉鵲啼月落寸腸斷香消芍藥空垂垂流黃未工機上織生小殷勤弄文筆新詩和淚寫郵亭珍重爽宵誰而璧丙辰三月商邱宋牧仲犖北上過此挑燈細讀因檃括原詩爲調笑令云而壁淚痕濕想見含毫燈下立風鬟雨鬢吳宮隔芍藥香消堪惜明妃遠嫁歸何日一曲琵琶悽惻河朔開甚爲傳唱詞載楓香集中

錢塘盧生愛婢嫻嫻年十五姿容韶秀爲嫡所嫉不得已遣去其友王丹麓暐賦調笑令第一體嘲之曰桃葉桃葉忽被風姨催別拋殘無限春光枉對花枝斷腸腸斷腸斷小玉時常誤喚

王丹麓少時中表競進士欲妻以女王父母以貧將赴遠任議遂不諧後章歸籍丹麓往省見其女乃殊色也因賦如夢令云記得那時相見正似芙蓉初豔生小兩情濃不料紅絲錯綰詎怨誰怨悔卻當初一面

倒喇金元戲劇名也似俗而雅錢塘陸雲士次雲賦滿庭芳詞云左抱琵琶右持琥珀琴胡中倚秦箏冰絃忽奏玉指一時鳴唱到繁音入破龜茲曲盡作邊聲傾耳際忽悲忽喜忽又恨難平舞人矜舞態雙甌分頂頂上然燈更口含湘竹擊節堪聽旋復迴風滚雪搖絳蠟故使人驚哀豔極色飛心駭四座不勝情徐華隱鼒炎云此等題極宜留詠以補風俗通之所未載

壬子季夏余同曹掌公朱人遠卓永瞻葉元禮周雪客宋楚鴻王季友集周簹垂南齋時掌公初至都門雪客及予將南還雪客賦水調歌頭云簾外雨初霽六月喜新涼一時座上佳客大半是江鄉子建恰當初至孝穆何堪遠別賭酒與飛揚我亦欲分手歸去臥滄浪看滚滚登紫閣賦長楊渾如鸞鳳雲中接翅下高岡何用徵歌擊鉢且共藏鉤射覆一飲罄千觴贏馬醉馳去高柳挂斜陽一時同人皆有和詞未幾風流雲散彈指六七年永瞻元禮俱爲異物丁未十月余宦京邸永瞻弟次厚過余話舊賦齊天樂云西風黃葉都零亂吹得遊人意倦新恨未消舊愁亞咽相對大家難遣况逆旅雁看天外遙征聲聲幽怨思量舊雨寒烟空鎖垂楊岸酒壚燕市未渺舊遊零落書難呼酒伴物換星移天高木落不覺奈何頻喚離懷無限縱憔悴依人身同秋燕一曲淒涼淚珠空自泫

朱人遠序曰次厚爲永瞻愛弟予交永瞻凡十餘年壬子季夏偕遊金臺當是時名流雲集詞文酬之好若吳江徐子電發葉子元禮中州周子雪客雲間宋子楚鴻周子簹垂王子季友魏里曹子掌公結兄弟歡如一日乃未幾別去永瞻復予半載亦歸里無何竟卒嗟乎一日之集不過九人九人之交僅得八載

其閒或掇巍科侍帷幄或以毡笋召見官侍從或假臥里門或汗漫遊四方如晨星之落落或不遇而死或遇矣復死於旅邸何人事之靡常若是歟此九人者嘗其以筆墨杯斝爲樂事非不知聚者之終不能不散然不意其散之遽也及既散矣非不知散者之復聚然不意其升沈生死之竟至于此使更越八年且數十年人事之靡常其所爲聚散升沈生死者愈不可知此予嘗爲之悵慨太息流涕交傑也

庚戌秋山陽黃大宗客西湖九日爲登高會客少至十九日做古爲展重陽客咸集而天雨大宗曰吾嘗再展重陽以二十九日大會四方之客登孤山詩文極盛郎事分賦各體體凡二十武林王丹麓拈得詩餘其望遠行第三體云兼旬兩過重陽節卻又秋光垂暮芙蓉已老蟹螯將殘只剩霜林紅樹旅客驚心特把佳辰再展贏得曠懷如許共登高不禁徘徊今古難語試上層岡一望見纍纍荒墳無數蟋蟀閒堂鳳凰金闕不識銷歸何處但有芳樽細飲檀槽遞唱還問誰賓誰主奈夕陽西下鐘聲催去詞成令小鬟歌之座客無不歎絕

李雲田既娶周賓鐙復迎侍兒掃鏡于吳門無錫嚴蓀友賦瑞龍吟一闋調之云吳趨里誰在小小門庭溶溶烟水柔枝乍結春愁凝解道塗妝綰髻凝情難擬不比舊家桃葉綠陰深處憪郎近約相迎金釵新贈玉符空翠休問石城艇子更腸斷竹西歌吹惟有泰娘橋邊離愁猶繫漢臯珮冷別是傷心地待攜向蘭釭背底簽花偷展詳照郎心切探春試問春風來未蜂子憐新蕊香破也報來幽窗慵起吟殘賦筆待伊次第

丁藥園祠部少時有白燕樓詩百首流傳吳下士女爭相採擷以書衫袖發州吳賜如之器有句云恨無十五雙鬟女教唱君家白燕樓其爲一時傾倒如此後以事徙關外皁帽歸來偶於邗上逢王西樵考功賦夢揚州一闋云公言愁愁未了我始言愁總是愁城何日破除方休吳市裏酒徒落魄王生召我爲傳桓野笛揚惲缶拊呼鼓吏岑牟同作南冠楚囚各相對唏噓亦復何求散盡千金一劍蒯緱空彈歌相樂也因而泣怎銷磨短髮盈頭只落得兩人白眼共醉揚州曾學士兒之曰僕與祠部俱從冰天雪窖中磨鍊而出有甚于退之潮州東坡儋耳者辨此情懷庶不使韓蘇笑人寂寂

杭州女教場在鳳凰山麓宋南渡妃嬪演武於此蕭山毛大可奇齡過之賦鷓鴣天云銀甲琱戈小隊丁內家宣勅教從戎山蘿裙鏃縶金細野火燒旗閃幔紅宮月靜陣雲空鳳凰山下抱龍弓珠兜玉轂圍營路小雨寒花何處逐余亦有絕句云御教場中看點操宮娥隊隊雁翎刀鄂王已戮蘄王死羞著闌花舊錦袍蓋傷南宋之不復振也

沈家姬卯娘善度曲曹秋岳侍郎戲用卯字賦青玉案爲贈云花前暴樂何須忌薄曉曈曈初麗啓戶逢君嬌不語三秋兔魄平分曙影垂柳東邊去鐘成新玉剛爲字十二時中排第四中酒嫌人知也未芳名檢點春光已半會取相迎意

余舊賜謝彬畫楓江漁父圖南海屈大均題云夢裏一峰青依稀西洞庭平生愛林屋未得隱秋屏白鷺自高下梅花相杳冥君家在何處招手且虹亭蓋余號虹亭故云新城王阮亭先生云十載吳江卯釣絲筆牀茶具似天隨朝來賜遂池鮹卻憶鱸鄉亭畔時施愚山云秋雲漠漠水漫漫一色芙蓉十里寬不向長安飢索米那知回首憶漁竿彭羨門云手結夫須上釣舟霜黃初落漢初收憑誰剪取吳江水併作楓林一派愁嚴蓀友云瑟瑟波中一棹迴鴟夷相逐不驚猜等閒莫道持竿手消得珊瑚架筆來關中李吻菴云休沐歸來把芰荷絲綸聊復試清波得魚換酒憑酣臥不畏花磚日影過成山歸孝儀云家住吳江笠澤邊短篷細雨綠楊烟從今預擬閒來往看到溪山二十年合肥馮相國云楓江一棹五湖灣秋月蘆花亦等閒誰使金門饑索米更牽魂夢到吳山皆能極道江湖之樂長白成容若爲余作漁父詞云收卻綸竿落照紅秋風寧爲剪芙蓉人淡淡水濛濛吹入蘆花短笛中同人以爲可與張志和並傳浦濱葉蒼巖映樞因爲余題一絕於後云身隨鷗鷺狎烟波十里南湖一棹過月下樵青攜斗酒飲酣吹笛撰漁歌以志和善擊鼓吹笛皆撰漁歌也

七頌堂詞繹

七頌堂詞繹

劉體仁著

七頌堂詞繹　　潁川劉體仁公㦷著

詞有與古詩同義者瀟瀟雨歇易水之歌也同是天涯
黍離之詩也又是羊車過也團扇之辭也夜夜岳陽樓
中日出當心之志也已失了春風一半鯢居之諷也瓊
樓玉宇天問之遺也

詞有與古詩同妙者如問甚時同賦三十六陂秋色即
灞岸之興也關河冷落殘照當樓即敕勒之歌也危樓
雲雨上其下水扶天即明月積雪之句也燕子樓空佳
人何在空鎖樓中燕即平生少年之篇也

詞欲婉轉而忌複不獨不恨古人吾不見與我見青山
多嫵媚爲岳亦齋所誚即白石之工如露濕銅鋪與候
館吟秋總是一法

詞字字有眼一字輕下不得如詠美人足前云微褪些
跟下云不覺微尖點拍頻二微字殊草草

詞亦有初盛中晚不以代也牛嶠和凝張泌歐陽炯韓
偓鹿虔扆輩不離唐絕句如唐之初未脫隋調也然皆
小令耳至宋則極盛周張柳康蔚然大家至姜白石史
邦卿則如唐之中而明初比唐晚蓋非不欲勝前人而
中實枵然取給而已於神味處全未夢見

詞起結最難而結尤難于起蓋不欲轉入別調也呼翠
袖爲君舞倩盈盈翠袖揾英雄淚正是一法然又須結
得有不愁明月盡自有夜珠來之妙乃得美成元宵云
任舞休歌罷則何以稱焉

晏叔原熨帖悅人如爲少年濕了鮫綃帕上都是相思
淚便一直說去了無風味此詞家最忌

詞中如玉佩丁東如一鉤殘月帶三星子瞻所謂恐它
姬厮賴以取娛一時可也乃子瞻贈崔廿四全首如離
合詩才人戲劇興復不淺

詞中境界有非詩之所能至者體限之也大約自古詩
開我東閣門坐我西閣牀等句來

詩之不得不爲詞也非獨寒夜怨之類以句之長短擬
也老杜風雨見舟前落花一首詞之神理備具蓋氣運

所至杜老亦忍俊不禁耳觀其標題曰新句曰戲爲其
不敢偭背大雅如是古人眞自喜

稼軒盃汝前來毛穎傳也誰共我醉明月恨賦也皆非
詞家本色

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叔原則云今宵賸把銀釭照
猶恐相逢是夢中此詩與詞之分疆也

中調長調轉換處不欲全脫不欲明黏如畫家開闔之
法須一氣而成則神味自足以有意求之不得也

重字良不易錯錯錯與忡忡忡之類是也然須另出不是
上句意乃妙

美成春恨漁家傲以黃鸝久住如相識重露成涓滴作
結有離鉤三寸之妙

千里徧和美成詞非不甚工總是堆鍊法不動宕唯鴻
影又被戰塵迷一闋差有氣

文字總要生動鏤金錯彩所以爲笨伯也詞尤不可參
一死句幸稼軒非不自立門戶但是散仙入聖非正法
眼藏改之處處吹影乃博刀圭之譏宜矣

惟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詞有警句則全首俱動
若賀方回非不楚楚總拾人牙後慧何足比數

詞須上脫香奩下不落元曲乃稱作手

古詞佳處全在聲律見之今止作文字觀正所謂徐六
擔扳

竹枝柳枝不可徑律作詞然亦須不似七言絕句又不
似子夜歌又不可盡脫本意盤江門外是儂家及昏與
美人橋上別俱不可及

長調最難工蕪累與癡重同忌襯字不可少又忌淺熟

詞中對句正是難處莫認作襯句至五言對句七言對
句使觀者不作對疑尤妙

詠物至詞更難於詩即昭君不慣風沙遠但時憶江南
江北亦費解放翁一个飄零身世十分冷淡心腸全首
比興乃更遒逸酒壁禪榻韓偓之特遇也太液波翻浩
然之數奇也

霞散綺月沉鉤石勒而無諷其人去賦清平調者不知

幾重然是鈞天廣樂氣象較之文正公窮塞主不侔矣紅杏枝頭春意鬧一鬧字卓絕千古濕紅嬌暮寒亦復移易不得

周美成不止不能作情語其體雅正無旁見側出之妙柳七最尖穎時有俳狎故子瞻以是阿少游若山谷亦不免如我不合太擱就類下此則蒜酪體也惟易安居士最難將息怎一个愁字了得深妙穩雅不落蒜酪亦不落絕句眞此道本色當行第一人也

文長論詩曰如冷水澆背陡然一驚便是興觀羣怨應是爲傭言借貌一流人說法溫柔敦厚詩教也陡然一驚正是詞中妙境

山谷全首用聲字爲韻注云效福唐獨木橋體不知何體也然猶上句不用韻至元美道場山則句句皆用山字謂之戲作可也詞中如效醉翁也字效楚辭些字兮字皆不可無一不可有二

櫽括體不作可也不獨醉翁如嚼蠟即子瞻改琴詩琵琶字不現畢竟是全首說夢

古人多于過變乃言情然其意已全于上段若另作頭緒不成章矣

海昌蔣光煦校

詞話

李調元 撰

雨村詞話序

詞非詩之餘乃詩之源也周之頌三十一篇長短句居十八漢郊祀歌十九篇長短句居五至短簫鐃歌十八篇皆長短句自唐開元盛日王之渙高適王昌齡絕句流播旗亭而李白菩薩蠻等詞亦被之管絃實皆古樂府也詩先有樂府而後有古體有古體而後有今體樂府長短句即古體也溫韋以流麗爲宗花間集所載南唐西蜀諸人最爲古豔北宋自東坡大江東去秦七黃九踵起周美成晏叔原柳屯田賀方回繼之轉相矜尚曲調愈多流衍愈別鄱陽姜夔鬱爲詞宗一歸醇正於是辛稼軒史達祖高觀國吳文英師之於前蔣捷周密陳元龍王沂孫效之於後譬之於樂舞箾至于九變而歎觀止矣流傳既廣互有月旦而詞話生焉陳后山不工詞而詞話實由之祖自是以來作者指不勝屈而吾蜀升菴詞品最爲允當勝弇州之英雄欺人十倍而近日徐釚有詞苑叢譚一書聚古今之詞話彙集成編雖不著出處而掇拾大備可謂先得我心矣然則余又何詞之可話也大凡表人之姸而不使美惡交混曰話摘人之疵而使之瑕瑜不掩亦曰話余之爲詞話也表姸者少而摘媸者多如推秦七抑黃九之類其本意也蓋姸不表則無以著其長媸不摘則實以形其短非以井前人也正以是前人存前人之是正所以正今人之非也非特以訂今人之非實以訂己之非也五十無聞學可知矣而猶老不知恥爭雄於剪紅刻翠之間不知後有何人復議予之如議也予家藏有常熟吳氏詞所彙宋元百家詞寫本即朱竹垞所云抄傳絕少未見全書者並汲古閣所刊六十名家詞日披閱之而擇其可學者取以爲法其不可學者取以爲鑒錄成四曰雨村詞話夫見賢思齊見不賢自省亦聖賢之事也其必如是別白何也誠以詞也者非詩之餘乃詩之源也童山李調元序

卷一

雨村詞話卷一

羅江 李調元 童山 撰

太白遺詞

河漢女王鍊顏雲輧往往在人間九霄有路去無迹裊裊香風生珮環吳虎臣云此太白遺詞有得於石刻而無其腔劉無言倚其聲歌之音極清雅見詞綜按此腔即桂殿秋也

罘罳

溫庭筠喜用罘罳及金鷓鴣金鳳凰等饒字是西崑積習金皆衣上織金花文罘罳今垂纓也

團蘇

溫庭筠南歌子團蘇握雪花言花之白如團蘇也與酥同義

嘴

皇甫松詞天仙子云躑躅花開紅照水鷓鴣飛遶青山嘴嘴喙也前此未入詞其字始於杜少陵麟角鳳觜世莫識今俗作嘴字非

界

詞用界字始韋端已天仙子詞云淚界蓮腮兩線紅宋子京蝶戀花詞效之云淚落胭脂界破蜂黃淺遂成名句

馱

毛文錫西溪子云嬌妓舞衫香暖不覺到斜暉馬馱歸東坡臨江仙云細馬遠馱雙侍女馱字本此

韉

今人呼馬加鞍韉曰韉馬見花間集韓昭藴詞寶馬曉韉雕鞍

輪臺

牛嶠更漏子星漸稀漏頻轉何處輪臺聲怨按漢書武帝下輪臺之詔詞本此

鎮鑠二字

白舍人仿詞如其詩花間集所載皆可入選更工于用字如浣溪沙云翠鈿金縷鎮眉心又斷香輕碧鑠愁深鎮鑠二字開後人無限法門

烘

烘字宋人多用如烘堂詞及一烘人烟之類唐張佖有馬嘶塵烘一街烟之句烘字始此

淘金

古淘金多婦女大約出於兩粵土俗毛文錫中興樂詞云豆蔻花繁烟艷深丁香軟結同心翠鬟女相與共淘金紅蕉葉裏猩猩語鴛鴦浦鏡中鸞舞絲雨隔荔枝陰皆粵中俗也今楚蜀多有之然皆用男子矣

銀字

和凝山花子云銀字笙寒調正長按唐書禮樂志備四本屬清樂形類雅音有銀字之名中管之格音皆前代應律之器也宋史樂志太平興國中選東西班習樂者樂器獨用銀字觱篥小笛小笙白樂天詩高調管色吹銀字徐鉉柘的的悅調銀字管吳融詩管纖銀字咨筱簫錦書勻故詞中多用之蔣竹山詞銀字笙調雁字箏調所由來也

折腰句法

顧敻獻衷心詞繡鴛鴦帳暖畫孔雀屏欹此詞中折腰句法也今作譜並斷爲句非

闋

王之道桃源憶故人詞有句云滴盡柳梢殘雨月闌西南戶闋讀者郴左傳闋然公子陽生也

戰

孫光憲菩薩蠻詞碧烟輕裊裊紅戰燈花笑戰字新

廝鬪

楊无咎天下樂詞前段云雪後雨兒雨後雪鎮日價長不歇今番爲寒忒太切和天地也來廝鬪價字忒字廝鬪皆曲中借用俗語不可入詞廝鬪即厮鬪之類

織

詞用織字最妙始于太白詞平林漠漠烟如織孫光憲亦有句云野棠如織晏殊亦有心似織句此後遂千變萬化矣

益壽

沈竹齋漁家傲詞人減字本蘭花詞有句云蹴花潋酒清徵雲璈歌舞壽按太平廣記云老子父爲上御大夫娶益壽氏女嬰敷生老子壽古籀字

鏤

李珣工於浣溪沙詞其詞類七言須于一句中含無限遠神方妙如入夏偏宜淺淡粧又暗想何事立殘陽又斷魂何處一蟬新皆有不盡之意至六街微雨鏤香塵鏤字則尖新少意味矣

陳媼

王寶之送賀新郎詞爲劉后村母夫人壽末句云笑陳媼三遷杜甫注有陳夫人者趙閎仰麗柱云嘗侍父從夫及就養三至此麗亦佳話也

漁歌子

世皆推張志和漁父詞以西塞山前一首爲第一余獨愛李珣詞云柳垂絲花滿樹鶯啼楚岸春天暮棹輕舟出深浦緩唱漁歌歸去罷垂綸還酌醑孤村遙指雲遮處下長江臨淺渡驚起一行沙鷺不滅斜風細雨不須歸也

也囉

趙長卿攤破醜奴兒詞也囉真個是可人香也囉二字乃歌詞助語辭南曲水紅花亦用此二字按佛經羅作羅打切俗語亦有囉哩囉嗹之說而何來南曲俱唱作羅字音故浣沙記有唱一聲水紅花也囉不知曲中有月明千里故人來也囉仍叶羅打切也

刻

詞非詩比詩忌尖刻詞則不然魏承班訴衷情云皓月寫寒光割人腸尖刻而不傷乃詞至唐末初盛已有此體若東坡對愁還有劍鋩山巧矣以之入詩終嫌尖削

閔子

趙長卿拔水詞云閔子裏施纖手閔子裏即西廂配子裏乃暗地裏之謂也

襲

太白詞有雲想衣裳花想容已成絕唱韋莊效之金似衣裳玉似身尚堪入目而向子諲花想容儀柳想腰之句毫無生色徒生厭憎此皆李赤之于李白黃樂地之于白樂天杜荀鴨之于杜荀鶴無賴之類所爲也

東坡點金

蜀主孟昶冰肌玉骨一闋本玉樓春調蘇子瞻洞仙歌櫽括其詞反爲添蛇足矣詞綜謂爲點金信然

小山樂府補亡

晏幾道小山詞似古樂府余絕愛其生查子云長恨涉江遙移近溪頭住閒蕩木蘭舟誤入雙鴛浦無端輕薄雲暗作廉纖雨翠袖不勝寒欲向荷花語公自序云補亡一編補樂府之亡也可以當之

遊仙詞

詩有遊仙詞亦有遊仙人皆謂柳三變樂章集工于閨幃淫媟之語羈旅悲怨之辭然集中巫山一段雲詞工于遊仙有飄飄凌雲之意人所未知詞云清旦朝金母斜陽醉玉龜天風搖曳六銖衣鶴背覺孤危貪看海蟾狂戲不道九關齊閉相將何處寄良宵還

去訪三茅又蕭氏賢夫婦茅家好弟兄羽輪飈駕赴層城高會盡仙鄉一曲雲謠爲壽倒盡金壺碧酒釀酣爭擬白榆花踏碎九光霞末二句眞不食烟火之語

淫詞

柳永淫詞莫逾于菊花新一闋見升菴詞林萬選詞云欲掩香幃論繾綣先斂雙蛾愁夜短催促少年郎先去睡鴛衾圖煖須臾放了殘針線脫羅衣恣情無限留着帳前燈時時待看伊嬌面

四影

張三影已膾稱人口矣尙有一詞云無數楊花過無影合之應名四影

永叔十二月鼓子詞

王荊公嘗對客誦永叔小闋云五綵新絲纏角粽金盤送生綃畫扇盤雙鳳曰三十年前見其全篇今才記三句乃永叔在李太尉端愿席上所作十二月鼓子詞數問人求之不可得按公此詞名爲家傚按十二月作如其數皆工緻葵貼不獨五綵數佳也荊公以不可得爲恨而選詞家多不採今並載于此詞云

正月斗杓初轉勢金刀裁剪工夫異稱慶高堂歡幼稚看柳意偏從東面春風至　十四新蟾圓尙未樓前乍看紅燈試冰散綠池泉細細魚影戲圓林已是花天氣　二月春耕昌杏密百花次第爭先出惟有海棠梨第一深淺拂天上紅粉眞無匹　畫棟歸來巢未失雙語欵語憐飛乙留客醉花迎曉日金盞溢卻憂風雨飄零疾　三月清明天婉娩晴川祓禊歸來晚况是踏靑來處遠猶不倦秋千別閉深庭院　更値牡丹開欲遍醉醺壓架淸香散花底一樽誰解勸增春戀東風向晚無情絆　四月園林春去後深深密幄陰初茂折得花枝猶在手香滿袖葉間梅

子靑如豆　風雨時時添氣候成行新筍霜筠厚題就送春詩幾首聊對酒櫻桃色照銀盤溜　五月榴花妖豔烘綠楊帶雨垂垂重五色新詩纏角粽金盤送生綃畫扇盤雙鳳　正是玉蘭時節動菖蒲酒美淸尊送葉裏黃鸝時一哢猶瞢鬆等閒驚破紗窗夢　六月炎天時霎雨行雲涌出奇峯路沼上嫩蓮腰束素風兼露粱王宮闕無煩暑　畏日亭亭殘蕙炷傍簾乳燕雙飛去碧盌敲冰傾玉處朝與暮故人風快凉輕度　七月新秋風露早渚蓮尙折庭梧老是處瓜華時節好金樽倒人間綵縷爭祈巧　萬葉敲聲涼自到百蟲啼晚煙如埽箭漏初長天杳杳人語悄那堪夜雨催淸曉　八月秋高風歷亂衰蘭敗芷紅蓮岸皓月十分光正瓊滿淸光畔年年常飲瓊筵看　社近愁看歸去燕江天空闊雲容漫宋玉當時情不淺成幽怨鄉關千里危腸斷　九月霜秋林已盡烘林敗葉紅相映惟有東籬黃菊盛遺金粉人家簾幕重陽近　曉日陰陰晴未定授衣時節輕寒嫩新雁一聲風又勁雲欲凝雁來應有吾鄉信　十月小春梅蕊綻紅樓晝閣新妝遍鴛帳美人貪睡煖梳洗嬾玉壺一夜輕澌滿　樓上四垂簾不捲天寒山色偏宜遠風急雁行吹字斷紅晚江天雪意雲撩亂　十一月新陽排壽宴黃鍾應管添宮線獵獵寒威雲不卷風頭轉時看雪霰吹人面　南至迎長催漏箭書雲紀候冰生研臘迎採春春尙遠閑亭院梅花落盡千千片　十二月嚴凝天地閉莫嫌臺榭無花卉惟有酒能欺雪意增豪氣直教耳熱笙歌沸　隴上雕鞍惟數騎獵圍半合新霜至重鼓寒聲不起千人指馬前一雁寒空墜

褭蹄

歐陽永叔玉詞無一字無來處如南鄉子詞衜得褭蹄新鑄樣俗作馬蹄本漢書武帝詔以黃金鑄麟趾褭蹄以叶瑞又少年遊詞歸路似章街本文選走馬章臺街今俗作章街誤

夭邪

東坡荷華媚詞有句云妖邪無力按妖應作夭音歪出白樂天長慶集詩自註今俱作妖刻誤也

春色三分

宋初葉淸臣字道卿有賀聖朝詞云三分春色二分愁更一分風雨東坡水龍吟演爲長句云春色三分二分塵土一分流水神意更遠

喚作兒

人謂東坡長短句不工媚詞少諧音律非也特才大不肯受束縛而然間作媚詞卻洗盡鉛華非少游女孃語所及如有感南鄉子詞云冰雪透香肌姑射仙人不似伊濯錦江頭新樣錦非宜故着尋常淡泊衣曖日下重幃春睡香凝索起遲曼倩風流緣底事當時愛被西眞喚作兒喚作兒三字出之先生筆却如此大雅

淮海遺詞

秦淮海遺詞散失多見別本而時刻不載如虞美人影云碧紗影弄東風曉一夜海棠開了枝上數聲啼鳥粧點知多少妬雲恨雨腰肢裊眉黛不堪重埽薄倖不來春老羞帶宜男草可知此外軼更多矣

山谷戲少游詞

萬氏詞律少游河傳詞末句云悶損人天不管按山谷和秦尾句云好殺人天不管自註云因少游詞戲以好字易瘦字是秦詞應作瘦殺人今刊本皆作悶損人益由未見山谷詞也然巧拙亦于此一字見之黃九不敵秦七亦是一證

衕

秦少游品令後段云須管啜持教笑又也何須肐織衠倚賴臉兒得人惜放軟頑道不肐織衠倚賴皆俳語衠音諄西廂「圖衠是嬌」又一首云棹又耀天然箇品格于中壓一「棹又耀壓一」皆彼時歌伶語氣也末云語低低笑咭咭則乞乞皆失聲

㕣

少游謫藤州一日醉野人家作醉春詞云喚起一聲人悄衾冷夢寒窗曉瘴雨過海棠開春色又添多少社甕釀成微笑半缺椰瓢共㕣覺傾倒急投牀醉鄉廣大人間小㕣音咬以瓢取酒也本集不載見于地志或不識㕣字妄改可笑

七急拍七拜

毛滂剔銀燈詞題云同公素賦侑歌者以七急拍七拜勸酒有頻斕燈別敲牙板尙有龍膏堪續此等勸酒法在宋時所僅見

山谷十六歲作

秦少游淮海集首首珠璣爲宋一代詞人之冠今刊本多以山谷作雜之黃九之不逮秦七古人已有定評豈容濫入如畫堂春詞東風吹柳日初長雨餘芳草斜陽杏花零亂燕泥香睡損紅妝寶篆煙消龍鳳畫屏雲鎖瀟湘夜寒微透薄羅裳無限思量氣薄語弱此山谷十六歲作也不應雜入

寶寍勇禪師漁家傲

山谷漁家傲云予嘗戲作詩云大葫蘆挈小葫蘆惱亂檀郎得假活每到夜深人靜後小葫蘆入大葫蘆又云大葫蘆枯有此通大道無此令人老不鬥惡與好兩葫蘆俱倒或請以此意倚聲律作詞使人歌之爲作漁家傲云踏破草鞋參到老等閒拾得衣中寶遇酒逢花須一笑長年少俗人不用嗔貧道是處有旗亭酒好醉鄉路上多芳草提著葫蘆行未到風落帽葫蘆卻纏葫蘆倒又江寍江口阻風戲効寶寍勇禪師作古漁家傲王環中云廬山中人頗欲得之試思索始記四篇萬水千山來此土本提心印傳梁武對朕者誰渾不顧成此語江頭暗折長蘆渡面壁九年看二祖一花五葉親分付隻履提歸葱嶺去君知否分明忘卻來時路又三十年無孔竅幾回得眼還迷照一見桃花參學了呈法要無絃琴上單于調摘葉尋枝虛半老拈花特地重年少今後水雲人欲曉非玄妙靈雲合被桃花笑又憶昔藥山生一虎華亭船上尋人渡散卻夾山拈坐具呈見處繫驢橛上合頭語千尺垂絲君看取離鉤三寸無生路驀子一橈親子父猶回顧瞎驢喪我兒孫去又百丈峯頭開古鏡馬駒踏殺重蘇醒接得古靈心眼淨光燦燗歸來藏挂衲袈影好箇佛堂佛不聖祖師沉醉猶看鏡卻與斬新提祖令方猛省無聲三昧天皇餅魯直少時使酒玩世喜造纖淫之句法秀道人誡曰筆墨勸淫應墮犂舌地獄魯直答曰空中語耳晚年來亦間作小詞往往借題拈唱拈示後人如効寶寍勇禪師漁家傲幾闋不與桃葉團扇鬬妖豔其悟深矣

醉落魄舊曲

山谷醉落魄題云舊有一曲醉醒醒醉憑君會取這滋味濃斟琥珀香浮蟻一入愁腸便有陽春意須將幕席爲天地歌前起舞聽隨從它兀兀陶陶裏猶勝醒醒惹得閒憔悴此曲亦有佳句而多斧鑿痕又語高下不甚入律或傳是東坡語非也與蝸角虛名解下癡絛之曲相似疑是王仲文作因戲作二篇呈吳元祥黃中行似能厭道二公意中事詞云陶陶兀兀樽前是我華胥國爭名爭利休休莫雪月風花不醉怎生得邯鄲一枕誰憂樂新詩新事因閒適東山小妓攜絲竹家裏樂天村裏謝安石[illegible]

嘲云村裏謝家中白侍郎此段可備詞話一則前人所未採入今補于此

駁坊本刻辛稼軒醜奴兒近之誤

萬紅友詞律云嘯餘及圖譜收辛稼軒醜奴兒近一調今查係全謬特照舊刻錄之并駁正于後覽者當爲一噱詞第一段千峯雲起驟雨一霎而價更遠樹斜陽風景怎生圖畫青旗賣酒山那畔別有人家只消山水光中無事過者一霎午睡醒時松窗竹戶萬千瀟灑野鳥飛來又是一第二段飛流萬壑共千巖爭秀孤負平生弄泉手歎輕衫有幾許紅塵還自喜濯髮滄浪依舊第三段人生樂耳身後虛名何似生前一盃酒便此地結吾廬待學淵明更手種門前五柳且歸去父老約重來問如此青山定重來否此詞自來分三段其字一百四十六從稼軒舊集汲古閣板皆同其後嘯餘譜等書因從而分字句論平仄爲圖爲譜考証于下蓋欲以此號召天下後世學詞者而信之守之但謂醜奴兒近有此一格相與模倣塡之矣余向疑之謂此詞必有脫錯非僅字句叶韻之差也如又是一飛流疊句稼軒必不至如是不通且用韻或一二假借亦必無前後分異若此因于暇日再四紬繹諷咏忽焉得之蓋其所謂第一段者實醜奴兒之前段也所謂第二段者則前半仍是醜奴兒而後半則非醜奴兒矣午睡以下十二字原是本調分作三句韻字是叶韻者其下則此調殘缺不全野鳥飛來又是一七個字野字之上缺一字又是一之下竟全遺失矣至飛流萬壑以下及所謂第三段者則係完全一首洞仙歌前段依舊止後段人生起也細細校對無一字不合只歎輕衫帽之衫字下落一短字耳歷來俱以洞仙歌全首誤借爲醜奴兒之尾豈非怪事又攷稼軒原集醜奴兒近之後即載洞仙歌五首當時

知因不何還失醜奴兒後半竟將洞仙歌一闋錯補其後故集中遂以醜奴兒作一百四十六字而後洞仙歌止存四闋矣讀者未嘗熟玩洞仙歌句法安能覺齒吻間有此聲响乎且見各家譜圖鑿然註明更無疑惑遂認定醜奴兒另有此一體然則誤者之不詳由其過尚輕而向來刻詞者之過較重至作譜作圖爲定格以教後人其誤不淺此詞自稼軒迄今五百七十餘年至今日始得洗出眞面目亦大快事也今錄其洞仙歌五首之一以備考可知也詞云松關桂嶺望靑葱無路躋攀銀鉤樓佳處悵空山歲晚窈窕誰來須看我醉臥石樓風雨仙人瓊海上握手當年笑許君攜半山去劖疊嶂卷飛泉洞府淒涼又却怕先生多取怕夜半羅浮有時還好長把雲烟再三遮住此段另具隻眼可證諸家之失因載之

山谷誤記杜詩

山谷減字木蘭花題云丙子仲秋黔守席上客有舉岑嘉州中秋詩曰今夜鄜州月閨中只獨看遙憐小兒女未解憶長安因戲作按此詩乃杜少陵非岑嘉州也係山谷誤記

歐梅二妓

歐舞梅歌君更酌山谷玉樓春詞末句也註云梅歐當時二妓

䩄

山谷南鄉子句畫出西樓一䩄秋䩄陟孟反開張畫絹帖見能兮于䩄

連臺拗倒

山谷清平樂詞句自註唐能朔中子母相去連臺拗倒俗謂杯盤爲子母又盤爲臺

鬬流

山谷詞間似翻如歸田樂云對景還消受彼箇人把

人調戲我也心兒有憶我又喚我見我嗔我天甚教人怎生受看承幸則勾又是尊前眉峯皺是人驚怪冤我忒撋就棄了又捨了一定是這回休了及至相逢又依舊撋如專切挼也趙長卿蘇木詞亦有試撋就句又有百撋百就句

詭尿唓嗻

後山謂今詞家惟黃七秦九此語大不可解山谷惟工詩耳詞非所長望遠行云自見來虛過却好時好日這詭尿粘膩得處煞是律據眼前言定也有十分七八冤我無心徐告佛那管人閒底且放我快活嘚便索些別茶祗待又怎不過偎花映月且與一班半點只怕你沒丁香核詞共七十六字樂府用諺語詩餘亦多俳體然未有如此可笑者詭尿唓嗻等字卽云見當時坊曲優伶之言而至此俗褻如何可入風雅乎且經傳訛已久字畫亦多字數亦未俻愈爲無理涪翁詩故爲聱牙當時宗尚西江月爲鼻祖質非大雅正傳此詞尤爲惡道詞綜云于黃作去取特嚴未肯深論愚則有所不解

字謎

山谷有同心詞云你共人女邊著子爭知我門裏挑心字謎入詞始此乃好悶二字也

噷

山谷少年心後段詞云便與拆破待來時鬲上與廝噷則箇溫存著且教推磨字字介人絜齒按字書無噷字

屎䵗

黃山谷詞多用俳語雜以俗諺多可笑之句如鼓笛令詞云共道他家有婆婆與一口管教屎䵗又云副靖傳語木大鼓兒裏且打一和更有些兒得處囉又一首云打揭兒非常愜意又却跋翻和九底又一首

云凍著你影𩩍村鬼此類甚多皆不可解且屎䵗二字字書不載意卽甚麼之訛也又如別詞中奚落忔憎吵嗽等字皆俗俳語也元人曲有之皆不宜入詞

奴奴

樂府女人自稱只言奴惟山谷詞始有奴奴睡奴奴睡也奴奴睡句後始用雙字亦猶稱人爲人人之意

要

陳后山詞喜用尖新字然最穩如浣溪沙安排雲雨要新晴要字未經人道

伊涼

樂天詩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伊州涼州古舞曲地名也后山西江月云正須攜素作伊涼筆力殊好終嫌雜湊先生嘗有詞自贊黃秦去後無強敵可謂言大

溼紅箋

后山有漁家傲詞咏蘇州溼紅箋有包門朝花光觸日句疑卽今硃砂箋也

初楊

后山減蘭有白下門東春見初楊弄曉風以新柳爲初楊甚新異

卷一終

雨村詞話卷二

羅江　李調元　童山　撰

詞話始陳后山

宋人詩話甚多未有著詞話者惟后山集中載吳越王來朝張三影靑幕子姊妓黃詞柳三變蘇公居穎王平甫之子七條是詞話當自公始

擇腔

晁補之有關百花詞楊誠齋云詞須擇腔如闗百花之無味因此後作此腔者寥寥今按詞後段云低悶石上鑿井伺山及底微向耳邊同心有緣千里句法本古樂府更工于言情乃知誠齋非深于此道者

梅花第一詞

各家梅花詞不下千闋然皆互用梅花故事綴成獨晁無咎補之不持寸鐵別開生面當爲梅花第一詞鹽角兒云開時似雪謝時似雪花中奇絕香非在蕊香非在萼骨中香徹占溪風留溪月堪羞損仙桃如血直饒更疎疎淡淡終有一般情別

撥燕巢

周邦彥片玉詞南鄉子云輭舞時腰初學吹笙苦未調誰遣有情知事早相撩暗舉羅巾遠見招癡騃一闘嬌自折長條撥燕巢不道有人潛看著從教掉下鬟心與鳳翹詞意俱新麗動人此春閨詞也刻本題下註撥燕巢三字蛇足

張內史

李之儀姑溪詞妙于鍊意如步嬾恰尋床臥看游絲到地長又如時時浸手心頭慰受盡無人知處凉又擬學畫眉張內史略借工夫按漢書百官表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左內史名左馮翊元稹詩內史稱張敞今人但知京兆畫眉不知內史卽京兆也因表出之

姑溪古樂府

李之儀卜算子云我住長江頭君住長江尾日日思君不見君共飲長江水此水幾時休此恨何時已只願君心似我心定不負相思意直是意姑溪古樂府後語花菴中興詞選不列之南渡諸家而各詞選亦未有採入者信遺珠之恨千古同然

玲瓏窣

姑溪點絳唇云匀粧了背人微笑風入玲瓏窣窣所以罩鑪者以銅鐵絲爲之

鵞毛

李之儀臨江仙詞咏藏春玉云古潤奇峯名韞玉溫其質並瓊瑤中分瀑布滿雲濤雙峯呈翠色氣象兩相高珍重幽人誠好事綠窗聊助風騷詩言俗客莫相嘲物輕人意重千里贈鵞毛末二句全用俗諺而上句先用俗客莫相嘲故用來渾然脫俗藏春以名其所贈之玉也

稼軒風

戴復古石屏望江南有壺山詩四首石屏老三首時推名作余尤愛者二詞云壺山好文字滿胸中詩律變成長慶體歌詞漸有稼軒風最會說窮通中年後雖老未成翁兒大相傳書種在客來不放酒樽空相對醉顏紅石屏老長憶少年遊自謂虎頭須食肉誰知猿背不封侯身世一虛舟平生事說著也堪羞四海九州雙腳底千愁萬恨兩眉頭白髮早歸休稼軒謂辛棄疾也與石屏同時其名重如此

石屏薄倖

陶宗儀云石屏未遇時流寓江右武寧有富家翁愛其才以女妻之居三年忽作歸計妻問故告以曾娶妻白之父怒妻宛釋盡以奩具贈夫仍餞以詞云惜多才憐薄命無計可留汝揉碎花牋忍寫斷腸句道旁楊柳依依千絲萬縷抵不住一分愁緒捉月盟言不是夢中語後回君若重來不相忘處把杯酒澆奴墳上士大夫既別遂赴水死女既賢烈而石屏何薄倖乃爾也升菴譏之良是而毛晉輩又欲爲之回護殆將使有文人皆可無行也不亦怪乎

正伯

程正伯垓爲子瞻中表弟兒丁子詞如酷相思云月掛霜林寒欲墜正門外催人起奈別離如今眞箇欲住也留無計欲去也來無計馬上離情衣上淚各自供顦顇問江路梅花開也未春到也須頻寄人到也須頻寄此以白描擅長者

珠玉詞

晏殊珠玉詞極流麗能以翻用成語見長如垂楊只解惹春風何曾繫得行人住又春風不解禁楊花濛濛亂撲行人面等句是也翻覆用之各盡其致

天爲紙

呂渭老卜算子有句云若寫幽懷一段愁應用天爲紙句甚新

兜鞋

呂渭老詞甚新不獨望海潮側寒斜雨一闋爲升菴所愛也思佳客云夢裏相逢不記時斷腸多在杏花西放開笑語兜鞋急遶有燈光掠鬢遲醉木夜失深期一枝黃菊對傷悲夜涼窗外聯裁弱感尉沉香襲舊衣潮高韻浦不易得也兜鞋句尤妙

竊李後主詞

杜安世詞多襲前人成句如一斛珠詞一斛珠無足觀如菩薩蠻花明月暗籠輕霧此時欲往儂邊去剗襪下香階手攜金縷鞋藥偷東畔見執手假人顛奴爲出家難從君恣意憐此南唐李後主詞爲小周后而作也脫失人口已久略改數字竄入已集不顧慚恥

惹茜

惹茜亦可作恁茜聖求點絳脣詞御香恁茜

經鼻

向子諲詞正當呆坐經鼻須還我呆字始見此詞

鬭霜分冷

葵正西樵語業有訴衷情詞云露珠點點欲鬭霜分冷與紗窗圓霜分冷四字最工如生查子句云人好欺花色欺字亦工蓋能鍊何故也

十個你

宋人多以曲調爲詞調如用十個你之類是也石孝友惜多嬌云我已多情更撞着多情的你把一心十分向你盡他們劣心腸偏有你共你撇下人只爲箇你宿世寃家百忙裏方知你沒前程阿誰似你壞郤才名到如今都因你是你我也沒心兒恨你通首不用韻只以十個你字成韻元人曲皆本此

忔戲

趙長卿探春令後段云幡兒勝兒都姑嫡戴得更忔戲忔戲市語襯下云願新春已後吉利吉利百事都如意可知

腔兒

填詞調一名牌兒又名腔兒趙長卿惜香樂府眼兒媚有句云纖毬對蛾眉笑假人道新詞覓個美底腔兒腔兒謂調名也

海底猴兒

石次仲孝友金谷遺音用筆超逸似不食人間烟火在南宋另是一格然亦有鄙俗句如亭前柳詞後段云識盡千千並萬萬那得恁海底猴兒這百十錢一箇潑性命不分付待分付誰集中佳詞固多此首頗爲白璧之累且前段有被新寃家罥索拔覷索二字曲中少用亦俗語也

腿朕

楊炎正桃源憶故人詞有句云腿朕呷了些菜酒又柳梢青云捧杯更着腿朕唱皆江西土語猶言隨意也腿字書不載

詞中白描

詞中白描高手無過石孝友卜算子云見也如何暮別也如何遽別也應難見也難後會難憑據去也如何去住也如何住住也應難去也難此際難分付所謂不着一字盡得風流至惜奴嬌仍然一種筆意然細閱曲兒一門矣

阿濫

賀方回鑄登采石蛾眉亭天門謠云牛渚天門險限南北七雄豪占清霧斂與閒人登覽待月上潮平波灩灩塞管輕吹新阿濫風滿檻歷歷數西州更點阿濫即鸐濫也隋唐嘉話明皇御玉笛將其聲翻爲曲名鸐濫堆張祜詩云至今風俗驪山下村笛猶吹鸐濫堆今訛爲阿濫

綺語債

張輯東澤綺語債皆取詞中字題以新名如桂枝香名疎簾淡月齊天樂名如此江山長相思名山漸青憶秦娥名碧雲深點絳脣名南浦月又名沙頭雨謁金門名花自落又名垂楊碧憶王孫名闌干萬里心好事近名釣船笛羅于題下自註寓某調已屬掩耳盜鈴乃後世作譜好一一改舊易新極無意味見之令人嘔惡

小金壇

彭城伎陳文晚年入道友古蔡伸兼于崔守席上見之有小重山後段云功行滿三千嬰兒姹女鍊成丹劉郎付約共昇仙十箇月養個小金壇可謂善謔

鶴髮

楊用修云毛升小詞一卷惟余家有之極賞其撥火初收一闋余近得毛氏所藏楊夢羽祕本樵隱詩餘一卷多勒襄前人句如玉樓春來如春夢幾多時去似朝雲無覓處乃歐陽永叔現成對語平仲豈未知耶餘殆不足觀矣

放翁詞似詩

放翁詞似詩然較詩濃縟所欠一醉字而破陣子詞郤甚工詞云仕至千鍾良易年過七十常稀眼底榮華元是夢身後聲名不自知營營端爲誰幸有旗亭沽酒何妨繭紙題詩幽谷雲蘿朝採藥靜院軒窗夕對碁不歸眞個癡此不但句醒且喚醒世間多少人

鞓紅

陸放翁桃源憶故人詞一朵鞓紅凝露東坡西江月詞逆萊殿後鞓紅鞓紅乃牡丹名鞓音汀帶革也無名氏有鞓紅詞西廂角帶傲黃鞓宋待制服紅鞓犀帶甚以花色如帶鞓之紅耳今所繫亦曰鞓帶而字書音爲丁誤

撚

蔣竹山捷秋夜雨詞有句云浸細把寒花輕撚撚字字書不載意即燃字也

竹山詞有奇氣

蔣竹山詞堆金砌玉少疎爲獨沁園春爲老人書南堂壁甚有奇氣人多不選今錄之詞云老子平生辛勤幾年始有此廬也學那陶潛籬栽些菊依他杜甫園種些蔬除了雕梁肯容紫燕誰管門前長者車怪近把一庭明月郤借伊渠鬢邊華髮紛如又何苦招賓納客貌但夏榻宵眠面風欹枕冬簷晝短背日觀書若有人尋只教僮道這屋主人今日居休羨彼有搖金寶髻纖翠華裾又次韻云結算平生風流債負請一筆勾蓋攻性之兵花圖錦陣毒身之鴆笑齒歌

喉豈識吾儒道中樂地絕勝珠簾十里迷樓因底歎晴乾不去待雨淋頭休著甚來由硬鐵漢從來氣食牛便只有千篇好詩好曲都無半點閒悶閒愁自古嬌波溺人多矣試問還能溺我否高擡眼看牽絲傀儡誰弄誰收每讀之爽神數日晴乾二句見五燈會元守初禪師語也俗語入詞必有所本方可用

竹山遺詞

蔣竹山詞有全集所遺而升菴詞林萬選所拾者最為工麗如柳梢青云學唱新腔秋千架上釵股敲雙柳雨花風翠鬆裙褶紅膩鞋幫　歸來門掩銀缸淡月裏疏鐘漸撞嬌欲人扶醉嫌人問斜倚樓窗又霜天曉角云人影窗紗是誰來折花折則從他折去知折去向誰家簷牙枝最佳折時高折些說與折花人道須插向鬢邊斜

蠻炬

吳夢窗塞垣春云換蠻炬花心短蠻炬燭也見周禮今作蜜炬非

文章孔孟

詞至南宋而極然詞人之無行亦至南宋而極而南宋之無行至康與之元極與之有聲樂府受知秦檜檜生日獻喜遷鶯詞中有總道是文章孔孟勳庸周召類爲媚竈不顧非笑可補喪心病狂人卽諂諛何語不可貢媚未有敢于褻　孔孟周召者無恥至此詞留爲白世唾罵乃黃昇花選詞取爲壓卷且有此詞雖佳等小敁亦可爲花菴味相與之什矣

上元詞

伯可詞名冠一時有上元寶鼎現詞首句夕陽西下蔣竹山捷同時人作女冠子詞詠上元結句云笑綠鬟鄰女倚窗猶唱夕陽西下其推重當時如此

陳同甫亮彩鳳飛詞云一一舊時香案聯繩慣瞻宜作煞音聯繩也聯則爲日躔字東坡詞時與曉漁樵是也

闘音鎖爲掃

南宋林外過垂虹橋題洞仙歌詞云飛梁壓水虹影澄光曉橋里漁村半烟草嘆今來古往物換人非天地裏唯有江山不老雨中風帽問我誰知我一劍橫空幾番過按玉龍嘶未斷風冷波寒歸去也林屋洞門無鎖認雲屏烟障是吾廬任滿地蒼苔年年不掃題詞時不書姓名人疑仙作傳入禁中孝宗笑曰以鎖字叶老字則鎖當音掃乃閩音也後訪之林果閩人舊草堂收之頗未詳考沈天羽際飛改我爲道改過爲到不知三韻同用皆叶音又皆點竄各圖譜因之殊失本來面目

西湖八景

西湖八景詞古今詠者甚多唯陳西麓允平詞皆可傳如蘇隄春曉云惟有路青心縱早起不嫌寒峭平湖秋月云採菱人散望中水天一色斷橋殘雪云羿衫透帽冷香吹上吟鞭雷峯落照云暝烟帶樹有投林鷺宿酒樓僧話花港觀魚云宮溝泉滑有題紅句南屏晚鐘云魚板敲殘數聲初入萬松裏皆清麗芊綿之作也

天水碧

周公謹密蘋洲漁笛譜二卷人皆未見全集獨余家有之逍遙後旋爲賓聲等竊據而去今記其天水碧一闋云天水碧染就一江秋色鼇戴雪山龍起蟄快風吹海立　數點烟鬟一杼霞綃紅溼白鳥明邊帆影直隔江聞夜笛此謁金門調也直字字錦

南宋白石派

白石自製詞在南宋另爲一派盛行于時學之而佳者有二人王沂孫字聖與號仲仙有碧山樂府二卷一名花外集蓋取比花間集而名也其詞以韻勝如瑣窗寒起句云趁酒梨花催詩柳絮一窗春怨末句云夜月荼蘼院皆倩麗宜人同時張叔夏炎亦作鎖窗詞自注云王碧山其詩清峭其詞閑雅有姜白石意趣今絕響矣余悼之句云自中仙去後詞箋賦筆便無清致又料應也孤吟山鬼那知人是彈折素琴黃金鑄出相思淚可想見平生服膺矣黃金句無理而奇最妙炎自號樂笑翁有玉田詞三卷鄭思肖爲作序亦白石一派也

羅江

張叔夏西子妝題云吳夢窗自製此曲余喜其聲調嫻雅久欲效而未能甲午春寓羅江陳文卿閒行江上景況離離因塡此詞惜舊譜零落不能倚聲歌也詞云白浪搖天清陰漲地一片野情幽意楊花點點是春心替風前萬花吹淚遙岑寸碧有誰看朝來清氣自沉吟甚流光輕把繁華如此斜陽外隱約孤村隔塢閑門閒漁舟何似莫歸來想桃源路通人世危欄靜倚千年事都消一醉謾依依愁落鵑聲萬里吾邑羅江之名不意又見于此豈其別一地耶然落鵑聲　萬里則西川有杜鵑可證疑卽吾邑也

王生陶氏

吳醲之有順受老人詞中載王生陶氏月夜共沉西湖賦此弔之詞云連環易闕難解同心結癡騃佳人才子情緣重怕離別意切人路絕共沉烟水潤蕩漾香魂何處長橋月短橋月事奇詞亦奇

閭邱次杲

閭邱次杲詞有漁唱不知何處多應只在蘆花可稱逸品

霞山詞

遮霞山如夢令云小砑紅箋纔寫一字一行春淚封了更親題題了又還折起歸未歸未好個瘦人天氣寄筆墨于意外不知草堂詩餘何以不收

吾儂

世傳石屏沁園春自述一詞余嫌其粗俚如今贏得窮吟詩句清夫詩者皆吾儂平日愁歎之聲大似今制義文中俗調而雜以吾儂語可乎按吳人謂我曰儂

石州

楊升菴詞林萬選載無名氏豆葉黃詞云輕羅團扇掩微羞酒滿玻璃花滿頭小板齊聲唱石州月如鈎一寸橫波入鬢流此詞係呂渭老作見聖求詞集中渭老即升菴所謂側寒斜雨用側字甚新之人也豈未見聖求詞耶古樂府有石州慢

白日見鬼

余閱劉過龍洲詞集有學辛稼軒而粗之評其寄辛稼軒沁園春詞設爲白香山林和靖蘇東坡問答有被香山居士約林和靖與坡坡謂西湖正如西子二公都皆掉頭不顧又逋曰不然須徑去問稼軒未晚且此徘徊等句余初閱即批白日見鬼四字後閱草堂別集岳亦齋云出王勃體而又變之余時與之飲西園改之中席自言掀髯有德色余率然應之曰詞句故佳然恨無刀圭療君白日見鬼耳坐中哄然一笑又升菴謂改之似辛稼軒之豪而未免粗此評眞不能爲改之諱詞至宋末多墮惡道有目人所共知又竊幸予與升菴論之若合符也

毒

張孝祥于湖醉落魄詞有一點秋波閒裏戲人毒毒字險而穩人不敢下

袢黻綫

盧炳自號醜齋有烘堂詞一卷喜用僻字如念奴嬌之短髮蕭蕭襟袖冷便覺都無袢溽袢字減蘭詠梅皴皺寒枝未必生綃畫得宜皺字少年遊詞繡羅裰子閒金縷裰字

傘

醜齋菩薩蠻句傘低半遮身詞中用傘字始見此詩但用作繖日高黃繖下西清見蘇詩

者也之乎

詩至晚唐有盧延讓不同文賦易爲著者之乎風斯下矣乃詞至晚宋又有王千秋審齋臨江仙者也之乎眞太錯不更下乎此等直不可學

竹垞詩餘

黃機竹垞詩餘淸眞不減美成而草堂集竟不選一字竹垞謂草堂最下最傳信然如鵲橋仙云薄倖也見多情也見不似這番著相如何容易買歸舟報南浦桃花綠漲隨君無計留君無計留得淚珠兩行去斜陽明處一回頭有人在高樓凝望一語而意遠

雨村詞話卷二終

雨村詞話卷三

羅江 李調元 童山 撰

西湖第一詞

西湖詞甚多然無過高觀國竹屋癡語所載霜天曉角詞云春雲粉色春水和雲溼試問西湖楊柳東風外幾絲碧望極連翠陌蘭橈雙槳急欲訪莫愁何處旗亭在畫橋側初春情景此詞盡之矣

稷雪

毛氏謂張元幹蘆川詞無一字無來處如酒窗閒推稷雪稷雪霰雪也形如米粒能穿窗透瓦見毛詩今本改作霰雪非

元幹忠義

元幹字仲宗平生忠義見于夢遶神州路一詞紹興辛酉胡澹菴邦衡上書乞斬秦檜被謫仲宗作賀新郎一闋送之坐是與作詩王名瞻除名今其詞列卷首其人可知矣詞云夢遶神州路悵秋風連營畫角故宮離黍底事崑崙傾砥柱九地黃流亂注聚萬落千村狐兎天意從來高難問況人情易老悲難訴更南浦送君去　涼生岸柳催殘暑耿斜河疏星淡月斷雲微度萬里江山知何處回首對牀夜語雁不到書成誰與目盡青天懷今古肯兒曹恩怨相爾汝舉大白聽金縷此大異康與之之文章孔孟也

紅蕊

蘆川云余兒時不知有荔子自呼爲紅蕊父母以其名新昔所未聞殊諳形似之美久欲記之而因循此與諸公和長短句故及之以訴衷情有兒時初未識方紅學語問西東對客呼爲紅蕊此與已偏讓之句此名可補荔支譜所未載因記之

稼軒喜用四書成語

辛稼軒詞肝肺激烈有奇氣腹有書詩足以運之故

意用四書成語如自己出如今日既盟之後賢哉回也先覺者賢乎等句為詞家另一派然學之稍粗則墮惡道其時為稼軒者如龍洲劉過每學其法時多稱之然失之粗劣獨西江月一詞有句云天時地利與人和燕可伐與曰可用四書語頗有稼軒氣味

秦黃並稱

劉後村克莊詞以才氣勝迴非剪紅刻翠比然服膺周清眞邦彥不容口見之于最高樓一詞云周郎後直數到清眞欺賀晏壓黃秦人因有小周郎之目按此賀晏黃秦謂方回小山山谷少游也當時黃秦並稱大有老子韓非同傳之歎

後村別調

劉後村克莊有滿江紅十二首悲壯激烈有敲碎唾壺旁若無人之意南渡後諸賢皆不及升菴稱其壯語足以立懦信然自名別調不專也今具載之方夜雨涼甚忽動從戎之興云金甲琱戈記當日轅門初立磨盾鼻一揮千紙龍蛇猶溼鐵馬曉嘶營壁冷樓船夜渡風濤急有誰憐猿臂故將軍無功級　平戎策從軍什零落盡慵收拾把茶經香傳時時溫習生怕客談榆塞事且教兒誦花間集嘆臣之壯也不如人今何及又二月二十四夜飲海棠花下作云老子年來頗自許心腸鐵石倘一點消磨未盡愛花成癖懊惱每嫌寒勒住丁寧莫被晴烘坼奈暗風烈日太無情如何得　張畫燭頻頻惜憑素手輕輕摘更一番雨過彩雲無迹今夕不來花下飲明朝空向枝頭覓對殘紅滿院杜鵑啼添愁寂又范尉梅谷云赤日黃埃夢不到清溪翠麓空健羨君家別墅幾株幽獨骨冷肌清偏要月天寒日暮尤宜竹想主人杖屨繞千迴山海北　寗委澗嫌金屋寗映水羞銀燭嘆出群風韻背時裝束競愛東鄰姬傳粉誰憐空谷人如

玉笑林逋何遜設為詩無人讀又送宋惠父入江西幕云滿腹詩書餘事到穰苴兵法新受了烏公書幣著鞭華髮黃紬紅旗喧道路黑風青草空巢穴向幼安宜子頂頭行方奇特　谿峒事聽儂說龔遂外無長策便獻俘非勇納降非怯帳下健兒休盡殺草間赤子俱求活到崆峒快寄凱歌來寬離別又云落日登樓誰管領倦濤狂客待客待喚起滄浪漁父隔江吹笛看水看山身尚健憂晴憂雨頭先白對暮雲不見美人來遙天碧　山中鶴應相憶沙上鷺渾相識想石田茆屋草深三尺空有鬢如潘騎省斷無面見陶彭澤便倒傾海水浣衣塵難湔滌又送王寶之云天壤王郎數人物方今第一談笑裏風霆驚座雲煙生筆落落元龍湖海氣琅琅董相天人策問如何十載尚青衫諸侯客　易愛底些官職難保底些名節擬閉門投轄劇談三日畴昔評君天下寶當為天下蒼生惜向臨分慷慨出高聲推金石又壽王寶之云鶴馭來時長占定一年絕清九萬里纖雲收盡帝青空闊月露偏為丹桂地風霜欲放黃花節聽玉笙縹緲度緱山吹初徹　曾直把龍鱗批曾戲取鯨牙拔向銀河濯足咸池晞髮俗子庶量吾輩事天仙不枉臘儲列世豈無瑤草與蟠桃堪攀摘又賀王寶之龍送鄭伯昌云怪雨盲風留不住江邊行色煩問信冥鴻高士釣鼇詞客千百年傳吾輩話二三子聚斯文脈聽王郎一曲玉簫聲淒金石　睎髮處怡山碧垂釣處滄溟白笑而今拙宦它年遺直只願長留相見面未宜輕屈平生膝有狂談欲吐且休休驚鄰壁又云三黜歸來飯疏食渾無慍色中年後家如旅舍身如行客軒冕豈非殊養具煙霞已是膏盲脈有些兒隙地更疏泉堆卷石　鄰媼餉新芻碧溪友貢鮮鱗白向陳編冷笑孔明元直俗事不教汚兩耳燕居聊

可憐雙膝取當年行腳一枝節懸高壁又云晴苔膽傳仗下奏辭雲五色何況是西山弟子鶴山賓客上帝牀師忠義勝老師付受文章脈問此君鬚鬢似何人徂徠石　閑官菜登盤碧田舍米翻匙白嬾投詩見素冷署杓直德耀不嫌為隱者寵兒已解搖吟膝有誰憐給札老相如家徒壁又云下見西山料它日畫無慚色君記取不為呂黨亦非秦客（檜有十客）有意挽回當世事無方延得諸賢脉笑海波渺渺幾時平空嘶石　閱五畝分紅碧家四世傳清白任天孫笑拙女嫠嫌直老去何煩援以手向來不要加諸膝待深山深處著茆叅看青壁

窅窊

葛立方郎作韻語陽秋者有歸愚詞一卷清平樂句云蟾窟澄輝天似洗折得窅窊丹桂窅窊二字見漢書安世房中歌都荔遂芳窅窊桂華孟康注窅出窊入都良薛荔之香鼓動桂華也

安陽好

王安中初寮詞人甚稱其安陽好九闋六花冬詞六闋但有口號然安陽祇叙人物風土而鶯鳳飛霄府見登出了無意味六花如雲破月來花下佳襲張三影句而以下佳二字代之眞仙凡別矣九闋六闋無一足採宜乎初為東坡門下士其後附蔡叛蘇也周益公稱其詩文似坡公晚年殆無目者

● 同甫無媚詞

陳同甫無媚詞與稼軒同唱和筆亦近之余甚愛其水調歌頭一闋云不見南師久謾說北群空當場隻手畢竟還我萬夫雄自笑堂堂漢使得似洋洋河水依舊只流東且復穹廬拜會向藁街逢　堯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應有一個半個恥臣戎萬里腥羶如許千古英靈安在磅礴幾時通胡運何須問赫日

自當中讀之令人神王

和清眞

和清眞詞韻不獨方千里也楊澤民亦有和清眞詞宋末人合清眞爲三英集花菴詞選及方而不及楊何也

蘭陵王

升菴詞品云李公昂名昂英監石人朱家藏文溪詞又云名公昂字俊明郴陽人因摸魚兒詞送太平州太守王子文詞得名叔陽亦止選此一調稱爲詞家射鵰手今按其詞有長生壽母更穩步安輿三槐堂上好看彩衣舞句乃獻壽俗套諛詞不知當日何以得名升菴獨稱蘭陵王一闋最爲有眼如揩除拾取飛花嚼是多少春恨等闋吞卻句前人所未經道

夏侯衣

丹陽葛勝仲魯卿浣溪沙題云少蘊內翰同年寵速遣妓隱簾吹笙因成一闋有句云縹緲幸聞簇簾曲參差猶隔夏侯衣夏侯衣簾也見南史夏侯亶性儉率晚年頗好音樂有妓妾十數人並無被服姿容每有客令隔簾奏之時謂簾爲夏侯妓衣

駒照花

魯卿集有蝶戀花次韵張千里駒照花花今花譜中無此名詞云紅光蕩艾騰天半殆與木棉相似

嬌窩

嬌窩詞宋侯寘作也字彥周見氏錫毛氏謂潛陽之誼甚篤見丁瑞鷓鴣一詞末句云後夜蕭蕭簇簾斧一尊獨酌見離情王弇州病周邦彥不解作情詞此殆誤情詞者言和而後士大夫爭爲獻壽之詞連篇累牘無味極矣吾蜀魏了翁華甫爲宋名臣乃詞非壽不作壽花菴選入數首余終不取

支子

介甚趙彥瑞樂平樂詞云枕根桃葉一樹芳相接春到江南二三月迷損東家蝴蝶殷勤踏取青陽風前花正低昂與我同心支子報君百結千香此詞清麗爲集中之冠題原本作席上贈人花菴改作閨思非支子即梔子也

成語

洪咨夔平齋詞喜用成語作起句如沁園春云詩不云乎兼葭蒼蒼白露爲霜又云歸去來兮杜宇聲聲道不如歸楷極自然按宋史公毀鄭艾詞更祠諸葛武侯告其民曰毋事仇讎而忘父母其忠鯁直亮可知故其詞軒軒多爽致

洪瑹

洪瑹字叔璵自號空同詞如斷虹遠飲橫江水萬山紫翠斜陽裏燕子又歸來但惹得滿身花雨可爲朽腐神奇

十二歲詞

連可久十二歲時其父携見熊曲肱適有漁父過前命賦清平樂詞援筆立成四座歎服後果爲江湖得道之士詞云陣鴻驚處一網沉江渚落葉亂風和細雨撥棹不如歸去蘆花輕汎微瀾篷窗獨自清閒一覺遊仙好夢任他竹冷松寒今載六十名家空同集中誤

金甌

曾純甫覿與龍大淵同爲孝宗潛邸知客皆人鷹詠酬唱字而不名怙龍恃勢純甫尤甚故陳俊卿虞允文交章逐之然文藻有可觀如京師望嚴臺諸作語多感慨令人生麥秀黍離之感與張掄不時進御賞賜甚渥至進月詞壺天慢上皇大喜曰從來月詞不曾用金甌事可謂新奇賜金束帶紫番羅水晶盌上亦賜寶盞至一更五點還宮是夕西興共聞天樂豈天神亦不以人廢言乎詞云素飈漾碧看天衢穩送一輪明月翠水瀛壺人不到比似世間秋別玉手瑤笙一時同色小按霓裳疊天津橋上有人偷記新闋嘗日誰幻銀橋阿瞞兒戲一笑成痴絕肯信羣仙高宴處移下水晶宮闕雲海澄清山河影滿桂冷吹香雪何勞玉斧金甌千古無缺

兩無咎

楊无咎字補之清江人晁无咎亦字補之濟北人俱以詞名楊名逃禪集晁名琴趣外篇而花菴于二補之俱不採入只草堂載凝牛駿女一詞又逸其名妄注毛東堂可慨也近閱汲古閣本亦多錯簡如楊有趙育才席上贈歌者用東坡韵而後段末句不用原韵云換羽移宮絕唱誰能和伊知麼暫聽些箇已覺絲成縲縲者屢起兒言其聲之繞梁也作裹字誤

史梅溪摘句圖

史達祖梅溪詞最爲白石所賞錄句清新得未曾有不獨雙雙燕一闋也余讀其餘集愛不釋手聞若佳句彙爲摘句圖　起句云杏花烟梨花月誰與暈開春色又館娃春睡起爲發妝酒煖臉霞輕膩又蕙花老盡離騷句綠染遍江頭樹又秋是愁鄉自錦瑟斷絃有淚如江又雨入愁邊翠樹晚無人風葉如翦又秋風早入潘郎鬢斑斑遽驚如許又闌干只在鷗飛處又鴛鴦拂破蘋花影低低趁涼飛去又西風來勸涼雲去天東放開金鏡又好領青衫全不向詩書中得又人若梅嬌正愁橫斷塢夢繞谿橋又咏雪云夢回虛白初生便疑冷月通窗戶　尾句云明朝雙燕定歸來叮囑重簾休放下又深閉重門聽夜雨又如今但柳髮晞春夜來和露梳月又直須吟就綠楊箇澆頭小倚又將愁去也不成今世終誤王昌又記取崔徽模樣歸來暗寫又莫教無用月來照可憐宵

又想吾曹便是神仙也問今夜是何夜又向來簫鼓地猶見柳婆娑又瘦因緣此瘦羞亦爲郎羞又常待不吟詩詩成癖又換盡風流性偏恨鴛鴦不念人又料也和前度金籠鸚鵡說人情淺　散句云無人深巷已早杏花先賣又最妨他佳約風流鈿車不到杜陵路又燕子不知愁驚墮黃昏淚又梅春人不春又還因秀句意流江外便隨輕夢身墮愁邊又韓道相思偷理綃裙自驚腰衩又係花未落似供殘蝶經營又蝴蝶一生花裏活又船向少陵佳處放又怕見綠荷相倚恨恨白鷗占了清波潤又截取斷虹堪作釣待玉奩今夜來時節又青榆錢小舉杏錢古難買東君住又西湖遊子慣識雨愁烟恨又沙鷗未落怕愁沾詩句又賣花門館生秋草悵望幾時重見又愁在何處不離濟烟衰草又想淒涼久那偎抱又還被亂鷗飛去秀句難續又可憐門葉猶抱涼蟬又謝娘懸淚立風前又見說西風爲人吹恨上瑤樹又時有露螢自照占風裳可喜影甃金又相思因甚到纖腰定知我今無魂可銷又秦樓楚殿可憐身又一程烟草一程愁又江痕妥貼日光煖勸黃金葉闌干直下愁相接一朵紅遊飛上越人襯又欄門明月關心倚窗小梅索句此皆史氏碎金也

白石鷓鴣天

姜白石鷓鴣天詞三首如鴛鴦獨宿何曾慣化作西樓一縷雲不但韻高亦由筆妙何必石湖所賞自製曲之敲金戛玉琢裁雲縫月手也

葉少蘊全用東坡詩

葉夢得少蘊鷓鴣天詞一曲青山映小池綠荷陰盡雨離披何人解識愁堪美莫爲悲秋浪賦詩攜濁酒遶東籬菊殘猶有傲霜枝一年好景君須記正是橙黃橘綠時自注梁苑堅常謂欣成惜敗者物之情秋

爲萬物成功之時宋玉作悲秋非是乃作美秋賦云秋堪美三字如此不輕下然何後三句全用東坡詩只少荷盡巳無擎雨蓋句耳如此作詞太容易也

坡翁

今稱東坡爲坡翁在宋時已然沈端節克齋詞中措詞末句云解消淺妝濃抹從來惟有坡翁

芸窗

人謂張榘芸窗詞饒貧氣今觀其全集如小樓燕子話春寒又秋在黃花羞澀處又茗碗流鶯蹴翻花影一欄紅露俱不減少游手腕

虛齋梅花詞

虛齋梅花詞云江南春早問江上寒梅占春多少幾點殘星細萬里春風到幽香不知甚處但迢迢滿江烟草回首誰家竹外有一枝斜好　記當年曾共梅花笑念玉雪襟期有誰知道喚起羅浮夢正參橫月小淒涼更吹寒管謾相思鬢華驚老待覓西湖半曲對霜天清曉可謂一塵不染其時張方叔榘次好字韻云此際虛齋心事與此花俱好相去不啻萬里

玉東西

竹坡周紫芝南柯子自序云方錢履出侍兒苑謝州要予作此詞云蟬傳輕梳鬢蝶香濃畫眉西湖人道似西施人似西施濃淡更相宜　畫燭催歌板飛花上舞衣殷勤猶勸玉東西不道使君腸斷已多時玉東西酒也本黃山谷佳人斗南北美酒玉東西今人詣物件曰東西玉狀酒色也

漢蠟

万俟雅言三臺末段漢宮傳蠟炬疑蠟炬二字重出後得粵中藏書家元刻本作漢蠟傳宮炬爲之爽然

万俟雅言

雅言精于音律自號詞隱宋崇寧中充大晟府製撰

依月用律有大聲集五卷石山稱爲一代詞人沈氏謂雅言之詞作雜遝不倫過於換應虛字少力余謂卷中長篇多流麗瑰偉乃遺漏皆沈氏所作如發合之逗下心頭一瑰一剪梅之剔又難摸等句爲有倫有方乎人苦不自知信然

錢

花菴黃昇自號玉林嘗輯絕妙詞選附以自製其詞工于鍊字如鷓鴣天句云一行歸鷺拖秋色幾樹鳴蟬餞夕陽拖字猶人所及餞字人所不及也

項羽廟詞

天機餘錦載無名氏題項羽廟念奴嬌一闋云鮑魚腥斷楚將軍鞭虎驅龍而起空戲咸陽三月火鑄就金刀神器垓下兵稀陰陵道狹月暗雲如壘楚歌喧唱山川都姓劉矣　悲泣喚醒虞姬爲君死別血刃飛花碎霸業銷沉騅不逝氣盡烏江江水古廟頹垣斜陽紅樹遺恨鴉聲裏興亡休問高陵秋草空翠用筆頗有鞭虎驅龍之勢應爲咏項羽第一詞

易安

易安在宋諸媛中自卓然一家不在秦七黃九之下詞雖一首不工其鍊處可奪夢窗之席其麗處真參片玉之坐蓋不徒俯視巾幗直欲壓倒鬚眉

雨村詞話卷三終

雨村詞話卷四

羅江　李調元　童山　撰

憚生

元好問有青玉案代贈欽叔所親樂府憚生詞云西城流水東城雨綠葉成陰慣相誤之句疑所謂憚生獲狙一流人也

伯生詞

虞伯生集詞一洗鉛華有鶴鳴餘音一卷余已校刊矣尙記其南鄉一翦梅詞招熊少府云南阜小亭臺薄有山花取次開寄與多情熊少府晴也須來雨也須來隨意且銜杯莫惜春衣坐綠苔若待明朝風雨過人在天涯春在天涯

弇州不工詞

王弇州四部集汗牛充棟有明文人無出其右號爲淵博然不工于詞以只解唱大江東去也當時地位既高似富家翁鋪張錦繡卻欠文雅

山和尙水秀才

楊用修西莊鷓鴣天詞句云彈聲林鳥山和尙寫字寒蟲水秀才山和尙謂山鵲水秀才演中蟲名也

厠神

用修荆州元夕南鄉子詞有閩上紫姑香火會句今人皆習用而不知顛末且謂不切元夕也按氏族譜紫姑姓何名媚萊陽人壽陽李景納爲妾大妻妬之正月十五日陰殺之于厠中後封爲厠神歲時記元夜迎紫姑神以卜謂此

綺園懷古

懷古詞宜用望海潮調始于秦少遊廣陵諸懷古及越州懷古等闋　本朝吳綺園松于此體尤工有懷古和韻五闋直壓前人今錄之以備覽　金陵云長江波送冶城雲接誰家麥飯園陵蕭帝雄才孫郎詞

業惟餘戰血棲蠅讖語記神僧只臺城芳草綠滿寒汀多少青山夕陽何處暮烟凝○六朝往事難憑歎金蓮零落玉樹縱橫虎頰來蟠龍安在蕭條白鷺空亭王氣亦何曾想東南自古未補天傾醉淚灘城一賦野鬼哭秋燈　錢塘云萬山晴雨四時敧對天教石上流魂夢裏牽衣圖中立馬興亡忽似朝昏我道果然村把荷烟桂露銷歇難存剩得冬青春來還發古苔痕　休將南渡重論但同心可結有盡須吞一別吳山長憐蜀道槐安螻蟻偏尊作客信乾坤恨青驄嘶斷紅袖頻分何處花鈿陌上扶醉酒家門　吳門云橫塘堤畔長洲苑裏弓彎踏盡春陽響屧廊空浣沙人去東風不到釵梁種罷紫蘭香笑他家烏啄也自云亡豈有蛾眉曾教歌舞翠紅鄉　人間何限悲涼任狂吟慷慨醉學淋浪有恨山川無情麋鹿香殘過客壺觴寶劍柱成雙悵專諸巷冷伍員祠荒還是金閶亭下艇子繫青陽　揚州云花留仙種柳稱官姓從來南兗名州鳳舸迎來雞臺舞罷天教鹿起毛頭鏡影入邊愁縱春魄化燕難上簾鈎燈火無情夜深還照十三樓　當時薄侍嬉遊爲尋香側帽嬋洒荷裳誰賦蕪城重經故國空憐歲易星流山翠夕陽收問玉人何處儂許誰留莫聽雷塘暝笛吹斷六朝秋　吳興云蘋花洲渚荷香城郭人經王謝顏蘇十載芳春一麾乞郡風流杜牧偏殊故態笑狂奴把當年公事分付禽魚雪館吟秋新詩南得滿江湖　水嬉往事何如有窪尊石古的海樓虛詞客漂零酒徒流落高台空聽啼鳥風雨戢菰蒲看亭皋葉下烟影難扶不信重睡西楚醉眼未全舒

竹垞

本朝朱彝尊竹垞詞名冠一時有江湖載酒集三卷靜志居琴趣一卷茶煙閣體物集二卷蕃錦集集句

一篇余酷喜其自題畫像百字令云菰蘆深處歎斯人枯槁豈非窮士賸有虛名身後策小技文章而已四十無聞一邱欲臥漂泊今如此田園何在白頭亂髮垂耳　空自南走羊城西窮雁塞更東浮淄水一劍橫中磨滅盡回首風塵燕市草屩撈蝦短衣射虎足了平生事滔滔天下不知知己誰是　又戲題竹垞壁風中柳云有竹千竿肯使食時無肉也不須更移珍木北垞也竹南垞也竹護吾廬幾叢寒玉晚來月上對影描他橫幅賦新詞竹山竹屋鄰筒一束筍豭三伏竹夫人醉鄉同宿竹山蔣捷詞名竹屋高觀國詞名也法語尤趣可想竹垞之高風至世所稱洞仙歌十七闋與詩集中風懷百首則似近狎邪不無宋玉登徒子之譏蟬蠶羅非余所好也

三綠

王阮亭金釵灞上桃源憶故人詞云金釵灞上人如玉解唱春波新曲畫扇船紗十幅春水平帆綠　三三五五鴛鴦浴觸忤閒愁春目戲擲菱花相逐又向花房宿程村云昔應子和以蠟炬短燒紅風雨落花紅雨岸夕陽紅名三紅今阮亭有春水平帆綠要裏江南綠新婦磯頭烟水綠不將更稱三綠耶人遂有王三綠之目然不及公浣溪沙綠楊城郭是揚州一語用綠字尤妙可敵一篇江都賦也

用晉帖語

漁洋有卜算子起句云天氣近清明汝定成行否用晉帖語入妙

炊聞卮語

西樵王士祿與漁洋齊名人稱二王有炊聞卮語自序云康熙庚辰三月余以磨勘之獄入禑于司勳之署于時抽楹四出未即對簿伏念日月賜還不有措弄其何以蕩滌煩惑支距幽憂稿自製詞

雖未能例審其情妙亦可借彼抗墜通此搖籟因取花間尊前草堂諸譜稍規撫為之少即一二多或六七設然隨意都無納限既檢宋人遂牖自篇什作二十首亦附見焉曰歎問者九九南北各休那鄰一枕故取杜陵詩語斷章而命之也今觀滿庭芳川坡公韵詞云白日為心朱絃比質平生自負氣誼可容自鍊繞指已無多到眼濃陰欲滿心憂笑搖羅還獻細屈指古來誰似磨蝎說東坡茫茫無可語揚來千縷暗縷愁核更濟淼淼漾難覊如波可耐春光萬里向寥落卧盼庭何問何日盟烟押水鷗鷺娟瀕矮古今才人淪落不偶讀此可為之一慟

悔菴論詩餘

尤悔菴侗序彭羡門延露詞云詩何以餘哉小樓昨夜哀江頭之餘也水殿風來清平調之餘也紅藕香殘古別離之餘也將軍白髮從軍行之餘也今宵酒醒子夜懊儂之餘也大江東去鼓角橫吹之餘也詩以餘亡亦以餘存非詩餘之能存亡則詩餘之人存亡之也論詩餘二字獨得

日成

羡門延露詞本多悲壯不減稼軒如念奴嬌長歌因首沁園春酒後作歎因首是也然其豔體獨步不特阮亭所稱子城一帶綠陰中也長相思云晉陽屏下重旗解意銀缸故不明今宵始日成　夜行滿墜釵橫燈下頻頻相喚聲教人待怎生味日成情境皆以靜會得之

掛遲二字

金作勒玉為鞭小馬聲香何處嘶紅板橋頭扉半掩幾絲楊柳掛黃鸝此武進黃文友以甯揚練子詞也掛字殊新穎其弟董俞亦有句云獨坐數歸衙疎鐘遲遞林掛遲二字俱妙

青到

宋翁裘琬浣溪沙咏芳草有幾時青得到邱邊之句余看萬山青到馬蹄前句足以當之琬有二鄉亭詞

酒甘董

稱叔子宗孟有酒甘董詞甘董義見唐類函今人訛為古董以名其詞也

瀟湘神

毛西河為尓衣堂詞瀟湘神云叢時迷青草波黃陵朝暮斷鴞啼岬　文不知何處去行雲渺渺故客西不減劉賓客

多咏伎

曹頡菴爾堪南溪詞多咏伎作亦詞人之玷也然亦足資考証如虞美人詞云輕衫窄袖身材小影向銀燈好珠歌勸飲恰中肩無奈爲時侍立晴生憐　扦丹亭柳花如綉巧對江兒瘦初開豆蔻苗含春轉是五更風雨會愁人余澹心云河北伎馴謹待客不敢坐非若江南之倨也又木蘭花令云木瓜香徧鍾山道桂子情人斜插帽歌搖朱雀桁前花酒濺烏衣堂下草十年浪跡浮雲杳畫舫生烟無客到沙家岑蕊寇家貧若箇琵琶傳賀老沙寇蓋往年曲中最知名者

女伶

女伶即古舞伎也惟江左最盛今俱禁絕曾之天同伯有之梁蒼嚴大司農崇村詞有滿庭芳觀女伶演淮陰故事云絳燭清宵彩雲華館驚擾翻舞迴風嬋娟忽變務侯染猩紅鎖甲蟬分雪色兜鍪小雙頰笑聳彈蝌唉將軍紅粉錦襯錦袖相向　登壇當日事衣冠優孟寫出偏工吹英雄佳觀一樣飄蓬飛絮落花恐恨難憐取桃李春濃乘月夜衣香人面與放酒杯空尤悔菴侗云女伶昔妓文玉也戊申予在宗伯齋頭觀演此齣作南鄉子贈之有錦繖將軍小袖娥及春草江南細馬馱之句宗伯頗為稱賞

鳳歸雲詞

鄒程村祇謨麗農詞以與麗為宗而稍失之淡余喜其鳳歸雲偶作云吾老矣去日光陰那堪屈指任侯庠狂飆豹侍廝不擬不悲無才無技況生來木訥蝸為宮窮愧學詩問人生何處堪出世應有滄月微風剩山殘水　還自去守我良方鎖他故紙不過是一卷離騷幾葉楞嚴破除萬事頹然坐廢曾消受得頑觸功名那鄰滋味而今後拚得無榮辱永教毀譽焚書漁樵閒醉玩尋覓埋壟一時睥睨千古信然

叢堂詞

西陵釋正嵓字叢堂所著有同凡草詞有湖上點絳脣一闋題聖因寺壁頗工緻余及見之後不知為何人拭去詞云來往烟波此生自號西湖長輕風小槳蕩出蘆花港　得意高歌夜靜聲偏朗無人賞自家拍掌唱得千山響出語不凡奇僧也

藏

仁和沈去矜謙有東江詞曾于王志周齋中見之余最賞其黃鶯兒一闋云和擔闌草藏春洞垂鬟髮嶺眉痕重慣會發嬌嗔自輸翻打人王闌今再見就前如生面低頭小時爸回身不肯應顛得生趣余謂府不減谿藏字之訛

湘蘋

近來才女應以徐燦為第一燦字湘蘋長洲人歸海寧陳素庵之遴所著有拙政園詞皆絕工豔流麗尤喜其耆庭蘆一詞云困花壓悉絲絲而不堪只共愁人語斗帳共春寒夢中何處山　捲簾風意惡淚與殘花落衣殺是楊花輸他先到家　一春誰識桃花面遊絲只共睛烟舞燕也不曾來湘簾空自開　趙

看花影午𩏂鍐雙蟆循徙倚御鈎昔淚如紅燭淚皆秀品也

指蝶

毛先舒字馳黃號稚黃作塡詞名鸞四卷能發人所未發枝勝圖譜然觀其自作鸞情詞則多俗何也至憶秦娥特新妙詞云春深無那獨向幽窗坐看香玉纖開不過細數指螺幾箇　喚來雛自溫存東風吹亂烏雲名誚丰臺明鏡爲儂長照君鬟數指蝶出東坡文齊安江上得美石其文如指上螺

倚玉

揚燡字倚玉杭州沈適聲副室也西江月云鏡裏雙蛾時蹙枕邊香淚長拖隣姬無事愛吹簫不管傍人涙倒　露下野蛩有子風涼秋燕離巢銀河千丈也塡橋天上原來任巧出語殊有仙氣

雨村詞話卷四終

樂府古題要解

吳兢撰

樂府古題要解上并序　史臣吳兢撰

樂府之興肇於漢魏歷代文士篇詠寔繁或不覩於本章便斷題取義贈夫利涉則述公無度河慶彼載誕乃引烏生八九子賦雉斑者但美綉頸錦臆詠天馬者唯敘驕馳亂蹋類皆若茲不可勝載遞相祖習一作襲積用為常欲令後生何以取正余頃因涉閱傳記用諸家文集每有所得輒疏記之歲月積深以成卷軸向編次之目為古題要解云爾

江南曲

右江南曲古詞云江南可采蓮蓮葉何田田又云魚戲蓮葉東魚戲蓮葉西魚戲蓮葉南魚戲蓮葉北蓋美其芳晨麗景嬉遊得時若梁簡文桂楫晚應旋唯歌遊戲也又有采菱曲等疑皆出於此

度關山

右關山古詞曹魏樂奏武帝所賦天地間人為貴言人君當自勤勞省方黜陟省刑薄賦也若梁戴暠云昔聽隴頭吟平居已流涕但敘征人行役之思焉

長歌行

右古詞青青園中葵朝露待日晞言榮華不久當努力為樂無至老大乃傷悲也曹魏改奏文帝所賦西山一何高言仙道洪濛不可識如王喬赤松皆空言虛辭迂怪難信當觀聖道而已若晉陸士衡逝矣經天日復言人運短促當繫附長歌不與古文合

薤露歌亦曰薤露行　蒿里傳亦曰蒿里什　亦曰泰山吟行

右喪歌舊曲本出於田橫門人歌以葬橫一章言人命奄忽如薤上之露易晞滅也詞云薤上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復落人死一去何時歸二章言人死精魄歸於蒿里詞云蒿里誰家地聚斂魂魄無賢愚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少踟躕至漢武帝時李延年分為二曲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挽柩者歌之亦呼為挽柩歌左氏春秋齊將與吳戰于艾陵公孫夏使其徒歌虞殯杜預注云送葬歌也即喪歌不自田橫始矣復有泰山吟行亦言人死精魄歸于泰山薤露蒿里之類也

雞鳴

右古詞雞鳴高樹顛狗吠深宮中初言天下方太平蕩子何所之次言黃金為門白玉為堂置酒作倡樂為樂兄弟三人近侍榮耀道路其文與相逢狹路間行同終言桃傷而李仆喻兄弟當相為表裏若梁劉孝威雞鳴篇但詠雞而已

對酒行

右關古詞曹魏樂奏武帝所賦對酒歌太平其旨言王者德澤廣被政理人和萬物咸遂若梁范雲對酒心自足則言但當為樂勿徇名自欺也

烏生八九子

右古詞烏生八九子端坐秦氏桂樹間言烏母生子本在南山岩石間而來為秦氏彈丸所殺白鹿在苑中人得以脯黃鵠摩天鯉魚在深淵人可得而烹煮之則壽命各有定分死生何嘆前後也若梁劉孝威城上烏一年生九雛但詠烏而已不言本事

平陵東

右古詞平陵東松柏桐不知何人劫義公此漢翟義門人所作也義丞相方進之少子字文仲為東郡太守以王莽篡漢起兵誅之不克而見害門人作歌以怨之

陌上桑

右古詞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舊說邯鄲女子秦姓名羅敷為邑人千乘王仁妻仁後為趙王家令羅敷出采桑陌上趙王登臺見而悅之置酒欲奪焉羅敷善彈箏作陌上桑以自明不從案其歌詞稱羅敷採桑陌上為使君所邀羅敷盛誇其夫為侍中郎以拒之與舊說不同若晉陸士衡扶升朝暉等但歌佳人好會與古調始同而末異

短歌行

右魏武帝對酒當歌人生幾何晉陸士衡置酒高堂悲歌臨觴皆言當及時為樂又舊說長歌短歌大率言人壽命長短分定不可妄求也

燕歌行

右晉樂奏魏文帝秋風蕭瑟天氣涼別日何易會日難二篇言時序遷換而行役不歸佳人怨曠無所訴也

秋胡行

右舊說魯有秋胡子納妻五日而宦於陳五年乃歸未

至家於路傍見婦人採桑美悅之下車謂曰力田不如逢豐年力桑不如見公卿吾今有金願以與夫人婦曰婦人當採桑力作以養舅姑不願人之金秋胡歸至家奉金遺母母使人呼婦婦至乃向採桑者婦也婦惡其行因東走投河而死後人哀而賦焉

苦寒行

右晉樂奏魏武帝北上太行山備言冰雪谿谷之苦或謂北上行蓋因魏武帝作此詞今人效之

董桃行

右古詞吾欲上謁從高山山頭危險大難言言五嶽之上皆以黃金為宮闕而多靈獸仙草可以求長生不死之術令天神擁護人君以壽考也舊說董桃行後漢遊童所作終有董卓作亂卒以逃亡後人習之為歌章樂府奏之以為炯戒焉陸士衡和風習習薄林宋謝靈運春虹散綵銀河但言節物芳華可及時行樂無使徂齡坐徙而已晉傅休奕著歷九秋篇十二章具敘夫婦別離之思亦題云擬董桃行未詳也

塘上行

右前志云晉樂奏魏武帝蒲生我池中而諸集錄皆言其詞魏文帝甄后所作歎以讒訴見棄猶幸得新好不遺故惡焉

善哉行

右古詞來日大難口燥脣乾言人命不可保當樂見親友且求長生術與王喬八公遊焉又魏文帝詞云有美一人婉如清揚言其妍麗知音識曲善為樂方令人忘憂此篇諸集所出不入樂志

東門行

右古詞云出東門不顧歸言士有貧不安其居者拔劍將去妻子牽衣留之願共餔糜不求富貴且曰今時清不可為非也若鮑照傷禽惡弦驚但傷離別而已

西門行

右古詞云出西門步（一作少）念之始言醇酒肥牛及時為樂次言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末言無貪財惜費為後世所嗤諸家樂府詩又有順東西門行為三七言亦傷時顧陰有類於此也

煌煌京洛行

右晉樂奏魏文帝天天桃園無子空長言虛美者多敗又有韓信烏盡弓藏子房保身全名蘇秦傾側賣主陳軫忠而有謀楚懷不納吳起智小謀大郭生古之雅人燕昭尊之及仲連高士不受千金等語若宋鮑照鳳樓二十重梁戴碣欲知佳麗地始則盛誇帝京之美而末言君恩歇薄有怨曠沈淪之歎也

艷歌何嘗行（亦曰飛鵠行）

右古詞飛來雙白鵠乃從西北來言雌病雄不能負之而去五里一反顧六里一徘徊雖遇新相知終傷生別離也又云何嘗快獨無憂不復為後人所擬也

步出夏（一作東字）門行（亦曰隴西行）

右古詞云天上何所有歷歷種白榆此篇出諸集不入樂志始言婦有容色能應門承賓次言善於主饋終言送迎皆合於禮若梁簡文隴西四戰地但言辛苦征戰佳人怨思而已

野田黃雀行

右晉樂奏魏曹植置酒高殿上始言豐膳樂飲盛賓主之獻酬中言歡樂極而悲嗟盛時不再終歸於知命而不復憂焉

滿歌行

右古詞為樂未幾遇世險巇其始言遂此百罹零丁荼毒古人避位躬耕遂我取願次言窮達天命智者不憂莊周遺名名垂千載終言命如鑿石見火當自娛以頤養保此百年也

櫂歌行

右晉樂奏魏明帝辭云王者布大化備言平吳之勳若陸士衡遲遲春欲暮又如梁簡文帝妾住在湘川但言乘舟鼓櫂而已

雁門太守行

右古詞云漢孝和帝時洛陽令王君當時廣漢郡人王渙字稚子父順安定太守渙少好俠尚氣力數通輕剽少年晚改節博學通於法律舉茂才除溫令政化大行人吉牧於野輒云以付稚子終無失墜遷兗州刺史一年除拜侍御史轉洛陽令獄訟止息以擿奸伏如神元興初病卒老少咨嗟莫酹以千數及喪西歸至宏農人多設祭於路吏問其故言我平常持粗詣洛陽有司鈔奪恒亡其半自王君在事不復見侵枉故來報耳人思其德立祠在安陽亭有食酒肉輒往弦歌而祭之後鄧太后下詔褒美拜其子石為郎帝事黃老之道悉毀諸祠廟惟渙及卓茂廟存焉按其歌詞歷述渙本末與本傳合而題云雁門太守行所未詳也若梁簡文帝輕霜中夜下備言邊城征戰之思及皇甫規雁門之問蓋依題焉

白頭吟

右古詞皚如山上雪皎若雲間月又云願得一心人白

兩不相離始言良人有兩意故來與之相決絕次言別于溝水之上一作北敘其本情終言男兒當重意氣何用錢刀也一說司馬相如將聘茂陵人女為妾文君作白頭吟以自絕相如乃止若宋鮑照直如朱絲繩張正見平生懷直道唐虞世南葉如幽徑蘭皆自傷清直芬馥而遭鑠金點玉之謗君恩似薄與古文近焉

以上樂府相和歌其相和而歌並漢世街陌謳謠之詞絲竹更相和執節者歌之本一部魏明帝分為二部更遞夜宿本十七曲後為十三曲今所載之外復有氣出唱精列東光引等三篇自短歌行以下晉荀勖採擇舊詞施用以代漢魏故其數廣焉

殿前生桂樹

古樂府鞞舞歌按鞞舞歌漢代燕享用之不詳所起其歌又有關東有賢女章帝所造章和二年中樂久長四方皇共五篇其詞皆亡近史亡鞞舞本漢巴渝舞高祖自蜀漢伐楚其人勇而善鬬好為歌舞帝觀之曰武王伐紂之歌使工習之號曰巴渝渝美也或云其地有渝水因以取名未詳也

白鳩篇

右其詞首章曰翩翩白鳩載飛載鳴懷我君德來集君庭按晉楊泓舞序云自到江南見有白符舞或言白鳧鳩舞察其詞旨乃吳人患孫皓虐政思從晉也齊史載其本歌云平平白符一作鳧思我君惠集我金堂言晉為金德符與鳩皆合也則上翩翩白鳩之詞蓋後晉人改也

碣石篇

右晉樂奏魏武帝詞首章言東臨碣石見滄海之廣日月出入其中二章言農功畢而商賈往來三章言鄉土不同人性各異四章言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也

淮南王篇

右古詞淮南王自言尊淮南小山所作也舊說漢淮南王安服食求仙遍禮方士遂與八公相攜俱去莫知所適小山之徒思戀不已乃作淮南王歌其詞賁言安仙去

以上樂府拂舞歌按拂舞前史云出自江右復有濟濟獨祿等共五篇今謂其詞除白鳩一篇餘並非吳歌未知所起

白紵歌

右古詞盛稱舞者之美宜及芳時為樂其譽白紵曰質如輕雲色如銀制以為袍餘作巾袍以光軀巾拂塵

以上樂府曰白紵歌按舊史稱白紵吳地所出白紵舞本吳舞也梁武帝令沈約改其詞為四時之歌若蘭葉參差桃半紅即其春歌也周處風土記云吳黃龍中童謠云行白者君追汝句驪馬從孫權征公孫淵海浮乘舶舶白也時和歌猶云行白紵蓋出于此

上之回

右漢武帝元封初因至雍遂通回中道後數出遊幸焉其歌稱帝遊石關望諸國月支臣匈奴服皆美當時事也

戰城南

右其詞大略言戰城南死郭北野死不得葬為烏烏所

食願為忠臣朝出攻戰而暮不得歸也

巫山高

右其詞大略言江淮水深無梁可度臨水遠望思歸而已若齊王融想像巫山高梁范雲巫山高不極雜以陽臺神女之事無復遠望思歸之意也

君馬黃

右初言君馬黃臣馬蒼二馬同逐臣馬良終言美人歸以南歸以北駕車馳馬令我心傷

芳樹

右古詞中有云妒人之子愁殺人君有他心樂不可禁若齊王融相思早春日謝朓早玩華池陰但言時暮眾芳歇絕而已

有所思

右其辭大略言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何用問遺君雙珠玳瑁簪聞君有他心燒之當風揚其灰從今已往勿復相思而與君絕也若齊王融如何有所思梁劉繪別離安可再但言離思而已

雉子班

右古詞中有云雉子高飛止黃鵠飛之以千里雄來飛從雌視若梁簡文帝妒場時向隴但詠雉而已

臨高臺

右古詞大略言臨高臺下有清水清且寒江有香草曰以蘭黃鵠高飛離哉翻關弓射鵠令吾主壽萬年若齊謝朓千里常思歸但言臨望傷情而已一作古詞言臨高臺下見清水中有黃鵠飛翻關弓射之令我主萬年

釣竿

右舊說有伯常子避仇河濱為漁者其妻思之而為釣

竿歌每至河側輒歌之後司馬相如作釣竿詩遂傳以爲樂曲若劉孝威釣舟畫彩鷁但稱綸釣嬉遊而已

以上樂府鐃歌案漢明帝定樂有四品最末曰短簫鐃歌軍中鼓吹之曲舊說黃帝所造以建武揚德周禮所謂王大捷則愷樂軍大獻則愷歌是也自上之回皆漢曲又有朱鷺思悲翁艾如張擁離戰城南巫山高上陵將進酒君馬黃芳樹有所思雉子斑聖人出上邪臨高臺遠如期石留等十八曲字多紕繆不可曉釣竿一篇晉代亦稱爲漢止

于十八恐非是也鐃如鈴而有舌執柄而鳴之周禮以上鼓也

黃鵠吟一曰黃鵠　隴頭吟一曰隴頭水　出關

入關　出塞　入塞一本闕上四曲

折楊柳　黃覃子　赤之揚一本闕上二曲

望行人魏晉已來惟傳十曲　關山月　洛陽道

長安道　梅花落　紫騮馬

驄馬　雨雪　劉生合一十八曲一本

多豪俠行古劍行洛陽公子行三題漢

劉生

右劉生不知何代人觀齊梁已來所爲劉生詞者皆稱其任俠豪放周遊五陵三秦之地或云抱劍專征爲符節官所未詳也

以上樂府橫吹曲有鼓角周禮以鼖鼓鼓軍事用角舊說云蚩尤氏帥魑魅與黃帝戰于涿鹿之野帝始命吹角爲龍鳴以禦之其後魏武北征烏丸越涉沙漠軍士聞之悲而思歸於是減爲半鳴尤更悲矣又有胡角者本以應胡笳之聲後漸用之

有雙角即胡樂也漢博望侯張騫入西域傳其法唯得摩訶兜勒二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聲二十八解一本多其法二字乘輿以爲武樂東漢以給邊將又有出關入關出塞入塞黃覃子赤之揚黃鵠吟隴頭吟折楊柳望行人等十曲皆無其詞若關山月已下八曲後代所加也

王昭君

右舊史王嬙字昭君漢元帝時匈奴入朝詔以嬙配之號寧胡閼氏一說漢元帝後宮既多不得常見乃使畫工圖其形案圖召幸宮人皆賂畫工多者十萬少者亦不減五萬昭君自恃容貌獨不肯與工人乃醜圖之遂不得見及後匈奴入朝選美人配之昭君當行及入辭光彩射人悚動左右天子方重失信外國悔恨不及窮案其事畫工有杜陵毛延壽爲人形醜好老少必得其真安陵陳敞新豐劉白龔寬並工狗馬人形不逮延壽下杜陽望樊青尤善布衆色皆同日棄市籍其資財漢人憐昭君遠嫁爲作歌詩始武帝以江都王建女細君爲公主嫁烏孫王昆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

路之思其送明君亦然晉文王諱昭故晉人改爲明君石崇有妓曰綠珠善歌舞以此曲教之而自製王明君歌其文悲雅我本漢家子是也琴操載昭君齊國王穰女端正閑麗未嘗窺看門戶穰以其有異于人求之者皆不與年十七獻之元帝元帝以地遠不之幸以備後宮積五六年帝每遊後宮昭君常恐不出後單于遣使朝賀帝宴之盡召後宮昭君乃盛飾而至帝問欲以一女賜單于誰能行者昭君乃越席請往時單于使在旁帝驚恨不及昭君至匈奴單于大悅以爲漢與我厚縱

酒作樂遣使者報漢送白璧一雙駿馬十疋胡地珠寶之類昭君恨帝始不見遇乃作怨思之歌單于死子世達立昭君謂之曰爲胡者妻母爲秦者更娶世達曰欲作胡禮昭君乃吞藥而死

子夜

右舊史云晉有女子曰子夜所作聲至哀晉武帝太元中琅琊王軻家有鬼歌之後人依四時行樂之詞謂之子夜四時歌吳聲也

前溪歌

右晉車騎將軍沈玩所造舞曲也

烏夜啼

右宋臨川王義慶造也宋元嘉中徙彭城王義康於豫章郡義慶時爲江州相見而哭文帝聞而怪之徵還宅義慶大懼妓妾聞烏夜啼叩齋閤云明日應有赦及旦改南兗州刺史因作此歌故其和云籠窗窗不開夜夜望郎來亦有烏栖曲不知與此同否

石城樂

右宋臧質所作也石城在竟陵質爲竟陵守於城上眺矚見羣少年歌謡通暢因而爲之詞云生長石城下開窗對城樓城中美少年出入相依投

莫愁

右出於石城樂石城有女子名莫愁善歌謡故石城樂和中復有莫愁聲其辭曰莫愁在何處莫愁石城西艇子打兩槳催送莫愁來古歌亦有莫愁洛陽女與此不同

襄陽

右宋隨王誕始爲襄陽郡元嘉末仍爲雍州刺史夜聞

諸女歌謠因爲之詞曰朝發襄陽城暮至大隄宿大隄
諸女兒花艷驚郎目若裴子野宋略稱晉安侯劉道彥
爲雍州有惠化百姓歌之謂之襄陽樂蓋非此也
以上樂府清商曲也按蔡邕云清商曲其詞不足
采著其曲名有出郭西門陸地行車夾鍾朱堂寢
奉法等五曲非止王昭君等一說清商曲南朝舊
樂也永嘉之亂中朝舊曲散落江右無復宋梁新
聲元魏孝文帝纂漢收其所復南音謂之清商樂
卽此等是也隋平陳因置酒清商署若巴渝白紵
等曲皆在焉

樂府古題要解上

樂府古題要解下

日重光 月重輪

右爲漢明帝樂人所作也明帝爲太子時樂人作歌詩
四章以贊太子之德一曰日重光二曰月重輪三月星
重輝四曰海重潤漢末喪亂後二章亡舊說云天子之
德光明如日規輪如月光耀如星霑潤如海太子比德
故云重焉

上留田行 古今注云上苗田此云上留蓋傳說之誤未知孰是

右舊說上留田地名此地人有父母死不字其孤弟者
鄰人爲弟作悲歌以諷其兄因以地名爲曲盖漢代人

也

相逢狹路間行 亦曰長安有狹斜行

右古詞相逢狹路間道隘不容車其說已具雞鳴篇

豔歌行

右古詞翩翩堂前燕冬藏夏來見言燕尚冬藏夏來兄
弟乃流宕在他縣主人婦爲綻衣服其夫見而疑之

怨歌行 一曰怨詩行

右古詞爲君既不易爲臣良獨難言周公推心輔政二
叔流言致有雷雨拔木之變梁簡文帝十五頗有餘自
言妹豔而以讒見毀又曰持此傾城貌翻爲不肖軀與
古文意同辭異班婕妤紈扇詩亦云怨歌行不知與此
同否

飲馬長城窟行

右古詞青青河畔草綿綿思遠道傷良人流宕不歸或
云蔡邕之詞若陳琳水寒傷馬骨則言秦人苦長城之
役也

君子行

右古詞云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疑間言君子雖瓜田不
納履李下不正冠以遠嫌疑也

君子有所思行

右陸機命駕登北山鮑照西山登雀臺沈約晨策終南
首其旨言雕宮麗色不足爲久歡宴安酖毒滿盈所宜
敬忌與君子行異也

朝歌行

右古詞三七言言雖甚奇賢君不遇知己終不見重願
逢知己以託意焉

豫章行

右陸機泛舟清川渚謝靈運出宿告密親皆傷離別言
壽短景馳容華不久傅玄苦相身爲女言盡力
於人終以華落見棄亦題曰豫章行

門有車馬客行

右曹植等皆言問訊其客或得故舊鄉里或駕自京師
備敘市朝遷謝親戚彫喪之意也

猛虎行

右陸士衡渴不飲盜泉水言從遠役猶耿介不以艱險

改節也

齊謳行

右舊說齊人以歌其地陸士衡營邱負海曲述齊地之
美

吳趨行

右舊說吳人以歌其地陸士衡楚妃且勿歎是也

會吟行

右謝靈運六引緩清唱其致與吳趨行同也

從軍行

右皆邊軍旅苦辛之詞也

出自薊北門行

右其詞與從軍行同而兼言燕薊風物及突騎悍勇之狀與吳趨行同也

結客少年場行

右言輕生重義慷慨以立功名也

東武吟行 或無行字

右鮑照主人且勿喧沈約天德深且曠傷時移世異芳華徂謝而已

苦熱行

右備言流金鑠石火山炎海之艱難也亦有苦寒行在前相和曲

放歌行

右鮑照蓼蟲避葵堇之類言朝廷方盛君上愛才何為臨路相將而去也

西長安行

右傅休奕所思兮何方乃在西長安其下因敘別離之思

怨歌行

右傅休奕昭昭朝時日皎皎最明月益傷十五入君門一別終華髮望不及偕老猶望死而同穴之義

升天行

右曹植日月何肯留鮑照家世宅關輔曹植又有飛龍仙人上仙籙與神遊五遊遠遊龍欲升天等七篇如陸士衡緩聲歌皆傷人世不永俗情險艱當求神仙翱翔六合之外其詞蓋出楚歌遠遊篇也

鳳將鶵

右舊說漢世樂曲名也若晉應璩百一詩云言是鳳將雛非魏晉曲明矣

楚妃歎

右陸士衡吳趨行云楚妃且勿歎明非近題也非關晉曲明矣

白馬篇

右曹植白馬飾金羈鮑照白馬騂角弓沈約白馬紫金鞍皆言邊塞征戰之狀 一作事

空城雀

右鮑照雀乳四鷇空城之隅言輕飛近集免傷網羅而已

半渡溪

右言戰而半涉溪水見迫所言皆嶺南地又有武溪深亦此類也

起夜來

右其詞意常念疇昔思君之來也

獨不見

右皆言思而不得見也

夜夜曲

右皆言獨處自傷之意也

攜手曲

右言攜手行樂恐芳時不留君恩將歇也

陽春曲

右傷時也

關山月

右皆言傷離別也

博陵王宮俠曲

右見陳琳集云云

新城長樂宮行

右備言彫飾刻鏤之美也

大垂手

右言舞而垂其手亦有小垂手及獨垂手也

行路難

右備言世路艱難及離別悲傷之意多以君不見為首

蜀道難

右備言銅梁玉壘之險又有蜀國篇與此頗同

秦王卷衣曲

右言咸陽春景及宮闕之美秦王卷衣以贈所歡也

輕薄篇

右言乘肥衣輕馳逐經過為樂與少年行同意

妾薄命篇

右曹植日月既逝西藏蓋恨宴私之歡不久如梁簡文名都多麗質傷良人不返王嬙遠聘盧姬嫁遲嬙卽王昭君也

苦哉行

右魏文帝上山采薇日暮苦飢傷役艱辛也

悲哉行

右陸士衡遊客芳春林春芳傷客心謝惠連羈人感淑節緣感欲回沈皆感時傷別而已

以上樂府雜題各自相逢狹路間行已下皆不知所起自君一有所思行已下又無本詞仲尼稱不知則闕之以俟知者今但據後人所擬採其意而注之如曹植　鰕䱇　種葛　胡君　箜篌　薤生　吾生作安樂　少年行　東海　人生　歡

坐玉殿　鬭鷄　日與月　日月既逝　日月雙闕　太極　白馬　名都　盤石　驅車　東岳妍歌　結客　大南寺　擬氣出倡一作乾　對酒行爲於穆　精列行爲兩儀　陌上桑爲望雲　有所思爲璧佳人　善哉行爲日苦短　短長歌爲鯨鯢一作擬長歌行爲鯨鯢　出爲尺蠖　出東門爲帷漢　苦寒行爲吁嗟　飲馬長城窟爲扶桑璧生　豫章行爲鷄達　薤露行爲天地　秋胡行爲在昔　妾薄命爲日月　齊吟行爲美女泰山梁父吟爲八方等篇雖曰爲行以上亦多是擬古所作後人不復繼作故並不錄若傅休奕有女秋胡　車遙遙　燕美人　謝靈運却東西門行　前有樽酒行　陳歌　越謠等行前後聲代後移歌等歌　諸家衆後有　城上麻　攜手乘臺　送歸　夾樹　度易水　胡無人行　桐柏山　華陰山　老年行　近吳均輩多擬此等並自爲樂府皆不見古詞亦並闕之以俟知者

思歸引一曰離拘操

右舊說衛有賢女邵王聞其美一作賢請聘之未至而王薨太子曰吾聞齊桓公得衛女而霸今衛女賢者欲留之大夫曰不可若賢女必不我聽若聽必不賢則不足取也太子遂留之果不聽拘於深宮思歸不得援琴而歌曲終縊而死晉石崇亦有思歸引但歸河陽所居若劉孝威胡地憑良馬僑言思歸之狀而已

雉朝飛

右舊說齊宣王時處士犢沐一作牧子所作也年七一作五十無妻出採薪於野見雉雄雌相隨而飛意動心悲乃仰天而歎曰聖王在上恩及草木鳥獸而我獨不獲因援琴而歌以自傷其聲中絕魏武帝宮人有盧女者故將軍陰叔一作升之妹七歲入漢宮學鼓琴特異于餘妓善爲新聲能傳此曲至魏明帝崩出降爲尹更生妻若梁簡文帝晨光照麥畿但詠雉而已

走馬引

右樗里牧恭所造也爲父報讎殺人而藏匿山谷之中有天馬夜降鳴于其室奔逃入沂澤中援琴而彈之爲天馬之聲因以爲引焉

別鶴操

右舊說商陵牧子所作也娶妻五年無子父兄將爲之改娶妻聞之中夜起倚戶而悲嘯牧子聞之愴然而悲乃援琴而歌曰將乖比翼兮隔天端山川悠遠兮路漫漫攬衣不寐兮食忘餐後人因傳以爲曲焉

水仙操

右舊說伯牙學鼓琴於成連先生三年而成至於精神寂寞情志專一尚未能也成連云吾師子春在海中能移人情乃與伯牙延望無人至蓬萊山留伯牙曰吾將迎吾師刺船而去旬時不返但聞海上水汨汲澌澌之聲山林窅寞群鳥悲號愴然歎曰先生將移我情乃援琴而歌之曲終成連刺船而迎伯牙遂爲天下妙手

公無渡河一名箜篌引

右舊說朝鮮津卒霍里子高妻麗玉所作也子高晨起刺船有一白首狂夫被髮提壺亂流而渡其妻隨呼止之不及遂溺死於是其妻援箜篌而鼓之作歌曰公無渡河公竟渡河公墮而死當奈何聲甚悽愴曲終亦投河而死子高還以其聲語麗玉麗玉傷之乃引箜篌寫

其聲聞者莫不墮淚飲泣麗玉以其聲傳鄰女麗容名曰箜篌引舊史稱漢武帝滅南越祠太乙后土令樂人侯暉依琴造坎坎節應也侯工人之姓後語訛坎爲空也

以上樂府琴曲案上諸語說多出琴操等書琴操紀事好與本傳相違今兩存者以廣異聞也

長門怨

右爲漢武帝陳皇后作也后長公主嫖之女字阿嬌及衞子夫得幸后退居長門宮愁悶悲思聞司馬相如工文章奉黃金百斤令爲解愁之辭相如作長門賦帝見而傷之復得親幸者數年後人因其賦爲長門怨焉

婕妤怨

右爲漢成帝班婕妤作也婕妤徐令彪之姑況之女美而能文初爲帝所寵愛後幸趙飛燕姊娣冠於後宮婕好自知恩薄懼得罪求供養皇太后於長信宮因爲賦及紈扇詩以自傷後人傷之爲婕妤怨及擬其詩

銅雀臺一曰銅雀妓

右舊說魏武帝遺命令其諸子曰吾婕妤妓人皆著銅雀臺中於臺上施八尺牀帳朝晡上酒脯粻糒之屬每月朝十五輒向帳前作妓樂汝等時時登銅雀臺望吾西陵墓田後人悲其意而爲之詠也鑄銅雀置於臺上因名爲銅雀臺

四愁　七哀

右四愁漢張衡所作傷時之文也其旨以所思之處方朝廷美人爲君子珍玩爲仁義巖險雪霜爲讒諂其流本出於楚辭離騷七哀起於漢末如曹植明月照高樓王仲宣南登霸陵岸皆七哀之一也

同聲歌行

右漢張衡所作也婦人自言幸得充閨房願勉供婦職不離君子思爲莞蒻在下以蔽匡牀思爲衾幬在上以衛風霜綢繆枕席沒齒不忘焉盍以喻當時士君子事君之心焉

定情篇

右漢繁欽所作也言婦人不能以禮從人而自相悅媚乃解衣服玩好致之用叙綢繆之志若臂環致拳拳指環致殷勤耳珠致區區香囊致扣扣跳脫致契闊佩玉

結恩情自以爲志而期於山隅山陽山西山北終而不答乃自傷悔焉

合歡詩

右晉楊方所作也婦人言虎嘯風起龍躍雲浮磁石引針陽燧取火皆以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我情與君亦猶形影宮商之不離也常願食共並根穗飲共連理杯衣共雙絲絹寢共無縫綢坐必接膝行必攜手如鳥同心如魚比目利斷金石密逾膠漆焉

招隱　反招隱

右招隱本楚詞漢淮南王安小山所作也言山中不可以久留後人改以爲五言若晉左思杖策招隱等數篇最爲首出晉王康琚反其致謂之反招隱者說淮南諸有小山亦有大山故有大小猶詩之有大雅小雅焉

藁砧今何在

右古詞藁砧今何在藁砧趺也問夫何處也山上復有山重山爲出字言夫不在也何當大刀頭刀頭有環問何時當還也破鏡飛上天言月半當還也

連句

右起漢武帝柏梁宴作人爲一句連以成文本七言詩詩有七言始於此也

愛妾換馬

右其詞有淮南王作者不知是劉安否

自君之出矣

右出漢徐幹室思詩其第三章云自君之出矣明鏡暗不治思君如流水無有窮已時

離合詩

右起漢孔融合其字以成文也

盤中詩

盤屈書之傳休奕云山樹高鳥悲末云當從中央周四角是也

迴文詩

右迴復讀之皆歌而成文也

百年詩

右起嬰孩至百年歷述其幼小丁壯耆耄之狀十歲爲一首陸士衡至百二十時也

步虛詞

右道家所唱備言衆仙縹緲輕舉之美

道里名詩

右道謂漢孝文帝稱北走邯鄲道里謂高陽中陽里之類集以爲詩也

星名

右據天文志所載也

郡縣名

右據地理志所載也

卦名

右據周易所載也

藥名

右據本草所載

姓名

右據古人之知名者

相名

右據相書所載若山庭月角是也

宮殿名

右若三輔黃圖等所載

草樹鳥獸名

右見於記錄者皆可用也

歌曲名

右據樂府所載

針穴名

右據醫家明堂所載

將軍名

右據職官所載

車名

右據應劭漢官儀所載

船名

右若左氏傳吳餘艎之類也

無名

右言本無名氏若無是公烏有先生

寺名

右若白馬青龍之類也

數

右從一至十也

八音

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

六甲

右十二辰是也

十二屬

右十二辰所配若子鼠丑牛之類

六府

右水火金木土穀

漢武帝時乃立樂府以李延年為協律都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為詩賦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蓋樂府之所肇也自漢迄唐作者猋起雲合從未有纂成一編者惟唐史臣吳兢集宋漢魏以來古樂府詞分為十卷惜乎不傳傳者僅古題要解二卷于傳記及諸文集中采其命名緣起介後人知所祖習又有樂府解題不著撰人名氏與吳兢所撰差異今人混為一書謬矣但太原郭氏諸敘中輒引樂府解題不及古題要解不知何故余家藏是書凡三本一得之虞山楊氏一得之錫山

顧氏二氏素稱藏書家不意施朱傳墨較訂數過其間脫簡訛字尚多于几上凝塵既得元版頗洽但會吟行俱誤作吳吟行按會謂會稽謝靈運詩咸共聆會吟故云其致與吳趨行同也如採薇操亦曰晨遊高臺琴曲注中引吳兢云云茲集中不載豈遺文尚多耶海隅毛晉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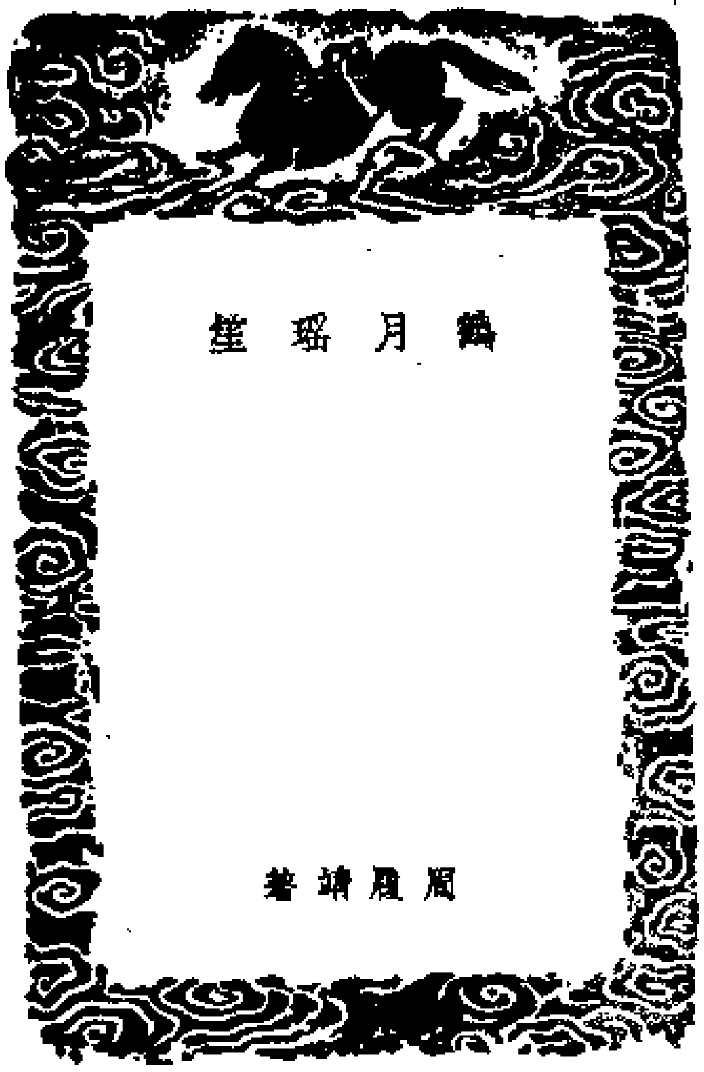
吳兢汴州人少厲志貫知經史方直寡諧比魏元忠薦其才堪論譔詔直史館修國史私撰唐書唐春秋敘事簡核人以董狐目之其括據樂府故實與正史互有異同其堪與國史相並垂不朽云晉

又識

樂府古題要解下

樂府古題要解二卷

舊本題唐吳兢撰兢有貞觀政要已著錄考崇文總目載古樂府古題要解共十二卷晁公武讀書志稱兢纂採漢魏以來古樂府詞凡十卷又於傳記及諸家文集中採樂府所起本義以釋解古題觀崇文總目稱二書共十二卷而讀書志稱古樂府十卷則所餘二卷為樂府古題要解矣卷數與今本相合崇文總目又載樂府解題稱不著撰人名氏與吳兢所撰樂府古題頗同以江南曲為首其後所解差異此本為毛晉津逮祕書所刊後有晉跋稱今人以兢所撰與樂府解題混為一書又稱太原郭氏諸敘中輒引樂府解題不及古題要解今考郭茂倩樂府詩集所引樂府解題自漢鐃歌上之回篇始乃明題吳兢之名則混為一書已不始於近代然茂倩所引其文則與此書全同不過偶刪一二句或增入樂府本詞一二句不應互相勦襲至此疑兢書久佚好事者因崇文總目有樂府解題與吳兢所撰樂府頗同語因捃拾郭茂倩所引樂府解題偽為兢書而不知王堯臣等所謂與樂府頗同者乃指其解說古題體例相近非謂其文全同觀下文即云以江南曲為首其後所解差異是二書不同之明證安有兩家之書如出一口者乎且樂府自樂府雜詩自雜詩卷末乃載及建除諸體併及於字謎之類其為捃拾以足兩卷之數灼然可知矣晉跋稱是書凡三本一得之虞山楊氏一得之錫山顧氏最後乃得一元版然則是書為元人所贋造也



鶴月瑤笙敘

曲者闋也古者有闋而無曲闋者樂之一止也曲者其聲抑揚婉頓非若詩之可以直致也然而漢魏之間有紫芝曲白水曲綠水曲江南曲隋齊之間有大堤曲烏棲曲唐有渭城曲皆隸樂府其言簡古易盡非若今之轉喉按節緣譜而循聲也今之曲實北狄戎馬之音而金元之遺致也按昔有董生者寔首其事而雜劇傳奇往往流籍人間要以柔綽之風寓綺靡之語加深切之思發艷麗之詞使人動魄驚心摧情飛色顧闋陝伊洛其聲壯以厲有劍拔弩張之勢吳楚閩粵其聲嘽以緩有偎香倚玉之懷夫亦風氣使然也故自玄丘飛燕寔始北音塗山候人彫肇南調南北之分其來舊矣邇自謳啞之家既出無賴搗蒜之士又罕名儔遂致媟褻狼戾無一可人語夫飛觴度曲本人生妙境而供耳待聽者又糊濁肝腸不勝紬繹良用嘆悼梅巔道人放形物外栖志泉石方扣玄玄於無聲契仙蹤於絶響有時擫管吹花斷杯坐月酣極情闌令一二髫童張頤緩頰矣音調響於松風竹雪之間會意照頸往往擊如意以節之又若新水初綠一舸泛如琴鶴同載雪山滿前按柏之聲隱隱從烟波起矣余頗留意音樂苦不能歌喉中纍纍如貫珠走抃軜頓嗄不能出一聲蓋二生業也每遇吳兒越媛當筵侑觴雖喂喞中未嘗不爲傾聽然其淒楚煩冤離思溼况不覺撲簌淚下甚有爲擲斝而起者嗖神哉其爲聲矣及聆道人所爲曲則又心愉神怡浩浩焉倘倘焉儀焉爲之飲寒爲之燠然爲之舒嘯真有令人癖烟霞痼泉石棄遺此天地不知江山外更有若屋者蓋其爲曲也以溪雲林露爲變態以野水山橋爲景色以樵斧漁筌爲事業以藥物爐鼎採取交媾爲要妙

無長安路上嗟名嘆利之習雖其詞之工拙意之重複無暇計焉先生自喜對景即席輒割片紙如掌板大揮洒自若以授歌者故其為物多補綴零碎日漸篋中余因暇日裒其所藏詳加校整分類析屬而總以鶴月瑤笙名之噫鶴背如船很山似画子晋可興必調笙和之矣若其帳底羔兒橋邊驢子具味焉可

强齋迹

鶴月瑤笙目録

卷之一

霞外清聲十套

洞壑長春

神遊蓬島

瑤海擭寧

石室談玄

雲林宴景

金液還丹

煉形入妙

觀化玄元

幽栖化谷

覺悟凡迷

卷之二

閒雲逸調十套

閒雲流玩

花溪春嘯

泉石陶真

枕石漱流

丘壑高閒

山林慨古

雲村寄傲

解纜朝弄

醒觀群夢

烟霞真適

卷之三

鶯湖漁唱十套

春江烟雨

桃浪鰲磯

杏村沽酒

烟蘿休蔭

曲岸維舟

斜陽晒網

蓼渚移燈

明月投竿

聽潮夜話

寒江雪笠

卷之四

梅里樵歌十套

穿雲尋路

青林束翠

紫壑樵雲

跣擔觀棋

憩石飲泉

帶雨鳴柯

賣薪沽酒

秋風伐木

披榛踏月

寒山荷雪

鶴月瑤笙目録終

鶴月瑤笙卷之一　吳門廣牘一百十卷

嘉禾梅墟山人周履靖著
同郡青蓮居士姚弘誼校

霞外清舉十套

洞壑長春

石榴花

巉巖深夐幽壑絕塵蹤清世界出塵封碧雲千頃水溶溶有奇葩瑤草爭榮見華陰老翁茹芝英絕粒驂鸞鳳（合）設優游石室幽宮任逍遙吸露餐風

前腔

層巒高聳秀色浸浮空懸瀑布掛虹龍見丹谿煙客杖吟筇過蓬萊弱水之東仙源路通羨凌空雲影龍蹤滃（合前）

前腔

天香風送青嶂列丹峯明月照廣寒宮半空朝露泫簾櫳愛山花澗柏叢〻聽玄鶴唳空渾忘却塵世多紛冗（合前）

前腔

煙霞封洞懸磴跨穹窿豔陽景四時同閒消歲月度春風慢徜徉物外無窮瑤枝古松喜二山齊矗祥雲擁（合前）

詩曰

仙洞瑤臺十二重　瓊葩奇卉雜蒼松
黃鐘玉律非凡調　與醉蓬萊第幾峯

神遊蓬島

二犯江兒水

靈臺紫府名列在靈臺紫府玄關雲半鎖見仙

班赤斧得道山圖整雲裳披霞縠青蛇膽氣龕黑虎護丹爐身居淨土手握乾符鎮日閒步天衢遊洛浦乘龍鼎湖一會間乘龍鼎湖茹芝辟穀只落得茹芝辟穀謾回頭覷丹丘倒坐騎驢

前腔

星羅雲布俺只見星羅雲布空中奏天鼓見巫山神女洞府麻姑戴霞冠身珮玉屈膝結跏趺手拿如意珠飢嚙松腴旁涉華胥有時節憑霄駕來帝所遊遍蓬壺一會間遊遍蓬壺浮江羽渡猛可的浮江羽渡樂逍遙向靈山恭謁大巫

前腔

雲霄獨步每日價雲霄獨步神遊到天姥看三山瑤屋七級浮屠望玉宸雲三素丹洞列神爐函開五岳圖玄鶴相呼鸞棲碧梧遙見那丹竈中擒白兔寄跡方壺一會家寄跡方壺參禪覺悟每日價參禪覺悟向華陰訪希夷指破迷途

前腔

滄溟東注俺只見滄溟東注靈臺知幾許向瀛洲勝嶼笑傲凌虛頃刻間歸玉宇馭風飄霞裾談玄誦玉樞堪笑凡夫騎驢覓驢怎解得洗凡心從佛祖學坐僧趺雖則是學坐僧趺桃源迷路咫尺間桃源迷路爭似俺設優游向煙霞日醉屠蘇

詩曰

靜養元神跨綵鸞　遨遊五岳日盤桓
雲霄忽遇浮丘伯　授我壺中九轉丹

瑤海攖寧

耍孩兒

丹谿瑤館時登眺碧海長寧蔭赤霄上清仙境人難到近看白鹿眠瑤草遠聽鶴鳴在九皋隨處皆圓嶠眼見的蓬壺深窅遠接青霄

四煞

盻神州靈景高聽麟洲吹鳳簫遙看靈洞多玄妙蟾宮兔擣千年藥蜃闕虹飛百尺橋隱〻藏丹竈喜的是祥雲裊〻香霧飄〻

三煞

結金胎烏兔交斬三尸掃六妖寧神光透玄關竅木金既析東西剖水火相成離坎交玄牝藏真奧這便是先天微妙造化根苗

二煞

曜清暉三峽濤絕塵氛萬慮消含精固髓爲樞要肺称白虎藏金奧肝乃青龍產藥苗神鼎靈光照這此是希玄妙道修煉圭刀

一煞

內丹成外怎逃外丹成內怎拋兩邊功案一般造金膏還是金爐煉玉液須將玉鼎調守定玄關竅有時節雲開霧掃遊與神超

詩曰

曾共王喬靜講玄　月中調鼎煉真鉛
丹成跨鶴騰三島　瑤海攖寧不記年

石室談玄

新水令

欲超塵劫究玄玄日研窮陰符一卷神丹須九轉運火煉丹田虎踞龍眠〻〻〻偃月爐自然光現

步步嬌
黃庭內景談一遍妙理分明見先天與後天石
室瑤臺常把瑯函撿碧落起蒼烟遥看青鳥悠
然見
折桂令
遇安期曾究真詮默授玄機立志精堅把那九
籥丹經元精大道仔細鑽研放龜蛇滄溟出現
降龍虎左右蟠旋欲待求仙何用恭禪只須個
牢封地戶滚丹砂透入泥丸
江兒水
識破希夷典分開混沌天談經論道心無倦煎
烹水火把陰陽辨自然得覩真人面一顆明珠
百煉妙理難傳誰把全真義闡
鴈兒落帶得勝令
也須知震和坤艮與乾也須知兌與巽離和坎
也須知日月盈虛分爲上下弦也須知春夏總
交又早秋冬換也須知木人把住鐵牛牽也須
知水中摸月火生蓮脫離塵世隨機變呼吸風
雲有後先清也麼閑俺這裏寸心中自有天
僥僥令
時把參同辯閑想谷神篇養氣調真功用顯須
有日見寒蟾ヒヒヒヒヒ
收江南
呀俺只見光燦燦銀臺貝闕呵遍列著衆神仙
鄭芝白鹿繞堦前看黃鶴舞蹁躚ヒヒヒヒヒヒ
頃刻裏駕雲蟠入九天
園林好

餌金膏調攝真元煉玉液服食延年笑看鬭浮
偃蹇任滄海變桑田ヒヒヒヒヒヒ
沽美酒
採靈芝紫府前ヒヒヒヒヒ棲石室講真詮
上下丹田靜裏傳恭透破這根源得意處便忘
言生解悟取汞收鉛任波瀾浮沉自然養胎基
滅火消煙這道呵誰敢胡言亂傳俺只見玄之
又玄呀解不破的怎下工夫煅煉
詩曰
巉巗石室太華巔　仙子霞栖拂紫烟
趺坐靜論無始闕　玄中之妙妙中玄
雲林宴景
紅衲襖
俺本是列真行絳闕儔每日價餐烟霞披星斗
朝北海暮蒼梧飛靈鷲夷交梨烹火棗勝珍羞
向蓬壺日酣三昧酒駕雲螭咫尺八柱遊一任
那滄海桑田更變也有什麼常懷千歲憂
前腔
瞬息間歷三山遍十洲談笑裏馴虎龍一吟吼
驂鸞控鶴早已離塵垢吸露飧風何心公與侯
那真閑真樂唯吾有無慮無愁得自由閑看一
局棋殘也人世還逢幾度秋
前腔
有日裏整雲裳騎鶴上楊州有日裏跨鼎湖乘
槎渡碧流宵遨遊向丹崖皆幾個蒼髯叟澄性
處向丹田牽一個白体牛看囊中白石能飛走
那袖裏青蛇舞蒯緱若逞赴會瑤池也宴罷西

江月一鈎
前腔
俺醒來呵霎時把壺中日月收醉來呵常自把
浮雲變蒼狗隱窮岩堪把石室恭同究棲幽壑
還將廣成神禹修飢飱太華千年藕卧聽丹丘
白鹿呦笑看碌ヒ紅塵也一事無成兩鬢秋
詩曰
雲繞瑤林鶴舞臺　安期于晉跨鸞來
盈筵玉饌兼珍果　醽醁光浮琥珀杯
金液還丹
魔合羅 即耍孩兒
飧松食柏煙霞客煉氣凝神把內景踏河車旋
轉無妨凝定然有路通仙界誰道無緣結聖胎
妙理分明載若還是爐輝光彩現出嬰孩
四煞
慎抽添均往來辨盈虛齊盛衰有無隱顯交相
代須將全液調鼎鼐好把黃芽趁葉栽五內須
灌溉那時節身心俱泰神氣和諧
三煞
運三關遊九陔審四象辨三才九還七返都無
害雞能脫卵神尤在蟬到成形殼自開妙用原
無外頓然間光生四大直透三台
二煞
乘神樞鸞鳳偕喜丹房雲雨諧陰陽配合相依
侍扶桑海底千流湃華岳山頭百仞臺龍虎時
時在到其間養成沆瀣玉蕊花開
一煞

運丹田貫頂來鎖玄關玉鑰開中央戊巳心爲宅擒將日月壺中載捉得乾坤鼎内埋一氣歸元海今日裡名留仙冊身上瑶臺

詩曰

紫府陰符授廣成　金烏玉兔鼎中烹
九還七返泥丸轉　金液丹成上玉京

煉形入妙

駐馬聽

閬苑神仙養煉神工不易傳要識乘龍姹女取虎金公把露地牛牽點砂取汞術通玄還元返本功須鍊 合 靜養三田使内中徑路直透泥丸宮殿

前腔

乾轉坤旋呼吸陰陽無過慾須向一陽初動九轉功成是得道之年安爐先立地中天超凡直上蒼穹遠 合前

前腔

一炁先天木汞金鉛用火燃要把龜蛇烏兔藏用存神次第熬煎煉成赤水瓣情田鼎中白血時流轉 合前

前腔

悟徹玄元蚌腹藏珠機顯然也會無中生有模月寒潭火裡生蓮從教解得悟三玄須知参透玄機典 合前

詩曰

牢拴意馬鎖心猿　靜究乾天與地坤
煉就坎離成大藥　形超無始即軒轅

觀化玄元

黃鶯兒

學道說長生看氤氳紫氣騰含真葆素祛凡性元精自凝元神自靈遍觀妙理盡是通玄徑 合 六根清一塵不染谷海似波澄

前腔

對鶴問金經闡幽微纖悉明當年曾慕旌陽令玄功既行玄暉自生靈光一點安心境 合 看丹成九還七返彼岸自先登

前腔

常靜亦常明衆人迷我獨醒心同止水明如鏡神遊玉京身飛廣城真詮朗著歸三乘 合 瑩然清明心見性似秋月映穹溟

前腔

藥杵搗雲英煉丹砂玉液精銀臺石室函名姓解脱幻形飛騰紫冥凌空身在烟霞境 合 謾傳燈寂然坐照心鏡自通靈

詩曰

內觀存想悟玄機　姹女嬰兒守玉扉
湛々靈臺龍虎伏　黃庭仙子服朱衣

幽栖牝谷

集賢賓

丹丘石牀閒自撫潛聽鶴鹿相呼晝日悠々同太古樂逍遥寄迹冰壺清虛洞府滿眼是蒼松古木 合 山香舞聽一曲花落春塢

前腔

飢來漸把白石煮何須焚却枯魚遥看瀛洲知

幾許任飄々紫氣凌虛岩居穴處偏解得其中真趣 合 無憂慮喚仙童漫戲蟾蜍

前腔

形骸假盡非自苦無非是悟徹迷途幽壑凄々甘獨處笑隨那木石同居饕霞飲茹日優游仙脈別墅 合 騰空化羽栖牝谷敢效巨廬

前腔

枕流漱石堪樂與乘龍控鶴憑虛解脱塵凡誰縛汝踐紅塵似夢斷華胥凝神滌慮看羽化雲驂風馭 合 霞宮月户任蹁躚醉舞麻姑

詩曰

身藏一竅爲玄牝　精氣涵和保谷神
寂寂幽棲涵妙理　黃庭絳闕現真人

覺悟凡迷

錦堂畢画眉

學道飧霞神遊着内景堪憐塵事如麻散誕逍遥何妨四海爲家且隨時消度年華任悠々自甘粗糲 把 可誇木汞金鉛化早成就玉粒丹砂

畫眉籠錦堂

早種邵平瓜醉後三杯陽羡茶煉元神元炁依韓羽化貴香粳炊熟胡麻住山路清幽閑雅 把 無牽掛任漂流塵世一似浮槎

錦堂畢画眉

堪嘉詩酒生涯夕陽西下坐看數陣昏鴉那雪水烹茶爭似羊羔泛斝笑區々井底蛙竈空樸樸爭雄競霸 把 可誇木汞金鉛化早成就玉粒丹砂

畫眉畢錦堂
雲卧樂樓霞謝却人間榮與華向水中覓火石
裡尋砂看爐中鉛汞生花勝官途高車駟馬兒
無牽掛任漂流塵世一似浮槎
醉翁子
瀟洒美僻谷窮岩幽雅喜無是無非優游閒暇
堪詰嘆世事紛〻擺脫風塵錦上花令真無價
這雲心月性妙合南華
僥僥令
玉爐藏造化玄室列丹葩虛利浮名都撇下一
任俺枕青山卧水涯
十二時〻
今朝點破全真話看眼底榮華都是假堪笑那
在不了的蟻陣蜂衙
詩曰
人生總為利名憂　不惜韶光是水漚
行樂百年應有限　免教靈府蓄千愁

鶴月瑶笙一卷終

鶴月瑶笙卷之二

嘉禾梅墟山人周履靖著
同郡青蓮居士姚弘誼校

閒雲逸調十套
閒雲流玩
新水令
竹村茅舍傍溪橋碧流琮柳堤旋繞琴書渾落
落松竹更蕭〻水遠山遙〻〻〻〻適意時一
聲長嘯
步〻嬌
春眠不覺天光曉樹底鶯聲巧飛花點布袍載
酒攜觴尋芳覓草景色最堪描羨良辰一刻千
金少
折桂令
日融〻桃李爭嬌萬紫千紅畫圖春朝俺只見
燕掠香堤鶯啼柳底蝶舞花梢愛的是海棠妍
貌喜的是楊柳柔條緩步東郊攜手林皋看兒
童爭奇鬬草薺春芹滿泛村醪
江兒水
喬枝叢上苑青梨吐芳苞追歡買笑時登眺吟
風弄月舒懷抱披襟散髮臨飛嶠可惜春歸起
早綠慘紅愁又早榴花爭笑
鴈兒落帶過陣〻贏
影捲〻舞新篁翠竹搖碧亭〻偃蒼松虬枝老
興來時啓南窗把綠蟻浮睡來時對南薰將水
絃操轉黃鸝遷陰〻夏木喬飛白鷺向漢〻水
田繞清高揮羽扇消炎熱風驟待秋來暑氣消

絲旗兒
風飄梧葉落露浥桂香飄雲淨江空形蕭索聽
孤鴻聲寂寥
收江南
呀見南山秋色呵那氣勢兩相高蛩聲四壁夜
蕭騷聽隣家寒砧頻搗涼氣滿亭皋丹楓帶露
飄猛可的到冬來冰雪凍
園林好
舊寒承呼童發了擁紅爐更長睡少聽百籟悲
吟廣莫呵凍筆定推敲〻〻〻〻〻
沽美酒帶太平令
滿乾坤雲縹緲〻〻〻〻〻〻〻看六出梅梢落
颼戾從〻萬木號舞冰花吹萬壑遍峯巒一夜
老亂敲窗睡驚玄鶴消殘火遲眠小閣我呵盞
下了香醪一瓢煮下了團蔬一碗呀又見那隴
頭春把韶光傳報
清江引
閒雲撫景多歡樂再不上長安道壺中天地包
靜裡乾坤小笑傍人把好風光錯過了
詩曰
巖穴幽栖似避秦　閒雲流玩不知春
興投野老開山酌　戲逐漁翁釣水濱
花谿春嘯
步〻嬌
鶯啼柳陌天初曉報道春光好枝〻綴錦梢嫩
綠新紅呈芳鬬巧攜酒步芳郊休添霜鬢催人
老

沉醉東風
峭寒生輕入敝袍淡雲流淺依芳草桃與杏滿
林皐匕匕匕匕匕揮杯長嘯切莫使花殘鶯
老

玉交枝
花溪蘭棹碧烟籠金垂柳條雨添新漲堪漁釣
歸來滿泛香醪卧聽鶴唳絶塵囂坐看桃李舒
懷抱合羨閑情繁英滿稍最撩人和風滿郊

玉山頹
崇巒窈窕望林端新蟾可邀欹枕處澗水滔匕
更間鬧鳥語聲嬌虛亭靜悄謾倦倚南窓寄傲
合蘭麝香繚緲瑞烟消遠樹煙迷嫩綠饒

川撥棹
春起早惜花殘帶絮飄趂芳菲綠野逍遙匕匕
匕匕匕匕匕步香塵飲玉膏合醉芳叢舞細腰
怕春歸嘆寂寥

尾聲
須知阮籍耽長嘯逸思陵空飛嶠只落得意懶
身閒愁更少

詩曰
芬菲桃李媚春溪　岸柳舒金芳草萋
寂匕茅堂臨碧水　憑欄靜裡聽黃鸝

泉石陶真

醉太平
一人聖哲群工俊傑明時喜得全高節羨當年
魏野隱林泉僻谷營茅舍竹爐煑茗燃松葉梁
樞蓬戶薜蘿遮任夷猶歲月

前腔
山清水潔塵消俗滅柄遲應與性靈洽謾優游
秀野嘆浮生秋樹飛黃葉榮華虛牖移殘月閒
消歲月酒須賒且怡情短褐

皂羅袍
笑傲竹林蓬舍日臨流觴咏雲卧若耶長歌醉
裡揮釣車閒情袁渚千江月山光濃淡寒泉凜
冽紅芳滿徑綠蕪盈野愛山深地僻無車轍

前腔
一徑松蘿陰結羨瓊花霞樹當路相遮甘同木
石厭紛奢渾無一點緇塵涅芒鞋竹杖歌隨步
陟殘編靈簡時將檢閱最憐萬徑人蹤滅

香柳娘
羨溪流可啜匕匕匕匕層巒巉嶸冥栖迴與
塵寰別謾尋幽餉饁匕匕匕匕醉倚夕陽斜
殘夢驚蝴蝶聽樵歌聲咽匕匕匕匕倦鳥投
林烟光遍野

前腔
看蟻封戶穴匕匕匕匕雲迷曠野閒觀枝上
鳩巢拙聽啼鶯調舌匕匕匕匕轉樹柳藏遮
悠悠弄林樾任狂歌輕脫匕匕匕匕問柳尋
花吟風弄月

詩曰
小結茅庵枕碧流　清泉白石日淹留
秋田幾畝堪供釀　真樂陶匕狎海鷗

枕石漱流

二郎神

松筠茂潘岳閒居未白頭笑十二紅衢空遊逗
閒遊選勝寂欣怪石寒流這物外逍遙誰更有
真個是山明水秀合謾優游羨無拘傲爾王侯

前腔
清修塵寰謝絶何妨株守愛水石谿峒堪枕漱
且逍遙歲月自甘棲鶴爲儔嘯倚青天颼颼愁
同唱和山翁溪叟合前

集賢賓
桑樞蓬戶臨麓藪醉眠高枕何愛耳畔冷匕雲
液瀏任散誕誰言可否識空說有向靈溪濯纓
盥漱合心無謬嘆紛華一似浮漚

前腔
勞形案牘徒皓首何如步壑臨流布襪芒鞋甘
飯糗欹枕簞烟巒月岫閒消清晝隨處有詩朋
社友合前

琥珀貓兒墜
白雲深處綠水護田疇枕底鳴泉咽石流何心
禺食苦縈愁合揮手任虛度浮生此外何求

前腔
漫携筇杖趁徑且優游笑折花枝當酒籌願隨
東野逞風流合前

尾聲
清泉白石長相守草爲衣鹿麋爲友只落得鎮
日忘機狎海鷗

詩曰
溪外青山堪作枕　交加綠樹翳丹丘
身隨鹿豕遊巖穴　礪齒臨磯漱碧流

丘壑高閒

黃鶯兒

三徑白雲封引流觴曲水通幽禽喚醒華胥夢日移花影重春光入眼濃看遊絲百尺隨風送絕塵蹤門無俗客人有上皇風

前腔

新燕語泥融羨韶華芳景濃閒消時把絲桐弄憑高御風臨流意冲坐聽郊外樵蘇諷畫欄中微風輕遞香氣入簾櫳

簇玉林

烹新茗煮采葑羨觀魚濠上翁山樵逸客閒相共把黃庭內景時披誦謾攜笻尋芳追勝幽興日無窮

前腔

吟芳草弄晚風任浮雲擾大空寂無車馬勞迎送喜山深地僻祛塵冗任疎慵巴歌一曲欹枕醉南翁

詩曰

一丘一壑隔塵寰　高卧青山白日閒
靜究太玄玄妙理　時聞幾度鳥閒關

山林慨古

北點絳唇

兔走烏飛流光過隙深山裡把往事傷悲謾提起興和廢

北混江龍

想巢由遺迹遜國夷齊共採首陽薇幾曾去爭高競下別是論非那裡肯向轅門橫槊戟趨殿

陛立丹墀也不願熊帳內把韜略展也不願麟閣上將姓名題俺這裡採山花供餐飯污牛口過前溪抵多少趨權附勢使盡了千般計怎似俺等閒看破一盤棋每日間倘徉雲水笑傲漁磯

北油葫蘆

想着那利鎖名韁佐太微攀驥尾附熊飛整日間向紅塵紫陌洞東西龍挐虎擲參天勢雕墻峻宇連雲際華名播四夷世胄躋高位這些兒愁添白髮成拘繫畫餅功名似纍卵危

北天下樂

眼見那阿房宮狐兔棲昭陽殿麋鹿匿一霎時蘇臺改作釣鰲磯俺待要誦周詩又傷着黍離歎六朝悲舊事已非幾曾見謝家寶樹做千年計

北那吒令

俺不去向齊門抱瑟逞奇俺不去效蘇張誑楚說齊俺不去曳長裾十謁九違只爲那魏山河今已乖漢蕭皷空流水因此上薄虛名甘效雲樓

北鵲踏枝

頭戴着青笠兒身披着綠簑衣誰羨那重裀鼎食只愛那煮藿炊梨樂陶ヒ一枕羲皇睡醉醺ヒヒ誰辨路東西

賺尾

虛名如泡影世事若朝曦打破機關能有幾俺不向榮途馳驟無時息說甚麼鵬擧鴻飛啚甚

厷勤名粤婁只落得青泉白石娛朝夕這的是田游岩的風味陶弘景的知幾誰似俺清閒瀟灑鼓腹謾遨嬉

詩曰

試觀帝業幾興亡　自是山林日月長
閒看白雲歸遠岫　興追野叟共倘徉

雲村寄傲

梁州序

雲村烟閣清虛瀟灑卜築石林山下方林松偃新篁翠繞簷不幾曲溪流映帶檻接連漪蘿薜當庭樹一塵渾不到寂無譁應是壺中別有家合身閒雅堪親稼共詩朋酒客同歡耍兼四美樂無涯

前腔

斷崖斜倚危橋獨跨滿徑白雲幽雅虛亭晝永芭蕉綠上窗紗自有萬竿湘玉幾樹奇葩何事乘肥馬幽然堪寄傲度年華日暮臨風看落霞合前

前腔

竹爐中旋煮清茶蘭麝香頻添寶鴨喜雲屏圍繞疎簾高掛但見朝霏霧彩夕散星光好景應無價華亭堪鶴唳茂陵誇青草池塘獨聽蛙合前

前腔

任秋冬誰計韶華懶無拘那知春夏總王公貴客于我何加更喜遙峯疊翠蒼樹含烟似一幅王維畫日移花影動柳藏鴉醉倚南窗興自佳合前

節ヒ高

沿溪滿徑花遶桑麻相逢對叟謳淸話柴門下
覽物華一壺樹從來眞率無虛詐聲名豈羨亂
王霸 合 高陽栗里有遺風儘拋世事觀遺化

前腔

幽林挺翠芽景堪誇閒軒笑傲耽淸暇揮瓊斝
泛紫霞多瀟灑牙籤玉軸盈書架林泉結社談
風雅 合前

尾聲

優游順適逐山峽好風光有言難話笑看忙忙
蜂蝶衙

詩曰

結屋江村絶世氛　前臨流水後憑雲
幽然寄傲羲皇上　不用淮南招隱文

解纓嘲弄

粉蝶兒

浮世紛華說不盡浮世紛華甘碌々爭王圖霸
氣崢嶸頭角相誇立鵷班馳汗馬競趨聲價怎
似俺笑傲烟霞視墳典猶同漁獵

泣顏回

湖上寄生涯愛耽々惆悵無華簪纓閒閒拋不
如坐占鷗沙無窮幽雅任優游瀟灑無牽掛既
不慕山斗聲名又誰知甲第豪家

上小樓

想當日三矦七貴掩黃沙那五郎四括在誰家
曾見他氷山未倒々々還着奢華文犀腰內壓
頭踏馬前誇怎及那山翁々々々々等浮雲
富貴如毫髮讀殘書應無社假含英復咀華學

團還靚稼一似那隨流順變阿瞞查

思亞聖

角巾歸里撇烏紗笑紛々蟻陣蜂衙焚章疏駕
羨碧山學士堪嘉風神淸洒解衣緣都付漁樵
話愛的是雪月風花怎學得屈曲聱牙

黃龍袞犯

那氣昂々玩世矜誇勢嵬々明堂大厦錦囊々
玉樹庭花意揚々安車秣馬這的是畫戟朱門
將相家雖然是番三組高門閥爭似俺桐帽棕
鞋怎比俺釣磯懸榻

撲燈蛾犯

俺這裡碧粼々橫塘一鑑開輕汎々一葉扁舟
駕翠陰々遠樹迷芳草綠依々蘿薜當庭掛勢
洋々魚穿荇藻戲楞々鷗鳥戲晴沙護悠々天
眞順適喜孜々濯纓濯足度浮槎

上小樓犯

樂陶々嘲風月虛飄々披叠霞每日間飲着醁
醑採着蕨芽煮着胡麻有時節度嶺穿雲々々々
々々々邀賓結社漁樵攀話聽山童把吳歌
唱罷

疊字犯

同々月如偃兀峨々雲開圖畫聽呦々山鹿鳴
覷騰々飛野馬磕々蔣々看飛瀑見懸掛遠々
望兒童戲耍一程々踏落花聲喳々樹杪歸鴉
笑哈々效典衣杜甫醉長沙

尾聲

身閒心靜眞無價把一片利名心撇下向一個

安樂窩中度歲華

詩曰

石鼎方牀楚竹爐　水邊林下即蓬壺
淸風明月堪嘲弄　不羨知章賜鑑湖

醒覩醉夢

玉芙蓉

浮生類轉蓬世事如春夢笑名拘幻體利鎖心
胸閑居安想爲梁棟坐食遲期列萬鍾 合 貪榮
寵求爲上公怎如俺日酕醄沉醉坐春風

前腔

僧敲何寺鐘犬吠誰家塚羨吾儕豈顧曳裾大
用儻來軒冕一似莊周夢得失須憑塞上翁 合前

刷子序

趨權附勢畫朱戀紫攘袂于用抱瑟投竿爭如
弄月嘲風從容曳履行歌商頌無榮辱甘守孤
蓬 合 願優游賭墅東山肯馳驅遠謁文翁

前腔

英雄跨騏乘驄窜甘銅臭貫朽爲榮覓餌尋筌
敢慕書名景鐘元龍名節堅持山重笑曹瞞亂
世奸雄 合前

尾聲

一鈎名餌徒虛擲何異華胥蝶夢爭似忘機學
海翁

詩曰

興廢存亡幾度新　年來長作獨惺人
黃粱蕉鹿君知否　誰似林泉寄此身

烟霞眞適

素帶兒
閒庭院謾獨處安然樂歲〻幽欄外聽幾陣黄鸝聲嚦石瀨瀉鳴泉活水時將活火煎悠然見看花間粉蝶舞翅翩翩
昇平樂
留連梶陰庭院任看心說法滌慮澂源飡霞飲茹逍遥一似神仙談玄醉中往〻愛逃禪最喜得無縈無戀杖藜游衍臨風對月笑詠樽前
素帶兒
扶笻過水遊閒遊忘倦烟波上見飛花逐水澗瀹烹茶鶴避烟風靜雲閒山更鮮龍春死紅霞碧樹晚映晴川
昇平樂
山前花枝欲燃羨紅芳如綺鬭巧爭妍蘂牀兀坐恍疑身在瑶天悠然醉來窓下枕書眠夢初回夕陽西轉香消烟篆聽山僧逸客解悟三玄
琥珀猫兒墜
烟蘿繞徑跬步白雲巔疎懶從來性格偏晴窓檢點白雲篇合無倦俺待學採蕨尋芝訪道僊佺
前腔
月移花影斜掛曲江邊碧樹含烟露未乾尋芳挑却杖頭錢合前
詩曰
高巖幽壑隱山家　澗外陰〻古木遮
遁世逍遥栖木石　悠然真適傲烟霞

鶴月瑶笙二卷終

鶴月瑶笙卷之三

嘉禾梅墟山人周履靖著
同郡青蓮居士姚弘誼校

鴛湖漁唱十套
春江煙雨
八聲甘州歌
煙波萬里見溪流圜繞屈曲東西臨溪倚岸閒同鷗鳥忘機一鈎香餌絲綸細半艇孤蓬烟雨霏合歌月浦釣雪磯浮名虛利若朝曦峯如黛野欲迷不知誰是武陵溪
前腔
綸綱日相持看平川曲岸沙鳥爭飛空濛散漫一天膏雨霏〻滄江烟浪蓬帆遠澤國秋風鱸鱠肥合前
前腔
雲溪獨釣歸看敲針稚子嬉傲隋堤眠風和月共山妻畫紙爲棊爭名塵土渾無意放志江湖已不疑合前
前腔
終朝坐石磯謾扣舷鼓楫來往江湄持竿撒網見漁燈數點流輝小笠乍低臨遠岸短蓑時縱游瀨漪合前
尾聲
片帆風一簑雨吳歌欸乃過前谿身遠紅塵沒是非
詩曰
扁舟洲〻泛煙波　春雨霏〻滿綠蓑
新水連天芳草沒　江南江北亂雲多

桃浪鰲磯
石榴花
風清日麗花柳鬭鮮妍明媚景艷陽天桃花錦綴武陵源看飛紅亂墮平川春波浪暖美鯢鯢欲向龍門變合俺待把玉餌金鈎寄生涯錦浪珠淵
前腔
機閒溪畔白鳥泛蒼烟弛魚罟伴鷗眠張公志豈在魚鮮總不過適意忘年波捏錦練漾芳英點〻隨流捲合前
思亞聖
春波綠荇牽浥和風桃浪魚穿確谿畬釣桃流漱石盤旋長歌扣舷笑浮名過眼如流電合謾垂綸遠浦晴川任逍遥醉倚雲眠
前腔
滄江一釣仙泛艅艎風月無邊沉流倚岸聽巴歈欸乃聲喧鰲磯游衍看鳴榔漁火歸舟遠合前
尾聲
虛華榮辱從來免笑指桑田更變釣罷歸來不繫船
詩曰
磯邊千樹柳和桃　雨歇湖頭春水高
恍是武陵三月景　亂紅無數逐波濤

杏村沽酒
惜奴嬌
艇泊江頭謾弛竿濯足村徑遨遊尋溪友伴侶

開櫂扣金舷斟酒泛香浮沉醉殘陽持魚貫柳
合 擬畔遙見那杏花村一似淇園靈囿

前腔

消憂村釀新篘羨醇醪玉薤開埕香透餘酣漱
一醉安辭巵酒優游無慮無愁花塢行歌不禁
回首 合前

鬪寶蟾

溪頭柳漾輕柔向杏村桃塢旋攀花 柳爲籌便
當筵一醉持釣歸舟管求願作醉鄉侯何用爛
羊頭 合 謾夷猶悄一似釣鰲李白明月爲鉤

前腔

袪愁綠醑盈甌羨機閑鷗鳥典衣貰酒乘流把
扁舟不繫流下灘頭清幽年華任去富貴窮得
自由 合前

錦衣香

利和名俱忝透興和廢休窮究覷富貴榮華堪
同埒秀寒燈幾點泊滄洲投竿浴浦撒網靈湫
任來ㄷ去ㄷ棹孤舟飯蔬含粳漁釣怡清晝笑
傲長流徘徊曲水陶情雲岫

漿水令

見江蜃樓臺結就聽靈溪鄰ㄷ石漱纖ㄷ明月
曲如鉤江風送冷江水浮鷗竪爭流岩競秀飛
泉鳴玉多懸溜桐江上ㄷㄷㄷ羊裘漫叟渭水
畔ㄷㄷㄷ漁釣千周

尾聲

爭名奪利吾何有只落得閒消清晝笑祿ㄷ徒
懷千歲憂

詩曰

住穢村前艤碧波　人家繞徑杏花多
枝頭百囀鶯聲巧　換酒漁郎貫鯉過

烟蘿休蔭

園林好

雲深處閒眠狎鷗蘿蔭下泉飛細流遙望松陰
遮岫駒過隙景難留閱歲月度春秋

江兒水

碧草迷芳圃垂楊拂石洲柰祝融火騎頻馳驟
洪爐大冶難消受綠陰掩映藏靈鷲正是清和
時候罷釣歸林沉醉想酣清晝

五供養

綸竿在手羨濱瀕菰蒲正稠波澄魚躍木樹密
鳥聲幽扁舟斜繫隋堤綠柳雲峯迷遠岫古木
陣清流看蘿薜高撐松篁聲奏

玉交枝

風生渡口綠簑衣斜披樹頭何須枕簟消長晝
自堪枕石漱流持竿撒網忘世憂魚蝦鮮食隨
時有坐芳亭滿沼風颼聽林中新蟬噪柳

川撥棹

荷香透見池亭雨未收羨攀波翠蓋新抽ㄷㄷㄷ
ㄷㄷㄷ樂陶ㄷ佳興遺醉眠時蝶夢周愛忘機
狎海鷗

尾聲

烟溪月瑩長相守笑蠻觸何須爭鬪怎似俺倦
想蘿陰得自由

詩曰

火雲片ㄷ欲燒空　維艇烟蘿趁野風
休蔭碧溪簑枕臥　翻身已覺月升東

曲岸維舟

朝元歌

吳天楚天勝境曾游衍晴川輞川樂地情繾綣
水國江鄉身如蓬轉來往船飛如箭玄沚清源
浮艫駕空真浪仙孤嶼媚中川探巖排碕邊 合
維舟曲堰整日共狎鷗番戀ㄷㄷㄷ

前腔

萬頃江濤如練兼葭兩岸連翠帶趁流旋溪畔
蘆花沿堤開遍倚岸絲綸時展釣水衝煙從來
榮辱無掛牽鼓腹樂堯天空催犬馬年 合前

前腔

遙看落霞飛電風吹綠荇牽持釣繫魚筌綠野
波平水橫清淺沙渚縈洄堪羨江岸風漣披簑
荷笠水底眠莎草刺漁舡投竿魚躍淵 合前

前腔

隱ㄷ孤村遙見斜陽鵲斷烟長嘯和鳴舷艇子
敲針向妻紡線醉臥夕陽西轉釣徹肥鮮囊中
儘餘沽酒錢沙際白雲連江鄉去鳥還 合前

詩曰

頃渡溪灣日已斜　石橋西畔野人家
山風送艇前灘去　半艤垂楊在淺沙

斜陽晒網

黃鶯兒

移網掛江邊斷斜曛鎖紫烟共敲鍼稚子同游
衍持竿繫舡鼓楫扣舷浮雲富貴非吾願 合 向

平川高張網暑時晒夕陽前
前腔
沙嶼水潺湲釣魚磯柳貫鮮鱗閒護把絲綸展
對江風獨眠愛山花欲然向前村換酒拚沉湎
合前
憶多嬌
倚雲眠酒為年醉後狂歌喜欲顛邊看水鏡寫
明蠲合日落西川匕匕匕匕笑將羅網風牽
前腔
雲影連波沁滑遲日行看錦纜懸卧聽鳴榔驚
晝眠合前
詩曰
返棹江千日欲曛　沙頭驚起白鷗群
鮮鱗足可供宵饌　晒網維舟酒半醺
蓼渚移燈
懶畫眉
疎林幾樹晚烏啼烟鎖江濱照落暉扣舷鼓楫
宴遊歸蘆渚扁舟繫一盞漁燈映水湄
前腔
吳歌唱罷笑聲喧漁火籬邊止復移幾間茅屋
傍漁磯不逐東流去釣徹人間是與非
前腔
江空雲黯蓼風淒綠水澄清過擢稀燈光明滅
影高低聽隔岸歌聲沸換酒乘流載月歸
前腔
一簑烟雨過前溪誤入桃源路不迷護吹漁火
煮羹藜撇却蠅頭利一洗塵心萬斛泥

詩曰
風寂秋江宿雨收　漁舟燈火映中流
夜深應是魚龍伏　蓼渚停橈下釣鉤
明月投竿
梁州序
澄江清逈波流千頃音杲明蠲如鏡光搖萬里
良宵幾點疎星只見閣浮垂照兔魄生明虛籟
都寂靜蕊珠宮裡坐下絲綸向匕流光瀲瑚泓
合釣鰲磯盤飛磴移竿投餌吳江冷玉彩漾流
輝映
前腔
庾樓光瑩關山含影多少離愁歎度澄輝可攬
江湖伴我浮生莫笑蓬窓低窄海闊天空無限
清虛境廣寒何處是釣舟橫卧月酣歌酒兩醺
合前
前腔
遠南枝烏鵲飛驚見數點螢光掩映羨娟匕素
魄朣朧光滿聽長天孤鴈遠浦寒蛩淒楚聲悲
嘆泛波乘蜀艇掛漁燈更覺銀河徹底瀟合前
前腔
待移舟轉過沙汀怕棹破江心玉鏡任南樓宴
賞迭奏新聲愁聽敲砧幽巷弄笛寒林總是淒
清景卧風乘月下學逃名笑雲外青山不世情
合前
節節高
扁舟一葉輕任飄零夜深露濕青蓑冷魚川泳
宿鳥驚星河耿東山酒伴酣重醒楓江蘋渚寒

相並合罷釣長歌歸去來笑看夢幻如駒影
前腔
庭寒魏鵲驚瑞光呈煙波此夕流漁艇堪觴詠
不做名抑奔競江湖風月麋鹿性瓦盆蓬底堪
烹茗合前
尾聲
陰晴明日尤難定想此際更殘漏盡回首江千
雞又鳴
詩曰
一輪玉鑑映波瀾　漫檥扁舟急水灘
浪靜江魚潛綠藻　夜深對月下綸竿
聽潮夜話
念奴嬌
停橈渡口見碧江如練泛匕烟水澄瀏鼉浪鯨
波盡滾匕光瑩月印潭湫糊口綸網生涯飄蓬
踪跡幽然甘作雲溪友合惟願把薄利浮名付
與東流
前腔
皓首霜髭蒲柳羨平生晦迹嚴陵脫離塵垢霧
鷺雲鴻盡是我適意忘情儔友株守紅蓼灘頭
黃蘆堤畔絲綸活計儘消愁合前
前腔
三鼓明月光幽只見罷釣江千船橫牛渚幾間
茅屋傍蘆洲風露冷聽烏鵲驚飛枝頭那更卧
月眠風酕醄酣醉怎堪塵世為功狗合前
前腔
清瘦楓落江寒潮平浪息漁燈明滅幾扁舟風

淡蕩一泓碧水如油紅友滿泛金甌從教沉醉
何妨一飲盡消憂 合前

古輪臺

任去留人生一似贅懸死貧窮富貴隨天授何
分妍醜況不羨公侯鎮日機閑去沈澤國江洲
甘爲釣叟聽洪濤巨浪勢悠々謾空說有拚夜
深流下溪頭隨波逐浪牽綸投餌坐觀泉溜急
水灘沙洲跨雲鷺飛泉懸瀑鳴玉漱

前腔

閑遊徘徊瀟洒臨流江風靜見洪瀾迴繞浪飛
波秀杯歌棹謳隨處聽鳴榔扣舷也有飯糗羹
藜芻參怳口也有身着羊裘袪紫綬聘徵不就
有夜深沉醉紅樓爭王競霸如何撇得氣埃塵
垢居世若浮鷗解得其中趣只有漁翁得自由

尾聲

談心事說原由俺自有絲綸在手何必區々萬
戶侯

詩曰

長天晚色暝村墅　澎湃潮聲落江渚
江魚膾玉繞箸肥　開樽蓬底歡相語

寒江雪笠

畫眉序

六出遍雲鑪萬里長空盡飛玉羨光凝上死寒
侵林麓棹歌去蓑笠銀鋪扣舷歸滿船勝六 合
補魚換酒四湘浦絕勝漫遊金谷

前腔

瀟徑白雲鋪小艇迎流棹寒聚美剡溪王叟乘

肴性復尋梅去凍倒騎驢甘貧的破窰辟穀 前合

前腔

玉樹影蕭疏水涸江寒魚處陸漫乘舟旋覓山
肴野荻立程門荷笠窮途阻藍關馬蹄駕速 前合

前腔

閑歎不相逐謾折魚竿覓溪荻向瓦盆篷底笑
斟醽醁步鱉磯笠掛霜顱坐艖艅短蓑獨速 前合

滴溜子

謾說道滄江浪翻雪屋俄頃間宇宙似銀粧粉
乘嘆吾釣寒江孤獨典衣沽酒貫魚鮮唱幾句
巴歈曲兀的我今堪稱爲酒禿

鮑老催

絲綸轉轂幾點寒燈照水族絕壁磷々掛飛瀑
見鷹眠沙鶩孤飛鷗見浴醉看塵世爭逐鹿荷
雪披風魚鱉侶鶴々雍熙時鼓腹

雙聲子

把酒漉々々掃心中愁萬斛雙鬢禿々々
倘受魚還失祿江上宿々々飛寒玉々々
願株守魚竿何勞秉軸

尾聲

江湖風月真不俗釣徹人間榮與辱無慮無愁
萬事足

詩曰

點々寒雲歲暮天　朔風獵々景茫然
獨憐江上漁蓑冷　釣罷歸來雪滿船

鶴月瑤笙三卷終

鶴月瑤笙卷之四

嘉禾梅墟山人周履靖著
同郡青蓮居士姚弘誼校

梅里樵歌十套

穿雲尋路

八聲甘州歌

登山度嶺謾持柯運斧伐木丁丁幽岩僻徑磷
磷怪石崢嶸羊腸屈曲松枝影鳥道崎嶇柳線
縈穿雲過帶月行回頭笑指遠山橫聞鳥語聽
鹿鳴凝眸斜望數峯青

前腔

煙開疊嶂明見青山隱々高聳雲屏懸崖飛磴
盤空接嶺難登酣歌谷口聲相應斧揮腰間荷
擔行烟霞性丘壑情笑看塵世幾紛更眠叢徑
卧古藤雲林時聽斧斤聲

前腔

蒼松洞口橫任優游風景笑傲怡情見楸枰爭
勝爛柯忽却歸程束薪肩向長安境濯足苔磯
卧草汀蒼山靜綠水平挑雲擔月杖頭輕縈紆
逕路窈冥遠觀近眺數峯青

前腔

山深烟樹暝見斷崖雲際古木鎗撐霜林風靜
聽數聲啼鳥嚶々斫薪懶踏紅塵逕伐木慵將
塵事聽天將暝日已傾笑酣濁酒醉還醒山妻
候稚子迎荷歸日暮掩柴扃

詩曰

岫雲迷路失行蹤　遙望前山疑楚峯

步陟高岡雲滿袖　嶺猨攜子掛長松
青林東翠
金索掛梧桐
忿情與世違寄跡深山裡荷月挑雲塵事何縈繫雲埋草色帶烟霏日映嵐光輕瑣碎擔橫煙樹新枝脆旋斫柔條做一堆肩挑矣穿林度嶺逍遥過前溪任優游濯足苔磯謾笑指山飛翠
前腔
林深草木肥日暖禽聲碎澗水潺〻萬壑峯巒碧斷崖飛瀑噴珠璣雲外樵歌聲漸細猿隨鹿伴無拘繫浥露披風路不迷身如寄遊山翫水適意自忘機休提着閑是閑非只落得齁〻睡
前腔
層巒聳翠微石實泉爲醴托跡山林柯斧爲生計採新度嶺白雲低荷笠登岩紅日麗近看細草茸堦砌遙望垂楊掃石磯行逍遥臨危負重空翠濕人衣真堪笑區〻走馬長堤必竟成何濟
前腔
山街落日暉人在烟霞地老樹蕭疎自覺超塵世因看棋局竟忘歸不覺斧柯皆爛矣㧓同妻子酕醄醉睡眼模糊猜手枚日晡矣山含逝景烏背落霞飛看朦朧月照窗西聽小犬村前吠
詩曰
雨過春林萬木滋　絳桃翠栢雜松枝
樵人不管蒼和嫩　砍東歸來欲暮時
紫塹樵雲

玉交枝
青山如畫碧粼〻泉流水涯千峯雨過蒼苔滑嵯峨一片流霞山含霽色柳藏鴉碧樹烟籠羅網掛 合 看縈紆幽壑谽谺任遨遊林間石下
前腔
巉岩石跨見蔾〻倚樹蒹葭採雲謾把枯椿伐遙聽鳴鵲喳〻飛颼颯〻散晴葩雲破遥岑出圓畫 合 前
憶多嬌
數點鴉幾樹花遠水烟籠月印沙負擔持柯歷歲華度嶺攀槎〻〻〻遥看玉樹瓊葩
前腔
風景佳歲月遐一任星〻兩鬢華荷擔酣歌踏落花飯煮胡麻〻〻〻偏宜吸露餐霞
詩曰
丹崖紫塹媚青山　冉〻閒雲出岫間
王質持柯登絕巘　帶雲樵取老松還
弛擔觀棋
黃鶯兒
仙客坐苔磯對楸枰敲落暉縱橫謾使千般計爭先決機闘智逞奇應知對面心千里看相持手談神筭一局竟忘歸
前腔
用盡百千機任交攻不可移兩般黑白爭排勢藏謀蓄疑玄通路岐弛肩閑看堯君戲謾斜飛單敲雙鎖一着見安危
簇御林

消日月閒共奕息肩薪坐閱棊相逢敵手難廻避設謀決勝隨心起羨思維似蜩蟬刎蛻無語暗藏機
琥珀猫兒墜
東山料敵爭羨謝安奇祖納忘憂事可追山樵柯爛尚無知王質你須知一局棋殘人世已非
尾聲
東薪負重行逍遥聽雲外樵歌聲細爭奈鳥道崎嶇路欲迷
詩曰
持斧穿林陟磵阿　高岡峻嶺得經過
偶逢石室仙人奕　弛擔觀棋已爛柯
憩石飲泉
啄木兒
尋幽去芳徑逗花落無人風自掃遍疏峯巃嵸陰垂凉且投柯坐漱瓊瑤登棧捫葛堪舒嘯臨流洗耳清懷抱笑把飛泉瀉吻消
前腔
蒼松綫翠竹交萬木森羅風景饒羨流猋拂稚披襟向巉巖憩息逍遥碧岑如黛烟籠罩空岩闃寂無人到夢入羅浮懶負樵
三段子
疎林寂寞倦來時斧斤暫拋靈溪路遥噴珠璣泉飛樹梢岩嶙屈曲橫棧道臨淵坐聽流淙遶見岩畔山花倚風迎笑
滴溜子
青山裏〻〻遠絕塵囂崎嶇路〻〻〻景物

蕭條遠聽樵歌聲杳傍水汲清泉憩眠芳草度
嶺穿林負薪鳥道

尾聲

晚聽鴉鵲簷前噪應是買臣來到看擔月挑雲
歸尚早

詩曰

肩松陟嶺路迢迢　夏日炎炎似火燒
澗畔設趺苔石上　喜看泉碧飲山瓢

帶雨鳴柯

步步嬌

岩花攏落東風冷頂刻山光瞑蒙鳩藏樹鳴遠
岫岩巒黯黯雲遮映濛濛甘霤傾為採新荷笠
登山嶺

醉扶歸

碧濛茸蔓草迷荒徑濕淋漓靈液澄江淨謾褰
裳倚杖撥雲根急鳴柯誰計枝和梗緐烟濃抹
色如凝愁陰暗結松蘿影

皁羅袍

嵐氣絪緼無定看森森雨足宿鳥飛驚掘雲探
月漉砌泓碧嶂丹崖風露冷綠酣紅映溪橋水
平山空岩靜松林氣清樵巾濕透還重整

好姐姐

清冷雲橫秦嶺看溟濛雨飛芳徑樵雲谷口岩
開石鏡明山崖迴行途積潦多泥濘洗盡塵埃
萬壑清

香柳娘

聽丁丁斧聲丁丁丁丁、、山鳴谷應雲瀰六合

千山暝窩廉纖柳營營營、營營營白鳥去還鳴
雲深悄然靜向前山設行行行、行行行四顧無
人不禁清冷

尾聲

高岡轉過芒鞋騁遙望前村路窈冥明日重來
豈憚登

詩曰

萬疊浮雲嶺外橫　淋漓嶂雨帶雲生
飛泉落澗鳴危石　已雜丁丁伐木聲

賣薪沽酒

紅錦袍

俺本是採山人樵子徒每日裡度煙霞誇利斧
朝遊山麓潛伐木晚荷荆榛逗草廬愛的是鹿
為群鶴為伍喜的是雲作幔石作鋪終朝醉酒
酣歌也落得心中一事無

前腔

滿山中足餱粮卒歲儲因此上覓芻蕘忘寒暑
到秋來弄金風黃葉舞到冬來撒瓊瑤瑞雪鋪
春尋碧草來幽谷夏斫青松綠蔭敷行歌負擔
歸家也賣得青錢換桂醑

前腔

整日間任優游不知榮與枯終日裡向山林忘
却朝與暮手持着銳光芒斤共斧肩橫着碧茸
茸薪與蕪影蕭蕭總生涯不辭辛共苦樂陶陶
儘徜徉從教白髮疎只落得老去無羈也閑掃
白雲滿地鋪

前腔

也不去走風塵甘自污也不去戴儒冠空稽古
也不去經營貿易為商賈也不去角力持強振
臂呼也不效貪財章武甘折股也不羡紀蹟雲
臺書版圖任教自在逍遙也日日山中酒一壺

詩曰

手持利斧出柴扉　冒霧迎風入翠微
砍得蒼松和老檜　前村換酒醉斜暉

秋風伐木

宜春令

金風動玉宇涼草萋萋白雲滿牀看紅英落盡
籬邊菊綻淒幽況月露冷梧葉飄黃曉霜清莎
蟲織紡 合 且揮柯伐木林端浩歌蒼莽

前腔

生涯廣事業長滿山中是吾口粮向秋來更喜
螢光皎潔添蕭爽雁影寒水涸烟蒼螢燄減天
清氣朗 合前

前腔

白蘋嫩紅蓼芳暑全消蟬鳴夕陽聽吟風敗葉
蕭蕭幾片成飄蕩大火流斗指西方清商應砧
敲幽巷 合前

前腔

心無繫髩欲霜嘆山樵如閒似忙向雲林霧谷
崎嶇涉險時來往玄鳥去叢桂生香潦水盡寒
蛩悲響 合前

詩曰

秋到山林萬木凋　嶺頭楓葉帶霜飄
悲風漸漸侵人面　伐取峯前老幹挑

披榛踏月

六犯宮詞

長空烟散暮雲收斂遥見銀河清淺披榛負棘穿林望斷瑤天金刹青峯外朱樓白水邊星光爍兒影圓遥看映水寫明蠲誰似我執柯伐木心無累誰似我度嶺行歌口浪傳負薪曉日荷歸晩烟恍疑身在淸虛殿夜如年暮雲收盡仙籟寂無喧

前腔

斷崖雲畔碧天如洗先音遥看冰輪初轉沿溪襯步流光踏碎階前簷月穿松徑寒泉浥露清山逶邐路顛倒綠陰淡蕩柳拖煙只見那南飛烏鵲驚遥宿只見那喘月吳牛起復眠光含玉宇色侵上玄肩橫雲擔如流電望蒼天玉繩低轉萬里一輪圓

前腔

青山如畫涼飈如箭月色朣朧光滿扶疏桂影亭々映水澄鮮荷笠歸家急穿林帶月還山風勁山路平笑看人醉庾樓前怎能似登樓退賊劉琨嘯怎能似牛渚乘舟會謝袁運斤持斧潄石枕泉採薪換酒供宵宴過前川斜橫疏影看不足水回漩

前腔

更闌人倦月明如練皛々淸輝照遠愁看樵子偏嫌代木顛連斧擔爲生計崎嶇行路艱霜林靜玉露消前村燈火已無煙怎學得爛柯王子留塵世怎學得佐漢買臣歸故園帶星負重荷

月夜還醉醑濁酒眠芳草溢冰盤流輝散彩清影闘嬋娟

詩曰

山後山前不定蹤　玄猿白鹿日相從
披榛歸去天將暝　踏破蒼苔月上松

寒山荷雪

好事近

六出舞長空霎時間塡滿提封俄驚百尺斷崖荒草迷蹤聽山中伐木丁々聲送頻縛取臨危負重匆々向前村路迥頻教人難辨西東

錦纏道

白茫々遮斷了雲山幾重模糊了梵王宮俺則見遍乾坤嘯雨嗥風一霎時把藍關道擁那灞橋上浩然驢凍度嶺下危峯遥向那深林荒隴逶邐步匆々猛可的彤雲黯靄嘆凄々地僻少人蹤

普天樂

戰玉龍翔銀鳳賦梁園歌周詠穿曲徑々々々荷笠迎風枝頭桃古木蒼松西山雲凍聽一聲孤鴈飛過崆峒

古輪臺

嘆嚴冬衡門逢戶火無功千山疑是銀光瑩聽蕭々瑟々隨風帶雨粧成瓊樹瑤峯負棘披榛撥雲尋徑關山千里望何窮那更敲窓驚夢把孫康鮫綃透冷映寒窓獨誦程門立遍玉樓起粟霜壓古城空長歌去負薪歸處暮雲重

尾聲

千山寂萬壑空見翠澗瑤溪冰凍争奈寒樹雲埋路不通

詩曰

朔風昨夜撼區寰　萬壑鋪銀玉作山
松柏砍完剛滿擔　帶瓊歸去路岐艱

鶴月瑤笙四卷終

製曲十六觀

顧瑛著

製曲十六觀

元　崑山顧　瑛仲瑛著

古之樂章。樂府。樂歌。樂曲。皆出於雅正。粵自隋唐以來。聲詩間爲長短句。至唐人則有尊前、花間集。迄於崇寧。周美成諸家。討論古音。審之古調。淪落之後。少得存者。由此八十四調之聲稍傳。即諸家後增演慢曲引近。或移宮換羽。爲三犯四犯之曲。按月令爲之。其曲遂繁。求其可歌可誦者。指不多屈。惟秦少游、高竹屋、姜白石、史邦卿、吳夢窗。數家。格調不凡。句法挺異。俱能特立清新之意。刪削靡慢之詞。自成一家。各名於世。作者能取諸人之所長。去其所短。精加鍛鍊。像而爲之。豈不能與美成輩爭雄長哉。余疏陋謭才。生平好爲詞曲。繼述管見。做十六觀以列次於左。知音者願同商之。

製曲若是某題目。先擇曲名。然後命意。命意既了。思其頭如何起。尾如何結。方復選韻。而後述曲。最是過變不要斷了曲意。須要承上接下。如姜白石詞云。曲曲屏山。夜涼獨自甚情緒。於過變則云。西窗又吹暗雨。此則曲意不斷。製曲者當作此觀。

曲中須要精鍊句法。於好發揮筆力處。極要用工。不可輕放過。相答襯副使了。如東坡詞云。似花還似非花。也無人惜從教墜。又云。春色三分。二分塵土。一分流水。如美成風流子云。鳳幃深幾許。聽得理絲簧。如史邦卿春雨云。臨斷岸新綠生時。是落紅帶愁流處。如吳夢窗登靈巖云。連呼酒。上琴臺去。

秋與雲平。閏重九云。簾半捲。帶黃花人在小樓。姜白石揚州慢云。二十四橋仍在。波心蕩冷月無聲。此皆平易中有句法。製曲者當作此觀。

句法中有字面。若遇中有生硬字。用不得。須是深加鍛鍊。字字敲打得響。歌誦妥溜。方爲本色語。如賀方回、吳夢窗。皆善於鍊字面者。多于李長吉、溫廷筠詩中來。製曲者當作此觀。

曲與詩不同。曲之句語。有兩字。有三字、四字。至七八字者。若惟疊實字。讀之且不通。況付雪兒乎。合用虛字呼喚。一字如正、但、之類。兩字如莫是、又還、之類。三字如更能消、最無端、之類。此等虛字。卻要用之得其所。若用非宜。自語自話。觀者當無掩卷之誚。製曲者當作此觀。

曲要清空。不可質實。清空則古雅峭拔。質實則凝澀晦昧。姜白石如野雲孤飛。來去無跡。吳夢窗如七寶樓臺。眩人耳目。折碎下來。不成片段。此清空質實之說。又如聲聲慢云。檀欒金碧。婀娜蓬萊。浮雲不蘸芳洲。前八字恐亦太澀。如唐多令云。何處合成愁。離人心上秋。縱芭蕉不雨也颼颼。都道晚涼天氣好。有明月。怕登樓。前事夢中休。花開烟水流。燕辭歸客、尚淹留。垂柳不縈裙帶住。漫長是。繫行舟、此曲疏快。不質實。俱不多見。白石如疏影、暗香、揚州慢、一萼紅、琵琶仙、探春、人歸、淡黃柳、等曲。不惟清虛。又且騷雅。製曲者當作此觀。

曲以意爲主。要不蹈襲前人語。如東坡中秋水調歌云。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夏夜洞仙歌云。冰肌玉骨。自清涼無汗。姜白石齊天樂候館吟秋。離宮弔月。別有傷心無數。豳詩漫與。笑籬落呼燈。世間兒女。寫入琴絲。一聲聲更苦。皆全章精粹。所詠瞭然在目。且不留滯於物。作者必在心傳。傳以心會意。有誤入處。然須跳出窠臼外。時加新意。自成一家。若屋下架屋。則爲人之臣僕矣。製曲者當作此觀。

曲之難於令。猶詩之難於絕。不過十數句。一句一字閑不得。末句最當留心。有有餘不盡之意。如陳簡齋杏花疏影裏。吹笛到天明之句。乃自然而然。大抵前輩不留意於此。有一兩曲膾炙人口。餘多鄰乎率易。近或有用力於此者。倘以爲專門之學。亦詞家之射鵰手。製曲者當作此觀。

曲之語句。太寬則容易。太工則苦澀。如起頭八字相對。中閒八字相對。卻須用工著一字眼。如詩眼。二同。若八字既工。下句便合少寬。庶不窒塞。莫太寬易。又著一句工緻者。使精粹。製曲者當作此觀。

曲欲雅而正。志之所之。一爲物所役。則失其雅正之音。耆卿輩不必論。雖美成亦有所不免。如爲伊淚落。如最苦夢魂。今宵不到伊行。如天便教人。霎時廝見何妨。又恐伊尋消問息。瘦損容光。如許多煩惱。只爲當時。一餉留情。所謂淳樸變如澆風矣。製曲者當作此觀。

曲中用事最難。要緊著題。融化不澀。如東坡永遇樂云。燕子樓空。佳人何在。空鎖樓中燕。用張建封事。白石疏影云。猶記深宮舊事。那人正睡裏。飛近蛾綠。用壽陽事。又云。昭君不慣胡沙遠。但暗憶江南江北。想珮環月下飛來。化作此花幽獨。用少陵詩。此皆用事不爲所使。製曲者當作此觀。

詩難於詠物。曲爲尤難。體認稍真。則拘而不暢。摹寫差遠。則晦而不明。要須收縱聯密。用事合題。一段意思。全在結尾。如史邦卿東風第一枝詠春雪云。巧翦蘭心。偷粘草甲。春雨云。作冷欺花。將烟困柳。千

里。儘儘春暮。畫日冥迷。愁裏欲飛還住。驚粉重、蝶宿西園。喜泥潤、燕歸南浦。最妨他、佳約風流。鈿車不到杜陵路。沈沈江上望極。還被春潮晚急。難尋官渡。隱約遙峰。和淚謝娘眉嫵。臨斷岸、新綠生時。是落紅、帶愁流處。記當日、門掩梨花。剪燈深夜語。雙雙燕詠題云。過春社了。度簾幕中間。去年塵冷。皆清空中有意思。製曲者當作此觀。

曲不可強和人韻。若倡者曲韻寬平。庶可賡和。倘韻險。又為人所先。而必欲牽強賡和。則句意安能融貫。未盡苦思。未見有全妥溜者。東坡和章質夫楊花水龍吟。起句便合讓東坡一頭地。況後段愈出愈奇。真是壓倒古今。吾儕倘遇險韻。不若祖其元韻。隨意換易韻答之。亦古人三不和之說。或引他意入來。推合成章。必無一唱三嘆。如少游水龍吟。小樓連苑橫空。下窺繡轂雕鞍驟。猶且不免東坡譏誚。製曲者當作此觀。

簸風弄月。陶寫性情。曲婉於詩。蓋聲出鶯吭燕舌之間。稍近乎情可也。若鄰于鄭衛。與纏令何異焉。如陸雪窗瑞鶴仙云。臉霞紅印枕。睡起來、冠兒猶是不整。屏間麝煤冷。但眉山壓翠。淚珠彈粉。堂深晝永。燕交飛、風簾露井。恨無人、說與相思。近日帶圍寬盡。重省。殘燈朱幌。淡月紗窗。那時風景。陽臺路遠。雲雨便無准。待歸來。先指花梢教看。卻把心期細問。問因循過了青春。怎生意穩。辛稼軒祝英臺近云。寶釵分。桃葉渡。煙柳暗南浦。怕上層樓。十日九風雨。斷腸點點飛紅。都無人管。倩誰喚、流鶯聲住。鬢邊覷。試把花卜歸期。纔簪又重數。羅帳燈昏。哽咽夢中語。是他春帶愁來。春歸何處。卻不解、帶將愁去。皆景中帶情。而存騷雅。故妥帖之樂。別離之愁。回文題葉之思。峴首西湖之感。一寓於曲。若能屏去浮豔。樂而不淫。是亦漢魏之遺。製曲者當作此觀。

曲中詠節序者。不惟不少。槩見類皆塵腐。不過為應時納吉之作。所謂清明折桐花爛熳。端午梅霖乍歇。七夕炎光謝。若律以詞家調度。則皆未然。豈如美成解語花詠元夕。風消燄蠟。露浥紅蓮。花市燈相射。桂華流瓦。纖雲散。耿耿素娥欲下。衣裳淡雅。看楚女纖腰一把。簫鼓喧。人影參差。滿路飄香麝。史邦卿東風第一枝賦立春云。草腳愁回。花心夢醒。鞭香拂散牛土。舊歌空憶朱簾。綵筆倦題繡戶。黏雞貼燕。想立斷、東風來處。暗想一掬相思。亂藏翠盤紅縷。今夜覓、夢池秀句。明日動、探花芳緒。寄聲沽酒人家。款約嬉游伴侶。憐他梅柳。怎忍潤、天街酥雨。待過了、一月燈期。日日醉扶歸去。黃鐘喜遷鶯賦燈夕云。月波疑滴。望玉壺天近。了無塵隔。翠眼圈花。冰絲織練。黃道寶光相直。自憐詩酒瘦。難應接、許多春色。最無賴。隨香趁燭。曾伴狂客。蹤跡。謾記約。老了杜郎。忍聽東風笛。柳院燈疏。梅廳雪在。誰與細傾春碧。舊情拘未定。猶自學、當年游歷。怕萬一、誤玉人、夜寒簾隙。如此詞不獨精粹。又且見時序之盛。人家宴樂之詞。如李易安永遇樂云。不如向簾兒下。聽人笑語。此亦不惡。而以俚詞歌於坐花醉月之際。似乎擊缶韶外。良可嘆也。製曲者當作此觀。

曲中最難離情。情至於離。則哀怨必至。苟能調感愴於融會中。斯為得矣。白石琵琶仙云。雙槳來時。有人似、舊曲桃根桃葉。歌扇輕約飛花。蛾眉正愁絕。春漸遠。汀洲自綠。更添了、幾聲啼鴂。十里揚州。三生杜牧。前事休說。又還是、宮燭分煙。奈愁裏、匆匆換時節。都把一襟芳思。與空階榆莢。千萬縷、藏鴉細柳。

為玉尊、起舞回雪。想見西出陽關。故人初別。秦少游八六子云。倚危亭。恨如芳草。萋萋剗盡還生。念柳外青驄別後。水邊紅袂分時。愴然暗驚。無端天與娉婷。夜月一簾幽夢。春風十里柔情。怎奈向。歡娛漸隨流水。素弦聲斷。翠綃香減。那堪片片飛花弄晚。濛濛殘雨籠晴。正消凝。黃鸝又啼數聲。離情必欲如此。乃為情景交鍊。得言外意。製曲者當作此觀。

曲中用字有清濁法。人聲自然音節。到音當輕清處。必用陰字。音當重濁處。必用陽字。方合腔調。用陰字法。點絳唇首句韻腳。必用陰字。試以天地元黃為句歌之。則歌黃字為荒字。非也。若以宇宙洪荒為句協矣。蓋荒字屬陰。黃字屬陽也。用陽字法。如寄生草末句。七字內第五字必用陽字。以歸來倦飯黃昏後為句歌之協矣。若以昏黃後歌之。則歌昏字為渾字。非也。蓋黃字屬陽。昏字屬陰也。製曲者當作此觀。

詞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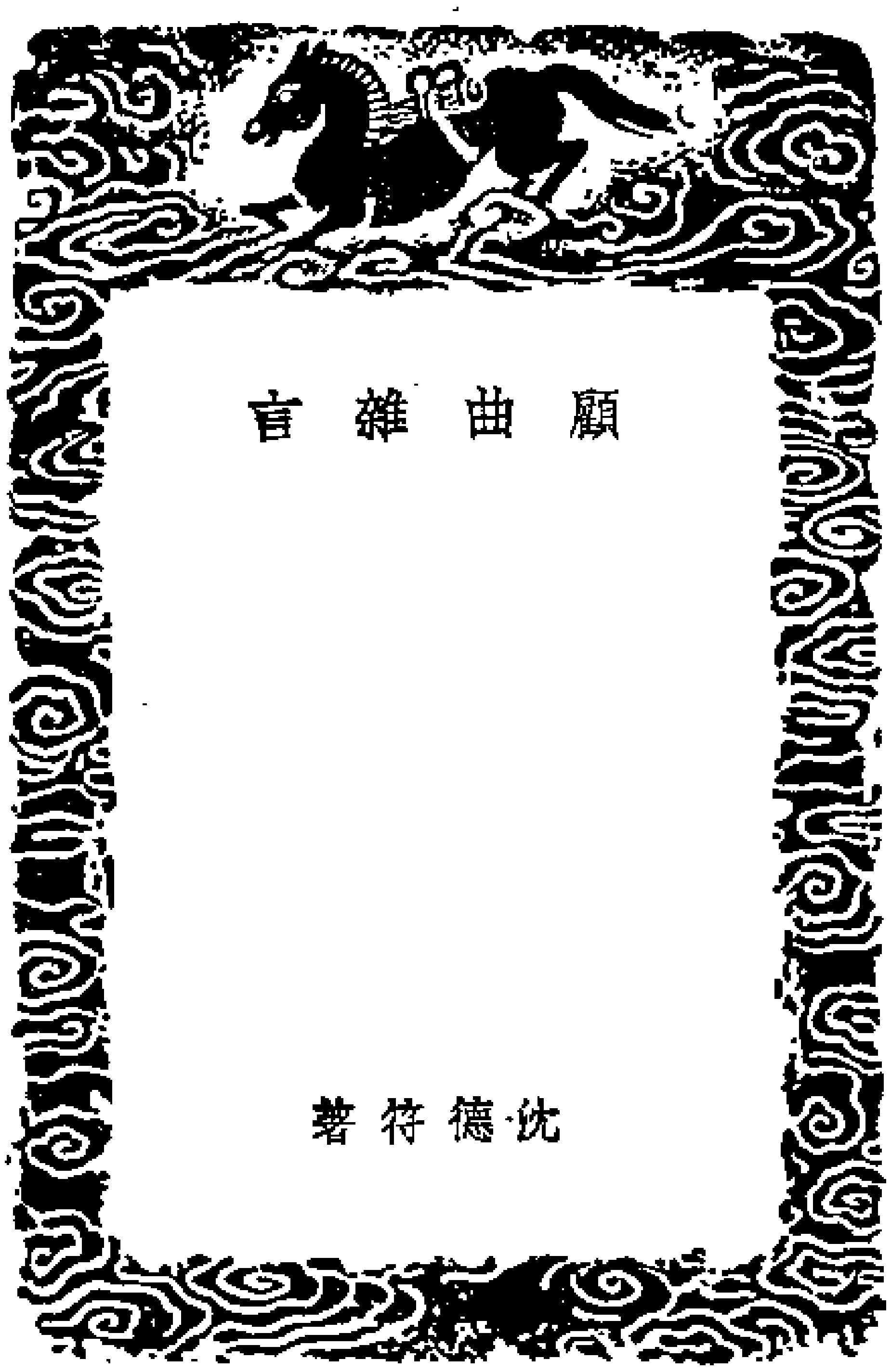
涵虛子著

詞品

元　涵虛子　著

馬東籬如朝陽鳴鳳。張小山如瑤天笙鶴。白仁甫如鵬搏九霄。李壽卿如洞天春曉。喬夢符如神鰲鼓浪。費唐臣如三峽波濤。宮大用如西風鵰鶚。王實甫如花間美人。張鳴善如彩鳳刷羽。關漢卿如瓊筵醉客。鄭德輝如九天珠玉。白无咎如太華孤峯。以上十二人爲首等。貫酸齋如天馬脫羈。鄧玉賓如幽谷芳蘭。滕玉霄如碧漢閒雲。鮮于去矜如奎壁騰輝。商政叔如朝霞散彩。范子安如竹裏鳴泉。徐甜齋如桂林秋月。楊淡齋如碧海珊瑚。李致遠如玉匣昆吾。鄭廷玉如佩玉鳴鑾。劉廷信如摩雲老鶻。吳西逸如空谷流泉。秦竹村如孤雲野鶴。馬九皋如松陰鳴鶴。石子章如蓬萊瑤草。喬西村如清風爽籟。朱廷玉如百草爭芳。庾吉甫如奇峯散綺。楊立齋如風烟花柳。楊西菴如花柳芳妍。胡紫山如秋潭孤月。張雲莊如玉樹臨風。元遺山如窮崖孤松。高文秀如金盤牡丹。阿魯威如鶴唳清霄。呂止菴如晴霞結綺。荊幹臣如珠簾鸚鵡。薩天錫如天風環珮。薛昂夫如雪窗翠竹。顧均澤如雪中喬木。周德清如玉笛橫秋。不忽麻如閒雲出岫。杜善夫如鳳池春色。鍾繼先如騰空寶氣。王仲文如劍氣騰空。李文蔚如雪壓蒼松。楊顯之如瑤臺夜月。顧仲清如雕鶚冲霄。趙文寶如藍田美玉。趙明遠如太華晴雲。李子中如清廟朱絃。李叔進如壯士舞劍。吳昌齡如庭草交翠。武漢臣如遠山疊翠。李宜夫如梅邊月影。馬昂夫如秋蘭獨茂。梁進之如花裏啼

鶯。紀君祥如雪裏梅花。于伯淵如翠柳黃鸝。王廷秀如月印寒潭。姚守中如秋月揚輝。俞志甫如西山爽氣。沈仲甫如翠屏孔雀。睢景臣如鳳管秋聲。周仲彬如平原孤隼。吳仁卿如山間明月。秦簡夫如峭壁孤松。石君寶如羅浮梅雪。趙公甫如空山清嘯。孫仲章如秋風鐵笛。羅伯川如雲林樵響。趙子祥如馬嘶芳草。李好古如孤松掛月。陳存甫如湘江雪竹。鮑吉甫如老鮫泣珠。戴善甫如荷花映水。張時起如風陣旗塞。趙天錫如秋水芙蕖。尙仲賢如山花獻笑。王伯成如紅鸞戲波。以上七十人次之。又有董解元、虞疏齋、鮮于伯機、馮海粟、趙子昂、班彥功、王元鼎、董君瑞、查德卿、姚牧菴、高栻、史敬先、施君美、汪澤民輩。凡百五人。不著題評。抑又其次也。虞道園、張伯雨、楊鐵崖輩。俱不得與可謂蹶矣。



顧曲雜言

明　秀水沈德符景倩著

蔡中郎贅入牛府一事，知賢者受冤，但其被誣之故，始終未明。或以爲牛思黯之女，或以爲鄧生事附會，如王弇州、胡元瑞輩皆有說甚辨，而實未必然。又傳聞元人實有是事，蓋不花丞相遍狀元入贅，作此以譏之。因元人語以牛馬爲不花也。此說似近理，但予觀陸務觀詩云：斜陽古道柳家莊，負鼓盲翁正作場。死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說蔡中郎。則伯喈受謗，在宋時已不能雪，不始於高則誠造口業也。弇州諸公辨證，徒詞費耳。陸詩有云劉後村作者誤。

元人周德清評西廂云：六字中三用韻，如玉宇無塵內，忽聽、一聲、猛驚，及玉驄嬌馬內，自古、相女、配夫，此皆三韻爲難。予謂古女仄聲，夫字平聲，未爲奇也。不如雲斂晴空內，本宮始終不同，俱平聲，乃佳耳。然此類凡元人皆能之，不獨西廂爲然。如春景時曲云：柳綿、滿天、舞旋，冬景云：臂中、緊封、守宮。又云：醉烘、玉容、微紅。重會時曲云：女郎、兩相、對當。私情時曲云：玉娘、粉妝、生香。㑇梅香雜劇云：不妨、莫慌、我當。兩世姻緣云：怎麼、性大、便罵。歌舞麗春堂云：四方、八荒、萬邦。俱六字三韻，穩貼圓美。他尚未易枚舉。蓋勝國詞家，高處自有在，此特其剩技耳。我朝周憲王牡丹仙雜劇云：意悲、向前、謝天等句，亦元人之亞。

元人如喬夢符、鄭德輝輩，俱以四折雜劇擅名，其餘技則工小令爲多。若散套雖諸人皆有之，惟馬東籬

百歲光陰、張小山長天落彩霞，爲一時絕唱，其餘俱不及也。元人俱嫻北調，而不及南音，今南曲如四時歡、窺青眼、人別後、諸套最古，或以爲元人筆，亦未必然。即沈青門、陳大聲輩，南詞宗匠，皆本朝化治間人。又同時如康對山、王渼陂二太史，俱以北擅場，並不染指於南，渼陂初學填詞，先延名師，閉門學唱三年，而後出手，其專精不泛及如此。章邱李中麓太常，亦以填詞名，與康、王俱石友，而不嫻度曲，即如所作寶劍記，生硬不諧，且不知南曲之有入聲，自以中原音韻叶之，以致吳儂見誚。同時惟臨朐馮海浮差爲當行，亦以不作南詞耳。南詞自陳、沈諸公外，如樓閣重重、因他消瘦、風兒疎剌剌等套，尚是化治遺音。此外吳中詞人，如唐伯虎、祝枝山，後爲梁伯龍、張伯起輩，縱有才情，俱非本色矣。今傳誦南曲，如東風轉歲華云是元人高則誠，不知乃陳大聲與徐髯仙聯句也。又東野翠烟消，乃元人子母冤家戲文中曲，今亦屬之高筆，訛以傳訛至此。且今人但知陳大聲南調之工耳，其北一枝花天空碧水澄全套，與馬致遠百歲光陰，皆咏秋景，眞堪伯仲。又題情新水令碧桃花外一聲鐘全套，亦綿麗不減元人。本朝詞手，似無勝之者。陳名鐸，號秋碧，大聲其字也，金陵人，官指揮使，今皆不知其爲何代何方人矣。　近代南詞散套盛行者，如張伯起燈兒下，乃彼幽懷下蕃陸，附一孌童，即席取辦，宜其用韻之雜。如梁少白貂裘染，乃一揚州鹽客眷舊院妓楊小環，求其題咏，曲成，以百金爲壽，今無論其雜用庚清眞文侵尋諸韻，即語意亦俚拙可笑，眞不值一文。

邱文莊淹博，本朝鮮儷，而行文拖沓，不爲後學所式，至填詞尤非當行。今五倫全備，是其手筆，亦俚淺甚矣。初與王端毅同朝，王稱理學大儒，不宜留心詞曲，邱大恨之。因南太宰王僎爲端毅作王大司馬生傳稱許太過，遂云若有豪杰殺之禍，且不測。又端毅所刻疏稿，凡成化間留中之疏，俱書不報。邱又謂王故彰先帝拒諫之失，御醫劉文泰得邱語，因挾仇特疏，而王遂去位，所以報五倫之怨也。五倫記至今行人間，眞所謂不幸而傳矣。又聞邱少年作鍾情麗集，以寄身之桑濮奇遇，爲時所薄，故又作五倫以掩之，未知果否，但麗集亦學究腐談，無一俊語，即不掩亦可。

嘉隆間度曲知音者，有松江何元朗，蓄家僮習唱，一時優人俱避舍，以所唱俱北詞，尚得金元遺風。予幼時猶見老樂工二三人，其歌童也，俱善絃索，今絕響矣。何又教女鬟數人，俱善北曲，爲南教坊頓仁所賞。頓曾隨武宗入京，盡傳北方遺音，獨步東南，暮年流落，無復知其技者，正如李龜年江南晚景，其論曲，謂南曲簫管謂之唱調，不入絃索，不可入譜。近日沈吏部所訂南九宮譜盛行，而北九宮譜反無人問，亦無人知矣。頓老又云：絃索九宮，或用滾絃，或用花和、大和、釤絃，皆有定制。若南九宮無定，則可依且簫管稍長短其聲，便可就板。絃索若多一彈，少一彈，即紊板矣。此說眞不易之論。今吳下皆以三絃合南曲，而又以簫管叶之。此唐人所云：錦襖上着簑衣。金粟道人小像詩所云：儒衣僧帽道人鞋也。

簫管可入北詞，而絃索不入南詞。蓋南曲不仗絃索爲節奏也。況北詞亦有不叶絃索者，如鄭德輝、王實甫間亦不免。今人一例通用，遂入笑海。特見友人以漢隸自詡，余誚之曰：此不過於眞字上加一二筆飛揚，遂枉其名曰隸，此名隸楷，非漢隸也。今南腔北曲，瓦缶亂鳴，此名北南，非北曲也。只如時所

爭尙者，寧甫東一套。其引子曰字北音作旺，葉字北音作夜，急字北音作紀，疊字北音作爹。今之學者，頗能談之，但一啓口，便成南腔，正如鸚鵡效人言，非不近似，而禽吭終不脫盡，奈何強名曰北。　老樂工云，凡學唱從弦索入者，遇清唱則字窒而喉劣，此亦至言。今學南曲者亦然，初按板時，即以簫管爲輔，則其正音反爲所遏，久而習成，遂如蛩蚷相倚，不可暫缺，若單喉獨唱，非音律長短而不諧，則腔調矜持而走板，蓋由初入門時，不能盡其才也。曾見一二大家歌姬輩，甫啓朱唇，即有簫管夾其左右，好腔妙囀，反被拖帶，不能施展，此乃以邯鄲細步，行荊榛泥濘中，欲如古所云高不揭，低不咽，難矣。若吾識知音者，稍待學唱將成，即取其中一二人，教以簫管，既諳疾徐之節，且助傳換之勢，寬轉高低，無不如意矣。今有以吹唱兩師並教者，尤舛。

我朝塡詞高手，如陳大聲、沈靑門之屬，俱南北散套，不作傳奇。惟周憲王所作雜劇最夥，其刻本名誠齋樂府，至今行世，雖警拔稍遜古人，而調入弦索，穩叶流麗，猶有金元風範。南曲則四節、連環、綉襦之屬，出於化治間，稍爲時所稱。其後則嘉靖間陸天池名采者，吳中陸貞山黃門之弟也，所撰有王仙客明珠記、韓壽偸香記、陳同甫椒觴記、程德遠分鞋記諸劇，今惟明珠盛行。又鄭山人若庸玉玦記，使事穩帖，用韻亦諳，內遊西湖一套，尤爲時所膾炙，所乏者生動之色耳。近年則梁伯龍、張伯起俱吳人，所作盛行於世，若以中原音韻律之，俱門外漢也。惟沈寧菴吏部後起，獨恪守詞家三尺，如庚淸、眞文、桓歡、寒山、先天諸韻，最易互用者，斤斤力持，不少假借，可稱度曲申韓。然詞之堪入選者殊尠。梅禹金玉合記，最爲時所尙，然賓白盡用駢語，餖飣太繁，其曲半使故事及成語，正如設色骷髏，粉捏化生，欲博人寵愛難矣。湯義仍牡丹亭夢一出，家傳戶誦，幾令西廂減價，奈不諳曲譜，用韻多任意處，乃才情自足不朽也。年來俚儒之稍通音律者，伶人之稍習文墨者，動輒編一傳奇，自謂得沈吏部九宮正音之秘，然悠謬粗淺，登場聞之，穢溢廣坐，亦傳奇之一厄也。　沈寧菴自號詞隱生，按北宋万俟雅言在徽宗朝直大晟府，亦自稱詞隱，豈偶合耶，抑慕而效之也。

向年曾見刻本太和記，按二十四氣，每季塡詞六折，用六古人故事，每事必具始終，每人必有本末，既屬藝術，詞復冗長，若當場演之，一折可了，一更漏、雖似出博洽人手，然非本色當行。又南曲居十之八，不可入弦索，後聞之一先輩云，是升菴太史筆，未知然否。翊國公郭勛亦刻有太和傳，郭以科道察劾，下鎭撫司究問，尋奉世宗聖旨，勛曾贊大禮，幷刻大傳奇可知。然余未見郭書，不敢臆斷。且北詞九宮譜，本名太和正音，又似與音律相關，未可曉也。楊升菴生平塡詞甚工，逈出太和之上，今所傳俱小令，而大套則失之矣。曾見楊親筆改定祝枝山咏月玉盤金餠一套，竄易甚多，如西廂待月斷送鶯鶯，改爲成就鶯鶯，餘不盡記矣。

塡詞出才人餘技，本游戲筆墨間耳，然亦有寓意譏訕者，如王渼陂之杜甫游春，則指李西涯及楊石齋、賈南塢三相，康對山之中山狼，則指李崆峒，李中麓之寶劍記，則指分宜父子，近日王辰玉之哭倒長安街，則指建言諸公是也。又聞湯義仍之紫簫，亦指當時秉國首揆，纔成其半，即爲人所議，因改爲紫釵，而屠長卿之彩毫記，則竟以李靑蓮自命，第未知果愜物情否耳。

張伯起少年作紅拂記，演習之者徧國中，後以丙戌上太夫人壽，作祝髮記，則母已八旬，而身亦耳順矣。其繼之者，則有竊符、灌園、扊扅、虎符，共刻函爲陽春六集，盛傳於世，可以止矣。暮年値播事奏功，大將楚人李應祥者，求作傳奇以侈其勳，潤筆稍溢，不免過於張大，似多此一段蛇足，其曲今亦不行。同時沈寧菴璟吏部，自號成隱生，亦酷愛塡詞，至作三十餘種，其盛行者，惟義俠、桃符、紅蕖之屬。沈工詞譜，每製曲必遵中原音韻、太和正音諸書，欲與金元名家爭長，張則以意用韻，便俗唱而已。余每問之，答云，子見高則誠琵琶記否，余用此例，奈何訝之。

同時崑山梁伯龍辰魚，亦稱詞家，有盛名，所作浣紗記，至傳海外，然止此，不復繼筆。其大套小令，則有江東白苧之刻，尙有傳之者。浣紗初出時，梁遊靑浦，屠緯眞爲令，以上客禮之，即命優人演其新劇爲壽。每遇佳句，輒浮大白酬之，梁亦豪飮自快，演至出獵，有所謂擺開擺開者，屠厲聲曰，此惡語，當受罰。蓋已預儲洿水，以酒海灌三大盂，梁氣索，強盡之，大吐委頓，次日不別竟去，屠每言及，必大笑以爲得意事。

甲申歲，刑部主事俞顯卿，論劾禮部主事屠長卿隆，得旨，兩人俱革職爲民。俞松江之上海人，爲孝廉時，適屠令靑浦，以事干謁之，屠不聽，且加侮慢，俞心恨甚，至是具疏指屠淫縱，且云與西寧侯宋世恩夫人有私，并及屠帷薄，至云日中爲市，交易而退，又有翠館侯門，靑樓郞署諸媟語，上覽之大怒，遂並斥之。屠自邑令內召，甫年餘，俞第後，授官祗數月耳，睚眦之忿，兩人俱敗，終身不復振，人亦有惜屠之才，然終不以登啓事也。西寧夫人有才色，工音律，屠亦能新聲，頗以自炫，每劇場輒闌入群優中作技，夫人從簾箔見之，或勞以香茗，因以外傳，至於通家往還亦有之，何至如俞疏云云也。近年屠作曇花記，忽以木淸泰爲主，嘗怪其無謂，一日遇屠於武林，命其家僮演此曲，指揮四顧，如辛幼安之歌千古江山，自鳴得意。余於席間私問屠開之祭酒云，屠年伯此記，出何典故，屠笑曰，不知耶，木字增一蓋成宋字，淸字與西爲對，泰即寧之義也，屠晚年自恨枉時孟浪，致累宋夫人被醜聲，侯方憫用，亦因

以坐廢，此懺悔文也。時虞德園吏部在坐亦聞之，笑曰，故不如予所作曇花序云，此乃大雅曰逃傳，免涉閨閣諷葛藤語，妻爲得之，余應曰，此乃酒色西遊記，何必詰其眞僞，今爲年伯沒矣，其言必有所本，恨不細叩之。

何元朗謂拜月亭勝琵琶記，而王弇州力爭，以爲不然，此是王識見未到處。琵琶無論襲舊太多，與西廂同病，且其曲無一句可入弦索者，拜月則字字穩帖，與彈搊膠粘，蓋南詞全本可上弦索者，惟此耳。至於走雨、錯認、拜月諸折，俱問答往來，不用賓白，固爲高手，即旦兒幽雲堆小曲，模擬閨秀嬌憨情態，活托逼眞，琵琶咽糠，描眞亦佳，終不及也。向曾與王房仲談此曲，渠亦謂乃翁持論未確，且云不特別詞之佳，即如聶古陀滿爭遷都，俱是兩人胸臆見解，絕無奏疏套子，亦非今人所解。余深服其言。若西廂才華富贍，北詞大本未有能繼之者，終是肉勝於骨，所以讓拜月一頭地，元人以鄭、馬、關、白爲四大家，

而不及王實甫。有以也。拜月亭後小半。已爲俗工刪改。非復舊本矣。今細閱拜新月以後。無一詞可入選者。使知此語非謬。拜月亭之外。余最愛綉襦記中鵝毛雪一折。皆乞兒家常口頭話。鎔鑄渾成。不見斧鑿痕跡。可與古詩孔雀東南飛、唧唧復唧唧並驅。余謂此必元人筆。非化治間人所能辦也。後問沈寧菴吏部云。果曾於元雜劇中見之。恨其時不曾問得出是何詞。余所見鄭元和雜劇凡三本。俱無此曲。

往年癸巳。吳中諸公子習武。爲江南撫臣朱鑑塘所訐。謂諸公子且反。以其贈客詩云君實有心追季布。彥門無計托朱家。爲謀反確證。給事中趙完璧因據以上聞。時三相皆與越人。恐上遂信爲眞。急疏請行撫按會勘。勘實。會朱已去任。有代爲解者。曰此拜月亭曲中陀滿與蔣世隆。蔣因有此句答附。非創作者。因取坊間刻本證之。果然。諸公子獄始稍解。王房仲亦諸公子中一人也。今細閱新舊刻本。俱無此一聯。豈大獄興時。怕其連累。削去此二句耶。或云拜月初無是詩。特解紛者詭爲此說。以代聊城矢耳。豈其然乎。

頃歲丁酉。馮開之年伯爲南祭酒。東南名士雲集金陵。時屠長卿年伯久廢。新奉恩詔復冠帶。亦寓此。公讌狹邪寇四兒名文華者。先以纏頭往。至日。具袍服頭踏。呵殿而至。踞廳事南面。呼娼出拜。命寇姬傍侍行酒。使作才語相向。次日。六院喧傳。以爲談柄。有江右孝廉鄭豹先名之文者。素以才自命。遂作一傳奇。名曰白練裙。摹寫屠憨狀曲盡。時堤下王百穀亦在留都。其少時曾眷名妓馬湘蘭名守眞者。馬年已將耳順。王則望七矣。兩人尙講衿裯之好。鄭亦串入其中。備列醜態。一時爲之紙貴。次年李九我掌南禮部。追督肆刻本。毀其板。然已傳播遐近無算矣。予後於都下遇鄭君。譽其填詞之妙。鄭面發赤。囑予勿再告人。

自吳人重南曲。皆祖崑山魏良輔。而北詞幾廢。今惟金陵尙存此調。然北派亦不同。有金陵。有汴梁。有雲中。而吳中以北曲擅場者。僅見張野塘一人。故壽州產也。亦與金陵小有異同處。頃甲辰年。馬四娘以生平不識金閶爲恨。因挈其家女郎十五六人來吳中。唱北西廂全本。其中有巧孫者。故馬氏粗婢。貌甚醜而聲遏雲。於北詞關捩竅妙處。備得眞傳。爲一時獨步。他姬曾不得其十一也。四娘還曲中。卽病亡。諸妓星散。巧孫亦去爲市嫗。不理歌譜矣。今南教坊有傅壽者。字靈修。工北曲。其親生父家傳。曾不教一人。壽亦豪爽。談笑傾坐。若壽復嫁去。北曲眞同廣陵散矣。

元人小令行於燕趙。後浸淫日盛。自宣正至化治後。中原又行瑣南枝、傍妝臺、山坡羊之屬。李崆峒先生初自慶陽徙居汴梁。聞之以爲可繼國風之後。何大復繼至。亦酷愛之。今所傳泥捏人及鞋打卦、熬鬏髻三闋。爲三牌名之冠。故不虛也。自茲以後。又有耍孩兒、駐雲飛、醉太平諸曲。然不如三曲之盛。嘉隆間乃興鬧五更、寄生草、羅江怨、哭皇天、乾荷葉、粉紅蓮、桐城歌、銀紐絲之屬。自兩淮以至江南。漸與詞曲相遠。不過寫淫媟情態。略具抑揚而已。比年以來。又有打棗乾、掛枝兒二曲。其腔調約略相似。則不問南北。不問男女。不問老幼良賤。人人習之。亦人人喜聽之。以至刊布成帙。擧世傳誦。沁人心腑。其譜不知從何來。眞可駭嘆。又山坡羊者。李何二公所喜。今南北詞俱有此名。但北方惟盛愛數落山坡羊。

其曲自宣大遼東三鎭傳來。今京師妓女。慣以此充絃索北調。其語穢褻鄙淺。并桑濮之音亦離去已遠。而羇人游婿嗜之獨深。丙夜開樽。爭先招致。而教坊所隸箏纂等色。及九宮十二則。皆不知爲何物矣。俗樂中之雅樂。尙不諧里耳如此。況眞雅樂乎。

北雜劇已爲金元大手擅勝場。今人不復能措手。曾見汪太函四作。爲宋玉高唐夢、唐明皇七夕長生殿、范少伯西子五湖、陳思王遇洛神。都非當行。惟徐文長渭四聲猿盛行。然以詞家三尺律之。猶河漢也。梁伯龍有紅線、紅綃二雜劇。頗稱諧穩。今被俗優合爲一大本南曲。遂成惡趣。近年獨王辰玉太史衡所作眞傀儡、沒奈何諸劇。大得金元本色。可稱一時獨步。然此劇但四折。用四人各唱一折。或一人共唱四折。故作者得逞其長。歌者亦盡其技。王初作鬱輪袍。乃多至七折。其眞傀儡諸劇。又只以一大折了之。似尙隔一塵。頃黃貞甫汝亨以進賢令內召還。貽湯義仍新作牡丹亭記。眞是一種奇文。未知於王實甫、施君美如何。恐斷非近日諸賢所辦也。湯詞係南曲。因論北詞附及之。

涵虛子所記雜劇名家。凡五百餘本。通行人間者。不及百種。然更不止此。今教坊雜劇。約有千本。然率多俚淺。其可閱者十之三耳。元人未滅南宋時。以此定士子優劣。每出一題。任人塡曲。如宋宣和畫學出唐詩一句。恣其渲染。選其能得畫外趣者登高第。以故宋畫元曲。千古無匹。元曲有一題而傳至四五本者。予皆見之。總只四折。蓋才情有限。北調又無多。且登場雖數人。而唱曲祇一人。作者與扮者力量俱盡現矣。自北有西廂。南有拜月。雜劇變爲戲文。以至琵琶。遂演爲四十餘折。幾十倍雜劇。然西廂到底不過摘寫情致。予觀北劇。儘有高出其上者。世人未曾遍觀。逐隊吠聲。詫爲絕唱。眞井蛙之見耳。本朝能雜劇者不數人。自周憲王以至關中康、王諸公。稱一時當行。其後則山東馮、李亦近之。然如小尼下

山、園林午夢、皮匠參禪等劇。俱太單薄。僅可供笑謔。亦教坊耍樂院本之類耳。雜劇如王粲登樓、韓信胯下、關大王單刀會、趙太祖風雲會之屬。不特命詞之高秀。而意象悲壯。自足籠蓋一時。至若㑇梅香、倩女離魂、牆頭馬上等曲。非不輕俊。然不出房幃窠臼。以西廂例之可也。他如千里送荊娘、元夜鬧東京之屬。則近粗莽。若光顯聖、目連入冥、大聖收魔之屬。則太妖誕。以至三星下界、天官賜福。種種喜慶傳奇。皆係供奉御前。呼嵩獻壽。但宜教坊及鐘鼓司肄習之。并勛戚貴璫輩贊賞之耳。若所謂院本者。本北宋徽宗時五花爨弄之遺。有散說。有道念。有筋斗。有科汎。初與雜劇本一種。至元始分爲兩途。本朝則院本不傳久矣。今尙稱院本。猶沿宋金之舊也。金章宗時董解元西廂。尙是院本模範。在元末已無人能按譜唱演者。況後世乎。

自北劇興。名男爲正末。女曰旦兒。相傳入於南劇。雖稍有更易。而旦之名不改。竟不曉何義。今觀遼史樂志。大樂有七聲。謂之七旦。凡一旦管一調。如正宮調、大食調、中呂調之屬。此外又有四旦二十八調。不用黍律。以琵琶叶之。按此卽今九宮譜之始。所謂旦乃司樂之總名。以故金元相傳。遂命歌妓領之。因以作雜劇。流傳至今。旦皆以娼女充之。無則以優之少者假扮。漸遠而失其眞耳。大食今曲譜中訛作大石。因有小石調配之。非其初矣。 元人云。雜劇中用四人。曰末泥色。主引戲分付。曰副淨色。發喬。曰副

末色主打諢．又或一人裝孤老．而旦獨無管色．蓋知旦爲管調．如教坊之部頭色長矣．

今按樂者必先學笛曲．如五凡工尺上一之屬．世以爲俗工俚習．不知其來舊矣．宋樂書云．黃鐘用合字．大呂太簇用四字．夾鐘姑洗用一字．夷則南呂用工字．無射應鐘用凡字．中呂用上字．蕤賓用勾字．林鐘用尺字．黃鐘清用六字．大呂夾鐘清用五字．又有陰陽及半陰半陽之分．而近世大樂各調之中．度曲協律．其聲凡十．曰五凡工尺上一四六勾合．近十二雅律．於律呂各缺其一．以爲猶之雅音之不及商也．可見宋遼以來．此調已爲之祖．今樂家傳習數字．如律詩之有四聯八句．時藝之有四股八比．皆天下不能越．獨詠其本始耳．

都下貴璫家作劇．所用童子．名倒喇小廝者．先有敲水盞一戲．甚爲無謂．然唐李琬已造此．但用九甌盛水擊之．合五聲四清之音．謂之水盞．與今稍不同耳．又吳下向來有婦人打三棒鼓乞錢者．余幼時尚見之．亦起唐咸通中王文通好用三杖打撩．萬不失一．但其器有三等．一曰頭鼓．形類甕．二曰聒鼓．三曰和鼓．今則一鼓三槌耳．即今串板．亦古之拍板．大者九板．小者六板．以韋編之．本北地樂．蓋以代抃．因古人以抃節舞．而此用板代之．唐人謂之樂句．宋朝止用六板．余向亦曾見．今則四板．又有所謂十樣錦者．鼓笛螺板大小鈸鉦之屬．齊聲振響．亦起近年．吳人尤尚之．然不知亦沿正德之舊．武宗南巡．自造靖邊樂．有笙．有笛．有鼓．有歇落吹打諸雜樂．傳授南教坊．今吳兒遂引而伸之．眞所謂今之樂猶古之樂．

今樂器中有四絃長項圓鞚者．北人最善彈之．俗名琥珀槌．而京師及邊塞人．又呼胡博詞．余心疑其非．後與教坊老妓談及．則曰．此名渾不是．蓋以狀似箜篌．似三絃．似琵琶．似阮．似胡琴．而實皆非．故以爲名．本馬上所彈者．余乃信以爲然．及查正統年間．賜迤北瓦剌可汗諸物中．有所謂虎撥思者．蓋即此物．而元史中又稱火不思．始知渾不是之說亦訛耳．又有緊急鼓者．訛爲錦雞鼓．總皆北地樂也．又北人詈婦人之下劣者曰歪剌骨．詢其故．則云牛身自毛骨皮肉．以至徧體．無一棄物．惟兩角內有天頂肉少許．其穢逼人．最爲賤惡．以此比之粗婢．後又問京師之熟諳市語者．則又不然．云往時宣德間．瓦剌爲中國頻征．衰弱貧苦．以其婦女售與邊人．每口不過酬幾百錢．名曰瓦剌．姑以其貌寢而價廉也．二說未知孰是．　京師人呼婦人所戴冠爲提地．蓋鬏髻二字俱入聲．北音無入聲者．遂訛至此．又呼促織爲趨趨．亦入聲之訛．今南客聞之．習久不察．亦襲其名．誤矣．　元人呼命婦所戴笄曰罟罟．蓋其土語也．今貢夷男子所戴亦名罟罟帽．不知何所取義．罟字作平聲．

頃在梁溪鄒彥吉家觀舞．因論此婦人盤中掌上之遺耳．乃古人之舞．不傳久矣．古有鞞舞．鞶舞．鐸舞．巾舞．俱絕不知何狀．即最後如唐太宗七德舞．明皇之龍池舞．及霓裳羽衣之舞．在宋已亡．然古人酒獻起舞．多男子．如唐楊再思之高麗舞．祝欽明之八風舞．則大臣亦爲之．安祿山之胡旋舞．僕固懷恩爲宦官駱奉仙舞．則邊帥亦爲之．若相哥起舞．與張存業求纏頭．則儲君亦爲之矣．唐開成間．樂人崇胡子能軟舞．其舞容有大垂手、小垂手、驚鴻、飛燕、婆娑之屬．其腰肢不異女郎．則知唐末已全重婦人．而

唐時教坊樂．又有垂手羅、迴波樂、蘭陵王、春鶯囀、半社渠、借席、烏夜啼之屬．謂之軟舞．阿遼、柘枝、黃麞、拂菻、大渭州、達摩支之屬．謂之健舞．又不專用女郎也．宋時宗廟朝享之外．亦用婦人．其所謂女童隊、小兒隊、教坊隊者．已彷彿今世．至金、元、益不可問．今之學舞者．俱作汴梁與金陵．大抵俱軟舞．雖有南舞北舞之異．然皆女妓爲之．即不然．亦男子女裝以悅客．古法澌滅．非始本朝也．至若舞用婦人．實勝男子．彼劉項何等帝王．尚戀戚、虞之舞．唐人謂教坊雷大使舞極盡工巧．終非本色．蓋本色者．婦人態也．鄒深是余言．

袁中郎觴政．以金瓶梅配水滸傳爲外典．余恨未得見．丙午．遇中郎京邸．問曾有全帙否．曰．第睹數卷．甚奇快．今惟麻城劉延白承禧家有全本．蓋從其妻家徐文貞錄得者．又三年．小修上公車．已攜有其書．因與借抄挈歸．吳友馮猶龍見之驚喜．慫恿書坊以重價購刻．馬仲良時榷吳關．亦勸余應梓人之求．可以療飢．余曰．此等書必遂有人板行．但一出則家傳戶到．壞人心術．他日閻羅究詰始禍．何辭以對．吾豈以刀錐博泥犁哉．仲良大以爲然．遂固篋之．未幾時．而吳中懸之國門矣．然原本實少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徧覓不得．有陋儒補以入刻．無論膚淺鄙俚．時作吳語．即前後血脈．亦絕不貫串．一見知其贋作矣．聞此爲嘉靖間大名士手筆．指斥時事．如蔡京父子則指分宜．林靈素則指陶仲文．朱勔則指陸炳．其他各有所屬云．中郎又云．尙有名玉嬌李者．亦出此名士手．與前書各設報應因果．武大後世化爲淫夫．上烝下報．潘金蓮亦作河間婦．終以極刑．西門慶則一騃憨男子．坐視妻妾外遇．以見輪

迴不爽．中郎亦耳剽．未之見也．去年抵輦下．從邱工部六區志充得寓目焉．僅首卷耳．而穢黷百端．背倫滅理．已不忍讀．其帝則稱完顏大定．而貴溪、分宜、相構．亦暗寓焉．至嘉靖辛丑庶常諸公．則直書姓名．尤可駭怪．因棄置不復再展．然筆鋒恣橫酣暢．似尤勝金瓶梅．邱旋出守去．此書不知落何所．

沈君、高歷戊午舉人．自曾祖以下三世．皆名進士．生長仕宦．於國家典故．搜訪闕遺．撰野獲編正續三十二卷．竹垞太史．推爲明代野史未有過焉者．茲卷雖其一枝片玉．而評騭古今．辨證南北．以至樂器舞容稗官小說．亦連而類及之．足以資考核而助塵談．豈獨塡詞家所宜折衷乎．余又見玉山遺藁中．有製曲十六觀．凡命意用事選韻鍊句之法．無不詳盡．倚聲者試取材焉．亦何煩周郎之顧耶．崑山金忠淳識．

曲話

李調元撰

雨村曲話序

予輯曲話甫成。客有謂予曰、詞、詩之餘。曲、詞之餘。大抵皆深閨永巷春傷秋怨之語。豈鬚眉學士所宜有。況夫雕腎琢肝。纖新淫蕩。亦非鼓吹之盛事也。予何爲而剌剌不休也。予應之曰。唯。然。然獨不見夫尼山刪詩。不廢鄭衛。輶軒采風。必及下里乎。夫曲之爲道也。達乎情而止乎禮義者也。凡人心之壞。必由於無情。而慘刻不衷之禍。因之而作。若夫忠臣孝子。義夫節婦。觸物興懷。如怨如慕。而曲生焉。出於綿渺。則入人心脾。出於激切。則發人猛省。故情長情短。莫不於曲寓之。人而有情。則士愛其緣。女守其介。知其則而止乎禮義。而風醇俗美。人而無情。則士不愛其緣。女不守其介。不知其則而放乎禮義。而風不淳。俗不美。故夫曲者。正鼓吹之盛事也。彼瑤臺玉砌。不過雪月之套辭。芳草輕烟。亦祇郊原之泛句。豈足以語於情之正乎。此予之所以不能已於話也。而何謂之深也。客曰。是則然矣。予之旨。未必其無弊也。乃執月旦以平章曲劇。司三寸管而低昂之。得無過當乎。予曰。人之妍。非己之妍也。人之媸。非己之媸也。雙眸具在。亦存其論而已矣。綿州童山蠢翁李調元撰。

雨村曲話卷上

綿州李調元童山

朱晦菴云。古樂府只是詩中泛聲。後人怕失那泛聲。逐一添箇實字。遂成長短句。今曲子便是。

困學紀聞。古樂府者。詩之旁行也。詞曲者。古樂府之末造也。

王弇洲云。宋未有曲也。自金元而後。半皆凉州豪嘈之習。詞不能按。乃爲新聲以媚之。而一時諸君。如馬東籬、貫酸齋、王實甫、關漢卿、張可久、喬夢符、鄭德輝、宮大用、白仁甫輩。咸富有才情。兼喜音律。遂擅一代之長。所謂宋詞元曲。信不誣也。按貫酸齋、張可久、宮大用。祇工小令。不及馬、王、關、喬、鄭、白遠甚。未可同年語也。

北曲原本樂府歌行。胡應麟莊嶽委談。宋詞元曲。咸以昉于唐末。然實陳、隋始之。蓋齊、梁月露之體。矜華角麗。固已兆端。至陳、隋二主。並富才情。俱湎聲色。叔寶之後庭花。隋煬帝之春江玉樹。宋元人沿襲濫觴也。

絃索辨訛。三百篇後。變而爲詩。詩變而爲詞。詞變而爲曲。詩盛于唐。詞盛于宋。曲盛于元之北。北曲不諧于南。而始有南曲。南曲則大備于明。明時雖有南曲。祇用絃索官腔。至嘉隆間。崑山有魏良輔者。乃漸改舊習。始備眾樂器。而劇場大成。至今遵之。所謂南曲。即崑曲也。

臞僊譜有新定樂府十五體名目。一丹邱體。豪放不羈。二宗匠體。詞林老手之詞。三黃冠體。神遊廣漠。寄情太虛。有滄霞服日之想。名曰道情。四承安體。華觀偉麗。過於佚樂。承安金章宗正朔。五盛元體。快然有雍熙之治。字句皆無忌憚。又曰不諱體。六江東體。端謹嚴密。七江西體。文彩煥然。風流儒雅。八東吳體。清麗華巧。浮而且艷。九淮南體。氣勁趣高。十玉堂體。正大。十一草堂體。志在泉石。十二楚江體。屈抑不伸。攄忠訴志。十三香匳體。裙裾脂粉。十四騷人體。嘲譏戲謔。十五俳優體。詭喩淫虐。即淫詞。按此十五體。不過綜其大概而言。其實視撰詞人之手筆。各自成家。如馬致遠之朝陽鳴鳳。則豪爽一路。王實甫之花間美人。則細膩一路。各自成體。不必拘也。

涵虛曲論。古今羣英樂府。各有其目。馬東籬如朝陽鳴鳳。張小山如瑤天笙鶴。白仁甫如鵬摶九霄。李壽卿如洞天春曉。喬夢符如神鰲鼓浪。費唐臣如三峽波濤。宮大用如西風鵰鶚。王實甫如花間美人。張鳴善如彩鳳刷羽。關漢卿如瓊筵醉客。鄭德輝如九天珠玉。白無咎如太華孤峯。貫酸齋如天馬脫羈。鄧玉賓如幽谷芳蘭。滕玉霄如碧漢閒雲。鮮于去矜如奎壁騰輝。商政叔如朝霞散彩。范子安如竹裏鳴泉。徐甜齋如桂林秋月。楊淡齋如碧海珊瑚。李致遠如玉匣昆吾。鄭廷玉如佩玉鳴鑾。劉廷信如摩雲老鶴。吳西逸如空谷流泉。秦竹村如孤雲野鶴。馬九皋如松陰鳴鶴。石子章如清風爽籟。朱庭玉如百卉爭芳。庾吉甫如奇峯散綺。楊立齋如風煙花柳。楊西菴如花柳芳妍。胡紫山如秋潭孤月。張雲莊如玉樹臨風。元遺山如窮崖孤松。高文秀如金瓶牡丹。阿魯威如鶴唳青霄。呂止菴如晴霞結綺。荊幹臣如珠簾鸚鵡。薩天錫如天風環珮。薛昂夫如雪窗翠竹。顧均澤如雪中喬木。周德清如玉笛橫秋。不

忽麻如閒雲出岫。杜善夫如鳳池春色。鍾繼先如騰空寶氣。王仲文如劍氣騰空。李文蔚如雪壓蒼松。楊顯之如瑤臺夜月。顧中清如鵬鶚沖霄。趙文寶如藍田美玉。趙明遠如太華晴雲。李子中如清廟朱瑟。李取進如壯士舞劍。吳章齡如庭草交翠。武漢臣如遠山疊翠。李直夫如梅邊月影。馬昂夫如秋蘭獨茂。梁進之如花裏啼鶯。紀君祥如雪裏梅花。于伯淵如翠柳黃鸝。王廷秀如月印寒潭。姚守中如秋月揚輝。金志甫如西山爽氣。沈和甫如翠屏孔雀。睢景臣如鳳管秋聲。周仲賓如平原孤隼。吳仁卿如山間明月。秦簡夫如峭壁孤松。石君寶如羅浮梅雪。趙公輔如空山清嘯。孫仲章如秋風鐵笛。岳伯川如雲林樵響。趙子祥如馬嘶芳草。李好古如孤松掛月。陳存甫如湘江雪竹。鮑吉甫如老蛟泣珠。戴善甫如荷花映月。張時起如雁陣驚寒。趙天錫如秋水芙蓉。尙仲賢如山花獻笑。王伯成如紅鴛戲波。王子一如長鯨飲海。王文昌如蒼海明珠。楚方如秋風桂子。陳克明如九畹芳蘭。李唐賓如孤鶴鳴皋。桂仲義如洛神凌波。湯舜民如錦屏春風。賈仲民如錦帷瓊筵。楊景言如雨中之花。蘇復之如雲林文豹。楊彥華如春風飛花。楊文奎如匡廬疊翠。夏均政如南山秋色。唐以初如仙女散花。前九十八人。已經題目。此外一百五人。並稱傑作。其名爲董解元、姚牧庵、杜元啓、曾瑞卿、李伯瑜、吳克齋、李德載、王和卿、杜遵禮、程景初、趙彥暉、王敬甫、鄧學可、沙正卿、趙明道、王仲誠、麥館、李邦基、呂天用、睢元明、王仲元、高安道、張子久、侯正卿、史九敬先、李寬甫、彭伯成、李行道、趙君祥、汪澤民、陸顯之、孔文卿、秋君厚、張壽卿、

費君祥、陳定甫、劉唐卿、阿里耀卿、王愛山、吳敦、周卿諸、蘇彥長、范冰壺、施君美、黃德潤、沈珙之、劉聰、張九、李宏道、陳彥實、吳中立、錢子雲、黃敬臣、曹明善、張子堅、王日華、王舉之、陳德和、邱士元。按曲話惟此最先。自王弇洲曲藻以前。未有論及者。今各家曲雖多失傳。存此猶有考其萬一。

雕蟲館曲選論元取士有塡詞科。若今括帖然。取給風簷寸晷之下。故一時名士雖馬致遠、喬夢符輩。至第四折。往往强弩之末。又謂主司所定題目外。止曲名及韻耳。其賓白則演劇時伶人自爲之。故多鄙俚蹈襲之語。如西廂亦五雜劇。皆出詞人手裁。不可增減一字。故爲諸曲之冠。

太和正音譜云。西廂記。元進士王實甫撰。按王實甫見元人百種曲目十三本。以西廂爲首。世者謂關漢卿撰者。妄也。漢卿亦元進士。撰曲有六十三本。不載西廂可據。王元美云。實甫原本至碧雲天黃花地而止。此後乃漢卿所補。則續鄭恆事。乃漢卿筆也。世又謂至草橋驚夢而止。非。按元天台陶宗儀輟耕錄。金章宗時。有董解元所編西廂記。世代未遠。尙罕傳者。況今雜劇中曲調之冗乎。據此則西廂爲董解元作。而臞僊譜載元傑作一百五人。以董解元居首。但注仕元始作北曲。並未載撰西廂記。陶九成元人。相去未遠。必有所據。意董原本而王關爲潤色之歟。董解元一作金人。

西廂工于駢儷。美不勝收。如雪浪拍長空。天際秋雲捲。竹索纜浮橋。水上蒼龍偃。又法鼓金鐃。二月春雷響殿角。鐘聲佛號。半天風雨灑松梢。又繫春心情短柳絲長。隔花陰人遠天涯近。又哭聲兒似鶯囀喬林。淚珠兒似露滴花梢。又香消了、六朝金粉。瘦減了、三楚精神。又玉容寂寞梨花朶。胭脂淺淡櫻桃顆。又他做了、影兒裏情郎。我作了、畫兒裏愛寵。他傳奇不能道其隻字。宜乎爲北曲壓卷也。

西廂淡黃楊柳帶棲鴉。本宋賀方回浣溪紗詞也。王實甫用之與嫩綠池塘藏睡鴨作對。天然巧妙。可謂青出于藍。

實甫又有離亭宴煞云。閑來膝上橫琴坐。醉時林下和衣臥。暢好快活。樂天知命隨緣過。爲伴侶、只三箇。明月清風共我。再不把、利名役。且須將、是非躱。此麗春堂劇曲牌名離亭宴煞也。今人多入勸世小說。不知爲實甫作也。

馬致遠號東籬。元人曲中巨擘也。其滿庭芳句。有知音到此、舞雩點也、修禊羲之、語最工。

致遠越調天淨沙云。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古道西風瘦馬。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數語爲秋思之祖。

東籬陳摶高臥云。紙窩明覺曉。布被軟如春。又丹砂好鍊養閒身。黃金不鑄封侯印。錦不得、蟻頭緊。穿不的、公衮盆。不如我、道拂黃塵的布袍。漉酒的綸巾。字句齊俳。瀏亮動人。

致遠曲多俊語。如霜橙紫蟹肥。露冷黃花瘦。九月俊語也。細研片腦梅花粉。新剝真珠豆蔻仁。詠茶俊語也。天地安排詩句。就雲山失色。杯酒寬。金山寺俊語也。

馬東籬離亭宴煞。蛩吟一覺纔寧貼。雞鳴萬事無休歇。爭名利何年是徹。密匝匝蟻排兵。亂紛紛蜂釀蜜。鬧穰穰蠅爭血。裴公綠野堂。陶令白蓮社。愛秋來、那些和露摘黃花。帶霜烹紫蟹。煮酒燒紅葉。人生有

限杯。幾箇登高節。喚付俺祗候記者。便北海、探吾來。道東籬、醉了也。周德清云。此方是樂府。不重韻。無襯字。無險語。押韻兼平上去。無一字不妥。萬中無一。後學宜法。按馬致遠名曲極多。如察兒令云。數聲柔櫓江湖。一鉤香餌波寒。回頭觀兔魄。失意放漁竿。看流下蓼花灘。又沉醉東風云。黃蘆岸、白蘋渡口。綠楊堤、紅蓼灘頭。點秋江、白鷺沙鷗。傲殺人間萬戶侯。不識字煙波釣叟。又撥不斷隱居云。紅塵不向門前惹。綠樹偏宜屋角遮。青山正補牆頭缺。竹籬茅舍。又水仙子云。一聲梧葉一聲秋。一點芭蕉一點愁。三更歸夢三更後。又閒花醞釀蜂兒蜜。細雨調和燕子泥。又錦字香粘新淚粉。彩箋紅漬舊啼痕。又怕黃昏不覺又黃昏。不銷魂怎地不消魂。新啼痕壓舊啼痕。斷腸人憶斷腸人。又西風吹老鱸魚興。又長江有盡思無盡。皆人不能道也。

東籬寄生草云。長醉後方何礙。不醒時有甚思。糟醃兩箇功名字。醅淹千古興亡事。麴埋萬丈虹蜺志。不達時、皆笑屈原非。但知音、盡說陶潛是。命意造詞。俱臻絕頂。

致遠黃粱夢。周德清取鴈兒落為定格云。洞賓出世超凡。本有神仙分。一抹綠。九陽巾。君人與人。謂此調極罕。伯牙琴也。今曲譜首句無洞賓二字。分字下作緊一條。一抹綠。戴一項九陽巾。君敢作個真人。與此不同。

東籬岳陽樓頭摺詞云。黃鶴送酒仙人唱。主人無量醉何妨。周德清云。俊語也。有不識文義。以送為餞送之義。改為對舞。殊不知黃鶴用仙人以榴皮畫鶴一隻。以報酒家事。初無雙鶴。豈能對舞。且失飲酒之意。送者。與姬壓酒之謂。甚矣。俗士之不可醫也。

致遠寒鴻秋云。腕冰消鬆卻黃金釧。脂粉淺淡了芙蓉面。紫霜毫蘸溫端溪硯。斷腸詞寫在桃花扇。風輕柳絮天。月冷梨花院。音律瀏亮。周挺齋極稱之。

臨川陳克明春妝曲云。自將楊柳品題人。笑撚花枝比較春。輸與海棠三四分。再偷勻。一半兒胭脂。一半兒粉。後遂名此調為一半兒。周挺齋評云。作者雖衆。音律獨先。

周德清務頭定格。載盧山朝天子云。早霞、晚霞。妝點盧山畫。仙翁何處鍊丹砂。一縷白雲下。客去齋餘。人來茶罷。嘆浮生、指落花。楚家、漢家。作了漁樵話。通首完稱對偶。音律句好。末句楚家漢家。與是皆三分半屬折。魏耶晉耶。同一格律。

元人得勝令詠指甲云。宜將鬭草尋。宜把花枝浸。宜將繡線勻。宜把金針紝。宜操七絃琴。宜結喜同心。宜托腮邊玉。宜圈鞋上金。難禁得、一掐通身沁。知是浴相思十個針。詠物俊詞也。挺齋云。得勝令務頭在起句頭字要屬陽。後必要扇面對。方好此曲是也。

尚仲賢歸去來詞。西風落葉山容瘦。呀呀的鴈過南樓。俊語也。

鄭德輝倩女離魂曲中有忒楞楞騰。赤刺刺沙。廝琅琅湯。吉丁丁當。撲通通擊。等四字成句。蓋元人俗語也。

德輝王粲登樓迎仙客云。雕簷紅日低。畫棟彩雲飛。十二玉闌天外倚。望中原、思故國。一片鄉心碎。挺齋

謂仙客累百無此調也。美哉德輝之才。名不虛傳。然余尤喜其一片鄉心碎之句。曲藻何元朗極稱元人鄭德輝㑳梅香、倩女離魂、王粲登樓。以為出西廂之上。㑳梅香雖有佳處。而中多陳腐措大語。且套數出沒賓白。皆剽西廂。王粲登樓事實可笑。亦厭常喜新之病。然㑳梅香雖不出西廂窠臼。其秀麗處究不可沒。元朗名良俊。號柘湖。明松江人。以選貢授南京翰林孔目。

雨過池塘肥水面。雲歸巖谷瘦山腰。德輝曲中名語。

喬夢符金錢記。王孫乘駿馬。金鞭拂柳花。遊人問酒家。青旗插杏花。四句用隔句對法。句句用韻。卻不傷氣。又名利酒吞蛇。富貴夢迷蝶。亦鍊。

徐甜齋紅繡鞋。一榻白雲竹徑。半窗明月松聲。又青猿藏火棗。黑虎聽黃庭。皆險諢妙句。

鮑吉甫衛霍公劇。四邊風凜冽。一望雪模糊。行過小溪橋。迷卻前村路。居然唐賢風韻。

唐費臣聘黃州云。新婦磯頭。鸚鵡洲邊。漲一竿春水。帶一抹寒煙。掉一隻漁船。黑甜一枕睡。燈火對愁眠。句調甚別。

花李郎曲。即娼夫詞也。句頗工鍊。有黃粱夢云。幽窗下寒敲竹葉。前村外冷壓梅稍。撩亂對花。低微淺江樹。查咏雪好句也。

周德清曲不多見。有句云。雨時花柳新梳洗。不愧陽春曲。

范子安竹葉舟劇。煞云。月黑雲愁。風狂雨驟。甚時候。白漭漭銀濤不斷流。那里也楚尾吳頭。數語氣勢不凡。

酹江集載羅貫中風雲會云。黃道煙迷。瑞靄盤旋。飛鳳構紫垣風細。御香繚繞袞龍衣。四句俱用韻。卻用隔句對法。

元遺山有小令云。兩燕攜雛美語。有高柳鳴蟬相和。驟雨過。珍珠亂撒。打遍新荷。一時傳播。今入曲。易牌名驟雨打新荷。

元人詠馬嵬事。無慮數十家。白仁甫梧桐雨劇為最古。鮑老云。紅牙箸趁五音擊。着梧桐按。嫩枝柯猶未乾。更帶着瑤琴聲絕。出幾點瓊珠似汗。雋妙乃爾。

王伯成號丹邱先生。所撰天寶遺事。如侍晨妝翠園紅簇。恐要侍兒扶。宜寫在蝴蝶圖。風流蘊藉。不減白仁甫也。

琵琶記、元末永嘉高則誠撰。百川書志在元永嘉先生撰。蓋因則誠永嘉人。而隱其名也。此曲體貼人情。描寫物態。皆有生氣。且有裨風教。宜乎冠絕諸南曲。為元美之亞贊也。或謂為王四而作。故以琵琶隱四王字。則誠元本止書館相逢。賞月、掃松二闋。為朱教諭所補。王已譏其非實。曲藻云。曾見人說湯駿桃香欲化魚期逼春闈。赴春闈。卻中空有辟寶。鸞心懸兩闈。難捨親闈。頗疑兩下句意各重。又曰詔曰書。都無輕重。後得一善本。上下句作期逼春闈。難捨親闈。下下句作心懸兩闈。難赴春闈。意既不重。而與上句各相呼應。益見作者之工。

琵琶燒夜香句云、樓臺倒影入池塘。綠樹濃陰夏日長。一架荼蘼滿院香。寫景俊語也。

明太祖嘗稱琵琶如珍玉百味。富貴家不可缺。

拜月亭、元施君美撰。何元朗謂勝琵琶。却無裨風教。不似琵琶能使人墮淚也。如金釵雖勸人而俗。香囊雖不動人而雅。亦琵琶之類。未可廢也。

衡曲麈譚。屠赤水爲辭古雅。曇花一記。具見婆心。吳載伯、凌初成、滑言楚楚。詞林之彥。

吳騷合編。王伯良、卜大荒、袁鳧公皆生動圓轉。聲傳三節。

雨村曲話卷下

臧懋循字晉叔。號顧渚。長興人。萬歷庚辰人。所撰元人雜劇百種。二十卷。元一代之曲。借以不墜。快事也。嘗云、曲自元始。有南北各十七宮調。而北西廂諸雜劇。無慮數百種。南則幽閨、琵琶二記而已。自高則誠琵琶首爲不尋宮數調之說。以掩覆其短。今遂藉口謂曲嚴于北而疎于南。豈不謬乎。大抵元曲妙在不工而工。其精者採之樂府。而粗者雜以方言。至鄭若庸玉玦。始用類書爲之。而張伯起之徒。轉相祖述。爲紅拂記。則濫觴極矣。何元朗評施君美幽閨。遠出琵琶上。王元美謂好奇之過。夫幽閨大半已雜罰本。不知元朗能辨此否。余皆于酒次論及琵琶梁州序、念奴嬌序、二曲。不類永嘉人口吻。當是後人竄入。元美尚津津稱許。惡知所謂幽閨。

荊釵一記。晉叔自謂得元人秘本。借飄叶矣。然如草食茅蒭一曲。本用鹽鹹險韻。而又有一二犯韻。何也。至莫忘雖炊扊一語。句則妙矣。然一望而知非元人面目也。

曲不欲多白。尤不欲多駢偶。如琵琶黃門諸篇。業且厭之。而屠長卿曇花。白終折無一曲。梁伯龍浣紗。梅禹金玉合。終本無一散語。其謬彌甚。湯義仍紫釵四記。中間北曲。駸駸乎涉其藩矣。獨音韻少諧。不無鐵綽板唱大江東去之病。南曲絕無才情。若出兩手。何也。伯龍名辰魚。字少白。明崑山人。國學生。

明以南曲名于江左者。如祝允明字希哲。號枝山。長洲人。中鄉榜。仕南京兆。唐寅字伯虎。吳人。中解元。及

吳人鄭若庸。皆首選也。希哲能爲大套。才情富有而多雜。伯虎小詞翩翩有致。鄭所作玉玦記最佳。他未稱其曲。藻評論如此。鄭特工于用筆耳。紅拂句如春眠乍醒處聞啼鳥。間開到海棠多少。又章柳路渺天涯何處無芳草。皆嫌于用成句太熟。

東郊記。全以一部孟子演成。其意不出求富貴利達一語。蓋罵世詞也。劇目俱用孟子成語。不出措大習氣。曲中之別調也。

明珠記。即無雙傳。明陸天池采所撰。乃兄浚明給事助成之。王氏以未盡善。余以爲元美特走馬看花耳。未細加涉獵也。曲中佳語雖少。其穿插處頗有巧思。工倦宛展。固爲獨擅。非梁梅輩派頭。其北尾云。君王的兀自保不得親家。看窮秀才空望着京華淚痕滿。直逼元人矣。元美以爲未盡善。以其不用故實也。中有鳳尾箋、鮫綃帕、芙蓉帳、翡翠帷等語。未脫時尚。故見曲藻。不然則不發及矣。我謂未盡善正在此。不在彼也。

洞天元記。陶情樂府、續陶情樂府。俱新都楊升菴撰。流膾人口。北曲爲多。而頗不爲當行所許。王元美譏爲蜀人多用川調。不諳南北本腔宴也。蜀何嘗有川調之名。南北九宮譜、中原音韻。世所通行之譜。豈獨吳人許用。而蜀人不許乎。各分町畦。互相攻擊。雖文人相輕。亦小人黨習也。其佳句如費長房縮不就相思地。女媧氏補不完離恨天。別淚銅人共滴。愁腸蘭焰同煎。和愁和悶經歲經年。又傲霜雪鏡中紫髯。任光陰眼前赤電。伏平安頭上青天。皆生別不拾人牙慧。乃元美摭拾其嫩寒生花底數語。以爲抄錄元人秘本掩爲己有。噫是何肺腸。必不容升菴出一頭地也。亦褊之至矣。

北曲在明。如李空同、王渼陂、何粹夫、韓苑洛、何太華、許少華。皆有樂府。未審傳曲藻云。所知者李先芳、張重、劉時遠。皆可觀。馮惟敏獨爲傑出。其板眼務頭。撤搯緊緩。無不曲盡。而才氣亦足發明。祇用本色過多。北音太繁。爲白璧微纇耳。

作曲貴急出情理之外。王舜耕所撰西樓記。于搬合不來時。脫出一須長公殺無罪之妾。以劫人之妾爲友妻。結構至此。可謂自墮苦海。舜耕、嵩縣人。

西樓工于關謔。其第六齣私契所白。見了錦帆樂府。日夜稱頌大名。乃舜耕自負故云。語兒曾陽春古奏。和者甚寡。

湯顯祖字義仍。號若士。臨川人。萬歷癸未進士。所著玉茗四種。還魂記、南柯記、邯鄲夢、紫釵記。以還魂爲第一。郤除呼牡丹亭。何如雨絲風片。煙波畫船。皆酷肖元人。惜其使才。于韻脚所限。多出以鄉音。如子與宰叶之類。其病處在此。佳處亦在此。

武功康德涵海。以附劉瑾敗。家居。能自彈琵琶。唱新詞。有侍郎楊廷儀者。新都楊介夫廷和弟。即升菴叔也。以使事北上。過康。飲酒。廷儀徐謂家兄恒相念。俱得一書否。爲道地吏局。語未畢。康大怒。罵若伶人我耶。手琵琶擊之。格胡牀迸碎。楊踉蹌走避。康猶口咄咄。蜀子。更不相見。蜀子者。蜀人罵人之賤稱。今猶有湖廣子、陝西子、江西子之語。與康同時有王敬夫。鄠杜人。劉瑾以鄉人爲吏部。韋文選。

蓮敗。貶壽州州同。爲人傲睨。工詞曲。所編有杜少陵春傳奇。劇罵李文正公。館閣皆爲其輕薄。人讒之于李。遂被冒不復用。二公皆工樂府。敬夫將塡詞。以厚貲募國工。杜門學按琵琶三弦。盡其技而後出。每敬夫曲成。德涵爲奏之。雖老樂師不逮也。然敬夫作南曲。其盃杯中物不飲青山暮以物爲雅。王元美謂南北混精。然元美但知誰非南音。不知物非譏音。而譏亦非北音。評者以敬夫秀麗雄爽。康大不如。至謂聲價不在關漢卿、馬東籬下。二公皆陝人。工詞。皆以瑾敗。亦異事也。

谷繼宗。濟南人。所爲樂府。頗有才情。尙出諸公之下。此外如趙王之紅箋驛使梅。楊邃菴之指冷鳳凰笙。陳石亭之梅花序。顧未齋之單題梅。皆膾炙人口。然較之專門。終有間也。王威寧越調黃鶯兒。只是諢語。然頗佳。常明卿有樓永樂府。雖詞氣豪逸。亦未當家。俱見曲藻。

臧賢。正德嬖伶也。時有號髯仙者。樂府不能如陳大聲穩協。而俠少推爲渠帥。正德南征。髯仙與臧賢薦得幸。命調提六院事。髯仙名霖。失其姓。實復爲楊南峯循吉應制。成打虎曲。稱旨授官。如霖楊大愧赧曲今存。不大佳。信乎鬱輪袍之不獨王摩詰也。

陳大聲。金陵將家子。曲多鄙褻。梅花一闋。爲世所傳。然只可供較索三弄而已。

金白嶼鑾。有名北里。曲爲當家所貴。氣弱而才薄。元美賞其石橋下水潺潺。蘆花上月紛紛之句。亦老生常話耳。

王渼陂有一天籟聲繞排衙句。爲人傳播。然多粗句。如翻身跳出麒麟洞。大似秦腔。王元美議之。不爲苛。

徐文長自號天池生。所著有四聲猿。袁石公令錢塘見之。以爲明第一曲。四聲猿者。四劇也。一咏彌衡。一咏玉禪師。一咏木蘭。一咏黃崇嘏。取杜詩聽猿實下三聲淚而名也。應以彌衡劇爲最。

尋親記詞雖稍俚。然讀之可以風世。又有後尋親。蓋收拾前記所未結諸色末。余曾見演者。亦復可觀焉。

曲始於元。大略貴當行。不貴藻麗。蓋作曲自有一番才料。其修飾詞章。塡塞故實。了無干涉也。故荊、劉、拜、殺。爲四大家。而長才如琵琶。猶不得與。以琵琶漸開琢句修詞之端也。明如湯菊莊、馮海浮、陳秋碧輩。雖無當本。而製曲直闖其藩。元音未絕。自梁伯龍出。始爲工麗濫觴。蓋其生嘉隆間。正七子雄長之會。詞尙華靡。弇州於此道不深。徒以維桑之誼。盛爲吹噓。不知非當行也。故吳音一派。竟爲勦襲靡詞。如綉閣羅幃、銅壺銀箭、紫燕黃鶯、浪蝶狂蜂之類。啓口卽是。千篇一律。甚至使僻事。繪隱語。不惟曲家本色語全無。卽人間一種眞情話。亦不可得。元音之所以塞而不開也。不知以藻耕爲曲。譬如以排律諸聯入陌上桑、董妖嬈、樂府諸題下。多見其不類。又何曲之足云。

白兔、殺狗二記。今世所傳本。譌誤至不可讀。皆後人竄改。蓋其詞原太質。人於方言不諳處。輒改之。面目全失矣。荊、拜二記亦然。然所存原筆處多有。後人不能辦也。元美摘拜月以爲詞家大厥。厥正謂其無吳中一種綴套耳。豈不冤甚。觀元美於西廂。祇取雪浪拍長空、東風搖曳垂楊線等句。其所尙可知矣。實不警節於新篁池閣、長空萬里二曲。而謂其在拜月上乎。

沈伯英審於律而短於才。亦知用故實、用套詞之非宜。然作當家本色俊語。却又不能。直以淺言俚句。掤

拽牽湊。自謂獨得其宗。號稱詞隱。而越中一二少年。學慕吳趨。遂以伯英爲開山。私相伏臘。紛紜競作。非不東鐘江陽。韻韻不犯。一窠德清。而以鄙俚可笑爲不施脂粉。以生硬稚率爲出之天然。較之套詞故實一派。反覺雅俗懸殊。使伯龍、禹金輩見之。益當千金自享家帚矣。

張伯起小有俊才。而無長料。頗有一二眞語。氣亦疏通。一欲故實。使堆砌拼綫。亦是做伯龍使然。自恐寂寥。有意塗飾。是其病處。

紅梨花一記。其稱琴川本者。大是當家手。佳思律句。直逼元人。惜逸其名。所作此詞。乃點竄元張壽卿腔。然其文足觀也。有武林本。甚不堪。

改北調爲南曲者。有李日華西廂。增損字句以就腔。已覺截鶴續鳧。如秀才們聞道請下。增先生二字等是也。更有不能改字。亂其腔以就字句。如來回顧影、文魔秀士欠酸丁。是也。本風欠。刪去風字。復成何語。蓋西廂爲詞宗。欲歌南音。不得不取李本。亦無可奈何矣。

魏良輔曲律云。簫管以尺工。猶琴之勾剔。

吳騷合編云。俗劇遞奇振雅。南詞韻選。大畧當同。

譚曲雜劄。玉環記。隔紗窺日高花弄影。改元劇。喬夢符筆也。喬繫尾末句云。比及你見那負心薄倖。多管我魂靈先到洛陽城。此等語不但慘慟迴環。抑且以之作收。力有萬鈞。今以混入貓兒墜中。急腔唱過。大減分數矣。而尾聲末句。則以專聽春雷第一聲收之。豈不村殺。然此記賓白及曲中佳處。亦能彷彿非近時腳手。

譚曲雜劄。呂勤之序坡中蕉帕記有云。詞隱先生之條令。清遠道人之才情。又云。詞隱取程於古詞。故示法嚴。淸遠翻抽於元劇。故遺調俊。又云。詞忌組練。曲忌白。忌堆積駢偶而寬。其語良當。勤之越人。卽所稱蔚藍生者也。頗嗜曲。而亦見一斑者。故其語若此。乃其所校訂友人諸戲。殊少合作。卽蕉帕一記。頗能不塡塞。間露一二佳句。而每每苦稚。至尾必雙收。則弋陽之派。尤失正體。

衡曲塵譚。袁鳧公奉譜嚴整。謂元宮詞譜。

五倫全備記三本。瓊臺邱濬撰。凡二十八段。所述皆名言。天下大倫大理。盡寓于是。言帶詼諧。不失其正。蓋邱文莊公假此以勸善者。見百川書志。

綵毫記。屠赤水隆作。其詞塗金繢碧。求一眞語、雋語、快語、本色語。終卷不可得。

紅拂記。明張伯起所撰。王元美謂潔而俊。失在輕弱。亦未必然。如春蠶未許障紅樓。纖梳淨掃窺星斗。吐氣自不凡也。元美賞其愛他風雪、等句。則不但襲宋人朱希眞詞。亦本未見出色。

驚鴻、臥冰二記。俱詞句鄙俚。曲之最下乘也。宜乎其人亦不傳。

閱世道人。不著氏名。所輯有六十種曲。大抵皆南曲也。但不列撰人姓名。除可考已見前說外。其餘撰人。皆不可考。今記其全目。以備觀覽。雙珠記、尋親記、東郭記、金雀記、焚香記、荊釵記、霞箋記、精忠記、浣紗記、琵琶記、南西廂、幽閨記、明珠記、玉簪記、紅拂記、還魂記、紫釵記、邯鄲夢、南柯夢、北西廂、春蕪記、琴心

記、玉鏡記、懷香記、綵毫記、蓮壺記、鸞鎞記、玉合記、金蓮記、四喜記、三元記、投梭記、鳴鳳記、飛丸記、紅梨記、八義記、西樓記、牡丹亭、紬錢記、青衫記、錦箋記、燕帕記、紫簫記、水滸記、玉玦記、灌園記、種玉記、雙烈記、獅吼記、義俠記、千金記、殺狗記、玉環記、龍膏記、贈書記、曇花記、白兔記、香囊記、四賢記、節俠記。

李漁音律獨擅。近時盛行。其笠翁十種曲。十種者。憐香伴、風箏誤、意中緣、凰求鳳、奈何天、比目魚、玉搔頭、巧團圓、慎鸞交、勾吳虞巍序而行之。稱笠翁美妾和諧。雖長貧賤。不作白頭吟。另具紅拂眼。亦可取也。世多演風箏誤。其奈何天曾見蘇人演之。

阮大鋮自號百子山樵。所撰燕子箋。名重一時。然其人心術既壞。惟豔淫詞可憎。所謂亡國之音也。

洪昉思昇作長生殿。盡刪太眞穢事。時朱門綺席。酒社歌樓。非此曲不奏。纏頭宮詹趙執信以聽演去官。不復起。有可憐一夜長生殿、斷送功名到白頭之句。可想其工。其彈詞為一篇警策。所謂白頭宮女在。閑坐說元宗也。

孔東塘桃花扇。今盛行。其曲包括明末遺事。所寫南渡諸人。面目畢肖。一時有紙貴之譽。其首演者。李木菴總憲也。班名金斗。

董恒岩芝龕記。特為秦忠州、沈道州、二奇女衍傳。叙寫蜀中事。燕京綿花七條衚衕。有石芝龕。為四川會館。其遺蹟也。而明季史事。一一根据。可為杰作。但意在一人不遺。未免失之猥碎。演者病之焉。

顧天臺小忽雷傳奇。亦董恒岩筆。董工詞而顧工音。故為詞家所衡。

今所傳若耶野老載花舲、香草吟、二本。詞調卑靡。頗不足觀。而香草吟全以藥名演成傳奇。雖其家數署小。亦具靈思。曲中之另一體也。

張漱石有玉燕堂四種。夢中緣、梅花簪、懷沙記、玉獅墜也。懷沙掇合國策而成。堪稱曲史。

杭州夏綸有無瑕璧、杏花村、瑞筠圖、廣寒梯、南陽樂、花萼吟、四種。其南陽樂作諸葛武侯攘星獲生。滅魏吳以成一統。意本之返精忠。以平人心。詞更慷慨激昂。可歌可頌。

金椒園皐所撰旗亭記。為詩人爭聲價。詞雖欠老。亦樂府中之一大楔子也。

鉛山編修蔣心餘士銓。曲為近時第一。以腹有詩書。故隨手拈來。無不蘊藉。不似笠翁輩一味優伶俳語、也。余往粵東。過南昌。其時蔣已入京。其子知廉來謁。閱其詩。已付水伯。以所著空谷香、冬青樹、香祖樓、雪中人、四本見貽。余詩曾有空谷香中人去遠之句。蓋懷心餘也。舟中為批點一過。不覺日行數百里。但見青山紅樹。雲烟奔疾。應接不暇。揚帆直過十八灘。渾忘其險也。心餘與余交最契。其再補官也。為貧而仕。非其本懷。壬寅相見於順城門之撫臨館。欷歔甚。曾許題余靜閣圖。未幾病痺。右手不能書。今已南歸矣。然聞其疾中尚有左手所撰十五種曲未刊。蔣與武陵袁枚。時人有兩才子之目。晚年俱落落不得志。余嘗欲選二家詩。為袁蔣探驪。不果。袁詩曾為選刊粵中。蔣詩竟棄波濤。良可惜也。

銓郎鍾壞韓朝衡。關中有詠京官曲九摺。皆寫宅內家人日用瑣事。曾記其中二隅云。公堂事了。拜客去、西頭路須到。借債去、東頭舖須親造。亟歸家、柵閉漭關沿路遶。去聲 淡飯兒剛一飽。破被兒剛一覺。

怎當得有個人兒細把家常道。道則道。非絮叨。你清俸無多用度饒。房主的租銀絕早。家人的公食難少。這一隻破鍋兒等米淘。那一隻寒爐兒待炭燒。且休管小兒索食傍門號。怎當得這啞巴生口無夫草。況明朝懶家分子典當沒絲毫。情眞景眞。對者莫不絕倒。惜忘其六摺。蓋滿開京中四月事。韓曲不多見。惟此最傳。

麟書

汪若海著

陳符公訂正麟書

宋 汪若海 東叟著

明 沈元禎 開生

顧雲鵬 天池 校

太學生臣汪若海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臣於十一月二十五日從張叔夜幕中爲兵火所逼倉惶走艮嶽匿於神運石之下居一夕忽遇磐固侯前臣曰吾居太湖邱有丁夫趣將遺書一編付吾秘之語甚異殆弗曉昨聞城中惕號慕夜承鐙火取讀若爲今日計者幸上皇遇我素厚吾寧石人不有下邪老父之命予其爲我擬之副君臣再拜曰唯唯臣隨而讀之其引獸合事皆應不失如光之與影臣竊論之麟書衆天下之獸而言之也論以一獸明比其議矣夫制獸之與見制於獸不可不察故曰事貴制人不貴見制於人然而用之匪道其道必得此隱鬼了之所以秘之於磐固侯磐固侯之所以歸之於陛下也臣聞紘斷不可復續而西國有續紘之膠入死不可復起而神醫有起死之藥故黄石變化爲老父能與漢於未萌神運感突出麟書欲存宋於已壞天授之意其實一也臣謹昧死再拜以聞

中山之山都地千里東有茂林是爲東藪南有茂林是爲南藪西藪居旁北藪在後三百六十麟貫而走（[illegible]）麟實君之四靈之首衍哉雅麟元杼之精音中律呂步中規矩遊必擇土詳而後動懷仁戴義禮修視明六合同歸天下太平（[illegible]）示武不用怨於守成（[illegible]）感靈日降火德大虧（[illegible]）白狼銜隱騶虞化微嚴星復合（[illegible]）儀星位迷（[illegible]）斷蔡立極（[illegible]）獸楷不施（[illegible]）號虎子（[illegible]）號充角單（[illegible]）左右前後狸猾豪皮（[illegible]）大諸横流天戒閹竪（[illegible]）閹號貲鹿（[illegible]）相不問牛（[illegible]）狡窘是用乃亦攸攸（[illegible]）以燕伐燕猾象見遊（[illegible]）唇亡齒谷（[illegible]）蛇不食猴（[illegible]）一豬治燕首尾兩頭（[illegible]）於

是北藪之兆始有異獸射鹿以聲殺人以射女（[illegible]）倶便卯水（[illegible]）合麟滅仇與麟格鬪（[illegible]）而極是殺（[illegible]）謀我山北左祖是守（[illegible]）我有孽狐素匪粹白（[illegible]）鋒刃一割將無我宅挾詹抱薪大河是劃（[illegible]）我有厖鶻邪不惧（[illegible]）北藪與區何爲其與元杼曰然中山率舞（[illegible]）天禍中山（[illegible]）又凌波（[illegible]）天狗電落（[illegible]）七國（[illegible]）不恐雍和（[illegible]）用（[illegible]）中山所恃邪界大河食光朋守以蕭牢（[illegible]）異獸鯨羅魚鴽爲橋（[illegible]）於是中山曾無闘候以指昌門之繚（[illegible]）而北荒之獸抵悉天之（[illegible]）

亘野之維，剖野掃地，靡不被夷。中山之族，曾不能一搉其鋒，而崇朝已圍矣。且夫越國踰阻（謂敵越逆而使我），輕肆驊壯，趨捷有餘，實投死地（兵法攻城最下）。塹以瓏淵，絡以虎䖒（謂王室之固），徒擬雷骨鼙鼓張勢（謂九成山外設其名曰婪藏以雷鼠之骨閻九百里謂敘於城外擬鼓四擬不絕）。脾睨摩牙，未敢輕噬，兩者相持，必見蚌鷸漁父之來，噬乎可虞（漁父謂技京）。云何黠驢，躋彼彪虎之黠（謂事載郭京出兵郭京老卒驟進賀有術見鬼物如兵馬狀丞相何㮚武之略令募兵人與其多怪且日不戰可致若干募以歸不之頭於是市人爭赴之不旬日得兵數萬以十一月二十五日出兵）。驢既敗露（自初太平門與敵月遇大敗敵日遠乘賊自久民不知兵遇敵則久於是何㮚諸公為背水陳宗兵一進不可復還故郭京盡驅其衆出東門外所投豹為橋東未畢衆為鐵騎所躁者要弓刀於地莫敢闘者任自投於壕水），彼乃犲怒齗齗，嬉娃如履平地，我無維就縶彼一燧（聽音歡聯東之獸可以禦火謂敵用火箭燒壞東南敵樓遂登城）。我走百群負彼一矢（矢同百群皆一介貫），一矢尚可，遁有六㦸（謂敵人先競爭六甲之故敵得登城下）。罔結一解，天塹地裂，或斷尾自兕（謂兵皆衆甲），或碎祛胥逸（謂夜遁斬關）。麟居五門（謂門有五門開明茂一開當之際帝之所都而有神之所在謂之五門），開明茂一（謂當開門則獸皆有之是為百神之所在）。毛屬號呼，機駭鑫鞅，鹿角不佩手搖足棄（謂衆之獸人之宜于孫謂衆皆棄擐於汴河）。麟廻側然，舒節肩秋（謂上出於上），六蚪弗御，四馬警蹕（謂上出南薰門避敵）。所皆為駭，不存之地，倒手足之義，越在草莽，自辛至癸（凡三日），雖此獸心厥計甚詭，吾居中山沐猴而冠（謂敵不可自言我必得中原），如約交頸相歡（謂敵邀士）。

遣使下河北。中山之族，歸躍大喜，空其珍怪億萬數計（謂國人獻金帛於虜）。狒狒聞之，大笑不已（狒狒之獸見人則笑），北數置磨（謂立康王）。四方逐鹿（謂割據），雖得中山，何異空谷。挾麟取磨，伐木拔根（謂邀上皇暨輔王則趙氏之後無人）。挾麟執鹿，天下未逐（謂邀康王講和已詔勤王之師）。磨鹿方疑兕虎，而無補磨鹿，既定衛之外，府未存，麟族是自遺虎（謂敵必不存吾族）。吁嗟我族，命甫猘猘（謂猘之獸不存則謀生之乃復人性命甚危）。延喙紘中，占磨之風（謂雖以衛王為命），磨而可取，吾屬且虜（謂曹勃詔康王來則中國左右王），磨而自置，獲夫可也（謂趙簡子夢上帝一發中熊上帝賜之二笥以熊趙氏不絕）。安得雅雅之與遊，而釋我之憂也哉（可以已憂之獸）。於是中山之族，欲猶迫懼，相與謂狒狒曰：因知饕餮之心，皆吞欲，窮山極海，食殘我族，我族猥賤可以吞，量未直其鋒，已進其糧，故兹不武。賊伏北荒，雖然皞狐止戈解腐與戎（已既遣人皆以講和為是，用兵為非）。是邪非邪？孰雌孰雄？狒狒笑曰：今日割北，數以彌禍，明日割西，數以取容，中山之地有限，而北荒之割無窮，是使中山地邪容鍵，而吾族不得邪徑而託足也。割與不割，是非莫决。知和和知戰，雌雄乃見。寅繼既多，尾將如何（兕從者謂之尾謂不足太原）。蘇手斬手，蘇足斬足，欲守我林，必同我麓，滋蔓難圖，兕兕呼號（謂敵兵至城下何所之募）。六甲如呼小兒，安得後猊（猊之獸謂大將）彼獸之蛇必食，以獠彼獸之豹，必食以駮（獠能食蛇，駮能食豹）。

謂夷狄猶賤種，於堵穹幹雖不以攫以拏，匪熊匪羆，迺吁乃癸，雖猛何為（欲以小割取勝，猛向不可光郭京）。是故虎兕出於柙，麟可係而羈也。中山之族曰：然則何如？狒狒笑曰：麟出而還，是參中山（謂上皇後徐，彼給我斷）。彼街糜不變於外，則係羈復生於內（謂被外事略定，則必再邀），毋作出鹿而信其族，彼參之者，將食麟肉（言以鹿者指鹿取鹿必以鹿取人必以人謂以誘致，言何東則信李若水之言，李若水則信女真）。之麟化白龍，羿射爾射（河伯化為白龍，射於上帝訴之）。所伯不自慎，謂麟往則拘，孰獻騶虞（謂上不可再出，恐紂囚文王），妻呈散宜生乃以千金求天下之珍怪，得騶虞之紂，紂見而說之，乃免。謂出則有出必為勞獸拘虞之事。大臣亦無散宜生之計。麟走則顛，孰載駏驉（駏驉負而走則頻得之而走，謂上遭大臣能聞肩上而出），生頓行足，孰與其嫂通，少衆因獲而亂其軍。狗猛假厥首，匹中國之人背棄一作是時，麟復何求（謂收不如率國之得其與之婦俱欲先祖則候）。京師無匹夫，則走則不若先壯則候。孤死首丘（謂無他上往則拘不若先壯），麟或可冀（翻齊縮而出），孰為外，孰為內，助合彼第苛（是將軍使王之師避勢），我老羆猶悴（言邦雜苛內之問封兵丁府）。闘虎蜘蛛，孰牙吾言，我弱逢彼之貪，吾為此虞，孰用斯謀，吾謀甚（是時虜已破京城不敢遽為北宥者，恐人之所以作後代），效舟悅謝豹（謝豹為獸，常掩面以自羞也），吾恐中山掩左之右之（北虜據中原，之左右衰之於左右），世無老馬，吾恐楚終誰與歸（謂管仲征山戎，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吾恐楚終於秦（秦昭王會懷王於武關，因留之，是王不返）大業之後無難易之臣矣（公孫杵臼謂程嬰曰：立孤與死孰難？程嬰曰：死易，立孤難）。

易立孤難爾公孫杵臼曰子姑爲其難者我爲其易者乃先死後程嬰卒立趙氏孤兒請上位爲虜所留必無大臣如二子中山之族曰然則柰何彿彿笑曰得巴蛇所吐之骨以除心腹之疾則反縛戚負可使爲相顧之尸巴蛇食象三歲而出其骨君子服之可除心腹之疾戚負之臣殺窫窳帝乃梏之疏屬之山反縛盜械名爲相顧之尸貳負謂二首不然吾將反脣蔽目化爲山㺐之哭矣山㺐之獸見人則哭中山之族曰反縛之道柰何彿彿乃屏去左右授以秘計此特鴟夷子適遊中山目擊中山之事乃潛書之以爲一笑

鴟夷子曰麟百獸之長也一跌於北荒遂詘節於異類失麟之爲麟矣貽彿彿之笑宜哉北荒閩中山業已講解彿彿猶笑而不知止因以得笑疾故其後裔見人則笑嗚呼屈於百世之上不能伸於百世之下理固然也人或有負挫之累豈惟舉世笑之惟來世亦以爲口實可不圖哉越遲吳雖辱甚中山於是鴟夷子出麟書一編越王勾踐讀之曰嗟乎寡人甚盍夫彿彿者鴟夷子曰王如甚盍夫彿彿則請授以秘計勾踐遂欲聞秘計鴟夷子曰事以密成語以泄敗大王不密則國人與聞國人不密則吳人與聞曾未足以肥越而適足以重越之禍矣勾踐曰今日之言出於子口入於予耳而已幸毋過慮於是勾踐卒授秘計反臧強吳抗衡上國鴟夷子之力也鴟夷子屢能立名其於世飄然若不繫之舟其好釋亂解紛迺出於天性誠有所不忍且時或有所不忍當以麟書揄之其意以爲魚不可脫於淵神龍失勢則與蚯蚓同故特其網而驅之麟書所以制天下之命也當世莫之能用而功亦不能以自見豈鴟夷子計有然否哉時有遇不遇也於是鴟夷子念世無可與共成功者託越之事以敘麟書云爾

南方有黑魚懼物之得已則吐墨以自蔽然漁者覩墨之所在則知魚之所潛矣是自蔽者乃所以自媒也靖康丙午冬王賊失守太學汪君東叟寫以麟書俾一時廢興之迹昭若日星且曰未平定吾不可以求進也故託名鴟夷子將以自蔽然作如是文書如是事安得以自蔽邪卑卑以求者將不免於予矣雖然予其謹之願予從九戰不願予從蔽符予其謹之丁未春正月十日栟櫚鄧肅書

司馬長卿作大人賦詼詭譎怪不可致詰然意實有在漢武帝蓋未之知也汪子之爲麟書蓋得法於此予固知之矣呂本中書

此吾家千里駒也以文滑稽而非滑稽也

嗚呼孰司帝閽收此驅驟也哉深旨

麟書一卷

宋汪若海撰若海號東叟歙縣人靖康中爲太學生建炎中官至直祕閣知江州事蹟具宋史本傳史稱若海豁達高亮深沈有度金兵至汴若海上書樞密曹輔請立康王爲大元帥及京城失守若海復述辟爲書以獻即此本也其書託麟爲喻以假詞作韻語詭言鴟夷子授之磐固侯大旨主用兵之是斥和議之非又言不當追回康王而勸欽宗以死社稷用意甚爲剴直因當時金人已破京城故不敢顯言而以廋詞寄其意後有鄧肅呂本中及其從父藻三跋明人嘗以此書及其圍城中上曹輔書上尼瑪哈原作粘沒喝今改正請存趙氏諸書合編爲若海集此則別行之本陳繼儒刻入祕笈者也

求心錄

撰人不詳

乾元初會稽氏有楊叟者家以資產豐贍聞於郡中一日叟將死臥而呻吟且僅數月叟有子曰宗素以孝行稱於里人迨其父病磬其產以求醫術後得陳生者究其脉曰是翁之病心也蓋以財產既多其心爲利所運故心神已離去其身非食生人心不可以補之而天下生人之心焉可致邪如是則非吾之所知也宗素既聞之以爲生心故莫可得之獨修浮圖氏法庶可以佑其疾即召僧轉經命工圖鑄其像已而自齋食詣郡中佛寺飯僧一日因挈食去誤入一山逕中見山下有石龕龕有胡僧貌甚老既枯瘠衣褐毛縷成袈裟露坐於磐石上宗素以爲異人即禮而問曰師何人也獨處窮谷以人跡不到之地爲家又無侍者不懼山野之獸有害於師乎不然是得釋氏之術者邪僧曰吾本是袁氏某祖居巴山其後子孫或在弋陽散遊諸山谷中盡能世修祖業爲林泉逸士極得吟嘯之趣人有好爲詩者多稱其善吟嘯於是稍聞於天下有孫氏亦族也則多遊豪貴之門亦以善談謔故又以之遊於市肆間每一戲能使人獲其利焉獨吾好浮圖氏不悅塵俗棲心巖谷中不動而在此且有年矣常慕育利王割截身體及委身投崖以飼餓虎故吾啖橡栗飲流泉恨未有虎狼噬吾吾固甘之也宗素因告曰師眞至人能舍其身而不顧將以飼山獸可謂義勇俱極矣雖然弟子父有疾已數月進而不瘳某夙夜憂迫計無所出有醫者云是心之病也非食生人之心固不可得而愈矣今師能棄身於豺虎以救其餒豈若舍命於人以惠其生乎願師詳之僧曰誠如是果吾之志也檀越爲父而求吾吾豈有不可之意且吾以身委於野獸曷若惠人之生乎然今日尚未食願致一飽而後死也宗素且喜且謝即以所挈食致於僧前食之立盡乃曰吾既食矣當禮四方之聖然後奉教也於是整其衣出龕而禮

禮東方已畢忽躍而騰上一高樹宗素以爲神通變化殆不可測俄召宗素厲聲而問曰檀越向者所求何也宗素曰願得生人心以療父疾僧曰檀越所願者吾已許焉今欲先設金剛經之奧義且欲聞乎宗素曰某素向浮圖氏今日獲遇吾師安敢不聽乎僧曰金剛經云過去心不可得見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檀越若要取吾心亦不可得矣言已忽跳躍大呼化爲一猿而去宗素驚異惶駭而歸

求心錄終

中山狼傳

謝良 撰

中山狼傳　說淵二十九　別傳二十九

趙簡子大獵於中山虞人導前鷹犬驂右捷禽鷙獸應弦而倒者不可勝數有狼當道人立而啼簡子怒唾手奮髯援烏號之弓挾肅慎氏之矢一發飲羽狼失聲而逋簡子怒驅車逐之驚塵蔽天十步之外不辨人馬時墨者東郭先生將北適中山以干仕策蹇驢囊圖書夙行失道卒然值之惶不及避狼顧而人言曰先生豈相厄哉昔隋侯救蛇而獲珠蛇固弗靈於狼也今日之事何不使我得早處囊中以延殘喘異時脫穎而出先生之恩大矣敢不努力以效隋侯之蛇先生曰嘻私汝狼以犯趙孟禍且不測敢望報乎然墨者之道兼愛爲本吾固當有以活汝也遂出圖書空囊橐徐徐實狼其中前虞跋胡後恐疐尾三內之而未克徘徊籌處追者益近狼請曰事急矣惟先生速圖乃跼蹐其四足索繩於先生束縛之下首至尾曲脊掩胡蝟縮蠖屈蛇盤龜息以聽命先生先生如其指入狼於囊遂括囊口肩舉驢上引避道左以待趙人之過已而簡子至求狼弗得不勝怒拔劍斬轅端示先生罵曰敢諱狼方向者有如此轅先生伏質就地匍匐以進跪而言曰鄙人不慧將有志于世奔走四方寔迷其途又安能指迷于夫子也然聞之大道以多岐亡羊夫羊一童子可制之尚以多岐而亡今狼非羊比也況中山之岐可以亡狼者何限乃區區循大道以求之不幾於守株緣木者乎況田獵虞人之所有事也今茲之失君請問諸皮冠行道之人何罪哉且鄙人雖愚亦熟知夫狼矣性貪而狠助豺爲虐君能除之固當窺左足以效微勞也又安敢諱匿其蹤跡哉簡子默然回車就道先生亦驅驢兼程而進良久羽旄之影漸沒車馬之音不聞狼度簡子之去已遠乃作聲囊中曰先生可以留意矣願先生出我囊解我縛拔流矢我臂我將逝矣先生舉手出狼狼出咆哮謂先生曰適爲趙人逐其來甚遠雖先生生我然餓餒特甚使不食亦終必亡而已矣與其餓死道路爲烏鳶食毋寧斃於虞人之手以俎豆趙孟之堂也先生既墨者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又何吝一軀不以啖我而活此微命乎遂鼓吻奮爪以向先生先生倉卒以手搏之且搏且卻擁蔽驢後狼逐之便旋而走自朝至於日中晷狼終不能有加於先生先生亦極力爲之拒遂至俱倦隔驢喘息先生曰狼負我狼負我狼曰吾不獲食汝不止相持既久日晷荐移先生心口私語曰天色苟暮狼若群至吾死矣夫給狼曰民俗爲疑必詢三老第行矣求三老而質之苟謂我當食我死且無憾狼大喜即與偕行踰時道無行人狼饞甚望見老樹僵立路側謂先生曰可問是老先生曰草木無知叩焉何益狼曰第問之彼當爲汝言矣先生不得已揖老樹具述其始末問曰狼當食我邪樹中轟轟有聲如人謂先生曰是當食汝且我杏也往年老圃種我不過費一核耳踰年華再踰年實三年拱把十年合抱於今三十年矣老圃我食之老圃之妻子我食之外至賓客下至奴僕我食之又時復鬻我實於市以規利其有德於老圃甚鉅今老矣不能

斂華就實老圃怒伐我條枚芟我枝葉且
將售我工師之肆取直焉噫以樗朽之材
當桑榆之景求免於主人斧鉞之誅而不
可得汝何德於狼乃覬倖免乎言下狼鼓
吻奮爪以向先生先生曰狼爽盟矣矢詢
三老今值其一何遽見食邪復與偕行狼
愈餒甚望見老牸曝日敗垣中謂先生曰
可問是老先生曰向者草木無知謬言害
事今牛又禽獸耳更何問焉狼曰第問之
不問將咥汝矣先生不得已揖老牸再述
其始末問曰狼當食我邪牛皺眉瞪目舐
鼻張口向先生作人言曰是當食汝我頭
角觻栗時觔力頗健老農鍾愛我使貳群
牛從事於南畝既壯群牛日以老憊我都
其事老農出我駕車先驅老農耕我引犁
效力老農視我如左右手一歲中衣食仰
我而給婚姻仰我而畢賦稅仰我而輸今
欺我老弱逐我於野酸風射眸寒日吊影
瘦骨如山老淚如雨涎垂而不可收步艱
而不可舉皮毛俱亡瘡痍未差適閒老農
將不利於我其妻復妬又朝夕進說其夫
曰牛之一身無棄物也其肉可脯皮可韋
骨角可切磋為器指大兒曰汝受業庖丁
之門有年矣胡不礪刃於硎以待乎斷是

觀之我不知死所矣夫我有功老農如是
其大且久尚將蒙禍汝何德於狼乃覬倖
免乎言下狼又鼓吻奮爪以向先生先生
曰毋欲速遙望老子杖藜而來鬚眉皓然
衣冠閒雅蓋有道者也先生且愕且喜舍
狼而前拜跪啼泣致辭曰乞丈人一言而
生丈人問故先生曰是狼為趙人窘幾死
求救於我我生之今反欲咥我我力求不
免誓決三老初逢老樹強我問之草木無
知幾殺我次逢老牸強我問之禽獸無知
又幾殺我今逢丈人是天未喪斯文也願
賜一言而生因頓首杖下俯伏聽命丈人
聞之欷歔再三以杖叩狼脛厲聲曰汝誤
矣夫人有恩而背之不祥莫大焉汝速去
不然將杖殺汝狼艴然不悅曰丈人知其
一未知其二初先生救我束縛我足閉我
囊中我跼蹐不敢息又蔓辭以說簡子語
刺刺不能休且詆毀我其意蓋將死我於
囊而獨竊其利也是安得不咥丈人顧先
生曰果如是亦羿有罪焉先生不平具道
其囊狼之意狼亦巧言不已以求勝丈人
曰是皆不足信也嘗試囊之我觀其狀果
困苦否狼欣然從之先生囊縛如前而狼
未之知也丈人附耳曰有匕首否先生曰

有於是出匕丈人目先生使引匕摘狼先
生猶豫未忍丈人撫掌笑曰禽獸負恩如
是而猶不忍殺子則仁矣其如愚何遂舉
手助先生操刃共殪狼棄道上而去

中山狼傳終

海山記

韓偓撰

海山記

明新安吳琯校

隋煬帝生時有紅光竟天里中牛馬皆鳴先是獨孤后夢龍出身中飛高十餘里龍墮地尾輒斷以告文帝帝沉吟默塞不答帝三歲戲於文帝前文帝抱之玩視甚久曰是兒極貴恐破吾家自玆雖愛帝而亦不快於帝帝十歲好觀古今書傳至於方藥天文地理伎藝術數無不通曉然而性褊急陰賊刻急好鉤索人情深淺時楊素有戰功方貴用事帝傾意結之文帝得疾內外莫有知者帝坐便室召素謀曰君國之元老能了吾家事者君也乃私執素手曰使我得志我亦終身報公素曰待之當自有計素入問疾文帝見素起坐謂素曰吾常親鋒刃冒矢石出入生死與子同之方享今日之貴吾自惟不免此疾不能臨天下汝立吾族中人吾不諱汝立吾兒勇爲帝汝倍吾言吾去世亦殺汝此事吾不語人素曰國本不可屢易臣不敢奉詔文帝怒遽乃大呼左右曰召吾兒勇來乃氣哽塞回面向之不言素乃出語帝曰事未可更待之有頃左右出報素曰帝呼不應喉中吻吻有聲帝拜素曰以終身累公素急入帝已崩矣乃不發喪明日素袖遺詔立帝時百官猶未知素執圭謂百官曰大行遺詔立帝有不從者戮於此左右扶帝上殿帝足弱欲倒者數四不能上素下去左右以手扶接帝帝揆之乃上百官莫不嗟歎素歸謂家人輩曰小兒子吾已提起教作大家即不知了當得否素恃有功見帝多呼爲郎君時宴內宮宮人偶覆酒汚素衣素怒叱左右引下加撻焉帝頗惡之隱忍不發一日帝與素釣魚於池並坐左右張傘以遮日帝起如廁回見素坐赭傘下風骨秀異堂堂然帝大忌之帝多欲有所爲素輒請而抑之由是愈有害素意會素死帝曰使素不死夷其九族先素欲入朝出見文帝執金鉞逐之曰此賊吾欲立勇汝竟不從吾言今必殺汝素驚呼入室召子弟二人而語曰吾必死矣出見文帝語不移時素死帝自素死益無憚乃闢地周二百里爲西苑役民力常百萬內爲十六院聚巧石爲山鑿池爲五湖四海詔天下境內所有鳥獸草木驛至京師天下共進花木鳥獸魚蟲莫知其數此不具載詔定西苑十六院名景明一迎暉二棲鸞三晨光四明霞五翠華六文安七積珍八影紋九儀鳳十仁智十一清修十二寶林十三和明十四綺陰十五降陽十六皆帝自製名院有二十人皆擇宮中佳麗謹厚有容色美人實之每一院選帝常幸御者爲之首每院有宦者主出入易市又鑿五湖每湖四方十里東曰翠光湖南曰迎陽湖西曰金光湖北曰潔水湖中曰廣明湖湖中積土石爲山構亭殿屈曲環遶澄碧皆窮極人間華麗又鑿北海周環四十里中有三山效蓬萊方丈瀛洲上皆臺榭迴廊水深數丈開溝通五湖北海溝盡通行龍鳳舸帝多泛東湖因製湖上曲望江南八闋云○湖上月偏照列仙家水浸寒光鋪枕簟浪搖晴影走金蛇偏稱泛靈槎　光景好輕彩望中斜清露冷侵銀兔影西風吹落桂枝花開宴思無涯○湖上柳煙裏不勝摧宿霧洗開明媚眼東風搖弄好腰枝煙雨更相宜　環曲岸陰覆畫橋低線拂行人春晚後絮飛晴雪暖風時幽意更依依○湖上雪風急墮還多輕片有時敲竹戶素華無韻入澄波望外玉相磨　湖水遠天地色相和仰面莫思梁苑賦朝來且聽玉人歌不醉擬如何○湖上草碧翠浪通津修帶不爲歌舞緩濃鋪堪作醉人茵無意襯香衾　晴霽後顏色一般新游子不歸生滿地佳人遠意寄青春留咏卒難伸○湖上花天水浸靈芽淺蕊水邊勻玉粉濃苞天外剪明霞只在列仙家　開爛熳插鬢若相遮水殿春寒幽冷豔玉軒晴照暖添華清賞思何賒○湖上女精選正輕盈猶恨乍離金殿侶相將盡是采蓮人清唱謾頻頻　軒內好嬉戲下龍津玉管朱絃聞盡夜踏青鬬草事青春玉輦從羣真○湖上酒終日助清歡檀板輕聲銀甲緩醅浮香米玉蛆寒醉眼暗相看　春殿晚仙豔奉杯盤湖上風光真可愛醉鄉天地就中寬帝主正清安○湖上水流遶禁園中斜日暖搖清翠動落花香暖衆紋紅蘋末起清風　閒縱目魚躍小蓮東泛泛輕搖蘭棹穩沉沉寒影上仙宮遠意更重重帝常遊湖上多令宮中美人歌唱此曲大業六年後苑草木鳥獸繁息茂盛桃蹊李徑翠陰交合金猿青鹿動輒成羣自大內開爲御道直通西苑夾道植長松高柳帝多幸苑中去來無時侍御多夾道而宿帝往往中夜即幸焉一夕帝泛舟遊北海與宮人十數輩升海山是時月色朦朧晚風輕軟浮浪無聲萬籟俱寂恍惚間水上有一小舟祗容兩人帝謂爲十六院中美人洎至首一人先登贊唱陳後主謁帝帝亦忘其死帝幼年與後主甚善乃起迎之後主再拜帝亦鞠

躬勞謝既坐後主曰憶昔與帝同隊遊戲情愛甚於同氣今陛下富有四海令人欽服始者謂帝將致理於三王之上今乃甚取當時之樂以快平生無甚美事聞陛下已開隋渠引洪河之水東遊維揚因作詩來奏乃探懷出詩上帝詩曰隋室開玆水初心謀大賖一千里力役百萬民吁嗟水殿不復返龍舟成小瑕溢流隨陡岸濁浪噴黃沙兩人迎客至三月柳飛花日脚沉雲外榆梢噪暝鴉如今遊子俗異日便天家且樂人間景休尋海上槎人喧舟艤岸風細錦帆斜莫言無後利千古壯京華帝觀詩拂衣怒曰死生命也興亾數也爾安知吾開河爲後人之利帝怒叱之後主曰子之壯氣能得幾日其終始更不若吾帝乃起逐之後主走曰且去且去後一年吳公臺下相見乃沒於水際帝方悟其死兀然不自知驚悸移時一日明霞院美人楊夫人喜報帝曰酸棗邑所進玉李一夕忽長淸陰數畝帝沉默甚久曰何故而忽茂夫人云是夕院中人聞空中若有千百人語言云李木當茂泊曉看之已茂盛如此帝欲伐去左右或奏曰木德來助之應也又一夕晨光院周夫人來奏云院中楊梅一夕忽爾繁盛帝喜問曰楊梅之茂能如玉李乎或曰楊梅雖茂終不敵玉李之盛帝往兩院觀之亦自見玉李繁茂後梅李同時結實院妃來獻帝問二果孰勝院妃曰楊梅雖好味頗淸酸終不若玉李之甘苑中人多好玉李帝歎曰惡梅好李豈人情哉天意乎後帝將崩揚州一日院妃報楊梅已枯俄帝果崩於揚州異乎一日洛水漁者獲生鯉一尾金鱗赬尾鮮明可愛帝問漁者之姓姓解未有名帝以朱筆於魚額上題解生字以記之乃放之北海中後帝幸北海其鯉已長丈餘浮水見帝其魚不沒帝與蕭后及諸院妃嬪同看魚之額朱字尚存惟解字無半尚隱隱角字存焉蕭后曰鯉有角龍也帝曰朕爲人主豈不知此意遂引弓射之魚乃沉大業四年道州貢矮民王義眉目濃秀應對甚敏帝尤愛之常從帝遊終不得入宮曰爾非宮中物也義乃自宮帝由是愈加憐愛得出入內寢義多臥御榻下帝遊湖海回多宿十六院一夕帝中夜潛入棲鸞院時夏氣暄煩院妃慶兒臥於簾下初月照軒頗明朗慶兒睡中驚魘若不救者帝使義呼慶兒帝自扶起久方淸醒帝曰汝夢中何故而如此慶兒曰妾夢中如常時帝握妾臂遊十六院至第十院帝入院坐殿上俄時火發妾乃奔走回視帝坐烈焰中驚呼人救帝久方醒覺帝自强解曰夢死得生火有威烈之勢吾居其中得威者也大業十年幸江都被弒帝入第十院居火中此其應也龍舟爲楊玄感所燒後勑揚州刺史再造制度又華麗仍長廣於前舟江都來進帝東幸維揚後宮十六院皆隨行西苑令馬守忠別帝曰願陛下早還都輦臣整頓西苑以待乘輿之來西苑風景臺殿如此陛下豈不思戀舍之而遠遊也又泣下帝亦愴然謂守忠曰爲吾好看西苑無令後人笑吾不解裝景趣也左右甚疑訝帝御龍舟中道夜半聞歌者甚悲其辭曰我兄征遼東餓死青山下今我挽龍舟又困隋隄道方今天下饑路糧無些小前去三千程此身安可保寒骨枕荒沙幽魂泣煙草悲損門內妻望斷吾家老安得義男兒焚此無主屍引其孤魂回負其白骨歸帝聞其歌遽遣人求其歌者至曉不得其人帝頗徬徨通夕不寐揚州朝百官天下朝貢使無一人至者有來者在途遭兵奪其貢物帝猶與羣臣議詔十三道起兵誅不朝貢者帝知世祚已去意欲遂幸永嘉羣臣皆不願從帝未遇害前數日帝亦微識玄象多夜起觀天乃召太史令袁充問曰天象如何充伏地泣涕曰星文大惡賊星逼帝座甚急恐禍起旦夕願陛下遽修德滅之帝不樂乃起入便殿挼膝俛首不語顧王義曰汝知天下將亂乎汝何故省言而不告我也義泣對曰臣遠方廢民得蒙上貢自入深宮久膺聖澤又常自宮以近陛下天下大亂固非今日履霜堅冰其來久矣臣料大禍事在不救帝曰子何不早告我也義曰臣不早言言即臣死久矣帝乃泣下曰卿爲我陳成敗之理朕貴知也翌日義上書云臣本南楚卑薄之地逢聖明爲治之時不愛此身願從入貢臣本侏儒性尤蒙滯出入左右積有歲華濃被聖私皆逾素望侍從乘輿周旋臺閣臣雖至鄙酷好窮經頗知善惡之本源少識興亾之所以還往民間周知利害深蒙顧問方敢敷陳自陛下嗣守元符體臨大器聖神獨斷諫諍莫從獨發睿謀不容人獻大興西苑兩至遼東龍舟踰於萬艘宮闕徧于天下兵甲常役百萬士民窮乎山谷征遼者百不存十歿葬者十未有一帑藏全虛穀粟湧貴乘輿竟往行幸無時兵人侍從常踰萬人遂令四方失望天下爲墟方今有家之村存者可數子弟死于兵役老弱困于蓬蒿兵屍如嶽餓莩盈郊狗彘厭人之肉鳶魚食人之餘臭聞千里骨積高原膏血草野狐犬盡肥陰風無人之墟鬼哭寒草之下目斷平野千里無煙萬民剝落莫保朝昏父遺幼子妻號故夫孤苦何多饑荒尤甚亂離方始生死孰知人主愛人一何如此陛下恒性毅然孰敢上諫或有鯁言又令賜死臣下相顧箝結自全龍逢復生安敢議奏左右近臣阿諛順旨迎合帝意造作拒諫皆出此途乃逢富貴陛下惡過從何得聞方今又敗遼師再幸東土社稷危於春雪干戈遍於四方生民已入塗炭官吏猶未敢言陛下自惟若何爲計陛下欲幸永嘉坐延

歲月神武威嚴一何銷鑠陛下欲興師則兵吏不順欲行幸則侍衛莫從適當此時如何自處陛下雖欲發憤修德特加愛民聖慈雖切救時天下不可復得大勢已去時不再來巨厦之崩一木不能支洪河已決箕壤不能救臣本遠人不知忌諱事忽至此安敢不言臣今不死後必死兵敢獻此書延頸待盡帝省義奏曰自古安有不亡之國不死之主乎義曰陛下尚猶蔽飾已過陛下常言吾當跨三皇超五帝下視商周使萬世不可及今日其勢如何能自復回都輦乎帝乃泣下再三嘉歎義曰臣昔不言誠愛生也今既具奏願以死謝也天下方亂陛下自愛少選報云義自刎矣帝不勝悲傷命厚葬焉不數日帝遇害時中夜聞外切切有聲帝急起衣冠御內殿坐未久左右伏兵俱起司馬戡攜刃向帝帝叱之曰吾終年重祿養汝吾無負汝汝何負吾帝常所幸朱貴兒在帝傍謂戡曰三日前帝慮侍衛秋寒詔宮人悉絮袍褲帝自臨視造數千袍兩日畢工前日賜公等豈不知也爾等何敢逼脅乘輿乃大罵戡戡曰臣實負陛下但今天下俱叛二京已為賊據陛下歸亦無路臣生亦無門臣已虧臣節雖欲復已不可得也願得陛下首以謝天下乃攜劍上殿帝復叱曰汝豈不知諸侯之血入地尚大旱況天子乎戡進帛帝入內閣自經貴兒猶大罵不息為亂兵所殺

海山記終

海山記一卷迷樓記一卷開河記一卷

三書並載明吳琯古今逸史中不著撰人名氏海山記述隋煬帝西苑事所錄煬帝諸歌其調乃唐李德裕所作望江南調段安節樂府雜錄述其緣起甚詳大業中安有是體考劉斧青瑣高議後集載有此記分上下二篇其文較詳蓋宋人所依託此本刪併為一卷益僞中之僞矣迷樓記亦見青瑣高議載煬帝幸江都唐帝入京見迷樓云云竟以迷樓為在長安乖謬殊甚開河記述麻叔謀開汴河事詞尤鄙俚皆近於委巷之傳奇同出依託不足道也

四庫提要補辨

翁同文撰

海山記一卷迷樓記一卷開河記一卷

提要謂海山記出劉斧青瑣高議後集卷五是也然謂迷樓記亦出高議經檢高議並無該文究之乃從原本說郛卷三十二錄出至開河記提要未述所出宋志地理類著錄開河記度即是書亦見說郛卷四十四今說海此本悉題唐韓偓撰殆不可據

煬帝開河記

韓偓撰

開河記

明新安吳琯　校

睢陽有王氣出占天耿純臣奏後五百年當有天子興煬帝已昏淫不以爲信時遊木蘭庭命袁寶兒歌柳枝詞因觀殿壁上有廣陵圖帝瞪目視之移時不能舉步時蕭后在側謂帝曰知他是甚圖畫何消皇帝如此掛意帝曰朕不愛此畫只爲思舊遊之處於是帝以左手凭后肩右手指圖上山水及人煙村落寺宇歷歷皆如目前謂后曰朕昔征陳主時遊此豈期久有臨軒萬機在躬便不得豁於懷抱也言訖聖容慘然后曰帝意在廣陵何如一幸帝聞心中豁然翌日與大臣言欲至廣陵旦夕游賞當此之時以雲煙爲靈景視榮貴若陳腐議欲泛巨舟自洛入河自河達海入淮至廣陵羣臣皆言似此程途不啻萬里又孟津水緊滄海波深若泛巨舟事恐不測時有諫議大夫蕭懷靜(乃蕭后弟)奏曰臣聞秦始皇時金陵有王氣始皇使人鑿斷砥柱王氣遂絕今睢陽有王氣又陛下喜在東南欲泛孟津又慮危險況大梁西北有故河道乃是秦時王離畎水灌大梁之處欲乞陛下廣集兵夫於大梁起首開掘西自河陰引孟津水入東至淮放孟津水出此間地不過千里況於睢陽境內過一則路達廣陵二則鑿穿王氣帝聞奏大喜羣臣皆默帝乃出勑朝堂有諫開河者斬之詔以征北大總管麻叔謀爲開河都護以蕩寇將軍李淵爲副使淵稱疾不赴即以左屯衛將軍令狐達代李淵爲開渠副使都督自大梁起首於樂臺之北建修渠所署命之爲卞渠(古祇有此卞字開封城乃卞邑)因名其府署爲卞渠上源傳舍也詔發天下丁夫男年十五以上五十以下者皆至如有隱匿者斬三族帝以河水經於卞乃賜卞字加水丁夫計三百六十萬人乃更五家出一人或老或幼或婦人等供饋飲食又令少年驍卒五萬人各執杖爲吏如節級隊長之類共五百四十三萬餘人叔謀乃令三分中取一分人自上源而西至河陰通連古河道(乃王離浸城處)迤邐趨愁思臺而至北去又令二分丁夫自上源驛而東去乃隋大業五年八月上旬建功畚鍤既集東西橫布數千里纔開斷未及丈餘得古堂室可數間瑩然肅靜漆燈晶煌照耀如畫四壁皆有彩畫花竹龍鬼之像中有棺柩如豪家之葬其從功吏聞於叔謀命啓棺一人容貌如生肌膚潔白如玉而肥其髮自頭出而覆其面過腹胸下略其足倒生而上及其背下而方止獲得一石銘上有字如蒼頡鳥跡之篆乃召夫中有識者免其役有一下邳民讀曰我是大金仙死來一千年數滿一千年背下有流泉得逢麻叔謀葬我在高原髮長至泥丸更候一千年方登兜率天叔謀乃自備棺槨葬于城西隅之地(今大佛寺是也)次開掘陳留帝遣使馳御署玉祝并白璧一雙具少牢之奠祭于留侯廟以假道祭訖忽有大風出於殿內霎嘯聞吹鑠人面使者退自陳留果開掘東去往來負檐掩鍬者風馳電激還近之人如蜂屯聚既達雍丘時有一夫乃中牟人偶

患傴僂之疾不能前進墮於隊後伶仃而行是夜月色澄靜聞呵殿聲甚嚴夫鞠躬俟道左良久見清道繼至儀衛周旋一貴人戴侯冠衣王者衣乘白馬命左右呼夫至前謂曰與我言爾十二郎還白璧一雙爾當賞千夫(煬帝有天下十二年)言畢取璧以授夫跪受訖欲再拜貴人躍馬西去屆雍丘以獻於叔謀熟視乃帝獻留侯物也詰其夫夫具道叔謀性貪乃匿璧又不曉其言虞夫洩于外乃斬以滅口然後於雍丘至大林林中有小祠廟叔謀訪問村叟曰古老相傳呼爲隱士墓其神甚靈叔謀不以爲信將塋域發掘數尺忽鑿一竅嵌空甚大下視有燈火熒熒無人敢入者乃指使將官武平郎將狄去邪者請入探之叔謀喜曰眞荊聶之輩也命繫去邪腰下鈞約數十丈方及地去邪解其索行約百步入一石室東北各有四石柱鐵索二條繫一獸大如牛熟視之一巨鼠也須臾石室之西有一石門洞開一童子出曰于非狄去邪乎曰然也童子曰皇甫君望子已久乃引入見一人服朱衣頂雲冠居高堂之上去邪再拜其人不言亦不答拜綠衣吏引去邪立于堂之西階下良久堂上人呼力士牽取阿麼來(阿麼煬帝小字)武夫數人形質醜異魁偉控所見大鼠至去邪本乃廷臣知帝小字莫究其事但見鼠而立堂上人責鼠曰吾遣爾暫脫皮毛爲中國主何虐民害物不遵天道鼠但點頭搖尾而已堂上人益怒令武士以大棒擊其腦一擊而碎有聲如墻崩其鼠大叫若雷吼然方欲舉杖再擊俄一童子捧天符而下堂上驚躍降陛俯伏聽命童子乃宣言曰阿麼數本一紀今已七年更候五年當以練巾繫頸而死童子去堂上人復令繫鼠於舊室中堂上人謂去邪曰與吾語麻叔謀謝爾伐吾塋域來歲奉爾二金刀勿謂輕酬也言訖綠衣吏引去邪於他

門出約行十數里入一林驏石攀藤而行回顧已失使者又行三里餘見草舍一老父坐土榻上去邪訪其處老父曰此乃嵩陽少室山下也老父問去邪所至之處去邪一一言老父遂細解去邪去邪知煬帝不礼之事且曰子能免官卽脫身于虎口也去邪東行回視茆屋已失所在時麻叔謀已至寧陽縣去邪見叔謀具白其事初去邪入墓後其墓自崩將謂去邪已死今日却來叔謀不信將謂狂人去邪乃託狂疾隱終南山時煬帝以患腦疼月餘不視朝訪其因皆言帝夢中爲人撾其腦遂發痛數日乃是去邪見鼠之日也叔謀旣至寧陵縣患風逆起坐不得帝令太醫令巢元方往視之曰風入腠地病在胷臆須用嫩羊肥者蒸熟糝藥食之則瘥叔謀取半年羊羔殺而取腔以和藥藥未盡而病以瘥自後每令殺羊羔日數枚同杏酪五味蒸之置其腔盤中自以手臠擘而食之謂曰含酥臠鄉村獻羊羔者數千人皆厚酬其直陵寧下馬村陶榔兒家中巨富兄弟皆兇悖以祖父塋域傍河道二丈餘慮其發掘乃盜他人孩兒年三四歲者殺之去頭足蒸熟獻叔謀咀嚼香美過異於羊羔愛慕不已召詰榔兒榔兒乘醉泄其事及醒叔謀乃以金十兩與榔兒又令役夫置一河曲以護其塋域榔兒兄弟自後每盜以獻所獲甚厚貧民有知者競竊人家子以獻求賜襄邑寧陵睢陽界所失孩兒數百冤痛哀聲旦夕不輟虎賁郎將段達爲中門使掌四方表奏事叔謀令家奴黃金窟將金一埒贈與凡有上表及訟食子者不訊其詞理並令笞背四十押出洛陽道中死者十有七八時令狐達知之潛令人收兒骨未及數日已盈車於是城市村坊之民有孩兒者家置木櫃鐵裹其縫每夜置子于櫃中鎖之全家秉燭圍守至明開櫃見子卽長幼皆賀

旣建睢陽界有豪寨使陳伯恭言此河道若取直路徑穿透睢陽城如要回護卽取令旨叔謀怒其言回護令推出腰斬令狐達救之時睢陽坊市豪民一百八十戶皆恐掘穿其宅并塋域乃以醵金三千兩將獻于叔謀未有梯媒可達忽穿至一大林中有墓古老相傳云宋司馬華元墓掘透一石室室中漆燈棺柩帳幕之類遇風皆化爲灰燼得一石銘云睢陽土地高竹木可爲塚若也不廻避來贈二金刀叔謀曰此乃詐也不足信是日叔謀夢使者召至一宮殿上一人衣絳綃戴進賢冠叔謀再拜王亦荅拜畢曰寡人宋襄公也上帝命鎭此方二千年矣儻將軍借其方便回護此城卽一城老幼皆荷恩德也叔謀不允又曰適來護城之事蓋非寡人之意從奉上帝之念言此地後五百年間當有王者建萬世之業豈可爲逞遊致使掘穿王氣叔謀亦不允良久有人入奏云大司馬華元至矣左右引一人紫衣戴進賢冠拜覲于王前王乃言護城之事其人勃然大怒曰上帝有命臣護叔謀愚昧之夫不曉天意乃大呼左右令置拷訊之物王曰拷訊之事何法最苦紫衣人曰鎔銅灌之口爛其腸胃此爲第一王許之乃有數武夫拽叔謀脫去衣惟留犢鼻縛鐵柱上欲以銅汁灌之叔謀魂膽俱喪殿上人連止之曰護城之事如何叔謀連聲言謹依上命遂令解縛與本衣冠王令引去將行紫衣人曰上帝賜叔謀金三千兩取於民間叔謀性貪謂使者曰上帝賜金此何言也使者曰有睢陽百姓獻與將軍此陰注陽受也忽如夢覺旣覺神不任體睢陽民果賂黃金三千兩因叔謀家奴黃金窟而獻叔謀思夢中事乃收之立召陳伯恭令自睢陽西穿渠南去回屈東行過劉趙村連延而去令狐達知之累上表爲段達抑而不獻至彭城路經大林中

有偃王墓掘數尺不可掘乃銅鐵也四面掘去其土惟見鐵墓旁安石門扃鎖甚嚴用鄉人楊民計撞開墓門叔謀自入墓中行百步二童子當前曰偃王願望久矣乃隨而入見宮殿一人戴通天冠衣絳綃坐殿上叔謀拜王亦拜曰寡人塋域當河道今奉與將軍玉寶遣君當有天下儻然護之丘山之幸也叔謀許之王乃令使者持一玉印與叔謀叔謀視之印文乃古帝王受命寶也叔謀大喜王又曰再三保惜此刀刀之兆也（二刀者應謠言二金刀之意也）叔謀出令兵夫曰護其墓時煬帝在洛陽忽失國寶搜訪宮闈莫知所在隱而不宣煬帝督功甚急叔謀乃自徐州晓夕無暇所役之夫已少一百五十萬下塞之處死屍滿野帝在觀文殿讀書因覽史記見秦始皇築長城之事謂宰相宇文達曰始皇時至此已及千年料長城已應摧毀宇文達順帝意奏曰陛下偶然讀秦皇之事建萬世之業莫若修其城堅其壁帝大喜乃詔以舒國公賀若弼爲修城都護以諫議大夫高熲爲副使以江淮吳楚襄鄧陳蔡并開拓諸州丁夫一百二十萬修長城詔下若弼諫曰臣聞秦始皇築長城於絕塞連延一萬里男死女曠婦寡子孤其城未就父子俱死陛下欲聽狂夫之言學亡秦之事但恐社稷崩離有同秦世帝大怒未及發言宇文達在側乃叱曰爾武夫狂卒有何知而亂其大謀若弼怒以象簡擊宇文達帝怒令囚若弼於家是夜飲酖死高熲亦不行宇文達乃舉司農卿宇文弼爲修城都護以民部侍郎宇文愷爲副使時叔謀開汴渠盈灌口點檢丁夫約折二百五十萬人其部役兵士舊五萬人折二萬三千人功旣畢上言於帝決下口注水入汴渠帝自洛陽遷駕大渠詔江淮諸州造大船五百隻使命至急如星火民間有配著造船一隻者家產破用皆盡猶

有不足枷項笞背然後貿貨男女以供官用龍舟既成泛江沿淮而下至大梁又别加修飾砌以七寶金玉之類於是吳越取民間女年十五六歲者五百人謂之殿脚女至於龍舟御檝即每船用綵纜十條每條用殿脚女十人嫩羊十口令殿脚女與羊相間而行牽之時恐盛暑翰林學士虞世基獻計請用垂柳栽於汴渠兩隄上一則樹根四散鞠護河隄二乃牽舟之人護其陰三則牽舟之羊食其葉上大喜詔民間有柳一株賞一縑百姓競獻之又令親種帝自種一株羣臣次第種方及百姓時有謠言曰天子先栽然後百姓栽栽畢帝御筆寫賜垂楊柳姓楊曰楊柳也時舳艫相繼連接千里自大梁至淮口聯綿不絕錦帆過處香聞百里既過雍丘漸達寧陵界水勢緊急龍舟阻礙牽駕之人費功轉甚時有虎賁郎將鮮于俱爲護纜使上言水淺河窄行舟甚難上以問虞世基曰請爲鐵脚木鵞長一丈二尺上流放下如木鵞住即是淺帝依其言乃令右翊將軍劉岑驗其水淺之處自雍丘至灌口得一百二十九處帝大怒令根究本處人吏姓名應是木鵞住處兩岸地分之人皆縛之倒埋於岸下曰令教生作開河夫永爲抱沙鬼又埋却五萬人既達睢陽帝問叔謀曰坊市人煙所掘幾何叔謀曰睢陽地靈不可干犯若掘之必有不祥臣已回護其城帝怒令劉岑乘小舟根訪屈曲之處比直路較二十里帝益怒乃令擒出叔謀囚於後獄急宣令狐達詢問其由達奏自寧陵便爲不法初食羊後啖嬰兒養賊陶榔兒盜人之子受金三千兩於睢陽擅易河道乃取小兒骨進呈帝曰何不奏達達曰表章數上爲段達扼定而不進帝令人搜叔謀囊橐中得睢陽民所獻金又得留侯所還白璧及受命寶玉印上驚異謂宇文達曰金與璧皆微物寡人之寶何自而得乎宇文達曰必是遣賊竊取之帝瞪目而言曰叔謀今日竊吾寶明日盜吾首矣達在側奏曰叔謀常遣陶榔兒盜人之子恐國寶榔兒所盜也上益怒遣榮國公來護兒內使李百藥太僕卿楊義臣推鞫叔謀置臺署於睢陽并收陶榔兒全家令榔兒具招入內盜寶事榔兒不勝其苦乃具事招款又責段達所收令狐達奏章即不奏之罪獄成進上帝問丞相宇文達曰叔謀有大罪四條食人之子受人之金遣賊盜寶擅易河道請用峻法誅之其子孫取聖旨帝曰叔謀有大罪爲開河有功免其子孫只令腰斬叔謀于河側時來護兒受勑未至叔謀夢一童子自天而降謂曰宋襄公與大司馬華元遣我來感將軍護城之惠去年所許二金刀今日奉還叔謀覺曰據此先兆不祥我腰領難存矣言未畢護兒至驅于河之北岸斬爲三段榔兒兄弟五人并家奴黃金窟並鞭死中門外段達免死降官爲洛陽監門令

開河記終

煬帝迷樓記

韓偓撰

迷樓記

明新安吳 琯 校

煬帝晚年尤沉迷女色他日顧詔近侍曰人主享天下之富亦欲極當年之樂自快其意今天下安富外內無事此吾得以遂其樂也今宮殿雖壯麗顯敞苦無曲房小室幽軒短檻若得此則吾期老于其中也近侍高昌奏曰臣有友項昇浙人也自言能構宮室翌日詔而問之昇曰臣乞先進圖本後數日進圖帝覽大悅即日詔有司供具材木凡役夫數萬經歲而成樓閣高下軒窗掩映幽房曲室玉欄朱楯互相連屬回環四合曲屋自通千門萬牖上下金碧金虬伏於棟下玉獸蹲于戶傍壁砌生光瑣窗射日工巧之極自古無有也費用金玉帑庫為之一虛人誤入者雖終日不能出帝幸之大喜顧左右曰使真仙遊其中亦當自迷也可目之曰迷樓詔以五品官賜昇仍給內庫帛千疋賞之詔選後宮良家女數千以居樓中每一幸有經月而不出是月大夫何稠進御童女車車之制度絕小祗容一人有機處于其中以機礙女之手足女纖毫不能動帝以處女試之極喜召何稠謂之曰卿之巧思一何神妙如此以千金贈之旌其巧也何稠出為人言車之機巧有識者曰此非盛德之器也稠又進轉關車車周挽之可以昇樓閣如行平地車中御女則自搖動帝尤喜悅帝謂稠曰此車何名也稠曰臣任意造成未有名也願賜佳名帝曰卿任其巧意以成車朕得之任其意以自樂可名任意車也何稠再拜而去帝令畫工繪士女會合之圖數十幅懸于閣中其年上官時自江外得替回鑄烏銅屏數十面其高五尺而闊三尺磨以成鑑為屏可環於寢所詣闕投進帝以屏內迷樓而御女於其中纖毫皆入於鑑中帝大喜曰繪畫得其象耳此得人之真容也勝繪圖萬倍矣又以千金賜上官時帝日夕沉荒於迷樓罄竭其力亦多倦怠顧謂近侍曰朕憶初登極日多辛苦無睡得婦人枕而藉之方能合目纔似夢則又覺今睡則冥冥不知返近女色則憊何也他日矮民王義上奏曰臣田野廢民作事皆不勝人生於遠嶠絕遠之域幸因入貢得備後庭掃除之役陛下特加愛遇臣常自宮以侍陛下自茲出入臥內周旋宮室方今親信無如臣者臣由是竊覽書殿中簡編反覆玩味微有所得臣聞精氣為人之聰明陛下當龍潛日先帝勤儉陛下鮮親聲色日近善人陛下精實於內神清於外故日夕無寢陛下自數年聲色無數盈滿後宮日夕游宴自非歲節大辰何常臨御前殿其餘多不受朝設或引見遠人非時慶賀亦日晏坐朝曾未移刻則聖躬起入後宮夫以有限之體而投無盡之慾臣固知其竭也臣聞古者野叟獨歌舞於磐石之上人詢之曰子何獨樂之多也叟曰吾有三樂子知之乎何也人生難遇太平世吾今不見兵革此一樂也人生難得支體完備吾身不殘疾此二樂也人生難得壽吾今年八十矣此三樂也問者歎賞而去陛下享天下之富貴聖貌軒逸

龍顏鳳姿而不自愛重其思慮固出於野叟之外臣蕞爾微軀難圖報効罔知忌諱上逆天顏因俯伏泣涕帝乃命引起翌日召義詔之曰朕昨夜思汝言極有深理汝真愛我者也乃命義後宮擇一靜室而帝居其中女皆不得入居二日帝忿然而出曰能悒悒居此乎若此雖壽千萬歲亦安用也乃復入宮宮女無數不得進御者亦極衆後宮侯夫人有美色一日自經於棟下臂懸錦囊中有文左右取以進帝乃詩也自感三首云庭絕玉輦迹芳草漸成窠隱隱聞簫鼓君恩何處多欲泣不成淚悲來翻強歌庭花方爛熳無計奈春何春陰正無際獨步意何如不及閒花草翻承雨露多看梅二首云砌雪無消日捲簾時自顰庭梅對我有憐意先露枝頭一點春香清寒艷好誰惜是天真玉梅謝後陽和至散與群芳自在春妝成云妝成多自惜夢好却成悲不及楊花意春來到處飛遺意云秘洞扃仙卉雕窗鎖玉人毛君真可戮不肯寫昭君自傷云初入承明日深深報未央長門七八載無復見君王春寒入骨清獨臥愁空房颯履步庭下幽懷空感傷平日新愛惜自待聊非常色美反成棄命薄何可量君恩實疎遠妾意徒徬徨家豈無骨肉偏親老北堂此方無羽翼何計出高墻性命誠所重棄割良可傷懸帛朱棟上肝腸如沸湯引頸又自惜有若絲牽腸毅然就死地從此歸冥鄉帝見其詩反覆傷感帝往視其尸曰此已死顏色猶美如桃花乃急召中使許廷輔曰朕向遣汝擇後宮女入迷樓汝何故獨棄此人也乃令廷輔就獄賜自盡厚禮葬侯夫人帝日誦詩酷好其文乃令樂府歌之帝又於後宮親擇女百人入迷樓大業八年方士進大丹帝服之蕩思愈不可制日夕御女數十人入夏帝煩躁日引飲幾百杯而渴不止醫丞莫君錫上奏曰

帝心脈煩感眞元太虛多飲卽大疾生焉因進劑治之仍乞置冰盤於前俾帝日夕朝望之亦治煩燥之一術也自茲諸院美人各市冰爲盤以望行幸京師冰爲之踴貴藏冰之家皆獲千金大業九年帝將再幸江都有迷樓宮人抗聲夜歌云河南楊柳謝河北李花榮楊花飛去落何處李花結果自然成帝聞其歌披衣起聽召宮女問之云孰使汝歌也汝自爲之邪宮女曰臣有弟在民間因得此歌曰道途兒童多唱此歌帝默然久之曰天啓之也天啓之也帝因索酒自歌云宮木陰濃燕子飛興衰自古漫成悲他日迷樓更好景宮中吐豔戀紅輝歌竟不勝其悲近侍奏無故而悲又歌臣皆不曉帝曰休問他日自知也後帝幸江都唐帝提兵號令入京見迷樓太宗曰此皆民膏血所爲乃命焚之經月火不滅前謠前詩皆見矣方知世代興亾非偶然也

迷樓記

楊太眞外傳

樂史 撰

楊太眞外傳卷上

史官樂史撰

楊貴妃小字玉環弘農華陰人也後徙居蒲州永樂之獨頭村高祖令本金州刺史父玄琰蜀州司戶貴妃生於蜀嘗誤墜池中後人呼爲落妃池池在導江縣前

亦如王昭君生於峽州今有昭君村綠珠生於白州今有綠珠江

妃早孤養於叔父河南府士曹玄璬家開元二十二年十一月歸於壽邸二十八年十月玄宗幸溫泉宮

自天寶六載十月復改爲華淸宮

使高力士取楊氏女於壽邸度爲女道士號太眞住內太眞宮天寶四載七月冊左衛中郎將韋昭訓女配壽邸是月於鳳凰園冊太眞宮女道士楊氏爲貴妃半后服用進見之日奏霓裳羽衣曲

霓裳羽衣曲者是玄宗登三鄉驛望女几山所作也故劉禹錫有詩云伏覩玄宗皇帝望女几山詩小臣斐然有感開元天子萬事足惟惜當時光景促三鄉驛上望仙山歸作霓裳羽衣曲仙心從此在瑤池三淸八景相追隨天上忽乘白雲去世間空有秋風詞又逸史云羅公遠天寶初侍玄宗八月十五日夜宮中翫月曰陛下能從臣月中游乎乃取一枝桂向空擲之化爲一橋其色如銀請上同登約行數十里遂至大城闕公遠曰此月宮也有仙女數百素練寬衣舞於廣庭上前問曰此何曲也曰霓裳羽衣也上密記其聲調遂回橋却顧隨步而滅旦諭伶官象其聲調作霓裳羽衣曲以二說不同乃備錄於此

是夕授金釵鈿合上又自執麗水鎭庫紫磨金琢成步搖至妝閣親與插鬢上喜甚謂後宮人曰朕得楊貴妃如得至寶也乃製曲子曰得寶子又曰得鞛（又方孔）子先是開元初玄宗有武惠妃王皇后后無子妃生子又美麗寵傾後宮至十三年皇后廢妃嬪無得與惠妃比二十一年十一月惠妃卽世後庭雖有良家子無悅上目者上心悽然至是得貴妃又寵甚於惠妃有姊三人皆豐碩修整工於謔浪巧會旨趣每入宮中移晷方出宮中呼貴妃爲娘子禮數同於皇后冊妃日贈其父玄琰濟陰太守母李氏隴西郡夫人又贈玄琰兵部尚書李氏涼國夫人叔玄珪爲光祿卿銀青光祿大夫再從兄釗拜爲侍郎兼數使兄銛又居朝列堂弟錡尚太華公主是武惠妃生以母見遇過於諸女賜第連於宮禁自此楊氏權傾天下每有囑請臺省府縣若奉詔勅四方奇貨僮僕駝馬日輸其門時安祿山爲范陽節度恩遇最深上呼之爲兒嘗於便殿與貴妃同宴樂祿山每就坐不拜上而拜貴妃上顧而問之胡不拜我而拜妃子意者何也祿山奏云胡家不知其父只知其母上笑而赦之又命楊銛已下約祿山爲兄弟姊妹往來必相宴餞初雖結義頗深後亦權敵不叶五載七月妃子以妒悍忤旨乘單車令高力士送還楊銛宅及亭午上思之不食舉動發怒力士探旨奏請載還送院中宮人衣物及司農米麵酒饌百餘車諸姊及銛初則懼禍聚哭及恩賜浸廣御饌兼至乃稍寬慰妃初出上無聊中官趨過者或笞撻之至有驚怖而亡者力士因請就召既夜遂開安興坊從太華宅以入及曉玄宗見之內殿大悅貴妃拜泣謝過因召兩市雜戲以娛貴妃貴妃諸姊進食作樂自茲恩遇日深後宮無得進幸矣七載加釗御史大夫權京兆尹賜名國忠封大姨爲韓國夫人三姨爲虢國夫人八姨爲秦國夫人同日拜命皆月給錢十萬爲脂粉之資然虢國不施粧粉自衒美艷常素面朝天當時杜甫有詩云虢國夫人承主恩平明上馬入宮門却嫌脂粉涴顏色淡掃蛾眉朝至尊又賜虢國照夜璣秦國七葉冠國忠鎖子帳蓋希代之珍其恩寵如此銛授銀青光祿大夫鴻臚卿列棨戟特授上柱國一日三詔與國忠五家於宣陽里甲第洞開僭擬宮掖車馬僕從照耀京邑遞相誇尚每造一堂費逾千萬計見制度宏壯於己者則毀之復造土木之工不捨晝夜上賜御食及外方進獻皆頒賜五宅開元已來豪貴榮盛未之比也上起動必與貴妃同行將乘馬則力士執轡授鞭宮中掌貴妃刺繡織錦七百人雕鏤器物又數百人供生

日及時節慶續命楊益往嶺南長吏日求新奇以進奉嶺南節度張九章廣陵長史王翼以端午進貴妃珍玩衣服異於他郡九章加銀青光祿大夫翼擢爲戶部侍郎九載二月上舊置五王帳長枕大被與兄弟共處其間妃子無何竊寧王紫玉笛吹故詩人張祜詩云梨花靜院無人見閒把寧王玉笛吹因此又忤旨放出時吉溫多與中貴人善國忠懼請計於溫遂入奏曰妃婦人無智識有忤聖顏罪當死既嘗蒙恩寵只合死於宮中陛下何惜一席之地使其就戮安忍取辱於外乎上曰朕用卿蓋不緣妃也初令中使張韜光送妃至宅妃泣謂韜光曰請奏妾罪合萬死衣服之外皆聖恩所賜唯髮膚是父母所生今當即死無以謝上乃引刀剪其髮一繚附韜光以獻妃既出上憮然至是韜光以髮搭於肩上以奏上大驚惋遽使力士就召以歸自後益嬖焉又加國忠遙領劍南節度使十載上元節楊氏五宅夜遊遂與廣寧公主騎從爭西市門楊氏奴揮鞭誤及公主衣公主墮馬駙馬程昌裔扶公主因及數撾公主泣奏之上令決殺楊家奴一人昌裔停官不許朝謁於是楊家轉橫出入禁門不問京師長吏爲之側目故當時謠曰生女勿悲酸生男勿喜歡又曰男不封侯女作妃君看女却是門楣其天下人心羨慕如此上一旦御勤政樓大張聲樂時教坊有王大娘善戴百尺竿上施木山狀瀛洲方丈令小兒持絳節出入其間而舞不輟時劉晏以神童爲祕書省正字十歲惠悟過人上召於樓中貴妃坐於膝上爲施粉黛與之巾櫛貴妃令諸王大娘戴竿晏應聲曰樓前百戲競爭新唯有長竿妙入神誰謂綺羅翻有力猶自嫌輕更著人上與妃及嬪御皆歡笑移時聲聞于外因命牙笏黃紋袍賜之上又宴諸王于木蘭殿時木蘭花發皇情不悅妃醉中舞霓裳羽衣一曲天顏大悅方知迴雪流風可以迴天轉地上嘗夢十仙子乃製紫雲迴

玄宗嘗夢仙子十餘輩御卿雲而下各執樂器懸奏之曲度清越真仙府之音有一仙人曰此神仙紫雲迴今傳受陛下爲正始之音上喜而傳受寤後餘響猶在旦命玉笛習之盡得其節奏也

并夢龍女又製凌波曲

玄宗在東都晝夢一女容貌艷異梳交心髻大袖寬衣拜於床前上問汝何人曰妾是陛下凌波池中龍女衛宮護駕妾實有功今陛下洞曉鈞天之音乞賜一曲以光族類上於夢中爲鼓胡琴拾新舊之曲聲爲凌波曲龍女再拜而去及覺盡記之會禁樂自御琵琶習而翻之與文武臣僚於凌波宮臨池奏新曲池中波濤湧起復有神女出池心乃所夢之女也上大悅語於宰相因於池上置廟每歲命祀之

二曲既成遂賜宜春院及梨園弟子并諸王時新豐初進女伶謝阿蠻善舞上與妃子鍾念因而受焉就按於清元小殿寧王吹玉笛上羯鼓妃琵琶馬仙期方響李龜年觱篥張野狐箜篌賀懷智拍自旦至午歡洽異常時唯妃女弟秦國夫人端坐觀之曲罷上戲曰阿瞞

上在禁中多自稱也

樂籍今日幸得供養夫人請一纏頭秦國曰豈有大唐天子阿姨無錢用耶遂出三百萬爲一局焉樂器皆非世有者才奏而清風習習聲出天表妃子琵琶邏逤檀寺人白季貞使蜀還獻其木溫潤如玉光耀可鑒有金縷紅文蹙成雙鳳絃乃末訶彌羅國永泰元年所貢者淥水蠶絲也光瑩如貫珠琴瑟紫玉笛乃姮娥所得也祿山進三百事管色俱用媚玉爲之諸王郡主妃之姊妹皆師妃爲琵琶弟子每一曲徹廣有獻遺妃子是日問阿蠻曰爾貧無可獻師長待我與爾爲命侍兒紅桃娘取紅粟玉臂支賜阿蠻妃善擊磬拊搏之音泠泠然多新聲雖太常梨園之妓莫能及之上命採藍田綠玉琢成磬上方造簨簴流蘇之屬以金鈿珠翠飾之鑄金爲二獅子以爲趺綵繪縟麗一時無比先開元中禁中重木芍藥即今牡丹也

開元天寶花木記云禁中呼木芍藥爲牡丹也

得數本紅紫淺紅通白者上因移植於興慶池東沉香亭前會花方繁開上乘照夜白妃以步輦從詔選梨園弟子中尤者得樂十六色李龜年以歌擅一時之名手捧檀板押衆樂前將欲歌之上曰賞名花對妃子焉用舊樂詞爲遽命龜年持金花牋宣賜翰林學士李白立進清平樂詞三篇承旨猶苦宿醒因援筆賦之第一首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若非群玉山頭見會向瑤臺月下逢第二首一枝紅艷露凝香雲雨巫山枉斷腸借問漢宮誰得似可憐飛燕倚新粧第三首名花傾國兩相歡長得君王帶笑看解釋春風無限恨沉香亭北倚欄干龜年捧詞進上命梨園弟子略約詞調撫絲竹

遂促龜年以歌妃持玻璃七寶杯酌西涼州蒲萄酒笑領歌意甚厚上因調玉笛以倚曲每曲遍將換則遲其聲以媚之妃飲罷斂繡巾再拜上自是顧李翰林尤異於他學士會力士終以脫靴爲耻異日妃重吟前詞力士戲曰始爲妃子怨李白深入骨髓何翻拳拳如是耶妃子驚曰何學士能辱人如斯力士曰以飛燕指妃子賤之甚矣妃深然之上甞三欲命李白官卒爲宮中所捍而止上在百花院便殿因覽漢成帝內傳時妃子後至以手整上衣領曰看何文書上笑曰莫問知則又殢人覓去乃是漢成帝獲飛燕身輕欲不勝風恐其飄翥帝爲造水晶盤令宮人掌之而歌舞又製七寶避風臺間以諸香安於上恐其四肢不禁也上又曰爾則任吹多少蓋妃微有肌也故上有此語戲妃妃曰霓裳羽衣一曲可掩前古上曰我纔弄爾便欲嗔乎憶有一屏風合在待訪得以賜爾屏風乃虹霓爲名雕刻前代美人之形可長三寸許其間服玩之器衣服皆用衆寶雜廁而成水精爲地外以玳瑁水犀爲押絡以珍珠瑟瑟間綴精妙迨非人力所製此乃隋文帝所造賜義成公主隨在北胡貞觀初滅胡與蕭后同歸中國上因而賜焉

妃歸衛公家遂持去安於高樓上未及將歸國忠日午偃息樓上至牀覩屏風在焉纔就枕而屏風諸女悉皆下牀前各通所號曰裂繒人也定陶人也穹廬人也當壚人也亡吳人也步蓮人也桃源人也班竹人也奉五官人也溫肌人也曹氏投波人也吳宮無雙返香人也拾翠人也竊香人也金屋人也解佩人也爲雲人也董雙成也爲煙人也畫眉人也吹簫人也笑躄人也孩中人也許飛瓊也趙飛鷰也金谷人也小鬟人也光髮人也薛夜來也結綺人也臨春閣人也扶風女也國忠雖開目歷歷見之而身體不能動口不能發聲諸女各以物列坐俄有纖腰妓人近十餘輩曰楚章華踏謠娘也廼連臂而歌之曰三朵芙蓉是我流大楊造得小楊收復有二三妓又曰楚宮弓腰也何不見楚辭別序云綽約花態弓身玉肌俄而遞爲本藝將呈訖一一復歸屏上國忠方醒惶懼甚遽走下樓急令封鏁之貴妃知之亦不欲見焉祿山亂後其物猶存在宰相元載家自後不知所在

楊太眞外傳上

楊太眞外傳卷下

史　官　樂　史　撰

開元末江陵進乳柑橘上以十枚種於蓬萊宮至天寶十載九月秋結實宣賜宰臣曰朕近於宮內種柑子樹數株今秋結實一百五十餘顆乃與江南及蜀道所進無別亦可謂稍異者宰臣表賀曰伏以自天所育者不能改有常之性曠古所無者乃可謂非常之感是知聖人御物以元氣布和大道乘時則殊方叶致且橘柚所植南北異名實造化之有初匪陰陽之有革陛下玄風眞紀六合一家雨露所均混天區而齊被草木有性憑地氣以潛通故茲江外之珍果爲禁中之佳實綠蔕含霜芳流綺殿金衣爛日色麗彤庭云云乃頒賜大臣外有一合歡實上與妃子互相持翫上曰此果似知人意朕與卿固同一體所以合歡於是促坐同食焉因令畫圖傳之於後妃子既生於蜀嗜荔枝南海荔枝勝於蜀者故每歲馳驛以進然方暑熱而熟經宿則無味後人不能知也上與妃采戲將北唯重四轉敗爲勝連叱之骰子宛轉而成重四遂命高力士賜緋風俗因而不易廣南進白鸚鵡洞曉言詞呼爲雪衣女一朝飛上妃鏡臺上自語雪衣女昨夜夢爲鷙鳥所搏上令妃授以多心經記誦精熟後上與妃遊別殿置雪衣女於步輦竿上同去瞥有鷹至搏之而斃上與妃嘆息久之遂瘞於苑中呼爲鸚鵡塚交趾貢龍腦香有蟬蠶之狀五十枚波斯言老龍腦樹節方有禁中呼爲瑞龍腦上賜妃十枚妃私發明駝使

明駝使腹下有毛夜能明日馳五百里

持三枚遺祿山妃又常遺祿山金平脫裝具玉合金平脫鐵面椀十一載李林甫死又以國忠爲相帶四十餘使十二載加國忠司空長男暄先尚延和郡主又拜銀青光祿大夫太常卿兼戶部侍郎小男朏尚萬春公主貴妃堂弟祕書少監鑑尚承榮郡主一門一貴妃二公主三郡主三夫人十三載重贈玄琰太尉齊國公母重封梁國夫人官爲造廟御製碑及書叔玄珪又拜工部尚書韓國婿祕書少監崔珣女爲代宗妃虢國男裴徽尚代宗女延光公主女爲讓帝

男妻秦國婿柳澄男鈞尚長清縣主澄弟潭尚肅宗女和政公主上每年冬十月幸華清宮常經冬還宮闕去即與妃同輦華清有端正樓即貴妃梳洗之所有蓮花湯即貴妃澡沐之室國忠賜第在宮東門之南虢國相對韓國秦國甍棟相接天子幸其第必過五家賞賜燕樂扈從之時每家爲一隊隊著一色衣五家合隊相映如百花之煥發遺鈿墜舄瑟瑟珠翠燦於路歧可掬曾有人俯身一窺其車香氣數日不絕駞馬千餘頭疋以劍南旌節器仗前驅出有餞飲還有軟脚遠近餉遺珍玩狗馬閹侍歌兒相望于道及秦國先死獨虢國韓國國忠轉盛虢國又與國忠亂焉略無儀檢每入朝謁國忠與韓虢連轡揮鞭驟馬以爲諧謔從官嫗百餘騎秉燭如晝鮮裝袨服而行亦無蒙蔽衢路觀者如堵無不駭歎十宅諸王男女婚嫁皆資韓虢紹介每一人納一千貫上乃許之十四載六月一日上幸華清宮乃貴妃生日上命小部音聲小部者梨園法部所置凡三十人皆十五已下於長生殿奏新曲未有名會南海進荔枝因以曲名荔枝香左右歡呼聲動山谷其年十一月祿山反幽陵

祿山本名軋犖山雜種胡人也母本巫師祿山晚年益肥垂肚過膝自秤得三百五十斤於上前胡旋舞疾如風焉上嘗於勤政樓東間設大金雞障施一大搨卷去簾令祿山坐其下設百戲與祿山看焉肅宗諫曰歷觀今古未聞臣下與君上同坐閱戲上私曰渠有異相我禳之故耳又嘗與夜燕祿山醉卧化爲一猪而龍首左右遽告帝帝曰此猪龍無能爲終不殺卒亂中國

以誅國忠爲名咸言國忠虢國貴妃三罪莫敢上聞上欲以皇太子監國蓋欲傳位自親征謀於國忠國忠大懼歸謂姊妹曰我等死在旦夕今東宮監國當與娘子等併命矣姊妹哭訴於貴妃妃銜土請命事乃寢十五載六月潼關失守上幸巴蜀貴妃從至馬嵬右龍武將軍陳玄禮懼兵亂乃謂軍士曰今天下崩離萬乘震蕩豈不由楊國忠割剝甿庶以至於此若不誅之何以謝天下衆曰念之久矣會吐蕃和好使在驛門遮國忠訴事軍士呼曰楊國忠與蕃人謀叛諸軍乃圍驛四合殺國忠并男暄等

國忠舊名釗本張易之子也天授中易之恩幸莫比每歸私第詔令居樓仍去其梯圍以束棘無復女奴侍立母恐張氏絕嗣乃置女奴𡢃姝于樓複壁中遂有娠而生國忠後嫁于楊氏

上乃出驛門勞六軍六軍不解圍上顧左右責其故高力士對曰國忠負罪諸將討之貴妃即國忠之妹猶在陛下左右群臣能無憂怖伏乞聖慮裁斷

一本云賊根猶在何敢散乎蓋斥貴妃也

上迴入驛驛門內傍有小巷上不忍歸行宮於巷中倚杖欹首而立聖情昏默久而不進京兆司録韋鍔

見素男也

進曰乞陛下割恩忍斷以寧國家逡巡上入行宮撫妃子出于廳門至馬道北墻口而別之使力士賜死妃泣涕嗚咽語不勝情乃曰願大家好住妾誠負國恩死無恨矣乞容禮佛帝曰願妃子善地受生力士遂縊于佛堂前之梨樹下纔絕而南方進荔枝至上覩之長號數息使力士曰與我祭之祭後六軍尚未解圍以繡衾覆牀置驛庭中勑玄禮等入驛視之玄禮擡其首知其死曰是矣而圍解瘞于西郭之外一里許道北坎下妃時年三十八上持荔枝於馬上謂張野狐曰此去劍門鳥啼花落水綠山青無非助朕悲悼妃子之由也初上在華清宮日乘馬出宮門欲幸虢國夫人之宅玄禮曰未宣勑報臣天子不可輕去就上爲之迴轡他年在華清宮逼上元欲夜遊玄禮奏曰宮外即是曠野須有預備若欲夜遊願歸城闕上又不能違諫及此馬嵬之誅皆是敢言之有便也先是術士李遐周有詩曰燕市人皆去函關馬不歸若逢山下鬼環上繫羅衣燕市人皆去祿山即薊門之士而來函關馬不歸哥舒翰之敗潼關也若逢山下鬼嵬字即馬嵬驛也環上繫羅衣貴妃小字玉環及其死也力士以羅巾縊焉又妃常以假鬢爲首飾而好服黃裙天寶末京師童謠曰義髻抛河裏黃裙逐水流至此應矣初祿山嘗於上前應對雜以諧謔妃常在座祿山心動及聞馬嵬之死數日嘆惋雖林甫養育之國忠激怒之然其有所自也是時虢國夫人先至陳倉之官店國忠誅問至縣令薛景仙率吏人追之走入竹林下以爲賊軍至虢國先殺其男徽次殺其女國忠妻裴柔曰娘子何不借我方便乎遂并其女刺殺之已而自刎不死載于獄中猶問人曰國家乎賊乎獄吏曰互有之血凝其喉而死遂併坎于東郭十餘步道北楊樹下上發

馬嵬行至扶風道道傍有花寺畔見石楠樹團圓愛玩之因呼爲端正樹蓋有所思也又至斜谷口屬霖雨涉旬於棧道雨中聞鈴聲隔山相應上既悼念貴妃因採其聲爲雨霖鈴曲以寄恨焉至德二年既收復西京十一月上自成都還使祭之後欲改葬李輔國等皆不從時禮部侍郎李揆奏曰龍武將士以楊國忠反故誅之今改葬故妃恐龍武將士疑懼肅宗遂止之上皇密令中官潛移葬之于他所妃之初瘞以紫褥裹之及移葬肌膚已消釋矣胷前猶有錦香囊在焉中官葬畢以獻上皇置之懷袖又令畫工寫妃形於別殿朝夕視之而歔欷焉上皇既居南內夜闌登勤政樓凭欄南望煙月滿目上因自歌曰庭前琪樹已堪攀塞外征人殊未還歌歇聞里中隱隱如有歌聲者顧力士曰得非梨園舊人乎遲明爲我訪來翌日力士潛求於里中因召與同去果梨園弟子也其後上復與妃侍者紅桃在焉歌涼州之詞貴妃所製也上親御玉笛爲之倚曲曲罷相視無不掩泣上因廣其曲今涼州留傳者益加焉至德中復幸華清宮從官嬪御多非舊人上於望京樓下命張野狐奏雨霖鈴曲曲半上四顧淒涼不覺流涕左右亦爲感傷新豐有女伶謝阿蠻善舞凌波曲舊出入宮禁貴妃厚焉是日詔令舞舞罷阿蠻因進金粟裝臂環曰此貴妃所賜上持之淒然垂涕曰此我祖大帝破高麗獲二寶一紫金帶一紅玉支朕以岐王所進龍池篇賜之金帶紅玉支賜妃子後高麗知此寶歸我乃上言本國因失此寶風雨愆時民離兵弱朕尋以爲得此不足爲貴乃命還其紫金帶唯此不還汝既得之於妃子朕今再覩之但與悲念矣言訖又涕零至乾元元年賀懷智又上言曰昔上夏日與親王棊令臣獨彈琵琶（其琵琶以石爲槽鵾雞筋爲絃用鐵撥彈之）貴妃立於局前觀之上數枰子將輸貴妃放康國猧子上局亂之上大悅時風吹貴妃領巾於臣巾上良久迴身方落及歸覺滿身香氣乃卸頭幘貯於錦囊中今輙進所貯幞頭上皇發囊且曰此瑞龍腦香也吾曾施於暖池玉蓮朶再幸尚有香氣宛然況乎絲縷潤膩之物哉遂淒愴不已自是聖懷耿耿但吟刻木牽絲作老翁雞皮鶴髮與眞同須臾舞罷寂無事還似人生一世中有道士楊通幽自蜀來知上皇念楊貴妃自云有李少君之術上皇大喜命致其神方士乃竭其術以索之不至又能遊神馭氣出天界入地府求之竟不見又旁求四虛上下東極絕大海跨蓬壺忽見最高山上多樓閣洎至西廂下有洞戶東向闔其門額署曰玉妃太眞院方士抽簪叩扉有雙鬟童女出應門方士造次未及言雙鬟復入俄有碧衣侍女至詰其所從來方士因稱天子使者且致其命碧衣云玉妃方寢請少待之逾時碧衣延入且引曰玉妃出冠金蓮帔紫綃佩紅玉拽鳳舄左右侍女七八人揖方士問皇帝安否次問天寶十四載已還事言訖憫然指碧衣女取金釵鈿合折其半授使者曰爲我謝太上皇謹獻是物尋舊好也方士將行色有不足玉妃因徵其意乃復前跪致詞請當時一事不聞于他人者驗於太上皇不然恐金釵鈿合負新垣平之詐也玉妃忙然退立若有所思徐而言曰昔天寶十載侍輦避暑驪山宮秋七月牽牛織女相見之夕上憑肩而望因仰天感牛女事密相誓心願世世爲夫婦言畢執手各嗚咽此獨君王知之耳因悲曰由此一念又不得居此復墮下界且結後緣或爲天或爲人決再相見好合如舊因言太上皇亦不久人間幸惟自愛無自苦耳使者還具奏太上皇皇心震悼及至移入大內甘露殿悲悼妃子無日無之遂辟穀服氣張皇后進櫻桃蔗漿聖皇並不食常玩一紫玉笛因吹數聲有雙鶴下於庭徘徊而去聖皇語侍兒宮愛曰吾奉上帝所命爲元始孔昇眞人此期可再會妃子耳笛非爾所寶可送大收（大收代宗小字）即令具湯沐我若就枕愼勿驚我宮愛聞睡中有聲駭而視之已崩矣妃之死日馬嵬媼得錦袎襪一隻相傳過客一玩百錢前後獲錢無數悲夫玄宗在位久倦於萬機常以大臣接對拘檢難徇私欲自得李林甫一以委成故絕逆耳之言恣行燕樂衽席無別不以爲恥由林甫之贊成矣乘輿遷播朝廷陷沒百僚繫頸妃王被戮兵滿天下毒流四海皆國忠之召禍也

史臣曰夫禮者定尊卑理家國君不君何以享國父不父何以正家有一于此未或不亡唐明皇之一誤貽天下之羞所以祿山叛亂指罪三人今爲外傳非徒拾楊妃之故事且懲禍階而已

楊太眞外傳下

高力士外傳

郭湜　撰

高力士外傳

唐太原郭　湜　撰

高力士於太宗陵寢宮見小梳箱一柞木梳一黑角篦一草根刷子一歎曰先帝首建義旗新正皇極十有餘載方致昇平隨身服用惟留此物將欲傳示孝孫永存節儉具以奏聞上至陵日山川雷隱草木風生陳千官朝見之儀具九賓宗祀之禮禮畢俯伏流涕若不自勝須臾聞鼓聲四振雲霧朗清萬歲之聲並惟於遠近一人之孝固通於神明不可得而稱也至寢宮問曰所留示朕者何在力士趨入捧跪上上跪奉肅敬如不可勝曰夜光之珍垂棘之璧將以喻此曾何足言即命史官書之典册二十三年後上忽言曰朕親主六合二十餘年兩都往來甚覺勞弊欲久住關內其可致焉三問羣臣卿士皆云江淮漕運轉輸極難臣等愚蒙未知為計上甚不悅後李林甫用紫曜之謀爰興變造牛仙客取彭果之計首建和糴數年之中甚覺寬貸上因大同殿思神念道左右無人謂高公曰朕自住關內向欲十年俗阜人安中外無事高止黃屋吐故納新軍國之謀委以林甫卿謂如何高公頓首曰臣自二十年已後陛下頻賜臣酒往往過度便染風疾言辭倒錯進趨無恒十年已來不敢言事陛下不遣鄙賤言訪芻蕘縱欲上陳無裨聖造然所聞所見敢不竭誠且林甫用變造之謀仙客建和糴之策足堪救弊未可長行恐變正倉盡即義倉盡正義俱盡國無旬月之蓄人懷饑饉之憂和糴不停即四方之利不出公門天下之人盡無私蓄棄本逐末其遠乎哉但順動以時不逾古制征稅有典自合恒規則人不告勞物無虛費軍國之柄未可假人威權之聲振於中外得失之議誰敢興言伏惟陛下圖之上乃言曰卿十年已來不多言事今所敷奏未會朕心乃頓首曰臣生於夷狄之國長自升平之代一承恩渥三十餘年嘗願粉骨碎身以裨玄化竭誠盡節上答皇慈頃緣風疾所侵遂使言辭舛謬令所歷踐不稱天心合當萬死頓首頓首上曰朕與卿休戚共同何須憂慮命左右曰即置酒為樂撫使懷憂左右皆稱萬歲從此便住內宅不接人事及開元之末天寶之初陳希烈上玄元之尊田同秀獻寶符之瑞貴妃受寵外戚承恩羅吉張俞興黨錮之獄楊裴韋秀李受無狀之誅五六年間道路以目祿山之禍自此興焉至十年上又言曰朕年事漸高心力有限朝廷細務委以宰臣蕃戎不龔付之邊將自然無事日益寬閑卿謂如何高公曰比在內宅不知時議近於閤門外見諸道奏事人說雲南頻有喪律陛下何以禦之北兵近甚精強陛下何以制之但以皇威遠震聚深傍流足以吞食鯨鯢翦滅封豕諸餘纖介曾何足云臣恐久無備於不虞卒有成於滋蔓然後禁止不亦難乎上曰卿之所疾漸亦瘥除今日奏陳雅符朕意近小有疑慮所以問卿卿慎勿言杜復泄露應須方便然可致張高公頓首謝曰以陛下至聖微臣至愚幸契天心不勝欣慶其後楊李爭權歘相傾奪王邢不軌咸就誅夷十二年冬林甫云亡國忠作相先酬宿憾林甫被斲棺之刑窮僕後圖國忠播宣淫之恥十三年秋大雨晝夜六十日陳希烈罷相韋見素持衡上因左右無人謂高公曰自天寶十年之後朕數有疑果致天災以殃萬姓雖韋陳改轍楊李殊塗終未通朕懷卿總無言何以為意高公伏奏曰開元二十年已前宰臣授職不敢失墜邊將承恩更相戮力自陛下威權假於宰相法令不行災眚備於歲時陰陽失度縱為軫慮難以獲　臣不敢言良有以也上久而不答十四年冬安祿山作逆起自范陽私聚甲兵假稱朝貢因李芝於真定劫光翽於太原長驅兩河將吞九鼎蕞爾戎羯乘我不虞國家久致昇平不脩兵甲卒徵烏合之衆以禦必死之軍遂使張介然喪律於陳留封常清棄甲於汜水東京已陷西土猶寧有詔斬封高於驛前鎮哥舒於關上交鋒縱鏑向歷半年斬將搴旗不逾信宿兵疲師老衆潰親離國忠促哥舒之軍務令速進火拔冀祿山之黨更却先投烽火遍照於川原羽書交馳於道路西京於焉失守萬姓及此騷然十五載六月十二日有詔移仗未央宮十三日有詔幸巴蜀至延秋門外上駐馬謂高公曰卿往日之言是今日之事朕之曆數尚亦有餘不須憂懼邑從至馬嵬山百姓驚惶六軍奮怒

陽山顧氏文房
陽山顧氏文房

國忠方進咸即誅夷號國太眞一時連坐肅宗減隨駕兵馬復至咸陽未振軍容師徒小却長驅卒乘北至朔方七日萬人勸進讓不獲已乃即皇帝位於靈武八月尊太上皇於成都改元爲至德元年成都宣赦上皇謂高公曰我兒嗣位應天順人改元至德孝乎惟孝卿之與朕亦有何憂高公伏奏曰陛下躬親庶務子育黔黎四十餘年天下無事一朝兩京失守萬姓流亡西蜀朔方皆爲警蹕之地河南漢北盡爲征戰之場天下之臣莫不增痛陛下謂臣曰卿之與朕復何憂哉臣未敢奉詔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死辱之義職臣之由臣不孝不忠尚存餘喘親蒙曉諭戰懼伏深初上過利州西臨蜀郡往來表疏道路相望知兩京有剋復之期兆人佇來蘇之慶仍皇情未惕臣下多虞及出劍門到巴蜀井邑氣候風雲與中國而頗殊對偏方而增恨應雲雷從皆同此心頗節度使崔圓以忠懇至誠恐皇恩軫慮凡所進奉不越時宜應修殿宇不勞人力上爲之悅左右皆稱萬歲上曰崔圓可謂大臣歟即日拜相西南之俗無不欣然後崔相欲赴行在未測聖情上覺其憂懼謂高公曰朕觀崔圓器宇冲邃理識弘通此諸宰臣無出其右若得對見必倍承恩後果如上言且蜀中風土有異中原秋熱冬温晝晴夜雨事之常也及駕出劍門到巴蜀氣候都變不異兩京九月十九日霜風振厲朝見之時皆有寒色詔即令着袍至二十一日百官盡衣袍立朝不依舊式每奏事人來往兩京動靜無不盡知二年正月祿山爲子慶緒所殺慶緒僞立竟謀逆計主以嚴莊僞勑僞書出於高尚但置酒爲樂餘無所圖上謂高公曰皇帝久在鳳翔兵威大震兇徒逆黨即應殄滅高公伏奏曰逆賊背天地之恩恣豺狼之性更相魚肉其可久乎九月皇帝在鳳翔元帥廣平王中書令郭子儀驅百萬之熊羆吞二京之蚊蚋不逾旬月收復兩都慶緒北走於鄴中王師續圍於城下至乾元元年慶緒爲逆賊史思明所殺王師失利再陷洛陽李光弼作鎮於河陽郭英乂文安於號路上元元年爲子朝義所殺至寶應元年却收洛陽朝義奔走不知所在上皇謂高公曰安史二逆賊父子相次伏誅豈非天地神明之所殛罰也高公曰皇帝聖化 無爲陛下仁德偏流萬葉凡是兇醜自合誅夷不勝慶快之至初至德二年十一月詔迎太上皇於西蜀十二月至鳳翔被賊臣李輔國詔外隨駕甲仗上皇曰臨至王城何用此物悉令收付所由欲至城皇帝具儀仗出城迎候二聖相見泣涕久之傾城道俗一時忭舞便於興慶宮安置乾元元年冬上皇幸溫泉宮二十日却歸因此被賊臣李輔國陰謀不軌欲令猜阻更樹勳庸移仗之端莫不由此輔國趨馳末品小了纖人一承攀附之恩致位雲霄之上聖上屬殘孽未殄蒼生不安貪恕軍戎冀清海內不暇揀擇左右屏棄回邪遂使輔國熒惑兩宮 傷萬姓恣行威福不懼典刑上元元年七月太上皇移仗西內安置高公竄謫 州皆輔國之計也上皇在興慶宮先留廄馬三百疋欲移仗前一日輔國矯詔索所留馬惟留十疋有司奏陳上皇謂高公曰常用輔國之謀我兒不得終孝道明早向北內及曉至北內皇帝使人起拜云兩日來冷病不復執起拜伏伏願且留喫飯飯畢又曰伏願且歸南內行欲至夾城忽聞憂憂聲上驚迴顧見輔國領鐵騎數百人便逼近御馬輔國便持御馬高公驚下爭持曰縱有他變須存禮儀何得驚御輔國叱曰老翁大不解事且去即斬高公從者一人高公即攏御馬直至西內安置自辰及酉然後老宮婢十數人將隨身衣物至一時號泣上皇止之皆輔國矯詔之所爲也聖上寧得知之乎上皇謂高公曰興慶是吾王地吾頻讓與皇帝皇帝仁孝不受今雖爲輔國所制正妳我本懷進御入今撤肉便處分尚食明日已後不須進肉食每日上皇與高公親看掃除庭院芟薙草木或講經論議轉變說話雖不近文律終冀悅聖情經十餘日高公患瘧勑於功臣閣下避瘧日晚聞門外有人問稱是喫庭瑤云聖人喚阿翁問曾見太上皇未曰見了高公亦不敢辭即隨庭瑤至閣門外日晚見內養將一卷文書狀云使看累見少多皆是罷職却被宗將附奏云臣合死已久聖恩含忍容至今日所看事狀並不曾聞伏願得親辭聖顏然後受戮死亦無恨明日有制力士潛通逆黨曲附兇徒既懷梟獍之心合就鯨鯢之戮以其久侍帷幄頗效勤勞且捨殊死可除名長流 州九月三十日至 州隨身手力不越十人所餘衣糧纔至數月躬憂待罪首尾三年經一年忽見本道觀察第五國珍謫至夷州與第五相飲賦詩曰煙燻眼落膜瘴染面朱虞謂同病曰宰相猶如此餘可以堪左右聞之皆爲揮涕又於園中見薺菜土人不解喫便賦詩曰兩京秤斤買五溪無人採夷夏雖有殊氣味應不改使拾之爲羹甚美或

陽山顧氏文房

登山臨水以永終日至元年建辰月有制流人一切放還至建巳月二聖昇遐今上即位改元爲寶應元年六月　州二聖遺詔到號天叩地悲不自勝制服持喪禮過常度每一號慟數迴氣絕晝夜無時傷感行路恨不得親奉陵寢而使永隔幽明哀毀既深哽咽成疾七月發　山至朗州八月病漸亟謂左右曰吾年已七十九可謂壽矣官至開府儀同可謂貴矣既貴且壽死何恨焉所恨者二聖昇遐攀號不逮孤魂旅櫬飄泊何依泣下霑襟視之盡血言畢以寶應元年八月十八日終於朗州開元寺之西院遠近聞之莫不傷歎九月靈櫬發朗州十一月至襄州有詔令復舊官爵追贈廣州都督裹事行李一切官給陪葬玄宗陵高公所生母麥氏即隋將鐵杖曾孫始與母別時年十歲母撫其首泣曰與汝分別再見無時汝胸上七黑子他人云必貴吾若不死得重見記取此言汝常弄吾臂上雙金環吾亦留看待見汝伺之慎勿忘卻即與決別向三十年後知母在瀧州雖使人迎候終不敢望見及到子母並不相識母問曰與汝別時記語否胸前有黑子母曰在否即解衣視之母亦出金環示之一時號泣累日不止上聞登時召見封越國夫人便於養父母家安置十餘年後卒葬東京原燕公誌墓曰驗七黑於子心辨雙環於母臂即此事也其妻東平呂氏故岐州刺史玄悟之女躬行婦道有逾常禮大理司直太原郭湜曰李輔國謬承恩寵竊弄威權蒙蔽聖聰恣行兇醜所持刑憲皆涉回邪即有敬毛裴畢之流起周代索丘之獄既無所措難以圖存使天下之心自然搖矣但經推案先沒家貲不死則流動逾千計黜中道此一色尤多則三故相裴冕張鎬第五琦是也一大夫賀蘭進明是也六中丞鄭叔清暢灌韋利見皇甫鉞張萬頃毛若虛是也七御史李融屈無易孫昌胤孫瑩宋曄嚴銳畢曜是也三員外張滑張之緒李寘是也一左丞皇甫鈇是也一郡王瑀是也一開府力士是也遺評補博御監司舍將軍列卿州牧縣宰已下散在諸郡不可盡紀從王德王寶應向二千人及承恩放還十二三矣嗟乎淫刑以逞誰得無罪湜同病者報以誌之況與高公俱罹讒累每接言論敢不書紳豈謂懷輔弼之元勳當休明之聖代卒爲讒佞所惡生死銜冤悲夫

高力士外傳終

壞川顧氏家塾梓行

陽山顧氏文房

裴伷先別傳

撰人不詳

裴伷先別傳　說郛十一　十一　別傳

工部尚書裴伷先年十七爲太僕寺丞伯父相國炎遇害伷先廢爲民遷嶺外伷先素剛痛伯父無罪乃於朝廷上封事請見面陳得失天后大怒召見盛氣以待之謂伷先曰汝伯父反干國之憲自貽伊戚爾欲何言伷先對曰臣今請爲陛下計安敢訴冤且陛下先帝皇后李家新婦先帝棄世陛下臨朝婦道者理當委任大臣保其宗社東宮年長復子明辟以塞天人之望今先帝登遐未幾遽自封崇私室立諸武爲王誅斥李宗自稱皇帝海內憤惋蒼生失望臣伯父至忠於李氏反誣其罪戮及子孫陛下爲計若斯臣深痛惜臣望陛下復立李家社稷迎太子東宮陛下高枕諸武獲全如不納臣言天下一動大事去矣產祿之誡可不懼哉臣今爲陛下計能用臣言猶未晚也天后怒曰何物小子敢發此言命牽出伷先猶反顧曰陛下採臣言實未晚如是者三天后令集朝臣於朝堂杖伷先至百長隸瀼州伷先解衣受杖笞至十而伷先死數至九十八而蘇更二笞而畢伷先瘡甚臥驢輿中至流所卒不死在南中數歲娶流人盧氏女生男愿盧氏卒伷先攜愿潛歸鄉歲餘事發又杖一百配北庭貨殖五年致貲財數千萬伷先賢相之姪往來河西所在交二千石北庭都護府城下有夷落萬帳則降胡也其可汗禮伷先以女妻之可汗唯一女念之甚贈伷先黃金馬駝牛羊甚衆伷先因而致富門下食客常數千人自北庭至東京累道置客以取東京息耗朝廷動靜不數日伷先必知之時補闕李秦授寓直中書進封事曰陛下自登極誅斥李氏及諸大臣其家人親族流放在外以臣所料且數萬人如一旦同心招集爲逆出陛下不意臣恐社稷必危讖曰代武者劉夫劉者流也陛下不殺此輩臣恐爲禍深隱天后納之夜中召入謂曰卿名秦授天以卿授朕也何啓予心即拜考功員外郎仍知制誥賜朱紱女妓十人金帛稱是與謀發敕使十人於十道安慰流者其實賜墨敕與牧守有流放者殺之敕既下伷先知之會賓客計議皆勸伷先入胡伷先從之日晚舍於城外束裝時有鐵騎果毅二人勇而有力以罪流伷先善待之及行使將馬牛橐駝八十頭盡裝金帛賓客家僮從之者三百餘人甲兵備足曳犀超乘者斗有千里馬二伷先與妻乘之裝畢遂發料天曉人覺之已入虜境矣既而迷失道遲明唯進一舍乃馳既明候者言伷先走都護令八百騎追之妻父可汗又令五百騎急追誡追者曰舍伷先與妻同行者盡殺之貨財爲賞追者及伷先於塞伷先勒兵與戰麾下皆殊死戰殺追騎五百人日昏二將戰死而敗縛伷先及妻與橐駝將至都護所既至械繫穽中具以狀聞待報而使者至召流人數百皆害之伷先以未報故免天后度流人已死又使使者安撫流人曰吾前使十道使安慰流人何使者不曉吾意擅加殺害深爲酷暴其輒殺流人使者並所在鏁項將至害流人處斬之以快亡魂諸流人未死或他事繫者兼家口放還由是伷先得免乃歸鄉里及唐室再造宥裴炎贈以

益州大都督求其後伷先乃出授詹事丞歲中四遷遂至秦州都督再節制桂廣一任幽州帥四爲執金吾一兼御史大夫太原京兆尹太府卿凡任三品官向四十政所在有聲績號稱名臣後爲工部尚書東京留守薨壽八十六

裴伷先別傳終

開元天寶遺事

王仁裕 撰

開元天寶遺事卷上

開元

玉有太平字

開元元年內中因雨過地潤微裂至夜有光宿衛者記其處所曉乃奏之上令掘其地得寶玉一片如拍板樣上有古篆天下太平字百僚稱賀收之內庫

步輦召學士

明皇在便殿甚思姚元崇論時務七月十五日苦雨不止泥濘盈尺上令侍御者擡步輦召學士來時元崇爲翰林學士中外榮之自古急賢待士帝王如此者未之有也

賜箸表直

宋璟爲宰相朝野人心歸美焉時春御宴帝以所用金箸令內臣賜璟雖受所賜莫知其由未敢陳謝帝曰所賜之物非賜汝金蓋賜卿之箸表卿之直也璟遂下殿拜謝

截鐙留鞭

姚元崇初牧荊州三年受代日闔境民吏泣擁馬首遮道不使去所乘之馬鞭鐙民皆截留之

以表瞻戀新牧具其事奏之褒詔美焉就賜中金一千兩

慚顏厚如甲

進士楊光遠惟多矯飾不識忌諱遊謁王公之門干索權豪之族未嘗自足稍有不從便多誹謗常遭有勢者撻辱略無改悔時人多鄙之皆云楊光遠慚顏厚如十重鐵甲也

七寶山座

明皇於勤政樓以七寶裝成山座高七尺召諸學士講議經旨及時務勝者得升焉惟張九齡論辯風生升此座餘人不可階也時論美之

癡賢

右拾遺張方回精神不爽時人呼爲癡漢子每朝政有失便抗疏論之精彩昂然進不懼死明皇常謂右拾遺張方回忠賢人也

蜂蝶相隨

都中名娼楚蓮香者國色無雙時貴門子弟爭相詣之蓮香每出處之間則蜂蝶相隨蓋慕其香也

掃雪迎賓

巨豪王元寶每至冬月大雪之際令僕夫自本家坊巷口掃雪爲逕路躬親立於坊巷前迎揖賓客就本家具酒炙宴樂之爲暖寒之會

夢虎之妖

周象者好畋獵後爲汾陽令忽夢一乳虎相逼驚而睡覺因茲染疾後有術海寶者因過象門謂隣叟曰此居有妖氣久則不可救也隣叟遂聞於象象召僧令視之僧曰當與君禳之遂擇日設壇持劍禹步誦呪自大門而入至於寢所繞患人數匝而叱之忽於牀下作一虎聲家人悉驚奔散周象亦不覺投牀下伏死於地僧以水噀之須臾如故

記事珠

開元中張說爲宰相有人惠說一珠紺色有光名曰記事珠或有闕忘之事則以手持弄此珠便覺心神開悟事無巨細渙然明曉一無所忘說祕而至寶也

遊仙枕

龜茲國進奉枕一枚其色如瑪瑙溫溫如玉其製作甚樸素若枕之則十洲三島四海五湖盡在夢中所見帝因立名爲遊仙枕後賜與楊國忠

隨蝶所幸

開元末明皇每至春時旦暮宴於宮中使嬪妃輩爭插艷花帝親捉粉蝶放之隨蝶所止幸之後因楊妃專寵遂不復此戲也

記惡碑

盧奐累任大郡皆顯治聲所至之處畏如神明或有無良惡跡之人必行嚴斷仍以所犯之罪刻石立本人門首再犯處於極刑民間長憚絕無犯法者明皇知其能官賜中金五千兩璽詔褒諭焉故民間呼其石爲記惡碑

自暖盃

內庫有一酒盃青色而有紋如亂絲其薄如紙於盃足上有縷金字名曰自暖盃上令取酒注之溫溫然有氣相次如沸湯遂收於內藏

辟寒犀

開元二年冬至交趾國進犀一株色黃如金使者請以金盤置於殿中溫溫然有暖氣襲人上問其故使者對曰此辟寒犀也頃自隋文帝時本國曾進一株直至今日上甚悅厚賜之

陽山顧氏文房

傳書鴿

張九齡少年時家養群鴿每與親知書信往來只以書繫鴿足上依所教之處飛往投之九齡目之爲飛奴時人無不愛訝

牽紅絲娶婦

郭元振少時美風姿有才藝宰相張嘉正欲納爲婿元振曰知公門下有女五人未知孰陋事不可倉卒更待忖之張曰吾女各有姿色即不知誰是匹偶以子風骨奇秀非常人也吾欲令五女各持一絲幔前使子取便牽之得者爲婿元振欣然從命遂牽一紅絲線得第三女大有姿色後果然隨夫貴達也

豪友

長安富民王元寶楊崇義郭萬金等國中巨豪也各以延納四方多士競於供送朝之名寮往往出於門下每科場文士集於數家時人目之爲豪友

喚鐵

太白山有隱士郭休字退夫有運氣絕粒之術於山中建茅屋百餘間有白雲亭鍊丹洞注易亭修真亭朝玄壇集神閣每於白雲亭與賓客看山禽野獸即以槌擊一鐵片子其聲清響山中鳥獸聞之集於亭下呼爲喚鐵

鸚鵡告事

長安城中有豪民楊崇義者家富數世服玩之屬僭於王公崇義妻劉氏有國色與鄰舍兒李弇私通情甚於夫遂有意欲害崇義忽一日醉歸寢於室中劉氏與李弇同謀而害之埋於枯井中其時僕妾輩並無所覺惟有鸚鵡一隻在堂前架上洎殺崇義之後其妻却令童僕四散尋覓其夫遂經府陳詞言其夫不歸竊慮爲人所害府縣官吏日夜捕賊涉疑之人及童僕輩經栲捶者百數人莫究其弊後來縣官等再詣崇義家檢校其架上鸚鵡忽然聲屈縣官遂取於臂上因問其故鸚鵡曰殺家主者劉氏李弇也官吏等遂執縛劉氏及捕李弇下獄備招情款府尹具事案奏聞明皇歎訝久之其劉氏李弇依刑處死封鸚鵡爲綠衣使者付後宮養餵張說後爲綠衣使者傳好事者傳之

瑞炭

西涼國進炭百條各長尺餘其炭青色堅硬如鐵名之曰瑞炭燒於爐中無焰而有光每條可燒十日其熱氣逼人而不可近也

敲冰煮茗

逸人王休居太白山下日與僧道異人往還每至冬時取溪冰敲其精瑩者煮建茗共賓客飲之

物外之遊

王休高尚不親勢利常與名僧數人或跨驢或騎牛尋訪山水自謂結物外之遊

花妖

初有木芍藥植於沉香亭前其花一日忽開一枝兩頭朝則深紅午則深碧暮則深黃夜則粉白晝夜之內香艷各異帝謂左右曰此花木之妖不足訝也

天寶上

花上金鈴

天寶初寧王日侍好聲樂風流蘊藉諸王弗如也至春時於後園中紉紅絲爲繩密綴金鈴繫於花梢之上每有烏鵲翔集則令園吏掣鈴索以驚之蓋惜花之故也諸宮皆效之

陽山顧氏文房

七寶硯鑪

內庫中有七寶硯鑪一所曲盡其巧每至冬寒硯凍置於鑪上硯冰自消不勞置火冬月帝常用之

妖燭

寧王好聲色有人獻燭百炬似蠟而膩似脂而硬不知何物所造也每至夜筵賓妓間坐酒酣作狂其燭則昏昏然如物所掩罷則復明矣莫測其怪也

夢玉鷰投懷

張說母夢有一玉鷰自東南飛來投入懷中而有孕生說果爲宰相其至貴之祥也

饞燈

南中有魚肉少而脂多彼中人取魚脂煉爲油或將照紡緝機杼則暗而不明或使照筵宴造飲食則分外光明時人號爲饞魚燈

助嬌花

御苑新有千葉桃花帝親折一枝插於妃子寶冠上曰此箇花尤能助嬌態也

照病鏡

葉法善有一鐵鏡鑒物如水人每有疾病以鏡照之盡見臟腑中所滯之物後以藥療之竟至痊瘥

助情花

明皇正寵妃子不視朝政安祿山初承聖眷因進助情花香百粒大小如粳米而色紅每當寢處之際則含香一粒助情發興筋力不倦帝祕之曰此亦漢之慎卹膠也

眼色媚人

念奴者有姿色善歌唱未常一日離帝左右每

執板當席顧眄帝謂妃子曰此女妖麗眼色媚人每囀聲歌喉則聲出於朝霞之上雖鍾鼓笙竽嘈雜而莫能遏宮妓中帝之鍾愛也

警惡刀

貴妃父楊玄琰少時嘗有一刀每出入於道塗間多佩此刀或前有惡獸盜賊則所佩之刀鏗然有聲似警於人也玄琰寶之

夢中有孕

楊國忠出使於江浙其妻思念至深荏苒成疾忽晝夢與國忠交因而有孕後生男名朏洎至國忠使歸其妻具述夢中之事國忠曰此蓋夫妻相念情感所致時人無不譏誚也

金籠蟋蟀

每至秋時宮中妃妾輩皆以小金籠捉蟋蟀閉於籠中置之枕函畔夜聽其聲庶民之家皆效之也

燭奴

申王亦務奢侈盛時使之然每夜宮中與諸王貴戚聚宴以龍檀木彫成燭髮童子衣以綠衣袍繫之束帶使執畫燭列立於宴席之側目為燭奴諸宮貴戚之家皆效之

醒醉草

興慶池南岸有草數叢葉紫而心殷有一人醉過於草傍不覺失於酒態後有醉者摘草嗅之立然醒悟故目為醒醉草

盆池魚

明皇以李林甫為相後因召張九齡問可否九齡曰宰相之職四海具瞻若任人不當則國受其殃只如林甫為相然寵擢出宸衷臣恐他日之後禍延宗社帝意不悅忽一日帝曲宴近臣

於禁苑中帝指示於九齡林甫曰檻前盆池中所養魚數頭鮮活可愛林甫曰賴陛下恩波所養九齡曰盆池之魚由陛下任人他但能裝景致助兒女之戲爾帝甚不悅時人皆美九齡之忠直

看花馬

長安俠少每至春時結朋聯黨各置矮馬飾以錦韉金絡並轡於花樹下往來使僕從執酒皿而隨之遇好囿則駐馬而飲

香肌暖手

岐王少惑女色每至冬寒手冷不近於火惟於妙妓懷中揣其肌膚稱為暖手常日如是

金衣公子

明皇每於禁苑中見黃鶯常呼之為金衣公子

花裀

學士許慎選放曠不拘小節多與親友結宴於花圃中未嘗具帷幄設坐具使童僕輩聚落花鋪於坐下慎選曰吾自有花裀何銷坐具

銷恨花

明皇於禁苑中初有千葉桃盛開帝與貴妃日逐宴於樹下帝曰不獨萱草忘憂此花亦能銷

醉輿

申王每醉即使宮妓將錦綵結一兜子令宮妓輩擡舁歸寢室本宮呼曰醉輿

妓圍

申王每至冬月有風雪苦寒之際使宮妓密圍於坐側以禦寒氣自呼為妓圍

風流藪澤

長安有平康坊妓女所居之地京都俠少萃集于此兼每年新進士以紅牋名紙遊謁其中時

人謂此坊為風流藪澤

依冰山

楊國忠權傾天下四方之士爭詣其門進士張彖者陜州人也力學有大名志氣高大未嘗低折於人人有勸彖令修謁國忠可圖顯榮彖曰爾輩以謂楊公之勢倚靠如太山以吾所見乃冰山也或皎日大明之際則此山當誤人爾後果如其言時人美張生見幾後年張生及第釋褐授華陰尉時縣令太守俱非其人多行不法張生有吏道勤於政事每申舉一事則太守令尹抑而不從張生曰大丈夫有凌霄蓋世之志而拘於下位若立身於矮屋中使人擡頭不得遂拂衣長往歸遯於嵩山

禽擁行車

李元紘開元初為好畤令賦役平允不嚴而治大有政聲遷潤州司馬發離百里士民號泣遮路鳥鵲之類飛擁行車有詔褒美之

鏡影成相字

宋璟未第時因於日中覽鏡鏡影忽成相字璟因此自負遂脩相業後如其志

知更雀

裴耀卿勤於王事夜看案牘晝決獄訟常養一雀每夜至初更時有聲至五更則急鳴耀卿呼為知更雀又於廳前有一大桐樹至曉則有群烏翔集以此為出廳之候故呼為報曉烏時人美焉

枯松再生

明皇遭祿山之亂鑾輿西幸禁中枯松復生枝葉茂倩宛若新植者後肅宗平內難重興唐祚枯松再生祥不誣矣

顛飲

長安進士鄭愚劉參郭保衡王沖張道隱等十數輩不拘禮節旁若無人每春時選妖妓三五人乘小犢車指名園曲沼藉草裸形去其巾帽叫笑喧呼自謂之顛飲

選婿窗

李林甫有女六人各有姿色雨露之家求之不允林甫廳事壁間開一横窗飾以雜寶縵以絳紗常日使六女戲於窗下每有貴族子弟入謁林甫即使女於窗中自選可意者事之

四方神事

姚元崇為宰相憂國如家愛民如子未嘗私於喜怒惟以忠孝為意四方之民皆畫元崇之真神事焉求之有福

立有禍福

盧奐為陝州刺史嚴毅之聲聞於關內玄宗索京師次陝城頓知奐有神政御筆賛於廳事曰專城之重分陝之雄仁雖惠愛性實謙沖亦既利物存乎匪躬斯為國寶不隊家風尋除兵部侍郎陝州之民多有淫祀者州之士民相語曰不須賽神明不必求巫祝爾莫犯盧公立便有禍福

移春檻

楊國忠子弟每春至之時求名花異木植於檻中以板為底以木為輪使人牽之自轉所至之處檻在目前而便即歡賞目之為移春檻

冰山避暑

楊氏子弟每至伏中取大冰使匠琢為山周圍於宴席間座客雖酒酣而各有寒色亦有挾纊者其驕貴如此也

戲擲金錢

內庭嬪妃每至春時各於禁中結伴三人至五人擲金錢為戲蓋孤悶無所遣也

射團

宮中每到端午節造粉團角黍貯於金盤中以小角造弓子纖妙可愛架箭射盤中粉團中者得食蓋粉團滑膩而難射也都中盛於此戲

開元天寶遺事卷上

陽山顧氏文房

開元天寶遺事卷下

天寶下

探官

都中每至正月十五日造麵蠒以官位帖子卜官位高下或賭筵宴以為戲笑

撤去燈燭

蘇頲與李乂對掌文誥玄宗顧念之深也八月十五夜於禁中直宿諸學士翫月備文酒之宴時長天無雲月色如晝蘇曰清光可愛何用燈燭遂使撤去

刀槍自鳴

武庫中刀槍自鳴識者以為不祥之兆後果有祿山之亂大駕西幸之應也

富窟

王元寶都中巨豪也常以金銀疊為屋壁上以紅泥泥之於宅中置一禮賢堂以沉檀為軒檻以碔砆甃地面以錦文石為柱礎又以銅線穿錢甃於後園花徑中貴其泥雨不滑也四方賓客所至如歸故時人呼為王家富窟

牀畔香童

元寶好賓客務於華侈器玩服用僭於王公而四方之士盡歸而仰焉常於寢帳牀前雕矮童二人捧七寶博山爐自暝焚香徹曉其驕貴如此

龍皮扇

元寶家有一皮扇子製作甚質每至暑月宴客即以此扇子置於坐前使新水灑之則颯然風生巡酒之間客有寒色遂命徹去明皇亦嘗差中使去取看愛而不受帝曰此龍皮扇子也

夢筆頭生花

李太白少時夢所用之筆頭上生花後天才贍

遐名聞天下

醒酒花

明皇與貴妃幸華清宮因宿酒初醒凭妃子肩同看木芍藥上親折一枝與妃子遞嗅其艷帝曰不惟萱草忘憂此花香艷尤能醒酒

蛛絲才巧

帝與貴妃每至七月七日夜在華清宮遊宴時宮女輩陳瓜花酒饌列於庭中求恩於牽牛織女星也又各捉蜘蛛閉於小合中至曉開視蛛網稀密以爲得巧之候密者言巧多稀者言巧少民間亦效之

夜明杖

隱士郭休有一拄杖色如朱染叩之則有聲每出處遇夜則此杖有光可照十步之內登危涉險未嘗足失蓋杖之力焉

郡神迎路

張聞爲荊州刺史至郡界風雨暝晦不辨面目惟聞空中有殿唱之聲相次雲中有衣紫披甲冑者十數人聞問其故對曰某荊州內外所主之神久仰史君令名故相率迎引到任謁廟後各致祭謝及建飾廟貌自此政譽尤善也

驅妖破膽

李泉遷洛陽令嚴刑峻法民吏畏服縣之積弊果盡革之踰月之中縣務清簡時有進士劉兼赴舉上都舍於村邸至夜中聞戶外街衢中有數人相語曰李令今古正人也吾輩見其行事威猛令人破膽此中不可久居宜遷於他邑可求血食也兼訝其事遂啓門視之寂無影響方知乃邑之妖神也兼遂書贊一首於村邸之壁云彼吏畏威縣妖破膽好錄政聲聞於御覽後

明皇旌其能賜金百兩及章服焉

泥金帖子

新進士才及第以泥金書帖子附家書中用報登科之喜至文宗朝遂寢削此儀也

喜信

新進士每及第以泥金書帖子附於家書中至鄉曲親戚例以聲樂相慶謂之喜信也

被底鴛鴦

五月五日明皇避暑遊興慶池與妃子晝寢於水殿中宮嬪輩凭欄倚檻爭看雌雄二鸂鶒戲於水中帝時擁貴妃於綃帳內謂宮嬪曰爾等愛水中鸂鶒爭如我被底鴛鴦

半仙之戲

天寶宮中至寒食節競豎鞦韆令宮嬪輩戲笑以爲宴樂帝呼爲半仙之戲都中士民因而呼之

相風旌

五王宮中各於庭中豎長竿掛五色旌於竿頭旌之四垂綴以小金鈴有聲即使侍從者視旌之所向可以知四方之風候也

占雨石

學士蘇頲有一錦紋花石鏤爲筆架嘗置於硯席間每天欲雨即此石架津出如汗逡巡而雨頲以此常爲雨候因無差矣

向火乞兒

張九齡見朝之文武僚屬趨附楊國忠爭求富貴惟九齡未嘗及門楊甚銜之九齡常與識者議曰今時之朝彥皆是向火乞兒一旦火盡灰冷暖氣何在當凍屍裂體棄骨於溝壑中禍不遠矣果然因祿山之亂附炎者皆罪累族滅不可勝數九齡之先見信夫神智博達也向火言附炎也

結棚避暑

長安富家子劉逸李閑衛曠家世巨豪而好接待四方之士疏財重義有難必救真慷慨之士人皆歸仰焉每至暑伏中各於林亭內植畫柱以錦綺結爲涼棚設坐具召長安名妓間坐遞相延請爲避暑之會時人無不愛羨也

冰筯

冬至日大雪至午雪霽但晴色因寒所結簷溜皆爲冰條妃子使侍兒敲下二條看玩帝自晚朝視政迴問妃子曰所玩何物耶妃子笑而答曰妾所玩者冰筯也帝謂左右曰妃子聰惠比象可愛也

雞聲斷愛

長安名妓劉國容有姿色能吟詩與進士郭昭述相愛他人莫敢窺也後昭述釋褐授天長簿遂與國容相別詰旦赴任行至咸陽國容使一女僕馳矮駒齎短書云歡寢方濃恨雞聲之斷愛恩憐未洽歎馬足以無情使我勞心因君減食再期後會以結齊眉長安子弟多諷誦焉

占風鐸

岐王宮中於竹林內懸碎玉片子每夜聞玉片子相觸之聲即知有風號爲占風鐸

山猿報時

商山隱士高太素累徵不起在山中構道院二十餘間太素起居清心亭下皆茂林秀竹奇花異卉每至一時即有猿一枚詣亭前鞠躬而啼不易其候太素因目之爲報時猿其性度有如此

遊蓋飄青雲

長安春時盛於遊賞園林樹木無閒地故學士

蘇頲應制云飛埃結紅霧遊蓋飄青雲帝覽之嘉賞焉遂以御花親插頲之巾上時人榮之

紅冰

楊貴妃初承恩召與父母相別泣涕登車時天寒淚結爲紅冰

投錢賭寢

明皇未得妃子宮中嬪妃輩投金錢賭侍帝寢以親者爲勝召入妃子遂罷此戲

精神頓生

明皇每朝政有闕則虛懷納諫大開士路早朝百辟趨班帝見張九齡風威秀整異於衆僚謂左右曰朕每見九齡使我精神頓生

口案

張九齡累歷刑獄之司無所不察每有公事赴本司行勘胥吏輩未敢訊劾先取則於九齡囚於前面分曲直口撰案卷囚無輕重咸樂其罪時人謂之張公口案

言刑

張燕公說有宰輔之才而多詭詐復貪財賄時人亦多之亦汙之每中書議事及疑條趣嚴或有所忤立便叱罵衆所嫌故朝彥相謂曰張公之言毒於極刑言好面辱人也

銷魂橋

長安東灞陵有橋來迎去送皆至此橋爲離別之地故人呼之銷魂橋也

逐惡如驅蚊蚋

袁光庭累典名藩皆有異政明皇謂宰輔曰袁光庭性逐惡如扇驅蚊蚋

歇馬杯

長安自昭應縣至都門官道左右村店之民當大路市酒量錢數多少飲之亦有施者與行人解之故路人號爲歇馬杯

吹火照書

蘇頲少不得父意常與僕夫雜處而好學不倦每欲讀書又患無燈燭常於馬廄竈中旋吹火光照書誦焉其苦學如此後至相位

金牌斷酒

安祿山受帝眷愛常與妃子同食無所不至帝恐外人以酒毒之遂賜金牌子繫於臂上每有王公召宴欲沃以巨觥祿山即以牌示之云准勑斷酒

文陣雄帥

張九齡常覽蘇頲文卷謂同僚曰蘇生之俊贍無敵真文陣之雄帥也

射飛毛

羽林將劉洪善騎射常對御使人於風中擲鵝毛洪連箭射之無有不中帝賞歎厚賜焉

淚粧

宮中嬪妃輩施素粉於兩頰相號爲淚粧識者以爲不祥後有祿山之亂

索鬬雞

李林甫爲性很狡不得士心每有所行之事多不協群議而面無和氣國人謂林甫精神剛戾常如索鬬雞

肉陣

楊國忠於冬月常選婢妾肥大者行列於前令遮風蓋藉人之氣相暖故謂之肉陣

傳書鷰

長安豪民郭行先有女子紹蘭適巨商任宗爲賈於湘中數年不歸復音信不達紹蘭目覩堂中有雙鷰戲於梁間蘭長吁而語於鷰曰我聞鷰子自海東來往復必經由於湘中我婿離家不歸數歲蔑有音耗生死存亡弗可知也欲憑爾附書投於我婿言訖淚下鷰子飛鳴上下似有所諾蘭復問曰爾若相允當泊我懷中鷰遂飛於膝上蘭遂吟詩一首云我婿去重湖臨窗泣血書殷勤憑鷰翼寄與薄情夫蘭遂小書其字繫於足上鷰遂飛鳴而去任宗時在荊州忽見一鷰飛鳴於頭上宗訝視之鷰遂泊於肩上見有一小封書繫在足上宗解而示之乃妻所寄之詩宗感而泣下鷰復飛鳴而去宗次年歸首出詩示蘭後文士張說傳其事而好事者寫之

燈婢

寧王宮中每夜於帳前羅列木彫矮婢飾以彩繪各執華燈自昏達旦故目之爲燈婢

解語花

明皇秋八月太液池有千葉白蓮數枝盛開帝與貴戚宴賞焉左右皆歎羨久之帝指貴妃示於左右曰爭如我解語花

油幕

長安貴家子弟每至春時遊宴供帳於園圃中隨行載以油幕或遇陰雨以幕覆之盡歡而歸

鬬花

長安王士安春時鬬花戴插以奇花多者爲勝皆用千金市名花植於庭苑中以備春時之鬬也

裙幄

長安士女遊春野步遇名花則設席藉草以紅裙遞相插掛以爲宴幄其奢逸如此也

鳳炭

楊國忠家以炭屑用蜜捏塑成雙鳳至冬月則

燃於爐中及先以白檀木鋪於爐底餘灰不可
參雜也

文帥

明皇常謂侍臣曰張九齡文章自有唐名公皆
弟如也朕終身師之不得其一二此人眞文場
之元帥也

乞巧樓

宮中以錦結成樓殿高百尺上可以勝數十人
陳以瓜果酒炙設坐具以祀牛女二星嬪妃各
以九孔針五色線向月穿之過者爲得巧之候
動清商之曲宴樂達旦士民之家皆效之

吸花露

貴妃每宿酒初消多苦肺熱嘗凌晨獨遊後苑
傍花樹以手攀枝口吸花露藉其露液潤於肺也

含玉嚥津

貴妃素有肉體至夏苦熱常有肺渴每日含一
玉魚兒於口中蓋藉其凉津沃肺也

紅汗

貴妃每至夏月常衣輕綃使侍兒交扇鼓風猶
不解其熱每有汗出紅膩而多香或拭之於巾
帕之上其色如桃紅也

金函

明皇憂勤國政諫無不從或有章疏規諷則探
其理道優長者貯於金函中日置於右時取讀
之未嘗懈怠也

擊鑑救月

長安城中每月蝕時即士女取鑑向月擊之滿
郭如是蓋云救月蝕也

歌直千金

宮妓永新者善歌最受明皇寵愛每對御奏歌
則絲竹之聲莫能遏帝常謂左右曰此女歌直
千金

肉腰刀

李林甫妬賢嫉能不協群議每奏御之際多所
陷入衆謂林甫爲肉腰刀又云林甫嘗以甘言
誘人之過譖於上前時人皆言林甫甘言如蜜
朝中相謂曰李公雖面有笑容而肚中鑄劒也
人日憎怨異口同音

隔障歌

寧王宮有樂妓寵姐者美姿色善謳唱每宴外
客其諸妓女盡在目前惟寵姐客莫能見飲欲
半酣詞客李太白恃醉戲曰白久聞王有寵姐
善歌今酒肴醉飽群公宴倦王何恡此女示於
衆王笑謂左右曰設七寶花障召寵姐於障後
歌之白起謝曰雖不許見面聞其聲亦幸矣

樓車載樂

楊國忠子弟恃后族之貴極於奢侈每春遊之
際以大車結綵帛爲樓載女樂數十人自私第
聲樂前引出遊園苑中長安豪民貴族皆效之

猧子亂局

一日明皇與親王棊令賀懷智獨奏琵琶妃子
立於局前觀之上欲輸次妃子將康國猧子放
之令於局上亂其輸贏上甚悅焉

決雲兒

申王有高麗赤鷹岐王有北山黃鶻上甚愛之
每弋獵必置之於駕前帝目之爲決雲兒

長湯十六所

華清宮中除供奉兩湯外而別更有長湯十六
所嬪御之類浴焉

錦鴈

奉御湯中以文瑤密石中央有玉蓮湯泉涌以
成池又縫錦繡爲鳧鴈於水中帝與貴妃施鈒
鏤小舟戲玩於其間宮中退水出於金溝其中
珠纓寶珞流出街渠貧民日有所得焉

夜明枕

虢國夫人有夜明枕設於堂中光照一室不假
燈燭

金雞障

明皇每宴使祿山坐於御側以金雞障隔之

百枝燈樹

韓國夫人置百枝燈樹高八十尺竪之高山上
元夜點之百里皆見光明奪月色也

千炬燭圍

楊國忠子弟每至上元夜各有千炬紅燭圍於

有脚陽春

宋璟愛民恤物朝野歸美時人咸謂璟爲有脚
陽春言所至之處如陽春煦物也

粲花之論

李白有天才俊逸之譽每與人談論皆成句讀
如春葩麗藻粲於齒牙之下時人號曰李白粲
花之論

醉聖

李白嗜酒不拘小節然沉酣中所撰文章未嘗
錯誤而與不醉之人相對議事皆不出太白所
見時人號爲醉聖

靈鵲報喜

時人之家聞鵲聲皆爲喜兆故謂靈鵲報喜

走丸之辯

張九齡善談論每與賓客議論經旨滔滔不竭
如下坂走丸也時人服其俊辯

探春

都人士女每至正月半後各乘車跨馬供帳於園圃或郊野中為探春之宴

冰獸贈王公

楊國忠子弟以奸媚結識朝士每至伏日取堅冰令工人鏤為鳳獸之形或飾以金環綵帶置之雕盤中送與王公大臣惟張九齡不受此惠

嚼麝之談

寧王驕貴極於奢侈每與賓客議論先含嚼沉麝方啓口發談香氣噴於席上

醉語

李林甫每與同僚議及公直之事則如癡醉之人未嘗問答或語及阿徇之事則響應如流張曲江嘗謂賓客曰李林甫議事如醉漢脂語也不足可言

暖玉鞍

岐王有玉鞍一面每至冬月則用之雖天氣嚴寒則此鞍在上坐如溫火之氣

百寶欄

楊國忠初因貴妃專寵上賜以木芍藥數本植於家國忠以百寶粧飾欄楯雖帝宮之內不可及也

四香閣

國忠又用沉香為閣檀香為欄以麝香乳香篩土和為泥飾壁每於春時木芍藥盛開之際聚賓友於此閣上賞花焉禁中沉香之亭遠不侔此壯麗也

任人如市瓜

明皇召諸學士宴於便殿因酒酣顧謂李白曰我朝與天后之朝何如白曰天后朝政出多門國由奸幸任人之道如小兒市瓜不擇香味惟揀肥大者我朝任人如淘沙取金剖石採玉皆得其精粹者明皇笑曰學士過有所飾

雪刺滿頭

宋璟求致仕表云臣孱精祿簪裳備貞廉廟霜毫生領[illegible]順求退歸耕養慵嵗完樂生堯世死荷聖恩

忍字

光祿卿王守和未嘗與人有爭嘗於案几間大書忍字至於幃幌之屬以繡畫為之明皇知其姓字非時引對問曰卿名守和已知不爭好書忍字尤見用心奏曰臣聞堅而必斷剛則必折萬事之中忍字為上帝曰善賜帛以旌之

風流陣

明皇與貴妃每至酒酣使妃子統宮妓百餘人帝統小中貴百餘人排兩陣於掖庭中目為風流陣以霞被錦被張之為旗幟攻擊相鬬敗者罰之巨觥以戲笑時議以為不祥之兆後果有祿山兵亂天意人事不偶然也

望月臺

玄宗八月十五日夜與貴妃臨太液池凭欄望月不盡帝意不快遂勅令左右於池西岸別築百尺高臺與吾妃子來年望月後經祿山之兵不復置焉惟有基址而已

竹義

太液池岸有竹數十叢牙筍未嘗相離密密如栽也帝因與諸王閑步于竹間帝謂諸王曰人世父子兄弟尚有離心離意此竹宗本不相疎人有懷貳心生離間之意覩此可以為鑒諸王皆有所感帝呼為竹義

美人呵筆

李白于便殿對明皇撰詔誥時十月大寒筆凍莫能書字帝勑宮嬪十人侍于李白左右令各執牙筆呵之遂取而書其詔其受聖眷如此

開元天寶遺事卷下

檇川顧氏家塾梓行

[illegible]山顧氏文房

開元天寶遺事四卷

五代王仁裕撰仁裕字德輦天水人唐末為秦州節度判官後仕蜀為翰林學士唐莊宗平蜀復以為秦州節度判官廢帝時以都官郎中充翰林學士晉高祖時為諫議大夫漢高祖時復為翰林學士承旨遷戶部尚書能為兵部尚書太子少保周顯德三年乃卒事迹具五代史雜傳晁公武讀書志曰蜀亡仁裕至鎬京採摭民言得開元天寶遺事一百五十九條分為四卷洪邁容齋隨筆則以為託名仁裕摘其中舛謬者四事一為姚崇在武后時已為宰相而云開元初作翰林學士一為郭元振貶死後十年張嘉貞乃為宰相而云元振少時宰相張嘉貞納為壻一為張九齡去位十年楊國忠始得官而云九齡不官及其門一為蘇頲為宰相時張九齡尚未達而云九齡覽其文卷稱為文陣雄師所駁詰皆為確當然蘇軾集中有讀開元天寶遺事四絕句司馬光作通鑑亦採其中張彖指楊國忠為冰山語則其書實在二人以前非雲仙散錄之流晚出於南宋者可比蓋委巷相傳語多失實仁裕採摭於遺民之口不能證以國史是即其失必以為依託其名則事無顯證劉義慶世說新語劉孝標註往往摘其牴牾要不以是謂不出義慶手也故今仍從舊本題為仁裕撰焉

竊憤錄

辛棄疾 著

竊憤錄

宋 辛棄疾 著

天輔十五年宋紹興二年歲壬子或見帝在街衢間行內一老叟自稱亦是京師人與上皇話舊云大城破日爲虜流移至此見太上皇每每相對泣下又言正月元夕龍山風景午門外金鑾賜酒相持大哭偶城中主者年老胡官乘馬過其前怒曰安可放他子是處乃以鞭犯上皇背少帝亦遭恥辱老叟惶懼亦遭笞擊十餘遂令左右復引二帝入一小室閉門自此不容出入無復到街衢或日監者阿計替曰今日城主老胡官已死可再出遊不妨縱步民間無敢與帝語者亦無敢供飲食者問其前日老叟則云死矣至人靜處阿計替于懷中出片紙上書紹興二字示帝曰且喜江南漸平以淮爲界矣帝曰紹興者何阿計替曰南朝新改年號又曰間相殺尚未十分定恐南朝不能復河南河北之地矣帝曰我在此思之惟乞死矣何暇更論此事或日五國城新到同知（即金虜太守地）名曰瓜歐自北京來乃一少胡列侍妾數人坐庭中引二帝于庭下詰之賜酒肉曰此地去燕京稍遠可以保護伱自屏後呼其妻出拜二帝曰此女汝家人也婦人出拜已衣胡服二帝不能識之乃云記得父是今上官家弟不知爲何王名位自此稍得其夫婦相顧頗緩拘禁或日有牌使至五國城宣金國皇帝勅旨曰契勸皇后趙氏已廢爲庶人賜死瓜歐妻趙氏是庶人親妹及統國不律介妻亦是庶人親妹並令賜死令瓜歐夫婦拜命訖婦人泣下如雨其夫亦泣下牌使遣人以棒敲殺之取其首去瓜歐大哭數日不止自此復拘二帝如前又戒阿計替善監視但不知廢后之由或日阿計替得所聞事白帝曰先是南朝蕭王女爲郎主妻因妬忌已殺之又以荆王女爲妃生一男一女今已立爲皇后因在宮中與郎主共弈棋言語犯之郎主厲聲曰休道我敢殺趙妃也敢殺趙后后泣下而起衣冠待罪金主怒不已逐入外羅院卽宮掖間囚所也內侍雄喝利者又譖后有私于人又有怨言又與舊夫人密語殿內言訖泣下每月朔望焚香南面再拜似此言二十餘事金主遂大怒賜死外羅院以至與后族屬爲北京官妻者十餘人並賜死故及瓜歐之妻自趙后之死上皇因拘繫日急又慮朝夕不測乃絞衣成索經梁柱間欲自盡少帝覺而持下泣曰不可如此且臣子不孝無道致君父至此若陛下求死臣何容于世爲萬世罪人矣監者或知之以湯來飲自此不能食者數日既困憊羅便溺之往少帝從行況室中只可容二人鄰近則護衛所止監者阿計替則時以覓容見勉終不能令日久臥室中上几上阿計替時以不雲木煎湯饋之云此中無藥物有疾者但煎此木作湯飲之自愈其不雲木者初生無枝葉暗地中生城北最甚天氣晴和則掘地求之色如枯楊柳大小如筯蔓延數十步屈曲而生上皇服之稍定又云此木可以占病之吉凶初煎沸湯數次其木浮者病卽愈沉者卽死半沈半浮者病久不愈或日天氣凝冱天雨雹大者如鷄子小者如彈子盈地數寸百鳥皆死人避之不及亦有少損是日阿計替有疾語不出口昏默困臥少帝憂之令監者求不雲木帝手自煎湯有木浮于湯面如旋狀不止帝自持令阿計替服之是夜出汗如雨遂無餘疾是歲金主賜到布帛等物但多月極寒必居土坑中容身以避寒氣天輔十六年宋紹興三年癸丑春正月金主生辰不賜酒肉云郎主病免宴或云郎主已歸天或云王孫卽位流聞不一元宵亦不放燈後一日大雪中有雷雹俄頃雪止又日蝕至天地晦暗經夕乃復或日天氣大和阿計替曰今日寒食節金國例祭祀先祖燒紙錢埋肉脯游賞野外各在水際我爲主者所戒不敢放二帝出外觀之是日城中大火屋宇焚蕩皆盡死者六十餘人護衛人亡失大半阿計替左臂亦糜爛鬚髮皆焦帝所居室燒及大半帝與太上皇因火勢甚手拆其窗拆身亦有傷衣服皆焦二帝相謂曰初見火起時言願死于火中及火至室前如有人扶掖而出並不記拆窗之事是日飲食都無數日後方定或日有甲兵至自言從西明州來知此處有火起故來救援斫採林木營造屋舍修葺如故復立室宇再作帝所居室等阿計替因火焚損一臂不可持物少帝因火變亦疾二指不可屈伸或日天大風晝暝不見人物天雨稗子如豆地深數寸不知何來亦有磨而作食者大火之後非此不可養人因知造物乘除自有成理不可以常情測也或日阿計替

曰此日乃十月一日也我從二人今已七年何時復還北京得見父母今天氣漸寒衣被又無大火之後爲之奈何忽聞有新差同知到乃一壯胡人到官坐于庭上引二帝至庭下呼阿計替曰朝廷令汝監守趙某父子今已七八年矣前日大火莫是有人生事如此煞好公事呼左右鞭背三十阿計替叫呼不已乃赦之自此阿計替不復親近二帝每對彼人則佯大駡或日新差到者命設酒肉坐于庭上若宴飲狀酒半有一奴自外突入持刀徑升庭殺新差至者斷其首呼其衆曰我有父曰遂碎因小過爲他所殺有母又爲所私我又日受他鞭箠不能堪其苦其母自屏後出持刀入室盡殺其老幼有二十餘人自外入亦執其母并其奴斷首而出內中有一人云我本不至此緣趙某父子在此我等自燕京五千餘里遠來至遭此毒害今日若不殺趙某父子則他日不無損害乎人我等亦無由回京今乘亂而殺之官家亦不罪我帝自室中聞之祝曰死且不怨但免兵爲幸二十餘人欲向帝室有一人止之曰不可若殺之我等安敢回北京莫若分十餘人持雙首以達西明州次日有一胡人引阿計替至室中謂帝曰昨日非我勸止汝與我衆人皆死是日阿計替之子並其婦皆爲人所殺不知是何人蓋乘其亂也阿計替先因婦殺其弟故其婦又爲人所殺二帝緣前夕之亂驚悸愈不安有如風疾或日秋至阿計替共將羊尾緝紝命胡婦織以成服稍可禦寒而二帝每起居聞高聲大呼必震驚失措以爲人將害己阿計替時以不雲木煎湯上供然亦時時親來視帝是歲終亦如常年掘土坑以居飲食或有或無具載在前天輔十七年宋紹興四年歲在甲寅或日金主生辰已過例有少酒肉數日聞有虜人數輩盡白衣以布纏頭且白帝曰金國皇帝已歸天矣命左右及市民并二帝並以白布纏頭且云二月十八日歸天立太子完顏亶爲君卽位改元天眷有赦到此汝亦得少緩或日傳金主已葬訖新天子以兵五萬發二太子往河南取地界去先皇諡曰至聖文武大德聖皇帝廟號太宗或日有人走報主者云岐王到來請出城迎接良久岐王至坐庭上二帝自窗外望之堂堂然有人立室前曰此完顏亮良久使人引二帝至庭下面責曰汝南國人無道勞我師徒連年不息殺盡江南人盡取江南地卻來與你理會未晚呼左右曰且牽去牢固防護或日有衆人稱今朝十月一日上皇感泣謂少帝曰不見天日八年矣覩此身恐去死不遠難以復歸中原汝値壯年可勉强以祖宗基業爲念思雪父母之仇汝可與九哥二人兄弟共之言訖二帝並泣下不止自此上皇又耳聵行步不前終日伏在土塌而已或日雪深數尺有使者來馬過五國城自宣言北國皇帝已滅南宋立劉皇帝爲君南朝人已爲大軍驅入海矣帝泣下移時不止相謂曰祖宗二百年基業誠于吾父子之手爲萬世笑腥跡慚愧不若矣天眷二年正月初有百姓扶老攜幼至五國城者數百人皆曰由燕京至此悉有罪之人流徙而來自此城中稍稍有經營人所至者流言已收復南朔康王已在燕京獄中吾等百姓皆是說南朝事者計會將合誅遭皇帝誕日赦得免罪流徙此地時有到官府中帝所居室前賣餠者言皆如此帝相謂曰前聞改紹興私自意曰非吉兆蓋刀居口上也或日春深草木不甚茂有一使到官府中呼二帝至至庭下且宣言北國皇帝新卽位已收得康王在燕京獄命曰趙某父子更移他往均州卻令康王入均州卽日發行次日出城時百姓皆在城外阿計替曰從均州去又五百里路極險惡然有人民千餘乃故契丹之福州緣京國破契丹日本州人不歸順舉兵圍之力窮乃降故改今名約行六十里日色已黑路不可辨狐狸悲嘯林麓間微風細雨殆不類人世隨行有三十餘人皆有斥責語但不甚明曉耳鬼火縱橫終無止宿處皆坐于地至天曉又行有齋乾根者于路旁坎中取水咍之良久衆皆喉痛不能發言蓋爲其水所傷移時方退喉舌乃開二帝是日愈綫行至晚又如前宿于林中地皆磽确或有水澤草莽蔽野若非人所常行之路阿計替曰此恐非正路遂歷問從行人其中有一人曰我嘗往均州此非正路乃僻惡小徑耳遂復側行上皇不能徒行少帝或負之又三里許方及正路入一大林涉水而過乃得平正其路甚廣然其地皆是浮沙每舉步足必如行泥淖中沒至踝常不見足時衆人皆失鞋履帝及太上皇爲瓦礫所傷血流趾間苦楚不能行步坐于木坡石上日已晡矣方上早食追至所經行一二十里路中逢三五人時有老番奴在路上遇心疾而死遂臥于沙中衆人以手擁沙泥而去如此行數日只見天色陰晦恍若重霧罩人其氣入口鼻中皆腥又出血或日行次見野雉二十餘隻皆飛鳴于地如爭食穀粒狀觀之乃就食一蛇已爲咀嚼尚有七八尺其首三鼓體皆青碧色無鱗甲頂刻咍啄無復少留矣其雉飛鳴更相斷擲或至死者移時猶存大雉雉出衆餘死于地者十七八隻忽中有一胡人年十餘歲手持一刀與大雉高下

飛逐執之斷其首飲其血邊巡皆分裂肚腹手所持刀不落俄頃其人自地升空杳杳而去左右皆驚愕不知其爲何故也初虜人見蛇雉嘶鳴皆稽首北面再拜數次乃拳取雉去或日行至一古廟無藩籬之限惟有石像數身皆若胡中酋長鐫刻甚巧有一人能言此春秋時將軍李牧祠也不知其建廟之因其像堂前有井皆石砌其面瑩好如瑪瑙其井相傳深百丈每漢盛則井泉枯竭胡盛則井泉泛溢以土石投其中則其聲如牛吼其水能治病其人曰契丹未滅日廟皆綵繪屋宇甚壯麗其毀拆已十年矣我在幼時見說此像乃唐朝頡利可汗自長安攜石匠至此采石作像工甚奇巧其隨行之人各于腰下取皮袋俛首取井中水其水清徹飲之甚甘阿計替曰水甘則金國福無盡也二帝視神祝曰金國之滅井水可卜傳聞九哥已遣繫縛吾國已滅未見的耗若神有靈容吾一占以見乃白神曰吾國復興望神起立帝之意蓋以中國不能復興如神之不能立也故有此祝讀求之耳良久石像開有聲如雷身或搖振如踴躍之狀眾視之起立于室中紋理接續如故眾大駭帝遽拱手稽首父子再拜稱慶上皇謂少帝曰吾父子倘有歸期可一卜少帝欲再卜之從者促行不果而去或日行至一城荒索閒有屋宇市肆及官府阿計替問隨行人曰汝眾人中有五國城中人否有即可前行時有三人令前行至庭下見二三小兒立于庭上皆衣毳衣執弓矢皆擊搏笑語見二帝與眾人循柱攀梁忽爾不見俄有胡官坐庭上引見二帝言語皆不可曉少頃帝出巡行街衢似有疏放之意飲食亦有可意書是時日夕陰曀未嘗和煦歷數日住在城中其居民

言語皆不可曉其稱呼惟有三人是五國城中隨二帝及眾人至此地者常以彼處人言語爲之釋或日眾人及帝在市井閒見百姓十數人皆彼土人擊鼓揚兵仗旗幟牽二牛上各坐一男一女皆斷其首以縛于牛背流血滿身有小兒首用索縛于牛項之下云往官府祝神去也帝相隨至官府中庭下鳴鼓拔刀劍互相鬭舞請神祝禱亦有巫者綵服畫冠振鈴擊鼓于前羅列器皿布地請爲首者皆跪膝胡拜言尤不可辨少頃就牛上取男女于地復碎其肉列器皿中又庭下刺牛血盛器中其男女首乃于庭上梁閒作聲如雷有小兒三人自梁上棟中循柱而下弓矢在手跳躍笑語皆毳衣跣足近視之並有三口取器中血畢而飲之其庭下鼓聲大作邊巡食其半鼓舞大喜而不食徑趨于二帝前拜伏如小兒見長者之狀移時不起少帝答拜之上皇不見少帝乃語之禮畢又欲回身走避其小兒與身復升庭循柱于梁閒作雷聲遂不復見矣彼人皆向帝作言語云云然不可辨五國城人解曰我祀此神數世于此地未嘗有此歸伏之禮有如此之敬帝必天神也遂以其血并肉作食眾喫之而去帝問阿計替曰何神云胡中妖神每歲兩祭率用人牛每喜則風雨及時怒則風雨失候常執人以口齧肉吸血而止今拜于帝前可知大王自有無窮前途也或日有人持食一器曰此是均州所產稻米也視之堅硬如麥飯內有雙仁嚼破食之數日不饑腹痛泄瀉久而方定上皇食之手足輭弱不可行步執物其人說此物初生多在沙磧中苗如蘆葦高七八尺暑甚結穗每穗約有一二合外有黑殼用木棒打開取仁食之彼處人呼曰沒加又有荼腩草其樹

高三尺葉如南棘花而紫色皆有白黃點花開四出其大如手碧色或有八出者其結實大如拳熟便可食其甘如蜜彼人呼曰荼腩子又有野患草生布盈野如南方艾蒿之屬彼人種而方生採以爲茹至夜無燈惟此城中北大石坑中水漬沒加及荼腩野患草三種其水稠如南方之油冬閒大雪尤有彌漫廣野經旬不止者人皆入土坑中蟄伏居止布沒加諸草苗于其中自然溫暖其他異于人世者不一今不復錄大約皆淫慝事也二帝凡在均州經夏及冬上皇疾甚不食已旬日不復有藥彼中疾者取荼腩子喫即愈少帝使人求之去皮令上皇喫之云苦吐出不及下咽而喉閉已成瘧疾布滿又爲從行人移置溼地泥淖中居止因此大困天眷三年宋紹興六年歲在丙辰正月旦彼處相賀但二人相見以手交腋歌舞笑語爲禮而已元宵亦有燈以坑水漬沒加荼腩子以苗莖爲炷而然之是日其宅令男女合婚皆以高低色澤相等者爲偶合之式會于城北大澤閒從民便自配之仍于其地即便交加事畢男負女而歸或日梅專部大王來均州市易打搏至其人約十餘皆毳衣跣足言語不可曉物亦不可名其人市易罷殺牛馬與均州人同飲其血以代酒也食牛皮者如喫藕蔗復以物兩篋送官而去或日早少帝自土坑中顧視太上皇則僵踣死矣少帝哽咽不勝其慟阿計替勉帝曰可就此中埋藏問鄉俗乃云無埋瘞之地此地死者必以火焚屍及半燼以杖擊之投州石坑中由是此水可作燈油也語未已隨有人已白官府乃引彼土人五七人徑入坑中以木共貫上皇而去少帝號泣從之直至一石坑之前架屍于其旁用荼腩及野蔓焚

之焦爛及半復以水滅之以木杖貫其尸曳行棄坑中其屍直下至坑底少帝止之不可但擗踴于地大哭已而少帝亦欲投坑中左右拽其裾止之曰古來有生人投死于中不可作油此水頓清爭力挽之少帝究其日月則天眷三年三月六日也初上皇崩時年五十四遺言欲歸葬內地郎主不許時兵部侍郎司馬朴與奉使朱弁在燕山聞之共議制服弁欲先請朴曰爲臣子聞君父之喪當致其哀尚何請請而不許奈何遂服斬衰朝夕哭爲文以祭有曰歎馬角之未生魂消雪窖攀龍髯而莫逮淚灑冰天金人義之而不責共嵜在冷山聞之北向泣血往燕山建道場于開泰寺疏曰千年厭世忽駕乘雲之仙四海遏音同深喪考之戚況故宮爲禾黍改館徒饋于秦年新廟游衣冠招魂漫歌于楚些雖置河東之賦莫止江南之哀遺民失望而痛心孤臣久縶而嘔血伏望盛德之祀傳百世以彌昌在天之靈繼三后而不朽金人讀之亦爲墮淚爭相傳誦俗重忠孝不以爲罪先是上皇尸投坑中事畢阿計替與眾人促帝行甚速或日有牌使至州引帝至庭下乃宣聖旨曰天水郡公趙某比嵗已死其子天水侯可特與移住源昌州聽命少帝聞之大哭阿計替曰且喜帝曰何以爲喜阿計替曰此地去源昌州六百里卻是南地若去燕京稍近此乃郎主知上皇死故將大王移入近地也來日遂起發均州從西南去隨行人比來時又死及半止有一十三人內人死亦皆焚棄坑中此行少帝與阿計替幷眾人共十五人而已帝日日哭泣不止衣裾破敝隨行人及帝皆如鬼形狀所行之路猶平坦好行非昔日往來之路矣亦有人物居息路傍閑花野草生花皆有青白二色合成一花日夕所食皆乾粮或日至一河水不甚深廣趍于下流淺水中眾人涉水時帝及人從皆洗足阿計替曰今路已近南稍稍可行閒問於人言去北京爲正路惟大王勉之帝曰千辛萬苦父母妻子俱死一身伶仃孤苦獨在不死何爲倘北國皇帝恩造早賜誅戮亦猶生耳庶免如此勞苦自東京至此跋涉已六千里路矣阿計替曰幸我隨行若他人則大王已死久矣帝曰所苦者上皇崩非其地投棄坑中不幸之大阿計替曰勿恩可也其路途閒亦時有人往來皆胡人也或日登一小山坡引領南望塵埃覓天帝曰我見此塵埃精神已折喪在雲州五國城兩三次驚怛不已左右曰此乳獼同知出獵也時天氣頗和近二月天高日明狐兔縱逸皆出坡下觸石而死者三四頭人從或取之以刀刮石取火以草焚之用狐腸胃炙而食之從此又行五六日達源昌州或日入城見其邑甚壯其同知乃是阿骨打從兄孫名赤黎喝阿計替引帝至庭下見之少帝觀其人紫衲金帶左右列侍三十餘人面顏瑩白如婦女之姿極爲俊麗謂少帝曰汝南朝少帝乎遠來辛苦帝唯唯又曰聞汝父母皆死北國皇帝故推恩移汝在此無苦煩惱命左右以杯酒臠肉賜帝與同食于廡下食畢赤黎喝召帝至前詰問曰汝年若干而頭白若此帝曰某年三十六而跋涉數千里外安得而不頭白乎時帝鬚長數寸赤黎喝云吾北國太祖皇帝在日與契丹不足慮地爲其所併故銳意欲滅之耳豈敢望宋南朝而汝國中賊臣不順天命妄與吾家自結邊釁奸邪閑諜以至于此而固不可解矣今皇帝是我姪孫此間有兵萬餘鎮守此地汝但安心莫憂令引帝出居一小室其中有牀褥但日夕所食粗糲乃與阿計替同宿阿計替曰賴得同知見大王甚喜且安心恐別有移南之理時天眷三年四月二十八日也凡在源昌州居止經年餘至天眷四年冬而止

竊憤續錄

宋 辛棄疾 著

金國天眷四年歲在丁巳是爲宋紹興七年也十一月十日戊戌金人廢僞齊劉豫爲河南道行臺傳送燕京囚于相王寺仍殺其子劉璘劉珏於相郡途召天水郡侯趙某於源昌州西行二日抵鹿州三日抵鹿水舟渡而南七日抵壽州行二日至易州所經行路皆荆榛大路頗不易行每州各有同知如州縣俱有軍民市井所至州郡開有遺帝衣服有饋送帝飲食所行隨護一十七人自起源昌州行六十里是晚宿于野林中飲食亦微有乾粮等物是夕有大月出自天東陰晦中雖有光而不能照阿計替曰今日月盡那得有月俄大月之下又有一月相似中發紅光亘天數十丈其聲如雷是月乃鄭王殺陳鄭二王之應也十二月行次雪大作平地數尺有野鳥數百爭飛雪中如雀鴿狀視其地有死狸兩頭在雪中良久羣鳥食狸之肉殆盡皮毛無餘其羣鳥伏地皆化爲鼠皮毛紛落走入雪中土內皆不見其變未至者尚餘鼠首鳥翼宛轉雪中隨行中有一人曰此土有此物遇雪中若食狸者皆化爲鼠能穴地數十丈而去或日行次帝足間出血不止行不能進痛不可忍中有一人名阿父董以小刀于帝足間刮去一片如錢大曰若不如此良久必潰此足緣此沙中有蟲入肉中作毒故也或日有一將軍領兵數百云自黃龍府來往北京麾下人備言其勇嘗駐一鎗于地謂能出者以兄呼之盡數百人莫能出之者其人但以兩手指出之衆服其勇問其名則曰阿䂮務里也又能從入他軍中見物如白日由是殺人人莫敢施其勇帝與諸人立路

俟林中俟其過而後行或日行至鹿水水至深而碧色無上下源流云其水自地中出亦自地中涸呼舟而渡闊約五丈水中生螺如拳大深紫色人或採而食之岸邊生草如蒲色黑如漆甚柔韌可採而食之岸人績以爲布如南方木棉布相似其水中有魚如鱔魚碧色有二足能鳴如鷄聲捕者用長竹上安鐵叉刺之可得土人云可生啖如南方食鱠魚云或日次壽州見同知乃云是眞定府人大觀中爲軍于安肅軍犯法避罪北入契丹以財上金主見帝亦慰勞自云大觀中北走至此幾二十年矣亦頗有酒肉少許阿計替與之言語甚慨和是晚宿于壽州之官舍左廡下夜及半聞室中有歌聲帝謂阿計替曰此間亦有人會歌唱柳耆卿詞雖腔詞不成亦何由至此泊明日同阿計替詢問爲誰其人姓斛律名思乃詢問昨日所唱女子且曰金主皇帝所賜婢妾問之乃東京百王宮相王女今年已十七矣甚婉美昨日唱罷亦語吾曰前所宿的官人好似我家叔我答云便是南國官家其女悲泣至今不已帝聞之亦爲泣左右促行乃出城是日宿于城外一寺中視其殿像俱無惟石刻二胡婦而已無諸供養空寺闃然是夕微有月暗中鬼火縱橫百十爲羣分而復合或日天氣和煦所行路中青草夾路糅以野花皆紫色路之左右亦有畊者其牛皆不甚大而白者尤多角反如羊見諸人至有獻酒食者云此地有神明事之最靈每過有貴人到此地其神必先期一夕報之夢中云來日有貴人自何方至故吾等備酒肉出獻昨夜夢中來報云明日有天羅王自東北而來衣青袍從者十三人是阿父遣來路上祇候有酒肉來獻阿計替并受之帝謂曰汝神在何地民引手指示曰山阜間有屋三間是也帝與阿計替共往入門如聞人揖聲若三十餘人聲衆人訝之既至前視其神亦石刻也乃一婦人狀手執劍則鐵爲之侍從者皆若婦人帝及衆人皆拱手稽顙既出門又聞如三十人唱喏問其名曰有名乎曰無名也但稱將軍而已每夢所見亦婦人持劍披甲而來或傳曰乃契丹天皇后侍女之神也因出征伐從天皇王韃靼沒于此天皇特爲立祠流傳至今不絕帝及衆人贊其威靈而行然天羅王之呼帝謂不知爲何意阿計替曰天王知之乎帝曰不知也阿計替曰幼年曾讀佛書有天羅神名字今呼爲天羅王神必知大王之身乃天宮謫降也帝曰何苦多難阿計替曰此是定數難逃帝笑而行或日在途去神祠百餘里望林麓間火烟起及聞鐘聲阿計替曰此必寺宇也乃走入其寺有二金剛鐫石爲之並拱手而立入其門亦有胡僧出迎遂登堂視佛像高大首觸桁棟無他供器止有一石盂香爐而已僧詰衆人之來帝答趙某自均州及源昌州來要往北京去阿計替曰此乃南國天子爲北國所執今往北京皇帝前去路經此地故來暫憩僧呼童子曰可點茶一巡與衆人喫時衆人與帝不知茶味十年矣阿計替且思茶難得北京以金一兩易茶一斤今荒郡寺中反有茶極美飲其茶味如釋重甲之狀其茶器盡白石爲之衆人中有更索茶者二童子收茶器及胡僧皆趨堂後屛間而去移時不出阿計替等將謝而告行共趨屛後求之則一空舍惟竹堂後有小室中有石刻一胡僧二童子視其容貌則出而獻茶者也衆共嗟嘆阿計替至寺前拜帝曰王歸必矣敢先爲賀自大王之北從南回蓋有

四祥是前途不可言否塞也帝曰何謂四祥阿計替曰一者妖神出拜二者李收與身三者女將軍獻酒四者聖僧獻茶帝亦微笑謂阿計替曰使吾有前途汝等則吾更生之主也敢不厚報遂出寺行或日至一部落中有民三百餘戶乃契丹天皇之陵昔在道宗置守陵人于此由是乃成邑帝至于彼望林中草木茂盛樹影四合其中屋宇如官舍之狀時近夏令草木茂榮之時也前有石羊狻猊麒麟之屬皆斷折不完問左右居人乃云其中冢墓去年差人到此開掘取去金玉珍珠寶物甚多天皇王骨殖棄在長江水中帝聞之感傷乃曰吾祖宗陵寢半在北地半在洛陽想亦如此發掘也又泣下曰吾父之喪坑沈水與天皇落水一同吾母埋路傍吾妻又卷以竹席何異狗豕之死吾之身又未審如何若死未必不若此設也或日行次見一屋宇如天皇陵相似云是道宗陵遙望見室中有紫衣人監督發掘良久出其棺皆石也棺中有物人竝取之紫衣人特遙遠不知爲何物所可辨者一鏡照日映光射天地外竝不知爲何物也立旣久見皁衣吏二人以一竹器持骨殖將石棺中骨棄於道傍邊碎之而去帝見之謂必道宗也因知水中之天皇言不誣矣乃泣下曰吾之祖宗骨殖亦如是也泣行里餘乃止帝行路中飲食稍稍可意又有民人相顧而止宿多在寺院中及民舍閒故前後不復再書意皆同此也或日行次路傍有木高丈餘其葉兩兩相對有花如盞大黃色　出有實亦相對大如木瓜綠色以手觸之已成熟隨行人中有莫利列者取而食之方入口嚼齒竝落如屑舌墨如漆急吐之滿口已裂破出血如水流終日不能食經旬方已阿計替問其民云此名綠盎子能碎骨如泥彼中橐駝初生時以涸其蹄則千里可行不然則不可行剛利如錐舉而刺之則如刀鋸之利除此及作骨用外無用也或日行至一鄉聚有居人數十家云此王昭君青冢也有冢墓在焉碑石斷缺不可觀惟有題額皆八分書亦不可辨識帝息于木下盛暑中隨行人皆疲困竝欲少息木下大風忽起濃雲自東南而升大雨如注雷電交作帝與從人急趨民舍避之少頃雷電大震帝所居民家一男一女及二小兒皆震死先是數丈大火流于帝前方大驚而人已死矣其男婦背上皆有朱篆而不可識二小兒有朱篆可識云章惇後三字帝曰章惇悞國家京城之陷皆因此賊爲之今果報若是及雨止平地水深尺許眾人皆不能行緣雨具不及備也是晚宿民舍閒問民曰此去到京中若干路曰尚有七百里曰此地何名曰檀州北斯縣也或日行次一州郡詢其左右曰平順州也入其城屋甚雄壯其居民繁夥市井貿易類北京阿計替引帝入州見同知訖乃令于驛舍安宿亦給酒食甚豐厚時七月七日也其城中父老皆盛服攜小兒游玩市井中帝不得出驛舍小室中室中亦有牀榻几凳帳幔之屬帝見稽首曰復見天上矣時驛舍官中作酒肆令百姓游賞飲晏作樂賓客四合帝在室中遙見一胡婦攜數女子皆俊目豔麗聲音皆東京人也或吹笛或謳歌或舞或笑在席持杯勸酒有得酒食者有得錢者其錢酒肉皆歸之婦手稍不及者胡婦以杖擊之少帝與阿計替曰此閒婦女何苦如此阿計替曰此佐酒乞丐女也少帝曰吾在東京曾聞不曾見果有此輩又胡婦何爲者蓋其主也俄頃同知遣皁衣吏持酒至帝室中謂帝曰官給酒食汝等就此飲之旣設席飲酒胡婦不知其爲帝也亦遣一橫笛女子入室中對人嗚咽吹不成曲帝問女子曰吾與汝是鄉人汝是東京誰家女子女回顧胡婦稍遠乃曰吾百王宮魏王孫女也先曾嫁與欽慈皇后姪孫京城陷爲賊所虜至此賣與富人家爲婢又遭主母誣撻復以我與此婦日夕求酒錢食物若不及遺胡婦箠楚冤苦言訖問帝曰官人亦是東京人想也是虜到此也帝但泣下不及告遂以酒肉遺去或日經行數縣皆如中州但風俗皆胡夷耳次日一州問左右曰易州也大率皆若中州而繁華不及順州同知亦呼帝至庭下賜酒肉飲食止宿則驛中也城中有兵約萬餘有中貴在此作監軍城中所用錫錢所飲食亦有麪飯穀粟是夕地震至曉不止民有隨地轉者小兒皆啼牛馬夜鳴又大風雨黎明而止城中有劉備廟神像碎如棋子或日行至一鎮邑云平水鎮去京中止二十餘里阿計替曰來日至京中矣是晚宿山寺中竝寺房皆僧舍也帝與眾人同屋共臥聞鄰舍僧誦云有因果否一僧曰豈得無之況他前身是玉室天子因不聽玉皇說法故謫降今在人閒又滅佛法是以有北歸之禍一僧曰想已死在數千里外矣一僧云水火中葬之矣少帝審聽欲起排闥問之眾人所寢身體隔礙不及而止僧又問曰今南方康王如何僧答曰已教他讀了周易六十四卦了別作施行又問少帝此行如何聞至此少帝拱手聽之曰他是天羅王不久亦歸天上但不免馬足之報言訖更論二十餘事皆金國中貴與南北臣僚皆帝之所親識也當日亦有可書以其非所錄之本意故刪之將至雞鳴寂無所聞時室中惟阿

竊憤錄

計替不寢臨之甚審相約來日共究此事洎天明阿計替同帝排戶入室則塵埃覆地若數十年無人跡至處遶寺呼人無一僧一童門外之居民則經兵火而無復有也帝語計替曰言皆當矣但不曉讀了六十四卦及馬足之句計替曰六十四卦者在位六十四年也馬足者則宜戒乘馬之意言畢遂行至午始入京天眷五年十月九日在南宋則紹興戊午年既入城門吏請阿計替曰元帥在京中汝可與他先見元帥阿計替唯唯時民皆聚觀或泣凡行數十街始及元帥府沿途問勞阿計替引帝至庭下見粘罕帝不覺跪膝拜之粘罕遂以身答禮止之曰無慰問數語帝唯唯次問阿計替勞涉之狀亦唯唯粘罕曰汝果爲不負幹離不也今日往返一回六七千里路矣遂呼左右將趙某去賜與酒肉畢令計會閤門吏許朝不許朝令晚先令與海濱侯耶律延禧一處安宿晉說引帝出阿計替自此不從帝也是日從行至京者一十六人同阿計替補官賜金帛有差是時引帝出者皆非舊人蓋元帥府人吏也引帝至一官府計會朝見一紫衣人曰今早已降旨令與海濱侯同左羅院聽旨引帝入一小室見海濱侯先在其中類客次從者三五輩皆女直人也海濱侯延禧謂少帝曰趙公汝自何來答曰自源昌州來宛轉近六千里父母妻子皆死何苦若是延禧曰我與公大同小異我自海耀州至已及五千里向日在京相別今方再見路途辛苦與死爲鄰今日感荷皇恩再歸至此自地升天不若是左右但相勞問而已是夜宿于室中二人同牀女直四人亦在室中二人至曉無敢說一言者來日有人引帝及延禧入小院中庭宇甚潔令二人坐廡下椅上二

人相謂曰不見此物十二年矣有紫衣傳聖旨曰耶律延禧與趙某免朝見並賜入鴻翼府監金人之鴻翼府乃大朝之鴻臚也二人並再拜謝恩有旨仍賜冠服自後仍在鴻翼府小室中居止得與延禧共居亦嘗得見金主早晚亦有傳送飲食其人有數輩更替相視亦監臨謹密之意一日海濱侯執帝手私語云云少帝拱手加額曰皇天皇天後二日有人告帝與海濱侯有異言奉郎主指揮令將二人出外分居其海濱侯居所不知也帝出居安養寺僧舍其私語幸不根究時阿計替復在彼中監守帝居一小室有時或與僧人閑話一日阿計替屏去監守者密告于帝曰聞中國天子徙居臨安府無事南北未甞甯見在饒風關大戰得攝西四五路卻被夏人作亂陷延安一半州郡其河南官家劉豫大金所立今已殺之于京今日見人說高麗兵侵界郎主令僉兵刷馬前去又云朝廷見有人在此講和以河爲界復歸大宋三京及南北流移人民必令大王歸國已差伴送帝但拱手稱死罪死罪而已或日有中使至室中持縑帛白帝曰郎主賜汝服與監者語不得令帝出室中門自此逾秋至冬逾冬及夏亦少有賜酒帛之望矣自天眷五年十月至北京居住及天眷七年四月中已及二年只止寺中拘監帝容貌稍稍復常時乃宋紹興十年也或日有單馬若貴家人寺僧令監者與阿計替入室反鎖其門而去且曰蓋天大王并韋夫人來此作齋移時帝于壁隙中遙見韋妃同一官長潛行從傍有一人抱三四歲小兒皆胡服每呼韋妃爲阿母于是帝知韋妃已爲蓋天大王妻也見韋妃形容稍和悅思其母鄭后大泣下其二人歷覩寺中移時閴寂云車從

已去矣帝在寺中前後三四年節朔與常日未嘗見寺中有人跡往來或至者必大官也民人罕有至者帝乘閑問計替曰此因大王而禁之也寺僧所有法事廚與中國異寺主僧一日語帝曰我本東京陳留人大觀中爲僧宣和　德士乃北走契丹其後大金破契丹値蓋天大王將我住持此寺今年五十餘僧云亦時至韋夫人宅夫人密地亦時問大王動靜帝曰前日所抱小兒何人也曰夫人所生也今五歲矣一日寺僧引阿計替屏去監人傳韋夫人意曰夫人令致意八哥南北已通和以黃河爲界八哥亦恐有歸期又曰前日韋夫人知朱鄭二后死及太上升遐亦淚下與我金釵一隻令我作佛事追薦望大王寬心歸期不遠又云我決無歸去之理緣共蓋天大王有子也自是之後更不聞韋夫人之耗至天眷八年秋阿計替復爲元帥府召去更增監者二人共爲五人日夕不離小室門寺僧因監者皆去請糧食潛于隔窗呼帝曰蓋天大王同韋夫人已往江南矣南朝皇帝以母故四月之閒六使往來今日已行七日矣帝曰叫他母子團圓吾死亦無憾雖在此閉固若比在均州天堂地獄有別矣寺僧去甚速良久監者至問僧所言何事帝答以他事而止天眷十年癸亥金國主乃令帝出僧寺于京中之北賜宅以居之雖云賜宅而其實監繫之監人閉固在外室得胡婦一人伺之亦重因也月給米五斗薪一束餘無有水火則旦夕隔門取給于監人飲食畢不許存火洗濯縫紉一一皆取給于外且云待月錢一千爲監人所得供具所需之外皆監人受之也其室中牀褥稍稍似安靜人家而苦夜中無燈至冬深監人遞絮三斤垢衣五件云官中所賜

是歲帝室中有怪遶夜悲啼不止少帝與胡婦但合眼而已天眷十一年帝于室中窗隙間望見一貴人乘騎而來前至所居必少憩而後去馬前有一卒面如相識者但不能記爲何人也自此人過其門而與相熟監人語及宅內官人其卒問曰此宅何宅曰官中所賜與人居也卒及監人共語于外帝私立于門內之小扉聽之卒曰何官人監者應曰此乃南方趙王也卒曰父子二人乎曰無父也只一人在此年已四十餘卒曰是也遂問貴人去帝于門內忽憶之此必吾兒諶也初在京日不曾相離故流落至此雖吾之少幸此子亦知吾之存何辜至此自後其卒不復至門有紫衣屢憩室前帝伺之並不見其人來乃問監者曰常所憩者何官也曰都統軍僕撒太尉之子每于城北澤中射箭故來憩此是歲因郎主生辰亦嘗賜酒肉于盛暑中亦少賜輕絹數丈天眷十二年秋九月一夕京中失火凡數日相繼不息北京爲之一空郎主大怒欲伺甲乃大出有入千餘而火勢愈不息隨火起燒死者千餘人北主勒兵出城北門避之于寶蓋寺其北帝之所居止去數十步一日帝立于庭砌間因見金主在寺中閣上儀衛甚眾帝急避之是晚城中人來往殊甚怱急郎主入城凡誅戮遺火不救者共二百人帝之所居後人家又火起連延燒屋宇半日而止是歲秋九月所供洗濯胡婦亦病而死帝日夕飲食皆求之于監人于是月給米薪不復入其門有再遣至胡婦未入帝室監者留之與監者相通又相譖謂帝常出怨言凡指二十餘人于是官司命徙帝于城東玉田觀凡月給薪米之類並令觀中請受之仍令監者四人半壯半老上出入飲食所需大槩如安養寺之監守也雖衣服亦少賜矣天眷十四年時金主淫虐不道內淫其女外及臣妾又殺害諸王岐王亮者阿骨打之從兄孫也于金主爲兄其妻在燕京亦爲郎主所侵一應諸王妻並皆如此由是上下生怨有畔之之意矣天眷十五年金主又殺淄王沫王十一人軍國政事皆由后之弟順國將軍駕據盛服及內侍鐵立深祖幷典國如三人而已天眷十六年因郎主失政帝所居觀中飲食官給時至時不至由是飲食缺乏衣服破敝無復接納是歲九月岐王亮殺金主亶而即位改元貞元元年是日乃十月初三日夜既集又令監人滚至十八人牢固監守貞元二年亮移帝入城中左廨院使二人拘執如囚狀飲食粗惡其廨院即燕京元帥府之外獄也帝由是知亮有相害之意貞元三年金主完顏亮令諸將修治甲兵有南伐之意亮之母乃契丹延禧之姑爲完顏骨悉之妻每見亮常戒之曰母事兵甲南伐況吾聞之兵凶器也不得已用之況汝行殺逆以得天下而又無道治天下殺戮已甚安可保一室外復無一岐王乎亮叱曰婦人不當干預政事命左右拽去其母曰我家亦曾如此勢熖今日何在亮遂送外羅院因之大臣無敢諫者尋以鴆毒殺其母亮有妹皆淫之妹告于兄平王孚孚因事諫之亮服罪醉平王以酒而殺之是歲帝在左廨院經歲皆如拘囚之輩飲食稍不足不如寺觀中時也貞元四年亮又移帝右廨院錮之甚密時先金主有二庶長曰伏次曰鎖領兵于右闕關凡領兵內圖外伐數年不克因娶入磨師奴許作牌使以母意乘間盡殺其子亮大悅賞金一萬使之掌軍既殺二子訓練益急簽刷愈煩欲南征矣貞元六年亮遺書于

南朝丞相秦檜又得檜書言及張俊韓世忠諸行將皆壹亮乃酣飲無復內外意左右顧盼然有萌心恐其威不敢發少帝亦在右廨院拘囚加病飲食如囚一槩矣正隆元年七月一日金國改元于宋爲紹興二十六年是歲金國地震一月之中凡二十有四帝久在右廨院拘囚坐久溼淖似有中溼之疾正隆二年及三年大敗夏人兵至靈州盡復亮前後所侵故地先二年夏人敗金師亮乃遣大將郭相公破之即育雲奴也至是夏主李景先大恐納款降仍奉歲幣金玉以和金主不從再遣將攻戰遂俘夏主弟李守先夏主困詣軍前納款乃從和是歲少帝猶在右廨院正隆五年命契丹主海濱侯延禧並天水侯趙某皆往騎馬令習擊鞠時少帝手足顫掉不能擊鞠令左右督責習之正隆六年春亮宴諸王及大將親王等于講武殿場大閱兵馬令海濱侯與天水侯各領一隊兵馬爲擊鞠左右兵馬先以羸馬易其壯馬使人乘之既合擊有胡騎數百自場隅而來直犯帝馬首褐衣者以箭射延禧貫心而死于馬下帝顧見之失色墮馬紫衣者以箭中帝帝崩不收屍以馬蹂之土中褐衣紫衣皆亮先示以意也帝是歲年六十終馬足之禍也酒酣亮與左右曰祖宗以來不能混一區宇切惟恥之今四忌已滅無復外憂吾當南征而登衡岳矣是歲亮令刷兵馬過河而欲犯錢塘矣

南渡錄二卷竊憤錄一卷

此二書所載語竝相似舊本或題無名氏或竝題爲辛棄疾撰蓋本出一手所僞託故所載全非事實按金太宗建號天會十三年死熙宗襲舊號兩年乃改元故天會止於十五年天輔乃金太祖年號止於七年此錄既誤以天輔爲太宗年號又妄謂天輔十七年改元天眷乖謬殊甚金太宗生日在十月名天淸節金熙宗生日在正月名萬壽節此錄記天輔十一年徽欽二帝在雲州正月値金主生日作賀是徒聞金主生日有在正月者而不知朝代之不合也金太宗天會五年三月以宋二帝至燕十月徙之中京六年七月徙之上京八月以見太祖廟封徽宗爲昏德公欽宗爲重昏侯十月徙之韓州熙宗天會十四年昏德公薨皇統元年改昏德公爲天水郡王重昏侯爲天水郡公事竝見金本紀是天水之封實在徽宗歿後此錄乃云靖康二年五月至燕京見金主封太上爲天水郡公帝爲天水郡侯後徙安肅軍又徙雲州天輔十一年三月徙西漢州十四年徙五國城核以正史無一不謬且妄夫二帝不能死社稷舉族北轅其辱固甚亦何至卑汚苟賤如錄所云云且金朝開國具有規模野利亦何至面人之祖淫其女孫如所謂醜惡之辭二帝共聞者耶此必南北宋間亂臣賊子不得志於君父者造此以洩其憤怨斷斷乎非實錄也

竊憤錄

四庫提要辨證

南渡錄二卷竊憤錄二卷 [illegible]

余嘉錫撰

此二書所載語竝相似，舊本或題無名氏，或竝題辛棄疾撰，蓋本出一手所僞託，所載全非事實。

嘉錫案：[illegible]詩話[illegible]云：「宋人竊憤錄一書，記徽欽北狩事，蓉塘嘗辨其妄。[illegible] 萬曆末年，郡中人從嚴氏鈔本覽之，本無撰人名氏，有吳君平者，妄增辛棄疾三字於卷首。余詢之曰：此從何來？君平曰：世人不知書，若無名氏，便會見忽，故借重稼軒。此僅可欺不知者，如公自不必怪也。」然則此書所記，雖非事實，而其書本無名氏，初非僞託。其題辛棄疾之名，特吳某所妄增，不得以此併歸罪於作者也。至南渡錄亦并署辛棄疾，則[illegible]所未言，疑後人又師吳某之故智而爲之耳。

四庫提要補正

南渡錄二卷竊憤錄一卷

胡玉縉撰

此必南北宋間亂臣賊子不得志於君父者造此以洩其憤

丁氏藏書志有傳是樓傳鈔本南渡錄四卷云前有大略一篇卷一卷二爲南燼紀聞錄上下卷三卷四爲竊憤錄續錄附阿計替傳目錄後云是編皆記徽欽二帝北狩之事乃宋遺民張氏自燕中南渡攜來其書卷不一其名故直名曰南渡錄觀後阿計替傳可見非以高宗之南渡名書也此二書所載語並相似舊本或題無名氏撰或題辛棄疾撰皆僞託周密齊東野語曾指其妄謂靖康間不得志者之所爲今其書編年紀錄金國改元亦多不合諸后諸妃俱無影響且以徽宗抑鬱多爲輔流作快辭蓋南渡後輩子爲之也朱述之有題辭五首最佳玉篇案梁啓超中國歷史研究法云辛棄疾南燼紀聞錄竊憤錄所采阿計替筆記此者記宋徽欽二宗在北庭受辱情狀之第一等史料乃梁氏好異之言不足據

南渡錄大略

靖康元年丙午二月初二日金人圍京城三月初三日金人北去十月十九日金人元帥粘罕再圍京城二十五日京城陷金人入城粘罕遣人入城求南宮幸虜營議和及割地事二年正月十一日粘罕遣使入城請皇帝車駕詣軍前議事二月十一日車駕出城幸虜營十七日車駕還宮三月初三日車駕再幸虜營次早帝見太上皇亦到營初四日至十五日皇族后妃諸王累累至軍中不止十六日粘罕命以青袍易二帝之服以常人女衣易二后之服侍衛番奴以南家子呼帝十七日金國以張邦昌爲帝國號大楚十八日太上及帝并二后乘馬北行二十一日次黃河岸二十二日入衛州二十七日至泉鎮四月初一日過眞定府五月二十一日到燕京朝金主六月初二日朱后死年二十六歲十三日至安肅軍聽候六月末移居到霫州紹興二年鄭后崩年五十七歲二帝移居西均州六年上皇崩時年五十四同年移少帝往源昌州八年戊午金人廢僞齊劉豫召少帝於源昌州十月十九日少帝到燕京與契丹耶律延禧同拘曾鴻臚府帝移安普寺紹興十三年賜帝居于燕京之北紹興十四年岐王完顏亮殺金主亶幷太后亮卽位紹興十五年徙少帝于城東玉田觀紹興二十年徙少帝入城囚于左廂院紹興二十一年春帝崩年六十歲

南燼紀聞錄

辛棄疾 著

南燼紀聞錄

宋 辛棄疾 書

靖康元年正月初六日京師立春節先是太史局造土牛陳於迎春殿至日太常寺備樂迎而鞭碎之此常儀也是月初五日夜守殿人聞殿中哭聲甚哀且聞擊扑之聲移更乃止洎明觀之其句芒神面有淚痕滴漉襟袖猶濕吏白有司遂更修補以終其事識者知其非吉兆也初九日邊報金兵屯河朔猶豫兩持似欲復犯京師太上皇遂出南薰門往南京十九日報金國大兵已分布河上敗河淮兵梁師成棄城而走兵遂渡河二十九日兵至毛桃岡(卽牟駝岡)駐軍作大寨居民奔入京師老幼死者蹂躪於道間有强壯劫掠外城放火焚燒二千餘家二月初二日金人圍京師攻諸門甚急十一日以蕭昌爲都太守禦提舉司虜遣使入城請和乞以黃河爲界二十一日京城戒嚴金人兵退封丘寺需索金銀牛酒犒師依契丹倍增歲幣朝廷許之三月金人退兵北去至襄州國相有文字至軍門乃粘沒喝之文也其略曰今南北以求和好許增歲幣仍有割河之請未有定議今大軍已駐河南河北諸郡已定彼若不從則我持其物而求其遺此計之上上也于是金兵雖明言北歸其實只在河南未嘗解也初九日金國粘罕加封征討大元帥仍令從便宜行事且降書曰今南伐之兵已逾河濟洛直犯汴京雖湯武之威不復有過甘辭誘和以俘其主比聞彼上皇兩幸可候比入京口併兵攻陷俘虜以歸係頸以帛朝之宗廟我之願也昔我之攻契丹童貫持二以俟我今既得勢安可不順天命以殲滅而興萬世之業乎昔楚子國也尚能殲滅陳蔡我師

威行電掃前破契丹如摧朽拉腐乘勢不取必貽後悔俟其復京併力困之此萬世一時也若欲議和以河爲界實所未嘗天福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下元帥府施行十五日粘罕遣人入城上書請歲幣金繒及車輅鹵簿儀式及請移文河北諸郡日下罷兵交割二十一日金人收河南北岸兵馬北去五月少帝上書請上皇歸京八月粘罕大軍屯駐薊郡且遣使至賀上皇歸京其實探伺也九月十一日粘罕又使人入京求和仍索金繒以緩我師朝廷大臣皆無智謀俱幸書姑息於是上下苟安不復有邊慮之策矣十一月十七日河北報金人入粘罕下令大兵南行已及河界十九日復圍京師二十五日京師陷金兵入城二十六日粘罕遣使入城求兩宮幸虜營面議和及割地事十二月初五日遣兵入城搬運書籍并國子監三省六部司式官制天下戶口圖籍人民財物及宗正牒譜初九日又遣人搬運法物車輅鹵簿太常樂器及鐘鼓刻漏及一應朝廷儀制取之無有少遺十九日京師雪深數尺斗米三千貧民飢餓布滿街巷死者盈路又肆兵剽掠擄奪富家有一金將在天津橋即天漢州橋也劄甲士百有餘人人民不敢過此壯者爲之剝脫而殺之婦女美麗者擄之往往城中閉戶不復出入時有柔福帝姬侍從三十餘人將欲入內其賊使人叱止之呼令出轎帝姬泣曰我貴家子天子爲我兄安可出見金人使左右急行兵怒使人拽止之且又令人拖出使前徒行金人笑曰美婦人也問曰汝有夫乎帝姬泣不能對良久曰令兩國已和汝安可如此無禮其人曰我兄爲北國大臣富貴無比若能爲其妻不異汝南朝富貴也語畢使之徒行復顧謂帝姬曰吾有香纓一枚可以代我兄爲定物遂於懷中探眞珠香囊一枚手持以獻帝姬不肯受金人執帝姬手令受之金人乃笑而退其後皇族北去帝姬竟爲金將兄所得蓋粘罕之次弟也粘罕兄弟三人長粘罕爲國元帥次澤利金國北部大酋長昔滅契丹首擒天祚者即其人也又次弟野利見爲大將圍京城先登陷京邑領兵駐天津橋者是也二十一日金人遣使入城且言國主有令于京師選擇十八以下女子一千五百人充後宮祗應於逐坊巷二十四廂集民間女子選擇出城父母號呼聲動天地其女子往往爲金人淫污罵而不遣出城亦不令歸家靖康二年正月一日金人入城朝賀不行禮初九日北國主下令粘罕曰比聞已破汴京所獻物色不甚爲急可速擇異姓立爲主以慰民望我遣居北國南地非我所使南宋二主可令來朝事貴速行十一日粘罕遣人入城請車駕軍前議事十三日金人軍前降指揮言北國有旨令契丹國海濱侯耶律延禧及西夏侯李智先與南宋皇帝等并大元帥粘罕及皇弟吳乞買同上大金皇帝徽號及命有司擇月行禮請皇帝詣營署名進奏十四日再遣人請車駕來日詣軍前進奏表十五日車駕不肯出金人遣人入朝持出上金主尊號表有云輔天佐運應道法古至德皇帝之文仍書云臣姪南宋皇帝又于下請署御名上觀之嗚咽下淚且曰臣上失孝道貽憂上皇下失君道罹禍萬民今幸兩國和好苟屈己以存孝道朕復何辱金使持算進請皇帝書名乃去十七日金人遣使入城稱北主有命宣示南朝太上皇其使且去少頃復見太上皇太上皇令左右接書使者云北國主勅請皇帝自受

太上皇歔噓不得已而接之書曰北國金皇帝書付弟南朝宋皇帝近者北遼無道殺伐無止朕旣殲滅以甯人民以開皇圖大有華夏比緣奸臣童貫蔡京詿誤兩朝以致禍亂使勞我師遠至汴京今已救時弔伐以遂和好叔姪是敍進幣是行汝可應令保育天和以撫萬民以河爲盟萬載一決吾無僞言汝其知矣天輔十年月日其詞泛濫虛僞皆甘誘不實之語不復備錄其使仍口傳北國主意曰皇帝起居南朝皇帝今已結好爲皇帝兄弟不許一切生疑仍可罷兵今將到眞珠袍一領是國主皇帝朝服今獻上皇帝請收領良久請皇帝稱書不可令兩國通和可進上謝表太上皇曰稱表使者復言曰北國皇帝本意廢趙氏立異姓如天皇故事我元帥請貴人勸免其事且止陛下尙不從順其大兵恐不可已也今大兵再至汴邑不比去年幸陛下照察不可以小屈而亂大謀帝嘆息從其請二十一日金人遣使入城出榜通衢曰元帥奉北國皇帝聖旨令者兵馬遠來所議事理今已兩國通和要得金一百二十萬兩銀一百五十萬兩於是金人執開封府尹何㮚分廂拘括民戶金銀釵釧環鈿等星銖無遺如有藏匿不齎出者依軍法動輒殺害往往刑及無辜二十三日金人遣使入城持北國書曰今兩國通和所有合理事件仰元帥府請南朝皇帝到軍前商議可否申奏二十九日金人遣使入請車駕出城且齎到北國書曰今已破汴京二帝不可復居宜於族中別立一人以爲宋國主仍去皇帝號但稱宋王封太上爲天水郡王少帝爲天水公於東宮外築室居止文字到日仰元帥府請宋王到軍前共議申奏使者曰國相元帥數數請陛下出城同

共議事陛下不肯出令發北國皇帝手詔陛下之意何如少帝曰聊且退容商議使者曰事急矣從則福逆則禍陛下爲臣下所誤以至於此今復取臣下之言恐禍在不測兄北國皇帝寬慈正直不比你南朝反覆無狀頃之使者辭色俱厲不拜而退二月二日粘罕部左統軍鄆遊利將甲兵七百餘騎至內門稱有兩國利害見國王左右入奏少帝登門鄆遊利厲聲曰元帥遣我上聞國王前日已曾遣人將到北國皇帝聖旨所議事理如何更無一言相報使我元帥無可奏知北國皇帝今特令我來見國王其事若何兩日不見來恐禍不測矣蓋昨已有盟在前不欲倉卒今先此上聞伏取皇帝指揮少帝曰已降指揮今月十一日出城見元帥可報知所有事候面見元帥說及爾且退鄆遊利曰陛下十一日若不出城元帥更不來商議求請也復白帝曰我眾人馬七百餘人欲得少犒每人要金一兩望陛下給之時左藏庫金帛已罄竭乃於宮中需索得金環釵等入百兩與之其人不謝而去十一日車駕出幸金兵營百姓數萬阻死車駕曰陛下不可出既出事在不測號泣不與行帝亦泣下范瓊按劍怒曰皇帝本爲兩國生靈屈己求和今幸虜營旦去暮即返矣若不使車駕出城汝等亦無生理百姓大怒爭投瓦礫以擊之瓊以劍殺死數輩蓋舉轄之人也車駕遂出城至軍門軍吏止皇帝於小室曰元帥寢未興可俟於此室移時有小黃頭奴至曰元帥請國王時帝北行至階下粘罕下階執其手曰臣遠國曾長不知中國禮儀曲折乃揖與升階左右坐帝西向粘罕東向移時不語左右各執利刃大刀所侍皇帝僅祇應王福周可成二人而已粘罕使左

右以所降北國詔旨別立賢君者示帝帝視之不語粘罕使左右白帝帝曰敢不從命苟利生靈以息兵革願何事不可粘罕復使左右白帝曰既如此請國王陛下朝暮候北朝皇帝聖旨乃令介人引帝歸幕俄有人進酒食帝不復舉移時少帝問左右曰可白元帥令吾歸宮矣所議事既從他無餘策左右白帝曰元帥進表請皇帝同發來日早行未晚帝默然左右又遂飲食伶人作樂帝吁嗟不能食時夜闌寒甚帷幙風急坐不能安倚案凭坐左右勸勉帝涕泣不言而已俄五更有人至帝前曰請國王同元帥發表令介人引至帳下旋次升階唯有一案設香燭粘罕使左右以其表示帝帝覽之其詞曰臣姪南宋國王趙某今蒙叔北國皇帝聖旨令某同父退避大位別選宗中賢君敢不遵從今同元帥申發前去其次居止及別擇賢族未敢先次奏聞候允日別具申請書後復如前請帝署名帝從之封緘畢帳下馳一騎黃旗素馬前去訖方命左右設椅粘罕南向帝東向少頃有一紫衣人自外至粘罕與帝並興身紫衣人望帳下馬升階坐西向相揖各就坐粘罕使人白帝曰此北國皇后弟也傳宣至此催促陛下議論事帝唯唯復令進酒時天氣甚寒帝連飲二杯紫衣人曰陛下宜且止此晚刻面奉北國皇帝指揮事與陛下言之揖退令左右引帝歸幕帝回視粘罕與紫衣者尚同坐飲啖帝歸至幕天尚未明少凭几上寒不成寐左右有綠衣者語帝曰臣河北人也爲大兵所擄本是陛下赤子使令監視陛下今入虎穴出無由矣陛下若能屈節於紫衣之人庶幾少有更改不然無路歸國矣語訖回顧而去良久再來手持羊肉一塊進曰陛下可少啗以

禦寒帝不能食卻之因問綠衣者曰汝何姓名今爲金國何官答曰臣姓趙名保安今爲國相親吏蓋臣有二妹皆有姿色爲粘罕寵嬖故命爲親從以察伺陛下行止因問曰早來紫衣何名何官答曰此北國皇帝之后弟也姓野耶葛名多波今爲十七軍都統位粘罕之上今暫來此要往東京取選擇到後宮女子一千五百人二兩日北去也少頃天明有褐衣從者十餘人列侍帝之左右語言不可辨別俄聞報曰統軍來相見帝迎之乃早上紫衣人帝與之揖坐語不可曉帝惟加禮告以周旋少不回顏色命左右指瓶中物左右因以酒進紫衣者舉大杯連飲四五盞帝亦舉一二盞酒退顧左右謂帝曰兀移大多左右解之曰兀移大多安心也蓋胡語兀移安也大多心也揖而退去是月十三十四十五上在幕中粘罕使人守禦且稱候北國皇帝回命到日可歸十六日粘罕使人召帝至帳下升階東坐俄有吏持文書案牘示粘罕階下刀斧簇一紫衣貴人帝視之乃宗正士㒟也粘罕使人謂士㒟曰今命汝入城說與汝南朝宰相于見族屬中選擇一人有才望賢德者同你及合朝大臣保明密地申奏以準備金國皇帝有旨到來別立賢君語訖揮使退去又擁一皁衣吏至階下粘罕使人謂曰汝于東京城內擇一寬廣寺院可作宮室者欲于其中作二王宮速置辦訖指揮去帝起曰粘罕曰所指揮事一一從命容某入城視太上安否以報平安使得盡人子孝道實元帥之賜也粘罕首肯促左右進酒帳下有伶人作樂唱言奉粘罕爲太公伊尹粘罕不喜曰太公伊尹古聖人也吾安可及其萬一復觀其人而語帝曰這幾個樂人是大宋人今月煞好公

事又笑謂帝曰來日教陛下入城安撫上皇七日內北國皇帝詔到再來請陛下到軍前不可相推良久遣左右送帝歸幕次坐久有人傳元帥命曰來日一面歸宮不必更來帳下也十七日早有綠衣者來謂帝曰元帥有命令陛下還宮良久進食有數人引帝出幕至軍門遙見禁衛列於外車駕入城十八日至二十一日大雨雹城中金人劇掠尤甚小民號泣夜以繼日金人引火焚戟樓門二十二日粘罕遣人入城白帝曰前日所說擇賢擇地作宮室二事可速計置一二日開北國皇帝命曰來日文字到請國王到軍前見元帥二十七日帝有文字到便要用也帝唯唯曰一面議論時眾議皆推康王及欲將南安寺爲宮以白粘罕二十六日金人復往擷芳園見太上父子相持泣涕及太后鄭氏同坐帝奏太上曰臣不孝不道上貽君父之憂下罹百姓之毒殺身不足以塞責今北兵見迫日以擇賢君爲言臣與陛下吉凶共之且以弟康王爲主庶不失祖宗社稷幸之大也時韋妃侍側即康王之母也言曰二宮既許以康王繼位中興可俟然外鎮須假主盟陛下可作詔書召四方兵赴京師金人狡詐必不止於擇賢禍有不可勝言者二宮必不肯留於京師惟陛下熟計之二十八日帝與太上同早晚膳粘罕遣人入城餽太上酒十瓶言北國皇帝所賜者三月初二日粘罕遣二人持書一詣太上一詣帝前曰今日北國皇帝所有施行事件請車駕詣軍前聽候指揮至日中又遣人促少帝及太上皇並至軍前議事至晚遣人不絕又云若太上皇不出城不妨先遣皇帝至軍前初三日車駕出幸虜營至帳下粘罕坐而言曰今北國皇帝不從汝請別立異姓爲

主遣人持詔書示帝遙遠不可復辨使人擁帝降自北道入小門至一室離落殘缺守以兵刃自辰至申未得食帝涕泣而已先是帝將出幸也書便可即貢來救父母押九字于衣領蓋將付宰相何㮚以召康王興兵以圖恢復中興且在路中傳旨付開封府曰趙氏孟子可爲檢討付來其意指延壽宮孟太后也是日帝在室中至暮有一番奴持食一盤肉一瓶酒於帝前曰食之食之帝泣而言曰父母不復顧矣番奴曰無憂父母旦夕與汝相見矣其夜無牀席可寢但有木凳一條而已亦無燈燭窗外數聞兵甲聲時天氣寒凜帝達旦不寐天明有人呼帝出曰太上至矣帝視之見戎衣者數十人引太上由傍門小路而去帝欲前問太上左右止之帝哭不勝初四日至十五日開皇族后妃諸王累累至軍中日夜不絕太上與帝各居一室后妃諸王皆不得相見惟鄭后朱后相從其他王妃帝姬各爲金虜責入分去京師百姓號泣七日不止以至攀阻太上及帝車駕不使出城復爲范瓊所殺今更不述諸王妃事只紀二官家行也十六日粘罕坐帳中使人掖二帝至階下傳北國皇帝旨曰汝父子上負祖宗下負民物恣爲奢侈忘公徇愛以至結釁外國禍延內州天人俱棄不可復君宜擇異姓以代宋後令元帥府責問開封府吏以下保明策立仍令趙某父子前來燕京令元帥府差人遣發前來帝與太上聞言相對涕泣不能言粘罕曰所擇康王今在何處帝曰不知也粘罕謂左右曰急持書開封府索康王少刻與太上共居一室侍衛數人皆醜陋而其言語不可辨帝與太上自此日惟一飲一食而已夜宿竹簟之次時天氣風寒侍衛人取茅及黍穰作爐

火太上與帝同坐向火至明日粘罕命左右以青袍易二帝所服以常婦之服易二后之服侍衛之人以南家子呼帝及太上飲食與彼同戶外甲兵甚眾十七日粘罕使騎吏持書示太上及帝曰元帥遣汝趙燕京朝皇帝已召康王至軍前同去南朝已立張邦昌爲帝國號大楚矣帝與太上竝涕泣時鄭后因此喪亂心腹疾作痛不可忍臥于木凳幾絕朱后爲之撫摩四人相對泣下騎吏怒曰元帥令亡下來日發行詐疾欲何爲者少帝告曰母后心腹痛不可忍君獨不見其面色安敢以詐爲某失孝道使父母至此倘肯見憐以杯藥或沸湯見賜他日厚報衛吏顏色稍和曰此間無湯藥遂叱左右以沸湯一杯進后后飲痛稍止泣曰妾之不幸大矣國破家亡雖生何益是夕宿於野寺中十八日早騎吏前曰可行牽馬四匹令太上及帝二后乘之北行二后素不能騎騎吏遂掖而乘之鄭后病未已伏鞍行十餘里路傍有數人見之泣曰皇帝父子北去我百姓何日得見太平也因奉飯羹二小盂進太上及帝朱后分食之粗糲不堪食時騎吏從者約五百餘人皆衣青袍與二帝不可辨帝問父老何以知之父老曰吾以面色觀之可見況傳聞車駕將欲入京故知之帝曰吾母心腹有病汝有湯藥否父老對曰無止有少許鹽酥可煎而進之騎吏恐其滯住促行騎吏掌行者千戶自言姓幽西名骨碌都常以言戲朱后復恣無禮驚路行之次朱后下騎閒旋溺骨碌都從之乃執后臂曰能從我否朱后因泣下戰不能言遂亦發疾不能乘騎骨碌都乃掖后同載馬上行至晚約三十里宿一寺中闃寂空寺也是夜月初上明照廊廡骨碌都使人持茅爇火烹食以

啖二帝於室中二后皆病不能食骨碌都乃手自煎羊肉以餌之曰汝婆婦休惱我保護伱四箇到燕是夕鄭后寢朱后驚悸不已心腹作痛骨碌都以手撫其腹曰病已病已三祝之曰伱强强伱强强其無禮若此至天明言於少帝曰爲我說與伱妻善事我我即保汝爲相報也十九日至東明鎮骨碌都早食與帝及太上二后並食於郵店時鄉郵荒殘無復人烟百里有屋一二所朱后疾愈甚少帝涕泣日夕不止不能食骨碌都怒曰汝在汴京三千餘口皆流徙于北矣其女子貌美者爲人所取何獨眷一朱皇后不以結識諸酋以作前程之計吾素非胡人乃大朝人耳亦以妹奉元帥故得身至大將富貴無比今幽西骨碌都是元帥改之耳我本姓王河洲人也汝父子爲官家害運花石綱役使天下人苦虐不堪言今至此天報耳尚何怨耶少帝於是不敢復言但日欷歔而已二十日至封丘鎮早食山坡之下馬齧草相蹋而飲食皆坐地上無復椅桌時雨霽泥滑路淖不可行帝與太上及后皆在泥中蹲伏飲食粗糲彩容黧黑目睛並昏傍有井水太上誤墮其中衣服沾溼骨碌都拯而出之驚失羅傷鄭后之足朱后手紋太上之衣去其水而上馬以行是夜宿館驛中二十一日行次黃河岸欲渡河見渡船有自北來上立皁幟中有紫衣人呼骨碌都曰北國皇帝約四月半至燕京今已三月盡可速行之語次骨碌都數以目視朱后且哂之紫衣人知其情狀拔刀執骨碌都曰汝本一亢賤吾兄待汝至此今安得與婦人私而稽緩其行程乃殺之投尸於河顧謂帝曰爲吾說此婦人爲何人也帝曰某妻朱氏骨碌都數有無禮侵犯苦無告處將軍今殺之無

乃雪我之恥乎紫衣曰汝識吾乎吾乃元帥弟澤利也帝拜謝后亦拜之至暮乃抵北岸及至衞州垣邑縣之西安鎮駐軍宿焉是時澤利所領兵甲千餘人幷舊騎吏兵二千人劄寨夜月明澤利所帶婦女四人遂置酒命二后同席共飲二后聞之不勝其辱不能即席澤利曰汝病不能飲可持此一杯飲汝二王其恩當候他日報我乃遣二后持酒入房以飲帝及太上二十二日入衞州城百姓皆以爲金人不知中有二帝二后時有買賣者入館舍或寺中與金人皆易飲食及二帝爲金人所閑居　小室侍以甲兵甚嚴密日中始得豆餅四枚四人共食時百姓或有知其事者自窗隙中饋以飲食間或又爲守戶者所奪在彼留半日是夜復出城外行三十餘里宿于安國鎮之北明王寺少帝以飲食不接驚悸不安漸生泄瀉之疾日走數十里又爲監者所詬惶懼不敢言二十三日至懷州入城澤利往往恃酒無禮二后或時窘罵二帝城中有富家數十戶澤利遣人剽掠酒食財帛子女以自娛又嘗鞭撻下人是夕帝瀉甚告監者取水食偶澤利過前見之遂手殺其人于帝前帝大驚澤利顧謂帝曰可安穩到京莫得生事若不是郎主要活底伱死已多時自是帝見澤利必驚惶移時而後定二十四日至信安縣帝及太上太后皇后離京未嘗滌面至是見野水澄清四人方掬水以洗面盥滌相視哽咽不勝情傍有人獻牛酒于澤利拔劍切肉噉食飲酒連五七盞以其餘酒殘食餉帝曰食之前途無與食也復視朱后笑曰這一塊最好伱自喫之方飲酒次或有人言知縣來相見乃見一金人褐襌綠袍皁靴裹以小巾執鞭揖澤利又分酒食羊肉同坐飲食

移時澤利乘醉命朱后勸酒唱歌朱后以不能對澤利怒曰汝四人性命在吾掌握中安得如是不敬我以所執鞭欲擊之后不勝涕泣乃持杯作歌曰幼富貴兮厭綺羅裳長入宮兮陪奉尊賜今流落兮委頓異鄉嗟造化兮速死爲强歌畢兩手持杯向澤利曰元帥上酒澤利笑曰歌中詞句最好可更唱一歌勸知縣酒后再歌曰昔居天上兮珠宮天闕今日草莽兮事何可說屈身辱志兮恨何可雪誓速歸泉下兮此愁可絕乃舉杯向知縣飲之澤利起拽后衣曰坐此同飲后怒欲手格之力不及爲澤利所擊賴知縣勸止之曰可更唱歌勸將軍酒復舉杯付后手中曰勸將軍酒后曰妾不能矣願將軍殺我死且不恨回身欲自投庭前井左右救止之知縣曰將軍不可如此迫他北國皇帝要此四人活底朝見公事不小酒罷各散去是日四人無晚飯澤利使人監視愈甚以至執縛于柱毀罵百端惟待朱后稍緩蓋澤利思私之也二十六日至徐郵自信安縣行至徐郵二百餘里並無人烟澤利分兵一半先行持文字報捷先至眞定府留一半護衞是日申時自北來軍馬三百餘人首領見澤利下馬作禮語言鄙俚不可辨忽其中一句可辨云已遣四太子下江南到建康二十七日到白水鎮朱后又欲投水鄭氏救止之澤利怒曰可縛之乃與鄭后連索臂腕夾於馬隊中而行望見一堡極高上有旗幟書周鄭二字良久寨門開有土豪兵甲約五百餘人皆長槍大棒弓箭徑來冲擊澤利與之合戰流矢中太上傍一番人太上懼甚其來兵乃河北鄉民强壯聚集保護鄉郵者自辰至申鄉民爲澤利所困稍稍收去駐軍大林中有執鄉民者澤利呼前而語之曰

這四個是你大宋皇帝皇后今放汝歸去告報諸鄉郎日歸降遂令二帝及后四人言我是南朝官家今往燕京朝大金皇帝鄉民不覺淚下謂帝曰我這一鄉周鄭所聚三千餘人北連眞定南接懷衞約有三十餘處此是鄉兵强壯者日日舉首南望要見南宋官軍前去共破金人今官家被其執縛我等鄉兵不久自散也又問康王入南京作官家不知如何也澤利曰康王也被捉從後面來矣復令放所執鄉民去是晚帝及后皆宿於野中上無遮覆至半夜有微雨雷自北起衣服皆垢膩爲雨沾溼至曉雨大作泥雨中行數里方及一寺駐軍于中方得少息移時雨息水溼徧身二十八日二十九日並在荒野中行不知里數其番騎皆于馬上食乾粮肉及有擄掠到飲食隨行取水煮食帝及后微得些食二十九日晚澤利解衣數件泥污皆徧令朱后就野水洗濯朱后不能舉手鄭后共分洗之二帝亦于水邊自洗身上泥污衣服是日天氣稍和望林木中青翠山色可愛野水清淺自山中流出正駐軍處有二騎手持黃文字至澤利前曰速行速行澤利唯唯其人向前鞭馬而去四月初一日至眞定府城下不入城自此催促急行不得少緩是日不住行飲食止令馬上吃乾粮肉早起至晚約行百里宿一古寺初二日二帝立寺門外澤利立山門上遙見一簇軍馬自南而來約有五百餘人中間擁十餘人皆是皇族內有柔福帝姬康福帝姬相國公可辨餘皆不可識皆著青袍白袍二帝與后遠觀舉聲大哭左右促行不及一語而過移時又如前有軍馬簇擁皇族又有二十餘人在三十里外直奔來行不駐足少頃又有軍馬如前有一馬軍至寺前謂澤利曰

此隊中有康王先去燕京也言訖去甚疾移時纍纍不絕凡過軍馬十八隊皆是護送皇族二帝二帝但悲傷痛悼流涕不止日昃猶催行至晚後騎報言鄉兵數隊約千餘人在此寺中屯駐澤利叱左右可分兵一半殺之乃遣次將骨夜叉將兵馬前去迎戰至半夜回報殺得人兵皆四散得粮而返初三日過一坡澤傍其中殺倒死屍堆集臭穢不可近有狼二頭在其中噬嚼人肉見人驚散烏鵲鳴噪可驚可駭是日在坡野中天氣漸熱無水可飲帝渴甚莫有敢供者自三月半閒拘執甚急雖便溺必使人持刃隨從初五日已後不復能記月日盡行廣野大逕日以飢渴爲念不復記憶也但云或日觀者自可見其次第也或日一鄉郡數十家見澤利至俄有褐衣前揖澤利奉上酒食帝及二后亦有酒食頗豐膄或日至一縣不暇問名亦有官出迎如前備酒食內有一知縣者乃一番官見澤利畢次見帝及后曰小番取得肅王小女爲妻要見皇后乃引一女子前拜己戎服執衣覲太后等泣曰奴肅王小女珍珍也呼太后爲婆婆朱后爲姆姆曰前日爲軍馬擁迫至此其首領萬戶不知姓名與此知縣是兄弟將奴嫁與他今成親六日矣前日在此縣中諸皇孫女一十七人皆爲諸人分去或爲妻者或爲妾者東西南北矣拜說未畢爲知縣引回是日晚宿一豪富家主家接澤利甚有禮中夜置酒命妾數人出勸酒令兵士數輩執縛帝及后于庭下至以便溺澆之不能反側勸酒婦人皆美色豔服良久酒罷澤利與豪家趙別館美妾吁嗟相謂曰吾與汝皆太上皇女孫今日伯伯作官家不好事多不如我公公作官家快活今落薄在他家作婢何有出期再三

流涕爲人所呼入庭幃而去或日至一州亦不記州名人烟稍盛于他州澤利在驛中安泊知州與官員來相見皆是番人買賣百姓有來館驛中鬧知是二帝二后被執縛往往有流涕者或默然或低聲語曰南京有官家張邦昌係金國策立纔作官家便叫康王即位大金官家發怒已差四太子領人馬去收復也時二帝于隔窗聞之方知康王不在番中日前騎軍所言康王在隊中蓋妄語也是日稍稍得食但粗糲不堪耳或日到一縣極荒殘有屋七八間城郭皆毀有一女子年二十餘歲在路傍垂首曰我乃南朝皇孫女因病爲大軍挈到此不能存活見太后過乃拜曰帶取奴奴去太后不敢囘左右或報澤利視之微笑曰一就去遂令左右扶上馬乃行是夕宿于野寨澤利醉淫其女醜惡之聲二帝共聞不敢開目遇有餘食與女子分食謂朱后曰你不如他或日行及一城不知是州是縣止有官兵二千餘並無百姓見澤利再拜懷中出文字示澤利乃呼左右去帝后冠幘及衣帶如囚狀坐一小室良久有人持文書示帝曰可依此式具表達燕京一兩日到燕京也其文引晉懷愍及孫皓劉禪石少主故事及尊大金爲湯武北滅契丹而又南滅宋功德巍峩及請罪免死之語持書者呼左右索紙筆與帝曰速寫速寫帝不得已從之乃書云亡國囚俘趙某并男趙某及婦妾鄭氏朱氏稽首再拜大金輔天佐運應道法古至德皇帝陛下重念某承祖宗基業立民爲國不能上順天命下撫人民聽讒臣之言結怨外國徇賊臣之求積釁華夏致上國興弔代之師今一家被擄百口分飛父子二妻聽命凡下伏惟陛下德過堯舜威勝湯武旣已滅宋當立異姓

而父子之誅尙新哀念併與赦原云云文成多與刪改爵多張蔑不忍全錄其末句有云愍懷懿厲未如今日之悲湯武文高曷敵此時之舉是日作表出行三十餘里及深夜月明方止或日及一官府皆新創造牌曰收復新門側列兵刃二十餘人甲士六七十人傳呼曰呼趙某父子二帝爲執而入其門兩道皆栽檜樹少立庭下堂上金紫人朝服侍衛甚多坐中三人一西向二人東向引帝北向再拜上有人傳諭曰將他二人去見海濱侯畢來日入城見郎主言畢趨出大門復入小門至庭中見胡人胡服無巾幘立庭砌若有所伺者左右指謂帝曰契丹主耶律延禧也與汝罪狀一同在此公事未了言訖復引上坐一小室少頃延禧亦入頭有巾幘揖二帝曰我契丹與大宋南北二百餘年未嘗絕和好一旦爲奸臣所誤俱至於此爲之奈何且曰公父子明後日北國皇帝須有赦罪之理我已在此三年尙未了絕帝曰何事不了延禧曰我祖眞宗皇帝在日有百穴珠一顆大如雞卵上有百穴每穴中當有眞珠一顆月明之夕以珠映之其生穴中珠自落下以絳紗承之每可得珠百顆又有通香木一段長數尺沸湯沃之取其汁洗衣服及萬木花卉屋宇閉經年不歇人有奇疾服之卽愈燒之可降天神香氣聞達數百里當時契丹爲大金所滅二物不知所在今北國皇帝將延禧拘執須要此二物緣此三年未得釋去我妻子族屬盡分散作他家貴人美貌者入富家醜陋者入民庶家帝曰此爲何處延禧曰此名平州去燕京尙有七百餘里勉之勉之良久有人引延禧出帝立廡下又有甲士擁一番囚至者見車咽騁單于被俘至此其人人罵言語不可辨

主者乃命以刀斷其舌牽出斬之其妻美貌再拜請命怒亦斬之小兒子四人并令敲殺主者令引帝出出其門見二后尙立牆下映日而哭同行至通衢斥令上馬而去遂復出一城門向北而行道間花卉甚多有急促二十人來往不止曰郎主召見四太子江南令日使令軍前去帝與太上立路傍時有二人皆南朝人爲兵卒言不知爲帝也乃相謂曰五月一日康王南京卽位了也今日早二十四日太子去後不知如何餘語低不可辨少刻路開左右促行至晚行得廿餘里其時近暑二帝及后衣服垢膩蟣蝨不可著頭無巾幘宛若囚徒三日不見澤利之面亦不知澤利在軍中否左右時時詬責言語不甚能辨別行數日有人呼帝出謂曰四太子大王軍至汝可見之路傍有一寺四太子坐胡牀於臺上引二帝二后拜于臺下四太子且詬責曰汝父子無道致有今日若當時信我國家言誓海上之盟共滅契丹分其土地南北爲國豈有今日奈何不順天命與契丹二疑連和欲坐觀成敗彼勝則從彼以破我我既勝矣又不能從我汝之愚一也吾兵已破京師皇帝愁念生靈與汝講和以河爲界汝又不服勞我師徒遠征汝之愚二也且天子死社稷汝祖宗二百年基業不能守成內則奢侈外則結怨一旦滅絕何面目見國人倘忍死見我何愁如之汝之愚三也帝爲四太子所責俯首流汗不能言但與太上二后再拜而已繼呼左右取筆硯令少帝作書召劉光世韓世忠劉錡等歸降且曰今日是夏至節賜汝酒各一杯令左右于金瓶中斟四杯飲之再拜而飲太子復謂帝曰北國皇帝無殺汝道理不失爲侯王言訖上馬而去鞞鼓鉦鐃聲動天地時

二后自出京以來足跣不復能行雖乘馬足皆生瘡肌肉瘦瘠二帝亦枯槁不類人形爲左右監者詬責鞭扑欲死無路金人將衣服共相結縛夜臥不相捨二帝及后與番奴連腕竝手合坐同食以此行路五六日始達燕京蓋契丹舊都也入門小類東京既至內門金主登殿左右執帝及后膝跪於地皆呼拜訖其門下左右列金紫貴人或絲或褐或傘或笠或騎或車約有數百人皆稱萬歲良久傳呼令左右賜巾幘又有侍官二人自金門出傳金國皇帝旨曰皇帝勞汝賜汝衣服沐浴來日入朝傳勅遂出赦書引帝入都堂見宰相至堂下堂上坐一人左右曰此銀朱孛壓相公也帝再拜孛壓亦答拜中侍立堂上宣赦其文不復載後復曰赦趙某父子之罪免爲庶人引帝及太上入朝皆巾幘青袍二后服如常至殿下北面再拜訖其門下左右列金紫貴人國主自殿上傳勅封帝爲天水郡侯太上爲天水郡公各于燕京賜宅居住左右唱命二帝及后再拜謝恩訖左右引去入一小室良久有二皁衣隸引帝并太上及二后入一官府門有牌書燕京元帥甲第至庭中有一褐衣番人坐堂上曰燕京元帥帝乃再拜皁衣吏呈文字于元帥筆署其末令引去皁衣吏引帝出門徒行稍衛者二十餘人經十餘街始及元帥府入門轉左廊下小屋中呼帝與二后坐其中竝無椅凳惟磚石三四枚而已時帝終日下淚又飲食不進驚惶不安兩日之中止飲水二杯二后但哭泣而已欲觸柱死左右止之二十二日至三十日竝在室中外戶鎖閉監視者十餘人日所有者粗飯四盂而已相顧不能食朱后有疾臥冷地上連日呻吟監者尙加詬責少帝語左右汝等可憐

念我國破家亡取湯水相救左右引去曰我國禁諱言犯者過如殺人汝呼悶字已該大罪尚欲索湯水再懇之不顧而去六月一日早又引帝及后至元帥庭下令帝再拜左右唱喝如云旬月見之狀良久乃退時朱后病不能行其左右監人背負雙手持后足無禮特甚是日之後朱后病篤初二日午死年方二十六歲帝大慟告監者曰某妻已死盍如之何左右曰嗚於官良久有皁衣吏引數人挾后屍而出用黍薦捲之共拽而去帝哭愈哀不敢出聲恐監者喝之初三日早有中使坐元帥府庭下引帝后於前傳宣曰天水郡父子可往安肅軍聽候指揮來日便行令元帥府發遣初四日早元帥府吏呼帝曰官家聖旨令汝往安肅軍居住今日便行帝曰我母鄭氏病未愈略候晚行何如吏怒曰我北朝不比徐南朝令在必行徐若守正不至今日矣到此尚不遵法令叱不敢對乃徒步前行護衛者二十餘人自元帥府出行至晚始出燕京北門宿捕司房捕司如南朝尉司也鄭太后不能行帝與太上共扶或肩背之而進是夜雖宿捕司無飲食初五日時盛暑行沙磧中每風起塵埃如霧面目皆滿又乏水泉監者二十餘人爲首曰阿計替稍憐二帝乃謂曰今大暑熱稍稍食飽恐生他疾此中又無藥至有水處必令左右供進因此鄭后病漸愈初五日行至十一日所過郡邑飲食稍爲阿計替勸勉又戒左右弗得叱喝日中極熱時亦得少息于木陰之下帝時年二十九歲太上年四十六歲形容枯黑不復有貴人形相若此行無阿計替護衛六月酷暑中必死無疑也十二日曉至安肅軍城下其城皆土築不甚高入其門守衛者皆搜檢以至鄭后臍腹間

亦無不摸過雖他人出入亦然蓋入城內故事行經數街始至官府入門引帝入及太上太后立庭下左右唱名令帝再拜訖知軍者別呼綠衣吏引帝三人出門入一小室令帝坐其中送粟米飯漿令帝后飲饌阿計替從外至語帝若相別安慰狀遂引去自此帝封固室中如前時帝后自春及夏漸行泥水間衣服垢膩又生蟣蝨以至循行苦楚不可勝言獨有阿計替者自澤利命之監守至今不離左右且時時爲帝洗濯但言語不可辨時或曉一二旬十四日知軍使人呼帝至庭下且傳北國皇帝聖旨曰天水郡公趙某父子並給賜夏衣一襲視之乃紗帛二段生絹一段令帝謝恩拜受使人持其物同歸其物乃爲監者取其半復以舊紗褐衣并生絹付帝曰可衣此庶免汝裁造也自此日坐室中鎖閉惟得粟米漿水各一二盂而已餘無所有也十七日晚中夜聞外有喊聲眾大驚火光連天殺人大亂蓋安肅知軍人有二一是契丹人一是大金人二人不和其契丹人欲殺大金知軍刦二帝南歸投西夏結連易定一路謀尚未發偶以醉酒鞭撻一奴奴往告大金知軍遂舉兵圍契丹人殺傷殆盡至晚方定其火連燒屋宇百餘間殺死七百餘人燒至二帝所居室三丈許乃止不爾爲火焚死矣蓋拘執之故也十八日早知軍在庭上引帝至庭下且責問徐與契丹結連殺我同歸西夏我昨夜已殺了令奏知大金皇帝與汝理會帝曰某在室中防閑甚密何由與彼通情知軍怒曰現有首告人在徐不得胡說煞好公事帝爭不已知軍命左右以鞭擊之帝口血出齒碎令人拽去復入前室中拘之以繩索帝泣不能出聲是日飲食不至惟監人私以漿水并少

飲進三人分飲至夜因繫愈甚至二十二日並如前二十三日知軍坐廳上命引帝至庭下再拜聽詔曰趙某父子既免死且令居止安肅軍御結連同知李奉國意欲反叛本欲賜死更令往雲州聽候指揮仰安肅軍發遣前去讀訖命吏引帝再拜謝恩哽咽訴不能行知軍怒曰汝尚敢如此徐當初要殺我我今日如何放得過汝命左右拽帝坐地上以柳條鞭五十餘下帝泣下如雨痛楚久之方甦戒左右即令便行至晚出門宿野庭中時甚暑帝身有傷苦楚坐庭中地上不能起至夜深月出始得少飯三人分食太上因暑熱成病監人取野草木板布于地上令二帝臥其上云不爲地溼所侵可以愈疾矣二十四日至三十日在路遭大風雨狼狽萬狀如是數日方達雲州如前拜同知于庭下命左右引帝入土圍中內外有兵守衛雖衣帶皆爲取去蓋防自縊也日惟一食至八月十七日有綠衣吏來手持鑰匙開土門呼二帝及太后出門曰大金皇帝赦汝罪叫汝再往燕京可出謝恩時帝已稽首稱謝蓋誠心也其綠衣既引帝出土圍復引入一室如前因閉之日間得飯一木器漿水一木瓶時天氣稍涼二帝飲漿水疾作待死而已二帝受禍已久半年留之無可奈何不復愁苦但衣袂經夏糜壞寒不可敵監者或遺以敝衣稍稍得爲補葺十月或日早五更忽鼓聲四起人兵奔亂殺戮火光燭天蓋同知下有將補千戶者二人作亂緣同知奪其妻故舉兵殺同知家眷六十餘口及市中百姓六七百家至日中方定其千戶者二人皆下馬至帝前揖衣數件曰偏中與帝曰與徐與徐吾曹二人今歸西夏矣汝國中南京兼于已作官家半年了觀之必有歸去

之期監者二十餘人吾皆殺之矣吾不可久留復贈帝乾糧數器各上馬而去是晚城中大亂有千戶執爲亂者斬之于市乃止經二三日別知軍始至城中方定先是監中人阿計替者相從已半年稍得侍衛之力帝謂太上曰恐阿計替爲前日作亂千戶所殺雖城中大亂吾父子不敢出此門奈何言未畢阿計替自外至曰且喜無事帝問其不死之故曰我于死人堆中藏伏兩日夜方得脫由是阿計替再監視二帝外來二十餘人盡同知官屬也或日阿計替引帝至庭下有紫衣二番人坐堂上呼曰識吾否曰不識曰吾蓋天大王乃四太子之伯艮久屏後呼一人出帝視之乃韋妃也帝太上俛首韋妃亦俛首不敢相視艮久蓋天大王命左右賜二帝太后酒曰我看此箇婦人面蓋韋妃爲彼妻也酒罷請監人曰善護之阿計替引去帝再入前室然稍稍緩其監飲食略備以此經一冬衣服稍可禦寒矣天輔十一年春正月一日大金例以是日疏放囚禁雖囚犯死罪亦得少出阿計替引帝出外縱步但不出府庭門帝觀玩間有一妮婢衣褐衣口稱韋夫人遣來手持一盒子曰夫人叫傳語十一官人八官人且耐心且密語帝曰聞知九哥已即位恐有歸路未晚也其人將盒子中物置太上衣中奔走而去帝視其物皆棗麵所燒大餅也阿計替乃佯言曰是何妮婢送與他人可速歸之乃引帝入室中問曰適聞九哥是何人帝曰康王吾親弟也今韋夫人是九哥母來相報也阿計替曰十一官人是誰帝曰十一官人吾父也八官人乃吾也遂持其物與阿計替并新到監者二十餘人分食之至晚更不復出初三日例是日爲偸日雖婦女什物金寶官中皆不

禁也他日則不論必置於刑法是日有黃衣者數人各持飲食七八器將五器與監者食之三器使人齎入至室中謂帝曰食之視其物皆肉糜以肉并米合煮之帝與太上太后食未已乃爲監者持去帝問阿計替曰此物何爲者答曰此地風俗樂善人惟作粥以食囚禁者可與齋僧同功故今日有人齎來此也帝又問曰此何人家也阿計替曰此亦韋夫人之遺也二帝與后因韋夫人在彼稍稍獲安十四日彼處已放燈街市張燈無數樂但有金鼓喧天至更後而已胡婦胡女攜手於酒肆中遇人卽便暗合而歸官中及父母皆所不禁二十日阿計替謂曰今月二十九日北國皇帝生日天下作宴此處同知宴罷皆赴燕京去也蓋北國法先期十日賜宴近郡卽赴燕京上壽是夜更闌阿計替指引向來送餅食妮婢至帝前曰夫人傳語十一官人八官人兩三日中往燕京去也復來與不復來未可知且保重將息言已急行去甚速其他監者已覺爭問其實阿計替叱之曰汝等不聞同知有指揮事遂不復問是夕帝及太上聞韋夫人去甚不樂二十三日聞夫人同蓋天大王領馬騎前去留下千戶五人內一主者名啜雞兀領人從二十餘人至帝前曰蓋天大王韋夫人共伱父子二人煞有公事但伱這般人留之何用若五七日閒知得蓋天大王不再來共伱契勘這一場公事呼監者二十餘人戒曰防固不可少緩自此帝復爲監人拘執如初阿計替亦不敢少有庇護二十八日阿計替前白帝曰聞知四太子已上四川及建康府又爲四太子所破康王南渡浙江其勢恐不能久二帝聞之太息曰若九哥事不成吾父子俱無望矣俄有持酒至曰金國皇帝

生日例賜酒肉帝就食之二月一日有探騎至官府中報主者啜雞兀曰北國皇帝已差蓋天大王往關西交點五路財穀別有文字差兀西哺途來作此處同知也初二日有皁衣使持文字前來白帝曰新同知到來要伱文字須便供寫帝曰所寫如何曰速寫速寫詬詈言語不曉帝不得已乃書如今之案款狀曰近封天水郡公趙某同男趙某與母鄭氏各年若干謹狀番人執去初十日同知到雲州引帝至庭下問訊言語不可辨令左右引去之少刻阿計替謂二帝曰今者到的同知兀西哺途乃是途右之兒其父因從四太子往江南爲劉三相公捉去了今來恨南家欲將汝三人苦楚又移二帝入一小室逕湣不可居帝泣相謂曰吾父子死於此矣阿計替曰兀西哺途使我往燕京下文字須一二十日方可還二官人且忍耐寬心吾去燕京一遭與官家探問南京子細來相報也十一日至三十日並如前三月初九日忽一褐衣番人到囚所持文字曰皇帝聖旨又叫伱三人往西汙州聽候指揮蓋緣新同知奏乞也二帝且泣曰又復何地去俄有人引帝手被執縛驅行至晚出雲州北行約二十里方止息自此以後則日月不復記錄蓋阿計替不在帝之左右故也或日有所行地皆坑窟不平有一監者言語稍順于帝謂帝曰此長城塞也或日行五七十里或八九十里辛苦萬狀二帝及后足痛不能行時有負而行者漸入沙漠之地風霜高下冷氣襲人常如深冬二帝衣袂單薄又爲時疫所侵不能行困臥古屋中七八日方得少愈又爲監者催行帝后病起骨立不能飲食有如鬼狀途中監者作木格附以茅草肩輿而行皆垂死而復生再行三四日自

北有騎兵約三四千首領衣紫袍訊問左右皆不可記
帝臥草輿中微開目視之左除中有綠衣吏若漢臣者
乃下馬駐軍呼左右取水喫乾糧次于皮袋中取出乾
牛肉數枚贈帝自是得此食之肢體稍甦綠衣語曰我
漢臣也臣父昔事陛下爲延安鈐轄周忠也元符中因
與西夏將交戰爲西夏所獲降之父子由是皆在西夏
臣亦作西夏部中首領宣和中西夏遣臣將兵助契丹
攻大金爲大金所執降之今爲雲州總管郎主命臣受
夏國節度發兵往陝西破曲將軍令所領兵是也因言
陛下勿憂且契丹大遼主曾與大金連戰尙且不死今
現在昌合州牧管况陛下不曾與大金苦戰只是四太
子下江南稍稍失利金國中盛稱張浚劉錡韓世忠劉
光世數人皆名將可中興臣本宋人不忍陛下如此故
以少肉爲獻言訖別去經行已久是夕宿一林下時月
微明有番僧吹笛其聲凄楚特甚太上口占一詞曰玉
京曾憶舊繁華萬里帝王家瓊樓玉殿朝喧絃管暮列
箏琶花城人去今蕭索春夢遶胡沙家鄉何處忍聽羌
笛吹徹梅花謂少帝曰汝能賡乎帝乃繼韻曰家傳二
百舊京華仁孝自名家一旦奸邪傾天拆地忍聽搊琶
如今塞外多蕭索迤邐遶胡沙家邦萬里伶仃父子向
曉霜花歌成三人相執大哭或日所行之地皆草木蕭
索悲風四起黃沙白霧日出烟霧閑動經六七十里無
人烟但見牧羊兒往來蓋非正路時見城邑雖在路之
東西不復入城時方近夏榆柳夾道澤中有小萍褐色
不甚青翠又如此行十餘日方至一小城云是西汗州
護衛者引入城其地非復人烟監者云是昔日契丹道
宗因高麗王王偑之所其中方廣不甚大有屋數十間

皆頹敝廊廡欲傾籬落疏虛不類人居其護衛三百餘
人逐日旋伐林木搭蓋屋宇居住經兩三日乃遣兵騎
回歸止留護衛者六七十人在彼帝與太上及后只在
中間一室不敢出入飲食日止一次皆是粗糲或時有
少羊肉或日二帝相謂曰我父子在雲州日前後深得
阿計替保護徵得知南地消息如今相去已經兩三月
不知其人還雲州也無音畢有白帝曰阿計是我替阿
哥我名查查里當時北國皇帝專使我二人監守㑩父
子三人如今阿哥被雲州同知差往燕京下文字不久
亦須來此綠阿哥能寫文字虜主時時要申發文字故
必須來此阿哥去日亦曾說與我叫我保護㑩三人安
心不妨或日阿計替回到舍中揖二帝曰且喜安樂我
自雲州往燕京又自燕京至雲州又從雲州到此往返
一千餘里不勝艱苦子懷中取出文字令二帝觀看其
上書云今年南事未定苗傳劉卞廢了官家（本是劉正彥傳之誤）
也立明受太子又云已得建康府車駕入海矣二太子
已得四川四太子已至兩浙帝視之嗚咽不勝謂阿計
替曰二太子已收四川四太子已收兩浙國祚可知矣
又曰苗傳劉正彥敢如是吾兒子方卽位四五年作得
甚紀綱頁久阿計替收文字入懷自此阿計替謂二帝
曰今日七月初五日後日七夕㑩二官家在京時熱快
樂二帝嗟嘆曰到此寧復話此耶言訖有甲士四五十
人喊聲喧呼曰在此二帝驚懼不覺仆地且曰吾命在
今日矣阿計替遂出首立語替白其事帝自窗隔中望
之兩手足俱戰掉不定少頃阿計替持刀入帝所帝驚
以手掩目太上太后亦然阿計替乃高聲曰不干㑩三
人事遂於帝所居室壁後執一小奴而去付首立者殺

之攜其首而去近三時許帝后心神始定尙未能言阿
計替入言曰先來驚否帝曰何事答曰此月七日祭神
也我金國禮于今日先伏藏一人於暗處然後大領兵
馬伴爲捉獲斬首祭神以首爲上祀身爲次祀羊爲下
祀祀畢人羊俱煮熟㸑之使之希福帝曰若非汝唱言
不干㑩三人事我已驚悸死矣太后因驚得病七日方
甦或日首立持人頭者以肉一㯶詣帝前曰希福肉可
食之帝聞其氣臭穢不可近辭之欲不受阿計替在傍
曰受之可有福不可不受帝乃受之首立舞蹈而去或
日秋風大起冷氣逼人阿計替曰秋令至矣俄空中雁
聲嘹嚦自北而南時護衛者皆爲阿計替揮去壁閒有
弓一張阿計替曰官人能弓矢乎射雁以卜此番胡事
也手持弓謂帝曰我代官人卜之可乎帝曰然帝乃執
弓箭仰天祝曰臣不幸上辱祖宗下禍萬民若國祚復
興嘗使一箭中雁以其箭付阿計替射之一箭中雁宛
轉而下二帝拱手稽顙曰誠如此卜死且無憾阿計替
亦微笑取茅草爇火破雁炙而分食之或日阿計替密
入室語帝曰南朝聞得四太子盡得江南迤邐至洞庭
湖又云金國官家使人往北國起大兵前向江南厮殺
時天氣漸寒帝后衣服皆腐爛垢膩時得阿計替集番
婆刮婦洗濯或日大雪深數尺室中極冷又不可出帝
后顙膝相拄聲顫不能言阿計替持一氈投蓋三人之
首稍獲安暖太上自雲州一病之後髮退不復再生如
僧尼狀與番奴剃頭相類是日極冷又乏飲食只得雁
一隻于火上燒熟共食之或日阿計替謂二帝曰今朝
已十月初一日也帝曰今日是天寧節今日與向日不
同帝后並泣下阿計替曰天寧節何節也帝曰生辰節

也我生于此日未知死于何日求死不得求生不得自古帝王之辱惟昏懷愍若少主與我父子耳或日天氣稍和日色晴麗阿計替曰今日餞春此間便有少和氣阿計替又將羊乳一杯飲帝后曰以此代酒其乳腥穢乃強飲之或日雪霽天晴阿計替曰今日可出去矣帝后皆以極冷爲對阿計替曰春回雁歸矣空中雁聲自南而北千萬成羣而去先是北地寒必掘穴以居數月帝室中亦作穴深五七尺帝后晝夜伏其中其餘護衛人亦如此是日始出坑不復入矣時天輔十三年乃大宋建炎四年庚戌歲也或日午閒傳聞北國皇后上仙阿計替等六十餘人皆以布纏頭作孝鄭太后曰我何日死也傳聞金主自皇后上仙之後喜怒不常時時持刀劍出入宮人忤旨者必手殺之阿計替曰徐國中有肅王乎曰有有女子乎曰有近聞皇帝以肅王女爲嬪御專寵由是皇后忿怒自縊而死金主知其實乃手殺肅王女以復后仇鄭后聞知曰肅王女玉箱也此女少多奇異今以兵刃之間身死應之當記肅王妃陳執中女也孕玉箱日夜夢青衣童子自天而降手托鐵盤盤內有玉印二紐曰天錫汝女爲皇后妃驚寤思曰吾夫王也吾妃也豈得父母爲皇妃而女復爲后乎閱數歲驗於水次得玉印一枚文曰金妃之印究其所由於宮中池畔得之亦嘗玩佩不去體金人入城皇族皆爲掠取此女爲貴人完顏㸃所得每欲醉酒淫此女輒昏絕不得前乃以其女進呈于金主金主幸之以爲妃生一男後因后兄沮李孛進夏國李氏女爲妃兩人爭寵趙妃欲以陰計中金主以雪國恥偶皇后死妃因侍閑多以私意教金主殺左右及殺李妃又因暑月嘗以冰雪調臘子以進因此金主亦疾時天輔十四年六月也尋于十五年正月元日宮中飲宴是時金主無皇后止有趙妃當寵其王子因病而死一日秋深侍坐次金主因向趙妃曰汝爲南朝族屬豈得如此富貴皇后福薄以爾爲皇后一日因左右奏趙某父子見居西汗州近者四太子爲韓世忠敗于金山幾死舟中而回是南朝之勢漸欲廣大可將此三人更移入北地金主曰可移向五國城時妃在側因曰陛下以臣妾之故倘庇其父兄不致凍餒亦妾之蒙恩也金主曰外事汝何得與妃曰父母骨肉何不可與陛下道有父兄也無譖譖屬因此金主怒曰留汝在宮中外有父兄之仇內有妒忌之意一旦禍起吾悔何及妃曰汝本北方小胡奴侵凌上國南滅炎宋北滅契丹不行仁義專務殺戮使吾父兄孤苦他日汝亦遭人如此夷滅也金主愈怒手刃殺之或日阿計替持文字至前白帝曰吾共大王又走五七百里路也帝曰何事阿計替曰得旨又移吾這幾箇去五國城來早起行次日阿計替引帝徒行護衛六十餘人出汗州至晚約行六七十里帝后俱不能行泣告阿計替曰何不告金主就此地便將我敲殺何故只管教我千里去也阿計替曰須是忍耐強行勿思他事但有吾在大王且莫憂以此又徒行五七日鄭后因病甚不能行少帝乃負之而進是晚鄭太后崩于林下時年四十七歲倉卒之際路傍用刀掘坑以身上衣裹而埋之二帝皆哭之慟護衛人亦有不忍者有詬詈者催促起行又經三兩月始達五國城頗與西汗州相類有云此處乃是契丹因咀羌西部黑人吐番奚國酋長處城中有居民五七十家皆荒殘不成倫理入官府有大庭及廊廡皆傾倒損壞護衛者引至庭下庭上坐一紫衣番人阿計替懷中出文字示之老番唯唯使人引帝入左廡之下小扉進一小室惟有小臺可坐二人四壁皆土牆庭設木欄護衛之人緘封而去日昃得食一盂二人分而食之五國城中凡居七八月大槩一日一食此一年中酒食一次七月七日祭神得酒肉一次阿計替與弟查查里爭一番婦阿計替遂手殺其弟至十月閒天寒乃掘坑以居二帝因病疫不安護衛者二十餘人亦死半矣天輔十五年正月元宵此處亦有少燈皆於磁盤中貯羊脂以草爲炷燒之有僧五七人作佛事皆胡僧也贊祝官家福祿萬壽帝問阿計替此閒去燕京幾千里曰三千八百里此處西上黃龍府二千一百里此城乃漢將李陵昔日戰敗之地也日晚老番以乳酪一甌使人持至時苦雨舍宇崩壞牆壁圮裂有蝎數十枚走出螫太上之臂病痛移日其餘蝎少帝以土塊擊殺之或日庭中列香案庭上紫衣褐衣三番人飲饌云是日金國皇帝生日飲五七盞皆有食次使人持餘食自隙中遺帝曰此皇帝所賜酒食喫之二帝食之不復辨其名食之皆嘔噦至晝問于阿計替乃蜜漬羊腸合馬腸共成之非囚者所能食亦此中珍味也或日上皇因哭鄭后一日失明不能睹物終日合目坐室中呻吟求死不可得時年五十一歲因語帝曰吾祖宗二百年基業一旦權外國之腥羶禍起奸臣之手一家三千餘口今惟見汝一人在此餘外骨肉流落聞皆爲奴婢雖韋妃爲蓋天大王所得雲州相別不知今復何在太上不時泣淚目疾轉甚月餘一目枯矣或日中庭設祭儀若祀神者云祭天王蓋彼中所重者是夜列燈燭至中夜祈

北少帝于驪中望神祝曰願速死南則中興北則願還內地是夕夢神自空降揖帝于庭前謂帝曰吾寔地方神天王者也上帝命吾統攝南北生靈更十年天下太平矣南朝中興與昔相類言訖升天而去帝寤白上皇上皇曰吾之夢亦如是何祥也或日有中貴人坐庭上與老番相對引二帝至庭下語曰北國官家欲立趙氏稱是荊王女只王孫女官家未知宗派實跡遣吾來問汝可具聞上帝曰亦不知的實族譜亦不存難可考也大金破京師日宗正文字皆爲北朝取去想尙在何不檢閱兼問皇后子細合對便見是何族屬言訖泣下良久中貴人曰臣亦陛下東京小中貴離京日方十六歲今二十六歲矣來時自燕京係是娘娘私自遣來中途逢蓋天大王韋夫人曰爲吾起居二帝及太后餘無所語帝曰太后已死矣中貴人又曰今月十一日想已冊立皇后嘗見皇后說在京師日呼太上爲伯公今上爲伯兄皇后有二子長曰殊哥次曰青哥早晚必有太子也言訖上馬而去或日有中貴坐庭中與老番人對坐使人引帝至庭下言稱金國皇帝與皇后指揮令將鄭太后朱皇后同葬于五國城官給棺木俄有人以擔荷二竹蓆囊二喪皆零落骨殖復令人取二木函殮之乃許令天水公隨葬于淺山之下仍有旨進封二后爲夫人以皇后恩澤時放二帝因禁令城中自便往來但不許出城自此二帝閑或出外坐于市中民家且話南朝事民不敢答但供些少飲食而已二帝以五國城去燕京三千八百餘里燕京去京師三千九百里相去絕不聞中國音耗其中人民亦少知此居民見二帝衣服破敝亦有少遺贈者

南渡錄二卷竊憤錄一卷

此二書所載語並相似舊本或題無名氏或並題爲辛棄疾撰蓋本出一手所僞託故所載全非事實按金太宗建號天會十三年崩熙宗襲舊號兩年乃改元故天會止於十五年天輔乃金太祖年號止於七年此錄既誤以天輔爲太宗年號又妄謂天輔十七年改元天眷乖謬殊甚金太宗生日在十月名天淸節金熙宗生日在正月名萬壽節此錄記天輔十一年徽欽二帝在雲州正月値金主生日作賀是徒聞金主生日有在正月者而不知朝代之不合也金太宗天會五年三月以宋二帝至燕十月徙之中京六年七月徙之上京八月以見太祖廟封徽宗爲昏德公欽宗爲重昏侯十月徙之韓州熙宗天會十四年昏德公薨皇統元年改昏德公爲天水郡王重昏侯爲天水郡公事並見金本紀是天水之封實在徽宗歿後此錄乃云靖康二年五月至燕京見金主封太上爲天水郡公帝爲天水郡侯後從安肅軍又從雲州天輔十一年三月徙西漢州十四年徙五國城核以正史無一不謬且妄夫二帝不能死社稷舉族北轅其辱固甚亦何至卑汚苟賤如錄所云云且金朝開國具有規模野利亦何至面人之祖淫其女孫如所謂醜惡之聲二帝共聞者耶此必南北宋閒亂臣賊子不得志於君父者造此以洩其憤怨斷斷乎非實錄也

四庫提要補正　　胡玉縉撰

孤臣泣血錄一卷

舊本題宋太學丁特起撰所紀自欽宗靖康元年十一月五日起至高宗建炎元年五月一日卽位止載汴京失守二帝播遷之事

瞿氏目錄有舊鈔本靖康紀聞一卷云題武陵孤臣丁特起編集前有自序謂靖康元年在京師居西櫃門下客館得其事纘續函關與同舍郎講聞尤詳悉懼天下後世或失其傳因列日以書之起元年十一月至明年五月九日目擊親聞罔敢遺誤云云疑卽此書俟考丁氏藏書志云南昌彭元瑞謂所載爭立異姓事專歸秦檜而不及馬伸未爲直筆若范瓊則悖逆暴亂越數年方伏誅以辨騎收高伯振爲高藝其紀徐揆上書亦不詳至李忠愍初名若冰出使時欽宗惡其與弱兵同音改之乃以若冰爲其兄且指爲他人之誤亦失核

四庫提要補正

靖康蒙塵錄一卷　　胡玉縉撰

所載宋徽欽二帝北狩事與世所傳南燼紀聞文多相同

丁氏藏書志於靖康紀聞云紀聞所載全與泣血錄相同大約輾轉鈔傳或更名爲靖康蒙塵錄名雖三而實則一也

四庫提要補正

南渡錄二卷竊憤錄一卷　　胡玉縉撰

此必南北宋間亂臣賊子不得志於君父者造此以洩其憤

丁氏藏書志有傳是樓傳鈔本南渡錄四卷云前有大略一篇卷一卷二爲南燼紀聞錄上下卷三卷四爲竊憤錄續錄附阿計替傳目錄後云是編皆記徽欽二帝北狩之事乃宋遺民張氏自虜中南渡攜來其書卷不一其名故直名曰南渡錄觀後阿計替傳可見非以高宗之南渡名書也此二書所載語並相似舊本或題無名氏撰或題辛棄疾撰皆僞託周密齊東野語曾指其妄謂靖康間不得志者之所爲今其書編年舛謬金國改元亦多不合趙后趙妃俱無影響且以徽宗抑釋多爲緇流作快辭蓋南渡後釋子爲之也朱述之有題辭五首最佳玉縉案梁啓超中國歷史研究法云辛棄疾南燼紀聞錄竊憤錄所采阿計替筆記此考證宋徽欽二宗在北庭受辱情狀之第一等史料乃梁氏好異之言不足據

宣和遺事

撰人不詳

新編宣和遺事目錄

前集

歷代君王荒淫之失　唐明宗祝天生聖人
趙太祖生洛陽夾馬營　太祖陳橋驛爲軍民推戴
柴世宗讓位太祖　太宗問定都於陳希夷
康節天津橋聞杜鵑聲　神宗用王安石爲相
王安石行青苗錢法　范鎮韓琦奏青苗錢擾民
貶王安石安慶府　安石男王雱病疽死
王安石見男雱枷鐵枷　安石捨宅爲寺求薦冥男雱
安石引蔡京入朝任事　章惇再行新法
徽宗卽位　章惇薦蔡京爲翰林學士
豐稷等奏京不可用　龔夬奏蔡京蔡卞同惡相濟
陳瓘奏貶章惇雷州居住　童貫往撫州監造作局
楊戩因貴得用　除蔡京爲丞相

蔡京復頁商債　營道宮殿大興工役
降元祐諸賢爲黨籍　封安石爲荊公
加封安石爲舒王　立元祐黨碑於端門
石匠安民不肯鐫名於碑　蔡京立茶法榷茶更立鹽法
京觀詞鑄鈔苦民被貶　蔡京令天下寺觀祝聖壽
命童貫安撫熙河　孛出西方下詔求言
劉逵乞碎元祐黨碑　解州鹽池蛟祟
命張繼先除蛟害　二神起居聖怨
褒封繼先爲眞人　黃河清盧州雨豆
蔡京賀瑞卽除太師　復興蔡京玉帶
康王生上夢錢鏐挽御衣　河南淮北旱命道士王文卿祈雨
張商英論蔡京專恣朝政　蔡京降授太保
除張商英爲右丞相　張閣知杭州發花石綱事
朱勔因花石綱得幸　詔毀京師淫祠
蔡京復太師賜第京師　詔蔡京入內苑賜宴
蔡京進封魯國公　詔安石配享夫子廟
賜方士徐知常號沖虛眞人　郊祭以道士執儀衛前導
崇道官品秩　林靈素以夢感徽宗得幸
徽宗夢遊神霄宮　自稱爲道君皇帝
女眞叛遼　詔林靈素修道書
靈素入冥見明達后　天神降坤寧殿
道士劉混康奏增萬歲艮岳　金芝產萬歲峯
徐知常報三章飛上帝　知常兆歸闕累詔不赴
知常引綠吏遊月宮　蔡京子蔡攸尚康福公主
童貫進太保　大內火是夕徽宗私宿於外
御寶籙宮度籙設千道會　呂洞賓題詩上會
女眞阿骨打稱帝　宣和殿地陷
景靈廟神像有淚　神宗便殿地出血
詔改佛爲大覺金仙　金使來議攻遼
開封茶肆龍現爲軍所殺　東北現黑白二氣有拆裂聲

水破汴隄命虜修治水
蔡京請見安妃
上幸蔡京[illegible]觀金芝
蔡京勸道君以太平爲娛
李邦彥爲浪子宰相
金國遣使皆爲兄弟國
加梁師成太尉王黼太宰
差童貫收方臘
洛陽京徵[illegible]出掠食小兒
梁師成加開府儀同三司
楊志等押花石綱違限配衛州
宋江因殺閻婆惜往[illegible]晁蓋
宋江三十六將共反
太史奏毛頭星現主兵戈
張商英奏昔[illegible]失德

宣蔡京父子於保和殿
八閣[illegible]琉璃之瑞
蔡京進鳴鑾記
道君易服私行都市
鄧肅進十詩譏切朝政
議敵遺以燕南歸宋
方臘叛於睦州
辛興宗楊惟忠生擒方臘
童貫進太師譚稹加節度使
命童貫蔡攸帥師巡邊
孫立等救楊志往太行山落草
宋江得天書三十六將名
張叔夜招宋江三十六將降
蔡京奏赦天下弭星變
徽宗入內有發色

高俅楊戩勸上休聽臣諫
徽宗易服出後載門遊金環巷
徽宗宿李師師家
賈奕見御衣悶倒
高俅押賈奕下大理寺
宋邦傑因賈奕事暫捕入諫
張天覺諫主上私行
楊戩得賈奕小簡
張天覺救賈奕死
宣李師師入朝賜冠帔
張天覺逃去不知所在
童貫蔡攸交割燕城
童貫伐燕敗走平州
徽宗改除旋兒
詔有　術人退水

徽宗聞民間音樂
往周秀家茶肆見李師師
留龍鳳交綃直繫
高俅復隨徽宗幸師師家
李媽媽救賈奕得免
曹輔諫職編管郴州
徽宗使楊戩[illegible]李師師
徽宗遣中使捉賈奕賜死
貶賈奕爲瓊州司戶
張天覺乞歸田里
冊李師師爲明妃
吳乞買立爲金國皇帝
徽宗與靈素遊月宮見二人奕
五臺僧拒水汴河水漲
有僧應詔退水進下二詩

林靈素乞歸溫州修煉
十二月預賞元宵
龍燈夕之樂

後集

賣菜男子生孕
金人滅遼
萬歲山翠狐對飲
金兵兩道入寇
斡离不陷燕山府等州
徽宗退居龍德宮
斡离不犯[illegible]元府
太學生陳東上書乞誅六賊
靖康改元
土牛夜爲神物所碎
梁方平潰師

靈素死葬之異
貴行指斥至尊
宋氏子妻生鬚
賣菜夫入宣德門傳二帝旨
狐升御榻詔毀狐王廟
童貫逃歸
罷花石綱下詔求直言
欽宗即皇帝位
太史奏帝星復明
李師師流落荊[illegible]
勾芒神面有淚痕
金兵次河北
金兵取小船渡河

竄王黼編管永州
朱勔李彥賜死
斡离不[illegible]馬二萬疋
李綱帥師拒守
康王使虜營爲質
种師道姚平仲等劫[illegible]
梁師成伏誅八角店
金兵退師
李綱乞遣兵護送
蔡京死於潭州
李綱迎上皇於南京
种師道死於虜
斡离不犯京師
郭京稱神兵失利
金兵入城取帑籍戶口圖籍法物鹵簿樂器等

王黼至雍丘縣伏誅
上皇如南京
金兵攻京城
鄭望之使虜求和
太子道康王歸易肅王爲質
汪孝迪根括金銀
姚平仲道竄
种師道乞兵邀擊虜歸路
李邦彥力沮邀擊之議
蔡攸蔡絛童貫等各伏誅
趙良嗣伏誅
韓世忠平李福之叛
粘罕屯青城京師失守
欽宗悔不用种師道之言

粘罕刷京城女子千五百人　金人請軍艦出城
郎遊啞迫欽宗出城　欽宗來金兵營
粘罕以詔書示欽宗　欽宗遊宮見上皇對泣
粘罕遣人促二帝赴軍前　欽宗再詣粘罕軍前
范瓊逼徽宗出宮監　軍前　后妃諸王皆北行
粘罕易帝后衣　李若水死虜營
二帝北狩路傍百姓上饕飯　澤利殺骨碌都
二帝至安縣知縣持羊酒見澤利　澤利令朱后作歌勸酒
肅王女爲番官妻見太后　二帝往見海濱王延禧晉爲百亢珠事未了
二帝至燕京見金國主　封上皇爲天水郡王
欽宗爲天水郡公　遼人議送帝后赴元帥府
朱后死於元帥府　二帝鄭后押往安肅軍聽候
阿計替護送二帝　契丹知軍欲劫二帝南歸
金國知軍殺契丹知軍　二帝再往雲州聽候
西夏反言康王已做官家　蓋天大王妻韋氏出見二帝
金主生日賜酒食　兀西帥同知監二帝供狀
押二帝往西汧州　周聆將男報二帝金國下江南失利

二帝知韓世忠劉光世岳飛等恢復中原　阿計替令二帝射雁下
金國移二帝入五國城　鄭后死於路傍林下
上皇哭鄭后失明　二帝夢北方天王告南朝中興
金國主立趙后來則宗振　救朱鄭后同葬五國城
二帝遇瓜欧妻趙氏相顧　阿計替以不靈木飲上皇
金主歸天太子完顏亶即位　又移二帝均州住坐
李牧將軍石像起立　妖神俯伏拜二帝
上皇死於均州投尸石坑中　欽宗移源昌縣聽候
源昌縣同知勞欽宗　石神夢城路傍居民獻帝酒
石刻胡僧獻茶　欽宗見宮壁章惇後身
古寺泥佛言上皇前身是玉堂天子欽宗是天猷王
欽宗到燕京見粘罕　欽宗同延禧往鴻翼府聽候
金主淫親女　岐王殺金主亶即位

岐王移欽宗入左廂院拘囚　亮舉兵南伐
亮淫妹殺母及平王孚　亮遣書與秦檜
秦檜報完顏亮韓世忠已死　命欽宗延禧騎馬習擊毬
延禧欽宗墜馬爲馬蹂死　金兵初追康王
康王憩於崔府君廟　泥馬載康王日行七百里
康王遇李若水母贈路費　康王至黃河河氷堅合
康王至濟州　宣軍及群盜歸者八萬人
元祐皇后降手詔迎康王　曹勛攜背傳上皇九字即眞
康王即位南京　宗澤上表請還京
粘罕畏宗澤遁去　宗澤二十餘表請還京爲汪黃所阻
宗澤憂憤疽死　汪黃勸康王避狄東南
高宗幸淮虜陷徐州　駕幸杭州改杭州爲臨安府
杜充叛降金國　張俊明州大捷
陳思恭舟師幾獲兀朮　韓世忠敗兀朮於鎮江府
牛皐荆門大捷　岳飛邀擊兀朮大捷
十三處戰功　秦檜歸自虜
秦檜倡和議　秦檜定都臨安

新編宣和遺事前集

【詩曰】 暫時罷鼓膝間琴。 閒把遺編閱古今。 常歎賢君務勤儉。 深悲庸主事荒淫。
致平端自親賢哲。 稔亂無非近佞臣。 說破興亡多少事。 高山流水有知音。

茫茫往古。繼繼來今。上下三千餘年。興廢百千萬事。大概光風霽月之時少。陰雨晦冥之時多。衣冠文物之時少。干戈征戰之時多。看破治亂兩途。不出陰陽一理。中國也。君子也。天理也。皆是陽類。夷狄也。小人也。人欲也。皆是陰類。陽明用事底時節。中國奠安。君子在位。在天便有甘露慶雲之瑞。在地便有醴泉芝草之祥。天下百姓享太平之治。陰濁用事底時節。夷狄陵遲。小人得志。在天便有彗孛日蝕之災。在地便有蝗蟲饑饉之變。天下百姓有流離之厄。這箇陰陽。都關係著皇帝一人心術之邪正是也。且說唐堯、虞舜是堯初頭第一箇皇帝。看他治位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不敢盤逸遊畋。不敢荒淫音樂。到得他揖讓傳禪時分。且道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舜王那曾敢做慢遊傲虐的事。禹王告著舜王。使他休學堯王的孩兒丹朱那事慢遊。專務傲虐。恃著強力。不用水向平地上推了舟船。共他徒黨在家爲淫亂之行。故堯王不將天下傳與他。卻分付與舜王了。舜王治世。舉八元八凱。共十六箇才子。是有賢德名譽的人。分布在朝任了官職。卻將共工流逐於幽州田地。將驩兜放逐於崇山田地。將三苗竄逐於三危田地。將鯀殛於羽山田地。誅竄了這四箇兇人。天下百姓皆服其威斷。明四目。達四聰。末梢頭賢人在

位。小人在野。朝綱自治。在位五十二年。壽命一百一十二歲。將天下傳與禹王、至湯王時。爲諸侯與葛爲鄰。葛君不道。苦虐其民。湯王伐之。東征而西夷怨。南征而北狄怨。道、湯王何故忘我。不來拯救黎民。咸慕湯王之德。卻有夏桀無道。寵妹喜之歎。將酒傾爲池水。將肉排爲樹林。相似日與兒徒沈酗於酒池肉林間。苦虐生靈。百姓怨道。夏桀與日相似。這日幾時喪亡。我甘受其苦。不過悄與他偕亡。至紂無道。寵妲己。剖賢人心。置炮烙之刑。不修德政。不改前非。武王伐之。享國日久。傳位至周幽王。寵褒姒之色。爲不得褒姒言笑。千方百計取媚他。因向驪山上把與諸侯爲號的烽火燒起。諸侯皆道是幽王有難。舉兵來救。及到幽王殿下。卻無他事。只是要取褒姒一笑。後來貶了太子。廢了申后。申后怒。會犬戎之兵來伐幽王。諸侯不來相救。遂喪其國。有詩爲證。

【詩曰】 恃寵嬌多得自由。 驪山舉火戲諸侯。 祇知一笑傾人國。 不覺胡塵滿玉樓。

又楚國靈王寵嬪嬙之色。起章華之臺。苦虐黎庶。遭平王所追。遂死於野人申亥之家。有詩爲證。

【詩曰】 茫茫春草沒章華。 因笑靈王苦好奢。 臺土未乾簫管絕。 可憐身死野人家。

後來陳後主也寵張麗華、孔貴嬪之色。沉湎淫逸。不理國事。被隋兵所追。無處躲藏。遂同二妃投入井中。隋兵搜出。亦遭其虜。其國即亡。有詩爲證。

【詩曰】 陳國機權未有涯。 如何後主恣驕奢。 不知即入宮前井。 猶自聽吹玉樹花。

當時有隋煬帝也無道。殺父、誅兄、奸妹、無所不至。寵蕭妃之色。蕭妃要看揚州景致。帝用麻胡爲帥。起天下百萬民夫。開一千丹八里汴河。從汴入淮。從淮直至揚州。役死人夫無數。死了相枕。復造龍鳳船。使宮女牽之。兩岸鑼鼓樂奏。聞百十里之遠。更兼連歲災蝗。饑死人遍地。盜賊蜂起。六十四處煙塵。一十八處擅改年號。李密相背。一呼聚雄師百萬。占了中原。煬帝全無顧念。被宇文化及造變江都。斬煬帝於吳公臺下。隋國遂亡。有詩爲證。

【詩曰】 千里長河一旦開。 亡隋波浪九天來。 錦帆未落干戈起。 惆悵龍舟更不迴。

其國有唐秦王世民。行仁布德。滅了六十四處煙塵。建都於長安。以致太平。後來爲唐明皇爲孩兒壽王取楊家女孩兒名做玉環的爲妻。明皇一見玉環生得有傾國之色。背後使人喚玉環出家爲女官道士。後來宣入宮中。封爲妃子。寵幸無比。其篇是。

後宮佳麗三千人。 三千寵愛在一身。 金屋妝成嬌侍夜。 玉樓宴罷醉和春。

那明皇寵愛妃子。恣從恣遊。夜專夜寵。從此荒淫。每日更不坐朝聽政。爭奈那妃子與安祿山私通。卻抱養祿山做孩兒。明皇得知。將安祿山差去漁陽田地。做了節度使。那祿山思戀貴妃之色。舉兵反叛。真是

漁陽鼙鼓動地來。 驚破霓裳羽衣曲。

那明皇無計奈何。只得帶取百官、走入蜀川躲避了。明皇行至馬嵬驛。六軍不肯進發。把那貴妃使高力士將去佛堂後田地裏縊殺了。諸軍且跟著明皇入蜀。後來明皇那兒子肅宗恢復兩京。再立唐家社稷也。今日話說的。也說一箇無道的君王。信用小人。荒淫無度。把那祖宗混沌的世界壞了。父子將身投北

去也。全不思量祖宗創造基業時，直不是容易也。有康節先生做八句詩，道得好，道箇甚底？

【詩曰】　自古禦戎無上策，唯憑仁義是中原。　王師問罪固能道，天子蒙塵爭忍言。
兩晉亂亡成茂草，二君屈辱落陳編。　公閭延廣何人也，始信興邦亦一言。

此詩是康節左衽吟。　後先說著箇宣和靖康年間讖語，應當初只爲五代時分，天下荒荒離亂，朝屬梁而暮屬晉，干戈不息，更兼連歲災蝗，萬民遭塗炭之災，百姓受倒懸之苦。爲此後唐明宗夜夜焚香告天，祝曰：我乃胡人，不能撫治天下，願天早生聖人，撫安黎庶。此上感得火德星君霹靂大仙下界降生，於西京洛陽縣夾馬營趙洪恩宅，生下箇孩兒。當誕生時分，紅光滿室，紫氣盈軒。趙洪恩喚生下孩兒名做匡胤。幼與小宗戲於街衢，好布陣行伍，肅然人見而異之。及年當弱冠，有大志，少遊關西，行到處除兇去惡，長治華夷，民安國泰。自陳橋兵變，柴皇讓位，在位一十七年，天下太平，消鎔軍器爲農器，毀折征旗作酒旗。太祖一日收平江南，有徐鉉奉使至太祖殿下，盛誇其主能文，因誦其詩。太祖道：此特村教書語耳。因道：我少時有詠日詩道是：

【詩曰】　須臾捧出大金盤，　趕散殘星與明月。

徐鉉聽得道詩，大服太祖志量。後來人以爲應大金破汴梁之讖。太祖傳位與太宗，太宗欲定京都，聞得華山陳希夷先生名摶，表德圖南的，精於數學，預知未來之事，宣至殿下。太宗與論治道，留之數日。一日，太宗問：朕立國以來，將來運祚如何？陳摶奏道：宋朝以仁得天下，以義結人心，不患不久長，但卜都之地，一汴、二杭、三閩、四廣。太宗再三詰問，摶但唯唯不言而已。在後高宗中興，定都杭州，蓋符前定之數，亦非偶然也。太宗之後，傳位於真宗、仁宗、英宗、神宗，箇箇賢君。且說英宗皇帝治平年間，洛陽邵康節先生因與客在天津橋上縱步閒行，忽聽得杜鵑聲，先生慘然不樂。客問其故，先生道：洛陽從來無杜鵑，今忽來至，必有所主。客曰：何也？先生曰：不過二年，朝廷任用南人爲相，必有更變天下，自此多事矣。客曰：聞杜鵑聲何以到此？先生曰：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地氣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氣至矣，禽鳥得氣之先者也。春秋有云：六鷁退飛，鸜鵒來巢，皆氣使之然也。英宗升遐，神宗即位，神宗是箇聰明的官家，朝廷上大綱小紀，一一要從新整理一番。恰有那曾參政名做公亮的，薦那王安石爲丞相。神宗准奏，召王安石拜相。正宣麻時分，有唐介做著諫官，上疏論奏王安石泥古迂儒，若用爲相，必多更變，重擾天下。那時有呂誨亦上疏彈劾安石，有彈文，其略云：

臣呂誨誠惶誠恐，頓首頓首百拜，奏於皇帝陛下：臣仰觀公朝，除王安石爲相者，臣切謂安石昔避小官，遜避不已，及除翰林學士，不辭固辭。先帝臨朝，則有山林獨往之志；陛下即位，則有金鑾侍從之樂。好名嗜進，見利忘義。凡在經筵，力請坐而講說，將屈萬乘之重，自處師氏之尊，不識君臣上下之分。又與唐介爭論謀殺刑名，衆非安石而是介，介務守大體，不能以口舌勝，憤懣發疽而死。奏對強辨，陵轢同列。大姦似忠，大詐似信，外示朴野，中藏巧詐，驕蹇慢上，陰賊害物。制置三司條例，兼領兵財，又舉三人句當，八人巡行，臣未見其利，先見其害。區區愚忠，切以爲安石決不可用。若用之爲相，必變更祖宗

法度，以亂天下。欲望聖慈，允臣所奏，將王安石新命寢罷，宗社幸甚。伏取進止。

奏上，神宗不報。安石居相位，專務變更，一日奏行青苗法，遣李常、孫覺等往河北諸路俵散青苗錢，第一等戶十五貫，第二等戶十貫，第三等戶五貫，第四等戶一貫五伯，第五等戶一貫。青苗在田時分俵散，到收成時分催納，十分供一分爲息。當有銀臺司范鎮上疏，奏言青苗錢擾民不便，表云：

臣范鎮謹奏：言青苗錢者，唐衰亂世之所爲，苗青在田，已估其直，收斂未畢，已促其償，是盜跖之法也。臣以爲此法若行，天下騷然，民不聊生，非國家之利也。臣請罷之。

表上，神宗不聽。又宰相韓琦奏言：青苗錢法大不便於民間，有司責償嚴急，細民不勝愁苦，至有鬻妻賣子者。不能償，願陛下察之，即與蠲罷。奏上，王安石大怒，即日貶韓琦於外。熙寧七年，大旱，帝謂宰臣曰：天久不雨，朕夙夜焦勞，柰何？韓維奏曰：陛下信安石酷法，散青苗錢於民，今之官府督取甚急，往往鞭撻人民，取足至有伐桑爲薪，以易錢貨。旱災之際，重罹此苦。願陛下蠲除租稅，寬裕逋負，以救愁苦之良民。帝感悟，乃詔韓維放商稅，而免青苗。後是日雨。遂貶安石於金陵府。安石弟安國每惜他兄所爲誤國，安國爲西京國子監教授，頗溺聲色。時安石爲相，以書戒安國道：宜放鄭聲。安國回書與安石道：亦願兄遠佞人也。安國又嘗力諫安石，言天下不樂新法，皆歸咎於兄，恐爲家禍，宜速罷之。安石不聽。安國哭於影堂前道：是吾家滅門矣。安石的孩兒王雱爲人性險惡嗜殺，因病疽而死，年方三十三歲。安石哀悼不能爲懷，嘗恍惚見雱身擔鐵枷，向安石道：父親做歹事，誤我受此重罪。安石大驚，遂以所居園屋捨做僧寺，賜額爲報寧院，蓋爲王雱求救於佛也。

【詩曰】　誤國欺君罪不輕，陰司報應自分明。　姦邪凡事憑私險，卻告金仙洗惡名。

話說宋朝失政，國喪家亡，禍根起於王安石引用壻蔡卞及姻黨蔡京在朝，陷害忠良，姦佞變亂，欺君虐民，以致壞了宋家天下。神宗崩，哲宗即位，太后垂簾聽政，用司馬溫公名做光，元祐年間，天下太平，未幾一年，司馬光不祿，章惇等入相，再行新法，把這太平的氣象又變做了亂世。哲宗崩，徽宗即位，說這箇官家，才俊過人，口賡詩韻，目數羣羊，善寫墨君竹，能揮薛稷書，通三教之書，曉九流之典，朝歡暮樂，依稀似劍閣孟蜀王，論愛色貪杯，彷彿如金陵陳後主。遇花朝月夜，宣童貫、蔡京，值好景良辰，命高俅、楊戩，向九里十三步皇城，無日不歌歡作樂。蓋寶籙諸宮，起壽山艮嶽，異花奇獸，怪石珍禽，充滿其間，畫棟雕梁，高樓邃閣，不可勝計。役民夫百千萬，自汴梁直至蘇杭，尾尾相含，人民勞苦，相枕而亡。加以歲歲災蝗，年年饑饉，黃金一斤，易粟一斗，或削樹皮而食者，或易子而飡者。宋江三十六人，閧州劫縣，方臘一十三寇，放火殺人。天子全無憂悶，與臣蔡京、童貫、楊戩、高俅、朱勔、王黼、梁師成、李彥等，取樂追歡，朝綱不理。即位了二十六年，改了六番年號：改建中靖國，改崇寧，改大觀，改政和，改重和，改宣和。從即位以來，改元

【建中靖國元年】大赦天下，用丞相章惇言，舉蔡京爲翰林學士，滿朝上下，皆畏懼侫，阿附權勢，無人敢言其非，獨有御史中丞豐稷、同著殿中侍御史陳師錫共寫著表文一道，奏蔡京奸惡。表文云：

臣豐稷、陳師錫等，切被聖恩，濫居言路，事有當言而不言，臣爲曠職。切見公朝近除蔡京充翰林學士

句當者.緣蔡京身爲禁從.外結后族.交締東朝.伏望獨斷.出之於外.若果用蔡京.則治亂自此分矣.祖宗基業.自此壞矣.又寳政殿學士知江寧府蔡卞乃王安石之壻.與京兄弟同惡.迷國誤朝.爲害甚大.乞正典刑.臣日夜爲陛下憂.爲宗廟憂.爲天下賢人君子憂.若黜貶京等於外.則間言不入於慈闈.聖慮可忘於後患.實宗廟社稷之福也.

表上.徽宗謂豐稷道.專彈東朝.卿當熟慮.豐稷奏言.自古母后臨朝.那曾見有如聖母手書還政的.可做萬世法則.但是目即在外.則間向宗良、宗回藉勢妄作.在內.則間張琳、裴彥臣等兒焰熾然.又有蔡京交通其間.臣愚欲乞戒飭后家.放逐張琳等.黜蔡京於外.庶絕朝廷之憂.徽宗不從.那時.殿中侍御史龔夬亦上表奏言.臣伏聞蔡卞落職.太平州居住.天下之士.共仰聖斷.然臣切見京、卞表裏相濟.天下知其惡.民謠有云.二蔡一惇.必定沙門.籍沒家財.禁錮子孫.又京謠云.大惇小惇.入地無門.大蔡小蔡.還他命債.百姓受苦.出這般怨言.但朝廷不知之耳.蔡京、蔡卞.爲人反復變詐.欺陷忠良.天下不安.皆由京、卞二人鑄奸.是時.章惇罷相.差知越州.專事刑名.慘刻.編類章疏.看詳訴理.受禍者千餘家.民間或訴事稍有嗟昧言語.加以刀鋸、釘手足.剝皮膚.斬頸拔舌之刑.有道號了翁.姓陳名瓘的.論奏惇罪.將章惇貶雷州居住.三月.命內侍童貫、往杭州監造作局.製御用器.自是楊戩始用事.五月.奪司馬光等官.

【崇寧元年】七月.徽宗除蔡京做右丞相.制下.中外大駭.又賜京坐延和殿.徽宗向蔡京道.昔神宗創法立制.未盡施行.先帝繼之.兩遭廢帷.變更國是未定.朕欲上述父兄之志.歷觀在朝.無可與爲治者.今朕相卿.其將何以教我.蔡京頓首謝.願盡死以報陛下.徽宗嘗出玉琖玉巵.將示輔臣.道是朕此器久已就.只怕人言.故未合將用.蔡京回奏.事苟當於理.多言不足畏也.陛下當享太平之奉.區區玉器.又何足哉.帝悅.

　　不非奸佞居台輔.　合是中原血染衣.

蔡京自拜相後.有巨商大賈六七輩.赴闕投詞.言京相公開邊時.及曾相公能邊時.共借訖三千七百萬貫.至今未見朝廷支償.蔡京奏言.徽宗蹙頞道.我國家欠少商賈錢債.久不償還.怎不辱國.蔡京回奏.臣請償之.帝喜曰.卿果能償之否.蔡京差官割剝諸司庫務.故弊的物.及舊細香藥、漆器、牙錦之類.高估價直.立字號.出還客.客辭不受.願請少出藥貨試賣.方敢承領.那時.乳香價利頗高.京令吏將乳香附客試賣.客果得價數倍.後客欣然承受.不半年.盡償訖.在後.客貨賣.卻消折了十無一二.無所伸訴其苦.

【崇寧二年】除蔡京爲左丞相.修大內.復修創景靈宮.及元符等十一殿.及殿中工役大作.夏四月.詔毀唐鑑、蘇、黃等集.又削毀景靈宮元祐臣僚畫像.是秋九月.蔡京與其子蔡攸.并其客強浚明、葉夢得.將元符末忠孝人分正上、正中、正下.奸邪人分邪上、邪中、邪下.爲六等.凡五百八十二人.詔中書省籍記姓名.又將先朝大臣司馬光、文彥博、范祖禹、程明道、程伊川、蘇轍、蘇軾、呂公著、呂誨等.凡一百一十九人.籍做奸黨.御書刻石立於端門.卻詔封王安石做荊國公.又加封舒王.將安石配饗孔子廟庭.塑像坐於孔子之側.又詔書頒行天下.將元祐賢臣.籍做奸黨.立石刊刻姓名.時.詔旨至長安.立石.有石匠姓安名民的.但

官道.小匠不知朝廷刻石底意.但聽得司馬溫公、海內皆稱其正直忠賢.今卻把做奸邪.小匠故不忍刻石.官司怒.要行鞭撻.安民泣道.小匠刻則刻也.官司嚴切.不敢辭推.但告休鐫安民二字於石上.怕得罪於後世.官吏聞之慚愧.

蔡京又更茶法.天下立茶場.拘榷茶貨.令客人赴官請引.自於茶園買茶.赴官秤驗、納息、批引.限日販賣.如有過限.並行拘收.別買新引.增私販法.客旅消乏.又立鹽法.詔陝西舊鹽鈔.易東南鹽鈔.每新鈔折錢三分.舊鈔折七分.方聽換易.蔡京私運鹽鈔.徧行天下.拘刷船隻.揭起黃旗.所過關津.莫敢誰何.蓋爲見行鹽鈔之法.天下纔方通行.忽又改易.那舊鈔皆成無用之物.此上富商大賈.消折財本.或有轉流乞丐的.或有赴水自縊死的.提點淮東刑獄章縡.可憐見商賈受苦.上奏鈔法誤民.以此忤蔡京意.遂奪章縡官.貶做庶人.一日.蔡京欲媚說徽宗.過著聖節將近.命府州縣道.徧立寺觀.天下凡有寺觀.並改名神霄萬壽宮.祝延聖壽.上留意西邊.以王厚爲大將.安撫臨洮諸州.命內侍童貫爲監軍.專切往來幹當.至甚從司專命二人主之.

【崇寧四年】春正月.以童貫爲熙河等處經略安撫置制使.二月.雨大雹冬.彗星出西方.其長竟天.徽宗下詔求言.是時.有劉逵爲中書侍郎.勸上碎蔡京所立元祐黨碑.將禁錮係籍人.並行寬放.以順天變.帝夜半遣黃門至朝堂.將元祐黨碑碎毀.明日.蔡京見之.乃厲聲道.石可毀.名不可滅.徽宗用劉逵之言.詔除黨人之禁.罷方田及諸國歲貢.又罷緣邊諸路科斂.及罷鑄當十大錢.并新立衙要市務.在後.有詩人劉克莊吟詩一首云

【詩曰】　嶺外猿魂多不返.　冢中枯骨亦加刑.　更無人敢扶公議.　直待天爲現彗星.
　　早日大程知返覆.　暮年小范要調停.　皆生幾點殘碑淚.　一一弔諸賢地下靈.

大程.謂程顥.小范、指范純仁也.倘不因彗星之變.元祐黨碑怎生能碎毀.可見當時蔡京附合徽宗.恣行驕淫.天心仁愛.不得不示變以儆之也.其如君臣不悟何.未幾.蔡京罷相.除趙挺之爲右丞相.十一月.罷趙挺之.復相蔡京.

【崇寧五年】夏.解州有蛟.在鹽池作祟.布炁十餘里.人畜在炁中者.輒皆嚼嚙.傷人甚衆.詔命嗣漢三十代天師張繼先治之.不旬日間.蛟祟已平.繼先入見.帝撫勞再三.且問曰.卿此翦除.是何妖魅.繼先答曰.昔軒轅斬蚩尤.後人立祠於池側以祀焉.今其祠宇頓弊.故變爲蛟.以妖是境.欲求祀典.臣賴聖威.幸已除滅.帝曰.卿用何神.願獲一見.少勞神麻.繼先曰.神即當起居聖覽.忽有二神、現於殿庭.一神絳衣.金甲.青巾美鬚髯.一神乃介冑之士.繼先指示金甲者曰.此即蜀將關羽也.又指介冑者曰.此乃信上自鳴山神石氏也.言訖不見.帝遂褒加封贈.仍賜張繼先爲視秩大夫.虛靖眞人.

【大觀元年】黃河清.詔曰.國家承百五十年.三有河清之應.而乾寧軍河清踰八伯里.凡七晝夜.上天眷祐.敢不欽承.其以乾州爲清州.　廬州雨豆.

【大觀二年】春正月朔.御大慶殿.受八寶.赦天下.蔡京會天下郡國所上符瑞八十七所.拜表稱賀.蔡京

進太師。加童貫節度。仍宣撫使。夏五月。日食。以復洮州功。賜蔡京玉帶。加童貫檢校司空。仍宣撫。貫由此恃功稍專軍政。選置將吏。皆取中旨。不復關朝廷矣。顯仁皇后生皇子構。徽宗隔夜夢吳越錢王、以手挽徽宗御衣云。我好來朝。你家便留住我。終須還我山河社稷。待教第三子來。顯仁皇后亦夢金甲神人、自稱錢武肅王。及寤而生皇子。蓋徽宗第九子也。其始生之時。宮中紅光滿室。宣和二年。封爲康王。後卽位於南京。爲高宗。建都於杭州。卽符錢王還我山河之夢。錢武肅王卽錢鏐。享年八十一歲。高宗亦壽八十一。豈偶然哉。六月。蔡京罷相。秋七月。河南、淮北大旱。詔有道高士王文卿祈雨不應。文卿奏曰。九江、四海、五湖龍君。皆奉上帝敕命。且停行雨。獨黃河神未奉帝旨。帝曰。卿可召黃河神行雨。繼文卿領旨。向京師太一宮立壇祈雨。翌日升壇祝曰。大宋皇帝借黃河三尺水。以濟焦枯。不移時。甘雨大作。徧地皆雨黃雨。以應黃河之水。帝喜。賜文卿凝神殿侍宸沖虛通妙通玄眞人。後文卿尸解於撫州臨川縣。

【大觀三年】春甘露降尙書省。天子作詩。以賜執政。蔡京致仕。仍朝朔望。

【大觀四年】焚燃頂煉臂、刺血斷指之類。張商英知杭州過闕入對。上因語蔡京亂紀綱事。商英曰。蔡京自來專恣任意。不知都省批狀、便是條貫。入狀請寶、便是聖旨。若前後失緒。安得不亂。上曰。京多引用親黨。已逐三十餘輩矣。商英曰。餘黨尙多。上曰。百姓聞卿來。皆鼓舞欣悅。商英曰。于臣何事。遂留商英爲中太一宮使。毛注奏言。天下僧尼。增舊十倍。凡數十萬人。祠部歲給度牒幾三萬。乞權住三年。帝從之。夏五月。詔蔡京權傾位高。人屢告變。全不引避。公議不容。降授太子太保致仕。任便居住。六月。以張商英爲右相。閏八月。除張閣知杭州。兼領花石綱事。先有朱勔者。因蔡京以進。上頗垂意花石。勔初才致黃楊木三四本。已稱聖意。後歲歲增加。遂至舟船相繼。號做花石綱。專在平江置應奉局。每一發輒數百萬貫。搜岩剔藪。無所不到。雖江湖不測之淵。力不可致者。百計出之。名做神運。凡士庶之家。有一花一木之妙的。悉以黃帕遮覆。指做御前之物。不問墳墓之間。盡皆發掘。有巨者高廣數丈。將巨艦裝載。用千夫牽挽。鑿河斷橋。毀堰拆閘。數月方至京師。一花費數千貫。一石費數萬緡。勔又卽所居創一園。林泉之勝。二浙無比。後復取旨。建神霄殿。塑靑華帝君像其中。監司郡守初到。必須到宮朝謁。

【詩曰】　神霄新殿矜雲端。　像塑靑華帶道冠。　竭力勞民運花石。　不堪砲石礙遊觀。

【政和元年】春正月。毀京師淫祠。凡一千三百餘區。

【政和二年】春二月。蔡京復太師。賜第京師。

夏四月。召蔡京入內苑賜宴。輔臣、親王、皆得與席。徽宗親爲之記。其略曰。詔有司掃除內苑太淸樓。滌內府所藏珍用之器。集四方之美味。前期閱集。朕將親幸焉。其所用宮中女樂。列奏於庭。命皇子嘉王楷的侍側勸勞。又出嬪女鼓琴玩舞。勸以琉璃、瑪瑙、白玉之杯。京亦上記。略曰。太淸之燕。上曰。此跬步至宣和。令子攸掖入觀。將東入小花徑。南度碧蘆叢。又東入便門。至宣和殿。只三楹。左右掖亦三楹。中置圖書筆硯。古鼎彝洗。陳几案檯榻。東西廡側各有殿。亦三楹。東曰瓊蘭。積石爲山。峯巒間出。有泉出石竇。注於沼。北。有御札靜字榜梁間。以洗心滌慮。西曰凝芳。後曰積翠。南曰瓊林。北有洞曰玉宇。石自壁隱出。嶄巖峻

立。奇花異木。扶疏茂密。後有沼曰環碧。兩傍有亭。曰臨漪、華渚。沼次有山。殿曰雲華。閣曰太寧。左右躡道以登。中道有亭曰琳霄、垂雲、騫鳳、層巒。百尺高峻。俯視峭壁攢峯。如深山大壑。次曰會春閣。下有殿曰玉華。玉華殿之側。有御筆榜曰三洞瓊文之殿。以奉高眞。有種玉、綠雲軒相峙。日午。謁者引宰執以下入。女童四百。靴袍玉帶。列排場下。肅然無敢謦欬者。宮人珠櫳巾、玉束帶、秉扇、拂、壺、巾、劍、鉞。持香毬。擁御座。以次立。亦無敢離行失次者。上顧謂羣臣道。承平無事。君臣共樂。宜略去煩苛碎禮。飲食坐起。各宜自便。無間。執事者以寶器進。徽宗酌酒以賜。命皇子嘉王楷宣勸。又以惠山泉、建溪異毫盞。烹新貢太平嘉瑞茶。賜蔡京飲之。徽宗又道。日未晡。可命奏樂。殿上笙竽琴瑟。方響箏簫。登陛合奏。宮娥妙舞。徽宗又曰。可起觀。羣臣憑闌以觀。又命宮娥撫琴擘阮。羣臣終宴盡醉。

冬十一月戊寅日。南至。御大慶殿受元圭。大赦。蔡京進封魯國公。詔給地牧馬。自京東、河北、募人養馬。然後推之諸路。受田一頃。仍免其稅。令養馬一疋。諸路至九萬疋。

【政和三年】春正月。詔封王安石追封舒王。又封其子王雱爲臨川伯。配享文宣王廟從祀。

夏四月。玉淸和陽宮成。卽福寧殿東誕聖之地作宮。至是成。奉安道像。上詣宮行禮。後復爲玉淸神霄宮。那時。道教之行。莫盛於此時。推原其由。皆自徐知常有以誘惑聖聰也。徐知常始賜號沖虛先生。徐守信賜虛靖先生。劉混康賜葆眞觀玄妙沖和先生。後拜爲中大夫。九月丙午。葆和殿成。上飾純綠。下漆以朱。無文藻楹楣五綵拒墉。無粉澤。淺黝作寒林平遠禽竹而已。前種松、竹、木犀、海桐、橙、橘、蘭、蕙。有歲寒秋香洞庭吳會之趣。後列太湖之石。引滄浪之水。陂池連綿。若起若伏。支流派別。縈紆清泚。有瀛州方壺長江遠渚之興。可以放懷適情。游心玩思而已。

冬十月癸未。郊。徽宗搢大圭。執元圭。以道士百人、執儀衛前導。蔡攸爲執綏官。玉輅出南薰門。至玉津園。徽宗忽問左右曰。玉津園東若有樓殿重複。此是何處。攸卽回奏。臣見雲間樓殿臺閣。隱隱數重。既而細視。皆去地數十丈。頃之。徽宗又曰。卿還見人物麼。攸又回奏。若有道流、童子、持旛節蓋。相繼而出雲間。衣服眉目。歷歷可識。蔡京率百僚稱賀。

【政和四年】春正月。置道階品秩。凡二十六等。先生、處士封號。自八字、六字、以至四字、二字。比中大夫下至將仕郎。但不給俸。又置道官。自太虛大夫至金壇郎。凡十六等。同文。自中大夫至迪功郎。道職自沖和殿侍宸至凝神殿校經。凡十一等。侍宸同待制。檢籍同修撰。校經同直閣。皆給告身印紙。經道錄院磨勘功過注授。加官、差遣入品、用廕、如命官法。

五月丙戌。祭地。奉太祖皇帝配享。蔡京奏祭之日。城中大雨幾尺。而鑾輅自宮至郊。日光照曜。又。太史奏。是夕五鼓。循軌典祭官吏稱有隊仗風雨之聲。鬼神之狀。又有黑氣數十丈。貫於壝墉。皆陛下嚴恭之應。乞宣付史館。帝從之。內侍楊戩加節度。賞製樂傳宣之勞也。

八月。宣和殿有玉芝生於檜樹上。又有鶴三萬餘隻。盤旋雲霄之間。並許稱賀。

延福宮成。舊有延福宮。祖宗以爲燕會之所。而制不甚廣。時蔡京欲以宮室媚上。一日。召內侍童貫、楊戩、

賈詳、何訢、藍從熙。諷以禁中逼窄之狀。五人聽命。乃盡徙內酒坊諸司。又遷二僧寺、并軍營於他所。五人者既有分地。因各出新意。故號五位。五位既成。樓閣相望。引金水天源河。築土山其間。奇花怪石。岩壑幽勝。宛若生成。

夏四月。又建葆眞宮。以蔡攸爲保和殿學士。

六月。天成、聖功二橋成。都水使者孟昌齡、請開鑿大伾三兩河。回引河流。於河陽作浮梁橋二。至是畢工。賜名。頒德音於河北、京東、京西。時諸路皆調夫赴役。凡數千萬人。兩河之人愁困。幾不聊生。未幾水溢橋壞。

【政和六年】春正月。以童貫爲陝西兩河宣撫。

閏月。置道學。詔州縣學並養道流。增置士名。自元士至志士。凡十三品。歲大比。許襴幞就試。後能道學。

二月。上清寶籙宮成。浚壕深水三丈。東則景龍門橋。西則天波門橋。二橋之下。壘石爲固。引舟相通。而橋上人物往還不覺。名曰景龍外江。江之外則有鶴莊、鹿砦、文禽、孔雀諸柵。多聚遠方珍怪蹄尾。動數千實之。又爲村居、野店、酒肆、青帘於其間。每歲冬至後。即放燈。自東華以北。並不禁夜。從市民行鋪夾道以居。縱博群飲。至上元後乃罷。謂之先賞。後又闢之。東過景龍門。至封丘門。後來術儒吟詩一首云。

【詩曰】萬炬銀花錦繡圍。景龍門外軟紅飛。淒涼但有雲頭月。曾照當年步輦歸。

是時溫州有方士林靈素者。初名靈噩。表字歲昌。家世寒微。遠遊至蜀。學道於趙昇道人。數載。善能妖術。輔以五雷法。往來宿、亳、淮、泗等州。乞食於諸僧寺。政和三年。至京師。寓居東太一宮。徽宗在大內。得一箇夢。誰知那一場夢。引得一箇妖術方士的來。眞是

鹿分鄭相終難辨。蝶化莊周未可知。

徽宗夢見甚的。乃夢見東華帝君、使仙童來召徽宗遊神霄宮。及覺來。欲訪問神霄宮的事。敕問道錄徐知常。訪求神霄事迹進呈。知常素不曉神霄之事。方以爲憂。忽有一道生。告知常道。今道堂中有溫州林道士。屢言神霄。亦曾有神霄詩題在壁間。

【詩曰】神霄宮殿五雲間。羽服黃冠綴曉班。詔許群臣親受籙。步虛聲裏認龍顏。

知常一見壁上詩。函錄呈徽宗。徽宗召林道士來。問。卿有何仙術。靈噩回奏。臣上知天宮。中識人間。下知地府。備言神霄宮乃東華帝君所治。天上有所謂長生大帝君。與其弟青華大帝君。皆是玉帝的孩兒。又有左元仙伯。賞罰仙吏八百餘官。陛下乃是長生大帝君降生人間。爲天下帝王。蔡京乃左元仙伯。近日陛下赴弟之青華大帝君爲神霄之遊。得無樂乎。徽宗聞之大喜。自謂與靈噩如舊日來相識。乃賜名靈素。號金門羽客通眞達靈元妙先生。賜金紫服。出入大內無間。

又按賓退錄載。祥符觀道士何得一。宣和間遊京師。遇方士陶光國。愛其人物秀拔。語之曰。當爲辦一事。姑歸。無幾何。徽宗夢人曰。天上神仙鄭化基。地下神仙何得一。明日。命祠部帳。得諸新塗籍中。化基其師。勉遜命使宣召。是時得一方在鄂州。守貳禮請以往。既對。上大悅。賜號沖妙大師。主龍德太一宮。授丹林郎。靈素之進。亦緣夢而得。恰與此事相類。故附錄之。其與高宗之夢傅說者異矣。

靈素既遭遇道君之後。是時宮間多妖怪。詔靈素治之。靈素乃作鐵簡。長九尺。上書符篆。埋於地。其怪遂絕。又詔許林靈素就景龍門對著晨暉門建上清寶籙宮。使靈素居之。其宮中山包平地。環以佳木清流。又就太一西宮。建仁濟亭。施符水。開神霄寶籙壇。詔天下天寧觀改做神霄玉清萬壽宮。舊無觀者。以寺改創。仍各觀設長生大帝君、青華大帝君像。徽宗自稱教主道君皇帝。從林靈素之請也。乃降詔曰。

詔云。朕乃上帝元子。爲太霄帝君。憫中華被金狄之教。遂懇上帝。願爲人主。今天下歸於正道。卿等可上表章。冊朕爲教主道君皇帝。止用於教門。

是時冊上尊號已畢。百官稱賀。又詔翰林學士王黼、保和殿學士蔡攸、蔡京至宣和殿。候神霄降臨。十一月有星如月。徐徐南行而落。光照人物。與月無異。是年。女眞陷遼瀋海軍。

【宣和七年】詔林靈素修道書。改正諸家醮儀。校讎丹經。靈素每遇初七日。就座。百官皆執。三衙親王中貴士庶。觀者如堵。靈素爲幻不一。徽宗嘗呼之爲聰明神仙。御筆賜靈素爲玉眞教主神霄凝神殿侍宸。立兩府班。徽宗嘗思明達皇后。惜其已死。謂靈素曰。朕欲一見明達后。卿能之乎。靈素回奏。臣能爲葉靜能致太眞之事。陛下但瞑目少頃。即見之矣。徽宗如其教。頃之。遊一宮闕。乃瀛洲神仙之境。得與明達后邂逅。語甚款密。移時而覺。如夢中恍惚也。十二月。有天神降坤寧殿。修神保觀。神保觀者。乃二郎神也。都人素畏之。自春及夏。傾城男女。皆負土以獻神。謂之獻土。又有村落人。妝作鬼使。巡門催納土者。人物絡繹於道。徽宗乘輿往觀之。蔡京奏道。獻土納土。皆非好話。數日降聖旨禁絕。

【詩曰】道君好道事淫荒。雅意求仙慕武皇。納土讖言無用禁。縱有佳讖國終亡。

徽宗即位之初。皇嗣未廣。有道士劉混康。以法籙符水得幸。上奏禁城西北隅地勢稍低。若加以高大。當有多男之喜。詔增築數仞崗阜。後來後宮果生男不絕。爲此愈是崇信道教。是年。詔戶部侍郎孟揆、董工增築岡阜。取象餘杭鳳凰山。號做萬歲山。多運花石妝砌。後因神降有艮嶽排空之語。改萬歲山名做艮嶽。後有人吟詩一首云。

【詩曰】磐石曾聞受國封。承恩不與倖臣同。時危運作高城砲。猶解捐軀立戰功。

後四年始成。御製記文。凡數千言。有金芝產於萬歲峯。改名壽嶽。其門號爲陽華門。兩旁有丹荔八十株。有大石曰神運昭功。立其中。旁有兩檜。一天矯者。名做朝日升龍之檜。一偃蹇者。名做臥雲伏龍之檜。皆玉牌填金字書之。岩曰玉京獨秀太平巖。峯曰卿雲萬態奇峯。又有絳霄樓。金碧間錯。高峻在雲表。盡工藝之巧。無以出此。運四方花竹奇石。積累二十餘年。山林高深。千岩萬壑。麋鹿成群。樓觀臺殿。不可勝計。詔左街道錄徐知常、於禁庭建醮。徽宗自親書表章三道。焚於凝神殿。會其掌。即命知常拜章奏聞上帝。願俟容旨。知常領命。遂拜伏於壇之側。至翼日方興。徽宗問知常曰。卿爲朕所奏事。未委容旨有何明答。幸無隱乎。知常曰。臣不敢隱。陛下首章爲國家萬民祈求豐稔。上帝覽章。天顏甚喜。陛下次章祈求百嗣。上帝覽章。天顏微慽。言何其慾心之廣。陛下末章。空紙一副。上帝見之。天顏大怒。遂乘筆批云。趙某有侵上之罪。全家徒流三千里。臣不敢盡言。徽宗心頗疑之。默然無語。徐知常元是閩中人。久寓京師。以道

備爲徽宗所眷。在後。林靈素得幸於上。知常屢賽辭歸。欲往東南修煉。旨不允。至拜章之後一日。遁去。後數年。有自閩中來者。言知常在建州水西。蓋造宮觀甚盛。帝欲見之。卽日詔知常詣闕下。詔命纔降。知常皆不拜。詔有司督責知常。遂詔。押知常下獄。因繫獄。吏問知常道。聞公能遊月宮。願帶挈小人同往乎。知常云。此特易事。但得紙數幅。淨水一盂。使可遊玩月宮矣。吏如其教。知常取紙粘於獄門上。將筆畫一箇圓圈。把水一噀。卽時清光滿室。冷氣逼人。吏與徒因爭玩月光。回顧知常。不知所往。物色求之。竟不可得知常之蹤矣。

【重和元年】春正月。御大慶殿。受定命寶。二月。夏人寇邊。將官張迪戰死。入陣。又遣使女眞。約發兵夾攻遼。三月。以蔡京子蔡鞗爲宣和殿待制。選尙康福帝姬。卽公主也。駙馬都尉帶文階。自蔡鞗始。八月。童貫進太保。

冬十月。大內火發。自夜至曉。五千餘間。後苑廣聖宮及宮人所居。幾盡被焚。死者甚多。時大雨。火發。雨如傾。略不少止。而火益熾。或傳上是夜私行。宿於外。冬十月。御寶籙宮。度玉清神霄祕籙。會者八百人。凡天神降臨事。皆發端於王老志。而極於林靈素。於是宦官、道士、有所不如意者。必須度籙。莫不如願。又爲大會。引羣臣士庶入殿。聽靈素講經。上設座其側。靈素升高座。使人於下請問。然靈素所言。雜以滑稽媟語。上下爲大鬨笑。莫有君臣之禮。齋罷。帝問靈素。朕建此齋。得無神仙降耶。靈素曰。陛下更須建靈寶大齋。肅淸壇宇。其時必有異仙度世。言罷。道衆中忽有一士。擲所齎鉢於地。衆欲責之。倏騰空而去。帝曰。此非神仙而何。靈素不答。揭鉢視之。見一幅紙。上有詩一絕云。

【詩曰】 撮土爲香事有因。 世間宜假不宜眞。 洞賓識得林靈素。 靈素如何識洞賓。

衆方知是洞賓降。時道士有俸。每一齋施。動獲數千萬貫。每一宮觀給田。亦不下數百千頃。皆外蓄妻子。置姬媵。以膠青刷鬢。美衣玉食者。幾二萬人。每一會。費數萬貫。至於貧下之人。亦買青布幅巾赴齋。日得一飫餐。又獲襯施錢三百。謂之千道會云。

是歲。女眞阿骨打稱帝。姓王名做旻。本新羅人。號完顏氏。身長八尺。狀貌雄偉。寡言語。有大志。能用人。以其國產金。故國號大金。○十二月。御殿。度王黼等祕籙。徽宗一日御宣和殿。地陷。

【宣和元年】正月朔日。朝見景靈宮中見聖祖神像有淚。守廟宦吏聞廟內常有哭聲。一日。神宗皇帝廟室便殿有塼出血。隨擦又出。數日方止。是時。蔡京等方事諛佞。有此異事。皆不敢聞奏於上。而徽宗驕奢之行愈肆矣。

【宣和二年】三月。詔改佛號爲大覺金仙。餘爲仙人大士。僧稱德士。行稱德童。而冠服之。以寺院爲觀。改女冠爲女道士。尼爲女德。明年。金山寺有僧頂上擁出肉冠。長肉鬚髯。端坐而化。朝廷聞之。詔復僧人。○金遣使李善慶來。詔蔡京、童貫及鄭文誥見之。諭以夾攻取燕之意。李善慶雖唯。居十餘日。遣趙有開、馬政賫詔及禮物同善慶等度海聘之。又詔余深爲太宰。王黼爲少宰。夏五月。有物若龍。長六七尺。蒼鱗黑色。驢首。兩頰如魚頭。色綠。頂有角。其聲如牛。見於開封縣茶肆前。時茶肆人早起。拂拭牀榻。見有物若大

犬。蹲其傍。熟視之。乃是龍也。其人驚呼。倒臥在地。茶肆與軍器作坊相近。遂被作坊軍人得知。殺龍而食之。是夕。五鼓。西北有赤氣數十道。衝天。仰視北斗星若隔絳紗。其中有爛以白黑二氣。及時有拆裂聲霆如雷。未幾。霖雨大作。水高十餘丈。犯都城。已破汴隄。諸內侍役夫擔草運土障之。不能禦。徽宗詔戶部侍郎唐恪治之。卽日恪乘小舟。覘水之勢。而求所以導之。上登樓遙見。問之。乃恪也。爲之出涕。數日水平。恪入對。上勞之曰。宗廟社稷獲安。卿之功也。唐恪因回奏。水乃陰類。陰氣之盛。以至犯城闕。願陛下垂意於馭臣。遠女寵。去小人。備夷狄。以益謹天戒。徽宗嘉納之。

秋九月。宴蔡京父子於保和新殿。京等請見安妃。帝許之。京作記以進。其略曰。皇帝召臣京、臣攸等。燕保和新殿。臣儵、臣翛、臣鞗、臣行、臣徽、臣術侍。賜從文字庫。於是由臨華殿門入。侍班東出水。朝於玉華殿。上步至西山水循酴醾洞。至太寧閣。登層巒、琳霄、褰風、乘雲亭。至保和。屋三楹。時落成於八月。而高竹崇檜。已森陰蓊鬱。中楹置御榻。東西二間。列寶玩與古鼎彝、玉芝。左挾閣曰妙有。右挾閣曰宜道。上御步前行。至稽古閣。有宣王石鼓。歷邃古、尙古、鑑古、作古、訪古、博古、秘古諸閣。上親指示。爲言其槩。抵玉林軒。過宣和殿、列岫軒、太眞閣、凝眞殿。殿東崇岩峭壁。高百尺。林壑茂密。倍於昔見。過翹翠燕處閣。賜茶全眞殿。乃出瓊林殿。中使傳旨留題。乃題曰。

【詩曰】 瓊瑤錯落密成林。 檜竹交加午有陰。 恩許塵凡時縱步。 不知身在五雲深。

頃之。就坐。女童樂作。坐間香圓、荔子、黃橙、金柑。相間布列前後。命鄭文誥剖橙分賜。酒五行。少休。詔至玉眞軒。軒在保和殿西南廡。卽安妃妝閣。上吟詩二句云。

雅燕酒酣添逸興。 玉眞軒內見安妃。

命中宮傳旨。詔蔡京賡補。京卽題云。保和新殿麗秋暉。詔許塵凡到綺闈。遂成詩云。

【詩曰】 保和新殿麗秋暉。 詔許塵凡到綺闈。 雅燕酒酣添逸興。 玉眞軒內見安妃。

於是人人自謂得見安妃。旣而但掛畫像西垣。臣卽以詩奏曰。

【詩曰】 玉眞軒檻暖如春。 卽見丹靑未見人。 月裏嫦娥終有恨。 鑑中姑射未應眞。

中使傳旨至玉華閣。帝持曰。因卿有詩。姻家自應相見。臣曰。今葭莩已得拜望。故敢以詩請。上大笑。上持大觥酌酒。命妃曰。可勸太師。臣因進曰。禮無不報。於是持瓶注酒。授使以進。再去撤女童。去羯鼓。御侍細樂。作蘭陵王、楊州教水調。勸酬交錯。日且暮矣。京奏曰。久勤聖躬。不敢安。徽宗曰。不醉無歸。更勸迭進。酒行無算。至二鼓五籌。君臣大醉而罷。京出謂人曰。保和殿後。自崆峒天入八關。所陳之物。左右上下。皆琉璃之器。在後二帝北狩。果符此流離之讖。非偶然也。劉屏山有詩。記汴京遺事云。

【詩曰】 空嗟覆鼎誤前朝。 骨朽人間罵未銷。 夜月池臺王傅宅。 春風楊柳太師橋。

王傅、指王黼。太師、指蔡京父子也。

冬十月。徽宗幸道德院。觀金芝。遂幸蔡京第。時道德宮生金芝。上幸觀焉。遂由龍德江泛舟。至京第鳴鑾記堂。淑妃從。上曰。今歲四幸鳴鑾矣。賜京酒。於是京作鳴鑾記以進。初。京侍上。每進君臣相悅之說。於是

以僥倖主，而攸最親幸。上時輕車小輦幸京第，命坐賜酒，略用家人禮。表謝有云：主婦上壽，請酬而肯從；
稚子牽衣，挽留而不卻。
蔡京常勸徽宗道：人主當以四海爲家，太平爲娛，歲月幾何，何必自苦。上納其言，遂易服私行都市。○上
方爲期門之事，故苑囿皆倣江浙，爲白屋，不施五采，多爲村居野店，及聚珍禽異獸，動數千百，以實其中。
都下每秋風夜靜，禽獸之聲四徹，宛若山林陂澤之間，識者以爲不祥。蔡攸進見無時，便辟趨走，或塗
抹青紅，俊雜俳優，多道市井淫媟謔浪之語，以蠱上心。妻宋氏出入禁省。是秋，蔡攸加開府，攸子行領殿
中監。攸之父子，爲徽宗寵信，勢傾朝野矣。當時李邦彥以次相阿附，每燕飲，則自爲倡優之事，雜以市井
詼諧，以爲笑樂。人呼李邦彥做浪子宰相。一日侍宴，先將生綃畫成龍文貼體，將呈伎藝，則裸其衣，宣示
文身，時出狎語。上舉杖欲箠之，則緣木而避。中宮自內望見，諭旨云：可以下來了。邦彥答道：黃鶯偷眼覷，
不敢下枝來。中宮乃歎曰：宰相如此，怎能治天下耶。十一月，朱勔以花石綱媚徽宗，東南騷動，有太學生
鄧肅上十詩，譏諷徽宗。其末詩云。

【詩曰】　蠻蠶蠻圃庶民攻，樂意允周百姓同。但願君王安百姓，圃中何日不春風。

蔡京將詩獻徽宗，欲激徽宗殺鄧肅，謂太學生詩文，以謗陛下，若不殺之，恐效尤成風，黨錮之禍可慮也。
帝不答，將鄧肅押歸田里，蓋欲保全之也。
【宣和二年】金國遣使同趙良嗣歸。且言金主約女眞兵自平地松林，趨古北口，宋朝兵自白溝河夾攻

遼國，若滅後，以燕京一帶歸南朝，晉爲兄弟之國。又遣使詐作新羅人來朝，其書略曰。

大金皇帝，謹致書於大宋皇帝闕下，蓋緣素昧，未致禮容，酌以權宜，交馳使傳，趙良嗣等言，燕京本是
漢地，若許復舊，將自來與契丹舊絹轉交，雖無國信，諒不妄言，若將來當朝不爲夾攻，即不依得已許
爲定。具形聲幅，寬諒部悉。

帝命馬政使金國，書其略曰。

大宋皇帝，謹致書於大金皇帝，遠承信介，特示函書，致討契丹，逖聞爲慰，確示同心之好，共圖問罪之
師，誠意不渝，義當如約，已差童貫勒兵相應，彼此兵不得過關，歲幣依契丹舊例，仍約毋聽契丹講和。

又差馬政之子馬擴從行。　冬十月日食。　加梁師成太尉，王黼爲太宰。　時方臘家有漆園，當爲造作
局多所科須，諸縣民受其苦，兩浙兼爲花石綱之擾。臘以妖術誘之，數日之間，嘯聚睦州青溪幫源洞，嚮
聚者數萬人，以誅朱勔爲名，縱火大掠，屠其黨四出，兩浙都監蔡遵、顏坦擊賊，敗死，遂陷睦州，於是壽昌、
分水、桐廬等縣，皆爲賊所據，僭號改元永樂，又陷休寧縣，執知縣麴嗣復，賊復脅之使降，而斬二士以恐
嗣復。嗣復罵賊曰：自古妖賊無長久者，爾當捨逆以從順，因我以歸朝廷，朝廷必宥爾，奈何使我降賊，何
不速殺我。賊曰：我休寧人也，公宰邑有善政，前後官無及公者，我忍殺公乎。遂委之而去。未幾，詔命嗣復
知睦州，淮官二等。陷歙州，將官郭師中、士曹椽等與賊遇，害。陷杭州，守臣趙霆遁去，廉訪趙約戰死，王寓
敗於城外，又敗於桐廬。陷衢州，彭汝方死之。陷劫掠州，縉雲尉詹良臣禦賊，爲賊所執，脅良臣降，良臣罵

曰：往年王綸反，戮於淮南，王則反，磔於河北，同惡無少長皆棄市，今不鑒前禍，猖獗至此。且委官軍至爾
肉，餧狗鼠矣。賊怒，割其肉，使自啗之，且吐且罵，死不絕聲。時年七十，帝聞而憫之，官其二子。陷剡縣，知縣
宋旅死之。犯越州，守臣劉韐敗之。青溪縣知縣陳光棄邑逃，聞朝廷誅之。又宋江等犯京西、河北等州，劫
掠子女金帛，殺人甚衆。□□初命譚稹收方臘，幾年無功，復命童貫討之。上私行從上握貫手曰：東南事
盡付汝，有不得已者，竟以御筆書之，赦天下。能蘇杭造作局、二州造局，造作器用，曲盡其巧，牙角犀玉金
銀竹藤，裝畫糊抹，雕刻織繡，諸色匠人日役數千，而財物所須，悉科於民，民力重困，上皆罷之。至是方臘
亂於浙西，悉詔能之。三月，日有眚，忽青黑無光，其中洶洶而動，若鉦金而沸沸狀，日旁有青黑正如水波。
周回旋轉，將暮而稍止。是時，方臘未平，人多憂之。童貫至浙，與王稟、劉鎮兩路軍，先約會於睦、歙間，包其
源洞，表裏夾攻。劉鎮又同楊可世、馬公直、率騎兵從間道奪賊關隘，平旦入洞，賊二十餘萬衆，腹背拒戰，
戰至晚，兇徒糜爛，流血丹地，火其屋萬間。王稟及辛興宗、楊惟忠、生擒方臘於幫源山東北隅石澗中，并
其妻學兒弟僞相王侯，共三十九人，乃班師奏捷於朝。方臘反叛以來，破六州五十二縣，殺平民二百餘
萬。朝廷出師討臘，至擒臘，班師，凡四百五十日。方臘至八月始伏誅，赦江淮兩浙等路，改睦、歙二州爲嚴
州、徽州。五月，金使來，復如前議。六月，黃河決，恩州有熊，出洛陽京畿，忽有物如人，或如犬，其色黑，不能
辨眉目，夜出掠小兒食之，至二秋乃息。八月，童貫進太師，譚稹加節度。
【宣和四年】春正月，加梁師成開府，自來內侍官爲宗臣，是時童貫爲太師，領樞密院，恩同宰相，師成

爲開府，亦與宰相同職，每春秋大燕，巍然坐於執政之上，與人主講酬之禮，凡家臣爲師傅，於義尤悖。
童貫領樞密，且欲宰相同班，後入內，御換易窄衫，與蔡閣爲伍，出則爲大臣，富體貌之禮，入則爲近侍，執
使令之役，古所未見也。夏四月，命童貫、蔡攸巡邊，貫出郊，徽宗易服出郊，與童貫、蔡攸餞行。五月，童
貫兵與遼人戰，敗，退保雄州。九月，金使期會兵於中康。　先是，朱勔運花石綱，時分差著楊志、李進義、林
沖、王雄、花榮、柴進、張青、徐寧、李應、穆橫、關勝、孫立十二人爲指使，前往太湖等處，押人夫搬運花石。那十
二人領了文字，結義爲兄弟，誓有災厄，各相救援。李進義等十名運花石已到京城，只有楊志在潁州
等候孫立不來，在彼處阻雪。那雪景如何。卻是

亂飄僧舍茶煙濕，密洒歌樓酒力微。

那楊志爲等孫立不來，又值雪天，旅途貧困，缺少果足，未免將一口寶刀、出市貨賣。終日價沒人商量。行
至日晡，遇一箇惡少後生，要買寶刀，兩箇交口廝爭，那後生被楊志揮刀一斫，只見頭隨刀落。楊志上了
枷，取了招狀，送獄推勘，結案申奏文字回來，太守判道。

楊志事體雖大，情實可憫，將楊志誥劄出身盡行燒毀，配衛州軍城。

斷罷，差兩人防送往衛州交管，正行次，撞著一漢，高叫楊指使。楊志抬頭一觀，卻認得是孫立指使。孫立
驚怪：哥怎生恁地犯罪。楊志把那賣刀殺人的事，一一說與孫立，道罷，各人自去。那孫立心中思忖：楊志
因等候我了，犯著這罪，當初結義之時，誓有厄難相救。只得星夜奔歸京城，報與李進義等，知道楊志犯

罪因由這李進義。同孫立商議。兄弟十一人往黃河岸上。等待楊志過來。將防送軍人殺了。同往太行山。落草爲寇去也。是年正是宣和二年五月。有北京留守梁師寶將十萬貫金珠珍寶奇巧正段。差縣尉馬安國一行人。擔奔至京師。趕六月初一日爲蔡太師上壽。其馬縣尉一行人。行到五花營隄上田地裏。見路傍垂楊掩映。修竹蕭森。未免在彼歇涼片時。撞著有八箇大漢。擔得一對酒桶。也來隄上歇涼。歇了一霎。馬縣尉問那漢。你酒是賣的。那漢道。我酒味清香滑辣。最能解暑蠲涼。官人試置些飲。馬縣尉方爲飢渴所困。買了兩瓶。令一行人都喫些箇。未喫酒時猶萬事俱休。纔喫酒後便覺眼花頭暈。看見天在下。地在上。都麻倒了。不省人事。籠內金珠寶貝正段等物。盡被那八箇大漢劫去了。只把一對酒桶撇下了。直至中夜。馬縣尉等醒來。不見了那擔仗。只見酒桶撇在那一壁廂。未免令隨行人挑著酒桶。奔過南洛縣。見了知縣尹大諒。告說上件事因。尹知縣分司吏、辨認酒桶是誰人動使。便可尋趕賊蹤。把那酒桶辨驗。見上面有酒海花家四字分曉。當有捉事人王平。到五花營前村見酒旗上寫著酒海花家四字。王平直入酒店。將那姓花名約的拿了。付吏張大年勘問因由。花約依實供吐道。三日前日午時分。有八箇大漢來我家裏喫酒。道是往嶽廟燒香。問我借一對酒桶。就買些箇酒去燒香。張大年問那八箇大漢。你認得姓名麼。花約道。爲頭的是鄆城縣石碣村住。姓晁名蓋。人號他做鐵天王。帶領得吳加亮、劉唐、秦明、阮進、阮通、阮小七、燕青等。張大年令花約供指了文字。將召保知在。行著文字下鄆城縣根捉。有那押司宋江。接了文字看了。星夜走去石碣村。報與晁蓋幾箇。連夜逃走去也。宋江天曉卻將文字呈押差董平。引手三十人至石碣村根捕。不知那董平還捉得晁蓋一行人麼。具箇是

　　綱羅未設禽先逝。機穽纔張虎已藏。

那晁蓋一行人。星夜走了。不知去向。董平只得將晁家莊圍了。突入莊中。把晁蓋的父親晁太公縛了。當押解官。行至中途。遇著一箇大漢。身材迭料。備體雕青。手內使柄潑鋼鐵大刀。自稱鐵天王。把晁太公搶去。董平領取弓手回縣。離不得遣斷喫棒。且說那晁蓋八箇。劫了蔡太師生日禮物。不是尋常小可公事。不免邀約楊志等十二人。共有二十箇。結爲兄弟。前往太行山梁山濼去落草爲寇。一日。思念宋押司相救恩義。密地使劉唐將帶金釵一對。去酬謝宋江。宋江接了金釵。不合把與那娼妓閻婆惜收了。爭奈機事不密。被閻婆惜知得來歷。忽一日。宋江父親作病。遣人來報宋江。告官給假歸家省親。在路上撞著杜千、張岑兩箇。是舊時知識。在河次捕魚爲生。偶留得一大漢。姓索名超的。在彼飲酒。又有董平爲捕捉晁蓋不獲。受了幾頓粗棍限棒。也將身在逃。恰與宋押司途中相會。是時索超道。小人做了幾項歹的勾當。不得已而落草。宋江寫著書。送這四人去梁山濼尋著晁蓋去也。宋江回家。醫治父親病可了。再往鄆城縣。公參勾當。卻見故人閻婆惜又與吳偉打暖。更不採著。宋江一見了吳偉兩箇正在偎倚。便一條忿氣怒髮衝冠。將起一柄刀。把閻婆惜、吳偉兩箇殺了。就壁上寫了四句詩道是

【詩曰】　殺了閻婆惜。　寰中顯姓名。　要捉凶身者。　梁山濼上尋。

是時。鄆城縣官司得知。帖巡檢王成。領大兵弓手。前去宋公莊上捉宋江。爭奈宋江已走在屋後九天玄

女廟裏躲了。那王成根捕不獲。只將宋江的父親拏去。宋江見官兵已退。走出廟來。拜謝玄女娘娘。則見香案上一聲響亮。打一看時。有一卷文書在上。宋江纔展開看了。認得是箇天書。又寫著三十六箇姓名。又題著四句道。

【詩曰】　破國因山木。　兵刀用水工。　一朝充將領。　海內聳威風。

宋江讀了。口中不說。心下思量。這四句分明是說了我裏姓名。又把開天書一卷。仔細看覷。見有三十六將的姓名。那三十六人道箇甚底

智多星吳加亮。	玉麒麟李進義。	青面獸楊志。	混江龍李海。	九紋龍史進。
入雲龍公孫勝。	浪裏白條張順。	霹靂火秦明。	活閻羅阮小七。	立地太歲阮小五。
短命二郎阮進。	大刀關必勝。	豹子頭林沖。	黑旋風李逵。	小旋風柴進。
金槍手徐寧。	撲天鵰李應。	赤髮鬼劉唐。	一撞直董平。	插翅虎雷橫。
美髯公朱同。	神行太保戴宗。	賽關索王雄。	病尉遲孫立。	小李廣花榮。
沒羽箭張青。	沒遮攔穆橫。	浪子燕青。	花和尚魯智深。	行者武松。
鐵鞭呼延綽。	急先鋒索超。	拚命三郎石秀。	火船工張岑。	摸著雲杜千。
鐵天王晁蓋。				

宋江看了人名。末後有一行字寫道。天書付天罡院三十六員猛將。使呼保義宋江爲帥。廣行忠義。殄滅姦邪。宋江看了姓名。見梁山濼上見有二十四人。和俺共二十五人了。宋江爲此只得帶領得朱同、雷橫、李逵、戴宗、李海等九人。直奔梁山濼上。尋那哥哥晁蓋。及到梁山濼上時分。晁蓋已死。又是以次人吳加亮、李進義兩人做落草強人首領。見宋江帶得九人來。吳加亮等不勝歡喜。宋江把那天書說與吳加亮等道了一遍。吳加亮和那幾箇弟兄共推讓宋江、做強人首領。寨上元有二十四人。死了晁蓋一箇。只有二十三人。又有宋江領至九人。便成三十二人了。當日殺牛大會。把天書點名。只少了四人。那時吳加亮向宋江道。是哥哥晁蓋臨終時分道與俺他。從政和年間朝東嶽燒香。得一夢。見寨上會中合得三十六數。若果應數。須是勸行忠義。衛護國家。吳加亮說罷。宋江道。今會中只少了三人。那三人是

　　花和尚魯智深。　一丈青李橫。　鐵鞭呼延綽。

是時。筵會已散。各人統率強人。略州劫縣。放火殺人。攻奪淮陽、京西、河北三路。二十四州。八十餘縣。劫掠子女玉帛。擄掠甚眾。朝廷命呼延綽爲將。統兵、投降海賊李橫等。出師收捕宋江等。屢戰屢敗。朝廷督責嚴切。其呼延綽卻帶領得李橫。反叛朝廷。亦來投宋江爲寇。那時有僧人魯智深反叛。亦來投奔宋江。這三人來後。恰好是三十六人數足。一日。宋江與吳加亮商量。俺三十六員猛將。並已登數。休要忘了東嶽保護之恩。須索去燒香。賽還心願則箇。擇日起行。宋江題了四句放旗上道

【詩曰】　來時三十六。　去後十八雙。　若還少一箇。　定是不歸鄉。

宋江統率三十六將往朝東嶽。賽取金爐心願。朝廷不奈何。只得出榜招諭宋江等。有那元帥姓張名叔

夜的，是世代將門之子，前來招誘宋江和那三十六人歸順宋朝，各受武功大夫誥敕，分注諸路巡檢使去也。因此三路之寇悉得平定。後遣宋江收方臘有功，封節度使。

【宣和五年】七月初一日昧爽，文武百官聚集於宮省，等候天子設朝。須臾，香毬撥轉，簾捲扇開，但見明堂坐天子，月朔朝諸侯。淨鞭三下響，文武兩班齊。皇帝御坐不多時，有殿頭官身穿紫窄衫，腰繫金銅帶，踏著金階，口傳聖敕道：有事但奏，無事捲班。言未絕，見一人出離班部，倒笏躬身，口稱萬歲萬歲，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臣有表章拜奏天子。覽能，諕得汗流浹體，半晌如呆。喚著蔡京道：卿道事如何，道甚來。

錦宮樓閣沒金碧，一旦荊棘生。

奏者是誰？乃司天大監張夢熊，上表奏著甚事。皇帝覽了，怕懼。表云：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臣昨夜觀察乾象，見毛頭星現於東北方，旺壬癸真人。此星現，主有刀兵喪國之危。臣不敢隱，謹具奏聞。伏取聖鑒。臣夢熊奏：天子若能大赦，問蔡京道：卿此事若將奈何？有太師蔡京奏道：可大赦天下，此星必除。張夢熊奏言：此星非赦可除。按天文志，此星名毛頭星，又名孛星，俗呼爲掃星。此妖星既出，不可禳謝。遠則三載，近則今歲，主有刀兵出於東北坎方旺壬癸之地。徽宗聽說能道：方今盜賊四起，未能剿除，又現此星，何時寧息？詔諸卿相，誰人能厭禳此星？做有一大臣出班奏帝，諕的衆臣失色。

啓開立國安邦口，發說扶持社稷功。

見一大臣，紫袍拂地，象簡當胸，出離班部。此人是誰？乃諫議大夫張商英，表字天覺。這人知微識漸，見官家奢侈失政，數諫於君，天子信讒喜佞，終不聽從其言。當日見徽宗變色，遂俯伏在地，口稱萬歲萬歲，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昧死奏上。表云：

臣張商英誠惶誠恐，頓首頓首，百拜，奏于皇帝陛下：臣切謂天人感應，一理也。人心悅，則天意得；人心怨，則天變彰。近日星文示變，乃天心仁愛之一機。陛下倘大警懼，大悔悟，則轉禍爲福，特反掌耳。切惟天下者，祖宗之天下。藝祖金戈鐵馬之經營，列聖深仁厚澤之涵養，將欲垂之萬世，傳之無窮。今陛下聽佞臣之言，恣崇奢之欲，起萬歲之山，運太湖之石，建寶籙之宮，修同樂之園，役天下匠工，大興土木，賦煩役重，民不聊生，固宜頻年旱蝗，日月薄蝕，妖星示變，風雨不調，不能嚴恭寅畏，以謹天戒，方且與羣臣溺意遊畋，留情聲色，忘祖宗創造基業之艱，使生靈各罹塗炭之苦。臣願陛下察臣忠愛之意，誠能撤樂損己，安民能儉，寶籙之宮，停息花石之綱，逐去奸邪，登崇賢輔，開衆正之路，杜羣枉之門，罷工役以息民，開倉庫以賑乏，力行好事，以答天變，庶天心可回，人心愈固，生靈之幸，宗社之福也。臣冒昧萬死，伏候聖旨。

年　月　日　具位　臣張商英　表。

徽宗看表罷，龍顏不悅，謂張商英曰：覽卿所奏，備見忠嘉。今宋江擾于山東、河北，方臘反于荊楚、湖南，妖星現于燕北，天下紛紛，何時定平？卿有嘉謀嘉猷，可以輔朕不逮，挽回天變者，空聽畢曾無隱，朕嘉納焉。

道能。羣臣皆退。徽宗入內，聽得張夢熊、張商英二臣的奏章，常有憂色，因坐于千秋亭上。時有平章高俅、御史楊戩侍側。帝顧高俅等曰：朕貴爲天子，富有四海，適間聽諫議所上章表，數朕失德，此章一出，中外咸知，一舉一動，天子不得自由矣。高俅等奏曰：陛下，君也；商英，臣也。君猶天，而臣猶物；天能發生萬物，亦可肅殺萬物。商英生死之命，皆懸於陛下之手。草茅之言，何足畏哉。人生如白駒過隙，倘不及時行樂，則老大徒傷悲也。便如唐堯土階三尺，茅茨不剪；夏禹躬耕稼穡；周公吐哺待賢。今又安在？且如幽王寵褒姒之色，紂土建章臺之宮，明皇寵幸楊妃，漢帝嬖寵飛燕，後主有玉樹後庭之曲，隋煬帝爲錦纜長江之遊，朝朝歌舞，日日管絃，也不枉了一生受用。陛下怎不聞古人有言道是

【詩曰】人生如過隙，　日月似飛梭。　百年彈指過，　何不日笙歌。

陛下何不開懷行樂？何必因小臣之言自生煩惱。前者曾說道：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來明日當。倘有憂危，臣等甘肝腦塗地，以報陛下恩德。徽宗開奏大悅，命中官排辦御宴，待朕與諸臣消愁解悶則箇。方暢飲酣歌，忽聽甚處風送一派樂聲嘹亮。徽宗嘆曰：朕深居九重，反不如小民直恁地快活。朕欲出觀市廛，其致恨無其由。有楊戩回奏云：陛下若要遊玩市廛，此事甚易。正是

不因邪佞欺人主，　怎得金兵入汴城。

楊戩奏箇甚的？使徽宗遊玩市廛。楊戩道：陛下若擺動鑾輿，則出警入蹕，左言右史，市井蕭清，反不自由，莫若易服，裝扮做箇秀才儒生，臣等裝爲僕從，由後載門出市私行，可以恣觀市廛風景。徽宗聞言大喜，即時易了衣服，將龍衣卸却，把一領皁褙穿著，上面著一領紫道服，繫一條紅絲呂公縧，頭戴唐巾，腳下穿一雙烏靴，引高俅、楊戩，私離禁闕，出後載門，留勘合與監門將軍郭建等，向汴京城裏穿長街，驀短巷，祇見歌臺舞榭，酒市花樓，極是繁華花錦田地。抵暮至一坊，名做金環巷，那風範更別，但見門安塑像，戶列名花，簾兒底笑語喧呼，門兒裏簫韶盈耳，一箇粉頸酥胸，一箇桃腮杏臉。天子觀之私喜。又前行五七步，見一座宅，粉牆鴛瓦，朱戶獸鐶，飛簷映綠鬱鬱的高槐，繡戶對青森森兒瘦竹。徽宗問楊戩、高俅曰：這座宅是甚人的？直恁般蓋造得十分清楚。天子觀看，歎羨不已。忽聞人咳嗽一聲。

撐開一對鶻睛子，　覷著千金買笑人。

天子觀時，見翠簾高捲，繡幕低垂，簾兒下見箇佳人，鬢軃烏雲，釵簪金鳳，眼橫秋水之波，眉拂春山之黛，腰如弱柳，體若凝脂，十指露春筍纖長，一搦襯金蓮穩小。待道是鄭觀音，不抱著玉琵琶；待道是楊貴妃，不寵著白鸚鵡。恰似嫦娥離月殿，恍然洛女下瑤階。正是

嚲眉鸞髻垂雲碧，　眼入明眸秋水溢。　鳳鞋半折小弓弓，　鶯語一聲嬌滴滴。

裁雲剪霧製衫穿，　束素纖腰恰一搦。　桃花爲臉玉爲肌，　費卻丹青描不得。

這箇佳人，是兩京詩酒客，煙花帳子頭，京師上亭行首，姓李，名做師師。一片心只待求食巴錢，兩隻手偏會拏雲握霧。便有富貴郎君也，使得七零八落；或揣著村沙子弟，也擬得乘生就死。忽遇俊倬勤兒，也故交沿門教化。徽宗一見之後，瞬星眸爲兩瞬，休道徽宗直恁荒狂，便是釋迦尊佛，也惱教他會下蓮臺。

子兒了佳人。問高俅道。這佳人非爲官宦。亦是富豪之家。高俅道。不識。由豫間。見街東一箇茶肆牌曰周秀茶坊。徽宗逢入茶坊坐定。將金篋內取出七十足伯長錢。撒在那桌子上。周秀便理會得道是箇使錢的勤兒。一巡茶罷。徽宗遂問周秀道。對門誰氏之家。簾兒下佳人姓甚名誰。周秀附言上覆官人問道佳人。說著後話長。這箇佳人名冠天下。乃是東京角妓。姓李。小名師師。徽宗見說。大喜。令高俅交周秀傳示佳人。道俺是殿試秀才。欲就貴宅飲幾杯。未知娘子雅意若何。周秀去了不多時。來見官人言曰。行首方調箏之間。見周秀說殿試所囑之言。幽情頗喜。不棄猥賤。專以奉迎。徽宗聞言甚喜。即時同高俅、楊戩、望李氏宅來。有雙鬟門外侍立。請殿試稍待。容妾報知姐姐。少刻。雙鬟出道。俺姐姐有命請殿試相見。師師見徽宗。施禮畢。道。寒門寂寞。過辱臨幸。無名妓者。何幸遭逢。徽宗道。謝娘子。不棄卑末。知感無限。那佳人。讓客先行。轉曲曲回廊。深深院宇。紅袖調箏于屋側。青衣演舞于中庭。竹院松亭。藥欄花檻。俄至一所。鋪陳甚雅。紅牀設花裀繡褥。四壁挂山水翎毛。打起綠油弔窗。看修竹湖山之景。即令侍妾添茶再去安排酒果。師師開瓶。釃了。天子道與楊戩。你與我取幾瓶酒去。不多時。令人取至。楊戩執盞于榻前。於是四人共飲。師師道。殿試仙鄉。不審何郡。敢問尊姓。天子道。娘子休怕。我是汴梁生。東門長。休說三省并六部。莫官御史與西臺。四京十七路。五霸帝王都。皆屬俺所管。咱八蠻兒稱孤道寡。目今住在東華門西西華門東。後載門南。午門之北。大門樓裏面。姓趙。排房第八。俺乃趙八郎也。師師聞道。諕得魂不著體。急離坐位。說與他娘道。咱家裏有課語訛言的。怎奈何。娘你可急忙告報官司去。恐帶累咱每。李媽媽聽得道話。荒忙走去。告報與左右二廂提殺使孫榮。汴京裏外緝察皇城使竇監。二人聞言。急點手下巡兵二百餘人。人人勇健。箇箇威風。腿繫著粗布行纏。身穿著鴉青衲襖。輕弓短箭。手持著悶棍。腰挎著鐶刀。急奔師師宅。即時把師師宅圍了。

可憐風月地。番作戰爭場。

看這箇官家。怎生結束。卻有徽宗聞宅外叫鬧。與高俅。高俅令道。急出門。見孫榮、竇監。高俅喝曰。匹夫怎敢擾御。二人聞時。認得是平章高俅。急忙跪在地上。諕得兩股不搖而自動。上告平章。相國饒恕。不干小人每事。乃是師師之母告報小人來道。他家中有訛言的。恐帶累他。以此小人每提兵至此。高俅聞言。喝退二人。既現免了本身之罪。睜睜地提兵巡捉防護著聖駕。卻說子母知是官家。跪在地上。諕的魂飛天外。魄散九霄。口稱死罪。徽宗不能隱諱。又恭師師之色。遂言曰。恕卿無罪。師師得免。遂重添美醞。再備嘉餚。天子亦令二臣就坐。師師進酒。別唱新詞。天子甚喜。暢懷而飲。正是

琉璃鍾。琥珀濃。小槽酒滴真珠紅。烹龍炮鳳玉脂泣。羅幃繡幕圍香風。吹龍笛。擊鼉鼓。皓齒歌。細腰舞。況是青春日將暮。桃花亂落如紅雨。勸君終日酩酊醉。酒不到劉伶墳上土。

飲多時也。天子帶酒觀師師之貌。越越地風韻。俄不覺的天色漸晚。則見

【詩曰】 窗外日光彈指過。 席前花影座間移。 一杯未盡笙歌送。 階下辰牌又報時。

是時。紅輪西墜。玉兔東生。江上漁翁罷釣。佳人秉燭歸房。酒闌宴罷。天子共師師就寢。高俅、楊戩宿于小

閣。

古來貪色荒淫主。 那肯平康宿妓家。

徽宗伴師師共寢。楊戩、高俅別一處眠睡。不覺銅壺催漏盡。譙角報更殘。驚覺高俅、楊戩二人。急起。穿了衣服。走至師師臥房前。款紗窗下。高俅低低地奏曰。陛下。天色明也。若班部來朝不見文武察知。看相我王不好。天子聞之。急起。穿了衣服。師師亦起。緊了衣服。天子洗嗽了。喫了些湯藥。辭師師欲去。師師緊留。天子見師師意堅。官家道。卿休要煩惱。寡人今夜再來。與爾同歡。師師道。何以取信。天子道。恐卿不信。遂解下龍鳳鮫綃直繫。與了師師道。朕語下爲敕。豈有浪言。天子脫絳佛。師師接了。收拾箱中。送天子出門。天子出的師師門相別了。投西而去了。忽見一人從東而來。厲聲高叫師師道。從前可惜與伊供炭米。今朝卻與別人歡。睜開殺人眼。咬碎口中牙。直奔那佳人家來。師師不認。那漢舒猿臂。用手揪住師師之衣。問道。恰來去者那人是誰。你與我實說。師師不忙不懼道。是箇小大兒。這人是誰。乃師師結髮之婿也。姓賈名奕。先文後武。兩科都不濟事。後來爲捉獲猰甲縣舉地龍劉劉千。授得右廂都巡官帶武功郎。那漢嗇道。昨日是箇七月七節日。我特地打將上等高酒來。待和你賞七月七。那箇把箇門兒關閉塞也。似便是樊噲也踏不開。喚多時。悄無人應。我心內早猜管有別人取樂。果有新歡。斷科必恰來去者那人敢是箇近上的官員。師師道。你今番早子猜不着。官人你坐麼。我說與你。休心困者。

師師說到傷心處。 賈奕心如萬刀鑽。

師師道。恰去的那箇人。也不是制置并安撫。也不是御史與平章。那人册勢教大賈奕道。止不過王公駙馬。師師道。也不是。賈奕道。更大如王公。只除是當朝帝主也。他有三千粉黛。八百姻嬌。肯慕一匪人師師道。怕你不信。賈奕道。更大如王公駙馬。止不是宮中帝王。那官家與天爲子。與萬姓爲王。行止處龍鳳出語後成敕。肯慕娼女。我不信。師師道。我交你信。不多時取過那交絹直繫來。交賈奕看。賈奕覷了。認的是天子衣。一聲長歎。忽然倒地。不知賈奕性命如何。

三條氣在千般用。 一日無常萬事休。

這賈奕爲看了那天子龍鳳之衣。想是天子在此行踏。我怎敢再踏這李氏之門。他動不動金瓜碎腦。是不是斧鉞隨身。我與師師兩箇。膠漆之情正美。便似天淡淡雲遮鸞鳳。水澄澄波裏鴛鴦。平白地出一條八爪金龍。把這一對鴛鴦兒拆散。李師師見賈奕氣倒。則得慌前急救。須臾甦醒。便跳起來。向著師師道前。俯伏在地。口稱死罪死罪。臣多有冒瀆。望皇后娘娘寬恕。師師道。甚言語。他是天子。有一皇后。三夫人。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更有三千粉黛。八百姻嬌。到晚後乘龍車鳳輦。去三十六宮二十四苑閒遊。有多少天仙玉女。況鳳燭龍燈之下。嚴妝豔扮。各排綺宴。笙簫細樂。都安排接駕。那般的受用。那肯顧我來。且是暫時間厭皇宮拘倦。偶至於此。一獻去後。豈肯長來寵我。你好不曉事也。直這般煩惱。遂將出幾盞兒好酒來。與賈奕解悶。那賈奕那裏喫得。喫下。又長吁氣。見筆硯在側。用手拈起筆來。排開花箋。便寫作小詞一章。詞寄南鄉子。

閒步小樓前，見箇家人貌類仙。暗想聖情渾似夢，追歡執手蘭房恣。一夜說盟言，滿掬沉檀噴瑞煙。報道早朝歸去，晚回鑾，留下鮫綃當宿錢。

師師見了大驚，順手將這曲兒收放妝盒內。賈奕道：「我從今後，再不敢踏上你門兒來。咱兩箇瓶墜簪折，恩斷義絕。」日色晡晡，女奴來報：「兀的夜來那高平章到來也。」師師聞之著忙，催賈奕交去不迭。說未能，高平章早入來。賈奕不能躲，高俅見大怒，遂令左右將賈奕執了，便交送大理寺獄中去。賈奕正是：

纔離陰府恓惶難，又值天羅地網災。

看賈奕怎結束。卻有李媽媽急忙前來上告平章：「這人是師師的一箇哥哥，在西京洛陽住，多年不相見，來幾日也，不曾爲洗塵。今日辦了幾杯淡酒，與洗泥則箇。恰限今日專等天子來，那裏敢接別人？交人遮蓋來。」高俅見婆子苦苦告說，遂放了賈奕，賈奕得脫便去。賈奕去了，天子到來，師師接著，問：「陛下幾何來晚？」徽宗曰：「朕恐街市小民認的，君相不好，故來遲也。」休說音酒排筵，且說二人歸房，師師先寢，天子倚著綳架兒暫歇。坐間，忽見妝盒中一紙文書，用手取來看時，卻是小詞一首，末後一句道：「留下鮫綃當宿錢。」天子看了，其中譏諷，敢破家喪國天子，是甚般聰俊，何辭不理會？不瞞徽廟，師師伴做睡著，心中暗想：天子必不行怒，終是寵愛師師，惟記於心腹，將小詞收了，因而睡到天明。自此之後，朝去暮來，相近兩箇月，恩愛愈深，不能相捨。且休說天子與師師歡樂，卻說賈奕過擬未久，自七月初八日別了師師，近兩箇月不曾相見，這賈奕茶忘飯，夜忘寢，禁不得這般愁悶，直瘦得肌膚如削，遂歎曰：

愁愁復愁愁，意氣難留，情懷思悠悠。江淹是恨，宋玉悲秋。西風穿破牖，明月照南樓，易得兩眉傷慘，難忘滿眼新愁。算來天下人煩惱，都來最在我心頭。

正愁煩惱間，左右報曰：「有陳州通判宋邦傑見在門首，要見都巡。」賈奕聞之，急令請至。通判入門，賈奕降階接，上廳分賓坐。坐罷，須臾茶飯罷，通判問曰：「都巡多時不相見，怎恁悄瘦如此？爲甚？」賈奕只問不免具說：「舊情爲今上官家占了李師師之情事。」說了一遍，通判聞之道：「咱兩箇從來相知，你是箇聰明人，何爲因一匪人，將功名富貴廢了，何癡迷之甚？豈不令人恥笑？」賈奕曰：「天子貴爲一人，尚戀師師之色，況劣弟乃一愚夫乎？」通判見賈奕執迷□□省，遂言曰：「賢兄但放心，我有姑夫曹輔，見做諫議大夫，若知必諫官裏不敢私行。恁時交你兩口兒完聚如何？」賈奕聞之大喜，遂言曰：「若哥哥交諫議諫了，官裏不戀師師，深謝哥哥。」通判道：「弟兄心何必如此言。」罷，二人自別。且休說賈奕，只說宋邦傑見了姑夫曹輔，說徽宗夜夜宿平康匪妓之家，話且提過。只說官裏當日設朝。

【詩曰】　鴨鳩催明不讓雞，上陽初發曉光輝。　鷹幨雉扇辭煩裏，帝座龍牀秉玉圭。

淨鞭三下響，文武兩班齊。天子方纔坐定，見一大臣，急離班部，前進金階，紫袍皺地，象簡當胸，卻是諫官曹輔。進表諫箇甚事？

只因幾句閒言語，惹得一場災禍來。

那曹輔知道主上有微行宿娼之事，自思身爲正言，主上有失德，不行直諫，則是曠職。孟子有云：有言責

者，不得其言則去。便是觸犯天顏，也只得修表一道，諫其君，幸而見聽，則爲盡言官之職；萬一不從，便身膏鼎鑊，亦得與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乃進表文云：

臣曹輔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表言於皇帝陛下：臣聞聖人猶天也，天以一元之氣運於上，故四時之行，百物之生，雨露所以見發生之仁，雷霆所以彰肅殺之義。君以元默之道拱於上，故大臣之輔，百官之職，恩澤所以昭褒勸之恩，刑罰所以示懲罰之勇，天之道不可測，聖人之誠其可窺乎？古語有云：萬夫之帥，深坐於油幢；千金之子，不闘於盜賊。何則？所守者嚴，不爲輕者賤者而輕其身也。臣近覩邪傳臣某有謝表，謂陛下輕車小輦，七臨私第。臣以爲陛下之宰臣京爲不辭矣，然而陛下萬金之軀，是列聖之遺體也。陛下縱不自惜，獨不爲祖宗惜乎？陛下一舉動之重輕，是萬姓休戚之所繫，陛下縱不自愛，獨不爲生靈念乎？近聞有賊臣高俅、賊臣楊戩，乃市井無藉小人，一旦遭遇聖恩，巧進佞諛，簧惑聖聰，輕屑萬乘之尊嚴，下遊民間之坊市，宿於娼館，事迹顯然，雖欲掩人之耳目，不可得也。且娼優下賤，搢紳之士，稍知禮義者，尚不過其門；陛下貴爲天子，深居九重，居則左史右言，動則出警入蹕，豈信匹夫之讒邪，覷卑下賤之淫妓，使天下聞之，史官書之，皆曰：易服微行，宿於某娼之家，自陛下始，貽笑萬代。陛下可不自謹乎？度賊臣初意，必借藝祖皇帝夜幸趙普私第之事以儆惑聖聰，獨不念藝祖皇帝創業之初，每思一榻之外，豈容他人鼾睡，所以焦心勞思，出與大臣謀進取天下之策，非爲私行也，非爲荒淫也。臣所願陛下赫然睿斷，將賊高俅、楊戩，貶逐於外，親近端人正士，改過遷善，思藝祖皇帝創造之艱難，述列聖守成之先志，保重聖躬，杜絕遊幸，祖宗之望也，社稷之幸也，生靈之福也。臣自知言觸天威，自分身膏斧鉞，但使陛下幸聽臣愚之諫，則臣雖死猶生也。伏取進止。

宣和七年九月　日具位　臣曹　輔表上

徽宗當初微行之時，自道外人不知，及覽曹輔所奏，自覺慚愧，特降敕將曹正言赴都堂問狀。余深問曹輔道：「您小官，何得僭言朝廷大事？」輔正色叱之曰：「大臣不言，故小官言之。」余深問：「主上深居九重，小官何以知其微行動息？」輔引蔡京輕車小輦之語爲證。那時王黼正與蔡京不和，□□□欲因此事中害蔡京，奏知徽宗，將曹輔罷了正言，編管郴州居住。有諫議大夫張天覺納奏云：「曹輔心在愛君，言甚鯁直，陛下不能優容，遽加竄逐，倘陛下文過遂非，再信讒言，微遊妓館，則忠言結舌，不聞於上，萬一有奸邪叵測之情，陛下悔之晚矣。」徽宗與張天覺道：「輔懷忠意，得聞讜論，吾知過矣，行將改之。」天覺回奏：「陛下倘信微臣之言，痛改前非，則如宣王因庭燎之箴而勤政，漢武悔輪臺之失而能興，宗社之幸也。」書曰：「惟狂克念作聖，惟聖罔念作狂。」聖狂之分，願陛下念與不念如何耳。徽宗退朝後，果是不敢微行出外，別宿一宮。過得數日，又復思慕李師師之情，不能棄捨，宣楊戩入內，道與楊戩：「你可傳將寡人聖旨，說與李師師，朕爲曹輔、張天覺等有諫，不容出宮，是誤了夫人期約，休怪。」楊戩領了聖旨，騎一疋高馬，直奔入金線巷李師師家裏來。只見師師接見楊戩，作羞詐醉。楊戩傳了聖旨，師師道：「是天子自有皇后貴妃，追歡取樂，賤妾平康潑妓，豈是天子行蹤去處？」道能，醉倒牀席之間，四體不收。楊戩再三撫諭師師道：「夫人休怪，歇幾日

了。天子須來也。抬頭一覷，見師師卓子上有一小簡，楊戩展開看時，卻是賈奕底簡。那簡中說箇甚的？分明是

　　風流喪命甘心處，恰似樓前墜綠珠。

楊戩底那箇兒一覷，見賈奕簡上寫道：

　　奕自從七夕相別之後，又逢重九。日月如梭，無由會面。今聞天子納忠臣之諫，深居禁中，無復微行私幸，是咱兩人夙世有緣，今夕佳辰，不可虛度。未承開允，立俟佳音。

　　　　右廂都巡賈奕啓上，可意人李師師儱下。

楊戩道：有這般濫賤之物，不能近貴。今天子寵幸你，卻又密地與賈奕打暖，卻不是李媽媽兒弟了也。道罷，遂將小簡入內，呈與天子。師師子母諕得魂不著體，楊戩入內，徽宗問師師道簡甚的，楊戩將賈奕手簡呈上。天子覽畢，交中使去拿取那匹夫來，不多時，拿得賈奕到於金階之下，喝道：匹夫，爾爲朕一職之役，不以巡警爲意，卻入娼家，造詞謗朕，爾得何罪？賈奕諕得魂飛天外，魄散九霄，俯伏在地，稱臣死罪，微臣怎敢謗訕陛下？望聖慈明察。徽宗道：你道不敢謗訕，且說這留下交綃當宿餞的詞，是誰做來？賈奕無辭以對。徽宗道：賈奕流言謗朕，合夷三族，餘者皆合推入市曹斬首報來。

　　昨日風流遊妓館，今朝含恨入泉鄉。

徽宗敕下，差甄守中做監殺官，是那晌午時分，押往市曹。卻遇著諫官張天覺，問甄守中道：今日殺的是甚人？犯甚底罪？守中附耳與天覺低聲道：天子爲私行李師師家，與賈奕共爭溺妓，賈奕小詞譏諷官裏，是天子覽受不過，賜死市曹。天覺分付甄守中：你且慢用刑，待我入奏官家來。道罷，拍馬入朝，來見天子。天子問天覺卿不宣而至，有何事奏來？張天覺山呼舞蹈了，當日奏道：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承祖宗萬世之丕祚，爲華夷儲兆之所瞻，一舉動，一笑嚬，皆不可輕也。奈何信奸讒賊臣之語，夜宿娼家，荒于酒色，使朝綱不理，國政不修，天文變于上，人心怨于下，淮劉不寧，盜賊蜂起，陛下不以此爲憂，顧與匹夫爭一濺妓，輕肆刑誅，他日史官記之，貽譏萬古。賈奕何罪？夷戮市曹，臣恐刑罰不正，無以治民，欲望聖慈曲行赦宥，冒觸天威，罪在不赦。伏望聖鑒。不錯，那時楊戩把那賈奕詞與天覺看了，徽宗宣諭天覺：卿看此詞，更能容忍否？天覺又奏：此乃陛下之過。孟子有云：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陛下高拱禁庭，非之正當，詎敢妄肆詆毀陛下，既不以萬乘之尊自尊，則在下小臣得以無忌憚也。所謂君不君，則臣不臣。陛下自悔其過可也，何必尤人？徽宗聞奏，未免慚恥，諭天覺道：且看卿直諫之故，姑赦賈奕之罪，貶賈奕爲廣南瓊州司戶參軍。徽宗遣殿頭官宣李師師入內，朝見畢，賜夫人冠帔，使師師衣著，仍賜紬墩，交坐于御座之側。宣問張天覺道：朕今與夫人同坐于殿上，卿立階下，能有諫疏乎？天覺泣曰：君不君，臣不臣，夫不夫，婦不婦，三綱五常掃地矣。人有禮則強，無禮則亡。陛下視禮法爲何物？孟子謂：合則留，不合則去。臣諫不能從，皆不見聽，倘何顏立殿陛之間耶？願乞骸骨歸田里，以終天年。徽宗怒，拂衣而起。次日，御筆除張天覺授勝州太守，即日遣中官管押之任。張天覺朝辭之任，乃作詞一首，寄調南鄉子。

　　向晚出京闕，細雨微風拂面來。楊柳隄邊青草岸，堪觀，只在人心咫尺間。酒飲盞須乾，莫道浮生似等閒。用則逆理天下事，何難？不用雲中別有山。

吟罷，行數十里，忽值路邊老牛臥地，天覺長吁一聲，依前詞又作一首，調南鄉子。

　　瓦鉢與磁瓶，閒伴白雲醉後休。得失事常有也，樂無憂，運去英雄不自由。彭越與韓侯，蓋世功名一土丘，名利有餌魚吞餌，輸收，得脫那能更上鉤。

中使錄其詞歸呈徽宗。徽宗看罷，心知天覺爲賢人，悔之無及。自天覺仙去之後，朝廷之上，蕩無綱紀。蔡京、蔡攸、童貫之徒，縱恣於上，高俅、楊戩、朱勔之黨，朋邪於下，徽宗悉由諸奸簸弄，册李師師做李明妃，改金線巷喚做小御街，將賈奕周秀除泗州茶提舉。宣和六年事也。宣和六年五月，金國遣使來，植良嗣報使，良嗣至軍前，金國阿骨打道：平灤等州，若必欲取，并燕京不與汝家了也。是時，有左企弓者，爲金國謀臣，獻一詩。

　　并力攻遼盟共尋，功成力有淺和深。君王莫聽捐燕議，一寸山河一寸金。

由此金人要求不已，故無許燕之意。七月，金人來歸燕山六州。那六州是甚州？

　　涿州，易州，順州，景州，檀州，薊州。

既得六州地，童貫、蔡攸與師入燕，初稱交割，又稱宣撫。燕之金帛子女、職官民戶，盡爲金人席卷而去，朝廷捐歲幣數百萬，僅得空城而已。童貫、蔡攸奏撫定燕城，燕城老幼，歡呼迎謁，兩向燒香上祝聖壽。其地自冬至及春皆無雨，幾王師撫定，雨澤霑降。王黼率百官稱賀，於是降赦兩河燕雲等路。金國阿骨打死，其弟吳乞買改名晟嗣立。八月，遼將變離不犯燕山，我師伐之。後有人一詩云：

　　【詩曰】世事皆然未必然，是非誰定百年前。今人不恨宣和誤，卻恨宣和誤伐燕。

【宣和五年】五月，燕人張瑴仕遼，知契丹必亡，盡籍丁壯，得五萬，籍地教練兵卒爲備。金人既取燕，粘罕謂參政康公弼道：我欲遣兵擒張瑴，何如？公弼答云：若以兵加之，是趣其叛也。公弼昔居平州，願輕身見張瑴，諭以金國招徠之意。瑴謝曰：契丹八路，今所留者僅平州耳，怎敢有反心？所以未釋甲者，蓋防備蕭幹耳。厚賂康公弼，公弼以其語告粘罕，粘罕信之，將平州改南京，和張瑴同平章事。及是年，吳乞買新立，遂遣左企弓等歸。時燕人怕遠徙，私訴於張瑴曰：企弓不謀守燕，而使吾民流離至此，近聞天祚復振，若明公仗義，首圖興復，先責企弓等罪而殺之，縱燕人歸南朝，宜必納。如金人復來，內用平州之兵，外借南朝之援，又何懼乎？瑴召翰林學士李石問之，石以爲然，遂執企弓數其罪而殺之。李石與三司使高履同詣燕山說王安中云：平州形勝之地，張瑴總練之才，足以禦金人，安燕境。宰相招致之，安中從李石、高履赴闕詣王黼，白事朝廷，從其請。張瑴以平州來降附。金人聞得張瑴叛歸我朝，遣闍母國王、都領馬軍二千人攻之。張瑴統所部兵拒戰，闍母國王自知兵少，更不接戰，大書于州門云：今冬復來。遂不交鋒而退。瑴殺虜自張大，以捷聞上，宣撫司。金人之叛盟，亦指納張瑴，爲南朝失信之罪也。

且說徽宗自得燕山之後，與高俅、楊戩、朱勔、王黼之徒，無日不歌歡作樂，遂於宮中內列爲市肆，令其宮

女真亦買酒及一百二十行，經紀買賣皆至。有時上皇狀乞化貧子，行乞於中，以取其樂，又爲長夜之飲，以宵達旦。又使民夫增修萬歲山，重運太湖石，自蘇杭起程，遙汴人家有一丁著夫一名，兩丁著夫兩名，民不聊生，兩河岸邊，死丁相枕，寃苦之聲，號呼于野，上竟不之知也。後半載，徽宗與林靈素、李明妃并高俅、楊戩，宴于千秋庭，是夜月色如晝，徽宗與林靈素、明妃三人賞月酒闌，令林靈素宿于禁內。徽宗與李妃寢睡不著，披衣而起，與國師閒話，坐于千秋庭，徽宗道：見說月宮方圓八百里，若到廣寒宮，須有一萬歲，如何得到？林靈素聞言道：陛下要看廣寒宮甚易，望空用手一招，見青鸞二隻落于帝前，林靈素請天子上青鸞之背，林靈素亦跨一隻，請陛下合眼，喝聲起，二人乘青鸞望乾方西北而升，不多時，交天子開眼，時過一大門樓，但冷光萬頃，清寒襲人。徽宗與林靈素前行時，見一樹清陰密合，見二人于清光之下對坐奕棊，一人穿紅，一人穿皂，分南北相向而坐。二人道：今奉天帝敕，交咱兩箇奕棊，若勝者，得其天下。不多時，見一人喜悅，一人煩惱，喜者穿皂之人，笑吟吟投北而去，煩惱之人穿紅，悶懨懨往南行。二人既去，又見金甲絳袍神人來取那棊子棊盤。徽宗使林靈素問早來那兩箇奕棊是甚人，神人言曰：那著紅者，乃南方火德眞君霹靂大仙趙太祖也；穿皂者，乃北方水德眞君大金太祖武元皇帝也。言能神人已去，徽宗已備知天機事，無心游賞月宮，悶悶不悅，迅步閒行，俄至一城，見紅光密合，有天丁守禦，遂問曰：此何城也？天丁曰：此昊天大帝玉皇之城。徽宗聞之大駭，與林靈素望天門路，恰待呼青鸞欲離天闕，忽僉一人，松形鶴體，頭頂七星冠，腳著雲根履，身披綠羅襴，手持著寶劍，迎頭而來。徽宗見了，思想道人好面熟，欲待詢問，其人見了徽宗大怒。此人是誰？乃張天覺也。言道：陛下看看遭因被虜，由自信邪臣，向此行踏，你也戀不得皇宮內苑，寵不得皓齒朱顏，虛不得萬邦黎庶，有分離鄉背井，向五國城忍寒受餓。言訖，用手扯住天子衣，望天門與一推，林靈素叫苦不迭，把天子推下九天來，不知天子性命如何。

金風未動蟬先覺，　暗送無常死不知。

徽宗叫苦不迭，向外榻上忽然驚覺來，諕得遍身冷汗，李明妃問道：陛下緣何驚懼而覺？天子曰：其夢甚，與上皇夢中之事說了一遍。明妃道：夢寐之事，虛無不足盡信，久而天明，徽宗將天上之事說與林靈素，靈素道：興廢分已定，豈不由人。徽宗自此之後，朝歡暮樂，無日虛度。徽宗一日問林靈素曰：朕昔到青華帝君處，獲言故除魔鬼，此何謂也？林靈素答曰：今通天下之爲教者三：曰儒，曰道，曰釋而已。儒以夫子爲宗，道以老子爲宗，釋以釋迦爲宗。孔子之道，垂法萬世，豈曾問道於老子？其道本同，惟有佛氏之教，唐傅奕曾道：削髮而不拜君親，易衣而苟逃租賦，不忠不孝，非我中華之人，乃是西方胡鬼，佛教故爲害道。今縱不可遽滅，合與改正，將佛寺改爲宮觀，釋迦改爲天尊，菩薩改爲大士，羅漢改爲尊者，和尚改爲德士，皆留髮頂冠執簡。徽宗依奏施行，有皇太子上殿爭之，令胡僧一立藏十二人并五臺僧二人道堅等，與靈素鬪法，僧不能勝，情願頂冠執簡。太子乞贖僧罪，聖旨胡僧放，道堅乃中國人，送開封府刺面決配於開寶寺前，令衆當時赦天下，依准靈素所奏奉行。五臺山寺長老，違命不從，以此官司拘刷抗命僧人，拘囚押至京師，奏聞天子，龍顏大怒，將僧人下大理寺獄中去，有僧人帶來行童見師囚了，一氣走至汴

河岸上，手中擊著箇小紅葫蘆兒，往汴河中與一傾，不傾時萬事俱休，傾下葫蘆中物，不知是甚物件，只見就那汴河岸上，起一陣狂風，頃刻中間，雲生四野，霧長八方，霹靂閃電，雨若傾盆，則見汴河水派派地長上岸來，排岸司官急申省，省官即時聞奏天子，天子聞之大驚，詔宣林靈素至，天子問林靈素道：此水如何治得？林靈素奏道：請我王同去上城，看水去來。以此徽宗同文武官僚離朝，直來城上，看那水去，天子同文武官上得城來，則見那水便似千堆雪浪，湖天滾萬派洪波，合扇流澌避長上半城來。上皇及官裏見了大驚，與林靈素問道：卿有何法可以退水？靈素登城治水，敕之不退，回奏臣非不能治水，一者事乃天道，二者水自太子教胡僧而得，但令太子拜之，可退。遂宣太子登城，則御香設四拜，水退四丈，京城皆喜。次日，有小童再把葫蘆一傾，水勢越添，將欲平城。徽宗出黃榜，召人退水，見一行童，將榜文收了，有看榜大使，即時同行童來城上見天子，天子見道：爾小童如何治得此水？行童曰：小行不會，俺師父善治此水。天子見說，道這和尚見禁在大理寺，即時交宣至天子，也不問抗敕之罪，便將僧人罪赦了，交治水去。僧人既見免其罪犯，即引行童往水邊，望洪波起處，把行童與一推，在波心裏面。天子見了大驚，看時，卻見行童在波心中湧出半截身體，一隻手把箇紅葫蘆，一隻手拍著葫蘆口道：業畜不要作業，收來收來。不多時，風恬浪靜，水勢合潛，行童亦不見所在。天子見了，道這和尚必是南方二會子，左道術使此妖法，誑朕，交金爪簇下斬訖報來。道能武士一發向前，正欲擒那僧人，則見霞光耀目，不能近前，只聽得響喨一聲，見僧人騰空而去，立在雲端之上，言道：徽宗無道之君，看看被擄，猶自不省。見虛空中滴留留道下一副紙來，僧人乘雲而去，近臣拾得看時，上有幾句言語云：

【詩曰】　尼父金仙白髮公，　愚迷緣說各西東。　若還齒悟無生法，　總在靈山一會中。

又

道君好道寵林靈，　天下伽藍盡滅形。　極樂上元歡事罷，　看看身死五雲城。

天子見了道，知他是甚言語，遂能衆官擁從天子迴鑾。林靈素爲見退水不及五臺僧人靈驗，又思遭遇徽皇寵眷甚厚，出入禁中已久，屢蒙朝廷頒賜金帛甚富，乃上表乞骸骨歸溫州，營建青牛觀，修眞養道，祝延聖壽。徽宗不允所奏。十一月，金嶺奏林靈素妄議神霄，妖惑聖聰，改除釋教，毀謗大臣。靈素即日擁衣被出宮，徽宗降詔興宮祠，溫州居住。靈素至溫州，營造青牛觀已成，一日，攜道表一通，見溫守閻丘鴞，乞爲繳進，及辭州官親戚而別，回歸本觀，與其徒曰：某荷聖恩，有希世之遇，將來我逝之後，可將七寶數珠、詭觀圭籙之恐他年朝廷有命取索，請以獻焉。其餘物件，汝輩可稱吾所有分之。生前自卜墳於城南山，囑其隨行弟子皇城張如晦云：汝可扛舁我棺出城南山，遇地拆處，即其穴也，可就拆處掘深五尺，見龍蛇，便下棺。師卒後，其徒如其遺命，扛舁棺木出所分葬地，果然地自發拆，掘深數尺，不見龍蛇，下視其穴，深不可測，遂下棺葬埋，平明視之，四望坦然，不知葬所。及靖康之變，朝命下溫州，監伐靈素之墓，不知所在，命遂寢。十一月冬至後，徽宗又感起樂事，且前一年四季，好景良辰，不容虛度，行如一年內：

春乘寶馬，芳徑閒遊。　夏泛龍舟，長湖恣賞。　秋辰采菊，龍山登高。　冬月觀梅，獸爐暢飲。

且說。世人過這四季。尚能及時行樂。何況徽宗。是箇風流快活的官家。自見帝都景致。怎不追歡取樂。皇都最貴。帝里偏雄。皇都最貴三年一度拜南郊。帝里偏雄。一年正月十五日夜。州裏底喚做山棚。內前的喚做鰲山。從臘月初一日直點燈到宣和六年正月十五夜。爲甚從臘月放燈。蓋恐正月十五日陰雨。有妨行樂。故謂之預賞元宵。怎見得。有一隻曲兒喚做賀聖朝。

　太平無事。四邊寧靜狼煙杳。國泰民安。謳歌堯舜禹湯好。萬民翹望。彩龍門上。龍燈鳳燭相照。聽教雜劇喧笑。藝人巧。寶籙宮前。呪水書符斷妖。長搖傍相。竹林深處勝蓬島。笙歌鬧。奈吾皇不候等元宵景色來到。恐後月陰晴未保。

東京大內前。有五座門。曰東華門。曰西華門。曰景龍門。曰神徽門。曰宣德門。自冬至日下手。架造鰲山。高一十六丈。闊三百六十五步。中間有兩條鰲柱。長二十四丈。兩下用金龍纏柱。每一箇龍口裏。點一盞燈。謂之雙龍銜照。中間有一箇牌。長三丈六尺。闊二丈四尺。金書八個大字。寫道。

　宣和綵山。　與民同樂。

綵山極是華麗。那綵嶺直蓬萊閬苑豪。仰捧端門。梨園奏和雅之音。樂府進婆娑之舞。絳綃樓上。三千仙子捧宸京。紅玉闌中。百萬都民瞻聖表。且如前代慶賞元宵。只是三夜。蓋自唐元宗開元年間。而天官好樂。地官好人。水官好燈。上元時分。乃三官下降之日。故從十四至十六夜。放三夜元宵燈燭。至宋朝開寶年間。有兩浙錢王。獻了兩夜浙燈。展了十七八兩夜。謂之五夜元宵。怎見得。昔人有隻曲調。道是

　帝里元宵風光好。勝仙島蓬萊。玉動飛塵。車喝繡轂。月照樓臺。　三官此夕歡諧。金蓮萬盞。撒向天街。訝鼓通宵。華燈競起。五夜齊開。

宣和六年正月十四日夜。去大內門直上。一條紅綿繩上。飛下一箇仙鶴兒來。口內銜一道詔。有一員中使。接得展開。奉聖旨。宣萬姓。有那快行家。手中把着金字牌。喝道。宣萬姓。少刻。京師民有似雲浪。盡頭上戴着玉梅。雪柳。鬧蛾兒。直到鰲山下看燈。卻去宣德門直上。有三四箇貴官。金燎綠幞頭。舒角。紫羅窄袖。簇花羅。那三四箇貴官姓甚名誰。

　楊戩。　王仁。　何霍。　六黃太尉。

這四箇奉了聖旨。交撒下金錢銀錢。與萬姓搶金錢。那教坊大使袁陶。曾作一詞。名做撒金錢。

　頻瞻禮。喜昇平。又逢元宵佳致。鰲山高聳對端門。珠璣交製。似嫦娥降仙宮。乍臨凡世。　恩露勻施。憑御闌。聖顏垂視。撒金錢。亂拋墜。萬姓推搶沒理會。告官裏。這失儀且與免罪。

是夜。撒金錢後。萬姓各各徧遊市井。可謂是

　燈火熒煌天不夜。　笙歌嘈雜地長春。

至十五夜。去內門直下賜酒。兩壁有八廊。有二十四個內等子守著。喝道。一人只得飲一杯。有光祿司人把著金屈卮勸酒。其箇金杯內酒凝琥珀。玉觥裏香勝龍涎。一似

　蟠桃宴能流瓊液。　敕賜流霞賞萬民。

那看燈底百姓。休問富貴貧賤。老少尊卑。盡到端門下。賜御酒一杯。有教坊大使曹元寵。口號一詞。喚做脫銀袍。

　濟楚風光。昇平時世。端門支散碗。逐逐旋溫來。喫得過。那堪更使金器。分明是與窮漢。消災滅罪。

　又沒支分。猶然遞滯。打篤磨槎來根底。換頭巾。便上弄交番廝替。告官裏。馳逗高陽餓鬼。

是時底王孫、公子、才子、佳人。男子漢都是子頂背帶頭巾。窣地長背子。寬口袴。側面絲鞋。吳綾襪。絹金裹肚。妝著神仙。佳人卻是戴嚲肩冠兒。插禁苑瑤花。星眸與秋水爭光。素臉共春桃鬭豔。對伴的似臨溪雙洛浦。自行的月殿獨嫦娥。那遊賞之際。肩兒廝挨。手兒廝把。少也是有五千來對兒。

【詩曰】　太平時節喜無窮。　萬斛金蓮照碧空。　最好遊人歸去後。　滿頭花弄曉來風。

是夜。鰲山腳下。人叢鬧裏。忽見一箇婦人。喫了御賜酒。將金杯藏在懷袖裏。喫光祿司人喝住。這金盞是御前寶玩。休得偷去。當下被內前等子拏住這婦人。到端門下。有閤門舍人將偷金盞的事。奏知徽宗皇帝。聖旨問取因依。婦人奏道。賤妾與夫婿同到鰲山下看燈。人鬧裏與夫相失。蒙皇帝賜酒。妾面帶酒容。又不與夫同歸。爲恐公婆怪責。欲假皇帝金杯歸家。與公婆爲照。臣妾有一詞。上奏天顏。這詞名鷓鴣天。

　月滿蓬壺燦爛燈。與郎攜手至端門。貪看鶴降笙簫舉。不覺鴛鴦失卻羣。　天漸曉。感皇恩。傳宣賜酒臉生春。歸家切恐公婆責。乞賜金杯作照憑。

徽宗覽畢。就賜金盞與之。當有教坊大使曹元寵奏道。適來婦人之詞。恐是伊夫宿搆此詞。來騙陛下金

盞。只當押婦人當面命題。令他撰詞。做得之時。賜與金盞。做不得之時。明正典刑。帝准奏。再令婦人做一詞。婦人請命題。準聖旨。令將金盞爲題。念奴嬌爲調。女子領了聖旨。口占一詞道。

　桂魄澄輝。禁城內萬盞花燈羅列。無限佳人穿繡徑。幾多妖豔奇絕。鳳燭交光。銀燈相射。奏簫韶初歇。鳴梢響處。萬民瞻仰宮闕。　妾自閨門給假。與夫攜手。共賞元宵。誤到玉皇金殿砌。賜酒金杯滿設。量從來紅凝粉面。尊見無憑說。假王金盞。免公婆責罰臣妾。

徽宗見了此詞大悅。不許後人攀例。賜盞與之。徽宗觀燈已罷。是時開封府尹設幕次。在西觀下彈壓。天府獄囚。並押在幕次斷決。要使獄空。徽宗與六宮。從樓上下觀西觀斷決公事。衆中忽有一人。黑色布衣。若寺僧童行狀。從人衆中跳身出來。以手指簾。出指斥乘輿之語。徽宗大怒。遣中使執於觀下。令有司拷問。箠掠亂下。又加炮烙。詢問此人爲誰。其人略無一語。亦無痛楚之色。終不肯吐露情實。有司斷了足筋。俄施刀鋸。血肉狼籍。終莫知其所從來。帝不悅。遂能一夕歡。其箇是

　青春過了增華髮。　歡樂既極哀情來。

後來呂省元做宣和講稿。說得宣和過失。最是的當。今附載於此。世之論宣和之失者。道宋朝不當攻遼。不當通女真。不當取燕。不當任郭藥師。不當納張瑴。這箇未是通論。何以言之。天祚失道。內外俱叛。遼有可取之釁。攻之宜也。女真以方張之勢。蹴垂亡之遼。他日必與我爲鄰。通之可也。全燕之地。我太

亂、太宗百戰而不能取今也。兼弱攻昧。可以收洪賚之遺黎。可以壯關河之上勢。燕在所當取也。郭藥師挾涿、易來降。則以燕人守燕可也。平州乃燕之險。張瑴舉平州來歸。則濟之亦可也。中國之召侮於女眞者。不在乎此。蓋女眞初未知中國虛實。初遣使非人。泛海屢至。每爲其貪所辱。則取輕於其始矣。及議山後地。粘罕尙兀自疑。南朝四面被遼。若無兵刀。怎能立國。如此強大。尙有畏怕中國的意。自郭藥師既降之後。遼人雖滅之國。尙能覆取官軍。虜曾付告馬擴道。劉延慶用兵。一夕逃遁。您看我家用兵。有走的麼。則中國之取侮於女眞者。不特一事也。設使當時不攻遼。不通女眞。不取燕山。不任藥師。不納張瑴。其能保金兵之不入寇乎。蓋宣和之患。自熙寧至宣和。小人用事。六十餘年。奸倖之積久矣。妖犯帝座。禍在目前而不知。遼人而不能郊祀。怕礙推恩。寇至而不告中外。怕妨恭謝。寇迫而不撤綵山。怕礙行樂。此小人之夷狄也。童貫使遼。遼人笑曰。大宋豈無人。乃使內臣奉使耶。女眞叛遼。朝廷遣使者。以貫大王爲辭。粘罕笑道。汝家更有人可使麼。此宦官之夷狄也。虜至燕。而燕降。至河北。則河北之軍潰。至河南。即河南之戍散。此兵將之夷狄也。蓋花石綱而激兩浙之盜起。科免夫錢而激河北、京東之盜熾。此盜賊之夷狄也。自古未有內無夷狄。而外召夷狄之禍者。小人與夷狄、皆陰類。在內有小人之陰。是以召夷狄之陰。霜降而豐鍾鳴。雨至而柱礎潤。以類召類。此理之所必至也。宣和之間使無女眞之禍。必有小人竊發盜賊負乘之禍矣。

新編宣和遺事後集

泰道亨時災復隱。宣和往事可嗟傷。正邪分上有強弱。罔克念中分聖狂。
天已做君君不悟。外無敵國國當亡。道君驕佚奢淫極。詎料金人來運糧。

三月。金人來運糧二十萬斛。宣撫司謂稱對使者道。宣撫司都無片文隻字許糧之約。難以奉承。其使云。去年四月間。趙良嗣曾許來。穩趙良嗣口許。怎可信憑。終不之與。後來金人舉兵。亦借此以爲辭耳。四月。京師地震。宮中殿門、皆搖動有聲。又陝西蘭州諸山草木皆沒入地中。其黍苗在山下者。又生於山上。朝廷遣黃潛善按視。潛善歸謂訛傳。不以實聞於上。○秋七月。遣校書郎衞膚敏、爲賀生辰使。膚敏奏言。金國生辰。後天寧節五日。今未聞北虜遣使。吾反先之。於威重已損。萬一彼不至。豈不爲朝廷羞。臣至燕山伺候。設若不來。則以吏命置諸境上而返。徽宗以其言爲然。至燕山。金使果不來。遂置幣而返。○十二月。南京河浙路大水。是時。災異疊見。都城有賣青果男子。有孕而誕子。坐蓐不能收。換易七人。始分娩而逃去。又。豐樂樓酒保朱氏子。其妻年四十餘。忽生髭鬚。長六七寸。疏秀甚美。宛然一男子之狀。京尹以其事聞於朝。詔度朱氏妻爲女道士。是歲。河北、山東、連歲凶荒。民間米糧不給。爭削榆皮、采野菜以充飢。至自相食。於是飢民竝起爲盜。山東有張仙。聚衆十萬。關濟州、濮州去京師纔百二十里而近。而朝廷恬不之知。又有高托山。聚衆三十萬。起於河北。徽宗遣內侍梁方元、帥兵討之。

【宣和七年】正月。金人滅遼。六月。封童貫爲廣陽郡王。金人以遼主天祚被擒。李用和來告慶。徽宗詔童貫、復行宣撫雲中等路。○八月。有都城東門外賣菜夫。突入宣德門下。忽若迷罔。將菜擔拋棄。向門戟手而言曰。太祖皇帝神宗皇帝使我來道。八郎驕奢喪國。尙宜速改也。不爾。悔無及矣。邏卒捕其人赴開封府獄。一夕。其人方甦。再三詢問。竟不知向所言者。密於獄中殺之。○是時。萬歲山羣狐。於宮殿間。陳設器皿。對飲。遣兵士逐之。彷徨不去。九月。有狐自艮嶽山直入中禁。據御榻而坐。殿帥遣殿司張山逐之。徘徊不去。徽宗心知其爲不祥之徵。而蔡攸曲爲邪說。稱艮嶽有狐王。求血食。乃爾。遂下詔毁狐王廟。○十二月。金國遣斡离不、粘罕分兩道寇邊。斡离不軍自燕山直犯河北。粘罕軍自河東直趨太原。斡离不入寇。遣吏部員外郎傅察爲接伴賀正使。逐至境上。爲斡离不所執。責令投拜。副使蔣噩以下。皆羅拜稱臣。獨傅察不屈。虜以兵脅之。謂察曰。南朝天子失德。我興兵來此。爾作傅察何言。爾欲敗盟。借此以爲兵端。自古至今。用兵者以曲直爲勝負。南北兩朝。勢均力敵。安知爾非送死哉。我項可斷。膝不可屈。虜愈大怒。執傅察而殺之。察乃傅堯俞的從孫也。童貫至太原。遣保州路廉訪使者馬擴奉使粘罕軍前。粘罕嚴兵待之。令馬擴用庭參禮數參拜。粘罕踞坐以受其拜。謂馬擴曰。大聖皇帝初與趙皇跨海通好。各立誓書。期以萬世無毀。不謂貴朝違約。陰納張瑴之降。將燕京逃去官民盡行拘收。本朝累牒追索。皆以空文相紿。我今大兵來辨曲直。汝可辭我歸。擴自雲中回太原。具以粘罕之言告童貫。貫欲逃歸。計時太原帥張孝純商議。孝純諫曰。金人渝盟。大王宜令諸路將士。竭力支吾。今大王一去。人心動搖。河東河北之地不旋踵而失矣。貫怒目瞋罵曰。咱受命宣撫。非守土臣也。大帥若欲辟其責。則朝廷置帥欲何爲哉。孝純撫掌笑曰。平時童大王作多少威福。一日金虜渝盟。便乃畏怯如此。身爲國家重臣。不能以身排患難。但要奔頭鼠竄。將有何面目見天下士乎。童貫即日逃歸京師。斡离不陷燕山府。郭藥師等叛降之。粘罕陷朔州、武州、代州、忻州、圍太原府。斡离不犯中山府。朝廷罷花石綱。及非泛上供。幷延福宮兩城租課。內外製造局。○金國傳檄。皆至。童貫得虜牒。開拆。始知爲檄書。其言大不遜。是時。徽宗正行郊祭。大臣匿邊報。不以奏聞。道君恐妨恭謝。及恭謝禮畢。方以檄書進呈徽宗。徽宗御宣和殿下詔罪己求言。手詔云。

朕獲承休德。托於士民君王之上。二紀於茲。雖兢業存於中心。而過咎形於天下。蓋以寡昧之資。藉盈成之業。言路壅蔽。導諛日聞。恩倖持權。貪饕得志。搢紳賢能。陷於黨籍。政事興廢。拘於紀年。賦斂竭生民之財。戍役困軍旅之力。多作無益。侈靡成風。利源酤榷已盡。而牟利者尙肆誅求。諸軍衣糧不時。而冗食者坐享富貴。災異謫見而朕不悟。衆庶怨讟而朕不知。追惟己愆。悔之何及。應天下方鎮郡縣守令。各帥師募衆勤王。捍邊能立奇功者。並優加獎異。不限常制。草澤之中。懷抱異材。能爲國家建大計。定大業。或出使絕域外者。並不次擢用。其尤異者。以將相待之。中外臣寮士庶。竝許直言極諫。實封投進。雖有失當。亦不加罪。

庚申。徽宗內禪。以道君號。退居龍德宮。皇太子即皇帝位。立妃朱氏爲皇后。遣李鄴使虜告內禪。且請和好。○斡离不帥兵犯慶源府。其太史奏南朝帝星復明。虜旋欲逝回。郭藥師曰。南朝未必有備。不如姑行。

斡离不信其言,遂進師攻信德府,執其守臣楊信功,屠舍登門撫諭居民。〇太學生陳東率太學諸生,伏闕上書,數蔡京、童貫、王黼、梁師成、李彥、朱勔之罪,指爲六賊,乞誅之以謝天下。其書略曰:

臣等聞自古帝王之盛,莫盛於堯舜。堯舜之盛,莫大於賞善罰惡。堯之時,有八元、八凱,而未暇用,有四凶而未暇去。堯非不知其可用可去也,意謂我將傳於舜,必以天下授舜,特留以遺之,使大明誅賞以示天下耳。故傳曰:舜有大功二十,而爲天子。天下誦之,至今不息。臣切謂在道君皇帝時,非無賢才如八元、八凱,而未用者;非無姦臣賊子如四凶,而未去者。道君亦非不知之,特留以遺陛下。欲知姦臣賊子如四凶者乎?曰蔡京,曰王黼,曰童貫,曰李彥,曰梁師成,曰朱勔是也。臣謹按蔡京,罪惡最大,天資兇悖,首爲亂階,陷害忠良,進用儉佞,引置子孫,盡居要途;變亂祖宗法度,竊弄朝廷爵賞,殘害生民,交結閹宦,包藏禍心,比之王莽。緣京用事,姦人競進。王黼相繼爲相,柔媚之容,肆俳優之行,欺君罔上,蠹國害民,無所不至。童貫實因京助,遂握兵權,至爲太師,封王。貪功冒賞,不恤事機,朔方之兵,遂致輕舉。敗我國盟,失我鄰好,今日之事,皆將誰執?貫之所恃者梁師成,實爲姻婭,以相救援。師成外示恭謹,中存險詐,假忠行佞,耕賢濟姦,盜我儒名,高自標榜。李彥根括民田,滅盤三路,奪民資產,重斂租課,致斜太甚,盜賊四起。頃時清溪之寇,實由朱勔父子侵奪東南之民,怨結數路,方臘一呼,四境響應,屠割州縣,殺戮吏民,天下騷然,彌年不已,皆朱勔父子所致。按朱勔父子,皆曾犯徒杖脊,始因緣事蔡京,交結權寺,收買花石進奉之物,其實盡以入己,驅勸數路,蔑視官司,僕同奴僕,所買物色,盡取之民,撤民屋廬,掘民墳冢,幽則受禍,所在悄然。甚者深山大澤人迹所不到之地,苟有一花一石,指作威福,迫脅州縣,□□必取,往往顛踣陷溺,以殞其身。東南之民,怨入骨髓,欲食其肉而寢其皮。天下扼腕於此六賊者久矣。誤我國家,離我民心,天下困弊,盜賊競起,夷狄交侵,危我社稷,致道君皇帝哀痛罪己之詔,播告四方。京等六賊,罪狀未白,典刑未正,天下無不歸怨上皇。若不誅此六賊,將何以寧道君皇帝之謗,以解天下之疑哉!況今日之事,蔡京擾亂於前,梁師成陰賊於內,李彥結怨於西北,朱勔結怨於東南,王黼、童貫又從而結怨於二虜,敗祖宗之盟,失中國之信,創開邊隙,使天下勢危如絲髮。此六賊者,異名同罪,伏願陛下擒此六賊,肆諸市朝,傳首四方,以謝天下,庶幾道君皇帝未爲之志,繼成於陛下。豈不偉哉!書上,不報。

那時,李邦彥未解相印,才出宮門,數萬人攔路伏闕陳言,皆指斥六賊、專以淫佚蠱惑徽宗,故宣和數年之間,朝廷蕩無綱紀。劉屏山有詩云:

梁園歌舞足風流,美酒如刀解斷愁。憶得少年多樂事,夜深燈火上樊樓。

樊樓乃豐樂樓之異名,上有御座,徽宗時與師師宴飲於此,士民皆不敢登樓。及金兵之來,京師競唱小詞,其尾聲云:蓬蓬 又 乍乍乍蓬 又 是蓬蓬 又 乍此妖聲也。劉屏山作京事紀有詩云:

倉皇禁陌夜飛戈,南去人稀北去多。自古胡沙埋皓齒,不堪重唱蓬 又 歌。

是時,徽宗追咎蔡京等迎逢諛佞之失,將李明妃廢爲庶人,在後流落湖湘間,爲商人所得,因自賦詩云:

簫鼓繁華事可傷,師師垂老過湖湘。縷衫檀板無顏色,一曲當年動帝王。

是年,欽宗即皇帝位,改元靖康,大赦天下。

【靖康元年】正月初六日立春。先是太史局造土牛,陳於迎春殿,至期,太常寺備樂迎土牛,鞭而碎之。初五日夜,守殿卒聞殿中哭聲甚哀,又聞擊扑之聲,移吏方止。平明視之,見句芒神面有淚痕,兩腮撲損濕,其牛首横在地上,尚有刀斧痕可驗。吏白有司,密地修補以行事。識者皆知其非吉兆也。正月,下求言詔,有監察御史余應求上書,詔賜章服。蓋自金人犯邊,求言之詔凡經下,往往非綾同阻抑言者,當時民諺言:城門閉,言路閉;城門開,言路開。初九日,邊報金兵已在河北。時內侍梁方平領兵在河北岸,賊騎至,倉卒奔潰。時南面守橋者望見金兵旗幟,燒斷橋纜,陷沒數千人,虜因此不得濟。方平既潰,南岸軍亦望風奔散,我師在河南者無一人。金兵乃取小船以渡,凡五日,馬軍方渡盡,步卒猶未渡也。時以郭藥師爲向導。藥師前驅至濬州。欽宗下詔親征。王黼將見胡騎欲犯京師,載其老小東下。欽宗詔貶王黼永州,籍其家,得金寶以萬計。其侍妾甚多,有封號者爲令人者八,爲安人者十。王黼平時公然賣官,取賄無數,京師諺言云:三百貫曰通判,五百索直秘閣。蓋言其賣官爵之價也。王黼至雍丘縣南同村,吳敏、李綱指燕山之役爲王黼罪,乞誅之。下開封尹聶山問其事,山遣使武吏殺之,取其首級以獻。朱勔削官,放歸田里,未幾,竄循州,籍其家財,尋亦賜死。李彥亦賜死,籍其家。〇上皇遂出南薰門如南京。時蔡京父子欲避難南奔,乃除宋煥爲江淮京浙發運使,而蔡京、宋煥之家小盡南下矣。〇二月初二日,斡离不軍抵城下,徐趁牟駝岡天駟監,獲馬二萬匹,芻豆如山。蓋郭藥師曾在其地打毬,來導虜兵先據之也。金人已渡河,乃歎曰:使南朝若遣二千人守河,我豈能得渡哉!先是遣李鄴使虜軍求和,鄴歸,盛談虜強我弱,謂虜人如虎,使馬如龍,上山如猿,下水如獺,其勢如太山,中國如累卵。時號李鄴做六如給事。金兵攻通天景陽門甚急,李綱督將士拒之。金兵又攻陳橋、封丘、衛州門,綱登城力戰,自卯至酉,殺賊數萬。馬忠又以京西兵殺金人於順天門外,軍聲大振。遣鄭望之使金軍,使高世則副之。又遣李梲奉使,留之。等見斡离不云:上皇朝皆已往事,今少帝與大金別立誓書,結萬世鄰好。仍遣康王、宰相詣軍前議事。斡离不遣王汭辭云:京城破在頃刻,所以斂兵不攻者,徒以主上新立之故,所以存趙氏宗社。今議和,須索犒師金五百萬兩、銀五千萬兩、牛馬萬頭、匹段百萬匹,尊金主爲伯父;將燕山之人在漢中者歸還;割中山、太原、河間三鎮之地,仍以宰相、親王爲質,和議可成也。乃以誓書遣虜三寶奴、耶律忠、王汭與李梲來,詔皇弟康王爲軍前計議使,張邦昌副之。時李綱固爭不能奪,而康王遂行。康王留虜營數月,嘗與金國太子同習射,康王連發三矢皆中筈,連珠不斷。金太子謂此必將臣之良家子,假爲親王來質。語斡离不曰:康王恐非真的,若是親王,生長深宮,豈能習熟武藝,精於騎射如此?可遣之。別換真太子來質。斡离不心亦疑之,復請遣肅王樞代爲質,康王遂得南歸。〇京畿北路制置使种師道及統制官姚平仲,師涇原秦鳳路兵勤王。熙河經略姚古,秦鳳經略种師中,折彥質、折可求等勤王兵至二十萬,京師人心少安。欽宗聽得勤王兵來至,喜甚,御安上門,命李綱迎勞諸軍。是時朝廷已與金人講和,欽宗問諸師曰:今日之事,卿意如

何師道奏曰。女眞不知兵。豈有孤軍深入人境。而能善其歸哉。欽宗宣諭曰。業已講和矣。師道對曰。臣以軍旅之事事陛下。餘非所敢知也。卽拜同知樞密院事。○時金人講和索金銀甚急。王孝迪揭榜立賞根括在京軍民官吏金銀。違者斬之。得金二十餘萬兩、銀四百餘萬兩。民間藏畜爲之一空。梁師成尙留京都。成晉師成有保護東宮之功。太學生陳東言蔡京、童貫、朱勔父子挾道君南巡。恐生變難。梁師成未正典刑。請賞之法。欽宗下詔暴白其罪。黜爲散官。命開封吏押至八角鎭殺之。○姚平仲者。世爲西陲大將。幼孤。從父姚古養爲子。年十八。與夏人戰臧底河。殺獲甚衆。宣撫童貫召與語。平仲不少屈。貫不悅。抑其功賞。陸州方臘作耗。道君曾遣童貫討賊。貫雖不喜平仲。但心服其勇。復取平仲偕行。及賊平。平仲之功冠軍。不願推賞。乃謁貫曰。平仲不求官賞。但願一見主上耳。貫忌之。他將如王淵、劉光世者皆得召見。獨平仲不得召。貫忌其功故也。欽宗是時在東宮。知其名。及卽位。金人圍京城。平仲以勤王之兵來。乃得召見。賜見福寧殿。厚賜金帛。許功成之日。有不次之賞。平仲請出死力夜劫虜營。生擒斡离不。乖康王以歸。及出。建破兩寨。奈機事已泄。虜已夜徙去。平仲之志未遂。姚古選精銳五萬人。自滑州進屯虜營之後。竟日并力攻擊。有必勝之道。奈李邦彥力主和議。恐其成功。遂廢親征行營使。罷李綱以謝金虜。欲啓講和之議也。姚平仲憤恨朝廷無用兵意。遂乘一青騾亡命。一晝夜馳七百五十里。抵鄧州。方得食入武關。至長安。欲隱華山。顧以爲淺。奔入蜀至靑城山上淸宮。留一日。復入大面山。行二百七十餘里。度采藥者不能至。乃解縱所乘騾。得石穴以居。朝廷聞下詔求之。弗得也。至於乾道、淳熙之間。始出至丈人觀自言年十餘。紫髯鬱然長數尺。其行速若奔馬。陸放翁爲題靑城山上淸宮壁詩云。

造物困豪傑。意將使有爲。功名未足言。或作出世賢。姚公勇冠軍。百戰起西陲。
天方覆中原。殆非一木支。脫身五十年。世人識公誰。但驚山澤間。有此俊豹姿。
我亦志方外。白頭未逢師。年來幸廢放。倘遂與世辭。從公遊五嶽。稽首餐靈芝。
金骨換綠髓。欻然松杪飛。

丙午日。金虜退師。自圍京城。凡三十三日。既得許割三鎭詔書。及肅王爲質。不待金帛數足。遣使告辭而去。种師道請臨河邀擊之。李綱請用寇準澶淵講和故事。用兵護送之。乃命姚古、种師中、折彥質、范瓊等。領十餘萬兵。數道並進。俟有便利可擊則并力擊之。時李邦彥恐諸將有邀擊之功。密奏欽宗曰。吾國新與金國講和。豈宜聽諸將邀擊之計。以阻和議。立大旗於河東、河北兩岸上。寫云。准敕。有擅用兵者。依軍法。諸將之氣索然矣。○蔡京責授秘書監。分司南京。尋移德安府、衡州安置。正言崔鶠言。賊臣蔡京。姦邪之術。大類王莽。收天下姦邪之士。以爲腹心。遂致盜賊蠭起。夷狄動華。宗廟神靈。爲之震駭。遂竄蔡京儋州編管。及其子孫三十三人。竝編管遠惡州軍。在後。蔡京量移至潭州。那時。使臣吳信押送。信爲人小心。事京尤謹。京感嘆下淚。嘗獨飲。命信對坐。作小詞自述云。西江月

八十衰年初謝。三千里外無家。孤行骨肉各天涯。遙望神京泣下。○金殿五曾拜相。玉堂十度宣麻。追思往日謾繁華。到此番成夢話。

蔡京居月餘。怨恨而死。年八十。葬攸貶永州安置。徙潯、雷二州。後移萬安軍。朝廷遣使就萬安軍斬之。傳首四方。蔡絛亦以復辟之謗伏誅。童貫初貶池州居住。量移郴州。朝廷下詔數童貫誤國家之罪有十。追至南雄州斬之。傳首京師。

權姦誤國禍機深。開國承家戒小人。
六賊萋誅何足道。奈何二聖遠蒙塵。

三月。李綱迎上皇於南京。入居龍德宮。○趙良嗣使虜開邊隙。竄柳州尋亦就誅。○种師中擊虜於榆次。死於難。姚古師潰於盤陀。退保隆德府。再召李綱爲兩河宣撫。○六月。太白、熒惑、歲星、鎭星聚於張。彗出紫微垣。○七月。彗出東北。長數丈。北掃濟南。掃文昌。大臣李邦彥等奏曰。此乃夷狄將衰之兆。不足爲中國憂。提舉醴泉觀譚世勣面奏。乖象可畏。當修德以應天。不宜惑其諛說。下詔除民間疾苦十七事。○勝捷軍統制張師正。與金賊戰於河北而潰。至大名府。宣撫使李彌大斬師正以徇。而師正部下衆不自安。會童貫已誅。其大校李福承師正之軍以叛。遂掠齊、濮間。脅從至四萬人。所過無噍類。李彌大遣裨將韓世忠、統所部五百人襲擊之。擒李福斬於軍。餘皆棄甲遁。其衆猶有萬餘人。世忠單騎入其軍。謂曰。我輩皆西人。平時惟殺番賊。那曾作賊耶。官家使我招汝。若能降。悉赦汝罪。衆皆羅拜而降。○八月。劉岑、李若水使虜。○十月。竄李綱。時斡离不陷眞定府。○十一月。康王再使斡离不軍。許割三鎭。斡离不犯京師。朝廷自唐恪、耿南仲等。散西南兩道兵。至是時。四方勤王之師、無一來者。都城惟衛士上四軍。及中軍効勇。京東西弓手千餘人。時有砲五百餘座在郊外。無人收之。兵部則謂屬朝廷。係樞密院當收。樞密則謂自有所屬軍器監。軍器監。或謂駕部當收。駕部則謂庫部當收。彼此互相推託。竟棄之不收。反遺之以與金人用。○是時。欽宗以手札促張叔夜。提兵三萬人入衛。屯於玉津園。叔夜同孫傅、范瓊。夜襲虜營。不克。閏月。粘罕犯京師。屯靑城。復遣蕭慶來議和。邀請上出城會盟。乃詔都水監丞李處權、爲報謝使以書報之。粘罕却而不受。大雨雪。彗出竟天。○丙辰。京城自十一月二十五日被圍。凡四十日。午時失守。先是有卒名郭京者。自言能用遁甲法。可以生擒粘罕、斡离不。宰何㮚、孫傅、與內侍等。皆傾心尊信之。又有劉孝竭、各募衆。或稱六丁力士。或稱北斗神兵。或稱天關大將。各效郭京所爲。是日。大開宣化門。出與虜接戰。爲金兵分四翼並進。郭京脫身逃遁。衆皆披靡。城遂陷。王宗濋引殿班下城。傳呼救駕。四壁兵大潰。金人因而上城。統制姚仲友、爲軍士所殺。何彥臣力戰。死於城上。張叔夜請駐蹕襄陽。以圖幸雍。叔夜連四日大戰。力斬金人金軍大將二人。身被數創。父子力戰。士皆殊死鬪。上聞城陷。乃慟哭曰。朕不用种師道言。以至於此。蓋春初虜之去也。師道勸欽宗乘其半渡擊之。牽於和議。不從。師道嘆曰。異日必爲後患。至是果如其言。故欽宗悔不從其請也。後南儒詠史有一詩云。

陳迹分明斷簡中。才看卷首可占終。兵來尙恐妨恭謝。事去方知悔夾攻。
丞相自言芝產第。太師頻奏鶴翔空。如何直到宣和季。始信元城與了翁。

二十五日。京師陷。金兵入城。二十六日。粘罕遣使入城。求兩式宰虜營。商議和及割地事。十二月初五日。遣入城搜索書籍。并國子監、三省、六部司式官制。天下戶口圖。人民財物。初九日。又遣人搬運法物、車輅、

鹵簿、太常樂器。及鐘鼓刻漏。盡是朝廷儀制。取之無有少遺。十九日。京師雪深數尺。米斗三千。貧民飢餓。布滿街巷。死者盈路。金人又肆兵劫掠富家。粘罕命一將、領甲士百餘人在天津橋駐劄。民不敢過。壯者則剝脫而殺之。婦女美麗者留之。城中閉戶不敢出入。廿一日。金人遣使入城。言國主有命。於京師中選擇十八已下女子一千五百人。充後宮祇應。於逐方巷、廿四廂。集民女子。揀選出城。父母號泣。聲動天地。其女子往往爲金人恣行淫濫。

【靖康二年】正月初一日。粘罕遣人入城朝賀。頗不爲禮。十一日。粘罕遣人入城。請車駕軍前議事。廿一日。金人遣使入城。出榜通衢曰。元帥奉北國皇帝聖旨。今者。兵馬遠來。所議事理。今已兩國通和。得金一百廿萬兩。銀一百五十萬兩。於是金人執開封府尹何㮚。分廂拘括民戶金銀叙鈿錄鈿等。星錄無餘。如有藏匿不齎出者。依軍法勵梱殺害。刑及無辜。廿三日。金人遣人入城。持北書曰。今兩國通和。所有合理事件。仰元帥府請兩朝皇帝。軍前面議。可否申奏。廿九日。金人復遣使請車駕出城。且言到北國書曰。今已破汴梁。二帝不可復居。宜於族中別立一人。以爲宋國主。仍去皇帝號。但稱宋王。封太上爲天水郡王。少帝爲天水郡公。於東宮外鎖殿室居止。文字到日。仰元帥府請兩人到軍前。共議申奏。命使又言國相元帥。數數遣請陛下出城。同共議事。陛下不肯出。今發北國皇帝手詔。陛下之意如何。帝曰。卿且退。容商議。使者曰。事急矣。從且暫。違則禍。陛下爲臣所誤。以至於此。尚復取臣下之言。恐禍在不測。況北國皇帝寬恕正直。不比你兩人反復無狀。須之使者辭色俱厲。不拜而退。二月二日。粘罕都左統軍郎遊麗將甲兵騎七百人至內門。稱有兩國利害。見國王。左右入奏。帝登門。郎遊麗厲聲曰。元帥道我上謁國王。前日已曾遣人將到北國皇帝聖旨。所議事理。如何更無一言相報。使我元帥、無可奏知北國皇帝。今特遣我來見國主。其事若何。兩日不見來意。禍出不測矣。蓋昨已有盟在前。不欲倉卒。今先此上聞。伏取指揮。帝曰。已降指揮。今月十一日出城見元帥。可報知。所有事候而見元帥說及。爾且退。郎遊麗曰。陛下十一日若不出城。元帥更不來商議求請也。復白帝曰。我衆人馬七百餘人。欲得少犒設。每人要金一兩。望陛下給之。時。左藏庫金帛已罄盡。乃於宮中請索得金銀等八百兩與之。其人不謝而去。十一日。車駕出幸金兵營。百姓數萬人。扼車駕曰。陛下不可輕出。若出。事在不測。號泣不與行。帝亦泣下。范瓊按劍曰。皇帝本爲兩國生靈。屈己求和。今幸虜營。且去暮返。若不使車駕出城。汝等亦無生理。百姓大怒爭用投瓦礫

擊之。瓊以劍殺死數騎。蓋攀轎之人也。車駕遂出城至軍門。軍吏止帝於小室曰。元帥睡尚未起。可俟於此。容移時。有小黃頭奴至曰。元帥請國王。帝徒行至階下。粘罕下階執其手曰。臣遠倚長。不知中國禮義曲折。乃揖與升階。命左右坐。帝面西。粘罕南向。移時不語。左右各執利刃大刀。所侍帝祇應。只有王嗣、周可成二人而已。粘罕使左右。以所降北國詔書。使左右白帝。帝曰。敢不從命。苟利生靈。以息兵革。顧何事不可。粘罕復命左右白帝曰。既如此、請國王歸幕。等候北朝皇帝聖旨。乃令介人引帝歸幕。俄有人進酒食。帝不復舉。移三時間。帝問左右曰。可白元帥。令吾歸宮矣。所議事既從。他無餘策。左右白帝曰。元帥造表。請皇帝同發。來日早行未晚。帝默然。左右又進酒食。命伶人作樂。帝吁嗟不能食。夜闌寒甚。帷幔風急。

坐不能安。倚案凭坐。左右勸勉。帝泣涕而已。俄五更。有人至帝前曰。請國主同元帥發表。引帝至帳下。旋次升階。惟有一案。設香燭。粘罕使左右以其表示帝。帝視之。其詞曰。臣姪宋國王趙某。今蒙叔北國皇帝聖旨。令某同父退避大位。別選宗中賢君。立以爲君。敢不遵從。今同元帥申發前去。其次居止。及別擇到賢族。未敢先次奏聞。候允從日。別具申請。皆後復請帝署名。帝從之。械畢。帳下牽一騎黃旗索馬前去訖。方命左右設椅。粘罕西向。帝東向。少刻。有一紫衣人自外至。粘罕與帝皆起身。紫衣人與帳下馬。升階坐。西向相揖。各就坐。粘罕使人白帝曰。此北國皇后弟也。傳宣至此。催促陛下議論事。帝唯唯。令進酒。時。天氣甚寒。帝連飲二杯。紫衣曰。陛下且宜止此。晚刻面奉北國皇帝指揮事。與陛下言之。揖退。令左右引帝歸幕。帝回視粘罕與紫衣。尚同坐復飲。帝歸至幕。天尚未明。少憑几上。寒不成寐。左右有綠衣者。語帝曰。早來紫衣乃北國皇后弟也。姓野耶葛。名多波。今爲十七軍都統。位在粘罕上。今所來此。要往來東京。取選到後宮女子一千五百人。三兩日北去也。少刻。天明。俄聞報曰。統軍來相見。帝迎之。乃早上紫衣人。帝與之揖。坐語不可曉。帝但加禮告以周旋。少不回顏色。命左右指瓶中物。左右因以酒進。紫衣者舉大杯。連四五盞。帝亦舉一二杯。酒退。顧左右謂帝曰。安心也。揖而去。上在幕中五日。累欲歸。粘罕止之。且言候北國皇帝回命到。日可歸。十六日。粘罕使人召帝至帳下。升階。東坐。有吏持文書名案牘者示粘罕。階下刀斧簇一紫衣貴人。帝視之。乃宗正士㑺也。粘罕使人謂士㑺曰。今命汝入城。可說與你兩國宰相。於趙姓族屬中選擇一人。有名望賢德者。同你及合朝大臣保名。塞地申發。以准備金國皇帝聖旨到來。別立賢君。言訖。揮使退去。又擁一皂衣人至階下。粘罕使人謂曰。汝於東京城內擇一寬廣寺院。可作宮室

者。欲於其中作二主宮。宜速治辦。言訖。指揮退去。帝起白粘罕曰。所指揮事一一、從命。容某入城。視太上安否。以報平安。使得爲人子孝道。皆元帥之賜也。粘罕首肯。促左右進酒。帳下有伶人作樂。唱言奉粘罕爲太公、伊尹。粘罕不喜曰。太公、伊尹、古聖人也。吾安敢其萬一。觀其人而語帝曰。這些箇樂人。是大宋人。今日臨好公事。笑而止曰。來日教陛下入京城。安撫上皇。五七日間。北國皇帝詔到來。請陛下到軍前。不可相推。良久。道左右送帝歸幕。至十七日早。有綠衣者來謂帝曰。元帥有命。令陛下還宮。良久進食。有數人引帝出幕。至軍門。遙見禁衛列於外。車駕入城。金人劫掠尤甚。小民號泣。夜以繼日。凡七日。帝往撫劳園見太上。父子相持泣涕。及太后鄭氏同坐。帝奏太上曰。臣不孝不道。上貽君父之憂。下罹百姓之毒。殺身不足以塞責。今北兵見迫。且以擇賢爲君。臣與陛下吉凶共之。且以弟康王爲主。不失祖宗社稷。幸之大也。時。韋妃侍側。即康王母也。言曰。二宮令許以康王繼位。而中興可待。然外鎮有假主盟。陛下可作詔書。召四方兵赴京師。金人狡計。必未止於擇賢。禍有不可勝言者。二宮必不肯留於京師。惟陛下熟計之。三月初四日。粘罕遣人持書。一詣太上皇。一詣帝前曰。今日北國皇帝。所有施行事件。請車駕詣軍前聽候指揮。至日中。又遣人促帝及太上皇。並至軍前議事。至晚。遣人不絕。又云。若上皇未出城。不妨請帝先至。初五日。車駕出幸虜營。至帳下。粘罕坐而言曰。今北國皇帝。不從汝請。別立異姓爲主。遣人持詔書示帝。帝遙遠不復可辨。使人降自北道。入小門。至一室。雖落路缺。守以兵刃。自辰至申未得食。帝涕泣而已。至

事。番奴持食肉一盤。酒一瓶。於帝前曰。食之食之。帝泣而言曰。父母不復顧矣。番奴曰。父母且夕與汝相見矣。其夜。絨牀席可寢。但有木凳二條而已。亦無燈燭。窗外數聞兵甲聲。時天氣寒冷。帝達旦不寐。天明。有人呼帝曰。太上至矣。帝視之。見衣數十人。引太上由傍門小道而去。帝欲前。左右止之。帝哭不勝其哀。後有毛賊因過龍德故宮。有感而賦詩一首。

萬里鑾輿去不還。故宮風物尚依然。四圍錦繡山河地。一片雲霞洞府天。
空有遺愁生落日。可無佳氣起飛煙。古來興廢皆如此。誰念經營二百年。

初四日至十五日。皇族、后妃、諸王、纍纍至軍中。日夜不絕。上皇與帝異居。后妃、諸王。皆不得相見。惟鄭后、朱后、相從。十六日上皇方得與少帝相見。共居一室。時風大。夜宿竹籬。令婦人取茅及秫稭作焰。與二帝同坐向火至明。粘罕令左右將青袍追二帝易服。以常服之服。通二后易服。李若水是時從少帝扈從至北。因抗言力爭。駡虜不屈。虜殺之。粘罕歎曰。大遼之亡。死節之臣甚衆。南朝惟見李侍郎一人而已。及粘得一詩於衣襟。

胡馬南來久不歸。山河殘破一身微。功名誤我等雲過。歲月催人遵雪飛。
每事恐貽千古笑。此身甘與衆人違。艱難重有君親念。血淚斑斑滿客衣。

自此以後。二帝、二后每日惟得一食一飲而已。粘罕使張邦昌受僞命即位。僭號楚。丁巳。太上皇北狩。越四日。庚申。粘罕遣兩吏持書示上皇。已先行矣。謂帝曰。元帥令遣汝等赴燕京朝皇帝。來日起行。十八日早。騎吏牽馬四疋。令帝及二后乘之。二后素不能騎。吏遂挾而乘之。路傍見者泣曰。皇帝父子北去。我等百姓何日見太平也。因上驛飯二小盂。太上及帝二后分食之。粗糲不堪食。騎吏從者約五百人。皆衣青袍。與二帝不可辨。不知阜老何由知之。阜老曰。吾以面色觀之可見。況傳聞車駕將欲入京。故知之。帝曰。吾母心腹疾。汝有湯藥。阜老對曰。無。止有少鹽麻。可煎而進之。騎吏怒其遲滯住。遂促行。常騎吏千戶姓齒西名骨碌都。常以言戲朱后。二十九日。行次將欲渡河。有舟自北來。上立皂幟。中有紫衣人。大呼骨碌都曰。北國皇帝約四月半至燕京。今已三月盡。可速行之。語次。骨碌都數以目視朱后。且啊之。紫衣知其情狀。拔刀執骨碌都曰。汝本一兀賤。吾見待汝以至於此。今安得與婦人私。而稽緩其行程。乃殺之。投屍於河。四月十四日。至信安縣。帝及太上、太后、皇后、自離京未嘗盥面。至是見野水澄清。四人方掬水洗面。撫膝相視嗚咽不勝。傍有人獻羊酒於澤利者。澤利執刀切肉啖食。飲酒連五七盃。以其餘酒殘食餉帝曰。食之。前途無與喫也。復視朱后曰。這一塊好肉。你自喫之。方喫酒。有人言。知縣來相見。乃見一番官。衣褐紵絲袍。紅靴裘小巾執鞭。揖澤利。又辦酒食羊肉。同坐飲食。移時。乘醉命朱后勸酒唱歌。朱后以不能對。澤利怒曰。四人性命。在我掌握中。安得如是不敬。我后不得已。不勝泣涕。乃持盃遂作歌曰。

幼富貴兮厭綺羅裳。長入宮兮奉尊觴。今委頓兮流落異鄉。嗟造物兮速死為強。

歌畢。上澤利酒。澤利笑曰。詞最好。可更唱一歌。勸知縣酒。后再歌曰。

昔居天上兮。珠宮天闕。今日草莽兮。事何可說。屈身辱志兮。恨何可雪。誓速歸泉下兮。此愁可絕。

遂舉盃勸知縣酒。澤利起拽后衣曰。坐此同飲。后怒。欲手格之。力不及。為澤利所擊。賴知縣勸止之。復舉盃付后手中曰。勸將軍酒。后曰。妾不能矣。願將軍殺我。死且不恨。欲自投庭井。左右救止之。知縣曰。將軍不可如此迫他。北國皇帝要四人活的朝見。公事不小。酒罷各散去。四月初一日。至真定府城下。不入城。從北關過去。或日至一鄉村數千家。見澤利至。有褐衣人前拜澤利。奉上酒食。二帝及二后四人亦有酒食。頗豐膩。又一日至一縣下。亦有官出迎。如前備酒食。內有知縣。乃一番官。見澤利畢。次見帝及二后曰。小官取得肅王小女為妻。要見皇后。乃引一小女子前拜已。改服見太后等泣曰。奴肅王小女珍珍也。呼太后為婆婆。朱后為姆姆。曰。前日為軍馬擁過至此。其首領萬戶。不知姓名。與此知縣是兄弟。遂將奴奴嫁與他。今成親六日矣。或未半為知縣引。同行數日。又至一官府。皆新創造。牌曰收復新門。列兵月二十餘人。甲士五七十人。傳呼曰。呼趙某父子。二帝而入其門。兩道皆栽榆樹。少立庭下。見紫衣人朝服侍衛甚多。中坐三人。於西向。二人於東向。引帝北面再拜。上有人傳呼指揮曰。將它二人去見海濱王畢。來日入城。宣帝趨出大門。復入小門至庭中。見人胡服無巾幘。立庭砌。若有所伺者。左右指謂帝曰。契丹王耶律延禧也。與汝罪狀一同。在此公事未了。言訖。復引上坐一小室。少頃。延禧亦入。有巾幘。揖二帝曰。吾契丹與大宋。南北二百餘年。未嘗絕和好。一旦為奸臣所誤。俱至於此。為之奈何。且曰。公父子明後日。北國皇帝須有赦罪之理。我已三年。尚未了絕。二帝曰。何事未了。延禧曰。我祖皇帝在日。有百穴珠一顆。大如雞卵。上有百穴。每穴中常有異珠一顆。月圓之夕。以珠映之。其生珠穴中自落下。以錦綉盛之。每月可得珠百顆。又有通香木一段。長尺許。沸湯泡之。取其汁。洒衣服。及萬木、花卉、屋宇間。經年香氣不散。人有奇疾。服之即愈。燒之能降天神。香氣聞之數百里。當時契丹為大金所滅。不知二物所在。今北國皇帝將延禧拘執。須要此物。緣此三年未得釋去。我妻子族屬。盡皆分散。作他家貴人。美貌者入富家。醜陋者入民家。帝曰。此為何處。延禧曰。此名平州。去燕京尚有七百里。勉之勉之。良久。有人引延禧出。帝宿廡下。是夜令引二帝出北門。二后尚立牆下。映日而望。同行至通衢橋。叱令上馬而去。又復行六七日。始達燕京。乃契丹舊都也。入門小類東京。既至內門。令主客殿。左右教帝及后。膝跪於地。皆再拜訖。其門下左右。列金紫貴人。或綠或褐。或傘或笠。或騎或車。約有數百人。皆稱萬歲。良久。傳呼令左右賜巾幘。又有侍官二人。自金門出。傳金國主聖旨曰。皇帝勞汝。賜衣服沐浴。來日入見。傳敕訖。引帝入都堂見宰相。至堂下。堂上坐一人。左右曰。此銀朱李董相公也。帝亦再拜。李董答拜。中侍立堂上宣敕。其文不復載。後略曰。赦趙某父子之罪。免為庶人。引帝及太上、二后入朝。皆巾幘青袍。二后衣服如常。至殿下。北面再拜。其門下左右列金紫貴人。國主自殿傳敕。封帝為天水郡侯。太上為天水郡公。各於燕京賜宅居止。左右喝命二帝及后謝恩。左右引去一小室。良久。有二皂衣吏。引帝并太上、二后入一官府。有牌曰。燕京元帥中館。至中庭。有一褐衣番人坐於案上。曰燕京元帥。帝乃再拜。皂衣吏呈文字於元帥。遂署其末。令引去。皂衣吏引帝出門。徒行。護衛者二十餘人。經十餘街。始及元帥府。入門。轉左廊下小屋中。呼帝與后坐。其中並無椅凳。惟磚石三四枚而已。時帝終日下拜。又飲食不進。太皇不安。兩日之中。止飲水二杯。二后但哭泣而已。欲觸

杜死.左右止之.二十二日至三十日.皆在室中.外戶鎖閉.監侍者十餘人.日所食止有粗飯四盂.米飲四盂而已.相顧不復能飲.朱后有疾.臥冷地上.連日呻吟.監者尙加詬責.是日.朱后病篤.初二日午死.年方二十歲.帝大慟.告監者曰.某妻已死.盡如之何.左右言於官.有皂衣吏引數人.扶后屍而出.用蓆捲之.共拽之而去.帝哭愈哀.不敢出聲.恐監者喝之.初三日早.有中使坐元帥府庭下.引帝后於前.傳曰.天水郡公父子.可往安肅軍.聽候指揮.來日便行.令元帥府差遣.初四日.元帥府吏呼帝曰.官家聖旨.令汝往安肅軍居住.今日便行.乃徒步前行.衛者二十餘人.自元帥府行至晚.始至燕京北門宿鋪司房.六月初一日.時甚熱.行沙磧中.每風起.塵埃如霧.面目皆昏.又乏水泉.監者二十餘人.爲首者阿計替.猶憐二帝.乃謂曰.今大暑熱.稍稍食飽.恐生它疾.此中無藥.至有水處.必令左右供進.又戒左右.勿得叱喝.日中極熱.時亦得少息於木陰之下.時帝年二十二歲.太上年五十六歲.形容枯黑.不復有貴人形質.若此行無阿計替能衛.六月甚暑.必一死無疑也.十二日.至安肅軍城下.其城皆是土築.不甚高.入門.守衛皆搜撿.以至鄭后臍腹間.亦不免搜過.雖它人出入亦然.蓋入城防內事故也.行經數街.始至官府.入門.引帝入及太上.太后立庭下.左右喝名.令帝拜訖.知軍別呼綠衣吏.引帝三人出門.入一小室.令帝坐其中.送粟米飯漿.令帝后飲啜.阿計替凡出入則安慰.方去.自此帝封閉室中.如前時.帝后自春及夏.漸行泥水間.衣服垢膩.又生蟣虱.以至循行苦楚.不勝言.賴阿計替.令左右爲其洗濯.知軍使人呼帝至庭下.且傳北國皇帝聖旨曰.天水郡公趙某父子.並給賜夏衣襯之.乃紗衫二疋.生絹一段.令帝謝恩.帝拜受.使人持

其物同歸.其物爲監者收其半.復以舊褐紗衣并生絹付帝曰.可衣.庶免汝裁造也.忽一夜.聞外喊聲.乘大鼓.火光連連.殺人大亂.蓋安肅知軍二人.一是契丹.一是大金.二人不和.其契丹人欲殺大金.劫二帝南歸投西夏.結連叛去.謀尙未發.偶以酒醉.縱撻一奴.奴告大金.軍遂舉兵.圍契丹人.殺隨結黨者.曉方定.火燒屋宇.近百餘間.被殺傷者七百餘人.十八日早.大金知軍在庭上.引帝至庭下.且責曰.你與契丹結連.殺我同歸西夏.我昨夜已殺了也.今奏知大金皇帝.共你理會.帝曰.某在囚中.防閑甚密.何由與彼通情.知軍怒曰.見有告者人在.你不得胡說.瞞奸公事.帝爭不已.知軍命左右以鞭擊之.帝且出艇衛辟.令人拽去.復入室中.帝泣不能出聲.是日.飲食不至.惟監人私以漿水進之.二十三日.知軍坐廳上.命引帝至庭下.再升讀詔曰.趙某父子.朝廷免罪.且令居止安肅軍.却結連同知李[illegible]國.欲從反叛.本欲賜死.更令往鹽州聽候指揮.仰安肅軍發遣前去.讀訖.命吏引去.帝再拜謝恩.哽咽不能言.知軍怒曰.汝尙敢如此.你當初要殺我.我今日如何放得你.命左右拽帝坐地上.以柳條鞭扑十餘下.帝哭泣如雨.痛絕久而方蘇.戒左右使行.至晚出門.帝身有傷.苦痛.起止不能.太上因暑熱成病.狼狽萬狀.如是數日.始達鹽州.如前拜同知於庭下.令左右引帝入土園中.內外有兵守衛.雖衣帶皆爲取去.蓋防其自縊也.日惟一食.十月或日早.五更.忽鼓聲四起.人兵奔亂殺戮.火光燭天.乃同知下千戶三人作亂.囚同知.並其妻.故舉兵殺同知家眷六十餘口.及市中百姓六七百家.至日中方定.其千戶者三人.皆下馬至帝前.揖衣敘作.自稱中興.帝曰.與你.吾昔三人.今歸西夏矣.汝國中南京康王已做官家半年.勉之勉之.必有歸去之

期.監者二十餘人.吾皆殺之矣.吾不可久留.賜帝乾糧數器.各上馬而去.經三日.別軍始至.城中乃定.帝謂太上曰.阿計替前日爲反者千戶所殺矣.城中大亂.吾父子不敢出.此祭何未見.阿計替自外至.曰.且喜無事.帝問之.阿計替曰.我於死人堆中.藏伏兩日夜.方得脫.由是阿計替復監視二帝.越日.阿計替引帝至庭下.有紫衣二貴人.對坐堂上.呼曰.識我否.帝曰.不識.紫衣曰.我蓋天大王.乃四太子之伯父.良久.屏後呼一人出.帝視之.乃韋妃也.太上俛首.韋妃亦俛首.不敢相視.良久.蓋天大王呼左右.賜酒與二帝太后曰.我看此節夫人面.蓋韋妃爲彼妻之.酒罷.謂監人曰.善護之.阿計替引帝再入前室.矣猶有殺其監飲食略備.以此經一冬.衣服亦稍可以禦寒矣.金天輔十一年春正月一日.大金國疎放囚禁.雖死囚亦得少出.阿計替引帝出外縱步.但不許出府庭門.帝觀翫.忽有一妮婢.衣褐衣.曰傳韋夫人遣來.手持一合子.且曰.夫人敎傳語十一官人.八官人.且忍耐.且寄語曰.聞知九哥已即位.恐有歸路.未晚也.其人將合子中物皆太上衣中.奔走而去.帝視其物.皆棗麵所燒大餅也.阿計替乃引帝入室中.問適間九哥是誰.帝曰.九哥乃康王.吾之弟也.今韋夫人是九哥母.來相報也.又問十一官人是誰.八官人是誰.帝曰.十一官人.吾父也.八官人.乃我也.遂將其物與阿計替.并新到監者.共分而食之.二十日.阿計替謂曰.今月二十九日.北國皇帝生日.天下作宴.宴罷.赴燕京上壽.是夜更闌.阿計替復引向來送餅妮婢.至帝前曰.夫人傳語十一官人.八官人.三兩日中.往燕京去也.後來與不來.未可知也.且保重.將息.言已.急行甚速.其它監者已[illegible].爭問其實.阿計替叱之曰.汝等不聞同知有指揮事.遂不復問.是夕.太上.太后聞韋夫

人去.甚不樂.二十三日.聞夫人同蓋天大王領馬騎前去.留下千戶五人.內一主首名駿雞兒.領從者三十餘人.至帝前曰.蓋天大王.韋夫人.共你父子二人.嘆好公事.似你這般人.留之何用.若五七日.聞知蓋天大王.共你契勸過一場公事.又戒監者二十餘人曰.防閑不可少緩.自此.帝復與監人拘執如前.僅有持酒至曰.金國皇帝生日.例賜酒肉.帝就食之.二月一日.有探騎至官府中.報主首啜雞兒曰.北國皇帝已差蓋天大王.往關西發點五路財穀.別有文字.差兀西哺迭作此同知也.初二日.有番吏持文字前來白帝曰.新同知到來.要你文字.須使供寫.帝曰.所寫如何.曰.速寫速寫.帝不得已.乃書如今之案款狀曰.近封天水郡公趙某.同男趙某.與妻鄭氏.各年若干.詞狀番吏執去.初十日.同知到鹽州.引帝至庭下問訊.語言不可辨.令左右引去之.少刻.阿計替入謂帝曰.新同知言.其父因從四太子往江南.爲劉三相公捉了.今來恨南家.將汝三人苦楚.又移二帝入一小室.濕淖不可居.帝泣相謂曰.吾父子死於此矣.又遣阿計替往燕京下文字.須二十日方返.二官人且忍耐.安心言畢而去.三月初九日.忽有一褐衣番人到囚所.持文字曰.皇帝聖旨.又教你三人往西河州聽候指揮.二帝泣曰.又復何地去.俄有人引帝手.被執縛驅行.至晚出鹽州.自此以後.日行五七十里.辛苦萬狀.二帝及后.足痛不能行.時有負而行者.漸入沙漠之地.風細高下.冷氣襲人.常如深冬.帝后衣袂單薄.病起骨立.不能飲食.有如鬼狀.途中監者作木格.付以茅草.肩輿而行.皆甦死而復甦.又行三四日.有騎兵約三四千.首領衣紫衣袍.訊問左右.皆不可記.帝臥草輿中.微開目視之.左隊中有綠衣吏.若漢人.乃下馬駐軍.呼左右取水.喫乾糧.次於皮袋中取出

乾羊肉數塊。謂帝且言曰。臣本漢兒人也。臣父昔事陛下。爲延安鈐轄。劉忠是也。元符中。因與西夏戰。父子爲西夏所獲。由是皆在西夏。宣和中。西夏遣臣將兵助契丹。攻大金。爲金人執縛。降之。臣今爲鹽州總管。願陛下勿泄。又言。四太子下江南。稍稍失利。金國中有言。張浚、劉錡、韓世忠、劉光世、岳飛數人皆名將。皆可中興。臣本宋人。不忍陛下如此。故以少肉爲獻。言訖別去。經行已久。是夕宿一林下。時月微明。有番首吹笛。其聲嗚咽特甚。太上口占一詞曰。

玉京曾憶舊繁華。萬里帝王家。瓊林玉殿。朝喧絃管。暮列笙琶。花城人去今蕭索。春夢遶胡沙。家山何處。忍聽羌笛。吹徹梅花。

太上謂帝曰。汝能賡乎。帝乃繼韻曰。

宸傳四百舊京華。仁孝自名家。一旦奸邪。傾天拆地。忍聽搊琵。如今塞外多離索。迤邐遠胡沙。家邦萬里。伶仃父子。向曉霜花。

歌成。三人相執大哭。或日所行之地。皆草莽蕭索。悲風四起。黃沙白霧。日出猶曛霧。動經五七里無人迹。時但見牧羊兒往來。蓋非正路。忽見城邑。雖在路之東。更不復入城。時方近夏。榆柳夾道。澤中有小麥。褐色不青翠。又如此行十餘日。方至一小城。云是西沔州。衛者擁二帝入城。其地人煙稀少。監者云。是昔日契丹道宗。因高麗王侃之所。其中方廣不甚大。有屋數十間。皆頹弊。廊廡若官舍。落疎處。不類人居。其護衛三百人。遂日復伐林木。搭蓋屋宇居住。經兩三日。乃遣兵騎回歸。止留護衛者六七十人在彼。帝與太后。只在中間一室。不敢出入。飲食日止一次。皆是粗糲。或時有少羊肉。或日二帝相謂曰。我父子在鹽州日。前後深得阿計替保護。知得南地消息。如今相別。已經兩三箇月。不知其人還鹽州也無。言畢。有人前白帝曰。阿計替是我哥哥。我名孛里。當時北國皇帝。專使我二人監守你父子。如今阿哥被鹽州同知、使往燕京下文字。不久亦須此來。緣阿哥能寫文字。應主時時要申發文字。故必須此來。阿哥去日曾說與我。教保護你三人。安心不妨。或日。阿計替回到命中。揖二帝曰。且喜安樂。我自鹽州往上京。又自上京至鹽州。又從鹽州到此處。往復一十餘日。不勝艱苦。或日秋風大起。冷氣逼人。阿計替曰。秋今至矣。俄空中雁聲嘹嚦。自北而南。時護衛者數人。皆爲阿計替揮去。嶺中有弓一張。阿計替曰。官人能弓矢乎。射雁以卜此乃番胡事也。乃手持弓謂帝曰。我代官人卜之。可乎。帝曰。然。帝乃執箭仰天祝曰。臣不幸上辱祖宗。下禍萬民。若國祚復興。當使一箭中雁。以其箭付阿計替。一箭中雁。宛轉而下。二帝拱手稱頌曰。誠如此卜。死且無憾。阿計替微笑。取茅草爇火。破雁炙而分食之。

【天輔十四年】金主白皇后上仙之後。喜怒不常。帶刀劍。宮中有忤旨者。必手刃殺之。是時。止有趙妃當寵。累欲以陰計中金主。以雪國恥。又因暑月。常以冰雪調腦子以進。因此金主亦疾。一日因左右奏趙某父子見於西沔州聽候指揮。近者四太子又爲韓世忠敗于金山。死於舟中。而回南朝之勢。漸欲廣大。可將此三人更移入北地。金主曰。可移向五國城。時。趙妃坐其側曰。陛下以臣妾故。偏庇其父兄。不至誅戮。亦妾之蒙恩也。金主曰。外事汝何得與。妃曰。父母骨肉。何可不忍。陛下豈有父兄也無。語甚厲。因此金主

發怒曰。留汝宮中外有父兄之讎。內有妒忌之意。一旦禍起。吾悔何及。妃曰。汝本北方小胡奴。侵淩上國。南滅炎宋。北滅契丹。不行仁德。專務殺伐。使我父兄孤苦。他日汝亦遭人如此爽滅也。金主愈怒。手刃殺之。或日。阿計替手持文字至前。白帝曰。我共大王。又走五七百里路也。帝曰。何事。阿計替曰。得旨。又移我這幾箇五國城來。早起行。次日。阿計替引帝徒行。及護衛者六十餘人。出西沔州。至晚。約行六七十里。帝后俱不能行。泣告阿計替曰。何不告金主。就此地令將我敲殺。何故只管教我千里外去也。阿計替曰。須是忍耐強行。勿思他事。但有阿計替在。大王且莫憂。假此又徒行五七日。鄭后病甚。不能行。帝乃負之而進。是晚。后崩於林下。時年四十七歲。倉卒之際。路傍用刀掘坑。以身上衣裹而埋之。二帝皆哭之慟。護衛人亦有不忍者。亦有活罵者。催促起行。又經二日。始達五國城下。入城。頗與西沔州相類。城中民居五七十家。皆荒殘不成倫次。入官府。有大庭及廊廡。皆倒損。護衛者引帝至庭下。庭上坐一紫衣番人。阿計替懷中取出文字示之。老番唯唯。使人引帝入左廡之下小廂。進一窄室。惟有小凳。可坐二人而已。四壁皆土。牆庭則設木柵。護衛之人皆緘對而去。日只得食一盂。二人分食之。或日。上皇因哭鄭后。一目失明。不能覩物。終日合目坐室中呻吟求死。時年五十一歲。因謂帝曰。吾祖宗二百年基業。一旦罹外國之腥膻。禍起奸臣之手。一家三千餘口。今惟見汝一人在此。餘外骨肉流落。聞之皆爲奴婢。雖韋妃爲蓋天大王所得。鹽州別後。不知今復如何。上皇不時泣淚。目疾轉甚。月餘。一目損矣。或日庭中設祭儀。若祀神者。云祭天王。蓋彼中所重者。是夜列燈燭至中夜止。帝於廂中竊聽神祝曰。只願速死南則願中興。北則願早遷內地。是日夢神自空降。揖帝於庭。謂帝曰。我實北方神天王者也。上帝命我統蕃陰兵。衛南北生靈。自此更有十年。天下太平矣。南朝中興。與昔相類。言訖。升天而去。帝寤。語上皇。上皇曰。吾之夢亦如是。何祥也。或日。有中貴人坐庭上。與番相對坐。引帝至庭下。語曰。北國皇帝欲立趙氏爲后。稱是荊王女。與王孫女。未知宗派實迹。遣我來問汝。可具圖上。帝曰。亦不記的實。自京師破日。宗正文字皆爲北朝所取。想尚在。何不檢閱。中貴又言。常見后說在京師時。呼太上爲伯公。今上爲伯父。后有二子。長曰殊哥。小曰芮哥。早晚必爲太子。今月十一日。想已册立了。當中路又逢蓋天大王夫人韋氏。爲我起居二帝及后。餘無所言。帝曰。鄭太后已死矣。言訖。上馬而去。又日。有中貴坐庭下。使人引帝至庭下。言稱金國皇帝與皇后旨揮。許令將鄭太后、朱皇后、同葬於五國城。官給棺木。俄有人以擔荷二竹篩。盛二喪。皆零落骨殖。復合取二木函斂之。葬于淺山之下。又以皇后恩澤。特放二帝囚禁。城中自使往來。不許出城。自此二帝間或出外。坐於市中民家。且語南朝事。民不敢答。但以供給少飲食而已。一日。五國城新同知到。名曰瓜歐。自燕京來。乃一少胡。列侍妾數人坐庭上。召二帝至庭下語之。賜酒肉曰。此地去燕京稍遠。可以保護。自屏後呼其妻出拜二帝曰。此女。汝家人也。婦人出拜已。衣胡服。二帝不能識之。乃云。記得父是今上官家弟。不知爲何王名位。自此稍得其夫婦相顧。頗緩拘禁。或日。牌使至五國城。宣北國帝敕曰。契勘皇后趙氏已廢爲庶人。賜死。今瓜歐妻趙氏。是庶人親妹。及統國不律介妻。亦是庶人親妹。並令賜死。瓜歐夫妻拜命訖。婦人泣下如雨。其夫亦淚下。牌使遣人以棒敲殺之。取其首去。且戒瓜歐大哭數日不止。自此後。復拘二帝如前。

又被阿計替密覘且不知廢后之由或曰阿計替得所聞事自帝曰先是南朝有王女爲郎主妻前日因妒忌已殺之又以荊王女爲妃生一男一女今已位爲皇后因在宮中與郎主奕碁言語犯之郎主厲聲曰休說我敢殺趙妃也敢殺趙后后泣下而起衣冠待罪金主怒不已送入外羅院即宮掖間所囚也內侍雄喝剌者又譖后有私於人又恐怨言又與韋夫人密語殿內言訖泣下每月朔望焚香南面再拜似此言廿餘事金主遂大怒賜死外羅院以至后族屬爲燕京宮妻十餘人竝賜死故及瓜隊之妻也自趙后之死上皇因拘繫日急又慮朝廷不測乃絞衣成繩經梁間故欲自盡少帝覺而持下泣曰不可如此且臣子不孝無道致君父于若此陛下求死臣何容於世爲萬世罪人矣監者知之以湯飲帝曰此不能食者數日雖便溺之往帝亦從行時賴監者阿計替寬容見勉以不害木煎湯饋之云此中無藥物有疾者只煎此木作湯飲之自愈其不害木者初生無枝葉皆地中生城北最甚天氣晴明則掘地求之色如枯楊柳大小如筯纍延數十步屈曲而生上皇服之稍定又云此木可以占病之吉凶初沸煎湯數次之間其木浮者病即愈沉者即死半沉浮者病久不愈是日阿計替有疾語不出口昏默困臥帝變以不害木自煎泡木果浮於湯面如旋轉狀不止持令阿計替服之是夜出汗遂無餘疾

【天輔十七年】宋紹興四年二月十八日金主歸天立太子完顏亶爲君即位改元天眷有赦或曰春深草木不甚萌茂有一使到宣府中呼二帝至庭下且言宣北國命曰新皇帝即位已收得康王在燕京趙某父子更移往均州卻令康王入均州即日發行五國城至均州又五百里路極艱險是日約行六十餘里日色已黑路不可辨狐狸悲嘯林麓間微風細雨殆不類人鬼火縱橫終無止宿地皆磧礪或有水澤草莽蔽野又有大林涉水而過舉足如行淖泥中又爲亢礫所損血流苦楚不能行如此行數日只見天色陰晦若重霧罩人其氣入口鼻中嗽出皆成血次行至一古廟無牆壁之類惟有石像數身皆若胡中酋長鐫刻甚巧阿計替曰故老相傳此乃春秋時將軍李牧廟不知建廟之因其像堂前有井皆石砌其面好瑩如磚磋深百丈每漢盛則井泉枯竭胡盛則井泉泛溢以土石投之則有聲如牛吼其水又能治病隨行之人各於腰下取皮袋俯首就井中取水水甚清冷飲之甘美二帝視神祝曰金主之威非水可卜傳聞九弟已遭黠縛吾國已滅未見的耗若神有靈容我一占以見乃白神曰吾國復興望神起立帝之意蓋爲中國不復興如神之不能立也故不此視懼求之耳良久石像掘有聲如雷身或搖振如踴躍之狀衆視之起立於室中紋理接續如故衆大駭帝遂拱手稽首父子再拜稱賀又行數日值日夕陰曀露氣瀰漫停於一小市井間或見人人皆彼土人擊鼓揚兵仗旗執幟在二牛上各坐一男一女皆斷其首以縛其牛背流血滿身其小兒首用繩縛於牛項下云往官府祝神去也帝相隨至官府中庭下鳴鼓拔刀劍互相鬭鬭請神祝禱亦有巫者綵服簪冠振鈴擊鼓於前羅列血流布地請爲首者皆跪膝胡拜言尤不可辨少頃就牛上取男女首於地復碎其肉列器皿中又庭下刺牛血盛器中其男女首乃於庭上梁間作聲如雷有小兒三人自梁棟中循柱而下弓矢在手跳躍笑語皆淺衣跣足近視之竝有三口取器中血舉而頓食之其庭下鼓聲大作遂巡食其半鼓舞大喜而不食徑趍於二帝前拜伏如小兒

見長者之狀移時不起禮畢又欲回身走避其小兒興身復升庭循柱於梁間作聲如雷不復見矣彼處人言數世祀神未嘗見有此歸伏之禮如此之敬帝必天人也遂以血并肉作食以献帝後衆喫之而去又數日才至均州帝與從行人移置泥地濕淖中居止因此大困

【天眷三年】宋紹興六年經夏及冬上皇疾甚不食旬日不復有藥彼中疾者止取茶駒子喫即愈帝亦進上皇啗之味苦及下咽喉輒成瘡疾滿腹帝自土坑中顧視上皇則僵踣死矣帝鳴咽不勝其慟阿計替勉帝可就此間埋瘞問其俗乃云無埋瘞之地死者必以火焚尸及半以杖擊之投州石坑中由是此水可作燈油也語未已隨即護人已自宮中乃引彼土五七人徑入坑中以木杖貫上皇而去帝號泣從之直至一石坑之前架尸於其傍用茶駒及野蔓焚之焦爛及半復以水滅以木杖貫其尸曳至坑中其尸直下至坑底帝止之不可但擗踊於地大哭而已亦欲投坑中左右救護止之曰古來有生人投死於中不可作油此水頓清淨力止之帝號其日月乃天眷三年三月六日也阿計替與衆人促帝同甚速帝哀慟日夜不已或日有牌使到州引帝至庭下宣聖旨曰天水郡公趙某比聞已死其子天水郡侯可特與移往源昌州聽命帝聞之大哭阿計替曰且喜帝曰何以爲喜阿計替曰此地去源昌州六百里卻是南北若去燕京甚近此乃郎主知上皇死將大王移入近地也來日遂起發均州行西南去所行之路皆平坦好行非昔日往來之路亦有人物居息路傍開花野草皆青白二色合成一花日夕所食皆乾糧自東京至此跋涉已數千里路矣阿計替曰賴王隨行若他人則大王已死矣又行五六日趕源昌州入城見其邑甚壯聞知名亦黎喝乃是阿骨打從兄弟也引帝至庭下見之謂帝曰汝是南朝少帝乎遠來辛苦又聞父母皆死北國皇帝推恩移汝在此毋苦惱命左右以杯酒樹肉賜帝同食於廡下食畢亦黎喝問帝汝年若干而頭白若此帝曰某年三十六而跋涉數千里之遠安得不頭白亦黎喝曰汝但安心莫憂乃引帝出居小室其中有牀褥但日夕所食粗糲乃與阿計替同宿凡在源昌州居止經年餘至天眷四年移祁天水郡侯趙某於源昌州南行至燕京蘇是抵鹿州磐州易州平順州所經行路皆榛荊大路頗平易行每州各有同知聞有道帝衣服者有餽帝飲食者在處皆有之或日至一路傍有獻酒食者云此地有神事之最靈每遇貴人到此必先於夕前報之作夜夢中已得神報言明日有天羅王自南北而來衣青袍從者十七人是阿父遣來路上祗候某等故以酒食獻阿計替并帝受之帝謂曰汝神廟在何處民指一山阜間有屋三間處是也帝與阿計替共往其祠入門如聞人拱聲若有三十餘人聲衆人皆訝之既至像前視其神亦石刻乃一婦人狀手所執劍則鐵爲之侍從者皆若婦人帝及衆人皆拱手稽顙而已既出門又聞如三十人唱喏廟無碑記其人但稱將軍而已阿計替曰天羅王者大王知之乎帝謂不知爲何處阿計替曰佛經曾有天羅神大王之身必自天宮謫降也帝曰何苦多難阿計替曰此定業難逃帝笑而行又一日在途望林麓間有火煙起及聞鐘聲計替曰此必寺宇也及入寺門見有石鑄二金剛竝拱手對立又見胡僧出迎遂登正堂視神像高大首觸桁棟無他供器止有一石盂香爐而已僧詰衆人之來帝答趙某自均州及源昌州來要往燕京去計替曰此乃南國天子爲北國所執今往

燕京見帝。路經此地。故來此少憩。僧呼童子曰。可點茶一巡。與衆人喫。時。衆人與帝。茶不知味十年矣。阿計替且思茶難得。燕京以金一兩易茶一斤。今荒寺中反有茶極美。飲其氣味。身體如去重甲之狀。及觀茶器。盡是白石爲之。衆人中亦有更索茶者。二童子收茶器。及胡僧皆趨堂後屏間而去。移時不出。阿計替等將謝而告行。共趨屏後求之。則寂然一空舍。惟有竹堂後小室中。有石刻一胡僧二童子。觀其容貌。即獻茶者是也。衆人嗟嘆。阿計替至寺前拜帝曰。王歸國必矣。故先爲大王賀。自大王之北徙南行。蓋有四祥。一者妖神出拜。二者李牧與身。三者女將軍獻酒。四者聖僧獻茶。帝亦微笑。謂阿計替曰。使我有前途。汝等則吾更生之主也。敢不厚報。時。盛暑中。帝與隨行人。已皆疲困。坐欲少息木下。大風忽起。濃雲自東海而升。大雨如注。雷電交作。帝與從人。急趨民舍避之。少頃。雷電大震。帝所居民家。一男一婦及小兒皆死矣。俄有數丈大火。流於帝前。帝大懼。而人已死矣。其男婦背上皆有朱篆。而不可識。一小兒有朱篆可認。云章惇後三字。帝曰。章惇誤國家。京城之陷。皆因此賊爲之。今果報若是。及雨止。平地水深尺許。衆人皆不能行。是晚宿民舍間。問民曰。此去燕京若干。曰。尚有七百里。曰。此地何名。曰。檀州北斯縣也。次經過平順州。入城。屋甚雄壯。居民繁密。市井中貨易頗盛。京阿計替引帝入州。見同知。訖。乃令於驛舍安泊。亦給酒肉甚豐厚。帝至驛中小室。亦有牀褥几凳帳幔之屬。帝見。稽首曰。復見天上矣。次歷諸縣。皆如中州。但風俗皆胡爽耳。各賜酒肉飲食。訖。止宿則驛中也。或日行至平水鎮。去燕京只廿里。阿計替曰。來日至燕京矣。是晚宿山寺中。住是房乃僧舍也。衆人與帝同屋共臥。則鄰舍僧語有因果否。一僧曰。豈得無之。況佗前身自是玉堂天子。因不信玉皇戒法。故謫降今在人間。又滅佛法。是以有北歸之禍。一僧曰。想已死數千里之外矣。一僧云。已死。一僧曰。水火中罪之矣。少帝審聽。欲起排闥問之。衆人所寢身版隔礙。不及而止。僧又問曰。今南方康王如何。一僧答曰。且教他讀了周易六十四卦了。別作施行。又問。少帝如何。問至此。帝拱手聽之。答曰。佗是天羅王。不久亦歸天上。但不免馬足之報。言訖。更論廿年事。皆金國中貴。與南北臣僚。不及記也。將至雞鳴。寂無所聞。時室中惟阿計替不寐。聽之甚詳。相約來日共究此事。天明。阿計替同帝排戶入其室。則塵埃積地。若四十年無人迹至處。遂寺呼集。無一僧一童。問外之民。則謂經兵火。而未復有也。帝語阿計替曰。言皆當矣。但不曉解了周易六十四卦及馬足二事。阿計替曰。六十四卦名。乃即位六十四年也。馬足者。則戒勿乘馬之意而已。言畢遂行。日高至午。始至燕京。時既入城門。庭。謂阿計替曰。元帥在燕京。可先往見之。於是帝與阿計替行數十街。民皆聚觀。或泣或問勞者甚衆。始至元帥府。見粘罕。帝不覺跪膝拜之。粘罕遂以少答禮止之。遂呼左右。將佗趙某去賜酒食畢。令阿計替會闔門吏。許朝不許朝。今晚先與海濱侯耶律延禧一處安歇。言訖。令人引帝出。阿計替自此不從帝也。是日。從行至燕京一十六人。同阿計替補官。賜金帛。其餘少差。引帝出者。皆非舊人。蓋元帥府人吏也。引帝至一官府。計會朝見。見一紫衣人曰。今早已降聖旨。令與海濱侯同左羅院聽旨。引帝人一小室。見海濱侯先在。彼類客次。從者三五輩。皆女真人也。海濱延禧謂帝曰。趙公汝自何來。帝曰。自源昌州。兒轉近五六千里。父母妻子皆死。何苦如是。延禧曰。吾與公大同小異。我已自海濱州至。已及五千里。向日燕京

相別。今方再見。路途辛苦。與死爲鄰。今日疏荷皇恩。再歸至此。自升天不若是。左右人曰。但相勞問而已。是夜。宿於室中。二人同牀。女眞四人。亦在室中。二人至曉無敢或一言者。來日有人引帝及延禧入小院中。庭宇甚潔。令二人坐左廡校椅上。二人相謂曰。不見此物十二年矣。有紫衣傳聖旨曰。耶律延禧同趙某。並免朝見。並賜入鴻翼府。監收金人之鴻翼。乃大朝之鴻臚也。二人並再拜謝恩。有旨。仍賜冠服。自後。只在鴻翼府小室中居止。得與延禧共房。亦嘗得見金主。早晚亦有傳送飲食。其人有數畫更替相視。亦監臨諦視之意。一日。海濱侯執帝手私語云云。帝拱手加額曰。皇天皇天。後二日。有人告帝與海濱侯有異言。令郎主指揮。令將二人出外分居。其私語免與根究。海濱侯居所則不知也。帝出居安養寺僧舍。復見阿計替在彼中。爲監守人。帝居一小室。或與供朝話。一日。阿計替屏去監守者。密告於帝曰。聞中國天子徙居臨安府。無事。南北未甚寧。又云。朝廷見有人在此議和。欲以河爲界。復歸大宋三京。乃南北流移人民。必令大王歸國。已差作送帝。但拱手稱死罪死罪而已。或日。有中使至。持緞帛白帝曰。郎主賜汝服。與帝語。不得令帝出其室門。自此逾秋。自冬逾冬。及夏。亦少有賜酒帛之類矣。自天眷五年十月至燕京居住。及天眷七年四月中。已及二年。只寺中拘監。帝容貌稍稍復常。時宋紹興十七年也。

【天眷十年】金國主令帝出寺。於燕京之北賜宅以居。雖云賜宅。其實使人監繫之。監人閉鎖在外。室得胡婦一人伺之。亦重囚也。月給米五斗。薪一束。餘無有水火。則開門取給於監人。飲食畢。不許存火。洗濯縫紝。一一皆取於外。且言得月錢一千。爲監人所得。供其所需外。此皆監人受之也。其室牀几稍稍似安靜人家。而苦夜中無燈。至冬深遞到炭三斤。及垢衣五件。云宮中所賜。是歲。帝所居室有怪。過夜悲啼不止。帝與胡婦俱令眼而已。

【天眷十一年】是歲。因郎主生日。嘗賜酒肉。於賤肆中。亦有少賜輕絹數丈。秋九月。所供洗濯胡婦死。帝日夕飲食皆求之於監人。於是月給薪米不復入。北門又再遣至胡婦人。未入帝室。監者留之。與監者相通。又相譖凡損廿餘人。於是官司命徙帝居於城東玉田觀。薪火之類。並令觀中請受之。仍命監卒四人。半壯半老主其出入飲食。大槩如安養寺之監守也。雖有衣服。亦少賜矣。

【天眷十四年】時金主淫虐不道。內淫其女。外及臣妾。及殺害諸王。岐王亮者。阿骨打之從兄孫。與金主即兄弟也。其妻在燕京。亦爲郎主所役。一聽諸王妻。並皆如此。由是上下生怨。

【天眷十五年】郎主又殺濟王。誅王十一人。軍國政事。皆由后之弟順國將軍裪撻總服。及內侍鐵立滐祖。並與國如三人而已。

【天眷十六年】因郎主失政。帝所居觀中宮給時至時不至。由是飲食缺少。衣服破弊。無復接續。九月。岐王亮殺金主亶而即位。改元貞元。元年十月初三日。又添監者至十八人。牢固監之。貞元二年。亮徙帝入城中左廂院。使二人拘執如囚狀。飲食頗粗惡。其廂院即燕京元帥府之外獄也。由是知亮有害帝之意。

【貞元三年】金主完顏亮。令諸將修治兵甲。有南伐之意。亮之母乃契丹延禧之姑。爲完顏骨葸之妻。每見亮。常戒之曰。毋事兵甲南伐。吾聞之。兵凶器也。不得輒用之。況汝行殺逆以得天下。而又以無道治天

下殺戮已甚安可保一室之外復無一歧王平亮叱之曰婦人不當干預政事命左右拽去其母曰我家亦骨如此妙焰今日何在亮遂送外羅院因之大臣敢諫者死隨以鴆毒殺其母亮有妹皆淫之妹告於兄平王平平因事入諫亮服罪醉平王以酒殺之是歲帝在左廨院經歲皆如拘囚之狀飲食稍不足如寺觀中也貞元四年亮又移帝右廨院鋼之甚密貞元六年亮又遣書與秦檜又得檜書言韓世忠諸將皆死亮乃酣飲無復內外意帝在右廨院拘囚久生濕淖似有中濕之疾正隆元年七月一日金國改元於宋紹興廿六年正隆二年三年大敗夏師又主詔軍前納款帝猶在右廨院至正隆五年命契丹海濱延禧并天水趙某皆往騎馬令習擊毬時帝手足頑痺不能擊拘令左右扶持習之正隆六年春亮宴諸王及大將親王等於講武殿場大閱兵馬令海濱侯延禧天水侯趙某各領一隊爲擊毬左右兵馬先以羸馬易其壯馬使人乘之旣合擊有胡騎數百自場隅而來直犯帝馬褐衣者以箭射延禧貫心而死於馬下帝顧見之失氣墮馬紫衣者以箭中帝帝崩不收尸以馬蹂之土中褐衣紫衣皆亮先示之意也帝是歲年六十終焉足之禍也是歲亮嗣兵馬南征矣

且說康王自靖康元年二月初二日使斡离不軍爲質房師留以爲質因與金國太子同習射三矢一連中以告令太子自以其射不能及心疑其爲將家子弟詔房師曰康王恐非親王若是皇子生長深宮怎能騎射之精熟如許留之無益於事莫若遣之換取趙王來質斡离不心亦憚康王之爲人遂信其說遣之歸國康王從此得脫虎口之厄者是

他離鐵網歸深海　鶴出金籠翔碧霄

康王歸國之後房師爲見种師道姚古姚平仲折彥質折可求范瓊李綱張勤王之師四集且爲將取回予之謀從得詐劃三鎮詔書且班師退去當時若使欽宗信從种師道邀擊之謀力任李綱戰守之謀則金人以孤軍深入必不得志而返雖傲昏之來亦無再舉之師矣借朝廷誤信用李邦彥奸詐持講和之說以圖偷安目前正如寢於厝火積薪之上火未及然自謂之安豈其妙焰熏灼則焦頭爛額而不可救矣此二聖所以蒙塵於沙漠九廟之所以淪爲腥膻者蓋自靖康房退之後猶有宣和之遺風君臣上下專事佞諛惡聞忠讜寇至而不能郊祀恐礙推恩寇至而不告中外恐妨恭謝寇迫而不撤綵山恐妨行樂此宣和之覆轍可戒也奈何斡离不退師之後廟堂方爭立黨論略無遠謀不爭邊境之虛實方爭立法之新舊不辨軍實之強弱而辨黨之正邪粘罕已陷太原斡离不已據真定朝廷猶集議棄三關地之便否尚持論於可棄不可棄之間金房所以有侍汝家議論定時我已渡河之誚也十一月斡离不已陷真定復以康王來質爲請康王不忍以賊遺君父毅然請行欽宗詔康王使斡离不軍許割三鎮命王雲爲副王雲張皇賊勢勸輒以彼強我弱爲辭道脅康王略無君臣之禮道經磁相二州有宗正少卿宗澤勸奏王雲有辱使命乞誅之張方欲辯明而衆軍已交手殺之矣宗澤力勸康王不可北去往時肅王已爲姦臣所誤大王可復誤耶不如暫留藩輔國計康王遂從宗澤之請不果使北將爲潛師之計且恐斡离不自遁康王歸闕後心甚悔之旣聞康王再使遣數騎倍道催行康王景騎疑避行路因之困憊於崔

府君廟不覺困倦依階砌假寐少時忽有人喝云速起上馬追兵將至矣康王道無馬奈何其人曰已備馬矣幸大王疾速加鞭康王驚然覺顧果有疋馬立於傍將身一跳上馬一晝夜行七百餘里但見馬僵立不進下視之則崔府君泥馬也康王遂徒步行至一莊覺爲飢渴所逼奔入一村莊略求漿飲有一老嫗出迎延入莊中老嫗徑出莊外久而方返因詢康王曰官人何來願聞其略王曰吾爲商於磁相間因爲金兵劫掠以至於此嫗曰官人非商旅也莫是宮中親王否前數日有胡騎追趕適又有四騎來追問有康王由此過否吾已紿之曰已過此兩日矣你追逐不及也追走舉鞭擊北鞍道可惜可惜遂已回去矣大王且安心容進酒飯康王問嫗姓氏嫗但泣而不言再三詰之嫗曰妾之子李若水者仕宋朝已死於虜軍告兒得爲忠臣妾不恨矣妾聞磁相在邇有宗澤留守在焉兵足兵強天下事尚可爲幸大王勉之因出金銀數兩獻康王王受之相向而泣別嫗而去行一日到磁州宗澤迎謁百姓遮道留康王駐軍是時元祐皇后居延福宮張邦昌僭位至是三十三日羣臣復請元祐皇后垂簾聽政閏十一月康王至相州朝廷方議遣河道請邑往河東路耿南仲往河北路爲割地使請昌偕虜至絳州絳人殺之南仲偕虜使王汭至衛州衛人殺王汭南仲遂奔相州見康王康王與耿南仲連衙揭榜召兵勤王人心悲憤康王一日謂幕屬曰吾夜來夢皇帝脫所著御袍賜吾吾辭衣而服所賜袍此何祥也次日覩京師有使命來問之乃武學生秦仔齎蠟詔命康王爲天下兵馬大元帥汪伯彥宗澤副元帥速領入衛康王捧詔嗚咽軍民感動十二月壬戌大元帥開府於時宗澤自磁州至王齡自潞州至梁揚祖自信德府至張俊王沂中皆已在麾下

乙亥侯章齎蠟書至催發勤王兵章言陛辭日皇帝謂臣曰康王將中書舍人從行可令便宜草詔遣起河北兵守臣自將入援是夜王命延禧草詔曉諭諸郡惟中山慶源被圍不得達元帥府五軍總一萬人又遣使招劇賊楊青常景等皆歸順又得萬餘人乙亥康王離相州使遣騎報黃河未凍衆軍相賀登得康王密禱於天地河神行及子河渡報河冰已合丙子大元帥統兵渡河壬午副元帥宗澤部兵二千人自磁州來會請康王進兵直趨開德解京師之圍汪伯彥執講和之說欲阻其行澤請領兵至東平許之戊子宗澤軍出南門進屯開德揚聲言大元帥在中軍

靖康二年康王至濟州除兵馬大元帥宗澤乞進兵援京師二月次濟州元帥府官軍及羣盜來歸者凡八萬人元祐皇后降手詔迎康王略曰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尙在玆爲天意夫豈人謀是時曹勛自河北寂歸以蠟書來進乃徽宗皇帝御札蓋是三月初三日徽宗行幸虜營親書九字於衣領上云便可即眞來救父母押付宰相何㮚召康王與兵以圖恢復曹勛得御札於何㮚至四月末旬方達康王康王閱書慟哭哀不勝情次日宗澤有官勸進謂南京乃祖宗受命之地取四方運濟尤易大王宜早正位號即皇帝位然後號召諸將以圖恢復行京迎二聖車駕回宮康王辭拒再三不得已從臣寮之請以是年五月庚寅朔即皇帝位於南京改元建炎大赦天下詔云誤國害民如蔡京童貫王黼朱勔孟昌齡李彥梁師成譚稹及其子孫見流竄者更不復敘又詔云民貸常平錢悉與蠲

赦青苗錢能去祖宗上供自有常數後緣議增不勝其弊當裁損以紓民力比來州縣受納租稅務加概量以規出剩可令禁止應臨難死節之臣許其家自陳應違法賦斂與民間疾苦許臣庶具陳辛卯尊元祐皇后爲元祐太后

詔改宣仁皇后謗史播告中外止貶蔡確蔡卞邢恕冬十月罷耿南仲議者謂陛下欲進兵京城爲南仲父子所阻高宗曰南仲誤淵聖天下共知朕嘗欲手劍擊之命耿南仲安置南雄州又論主和誤國之臣如李邦彥吳敏蔡懋李梲宇文虛中鄭望之李鄴等各竄嶺南軍州

建炎二年金虜陷河中府守臣席益先去權府郝仲連力戰死於虜十二月虜分三道入寇粘罕自雲中拔河南斡离不攻山東婁宿攻陝西○六月李綱入見先是顏岐奏高宗曰邦昌金人所喜宜居其職李綱金人所惡宜置閑地綱既入見奏曰外廷之議命相於金人喜怒之間更望審處高宗曰朕已待之以朕之立亦非金人所喜岐自是語塞乃拜李綱爲相赴都堂治事綱首上十議一議國事二議巡幸三議赦令四議僭逆五議僞命六議戰七議守八議本政九議久任十議修德李綱又定中興規模有先後之序當修軍政變士風裕邦財寬民力改弊法省冗費誠號令信賞罰擇帥臣監軍政內事已修然後興師而所急者當先理河北河東今河北惟失眞定等四郡河東惟失太原等六郡其餘皆在且推其土豪爲首多者數萬少者數千不早遣使撫諭即爲金人有矣宜於河北置招撫河東置經制以宣德意有能保一郡者寵以使名如唐之藩鎮則無北顧之憂矣因薦張所爲河北招撫王奕爲河東經制使傅亮副之

○學士趙子崧言京城士人籍又謂王時雍徐秉哲吳幵莫儔范瓊胡思王紹王及之顏博古徐大鈞皆左右賣國逼太上皇取皇太子污辱六宮捕繫宗室盜竊禁中之物公取嬪御都城無小大指此十人爲國賊張邦昌未有反正之心此十人者皆日夕縱姦密謀勸以久假乞正典刑以爲萬世臣子之戒宜皆

邦昌謫潭州居住詔賜死論從僞罪宜遂各有等差七月右正言鄧肅言宜斥邦昌僞命之臣潘良貴亦乞分三等定罪高宗以鄧肅在城中知其姓名令具實來奏發肅乃奏言叛臣之上者其惡有五一自侍從而爲執政者王時雍徐秉哲吳幵莫儔李回也二自庶官及宮觀而起爲侍從者胡思朱宗之周懿文盧襄李擢張定尹昆也三撰勸進文與撰赦書者顏博文王紹是也四事務者金人已有立僞楚之語朝士集議恐不如禮遂私結十友作事務官講冊主之儀五因邦昌更名者何昌言昌辰是也已上定爲叛臣之上貫之顏外其次者其惡有三一曰諸執政侍從臺諫稱臣於僞楚及拜於庭下是也執政則馮澥曹輔侍從已行遣矣獨有李會尚爲舍人臺諫則洪芻黎確及舉劾之臣是也皆日有爲金人根括而被杖者四人以病得免二曰以庶官而陞擢者不可勝數乞委留守司按籍考之則無有遺者三曰願爲奉使者黎確李健陳戩是也已上定爲叛臣之次於遠小州軍編管羈管

詔宗澤留守東京李綱薦之也先是虜使八人以使僞楚爲名澤擒使者械繫之宗澤抗疏請高宗還京

七月詔取太廟神主赴行在仍命移所拘虜使於別館宗澤又上疏曰臣不意陛下再聽奸臣之語浸漸望和爲退走計遣官奉迎神主棄河東北淮南陝右七路生靈如糞壤又令遷虜使於別館不知一二大

臣於賊虜情款何其厚而於國家計慮何其薄也八月元祐皇后發京師都人始望車駕還內及太后行莫不垂淚九月累表請上還京時宗澤募義士守京城造決勝車二千餘乘據形勢定二十四壁壘於城外駐兵數萬結連兩河山水寨及陝西義士乃上表曰臣比聞遠近之議傳謂主上有東南之巡幸此誠王室安危之所係天下治亂之所關增四海之疑心啓兩河於度外表上不報宗澤又抗疏極言京師祖宗二百年之基業陛下奈何欲棄之以遺海陬一日虜高宗付中書省議汪伯彥黃潛善相與訕笑謂宗澤爲狂張慤厲聲曰如宗澤忠義若得數人天下定矣何畏乎金賊哉二人語塞十一月粘罕欲并力圖汴知宗澤有措置大略未可力圖遂遁而去十二月虜再犯東京宗澤敗之虜果不得志而遁宗澤遣判官奉表請高宗還京且曰神京者太祖太宗一統之本根願以二百年基業爲念高宗下詔擇日還京建炎三年宗澤招撫河南羣盜又募義士合百餘萬糧可支半歲之食澤上二十餘疏請高宗還京又上疏欲合諸將渡河汪伯彥黃潛善力主遷幸東南之議忌宗澤成功陰沮撓之澤因憂鬱成病十月宗澤疽發背死臨終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又朗聲高吟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遺表猶贊高宗還京以杜充爲東京留守充反宗澤所爲由是兩河豪傑皆不爲用城下兵往往去爲盜賊王倫使虜與傅雱俱至粘罕軍前爲其所留建炎三年五月洪皓充通問使高宗遺粘罕書願比藩臣七月胡寅請絕和議乃上疏曰

臣聞和之所以可講者稍兩地用兵勢力相敵可也非強弱盛衰不相侔所能成也以使命之弊爲養兵之費此乃晉冀公征繕立國之策漢高祖迎太公呂后之謀也以今觀之彼強我弱勢力不侔若納賂則孰富於京室納質則孰重於二帝飾子女則孰多中原佳麗遣大臣則孰加於異意之宰

孰以此議和徒墮虜計中而爲其所紿也爲今之計莫若罷絕和議一意自治命將治兵蓄財足食以圖恢復庶不虛老歲月爲虜所餌也

胡寅疏入呂頤浩惡其切直罷之○高宗因宗澤累表還京之請至是時李綱入相月餘邊防軍政已累就緒高宗下詔修京城乃曰

朕將親督六軍以撫京師及河東北路已迎奉隆祐太后津遣六宮及衛士家屬從之東南朕與羣臣獨留中原可繕修都城擇日還京故茲詔示相宜知悉

高宗雖下詔修京城而還京之意終未決車駕行幸未有定向李綱諫曰今六飛縱未入關當適鄧襄以示不忘中原之意近聞一二執政謂陛下遷幸東南果爾則中原非我有矣高宗曰但欲迎六宮往東南爾朕當與卿留中原綱拜賀故降前詔汪伯彥黃潛善從容言於上曰上皇之子三十人今所存者惟聖體耳可不爲避狄計萬一京師不守則大事去矣陛下試孰思之高宗又降手詔謂京師今未可往當幸東南爲避狄計李綱力爭以爲不可幸東南請駐襄鄧乃詔修鄧州城舍人劉珏亦抗疏言當今之要在備事機定日力爲急務南陽密邇中原易以號召四方又有長江天險可以固守士大夫多附其議九月諜報金虜犯河陽迫近東京乃下詔幸淮甸從汪伯彥黃潛善之請也建炎二年春正月高宗幸揚州虜

陷徐州。守臣王復罵虜不屈。粘罕聞韓世忠守淮陽。乃分兵萬人趍揚州。自以大兵迎世忠。世忠不能敵。遂陷淮陽。劉光世領軍迎敵。未至淮而軍潰。是時朝廷所用汪伯彥、黃潛善。初無遠略。東京委之御史南京委之留守。泗州委之郡守。所報皆道聽塗說之言。虜諜知朝廷不戒。詐稱李成黨以款我師。張浚率同列爲執政言。虜勢猖獗。盍爲之備。汪、黃二人笑而不答。當時天長軍報金虜已至。高宗大驚。乃躬擐甲冑。上馬南巡。汪伯彥、黃潛善二相方會食中書堂。或告以虜至。二相以不足慮答之。堂吏呼曰。駕行矣。二相且驚愕。戎服鞭馬以逐。與軍民爭門而出。死者不可勝數。大理寺黃鍔至京口。軍人以爲潛善。罵之曰。誤國誤民。皆汝之罪。黃鍔方與辨其非是。而首已斷矣。季陵取九廟神主奔之。及出門。甲騎塞路。行數里。回望揚州城。煙焰漲天矣。後人有一詩道。

門外飛塵諜未歸。安危大計類兒嬉。君王馬上呼船渡。丞相堂前食未知。

是時。呂頤浩、張浚。聯馬出及高宗於瓜州。得小船。乘之以渡江。二月。至杭州。以州治爲行宮。四月。高宗如建康府。時。張浚與呂頤浩建議幸武昌。爲趍陝之計。右諫議滕康、中丞張守。力持不可。且曰。東南、今日根本也。張浚西行之議遂寢。閏月。詔議駐蹕地。始張浚建武昌之議。欲與秦川首尾相應。呂頤浩是之。浚行未幾。江浙士大夫搖動。頤浩遂廢初議。以十五封進入大卒官、措鄂道遠。饋餉艱難。又慮上幸一動。江北羣盜乘虛過江。則東南非我有矣。高宗離建康。幸浙西。詔改杭州爲臨安府。先令奉太廟藝祖以下九廟神御如臨安。七月。命杜充留守建康。十一月。虜犯采石渡。遂趍馬家渡。濟江。陷建康。杜充、李棁叛降之。惟通判楊邦乂獨不降。嚼血書其衣裾曰。寧作趙氏鬼。不作他邦臣。十二月。高宗自明州航海。虜陷杭州。兀朮過獨松嶺曰。南朝可謂無人矣。若以羸兵數百人守獨松。吾怎能遽渡哉。張浚與虜戰於明州。大捷。建炎三年正月。兀朮再犯明州。與張浚戰數合。張浚恐兀朮斷其生兵。是夜遁去。虜屠明州。一城受禍最慘。三月。虜過吳縣。統制陳思恭用舟師邀擊於太湖。幾乎生擒兀朮。四月。韓世忠邀虜於鎮江。世忠下令謂諸將曰。是間形勢。無如金山龍王廟者。虜必登此。覘我軍虛實。伏兵邀擊。戰數合。詐敗。兀朮輕兵來追。伏兵四起。幾擒兀朮。再戰數十合。虜每戰輒敗。不能得濟。願還所掠人民。益以名馬。假道。世忠不從。預先命鐵匠、鍛鐵爲長綆。貫以大鈎。每鏈一綆。則曳一舟。兀朮竟不得渡。世忠出陣。與兀朮道。但迎還兩宮。復還疆土。歸報明主。足相全也。兀朮墜大巢三十餘里。上接江口。在世忠之上。世忠尾襲之。虜終不得濟。乃募所以破舟師之策者。有賊臣告虜。於舟中載土。以平板鋪之。候風息則出江。有風則勿出。海舟無風。不可動也。以火箭射篷篛。可不攻而自破。兀朮用其策。世忠棄舟。奔還鎮江。金虜犯江西者。自荊門北歸。牛皋潛擊。大破之。兀朮屯六合。棄其輜重。背遁。岳飛時爲淮南統制。以所部兵邀擊兀朮。大敗兀朮。僅與數騎遁去。自張浚明州一捷之後。有太湖之捷。金山之捷。岳飛靜安之捷。牛皋安豐之捷。吳玠和尚原之捷。殺金平之捷。采石之捷。凡十三戰功。自是中國之兵勢復張矣。紹興初。賊臣秦檜依撻辣入寇。用檜爲參謀。挈家泛小舟抵漣水軍。自言殺虜人之監己者。然全家同舟。婢僕亦如故。朝士多疑之。惟范宗尹、李回、與檜厚善。力薦其忠。及引對。檜言。如欲天下無事。須南自南。北自北。則無事矣。高宗曰。如此。則朕亦北人。

將安歸乎。明年二月。用秦檜參政。自此則復倡和議。以沮諸將恢復中原之氣。遂定都臨安府。一時士大夫甘心講和。酣禦於湖山歌舞之娛。而忘父兄不共戴天之仇矣。世之儒者。謂高宗失恢復中原之機會者有二焉。建炎之初。失其機者。潛善、伯彥偷安於目前誤之也。紹興之後。失其機者。秦檜爲虜用間誤之也。失此二機。而中原之境土未復。君父之大仇未報。國家之大恥不能雪。此忠臣義士之所以扼腕。恨不食賊臣之肉。而寢其皮也歟。故劉後村有詠史詩一首云。炎紹諸賢慮未精。今追遺恨尚難平。區區王謝營南渡。草草江徐議北征。往日中丞甘結好。暮年都督始知兵。可憐白髮宗留守。力請鑾輿幸舊京。

重刊宋本宣和遺事跋

余於戊辰冬。得宣和遺事二册。誠是述古舊藏。詢諸書友。果自常熟得來。但檢述古堂書目。宋人詞話門。有宣和遺事四卷。茲僅二卷。微有不同。後檢高儒百川書志。於史部傳記類云。宣和遺事二卷。載徽欽二帝。屯太二百七十餘事。雖宋人所記。辭近瞽史。頗傷不文。據此。則二卷非誤。又文淵閣書目。亦載是書。其卷數未詳。可知此書向未傳布。惟藏書家插架久矣。己巳春游杭州。登城隍山。於坊間又獲一本。與前所得本正同。而前所缺失。一一完好。因勸開雕之與。用宋體字刊之。原本多訛舛處。復粗爲抄校之。略可勘正。板刻甚佳。以卷中惇字避諱作惇。疑之當出宋本。敢以質諸好古者。學山海居主人識。

御製紀夢

明太祖撰

御製紀夢

洪武

昔當辛卯，有元至正君弱政不務臣專權擅威福海內失馭邪術者倡亂遂致王綱解紐天下紛紜其年汝潁蘄黃民皆為逆次年徐宿繼然爾後及鍾離定遠民衆盡棄業執耕器縱內者數萬當時貪官汚吏莫敢誰何未幾壬辰二月二十七日陷濠城而拒守之哨掠四鄉焚燒閭舍蕩盡民財屋無根椽片瓦墻無立堵可觀不兩月越境犯他邑所過亦然時官軍久不見至失民依望衆順效逆之心萌矣彼而胡師至乃徹里不花率騎三千會臨城州王謀營城南三十里躡攻城而逡巡不進惟是四掠良民得之則以絳繫首稱為亂民獻俘於上請給其功於是良民受害激動前日萌逆之心是有呼親喚侶相繼入城合勢共守以相拒以守則穩如泰山若以胡師攻之則如蚍蜉之撼石柱識者以為胡亡自是始也予當是時尚潛草野托身緇流兩畏而難前欲出為元慮繁絳以殘生不出亦慮紅軍入鄉以傷命於是禱於伽藍祝曰歲在壬辰紀年至正十二民人盡亂巾衣皆絳赤幟蔽野殺人如麻良善者生不保朝暮予尤恐之將祝神避兩趨吉惟神決之若許出境以全生以珓投於地神當以陽報若許以守舊則以一陰一陽報我視畢以珓投之於地其珓雙陰之前所禱者兩不許予乃深思而再祝曰予出守咸聽命于神篤志祈之神不為我決既不出而不守將果何報耶請報我陽珓予備粮以往以珓擲於地其珓仍陰之就而祝曰莫不容予倡義否若是則復陰之以珓擲地果陰之方知神報如是再祝曰倡義必凶予心甚恐願求陽珓以逃之珓落仍陰之更祝神必逃神當決我以陽以珓投於地神既不許以珓不陰不陽一珓卓然而立予乃信之白神曰果倡義而後昌乎神不誤我背役以珓陰之以珓投於地果陰之予遂決入濠城以壬辰閏三月初一日至城門守者不由分訴執而欲斬之良久得釋被收為步卒入伍幾兩月餘為親兵終歲如之當時予雖在微卒常觀帥首之作慶之既久甚非良謀明年春元將賈魯死城圍解予歸鄉里收殘民數百獻之於上官授我為鎮撫時予年彭趙僭稱部下者多凌辱人予識彼非道棄數百人內率二十四名統者南遊定遠忽有義旅來歸者三千統率之六月取橫澗山破義兵營得軍一萬餘人滁陽且城以守之又明年春以入和陽與元兵戰三月而元兵解去乙未夏六月親渡采石江丁姑孰丙申入建業集兵十萬與守江左秣馬厲兵後二年發兵四征又二年西定湖湘東平吳越所得壯士精弱半之七十餘萬江南已定民推戴以明年戊申正月即皇帝位朕許之至秋不記月日忽寢居冥寂眠遊舍南仰觀見西北天上有鳥如燕大小數不可量摩天而下須臾少近皆鵝鸛之狀又少近此鳥之狀忽然自鳥中突一仙鶴者徐趨東南予回首以顧之

有鶴數對略少將近忽不知鶴之所在惟有青幡數行但見幡去幡首浮空而行不見持幡者亦不見其竿幡過少須西北天上有一木為朱紅四有稜角周有欄檻色皆以朱黃雜四柱之前上立二人如寺關內金剛一體無二微目觀之見二人口若宣揚之狀忽臺轉西以左向南不見二立士卻見列坐髹頭林觀者數人又臺旋北向以後向南見臺上中立三尊若道家三清之狀其中尊者美貌修髯人世罕見略少回顧於我仍往西北余尚蒙寐後中天神既去急歸告於老婦曰適來天神過此我必得罪故歸告於家且回聽命出門既行乃換其景不在寐後之時便問昨來天神何往傍曰朝天宮去矣急趨之行未久途逢數黃衣道士者以絳衣來授予揭裏視之但見五綵間此何物也內一道士隨聲此何物也又一道士叱彼道士曰此有文理真人服予服之忽然冠履俱備傍有一道士授我一劍鞘上皆如牙齒之狀持教我行不數十步間東南途逢一皂衣充袖者來露首及兩股二肱首項一竄兩耳怒目而西北往予弗東南行數十步過一小川川南山北有房東西約十餘間見東宮衣青衣而立彼忽然而夢覺明年即位於南郊未即位之先雪沒市鄉當祭及即位之時杳霧上凝大雨下靄地獨露中星遂紀年洪武

謝小娥傳

李公佐撰

謝小娥傳

唐 李公佐撰

小娥姓謝氏，豫章人，估客女也。生八歲，喪母，嫁歷陽俠士段居貞。居貞負意氣，交遊豪俊。小娥父畜巨產，隱名商賈間，常與居貞合賈，往來江湖。時小娥年十四，始及笄。父與夫俱遇盜，劫掠金帛，段之弟兄，謝之子姪，與僮僕輩數十人，沉於江。小娥亦傷腦折足，漂流水中，為他船所獲，經夕而活。因流轉乞食至上元縣，依妙果寺尼淨悟之室。初，父之死也，小娥夢父謂曰：「殺我者，車中猴，門東草。」又數日，復夢其夫謂曰：「殺我者，禾中走，一日夫。」小娥不自解悟，常書此語，廣求智者辨之，歷年不能得。至元和八年春，余罷江西從事，扁舟東下，淹泊建業，登瓦官寺閣。有僧齊物者，重賢好學，與余善，因告余曰：「有孀婦名小娥者，每來寺中，示我十二字謎語，某不能辨。」余遂請齊公書於紙，乃憑檻書空，凝思默慮，坐客未倦，了悟其文。令寺童疾召小娥前至，詢訪其由。小娥嗚咽良久，乃曰：「我父及夫，皆為賊所殺。邇後嘗夢父告曰：『殺我者，車中猴，門東草。』又夢夫告曰：『殺我者，禾中走，一日夫。』歲久無人悟之。」余曰：「若然者，吾審詳矣。殺汝父是申蘭，殺汝夫是申春。且『車中猴』，車字去上下各一畫，是『申』字，又申屬猴，故曰『車中猴』。草下有門，門中有東，乃『蘭』字也。又『禾中走』，是穿田過，亦是『申』字也。『一日夫』者，夫上更一畫，下有日，是『春』字也。殺汝父是申蘭，殺汝夫是申春，足可明矣。」小娥慟哭再拜，書「申蘭、申春」四字於衣中，誓將訪殺二賊，以復其冤。娥因問余姓氏官族，垂涕而去。

爾後小娥便為男子服，傭保於江湖間。歲餘，至潯陽郡，見竹戶上有紙牓子，云召傭者。小娥乃應召詣門，問其主，乃申蘭也。蘭引歸，娥心憤貌順，在蘭左右，甚見親愛。金帛出入之數，無不委娥。已二歲餘，竟不知娥之女人也。先是謝氏之金寶錦繡衣物器具，悉掠在蘭家，小娥每執舊物，未嘗不暗泣移時。蘭與春，宗昆弟也，時春一家住大江北獨樹浦，與蘭往來密洽。蘭與春同去，經月多獲財帛而歸。每留娥與蘭妻蘭氏同守家室，酒肉衣服，給娥甚豐。或一日，春攜文鯉兼酒詣蘭，娥私歎曰：「李君精悟玄鑒，皆符夢言，此乃天啟其心，志將就矣。」是夕，蘭與春會，群賊畢至，酣飲。暨諸兇既去，春沉醉，臥於內室，蘭亦露寢於庭。小娥潛鎖春於內，抽佩刀，先斷蘭首，呼號鄰人並至。春擒於內，蘭死於外，獲贓收貨，數至千萬。初，蘭、春有黨數十，暗記其名，悉擒就戮。時潯陽太守張公，善其志行，為具其事上旌表，乃得免死。時元和十二年夏歲也。復父夫之讎畢，歸本里，見親屬。里中豪族爭求聘，娥誓心不嫁。遂剪髮披褐，訪道於牛頭山，師事大士尼將律師。娥志堅行苦，霜舂雨薪，不倦筋力。十三年四月，始受具戒於泗州開元寺，竟以小娥為法號，不忘本也。其年夏月，余始歸長安，途經泗濱，過善義寺，謁大德尼令操，戒新見者數十，淨髮鮮帔，威儀雍容，列侍師之左右。中有一尼問師曰：「此官豈非洪州李判官二十三郎者乎？」師曰：「然。」曰：「使我獲報家仇，得雪冤恥，是判官恩德也。」顧余悲泣。余不之識，詢訪其由。娥對曰：「某名小娥，頃乞食孀婦也。判官時為辨申蘭、申春二賊名字，豈不憶念乎？」余曰：「初不相記，今即悟也。」娥因泣，具寫記申蘭、申春，復父夫之仇，志願相畢，經營終始艱苦之狀。小娥又謂余曰：「報判官恩，當有日矣。」豈徒然哉！嗟乎！余能辨二賊之姓名，小娥又能竟復父夫之仇冤，神道不昧，昭然可知。小娥厚貌深辭，聰敏端特，鍊指跛足，誓求真如。爰自入道，衣無絮帛，齋無鹽酪，非律儀禪理，口無所言。後數日，告我歸牛頭山，扁舟汎淮，雲遊南國，不復再遇。

君子曰：「誓志不捨，復父夫之仇，節也；傭保雜處，不知女人，貞也。女子之行，唯貞與節，能終始全之而已。如小娥，足以儆天下逆道亂常之心，足以觀天下貞夫孝婦之節。」余備詳前事，發明隱文，暗與冥會，符於人心。知善不錄，非春秋之義也，故作傳以旌美之。

黃孝子紀程

黃向堅撰

黃孝子紀程序

吳趨黃子含美，以名孝廉累試春官不第，鬱鬱謁選人，得滇之大姚令。予與黃子少同庠，又同舉于鄉也，知之深。其家廉讓，而無帶郭之田。其人貌類臞仙，踪跡落莫，而不近于富貴。介爾時婉傅公卿故人閒上之衣朝衫，趨走龍尾道，次亦方州雄縣，強項自顯，而萬里投荒，孤羈絕徼，蹋獸烏蠻羅鬼閒，有非通侯遷客之所堪者。黃子鹿車載家，僶俛就道，親朋相送，吞聲莫能出省。是歲明之崇禎十六年也。其明年，圜方故步，輿朝御天撫運，奄有區寓，齊、趙、雍、梁，傳檄而定。又明年，江、黃、甌、越，盡歸版章。維彼南荒，隔閡氐筰，士大夫遠宦天陲者，道隔不能通。又五六年，巴蜀枸醬，大夏邛竹，猶未入獻職方。黃子有子向堅，思親既久，淚下莫收。一旦告墓辭家，獨行尋訪。以順治之八年辛卯冬十二月，促促出門，風飡雨臥，斷盡草鞋，萬里雲南，終須直到。明年夏五，見父于白鹽井。其冬，奉父若母還鄉，以筍輿載二老人，短衣隨後，萍蓬飄泊，歷盡艱危，禍散殃消，每得甘寢。以明年癸巳夏六月，竟抵家門。里中耆舊望而驚曰：噫嘻，羸如鶻行，矮如鶴立。夫非黃孝廉也耶。破帽蒙頭，蕉衫掩骭，夫非徒步訪親之黃生也耶。賢哉孝子，史傳罕聞。于是相率造門，執孝子手問曰：自君之出矣，山程幾何里，水程幾何里，其間塿崖崩豁，崗巒蹇嵼，何以前。溪流怪惡，風濤洶湧，何以濟。自信州澧陵，以達湘潭，五溪過紫闊，黎峨以至牂牁羅甸，關山遙遞，岐路蒼黃，其間城郭依然，廬舍被野者幾何所，井邑邱墟，人煙荒絕者又幾何所。孝子引袂拭淚，具以告。明日又更端問曰：戊樓驛館，失路誰憐，猜疑吏譏，訶不免。且山猺遺孽，乳虎向人，爾能不變否。枯骴成蟲，羊肝化火，爾能不懾否。犦烽毒霧，凍雨悲風，則蓋覆之乎。繭足繭系，急筋斷，則痛苦多。吾儕偷生坎窞，不知行路，願吾子悉言之，以廣聞見。孝子仰天欷歔，又具以告。明日，復更端問曰：始君之往，如泛梗然，不有其身，造其歸也，坐雨自頭于篋輿，出神焦鬼爛之鄉，蹈蠍蛇腥臊之險，自帶做囊，踪跡在後，覩向所歷，恍惟前猛。又生紈儒，且公已與其士民習，炎方流寓，亦有賈島其人者，青蛉小邑，有諸葛武侯遺蹟焉。奈何必以鄉城鄉好，不如還鄉為若翁勸也。今若此，殆有天幸，願吾子畢其說。孝子于是俛首泣下曰：焉思故，擬人思故園，此慈父子之鄙情也，不足為長者道。乃抽枕間出紀程一卷，緣跡慘淡，半漬血痕。同舍哀其志，以梓人乞不敏一言序其篇端。吁乎，歸，儗之操南音，非爲之爲越吟也。人孰有不懷其鄉土，思其郭名哉。況黃子解組投閒，蕭然一詩翁禪子耳。徒以筋骨老嬾，將伯無人，自非有子擠鑿取薪，斧冰作爨，能無水深棨絕乎。非是父無以見志士之苦心，非是子無以彰批宦之苦節。或曰：父子大性，蓋亦有相成者矣。或曰：孝子非能邀靈踞凸，腾蹴波也，而蓄衣振迹，不難至西樊南窮之城，是操何術歟。列子有云：秦人有迷罔之疾者，天地四方，猶且倒錯。予曰：不觀李廣之夜獵乎。見草中石以爲虎，射之中石沒鏃。異日射，終不能入。無他，誠能動物，精然所激，無有閒之者也。孝子惟知有親，雖龍室虎穴，生死一瞬，心無退悔，苟非其誠，十步之內，慄縮如鼠矣。史稱江次翁負母避難，躬自輓車，不用牛馬，皆此意也，又何疑焉。

順治乙未初春，年家友人胡周鼐題。

黃孝子紀程序

紀程者，紀三吳六詔之程也。曷紀乎。昔在明時，猶戶庭然，闖者罹阻，龍節虎節，有所弗信，而孝子尋親，乃歷險能亨，跋涉荒遠，故作紀程。孝子者何，姑蘇黃向堅也。曷言乎孝，以其父令大姚，滯宦滇南，孝子辛苦以往，迎與俱歸，徼但其身得承膝下之歡，使其父亦終輪祀于祖廟，無有闕遺，孝其親且成親之孝，天下之言孝者，未之或先也。孝子卽不敢有孝名，倘辭於人，人之稱向堅者，必曰孝子孝子云。大姚含美氏之在滇也，向堅適在其里，積其誠敬，通於神明，天之所祐，卒以完聚。予蓋讀其紀程而重有感焉。寰宇分合，自古已然，搆兵之際，民罹水火，仳離怨咨，骨肉永隔，子不舞斑，老不首邱，其可悲者，史不勝書。大姚父子，獨有天幸，苟非素行無罪于鬼神，曷以臻此。且聞之戴記曰：孝者所以事君也。禮緯有言：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門。蓋孝經一書，天明地察，事君不忠，非孝也。以予括臣，實無漏義，虹乖告備，不煩忠經之補作。以予觀于大姚，備嘗險阻，久而彌澈，退棲羊谷，幾以投荒老矣，而至性所鍾，不忍棄其墳墓，忠孝共貫，心蹟亮微，非是父不生是子，淵源所厚，可不謂之難歟。乃若紀中所云楊公畏知者，滇人感其底，憫其死，尸祝而祀之者甚衆。楊爲予鄉人，庚午舉第一，以遣臣歷官相國，予因黃生之言，因附著之。河濱李楷叔則甫撰。

尋親紀程

明　古吳　黃向堅端木父識

崇禎癸未歲。父除授雲南大姚令。挈母及從弟之任。後適逢鼎革。關山阻絕。干戈載途。音念二親。歸期杳不可問。堅夙夜徬徨。漸傷眯目。且遭外侮橫陳。幾至無家。屏居壠畝閒。茹荼拮据。雞硯塵封。殆不敢作安飽想。時拜墓側。痛己不孝。置父母于絕域而不之省。猶得爲人後也耶。深愁困苦中。每擗念靜思。雖山長水遠。決無限足之程。但恐不能一日果勇。踏出大門耳。維時患難稍平。堅神悚悚動。儼如親之召我行矣。乃趣家人簡點征衣。含悲相勗。終不出一難阻之言。滯我行蹤。剋期別諸親。期疑信相半。止予不得。餽我以贐。酌我以酒。贈我以言。堅惕焉感拜。於是遂行。順治辛卯臘月朔。拜辭家。臨別視身如蛻。不令兒女子稚悲號牽衣。亦不忍回首分付一語。承五六長幼至戚相送登舟。瞬息天涯。發舟之江城。索千南民家。費不得。計早五日抵杭。至江頭覓船。南望雲山層疊。江流淼渺。坐篷底不覺熱淚淫淫下矣。停一日。放帆自富陽、桐廬、蘭溪、嚴衢諸處。合上數十大灘。旬日抵常山。舟中雨雪頗多。嚴寒苦耐。陸行。歇草坪鋪。曉起。霜天路滑。朔風刮面。前出玉山縣。附舟下廣信府。泊沿山河口。同舟者酗酒。致予失足幾危。過貴溪、弋陽。望龍虎諸山。景色絕勝。殊無好懷。八九日合下數十大灘。轉上水抵鄧家埠。適罹盜焚劫。煙燄未息。船不敢刺岸。泊江中候曉登程。從此始托足芒鞋矣。路次多盜多虎。佳山佳水。悉成苦況。除過。投許灣客舍。孤身逆旅。回念家鄉。日去日遠。未知何年得與二親

還家。事難前期。惟藉彼蒼默佑。壬辰歲朝。祜香望南心禱。泫然泣下。主人設席勸飲強醉。夜發雷雹雨雪泱旬。初九日。踔泥觸水。由流坊達撫州。踰狀元嶺。至戰坪。出豐城、臨江界。時值元宵。歇豐坊李姓家。情深如故人。在途時遇雨雪。踔趾破裂痛楚。頻頻倒地。身如泥塗。自西塔鋪往往僵臥道旁。探去路多岐。進水南。歇農家。覓伴。得同行者二人。見予孑身孱怯。徒步艱難。互相設言前途戰爭靡息。行旅久絕。路有虎狼之虞。身有疾病之憂。固却促予速歸。予無退志。無懼色。強與行。十九夜。乘月發足。幾落澗中。早至樟樹鎮。渡大江。從山谷崎嶇處間路。曰金樓水、白慈化、青山、黃岡、桐水。俱在分宜、袁州、醴陵之閒。村居悉依山傍水。茅簷土壁。儘可安歇。但山徑崎嶇。多把橋斷岸。臨之股慄。閒有煙火荒絕處。則裹糧而行。顛躓頹頹。計行十三站。至二月初旬。得渡湘江。寓湘潭縣城外。左足血瘀膿赤。痛不能禁。用瓦針刺血。憔悴支離。眠餐幾廢。同行者深爲予惋惜。又設疑畏之語沮予前進。唯唯謝之云。予出門時。將萬念放下。雖艱危敢不自力。淚封家信一函。附同行者寄回。養足五日。由湘鄉渡江而西。上寶慶府。四望荒山。田多草萊。髑髏徧野。虎跡如碗。偶見羣鹿當徑。逐之則陣圍。亦可駭。凡去路通塞。日每先於宿處得之。陟嶺則汗溢沾背。踔深溪則冷刺入骨。幸足力漸好。善走。又善飯。日擎蓋。始覺酸疼。久若相忘。風風雨雨。恰行十五日。至高沙市。距武岡州六十里。翹首天南。重嶺疊封。綿亙如長城遠帶。內卽猺夷部落聚居。所謂五陵溪是也。從此得開道。多崇山複嶺。足雖壯往。目幾爲之凄斷。歇水途敗屋中。夜雨傾盆。苦不能睡。用蓋支坐待曉。將出洪江關。有北兵守險。遲回不前。既出。人煙斷絕。時而深谷荒箐。時而嶺頭澗底。困踣異常。幾令此身無處安頓。曉上桃子巖。此地苗獠出入害人。山農結伴持矛帶弩而耕。進大龍壁擁寨。得獨木船。渡大溪三道。磧岸臨乎恐濤之上。徬徨躑躅。高深是懼。山中叢篁古木。陰森蔽日。悉從無路處覓路。且有異花。紅紫閒出。有異鳥。悲鳴不絕。殘葉盈尺。落花相襯如層褥。瞥見荒邱祭掃。淒然有墳墓想。時尙在沅靖粵西之界。乞鄉導。轉入西溪柳寨。俱係苗地。苗民椎髻懸環。語言獸舌。或有能通漢語者。亦知留客作供具。釀酒如蜜。舂米如雪。其巖壑之幽深。泉石之奇怪。大都皆世人所不經見者。出寨。卽便水驛之南岸也。地方久無統轄。亂山環繞。極目草迷。多濕沙。多流潦。多獸跡踟躕。歷晃州至鮎魚坡。幾至無屋可歇。忽聞人語於叢莽磯礫間。尋聲覓宿。得新結草房。尙未築垣。用茅刺相圍。抱膝不敢睡。來日岸草蔽身。探頭日行。不得閒步。聞炮聲。遙望烽煙。知秦關不遠。又前見伐木重圍。樹柵如城。空際懸一大鐘。兵士立于層梯。誰聲詰問。予又前。喋喋多爲言以蠢細目我。傳令啟柵放進。將主作嗔怒狀。左右持戟恣睢。叩我籍貫姓名。來幹何事。要從那裏去。予涕泣跪告。獨身冒險而來。只爲父母在雲南。數年音問不通。存亡未知。特來尋訪。實無他意。探予得情。顧左右曰。前途尙遙。羸怯若此。如何可去。留宿營房。更盡。差騎押至平溪。見高總戎。又具以情稟。加意矜憐。云尋親果眞。當給票放之前去。明日午後。渡江。歇清浪。又明日。渡江。歇焦溪。兩日。江畔荒寂。舉目驚心。塘兵忽大聲喚我。莫走。有虎在前山。宜小心。予恐。往前果見虎跡歷歷。踰雞鳴關。多層崖絕壁。關隘重重。達鎮遠府。府治不設城郭。四隅高山屏立。峙崿中帶大溪。如據萬丈之城。臨不測之淵。跨大橋一虹。東岸有紫陽書院。樓閣臨於絕巘。有帥府駐兵。觀望許久。潛訪姚邑音耗。未的。此處有厲禁。

非其民不得上。途遇楚黃人楊姓者。追隨入黔。進黑巖。訪作諸關。歷相見坡。萬山雄惡撐天。雲日多異色。大溪穿入巖穴。約半日程。仍由山腹中瀉出。怪怪奇奇。皆思議所不及者。歇偏橋衛學舍。尋上新添龍里擠中。一路高山排列。嵐瘴甚惡。恍疑鬼窟。深溪架梁。寒脐可畏。下峻嶺。百步九折。過麻哈葛鏡橋犵狫寨。對岸削壁陡絶。鐫神留宇宙四大字在上。至平越府。山勢巍峨。路紆折如羊腸。兩旁俱苗蠻巢穴。昔年官商每受苗害。遇山之最峻者。設哨備禦。今十里立塘。塘兵時被虎馱去。嶺頭坡足。骸骨枕藉。商旅絶跡。止見飛騎往來衝突。又見割耳劓鼻之人。更有兩手俱去者。猶堪負重行遠。慘甚。即有奇山異水。不敢流覽。一宿山寺一宿塘舖。坎內烘火。不得倒睡。自高沙市入貴陽府。計程一月有餘。緣谷角。歷關隘數里。驗票進城。城內曠遺居戰。居民寥寥。楊君憐我留歸。顛親厚。途中凡遇神宇。必進禱祝。時詣常廟卜。二親消息。或見予髮未壯。詢予欲執。適遇程姓者。言及滇來尋親。錯愕踈略。頓謂予曰。我新安人也。寓居盧州。幼年被擄至滇。今經二十年。不知父母家鄉在何處。悲咽良久。云我往衙門查汝父履歷。使知下落。晚袖片紙鈔父告致祿由。在丁亥冬已解任矣。予深喜。倘得相逢。詢歸有日。但未[illegible]隱於何處。復囑予當上一稟啓于主帥。有票方可去尋訪。在寓擱官爲萬里尋親事草數行。故凌晨雨中袖啓未達府前。兵衛騈填。象馬塞道。予逡巡于隊伍之中。啓不及上。時四月初一日也。次早早進。晚刻即發下批。據實非蠢細。的係尋親。著給票與他去。初三日領票。又請問數四。方給票得行。隨行承他鄉二四友相餞贈別。有熊姓者。攜手送至郊外。灑淚勉予云。雖無伴侶。有票當放膽行去。揖別遙相顧盼。倘在城隅拭淚。未及數里。兵馬橫戈載掠。道不得前。站坡屋數間。驗票遂前。一人傳命好生護他走。又數里許。突遇一卒。將織擊破。疾馳去。驚疑未省。抵威清城中。茅屋數間。客諸所有。席地而坐。見一卒執小紅棍。夾一帖飛馳。云軍令來。速站起。詢前驛。驛者亦軍令也。即晚達平壩衛。兵馬屯營。兼程歇尚驛舖。睡草次四體不能屈伸。達安順府。府公李春鯤驗票。留署中。致贈。過安庄衛。歷白水驛。峭壁千尋。奔流瀑布。獨坐縱觀。心目爽快。歷頂站。關嶺環𠂤。數息得踰。嶺由兵馬踐踏。梯成泥浪。衛中沙灘走。深陷沒膝。身若陷淵。幾不得升。次關嶺。連峯橫絶。即漢將關索駐兵處也。迄今斷林。有兵將守險。不易登。上嶺將半。氣喘力絀。倒嶺畔。有老僧出茶啜之。強起。用斋作杖。約步登嶺頭。見布帳漫山徧野。群馬縱放。旌旗蔽空。炮聲如雷。少休下嶺。突騎執至營中詰問。驗票因勢留途路之苦。滿役設飯。緣病不用。又給粥一盂。夜半。起贊去。予赴草店。雨日。束行囊。前走。又見兵馬雲集。旋嶺而下。偶象者乘騎者。旗幟炫目。山谷震動。將暮。疾走尋宿。又見後營扎于嶺下。造飯。馳馬紛紜。軍容如前。驗票又走。見舉家塞路。休白口坡。白進關來。凡過郡縣衛所。開路廣闊。每十里立塘以次驗票。稽察無票即係姦細。致行人裹足。次盤江。波濤洶湧。兩崖拔聳陡峭。鐵索架橋。索稱險阨。過此。盤詰最嚴。亦入滇一要害處也。把隘將士姓孫。係泰州人。驗票相留話別。酷日炙身。俄頃雲合。雷電烈風。曳蓋淋雨不得蔽。從舊城馳至普安。僅見苗婆一二。張口嗷嗷。牛豕溷雜。負雨疾走。上層嶺。雨集成潦。洶洶作怒濤。飛下衝波猛。前股膝腳蹉跌。欲仆。雨霽而氣益壯。息海馬庄。乏米不得飽餐。烘衣至夜分不睡。自出門來。嚴霜凍露。凄風苦雨。淋頭抹足。未有是日之甚。披濕衣袤行。上安南衛。歷老鴉關。奇峯合遝。飛泉噴[illegible]。列

岸逾延如拽。登江西坡。過普安州。上雲南坡。層折嶮削。雲海茫然。凜凜生寒。至亦資孔。在在被兵。幾不衣世界。路絶行蹤。時過古子。成舉遞送軍糧。過滇南勝境坊。林樹風土。便覺與日相易。歇平夷衛。遇浙東錢公士驥。係務仕雲南陽宗知縣。落職補署廣文。苦甚。訥早陛日補平。偶覩告之曰。某從蘇州來尋父親黃大姚的覩面注看。敘揖握手大慟。促坐細詢父親消耗。言之甚詳。云當兵戈搶攘。患難相同。而能出險入險者。惟君家父子。旋問及山陰景色。又不覺悲喜交集。煮二卵壓驚。自傾談至籌燈而罷。是日知父母無恙。始往寓姚之白鹽井也。曉起。精心勇行。中道山水幽邃。宴行二十餘里。竟不覺苦。歇霑益之交水城中。遇江右客桑姓者。綢繆如故交。不忍即別。到曲靖府。城外敗垣頽立。僅存諸葛遺蹤一坊。桂號時。各官在社廟祈晴。門役奉稟送驗。愕然促詣。命吏引見。予知衣草履。叩謁多禮。觀。涕泣不敢仰視。見予病目。倦難。咸咄咄驚歎勞問。予悲咽不能答。下寓。有古道蕁諱心者。即同署相邀。留至州前。備言老父受難之苦。不做官之樂。樓心釋典。恬泊無營。有眞仙眞佛之稱。隨詢中原風景。密語而默聽。聞予欲接二親回家。又默然久之。云不做官。可歸無他戀。可歸。繼爲予計路費之難。慮瀾滄之險。每作皺眉狀。把蕎劇談。至更餘贈別。次早。府公劉諱文治者留飯。別去。差騎馳至數里外。致贈。吉。劉二公。蜀人也。係父同寅。更相守姚。故知父行藏甚悉。待予意甚厚也。歷小關嶺。過易隆。溪流使路。渡楊林海子。龍見兩作。風狂鬼舟幾覆。冒雨登岸。歇楊林驛。計三四程。由坂橋過歸化寺。營房鱗集。嚴加盤詰。又數里人雲南省。至白塔關。兵衛去帽嚴查。多喝叱聲。驗票放行。歇頃伯虎店少頃。軍民擁門。無不驚訝。店主率予將票呈報帥府。乾自貴陽至此。合二十站。行二十六日。有滇中人宦遊于中土者。又有蘇杭阻隔在滇者。凡屬親知。悉來寓競相問不休。雲南自乙酉年九月遭元謀縣土司吾必奎叛亂。謝臨安土司沙定洲援征兵。魏沐鎮失守。西竄永昌。沙賊猖踞省中。兵連禍結。金滄道臺楊公諱畏知者。相拒年餘。丁亥春。川兵緣黔入滇。破曲靖。定洲敗走。棄省城東歸。省城百姓迎降。故城中無血戰之苦。隨進攻臨安。擄諸夷寨。沿途地方有拒敵者。咸被屠戮。定洲遁逃。收其降卒萬餘。復回兵攻楚雄。楊公力戰被擒。說以仁義。勸勿殺掠。故滇西賴公初不受兵。尋執沐鎮歸省。置部下。更用密計擒定洲。並其妻萬氏。俱磔于市。繇是土司懾服。悉聽調用。兵勢益強。復往黔中收諸部落。及己丑年。迤西土司結連邊將。擁一女主起義。敗謀。諸郡屠戮。略如迤東。雖僻遠如麗江。亦被所擄。惟省城爲之改觀。內設重城。大起府第。非復舊日之規模。南城外闢一大操場。多毀民屋。更造營房。惟金馬碧雞二坊在焉。滇俗用海貝。今皆毀去。錢法多異鑄。辛卯春。楊公詣安隆拜爵回黔。詩被戮。滇民感其庇。咸圖像祀之。予時逗遛在寓。凡得所聞見者如此。念故鄉雖遠。喜親闈漸近。見龍舟競渡。不免鄉思煩人。初三日出昆明驛。過石壁村。係崑山邑侯楊公諱永言者家在焉。傳一日信乾歎草雞關。望滇海及太華諸峯。山光水色。繚繞相涵。此南詔一大觀也。早達安寧州。謁吾蘇張公祖諱堯年者。本州人也。進城寄一日信。州內兵馬衆多。見予被髮。相圍詰問。伊親邀至家。往三泊縣。趣長君歸。見太夫人和淚出拜堂前。留樓頭。問公踪跡。告之曰。仍寓江浦。已有子矣。將信將疑。忽悲忽喜。明早見舊州侯陳公振奇。貴巖人。受禍落職。賦詩自娛。言念天台石梁。瞻淚沾襟。云我有三子在家。緣何不來。益爲之痛悼。叠留

過端午，固辭，致衛泣送至城西，由祿豐縣入黑鹽井，行三日，路介關嶺之間，拜門賢王用賓，驚喜相泣，細叩老父行藏，云老師出廳後，干戈競起，迤西道阻，波滇海避晉寧一月，歸縣，臘杪慘劫，衣履無存，丙戌，復攝篆三姚，會兵楚城，推為武元監軍，時粵中行取報到，不及啟行，未幾，滇事大壞，即挂冠潛避入外拍喇，西兵振旅南旋，強出，以死自誓，即倉辭遁山，流離播遷，避兵鐵索營，至己丑五月，會營將張儒起兵謀洩，全家被難，幾罹大禍，已作出世想矣，不意今日有此奇緣，大為吾父子慶，厚贈，遣騎送過琅井，入尹公署中一宿，曉歷大坡與後山，更上幾層，過石渡澗，樹覆濃陰，遠近莫辨，過定遠縣，歷諸葛嶺，日晡達姚安府，俱燒垣敗屋，一望淒涼，過昔年屬吏史起鵬，痛言三姚受兵之慘，深幸老父去官之早，謁府公任熙州侯嚴士龍，皆老父對房門生也，各送程儀，答拜，設席青蓮寺，具談歷年亂離，欣幸老父能免禍善全，萬里永闊，今又得會合，嘖嘖不已，差役遠送，宿滿海場，曉上梨武坡，過一滿菴，松杉翳道，路崎嶇，日凝足揚，舉體輕脫，栩栩如歸故鄉，下坡過柳塘，華峯貼面，屋角罏烟，已到白鹽井也，亟詢父寓，路人瞷目，問客從何來，予應曰，自蘇州來，尋父親黃大姚的，無不驚詫，遙指，予淚湧，忙奔，塗遇雨民，恍忽如夢，相攜手到父寓，入門悄寂，惟見僮時婢子坐于簷下，定睛吏熟視，高聲驚喊，家鄉相公來了，母親不信，云那有此事，堅已至堂上，放行囊，號呼父母，老父午睡未覺，驚起，忙問為誰，老母應聲曰，兒子來了，父亦不信，堅遽入寢室，父驚語，摸眼不知所為，猛然相視，堅拜倒榻前，相抱號泣，幾絕，不得起，起復相持痛哭不止，旋與二親羅拜天地，坐頃，問起居，二親亦相勞苦，叩所從來，見堅蓬髮蒙面，黑目瞎鬢，間白，短衣草履，狀貌非昔，復相顧痛惜，咨嗟不已，問昔年僮僕，皆已星散，時弟採薪歸，立門外探望，老父呼進，相拜泣，雨民兄問家鄉事，因無音信，為之大慟，諸門人省老，拜賀，簇擁堂階，不得坐，室中別無長物，蕭然如僧舍，壁間懸一大士像，案頭惟義易梵書諸鈔而已，老母具酒設果餚，堅傾觴為父附壽，老父笑謂母曰，自分家鄉尚絕，骨肉無相見期，其得通一信足矣，豈望有今日哉，坐燈下，歷敘兩地兵戈，僥倖不死，旋問里黨姻親諸兒女輩興替存亡，無限欣戚，話至遠任未回，有籍沒等事，頻年受難，親上枝大兄獸為相援，極其感歎，及聞盧甚無恙，丙戌又添一孫，為分歎喜，咕咕不覺雞鳴，時五月十五夜也，自蘇至此，計驛道萬有餘里，綠多閒阻，紆迴曲折，凡行半年半月，得見二親，殊不覺足之疲體，路之崎嶇，不幾天涯咫尺乎，回憶出門時，替上燈影師來，以遠行商之，示予曰，有願必成，今果為左券，父曰，春初在琅井，衛李卓吾稱藏書被千原尋親事，其父珣時年六十有四，與吾年適合，有感餘之歎，謂今世不復有此，不意汝乃能之，亦先兆也，明日東冠，謁各社廟，拜老父諸交識，盤桓浹旬，見二親強飯，私心深喜，及計還家，資斧乏絕，歸期難卜，回望家鄉迢隔，不禁魂夢搖搖，又未嘗一夕安枕，知與不知，僉云可來不可去，無可奈何，只得請一啓告歸，投府驛遞呈主帥，月餘不卜，父以命數相慰，曰與諸生歸易于五業耄，予促兩民作歸計，則噎然不應，日啓老父遠行，父曰，吾數年不得展廬墓，朝夕傷心，幸汝得來，孫兩孫在家，伶仃無依，豈不欲急歸，恐前途險阻，囊之盤費不給，故徘徊耳，有諸門賢在，當營書與汝，當不惜勞苦去，於是出姚城，過白塔，拜土司高公，門有永為外藩一屬，進內衙，衆僧繞廊，莊嚴如古刹，靜室焚香，敬寫經文，公年少，長齋侯佛，侍從禪茶，舉案必

謹，儼如王者，素與家君誓云，全滇千戈鼎沸，凡不受職者，悉被慘禍，得解綬善全者，惟老父母一人耳，年來與無住白雲長老結蓮社于妙峯龍山諸刹，將修來世，因今幸復得聚首，豈偶然事，知予作歸計，雖然曰，相隔數年，何急于一旦也，予俛而不答，辭去，歷三寶關，歇水非屯，歷鎮南州，歇大石，歷楚雄，南行四十餘里，山徑荒絕，不見滴水，暑甚，幾渴死道旁，遂南安州，地本黑爨所居，有叛將協守，拜門賢鮑一鯤，因病目，留久，贈馬二匹而返，經楚城下，地震，衆山搖撼，聲如雷轟，城堞崩陷，磚石亂飛，幾不免，時六月初八日也，眉渡地方，壓死人民千計，嗣後遂庚則震，至冬初始寧，歸白井養目，少瘥，又上鶴慶府，去淋雨出門，踏峻嶺，足滑，強行，出三岔營，歇人頭關，過孔仙橋，循一泡江而上，濤聲喧耳，扳崖緣壁，失足便墮，行來千巖萬壑，如此奇險，未嘗到眼，至米甸，借棲山寺，問僧前路遠近，蘇複道，歷諸峯之巔，時衣雲霧，與峯爭險，歇賓川州之西關驛中，聆繞難足，北龍行，地僻山深，比日備兒樵牧一二，黃葉丹楓，掩映高下，峯巒巉巖雲際，彈指黃萬變，又循金沙江南行，山多類色，淘金處，江水激潑如紅霞，過白崖廠，又行三四程，遂臨川，風景與他郡較勝，多紳家，門賢孫士勛留園亭數日，設餚供具甚盛，日邀親朋暢敘，有嘉餚無美酒，賦言贈別，尋上納川州，從雨中歷陡嶺數重，苦絕，係僻荒僻，擯淡雨雜處，獵獵帶刀出入，見之可畏，拜州侯嚴佩亂，留一日，贈別，出鄧川州，歷崗截瀾，懸崖垂垂，如欲墮人頭上，淵深水淡，猿啼林谷，眩目怵心，過浪穹縣界，有溫泉可浴，達州，州侯趙珣留署中，攜幼子侍坐嘯飲，拜贈，出大理路，望點蒼山，亭亭十九峯屏立海岸，峯頭積雪，白雲帶腰，海水綠如柳汁，此又滇西一勝概也，走海東，因雨阻路，踏海岸數里，浪湧過膝，歇鳥村獵獵家，又兩日，更道出米甸，聞有悍兵剽掠，夜深，隨土人避入箐中，霜下沾衣，待曉方敢出，探舊路，行三日，得歸白井，時九月終也，拜老父老母於堂上，出諸世兄贈言儀物，備述感激之好，老父謂兒曰，汝來辭諸親友所賜，此番若非昊按憐聘入棟閣，何能得此，堅啟父曰，差可行矣，然資猶不給，奈何，戒予弗憂，計新途尚有諸門賢在，我當累之，復與老母計商旬日，勉爾治裝，轉思息肩未久，征途又戒，一進齊鉛，三出姚城，繼下威楚，旋上鶴川諸郡，往返又歷三千餘里，皆緣資斧故，以致勞擾莫恬，堅幸得見二親後，所遇山川景物，尋多于擢矣，然鄉心雖迫，念二親乖年將屆，征鞍宿歇，涉險阻，稱稱艱難，堅又懼多于害矣，若得到家，斯豈人力之可能哉，惟祈天地鬼神默佑而已。

滇還日記

壬辰小春。謁帝廟。辭諸友朋。佐酒贈言。以不欲遽別。板留者久。仲冬四日。自白井早發。扶老父老母乘二籃輿。苦無傭僕。予與仙弟追隨左右。祇行李一肩。視險若夷。承諸門賓耆老從霜露中燃松明擔榑遠送。泣拜道左。眷戀依依。家君慰之曰。衰朽數年浪迹。所藉以不寂寞者。賴有諸君子在耳。今日此別。能不悵然。雖前途險阻。自分囊空如洗。生歸可期。萬勿爲我顧慮。甬民兄偕門人王爾玉輩辭去。獨王生一父子行行不忍分手。袖中出檳榔一串。泣拜輿前。復舉觥祝曰。惟願此去一路平安。早歸故里。和淚睇望。勒馬遲遲。過柳塘。別去。登犁武坡。小憩一涌菴。老父回望寄廬。如去故園。爲之悵鬱彌久。早歇毛家灣棧頭。旅况不堪。喜老父老母恬若安常。進濁醪一卮。酣睡。幾忘爲行路人矣。初五日。辭土司高公松筠。留宿。以知己長別。惓惓不舍。臨行贈鹿衣。途中禦寒。入姚安。慨任公已遷都勻矣。盤桓半月餘。勉籌路費。長至日。寓中遙奠祖先。適高公差騎送餌塊糍餅蜂蜜雞蘽。兼求佛陀山記。候甬民同行。甬民止附一家報。別去。廿五日。倩夫出城。拜卓吾先生祠。飯于諸葛嶺。歇王朝里。廿六日。歇楊關屯。隆冬見桃柳爭妍。亦見氣候之不齊也。廿七日。至琅井。尹公送程儀數種。拜別。廿八日。至黑鹽井。門賓王用賓日設酒相邀。曲意固留。云今日骨肉得以聚首。他鄉卽是故鄉。前去萬一有阻。奈何。泣數行下。見予父子決意欲行。一夕。勉設席餞別。演劇奏樂。聲容和暢。老父把酒欣然。自謝此行決無阻滯。用賓爲之俛首。遺贈特隆。歸途費幷半資于

此。十二月十一日啓行。用賓祖道。鄉垂泣別。歇乾海子。又設饌野店中。遣吏相候。萬里之外。友生之誼。可謂至矣。十二月。歇稗子溝屯中。十三日。出祿豐縣。道經王昆華太老師宅。老父念昔日同在圍城中。今已被難。不勝惆悵。十四日。過練象關。十五日。過獅子口。父曰。此楊道臺血戰處。去官之力全賴于公。我得生還。而公被戮。深爲感歎。次安寧。黃巖陳公留飯。幷遺雞足山詩。老父次韻和別。十六日。過碧雞關。行二十里。達滇陽驛。父見風景非昔。無限唏噓。驗票放號訖。歇舊寓。探黔楚消息。聞某處戰敗。某處戰勝。咸愕然相戒曰。前途烽火相連。行旅久絕。萬難前去。卽去得。諒當事者決不肯放。況有家口。關隘盤詰。恐插翅難飛。坐旅中。惝恍累日。老父自信囊歸蕭然。告致已久。遣計再三。進城五六次。詣將軍府。領票赴貴陽。謁主帥面辭。時尙有故友縻在省。見父得整歸鞭。望如仙吏。賦詩惜別。詩辭悽惋。吳公諱兆元。言歸慘然。省之東有縣呈貢。係太倉學博文公祖堯之故里。乃郎昆仲探予至。來寓詢公起居。告以在蘇壓斃。今尙健。且彼此父子。年齒相齊。昆仲聞之。悲喜異常。呈邑侯夏公諱祖訓者。嘉興人。樹兵拒敵。城破。不屈死之。其慘。全城皆屠。止存文公一家。亦異事也。除夜。侍二親膝前。回想出門來。已二改歲矣。癸巳歲朝。啓門卜兆。見二女子騎馬來。女子。好字也。馬得坤卦。爲利有攸往之象。可決歸途無阻。艱于倩夫。新正十一日始發足。主人餞行。兵馬塡塞于道。過歸化寺。驗票放行。此出滇中第一關也。歇板橋驛。有爲時婢子不能徒步。留主家。老母殊多悒悒。十二日。歇楊林驛。十三日。衝風冒寒。中道遇一將士。止予緩行。云黔中初冬至今。不見日色。下雪四十餘日。雪深至馬腹。樹頭皆劍戟。聞之齒戰。至易隆。歇。十四日。上小關嶺。奇峯環繞。蒼翠映目。老父老母登廠叩禮。更以出關無阻。稍覺寬懷。歇黃土坡。十五日。過馬龍州。歇響水關。山荒路僻。惟見山民遞送火藥軍器。民亦勞苦。十六日。行二十里。老父入曲靖府。與古公索昔年南鄭詩蓋。坚同老舟過三岔河。歇交水。父歸寓云。古公已陞任下焰中。遣騎爲悵。又悼劉公下寶巖。已仙遊矣。十七日。歇白水驛。十八日。寒威偪人。凍雲障天。歇平夷衛。夜大雪。二十日。始冒雪過滇南勝境坊。此係滇黔接壤。天寒怯行。早歇烘火。主家出酒禦寒。且慶脫卻滇中一省。廿一日。陰霾塞目。山風蕩衣。過羅羅海子。歇海子鋪。前過此。幾至狂瀾淹沒。今無勺水。廿二日。歷馬鞍山宿。雨路滑。著足艱難。下雲南坡。歇普安州。州侯范公致贈。廿三日。下帳橋坡。層級千折。不減蜀棧。過軟橋。尋上大嶺。雙膝俱軟。軟不獨橋也。廿四日。出坡橋城。上新興坡。連日踏泥。泥深盈尺。傷足不得前。早歇芭蕉關。廿五日。下江西坡。有大江橫亘。坡在江之西。故云。自雲南坡以來。俱若從空而下。想上去時。山高路長。迄今歷之。更覺兩足之疲甚矣。歇烏雲鋪。夜雨滂沱。待曉不止。乘雨過安南衛。亂雲封路。高下莫能辨。晚歇海馬莊。傳寓汗穢不堪。老母極其嗟歎。廿七日。歷倒馬坎。過舊城。下盤江。嚴查放行。此又下黔中第一關也。旋歷大坡。歇嶺頭。自盤江以上。終日雨雪集身。擁霧迷目。如在甑中。所云天無三日晴。地無三里平。眞鬼國也。較之雲南風土。迥乎不同矣。廿九日。早歇關嶺口。下鷹嘴一路。皆崇嶺疊巘。聯懸帶天。阻日連雲。不見斷續處。至此分形突峙。負勢爭奇。歷歷可數。殆不可名狀。三十日早。上關嶺。進殿瞻禮。至嶺截指來時喘倒處。老父曰。今亦宜少息。盤嶺下至江畔。俟喘息得行。翹望羣峯矗天。相詫良久。老父謂墜云。憶當年隨忠介周老師入閩。度仙霞嶺。其崔嵬勢險

者是將及四十年矣宛在目前。仙霞路坦多古松。稍可盤桓。此嶺陡峻層折。不能留足。洵可謂關山之險也。又歷大坡三四重。所云雞公背。蛇倒退。足憊少息。得行。次安莊衛。州侯楊公拜贈。二月一日。到普定衛。計歷三千餘里。行旅斷絕。正憂疑間。又聞屯帥已入楚。貴陽一路。兵阻難行。拜李郡守換票。改往思南。從僻路往謁屯帥。初五日。驗票出城。過平壩衛。宿萬隆鋪。途遇少婦幼女。絡繹而上。有云廣西來者。有云沅州來者。或策蹇。或拄杖。念彼室家離散。堅扶二親長途歷險。愈增憂懼。初六日。歇羅底哨。初七日。早行。遇蜀中回兵。擁一象。縱橫突來。顧我二親。瀆畔疾馳無阻。將晚。覺微徑撇威清來時大路。由城北歷瀨石坡。歇黃官哨。危峯寒戶。深林岑寂。竊寐神搖。初八日。路極荒。與山勢天矯。如樓閣。登雲通天。晝行多冥色。過龍場驛。城郭邱墟。殊覺慘淡。老父有弔陽明先生章。歇羅鬼甸。初九日。歇落邦。初十。歇息烽所。係施州界。日來草深合路。放火徧燒。聲如霹靂。火餘偪身。十一日。至養龍司。有龍潭八九。深不可測。十二日。渡烏江。入四川遵義界。即古牂牁夜郎境也。辭老子關。緣江南行。石坎崎仄。路多茅寨。歇个界水。與悍兵混宿。誠虎不休。令人戰慄。十三日。行路多觳觫。早歇龍坪場。停足一日。十五日。歇三度關。乃楊應龍據險處。十六日。至湄潭縣。寓城外酒家。馬邑侯留飲致贈。十九日。山險溪惡。七人戒予常在永定場蚤歇。不可貪路。二十日。路多荒茅白骨。進龍泉縣。城郭傾圮。寂無煙火。夜聞鬼哭聲。廿一日。荒林晦塞。深莽牽刺。強通于不可通。步步險塞。老父老母彷徨終日。至尋水。幾無宿處。廿二日。歇煎茶溪。入酉陽不遠。廿三日。路更荒寂。進東鄉溪覓宿。廿四日。歷鸚鵡溪。峯勢巉巖。洞壑奔流。畫外之奇。令人魄奪神駭。歇碗水塘。自威清至此。不惟山荒徑僻。礙道崎嶇。時見虎跡。心惴惴常恐不保。至于溪澗錯縱。時虞飄溺。食宿艱難。幾至不火。廿五日。早達思南府。府治形勝多奇。危峯環拱。如斗絕。碧水清漣。江魚肥美。本房門賈段渾然爲郡守。欲久留。圖報。老父固卻之曰。出險莫如寡累。資斧之外。豈敢妄冀。留數日。不忍遠送。署中泣別。中途饋贐。藉此

得以不乏。於孫道。遇處更票。三月七日黎明。候渡。煙江絕峽。非復尋常景色。上武勝關。峭壁嶔巇。宛如鳥道。宿鄧家鋪。八日。逕荒岸。絕渡江。歇坂橋。此地人跡罕到。鄉民多戒言。初九日。見村墟離落。桃李芳菲。零落無人。莫測所向。遇樵者指迷。登嶺。山雨忽來。嵐霧雺空而捲。輿之前後相追逐。歇平地。淒然一望。此在銅仁石阡之界。初十日。進桶栁灣。早歇。十一日。到凱樓寨。新民闢七結茆。差堪棲宿。十二日。下凱樓坡。涉水五十餘道。沒膝拚腹。老父老母坐輿中。時時回顧。憐惜不置。土人有四十八道腳不乾。五十二道纔上山之語。歇馬口司。住處偪遍。僅堪藏身。夜有虎突至。牛爲驚喘。十三日。淋雨江漲。得獨木船。截流飛渡。歇雲盤寨。插竹爲樹。以避虎狼。夜雨岸沒。不得行。十五日。冒雨以杖候水。走三四里。叢棘刺股。血流不止。登岸。聞前慕寨江水險。艱於渡。覓舟放至二十里外得渡。山溪層折。夾路荒蕪。日暮。勞勞作宿計。入思州府。府治蕭條。不聞雞犬聲。次日。劉府公邀老父于後衙道故。即曲靖劉公之父也。十七日。曉雨。涉水數道。歷峻嶺三四重。亂雲遮護。見虎跡人頭徧山。人多懼色。從北路復出清浪。歇城內。明晨渡江。又撤平溪舊路。縣東南進邛水司。峻嶺盤山。川谷紆迴。內新開複道。上通鎮遠。下達沅靖。諸路多肥田。頗有樂利之風。會兵伍混雜。借棲野廟。十九日。進瓦寨。風景怪異。溪瀨湍激。架木渡人甚危。過鬼迷。攙蓋行。覺晦。至等溪。無

處投宿。一叟遙指山坳避險。疾趨。結茅坡巔。如鳥巢。權外僅可容足。扳木猱行。苗民驚懼。塞戶。幾不肯留。來日阻雨。兀坐悶絕。廿一日。過隔溪。翻峒。辭天柱縣。將歇缸峒。環山帶水。田腴土沃。素無兵火。可稱樂土。今爲養兵地。民苦不能逃。廿二日。轉入地鎖。至甕峒。高岑架天。修坂排江。山容水意。眞別有天地。問渡。老父指顧欣賞。幾忘此身在逆旅間。廿三日。江岸石銳嵯足。若涉春冰。過沙堆寨金子寨。渡大江。歇東城。廿四日。歷金坑阜溪諸嶺。宿雨不收。一步一倒。歇崖頭苗家。此在黔陽會同之界。時聞滇兵新敗于武岡。兵士橫行山民。逃竄。曉雨。輿人聞警怯行。悉告去。是日進退無措。扶老父老母勉隨鄉民踰峻嶺入深谷。寨民復送至像木菴。菴立絕頂。旋螺而上。雲山四繞。眞可忘世。計資斧垂盡。歸途尙遙。深以爲憂。至初四日。放脈下山探路。問土人云。有間道可去。初五日。出舊主家。倩夫爲鄉導。繇僻境疾走。時聞前路兵阻。予病暑。憊憊涉水。過九洞口。巖石堅礙。舉足不前。負仙弟背行則喘倒。老父歇久。遣輿人候至白石坡。初六日。繇苗徑喚渡。每從幽暗處轉出窈明。歇藤塘寨。初七日。踰嶺涉溪。有古木盤石。稍堪憩坐。宿道口。遇同鄉友行。喻得前路消息。喜甚。初八日。林深蓊鬱。見難民踉蹌奔至。驚疑不前。尋宿。片不留。立雨傍徨。樹間忽出一人。引至草舍。相敍如故舊。云亂兵時恐逼人。明早當遶路速走。初九日。出鴉溪。主人鄧林芝導前。山徑峻巇。上下艱于攀蹐。宿羅藍寨。聞警。鄉民俱不敢穩睡。夜半潛行。將曉。遇虎突于老母輿前。輿人幾倒。驚呪跳去。山民遠遁。歇處無宅。十一日。將及高沙市。避兵歇牛欄山寨。棲敗屋中。晦塞如荒墓。民多不良。覘行色蕭然。得免于難。十二日。得蕭老桂倩山轎送至藍田。水次聞北兵上武岡州。西兵退守楓木嶺。隨

聞道行。過洞口遇盜。簡搜。幸驗薄無害。渡江。有逃兵尾後。至崇山却走。歇水口。主人楊鬱天保青幹。於倥傯時執禮甚恭。老父以既衣贈之。十四日。亂兵横殺。鄉民攜老負幼。竄奔西東。如蟻移穴。且雨滂。輿人欲逃去。暫宿王雙寨。竟夜不睡。十五日。又雨。上坡下坡。涉溪逐浪。過沙羅田。至水西。甫甚。鄒長柏戒飯頃。又見難民啼哭奔走。深夜火光燭天。隨倉寨男婦冒雨遁出。直坡足。候曉驚走。仙弟失去斗米。復至沙羅寨山寺。與諸難民亂宿。十七早。倩老僧導前。進蕭家祠。步步驚警。奉奉冉冉。衣襪淋漓。至黃柏山。入僧舍。惡僧叱咤不留。復下江畔。勉強借宿。柴米難覓。艱途之苦。是日爲甚。十八日。得脫諸險。歇塘沖。爲父故妝僧行。出寶慶之邵陽新化界。十九日。繇苗田觀。歇半山鎮。二十日。又倩鄉導。過楊溪。歷九龍寨。遇兵。無犯。自金坑以前。日日談虎。金坑以後。日日談兵。驚云。寧逢惡虎。莫逢惡兵。不知誰惡。誰善。廿一日。歇貓兒鋪。廿二日。到攔田鎮。停南日。寫倒扒子船。將草轎抛卸。始奉父母登舟。甫足雖安。又不免風波之懼。廿五。下攤。泊佛泉寺河下候伴。廿七日。泊婁底。廿八日。泊檀市鎮。廿九日。泊湘鄉之西。南岸青山一江。灣水順多攤。意。三十日。出湘江上水。仍欲從江右歸。泊下龍司江中。夜有警。五月一日。進虎口。南望衡岳。雲氣接天。初二日。泊神福江。初三日。過醴陵縣。上大攤五六道。泊雙江口。雖畫舟無懼。不得斯睡。明早。聞土寇前阻。榜人不敢行。泊于沙洲漁嶼之間。午後。復下醴陵。係大江東歸。拜邑侯楊公諱元勳。係己丑科。旬容人也。殷程儀稱厚贈。復折東相邀至衙齋。飲蒲酒。拜別。不意萍水多情若此。老父賦詩誌感。初六日。順流下湘潭縣。初七日。抵岸。因屢經兵燹。無從覓寓。留船上。殊苦炎蒸。初九日。搭營船火艙。坐臥窄隘。與仙弟轉日

灸火守舵。又恐行路之快活多矣。同舟有衡岳僧十八衆。號慈航者。老父與談。頗多禪意。初十日。泊招山沙洲。十一日。泊長沙府城下。十二日。過湘陰縣。風利。乘月又行二十里。泊塘鋪。十三日。開帆飛過洞庭中流。忽然舵裂。前帆索絕。巨浪掀湖。將覆者數次。無不惶遽。衆僧合掌念咒。風愈高。浪愈大。船隨浪滾至岳州城下。賴神天默佑。幸而得生。堅急慰老父老母。相向大哭。整舵復行一百二十里。泊新堤。借岳陽樓之勝。從驚魂未定之時。在帆頂過去。無緣登眺。次日大雨。不行。十五日。過嘉魚縣。望武侯借風臺。屹立江干。泊河套。十六日晚。泊武昌府。江流浩浩。帆飛如駛。黃鶴樓在望。因日暮又不及登。十七日早。放至漢陽江口。搭貨船。十八日。行數里許。風雨大作。恃曉不息。浪湧船移。復進漢江口。二十日。橫風過黃州府。回風磯。泊武昌縣南岸。老父指赤壁。所謂東望武昌。鬱乎蒼蒼。即此間也。廿一日。風逆。早泊巴河口。廿二日。浪大至。蘭溪停舟候風。細過道士洑。石壁立水涯。湍激多回漩。無風作湧。最險處也。泊千市江口。滯著。船貨蒸熱。二親晝夜不得寧息。蹙眉目未嘗一刻少舒。廿三日。過蘄州馬河口。山高水險。過田家鎮。泊吳王廟江口。廿四日。風阻。泊伍家穴。廿五日。至九江府。廬山雄峙。波濤洶惡。船不能久泊。上岸見權部。係同鄉。一笑不顧。客船過關。順帆吹去。急喚轎舟破浪追二十里。幾覆。泊峽內。廿六日。煙雨滿江。過鄱陽湖口縣。泊鱘魚嘴。是日始達江南界。廿七日。過彭澤縣。小孤山亭立江心。如翠螺。過馬當。其山水亦甚險。孤舟泊東流縣對岸。廿八日。過望江縣安慶府。忽起颶風。泊清溪峽中。巨浪滔天。坐困四日。買得鯿魚二尾。二親以數年不知此味。為之解顏。六月初四日。過池州。泊大同鎮。初五日。風逆。從峽內行。泊荻港。初六日。放舟里許。風不利。泊山足。初七日。過坂子磯。舊縣。蘇峽內得抵蕪湖。泊舟三日。登岸隨老父步吉祥寺。十一日。放關過梁山及采石磯。老父遙望鍾山不勝故國依依之感。風利帆輕。不覺已過燕子磯矣。憶己丑春。為父求歸。被寃解藩司。阻風與同難者登磯上。遙想滇南。無限悽惻。今得同二親過此。實為欣幸。泊儀真之舊江口。風雨。又停兩日。十五日。過金山。進京口。買小艇。次城西。坐月不寐。回想雲山萬疊。江流洶洶。令人且悲而且喜矣。十六日。泊毘陵。十七日。揚帆過惠山。見故鄉景色。歷歷在望。泊滸墅關。十八日。趁月早發。將曉。到楓江。上午抵家。約計去來行二萬五千餘里。轉眼幾及二載。山之險巇。水之險惡。足跡所到。目力所經。姑記其大略。不敢歎行路難也。然皆因老父早得解授。泊然無累。故得如鳥之出籠。魚之脫網。雖歷艱辛。夫復何悔。今日得到故鄉。拜見廬墓。復得與知交親黨重逢把晤。實徼有天幸。但家徒壁立。瓶無儲粟。二親無以娛老。為人子者。不能無愧云。

黃孝子傳

崑山歸莊元恭父撰

黃孝子。名向堅。字端木。建文時殉難給事中黃鉞之裔也。先世常熟人。後徙家蘇州之西郊。孝子之父。以崇禎癸未選得雲南大姚知縣。挈其室及弟之孤赴任。孝子留家。已而南京陷沒。閩浙不守。西南復立國。江楚兩粵。連年戰爭。行旅斷絕。雲南遠在荒徼。書問不通。孝子思戀晨昏。日夜西南望慟哭。目盡腫。一旦。忽自奮。願獨行萬里訪親。親朋謂途中險阻兵戈。卽去安得達。止之不止。拜祖墓。別妻子而行。誓不得父母不歸。在途半年。達大姚。得見父母皆無恙。留五月餘。復奉父母發大姚。八閱月抵家。孝子一身跋涉山川。歷戎馬縱橫之地。往還曲折二萬餘里。竟得如其志。余奇之。因擬其紀行一編節而傳之。孝子以辛卯年十二月朔。擔一囊一蓋一草履啓行。從吳江入嘉興。至杭州。渡錢塘江。歷嚴州、衢州入廣信之玉山。歷撫州、臨江。渡章江。歷袁州。入長沙之醴陵。渡湘江。歷寶慶。至武岡州。時壬辰二月下旬也。八九十日之中。陸行者十九。江行者十一。觸冰雪風雨。陷泥淖涉深溪。踰峻嶺。手常擊蓋。腳楚不能舉足。重繭痛不可忍。或血漿赤腫。則刺血出之復行。憊甚。往往僵臥道旁。人見孝子。問知其故。無不歎息。顧以為困憊如此。而前途尚遙。又兵馬塞路。荒山多虎。不可往。孝子知有父母。不顧其身。乃曰。出門時早知如此。雖艱危敢不自力。乃養足五日。復前行。由武岡而西。歷靖州。循沅江而上。入貴州之晃州。貴州自丁亥以後。北兵自楚攻其東。西兵自蜀攻其北。王庶南將軍左右支大敵。固守累年不下。至己丑。為西兵所敗。故境內遺殘

滅殆無子遺。自靖州洪江驛以西至晃州驛、鮎魚坡諸處。不惟重巖絕澗深谷荒箐。上下艱難。而城郭邱墟。人烟斷絕。暴骨如莽。又其地苗獠雜處。哨者皆持矛負弩矢自衛。荒茅蔽沙之中。往往得虎跡。行過城傑。不能自保。次平溪有關。則帥府在焉。兵衛甚嚴。以孝子短髮吳音。疑爲奸細。執以見主帥。孝子涕泣以情告得免。以後凡過官吏。無不盤詰。然從此所歷山川風景。所見官吏人民。別一氣象。江南風俗變革。六七載。忽睹此如異國焉。自平溪西南歷鎮遠偏橋。一路高山排列。深溪架梁。幽險如鬼窟。將至平越。山勢險峻。兩旁皆夷落。土人云。往時苗常出爲行旅害。今十里立一塘。而塘兵又多爲虎所食。孝子聞其言。心惴惴常恐不免。自平越而西。歷清平、新添、龍里。又西南至貴陽。遇徽州人程姓者。知其父履歷。告之孝子。於是知父無恙。已非冠五年矣。貴陽新建王府。殿宇崔嵬。戒衛甚肅。象馬塞道。文武鵠立。程姓者導孝子至前奏事。明日得令票遣去。孝子適得復前。途中兵馬紛擁。爭前驗票。或縶破其手中蓋。自是不復能蔽兩。歷威清、平壩、普定、安莊。及關索嶺。嶺陡絕。登至半嶺。喘甚。力盡而仆。有老僧飲以茶。久之強起。踰嶺而西。既下嶺。則布帳漫山徧野。人馬縱橫。旌旗蔽空。砲聲如雷。震動山谷。孝子行逡巡。一騎突前執之入營。詰問驗票。慰勞爲設食。問之。曰安西前營也。前行數里。復遇後營。軍容如前營。孝子雖一時震炫耳目。然在途已習見。又知去二親不遠。喜多於懼矣。自嶺而西。渡盤江。歷安南衛、普安州。去普安數日程爲安隆。安隆故所也。今改爲府。非道所經。遂入雲南之平夷衛。遇故陽宗知縣浙東錢士驌。孝子於是知其父起居甚詳。今在白鹽井也。西歷霑益、曲靖。渡楊林海子。至雲南府。雲南自乙酉秋遭沙七司之亂。沐藩失守遠竄。丁亥西兵入。平土司諸寨。邇東一路。殘滅殆盡。惟省城百姓迎降。無血戰之苦。今爲之改觀。一如都

會焉。時江南人之流寓滇中。及滇人之宦於江浙。而不得歸者。聞之皆來集。如桃源中人遇漁父。競相問聞。聒耳不休。自雲南又西。歷滇池。出碧雞關。歷安寧。過楚雄。而抵姚安。姚安府官爲道役送至白鹽井。時五月望日也。計在途一百九十五日。自蘇州至此。蓋萬里矣。孝子至門。一婢窺見。更熟視。急走入白主人曰。蘇州相公來。主人不信。方詰問。而孝子上堂矣。孝子拜父母。先賀無恙。後謝候起居。晚父母驚喜。亦拜相勞苦。起而相抱號泣。置孝子與父母隔絕十年矣。所攜弟之子。時從外負薪歸。驚疑立門外探望。其父呼進。各認面目。乃兄弟相拜泣。問昔日僮僕。無復存矣。所居山舍。自書籬之外無長物。其父語孝子曰。予自丙戌冬。蒙按臺吳公薦。得行取。至丁亥春報至。會滇西亂。道阻不行。誓不復仕。數年以來。家鄉隔絕。無復歸夢。今春在瑯井。於友人案上得李卓吾積藏書。載王原尋親事。歎息謂今世當不復有此人。不意汝乃能之。原之父時年六十有四。與吾年適合。亦先兆也。久之。孝子啓父母作還家計。父曰。吾年老顛思故鄉。然途中艱阻柰何。孝子曰。既可來。何不可往。所苦者行無貲。父曰。苟能往。貲尚不難。乙酉秋。滇中猶鄉試。我分房較士。得門生八人。當以累之。孝子遂以六月初旬。持父書詣諸門生家。南歷楚雄。遇地震。城頭雉堞皆崩。孝子幾不免。至南安。以積自留者旬日。又西北行。歷賓川。過雞足山。循金沙江上鶴慶。尋上劍川。其地漢夷雜處。人皆衣羊皮氈衫。帶刀出入。見之心怖。遂歷鄧川、大理。望點蒼山。循西洱海而東。海水綠如柳汁。方大雨水漲。踏海岸行數里。浪湧過膝。前及米甸。聞有悍兵劫掠。夜半走荒谷。鴉鵲猿狖聲出

樹間。復尋山得路。歸白鹽井。時九月杪也。又奔走四月。往返三千餘里矣。父之門生遇者三人。皆付贐贈。而行資未足。其父曰。歸途尚有門生在黑鹽井。孝子曰。如此可行矣。乃詣府遞告歸文書。欲執符信以行。卒不可得。請故人謂孝子父子亂世流寓。亦常耳。何必故鄉。因止毋行。復留連久之。孝子具騎輿與二親乘。己與弟步從。以十一月四日發白鹽井。次姚安。過冬至而行。及黑鹽井。果如所望。資得不乏。遂出楚雄。至雲南時。得黔、楚消息。知南北方相持。戰爭不息。父子坐旅中。惝怳累日。因留過歲。諸將軍府得給票。癸巳正月十一日。發雲南。出歸化第一關。途遇來者云。黔中雨雪四十餘日。雪深至馬腹。著樹皆冰如劍戟。心以爲憂。而行不爲之阻。驟入貴州界。則凍雲飛霧。陰霾厲風。祁寒逼人。已而積雪漸消。泥濘縱橫。瘴霧蔽天。如在甑中。前及平壩。有騎兵丼輜重。及所擄婦女數百千計。跨驢者、策杖者、相扶攜者。絡繹而至。問之。曰從廣西來。又前遇敗兵數千。擁一象。跟蹌散走。無復部伍。則云從四川來。蓋是時安西戰勝於桂林。撫南敗於保寧。勝兵所擄獲者。敗兵之奔還者。皆道黔中。故孝子與先後遇於途云。自發白鹽井至平壩。皆孝子來時故道。願以爲今歸有家口。非來時獨身比。歷貴陽有阻。乃迂道從龍場驛而北。歷奄龍。渡烏江。入四川之遵義界。由思南達思州。所歷三度關、鴉鵲溪、武勝關、婁盤寨諸處。皆險仄荒深。寂無烟火。惟見黃茅白骨。夜則聞鬼哭聲。虎豹嗥嘷。或突其前。往往魄悸神駭。自思州南及清浪。始復從故道入湖廣界。則所在潰兵暴掠。蓋是時滇兵新敗於武岡也。適多從間道行。及新化。方得脫險。孝子爲父改妝易服。前及藍田鎮。始舍陸從水。孝子乃得脫草鞋。奉父母登舟。渡湘江。將出湘陰故道。聞前路有警。又改從北。渡洞庭。中流風甚。水波惡。柁壞。前帆索絕。舟欲覆者屢矣。頃之。船竟隨浪湧至岳州城下。尋至武昌。沿

大江。過黃州。入九江。自湖口入廬綠之東流。歷安慶、池州、蕪湖、采石。至南京。望鍾山。沿揚子江下鎮江。歷常州而歸蘇州。六月十八日也。自孝子始出門。至是越三年。計五百三十餘日。凡歷京省七。府三十有三。州縣衛司關驛鎮寨。不可勝紀。計行二萬五千里有奇。若夫山川之高深險異。古蹟之名勝。木石鳥獸之奇怪。天時地氣人民風俗之變。不可殫述。且孝子所遇皆疾行。又艱苦萬狀。亦不遑詳也。

歸孝子曰。孝子之父孔昭。字含美。與先兄同舉於鄉。余以孝子故。始識之。含美言歸途日行數十里。或百里。二老人坐輿中。猶苦勞倦。而向墅始終徒步。每止舍。買食物。執爨。其湯沐。施枕席。晨起復具食飭裝。皆向晙一身爲之。無一刻寧息。初不以爲勞。夫涉萬里途者。或以征伐。或以仕官。奉天子之威命。有官爵之尊。人徒之衆。猶懼不敢前。或往而不返。孝子以子特之身。往返絕域。如履康莊。此豈人力之可能歟。彼其精誠上通於天。故所至得天助焉。昔年湖廣羅生元鏡。省其父留守公於桂林。且達矣。而桂林陷。公死之。生死於亂兵。父子卒不得相見。豈人倫之際。固有幸不幸歟。孝子質樸無威儀。言不能出口。歸方訓蒙以給菽水。嗟夫。忠孝之事。固非飾邊幅。務名聲者之所能爲哉。

篇中敍地名書法有例。所過府必書。要地則州衛長官司亦書。大川必書。志所經也。山嶺不悉書。不能詳也。所至之地皆曰歷。經其界曰過。更一省曰入。入必書縣或衛或驛。詳道路也。從間道而至曰達。省會曰至。惟武岡州亦曰至。而安隆則附見焉。姚安曰抵。稅駕之所也。

黃孝子滇南尋親圖册（紙本高八寸五分，闊一尺一寸，引首王本嵩隸書。）

咫尺萬里

婁東王時敏

上梨武坡，松杉翼道，多怪石如螺，下臨猓猓海子，波光瀲灧，賈帆漁罟，搖漾其中，而峨嵋千仞，勢如欲墮，俛仰之間，凜然悚栗。向堅并誌。

次盤江，波濤洶湧，兩崖陡峭，拔竪數十仞，舟楫不能施，昔貫鐵索爲梁，以通往來，墉隅有銅柱卓立，乃伏波征蠻駐兵於此，古稱入滇之要害處也。向堅并誌。

金馬碧雞，滇中名勝也，宦遊題賞者，何代無之，其嵯峨突兀，雄峙昆明池側，飛青舞翠，嬌嬈如競麗爭妍。予歷其嶺，搖望太華諸峯，山光水色，縹緲相涵，恍然閬苑蓬瀛。向堅并識。

狀元嶺，値大雨不止，從濃雲中騰空而下，抵寧遠寺借宿，淋漓泥足，解衣烘火，夜不能寐，比曉，則羣峯湧翠，一水拖藍，皆不知此身之所自矣。向堅。

次渭源縣，山嵯深窄，林木叢雜，溯流而上，紆旋幾十里，閒是荒陬僻壤，風景之殊，不可勝道。向堅。

劍川道上，樵夫罕覯，時聞猿狖聲，而峭壁千尋，陡削層折，下臨深淵，波濤澎湃於危石間，苗人置索山嶺，貫以竹筒，抱持往來，蓋於人跡不到處，獵取珍禽異獸也。予望之如戲，而不禁可駭。向堅。

磐水關，地近古盤州，北距夜郎，蒙茸荊棘中，開一線，苗人獷狠猙獰，□險立砦，行旅之往來，每每患之，而羣峯卓立，峭拔不能栖猱鳥，尤爲可駭。向堅。

黔中關索嶺，當年武侯南征，漢壽亭子駐兵處也，所謂羊腸一線，鬼國千峯，險不易登，踰此嶺者，故難於上青天耳。余幾回顛躓，至今股慄。向堅并識。

清浪衛城特險，一江時江水橫發，舟楫難施，土人兩崖豎杙，繫以篾緪，貫桄末，榜人憑此搖曳以渡，至中流，不啻乘槎天漢。向堅并識。

歸途歷威清，僻路下瀨石坡，抵黃官嶠，山徑崎嶇，壘嶂嵯峨，晝行多晦色，關有守兵，盤詰再三，迺得放行，危懼莫甚於此，然竟得無恙，詎非徼有天幸歟。黃向堅并識。

黃端木結屺圖册（紙本）

神留寓

甫四字隸書無款

古人之謂人子也，曰不登高，不臨深，又曰，陟彼屺，陟彼岵，各隨所遇而盡之，言念疇昔，堅男徒步訪我於滇姚，幸得全歸故里，當日踐炎末數載餘，家鄉有如隔世，歸後忽忽廿有三年矣，轉眄滇姚，又不勝升沈翻覆之慨，男以間關剗歷，僅存一目，紀其程，復圖其勝，併見其蒐蒐及百樂，每一葉寫我二人於盤輿中，男與孤姪向嚴匍匐於左右，其情至，其志苦，詎與才人韻士尋山問水者埒哉，向有十餘幅，拜觀大章木陳老和尚，愛而珍之，凡遇高士名流，出以賞鑒，余年衰邁，惟留心內典，閒檢殘編以消晚景，一夕偶登瓊枝閣，閣架上有滇南勝景一册，詢其所繇，曰此□數年前點染也，今目力漸昏，間或吮筆寄興，亦不能矣，予模索久之，覺點點滴滴，血淚與風煙尙盈盈紙上，嗚呼，以二十三載之久，猶若旦暮，以六十有六之年，宛如孺子，且借少文之筆意，代萊綵之娛親，予閱之，且閱予當日之冒昧，過盤江，鐵索橋詩云，紙爲征人馳命適，翻令游子咒雲吟，殆謂是與，後之覽者，宜何如寄慨焉。

丙辰莫春之吉，八十有八老人識。

第一

歷邛水之西豬槽寨，溪流旁嶂於石磴間，足目相驚，悉從無路處覓路，空山寥寂，野鳥悲鳴，每爲之泣下徬徨，昔人云，荒林日暮鷓鴣飛，聲聲叫道行不得，余於此益信。　向堅

第二

思南府治形勝。即古牂牁郡也。在今爲播州界。城堞枕山臨流。其南岸石壁萬仞。紅綠錯雜。江中巧石玲瓏。隊列於銀沙碧水之際。可稱奇境。諺云。黔地山水。不入畫圖。豈人所未覩。遂致山川靈異。湮滅於荒陬僻壤耶。予摹出以識之。　向堅。

第三

歷頂站東三十里。有雞公背。北三十里有關索嶺。嶺高四十三盤。因漢壽亭侯子諱索者曾守此嶺。故名。廟貌巍煥。額題大有父風四字。　向堅。

第四

予得遇二親於白鹽井。隨銜父命往鶴川。復去程千餘里。道經雞足山之北麓。居民傍水依山。壘石爲砦。陟岡眺望。風景殊異。獨喜親闈不遠。少慰岵屺之思。昔人云。他鄉到是歸。殆謂是歟。　向堅。

第五

次沅州界。華山糾紛。多巉崖斷磵。每日深厲淺揭。惟大灘水勢奔流。土人架獨木爲梁。危峻殊甚。余超步勇行。俛視怒濤如奔瀾。不啻若鼓翼而登彼岸。迄今援筆猶爲股慄。　向堅。

第六

古西平北三十里有白水河。驛道之側。水自高崖下注。數十丈飛沫如雨。蓋黔中瀑布之最奇者。吳國倫詩云。山形如象吳。獨道擬蠶叢。鐵渡。千崖底。雷鳴萬石中。短亭微上月。鳴瀑直生風。白髮悲行險。乾坤一轉蓬。殆善於寫景者哉。　向堅。

第七

次威清。兵阻。借道龍場。崇山峻嶺。巉崿崔嵬。縈亘不知凡幾百里。有大壑。飛泉下注。扶二親涉於橫流逆折之中。亂石衝波爲之股戰。予謂登高臨深。昔人所戒。由今思之。得無僥倖矣。圖之且以誌懼云。　存菴。

第八

考盤江界黔地。東距永寧。源出吐番。經烏撒。由七星關盤折而下。遶粵西而底南海。昔武侯南征至盤山。即此地也。夏秋水溢。其色紅綠。奔湧有轟雷轉石聲。行者不勝望洋而嘆。勝朝方伯朱公絙鐵成梁。洪功巨績。堪與伏波銅柱並垂不朽。語云。江山入畫。萬里非遙。因憶當日之出險入險。幾忘行路之難。竟不知誰爲之賜也。援筆誌之。　存菴黃向堅。

第九

予奉親歸里。每憑登臨。遙思萬里山川名勝。歷歷在目。其點蒼洱海之間。亭亭十九峯。形勝尤冠於滇南。竊爲神往。彷彿闊此。　向堅。

第十

清浪衛城。峙險。險江。江水泛溢。駛如奔馬。不能施楫。兩崖豎杙。以篾絙貫繩末。繫舟以渡。至中流。恍若乘槎天漢。　向堅。

第十一

磐水關地近古盤州。北距夜郎。蒙茸荊棘。僅開一線。苗人據險立寨。爲水西黨援。其性獷戾。猙獰可畏。路多設堡。以衛行李。可稱關山險阻。　向堅。

第十二

宿芭蕉關。夜大雪。曉起。冒雪衝寒。瞻目羣山瓘瓌。照耀林谷。眞奇觀也。次滇南勝境坊。坊立坡陀中。係滇黔分界。下此即入黔地。悉崇巒巉崖。嵐霧蒸鬱。諺云。天無三日晴。地無三里平。觀慶積雪載途。足幾爲之不前。

丁酉清和月上浣。存菴黃向堅并誌。

端木兄萬里迎親。又能手寫山川諸奇。使傳於永久。識者擬於太華三峯。黃河九曲。然而奇絕處。不啻過之。余以世好得遊於紀羣間。每示一幅。眼界曠然。神骨欲竦。鷓鴣聲歷歷在耳。便是人間世忠孝榜樣。　壻東徐樹丕敬題。

山川草木。見天地之情。忠孝亦人情之極致也。情至而仁愛悱惻。萬象畢羅。與我叠親。孝子端木徒步萬里。迎兩親於荒臀毒霧間。其情孔摯。故所歷之山川草木。即吞吐於筆墨。皆孝思所物來也。維時其珍襲之。常與天地齊壽。皆菴樸。

端木是實行克己人。而乃善畫。畫又是其勝場。時流不敢與爭鋒。咄咄怪事。余嘗嘆天下奇山水。須得奇男子挺生其間。方爲不負。或曰。天下儘有奇男子。不詩不文不畫。亦復何害。然有詩有文有畫。而奇男子乃愈奇。山水亦愈奇。徐子笑曰。然於然。不然於不然。丙辰長至前五日。　陶圃徐晟書於朗約齋樓。

右畫一十二幅。係孝子黃端木萬里尋親圖也。展閱斯册。見瀑泉吼嘯。插天巉峭處。使人目眩心搖。孝子一介行李。登陟其間。非純孝格天。忘身事親者。安能於艱難險阻中奉迎二親以歸故里。雖詩有云。危徑幾萬轉。數里將三休。正會此景象。斯不獨潑墨秀發。與　留並垂不朽也。維時其寶之。
芸齋周茂蘭。

岵屺闊者。端木黃先生之所作也。爲家維時所寶。紹介於稹起徐先生。屬余言以跋之。余思天下有不朽之人。斯有不朽之事。一藝之精。一物之巧。皆足以垂世。況出於忠孝至性者哉。古人之性情。多寄於詩文。若陳情出師。盤中北山諸作。皆孝子忠臣思婦勞人迫於不得已而後成。故精誠所感。歷千古如一日。然少以畫見者。即耕田負米諸圖。不過後人思其懿行。以誌景仰。非能自寫其性靈也。今黃先生間關萬餘里。以求其親。其去也。望山川則益悲。其奉二親以歸。則望山川以益喜。故寫其所歷。或晴或雨。或雪。或登高。或臨深。一一如見。余初閱之。爲之垂涕。既見其二親。坐籃輿中。不勝鼓舞。夫山川之與圖畫。一也。端木之所值。與余之所覽。無異也。然悲喜殊致。有不期然而然者。何哉。蓋人性相同。觀之白然。蘇子曰。讀陳情出師表而不墮淚者。非忠孝人。余亦謂視斯圖而不感且泣者。是有胸無心者也。至

於筆墨之妙，深得古人遺法。秀勁如北苑，朗潤若高房山，煙雲變滅，咫尺千里，則李成、郭熙之流亞也。近世惟吳雪鴻、鄒臣虎二先生可得鼎峙，下此不逮矣。嗟乎，滇黔山水，人所罕見，以至性之人，發至奇之景，其爲不朽信矣。或又曰，妙畫通神，嘗欲飛去，維時其善藏之。　西陵汪澐。

書黃孝子尋親紀程後

於戲，余讀黃孝子尋親紀程而不勝長太息也。天降喪亂，至于申酉戌亥，其事不忍言矣。君亡之不恤，而黷貨無厭，大廈既傾，猶自私營門戶，又或屠戮其親而略無惻隱之心，則是君臣義廢，父子恩亡，未有甚于此時者也。吳地人文最盛，不難馳聲譽，致通顯，惟是君臣父子之倫，頗難自盡。所賴儒生下位，猶有不忍于君父者，許、顧、黃、吳諸君子十許人是已。然未有父爲忠臣，子爲孝子，忠孝萃于一門，如黃含美端木父子者也。含美遐陬一縣令耳，滇省失守，棄職躬耕，以苟全。端木徒步于野獸鋒鏑之中，萬里奉親而歸，非其忠孝根于心，而能若是乎。介石先生因索覽者衆，爲之刻其紀程，以廣流行。嗟乎，秉彝之良，人所固有，顧讀是編者，皆發一不忍君父之心，毋僅作一人之懿行觀，斯善矣。嘉禾苗裔愚古道人識。

介石先生與含美先生爲同庚，而端木與介石先生長子士賓亦同庚。含美以崇禎癸未令大姚，介石亦以癸未司教太倉。介石以乙酉罷兵棄職，含美以丁亥被兵亦棄職。兩先生相去萬有餘里，而其生年出處遭逢心事若合符節。其不合者，含美父子相隔十年而復聚，介石父子兩地平安之信，雖藉端木而通，今尚未及會合爲稍異耳。或疑途路艱難，端木可往，士賓兄弟亦可來。余曰不然，人固有能有不能，聖人不強人以太難，即忠孝之士，亦各有幸不幸。試看端木所履，步步皆死地，其志之成，亦幸耳。萬一不幸而或有顛跌，聖人豈以殺身爲孝乎。故端木之萬死一生，奉親而歸，孝也。士賓兄弟審承世德，不墜其家，亦

孝也。兩先生之子相去雖萬有餘里，而其爲孝也亦若合符節。於戲，兩先生父子，實皆正氣所鍾，以爲君臣父子留未墜之脈者，豈有所異哉。愚古道人又識。

跋

予讀歸元恭黃孝子傳，既爲之跋其後矣。今讀孝子自記尋親紀程，益不勝喟然有感焉。孝者，家庭之庸德，自溫凊定省，怡聲愉色而外，無餘事矣。然已幾幾乎難之，至不幸而値人倫之變，如曾、閔諸賢，則古今尸祝以爲純孝，其若勢有不能爲，力有不可勉，雖聖賢不以之責人，不強人以所難也。如端木黃孝子之事，其兩親越在異國，其相去萬里，干戈載塗，虎狼塞道，使孝子即不往尋，而終身哭泣思慕，以盡其心志，此亦聖賢之所不能責矣。抑更有進者，孝子有子尙幼，倘孝子之行也，其內哭而送之曰，君之尋親固爲孝矣，以君子尙幼，倘君不歸，則誰更如君者，言絶沉痛，而又本于禮義，使孝子念宗祀爲重，欲行中止，又誰復以不孝責之。而孝子終已不聽，毅然就道。今觀其所紀道路之遠，跋涉之艱，經歷之險，嗚呼，自天地開闢今來，出萬死一生，以求二親，而百折不回，卒如其願，孰有如吾孝子者乎。藉令孝子志雖堅，力雖竭，而所期竟不得如其願，此亦無可如何之事。而孝子竟得如其願，於此見天道之報施，雖極紛紜變亂之中，固纖毫其不爽也。吾婁舊學博文介石先生者，固滇人也，以世變隔絶，不得歸今十年矣。孝子至滇，知介石先生所居城且屠，而家獨以世積善得闔門無恙，以此觀之，人患不孝，不患不能出其親于險阨，患不積善，不患不能全身家于亂世。其尙勉之哉。婁上桴亭陸世儀道威父識。

餘姚兩孝子萬里尋親記

翁廣平纂

餘姚兩孝子萬里尋親記

清 吳江翁廣平海琛纂

萬里尋親記者，爲我族叔佩楫山、參野兄弟尋父作也。楫山（[illegible]列傳作楫三），諱運槐，字陟山。參野（一作參昧），諱運標，字晉公（餘姚志作鶴工）。世居浙東餘姚縣。父大環公諱灝，邑諸生，篤於學，性靜神迥，終日冥坐，過山水勝處，翛然有出塵之想。其著作皆發揮理學，不雜二氏，鄉里以醇儒稱之。初大環公內兄鄔君受粵西恭城令，將之官，以田貲大環公之族人，嫌其薄，必得大環公田乃可。公慨然易券付之，歲輸息三百斛。康熙庚午辛未間，邑大飢，族人權子母甚急，大環公苦無以應，力促之粵西。不欲往，卽疑公之有遺行也，不得已而啓行焉。沿途吟詠，扣舷而歌。壬申十一月初五日，舟經湖南永州祁陽縣之新塘站，入夜忽失所在。同舟者爲恭城令君子，鳴之有司，大索五日不獲，卽遣人馳報其家。大環公配鄔夫人聞知，卽嚙指出血，絕而復甦。仰天歎曰：已矣，夫子已詔我矣。夫子初不欲行，臨行，呼籲寡帷，顧二子，二子方熟寢，又迴顧之，太息揮淚而出。送之門，屬曰：勿復念我，二子成立，責在君。由今繹之，皆不祥語也。乃遣老僕之粵西。癸酉，恭城令卒於官，令君子扶櫬，挈所遣老僕同歸，途經新塘站，爲泊舟榜大環公狀貌、籍里居姓氏與相失之日月，訪數日不得。老僕還報鄔夫人，夫人又慟絕復甦，曰：而今誠已矣。於是具大環公所遺衣冠，設位成服，朝夕哭奠。卜兆於關壯繆神前，得籤詞曰：扁舟風雨泊江關，兄弟相看夢寐閒。已分天涯成死別，誰知意外得生還。三卜而三兆焉，奇之。時楫山年八歲，參野年三歲。夫人既三得兆，有生還之語，乃日抱參野以禱於

庭曰：兒他日能尋父歸來乎？頷之。夫人乃專遣三年，齋慎以致禱。彌留時，呼其二女指二子而言曰：我不卽捐軀於壬申間，假後者，日望二子成立，將挈而親跡諸衡、永，或者生不同室，死猶同穴。而今已矣。子女四人泣而受命。嗣是二子時相抱痛哭，若不欲生者。又徧訪昔之同往粵西者，終無指實。其伯姊則猶記大環公舟次新塘站一詩，其末句云：霜滿古寺鐘聞處，一點空明透佛鐙。遂相與曲體其辭，謂寒江夜泊，恂在伊吾，疑非登岸之候，及詢歸自恭城之再訪其地者，則又并其地名而忘之。二子乃痛極曰：我兄弟二人，竟不如曹氏一娥耶？丁丑，楫山年十三歲矣，攜一老僕往粵西，至柳州，主僕皆病，未幾僕死，獨攜襆被涉湘江之楚灘，死於驚濤駭浪間，悲憂鬱結，日夕呼號逆旅中。適其鄉人有商於楚者，挈之歸。其伯姊迎而哭曰：是役也，固母志也，雖然，母所望於而兄弟者，止若斯耶？而忘母之送父出門之言耶？而忘母彌留之言耶？兩大人之所望者，冀而兄弟成立也。今而兄弟果成立耶？不體兩大人之志，而以幼稚之身，踣仆萬里之外，斬先人之祀，而終無益於纖毫，兩大人能無怨恫於地下耶？於是二子皆泣而受戒，不敢輕出。當是時，大環公遺產既盡，不能自存，楫山傭於藥店，參野爲叔某嗣子。後叔連舉二子，視參野爲贅，楫山向叔乞參野歸，聞所願。參野曰：願藏洋。楫山曰：汝誠有志，脩脯衣食，我與爾嫂任之。遂乃發憤從師，砥礪文行，鄉里咸曰：大環先生有子矣，幼孤而克自樹立，其後必大也。參野年十九，試於鄉，將應府試，爲水漲所格，楫山編屏爲筏，親渡之歸。及試，名列第一，遂補弟子員。越三年，攜一健僕赴楚訪之，寂然。旋入粵，路經川中，陟峻嶺，僕色變，挾利刃以迎，急趨避，僕失足墮深淵死。乃攜囊獨行，乞食途中，備嘗艱苦，無所遇。復自楚返，時楫山以勤苦節儉，買田百畝，督參野讀書火。雍正改元，歲癸卯，參野成進士，回籍，而楫山已

舉一子。兄若弟且喜且悲，商所以蹤跡父者，乃刺臂血書疏數百言，復卜於關壯繆神前，仍得生還之兆。曰：神豈終誑我哉。昔尋父不得則不返，乃謀寄其帑於兩姊氏，適舟水泛濫，田廬沿沒中，愴然曰：姊家方困於歲祲，何遂不果。甲辰冬，二子密自部署，捆擔幽宅，試[illegible]之作遠行狀，雖家人弗令窺見。乙巳春二月，參野亦舉一子，才三日，二子飄然出門，無一人與知者。歲兩更，歷楚、粵之境，且及於豫章之匡山，鬼谷、灌莽叢箐，虎狼嗥吼，皆不避險，匍匐萬山中，遇梵宮神宇，輒叩首哀祈，豫章人莫不感其孝，而惜其無所遇也。其兩姊氏念二子久出不歸，遣僕於永州求之，而參野友人鄒宏傑亦客於永，遇其僕，問狀，僕曰：不知也。聞諸飛雲渡道士曰：翁氏兩孝子，一浮洞庭，一人衡山矣。丙午十一月，二子會於粵西全州之湘山寺，宏傑亟往省之，見二子而鵠骨立，躡芒屩，裹糗糒，將復有所之。宏傑阻之曰：二子誤矣。嘗讀大環先生著述，皆發明理學，不雜二氏，今必疑古寺佛鐙之句，於黃冠緇衣內物色之，其視先生爲何如人耶？且先生當日實絕筆於新塘站耳，事不求其原，卽僕僕道途何益？不則徒斃其身而涉於愚者之所爲也。盍製一小舟，以舟爲家，溯洄於衡、永之交，爲渚、爲磯、爲斷岸、爲支港、爲村、爲隅、爲城市、爲五達衢，既已周知道里之夷險，江河之曲折，閒就漁翁田父野叟樵夫詢之，又於煙消日出、月落烏啼之際，吟詠先生絕筆之詞，我知天地鬼神，必將默佑而啓示之矣。於是二子然之，遂命匠氏庀材，明年丁未正月，舟成，榜其楫曰：浙東餘姚翁某兄弟尋父之舟。二子乘舟往返於衡、永者又半年餘。至八月杪，泊江干白沙州，二子望

河號泣。有老人扶杖至江干，曰鄭海還者，詣二子而告之曰。孝子爾欲生逢爾父，我不敢知，非然則瘞於洲者是也。二子愕然詢其由。海還曰，我家居烏窩塘，去江干二十里。我弟曰海生，弟婦於壬申十一月初七日產子。海生往報其婦家，渡江溺，而格於敗葦，得出焉。視葦中有偃死者，歸語我，同往視之，乃出偃者於岸，表裏衣裾糜爛而皙，因擇阜而瘞之。或聞難也。恭城君幣歸之物色爾父也。我識其膀而背，將往告里老。泥之曰，膀未言失水，求生人而指死者以應，安得起蠱中人而自白乎。我懼爾兄弟之干其辭也，我乃止。海生聞之，急趨之，則物色者行遠矣。自是歷三十餘年，更無人道及其事者。今海生已死，我老矣，聞孝子之訪諸道路也，道路之人皆爲泣下，我忍不以告。鄰耆出爾父體於岸之日，去爾父泊新塘才二日。海生所生子曰如升，今現在，不則我亦不能記其日矣。二子因同至其家，問當時情事，而海生婦倘存，具言瘞墳時拾得雜佩數事，今惟一鑰與鑰囊存焉。二子亟請其鑰與囊，遽募善走者齎以渡伯姊，伯姊見之痛曰，此我手刺奉父者也。當日鄭氏歸我遺篋，有鎖而無鑰，以他物啓之，乃得新塘站之詩。越三月，善走者攜鑰還報，牝牡脗合。二子由是始知其父之溺於新塘站，而葬於白沙洲也。不有海還之告，終天之恨何自釋乎。籤詞所云意外得生還者，以海生海還之名合之也。神之示兆，亦巧矣哉。二子乃謁縣令，欲還父骨返葬於浙。令憐之，允所請。洲民環訴縣，謂洲向無人，今成鎮，鎮之成，墳之力也，不可以遷。令重違其意，謂二子曰，魂魄安於斯土，毋遽爲也。且鎮以墳成，春秋奉祀，儼若神明，亦何損於爾父哉。二子乃廬居三月，招魂扶櫬而歸。後數年，楫山卒，蓼野謁選爲桐柏令，乃迎養嫂氏兄子於署，事之如母子焉。旋移武陵。武陵去祁陽不百里，因於墓旁之河埠塘建永思祠，買田若干以供祭掃，令居民與鄭海還後人世守之。祁陽令魏羅卓爾布立石記之。蓼野官終道州知州，有治行。詳湖南通志名宦傳。夫二子之孝行，紀述者有邵宏傑、邵希文之訪親序記，裘殷玉之白沙洲考，張璨之書尋父事，質直談耳，施毓暉之記事，李祖惠、張庚之列傳，然往往有詳略異同處。廣平因總括其詞，撰爲此篇，有以見二子之孝，實可感天地而泣鬼神。故溺死於悍僕猛獸驚濤駭浪之間，卒得保其骸，而知其葬所也。附敢詮次之，列於統宗譜後，不獨我同族所當奉爲模範也，并以告天下後世之凡爲人子者。

樂善錄

李昌齡 撰

樂善錄卷上
宋　李昌齡

劉承勳事江南爲德昌宮使李氏金帛多在德昌文簿淆亂不可勾考劉既專宮事乃盜用無算待簽數百宿於一時及李氏歸朝劉失職破敗晚年夕食街中凍餒而死方其富貴之時安知有今日事

諸談修古江南之平建州也大將余洪敬妻鄭氏有色身爲亂兵所獲獻于裨將王建峯王逼以非禮鄭志不可奪脅以白刃亦不屈又命引所掠歸婦女殺一人以食謂鄭曰以懼乎鄭曰此身願早死君庖誓不可以非禮污王竟不忍殺以獻大將查文徽查將以淫枕鄭大詈曰王師無礼義夫節婦宜加旌賞何得使出於卒伍固無見諸君侯知声爲國上將爲有以表率群下風化地方乃欲加非禮于一婦人以逞欲乎願速見殺查大慚求其夫而付之夫鄭氏節操凜凜雖二將虎狼終不可犯

有臨南海太守見配崖州人例以三百爲率過其數則投先到者於海乃奏白於朝云所以不殺而有之遠方者欲生之也今推之於海是復殺之矣不若量移先到者入內地以彰朝廷不殺之德上亦感悟遂可其奏

盧多遜貶朱崖李符白趙普曰朱崖雖在海外水土不甚惡春州近在內地至者無生保宜以多遜貶寘春州外示台座寬貸而實置之必死之地普不荅後符坐事貶出上欲再貶嶺外普遂上以符知春州到任未浹旬而卒

周世宗性懍急果於殺戮有忤旨者魏仁溥皆歸罪於己以營救之賴全活者十七八人淮南之役所獲敗卒九千人仁溥從容白以隸軍鋒刃之下無橫死者魏雖起自刀筆終能致位丞相與夫歸罪於人以逃責者豈不相遠其貴顯也宜哉

何仙姑任世間時一主簿忽得天書字不可識以問仙姑姑曰天書言主簿受金十兩折祿五年

曹彬攻金陵與諸將焚香爲誓曰克城之日幸無妄殺一人明日城下按堵如故曹翰克江州忿其城不下屠之而彬之子孫至今貴盛翰死未三十年子孫有乞丐於海上者夫二將成功雖一然用心相遠故其報亦異

安州司法秦光亨者方在母胎時其舅陳遵雨夕遇夢一小兒挽其衣若有所告其狀甚急遵寤而思曰姊方孕且產期伊邇豈意不樂多子而欲殺是兒耶馳往視之則兒果已覆在水盆中矣遵救之乃免

江南李後主獵於青龍山一牝狙觸網見主雨淚屢指其腹若有所告主大惻戒虞人守而勿殺是夜果生二狙

蔡順事母以孝聞母死未葬適里中火災順伏棺號哭火乃越燒他室古初父喪未葬鄰家失火初匍匐伏上以身扞火火爲之滅廉范其父死於蜀范迎父喪歸葭萌載船觸石破沒范抱棺浮沉人鈎求得之療救僅免三人一念爲親雖蹈水赴火猶不爲害信哉孝德之可以感通神明也如此

竇禹鈞年三十未獲嗣夜夢祖父謂曰汝年過無子又壽不永當早修陰德禹鈞唯諾家僕盜用數百千錢懼事發遂適寫券繫女臂曰賣此女以償大公憫而嫁之僕感泣歸訴前罪公置不問由是圖公像日焚香以祝公年又嘗入佛寺得遺銀二百兩金三十兩黎明復入院以伺失者果一人涕泣而至公問其故曰爲父犯大辟遍告諸親貸得此物用贖父罪昨暮失去不復贖矣公驗實還之更有所贈又內外姻婭有喪不能舉有女不能嫁者公一切周旋歲之所入除伏臘供給外皆以周急家尚儉建書院四十間藏書萬卷延文行師儒有志於學者聽其自至是以由公門而貴者前後接武公歷官至左諫議大夫致仕義風家法實一時標準生五子並登第儀禮部尚書儼禮部侍郎侃左補闕偁參知政事僖起居郎

王延範爲左道所惑任廣西轉運日常寓書左拾遺韋務昇作隱語諷朝廷事一日以事杖張知鄞知鄞憾之知延範與知州徐休復不協遂詣知州告其事徐以聞奏太宗遣內侍閻承翰會副使李瑄與徐雜鞠之抵罪籍收其家窆葬南海城外墳土

色如紫纈草不生會爲不泊後孫知滁州白日坐
廳忽見延範敦弩射之矢貫頸出於顧驚呼走入
是夕瘡生於頰旬餘潰而卒
趙韓王普久病無生意凡所寶雙魚犀帶遣親吏甄
潛詣上清太平宮醮且往答道士姜道玄爲公叩
幽都乞爾語神曰趙普開國忠臣奈何寃累不可
避姜又叩乞究若爲何神以淡墨一巨牌示之濃
烟罩其上但識牌末八字而已道玄以告公曰我
知之矣必秦王廷美也當府自是渠與盧多遜遣
堂吏趙白交通事露遜禍及並在吾嗚呼一閣火
字乃知必是秦王心一事其可打過
王清化修西太乙宮有古塚在其北欲毀之一道士
再三乞勿毀清化遂止是夕其道士感夢一大官
召謝之不數日遂賜紫人有平夷塚墓以廣園宅
者豈獨無禍張十七本以冠後園中有一古墓張
貧發取其物夜聞云有少物幾被切去張次日
又畢取銅鏡等物 茲日號叫殺人遂患腫毒死
謂龢▢無知可乎
孫承祐吳越王妃之兄貴近用事每一小飲殺命數
萬取鯉魚腮肉爲膾坐客數十皆足圈鹿數百庖
人不暇斷唯旋割取餘股以供膳一食費凡二十
品設十銀鑊構火以次並應之王常以大片生龍腦
十斤賜承祐承祐對使並索大銀罏作一聚焚之
曰聊以祝王壽及歸朝並節度使俸入有節無復
向之豪侈然卧内每夕燭二炬燃龍腦二兩征
范陽頓城下餚魚召諸帥食水陸咸備性嗜魚作
一黑漆大水斛貯水養魚令役夫擔負以從但恣

戶厩不計其費死不數年子孫丐乞多餓死者
楊文公手記其事因錄出以爲奢侈者戒
寇萊公自少年富貴不點油燈尤好夜宴劇飲雖寢
室亦燃燭達旦杜祁公爲人清儉在官未嘗燃官
燭油燈一炷熒然欲滅與客相對清談而已二公
皆名臣而奢儉不同然祁公壽考終吉萊公晚年
有南遷之禍遂歿不返雖其不▢亦可爲戒
裴度屢黜揚屋相者謂曰公形神並異若不貴必餓
死公一日遊香山寺見一婦人致緹緉於僧伽欄
楯之上祈禱良久不取而去公知其忘追之不及
待亦不至公携以歸遲明復往候之其婦人果來
公問其故婦人曰父以罪被繫昨告人得一玉帶
二犀帶以賂津要不幸失去不測之禍父無所逃
矣公遂還其物婦人願留半公亦不受後數年相
者見之大驚曰公陰德及物前程萬里非吾術之
所能知也
劉洪欽家大富相者謂曰更三年子大期至矣劉甚
恐後因嫁女求從得一妾極殊麗名蘭孫詰其家
世乃洛人父官淮西以衣冠家被俘掠劉太息曰
是忍置於使令之列耶先其女嫁之劉竟老壽
鍾輻年少負才傲物娶若水愛其才妻之以女女亦
才質雙盛輻登第方得意買一妾自侍命曰青箱
所在狂放久不歸一日過城邑令延留飲於樓上
輻醉卧忽夢其妻以一詩怨責曰楚水平如練雙
雙白鳥飛金陵幾多地一去不言歸翌日輻歸至
采石妾忽暴死及抵家妻已死數月矣物故之夜
乃輻夢於縣樓之時

昔太學二士人同年月日時生又同年發解過省二
人約受相近差遣庶彼此得知災福故一人授鄂
州教授一人授黃州教授未幾黃州教授死鄂州
教授爲占後事於柩前祝曰我與公生年月日時
同出處又同公先捨我去使我今即死已後公七
日矣若有靈宜託夢以告其夜果夢告云我生於
富貴已享用過了故死公生於寒微未曾享用故
生以此知人之享用亦不可過後鄂州教授歷官
至與郡豈非聞此警悟恐懼修省而然耶
張商英監荊南鹽院時周師厚爲湖北提舉布供給
酒數十瓶陰俾張賣之張以告蔡訪蒲宗孟蒲劾
其事周坐是降官後數年張爲館職竭舉子于判
監舒亶繳奏其簡張亦坐是奪官
濯倅張著奉時祀于南嶽舊制就壇設位數席於地
陳籩豆牲醴之品當數席之際著以一足指畫祀
罷還府墜馬折足而卒
節娥洪推貧侶郝氏女也生數歲鬻於趙氏爲婢女
既長而艷郝復奪之女曰願恭蘇織以奉其直誓
無污我俄而少年 厚利授郝郝百計誘娥娥不
許一日出郊飲以 欲强之娥悲泣終不辱會過
橋投河而死郝坐 公義之因以節娥名其渡噫
娥生長倡家乃能堅白自守死而不悔人非倡女
而不能以禮自防者視娥得無愧耻 事見節娥渡記
在道母病思食鯽魚方冬無有市者道泣禱河神水
開得魚又許以錯後舉賢良中第四等李虛巳母
喪明醫者謂浮翳泊睛舌舐千日勿藥自痊虛巳
舐睛二年母睛遂明一旦行簡父患癰疽行簡

吮敗膏不唾於地父母疾遂平眞宗一日令馮元談
易欲得純孝三數人並同入便褒頂帽横經並坐
俾進說之儀元遂以崇等奏立召之俾日陪侍識
者曰爲至孝之報

虢州司戶王凝卒於官無子惟貧其妻李氏負遺骸携
其子以歸東過開封投宿　舍主人疑其婦人而
獨携一子不許其宿李氏顧天已暮不肯去主人
牽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長慟曰我爲婦人不能
守節而此手爲人執乎不可以一手并汚吾身卽
引斧自斷其臂路人環視嗟嘆或爲之彈指或爲
之泣下開封府尹翼之奏曰其事於朝賜藥封瘡
厚恤李氏而笞　舍主人嗚呼世間婦人不識廉
耻而汚辱其身者甚多故錄此使知愧耻而有所
欽慕

劉驪程晉散騎常侍梁縝妻辛氏辛美色驪召見將
妻之辛大哭曰妾夫已死義不獨生且一婦人而
事二夫明公又安用之遂自殺驪嘆曰貞女也以
禮葬之

魯僖公以貝蛤之類人所不放而實活物命之多故
常放之一日忽夢被甲者數百哀告翌日則有以
兩篭蛤蜊爲獻者公立放之

唐詢宗因煮鷄忽有火光出於釜中發蓋視之水面
畫成五色有未產鷄子其黃化爲菩薩像袖手伸
足眉目了然其白化爲蓮花座詢宗大駭誓不復
食酒官衙敦禮驗之不誣遂上於府安撫張尚書
屬譚篆爲文以記之

安庭栢能迎意求合得人歡心尤好餽遺彼此雖至
親密友庭栢處中無不立生悔各蔡倫與張義最
相善供至絕交李中甫兄弟又同居無何亦起爭
訟人皆知庭栢間之但不知作何等語而能使人
遠相忿怨如此庭栢亦頗以此自負晚年兩頰連
口皆害瘡言語艱難飲食尤苦如此狼狽數年方
卒

人于胞胎中三元育養九炁結形然後得成爲人若
非三元所育九炁所導及九天司馬不下命章皆
莫能生始一月受鬱華無量天一黃演之炁二月
受上上禪會無量壽天洞冥紫戶之炁三月受梵
監須延天長靈明仙之炁四月受寂然兜術天碭
戶冥演由之炁五月受波羅密不驕樂天五仙中
靈之炁六月受洞元化應聲天高眞沖融之炁七
月受靈化梵輔天高仙洞交之炁八月受高虛清
明天眞靈化凝之炁故一月精血凝而爲胞二月
形兆坯而爲胎三月陽神爲三魂四月陰靈爲七
魄五月五行分臟六月六律定府七月七精開竅
八月八景具神九月宮室羅布十月氣足聲尚神
具九天羅慶太乙執符帝君品命主録勑籍司命
定算五帝監生聖母衛房天神地祇三界備守九
天司馬在庭皆所以主其生成者也因其不淨而
成胞胎神既入胎四種始立堅凝爲地種軟濕爲
水種煖熱爲火種氣息爲風種使地水火三種雖
亢非風種關通其中則見形莫得長故自一七日
至三十八日於胞胎中自然生三十一種風關
通壁合使之筋脉肌骨機關孔竅皆得流通于其
中間第十七日又復一死蓋短產之風吹令鼻孕
以堅強之普門之風吹整其體足其音聲故也如
此在胞胎中凡十箇月處母生臟之下熟臟之上
五繫自縛如在韮囊如在羅網起不淨想穢想
牢獄想幽冥想起如是等想晝夜悽惶急欲起出
母食多食少太膩無膩太熱太冷色欲過度當風
差久游行馳走有所度越凡此之類兒皆不安亦
復受諸苦惱及生地苦亦如之或以衣覆或以衾
受皆切楚痛當此欲生未生之際使非何所垂超
之風吹令頭下足上以向生門則母子往往兩皆
不保

王韶晚年頗悔取熙河時事遊游金山寺以因果問
衆長老皆言以王法殺人如舟行壓殺螺蟻自是
無心韶猶疑之時有刁景純者比韶爲前輩亦學
佛多在金山忽一日與韶邂逅於長老坐間韶復
舉前話以問衆答如前刁獨無語韶曰十八丈以
爲如何刁曰但打過賢心下否韶曰不知十八丈
打得過否刁曰以某所見賢打過不得曰何以知
之曰若打得過自不問也韶益不自安後數歲發
背終日閤眼醫者告之曰看病亦當看眼色樞密
試開眼看韶曰安敢開眼斬頭截脚人有許多在
前月餘病劇遂卒韶未患發背前涇原知縣王直
溫一夕已就寢矣中夜有人扣衙門甚急　請知
縣斷遣一公事直溫起燃燭坐廳明見一吏抱文
案并見數卒領一罪人至白直溫曰奉天勑令知
縣斷此王韶公事直溫熟視罪人頗殺肥矮然其
吏宣判將王韶決脊杖配洪州斷　直溫復歸寢
忽驚覺問其妻曰我曾起否妻曰俯睡甚快不曾

出宜温曰豈乃廖郎悟不復道明日以韶名字聞人或曰今樞密使王韶亦殷肥矬矮外無有者直温異之未幾果聞于韶罷樞密謫官洪州發背而卒異哉（亦見于由語錄）

一府帥得旨營治宮室以備巡幸帥意在媚上種種必欲曲盡其佳嘗聚畫工作奇畫謂不得牛骨灰塗壁則五彩不甚鮮明移檄所屬大有科索時推官者頗有正見以劄子禀帥曰今所索太多期限又急恐民鬨或至掘塚發棺則禍大矣帥方希賞得劄大怒立將推官放罷自此無敢言者于是追索日益急民懼罪殺牛馬以應又不足果至掘塚發棺取人骨以代之

右武大夫趙公豐紹興丁丑以檄按蜀中請部兵歷果州宿驛舍夜半一婦人散髮前訴曰妾姓解名蓮奴李戶部家妾也戶部舊舍於此有女嫁郡守馬大夫之子以妾從嫁妾有姿色爲馬郎所近有娠戶部怒杖妾無數時妾尚布餘息戶部命掘地倒埋妾屍覆以木床然李馬二姓亦以此遂微今皆物故幸將軍掘出妾骨趙明日但爲設齋薦之而去至澶州宿東關驛復見解氏哭于前則已束髮矣趙怒曰非已與汝作佛事何苦復來相逐解氏曰妾因感將軍恩然妾頂骨今倒埋在下非發出正之不能生更望一言於縣守令出之妾得生路其敢忘將軍乎趙許諾遲明專遣一使具以其事懇果守王郎中王得書與之命訪求李戶部舊日婢僕惟先卒譯詠尚無恙王郎中以十數卒付詠令取出解氏骨詠恐事生不即於其處出之忽空中有聲責詠曰汝當時手埋我豈真忘其處也但更進前數尺發土見木床骨即在焉詠驚怖即爲掘出其骨頂果在下見者莫不感傷郡爲塋于別埜時馬郎者爲東營郡幕忽一夕解氏在前歷歷具道當時事馬倉卒仆地遂卒（果州教授謝君已記）

嚴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以爲卜筮者賤業而可以警衆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卜筮而言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勢導之以善從吾言者過半矣每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

侍郎孫公初名洪少時與一同舍生遊太學相約無得隱家訊一日同舍生得書秘不以示孫詰之生曰非敢隱也第翁書中語于公進取似不便孫曰何害某正欲知所避就生出書示之書云昨夢至一官府恍若閱登科籍汝與孫洪皆列名籍中內孫洪名下有朱字云於某年月日不合爲某離壻爲上天所譴不得過省孫閱書愕然生曰豈公異有是事乎孫曰有之向者東上在某州適見某翁媼相詬求離某輕易爲寫離書初無他意不謂上帝譴責乃爾生曰夢寐恍惚亦何足信如公高才碩學俯拾無疑孫終快快及就試生果高中而孫下第方信前夢爲不誣也生曰某西歸當爲合之以契天心因問孫歸所遇睽離人姓字尋跡其處得之夫婦俱未有偶生爲具道一段因緣置酒合之如初乃馳書報孫孫不勝感悅其後孫以太學內舍生免省歷躋膴仕屢典大郡所至有離婚之事未嘗不宛轉調護晚侍從槖待經闈達舉二丈夫子亦同舍生有以全之乃公祇畏天譴之功也此事外舅何雅州親聆其說于公今錄之使人知所畏避云

劉貢父博學有俊才而滑稽善謔多所忤犯人皆嫉之貢父乃以自誇也臺官馬默嘗劾其輕薄不當置在文館貢父聞之遽言曰豈是馬默遽合驢鳴其所以口給者類如此晚年得惡疾鬚眉墮落鼻梁斷壞苦不可言一日與蘇公子瞻數人各引古人一聯以相戲子瞻遽言曰大風起兮眉飛揚安得猛士兮守鼻梁坐中大噱貢父但愴感而已自此益慚愧轉加困劇而斃蓋好譏人者但知取快一時不知一語中人其酷甚於毒刃尚安得望其壽考終吉哉（事見苕溪漁隱）

王景亮與鄰里仕族浮薄子數人結爲一社純事嘲誚士大夫無問賢否一經諸人之目無有不被不雅之名者嘗號其里爲猪嘴關元祐間呂惠卿察訪東京呂天姿清瘦每說話輒以雙手指畫社人目爲說法馬留時邵箎以上殿泄氣出知東平邵高鼻困鬚髯社人目爲泄氣師子王景亮又從而績爲七字對曰說法馬留爲察訪泄氣師子作知州惠卿大銜之因諷部使者發以他事舉社皆斃粉矣蓋口之爲禁非獨發人陰私敗人成事賈憎斂怨禍亦及之（事見桐江詩話）

廣西轉運王延範本江陵貴家子又富於財嘗以豪傑自許精於卜者如劉昂則許之曰君素有偏方王霸之分精於　者如徐肇則許之曰君當八少一嘗大貴不可言精於風鑑者如田辨則許之曰

君形如坐天王眼如頻伽鼻如仙人耳如雌龍望
視如虎當大有威德延範皆欣之不知其言之不
足據也於是日益矜負因寓書左拾遺嵩務鼻作
隱語譏朝廷事爲人所告鞫實抵罪籍沒其家臺
鞏南海城外然則三子向者之說果安在哉大抵
術人謬妄但是取悅一時不知誤惑於人其禍有
至於如此者事見楊文公談苑續出葉石林巖下放言

樂善錄卷上　終

樂善錄卷下

宋　李昌齡

羅華大觀間遊太學有神祠甚靈華毋以前程祈禱
一夕夢神告之曰子已得罪于冥可亟歸華曰某
生平無大過惡願聞獲罪之由神曰子無他過唯
父母久不葬華曰某尚有兄何獨獲罪神曰子爲
儒者明知禮義子兄碌碌不足責也夢覺大恐是
年果卒如此則葬豈可緩乎蓋送死人之大事停
喪不葬子之罪也豈得安吉事見夷堅志

猩猩猿形人面容顏端正在封谿山谷間百十爲群
共相語言灑灑可聽聞之者無不歆羨性喜酒且
好屐人因以張之猩猩一見乃知張已及其祖先
姓字必呼名罵曰奴輩敢設此以張我邪酒屐於
我亦何愛而爾乃爲此我今捨爾而去爾將奈何
既而羣聚懽飲竟致醉倒取屐而着人乃掩羣得
之嗚呼酒屐之於猩猩亦猶利慾之於人也猩猩
知酒屐之禍已而不免死酒屐之中人知利慾之
喪真而不能超利慾之外但知猩猩之不能割其
所好而不知猩猩亦將笑吾之貪慾乎人坑也事見唐文粹

秦少游云寶應民有婚娶會客者酒方半一客徑起
出門主人追之客若狂惑投身赴水主人急持之
良久乃醒曰適見一婦人以詩招我我恍惚就之
不知其爲水也因誦其詩曰長橋直下有蘭舟破
月衝煙任意遊金玉滿堂何所有爭如年去不來
休

李丞相沆厥榮利世務罕以攖心所居陋甚不以屑

意堂前藥欄壞亦不問其夫人戒守者勿葺以試
沆沆終不以言夫人曰藥欄壞亦不問何也沆笑
曰安可以此動吾一念哉又謙治第沆曰身食厚
祿時有橫賜固可營辦但佛家以此爲闕陷世界
我安得皆圓滿如意必求稱是沆終不聽臨終沐
浴左脅而化時大暑七日方殮絕無腐氣此可見
公踐履然今士夫鮮有不以外物動其念者事見[illegible]

錢公若水爲同州推官有富民走失一小女奴莫知
所在父母以訴州州委錄參鞫之錄參舊有求於
富民不獲遂劾其父子共殺女奴投水中法外凌
窘不勝其苦遂自誣伏獄具上于州州委官審覆
亦無反異獨若水遲疑錄參詣廳詬罵曰豈公受
富民錢故出之乎若水但笑曰今數人當死安可
容易不熟察又越旬不決知州亦有語若水終不
答上下皆怍訝一日若水詣知州屏人告曰向其
所以遲留此獄者蓋慮其冤嘗以家財訪求女奴
今得之矣知州驚曰女奴安在若水歸使人密送
女奴於知州所知州垂簾呼其父母謂曰汝女今
至還識之否曰安有不識即揭簾推出父母喜曰
是也於是引出富民釋之富民號泣謝曰非使君
某一旦遂至滅門知州曰此乃推官非我也富民
亟詣推官求謝若水閉門不納富民遶垣而哭歸
傾家財飯僧以爲若水壽知州欲以其事聞若水
曰休也其初心正欲拔冤非敢希賞萬一敷奏在
某固好于錄參却如何知州益加敬重未幾太宗
聞知驟加進擢自幕職不半年知制誥又二年爲
樞密府李繼隆與韓通使盧之翰有隙欲陷之罪

檄云八月當出師可速辦芻粟既而又檄云八月
不利當以十月久之又檄云賊將入塞兵以時進
芻粟即日取辦時芻粟已散倉卒不可集繼隆遂
劾奏於朝太宗大怒立命中使乘騎取三運使首
色甚厲無一敢言若水從容白曰俟事狀明白誅
之未晚上意亦悟止黜爲副使既而虜人寇事皆
虛繼隆坐是罷其招討

陳公洎爲開封功曹時章憲太后臨朝族人杖殺一
卒公當驗屍太后遣中使十數輩諭旨吏惶懼欲
以病死聞洎獨正色曰彼實冤死待我而伸奈何
懼罪而驗不以實乎爾曹但勿預吾當任咎乃手
自爲牘以白府尹程琳琳大喜曰官人用心如此
前程非琳所及亟索馬入奏雖大忤旨而公論歸
之既而太后原其族人公亦不及罪自此遂顯名
不數年歷官臺省終於三司副使其孫傳道履常
皆以詞學爲一時聞人

符堅僭位以鳳集於闕欲大赦天下與王猛苻融密
議於露臺時左右悉屏去無一知者俄而市井喧
傳堅疑語泄立命推究乃一黑衣小兒聲言於市
曰官今大赦人因傳之堅太息曰欲人不知莫若
不爲誠哉此言也始吾草赦時有一蒼蠅屢集吾
筆聲狀頗異吾已怪之今果漏語其黑衣者蒼蠅
乎

鄭朝議之從子娶陸氏伉儷甚綢繆鄭常於枕席間
謂陸曰我不幸死汝無得嫁汝死我亦如之陸曰
要共百年偕老奚爲出此不祥語居數年鄭感疾
自度必死臨訣與陸對父母復申言之陸但俛首

悲泣鄭死陸竟攜資改適曾工曹曾一日考試他
郡陸昏暮獨坐恍見一倅授書陸視之則筆札宛
然前夫手跡也其詞曰十年結髮夫妻一生祭祀
之主朝連暮以相懽倖有餘而共聚忽大幻以長
往慕何人而輕許遠棄我之田疇攜資財而遂去
不恤我之有子不念我之有父義不足以爲人之
妻慈不足以爲人之母吾已訴於上蒼行理對於
幽府陸覩駭汗流未幾果卒

劉溫叟爲御史中丞時太宗皇帝尹開封知其貧賜
以五百千錢溫叟對使者扃鑰如故歸白其事太
宗嘆曰吾之錢尚不肯受況他人者乎亟命輦歸
以成其美臺憲故事月給食錢一萬不足則以贓
罰充之公惡其名不肯受一日太祖與太宗論及
朝臣之清節者太宗即以其事聞太祖大加敬嘆
其子衆同時爲贊善大夫燁爲龍圖學士自北齊
至本朝凡五百餘年而仕宦不絕

晁太傅迥前生是靜居天王王待制素前生是玉京
黃駙西門侍郎楊文公億前生是武夷君陳康肅
公堯咨前生是南庵庵主張文定公方平前生是
山藏院知藏王丞相曾前生是青草堂和尚又如
王文正公旦自記前生身曾爲僧與房琯太尉事
頗相似寇萊公準自言初生時兩耳垂各有肉環
七歲方合蘇文忠軾亦自言母夫人初孕時夢一
僧來投宿尚記其頎然而眇一目蓋陝右戒禪師
也

侯叔獻爲汜縣令縣多沒官田有一李誠莊方圓十
里河貫其中最爲膏腴佃戶百家皆成與族舊佃

價一萬五千貫未賣魏公當國又欲增價五千貫
貫之陳道古銜命而來與叔獻議增其價叔獻堅
持不可道古以魏公之意諭之叔獻太息曰郎中
知此本末否李誠者在太祖皇帝時爲酒務專知
以不能牧護官物爲溢水所捐估所指當五千貫
勒誠償之是時朝廷出度支鈔預俵民間令買鵰
翎箭桿弓弩材木以備軍需及李重進叛方起兵
而預買之物皆莫集太祖大怒命一應負錢者皆
籍其產而李誠者實非預領官錢之人官吏畏戚
莫敢開析一例抄沒至今誠之子孫一旦破碎惜
相國不能恤其非辜給還其田莫若更捐價五千
貫俾誠子孫買之在官則已剩得五千官錢在誠
子孫亦不至狼狽郎中以爲如何道古大驚曰某
初不知之審公此言苟利於人何所不可某亦有
以塞魏公矣遂捐價五千貫而去叔獻乃召誠子
孫諭之皆泣下拜曰實公厚恩奈家貧何叔獻曰
吾有策矣即召衆佃戶謂曰汝等本出下戶以得
李莊之利皆大第高廩焚爲豪民今官賣此田而
李孫獨患無力萬一爲他人所得勢必撤廩拆屋
離業而去豈復容汝輩享其厚利乎曷若百家共
釀此錢俾李氏請買我則寬其限責如此則此田
復歸李氏而汝輩亦得久遂佃種兩獲其利不亦
可乎衆皆拜曰願如公言由是誠之子孫復得此
田矣叔獻亦以此知名不數年間遂得爲工部判
都水監

宇文通奉府居近地一少年爲縣壯丁治平改元五
月二十八日於道傍遇一老嫗携一竹杖挈青布

豐龍鍾不能行蓋關中人因游醴峨嵋至此偶感
疾也少年逼令起行媼曰我無他但心神煩悶得
一杯水少沃渴肺卽當前矣少年自以身爲壯丁
慮媼死爲累牽而投諸橋下里人莫不憐之是年
六月一日適天雨大水屋材蔽江而下少年恃其
會泅浮解衣赴水取薪而還既得復往人皆快之
無何水勢增急少年力困不能爭遂以溺死洎水
落家人訪其屍乃與向取投諸橋下老嫗聯爲一
處其竹杖青衣叢灰在少年之手雖其一時危急
不知手之取之以爭一旦之命然亦天意故以彰
其報也適奉公目擊其事因爲傳之以示勸戒

王進賢晉王衍女愍懷太子妃也洛陽亂爲石勒所
掠卅次孟津逼以非禮進賢罵曰我皇太子婦司
徒公女爾胡羌小子敢辱我乎卽躍身赴水侍人
名六出者亦繼死焉

穎川一異僧能知人宿命時歐陽永叔領郡事見一
女妓口氣常作青蓮花香心頗異之乘以問僧僧
曰此妓前生爲尼好轉妙法蓮華經三十年不廢
以一念之差失身至此後因郡會其妓女適侍立
在旁公因以僧語告之且問今亦曾轉妙法蓮華
經否妓曰某不幸爲妓日事應接何暇轉經公命
取經令讀一閱如流宛若素習公益異之

文穎赴官江陵寓宿郎舍夜夢一人前曰我瘞於此
氣轉地崩基半淹濱極陰積迍無以避濕願爲改
瘞不勝萬幸穎以夢寐不之信既而夠臉復夢其
人曰我苦於無告故來投君奈何無一念之憐乎
穎曰君何在曰今郎舍北十數步水邊枯楊樹
下是也穎駭異黎明驗之果然立爲具棺瘞於高

梁

晉曾直好作艷語詩詞一出人爭傳之時法雲秀老
訶之曰公文詞之富翰墨之妙甘施於此乎公曰
某但空語初非實踐終不以此墮惡道也意亦欲
置於馬腹中乎秀曰李伯時但以念想在馬腹墮
落不過止其一身今公艷語實蕩天下心使其信
以爲然蕩而不反則踰越禮法肆犯無恥無不至
矣罪報何止入馬腹定當入泥犁也公爲之動容

王處訥獨臻星曆之妙依漢祖於太原開國爲尚書
博士判司天監舊與周祖舉兵向闕物色得之大
喜因從容問劉氏何以如是享壽短促處訥曰其
得數節以卽位後專復讐殺人又好夷人之族所
以怨結天下社稷不久周祖瞿然嘆息蓋是時方
以兵圍蘇逢吉劉銖二人第待旦擎戮聞處訥此
語亟命寬貸其逢吉已自經但誅銖而已餘不戮
一人

五代之君恣行殺戮視人命如草芥今日赤某人族
又明日赤某人族而欲望社稷之久可乎故梁自
高祖朱全忠乎開平元年革命在位凡六年而爲
其子友珪所殺友貞復殺友珪而立又十年而國
亡唐自莊宗李存勖於同光元年革命在位纔四
年而遇信烈擁兵向京師存勖遂爲郭從謙所殺
遇信烈既立是爲明宗在位甫七年而其子從榮
作難遂至不起既而從珂殺從厚又三年而契丹
立晉自高祖石敬瑭於天福元年革命在位凡七
年而其子重貴立又四年而爲契丹所滅漢自高
祖劉知遠于晉開運四年二月辛未革命知遠次
年正月丁丑逝世其子承祐立又三年而其國亦
破周自高祖郭威于廣順元年革命在位凡四年
而柴榮立是爲世宗雖能於五六年間取秦隴淮
右復三關然亦果於殺戮故亦不旋踵而斃始自
唐末至於國初上下凡五十餘年而天下爲梁爲
唐爲晉爲漢爲周國命凡五革

陳洪進初與張漢思爲留後左右將從效死洪進推漢思爲留後而
已爲副使漢思老且懦洪進實專其事一日有狂
僧行雲者謁洪進曰昔留公多疑人前後誅殺甚
衆然不能害公者蓋公當爲此河主且人有千錢
之祿者尚不可害況王者而可害乎但坦然任運
則他日會終臨下子孫眷盛若懷疑殺人則終當
蒙不善之報鮮克令終矣洪進深以爲然凡帥泉
十六年不敢妄殺一人雖犯極刑而情理可恕者
亦行寬貸而廢漢思諸子力請除之洪進堅持不
可故漢思得以壽終行雲聞而嘆曰陳氏五侯之
報今于此而定矣及洪進歸朝改鎮福州其子文
顯爲通州團練使文顥文顓文頲皆爲諸州刺史
是爲五侯一如行雲之言

陶穀性險惡好陷害人初自單州判官爲晉相李崧
收用遂得入閣及崧歸漢徐逢吉有意害之穀乃
迎意搆成崧事遂及族誅其後穀死塟於昭覺寺
墓門屢掩屢開寺僧復爲築塞忽雷雨大作墓門
洞開無一物矣張舜民聞而嘆曰陶穀平生恃險
自謂其頭必富貴貂蟬今觸髏亦無矣

盧多遜亦任智數與[illegible]王少賤既及得志卽極口傾

之既而自取朱崖之行家籍於官未敗數夕前其祖塋松栢忽爲雷霆焚擊殆盡

王冀公性陰險而權譎巧於中人時同列雖已爲公所中終莫知公之中之翰林學士李宗諤有才名王文正公欲引爲參政先以告公公許之既而陰以白上曰李宗諤欠王某錢三千緡今引用之在宗諤也蓋參政朝謝日賞給可得三千緡而宗諤貧俸廪不足以給婚娉舊常有借于文正故公言之因以中文正也及文正以宗諤薦則上果作色而不從矣其巧於中人類多如此秉政日久四方饋遺不可勝紀金帛錢鏹圖書奇玩十倍于舊一日之間盡爲天火所焚無一遺者又無子平生所有一旦舉而歸諸他人如此則陰險權譎是有益於身乎

李伯時深得畫馬名法雲秀老謂曰此已可恥況念在馬死後必入馬腹不此爲懼而乃以誇諸人乎伯時懼然不覺身去坐榻曰微公言吾幾不免爲之奈何師曰但學畫觀音此念既專則彼念自薄伯時大以爲然

黃筌及居寀居寶貨名畫木舍翎毛常養鷹鶻寫其神俊參養既多供飼有闕不免掘鼠以給其後子孫有棄業而事田獵者有捕鼠而鬻于市者蓋習以爲常遂至如此又有好游妓館而子孫遂至荒淫耽于奕棊而子孫遂至賭博亦習使然也大抵爲人父兄不可不正身齊家使子弟知有所法

富商有段姓者養一鸜鵒甚慧能誦隴客詩及梵本心經段剪其兩翅開以雕籠加意養餧熙寧六年段忽繫獄及歸問鸜鵒曰我半年在獄極用怨苦汝在家餵飼以時否鸜鵒曰君半年在獄早已不堪鸜哥幾時籠閉豈亦不生怨恨乎段大感悟即日放之蓋鳥飛魚潛各其性也閉而養之彼豈適其性哉向使段無許時因禁亦未必肯信禽鳥之性果以籠閉爲苦也

張道甫好養鵪鶉及青師姑以其鬭而不勝則怒折其兩足晚年兩脚生瘡伏枕累歲一夕覺瘡甚爬之則兩瘢皆已脫落蛆蟲擾擾盈聚其中其後尚能令背負入市雖其蹤閑然亦天意故以令於衆也　又

有孫師韓者亦好養弄其鬭而不勝亦復如張愁折其足後染困病久卧床中兩股爲之肉破蛆虫日去日有此皆鄉里近事人所共知其脚落股破者折足報也蛆生其中者必取殺虫也夫養弄之人若積其平生所殺之數已自不可勝紀況捕之與販之者其所殺可勝言哉

王雱性險惡其父居相　凡所爲不近人情事皆雱從臾之及爲從官則已不能朝矣未幾遂卒其父一日遊鍾山恍見雱枷鐵枷杻鐵杻如重囚之狀遂捨所居半山園宅建一寺以薦雱福

大尉劉文饒好行陰德視民如子一日賜巵酒醉於上前醒乃謝曰臣非敢醉實以家奴驕縱晷加責罵既而入朝恐奴慚恚自殺憂心恍惚不覺如此上益奇之

劉三復忽記三生前嘗受馬身具言馬之所以苦者在乎渴望驛而嘶渴也痛最切至者在乎傷蹄踏磽梗物即傷蹄也傷則痛徹連心所以平生不忍乘馬苟或乘之必爲時其水草至磽确處必爲緩轡遇轍石則去之

江南國主鍾愛其女常從容謂大臣曰吾止有一女資儀智識特異於人不可不爲擇佳壻須得少年美風儀廣才學而門閥高者或曰洪州劉生爲郡參謀年方弱冠手骨秀爽又大門第嘗任貳師傅學有文足以充選主命召至一見大悅尋尚主拜駙馬都尉鳴珂鏘玉豪華富貴冠於一時未周歲公主忽告殂國主不勝其哀怒曰吾不欲復見劉生其一官物不與遣歸洪州生恍疑夢覺觸目如故丁謂當政日忽舉此以語客曰某他日亦不失爲劉參謀坐中失色　果有海康之行家籍於官才然南歸回視前日亦一夢也

淳于棼嘗晝寢夢二紫衣吏引自宅南古槐下入儀至一城重樓傑閣金題其榜曰大槐安國既入城又見一吏迎揖曰駙馬遠來且少憩於此此東華館也居數日王引見一見大悅即以　主名瑤芳者妻之未幾出典南柯郡政大華主甚寵焉在任凡二十年許生男子五人女子二人無何主卒方悲慟間忽然驚覺乃知是夢立命發掘其槐下果有一穴中有一臺色赤如丹二大蟻處之即所謂大槐安國都邑也又窮其穴直上南枝即棼所典南柯也棼大駭異復命掩之

樂善錄卷下終

樂善錄二卷

宋李昌齡撰昌齡始末未詳書中引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及葉夢得巖下放言蓋紹興後人大旨皆談罪福因果所記宋事爲多亦閒及漢以來事然如淳于棼南柯入夢諸條殊於樂善無與記小兒胞胎一條雜引道家符籙之說凡數百言更爲泛濫也

樂善錄校記

卷上

第一頁十三行末字模糊別本作「書」

第五頁十六行第八字缺別本作「語」

又十七行第八字模糊別本作「因」

第六頁第十六行第十三字模糊別本作「幸」

又十七行第十四字模糊別本作「稍」

又十八行第十三字模糊別本作「致」

第九頁一行第八字空別本作「以」

又二行第八字模糊別本作「酒」

又三行第八字模糊別本作「呂」

又十五行第十三字空別本作「旅」

第十頁三行第七字空別本作「旅」

第十三頁十三行第十七字空別本作「日」

又十七行第十四字空別本作「訖」

卷下

第九頁十八行第四字空別本作「寃」

第十五頁二行第二至第十七字空續古逸叢書本不空

第十六頁十三行第九字空別本作「未」

又十八行第十五字空別本作「公」

（終）

二十二史感應錄

彭希涑輯

原序

春秋者史家之祖也。春秋紀裁異。所以著天人感應之故甚明。左氏因而傳之。凡國之廢興。人之生死。事之成敗。必先原其善惡得失之所由。而究其所終極。如立竿覩影。持鏡取形。無豪髮之爽。其人也。其天也。其皆一心之自爲感應也。自周以降二千年間。史家記載。事變日出。不可殫窮。而有不變者存焉。由不變者觀之。其天人感應之故。可得而詳矣。然感應之故。有可知有不可知。善者祥。惡者殃。此其可知者也。善者不必祥。惡者不必殃。此其不可知者也。夫使天之與人。判然其相格也。其然其不相關也。是則古來感應之故。類不足憑。乃其可知者。固已章章矣。即其可知者而推之。天之與人。誠若是其相關而未始相格也。必無有明於此。而闇於彼者也。必無有通於此。而窒於彼者也。然而善者不必祥。必其善有未至也。不然。彼其祥有不可見者矣。惡者不必殃。必其殃有未熟也。不然。彼其殃有不可見者矣。夫不可見。則不可知矣。然而未始不可知。吾於其可知者知之。其可知者。其不變者也。太上感應篇。出於道藏。其書導人以修身立命之學。其旨足與春秋左氏相發。後之注者。多雜引稗官小說。不足徵信於世。兄子希涑閱二十二史。取其事應之顯著者。彙而錄之。分爲二卷。將刊板以行。使人知天人感應之故。不以古今而異。其彙錄。其於君子修身立命之學。當有助焉。易大傳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夫君子之爲善也。未始謂爲善也。有去惡而已矣。去惡即善也。善之所由以積也。小人之爲惡也。未始謂爲惡也。有自

以爲善而已矣。自以爲善即惡也。惡之所由以積也。是故君子日虛。小人日滿。虛者集祥。滿者集殃。其天也。其人也。其皆一心之自爲感應而已矣。而何不可知之有。讀是書者。誠能反躬自鑑。決去其惡。勉進於善。日積而不已。求自慊於其心焉。吾知天必有以應之矣。乾隆四十六年孟夏之月長洲彭紹升序。

自序

自有載籍以來。勸懲之書多矣。其言感應之故詳矣。大要在使人止惡而進善。欲使人止惡而進善。必先有以起人之信心。信與不信。善惡之所自萌也。太上感應篇。載善惡條類棊詳。其旨通於六經。而其公案具在二十二史。後之爲註釋者。多採取稗官說部。里巷傳聞。以爲之證。使童騃婦豎見其書。聆其說。莫不形惕心儆。其爲功於世教非淺。而當世士君子反有以文不雅馴。非稗不屑視者。始以其事爲不足信。繼且以其理爲不足信。豈太上煌煌垂訓。可以勸愚衆。而不足以規學者哉。夫輕薄佻浮之子。偭規越矩者。勿論矣。即其間有志進修者。偽飾虛名之行。自謂無之。而或勉其暫不能愼其常。矜於衆不能慊於獨。然則善何由而純。惡何由而盡。苟非取古昔記載。切於勸懲者。置之左右。反覆尋覽。曉然洞悉於感應之所由。不以初終隱顯而或二。又烏能束身寡過而俯仰無愧怍也哉。希涑幼承家學。頗知向往。稍長。閱歷世故。益有契于感應之理。爰以讀史餘閒。搜其善惡事蹟。果報最著者。得一百八十餘條。編爲二卷。子曰。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二十二史無一事而非感應之證也。茲之所載。二十二史之一隅也。由古及今。普天匝地。無一事而非感應之證也。二十二史。又古今感應之一隅也。推之而稗官說部。里巷傳聞。苟由此而反之。其理明。其事確。又何不可信之有。吾願讀是書者。決志進修。爲善去惡。如火之然。如泉之達。是書所錄之善。吾得取之以爲善。所錄之惡。吾得反觀內鑑。務使根株之芽絕焉。然則太上垂訓之旨。其

不在斯乎。彭希涑序。

凡例

一史書所載善者祥。惡者殃。其事不勝錄也。茲取天人感應之神異顯著者。凡降祥降殃。確知爲某善某惡之報。則錄之。

一事有暗相關照。而其故不甚明著者。如李斯譖韓非下獄。非欲自陳不得。後李斯爲趙高所譖。亦欲自陳不得。此類甚多。若欲繁引羣書。轉屬有心牽合。且挂漏反多。概不載入。

一如史記所載。而復見漢書。則不重錄。從其較詳者錄之。

一所載禍福報應。祇錄其與本事有關者。其終身名壽子孫不盡載。或所作善惡之報。必合終身名壽子孫而後見者則仍書。

一是書原爲士大夫修省之助。至本紀所載皆不錄入。若春秋列國諸侯。位非至尊。分有相匹。仍錄之。

一書一事、而義可觸類貫通。或其事互見於他書中者。附書於後。庶理完而文備云。

一採輯既就。別作緒論數條。判決疑義。綜論得失。以就正於尙論之君子焉。

緒論

史書體例不志怪神。然有可以明人事之得失者。雖涉靈異不以爲病。如史記載秦繆公死七日而寤曰。我之帝所甚樂。且謂帝與言晉國休咎甚悉。命書而藏之。皆驗。又趙簡子疾不知人。既寤語大夫曰。我與百神游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亦謂帝與言晉國事。亦皆驗。其事兩見於趙世家扁鵲傳。使人知天人相與之故。則知所以事天。故不厭詳也。若晉書載劉聰爲遮須夷國主。隋書載韓擒虎爲閻羅王。義無可取。乃爲體例之病矣。

司馬子長於天人之理甚明。其論韓氏之昌。以爲存趙氏之陰德。表其微也。蒙恬之誅也。自謂絕地脈之咎。而子長以阿意興工、不惜民力、爲恬罪。舉其大也。其必有當矣。

後漢書史弼傳論曰。語云。活千人者子孫必封。史弼終平原之黨。而其後不大。斯亦未可論也。按弼爲平原相時。詔舉鉤黨。郡國所奏連及者多至數百。弼獨無所上。濟活者衆。弼後爲河東太守。爲侯覽所誣。下獄。詔論棄市。平原吏人奔走詣闕訟冤。委曲營救。以免弼罪。復起官。以壽終。方弼被逮時。其去死也近矣。卒賴平原人以免。豈非活人之報耶。由是推之。爲善而福不至。必陰消其無形之禍也。其稟諸命者本薄也。爲惡而禍不至。必陰消其當得之福也。其稟諸命者本厚也。迨善惡之積既久。而命適退處無權。則人定勝天也。

後漢書袁安拜楚郡太守時。治楚王英獄。英辭所連及者數十人。吏按之急。迫痛自誣。死者甚衆。安到郡。理其無明驗者出之。爲河南尹。政號嚴明。然未嘗以贓罪鞠人。安後位至司空。子孫貴盛。史氏論曰。袁安理楚獄。未嘗鞠人於贓罪。其仁心足以覃乎後昆。子孫之盛。不亦宜乎。忠按安之不鞠人於贓罪。非得其贓狀而故縱之也。蓋推其居心仁厚。不欲人人於重罪耳。宋史。韓億見諸路有擿拾官吏小過者。輒顏色不懌。史氏因以爲其後必大。合而觀之。皆所以覘人心術之微也。

後漢書范滂被黨禍。將誅。顧謂其子曰。吾欲使汝爲惡。則惡不可爲。使汝爲善。則我不爲惡。夫桓靈之間。黨禍萌延。殘賊士類。蓋亦氣數之厄。然而匹夫橫議。品覈公卿。裁量執政。固有取禍之道矣。若范滂者。清心自好。克有令名。然疾惡過甚。爲郡功曹。致中人以下莫不歸怨。卒以此得罪。太剛必折。物理之常。倘不自反。而慷慨仰天。語多怨尤。惜不奉教於郭林宗、袁夏甫諸君子也。

宋書。劉湛被收入獄。亦謂其弟曰。相勸爲惡。惡不可爲。相勸爲善。正見今日。如何。湛初爲殷景仁推引。共參政事。乃以景仁位居己前。反相傾構。又附宗室義康。無人臣之禮。卒以伏誅。宜矣。若其他小節。即如生女輒殺。爲士流所怪。何者可自附於善邪。小人之爲惡。終其身不自知其惡也。吁可畏已。

南齊書。謝朓告王敬則反。敬則女爲朓妻。常懷刃欲相報。朓不敢相見。及朓以他罪將見誅。歎曰。天道其不可昧乎。我雖不殺王公。王公因我而死。朓爲人臣。知敬則反狀而具以告。義也。與訐發人陰私以爲己利者不同。豈其以是歸罪於天哉。

或以梁武崇信佛法。卒遭侯景之禍。疑報應之理不足憑。不知梁武弑齊主東昏侯及和帝、以取其位。侯景之禍。固其報復也。朝野僉載謂東昏侯死之日。侯景生焉。時人以景爲東昏侯後身。其說殆信。

唐長孫無忌、褚遂良、皆以直諫獲罪。人皆冤之。然無忌、遂良與江夏王道宗不協。遂誣奏道宗罪。配流象州。病卒。無忌又陷吳王恪。誅之。遂良又誣劉洎罪。賜自盡。而無忌、遂良卒皆不得其死。舊唐書以爲天網不漏。豈不信然。孜劉肅唐世說。亦謂遂良之敗。由陷洎之報。又載無忌之害吳王恪也。恪臨刑罵曰。無忌竊弄威權。搆害良善。若宗社有靈。當見其族滅不久。竟如其言。與史論可互證云。

爲將以嗜殺受陰譴。見錄中所載多矣。其理更有見於史書論贊中者。宋史王韶、章楶、皆用兵有功。韶子寀、能致天神。嘗試之無驗。棄市。楶子綖。或誣以私鑄錢。配沙門島。論曰。佳兵好還。道家所禁。寀以左道殺。綖以鑄錢陷。非其驗歟。明史。徐達、常遇春、俱爲太祖將。遇春下城邑。不能無誅僇。達所至不擾。達後贈中山王。子孫世其爵。遇春年四十、暴疾卒。追封開平王。子茂襲爵。未久。以事安置龍州。贊曰。中山賞延後裔。世叨榮寵。而開平天不假年。子孫亦復衰替。豈匹勳齊。而食報或爽。何也。太祖嘗語諸將曰。爲將不妄殺人。豈惟國家之利。爾子孫實受其福。信哉。可爲爲將帥者鑒矣。

余觀古名臣事業。凡拯亂救荒。以及河渠工築。動活數十萬人。未嘗不歎仁人之利之溥也。雖然。尤願人反求諸心。即所能盡者而自盡焉。如史稱宋曹彬總戎專征。秋毫無所犯。而其平居。於百蟲之蟄。亦不忍傷。使彬不爲將。而抱此不忍傷一物之心。與下江南不殺一人之心。無盈絀無廣狹也。然則一介之士。孰

不可自養其心乎。賈子稱孫叔敖埋蛇。而母知其陰德。唐書稱裴度還帶。而神觀頓改。彼其所以動天者。亦一念之力耳。豈必有微藉、而後得行其志哉。

或謂伊古忠臣孝子。多身際蹇屯。流離患難。不必盡有顯榮之盛。何謂之靈。而身犯不韙者。或竟坐享福澤。終其身何也。曰天之錫福也有五。壽、富、康寧、考終命。此四者。其事無過一身之樂。而其時不越百年之間。若天所以福聖賢而不與庸衆共之者。則攸好德而已。夫純臣孝子。處辛苦艱難之境。而甘之如飴者。豈有他哉。彼將以成仁而取義也。仁義者。天地之心。而人之所以爲人也。彼體天地之心。以求盡人之所以爲人。浩然之氣。塞於兩間。流萬古而不息。而天顧以儕庸者憐之。豈因材而篤之道乎。若夫因之生也幸而免。免矣仍未始免也。宴然食息運動。而其有生之理已盡而無餘。則一行尸而已矣。其與身受誅殛、夷滅者。何以異哉。

世俗神滅之說。昔人辨之甚詳。然不若證以實事。尤爲較著。如漢書。元始元年二月。朔方廣牧女子趙春病死。斂棺。積六日。出在棺外。自言見其死父。曰年二十七、不當死。太守譚以聞。後漢書。建安四年二月。武陵女子李娥物故。瘞於城外。已十四日。有聞其冢中有聲者。發出遂活。其中言娥見冥中事甚悉。晉書。干寶父亡。母生推婢于墓中。後十餘年。母喪開墓。而婢伏棺如生。載還經日乃蘇。言其父常取飲食與之。家中吉凶輒語之。地中亦不覺爲惡。又寶兄常病氣絕。積日不冷。後遂悟。云見天地間鬼神事。如夢覺。不自知死。寶遂撰集古今神祇靈異人物變化。名爲搜神記。遼史。孩里從上獵。墜馬。憤而復蘇。言始見二人引至一城。宮室宏敞。有衣絳袍人坐殿上。左右列侍。持牘者曰。誤執汝。示之牘。書官至使相。壽七十七。擠之大壑而寤。上聞之。命書其事。後皆驗。明史。洪武二十四年。河南龍門民婦司牡丹死。三年。借袁馬頭之屍復生。此皆死而再生。見冥中事者也。北史。魏臨淮令李庶亡。後其妻元氏更適趙起。夢庶謂曰。吾薄福託劉氏爲女。明旦當生。彼家甚貧。恐不能見養。夫妻舊恩。故來相見。告君宜取我。劉家在七帝坊十字街東南入窮巷是也。元氏不應。庶曰。君似懼趙公意。我自說之。於是起夢亦符。遂持錢帛往求劉氏。如所夢得之。養女長而嫁焉。魏書。宋穎妻鄧氏亡後十五年。穎夢鄧氏向穎拜曰。新婦今被處分爲高崇妻。故來辭君。泫然流涕。崇亦旋卒。南史。齊宗室鑒死後。有陶宏景與鑒舊識。忽夢鑒來。慘然言別。云某日命故無罪。後三年當生某家。宏景訪以幽中事。多秘不出。覺後訪之。果與夢符。舊唐書。崔咸父銳爲澤潞從事。有道人自稱盧老。銳館之于家。一旦辭去。且曰。我死當與君爲子。因指口下黑子以爲志。咸之生也。果有黑子。其形神即盧老也。父即以盧老字之。宋史。王氏婦梁歸夫家。數月會元兵至。婦謂夫曰。吾不受汙必死。若後娶。當告我。頃被掠不辱而死。夫後以無嗣謀更娶。夢妻曰。我死後生某氏家。今十歲矣。後七年當復爲君婦。明日遣人聘之。一言而合。詢其生與婦死年月同。此皆死此而生彼者也。北史。夏侯夬亡後三日。其交好相率至夬靈前。時日晚天陰。咸見夬在坐。衣服形容。不異平昔。但無語耳。夬從兄欣宗忽作夬語。如平生。發家人陰私。竊盜皆有文緒。明史。毛吉官廣東僉事。戰死。方出軍時。齎千金犒委驛丞余文司出入。已用十之三。既死。文憫其貧。以所餘金授吉僕使治喪。是夜僕婦忽坐中堂。作吉語曰。請夏憲長來。畢家

大驚。走告按察使夏壎。至。起揖曰。吉受國恩。不幸死於賊。今余文以所係官銀。付吉家。吉負垢地下矣。願亟還官。毋累我。言畢仆地。頃之始甦。此皆死而與生人接語者也。他如是錄中所載。幽明感應事甚多。彼執死而神滅之說者。豈往古記載皆虛構不足信乎。抑別有說以解此乎。蓋亦弗思爾已。

或謂生命脩短。謂有鬼神掌之。如增算奪紀之說。有可徵乎。曰。博物志謂泰山主召人魂魄。司生命之長短。證諸於史。後漢書許峻傳。峻自云。嘗篤病三年不愈。乃謁泰山請命。烏桓傳。死者魂神歸赤山。如中國人魂神歸泰山也。三國志管輅傳。輅謂其弟辰曰。但恐至泰山治鬼。不得治生人。其說可信矣。又宋書。謝宏微之卒也。時有一長鬼寄司馬文宣家。云受遣殺宏微。宏微疾增劇。輒豫告文宣。宏微既死。與文宣分別而去。則勾召魂魄者。又實有之矣。

列史。五行志。有人變異形者。後漢書靈帝時。黃氏之母。浴而化爲黿。入於深淵。其後時出見。晉書。吳孫皓寶鼎元年。丹陽宣騫母。年八十。因浴化黿。宋史。衡湘間人有化爲虎者。夫心形之主也。人之異於禽獸者。在心不在形。孟子曰。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可以得輪迴之理矣。

二十二史感應錄卷上

蘇州彭希涑蘭臺輯

史記

宋景公時。熒惑守心。心宋之分野也。景公憂之。司星子韋曰。可移於相。景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於民。景公曰。君者待民。曰。可移於歲。景公曰。歲饑民困。吾誰爲君。子韋曰。天高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熒惑宜有動。於是候之。果徙三度。宋世家。

魯桓公如齊。齊襄公使力士彭生拉殺魯桓公。而殺彭生以謝魯。十二年。襄公遊沛邱。見彘。從者曰彭生。公怒射之。彘人立而啼。公懼。墜車傷足。公孫無知等聞公傷。乃作亂。齊世家。

狐突之下國。遇太子申生。申生與載而告之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將以晉與秦。秦將祀余。狐突對曰。臣聞神不食非其宗。君之祀毋乃絕乎。君其圖之。申生曰。諾。吾將復請帝。後十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見我焉。許之。遂不見。及期而往。復見申生。告之曰。帝許罰有罪矣。弊於韓。惠公六年。秦伐晉。合戰韓原。秦獲晉侯以歸。晉世家。

衛鞅好刑名。執秦政。封於商。定變法之令。民有言令不便者。或有言令便者。盡遷於邊城。公子虔犯約。劓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商君。商君亡。欲止客舍。舍人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歎

曰。嗟乎。爲法之弊一至此哉。去之魏。不受。內之秦。秦人車裂以徇。商君傳。

秦將武安君白起。累戰有功。其後秦王使武安君攻邯鄲。武安君稱病不行。秦王怒。賜之劍。令自裁。武安君引劍將自剄。曰。我何罪於天而至此哉。良久曰。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人。我詐而盡坑之。是足以死。遂自殺。白起傳。

按夷堅志載。江南民陳氏女。年十七。素不知書。得病。臨絕。忽語人曰。我秦將軍白起也。爲生時殺人七八十萬。在地獄受無量苦。近始得復人身。然只世世作女人。壽不許過二十歲。今日之死。亦命也。大言果而殁。然則史書所載。特其現生較著者耳。

陳涉反秦。使王翦之孫王離擊趙。圍趙王及張耳鉅鹿城。或曰。王離。秦之名將也。今將彊秦之兵。攻新造之趙。舉之必矣。客曰。不然。夫爲將三世者必敗。必敗者何也。以其所殺伐多矣。其後受其不祥。今王離已三世將矣。居無何。項羽救趙。擊秦軍。果虜王離。王翦傳。

呂氏妒戚夫人。有寵。遂酖其子趙王如意。而殺戚夫人。後呂后過軹道。見物如蒼犬。據后掖。忽弗復見。卜之云。趙王如意爲祟。呂后遂病掖傷。未幾崩。呂后本紀。

陳丞相平佐高祖定天下。多出奇計。封曲逆侯。嘗曰。吾多陰謀。是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廢亦已矣。終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其嗣何。坐罪國除。曾孫陳掌以衛氏親貴戚。願得續封。然終不得。陳丞相世家。

魏其侯竇嬰。武安侯田蚡。俱漢外戚。時灌夫亦倚魏其而列封侯。及魏其罷政。武安爲丞相。使人請魏其城南田。魏其大望曰。老僕雖棄。將軍雖貴。寧可以勢奪乎。時灌夫聞。怒罵使者。武安由此大怨灌夫魏其。元光四年。武安取燕王女爲夫人。詔召列侯宗室往賀。武安劾灌夫罵坐不敬。誅灌夫族。魏其銳身爲救。亦棄市。其春。武安侯病。專呼服謝罪。使巫視鬼者視之。見魏其灌夫共守。欲殺之。竟死。魏其武安傳。

李廣爲漢將。善騎射。號曰飛將軍。然不得爵邑。嘗謂望氣王朔曰。諸將材能不及中。以軍功取侯者數十人。廣不爲後人。然無尺寸之功以得封侯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乎。且固命也。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所恨乎。廣曰。吾爲隴西守。羌嘗反。吾誘而降。降者八百餘人。吾詐而同日殺之。至今大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廣後以出征失道自殺。孫陵又以降敵族誅。李將軍傳。

王溫舒好殺伐。爲廣平都尉。捕豪猾。連坐千餘家。大者至族。小者論死。其治中尉姦猾窮治。大抵盡靡爛。其爪牙吏虎而冠。後人告溫舒姦利事。罪至族。自殺。其時兩弟及兩婚家。以各自坐他罪而族。光祿徐自爲曰。悲夫。古有三族。而王溫舒罪至同時而五族乎。酷吏傳。

漢書

霍光爲大將軍。威震海內。光夫人顯。私使乳醫行毒藥。殺許后。及光子禹嗣博陸侯。繕治第宅。走馬馳逐于樂館。顯夢第中井水溢流庭下。竈居樹上。又夢大將軍謂顯曰。知捕兒不。亟下捕之。第中鼠暴多。與人相觸。以尾畫地。鴞數鳴殿前樹上。第門自壞。禹夢車騎聲正讙來捕。禹舉家憂愁。遂謀逆事。發。禹要斬。顯及諸女昆弟皆棄市。霍光傳。

于公爲縣獄吏郡決曹。決獄平。郡中爲之立生祠。東海有孝婦。少寡。姑欲嫁之。終不肯。姑謂鄰曰。婦亡子守寡。久累丁壯。奈何。姑後自經死。姑女告吏。婦殺我母。吏治。誣服。于公心知婦冤。爭之弗得。乃抱其具獄。哭於府上。辭疾去。太守竟論殺孝婦。郡旱三年。後太守至。于公請祭孝婦冢。表其墓。天立大雨。時公閭門壞。父老共治之。公曰。少高大門閭。使容駟馬高蓋車。吾治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冤。子孫必有興者。子定國果爲丞相。孫永爲御史大夫。封侯傳世。于定國傳。

武帝時。丙吉爲廷尉監。受詔治巫蠱郡邸獄。時皇曾孫亦繫獄。吉見而憐之。擇謹厚女徒。令保養之。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上令盡殺繫者。吉閉門拒使者不納。曰。皇曾孫在。他人無辜死者猶不可。况親曾孫乎。使者還報。帝悟曰。天使之也。因赦天下。郡邸獄繫者獨賴吉得生。恩及四海矣。及宣帝立。吉絕口不道前恩。會掖庭宮婢自陳有阿保之功。詞引丙吉。上始知吉有舊恩。而終不言。大賢之。封爲博陽侯。臨當封。吉疾病。上憂吉疾不起。夏侯勝曰。此未死也。臣聞有陰德者。必享其樂以及子孫。今吉未獲報而疾甚。非其死疾也。病果愈。乃受侯封。未幾拜丞相。丙吉傳。

宋陸務觀舊聞云。宣和末。蔡京病篤。人皆謂必死矣。獨晁沖之叔用曰。此未死也。此老敗壞至此。若使宴然死牖下。備極哀榮。豈復有天道哉。果不死。至儋州之竄。死於潭。是則有陰德者不死可慶。有陰禍者。不死可懼也。

王尊爲東郡太守。河水盛溢。泛浸瓠子金隄。老弱奔走。尊祀水神河伯。請以身填金隄。因止宿。廬居隄上。吏民數千萬人。爭叩頭救止尊。尊終不肯去。及水盛隄壞。惟一主簿泣在尊旁。立不動。而水波稍却。迴還。吏民奏其狀。加秩賜金。王尊傳。

嚴延年爲涿郡太守。後遷河南。巧爲獄文。所欲誅殺。奏成手中。奏可。論死。奄忽如神。冬月論囚。流血數里。號曰屠伯。其母從東海來。欲從延年臘。到雒陽。適見報囚。母大驚。便止都亭。不肯入府。延年出至都亭謁母。母閉閤不見。延年免冠頓首閤下。良久。母乃見之。因數責延年。幸得備郡守。專治千里。不聞仁愛教化。全安愚民。顧多刑殺人。欲以立威。豈爲民父母意哉。延年服罪。重頓首謝。因自爲御歸府舍。母畢正臘。謂延年。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將去汝東歸。掃除墓地耳。遂去歸郡。後歲餘。延年果以不道棄市。東海莫不賢智其母。嚴延年傳。

史載諸酷吏罕有良死者。重則夷族。輕則自裁。此亦感應之大彰明較著者矣。故曰。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彼好殺人者。其與操刃而自殺者何遠哉。今錄其尤顯著者數條。爲司刑者鑒。其他可推類而知矣。

王翁孺爲武帝繡衣御史。逐捕魏郡羣盜堅盧等黨與。及吏畏懦逗遛當坐者。翁孺皆縱不誅。他部御史暴勝之等奏殺二千石。誅千石以下。及通行飲食坐連及者。大部至斬萬餘人。翁孺以奉使不稱免。歎曰。吾聞活千人有封子孫。吾所活者萬餘人。後世其興乎。翁孺子禁。生女政君。爲孝元皇后。禁封陽平侯。元后傳。

後漢書

鄧禹爲將軍時。亦屢所過殘掠。禹行師有紀。所至輒停車駐節。以勞來之。父老童稚。垂髮戴白。滿其車下。莫不感悅。禹嘗曰。吾將百萬之衆。未嘗妄殺一人。後世必有興者。禹子訓。建初三年。拜謁者。時修滹沱石臼河。欲令通漕。吏人苦役。連年無成。轉運所經。沒溺死者不可勝算。訓知大功難立。具以上言。遂罷其役。更用驢輦。歲全活數千人。訓弟陵言。常聞活千人者子孫有封。天道可信。家必蒙福。訓女爲和帝后。鄧氏子孫累世貴寵。和熹鄧皇后、鄧禹鄧訓傳。

陰子方至孝有仁恩。臘日晨炊。而竈神形見。子方再拜受慶。自是以後。暴至巨富。子方嘗言我子孫必將彊大。至其孫識。拜執金吾。陰氏侯者凡四人。陰識傳。

按酉陽雜俎曰。竈神姓張名單。夫人字卿忌。有六女皆名察洽。常以月晦日上天。白人罪狀。大者奪紀。小者奪算。故爲天帝督使。下爲地精。其屬神有天帝嬌孫。天帝大夫。天帝都尉。天帝長兄硎上童子。突上紫官君。太一君。玉池夫人等。其說與感應篇相符合。

長沙有孝子古初。遭父喪未葬。鄰人失火。初匍匐柩上。以身扞火。火爲之滅。郅惲傳。

蔡順以至孝稱。少孤。養母。常出求薪。有客卒至。母望順不還。乃噬其指。順即心動。棄薪馳歸。跪問其故。母曰。有急客來。吾噬指以悟汝耳。母終。未及葬。里中災。火將逼其舍。順抱扶棺柩。號哭叫天。火遂越燒他室。順獨得免。周磐傳。

宋均爲九江太守。郡多虎暴。前吏募設檻穽。而猶多傷害。均到。下記屬縣曰。虎爲民害。咎在殘吏。勞勤張捕。非憂恤之本。其務去姦貪。思進忠善。可一去檻穽。除削課制。其後虎相與東游渡江。中元中。山陽、楚、沛多蝗。其飛至九江界者。輒東西散去。由是名稱遠近云。宋均傳。

何比干爲汝陰縣獄吏決曹掾。平活數千人。後爲丹陽都尉。獄無冤囚。淮汝號曰何公。征和三年三月辛亥。天大陰雨。比干在家晝臥。夢貴客車騎滿門。覺以語妻。語未已。而門有老嫗求寄避雨。雨甚而衣履不霑漬。雨止。送至門。乃謂比干曰。公有陰德。而天賜君策。以廣公之子孫。因出懷中符策。狀如簡。長九寸。凡九百九十枚。以授比干曰。子孫佩印綬者。如此算。後子孫貴顯。果如其言。何敞傳註。

陳寵爲廣漢太守。先是洛縣城南。每陰雨常有哭聲聞于府中。積數十年。寵聞而疑其故。使吏按行。還言世衰亂時。此下多死亡者。而骸骨不得葬。儻在於是。寵愴然矜歎。即敕縣盡收葬之。自是哭聲遂絕。陳寵傳。

楊寶九歲時。至華陰山北。見一黃雀。爲鴟鴞所搏。墜於樹下。爲螻蟻所困。寶取置巾箱中。啖以黃花。羽毛成。飛去。其夜夢黃衣童子向寶再拜曰。我西王母使者。感君愛護。持獻白玉環四枚。令君子孫潔白。位登三事。如此環。後寶生震。震生秉。秉生賜。賜生彪。四世三公。清白無比。楊震傳註。

楊震性公廉。不受私謁。累官至太傅。進諫多切至。時樊豐等譖震遣罷。因飲酖而死。停棺道側。順帝時。以禮改葬於華陰潼亭。遠近畢至。先葬十餘日。有大鳥高丈餘。集震喪前。俯仰悲鳴。淚下霑地。葬畢乃飛去。

郡以狀上。帝感覆之杆。詔使太守丞。以中牢具祠。於是時人立石爲象于其墓所。([illegible]傳)

虞經爲陳國郡獄吏。案法平允。務存寬恕。冬月上其狀。每流涕隨之。嘗曰。于公高爲里門。而其子定國卒至丞相。吾決獄六十年。雖不及于公。其庶幾乎。子孫何必不爲九卿耶。故字其孫詡曰升卿。詡官至尚書。以剛正稱。(虞詡傳)

虞詡臨終。謂其子恭曰。吾事君直道。行己無愧。所悔者爲朝歌長時。殺賊數百人。其中何能不有冤者。自此二十餘年。家門不增一口。斯獲罪于天也。(虞詡傳)

司徒王允以王宏爲右扶風。李傕爲亂。欲殺允。遂收宏下廷尉。并殺之。宏素與司隸校尉胡种有隙。及宏下獄。种遂迫促殺之。宏臨命詬曰。胡种樂人之禍。禍將及之。种後眠輒見宏以杖擊之。因發病。數月死。(王允傳)

董卓既伏誅。暴尸市中。脂流於地。守尸吏然火置卓臍中。光明達曙。及卓部將李傕等入長安。葬董卓於郿。葬日大風雨。霆震卓墓。流水入藏。漂其棺木。(董卓傳)

上虞有寡婦。至孝養姑。姑壽終。夫女弟先懷嫌忌。乃誣婦鴆母。列訟縣庭。郡不加尋察。婦竟冤死。自是郡中連旱二年。禱請無所獲。後太守殷丹到官。訪問其故。郡戶曹吏孟嘗具陳寡婦冤誣之事。因曰。昔東海孝婦感天致旱。于公一言。甘澤時降。宜戮訟者。以謝冤魂。庶幽枉獲申。時雨可期。丹從之。卽刑訟女。而祭婦墓。天應時澍雨。穀稼以登。(孟嘗傳)

劉昆除江陵令。時縣連年火災。昆輒向火叩頭。多能降雨止風。後爲宏農太守。先是崤黽驛道多虎災。行旅不通。昆爲政三年。仁風大行。虎皆負子渡河。帝聞而異之。徵拜光祿勳。詔問昆曰。前在江陵。反風止火。後守宏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昆對曰。偶然耳。帝歎曰。此長者之言也。命書諸策。(劉昆傳)

周暢性仁慈。爲河南尹。永初二年夏。旱久禱無應。暢因收葬洛陽傍客死骸骨。凡萬餘人。應時澍雨。歲乃豐稔。(周暢傳)

王忳詣京師。於空舍中見一書生疾困。愍而視之。書生謂忳曰。我當到洛陽。而被病。命在須臾。腰下有金十斤。願以相贈。死後乞藏骸骨。未及問姓名而命絕。忳鬻金一斤。營殯葬。餘金悉置棺下。人無知者。後數年。縣使忳爲亭長。初到之日。有馬馳入亭中而止。俄大風飄一繡被。墮忳前。卽言之於縣。縣以歸忳。後乘馬到雒縣。馬奔走牽忳入他舍。主人見而喜曰。今擒盜矣。問忳何由得馬。忳具言其狀。并及繡被。主人曰。向吾家被、隨旋風與馬俱亡。卿何陰德而致此二物。忳自念有葬書生事。因說之。并道書生形貌及埋金之處。主人驚慟曰。是吾子也。姓金名彥。前往京師。不知所在。何意卿乃葬之。大恩未報。天以此彰卿德耳。因與忳俱迎彥喪。餘金具存。忳由是顯名。(王忳傳)

王忳除郿令。到官。至斄亭。亭長曰。亭有鬼。不可宿也。忳曰。仁勝凶邪。德除不祥。何鬼之避。卽入亭止宿。夜中聞女子稱冤之聲。忳曰。有何枉狀。可前求理乎。女子曰。無衣不敢進。忳投衣與之。女子乃前訴曰。妾夫爲涪令之官。過宿此亭。亭長無狀。賊殺妾家十餘口。埋在樓下。悉取財貨。忳問亭長姓名。女曰。卽今門下遊徼者也。忳曰。當爲汝理此冤。因解衣于地。忽然不見。明旦。召遊徼詰問。具服罪。卽收繫及同謀十餘人。悉服辜。遣吏送其喪歸鄉里。亭遂清安。(同前)

戴封爲西華令。汝潁有蝗災。獨不入西華界。時督郵行縣。蝗忽大至。督郵其日卽去。蝗亦頓除。一境奇之。其年大旱。封禱請無獲。乃積薪坐其上以自焚。火起而大雨暴至。於是遠近歎服。(戴封傳)

諒輔爲廣漢郡五官掾。時夏大旱。太守自出祈禱山川。連日而無所降。輔乃自暴庭中。慷慨咒曰。輔爲股肱。不能進諫納忠。薦賢退惡。和調陰陽。承順天意。至令天地否隔。萬物焦苦。百姓喁喁。無所訴告。咎盡在輔。今郡太守改服責己。爲民祈禱。精誠懇到。未有感徹。輔今敢自祈請。若日中不雨。乞以身塞無狀。於是積薪柴、聚茭茅、以自環。搆火其傍。將自焚焉。未及日中時。而天雲晦合。須臾澍雨。一郡沾潤。世以此稱其志誠。(諒輔傳)

許楊。建武中。汝南太守鄧晨署爲都水掾。使修鴻郤陂。楊因高下形勢。起塘四百餘里。百姓得其便。累歲大稔。時豪右大姓譖楊受取賕賂。晨遂收楊下獄。而械輒自開。獄吏恐懼。白晨。晨驚曰。果濫矣。太守聞忠信可以感靈。今其效乎。卽夜出楊。遣歸。時天大陰晦。道中若有火光照之。時人異焉。後以病卒。晨爲楊起廟。百姓思其功績。皆祭祀之。(許楊傳)

公沙穆爲宏農令。縣界有螟蟲食稼。百姓惶懼。穆乃設壇謝曰。百姓有過。罪穆之由。請以身禱。於是暴雨既霽。而螟蟲自銷。百姓稱曰神明。(公沙穆傳)

許升妻呂氏字榮。遭寇賊。欲犯之。曰。從我則生。不從我則死。榮曰。義不以身受辱。遂殺之。是日疾風暴雨雷電晦冥。賊惶懼。叩頭謝罪。乃殯葬之。(吳許升妻傳)

三國志

魏皇甫謐夢至洛陽。自廟出。見車騎甚衆。以物呈廟云。誅大將軍曹爽。謐寤而以告邑人。邑人曰。君欲作曹人之妻乎。朝無公孫彊如何。且爽兄弟典重兵。又權尚書誰敢謀之。謐曰。爽無叔振鐸之請。苟失天機則離矣。何恃於彊。昔漢之閻顯倚母后之尊。權國威命。可謂至重矣。閹人十九人一旦尸之。況爽兄弟乎。已而爽果爲司馬宣王所誅。(曹爽傳註)

管寧客居遼東。時避難者皆來就之而居。井汲者多爭先鬭鬩。寧乃多買器。分置井旁。汲以待之。來者皆自悔責。鄰有牛暴寧田者。寧爲牽牛著涼處。牧之。牛主大慚。是以左右無鬭訟之聲。及歸。海中遇暴風。船皆傾沒。惟寧乘船自若。時夜風晦冥。莫知所泊。望見有火光。趣之得島。島無居人。又無火燼。人咸異焉。以爲神光之佑也。積善之應也。(管寧傳註)

魏游殷爲郡功曹。與司隸校尉胡軫有隙。軫誣搆殺殷。殷死月餘。軫得疾患。自說伏罪伏罪。游功曹將鬼來。遂死。(張既傳註)

魏王凌都督揚州軍事。司馬宣王既誅魏大將軍曹爽。凌以帝幼制於強臣。謀迎立楚王彪。與曹氏爲人所發。宣王自將中軍討凌。先下詔赦罪。又爲書喻凌。而以大軍迎之。凌乃乘船出迎。宣王遣步騎六百人。

迭凌還京都。凌到項。見賈逵祠在水側。凌呼曰。賈梁道。王凌固忠於魏之社稷者。惟爾有神知之。遂飲藥死。其年八月。宣王有疾。夢凌逵爲厲。甚惡之。遂薨。（王凌傳註）

管輅父爲利漕。利漕民郭恩兄弟三人。皆得躄疾。使輅筮其所由。輅曰。卦中有君本墓。墓中有女鬼。非君伯母。當叔母也。昔饑荒之世。當有利其數升米者。排著井中。嘖嘖有聲。推一大石下。破其頭。孤魂冤痛。自訴於天。於是恩涕泣伏罪。（管輅傳註）

吳孫策既殺于吉。每獨坐。彷彿見吉在左右。甚惡之。既而治創方差。引鏡自照。見吉在鏡中。顧而弗見。如是再三。因撲鏡大叫。須臾而死。（孫策傳註）

孟宗母嗜筍。冬節將至。時筍尚未生。宗入竹林哀歎。而筍爲之出。得以供母。皆以爲至孝所感。（孫皓傳註）

吳軍師張悌。帥衆禦晉軍。時有臨海松楊人柳榮。從悌出征。病死船中。二日。軍已上岸。無有埋之者。忽大呼言人縛軍師。人縛軍師。遂活。人問其故。榮曰。上天北斗門下。卒見人縛張悌。意中大愕。不覺大呼。言何以縛張軍師。門下人怒榮。叱逐去。便然其目。悌戰死。（同前）

吳程普領江夏太守。盪寇將軍。殺數百人。皆使投火。卽日病癘死。（程普傳註）

吳陸機及弟雲。並以文章見重於時。吳亡入晉。爲孟超等所譖。俱被殺。初機祖父抗爲吳都護。其克步闡也。誅及嬰孩。識道者尤之。曰。後世必受其殃。及機之誅。三族無遺。（陸抗傳）

吳孫峻掃諸葛恪于吳王。殺之。峻遂遷丞相大將軍。後峻夢爲恪所擊。遂恐懼發病死。（孫峻傳）

晉書

鄭芝出征。見猨緣山。手射中之。猨拔其箭。卷木葉塞其創。芝曰。嘻。吾違物之性。殆將死矣。俄卒。（五行志）

物之翔於空。擾於原。相忘於江湖。皆其性也。順物之性。不忍有所傷。而生生之機。豈于無盡矣。反此則不祥。南史。齊宗室敏好射雉。以張弩損腰死。北史。崔鍾走馬從鷹。髮挂木而死。以鄭芝之言觀之。所以致此者有由矣。好殺者無乃自促其生乎。

王祥少有至性。繼母朱氏不慈。每使掃除牛下。祥孝事愈恭。父母有疾。衣不解帶。湯藥必躬嘗。母嗜魚鮮。會冰凍不可得。祥解衣將剖冰求之。冰忽自解。雙鯉躍出。母又思黃雀炙。復有雀數十飛入其幙。遂取以奉母。鄉里驚歎。祥後母弟覽亦具至性。愛兄甚篤。年數歲。見祥被母楚。輒涕泣抱持。甫成童。每諫其母。母虐爲之稍減。母屢以非理使祥。覽輒與祥俱。又虐使祥婦。覽婦輒趨而與俱。母患之爲止。其後呂虔贈祥一劍云。佩者至三公。祥後拜太保。封睢陵公。年八十五將卒。以劍授覽曰。汝後必興。足稱此刀。覽官光祿大夫。其後奕世多賢才。興於江左矣。（王祥王覽傳）

賈充善使佞。悄諂無忌。嘗伐吳屯軍項城。忽失充所在。時帳下都督周勤方晝寢。見百餘人錄充。引入一徑。勤驚覺。聞失充。乃尋夢中徑道往求之。見充行至一府舍。侍衛甚盛。府公南面坐。聲色俱厲。謂充曰。亂吾家事者。爾與荀勗。既惑吾子。又亂吾孫。間使任愷黜汝而不去。又使庾純詈汝而不改。今吳寇當平。汝方表斬張華。若不悛慎。當旦夕加罪。充叩頭流血。公曰。汝所以延日月享名位者。是衛府之勳耳。終當使

系嗣死於鍾簴之間。大子斃於金酒之中。小子困於枯木之下。荀勗亦宜同然。但其先德稍濃。故報在汝後。數世之外。國嗣亦替。言畢叱去。充忽忽歸營。顏色憔悴。性理昏喪。經日始復。惠帝末充嗣孫謐。遭趙王倫之難。梟斬於鍾下。長女賈后服金酒死。少女賈午。考死大杖終。悉如神言。（賈充傳）

阮瞻執無鬼論。自以爲此理足以辨正幽明。忽有一客通名詣瞻。寒溫畢。聊談名理。客甚有才辨。瞻與之言鬼神之事。反覆甚苦。客不能辨。作色而起曰。鬼神古今聖賢所共傳。君何得言無。卽僕便是鬼。於是變爲異形。須臾消滅。瞻意色大惡。未幾便卒。（阮瞻傳）

按北齊書載杜弼嘗與邢邵論死生理。邵以爲神之在人。猶光之在燭。燭盡則光窮。人死則神滅。弼曰。燭則因質生光。質大光亦大。人則神不係形。形小神不小。故仲尼之智。必不短於長狄。孟德之雄。乃遠奇於崔琰。邵理屈而止。又隋書載李士謙善談玄理。嘗有一客在坐。不信佛家報應之義。以爲外典無聞焉。士謙喩之曰。積善餘慶。積惡餘殃。豈非休咎之應耶。佛經曰。輪迴五道。無復窮已。此則賈誼所言。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忽然爲人之謂也。佛道未東。而賢者已知其然矣。至若鯀爲黃熊。杜宇爲鶗鴂。褒母爲龍。牛哀爲獸。君子爲鵠。小人爲猿。彭生爲豕。黃母爲黿。宣武爲鼈。鄧艾爲牛。徐伯爲魚。鈴下爲烏。書生爲蛇。羊祜前身李家之子。此非佛家變受異形之謂耶。客曰。邢子才云。豈有松柏後身變爲樗櫟。士謙曰。此不類之談也。變化由心而作。木豈有心乎。客不能難而止。附識于此。昧幽明之理者。觀此可釋然矣。

王坦之與沙門竺法師甚厚。每共論幽明報應。便約先死者當報其事。後別經年。師忽來云。貧道已死。罪福皆不虛。惟當勤修道德。可以升濟神明耳。坦之尋亦卒。（王坦之傳）

孔愉嘗行經餘不亭。見籠龜於路者。愉買而放之溪中。龜中流左顧者數四。後以討華軼功。封餘不亭侯。印工鑄侯印。而印龜左顧。三鑄如初。印工以告。愉悟。乃佩焉。愉後爲鎭軍將軍。（孔愉傳）

武昌軍人有於市買得一白龜。長四五寸。養之漸大。放之江中。及邾城戰敗。溺死者六千人。養龜者被鎧持刀。投於水中。如覺墮一石上。視之。乃先所養白龜。長五六尺。送至東岸。遂得免焉。（毛寶傳）

殷仲堪遊於江濱。見流棺。接而葬焉。旬日間。門前之溝。忽起爲岸。其夕有人通仲堪云。感君之惠。無以報也。仲堪因問門前之岸。是何祥乎。對曰。水中有岸。其名爲洲。君將爲州矣。言終而沒。未幾果爲荊州刺史。（殷仲堪傳）

許孜二親沒。哀毀骨立。杖而能起。建墓于東山。躬自負土。宿墓所。列植松柏。時有鹿犯其松栽。孜悲歎曰。鹿獨不念我乎。明日忽見鹿爲猛獸所殺。置于所犯栽下。孜悵惋不已。乃爲作冢。埋於隧側。猛獸卽於孜前自撲而死。孜益歎息。又取埋之。自後樹木滋茂。而無犯者。人號其居爲孝順里。（許孜傳）

顏含兄病。躬親侍養。足不出戶。及親既終。兩兄繼沒。次嫂因疾失明。含課勵家人。盡心奉養。每日自嘗省藥饌。察問息耗。嘗方須髯蛇膽。而尋求弗得。含憂歎累時。晝獨坐。忽有一青衣童子。年可十三四。持一青囊授含。開視。乃蛇膽也。童子逡巡出戶。化爲青鳥飛去。得膽藥成。嫂病卽愈。由是著名州郡。（顏含傳）

劉殷七歲喪父。哀毀過禮。曾祖母王氏盛冬思堇而不言。食不飽者一旬矣。殷怪而問之。王言其故。殷時年九歲。乃于澤中慟哭曰。殷罪釁深重。幼丁艱罰。王母在堂。無旬月之養。殷爲人子。而所思無獲。皇天后土。願垂哀愍。聲不絕者半日。忽若有人云。止、止聲。殷收淚視地。便有堇生焉。因得斛餘而歸。食而不減。至時堇生。乃盡。又嘗夜夢神人謂之曰。西籬下有粟。寤而掘之。得粟十五鍾。銘曰七年粟百石。以賜孝子劉殷。自是食之七載方盡。劉殷傳

王延九歲喪母。繼母卜氏遇之無道。延事母彌謹。卜氏嘗盛冬思生魚。勑延求而弗獲。杖之。延尋汾叩凌而哭。忽有一魚長五尺。踊出水上。延取以進母。卜氏食之。積日不盡。於是心悟。撫延如己生。王延傳

何琦丁母艱。居喪泣血。杖而後起。停柩在殯。爲鄰火所逼。烟焰已交。家乏僮使。計無從出。乃匍匐撫棺號哭。俄而風止火息。堂屋一間免燒。其精誠如此。何琦傳

鄧攸字伯道。遇亂負妻子逃。擔其兒及其弟子綏以行。攸度不能兩全。謂妻曰。吾弟已亡。唯有一息。止應棄吾兒耳。幸而得存。吾後當有子。妻泣而從之。乃棄之。其子朝棄而暮追及。明日攸繫之於樹而去。後妻不復孕。納妾亦無子。鄧攸傳

攸既無嗣。時人語曰。天道無知。使鄧伯道無兒。何識之闇也。晉書本傳論曰。攸棄子存姪。若力所不能。自可割情忍痛。何至預加徽纆。絕其奔走者乎。斯豈慈父仁人之用心也。卒以絕嗣。宜哉。勿謂天道無知。此乃有知矣。允哉此論。夫天之生物。仁而已矣。攸以殘忍之心。冀見許於造物。而取儆將來。其可得乎。

王敦爲侍中大將軍。粗立功業。威權莫貳。遂欲專制朝廷。因帝信用劉隗、刁協。於是舉兵攻石頭。害刁協、周顗等。後敦病。見刁協乘軺車導從。瞋目令左右執之。俄而敦死。王敦傳

桓溫官大司馬。雄武專朝。窺覦非望。多行廢誅。嘗時有位望者莫不戰慴。後拜高平陵。左右覺其有異。既登車。謂從者曰。先帝向遂崇見。以不述帝所言。故衆莫之知。但見將拜時。頻言臣不敢而已。又問左右殷涓形狀。答者言肥短。溫云。向亦見在帝側。初中軍將軍殷浩。既爲溫所廢死。浩子涓頗有氣尚。遂不詣溫。故溫疑而害涓。竟不識也。及是亦見涓爲祟。因而遇疾死。桓溫傳

諸葛長民督豫揚六郡軍事。驕縱貪侈。所在殘虐。長民夜眠中。輒驚起跳踉。如與人相打。云見一物甚黑而有毛。腳奇健、非我無以制之。一月中輒十數夜如是。杵及椽桷間。悉見有蛇頭。擣衣杵相與語。如人聲。又見巨手長七八尺。臂大數圍。未幾遂伏誅。諸葛長民傳

史載世族將亡敗。往往妖異百出。不可殫紀。而長民所見鬼物。則尤降罰之較著者也。昔虢公夢神人面白毛虎爪。覺以告史嚚。嚚曰如君所言。則蓐收也。天之刑神也。長民所見。殆類是。

劉聰使其子粲攻南陽王模於長安。模敗而降。粲遂害模。聰聞之大怒。謂粲曰。天道至神。理無不報。吾恐汝不免誅降之殃也。粲後被殺。前趙載紀

聰知天理。何以窮兇而不知懼。此特天良之偶露耳。然聰得壽終。再世而後敗者。或亦以平日尚有仁

心歟。故不以人廢之。

趙染事劉聰爲將軍。寇長安時累敗。大都督麴允、索綝、東討染。染狃于累捷。有輕綝之色。長史魯徽曰。王[illegible]雖劣。不同。將軍宜整陣按兵以擊之。弗可輕也。染弗聽。晨率精騎數百。馳出迎之。敗績而歸。悔曰。吾不用魯徽之言以至此。何面見之。於是斬徽。徽臨刑謂染曰。死者無知則已。若其有知。當訴將軍於地下。使不得伏牀枕而死。及染寇北地。夢徽大怒引弓射之。驚悸而寤。且將攻城。中弩而死。前趙載紀

徐義爲慕容永所獲。械埋其足。將殺之。義誦觀世音經。至夜中土開械脫。于重禁之中。若有人導之者。遂命得脫。前秦載紀

姚萇與兄襄。同降苻堅。後萇叛堅。執堅而縊之。及萇疾。夢堅將天官使者鬼兵數百。突入營中。萇懼。走入宮。宮人迎萇刺鬼。誤中萇陰。鬼相謂曰。正中死處。拔矛。出血石餘。寤而驚悸。遂患陰腫。醫刺之。出血如夢。萇乃狂言。或稱臣。萇殺陛下者兄襄。非萇之罪。願不枉臣。遂死。後秦載紀

李壽僭位。以左僕射蔡興爲訕謗。誅之。右僕射李嶷亦以直言被殺。壽疾篤。常見興嶷等爲祟。遂死。後蜀載紀

傅曜爲張掖督郵。考覈屬縣。邱池令尹興殺之。投諸空井。曜見夢于呂光曰。臣張掖小吏。邱池令尹興贓狀狼藉。懼臣言之。殺臣。投南亭空井中。臣衣服形狀如是。光寤而猶見。久之乃滅。遣使覆之如夢。遂殺興。後涼載紀

宋書

謝述兄綜。在江陵遇害。述奉喪還都。值暴風。綜喪舫流漂。不知所在。述乘小船尋求之。綜妻庾遣人謂述曰。風波如此。小郎去必無及。寧可存亡俱盡耶。述號泣答曰。如已致意外。述亦無心獨存。因冒浪而進。見綜喪舫泊。述號叫呼天。幸而獲免。咸以爲精誠所致也。謝述傳

王玄謨北征。戰敗。主將蕭斌將殺之。沈慶之固諫。乃止。初玄謨始將見殺。夢人告曰。誦觀音經千遍則免。既覺。誦之得千遍。明日將刑。誦之不輟。忽傳呼停刑。遣代守碻磝。遂免。王玄謨傳

王彭少喪父母。家貧。無以營葬。晝則傭力。夜則號感。鄉里哀之。乃各出夫力助作塼。塼須水。而天旱。穿井數十丈。不得泉。墓處去新林里許。荷擔遠汲。困而不周。彭號天自訴。一旦大霧。霧歛。塼竈前忽生泉水。鄉鄰助之者。莫不嗟神異。縣邑近遠。悉往觀之。葬畢。水便竭。太守上其事。表其里爲通靈里。王彭傳

齊書

蕭諶助廢帝弒鬱林王。殺高武諸王。後帝深相疑阻。諶恃懷怨望。上遣左右莫智明數諶罪。賜之死。諶謂智明曰。天去人亦復不遠。我與至尊殺高武諸王。是賴傳語來去。今死還取卿矣。諶被殺。至秋而智明死。見諶爲祟。蕭諶傳

虞度少隨張永北侵魏。永敗。魏人追急。阻淮水不得過。度心誓曰。若得免死。從今不復殺生。須臾見兩楯流來。接之得度。後隱居山中。鳥獸隨之。夜有鹿觸其壁。度曰。汝壞我壁。鹿應聲去。屋前有池養魚。皆名呼

之。次第來取食去。逆知死年月。與親友別。顧歡傳

劉虯。宋大始中爲當陽令。罷官歸。其後歷徵不起。家居衣麤布衣。禮佛長齋。注法華經。自講佛義。齊建武二年冬。病正晝有白雲徘徊檐戶間。又有香氣及磬聲。是日卒。劉虯傳

梁書

宗室秀爲郢州刺史。先是夏口常爲兵衝。露骸積骨于黃鶴樓下。秀祭而埋之。一夜夢數百人拜謝而去。安成王秀傳

宗室恢有孝性。初鎮蜀。母費太妃在都。不豫。恢未之知。一夜。忽夢還侍疾。及覺。憂悴廢寢食。俄而都信至。太妃已瘳。後又目有疾。久廢視瞻。有北渡道人慧龍。得治眼術。恢請之。既至。空中忽見聖僧。及慧龍下鍼。豁然開朗。咸謂精誠所致。鄱陽王恢傳

傅昭爲信武將軍安成內史。安成自宋以來兵亂。郡舍號凶。及昭爲郡。郡內人夜夢見兵馬鎧甲甚盛。又聞有人云。當避善人。軍衆相與騰虛而去。夢者驚起。俄而疾風暴雨。倏忽總至。數間屋俱倒。即夢者所見軍馬踐踏之所也。自是郡舍遂安。咸以爲昭正直所致。昭所莅官。常以清靜爲政。居朝廷無所請謁。不畜私門生。不交私利。傅昭傳

陸襄母。猝患心痛。醫方須三升粟漿。是時冬月。日又逼暮。求索無所。忽有老人詣門貨漿。量如方劑。始欲酬直。無何失之。陸襄傳

褚翔爲豫章太守。潔己。省繁苛。去浮費。郡之西亭有古樹。積年枯死。翔至郡。忽更生枝葉。百姓以爲善政所感。翔少有孝性。爲侍中時。母疾篤。請沙門祈禱。中夜忽見戶外有異光。又聞空中彈指。及曉。疾遂愈。褚翔傳

滕曇恭。年五歲。母患熱。思食寒瓜。土俗所不產。曇恭歷訪不得。銜悲殊切。俄遇見一沙門。謂曰。我有兩瓜。分一相遺。還以讓其母。舉室驚異。尋訪沙門。莫知所在。及父母卒。哀慟嘔血。蔬食終身。其門外有冬生樹二株。忽有神光自樹而起。俄見佛像及夾侍之儀。容光顯著。自門而入。曇恭家人大小咸共禮拜。久之乃滅。滕曇恭傳

庾黔婁爲孱陵令。父易在家遘疾。黔婁忽心驚。舉身流汗。棄官歸。時易疾始二日。醫云。欲知差劇。但嘗糞甜苦。黔婁輒取嘗之。味甜。心逾憂苦。至夕。每稽顙北辰。求以身代。俄聞空中有聲曰。徵君壽命已盡。不復可延。汝誠禱既至。得申至月末。至晦而易果亡。庾黔婁傳

韓懷明母患尸疰。每發輒危殆。懷明於星下稽顙祈禱。時寒甚。忽聞香氣。空中有人曰。童子母須臾便差。無勞自苦。未曉而母平復。鄉里以此異之。韓懷明傳

庾沙彌。官會稽。丁母憂。喪還都。濟浙江。中流遇風。舫將覆沒。沙彌抱柩號哭。俄而風靜。蓋孝感所致。庾沙彌傳

江紑幼有孝性。父倩患眼。紑侍疾將期月。衣不解帶。夜夢一僧云。患眼者飲慧眼水必差。倩遂捨宅爲寺。

請敕賜名。即日患眼。及寺成。泄故井。井水清洌。異於常泉。依夢取水洗眼。遂差。江紑傳

劉霽母明氏。寢疾。霽年已五十。衣不解帶者七旬。誦觀世音經數萬遍。夜夢一僧謂曰。夫人算盡。君精誠篤至。當延數旬。後六十餘日乃亡。居喪。廬墓。有雙白鶴翔於廬。劉霽傳

阮孝緒幼至孝。嘗于鍾山聽講。母忽有疾。兄弟欲召之。母曰。孝緒至性冥通。必當自到。孝緒果心驚而返。鄰里嗟異。合藥須得生人葠。舊傳鍾山所出。孝緒躬力幽險。累日不逢。忽見一鹿前行。至一所而滅。就視果得此草。母服之遂愈。阮孝緒傳

庾詵性託夷簡。不諳產業。普通中詔爲黃門侍郎。不赴。晚年于宅內立道場。禮懺。六時不輟。誦法華經。每日一遍。夜中忽見一道人。自稱願公。容止甚異。呼詵爲上行先生。授香而去。中大通四年。晝寢。驚曰。願公復來。不可久住。言終而卒。舉室咸聞空中唱云。上行先生已生彌陀淨域矣。庾詵傳

梁陳之世。宗教大昌。士大夫動齋奉法。翕然成風。窺其賢僞勤惰之分。相去甚遠。惟能以真實心行清淨行者。生死之際。如蟬蛻焉。此則積誠所致。非可襲而取也。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惟學佛者亦然。君子小人之辨。則誠與僞之間而已矣。可不慎歟。

劉薩阿遇疾暴亡。心下猶暖。其家未敢便殯。經十日更蘇。說云。兩吏錄向西北行。不測遠近。見十八地獄。隨報重輕。受諸楚毒。忽見觀世音語云。汝緣未盡。若得活。可作沙門。洛下齊城丹陽會稽並有阿育王塔。可往禮敬。若壽終。則不墮地獄。語竟。如墜高巖。忽然醒悟。因出家遊行禮塔云。海南傳

陳書

吳明徹幼孤。性至孝。家貧無以葬。乃勤力耕種。時亢旱。苗稼焦枯。明徹哀憤。每之田中號泣。仰天自訴。居數日。有自田還者云。苗已更生。明徹疑爲紿己。及往田所。竟如其言。秋而大稔。足充葬用。時有伊氏者。善占墓。謂其兄曰。君葬日必有乘白馬逐鹿者經墳。此是最小孝子大貴之徵。至時果有此應。明徹即最小子也。太建中。明徹以侍中領軍北伐。至秦郡。高宗以秦郡爲明徹舊邑。詔具太牢令拜祠上冢。時以爲榮。吳明徹傳

王固崇信佛法。丁母憂。遂終身蔬食。夜則坐禪。晝誦佛經。嘗聘於西魏。因宴饗之際。請停殺一羊。羊於固前跪拜。又宴於昆明池。魏人以南人嗜魚。大設罟網。固以佛法咒之。遂一鱗不獲。王固傳

徐孝克性至孝。遭侯景亂。營鬻妻以養母。又篤信佛理。禎明元年。爲都官尚書。自晉以來。尚書官僚皆攜家屬居省。省在臺城內下舍門中有閣道。東西跨路。通於朝堂。其第一即都官之省。西抵閣道。年代久遠。多有鬼怪。每昏夜之際。無故有聲光。或見人著衣冠從井中出。須臾復沒。或門閤自然開閉。居省者多死亡。尚書周確卒於此省。孝克代確。便即居之。經涉兩載。妖變皆息。時人咸以爲貞正所致。孝克卒年七十三。臨終正坐念佛。室內有非常異香。鄰里皆驚異之。徐孝克傳

阮卓父攜道隨鄱陽王出鎮。遇疾卒。卓年十五。自都奔赴。水漿不入口者累日。屬侯景之亂。載柩還都。在路遇賊。卓號哭自陳。賊哀而不殺。過蠡湖。中流遇疾風。船幾沒者數四。卓仰天悲號。俄而風息。人以爲孝

感之至。阮卓傳

南史

蕭惠明泰始初爲吳興太守。郡界有卞山。山有項羽廟。相承云羽多處郡聽事。前後太守每避居私室。不敢上。惠明曰。爲有是哉。令盛設筵榻。廣接賓客。歷數日。忽見一人長丈餘。張弓挾矢向惠明。既而不見。因發背。旬日而卒。蕭惠明傳

按惠明從子琛。亦爲吳興太守。前後二千石。皆以軛下牛祀項王於聽事。琛遷之於廟。禁殺牛。祀則以脯代肉。後竟無恙。然則惠明之登堂設席、以私慢神也。琛之遷祀禁宰。以正服神也。君子亦持其正而已。

齊高祖欲禪宋。尚書令袁粲不從。舉兵。遂被害。有幼兒方數歲。乳母攜之投粲門生狄靈慶。靈慶曰。吾聞出門者有厚賞。今袁氏已滅。汝匿之尚誰爲乎。遂抱以首。乳母號呼曰。公昔於汝有恩。故冒難歸汝。奈何殺郎君以求利。若天地鬼神有知。我見汝滅門。兒便死。兒存時、常騎一大猳狗戲。死後。靈慶常見兒騎狗來。如平常。經年餘。忽有狗走入靈慶家。遇靈慶於庭。噬殺之。併噬殺其妻子。視之。即袁郎所常騎也。袁粲傳

袁昂父顗爲宋明帝所殺。傳首建業。藏於武庫。以漆題顗名以爲誌。至元徽中。始以還其家。昂年十五。號慟嘔血。絕而復蘇。以淚洗所題漆字皆滅。人以爲孝感。仕齊爲豫章內史。丁母憂。以喪還江路風潮暴駭。昂縛衣著柩。誓同沈溺。風止。餘船皆沒。惟昂船獲全。位司空。年八十卒。袁昂傳

何點居父母憂。幾至滅性。長絕婚宦。世論以爲孝隱士。點門世信佛。招攜勝侶及名德沙門。清言賦詠。優游自得。少時嘗患渴利。積歲不愈。後在吳中石佛寺建講。於講所晝寢。夢一道人形貌非常。授丸一掬。夢中服之。自此而差。人以爲淳德所感。何點傳

何允通內典。隱若邪山。後遷秦望山。將築室。忽見二人著玄冠。容貌甚偉。問允曰。君欲居此邪。乃指一處云。此中殊吉。忽不復見。乃依言而卜焉。未幾山發洪水。樹石皆倒拔。惟允所居室巋然獨存。常禁殺。有虞人逐鹿。鹿逕來趨允。伏不動。又有異鳥如鶴。紅色。集講堂。馴狎如家禽。嘗於吳中武邱西寺內立明珠柱。柱乃七日七夜放光。初允侈於味。後去其甚者。猶食白魚䱇脯糖蟹等物。汝南周顒與允書。勸令食菜曰。變之大者無過死生。生之所重無逾性命。性命之於彼極切。滋味之在我可賒。若云三生理誣。則幸矣。如使此道果然。而一往一來。生死常事。則傷心之慘。行亦自及。允遂永絕血味。允嘗疾。妻江氏夢神告曰。汝夫壽盡。既有至德。應獲延期。爾當代之。妻果得患而卒。允疾乃瘳。後年八十六。夢一神女。併八十許人行列在前。俱拜牀下。覺又見之。使命營凶具。未幾卒。何允傳

沈約始仕齊。勸梁武受齊祚。并草禪位詔書。遂廢齊和帝。梁武即位。欲遷帝於南海郡。沈約云。今古殊事。魏武所云。不可慕虛名而受實禍。梁武頷之。於是遣使害帝。以約爲尚書僕射。一日自朝還家。未至牀。憑空頓於戶下。因病。夢齊和帝以劍斷其舌。召巫視之。巫言如夢。乃呼道士奏赤章於天。稱禪代之事不由

己出。梁武聞之大怒。遣使譴責。約懼遂卒。齊和帝本紀、沈約傳

齊宗室季敞。麤猛無行。高帝時爲蕭諶所獎說。故累爲郡守。在政貪穢。諶輒掩之。及諶誅。季敞啓求收諶弟誄。深加排苦。乃至手相摧辱。誄徐曰。已死之人。何足至此。君不憶相提拔時邪。幽冥有知。終當相報。後季敞爲廣州刺史。白日見誄將兵入城收之。少日遂爲周世雄所襲。軍敗。奔山中。爲蜂所螫。慘楚備至。肉多盡而死。村人斬其首。衡陽公諶傳

齊宗室鑠甚爲武帝親愛。鑠沒後。忽見形於沈文季曰。我病未應死。皇太子加膏中十一種藥。使我痲不差。湯中復加藥一種。使利不斷。我已訴先帝矣。因出胸中青紙文書。示文季曰。與卿少舊。因卿呈上。俄失所出。文季懼甚。秘不敢傳。少時太子薨。豫章王嶷傳

齊宗室鏗三歲喪母。及有識。自悲不識母。常祈請幽冥。求一夢見。至六歲。遂夢見一女人。云是其母。鏗悲泣向舊左右說容貌衣服。皆如平時。聞者莫不歔欷。宜都王鏗傳

齊宗室子懋年七歲時。母阮淑媛病篤。請僧行道。有獻蓮花供佛者。銅罌盛水。漬其莖。子懋流涕禮佛曰。若使阿姨因此和勝。願諸佛令華竟齋不萎。七日齋畢。華更鮮紅。視罌中稍有根鬚。當世稱其孝感。晉安王子懋傳

陸超之爲晉安王子懋所知。延興間。子懋舉兵。既敗。或勸超之逃亡。答曰。死不足懼。吾若逃亡。非惟孤晉安之眷。亦恐田橫客笑人。中護軍王元邈等以其義。欲因將還都。超之亦端坐待命。超之之門生姓周者。謂殺超之當得賞。乃伺超之坐。自後斬之。頭墜而身不僵。元邈嘉其節。厚爲殯斂。周又助舉棺。未出戶。棺墜

政壓其頭。頭折即死。聞者以爲有天道焉。同前

齊宗室子罕。母嘗寢疾。晝夜祈禱。以竹爲燈纘照夜。此纘宿昔枝葉大茂。母病亦愈。南海王子罕傳

劉靈哲母嘗病。靈哲晝夜祈禱。夢黃衣老公與藥曰。可取此食之。疾可立愈。靈哲驚覺。於枕間得之。如言而疾愈。藥似竹根。於齋前種。葉似鳧茈。劉靈哲傳

劉歊奉母兄以孝悌稱。寢食不離左右。意有所須。口未及言。歊已先知。母每疾病。夢歊進藥。及覺日疾良已。其誠感如此。歊隱居求志。不娶不仕。忽有老人無因而至。謂歊曰。君心力堅猛。必破死生。但過會所主不能久留一方耳。彈指而去。歊於是信心彌篤。俄疾卒。時有沙門寶誌遇歊於興皇寺。曰。隱居學道。清淨登仙。如此三說。劉歊傳

梁宗室業性敦篤。爲湘州刺史。大著善政。零陵舊有二猛獸爲暴。無故相枕而死。郡人見猛獸傍一人。曰。刺史德感神明。所以猛獸自斃。言訖不見。普通中爲金紫光祿大夫終。梁宗室業傳

梁宗室象爲湘州刺史。湘州故多猛獸爲暴。及象任州日。四猛獸死於郭外。自此靜息。故老稱政德所感。梁宗室象傳

梁宗室猷性倜儻。封臨汝侯。爲吳興郡守。常禱於楚王廟神。後官益州。時齊苟兒反。率衆十萬攻州城。猷兵糧俱盡。遙禱請救。是日有田老逢一騎浴鐵從東方來。問去城幾里。曰百四十。時日已晡。騎舉矟曰。後

人來.可令之疾馬.欲及日破賊.俄有數百騎如風而過.一騎請飲.田老問爲誰.曰.吳興楚王來救臨汝侯獻.遂大破.苟兒其時廟中侍衛士偶.皆泥濕如汗.梁宗室獻傳.

瀆事鬼神.非爲政之道.然其感應靈異若此.自非有德.焉以交於神明.不能也.道而得神.是爲逢福.不其然乎.

陰子春爲東莞太守時.青州先有神廟.爲刺史王神念所毀壞.子春夜夢人通名詣謁.云有人見苦.破壞宅舍.既無所託.欽君厚德.欲憩此境.子春心密記之.經二日而知之.甚惡.以爲前所夢神.因請召安置一處.復夢一朱衣神謝曰.得君厚惠.當以一州相報.經月餘.魏欲襲朐山.間諜前知.子春設伏破之.詔授南青州刺史.陰子春傳.

梁宗室貞.當侯景反.出役之.專監造攻具.以攻臺城.當爲賊耳目.時宗室會理方圖匡復.與柳敬禮、蕭勸、密謀興兵誅侯景.貞以謀告賊.會理等遂被收見殺.賊矯封貞爲竟陵王.改姓侯氏.居晉熙.臥見柳敬禮、蕭勸、人室毆之.貞號起乞恩.俄而賊忽懸其斷頸.殺之.梁宗室貞勸會理傳.

梁宗室偉.因武帝巡東下.用度不足.偉取襄陽寺銅佛.毀以爲錢.富僧藏鏹.多加毒害.遂得惡疾.偉性多慈惠.晚年亦崇信佛法.然終以惡疾死.南平元襄王偉傳.

梁宗室恭.善解吏事.而性尙奢華.廣營第宅.酣宴終辰.除雍州刺史.政績有聲.百姓請於城南立碑頌德.詔許焉.名爲政德碑.是夜聞數百人大呼.明旦視之.碑涌起一尺.恭命以大柱從於碑上.使力士數十人抑之不下.又以酒脯祭之.強抑之下.使人守視.俄而復起.守者竟不見之.恭聞而惡焉.先是武帝以雍爲邊鎭.運數州粟.以實儲倉.恭乃多取官米.還貯私宅.又與蕭陳保印侵尅百姓.後爲廬陵王所啓.能職.梁宗室恭傳.

梁宗室脩.年十二.丁母憂.自荊州反葬.中江遇風.前後部伍多沉溺.脩抱柩長號.血淚俱下.竟得無恙.葬訖.廬墓.次山中多猛獸.至是絕迹.野鳥馴狎.棲宿檐宇.武帝嘉之.以班告宗室.後宮渼中人號慈父.時有田一頃.將秋遇蝗.脩躬至田所.深自咎責.或請捕之.脩曰.此刺史無德所致.捕之何補.言畢.忽有飛鳥千羣.蔽日而至.瞬息之間.食蟲遂盡而去.莫知何鳥.梁宗室脩傳.

顧協除新安令.遭母喪.送喪還.於峽江遇風.同旅皆漂溺.惟協一舫.觸石而泊焉.咸謂精誠所致.協自丁艱憂.遂終身布衣蔬食云.顧協傳.

庾域爲懷甯太守.罷任歸.妻子猶事井臼.自衣大布.餘俸專充供養.母好鶴唳.域所在尋求.孜孜不怠.一日雙鶴來下.論者以爲孝感所致.子子輿亦至孝.域守蜀.子輿隨侍.域於路感心疾.每發必叫.子輿亦悶絕.域卒.哀痛將絕.奉喪還鄉.巴東有淫預石.高出水面二十許丈.次有瞿塘大灘.時秋水猶壯.部伍至此.石猶不見.子輿撫心長叫.水忽退減.安流南下.及度.水復舊.行人爲之語曰.淫預如幞本不通.瞿塘水退爲庾公.初發蜀.有雙鳩巢舟中.及至.又棲廬側.每聞哭泣之聲.必飛翔悲鳴.子輿欲爲父立佛寺.未有定處.夢有僧謂曰.將修勝業.嶺南原可即營造.明旦訪之.果見標度處所.有若人功.因立精舍.庾域子輿

傳.

徐份性孝悌.父陵嘗疾篤.份燒香泣涕.跪誦孝經.日夜不息.如是者三日.陵疾豁然而愈.徐陵傳.

傅縡仕陳.負才使氣.陵侮人物.爲施文慶等所譖.被收下獄.憤恚上書.極論後主過失.遂賜死獄中.縡雖強直有才.而毒惡傲慢.爲當世所疾.及死.有惡蛇屈尾來上靈牀.當前受祭酹.去而復來者百餘日.時時有彈指聲.傅縡傳.

或以縡所上書.侃侃有直臣節.且言談釋典.曾著明道論.疑惡蛇之說.或有訛傳.然縡立朝已久.不聞匡諫.徒以被收繫獄.憤恚上書.是詆辱而之詞.以逞其不平之胸臆.與出自忠愛之忱者.正相反.其平時毒惡傲慢可知矣.若夫釋氏之教.以柔和爲先.以增上慢爲大戒.縡此之不明.顧習方張.遽論惡道.輪迴變化.繫於一心.豈一知半解所能抵敵哉.

邱傑年十四.遭母喪.以熟菜有味.不嘗於口.歲餘.夢母曰.死止是分別耳.何事乃爾荼苦.汝噉生菜.遇蝦蟇毒.靈牀前有三丸藥.可取服之.傑驚起.果得一甌.甌中有藥.服之.下蝌蚪子數升.邱氏世保此甌云.邱傑傳.

孫法宗有至行.父被害海邊.法宗入海求屍.聞父子以血瀝骨.當即凝浸.乃操刀沿海.見枯骸則刻肉灌血.十餘年.臂脛無完膚.終不能逢.遂終身衰絰.常居墓所.山禽野獸皆悉馴附.每麋鹿觸網.必解放之.償以錢物.後忽苦頭創.夜有女人至曰.我是天使.來相謝.行創本不關善人.使者遠相及.可取牛糞汁傅之.即差.如其言果驗.遂傳其方.一境賴之.孫法宗傳.

王虛之喪親.二十五年鹽酢不入口.疾病著牀.忽有一人來問病.謂曰.君病尋差.俄不見.疾果差.庭中楊梅樹隆冬三實.又每夜所居室有光如燭.墓上橘樹.一冬再實.王虛之傳.

蕭叡明母病風.積年沉臥.叡明晝夜祈禱.時寒.淚爲之冰.忽有一人以小石函授之曰.此療夫人病.忽不見.以函奉母.函中惟三寸絹.書日月字.母服之即平復.於時有朱緒者無行.母病經年.忽思菰羹.緒妻到市買菰.爲羹奉母.緒曰.病復安能食.先嘗之.遂併食盡.母怒曰.我病欲此羹.汝何心併噉.盡天若有知.當令汝哽死.緒即利血.明日而死.蕭叡明傳.

蕭矯妻羊氏字淑禕.居父喪.哭輒吐血.母疾.淑禕中夜祈禱.忽見一人在樹下.自稱枯桑君.曰.君人無患.今雅氣在亥.西南求白石鎭之.言訖不見.明日如言.而疾愈.又永興王氏女.五歲得毒病.兩目皆盲.性至孝.年二十.父死.臨尸一叫.眼皆血出.小妹娥舐其血.左目即開.又諸暨屠氏女.父母廢疾.親戚相棄.女晝採樵.夜紡績.以供養.親亡.負土成墳.忽空中有聲云.汝至性可重.山神當勁驅使.汝可爲人療病.時鄰舍人有患溪蜮毒者.女試療之.即愈.以後爲人療疾.無不驗.家產日益.蕭矯妻羊傳.

解叔謙母有疾.叔謙夜於庭中稽顙祈禱.聞空中語云.此病得丁公藤爲酒.便差.即訪醫家.及本草注.皆無識者.乃求訪至宜都郡.遙見山中一老公伐木.問其所用.答曰.此丁公藤.能治病.療風尤驗.叔謙便拜伏流涕.具言來意.此公愴然.以四段與之.併示以漬酒法.叔謙受之.顧視此人.不復知處.依法爲酒.母病

卽差。又有盧陵民所者，有至性。隱金華山，服食不與俗人交。母病亡已經日，所奔還號叫，母卽蘇。皆以爲孝感所致。解叔謙傳。

司馬申，陳後主時爲右衞將軍，頗作威福，長應對，能候人主顏色，有忤己者，必以微言譖之。營葬寢於尙書下省，有烏啄其口，流血及地。時論以爲譖賈之報也。司馬申傳。

魏書

宗室壽興爲中庶子，時王顯賤，壽興嘗因事杖之。及顯有寵，誣壽興罪，遂賜死。壽興謂其子曰，吾棺中可著百張紙筆二枚，吾欲訟顯於地下。百日內必取顯。壽興死，未幾，顯尋被殺。壽興傳。

宗室太興，襲爵京兆王，遇患，請諸沙門行道，所有資財，一時布施，乞求病愈，名曰散生齋。及齋後，僧皆四散，有一沙門方至，云乞齋餘食。太興戲之曰，齋食已盡，唯有酒肉。沙門曰，亦能食之。因出酒一斗，羊腳一雙，食盡，猶云不飽。辭出後，酒肉俱在。出門追之，無所見。太興遂佛前乞願，向者之師，當非俗人，若此病得差，卽捨王爵入道。未幾便愈，遂請爲沙門，詔許焉。京兆王太興傳。

宗室楨爲相州刺史，以旱祈雨於羣神，鄴城有石季龍廟，人奉祀之。楨告神像，三日不雨，當加鞭罰。請雨不驗，遂鞭像一百。是月，疽發背死。南安王楨傳。

宗室熙，卽楨之孫也。每從其父英征伐，在軍貪暴，或因迎降逐北，至有斬殺無辜，多增首級，以爲功狀。又于忠之誣郭祚裴植也，忠意未決，害之由熙勸獎，遂至極法。及熙爲元叉所殺，識者以爲有報應焉。同上。

于忠爲侍中領軍將軍，遂執朝政，權傾一時。尙書左僕射郭祚，尙書裴植，以忠權勢日盛，勸高陽王雍出之。忠聞之，逼有司誣奏祚與植罪，矯詔殺之。朝野憤怨，無不切齒。又欲殺高陽王雍，賴侍中崔光固執乃止。神龜元年三月，寢疾，見裴郭爲祟而死。于栗磾傳。

崔浩非毀佛法，而妻郭氏頗敬好釋典。浩怒，取而焚之，捐灰廁中。及浩以國書事獲罪，詔幽浩置檻內，送於城南，使衞士數十人溲其上，呼聲嗷嗷，聞於行路。宰司之被戮，未有如浩者，世皆以爲報應之驗。崔浩傳。

西方之國有聖人焉，其爲教推本還原，窮幽極博，卽其別自因果，懲惡勸善，於王法亦有助焉。世人狃於積習，肆口誣詆，自附儒者，嗚呼，何其愚也。崔浩說魏主焚毀經像，屠滅沙門，卽自儒道論，豈所謂有邪無厭，與大德曰生之旨耶。時寇謙之苦與浩爭，謂浩曰，卿今促年受戮，滅門戶矣。浩卒不聽，不旋踵而殺身夷族，豈足惜哉。

刁肅，平南將軍雍之子也。雍汎施愛士，恬靜寡欲，篤信佛道，卒年九十五。肅少不拘小節，長更修改，嘗經篤疾，幾死，見神明救免，言是福門之子，當享長年。肅拜龍驤將軍、洛州刺史，卒年七十六。刁雍傳。

裴安祖嘗行於樹下，有鷙鳥逐雉，雉急投之，遂觸樹而死。安祖愍之，乃取置陰地，徐徐護視，良久得蘇，喜而放之。夜夢一丈夫，衣冠甚偉，著繡衣曲領，向安祖再拜。安祖怪問之，此人云，感君見放，故來謝德。安祖年至八十三卒。裴安祖傳。

李訢爲相州刺史，政頗清仙，後以事爲兵人所告。尙書李敷與訢少長相好，每左右之，或有勸敷以奏聞，敷不許。及獄文詔問訢罪狀，曾敷亦爲上所嫌，有司諷以中旨，誣列敷罪，訢從其言，敷坐是得罪，訢得免死。後起官，信任趙郡范檦，倚爲腹心。檦後希文明太后旨，告訢外叛，訢辯其無，檦爲之證實。訢曰，爾不念余之厚德，而忍爲此不仁乎。檦曰，公德於檦，何若李敷之德於公。公昔忍於敷，檦今敢不忍於公乎。訢不能對，遂伏誅。李訢傳。

高允雅信佛法，常設齋講，好生惡殺。屬文平青齊，徙其族望於代，多允姻媾，徒步造門。允散財竭產，以相贍賑。每謂人曰，吾在中書時，有陰德，濟救人命，若陽報不差，吾壽應享百年。允位至光祿大夫，隆重朝廷，當世榮之。卒年九十八。卒之前，微有不適，不寢臥，吟詠如常。高允傳。

崔挺爲光州刺史，風化大行。州治有斧山，挺於頂上欲營觀宇。故老曰，此嶺夏秋之際，常有暴雨迅風，巖石蕩落，相傳云是龍道，恐此觀不可久立。挺不信，遂營之。數年間，果無風雨之異。挺旣代，卽爲風雹所毀。於後作復尋壞，遂莫能立。衆以爲挺化所感。崔挺傳。

李彪爲御史中尉，號爲嚴酷，以姦款難得，乃爲木手，擊其脅腋，氣絕而復屬者時有焉。及彪病，體上往往創潰，痛毒備極而卒。李彪傳。

張彝爲征西將軍、冀州大中正。第二子仲瑀，上封事排抑武人，由是衆口喧喧。羽林武賁將幾千人，相率至尙書省，求其長子尙書郎始均，不獲，遂直造其第，曳彝捶撻，焚其屋宇。始均囘救其父，羽林等就加毆擊，生投之於煙火中。及得尸骸，不復可識，惟以髻中小釵爲驗。彝亦尋卒。初大乘賊之亂，都督元遙討之，積尸數萬，時始均以郎中爲行臺，忿軍士以首級爲功，令撿集人首數千，一時焚爇，至於灰燼，用息僥倖，見者莫不傷心。及始均之死也，在煙炭之間，有焦爛之痛，論者推咎焉。張彝傳。

業伯昕自以才智優於裴植，常輕之。植亦疾之如讎。及伯昕爲中堅將軍，告尙書裴植謀爲廢黜，植坐死。後百餘日，伯昕亦病卒。臨亡，見植爲祟，口云，裴尙書死，不獨見由，何以見怒，遂死。裴叔業傳。

夏侯道遷歷官華瀛二州刺史，封濮陽侯。旣卒，長子夬性好酒，居喪不戚，醇醪肥鮮，不離於口。父時田園，貨賣略盡，弟妹不免飢寒。初道遷知夬好酒，不欲傳授國封，後夬忽夢征虜將軍房世寶至其家聽事，與其父坐，屏人密語。夬心懼曰，世寶爲官，必奪我也。尋有人呼夬去，遣左右杖之二百，不勝楚痛，大叫，良久乃寤，流汗徹衣。夢後二日不能言，針之乃得語，而猶虛劣，俄而心悶而死。洗浴者視其尸，體大有杖處，青赤隱起數百許下。夏侯夬傳。

酒酣鮮矣，然罕有遭冥譴者，夬之受罰於父，何重也。夫嗜酒者神志必昏，神志昏則鬼神皆得而侮之。況徇口腹而墮棠構者乎。昔陶侃飮酒有定限，常歡有餘而限已竭，或勸少進，淒然曰，年少有酒失，亡親見約，故不敢逾。君子之守身事親可知矣。

奚康生爲相州刺史，以天旱令人鞭石季龍像，復就西門豹祠求雨，不獲，令吏取豹舌。未幾，二兒暴喪，身亦遇疾，巫以爲季龍豹之祟。奚康生傳。

爾朱世隆爲尚書令。生殺自由。公行淫佚。曾晝寢。其妻奚氏忽見一人持世隆首去。奚氏驚怖就視。而世隆寢如故也。既覺。謂妻曰。向夢人斷吾頭去。意殊不適。未幾見誅。(爾朱世隆傳)

盧景裕好釋氏。通其大義。時天竺沙門道悕。每譯諸經論。輒託景裕爲之序。元象元年。河間邢摩納與景裕從兄仲禮據鄉作逆。事敗。景裕亦繫晉陽獄。至心誦經。枷鎖自脫。後竟免。是時又有人負罪當死。夢沙門教以誦經。覺時如所夢誦千遍。臨刑刀折。主者以聞。赦之。此經遂行於世。號曰高王觀世音。(盧景裕傳)

吳悉達父母爲人所殺。兄弟三人年並幼小。四時號慕。悲感鄉里。及長報讎。避地永安。後欲改葬。亡失墳墓。推尋弗獲。晝夜號哭不止。叫訴神祇。忽於悉達足下地陷。得父銘記。因遷葬曾祖以下三世九喪。哀感毀悴。有過初喪。有司奏聞。標閭復役。以彰其孝。(吳悉達傳)

王崇兄弟並以孝稱。母喪。杖而後起。鬢髮墮落。母喪闋後。丁父憂。哀毀過禮。是年夏。風雹所過之處。禽獸暴死。草木摧折。至崇田畔。風雹便止。禾麥十頃。竝無損落。及過崇地。風雹如初。咸稱至行所感。(王崇傳)

荀金龍爲梓潼太守。梁人攻圍。會金龍病。妻劉氏率兵士守城。井在城外。城中絕水。渴死者多。劉集衆喻以忠義。相率告訴於天。俱時號叫。俄而澍雨。出布絹衣服懸之城內。絞而取水。所有雜器悉儲之。於是人心益固。會援兵至。得全。(荀金龍妻劉氏傳)

張駿私署涼州牧西平公。始其祖張軌之保涼州也。由陰澹之力。至是駿以陰氏門宗彊盛。忌之。乃逼澹弟鑒令自殺。由是大失人情。駿既病。見鑒爲祟。遂死。(張駿傳)

北齊書

竇泰天平中爲御史中尉。神武西討。令泰自潼關入。未行之前。夜三更。忽有朱衣冠幘數千人入臺。云收竇中尉。宿直兵吏皆驚。其人入數屋。俄頃而去。旦視關鍵不異。方知非人。皆知其必敗。果爲周文帝所襲。遂自殺。(竇泰傳)

高隆之官太保。爲崔季舒等所譖。文帝令壯士築百餘下。竟致死。後復殺其子德樞等二十人。發隆之冢。斬截骸骨。初隆之見信高祖。性陰毒。睚眦之忿無不報之。儀同三司崔孝芬以結婚姻不果。太府卿任集以同知營構事。多相乖異。瀛州刺史元晏以請託不遂。前後構成其罪。竝誅害之。終至家門殄滅。論者謂有報應焉。(高隆之傳)

韓賢爲洛州刺史。民韓木蘭等作逆。賢擊破之。親自按檢收甲仗。有一賊窘迫藏屍間。見賢將至。起而斫之。斷其脛而卒。昔漢明帝時。西域以白馬負佛經送洛。因立白馬寺。其經函傳於此寺。形制淳樸。世以古物。歷代藏寶。賢無故斫破之。未幾而死。論者謂賢因此致禍。(韓賢傳)

陸法和有道術。有小弟子戲截蛇頭。來詣法和。法和曰。汝何意殺蛇。因指以示之。弟子乃見蛇頭齚袴襠而不落。法和使懺悔。爲蛇作功德。又有人以牛試刀。一下而頭斷。後詣法和。法和曰。有一斷頭牛。就卿徵命殊急。若不爲作功德。一月內報至。其人弗信。少日果死。(陸法和傳)

張華原爲兗州刺史。人懷感附。州獄先有囚千餘人。華原皆決遣。至歲暮。惟有重罪者數十人。亦遣歸家

中賀。依期至獄。先是州境數有猛獸爲暴。自華原臨政。忽有六駮食之。咸以爲化感所致。(張華原傳)

宋游道與李構有舊。游道死後。構爲定州長史。游道第三子士遜爲墨曹、博陵王管記。與構有隙。構於禁所祭游道而訴焉。士遜晝臥。如夢者。見游道怒曰。我與構恩義。汝豈不知。何故陷猜直之士。士遜驚跪曰。不敢不敢。旬日而卒。(宋游道傳)

盧斐性殘忍。天保中。官尚書左丞。別典京畿詔獄。拷掠過度。於大棒車輪下。死者非一。後以謗史事。與李庶俱病鞭杖死獄中。(盧斐傳)

按還冤記。北齊陽翟太守張善。苛酷貪婪。惡聲流布。蘭臺遣御史魏輝儁就郡治之。贓賄狼籍。罪狀合死。善於獄中使人通訴。反誣輝儁爲納民財。枉見推縛。文宣帝大怒。以爲法司阿曲。必須窮治。令尚書令左丞盧斐覆驗之。斐遂希旨成輝儁罪狀。奏報於州斬決。輝儁遺語令史曰。我之情理。是君所見。當辦紙百番。筆二管。墨一錠。以隨吾屍。若有靈祇。必望報盧。令史哀悼。爲之殯斂。并備紙筆。越十五日。善得病。唯云叩頭。未旬日而死。經兩月。盧斐坐譏駁魏史。爲魏收所奏。被誅。其事可爲史傳之證。

周書

賀拔岳爲魏大都督。永熙三年。與都督侯莫陳悅同討靈州刺史曹泥。悅密圖岳。誘岳入營。殺之。時周太祖爲夏州刺史。勒兵討悅。悅與子弟及同謀殺岳者。並伏誅。悅自殺岳後。神情恍忽。不復如常。恆言我纔睡即夢見岳。云兄欲何處去。隨逐我不相置。因此彌不自安。而致破滅。(賀拔岳傳)

達奚武爲同州刺史。時以旱祀華岳。岳廟舊在山下。常所祈禱。武獨登峯展誠。岳既高峻。人跡罕通。武年踰六十。惟將數人攀藤援枝而上。稽首祈請。晚不得還。即於岳上藉草而宿。夢見一白衣人來。執武手曰。快辛苦。甚相嘉尚。武遂驚覺。益用祇肅。至旦。雲霧四合。俄而澍雨。遠近沾洽。(達奚武傳)

賀蘭祥爲荊州刺史。百姓安之。時盛夏亢陽。祥乃親巡境內。觀政得失。見有發掘古冢。暴露骸骨者。乃謂守令曰。此豈仁者之爲政耶。於是命所在收葬之。即日澍雨。是歲大有年。(賀蘭祥傳)

柳慶爲雍州別駕。守正明察。每歎曰。昔于公斷獄無私。闢高門以待封。倘斯言有驗。吾其庶幾乎。後位終司會。封平齊縣公。子機宏旦肅皆貴。(柳慶傳)

陸政仕魏。性至孝。其母吳人。好食魚。北土魚少。求之常苦難。後宅側忽有泉出而有魚。遂得以供膳。時人以爲孝感所致。(陸通傳)

北史

魏宗室樹出奔梁。梁使爲郢州刺史。魏使御史中尉樊子鵠、率徐州刺史杜德、舍人李昭等討之。樹守城不下。子鵠遣使說之降。樹請委城還梁。子鵠許之。殺白馬爲盟。樹恃誓不爲戰備。及既降。杜德背盟。不許樹還南。遂賜死。未幾杜德忽得狂病。云元樹打我不已。至死號不絕。時李昭奉使向秦州。至龍闕驛。夜夢樹云。我已訴天帝。待卿至隴。終不相放。昭覺惡之。及至隴口。爲賀拔岳所殺。子鵠尋爲達野拔所殺。(咸陽王禧傳)

魏宗室謐守正不阿。尚書令高肇。性兇愎。帝欲立肇兄女爲后。謐固執以爲不可。肇於是屢譖謐於上。召至禁中殺之。謐妃李氏號哭曰。高肇枉理殺人。天道有知。汝還當惡死。及肇以罪見殺。還於謐死之所。彭城王謐傳。

高昂佐齊神武。累戰有功。元象元年。攻獨孤信于金墉。昂使奴京兆候西軍。京兆取昂佩刀以行。昂執殺之。京兆曰。三度救公大急。何忍以小事賜殺。其夜夢京兆以血塗己。寤而怒。使折其二脛。時劉桃棒在渤海。亦夢京兆訴得理。將公付賊。桃棒知昂將死。遽奔嚮昂。已及于難。尋喪於路。高昂傳。

盧曹以勇力稱。率其徒入海島。得長人骨。以髑髏爲馬阜。脛長丈六尺。以爲二矟。未幾曹遇疾。恫聲聞於外。巫言海神爲祟。遂卒。高季式傳。

裴伯茂兄景融貧窘。伯茂了無賑卹。殆同行路。劇飲不已。多有愆失。一日忽云。吾得密信。將被收掩。乃與婦乘車逃避。後因顧指壁中。言有官人追逐。其妻方知其病。數日卒。裴延儁傳。

裴俠年十三。遭父憂。哀毀有若成人。將擇葬地而行。空中有人曰。童子何悲。葬於桑東。封公侯。俠懼以告母。母曰。神也。吾聞鬼神福善。爾家未嘗有惡。當以吉祥告汝耳。時俠宅畔有大桑林。因葬焉。俠仕周。官工部中大夫。賜爵爲公。俠居官清勤。嘗遇疾沉頓。忽聞五鼓。便卽驚起曰。可向府耶。所苦因此遂瘥。晉公護聞之曰。裴俠危篤若此。而不廢憂公。因聞鼓聲。疾病遂愈。此豈非天佑其勤恪也。裴俠傳。

豆盧勣爲渭州刺史。甚有惠政。華夷悅服。高武隴絕壁千尋。由來乏水。諸羌苦之。勣馬足所踐。忽飛泉涌出。有白鳥翔止廳前。乳子而後去。有白狼見於襄武。人爲之謠曰。我有丹陽。山出玉漿。濟我人夷。神鳥來翔。因號其泉曰玉漿泉。豆盧勣傳。

王顯。魏宣武時以醫術知遇。恃勢使威。爲時所疾。明帝時。詔徙朔州。臨執呼冤。直閤伊瓫生以刀環撞其腋下。傷中吐血。至右衛府。一宿死。初顯搆會元愉就刑南臺。及顯之死。在右衛府。唯隔一巷。世以爲有報應之驗。王顯傳。

二十二史感應錄卷下

隋書

開皇十七年。大興城西南四里有袁村。設佛會。一老翁皓首白裙褐衣。來食而去。衆莫識。追而觀之。行二里。而不復見。但見一陂中有白魚。長丈餘。小魚從者無數。人爭射之。或弓折弦絕。後竟中之。剖其腹得秔飯。始知此魚向老翁也。數日後。漕渠暴溢。射人皆溺死。五行志。

宗室爽爲元帥。殺獲過多。未幾。遇疾。上使巫者薛榮宗視之。云衆鬼爲厲。爽令左右驅逐之。居數日。有鬼物來擊榮宗。榮宗走下階而斃。其夜爽卒。年二十五。衛昭王爽傳。

楊素位至司徒。性嚴忍。又阿諛取容。營仁壽宮。督役嚴急。作者多死。時聞鬼哭。又謀廢太子。搆成其罪。素既卒。有蕭吉者見素冢上有白氣屬天。告帝曰。素家當有兵禍。滅門之象也。未幾。素子元感謀反。遂族誅。楊素蕭吉傳。

按隋書楊素傳論曰。素幸而得死。子爲亂階。墳土未乾。闔門殂戮。積惡餘殃。信非徒語。愚謂元感未反。而白氣先從素冢出。戾氣所鍾。尤爲較著。故取蕭吉傳中語同錄之。世人多信堪輿。不知置朽骨於不祥之地。且曰不可。況置其心於慘忍傾側之鄉。有不災及子孫者哉。

高祖廢房陵王勇。立晉王廣爲太子。勇以廢非其罪。欲見上申冤。皆王遏之不得聞奏。繼又矯詔賜勇死。

晉王即位。太子昭得勞疾。帝令巫者視之。云房陵王爲祟。未幾薨。（元德太子昭傳）

樊子蓋在軍持重。未嘗負敗。然嚴酷少恩。果於殺戮。領兵討緯郡賊。善惡無所分別。汾水之北村塢盡焚之。臨終之日。見斷頭鬼前後重沓。爲之厲云。（樊子蓋傳）

隋將多不得其死者。豈獨高祖猜忍之故哉。觀其立功時。率皆狼戾自用。喜於誅戮。古人云。佳兵好還。道家所禁。豈不信然。夫聖人用兵。行其所不得已也。爲將者誠慨此不得已之心。以生道殺人。又誰得而怨之乎。

魚俱羅累戰有功。領兵討賊。濟迎諸子。朝廷恐其有異志。發使按問。不得其罪。俱羅目有重瞳。陰爲煬帝所忌。大理司直梁敬真希旨陷之極刑。未幾。敬真有疾。見俱羅爲之厲。數日而死。（梁敬真魚俱羅傳）

張祥爲并州司馬。漢王諒反。遣將略地至井陘。祥勒兵拒守。賊縱火燒其郭下。祥見百姓驚駭。其城側有西王母廟。祥登城望之。再拜號泣曰。百姓何罪。致此焚燒。神其有靈。可降雨相救。言訖。廟上雲起。須臾驟雨。火遂滅。士卒感其至誠。莫不用命。月餘圍解。以功授開府。（張季珣傳）

王頍父僧辯爲陳武帝所殺。頍號慟而絕。食頃乃蘇。哀毀骨立。服闋。常布衣蔬食。藉藁而臥。至隋開皇初。獻平陳之策。上異之。及大舉伐陳。頍自請行。力戰被傷。不堪復鬬。悲感嗚咽。夜中夢有人授之以藥。比寤。而創不痛。人以爲孝感。（王頍傳）

華秋事母至孝。母疾。秋容貌毀悴。鬚髮頓改。母亡。絕櫛沐。負土成墳。廬於墓側。時大獵。有一兔。人逐之。奔入秋廬中。匿秋膝下。獵人異而免之。自爾此兔常宿廬中。馴其左右。郡縣嘉其孝感。以狀聞。後羣盜起。往來廬之左右。相誡曰。勿犯孝子。鄉人賴全活者甚衆。（華秋傳）

梁彥光少岐嶷。有至性。七歲時。父遇篤疾。醫云餌五石可愈。時求紫石英不得。彥光憂悴。不知所爲。忽於園中見一物。彥光所不識。怪而持歸。即紫石英也。親屬咸異之。以爲至孝所感。（梁彥光傳）

辛公義爲岷州刺史。其俗有病。即合家避之。由是多死。公義令巡檢。有病者以牀輿至聽事。疫時。廳廊悉滿。親坐其間。迎醫市藥。於是悉差。諸病家慚謝。此風遂革。後遷牟州。復著善政。時山東霖雨。自陳水至於滄海。皆苦水災。境內犬牙相錯。獨無所損。山出黃銀。獲之以獻。詔令就醮焉。乃聞空中金石絲竹之響。（辛公義傳）

燕榮除幽州總管。貪暴放縱。鞭笞左右。動至千數。每巡省屬下。聞官人及百姓妻女有美色。輒舍其室而淫之。上遣使馳驛詔問。得實徵還京。賜死。先是榮家寢室無故有蛆數斛。從地墳出。未幾。榮死於蛆出之處。（燕榮傳）

辛彥之爲隨州刺史。後遷潞州。前後俱有善政。又崇信佛道。於城內立浮圖二所。並十五層。開皇十一年。州人張元暴死。數日乃蘇。云遊天上。見新構一堂。制極崇麗。元問其故。人云。潞州刺史辛彥之有功德。造此堂以待之。彥之聞。自知將死。其年果卒于官。（辛彥之傳）

章鼎兄昂卒於京城。鼎負尸出寄於中興寺。求棺無所得。鼎哀憤慟哭。忽見江中有物流至鼎所。鼎異之。

往視。乃新棺也。因此充斂。帝聞而異之。以爲精誠所感。（章鼎傳）

唐書

元宗太子瑛、與其弟鄂王瑤、光王琚、廢爲武惠妃所譖。惠妃使人詭召太子二王。曰宮中有賊。請介以入。從之。妃白帝曰。太子二王謀反。甲而來。帝使人視之。如言。遂並廢爲庶人。尋遇害。其年武惠妃數見三庶人爲祟。因大病。夜召巫者祈之。請改葬。且射行刑者瘞之。訖不解。妃死。祟亡。（庶太子瑛傳）

薛舉。隋末僭帝號於蘭州。唐武德元年。掠岐豳。秦王禦之。舉以兵掩其後。死者十六。舉遂病。召巫占視。言唐兵爲祟。舉惡之。未幾死。（薛舉傳）

蕭遘爲韋保衡所媢。繇起居舍人斥播州司馬。道出三峽。方迫畏不測。若有人謂曰。公無恐。予爲公呵禦。遘悅悟。俄謁白帝祠。見帝貌類向所覩云。（蕭遘傳）

陸元方位至宰相。及臨終。取奏藁焚之。曰。吾陰德在人。後當有興者。子象先、景倩、景融、皆官通顯。有清聲。（陸元方傳）

張守珪爲瓜州都督。州地沙塉。不可藝。常瀦雪水溉田。是時渠堨爲敵兵毀。材木無所出。守珪密禱於神。一夕水暴至。大木數千章塞流下。因取之脩復堰防。耕者如舊。州人神之。刻石紀事。（張守珪傳）

王鉷初附御史中丞楊慎矜。以貴已及與同列。反佐李林甫陷慎矜。覆其家。凡五年。而鉷亦族矣。時又有盧鉉者。本以御史事吉溫。爲判官。及溫被劾。鉉發其私。以結林甫。又善張瑄。及按慎矜。則誣瑄死。至鉷得罪。鉉方爲閑廄判官。妄曰。大夫以牒索馬五百。我不與。衆疾其反覆。貶廬江長史。他日見瑄如平生。乃曰。公何得來此。願假須臾。卒死。（王鉷傳）

紀聞。唐監察御史王掄爲朔方節度判官。乘驛在途暴卒。面顏色不變。猶有煖氣。不敢殯。凡十五日復生。云至冥司。與冥吏語。冥吏悅之。留於房內。吏出。掄試閱其案牘。乃楊慎矜於帝所訟李林甫王鉷也。已斷王鉷族滅矣。於是不敢開。置於舊處。頃謁王。王庭間東西廊下皆垂簾。坐掄廊下。慎矜兄弟入。見王稱冤。王曰。已族王鉷。即當到矣。須臾鉷至。兼其子弟數人。皆械繫。七竅流血。王令送所。於是與慎矜同出。乃引掄歸。掄既蘇。月餘有邢縡之事。王鉷死之。

嚴郢附盧杞。謀陷宰相楊炎。并逮捕覆察使趙惠伯。楚掠煉鍛成其罪。卒逐炎崖州。惠伯費州。杞用郢敗。炎內忌郢才。因按蔡廷玉事。出郢爲費州刺史。道逢柩殯。問之。或曰。趙惠伯之殯。郢內悸。忽忽成疾卒。（嚴郢傳）

顏眞卿爲監察御史。充河西隴右軍試覆屯交兵使。五原有冤獄。久不決。眞卿至。立辯之。天方旱。獄決乃雨。郡人呼之爲御史雨。（顏眞卿傳）

元誥捕晉伏巨盜之墓而天雨。時人比之顏眞卿。一以雪枉。一以擒姦。其所以感召天和一也。然詎背曰。刑罰妄加。羣陰不附。其罰常陽。然則懲災之道。其尤在慎刑乎。

崔鄯四世緦麻同爨。一門孝友。兄弟六人至三品。鄯官左金吾衛大將軍。暴卒。以韓約代之。不閱旬。李訓

亂。約被難。世謂鄴之亡。崔氏積善之報也。崔鄴傳
柳公綽官至兵部尚書。嘗曰。吾蒞官未嘗以私喜怒加於人。子孫其興乎。子仲郢。爲天平節度使。孫璞珪璧玭皆貴顯。柳公綽傳
劉禹錫嘗言。張九齡爲宰相。建言放臣不宜與善地。悉徙五谷不毛處。議者以爲開元良臣。而卒無嗣。豈忮心失恕。陰責最大。雖它美莫贖歟。劉禹錫傳
劉昌爲節度使。城平涼。當劫盟後。將士骸骨不藏。昌始命瘞之。夕夢若詬昌厚謝者。昌具以聞。德宗下詔哀痛。命斂以棺櫝。爲立冢。劉昌傳
宋申錫與王璠謀誅宦官。璠反以告王守澄。鄭注。以求進遷。申錫遂被誣。貶謫而卒。及甘露之變。王涯自署反狀。璠亦與焉。璠見涯。詰曰。公何見引。涯曰。公昔漏宋丞相謀於守澄。今焉逃死。遂腰斬。李訓傳
按逸史載宋申錫沒後。其夫人夢申錫相引出城。見一大坑。坑邊有小板匣。申錫提示夫人曰。此是邢賊。因憤怒叱咤。夫人問誰。曰王璠也。我得請於上帝矣。未幾璠果腰斬。抉埋於城外。然則王涯一語。反爾之道彰彰矣。
崔琯位至尚書右丞。子孫之盛。仕族罕比。初琯曾王母長孫夫人。年高無齒。祖母唐夫人事姑孝。每旦櫛縰笄拜階下。升堂乳姑。長孫不粒食者數年。一日病。言無以報吾婦。願子孫皆如婦孝。世謂崔氏昌大有所本云。崔琯柳玭傳
路巖當國。陰惡可畏。及待罪賜死。詔剔取喉骨呈驗。或言巖嘗密請三品以上得罪誅殛者。剔取喉骨驗其已死。俄而自及。路巖傳

宋思禮事繼母孝。爲蕭縣主簿。母羸疾。非泉水不適口。會大旱。井池涸。思禮憂懼且禱。忽有泉出於庭。味甘寒。日不乏汲。縣人異之。宋思禮傳
鄭潛曜母代國長公主寢疾。潛曜侍左右。造次不去。累三月不靧面。刺血爲書。請諸神丐以身代。火書而神許二字獨不化。翌日主愈。鄭潛曜傳
嚴善思爲詳審使。方酷吏搆大獄。善思平活八百餘人。原千餘姓。及坐事論死。給事中韓思復固請。乃流靜州。始中書舍人劉允濟爲酷吏所陷。且死。善思時爲御史。力訟其冤。得免。後見允濟。語未嘗及之。思復之解善思也。亦不自德。時稱長者之報。後遇赦得還。三世皆年八十五云。嚴善思傳
索元禮制獄。作鐵籠鞏囚首。加以楔。至腦裂死。後以罪收下吏。不服。吏曰。取公鐵籠來。乃服罪。死獄中。索元禮傳
來俊臣作羅織經一篇。按以從事。凡鞫囚必注醋於鼻。掘地爲牢。寢以匽溺。又作大枷。各爲號。一定百脈。二喘不得。三突地吼。四著即承。五失魂膽。六實同反。七反是實。八死豬愁。九求即死。十求破家。後斬西市。死之日。人爭抉目。擿肝。醢其肉。須臾盡。以馬踐其骨。無孑餘。先是有周興者。性亦殘酷。人告興反。詔來俊臣鞫狀。興時未知被告。方對俊臣食。俊臣曰。囚多不服奈何。興曰。易耳。納之大甕。熾炭圍之。何事不承。俊

臣曰。善。命取甕。且熾火。徐謂興曰。有詔按君。請嘗之。興駭汗叩頭。遂流嶺表。爲仇家所殺。來俊臣傳
崔器性陰刻樂禍。肅宗時。建議殺達奚珣等人。及病。輒叩頭若謝罪狀。家人問之。曰。達奚尹訴於我。三日卒。崔器傳
高駢爲劍南節度使。自將出屯。能獨兵月稟。兵怨。駢悉還其衣稟。然密籍所給姓名。盡殺之。夷其族。有一婦方乳子。將就刑。曰。且倦百子。不可使其饑就戮也。見刑者拜曰。渠以節度使在戰下食。一日忿怒。濫刑以逞。我死當訴於天。使此賊闔門如今日冤也。駢後爲畢師鐸所囚。將見殺。有在而數駢者曰。公陷人於族多矣。尚何云。駢未暇答。仰首如有所伺。即斬之。高駢傳
高駢爲呂用之所惑。駢府宿將多爲用之譖死。駢將畢師鐸懼死。據城叛。遂殺駢。用之出奔。時楊行密起兵。攻師鐸。用之投歸之。詐謂行密曰。麾下有瘞金五千斤。事平願備一日之。及城下。行密掘地無埋金。但得銅人三尺。身桎梏。釘刺其口。刻駢名於背。蓋用之以蠱厭駢也。行密責其罪。遂斬之。妻子皆死。暴其屍於路。同前
方用之紿行密時。豈不自計其敗露之至速者。且紿行密。而即指其埋銅人之處。雖愚亦不應至是。蓋不如是。無以發其奸。乃造物假其口以殺之也。
溫造赴鎮。涉中。遇大雨。平地水深尺餘。乃禱雞翁山。祈時俄而疾風驅雲。即時開霽。文宗嘗聞其事。會造人對。言之。乃詔封雞翁山爲侯。溫造傳○此以下採舊唐書
按造剛正嫉惡。侃侃有大臣之節。其能感通神明者。蓋亦以人重也。
裴炎官內史。光宅元年。得罪。斬於都亭驛之前街。先是調露元年。裴行儉獻定襄所獲俘阿史那伏念、溫傅等五十四人於都市。初行儉討伐之時。許伏念以不死。伏念乃降。時炎害行儉之功。奏云。伏念是程務挺張虔勗逼逐於磧北。窘急而降。乃殺之。炎致國家負義而殺降。妬能害功。搆成陰禍。其敗也宜哉。裴炎傳

李繁爲亳州刺史。州境嘗有劫賊。殺人盧舍。劫取貨財。繁密設機謀。盡加誅斬。時議責繁以擅殺之罪。遣監察御史舒元輿按問。元輿素與繁有隙。復以初官。銳於生事。乃盡反其獄詞。以爲繁濫殺無辜。狀奏。賜死。時人冤之。其後元輿被禍。人以爲有報應焉。李繁傳
李景略在朔方節度使李懷光幕府。有偏將張光者。挾私殺妻。前後不能斷。光富於財貨。獄吏不能劾。景略訊其實。光竟伏法。既而亭午。有女厲被髮血身。膝行前謝而去。左右有識光妻者。曰。光之妻也。因授大理司直。李景略傳
道士王遠知入茅山。師事陶宏景。傳其道法。年一百二十六歲。謂弟子曰。吾有仙格。以少時誤損一童子吻。不得白日昇天。現署少室伯。將行在即。翌日沐浴焚香而卒。王遠知傳
傷人之罪亦甚矣。觀遠知無心細故。終行之。身不能僊。而況其大焉者乎。而況以刃傷人、以筆傷人、以舌傷人者乎。

郭霸爲御史。諸上唐下。嘗按芳州刺史李思徵。搒掠拷禁。不勝楚痛而死。霸後屢見思徵。甚惡之。嘗因退朝。遽歸。命家人曰。速請僧轉經設齋。須臾。見思徵從數十騎上其庭曰。汝枉陷我。今取汝。霸周章惶怖。援刀自刳其腹。斯須蛆爛。是日閭里亦見兵馬數十騎駐於門。少頃不復見矣。郭霸傳。新唐書作郭宏霸。今據李思徵事舊書校詳悉依仍之。

按太平廣記。唐侍御史郭霸。奏殺宋州三百人。暴得五品。經月患重。臺官問疾。見老巫曰。郭公不可救也。有數百鬼。遍體流血。攘袂斷齒。皆云不相放。有一碧衫人喝緋衣人曰。早合去。何因尚留。答曰。比緣未得五品。未合去。俄而霸以刀子自刺乳下。攪之曰。大快。其夜卒。據此。則霸之所以獲罪更不一端矣。

萬國俊皆按治嶺南流人。悉矯詔殺之。三百餘人一時併命。然後鍛鍊曲成反狀以奏。武后乃還國俊官。幷分遣劉光業王德壽諸人。鞫治劍南黔中等六道流人。光業等見國俊榮貴。乃效其因忍。惟恐後之。光業殺九百人。德壽殺七百人。其餘少者成五百人。未幾國俊等相次而死。皆見鬼物爲祟。或有流竄而終。萬國俊傳。

太平廣記。唐侍御史萬國俊奏斬流人。殺害無數。後從臺出。至天津橋南。有鬼滿路。遮截馬足。不得前進。口云。叩頭緩我。連聲忍痛。俄而據鞍。舌長數寸。遍身青腫。輿至宅。夜半而卒。史所云鬼物爲祟。特略言之耳。

五代史

西方鄴爲蠻州節度使。所爲不中法度。判官譚善達數以諫鄴。鄴怒。遣人告善達受人金。下獄。死於獄中。鄴病。見善達爲祟。卒於鎮。西方鄴傳。

漢高祖入京師。以宰相李崧第賜蘇逢吉。而崧別有田宅在西京。逢吉遂皆取之。崧即以宅券獻逢吉。而崧子弟多出怨言。其後逢吉乃誘人告崧與弟嶼等下獄。崧款自誣伏與家僮二十人謀爲亂。獄上中書。逢吉改二十人爲五十人。遂族崧家。逢吉夜宿金祥殿東閣。謂人曰。昨夕未瞑。已見李崧在側。生人接死者。無吉事也。周太祖兵至。逢吉走趙村。自殺於民舍。太祖定京師。梟其首。適當李崧被刑之所。蘇逢吉傳。

秘瓊爲成德軍節度使。董溫其衙內指揮使。後溫其被因。瓊乃悉殺溫其家族。瘞之一穴。而取其家貲鉅萬計。晉高祖立。以瓊爲齊州防禦使。瓊載其貲裝。道出於魏。時天雄軍節度使范延光以書招瓊。瓊不至。延光怒。選精兵伏境上。伺瓊過殺之。悉取其貲。以戍邏者誤殺聞。延光反。高祖赦之。許以不死。乃挈其孥歸河陽。其行輜重盈路。楊光遠留守河南。利其貲。遣兵脅之。推墮水溺死。以延光自投水死聞。因盡取其貲。光遠反。出帝亦赦之。許以不死。羣臣皆以爲不可。乃勅李守貞便宜處置。守貞遣使殺之。以病卒聞。范延光傳。

余論大學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而歎保家之道。亦在慎所取而已。及證以耳目見聞。某某起家以勤儉。閱世而滋盛矣。某某起家以刻薄。閱世而蕩盡矣。其有利人之死。破人之家。以爲己有者。不逾時而災及焉。夫饑人不食烏喙。爲其與餓死同患也。臨財者奈何不慮其後哉。

馬殷臣楚王。有將高郁。素教殷計策。而楚以彊。其後殷子希聲矯殷命殺郁。是日大霧四塞。殷怪之。語左右曰。吾嘗從孫儒。儒每殺不辜。天必大霧。豈馬步獄有冤死乎。明日吏以狀白。殷拊膺大哭曰。吾將老如此。而殺吾忠臣。顧左右曰。吾亦不久於此矣。明年殷薨。楚世家。

王延鈞自稱閩王。多選良家子爲妾。妻陳氏。性妬。良家子之美者。輒幽之別室。繫以大械。刻木爲人手以擊其頰。又以鐵錐刺之。一歲中死者八十四人。陳氏後病。見其爲祟而死。閩世家。

閩王王鏻、薛文傑爲國計使。文傑多籍沒富人貲。閩人皆怨。吳人攻建州。鏻遣將救之。兵行在道不肯進。曰。得文傑乃進。乃以檻車送文傑軍中。磔于市。初文傑爲鏻造檻車。謂古制疎闊。乃更其制。令上下通中以鐵芒內向。動輒觸之。既成。首被其毒。閩世家。

王鏻父審知有養子延稟。鏻殺之。其後鏻饗軍士於大酺殿。坐中昏然。言見延稟來。明日遂爲李倣等所殺。閩世家。

宋史

楊廷璋周祖時爲河陽巡檢。知州事。潞帥史懿稱疾不朝。周祖命廷璋往代之。將行。謂之曰。懿不受命。即圖之。廷璋至。屏左右以詔書示懿。諭以禍福。懿即日就路。及宋初。廷璋在晉州。太祖命荊罕儒爲鈐轄。罕儒以廷璋周朝近親。疑有異志。每入府。從者皆持刀劍。欲圖廷璋。廷璋推誠待之。殊不設備。罕儒亦不敢發。終亦無患。議者以廷璋在潞州保全史懿。陰德之報也。楊廷璋傳。

王彥超官右金吾衛上將軍。將致政。每戒諸子曰。吾累爲統帥。殺人多矣。身死得免爲幸。必無陰德以及後。汝曹勉爲善事。以自庇。及卒。諸子果無達者。宜化門內有大第。園林甚盛。不十餘年。其家已鬻之矣。王彥超傳。

趙普久病。以太師致政。及疾篤。遣親吏甄潛詣上清太平宮致禱。神爲降語曰。趙普宋朝忠臣。久被病。亦有冤累耳。潛還。普力疾冠帶出中庭。聆神言。涕泗感咽。是夕卒。趙普傳。

按史稱秦王廷美。盧多遜之獄。普實有力焉。普受昭憲太后遺旨。而卒背之。所謂冤累者。此其大者矣。

李超爲禁卒。嘗從潘美軍中。主刑刀。美好乘怒殺人。超每潛緩之。美怒輒解。得釋。以是全者甚衆。人謂其有陰德。子濟中進士。累官至右司郎中。出知秦州。潘美傳。

李昉年七十。以司空致政。至道元年正月望。上觀燈乾元樓。召昉。賜坐。酌御樽酒飲之。自取果餌以賜。因顧侍臣曰。李昉事朕。兩入中書。未嘗有傷人害物之事。宜其今日所享如此。可謂善人君子矣。李昉傳。

蘇曉累官至諫議大夫。判大理寺。深文少恩。當時號爲酷吏。及卒無子。有一女甚鍾愛。亦先曉卒。人以爲深刻所致。蘇曉傳。

盧多遜之貶崖州也。李符白趙普曰。珠崖雖遠在海中。而水土頗善。春州稍近。瘴氣甚毒。至者必死。願徙多遜處之。普不答。及符以罪徙嶺表。普移符知春州。至郡。歲餘卒。李符傳。

徐休復知廣州。與轉運使王延範不協。誣奏延範私養術士。厚待過客。按部下吏有恩。與故人書。作隱語。

愼朝廷事反狀已具。詔遣內侍閻承翰與休復同按劾之。遂抵於法。休復後瘍生於腦。既而疾甚。若見王
蓮。纔但號呼稱死罪。數日卒。徐休復傳
嘗有鄰擧進士不第。時有詔應擧官三任詳由全者。許投牒有司。即得召試錄用。有鄰素與前擧上蔡主
簿劉偉交遊。知偉雖嘗三擧而一任失其詳由。偉偶造呈官由。是得試遇銓。遂具章告其事。下御史府按
鞫。獄具。偉坐棄市。有鄰授秘書省正字。賜公服靴笏銀鞍勒馬緡百疋。自是累上疏告人陰事。俄被病。白
晝見偉入室。以杖笞其背。有鄰號呼。聞於外。數日而死。雷德驤傳
王旦父祐。尚書兵部侍郎。嘗論杜重威使無反狀。拒盧多遜害趙普之謀。以百口明符彥卿無罪。世多稱
其陰德。祐手植三槐于庭。曰吾後世必有爲三公者。此所以志也。旦生幼沉默。祐器之曰。此兒當至公相。
及長。進士及第。知平江縣。其廨舊有物怪憑戾。居者多不安。且將至之前夕。守吏聞羣鬼嘯呼曰。相公至
矣。當避去。自是遂絕。後旦果居相位。王旦傳
王欽若之祖郁。爲滁州判官。將死。告家人曰。吾歷官逾五十年。愼于用刑。活人多矣。後必有興者。其在吾
孫乎。欽若位至司徒。王欽若傳
劉沆。吉州永新人。祖景洪。始楊行密得江西。衙將彭玕據州。自稱太守。脅景洪以兵。欲脅衆附湖南。景洪
僞許之。復以州歸行密。退居不仕。後嘗告人曰。我不從彭玕。幾活萬人。後世當有隆者。因名所居北山曰
後隆山。山有牛僧孺讀書堂。即故基築亭。曰聰明臺。沆母夢衣冠丈夫曰。牛相公來。已而有娠。生沆。位終
兵部尚書。劉沆傳
　或以景洪不辭賊託。非君子重然諾之道。顧當玕據城跋扈。赫然一大寇。非委曲審機。安能爲一州保
命哉。尾生之信。不如隨牛之誕。信夫。
李壽朋作疏。篤奉祠西太一宮。飲酒食肉如常時。暴得疾卒。李壽朋傳
田況父延昭在契丹時。契丹寇澶州。略得數百人。以屬延昭。延昭哀之。悉縱去。因自脫歸中國。延昭生八
男子。多知名。況長子也。保州之役。況阬殺降卒數百人。卒無子。以兄子爲後。田況傳
査道事母以孝聞。母嘗病思鱖羹。方冬苦寒。道泣禱于河。鑿冰取之。得鱖尺許。以饋。又刺臂血寫佛經。母
疾尋愈。後官右司郎中。出知虢州。歲歉。出官廩米賑之。又設粥糜以救饑者。所全活萬餘人。平居祿賜。所
得輒散施親族。與人交。多所周給。深信內典。居多茹素。嘗夢神人謂曰。汝位至正郎。壽五十七。而享年至
六十四。論者以爲積善所延也。査道傳
褚穎父適。嘗爲石首主簿。民有父子坐重辟。府檄適按之。抵其父於法。而子獲免。父死。假人言曰。主簿仁
人也。行且生賢子。後必大明。年穎生。官翰林博士。褚穎傳
張洞在館閣。數有建明。出知棣州。所奏多便民。累遷淮南轉運使。洞在棣時。夢人稱勅召者。既出。如拜官
然。顧視旌旗吏卒羅于庭。至是夢之如初。自以年不能永。即分家事。未幾卒。張洞傳
李仕衡初爲鄂縣主簿。田重進守京兆。命仕衡鞫死囚五人。活者四人。重進即其家謂曰。子有陰施。此門

當高大之。仕衡官至同州觀察使。李仕衡傳
杜杞爲廣南西路轉運按察安撫使。時區希範與白崖山蠻蒙趕反。杞遣使誘之使降。起來降。杞謂將佐
曰。賊以窮蹙降我。不可以恩懷。不如殺之。乃擊牛馬爲會。伏兵發誅七十餘人。後三日。又得希範。醢之。御
史梅摯劾杞殺降失信。詔戒諭之。杞一日據廁。見希範與趕在前訴冤。杞叱曰。爾狗僭叛命。法當誅。尚敢
訴耶。未幾卒。杜杞傳
李寅爲衢州司理參軍。母老。棄官歸。子虛己官尚書工部侍郎。太宗嘗賜虛己錢。翌日語宰相曰。虛己詩
思可嘉。予錢五千緡矣。宰相對以所予乃五十萬。帝知其誤。論者謂虛己父子篤。其家甚貧。雖人主一時
之誤。殆天賜也。李虛己傳
貝州戍卒謀反。推虞侯趙咸雍爲首。官擒其黨。斬之。磔咸雍於市。先是咸雍父鎬。仕天福中。嘗誘敵屠州
城。至是五十年。而其子戮於都市。耆老猶記其事。其異之。周審玉傳
趙抃長厚清修。施德惸貧。不可勝數。日所爲事。入夜必衣冠露香以告于天。不可告。則不敢爲也。位至太
子少保。年七十七。將終。詞氣不亂。安坐而逝。趙抃傳
　按金海陵王問鬼神事於楊伯雄。伯雄曰。家有一卷書。記人死復生。或問冥官何以免罪。答曰。汝置一
簿。白日所爲。暮夜書之。不可書者。是不可爲也。海陵爲之改容。元宇文公諒。雖暗室必正衣冠端坐。嘗
挾手記一册。識其籍首曰。晝有所爲。暮則書之。其不可書。即不敢爲。近世袁氏功過格。風行於世。其法
　亦本乎此。有志克復者。奉爲程式。其亦入門之捷徑乎。
王韶既主軍事。用兵有機略。其交親多楚人。依韶求仕。乃分屬諸將。或殺降敵老弱。爭以首級爲功。韶晚
節言動不常。頗若病狂狀。後病疽。洞見五臟。蓋亦多殺徵云。王韶傳
杜常以龍圖閣學士知河陽軍。苦旱。及境而雨。大河決。溢州西上埽勢危甚。常親護役徒處埽上。埽潰水
溢。及常坐而止。於是役人盡力。河流遂退。郡賴以安。杜常傳
林廣討瀘蠻還。疽發斷頸卒。其在瀘也。以勅書招蠻。旣降而殺之。此其短也。遂被惡疾死。或以爲殺降之
報云。林廣傳
劉安世爲章惇蔡京所忌惡。徙梅州。惇與京猶必寘之死。擢一士豪爲轉運判官。使往殺之。判官疾馳將
至梅。梅守遣客來勸安世自爲計。安世色不動。對客飲酒談笑。判官未至二十里許。忽嘔血暴卒。安世遂
免。後赦還卒。安世忠孝正直。皆則象司馬光。卒後二年。金人發其冢。貌如生。相驚語曰。異人也。爲之蓋棺
乃去。劉安世傳
安惇陷害忠良。天下怨疾。其後惇長子郊。坐指斥誅。流其次子邦。死于涪。其祀遂絕。人以爲惇平生數陷
忠良之報云。安惇傳
喬執中寬厚有仁心。屢典刑獄。雪活以百數。紹聖初。以寶文閣待制知鄆州。夢神人畀以騎都尉誥。且爲
客言之。少焉談笑而逝。喬執中傳

張汝明事親孝。執喪、水漿不入口三日。日飯脫粟飲水。無醯鹽草木之滋。病臞。行輒踣。夢父授以服天南星法。用之驗。人以爲孝感。張汝明傳

羅汝楫爲侍御史。受秦檜旨。彈論岳飛。後汝楫卒。其子願知鄂州。有治績。以父故不敢入岳廟。一日自念吾政善。姑往祠之。甫拜。遽卒於像前。羅汝楫傳

顏師魯孝友天至。初官潘遇。喪父歸。扶柩航海。水程數千里。甫三日登於岸。而颶風大作。人以爲孝感。顏師魯傳

高登爲靜江府古縣令。帥胡舜陟謂登曰。古縣秦太師父嘗治。實生太師于此。盍祠祀之。登曰。檜爲相亡狀。祠不可立。舜陟大怒。遂譏登官。創檜祠。而自爲記。且誣登罪。詔送靜江府獄。登母死。歸葬母。訖事。詣獄。而舜陟先以事下獄死矣。事卒昭白。高登傳

高登事母至孝。嘗舟行至封康間。阻風。方念無以奉晨膳。忽有魚躍于前。同前

吳曦以蜀叛。時李好義爲興州正將。率衆誅曦。曦將王喜欲殺好義。爲曦復讎。及好義守西和。喜遣其黨劉昌國豫節制。好義與之酬酢。歡飲達旦。好義心腹暴痛而卒。口鼻爪指皆青黑。既而昌國白日見好義持刀刺之。撲仆地。疽發而死。李好義傳

柳約天性至孝。母病甚。泣禱於天。願損壽以益親壽。母尋愈。約後竟先母兩月卒。柳約傳

袁韶父爲郡小吏。夫妻俱近五十無子。其妻資遣之。往臨安置妾。既得妾。察之有憂色。且以麻束髮。外以綵飾之。問之。泣曰。妾故趙知府女。家四川。父歿。家貧。鬻妾爲歸葬計耳。韶父卽送還之。其母泣曰。計女聘財猶未足給歸費。且用破矣。將何以酬。韶父曰。賤吏不敢辱娘子。聘財謹以相奉。復傾橐中資給之。遂獨歸。妻迎問之。告以故。且曰。吾思之。無子命也。吾與汝周旋久。若有子。汝豈不育。必待他人婦乃育哉。妻喜曰。君設心如此。行當有子矣。未幾而妻孕。生韶。累官參知政事。袁韶傳

向士璧官湖南制置副使。數立軍功。賜金帶。進兵部侍郎。兼轉運使。時賈似道入相。疾其功。劾能之。遂謫州居住。又稽守城時所用金穀。逮吏至行部責償。幕府方元善者。極意逢迎似道意。士璧坐是死。復拘其妻妾而徵之。其後元善知吉水縣。俄得狂疾。常呼士璧。向士璧傳

江萬里自其父始業儒。大父璘鄉稱善人。其鄰史知縣者。嘗與璘言。誇其能杖譴健士。璘俛首不答。歸語子曰。史祖父故寒士。今居官。以杖士人自喜。於我心有不釋然。衛爾。史氏且不昌。汝其戒之。是夕。璘子婦陳氏夢貴人入其家曰。以汝家長有善言。故來。已而有娠。生萬里。位至左丞相。江萬里傳

陳仲微官莆田尉。委以縣事。蠻山浮屠與郡學爭水利。久不決。仲微按法曰。曲在浮屠。他日沿檄過寺。其徒久揭其事於鐘上。以爲冤。旦暮祝詛。然莫省爲仲微也。仲微見之曰。吾何心哉。吾何心哉。質明。首僧無疾而死。陳仲微傳

李文饒爲台州司理參軍。每謂人曰。吾司臬多陰德。後有興者。子韶官至端明殿學士。數諫諍。爲名臣。李韶傳

蘇緘知邕州。交趾人寇。邕受圍。緘守城。援兵不至。城遂陷。緘猶領傷卒戰愈厲。而力不敵。乃還州治。縱火自焚。緘沒後。交人謀寇桂州。行數舍。其衆見大兵從北來。呼曰。蘇城陣領兵來報怨。懼而引歸。邕人爲緘立祠。蘇緘傳

熊雷龍官臨安府學教授。通判衢州。及州守棄城遁。朝命雷龍權知府事。北兵薄城。不降。脫去還建昌。與里人起兵。時元兵四合。雷龍度不可支。邑人關未出城。爲同安武人徐浚神獲近縣。權縣尹劉學仲泰與雷龍有怨。殺之。後學仲北來。泊舟小孤山。有巨艦銜前。建大旗。書曰熊知府兵。繼見雷龍坐船上。學仲大呼。有頃不見。以驚死。熊雷龍傳

郭琮事母極恭順。居常不過中食。絕飲酒茹葷者三十年。以祈母壽。母年百歲。耳目不衰。飲食不減。鄉里異之。至道三年。詔書存恤孝悌。轉運使狀琮事以聞。有詔旌表門閭。明年母無疾而終。郭琮傳

顧忻以母病。茹素不入口者十載。母老。目不能視物。忻日夜號泣祈天。刺血寫佛經數卷。母目忽明。不燭能縫紉。年九十餘。無疾而終。顧忻傳

朱泰家貧鬻薪養母。常適數十里外。易甘旨以奉母。一日雞初鳴入山。及明。憩于山足。遇虎搏攫。負之而去。泰已瞑眩。行百餘步。忽稍醒。厲聲曰。虎食我。恨母無託耳。虎忽棄泰于地。走不顧。如人疾驅狀。鄉里稱其孝感。曰爲朱虎殘。朱泰傳

張氏羅江士人女。母楊氏寡居。一日親黨有婚會。母女偕往。其典庫雍乙者從行。既就坐。乙先歸。會罷。楊氏歸。則乙死於庫。莫知殺者主名。提點刑獄張文饒疑楊有私。殺乙以滅口。楊言與女同榻。實無他。遂逮其女。拷掠無實。吏乃掘地爲坑。縛母於其內。旁列熾火。絕而復蘇者屢。辭終不服。一日女謂母曰。母、罪死箠楚。不可自誣。女今死。將訟冤於天。言終而絕。於是石泉連三日地大震。有聲如雷。屋瓦皆落。天雨雪。邦人震恐。勘官李志甯疑其獄。夕具衣冠禱於天。俄假寐坐廳事。恍有猿墮前。驚寤。呼吏卒索之不見。志甯自念。夢兆非殺人者袁姓乎。有門卒言。張氏饋食之夫曰袁大。明日使吏執之。曰。殺人者汝也。袁色動。遽曰。吾憐之久矣。願就死。問之。曰。適盜庫金。會雍歸。遂殺之。楊乃得免。時女死才數日也。獄上。郡榜其所居曰孝感坊。張氏傳

呂仲洙女名良子。父得疾瀕殆。女焚香祝天。請以身代。刲股爲粥以進。時夜中。羣鵲遶屋飛噪。仰視空中。大星煜煜如月者三。越翌日父瘳。呂仲洙女傳

王仔昔、能道人未來事。政和中召見。封通妙先生。仔昔資倨傲。帝常待以客禮。故其遇巨閹殆若僮奴。旋坐言語不遜。下獄死。仔昔之得罪。宦者馮浩力最多。未死時。書示其徒曰。上蔡遇冤人。其後、浩南竄至上蔡被誅。王仔昔傳

章惇爲尚書左僕射。報復讎怨。謫蘇轍於雷州。不許占官舍。轍遂僦民居。惇又以爲强奪民居。追民究治。徽宗時。惇亦貶雷州。適問舍於是民。民曰。前蘇公來。爲章丞相幾破吾家。今不可也。後徙睦州卒。章惇傳

嘗於他書中見宋盧多遜南遷朱崖。見一店嫗舉止和淑。能談京華事。盧訪之。嫗不識盧也。曰。家故汴

都梁代什族一子事州縣爲盧相國評貨南方到方周歲盡室淪喪獨殘老軀流落居此意有所待盧相欺上罔下倚勢害物天道有知行當南貨未亡間應見於此以快宿憾耳盧不待食促駕而去此可見小人結局大率相似

李全爲節度使作亂據揚州官軍討之追至新塘全騎陷淖官軍以長槍刺之遂碎其尸及事平提點刑獄趙癸使人瘞新塘骸骨得左掌無一指蓋全支解也先是全乞靈茅司祖廟無應全怒斷神像左臂或夢神告曰全傷我全死亦當如我至是果然李全傳

遼史

耶律制心位至南院大王嘗曰吾雖不知佛法惟心無私則近之矣一日沐浴更衣而臥家人聞絲竹之聲怪而入視則已逝矣耶律制心傳

耶律庶成方進用爲妻胡篤所評以罪奪官法當離婚時胡篤適有娠至期不產而死剖視之其子以手抱心識者謂誣夫之報耶律庶成傳

王鼎正直不阿宰縣時憩於庭俄有暴風舉臥榻空中鼎無懼色但覺枕榻俱高乃曰吾中朝端士邪無干正可徐置之須臾榻復故處風遂止王鼎傳

蕭文知易州兼西南面安撫使高陽士沃民富吏其邑者每黷於貨民甚苦之文始至悉去蠹弊時大旱百姓憂甚文禱輒雨屬縣又蝗議捕除之文曰蝗天災捕之何益但反躬自責蝗盡飛去遺者亦不食苗散在草莽爲烏鵲所食會霖雨不止文復隨禱而霽蕭文傳

耶律劉哥欲因進酒弑逆帝覺之不果被因帝問汝實反耶劉哥誓曰臣若有反心必生千頂疽死詔免死流烏古部果以千頂疽死耶律劉哥傳

金史

移剌溫鎮武定歲旱且蝗溫割指以血灑酒禱而酹之既而雨霑足有羣鴉啄蝗且盡人以爲至誠之感云移剌溫傳

石琚父皋補郡吏稱長者從魯王闍母攻青州州人堅守不降闍母怒之及城破命皋計州民人將使諸軍分掠之皋緩其事闍母讓之皋曰大王將爲朝廷撫定郡縣當使百姓安堵若取城邑而殘其民則未下者必死守以拒我皋之稽緩安敢逃罪闍母感悟乃下令曰敢有犯州人者以軍法治指其坐謂皋曰汝之子孫必有居此坐者琚後拜右丞相封莘國公石琚傳

崔立僭亂淫虐不道及爲李伯淵等所殺以尸挂闕前槐樹上樹忽拔人謂樹有靈亦厭其爲所汙崔立傳

王震母患風疾刲股肉雜飲食中疾遂愈母沒哀泣過禮目生翳服除目不療而愈皆以爲孝感所致王震傳

李慶嗣舉醫洞曉其理天德間歲大疫貧者往往闔門臥病慶嗣攜藥與米分遺之全活者衆慶嗣年八

十餘無疾而終李慶嗣傳

醫之利人大矣方當牀第呻唫顛恇莫措而能出手相援不擇貧富此即仁人同體之悲非小道也夫以活人爲心而造子孫數世之福與以求利爲心不旋踵而輒敗者其果孰得而孰失哉予於良醫之報聞見頗多而以慶嗣之善終標其一焉

元史

至正三年秋興國路永興縣雷擊死糧房貼書尹章於縣治時方大旱有朱書在其背曰有旱却言無旱無災却道有災未庸贓賄渠魁且擊庭前小吏五行志

哈剌章夜夢太祖召見語之曰吾子孫廢壞我家法達禮麻識理其人頗識事宜然知而不言將焉用之我其殛之矣明旦哈剌章入朝而出達禮麻識理已無疾而死矣達禮麻識理傳

劉伯林爲將收潞絳及火山陽曲諸州時論欲徙關中民實天成伯林力爭而止之部曲所獲俘虜萬計悉縱之所至與民休息稱爲樂土嘗曰吾聞活千人者後必封吾之所活何啻萬餘人子孫必有興者乎子黑馬位太傅封秦國公孫元振元禮皆顯劉伯林傳

李德輝生五歲父且卒指德輝謂家人曰吾爲吏治獄不任苛刻人蒙吾力者衆天或報之是兒其大吾門乎德輝官至安西行省左丞李德輝傳

高郵千戶狗兒妻崔氏爲其小婦所譖虐死其鬼憑七歲女詣縣訴冤備言死狀已見瘞舍後官率吏卒即其所發土得尸拘狗兒及小婦鞫之皆伏辜張禎傳

許維禎爲淮安總管府判官屬縣鹽城及丁溪場有二虎爲害維禎默禱於神祠一虎去一虎死祠前境內旱蝗維禎禱而雨蝗亦息是年冬無雪父老言於維禎曰冬無雪民多疾奈何維禎曰吾當爲爾禱已而雪深三尺許維禎傳

劉秉直官衛輝路總管賊劫汲縣民張聚鈔而殺之賊不獲秉直具詞致禱城隍祠而使人伺於死所忽有村民阿逆者戰慄仆地具言賊之姓名及所在乃命尉襲之果得賊於汴遂正其罪秋七月蝗生秉直禱於八蜡祠蝗皆自死天不雨禾且槁秉直詣城北大行之蒼峪神祠具詞祈祝有青蛇蜿蜒而出觀者嚴之辭神而返行及數里雷雨大至劉秉直傳

元之吏治非能古若也而慈惠之政所在多有如塔海伯滋卜天璋林興祖觀音奴劉天孚諸人有禱輒應事蹟略同不勝錄錄其尤異者使人知爲民請命之心果出於至誠未有不其應如響者有司牧之責者可以興矣

王伯顏知福寧州爲賊所執不屈被殺暴尸數日色不變伯顏既死賊時覩其引兵出入明年州有僧林德山者起兵討賊乃望空呼曰王州尹王州尹宜率陰兵助我斬賊時賊正祠神覩紅衣軍來以爲僞帥康將軍來往迎之無有也四面皆青衣官軍賊大敗餘黨俱平王伯顏傳

胡光遠母喪廬墓一夕夢母欲食魚晨起號天將求魚以祭見生魚五尾列墓前俱有嚙痕鄉里驚異方

其聚親，有鄉出草中浮水去，衆知是鄉所獻，以狀聞於官，表其閭。至順間，永平龍遊母病肺三年不能起，忽思食魚，遍求於市，不得，歸途歎恨，忽有鯉躍入其舟，作羹以獻，母悅，病癒。（胡光遠傳）

李忠，晉寧人，幼孤，事母至孝。大德七年，地大震，郇保山移，所過居民廬舍皆摧壓傾圮，將近忠家，分爲二，行五十餘步復合，忠家獨完。吳國寶，雷州人，性孝友，父喪廬墓。大德八年，境內蝗害稼，惟國寶田無損，人皆以爲孝感所致云。（李忠傳）

李茂，大名人，徙家揚州，奉母孟氏至謹。母嘗病目失明，茂禱於泰安山，三年復明。又願母壽，每夕祝天，乞損己年益母。孟氏竟八十四而終。大德元年，揚州再火，延燒千餘家，火及茂廬，皆風返而滅。（李茂傳）

王薦，性孝，父嘗疾甚，薦夜禱於天，願減己年益父壽。父絕而復甦，曰：適有神人黃衣紅帽，告我曰：汝子孝，上帝命錫汝十二齡。疾遂愈。後果十二年而卒。（王薦傳）

楊皞母牛氏嘗病劇，皞叩天求代，遂痊。如是者再。後牛氏失明，皞登太白山取神泉洗之，復如故。牛氏沒，哀毀特甚，葬之日，大雨，獨皞墓前後數里，常雲蔽之，雨不沾土，送者大悅。（楊皞傳）

趙榮，母張氏有疾，榮割股肉啖之者三。復爲母登太白山，禱於神，得甲水飲之，乃痊。後年七十五卒，葬之日，白雲庇其墓前後十五里，葬畢而散。（趙榮傳）

王庸以孝聞，母有疾，庸夜禱北辰，至叩頭出血，母疾遂愈。及母卒，哀毀幾絕，廬處墓前，旦夕悲號。一夕雷雨暴至，鄰人持寢席往欲蔽之，見庸所坐臥之地獨不霑濕，咸歎異而去。（王庸傳）

黃贇省父永平，父歿已三年，贇求父墓弗得，贇哭禱於神。一夕，夢老父以杖指葬處，曰：見片甎即可得。明日就其地求之，果得父骨以歸。（黃贇傳）

陸思孝，紹興山陰樵者，性至孝，母病，思孝醫禱不效，方欲刲股肉以進，忽夢寐間恍若有神人者，授以藥劑，思孝得而異之，即以奉母，疾遂愈。（陸思孝傳）

黃道賢父病篤，道賢夜禱於天，願減己一紀之算以益父壽。其父遂愈。至元統二年乃歿，果得一紀之數。（黃道賢傳）

史彥斌有孝行。至正十四年，河溢，彥斌母柩爲水所漂，彥斌縛草爲人，置水中，仰天呼曰：母柩被水，不知其處，願天矜憐哀子之心，假此芻靈，指示母柩。言訖，涕泗橫流，乃乘舟隨草人所之。經十餘日，行三百餘里，草人止桑林中，視之，母柩在焉。（史彥斌傳）

湯霖母病熱，更數醫弗能效，母不肯飲藥，曰：惟得冰，我疾可愈。時天氣甚燠，霖求冰不得，累日號哭於地上。忽聞池中戛戛有聲，拭淚視之，乃冰澌也，取以奉母，疾果愈。（湯霖傳）

趙孝婦早寡，事姑孝，嘗念姑老，一旦有不諱，無由得棺，乃以次子鬻富家，買杉木治棺，置於家。南鄰失火，南風烈甚，火勢及孝婦家，孝婦亟扶姑出避，而棺重不可移，乃撫膺大哭曰：吾爲姑賣兒得棺，無能爲我救之者，苦莫大焉。言畢，風轉而北，孝婦家得不焚，人以爲孝感所致。（趙孝婦傳）

張義婦，夫戍福寧，死，張求夫骨，至福寧，問夫葬地，榛莽四塞，不可識，張哀慟欲絕，夫忽降于童，言動無異

其生時，告張死時事甚悉，且指示骨所在處，如其言，果得之。（張義婦傳）

武用妻蘇氏，用疾，蘇氏刲股爲粥以進，疾卽愈，生子德政。四歲而寡，德政長，事蘇氏至孝。蘇氏死時，大方大旱，德政方掘地求水以供葬事，忽二蛇躍出，德政因默禱焉，二蛇一東一北，隨其地掘之，果得泉。（武用妻蘇氏傳）

明史

宗室恩鑑招羣小，奪軍民商賈利，惠王恩鑛發其事，朝廷遣官按實，幽恩鑑等鳳陽，錮戍其黨有差。恩鑛陰使從者刺殺之，斃八十餘人。不數日，世子暴卒，恩鑛亦發背斃。（靖江王傳）

恩鑑不道，殺之固當，至其黨類，不過脅從相附，乃背王命而盡殲之，其能逃陰責乎。

劉基曾祖濠，仕宋爲翰林掌書。宋亡，邑子林融倡義旅事敗，元遣使簿錄其黨，多連染。使者道宿濠家，濠醉使者而焚其廬，籍悉毀，使者計無所出，乃爲更其籍，連染者皆得免。基幼穎異，其師鄭復初謂其父曰：君祖德厚，此子必大君之門矣。基博通經史，尤精象緯之學，佐明太祖定天下，封誠意伯。（劉基傳）

詹徽官吏部尚書，有才智，然性險刻，李善長之死，徽有力焉。玉下獄，語連徽及子尚寶丞紱，並坐誅。（詹徽傳）

王瑜以總旗隸趙王府。永樂末，告常山護衛指揮孟賢等謀逆，按治有驗，賢等伏誅，而授瑜千戶。而所發不軌事，有枉者。正統四年，得疾，束兩手如高懸狀，號救求解而卒。（王瑜傳）

孟賢等既罪狀屬實，則瑜之知情而告發，於義當矣，顧不當連及無辜耳。

牟俸撫蘇松，中官汪直有事南京，或譖俸。十四年，俸議事至京，直請執俸下詔獄，謫戍湖廣。俸在江西時，其成計聽獄，人多議其深文，至是被禍，皆知爲直所誣，然無白其冤者。逾年卒戍所。（牟俸傳）

周新官浙江按察使，初入境，羣蚋迎馬頭，跡得死人榛中，身繫小木印，新驗印知死者故布商，密令廣市布，視印文合，捕得之，盡獲諸盜。一日視事，旋風吹葉墜案前，葉異他樹，詢左右，獨一僧寺有之，寺去城遠，新意僧殺人，發樹果見婦人屍，鞫實，磔僧。（周新傳）

錦衣衛指揮紀綱使千戶緝事浙江，攫賄作威福，新欲按治之，遁去。綱誣奏新罪，逮新，剗之，臨刑大呼曰：生爲直臣，死當作直鬼。帝後若見人緋衣立日中，曰：臣周新已爲神，當爲陛下治姦貪吏。後紀綱以罪誅，新事益白。（同前）

張昺官鉛山知縣，鉛山俗，婦人夫死輒嫁，昺欲變其俗，令寡婦皆具牒受判，署二木，曰：嫁者跪之，曰：節不嫁者跪之。民傳四婁成婦死守，舅姑紿令跪嫁木下，昺判從之，婦投後園池中死。邑大旱，昺夢婦人泣拜，覺而識其里居姓氏，往詰其狀，及啓土，貌如生，昺哭之慟曰：殺婦者我也。爲文以祭，改葬焉，天遂大雨。（張昺傳）

尹昌隆初爲皇太子傅，後改禮部主事。尚書呂震方用事，嘗其獨處精思，以手指刮眉毛，則必有密謀深計，官屬相戒無敢白事者。昌隆前白事，震怒不應，昌隆退白太子，取令旨行之。震大怒，奏昌隆諂無君心。

下獄．置極刑死．旋後病．號呼尹相．言見昌隆守欲殺之云．尹昌隆傳

劉球．官翰林侍講．正統四年．帝以王振言．大舉征麓川．球上疏諫．振銜之．欽天監正彭德清．球鄉人也．倚振勢為姦．球絕不與通．德清恨之．遂摘疏中攬權語．譖振曰．此指公耳．振大怒．逮下詔獄．屬指揮馬順殺球．順深夜攜一小校持刀至球所．球方臥．起立．頸斷．體猶植．遂支解之．瘞獄戶下．順有子病久．忽起捽順髮．拳且蹴之曰．老賊．令爾他日禍逾我．我劉球也．順驚悸．俄而子死．小校亦死．球死數年．瓦剌果入寇．英宗北狩．振被殺．朝士立擊順斃之．而德清自土木遁還．下獄論斬．尋瘐死．詔戮其屍．劉球傳

范廣．為都督同知．與都督張軏不相能．軏誣廣謀立外藩．下獄論死．明年春．軏早朝還．途中為拱揖狀．左右怪問之．曰．范廣過也．遂得疾．不能睡．號楚月餘而死．范廣傳

商輅．官大學士．陞謝政．劉吉過之．見其子孫林立．歎曰．吾與公同事歷年．未嘗見公筆下妄殺一人．宜天之報公厚．輅曰．正不敢使朝廷妄殺一人耳．居十年卒．年七十三．商輅傳

黃紱．官四川左參政．按部崇慶．旋風起輿前．不得行．紱曰．此必有冤．吾當為理．風遂散．至州．禱城隍神．夢若有言州西寺者．寺去州四十里．倚山為巢．後臨巨塘．僧夜殺人沉之塘下．分其貲．且多藏婦女於窟中．紱發吏兵圍之．窮詰得其狀．誅僧．黃紱傳

楊爵．官御史．疏諫符瑞．言過切直．下詔獄．搒掠．血肉狼籍．死而復甦．逾年、工部員外郎劉魁、再逾年、給事中周怡．皆以言事同繫．嘉靖二十六年十一月．大高元殿災．帝禱於齋臺．火光中若有呼三人忠臣者．遂傳詔急釋之．楊爵傳

永邵卜為西寧患．誘殺副使李魁．邊臣不能報．二十三年．復入南川．參將達雲設攻要害．大敗之．手馘其帥一人．即前殺李魁者．其地即魁陣亡處．時又皆九月也．達雲傳

鄒元標．觀政刑部．張居正奪情．元標上疏極諫．居正大怒．廷杖八十．謫戍都勻衛．元標處之怡然．巡按御史承居正指．將害元標．行次鎮遠．一夕御史暴死．元標遂免．鄒元標傳

賀逢聖．官大學士致政．張獻忠陷武昌．執逢聖．叱曰．我朝廷大臣．若曹敢無禮．賊麾使去．遂投墩子湖死也．賊來自夏．去以秋．云大吏望衡而祭．有神夢於湖之人．我守賀相殊苦．汝受而視之．有黑子在其左手．其徵是．黎明而異之．竟於湖．赫然而尸出．驗之果是．蓋沉之百有七十日．面如生．以冬十一月壬子殮．大吏揮淚而葬之．賀逢聖傳

施邦曜．官工部營繕司員外郎．魏忠賢興三殿工．諸曹奔走其門．邦曜不往．忠賢欲困之．使拆北堂．期五日．適大風拔屋．免譴責．又使作獸吻．倣嘉靖間製．莫考．夢神告之．發地得吻．嘉靖舊物也．忠賢不能難．施邦曜傳

史可法．祖應元．官黃平知州．有惠政．語其子從質曰．我家必昌．從質妻尹氏有身．夢文天祥入其舍．生可法．以孝聞．官至太傅．為明忠臣．史可法傳

何騰蛟．以兵部右侍郎總督湖廣諸省軍務．左良玉舉兵反．邀騰蛟偕行．不可．則盡殺城中人以劫之．士

民爭匿其署中．良玉破垣舉火．騰蛟急解印．付家人．令速走．將自剄．為良玉部將擁去．良玉欲與同舟．不從．乃置之別舟．以副將四人守之．舟次漢陽門．乘間躍入江．水漂十餘里．一漁舟救之起．則漢前將軍關壯繆侯廟前也．家人懷印者亦至．相視大驚．覓漁舟．忽不見．遠近咸謂騰蛟忠誠．得神佑云．何騰蛟傳

方克勤．官濟寧知府．永嘉侯朱亮祖嘗率舟師赴北平．水涸．役夫五千浚河．克勤不能止．泣禱於天．忽大雨．水深數尺．舟遂達．民以為神．方克勤傳

謝子襄．官處州知府．郡有虎患．歲旱蝗．禱於神．大雨二日．蝗盡死．虎亦遁去．有盜竊官鈔千．襄檄城隍神．盜方閱鈔密室．忽疾風捲至市中．盜即伏罪．民鬻牛於市．將屠之．牛逸至子襄前．俛首若有訴．乃捐俸贖還其主．謝子襄傳

葉宗人．官錢塘知縣．嘗視事．有蛇升階．若有所訴．宗人曰．爾有冤乎．吾為爾理．蛇即出．遣隸尾之．入餅肆爐下．發之．得僵屍．蓋肆主殺而瘞之也．又嘗行江中．有死人拄舟舵．推問．則里無賴子所沉者．遂俱伏法．葉宗人傳

徐九思．官句容知縣．笞者挾不過十．諸所催科．預為之期．逾期則令里老逮之而已．隸莫敢至鄉落．歲祲．煮粥食餓者．全活甚眾．官至高州知府．致仕．句容民為建祠茅山．九思年八十五．抱疾．抗手曰．茅山迎我．遂卒．徐九思傳

孫燧．巡撫江西．寧濠反．縛燧與副使許逵二人．且縛且罵．不絕口．同遇害．死之日．天忽陰慘．烈風驟起．凡數日．城中民大恐．走收兩人屍．屍未變．黑雲蔽之．蠅蚋無近者．孫燧傳

史載捐軀殉節諸人．盛暑屍體不變．烏犬不敢近者．其事甚多．不勝錄．茲錄其尤異者．

徐學顏．母疾．禱於天．請以身代．夜夢神人授藥．且識其形色．廣覓之得荊瀝．遂即愈．徐學顏傳

姚玭．母疾．思食魚．寒夜無從得．家畜一烏．忽飛去．得魚以歸．姚玭傳

劉鎬．父允中．官懷祥巡檢．卒於任．鎬赴懷祥．莫知葬處．鎬晝夜環哭．一蒼頭故從其父．已轉入交阯．忽暮至．若有憑之者．因得冢所在．劉鎬傳

包實夫．途遇虎．銜衣入林中．釋而蹲．實夫拜請曰．吾被食命也．如父母失養何．虎即舍去．後人名其地為拜虎岡．其後鈞．逮諸生．蘇奎章．從父入山．猝遇虎．奎章倉皇泣告．願舍父食己．虎曳尾徐去．謝定住傳

史五常．父萱．官廣東僉事．卒．葬南海和光寺側．五常方七歲．母攜以歸．比長．恨父不得歸葬．往迎父櫬．寺沒於水久矣．五常泣禱．有老人以杖指示寺址．發地果得父櫬．史五常傳

王原．文安人．父珣以家貧役重．逃去．原稍長．問父所在．母告以故．號泣辭母．遍歷山東南北．一日渡海至田橫島．假寐神祠中．夢至一寺．當午炊．莎和肉羹食之．一老父至．驚覺．原告之夢．請占之．老父曰．若何為者．曰．尋父．老父曰．午者．正南位也．莎根附子．肉和之．附子膾也．求諸南方．父子其會乎．原拜謝去．至輝縣帶山．有寺曰夢覺．原心動．天雨雪．臥寺門外．及曙．一僧啟門出．駭曰．汝何人．曰．文安人．尋父而來．時珣方執爨竈下．僧詰之曰．若同里有少年來尋父者．若倘識其人．珣出見原．皆不相識．問其父姓名．則王珣也．

痼亦呼原乳名。抱持慟哭。父子相持歸。夫妻子母復聚。原子孫多仕宦者。王原傳

邱緒。鄞縣諸生也。生母黃爲嫡余所逐。適江東包氏。未幾。轉適他所。遂不復相聞。緒父沒。事余至孝。余疾。謹奉湯藥。不解衣帶者數月。余重感其孝。病革。與訣曰。我卽死。汝無忘若母。時母被逐已二十年矣。一夕夢人告曰。若母在台州金鼇寺前。覺而識之。次日與人憩於塗。詰之。則包氏故養馬廝也。叩以母所向。曰。有周平者。曾悉其事。今已戍京衞矣。緒姊壻謁選在京。遣書屬訪平。久之未得。一日有避雨於邸門者。其聲類鄞人。叩之。則周平也。言黃已適台州李副使子。緒得報。卽至台。而李已沒。其嗣子漫不知前事。緒徬徨掩泣於道。有傷之者。導謁老媒媼王四。曰。已再適仙居吳義官。吳。仙居巨族也。緒至。歷謁數十家。無所遇。已而抵一儒生吳秉朗家。語之故。生感其意。留止焉。有叔母聞所留者異鄉人也。恚而詬之。生告以緒意。叔母者黃。故主母也。頗憶前事。然不詳所往。呼舊蒼頭問之。云金鼇寺前。去歲經之。柩已殯寺旁矣。緒以其言與夢合。信之。行且泣。牛觸之。墜於溝。則輿夫馬長之門也。戰而出。問所從來。緒以情告。長曰。吾前與一婦至緒雲蒼嶺下。殆是也。與緒至其處。緒遍物色。無所遇。悵悵行委巷中。爲一媼立門外。探之。知鄞人。告以所從來。媼亦轉詢邱氏耗。則緒母也。抱持而哭。閭里皆感動。寺旁殯者。蓋其姒氏云。所適陳翁。貧而無子。緒幷迎以歸。備極孝養。邱緒傳

趙重華。雲南太和人。父廷瑞遊江湖間。久不返。重華長。謁郡守。請路引。榜其背曰萬里尋親。久之。竟無所遇。過丹陽。盜攫其貨。所遺獨路引。且行且乞。遇一老僧。呼問其故。笑曰。汝父客無錫南禪寺中。語訖。忽不見。華急趨至寺。果其父。出路引示之。相與慟哭。留數日。乃還雲南。趙重華傳

招遠有孝女。不知其姓。父採石南山。爲蟒所吞。女哭。云願見父屍。同死。俄頃。大雷電擊蟒。墜女前。腹裂見父屍。女負土掩埋。觸石而死。招遠孝女傳

蔡烈女。少孤。與祖母居。一日祖母出。有逐僕爲僧者。來乞食。挑之。不從。挾以刃。女徒手搏之。受傷十餘處。死。賊遁去。官行驗。忽來首伏。官怪問故。賊曰。女拘我至此。遂抵罪。蔡烈女傳

玉亭縣君。伊府宗室典柄女。適楊仞。不兩月。仞卒。號慟不食。或勸以舅姑年老。且有遺孕。乃忍死襄事。及生男。家日落。萬曆二十一年。河南大饑。宗祿久缺。紡績三日。不得一餐。母子相持慟哭。夜夢神語曰。汝節行上聞於天。當有以相助。母子所夢皆符。其子曰。取屋後土作坏易粟。其日掘土得錢數百。自是每掘輒得錢。一日舍旁地陷。得石炭一窖。取以供爨。延兩月餘。官俸亦至。人以爲苦節所感。玉亭縣君傳

馬節婦。適諸生劉滌。十七而寡。翁家甚貧。利其再適。必欲奪其志。不與飲食。百計挫之。志益厲。嘗閉門自經。救之漸蘇。翁陰納沈氏聘。其姑誘與俱出。令女奴抱納沈舟。婦投河不得。疾呼天救我。須臾風雨晝晦。疾雷擊舟。欲覆者數四。沈懼。乃旋舟還之。事聞於縣。縣令婦別居。官贍之以老。馬節婦傳

李孝婦。名中姑。適桂廷鳳。姑疾將不起。婦涕泣憂悼。聞有言乳肉可療者。一日。齋戒焚香。禱神。自割一乳。昏仆於地。氣已絕。廷鳳呼藥不至。出視。見血流滿地。大驚。呼救。傾駭城市。邑長佐皆詣其廬。命亟治。俄有僧踵門曰。以室中蘄艾傅之卽愈。如其言果甦。比求僧。不見矣。乃取乳和藥進姑。姑竟獲全。李孝婦傳

劉烈女。鄞富兒張阿官屢窺之。一夕緣梯入。女呼父母共執之。將訟官。張之從子倡言劉女誨淫。縛人取財。人多信之。女呼告父曰。賊汙我名。不可活矣。我當訴帝求直耳。卽自縊。踰年待驗。暴日中無屍氣。張延訟師丁二執前說。女傳魂於二曰。汝以筆汙我。我先殺汝。二立死。時江濤震吼。岸土裂崩數十丈。人以爲女冤所致。有司立杖殺阿官及從子。劉烈女傳

原跋

易言積善餘慶。書言作善降祥。經訓昭垂尙矣。太上感應篇。雖出於道藏。而禍福無門。惟人自召。仍本春秋左氏傳語。其所勸懲。皆切於民生日用。與道家諸書之侈符籙講導引者不同。後人或援稗官野史。及里巷傳聞。爲之詮證。不免爲儒者所輕。余家自先五世祖侍講公以來。世守文昌陰騭文。以爲束身寡過之資。洎先大人少孤力學。刻意精修。兼奉感應篇一書。嘗輯正史所載善惡報應之彰彰者。凡若干條。曰二十二史感應錄。以明勸戒。刊版行世。垂六十年。吾吳及京師久已風行。今蘊章視學來閩。重刊以廣流傳。俾承學之士。見援引皆本於史傳。益以信感應之不爽。而檢束身心。以迎善氣。未必無功於世也。夫人爲善爲惡。未有不自知者。知爲善而充之。善心日擴。善氣日臻矣。知爲惡而縱之。惡心日熾。惡氣日滋矣。卽此善惡之心。萌而爲吉凶之應。則不待庚申三尸之奏。月晦司命之言。而始邀天鑒也。此心之炯然難昧者。卽謂之三尸可也。卽謂之司命可也。銅山西傾。洛鐘東應。以類相感。在物且然。而況於人乎。

道光二十六年十二月上浣男蘊章謹跋

虬髯客傳

張說撰

虬髯客傳

唐 杜光庭 撰

隋煬帝之幸江都命司空楊素守西京素驕貴又以時亂天下之權重望崇者莫我若也奢貴自奉禮異人臣每公卿入言賓客上謁未嘗不踞牀而見令美人捧出侍婢羅列頗僭於上末年愈甚無復知所負荷有扶危持顛之心一日衛公李靖以布衣上謁獻奇策素亦踞見公前揖曰天下方亂英雄競起公為帝室重臣須以收羅豪傑為心不宜踞見賓客素斂容而起謝公與語大悅收其策而退當公之騁辨也一妓有殊色執紅拂立於前獨目公公既去而執拂者臨軒指吏曰問去者處士第幾住何處公具以對妓誦而去公歸逆旅其夜五更初忽聞叩門而聲低者公起問焉乃紫衣帶帽人杖一囊公問誰曰妾楊家之紅拂妓也公遽延入脫衣去帽乃十八九佳麗人也素面畫衣而拜公驚答拜曰妾侍楊司空久閱天下之人多矣無如公者絲蘿非獨生願托喬木故來奔耳公曰楊司空權重京師如何曰彼屍居餘氣不足畏也諸妓知其無成去者甚衆矣彼亦不甚逐也計之詳矣幸無疑焉問其姓曰張問其伯仲之次曰最長觀其肌膚儀狀言辭氣語真天人也公不自意獲之愈喜愈懼瞬息萬慮不安而窺戶者無停履數日亦聞追討之聲意亦非峻乃雄服乘馬排闥而去將歸太原行次靈石旅舍既設牀爐中烹肉且熟張氏以髮長委地立梳牀前公方刷馬忽有一人中形赤髯如虬乘蹇驢而來投草囊於爐前取枕欹卧看張梳頭公怒甚未決猶觀刷馬張熟視其面一手映身搖示公令勿怒急急梳頭畢斂衽前問其姓卧客答曰姓張對曰妾亦姓張合是妹遽拜之問第幾曰第三因問妹第幾曰最長遂喜曰今多幸逢一妹張氏遙呼李郎且來見三兄公驟拜之遂環坐曰煮者何肉曰羊肉計已熟矣客曰饑公出市胡餅客抽腰間匕首切肉共食食竟餘肉亂切送驢前食之甚速客曰觀李郎之行貧士也何以致斯異人曰靖雖貧亦有心者焉他人見問故不言兄之問則不隱耳具言其由曰然則將何之曰將避地太原曰然故非君所致也曰有酒乎曰主人西則酒肆也公取酒一斗既巡客曰吾有少下酒物李郎能同之乎曰不敢於是開草囊取一人頭并心肝却頭囊中以匕首切心肝共食之曰此人天下負心者銜之十年今始獲之吾憾釋矣又曰觀李郎儀形器宇真丈夫也亦聞太原有異人乎曰嘗識一人愚謂之真人也其餘將帥而已曰何姓曰靖之同姓曰年幾曰僅二十曰今何為曰州將之子曰似矣亦須見之李郎能致吾 見乎曰靖之友劉文靜者與之狎因文靜見之可也然兄何為曰望氣者言太原有奇氣使訪之李郎何日到太原靖計之日曰達之明日日方曙候我於汾陽橋言訖乘驢而去其行若飛迴顧已失公與張氏且驚且喜久之曰烈士不欺人固無畏促鞭而行承期入太原果復相見大喜偕詣劉氏詐謂文靜曰有善相者思見郎君請迎之文靜素奇其人一旦聞有客善相遽致使迎之使迴而至不衫不履裼裘而來神氣揚揚貌與常異虬髯默然居末坐見之心死飲數杯招靖曰真天子也公以告劉劉益喜自負既出而虬髯曰吾得十八九矣然須道兄見李郎宜與一妹復入京某日午時訪我於馬行東酒樓下有此驢及瘦驢即我與道兄俱在其上矣到即登焉又別而去公與張氏復應之及期訪焉宛見二乘攬衣登樓虬髯與一道士方對飲見公驚喜召坐圍飲十數巡曰樓下櫃中有錢十萬擇一深穩處一妹某日復會於汾陽橋如期至即道士與虬髯已到矣俱謁文靜時方奕棋揖而話心焉文靜飛書迎文皇看碁道士對奕虬髯與公傍侍焉俄而文皇到來精采驚人長揖而坐神氣清朗滿坐風生顧盼煒如也道士一見慘然下棋子曰此局全輸矣於此失卻局哉救無路矣復奚言罷奕而請去既出謂虬髯曰此世界非公世界他方可也勉之勿以為念因共入京虬髯曰計李郎之程某日方到到之明日可以一妹同詣某坊曲小宅相訪李郎相從一妹懸然如磬欲令新婦祗謁兼議從容無前卻也言畢吁嗟而去公策馬而歸即到京遂與張氏同往一小版門子叩之有應者拜曰三郎令候李郎一娘子久矣延入重門門愈壯婢四十人羅

列庭前奴二十人引公入東廡廳之陳設窮極珍異巾箱粧奩冠鏡首飾之盛非人間之物巾櫛釋飾畢請更衣衣又珍異既畢傳云三郎來乃虬髯紗帽裼裘而來亦有龍虎之狀歡然相見催其妻出拜蓋亦天人耳四人對饌訖陳女樂列奏其前飲食妓樂若從天降非人間之曲食畢行酒家人自堂東舁出二十牀以錦繡帕覆之既陳盡去其帕乃文簿鑰匙耳虬髯曰此盡寶貨泉貝之數吾之所有悉以充贈何者欲以此世界求事當或龍戰二三十載建少功業今既有主住亦何為太原李氏真英主也三五年內即當太平李郎以奇特之材輔清平之主竭心盡善必極人臣一妹以天人之姿蘊不世之藝從夫之貴以盛軒裳非一妹不能識李郎非李郎不能榮一妹起陸之貴際會如期虎嘯風生龍吟雲萃固非偶然也持予之贈以佐真主贊功業也勉之哉此後十年當東南數千里外有異事是吾得事之秋也一妹與李郎可瀝酒東南相賀因命家童列拜曰李郎一妹是汝主也言訖與其妻從一奴乘馬而去數步遂不復見公據其宅乃為豪家得以助文皇帝之締造匡天下貞觀十年公以左僕射平章事適南蠻入奏曰有海船千艘甲兵十萬入扶餘國殺其主自立國已定矣公心知虬髯得事也歸告張氏具衣拜賀瀝酒東南祝拜之乃知真人之興也非英雄所冀況非英雄者乎人臣之謬思亂者乃螳臂之拒走輪耳我皇家垂福萬葉豈虛然哉或曰衛公之兵法半乃虬髯所傳耳

虬髯客傳 終　　長洲顧氏家塾梓行

虬髯客傳跋

右傳見收於晚明以來甚多叢書然悉題唐張說撰不若顧氏文房此本最先出題杜光庭撰亦復借而有微太平廣記卷一百九十三引此篇未題撰人洪邁容齋隨筆卷十二王珪李靖條已稱有杜光庭虬髯客傳宋志子部小說類著錄亦然但改髯為鬚耳又道藏恭八所收杜氏神仙感遇傳有虬鬚客一條文較今本簡略樸質或道藏所收爲杜氏原書而今本已經後人潤飾耳

按此傳爲唐代傳奇之殿所處全不切史實茲僅舉一例以概其餘杜甫贈汝陽郡王璡詩有「虬鬚似太宗」句酉陽雜俎亦謂「太宗虬鬚常試張弓矢」然則虬鬚者乃唐太宗本人非別有虬髯客一人也餘若李靖與太宗遇合亦與史實有異茲不具論翁同文跋於德國博宏市

紅線傳

楊巨源撰

紅線傳

唐　楊巨源撰

潞州節度使薛嵩家有青衣紅線者，善彈阮咸，又通經史。嵩召俾其掌牋表，號曰內記室。時軍中大宴，紅線謂嵩曰：羯鼓之聲頗甚悲切，其擊者必有事也。嵩素曉音律，曰：如汝所言。乃召而問之，云：某妻昨夜身亡，不敢求假。嵩遽令歸。是時至德之後，兩河未寧，以滏陽爲鎮，命嵩固守，控壓山東。殺傷之餘，軍府草創。朝廷命嵩遣女嫁魏博節度使田承嗣男，又遣嵩男娶滑臺節度使令狐章女，三鎮締交爲姻婭，使益日浹往來。而田承嗣常患肺氣，遇熱增劇，每曰：我若移鎮山東，納其涼冷，可以延數年之命。乃募軍中武勇十倍者得三千人，號外宅男，而厚其廩給。常令三百人夜直州宅，卜選良日，將併潞州。嵩聞之，日夜憂悶，咄咄自語，計無所出。時夜漏將傳，轅門已閉，杖策庭除，唯紅線從焉。紅線曰：主自一月不遑寢食，意有所屬，豈非鄰境乎？嵩曰：事繫安危，非爾能料。紅線曰：某誠賤品，亦能解主憂者。嵩聞其語異，乃曰：我不知汝是異人，我暗昧也。遂具告其事曰：我承祖父遺業，受國家重恩，一旦失其疆土，數百年勳伐盡矣。紅線曰：此易與耳，不足勞主憂。請暫放某一到魏城，觀其形勢，覘其有無。今一更首途，五更可以復命。請先定一走馬，使具寒暄書，其他則待某却迴也。嵩曰：儻事或不濟，反速其禍，又如之何？紅線曰：某之此行，無不濟也。乃入闈房，飾其行具，梳烏蠻髻，貫金雀釵，衣紫繡短袍，繫青絲絇履，胸前佩龍文匕首，額上書太一神名，再拜而行，倏忽不見。嵩乃返身閉戶，背燭危坐。常時飲酒不過數合，是夕舉觴十餘不醉。忽聞曉角吟風，一葉墜露，驚而起問，即紅線迴矣。嵩喜而慰勞，問事諧否。紅線曰：不敢辱命。又問曰：無傷殺否？曰：不至是，但取牀頭金合爲信耳。紅線曰：某子夜前三刻即達魏城，凡歷數門，遂及寢所。聞外宅兒止於房廊，睡聲雷動；見中軍卒步於庭下，傳呼風生。某乃發其左扉，抵其寢帳。田親家翁止於帳內，鼓趺酣眠，頭枕文犀，髻包黃縠，枕前露七星劍，劍前仰開一金合，合內書生身甲子與北斗神名，復以名香美珠散覆其上。然則揚威玉帳，坦其心豁於生前；熟寢蘭堂，不覺命懸於手下。寧勞擒縱，只益傷嗟。時則蠟炬煙微，爐香燼委，侍人四布，兵仗交羅。或頭觸屏風，鼾而嚲者；或手持巾拂，寢而伸者。某乃拔其簪珥，縻其襦裳，如病如醒，皆不能寤。遂持金合以歸。出魏城西門，將行二百里，見銅臺高揭，漳水東流，晨雞動野，斜月在林。忿往喜還，頓忘於行役；感知酬德，聊副於咨謀。當夜漏三時，往返七百里；入危邦一道，經過五六城。冀減主憂，敢言其苦。嵩乃發使入魏，遺田承嗣書曰：昨夜有客從魏中來，云自元帥牀頭獲一金合，不敢留駐，謹却封納。專使星馳，夜半方到。見搜捕金合，一軍憂疑。使者以馬箠撾門，非時請見。承嗣遽出，使者乃以金合授之。捧承之時，驚怛絕倒。遂留使者止於宅中，狎以宴私，多其錫賚。明日專遣使齎帛三萬疋、名馬二百匹、雜珍異等以獻於嵩，曰：某之首領，繫在恩私。便宜知過自新，不復更貽伊戚。專膺指使，敢議親姻。往當捧轂後車，來在麾鞭前馬。所置紀綱外宅兒者，本防他盜，亦非異圖，今並脫其甲裳，放歸田畝矣。由是一兩個月內，河北河南信使交至。忽一日紅線辭去。嵩曰：汝生我家，今將安往？又方賴於汝，豈可議行？紅線曰：某前本男子，遊學江湖間，讀神農藥書，而救世人災患。時里有孕婦忽患蠱癥，某以芫花酒下之，婦人與腹中二子俱斃。是某一舉殺其三人，陰力見誅，降爲女子，使身居賤隸，氣稟凡俚。幸生於公家，今十九年矣。身厭羅綺，口窮甘鮮，寵待有加，榮亦甚矣。況國家建極，慶且無疆，此即違天理當盡弭。昨至魏邦，以是報恩。今兩地保其城池，萬人全其性命，使亂臣知懼，烈士謀安。在某一婦人，功亦不小，固可贖其前罪，還其本形。便當遁跡塵中，棲心物外，澄清一氣，生死長存。嵩曰：不然，以千金爲居山之所。紅線曰：事關來世，安可預謀。嵩知不可留，乃廣爲餞別，悉集賓客，夜宴中堂。嵩以歌送紅線酒，請座客冷朝陽爲詞，詞曰：採菱歌怨木蘭舟，送客魂消百尺樓。還似洛妃乘霧去，碧天無際水空流。歌竟，嵩不勝其悲。紅線拜且泣，因僞醉離席，遂亡所在。

胡元瑞曰：唐傳奇小傳如柳毅、陶峴、紅線、虬髯客諸篇，撰述濃至，有范曄、李延壽之所不及。

紅線傳終

馮燕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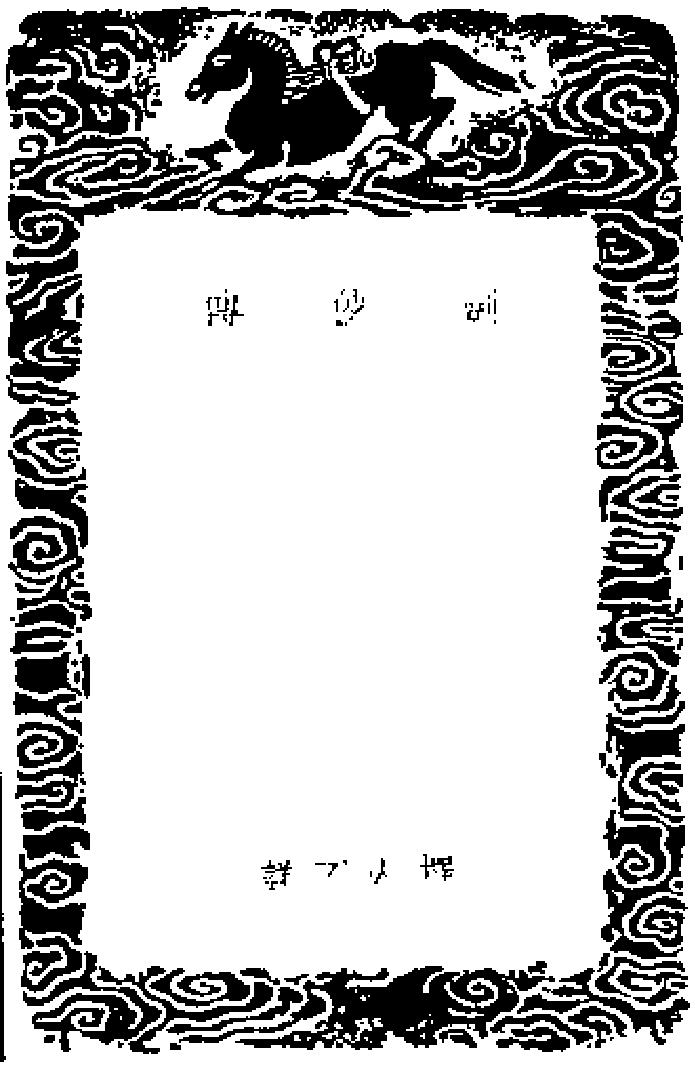
沈亞之撰

馮燕傳

唐　沈亞之撰

馮燕者．魏豪人．祖父無聞名．燕少以意氣任俠．專為擊毬鬬雞戲．魏市有爭財鬬者．燕聞之．往搏殺不平．遂沉匿田間．官捕急．遂亡滑．益與滑軍中少年雞毬相得．時相國賈公耽在滑．能燕才．留屬軍中．他日出行里中．見戶傍婦人．翳袖而望者．色甚冶．使人熟其意．遂通之．其夫滑將張嬰者也．嬰聞其故．累毆妻．妻黨皆怨望．會嬰從其類飲．燕伺得間．復偃寢中．拒寢戶．嬰還．妻開戶納嬰．以裾蔽燕．燕卑脊步就蔽．轉匿戶扇後．而巾墮枕下．與佩刀近．嬰醉且瞑．燕指巾．令其妻取．妻取刀授燕．燕熟視．斷其妻頸．遂持巾去．明旦．嬰起．見妻殺死．愕然．欲出自白．嬰鄰以為真嬰殺．留縛之．趨告妻黨．皆來曰．常嫉毆吾女．迺誣以過失．今復賊殺之矣．安得他殺事．即其他殺．而安得獨全耶．共持嬰且百餘笞．遂不能言．官家收繫殺人罪．莫有辨者．強伏其辜．司法官與小吏持樸者數十人．將嬰就市．看者　而千有餘人．有一人排看者來．呼曰．無令不辜死者．吾竊其妻．而又殺之．當繫我．吏執有言人．乃燕也．司法官與俱見賈公．盡以狀對．賈公以狀聞．請歸其印以贖燕死．上義之．下詔．凡滑城死罪皆免．亞之曰．余尚太史言．而又好敘義事．其賓黨耳目之所聞見者．為余道馮燕事．得傳焉．嗚呼．淫惑之心．有甚水火．可不畏哉．而燕殺不義．白不辜．真古豪矣．

此傳恰與孺子入井行乞不受二書同參．



劍俠傳目錄

卷一

老人化猿　扶餘國主　嘉興繩技

車中女子　僧俠　京西店老人

蘭陵老人

卷二

盧生　聶隱娘　荆十三娘

紅線　田膨郎

卷三

崑崙奴　許寂　丁秀才

潘將軍　宣慈寺門子　李龜壽

賈人妻　虬鬚叟　韋洵美

李勝　乖崖劍術

卷四

秀州刺客　張訓妻　潘扆

洪州書生　義俠　任愿

花月新聞　俠婦人　解洵娶婦

郭倫觀燈

劍俠傳卷第一

明新安吳琯校

老人化猿

越王問范蠡手劍之術，蠡曰：臣聞趙有處女，國人稱之，願王問之。於是王乃請女。女將見王，道逢老人，自稱袁公，問女曰：聞女善為劍，願得一觀之。女曰：妾不敢有所隱也，惟公所試。公即挽林杪之竹，似桔槔，末折地，女接取其末。公操其本而刺女，女因舉杖擊之，公即飛上樹，化為白猿。

扶餘國王

隋煬帝之幸江都，命司空楊素守西京。素驕貴，又以時亂，天下之權重望崇者莫我若也，奢貴自奉，禮異人臣。每公卿入言，賓客上謁，未嘗不踞牀而見，令美人捧出，侍婢羅列，頗僭於上。末年愈甚，無復知所負荷，有扶危持顛之心。一日，衛公李靖以布衣上謁，獻奇策，素亦踞見。公前揖曰：天下方亂，英雄競起，公為帝室重臣，須以收羅豪傑為心，不宜踞見賓客。素斂容而起，謝公，與語大悅，收其策而退。當公之騁辯也，一妓有殊色，執紅拂立於前，獨目公。公既去，而執拂妓臨軒指吏曰：問去者處士第幾？住何處？公具以對。妓頷而去。公歸逆旅，其夜五更初，忽聞叩門而聲低者，公起問焉，乃紫衣帶帽人，杖一囊。公問誰，曰：妾楊家之執拂妓也。公遽延入，脫衣去帽，乃十八九佳麗人也。素面畫衣而拜，公驚答拜。曰：妾侍楊司空久，閱天下之人多矣，無如公者。絲蘿非獨生，願託喬木，故來奔耳。公曰：楊司空權重京師，如何？曰：彼屍居餘氣，不足畏也。諸妓知其無成，去者甚衆矣，彼亦不甚逐也。計之詳矣，幸無推焉。問其姓，曰張；問其伯仲之次，曰最長。觀其肌膚、儀狀、言辭、氣語，真天人也。公不自意獲之，愈喜愈懼，瞬息萬慮不安，而窺戶者無停屨。數日，亦聞追討之聲，意亦非峻，乃雄服乘馬，排闥而去，將歸太原。行次靈石旅舍，既設火爐中烹肉，且熟。張氏以髮長委地，立梳牀前；公方刷馬，忽有一人，中形，赤髯而虬，乘蹇驢而來，投革囊於爐前，取枕欹臥，看張梳頭。公怒甚，未決，猶親刷馬。張熟視其面，一手映身搖示公，令勿怒，急急梳頭畢，斂袵前問其姓。臥客答曰：姓張。對曰：妾亦姓張，合是妹。遽禮問第幾，曰：第三。因問妹第幾，曰：最長。遂喜曰：今多幸逢一妹。張氏遙呼：李郎且來見三兄。公驟禮之，遂環坐。曰：煮者何肉？曰：羊肉，計已熟矣。客曰：饑。公出市胡餅，客抽腰匕首，切肉共食。食竟，餘肉亂切送驢前食之，甚速。客曰：觀李郎之行，貧士也，何以致斯異人？曰：靖雖貧，亦有心者焉。他人見問，故不言；兄之問，不則隱耳。具言其由。曰：然則何之？曰：將避地太原。曰：然，故非君所致也。曰：有酒乎？曰：主人西則酒肆也。公取酒一斗。既巡，客曰：吾有少下酒物，李郎能同之乎？曰：不敢。於是開革囊，取一人頭并心肝，却頭囊中，以匕首切心肝共食之。曰：此人天下負心者，銜之十年，今始獲之，吾憾釋矣。又曰：觀李郎儀形器宇，真丈夫也，亦聞太原有異人乎？曰：嘗識一人，愚謂之真人也，其餘將帥而已。曰：何姓？曰：靖之同姓。曰：年幾？曰：僅二十。曰：今何為？曰：州將之子也。曰：似矣，亦須見之。李郎能致吾一見乎？曰：靖之友劉文靜者與之狎，因文靜見之可也。然兄何為？曰：望氣者言太原有奇氣，使吾訪之。李郎何日到太原？靖計之，日曰：期達之明日，日方曙，候我於汾陽橋。言訖，乘驢而去，其行若飛，回顧已失。公與張氏且驚且喜，久之，曰：烈士不欺人，固無畏。促鞭而行。及期入太原，候之，果相見，大喜，偕詣劉氏。詐謂文靜曰：有善相者思見郎君，請迎之。文靜素奇其人，一旦聞有客善相，遽遣使迎之。使迴而至，不衫不屨，裼裘而來，

神氣揚揚貌與常異虬髯默然居末坐見之心死飲數杯招靖曰眞天子也公以告劉劉益喜自負既出而虬髯曰吾將十八九矣然須道兄見李郎宜與一妹復入京某日午時我於馬行東酒樓樓下有此驢及瘦驢卽我與道兄俱在於上矣到卽登焉又別而公與張氏復應之及期訪焉宛見二乘攬衣登樓虬髯與一道士方對飲見公驚喜召坐同飲十數巡曰樓下櫃中有錢十萬擇一深穩安妹處某日復會於汾陽橋如期至卽道士與虬髯已先到矣俱謁文靜時方奕棋起揖而語少焉文靜飛書召文皇看棋道士對文靜奕虬髯與靖傍立而視俄而文皇來長揖就坐神清氣朗滿坐風生顧盼偉如也道士一見慘然斂棋子曰此局全輸矣於此失却局哉救無路矣罷奕請去既出謂虬髯曰此世界非公世界也他方可勉圖之勿以爲念因共入京虬髯路語靖曰計李郎之程某日方到到之明日可與一妹同詣某坊小宅爲李郎往復相從一妹懸然如磬欲令新婦祇謁從容無令前却言畢吁嗟而去靖亦馳馬速征俄卽到京與張氏同往至一小板門扣之有應者出拜曰三郎令候李郎一娘子久矣延入重門門益壯麗奴婢三十餘人羅列於前青衣二十人引靖入東廳廳之陳設窮極珍異巾箱妝奩冠鏡首飾之盛非人間之物巾櫛粧飾畢備請更衣衣又珎奇甫畢傳云三郎來乃虬髯也紗帽紫衫趨走有龍虎之狀相見歡然命妻出拜亦天人也遂延中堂陳設盤筵之盛雖王公亦不侔也四人對坐陳饌次出女樂二十人旅奏於庭似從天降非人間之曲度食畢行酒有蒼頭自西堂舁出二十床各覆以錦帕既列盡去其帕乃文簿匙鑰之類虬髯杯告靖曰此皆珎寶貨帛之數吾之所有悉以充贈何者某本欲於此世界求事或

當龍戰二三年建火功業今既有主任亦何爲太原李氏眞英主也三五年內卽當太平李郎以英特之材輔清平之主竭心盡力必極人臣一妹以天人之姿蘊不世之藝從夫之貴榮及軒裳非一妹不能識李郎非李郎不能遇一妹聖賢起陸之漸際會如期虎嘯風生龍騰雲合固非偶然也將予之贈以佐眞主施功立業勉之勉之此後十餘年東南數千里外有異事是吾得意之秋也一妹與李郎可瀝酒相賀復因命家童列拜曰李郎一妹是汝主也可善事之言訖與其妻戎服乘馬一奴從後數步遂不復見靖據其宅遂爲豪家得以助文皇締構之資遂匡大業貞觀中公以左僕射平章事適南蠻奏曰有海船千艘甲兵數十萬入扶餘國殺其主自立國已定矣靖知虬髯成功也歸告張氏共瀝酒向東南拜而賀之乃知眞人之興由英雄所冀況非英雄者乎人臣之謬思亂者乃螳臂之拒走輪耳我皇家垂福萬葉豈虛然哉或曰衛公之兵法半是虬髯所傳也

嘉興繩技

唐開元年中數敕賜州縣大酺嘉興縣以百戲與司監競勝精技監官屬意尤切所由直獄者語於獄中云儻若有諸戲劣於縣司我輩必當厚責然我等但能一事稍可觀者卽獲財利歎無能耳乃各相問至於弄瓦緣木之技皆推求招引獄中有一囚笑謂所由曰某有拙技限在拘繫不得略呈其事吏驚曰汝何所能囚曰吾解繩技吏曰必不然吾當爲爾言之乃具以囚所能白于監主主召問罪輕重吏云此囚人所累逋緡未納餘無別事官曰繩技人常也又何足異乎囚曰某所爲者與人稍殊官又問曰如何囚曰衆人繩技各繫兩頭然後於其上行立周旋某只須一條繩麤細如指五十尺不用繫著抛向空中騰擲飜覆則無所不爲官大驚悅且令收録明日吏領至戲場既戲作喚此人令效繩技遂捧一團繩計百尺餘置於諸地將一頭手擲於地空中徑於初拋二三丈次四五丈仰直如人牽之衆大驚異後乃拋繩虛空餘十丈仰空不見端緒此人隨繩手尋身足離地高二十餘丈勢如鳥旁飛遠颺望空而失脫身狴犴在此日焉

車中女子

唐開元中吳郡士人入京應明經至京閑步曲坊逢二少年著大麻布衫揖士人而過色甚恭然非舊識士人謂誤識也後數日又逢二人謂曰公道此境未得主矣今日方欲奉迓邂逅相遇實獲我心揖請便行士人雖甚疑怪然强隨之抵數坊于東市一小曲內有臨路店數間相與直入舍宇極整二人引士升堂列筵甚盛二人與客據繩床對坐更有數少年禮亦謹數數出門若伺貴客及午後方云至矣聞一車直門來數少年擁後直至堂筵乃一鈿車捲簾見一女子從車中出年可十七八容色甚佳梳滿髻衣紈素二人羅拜女不荅士人拜之女乃拜遂揖客入宴升牀當席而坐諸少年皆列坐兩旁陳以品味饌至精潔酒數巡女子捧盃問曰久聞君有妙技今煩二君奉屈喜得展見可肯賜觀乎士人遜謝曰自幼唯習儒經絃管歌聲實未曾學女曰所習非是也君熟思之先所能者何事客又沉思良久曰某爲學堂中著靴於壁上行得數步女曰然矣請君試之士乃起行於壁上不數步而下女曰亦大難事乃回顧坐中諸少年各令呈技俱起設拜然後有行於壁上者有手撮椽子行者輕捷之戲各呈數般狀如飛鳥此人拱手驚懼不知所措少頃女子起辭士人出驚恍不安又數日途中復見二人曰欲假駿騎可乎士人許

之至明日閤宮苑中失物擒捕其賊唯收得馬是將駄物者驗問馬主遂收士人入内勘問驅入小門吏自後推之倒落深坑仰望屋頂唯見一孔自旦至食時見繩垂一器食下因餒甚急取食之食畢繩乃引去深夜悲惋之極忽見一物如鳥飛下覺至身乃人也以手撫士曰計甚驚怕然某在無慮也聽其聲則向女子也云若君出矣以絹重縛士人胸膊訖以絹頭繫女身聳然飛出宮城去門數十里乃下云君且歸江淮求仕之計望伺他日士人幸脫大獄乞食而歸後竟不敢求名西上矣

僧俠

唐建中初士人韋氏移家汝州中路逢一僧因與連鑣言論頗洽日將夕僧指路謂曰此數里是貧道蘭若郎君能顧乎士人許之因令家口先行僧即處分從者供帳具食行十餘里不至韋生問之即指一處林煙曰此是矣及至又前進時已昏夜韋生疑之素善彈乃密於靴中取弓卸彈懷銅丸十餘方責僧曰弟子有程期適偶貪上人清論勉副相邀今已行二十里不至何也乃彈之僧正中其腦僧初若不覺凡五發必中僧始捫中處徐曰郎君莫惡作劇韋駭之無可奈何亦不復彈良久至一莊墅數十人列火炬出迎僧延韋生一廳中笑曰郎君勿憂因問左右夫人下處如法無復曰郎君且自慰安之即就此也韋生見妻女別在一處供帳甚盛相顧涕泣即就僧僧前掣韋生手曰貧道盜也本無好意不知郎君藝若此非貧道亦不支也今日固已無他幸不疑耳適來貧道所中郎君彈悉在乃舉手摑腦後五丸墜焉有頃布筵具蒸犢犢上劄刀子十餘以虀餅環之揖韋生就坐復曰貧道有義弟數人欲令謁見言已朱衣巨帶者五六輩列於階下僧叱曰拜郎君汝等向遇郎君則成蠶粉也食畢僧曰貧道為此等向今遲暮欲改前非不幸有一子技過老僧幸為我斷之乃呼飛飛出參郎君飛飛年纔十六七碧衣長袖皮肉如腊僧曰向後堂待郎君僧仍授韋一劍及五丸且曰乞郎君盡藝殺之無為老僧累也引韋入一堂中乃反鎖之堂中四隅明燈而俟飛飛當堂執一短鞭韋引彈意必中丸已敲落不覺躍在梁上循壁虛躡捷若猱玃彈丸盡不復中韋乃運劍逐之飛飛倏忽逗閃去韋身不尺韋斷鞭數節竟不能傷僧久乃開門問韋與老僧除得害乎韋具言之僧悵然顧飛飛曰郎君證成汝為賊也知復如何僧終夜與韋論劍及弧矢之事天將曉僧送韋路口贈絹百疋垂泣而別

京西店老人

唐韋行規自言少時遊京西暮止店中更欲前進店有老人方工作謂曰客勿夜行此中多盜韋曰某留心弧矢無所患也因行數十里天黑有人起草中尾之韋叱不應連發矢中之復不退矢盡韋懼奔馬有頃風雷總至韋下馬負一大樹見空中有電光相逐如鞠杖勢漸逼樹杪規乃校弓矢仰空乞命拜數十電光漸高而滅風雷亦息韋顧大樹枝幹盡矣鞍馱已失遂返前店見老人方箍桶韋意其異人也拜而且謝老人笑曰客勿恃弓矢須知劍術引韋入後院指鞍馱言卻領取聊相試耳又出桶板一片昨夜之箭悉中其上韋請役力承事不許微露擊劍事韋亦得一二焉

蘭陵老人

唐黎幹為京兆尹時曲江塗龍祈雨觀者數十黎至獨有老人植杖不避幹怒杖之如擊鞔革揮臂而去黎疑其非常人命坊老卒尋之至蘭陵里之南入小門大言曰我困辱甚可具湯也坊卒遽返白黎黎大懼因衣壞服與坊卒至其處時已昏黑坊卒直入通黎之官閥黎唯而趨入拜伏曰迷丈人物色罪當十死老人驚曰誰引尹來此即牽上階黎知可以理奪徐曰某為京尹尹威稍損則失官政丈人埋形雜迹非證慧眼不能知也若以此罪人是釣人以名則非義士之心也老人咲曰老夫過也乃具酒設席於地招坊卒令坐夜深語及養生言約理辨黎轉敬懼因曰老夫有一技請為尹設遂入良久紫衣朱鬟盛長劍七口舞於中庭迭躍揮霍掍光電激或橫若掣帛旋若欻火有短劍二尺餘時時及黎之衿黎叩頭不已食頃擲劍於地如北斗狀顧黎曰向試尹膽氣黎拜曰今日已後性命丈人所賜乞供役左右老人曰尹骨相無道氣非可遽授別日更相顧也揖黎歸氣色如病臨鏡方覺鬚剃落寸餘翌日復往室已空矣

劍俠傳卷第一終

劍俠傳卷第二

明新安吳　琯　校

盧生

唐元和中江淮有唐山人者涉獵史傳好道居名山自言善縮錫頗有師之者後于楚州逆旅遇一盧生氣相合盧亦善爐火稱唐外氏遂呼唐爲舅因與同之南嶽中途止一蘭若夜半矣語方酣盧曰知舅善縮錫可以梗槩論之唐唉曰某數十年重跡從師祇得此術豈可輕道耶盧懇祈不已唐辭以師授有期日秘不肯言盧因作色曰舅今須傳勿等閑也唐責之曰某與公風馬牛耳邂逅相伶實慕君子何至驕卒不若也盧攘臂瞋目眄之眄之良久曰我俠客也如不得術舅死於此因探懷出匕首形如偃月執火前熨斗削之如泥唐懼奴乃言其術盧笑曰幾誤殺舅此術十得六七方謝曰某師仙也令某等十人索天下妄傳黃白者殺之至添金縮錫傳者亦殺其久得乘蹻之道者因拱揖唐自後遇道流常陳此事以戒之

聶隱娘

聶隱娘者唐貞元中魏博大將聶鋒之女也方十歲有尼乞食于鋒舍見隱娘悅之乃云問押衙乞取此女鋒大怒叱尼尼曰任押衙鐵櫃中盛亦須偷去矣及夜果失隱娘所在鋒大驚駭令人搜尋曾無形響父母每思之相對涕泣而已後五年尼送隱娘歸告鋒曰教已成矣可自領取尼欻亦不見一家悲喜問其所習曰初但讀經念呪餘無他也鋒不信懇詰隱娘曰眞說又恐不信如何鋒曰但眞說之乃曰隱娘初被尼挈去不知行幾里及明至大石穴中嵌空數十步寂無居人猿猱極多尼先已有二女亦各十歲皆聰明婉麗不食能於峭壁上飛走若捷猱登木無

有蹶失尼與我藥一粒兼令執寶劍一口長二尺許鋒利吹毛可斷逐令二女教其攀緣漸覺身輕如風一年後刺猿猱百無一失後刺虎豹皆決其首而歸三年後能使刺鷹隼無不中劍之刃漸減五寸飛走遇之不知其來也至四年留二女守穴挈我於都市不知何處也指其人者一一數其過曰爲我刺其首來無使知覺定其膽若非鳥之容易也受以羊角匕首刃廣三寸遂白日刺其人於都市中人莫能見以首入囊返命則以藥化之爲水五年又曰某大僚有罪無故害人若干夜可入其室決其首來又攜匕首入室度其門隙無有障礙伏之梁上至瞑時得其首而歸尼大怒曰何太晚如是某云見前人戲弄一兒可愛未忍便下手尼叱曰已後遇此輩必先斷其所愛然後決之某拜謝尼曰吾爲汝開腦後藏匕首而無所傷用卽抽之曰汝術已成可歸家遂送還云後二十年方可一見鋒聞語甚懼後遇夜卽失蹤及明而返鋒已不敢詰之因茲亦不甚憐愛忽值磨鏡少年及門女曰此人可與我爲夫白父父不敢不從遂嫁之其夫但能淬鏡餘無他能父乃給衣食甚豐且數年後父卒魏帥知其異遂以金帛召署爲左右吏如此又數年至元和間魏帥與陳許節度使劉昌裔參商不協使隱娘賊其首隱娘辭帥之許許帥能神筭已知其來召牙將令曰早至城北候一丈夫一女子各跨白黑衛至門遇有鵲來噪丈夫以弓彈之不中妻奪夫彈一丸而斃鵲者揖之云吾欲相見故遠相祗迎也衙將受約束遇之隱娘夫妻曰劉僕射眞神人不然者何以動召也乃見劉公劉勞之隱娘夫妻拜曰得罪僕射合萬死劉曰不然各親其主人之常事魏今與許何異請當留此勿相疑也隱娘謝曰僕射左右無人願舍彼而就此服公神明也蓋知

魏帥之不及劉也劉問其所須曰每日只要錢二百文足矣乃依所請忽不見二衛所在劉使人尋之不知所向後潛於布囊中見二錢衛一黑一白後月餘白劉曰彼未知信必使人繼至今宵請剪髮繫之以紅綃送于魏帥枕前以表不回劉聽之至四更却返曰送其信矣是夜必使精精兒來殺某及賊僕射之首此時亦萬計殺之乞不憂耳劉豁達大度亦無畏色是夜明燭半宵之後果有二幡子一紅一白飄飄然如相擊于床四隅良久見一人自空而踣身首異處隱娘亦出曰精精兒已斃拽出于堂之下以藥化爲水毛髮不存矣隱娘曰後夜當使妙手空空兒繼至空空兒之神術人莫能窺其用鬼莫得躡其蹤能從空虛入冥莫無形而滅影隱娘之藝故不能造其境此卽繫僕射之福耳但以于闐玉周其頸擁以衾隱娘當化爲蠛蠓潛入僕射腸中聽伺其餘無逃避處劉如言至三更瞑目未熟果聞項上鏗然聲甚厲隱娘自劉口中躍出賀曰僕射無患矣此人如俊鶻一搏不中卽翩然遠逝耻其不中耳纔未逾一更已千里矣後視其玉果有匕首劃處痕逾數分自此劉轉厚禮之自元和八年劉自許入覲隱娘不願從焉云自此尋山水訪至人但一一請給與其夫劉如約後漸不知所之及劉薨于軍隱娘亦鞭驢而一至京師柩前慟哭而去開成中昌裔子縱除陵州刺史至蜀棧道遇隱娘貌若當時甚喜相見依前跨白衛如故謂縱曰郎君大災不合適此出藥一粒令縱吞之云來年火急拋官歸洛方脫此禍吾藥力只保一年患耳縱亦不甚信遺其繒綵隱娘一無所受但沉醉而去後一年縱不休官果卒于陵州自此無復有人見隱娘

荊十三娘

唐進士趙中立家于溫州以豪俠爲事至蘇州旅舍支山禪院僧房有一女商荆十三娘爲夫亾設大祥齋因慕趙同載歸揚州趙以氣義耗荆娘之財殊不介意其友人李正郞第三十九有愛妓妓之父母奪以與諸葛殷李悵恨不已時諸葛與呂用之幻惑太尉高駢恣行威福李懼禍飮泣而已偶話於荆娘荆娘亦爲之憤惋謂李郞曰此小事我能爲郞取之但請過江於潤州北固山六月六日正午時待我李並依之至期荆娘以囊盛妓與妓之父母首級授李復與趙同入浙中不知所終

紅線

唐潞州節度使薛嵩家青衣紅線者善彈阮咸又通經史嵩召俾掌牋表號曰內記室時軍中大宴紅線謂嵩曰羯鼓之聲甚悲切其擊者必有事也嵩素曉音律曰如汝所言乃召而問焉云其妻昨夜身亾不敢求假嵩即遣歸是時至德之後兩河未寧以塗陽爲鎮命嵩固守控壓山東殺傷之餘軍府草創朝廷命嵩女嫁魏博節度使田承嗣男又遣嵩男娶滑臺節度使胡章女三鎮交締爲姻婭使益相接田承嗣常患肺氣遇暑益增每曰我若移鎮山東納其凉冷可以延數年之命乃募軍中勇武十倍者得三千人號外宅男而厚其廩給常令三百人夜直宅中卜良日欲併潞州嵩聞之日夕憂悶咄咄自語計無所出時夜漏方深轅門已閉策杖庭除唯紅線從焉紅線曰主公一月不遑寢食意有所屬豈非鄰境乎嵩曰事繫安危非汝能料紅線曰某誠賤品亦能解主公之憂嵩以其言異乃曰我不知汝是異人誠暗昧也遂告其事曰我承祖父遺業受國厚恩一旦失其疆土則數百年功勳盡矣紅線曰此易與耳不足勞主公憂某暫到魏境觀其形勢覘其有無今一更首途

二更可復命請先定一走馬使具寒暄書其他則待其卻回也嵩曰倘事或不濟反禍之速又如之何紅線曰某之此行無不濟也乃入闈房飾其行具梳烏蠻髻插金鳳釵衣紫繡短袍著青絲輕履胸前掛龍紋匕首額上書太乙神名再拜而行倏忽不見嵩乃返身閉戶背燭危坐時常飮酒不過數合是夕舉觴十餘不醉忽聞曉角吟風一葉墜露驚而起問紅線回矣嵩喜而慰勞詢事諧否紅線對曰幸不辱命又問曰無殺傷否曰不至是但取床頭金合爲信耳又曰某子夜前三刻即達魏城凡歷數門遂及寢所聞外宅兒止於房廊睡聲雷動見中軍士卒步於庭下傳呼風生乃發其左扉抵其寢帳田親家翁止於帳內鼓趺酣眠頭枕文犀枕前露七星劍劍前仰開一金合內書生身甲子與北斗神名復以名香美珠壓鎭其上然則揚威玉帳坦其心豁於生前熟寢蘭堂不覺命懸於手下寧勞擒縱只益傷嗟時則蠟炬烟微爐香燼委侍人四布兵仗森羅或頭觸屏風鼾而嚲者或手持巾拂寢而伸者某乃拔其簪珥褰其裳衣如病如醒皆不能寤遂持金合以歸出魏城西門將行二百里見銅臺高揭漳水東流晨鐘動野斜月在林忿往喜還頓忘於行役感知酬德聊副於咨謀夜漏三時往返七百里入危邦一道經五六城冀減主憂敢言勞苦嵩乃發使人魏遣承嗣書曰昨來暮夜有客自魏中來云從元帥床頭獲一金合不敢留駐謹卻封納專使星馳夜半方達正見搜捕金合一軍憂疑使者以馬箠撾門非時請見承嗣遽出使者以金合授之捧承之時驚怛絕倒遂留使者止於宅中狎以私宴多其賜賚明日遣使齎帛三萬疋名馬二百疋及珍異等以獻于嵩曰某之首領繫在恩私便宜知過自新不復更貽伊戚專膺指使敢議親姻

彼當捧轂後車來在麾鞭前馬所置紀綱外宅兒者本防他盜亦非異圖今並脫其甲裳放歸田畝矣由是兩月之內河北河南信使交至忽一日紅線辭去嵩曰汝生我家今將焉往又方賴汝力豈可議行紅線曰某生前本男子游學江湖間讀神農藥書而救世人災患時里有孕婦忽患蠱證某誤以芫花酒下之婦與腹中二子俱斃是某一舉而殺三人陰力見誅罰爲女子使身居賤隸氣禀凡俚幸生於公家今十九年矣身厭綺羅口窮甘軟寵待有加榮亦甚矣况國家建治慶且無疆此即違天理當盡弭昨至魏邦以是報恩今兩地保其城池萬人保其性命使亂臣知懼烈士謀安在某一婦人功亦不小固可贖其前罪遂其本形便當遁跡塵中棲心物外澄清一氣生死長存嵩曰不然以千金爲居山之所紅線曰事關來世安可預謀嵩知不可留乃廣爲餞别悉集賓僚夜宴中堂嵩以詞送紅線酒請座客冷朝陽爲詞詞曰採菱歌怨木蘭舟送客魂消百尺樓還是洛妃乘霧去碧天無際水空流詞竟嵩不勝其悲紅線拜且泣因僞醉離席遂亾所在

田膨郎

唐文宗皇帝嘗寶白玉枕德宗朝于闐國所貢雕琢奇巧蓋希代之寶置寢殿帳中一旦忽失所在禁衛清密然非恩渥嬪御莫有至者珍玩羅列他無所失上驚駭移時下詔於都城索賊上密謂樞近及左右廣中尉曰此非外寇所入盜當在禁掖苟求之不獲且慮他變一枕固不足惜卿等衛我皇宮必抑罪人斯得不然天子環衛自茲無用矣內官惶慄伏罪請以浹旬求捕大懸金帛貯之略無尋究之迹聖旨嚴切校繫者漸多坊曲閭里靡不搜捕有龍武二蕃將王敬弘常蓄小僕年甫十八九神彩俊利使之無往

不肩敬弘與流輩於威遠軍會宴有侍妓善鼓胡琴四座酒酣因請度曲辭以樂器非妙須常御者彈之中滿已傳求之不及因起解小僕曰若要琵琶須剋可至敬弘曰禁鼓纔動軍門已鎖尋常汝豈不見何言之謬也既而就飲數巡小僕以繡囊將琵琶而至坐客歡笑南軍去左廣往復三十餘里入夜且無行旅既而倏忽往來敬弘驚異於時失枕搜捕嚴急意以盜竊疑之宴罷及時遽歸其第引而問之曰使汝累年不知蹻捷如此我聞世有俠士汝莫是否小僕謝曰非有此但能行耳因言父母皆在蜀川頃偶至京國今欲却歸鄉里有一事欲報恩偷枕者早知姓名三數日當令伏罪敬弘曰如此事即非等閑遂令全活者不少未知賊在何許可報司存掩護否小僕曰偷枕者田膨郎也市廛軍伍行止不恒勇力過人且善超越苟非便折其足雖千兵萬騎亦將奔走自茲再宿候之於望仙門伺便擒之必矣將軍隨其觀之此事仍須秘密是時涉旬無雨向曉埃塵頗甚還北車馬騰蹋跬步間人不相覩膨郎與少年數輩連臂將入軍門小僕執毬杖擊之欻然已折左足仰而窺曰我偷枕來不怕他人唯懼於爾既此相值豈復多言於是舁至左右軍一款而伏上喜得賊又知獲在禁旅引膨郎臨軒詰問具陳常在宮內往來上曰此乃任俠之流蓋非常之竊盜內外因繫數百人於是悉令原之小僕初得膨郎已告敬弘歸蜀尋之不可但賞敬弘而已

劍俠傳卷第二 終

劍俠傳卷第三

明新安吳琯　校

崑崙奴

唐大曆中有崔生者其父為顯僚與蓋天之勳臣一品者熟生是時為千牛其父使往省一品疾生少年容貌如玉性稟孤介舉止安詳發言清雅一品命妓軸簾召生入室生拜傳父命一品忻然愛慕命坐與語時三妓人艷皆絕代居前以金甌貯緋桃而擘之沃以甘酪而進一品遂命衣紅綃妓者擎一甌與生食生少年赧妓輩終不食一品命紅綃妓以匙而進之生不得已而食妓哂之遂告辭而去一品曰郎君閑暇必須一相訪無間老夫也命紅綃送出院時生回顧妓立三指又反掌者三然後指胸前小鏡子云記取餘更無言生歸達一品意返學院神迷意奪語減容沮怳然凝思日不暇食但吟詩曰悞到蓬山頂上遊明璫玉女動星眸朱扉半掩深宮月應照瓊芝雪艷愁左右莫能究其意時家中有崑崙磨勒顧瞻郎君曰心中有何事如此抱恨不已何不報老奴生曰汝輩何知而問我襟懷間事磨勒曰但言當為郎君釋解遠近必能成之生駭其言異遂具告之磨勒曰此小事耳何不早言之而自苦耶生又白其隱語勒曰有何難會立三指者一品宅中有十院歌姬此乃第三院耳反掌三者數十五指以應十五日之數胸前小鏡子十五夜月圓如鏡令郎君來耳生大喜不自勝謂勒曰何計而能達我鬱結耶磨勒笑曰後夜乃十五夜請深青絹兩疋為郎君製束身之衣一品宅有猛犬守歌妓院門外常人不得輒入入必噬殺之其警如神其猛如虎即曹孟海州之犬也世間非老奴不能斃此犬耳今夕當為郎君撾殺之遂宴犒以酒肉至三更攜鍊椎而往食頃而回曰犬已斃

訖固無障塞耳是夜三更與生衣青衣遂負而逾十重垣乃入歌妓院內止第三門繡戶不扃金缸微明惟聞妓長嘆而坐若有所伺翠環初墜紅臉纔舒幽恨方深殊愁轉結但吟詩曰深谷鶯啼恨院香偷來花下解珠璫碧雲飄斷音書絕空倚玉簫愁鳳凰侍衛皆寢隣近闃然生遂掀簾而入姬默然良久躍下榻執生手曰知郎君穎悟必能默識所以手語耳又不知郎君有何神術而至此生具告磨勒之謀負荷而至姬曰磨勒何在曰簾外耳遂召入以金甌酌酒而飲之姬白生曰某家本居朔方主人擁旄逼為姬僕不能自死尚且偷生臉雖鉛華心頗鬱結縱玉筯舉饌金鑪泛漿雲屏而每近綺羅繡被而常眠珠翠皆非所願如在桎梏賢爪牙既有神術何妨為脫狴牢所願既伸雖死不悔請為僕隸願侍光容又不知郎君高意如何生愀然不語磨勒曰娘子既堅確如是此亦小事耳姬甚喜磨勒請先為姬負其囊橐粧奩如此三復焉然後曰恐遲明遂負生與姬而飛出峻垣十餘重一品家之守禦無有警者遂歸學院而匿之及旦一品家方覺又見犬已斃一品大駭曰我家門垣從來邃密扃鎖甚嚴勢似飛騰寂無形跡此必是一大俠矣無更聲聞徒為患禍耳姬隱崔生家二歲因花時駕小車而遊曲江為一品家人潛誌認遂白一品一品異之召崔生而詰之事懼而不敢隱遂細言端由皆因奴磨勒負荷而去一品曰是姬大罪過但郎君驅使踰年即不能問是非某須為天下人除害命甲士五十人嚴持兵仗圍崔生院使擒磨勒磨勒遂持匕首飛出高垣瞥若翅翎疾同鷹隼攢矢如雨莫能中之頃刻之間不知所向然崔家大驚愕後一品悔懼每夕多以家童持劍戟自衛如此周歲方止十餘年崔家有人見磨勒賣藥於洛陽市容

髮如舊耳

許寂

蜀許寂少年棲四明山學易於晉徵君一日有夫婦同詣山居攜一壺酒云今日離剡縣寂曰道路甚遙安得一日及此頗亦異之然夫甚少而婦頗色過之其夕以壺觴酌許其丈夫出一拍板徧以銅釘釘之乃抗聲高謌已而談劍術俄自臂間推出二物展而喝之即二口劍也躍起在寂頭上盤旋交擊寂甚驚懼尋而匣之飲畢就寢及旦乃空榻也至日中復有一頭陀僧來尋此夫頗寂具道之僧曰我亦其人也道士能學之乎(時寂學道故也)寂辭曰少尚玄教不願為此其僧傲然而笑乃取寂淨巾拭胸徘徊間已不見矣後再於華陽遇之始知其儒也杜光庭自京入蜀宿於梓橦廳一僧後至縣宰周樂與之有舊乃云今日自興元來杜異之明日僧去宰曰此僧乃鹿蘆蹻亦俠之流也詩僧齊巳於溈山林下親遇一僧于指甲下抽出二劍跳躍凌空而去

丁秀才

郎州道士少微頂在茅山紫陽院寄泊有丁秀才者亦同寓宿舉動風味不異常人然不汲汲於進取盤桓數年遇冬夕霰雪方甚二三道士圍爐有肥羝美醞之羨丁曰致之何難時以為戲言俄見戶闢奮袂而去少頃蒙雪而回提一銀榼酒熟羊一足云浙帥廚中物因是吟咏忻笑擲劍而舞騰躍遁去唯銀榼存焉院主以狀聞于縣官詩僧貫休俠客詩曰黃昏風雨黑如磐別我不知何處去得非江淮間嘗聆此事而構思也

潘將軍

京國豪士潘將軍住光德坊(忘其名號為潘鶻碎也)本家襄漢間常乘舟射利因泊江壖有僧乞食留止累日盡心

檀施僧歸去謂潘曰觀尔形質器度與衆賈不同至於妻孥皆享厚福因以玉念珠一串留贈曰寶之不但聚財也後亦有官祿臥而遷貨數年遂鏹均陶鄭其後職居左廣列第於京師常寶念珠貯之以繡囊玉合置道場內每月朔則出而拜之一旦開合啓囊已亡珠矣然而緘封若舊他物亦無所失於是奪魄喪精以為其家將破之兆有主藏者常識京兆府停解所由王超年且八十因密話其事超曰異哉非此攘之盜也某試為之未知固得否超他日曾過勝業里北街時春雨初霽有三鬟女子可年十七八衣裝襤褸著木屐於道側槐樹下值軍中少年蹴踘接而送之直高數丈於是觀者漸衆超獨異之而止於勝業坊北門短曲有母同居盡以紉針為業超特因以他事熟之遂為甥舅居室甚貧與母臥土榻煙爨或不動者往往經于累日或設羞時有水陸珍異吳中初進洞庭橘恩賜宰臣外京輦未有此物密以二枚贈超云有人於內中將出而稟性剛決意甚疑之如此往來周歲矣一旦攜食與之從容徐謂曰舅有深誠欲告外甥未知何如因曰每感重恩恨無所答若力可施必能赴蹈湯火超曰潘將軍失卻念珠不知知否微笑曰從何知之超揣其意不甚藏密又曰外甥忽可尋覓厚備繒綵酬贈女子曰勿言於人某偶與朋儕為戲終卻送還因循未暇舅詰旦於慈恩寺忍塔院相候某知有人寄珠在此超如期而往頃刻至矣將寺門始開塔戶猶鎖謂超曰少頃仰觀塔上當有所見語訖而走疾若飛鳥忽於相輪上舉手示超欻然攜念珠而下曰便可將還勿以財帛為意超送詣潘具述其旨因以金玉繒帛密為之贈明日訪之巳空室矣馮緘給事嘗聞京師多任俠之徒及為尹密詢左右引超具述其語將軍所說與超符同

宣慈寺門子

宣慈寺門子不記姓氏酌其人任俠徒也唐乾符二年韋昭範登弘詞科昭範乃度支使楊嚴懿親及宴席帟幕器皿之類假於計司嚴復遣以使庫供借其年三月宴於曲江亭供帳之盛罕有其比時游士同日都人觀者甚衆飲興方酣俄覩一少年跨驢而至驕傲旁若無人於是俯逼筵席張目引頸復以巨箠振卓佐酒諠浪之詞所不能聽諸子駭愕之際忽有於衆中批其頰者隨手而墮於是連加歐擊又奪所擊箠箠之百餘衆皆致怒兀礫亂下殆將斃矣當此之際紫雲樓門軋然而開有紫衣從人數輩馳告曰莫打傳呼之聲相續又一中貴驅殿甚盛馳馬來救復操箠迎擊中者無不面仆於地敕使亦爲所擊皆奔馬而返與從人俱入門亦隨閉座内甚忻愧然不測其來又慮事連宮禁禍不旋踵乃以緡錢束素與被歐者徐詰其人曰尔何人與諸郎阿誰有素而能相爲如此對曰某是宣慈寺門子亦與諸郎無識第不平此人無禮耳衆皆嘉歎悉以錢帛遺之復謂衆曰此人若不亾去我能殺之後旬朔座中之客多有假途宣慈寺門子皆能識之莫不加敬焉

李龜壽

唐晉公王鐸僖宗朝再入相不協於權道唯公心以宰天下故四方有所請礙于行者必固爭不允由是藩鎮忌焉而志尚墳典雖門施行馬庭列梟鐘而尋繹未嘗倦于永寧里第别𥳑書齋每朝退獨處其中忻忻如也一日將入齋唯所愛卑脚犬花鵲相從既啓扉而犬連吠銜公衣卻行叱之不解既入花鵲仰視鳴噪亦急公疑之乃於匣中拔千金劒按于膝上仰空祝曰若有異物可出相見吾乃丈夫豈㥘於鼠輩而相逼耶言訖欻有一物自梁而墮地乃人也朱

髮衣短皂衣色貌黠瘦頓首連拜唯曰死罪公止之且詢來意及姓名對曰李龜壽盧龍塞人也有人賂某令不利于公某感公之德復爲花鵲所警形不能匿公能赦其罪願以餘生事公公曰待汝以不死遂命元從都押衙傳存初録之日明旦有婦人至門衣裝単急曳履而背襁嬰兒請于閽者曰幸爲我語李龜壽壽出乃妻也且曰訝君稍遲昨夜自薊來尋及繹卒龜壽盡室亾去

賈人妻

唐餘干縣尉王立調選傭居大寧里文書有誤爲主司駮放資財蕩盡僕馬丧失窮悴頗甚每乞食於佛祠徒行晚歸偶與美婦人同路或前或後依隨因誠意與言氣甚相得立因邀至其居情欵甚洽翌日謂立曰公之生涯何其困耶妾居崇仁資用稍備儻能從居乎立既悅其人又幸其給即曰僕之阨塞阽於溝瀆如此勤勤所不敢望焉子又何以營生對曰妾素賈人之妻也夫亾十年旗亭之内尚有舊業朝肆暮家日贏錢三百則可支公授官之期尚未出遊之資且無厭不見鄙但同處以須冬集可矣立遂就焉閱其家豐儉得其所至於扃鑰之具悉以付立每出則必先營辦立之一日饌焉及歸則又攜米肉錢帛以來立日未嘗闕乏憫其勤勞因令傭買僕隸婦託以他事拒之立不之彊也周歲產一子唯日中再歸爲乳耳凡與立居二載忽一日夜歸意態徬徨謂立曰妾有寃仇痛纏肌骨爲日深矣伺便復讎今乃得志便須離京公其努力此居處五百緡自置契書在屏風中室内資儲一以相奉嬰兒不能將去亦公之子也公其念之言訖收淚而别立不可留止視其所攜囊乃人首耳立甚驚愕其人笑曰無多疑慮事不相縈遂挈囊踰垣而去身如飛鳥立開門出送則已

不及矣方徘徊於庭遽聞却至立迎門接俟曰更乳嬰兒以卑離恨就撫子俄而復去揮手而已立廻燈褰帳小兒身首已離矣立惶駭達旦不寐則以財帛買僕乘遊抵近邑以伺其事久之竟無所聞其年立得官即貨其所居歸任爾後終莫知其音問也

虬鬚叟

呂用之在維揚日佐渤海王擅政害人中和四年秋有商人劉損挈家乘巨船自江夏至揚州用之凡遇公私來悉令偵覘行止劉妻裴氏有國色用之以陰事下劉獄納裴氏劉獻金百兩免罪雖脫非横然亦憤惋因成詩三首曰寶釵分股合無緣魚在深淵日在天得意紫鸞休舞鏡斷蹤青鳥罷啣箋金杯倒覆難收水玉軫傾攲懶續絃從此蘼蕪山下過祗應將淚比黃泉其二鸞辭舊伴知何止鳳得新梧想稱心紅粉尚存香幕幕白雲將散信沉沉已休磨琢投泥玉懶更經營買笑金願作山頭似人石丈夫衣上淚痕深其三舊嘗游處徧尋看覩物傷情死一般買笑樓前花已謝畫眉窓下月空殘雲歸巫峽音容斷路隔星河去住難莫道詩成無淚下淚如泉滴亦須乾詩成吟詠不輟因一日晚凭水窓見河街上一虬鬚老叟行步迅速骨貌昂藏眸光射人彩色晶瑩如曳冰雪跳上船來揖損曰子衷心有何不平之事抱鬱塞之氣損具對之客曰祇今便爲取賢閤及寶貨回即發不可更停於此也損察其意必俠士也再拜而啓曰長者能報人間不平可不去蔓除根豈更容奸黨叟曰呂用之屠割生民奪君愛室若今誅殛固不爲難寔愆過已盈神人共怒祗候冥靈聚録方合身首支離不唯難及一身須殃連七祖且爲君取其妻室未敢逾越神明乃入呂用之家化形於斗拱上叱曰呂用之背違君親時行妖孽以苛虐爲志以婬亂

律身仍於喘息之間更慕神僊之事冥官方錄其過上帝即議行刑吾今錄尔形骸但先罪以所取劉氏之妻并其實貨速還前人倘更悅色貪金必見頭隨刀落言訖鏗然不見所適用之驚懼遽起焚香再拜夜遣幹事併齎金及裴氏還劉揖損不待明促舟子解維虬鬚亦無跡矣

韋洵美

韋洵美先輩開平歲及第受鄴都從事辟焉及挈所寵素娥行羅紹威聞其姝麗才藻使賫二百疋及生餼而露意焉洵美無所容足遂令粧束更衣修緘獻之素娥姓崔氏亦大梁良家子善謳謠洵美乃不受辟夜渡河宿一寺長吁而寢曰何處人能報不平事寺有行者排闥而揖曰先輩當何不平事洵美具語之歘然出門而去至三更忽擲一皮囊入門乃貯素娥而至侵曉問寺僧言在寺打鐘勤苦三十年已不知所之洵美即遁跡他所

李勝

書生李勝常遊洪州西山中與處士盧齊及同人五六輩雪夜共飲座中一人偶言雪勢如此固不可出門也勝曰欲何之吾能往人因曰吾有書籍在星子君能爲我取乎勝曰可乃出門去飲未散攜書而至星子至西山凡三百餘里也游唯觀中道士嘗不禮於勝勝曰吾不能殺之聊使其惧一日道士閉戶寢于室勝令童子叩戶取李處士匕首道士起見所臥枕前揷一匕首勁勢猶動自是改心禮勝

乖崖劍術

祝舜俞察院言其伯祖隱居君與張乖崖公居處相近交游最密公集首編寄祝隱居二詩是也隱居東垣有棗合拱矣挺直可愛張忽指棗謂隱居曰子匃我勿惜也隱居許之徐袴手袖間飛一短劍約平人肩斷棗爲二隱居驚愕問之曰我往受此術於陳希夷而未嘗爲人言也又一日自濮水還家平野間逢見一舉子乘驢徑前意甚輕揚心忽生怒未至百步而舉子驢避道張因就揖詢其姓氏蓋王元之也問其引避之由曰我視君昂然飛步神韻輕舉知必非常人故願加禮焉張亦語之曰我初視子輕揚之意忿起于中實將不利于君今當同宿村舍取酒盡懽遂握手俱行共話通夕結交而去

劍俠傳卷第三 終

劍俠傳卷第四

明新安吳琯 校

秀州刺客

苗劉之亂張魏公在秀州議舉勤王之師一夕獨坐從者皆寢忽一人持刀立燭後公知爲刺客徐問曰豈非苗傅劉正彥遣汝來殺我乎曰然公曰若是則取吾首以去可也曰我亦知書豈肯爲賊用況公忠義如此何忍害公恐防閑不嚴有繼至者故來相告耳公問欲金帛乎笑曰殺公何患無財然則留事我乎曰有老母在河北未可留也問其姓名俛而不答攝衣躍而登屋屋瓦無聲時方月明去如飛

張訓妻

張訓者吳太祖之將校也吳時人謂之大口張吳太祖在宣州嘗給諸將鎧甲訓得故弊不如意形於顏色其妻謂之曰此不足介意但司徒不知苟知之必不爾明日吳公謂張曰尔所得甲如何張以告公乃易之後吳公移廣陵嘗賜諸將馬訓所得復駑弱形不滿意妻復言如前明日吳公又問之訓以爲言吳公曰尔家事神耶訓曰無之公曰吾頃在宣州嘗賜諸將甲是夜夢一婦人衣眞珠衣告予曰公嘗賜張訓甲甚弊當爲易之今賜諸將馬復夢前珠衣婦人告予曰張馬非良馬也其故何哉訓亦莫之測也訓妻有衣箱常自啓閉未嘗見之一日妻出訓竊啓之果見珠衣一襲及妻歸謂訓曰君開吾衣箱耶初其妻每食必待其夫一日訓歸妻已先食謂訓曰今日以食味異常不待君先食矣訓入厨見甑中蒸一人頭訓心惡陰欲殺之妻謂曰君欲負我耶然君方爲數郡刺史我不能殺君因指一婢曰殺我必先殺此不爾君必不免訓遂殺妻及其婢後果爲剌史

潘扆

潘扆常遊江淮間自稱野客落托有大志鄭匡國爲海州刺史扆往謁之匡國不甚禮遇館於外廡一日從匡國徵匡國之妻因詣廡中覘扆栖泊之所弊榻莞席竹籠而巳籠中有錫彈丸二顆餘無所有扆還發籠視之大驚曰定爲婦人所覩幸吾攝其光鋩不爾斷婦人頸矣閽人異之歸于匡國匡國密召扆問曰先生其有劒術乎扆曰素所習也匡國曰可一觀乎扆曰可當齋戒三日趨近郊平曠之地請試之匡國如期召扆俱至東城扆自懷中出二錫丸置掌中俄有氣二條如白虹微出指端須臾旋轉遶匡國頸其勢奔掣其聲錚鏦匡國據鞍危坐神魄俱喪謝曰先生神術固巳知之幸收其威靈扆笑舉一手二白氣復貫掌中少頃復爲二錫丸匡國自此禮遇愈厚表薦于烈祖

洪州書生

成幼文爲洪州錄事參軍所居臨通衢而有窓一日坐窓下時雨過泥濘而微有路見一小兒賣鞋狀甚貧窶有一惡少年與兒相遇攧鞋墮泥中小兒哭求其價少年叱之不與兒曰吾家旦夕無食賣鞋營具今悉爲所汚有書生過憫之償其直少年愧怒罵曰兒就我求錢汝何預焉生甚有愠色成嘉其義召之與語大奇之因留宿夜共話成暫入內復出則失書生矣外戶皆閉求之不得少頃復至前日旦來惡子吾不能容巳斷其首乃擲于地成驚曰此人誠忤君子然斷人首流血在地豈不見累乎書生曰無苦乃出少藥傅頭上捽其髮濿之皆化爲水因謂成曰無可奉報願以授君成曰某非方外之士不敢領書生長揖便去重門鎖閉竟不知所之

義俠

頃有士人爲畿尉常任賊曹有一賊繫械獄未其尉獨坐廳上賊乘間告曰某非盜公若脫奉報有日尉祝其貌且異其言意巳許之佯若不知夜呼獄吏放之仍令吏逃竄及明獄中失囚獄吏又走府司譴罰而巳後官滿數年客游至一縣聞縣宰與放囚姓名同往謁之果放囚也因留中廳對榻而寢歡洽旬日不入宅一日歸其妻問曰公有何客十日不入內耶宰曰某得此人大恩性命所保至今未能報之妻曰公不聞大恩不報何不看時爲機宰不語久之乃曰卿言良是尉偶廁中聞其言急呼童僕乘馬便走衣裝悉不暇取至夜巳行五六十里出縣踰止宿村居僕人怪其奔走乃問其故尉歎定乃言此宰負恩之狀言訖呼嗟僕人亦泣下忽見一人從牀下持匕首出立尉衆悉驚倒其人曰我義士也宰使我來取君首適聞說方知此宰負恩不然枉殺義士也不捨此人矣公且勿睡當取宰頭以雪其冤尉心惧媿謝而巳其人捧劒出門如飛二更巳返呼曰賊首至矣命火觀之乃宰頭也揖別不知所之

任愿

任愿字謹叔京師宦家子也稍學書藝家粗紹祖業無他圖但閉戶而巳熙寧二年正月上元晝游街時車騎駢溢士女和會愿醉仆觸良人家從姬毆擊交至毆既久觀者環遶有青巾忽不平俄毆其人仆地乃引愿而去愿曰與君舊無分極蒙荷見救青巾者不顧而去異日愿又遇青巾者在途中召之飲乃同入市邸既坐熟視目聳神峻毅然可畏欽甚久愿謝曰前日見辱於傭人非豪義之士則孰肯援哉青巾曰此乃小故胡足多謝後日復期子於此無前却也乃各歸愿及期而往青巾者亦先至矣共入酒肆酒十餘舉青巾者曰吾乃刺客也有至冤銜之數年今始少伸乃於跨間取烏革囊中出死人首以刀截爲

半以半授愿愿驚恐莫知所措青巾者食其肉無孑遺讓愿愿辭不食青巾者笑探手取愿盤中者又食之取腦骨以短刀削之如劈朽木棄之於地復云吾有術授子能學之乎愿曰何術也曰吾能用點鐵爲金愿曰旗亭門有先子別業日得一緡數口之家寒綿暑葛日食膏鮮自謂踰分常恐召禍安敢學此幸愛之青巾者歎伏曰如子真知命者也子當有壽仍出藥一粒云服之百鬼不近愿以酒服之夜深乃散後不復見焉

花月新聞

淄川姜廉夫祖寺丞未第時肄業鄉校嘗與同舍生出遊入神祠覩捧印女子塑容端麗有惑志焉戲解手帕繫其臂爲定方歸卽被疾同舍謂其獲罪於神使備牲酒往謝於是力疾以行奠享禮畢諸人先還姜在後失道恍惚見白氣亘空正當馬首天將曉始抵家妻孥相視問訊勞苦方就枕忽聞外閈呵殿聲一女子絕色自簷出上堂拜姜毋啓焉妾與郎君有嘉約願得一見姜聞欣然而起妻時引避女請曰吾久棄人間事不可以我故間汝夫婦之情妻亦相捬接權如姊妹女事姑甚謹值端午節一夕製綵縷百副盡餉族黨其人物花草字畫點綴歷歷可數自是皆以仙姑稱之居無何與姑言新婦有大厄乞暫適他所避之再拜而出門遂不見姜盡室驚憂頃之一道士來問姜曰君面不祥奇禍將至何爲而然姜具以曲折告之道士令於淨室設榻明日復來使姜徑就榻堅臥戒家人須正午乃啓門久之寒氣逼人刀劒擊戛之聲不絕忽若一物墜榻下日午啓門道士巳至姜出迎咲曰亾慮矣令視墜物乃一髑髏如五斗大出篋中刀圭藥滓之悉化爲水姜問其從道士曰吾與此女皆劒仙先與一人綢繆遂舍而從汝以

故懷忿欲殺汝二人吾亦相與有宿契特出力救汝今事幸獲濟吾去矣纔去女即來同室如初催姜母之喪哀哭嘔血姜妻繼亾撫育其子如已出靖康之變後不知所終

俠婦人

董國度字元卿饒州人宣和六年進士第調萊州膠水簿會北兵動留家于鄉獨處官所中原陷不得歸棄官走村落頗與逆旅主人相得憐其羇窮爲買一妾不知何許人也性慧解有姿色見董貧則以治生爲已任罄家所有買磨驢七八頭麥數十斛每得麪自騎入市鬻之至晚負錢以歸如是三年獲利益多有田宅矣董與母妻隔別滋久消息杳不通居常戚戚意緒無聊妾叩其故董嬖愛已深不復隱爲言我故南官也一家皆在鄉里身獨漂泊茫無歸期每一想念心亂欲死妾曰如是何不蚤告我我兄善爲人謀事旦夕且至請爲君籌之旬日果有客長身虬鬚騎大馬驅車十餘乘過門妾曰吾兄至矣出迎拜使董相見敘姻戚之禮留飲至夜妾始言前事以屬客是時虜令凡宋官亾命許自陳匿不言而被首者死董業已泄漏又疑兩人欲圖已大悔懼乃紿曰無之客忿然怒且笑曰以女弟托質數年相與如骨肉故冒禁欲致君南歸而見疑如此倘中道有變且累我當取君告身與我以爲信不然天明執告官矣董益懼自分必死探囊中文書悉與之終夕涕泣一聽於客客去明日控一馬來曰行矣董請妾與俱妾曰適有故須少留明年當相尋吾手製一衲袍贈君君謹服之唯吾兄馬首所向若返國兄或舉數十萬錢相贈當勿取如不可却則舉袍示之彼嘗受我恩今送君歸未足以報德當復護我去萬一受其獻則彼責已塞無復顧我矣善守此袍亾失也董愕然怪其語

不偷且慮鄰里知覺輒揮涕上馬疾馳到海上有大舟臨解維客麾使登揖而別舟遽南行略無資糧道路之費茲不知所爲舟中奉侍甚謹且食不相問訊纔達南岸客已先在水濱邀詣旗亭相勞苦出黃金二十兩曰以是爲太夫人壽董憶妾語力辭之客不可曰赤手還國欲與妻子餓死耶強留金而出董追挽之示以袍客曰吾智果出彼下吾事殊未了明年挈君麗人來徑去不返顧董至家母妻二子俱無恙取袍示家人縫綻處黃色隱然拆視之滿中皆箔金也踰年客果以妾至偕老焉

解洵娶婦

解潛與其弟洵素相友愛建炎靖康之際潛積軍功帥湖南洵獨陷北境其妻歸母家又爲潰兵所掠數年後洵間關得歸見潛相持悲慟潛置酒勞苦而語之曰吾弟雖不幸流落而兄幸蒙國恩握兵權每與虜及羣盜戰奏功於朝必爲弟寘名籍中已至正使告命皆在此即畀之洵再拜謝過望因言頃自汴都過河朔孤單羇困或見憐爲娶婦奩裝豐厚不暇深詳其出處正無以爲活殊用自慰偶以重陽日把盞起故妻之思不覺墮淚婦惻然曰君豈非欲本朝乎茲事易辦也經旬日來告曰川陸之計已具惟命是從我亦俱行倘君夫人固存自當改嫁而分橐裝之半萬一捐館當爲偕老遂登途水宿山行防閑營護皆此婦力也今在舟中未敢輒黍謁潛嗟異遽命車招迎見其眉宇秀整言詞明慧益加敬重時荆楚爲盜區潛屯技山縣以天氣向暑別創一廬令洵居止且贈以四妾洵意婦不相容欲辭之婦曰正需也得之誠大幸當兒女撫之何辭然洵武夫壯年稍移愛婦怏怏見辭色一日因酒間責洵曰汝不記昔年乞食趙魏時事乎非我力已爲餓莩矣一旦得志便尔忘恩獨不內愧於心耶洵方被酒忽發怒運拳毆其胸婦嘻不動又唾罵之至詆爲老死魅婦翻然起燈燭既暗冷風襲人有聲四妾怖而仆火焉燈復明洵已橫尸地上喪其首婦人并囊橐皆不見從卒走報潛使壯勇三千人出追捕亾所獲

郭倫觀燈

京師人郭倫元夕携家觀燈歸差晚過委巷值惡少年十輩行歌而前聯袂喧笑睢盱窺伺將遮侮之倫度力不能勝窘甚忽有青衣角巾道人來責衆曰彼家眷夜歸若輩那得無禮衆怒曰我輩作戲何預尔狂道事哄起攻之婦女得乘間引去倫獨留道人勃然曰果欲肆狂暴耶吾今治汝矣揮臂縱擊如搏嬰兒頃之皆顛仆哀叫相率而遁道人徐徐行倫追捕拜謝曰與先生素昧平生忽蒙救護脫妻子于危難先生異人乎念無以報德敢問何所欲曰吾本無心偶見不平事義不容已吾於世了亾所欲豈望報哉能一醉足矣倫喜邀至家痛飲辭去曰先生何之曰吾乃劍俠非世人也擲杯長揖出門數步耳中鏗然有聲一劍躍出隆地躡之騰空而去

劍俠傳卷第四 終

劍俠傳序

劍俠傳四卷不知撰自何人然所記載則自趙隋外多引唐宋事後人朋未嘗詳或譌謬因雖不經見然叢書中或不可廢之固古者即不必盡爲信史亦能快人意[illegible]奇姑附二傳後以備覽云
康熙庚申陽月冬至日[illegible]誌[illegible]

燕丹子傳

孫星衍輯

燕丹子敘

燕丹子三篇。世無傳本。惟見永樂大典。紀相國昀。既錄入四庫書子部小說類存目中。乃以抄本見付。閱十數年。檢授家郎中馮翼。刊入問經堂叢書。及官安德。乃採唐宋傳注所引此書之文。因故章孝廉稿與洪明經頤煊。校訂譌舛。以篇爲卷。復唐宋志三卷之舊。而加刊刻云。燕丹子之著錄。始自隋經籍志。蓋本阮氏七錄。然裴駰注史記引劉向別錄云。督亢。膏腴之地。司馬貞索隱引劉向云。丹。燕王喜之太子。則劉向七略有此書。不可以藝文志不載而疑其後出。藝文志法家有燕十事十篇。雜家有荊軻論五篇。據注言司馬相如等論荊軻事。則俱非燕丹子也。古之愛士者。率有傳書。由身沒之後。賓客紀錄遺事。報其知遇。如管晏呂氏春秋。皆不必其人自著。則此書題燕太子丹撰者。舊唐書之謬。亦不得以此疑其僞也。其書長于敘事。嫻于詞令。審是先秦古書。亦略與左氏國策相似。學在從橫小說兩家之間。且多古字古義。云太子劍袂。以劍爲斂也。舉事于前。國策作舉使。叓古文使。亦事字。見說文。汗簡也。右手椹其胸。蓋借椹爲戡。說文。戡。刺也。史記索隱引徐廣云。一作抗。抗又扰字之譌。說文。深擊也。史記及玉篇。椹从手。誤矣。拔匕首擿之。說文以擿爲投。玉篇擲同擿。又作摘。古假借字也。國策、史記取此爲文。削其烏白頭。馬生角。及乞聽琴聲之事。而增徐夫人匕首。夏無且藥囊。足證此書作此史遷、劉向之前。或以爲後人割裂諸書。雜綴成之。未必然矣。章孝廉所輯。未及馬總意林。又爲補證數條。此書宋時多有其本。考楓窗小錄云。余

家所藏燕丹子一序甚奇。按其序亦空無故實。不知誰作。不復錄入此卷。自明中葉後。遂以亡逸。故與瑨、程榮、胡文煥諸人刊叢書。俱未及此。

嘉慶十一年正月望後四日。陽湖孫星衍撰于安德使署之平津館。

燕丹子卷上

賜進士及第山東等處督糧道兼管德州倉事務加二級孫星衍校

燕太子丹質於秦。案燕字。从藝文類聚水部烏部引補。意林引作丹者。燕王喜之子。身質于秦。始皇之世。史記荊軻列傳索隱引劉向云。丹。燕王喜之太子。亦此書之文。皆與今本異。秦王遇之無禮。不得意。欲求歸。案求字。从藝文類聚水部、初學記天部引補。秦王不聽。謬言令烏白頭。馬生角。乃可許耳。案許耳二字。从史記刺客列傳索隱、初學記天部引補。丹仰天嘆。烏卽白頭。馬生角。案今本作果烏白頭。馬生角。从藝文類聚烏部、初學記天部引改。秦王不得已而遣之。爲機發之橋。欲陷丹。丹過之。橋爲不發。案藝文類聚木部引作丹過之橋。太平御覽皇親部人事部引。與今本同。夜到關。關門未開。丹爲雞鳴。衆雞皆鳴。遂得逃歸。案此段史記刺客列傳不載。唯贊中言。荊軻稱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馬生角。又與此異。深怨於秦。案深字。太平御覽皇親部引作故。求欲復之。案太平御覽皇親部引作欲報之。奉養勇士。無所不至。丹與其傅麴武書。案今本作爲書與其傅鞠武。从太平御覽皇親部引改。史記刺客列傳作鞠武。索隱云。鞠音麴。正據此書以作音耳。曰。丹不肖。生於僻陋之國。案丹字。从太平御覽皇親部引補。長於不毛之地。案本作無毛。从太平御覽皇親部引改。未嘗得覩君子雅訓達人之道也。然鄙意欲有所陳。幸傅垂覽之。案垂本作正。从太平御覽皇親部引改。御覽引無傅字。丹聞丈夫所恥。恥受辱以生於世也。貞女所羞。羞見劫

以虧其節也。案意林引作丈夫恥于受辱，良女恥于節虧。太平御覽皇親部引作丈夫之道，節義廉恥。下二句又與今本同，疑有舛譌。故有刎喉不顧、據鼎不避者。案避本作遁，从太平御覽皇親部引改。斯豈樂死而忘生哉。案豈本作其，从太平御覽皇親部引改。其心有所守也。今秦王反戾天常，虎狼其行，遇丹無禮，爲諸侯最。案太平御覽皇親部引作諸侯最悲。丹每念之，痛入骨髓。計燕國之衆，不能敵之，曠年相守，力固不足。欲收天下之勇士，集海內之英雄，破國空藏，案藏本作臧，从太平御覽皇親部引改。以奉養之，重幣甘辭，以市於秦。秦貪我賂，案貪字从太平御覽皇親部引補。而信我辭，則一劍之任，可當百萬之師，案則字从太平御覽皇親部引補。須臾之間，可解丹萬世之恥。若其不然，令丹生無面目於天下。案太平御覽皇親部引作天地。死懷恨於九泉。案文選潘岳西征賦注引恨下有入字。必令諸侯無以爲歎。案今本作指以爲笑，从太平御覽皇親部引改。易水之北，未知誰有。此蓋亦子大夫之恥也。案太平御覽皇親部引無子字。謹遣書，願熟思之。麴武報書曰：臣聞快於意者虧於行，甘於心者傷於性。今太子欲滅悁悁之恥，除久久之恨，此實臣所當糜軀碎首而不避也。私以爲智者不冀僥倖以要功，明者不苟從志以順心。事必成，然後舉；身必安，而後行。故發無失舉之尤，動無蹉跌之愧也。太子貴匹夫之勇，信一劍之任，而欲望功，臣以爲疏。臣願合從於楚，并勢於趙，連衡於韓魏，然後圖秦，秦可破也。案史記六國表燕太子丹質于秦，亡來歸，在始皇十五年，使荊軻刺秦王，在始皇二十年，秦滅韓，在始皇十八年，此言連衡於韓魏，當在韓未滅以前。且韓魏與秦，外親內疏，若有倡兵，案有本作無，非，今改正。楚乃來應，韓魏必從，其勢可見。今臣計從，太子之恥除，愚鄙之累解矣。太子慮之。太子得書不說，召麴武而問之。武曰：臣以爲太子行臣言，則易水之北，永無秦憂，四鄰諸侯，必有求我者矣。太子曰：此引日縵縵，心不能須也。麴武曰：臣爲太子計熟矣。夫有秦，疾不如徐，走不如坐。今合楚趙，并韓魏，雖引歲月，其事必成，臣以爲良。太子睡臥不聽。案此段與史記刺客列傳所載文俱異。麴武曰：臣不能爲太子計。臣所知田光，其人深中有謀。案史記刺客列傳云：其人智深而勇沉，可與謀。願令見太子。太子曰：敬諾。

燕丹子卷中

田光見太子。案太平御覽禮儀部引作先生見太子，字誤也。文選王文憲集序注與今本同。太子側階而迎，迎而再拜。案史記刺客列傳作太子逢迎，卻行爲導，跪而蔽席。坐定，太子丹曰：傅不以蠻域而丹不肖，乃使先生來降弊邑。今燕國僻在北陲，比於蠻域，而先生不羞之。丹得侍左右，覩見玉顏，斯乃上世神靈、保佑燕國，令先生設降辱焉。田光曰：結髮立身，以至於今，徒慕太子之高行，美太子之令名耳。太子將何以教之？太子膝行而前，涕淚橫流曰：丹嘗質於秦，秦遇丹無禮，日夜焦心，思欲復之。論衆則秦多，計强則燕弱。欲曰合從，心復不能。常食不識位，寢不安席。縱令燕秦同日而亡，則爲死灰復燃，白骨更生。願先生圖之。田光曰：此國事也，請得思之。於是舍光上館。太子三時進食，存問不絕，如是三月。案此段史記刺客列傳不載。太子怪其無說，就光辟左右問曰：先生既垂哀恤，許惠嘉謀，側身傾聽，三月於斯，先生豈有意歟？田光曰：微太子言，固將竭之。臣聞騏驥之少，力輕千里，及其罷朽，不能取道。案史記刺客列傳作臣聞騏驥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老，駑馬先之。太子聞臣時，已老矣，欲爲太子良謀，則太子不能；欲奮筋力，則臣不能。然竊觀太子客，無可用者。夏扶，血勇之人，怒而面赤；宋意，脈勇之人，怒而面青；武陽，骨勇之人，怒而面白；光所知荊軻，神勇之人，怒而色不變。案意林、太平御覽人事部引作光知荊軻者，神勇也，怒而不變，史記刺客列傳正義引與今本同。爲人博聞强記，體烈骨壯，不拘小節，欲立大功。嘗家於衞，脫

賢大夫之急。士有余人。其余庸庸不可稱。太子欲圖事。非此人莫可。太子下席再拜曰。若因先生之靈。得交於荆君。則燕國社稷長爲不滅。唯先生成之。田光遂行。太子自送。執光手曰。此國事。願勿泄之。光笑曰。諾。遂見荆軻曰。光不自度不肖。達足下於太子。夫燕太子。眞天下之士也。傾心於足下。願足下勿疑焉。荆軻曰。有鄙志。常謂心向意。投身不顧。情有異。一毛不拔。案今本作心合意等投身不顧情有乖異一毛不拔从北堂書鈔政術部引改。今先生令交於太子。敬諾不違。田光謂荆軻曰。蓋聞士不爲人所疑。太子送光之時。言此國事。願勿泄。此疑光也。是疑而生於世。光所羞也。向軻吞舌而死。案史記刺客列傳作自刎而死。軻遂之燕。

燕丹子卷下

荆軻之燕。太子自御。虛左。軻援綏。不讓。自坐定。賓客滿坐。軻言曰。田光褒揚太子仁愛之風。說太子不世之器。高行厲天。美聲盈耳。案意林引作謂太子曰光稱太子高行厲天美聲盈耳。軻出衛都。望燕路。歷險不以爲勤。望遠不以爲遐。案意林引無兩爲字。今太子禮之以舊故之恩。接之以新人之敬。所以不復讓者。士信於知己也。案意林引作信知己故也。太子曰。田先生今無恙乎。案今字从藝文類聚人事部太平御覽人事部引補。軻曰。光臨送軻之時。案太平御覽人事部引無臨字。與藝文類聚所引不同。言太子戒以國事。恥以丈夫而不見信。案恥下以字从藝文類聚人事部太平御覽人事部引補。向軻吞舌而死矣。案文選江文通詣建平王上書注引無矣字。太子驚愕失色。歔欷飲淚曰。丹所以戒先生。豈疑先生哉。今先生自殺。亦令丹自棄於世矣。茫然良久。不怡民氏。日太子置酒請軻。案民氏疑昏昏之譌。太子二字从太平御覽飲食部引補。酒酣。太子起爲壽。夏扶前曰。聞士無鄉曲之譽。則未可與論行。案文選謝康樂過始寧墅詩陸士衡答賈長淵詩注引夏扶下皆無前字。士上皆無聞字。馬無服輿之伎。則未可與決良。案決本作稱。从文選西征賦注引改。今荆君遠至。將何以教太子。欲微感之。軻曰。士有超世之行者。不必合於鄉曲。馬有千里之相者。何必出於服輿。昔呂望當屠釣之時。天下之賤丈夫也。其遇文王。則爲周師。騏驥之在鹽車。駑之下也。及遇伯樂。則有千里之功。如此。在鄉曲而後發善。服輿而後別良哉。夏扶問荆軻。

案文選景福殿賦魯光殿賦注引皆作夏扶謂荆軻曰。何以教太子。軻曰。將令燕繼召公之迹。追甘棠之化。高欲令四三王。下欲令六五霸。案兩令字从文選景福殿賦魯光殿賦注引補。于君何如也。案也字从文選景福殿賦魯光殿賦注引改。坐皆稱善。竟酒無能屈。太子甚喜。自以得軻。文選江文通詣建平王上書注太平御覽表奇部引皆作太子自以得荆軻。永無秦憂。後日與軻之東宮。臨池而觀。案今本觀下有水字。从文選江文通詣建平王上書注太平御覽人事部蟲豸部引删。軻拾瓦投鼃。案鼃字史記刺客列傳索隱引作龜。太平寰宇記易州下引九州要記云。荆軻城。北臨易水。即軻以金闘投龜處。所見本亦作龜。太平御覽人事部蟲豸部引作龜。太子令人奉槃金。案今本作捧盤金。从文選江文通詣建平王上書注太平御覽人事部引改。初學記天部史記刺客列傳索隱引作太子捧金丸進之。軻用抵。抵盡復進。案抵本作投。从文選江文通詣建平王上書注太平御覽人事部引改。軻曰。非爲太子愛金也。但臂痛耳。後復共乘千里馬。軻曰。聞千里馬肝美。案今本作馬肝甚美。从史記刺客列傳索隱太平御覽獸部引改。太子即殺馬進肝。暨樊將軍得罪於秦。秦求之急。乃來歸太子。太子爲置酒華陽之臺。案爲字从太平御覽人事部引補。酒中。太子出美人能琴者。案史記刺客列傳索隱引能下有鼓字。軻曰。好手琴者。太子即進之。軻曰。但愛其手耳。太子即斷其手。盛以玉槃奉之。案今本作太子斷手。从太平御覽人事部兩引改。史記刺客列傳索隱引作斷以玉槃盛之。太子常與軻同案而食。同牀而寢。案史記刺客列傳云於是尊荆卿爲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門下。供太牢具。異物間進。車騎美女恣荆軻所欲。以順適其意。索隱即引此段爲證。

後日。軻從容曰。軻侍太子。三年於斯矣。而太子遇軻甚厚。黃金投鼃。千里馬肝。姬人好手。盛以玉槃。凡庸人當之。猶尚樂出尺寸之長。當犬馬之用。今軻常侍君子之側。聞烈士之節。死有重於太山。有輕於鴻毛者。但問用之所在耳。案今本作死有輕於鴻毛義有重於泰山。又問字作聞。从文選司馬子長報任少卿書注陸士衡挽歌詩注引改。太子幸教之。太子斂袂。正色而言曰。丹嘗遊秦。秦遇丹不道。丹恥與俱生。今荆君不以丹不肖。降辱小國。今丹以社稷干長者。不知所謂。軻曰。今天下彊國莫彊於秦。今太子力不能威諸侯。諸侯未肯爲太子用也。太子率燕國之衆而當之。猶使羊將狼。使狼追虎耳。案意林引作太子若以燕當秦猶以羊捕狼。太子曰。丹之憂計久。不知安出。軻曰。樊於期得罪於秦。秦求之急。又督亢之地。秦所貪也。今得樊於期首督亢地圖。則事可成也。太子曰。若事可成。舉燕國而獻之。丹甘心焉。樊將軍以窮歸我。而丹賣之。心不忍也。案忍本作忠。从太平御覽人事部引改。軻默然不應。居五月。太子恐軻悔。見軻曰。今秦已破趙國。兵臨燕。事已迫急。雖欲足下計。安施之。今欲先遣武陽。何如。軻怒曰。何太子所遣。往而不返者。豎子也。軻所以未行者。待吾客耳。於是軻潛見樊將軍。案意林引作乃請樊於期曰。聞將軍得罪於秦。案意林引無聞字。父母妻子皆見焚燒。求將軍邑萬戶。金千斤。軻爲將軍痛之。案軻本作實。从意林引改。今有一言。除將軍之辱。解燕國之恥。將軍豈有意乎。於期曰。常念之。日夜飲淚。不知所出。荆君幸教。願聞命矣。軻曰。今願得將軍之首。案今願二字从意林引補。與燕督亢地圖進之。秦王必喜。喜必見軻。案今本無進之二字。又作秦必喜喜而見軻。从意林引改。軻因左手把其袖。案因本作將。从意林引改。

右手椹其胸。數以負燕之罪。責以將軍之讎。案讎，本作衡，从意林引改。而燕國見陵雪。將軍積忿之怨除矣。於期起。扼腕執刀曰。是於期日夜所欲。而今聞命矣。於是自剄。案剄，本作刎，从太平御覽人事部引改。頭墜背後。兩目不瞑。太子聞之。自駕馳往。伏於期屍而哭。悲不自勝。良久。無柰何。柰何，本作輌，史記刺客列傳云，旣已不可柰何，更正。遂函盛於期首與燕督亢地圖以獻秦。案今本無燕字，圖下又無以獻秦三字，从意林引補。武陽爲副。荊軻入秦。不擇日而發。太子與知謀者。皆素衣冠送之。案意林引作太子賓客皆素衣服送之。於易水之上。案之字，从太平御覽地部樂部引補。荊軻起爲壽。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高漸離擊筑。宋意和之。案北堂書鈔樂部、事類賦樂部注引，皆作高漸離擊筑和之，意林御覽樂部引與今本同。爲壯聲則髮怒衝冠。爲哀聲則士皆流涕。案今本作爲壯聲，皆涕流，从初學記天部、意林所補，北堂書鈔樂部引作爲壯聲，髮皆衝冠。二人皆升車。終已不顧也。案二句，从意林引補。二子行過。夏扶。當車前刎頸以送。二子行過陽翟。軻買肉爭輕重。屠者辱之。案者字，从北堂書鈔酒食部、太平御覽資產部引補。武陽欲擊。軻止之。案此段，史記刺客列傳不載。西入秦。至咸陽。因中庶子蒙白曰。案因，本作國，字之譌也。史記刺客列傳作蒙嘉。漢書鄒陽傳云，秦皇帝任中庶子蒙之言，以信荊軻。酒（?）注顏師古曰，蒙者，庶子名也。今流俗書本，蒙下輒加恬字，非也。與此書合。燕太子丹。畏大王之威。今奉樊於期首。與督亢地圖。願爲北蕃臣妾。秦王喜。百官陪位。陛戟數百。見燕使者。案意林引作陛戟見荊軻。文選劉賦注、太平御覽人事部引，皆與今本同。軻奉於期首。武陽奉地圖。案意林引作軻奉樊於期首柙，并地圖以次進。鐘鼓並發。案鼓，本作聲，从文選江文通別賦注、太平御覽人事部引改。羣臣皆呼萬歲。武陽大恐。兩足不能相過。面如死灰色。秦王怪之。軻顧武陽。前謝曰。北蕃蠻夷之鄙人。未見天子。案今本作軻見請曰，此北鄙小子，希覲天顏，从意林引改。願陛下少假借之。使得畢事於前。案今本作願大王少假，令得畢辭，从意林引改。秦王曰。軻起督亢圖進之。案今本作秦王謂軻曰，取圖來進，从意林引改。秦王發圖。案四字，从意林引補。圖窮而匕首出。軻左手把秦王袖。右手椹其胸。案藝文類聚布帛部引椹作揕，兩手字，从意林北堂書鈔衣冠部引補。數之曰。足下負燕日久。貪暴海內。不知厭足。於期無罪。而夷其族。軻將

案下疑脫爲字。海內報讎。今燕王母病。與軻促期。從吾計則生。案則，本作即，又重一生字，从意林引改。不從則死。秦王曰。今日之事。從子計耳。乞聽琴聲而死。召姬人鼓琴。琴聲曰。案今本無琴字，从意林、史記刺客列傳正義引補，太平御覽兵部樂部、羣書部引，皆與今本同。羅縠單衣。可掣而絕。案掣，北堂書鈔衣冠部、太平御覽兵部引作裂。八尺屏風。可超而越。鹿盧之劍。案意林引作轆轤。可負而拔。軻不解音。案解本作曉，从意林引改。秦王從琴聲。負劍拔之。案今本作秦王從琴聲負劍，無下四字，从意林引改。於是奮袖。超屏風而走。案今本上四字作掣之絕，屏風下有負劍二字，从史記刺客列傳正義、太平御覽兵部引改。此段史記刺客列傳不載。軻拔匕首擿之。案擿，本作摘，文選盧子諒覽古詩注引作擿，太平御覽兵部引作擲。決秦王耳。入銅柱。火出。然秦王還斷軻兩手。軻因倚柱而笑。箕踞而罵。案今本作罵，从意林引補。曰。吾坐輕易。爲豎子所欺。燕國之不報。我事之不立哉。案意林引作爲豎子所欺，事不濟也，太平御覽

用部引，右案結盟置高漸離於幃中擊筑，今本無，疑此下尚有闕文。

吳保安傳

牛肅撰

吳保安傳

吳保安。字永固。河北人。任遂州方義尉。其鄉人郭仲翔。即元振從姪也。仲翔有才學。元振將成其名宦。會南蠻作亂。以李蒙爲姚州都督。帥師討焉。蒙臨行辭元振。元振乃見仲翔謂蒙曰。弟之孤子。未有名宦。子姑將行。如破賊立功。某在政事。當接引之。俾其縻薄俸也。蒙諾之。仲翔頗有幹用。乃以爲判官。委之軍事。至蜀。保安寓書於仲翔曰。幸共鄉里。籍甚風猷。雖曠不展拜。而心常慕仰。吾子國相猶子。幕府碩才。果以良能而受委寄。李將軍秉文兼武。受命專征。親綰大兵。將平小寇。以將軍英勇。兼足下才賢。師之克殄。功在旦夕。保安幼而嗜學。長而專經。才乏兼人。官從一尉。僻在劍外。地迴蠻陬。鄉國數千。關河阻隔。況此官已滿。後任難期。以保安之不才。厄選曹之格限。更思微祿。豈有望焉。將歸老丘園。轉死溝壑。側聞吾子急人之憂。不遺鄉曲之情。忽垂特達之眷。使保安得執鞭弭以奉周旋。錄及細微。薄沾功效。承茲凱入。得預末班。是吾子丘山之恩。即保安銘鏤之日。非敢望也。願爲圖之。幸照其款誠而寬其造次。專策駑蹇以望招攜。仲翔得書。深感之。即言於李將軍。召爲管記。未至而蠻賊轉逼。李將軍至姚州與戰。破之。乘勝深入。蠻覆而敗之。李身死軍沒。仲翔爲虜。蠻夷利漢財物。其沒落者。皆通音耗。令其家贖之。人三十匹。保安既至姚州。適值軍沒。遲留未返。而仲翔於蠻中間關致書於保安曰。永固無恙。頃辱書未報。值大軍已發。深入賊庭。果逢撓敗。李公戰沒。吾爲囚俘。假息偷生。天涯地角。顧身世已矣。念鄉國窅然。才謝鍾儀。居然受

縶。身非箕子。且見爲奴。海畔牧羊。有類於蘇武。宮中射鴈。寧期於李陵。吾自陷蠻夷。備嘗艱苦。肌膚毀剔。血淚滂沱。生人至艱。吾身盡受。以中華世族。爲絕域窮囚。日居月諸。暑退寒襲。思老親於舊國。望松檟於先塋。忽忽發狂。腷臆流慟。不知涕之無從。行路見吾。猶爲傷愍。吾與永固。雖未披款。而鄉里先達。風味相親。想睹光儀。不離夢寐。昨蒙枉問。承間便言。李公素知足下才名。則請爲管記。大軍去遠。足下來遲。乃足下自後於戎行。非僕遐遺於鄉曲也。足下門傳餘慶。天祚積善。果事期不入。而身名並全。何若早事麾下。同參幕府。則絕城之人。與僕何異。吾今在厄。力屈計窮。而蠻俗沒留。許親族往贖。以吾國相之姪。不同衆人。乃苦相邀。求絹千匹。此信通聞。仍索百縑。願足下早附白書。報吾伯父。宜以時到。得贖吾還。使亡魂復歸。死骨更肉。惟望足下耳。今日之事。請不辭勞。若吾伯父已去廟堂。難可諮啓。即願足下親脫石父。解夷吾之驂。往贖華元。類宋人之事。濟物之道。古人猶難。以足下道義素高。名節特著。故有斯請而不生疑。若足下不見哀矜。猥同流俗。則僕生爲俘囚之竪。死則蠻夷之鬼耳。更何望哉。已矣吳君。無落吾事。保安得書。甚傷之。時元振已卒。保安乃爲報。許贖仲翔。仍傾其家。得絹二百匹。因往巂州。十年不歸。經營財物。前後得絹七百匹。數猶未至。保安素貧窶。妻子又在遂州。貪贖仲翔。遂與家絕。每於人有得。雖尺布升粟。皆漸積之。後妻子飢寒。不能自立。其妻乃率弱子。駕一驢。自往瀘南求保安所在。於途中糧盡。猶去姚州數百里。其妻計無所出。因哭於路左。哀感行人。時姚州都督楊安居。乘驛赴郡。見保安妻哭。異而訪之。妻曰。妾夫遂州方義尉吳保安。以友人沒蕃。丐而往贖。因住姚州。棄妾母子。十年不通音問。妾今貧苦。往尋保安。糧乏路長。是以悲哭。安居大奇之。謂曰。吾前至驛。當候夫人。濟其所乏。既至驛。安居賜保安妻錢數千。

給乘。令進安居馳至郡。先求保安。見之。執其手升堂。謂保安曰。吾常讀古人書。見古人行事。不謂今日親親於公。何分意情深。妻子寘淺。捐棄家室。求贖友朋。而至是乎。我見公妻來。思公道義。乃心勤佇。願見顏色。吾今初到。無物助公。且於庫中假官絹四百匹。濟公此用。待友人到後。吾方徐爲填還。保安喜。取其絹。令蠻中通信者持往。向二百日而仲翔至姚州。形狀憔悴。殆非人也。方與保安相識。語相泣也。安居曾事郭尚書。則爲仲翔洗沐。賜衣裝。引與同坐。宴樂之。安居重保安行事。甚寵之。於是令仲翔攝治下尉。仲翔久於蠻中。知其款曲。使人於蠻洞市女口十人。皆有姿色。既至。因辭安居歸北。且以蠻口贈之。安居不受。曰。吾非市井之人。豈待報耶。欽吳生分義。故因人成事耳。公有親老在北。且充甘膽之資。仲翔謝曰。鄙身得還。公之恩也。微命得全。公之賜也。翔雖瞑目。敢忘大造。但此蠻口。因爲公求來。公今見辭。翔以死請。安居難違。乃見其小女曰。公既頻繁有言。不敢違公雅意。此女最小。常所鍾愛。今爲此女受公一小口耳。因辭其九人。而保安亦爲安居厚遇。大獲資糧而去。仲翔到家。辭親十五年矣。卻至京。以功授蔚州錄事參軍。則迎歲到官。兩歲。又以優授代州戶曹參軍。秩滿內憂。終喪。因行服墓次。乃曰。吾賴吳公見贖。故能拜職養親。今親殁服除。可以行吾志矣。乃行求保安。而保安自方義尉選授眉州彭山丞。仲翔遂至蜀訪之。保安秩滿。不能歸。與其妻皆卒於彼。權窆寺內。仲翔聞之。哭甚哀。因製縗麻。環經加杖。自蜀郡徒跣。哭不絕聲。遂至彭山。設祭酹畢。乃出其骨。每節皆墨記之。（墨記骨節。書其次第。恐葬斂時有失也。）盛於練囊。又出其妻骨。亦墨記

吁於竹帛．而徒跣親負之．行數千里．至魏郡．保安有一子．仲翔愛之如弟．盡以家財二十萬．厚葬保安．仍刻石頌美．親廬墓側．行服三年．既而爲嵐州長史．又加朝散大夫．攜保安子之官．爲娶妻．恩養甚至．仲翔德保安不已．天寶十二載．詣闕讓朱紱及官於保安之子．以報．時人甚高之．初、仲翔之沒也．賜蠻酋爲奴、其主愛之．飲食與之等．經歲．仲翔思北．因逃歸．追而得之．轉賣與南洞．洞主嚴惡．得仲翔．苦役之．鞭笞甚至．仲翔棄而走．又被逐得．更賣南洞中．其洞號菩薩蠻．仲翔居中經歲．困厄復走．蠻又追得之．復賣他洞．洞主得仲翔．怒曰．奴好走．難禁止耶．乃取兩板各長數尺．令仲翔立於板．以釘自足背釘之．釘達於木．每役使常帶二木行．夜則納地檻中．親自鎖閉．仲翔二足經數年．瘡方愈．木鎖地檻．如此七年．仲翔初不堪其憂．保安之使人往贖也．初得仲翔之首主．展轉爲取之．故仲翔得歸焉．

崑崙奴傳

撰人不詳

唐大曆中有崔生者其父爲顯僚與蓋天之勳臣一品者熟生是時爲千牛其父使往省一品疾生少年容貌如玉性禀孤介舉止安詳發言清雅一品命妓軸簾召生入室生拜傳父命一品忻然愛慕命坐與語時三妓人艷皆絕代居前以金甌貯緋桃而擘之沃以甘酪而進一品遂命衣紅綃妓者擎一甌與生食生少年赧妓輩終不食一品命紅綃妓以匙而進之生不得已而食妓哂之遂告辭而去一品曰郎君閒暇必須一相訪無閒老夫也命紅綃送出院時生回顧妓立三指又反掌者三然後指胸前小鏡子云記取餘更無言生歸達一品意返學院神迷意奪語減容沮怳然凝思日不暇食但吟詩曰悞到蓬山頂上遊明璫玉女動星眸朱扉半掩深宮月應照瓊芝雪艷愁左右莫能究其意時家中有崑崙磨勒顧瞻郎君曰心中有何事如此抱恨不已何不報老奴生曰汝輩何知而問我衿懷閒事磨勒曰但言當爲郎君釋解遠近必能成之生駭其言異遂具告知磨勒曰此小事耳何不早言之而自苦耶生又白其隱語勒曰有何難會立三指者一品宅中有十院歌姬此乃第三院耳反掌三者數十五指以應十五日之數胸前小鏡子十五夜月圓如鏡令郎君來耳生大喜不自勝謂勒曰何計而能達我鬱結耶磨勒笑曰後夜乃十五夜請深青絹兩疋爲郎君製束身之衣一品宅有猛犬守歌妓院門外常人不得輒入入必噬殺之其警如神其猛如虎卽曹孟海州之犬也世間非老奴不能斃此犬耳今夕當爲郎君撾殺之遂宴犒以酒肉至三更攜鍊椎而往食頃而回曰犬已斃訖固無障塞耳是夜三更與生衣青衣遂負而逾十重垣乃入歌妓院內止第三門繡戶不扃金釭微明惟聞妓長嘆而坐若有所伺翠鬟初墜紅臉纔舒幽恨方深殊愁轉結但吟詩曰深谷鶯啼恨院香偸來花下解珠

璫碧雲飄斷音書絕空倚玉簫愁鳳凰侍衛皆寢隣近闃然生遂掀簾而入姬默然良久躍下榻執生手曰知郎君頴悟必能默識所以手語耳又不知郎君有何神術而至此生具告磨勒之謀負荷而至姬曰磨勒何在曰簾外耳遂召入以金甌酌酒而飲之姬白生曰某家本居朔方主人擁旄逼爲姬僕不能自死尚且偸生臉雖鉛華心頗鬱結縱玉箸舉饌金鑪泛渠雲屏而每近綺羅繡被而常眠珠翠皆非所願如在桎梏賢爪牙既有神術何妨爲脫狴牢所願既伸雖死不悔請爲僕隸願侍光容又不知郎君高意如何生愀然不語磨勒曰娘子既堅確如是此亦小事耳姬甚喜磨勒請先爲姬負其囊橐粧奩如此三復焉然後曰恐遲明遂負生與姬而飛出峻垣十餘重一品家之守禦無有警者遂歸學院而匿之及旦一品家方覺又見犬已斃一品大駭曰我家門垣從來邃密扃鐍甚嚴勢似飛騰寂無形跡此必是一大俠矣無更聲聞徒爲患禍耳姬隱崔生家二歲因花時駕小車而遊曲江爲一品家人潛誌認遂白一品一品異之召崔生而詰之事懼而不敢隱遂細言端由皆因奴

磨勒負荷而去一品曰是姬大罪過但郎君驅使踰年即不能問是非某須為天下人除害命甲士五十人嚴持兵仗圍崔生院使擒磨勒磨勒遂持匕首飛出高垣瞥若翅翎疾同鷹隼攢矢如雨莫能中之頃刻之間不知所向然崔家大驚愕後一品悔懼每夕多以家童持劍戟自衛如此周歲方止十餘年崔家有人見磨勒賣藥於洛陽市容髮如舊耳

崑崙奴傳終

虎口餘生記

邊大綬撰

序

凡人生窮通得失莫不有一定之數之理而況生死之際乎達者灼見其然故見利而不動見害而不怵忠孝節義之事往往置生死於度外而卒能出險就夷常有出於意想所不及亦若有天默相之者秦之暴也若蜂蠆之毒子房為韓報仇擊始皇博浪沙中大索天下十日不得是豈子房有奇謀異計能匿跡天下之外哉天鑒其為韓之忠即在始皇副車之側而不覺也明季三百年不用兵革闖賊一亡命乘閒竊發撥關隴上游之勢不踰年而中州陸沈乘輿淪陷幾一天下此與暴秦何異誰敢攖其鋒而扼其吭予以興闖人晉長白邊年翁出餘生錄見示其宰米脂也掘賊祖墓付之灰燼一片報國之誠眞有發於至性而不暇計及利害者使王氣盡洩闖即授首豈不千古快事奈何天未厭亂猶然橫行長驅迫至踉蹌西走一敗不支洩氣之說驗矣獨束身坐待入彼牢籠與子房之索而不得勢更迫禍彌深雖然賊自爲難以求磔戮不知億萬計而必不能以忠孝自許者紓其夙憤天也然則始皇望金陵有王氣發人夫鑿斷其脈未為無見而卒以亡豈非行暴者不能久存而忠孝者冥冥必佑理固然哉甲午初冬年家弟黃自起書于晉陽公署

癸未余在京師縉紳先生爭談有米脂令者掘闖賊祖父之墓聚其骨而灰之時心奇其事不知為何許人也甲午有晉關之役見太原守邊長白先生所刻餘生錄盡即令米脂者也其說曰賊祖海父守忠葬於本縣之三峯若山勢環抱林木鬱葱若佳城者訊之故老云穴中有黑碗一枚塚穿碗見骨黑如墨額生白毛六七寸許又下一塚生榆一株粗如臂能蔭不可犯衆斧之檢斷塞開骨節綠如銅青亦生黃毛數寸又有白蛇長一尺二寸頭角嶄然盤旋若不勝狀其蛇與碗俱存焉先生之智奇之功大矣夫賊以亡命罪至通天糜我疆土逼我君后謁四方之師武臣力不能一矢相遺海水搴飛白日豊晦從風流毒有不忍言先生獨能出奇計殲孽逆之鬼制死賊之命壬癸天下唯長白一人而已甲申五月初一日于滄州予舉義發喪獲偽印十八顆斬賊臣頭放祭先君后之靈誓不與賊俱生終以未食闖肉為憾向使即不生於楚而生於米脂不為官而為米脂之民荷鋤瞻君馬首轘海之屍而飲守忠之頭不猶念于為人臣而罔知報讐雪恥者乎向使長白重身家計利害或知而不為為之未必有濟將若之何雖然皆天也非人也闖不生天下不亂闖不死天下不平長白不令米脂闖脈不絕鬼神不助長白國仇不復然則洩先明十四帝之憤開我

朝億萬年之運者亦唯長白一人而已天下之知長白功者或寡矣于是序其事以告為曲突徙薪之謀者許

溪弟程正揆拜識

嘗聞史至文文山起兵勤王為敵所獲不覺怵然曰危乎哉危乎哉厥後海外逃歸流離困苦艱辛萬狀迄今讀其惶恐零丁恨極千古等語猶令人潸然淚下也萬死一生莫不以為亘古以來未之前聞及閱我父母餘生錄其險危更倍之何異世而同符也讀至出關欲寘搖手處呼吸存亡人人為我父母危然以為不必危也更無甚危也何也甯邑素稱瘠自壬申變屠戮幾盡後更加之以奇災異荒重之以兵火焚刦逃者逃死者死白骨枕藉村落皆墟其餘未逃未死者骨髓已枯皮骨僅存氣息奄然難保旦夕是不啻入虎口且已幾嚥之矣我父母下車剔弊振衰與衰疏滯以可手之經綸沛心上之甘露凡所以休養百姓者無所不至故幾月來殘喘之餘漸有起色是甯民今日得以稍甦旦夕者皆我父母一人之生有以生之也天留一人之生以生一邑且將以生一邑者生天下當日雖入虎口又何必為之危也況我父母非百里才胸藏數萬甲兵行見削平禍亂勘定屆績鼎一世而奠安之盡蒼生而霖雨之然更於文文山外取堂阜脫囚事上獻之以為我父母頌旹

順治乙酉歲三月上旬治生路坦然謹頓首拜撰

塘報稿

陝西延安府米脂縣爲塘報事職自正月初二日奉制
臺諭扎隨喚貢士艾詔面諭機宜許訪李成去訖至初
八日艾詔回縣云自榆林尋得李成來見職隨喚進後
堂詢問稱言伊係闖賊里人曾爲賊祖葬墳因識其基
所賊祖李海父守忠係本縣雙泉都二甲人問賊名李
自成幼曾爲僧俗名黃來僧爲姬氏牧羊奴自崇禎三
年西川賊不沾泥作亂流入賊營不知下落至崇禎九
年賊領人馬千餘來縣城外自通姓名回家祭祖號稱
闖將人始知其姓氏今年月已深不記其祖葬處當日
葬時開土是三窑穴內有黑碗一箇因塡其二穴用一
穴安葬仍以黑碗點燈置墓內今但伐有黑碗者卽賊
祖也職隨喚練總黑光正堡長官王道正率領箭手三
十名鄉夫六十名卽刻起身入山一晝夜行二百里始
到其地名三峯子住宿是爲初九日夜下大雪深二尺
餘山路陡滑馬不能進職下馬步行五六里至其山鳥
道崎嶇久絕人踪旋開道攀緣而上又一里許見窑舍
十餘處墻垣尚存卽闖賊庄村再過一山則其墓也四
面山勢環抱氣槩雄奇林木叢雜不下千餘大小墓二
十三座伐五六塚其骨皆血色油潤不似遠年枯朽然
皆無黑碗踪跡天晚難以下山遂坐賊舊窑中向火至
天明再掘數塚而黑碗見卽李海也其骨黑如墨頭額
生白毛六七寸許其左側稍下一塚是李守忠墓頂上
長榆樹一株其粗如臂根枝四圍籠罩用斧砍斷其墓
始開中間盤白蛇一條長一尺二寸頭角嶄然揚起三
寸高向日張口復盤臥隨取裝入黑光正順帶中伐其
骨骸凡骨節間皆綠如銅青生黃毛五六寸許其餘骨

骸有毛者七八塚盡數伐掘聚火燒化大小林木千餘
株悉行砍伐斷其山脈賊墓已破王氣已洩賊勢自敗
其黑碗白蛇呈驗軍門訖理合塘報崇禎十五年正月
十四日塘報

陝西總督軍門汪喬年手札

詳來諭足見門下報國熱腸第須盤訪的確莫使波及
無辜庶天理順而人功亦易成也他日滅賊當以門下
之功爲首此復

汪制臺再札

來札知闖墓已伐可以制賊死命他日成功定首敘以
酬草莽

虎口餘生記

余自壬午春伐賊塚來人洶洶謂必招禍不測余諭之
曰如賊果倘怨余一身當之定不爾累衆皆疑信不一
而艾朝棟高映元馮起龍等實爲賊之姻黨聞賊行牌
至西安有四月十九日起馬入秦之語遂羣謀俟賊到
時執余暨艾詔黑光正等獻賊逆謀既敗有擄余欲申
聞撫臺而其巡捕常自遲與高映元內親恐其損援中
阻遂密稟張按臺不意黨人在按臺門墻委爲先容竟
致沈閣值新按臺至爲余同鄉金公逆黨陰不自安其
謀去余會部咨甄別賢否撫臺列余薦剡按臺又欲會
題墮城堡薦羣人益惴惴懼值十六年大計伊探訪余
官評稱最其恨愈深遂揑造罪款極力傾陷然終以司
冊無過未能大害止蒙降處報到之日米人老幼泣嗟
痛余之去而余舉家慰快謂得脫苦海且遠仇讐也撫
按皆諭晋候題照舊管事余力辭解任出疆之日不能
爲行李時長兒順爲山西澤州守因赴澤是爲歲之七
月初旬至十月六日而闖賊破潼關旋聞陷西安州縣
皆望風投獻晋中震驚余十一月自澤歸里燃指遍歲
賊烽已遍晋而東會眞定叛卒殺撫臺迎賊因關失守
三路犯神京遠邇震恐父兄親戚咸爲余憂勸遁跡以
避余慨然曰一身可隱其如八口何卽妻孥可捐嫡母
何賴萬一蒙難吾何以見先人于地下也況同堂手足
一公族衆寧忍全一己之生貽多人之害乎吾原爲朝
廷滅賊計今日爲社稷死有餘榮矣何以避爲遂違衆
意三月廿一日驚傳都城已破萬乘殉國余聞之北向
慟哭再拜成服杜門謝客以聽天命越四月廿八日聞
人言嘖嘖道賊犯山海敗潰西走余聚親契諸生謝銘

石等密謀欲與義師邀賊以雪國恥擬次月朔舉義旗
而次日賊之緹騎到矣先數騎進城持令箭詭言覓公
館實以覘余之居處也余窺知有變立街頭待之頃有
衙役二人傳僞令曹懷玉票執余余挺身往見即付賊
使白姓吳姓者云萬歲取你做官無恐也余隨之行入
堂弟大任宅老幼驚避賊坐索飲食無應者不勝怒肆
行砍毀搜掠執一僕爲之供應僞官又遣人來供奉並
絆余不使離寸步內外不通一信傍午余長兄來視余
始知母妻家口盡下獄一門兄弟俱被執則澤守兄暨
堂弟廩生大顯大任大猷姪銘瑨銘琦從弟諸生大防
大中大謨大訓叔知縣維隆維明族叔諸生有道武舉
有謨壽倉闔邑父老討保長兄始得來一面余聞之五
內如割相對不交一言即與兄永訣矣謝生銘石來探
余耳語曰聞賊已敗大兵且至兄放心行毋爲賊屈我
將謀有以脫兄者余頷之初一日執余西行衆爲備一
騾衛僮僕散逃覓一市徒相隨邑人觀者塞巷皆爲噓
唏余忻然就道是日至肅寧二日至安平三日至無極
此日大雨賊衆悉披雨具余露身淋漓行三十餘里次
日至眞定入城喧傳爲萬歲駕將至賊衆衣紅者滿街謂
老府兵見余咸揶揄曰是伐墓人耶帶余見僞帥馬入
其二門一賊衣藍紗者云是旗鼓詢伐墳始末入後堂
眞僞帥訖傳言且出遂同吳旗牌至其家宿至次日初
五日甫出即有賊來傳馬老爺上南門發兵候駕至便
起行吳姓者遂帶余往見至街頭則云老爺上西門矣
復至西城上吳姓者先到指余曰出城見賊兵自北而
南塵土蔽天然皆老幼參差狼狽伶仃十賊中夾帶婦
女三四輩全無紀律余見之不勝忿懣如此鼠輩而所

向無堅城致萬乘屈沈眞可痛哭流涕也恨余被執不
能殺賊見其滅亡耳立數刻吳姓復同一任姓者押余
入城至督府前候一二時僞帥不返候傳曰萬歲至矣
不進城在關帝廟喫中火即行二賊又帶余出城至廟
外此時隨余縣役四人止存一王姓者餘暨跟驢人俱
亡矣余自分見闖賊決無生理遂以後事囑王役託其
傳語家人我死于國難無恨也須臾聞掌號賊衆起身
去僞帥傳諭帶余西行是日至獲鹿之上安次日出固
關值闖賊方殺人死者委積云關下百姓以塞井故又
將賊卒之不帶弓箭者盡砍斷左手血肉淋漓慘不可
言是時押余者三人任姓者夜逃偕縣役王姓逍去遣
下一馬余乘之同吳陳二賊出關見闖賊下馬陳賊欲
冀知吳賊搖手而過使是時一言余粉齏矣初七日過
平定州西賊中傳言大兵追至核桃園已抵關下調後
營人馬回防關二賊復押余回住平定東關外候示下
至初十日傍晚始傳止調精兵其背重先行此時闖賊
已先上太原吳賊同一賊僮押余馬步其八九十夜行
一宿天明至壽陽南關搜米覓水炊飯食訖喂馬未飽
余伺而臥吳賊出少時其賊僮來催余曰起起牽馬行
至南街路西一小門呼余入則吳賊在其內命余拴馬
卽行李伊入室仰臥酣睡其僮亦上樓臥余亦假寐許
久不醒聞馬臥余呵之不起出鞭之凡再三賊堅臥弗
見余遂出門北行迎一賊衣黃者問汝尋得水否余詭
曰前頭無水余復北尋耳疾趨至舊店入門見三賊方
束裝詢余曰汝已行何復返余應曰來取水具耳進其
後房院有一角門外卽壽陽城下河中無水余跳下循
城北行復上東岸踰牆入空房內四顧不可蔽復踰垣

由北走遇二鄉民持挺詰搶營者詢余何來余詭云亦
搜物者舍之而南余北走不百步許聞後面喊聲意追
者至停步伺之則四五傖父各執鎗棒圍余曰汝從賊
來耶余應曰我逃難耳索財物余曰赤身財于何藏盡
上下衣與之換破衣二件僅蔽體遂東北行時日方午
慮爲賊所跡潛身山畔土窖中比至晚賊騎來者六七
次皆未獲見月出甚高余始敢出穴不辯東西視月所
向攀緣上下經墟墓澗澤中燐火熒焰殊非人境至曉
遂行路者問所向余曰逃難同鄉問爲何許人余詭曰
保定諸生爲賊所掠其人憐之指從此東北有方山寺
可以棲身余謝之行凡三十餘里遂投僧寮住六日始
東行僧衆各贈余錢數十作路費由山僻小徑詢路而
行飢則匄食晚宿山廟凡經由土寇之叢數處余已作
乞匄形無阻撓者但聞固關娘子關俱賊兵把守不敢
過遇荷貰者三人識小路隨之入流黃口萬山險絕猿
猱所經林木蔽天日遇陡絕處頂踵相磨上天入淵凡
數十折始反陸渡井陘大河六七道涉滹沱念余西過
時自分不返茲復生還不勝感愴遂眞定與余同行者
二人分路向新樂余循舊路而東至肅寧折而北至西
柳村問路鄉人詢姓氏知族弟皇在其外父王宅傳語
來見相對悽其留余宿更余匄服黎明聞炮聲震天乃
土賊爲亂閻鄉戒嚴傍午始息借余一蹇僕送至王家
庄胡宅爲妹丈太學生永清其尊人舊河南太守龍江
公暨其長公劍原在門見余來驚喜交集相持唏噓入
見二妹不勝慟悼次日遣人報信至縣老母前二僕來
接傍晚到縣途逆猛雨冒行抵舍親戚族衆慰勞者塞
戶謂老母悲慟欲絕眞再生相見猶疑夢寐也是爲五

月廿九日計被執時正滿一月憶余先曾祈關聖籤有
道須重見一陽後始可求神望佛持之語余至是定爲
五月五日闖賊至自分必死幸賊勢迫促未見至壽陽
而逃則重見一陽之說也先一日宿山中朦朧之際耳
中聞先大人聲曰兒苦中又苦我傷而又傷衛第見佛
聖現化即生矣隨見有圓光大如初出日金光烱爍內
有佛菩薩騎獅象而過皆有鬚髯不類素常所見像須
臾光散其清如鏡正照余身而覺天明至壽陽遂獲脫
難順治元年仲秋既望再來人邊大綬識於長安僧舍

虎口餘生記

虎口餘生記跋

此記作者邊大綬明史卷二六二有傳不再贅按元明以來劇曲多取材於古代故事以及唐代傳奇近人頗有專書述其源流世所執知不煩贅述惟此記出後不久即已爲人演爲劇曲世所少知特爲揭明按辭海鐵冠閣條清初遺民外史演此記爲劇曲或名虎口餘生或名鐵冠圖撰劉廷璣在園雜志卷三頁二十一（遼海叢書本）則遺民外史當即爲曹寅別號雜志云長白自述其事曰虎口餘生而曹銀臺子淸寅演爲塡詞五十餘齣悉載明季北京之變及鼎革顚末極其詳備一以壯本朝兵威之盛一以感明末文武之忠義一以暴闖賊行事之酷虐一以假從僞諸臣之卑汚游戲處皆示勸懲以長白爲始終仍名曰虎口餘生將闖排場淸奇佳麗亦大手筆也按劉廷璣與曹寅同時所述自屬可靠又蕭爽齡永憲錄亦述及曹寅演虎口餘生爲劇曲惟皆不及又名鐵冠圖耳辭源鐵冠圖條又引曲考謂鐵冠圖又名表忠記爲曹子淸所撰云羲同文跋於德國博宏市

餘生錄

張茂滋述

雲間張茂滋泣血哀述

辛卯九月二日先祖畢志滃城城破被屠滋獲免則自是日以後皆餘生也於是志不忘述餘生錄

先祖諱肯堂別號鯢淵乙丑進士授知濬縣考選御史升大理寺丞崇禎壬午巡撫八閩甲申正月不幸先君即世官蔭滋同中軍汝君應元扶柩歸是年有三月十九之變乙酉浙閩兵起復同汝君間道省覲滋年十二齡耳及抵閩而先祖已退師海島滋時稚弱不知退師意但聞家人私語云與某當事某計議不合滋又不知計議云何特以今日視某某所為俱若此則昔者計議得失與成敗反觀當不必滋述也丙戌奉命抵滃與舊部將建藩者圖事未幾閩讚即橫劍欲自刎滋正愕駭聞汝君至齋語良久不聞聲最後慨然曰吾大臣奈何只一死又曰張氏止一孫耳彷彿聞汝君曰事在元昱日輒聞汝君赴洛伽披剃去嗣後祖在滃凡六年搆一亭顏曰雪交嘗自外習歸仰首貯目左指及帶汞寬頓足太息或獨居自語起繞行又或作長行赤歲封固屬使者何處得報又切齒怒旋歎息焚之滋時從塾問安見以為怪竊與宋師子猶言師曰孺子其志之而祖欲某事云云不行用某人云云不行應某人則某人誅賞某人云云不行滋時不知某事某人云何今時則知某事某人矣怪時集庶祖母燕語必曰一旦有事吾惟死爾汝其自為計咸應曰公志死我輩能先已而滃城蘇蛻蝗伏互自强弱以至有辛卯九月二日嗚呼竟至辛卯九月二日也滋尙忍述哉是日也轟雷裂地黑雲壓城投牒降者破門遁者聚耳謀如何得生者紛紛先祖坐雪交亭整冠服引筆賦辭呼滋前指雪交額曰此吾止水也但為國大臣以只一死自恨爾不可死留張氏嗣即出帛挂中梁梁壓方動忽報蘇兆人已縊廡下兆人字寅侯祖門人蓋共約此一日者已久也祖復拂冠往視且呼曰少待我忽迴步而廡祖母方氏周氏姜氏畢氏滋母沈孺人及妹茂漪已爭先裂帛懸次第祖南向叩首就中梁帛嗚呼滋至此尙忍述哉僕腰錐赴井絕脰隨死者二十七人滋時前扳祖裾退牽母袖天地俱失非復人世雖祖命勿死而滋實不欲生尺帛已結為中軍林志燦及弟林桂遽抱挾行離門數武輒吩聞不知如何失燦等但見燦背濺血淌滋身墮葬港茭菰中謂死矣顧自念於此死不如死祖與母旁浮起上見為卒所持謂死矣又自念於此死不如死祖與母旁乃卒取臂鐲去鐲者母向命滋佩兆置初未省母何意也及織主者無所得則盡褫上下衣衣繫還不可得解又不

知如何解矣卒又至赤體謂必死乃反君憐滋者曰爾能荷我戮乎擲一敝袁蔽體使隨行曰行不可門門則我且無戮爾則死今與爾踰城城高丈者三又自念死於此不如死祖與母旁竟不知如何墜無恙且荷戮涉濠手南郊聞奔殺甚鬨卒復逮還濠旁草中蔣至道塋覩卒指覩後曰伏此吾繼汝滋時不知卒意何厚今乃省此卒為南人所云綠旗營者袁受侮八旗護故護滋也覩中屯卒何逐逃民若兔至更餘方寢同伏者二人謀共遁皆縮捷踰牆走滋及半牆瓦硌然驚墜卒覺起大索忽巨貓從檐來縱身下瓦隨之聲亦硌然卒曰貓耳遂不復索再起踰牆伏行數里遙見江影向之同伏者尙隔數步曰此東江浦速涉或得生時夕汐方漲浪高岸闊又自念此非濠比涉則死然不涉亦死矣死於此不如死祖與母旁忽有大竹自上流來遂扶以濟荒草漸高不知何嶺荊棘挾人如萬叉千鐵流血被趾乃俯向敝體敝袁足履袁上既復拾袁投袁以交縮進比下山東方明矣為初三日也入小庵庵僧慰滋以粥飯似在手粥亦非粥僧云去謝浦不遠願踰至故交張遺白家握手夢來此身何在念祖及母魂魄莫問為孫為子逆遁偷生苟有人心何以朝夕數日傳兵入雪交亭見冠服燦發顏色如生各驚仆不致近再日傳大帥追踪迹洛伽有僧名無凡者出長揖問訊曰某張閣部舊帥也閣事為僧六年於茲向與閣部有約知閣部必死請葬閣部尸大帥怒曰若固應死乃欲葬若主乎命裸縛之加以刃色不動曰某丈夫不求苟生但從葬畢引頸何怒為大帥顧同座驚歎異之謂

曰若能知若主必死若主果一門自縊子已令單申毋亂其尸今容若往葬葬矣滋慟曰此必汝君應元也哀哉滋爲孫子不能而汝君胥死能之滋何復生爲且漸聞里中有搜捕遺孽者因辭張遜自曰滋固宜隨祖與母死厯則反累君遂出見參軍喬喬憐之廿八日督師檄滋赴鞫至營船閉水竇中微縫數尺雨端二人坐臥相一同繫者號仇不已則仰接牛炙方繫見其吻間倘注鮮血色也次日同繫者利下創臥爲厠滋欲一起坐則曲項不得彼起又擧項就之如是者三日抵定關迴望雲交波濤渺隔矣時淫雨久道上馬矢淨泥沒至骭與二三囚徒歷譎五六所皆云孫子無罪然亦未可遽釋也經七日垢穢塗附面無人色自念必委頓困辱死又何如死祖與母旁十月初旬械禁甯波獄獄卒規例得十千免土窖再十千免夜柙二百錢得草數束錢有纔得負日鬻下捫襟自摩一赴鞫必以錢親屬一接見必以錢一傳飲食必以錢否則出入推擠摧挫之不與通親屬飲食俯攫搶奪之滋背貌下土窖容深溢二丈許廣三丈許昏黑無天光捫地土極溼潤得似管似薪似朽木瓢者藉以坐坐久覺有似蚓似蛇蟠者蠕動冷逼膣夜更臥柙中柙似床而窄臥時命舒兩臂加板板有規如莽厥之半當肘上領下則如盂之半當頸上兩足亦然規處漬膚不知爲誰血誰汗五體壓爲尸但胸腹吸吸然而已頸下一木圓如門牡能往來欲挽因刑去之甚且以石綴其齧頸遂下垂不更次氣盡無待溼紙鼠盈尺碎爭噬口頰上目不敢張柙中蝨稷稷及眦睫間間絕者久之餘柝聲斷見卒至疏柙知天明竹筐懸殘潘雜紅白不知何來數日復有就窖者云羅姓各以背相炙褥泣淚同墳偶日光從瓦隙下射如卵乃見昨所藉似管似薪似朽木瓢者俱枯骸髑髏也復自念死此必矣何如死祖與母旁忽而卒傳呼張公子滋怪卒何忽公子稱雞出窖見一面黃而齒有微缺者一修面微鬚而面有麻點者云陸姓周明字此則子弟春明也滋茫然周明曰自兵至滃徧詢死難諸公首得觀淵先生昨道中値有跛者乞食云欲致獄中怪問之知先生有孫在此因賂卒一問滋泣曰此僕人孫繼也因思窖中懸筐爲孫繼來春明曰今後務焮惟我餉遂出楂餉滋箸未列四旁鳩形者奔集手爪賊漆攫攖頃搏頃刻無遺殘粒下地弱者猶俯拾相爭春明曰似此非任之出獄不可而府幕高公以閩囚至見問所由則罹葬道故公乃先祖令濟時首拔士也卽欲獻推解嚴伤獄卒去強橫者自是免窖與柙且知飲食而宋師子猶借僕人孫繼咸得見焉十一月初旬傳有僧乞門滋曰必無凡也門啟不識滋矣識滋聲抱持痛絕無凡曰初謂子解會城也往返數四以至於今滋曰師今居何曰自請葬後督師疑子居海外移置天童矣子形容爾爾安可久居此滋因與言春明意且言滋宜隨祖與母死安可復以此累人翼日聞春明請之當事不得再日間無凡請之當事不得以合山衆請之不得以身代禁亦不得春明又合董次公年伯祖萬履安董天鑑北都鄭伯閣諸先生合請之迄終不得於是無凡市豚蹄斗酒人祀獄神因一醉卒輩爲長縈計春明入殺然曰此足不履公庭久矣今不得出子天下何復可爲者次日無凡入額手曰幸也閩中劉孝廉來訪當事春明以子告彼悵悵詢厥祖有惠政子閩況殉國死是子責也卽齎袂入官署而春明直以四十餘口爲質當事始色動命祭春明左右鄰左右鄰環曰陸某係故官大理寺正卿子居城隅月湖西有門第田業素謹厚誦讀與兄弟子姪皆諸生是質當事始頷之役且至矣已而役以滋赴聽事前當事者怒目呼春明曰吾知子有家今以滋與子子無以家爲試滋遂得脫獄至春明家湖西宅宅雨弄雪爲十二月十一日云嗟夫自九月初至茲凡百日身靜悲生心駭痛定言及先人五內欲裂一夜悼傷而疾作矣昏憒中皆礮石摧城聲金戈鐵騎斬殺聲火崩屋聲祖與母與庶祖母與妹執帛欲收呼滋嗁別聲燦桂等與衆難民濺血裂肉聲忽而在葵荻泥坎時忽而墜城下如千丈時涉濠欲沒時牆瓦驚卒起索入東江浦汐漲貓與竹俱來至時入窖見蛇虺吐火燭斑長丈咋舌且昂首鼠忽化爲虎猙獰張尾撲及柙板獄卒皆絳髮藍頰露雨牙揮巨挺索錢時已忽報令下驅赴市見帛旗拂拂髻上倒子爲舉白刄如絲尙自念滋死此何如死祖與母旁如是者兩月春明醫卜並馳家人無一眠者躬自炊爨烹藥火燎袖已半不知也壬辰二月初乃能杖起嗟嗟使非春明諸公力拯出獄則此疾鮮不爲窖中似管似薪似朽木瓢者矣高樓眠啖日復一日餘生萬幸更復何求況庭園橑莽已輸官籍登高望遠無家可歸但以祖骨在瀫燐飛淺土是用追切夕不能朝十一月十五日無凡詣之協鎮張公公曰彼祖自死耳孺子

曷幸竟使歸可耳遂以身任如春明得當事亢鳴呼滋今特伺匄貸負祖骨歸葬先塋杯棬七黍一慟而絕庶不負隱忍苟全及今期歲特思辛卯九月二日以來初當死於投繯而林中軍免之繼當死於居城而負戮卒免之次當死於道隆觀而以貓墮瓦免次當死於東江浦而以浮竹免最後必死於獄於病而以春明昆季苦心與諸公奇策免今謂當羈栖客死而以協鎮張公豈弟且得歸夫豈皇天后土憐先人苦志特留此不孝微軀爲歸葬計耶抑末俗義風猶喪借茲一人之顛沛流離以彰明諸仁人君子耶雖諸仁人君子積德耳鳴不求聞達滋又安得不以被之五內者播之四方爲此忉怛哀號稽首陳述若夫先祖辛洊之政洊人能言之卽於府幕高公見其一端按閩撫閩之政閩人能言之卽於孝廉劉公亦見一端滋不勝述亦不必述也謹述絕命詞詞曰慮名廿載著入閒晚節空勞學圃閒漫賦歸來慚靖節聊存正氣續文山君恩未報徒殘齒臣道無虧在克艱寄語千秋青史筆衣冠二字莫輕刪

跋

鯢淵先生殉難闔門二十七人同盡獨公冢孫茂滋以遺命保宗祀逃出道隆觀中行至中途仍被俘囚於鄞獄鄞之義士陸宇燝董守諭董德偁百計出之未能得公之故將汝應元故客宋龍輔之亦未得大名人蕭伯閒閩人劉鳳翥皆公瞀所取士適俱在鄞共爲言於當事乃免茂滋既出而病僑於陸氏觀日堂中幾死病中著餘生錄且萬言其述俘囚中之困阨令人不能卒讀文境固奡亦筆力足以達之時尚未冠乃知茂滋眞奇才也病愈蛟川義士苑兆芝送之歸華亭應元爲經紀其家乃未幾而茂滋卒蘭摧玉折皐陶不祀可哀也已初茂滋著蒙難紀言其文係駢體請正於先賢公以爲弗佳乃改撰此錄今予家尚有茂滋手書餘生錄稱及蒙難紀言原本每一展閱輒爲泫然鄞全祖望

余幼時讀雙韭先生文始知張茂滋有餘生錄未得見也董子孟如爲余言是編尚存馳書其友寫副見畀亟爲刻之孟如又言續耆舊集錄其文與是本小異今附箸之

於是志不忘（作於是遂以志不忘云）顱肖（作臚臂）南人所云（作所謂）倘隔數步（作倘阻沙步）歷識五六所（識下有月字）齒有微缺（作齒徵缺）借僕人（作借僕）居何（作何居）合山眾（山下有行字）九月初（初下有二字）言及（作言念）堅遠（作堅涉）歸葬（作歸剩）客死（作客土）苦志（作矢志）閱達（作稽書）

張忠穆公一門殉國茂滋殉後遺文亦不傳聚在京師見忠穆手札三十三通皆知濬縣時與士民書書中自言譔有保黎錄一書諸家記載未及雙韭譔神道碑錄公寓生居記余復見　國初諸老筆記中述公撫閩時禁邪教示諭詩則僅見錄中絕命詞及雙韭碑側記所述和黃介子獄中作而已手札眞蹟今歸吳縣潘尚書家光緒辛巳正月之謙記

漢武帝別國洞冥記

郭憲撰

漢武帝別國洞冥記序

東漢光祿大夫郭　憲

憲家世述道書推求先聖往賢之所撰集不可窮盡千室不能藏萬乘不能載猶有漏逸或言浮誕非政教所同經文史官記事故略而不取蓋偏國殊方並不在錄愚謂古曩餘事不可得而棄況漢武帝明俊特異之主東方朔因滑稽浮誕以匡諫洞心於道教使冥迹之奧昭然顯著今籍舊史之所不載者聊以聞見撰洞冥記四卷成一家之書庶明博君子該而異焉武帝以欲窮神仙之事故絕域遐方貢其珍異奇物及道術之人故於漢世盛於羣主也故編次之云爾

別國洞冥記第一

漢　郭憲　撰

明　吳琯　校

漢武帝未誕之時景帝夢一赤彘從雲中直下入崇蘭閣帝覺而坐於閣上果見赤氣如烟霧來蔽戶牖望上有丹霞蓊鬱而起乃改崇蘭閣為猗蘭殿後王夫人誕武帝於此殿有青雀羣飛於霸城門乃改為青雀門乃更修飾刻木為綺橑雀去因名青綺門

東方朔字曼倩父張夷字少平妻田氏女夷年二百歲顏如童子朔生三日而田氏死時景帝三年也鄰母拾而養之年三歲天下祕讖一覽闇誦於口常指撝天下空中獨語鄰母忽失朔累月方歸母笞之後復去經年乃歸母忽見大驚曰汝行經年一歸何以慰我耶朔曰兒至紫泥海有紫水汚衣仍過虞淵湔浣朝發中返何云經年乎母問之汝悉是何處行朔曰兒湔衣竟暫息都崇堂王公飴之以丹霞漿兒食之太飽悶幾死乃飲玄天黃露半合即醒既而還路遇一蒼虎息於路傍兒騎虎還打捶過痛虎嚙兒腳傷母悲嗟乃裂青布裳裹之朔復去家萬里見一枯樹脫布挂於樹布化為龍因名其地為布龍澤朔以元封中遊濛鴻之澤忽見王母采桑於白海之濱俄有黃翁指阿母以告朔曰昔為吾妻託形為太白之精今汝此星精也吾卻食吞氣已九千餘歲目中瞳子色皆青光能見幽隱之物三千歲一反骨洗髓二千歲一刻骨伐毛自吾生已三洗髓五伐毛矣

建元二年帝起騰光臺以望四遠於臺上撞碧玉之鍾挂懸黎之磬吹霜條之篪唱來雲依日之曲方朔再拜於帝前曰臣東遊萬林之野獲九色鳳雛浮源丹瀨之水赤色西過洞壑得滄淵虹子靜海遊珠洞壑在虞淵西虹泉池在五柞宮北中有追雲舟起風舟侍仙舟含煙舟或以沙棠為櫂槐或以木蘭文柘為櫓棹又起五層臺於月下

釣影山去鄗河三萬里有雲氣望之如山影丹雀生於影中葉浮水上有紫河萬里深十丈中有寒荷霜下方香盛有降靈壇養靈池分光殿五間奔雷室七間望蟾閣十二丈上有金鏡廣四尺元封中有祇國獻此鏡照見魑魅不獲隱形

都夷香如棗核食一片則歷月不飢以粒如粟米許投水中俄而滿大盂也

甘泉宮南昆明池中有靈波殿七間皆以桂為柱風來自香帝既耽於靈怪常得丹豹之髓白鳳之膏磨青錫為屑以蘇油和之照於神壇夜暴雨光不滅有霜蛾如蜂赴火侍者舉麟鬚拂拂之

元光中帝起壽靈壇壇上列植垂龍之木似青梧高十丈有朱露色如丹汁灑其葉地皆成珠其枝似龍之倒垂亦曰珍枝樹此壇高八丈帝使董謁乘雲霞之輦以昇壇至夜三更聞野雞鳴忽如曙西王母駕玄鸞歌春歸樂謁乃聞王母歌聲而不見其形歌聲遶梁三帀乃止壇傍草樹枝葉或翻或動歌之感也四面列種軟棗條如青桂風至自拂堦上遊塵

董謁字仲玄武都郁邑人也少好學嘗遊山澤負挾圖書患其繁重家貧拾樹葉以代書簡言其易卷懷也編荊為牀聚鳥獸毛以寢其上

波祇國亦名波弋國獻神精香草亦名荃蘼一名春蕪一根百條其間如竹節柔軟其皮如絲可為布所謂春蕪布亦名香荃布堅密如紈冰也握一片滿室皆香婦人帶之彌月芬馥

翁韓國獻飛骸獸狀如鹿青色以寒青之絲為繩繫之及死帝惜之而不瘞挂於苑門皮毛皆爛朽惟骨色猶青時人咸知其神異更以繩繫其足往視之唯

見所繫處存而頭尾及骨皆飛去
日露池西有靈池方四百步有連錢荇浮根菱倒枝藻連錢荇荇如錢文浮根菱根出水上葉沉波下實細薄皮甘香葉半青半白霜降彌美因名青氷菱也倒枝藻者枝橫倒水中長九尺餘如結網有野鴨秋鳧及鷗鷺來翔水上入此草中皆不得出如繒網也亦名水網藻中有轉羽舫凌龍舫凌波舫帝嘗遊宴於此

別國洞冥記第一

別國洞冥記第二

漢　郭憲　撰
明　吳琯　校

元鼎元年起招仙閣於甘泉宮西編翠羽麟毫爲簾青瑠璃爲扇懸黎火齊爲床其上懸浮金輕玉之磬浮金者色如金自浮於水上輕玉者其質貞明而輕有霞光繡有藻龍繡有連烟繡有走龍錦有雲鳳錦雜鴻錦閣上燒荃蘼香屑燒粟許其氣三月不絕進嵎嵰細棗出嵎嵰山山臨碧海上萬年一實如今之軟棗咋之有膏膏可燃燈西王母握以獻帝燃芳苡燈光色紫有白鳳黑龍犀足來戲於閣邊有青鳥赤頭道路而下以迎神女神女留玉釵以贈帝帝以賜趙婕妤至昭帝元鳳中宮人猶見此釵黃諃欲之明日示之旣發匣有白燕飛昇天後宮人學作此釵因名玉燕釵言吉祥也

元鼎五年郅支國貢馬肝石百斤常以水銀養之內玉櫃中金泥封其上國人長四尺惟餌此石而已半青半白如今之馬肝舂碎以和九轉之丹服之彌年不饑渴也以之拂髮白者皆黑帝坐羣臣於甘泉殿有髮白者以石拂之應手皆黑是時公卿語曰不用作方伯惟須馬肝石此石酷烈不和丹砂不可近髮

帝寢靈莊殿召東方朔於青綺窗不隔綈紈重幕問朔曰漢承庚運火德以何精瑞爲祥應朔跪而對曰臣常過昊明之墟是長安東過扶桑七萬里有及雲山山頂有井雲起井中若土德王黃雲出火德王赤雲出水德王黑雲出金德王白雲出木德王青雲出此皆應瑞德也帝曰善

元封中起方山像招諸靈異召東方朔言其秘奧乃燒天下異香有沉光香精祇香明庭香金磾香塗魂香外國所貢青檀之燈青檀木有膏如淳漆削置器中以蠟和之塗布燃照數里

起神明臺上有九天道金牀象席虎珀鎮雜玉爲簟帝坐良久設甜水之水以備洪濯酌瑤琨碧酒炮青豹之脯果則有塗陰紫梨琳國碧李仙根與食之

吠勒國貢文犀四頭狀如水兕角表有光因名明犀置暗中有光影亦曰影犀織以爲簟如錦綺之文此國去長安九千里在日南人長七尺被髮至踵乘犀象之車乘象入海底取寶宿於鮫人之舍得淚珠則鮫所泣之珠也亦曰泣珠甜水去虞淵八十里有甜溪水味如蜜東方朔遊此水得數斛以獻帝投水於井井水常甜而寒洗沐則肌理柔滑

瑤琨去玉門九萬里有碧草如麥割之以釀酒則味如醇酎飲一合三旬不醒但飲甜水隨飲而醒

塗山之背梨大如升或云斗紫色千年一花亦曰紫輕梨

琳國去長安九千里生玉葉李色如碧玉數十年一熟味酸昔韓終常餌此李因名韓終李

元封三年大秦國貢花蹄牛其色駁高六尺尾環繞其身角端有肉蹄如蓮花善走多力帝使輦銅石以起望仙宮跡在石上皆如花形故陽關之外花牛津府得異石長十丈高三丈立於望仙宮因名龍鍾石武帝末此石自陷入地唯尾出土上今人謂龍尾墩也

帝好微行於長安城西夜見一螭遊於路董謁曰昔桀媚末喜於膝上以金簪貫玉螭腹爲戲今螭腹餘金簪穿痕安非此耶日白龍魚鱗網者食之帝曰試我也

元封四年脩彌國獻駁騾高十尺毛色赤斑皆有日月之象帝以金埏爲鏁絆以寶器盛芻以飼之

元封五年勒畢國貢細鳥以方尺之玉籠盛數百頭

形如大蠅狀似鸚鵡聲聞數里之間如黃鵠之音也國人常以此鳥候時亦名曰候日蟲帝置之於宮內旬日而飛盡帝惜求之不復得明年見細鳥集帷幕或入衣袖因名蟬官內嬪妃皆悅之有鳥集其衣者輒蒙愛幸至武帝末稍稍自死人猶愛其皮服其皮者多為丈夫所媚

勒畢國人長三寸有翼善言語戲笑因名善語國常羣飛往日下自曝身熱乃歸飲丹露為漿丹露者日初出有露汁如珠也

太初二年東方朔從西那汗國歸得聲風木十枝獻帝長九尺大如指此木臨因桓之水則禹貢所謂因桓是也其源出甜波樹上有紫燕黃鵠集其間實如油麻風吹枝如玉聲因以為名帝以枝遍賜尊臣臣有凶者枝則汗臣有死者枝則折昔老聃在於周世年七百歲枝竟未汗偓佺生於堯時年三千歲枝竟未一折帝乃以枝問朔朔曰臣已見此枝三過枯死而復生豈汗折而已哉里語曰年未半枝不汗此木五千年一濕萬歲不枯

太初三年起甘泉望風臺臺上得白珠如花一枝帝以錦蓋覆之如照月矣因名照月珠以賜董偃盛以琉璃之筐

太初四年東方朔從支提國來國人長三丈二尺三手三足各三指多力善走國內小山能移之有泗泉飲能盡結海苔為衣其戲笑取犀象相投擲為樂

東方朔遊吉雲之地得神馬一疋高九尺帝問朔是何獸也朔曰昔西王母乘靈光輦以適東王公之舍稅此馬遊於芝田乃食芝田之草東王公怒弃馬于清津天岸臣至王公之壇因騎馬返繞日三匝然入漢關關猶未掩臣於馬上睡不覺而至帝曰其名云何對曰因疾為名步景朔當乘之時如駑蹇之驢耳

東方朔曰臣有吉雲草十種種於九景山東二千歲一花明年應生臣走請刈之得以秣馬馬終不飢也朔曰臣至東極過吉雲之澤多生此草移於九景之山全不如吉雲之地帝曰何謂吉雲朔曰其國俗之雲氣占吉凶若樂事則滿室雲起五色照人著於草樹皆成五色露珠甚甘帝曰吉雲露可得乎朔乃東走至夕而返得玄露青露盛青琉璃各受五合跪以獻帝遍賜羣臣羣臣得嘗者老者皆少疾者皆愈凡五官嘗露董謁李充孟岐郭瓊黃安也

李充馮翊人也自言三百歲荷草畚負五岳真圖而至帝禮待之亦號負圖先生也

孟岐河清之逸人也年可七百歲語及周初事了然如目前岐侍周公昇壇上岐以手摩成王足周公以玉笏與之岐嘗寶執每以衣袂拂拭笏厚七分今銳斷恒切桂葉食之聞帝好仙披草蓋而來謁帝焉

郭瓊東郡人也形貌醜劣而意度過人曾宿人家輒乞薪自照讀書晝眠眼不閉行地無迹帝聞其異徵焉

黃安代郡人也為代郡卒自云卑猥不獲處人間執鞭懷荊而讀書畫地以記數者夕地成池矣時人謂黃安年可八十餘視如童子常服朱砂舉體皆赤冬不着裘坐一神龜廣二尺人問子坐此龜幾年矣對曰昔伏羲始造網罟獲此龜以授吾吾坐龜背已平矣此蟲畏日月之光二千歲即一出頭吾坐此龜已見五出頭矣行即負龜以趨世人謂黃安萬歲矣

別國洞冥記第二

別國洞冥記第三

漢　郭憲　撰

明　吳琯　校

天漢二年帝昇蒼龍閣思仙術召諸方士言遠國遐方之事唯東方朔下席操筆跪而進帝曰大夫為朕言乎朔曰臣遊北極至鍾火之山日月所不照有青龍銜燭火以照山之四極亦有園圃池苑皆植異木異草有明莖草夜如金燈折枝為炬照見鬼物之形仙人甯封常服此草於夜暝時轉見腹光通外亦名洞冥草帝令剉此草為泥以塗雲明之館夜坐此館不加燈燭亦名照魅草以藉足履水不沉

有夢草似蒲色紅晝縮入地夜則出亦名懷莫懷其葉則知夢之吉凶立驗也帝思李夫人之容不可得朔乃獻一枝帝懷之夜果夢夫人因改曰懷夢草

有鳳葵草色丹葉長四寸味甘久食令人身輕肌滑赤松子餌之三歲乘黃蛇入水得黃珠一枚色如真金或言是黃蛇之卵故名蛇珠亦名銷疾珠語曰寧失千里駒不失黃蛇珠

有五味草初生味甘花時味酸食之使人不眠名曰却睡草末多國獻此草此國人長四寸織麟毛為布以文石為牀人形雖小而室宇崇曠織鳳毛錦以錦為帷幕也

鳥京國有龍爪薤長九尺色如玉煎之有膏以和紫桂為丸服一粒千歲不饑故語曰薤和膏身生毛

有掌中芥葉如松子取其子置掌中吹之而生一吹長一尺至三尺而止然後可移於地上若不經掌中吹者則不生也食之能空中孤立足不躡地亦名躡空草

帝常見彗星東方朔折指星之木以授帝帝以木指彗星星尋則沒也星出之夜野獸皆鳴別說謂之獸

鳴星

有紫柰大如斗甜如蜜核紫花青研之有汁如漆可染衣其汁着衣不可澣浣亦名闇衣柰

有龍肝瓜長一尺花紅葉素生於氷谷所謂氷谷素葉之瓜仙人瑕丘仲採藥得此瓜食之千歲不渴瓜上恒如霜雪刮嘗如蜜滓及帝封泰山從者皆賜氷谷素葉之瓜帝解鳴鴻之刀以賜朔刀長三尺朔曰此刀黃帝采首山之銅鑄之雄已飛去雌者猶存帝臨崩舉刀以示朔恐人得此刀欲銷之刀於手中化爲鵲赤色飛去雲中

有鵲銜火於清溪之上鵲化成龍

西域獻虎龍高七尺映日看之光如聚炬火有童子遥見有黃鵠白首鼓翅於帝前郎方朔着黃綾單衣頭已斑白漢朝皆異其神化而不測其年矣

善苑國嘗貢一蟹長九尺有百足四螯因名百足蟹煮其殼勝於黃膠亦謂之螯膠勝于鳳喙之膠也

帝常夕望東邊有青雲起俄而見雙白鵠集臺之上倏忽變爲二神女舞於臺握鳳管之簫撫落霞之琴歌青吳春波之曲帝舒闇海玄落之席散明天發日之香香出胥池寒國地有發日樹言日從雲出雲來掩日風吹樹枝拂雲開日光也亦名開日樹樹有汁滴如松脂也

有玄都翠水水中有菱碧色狀如雞飛亦名翔雞菱仙人鳧伯子常遊翠水之涯采菱而食之令骨輕柔身生毛羽也

有遠飛雞夕則還依人曉則絕飛四海朝往夕還常銜桂枝之實歸於南山或落地而生高七八尺衆仙奇愛之到以釀酒名曰桂醪嘗一滴舉體如金色塵通宵銜黃桂之酒祝雞公善養雞得遠飛雞之卵伏之名曰翻明雞如鵠大色紫有翼翼下有目亦日目

羽雞

帝於望鵠臺西起俯月臺臺下穿池廣千尺登臺以眺月影入池中使仙人乘舟弄月影因名影娥池亦曰眺蟾臺酌雲葅酒葅以玄草黑蕨金蒲甜麥果以青櫻龍爪白芋紫莖寒蕨地花氣葛此葛於地下生花入地十丈乃得此葛其根倒出亦名金虎鬚草因名紫鬚葛也

影娥池中有遊月船觸月船鴻毛船遠見船載數百人或以青桂之枝爲櫂或以木蘭之心爲楫練實之竹爲篙紉石脉之爲繩纜也石脉出晡東國細如絲可縋萬斤生石裏破石而後得此脉縈緒如麻紵也名曰石麻亦可爲布也

影娥池中有鷰龜望其羣出岸上如連璧弄於沙岸也故語曰夜未央待龜黃

影娥池北作鳴禽之苑有生金樹破之皮間有屑如金而色青亦名青金樹

有司夜雞隨鼓節而鳴不息從夜至曉一更爲一聲五更爲五聲亦曰五時雞

有喜日鵠至日出時銜翅而舞又名曰舞日鵠

有升蕖鴨赤色每止於芙蕖上不食五穀唯啼葉上垂露因名垂露鴨一名丹毛鳧

有女香樹細枝葉婦人帶之香終年不滅

別國洞冥記第三

別國洞冥記第四

漢　郭憲　撰

明　吳琯　校

武帝末年彌好仙術與東方朔狎暱帝曰朕所好甚者不老其可得乎朔曰臣能使少者不老帝曰服何藥耶朔曰東北有地日之草西南有春生之魚帝曰何以知之朔曰三足烏數下地食此草羲和欲馭以手揜烏目不聽下也長其食此草蓋烏獸食此草則美悶不能動矣帝曰子何以知乎朔曰臣小時掘井陷落地下數十年無所託寄有人引臣欲往此草中隔紅泉不得渡其人以一隻屐與臣臣泛紅泉得至此草之處臣采而食之其國人皆織珠玉爲業邀臣入雲𦈁之幕設玄珉雕枕刻黑玉銅鏤爲日月雲雷之狀亦曰鏤雲枕又薦𩍐毫之白縟以𩍐毫織爲縟也此毫柔而冷常以夏日舒之因名柔毫縟又有水藻之屏臣舉手拭之恐水流濕其席乃其光也

帝所幸宮人名麗娟年十四玉膚柔軟吹氣勝蘭不欲衣纓拂之恐體痕也每歌李延年和之於芝生殿唱迴風之曲庭中花皆翻落置麗娟於明離之帳恐塵垢汙其體也帝常以衣帶縛麗娟之袂閉於重幕之中恐隨風而去也麗娟以琥珀爲佩置衣裾裏不使人知乃言骨節自鳴相與爲神怪也

有丹蝦長十丈鬚長八尺有兩翅其鼻如鋸載紫桂之林以鬚纏身急流以爲栖息之處馬丹嘗折蝦鬚爲杖後弃杖而飛鬚化爲丹亦在海傍

帝昇望月臺時瞑望南端有三青鴨羣飛俄而止於臺上帝悅之至夕鴨宿於臺端日色已暗帝求海肺之膏以爲燈焉取雲瀑布爲纏火光甚微而光色無幽不入青鴨化爲三小童皆着青綺文襦各握鯨文大錢五枚置帝几前身止影動因名輕影錢

元封三年數過國獻能言龜一頭長一尺二寸盛以青玉匣廣一尺九寸匣上豁一孔以通氣東方朔曰唯承桂露以飲之置於通風之臺上欲往卜命朔而問焉言無不中

唯有一女人愛悅於帝名曰巨靈帝傍有青珉唾壺巨靈乍出入其中或戲笑帝前東方朔望見巨靈乃目之巨靈因而飛去望見化成青雀因其飛去帝乃起青雀臺時見青雀來則不見巨靈也

別國洞冥記第四 終

漢武洞冥記四卷

舊本題後漢郭憲撰憲字子橫汝南宋人官至光祿勳事蹟具後漢書方術傳是書隋志止一卷唐志始作四卷文獻通考有拾遺一卷晁公武讀書志引憲自序謂漢武明儁特異之主東方朔因滑稽浮誕以匡諫洞心於道教使冥迹之奧昭然顯著故曰洞冥陳振孫書錄解題云其別錄又於御覽中鈔出則四卷亦非全書別錄當即拾遺也今憲序與拾遺俱已佚惟存此四卷核以諸書所引皆相符合蓋猶舊本考范史載憲初以不臣王莽焚其所賜之衣逃匿海濱後以直諫忤光武帝時有關東觥觥郭子橫之語蓋亦剛正忠直之士徒以潠酒救火一事遂抑之方術之中其事之有無已不可定至於此書所載皆怪誕不根之談未必真出憲手又詞句縟豔亦迥異東京或六朝人依託爲之歟所言影娥池事唐上官儀用以入詩時稱博洽後代文人詞賦引用尤多蓋以字句妍華足供採摭至今不廢良以是耳若其中伏生受尚書於李克一條悠謬支離全乖事實朱彝尊乃採以入經義考則嗜博貪奇有失別擇非著書之體例矣

四庫提要辨證

余嘉錫撰

漢武洞冥記四卷 舊題後漢郭憲撰

是書隋志止一卷。唐志始作四卷。文獻通考有拾遺一卷。考范史載憲初以不臣王莽。至焚其所賜之衣。逃匿海濱。後以直諫忤光武帝。時有關東觥觥郭子橫之語。蓋亦剛正忠直之士。徒以潠酒救火一事。遂抑之方術之中。其書之有無已不可定。至於此書所載。皆怪誕不根之談。未必眞出憲手。又詞句縟艷。亦迥異東京。或六朝人依託爲之。然所言影娥池事。唐上官儀用以入詩。時稱博洽。後代文人詞賦。引用尤多。蓋以字句研華。足供採摭。至今不廢。良以是耳。

嘉錫案。宋晁載之續談助卷一錄洞冥記廿餘條。載之跋云。「張柬之言隨其父在江南。拜父友孫義強李知續二公。言似非子橫所錄。其父乃言後梁尚書蔡天寶與岳陽王啓。稱湘東昔造洞冥記一卷。則洞冥記梁元帝所作。其後上官儀應詔詩中用影娥池。學士時無知者。祭酒彭陽公令狐德棻召柬之等十餘人。問此出何書。柬之對在江南見洞冥記云。漢武穿影娥池於望鶴臺西。於是天下學徒無不繕寫。而尋劉歆（案郭憲後漢人。假令此書果出於憲。安得著錄於劉歆七略。此語殊謬。）阮籍（案籍字誤。當作阮孝緒。）七錄。了無題目。貞觀中。撰文思博要藝文類聚。紫臺丹笥之祕。罔不咸集。亦無採掇。則此書僞起江左。行於永初明矣。昔葛洪造漢武內傳西京雜記。虞義造王子年拾遺錄。（王儉著今逸。見於隋書經籍志。及兩唐書藝文志。此云未知何據。）王儉造漢武故事。並操觚鑿空。恣情迂誕。而學者耽閱以廣聞見。亦各有志。庸何傷乎。案柬之所稱湘東所造洞冥記一卷。而此分爲四。然則此書亦未知定何人所撰也。」據其所考。則此書出於六朝人依託。非郭憲所撰。唐人已言之矣。其所引蔡天寶與岳陽王啓。唐去六朝不遠。必無舛誤。惟蔡天寶。蔡大寶。周書北史均附見蕭詧傳。書爲詧使江陵見元帝。令注所制玄覽賦。岳陽王即詧也。大寶親其耳目所聞見。其言最可徵信。然則此書實梁元帝作也。（見金樓子著書篇七。注云。岳陽王撰。晉陽東宮撰洞冥一卷。及天寶與圖書所時。而所言此必非實矣。然則今之洞冥記。實出梁元帝手。而題名郭憲云。）載之乃以卷數不合爲疑。不知隋志著錄原止一卷。今分爲四者。後人所析耳。元帝金樓子著書篇備載平生著作。無此書之名。則以既託名郭憲。不可復自名以實其僞也。載之字伯宇。宋史藝文志五小說家類有晁氏談助一卷。注云。「不知名。」其續談助五卷。惟明文淵閣書目卷十八有之。注云「二冊。」不載撰人姓名及卷數。四庫全書未收。

四庫提要補正

胡玉縉撰

漢武洞冥記四卷

今憲序及拾遺俱已佚

陸氏藏書志有明嘉靖仿宋本漢武帝別國洞冥記四卷並載憲自序

漢武帝內傳

班固撰
錢熙祚校

四庫全書提要

漢武帝內傳一卷。舊本題漢班固撰。隋志著錄二卷。不註撰人。宋志亦註曰不知作者。此本題曰班固。不知何據。殆後人因漢武故事僞題班固。遂併此書歸之歟。漢書東方朔傳贊。稱好事者取奇言怪語附著之朔。此書乃載朔乘龍上昇。與傳贊自相矛盾。其不出於固。灼然無疑。其文排偶華麗。與王嘉拾遺記。陶宏景眞誥。體格相同。考徐陵玉臺新詠序。有靈飛六甲。高擅玉函之句。實用此傳六甲靈飛十二事。封以白玉函語。則其僞在齊梁以前。又考郭璞遊仙詩。有漢武非仙才句。與傳中王母所云。殆恐非仙才語相合。葛洪神仙傳所載。孔元方告馮遇語。與傳中稱受之者四十年傳一人。無其人。八十年可頓受二人。非其人。謂之泄天道。得其人不傳。是謂蔽天寶云云相合。張華博物志載漢武帝好道。西王母七月七日漏七刻。乘紫雲車來云云。與此傳亦合。今本博物志。雖眞僞相參。不足爲證。而李善註文選洛神賦。已引博物志此語。是信爲張華之原文。其殆魏晉間文士所爲乎。陸德明莊子釋文註大宗師篇。西王母亦引漢武內傳云。西王母與上元夫人降。帝美容貌。神仙人也。事與今本所載同。而文句迥異。或德明櫽括其詞歟。錢曾讀書敏求記曰。漢武內傳一卷。居守居士空居閣校本。（案居守居士、常熟此殆之別號也。）廣記刪去元靈二曲。及十二事篇目。又脫朱鳥窗一段。對過始知此本爲完書。案李商隱詩曰。玉桃偷得憐方朔。金屋修成貯阿嬌。又曰。如何漢殿穿鍼夜。又向窗前覷阿環。皆用朱鳥窗事。知古本當有此一段。李善註文選郭璞遊仙詩。引漢武內傳。西王母侍女歌曰。逐乘萬龍轓。馳騁眄九野二句。正元靈曲中語。知古本當有此二曲。錢曾所云良是。今檢此本。亦無元靈二曲。及朱鳥窗一段。而有十二事之篇目。與曾所說又不同。又玉海引中興書目曰。漢武帝內傳二卷。載西王母事。後有淮南王、公孫卿、稷邱君八事。乃唐遂南元都道士游巖所附。今亦無此八事。蓋明人刪竄之本。非完書矣。

漢武帝內傳

漢班固撰　金山錢熙祚錫之校

孝武皇帝。（○廣記句首有漢字。）景帝子也。未生之時。景帝夢一赤彘從雲中下。直入崇芳閣。景帝覺而坐閣下。果有赤龍如霧。來蔽戶牖。宮內嬪御。望閣上有丹霞蓊蔚而起。霞滅。見赤龍盤迴棟間。景帝召占者姚翁以問之。翁曰。吉祥也。此閣必生命世之人。攘夷狄而獲嘉瑞。爲劉宗盛主也。然亦大妖。景帝使王夫人移居崇芳閣。欲以順姚翁之言也。乃改崇芳閣爲猗蘭殿。旬餘。景帝夢神女捧日以授王夫人。夫人吞之。十四月而生武帝。景帝曰。吾夢赤氣化爲赤龍。占者以爲吉。可名之吉。至三歲。景帝抱於膝上。撫念之。知其心藏洞徹。試問兒樂爲天子否。對曰。由天不由兒。願每日居宮垣。在陛下前戲弄。亦不敢逸豫。以失子道。景帝聞而愕然。加敬而訓之。他日。復抱置几前。試問兒悅習何書。爲朕言之。乃誦伏羲以來羣聖所錄陰陽診候。及龍圖龜策數萬言。無一字遺落。至七歲。聖徹過人。景帝令改名徹。及即位。（○自景帝子也至此。藏本脫去。依廣記補。）好長生之術。（○廣記好神仙之道。）常祭名山大澤。（○廣記常祠所名山大川五嶽。按五嶽即名山也。今依藏本。）以求神仙。元封元年正月（○三字依廣記補。）甲子祭（○廣記登字。）嵩山。起神（○廣記道。）宮。帝齋七日。祠訖乃還。至四月戊辰。帝夜閑居承華殿。東方朔、董仲舒侍。（○廣記侍作在側。）忽見一女子。著青衣。美麗非常。帝愕然問之。女對曰。我墉宮玉女王子登也。向爲王母所使。從崑山來。（○崑山。崑崙山也。○廣記改崑山爲崑崙山。而刪注。）語帝曰。聞子輕四海之祿。（○藏本尊。依廣記改。）尋道求生。降帝王之位。而屢禱山嶽。勤

哉。有似可教者也。從今百日清齋。不閑人事。（不治也）至七月七日。王母暫來也。帝下席跪諾。言訖。玉（○此字依廣記補）女忽然不知所在。帝問東方朔。此何人。朔曰。是西王母紫蘭室（○廣記宮）玉女。常傳使命。往來榑桑。出入靈州。交關常陽。傳言元都。阿母昔以出配北燭仙人。近又召還。使領命祿。真靈官也。帝於是登延靈之臺。盛齋存道。其四方之事。權委於冢宰焉。至七月七日。乃修除宮掖之內。設座殿上。（○廣記作大殿上）以紫羅薦地。燔百和之香。張雲錦之幃。（○廣記幃）然九光之燈。設（○廣記列）玉門之棗。酌（○此字依廣記補）蒲萄之酒。（○廣記醴）躬監肴物。（○廣記宮監香果）為天官之饌。帝乃盛服。立於階下。（○廣記階）勑端門之內。不得妄有窺者。（○廣記闚）內外寂謐。（謐。靜也）以俟（○廣記侯）雲駕。至二唱之後。（○廣記作二更也。而刪注）忽天（○廣記見）西南如白雲起。鬱然直來。逕（○此字依廣記改）趨宮庭間。須臾轉近。聞（○五字依廣記補）雲中有簫鼓之聲。人馬之響。復半食頃。王母至也。縣投殿前。有似鳥集。或駕龍虎。或乘（音乘）獅子。或御白虎。（○廣記無此二句）或騎白麐。（音麐）或控白鶴。或乘軒（○寫本科。依廣記改）車。或乘天馬。（○此句依廣記補）群仙數萬。（○廣記千）光耀庭宇。既至。從官不復知（○此字依廣記補）所在。唯見王母乘紫雲之輦。駕九色斑龍。別有五十天仙。側近鸞輿。皆身長一丈。（○廣記皆長丈餘）同執綵毛之節。佩（○此字依廣記補）金剛靈璽。戴天真之冠。（○寫本無天真二字。依廣記補正。無之字）咸住殿前。（○廣記下）王母唯扶二侍女上殿。年可十六七。服青綾之袿。（古分切。上服也）容眸流眄。（莫見切。斜視也。作眄非）神姿清發。真美人也。王母上殿東向坐。著黃錦（○廣記金）袷襡。（上夾。下蜀。短襦也）文采鮮明。光儀淑穆。帶靈飛大綬。腰（○廣記有佩字。乃後人增也。發文云。腰佩分景之劍。）分頭（○廣記景）之劍。頭上大華結。（上華。下髻）戴太真晨嬰之冠。履元璚鳳文之舄。（音昔）（○大字本映作暎。○案光映二句。廣記亦無之。未知所本。）眡之可年卅許。脩短得中。天姿掩藹。容（○寫本作谷。依廣記改）顏絕世。真靈人也。下車登牀。帝拜跪。（○二字廣記倒）問寒溫。（○廣記暄）畢。立如也。（○此二字廣記無）因呼帝共坐。帝南面向王母。母自設膳。膳精非常。（○廣記自設）（○廣記天廚。精妙非常）豐珍之肴。（○廣記上果）芳華百果。（○廣記味）紫芝萎蕤。（葳蕤）紛若填樏。（上音力。下音累）清香之酒。非地上所有。香（○寫本甘。依廣記改）氣殊絕。帝不能名也。又命侍女更（○廣記有字）索桃。（○廣記有果字）須臾以盤（○盤。廣記作玉盤。二字依廣記改。作柈）盛仙（○廣記有）桃七枚。（○廣記下同）大如鴨子。（○廣記卵）形圓。（○此字依廣記補）色青。以呈王母。母以四枚與帝。自食三桃。桃之甘美。口有盈味。帝食輒錄核。（錄。收也。○廣記改而刪注）母曰。何謂。（○廣記作母問帝）帝曰。欲種之耳。母曰。此桃三千歲（○廣記年）一生實耳。中夏地薄。種之不生如何。帝乃止。於坐上酒觴數遍。（○廣記遍）王母乃命侍女王子登彈八琅之璈。又命侍女董雙成吹雲和之笙。又命侍女石公子擊昆庭之鐘。又命侍女許飛瓊鼓震靈（○類聚作靈虛）之簧。侍女阮凌華拊五靈之石。（拊。循也。石知鳴球之類也）侍女范成君擊洞庭（○廣記作湘陰）之磬。侍女段安香作九天之鈞。於是眾聲澈朗。靈音駭空。又命侍女安法嬰歌元靈之曲。其詞曰。大象雖寥廓。我把天地戶。披雲沉靈輿。倏忽適下土。空洞成元音。至靈不容冶。太真噓中唱。始知風塵苦。頤神三田中。納精六闕下。遂乘萬龍輴。（○寫本作輴。依文選遊仙詩注改）馳騁四九野。

二曲曰。元圃遏北臺。五城煥嵯峨。啓彼無涯津。汎此織女河。仰上升絳庭。下遊月窟阿。顧眄八落外。指招九雲遐。忽已不覺勞。豈寤少與多。撫璈命眾女。詠發感中和。妙暢自然樂。為此元雲歌。（○依上文作元靈）韶盡至韶存。真音辭無邪。

歌畢。帝乃下地叩頭自陳曰。徹（武帝自稱名）受質不才。沉淪流俗。承禪先業。遂羈世累。政事多闕。兆民不和。風

雨失節。五穀無實。德澤不建。寇盜四海。黔首勞斃。戶口減半。當非其主。積怨邱山。然少好道。仰慕靈仙。未能棄臘委榮。棲跡山林。思絕塵俗。罔知攸向。且捨世尋真。靈啓無師。歲月見及。恒慮奄忽。不圖天顏頓集。今日下臣有幸。得瞻上聖。是臣宿命合得度世。願垂哀憐。賜諸不悟。得以奉承切己之教。王母曰。女（音汝。後同）能賤榮樂卑。耽虛味道。自復佳耳。然女情恣體欲。淫亂過甚。殺伐非法。奢侈其性。恣則裂身之車。淫為破年之斧。殺則響對。奢則心爛。欲則神隕。聚穢命斷。以子蕞（在會切）爾之身。而宅滅形之殘。盈尺之材。攻以百仞之害。欲此（此字疑衍）解脫三尸。全身永久。難可得也。有似無翅之鷃。願鼓翼天池。朝生之蟲。而樂春秋者哉。若能蕩此眾亂。撥穢易韻。保神炁於絳府。閉淫宮而開悟。靜奢侈於寂室。愛眾生而不危。守慈儉被思。平靈咏。務施惠和。練惜精氣。棄御淫體。命宜速遊。女行若斯之事。將豈無彷彿也。如其不爾。無為抱石而濟長津矣。帝跪受聖戒。請事斯語。養生之要。既聞之矣。然體非玉石。而無主於攸。悉非四時。而常生於內。或常承御出入。呼吸中適。和液得術。形神康韜。然既隨宜則魂魄不滯。若使理合其分。然（以延切。炎也）其適。則形可不枯。宅可不廢。昔受道書。具以臚栗之矣。遂不獲真驗。求為真益。使精神疲於往來。津液勞於出入。歲減其始。月虧其昔。形亦漸凋。神亦磨落。是徹不得所奉。於口訣開闡。塞於明竟爾。不審服御可以永久者。吐納可以延年者。乞賜長生之術。惜於行尸之身。若蒙聖語。於即日臣伏聽既天之教矣。王母曰。昔先師元始天王。時及開居。登於蘂宮之臺。侍者天皇榑桑大帝君。及九真諸王。十方眾神仙官。愛延弟子丹房之內。說元微之言。因慨我何為而欲紫長存矣。吾因避席叩頭。請問長生之術。天王發見道以要言。辭深旨幽。覽天人之元。觀上帝之奇祕。女今日願聞之乎。帝跪曰。徹小醜賤生。枯骨之餘。敢以不肖之軀。而慕龍鳳之年。欲以朝花之質。希晦朔之期。躋樂遙流。莫知以濟。塗路堅塞。所要無啟。常恐一旦死於徵仰之難。取笑於世俗之夫。豈圖今日遭遇光會。一覩聖姿。而精神飛揚。恍惚大夢。如以涉世千年。救護死歸之日。乞願垂哀許。賜徹元元。王母曰。將告女要言。我昔聞天王曰。夫欲長生者。宜先取諸身。但堅守三一。保爾旅族。金璞火草。廣山黃本。丹城玉漿。夜山火玉。逮及鳳林鳴醅。（音酷）西瑤瓊酒。中華紫蜜。北陵綠阜。太上之藥。風實雲子。玉津金漿。月精萬壽。碧海琅菜。蓬萊文醃。瀏河七棗。酌山高柳。北采玄都之綺華。仰漱靈山之朱蜜。夜河天骨。昆吾漆沫。空洞靈瓜。四劫一實。宜陵麟膠。炎山夜日。東掇扶桑之丹椹。俯采長河之文藻。素虬童子。九色鳳腦。太真虹芝。（音芝）天漢巨草。南宮火棗。西鄉扶老。三梁龍華。生子大道。有得食之。後天而老。此太上之所服。非中仙之所保。其次藥有八光太和。斑龍黑胎。文虎白沫。出於西邱。七元飛節。九孔連珠。螺蛭玉酒。元圃瓊腴。鍾山白膠。玉屋青蔽。閬風石髓。黑河珊瑚。蒙山白鳳之肺。靈邱蒼鸞之血。東英朱栗。九節交結。太微嘉禾。瓊華腦實。流淵鯨眼。赤河絳蠖。北汲太元之酪。中握二儀之脈。雲漬翠艾。昆邱神雀。廣夜草流。淵青狄。真陵甯精。元都平蓋。左食神元。右閭玄淵。上補闔闢之金精。下摘圓邱之紫奈。綠水滋蛤。八陵赤羅。萬歲一生。流光九隊。有得食之。後天而逝。此天帝之所服。非（○此字依廣記補）下仙之所逮。其次藥有九丹金液。紫華紅英。太清九轉。五雲之漿。元霜絳雪。騰躍三黃。東瀛白香。炎洲飛生。八石千芝。威僖九光。西流石膽。東滄青錢。高邱餘糧。積石瓊田。太虛還丹。金兆金醇。長光綠草。雲

畫飛、千子,得服之,白日升天,此飛仙之所服,地仙之所見也。其下藥有松柏之脂、山薑、沈精、菊草、澤瀉、枸杞、伏苓、昌蒲、門冬、巨勝、黃精、靈飛、赤版、桃膠、朱英、椒麻、紫斷、菱穀、黃連,如此下藥,略舉其端,草類繁多,名有數千,子得服之,可以延年,雖不長享無期,上升青天,亦能身生光澤,還髮童顏,役使群鬼,得爲地仙。靈且錄此,有階漸尋遠勝也。是以天官遠妙,靈藥別品,靈無奇挺,眞仙有域,今不可謂呼吸六氣,安在一身,濃溉三官,近出阿庭,淺薄其術,乘而不爲,其大難者也。夫呼吸御精,保明神炁,是以精不脫則永久,炁常存則不死。既得其和,其壽不已,又復不用藥物之煩,不營索之劬勞者也。百姓日用,故上品謂之自然者矣。但不得遊乎十天,飛我八外,自得縱身於四城之內,亦駐策衆靈焉。夫如欲脩之,○廣記身・先○廣記營・營其氣,太上○廣記仙・眞經所謂行益易之道,益者益精,易者易形,能益能易,名上仙籍,不益不易,不離死厄。行益易者,謂常思靈寶也。靈者神也,寶者精也。子但愛精握固,閉氣吞液,氣化○廣記有爲字・下三句同・血,血化精,精化液,○廣記精化爲神,神化爲液,比藏本多一句・液化骨,行之不倦,神精充溢,爲之一年易氣,二年易血,三年易脈,○廣記脈作精・四年易宍,宍音肉・○廣記宍作髓・五年易髓,六年易筋,七年易骨,○廣記筋骨二字互易・八年易髮,九年易形,形易則變化,○藏本變化易形・依廣記改・變化則道成,道成則位爲仙人。吐納六氣,口中甘香,欲食靈芝,存得其味,微息揖吞,從心所適,氣者水也,無所不成,至柔之物,通致神精矣。此元始天王○廣記王有在字・丹房之中所說微言,○藏本微言所說・依廣記乙轉・今敕侍笈玉女李慶孫,書出○廣記出作錄之二字・以相付,子善錄而修○藏本脩・依廣記改・焉。於是王母言粗畢,○廣記粗作既・嘯命靈官,使駕龍嚴車欲去,帝下席○二字依廣記補・叩頭,請留殷勤,王母乃止。王母乃遣侍女郭密香與上元夫人相聞,云王

九光母敬謝,但不相見四千餘年,○廣記有矣字・天事勞我,致以愆面。劉徹好道,適來視之,見徹了了,○藏本無見字・依廣記補・似可成進,然形慢神穢,腦血淫漏,五藏不淳,關胃彭勃,骨無津液,浮反外內,○廣記脈浮反升・宍多精少,瞳子不夷,三尸狡亂,元白失時,○廣記有雖當二字・語之○廣記有以字・至道,殆恐非仙才。○廣記有也字・吾久在人間,實爲○藏本爲・依廣記改・臭濁。然時復可遊,望以寫細○廣記思・念,庶○廣記客・來對,悒悒不樂。夫人肯○廣記可・暫來否?若能屈駕,當停相須。帝不知上元夫人何神人也。又見侍女下殿,俄○藏本俄・依廣記改・失所在,須臾郭侍女返,上元夫人又遣○廣記有一字・侍女答○藏本有相字・依廣記刪・問,云阿環再拜,上問起居,遠隔絳河,擾以官事,遂替顏色,近五千年,仰戀光潤,情係○藏本係・依廣記改・無念,密香至,奉信承降侍,劉徹處,聞命之際,登當顛倒,○廣記命駕・先被大帝君敕,○藏本有使字・依類說刪・詣元洲校定天元,正爾暫往,○藏本往・依類說改・如是當還,還便束帶,須臾○廣記顧暫・少留,帝因問上元夫人由,○廣記帝因問王母・不審上元何眞也・王母曰:是三天眞皇之母,○藏本及廣記無此四字・俗刻本有之・存以俟考・上元之官,統領十方玉女之名錄者也。當二時許,○此句廣記作俄而二字・類說作時頃二字・蓋約其文・上元夫人至,來時亦聞雲中簫鼓之聲,既至,從官文武千餘人,皆是○廣記無二字・女子,年同○廣記皆・十八九許,形容明逸,多服青衣,光彩耀日,眞靈官也。夫人年○此字依廣記補・可廿餘,天姿精曜,○廣記精耀・靈眸絕朗,服赤霜○廣記青霜・之袍,雲彩亂色,非錦非繡,不可名字,頭作三角髻,餘髮散垂之至腰,戴九靈○廣記雲・夜光之冠,曳○廣記・六出火玉之珮,垂鳳文琳華之綬,腰流黃揮精之劍,上殿向王母拜,王母坐而止之,呼同坐,北向,夫人設廚,廚之○廣記亦・精珍與王母所設者相似,王母勅帝曰:此眞元之母,尊貴之神,女當起拜。帝拜,○此字依廣記補・問寒溫,還坐。夫人笑曰:五濁之人,耽湎榮利,嗜

味淫色,固其常也。且徹以天子之貴,其亂目者倍於常人焉,而復於華麗之墟,拔嗜慾之根,○此句藏本作拔根二字・依廣記改補・願無爲之事,良有志也。○廣記矣・王母曰:所謂有心哉。上元夫人謂帝曰:女好道乎?聞數招方士,祭山嶽,祠靈神,禱河川,亦爲勤矣。○廣記有勤字・而不獲者,實有由也。女胎性暴,胎性奢,胎性淫,○廣記奢淫二字互易・胎性酷,胎性賊。五者恆舍於榮衛之中,五藏之內,雖鋒鋩○二字廣記作擭・良鍼,固難愈矣。暴則使氣奔而神攻,是故神擾而氣竭;淫則使精漏而魂疲,是故精竭而魂消;奢則使眞離而魄○藏本魂・依廣記改・穢,是故本游○廣記命逝・而靈臭失○廣記・酷則使喪仁而自攻,是故失仁而服○廣記・亂;賊則使心鬬而口乾,是故內戰而外絕。五者○廣記此五者・皆是截身之刀鋸,刳命之斧鉞,○廣記斤・雖復疲○廣記志・好於長生,而不能遣茲五難,亦何爲損性而自勞乎?然由是得此小益,以自知往,爵若從今已○藏本無此字・移在已下・於文爲順・捨爾五性,反諸柔善,明務察下,慈務矜冤,○藏本怨・依廣記改・惠務濟窮,○廣記貧・賑務施勞,念務存孤,惜務及身,恆爲陰德,救濟死厄,亘久○廣記旦夕・孜孜,不泄精液,於是閉諸淫,養○廣記汝・神,放諸奢,從至儉,勤齋戒,節飲食,絕五穀,去羶○廣記・腥,鳴天鼓,飲玉漿,薦華池,叩金梁,按而行之,當有冀耳,○藏本冀作異・依類說改・今阿母遷天尊之重,降蟋蟀之窟,屈霄虛之靈駕,詣狐鳥之俎,○此四句依類說改・廣記作狐・且阿母至戒,妙唱元發,音○廣記・驗其敬勗,節度明修,所奉比及百年,阿母必能致女於元都之墟,迎女於昆闕○廣記・之中,位以仙官,遊遨於○廣記・十方。吾言之畢矣,○廣記晉昔・子厲之哉,若不能爾,無所言矣。帝下席跪謝曰:臣受性凡頑,生長亂濁,面牆不啓,無由開達,然貪生畏死,奉靈敬神,今日受教,此乃天也。輒戢聖令,○廣記戢作載・以爲身範,是小醜之臣當蒙生活,唯垂哀護,願賜

元元。夫人使帝還坐,王母謂夫人曰:卿之戒言,○廣記戒作我・言甚急切,更使未解之人,畏於至意。夫人曰:若其志道,將以身投餓虎,忘軀破滅,蹈火履水,固於一志,必無疑也。若其無志,○廣記其志進・則心疑眞信,○廣記心疑眞性・嫌惑之徒,勿○廣記不・畏急言,急言之發,欲成其志耳。阿母既有念,必當賜以尸解之方耳。王母曰:此子勤心已久,而不遇良師,遂欲毀其正志,當疑天下必無仙人,是故發我○二字廣記倒・閬宮,暫舍塵濁,既欲堅其仙志,又欲令向化不惑也。今日相見,令人念之。至於尸解下方,吾甚不惜,復○廣記後・三年,吾必欲賜以成丹半劑,石象散一具,與之,則徹不得復停。當今匈奴未彌,邊陲有事,何必令其倉卒捨天下之尊,而便入林岫也。但當問篤向之志,必卒何如,如其回改,吾方數來。王母因撫帝背曰:女用上元夫人至言,必得長生,可不勗勉。○廣記有耶字・帝跪曰:徹書之金簡,以身模○廣記佩・之焉。帝又見王母巾笈○類說巾箱・中有卷子,小書,○廣記有一卷二字・盛以紫錦之囊。帝問此書是仙靈之方邪?不審其目,可得瞻闚否。○此字依廣記補・王母出以示之曰:此五嶽眞形圖也。昨青城諸仙就我求請,○二字廣記倒・今○此字依廣記補・當過以付之。乃三天太上所出,其文祕禁極重,此○字依類說補・豈女穢質所宜佩乎?今且與汝靈光生經,可以通神勸志○廣記心・也。帝下地叩頭,固請不已。王母曰:昔上皇清虛元年,三天太上道君下觀六合,瞻河海之短長,○二字廣記倒・察丘嶽○廣記山・之高卑,○藏本有名字・依廣記刪・立天柱而○依廣記補・安於地理,植五嶽而擬諸鎭輔,貴昆陵以舍靈仙,尊○藏本遵・依廣記改・蓬丘以館眞人,安水神乎○廣記於・極陰之源,棲太帝于扶桑之墟,於是方丈之阜爲理命之室,滄浪海島養九老之堂,祖瀛元炎,長元流生,鳳麟聚窟,各爲洲名,並在滄流大海元津之中,水則碧黑俱流,波則振蕩群精,諸仙玉女聚

於居○廣記 淪寂，其名難測，其實分明，乃因川源之規矩，擬河嶽之盤曲，陵回阜轉，山高隴長，周旋委蛇，○廣記作逶迤 形似書字，是故因象制名，定實之號，書○廣記 形秘於玄臺，而出為靈真之信，諸仙佩之，皆如傳章。道士執之，經行山川，百神群靈，尊奉親迎。女雖不正，然數訪山澤，叩求之志，不忘於道，欣子有心，今以相與，當深奉慎，如事君父，泄示凡夫，必致禍及也。○藏本及作考，依廣記改。又文曰：圖本作禍必及也。 上元夫人語帝曰：阿母今以瓊笈妙蘊，發紫臺之文，賜汝八會之書，五嶽真形，可謂至珍且貴，上帝之元觀矣。子自非受命合神，弗見此文。今雖得其真形，觀其妙理，而無五帝六甲左右靈飛之符，太陰六丁通真逐靈○廣記 玉女之籙，太陽六戊招神天光策精之書，左乙混沌東蒙之文，右庚素收攝○藏本攝，依廣記改。殺之律，壬癸六遁隱地八術，丙丁入火九赤斑符，六辛入金致黃水月華之法，六己石精金光藏影化形之方，子午卯酉八稟十訣六靈威儀，丑辰未戌地真素訣長生紫書三五順行，寅申巳亥紫度炎光內視中方，凡闕此十二事者，○廣記有何以召山靈，朝地神，總攝萬精，驅策百鬼，來○廣記 虎豹，役蛟龍乎。子所謂適知其一，未見其他也。帝下席叩頭曰：徹下土濁民，不識清真，今日聞道，是生命會遇聖母，今當賜與，以○廣記 真形，修以度世，夫人今告徹，應須五帝六甲六丁六戊致靈之術，既蒙啟發，弘益無量，唯願告誨，濟臣饑渴，得使已枯之木，蒙靈陽之潤，焦炎之草，幸甘雨之溉，不敢多陳，願賜指授。上元夫人曰：我無此文也，昔曾扶廣山見青真小童，有此金書秘字，云求道益命，千端萬緒，皆須五帝六甲靈飛之術，六丁六壬名字之號，得以請命延算，長生久視，驅策眾靈，役使百神者也，其無六甲要事，唯守真形者，於通靈之來，必無階矣。女有心可念，故相告篇目耳。幸復廣加搜訪，帝因請不已，叩頭流血，上元夫人曰：吾無此文，所以相示十二事者，欲令女廣尋博求，以參真形之用耳。王母迺告上元夫人曰：夫真形寶文，靈官所貴，此子守求不已，誓以必得，故虧科禁，特以與之。然五帝六甲，通真招神，此術妙邈，必○藏本有當字，依廣記刪。須精○廣記 潔至誠，殆非流濁所宜施行。吾今既賜徹以真形，夫人○藏本有今字，依廣記刪。當授之○廣記 以致靈之途矣。吾嘗憶昔與夫人共登玄隴朔野，及矚真之山，視王子童，王子童○藏本立，依上文改。就吾請求○二字廣記倒 太上隱書，吾以三元秘言，不可傳泄於中仙，夫人時亦有言見守○廣記 無，助○廣記有於字 子童之言志矣。吾既難違來意，不獨執惜，至於今日之事，有以相似。後造朱火丹陵，食靈瓜，其味甚好，憶此未久，而已七千歲矣。夫人既已告徹篇目十二事畢，必當匠而成之，何緣○二字廣記倒 令人主稽顙○廣記 首，請乞叩頭流血耶。上元夫人曰：阿環不苟惜，向不持來耳。此是太虛群文，真人赤童所出，傳之既自有男女之限禁，又宜授得道者，恐徹下才，未應用○廣記 得 此耳。王母色不平，迺曰：若天禁漏泄，犯違明科，傳必其人，授必知真者，何緣夫人向下才而說靈飛之篇目乎。妄言則漏，妄說則泄，說○廣記 泄 而不傳，是謂衒天道，此禁豈輕於傳也耶○廣記。別勅三官司直，推夫人之輕泄也。吾之五嶽真形文，迺太上天皇所出，其文寶妙，而為天仙之信，豈復應下授之於劉徹也耶，直以○廣記有徹字 孜孜之心，數請川嶽，勤修齋戒，以求神仙之應，志在度世，不遭明師，故吾等有以下顧之耳。至於教仙之術，不復限惜，而弗傳夫人，但有致靈之方，能獨執之乎。吾今所以授徹真形文者，非謂其必能得道，欲使其精誠有驗，求仙之不惑，可以誘進向化之徒，又欲令悠悠者知天地間有此○廣記 人世有此靈之方，無字起至此。

○藏本挽，依廣記補。靈真之事，足以御不信之狂夫耳，吾意在是矣。○廣記此也。然此子性氣淫暴，服精不純，何能得成真仙，浮空參差十方乎。勤而行之，適足以不死耳。○廣記適可以不死耳。明科所云，非長生難也，聞道難，非聞道難也，行之難，非行之難也，終之難。良匠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必巧。明師能授人妙術，不能使人必為。何足○藏本有其字，依廣記刪。隱之也○廣記耶。夫人不當億向為長桑公子請吾求八光揮疾梁玉翠乎，上元夫人有慚色，謝曰：謹受命矣，但○五字依廣記補 阿環昔幼學道於廣都之邸，建木升誠，術數未成之時，倒景君、無常先生，此二人，蓋太清元和天之靈官也，見授六甲左右靈飛方十二事，初授之日，二君告阿環曰：初學道者，聽四十年一傳，得道者四百年一傳，得仙者四千年一傳，得真者四萬年一傳，得升太上者四十萬年一傳。女受傳女，男受傳男，太上科禁，已表於昭生之符矣。阿環受書以來，凡傳六十八女子，皆太女郎抱闕，即阿環之弟子也。阿環所授者，固不可以授男也。伏見扶廣山青真小童，往受○藏本依廣記改 太微中元君五帝六甲靈飛遁虛天光左右策精等方，凡十二事，與阿環所受者同文，○二字類 一無異也，青真男官也，以未聞復有所授，此子先是阿環弟子，○廣記 入火弟子，今正叔取○廣記有之 以授徹也，先所以告徹篇目者，意是感其有心，將欲堅其專氣，令且廣求他日與之，亦欲以男授男，承科而行，既勤而幾○廣記使勤 令知天真之珍貴○廣記 非徒苟執衒泄天道矣，本情如此，阿環主臣，願不罪焉。阿母真形之妙，靈人傳信，天仙寶貴，封之金臺，佩入紫微，迺經行而前，衛門大虎，徊伏抱關，出過太清，則振身霓房，左遊滄海，長揖東嶽，右按常陽，下盼版桐，乳溉八海，則乘虬從龍，遊此名山，則群真奉迎，駒有雲輪羽蓋，靜可長存，永安至術，洪矣。初不傳地官，阿母今迺授於淫濁之尸，賜於枯骨之身，可謂太不宜矣。況阿環有六甲下術，唯驅策百靈，致日月之華，精藏匿形影，化生萬物，出入水火，唾吐杳冥，徹視反聽，收束千精，乘虎豹以驅馳，采月華以長生，隱淪八地，回倒辰星，久視輕身，與天相傾，以安得及太上之靈符八會之奇文乎。用之妙邈，可以游太虛之宮，紛紛飄飄，登流霞之堂，臣五嶽之主，搏衆靈之鶴，駕九龍以蕭躡落紫鴻而元翔耶。王母笑曰：先失自可恕乎。上元夫人即命侍女紀離容，徑到扶廣山，敕青真小童，出六甲左右靈飛致神之方十二事來，以授徹也。須臾，侍女還，捧八色玉笈鳳文之蘊，以出六甲之文。○六字依廣記補 元光明曜，其非燁煥，云青真小童聞訊弟子阿昌言，向奉詔○廣記 使 絳河，攝南真七元君，檢校群龍猛獸之數，事畢，過阿母受教，承阿母相邀，詣劉徹家，不意天靈至尊，乃復下降於臭濁中也。不審起居比來○二字依廣記補 如何○二字廣記倒 侍女紀離容至云，尊母○廣記有 欲得金書秘字六甲靈飛左右策精之文十二事，欲授劉徹，○四字依廣記補 輒封一通付信曰：○二字依廣記補 徹雖有心，求靈之篤，實非仙才，詎宜以此術傳泄於行尸乎。阿昌近在帝處，見有上言者甚眾，云山鬼哭於叢林，孤魂號於絕域○廣記作號，興師旅而族有功，妄賞勞而刑士卒，縱橫白骨，煩○藏本有之，依廣記改 擾黔首，淫酷自恣，罪已彰於太上，怨已見於天氣，嘉言互聞，必不得度世也，真曾見敕，不敢違耳，王母笑○廣記 歎 曰：言此子者誠多，惡○廣記作惡 屬，帝亦不必推也，夫好道慕仙者，精誠志念，齋戒思愆，輒除過一月，剋己反善，奉敬真神，存真守一，行此一月，輒除過一年，徹念道累年，齋亦勤矣○廣記 朔，禱名山，求靈，願求度脫，校計功過，殆以相掩，但自今已去，勤修至誠，奉上元夫人

之言，不宜復奢珵綦慮，使萬兆勞殘竆魄（○廣記魂。）窮鬼，有破掘之訴、流血之尸，忘功賞之辭耳。於是上元夫人離下（○廣記下。）席起立，手執八色玉笈鳳文之蘊，仰天向帝而祝曰：九天浩洞，太上耀靈，神照元寂，淸虛朗明，登虛者妙，守氣者生，至念道臻，寂感眞誠，役神形辱，安精年榮，授徹靈飛，及此六丁，左右招神，天光策精，可以步虛，可以隱形，長生久視，還白留青，我傳有四萬之紀，授徹傳在四十之齡，違犯泄漏，禍必族傾，反是天眞（○二句依廣記補。）必沈幽冥（○藏本沈下有於字，依廣記刪。）爾其慎禍（○藏本必慎其禍，依廣記改。）敢告劉生，爾師主是（○廣記有眞字。）青童小君，太上中黃道君之師眞，元始天王入室弟子也，姓延陵，名陽，字庇華，形有嬰孩之貌，故仙官以青眞小童爲（○藏本之，依廣記改。）號，其爲器也，瓌朗洞照，聖周萬變，元鏡幽覽，才爲眞雋，遊於扶廣，權此始運，宮館元圃，治仙職分，子存師君，從爾所願，不存所授，命必傾隕（○廣記淪。）上元夫人祝畢，乃一一手指所施用節度，以示帝焉（○以字、焉字，並依廣記補。）

第一篇有五帝六甲左右靈飛之符。

第二篇有六丁通眞逐虛玉女之籙。

第三篇有太陽六戊招神天光策精之書。

第四篇有左乙混洞東蒙之文。

第五篇有右庚素收攝（○藏本攝，依性文改。）殺之律。

第六篇有壬癸六遁隱地八術之方。

第七篇有丙丁入火九赤班文之符。

第八篇有六辛入金致黃水月華之法。

第九篇有六己石精金光藏影化形之方。

第十篇有子午卯酉八稟十訣六靈威儀。

第十一篇有辰戌丑未地眞山素之訣，長生紫書三五順行。

第十二篇有寅申巳亥紫度炎光內視中方。

凡十二事都畢，因復告帝曰：夫五帝者，方面之天精，六甲者，（○藏本及廣記俱無此字，俗刻本有之，應考。）六位之通靈，太陰有潛姿之妙，逝靈履機之神，秋含春挺，千眞之生，動則凝應成波，靜則川陵輪平，所以毫末不移，浩嶽可傾，赫哉太陽之招神，策萬靈而驅馳，六戊飛而神暢，天光因焉以揚暉，西鄉激電而碎磕，東桑炎虛以成雷，蓋陽遠之爲赫，質九天之元威，左乙混洞，萬物始施，陽微其升，乃陳應龍，輕雲揚焱，騰駘齊風，神妙集於有宅，眞感應而必鍾，萬春迴始，是爲東蒙，右庚素秋，斂散聚氣，攝萬神而役白虎，動以彭勃，少女起而通眞，延九天之所祝，金精地靈，來爲身衛，滅彼邪惡，故稱攝殺之律，壬癸六遁，沈淪無根，藏蔽萬途，移行邱由，隱地匿影，崩流塞川，八術六奇，萬勝常全，佩我六遁，久視長存，丙丁入火，凌煙雲漢，九赤龍甚，翳蔚削煥，爾用斑符，致于靈以朝虛，過由內神，迴丹火以衛散，炎光上衛，妙乎巽觀，六辛入金，飛害銷磨，致日精，得陽光之珠，求月魄獲黃水之華，能致八石之靈菌，能引扶桑之丹霞，餌醫聚於丹庭，騰岩川於元河。

其用少矣，有益蓋多，佩此六辛，必造我家，六己石精，金液流光，變化萬端，千載執靈，佩我六己，易形遊行，長生畢天，無復始終，元哉已消，其要難銜，子午卯酉，大神四界，方面峙鎭，八稟十訣，降靈之來，必由齋祭，萬事取成，於精愼，千神求通，於此術，知我名字，天人可致，丑辰未戌，地眞之符，遊行五嶽，當用紫書，曲素訣辭，可以凌虛，三五順行，與靈同軌，寅申巳亥，可觸飛災，紫度炎光，內視反聽，神辭通達，六甲收攝，地司游天，踐地與眞，不疑，夫此十二事者，上帝封於元坮之臺，子其祕愼之焉，王母曰：此皆太靈羣文，並三天太上所撰，或三皇天眞所造，校定，或九天父母眞人赤帝所出，此盡書符藏（○藏本有之字，依廣記刪。）於紫陵之臺，隱以靈壇之房，封以華琳之函，韞以蘭簡（○廣記繒。）之帛，約以北（○廣記紫。）羅之素，印以太帝之璽，諸名眞貴靈，下游山川，看林岫以眇觀，察有心之學夫，或告之以道德，或傳之以天符，諸學道未成者，受此書文，聽四十年授一人，如無其人，八十年可頓授二人，得道者四百年授一人，無其人，八百年併授二人，得仙者四千年授一人，如無其人，八千年可頓授二人，得眞者四萬年授一人，如無其人，八萬年頓授二人，升太上者四十萬年授一人，傳非其人，是爲泄天道，可授而（○廣記得其人。）不傳，是爲閉（○廣記敵，下同。）天寶，不計限而妄授者，是爲輕天老，受而不敬，是爲慢天藻，泄閉輕慢，四者取死之刀斧，延禍之車乘也，泄之（○廣記無。）者身死（○廣記無於字。）道路，受土（○廣記上。）刑而骸裂，閉則目盲耳聾於來生（○廣記世。）命凋枉而卒殁，輕則鍾禍於父母，諸元都而考罰，慢則累終而墮惡道，生棄疾於後世，復有愈甚罪者，則宗斷而族滅，同道謂之天親，同心謂之地愛，爲道者當相親授，其均榮辱，督守眞一，珍惜精液，恭養和氣，氣全神歸，必齊靈會，如其不爾，天

降爾禍，此皆道之科禁，今故（○廣記故以。）相誡，不可不愼，然此法宜傳，但當以年限齊之爾，若使有其人，不必須限訖而授之也，汝欲授五嶽眞形者，董仲舒似其人也，欲行六甲靈飛左右之符者，可傳李少君，此二人得道者也，王母又命侍女宋靈賓，更取一圖與帝，靈賓探懷中得一卷，盛以雲錦之囊，形濤精明，俱如向山器守者，王母起立，手以付帝，又祝曰：天高地卑，五嶽鎭形，元津激氣，淪澤元精，天回九道，六和長平，太上八會，飛天之成，眞仙節信，由茲通靈，雅陵滅腐，寶歸長生，徹其愼之，敢告劉生，祝畢授帝，帝拜稽首，王母曰：夫始學道符者，宜別祭五嶽諸仙眞靈，潔齋而佩之，今亦以六甲雜事須用節度相與，可明依案之也，若女遂尅明正身，反惡修善，後三年七月（○後、原作復，依類說改。）更來告女要道也，須臾殿南朱雀街中忽有一人來窺看仙官，帝甚問何人，王母曰：女不識此人耶，是女侍郎東方朔，是我鄰家小兒也，性多滑稽，曾三來偷此桃，此子昔爲太上仙官，太上（○四字依類說補。）令到方丈山（○此字依類說補。）助三天司命收錄仙家，朔到方丈，但務山水游戲，了不共營和氣，擅弄雷電，激波揚風，風雨失時，陰陽錯迕，致令蛟鯨陸行，山崩境海，水暴竭，黃鳥宿淵，妨蹊芸田，沈淪玉酒，失部御之和，虧奉命之科，於是九源丈人迺言之於太上，太上遂謫斥使在人間，去太清之朝，令幽逸濁之鄉，近金華山二仙人及九疑君，比爲陳乞，以行原之，於是帝乃知朔非世俗之徒也，時酒酣周宴，言請粗畢，上元夫人自彈雲林之璈，鳴絃駭調，淸音靈朗，元風四發，迺歌步元之曲，辭曰：

昔涉元眞道，騰步登太霞。
負笈造天關，借問太上家。

忽過紫微垣。眞人列如麻。綠景淸飈起。雲蓋映朱葩。
闌宮敞琳闕。碧空啓瑤沙。丹臺結空構。暐曄生光華。
飛鳳踶甍峙。燭龍倚委蛇。玉胎來絳芘。九色紛相拏。
挹景練仙骸。萬劫方童牙。誰言壽有終。扶桑不爲查。

王母又命侍女田四飛(○廣記作非、)答歌曰。

晨登太霞宮。挹此八玉蘭。夕入玄元闕。采蕊掇瓊玕。
濯足匏瓜河。織女立津盤。吐納挹景雲。味之當一餐。
紫微何濟濟。瓊輪復朱丹。朝發汗漫府。暮宿何陳垣。
去去道不同。且如體所安。二儀設猶存。奚疑億萬椿。
莫與世人說。行尸言此難。

歌畢。因告武帝仙官從者姓名。及冠帶執佩物名。所以得知而紀焉。至明旦。王母別去。上元夫人謂帝曰。夫李少君者。專念精進。理妙微密。必得道矣。其假未有六甲靈飛之文。女當可以示之。帝因請。於是夫人與王母同乘而去。臨發。人馬龍虎。威儀(○此二字廣記作導從音樂四字。)如初來時。雲氣勃蔚(○廣記作彩雲勃蔚。)盡爲香氣。極望西南。良久乃絕。於是帝既見王母及上元夫人。乃信天下有神仙之事。亦有欲去世計數矣。而淫色恣性。殺伐不休。兆人怨於勞役。死者怨於無辜。其年作甘泉宮通天臺。長安飛廉館。朝鮮王攻遼東。都尉遂募天下死罪擊朝鮮。八月甘泉宮內生芝草九莖。詔曰。甘泉宮中產芝。九莖聯葉。上帝博臨。不異下房。賜朕弘休。其大赦天下。賜雲陽都百戶牛酒。作芝房之歌。至元封三年春。作角觝戲。三百人。至元封四年。又行幸雍祠五畤。至元封五年。行內守(○漢書作南巡守。)至於盛唐。祠虞舜於九疑。登灊山天柱山。春三月。還至泰山。增封。甲子祠高祖於明堂。以配上帝。因朝諸侯王。元封六年。行幸回中。作首山宮。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又先以元封二年七月七日。西王母上元夫人下降於武帝。王母授帝五嶽眞形圖、靈光生經。上元夫人授六甲靈飛招眞十二事。王母及上元夫人見帝之日。多所稱說。或延年之訣、致神靈之法、或乘虛之數、步元之術。諸要妙辭。帝乃自撰(○廣記有集字。)爲一卷。及所授眞形經、書六甲靈飛之事。帝酒盛以黃金之箱。封以白玉之函。以珊瑚爲軸。紫錦爲褋。安著柏梁臺上。數自齋戒。整衣服。親詣朝拜。燒香盥漱。然後執省之焉。帝自受書已來。出入六年。意旨自暢。(○廣記作淸暢。)高韻自許。(○藏本有云字。依廣記删。)以爲神眞見降。必當度世。(○廣記當作獲。)強恃氣力。不修至誠。(○廣記作誥。)酒(○廣記作淫。)興起臺館。勞弊百姓。(○廣記作萬民。)坑殺降卒。(○廣記坑降作服數。)遠征夷狄。路盈怨歎。流血皋(○廣記作骨。)城。每事不從王母之深言、上元夫人之妙誠。二眞遂不復來也。(○藏本二眞作王母。依廣記改。)到太初元年十一月乙酉。(○藏本乙作己。與漢書武帝紀合。依廣記改。)天火燒柏梁臺。於是眞形圖、六甲五帝(○四字依廣記補。)靈飛經錄十二事、靈光生經。(○生字依廣記補。)及自撰所受(○藏本自撰所受作自撰飛錄。依廣記補。)者。凡四卷。並函燒失。(○廣記作並函並失。藏本作燒失不存。)王母當(○藏本當作遣。依廣記改。)以知。(○廣記作知。)武帝不能從訓。故以火災之耳。但帝先承王母言。以元封三年七月。齋戒以五嶽眞形圖授董仲舒登受。帝又承上元夫人言。以元封四年七月。齋戒以五帝六甲靈飛十二事授李少君登寫

受。此書得傳行於世者。先傳此二君以存矣。帝既失書。悔不行德。自知道喪。其後東方朔一日乘雲龍飛去。同時衆人見從西北上冉冉。(○二字藏本作一冉。依廣記改。)仰望良久。(○二字依廣記補。)大霧覆之。不知所在。(○廣記作逝。)帝愈悵惱。(○藏本作懊惱。)其年禪蒿里。祠后土。東臨渤海。望祠蓬萊。仰天自誓。重要靈應。而終無感。春還。受計於甘泉。二月。起建章宮。夏五月。正曆以正月爲歲首。色尚黃。數用五。定官名。協律呂。此本王母意也。至太初二年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以太初三年正月。行幸東巡海上。夏四月。還。脩封泰山。以太初四年。起明光宮。改號天漢。元年正月。行幸河東。祠后土。至天漢二年春。行幸東海。還幸回中。三月。行幸泰山。脩封。祠明堂。至太始三年五月。行幸東海。山稱萬歲。冬賜行所過戶錢五千餘。鰥寡孤獨者人帛一匹。太始四年三月。行幸泰山。祠西王母求靈應。征和四年春。行幸東萊。臨大海。清齋祀王母、上元夫人求應。亦不得。還行幸泰山脩封。庚寅祀于明堂。改號後元。元年正月。行幸甘泉宮。郊泰畤。秋七月。地震涌泉。二年春。朝諸侯王於甘泉宮。賜宗室。二月。帝疾。行幸盩厔(○廣記有西二字。)五柞宮。丁卯帝崩。入殯未央(○廣記有宮字。)前殿。三月。葬茂陵。山陵之夕。帝棺自動。而有聲聞宮外。如此數過。(○廣記作遍。)又有芳香之氣異常。陵畢。於是墳埏閒大霧。門柱(○廣記有柱字。)壞。霧經一月許日。帝塚中先有一玉箱一玉杖。此是西胡康渠王所獻。帝甚愛之。故入梓宮中。其後四年。有人於扶風市中買得此二物。帝時左右侍人有識此物是先帝所玩者。(○自此是西胡康渠王至此。藏本但云此二物是先帝所寶用者。忽出在世間。人見其甚云云。與廣記文異。甚二字有删改。事會改此。鑿差。雜於陶併。以廣記所引文較勝。故從之。)告之有司。(○廣記作以告。)有司詰之。(○廣記作詰。)賣者乃商人也。從關外來。詣鄗市。(○廣記有其二字。)見一人於北東巷中(○廣記有中字。)賣此二物。貰素(○廣記作私。)三十疋。錢九萬。即傳之度。實不知賣箱杖主名。昨來洛市。因見請此二物。非皆如辭。(○廣記作此。)有司以聞。二物雜入官。遣商人勿問。(○廣記詔以二物付太廟。文與藏本異。)帝未崩時。先詔以雜書四十餘卷(○廣記以雜經三十餘卷。又帝崩時。)常所讀玩者。使隨身斂於棺內。(○廣記。)至元康(○藏本延康。廣記延康作元康。漢無延康年號。元康乃宣帝年號也。今從之。去武帝。)二年。河東功曹李友入上黨抱犢山採藥。於巖室中得所葬之書箱以金箱。書卷後題東觀臣姓名。記書月日。武帝時也。河東太守張純以經箱奏進。(○廣記經箱作縹帙。)箱及杖(○藏本。)上之。帝問(○自武帝時也至此十七字藏本無。依廣記補。)武帝時左(○廣記有左右二字。)侍臣。有典書(○廣記有中字。)郎冉登。見書(○廣記有下字。)及箱流涕對(○廣記有對字。)曰。此是孝武皇帝殯斂時物也。臣當時(○藏本時作料。依廣記改。)以著梓宮中。(○廣記作梓宮中。)不知何緣得出耳。宣帝大愴然驚愕。以書又付武帝廟中。其茂陵安完如故。而書箱玉杖忽出地外。又物質鮮燥。無點污也。見之者亦甚惑。不能名之矣。按九都(○廣記作郡。)龍眞經云。得仙之下者。皆先死過太陰中。鍊尸骸。度地戶。然後乃得尸解去耳。按武帝箱杖、雜書。先並隨身入棺。適從無間忽然顯出。貨杖於市。書見山室。自非神變幽妙。孰有(○廣記作能。)如此者乎。明武帝之死。尚未可知。應運靈化。(○此下疑有脫文。)又王莽篡位。到地皇二年。莽使通祭漢家諸陵。言符瑞之意。使者到茂陵。聞地中大嘆咤。而長歎者四。使者悚懼。以聞莽。莽曰。武帝當恨吾祠祭之晚耳。又特更祭以大牢。

所葬書曰

老子經二卷。

太上紫文十三卷。

遁甲經六卷。

太素中胎經六卷。

天柱經九卷。

六龍步元文七卷。

禹皇受真術四卷。

附錄

武帝既聞王母至言，說八方巨海之中有十洲，並是人跡所不到處。又始知東方朔非世俗常人，是以延之曲室，親問十洲所在，所有之物名，故帝（十洲記無帝字。）書記之。朔對云：臣學仙者耳，非得道之人，以國家之盛美，將招儒墨於名教之內，抑絕俗之道于虛誕之跡，臣故韜隱逸而赴王庭，藏養生而侍朱闕矣。亦由尊上好道，且復欲抑絕其威儀也。曾隨師主履行，北（十洲記比。）至朱陵扶桑蜃海冥夜之丘，純陽之陵，始青之下，月宮之間，內遊七丘，中旋十洲，踐赤縣而遨五嶽，行陂澤而息名山。臣自少及今，周流六天，所（十洲記廣。）涉天元，極于是耳。（十洲記矣。）未若凌虛之子，飛真之官，上下九天，洞視百方，北極鈎陳而并華蓋，南翔太丹而棲大夏，東之通陽之霞，西薄寒穴之野，日月所不逮，星漢所不興，其上無復物，其下無復底，臣所識安（十洲記乃。）及于是，愧不足以酬廣訪矣。

武帝巡狩過河間，有紫青氣自地屬天。望氣者以為下當有奇女，天子拜之。帝使求之，見一女子在空館中，姿貌殊絕，兩手皆拳。帝令開其手，數擘之，手莫能舒。帝于是自披手，即伸，由是得幸，號為拳夫人。進為婕妤，居鈎弋宮。解黃帝素女之術，大有寵。有娠十四月乃產，是為昭帝。帝曰：昔堯十四月而生，今鈎弋亦然。乃命其門曰堯母門。後從至甘泉，因幸告（御覽一百七十八引內傳作譴。）帝曰：妾相運正應為陛下生一男，男年七歲，妾當死。（御覽有死字。）今年必不得歸。願陛下自愛。言終遂卒。既殯，不臭，香（御覽香上有屍字。）聞十餘里。因葬之雲陵。帝甚哀悼。

又疑其非常人，乃發塚開視，空棺無尸，唯衣履存焉。乃為起通靈臺于甘泉，常有（御覽有三字。）青鳥集臺上往來。至宣帝時乃止。（御覽作止矣。）

武帝至泰山修封禪，有閒泰山道士，號稷邱君，識之者云，凡百歲而更少，身日。帝將上山，稷邱君乃冠章甫冠，衣黃衣，擁琴來迎，謂帝曰：勿輕上山，必傷足。帝不從，行數里，右促指折，乃止，但祠而返。

淮南王好學才藝，集天下道術，招方士，皆築神氣，能興雲雨，百姓傳云王能致仙人，與遊處，變化無常，或童子，或老人。王又能隱形飛行，服氣不食。帝聞而嘉其事，欲受其道，王不肯傳，云無其事。帝怒，將誅淮南王。王知之，出令與群臣因去，不知所之。國人皆云神仙，或有見王者。帝恐動人情，乃令斬王家人首，以安百姓，名為淮南王叛。收其方書，亦頗得黃白之事，然非其要法，試之多不驗。帝既感淮南之道，乃徵四方有術之士，自燕齊而出者數千人矣。

齊人李少翁，年二百歲，色若童子，作諸方術皆有驗。帝甚信之，拜為文成將軍，以客禮之。于甘泉宮中畫太乙諸神像祀之。少翁云：先致太乙，然後可得昇天，昇天然後可至蓬萊。歲餘未驗，帝漸厭倦。少翁又使鬼神方皆驗，唯祀太乙積年無應。帝性急峻，甚惡之，而少翁愈驕矜，帝怒誅之。文成被誅後月餘，使者藉貿從關東還，逢于漕亭，謂使者曰：為吾謝帝，不能忍少日而敗大事乎。帝好自愛，後四十年求我于勞成山，方共事不相怨也。使者還，具言之。乃令發其棺，視之無所見，唯有竹筒一枚。帝疑其弟子竊其尸而藏之，乃收捕驗問，了無蹤跡。帝大悔誅，復徵諸方士，更于甘泉祀太乙，又別設一座祀文成，帝親執禮。令東郡送一短人，長五寸，衣冠具足。帝疑其山精，常令在案上。召方朔，朔至，呼短人曰：巨靈，汝何忽叛來，阿母還未？短人不對，因指謂帝曰：王母種桃，三千年一作子，此兒不良，已三過偷之，失王母意，故被謫來此。帝大驚，愈知朔非世上人也。短人謂帝曰：王母使臣來告陛下，求道之法，唯有清淨，不宜躁擾。後五年與帝會。言終不見。帝愈恨，又召問方朔，朔曰：陛下自當知，臣不得說。終已無言，帝以其神，不敢逼也。

齊人公孫卿謁所忠曰：吾有師說秘書言鼎事，欲因公奏之。如得引見，以玉羊一為壽。所忠許之，視其書而有疑，謝（續談助鈔內傳上有因字。）曰：寶鼎事已決矣，無所復言。（續談助此下有注云：得陵得寶鼎。見乎郊祀志。蓋乎宗祠，以合寶鼎。）公孫卿乃因嬖人奏之。有札書言黃帝得寶鼎，冕侯問于鬼臾區，對曰：帝得寶鼎神策，延年，歲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紀，終而復始。（以上三十二字，續談助無。）于是帝迎日推算，凡二十推，百八十歲，黃帝乃登仙于天。今年得朔旦冬至，與黃帝時協。臣昧死奏。武帝大悅，召問卿，卿對曰：臣受此書于申公，已死，尸解去。帝曰：申公何人？卿曰：齊人，安期先生同受黃帝言，有此鼎書。申公嘗告臣言：漢之聖者，在高祖之曾孫。寶鼎出而與神通，封禪得上泰山。唯有黃帝，漢主當上封，封則能登天矣。黃帝且與百鬼戰，且學仙，百餘歲乃得與神通。黃帝郊雍祠上帝，宿齋三月，鬼臾（臾字，據續談助補。）區尸解而去。（續談助此下有注云：黃帝得寶鼎，冕侯問於鬼臾區，區曰帝得寶鼎神策，延年，是歲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紀，終而復始。此一事出漢武故事。四十六字。冕下注一作究，乙下注一作已，據史記封禪書作究作已者，是原本以注為正。文見前，字句小異，未知孰是。）因葬雍，今大鴻塚是也。（也字，據續談助補。）其後黃帝接萬靈于明庭，甘泉是也。昇仙於（於字，據續談助補。）寒門，谷口是也。黃帝採首山銅，鑄鼎于荊山，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帝上龍，群臣及後宮從上龍者七十餘人，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髯，拔墮帝弓。百姓仰望黃帝上

天乃抱其弓與龍髯而號。故後世號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武帝于是歎曰。嗟乎。吾誠能及黃帝。則棄天下如棄屣。帝祠黃帝塚于橋山。顧問公孫卿曰。黃帝仙不死。有塚何也。對曰。黃帝仙去。羣臣思慕無已。乃葬其衣冠。非其塚也。武帝又歎曰。吾後升天。羣臣亦將思慕。持吾衣冠葬于東陵乎。

魯女生者。長樂人也。少好道。初服餌胡麻及水。絕穀八十餘年。日更少壯。色如桃華。一日能行三百里。走及麞鹿。世傳見之。三百餘年。後採藥于嵩高山。忽見一女人坐山澗中。女生知是神人。因叩頭再拜。稽首乞長生之要。良久。女人曰。我三天太上侍官者也。汝當得仙。故得見我。我將授汝寶文祕要。可以威制五嶽。役使衆靈。乃出五嶽真形圖以與之。并告其施用節度。女生道成。一日。與親知故人別。云入華山中去。後五十年。先相識者逢女生于華山廟前。顏色更少。乘白鹿。從玉女三十人。并令謝其鄉里親故人。（御覽三十九引漢武傳。親下有故字。）甚分明也。其五嶽圖。與王母文正同。令得見于世間者。豈不由李少君、董仲舒及女生得之。仲舒臨去。以傳蘇巴。女生初時以圖傳蘇子訓。訓後傳封君達。君達後入玄邱山。臨去傳左元放。（續談助鈔內傳。）

封君達。隴西人也。少好道。初服黃連（御覽四十一引內傳作黃蓮。）五十餘年。乃入鳥鼠山。又于山中服鍊水銀百餘年。還鄉里。年如三十者。常乘青牛。故號為青牛道士。行聞有病殆死者。識與不識。便以腰間竹管中藥與服之。或為下針。應手皆愈。世多得其效驗。都不以姓字語人。（事文類聚前集三十四引內傳。）人通識乘青牛。因以青年為名。聞魯女生得真人五嶽圖。違年請求之。女生後見授。并具告節度。君達先在人間二百餘年。乃入玄邱山中。不知所在。臨去以五嶽真形傳左元放。元放以傳葛孝先也。（以上續談助鈔內傳。）青年道士受魯女生言。家有五嶽真形。一嶽各遣五神。來衞護圖書。所居山川近止者。川澤神又恆道侍官防身營家。因道欲見傷害。皆反受其殃。有相謀議己者。五神殺因主。皆驗應于夢想。又辟除五方五瘟水火之災。可帶腰鎌刀。此真形冥心。精加奉敬。敬而甚于君父。每事宜有所施行。皆先于靜處燒香。啟五嶽者也。五君恆書道士善事。又伺道士之奸穢。言人之不正。不正者禍身。奸穢者禍門。是以宜深忘慎之。道士帶此文形。及執持以履山林者。百山地源。靈主。皆出境拜迎。形見光技。防衞過惡。尊貴嶽形。信逮我一身。鬼神猶執升降之禮。何況凡人。而可慢之哉。

李少君。字雲翼。齊國臨淄人也。少好道。入泰山採藥。修絕穀遁世全身之術。道未成而病困于山林中。遇安期先生經過。見少君。少君叩頭求乞活。安期愍其有至心。而被病當死。乃以神樓散一匕與服之。即起。少君于是求隨安期。奉給奴役。使聽師事之。安期將少君東至赤城。南之羅浮。北至太恆。西遊玉門。周流五嶽。觀看江川。如此數十年。安期一旦語之。我被元洲召。即日當去。汝未應隨我至彼。今當相捨去也。復六百年。當迎汝于此。因授神丹鑪火飛元之方。皆約口訣畢。須臾遂乘龍虎。導引數百人。迎安期。安期乘羽車而昇天也。少君于是還齊戒。貨于市。商估六國。或時為吏。或作陶醫治病。或時傭賃。易姓改名。遊行處所。莫知其有道。逮漢武帝之時。聞帝招募方士。待敬道術。而先貧不辦合大藥。喟然長歎。語弟子曰。老將至矣。死將近矣。而財不足用。躬耕力作。商估求錢。必不致辦合藥。又吾亦厭拙于斯事也。聞天子好道。請欲見之。求為合丹。可得恣意。無求不得。天子中成者成之。不中教者使捨去。吾在世上已五百餘年。而

不為一權者。必不免于蟲蟻之糧矣。乃以方上武帝。言（續談助作以方于上帝。）臣能凝汞成白銀。飛丹砂成黃金。金成服之。白日昇天。神仙無窮。身生朱陽之羽。體備圓光之翼。乘則凌天。伏入無間。控飛龍而八遐已徧。役白鴻而九陔立周。冥海之棗大如瓜。鍾山之李大如瓶。（六帖九十九引此句作內傳。）臣已食之。遂生奇光。（原脫此四字。據御覽九百六十八、及事文類聚前集三十四引內傳補。）逮有先師安期先生。授臣口訣。是以保黃物之可成也。于是引見。甚尊敬之。賜遺無數。為立屋第。武帝自謂必能使我度世者。少君嘗從武安侯飲酒。坐中有老人年九十餘。少君言與其祖父遊射處。老人為小兒時。從其祖父識有此人。一座盡驚。少君見武帝有故銅器。少君覽而識之曰。昔齊桓公嘗陳此器于柏寢。帝按其刻。果齊桓公器。乃知少君數百歲人也。然視之常如年五十許人。面色肌膚悅澤。尤有光華。眉目口齒似十五童子。諸侯王貴人聞其能令人不死。老更少壯。饒遺之金錢無限。乃密作神丹。丹成未服。又就帝求五帝六甲左右靈飛之術。凡十二事。帝以元封四年七月。以書授少君。到元封六年九月。少君稱疾。上表云。陛下思心元妙。志勤長生。于是招誘道術。無遠不至。精誠感靈。天神斯降。自非宿命所適。孰能諧合。然丹方禁重。宜絕臭腥。仙法養物。仁充蠢動。而陛下不能絕奢侈。遠聲色。殺伐不止。喜怒不除。萬里有不歸之魂。市朝有流血之形。神丹大道。未可得成。而臣疾與年偕。今者虛療。又不獲躬親齋戒。預覩彭祖丹砂之變。于此邈矣。先師安期先生。昔所賜金丹之方。□而有微。若按節度。奉法戒備。乃可修用之焉。若鬱砂虹飛。玄朱九轉。劑六一而流精奪日。探霜雪而月光風卷徘徊丹霞騰沸龍虎。投鉛汞而黃金克成。刀圭入喉而彫氣立反。爾乃駕神虬以上昇。騁雲車以涉遠。當臨此方之神。將叩小臣之不妄矣。乃以小丹方與帝。而稱疾困。非大丹方也。其夜武帝夢與少君俱上嵩高山。半道。有繡衣使者乘龍持節從雲中下。言太乙請少君。武帝覺。即遣使者問少君消息。且告近臣曰。如朕夢。少君將捨朕去矣。明日。少君臨病困。武帝自往視。并使左右人受其方。書未竟而少君絕。武帝流涕曰。少君不死也。故作此去耳。既歛之。忽失其所在。中表衣帶不解。如蟬蛻也。于是為殯其衣物。百餘日。行人有見少君在河東蒲坂市者。乘青騾。帝聞之。使發其棺。棺中無所復有。（以上續談助鈔內傳。）釘亦不脫。唯餘履在耳。武帝殊益恨恨求少君之不勤也。明年。柏梁臺火燒失諸祕書妙文也。初少君與議郎董仲舒相親。見仲舒有困疾。體枯氣少。乃與其成藥二劑。并其方一篇。用戊己之草。后土脂精。艮獸沉肪。先莠之根。百卉華醴。龍銜之草。玄月上旬。合煎銅鼎。童男童女。沐浴潔清。調其湯火。取使成服。如雞子三枚為程。服盡一劑。身體便輕。服盡三劑。落齒更生。服盡五劑。命不復傾。仲為人剛直。博學五經。然不達道術。常笑世人服藥學道。數上書諫武帝。以為人生有命。衰老有常。非道術所能延。雖見其有異。以為天性。非術所致。得其藥。竟不服。又不解從問其方。為歲去之而已。少君去後數月。仲舒病甚。又武帝數道其要。恨惜之。仲乃憶所得少君藥。試取服之。未半能行。身體輕壯。所苦了愈。氣力如三十時。乃更信世間有不死之道。即以去官。行求道士。問以方意。悉不能曉。然白髮皆還黑。形容甚盛。後八十餘。乃死。臨死謂子道生曰。我得少君神方。我不信事。恨恨黃泉。汝後可行求術人。問解之者。若長服此藥。必度世也。道生感父遺言。遂不肯仕。周旋天下。求解此方。到江夏。遇博澤先生。先生曰。此乃非神丹。金玉也。可使人得數百年而已耳。乃具為說解其方

意。所用物異名。道生合藥服之。得壽三百七十歲。入雞頭山中。不知竟得道不。同時阜元成、張子仁、吳士昇、裴子盛、魏仲明、張元遠。服之。或得三百歲。或得五百歲。皆至死不病不傴。面不皺。理不落。髮不白。房室不廢。此蓋少君凡弊方耳。猶使人如此。況其上方邪。少君當去時。密以六甲左右靈飛術十二事傳東郭延。以神丹飛元之方授少君鄉里人薊子訓者。此二人後學道並得仙。少君又授子訓崑崙神州眞形也。

東郭延字公游。山陽人也。少好道。聞李少君有道。求與相見。叩頭乞得執侍巾櫛灑掃之役。少君許之。見延小心良謹可成。臨當去。密以五帝六甲左右靈飛之術遁虛招眞十二事授延。告之曰。此亦要道也。審而行之。亦昇天矣。口訣畢而道去。延遂還家。合服靈飛散。能夜書在寢室中身生光。照左右。行六甲左右術。能占吉凶。天下當死者。識與不識。皆逆知之。又役使鬼神。收攝虎豹。無所不爲。在鄉里四百歲不老。漢建安二十一年。一旦有數十人乘虎豹之來迎之。比鄰盡見之。乃與親故別而辭去。云詣崑崙臺。臨去。先以神丹方五帝靈飛祕要傳尹先生。

尹先生諱軌。字公度。太原人也。以晉元熙元年。入南陽太和山中。以諸要事授其弟子河內山世遠。延。先承少君勑。初以靈飛術傳薊子訓。子訓亦受傳神丹經。

薊遼字子訓。齊國臨淄人。李少君之邑人也。少仕州郡。舉孝廉。除郎中。又從軍拜駙馬都尉。晚悟治世俗綜理官無益于年命也。乃從少君學治病作醫法。漸久。見少君有不死之道。遂以弟子之禮事少君而師焉。少君亦以子訓用心專。知可成就。漸漸告之以道家事。因教命胎息胎食。住年止白之法。行之二百餘年。顏色不老。在鄉里與人信讓從事。性好清淨。常閒居讀易。時作小小文疏。皆有意義。少君晚又授子訓無常子大幻化之術。按事施行。皆效。件見比舍家抱一兒。從求抱之。失手墮地即死。其家素尊敬之。不敢有慼哀之色而埋之。謂此兒命應不成人。行已積日。轉不能復思之。子訓因還外。抱兒還家。家人恐是鬼。乞不復用。子訓曰。但取無苦。故是汝兒也。兒識其母。喜笑欲往。母乃取之。意猶不了。子訓既去。夫婦共往掘視所埋死兒。空器中有泥兒長六寸許耳。此兒遂長大。又諸老人髮畢白者。子訓但與之對坐共語宿昔之間。則明旦皆髮黑矣。亦無所施爲。爲黑可期一年二百日也。亦復有不使人髮黑者。蓋神幻之大變者也。京師貴人聞之。莫不虛心欲見子訓。而無緣致之。子訓比居有年少爲太學生。于是諸貴人共呼語之。卿所以勤苦讀書者。欲以課試規富貴耳。但爲吾一致薊子訓來。能使卿不勞而達。書生許諾。乃歸。說事子訓。朝夕灑掃。立侍左右。如此且二百日。子訓語書生曰。卿非學道者。何能如此。書生曰。吾鄉里末流長幼之道自當爾。子訓曰。何以不道實而作虛飾邪。吾以具知卿意。諸貴人欲得見我。我亦何惜一行之勞。而不使卿得榮位乎。便可還語諸人。吾某月某日當往。書生甚喜。到京師。具向諸貴人說此意。到期日。子訓未行。書生父母憂之。往視子訓。子訓曰。恐我不行邪。不使卿兒失信。當發以食時去所居。書生父母相謂曰。薊先生雖不如期至。要是往也定。後日書生歸。推計之。子訓以其日中時到京師。是不能半日行千餘里。既至。書生往見子訓。子訓問書生曰。誰欲見我者。書生曰。欲見先生者甚多。不敢枉屈。但乞知先生所止。自當來也。子訓曰。不須使來。吾向千餘里來。寧復與諸人計此邪。卿今日使人人盡語之。使各絕

賓客。吾日中當往。臨時自當擇所先詣。書生如其言語貴人。貴人各各灑掃。到日中。子訓往。凡二十三處。便有二十三子訓。各在一處。諸貴人各各喜。自謂子訓先詣之定。明日相參問。同時各有一子訓。其衣服顏色皆如一。而論說隨主人諸問。各各答對不同耳。主人並爲設酒食之具。以餉子訓。皆各家家盡禮飲食之。于是遠近大驚。諸貴人並詣之。子訓謂書生曰。諸人謂我當有重瞳八采。故欲見我。我亦無所道。我不復往。便爾去矣。適出門。諸貴人冠蓋塞道到門。書生言適去。東陌上乘青騾者是也。于是各各走馬逐之。望見騾徐徐而行。各馬逐之不及。如此行半日。而常相去一里許。不可及。乃各罷還。子訓既少君鄉里弟子。微密謹愼。思道與同侍明匠。將是頭綜衆妙矣。

王眞字叔經。上黨人也。少爲郡吏。年七十乃好道。尋見仙經。經言成郊間人者。周宣王時郊間採薪之人也。採薪而行歌曰。巾金巾。入天門。呼長精。吸玄泉。鳴天鼓。養泥丸。時人莫能知。唯柱下史曰。此是活國中人。其語祕矣。非人乃古之漁父也。何以知之。八百歲人。日臨正方。千歲人。日理縱。採薪者乃千歲之人也。眞讀此書而不解其旨。遂搜問諸所居道士。經年而遇有解其旨者。語眞曰。此近淺之術也。爲可住年反白而已耳。乃語訣云。巾金巾者。恒存肺氣入泥丸中。徐徐以縷身。身當光澤。吸玄泉者。漱其口液而服之。

使人不老。行之七日有效。鳴天鼓者。朝起常叩齒三十六下。使身神安。又夜恒存赤氣從天門入周身內外。在腦中變爲火以燒身。身與火同光。如此存之。亦名曰鍊形。泥丸。腦也。天門。口也。習閉氣而吞之。名曰胎息。習漱舌下泉而嚥之。名曰胎食。行之勿休也。眞受訣施行胎息、胎食、鍊形之方。甚有驗。斷穀二百餘年。肉色光美。徐行及馬。力兼數人。自歎曰。我行此術。唯可不死。豈及神丹金玉之方邪。乃師事薊子訓。子訓授其肘後方也。魏武帝聞之。呼與相見。見似年可三十許。意嫌其虛詐。定校其鄉里。皆異口同辭。多有少小見眞者。切信其有道。甚敬重之。郄孟堅師事眞十數年。眞以蒸丹小餌法授孟節。得度世。鄉里計眞已四百歲。後一日將三少婆登女几山。語弟子言合丹去。遂不復還。眞一日行三百里。孟節能含棗核。以不食至十年。又能閉氣不息。身不動搖若死人。可至百日半歲。亦有家室。此法是眞所習郊間人之法也。孟節爲人質謹。不妄言。魏武帝爲立第舍。使領諸方士。皆患懷之際。人故有見孟節在長安市中者。魏武帝時。亦喜招求諸方術道士。皆虛心待之。但諸得道者莫肯告之以要言耳。

劉京。字太玄。南陽人也。漢孝文皇帝侍郎也。後棄世。從邯鄲陳君學道。受餌朱英丸方。合服之。百三十歲視之如三十許人。後師事薊子訓。子訓授京五帝靈飛六甲十二事。神仙十洲眞形諸祕要。京按訣行之。甚效。能役使鬼神。立起風雨。召致行廚。坐在立亡。而知人吉凶期日。又能爲人祭天益命。或得十年。到期皆死。其不信者。至期亦死。周流名山五嶽。與王眞俱行。悉遍也。魏武帝時。故遊行諸弟子家。皇甫隆聞其有道。乃隨事之。以雲母九子丸及交接之道二方教隆。隆按合行服之。色理日少。髮不白。齒不落。年三百餘歲。不知能得度世不耳。退黃初三年。京入衡山中去。遂不復見。京語皇甫隆曰。治身之要。當朝朝服玉泉。使人丁壯。有顏色。去三蟲而堅齒也。玉泉者。口中液也。朝未起。早起漱液滿口。乃吞之。琢齒二七遍。如此者三。乃止。名曰鍊精。使人長生也。夫交接之道至難。非上士不能行之。乘奔牛驚馬。未足論其險墜矣。

卿性多淫，得無當用此自戒乎。如京言，殆將不得度世也。

以上道藏本別爲漢武外傳。中多脫誤，無可校正，姑依原本。

上元夫人，道君弟子也。亦元古以來得道總統，真籍悉於龜臺金母，所降之處，多使侍女相聞，已爲賓侶焉。漢孝武皇帝好神仙之道，禱離名山，以求靈應。元封元年辛未七月七日夜二唱之後，西王母降於漢宮，帝迎拜稽首，侍立久之，帝命坐，食以天厨。遊宴盡悉，命觀將去，帝下席叩頭，請留懇勤，王母復坐，乃命侍女郭密香邀夫人同宴於漢宮。語在漢武帝傳中。其後宣帝地節四年乙卯，咸陽茅盈，字叔申，受黃金九錫之命，爲東岳上卿司命真君太元真人。是時五帝君授冊既畢，各昇天而去，茅君之師乃總真王君西靈王母與夫人降於句曲之山金壇之陵，華陽天宮，以宴茅君焉。時茅君中君名固，字季偉，小君名衷，字思和。王母授以靈訣，亦受錫命紫素之冊，固爲定錄君，衷爲保命君，亦侍其會。王君告二君曰：夫人乃三天真皇之母，上元之高真，統領十方玉女之籍，汝可自陳。二君下席再拜，求乞長生之要。夫人憫其勤志，命侍女宋辟非出紫錦之囊，開綠金之笈，以三元流珠經、丹景道精經、隱地八術經、太極綠景經凡四部，以授二君。王母復敕侍女李方明出丹瓊之函，披雲珠之笈，出玉佩金璫經、太霄隱書經、洞飛二景內書，傳司命君。各授書畢，王母與夫人告去，千乘萬騎，升還太空矣。廣記五十六引內傳。

漸臺高三十丈，南有璧門三層，內殿街陛，咸以玉爲之，鑄銅鳳皇高五丈，飾以黃金於樓屋上。御覽百七十八引內傳。

上起神屋，鑄銅爲柱，金塗大五圍。御覽百八十七引內傳。又八百十三引上起神屋至以銅爲柱，黃金塗之。

李夫人既死，帝思之，命工人作夫人形狀，置於輕紗幕中，宛然如生，帝大悅。御覽七百引內傳。

削冰令正圓，舉以向日，以艾承其影得火。御覽九百九十七引內傳。

武帝上嵩山，忽見仙人長可二丈，問之曰：吾九嶷山人也，聞中嶽有石上菖蒲，一寸九節，食之長生，故來採之。忽然不見。證類本草六引內傳。

西王母使者至，東方朔死，上以問使者，對曰：朔是木帝精，爲歲星，下遊人中，以觀天下，非陛下之臣。初學記一引內傳。

長州一名青邱，仙草靈藥，甘液玉英，靡所不有。初學記二十七、御覽八百五引內傳。

漢武帝內傳校勘記

漢武帝內傳一卷，今文瀾閣本、說郛、漢魏叢書本，略與太平廣記同，皆非完帙，惟道藏本文多至倍，簡人所引西王母侍兒歌及朱鳥窗事咸在焉。別有外傳一卷，首條全載十洲記，餘亦出入漢武故事、神仙傳等書。內鉤弋夫人、魯女生、李少君三事，太平御覽、孔氏六帖、事文類聚並引作內傳。考諸家著錄，無漢武外傳。玉海五十八引中興書目：漢武帝內傳二卷，載西王母事，後有淮南王、公孫卿、稷邱君八事，乃唐終南元都道士游巖所附，今悉在外傳中。後得晁伯宇續談助本，內傳自太初元年提行另起，後附公孫卿、魯女生、封君達、李少君四條，有王游巖跋云：右從淮南王至稷邱君，凡八事附之，正與中興書目合。乃悟古本皆以太初元年以下爲下卷，好事者附錄雜聞，後人覺其不類，遂析之爲外傳，而并原文二卷爲一耳。此書舊題班固撰，中興書目題漢光祿大夫郭憲，而晁伯宇以爲葛洪僞造。書中年月日名，依附本紀；其論神仙服食及五嶽真形圖、四十年一傳云云，與抱樸子仙藥、遐覽諸篇相涉；首記景帝夢赤彘事，即洞冥記之文，洞冥記亦題郭憲撰。若彼與漢武故事景帝夢高祖曰王美人得子當名爲彘語互證者。漢武故事亦題班固，晁伯宇以爲王儉造。又御覽引漸臺、神屋等五條，亦絕似洞冥記，大約東晉以後浮華之士造作誕妄，轉相祖述，其誰氏所作，不足深究也。藏本流傳少見，雖其記載猥瑣，然文采絢爛，詞章家承用不廢，爲參校各本，訂其異同，仍遵四庫卷目，其外傳及逸文並錄卷後，付刊後續有所見，別記校勘如左方。丙申秋仲錢熙祚識。

漢孝武皇帝 續談助句首有漢字。與廣記合。 董仲舒侍 續談助舒作君。又侍作在側。與廣記合。又侍 帝愕然問之 續談助作何人。作帝 王子登也 續談助作姓王名登。

母暫來也 續談助作西王母諸物來也。 帝下席 續談助句首有武字。 玉女忽然不知所在 續談助作失所在。 是西王母紫蘭室玉女 續談助是作此。

作簡。末有也字。 帝於是登延靈之臺 續談助九。延靈。御覽八又七百作承圖。 盛齋存道 續談助、御覽八。 乃修除宮掖之內 御覽八百

十六。又八百七十。設作觴。 設座殿上 御覽八百十六作設大牀於殿上。 張雲錦之帷 御覽七百帷作帳。 然九光之燈 御覽同上。光作微。 酌蒲萄之酒

御覽八百七十二酌作設。 內外寂謐以候雲駕 御覽七百七十三寂謐倒。下句作以候仙官。 至二唱之後 續談助亦有但作夜半。唱作。御覽同 忽天西南

如白雲起 續談助並有見字。御覽同上。天上與廣記合。 鬱然 續談助作鬱鬱。 或控白鶴或乘軒車 御覽同上。軒作軿。 群仙數萬 御覽同上作數千。與

合。 光耀庭宇 御覽同上。耀作輝。 乘紫雲之輦 續談助八。輦作車。御覽八 年可卅許 續談助作年可三十餘。 以盤 御覽九百六十七與廣記合。藝文類聚作王母乘 三十與

四作拌。與類聚合作。 大如雞子 御覽同上。子作卵。與廣記合。 以四枚與帝自食三桃 御覽同上。四作五。枚作核。桃字句易。 乃命侍女王子登

無子字作合。 阮凌華拊五靈之石 續談助字並作陵。 婉洞庭之磬 續談助擊作拊。庭作淩。 衆聲激朗 續談助作衆。 又命侍女 續談御覽

五十六。合作令。 詠發感中和 詩紀外集一作詠歌發中和。 顧眄八落外指招九雲遐 御覽五十六。眄作盻。指作招。遐作道。 不闕天顏 續談助顏作眞。 垢

哀憐 續談助作矜。 就廬味道 續談助作靈。 然女情恣體慾 續談助情上有多字。在字。 丹房之內 續談助丹房上有於字。 保爾旅族 續談助作

保圖靈根。此下有夜欲之足以度世。至於太上之樂。乃有十五字。與續談助合。疑原本有脫簡。 御覽 丹城玉渠 御覽九百八十四句上有帝闕王旅四字。 風雲子 御覽九百

六十九。句上有元光渠角四字。 玉津金漿 六帖十六漿作醬。 宋元都之綺華 續談助。御覽九百七十七華作蕤。 宜陵麟膚 續談助宜作冥。麟作麟。 東擬扶桑之

丹椹 御覽九百八十四作仰。 紫虬童子 續談助、御覽同上。紫並作紫。 天漢巨草 御覽同上巨作神。 南宮火棗 續談助。御覽同上。火並作大。 非中仙之所保

中本。 豐漿玉酒 六帖十六漿作醬。 元圃瓊腴 續談助圃作闕。 黑阿珊瑚 續談助阿作河。 嵩山白鳳之脯 續談助脯作肝。 流澌青狄 續談助作

荻。 左食神元石闕元澗 續談助元作光。闕作闕。義較優。 上屈閬闐之金精 續談助闐作闐。義較優。又闐作閬。 下摘圓邱之紫柰

御覽九百六十八作紅李。 凝水靈瑤 續談助作白水靈瑤。義較優。 八垓赤薤 續談助垓作陔。御覽九百六十七作垓。薤作韭。 非下仙之所逮 本有此字。非字。 五雲之

漿。六帖十六作元靈之醬。 地仙之所見也 本句上有非字。與上一例。 松柏之膏 續談助之作脂。 鳥草澤滸 續談助作鳥花。義較優。 椒麻綺斷 續談助

升作。 役使羣鬼 續談助作鬼神。 此元始天王丹房之中所說微言 續談助此下有是字。在所說上。與本同。 書出 續談助出作之。 子善錄而

修焉 續談助修下有爲字。 與上元夫人相問 續談助作問。 何神人也 續談助人作仙。 又遣侍女答問云 續談助作遣一侍女來云。 須臾少留 續談

助作留。 帝因問上元夫人由 續談助由作何神也。 皆女子 續談助皆下有是字。 天姿清輝 續談助作輝。與廣記合。 服赤霜之袍 續談助霜作霞。 頭

作三角髻 續談助三下有髮字。 戴九靈夜光之冠 續談助九靈夜光之冠作印。垂作佩。腰下有帶字。 帶六出火玉之珮 垂鳳文琳華之綬 腰流黃揮精之劍 上殿向黃

母拜 御覽六百八十四作拜。與廣記合。 帝拜問寒溫 續談助作帝拜之。 阿母既有念 續談助作有云。故來。 阿母

至於尸解下方 續談助下作之。 與之念捷之。 續談助作正。 而使人林衄也 續談助也作邪。 山旻中 續談助作巖。 有卷子小書 御覽七百四作有一卷書。與

廣記合。又八百十二作一卷小書。續談助作有一卷小書。 就我求請 續談助二字倒。與廣記合。 所宜佩乎 續談助佩下有帶字。 清虛元年 續談助作靈。 察邱嶽之高

卑 續談助作山。 皆如傳章 續談助章作傳。 通眞達虛 續談助通上有達字。虛作靈。與廣記合。 右庚素收攝殺之律 續談助作右庚太素收攝蠱鬼之律。 六

靈威儀 續談助句首有數字。 地眞素訣 續談助作曲。疑與字之太。 寅申巳亥紫度炎光 續談助申巳倒。度作庭。 來虎豹 續談助來作朱。與廣記合。 適知

其一 續談助作一。 昔曾扶廣山見青眞小童 續談助見字在昔下。青作清。下同。 夫人當授以致靈之途矣 續談助致作至。途作道。 此是太

虛羣文 續談助大靈。 又宜授得道者 續談助得道作道君。 未應用此耳 續談助此倒。 何足隱之也 續談助作何足隱耶。 得道者四百年

一傳 續談助者下有得字。下三句同。與上一例。 得昇太上者 續談助太上有天字。皆。 女受傳女男受傳男 續談助受作授。 今正敕取 續談助正下有實字。 況

阿環有六甲下術 御覽八、又一百七十六。下並作之。 可以游於靈之宮 御覽八、又一百七十六。靈作雲。 即命侍女紀離容 續談助作命。 出六

甲左右靈飛致神之方十二事來以授徹也 續談助來上有以字。下句作容以授劉徹。 長生久視 續談助生作存。 禍必族傾 續談助族作擢。 是青

童小君 續談助作眞小童。 太上中黃道君之師眞 續談助師作眞命。 乃一一手指所施用節度 續談助指作據。 又命侍女宋靈賓

三 御覽八百十又作即。 忽過紫微垣過 續談助過作垣作闕。 蘭宮敞琳闕 藝文類聚四十三宮作闕。詩紀作珠宮。續談助作闕珠琳敞宮。似誤。 碧空啓瑤沙

藝文類聚作空。詩紀皆作闕。詩紀作宇。上有疑與上句互誤。 曄曄生光華 續談助、詩紀。七籤光並作曄。 玉胎來絳芝 續談助來作東。 晨登太霞宮 續談助

詩紀。七籤作。 挹此八玉蘭 詩紀作挹此。 夕入玄元闕 續談助元作闕。 璃輪復朱丹 續談助、詩紀、七籤復並作履。 朝發汗漫府 續談助作且。 續談助

且如憹所安 續談助憹作儂。 二儀設猶存 續談助設並作復。七籤 同乘而去 續談助乘作車字。較優。下有 雲氣勃蔚 御覽八作鬱。 盛以黃金之箱

御覽八百十一、六帖十四前並作几。 以珊瑚爲軸 御覽七百六、六帖並作牀。 太初元年 續談助起此以下無首題字。另提 天火燒柏梁臺 續談助燒作焚。 其函燒

失 續談助作燒所失之。 授董仲舒 續談助作君。下注一作郡。 此書得傳行於世者先傳此二君以存之矣 續談助此作二君也。下句由此二君作傳 悔

不行德 續談助行作修。 帝愈懊惱 續談助作懊恨。與廣記合。 協律呂 續談助作音律。 此本王母意也 續談助句首有云字。 一玉杖 御覽八百二十作玉杖一枚。

故入梓宮 御覽七百十下有以字。故 於扶風市中 御覽七百十八市上並有鄰字。又八百二十二字見下。 有司詰辭 御覽七百十並作問。下有云字。 見一人 御覽八百

二十八見下有市中二字。 即售之度 御覽同上作賣。 實不知賣箱杖主名 御覽同上。名上有姓字。 先詔以雜書 御覽七百十四作雜書。又九

於棺內 御覽同上作棺中。 至元康二年 御覽同上。下明有宜帝二字。又九百八十四作延康。 武帝時也 御覽同上。時下有物字。 又九

以紙箱奏進 御覽同上。又九百八十四作以箱及書奏上之。與廣記合。 帝問武帝時侍臣 御覽九百八十四作左右侍臣。 有典書郎冉登

見書 御覽七百十一作右左二字。又九百八十四作中郎。見可然。與廣記合。 流涕 御覽同上作淚。 殯斂時物也 御覽同上。又九百八十四作斂時物。 安

完如故 御覽同上完作合。

附錄

初服餌胡麻及水 後漢書方術傳注引內傳作水。 乃入鳥鼠山 藝文類聚二十四引內傳鼠作眾。 年如三十者 後漢書方術傳注、藝文類聚作三十。本草四引內傳作二。

不以姓字語人 方術傳注作名。 君達先在人間二百餘年 方術傳注作歲。 即起 藝文類聚七十八引內傳作想。 口已食之遂生奇光 初學記五作少君。

記二十八、藝文類聚七十八引內傳作以。與御覽九百六十八合。 是以保黃物之可成也 藝文類聚作爲。黃作爲。 少君將捨朕矣 初學記作將舍朕而去。 于厭字叔

堅 方術傳注引內傳作堅。 斷穀二百餘年 方術傳注作日。 力兼數人 方術傳注作並。

元中記

補逸

郭璞撰

茆泮林輯

元中之書，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姓氏，惟羅苹注路史云，諸書皆引郭氏元中記，其中狗封氏事，與山海經注一同，知為景純，然於他書亦無可據，又讀吳淑事類賦敘已云散佚，則是書之亡，當在北宋前，雖其說多荒誕不經，要亦古籍之足備異聞者，余故鈔而輯之，以俟好奇者之採擇云，道光丙戌盛夏高郵茆泮林自識。

元中記

郭氏撰

辟凝磧

玉門之西南荒之東，有一國，國中有山，山上有祠廟，國人五六百戶，無他事役，歲歲出石磧數千枚，輸廟中，名為辟凝磧，給辟凝用，從春甫出磧日減，至秋而盡。御覽十三五十二七百九十七引作石尖卷砂辟凝封氏見聞記卷八

案封氏見聞記云人閒往往見細石赤色形如小豬謂之辟塵斧云殺佛磁塵皆得此物予曾於小朱山僧海鐵房中見一石與前後所見者皆相類閒將此何用曰房中大石往年秋時盛唐為雨沒於辟塵異得此俗謂之辟塵與錫然收之無所用也案元中記有辟凝磧云諸字書檢無辟字磧凝有雜金撰牛骨鐶音為組合爐字石貨與金相類誤宜同玄感案封氏之說未確宋本御覽十三五十二曾引元中記作石磧惟七百九十七引元中記作石尖尖當即機之俗字說文云識悞也與封氏所聞譌楔之說合據此則字當音子羅切義既不得从石磧字讀顧含音亦不得如吳博士事類賦注所引以張璧所增之玉篇字說子林切也

鍾山石首

北方有鍾山焉，山上有石首，如人首，左目為日，右目為月，開左目為晝，開右目為夜，開口為春夏，閉口為秋冬。御覽三十八

火浣布

南方有炎火山焉，在扶南國之東，加營國之北，諸薄國之西，山從四月而火生，十二月火滅，正月二月三

月火不然。山上但出雲氣。而草木生枝條。至四五月火然。草木葉落。如中國寒時草木葉落也。行人以正月二月三月行過此山下。取此木以爲薪。然之無盡時。取其皮績之爲火浣布。御覽八百六十八

柴都

東方有柴都焉。在齊國。有山。山有泉水。如井狀。深不測。至春夏時。雹從井中出。常敗五穀。人常以柴塞之。不柴塞則出也。故號爲柴都。御覽十四七十引元中記柴都作柴嵩。

扶桑木

天下之高者。扶桑無枝木焉。上至天。盤蜿而下屈。通三泉。御覽九百五十五事類賦桑注

水

天下之多者水焉。浮天載地。高下無不至。萬物無不潤。及其氣流屆石。精薄膚寸。不崇朝而澤合靈宇者。神莫與並矣。是以達者不能測其淵沖而盡其鴻深也。御覽五十九藝文類聚八初學記六水經注後叙

惡燋

天下之強者。東海之惡燋焉。水灌而不已。惡燋者、山名也。在東海南方三萬里。海水、灌之。隨盡。故水東流而不盈。藝文類聚八作沃燋石。御覽五十二引元中記惡燋。六十引作沃燋。文選江賦注全。

弱水

天下之弱者。崑崙之弱水焉。鴻毛不能載也。御覽六十五史記匈奴傳歲監漢書外夷列傳注

洞庭寶室

吳國西有具區澤。中有包山。有洞庭寶室。入地下潛行。通琅邪東武。御覽四十六初學記八

黃池穴

彭城北有黃池。穴如洞室。北通王屋山。白帖穴

青城山穴

蜀郡有青城山。山有洞穴。潛行分爲三道。各通一處。西北通崑崙。御覽五十四一百六十六

伏羲

伏羲龍身。文選魯靈光殿賦注

女媧

女媧蛇軀。全上

狗封氏

狗封氏者。高辛氏有美女。未嫁。犬戎爲亂。帝曰。有討之者。妻以美女。封以三百戶。帝之狗名盤瓠。亡三月。而殺女戎之首來。帝以爲不可訓民。乃妻以女。流之會稽東南二萬一千里。得海中土方三百里而封之。生男爲狗。生女爲美女。封爲狗民國。御覽九百五藝文類聚九十四

扶伏民

扶伏民者。黃帝軒轅之臣。曰茄豐。有罪。刑而放之。扶伏而去。後世爲扶伏民。去玉門關二萬五千里。御覽七百九十七

奇肱氏

奇肱氏善奇巧。能爲飛車。從風遠行。御覽七百五十二

伊族與唐吾俗民

伊族與唐吾俗民穴居。去玉門一萬里。藝文類聚

朱梧縣民

朱梧縣。其民服役。依海際居。產子。以沙石自擁。不食米。止資魚以爲生氣。御覽三百六十一

丈夫民

丈夫民。殷帝太戊使王英採藥於西王母。至此絕糧。不能進。乃食木實。衣以木皮。終身無妻。產子二人。從背脅間出。其父則死。是爲丈夫民。去玉門二萬里。全上案山海經海外西經郭注與此亦同王英作王孟。

化民

化民食葉。三七年化。能以白裘。如蠶績。九年生翼。十年而死。去琅邪四萬里。御覽八百二十五

案藝文類聚八十八御覽九百五十五俱引括地圖作化民食桑二十七年化而白蠶據此則葉上當脫桑字三字當二十之訛也

端門逐疫

顓頊氏三子俱亡。處人宮室。善驚小兒。漢世以五營千騎。自端門傳炬送疫。棄洛水中。荊楚歲時記

桃人

今人正朝作兩桃人立門旁。以雄雞毛置索中。蓋遺象也。御覽二十九

積石山桃

木子之大者。有積石山之桃實焉。大如十斛籠。御覽九百六十七藝文類聚八十六齊民要術十初學記二十八

桃都

東南有桃都山。上有大樹。名曰桃都。枝相去三千里。上有天雞。日初出照此木。天雞則鳴。天下雞皆隨之。御覽九百十八齊民要術十藝文類聚九十一

白蠮

東海有樹。名爲白蠮。其汁可爲脂。色白味甘。香紗脂部

烏桕

荊州有樹名烏桕。其實如胡麻子。擣其汁。可爲脂。其味亦如豬脂。全上齊民要術引首語下作其實如類賦注之如胡麻子其汁味如豬脂

木槿

君子之國。地方千里。多木槿之華。藝文類聚八十九

元菟山花

元菟北有山，山有花，人取紡績為布。（御覽八百二十）

大樹山樹

大樹之山西有採華之樹，服之則通萬國之言。（御覽九百五十二藝文類聚八十八）

千歲樹

千歲樹之枝，中央下，四邊高。（御覽九百五十二）

百歲樹

百歲之樹，其汁赤如血。（御覽全上藝文類聚八十八）

松脂

松脂淪入地中，千歲為伏苓。（御覽九百五十二八初學記二十八 藝文類聚八十歲初三錢註）

楓脂

楓脂淪入地中，千秋為琥珀。（御覽八百八酉陽雜俎十一）

樹精

千歲樹精化為青羊。（御覽八百八十六九百二藝文類聚八十八）

又

萬歲樹精為青牛，多出遊人間。（御覽類聚引全上初學記二十九）

又

秦文公造長安宮，而四百里，南至終南山，山有梓樹，大數百圍，蔭宮中，公惡而伐之，連日不克，輒大風雨。夜有鬼問梓樹，樹曰，豈奈吾何。鬼曰，若使三百人披頭，以絲繞樹，豈不敗汝。樹默然不應。明日，人上言，秦王依此言伐之，中有青牛，遂之，入灃水。（御覽九百五十八）

又

秦始皇時，終南山有梓樹，大數百圍，蔭宮中，始皇惡之，興兵伐之，天輒大風雨，飛沙走石，人皆疾走，至夜疲合。有一人中風雨，偽寒，不能去，留宿。夜聞有鬼來問樹，言秦王因暴相伐，得不困耶。樹曰，來即作風雨擊之，其奈吾何。又曰，秦王使三百人披頭，以赤絲繞樹，伐汝，得無敗乎。樹淡然無言。疾人報秦王，衆言伐斷。中央有一青牛出，逐之，走入於河，于是秦王乃置髦頭騎。（御覽六百八十書鈔輿圖）（案此與上秦文公事相類史記秦本紀集解引錄異傳藝文類聚九十四引列異傳俱作秦文公不知御覽引元中記何以一作秦文公一作秦始皇也書鈔引元中記亦作秦始皇時故云日所傳異聞郭氏壁馥之拜威後人傳鈔曝刻之謂歟故閑鉞之以侯鄉葬君子之孝行事）

又

漢桓帝時出遊河上，忽有一青牛從河中出，直走盪桓帝，人皆驚走，太尉何公為殿中將軍，為人有勇力，走往逆之，牛目之反走，還河，未至河，公及牛，乃以左手挽牛足，右手持斧斫牛頭而殺之。此青牛者，萬年之木也。（御覽二百三十九九百）

老狐

五十歲之狐為淫婦，百歲狐為美女，又為巫神。（御覽九百九）

百歲鼠

百歲鼠化為神。（御覽九百十一）

又

百歲之鼠，化為蝙蝠。（全上初學記二十九）

蝙蝠

蝙蝠百歲者倒懸，得而食之，使人神仙。（水經沔水注）

又

百歲伏翼色赤，止則倒懸，千歲伏翼色白，得食之，壽萬歲。（御覽九百四十六藝文類聚九十七）

千歲燕

千歲之燕，戶北向。（藝文類聚九十二酉陽雜俎續八）

千歲龜

千歲之龜，能與人語。（初學記三十）

女雀

姑獲鳥夜飛晝藏，蓋鬼神類，衣毛為飛鳥，脫毛為女人，名為天帝少女，一名夜行遊女，一名鉤星，一名隱飛鳥。無子，喜取人子，養為子。人養小兒，不可露其衣，此鳥度即取兒也，以血點其衣為誌，故世人名為鬼鳥。荊州為多。昔豫章男子，見田中有六七女人，不知是鳥，匍匐往，先得其所解毛衣，藏之，即往就諸鳥。諸鳥各走就毛衣，衣之飛去，一鳥獨不得去，男子取以為婦，生三女。其母後令女問父，知衣在積稻下，得衣飛去。後以衣迎三女，三女得衣，亦飛去。（御覽八百八十三九百二十七荊楚歲時記引元中記）

又

陽新男子於水次得女雀，遂與共居，生二女，悉衣羽而去。（水經注）

日復牛

大月氏及西胡有牛，名曰復牛，今日割取其肉一二斤，明日，其肉復生，創即愈也。漢人入國，示之以為珍異。漢人曰，吾國有蟲，大如小指，名曰蠶，食葉為人吐絲。外國復不信有之。（御覽八百二十五九百）

蛇邱

東海有蛇邱之地，險多漸洳，衆蛇居之，無人民，蛇或人頭而蛇身。（藝文類聚九十六）

崑崙巨蛇

崑崙西北有山，周回三萬里，巨蛇繞之，得三周，蛇為長九萬里，蛇居此山，飲食滄海。（類聚全上御覽三十八）

員邱大蛇

崑邱之上多大蛇。以雄黃精壓之。御覽九百八十八

巨鼇

東南之大者。有巨鼇焉。以背負蓬萊山。周迴千里。巨鼇巨龜也。御覽三十八初學記三十文選吳都賦注引鼇巨龜也四字

東海大魚

東方之東海。有大魚焉。行海者。一日逢魚頭。七日過尾。其產。則三百里為血。御覽九百三十六

北海巨蟹

天下之大物。北海之蟹。舉一鼇能加於山。身故在水中。御覽九百四十二

案山海經海內北經云。大蟹在海中。郭注。蓋千里之蟹也。畢氏校引周書王會海陽大蟹。并孔晁注。海水之陽。一蟹盈車。證郭氏說。但不若元中記之所言確。

蟾蜍

蟾蜍頭生角。得而食之。壽千歲。又能食山精。御覽九百四十九

又

山精如人。一足。長三四尺。食山蟹。夜出晝藏。人不能見。夜聞其聲。千歲蟾蜍食之。御覽八百八十六

水狐

水狐者。視其形、蟲也。其氣、乃鬼也。長三四寸。色黑。廣寸許。背有甲。厚三分許。其頭有物向前七。如角狀。見人則氣射人。去二三步即射人。中十人、六七人死。御覽九百五十

又

蜮長三四寸。蟾蜍鸑鷟鴛鴦悉食之。廣韻二十五德注

玉精

玉精為白虎。御覽八百八十六

金精

金精為車馬。御覽全上

銅精

銅之精為僮奴。御覽八百十三八百八十六

鉛精

鉛錫之精為老婢。御覽八百十二八百八十六廣韻二十三錫注

又

鉛錫之精為狐狸。御覽九百十二

瑪瑙

瑪瑙出月氏國。御覽八百八藝文類聚八十四

車渠

車渠出天竺國。御覽類聚同上

木難

木難出大秦。御覽八百九

頗黎

大秦國有五色頗黎。紅色最貴。御覽八百八

珊瑚

珊瑚出大秦國西海中。生水中石上。初生白。一年黃。三年赤。四年蟲食敗。御覽八百七

金鋼

金鋼出天竺大秦國。一名削玉刀。削玉如鐵刀削木。大者長尺許。小者如稻米。欲刻玉時。當作大金鐶。著手指間。開其背如月。以割玉刀內鐶中以刻玉。御覽八百十三

鏡

尹壽作鏡。御覽七百十七

帽

句始作帽。通志畧

元中記補遺

肉

五肉七菜。勝捲鵝鴨。書鈔肉部

狐

狐五十歲能變化。百歲為美女。為神巫。為丈夫。與女子交接。能知千里外事。即與天通。為天狐。錦繡萬花谷三十七

案此條御覽已引見前文。少異。今補錄之。

梓木櫃

凡梓木為櫃。居下則木鳴。謂之爭位。韻府八灰櫃韻

越燕胡燕

越燕斑胸聲小。胡燕紅襟聲大。丹鉛總錄

搜神記序

雖考先志於載籍。收遺逸於當時。蓋非一耳一目之所親聞覩也。又安敢謂無失實者哉。衞朔失國。二傳互其所聞。呂望事周。子長存其兩說。若此比類。往往有焉。從此觀之。聞見之難。由來尚矣。夫書赴告之定辭。據國史之方册。猶尚若此。況仰述千載之前。記殊俗之表。綴片言於殘闕。訪行事於故老。將使事不二迹。言無異途。然後爲信者。固亦前史之所病。然而國家不廢注記之官。學士不絕誦覽之業。豈不以其所失者小。所存者大乎。今之所集。設有承於前載者。則非余之罪也。若使採訪近世之事。苟有虛錯。願與先賢前儒分其譏謗。及其著述。亦足以發明神道之不誣也。羣言百家。不可勝覽。耳目所受。不可勝載。今粗取足以演八略之旨。成其微說而已。幸將來好事之士。錄其根體。有以游心寓目。而無尤焉。

搜神記引

余得搜神記及搜神後記讀之。乃知晉德不勝怪而底于亡也。何者。令升雖始自前載。晉實半之。元亮則晉十九矣。何東西百五十年間。天孽人妖。駭人耳目。若斯多也。豈司馬家以兩世凶黠。奸有神器。其陰害祕篡。默爲天地之害者。不得不借此開洩。用爲非德受命者鑒邪。若令升所載。皆出前史及諸雜記。故晉宋五行志往往採之。惟晉書本傳稱兄氣絕復蘇而不名。道書吳猛傳謂寶兄西安令干慶。而本紀第稱西安令干慶。而絕不謂兄。亦可疑也。至于後記。多後人附益。非元亮本書。如元亮卒于宋元嘉四年。而有十四十六等年事。陶集多不稱宋代年號。以干支代之。何得書永初元嘉。又諸葛長民與宋武比肩晉臣也。陶必不謂伏誅。凡此數事。皆不可不與海內淹雅曉辨之也。繡水沈士龍讀令升遷門閣之異。爰摭史傳雜說。參所知見。與斯人于耳目之外。顯世局故常。適以說怪視之。不知劉昭補漢志、沈約宋志、與晉志五行皆取錄于此。蓋以其嘗爲史官。卽怪亦可徵信耳。第所載秦閔王女一段。則嬴秦無謚閔者。惟晉武帝子秦獻王無嗣。愍帝嘗以吳王晏子出嗣秦王。豈卽愍帝邪。然愍帝時。秦爲虜境。秦妃安得在秦而有二十三年之久。至謂令之國壻。亦爲駙馬都尉。此政晉事耳。又有謝鎮西之稱。按謝尙于穆帝永和間加始鎮西將軍。寶書成嘗示劉惔。惔卒于明帝大寧間。則鎮西之號。去書成時尙後二十餘年。安得預稱。此殊不可曉。若淵明後記。梁皎法師稱其傍出高僧。敍其風素。王曼穎報書亦云高僧行跡。森在元亮之說。

今記中復佛圖澄、曇遊二人，應散逸不少。其載桓溫老尼及見簡文帝山陵，豈以之況宋武耶。海鹽胡震亨識。

搜神記目錄

卷一
神農
赤松子
赤將子輿
甯封子
偓佺
彭祖
師門
葛由
崔文子
冠先
琴高
陶安公
焦山老君
魯少千
淮南八公
劉根
漢王喬
薊子訓
漢陰生
平常生
左慈
于吉
介琰
徐光

葛玄
吳猛
園客
董永
鉤弋夫人
杜蘭香
弦超（附智瓊）
卷二
壽光侯
樊英
徐登
趙昞
徐趙清儉
東海君
邊洪
鞠道龍（附黃公）
謝糺
天竺胡人
扶南王
賈佩蘭
李少翁
營陵道人
白頭鵝
石子岡
夏侯宏

卷三
鍾離意
段醫
臧仲英（附許季山）
嵇元（附董彥興）
管輅（共四條）
淳于智
郭璞（共四條）
費孝先
隗炤
韓友
嚴卿
華佗（共二條）
卷四
風伯雨師
張寬
灌壇令
胡母班
馮夷
河伯婿
華山使
張璞
建康小吏
宮亭湖（二條）
驢鼠
青洪君（附如願）
黃石公祠
樊道基（附成夫人）
戴文謀
糜竺

陰子方　蠶神
戴侯祠　劉玘
卷五
蔣山祠（共五條）　丁姑祠
趙公明參佐　周式
張助　新井
卷六
妖怪　山徙
龜毛兔角　馬化狐
人化蜮　地暴長
一婦四十子　人產龍
彭生　蛇鬪
龍鬭　蛇繞柱
馬生人　女子化男

五足牛　臨洮長人
龍見井中　馬生角
狗生角　人生角
狗與豕交　黑白烏鬭
牛足出背　趙郭蛇
鼠舞門　泰山石立
蟲葉成文　狗冠
雌雞化雄　范延壽
天雨草　廢社復興
鼠巢　犬禍
鳶焚巢　雨魚
○木生人狀　馬出角
燕生雀　三足駒
僵樹自立　兒啼腹中
王母傳書　男子化女（哀帝時）
人死復生　兒生兩頭（漢平帝時）

三足烏　德陽殿蛇
雨肉　梁冀妻
牛生雞　赤厄三七
長短衣裾　夫婦相食
寺壁黃人　木不曲直
雌雞欲化　兒生兩頭（漢靈帝時）
梁伯夏後　○草作人狀
兩頭共身　懷陵雀
嘉會挽歌　京師謠言
桓氏復生　建安人妖
荊州童謠　樹出血
燕巢生鷹　妖馬
燕生巨鷇　譙周書柱
孫權死徵　孫亮草妖
離里山大石　陳焦復生
孫休服制
卷七
開石文字　西晉服妖

翟器翟食　蟛蚑化鼠
太康二龍　兩足虎
死牛頭　武庫飛魚
方頭屐　攝子髻
晉世寧舞　氈觧頭
折楊柳歌　遼東馬
婦人兵飾　鐘出涕
一身二體　安豐女子
臨淄大蛇　呂縣流血
[illegible]侯奇礫石　烏杖柱掖
貴首渾身　浮石登岸
時人大紒　○牛能言

敗屩聚道
萬祥碑
狗作人言
徐馥作亂
生箋單衣
任喬妻
牛生子二首
一足三尾牛
太興初女子
絳囊縛紒
○長柄羽扇
卷八
舜手握褒
呂望
孔子夢

戟鋒火
梓產異物
蝘鼠
豕生人兩頭
無顏帢
淳于伯
地震涌水
駒兩頭
武昌火
儀仗生花
武昌大蛇
湯禱雨
武王
赤虹化玉

陳倉祠
熒惑星
卷九
應嫗
張顥
何比干
鵩鳥賦
公孫淵
鄧喜
庾亮
卷十
和熹鄧后
禾三穗
蔣山學
劉雅

邢史子臣
戴洋
壽光
張氏鈎
魏舒
翟宜
諸葛恪
賈充
劉寵
孫堅夫人
張車子
火浣衫
張奐妻

靈帝夢
謝郭同夢
卷十一
熊渠子
古冶子
賈雍
戴宏
諒輔
小黃令
葛祚碑
周暢
王延
蠐螬炙
郭巨

呂石夢
徐泰夢
魏更羸
三王墓
顚諸
酒滑患
何敞
白虎墓
曾子
王祥
楚僚
蚺蛇膽
劉殷

楊伯雍
羅威
○白鳩郎
犍爲孝女
庾袞
兒化水
鄧元義
范巨卿張元伯
卷十二
五氣變化
地中犬聲
○池陽小人
落頭民
猳國馬化
越地冶鳥
大青小青

衡農
王裒
東海孝婦
樂羊子妻
韓憑妻
望夫岡
嚴遵
賁羊
傒囊
醉臘被格
○貙虎化人
刀勞鬼
鮫人
山都

蜮 鬼彈
㲉小小 犬蠱
虵蠱

卷十三
澧泉 二華之山
霍山鑊 樊山火
孔竇 湘穴
龜化城 長水縣
馬邑城 劫灰
丹砂井 餘腹
長柳 青蚨
螺贏 木蠹
蛸 典論刊石
金蠶 焦尾琴
柯亭竹

卷十四
蒙雙氏 槃瓠
夫餘王 鵠蒼銜卵
穀烏菟 齊無野
袁釗 竇氏蛇
檝兒 羽衣人
女化蠶 嫦娥
怪草 蘭巖山鶴
毛衣女 人化鼉
人化鼈 宣騫母
怪老翁

卷十五
王道平 河間郡男女
賈文合 李娥（附劉伯文 費長房）
巾蛹 賀瑀

戴洋復生 柳榮張悌
馬勢婦 顔畿會（附甬）
羊祜 漢宮人冢
棺中生婦 杜錫婢
馮貴人 廣陵諸冢
欒書冢

卷十六
疫鬼 挽歌
阮瞻 黑衣客
蔣濟亡兒 遼水浮棺
溫序 文穎
蘇娥 曹公船
夏侯愷 諸仲務女
王昭平 鼓琵琶
秦巨伯 鬼酣醉
錢小小 宋定伯
紫玉 駙馬都尉
漢談生 崔少府墓
汝陽鬼魅 鍾繇

卷十七
張漢直 范丹
費季 虞定國
朱誕給使 倪彥思（附此農盜穀）
頓邱鬼魅 度朔君
竹中長人 釜中白頭公
服留鳥 南康甘子
秦瞻

卷十八
[illegible]面怪 細腰
怒特祠 樹神黃祖

張叔高　陸敬叔
船飛　老狸
張茂先　吳興老狸
狸婢　劉伯祖狸神
阿紫　宋大賢
到伯夷　胡博士
謝鯤　豬臂金鈴
高山君　田琰
沽酒家狗　白衣吏
李叔堅　蒼獺
王周南　安陽亭書生
湯應

卷十九
李寄　司徒府蛇怪
揚州二蛇　鼉婦
丹陽道士　五酉
鼠婢　千日酒
陳仲舉
卷二十
病龍雨　蘇易
鶴銜珠　黃衣童子
隋侯珠　孔愉
古巢老姥　董昭之
犬冢　華隆家犬
螻蛄神　猿母猿子
虞蕩　華亭大蛇
邛都大蛇　建業婦人

搜神記卷一

晉　干　寶撰

神農以赭鞭鞭百草，盡知其平毒寒溫之性，臭味所主，以播百穀，故天下號神農也。

赤松子者，神農時雨師也，服冰玉散，以教神農，能入火不燒，至崑崙山，常入西王母石室中，隨風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僊，俱去，至高辛時，復爲雨師，遊人間，今之雨師本是焉。

赤將子轝者，黃帝時人也，不食五穀，而噉百草華，至堯時，爲木工，能隨風雨上下，時於市門中賣繳，故亦謂之繳父。

甯封子，黃帝時人也，世傳爲黃帝陶正，有異人過之，爲其掌火，能出五色煙，久則以教封子，封子積火自燒，而隨煙氣上下，視其灰燼，猶有其骨，時人共葬之寧北山中，故謂之甯封子。

偓佺者，槐山採藥父也，好食松實，形體生毛，長七寸，兩目更方，能飛行逐走馬，以松子遺堯，堯不暇服，松者，簡松也，時受服者，皆三百歲。

彭祖者，殷時大夫也，姓籛，名鏗，帝顓頊之孫，陸終氏之中子，歷夏而至商末，號七百歲，常食桂芝，歷陽有彭祖仙室，前世云，禱請風雨，莫不輒應，常有兩虎在祠左右，今日祠之訖，地則有兩虎跡。

師門者，嘯父弟子也，能使火，食桃葩，爲孔甲龍師，孔甲不能修其心意，殺而埋之外野，一旦風雨迎之，山

木皆燔。孔甲祠而禱之。未還而死。

葛由。蜀羌人也。周成王時。好刻木作羊賣之。一旦乘木羊入蜀中。蜀中王侯貴人。追之上綏山。綏山多桃。在峨眉山西南。高無極也。隨之者。不復還。皆得仙道。故里諺曰。得綏山一桃。雖不能仙。亦足以豪。山下立祠數十處。

崔文子者。泰山人也。學仙于王子喬。子喬化爲白蜺。而持藥與文子。文子驚怪。引戈擊蜺。中之。因墮其藥。俯而視之。王子喬之尸也。置之室中。覆以敝筐。須臾。化爲大鳥。開而視之。翻然飛去。

冠先。宋人也。釣魚爲業。居睢水旁百餘年。得魚。或放。或賣。或自食之。常冠帶。好種荔。食其葩實焉。宋景公問其道。不告。卽殺之。後數十年。踞宋城門上。鼓琴。數十日乃去。宋人家家奉祠之。

琴高。趙人也。能鼓琴。爲宋康王舍人。行涓彭之術。浮游冀州涿郡間二百餘年。後辭入涿水中。取龍子。與諸弟子期之曰。明日皆潔齋。候于水旁。設祠屋。果乘赤鯉魚出。來坐祠中。且有萬人觀之。留一月。乃復入水去。

陶安公者。六安鑄冶師也。數行火。火一朝散上。紫色衝天。公伏冶下求哀。須臾。朱雀止冶上。曰。安公安公。冶與天通。七月七日。迎汝以赤龍。至時。安公騎之。從東南去。城邑數萬人豫祖安。送之。皆辭訣。

有人入焦山七年。老君與之木鑽。使穿一盤石。石厚五尺。曰。此石穿。當得道。積四十年。石穿。遂得神仙丹訣。

魯少千者。山陽人也。漢文帝嘗微服懷金過之。欲問其道。少千拄金杖。執象牙扇。出應門。

淮南王安。好道術。設廚宰以候賓客。正月上午。有八老公詣門求見。門吏白王。王使吏自以意難之。曰。吾王好長生。先生無駐衰之術。未敢以聞。公知不見。乃更形爲八童子。色如桃花。王便見之。盛禮設樂以享八公。援琴而絃歌曰。明明上天。照四海兮。知我好道。公來下兮。公將與余。生羽毛兮。升騰青雲。蹈梁甫兮。觀見三光。遇北斗兮。驅乘風雲。使玉女兮。今所謂淮南操是也。

劉根。字君安。京兆長安人也。漢成帝時。入嵩山學道。遇異人授以秘訣。遂得仙。能召鬼。潁川太守史祈以爲妖。遣人召根。欲戮之。至府。語曰。君能使人見鬼。可使形見。不者。加戮。根曰。甚易。借府君前筆硯書符。因以叩几。須臾。忽見五六鬼縛二囚於祈前。祈熟視。乃父母也。向根叩頭曰。小兒無狀。分當萬死。叱祈曰。汝子孫不能光榮先祖。何得罪神仙。乃累親如此。祈哀驚悲泣。頓首請罪。根默然。忽去。不知所之。

漢明帝時。尚書郎河東王喬。爲鄴令。喬有神術。每月朔。嘗自縣詣臺。帝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候望之。言其臨至時。輒有雙鳧從東南飛來。因伏伺。見鳧。舉羅張之。但得一雙舄。使尚書識視。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屬履也。

薊子訓。不知所從來。東漢時。到洛陽。見公卿數十處。皆持斗酒片脯候之。曰。遠來無所有。示致微意。坐上數百人。飲啖終日不盡。去後。皆見白雲起。從旦至暮。時有百歲公。說小兒時見訓賣藥會稽市。顔色如此。訓不樂住洛。遂遁去。正始中。有人於長安東霸城見與一老公共摩挲銅人。相謂曰。適見鑄此。已近

五百歲矣。見者呼之曰。薊先生。小住。並行。應之。視若遲徐。而走馬不及。

漢陰生者。長安渭橋下乞小兒也。常於市中匃。市中厭苦。以糞灑之。旋復在市中乞。衣不見污如故。長吏知之。械收繫著桎梏。而續在市乞。又械欲殺之。乃去。灑之者家屋室自壞。殺十數人。長安中謠言曰。見乞兒。與美酒。以免破屋之咎。

穀城鄉平常生。不知何所人也。數死而復生。時人爲不然。後大水出。所害非一。而平輒在缺門山上大呼。言平常生在此。云復雨水五日必止。止則上山求祠之。但見平衣杖革帶。後數十年。復爲華陰市門卒。

左慈。字元放。廬江人也。少有神通。嘗在曹公座。公笑顧衆賓曰。今日高會。珍羞略備。所少者。吳松江鱸魚爲膾。放云。此易得耳。因求銅盤貯水。以竹竿餌釣于盤中。須臾。引一鱸魚出。公大拊掌。會者皆驚。公曰。一魚不周坐客。得兩爲佳。放乃復餌釣之。須臾引出。皆三尺餘。生鮮可愛。公便自前膾之。周賜座席。公曰。今旣得鱸。恨無蜀中生薑耳。放曰。亦可得也。公恐其近道買。因曰。吾昔使人至蜀買錦。可敕人告吾使。使增市二端。人去。須臾還。得生薑。又云。於錦肆下見公使。已敕增市二端。後經歲餘。公使還。果增二端。問之。云昔某月某日。見人於肆下。以公敕敕之。後公出近郊。士人從者百數。放乃賚酒一甖。脯一片。手自傾甖。行酒百官。百官莫不醉飽。公怪。使尋其故。行視沽酒家。昨悉亡其酒脯矣。公怒。陰欲殺放。放在公座。將收之。卻入壁中。霍然不見。乃募取之。或見于市。欲捕之。而市人皆放同形。莫知誰是。後人遇放于陽城山頭。因復逐之。遂走入羊羣。公知不可得。乃令就羊中告之曰。曹公不復相殺。本試君術耳。今旣驗。但欲與相見。忽有一老羝。屈前兩膝。人立而言曰。遽如許。人卽云。此羊是。競往赴之。而羣羊數百。皆變爲羝。並屈前膝。人立。云。遽如許。於是遂莫知所取焉。老子曰。吾之所以爲大患者。以吾有身也。及吾無身。吾有何患哉。若老子之儔。可謂能無身矣。豈不遠哉也。

孫策欲渡江襲許。與于吉俱行。時大旱。所在熇厲。策催諸將士。使速引船。或身自早出督切。見將吏多在吉許。策因此激怒。言我爲不如吉耶。而先趨附之。便使收吉。至。呵問之曰。天旱不雨。道路艱澀。不時得過。故自早出。而卿不同憂戚。安坐船中。作鬼物態。敗吾部伍。今當相除。令人縛置地上暴之。使請雨。若能感天。日中雨者。當原赦。不爾。行誅。俄而雲氣上蒸。膚寸而合。比至日中。大雨揔至。溪澗盈溢。將士喜悅。以爲吉必見原。並往慶慰。策遂殺之。將士哀惜。藏其尸。天夜。忽更興雲覆之。明旦往視。不知所在。策旣殺吉。每獨坐。彷彿見吉在左右。意深惡之。頗有失常。後治瘡方差。而引鏡自照。見吉在鏡中。顧而弗見。如是再三。撲鏡大叫。瘡皆崩裂。須臾而死。（吉。道士。瑯邪人）

介琰者。不知何許人也。住建安方山。從其師白羊公杜受玄一無爲之道。能變化隱形。嘗往來東海。暫過秣陵。與吳主相聞。吳主留琰。乃爲琰架宮廟。一日之中。數遣人往問起居。琰或爲童子。或爲老翁。無所食啗。不受餉遺。吳主欲學其術。琰以吳主多內御。積月不教。吳主怒。勑縛琰。著甲士引弩射之。弩發。而繩縛猶存。不知琰之所之。

徐光者。嘗行術於市里。從人乞瓜。其主勿與。便從索瓣。杖地種之。俄而瓜生蔓延。生花成實。乃取

食之。因賜觀者。實者皆庭觀所出賣。皆亡耗矣。凡言水旱甚驗。過大將軍孫綝門。褰衣而趨。左右唾踐。或問其故。答曰。流血臭腥不可耐。綝聞惡而殺之。斬其首無血。及綝廢幼帝。更立景帝。將拜陵。上車。有大風盪綝車。車爲之傾。見先在松樹上。拊手指揮。嗤笑之。綝問侍從。皆無見者。俄而景帝誅綝。

葛玄字孝先。從左元放受九丹液仙經。與客對食。言及變化之事。客曰。事畢。先生作一事特戲者。玄曰。君得無即欲有所見乎。乃噴口中飯。盡變大蜂數百。皆集客身。亦不螫人。久之。玄乃張口。蜂皆飛入。玄嚼食之。是故飯也。又指蝦蟆及諸行蟲燕雀之屬。使舞。應節如人。冬爲客設生瓜棗。夏致冰雪。又以數十錢使人散投井中。玄以一器于井上呼之。錢一一飛從井出。爲客設酒。無人傳杯。杯自至前。如或不盡。杯不去也。嘗與吳主坐樓上。見作請雨土人。帝曰。百姓思雨。寧可得乎。玄曰。雨易得耳。乃書符著社中。頃刻間。天地晦冥。大雨流淹。帝曰。水中有魚乎。玄復書符擲水中。須臾。有大魚數百頭。使人治之。

吳猛濮陽人。仕吳爲西安令。因家分寧。性至孝。遇至人丁義。授以神方。又得秘法神符。道術大行。嘗見大風。書符擲屋上。有靑烏銜去。風即止。或問其故。曰。南湖有舟遇此風。道士求救。驗之果然。西安令干慶死已三日。猛曰。數未盡。當訴之于天。遂臥屍旁。數日。與令俱起。後將弟子回豫章。江水大急。人不得渡。猛乃以手中白羽扇畫江水。橫流。遂成陸路。徐行而過。過訖水復。觀者駭異。嘗守潯陽。參軍周家有狂風暴起。猛即書符擲屋上。須臾風靜。

蜀客者。濟陰人也。貌美。邑人多欲妻之。客終不娶。嘗種五色香草。積數十年。服食其實。忽有五色神蛾。止

香草之上。客收而薦之以布。生桑蠶焉。至蠶時。有神女夜至。助客養蠶。亦以香草食蠶。得繭百二十頭。大如甕。每一繭繅六七日乃盡。繅訖。女與客俱仙去。莫知所如。

漢董永千乘人。少偏孤。與父居。肆力田畝。鹿車載自隨。父亡。無以葬。乃自賣爲奴。以供喪事。主人知其賢。與錢一萬。遣之。永行三年喪畢。欲還主人。供其奴職。道逢一婦人曰。願爲子妻。遂與之俱。主人謂永曰。以錢與君矣。永曰。蒙君之惠。父喪收藏。永雖小人。必欲服勤致力。以報厚德。主曰。婦人何能。永曰。能織。主曰。必爾者。但令君婦爲我織縑百疋。於是永妻爲主人家織。十日而畢。女出門。謂永曰。我天之織女也。緣君至孝。天帝令我助君償債耳。語畢。凌空而去。不知所在。

初。鉤弋夫人有罪。以譴死。旣殯。屍不臭。而香聞十餘里。因葬雲陵。上哀悼之。又疑其非常人。乃發冢開視。棺空無屍。惟雙履存。一云。昭帝即位。改葬之。棺空無屍。獨絲履存焉。

漢時有杜蘭香者。自稱南康人氏。以建業四年春。數詣張傳。傳年十七。望見其車在門外。婢通言。阿母所生。遣授配君。可不敬從。傳先名改碩。碩呼女前。視可十六七。說事邈然久遠。有婢子二人。大者萱支。小者松支。鈿車靑牛。上飲食皆備。作詩曰。阿母處靈嶽。時遊雲霄際。衆女侍羽儀。不出墉宮外。飄輪送我來。豈復恥塵穢。從我與福俱。嫌我與禍會。至其年八月旦。復來。作詩曰。逍遙雲漢間。呼吸發九嶷。流汝不稽路。弱水何不之。出薯蕷子三枚。大如雞子。云。食此令君不畏風波。辟寒溫。碩食二枚。欲留一。不肯。令碩食盡。言本爲君作妻。情無曠遠。以年命未合。其小乖。大歲東方卯。當還求君。蘭香降時。碩問禱祀

何如。香曰。消魔自可愈疾。淫祀無益。香以藥爲消魔。

魏濟北郡從事掾弦超字義起。以嘉平中夜獨宿。夢有神女來從之。自稱天上玉女。東郡人。姓成公。字知瓊。早失父母。天地哀其孤苦。遣令下嫁從夫。超當其夢也。精爽感悟。嘉其美異。非常人之容。覺寤欽想。若存若亡。如此三四夕。一旦顯然來遊。駕輜軿車。從八婢。服綾羅綺繡之衣。姿顏容體。狀若飛仙。自言年七十。視之如十五六女。車上有壺榼。靑白琉璃五具。飲啖奇異。饌具醴酒。與超共飲食。謂超曰。我天上玉女。見遣下嫁。故來從君。不謂君德。宿時感運。宜爲夫婦。不能有益。亦不能爲損。然往來常可得駕輕車。乘肥馬。飲食常可得遠味異膳。繒素常可得充用不乏。然我神人。不爲君生子。亦無妒忌之性。不害君婚姻之義。遂爲夫婦。贈詩一篇。其文曰。飄浮勃逢敖。曹雲石滋芝。一英不須潤。至德與時期。神仙豈虛感。應運來相之。納我榮五族。逆我致禍菑。此其詩之大較。其文二百餘言。不能悉錄。兼注易七卷。有卦有象。以彖爲屬。故其文言旣有義理。又可以占吉凶。猶揚子之太玄。薛氏之中經也。超皆能通其旨意。用之占候。作夫婦經七八年。父母爲超娶婦之後。分日而燕。分夕而寢。夜來晨去。倏忽若飛。唯超見之。他人不見。雖居闇室。輒聞人聲。常見蹤跡。然不覩其形。後人怪問。漏泄其事。玉女遂求去。云。我神人也。雖與君交。不願人知。而君性疏漏。我今本末已露。不復與君通接。積年交結。恩義不輕。一旦分別。豈不愴恨。勢不得不爾。各自努力。又呼侍御下酒飲啖。發簏。取織成裙衫兩副遺超。又贈詩一首。把臂告辭。涕泣流離。肅然昇車。去若飛迅。超憂感積日。殆至委頓。去後五年。超奉郡使至洛。到濟北魚山下陌上。西行遙望。曲道頭有一車馬。似知瓊。驅馳前至。果是也。遂披帷相見。悲喜交切。控左援綏。同乘至洛。遂爲室家。剋復舊好。至太康中猶在。但不日日往來。每於三月三日。五月五日。七月七日。九月九日。旦十五日。輒下往來。經宿而去。張茂先爲之作神女賦。

搜神記卷二

壽光侯者。漢章帝時人也。能劾百鬼衆魅。令自縛見形。其鄉人有婦爲魅所病。侯爲劾之。得大蛇數丈。死於門外。婦因以安。又有大樹。樹有精。人止其下者死。鳥過之亦墜。侯劾之。樹盛夏枯落。有大蛇長七八丈。懸死樹間。章帝聞之。徵問。對曰。有之。帝曰。殿下有怪。夜半後。常有數人。絳衣披髮。持火相隨。豈能劾之。侯曰。此小怪。易消耳。帝僞使三人爲之。侯乃設法。三人登時仆地無氣。帝驚曰。非魅也。朕相試耳。即使解之。或云。漢武帝時。殿下有怪。常見朱衣披髮。相隨持燭而走。帝謂劉憑曰。卿可除此否。憑曰。可。乃以青符擲之。見數鬼傾地。帝驚曰。以相試耳。解之而甦。

樊英隱於壺山。嘗有暴風從西南起。英謂學者曰。成都市火甚盛。因含水嗽之。乃命計其時日。後有從蜀來者。云是日大火。有雲從東起。須臾大雨。火遂滅。

閩中有徐登者。女子化爲丈夫。與東陽趙昞並善方術。時遭兵亂。相遇於溪。各矜其所能。登先禁溪水爲不流。昞次禁楊柳爲生稊。二人相視而笑。登年長。昞師事之。後登身故。昞東入長安。百姓未知。昞乃昇茅屋。據鼎而爨。主人驚怪。昞笑而不應。屋亦不損。

趙昞嘗臨水求渡。船人不許。昞乃張帷蓋坐其中。長嘯呼風。亂流而濟。於是百姓敬服。從者如歸。長安令惡其惑衆。收殺之。民爲立祠於永康。至今蚊蚋不能入。

徐登趙昞。貴尚清儉。祀神以東流水。削桑皮以爲脯。

陳節訪諸神。東海君以織成青襦一領遺之。

宣城邊洪。爲廣陽領校。母喪歸家。韓友往投之。時日已暮。出告從者。速裝束。吾當夜去。從者曰。今日已暝。數十里草行。何急復去。友曰。此間血覆地。寧可復住。苦留之不得。其夜洪歘發狂。絞殺兩子。幷殺婦。又斫父婢二人。皆被創。因走亡。數日。乃於宅前林中得之。已自經死。

鞠道龍。善爲幻術。嘗云。東海人黃公善爲幻。制蛇御虎。常佩赤金刀。及衰老。飲酒過度。秦末。有白虎見於東海。詔遣黃公以赤刀往厭之。術既不行。遂爲虎所殺。

謝糺嘗食客。以朱書符投井中。有一雙鯉魚跳出。即命作膾。一坐皆得徧。

晉永嘉中。有天竺胡人來渡江南。其人有數術。能斷舌復續。吐火。所在人士聚觀。將斷時。先以舌吐示賓客。然後刀截。血流覆地。乃取置器中。傳以示人。視之。舌頭半舌猶在。既而還取含續之。坐有頃。坐人見舌則如故。不知其實斷否。其續斷。取絹布與人各執一頭。對翦中斷之。已而取兩斷合視。絹布還連續。無異故體。時人多疑以爲幻。陰乃試之。眞斷絹也。其吐火。先有藥在器中。取火一片。與黍餹合之。再三吹呼。已而張口。火滿口中。因就爇取以炊。則火也。又取書紙及繩縷之屬投火中。衆共視之。見其燒爇了盡。乃撥灰中。舉而出之。故向物也。

扶南王范尋養虎於山。有犯罪者。投與虎。不噬。乃宥之。故山名大蟲。亦名大靈。又養鱷魚十頭。若犯罪者。投與鱷魚。不噬。乃赦之。無罪者皆不噬。故有鱷魚池。又嘗煮水令沸。以金指環投湯中。然後以手探湯。其直者手不爛。有罪者入湯即焦。

戚夫人侍兒賈佩蘭。後出爲扶風人段儒妻。說在宮內時。嘗以弦管歌舞相歡娛。競爲妖服。以趣良時。十月十五日。共入靈女廟。以豚黍樂神。吹笛擊筑。歌上靈之曲。既而相與連臂。踏地爲節。歌赤鳳皇來。乃巫俗也。至七月七日。臨百子池。作于闐樂。樂畢。以五色縷相羈。謂之相連綬。八月四日。出雕房北戶竹下圍棊。勝者終年有福。負者終年疾病。取絲縷就北辰星求長命。乃免。九月。佩茱萸。食蓬餌。飲菊花酒。令人長命。菊花舒時。幷採莖葉。雜黍米饍之。至來年九月九日始熟。就飲焉。故謂之菊花酒。正月上辰。出池邊盥濯。食蓬餌。以祓妖邪。三月上巳。張樂於流水。如此終歲焉。

漢武帝時。幸李夫人。夫人卒後。帝思念不已。方士齊人李少翁。言能致其神。乃夜施帷帳。明燈燭。而令帝居他帳。遙望之。見美女居帳中。如李夫人之狀。還幄坐而步。又不得就視。帝愈益悲感。爲作詩曰。是耶非耶。立而望之。偏娜娜。何冉冉其來遲。令樂府諸音家絃歌之。

漢北海營陵有道人。能令人與已死人相見。其同郡人婦死已數年。聞而往見之。曰。願令我一見亡婦。死不恨矣。道人曰。卿可往見之。若聞鼓聲。即出。勿留。乃語其相見之術。俄而得見之。於是與婦言語。悲喜恩情如生。良久。聞鼓聲。悵恨不能得住。當出戶時。忽掩其衣裾戶間。掣絕而去。至後歲餘。此人身亡。家葬之。開冢。見婦棺蓋下有衣裾。

吳孫休有疾。求覡視者得一人。欲試之。乃殺鵝而埋于苑中。架小屋。施床几。以婦人屐履服物著其上。使覡視之。告曰。若能說此冢中鬼婦人形狀者。當加厚賞。而即信矣。竟日無言。帝推問之急。乃曰。實不見有鬼。但見一白頭鵝立墓上。所以不即白之。疑是鬼神變化作此相。當候其真形而定。不復移易。不知何故。敢以實上。

吳孫峻殺朱主。埋於石子岡。歸命即位。將欲改葬之。冢墓相亞。不可識別。而宮人頗識主亡時所著衣服。乃使兩巫各住一處。以伺其靈。使察鑒之。不得相近。久時。二人俱白見一女人。年可三十餘。上著青錦束頭。紫白袷裳。丹綈絲履。從石子岡上半岡。而以手抑膝長太息。小住須臾。更進一冢上。便止。徘徊良久。奄然不見。二人之言。不謀而合。於是開冢。衣服如之。

夏侯弘自云見鬼。與其言語。鎮西謝尚所乘馬忽死。憂惱甚至。謝曰。卿若能令此馬生者。卿真為見鬼也。弘去良久。還曰。廟神樂君馬。故取之。今當活。尚對死馬坐。須臾。馬忽自門外走還。至馬尸間便滅。應時能動。起行。謝曰。我無嗣。是我一身之罰。弘經時無所告。曰。頃所見小鬼耳。必不能辨此源由。後忽逢一鬼。乘新車。從十許人。著青絲布袍。弘前提牛鼻。車中人謂弘曰。何以見阻。弘曰。欲有所問。鎮西將軍謝尚無兒。此君風流令望。不可使之絕祀。車中人動容曰。君所道正是僕兒。年少時。與家中婢通。誓約不再婚。而違約。今此婢死。在天訴之。是故無兒。弘具以告。謝曰。吾少時誠有此事。弘於江陵。見一大鬼。提矛戟。有隨從小鬼數人。弘畏懼。下路避之。大鬼過後。捉得一小鬼。問此何物。曰。殺人以此矛戟。若中心腹者。無不輒死。弘曰。治此病有方否。鬼曰。以烏雞薄之。即差。弘曰。今欲何行。鬼曰。當至荊揚二州。爾時比日行心腹病。無有不死者。弘乃教人殺烏雞以薄之。十不失八九。今治中惡輒用烏雞薄之者。弘之由也。

搜神記卷三

漢永平中。會稽鍾離意。字子阿。為魯相。到官。出私錢萬三千文。付戶曹孔訢。修夫子車。身入廟。拭几席劍履。男子張伯除堂下草。土中得玉璧七枚。伯懷其一。以六枚白意。意令主簿安置几前。孔子教授堂下床首有懸甕。意召孔訢問。此何甕也。對曰。夫子甕也。背有丹書。人莫敢發也。意曰。夫子聖人。所以遺甕。欲以懸示後賢。因發之。中得素書。文曰。後世修吾書。董仲舒。護吾車。拭吾履。發吾笥。會稽鍾離意。璧有七。張伯藏其一。意即召問。璧有七。何藏一耶。伯叩頭出之。

段翳字元章。廣漢新都人也。習易經。明風角。有一生來學。積年。自謂略究要術。辭歸鄉里。翳為合膏藥。并以簡書封於筒中。告生曰。有急發視之。生到葭萌。與吏爭度。津吏撾破從者頭。生開筒得書。言到葭萌。與吏鬥頭破者。以此膏裹之。生用其言。創者即愈。

右扶風臧仲英。為侍御史。家人作食。設案。有不清塵土投汙之。炊臨熟。不知釜處。兵弩自行。火從篋簏中起。衣物盡燒。而篋簏故完。婦女婢使一旦盡失其鏡。數日。從堂下擲庭中。有人聲言。還汝鏡。女孫年三四歲。亡之。求不知處。兩三日。乃於圊中糞下啼。若此非一。汝南許季山者。素善卜卦。卜之曰。家當有老青狗物。內中侍御者名益喜。與共為之。誠欲絕。殺此狗。遣益喜歸鄉里。仲英從之。怪遂絕。後徙為太尉長史。遷魯相。

太尉喬玄。字公祖。梁國人也。初為司徒長史。五月末。於中門臥。夜半後。見東壁正白如開門明。呼問左右。左右莫見。因起自往。手捫摸之。壁自如故。還床。復見。心大怖恐。其友應劭適往候之。語次相告。劭曰。鄉人有董彥興者。即許季山外孫也。其探賾索隱。窮神知化。雖眭孟。京房無以過也。然天性褊狹。羞於卜筮者。間來候師王叔茂。請往迎之。須臾。便與俱來。公祖虛禮盛饌。下席行觴。彥興自陳下士諸生。無他異分。幣厚言甘。誠有踧踖。頗能別者。願得從事。公祖辭讓再三。爾乃聽之。曰。府君當有怪白光如門明者。然不為害也。六月上旬。雞鳴時。聞南家哭。即吉。到秋節。遷北行郡。以金為名。位至將軍三公。公祖曰。怪異如此。救族不暇。何能致望於所不圖。此相饒耳。至六月九日未明。太尉楊秉暴薨。七月七日。拜鉅鹿太守。鉅邊有金。後為度遼將軍。歷登三事。

管輅。字公明。平原人也。善易卜。安平太守東萊王基。字伯輿。家數有怪。使輅筮之。卦成。輅曰。君之卦。當有賤婦人生一男。墮地便走。入竈中死。又床上當有一大蛇銜筆。大小共視。須臾便去。又烏來入室中。與燕共鬭。燕死。烏去。有此三卦。基大驚曰。精義之致。乃至於此。幸為占其吉凶。輅曰。非有他禍。直客一作官。舍久遠。魑魅罔兩共為怪耳。兒生便走。非能自走。直宋無忌之妖。將其入竈也。大蛇銜筆者。直老書佐耳。烏與燕鬭者。直老鈴下耳。夫神明之正。非妖能害也。萬物之變。非道所止也。久遠之浮精必能之。定數也。今卦中見象而不見其凶。故知假託之數。非妖咎之徵。自無所憂也。昔高宗之鼎。非雉所雊。太戊之階。非桑所生。然而野鳥一雊。武丁為高宗。桑穀暫生。大戊以興焉。知三事不為吉祥。願府君安身養德。從容光大。勿以神姦汙累天真。後卒無他。遷安南督軍。後輅鄉里乃太原問輅。君往者為王府君論怪。云老書佐為蛇。老鈴下為烏。此本皆人。何化之微賤乎。為見於爻象。出君意乎。輅言。苟非性與天道。何由背爻象而任心胸者乎。夫萬物之化。無有常形。人之變異。無有定體。或大為小。或小為大。固無優劣。萬物之化。一例之道也。是以夏鯀。天子之父。趙王如意。漢高之子。而鯀為黃能。意為蒼狗。斯亦至尊之位。而為黔喙之類也。況蛇者協辰巳之位。烏者棲太陽之精。此乃騰黑之明象。白日之流景。如書佐鈴下。各以微軀。化為蛇烏。不亦過乎。

管輅至平原。見顏超貌主夭亡。顏父乃求輅延命。輅曰。子歸。覓清酒榼一。鹿脯一斤。卯日。刈麥地南大桑樹下。有二人圍碁次。但酌酒置脯。飲盡更斟。以盡為度。若問汝。汝但拜之。勿言。必合有人救汝。顏依言而往。果見二人圍碁。顏置脯斟酒於前。其人貪戲。但飲酒食脯。不顧。數巡。北邊坐者忽見顏在。叱曰。何故在此。顏惟拜之。南邊坐者語曰。適來飲他酒脯。寧無情乎。北坐者曰。文書已定。南坐者曰。借文書看之。見超壽止可十九歲。乃取筆挑上。語曰。救汝至九十年活。顏拜而回。管語顏曰。大助子。且喜得增壽。北邊坐人是北斗。南邊坐人是南斗。南斗注生。北斗注死。凡人受胎。皆從南斗過北斗。所有祈求。皆向北斗。

信都令家婦女驚恐。更互疾病。使輅筮之。輅曰。君北堂西頭有兩死男子。一男持矛。一男持弓箭。頭在壁內。腳在壁外。持矛者主刺頭。故頭重痛。不得舉也。持弓箭者主射胸腹。故心中懸痛。不得飲食也。晝則

浮游。夜來病人。故使驚恐也。於是掘其室中。入地八尺。果得二棺。一棺中有矛。一棺中有角弓及箭。箭久遠。木皆消爛。但有鐵及角完耳。乃徙骸骨去城二十里埋之。無復疾病。

利漕民郭恩。字義博。兄弟三人。皆得躄疾。使輅筮其所由。輅曰。卦中有君本墓。墓中有女鬼。非君伯母。當叔母也。昔饑荒之世。當有利其數升米者。排著井中。嘖嘖有聲。推一大石。下破其頭。孤魂冤痛。自訴於天耳。

淳于智。字叔平。濟北盧人也。性深沉。有恩義。少為書生。能易筮。善厭勝之術。高平劉柔夜臥。鼠嚙其左手中指。意甚惡之。以問智。智為筮之。曰。鼠本欲殺君。而不能。當為使其反死。乃以朱書手腕橫文後三寸。為田字。可方一寸二分。使夜露手以臥。有大鼠伏死於前。

上黨鮑瑗。家多喪病。貧苦。淳于智卜之。曰。君居宅不利。故令君困爾。君舍東北有大桑樹。君徑至市。入門數十步。當有一人賣新鞭者。便就買還。以懸此樹。三年。當暴得財。瑗承言詣市。果得馬鞭。懸之三年。浚井。得錢數十萬。銅鐵器復二萬餘。於是業用既展。病者亦無恙。

沛人夏侯藻。母病困。將詣智卜。忽有一狐當門向之嗥叫。藻大愕懼。遂馳詣智。智曰。其禍甚急。君速歸。在狐嗥處。拊心啼哭。令家人驚怪。大小畢出。一人不出。啼哭勿休。然其禍僅可免也。藻還。如其言。母亦扶病而出。家人既集。堂屋五間。拉然而崩。

護軍張劭。母病篤。智筮之。使西出市沐猴。繫母臂。令傍人搥拍。恒使作聲。三日放去。劭從之。其猴出門。即為犬所咋死。母病遂差。

郭璞。字景純。行至廬江。勸太守胡孟康急回南渡。康不從。璞將促裝去之。愛其婢。無由得。乃取小豆三斗。繞主人宅散之。主人晨見赤衣人數千圍其家。就視則滅。甚惡之。請璞為卦。璞曰。君家不宜畜此婢。可于東南二十里賣之。慎勿爭價。則此妖可除也。璞陰令人賤買此婢。復為投符於井中。數千赤衣人一一自投於井。主人大悅。璞携婢去。後數旬而廬江陷。

趙固所乘馬忽死。甚悲惜之。以問郭璞。璞曰。可遣數十人持竹竿東行三十里。有山林陵樹。便攪打之。當有一物出。急宜持歸。於是如言。果得一物。似猿。持歸。入門見死馬。跳梁走往死馬頭。噓吸其鼻。頃之馬即能起。奮迅嘶鳴。飲食如常。亦不復見向物。固奇之。厚加資給。

揚州別駕顧球姊。生十年。便病。至年五十餘。令郭璞筮。得大過之升。其辭曰。大過卦者義不嘉。冢墓枯楊無英華。振動遊魂見龍車。身被重累嬰妖邪。法由斬祀殺靈蛇。非己之咎先人瑕。案卦論之可奈何。球乃迹訪其家事。先世曾伐大樹。得大蛇。殺之。女便病。病後有羣鳥數千。迴翔屋上。人皆怪之。不知何故。有縣農行過舍邊。仰視見龍牽車。五色晃爛。其大非常。有頃遂滅。

義興方叔保得傷寒。垂死。令璞占之。不吉。令求白牛厭之。求之不得。唯羊子玄有一白牛。不肯借。璞為致之。即日有大白牛從西來。徑往臨。叔保驚惶。病即愈。

西川費孝先善軌革。世皆知名。有大若人王旻因貨殖至成都。求為卦。孝先曰。教住莫住。教洗莫洗。一石

穀摀得三斗米。遇明卽活。遇暗卽死。再三戒之。令歸此言足矣。旻志之。及行途中。遇大雨。憩一屋下。路人盈室。乃思曰。數住莫住。得非此耶。遂冒雨行。未幾屋遂顚覆。獨得免焉。旻之妻已私鄰比。欲終身之好。俟旋歸。將致毒謀。旻旣至。妻約其私人曰。今夕新沐者。乃夫也。將暗呼旻洗沐。重易巾幘。旻悟曰、敎洗莫洗。得非此也。堅不從。妻怒不省。自沐。夜半。反被害。旣覺驚呼。鄰里共視。皆莫測其由。遂被囚繫拷訊。獄就。不能自辨。郡守錄狀。旻泣言。死卽死矣。但孝先所言終無驗耳。左右以是語上達。郡守命未得行法。呼旻問曰。汝鄰比何人也。曰。康七。遂遣人捕之。殺汝妻者。必此人也。已而果然。因謂僚佐曰。一石穀搗得三斗米。非康七乎。由是辨雪。誠遇明卽活之效。

隗炤汝陰鴻壽亭民也。善易。臨終。書板授其妻曰。吾亡後。當大荒。雖爾。而愼莫賣宅也。到後五年春。當有詔使來頓此亭。姓龔。此人負吾金。卽以此板往責之。勿負言也。亡後。果大困。欲賣宅者數矣。憶夫言輒止。至期。有龔使者。果止亭中。妻遂齎板責之。使者執板。不知所言。曰。由平生不負錢。此何緣爾邪。妻曰。夫臨亡。手書板。見命如此。不敢妄也。使者沉吟良久而悟。乃命取蓍筮之。卦成。抵掌歎曰。妙哉隗生。含明隱迹。而莫之聞。可謂鏡窮達而洞吉凶者也。於是告其妻曰。吾不負金。賢夫自有金。乃知亡後當暫窮。故藏金以待太平。所以不告兒婦者。恐金盡而困無已也。知吾善易。故書板以寄意耳。金五百斤。盛以青甖。覆以銅柈。埋在堂屋東頭。去地一丈。入地九尺。妻還掘之。果得金。皆如所卜。

韓友。字景先。廬江舒人也。善占卜。亦行京房厭勝之術。劉世則女病魅積年。巫爲攻禱。伐空冢故城間。得狸鼉數十。病猶不差。友筮之。命作布囊。俟女發時。張囊著窗牖間。友閉戶作氣。若有所驅。須臾間見囊大脹如吹。因決敗之。女仍大發。友乃更作皮囊二枚。沓張之施。張如前。囊復脹滿。因急縛囊口。懸著樹二十許日。漸消。開視。有二斤狐毛。女病遂差。

會稽嚴卿。善卜筮。鄉人魏序欲東行。荒年多抄盜。令卿筮之。卿曰。君愼不可東行。必遭暴害。而非劫也。序不信。卿曰。既必不停。宜有以禳之。可索西郭外獨母家白雄狗。繫著船前。求索。止得駁狗。無白者。卿曰。駁者亦足。然猶恨其色不純。當餘小毒。止及六畜輩耳。無所復憂。序行半路。狗忽然作聲甚急。有如人打之者。比視已死。吐黑血斗餘。其夕。序墅上白鵝數頭。無故自死。序家無恙。

沛國華佗。字元化。一名旉。瑯邪劉勳爲河內太守。有女年幾二十。苦脚左膝裏有瘡。癢而不痛。瘡愈。數十日復發。如此七八年。迎佗使視。佗曰。是易治之。當得稻糠黃色犬一頭。好馬二匹。以繩繫犬頸。使走馬牽犬。馬極輒易。計馬走三十餘里。犬不能行。復令步人拖曳。計向五十里。乃以藥飮女。女卽安臥不知人。因取大刀斷犬腹近後脚之前。以所斷之處向瘡口。令二三寸停之。須臾。有若蛇者從瘡中出。便以鐵椎橫貫蛇頭。蛇在皮中動搖良久。須臾不動。乃牽出。長三尺許。純是蛇。但有眼處。而無瞳子。又逆鱗耳。以膏散著瘡中。七日愈。

佗嘗行道。見一人病咽。嗜食不得下。家人車載欲往就醫。佗聞其呻吟聲。駐車往視。語之曰。向來道邊有賣餅家蒜齏大酢。從取三升飮之。病自當去。卽如佗言。立吐蛇一枚。

搜神記卷四

風伯、雨師。星也。風伯者。箕星也。雨師者。畢星也。鄭玄謂、司中司命文昌第四第五星也。雨師一曰屛翳。一曰號屛。一曰玄冥。

蜀郡張寬。字叔文。漢武帝時爲侍中。從祀甘泉。至渭橋。有女子浴于渭水。乳長七尺。上怪其異。遣問之。女曰。帝後第七車者知我所來。時寬在第七車。對曰。天星主祭祀者。齋戒不潔。則女人見。

文王以太公望爲灌壇令。期年。風不鳴條。文王夢一婦人甚麗。當道而哭。問其故。曰。吾泰山之女。嫁爲東海婦。欲歸。今爲灌壇令當道有德。廢我行。我行。必有大風疾雨。大風疾雨。是毀其德也。文王覺。召太公問之。是日。果有疾雨暴風。從太公邑外而過。文王乃拜太公爲大司馬。

胡母班。字季友。泰山人也。曾至泰山之側。忽于樹間逢一絳衣騶呼班云。泰山府君召。班驚愕。逡巡未答。復有一騶出呼之。遂隨行數十步。騶請班暫瞑。少頃。便見宮室。威儀甚嚴。班乃入閣拜謁。主爲設食。語班曰。欲見君無他。欲附書與女壻耳。班問女郎何在。曰。女爲河伯婦。班曰。輒當奉書。不知緣何得達。答曰。今適河中流。便扣舟呼青衣。當自有取書者。班乃辭出。昔騶復令閉目。有頃。忽如故道。遂西行。如神言而呼青衣。須臾。果有一女僕出。取書而沒。少頃。復出云。河伯欲暫見君。婢亦請瞑目。遂拜謁河伯。河伯乃大設酒食。詞旨殷勤。臨去。謂班曰。感君遠爲致書。無物相奉。於是命左右取吾青絲履來。以貽班

班出。瞑然忽得還舟。遂於長安經年而還。至泰山側。不敢潛過。遂扣樹自稱姓名。從長安還。欲啓消息。須臾。昔騶出。引班如向法而進。因致書焉。府君請曰。當別再報。班語訖。如廁。忽見其父著械徒作。此輩數百人。班進拜流涕。問大人何因及此。父云。吾死。不幸見遣三年。今已二年矣。困苦不可處。知汝今為明府所識。可為吾陳之。乞免此役。便欲得社公耳。班乃依教。叩頭陳乞。府君曰。生死異路。不可相近。身無所惜。班苦請。方許之。於是辭出。還家。歲餘。兒子死亡略盡。班惶懼。復詣泰山。扣樹求見。昔騶遂迎之。而見。班乃自說。昔辭曠拙。及還家。兒死亡至盡。今恐禍故未已。輒來啓白。幸蒙哀救。府君拊掌大笑曰。昔語君死生異路、不可相近故也。即勑外召班父。須臾至庭中。問之。昔求還里社。當為門戶作福。而孫息死亡至盡。何也。答云。久別鄉里。自忻得還。又遇酒食充足。實念諸孫。召之。於是代之。父涕泣而出。班遂還。後有兒皆無恙。

宋時弘農馮夷。華陰潼鄉隄首人也。以八月上庚日渡河溺死。天帝署為河伯。又五行書曰。河伯以庚辰日死。不可治船遠行。溺沒不返。

吳餘杭縣南有上湖。湖中央作塘。有一人乘馬看戲。將三四人至岑村飲酒。小醉暮還。時炎熱。因下馬入水中。枕石眠。馬斷走歸。從人悉追馬。至暮不返。眠覺。日已向晡。不見人馬。見一婦來。年可十六七。云。女郎再拜。日既向晡。此間大可畏。君作何計。因問。女郎何姓。那得忽相聞。復有一少年。年十三四。甚了了。乘新車。車後二十人至。呼上車。云。大人暫欲相見。因迴車而去。道中繹絡把火。見城郭邑居。既入城。進

廳事。上有信幡。題云。河伯信。俄見一人。年三十許。顏色如畫。侍衞繁多。相對欣然。勑行酒。笑云。僕有小女。頗聰明。欲以給君箕帚。此人知神。不敢拒逆。便勑備辦。會就郎中婚。承白已辦。遂以絲布單衣及紗給絹裙紗衫褌履屐。皆精好。又給十小吏。青衣數十人。婦年可十八九。姿容婉媚。便成。三日。經大會客拜閤。四日云。禮既有限。發遣去。婦以金甌麝香囊與壻別。涕泣而分。又與錢十萬。藥方三卷。云。可以施功布德。復云。十年當相迎。此人歸家。遂不肯別婚。辭親出家作道人。所得三卷方。一卷脈經。一卷湯方。一卷丸方。周行救療。皆致神驗。後母老兄喪。因還婚宦。

秦始皇三十六年。使者鄭容從關東將入函關。西至華陰。望見素車白馬。從華山上下。疑其非人。道住止而待之。遂至。問鄭容曰。安之。答曰。之咸陽。車上人曰。吾華山使也。願託一牘書致鎬池君所。子之咸陽。道過鎬池。見一大梓。有文石。取款梓。當有應者。即以書與之。容如其言。以石款梓樹。果有人來取書。明年。祖龍死。

張璞字公直。不知何許人也。為吳郡太守。徵還。道由廬山。子女觀於祠室。婢使指像人以戲曰。以此配汝。其夜。璞妻夢廬君致聘曰。鄙男不肖。感垂採擇。用致微意。妻覺怪之。婢言其情。於是妻懼。催璞速發。中流。舟不為行。闔船震恐。乃皆投物於水。船猶不行。或曰。投女。則船為進。皆曰。神意已可知也。以一女而滅一門。奈何。璞曰。吾不忍見之。乃上飛廬臥。使妻沈女于水。妻因以璞亡兄孤女代之。置席水中。女坐其上。船乃得去。璞見女之在也。恚曰。吾何面目於當世也。乃復投己女。及得渡。遙見二女在下。有吏立

於岸側。曰。吾廬君主簿也。廬君謝君。知鬼神非匹。又敬君之義。故悉還二女。後問女。言但見好屋吏卒。不覺在水中也。

建康小吏曹著。為廬山使所迎。配以女婉。著形意不安。屢屢求請退。婉潸然垂涕。賦詩序別。并贈織成褌衫。

宮亭湖孤石廟。嘗有估客至都。經其廟下。見二女子云。可為買兩量絲履。自相厚報。估客至都市好絲履。并箱盛之。自市書刀。亦內箱中。既還。以箱及香置廟中而去。忘取書刀。至河中流。忽有鯉魚跳入船內。破魚腹。得書刀焉。

南州人有遣吏獻犀簪於孫權者。舟過宮亭廟。而乞靈焉。神忽下教曰。須汝犀簪。吏惶遽不敢應。俄而犀簪已前列案。神復下教曰。俟汝至石頭城。返汝簪。吏不得已。遂行。自分失簪。且得死罪。比達石頭。忽有大鯉魚長三尺。躍入舟。剖之得簪。

郭璞過江。宣城太守殷祐引為參軍。時有一物。大如水牛。灰色卑腳。腳類象胸。前尾上皆白。大力而遲鈍。來到城下。衆咸怪焉。祐使人伏而取之。令璞作卦。遇遯之蠱。名曰驢鼠。卜適了。伏者以戟刺。深尺餘。郡紀綱上祠請殺之。巫云。廟神不悅。此是䢼亭驢山君使。至荊山。暫來過我。不須觸之。遂去。不復見。

廬陵歐明。從賈客。道經彭澤湖。每以舟中所有多少投湖中。云以為禮。積數年。後復過。忽見湖中有大道。上多風塵。有數吏乘車馬來候明。云是青洪君使要。須臾達。見有府舍。門下吏卒。明甚怖。吏曰。無可怖。青洪君感君前後有禮。故要君。必有重遺君者。君勿取。獨求如願耳。明既見青洪君。乃求如願。使逐明

去。如願者。青洪君婢也。明將歸。所願輒得。數年。大富。

益州之西。雲南之東。有神祠。剋山石為室。下有神奉祠之。自稱黃公。因言此神張良所受黃石公之靈也。清淨不宰殺。諸祈禱者。持一百錢。一雙筆。一丸墨。置石室中。前請乞。先聞石室中有聲。須臾。問來者何欲。既言。便具語吉凶。不見其形。至今如此。

永嘉中。有神見兗州。自稱樊道基。有嫗。號成夫人。夫人好音樂。能彈箜篌。聞人絃歌。輒便起舞。

沛國戴文謀。隱居陽城山中。曾於客堂食際。忽聞有神呼曰。我天帝使者。欲下憑君。可乎。文聞甚驚。又曰。君疑我也。文乃跪曰。居貧。恐不足降下耳。既而灑掃設位。朝夕進食甚謹。後於室內竊言之。婦曰。此恐是妖魅憑依耳。文曰。我亦疑之。及祠饗之時。神乃言曰。吾相從方欲相利。不意有疑心異議。文辭謝之際。忽堂上如數十人呼聲。出視之。見一大鳥。五色。白鳩數十隨之。東北入雲而去。遂不見。

糜竺字子仲。東海朐人也。祖世貨殖。家貲巨萬。常從洛歸。未至家數十里。見路次有一好新婦。從竺求寄載。行可二十餘里。新婦謝去。謂竺曰。我天使也。當往燒東海糜竺家。感君見載。故以相語。竺因私請之。婦曰。不可得不燒。如此。君可快去。我當緩行。日中必火發。竺乃急行歸。達家。便移出財物。日中而火大發。

漢宣帝時。南陽陰子方者。性至孝。積恩好施。喜祀竈。臘日晨炊。而竈神形見。子方再拜受慶。家有黃羊。因

以祀之。自是已後。暴至巨富。田七百餘頃。輿馬僕隸。比於邦君。子方嘗言。我子孫必將彊大。至識三世。而遂繁昌。家凡四侯。牧守數十。故後子孫嘗以臘日祀竈。而薦黃羊焉。

吳縣張成。夜起。忽見一婦人立於宅南角。舉手招成曰。此是君家之蠶室。我卽此地之神。明年正月十五宜作白粥。泛膏於上。以後年年大得蠶。今之作膏糜像此。

豫章有戴氏女。久病不差。見一小石。形像偶人。女謂曰。爾有人形。豈神。能差我宿疾者。吾將重汝。其夜夢有人告之。吾將祐汝。自後疾漸差。遂爲立祠山下。戴氏爲巫。故名戴侯祠。

濮陽羨長劉玘。嘗言我死當爲神。一夕飲醉。無病而卒。風雨失其柩。夜聞荊山有數千人噉聲。鄉民往視之。則棺已成冢。遂改爲君山。因立祠祀之。

搜神記卷五

蔣子文者。廣陵人也。嗜酒好色。挑達無度。常自謂己骨清。死當爲神。漢末。爲秣陵尉。逐賊至鍾山下。賊擊傷額。因解綬縛之。有頃遂死。及吳先主之初。其故吏見文于道。乘白馬。執白羽。侍從如平生。見者驚走。文追之。謂曰。我當爲此土地神。以福爾下民。爾可宣告百姓。爲我立祠。不爾。將有大咎。是歲夏大疫。百姓竊相恐動。頗有竊祠之者矣。文又下巫祝。吾將大啓祐孫氏。宜爲我立祠。不爾。將使蟲入人耳爲災。俄而小蟲如塵虻。入耳皆死。醫不能治。百姓愈恐。孫主未之信也。又下巫祝。若不祀我。將又以大火爲災。是歲。火災大發。一日數十處。火及公宮。議者以爲鬼有所歸。乃不爲厲。宜有以撫之。於是使使者封子文爲中都侯。次弟子緒爲長水校尉。皆加印綬。爲立廟堂。轉號鍾山爲蔣山。今建康東北蔣山是也。自是災厲止息。百姓遂大事之。

劉赤父者。夢蔣侯召爲主簿。期日促。乃往廟陳請。母老子弱。情事過切。乞蒙放恕。會稽魏過多材藝。善事神。請舉過自代。因叩頭流血。廟祝曰。特願相屈。魏過何人。而有斯舉。赤父固請。終不許。尋而赤父死焉。

咸寧中。太常卿韓伯子某。會稽內史王蘊子某。光祿大夫劉耽子某。同遊蔣山廟。廟有數婦人像。甚端正。某等醉。各指像以戲。自相配匹。卽以其夕。三人同夢蔣侯遣傳教相聞曰。家子女並醜陋。而猥垂榮顧。輒刻某日悉相奉迎。某等以其夢指適異常。試往相問。而果各得此夢。符協如一。於是大懼。備三牲。詣

廟。謝罪乞哀。又俱夢蔣侯親來降已曰。君等既已顧之。實貪會對。剋期垂及。豈容方更中悔。經少時。並亡。

會稽鄮縣東野。有女子姓吳。字望子。年十六。姿容可愛。其鄉里有解鼓舞神者。要之便往。緣塘行半路。忽見一貴人。端正非常。貴人乘船。挺力十餘。整頓。令人問望子欲何之。具以事對。貴人云。今正欲往彼。便可入船共去。望子辭不敢。忽然不見。望子既拜神座。見向船中貴人。儼然端坐。卽蔣侯像也。問望子來何遲。因擲兩橘與之。數數形見。遂隆情好。心有所欲。輒空中下之。嘗思噉鱠。一雙鮮鯉。隨心而至。望子芳香。流聞數里。頗有神驗。一邑共事奉。經三年。望子忽生外意。神便絕往來。

陳郡謝玉。爲瑯琊內史。在京城。所在虎暴。殺人甚衆。有一人以小船載年少婦。以大刀插著船。挾暮來至。邏所將出語云。此間頃來甚多草穢。君載細小。作此輕行。大爲不易。可止邏宿也。相問訊既畢。邏將適還。去其婦上岸。便爲虎將去。其夫拔刀大喚。欲逐之。先奉事蔣侯。乃喚求助。如此當行十里。忽如有一黑衣爲之導。其人隨之。當復二十里。見大樹。既至一穴。虎子聞行聲。謂其母至。皆走出。其人卽其所殺之。便拔刀隱樹側。住良久。虎方至。便下婦著地。倒牽入穴。其人以刀當腰斫斷之。虎既死。其婦故活。向曉能語。問之云。虎初取。便負著背上。臨至而後下之。四體無他。止爲草木傷耳。扶歸還船。明夜夢一人語之曰。蔣侯使助汝。知否。至家。殺豬祠焉。

淮南全椒縣有丁新婦者。本丹陽丁氏女。年十六。適全椒謝家。其姑嚴酷。使役有程。不如限者。仍便笞捶不可堪。九月九日。乃自經死。遂有靈響。聞於民間。發言于巫祝曰。念人家婦女作息不倦。使避九月九日。勿用作事。見形。著縹衣。戴青蓋。從一婢。至牛渚津求渡。有兩男子共乘船捕魚。仍呼求載。兩男子笑共調弄之。言。聽我爲婦。當相渡也。丁嫗曰。謂汝是佳人。而無所知。汝是人。當使汝入泥死。是鬼使汝入水。便卻入草中。須臾。有一老翁乘船載葦。嫗從索渡。翁曰。船上無裝。豈可露渡。恐不中載耳。嫗言無苦。翁因出葦半許。安處不著船中。徑渡之。至南岸。臨去語翁曰。吾是鬼神。非人也。自能得過。然宜使民間粗相聞知。翁之厚意。出葦相渡。深有慚感。當有以相謝者。若翁速還去。必有所見。亦當有所得也。翁曰。恐燥濕不至。何敢蒙謝。翁還西岸。見兩男子覆水中。進前數里。有魚千數。跳躍水邊。風吹至岸上。翁遂棄葦。載魚以歸。於是丁嫗遂還丹陽。江南人皆呼爲丁姑。九月九日不用作事。咸以爲息日也。今所在祠之。

散騎侍郎王祐。疾困。與母辭訣。既而聞有通賓者。曰某郡某里某人。嘗爲別駕。祐亦雅聞其姓字。有頃。奄然來至。曰。與卿士類。有自然之分。又州里。情便款然。今年國家有大事。出三將軍。分布徵發。吾等十餘人。爲趙公明府參佐。至此倉卒。見卿有高門大屋。故來投。與卿相得。大不可言。祐知其鬼神。曰。不幸疾篤。死在旦夕。遭卿以性命相託。答曰。人生有死。此必然之事。死者不繫生時貴賤。吾今見領兵三千。須卿得度簿相付。如此地難得。不宜辭之。祐曰。老母年高。兄弟無有。一旦死亡。前無供養。遂歔欷不能自勝。其人愴然曰。卿位爲常伯。而家無餘財。向聞與尊夫人辭訣。言辭哀苦。然則卿國士也。如何可令死。

吾當相爲。因起去。明日更來。其明日又來。祐曰。卿許活吾。當卒恩否。答曰。大老子業已許卿。當復相欺耶。見其從者數百人。皆長二尺許。烏衣軍服。赤油爲誌。祐家擊鼓禱祀。諸鬼聞鼓聲。皆應節起舞。振袖颯颯有聲。祐將爲設酒食。辭曰。不須。因復起去。謂祐曰。病在人體中如火。當以水解之。因取一杯水。發被灌之。又曰。爲卿留赤筆十餘枝在薦下。可與人使簪之。出入辟惡災。舉事皆無恙。因道曰。王甲李乙。吾皆與之。遂執祐手與辭。時祐得安眠。夜中忽覺。乃呼左右。令開被。神以水灌我。將大沾濡。開被而信有水在上被之下。下被之上不浸。如露之在荷葉。量之。得三升七合。於是疾三分愈二。數日大除。凡其所道當取者皆死亡。唯王文英半年後乃亡。所道與赤筆人。皆經疾病及兵亂。皆亦無恙。初有妖書云。上帝以三將軍趙公明、鍾士季。各督數鬼下取人。莫知所在。祐病差。見此書。與所道趙公明合。

漢下邳周式。嘗至東海。道逢一吏。持一卷書。求寄載。行十餘里。謂式曰。吾暫有所過。留書寄君船中。愼勿發之。去後。式盜發視書。皆諸死人錄。下條有式名。須臾吏還。式猶視書。吏怒曰。故以相告。而忽視之。式叩頭流血。良久。吏曰。感卿遠相載。此書不可除卿名。今日已去還家。三年勿出門。可得度也。勿道見吾書。式還。不出已二年餘。家皆怪之。鄰人卒亡。父怒。使往弔之。式不得已。適出門。便見此吏。吏曰。吾令汝三年勿出。而今出門。知復奈何。吾求不見。連累爲鞭杖。今已見汝。無可奈何。後三日日中。當相取也。式還。涕泣具道如此。父故不信。母晝夜與相守。至三日日中時。果見來取。便死。

南頓張助於田中種禾。見李核。欲持去。顧見空桑中有土。因植種。以餘漿溉灌。後人見桑中反復生李。轉相告語。有病目痛者。息陰下。言李君令我目愈。謝以一豚。目痛小疾。亦行自愈。衆犬吠聲。盲者得視。遠近翕赫。其下車騎常數千百。酒肉滂沱。間一歲餘。張助遠出來還。見之。驚云。此有何神。乃我所種耳。因就斫之。

王莽居攝。劉京上言。齊郡臨淄縣亭長辛當數夢人謂曰。吾天使也。攝皇帝當爲眞。即不信我。此亭中當有新井出。亭長起視。亭中果有新井。入地百尺。

搜神記卷六

妖怪者。蓋精氣之依物者也。氣亂於中。物變於外。形神氣質。表裏之用也。本於五行。通於五事。雖消息升降。化動萬端。其於休咎之徵。皆可得域而論矣。

夏桀之時。厲山亡。秦始皇之時。三山亡。周顯王三十二年。宋大丘社亡。漢昭帝之末。陳留昌邑社亡。京房易傳曰。山默然自移。天下兵亂。社稷亡也。故會稽山陰瑯邪中有怪山。世傳本瑯邪東武海中山也。時天夜。風雨晦冥。旦而見武山在焉。百姓怪之。因名曰怪山。時東武縣山。亦一夕自亡去。識其形者。乃知其移來。今怪山下見有東武里。蓋記山所自來以爲名也。又交州脆州山移至青州。凡山徙。皆不極之異也。此二事未詳其世。尚書金縢曰。山徙者。人君不用道士。賢者不興。或祿去公室。賞罰不由君。私門成羣。不救。當爲易世變號。說曰。善言天者。必質於人。善言人者。必本於天。故天有四時。日月相推。寒暑迭代。其轉運也。和而爲雨。怒而爲風。散而爲露。亂而爲霧。凝而爲霜雪。立而爲蝃蝀。此天之常數也。人有四肢五臟。一覺一寐。呼吸吐納。精氣往來。流而爲榮衛。彰而爲氣色。發而爲聲音。此亦人之常數也。若四時失運。寒暑乖違。則五緯盈縮。星辰錯行。日月薄蝕。彗孛流飛。此天地之危診也。寒暑不時。此天地之蒸否也。石立土踊。此天地之瘤贅也。山崩地陷。此天地之癰疽也。衝風暴雨。此天地之奔氣也。雨澤不降。川瀆涸竭。此天地之焦枯也。

商紂之時，大龜生毛，兔生角，兵甲將興之象也。

周宣王三十三年，幽王生，是歲有馬化爲狐。

晉獻公二年，周惠王居於鄭，鄭人入王府，多脫化爲蜮，射人。

周隱王二年四月，齊地暴長，長丈餘，高一尺五寸。京房易妖曰：地四時暴長，占春夏多吉，秋冬多凶。歷陽之郡，一夕淪入地中而爲水澤，今麻湖是也。不知何時，運斗樞曰：邑之淪，陰吞陽，下相屠焉。

周哀王八年，鄭有一婦人生四十子，其二十人爲人，二十人死。其九年，晉有豕生人。吳赤烏七年，有婦人一生三子。

周烈王六年，林碧陽君之御人產二龍。

魯嚴公八年，齊襄公田於貝丘，見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墜車，傷足，喪屨。劉向以爲近豕禍也。

魯嚴公時，有內蛇與外蛇鬭鄭南門中，內蛇死。劉向以爲近蛇孽也。京房易傳曰：立嗣子疑，厥妖蛇居國門鬭。

魯昭公十九年，龍鬭於鄭時門之外洧淵。劉向以爲近龍孽也。京房易傳曰：衆心不安，厥妖龍鬭其邑中也。

魯定公元年，有九蛇繞柱，占以爲九世廟不祀，乃立煬宮。

秦孝公二十一年，有馬生人。昭王二十年，牡馬生子而死。劉向以爲皆馬禍也。京房易傳曰：方伯分威，厥妖牡馬生子。上無天子，諸侯相伐，厥妖馬生人。

魏襄王十三年，有女子化爲丈夫，與妻生子。京房易傳曰：女子化爲丈夫，茲謂陰昌，賤人爲王。丈夫化爲女子，茲謂陰勝陽，厥咎亡。一曰：男化爲女，宮刑濫也；女化爲男，婦政行也。

秦孝文王五年，遊朐衍，有獻五足牛。時秦世大用民力，天下叛之。京房易傳曰：興繇役，奪民時，厥妖牛生五足。

秦始皇二十六年，有大人長五丈，足履六尺，皆夷狄服，凡十二人，見於臨洮，乃作金人十二以象之。

漢惠帝二年正月癸酉旦，有兩龍現於蘭陵廷東里溫陵井中，至乙亥夜去。京房易傳曰：有德遭害，厥妖龍見井中。又曰：行刑暴惡，黑龍從井出。

漢文帝十二年，吳地有馬生角，在耳前，上向，右角長三寸，左角長二寸，皆大二寸。劉向以爲馬不當生角，猶吳不當舉兵向上也，吳將反之變云。京房易傳曰：臣易上，政不順，厥妖馬生角，茲謂賢士不足。又曰：天子親伐，馬生角。

文帝後元五年六月，齊雍城門外有狗生角。京房易傳曰：執政失，下將害之，厥妖狗生角。

漢景帝元年九月，膠東下密人年七十餘，生角，角有毛。京房易傳曰：冢宰專政，厥妖人生角。五行志以爲人不當生角，猶諸侯不敢舉兵以向京師也。其後遂有七國之難。至晉武帝泰始五年，元城人年七十，

生角，殆趙王倫篡亂之應也。

漢景帝三年，邯鄲有狗與彘交。是時趙王悖亂，遂與六國反，外結匈奴以爲援。五行志以爲犬、兵革失衆之占，豕北方匈奴之象，逆言失聽，交於異類，以生害也。京房易傳曰：夫婦不嚴，厥妖狗與豕交，茲謂反德，國有兵革。

景帝三年十一月，有白頸烏與黑烏羣鬭楚國呂縣，白頸不勝，墮泗水中，死者數千。劉向以爲近白黑祥也。時楚王戊暴逆無道，刑辱申公，與吳謀反。烏羣鬭者，師戰之象也。白頸者小，明小者敗也。墮於水者，將死水地。王戊不悟，遂舉兵應吳，與漢大戰，兵敗而走，至於丹徒，爲越人所斬，墮泗水之效也。京房易傳曰：逆親親，厥妖白黑烏鬭於國。燕王旦之謀反也，又有一烏一鵲鬭於燕宮中池上，烏墮池死。五行志以爲楚燕皆骨肉藩臣，驕恣而謀不義，俱有烏鵲鬭死之祥，行同而占合，此天人之明表也。燕陰謀未發，獨王自殺于宮，故一烏而水色者死；楚炕陽舉兵，軍師大敗于野，故烏衆而金色者死。天道精微之效也。京房易傳曰：顓征劫殺，厥妖烏鵲鬭。

景帝十六年，梁孝王田北山，有獻牛，足上出背上者。劉向以爲近牛禍。內則思慮霿亂，外則土功過制，故牛禍作，足而出于背，下奸上之象也。

漢武帝太始四年七月，趙有蛇從郭外入，與邑中蛇鬭孝文廟下，邑中蛇死。後二年秋，有衛太子事，自趙人江充起。

漢昭帝元鳳元年九月，燕有黃鼠銜其尾舞王宮端門中。王往視之，鼠舞如故。王使吏以酒脯祠，鼠舞不休，一日一夜死。時燕王旦謀反，將死之象也。京房易傳曰：誅不原情，厥妖鼠舞門。

昭帝元鳳三年正月，泰山萊蕪山南洶洶有數千人聲。民往視之，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圍，入地深八尺，三石爲足。石立後，有白烏數千集其旁。宣帝中興之瑞也。

昭帝時，上林苑中大柳樹斷仆地，一朝起立，生枝葉，有蟲食其葉，成文字，曰：公孫病已立。

昭帝時，昌邑王賀見大白狗，冠方山冠而無尾。至熹平中，省內冠狗帶綬以爲笑樂，有一狗突出，走入司空府門，或見之者，莫不驚怪。京房易傳曰：君不正，臣欲篡，厥妖狗冠出朝門。

漢宣帝黃龍元年，未央殿輅軨中雌雞化爲雄，毛衣變化而不鳴，不將，無距。元帝初元元年，丞相府史家雌雞伏子，漸化爲雄，冠距鳴將。至永光中，有獻雄雞生角者。五行志以爲王氏之應。京房易傳曰：賢者居明夷之世，知時而傷，或衆在位，厥妖雞生角。又曰：婦人專政，國不靜，牝雞雄鳴，主不榮。

宣帝之世，燕岱之間，有三男共取一婦，生四子。及至將分妻子，而不可均，乃致爭訟。廷尉范延壽斷之曰：此非人類，當以禽獸，從母不從父也。請戮三男，以兒還母。宣帝嗟歎曰：事何必古，若此，則可謂當於理而厭人情也。延壽蓋見人事而知用刑矣，未知論人妖將來之驗也。

漢元帝永光二年八月，天雨草，而葉相樛結，大如彈丸。至平帝元始三年正月，天雨草，狀如永光時。京房易傳曰：君吝於祿，信衰賢去，厥妖天雨草。

元帝建昭五年。兗州刺史浩賞禁民私所自立社。山陽橐茅鄉社有大槐樹。吏伐斷之。其夜。樹復立故處。
說曰。凡枯斷復起。皆廢而復興之象也。是世祖之應耳。

漢成帝建始四年九月。長安城南有鼠銜黃蒿柏葉。上民冢柏及榆樹上爲巢。桐柏爲多。巢中無子。皆有乾鼠矢數升。時議臣以爲恐有水災。鼠盜竊小蟲。夜出晝匿。今正晝去穴而登木。象賤人將居貴顯之占。桐柏、衞思后園所在也。其後趙后自微賤登至尊。與衞后同類。趙后終無子而爲害。明年。有鳶焚巢殺子之象云。京房易傳曰。臣私祿罔干。厥妖鼠巢。

成帝河平元年。長安男子石良劉音相與同居。有如人狀在其室中。擊之。爲狗。走出。去後有數人被甲持弓弩至良家。良等格擊。或死或傷。皆狗也。自二月至六月乃止。其於洪範。皆犬禍。言不從之咎也。

成帝河平元年二月庚子。泰山山桑谷有鳶焚其巢。男子孫通等聞山中羣鳥鸛鵲聲。往視之。見巢燃。盡墮池中。有三鸛鷇燒死。樹大四圍。巢去地五丈五尺。易曰。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後卒成易世之禍云。

成帝鴻嘉四年秋。雨魚於信都。長五寸以下。至永始元年春。北海出大魚。長六丈。高一丈。四枚。哀帝建平三年。東萊平度出大魚。長八丈。高一丈一尺。七枚。皆死。靈帝熹平二年。東萊海出大魚二枚。長八九丈。高二丈餘。京房易傳曰。海數見巨魚。邪人進。賢人疏。

成帝永始元年二月。河南街郵樗樹生枝。如人頭。眉目鬚皆具。亡髮耳。至哀帝建平三年十月。汝南西平遂陽鄉有材仆地。生枝如人形。身青黃色。面白。頭有髭髮。稍長大。凡長六寸一分。京房易傳曰。王德衰。下人將起。則有木生爲人狀。其後有王莽之篡。

成帝綏和二年二月。大廄馬生角。在左耳前。圍長各二寸。是時。王莽爲大司馬。害上之萌。自此始矣。

成帝綏和二年三月。天水平襄有燕生雀。哺食至大。俱飛去。京房易傳曰。賊臣在國。厥咎燕生雀。諸侯銷。又曰。生非其類。子不嗣世。

漢哀帝建平三年。定襄有牡馬生駒。三足。隨羣飲食。五行志以爲馬。國之武用。三足、不任用之象也。

哀帝建平三年。零陵有樹僵地。圍一丈六尺。長十丈七尺。民斷其本。長九尺餘。皆枯。三月。樹卒自立故處。京房易傳曰。棄正作淫。厥妖木斷自屬。妃后有顓。木仆反立。斷枯復生。

哀帝建平四年四月。山陽方與女子田無嗇生子。未生二月前。兒啼腹中。及生不舉。葬之陌上。後三日。有人過。聞兒啼聲。母因掘收養之。

哀帝建平四年夏。京師郡國民聚會里巷阡陌。設張博具。歌舞祠西王母。又傳書曰。母告百姓。佩此書者不死。不信我言。視門樞下。當有白髮。至秋乃止。

哀帝建平中。豫章有男子化爲女子。嫁爲人婦。生一子。長安陳鳳曰。陽變爲陰。將亡繼嗣。自相生之象。一曰。嫁爲人婦。生一子者。將復一世乃絕。故後哀帝崩。平帝沒。而王莽篡焉。

漢平帝元始元年二月。朔方廣牧女子趙春病死。既棺殮。積七日。出在棺外。自言見夫死父曰。年二十七。

汝不當死。太守譚以聞。說曰。至陰爲陽。下人爲上。厥妖人死復生。其後王莽篡位。

漢平帝元始元年六月。長安有女子生兒。兩頭兩頸。面俱相向。四臂共胸。俱前向。尻上有目。長二寸所。京房易傳曰。睽孤見豕負塗。厥妖人生兩頭。下相攘。善妖亦同。人若六畜首目在下。茲謂亡上。政將變更。厥妖之作。以譴失正。各象其類。兩頸。下不一也。手多。所任邪也。足少。下不勝任。或不任下也。凡下體生于上。不敬也。上體生于下。媟瀆也。生非其類。淫亂也。人生而大。上速成也。生而能言。好虛也。羣妖推此類。不改乃成凶也。

漢章帝元和元年。代郡高柳烏生子。三足。大如雞。色赤。頭有角。長寸餘。

漢桓帝即位。有大蛇見德陽殿上。洛陽市令淳于翼曰。蛇有鱗。甲兵之象也。見于省中。將有椒房大臣受甲兵之象也。乃棄官遁去。到延熹二年。誅大將軍梁冀。捕治家屬。揚兵京師也。

漢桓帝建和三年秋七月。北地廉雨肉。似羊肋。或大如手。是時。梁太后攝政。梁冀專權。擅殺誅太尉李固、杜喬。天下冤之。其後梁氏誅滅。

漢桓帝元嘉中。京都婦女作愁眉啼粧。墮馬髻。折腰步。齲齒笑。愁眉者、細而曲折。啼粧者、薄拭目下若啼處。墮馬髻者、作一邊。折腰步者、足不在下體。齲齒笑者。若齒痛。樂不欣欣。始自大將軍梁冀妻孫壽所爲。京都翕然。諸夏效之。天戒若曰。兵馬將往收捕。婦女憂愁。踧眉啼哭。吏卒掣頓。折其腰脊。令髻邪傾。雖強語笑。無復氣味也。到延熹二年。冀舉宗合誅。

桓帝延熹五年。臨沅縣有牛生雞。兩頭四足。

漢靈帝數遊戲於西園中。令後宮采女爲客舍主人。身爲估服。行至舍間。采女下酒食。因共飲食。以爲戲樂。是天子將欲失位。降在皁隸之謠也。其後天下大亂。古志有曰。赤厄三七。三七者。經二百一十載。當有外戚之篡。丹眉之妖。篡盜短祚。極于三六。當有飛龍之秀。興復祖宗。又歷三七。當復有黃首之妖。天下大亂矣。自高祖建業。至於平帝之末。二百一十年。而王莽篡。蓋因母后之親。十八年。而山東賊樊子都等起。實丹其眉。故天下號曰赤眉。於是光武以興祚。其名曰秀。至於靈帝中平元年。而張角起。置三十六萬。徒衆數十萬。皆是黃巾。故天下號曰黃巾賊。至今道服由此而興。初起於鄴。會於眞定。誑惑百姓曰。蒼天已死。黃天立。歲名甲子年。天下大吉。起於鄴者。天下始業也。會於眞定也。小民相向跪拜趣信。荊揚尤甚。乃弃財產。流沉道路。死者無數。角等初以二月起兵。其冬十二月悉破。自光武中興。至黃巾之起。未盈二百一十年。而天下大亂。漢祚廢絕。方應三七之運。

靈帝建寧中。男子之衣。好爲長服。而下甚短。女子好爲長裾。而上甚短。是陽無下而陰無上。天下未欲平也。後遂大亂。

靈帝建寧三年春。河內有婦食夫。河南有夫食婦。夫婦陰陽二儀。有情之深者也。今反相食。陰陽相侵。豈特日月之眚哉。靈帝既沒。天下大亂。君有妄誅之暴。臣有劫弒之逆。兵革相殘。骨肉爲讎。生民之禍極矣。故人妖爲之先作。恨而不遭辛有屠乘之論以測其情也。

靈帝熹平二年六月。雒陽民訛言虎賁寺東壁中有黃人。形容鬚眉良是。觀者數萬。省內悉出。道路斷絕。到中平元年二月。張角兄弟起兵冀州。自號黃天。三十六方。四面出和。將帥星布。吏士外屬。因其疲餒。牽而勝之。

熹平三年。右校別作中有兩樗樹。皆高四尺所。其一株宿昔暴長。長一丈餘。麤大一圍。作胡人狀。頭目鬢鬚髮俱具。其五年十月壬午。正殿側有槐樹。皆六七圍。自拔倒豎。根上枝下。又中平中。長安城西北六七里空樹中有人面生鬢。其於洪範。皆為木不曲直。

靈帝光和元年。南宮侍中寺雌雞欲化為雄。一身毛皆似雄。但頭冠尚未變。

靈帝光和二年。洛陽上西門外女子生兒兩頭。異肩共胸。俱前向。以為不祥。墮地棄之。自是之後。朝廷霧亂。政在私門。上下無別。二頭之象。後董卓戮太后。被以不孝之名。放廢天子。後復害之。漢元以來。禍莫踰此。

光和四年。南宮中黃門寺有一男子。長九尺。服白衣。中黃門解步、呵問汝何等人。白衣妄入宮掖。曰我梁伯夏後。天使我為天子。步欲前收之。因忽不見。

光和七年。陳留、濟陽、長垣、濟陰、東郡、冤句、離狐界中。路邊生草。悉作人狀。操持兵弩。牛馬龍蛇鳥獸之形。白黑各如其色。羽毛頭目足翅皆備。非但彷彿。像之尤純。舊說曰。近草妖也。是歲。有黃巾賊起。漢遂微弱。

靈帝中平元年六月壬申。雒陽男子劉倉居上西門外。妻生男。兩頭共身。至建安中。女子生男。亦兩頭共身。

中平三年八月中。懷陵上有萬餘雀。先極悲鳴。已因亂鬬相殺。皆斷頭懸著樹枝枳棘。到六年。靈帝崩。夫陵者。高大之象也。雀者、爵也。天戒若曰。諸懷爵祿而尊厚者。還自相害至滅亡也。

漢時。京師賓婚嘉會。皆作魁櫑。酒酣之後。續以挽歌。魁櫑。喪家之樂。挽歌、執紼相偶和之者。天戒若曰。國家當急殄悴。諸貴樂皆死亡也。自靈帝崩後。京師壞滅。戶有兼尸蟲而相食者。魁櫑挽歌。斯之效乎。

靈帝之末。京師謠言曰。侯非侯。王非王。千乘萬騎上北邙。到中平六年。史侯登躡至尊。獻帝未有爵號。為中常侍段珪等所執。公卿百僚。皆隨其後。到河上。乃得還。

漢獻帝初平中。長沙有人姓桓氏。死。棺斂月餘。其母聞棺中有聲。發之。遂生。占曰。至陰為陽。下人為上。其後曹公由庶士起。

獻帝建安七年。越嶲有男子化為女子。時周羣上言。哀帝時。亦有此變。將有易代之事。至二十五年。獻帝封山陽公。

建安初。荊州童謠曰。八九年間始欲衰。至十三年無孑遺。言自中興以來。荊州獨全。及劉表為牧。民又豐樂。至建安九年。當始衰。始衰者、謂劉表妻死。諸將並零落也。十三年無孑遺者。表又當死。因以喪敗也。是時華容有女子忽啼呼曰。將有大喪。言語過差。縣以為妖言。繫獄月餘。忽於獄中哭曰。劉荊州今日

死。華容去州數百里。即遣馬里驗視。而劉表果死。縣乃出之。續又歌吟曰。不意李立為貴人。後無幾。曹公平荊州。以涿郡李立字建賢為荊州刺史。

建安二十五年正月。魏武在洛陽起建始殿。伐濯龍樹而血出。又掘徙梨。根傷而血出。魏武惡之。遂寢疾。是月崩。是歲。為魏武黃初元年。

魏黃初元年。未央宮中有鷹生燕巢中。口爪俱赤。至青龍中。明帝為凌霄閣。始構。有鵲巢其上。帝以問高堂隆。對曰。詩云。惟鵲有巢。惟鳩居之。今興起宮室。而鵲來巢。此宮室未成。身不得居之象也。

魏齊王嘉平初。白馬河出妖馬。夜過官牧邊鳴呼。眾馬皆應。明日。見其跡。大如斛。行數里。還入河。

魏景初元年。有燕生巨鷇于衛國李蓋家。形若鷹。吻似燕。高堂隆曰。此魏室之大異。宜防鷹揚之臣於蕭牆之內。其後宣帝起。誅曹爽。遂有魏室。

蜀景耀五年。宮中大樹無故自折。譙周深憂之。無所與言。乃書柱曰。眾而大。期之會。具而授。若何復。言曹者大也。眾而大、天下其當會也。具而授。如何復有立者乎。蜀既亡。咸以周言為驗。

吳孫權太元元年八月朔。大風。江海涌溢。平地水深八尺。拔高陵樹二千株。石碑差動。吳城兩門飛落。明年權死。

吳孫亮五鳳元年六月。交阯稗草化為稻。昔三苗將亡。五穀變種。此草妖也。其後亮廢。

吳孫亮五鳳二年五月。陽羨縣離里山大石自立。是時孫皓承廢故之家。得復其位之應也。

吳孫休永安四年。安吳民陳焦死。七日復生。穿冢出。烏程孫皓、承廢故之家。得位之祥也。

孫休後。衣服之制。上長下短。又積領五六。而裳居一二。蓋上饒奢。下儉逼。上有餘、下不足之象也。

搜神記卷七

初．漢元成之世．先識之士有言曰．魏年有和．當有開石於西三千餘里．繫五馬．文曰大討曹．及魏之初興也．張掖之柳谷有開石焉．始見於建安．形成於黃初．文備於太和．周圍七尋．中高一仞．蒼質素章．龍馬麟鹿鳳凰仙人之象．粲然咸著．此一事者．魏晉代興之符也．至晉泰始三年．張掖太守焦勝上言．以留郡本國圖校今石文．文字多少不同．謹具圖上．案其文有五馬象．其一有人平上幘．執戟而乘之．其一有若馬形而不成．其字有金．有中．有大司馬．有王．有大吉．有正．有開壽．其一成行．曰金當取之．

晉武帝太始初．衣服上儉下豐．著衣者皆厭腰．此君衰弱、臣放縱之象也．至元康末．婦人出兩襠．加乎交領之上．此內出外也．爲車乘者．苟貴輕細．又數變易其形．皆以白篾爲純．蓋古喪車之遺象．晉之禍徵也．

胡牀貊槃．翟之器也．羌煮貊炙．翟之食也．自太始以來．中國尚之．貴人富室．必畜其器．吉享嘉賓．皆以爲先．戎翟侵中國之前兆也．

晉大康四年．會稽郡蟛蚑及蟹．皆化爲鼠．其衆覆野．大食稻．爲災．始成．有毛肉而無骨．其行不能過田塍．數日之後．則皆爲牝．

大康五年正月．二龍見武庫井中．武庫者．帝王威御之器所寶藏也．屋宇邃密．非龍所處．是後七年．藩王

相害．二十八年．果有二胡．僭稱神器．皆字曰龍．

晉武帝太康六年．南陽獲兩足虎．虎者陰精而居乎陽．金獸也．南陽火名也．金精入火而失其形．王室亂之妖也．其七年十一月景辰．四角獸見於河間．天戒若曰．角．兵象也．四者．四方之象．當有兵革起于四方．後河間王遂連四方之兵．作爲亂階．

太康九年．幽州塞北有死牛頭語．時帝多疾病．深以後事爲念．而付託不以至公．思瞀亂之應也．

太康中．有鯉魚二枚現武庫屋上．武庫兵府．魚有鱗甲．亦是兵之類也．魚既極陰．屋上太陽．魚現屋上．象至陰以兵革之禍干太陽也．及惠帝初．誅皇后父楊駿．矢交宮闕．廢后爲庶人．死于幽宮．元康之末．而賈后專制．謗殺太子．尋亦誅廢．十年之間．母后之難再興．是其應也．自是禍亂構矣．京房易妖曰．魚去水．飛入道路．兵且作．

初作屐者．婦人圓頭．男子方頭．蓋作意欲別男女也．至太康中．婦人皆方頭屐．與男無異．此賈后專妬之徵也．

晉時．婦人結髮者．既成．以繒急束其環．名曰擷子髻．始自宮中．天下翕然化之也．其末年．遂有懷、惠之事．

太康中．天下爲晉世寧之舞．其舞抑手以執杯盤．而反覆之．歌曰．晉世寧．舞杯盤．反覆．至危也．杯盤．酒器也．而名曰晉世寧者．言時人苟且飲食之間．而其智不可及遠．如器在手也．

太康中．天下以氈爲絈頭及絡帶袴口．於是百姓咸相戲曰．中國其必爲胡所破也．夫氈．胡之所產者也．而天下以爲絈頭帶身袴口．胡既三制之矣．能無敗乎．

太康末．京洛爲折楊柳之歌．其曲始有兵革苦辛之辭．終以擒獲斬截之事．自後楊駿被誅．太后幽死．楊柳之應也．

晉武帝太熙元年．遼東有馬生角．在兩耳下．長三寸．及帝晏駕．王室毒於兵禍．

晉惠帝元康中．婦人之飾有五佩兵．又以金、銀、象、角、瑇瑁之屬．爲斧、鉞、戈、戟而載之．以當笄．男女之別．國之大節．故服食異等．今婦人而以兵器爲飾．蓋妖之甚者也．於是遂有賈后之事．

晉元康三年閏二月．殿前六鐘皆出涕．五刻乃止．前年．賈后殺楊太后於金墉城．而賈后爲惡不悛．故鐘出涕．猶傷之也．

惠帝之世．京洛有人．一身而男女二體．亦能兩用人道．而性尤好淫．天下兵亂．由男女氣亂．而妖形作也．

惠帝元康中．安豐有女子曰周世寧．年八歲．漸化爲男．至十七八．而氣性成．女體化而不盡．男體成而不徹．畜妻而無子．

元康五年三月．臨淄有大蛇．長十許丈．負二小蛇．入城北門．逕從市入漢陽城景王祠中．不見．

元康五年三月．呂縣有流血．東西百餘步．其後八載．而封雲亂徐州．殺傷數萬人．

元康七年．霹靂破城南高禖石．高禖．宮中求子祠也．賈后妬忌．將殺懷愍．故天怒．賈后將誅之應也．

元康中．天下始相倣爲烏杖．以柱掖．其後．稍施其鐓．住則植之．及懷愍之世．王室多故．而中都喪敗．元帝

以潘岳樹德東方。維持天下。柱掖之應也。

元康中。貴游子弟。相與爲散髮倮身之飲。對弄婢妾。逆之者傷好。非之者負譏。希世之士。恥不與焉。胡狄侵中國之萌也。其後遂有二胡之亂。

惠帝太安元年。丹陽湖熟縣夏架湖。有大石浮二百步而登岸。百姓驚歎相告曰。石來。尋而石冰入建鄴。

太安元年四月。有人自雲龍門入殿前。北面再拜。曰。我當作中書監。卽收斬之。禁庭尊秘之處。今賤人竟入。而門衞不覺者。宮室將虛。下人踰上之妖也。是後帝遷長安。宮闕遂空焉。

太安中。江夏功曹張騁所乘牛忽言曰。天下方亂。吾甚極爲。乘我何之。騁及從者數人皆驚怖。因紿之曰。令汝還。勿復言。乃中道還。至家。未釋駕。又言曰。歸何早也。騁益憂懼。祕而不言。安陸縣有善卜者。騁從之卜。卜者曰。大凶。非一家之禍。天下將有兵起。一郡之內。皆破亡乎。騁還家。牛又人立而行。百姓聚觀。其秋。張昌賊起。先略江夏。誑曜百姓。以漢祚復興。有鳳凰之瑞。聖人當世。從軍者皆絳抹頭。以彰火德之祥。百姓波蕩。從亂如歸。騁兄弟並爲將軍都尉。未幾而敗。於是一郡破殘。死傷過半。而騁家族矣。京房易妖曰。牛能言。如其言占吉凶。

元康太安之間。江淮之域。有敗屩自聚於道。多者至四五十量。人或散去之。投林草中。明日視之。悉復如故。或云見貍銜而聚之。世之所說。屩者。人之賤服。而當勞辱。下民之象也。敗者。疲弊之象也。道者。地理四方所以交通。王命所由往來也。今敗屩聚於道者。象下民疲病。將相聚爲亂。絕四方而壅王命也。

晉惠帝永興元年。成都王之攻長沙也。反軍於鄴。內外陳兵。是夜。戟鋒皆有火光。遙望如懸燭。就視則亡焉。其後終以敗亡。

晉懷帝永嘉元年。吳郡吳縣萬詳婢生一子。鳥頭。兩足。馬蹄。一手。無毛。尾黃色。大如椀。

永嘉五年。枹罕令嚴根婢產一龍、一女、一鵝。京房易傳曰。人生他物。非人所見者。皆爲天下大兵。時帝承惠帝之後。四海沸騰。尋而陷於平陽。爲逆胡所害。

永嘉五年。吳郡嘉興張林家有狗。忽作人言云。天下人俱餓死。於是果有二胡之亂。天下饑荒焉。

永嘉五年十一月。有蟚鼠出延陵。郭璞筮之。遇臨之益。曰。此郡之東縣。當有妖人欲稱制者。尋亦自死矣。

永嘉六年正月。無錫縣歘有四枝茱萸樹。相樛而生。狀若連理。先是郭璞筮延陵蟚鼠。遇臨之益。曰。後當復有妖樹生。若瑞而非辛螫之木也。儻有此。東西數百里。必有作逆者。及此生木。其後吳興徐馥作亂。殺太守袁琇。

永嘉中。壽春城內有豕生人。兩頭而不活。周馥取而觀之。識者云。豕。北方畜。胡狄象。兩頭者。無上也。生而死。不遂也。天戒若曰。易生專利之謀。將自致傾覆也。俄爲元帝所敗。

永嘉中。士大夫競服生箋單衣。識者怪之曰。此古練纕之布。諸侯所以服天子也。今無故服之。殆有應乎。其後懷愍晏駕。

昔魏武軍中無故作白帢。此縞素凶喪之徵也。初橫縫其前以別後。名之曰顏帢。傳行之。至永嘉之間。稍

去其縫。名無顏帢。而婦人束髮。其緩彌甚。紒之堅不能自立。髮被於額。目出而已。無顏者。愧之言也。覆額者。慙之貌也。其緩彌甚者。言天下亡禮與義。放縱情性。及其終極。至於大恥也。其後二年。永嘉之亂。四海分崩。下人悲難。無顏以生焉。

晉愍帝建興四年。西都傾覆。元皇帝始爲晉王。四海宅心。其年十月二十二日。新蔡縣吏任喬妻胡氏。年二十五。產二女。相向。腹心合。自腰以上。臍以下。各分。此蓋天下未一之妖也。時內史呂會上言。按瑞應圖云。異根同體。謂之連理。異畝同穎。謂之嘉禾。草木之屬。猶以爲瑞。今二人同心。天垂靈象。故易云。二人同心。其利斷金。休顯見生於陳東之國。蓋四海同心之瑞。不勝喜躍。謹畫圖上。時有識者哂之。君子曰。知之難也。以臧文仲之才。猶祀爰居焉。布在方册。千載不忘。故士不可以不學。古人有言。木無枝謂之瘣。人不學謂之瞽。當其所蔽。蓋闕如也。可不勉乎。

晉元帝建武元年六月。揚州大旱。十二月。河東地震。去年十二月。斬督運令史淳于伯。血逆流。上柱二丈三尺。旋復下流四尺五寸。是時。淳于伯冤死。遂頻旱三年。刑罰妄加。羣陰不附。則陽氣勝之。罰又冤氣之應也。

晉元帝建武元年七月。晉陵東門有牛生犢。一體兩頭。京房易傳曰。牛生子。二首一身。天下將分之象也。

元帝太興元年四月。西平地震。湧水出。十二月。廬陵、豫章、武昌、西陵地震。湧水出。山崩。此王敦陵上之應也。

太興元年三月。武昌太守王諒有牛生子。兩頭八足。兩尾。共一腹。不能自生。十餘人以繩引之。子死母活。其三年後死中有牛生子。一足三尾。生而卽死。

太興二年。丹陽郡吏濮陽演馬生駒。兩頭。自項前別。生而死。此政在私門。二頭之象也。其後王敦陵上。

太興初。有女子。其陰在腹。當臍下。自中國來至江東。其性淫而不產。又有女子。陰在首。居在揚州。亦性好淫。京房易妖曰。人生子。陰在首。則天下大亂。若在腹。則天下有事。若在背。則天下無後。

太興中。王敦鎮武昌。武昌災。火起。興衆救之。救於此而發於彼。東西南北數十處俱應。數日不絕。舊說所謂濫災妄起。雖興師不能救之謂也。此臣而行君。亢陽失節。是時王敦陵上。有無君之心。故災也。

太興中。兵士以絳囊縛紒。識者曰。紒在首。爲乾。君道也。囊者爲坤。臣道也。今以朱囊縛紒。臣道侵君之象也。爲衣者。上帶知纔至於掖。著帽者又以帶縛項。下逼上。上無地也。爲袴者。直幅無口。無殺。下大之象也。尋而王敦謀逆。再攻京師。

太興四年。王敦在武昌。鈴下儀仗生花如蓮花。五六日萎落。說曰。易說。枯楊生花。何可久也。今狂花生枯木。又在鈴閣之間。言威儀之富。榮華之盛。皆如狂花之發。不可久也。其後王敦終以逆命。加戮其尸。

舊爲羽扇柄者。刻木象其骨形。列羽用十。取全數也。初。王敦南征。始改爲長柄。下出可捉。而減其羽用八。識者尤之曰。夫羽扇。翼之名也。創爲長柄。將執其柄以制其羽翼也。改十爲八。將未備奪已備也。此殆敦之擅權。以制朝廷之柄。又將以無德之材。欲竊非據也。

晉明帝太寧初。武昌有大蛇。常居故神祠空樹中。每出頭從人受食。京房易傳曰。蛇見于邑。不出三年。有大兵。國有大憂。尋有王敦之逆。

搜神記卷八

虞舜耕於歷山。得玉曆於河際之巖。舜知天命在己。體道不倦。舜龍顏大口。手握褒。宋均註曰。握褒。手中有褒字。喻從勞苦受褒飭致大祚也。

湯既克夏。大旱七年。洛川竭。湯乃以身禱于桑林。剪其爪髮。自以爲犧牲。祈福于上帝。於是大雨卽至。洽于四海。

呂望釣於渭陽。文王出游獵。占曰。今日獵得一獸。非龍非螭。非熊非羆。合得帝王師。果得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悅。同車載而還。

武王伐紂。至河上。雨甚疾雷。晦冥。揚波於河。衆甚懼。武王曰。余在天下。誰敢干余者。風波立濟。

魯哀公十四年。孔子夜夢三槐之間。豐沛之邦。有赤氤氣起。乃呼顏回、子夏同往觀之。驅車到楚西北范氏街。見芻兒打麟。傷其左前足。束薪而覆之。孔子曰。兒來。汝姓爲誰。兒曰。吾姓爲赤松。名時喬。字受紀。孔子曰。汝豈有所見乎。兒曰。吾所見一禽。如麕。羊頭。頭上有角。其末有肉。方以是西走。孔子曰。天下已有主也。爲赤劉。陳項爲輔。五星入井。從歲星。兒發薪下麟。示孔子。孔子趨而往。麟向孔子。蒙其耳。吐三卷圖。廣三寸。長八寸。每卷二十四字。其言赤劉當起。曰周亡。赤氣起。火耀興。玄邱制命。帝卯金。

孔子修春秋。制孝經。旣成。齋戒。向北辰而拜。告備於天。天乃洪鬱起白霧摩地。赤虹自上而下。化爲黃玉。

長三尺。上有刻文。孔子跪受而讀之曰。寶文出。劉季握。卯金刀。在軫北。字禾子。天下服。

秦穆公時。陳倉人掘地得物。若羊非羊。若豬非豬。牽以獻穆公。道逢二童子。童子曰。此名爲媼。常在地食死人腦。若欲殺之。以柏插其首。媼曰。彼二童子。名爲陳寶。得雄者王。得雌者伯。陳倉人捨媼。逐二童子。童子化爲雉。飛入平林。陳倉人告穆公。穆公發徒大獵。果得其雌。又化爲石。置之汧渭之間。至文公時。爲立祠。陳寶。其雄者飛至南陽。今南陽雉縣。是其地也。秦欲表其符。故以名縣。每陳倉祠時。有赤光長十餘丈。從雉縣來入陳倉祠中。有聲殷殷如雄雉。其後光武起於南陽。

宋大夫邢史子臣明於天道。周敬王之三十七年。景公問曰。天道其何祥。對曰。後五十年五月丁亥。臣將死。死後五年五月丁卯。吳將亡。亡後五年。君將終。終後四百年。邾王天下。俄而皆如其言。所云邾王天下者。謂魏之興也。邾曹姓。魏亦曹姓。皆邾之後。其年數則錯。未知邢史失其數耶。將年代久遠。注記者傳而有謬也。

吳以草創之國。信不堅固。邊屯守將。皆質其妻子。名曰保質。童子少年。以類相與嬉遊者。日有十數。孫休永安三年三月。有一異兒。長四尺餘。年可六七歲。衣靑衣。忽來從羣兒戲。諸兒莫之識也。皆問曰。爾誰家小兒。今日忽來。答曰。見爾羣戲樂。故來耳。詳而視之。眼有光芒。熠熠外射。諸兒畏之。重問其故。兒乃答曰。爾恐我乎。我非人也。乃熒惑星也。將有以告爾。三公歸於司馬。諸兒大驚。或走告大人。大人馳往觀之。兒曰。舍爾去乎。聳身而躍。卽以化矣。仰而視之。若曳一疋練以登天。大人來者。猶及見焉。飄飄漸高。有頃而沒。時吳政峻急。莫敢宣也。後四年而蜀亡。六年而魏廢。二十一年而吳平。是歸於司馬也。

都水馬武舉戴洋爲都水令史。洋請急還鄉。將赴洛。夢神人謂之曰。洛中當敗。人盡南渡。後五年。揚州必有天子。洋信之。遂不去。旣而皆如其夢。

搜神記卷九

後漢中興初．汝南有應嫗者．生四子而盡．見神光照社．嫗見光．以問卜人．卜人曰．此天祥也．子孫其興乎．乃探得黃金．自是子孫宦學．並有才名．至瑒．七世通顯．

車騎將軍巴郡馮緄．字鴻卿．初爲議郎．發綬笥．有二赤蛇．可長二尺．分南北走．大用憂怖．許季山孫憲．字寧方．得其先人秘要．緄請使卜．云．此吉祥也．君後三歲當爲邊將．東北四五里．官以東爲名．後五年．從大將軍南征．居無何．拜尚書郎．遼東太守．南征將軍．

常山張顥．爲梁州牧．天新雨後．有鳥如山鵲．飛翔入市．忽然墜地．人爭取之．化爲圓石．顥椎破之．得一金印．文曰．忠孝侯印．顥以上聞．藏之秘府．後議郎汝南樊衡夷上言．堯舜時．舊有此官．今天降印．宜可復置．顥後官至太尉．

京兆長安有張氏．獨處一室．有鳩自外入．止於牀．張氏祝曰．鳩來．爲我禍也．飛上承塵．爲我福也．即入我懷．鳩飛入懷．以手探之．則不知鳩之所在．而得一金鉤．遂寶之．自是子孫漸富．資財萬倍．蜀賈至長安．聞之．乃厚賂婢．婢竊鉤與賈．張氏既失鉤．漸漸衰耗．而蜀賈亦數罹窮厄．不爲已利．或告之曰．天命也．不可力求．於是齎鉤以反張氏．張氏復昌．故關西稱張氏傳鉤云．

漢征和三年三月．天大雨．何比干在家．日中夢貴客車騎滿門．覺以語妻．語未已．而門有老嫗．可八十餘．

頭白．求寄避雨．雨甚．而衣不沾濡．雨止．送至門．乃謂比干曰．公有陰德．今天錫君策．以廣公之子孫．因出懷中符策．狀如簡．長九寸．凡九百九十枚．以授比干．曰．子孫佩印綬者．當如此算．

魏舒．字陽元．任城樊人也．少孤．嘗詣野王．主人妻夜產．俄而聞車馬之聲．相問曰．男也．女也．曰．男．書之十五以兵死．復問寢者爲誰．曰．魏公舒．後十五載．詣主人．問所生兒何在．曰．因條桑爲斧傷而死．舒自知當爲公矣．

賈誼爲長沙王太傅．四月庚子日．有鵩鳥飛入其舍．止于坐隅．良久乃去．誼發書占之．曰．野鳥入室．主人將去．誼忌之．故作鵩鳥賦．齊死生而等禍福．以致命定志焉．

王莽居攝．東郡太守翟義．知其將篡漢．謀舉義兵．兄宣教授諸生滿堂．羣鵝雁數十在中庭．有狗從外入．嚙之．皆死．驚救之．皆斷頭．狗走出門．求不知處．宣大惡之．數日．莽夷其三族．

魏司馬太傅懿．平公孫淵．斬淵父子．先時．淵家數有怪．一犬著冠幘絳衣．上屋．欻有一兒蒸死甑中．襄平北市生肉．長圍各數尺．有頭有目口喙．無手足而動搖．占者曰．有形不成．有體無聲．其國滅亡．

吳諸葛恪征淮南．歸．將朝會之夜．精爽擾動．通夕不寐．嚴畢趨出．犬銜引其衣．恪曰．犬不欲我行也．出．仍入坐．少頃．復起．犬又銜衣．恪令從者逐之．及入．果被殺．其妻在室．語使婢曰．爾何故血臭．婢曰．不也．有頃．愈劇．又問婢曰．汝眼目瞻視．何以不常．婢蹶然起躍．頭至於棟．攘臂切齒而言曰．諸葛公乃爲孫峻所殺．於是大小知恪死矣．而吏兵尋至．

吳戊將鄧喜．殺豬祠神．治畢．懸之．忽見一人頭往食肉．喜引弓射中之．咋咋作聲．繞屋三日．後人白喜謀叛．合門被誅．

賈充伐吳時．常屯項城．軍中忽失充所在．充帳下都督周勤．時晝寢．夢見百餘人．錄充引入一徑．勤驚覺．聞失充．乃出尋索．忽覩所夢之道．遂往求之．果見充．行至一府舍．侍衛甚盛．府公南面坐．聲色甚厲．謂充曰．將亂吾家事者．必爾與荀勖．既惑吾子．又亂吾孫．間使任愷黜汝而不去．又使庾純詈汝而不改．今吳寇當平．汝方表斬張華．汝之暗戇．皆此類也．若不悛慎．當旦夕加誅．充因叩頭流血．府公曰．汝所以延日月而名器若此者．是衛府之勳耳．終當使係嗣死於鍾虡之間．大子斃於金酒之中．小子困於枯木之下．荀勖亦宜同．然其先德小濃．故在汝後．數世之外．國嗣亦替．言畢命去．充忽然得還營．顏色憔悴．性理昏錯．經日乃復．至後．謐死於鍾下．賈后服金酒而死．賈午考竟用大杖．終皆如所言．

庾亮字文康．鄢陵人．鎮荊州．登廁．忽見廁中一物．如方相．兩眼盡赤．身有光耀．漸漸從土中出．乃攘臂以擎之．應手有聲．縮入地．因而寢疾．術士戴洋曰．昔蘇峻事．公於白石祠中祈福．許賽其牛．從來未解．故爲此鬼所考．不可救也．明年．亮果亡．

東陽劉寵．字道弘．居於湖熟．每夜．門庭自有血數升．不知所從來．如此三四．後寵爲折衝將軍．見遣北征．將行．而炊飯盡變爲蟲．其家人蒸炒．亦變爲蟲．其火愈猛．其蟲愈壯．寵遂北征．軍敗於壇丘．爲徐龕所殺．

搜神記卷十

漢和熹鄧皇后。嘗夢登梯以捫天。體蕩蕩。正清滑。有若鍾乳狀。乃仰噏飲之。以訊諸占夢。言堯夢攀天而上。湯夢及天而舐之。斯皆聖王之前占也。吉不可言。

孫堅夫人吳氏。孕而夢月入懷。已而生策。及權在孕。又夢日入懷。以告堅曰。妾昔懷策。夢月入懷。今又夢日。何也。堅曰。日月者。陰陽之精。極貴之象。吾子孫其興乎。

漢蔡茂。字子禮。河內懷人也。初在廣漢。夢坐大殿。極上有禾三穗。茂取之。得其中穗。輒復失之。以問主簿郭賀。賀曰。大殿者。官府之形象也。極而有禾。人臣之上祿也。取中穗。是中台之象也。於字。禾失為秩。雖曰失之。乃所以祿也。袞職有闕。君其補之。旬月而茂徵焉。

周擥嘖者。貧而好道。夫婦夜耕。困息臥。夢天公過而哀之。勑外有以給與。司命按錄籍云。此人相貧。限不過此。惟有張車子。應賜錢千萬。車子未生。請以借之。天公曰。善。曙覺言之。於是夫婦戮力。晝夜治生。所為輒得。貲至千萬。先時有張嫗者。嘗往周家傭賃。野合有身。月滿當孕。便遣出外。駐車屋下。產得兒。主人往視。哀其孤寒。作粥糜食之。問。當名汝兒作何。嫗曰。今在車屋下而生。夢天告之。名為車子。周乃悟曰。吾昔夢從天換錢。外白以張車子錢貸我。必是子也。財當歸之矣。自是居日衰減。車子長大。富於周家。

夏陽盧汾。字士濟。夢入蟻穴。見堂宇三間。勢甚危豁。題其額曰審雨堂。

吳選曹令史劉卓。病篤。夢見一人。以白越單衫與之。言曰。汝着衫汗。火燒便潔也。卓覺。果有衫在側。汙輒火浣之。

淮南書佐劉雅。夢見青刺蜴從屋落其腹內。因苦腹痛病。

後漢張奐為武威太守。其妻夢帝與印綬。登樓而歌。覺以告奐。奐令占之。曰。夫人方生男。後臨此郡。命終此樓。後生子猛。建安中。果為武威太守。殺刺史邯鄲商。州兵圍急。猛恥見擒。乃登樓自焚而死。

漢靈帝夢見桓帝怒曰。宋皇后有何罪過。而聽用邪孽。使絕其命。渤海王悝既已自貶。多受誅斃。今宋氏及悝自訴于天。上帝震怒。罪在難救。夢殊明察。帝既覺而恐。尋亦崩。

吳時。嘉興徐伯始病。使道士呂石安神座。石有弟子戴本王思二人。居住海鹽。伯始迎之以助石。晝臥。夢上天北斗門下。見外鞍馬三匹。云明日當以一迎石。一迎本。一迎思。石夢覺。語本思云。如此死期可急還。與家別。不卒事而去。伯始怪而留之。曰。懼不得見家也。間一日。三人同時死。

會稽謝奉與永嘉太守郭伯猷善。謝忽夢郭與人於浙江上爭樗蒲錢。因為水神所責。墮水而死。已營理郭凶事。及覺。即往郭許。共圍棊良久。謝云。卿知吾來意否。因說所夢。郭聞之。悵然云。吾昨夜亦夢與人爭錢。如卿所夢。何期太的的也。須臾如廁。便倒氣絕。謝為凶具。一如其夢。

嘉興徐泰。幼喪父母。叔父隗養之。甚於所生。隗病。泰營侍甚勤。是夜三更中。夢二人乘船。持箱上泰床頭。發箱出簿書。示曰。汝叔應死。泰即於夢中叩頭祈請。良久。二人曰。汝縣有同姓名人否。泰思得。語二人云。張隗不姓徐。二人云。亦可強逼。念汝能事叔父。當為汝活之。遂不復見。泰覺。叔病乃差。

搜神記卷十一

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為伏虎。彎弓射之。沒金鍛羽。下視。知其石也。因復射之。矢摧無迹。漢世復有李廣。為右北平太守。射虎得石。亦如之。劉向曰。誠之至也。而金石為之開。況於人乎。夫唱而不和。動而不隨。中必有不全者也。夫不降席而匡天下者。求之己也。

楚王遊於苑。白猿在焉。王令善射者射之。矢數發。猿搏矢而笑。乃命由基。由基撫弓。猿即抱木而號。及六國時。更羸謂魏王曰。臣能為虛發而下鳥。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於此乎。羸曰。可。有頃。聞雁從東方來。更羸虛發而鳥下焉。

齊景公渡於江沅之河。黿銜左驂。沒之。衆皆驚惕。古冶於是拔劍從之。邪行五里。逆行三里。至于砥柱之下。殺之。乃黿也。左手持黿頭。右手拔左驂。燕躍鵠踊而出。仰天大呼。水為逆流三百步。觀者皆以為河伯也。

楚干將莫邪。為楚王作劍。三年乃成。王怒。欲殺之。劍有雌雄。其妻重身當產。夫語妻曰。吾為王作劍。三年乃成。王怒。往必殺我。汝若生子是男。大告之曰。出戶望南山。松生石上。劍在其背。於是即將雌劍往見楚王。王大怒。使相之。劍有二。一雄一雌。雌來。雄不來。王怒。即殺之。莫邪子名赤比。後壯。乃問其母曰。吾父所在。母曰。汝父為楚王作劍。三年乃成。王怒殺之。去時囑我。語汝。子出戶望南山。松生石上。劍在其

背。於是子出戶南望。不見有山。但覩堂前松柱下石低之上。即以斧破其背。得劍。日夜思欲報楚王。王夢見一兒。眉間廣尺。言欲報讎。王即購之千金。兒聞之。亡去。入山行歌。客有逢者。謂子年少。何哭之甚悲耶。曰。吾干將莫邪子也。楚王殺吾父。吾欲報之。客曰。聞王購子頭千金。將子頭與劍來。為子報之。兒曰。幸甚。即自刎。兩手捧頭及劍奉之。立僵。客曰。不負子也。於是屍乃仆。客持頭往見楚王。王大喜。客曰。此乃勇士頭也。當於湯鑊煮之。王如其言。煮頭三日三夕。不爛。頭踔出湯中。躓目大怒。客曰。此兒頭不爛。願王自往臨視之。是必爛也。王即臨之。客以劍擬王。王頭隨墮湯中。客亦自擬己頭。頭復墮湯中。三首俱爛。不可識別。乃分其湯肉葬之。故通名三王墓。今在汝南北宜春縣界。

漢武時。蒼梧賈雍為豫章太守。有神術。出界討賊。為賊所殺。失頭。上馬回營中。咸走來視雍。雍胸中語曰。戰不利。為賊所傷。諸君視有頭佳乎。無頭佳乎。吏涕泣曰。有頭佳。雍曰。不然。無頭亦佳。言畢。遂死。

渤海太守史良好一女子。許嫁而不果。良怒。殺之。斷其頭而歸。投於竈下。曰。當令火葬。頭語曰。使君。我相從。何圖當爾。後夢見曰。還汝物。覺而得昔所與香纓金釵之屬。

周靈王時。萇弘見殺。蜀人因藏其血。三年乃化而為碧。

漢武帝東遊。未出函谷關。有物當道。身長數丈。其狀象牛。青眼而曜睛。四足入土。動而不徙。百官驚駭。東方朔乃請以酒灌之。灌之數十斛而物消。帝問其故。答曰。此名為患。憂氣之所生也。此必是秦之獄地。不然。則罪人徒作之所聚。夫酒忘憂。故能消之也。帝曰。吁。博物之士。至於此乎。

後漢諒輔字漢儒。廣漢新都人。少給佐吏。漿水不交。為從事。大小畢舉。郡縣斂手。時夏枯旱。太守自曝中庭。而雨不降。輔以五官掾出禱山川。自誓曰。輔為郡股肱。不能進諫納忠。薦賢退惡。和調百姓。至令天地否隔。萬物枯焦。百姓喁喁。無所控訴。咎盡在輔。今郡太守內省責己。自曝中庭。使輔謝罪。為民祈福。精誠懇到。未有感徹。輔今敢自誓。若至日中無雨。請以身塞無狀。乃積薪柴。將自焚焉。至日中時。山氣轉黑。起雷雨大作。一郡沾潤。世以此稱其至誠。

何敞。吳郡人。少好道藝。隱居里。以大旱民物憔悴。太守慶洪。遣戶曹掾致謁。奉印綬。煩守無錫。敞不受。退歎而言曰。郡界有災。安能得懷道。因跋涉之縣。駐明星屋中。蝗螟消死。敞即遁去。後舉方正博士。皆不就。卒於家。

後漢徐栩。字敬卿。吳由拳人。少為獄吏。執法詳平。為小黃令時。屬縣大蝗。野無生草。過小黃界。飛逝不集。刺史行部。責栩不治。栩棄官。蝗應聲而至。刺史謝令還寺舍。蝗即飛去。

王業。字子香。漢和帝時。為荊州刺史。每出行部。沐浴齋素。以祈于天地。當啓佐愚心。無使有枉百姓。在州七年。惠風大行。苛慝不作。山無豺狼。卒於湘江。有二白虎。低頭曳尾。宿衛其側。及喪去。虎踰州境。忽然不見。民共為立碑。號曰湘江白虎墓。

吳時。葛祚為衡陽太守。郡境有大槎橫水。能為妖怪。百姓為立廟。行旅禱祀。槎乃沉沒。不者槎浮。則船為之破壞。祚將去官。乃大具斧斤。將去民累。明日當至。其夜。聞江中洶洶有人聲。往視之。槎乃移去。沿流

下數里，駐灣中，自此行者無復沈溺之患，衡陽人爲作立碑，曰：正德祈禱，神木爲移。

曾子從仲尼在楚，而心動，辭歸問母，母曰：思爾齧指。孔子曰：曾參之孝，精感萬里。

周暢，性仁慈，少至孝，獨與母居，每出入，母欲呼之，常自齧其手，暢即覺手痛而至。治中從事未之信，候暢在田，使母齧手，而暢即歸。元初二年，爲河南尹，時夏大旱，久禱無應，暢收葬洛陽城旁客死骸骨萬餘，爲立義冢，應時澍雨。

王祥，字休徵，琅邪人，性至孝，早喪親，繼母朱氏不慈，數譖之，由是失愛於父，每使掃除牛下，父母有疾，衣不解帶，母常欲生魚，時天寒冰凍，祥解衣，將剖冰求之，冰忽自解，雙鯉躍出，持之而歸。母又思黃雀炙，復有黃雀數十入其幙，復以供母，鄉里驚歎，以爲孝感所致。

王延，性至孝，繼母卜氏，嘗盛冬思生魚，勅延求而不獲，杖之流血，延尋汾叩凌而哭，忽有一魚，長五尺，踊出冰上，延取以進，母卜氏食之，積日不盡，於是心悟，撫延如己子。

楚僚，早失母，事後母至孝，母患癰腫，形容日悴，僚自徐徐吮之，血出，迨夜即得安寢，乃夢一小兒語母曰：若得鯉魚食之，其病即差，可以延壽，不然，不久死矣。母覺而告僚，時十二月，冰凍，僚乃仰天歎泣，脫衣上冰臥之，有一童子決僚臥處，冰忽自開，一雙鯉魚躍出，僚將歸奉其母，病即愈，壽至一百三十三歲。蓋至孝感天神，昭應如此，此與王祥、王延事同。

盛彥，字翁子，廣陵人，母王氏，因疾失明，彥躬自侍養，母食，必自哺之，母疾既久，至於婢使，數見捶撻，婢忿恨，聞彥暫行，取蠐螬炙飴之，母食，以爲美，然疑是異物，密藏以示彥，彥見之，抱母慟哭，絕而復蘇，母目豁然即開，於此遂愈。

顏含，字弘都，次嫂樊氏，因疾失明，醫人疏方，須蚺蛇膽，而尋求備至，無由得之，含憂歎累時，嘗晝獨坐，忽有一青衣童子，年可十三四，持一青囊授含，含開視，乃蛇膽也，童子逡巡出戶，化成青鳥飛去，得膽藥成，嫂病即愈。

郭巨，隆慮人也，一云河內溫人，兄弟三人，早喪父，禮畢，二弟求分，以錢二千萬，二弟各取千萬，巨獨與母居客舍，夫婦傭賃，以給公養，居有頃，妻產男，巨念與兒妨事親，一也，老人得食，喜分兒孫，減饌，二也，乃於野鑿地，欲埋兒，得石蓋，下有黃金一釜，中有丹書，曰：孝子郭巨，黃金一釜，以用賜汝。於是名振天下。

新興劉殷，字長盛，七歲喪父，哀毀過禮，服喪三年，未嘗見齒，事曾祖母王氏，嘗夜夢人謂之曰：西籬下有粟。寤而掘之，得粟十五鍾，銘曰：七年粟百石，以賜孝子劉殷。自是食之，七歲方盡，及王氏卒，夫婦毀瘠，幾至滅性，時柩在殯，而西鄰失火，風勢甚猛，殷夫婦叩殯號哭，火遂滅，後有二白鳩來巢其樹庭。

楊公伯雍，雒陽縣人也，本以儈賣爲業，性篤孝，父母亡，葬無終山，遂家焉，山高八十里，上無水，公汲水作義漿於坂頭，行者皆飲之，三年，有一人就飲，以一斗石子與之，使至高平好地有石處種之，云：玉當生其中。楊公未娶，又語云：汝後當得好婦。語畢不見，乃種其石，數歲，時時往視，見玉子生石上，人莫知也。有徐氏者，右北平著姓，女甚有行，時人求，多不許，公乃試求徐氏，徐氏笑以爲狂，因戲云：得白璧一雙

來，當聽爲婚。公至所種玉田中，得白璧五雙，以聘徐氏，大驚，遂以女妻公，天子聞而異之，拜爲大夫，乃於種玉處四角作大石柱，各一丈，中央一頃地，名曰玉田。

衡農，字剽卿，東平人也，少孤，事繼母至孝，常宿於他舍，值雷風，頻夢虎齧其足，農呼妻相出於庭，叩頭三下，屋忽然而壞，壓死者三十餘人，唯農夫妻獲免。

羅威，字德仁，八歲喪父，事母性至孝，母年七十，天大寒，常以身自溫席，而後授其處。

王裒，字偉元，城陽營陵人也，父儀，爲文帝所殺，裒廬於墓側，旦夕常至墓所拜跪，攀柏悲號，涕泣著樹，樹爲之枯，母性畏雷，母沒，每雷，輒到墓曰：裒在此。

鄭弘遷臨淮太守，郡民徐憲在喪致哀，有白鳩巢戶側，弘舉爲孝廉，朝廷稱爲白鳩郎。

漢時，東海孝婦養姑甚謹，姑曰：婦養我勤苦，我已老，何惜餘年，久累年少。遂自縊死，其女告官云：婦殺我母。官收繫之，拷掠毒治，孝婦不堪苦楚，自誣服之。時于公爲獄吏，曰：此婦養姑十餘年，以孝聞徹，必不殺也。太守不聽，于公爭不得理，抱其獄詞，哭於府而去，自後郡中枯旱，三年不雨，後太守至，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枉殺之，咎當在此。太守即時身祭孝婦冢，因表其墓，天立雨，歲大熟。長老傳云：孝婦名周青，青將死，車載十丈竹竿，以懸五旛，立誓於衆曰：青若有罪，願殺，血當順下，青若枉死，血當逆流。旣行刑已，其血青黃，緣旛竹而上標，又緣旛而下云。

犍爲叔先泥和，其女名雄，永建三年，泥和爲縣功曹，縣長趙祉遣泥和拜檄謁巴郡太守，以十月乘船，於城湍墮水死，尸喪不得，雄哀慟號咷，命不圖存，告弟賢及夫人，令勤覓父尸，若求不得，吾欲自沈覓之。時雄年二十七，有子男貢，年五歲，賁年三歲，乃各作繡香囊一枚，盛以金珠環，預嬰二子，哀號之聲，不絕於口，昆族私憂，至十二月十五日，父喪不得，雄乘小船，於父墮處哭泣數聲，竟自投水中，旋流沒底，見夢告弟云：至二十一日，與父俱出。至期，如夢，與父相持，並浮出江，縣長表言郡太守肅登承上尚書，乃遣戶曹掾爲雄立碑，圖象其形，令知至孝。

河南樂羊子之妻者，不知何氏之女也，躬勤養姑，嘗有他舍雞謬入園中，姑盜殺而食之，妻對雞不食而泣，姑怪問其故，妻曰：自傷居貧，使食有他肉。姑竟棄之。後盜有欲犯之者，乃先劫其姑，妻聞，操刀而出，盜曰：釋汝刀，從我者可全，不從我者，則殺汝姑。妻仰天而歎，刎頸而死，盜亦不殺姑，太守聞之，捕殺盜賊，賜妻縑帛，以禮葬之。

庾袞，字叔褒，咸寧中大疫，二兄俱亡，次兄毗復殆，癘氣方熾，父母諸弟皆出次於外，袞獨留不去，諸父兄強之，乃曰：袞性不畏病。遂親自扶持，晝夜不眠，間復撫柩，哀臨不輟，如此十餘旬，疫勢旣退，家人乃返，毗病得差，袞亦無恙。

宋康王舍人韓憑，娶妻何氏，美，康王奪之，憑怨，王囚之，論爲城旦，妻密遺憑書，繆其辭曰：其雨淫淫，河大水深，日出當心。旣而王得其書，以示左右，左右莫解其意，臣蘇賀對曰：其雨淫淫，言愁且思也，河大水深，不得往來也，日出當心，心有死志也。俄而憑乃自殺，其妻乃陰腐其衣，王與之登臺，妻遂自投臺，左

右攬之。衣不中手而死。遺書於帶曰。王利其生。妾利其死。願以屍骨賜憑合葬。王怒。弗聽。使里人埋之。冢相望也。王曰。爾夫婦相愛不已。若能使冢合。則吾弗阻也。宿昔之間。便有大梓木。生於二冢之端。旬日而大盈抱。屈體相就。根交於下。枝錯於上。又有鴛鴦雌雄各一。恒棲樹上。晨夕不去。交頸悲鳴。音聲感人。宋人哀之。遂號其木曰相思樹。相思之名。起於此也。南人謂此禽卽韓憑夫婦之精魂。今睢陽有韓憑城。其歌謠至今猶存。

漢末。零陽郡太守史滿。有女。悅門下書佐。乃密使侍婢取書佐盥手殘水飲之。遂有娠。已而生子。至能行。太守令抱兒出。使求其父。兒匍匐直入書佐懷中。書佐推之。仆地。化爲水。窮問之。具省前事。遂以女妻書佐。

鄱陽西有望夫岡。昔縣人陳明。與梅氏爲婚。未成。而妖魅詐迎婦去。明詣卜者。決云行西北五十里求之。明如言。見一大穴。深邃無底。以繩懸人。遂得其婦。乃令婦先出。而明所將鄰人秦文。遂不取明。其婦乃自誓執志。登此岡首。而望其夫。因以名焉。

後漢南康郡元義。父伯考。爲尙書僕射。元義還鄉里。妻留事姑甚謹。姑憎之。幽閉空室。節其飲食。羸露日困。終無怨言。時伯考怪而問之。元義子朗時方數歲。言母不病。但苦饑耳。伯考流涕曰。何意親姑反爲此禍。遣歸家。更嫁爲華仲妻。仲爲將作大匠。妻乘朝車出。元義於路旁觀之。謂人曰。此我故婦。非有他過。家大人遇之實酷。本自相貴。其子朗時爲郎。母與書。皆不答。與衣裳。輒以燒之。母不以介意。母欲見之。乃至親家李氏堂上。令人以他詞請朗。朗至。見母。再拜涕泣。因起出。母追謂之曰。我幾死。自爲汝家所棄。我何罪過。乃如此耶。因此遂絕。

嚴遵爲揚州刺史。行部。聞道傍女子哭聲不哀。問所哭者誰。對云。夫遭燒死。遵勑吏舁尸到。與語訖。語吏云。死人自道不燒死。乃攝女。令人守尸。云當有枉。吏白有蠅聚頭所。遵令披視。得鐵錐貫頂。考問。以淫殺夫。

漢范式。字巨卿。山陽金鄉人也。一名氾。與汝南張劭爲友。劭字元伯。二人並遊太學。後告歸鄉里。式謂元伯曰。後二年。當還。將過拜尊親。見孺子焉。乃共剋期日。後期方至。元伯具以白母。請設饌以候之。母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爾何相信之審耶。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母曰。若然。當爲爾醞酒。至期。果到。升堂拜飲。盡歡而別。後元伯寢疾甚篤。同郡郅君章。殷子徵晨夜省視之。元伯臨終。歎曰。恨不見我死友。子徵曰。吾與君章盡心於子。是非死友。復欲誰求。元伯曰。若二子者。吾生友耳。山陽范巨卿。所謂死友也。尋而卒。式忽夢見元伯玄冕垂纓。屣履而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當以爾時葬。永歸黃泉。子未忘我。豈能相及。式怳然覺悟。悲歎泣下。便服朋友之服。投其葬日。馳往赴之。未及到而喪已發引。既至壙。將窆。而柩不肯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耶。遂停柩移時。乃見素車白馬。號哭而來。其母望之曰。是必范巨卿也。既至。叩喪言曰。行矣元伯。死生異路。永從此辭。會葬者千人。咸爲揮涕。式因執紼而引柩。於是乃前。式遂留止冢次。爲修墳樹。然後乃去。

搜神記卷十二

天有五氣。萬物化成。木淸則仁。火淸則禮。金淸則義。水淸則智。土淸則思。五氣盡純。聖德備也。木濁則弱。火濁則淫。金濁則暴。水濁則貪。土濁則頑。五氣盡濁。民之下也。中土多聖人。和氣所交也。絕域多怪物。異氣所產也。苟稟此氣。必有此形。苟有此形。必生此性。故食穀者智慧而文。食草者多力而愚。食桑者有絲而蛾。食肉者勇敢而悍。食土者無心而不息。食氣者神明而長壽。不食者不死而神。大腰無雄。細腰無雌。無雄外接。無雌外育。三化之蟲。先孕後交。兼愛之獸。自爲牝牡。寄生因夫高木。女蘿托乎茯苓。木株于土。萍植于水。鳥排虛而飛。獸蹠實而走。蟲土閉而蟄。魚淵潛而處。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本乎時者親旁。各從其類也。千歲之雉。入海爲蜃。百年之雀。入海爲蛤。千歲龜黿。能與人語。千歲之狐。起爲美女。千歲之蛇。斷而復續。百年之鼠。而能相卜。數之至也。春分之日。鷹變爲鳩。秋分之日。鳩變爲鷹。時之化也。故腐草之爲螢也。朽葦之爲蛬也。稻之爲䖵也。麥之爲蝴蝶也。羽翼生焉。眼目成焉。心智在焉。此自無知化爲有知而氣易也。隺之爲麞也。蛬之爲蝦也。不失其血氣而形性變也。若此之類。不可勝論。應變而動。是爲順常。苟錯其方。則爲妖眚。故下體生于上。上體生于下。氣之反者也。人生獸。獸生人。氣之亂者也。男化爲女。女化爲男。氣之貿者也。魯牛哀得疾。七日化而爲虎。形體變易。爪牙施張。其兄啓戶而入。搏而食之。方其爲人。不知其將爲虎也。方其爲虎。不知其常爲人也。故晉太康中。陳

留阮士瑤傷于虺.不忍其痛.數嗅其瘡.已而雙虺成于鼻中.元康中.曆陽紀元載客食道龜.已而成瘕.醫以藥攻之.下龜子數升.大如小錢.頭足備.文甲皆具.惟中藥已死.夫妻非化育之氣.鼻非胎孕之所.亨道非下物之具.從此觀之.萬物之生死也.與其變化也.非通神之思.雖求諸己.惡識所自來.然.朽草之爲螢.由乎腐也.麥之爲蝴蝶.由乎濕也.爾則萬物之變.皆有由也.農夫止麥之化者.漚之以灰.聖人理萬物之化者.濟之以道.其與不然乎.

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焉.使問之仲尼曰.吾穿井而獲狗.何耶.仲尼曰.以丘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夔蝄蜽.水中之怪龍罔象.土中之怪曰賁羊.夏鼎志曰.罔象如三歲兒.赤目.黑色.大耳.長臂.赤爪.索縛.則可得食.王子曰.木精爲遊光.金精爲清明也.

晉惠帝元康中.吳郡婁縣懷瑤家.忽聞地中有犬聲隱隱.視聲發處.上有小竅.大如蚓穴.瑤以杖刺之.入數尺.覺有物.乃掘視之.得犬子.雌雄各一.目猶未開.形大於常犬.哺之而食.左右咸往觀焉.長老或云.此名犀犬.得之者令家富昌.宜當養之.以目未開.還置竅中.覆以磨礱.宿昔發視.左右無孔.遂失所在.瑤家積年無他禍福.至太興中.吳郡太守張懋聞齋內床下犬聲.求而不得.既而地坼.有二犬子.取而養之.皆死.其後懋爲吳興兵沈充所殺.尸子曰.地中有犬.名曰地狼.有人.名曰無傷.夏鼎志曰.掘地而得狗.名曰賈.掘地而得豚.名曰邪.掘地而得人.名曰聚.聚.無傷也.此物之自然.無謂鬼神而怪之.然則賈與地狼名異.其實一物也.淮南畢萬曰.千歲羊肝.化爲地宰.蟾蜍得苽.卒時爲鶉.此皆因氣化以相

感而成也.

吳諸葛恪爲丹陽太守.嘗出獵.兩山之間.有物如小兒.伸手欲引人.恪令伸之.乃引去故地.去故地.即死.既而參佐問其故.以爲神明.恪曰.此事在白澤圖內.曰.兩山之間.其精如小兒.見人則伸手欲引人.名曰傒囊.引去故地則死.無謂神明而異之.諸君偶未見耳.

王莽建國四年.池陽有小人景.長一尺餘.或乘車.或步行.操持萬物.大小各自相稱.三日乃止.莽甚惡之.自後盜賊日甚.莽竟被殺.管子曰.涸澤數百歲.谷之不徙.水之不絕者.生慶忌.慶忌者.其狀若人.其長四寸.衣黃衣.冠黃冠.戴黃蓋.乘小馬.好疾馳.以其名呼之.可使千里外一日反報.然池陽之景者.或慶忌也乎.又曰.涸小水精生蟡.蟡者.一頭而兩身.其狀若蛇.長八尺.以其名呼之.可使取魚鼈.

晉扶風楊道和.夏於田中.值雨.至桑樹下.霹靂下擊之.道和以鋤格.折其股.遂落地.不得去.脣如丹.目如鏡.毛角長三寸餘.狀似六畜.頭似獼猴.

秦時.南方有落頭民.其頭能飛.其種人部有祭祀.號曰蟲落.故因取名焉.吳時.將軍朱桓.得一婢.每夜臥後.頭輒飛去.或從狗竇.或從天窗中出入.以耳爲翼.將曉.復還.數數如此.傍人怪之.夜中照視.唯有身無頭.其體微冷.氣息裁屬.乃蒙之以被.至曉.頭還.礙被不得安.兩三度墮地.噫咤甚愁.體氣甚急.狀若將死.乃去被.頭復起傅頸.有頃和平.桓以爲大怪.畏不敢畜.乃放遣之.既而詳之.乃知天性也.時南征大將.亦往往得之.又嘗有覆以銅盤者.頭不得進.遂死.

江漢之域.有貙人.其先.稟君之苗裔也.能化爲虎.長沙所屬蠻縣東高居民.曾作檻捕虎.檻發.明日.衆人共往格之.見一亭長.赤幘大冠.在檻中坐.因問君何以入此中.亭長大怒曰.昨忽被縣召.夜避雨.遂誤入此中.急出我.曰.君見召.不當有文書耶.即出懷中召文書.於是即出之.尋視.乃化爲虎.上山走.或云貙虎化爲人.好著紫葛衣.其足無踵.虎有五指者.皆是貙.

蜀中西南高山之上.有物.與猴相類.長七尺.能作人行.善走逐人.名曰猳國.一名馬化.或曰玃猨.伺道行婦女有美者.輒盜取將去.人不得知.若有行人經過其旁.皆以長繩相引.猶故不免.此物能別男女氣臭.故取女.男不取也.若取得人女.則爲家室.其無子者.終身不得還.十年之後.形皆類之.意亦迷惑.不復思歸.若有子者.輒抱送還其家.產子皆如人形.有不養者.其母輒死.故懼怕之.無敢不養.及長.與人不異.皆以楊爲姓.故今蜀中西南多諸楊.率皆是猳國馬化之子孫也.

臨川間諸山有妖物.來常因大風雨.有聲如嘯.能射人.其所著者.有頃便腫.大毒.有雌雄.雄急而雌緩.急者不過半日間.緩者經宿.其旁人常有以救之.救之少遲則死.俗名曰刀勞鬼.故外書云.鬼神者.其禍福發揚之驗于世者也.老子曰.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然則天地鬼神.與我並生者也.氣分則性異.域別則形殊.莫能相兼也.生者主陽.死者主陰.性之所託.各安其生.太陰之中.怪物存焉.

越地深山中有鳥.大如鳩.青色.名曰冶鳥.穿大樹作巢.如五六升器.口徑數寸.周飾以土堊.赤白相分.狀如射侯.伐木者見此樹.即避之去.或夜冥不見鳥.鳥亦知人不見.便鳴喚曰.咄咄上去.明日.便宜急

上.咄咄下去.明日便宜急下.若不使去.但言笑而不已者.人可止伐也.若有穢惡及其所止者.則有虎通夕來守.人不去.便傷害人.此鳥白日見其形.是鳥也.夜聽其鳴.亦鳥也.時有觀樂者.便作人形.長三尺.至澗中取石蟹.就火炙之.人不可犯也.越人謂此鳥是越祝之祖也.

南海之外有鮫人.水居如魚.不廢織績.其眼泣.則能出珠.

廬江樅陽二縣境上.有大青小青黑居山野之中.時聞哭聲.多者至數十人.男女大小.如始喪者.鄰人驚駭.至彼奔赴.常不見人.然於哭地必有死喪.率聲若多.則爲大家.聲若小.則爲小家.

廬江大山之間.有山都.似人.裸身.見人便走.有男女.可長四五丈.能嘯相喚.常在幽昧之中.以魑魅鬼物.

漢光武中平中.有物處於江水.其名曰蜮.一曰短狐.能含沙射人.所中者.則身體筋急.頭痛.發熱.劇者至死.江人以術方抑之.則得沙石於肉中.詩所謂爲鬼爲蜮.則不可測也.今俗謂之溪毒.先儒以爲男女同川而浴.淫女爲主.亂氣所生也.

漢永昌郡不韋縣有禁水.水有毒氣.唯十一月.十二月.差可渡涉.自正月至十月.不可渡.渡輒病殺人.其氣中有惡物.不見其形.其似有聲.如有所投擊.內中木則折.中人則害.土俗號爲鬼彈.故郡有罪人.徙之禁防.不過十日皆死.

余外婦姊夫蔣士有傭客.得疾下血.醫以中蠱.乃密以蘘荷根布席下.不使知.乃狂言曰.食我蠱者.乃張

小小也。乃呼小小亡云。今世攻蠱。多用蘘荷根。往往驗。蘘荷或謂嘉草。

鄱陽趙壽。有犬蠱。時陳岑詣壽。忽有大黃犬六七羣出吠岑。後余相伯婦與壽婦食。吐血幾死。乃屑桔梗以飲之而愈。蠱有怪物若鬼。其妖形變化。雜類殊種。或為狗豕。或為蟲蛇。其人不自知其形狀。行之於百姓。所中皆死。

滎陽郡有一家。姓廖。累世為蠱。以此致富。後取新婦。不以此語之。遇家人咸出。唯此婦守舍。忽見屋中有大缸。婦試發之。見有大蛇。婦乃作湯灌殺之。及家人歸。婦具白其事。舉家驚惋。未幾。其家疾疫。死亡略盡。

搜神記卷十三

泰山之東有澧泉。其形如井。本體是石也。欲取飲者。皆洗心志。跪而挹之。則泉出如飛。多少足用。若或汚漫。則泉止焉。蓋神明之嘗志者也。

二華之山。本一山也。當河。河水過之而曲行。河神巨靈。以手擘開其上。以足蹈離其下。中分為兩。以利河流。今觀手迹於華嶽上。指掌之形具在。腳跡在首陽山下。至今猶存。故張衡作西京賦。所稱巨靈贔屭。高掌遠跡。以流河曲。是也。

漢武徙南嶽之祭於廬江灊縣霍山之上。無水。廟有四鐘。可受四十斛。至祭時。水輒自滿。用之足了。事畢即空。塵土樹葉莫之汚也。積五十歲。歲作四祭。後但作三祭。一鐘自敗。

樊東之口。有樊山。若天旱。以火燒山。即至大雨。今往往有驗。

空桑之地。今名為孔竇。在魯南山之穴。外有雙石。如桓楹起立。高數丈。魯人絃歌祭祀。穴中無水。每當祭時。灑埽以告。輒有清泉自石間出。足以周事。既已。泉亦止。其驗至今存焉。

湘穴中有黑土。歲大旱。人則共壅水以塞此穴。穴淹。則大雨立至。

秦惠王二十七年。使張儀築成都城。屢頹。忽有大龜浮于江。至東子城東南隅而斃。儀以問巫。巫曰。依龜築之。便就。故名龜化城。

由拳縣。秦時長水縣也。始皇時。童謠曰。城門有血。城當陷沒為湖。有嫗聞之。朝朝往窺。門將欲縛之。嫗言其故。後門將以犬血塗門。嫗見血。便走去。忽有大水欲沒縣。主簿令幹入白令。令曰。何忽作魚。幹曰。明府亦作魚。遂淪為湖。

秦時。築城於武周塞內。以備胡。城將成而崩者數焉。有馬馳走。周旋反覆。父老異之。因依馬跡以築城。城乃不崩。遂名馬邑。其故城今在朔州。

漢武帝鑿昆明池。極深。悉是灰墨。無復土。舉朝不解。以問東方朔。朔曰。臣愚不足以知之。曰。試問西域人。帝以朔不知。難以移問。至後漢明帝時。西域道人入來洛陽。時有憶方朔言者。乃試以武帝時灰墨問之。道人云。經云。天地大劫將盡。則劫燒。此劫燒之餘也。乃知朔言有旨。

臨沮縣有廖氏。世老壽。後移居。子孫輒殘折。他人居其故宅。復累世壽。乃知是宅所為。不知何故。疑井水赤。乃掘井左右。得古人埋丹砂數十斛。丹汁入井。是以飲水而得壽。

江東名餘腹者。昔吳王闔閭江行。食膾有餘。棄中流。悉化為魚。今魚中有名吳王餘膾者。長數寸。大者如箸。猶有膾形。

蟛蚑。蟹也。嘗通夢於人。自稱長卿。今臨海人多以長卿呼之。

南方有蟲名𧕚蠋。一名𧑒蠋。又名青蚨。形似蟬而稍大。味辛美可食。生子必依草葉。大如蠶子。取其子。母即飛來。不以遠近。雖潛取其子。母必知處。以母血塗錢八十一文。以子血塗錢八十一文。每市物。或先用母錢。或先用子錢。皆復飛歸。輪轉無已。故淮南子術以之還錢。名曰青蚨。

土蜂名曰蜾蠃。今世謂蠮螉。細腰之類。其為物雄而無雌。不交不產。常取桑蟲或阜螽子育之。則皆化成己子。亦或謂之螟蛉。詩曰。螟蛉有子。果蠃負之。是也。

木蠹生蟲。羽化為蝶。

蝟多刺。故不使超踰楊柳。

崑崙之墟。地首也。是惟帝之下都。故其外絕以弱水之深。又環以炎火之山。山上有鳥獸草木。皆生育滋長於炎火之中。故有火浣布。非此山草木之皮枲。則其鳥獸之毛也。漢世西域舊獻此布。中間久絕。至魏初時。人疑其無有。文帝以為火性酷裂。無含生之氣。著之典論。明其不然之事。絕智者之聽。及明帝立。詔三公曰。先帝昔著典論。不朽之格言。其刊石于廟門之外及太學。與石經並。以永示來世。至是西域使人獻火浣布袈裟。於是刊滅此論。而天下笑之。

夫金之性一也。以五月丙午日中鑄為陽燧。以十一月壬子夜半鑄為陰燧。言丙午日中鑄為陽燧。可取火。壬子夜鑄為陰燧。可取水也。

漢靈帝時。陳留蔡邕。以數上書陳奏。忤上旨意。又內寵惡之。慮不免。乃亡命江海。遠跡吳會。至吳。吳人有燒桐以爨者。邕聞火烈聲。曰。此良材也。因請之。削以為琴。果有美音。而其尾焦。因名焦尾琴。

蔡邕嘗至柯亭。以竹為椽。邕仰盼之。曰。良竹也。取以為笛。發聲遼亮。一云。邕告吳人曰。吾昔嘗經會稽高

澤亭。見屋東間第十六竹椽。可為笛。取用。果有異聲。

搜神記卷十四

昔高陽氏有同產而為夫婦。帝放之於崆峒之野。相抱而死。神鳥以不死草覆之。七年。男女同體而生。二頭四手足。是為蒙雙氏。

高辛氏有老婦人。居於王宮。得耳疾。歷時。醫為挑治。出頂蟲。大如繭。婦人去後。置以瓠籬。覆之以盤。俄爾頂蟲乃化為犬。其文五色。因名盤瓠。遂畜之。時戎吳強盛。數侵邊境。遣將征討。不能擒勝。乃募天下有能得戎吳將軍首者。購金千斤。封邑萬戶。又賜以少女。後盤瓠銜得一頭。將造王闕。王診視之。即是戎吳。為之奈何。羣臣皆曰。盤瓠是畜。不可官秩。又不可妻。雖有功。無施也。少女聞之。啟王曰。大王既以我許天下矣。盤瓠銜首而來。為國除害。此天命使然。豈狗之智力哉。王者重言。伯者重信。不可以女子微軀。而負明約于天下。國之禍也。王懼而從之。令少女從盤瓠。盤瓠將女上南山。草木茂盛。無人行跡。於是女解去衣裳。為僕豎之結。著獨力之衣。隨盤瓠升山入谷。止于石室之中。王悲思之。遣往視覓。天輒風雨。嶺震雲晦。往者莫至。蓋經三年。產六男六女。盤瓠死後。自相配偶。因為夫婦。織績木皮。染以草實。好五色衣服。裁製皆有尾形。後母歸。以語王。王遣使迎諸男女。天不復雨。衣服褊褳。言語侏㒧。飲食蹲踞。好山惡都。王順其意。賜以名山廣澤。號曰蠻夷。蠻夷者。外癡內黠。安土重舊。以其受異氣於天命。故待以不常之律。田作賈販。無關繻符傳。租稅之賦。有邑君長。皆賜印綬。冠用獺皮。取其遊食于水。今即

梁漢、巴蜀、武陵、長沙、廬江郡夷是也。用糝雜魚肉。叩槽而號。以祭盤瓠。其俗至今。故世稱赤髀橫裙。盤瓠子孫。

槀離國王侍婢有娠。王欲殺之。婢曰。有氣如雞子。從天來下。故我有娠。後生子。捐之豬圈中。豬以喙噓之。徙至馬櫪中。馬復以氣噓之。故得不死。王疑以為天子也。乃令其母收畜之。名曰東明。常令牧馬。東明善射。王恐其奪己國也。欲殺之。東明走。南至施掩水。以弓擊水。魚鼈浮為橋。東明得渡。魚鼈解散。追兵不得渡。因都王夫餘。

古徐國宮人娠而生卵。以為不祥。棄之水濱。有犬名鵠蒼。銜卵以歸。遂生兒。為徐嗣君。後鵠蒼臨死。生角而九尾。實黃龍也。葬之徐里中。見有狗壟在焉。

鬬伯比父早亡。隨母歸在舅姑之家。後長大。乃奸䢵子之女。生子文。其䢵子妻恥女不嫁而生子。乃棄於山中。䢵子遊獵。見虎乳一小兒。歸與妻言。妻曰。此是我女與伯比私通。生此小兒。我恥之。送於山中。䢵子乃迎歸養之。配其女與伯比。楚人因呼子文為穀烏菟。仕至楚相也。

齊惠公之妾蕭同叔子。見御。有身。以其賤。不敢言也。取薪而生頃公于野。又不敢舉也。有狸乳而鸇覆之。人見而收。因名曰無野。是為頃公。

袁釰者。羌豪也。秦時拘執為奴隸。後得亡去。秦人追之。急迫。藏于穴中。秦人焚之。有景相如虎。來為蔽。故得不死。諸羌神之。推以為君。其後種落熾盛。

後漢定襄太守竇奉妻生子武。并生一蛇。奉送蛇于野中。及武長大。有海內俊名。母死。將葬未窆。賓客聚集。有大蛇從林草中出。徑來棺下。委地俛仰。以頭擊棺。血涕並流。狀若哀慟。有頃而去。時人知為竇氏之祥。

晉懷帝永嘉中。有韓媼者。於野中見巨卵。持歸育之。得嬰兒。字曰撅兒。方四歲。劉淵築平陽城。不就。募能城者。撅兒應募。因變為蛇。令媼遺灰誌其後。謂媼曰。憑灰築城。城可立就。竟如所言。淵怪之。遂投入山穴間。露尾數寸。使者斬之。忽有泉出穴中。匯為池。因名金龍池。

元帝永昌中。暨陽人任谷。因耕息於樹下。忽有一人著羽衣。就淫之。既而不知所在。谷遂有娠。積月將產。羽衣人復來。以刀穿其陰下。出一蛇子。便去。谷遂成宦者。詣闕自陳。留於宮中。

舊說。太古之時。有大人遠征。家無餘人。唯有一女。牡馬一匹。女親養之。窮居幽處。思念其父。乃戲馬曰。爾能為我迎得父還。吾將嫁汝。馬既承此言。乃絕韁而去。徑至父所。父見馬驚喜。因取而乘之。馬望所自來。悲鳴不已。父曰。此馬無事如此。我家得無有故乎。亟乘以歸。為畜生有非常之情。故厚加芻養。馬不肯食。每見女出入。輒喜怒奮擊。如此非一。父怪之。密以問女。女具以告父。必為是故。父曰。勿言。恐辱家門。且莫出入。於是伏弩射殺之。暴皮于庭。父行。女與鄰女於皮所戲。以足蹙之曰。汝是畜生。而欲取人為婦耶。招此屠剝。如何自苦。言未及竟。馬皮蹷然而起。卷女以行。鄰女忙怕。不敢救之。走告其父。父還求索。已出失之。後經數日。得於大樹枝間。女及馬皮。盡化為蠶。而績於樹上。其繭綸理厚大。異於常蠶。

鄕婦取而養之。其收數倍。因名其樹曰桑。桑者、喪也。由斯百姓競種之。今世所養是也。言桑蠶者、是古蠶之餘類也。案天官、辰爲馬星。蠶書曰、月當大火、則浴其種。是蠶與馬同氣也。周禮校人職掌、禁原蠶者。注云、物莫能兩大。禁原蠶者、爲其傷馬也。漢禮、皇后親採桑、祀蠶神。曰菀窳婦人、寓氏公主。公主者、女之尊稱也。菀窳婦人、先蠶者也。故今世或謂蠶爲女兒者、是古之遺言也。

羿請無死之藥於西王母。嫦娥竊之以奔月。將往、枚筮之於有黃。有黃占之曰、吉。翩翩歸妹、獨將西行。逢天晦芒、毋恐毋驚。後且大昌。嫦娥遂託身於月、是爲蟾蠩。

舌埵山帝之女死、化爲怪草。其葉鬱茂、其華黃色、其實如兔絲。故服怪草者、恒媚於人焉。

滎陽縣南百餘里、有蘭巖山、峭拔千丈、常有雙鶴、素羽皦然、日夕偶影翔集。相傳云、昔有夫婦隱此山、數百年、化爲雙鶴、不絕往來。忽一旦、一鶴爲人所害、其一鶴歲常哀鳴。至今響動巖谷、莫知其年歲也。

豫章新喩縣男子、見田中有六七女、皆衣毛衣、不知是鳥。匍匐往、得其一女所解毛衣、取藏之。卽往就諸鳥。諸鳥各飛去。一鳥獨不得去。男子取以爲婦。生三女。其母後使女問父、知衣在積稻下。得之、衣而飛去。後復以迎三女、女亦得飛去。

漢靈帝時、江夏黃氏之母、浴盤水中、久而不起、變爲黿矣。婢驚走告。比家人來、黿轉入深淵。其後時時出見。初浴簪一銀釵、猶在其首。於是黃氏累世不敢食黿肉。

魏黃初中、淸河宋士宗母、夏天於浴室裏浴、遣家中大小悉出、獨在室中。良久、家人不解其意、於壁穿中窺之、不見人體、見盆水中有一大鼈。遂開戶、大小悉入、了不與人相承。嘗先著銀釵、猶在頭上。相與守之啼泣、無可奈何。意欲求去、永不可留。視之積日、轉懈、自捉出戶外。其去甚駛、逐之不及、遂便入水。後數日、忽還、巡行宅舍如平生、了無所言而去。時人謂士宗應行喪治服。士宗以母形雖變、而生理尙存、竟不治喪。此與江夏黃母相似。

吳孫皓寶鼎元年六月晦、丹陽宣騫母、年八十矣。亦因洗浴、化爲黿。其狀如黃氏。騫兄弟四人閉戶衞之。掘堂上作大坎、瀉水其中。黿入坎遊戲。一二日間、恒延頸外望。伺戶小開、便輪轉自躍、入于深淵。遂不復還。

漢獻帝建安中、東郡民家有怪。無故甕器自發、訇訇作聲、若有人擊。盤案在前、忽然便失。雞生子、輒失去。如是數歲、人甚惡之。乃多作美食、覆蓋、著一室中、陰藏戶間窺伺之。果復重來、發聲如前。聞便閉戶、周旋室中、了無所見。乃闇以杖撾之。良久、於室隅間有所中。便聞呻吟之聲曰、唶唶、宜死。開戶視之、得一老翁、可百餘歲。言語了不相當、貌狀頗類于獸。遂行推問、乃於數里外得其家。云失來十餘年、得之哀喜。後歲餘、復失之。聞陳留界復有怪如此。時人咸以爲此翁。

搜神記卷十五

秦始皇時、有王道平、長安人也。少時、與同村人唐叔偕女、小名父喩、容色俱美、誓爲夫婦。尋王道平被差征伐、落墮南國、九年不歸。父母見女長成、卽聘與劉祥爲妻。女與道平言誓甚重、不肯改事。父母逼迫、不免出嫁劉祥。經三年、忽忽不樂、常思道平、忿怨之深、悒悒而死。死經三年、平還家、乃詰鄰人、此女安在。鄰人云、此女意在于君、被父母凌逼、嫁與劉祥。今已死矣。平問墓在何處。鄰人引往墓所。平悲號哽咽、三呼女名、繞墓悲苦、不能自止。平乃祝曰、我與汝立誓天地、保其終身。豈料官有牽纏、致令乖隔、使汝父母與劉祥、既不契於初心、生死永訣。然汝有靈聖、使我見汝生平之面。若無神靈、從茲而別。言訖、又復哀泣逡巡。其女魂自墓出、問平、何處而來。良久契闊。與君誓爲夫婦、以結終身。父母強逼、乃出聘劉祥。已經三年、日夕憶君、結恨致死、乖隔幽途。然念君宿念不忘、再求相慰。妾身未損、可以再生、還爲夫婦。且速開冢破棺、出我卽活。平審言、乃啓墓門、捫看。其女果活。乃結束隨平還家。其夫劉祥聞之、驚怪。申訴于州縣。檢律斷之、無條。乃錄狀奏王。王斷歸道平爲妻。壽一百三十歲。實謂精誠貫于天地、而獲感應如此。

晉武帝世、河間郡有男女私悅、許相配適。尋而男從軍、積年不歸。女家更欲適之。女不願行。父母逼之、不得已而去。尋病死。其男戍還、問女所在。其家具說之。乃至冢、欲哭之盡哀、而不勝其情。遂發冢開棺。女

即蘇活。因負還家。將養數日。平復如初。後夫聞。乃往求之。其人不還曰。卿婦已死。天下豈聞死人可復活耶。此天賜我。非卿婦也。於是相訟。郡縣不能決。以讞廷尉。秘書郎王導奏以精誠之至。感於天地。故死而更生。此非常事。不得以常禮斷之。請還開冢者。朝廷從其議。

獻帝建安中。南陽賈偶、字文合。得病而亡。時有吏將詣太山。司命閱簿。謂吏曰。當召某郡文合。何以召此人。可速遣之。時日暮。遂至郭外樹下宿。見一年少女獨行。文合問曰。子類衣冠。何乃徒步。姓字為誰。女曰。某三河人。父見為弋陽令。昨被召來。今卻得還。遇日暮。懼瓜田李下之譏。望君之容。必是賢者。是以停留。依憑左右。文合曰。悅子之心。願交歡於今夕。女曰。聞之諸姑。女子以貞專為德。潔白為稱。文合反覆與言。終無動志。天明各去。文合卒已再宿。停喪將殮。視其面有色。捫心下。稍溫。少頃卻蘇。後文合欲驗其實。遂至弋陽。修刺謁令。因問曰。君女寧卒而卻蘇耶。具說女子姿質服色。言語相反覆本末。令入問女。所言皆同。乃大驚歎。竟以此女配文合焉。

漢建安四年二月。武陵充縣婦人李娥。年六十歲。病卒。埋於城外。已十四日。娥比舍有蔡仲。聞娥富。謂殯當有金寶。乃盜發冢求金。以斧剖棺。斧數下。娥於棺中言曰。蔡仲。汝護我頭。仲驚遽。便出走。會為縣吏所見。遂收治。依法當棄市。娥兒聞母活。來迎出。將娥回去。武陵太守聞娥死復生。召見。問事狀。娥對曰。聞謬為司命所召。到時得遣出。過西門外。適見外兄劉伯文。驚相勞問。涕泣悲哀。娥語曰。伯文。我一日誤為所召。今得遣歸。既不知道。不能獨行。為我得一伴否。又我見召在此。已十餘日。形體又為家人所葬埋。歸當那得自出。伯文曰。當為問之。即遣門卒與戶曹相問。司命一日誤召武陵女子李娥。今得遣還。娥在此積日。尸喪又當殯殮。當作何等得出。又女弱獨行。豈當有伴耶。是吾外妹。幸為便安之。答曰。今武陵西界有男子李黑。亦得遣還。便可為伴。兼敕黑過娥比舍蔡仲。發出娥也。於是娥遂得出。與伯文別。伯文曰。書一封以與兒佗。娥遂與黑俱歸。事狀如此。太守聞之。慨然歎曰。天下事真不可知也。乃表以為蔡仲雖發冢。為鬼神所使。雖欲無發。勢不得已。宜加寬宥。詔書報可。太守欲驗語虛實。即遣馬吏於西界推問李黑。得之。與黑語協。乃致伯文書與佗。佗識其紙。乃是父亡時送箱中文書也。表文字猶在也。而書不可曉。乃請費長房讀之曰。告佗。我當從府君出案行部。當以八月八日日中時。武陵城南溝水畔頓。汝是時必往。到期。悉將大小於城南待之。須臾果至。但聞人馬隱隱之聲。詣溝水。便聞有呼聲曰。佗來。汝得我所寄李娥書不耶。曰。即得之。故來至此。伯文以次呼家中大小。久之悲傷斷絕。曰。死生異路。不能數得汝消息。吾亡後。兒孫乃爾許大。良久謂佗曰。來春大病。與此一丸藥。以塗門戶。則辟來年妖癘矣。言訖忽去。竟不得見其形。至來春。武陵果大病。白日皆見鬼。唯伯文之家。鬼不敢向。費長房視藥丸。曰。此方相腦也。

漢陳留考城史姁。字威明。年少時。嘗病。臨死。謂母曰。我死當復生。埋我。以竹杖柱於瘞上。若杖折。掘出我。及死。埋之。柱如其言。七日往視。杖果折。即掘出之。已活。走至井上浴。平復如故。後與鄰船至下邳賣鋤。不時售。云欲歸。人不信之。曰。何有千里暫得歸耶。答曰。一宿便還。即書取報。以為驗實。一宿便還。果得

報。考城令江夏賈和姊病。在鄉里。欲急知消息。請往省之。路遙三千。再宿還報。

會稽賀瑀。字彥琚。曾得疾。不知人。惟心下溫。死三日。復蘇。云。吏人將上天。見官府。入曲房。房中有層架。其上層有印。中層有劍。使瑀惟意所取。而短不及上層。取劍以出。門吏問何得。云。得劍。曰。恨不得印。可策百神。劍惟得使社公耳。疾愈。果有鬼來。稱社公。

戴洋。字國流。吳興長城人。年十二。病死。五日而蘇。說死時。天使其酒藏吏。授符籙。給吏從幡麾。將上蓬萊、崑崙、積石、太室、廬、衡等山。既而遣歸。妙解占候。知吳將亡。託病不仕。還鄉里。行至瀨鄉。經老子祠。皆是洋昔死時所見使處。但不復見昔物耳。因問守藏應鳳曰。去二十餘年。嘗有人乘馬東行。經老君祠而不下馬。未達橋。墜馬死者否。鳳言有之。所問之事。多與洋同。

吳臨海松陽人柳榮。從吳相張悌至揚州。榮病。死船中二日。軍士已上岸。無有埋之者。忽然大叫。言人縛軍師。人縛軍師。聲甚激揚。遂活。人問之。榮曰。上天北斗門下。卒見人縛張悌。意中大愕。不覺大叫。言何以縛軍師。門下人怒榮。叱逐使去。榮便怖懼。口餘聲發揚耳。其日。悌即戰死。榮至晉元帝時猶存。

吳國馬勢婦蔣。村人應病死者。蔣輒恍惚熟眠經日。見病人死。然後省覺。覺則具說。家中人不信之。語人云。某中病。我欲殺之。怒強魂難殺。未即死。我入其家內。架上有白米飯。幾種鮭。我暫過竈下。戲婢。婢無故犯我。我打其脊。使婢當時悶絕。久之乃蘇。其兄病。有烏衣人令殺之。向其請乞。終不下手。醒乃語兄。汝當活。

晉咸寧二年十二月。琅邪顏畿。字世都。得病。就醫張瑳使治。死於張家。棺斂已久。家人迎喪。旐每繞樹木而不可解。人咸為之感傷。引喪者忽顛仆。稱畿言曰。我壽命未應死。但服藥太多。傷我五臟耳。今當復活。慎無葬也。其父拊而祝之曰。若爾有命。當復更生。豈非骨肉所願。今但欲還家。不爾葬也。旐乃解。及還家。其婦夢之曰。吾當復生。可急開棺。婦便說之。其夕。母及家人又夢之。即欲開棺。而父不聽。其弟含。時尚少。乃慨然曰。非常之事。自古有之。今靈異至此。開棺之痛。孰與不開相負。父母從之。乃共發棺。果有生驗。以手刮棺。指爪盡傷。然氣息甚微。存亡不分矣。於是急以綿飲瀝口。能咽。遂與出之。將護累月。飲食稍多。能開目視瞻。屈伸手足。不與人相當。不能言語。飲食所須。託之以夢。如此者十餘年。家人疲於供護。不復得操事。含乃棄絕人事。躬親侍養。以知名州黨。後更衰劣。卒復還死焉。

羊祜年五歲時。令乳母取所弄金鐶。乳母曰。汝先無此物。祜即詣鄰人李氏東垣桑樹中探得之。主人驚曰。此吾亡兒所失物也。云何持去。乳母具言之。李氏悲惋。時人異之。

漢末。關中大亂。有發前漢宮人冢者。宮人猶活。既出。平復如舊。魏郭后愛念之。錄置宮內。常在左右。問漢時宮中事。說之了了。皆有次緒。郭后崩。哭泣過哀。遂死。

魏時。太原發冢破棺。棺中有一生婦人。將出與語。生人也。送之京師。問其本事。不知也。視其冢上樹木。可三十歲。不知此婦人三十歲常生於地中耶。將一朝欻生。偶與發冢者會也。

晉世杜錫。字世嘏。家葬而婢誤不得出。後十餘年。開冢祔葬。而婢尚生。云其始如瞑目。有頃漸覺。問之。自

謂宮。再宿耳。初婢埋時。年十五六。及開冢後。姿質如故。更生十五六年。嫁之有子。

漢桓帝馮貴人病亡。靈帝時。有盜賊發冢。七十餘年。顏色如故。但肉小冷。羣賊共奸通之。至闘爭相殺。然後事發覺。後竇太后家被誅。欲以馮貴人配食下邳。陳公達議以貴人雖是先帝所幸。尸體穢汚。不宜配至尊。乃以竇太后配食。

吳孫休時。戍將於廣陵掘諸冢。取版以治城。所壞甚多。復發一大冢。內有重閣。戶扇皆樞轉。可開閉。四周爲徼道通車。其高可以乘馬。又鑄銅人數十。長五尺。皆大冠朱衣。執劍侍列。靈坐皆刻銅人。背後石壁言殿中將軍。或言侍郎常侍。似公侯之冢。破其棺。棺中有人。髮已斑白。衣冠鮮明。面體如生人。棺中雲母厚尺許。以白玉璧三十枚藉尸。兵人輦共舉出死人。以倚冢壁。有一玉。長尺許。形似冬瓜。從死人懷中透出墮地。兩耳及孔鼻中。皆有黃金。如棗許大。

漢廣川王好發冢。發欒書冢。其棺柩盟器。悉毀爛無餘。唯有一白狐。見人驚走。左右逐之。不得。戟傷其左足。是夕。王夢一丈夫。鬚眉盡白。來謂王曰。何故傷吾左足。乃以杖叩王左足。王覺腫痛。即生瘡。至死不差。

搜神記卷十六

昔顓頊氏有三子。死而爲疫鬼。一居江水。爲瘧鬼。一居若水。爲魍魎鬼。一居人宮室。善驚人小兒。爲小鬼。於是正歲命方相氏帥肆儺。以驅疫鬼。

挽歌者。喪家之樂。執紼者相和之聲也。挽歌辭有薤露、蒿里二章。漢田橫門人作。橫自殺。門人傷之。悲歌。言人如薤上露。易稀滅。亦謂人死精魂歸於蒿里。故有二章。

阮瞻字千里。素執無鬼論。物莫能難。每自謂此理足以辨正幽明。忽有客通名詣瞻。寒溫畢。聊談名理。客甚有才辨。瞻與之言。良久。及鬼神之事。反復甚苦。客遂屈。乃作色曰。鬼神古今聖賢所共傳。君何得獨言無。卽僕便是鬼。於是變爲異形。須臾消滅。瞻默然。意色太惡。歲餘病卒。

吳興施續爲尋陽督。能言論。有門生亦有理意。常秉無鬼論。忽有一黑衣白袷客。來與共語。遂及鬼神。移日。客辭屈。乃曰。君辭巧。理不足。僕卽是鬼。何以云無。問鬼何以來。答曰。受使來取君。期盡明日食時。門生請乞。酸苦。鬼問有人似君者否。門生云。施續帳下都督。與僕相似。便與俱往。與都督對坐。鬼手中出一鐵鑿。可尺餘。安著都督頭。便舉椎打之。都督云頭覺微痛。向來轉劇。食頃便亡。

蔣濟字子通。楚國平阿人也。仕魏。爲領軍將軍。其婦夢見亡兒涕泣曰。死生異路。我生時爲卿相子孫。今在地下。爲泰山伍伯。憔悴困苦。不可復言。今太廟西謳士孫阿見召爲泰山令。願母爲白侯。屬阿令轉

我得樂處。言訖。母忽然驚寤。明日以白濟。濟曰。夢爲虛耳。不足怪也。日暮復夢曰。我來迎新君。止在廟下。未發之頃。暫得來歸。新君明日日中當發。臨發多事。不復得歸。永辭於此。侯氣強難感悟。故自訴於母。願重啓侯。何惜不一試驗之。遂道阿之形狀。言甚備悉。天明。母重啓濟。雖云夢不足怪。此何太適適。亦何惜不一驗之。濟乃遣人詣太廟下推問孫阿。果得之。形狀證驗。悉如兒言。濟涕泣曰。幾負吾兒。於是乃見孫阿。具語其事。阿不懼當死。而喜得爲泰山令。惟恐濟言。不信也。曰。若如節下言。阿之願也。不知賢子欲得何職。濟曰。隨地下樂者與之。阿曰。輒當奉教。乃厚賞之。言訖。遣還。濟欲速知其驗。從領軍門至廟下。十步安一人。以傳消息。辰時。傳阿心痛。巳時。傳阿劇。日中。傳阿亡。濟曰。雖哀吾兒之不幸。且喜亡者有知。後月餘。兒復來語母曰。已得轉爲錄事矣。

漢不其縣有孤竹城。古孤竹君之國也。靈帝光和元年。遼西人見遼水中有浮棺。欲斫破之。棺中人語曰。我是伯夷之弟。孤竹君也。海水壞我棺槨。是以漂流。汝斫我何爲。人懼。不敢斫。因爲立廟祠祀。吏民有欲發視者。皆無病而死。

溫序字公次。太原祁人也。任護軍校尉。行部至隴西。爲隗囂將所劫。欲生降之。序大怒。以節撾殺人。賊趨欲殺序。荀宇止之曰。義士欲死節。賜劍令自裁。序受劍。銜鬚著口中。歎曰。無令鬚汙土。遂伏劍死。更始憐之。送葬到洛陽城旁。爲築冢。長子壽爲印平侯。夢序告之曰。久客思鄉。壽卽棄官。上書乞骸骨歸葬。帝許之。

漢南陽文穎。字叔長。建安中爲甘陵府丞。過界止宿。夜三鼓時。夢見一人跪前曰。昔我先人葬我於此。水來湍墓。棺木溺。漬水處半然。無以自溫。聞君在此。故來相依。欲屈明日暫往。須臾。幸爲相遷高燥處。鬼披衣示穎。而皆沾濕。穎心愴然。卽寤。語諸左右。曰。夢爲虛耳。亦何足怪。穎乃還眠。向寐。復夢見謂穎曰。我以窮苦告君。奈何不相愍悼乎。穎夢中問曰。子爲誰。對曰。吾本趙人。今屬汪芒氏之神。穎曰。子棺今何所在。對曰。近在君帳北十數步水側枯楊樹下。卽是吾也。天將明。不復得見。君必念之。穎答曰。喏。忽然便寤。天明可發。穎曰。雖云夢不足怪。此何太適。左右曰。亦何惜須臾。不驗之耶。穎卽起。率十數人將導。順水上。果得一枯楊。曰。是矣。掘其下。未幾。果得棺。棺甚朽壞。沒半水中。穎謂左右曰。向聞於人。謂之虛矣。世俗所傳。不可無驗。爲移其棺。葬之而去。

漢九江何敞。爲交州刺史。行部到蒼梧郡高安縣。暮宿鵠奔亭。夜猶未半。有一女從樓下出。呼曰。妾姓蘇。名娥。字始珠。本居廣信縣修里人。早失父母。又無兄弟。嫁與同縣施氏。薄命夫死。有雜繒帛百二十疋。及婢一人。名致富。妾孤窮羸弱。不能自振。欲之旁縣賣繒。從同縣男子王伯賃車牛一乘。直錢萬二千。載妾并繒。令致富執轡。乃以前年四月十日到此亭外。於時日已向暮。行人斷絕。不敢復進。因卽留止。致富暴得腹痛。妾之亭長舍乞漿取火。亭長龔壽。操戈持戟。來至車旁。問妾曰。夫人從何所來。車上所載何物。丈夫安在。何故獨行。妾應曰。何勞問之。壽因持妾臂曰。少年愛有色。冀可樂也。妾懼怖不從。壽卽持刀刺脅下。一創立死。又刺致富。亦死。壽掘樓下合埋。妾在下。婢在上。取財物去。殺牛燒車。車釭及

牛背，內亭東空井中。妾傷冤死，痛感皇天，無所告訴，故來自歸于明使君。敞曰：今欲發出汝屍，以何為驗？女曰：妾上下著白衣，青絲履，猶未朽也。願訪鄉里，以骸骨歸死夫。掘之果然。敞乃馳還，遣吏捕捉，拷問，具服。下廣信縣驗問，與娥語合。壽父母兄弟悉捕繫獄。敞表壽：常律殺人，不至族誅。然壽為惡首，隱密數年，王法自所不免。令鬼神訴者，千載無一。請皆斬之，以明鬼神，以助陰誅。上報聽之。

濡須口有大船，船覆在水中，水小時便出見。長老云：是曹公船。嘗有漁人夜宿其旁，以船繫之，但聞竽笛絃歌之音，又香氣非常。漁人始得眠，夢人驅遣云：勿近官妓。相傳云：曹公載妓，船覆於此，至今在焉。

夏侯愷字萬仁，因病死。宗人兒苟奴素見鬼，見愷數歸，欲取馬，并病其妻。著平上幘，單衣，入坐生時西壁大床，就人覓茶飲。

諸仲務一女顯姨，嫁為米元宗妻，產亡於家。俗聞產亡者，以墨點面。其母不忍，仲務密自點之，無人見者。元宗為始新縣丞，夢其妻來，上牀，分明見新白粧，面上有黑點。

晉世新蔡王昭平，犢車在廳事上，夜，無故自入齋室中，觸壁而出。後又數聞呼噪攻擊之聲，四面而來。昭乃聚眾設弓弩戰鬭之備，指聲，弓弩俱發，而鬼應聲接矢，數枚皆倒入土中。

吳赤烏三年，句章民楊度至餘姚，夜行，有一年少持琵琶，求寄載，度受之。鼓琵琶數十曲，曲畢，乃吐舌，擘目以怖度而去。復行二十里許，又見一老父，自云姓王，名戒。因復載之，謂曰：鬼工鼓琵琶，甚哀。戒曰：我亦能鼓。即是向鬼，復擘眼吐舌，度怖幾死。

瑯琊秦巨伯，年六十，嘗夜行飲酒，道經蓬山廟，忽見其兩孫迎之，扶持百餘步，便捉伯頸著地，罵：老奴，汝某日捶我，我今當殺汝。伯思惟某時信捶此孫。伯乃佯死，乃置伯去。伯歸家，欲治兩孫，兩孫驚惋，叩頭言：為子孫，寧可有此？恐是鬼魅，乞更試之。伯意悟。數日，乃詐醉，行此廟間，復見兩孫來扶持伯。伯乃急

持鬼，動作不得，達家，乃是兩人也。伯著火炙之，腹背俱焦坼，出著庭中，夜皆亡去。伯恨不得殺之。後月餘，又佯酒醉夜行，懷刃以去，家不知也。極夜不還，其孫恐又為此鬼所困，乃俱往迎伯，伯竟刺殺之。

漢武建元年，東萊人姓池，家常作酒。一日，見三奇客共持麵餅至，索其酒飲，飲竟而去。頃之，有人來云：見三鬼酣醉於林中。

吳先主殺武衛兵錢小，小形見大街，顧借賃人吳永，使永送書與街南廟，借木馬二匹，以酒噀之，皆成好馬，鞍勒俱全。

南陽宋定伯，年少時，夜行逢鬼。問之，鬼言：我是鬼。鬼問：汝復誰？定伯誑之，言：我亦鬼。鬼問：欲至何所？答曰：欲至宛市。鬼言：我亦欲至宛市。遂行數里。鬼言：步行太遲，可共遞相擔，何如？定伯曰：大善。鬼便先擔定伯數里。鬼言：卿太重，將非鬼也？定伯言：我新鬼，故身重耳。定伯因復擔鬼，鬼略無重。如是再三。定伯復言：我新鬼，不知有何所畏忌？鬼答言：惟不喜人唾。於是共行，道遇水，定伯令鬼先渡，聽之，了然無聲音。定伯自渡，漕漼作聲。鬼復言：何以有聲？定伯曰：新死，不習渡水故耳，勿怪吾也。行欲至宛市，定伯便擔鬼著頭上，急執之。鬼大呼，聲咋咋然，索下，不復聽之。徑至宛市中，下著地，化為一羊，便賣之。恐其變化，

唾之。得錢千五百乃去。當時有言：定伯賣鬼，得錢千五。

吳王夫差小女，名曰紫玉，年十八，才貌俱美。童子韓重，年十九，有道術，女悅之，私交信問，許為之妻。重學於齊魯之間，臨去，屬其父母使求婚。王怒不與，女玉結氣死，葬閶門之外。三年重歸，詰其父母，父母曰：王大怒，玉結氣死，已葬矣。重哭泣哀慟，具牲幣往弔于墓前。玉魂從墓出，見重，流涕謂曰：昔爾行之後，令二親從王相求，度必克從大願，不圖別後遭命，奈何！玉乃左顧宛頸而歌曰：南山有烏，北山張羅，烏既高飛，羅將奈何！意欲從君，讒言孔多。悲結生疾，沒命黃壚。命之不造，冤如之何！羽族之長，名為鳳凰，一日失雄，三年感傷，雖有眾鳥，不為匹雙。故見鄙姿，逢君輝光。身遠心近，何嘗暫忘。歌畢，歔欷流涕，要重還冢。重曰：死生異路，懼有尤愆，不敢承命。玉曰：死生異路，吾亦知之。然今一別，永無後期。子將畏我為鬼而禍子乎？欲誠所奉，寧不相信？重感其言，送之還冢。玉與之飲讌，留三日三夜，盡夫婦之禮。臨出，取徑寸明珠以送重，曰：既毀其名，又絕其願，復何言哉！時節自愛。若至吾家，致敬大王。重既出，遂詣王，自說其事。王大怒曰：吾女既死，而重造訛言，以玷穢亡靈。此不過發冢取物，託以鬼神。趣收重，重走脫，至玉墓所，訴之。玉曰：無憂，今歸白王。王粧梳，忽見玉，驚愕悲喜，問曰：爾緣何生？玉跪而言曰：昔諸生韓重來求玉，大王不許。玉名毀義絕，自致身亡。重從遠還，聞玉已死，故齎牲幣，詣冢弔唁。感其篤終，輒與相見，因以珠遺之。不為發冢，願勿推治。夫人聞之，出而抱之，玉如煙然。

隴西辛道度者，遊學至雍州城四五里，比見一大宅，有青衣女子在門。度詣門下求飧。女子入告秦女，女命召入。度趨入閣中，秦女于西榻而坐。度稱姓名，叙起居。既畢，命東榻而坐，即治飲饌。食訖，女謂度曰：我秦閔王女，出聘曹國，不幸無夫而亡。亡來已二十三年，獨居此宅。今日君來，願為夫婦。經三宿三日，後女即自言曰：君是生人，我鬼也。共君宿契，此會可三宵，不可久居，當有禍矣。然茲信宿，未悉綢繆，既已分飛，將何表信于郎？即命取床後盒子開之，取金枕一枚，與度為信。乃分袂泣別，即遣青衣送出門

外。未逾數步，不見舍宇，惟有一冢。度當時荒忙出走，視其金枕在懷，乃無異變。尋至秦國，以枕于市貨之。恰遇秦妃東遊，親見度賣金枕，疑而索看，詰度何處得來。度具以告。妃聞，悲泣不能自勝，然尚疑耳。乃遣人發冢啓柩視之，原葬悉在，唯不見枕。解體看之，交情宛若。秦妃始信之，歎曰：我女大聖，死經二十三年，猶能與生人交往，此是我真女壻也。遂封度為駙馬都尉，賜金帛車馬，令還本國。因此以來，後人名女壻為駙馬。今之國壻亦為駙馬矣。

漢談生者，年四十，無婦，常感激讀詩經。夜半，有女子年可十五六，姿顏服飾，天下無雙，來就生，為夫婦之言，曰：我與人不同，勿以火照我也。三年之後，方可照耳。與為夫婦，生一兒，已二歲，不能忍，夜伺其寢後，盜照視之。其腰已上生肉如人，腰已下但有枯骨。婦覺，遂言曰：君負我。我垂生矣，何不能忍一歲而竟相照也？生辭謝，涕泣不可復止。云：與君雖大義永離，然顧念我兒，若貧不能自偕活者，暫隨我去，方遺君物。生隨之去，入華堂，室宇器物不凡。以一珠袍與之，曰：可以自給。裂取生衣裾，留之而去。後生持袍詣市，睢陽王家買之，得錢千萬。王識之曰：是我女袍，那得在市？此必發冢。乃取拷之。生具以實對。王猶

不信。乃視女冢。冢完如故。發視之。棺蓋下。果得衣裾。呼其兒視。正類王女。王乃信之。即召談生。復賜遺之。以爲女壻。表其兒爲郎中。

充者。范陽人。家西三十里。有崔少府墓。充年二十。先冬至一日出宅西獵戲。見一麞。舉弓而射。中之。麞倒復起。充因逐之。不覺遠。忽見道北一里許。高門瓦屋。四周有如府舍。不復見麞。門中一鈴下唱客前。充問此何府也。答曰。少府府也。充曰。我衣惡。那得見少府。即有一人提一襆新衣。曰。府君以此遺郎。充便著訖。進見少府。展姓名。酒炙數行。謂充曰。尊府君不以僕門鄙陋。近得書。爲君索小女婚。故相迎耳。便以書示充。充父亡時雖小。然已識父手跡。即欷歔無復辭免。便勑內。盧郎已來。可令女郎妝嚴。且語充云。君可就東廊。及至黃昏。內白女郎妝嚴已畢。充既至東廊。女已下車。立席頭。却共拜。時爲三日。給食。三日畢。崔謂充曰。君可歸矣。女有娠相。若生男。當以相還。無相疑。生女。當留自養。勑外嚴車送客。充便辭出。崔送至中門。執手涕零。出門。見一犢車。駕青衣。又見本所著衣及弓箭。故在門外。尋傳教。將一人提襆衣與充。相問曰。姻緣始爾。別甚悵恨。今復致衣一襲。被褥自副。充上車。去如電逝。須臾至家。家人相見悲喜。推問。知崔是亡人而入其墓。追以懊惋。別後四年三月三日。充臨水戲。忽見水旁有二犢車。乍沉乍浮。既而近岸。同坐皆見。而充往開車後戶。見崔氏女與三歲男共載。充見之忻然。欲捉其手。女舉手指後車曰。府君見人。即見少府。充往問訊。女抱兒還充。又與金鋺。并贈詩曰。煌煌靈芝質。光麗何猗猗。華艷當時顯。嘉異表神奇。含英未及秀。中夏罹霜萎。榮耀長幽滅。世路永無施。不悟陰陽運。哲人忽來儀。會淺離別速。皆由靈與祇。何以贈余親。金鋺可頤兒。恩愛從此別。斷腸傷肝脾。充取兒鋺及詩。忽然不見二車處。充將兒還。四坐謂是鬼魅。僉遙唾之。形如故。問兒誰是汝父。兒徑就充懷。衆初怪惡。傳省其詩。慨然歎死生之玄通也。充後乘車入市賣鋺。高舉其價。不欲速售。冀有識。欻有一老婢識此。還白大家曰。市中見一人乘車。賣崔氏女郎棺中鋺。大家即崔氏親姨母也。遣兒視之。果如其婢言。上車敍姓名。語充曰。昔我姨嫁少府。生女未出而亡。家親痛之。贈一金鋺著棺中。可說得鋺本末。充以事對。此兒亦爲之悲咽。齎還白母。母即令詣充家迎兒視之。諸親悉集。兒有崔氏之狀。又復似充貌。兒鋺俱驗。姨母曰。我外甥三月末間產。父曰。春煖溫也。願休強也。即字溫休。溫休者。蓋幽婚也。其兆先彰矣。兒遂成令器。歷郡守二千石。子孫冠蓋相承至今。其後植字子幹。有名天下。

後漢時。汝南汝陽西門亭有鬼魅。賓客止宿。輒有死亡。其厲厭者。皆亡髮失精。尋問其故。云先時頗已有怪物。其後郡侍奉掾宜祿鄭奇來。去亭六七里。有一端正婦人乞寄載。奇初難之。然後上車入亭。趨至樓下。亭卒曰。樓不可上。奇云。吾不恐也。時亦昏冥。遂上樓。與婦人棲宿。未明發去。亭卒上樓。掃除。見一死婦。大驚。走白亭長。亭長擊鼓會諸廬吏。共集診之。乃亭西北八里吳氏婦。新亡。夜臨殯。火滅。及火至。失之。其家即持去。奇發行數里。腹痛。到南頓利陽亭加劇。物故。樓遂無敢復上。

潁川鍾繇。字元常。嘗數月不朝會。意性異常。或問其故。云。常有好婦來。美麗非凡。問者曰。必是鬼物。可殺之。婦人後往。不即前。止戶外。繇問何以。曰。公有相殺意。繇曰。無此。勤勤呼之。乃入。繇意恨。有不忍之。然

斫之。傷髀。婦人即出。以新綿拭血竟路。明日使人尋跡之。至一大冢。木中有好婦人。形體如生人。著白練衫。丹繡裲襠。傷左髀。以裲襠中綿拭血。

搜神記卷十七

陳國張漢直。到南陽。從京兆尹延叔堅。學左氏傳。行後數月。鬼物持其妹。爲之揚言曰。我病死。喪在陌上。常苦飢寒。操二三量不借。挂屋後楮上。傅子方送我五百錢。在北墉下。皆忘取之。又買李幼一頭牛。本券在書篋中。往索取之。悉如其言。婦尚不知有此。妹新從壻家來。非其所及。家人哀傷。益以爲審。父母兄弟椎經。到來迎喪。去舍數里。遇漢直與諸生十餘人相追。漢直顧見家人。怪其如此。家見漢直。謂其鬼也。悵惘良久。漢直乃前爲父拜。說其本末。且悲且喜。凡所聞見若此非一。得知妖物之爲。

漢陳留外黃范丹。字史雲。少爲尉。從佐使檄謁督郵。丹有志節。自恚爲斯役小吏。乃於陳留大澤中殺所乘馬。捐棄官幘。詐逢劫者。有神下其家曰。我史雲也。爲劫人所殺。疾取我衣於陳留大澤中。家取得一幘。丹遂之南郡。轉入三輔。從英賢遊學十三年。乃歸。家人不復識焉。陳留人高其志行。及沒。號曰貞節先生。

吳人費季。久客於楚。時道多劫。妻常憂之。季與同輩旅宿廬山下。各相問出家幾時。季曰。吾去家已數年矣。臨來與妻別。就求金釵以行。欲觀其志。當與吾否耳。得釵。乃以著戶楣上。臨發。失與道。此釵故當在戶楣上也。爾夕。其妻夢季曰。吾行遇盜。死已二年。若不信吾言。吾行時取汝釵。遂不以行。留在戶楣上。可往取之。妻覺。揣釵得之。家遂發喪。後一年餘。季乃歸還。

餘姚虞定國。有好儀容。同縣蘇氏女。亦有美色。定國常見。悅之。後見定國來。主人留宿。中夜。告蘇公曰。賢女令色。甚欽之。此夕能令暫出否。主人以其鄉里貴人。使令女出從之。往來漸數。語蘇公云。無以相報。若有官事。某為君任之。主人喜。自爾後。有役召事。往造定國。定國大驚。曰。都未嘗面命。何由便爾。此必有異。具說之。定國曰。僕寧肯請人之父。而淫人之女。若復見來。便當斫之。後果得怪。

吳孫皓世。淮南內史朱誕。字永長。為建安太守。誕給使妻有鬼病。其夫疑之為姦。後出行。密穿壁窺之。正見妻在機中織。遙瞻桑樹上。向之言笑。給使仰視樹上。有一年少人。可十四五。衣青衿袖。青幧頭。給使以為信人也。張弩射之。化為鳴蟬。其大如箕。翔然飛去。妻亦應聲驚曰。噫。人射汝。給使怪其故。後久時。給使見二小兒在陌上共語曰。何以不復見汝。其一即樹上小兒也。答曰。前不遇為人所射。病瘡積時。彼兒曰。今何如。曰。賴朱府君梁上膏以傅之。得愈。給使白誕曰。人盜君膏藥。頗知之否。誕曰。吾膏久致梁上。人安得盜之。給使曰。不然。府君視之。誕殊不信。試為視之。封題如故。誕曰。小人故妄言。膏自如故。給使曰。試開之。則膏去半。為掊刮。見有趾跡。誕因大驚。乃詳問之。具道本末。

吳時。嘉興倪彥思。居縣西埏里。忽見鬼魅入其家。與人語。飲食如人。惟不見形。彥思奴婢有竊罵大家者。云。今當以語。彥思治之。無敢詈之者。彥思有小妻。魅從求之。彥思乃迎道士逐之。酒殽既設。魅乃取廁中草糞。布著其上。道士便盛擊鼓。召請諸神。魅乃取伏虎于神座上。吹作角聲音。有頃。道士忽覺背上冷。驚起解衣。乃伏虎也。於是道士罷去。彥思夜於被中竊與嫗語。共患此魅。魅即屋梁上謂彥思曰。汝與婦道吾。吾今當截汝屋梁。即隆隆有聲。彥思懼梁斷。取火照視。魅即滅火。截梁聲愈急。彥思懼屋壞。大小悉遣出。更取火視。梁如故。魅大笑。問彥思。復道吾否。郡中典農聞之。曰。此神正當是狸物耳。魅即往謂典農曰。汝取官若干百斛穀。藏著某處。為吏污穢。而敢論吾。今當白於官。將人取汝所盜穀。典農大怖而謝之。自後無敢道者。三年後去。不知所在。

魏黃初中。頓邱界有人騎馬夜行。見道中有一物。大如兔。兩眼如鏡。跳躍馬前。令不得前。人遂驚懼墮馬。魅便就地捉之。驚怖暴死。良久得甦。甦已失魅。不知所在。乃更上馬。前行數里。逢一人。相問訊已。因說向者事變如此。今相得為伴。甚歡。人曰。我獨行。得君為伴。快不可言。君馬行疾。且前。我在後相隨也。遂共行。語曰。向者物何如。乃令君怖懼耶。對曰。其身如兔。兩眼如鏡。形甚可惡。伴曰。試顧視我耶。人顧視之。猶復是也。魅便跳上馬。人遂墮地。怖死。家人怪馬獨歸。即行推索。乃于道邊得之。宿昔乃蘇。說狀如是。

袁紹。字本初。在冀州。有神出河東。號度朔君。百姓共為立廟。廟有主簿大福。陳留蔡庸為清河太守。過謁廟。有子名道。亡已三十年。度朔君為庸設酒。曰。貴子昔來。欲相見。須臾子來。度朔君自云。父祖昔作兗州。有一士。姓蘇。母病。往禱。主簿云。君逢天士留待。聞西北有鼓聲。而君至。須臾。一客來。著皂角單衣。頭上五色毛。長數寸。去後。復一人。著白布單衣。高冠。冠似魚頭。謂君曰。昔臨廬山。共食白李。憶之未久。已三千歲。日月易得。使人悵然。去後。君謂士曰。先來。南海君也。士是書生。君明通五經。善禮記。與士論禮。

士不如也。士乞救母。君曰。卿所居東有故橋。人壞之。此橋所行。郡掾犯之。能復橋。便差。曹公討袁譚。使人從廟換千疋絹。君不與。曹公遣張郃毀廟。未至百里。君遣兵數萬方道而來。郃未達二里。雲霧繞郃軍。不知廟處。君語主簿。曹公氣盛。宜避之。後蘇并鄰家有神下。識君聲。云。昔移入湖。闊絕三年。乃遣人與曹公相聞。欲修故廟。地衰不中居。欲寄住。公曰。甚善。治城北樓以居之。數日。曹公獵得物。大如麑。大足。色白如雪。毛軟滑可愛。公以摩面。莫能名也。夜聞樓上哭云。小兒出行不還。公拊掌曰。此子言真衰也。晨將數百犬繞樓下。犬得氣。衝突內外。見有物大如驢。自投樓下。犬殺之。廟神乃絕。

臨川陳臣家大富。永初元年。臣在齋中坐。其宅內有一町筋竹。白日忽見一人長丈餘。面如方相。從竹中出。逕語陳臣。我在家多年。汝不知。今辭汝去。當令汝知之。去一月許日。家大失火。奴婢頓死。一年中便大貧。

東萊有一家。姓陳。家百餘口。朝炊釜不沸。舉甑看之。忽有一白頭公從釜中出。便詣師卜。卜云。此大怪。應滅門。便歸。大作械。械成。使置門壁下。堅閉門在內。有馬騎麾蓋來扣門者。慎勿應。乃歸。合手伐得百餘械。置門屋下。果有人至。呼。不應。主帥大怒。令緣門入。從人窺門內。見大小械百餘。出門還說如此。帥大惶惋。語左右云。教速來。不速來。遂無一人當去。何以解罪也。從此北行可八十里。有一百三口。取以當之。後十日。此家死亡都盡。此家亦姓陳云。

晉惠帝永康元年。京師得異鳥。莫能名。趙王倫使人持出。周旋城邑市以問人。即日。宮西有一小兒見之。逕自言曰。服留鳥。持者還白倫。倫使更求。又見之。乃將入宮。密籠鳥。并閉小兒於戶中。明日往視。悉不復見。

南康郡南東望山。有三人入山。見山頂有果樹。衆果畢植。行列整齊。如人行。甘子正熟。三人共食致飽。乃懷二枚。欲出示人。聞空中語云。催放雙甘。乃聽汝去。

秦瞻居曲阿彭皇野。忽有物如蛇。突入其腦中。蛇來。先聞臭氣。便於鼻中入。盤其頭中。覺哄哄。僅聞其腦間食聲咂咂。數日而出。去。尋復來。取手巾縛鼻口。亦被入。積年無他病。唯患頭重。

搜神記卷十八

魏景初中。咸陽縣吏王臣家有怪。無故聞拍手相呼。伺無所見。其母夜作勤。就枕寢息。有頃。復聞竈下有呼聲曰。文約何以不來。頭下枕應曰。我見枕。不能往。汝可來就我飲。至明。乃飯臿也。卽聚燒之。其怪遂絕。

魏郡張奮者。家本巨富。忽衰老財散。遂賣宅與程應。應入居。舉家病疾。轉賣鄰人何文。文先獨持大刀。暮入北堂中梁上。至三更竟。忽有一人。長丈餘。高冠黃衣。升堂呼曰。細腰。細腰應喏。曰。舍中何以有生人氣也。答曰。無之。便去。須臾。有一高冠青衣者。次之。又有高冠白衣者。問答並如前。及將曙。文乃下堂中。如向法呼之。問曰。黃衣者為誰。曰。金也。在堂西壁下。青衣者為誰。曰。錢也。在堂前井邊五步。白衣者為誰。曰。銀也。在牆東北角柱下。汝復為誰。曰。我杵也。今在竈下。及曉。文按次掘之。得金銀五百斤。錢千萬。仍取杵焚之。由此大富。宅遂清寧。

秦時。武都故道有怒特祠。祠上生梓樹。秦文公二十七年。使人伐之。輒有大風雨。樹創隨合。經日不斷。文公乃益發卒。持斧者至四十人。猶不斷。士疲還息。其一人傷足。不能行。臥樹下。聞鬼語樹神曰。勞乎攻戰。其一人曰。何足為勞。又曰。秦公將必不休。如之何。答曰。秦公其如予何。又曰。秦若使三百人被髮。以朱絲繞樹。赭衣灰坌伐汝。汝得不困耶。神寂無言。明日。病人語所聞。公於是令人皆衣赭。隨斫創。坌以

灰。樹斷。中有一青牛出走。入豐水中。其後青牛出豐水中。使騎擊之。不勝。有騎墮地。復上。髻解。被髮。牛畏之。乃入水。不敢出。故秦自是置旄頭騎。

廬江龍舒縣陸亭流水邊。有一大樹。高數十丈。常有黃鳥數千枚巢其上。時久旱。長老共相謂曰。彼樹常有黃氣。或有神靈。可以祈雨。因以酒脯往。亭中有寡婦李憲者。夜起室中。忽見一婦人。著繡衣。自稱曰。我樹神黃祖也。能興雲雨。以汝性潔。佐汝為生。朝來父老皆欲祈雨。吾已求之於帝。明日日中大雨至。期果雨。遂為立祠。憲曰。諸卿在此。吾居近水。當致少鯉魚。言訖。有鯉魚數十頭。飛集堂下。坐者莫不驚悚。如此歲餘。神曰。將有大兵。今辭汝去。留一玉環。曰。持此可以避難。後劉表、袁術相攻。龍舒之民皆徙去。唯憲里不被兵。

魏桂陽太守江夏張遼。字叔高。去鄢陵。家居買田。田中有大樹十餘圍。枝葉扶疏。蓋地數畝。不生穀。遣客伐之。斧數下。有赤汁六七斗出。客驚怖。歸白叔高。叔高大怒曰。樹老汁赤。如何得怪。因自嚴行。復斫之。血大流灑。叔高使先斫其枝。上有一空處。見白頭公。可長四五尺。突出往赴叔高。以刀逆格之。如此凡殺四五頭。並死。左右皆驚怖伏地。叔高神慮怡然如舊。徐熟視。非人非獸。遂伐其木。此所謂木石之怪夔魍魎者乎。是歲應司空辟侍御史。兗州刺史。以二千石之尊。過鄉里。薦祝祖考。白日繡衣榮羨。竟無他怪。

吳先主時。陸敬叔為建安太守。使人伐大樟樹。下數斧。忽有血出。樹斷。有物人面狗身。從樹中出。敬叔曰。此名彭侯。乃烹食之。其味如狗。白澤圖曰。木之精名彭侯。狀如黑狗。無尾。可烹食之。

吳時。有梓樹巨圍。葉廣丈餘。垂柯數畝。吳王伐樹作船。使童男女三十人牽挽之。船自飛下水。男女皆溺死。至今潭中時有唱喚督進之音也。

董仲舒下帷講誦。有客來詣。舒知其非常客。又云欲雨。舒戲之曰。巢居知風。穴居知雨。卿非狐狸。則是鼷鼠。客遂化為老狸。

張華字茂先。晉惠帝時為司空。於時燕昭王墓前有一斑狐。積年能為變幻。乃變作一書生。欲詣張公。過問墓前華表曰。以我才貌。可得見張司空否。華表曰。子之妙解。無為不可。但張公智度。恐難籠絡。出必遇辱。殆不得返。非但喪子千歲之質。亦當深誤老表。狐不從。乃持刺謁華。華見其總角風流。潔白如玉。舉動容止。顧盼生姿。雅重之。於是論及文章。辨校聲實。華未嘗聞。比復商略三史。探頤百家。談老莊之奧區。披風雅之絕旨。包十聖。貫三才。箴八儒。擿五禮。華無不應聲屈滯。乃歎曰。天下豈有此年少。若非鬼魅。則是狐狸。乃掃榻延留。留人防護。此生乃曰。明公當尊賢容衆。嘉善而矜不能。奈何憎人學問。墨子兼愛。其若是耶。言卒。便求退。華已使人防門。不得出。既而又謂華曰。公門置甲兵欄騎。當是致疑於僕也。將恐天下之人卷舌而不言。智謀之士望門而不進。深為明公惜之。華不應。而使人防禦甚嚴。時豐城令雷煥。字孔章。博物士也。來訪華。華以書生白之。孔章曰。若疑之。何不呼獵犬試之。乃命犬以試。竟無憚色。狐曰。我天生才智。反以為妖。以犬試我。遮莫千試。其能為患乎。華聞益怒。曰。此必真妖

也。間魑魅豈狗。所別者。數百年物耳。千年老精。不能復別。惟得千年枯木照之。則形立見。孔章曰。千年神木。何由可得。華曰。世傳燕昭王墓前華表木。已經千年。乃遣人伐華表。使人欲至木所。忽空中有一青衣小兒來。問使曰。君何來也。使曰。張司空有一年少來謁。多才巧辭。疑是妖魅。使我取華表照之。青衣曰。老狐不智。不聽我言。今日禍已及我。其可逃乎。乃發聲而泣。倏然不見。使乃伐其木。血流。便將木歸。燃之以照書生。乃一斑狐。華曰。此二物不值我。千年不可復得。乃烹之。

晉時。吳興一人。有二男。田中作時。嘗見父來罵詈趕打之。兒以告母。母問其父。父大驚。知是鬼魅。便令兒斫之。鬼便寂不復往。父憂。恐兒為鬼所困。便自往看。兒謂是鬼。便殺而埋之。鬼便遂歸。作其父形。且語其家。二兒已殺妖矣。兒暮歸。共相慶賀。積年不覺。後有一法師過其家。語二兒云。君尊侯有大邪氣。兒以白父。父大怒。兒出以語師。令速去。師遂作聲入。父即成大老狸。入牀下。遂擒殺之。向所殺者。乃真父也。改殯治服。一兒遂自殺。一兒忿懊亦死。

句容縣麋村民黃審。於田中耕。有一婦人過其田。自塍上度。從東適下而復還。審初謂是人。日日如此。意甚怪之。審因問曰。婦數從何來也。婦人少住。但笑而不言。便去。審愈疑之。預以長鐮伺其還。未敢斫婦。但斫所隨婢。婦化為狸。走去。視婢。乃狸尾耳。審追之不及。後人有見此狸出坑頭。掘之。無復尾焉。

博陵劉伯祖為河東太守。所止承塵上有神。能語。常呼伯祖與語。及京師詔書誥下消息。輒預告伯祖。伯祖問其所食啖。欲得羊肝。乃買羊肝於前切之。臠隨刀不見。盡兩羊肝。忽有一老狸。眇眇在案前。持刀者欲舉刀斫之。伯祖呵止。自著承塵上。須臾大笑曰。向者啖羊肝。醉忽失形與府君相見。大慚愧。後伯

祖當為司隸。神復先語伯祖曰。某月某日。詔書當到。至期。如言。及入司隸府。神隨遂在承塵上。輒言省內事。伯祖大恐怖。謂神曰。今職在刺舉。若左右貴人聞神在此。因以相害。神答曰。誠如府君所慮。當相捨去。遂即無聲。

後漢建安中。沛國郡陳羨為西海都尉。其部曲王靈孝。無故逃去。羨欲殺之。居無何。孝復逃走。羨久不見。囚其婦。婦以實對。羨曰。是必魅將去。當求之。因將步騎數十。領獵犬周旋於城外求索。果見孝於空冢中。聞人犬聲。怪遂避去。羨使人扶孝以歸。其形頗象狐矣。略不復與人相應。但啼呼阿紫。阿紫。狐字也。後十餘日。乃稍稍了悟。云狐始來時。於屋曲角雞棲間。作好婦形。自稱阿紫。招我。如此非一。忽然便隨去。即為妻。暮輒與共還其家。遇狗不覺。云樂無比也。道士云。此山魅也。名山記曰。狐者。先古之淫婦也。其名曰阿紫。化而為狐。故其怪多自稱阿紫。

南陽西郊有一亭。人不可止。止則有禍。邑人宋大賢。以正道自處。嘗宿亭樓。夜坐鼓琴。不設兵仗。至夜半時。忽有鬼來登梯。與大賢語。瞋目磋齒。形貌可惡。大賢鼓琴如故。鬼乃去。於市中取死人頭來。還語大賢曰。寧可少睡耶。因以死人頭投大賢前。大賢曰。甚佳。吾暮臥無枕。正欲得此。鬼復去。良久乃還。曰。寧可共手搏耶。大賢曰。善。語未竟。鬼在前。大賢便逆捉其腰。鬼但急言死。大賢遂殺之。明日視之。乃老狐也。自是亭舍更無妖怪。

北部督郵西平到伯夷。年三十許。大有才決。長沙太守到若章孫也。日晡時。到亭。勑前導人。且止錄事。掾白。今尚早。可至前亭。曰。欲作文書。便留。吏卒惶怖。言當解去。傳云。督郵欲于樓上觀望。亟掃除。須臾。便上。未暝。樓鐙。階下復有火。勑云。我思道。不可見火。滅去。吏知必有變。當用赴照。但藏置壺中。日既暝。整服坐。誦六甲孝經易本訖。臥。有頃。更轉東首。以拏巾結兩足幘冠之。密拔劍解帶。夜時。有正黑者四五尺。稍高。走至柱屋。因覆伯夷。伯夷持被掩之。足跣脫。幾失。再三。以劍帶擊魅腳。呼下火上照。視之。老狐。正赤。略無衣毛。持下燒殺。明旦。發樓屋。得所髡人髻百餘。因此遂絕。

吳中有一書生。皓首。稱胡博士。教授諸生。忽復不見。九月初九日。士人相與登山遊觀。聞講書聲。命僕尋之。見空冢中群狐羅列。見人即走。老狐獨不去。乃是皓首書生。

陳郡謝鯤。謝病去職。避地於豫章。嘗行經空亭中。夜宿此亭。舊每殺人。夜四更。有一黃衣人呼鯤字云。幼輿。可開戶。鯤澹然無懼色。令申臂於窗中。於是授腕。鯤即極力而牽之。其臂遂脫。乃還去。明日看。乃鹿臂也。尋血取獲。爾後此亭無復妖怪。

晉有一士人。姓王。家在吳郡。還至曲阿。日暮。引船上當大埭。見埭上有一女子。年十七八。便呼之留宿。至曉。解金鈴繫其臂。使人隨至家。都無女人。因逼猪欄中。見母猪臂有金鈴。

漢齊人梁文好道。其家有神祠。建室三四間。座上施皂帳。常在其中。積十數年。後因祀事。帳中忽有人語。自呼高山君。大能飲食。治病有驗。文奉事甚肅。積數年。得進其帳中。神醉。文乃乞得奉見顏色。謂文曰。授手來。文納手。得持其頤。髯鬚甚長。文漸繞手。卒然引之。而聞作羊聲。座中驚起。助文引之。乃袁公路家羊也。失之七八年。不知所在。殺之乃絕。

北平田琰居母喪。恒處廬向。一暮夜。忽入婦室。密怪之曰。君在毀滅之地。幸可不甘。琰不聽而合。後琰暫入。不與婦語。婦怪無言。并以前事責之。琰知鬼魅。臨暮。竟未眠。衰服挂廬。須臾。見一白狗。攖廬銜衰服。因變為人。著而入。琰隨後逐之。見犬將升婦牀。便打殺之。婦羞愧而死。

司空南陽來季德。停喪在殯。忽然見形坐祭牀上。顏色服飾聲氣。熟是也。孫兒婦女。以次教戒。事有條貫。鞭朴奴婢。皆得其過。飲食既絕。辭訣而去。家人大小。哀割斷絕。如是數年。家益厭苦。其後飲酒過多。醉而形露。但得老狗。便共打殺。因推問之。則里中沽酒家狗也。

山陽王瑚字孟璉。為東海蘭陵尉。夜半時。輒有黑幘白單衣吏。詣縣叩閤。迎之則忽然不見。如是數年。後伺之。見一老狗。白軀。猶故至閤。便為人。以白瑚。殺之乃絕。

桂陽太守李叔堅。為從事。家有犬。人行。家人言。當殺之。叔堅曰。犬馬喻君子。犬見人行。效之何傷。頃之。狗戴叔堅冠走。家大驚。叔堅云。誤觸冠纓挂之耳。狗又於竈前畜火。家益怔營。叔堅復云。兒婢皆在田中。狗助畜火。幸可不煩鄰里。此有何惡。數日。狗自暴死。卒無纖芥之異。

吳郡無錫有上湖大陂。陂吏丁初。天每大雨。輒循隄防。春盛雨。初出行塘。日暮。迴顧有一婦人。上下青衣。戴青繖。追後呼初掾待我。初時悵然。意欲留俟之。復疑。本不見此。今忽有婦人冒陰雨行。恐必鬼物。初

便疾走。顧視婦人。追之亦急。初因急行。走之轉遠。顧視婦人。乃自投陂中。氾然作聲。衣蓋飛散。視之。是大蒼獺。衣繼皆荷葉也。此獺化為人形。數媚年少者也。

魏齊王芳正始中。中山王周南為襄邑長。忽有鼠從穴出。在廳事上語曰。王周南。爾以某月某日當死。周南急往。不應。鼠還穴。後至期。復出。更冠幘皂衣而語曰。周南。爾日中當死。亦不應。鼠復入穴。須臾復出。出復入。轉行。數語如前。日適中。鼠復曰。周南。爾不應死。我復何道。言訖。顛蹶而死。即失衣冠所在。就視之。與常鼠無異。

安陽城南有一亭。夜不可宿。宿輒殺人。書生明術數。乃過宿之。亭民曰。此不可宿。前後宿此。未有活者。書生曰。無苦也。吾自能諧。遂住廨舍。乃端坐誦書。良久乃休。夜半後。有一人著皂單衣。來往戶外。呼亭主。亭主應諾。見亭中有人耶。答曰。向者有一書生在此讀書。適休。似未寢。乃喑嗟而去。須臾。復有一人冠赤幘者。呼亭主。問答如前。復喑嗟而去。既去寂然。書生知無來者。即起。詣向者呼處。效呼亭主。亭主亦應諾。復云。亭中有人耶。亭主答如前。乃問曰。向黑衣來者誰。曰。北舍母豬也。又曰。冠赤幘來者誰。曰。西舍老雄雞父也。曰。汝復誰耶。曰。我是老蠍也。於是書生密便誦書至明不敢寐。天明。亭民來視。驚曰。君何得獨活。書生曰。促索劍來。吾與卿取魅。乃握劍至昨夜應處。果得老蠍。大如琵琶。毒長數尺。西舍得老雄雞父。北舍得老母豬。凡殺三物。亭毒遂靜。永無災橫。

吳時廬陵郡都亭重屋中。常有鬼魅。宿者輒死。自後使官莫敢入亭止宿。時丹陽人湯應者。大有膽武。使至廬陵。便止亭宿。吏啟不可。應不聽。迸從者還外。唯持一大刀。獨處亭中。至三更竟。忽聞有叩閤者。應遙問是誰。答云。部郡相聞。應使進。致詞而去。頃間。復有叩閤者如前。曰。府君相聞。應復使進。身著皂衣。去後。應謂是人。了無疑也。旋又有叩閤者。云。部郡府君相詣。應乃疑曰。此夜非時。又部郡府君不應同行。知是鬼魅。因持刀迎之。見二人皆盛衣服。俱進坐畢。府君者便與應談。談未竟。而部郡忽起至應背後。應乃迴顧。以刀逆擊中之。府君下坐走出。應急追至亭後牆下。及之。斫傷數下。應乃還臥。達曙。將人往尋。見有血跡。皆得之。云稱府君者。是一老狶也。部郡者。是一老狸也。自是遂絕。

搜神記卷十九

東越閩中有庸嶺。高數十里。其西北隙中。有大蛇。長七八丈。大十餘圍。土俗常懼。東冶都尉及屬城長吏。多有死者。祭以牛羊。故不得福。或與人夢。或下諭巫祝。欲得啗童女年十二三者。都尉令長並共患之。然氣厲不息。共請求人家生婢子。兼有罪家女養之。至八月朝祭。送蛇穴口。蛇出吞嚙之。累年如此。已用九女。爾時預復募索。未得其女。將樂縣李誕家。有六女。無男。其小女名寄。應募欲行。父母不聽。寄曰。父母無相。惟生六女。無有一男。雖有如無。女無緹縈濟父母之功。既不能供養。徒費衣食。生無所益。不如早死。賣寄之身。可得少錢。以供父母。豈不善耶。父母慈憐。終不聽去。寄自潛行。不可禁止。寄乃告請好劍及咋蛇犬。至八月朝。便詣廟中坐。懷劍將犬。先將數石米餈。用蜜麨灌之。以置穴口。蛇便出。頭大如囷。目如二尺鏡。聞餈香氣。先啗食之。寄便放犬。犬就嚙咋。寄從後斫得數創。瘡痛急。蛇因踊出。至庭而死。寄入視穴。得其九女髑髏。悉舉出。咤言曰。汝曹怯弱。為蛇所食。甚可哀愍。於是寄女緩步而歸。越王聞之。聘寄女為后。拜其父為將樂令。母及姊皆有賞賜。自是東冶無復妖邪之物。其歌謠至今存焉。

晉武帝咸寧中。魏舒為司徒。府中有二大蛇。長十許丈。居廳事平橑上。止之數年。而人不知。但怪府中數失小兒及雞犬之屬。後有一蛇夜出。經柱側。傷于刃。病不能登。于是覺之。發徒數百。攻擊移時。然後殺之。視所居。骨骼盈宇之間。於是毀府舍。更立之。

漢武帝時張寬為揚州刺史先是有二老翁爭山地詣州訟疆界連年不決寬視事復來寬視二翁形狀非人令卒持杖戟將入問汝等何精翁走寬呵格之化為二蛇

滎陽人張福船行還野水邊夜有一女子容色甚美自乘小船來投福云日暮畏虎不敢夜行福曰汝何姓作此輕行無笠雨驟可入船就避雨因共相調遂入就福船寢以所乘小舟繫福船邊三更許雨晴月照福視婦人乃是一大鼉枕臂則臥福驚起欲執之遽走入水向小舟是一枯槎段長丈餘

丹陽道士謝非往石城買冶釜還日暮不及至家山中廟舍于溪水上入中宿大聲語曰吾是天帝使者停此宿猶畏人劫奪其釜意苦搔搔不安二更中有來至廟門者呼曰何銅銅應諾曰廟中有人氣是誰銅云有人言是天帝使者少頃便還須臾又有來者呼銅問之如前銅答如故復歎息而去非驚擾不得眠遂起呼銅問之先來者誰答言是水邊穴中白鼉汝是何等物答言是廟北巖嵌中龜也非皆陰識之天明便告居人言此廟中無神但是龜鼉之輩徒費酒食祀之急具鍤來共往伐之諸人亦頗疑之於是並會伐掘皆殺之遂壞廟絕祀自後安靜

孔子厄於陳絃歌於館中夜有一人長九尺餘著皁衣高冠大吒聲動左右子貢進問何人耶。便提子貢而挾之子路引出與戰於庭有頃未勝孔子察之見其甲車間時時開如掌孔子曰何不探其甲車引

而奮登子路引之沒手仆於地乃是大鯷魚也長九尺餘孔子曰此物也何為來哉吾聞物老則羣精依之因衰而至此其來也豈以吾遇厄絕糧從者病乎夫六畜之物及龜蛇魚鱉草木之屬久者神皆憑依能為妖怪故謂之五酉五酉者五行之方皆有其物酉者老也物老則為怪殺之則已夫何患焉或者天之未喪斯文以是繫予之命乎不然何為至于斯也絃歌不輟子路烹之其味滋病者興明日遂行

豫章有一家婢在竈下忽有人長數寸來竈間壁婢誤以履踐之殺一人須臾遂有數百人著衰麻服持棺迎喪凶儀皆備出東門入園中覆船下就視之皆是鼠婦婢作湯灌殺遂絕

狄希中山人也能造千日酒飲之千日醉時有州人姓劉名玄石好飲酒往求之希曰我酒發來未定不敢飲君石曰縱未熟且與一杯得否希聞此語不免飲之復索曰美哉可更與之希曰且歸別日當來只此一杯可眠千日也石別似有怍色至家醉死家人不之疑哭而葬之經三年希曰玄石必應酒醒宜往問之既往石家語曰石在家否家人皆怪之曰玄石亡來服以闋矣希驚曰酒之美矣而致醉眠千日今合醒矣乃命其家人鑿塚破棺看之塚上汗氣徹天遂命發塚方見開目張口引聲而言曰快哉醉我也因問希曰爾作何物也令我一杯大醉今日方醒日高幾許墓上人皆笑之被石酒氣衝入鼻中亦各醉臥三月

陳仲舉微時常宿黃申家申婦方產有扣申門者家人咸不知久久方聞屋裏有人言賓堂下有人不可進扣門者相告曰今當從後門往其人便往有頃還留者問之是何等名為何當與幾歲往者曰男也名為奴當與十五歲後應以何死答曰應以兵死仲舉告其家曰吾能相此兒當以兵死父母驚之寸

刃不使得死也年至十五有置鑿于梁上者其末出奴以為木也自下鉤之鑿從梁落陷腦而死後仲舉為豫章太守故遣吏往餉之申家并問奴所在其家以此具告仲舉聞之歎曰此謂命也

搜神記卷二十

晉魏郡亢陽農夫禱於龍洞得雨將祭謝之孫登見曰此病龍雨安能蘇禾稼乎如弗信請嗅之水果腥穢龍時背生大疽聞登言變為一翁求治曰疾痊當有報不數日果大雨見大石中裂開一井其水湛然龍蓋穿此井以報也

蘇易者廬陵婦人善看產夜忽為虎所取行六七里至大壙厝易置地蹲而守見有牝虎當產不得解匍匐欲死輒仰視易怪之乃為探出之有三子生畢牝虎負易還再三送野肉於門內

噲參養母至孝曾有玄鶴為弋人所射窮而歸參參收養療治其瘡愈而放之後鶴夜到門外參執燭視之見鶴雌雄雙至各銜明珠以報參焉

漢時弘農楊寶年九歲時至華陰山北見一黃雀為鴟梟所搏墜於樹下為螻蟻所困寶見愍之取歸置巾箱中食以黃花百餘日毛羽成朝去暮還一夕三更寶讀書未臥有黃衣童子向寶再拜曰我西王母使者使蓬萊不慎為鴟梟所搏君仁愛見拯實感盛德乃以白環四枚與寶曰令君子孫潔白位登三事當如此環

隋縣溠水側有斷蛇丘隋侯出行見大蛇被傷中斷疑其靈異使人以藥封之蛇乃能走因號其處斷蛇丘歲餘蛇銜明珠以報之珠盈徑寸純白而夜有光明如月之照可以燭室故謂之隋侯珠亦曰靈蛇

珠。又曰明月珠。丘南有陷，季良大夫池。

孔愉字敬康，會稽山陰人。元帝時，以討華軼功，封侯。愉少時，嘗經行餘不亭，見籠龜于路者，愉買之，放於餘不溪中。龜中流左顧者數過。及後以功封餘不亭侯，鑄印而龜鈕左顧，三鑄如初。印工以聞，愉乃悟其爲龜之報，遂取佩焉。累遷尚書左僕射，贈車騎將軍。

古巢一日江水暴漲，尋復故道。港有巨魚，重萬斤，三日乃死。合郡皆食之。一老姥獨不食。忽有老叟曰：此吾子也。不幸罹此禍。汝獨不食，吾厚報汝。若東門石龜目赤，城當陷。姥日往視。有稚子訝之，姥以實告。稚子欺之，以朱傅龜目。姥見，急出城。有青衣童子曰：吾龍之子。乃引姥登山，而城陷爲湖。

吳富陽縣董昭之，嘗乘船過錢塘江，中央見有一蟻，著一短蘆，走一頭，迴復向一頭，甚惶遽。昭之曰：此畏死也。欲取著船。船中人罵：此是毒螫物，不可長，我當蹋殺之。昭意甚憐此蟻，因以繩繫蘆著船。船至岸，蟻得出。其夜，夢一人烏衣，從百許人來謝云：僕是蟻中之王。不慎墮江，慚君濟活。若有急難，當見告語。歷十餘年，時所在劫盜，昭之被橫錄爲劫主，繫獄餘杭。昭之忽思蟻王夢，緩急當告，今何處告之。結念之際，同被禁者問之，昭之具以實告。其人曰：但取兩三蟻著掌中，語之。昭之如其言。夜果夢烏衣人云：可急投餘杭山中。天下既亂，赦令不久也。於是便覺。蟻嚙械已盡，因得出獄。過江，投餘杭山。旋遇赦，得免。

孫權時，李信純，襄陽紀南人也。家養一狗，字曰黑龍。愛之尤甚。行坐相隨，飲饌之間，皆分與食。忽一日於城外飲酒大醉。歸家不及，臥於草中。遇太守鄭瑕出獵，見田草深，遣人縱火爇之。信純臥處，恰當順風。犬見火來，乃以口拽純衣，純亦不動。臥處比有一溪，相去三五十步。犬即奔往入水，濕身走來臥處周迴以身灑之，獲免主人大難。犬運水困乏，致斃于側。俄爾信純醒來，見犬已死，遍身毛濕，甚訝其事。覩火蹤跡，因爾慟哭。聞于太守。太守憫之曰：犬之報恩，甚于人。人不知恩，豈如犬乎。即命具棺槨衣衾葬之。今紀南有義犬冢，高十餘丈。

太興中，吳民華隆，養一快犬，號的尾，常將自隨。隆後至江邊伐荻，爲大蛇盤繞。犬奮咋蛇，蛇死。隆僵仆無知，犬彷徨涕泣，走還舟，復反草中。徒伴怪之，隨往，見隆悶絕。將歸家。犬爲不食。比隆復蘇，始食。隆愈愛惜，同于親戚。

廬陵太守太原龐企，字子及，自言其遠祖不知幾何世也，坐事繫獄，而非其罪，不堪拷掠，自誣服之。及獄將上，有螻蛄蟲行其左右。乃謂之曰：使爾有神，能活我死，不亦善乎。因投飯與之。螻蛄食飯盡，去，頃復來，形體稍大。意每異之，乃復與食。如此去來，至數十日間，其大如豚。及竟報，當行刑，螻蛄夜掘壁根爲大孔，乃破械從之出。去久時，遇赦得活。於是龐氏世世常以四節祠祀之於都衢處。後世稍怠，不能復特爲饌，乃投祭祀之餘以祀之，至今猶然。

臨川東興有人入山，得猿子，便將歸。猿母自後逐至家。此人縛猿子於庭中樹上以示之。其母便搏頰向人，欲乞哀狀，直謂口不能言耳。此人既不能放，竟擊殺之。猿母悲喚，自擲而死。此人破腸視之，寸寸斷

裂。未半年，其家疫死滅門。

馮乘虞蕩夜獵，見一大麈，射之。麈便云：虞蕩，汝射殺我耶。明晨，得一麈而入，即時蕩死。

吳郡海鹽縣北鄉亭里，有士人陳甲，本下邳人。晉元帝時，寓居華亭，獵于東野大藪，欻見大蛇，長六七丈，形如百斛船，玄黃五色，臥岡下。陳即射殺之，不敢說。三年，與鄉人共獵，至故見蛇處，語同行曰：昔在此殺大蛇。其夜，夢見一人，烏衣黑幘，來至其家，問曰：我昔昏醉，汝無狀殺我。我昔醉，不識汝面，故三年不相知。今日來就死。其人即驚覺。明日，腹痛而卒。

邛都縣下有一老姥，家貧孤獨，每食，輒有小蛇，頭上戴角，在牀間。姥憐而飴之食。後稍長大，遂長丈餘。令有駿馬，蛇遂吸殺之。令因大忿恨，責姥出蛇。姥云：在牀下。令即掘地，愈深愈大，而無所見。令又遷怒殺姥。蛇乃感人以靈，言：瞋令何殺我母，當爲母報讎。此後每夜，輒聞若雷若風。四十許日，百姓相見，咸驚語：汝頭那忽戴魚。是夜，方四十里，與城一時俱陷爲湖。土人謂之爲陷湖。唯姥宅無恙，訖今猶存。漁人採捕，必依止宿。每有風浪，輒居宅側，恬靜無他。風靜水清，猶見城郭樓櫓畟然。今水淺時，彼土人沒水，取得舊木，堅白光黑如漆。今好事人以爲枕相贈。

建業有婦人，背生一瘤，大如數斗囊，中有物如繭栗，甚衆，行即有聲。恒乞于市。自言村婦也。常與姊姒輩分養蠶，己獨頻年損耗。因竊其姒一囊繭焚之。頃之，背患此瘡，漸成此瘤。以衣覆之，即氣閉悶。常露之，乃可，而重如負囊。

子不語神，亦近于怪也。顧宇宙之大，何所不有。令升感壙婢一事，信紀載不誣，採錄宜矣。元亮悠然忘世，飲酒賦詩之外，絕少著述，而願爲令升嗣矢耶。語云：弭盆拊瓴，相和而歌，自以爲樂矣。嘗試爲之擊建鼓，撞巨鐘，乃性仍仍然知其盆瓴之足羞也。囿于耳目之常者，請作是觀。湖南毛晉識。

搜神後記

陶潛撰

四庫全書提要

搜神後記十卷舊本題晉陶潛撰中記桃花源事一條全錄本集所載詩序惟增註漁人姓黃名道眞七字又載干寶父婢事亦全錄晉書剽掇之迹顯然可見明沈士龍跋謂潛卒於元嘉四年而此有十四十六兩年事陶集多不稱年號以干支代之而此書題永初元嘉其爲僞託固不待辨然其書文詞古雅非唐以後人所能隋經籍志著錄已稱陶潛則贋撰嫁名其來已久又陸羽茶經引其中晉武帝時宣城人秦精入武昌山採茗一條與此本所載相合封演聞見記引其中有人因病能飲一斛二斗後吐一物一條與此書桓宣武督將一條僅文有詳略及牛肺字作土肚茗瘕字作斛二瘕其事亦與此本所載相合知今所傳猶古本矣其中丁令威化鶴阿香雷車諸事唐宋詞人並遞相援引承用至今題陶潛撰者固妄要不可謂非六代遺書也

搜神後記目錄

卷一
丁令威　仙館玉漿
剡縣赤城　韶舞
桃花源　劉驎之
穴中人世　目緞
石室樂聲　貞女峽
姑舒泉
卷二
吳舍人　謝允
杜子恭　鼠市
比邱尼　三薔茨
佛圖澄　胡道人咒術
曇游　李靈
郭璞活馬　鏡鑒
郭璞預屬　杜不愆
卷三
程咸　流星墮甕
掘頭船　禾滿
錢尊　蜜蜂螫賊
隕盜　馬溺消瘕
蘇莖化蛇　斛二瘕
桓梅同夢　華歆當公
形魂離異　董壽之
魂車木馬
卷四
徐元方女　干寶父妾

陳良　李除
鄭茂　李仲文女
虎符　化蚺
卷五
白水素女　清溪廟神
王導子悅　吳望子
木像彎弓　白頭公
臨賀太守　何參軍女
竅見
卷六
陳阿登　張姑子
箏笛浦官船　崔少府
魯子敬墓　承儉
上虞人　韓冢人
四人捉馬　異物如鳥
腹中鬼　盛道兒
歷陽神祠　鬼設網
懊惱歌　朱弼
謝中鬼廟　范堅之妻
竺法師　白布衫鬼
卷七
虹化丈夫　山猱
平陽隕肉　周子文失魂
毛人　朱衣人
兩頭人　壁中一物
狗變形
卷八

卷八
二人着烏衣　火變蝴蝶
諸葛長民　死人頭
人頭墮　髑髏百頭
悲縮　吳氏梓
卷九
素衣女子　虎卜吉
熊穴　鹿女脯
猴私宮妓　烏龍
楊生狗　蔡詠家狗
張平家狗　老黃狗
林慮山亭犬　羊炙
古冢老狐　狐帶香囊
放伯裘
卷十
蛟子　蛟庇舍
虬塘　斫雷公
烏衣人　蛇銜珠
女嫁蛇　放龜

搜神後記卷一

晉陶潛撰　明沈士龍胡震亨同校

丁令威本遼東人學道于靈虚山後化鶴歸遼集城門華表柱時有少年舉弓欲射之鶴乃飛徘徊空中而言曰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年今始歸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學仙冢壘壘遂高上冲天今遼東諸丁云其先世有升仙者但不知名字耳

嵩高山北有大穴莫測其深百姓歲時遊觀晉初嘗有一人誤墮穴中同輩冀其儻不死投食于穴中墜者得之為尋穴而行計可十餘日忽然見明又有草屋中有二人對坐圍棊局下有一杯白飲墜者告以飢渴棊者曰可飲此遂飲之氣力十倍棊者曰汝欲停此否墜者不願停棊者曰從此西行有天井其中多蛟龍但投身入井自當出若餓取井中物食墜者如言半年許乃出蜀中歸洛下問張華華曰此仙館大夫所飲者玉漿也所食者龍穴石髓也

會稽剡縣民袁相根碩二人獵經深山重嶺甚多見一羣山羊六七頭逐之經一石橋甚狹而峻羊去根等亦隨渡向絶崖崖正赤壁立名曰赤城上有水流下廣狹如匹布剡人謂之瀑布羊徑有山穴如門豁然而過既入內甚平敞草木皆香有一小屋二女子住其中年皆十五六容色甚美著青衣一名瑩珠一名[redacted]見二人至忻然云早望汝來遂爲室

家忽二女出行云復有得壻者往慶之曳履於絶巖上行琅琅然二人思歸潛去歸路二女追還已知乃謂曰自可去乃以一腕囊與根等語曰慎勿開也於是乃歸後出行家人開視其囊囊如蓮花一重去一重復至五蓋中有小青鳥飛去根還知此悵然而已後根於田中耕家依常餉之見在田中不動就視但有殼如蟬蛻也

滎陽人姓何忘其名有名聞士也荆州辟爲別駕不就隱遁養志常至田舍人收穫在場上忽有一人長丈餘蕭疎單衣角巾來詣之翩翩舉其兩手並舞而來語何云君曾見韶舞不此是韶舞且舞且去何尋逐徑向一山山有穴纔容一人其人命入穴何亦隨之入初甚急前輒閒曠便失人見有良田數十頃何遂墾作以爲世業子孫至今賴之

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爲業緣溪行忘路遠近忽逢桃花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華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漁人姓黃名道眞）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彷彿若有光便捨舟從口入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曠空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見漁人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還家爲設酒殺雞作食村中人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難率妻子邑人至此絶境不復出

焉遂與外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具言所聞皆爲歎惋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爲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及郡乃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劉歆卽遣人隨之往尋向所誌不復得焉

南陽劉驎之字子驥好遊山水嘗採藥至衡山深入忘反見有一澗水水南有二石囷一閉一開水深廣不得渡欲還失道遇伐弓人問徑僅得還家或說囷中皆仙方靈藥及諸雜物驎之欲更尋索不復知處矣

長沙醴陵縣有小水有二人乘船取樵見岸下土穴中水逐流出有新斫木片逐流下深山中有人跡異之乃相謂曰可試如水中看何由爾一人便以笠自障入穴穴纔容人行數十步便開明朗然不異世間

平樂縣有山臨水巖間有兩目如人眼極大瞳子白黑分明名爲目巖

始興機山東有兩巖相向如鴟尾石室數十所經過皆聞有金石絲竹之響

中宿縣有貞女峽峽西岸水際有石如人形狀似女子是曰貞女父老相傳秦世有女數人取螺于此遇風雨晝昏而一女化爲此石

臨城縣南四十里有蓋山百許步有姑舒泉昔有舒女與父析薪於此泉女因坐牵挽不動乃還告家比還唯見清泉湛然女母曰吾女好音樂乃作弦歌泉涌洄流有朱鯉一雙今

人作樂嬉戲泉故涌出

搜神後記卷二

晉陶潛撰　明沈士龍胡震亨同校

吳舍人名猛字世雲有道術同縣鄒惠政迎猛夜於家中庭燒香忽有虎來抱政兒超籬去猛語云無所苦須臾當還虎去數十步忽然復送兒歸政遂精進乞爲好道士猛性至孝小兒時在父母傍臥時夏日多蚊虫而終不搖扇同宿人覺問其故答云懼蚊虫去噬我父母爾及父母終行服墓次蜀賊縱暴焚燒邑屋發掘墳壠民人迸竄猛在墓側號慟不去賊爲之感愴遂不犯

謝允從武當山還在桓宣武座有言及左元放爲曹公致鱸魚者允便云此可得爾求大瓮盛水朱書符投水中俄有一鯉魚鼓鬐水中

錢塘杜子恭有秘術嘗就人借瓜刀其主求之子恭曰當卽相還耳既而刀主行至嘉興有魚躍入船中破魚腹得瓜刀

太興中衡陽區純作鼠市四方丈餘開四門門有一木人縱四五鼠于中欲出門木人輒以手推之

晉大司馬桓溫字元子末年忽有一比丘尼失其名來自遠方投溫爲檀越尼才行不恒溫甚敬待居之門內尼每浴必至移時溫疑而窺之見尼裸身揮刀破腹出臟斷截身首支分臠切溫怪駭而還及至尼出浴室身形如常溫以實問尼答曰若逐凌君上形當如之時溫方謀問鼎聞之悵然故以戒懼終守臣

節尼後辭去不知所在

沛國有一士人姓周同生三子年將弱冠皆有聲無言忽有一客從門過因乞飲聞其兒聲問之曰此是何聲答曰是僕之子皆不能言客曰君可還內省過何以致此主人異其言知非常人良久出云都不憶有罪過客曰試更思幼時事入內食頃出語客曰記小兒時當牀上有燕巢中有三子其母從外得食哺三子皆出口受之積日如此試以指內巢中燕雛亦出口承受因取三薔茨各與食之既而皆死母還不見子悲鳴而去昔有此事今實悔之客聞言遂變爲道人之容曰君既自知悔罪今除矣言訖便聞其子言語周正忽不見此道人

天竺人佛圖澄永嘉四年來洛陽善誦神呪役使鬼神腹傍有一孔常以絮塞之每夜讀書則拔絮孔中出光照于一室平旦至流水側從孔中引出五臟六腑洗之訖還內腹中

石虎鄴中有一胡道人知呪術乘驢作估客于外國深山中行下有絕澗窅然無底忽有惡鬼偷牽此道人驢下入絕澗道人尋跡呪誓呼諸鬼王須臾即驢物如故

曇遊道人清苦沙門也剡縣有一家事蠱人噉其食飲無不吐血死遊嘗詣之主人下食遊依常呪願一雙蜈蚣長尺餘便於盤中跳走遊便飽食而歸安然無他

高悝家有鬼怪言語呵叱投擲內外不見人形

或器物自行再三發火巫祝厭劾而不能絕適値幸靈乃要之至門見符索甚多並取焚之惟據軒小坐而去其夕鬼怪即絕

趙固常乘一匹赤馬以戰征甚所愛重常繫所住齋前忽腹脹少時死郭璞從北過因往詣之門吏云將軍好馬甚愛惜今死盛懊惋璞便語門吏云可入通道吾能活此馬則必見我門吏聞之驚喜即啓固固踊躍令門吏走往迎之始交寒溫便問卿能活我馬乎璞曰我可活爾固忻喜即問須何方術璞云得卿同心健兒二三十人皆令持竹竿于此東行三十里當有丘陵林樹狀若社廟有此者便當以竹竿攪擾打拍之當得一物便急持歸既得此物馬便活矣於是左右驍勇之士五十人使去果如璞言得大叢林有一物似猴而非走出人共逐得便抱持歸此物遙見死馬便跳梁欲往璞令放之此物便自走往馬頭間噓吸其鼻良久馬起噴奮奔迅便不見此物固厚貲給璞得過江左

王文獻曾令郭璞筮己一年吉凶璞曰當有小不吉利可取廣州二大罌盛水置床張二角名曰鏡好以厭之至某時撒罌去水如此其災可消至日忘之尋失銅鏡不知所在後撤去水乃見所失鏡在於罌中罌口數寸鏡大尺餘王公復令璞筮鏡罌之意璞云撤罌違期故至此妖邪魅所爲無他故也使燒車輻而鏡立出

中興初郭璞每自爲卦知其凶終嘗行經建康栅塘逢一趨步少年甚寒便牽住脫絲布袍與之其人辭不受璞曰但取後自當知其人受而去及當死果此人行刑傍人皆爲求屬璞曰我託之久矣此人爲之歔欷哽咽行刑既畢此人乃說

高平郗超字嘉賓年二十餘得重病盧江杜不愆少就外祖郭璞學易卜頗有經驗超令試占之卦成不愆曰案卦言之卿所恙尋愈然宜于東北三十里上官姓家索其所養雄雉籠而絆之置東簷下却後九日景午日午時必當有野雌雉飛來與交合既畢雙飛去若如此不出二十日病都除又是休應年將八十位極人臣若但雌逝雄留者病一周方差年半八十名位亦失超時正羸篤慮命在旦夕笑而答曰若保八十之半便有餘矣一周病差何足爲淹然未之信或勸依其言索雄果得至景午日超臥南軒之下觀之至日晏果有雌雉飛入籠與雄雉交而去雄雉不動超歎息曰管郭之奇何以尚此超病逾年乃起至四十卒於中書郎

搜神後記卷二

搜神後記卷三

晉陶潛撰　明沈士龍胡震亨同校

程咸一作程武字咸休其母始懷咸夢老公投藥與之服此當生貴子晉武帝時歷位至侍中有名于世

袁眞在豫州遣女妓紀陵送阿薛阿郭阿馬三妓與桓宣武既至經時三人半夜共出庭前月下觀望有銅瓮水在其側忽見一流星夜從天直墮瓮中驚喜共視忽如二寸火珠沉於水底炯然明淨乃相謂曰此吉祥也當誰應之於是薛郭二人更以瓢杓接取並不得阿馬最後取星正入瓢中便飲之既而若有感焉俄而懷桓玄玄雖簒位不終而數年之中榮貴極矣

臨淮公荀序字休玄母華夫人憐愛過常年十歲從南臨歸經青草湖時正帆風駛序出塞郭忽落水比得下帆已行數十里洪波淼漫母撫膺遠望少頃見一掘頭船漁父以楫棹船如飛載序還之云送府君還葕後位至常伯長沙相故云府君也

盧陵巴丘人文晁一作周晁者世以田作爲業年常田數十頃家漸富晉太元初秋收已過刈穫都畢明旦至田禾悉復滿湛然如初即便更穫所獲盈倉於此遂爲巨富

上虞魏全家在縣北忽有一人著孝子服皂笠手巾掩口來詣全家語曰君有錢一千萬銅器亦如之大柳樹錢在其下取錢當得衛於君家大不吉僕尋爲君取此便去自爾出三十年遂不復來全家亦不取錢

元嘉元年建安郡山賊百餘人破郡治抄掠百姓資産子女遂入佛圖搜掠財貨先是諸供養具別封置一室賊破戸忽有蜜蜂數萬頭從衣簏出同時噬螫羣賊身首腫痛眼皆盲合先諸所掠皆棄而走

蔡裔有勇氣聲若雷震嘗有二偷兒入室裔拊牀一呼二盜俱殞

昔有一人與奴同時得腹瘕病治不能愈奴既死乃剖腹視之得一白鱉赤眼甚鮮明乃試以諸毒藥澆灌之并內藥於鱉口悉無所動乃係鱉於床脚忽有一客來看之乘一白馬既而馬溺濺鱉鱉乃惶駭欲疾走避溺因繫之不得去乃縮藏頭頸足焉病者察之謂其子曰吾病或可以救矣乃試取白馬溺以灌鱉上須臾便消成數升水病者乃頓服升餘白馬溺病豁然愈

太尉郗鑒字道徽鎮丹徒曾出獵時二月中蕨始生有一甲士折食一莖即覺心中淡淡或作澹澹欲吐因歸乃成心腹疼痛經半年許忽大吐吐出一赤蛇長尺餘尚活動搖乃掛著屋簷前汁稍稍出蛇漸焦小經一宿視之乃是一莖蕨猶昔之所食病遂除差

桓宣武時有一督將因時行病後虛熱更渴飲複茗必一斛二斗乃飽纔減升合便以爲不足非復一日家貧後有客造之正遇其飲複茗亦先聞世有此病仍令更進五升乃大吐有一物出如升大有口形質縮縐狀如牛肚客乃令置之於盆中以一斛二斗複茗澆之此物翕之都盡而止覺小脹又加五升便悉混然從口中涌出既吐此物其病遂差或問之此何病答云此病名斛二或作二斛瘕

桓哲字明期居豫章時梅玄龍爲太守先已病矣哲往省之語梅云吾昨夜忽夢見作卒迎卿來作泰山府君梅聞之愕然曰吾亦夢見卿爲卒着喪衣來迎我經數日復同夢如前云二十八日當拜至二十七日晡時桓忽中惡腹滿就梅索麝香丸梅聞便令作凶具二十七日桓便亡二十八日而梅卒

平原華歆字子魚爲諸生時常宿人門外主人婦夜產有頃兩吏來詣其門便相向辟易欲退卻相謂曰公在此因踟蹰良久一吏曰籍當定奈何得住乃前向子魚拜相將入出並行共語曰當與幾歲一人云當與三歲天明子魚去後欲驗其事至三歲故往視兒消息果三歲已死乃自喜曰我固當公後果爲太尉

宋時有一人忘其姓氏與婦同寢天曉婦起出後其夫尋亦出外婦還見其夫猶在被中眠須臾奴子自外來云郎求鏡婦以奴詐乃指床上以示奴奴云適從郎閒來於是白馳其夫夫大愕便入與婦共視被中人高枕安寢正是其形了無一異慮是其神魂不敢驚動

乃共以手徐徐撫床遂冉冉入席而滅夫婦悵悵不已少時夫忽得疾性理乖錯終身不愈

董壽之被誅其家尚未知妻夜坐忽見壽之居其側歎息不已妻問夜間何得而歸壽之都不應答有頃出門繞雞籠而行籠中雞驚叫妻疑有異持火出戶視之見血數升而壽之失所在遂以告姑因與大小號哭知有變及晨果得凶問

宋時有諸生遠學其父母燃火夜作兒忽至前歎息曰今我但魂爾非復生人父母問之兒曰此月初病以今日某時亡今在瑯邪任子成家明日當殮來迎父母父母曰去此千里雖復顛倒那得及汝兒曰外有車乘但乘之自得至矣父母從之上車忽若睡比雞鳴已至所在視其駕乘但魂車木馬遂與主人相見臨兒悲哀問其疾消息如言

搜神後記卷四

晉陶潛撰　明沈士龍胡震亨同校

晉時東平馮孝將為廣州太守兒名馬子年二十餘獨臥廄中夜夢見一女子年十八九言我是前太守北海徐玄方女不幸蚤亡亡來今已四年為鬼所枉殺案生錄當八十餘聽我更生要當有依馬子乃得生活又應為君妻能從所委見救活不馬子答曰可爾乃與馬子剋期當出至期日床前地頭髮正與地平令人掃去則愈分明始悟是所夢見者遂屏除左右人便漸漸額出次頭面出又次肩項形體頓出馬子便令坐對榻上陳說語言奇妙非常遂與馬子寢息每誡云我尚虛爾即問何時得出答曰出當得本命生日尚未至遂往廄中言語聲音人皆聞之女計生日至乃具教馬子出已養之方法語畢辭去馬子從其言至日以丹雄雞一隻黍飯一盤清酒一升醊其喪前去廄十餘步祭訖掘棺出開視女身體貌全如故徐徐抱出著氈帳中唯心下微煖口有氣息令婢四人守養護之常以青羊乳汁瀝其兩眼漸漸能開口能咽粥既而能語二百日中持杖起行一期之後顏色肌膚氣力悉復如常乃遣報徐氏上下盡來選吉日下禮聘為夫婦生二兒一女長男字元慶永嘉初為秘書郎中小男字敬度作太傅掾女適濟南劉子彥徵士延世之孫云

干寶字令升其先新蔡人父瑩有嬖妾母至妬寶父葬時因生推婢著藏中寶兄弟年小不之審也經十年而母喪開墓見其妾伏棺上衣服如生就視猶煖漸漸有氣息輿還家終日而蘇云寶父常致飲食與之寢接恩情如生家中吉凶輒語之校之悉驗平復數年後方卒寶兄嘗病氣絕積日不冷後遂寤云見天地間鬼神事如夢覺不自知死

晉太元中北地人陳良與沛國劉舒友善又與同郡李焉共為商賈後大得利焉殺良取物死十許日良忽蘇活得歸家說死時見友人劉舒舒久已亡謂良曰去年春社日祠祀家中鬬爭吾實忿之作一兕於庭前鄉歸豈能為我說此耶良故往報舒家其怪亦絕乃詣官疏李焉而伏罪

襄陽李除中時氣死其婦守尸至於三更崛然起坐搏婦臂上金釧甚遽婦因助脫既手執之還死婦伺察之至曉心中更煖漸漸得蘇既活云為吏將去比伴甚多見有行貨得免者乃許吏金釧吏令還故歸取以與吏吏得釧便放令還見吏取釧去後數日不知猶在婦衣內婦不敢復著依事呪埋

郯茂病亡殯殮訖未得葬忽然婦及家人夢茂云已未應死偶悶絕爾可開棺出我燒車釭以熨頭頂如言乃活

晉時武都太守李仲文在郡喪女年十八權假葬郡城北有張世之代為郡世之男字子長

年二十侍從在廐中夜夢一女年可十七八顏色不常自言前府君女不幸早亡會今當更生心相愛樂故來相就如此五六夕忽然晝見衣服薰香殊絕遂爲夫妻寢息衣皆有汚如處女焉後仲文遣婢視女墓因過世之婦相聞入廐中見此女一隻履在子長牀下取之啼泣呼言發冢持履歸以示仲文仲文驚愕遣問世之君兒何由得亡女履耶世之呼問兒具道本末李張並謂可怪發棺視之女體已生肉姿顏如故右脚有履左脚無也自爾之後遂死肉爛不得生萬恨之心當復何言涕泣

晉時尋陽縣北山中蠻人有術能使人化作虎毛色爪牙悉如眞虎鄉人（畛字上一多餘字）周眕有一奴使入山伐薪奴有婦及妹亦與俱行既至山奴語二人云汝且上高樹視我所爲如其言旣而入草須臾見一大黃斑虎從草中出奮迅吼喚甚可畏怖二人大駭良久還草中少時復還爲人語二人云歸家愼勿道後遂向等輩說之周尋復知乃以醇酒飲之令熟醉使人解其衣服及身體事事詳悉了無他異唯於髻髮中得一紙畫作大虎虎邊有符周密取錄之奴既醒喚問之見事已露遂具說本末云先嘗于蠻中告糴有蠻師云有此術乃以三尺布數升米糈一赤雄雞一升酒授得此法

搜神後記卷五

晉陶潛撰　明沈士龍胡震亨同校

晉安帝時侯官人謝端少喪父母無有親屬爲鄰人所養至年十七八恭謹自守不履非法始出居未有妻鄰人共愍念之規爲娶婦未得端夜臥早起躬耕力作不舍晝夜後於邑下得一大螺如三升壺以爲異物取以歸貯甕中畜之十數日端每早至野還見其戶中有飯飲湯火如有人爲者端謂鄰人爲之惠也數日如此便往謝鄰人鄰人曰吾初不爲是何見謝也端又以鄰人不喻其意然數爾如此後更實問鄰人笑曰卿已自取婦密著室中炊爨而言吾爲之炊耶端默然心疑不知其故後以雞鳴出去平早潛歸於籬外竊窺其家中見一少女從甕中出至竈下燃火端便入門徑至甕所視螺但見女乃到竈下問之曰新婦從何所來而相爲炊女大惶惑欲還甕中不能得去答曰我天漢中白水素女也天帝哀卿少孤恭愼自守故使我權爲守舍炊烹十年之中使卿居富得婦自當還去而卿無故竊相窺掩吾形已見不宜復留當相委去雖然爾後自當少差勤於田作漁採治生留此殼去以貯米穀亦可不乏端請留終不肯時天忽風雨翕然而去端爲立神座時節祭祀居常饒足不致大富耳於是鄉人以女妻之後仕至令長云今道中素女祠是也

晉太康中謝家沙門竺曇遂年二十餘白皙端正流俗沙門常行經清溪廟前過因入廟中看暮歸夢一婦人來語云君當來作我廟中神不復久曇遂夢問婦人是誰婦人云我是清溪廟中姑如此一月許便病臨死謂同學年少曰我無福亦無大罪死乃當作清溪廟神諸君行便可過看之旣死後諸年少道人詣其廟旣至便靈語相勞問聲音如昔時臨去云久不聞唄聲思一聞之其伴慧觀便爲作唄訖其神猶唱讚語云岐路之訣尚有悽愴況此之乖形神分散窈冥之歎情何可言既而歔欷不自勝諸道人等皆爲流涕

王導子悅爲中書郎導夢人以百萬錢買悅導潛爲祈禱者備矣尋掘地得錢百萬意甚惡之一一皆藏閉及悅疾篤導憂念特至積日不食忽見一人形狀甚偉被甲持刀問是何人曰僕蔣侯也公兒不佳欲爲請命故來爾公勿復憂導因與之食遂至數升食畢勃然謂導曰中書命盡非可救也言訖不見悅亦殞絕

會稽鄮（音衍）縣東野有女子姓吳字望子路忽見一貴人儼然端坐即蔣侯象也因擲兩橘與之數數形見遂隆情好望子心有所欲輒空中得之常思鱠一雙鯉自空而至

孫恩作逆時吳興分亂一男子忽急突入蔣侯廟始入門木像彎弓射之卽卒行人及守廟者無不皆見

晉太元中樂安高衡爲魏郡太守戍石頭其孫雅之在廄中云有神來降自稱白頭公拄杖光輝照屋（白頭公白玉也）與雅之輕舉宵行暮至京口來還後雅之父子爲桓玄所殺

永和中義興人姓周出都乘馬從兩人行未至村日暮道邊有一新草小屋一女子出門年可十六七姿容端正衣服鮮潔望見周過謂曰日已向暮前村尚遠臨賀詎得至周便求寄宿此女爲燃火作食向一更中聞外有小兒喚阿香聲女應諾尋云官喚汝推雷車女乃辭行云今有事當去夜遂大雷雨向曉女還周既上馬看昨所宿處止見一新冢冢口有馬尿及餘草周甚驚惋後五年果作臨賀太守

豫章人劉廣（劉或作王）年少未婚至田舍見一女子云我是何參軍女年十四而天爲西王母所養使與下土人交廣與之纏綿其日於席下得手巾裹雞舌香其母取巾燒之乃是火浣布

桓大司馬從南州還拜簡文皇帝陵左右覺其有異既登車謂從者曰先帝向遂靈見既不述帝所言故衆莫之知但見將拜時頻言臣不敢而已又問左右殷涓形貌有人答涓爲人肥短黑色甚醜桓云向亦見在帝側形亦如此意惡之遂遇疾未幾而薨

搜神後記卷六

晉陶潛撰　明沈士龍胡震亨同校

漢時會稽句章人至東野還暮不及至家見路旁小屋燃火因投宿止有一少女不欲與丈夫共宿呼鄰人家女自伴夜共彈箜篌問其姓名女不答彈弦而歌曰連綿葛上藤一綏（或作緩）復一緬欲知我姓名姓陳名阿登明至東郭外有賣食母在肆中此人寄坐因說昨所見母聞阿登驚曰此是我女近亡葬於郭外

漢時諸暨縣吏吳詳者憚役委頓將投窟深山行至一溪日欲暮見年少女子來衣甚端正女曰我一身獨居又無隣里唯有一孤嫗相去十餘步爾詳聞甚悅便即隨去行一里餘即至女家家甚貧陋爲詳設食至一更竟忽聞一嫗喚云張姑子女應曰喏詳問是誰答云向所道孤獨嫗也二人共寢息至曉雞鳴詳去二情相戀女以紫手巾贈詳詳以布手巾報之行至昨所應處過溪其夜大水暴溢深不可涉乃迴向女家都不見昨處但有一冢爾

盧江箏笛浦浦有大船覆在水中云是曹公船船嘗有漁人夜宿其旁以船繫之但聞箏笛絃節之聲及香氣氤氳漁人又夢人驅遣云勿近官船此人驚覺即移船去相傳云曹公載數妓船覆於此今猶存焉

盧充獵見獐便射中之隨逐不覺遠忽見一里

門如府舍問鈴下鈴下對曰崔少府府也進見少府少府語充曰尊府君爲索小女婚故相迎耳三日婚畢以車送充至家母問之具以狀對既與崔別後四年之三月三日充臨水戲遇見水邊有犢車乃往開車戶見崔女與三歲兒共載情意如初抱兒還充又與金鋺而別

王伯陽家在京口宅東有大冢相傳云是魯肅墓伯陽婦郗鑒兄女也喪亡王平其冢以葬後數年伯陽白日在廳事忽見一貴人乘平肩輿與侍從數百人馬皆浴鐵徑來坐謂伯陽曰我是魯子敬安冢在此二百許年君何故毀壞吾冢因顧左右何不舉手左右牽伯陽下床乃以刀環擊之數百而去登時絕死良久復蘇被擊處皆發疽潰尋便死一說王伯陽亡其子營墓得一漆棺移至南岡夜夢肅怒云當殺汝父尋復夢見伯陽云魯肅與吾爭墓若不如我不復得還後於靈座褥上見血數升疑魯肅之故也墓今在長廣橋東一里

承儉者東莞人病亡葬本縣界後十年忽夜與其縣令夢云沒故民承儉人今見劫明府急見救令便敕內外裝束作百人仗便令馳馬往冢上日已向出天忽大霧對面不相見但聞冢中啕啕破棺聲有二人墳上望霧暝不見人往令既至百人同聲大叫收得冢中三人墳上二人遂得逃走棺未壞令即使人修

復之其夜令又夢徐云二人雖得走民悉誌之一人面上有青誌如藿葉一人斷其前兩齒折明府但案此尋覓自得也令從其言追捕並擒獲

荊州刺史殷仲堪布衣時在丹徒忽夢見一人自說己是上虞人死亡浮喪飄流江中明日當至君有濟物之仁豈能見移著高燥處則恩及枯骨矣殷明日與諸人共江上看果見一棺逐水流下飄飄至殷坐處令人牽取題如所夢即移著岡上酹以酒飰是夕又夢此人來謝恩

晉升平中徐州刺史索遜乘船往晉陵會闇發廻河行數里有人求索寄載云我家在韓冢脚痛不能行寄君船去四更守至韓冢此人便去遜遣人牽船過一渡施力殊不便罵此人曰我數里載汝來徑去不與人牽船欲與痛手此人便還與牽不覺用力而得渡人便徑入諸冢間遜疑非人使竊尋看此人經冢間便不復見須臾復出至一冢呼曰載公有出應者此人云我向載人船來不與共牽奴便欲打我今當往報之欲暫借甘羅來載公曰壞我甘羅不可得此人云無所苦我試之耳遜聞此即還船須臾岸上有物來赤如百斛篅長二丈許徑來向船遜便大呼奴載我船不與我牽不得痛手方便載公甘羅今欲擊我我今日即打壞奴甘羅言訖忽然便失於是遂進

晉元熙中上黨馮述為相府吏將假歸虎牢忽逢四人各持繩及杖來赴述述策馬避馬不肯進四人各捉馬一足倏然便到河上問述欲渡否述曰水深不測既無舟檝如何得渡君正欲見殺爾四人云不相殺當持君赴官遂復捉馬脚涉河而北述但聞波浪聲而不覺水垂至岸四人相謂曰此人不淨那得將去時述有弟喪服深恐鬼離之便當溺水死乃鞭馬作勢徑得登岸述辭謝曰既蒙恩德何敢復煩勞

安豐侯王戎字濬沖瑯邪臨沂人也嘗赴人家殯殮主人治棺未竟送者悉入廳事上安豐在車中臥忽見空中有一異物如烏熟視轉大漸近見一乘赤馬車一人在中著幘赤衣手持一斧至地下車徑入王車中廻几容之謂王曰君神明清照物無隱情亦有事故來相從然當為君一言凡人家殯殮葬送苟非至親不可急往良不獲已可乘赤車令髯奴御之及乘白馬則可禳之因謂戎君當致位三公語良久主人內棺當殯衆客悉入此鬼亦入既入戶鬼便持斧行棺牆上有一親趨棺欲與亡人訣鬼便以斧正打其額即倒地左右扶出鬼於棺上視戎而笑衆悉見鬼持斧而出

李子豫少善醫方當代稱其通靈許永為豫州刺史鎮歷陽其弟得病心腹疼痛十餘年殆死忽一夜聞屏風後有鬼謂腹中鬼曰何不速殺之不然李子豫當從此過以赤丸打汝汝其死矣腹中鬼對曰吾不畏之及旦許永遂使人候子豫果來未入門病者自聞中有呻吟聲及子豫入視曰鬼病也遂於巾箱中出八毒赤丸子與服之須臾腹中雷鳴彭轉大利數行遂差今八毒丸方是也

宋元嘉十四年廣陵盛道兒亡託孤女於婦弟申翼之服闋翼之以其女嫁北鄉嚴齊息寒門也豈其禮娶始成婚道兒忽空中怒曰吾喘唾之氣舉門戶以相託如何昧利忘義結婚微族翼之乃大惶愧

晉淮南胡茂回能見鬼雖不喜見而不可止後行至揚州還歷陽城東有神祠中正值民將巫祝祀之至須臾頃有羣鬼相叱曰上官來各迸走出祠去廻顧見二沙門來入祠中諸鬼兩兩三三相抱持在祠邊草中伺望望見沙門皆有怖懼須臾二沙門去後諸鬼皆還祠中回於是信佛遂精誠奉事

有一傖小兒放牛野中伴輩數人見一鬼依諸叢草間處處設網欲以捕人設網後未竟傖小兒竊取前網仍以罨捕即縛得鬼

廬江杜謙為諸暨令縣西山下有一鬼長三丈著豬衣衿在褶在草中拍張又脫褶擲草上作懊惱歌百姓皆看之

會稽朱弼為國郎中令營立第舍未成而卒同郡謝子木代其事以弼死亡乃簿書多張功貲長百餘萬以其贓誣弼而實自入子木夜

寂忽聞有人道弼姓字者俄頃而到子木堂前謂之曰卿以枯骨腐專可得諲當以某日夜更與對証言終忽然不見

夏侯綜爲安西叅軍常見鬼騎馬滿道與人無異常與人載行忽牽人語指道上一小兒云此兒正須大病須臾此兒果病殆死其母聞之詰綜綜云無他此兒向於道中擲塗誤中一鬼脚鬼怒故病汝兒爾得以酒飯遺鬼即差母如言而愈

順陽范啓母喪當葬前母墓在順陽往視之既至而墳壠雜沓難可識别不知何許袁彦仁時爲豫州往看之因云聞有一人見鬼范即如言令物色覓之比至云墓中一人衣服顔狀如此即開墓棺物皆爛冢中灰壤深尺餘意甚疑之試令人以足撥灰中土冀得舊物果得一塼銘云范堅之妻然後信之

沙門竺法師會稽人也與北中郎王坦之周旋甚厚每共論死生罪福報應之事茫昧難明因便共要若有先死者當相報語後經年王於廟中忽見法師來曰貧道以某月日命故罪福皆不虚應若影響檀越惟當勤修道德以升躋神明耳先與君要先死者相報故來相語言訖忽然不見坦之尋亦卒

樂安劉池苟家在夏口忽有一鬼來住劉家初因闇彷彿見形如人著白布袴自爾後數日一來不復隱形便不去喜偷食不以爲患然且難之初不敢呵罵吉翼子者强梁不信鬼

至劉家謂主人曰卿家鬼何在喚來今爲卿罵之即聞屋梁作聲時大有客共仰視便紛紜擲一物下正著翼子面視之乃主人家婦女褻衣惡猶著焉衆共大笑爲樂吉大慚洗面而去有人語劉此鬼偷食乃食盡必有形之物可以毒藥中之劉即於他家煑冶葛取二升汁密齎還家向夜舉家作粥糜食餘一甌因瀉葛汁著中置於几上以盆覆之人定後聞鬼從外來發盆啖糜既訖便擲破甌走去須臾間在屋頭吐嗔怒非常便棒劉先已防備與鬭亦不敢入至四更中然後遂絕

搜神後記卷七

晉陶潛撰　明沈士龍胡震亨同校

廬陵巴丘人陳濟者作州吏其婦秦獨在家常有一丈夫長丈餘儀容端正著絳碧袍采色炫耀來從之後常相期於一山澗間至於寢處不覺有人道相感接如是數年比隣人觀其所至輒有虹見秦至水側丈夫以金瓶引水共飲後遂有身生而如人多肉濟假還秦懼見之乃納兒著甕中此丈夫以金瓶與之令覆兒云兒小未可得將去不須作衣我自衣之即與絳囊以裹之令可時出與乳於時風雨暝晦鄰人見虹下其庭化爲丈夫復少時將兒去亦風雨暝晦人見二虹出其家數年而來省母後秦適田見二虹于澗畏之須臾見丈夫云是我無所畏也從此乃絕

宋元嘉初富陽人姓王於窮瀆中作蟹斷旦往觀之見一材長二尺許在斷中而斷裂開蟹出都盡乃修治斷出材岸上明往視之材復在斷中斷敗如前王又治斷出材明晨視所見如初王疑此材妖異乃取内蟹籠中繫頭擔歸云至家當斧斫燃之未至家二三里聞籠中倅倅動轉頭顧視見向材頭變成一物人面猴身一身一足語王曰我性嗜蟹比日實入水破君蟹斷入斷食蟹相負已爾望君見恕開籠出我我是山神當相佑助并令斷得大蟹王曰汝此暴人前後非一罪自應死此物種類專請包放王迴顧不應物曰君何

姓名我欲知之頻問不已王遂不答去家轉近物曰旣不放我又不告我姓名當復何計但應就死耳王至家熾火焚之後寂然無復聲土俗謂之山𤢖云知人姓名則能中傷人所以勤勤問王欲害人自免

劉聰僞建元元年正月平陽地震其崇明觀陷爲池水赤如血赤氣至天有赤龍奮迅而去流星起於牽牛入紫微龍形委蛇其光照地落於平陽北十里視之則肉臭聞于平陽長三十步廣二十七步肉旁常有哭聲晝夜不止數日聰后劉氏產一蛇一獸各害人而走尋之不得頃之見於隕肉之旁俄而劉氏死哭聲自絶

晉中興後譙郡周子文家在晉陵少時喜射獵常入山忽山岫間有一人長五六丈手捉弓箭箭鏑頭廣二尺許白如霜雪忽出聲喚曰阿鼠（子文小字）子文不覺應曰喏此人便牽弓滿鏑向子文子文便失魂厭伏

晉孝武世宣城人秦精常入武昌山中採茗忽遇一人身長丈餘遍體皆毛從山北來精見之大怖自謂必死毛人徑牽其臂將至山曲入大叢茗處放之便去精因採茗須臾復來乃探懷中二十枚橘與精甘美異常精甚怪負茗而歸

會稽盛逸常晨興路未有行人見門外柳樹上有一人長二尺衣朱衣冠冕俯以舌舐樹葉上露良久忽見逸神意驚遽卽隱不見

宋永初三年謝南康家婢行逢一黑狗語婢云汝看我背後婢舉頭見一人長三尺有兩頭婢驚怖返走人狗亦隨婢後至家庭中舉家避走婢問狗汝來何爲狗云欲乞食爾於是婢爲設食並食訖兩頭人出婢因謂狗曰人已去矣狗曰正已復來良久乃沒不知所在後家人死喪殆盡

宋襄城李頤其父爲人不信妖邪有一宅由來凶不可居居者輒死父便買居之多年安吉子孫昌熾爲二千石當徙家之官臨去請會內外親戚酒食旣行父乃言曰天下竟有吉凶否此宅由來言凶自吾居之多年安吉乃得遷官鬼爲何在自今已後便爲吉宅居者住止心無所嫌也語訖如廁須臾見壁中有一物如卷席大高五尺許正白便還取刀中之中斷化爲兩人復橫斫之又成四人便奪取刀反斫殺李持至坐上斫殺其子弟凡姓李者必死惟異姓無他頤尚幼在抱家內知變乳母抱出後門藏他家止其一身獲免頤字景眞位至湘東太守

宋王仲文爲河南郡主簿居緱氏縣北得休因晚行澤中見車後有白狗仲文甚愛之欲取之忽變形如人狀似方相目赤如火磋牙吐舌甚可憎惡仲文大怖與奴共擊之不勝而走告家人合十餘人持刀捉火自來視之不知所在月餘仲文忽復見之與奴並走未到家伏地俱死

搜神後記卷八

晉陶潛撰　明沈士龍胡震亨同校

王機爲廣州刺史入廁忽見二人著烏衣與機相捍良久擒之得二物似烏鴨以問鮑靚靚曰此物不祥機焚之徑飛上天尋誅死

晉義熙中烏傷葛輝夫在婦家宿三更後有兩人把火至堦前疑是凶人往打之欲下杖悉變成蝴蝶繽紛飛散有衝輝夫腋下便倒地少時死

諸葛長民富貴後常一月中輒十數夜眠中驚起跳踉如與人相打毛修之嘗與同宿見之驚愕問其故答曰正見一物甚黑而有毛腳不分明奇健非我無以制之也後來轉數屋中柱及椽桷間悉見有蛇頭令人以刀懸斫應刃隱藏去輒復出又擣衣杵相與語如人莘不可解於壁見有巨手長七八尺臂大數圍令斫之忽然不見未幾伏誅

新野庾崇母病兄弟三人悉在侍疾白日常燃火忽見帳帶自卷自舒如此數四須臾間床前聞狗聲異常舉家共視了不見狗見一死人頭在地頭猶有髮兩眼尚動甚可憎惡其家怖懼乃不持出門卽於後園中瘞之明日往視乃出土上兩眼猶爾卽又埋之後日復出乃以塼頭合埋之遂不復出他日其母便亡

王綏字彥猷其家夜中梁上無故有人頭墮于床而流血滂沱俄拜荊州刺史坐父愉之謀

與弟納並被誅

晉永嘉五年張詠一作榮爲高平戍邏主時曹嶷賊寇離亂人民皆塢壘自保固見山中火起飛埃絕焰十餘丈樹顛火焱響動山谷又聞人馬鎧甲聲謂嶷賊上人皆惶恐並戒嚴出將欲擊之乃引騎到山下無有人但見碎火來灑人袍鎧馬毛鬣皆燒於是軍人走還明日往視山中無燃火處惟見髑髏百頭布散在山中

新野趙貞家園中種葱未經抽拔忽一日盡縮入地後經歲餘貞之兄弟相次分散

吳聶友字文悌豫章新淦古暗切人少時貧賤常好射獵夜照見一白鹿射中之明尋蹤血既盡不知所在且已飢困便臥一梓樹下仰見射箭著樹枝上視之乃是昨所射箭怪其如此於是還家齎糧率子弟持斧以伐之樹微有血遂裁截爲板二枚牽著陂塘中板常沉沒然時復浮出出家輒有吉慶每欲迎賓客常乘此板忽於中流欲沒客大懼友呵之還復浮出仕宦大如願位至丹陽太守在郡經年板忽隨至石頭外司白云濤中板入石頭來友驚曰板來必有意即解職歸家下船便閉戶二板挾兩邊一日即至豫章爾後板出便反爲凶禍家大轗軻今新淦北二十里餘曰封溪有聶友截梓樹板濤牂柯處有梓樹今猶存乃聶友向日所栽枝葉皆向下生

搜神後記卷八

搜神後記卷九

晉陶潛撰　明沈士龍胡震亨同校

錢塘人姓杜船行時大雪日暮有女子素衣來岸上杜曰何不入船遂相調戲杜閤船載之後成白鷺飛去杜惡之便病死

丹陽人沈宗在縣治下以卜爲業義熙中左將軍檀侯鎮姑熟好獵以格虎爲事忽有一人著皮袴乘馬從一人亦著皮袴以紙裹十餘錢來詣宗卜云西去覓食好東去覓食好宗爲作卦卦成告之東向吉西向不利因就宗乞飲內口著甌中狀如牛飲既出東行百餘步從者及馬皆化爲虎自此以後虎暴非常

晉升平中有人入山射鹿忽墮一坎窅然深絕內有數頭熊子須臾有一大熊來瞪視此人人謂必以害己良久出藏果分與諸子末後作一分置此人前此人飢甚於是冒死取啖之既而轉相狎習熊母每旦出覓果食還輒分此人賴以延命熊子後大其母一一負之而出子既盡人分死坎中窮無出路熊母尋復還入坐人邊人解其意便抱熊足於是躍出竟得無他

淮南陳氏於田中種豆忽見二女子姿色甚美著紫纈襦青裙天雨而衣不濕其壁先掛一銅鏡鏡中見二鹿遂以刀斫獲之以爲脯

晉太元中丁零王翟昭後宮養一獼猴在妓女房前前後妓女同時懷妊各產子三頭出便跳躍昭方知是猴所爲乃殺猴及子妓女同時號哭昭問之云初見一年少著黃練單衣白紗帢甚可愛笑語如人

會稽句章民張然滯役在都經年不得歸家有少婦無子惟與一奴守舍婦遂與奴私通然在都養一狗甚快名曰烏龍常以自隨後假歸婦與奴謀欲得殺然然及婦作飯食共坐下食婦語然與君當大別離君可強啖然未得啖奴已張弓拔矢當戶須然食畢然涕泣不食乃以盤中肉及飯擲狗祝曰養汝數年吾當將死汝能救我否狗得食不啖惟注睛舐唇視奴然亦覺之奴催食轉急然決計拍膝大呼曰烏龍與手狗應聲傷奴奴失刀杖倒地狗咋其陰然因取刀殺奴以婦付縣殺之

晉太和中廣陵人楊生養一狗甚愛憐之行止與俱後生飲酒醉行大澤草中眠不能動時方冬月燎原風勢極盛狗乃周章號喚生醉不覺前有一坑水狗便走往水中還以身灑生左右草上如此數次周旋跬步草皆沾濕火至免焚生醒方見之爾後生因暗行墮于空井中狗呻吟徹曉有人經過惟此狗向井號往視見生生曰君可出我當有厚報人曰以此狗見與便當相出生曰此狗曾活我已死不得相與餘即無惜人曰若爾便不相出狗因下頭目井生知其意乃語路人云以狗相與人即出之繫之而去卻後五日狗夜走歸

吾穆哀之世領軍司馬濟陽蔡詠家狗夜輙羣衆相吠往視便伏後日使人夜伺有一狗著黃衣白帢長五六尺衆狗共吠之尋迹定是詠家老黃狗卽打殺之吠乃止

代郡張平者苻堅時爲賊帥自號并州刺史養一狗名曰飛鷰形若小驢忽夜上廳事屋上行行聲如平常未經年果爲鮮卑所逐敗走降苻堅未幾便死

太叔王氏後娶庾氏女年少色美王年六十常宿外婦深無忻後忽一夕見王還燕婉兼常晝坐因共食奴從外來見之大驚以白王王遽入僞者亦出二人交會中庭俱著白帢衣服形貌如一眞者便先舉杖打僞者僞者亦報打之二人各勑子弟令與手王兒乃突前痛打是一黃狗遂打殺之王時爲會稽府佐門士云恒見一老黃狗自東而來其婦大恥病死

林慮山下有一亭人每過此宿者輙病死云嘗有十餘人男女雜合衣或白或黃輙蒲博相戲時有郅伯夷者宿于此亭明燭而坐誦經至中夜忽有十餘人來與伯夷並坐蒲博伯夷密以燭照之乃是羣犬因執燭起陽誤以燭燒其衣作燃毛氣伯夷懷刀捉一人刺之初作人喚遂死成犬餘悉走去

顧霈者吳之豪士也曾送客于昇平亭時有一沙門在座是流俗道人主人欲殺一羊羊絕繩便走來投入此道人膝中穿頭向袈裟下

道人不能救卽將去殺之旣行炙主人便先割以啖道人道人食炙下喉覺炙行走皮中毒痛不可忍呼醫來針之以數針貫其炙炙猶動搖乃破出視之故是一臠肉耳道人於此得疾遂作羊鳴吐沫還寺少時卒

吳郡顧旃獵至一崗忽聞人語聲云咄咄今年衰乃與衆尋覓崗頂有一穽是古時冢見一老狐蹲冢中前有一卷簿書老狐對書屈指有所計校乃放犬咋殺之取視簿書悉是姦人女名已經姦者乃以朱鉤頭所疏名有百數旃女正在簿次

襄陽習鑿齒字彥威爲荊州主簿從桓宣武出獵時大雪於江陵城西見草上雪氣出伺觀見一黃物射之應箭死往取乃一老雄狐腳上帶絳綾香囊

宋酒泉郡每太守到官無幾輙死後有渤海陳斐見授此郡憂恐不樂就卜者占其吉凶卜者曰遠諸侯放伯裘能解此則無憂斐不解此語答曰君去自當解之斐旣到官侍衛有張侯直醫有王侯卒有史侯董侯等斐心悟曰此謂諸侯乃遠之卽臥思放伯裘之義不知何謂至夜半後有物來斐被上斐覺以被冐取之物遂跳踉訇訇作聲外人聞持火入欲殺之魅乃言曰我實無惡意但欲試府君耳能一相赦當深報君恩斐曰汝爲何物而忽于犯太守魅曰我本千歲狐也今變爲魅垂化爲神而正觸府君威怒甚遭困厄我字伯裘若府君有急難但呼我字便當自解斐乃喜曰眞放伯裘之義也卽便放之小開被忽然有光赤如電從戶出明夜有敲門者斐問是誰答曰伯裘問來何爲答曰白事問曰何事答曰北界有賊奴發也斐按發則驗每事先以語斐於是境界無毫髮之奸而咸曰聖府君後經月餘主簿李音共斐侍婢私通旣而懼爲伯裘所白遂與諸侯謀殺斐伺傍無人便與諸侯持杖直入欲格殺之斐惶怖卽呼伯裘求救我卽有物如伸一疋絳剨然作声音侯伏地失魂乃以次縛取考詢皆服云斐未到官音已懼失权與諸侯謀殺斐會諸侯見斥事不成斐卽殺音等伯裘乃謝斐曰未及白音姦情乃爲府君所召雖效微力猶用慚惶後月餘與斐辭曰今後當上天去不得復與府君相往來也遂去不見

搜神後記卷九

搜神後記卷十

晉陶潛撰　明沈士龍胡震亨同校

長沙有人忘其姓名家住江邊有女子渚次澣衣覺身中有異後不以爲患遂姙身生三物皆如鮧(音提)魚女以已所生甚憐異之乃著澡盤水中養之經三月此物遂大乃是蛟子各有字大者爲當洪次者爲破阻小者爲撲岸天暴雨水三蛟一時俱去遂失所在後天欲雨此物輒來女亦知其當來便出望之蛟子亦舉頭望母良久方去經年後女亡三蛟子一時俱至墓所哭之經日乃去聞其哭聲狀如狗嗥

安城平都縣尹氏居在郡東十里日黃村尹佃舍在焉元嘉二十三年六月中尹兒年十三守舍見一人年可二十許騎白馬張繖及從者四人衣並黃色從東方而來至門呼尹兒來暫寄息因入舍中庭下坐床一人捉繖覆之尹兒看其衣悉無縫馬五色斑似鱗甲而無毛有頃雨氣至此人上馬去廻顧尹兒曰明日當更來尹兒觀其去西行躡虛而漸升須臾雲氣四合白晝爲之晦暝明日大水暴出山谷沸涌丘壑淼漫將淹尹舍忽見大蛟長三丈餘盤屈庇其舍焉

武昌虬山有龍穴居人每見神虬飛翔出入歲旱禱之卽雨後人築塘其下曰虬塘

吳興人章苟者五月中於田中耕以飯置菰裏每晚取食飯亦已盡如此非一後伺之見一

大蛇偷食苟遂以鍫斫之蛇便走去苟逐之至一坂有穴便入穴但聞啼聲云斫傷我某甲或言當何如或云付雷公令霹靂殺奴須臾雲雨冥合霹靂覆苟上苟乃跳梁大罵曰天使我貧窮展力耕墾蛇來偷食罪當在蛇反更霹靂我耶乃無知雷公也雷公若來吾當以鍫斫汝腹須臾雲雨漸散轉霹靂向蛇穴中蛇死者數十

吳末臨海人入山射獵爲舍住夜中有一人長一丈著黃衣白帶徑來謂射人曰我有讐剋明日當戰君可見助當厚相報射人曰自可助君耳何用謝爲答曰明日食時君可出溪邊敵從北來我南往應白帶者我黃帶者彼射人許之明出果聞岸北有聲狀如風雨草木四靡視南亦爾唯見二大蛇長十餘丈於溪中相遇便相盤繞白蛇勢弱射人因引弩射之黃蛇卽死日將暮復見昨人來辭謝云住此一年獵明年以去愼勿復來來必爲禍射人曰善逐停一年獵所獲甚多家至巨富數年後忽憶先所獲多乃忘前言復更往獵見先白帶人告曰我語君勿復更來不能見用讐子已大今必報君非我所知射人聞之甚怖便欲走乃見三烏衣人皆長八尺俱張口向之射人卽死

元嘉中廣州有三人共入山中伐木忽見石窠中有二卵大如升取煑之湯始熱便聞林中如風雨聲須臾有一蛇大十圍長四五丈徑來於湯中銜卵去三人無幾皆死

晉太元中有士人嫁女於近村者至時夫家遣人來迎女家好遣發又令女乳母送之旣至重門累閤擬於王侯廊柱下有燈火一婢子嚴粧直守後房帷帳甚美至夜女抱乳母涕泣而口不得言乳母密於帳中以手潛摸之得一蛇如數圍柱纏其女從足至頭乳母驚走出外柱下守燈婢子悉是小蛇燈火乃是蛇眼

晉咸康中豫州刺史毛寶戍邾城有一軍人於武昌市見人賣一白龜子長四五寸潔白可愛便買取持歸著甕中養之七日漸大近欲尺許其人憐之持至江邊放江水中視其去後邾城遭石季龍攻陷毛寶棄豫州赴江者莫不沉溺於時所養龜人被鎧持刀亦同自投旣入水中覺如墮一石上水裁至腰須臾游出中流視之乃是先所放白龜甲六七尺旣抵東岸出頭視此人徐遊而去中江猶回首視此人而沒

搜神後記卷十終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丛书集成新编　八一
作者＝
页数＝７１１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

先秦史论坛
ｈｔｔｐ：／／www．ｚｇｘｑｓ．ｃｎ／ｂｂｓ／

子居　打包上传